中華大典

佛道諸教分典

細目

一 典籍總部

佛教部……三
經錄分部……三
佛教目錄……三
其他目錄……三七
藏經分部……四八
序跋分部……一五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一五八
《放光般若經》……一六六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六七
《摩訶般若鈔經》……一七三
《道行般若經》……一七三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四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四
《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七五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六
《仁王般若波羅蜜經》……二〇七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二〇九
《大寶積經》……二一三
《無量壽經》……二一五
《法鏡經》……二一六
《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二一七
《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二一七
《毗耶娑問經》……二一八
《大方等大集經》……二一八
《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二一九
《般舟三昧經》……二一九
《如來大哀經》……二一九
《自在王菩薩經》……二三〇
《奮迅王問經》……二三〇
《寶星陀羅尼經》……二三〇
《大方廣佛華嚴經》（晉譯）……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譯）……二三一
《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二四〇
《漸備一切智德經》……二四三
《十住經》……二四五
《大般涅槃經》……二四六
《普曜經》……二四九
《無量義經》……二四九
《妙法蓮華經》……二五〇
《觀世音經》……二七四
《維摩詰所說經》……二七五

《金光明最勝王經》……二七九
《合部金光明經》……二八一
《不必定入定入印經》……二八一
《持心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思益梵天所問經》……二八二
《深密解脫經》……二八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二八三
《大乘入楞伽經》……二九五
《慧印三昧經》……二九六
《藥師如來本願經》……二九七
《觀無量壽佛經》……二九七
《阿彌陀經》……三〇二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三一〇
《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三一〇
《了本生死經》……三一〇
《盂蘭盆經》……三一一
《不空羂索陀羅尼經》……三一二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三一三
《如意輪王陀羅尼經》……三一三
《陀羅尼集經》……三一四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一四
《無量門微密持經》……三一六
《温室洗浴衆僧經》……三一七
《稱揚諸佛功德經》……三一七
《須真天子經》……三一七
《首楞嚴三昧經》……三一八
《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三一九
《賢劫經》……三一九
《賢劫三千佛名經》……三二〇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三二〇
《大乘密嚴經》……三二九
《占察善惡業報經》……三二九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三三〇
《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三六六
《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救面燃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三六八
《佛垂般涅槃略説教誡經》……三六九
《師子莊嚴王菩薩請問經》……三七〇
《離垢慧菩薩所問禮佛法經》……三七一
《造塔功德經》……三七一
《金剛三昧經》……三七一
《八大人覺經》……三七三
《菩薩善戒經》、《菩薩地持經》……三七四
《優波塞戒經》……三七五
《梵網經盧舍那佛説菩薩心地戒品第十》……三七五
《菩薩戒本經》……三八一
《菩薩戒羯磨》……三八一
《大智度論》……三八一
《十地經論》……三八二
《三具足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轉法輪經優波提舍》……三八三
《中論》……三八三
《般若燈論釋》……三八四
《十二門論》……三八五
《百論》……三八六

《大乘莊嚴經論》……三八六
《攝大乘論》……三八七
《業成就論》……三八八
《成唯識論》……三八八
《大乘起信論》……三九七
《觀所緣緣論釋記》……四〇二
《迴諍論》……四〇三
《大乘百法明門論》……四〇三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四〇四
《長阿含經》……四〇四
《中阿含經》……四〇五
《增壹阿含經》……四〇五
《人本欲生經》……四〇六
《聖法印經》……四〇六
《治禪病秘要法》……四〇六
《太子瑞應本起經》……四〇六
《四十二章經》……四〇七
《八師經》……四〇九
《正法念處經》……四〇九
《興起行經》……四〇九
《大安般守意經》……四一〇
《陰持入經》……四一一
《八關齋戒經》……四一二
《十誦律》……四一二
《五分律》……四一三
《四分律》……四一三
《四分比丘尼戒本》……四一五
《四分戒本》……四一六
《解脫戒經》……四一六
《沙彌十戒法並威儀》……四一七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四一七
《僧羯磨》……四一八
《四分比丘尼羯磨法》……四一八
《五百問事經》……四一九
《鼻奈耶經》……四一九
《善見律毗婆沙》……四二〇
《阿毗曇八犍度論》……四二〇
《阿毗達磨法蘊足論》……四二〇
《阿毗曇毗婆沙論》……四二一
《阿毗達磨俱舍論》……四二一
《阿毗曇心論》……四二二
《雜阿毗曇心論》……四二三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四二四
《三法度論》……四二四
《成實論》……四二五
《舍利弗阿毗曇論》……四二六
《出曜經》……四二六
《賢愚經》……四二七
《道地經》……四二七
《修行道地經》……四二八
《僧伽羅刹所集經》……四二八
《百喻經》……四二九
《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四二九
《四阿含暮抄解》……四二九
《法句經》……四三〇
《釋迦譜》……四三〇

《釋迦氏譜》……四三一
《釋迦方誌》……四三一
《經律異相》……四三二
《諸經要集》……四三二
《大唐西域記》……四三三
《集古今佛道論衡》……四三四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四三四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四三五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四三六
《高僧傳》……四三六
《續高僧傳》……四三七
《弘明集》……四三八
《廣弘明集》……四四〇
《南海寄歸内法傳》……四四三
《比丘尼傳》……四四四
《法苑珠林》……四四五
《密迹力士大權神王經》……四四五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四四六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本)……四四七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四四八
《十地經》……四四八
《地藏菩薩本願經》……四五〇
《三寶感應要略錄》……四五一
《釋摩訶衍論》……四五一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四五二
《佛像量度經》……四五三
《造像量度經》……四五五
《藥師七佛供養儀軌經》……四五七
詩文類……四五七
史地類……四六二
語言文字類……四八一
疑僞經類……四八五
雜類……四八六

道教部……四九三

注經分部……四九三

顧歡等《道德真經注疏》(存目)……四九三
李榮《道德真經注》(存目)……四九三
王真《道德經論兵要義述》……四九三
趙志堅《道德真經疏義》(存目)……四九五
李約《道德真經新注》……四九五
《道德真經次解》……四九五
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四九六
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存目)……五〇三
章安《宋徽宗道德真經解義》……五〇三
江澂《道德真經疏義》……五〇三
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五〇四
薛致玄《道德真經藏室纂微手鈔》(存目)……五〇六
杜道堅《道德玄經原旨》……五〇六
《太平經》(存目)……五〇八
《老子音誦戒經》(存目)……五〇八
李筌等《黄帝陰符經疏集注》……五〇八
李筌《黄帝陰符經疏》……五〇八
張果《黄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任照一《黄帝陰符經注解》……五〇九
黄居真《黄帝陰符經注》……五〇九
蹇昌辰《黄帝陰符經解》……五一〇

蕭真宰《黃帝陰符經解義》(存目)……五一〇
《黃帝陰符經三皇玉訣》……五一〇
夏元鼎《黃帝陰符經講義》……五一一
曹道冲等《黃帝陰符經集解》(存目)……五一二
鄒訢《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二
俞琰《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沈亞夫《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二
蔡氏《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劉處玄《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唐淳《黃帝陰符經注》(存目)……五一三
侯善淵《黃帝陰符經注》……五一三
胥元一《黃帝陰符經心法》(存目)……五一三
王玠《黃帝陰符經夾頌注》……五一三
孟綽然《黃帝陰符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內景玉經注》……五一四
梁丘子《黃庭外景玉經注》(存目)……五一五
韋處玄等《西昇經集注》……五一五
趙佶《西昇經注》……五一六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存目)……五一六
杜光庭《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無名氏《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李道純《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王元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注》(存目)……五一六
侯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注》……五一六
王玠《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五一七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存目)……五一七
《太上老君開天經》(存目)……五一七
隱芝內秀《太上老君元道真經注解》……五一八
尹愔《老子說五厨經注》……五一八
《洞靈真經》(存目)……五一八
《無上妙道文始真經》(存目)……五一八
《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存目)……五一八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五一八
《南統大君內丹九章經》……五一九
陰長生《周易參同契注》(存目)……五一九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五一九
俞琰《周易參同契發揮》……五二〇
論集分部……五二二
葛洪《抱朴子內篇》……五二二
陳少微《大洞鍊真寶經妙訣》……五二三
元陽子《還丹金液歌註》……五二四
司馬承禎《天隱子》……五二六
司馬承禎《坐忘論》……五二六
司馬承禎《道體論》……五二六
吳筠《玄綱論》……五二七
吳筠《宗玄先生文集》……五二七
孟安排《道教義樞》……五二七
王暉《玄珠錄》(存目)……五二八
張志和《玄真子外篇》(存目)……五二八
《三論元旨》……五二九
無能子《無能子》……五二九
譚峭《化書》……五二九
施肩吾《鍾呂傳道集》(存目)……五三〇
施肩吾《西山羣仙會真記》……五三〇
陶埴《陶真人內丹賦》……五三〇
陶埴《還金述》……五三一

強名子注《真氣還元銘》……五三一
周固樸《大道論》（存目）……五三一
林轅《谷神篇》（存目）……五三一
張君房《雲笈七籤》（存目）……五三一
張伯端《悟真篇》……五三一
薛道光等《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五三三
翁葆光、戴起宗《紫陽真人悟真篇注疏》（存目）……五三五
張伯端《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鍊丹訣》……五三五
白玉蟾《白真人集》……五三五
《金丹賦》……五三七
衡嶽真子《玄珠心鏡注》（存目）……五三七
王損之《玄珠心鏡注》……五三七
王喆《重陽全真集》……五三八
王喆《重陽教化集》……五三九
馬鈺《丹陽神光燦》……五三九
譚處端《水雲集》……五四〇
劉處玄《無爲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五四一
郝大通《太古集》……五四一
丘處機《磻溪集》……五四三
丘處機《大丹直指》……五四四
王志謹《盤山棲雲王真人語錄》……五四五
尹志平《葆光集》……五四五
尹志平《清和真人北遊語錄》……五四六
黃元吉《淨明忠孝全書》……五四七
陳致虛《金丹大要》……五四八
李道純《中和集》……五四九
余洞真《悟玄篇》……五五〇
牧常晁《玄宗直指萬法同歸》（存目）……五五〇
王吉昌《會真集》……五五〇
汪可孫《雲宮法語》……五五〇
道儒交涉分部……五五一
張宇初《峴泉集》……五五一
舊傳尹清和《性命圭旨》……五五二
仇兆鰲《悟真篇集注》……五五三
中國基督教部……五五九
唐元分部……五五九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並序》……五五九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五六七
《尊經》……五六七
明清分部……五六八
利瑪竇《天主實義》……五六八
利瑪竇《交友論》……五七一
利瑪竇《逑友篇》……五七二
利瑪竇《二十五言》……五七四
艾儒略《五十言餘》……五七五
利瑪竇《畸人十篇》……五七五
利瑪竇《辨學遺牘》……五七八
龐迪我《七克》……五七九
高一志《空際格致》……五八二
艾儒略《西學凡》……五八三
艾儒略《職方外紀》……五八四
畢方濟《靈言蠡勺》……五八七
傅汎際《寰有銓》……五八八
傅汎際《名理探》……五八九
湯若望《主制羣徵》……五九一
利類思《不得已辯》……五九一

南懷仁《善惡報略說》……五九二
李之藻《天學初函》……五九二
徐光啓《辨學章疏》……五九三
楊廷筠《代疑編》……五九三
鄭鄤《畏天愛人極論》……五九四
朱宗元《拯世略說》……五九五
吳漁山《墨井集》……五九六
吳漁山《三巴集》……五九七
李剛己《教務紀略》……五九七
黃天香《破邪集》……五九九
《闢邪集》……六〇二
楊光先《不得已》……六〇三
天下第一傷心人《闢邪紀實》……六〇三
梁發《勸世良言》……六〇四
丁韙良《天道溯原》……六〇四
中國伊斯蘭教部……六〇五
王岱輿《正教真詮》……六〇五
王岱輿《清真大學》……六〇七
王岱輿《希真正答》……六〇七
馬注《清真指南》……六〇八
劉智《天方性理》……六一〇
馬復初《四典要會》……六一二
馬復初《大化總歸》……六一四
猶太教部……六一六
《重建清真寺記》……六一六
摩尼教部……六一六
《摩尼經》……六一六
《二宗經》……六一九
《老子化胡經》……六一九
《九姓回鶻可汗碑》……六二〇
人物總部……六二五
佛教部……六二五
漢魏兩晉分部……六二五
安世高……六二五
支讖……六二六
支謙……六二七
康僧會……六二七
朱士行……六二八
帛法祖……六二九
竺法護……六二九
竺叔蘭……六三〇
尸梨蜜……六三〇
支遁……六三一
道安……六三二
鳩摩羅什……六三八
僧肇……六四三
慧遠……六四九
南北朝分部……六五六
法顯……六五六
智嚴……六五八
曇無讖……六五八
僧叡……六六〇
道融……六六一
竺道生……六六二
慧嚴……六六三

寶雲……六六四
智猛……六六四
慧觀……六六五
法勇……六六六
沮渠京聲……六六六
寶亮……六六七
僧祐……六六七
智藏……六六九
法寵……六七一
法雲……六七一
菩提達磨……六七三
慧皎……六七九
慧思……六七九
法上……六八一
隋唐五代分部……六八二
慧可……六八二
智顗……六八三
僧璨……六八六
彥琮……六八七
吉藏……六九〇
法藏……六九二
灌頂……六九三
法礪……六九四
法順……六九四
道綽……六九五
道信……六九五
法融……六九六
道因……六九八
玄奘……六九九
道宣……七四〇
智儼……七四二
弘忍……七四二
智威……七四六
窺基……七四六
道世……七四八
僧璨……七四八
會隱……七四九
順璟……七四九
圓測……七四九
懷素……七五〇
元曉……七五〇
普光……七五一
靖邁……七五一
宗哲……七五一
義湘……七五二
神秀……七五二
慧安……七五四
法寶……七五五
嘉尚……七五五
彥悰……七五五
法藏……七五六
恆景……七六四
義淨……七六四
慧能……七六五
玄覺……七八〇
印宗……七八一

慧沼……七八二
佛陀波利……七八二
神楷……七八三
浮丘……七八三
圓暉……七八三
一行……七八四
義忠……七八五
德感……七八五
善無畏……七八六
普寂……七八八
義福……七八八
道氤……七八九
行思……七九〇
金剛智……七九〇
慧苑……七九二
懷讓……七九二
智昇……七九五
玄逸……七九五
神會……七九六
禮宗……七九七
本淨……七九七
法海……七九八
不空……七九九
無住……八〇二
慧忠……八〇三
良賁……八〇五
法詵……八〇六
惟慤……八〇六
湛然……八〇七
惟忠……八〇九
潛真……八〇九
道一……八一〇
希遷……八一六
良秀……八一九
龐蘊……八二〇
道悟……八二〇
智常……八二一
如滿……八二二
慧海……八二二
懷海……八二四
慧琳……八二九
元浩……八三〇
智藏……八三〇
神清……八三〇
無業……八三一
天然……八三二
寶通……八三四
遺則……八三四
普願……八三五
惟儼……八三七
智藏……八三九
宗智……八三九
端甫……八四〇
澄觀……八四一
法常……八四三
宗密……八四四

曇晟……八五一
李翺……八五二
齊安……八五二

二

志遠……八五三
白居易……八五三
希運……八五三
靈祐……八五五
乘恩……八五七
德誠……八五八
宣鑒……八五八
義玄……八六〇
良价……八六四
弘辯……八六七
裴休……八六八
知玄……八六八
善會……八七〇
全豸……八七一
慶諸……八七三
存獎……八七四
瓦棺……八七五
希圓……八七五
文邃……八七六
從諗……八七六
僧徹……八八〇
本寂……八八〇
道膺……八八三
玄約……八八五
智禪師……八八五
良遂……八八六
義存……八八六
師備……八八九
彥暉……八九二
大同……八九三
慧寂……八九四
虛受……八九八
可周……八九九
從展……八九九
慧稜……九〇〇
可止……九〇二
令諶……九〇二
貞誨……九〇三
歸嶼……九〇三
道怤……九〇四
貞辯……九〇五
僧照……九〇五
宗季……九〇六
文偃……九〇六
從隱……九一一
恆超……九一一
巨岷……九一二
神晏……九一二
智佺……九一三

文益……九一四
宋元分部……九一六
皓端……九一六
傅章……九一七
繼倫……九一七
德韶……九一七
義楚……九二一
延壽……九二一
晤恩……九三三
義寂……九三三
匡仁……九三五
贊寧……九三六
智圓……九四三
善昭……九四八
知禮……九四九
子璿……九五二
楚圓……九五三
方會……九五五
慧覺……九六三
守芝……九六四
重顯……九六五
義懷……九六七
翠巖……九六八
慧(惠)南……九六九
仁勇……九八二
契嵩……九八三
守端……九八八
王安石……九九〇
淨源……九九二
從悅……九九三
常總……九九四
祖心……九九四
蘇軾……九九五
克文……一〇〇〇
法演……一〇一二
黃庭堅……一〇一四
道寧……一〇一九
文準……一〇一九
悟新……一〇二一
慧懃……一〇二二
清遠……一〇二三
張商英……一〇三四
法雲杲禪師……一〇三五
元靜……一〇三六
克勤……一〇三七
紹隆……一〇四三
智才……一〇四三
景元……一〇四四
士珪……一〇四五
端裕……一〇四六
清了……一〇四六
彌光……一〇四七
正覺……一〇四八
張九成……一〇四九
心道……一〇五〇
道元……一〇五一

法泰……一〇五一
本才……一〇五二
宗杲……一〇五二
曇華……一〇六二
天游……一〇六三
宗顯……一〇六四
知昺……一〇六五
耶律楚材……一〇六五
原妙……一〇七〇
趙孟頫……一〇七四
明本……一〇八一
惟則……一〇八九
明清分部……一〇九五
梵琦……一〇九五
宋濂……一一〇二
朱元璋……一一一八
道衍……一一二三
宗喀巴……一一二四
真可……一一五〇
傳燈……一一六七
李贄……一一七一
袁宏道……一一八一
袾宏……一一八九
德清……一一九九
元來……一二一五
智旭……一二一八
元賢……一二二七
道忞……一二三四
通琇……一二三五
道霈……一二三九
續法……一二四六
胤禛……一二四九
彭際清……一二五九
龔自珍……一二六二
楊文會……一二六四
梁啓超……一二七八
章炳麟……一二八六
道教部……一二九五
魏伯陽……一二九五
葛洪……一二九五
寇謙之……一二九九
顧歡……一三〇四
陶弘景……一三〇六
王遠知……一三〇七
潘師正……一三〇七
司馬承禎……一三〇八
吳筠……一三〇九
李榮（存目）……一三〇九
成玄英（存目）……一三〇九
李筌……一三〇九
張果……一三〇九
白履忠……一三一〇
張伯端……一三一〇
白玉蟾……一三一二
王喆……一三一四
丘處機……一三一四

中國基督教部……一三一五
唐元分部……一三一五
景淨……一三一五
阿羅含……一三一五
明清分部……一三一六
利瑪竇……一三一六
龐迪我……一三一三
高一志……一三一三
陽瑪諾……一三一三
艾儒略……一三一三
畢方濟……一三一六
傅汎濟……一三一六
湯若望……一三一六
利類思……一三一八
衛匡國……一三一九
南懷仁……一三一九
徐光啓……一三二〇
李之藻……一三二六
楊廷筠……一三三七
王徵……一三四〇
吳歷……一三四〇
梁發……一三四一
太平天國分部……一三四三
洪秀全……一三四三
馮雲山……一三四五
楊秀清……一三四五
盧賢拔……一三四六
洪仁玕……一三四七
中國伊斯蘭教部……一三五〇
王岱輿……一三五〇
馬注……一三五一
劉智……一三五四
馬復初……一三五七

流派總部

佛教部……一三六三
般若學分部……一三六三
毗曇學分部……一三七四
成實學分部……一三八〇
涅槃學分部……一三八三
地論學分部……一四〇〇
俱舍學分部……一四〇三
三論宗分部……一四〇九
天台宗分部……一四三六
華嚴宗分部……一五七二
唯識宗分部……一六四五
淨土宗分部……一七〇七
律宗分部……一八一九
禪宗分部……一八五一
密教分部……二一〇五
道教部……二一一九
太平道分部……二一二九
五斗米道(正一道)分部……二一三〇

丹鼎派分部……二一一三二
上清派分部……二一一三二
靈寶派分部……二一一三四
茅山派分部……二一一三五
全真教（北宗）分部……二一一三五
全真教（南宗）分部……二一一四九
真大道教分部……二一一五一
太一教分部……二一一五二
淨明道分部……二一一五二
中國基督教部……二一一五二
基督教分部……二一一五二
景教分部……二一一五七
也里可温教分部……二一一六二
天主教分部……二一一六五
耶穌會……二一一七六
耶穌教（新教）分部……二一一八〇
廣學會……二一一八五
尚賢堂……二一一八七
太平天國分部……二一一八九
祆教部……二一一九八
猶太教部……二一二〇一
一賜樂業教分部……二一二〇三
挑筋教分部……二一二〇五
摩尼教部……二一二〇五
摩尼教分部……二一二〇五
明教分部……二一二一〇

範疇總部

佛教部……二一二一五
世界觀分部……二一二一五
緣起、因緣……二一二一五
空無……二一二二九
空有……二一二三四
色空……二一二三九
不真空……二一二四五
法性、實相、實際、真際、真如……二一二五一
五陰……二一二六五
色法……二一二七一
四大、六大……二一二七六
無常、無我、無相……二一二七七
因果……二一二七八
生滅……二一二八一
法界……二一二八五
圓融無礙……二一二九〇
理事……二一二九四
六相……二一二九九
十玄……二一三〇一
十如……二一三〇六
一多……二一三〇八
世界、世間……二一三一〇
三界……二一三一四
諸天……二一三一五
淨土……二一三一七
動靜……二一三一九

大小……二二一一
三性、三無性……二三二二
法身、化身、應身……二三二六
認識論分部……二三三〇
中觀……二三三〇
二諦……二三三四
於諦、教諦……二三九二
般若無知……二四〇三
戲論……二四一四
悉檀……二四二三
空假中三觀……二四四二
一念三千……二四四七
圓頓止觀……二四五二
六即……二四五四
無情有性……二四五七
阿賴耶識……二四六三
末那識……二四七九
種子、現行……二四八六
見分、相分……二五一四
熏習……二五二九
本覺……二五四二
頓悟……二五五八
默照……二五六三
參話頭……二五六四
四賓主……二五七一
邏輯名辯論分部……二五七三
因明……二五七三
能立……二五七九
能破……二五八四
似能立……二五八五
似能破……二五九二
現量……二五九三
比量……二五九四
似現量……二五九五
似比量……二五九五
量果……二五九六
宗……二五九六
因……二六〇一
因三相……二六〇七
喻……二六〇八
似同法喻……二六一二
似異法喻……二六一四
四不成……二六一六
六不定……二六一八
四相違……二六二三
真唯識量……二六二七
心性論分部……二六二九
心……二六二九
自心……二六七三
本心……二六七九
無心……二六八五
直心……二六八八
平常心……二六八九
心王……二六九〇
一心二門……二六九一
觀心……二七〇六

菩提心……二七二三
唯心……二七二六
真心……二七三一
妄心……二七三八
佛性……二七四二
真性……二七七二
五種性……二七七三
自性……二七七八
性……二七八三
無情有性……二七九四
本性……二八〇三
法性……二八〇六
歷史觀分部……二八三七
三世……二八三七
劫……二八三九
生住異滅……二八五八
正法、像法、末法……二八六〇
判教……二八六二
道德修養論分部……二九〇〇
智慧……二九〇〇
發願……二九〇二
發心……二九〇五
三學……二九一一
六度……二九一二
皈依……二九一八
戒……二九一九
五戒……二九二七
八戒……二九三一
染……二九三二
慚愧……二九三五
念……二九四二
念佛……二九四三
善惡……二九四四
善根……二九五一
惡根……二九五四
十善……二九五四
十惡……二九五五
報……二九六一
善報……二九六五
罪……二九六六
四恩……二九六七
五事……二九六八
忍……二九七〇
性德……二九七四
布施……二九七六
孝……二九八五
六和敬……二九八八
自覺覺他……二九八九
自利利人……二九九〇
自力他力……二九九七
修……三〇〇二

修德……二〇一三
信……二〇二三
淨……二〇二七
四攝……二〇二七
供養……二〇二九
方便……二〇三〇
止觀……二〇三三
精進……二〇四一
迴向……二〇四二
四無量……二〇四四
慈悲……二〇四九
八正道……二〇五三
自在……二〇五四
福田……二〇五六
人生觀分部……二〇五七
生……二〇五七
老……二〇六三
病……二〇六三
死……二〇六四
苦……二〇六四
無明……二〇七一
欲望……二〇七六
癡……二〇七九
煩惱……二〇八一
業……二〇八五
業力……二〇九三
身業……二〇九四
口業……二〇九五
意業……二〇九六
善業……二〇九八
惡業……二一〇二
我執……二一〇四
法執……二一〇七
輪迴……二一〇九
衆生……二一一五
轉生……二一一九
因果報應……二一二〇
神不滅……二一二五
無我……二一三一
原人論……二一四六
解脫……二一五〇
涅槃……二一六三
心力……二一七一
自由……二一七一
成佛……二一七二
淨土……二一七七
道教部……二一九一
世界觀分部……二一九一
天……二一九一
天命……二二四二
天意……二二六六
天心……二二七〇
天道……二二八一
天理……二三〇八
天數……二三一〇

虛無……三三一〇
先天後天……三三二一
天地生成論……三三二七
人物生成論……三三四〇
天人合一……三三五二
天人感應……三三五五
氣……三三七一
元氣……三四〇七
精氣……三四三五
道……三四三九
一……三五七一
陰陽……三五九五
五行……三六九二
太極……三七三五
玄……三七四三
道氣……三七四六
神氣……三七五〇
沖氣……三七七六
太平氣……三七七七
太和氣……三七八六
精氣神……三七八七
真氣……三八四二
真一之氣……三八四六
先天一氣……三八五二
卦氣……三八五五
幾(機)……三八六二
動靜……三八六七
變化……三八七六
顛倒……三八九五
返本還元……三八九七
認識論分部……三八九八
知……三八九八
誠……三九二八
明……三九二九
驗……三九三二
知行……三九三三
邏輯名辯論分部……三九三六
常變……三九三六
名實……三九四二
有無……三九四五
體用……三九六六
本末……三九六六
一多……三九七〇
言意……三九七二
虛實……三九七二
同異……三九七四

五

心性論分部……三九七五
精……三九七五
神……三九七八
精神……四〇一九
魂魄……四〇二九
鬼神……四〇三七
心……四〇四九

性……四一三〇
心性……四一五四
道性……四一八七
情……四一九三
性情……四一九四
性命……四二〇一
自然……四二三四
人心道心……四二六一
性善……四二六一
天命之性……四二六三
氣質之性……四二六四
歷史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古今……四二六六
政治哲學分部……四二六六
君臣……四二六六
王道……四二七三
法……四二七四
無爲……四二七五
太平……四三三八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三四一
德……四三四一
道德……四三六二
仁……四三六六
義……四三七六
仁義……四三七七
禮……四三八七
智……四三九一
信……四三九八
孝……四三九九
中……四四一四
和……四四一四
中和……四四一九
中庸……四四一九
君子小人……四四二〇
聖人……四四二六
修性……四四四八
修心……四四五〇
修身……四四六五
主敬……四四七七
主靜……四四七七
守雌……四四九六
中國基督教部……四四九九
世界觀分部……四四九九
天主論……四四九九
三位一體說……四五二一
宇宙論……四五二二
心性論分部……四五二九
天主性……四五二九
人性……四五三一
靈魂論……四五四五
救贖論……四五六九
邏輯名辯論分部……四五七二
名理……四五七二
歷史觀分部……四五七五
治國論……四五七五

社會論……四五八一
人生觀分部……四五八五
人生論……四五八五
生死論……四五八八
信仰論……四五九四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五九五
德……四五九五
君子……四六〇五
防貪……四六〇八
誡卜……四六〇九
十誡……四六一一
信德……四六一四
愛德……四六一五
哀矜……四六一六
守貞……四六一七
靈修……四六一七
告解……四六一九
聖事……四六二〇
苦行……四六二一
齋戒……四六二三
持齋……四六二五
七克……四六二六
伏傲……四六二八
解貪……四六三九
防淫……四六四五
熄忿……四六五二
塞饕……四六六一
平妬……四六六八
策怠……四六七四
賞罰……四六八四
倫理……四七〇二
交友……四七〇三
中國伊斯蘭教部……四七一四
世界觀分部……四七一四
宇宙論……四七一四
三一說……四七八九
前定論……四七九七
正教論……四八〇〇
認識論分部……四八〇六
認主學……四八〇六
屬性說……四八一三
心性論分部……四八一五
心性理氣說……四八一五
道德修養論分部……四八二一
五常說……四八二一
正人說……四八二六
祆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善惡二元論……四八四三
天神……四八四三
猶太教部……四八四三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三
天道……四八四三
摩尼教部……四八四五
世界觀分部……四八四五

二宗三際說……四八四五

六

儒釋道三教交涉總部

儒家部……四八四九
魏晉至隋唐分部……四八四九
宋元分部……四八六六
明清分部……五一二〇
佛教部……五一七一
漢魏兩晉南北朝分部……五一七一
隋唐五代分部……五二〇三
宋元分部……五三一二
明清分部……五三八七
道教部……五四四五
魏晉至隋唐分部……五四四五
宋元分部……五四八三
明清分部……五五二六

新發現文獻總部

佛教部……五五八七
摩尼教部……五八〇九
景教部……五八二二

引用書目

志遠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唐五臺山華嚴寺志遠傳》　釋志遠，俗姓宋氏，家於汝南。其父早喪，孤侍孀親，承顏之禮，匪遑晨夕。母常念《法華經》，精通五卷。遠識度明敏，孤標卓然。年二十八，辭親從師，歸依荷澤宗風，晤解幽旨，經營僧事，聯緜六秋。凡諸取給，未嘗混互。自爾辭師尋礼，復經八年，雖博贍兩宗，情猶繫滯。聞天台一枝，該通妙理，定、慧雙融，解進於行。十乘境觀，起自一家。修性三德，清涼盛演。因命同輩追遊五峯，棲遁林泉，履歷前躅。曉六凡四聖之理，了開示悟入之門。百界千如，包羅性相。即遮即照，破立同時。依正圓融，凡聖平等，豁開心目，物我雙亡。僅四十年，闡揚獨步。

遠業精道邃，志苦神和，卧不解衣，食非別請。時歲不稔，樵炊屢乖，每掬水漱流，將期永日。體有瘡疥，手不塗摩，戒檢遵修，警愼心口。常以四種三昧鍊磨身心。至於緘札題尺，頗閑辭翰蟲篆之美。每有緇素負才學者，異其辯說，或傍搜僻隱，欲爲挫銳，伺之瑕玷，求其勝負。進雖傲然踞席，退乃跼蹐斂容，來高我山，去隨四悉。洎會昌四年，春秋七十七，僧臘四十八，忽絕食數朝，而說法罔憚。以二月十七日誡門人曰：「吾自生修進，不欺心口，今獲二種果報，卧安覺安而無痛惱。」又曰：「天台宗《疏》務在宣傳，《法華疏》十卷，本迹二門，三周記別開近顯遠。《玄文》十卷，五義判釋，《止觀》十卷，境觀雙修，不定頓、漸，八教麤妙，遮照平等，行解圓明，一多相即一藏文句，瑩玉椓金，將踐聖階，降茲罕及。礼懺方等，必假精誠，志之永懷，副吾之意也。」於時龍象雲萃，櫛比座隅，咸讚希奇，同稱佛號。慈誨之際，奄至遷靈，風慘雲愁，山昏水咽，林巒色變，徒屬悽傷。闍維日，諸子奔馳，罔知所詣。

雖學者如林，達其法者唯元堪，即扶風馬氏之裔也。氣度沖邃，道風素高，蓋遠傾其解脫之瓶，注以醍醐之器，可謂一燈之後復燃一燈。及武宗澄汰之際，裹師先言，哀慟累夕，以其章疏文句，秘之屋壁。及宣宗再闡釋門，重葺舊居，取其教部，置之影堂。六時經行儼若。前製《法華妙經》積歲傳唱，《摩訶止觀》久而敷揚。嗣繼之心已極師資之禮也。

白居易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四《白居易侍郎》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於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答語句。見《鳥窠章》。嘗致書於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佝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醍對，後來亦鮮有代答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於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希運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四《黃檗希運禪師》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

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倏行。巖澗水暴漲，揖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宜渡，彼亦賽衣蹶波，若慢下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便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會。」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麤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裴相國鎮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國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僧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祇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師一日舉拳曰：「大小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

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千龍象競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凝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於江表矣。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卻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腳時，或遇草根下有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來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腳，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卻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簞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謚斷際禪師。

靈祐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一《唐大潙山靈祐傳》 釋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卯年戲於前庭，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鬱，又如天樂清奏，眞身降靈，衢巷諦觀，耆艾莫測。俄有華顱之叟，狀類闍賓之人，謂家老曰：『此羣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眞子也，必當重光佛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郡法恒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卹諸子。』祐順途而念，危坐以思，旋造國清寺，遇異人拾得申繫前意，信若合符。遂詣潙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和末，隨緣長沙，因過大潙山，遂欲棲止。山與郡郭十舍而遙，夐無人煙，比爲獸窟。乃雜猨猱之間，橡栗充食。浹旬，有山民見之，羣信共營梵宇。時襄陽連率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良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親道合。祐爲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愼由崇重加礼，以大中癸酉歲正月九日盥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九。遷葬於山之右梔子園也。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爲碑，李商隱題額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九《潙山靈祐禪師》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個，什麼！』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蠆螫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潙，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鼈欻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潙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潙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卻山子也。』師遂往焉。

是山峭絕，夐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於五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虵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噢。』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領衆至。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祇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濘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

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個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卻火抄，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饑，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清怤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卧龍球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踢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卻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云：『適來侍者喚。』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卻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卻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個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掣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柏樹子。』師卻問耘田翁，翁亦曰：『柏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個？』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顧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卧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眞？』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眞？』師卻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遇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麼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麼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剗今事，古來事作麼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麼者少，不恁麼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個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麼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麼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個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卻有個祇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祇對？」嚴珍重便出。師卻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祇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一日，師觸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禦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遷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卻喚作遷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祇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處處被子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黃檗錫云：甚處是溈山勘破仰山處）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碗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倒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井)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初)(井)(衣)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卻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乘恩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師西明寺乘恩傳》　釋乘恩，不知何許人也。肇從志學，知遍尋師，凡廁黌堂，必窮義路。常訓門人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仁智稍成，是殊名同實，趨菩薩地，若下坂之走丸耳。恩樂人爲學，不忘講導。及天寶末，關中版蕩，因避地姑臧。旅泊之間，嗟彼密邇羌虜之封，極尚經論之學。恩化其內衆，勉其成功，深染華風，悉登義府。自是重撰《百法論疏》並《鈔》，行於西土。其《疏》祖慈恩而宗潞府，大抵同而少異，終後弟子傳布。迨咸通四年三月中，西涼僧法信精研此道，稟本道節

度使張義潮表進恩之著述，勅令兩街三學大德等詳定，實堪行用，勅依，其僧賜紫衣，充本道大德焉

德誠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船子德誠禪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豎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鉤。鉤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鉤得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邊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睹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卻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卻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宣鑒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德山宣鑒禪師》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擾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灃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

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頭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卻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劒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孤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侶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有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獲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義玄中喚作臨下語，且後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伏膺鄧鄧，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因。』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教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鬧。』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開絜，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開絜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德山，錯下名言。』玄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柰較些子。』東禪齊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着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僧擬回首。師曰：『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即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何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卻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虛空追響，覺汝心神。夢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識見性禪師

義玄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二《唐真定府臨濟院義玄傳》 釋義玄，俗姓邢，曹州南華人也。參學諸方，不憚艱苦。因見黃檗山運禪師，鴈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於城南臨濟焉。罷唱經論之徒，皆親堂室。示人心要，頗與德山相類。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勅謚慧照大師，塔號澄虛。言教頗行於世，今恒陽號臨濟禪宗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一《臨濟義玄禪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脇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潙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意，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個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钁曰：「祇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擧得，豎起曰：「爲甚麼卻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問寺。」仰山侍潙山次，潙擧此話問之，卻更問：「钁在黃檗手裏，爲甚麼卻被臨濟奪卻？」潙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鋤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擧，困個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大葬，我這裏活埋。」潙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麼生？」仰云：「正賊走卻，羅賊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擧首見是檗，卻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卻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卻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潙山擧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道了，將钁頭從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從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潙山擧問仰山：「黃檗當時祇與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擧似和尚。」潙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擧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分行，遇大風卽止。」

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噉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擧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擧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擧。」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卽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潙山擧問仰山：「此尊

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弄怪，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瞥肯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剖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今，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曰：「摠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下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糴黃米來。」師曰：「糴得盡麼？」主曰：「糴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糴得這個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師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公，官馬相踏。）

師到卓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麥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卻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啐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註腳。」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師常普請，鋤地次，有僧問：「祖師作麼生？」師舉起鋤頭曰：「大似勾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嘍作揣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白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家？」師拂袖便出，師爲黃檗馳書至溈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答語具克符章）僧問：「如何是眞佛、眞法、眞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眞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漏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

CBETA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還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耘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末舉已前，撩起便打，猶較些子。」

師行腳時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魯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山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正面？」師下禪床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個，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嗣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貪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擒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卻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卻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麁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即得，太麁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麁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個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個俗漢。」師上堂次，南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謚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紀事

道原《景德傳燈録》卷一二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人也。姓

邢氏，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至黃檗，隨衆參侍。時堂中第一坐勉令問話。師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黃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遂告辭。第一座云，早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所恨愚魯，且往諸方行腳去。上座遂告黃檗云，義玄雖是後生，卻甚奇特。來辭時，願和尚更垂提誘。來日師辭黃檗，黃檗指往大愚。師遂參大愚。愚問曰，什麼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教。曰，義玄親問西來的的意。蒙和尚便打，如是三問三轉被打。不知過在什麼處。愚曰，黃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困，猶覓過在。師於是大悟云，佛法也無多子。愚乃搦師衣領云，適來道我不會，而今又道無多子。是多少來是多少來。師向愚肋下打一拳，愚托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欲返黃檗。黃檗問云，汝迴太速生。師云，只爲老婆心切。黃檗云，遮大愚老漢，待見，與打一頓。師云，說什麼待見，卽今便打。遂鼓黃檗一掌，黃檗哈哈大笑。黃檗普請鋤薏穀，迴見師在後空手立，乃問，鑊在何處。師曰，上座請去也。黃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師向前叉手，黃檗將鑊鑊地曰，我遮鑊天下人拈斅不起，還有人拈得起麼。師掣得舉起云，鑊在義玄手裏。黃檗曰，今日自有人赴普請，我不著去也。便自歸院。溈山因仰山侍立次，方舉此話未了，仰山便問，鑊在黃檗手裏，爲什麼被臨濟奪卻。溈山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黃檗一日普請鋤茶園。黃檗後至，師問訊，按鑊而立。黃檗曰，莫是困邪。曰，才鑊地，何言困。黃檗舉拄杖便打。師接杖，推倒和尚。黃檗呼維那。維那拽起我來。維那拽起曰，和尚爭容得遮風漢。黃檗卻打維那。師自鑊地云，諸方卽火葬，我遮裏活埋。溈山問仰山，只如黃檗與臨濟此時意作麼生。仰山云，作賊人不死，邏賊人喫棒。溈山云，如是如是。師一日在黃檗僧堂裏睡，黃檗入來，以拄杖於牀邊敲三下。師舉首見是和尚，卻睡。黃檗打席三下。去上間，見第一座。黃檗曰，遮醉漢豈不知下間禪客坐禪，汝只管喋睡。上座曰，遮老和尚患風邪。黃檗打之。溈山舉問仰山，只如黃檗意作麼生。仰山云，一彩兩賽。師與黃檗栽杉。黃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樹作麼。師曰，與後人作古記。乃將鍬拍地兩下。黃檗拈起拄杖曰，汝喫我棒了也。師作噓噓聲。黃檗曰，吾宗到汝，此記方出。溈山舉問仰山，且道黃檗後語，但囑臨濟，爲復別有意旨。仰山云，亦囑臨濟，亦記向後。溈山云，向後作麼生。仰山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南塔和尚注云，獨坐震威，此記方出。又云，若遇大風，此記亦出。溈山云，如是如是。師因半夏上黃檗山，見和尚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喰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去。黃檗曰，汝破夏來，不終夏去，某甲暫來禮拜和尚。黃檗遂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卻迴終夏。師一日辭黃檗，黃檗曰，什麼處去。曰，不是河南卽河北去。黃檗拈起拄杖便打。師捉住拄杖曰，遮老漢莫盲枷瞎棒，已後錯打人。黃檗喚侍者，把將儿案禪板來。師曰，侍者把將火來。黃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在。師卽便發去。師到熊耳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塔主曰，祖佛與長老，有什麼冤家俱不禮。師無對。又別舉云，師問塔主，先禮佛先禮祖。塔主曰，祖佛是什麼人弟子。師拂袖便去。師後還鄉黨，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禪苑，學侶奔湊。一日上堂曰，汝等諸人肉團心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向諸人面門出入。汝若不識，但問老僧。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便打，云，無位眞人是什麼乾屎橛。後雪峯聞乃曰，臨濟大似白拈賊。師問樂普云，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對曰，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師問木口和尚，如何是露地白牛。木口曰，咋。師曰，啞。木口曰，老兄作麼生。師曰，遮畜生。大覺到參，師舉拂子。大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大覺收坐具，入僧堂。衆僧曰，遮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新到僧。大覺遂出。師曰，大衆道汝未參長老。大覺云，不審。便自歸衆。麻谷第二世。到參，敷坐具問，十二面觀音阿那面正。師下繩牀，一手收坐具，一手搦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麻谷轉身擬坐繩牀。師拈拄杖打，麻谷接卻，相捉入方丈。師上堂云，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和尚處，三徧喫棒，一似等閑，如今更思渴一頓痛棒，喫阿誰爲我下得手。時有僧曰，某甲下得手，和尚合喫多少。師與拄杖，其僧擬接，師便打。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邊人。師又曰，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唐咸通七年丙戌四月十日將示滅，乃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眞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如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偈畢坐逝，敕謚慧照大師，塔曰澄靈。

良价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二《唐洪州洞山良价傳》 釋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孺從師於五洩山寺，年至二十一，方往嵩山具戒焉。登即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玄契。續造雲巖，疑滯頓寬。大中末，於斯豐山大行禪法。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命剃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眞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淪喪於情，太麤著乎？』召主事僧令營齋：『齋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於七辰，食具方備。价亦隨齋，謂衆曰：『此齋名愚癡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唱隨意，曰：『僧家勿事大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勅謚禪師曰悟本，塔號慧覺矣。

系曰：其却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來去自由者，近世一人而已。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三《洞山良价禪師》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詣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則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麼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不見《華嚴經》云：『刹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裏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溈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曹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卻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邀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

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曰：「既知有，爲甚麼恁麼道？」又云：「養子方知父慈。」

師在潙潭，見初首座，有語話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即不問，祇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即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即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弓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僧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故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師因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麼卻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即孤負先師也。」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蹶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雲居代云：「恁麼則不見和尚本來師也。」智門祚代：「如今是牙相似者，應公。古人恁麼道，閑家久向這裏住，爲甚麼？」）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師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麼？」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麼？」曰：「無人。」師曰：「恁麼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同安顯別云：「不知。」師喚侍者，掇退果卓。問雪峯：「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嘆讓棒有分。」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大似騎聾驢。」問：「蛇吞蝦蟇，救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麼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畚裏去。」僧噓一聲，曰：「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祇解與麼去，不解與麼來。」

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塗這個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峯侍立，問曰：「祇如這僧辭去，幾時卻來？」師曰：「他祇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峯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雪峯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個入了也。」峯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峯無語。（雲居別云：「待某甲有口即道。」長慶別云：「恁麼即某甲謹退。」）雪峯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峯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峯無語。

問僧：「甚處來？」曰：「三祖塔頭來。」師曰：「既從祖師處來，又要見老僧作甚麼？」曰：「祖師自別，學人與他不別。」師曰：「老僧卻見闍黎本來師，還得否？」曰：「亦須待和尚自出頭來，始得。」師曰：「老僧適來暫時不在。」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僧問：「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乃合掌頂戴。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裏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曾問。」問：「如何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好休。」問：「和尚出世幾人肯？」師曰：「並無一人肯。」曰：「爲甚麼並無一人肯？」師曰：「爲他個個氣宇如王。」師問講《維摩

經》僧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喚作甚麼語？』曰：『讚法身語。』師曰：『喚作法身，早是讚也。』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卻。』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你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有庵主不安，凡見僧便曰：『相救！相救！』多下語不契。師乃去訪之。主亦曰：『相救。』師曰：『甚麼相救？』主曰：『莫是藥山之孫，雲巖嫡子麼？』師曰：『不敢。』主合掌曰：『大家相送。』便遷化。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火後一莖茆。』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卻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謂衆曰：『知有佛向上人，方有語話分。』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保福別云：『方便呼爲佛。』師與密師伯過水，乃問：『過水事作麼生？』伯曰：『不濕腳。』師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腳不濕。』問僧：『甚處去來？』曰：『製鞋來。』師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師曰：『他還指教汝也無？』曰：『允即不違。』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麼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東禪齊拈云：『此語還有疑處也無？若有，且道甚麼處不得？若無，他又道最苦是新羅。還點檢得出麼？他道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卻令再問是甚麼行？又道佛行，那僧是會了問，不會了問？請斷看。』僧卻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師見幽上座來，蹇起向禪床後立。幽曰：『和尚爲甚麼回避學人？』師曰：『將謂闍黎不見老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曰：『如死人舌。』師洗鉢次，見兩鳥爭蝦蟇，有僧便問：『這個因甚麼到恁麼地？』師曰：『祇爲闍黎。』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禾苗粟稼。』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常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常於此切，意作麼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擘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會下有老宿去雲巖回，師問：『汝去雲巖作甚麼？』宿曰：『不會。』師代曰：『堆堆地。』師行腳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註。』師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師看稻次，見朗上座牽牛。師曰：『這個牛須好看，恐傷人苗稼。』朗曰：『若是好牛，應不傷人苗稼。』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攪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問：『清河彼岸是甚麼草？』師曰：『是不萌之草。』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鐵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

曉不露　為物作則，用拔諸苦　雖非有為，不是無語　如臨濟鏡，形影相投　汝不是渠，渠正是汝　如世醜兒，五相完具　不去不來，不起不住　婆婆和和，有何無句　終不得物，語末正故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　譬而為三，變盡成五　如蒼龍結角　草味，如金剛杵　正中妙挾，敲唱雙舉　通宗通途，挾帶挾路　錯然則害，不可犯忤　天真而妙，不屬迷悟　因緣時節，寂然昭著　細人無間，大絕方所　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　宗趣分矣，即是規矩　宗通趣極，真常流注　外寂中搖，係駒伏鼠　先聖悲之，為法檀度　隨其顛倒，以繩為素　顛倒想滅，背心自許　要合古轍，請觀前古　佛道垂成，十劫觀樹　如虎之缺，如馬之羸之成切　以有下劣，寶凡珍御　以有驚異，猨奴白牯　猱以巧力，射中百步　箭鋒相直，巧力何預　木人方歌，石女起舞　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　不順非孝，不奉非輔　潛行密用，如愚若魯　但能相續，名主中主」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　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　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　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　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　於此三種，子宜知之」又《綱要偈》三首　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　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　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偈》（亦名《理事不涉》）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　背風無巧拙，電火燦難追」上堂：「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　欲識個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　僧又舉似道遙，遙云：「從六義」問僧：「世間何物最苦？」曰：「地獄最苦」師曰：「不然，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是名最苦」師與密師伯行次，指路傍院曰：「裏面有人說心說性。」伯曰：「是誰？」師曰：「被師伯一問，直得去死十分」伯曰：「說心說性底誰？」師曰：「死中得活」問僧：「名甚麼？」曰：「某甲」師曰：「阿那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祇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祇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為自己　佛法平沈，此之是也　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雲居代云：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　遂示頌曰：「唯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　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　汝下此語須遠意，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沙彌無語　師安驪代云：「還聞雲巖枝不墜也」雲居錫云：「上座且道雲巖路絕不絕　崇壽稠云：「古人打此一棒，意作麼生？」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衆皆無對　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有僧云：「無人得他有號居云：「若有閑名，非吾先師」曹山云：「從古至今，無人辨得」疏山云：「能有出衆之機，無人辨得」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　師示《頌》曰：「學者如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　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盤桓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　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　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　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慕戀不已　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　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　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塔曰慧覺

弘辯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四《薦福弘辯禪師》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　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為初祖　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　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　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　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祖？」對曰：「云何為定？」對曰：

六根涉境，心不動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覺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進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者，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旨，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運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說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一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譬，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於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當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勑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裴休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四《相國裴休居士》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來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各辭，今請上人代醍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驪珠。曰：『吾師眞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沒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存興祖道。有暇即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即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主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主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鎮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送令寶之。又主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知玄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彭州景山知玄傳》 釋知玄，字後覺，姓陳氏，眉州洪雅人也。曾祖圖南，任梓州射洪縣令。祖憲，考邈，皆名場不捷。母魏氏夢月入於懷，因而娠誕，雖乳哺未能言，見佛像僧形，必含喜色。五歲，祖令詠花，不數步成云：『花開滿樹紅，花落萬枝空，唯餘一朵在，明日定隨風。』祖吟歎不懌曰：『吾育此孫，望其登甲科，雪二代之恥。今見孺子志矣，非貽厥也已，必從空門，乖始望也。』七歲，果遇法泰法師在寧夷寺講

涅槃經　寺與居鄰，玄日就講集中，聆法語，若醍醐因。是夕夢其背疽，佛手摩其頂，寤啓祖父，乞爲勤策，親藥觀其必不可抑奪，故聽之。年十二，遂其削髮，乃隨師詣唐興邑四安寺，授大經四十二卷。遠公《義疏》、辯空師《圓旨》共一百二十五萬言，皆養括深奧矣。方年十三，指撝緇徒，露老成之氣。時丞相杜公元穎作鎮西蜀，聞玄名，命昇座，講談於大慈寺普賢閣下。黑白衆日計萬許人，注聽傾心，駭歎無已。自此蜀人弗斥其名，號陳菩薩耳。傳云，玄前身名知鉉，漢州三學山講《十地經》，感地變瑠璃焉。玄於淨衆寺辯貞律師所受具戒，纔聽毗尼，繼通《俱舍》，則長十山固律師之付授焉。復從本師下三峽，歷荊襄，抵於神京資聖寺。此寺四海三學之人會要之地，玄敷演經論，僧俗仰觀，戶外之屨日其多矣。文宗皇帝聞之，宣入顧問，甚憾皇情。後學《唯識論》於安國信法師。又研習外典，經籍百家之言，無不該綜。玄每恨鄉音不正，講貫，乃於象耳山誦《大悲呪》，夢神僧截舌換之。明日，俄變秦語矣。

有楊茂孝者，鴻儒也，就玄尋究內典，直欲效謝康樂注《涅槃經》，多執卷質疑，隨爲剖判，致書云：「方今海內龍象，非師而誰？」次楊刑部汝士，高左丞元裕，長安楊魯士咸造門擬結連社。嘗一日玄宴坐，見茂孝披紫服，戴碧冠，三禮畢，乘軒而去。玄令人偵問，茂孝其夕誠其子曰：「吾常欲落髮披緇，汲甁挈屨，侍玄公，所果者簪笄也。吾蓋棺時，斂以紫袈裟、碧芙蓉冠。」至是方驗先見矣。

武宗御宇，初尚欽釋氏，後納蠱惑者議，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雖諫官抗疏，宰臣屢言，終不迴上意。因德陽節，緇黃會麟德殿，獨詔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耶？帝又手付老氏中理大國若烹小鮮義，共黃冠往復。玄陳帝王理道，敎化根本，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業，而又必資宿因，非王者所宜。辭河下傾，辯海橫注，凡數千言，聞者爲之股慄。大忤上旨，左右莫不色沮。左護軍仇士良、內樞密楊欽義惜其才辯，恐將有斥逐之命，乃密諷責《祝堯詩》。玄立成五篇，末章云：「生天本自生天業，未必求仙便得仙。鶴背傾危龍背滑，君王且住一千年。」帝覽詩微解，帝雖不納忠諫，而嘉其識見口給也。玄即歸巴峽舊山，例施巾櫛，而存戒檢，愈更甄明。方扁舟入湖湘間，時楊給事漢公廉問桂嶺，延止開元佛寺。屬宣宗龍飛，楊公自內樞統左禁軍，以冊定功高，請復興大雲敎，奏乞訪玄聲迹，玄復挂壞衣，歸上國寶應寺。屬高昌節講講，賜紫袈裟，著爲三敎首座。帝以舊藩邸造法乾寺，詔玄居寺之玉虛亭。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給事楊漢公，編黃門列論義，大悅帝情。因奏天下毀寺基各勅重建，大興梵利，玄有力焉。命畫工圖形於禁中，其優重如是。鹽相國裴公休友善，同激揚中興敎法事。八年，上章乞歸故山，大行和濟，受益者多。廣明二年春，僖宗遷難西蜀，後遣郭遵泰賫璽書，肩輿詔赴行在。帝接談論，頗解上心。左軍容田令孜與諸達官，問道勤重。帝欲旌其美，令諸學士撰玄師號，皆未愜旨，乃揮御翰云：「朕以開示悟入《法華》之宗旨也。悟者，覺也，明也，悟達大道，悟佛知見。『又云：悟者一剎那，不悟河沙劫，所以悟者眞乘了然成佛之義。今賜悟達國師爲號。」雖曰強名，用表朕意。」玄陳讓不遂，乃乞歸九隴舊廬。於正月二十一日卧內，見所曾遊歷聖境名跡，皆見在前。二月七日，聞空聲曰：「必生淨土。」乃訊之云：「孰之語耶？」答又應曰：「佛也。」七日中，聞戶外有格鬬之聲，遂巡一菩薩降於庭前，事摩滅矣，漸迫僅玄身，丁寧中，聞戶外有格鬬之聲，遂巡一菩薩降於庭前，事摩滅矣，漸迫僅玄身，丁寧讚喻：「勿以此苦爲累也。」言訖而沒。又於一夕，有一珠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萬端，諦視其珠中明明有「晃錯」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國反，盎奏斬錯，以謝吳楚諸王，故爲嬰撓耳。召弟子慈燈附口上遺表，囑令棄屍，半飼魚腹，半啗鳥獸。吾久與西方淨土有期如斯。誡諸訖，右脇而西而逝，享年七十三，僧臘五十四。玄咸通中曾遊潭州，追問小遠法師，同年亦同終，日月焉。

玄堅守禁戒，少欲，過中不食蔬果，服唯布褐，卧則藁稈。而六時行道，夜卧一更，餘則禪坐。等視衆生，無貴賤少長，待之如一。素結情好深者裴相國休。初，裴鎮荆門，玄遊五臺山，路出渚宮，贈遺初無所取。裴知其儉約，密遣人沿路以供之。若蘇秦遺舍人陰資奉張儀也。嘗經駱谷眞符縣雍氏家枕潭，潭中有大魚，如龍四足，而齒牙纖利，其家日飼以食，已四世矣。或欲網釣之意，則輒雲霧晦冥焉。玄扣船撫其頂，瞪目而鼓躍，即爲受歸依。未幾，乃寄夢雍氏曰：「我謝汝累世護念，今受歸依，已生天而永訣矣。」次爲導江玉壘山神李冰廟，益昌北郭龍門神，借受戒法，龍其血食歟。有李商隱者，一代文宗，時無倫輩，常從事河東柳公梓潼幕，久慕玄之道學，後以弟子禮事玄，時居永崇里，玄居興善寺。義山苦眼疾，慮嬰昏瞽，遙望禪宮，冥禱乞願。玄明日寄《天眼偈》三章，讀終疾愈。迨乎義山卧病，語僧錄僧徹曰：

葉志願削染爲玄弟子，臨終寄書偈決別云：玄生當著《如來藏經會釋疏》一卷，命僧徹撰《法鑑》以照像，若《十翼》焉。《大無量壽經疏》二卷，僧徹著《法燈》，類章指焉。《勝鬘經疏》四卷，僧徹著《法苑》以錯綜，猶緯書焉。又《般若心經》、《金剛經》各有《疏義》。此外秦、蜀之間，作釋氏雜文外篇簒論碑誌歌詩，錄成二十餘卷，礼懺文六卷，通計三十萬言。後遷塔於茶龍山附聖寺矣。

中和二年，弟子左街僧錄淨光大師僧徹述《傳》，法係右街僧錄覺暉，暉弟子僞蜀祐聖國師重孫光業僧錄，緜緜瓜瓞，皆名公也。鳳翔府寫玄眞，李義山執拂侍立焉。

系曰：玄公何云衰盛，又爲知絃二人後身耶？通曰：人壽百年，自漢至唐，玄幾經出沒乎嶽山滾海，斷可知矣。然則玄公多才行道，近古罕聞，法嗣蕃昌，他莫與讓也。

善會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夾山善會禪師》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謝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眹不留。（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卻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等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擬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卻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卻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卻迷人，長舒兩腳睡，無僞亦無眞。』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眞身，罔象之玄談，是野孤之窟宅。』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灘，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雖砂無鍮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遙禮曰：『元來禪門中別有長處。』上堂：『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即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棱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胎無價寶，龍吐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麼？』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卻不疑。祇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祇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

足下野鴛生。』

師在溈山作典座，溈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溈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復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鎮長流。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卻日頭，天下黯黑。上臀與下臀，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腳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間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麼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舉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離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厭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個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住色，意不停玄，直得蘆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間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於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憫恨。』言訖奄然而逝，塔於本山，謚傳明大師。

全豸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巖頭全豸禪師》 鄂州巖頭全豸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邂逅造於臨濟，曜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南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腳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豸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豸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掩，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耶？』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卻水椀而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士禮拜而退。

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卻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師後庵於洞庭卧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皷，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皷？」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巖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劒。」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喝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劒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喝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朝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瓠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劒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斫。」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打三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二掬。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卻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會？」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

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卻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盲。」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咄。」僧再問，師曰：「腳下過也。」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邇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傷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卽

慶諸

清嚴禪師

光緒三年丁丑四月八日也」四人後葬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石霜慶諸禪師》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　依洪井西山紹璧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　回抵潙山，爲米頭　一日師米次，潙曰：「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個是甚麼？」師無對　潙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潙呵呵大笑，歸方丈　潙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　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進茶　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卻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　師於此有省　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　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一出門便是草』？」僧問，舉似洞山　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龔雖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　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斷喪處　一代時教，整理時人腳手　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決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　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着泥水，但由心意妄說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窓中一片石」僧禮拜　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卻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不頭遮汗出麼？」問：「到這裏，爲甚麼卻道不得」師曰：「腳底著口」問：「眞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爭奈眞身何？」師曰：「瑠璃餅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鑰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偏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偏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麼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峯聞曰：「東禪齊公，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麼道死急　若不會，雪峯作麼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偏界不曾藏』也須管學來始得會，亂說卻不可」

裴相公來，師拈起裘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留下笏　示衆初機：「未覩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　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卻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麼？」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個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偏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齩齒示之　僧不會，後問九峯曰：「先師齩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剌腳與麼來，還審得這個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卻審這個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個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憎懂生」曰：「爭奈何！」師曰：「珍重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個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卻歸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卽有，坐時卽無」問：「忘收一是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　有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

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修行須風來。」問：「如何是學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師頭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氣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沖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語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天生曰：「久棲岩壑用心長，草榻柴扉守志弧。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纔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浦冀炎時。高低豈曉尊卑奉？玉柄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會，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壑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於院之西北隅，謚普會大師。

存獎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一《興化存獎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麼道理，恁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莫向於三聖師兄處學得滴資主句，纔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賊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納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兵道理，師後開堂曰：「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頭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頭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輩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眞珠，與汝諸人共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峰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個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菴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個何必，興化卻不然，爭如道個不必。」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下人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貫，設饌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蠻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卻。」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卻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參來，

塊土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卻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嗄。」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個木柺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踩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柺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瓦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泉州瓦棺和尚》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卻。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禮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禮個甚麼？」山曰：「子大似個鐵橛。住後，有客訪師，茶話次，客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客曰：『和尚離師太早。』時南泉偶有一椀水來，師便度與，客接得便喫卻。客曰：「不爲賤。」

希圓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唐越州應天山寺希圓傳》 釋希圓，姓張氏，姑蘇人也。宗親豪富，而獨捨家，從登戒法，便遊講肆。不滯一方，勤修三學，良深歲稔，尤至博通，時推俊邁。因命講訓。光啓中，屬徐約軍亂，孫儒略地，吳宛俶擾。圓由通玄寺附商船，避地於甬東。其估客偕越人也，篤重於圓，召居會稽寶林山寺。形雖幺麼，性且強幹，與時寡合，多事宴默。或問之，則曰：「吾道遙乎無形之場，同師子遊戲耳。」景福中，於山寺演暢經論，同聲相應，求法者至。乃著《玄中鈔》數卷，皆當義妙辭也。恒勸人急修上生之業，且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汝曹勉旃。」

圓六時礼懺，未嘗少缺。居小房，卻鄰郡山頂。是山也，傳云從鄰郡韋飛來，此處先是屠坊，故皆鎮於其下。山之冢有井，井有鰻鱺焉，水有盈縮，應大江之潮候，甚多靈怪。一云此處禹鑊浙江蛟蜃之屬，其名曰蛆。蛆有雙耳，其色蒼黃，或緣竹木，必風雨至矣。今或出石窾，入僧居溝渠中，見人不驚，握則跳梁如怒狀，唯偏入圓房，圓手執宛轉屑就，乃爲之受歸戒，令勿作風雹之妖。聲圓終，而多暴風雨也。圓之修習，願見彌勒。一日講次，屹然坐終於法座，時衆聞異香熏發，天樂錚鏘，或絕或連，七日後已，此眞上生之證歟！則乾寧二年四月也。還山之日，僧衆置祭於寺門。無何，有人黃袍象笏拜跪愴然，愉悅之間，杳無蹤迹，衆莫能測焉。茶毗，收舍利七百餘粒，被四明人費往新羅國矣。

文邃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三《欽山文邃禪師》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慈山寶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曰：「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恁麼道，他後不得道見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是錯打我。」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眞呈，師曰：「還似我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參，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某甲卻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胷曰：「且聽某通氣一上。」師曰：「德山門下卻得，這裏一點用不着。」者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何須恁麼？」曰：「不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倘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彖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着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卻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個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門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參，師豎起拳曰：「開卻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卻豎起拳。師曰：「你恁麼祇是個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參師，也須吐露個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枯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便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從諗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一《唐趙州東院從諗傳》 釋從諗，青州臨淄

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羣，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翦落，尋往嵩山琉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閒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貞定師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答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普濟《五燈會元》卷四《趙州從諗禪師》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祇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乃往滿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即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拓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卻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個甚麼？」師：「悔不更與兩踏。」

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個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住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前來。」倩「何妄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

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貞實？」師曰：「開也。」曰：「是貞是實？」師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分，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陁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擒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鎖州出大蘿蔔頭。」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卻引得個墼子。保壽云：「射虎不噴，徒勞沒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墼子？」覺云：「這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卻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祇如每日出入，行住坐臥，不可總成墼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個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從見老僧後，更不

是別人，祇是個主人公。這個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卻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個兩個，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躂到。」宿曰：「好個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個在。」師曰：「卻是你有這個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險，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個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問：「如何是寶中寶？」師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卻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玄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個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簇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卻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卻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卻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僧寫師眞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卽打殺老僧。不似我，卽燒卻眞。」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個鍬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腳到南方火爐頭，有個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個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別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棄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祇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師曰：「你問那個？」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個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與文遠論義曰：「鬬劣不鬬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雲峯，雲居來，祇是個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

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個師僧喫卻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彴？』師曰：『個個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略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麼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敗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個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蠢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卻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卧，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卧，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個始稱得修行，喚甚麼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又玄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鴉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卻問：『鴉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拈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祇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即言寒，夏即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祇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腳。僧曰：『祇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眞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卻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祇看一字。』

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

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

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卻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姓趙。」問：「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腳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個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個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法身王？」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個齒在？」師曰：「祇有一個。」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個，下下齩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三年用不盡者。」師之立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若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眞際大師。

僧徹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六《唐京兆大安國寺僧徹傳》　釋僧徹，不知何許人也。敏利天資，高邁逸類，稚歲聰穎，而慕悟達國師。若顏回之肖仲尼也。既而時親函丈，頗見幽微。隨侍翼從，未嘗少離。竊其門檻，其殆庶幾乎。悟達凡有新義別章，咸囑付徹暢衍之。爲《如來藏經疏》著《法鑑》四卷，《大無量壽經疏》著《法燈》二卷，《勝鬘師子吼經疏》著《法苑》十卷，觀乎悟達爲《疏》，若左丘明之《傳》也。徹述《三《法鈔》，猶杜、服之《集解》歟？初居法乾內寺，師資角立，聲彩風行，凡百官寮無不奉仰率由。徹內外兼學，辭筆特高，唱予和汝，同氣相求。尋充左右街應制，每屬誕辰，升麟德殿法座講談，勅賜紫袈裟。懿宗皇帝留心釋氏，頗異前朝。遇八齋日，必內中飯僧數盈萬計。帝因法集，躬爲讚唄，徹則升臺朗詠，寵錫繁博，勅造栴檀本講座以賜之。又勅兩街四寺行方等懺法，戒壇度僧各三七日。別宣僧尼大德二十人入咸泰殿置壇度內。福壽寺尼繕寫《大藏經》，每藏計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雕造眞檀像一千軀，皆委徹檢校焉。以十一月十四日延慶節，麟德殿召京城僧道赴內講論，爾日徹述皇猷，辭辯瀏亮，帝深稱許。而又恢張佛理，旁儆黃冠，可謂折衝異論者。當時號爲「法將」。帝悅，勅賜號曰淨光大師，成通十一年也。續錄兩街僧事。初徹經江論海，勇於揭厲，於青龍寺講貫既循悟達國師義意，寄呈所見，蒙迴八十四字云：「觀君《法苑》思沖虛，解我眞乘刃有餘。若使龍光時可待，應憐僧肇論成初。五車外典知難敵，九趣多才恐不如。蕭寺講軒橫淡蕩，帝鄉雲樹正扶疎。幾生曾得閑蹤意，今日堪將貝葉書。一振微言冠千古，何人欽卷問吾廬？」覽茲奬飾，悲喜盈襟。

以廣明中，巢寇犯闕，僖宗幸蜀。其夕徹內宿，明日倉黃與杜光庭先生區從入於岷峨，再見悟達，痛序艱難。徹極多著述，碑頌歌詩。不知所終。內翰侍郎樂朋龜爲眞讚，鳳翔、嘉州皆寫其眞相。弟子秦蜀之間愈多傳法者。

本寂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三《曹山本寂禪師》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

州莆田黃氏子。父業儒，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實！」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邪？」師曰：「去亦不變異。」遂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衆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爲曹。尋值賊亂，乃之宜黃，有信士王若一，捨何王觀請師住持。師更何王爲荷玉，由是法席大興，學者雲萃。洞山之宗，至師爲盛。師因僧問：「五位君臣旨訣？」師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舍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師曰：「妙德尊賓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師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師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師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曰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君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偈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着，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須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談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眹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稠布衲問：「披毛帶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卻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即成功勳。後卻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味，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邪？」師凡言墮，謂混不得，顢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劒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師曰：「汝即今問那個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恐落偏位中去。」師卻問僧：「祇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師曰：「如是！如是！」問：「萬法從何而生？」師曰：「從顛倒生。」曰：「不顛倒時萬法何在？」師曰：「在。」曰：「在甚麼處？」師曰：「顛倒作麼？」問：「不萌之草爲甚麼能藏香象？」師曰：「闍黎幸是作家，又問：『曹山作麼？』問：『三界擾擾，六趣昏昏，如何辨色？』師曰：『不辨色。』曰：『爲甚麼不辨色？』師曰：『若辨色即昏也。』師聞鐘聲，乃曰：『阿哪！阿哪！』僧問：『和尚作甚麼？』師曰：『打著我心。』僧無對。五祖戒代云：『作賊人心虛。』問：『維那甚處來？』曰：『牽醋槽去來。』師曰：『或到險處，又作麼生牽？』那無對。雲居代云：『正好著力。』疏山代云：『切須放溜始得。』問金峯志曰：『作甚麼來？』曰：『蓋屋來。』師曰：『了也未？』曰：『這邊則了。』師曰：『那邊事作麼生？』曰：『候下工日白和尚。』師曰：『如是，如是！』師一日入僧堂向火，有僧曰：『今日好寒！』師曰：『須知有不寒者。』曰：『誰是不寒者？』師筯火示之。僧曰：『莫道無人好！』師拋下火。僧曰：『某甲到這裏卻不會。』師曰：『日照寒潭明更明。』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汝道洪州城裏如許多人，甚麼處去？』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卻疑。』曰：『和尚爲甚麼卻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問：『如何是無刃劒？』師曰：『非淬鍊所成。』曰：『用者如何？』師曰：『逢者皆喪。』曰：『不逢者如何？』師曰：『亦須頭落。』曰：『逢者皆喪則固是，不逢者爲甚麼頭落？』師曰：『不見道能盡一切。』曰：『盡後如何？』師曰：『方知有此劒。』問：『於相何眞？』師

曰：『即相即眞。』曰：『當何顯示？』師豎起拂子。問：『幻本何眞？』師曰：『幻本元眞。』『法眼別云：『幻本不眞。』曰：『當幻何顯？』師曰：『即幻即顯。』『法眼別云：『幻即無當。』曰：『恁麼則始終不離於幻也。』師曰：『覓幻相不可得。』問：『即心即佛即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兔角不用無，牛角不用有。』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恰遇曹山暫出。』曰：『如何是常不在底人？』師曰：『難得。』僧問：『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師召稅閩黎，稅應諾。師曰：『清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玄覺云：『甚麼處是與他酒喫？』問：『擬豈不是類？』師曰：『直是不擬亦是類。』曰：『如何是異？』師曰：『莫不識痛痒好！』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個不恁麼？』師曰：『宜不容針，私通車馬。』雲門問：『不改易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曹山無恁麼閑工夫。』問：『人人盡有弟子在麼中，師還有否？』師曰：『過手來。』其僧過手，師點曰：『一二三四五六足。』問：『魯祖面壁，再表何事？』師以手掩耳。問：『承古有言，未有一人倒地，不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師曰：『青即是。』曰：『如何是起？』師曰：『起也。』問：『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師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師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師曰：『刀斧斫不開。』問：『孃孩不推時如何？』師曰：『曹山孝滿。』曰：『孝滿後如何？』師曰：『曹山好顯！酒！』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下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柰龍王桉劍何！』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個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問：『世間甚麼物最貴？』師曰：『死猫兒頭最貴。』曰：『爲甚麼死猫兒頭最貴？』師曰：『無人著價。』問：『無言如何顯？』師曰：『莫向這裏顯。』曰：『甚麼處顯？』師曰：『昨夜床頭失卻三文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也曾恁麼來。』曰：『出後如何？』師曰：『猶較曹山半月程。』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鞋來。』僧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雕琢。』曰：『爲甚麼不雕琢？』師曰：『須知曹山好手。』問：『如何是曹山眷屬？』師曰：『白髮連頭戴，頂上一枝花。』問：『古德道，盡大地唯有此人，未審是甚麼人？』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如何是第二月？』師曰：『也要老兄定當。』曰：『作麼生是第一月？』師曰：『險。』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問：『學人十二時中，如何保任？』師曰：『如經蠶毒之鄉，水也不得沾著一滴。』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謂秦無人。』曰：『這個莫便是否？』師曰：『斬。』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曹山。』『法燈別云：『汝不是恁麼人。』曰：『擬殺何人？』師曰：『一切總殺。』曰：『忽逢本生父母又作麼生？』師曰：『揀甚麼！』曰：『爭奈自己何！』師曰：『誰奈我何！』曰：『何不自殺？』師曰：『無下手處。』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問：『常在生死海中沉沒者，是甚麼人？』師曰：『第二月。』曰：『還求出也無？』師曰：『也求出，祇是無路。』曰：『未審甚麼人接得伊？』師曰：『擔鐵枷者。』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峯不白？』師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師曰：『不墮諸山色。』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曰：『一裘纔掛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曰：『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祇解恁麼去，何不解恁麼來？』曰：『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疏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問強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一七十二。』山曰：『是一山便打。』此意如

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塡溝塞壑。』問：『如何是師子？』師曰：『衆獸近不得。』曰：『如何是師子兒？』師曰：『能吞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卻被兒吞？』師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師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師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門便禮拜。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味。』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師：『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師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師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師曰：『違則斬。』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師曰：『樞密不得旨。』曰：『恁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師曰：『你還知君意麼？』曰：『外方不敢論量。』師曰：『如是！如是！』問：『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時如何？』師曰：『斬。』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玄沙別云：『龍藏枯木。』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乃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猶是堦下漢。』曰：『請師接上堦。』師曰：『月落後來相見。』師尋常應機，曾無軌轍。於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曰：『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腳到處，祇管九十日爲一夏　明日辰時行腳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葬全身於山之西阿，謚元證禪師，塔曰福圓。

道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三《雲居道膺禪師》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噇個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卽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蓋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個山堪住？』師曰：『那個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卻。』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個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卽與和尚隔山（山或作生）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隨洞山渡水次，山問：『水深多少？』師曰：『不濕。』山曰：『麤人。』師曰：『請師道。』山曰：『不乾。』南泉問僧：『講甚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泉曰：『彌勒幾時下生？』曰：『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泉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師問洞山：『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直得禪床震動，乃曰：『膺闍黎，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震動。今日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流。』師後結庵於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

汝晚間來。師晚至，山曰：「獲庵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庵，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念誦。」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初止三峯，其化未廣。後開法雲居，四衆臻萃。上堂，舉先師道：『地獄未是苦，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卻是最苦。』師曰：「汝等既在這個行流，十分去九，不較多也更著此子精彩。便是上座不屈，平生行腳不孤負叢林。古人道，欲得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方有些子氣息。汝若大事未辦，且須履踐玄途。」上堂：「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容曉，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迴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師曰：「不貴得。」曰：「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師曰：「無中忽有。」『劉禹端公問：「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公歡喜讚歎。師卻問公：「雨從何來？」公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甚麼？」歸宗某別云：「謝和尚再三問。」）問：「如何是沙門所重？」師曰：「心識不到處。」問：「佛與祖還有階級否？」師曰：「俱在階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古路不逢人。」問：「如何是一法？」師曰：「如何是萬法？」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一法是你本心，萬法是你本性，且道心與性，是一是二？」僧禮拜，師示頌曰：「一法諸法宗，萬法一法通。唯心與唯性，不說異兼同。」問：「如何是口訣？」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擲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趁雀兒也不會。」僧問：「有人衣錦纏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師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未審和尚出多少人？」師展手示之。問：「如何是向上人行履處？」師曰：「天下太平。」問：「遊子歸家時如何？」師曰：「且喜歸來。」曰：「將何奉獻？」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問：「如何是諸佛師？」師喝曰：「這田庫兒。」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僧喝曰：「這老和尚！」師曰：「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師曰：「沿臺盤子兒。」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個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師在洞山作務，慢刈殺蚯蚓。山曰：「這個漢。」師曰：「他不死。」山曰：「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刈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祇是無人證明。」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師曰：「鍼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師問雪峯：「門外雪消也未？」曰：「一片也無，消個甚麼？」師曰：「消也。」『僧問：「一時包裹時如何？」師曰：「旋風千匝。」『上堂：「如人將三貫錢買個獵狗，祇解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挂角，莫道蹤跡，氣息也無。」僧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曰：「挂角後如何？」師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擧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衆僧夜參，侍者持燈來，影在壁上。僧見便問：「兩個相似時如何？」師曰：「一個是影。」問：「學人擬欲歸鄉時如何？」師曰：「祇這是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爲甚卻回去？」師曰：「祇爲不將來，所以卻回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便是否？」師曰：「不勞讚歎。」問：「乾坤大地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爲人輕賤。」『崇壽稠別云：「心外有法，應墮惡道。守住自己，爲人輕賤。」』問：「香積飯甚麼人得喫？」師曰：「須知得喫底人入口也須抉出。」『有僧在房內念經，師隔窗問：「閑家念者是甚麼經？」僧曰：「《維摩經》。」師曰：「不問《維摩經》，念者是甚麼經？」其僧從此得入。上堂：「孤迥迥，峭巍巍。」僧出問曰：「某甲不會。」師曰：「面前案山子也不會？」『新羅僧問：「是甚麼得恁麼難道？」師曰：「有甚麼難道？」曰：「便請和尚道。」師曰：「新羅！新羅！」』問：「明眼人爲甚麼黑如漆？」師曰：「何怪荊南節度使成洞人山設供？」問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召尚書，書應諾。師曰：「會麼？」書曰：「不會。」師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僧問：「纔生爲甚麼不知有？」師曰：「不同生。」曰：「未生時如何？」師曰：「不曾滅。」曰：「未生時在甚麼處？」師曰：「有處不收。」曰：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唐絳州龍興寺木塔院玄約傳》　釋玄約，

傳記

玄約

誰敢人不受滅？」師曰：「是滅不得者。」上堂：「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等閑。這裏是甚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傍家行腳，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兒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爲收攝。蓋爲學處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子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甚麼迹跡處，有甚麼擬議處，向去底人常須慘悚戰竦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爲甚麼如此？恐怕無利益。體得底人，心如臘月扇子，直得口邊釀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欲得恁麼事，須是恁麼人。既是恁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上堂：「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亦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如將方木逗圓孔，多少諸訛。若無恁麼事，饒你攢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情識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若有一毫未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閣中物，捻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祇喚作了事人，終不喫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師爲南昌鍾王尊之，願爲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疾。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曰：「初三。」師曰：「三十年後，但道祇這是。」乃告寂。謚弘覺禪師。

傳記

智禪師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天台雲居智禪師》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行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滿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偏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偏。」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偏，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禁此苦？何曾得偏？」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

姓張氏，正平人也。志韻剛潔，幼而出塵之心，既諳夙志，大振龍興伽藍，日誦千言，更無再受。落髮之後，滿足律儀，檢察己心，循其戒範，精持止作，未嘗穿穴。自茲名節頓高，流輩窺仰。數稔之間，律論俱贍，徧求知識，探賾玄文。戾止長安崇聖寺，以戒德之選而預臨壇，講《律》並《俱舍》，其四十餘徧，淵靜其性，研覈靡虧，著《俱舍論金華鈔》二十卷，爲時所貴。而二講登席，可三百餘人，皆北面受業焉。傳粟門生一百許輩，汾沁之間奔走學者，迨乎老矣，終本院小房，俗壽七十六，法臘五十六。學法弟子道俗收禁坑舍利數百數，構甄浮圖於郡城之西焉。

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良遂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四《壽州良遂禪師》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卻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乃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義存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雪峯義存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龜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邃個漢行腳，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劄卻。」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個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舉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龜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汰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個甚麼？」師遂覆卻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雷聲震地，室內不聞。」又曰：「闍黎行腳，爲甚麼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

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隨，爲甚麼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麼生是本文？」主無對。（五燈代云：「更分三段著。」）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麼？」問：「如何是覩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即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隨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麼？」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栖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栖無對。師遂蹋倒，栖當下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碍？」師便打。問：「古人道，覩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覩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個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若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即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豎起拂子曰：「還隔這個麼？」曰：「若隔這個，即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個入路。」師曰：「爭自辜身如敷曝，終不敢瞞汝。」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即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卻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個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墅子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齩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腳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啄老觀。』石便開門拽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卻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人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人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垂問：『平田淺草，麋鹿成羣，如何射得麋中主？』師喚全垂，垂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溈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老漢錯過溈山也。」）

閻王問曰：「擬欲蓋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舉西十九。」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玄沙，沙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長慶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沙曰：「幾成過。」）師問長慶：「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

（撫州疎山光仁禪師，南康人也。）

僧問：「甚處來？」曰：「龐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歲上草，南山有一條籠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擲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棱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曰：「有兩僧來，師以手招俺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

麼？」師低頭歸庵。智嚴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個同行住巖頭，附汝書去。」書云：「某書上師兄。某自隨山成道後，迄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智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麼？」曰：「有。」「頭接？」乃問僧：「還有何言句？」曾逢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伊何！」智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鬼狐精見解。』」雲巖不安，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即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即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爺一長柄杓，溪邊置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乃與剃卻。師領徒辭遊，時黃巢聚衆知師至，擯策前迎，抵蘇溪邊近。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聞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內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冀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個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舉出木毬，玄沙遂提來安面處。師曰：「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此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拋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瞻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卻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閻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來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卻，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閻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甎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上堂，舉拂子曰：「這個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個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着。」師曰：「我問不着？」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個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師山云：「學道輕打我一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花艷，垂泥額跟香。」問：「吞盡毗盧時如

何？」師曰：「備再歸來還有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便尋言逐句，我若玲瓏掛角，汝向甚麼處捫摸？雖則慇懃，祇如雪峯有甚麼長處，每似稱尊重角時，彌天。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漚身，中夜入滅。

師備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宴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決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個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涎於人。」異曰：「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資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見況，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匪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皷聲，皷中無鐘聲。鐘皷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籍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我若玲瓏掛角，汝向甚麼處捫摸？雖則慇懃，祇如雪峯有甚麼長處，每似稱尊重角時，彌天。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漚身，中夜入滅。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宴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決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個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涎於人。」異曰：「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構，玄徒臻萃。師入室資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腳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見況，建立乖眞。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匪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皷聲，皷中無鐘聲。鐘皷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籍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我若東道西道，汝便尋言逐句，我若玲瓏掛角，汝向甚麼處捫摸？雖則慇懃，祇如雪峯有甚麼長處，每似稱尊重角時，彌天。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漚身，中夜入滅。

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上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革，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卻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大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卻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瞎竹戈切，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卻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慕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耙，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煑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師曰：「猜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卻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卻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堦下過，峯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

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亦地聽。』南際到雪峯，峯舉拄杖問：『古人道此事難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來別，拊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普請舂米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峯曰：『俊哉！侍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個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麼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腳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師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

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麼？』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麼？』曰：『學人即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麼不識痛痒！』又曰：『可惜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腳到這裏，不消個瞌睡寐語，便屈卻去。』一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麼？』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個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麼？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麼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麼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攜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麼處安措？還會麼？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麼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麼？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豎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卻性命，如無孔鐵鎚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個來蹤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

取，莫待須臾失卻頭。』又曰：『玄沙遊遷前，時人切須知。冬陽氣盛，大雪隆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竪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來別云：『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漫他，兼亦自漫。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去眼爲甚麼道。我恁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垂量，大家委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麼？』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卻藥忌作麼生？』道慶曰：『放憨作麼！』師曰：『雪峯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師問長生：『維摩觀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麼生觀？』生曰：『放皎然過，有個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麼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換甚麼作如來？』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富寨汝

曰：爭解道得？法眼云：古人垂示道甚奇特，且置上座口是甚麼？問：凡有言句，盡落裡許，不落裡許？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枰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學足下足，無其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沒卻你。曰：爲甚麼得恁麼難見？師曰：祇爲太近。法眼曰：也無得恁麼道，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作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麼。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轉一玄覺代云：一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敎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麼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個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卻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麼道，爲甚麼卻成鬼窟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麼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卻起禮拜，師曰：監軍卻須禮此僧，此僧卻具慙愧。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慙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腳眼。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師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麼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大王說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卻是和尚護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麼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卻門。師曰：門搥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佗見，男見女見，汝作麼生見？曰：和尚還見暖然見處麼？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閻浮遍周沙界，寄客打破，還爲甚麼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舉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個道場。玄覺云：祇如此，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眞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一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生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個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眞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卻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個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詣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卻梯。客司禀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舁梯時，已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卻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師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一唗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礙爲壞，敢保沒閑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師爲之樹塔

彦暉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梁滑州明福寺彦暉傳》　釋彦暉，姓孫氏，

今東京陽武縣人也。弱齡之歲，聞又讀《金剛般若》，瞪目凝聽，澹然歡喜，又聽家內齋僧，聲梵俱作，於簾幕之下，合掌欣然。登年十五，隨師學法，往太原、京兆、洛陽聽采宗旨。年滿，於嵩山少室寺受大戒，肄習毗尼，頗通深趣。次尋經論，皆討玄源。且曰：「爲善不同，同歸乎治。治則戒、定、慧也。大聖機械，此三治性之極致也。」遍洛都，先達無不推伏。至乎四部悉仰采明，臨鑑則戚少欣多，執瓶則荷輕持重。三衣之外，百一之資，量足而供，更無餘長。所行慈忍，匪事規求。不畜門徒，惟勞自己，勤勤化導，默默進修。是故南燕之人號爲佛子。初寄明福寺，講《百法論》也，四海英髦，風趨波委，恒溢百餘，且多俊邁，精研論席，鑽仰經宗。其聞碩學兼才，故有分爲上下十惡十惡者，若八伯之號焉。上十惡則洞閑性相，高建法幢，宗因喻三，立破無滯。下十惡則學包內外，吟詠風騷，擊論談經，聲清口捷，讚揚梵唄，表白導宣。蓋因題目之分，乃極才能之際，云惡則倒背之言，乃是極善也。其門弟子爲若此也。暉《因明》、《百法》二論各講百許徧，出弟子一百五十餘人，著鈔曰《滑臺》，盛行於世。以乾化元年秋八月三日，氣力薾然而奄化矣。春秋七十二。法臘五十二。道人追慕其德，二衆三百餘人奉神柩歸葬於陽武縣側，營小塔焉。

大同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五《投子大同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迎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麼？」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携一斛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個賣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斛曰：「油！」州問：「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坐禪，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衣裏不收時如何？」師曰：「便向這裏垜根。」僧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修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攔壞。」

百丈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指方畫地，何用要見老僧？」丈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丈乃遶禪林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朵，八月大邊事。」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爲沸盤鳴聲。」師便打。問：「祇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個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棍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俙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滿水之波，豈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

何？』師曰：『人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個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一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久嚮疎山，蓋頭，莫便是否？』僧無對　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玲瓏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個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水。』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個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個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眞個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

問：『學人一問卽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睹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奈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偏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偏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誰。』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卻三個四個。』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卻七個八個。』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喚便道喚，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　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栾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卻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奈何。』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個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個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於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謚慈濟大師。

慧寂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二《唐袁州仰山慧寂傳》　釋慧寂，俗姓葉，

韶州曲江人也。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年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一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答謝劬勞！如此，父母知其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尚爲息慈，營持道具，行尋知識。先見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潙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跋，時號跋腳驅烏。凡於商攉，多示其相。時韋胄就寂請伽陁，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也。海衆摳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勅追謚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圖相》，行於代也。

普濟《五燈會元》卷九《仰山慧寂禪師》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卻。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卻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卻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

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潙山，潙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蠱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

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秖肯汝收。」掃地次，潙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師掃地一下。潙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潙。潙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並指潙。潙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卻是這頭高，那頭低。」潙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潙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潙便休。

有施主送絹與潙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潙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師在潙山，爲直歲作務歸，潙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潙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潙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打。玄沙云：「我若見，即踏倒。」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卻教書，諸侯避道。」云：「祇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奈船何？」打破屋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師在潙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潙山次，舉前話了，卻見泰來。師曰：「便是這個上座。」潙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潙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即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卻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潙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鴉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潙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潙。潙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潙曰：「汝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潙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潙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潙曰：「放汝一個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潙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曰：「這個。」師曰：「道甚麼？」潙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潙山：「大

用現前，請師辨白？』溈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溈問：『子適來問甚麼話？』師再舉。溈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溈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溈曰：『錯。』師回首，曰：『闍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卻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卻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巨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溈曰：『脫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卧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溈，溈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師侍溈行次，忽見前面擘起，溈曰：『面前是甚麼？』師近前看了，卻作此手相。溈點頭。溈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溈山，聞溈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卻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卻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溈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溈山同師牧牛次，溈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溈曰：『汝見那個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個不是，試指出看？』溈便休。師送果子上溈山，溈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溈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溈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溈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千嘗萬。』溈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溈不答。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個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卻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溈山一日見師來，卽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卻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卻向胷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

溈山餧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溈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溈豎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麤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眞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眞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眞金？』師曰：『鑼鏇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

緣饒將情學他亦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公、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一圓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

師因歸溈山省覲，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曾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嘆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一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個幽州信，來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豎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即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卻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此號小釋迦）

師住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並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卅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㊀相對之。僧乃作婆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

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還見有一道者麼？』師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含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個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個，還說那個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眞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卻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皇甫相公機語相似，恐不重出。）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饑茶三兩椀，意在鐵頭邊。』師卻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師豎起拂子，曰：『祇如這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去聲。）（上座自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不消？又云：相公自有煩惱。）

鹿門山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卻覆？』師豎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顧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祇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

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害在甚麼處？」

師卧次，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水」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麼？」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麼？」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麼？」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個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麼？」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個入了也。」「法眼別云：「喚甚麼作燈籠？」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卻色，指學人心。」師曰：「那個是禪牀，指出來看。」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卻指禪牀，作麼生對伊？」有僧云：「卻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卻經，問：「會麼？」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個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卻，元來猶在。」

僧思鄰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摠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蔑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卻這個，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鄰禮謝之。

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遷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三四，不目復仰視。兩口，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峯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虛受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會稽郡大善寺虛受傳》　釋虛受，嘉禾禦兒人也。納戒後，於上都習學，內外博通，傳講數本大經論，不憚宣導。咸通中，累應奉聖節充左街鑒義，輩流孰不弭伏。及廣明中，京闕盜據，逃難邏迤，抵越大善寺，同好者命講《涅槃》、《維摩》二經，即天祐年中也。因憤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略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焉，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同光中方畢軸。又因講《俱舍論疏》，有貴曾侍郎《序》，次僧圓暉《序》，皆著《鈔》解之，其文富贍，昔嘗染指知焉。受於《涅槃》，辯而非略，仍多駁議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

受性且狷急，與人不同，畜弟子無一可中，嘗自執爨饌齋食，柴生火滅，復吹又熠，怒發，汲水沃之，終日不食而講焉。及晚年眼昏甚，登師子座，戴竹笠而講，貴目不閃爍爾。或譏其慢衆，受亦不介意。屬武肅王錢氏按部至越，遂出謁見，王素嚮風，乃加優禮，言勞再三。暨乾化中，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之充監壇選練，吳會開行此職者，自受始也。王表於朝廷，薦其紫衣莊宗制賜，行人贊至營丘。時受講當《止生經疏序》，至「若洪鐘而虛受，受捨麤柄」言曰：「某得名無典實，今後更爲虛受，小子識之。」乃狀聞王，王曰：「此僧必無恩命分，何名虛受乎？」至同光乙酉歲，受終，追海艦貴詣牒來，稽其終日，正到青社，果符武肅之言。有《文集》數卷，《述義章》三十餘卷，行之於代。

可周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杭州龍興寺可周傳》 釋可周，俗姓傅，晉陵人也。出家於本部建元寺。循良厥性，切問於勤。友生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感其開導，挈囊達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幹運深趣。昭宗初，自江西迴台越之間，命其啓發。梁乾化二年，受杭州龍興寺召開演，黑白衆恒有半千。兩浙武肅王錢氏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扈衛，往往人覩焉。嘗有祭銅官祠神，巫氏久請不下，後附巫曰：「吾隨從大神去西關天寶堂聽法方迴。」武肅王聞而鄭重，賚周中金如意並鉢，紫衣一副，加號精志通明焉。以天成元年，終於觀音院本房。初，周乾寧四年戾止台州松山寺講《疏》闕《鈔》，遂依《疏》鈔成五卷，曰《評經鈔》。音訓《五帖》，解官律師《法華序鈔》一卷，行於浙之左右。弟子相繼不絕。

從展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保福從展禪師》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於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峯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僧問古錫云：「甚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卻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卻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個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眞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卻船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擡得擡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擡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擡得麼？」曰：「若擡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個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負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腳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眞。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麁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個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揑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伫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麁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抛向門前著。」僧抛了卻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麁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牆著，所以道汝麁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卻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卻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一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甚僧卻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個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卻是汝謾我。」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耶？」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頁贊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邋掠看。」曰：「若不黏兒，幾成邋掠。」師曰：「汝是黏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即被燒溺。」師問飯頭：「簸簡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卻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卻問侍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卻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卻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卻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閩帥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雖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慧稜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

鹽官人也　姓孫氏　稟性淳澹，年十二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問：「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拶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有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醞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誌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誌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個，別更有？』曰：『上座見個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偕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自闇黮。』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個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玻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係公君無此語，可謂觸髏編野。

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入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腳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腳事麼？』僧問：『行腳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嬭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法眼代云：『便請和尚相坐。』問：『如何是不離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問：『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看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師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卻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俩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卻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含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卻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卻。』上堂：『揔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揔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瑤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眞。』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皷山來。』師曰：『皷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卻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舉人。』師到羅山，見製畚子，以杖敲畚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咄，咄！』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

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卻殼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個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個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漏子，練師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卻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卻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師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悔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這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師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可止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洛京長壽寺可止傳》 釋可止，姓馬氏，范陽大房山高丘人也。年甫十二，迥有出俗之心，依憫忠寺法貞律師。年十五，爲息慈，辭師往眞定習學經論。時大華嚴寺有仁楚法師講《因明論》，止執卷服膺三徧，精義入神，衆推俊邁。有老宿維摩和尚者，釋門之奇士也，問楚師曰：『門人秀拔，孰者爲先？』曰：『有幽州沙彌者溫故知新，厲精弗懈。』於是求見，遂質問勝軍比量，隨難應變，辭不可屈。維摩曰：『後生可畏，契經所謂雖小不可欺也。』遂率力請止開講恒陽，緇素無不欽羨焉。迨十九歲，抵五臺山求戒，於受前方便，感文殊靈光燭身。已而歸寧父母及師，於寺敷演。二十三往并部，習《法華經》、《百法論》。景福年中，至河池，有請講《因明》。後於長安大莊嚴寺化徒數載。乾寧三年，進詩，昭宗賜紫袈裟，應制內殿。

本道劉仁恭者，據有北門，控扼蕃漢，聞止之名，移書召歸故鄉。其父與師相次物故，母猶在堂，止持盂乞食，以供甘旨。行誦《青龍疏》三載，文徹忽有巨蟒見於房，矯首顧視，似有所告。時同院僧居曉，博物釋子也，且曰：『蛇則目睛不瞬，今其動乎？得非龍也？』止焚香祝之曰：『貧道念《青龍疏》，營齋養母，苟實龍神軫念，希值一禮越。』居數日，燕帥冢子曰：『制勝司徒召申供養。』時莊宗遣兵出飛狐以圍之，歷乎年載，百穀勇貴。止頓釋憂懼，未幾燕陷，劉氏父子俘歸晉陽。止避亂中山，節度使王處直素欽名譽，請於開元寺安置，逐月供俸。止著《頓漸教義鈔》一卷，見行於代。天成三年戊子，王師問罪，定州陷焉。招討使王晏休得瀛王馮道書，令尋止。既見，以車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從榮優禮待之，奏署大師，號文智焉。於長壽淨土院住持。應順元年甲午正月二十二日，忽微疾作，召弟子『助吾往生』，念彌陀佛，奄然而化。俗年七十五，僧臘五十六。閏正月二日茶毗，收遺骨。至清泰二年四月八日，建塔於龍門山廣化寺之東南隅。

止風神峭拔，戒節孤高，百家子史，經目無遺。該博之外，尤所長者，近體聲律詩也。有《贈樊川長老詩》，流傳人口。在定州日，中山與太原互相疑貳，諸侯兼並，王令方欲總好息民，因命僧齋於慶雲寺。會有獻曰鵲者，王曰：『燕人詩客試爲詠題。』止即席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王欣然。詩人李洞者風骨僻異，慕賈閬仙之模式，景福中在河池相遇，贈止三篇。時宰相孫公渥、趙公鳳、馬公裔孫、寶學士夢徵、符侍郎蒙、李侍郎詳，皆唱予和汝，塤篪韻諧。止頃在長安講罷，遊終南山逍遙園，是姚秦什法師譯經之地，年代浸深，鞠爲茂草。且曰：『吾爲釋子，忍不興乎？』奏昭宗乞重修，帝允，仍舊賜草堂寺額。後請樊川淨休禪伯聚徒談玄矣。及在洛也，講外長誦《金剛經》，不知紀極。昔多居終南山、崆峒山，故有《三山集》，詩三百五十篇，盛行於時。弟子修文、修智、修行，微見師之道焉。

令諲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洛陽長水令諲傳》 釋令諲，姓楊氏，

陳府閿鄉人也　幼而腴操，鍾求習俗，得本邑之師，授《淨名經》，年甄應法，乃納戒津，大小乘教兼而學之。於名數法門，染成淳粹。《彌陀》、《中觀》，幹及菩腴，聲光振發，莫之與京。因遊洛南長水，遇歸心檀信構伽藍，就中講貫。一論一經，三十載中宣化，計各五十餘徧。日別誦《維摩》、《上生》，以爲恒課。執行持心而絕瑕纇，遠近宗承，若望梅者得飲焉。以清泰二年乙未歲終於邑寺，春秋七十一，法臘五十一。其年遷於山麓，佝西域法火葬，獲舍利，學人檀越共建塔焉。

貞誨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後唐東京相國寺貞誨傳》　釋貞誨，姓包氏，吳郡常熟人也。年始十三，出家於本州龍興寺。其性沈靜，分陰是競，方踰一稔，誦徹《法華經》，如是恒業日周二部。年十九，於揚州擇名師受具足法。自爾西之伊洛，北抵晉郊，凡有講筵，下風求益，覈其經論，窮其性相，輩流之間，罕齊馳騖。至於非朋弱友，棄皆如也。唐天祐元年，至今東京相國寺寓舍，講導《法華經》十許徧，人未歸重，則知奇貨之售亦有時焉。及梁氏都於是京，人物委輸。貞明二年，會宋州帥孔公仰誨風規，知其道行，便陳師友之禮，捨俸財，置長講法華經堂於西塔院。從此翕然盛集。誨旁讀《大藏》教文，二時行道，精進罔疲。凡世伎術百家之言，黜於議論之外，誡門徒曰：「異端之說，汩亂眞心，無記不熏，何須習俗？吾止願爲師子吼，不作野干鳴也。但專香燭塗掃，以內院爲息肩之地。至後唐清泰二年二月十日，召弟子五十餘人，自具香湯澡浴，令唱《上生》礼佛，罄捨衣資，爲非時僧得施半齋僧訖，至十一日，望空合掌云：「勞其衆聖排空相迎。」滿百徒侶，爾日皆聞天樂之音。頃刻而卒，俗壽七十三，僧夏五十四臘。於寺講貫三十餘年，經講計三十七座，覽藏經二徧，修彌勒內院業。以其年二月十八日葬浚郊東寺莊之原，旛幢威儀，緇白弟子約十餘人會送焉。

歸嶼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梁（後唐）東京相國寺歸嶼傳》　釋歸嶼，姓湣氏，壽春人也。父元旭知子敏利，授以《詩》、《書》，誦覽記憶，彌見過羣。從諸子而竊願出塵，父母允其頻請，乃礼本郡開元寺道宗律師爲力生焉。未及周星，念通《法華》、《仁王》二經。登於弱冠，而全戒足，矜持三行，靡曠四儀，習聽新章，尋通講授。後聞洛京，三輔經論盛行，結侶求師，僅於十載，疏通性相，精大小乘，名數一支，《因明》一學，《俱舍》、《唯識》、《維摩》、《上生》，皆深藏若虛也。復往南燕就暉公，重覆所學，研朱益丹，猶慨義章未爲盡善。乃之今東京相國寺，遂釋《新鈔》，講訓克勤，門生領悟。時朱梁後主與嶼卯角同學庠序，狎密情濃，隔面年深。即位半載，下詔訪之。嶼雖知故舊，終歲不言。事不可逃，應召方入。帝見悲喜交集，宣賚豐厚。時屬嘉慶節，曾下勅止絕天下薦僧道恩命，其年獨賜嶼紫衣，仍號演法大師。兩街威儀迎導，至寺，兼勅東塔御容院爲長講院。時闔帥，以聖節進《金剛經》一藏，絹三百匹，盡賜嶼焉。法侶榮之。然覩舊鈔有所不安，未極其理，遂搜抉精義於三載，著成二十卷，號曰《會要草字》，寫畢進呈。帝覽賞歎，勅令入《藏》。嶼苦辭乃止。如是十五年中，唱導無怠，學徒繼榮，瞻公相繼傳持。至後唐清泰三年十月十日，謂門人供演曰：「余氣力惙然，無常將至，汝好住修進。」焚香合掌，初夜長逝，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即以其月十八日遷塔於京東郊寺莊東岡焉。

道忩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鏡清道忩禪師》　越州鏡清寺道忩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親黨強啖以枯魚，隨卽嘔吐。後，遂求出家，於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峯曰：『恁麼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秖如一宿覺是甚麼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秖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秖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秖恁麼，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麼卽得。』峯曰：『於汝作麼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麼堂堂密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遂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忩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忩布衲。普請次，雪峯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女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忩鉏地去。』師再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忩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個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雪峯。』師曰：『夏在甚麼處？』曰：『五峯。』師曰：『放你二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個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卻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麼價？』師曰：『若不是道忩泊作米價會，卻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麼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麼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麼？』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麼？』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麼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卻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我與古人辨白草。』師卻問：『汝會麼？』曰：『少年也會恁麼來。』師曰：『如今作麼生？』僧擧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遍問：『學甚麼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分茶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

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腦在。」曰：「某甲祇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鴉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冊寺，延請居焉。

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個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踈？祇爲拋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概，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個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卻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即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爭奈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卻。」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作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屯王降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即不問。」師乃搦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龍人，覓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

上堂，衆集定，師拋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己。」曰：「泊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別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別云：『問不當理。』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卻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法眼別云：『和尚重喫。』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爾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於龍冊山。

貞辯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後唐定州開元寺貞辯傳》 釋貞辯，中山人也。少知出塵，長誓修學，剋苦之性，人不堪其憂。一志聽尋，暇則刺血書經，又鍼血盡立觀自在像，慈氏像等。嘗因行道困息，有二夫女來相撓惱，辯誓之曰：「我心匪石，吾以神呪被汝。」彼衆不容去。自此道勝，魔亦無蹤。辯負笈抵太原城聽習，時中山王氏與後唐李氏封境相接，嫌其堤開者，非州城內不容外僧。辯由此驅出，遂於野外古塚閒宿。會武皇帝畋遊，塚在圍場中，辯固不知。方將入域赴講，見旌旗騎卒，縮身還入穴中。武皇疑，令擒見，問其故，遂驗塚中，敷草席，案硯疏鈔雜布，遂命入府供養。時晉太后深加重，辯訴於太后曰：「止以學法爲懷，久在王宮不樂，如梏械耳。」武皇縱其自由，乃成其業。泊王處直平，乃歸中山講訓，補故伽藍，無不請願。有婦人陳氏布髮掩地，請辯蹈之，撰《止生經鈔》，爲學者所貴，時號辯《鈔》者是。後終於此寺焉。

僧照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漢洛京法林院僧照傳》 釋僧照，姓張氏，

范陽人也。年十四出家，受業忠寺，聰晤絕儔，神儀偉秀。初受經偈，日誦數千百言，目所覽者過於宿習。吐論知見，有老成之風。遂度爲沙彌，受具已來，歷於專業，暗誦經典，已踰六大部矣，即《最勝王》、《大悲》、《維摩》、《法華》等經。旁加聽尋經論，十數年間，深文伏義，藍出青矣。天祐中，遊方南下，憂屆中山，元戎王處直請住法華寺。相次易帥請之，太傅隴西公連表薦賜紫方袍，加至眞大師。次則扶風馬公請爲僧正，非所好也。及抵洛陽，有命開《法華經》講，止法林院。況乎都闕浩穰，象龍輻湊，及照之唱導，翕如於下風伏膺矣。以乾祐元年三月二十六日，示滅於講院，春秋七十，僧臘五十。四衆號慕，侍中李公傾易定，曾爲外護，復守洛宅，飾終喪禮，悉以資奉。粵四月三日遷神於城南，行荼毗法，收舍利，紅潤可數百粒。濟陽丁公爲保釐之選職，爲樹塔於廣化之寺南崗，照平昔講凡七十餘座，勤勤爲法，門生頗多。宰臣馬公孫最所欽重，前後贈詩僅數十首，洛中爲美談矣。

宗季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漢杭州龍興寺宗季傳》 釋宗季者，俗姓俞，臨安人也。稚齒瑰偉，心志剛直。嘗夭震鄰家樹，季隨僵仆，有姊尼抱就膝，視之曰：「此非震死，且有生候。」至夜未央，蘇而復作。遂勸令出家，事欣平寺僧。後往衢州，投巨信論師，學名數論，文義淹詳，且難詘伏，鋒芒如也。迨迴杭，龍興寺召講。時僧正蘊讓給慧縱橫，兩面之敵也。與閭丘方遠先生、江東羅隱爲莫逆之交也，見而申問，季作二百語訓之，讓正賞歎，遂請開講，四十餘年，出弟子七八百人。漢乾祐戊申歲，疾終於本房。

初，季講次遇一異人，作胡語，問西域未來之經論，一衆驚然。季眇一目，曾夜行感神光引之，常覽占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撰《永新鈔》，釋《般若心經》、《暉理鈔》，解《上生經》、《彌勒成佛經疏鈔》、《補猷鈔闕》，諸別行義章，可數十卷，並行於世。季道行孤僻，性情方正，尊言語，氣貌高邁，誓不趨俗舍。聘邑裏請亦罕赴白衣家。居唯屢空，衍然自任，而孜孜手不釋卷，樂道尚爾。至今此宗越多，弟子講導不泯焉。

文偃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五《雲門文偃禪師》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毗陵壇。傳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郤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郤。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門，師乃挾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轢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峰，師到雪峰莊，見一僧迺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頃上鐵枷，何不脫郤？』其僧一依師教。雪峰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峰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峰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峰，峰纔見便曰：『因甚麼得到與麼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

師出嶺，徧謁諸方，破窮殊軌，鋒辯險絕，世所盛聞。後抵靈樹，冥符知聖禪師接首座之說。初，知聖住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腳也。」一日，令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師果至。直請入首座寮，解包。「大眼目，見靈樹章。」後廣主命師出世靈樹

聞，直下大悟，起禮謝師。師曰：「子前無異路，直須自省，不可無人。」師乃曰：「莫道今日讖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籍。忽遇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

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根思遲鈍，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個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

上堂：「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甚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祇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不能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伺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瞎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上堂：「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恁麼道，早是作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響，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伏惟尚饗！」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襍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師一日打椎曰：「妙喜世界百雜碎，拓鉢向湖南城裏喫粥飯去來。」

上堂：「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待老漢與你大家商量。有麼有麼？」時有僧出，擬伸問次，師曰：「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便下座。舉：「世尊初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師在文德殿赴齋，有鵝常侍問：「鸞樹果子熟也未？」師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山河大地。」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落牚居東土。」問：「如何是雲門山？」師曰：「東峰定穴。」問：「如何是大修行人？」師曰：「一橛在手。」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問：「如何是和尚非時爲人一句？」師曰：「早朝牽犂，晚間拽耙。」舉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上轉大法輪。」師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上堂：「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也！直饒拈一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剜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是實到這個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卻須退步向自己根腳下推尋，看是個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許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況汝等各各當人有一段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一毫頭氣力，便與祖佛無別。自是汝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鉢囊，千鄉萬里受屈作麼？且汝諸人有甚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無分，獨自承當，得猶不著，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纔見老和尚開口，便好把特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驅唆將去，三個五個，聚頭商量，苦屈兄弟。古德一期爲汝諸人不奈何，所以方便，垂一言半句，通汝入路，知是般事拈放一邊，自著此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保入息，更有甚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珍重！」

上堂：「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漢打一攪，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折腳，若是個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汝若不是個手腳，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不看他德山和尚纔見僧入門，拽杖便趁，睦州和尚纔見僧入門來，便云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掠虛漢，食人涎唾，記得一堆一擔骨董，到處馳騁，驢唇馬嘴，誇我解問十轉五轉話。饒你從朝問到夜，論劫恁麼還曾夢見麼？甚麼處是與人著力處？似這般底，有人屈衲僧齋，也道得飯喫，有甚堪共語處？他日閻羅王面前，不取汝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底人，他家依衆遣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人大有葛藤相爲處，祇如雪峰道，盡大地是汝自己，夾山道，百草頭上薦取

老僧，閙市裏識取天子；洛浦云，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全身，攝是汝把取纔覆思量，看日久歲深，自然有個入路。此事無汝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祇爲汝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亦昧汝不得。若實未得方便，撥汝卻不可。兄弟一等是踏破草鞋，拋卻師長父母行腳，直須著此子精彩始得。若未有個入頭處，遇著本色鰕猪狗手腳，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爲。有可畏嚼，眨上眉毛，高挂鉢囊，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辦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不得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門中亦乃省力，不虛孤負平生，亦不孤負師長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一千里二千里，走這邊經冬，那邊過夏，好山好水堪取性多，齋供易得衣鉢，苦屈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如此行腳，有甚麼利益？信心檀越，把菜粒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無人替代，時不待人，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前頭將甚麼抵擬？莫一似落湯螃蠏，手腳忙亂，無汝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俗人尚道：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我沙門，合履踐個甚麼事？大須努力，珍重！」

僧問巖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上堂，佛法也太煞有，祇是舌頭短。良久曰：「長也。」普請般柴次，師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教，祇說這個。」見僧量米次，問：「米籮裏有多少達磨眼睛？」僧無對。師代曰：「斗量不盡。」上堂：「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曰：「厨庫三門。」又曰：「好事不如無。」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個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卽貴。」僧曰：「乞師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子。」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上堂：「一言纔舉，千車同轍。該括微塵，猶是化門之說。若是衲僧，合作麼生？若將佛意祖意，這裏商量，曹溪一路平沉，還有人道得麼？道得底出來。」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餅。」曰：「這裏有甚麼交涉？」師曰：「灼然！有甚麼交涉。」乃曰：「汝等諸人沒可作了，見人道著祖意，便問超佛越祖之談。汝且喚甚麼作佛，喚甚麼作祖？且說超佛越祖底道理看。問個出三界，汝把將三界來，看有甚麼見聞覺知隔礙著汝？有甚麼聲塵色法與汝可了，了個甚麼？以那個爲差殊之見？他古聖不奈何，橫身爲物，道個繫縛全眞，物物觀體不可得。我向汝道，直下有甚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汝若實未有入頭處，且獨自參詳，除卻著衣喫飯，胸襠送屎，更有甚麼事？無端起得如許多般妄想作甚麼？更有一般底如等閑相似，聚頭學得個古人話路，識性記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祇管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拋卻父母師長，作這去就，這般打野榔漢，有甚麼死急。行腳去，以拄杖趂下。

上堂：「故知時運澆漓，代干像季，近日師僧北去言禮文殊，南去謂遊衡嶽，恁麼行腳，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著黑漆相似，祇管取性過時。設有三個兩個狂學多聞，記持話路，到處覓相似語句，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業，他日閻羅王釘釘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擺動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祇是自賺。有甚麼事，近前！」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摠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上堂拈拄杖曰：「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鄧栗杖，乃畫一畫曰：「麤沙諸佛盡在這裏爲『便下座。上堂：「我看汝諸人，二三機中尚不能搆得，空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我與汝註破，久後到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一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此，盡落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實不會，且向葛藤社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中，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一任縱橫，汝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如此，且諦當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也未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麤拈拄杖畫一畫，曰：「摠在這裏。」又畫一畫曰：「摠從這裏出去也。珍重！」

師一日以手入木師子口，叫曰：「鼈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頭。」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曰：「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

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青。」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跳。」僧無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蜥蜴吞大蟲。」問：「如何是雲門一曲？」師曰：「臘月二十五。」曰：「唱者如何？」師曰：「且緩緩。」問：「如何是雪嶺泥牛吼？」師曰：「山河走。」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天地黑。」問：「從上來事、請師提綱。」師曰：「一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頼遇維那不在。」問：「一口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學人不會、請師道。」師曰：「闍黎公驗分明、何在重判？」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如何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會。」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怕我不知。」問：「萬機喪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佛殿來、與汝商量。」曰：「豈關他事？」師喝曰：「這掠虛漢！」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山。」師問僧：「近離甚麼處？」曰：「幸嶽。」師曰：「我不曾與人葛藤。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讀書人來報。」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承古有言、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曰：「東山西嶺青。」問：「如何是端坐念實相？」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攜。」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鉄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僧問：「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祖。」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聚。」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豁。」又曰：「喫。」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問：「如何是啐啄機？」師曰：「響。」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問：「鑒覽儀光時如何？」師曰：「恰。」問：「三身中那身說法？」師曰：「要。」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耶未了？」師曰：「確。」師垂語曰：「會佛法如河沙、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自代云：「俱。」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個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卻舉問僧：「汝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問：「僧甚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謾我。」曰：「實禮塔來。」師曰：「五戒也不持。」師嘗舉馬太師道：「一切語言是提婆宗、以道個爲主。」乃曰：「好語、祇是無人問我。」時有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西天九十六種、你是最下種。」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近日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打一掌。僧曰：「某甲話在。」師卻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師舉臨濟三句語問塔主：「祇如塔中和尚得第幾句？」主無對。師曰：「你問我。」主便問、師曰：「不快即道。」主曰：「作麼生是不快即道？」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個祖師？」曰：「三百個。」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卻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上堂：「你若不相當，且覓個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腳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悟得底麼？出來對衆道看。」示衆：「盡十方世界，乾坤大地，以拄杖畫云：『百雜碎。』三乘十二分教，達磨西來，放過即不可；若不放過，不消一喝。」示衆：「眞空不壞有，眞空不異色。」僧便問：「作麼生是眞空？」師曰：「還聞鐘聲麼？」曰：「此是鐘聲。」師曰：「驢年夢見麼？」上堂：「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瑶長老舉菩薩手中赤幡，問師：『作麼生？』師曰：『你是無禮漢。』瑶曰：『作麼生無禮？』師曰：『是你外道奴也作不得。』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卻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師有偈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罔措。』示衆：『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有僧問：『如何是大用現前？』師拈起拄杖，高聲唱曰：『釋迦老子來也！』

上堂：「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腳跟下。」又曰：「這個是祭鬼神茶飯，雖然如此，鬼神也無厭足。」示衆：「一人因說得悟，一人因喚得悟，一人聞舉便回去。你道便回去意作麼生？」復曰：「也好與三十棒。」上堂：「光不透脱，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脱。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問僧：「光明寂照遍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曰：「是。」師曰：「話墮也。」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欄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問：「一言道盡時如何？」師曰：「裂破。」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面南看北斗。」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地潑水相公來。」

師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麼？」師曰：「和尚道甚麼？」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師到曹山，見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卻，令他不疑去。」師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山曰：「祇爲密密，所以不知有。」師曰：「此人如何親近？」山曰：「莫向密密處親近。」師曰：「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山曰：「始解親近。」師應諾諾。師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末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住，頭白齒黃，作這個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祇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腳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僧舉灌溪上堂，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

師到江州，有陳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腳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個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卻，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師唱道：「靈樹雲門，凡三十載。機緣語句，備載廣錄。」以乾和七年己酉四月十日，順寂。塔全身於方丈。後十七載，示夢阮紹莊曰：「與吾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奏請開塔。」遂致奉勅迎請內庭供養，逾月方還。因改寺爲大覺，謚大慈雲匡眞弘明禪師

從隱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漢洛陽天宮寺從隱傳》　釋從隱，姓劉氏，洛陽三鄉人也。卯年敏慧，誓欲出塵，二親既聽，乃投本邑竹閣院，依師誦習，陶練靈府。尋於嵩陽受戒畢，就長水聽采，纔歷數年，克通《百法》、《中觀》、《彌陀》三經論焉。而證師年老，深許隱之博達性相。後於洛布金院赴請敷演。至後唐清泰中，證付講座，日爲衆三登法席。夏中長晷，覽《藏經》一袟，精進苦節，人無與比。乾祐二年正月，示疾而終，俗壽五十三，僧臘三十二。乃依天竺法火化，收合眞體，圓淨堪愛，門人樹塔，至今存焉。

次有長水縣泉院釋夢江者，姓楊氏，本邑人也。神彩灑落，超拔凡態，遂願出家，旦誦《仁王》、《般若》。進具後講《百法論》。清泰中龍門廣化寺請爲衆開演，遇帝幸其寺宣問，妙辯天逸，悅可上心，時於御前賜紫袈裟，確乎不受。訓導二十餘年，講罷行道礼佛，日唯一食。慈忍於物，罕逢慍色。周顯德三年疾終，緇素悲慕，爲其建塔矣。

恒超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漢棣州開元寺恒超傳》　釋恒超，姓馮氏，范陽人也。祖父不仕，世修儒道，而家富巨萬。超生而聰慧，居童稚輩，不貪戲弄。年十五，早通六籍，尤善《風》、《騷》，辭調新奇，播流人口。忽一日因閱佛經，洗然開悟。乃歎曰：『人生富貴，喻等幻泡，唯有眞乘，可登運載。』遂投駐蹕寺出俗。未周三祀，方議進修，晝夜不疲，而屬師亡，亦遵釋氏喪儀，守禮無怠。孝悌之名，燕人所美。梁乾化三年，往五臺山受木叉戒，由是陟遐自邇，切問近思。俄徵《伐木》之章，且狎成人之友，結契遠求名匠，阻兩河間兵未罷，路不通。南則梁祖，北則莊宗，抗衡於輕重之前，逐鹿在存亡之際。當是時也，超止於本州魏、博、并、汾之間，學大小乘經律論，計七本，講通思於雍、洛、梁、宋名師，杳然隔絕。雖然，巡歷非遠，宏暢殊精，瓶滿見知，翼飛名字。是故并部息塵，中山貞辯，夫二人者，言行俱臻，證修有位，一見超，歎曰：『義龍之頭角悉完備矣，待飛奮而爲霖雨焉！』其爲碩德題目，多此類也。

龍德二年，挂錫於無棣，超曰：『此則全齊舊壤，鄒魯善鄰。』遂止開元伽藍東北隅，置院講諸經論，二十餘年，宣導各三十餘徧。節操高邁，舉措舒徐，緇素見之，無不怯懼。聲無叱咤，語不夸奢，自然而然，且非威勢凌轢之所得也。前後州牧，往來使臣，嚮慕欽風，修名執刺，相禮重者，止令童子辭以講貫，罕曾接對。初有所慊，終伏其高，齊魯之間，造秀不遠數百里，造其門以詰難。諸公一覩超容，傍聽議論，參乎子史，證以教宗，或問《因明》，超答以詩一首，辭新理妙，皆悉歎服。時郡守李君素重高風，欲飛章舉賜紫衣。超聞驚愕，遂命筆爲詩云：『虛著褐衣老，浮杯道不成。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猷樹遮山色，憐窗向月明。他時隨范蠡，一棹五湖清。』李君復令人勸勉，願結因緣。超確乎不拔，且曰：『而其復爾，則吾在盧龍塞外矣。』郡將聞而止。又相國瀛王馮道聞其名，知是鄉閭宗人，先遺其書，序以歸向之意。超曰：『貧道閑人，早捨父母，剋志修行，本期瀰勒知名，不謂浪傳於宰衡之耳也。於吾何益？』門人敦喻，不得已而答書，具陳出家之人豈得以虛名薄利而留心乎？瀛王益加鄭重，表聞漢祖，遂就賜紫衣。自此忽忽不樂，以乾祐二年仲春三日微疾，數辰而終於本院。院衆咸聞天樂沸空，乃升兜率之明證也。春秋七十三，僧臘三十五。門人洞微與學徒百餘人持心喪，傾城士庶僧尼會送城外，具荼毗禮，收舍利二百餘顆分施之。外緘五十顆，於本院起塔以葬之。瀛王未知，別奏賜師號

曰德正，乃刊勅文於石塔焉

巨岷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漢太原崇福寺巨岷傳》 釋巨岷，姓任氏，西河人也。父遊於藝而賁丘園。母王氏戒受八關，心歸三寶，從妊岷也，更好善緣，復求福利，而生令子。及生，年甫七歲，志氣敦篤，暫見佛像，注仰欣然。父母知有宿因，或攜入寺，意欲忘歸。至本郡淨心院，見宣遠論師，志戀其房，泣求攝受。二親知不能阻其願，咸皆可之。年十歲，誦終《法華》《維摩》二經，日持十卷，更無間礙，如執瑠璃之器。其舒徐恣制，若乞成焉。迨圓滿足，便習尸羅，克通開制之科，恒照欣戚之鑑。自爾大乘理趣，經論精窮，得其師門，則并部永和三學也。俾夜作晝，窗案是臨，不暇諸他。除研習義章，修六事二因也，於《大般涅槃經》兼《因明論》，末年逾切。又傳輸金論，盡屏餘緣，各講十徧，仍求輔亮，博覽墓書，得義最精，又揚具美。尋稟綸言，住城內天王院，與弟子俱供億不虧，傳持無替。乾祐元年，漢祖以龍潛晉土之日，便仰岷名，特降庭臣賜紫衣，號圓智大師。續有詔宣住崇福寺講堂院，仍充管內僧正。經年而變法於晉，檢策僧徒，如風偃草。至乾祐二年十一月五日，無疾而終。於時四衆含悲，一城戀德。俗齡九十三，法臘五十四。乃遵西域荼毗禮，多投香水，或執旛花，黑白之衆盈郊，黯霧之雲蔽日，未容火滅，皆捧寶瓶，待盛粱粟之形，同見熏修之體。時得舍利者，隨自因緣，或多或少。別得遺骨，具表奏聞。漢主勅葬於西山天龍寺，凡事官供，起石塔勅益號曰達識焉。

神晏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七《鼓山神晏國師》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眞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衡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偏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聞師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講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盡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河干。猞余玉。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

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曰：「汝作麼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那個是正山？」師曰：「甲正山作麼？」法燈別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欵。」師卻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悕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皷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卻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吽！吽！」問：「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便打。問：「如何是皷山正主？」師曰：「瞎作麼！」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眞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麼體？」曰：「究竟如何？」師曰：「爭得到恁麼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曰：「拽出這死屍着。」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皷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皷山拄杖，實伊劃伊，具眼底試商量看。」問僧：「皷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麼生道？」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麼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麼佛？」師曰：「請大王鑒。」師曰：「鑒卽不是佛。」師曰：「是甚麼？」師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耻麼？」師復曰：「今爲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喝，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個漢，未通個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皷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皷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個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智佺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周魏府觀音院智佺傳》 釋智佺，姓張氏，銅臺永濟人也。九歲，於鄴都臨清王舍城寺事師，暨受具戒，身器挺然八尺，面色玉如，行步若舒鴈，言音如扣鐘。人望之凜然，僉曰：『美丈夫也。』加誦諸經，晝三夜三，禮佛無闕。本師知其法器，遣往滑臺，抵明福寺，就暉師講肆。朞月，頓見諸法體用，喜不自任。時暉之門生恃勇休幹者數十員，皆出佺之下。倘睢陽人請講，未久，又今東京遇信士捨宅爲萬歲百法院，由此洛京、陳、許、徐、宿、維、青琴臺咸衆請其敷演，自鳩聚檀嚫，前後飯僧三十萬。天雄軍戴、張、郭三家同建觀音院，命居之。佺敏利之性天資，初終講《百法論》，可百許徧。登法座，多不臨文，懸述辯給。後三過覽《大藏經》，以輔見知。其誦諷經呪也，嘗聞戶外闃然有彈指聲者，感鬼神讚歎歟？魏帥陳君思讓篤志歸依，表薦紫衣師，號曰歸政。殆臨八十一，而剋意學歐王書體，僅入能妙。或問之，曰：『吾習來生字耳。』顯德五年，年八十三，呼弟子奉晏等囑累，令造木龕一所，斂送閣維。至其年十一月十一日奄終，奉木塔，舉高三丈餘。縱焻時有白鶴哀鳴，紫雲旋覆。收拾舍利，建塔緘焉。

文益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三《周金陵清涼院文益傳》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於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於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於鄮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錢氏命入王府受菩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定慧禪師，別給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書發，孛孛鑒然，時衆皆覩。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毗，所收舍利夥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禮就火聚乞求，期須獲七顆。屠家捨於印氏塔中。至開寶庚午歲，天台韶禪師建石塔，緘其眞骨，癸酉歲塔頂放白光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〇《清涼文益禪師》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腳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腳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腳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卽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

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尙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卻參眞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旣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擧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尙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

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夫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卽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卽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大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羞爲不知根本眞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卽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卽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個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卽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

指，和何爲甚麼對？』師曰：『爲汝問指。』

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麼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麼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一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卻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個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一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眞個。』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揔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麼百年。』問：『如何是正眞之道？』師曰：『願也教汝行，一願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眞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眞。』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甚麼衣？』問：『湯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

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透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色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其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此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個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此作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奚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參次，師指籠，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籠，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個得，阿那個失？』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臚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眞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卻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師宗茶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揔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祖意與師一歸宗差別云：『此老祇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個是汝心？』士無對。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卻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一月？』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卻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於今。』

師因患腳，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滅，因開井被沙塞卻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師見僧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卻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個法座。』師宗秉云：『不勞和尚如此。』

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卽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乐漸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人室早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

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暉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朝報慈院，命師門人玄燄晉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宋元分部

皓端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大宋秀州靈光寺皓端傳》 釋皓端，姓張氏，嘉禾人也。九歲，捨家入靈光精舍，師授經法，如溫舊業焉。年登弱冠，受形俱無表。於四明阿育王寺遇希覺律師，盛揚南山律，端則一聽旋有通明，義門無壅。尋投金華雲法師學名數一支並《法華經》。後受吳興緇伍所請講論焉。兩浙武肅王錢氏召於王府羅漢寺演訓，復令於眞身塔寺宣導。於時有台教師玄燭者，彼宗號爲第十祖，端依附之，果了一心三觀，遂撰《金光明經隨文釋》十卷。由是兩宗法要，一經路通。忠獻王錢氏借賜紫衣，別署大德，號崇法焉。後聲約不出寺門，慕遠公之不渡虎溪也。高尚其事，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唯一榻。以建隆二年三月十八日，坐滅於本房，容貌猶生。三日，焚之於城西，得舍利於煨燼之末。俗年七十二，僧臘五十二。凡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學得其門者止八十餘人。

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唯以佛法爲己務，可謂傳冀之象王矣。秘書監錢昱嘗典秀郡，躬覩端之標格，爲著《行錄》焉。

傳章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大宋東京天清寺傳章傳》　釋傳章，俗姓彭氏，開封東明人也。敏父諱，卽邑甸之上農也。塵務之外，正見不問，恒讀佛經，懸解詮旨。母邢氏嘗夢入法宇，手探道器，因而娠焉。與父知懷非常之子，指腹誓令出俗。年甫十一，乃禮本邑《唯識》師秘公爲師，一見異之，初授《淨名》、《仁王》、《法華》三經，及削髮去周羅，隨秘公遊五臺，礼文殊應跡之地。其年受具，爲息慈曰，便於凌郊清朗法師座下聽習《法華經》。後於睢陽道雅法師重溫前業，尋學《唯識》於本師，頗揭厲於義津法水。又親附副僧錄通慧《因明》，且臻其極章。日誦三經兼二戒本，講貫訓徒，向二十載，未嘗少輟。廣順中，左街僧錄廣智大師薦開於周高祖，賜紫方袍。大宋乾德二年，左街僧錄道深薦於太祖神德皇帝，賜師號曰義明。俄示疾而終於本院，春秋五十五，法歲三十六。未絕之前，命筆作偈警世，而贈諸朋執矣。所度弟子一十五人，以其年十一月十六日上京之南原，用荼毗之法，薪盡火滅，得舌且不灰，衆歎戒德。門人檀信共立塔焉，則開寶五年也。先是厥父恒務《法華經》，終後焚之，亦舌不壞。子父同驗，實爲罕有。相國寺清慧大師彝炳爲《塔銘》焉。

繼倫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大宋并州崇福寺佛山院繼倫傳》　釋繼倫，姓曹氏，晉陽人也。弱齒而壯，其志勇，其心決，求出家。本師授《法華經》，日念三紙，時驚宿習。慧察過人，登戒之後，至年二十一，學通《法華經》，義理幽賾，《唯識》、《因明》二論，一覽能講。由是著述，其鈔至今河東盛行。三講恒一百五十餘徒，從其道訓。又撰《法華鈔》三卷。其爲人也，慈忍成性，戒範堅強，人望之而心服。以劉氏據有并汾，酷重其道，署號法寶，錄右街僧事，寬猛相參，無敢違拒。以僞漢己巳歲冬十月示疾，心神口述願生知足天。終後頂熱半日方冷，則開寶二年也。享年五十二。闍維畢，淘獲舍利，遠近分取供養焉。

德韶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一三《大宋天台山德韶傳》　釋德韶者，姓陳氏，縉雲人也。幼出家於本郡，登戒後，同光中尋訪名山，參見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投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玄沙法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明，謂曰：「他日爲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遺

使人山勞年，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疾，遣人賫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今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未終之前也，華頂石橋，振驚百里，山如野燒蔓延，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爲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四。即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興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爲上。至今江浙間謂爲「大和尚」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〇《天台德韶國師》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疏山：「百匝千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個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徧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

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於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止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音，螺谿也。屢言於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處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於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於世矣。

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即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艫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即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慙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即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眞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

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眞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

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個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慢。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腳眼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即此一偈，可起吾宗。』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卻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

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劇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卽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今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顚倒作麼？』問：『一身卽無量身，無量身卽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覩。』師曰：『理當卽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卻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卻不知有？』師曰：『卻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卻知有？』師曰：『卻是耳見。』曰：『如何是意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卻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

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卻眼，塞卻耳，塞卻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豎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

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麼則境靜林間獨自遊去也。』師曰：『亂道作麼！』乃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要會麼？言發非聲，也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

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大不借梯，徧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徧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麼？』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

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擊擊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於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諸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眞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鉤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個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顚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爲腳跟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爲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

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個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曉會，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更待答話在。』曰：『如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燔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歸曰：『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殼殼，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捧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

得，不是問。問語，記。轉語，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利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纏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

師因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卻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淨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於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義楚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大宋齊州開元寺義楚傳》 釋義楚，俗姓裴氏，祖相州安陽人也。楚七歲來省歷下，臨壇大德修進因爲出家師也。進乃楚之諸父也。季父省倫居嚴院。進也誦《觀音普門支經》向十萬偏，立礼《法華經》，字字各拜，拜且徹部焉。倫則青丘主幸，禪居誦大悲，佛頂俱一億偏。

楚執柯伐木，熏習相資，登此近圓，勤學不懈，敏慧夙成，《俱舍》一宗，造微臻極，遂傳講聞暉《疏》十許偏。後該覽《大藏》三徧，乃慨儒家爲佛教之文而多謬解，解既謬賊，事多悞用。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墓品，以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百四十門，始從法忍利見部，終師子獸猫部，其間物類，檢括周旋，會供筆之時必無倉卒矣。一十年中，孜孜罔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世宗勅付史館，賜紫衣，仍加號明教大師，以開寶中終於龍興伽藍，俗壽七十四，法臘五十四。

楚始謀此作，隨得便書，寘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錄。忽因本院門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覩此靈符，乃知宿定，搜今斡古，筆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爲楚作序，冠於編首，今行於寰海矣。初，楚著述心亦勞止，而雙目喪明，醫工莫療。遂冥心懺過，慮冊碎教文，裁量差脫，如是虔虔更無間息，再歲還明，人謂其徵感焉。

延壽

論說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夫衆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是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然不動眞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恒現。寂不閡用，俗不違眞。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眞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閡，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終始該羅，以成無盡之行。若論理事，幽旨難明。細而推之，非一非異。是以性實之理，相虛之事，力用交徹，舒卷同時。體全徧而不差，跡能所而似別。事因理立，不隱理而成事。理因事彰，不壞事而顯理。相資則各立，相攝則俱空。隱顯則互興，無閡則齊現。相非相奪，則非有非空；相即相成，則非常非斷。若離事而推理，墮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當知離理無事，全水是波；離事無理，全波是水。理即非事，動顯不同；事即非理，能所各異。非理非事，眞俗俱亡；而理而事，二諦恒立。雙照即假，宛爾幻存；雙遮即空，泯然夢寂。非空非假，中道常明。不動因緣，寧虧理體。故菩薩以無所得而爲方便，涉

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眞而不閡俗。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閡，自在隨緣。一切施爲，無非佛事。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華嚴經》云：『解脫長者告善財言：「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佛，隨意卽見，乃至所見十方諸佛，皆由自心。」善男子，當知菩薩修諸佛法，淨諸佛刹，積習妙行，調伏衆生，發大誓願，如是一切，悉由自心。是故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古德釋云，心該萬法，謂非但一念觀佛，由於自心；菩薩萬行，佛果體用，亦不離心，亦去妄執之失。謂有計云，萬法皆心，任之是佛，驅馳萬行，豈不虛勞？今明心雖卽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爲是。又萬法卽心，修何閡心？

問曰：祖師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勸修，故違祖教？

答：祖意據宗，教文破著。若禪宗頓教，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寂，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是以文殊以理印行，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本末一際，凡聖同源，不壞俗而標眞，不離眞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以三界之有，爲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夫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衆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實而忘權，奚昇自在之域？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翼；眞空妙有，恒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衆行咸歸種智。故《華嚴經》云：『第七遠行地，當修十種方便慧殊勝道。所謂雖善修空無相無願三昧，而慈悲不捨衆生；雖得諸佛平等法，而樂常供養佛；雖入觀空智門，而勤集福德；雖遠離三界，而莊嚴三界；雖畢竟寂滅諸煩惱礙，而能爲一切衆生起滅貪瞋癡煩惱礙；雖知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礙如化，如水中月，如鏡中像，自性無二，而隨心作業無量差別；雖知一切國土猶如虛空，而能以清淨妙行莊嚴佛土；雖知諸佛法身本性無身，而以相好莊嚴其身；雖知諸佛音聲性空寂滅不可言說，而能隨一切衆生出種種差別清淨音聲；雖隨諸佛了知三世惟是一念，而隨衆生意解分別，以種種相種種時種種劫數而修諸行。』《維摩經》云：『菩薩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雖行無相，而度衆生；雖行無作，而現受身；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雖行無生，而示現受生；雖行於空，而不斷福行。』古德問云：萬行統惟無念，今見善見惡，願離願成，疲役身心，豈當爲道？答：此離念而求無念，尙未得眞無念，況念無念而無閡乎？又，無念但是行之一，豈知一念頓圓？如上所引，佛旨煥然，何得空腹高心，以少爲足，擬欲蛙嫌海量，螢掩日光乎？

又　問：泯絕無寄，境智俱空，是祖佛指歸，聖賢要路。若論有作，心境宛然，憑何教文，廣陳萬善？

答：諸佛如來，一代時教，自古及今，分宗甚衆，撮其大約，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說是，空宗多說非，性宗惟論直指，卽同曹溪見性成佛也。如今不論見性，罔識正宗，多執是非，紛然諍競，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詮。如教中或說是者，卽依性說相；或言非者，是破相顯性。惟性宗一門，顯了直指，不說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絕之言，以爲玄妙，不知但是遮詮治病之文，執此方便，認爲標的，卻不信表詮直指之教，頓遺實地，昧卻眞心。如楚國愚人，認雞作鳳；猶春池小兒，執行爲珠。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方便，豈識眞歸？

問：諸佛如來三乘教典，惟有一味解脫法門，云何廣說世間生滅緣起？擬心卽失，不順眞如；動念皆乖，違於法體。

答：若論一相一味，此乃三乘權教，約理而言，卽以一切因緣而爲過患。今所集者，惟顯圓宗，一一緣起，皆是法界實德，不成不破，非斷非常，乃至神變施爲，皆法如是故，非假神力，暫得如斯。縱有一法緣生，無非性起功德。《華嚴經》云：『此華藏世界海中，無閒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眞如法界，具無邊德。』

問：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又云：『取相凡夫，隨宜爲說。若得理本，萬行俱圓，何須事跡，而興造作乎？』

答：此是破貪著執取之文，非干因緣事相之法。《淨名經》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金剛三昧經》云：『有二人：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滯理廢行，執行違理？祖師馬鳴《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眞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

就故一切衆生常故論問：上說法與一相，佛體無二，何故不唯念眞如，復假求學諸善法之行？論答：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鑛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眞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染。若人雖念眞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偏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眞如法故。略說方便有四種：一者，行根本方便，謂觀一切法，自性無生，離於妄見，不生生死觀一切法，因緣和合，業果不失，起於大悲，修諸福德，攝化衆生，不住涅槃，以隨順法性無住故。二者，能止方便，謂慙愧悔過，能止一切惡法，令不增長，以隨順法性離諸過故。三者，發起善根增長方便，謂勤修供養，禮拜三寶，讚歎隨喜，勸請諸佛，以愛敬三寶淳厚心故，信得增長，乃能志求無上之道。又因佛法僧方所護故，能消業障，善根不退，以隨順法性離礙障故。四者，大願平等方便，所謂發願盡於未來，化度一切衆生，使無有餘，皆令究竟無餘涅槃，以隨順法性無斷絶故。法性廣大，徧一切衆生，平等無二，不念彼此，究竟寂滅故。牛頭融大師問：諸法畢竟空，有菩薩行六度萬行否？答：此是三乘二見心，若觀心本空，即是實慧，即是見眞法身。法身不住此空，謂有運用覺知，即是方便慧。方便慧亦不可得，即是實慧。恆不相離，前念後念，皆由二慧發，故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先德問云：即心是佛，何假修行？答：祇爲是故，所以修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不成金用。賢首國師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自法融轉而行。即衆生心中有眞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心中有眞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有眞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有眞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行順法性無慳，引出檀波羅蜜等。當知三祇修道，不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淨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尼沈泥，不能雨寶；古鏡積垢，焉能鑒人？雖心性圓明，本來具足，若不衆善顯發，萬行磨治，方使引出，成其妙用，則永翳客塵，長淪識海，成妄生死，障淨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即，不可偏據，而溺見河。

問：善雖勝惡，念即乖眞，約道而言，俱非解脫，何須廣勸，遣正修行？既涉因緣，實妨於道。

答：世出世間，以上善爲本。初即因善而趣入，後即假善以助成。實爲起生死海之橋航，趣清繫城之道路，佛人天之導師，修聖果之因緣。在塵中塵，不可暫廢。十善何過，弘在於人。若貪著，則果生有漏之天；不著，則位入無爲之道。運小心，喻二乘之位；發大意，是菩薩之階。乃至究竟圓修，終成佛果。以知非關上善，能爲滯累之因，全在行人，自成得失之咎。故《善戒經》云：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之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之因。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故，怖三界故，闕大悲故，從他聞聲而了解故，成聲聞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心廣無量故，具足悲愍故，方便所攝故，發生大願故，不捨衆生故，希求諸佛大智故，淨治菩薩諸地故，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此上上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慇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集善根，安住善根，菩薩摩訶薩如是積集諸善根已，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加住善根。又云：雖知諸法無有所依，而說依善法而得出離。《大智度論》云：佛言，我過去亦曾作惡人小蟲，因積善故，乃得成佛。又如十八不共中，有欲無減者，佛知善法恩故，常欲集諸善法，故欲無盡。修集諸善法，心無厭足，故欲無減。如二長老比丘目暗，自經僧伽梨，衽脫，語諸人言，誰樂欲爲福德者，爲我衽針？爾時佛現其前語言：我是樂欲福德，無厭足人，持汝針來是比丘斐聲，見佛光明，又識佛音聲，白佛言：佛無量功德海，皆盡其邊底，云何無厭足？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雖復盡其邊底，我本以欲心無厭足故得佛，是故今猶不息。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心亦不休。諸天世人驚悟，佛於功德尚無厭足，何況餘人？佛爲比丘說法，是時肉眼即明，慧眼成就。又云：佛言，若不成就衆生淨佛國土，不能得無上道。何以故？因緣不具足，則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因緣者，所謂一切善法，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乃至十八不共法，於是行法中，無憶想分別故。

又　問：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一切衆生，祇爲客塵所蔽，不得現前。如今但息攀緣，定水澄淨，何須衆善，向外紛馳，反背眞修，但成勞慮？

答：無心寂現，此是了因，福德莊嚴，須從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

大乘經無不具載。《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動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密生，乃至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來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無爲；具智慧故，不盡有爲；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此乃自背圓詮，不遵佛語，擬捉涅槃之縛，欲沈解脫之坑，栽蓮華於高原，植甘種於空界。欲求菩提華果，何由得成？所以云：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耳。乃至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問：入法以無得爲門，履道以無爲先導。若興衆善，起有得心，一違正宗，二虧實行。

答：以無得故，無所不得；以無爲故，無所不爲。無爲豈出爲中，無得非居得外。得與無得，既非全別；爲與無爲，亦非分同。非別非同，誰言一二？而同而別，不關千差。若迷同別兩門，即落斷常二執。所以《華嚴離世間品》云：『知一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不可思議。知心與菩提等，知菩提與心等，心及菩提與衆生等，亦不生心顛倒、想顛倒、見顛倒，不可思議。於念念中，入滅盡定，盡一切漏，而不證實際，亦不盡有漏善根。雖一切法無漏，而知漏盡，亦知漏滅。雖知佛法即世間法，世間法即佛法，而不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不於世間法中分別佛法。一切諸法，悉入法界，無所入故。知一切法，皆無二無變易，不可思議。』

問：一切衆生不得解脫者，皆爲認其假名，逐妄輪迴，《楞嚴經》中，唯令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爲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云何一向徇斯假名，論其散善，轉增虛妄，豈益初心？

答：名字性空，皆唯實相，但從緣起，不落有無。《法句經》云：『佛告寶明菩薩，汝且觀是諸佛名字，若是有，說食與人，應得充飢。若名字無者，定光如來不授我記，及於汝名，如無授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字句，其已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無。』《華嚴經》云：『譬如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音聲，而自性不捨，名字不滅。菩薩亦復如是，不捨於行，隨世所作，而於此二無執著。是以不動實際，建立行門，不壞假名，圓通自性。』

問：何以不任運騰騰，無心合道，豈須萬行，動作關心？

答：古德顯佛果有三：一亡言絕行，獨明法身無作果；二從行漸修，位滿三祇果；三從初理智，自在圓融果。此是上上根人，圓修圓證，雖一念頓具，不妨萬行施爲。雖萬行施爲，不離一念。若亡情冥合，各是一門，遲速任機，法無前後。

問：觸目菩提，舉足皆道，何須別立事相道場，役念勞形，豈諧妙旨？

答：道場有二：一理道場，二事道場。理道場者，周徧刹塵。事道場者，淨地嚴飾。然因事顯理，藉理成事。事虛攬理，無不理之事。理實應緣，無閡事之理。故即事明理，須假莊嚴，從俗入眞，唯憑建立，爲歸敬之本，作策發之門。觀相嚴心，自他兼利。《止觀》云：『圓教初心，理觀雖諦，法忍未成，須於淨地，嚴建道場。晝夜六時，修行五悔，懺六根罪，人觀行即，乘戒兼急，理事無瑕，諸佛威加，眞明頓發，直至初住，一生可階。』《上都儀》云：『夫歸命三寶者，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也。』佛懸知凡夫，繫心尚乃不得，況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依寶像等三觀，必得不疑。佛言：我滅度後，能觀像者，與我無異。《大智論》云：『菩薩唯以三事無厭：一供養佛無厭，二聞法無厭，三供給僧無厭。』天台智者問云：世間有空行人，執其凝空，不與修多羅合。聞此觀心，而作難言：若觀心是法身等，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敬慢異故，則非平等。非平等故，法身義不成？答：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爲欲開顯此實相，恭敬經像，令慧不縛，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令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乃至廣興法會，建立壇儀，手決加持，嚴其勝事，遂得道場現證，諸佛威加，皆是大聖垂慈，示其要軌。或覩香華之相，戒德重清；或見普賢之身，罪源畢淨。因茲法事圓備，佛道遐隆，現斯感通，歸憑有據。是以須遵往聖，事印典章，不可憑虛，出於胸臆，毀德壞善，翻墮邪輪，撥有凝空，枉投邪嶺。

又卷中　夫性起菩提，眞如萬行，終日作而無作，雖無行而徧行。若云有作，即同魔事；或執無行，還歸斷滅。故知自心之外，無法建立；十身具足，四土圓收。雖總包含，不壞內外；皆稱法界，豈隔有無？空中具方便之慧，不著於有；有中運殊勝之行，不墮於無。是以即理之事，行成無閡；即事之理，行順眞如。相用無虧，體性斯在。夫化他妙行，不出十度四攝之門；利己眞修，無先七覺八正之道。攝四念歸於一實，總四勤不出一心，嚴淨五根，成就五力。若論施，則內外咸捨；言戒，則大小兼持；修進，則身心

並行，具忍，則生法俱備；般若，則境智無二；禪定，則動寂皆平；方便，則普照塵勞；發願，則遍含法界；具力，則精通十力；了智，則種智圓成；愛語，則俯順機宜；同事，則能隨行業；運慈，則冤親普救；說法，則利鈍齊收；七覺，則沈掉靡生；八正，則邪倒不起　乃至備收三堅之妙行，具足七聖之法財，乘持三聚之律門，圓滿七淨之真要；悟天行契自然之本理，修梵行斷塵習之根源，現病行憩聲聞之化城，示兒行，引凡夫於天界，歷五位菩提之道，入三德涅槃之城。練三業而成三輪，離三受而圓三念；因從三觀薰發，果具五眼圓明，方能遊戲神通，出入百千三昧，淨佛國土，履踐無閡道場然後，普應諸方，現十身之妙相；偏照法界，然四智之明燈　感應道交，任他根量；不動本際，跡應方圓　凡有見聞，皆能獲益；云云自彼，於我何爲！斯皆積善之所熏，成此無緣之大化　《還源觀》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肇師云：「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言。」此皆不思議之本也　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室包乾象，手接大千，皆不思議之迹也　然幽關雖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迹，非迹無以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

問：身爲道本，縛是脫因，何得然指燒身，背道修道？《高僧傳》內，小乘律中，貶斥分明，奚爲聖典？

答：亡身沒命，爲法酬恩，冥契大乘，深諧正教　大乘《梵網經》云：「若佛子，應行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爲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　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　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爲說正法，使心開意解　若不如是，犯輕垢罪。」《大乘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若我滅後，其有比丘，發心決定修三摩提，能於如來形像之前，身然一燈，燒一指節，及於身上熱一香炷，我說是人無始宿債，一時酬畢，長揖世間，永脫諸漏　雖未即明無上覺路，是人於法已決定心。」若不爲此捨身微因，縱成無爲，必還生人酬其宿債，如我馬麥，正等無異。」所以小乘執相，制而不開，大教圓通，本無定法　《菩薩善戒經》云：「聲聞戒急，菩薩戒緩；聲聞戒寬，菩薩戒開　又經云：「聲聞持戒，是菩薩破戒，此之謂也　若依了義經，諸佛悅可，執隨宜說，衆聖悲曉，祇可歎大褒圓，自他兼利，豈容執權滯小，本跡雙迷？

問：五熱炙身，投巖赴火，九十六種，二聖同訶，幸有正科，何投邪轍？

答：《智論》云：「佛法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　若畢竟空道者，凡夫如，即漏盡解脫如；如來語，即提婆達多語，無二無別，一道一源　是以，地獄起妙覺之心，佛果現泥犁之界　若捨邪趣正，邪正俱非，離惡著善，善惡咸失　若分別好惡道者，愚智不等，眞俗條然，玉石須分，金鍮可辨　且約修行門內，昇降位中，自有內外宗徒，邪正因果，善須甄別，不可雷同　且教申毀讚之文，的有抑揚之旨，執即成滯，了無不通，四悉對治，縱奪料簡　若云總是，尼乾成正眞之道，諸佛錯訶；若說俱非，藥王喪顚倒之愆，諸佛錯讚　是以興邪則成無益之行，廢正則斷方便之門，須曉開遮，寧無去取　且內教外人遺身，各有二意　內教二者：一明自他性空，無法我二執，不見所供之境，亦無能燒之心；二惟供三寶，深報四恩，以助無上菩提，不希人天果報。外道二者：一身見不亡，轉增我慢，迷無作之智眼，起有得之能心；二惟貪現在名聞，祇規後世福利，或願作剎利之主，或求生廣果之天所以台教釋《藥王焚身品》云：境智不二，能所斯亡，以不二觀觀不二境，成不二行會不二空　作是觀時，若爲法界，見聞者益，故曰乘乘　所以，投巖無招外行之論，赴火不爲內衆之譏，良由內有理觀，外曉期心　故勝熱息善財之疑，屈乾生嚴熾之解。篤論其道，行方有剋，心正行正，智邪事邪，行不可廢，智不可亡，後學之徒，無失法利　《文殊問經》云：「菩薩捨身，非是無記，惟得福德，是煩惱身滅故，得清淨身　譬如垢衣，以灰汁浣濯，垢滅衣在。若得圓旨，明斷皎然。」請鑒斯文，以爲龜鏡

又卷下　夫一念頓圓，三德悉備，未有一法，能越心源　設修萬行，皆從眞法界之所成；或治習氣，而用佛知見之所斷　所謂無成之成，何妨妙行？不斷之斷，豈閡圓修？極惡違境，倘爲助發知識，美德嘉善，寧非進趣道乎？

問：何不直明本際，則本立而道生，若廣述行門，恐生泛滯

答：理爲道本，行爲道跡　因本垂跡，無本，跡何所施？因跡顯本，無跡，本奚獨立？故云：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是知先明其宗，方能進道若一向逐末，實有所妨　經云：非不了眞如，而能成其行，猶如幻事等，似有而非眞　且闕根頓受之人，則遮照而無滯　即遮而照，故雙非即是雙行；即

照而遮，故雙行圓是雙遣，不壞本而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恆寂。

問：《法句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何故立事興心，而乖無作道乎？

答：即心無心，事不妨理；作而無作，性不閡緣。故賢首國師云：「緣起體寂，起恆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恆起。」《大集經》云：「佛言，精進有二種：一始發精進，二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在。」《金光明經》中，雖得佛果，精進不休，故於衆中，起禮身骨。況餘凡下，端拱成耶？故十八不共法中，精進無減。大論云：菩薩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眞實精進。

問：一切法空，悉宗無相，何陳衆善，起有相之心耶？

答：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萬善施爲。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一切不立。故《般若經》云：「若諸法不空，即無道無果。」《法句經》云：「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金剛三昧經》云：「若說法有一，是相如毛輪，如燄水迷倒，爲諸虛妄故。若見於法無，是法同虛空，如盲無目倒，說法如龜毛。」又經云：寧可謗有如須彌，不可謗無如芥子。論云：諸法實相中，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非無有福德智慧增益善根。又云：邪見人，破諸法令空。觀空人，知諸法眞空，不破不壞，譬如田舍人，初不識鹽，見貴人以鹽著種種肉菜中而食，問言：何以故爾？語言：此鹽能令諸物味美故。此人便念，此鹽能令諸物美，自味必多，便空抄鹽，滿口食之，鹹苦傷口，而問言：汝何以言鹽能作美？貴人語言：癡人，此當籌量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鹽？無智人聞空解脫門，不行諸功德，但欲得空，是爲邪見，斷諸善根，盧山遠大師釋《涅槃經》云：「問云：若無所得，云何作善？佛答：明諸衆生現有佛性，當必得果，如子在胎，定生不久，理須修善。又問：我今不知所趣入處，云何作善？佛答：有如來藏，可以趣入，宜修善業。」《弘明集》云：或有惡取於空，以生斷見，說之於口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退善，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又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眞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故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誡，聞當不疑，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乎？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吉相廣長，言無不實，其所有也，則一空爲萬；其等空也，則萬像皆一。防斷常之生見，兼空有而除疾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爲治於有故，若復著於空，諸佛所不化。」《金剛三昧經》云：「若離無取有，破有取空，此爲妄空，而非眞無。今雖離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諸法眞無二。故《肇論》云：「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見法實性矣。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見之垢乎？並是依語失義，遺智存情，雖言破有，未達有源；強復執空，罔窮空旨。今略辯之，以消邪滯。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實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斷空。若決定爲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闇。若虛豁爲空，即同太虛，而無妙用。所以從緣而有，無性故空。無性之空，空不閡有；從緣之有，有不妨空。有因空立，成圓智而萬行沸騰；空從有生，起妙慧而一眞虛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斷見，福海傾消；據實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是以諸佛說空，爲空無明而成福業，破偏計而了圓成。愚人說空，即生妄解而謗佛意，增空見而滅善因。又斷滅空，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第一義空，有業有報，不見作者。

問：何不深入無生，自然合道，有爲多過，豈益初心？

答：因世慈而入眞慈，從生忍而具法忍，學分初後，位豈濫陳？又生即無生，豈越性空之地？無爲即爲，寧逃實相之源？但取捨情亡，即真俗理見。故經云：「菩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肇法師云：「有爲雖僞，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爲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朗。」《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爲魔業；厭離有爲功德，是爲魔業。」

問：無漏性德，本自具足，何假外修，而虧內善？

答：自有修性二德，內外二緣。若性德本具，如木中火，不成事用，須假修德，如遇因緣，方能顯現，是以因修顯性，以性成修。若本無性，修亦不成，修性無二，和合方備。又內有本覺，常熏聖種；外仗善緣，助開覺智。有內闕外，菩提不圓。《華嚴經》云：「法如是故，內因本有，佛神力故，外緣所加。」是以若修萬善，則順法性，以淨奪染，性德方起。凡夫雖具，以造惡違性，本性不顯，不成妙用。

問：忘緣頓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逐因緣法乎？

答：頓教一門，亦是上根所受。息緣淨意，直爲如實修行。今所論者，爲著法之人而生偏見，一向毀事，不了圓宗。但析妄情，豈除教道？祇如見佛一法，自有五等教人：一、小乘人，見佛身即是父母生身，從心外來，有相好分劑，意識所熏，有所分別，不知唯識義故，見從外來。二、大乘初教，見佛但是現化，非有相好，然其實體空無所有，故云：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三、大乘終教，見佛相好光明，一一悉同眞性，身即非身，非身即身，理事無閡。四、頓教，見佛無有始末之異，何有現應之差？亦無相好可立，一切分別，非眞理故，此離念之眞，名爲見佛。五、一乘圓教，見佛即此離念之眞，非但不生彼相之理，而乃不閡萬像繁興，具足依正，該攝理事人法等，圓明一事，徧於十方一切世界，無不同時影現，猶如帝網，又緣起一門，若是頓教，不說緣起，即是事相，令眞理不現，要由相盡，乃是實性。若說緣起，如以翳眼而見空華。若是圓教法界，起必一多互攝，有力無力，方得成立。一多無閡，攝入同時，名入大緣起。如上五門，皆是入路，尚不訶小，恐廢權門，何乃斥圓，而妨實德？台教云：如大乘師，不弘小教，則失佛方便。祇如古德，設有邊裨之言，皆是爲物遣執，今時但效其言，罔知其旨。又全未入於頓門，但妄生譏謗，所失太過，故今愍之。故圓教《華嚴經・離世間品》云：佛子，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心爲本。心若清淨，則能圓滿一切善根，於佛菩提必得自在。欲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意即成。若欲除斷一切取緣，住一向道，我亦能得。而我不斷，爲欲究竟佛菩提故，亦不即證無上菩提。何以故？爲滿本願，盡一切世界，行菩薩行，化衆生故。是爲如金剛大乘誓願心，是以驟緣違性，積雜染而爲凡；離緣求證，沈偏空而成小。緣性無閡，即大菩提。不斷塵勞門，能成無爲種；不溺實際海，能隨有作波。眞俗鎔融，有無不滯，可謂履非道而達正道，即世法而具佛法矣。

問：萬善威儀，弊聞劣行，迂滯化學，跧伏草庵，豈稱大心，何成圓頓？

答：三乘初學，不愚於法。所以《法華經》云：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皆是中途取證，起住著心，是以諸佛所訶，勸令起行。且二乘之人，皆登聖位，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同坐解脫之牀，已具神通之慧，豈比博地具縛凡夫，惟尚依通，全無修證？故眞覺大師云：二乘何咎？而欲不修。教中或毀或讚，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訶，孰知見愛尚存，去小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見生自意，解背眞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爲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心，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熙怡生喜，逆意則憤懣懷瞋，三受之狀宛然，稱位乃儕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譽又榮。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愚鑿然，三塗苦輪，報之長劫。書云：古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又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語。又如經說：凡夫有漏散心，一稱南無佛，乃至小低頭，以此因緣，尚成佛道，何況二乘無漏聖心，永斷後有身，親證人空慧，所習諸行，而不登正位乎？

問：有功之功，皆歸敗壞，無功之功，至功常存。何乃棄不遷之旨，而述有作之行乎？

答：《肇論》云：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今信之矣。故知一毫之善，雖是有爲，若助菩提，直至成佛，而不隳壞。任大劫火競起，終不燒虛空；縱生死浪無邊，實不沈眞善。

問：諸法無體，從緣幻生，衆緣無依，還從法起。緣法無性，心境俱虛，無主無人，無生無滅，如何廣論無常之事相，復說虛妄之果報乎？

答：以眞心不守自性，隨緣成諸有。雖似有即空，乃體虛成事。猶如樹影雖虛，而有陰覆之義，還同昏夢不實，亦生憂喜之情。雖無作者之能爲，不失因緣之果報。故《淨名經》云：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又教所明空，以不可得故，無實性故，不是斷滅之無，何起龜毛兎角之心，作蛇足鹽香之見？

問：初心入道，言行相扶，萬善資熏，不無其理。果地究竟，大事已終，境智虛閑，何須衆行乎？

答：果德佛位，畢竟無爲。若無邊行門，八相成道，皆是佛後普賢行收，任運常然，盡未來際。《維摩經》云：雖得佛道，轉於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華嚴經》云：了知法界，無有邊際，一切諸法，一相無相，是則說名究竟法界，不捨菩薩道。雖知法界無有邊際，而知一切種種異相，起大悲心，度諸衆生，盡未來際，無有疲厭，是則說名普賢菩薩。

問：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今何偏讚衆行，廣明散善乎？

答：今所論衆善者，祇爲成就般若故。教中或訶有爲，但是破其貪執，如若取捨不生，一切無閡；若未明般若，以萬行爲助緣。《法華經》云：『佛名聞十方，廣饒益衆生，一切具善根，以助無上心。』《華嚴經》云：『譬如一切法，衆緣故生起。見佛亦復然，必假衆善業。』若已明般若，用衆行爲嚴飾。《法華經》云：『其車高廣，衆寶裝校。』乃至又多僕從，而侍衛之，故云：《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如衆川投滄海，皆同一味；雜鳥近妙高，更無異色。或不謂般若，但習有爲，祇成生死之因，豈得涅槃之果？若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眞常海。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驚昏識之迅雷，抉愚盲之金鏡，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給貧乏之寶珠。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剎那忘照，率爾相違。乃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莊嚴，以此度含識。故佛云，我於二夜中間，常說般若。

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二八《大宋錢塘永明寺延壽傳》　釋延壽，姓王，本錢塘人也。兩浙有國時爲吏，督納軍須，其性純直，口無二言，誦徹《法華經》，聲不輟響。屬翠巖參公盛化，壽捨妻孥，削染登戒，嘗於台嶺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棲於衣襬中。乃得韶禪師決擇所見，遷遁於雪竇山，除誨人外，瀑布前坐諷禪嘿。衣無繒纊，布糯卒歲。食無重味，野蔬斷中。漢南國王錢氏最所欽尚，請壽行方等懺，贖物類放生。汎愛慈柔，或非理相干，顏貌不動。誦《法華》計一萬三千許部，多勵信人營造塔像，自無貯畜，雅好詩道，著《萬善同歸》、《宗鑑》等錄數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其錄，遣使遺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以開寶八年乙亥終於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臘三十七　葬於大慈山，樹亭誌焉。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〇《永明延壽禪師》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糯，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於衣襬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敍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於大慈山。

紀事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六《永明智覺禪師》　杭州慧日永明智

覺禪師，永嘉，謝姓氏，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娶，棄田唯一食，持《法華》，七行俱下，纔六句，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岩永明大師遷止能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放令出家，禮翠岩爲師，執勞供衆，都亡身命，衣不繼縷，食無重味，野蔬衣橘，以遣朝夕。

尋往天台天柱峰，九旬習定，有鳥類尺鷃巢於衣褶中，既謁韶國師，見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師有緣，他日大興佛寺。」

初往明州雪竇山，學侶臻湊，師上堂曰：「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葉，奇嵓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什麼處進步？」時有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云：「步步寒花結，言言徹底冰。」

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復請住永明大道場，爲第二世，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師有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

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萬餘人，常與七衆受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行道，餘力念《法華經》一萬三千部。

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誡凡千萬言。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叙弟子禮，奉金縷袈裟、紫昌數珠、金澡灌等，彼國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歸國各化一方。

開寶八年乙亥十二月二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逝。壽七十二，臘四十二。明年建塔於大慈山焉。宋太宗賜額曰，壽寧禪院云。

著録

延壽《宗鏡録・宗鏡録序》 伏以眞源湛寂，覺海澄清，絶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爲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想而世界成差，後則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眞失性，執相徇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鎖眞覺於夢夜，沈迷三界之中，瞥智眼於昏衢，徇匈九居之内，遂乃縈業繫之苦，憑解脱之門，除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趣趣，現於十方有，論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從情想根田，遂致依正差別，而不遷境上，虚受輪迴，於無脱法中，自生繫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從一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火，撲生死之火輪，用茶響音，論四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然後，違順想風，動搖覺海，貪癡愛水，資潤苦芽，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爲他法，從此一微涉境，漸成意漢之高峰，一滴水興波，終起吞舟之巨浪。

爾後將欲返初復本，約根利鈍不同，於一眞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眞，或三祇熏鍊，漸具行門，或一念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凡聖之名，似分眞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旨通宗，則根本性離，畢竟寂滅，絶升沈之異，無縛脱之殊，既無在世之人，亦無滅度之者。二際平等，一道清虚，識智俱空，名體咸寂，迴無所有，唯一眞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生死之始。

復有邪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原，罔知人我之見本，唯欲厭喧乐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眞拒覺，如不睹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内之幻身，空避日中之虚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捐功，不異足水助水，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眚，虚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瀉，息幻質而虚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己，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絶。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内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雍妄草於眞覺之原，愈入髓之沈痾，截盤根之固執，則物我遇智火之焰，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眞之海。斯乃内證之法，豈在文詮？

知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爲末見者演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知者說無知之眞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月，得兔忘蹄，抱冥宗，捨詮檢理，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玄根，磨礪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玄宗妙旨，舉意全彰，能摧七慢之山，永塞六衰之路，塵勞外道，盡赴指呼，生死魔軍，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闡大威光，示眞寶珠，利用無盡，傾祕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爇其牛頭，寶中探其驪頷，華中探其靈瑞，照中耀其神光，食中啜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王，故得法性山高，頓落羣峰之

峻，醍醐海闊，橫吞衆派之波　似夕暉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外道之昏蒙　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　爲衆生所敬之天，作菩薩眞慈之父　抱胥宥之疾，逢善見之藥王　迷險難之途，偶明達之良導　久居闇室，倏臨寶坫之光明；常處裸形，頓受天衣之妙服　不求而自得，無功而頓成　故知無量國中，雖聞名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

以如上之因緣，目爲心境，現一道而清虛可鑒，辟羣邪而毫髮不容　妙體無私，圓光匪外　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像形容，盡入照臨之內　斯乃曹溪一味之旨，諸祖同傳；鶴林不二之宗，羣經共述　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玄源，一字之寶王，羣靈之元祖　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即識之塵，詮量有據　一心之海印，楷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　實謂含生寤府，萬法義宗，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任物成名　諸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六度行，海慧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華，善友求之爲如意寶，緣覺悟之爲十二緣起，聲聞證之爲四諦人空，外道取之爲邪見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

論體則妙符至理，約事則深契正緣　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辯一乘之別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重即入之門，唯種智而妙達　但以根羸靡鑒，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　若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識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　巨木有無波之水，曾無不濕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　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　今乃細明總別，廣辯異同　研一法之根源，搜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以鑒幽微，無一法以逃形，斯十善而普會　遂使編羅廣義，撮略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攝攝在一心之內　能使難思教海，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眞宗，目覩而心心契合　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樹垂陰，全消影跡　獲頓寶於春池之內，拾礫渾非；得本頭於古鏡之前，狂心頓歇　可以深挑見刺，永截疑根　不運一毫之功，全開寶藏；庶用刹那之力，頓獲玄珠　名爲一乘大寂滅場，眞阿蘭若正修行處　此是如來巨到境界，諸佛本住法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玄覽，遂得智窮性海，學洞眞源

此識此心，唯尊唯勝　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時教之所詮　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解證入之所趣　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十章；衆聖體之以弘宣，談成四藏　所以掇奇提異，研精洞微，獨舉宏綱，大張正網　撈攏五乘機地，昇騰第一義天　廣證此宗，利益無盡　遂得正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寒小乘之亂轍　則無邪不正，有僞皆空　由自利故，發智德之原；由利他故，立恩德之事　成智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含同體之心　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化成大化　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何樂而不與，則利鈍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　遂使三草一木，咸歸一地之榮，邪種焦芽，同霑一雨之潤　斯乃盡善盡美，無比無儔　可謂括盡因門，搜窮果海　故得創發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　了知成佛之端由，頓圓無滯；明識歸家之道路，直進何疑　或離此別修，隨他妄解，如捉角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　若依此旨，信受弘持，如快舸隨流，無諸阻滯，又遇便風之勢，更加櫓棹之功，則疾屆寶城，忽登覺岸　可謂資糧易辦，道果先成，被迦葉上行之衣，坐釋迦法座之閣，入普賢法界之身　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業；忽使沈窟小果，頓受如來之記名　未有一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　過去覺王，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眞，則何一法門而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地，無一聲非陀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皆入法界　風柯月渚，並可傳心；煙島雲林，咸提妙旨　步步踏金色之界，念念嗅薝蔔之香　拘流海而已得目川，到須彌而皆同一色　煥分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爲導求珠之心，俱還本法　遂使邪山落仞，苦海收波，智慨以之安流，妙峰以之高出

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義，撮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錄　分爲百卷，大約三章，先立正宗，以爲歸趣，次申問答，用決疑情，後引眞詮，成其圓信　以茲妙善，普施含靈，同報佛恩，共傳斯旨耳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御製妙圓正修智覺永明壽禪師萬善同歸集序》

朕嘗謂，佛法分大小乘，乃是接引邊事　其實小乘步步皆是大乘，大乘的的不離小乘　不明大乘，則小乘原非究竟，如彼淨空，橫生雲翳，不覆小乘，則亦未曾究竟大乘，如人說食，終不充飢

蓋有以無故有，無以有故無　禪宗者，得無所得故，是爲實有；教乘者，得有所得故，是爲實無　實際理地，徹底本無，涅槃妙心，恒沙顯有　有無不

可圖教宗教旨之同歸。遂者遂有亦遂無，達者達無固達旨。非證明顯有之一心，何由履踐本無之萬善？非履踐本無之萬善，又何由圓滿顯有之一心？乃從上古德，惟以一音，演唱宗旨，直指向上。其於教乘，惟恐學者執著相含諸相，不能了證自心，多置之不論，而專以教乘者，著相執滯，逐塵隨塵，以諸法爲實有，正如迷頭認影，執指爲月。所以同爲學佛之徒，而參禪之與持教，若道不同不相爲謀者。禪宗雖高出一籌，若不能究竟，翻成墮空蓋住相遺性，固積諸雜染，而同於具縛之凡夫。離相求心，亦沈於偏空，而難免化城之中止。依古宗徒，皆以教乘譬楊葉之止啼，而以性宗爲教外之別旨，話成兩橛。朕不謂然。但朕雖具是見，而歷代宗師，未有闡揚是說者，無徵不信，亦不敢自以爲是。

近閱古錐首句，至永明智覺大師，觀其《唯心訣》、《心賦》、《宗鏡錄》諸書，其於宗旨，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至高至明，至廣至大，超出歷代諸古德之上，因加封號爲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其開導之地，在杭之淨慈，特勅地方有司，訪其有無支派，擇人承接，修葺塔院，莊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禮拜供養，誠以六祖以後永明爲古今第一大善知識也。乃閱至所作《萬善同歸集》，與朕所見，千百年前，若合符節。他善知識，便作是說。朕亦懷疑，不敢深信。今永明乃從衆善知識中，尤爲出類拔萃者，其語既與朕心默相孚契，朕可自信所見不謬，而宗教之果爲一貫矣。

夫空有齊觀，性行不二，小善恨力，並是菩提資糧；大地山河，悉建眞空寶刹。是書也，得其妙用，自必心法雙忘，涉其藩籬，亦可智愚同濟。心通上諦，入教海而數沙；足躡虛無，依宗幢而進步。從此入者，不落空亡，到彼岸者，仍然如是。誠得千佛諸祖之心，誠爲應化含識之母。實惟渡河之大象，寶乃如來之嫡宗歟！

朕既錄其要語，與《宗鏡錄》等書，選入禪師語錄，同諸大善知識言句並爲刊布。又重刊此集，頒示天下叢林古刹，常住道場，欲使出家學佛者依此修行，張六波羅蜜之智帆，渡一大乘教之覺海。具足空華萬善，刹刹塵塵；往來隨喜眞如，層層級級。飲功德水，而一一同味；截栴檀根，而寸寸皆香。薰己他薰，利他自利。遍虛空而無盡，當來世而無窮，無始無終，不休不息，此則朕與永明所爲弘正道，而報佛恩者也。

夫達摩心傳，本無一字，而永明《心賦》，乃有萬言。不立一字，該三藏而無遺；演不萬言，覽一字不可得。故之，假其無言，助顯眞心，普接文士，妙旨事在。觀此萬言之頭頭是道，可知萬善之法法隨根，何妨藻採繽紛，清辭絡繹。多開通於海藏，語妙比於天花。寧非高建法幢，雷是深提寶印。智何絲毫之障礙，轉增無量之光明。在言詮而亦然，況行果之不爾？爰陞卑於此集之後，俾學者合而觀之，如寶珠網之重重交映焉。是爲序。

藝文

延壽《定慧相資歌》

祖教宗中有二門，十度萬行稱爲尊，初名止觀助新學，後成定慧菩提根。唯一法，似雙分，法性寂然體眞止，寂而常照妙觀存。定爲父，慧爲母，能孕十聖之門戶，增長根力養聖胎，令念出生成佛祖。定爲將，慧爲相，能彈心王成無上，永作墓生證道門，即是古佛菩提樣。定如月，光燦外道邪星滅，能挑智炬轉分明，滋潤道芽除愛結。慧如日，照破無明之暗室，能令邪見愚夫禪，盡成般若波羅蜜。

少時默，刹那靜，漸漸增修成正定，諸聖較量功不多，終見毫臺之妙性。瞥聞法，纔歷耳，能熏識藏覺種起，一念回光正智開，須臾成佛法如是。禪定力，不思議，變凡爲聖刹那時，無邊生死根由斷，積劫塵勞巢穴潰。滿心水，淨意珠，光吞萬像燦千途，抉開己眼無瑕翳，三界元無一法拘。覺觀賊，應時剋，攀緣病，倏然淨，蕩念垢兮洗惑塵，顯法身兮堅慧命。如斷山，若停海，天翻地覆終無改，瑩似琉璃含寶月，倏然無寄而無待。般若慧，莫能量，自然隨處現心光，萬行門中爲導首，一切時中稱法王。竭苦海，碎邪山，妄雲卷盡片時間，貧女室中金頓現，壯士額上珠潛還。斬癡網，截欲流，大雄威猛更無儔，能令鐵床銅柱冷，頓使魔怨業果休。和諍訟，成孝義，普現墓生諸佛智，邊邪惡慧盡朝宗，螻蟻鯤鵬齊受記。

偏修定，純陰爛物剖正命，若將正慧照禪那，自然萬法明如鏡。偏修慧，純陽枯物成迂滯，須憑妙定助觀門，如月分明除霧翳。勸等學，莫偏修，從來一體無二頭，似禽兩翼飛空界，如車二輪乘白牛。即向凡途登覺岸，便於業海泛慈舟，或事定，制之一處無不竟；或理定，唯當直下觀心性；或事觀，明諸法相生籌算；或理觀，頓了無一無那畔。定即慧，非一非二非心計；慧

即定，不同不別絕觀聽。或雙運，即寂而照通眞訓；或俱泯，非定非慧超常準。一塵入定衆塵起，般若門中成法爾，童子身中三昧時，老人身分談眞軌。能觀一境萬境同，近塵遠剎無不通，眞如路上論生死，無明海裏演圓宗。眼根能作鼻佛事，色塵入定香塵起，心境常同見自差，誰言不信波元水。非寂非照絕言思，而寂而照功無比，權實雙行闡正途，體用更資含妙旨。

勸諸子，勿虛棄，光陰如箭如流水，散亂全因缺定門，愚盲祇爲虧眞智。眞實言，須入耳，千經萬論同標記，定慧全功不暫忘，一念頓歸眞覺地。定須習，慧須聞，勿使靈臺一點昏，合抱之樹生毫末，積漸之功成寶尊。獼猴學定生天界，女子纔思入道門，自利利他因果備，若除定慧莫能論。

又《警世》　夫不體道本，沒溺生死，處胎卵濕化橫豎飛沈之類，於中失人身者，如大地之土；得人身者，如爪上之塵。於人身中，多生邊夷下賤；及處中國，或受女身；若爲男子，癃殘百疾。設得丈夫十相具足者，處恐畏世，生五濁時，以肉爲身，以氣爲命，一報之內，如石火風燈，逝波殘照，瞬息而已。於中少夭非橫殂者，不計其數。或有得天年，壽極耳順，萬中無一。脫得知命之歲，除童稚無知，至三十豪四十富，且約其間三十年，於中有疾病災禍，愁憂苦惱，居強半矣。所以昔人有言，浮生一月之中，可開口而笑只四五日矣。故知憂長喜促，樂少苦多。如在萬仞之危峯，似處千尋之滄海，縱得少樂，畢竟漂沈。

且夫有生勞我處胎，有老奪我壯色，有病損我形貌，有死壞我神靈，有榮縱我驕奢，有辱敗我意氣，有貴使我憍倨，有賤挫我行藏，有富恣我貪婪，有貧乏我依報，有樂動我情地，有苦痛我精神，有讚起我高心，有毀滅我聲價。乃至寒則逼切我體，熱則煩悶我襟，渴則乾我喉，饑則羸我腹，驚則懾我魄，懼則喪我魂，憂則撓我神，惱則敗我志，順則長我愛，逆則起我憎，親則牽我情，疎則生我恨，害則殞我體，愁則結我腸。乃至遇境生心，隨情動念，或美或惡，俱不稱懷，皆長業輪，盡喪道本。其或更詭於君，悖於父，傲其物，趨其時，獸其心，狐其意，苟其利，徇其名，誑其人，諂其行，附其勢，欺其孤，淵其殃，崇其業，扇其火，吹其風，驟其塵，背其覺，邪其種，暧其眞，但顧前，非慮後，只謀去，靡思回，唯求生，焉知滅，則念念燒煮，步步溝隍矣。

如今或得剎那在世，須蘊仁慈，行善修心，除非去惡。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以世間逆順種種因緣，空受身心妄苦，皆爲不知三界唯是一心，以前五識眼耳鼻舌身及第八識，皆是現量所得，無心外法；以第六明了意識，比量計度而成外境，全是想生，隨念而至。若無想念，萬法無形。故經云：『想滅問靜，識容無爲。』又云：『諸法不牢固，唯立在於念。善解見空者，一切無想念。』若了一心之旨，心外自然無法可陳，豈有欣戚關懷，是非干念？佛頌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既了境唯心，便捨外塵相；從此息分別，悟平等眞空。』故《起信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眞心遍一切處，是故三界虛僞，唯心所作。離心，即無六塵境界。乃至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先德云：『心外有法，生死輪迴。心外無法，生死永棄。』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論云：『三界無別法，但是一心作。』既信一心，須以禪定冥合。如經云：『若能敎三千大千世界衆生，令行十善，不如一食頃，一心靜處，入一相法門。』若能諦了自心，以此定慧相應，則能不動塵勞，便成正覺。平生所遇，莫越於斯。普勸後賢，可書紳耳。

又《萬善同歸集》卷下　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得何等利？

答：自他兼利，頓漸俱收。自利者，助道之圓門，修行之玄鏡；利他者，滯眞之皎日，二見之良醫。頓行者，不違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行；漸進者，免廢方便之敎，終歸究竟之乘。若信之者，則禀佛言；若毀之者，則謗佛意。信毀交報，因果歷然。略述敎海之一臠，普施法界之含識，願弘正道，用報佛恩。頌曰：

菩提無發而發，佛道無求而求。妙用無行而行，眞智無作而作。興悲悟其同體，行慈深入無緣。無所捨而行檀，無所持而具戒。修進了無所起，習忍達無所傷。般若悟境無生，禪定知心無住。鑒無身而具相，證無說而談詮。建立水月道場，莊嚴性空世界。羅列幻化供具，供養影響如來。懺悔罪性本空，勸請法身常住。迴向了無所得，隨喜福等真如。讚歎彼我虛玄，發願能所平等。禮拜影現法會，行道足躡虛空。焚香妙達無生，誦經深通實相。散華顯諸無著，彈指以表去塵。施爲谷響度門，修習空華萬行。深入緣生性海，常遊如幻法門。誓斷無染塵勞，願生惟心淨土。履踐實際理地，出入無得觀門。降伏鏡像魔軍，大作夢中佛事。廣度如化含識，同證寂滅菩提。

晤恩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大宋杭州慈光院晤恩傳》 釋晤恩，字修己，姑蘇常熟人也。姓路，母張氏嘗夢梵僧入其家而妊焉。及稚孺，見沙門相，必起迎遲。年十三，聞誦《彌陀經》，遂求出家。親黨鱗愛，再三沮之，乃投破山興福寺受訓。後唐長興中受滿分戒，登往崑山慧聚寺，學南山律。晉天福初，從携李皓端師聽習經論，懸解之性天然，時輩輒難抗敵。後微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冥符意解。漢開運中，造錢唐慈光院志因師，講貫彌年，通達《法華》、《光明經》、《止觀論》。咸洞玄微，尋施覆述，出弟子相次創立。雍熙三年八月朔日，恩於中夜觀白光自井而出，明滅不恒，謂門人曰：「吾報齡極於此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次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遶其室，自言「祖師灌頂來此相迎，汝當去矣。」夢覺，呼弟子至，猶聞異香。至二十五日爲弟子說止觀旨歸及觀心義。辰時，端坐面西而化，享年七十五，僧臘五十五。其夜院僧有興，文偃等皆聞空中絲竹嘹亮而無鞞鼓，且多鈴鐸，漸久漸遠，依稀西去。迨九月九日，依西域法焚，獲舍利青白圓粒無筭。

恩平時謹重，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寶，卧必右脇，坐必加趺。弟子輩設堂居，亦同今之禪室。立制嚴峻，日別親視明相，方許淨人施粥，曾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饗堂。每一布薩，則潛洒不正，蓋思其大集滿洲之言耳。偏誨人以彌陀淨業救生死事，受教得生感祥可見者，往往有之。凡與人言，不問賢不肖，悉示以一乘圓意。或怪不逗機者，乃曰：「與作毒鼓之緣耳。」不喜雜交游，不好言世俗事。雖大人豪族，未嘗輒問名居，況迂趨其門乎？先是天台宗教，會昌毀壞，文義殘缺。談妙之辭，沒名不顯。恩尋繹十妙之始終，研覈五重之旨趣，講《大玄義》、《文句》、《止觀》二十餘周，解行兼明，目足雙運。使《法華》大旨全美流於代者，恩之力也。又慊昔人科節與荊溪記不相符順，因著《玄義》、《文句》、《止觀》、《金光明》、《金錍論科》，總三十三帖，見行於世。吁，河漢中有魚浙流而上者何？潛泳有所取故。恩公不寬乘戒而出弟子十有七人，求解而行行耳。

義寂傳記

贊寧《宋高僧傳》卷七《大宋天台山螺溪傳教院義寂傳》 釋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也。母妊娠公日不喜葷血，生乃首蒙紫帽而誕焉。幼啓二親，堅求去俗，旋入開元伽藍，師授《法華經》，朞月而徹。寺之耆老稱歎希有。受具已，往會稽學南山鈔，既通律義，乃造天台山研尋《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偏照也。先是智者敎迹，遠則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零編斷簡，本折枝摧，傳者何憑？端正其學，寂思鳩集也。遠金華古《藏》中得《淨名疏》而已。後款告韶禪師，囑人泛舟於日本國購獲僅足，由是博聞多識。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爲家寶歟？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繼講訓，今許王錢氏在兩浙日，累請開演。私署淨光大師並紫方袍，辭讓不卻，受而不稱。及興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太平興國五年，朝廷條貫綱伍經業，寂從山入州治寺，寺東樓安置。樓近大山，夜夢剎柱陷沒於地，意頗惡之。自徙於西偏僧房，其夜春雨甚，山崩樓圮。人咸謂寂先見同修報得之眼焉。因受黃巖邑人請，乘舟泛江放生，講《流水長者品》。至海門靈石，是智者冬居道場也，勸人修寺塑像，入緣者繁眷。今上遣高品衛紹欽入山重建壽昌寺也，諸官同命受菩薩戒。雍熙初，永安縣請於光明寺受戒。古殿像隳，腹中獲《發願辭》，即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施戒，勸七鄉人裝塑尊像，願捨報爲男子，童眞出家，常布褐傳法利樂衆生云。觀者皆意寂之前身也。四年，臨海、縉雲、永康、東陽諸邑請其施戒。九月，寂至自太末，十月，寢疾本院方丈。十一月四日，囑誡門人：「不許哭泣祭奠。應緣俗禮者，非吾弟

子也」。師從於方丈，樹小塔焉。享年六十九，法臘五十矣。四方傳法弟子見星而舍者數百人。

寂本素講《法華經》，通玄義，決二十許座，《光明》、《淨名》、《梵網》等經，《止觀》、《金錍》等論，《法界還源》等觀，《禪源詮》，《水嘉集》各數徧，所著《止觀義例》，《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數卷。自智者捐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餘齡，寂受遺寄，最克負荷，其如炎蒸講貫而無汗之霑洽，曾不久聽而勝解佛乘。每一談揚，則摛金玉應，召羽商和，彼九旬說妙，相去幾何？又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寺上方，有寶莊嚴幢座，題曰文殊臺，設栝柽闌隔，求入無由。俄覩觀音菩薩從堂徐出，以手撫卻行焉，低迂相接。斯須，覺已與觀音身泯合不分，因而驚寤。自是之來，樂說無盡矣。或曰：「入普門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覺，證無上故。下合衆生，凡同體故。開則羣靈混成一法，得是心者，非觀音而誰歟？」是以講談也，施戒也，自甌越之鄉迨三大子障，民多啼戾，俗尚敗檄。受寂之訓也，咸食甚革音，說法之功，所謂善建由是堂室間可見者，曰澄或，曰寶翔，曰義通。及乎台之民庶，曾受戒法，迎眞相來州治開元寺祭饗，皆縞素哀泣，天爲之變慘，其慈攝之所感，知州鄭公元龜爲詩悲悼焉。

論曰：玄默垂文，聖人俯察。河雒之流有告，圖書之法作程，禹受斯符，乃爲經緯。本六十餘字，訓第表明，號《洪範》。以開章，得彝倫而迪敘。帝王之法粲然可觀，祖述之家翕爲宗此。我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傳，若龜馬之文乍辯；聲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揚。及其講訓相資，義爻互出，因分異轍，各競類門。施巧智之莫京，致慧心之懸合。宜乎得正信者必開正眼，見正道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則以決擇爲主。原夫能詮之教喻國書也，所詮之理喻訓第也，經容緯入，緯變經存，令表顯之名言，從體義之相去。雖一識會推於護法，成即司南；婆沙，毬有於餘師，說同衍字。良以各述己見，皆未極成，正不正之說俟張，玄又玄之談堀起。大抵無名相法作名相說，非如色法影質易尋。名色交加，喜生迷惑。又以言存一意，義止一途，隨情取捨之時，未爲允當，隨轉理門之處，蓋涉無文。加復教有殊張，意關詳略，討尋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領者非行位而那知？在人亡書，以教爲折中。故論中以四種徵理，理則難隱，一觀待，二作用，三法爾，四證成。用斯道理，義豈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二三子相問曰：「彼去者誰邪？」一云「乙也」，一云「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識人云「甲也」。迴面視之，是甲非乙由其不識，遂有多名，識者一呼，應聲而至。親得自體，不涉異緣，故曰稱義無二也。因義生解，解必虛通，除其執情，令生正解，斷其迷執，執情斷，故所執便遣。既能生解，則斷障。二重斷染，依他清淨，依他圓成，故得二勝果焉。不然者，認相似法，墮惡取空，曳曲木於稠林，泛膠舟於苦海，又不可勝道也。《瑜伽論》中契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能化之教已翻，所詮之理難悟，苟非宿慧，安喻經心？宿慧當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經心乃大雄之意，豈易尋求？諺所謂老見事長，佛已三祇之揚歷，多言或中，法從諸聖之同宣。豈得以夏蟲共論其凌漸，井魚互談其激灘？此誠不可也。必須近佛菩薩，善慧法師，四無礙居遊戲之中，八辯音演自他之利。祇如天親大士將世尊之一言，中道圓宗成諸法之五位，如龍帶涓滴而起爲雨，望苗稼而施。又同《命包》作緯於《春秋》，《繫度》爲資於《大易》。此皆善其通變，能其揣摩，以利根而教鈍根，以正見而誘邪見，都稱爲摩訶般特伽也。西域蒲塞治家子以爲袞，此方俊才鬻乳人而加水，成表則易，以日見而留心；免水則難，以傳來而隔手。昔以講人論法，造疏尋宗，用成實法數之名，補大乘闕員之義。其有解法名目，隨人見知，未融六釋之端，何暇三隅之反？至若黎邪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怖數之徒，聞熏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四含」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鈐鍵，先賢之所不決，今哲之所共疑，但謂闕如，所知成障。

及乎梵師西復，梵本東傳，富《瑜伽》之寶林，開《唯識》之淵府，摩訶衍足菽三摩，明名數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有大乘基爲其高足。不緣宿習，多見生知，謂之義天，則明星有耀，謂之理窟，則專門無關。堂堂合《周髀》之儀，軋軋應鬼嵩之軸。有經皆講，無疏不成，檀奇百本之名，控壓四人之聖。復次光也寶也，測乎沼乎，章句之學頗長，擇蔽之理何富！世茂《珠林》，邁編《圖紀》，環附量度於鯨海，尚綴文榮於玉華，究《三論》極乎璦康，窮《方等》歸乎楷景。觀公撰集《華嚴》，命章解相入之連環，且無難色；通絕行之斷閡，故立易功。法藏從性海而遊，智昇自名流而出。偉歟一行，所作通神，實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薩。忠、氣、琳、肯、貫、秀、詵、真、俱參譯判經，盡開荒闢土。於燦宗密，美乎湛然，悟連全才，徹公令範，可以副人之求備哉！餘諸上士，擅美殊方，落落英魁，互有長短，豁

以佛之說經，申經者論；經由論顯，論待疏通；疏通義章，義從師述。況以隔羅穀者見猶未盡，大倫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易跡，診脈之求難中。若非親證親說，得自體之分明，載驅載馳，安他求之瞭瞭，如攝異門分，羌別之相難知。故《智論》中吾滅度後，所有撰集者皆為論藏攝也。俱作導師，指迷人之歸路；秉衛明燭，照暗室之精工。動成足以行之，入定門而安矣。蓋爛克斷，智慧成功，成從生死之河，盡度涅槃之岸。此始可與言從聞且思，思至而修證大圓寂者。過此以往未知，執名滯義，問欲何為？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既有所用，則捨筌蹄而直造佛地，此則深於其道者也。

匡仁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三《疏山匡仁禪師》 撫州疏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己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動邊事，幸有無功之功，爭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潙，值潙示衆。曰：「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潙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潙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個語，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輒舂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卻來相見。」乃去。潙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潙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潙曰：「試舉看。」嚴舉前語。潙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潙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祇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個住處，近止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潙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潙泥壁，便問：「承聞和尚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潙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潙放下泥槃，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卻布單，特為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潙喚侍者，取二百錢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潙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潙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潙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衆。潙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後聞袁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潙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潙山可謂頭正尾正，祇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卻使潙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潙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個無尾巴？」師曰：「第七個無尾巴。」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衆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卻請師叔道。」師曰：「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蹶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嗣三十年在。」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斯

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衆看取，這一員戰將。』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伴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回潤石霜，機語具石霜章。遂歸故里，出主藍田。信士張霸邀問：『和尚有何言句？』師示偈曰：『吾有一寶琴，寄之在曠野。不是不解彈，未遇知音者。』後遷疏山，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祇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祇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師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個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問僧：『甚處來？』曰：『雪峯來。』師曰：『我已前到時，事事不足，如今足也未？』曰：『如今足也。』師曰：『粥足飯足？』僧無對。雲門代云：『粥足飯足。』有僧爲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爲將三錢與匠人，爲將兩錢與匠人，爲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庵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疏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眉鬚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嘆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何不問疏山老漢。』僧無對。師常握木蛇，有僧問：『手中是甚麼？』師提起曰：『曹家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尺五頭巾。』曰：『如何是尺五頭巾？』師曰：『圓中取不得。』因鼓山舉威音王佛師，師乃問：『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山曰：『莫無漸愧好！』師曰：『闍黎恁麼道即得，若約病僧即不然。』山曰：『作麼生是威音王佛師？』師曰：『不坐無貴位。』問：『靈機未運時如何？』師曰：『夜半放白牛。』問：『如何是一句？』師曰：『不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少時輩。』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比逐秦王較百步。』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苦。』問：『如何是直指？』師曰：『珠中有水君不信，擬向天邊問太陽。』冬至上堂，僧問：『如何是冬來意？』師曰：『京師出大黃。』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背抵芒叢，四腳指天。』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塔於本山。

贊寧

論說

贊寧《宋高僧傳》卷三《譯經論》 論曰：無漏海中，震潮音而可怪；總持言下，書梵字而不常。未聞者聞，聞光音天之餘響；未解者解，解最上法之所詮。聖賢飲之爲醇醪，凡劣啜之成糟粕。若夫有緣則遇，無道則違。秦獄既械其利防，此無緣也；漢庭肇迎其白馬，斯有感焉。聽彼異呼，覽其橫字，情可求而呼相亂，字雖殊而意且同。是故《周禮》有象胥氏能六蠻語，狄鞮主七戎，寄司九夷，譯知八狄。今四方之官，唯譯官顯著者何也？疑漢已來多事北方，故譯名爛熟矣。又如周、秦輶軒使者，奏籍通別國方言，令君王不出戶庭坐知絕遐異俗之語也。若然者，象胥知其遠也，方言知其近也。大約不過察異俗，達遠情者矣。懿乎東漢，始譯《四十二章經》，復加之爲翻也。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由是翻譯二名行焉。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椀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覿面難通。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至若怒目看世尊，彼岸度無極矣。後則猛、顯親往，奘、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攜得水中之乳，內豎對文王之問，揚雄得絕代之文，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斯謂之大備矣。逖觀道安也，論五失三不易。彥琮也籍其八備，明則也撰翻經儀

武，玄奘也立五種不翻，此皆據"左氏"之諸凡，同史家之變例。今之新意，成六例焉。謂譯字譯音爲一例，胡語梵音爲一例，重譯直譯爲一例，麤言細語爲一例，華言雅俗爲一例，直語密語爲一例也。

初則四句，一譯字不譯者，即陀羅尼是。二譯音不譯字，如佛胸前卍字是。三音字俱譯，即諸經律中純華言是。四音字俱不譯，如經題上ㄣㄥ二字是。

第二胡語梵言者，一在五天竺，純梵語。二雪山之北是胡。山之南名婆羅門國，與胡絕，書語不同，從羯霜那國字源本二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漫廣，其書竪讀同震旦歟？至吐貨羅，言音漸異，字本二十五言，其書橫讀，度葱嶺南，迦畢試國言字同吐貨羅，已上雜類爲胡也。若印度言字，梵天所製，本四十七言，演而遂廣，號《青藏》焉。有十二章，教授童蒙，大成《五明論》，大抵與胡不同。五印度境彌亘既遙，安無少異乎？又以此方始從東漢傳譯，至於隋朝，皆指西天以爲胡國，且失梵天之苗裔，遂言胡地之經書。彥琮法師獨明斯致，唯徵造錄，痛責懶夫，符佛地而合《阿含》，得之在我；用胡名而迷梵種，失則誅誰？唐有宣公，亦同鼓唱。自此若聞彈舌，或覩黑容，即定呼爲梵僧，雷同認爲梵語。琮師可謂忙於執斧，補前白露之蟬，曙在迴光照後黃衣之雀。既云西土有梵有胡，何不南北區分，是非料簡？致有三失。一攻胡爲梵，不析胡聞，胡還成梵，失也。二不善胡梵二音，致令胡得爲梵，失也。三不知有重譯，失也。當初盡呼爲胡，亦猶隋朝已來總呼爲梵，所謂過猶不及也。如據宗本而談，以梵爲主；若從枝末而說，稱胡可存。何耶？自五天至嶺北，累累而譯也，乃疑琮公留此以待今日，亦不敢讓焉。三亦胡亦梵，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爲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四二非句，純華言是也。

第三重譯直譯者，一直譯，如五印夾牒直來東夏譯者是。二重譯，如經傳嶺北樓蘭，焉耆，不解天竺言，且譯爲胡語，如梵云鄔波陀耶，疎勒云鴿社，于闐云和尚。又天王，梵云拘均羅，胡云毗沙門是。三亦直亦重，如三藏直賫夾牒而來，路由胡國，或帶胡言。如覺明口誦《發無德律》中有和尚等字者是。四二非句，即賫經三藏雖兼胡語，到此下翻譯者是。

第四麤言細語者，聲明中一蘇漫多，謂汎爾平語言辭也。二彥底多，謂典言辭也。佛說法多依蘇漫多，適往於義，不依於文，又被一切故。若彥底多非諸類所能解故，亦名全聲者，則言音分明典正，此細語也。半聲者，則言音不分明而訛僻，此麤語也。一是麤非細，如五印度時俗之言是。二唯細非麤，如法護、寶雲、奘師、義淨，洞解聲明音律，用中天細語典言而譯者是。三亦麤亦細，如梵本中語涉麤細者是。或注云此音訛僻，即麤言也。四二非句闕。

第五華言雅俗者，亦云音有楚、夏同也。且此方言語，雅即經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說，略同西域。細即典正，麤即訛僻也。一是雅非俗，如經中用書籍言是。二是俗非雅，如經中乞頭博煩等語是。三亦雅亦俗，非學士潤文，信僧執筆，其間渾金璞玉交雜相投者是。四二非句闕。

第六直語密語者，二種作句，涉俗爲直，涉眞爲密，如婆留師是。一是直非密，謂婆留師翻爲惡口住，以惡口人人不親近故。二是密非直，婆留師翻爲菩薩所知彼岸也，既通達三無性理，亦不爲衆生所親近故。三兩亦句，即同善惡眞俗，皆不可親近故。四二非句，謂除前相故。又阿毗持阿婁，即教教尊定。鬱婆提，即生起拔根弁骨。婆羅尼眞實離散亂。此諸名在經論中，例顯直密語義也。更有胡、梵文字、四句易解。凡諸類例括彼經詮，解者不見其全牛，行人但隨其老馬矣。

或曰："翻梵夾須用此方文籍者，莫招濫涉儒雅之過乎？"通曰："言不關典，非子史之言，用其翻對，豈可以委巷之談而糅於中耶？故道安云：'乃欲以千載上之微言，傳所合百王下之末俗'，斯爲不易矣。"或曰："漢、魏之際，盛行斯意，致使陳壽《國志》述臨兒國云：'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而相出入。蓋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屠。'此爲見譯家用道德二篇中語，便認云與《老子經》互相出入也。設有華人能梵語，與西僧言說，兩相允會，可便謂此人爲天竺人耶？盍窮其始末乎？是知若用外書，須招此謗。如童壽譯《法華》，可謂折中，有天然西域之語趣矣。今觀房融潤文於《楞嚴》，僧肇徵引而造論，宜當此謂焉。苟參鄙俚之辭，易異屠沽之譜？然則糅書勿如無書，與其典也，寧俗。儻深溺俗，厭過不輕；折中適時，自存法語，斯謂得譯經之旨矣，故佛說法多依蘇漫多也。又傳譯之興，奉行之意，不明本起，何示將來？今究其宣揚，略陳梗概。夫教者不倫，有三疇類：一顯教者，諸乘經律論也；不同瑜伽論中顯了教，是多分大乘藏教。二密

教者，《瑜伽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也；瑜伽隱密教，是多分皆置藏教　三心教者，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禪法也　次一法輪者，即顯教也，以摩騰爲始祖焉　次二教令輪者，即密教也，以金剛智爲始祖焉　次三心輪者，表加此輪　即禪法也，以菩提達磨爲始祖焉　是故傳法輪者以法音傳法音，傳教令輪者，以祕密傳祕密，傳心輪者，以心傳心。此之三教，三輪，三祖，自西而東，化凡而聖，流十五代，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梁、後唐、石晉、劉漢、郭周，今大宋，法門之貽厥孫謀，萬二千年，眞教之克昌厥後。」

或曰：「譯場經館，設官分職，不得聞乎？」曰：「此務所司，先宗譯主，即賁葉書之在藏明練顯密二教者充之　次則筆受者　必言通華梵，學綜有空，相間委知，然後下筆　西晉僞秦已來立此員者，即沙門道含、玄賾、姚嵩、聶承遠父子　至於帝王，即姚興、梁武、天后、中宗，或躬執翰，又謂爲綴文也　次則度語者，正云譯語也　傳度轉令生解，亦名傳語，如翻《顯識論》，沙門戰陀譯語是也　次則證梵本者，求其量果，密能證知，能詮不差，所顯無謬矣　如居士伊舍羅證譯《毗柰耶》梵本是也　至有立證梵義一員，乃明西義得失，貫令華語下不失梵義也　復立證禪義一員，沙門大通充之　次則潤文一位，員數不恒，令通內外學者充之　良以筆受在其油素，文言豈無俚俗，儻不失於佛意，何妨刊而正之　故義淨譯場，則李嶠、韋嗣立、盧藏用等二十餘人次文潤色也　次則證義，蓋證已譯之文所詮之義也　如譯《婆沙論》，慧嵩、道朗等三百人考正文義，唐復禮累場充任焉　次則梵唄，法筵擊唄，梵唄前興，用作先容，令生物善，唐永泰中方聞此位也　次則校勘，讎對已譯之文，隋則彥琮覆疏文義，蓋重慎之至也　次則監護大使，後周平高公侯壽爲總監撿校，唐則房梁公爲奘師監護，相次許觀、楊慎交、杜行顗等充之　或用僧員，則隋以明穆、曇遷等十人監掌翻譯事，詮定宗旨　其處則秦逍遙園、梁寶光殿、瞻雲館、魏汝南王宅　又隋煬帝置翻經館，其中僧有學士之名　唐於廣福等寺，或宮闈不定　又置正字字學，玄應曾當是職，後或置或否　朝廷罷譯事，自唐憲宗元和五年至於周朝，相望可一百五十許歲，此道寂然

迨我皇帝臨大寶之九載，有河中府傳顯密教沙門法進請西域三藏法天譯經於甫津，州府官長進上覽大悅，各賜紫衣，因勅造譯經院於大平興國寺之西偏　續勅搜購天下梵夾，有梵僧法護、施護同參其務，左街僧錄智照大師慧溫證義　又詔滄州三藏道圓證梵字，慎選兩街義解沙門志顯綴文、令遵、法定、清沼筆受，守鑒、道眞、定遜、法雲、慧超、慧達、可瓌、善祐、可支證義，倫次綴文，使臣劉素、高品王文壽監護，禮部郎中張洎、光錄卿湯悅次文潤色，進《校量壽命經》、《善惡報應經》、《善見變化》、《金曜童子》、《甘露鼓》等經，有命授三藏天息災、法天、施護師號，外試鴻臚少卿、賜紫馬等，筆受證義諸沙門各賜紫衣並帛有差，御製新譯經序，冠於經首　觀其佛日重光，法輪發軔，赤玉箱而啓秘，青蓮染以開芳，聖感如然，前代孰堪比也　又以宣譯之者樂略樂繁，隋之已前，經題簡少，義淨已降，經目偏長　古則隨取強名，後則繁盡我意　又舊翻祕呪，少注合呼　唐譯明言，多詳音反，受持有驗，斯勝古蹤　淨師大譯諸經，偏精《律部》，自高文彩，最有可觀　金剛智也祕藏祖師，阿目佉也多經譯匠，師資相接，感應互彰　無畏言辭且多朴實，覺救加佛頂之句，人無間然　日照出顯識之文，刃有餘地　思惟《胥索》，學喜《華嚴》，密語斷章，大人境界　流志《寶積》，菩提曼荼，華胥之理致融明，灌頂之風標祕邃，迪公勤其筆受，般若終乎譯場　其餘諸公，皆翻夾牒，欲知狀貌，聊舉喻言　其猶人也，人皆人也，奈何姿制形儀，各從所善，肖其父焉若如此，大則同而小有異耳　良由譯經是佛法之本，本立則道生　其道所生，唯生釋子，是以此篇冠首　故曰先王將禁淫，必先有事於祠者，示不忘本也」

又卷一三《習禪論》

論曰：梵語禪那，華言念修也　以其觸情念而無念，終日修而無修　又云正定也，正則晃然冥而定矣，正受簡邪思惟，增編計故　所以奢摩他以寂靜故，三摩提以觀如幻故，若禪那者，俱離靜幻故，始乎菩薩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衆生令登彼岸也　若然者，諸聖住處既如彼，諸聖度生復若何？稽夫法演漢庭，極證之名天著；風行嵩岳，禪那之學始萌　佛陀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　見之曾會亦宗有緣，俱夫分明，肆多隱秘　及乎慧文大士，肇尋龍樹之宗，思大禪翁，繼傳三觀之妙　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導陳隋，名題止觀

學有中天達磨，哀我晉生，知梵夾之雖傳，爲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爲功，不信已躬之是佛　是以倡言曰：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徑直而度，免無量之迂迴爲　嗟乎！經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　見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

滴，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但心即佛，事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理也，行也。然則頓而不迴，不速而疾，云不立文字，乃反權合道也。爾時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壁，唯慧可以神交，亦猶《白雪》雖歌，巴童尋和。後則臨汴牧圉，子孫終號於強秦；避狄跣郊，文武乃成其王道。可生瑩，瑩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頭也。忍生秀與能，能傳信衣，若諸侯付子孫之分器也，厥後此宗越盛焉。陸車百輛，尼拘樹而展轉垂枝；施雨萬方，阿耨龍而連蓮布潤，當是時也，應其懇記，屬於此人，後來得道無央數是歟！

重之曰：夫禪之爲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雌龍得之破障繩，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故今之像末，鬪諍復生，師足既傷，資爭未已，如聞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無？或聞一路涅槃，則曰八萬法門何在？曾不知經中發菩提心，此見佛性也；云何修菩薩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無明所迷，溺喪忘歸，何由復業！或舉經以示之，則對曰：此性宗法；或謂之曰：莫是魔說，還可焚毀否？且置而勿論。又欲棄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闐諸部謂《道行經》爲婆羅門書，烏荼小乘謗大乘學作空花外道。西乾尚爾，此何驚乎？良以六代宗師，一期睥睨，但破百年之暗，靡營一室之隙，殊不知禪有理焉，禪有行焉，脫或或乘俱急，目足更資，行不廢而理遑明，法無偏而功兼濟。然後始可與言禪已矣。其如玄學多斥講家，目爲數寶之人，終困屢空之室。那不見經是佛言，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定不相違。施設逗根，用有時處。況以經江高國紀之名，論海總朝宗之會，毗尼一學，軌範千途，授形俱築釋子之基，唱隨行淨沙門之業，擬揖三事，何罵一乘？終包不足之羞，豈到轉依之地？通人不誚，暨子何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吠聲貽責，遷怒傷人，因擊鼠以破盆，爲爭搏而噬主，自他俱有，彼我須均，縱橫盡而成一秦，氣劑和而成一味者也。今從貞觀及於宋朝，於山選山，露須彌而出海，於羽求羽，放金翅以騰空，令其鑽仰之傳，慕此堅高之道矣。吾徒通達，無相奪倫，譬若文武是一人之藝，不能兼者，互相非斥耳。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王度己之恩，答我佛爲師之訓，愼之哉，愼之哉！

又《高僧傳三集》卷七《義解論》

論曰：玄默重文，聖人俯察，河、雒之流有符，《圖》、《書》之法作程。禹受其符，乃爲經緯，本末十餘字，訓第表明，號《洪範》以開章，得彝倫而道敘。帝王之法象然可觀，祖述之家翕爾宗此。我之佛道可弗然耶？教自西傳，若龜馬之文作瑞，聲由此盛，如夏、商之美惟揚。及其講訓相資，籤鈔互出，因分異轍，各競顯門，施巧智之莫窮，致慧心之懸合。宜乎得正信者必開正眼，見正道者必事正修，倒本前因，則以決擇爲主。原夫能詮之教，喻圖書也；所詮之理，喻訓第也。經容緯入，緯變經存，令表顯之名言，從體義之相攝。唯識貪推於護法，成則司南；愛沙侖有於餘師，說同衛宇。良以各迷己見，皆未極成。正不正之說恢張，玄之玄之談崛起。大抵無名相法，作名相說，非如色法，影質易尋，名色交加，喜生迷競。又以言存一意，義止一途，隨情取舍之時，未爲允當；隨轉理門之處，蓋涉無文。加復教有弛張，意關詳略，討尋者，非英明而莫悟；承領者，非行位而那知。在人亡書，以教爲折中，故論中以四種徵理，理則難隱一觀待，二作用，三法爾，四證成。用斯道理，義豈惑乎？譬如甲氏背人而去，有二三子相問曰：彼去者誰耶？一云乙也，一云丙也，此俱未是。彼有識人云甲也。迴面視之，是甲非乙。由其不識，遂有多名。識者一呼，應聲而至，親得自體，不涉異緣，故曰：精義無二也。因義生解，解必虛通，除其執情，令生正解，斷其迷執，執情斷故，所執使遣，既能生解則斷障，二重斷染，依他清淨，依他圓成，故得二勝果焉。不然者，認相似法，墮惡取空，曳曲木於稠林，泛膠舟於苦海，又不可勝道也。《瑜伽論》中，契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也。夫以能化之教已翻，所詮之理難悟，苟非宿慧，安喻經心？宿慧當多世之熏，方能生起；經心乃大雄之意，豈易尋求？諺所謂老見事長，佛已三祇之揚歷，多言或中，法從諸聖之同宣，豈得以夏蟲其論其凌澌，井魚互談其渤澥？此誠不可也。必須近佛菩薩，善慧法師，四無礙居遊戲之中，八辯音演自他之利，祇如天親大士，將世尊之一言，中道圓宗，成諸法之五位。如龍菩提滴而起爲雨，望苗稼而施。又同《論包》作緯於《春秋》，《鑿度》爲資於大《易》。此皆善其通變，能其揣摩，以利根而教鈍根，以正見而誘邪見，都稱爲摩訶般特伽也。西域蒲塞，治家子以爲裳，此方俊才，鷺乳人而加水，成裘則易，以日見而留心，免水則難，以傳來而隔手。昔以講人論法，造疏尊宗，用《成實》法數之名，補大乘闕員之義，其有解法名目，隨人見知，未融六釋之端，

何暇二隱之文？有若聚鬼是報非報，化人有心無心，和合僧數之徒，間稟滅不滅等，百有餘科，並三藏聖人之盤根，大小兩宗之鈐鍵，先賢之所不決，（今）[今]哲之所共疑，但謂闕如，所知成障。及平奘師西復，梵本東傳，富《瑜伽》之寶林，開《唯識》之淵府，摩訶衍是般若，明名數均著作之家，立破定是非之量。深山大澤，必生龍蛇，有大乘基焉其高足，不緣宿習，多見生知。謂之義天，則明星有爛；謂之理窟，則善閉無關。堂堂合《周禮》之儀，軋軋應崑崙之軸，有經皆講，無疏不成，權奇百本之名，控壓四人之聖。復次，光也，寶也，測乎，沼乎，章句之學頗長，釋籤之理何富！世茂《珠林》，邁編《圖紀》。環附量度於鯨海，尚綴文榮於玉華。究《三論》極乎璇康，窮《方等》歸乎楷景。觀公撰集，《華嚴》命章，解相人之連環，且無難色；通絕行之斷閣，故立易功。法藏從性海而遊，智昇自名流而出。偉歟一行，所作通神，實僧相之法王，乃人形之菩薩。忠鳳琳甫資秀訣眞，俱參譯判經，盡開荒闢土。於燁宗密，美乎湛然，悟達全才，徹公令範，可以副人之求備哉！餘諸上士，擅美殊方，落落英魁，互有長短。姻以佛之說經，申經者論。經由論顯，論待疏通。疏總義章，義從師述。況以隔羅穀者，見猶未盡；大偏知者，知方得全。射侯之矢易疎，診脈之求難中。若非親證親說，得自體之分明；載驅載馳，妄他求之晻暧。如攝異門分，差別之相難知。故《智論》中，吾滅度後，所有撰集者，皆爲通藏攝也。俱作導師，指迷人之歸路；悉能明燭，照暗室之績工。動戒足以行之，入定門而安矣。蓋纏克斷，智慧成功，咸從生死之河，盡度涅槃之岸。此始可與言從聞且思，思至而修，證大圓寂者。過此以往，未知執名滯義，問欲何爲，故曰：精義之神以致用也。既有所用，則捨筌蹄而直造佛地，此則深於其道者也。

又卷一六《明律論》

系曰：楚師明律，時號宗主者何？通曰：律有三宗，礪素宣是歟，宗各有主故云也。觀夫是名也，豈無稽古乎？通曰：宗主二字，出《阿含經》也。論曰：原夫人有人法，禁戒威儀是也；天有天法，光潔靜慮是也。我佛利見，據於大千，化境斯寬，法門必衆。舉其會要，不過戒也，定也，慧也。此三爲路，出其生死之鄉；專一爲門，通其涅槃之域。若乃資乎急用，在乎毗尼。毗尼防閑三業，三業皆淨，六塵自払，聖賢踐修，何莫由斯道也。故論云：生死流轉者，三縛縛心，心難解脫。當知此唯善說法律，能令解脫，非由聰說。因是而窺，禁律乃度世之檢括也。且夫菩薩戒淨，則彰離垢之名；聲支戒完，則有無師之智；聲聞戒足，時俱解脫而可期；內衆戒堅，招感人天之不墜。由是觀之，戒法之時大矣哉！自衛推能，從言索理，則毗尼也，木义也。西則聲教律焉，東則別解脫焉，直其時論，三世諸佛咸同制也；橫從界說，十方淨剎悉共行之。所以優波離過去已佛咸以戒律囑累之。論云：戒如捉賊，善擒制也；定如縛賊，用機械也；慧如殺賊，清道路也。以此成功立效，克取究盡三菩提者，決達清靜之域也。戒律之功，功無與比。矧以此法，在師而不在資，唯聞佛制；行內而不通外，無許俗傳。故曰曲授秘方，賜諸內衆。事有懸合，物宜象求。在乎家人，嚴君設訓。家人嗃嗃，同佛制教焉；婦子嘻嘻，同佛聽門矣。一聽一制，見其猛以濟寬；一陰一陽，見其開物成務。夫如是，知戒律是佛之家法明矣。大則三聚，感三身於果中；小則形俱，持盡形於因地。受既如是，隨則若何？有威儀焉，有細行焉。爲有順違，乃生持犯，由是繁廣，因事制宜，及佛泥丸，集成律藏。初唯水乳相合，一家之業無殊；後則參辰各墟，五部之分不類。夢豐之古徵矣，《宗輪》之論作焉。剡浮樹高，分影猶歸於月窟；阿耨池溢，下流須到於孟津。迨夫大教東傳，楚書西至，甘露本天人之食，漢土爭嘗；金烏還海上之飛，東方舊識。除經已譯，問律何傳？起後漢蠹帝建寧二年，初翻義決律，次有比丘諸禁律至，即曹魏法時三藏遊於許洛，覩魏土僧無律範，於嘉平中譯《羯磨僧祇戒本》，此乃此方戒律之始也。自爾隨受多律先化關中，五分僧祇風行雨施，迦葉遺部戒本獨來，婆麤富羅聞名而已。況乎《僧祇》部者，法顯賫歸，諸師判注，云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也。今著傳家疑其未可，何耶？所覽《僧祇》現本止三十卷文，因有數疑：一、本小而末大；謂諸部文多，《僧祇》卷略。二、中不含五部意；三、不應《大集》懸記也。或曰：此略本傳此方，猶《法華》、《華嚴》等經，鉅萬億頌中略出一分也。《僧祇》亦爾。又說曇無德律，譯有重單，準僧傳，止覺明口誦也。若據律享，有支法領重譯之文焉。如此古今相競，且無指歸。以義交徵，其辭必息。尋律文本，即知異同。如受學戒初題云：尸叉闍賴尼，如破伊蘭葉。言此是覺明本也。如言式叉迦羅尼，如破伊羅葉，即是支法領本也。又一本三十卷，一本六十卷，謂紙墨分開不定，非也。分三十爲六十，不其大相懸謬矣。若斯二譯，皂白已分。復次，元魏已前，諸受戒者，用《四分羯磨》納戒，及平行事，皆依諸律爲隨。何異乎執《左氏》經本，專循《公羊》之傳文也。至魏孝文

世，有法聰律師，於北臺山始手披口釋，道覆律師隨聽抄記，遂成義疏。權興既爾，肯構繁乎？天輪而只候中星，大鼎而唯提附耳。鄴中法礪，唐世懷素，新舊兩名，各擅其美。礪乃成實有部，受體雙陳；素唯尋祖薩婆，開宗獨步。其有終南上士澄照大師，胎蠶三生，遠巡千里，交接天人之際，優遊果證之中，知無不爲，繩愆糾謬，以護持教法爲己任者，實一代之偉人焉。是以天下言行事者，以南山爲司南矣。丁乎大曆，新舊疏家，互相短長，敕集三宗律師，重加定奪。時如淨爲宗主，判定二家，當建中中，始言楷正，號僉定疏是也。至今東京三宗並盛，至於秉法，出沒不倫，殊塗同歸，師資尚異，至若成公演化，蠶嶸敷揚，不離三輔之間，俱傷百工之巧。文綱道岸，自北徂南，發正輔篇，從微至著，道流吳會，實賴伊人。淨公作評家之師，源尚致感通之瑞；或抗表論沒官之物，或成圖證結界之非；或傑立一方，或才雄七衆；述鋒芒之義記，出家亥之疑文；或幛帖紛拏，或整齊齟齬。若匪乘時之哲，使應逸氣之英，不令像運之中微，降年唯永；終使壽量之下照，法命唯長。道假人揚，其在茲矣。近以提河水味，轉不如前，座像塵埋，仍觀更沒，大小乘之交寇，上中下之相凌，活寄四邪，行違七聚。威儀既缺，生善孔虧，謂律爲不急之文，放僧落自由之地。馬令脫轡，象闕施鉤，不習律儀，難調象馬，遂令教法日見凌夷。短則行果微亡，折則年齡減少，合夫《洪範》，中凶短折也。又曰：慈父多敗子。脫或翻惡歸善，變犯成持，或衆主之勸修，或名師之訓導，假王臣之外護，必法教之中興，如是則同五福中之一壽，五考終命歟！又曰：嚴家無格虜。故云毗尼是正法之壽命焉。此科所班，乃是鍊金液轉還丹之手，勸人服之，使其近添其壽，遠則昇仙。故我世尊，凡制一戒，獲其十利功德，意在令正法久住耳。

傳記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六《贊寧傳》 沙門贊寧隨錢王歸朝，姓高氏，其先渤海人。唐天祐中，生於吳興之德清金鵝別墅，出家杭之祥符，習南山律，著述毘尼，時人謂之"律虎"。文學日茂，聲望日隆。武肅諸王公族，咸慕重之。署爲兩浙僧統，賜號明義宗文。興國三年，太宗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日，改賜通惠，詔修《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及詔撰《大宋僧史略》一百卷。初補左街講經首座，知西京教門事。咸平初加右街僧錄。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內翰王禹偁作文集《序》，極其贊美云。至道二年示寂，葬龍井塢焉。

著錄

贊寧《高僧傳三集》卷首《進高僧傳三集表》 臣僧贊寧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傳》，與新譯經同入藏者。臣等遐求事迹，博採碑文，今已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庭進上。益琅函而更廣，延玉歷以彌長，臣等誠憂誠恐，兢惕之至。臣等聞，渾儀之外，別有釋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寶。釋天可則，阿難記事而載言；僧寶堪稱，慧皎爲篇而作傳。猗歟我佛，號大偏知。知教法之無依，委帝王之行力，當二千載之後，屬一萬年之初，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神龍在天，愛日升上，土疆開闢，四夷請吏而貢琛；時律均和，百穀登熟而棲畝；耕籍田而又勸，賜酺飲以咸歡。儒術特興，玄風爰振。是以麒麟非中國之物，白雉非草莽之禽，今遊苑囿之間，且類牢籠之畜。近以從澶至濮，黃河率一帶之清；自古及今，青史載千年之應。斯蓋陛下來從不動之地，示爲長壽之王。翻譯成經，製甚深之御序；迴文作頌，演無盡之法音，仍降鳳書，令編僧史。屬此雍熙之運，伸其貞觀之風，合選兼才，豈當末學，得不擲犀截角，拳翠刪毛，精求出類之人，取法表年之史。所恨空門寡學，釋胄何知？或有可觀，實錄聊摹於陳壽；如苞深失，戾經宜罪於馬遷。副陛下遺賢必取之心，助陛下墜典咸修之美。今遇乾明聖節，謹令弟子賜紫顯忠，同元受敕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睿慈，略賜御覽。恭惟聖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惇史之臣，儻示天機，令知凡例，如得操北斗而斟酌，或示刀尺，執南箕而簸揚，方除棘檢，臣等冒瀆天顏，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言。

又《高僧傳三集序》 臣聞賢劫綿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受富以無疆。最靈之氣鍾於中，大聖之師居於上。偉哉！釋迦方隱，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爲僧相，喜示沙門，言與行而可觀，

槊兼艫而爭鋒。是以王巾《僧史》，孫綽《道賢》，羣列傳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蓋欲希顏之者，慕蘭之儔，成飛錫之應真，作曳山之上士。時則裴子野著《衆僧傳》，釋法濟撰《高逸沙門傳》，陸杲述《沙門傳》，釋寶唱立《名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咸池之坏器，焉知來者，靡曠其人。慧皎刊修，用實行潛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令六百載行道之人，弗墜於地者矣。爰自貞觀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此作蔑聞，斯文將缺。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華來；世無久虛，地天泰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挺德，斗電均威。踐大道也，犧黃輸執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職。講信修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淡慮。長生授術，時開太一之壇；續法延期，曾度倍千之戒。浮圖揭漢，梵夾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童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誄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將經論略同，讎校與史書懸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寶之環奇，知佛家之富貴。昔者嘉祥筆削，盡美善於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於關輔。蓋是拘於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羅，舉之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不供。臣等分面徵搜，各塗搆集，如見一家之好，且無諸國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矧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攄辭；因事言時，爲傳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爲式，選千里之駿駒；竹編見書，實六和之年表。觀之者務進，悟之者思齊，皆登三藐之山，悉入薩雲之海。永資聖歷，俱助皇明，齊愛日之炳光，應嵩山之呼濤云爾。時端拱元年乾明節，臣僧贊寧等謹上。

又《高僧傳三集》卷末《後序》

前代諸家，或云《僧傳》，《僧史記錄》，乃題號不一，亦聲迹有殊。至梁沙門慧皎云《高僧傳》，蓋取高而不名者也，則開其德業，文爲十科，見於傳內。厥後有唐《續高僧傳》，倣仰梁之大體而以成之。洎乎皇朝，有《宋高僧傳》之作也。清風載揚，盛業不墜。贊寧自至道三年奉睿恩，掌洛京教門事，事簡心曠之日，遂得法照等行狀撰已，易前來之闕如，尋因治定其本。雖大義無相乖，有不可者以修之。先者所謂加我數年，於《僧傳》則可矣已，斯幸復治之，豈敢以桑榆之年爲辭耶！時方徹簡，咸平初承詔，入職東京右街僧錄，尋遷左街。乃一日顧其本，未及繕寫，命弟子輩緘諸篋笥，俾將來君子知我者以《僧傳》，罪我者亦以《僧傳》，故於卷後而書之云耳。

王禹偁《右街僧録通惠大師文集序》

釋子謂佛書爲內典，謂儒書爲外學。工詩則衆，工文則鮮，並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琪，考審，皆隨德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大師於鄣山別墅，時梁貞明五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諱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諱，宜德節度使儇，越州刺史儀，金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虞知禮，內侍致仕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於光丈大師棄征，受詩訣於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虎焉。署本國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修明，緇徒整戢。

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携版圖歸國，大師奉領舍利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懇曰，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惠，故相盧多遜、深加禮重。參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爲恭謹。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璽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住天壽寺。參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聖賢録》，又集《聖賢事迹》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録。先是，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傅九老之會，得舊相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鄧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凡九人焉。文貞公將讌於家園，形於繪事，以聲詩流咏播於無窮，會蜀寇作亂，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

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於本國，歷武帝、文穆、義王、忠懿凡四世，於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明順、清泰、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淨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

大師以述作頗多，敘引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一百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固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於茲取信云。

智圓

傳記

智圓《閑居編》卷一九《中庸子傳》上

中庸子，智圓名也，無外字也。既學西聖之教，故姓則隨乎師也。嘗砥礪言行，以庶乎中庸，遽造次顛沛忽忘之，因以中庸自號，故人亦從而稱之。或曰：中庸之義，其出於儒家者流，子浮圖子也，安剽竊而稱之耶？對曰：夫儒、釋者，言異而理貫也，莫不化民，俾遷善遠惡也。儒者，飾身之教，故謂之外典也；釋者，修心之教，故謂之內典也。惟身與心，則內外別矣。蚩蚩生民，豈越於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噫！儒乎，釋乎，其共爲表裏乎！故夷狄之邦，周、孔之道不行者，亦不聞行釋氏之道也。世有限於域內者，見世籍之不書，以人情之不測，故厚誣於吾教，謂棄之可也；世有滯於釋氏者，自張大於己學，往往以儒爲戲。豈知夫非仲尼之教，則國無以治，家無以寧，身無以安，國不治，家不寧，身不安，釋氏之道何由而行哉！故吾修身以儒，治心以釋，拳拳服膺，罔敢懈慢，猶恐不至於道也，況棄之乎！嗚呼！好儒以惡釋，貴釋以賤儒，豈能庶中庸乎？或者避席曰：儒之明中庸也，吾聞之於《中庸篇》矣，釋之明中庸，未之聞也，子姑爲我說之。中庸子曰：居，吾語汝！釋之言中庸者，龍樹所謂中道義也。曰：其義何如？曰：夫諸法云云，一心所變，心無狀也，法豈有哉？亡之彌存，性本具也；存之彌亡，體非有也；非亡非存，中義著也。此三者派之而不可分，混之而不可同，充十方而非廣，亘三世而非深，渾渾爾，灝灝爾，衆生者，迷斯者也；諸佛者，悟斯者也。噫！能仁千萬言說，豈逾此旨乎！去聖遠，微言絕，學之者攀枝捨其根，挹流忘其源。於是乎，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蕩於空者，謂泯然其無得，寂然其無朕，誰爲凡乎，誰爲聖乎？及其失也，迷因果，混善惡，棄戒律，背禮義。膠於有者，礙然執有修，彰然著有法，凡豈即聖乎，自豈即他乎？及其失也，固物我而不可移，泥怨親而不可解，拘縛於近教，殺喪於遠理。曰：蕩空膠有孰良？曰：蕩空也過，膠有也不及。然則空愈與？曰：過猶不及也，唯中道爲良。敢問中道？曰：適言其有也，泯乎無得，誰云有乎！適言其無也，煥乎有象，誰云無乎！由是，有不離無，其得也，怨親等焉，物我齊焉，近教通焉，遠理至焉；無不離有，其得也，因果明焉，善惡分焉，戒律用焉，禮義修焉。大矣哉！中道也。妙萬法之名乎？稱本性之謂乎？苟達之矣，空有其無著，於中豈有著乎？嗚呼！世之大病者，豈越乎執儒釋以相誣，限有無以相非！故吾以中庸自號以自正，俾無習也。或者曰：唯唯，庶斯達矣，再拜而出。

又《中庸子傳》中

初，中庸子之生也，始言則知孝悌，父母嬉異之，而不羣於庸豎。戲嘗以草木濡水畫石，以習文字，採花布以爲徒，自爲講訓之狀，唯言孝父母，睦兄弟而已。酷有邁俗志，父母不能違，因捨爲佛徒。年八歲，遂登具於錢唐龍興寺，今大中祥符寺也。十五微知騷雅，好爲唐律詩，二十一將從師受周、孔書，宗其道，學爲文，以訓世。會寢疾，因自訟曰：汝浮圖子，髮既祝矣，形且毀矣，而不習釋氏，志慕儒學，忘本背義，又豈稱周、孔之旨乎！汝姑習釋，後習儒爲副，汝其圖之。時源清法師傳智者三觀之法於奉先，予負笈而造焉，在青矜之列者凡三年。會師亡，既而離羣索居，衣或簞，糧或罄，因之以疾病，而孳孳然研考經論，探索義觀，得之於心，而不尚誇耀。人或謂之愚且訥，予聞之曰：學道貴達本息心也，若炫其能，矜其解，欲他之買者，吾不如行商坐賈也。嘗歎天台宗教自荊溪師沒，其微言奧旨墜地而不振者多矣，雖行而說者，違道背義亦衆矣。於是，留意於筆削，且有扶持之志，凡形百餘萬言，以廣其道。或謂曰：荊溪既沒，解不在子乎？唯名

之與行比，荊溪猶塗漢之相遠耶！予應曰：解即末也，名之與行，然哉然哉！予著述，人或非之，門人以告予，予曰：文中子有言，『智者非之，吾當飾辭往謝；愚者非之，吾將奈何？』且吾將扶聖道以潛潤於人也。苟吾言之是，後世必有如吾者好之；如其非也，灰滅不旋踵矣。噫！吾之道，豈止與狺狺者爭勝哉！無賴輩或背毀予，既而革面而來，予待之盡禮。人問其故，答曰：賓象天，主象地，待不以禮，是違天也，違天不祥。且彼謗我也，果實乎，果虛乎？果實也，吾將改之，彼迺訓我也，是吾師也，何怒之有？果虛也，吾可笑以爲樂，又何怨之？況毀譽之言如谷響邪！

又《中庸子傳》下　中庸子生十三年，夢隨佛入於海，夏滿行矣，從至曠野，有物似世畫鬼神者，佛垂訓久之。年三十，尋《涅槃經》，果有降曠野鬼神之事。及撰《涅槃記》，夢二沙門，曰龍樹、觀音，與之語且久，予因著《記夢》一篇。或謂予曰：夢者，遊魂偶然，豈實乎，安用記之？其爲人妖也。予曰：嘻！萬法一空，皆如夢也，百年大夢也，一夕小夢也。苟大夢之可記，小夢於何不可記乎？苟知小夢之虛也，胡不達大夢之虛邪？吾之《記夢》，其有意焉。罪我者其《記夢》乎？知我者其《記夢》乎？予之訓後學也，雖屢見違，後又訓之，其或去者，無一言以留之，曰：來而不距，往而不追，古之道也。或觸事擊發，不能容忍，俄而悔之，不好相形，不好問命，不好擇日，於是撰《福善禍淫論》、《擇日說》，以矯時俗。末葺登有位者之門，曰：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矧吾方外之人乎，求知於有位者，士人之事耳。吾削染矣，敢亂四民之業哉！吾非憊也，予多抱疾，嘗自稱病夫，著《病夫傳》。雖羸耗癯瘠，而不倦講道以誨人。三藏典誥，洎周、孔、荀、孟、揚雄、王通之書，往往行披坐擁。撰自箴《七箴》，勒石於座右以自誡。居於孤山之陽，草屋竹床，怡然自得。且曰：與其奢也，寧儉，吾從事於斯矣。予嘗謂門人曰：吾沒後，無厚葬以罪我，無擇地建塔以誣我，無謁有位求銘記以虛美我。汝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標前，志其年月名字而已。予聞，人之有善，未及稱之，若病之未瘳，見人之不善，未及諫之，亦若病之未瘳。客有談不合理者，則默而不答。陽秋四十有一，論曰：中庸之德，人鮮久矣。而能以中庸自號，履而行之者，難矣哉！世或之詐，吾取詐焉。

著録

智圓《閒居編》卷首《閒居編自序》　錢唐釋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於講佛經外，好讀周、孔、楊、孟書，往往學爲古文，以宗其道，又愛吟五七言詩，以樂其性情。隨有所得，皆以艸藁投壞囊中，未嘗寫一淨本，兒童輩旋充脂燭之費，故其逸者多矣。今年夏，養病於孤山下，因令後學寫出所存者，其後有所得，亦欲隨而編之，非求譽於當時，抑亦從吾所好爾。大宋大中祥符九年丙辰歲夏五月十日序。

又卷一《四十二章經序》　古者能仁氏之王天竺也，象無象象，言無言言，以復羣生之性，由是佛教生焉。教之高下，視根之利鈍，是故有頓焉，有漸焉，然後混而爲一，是謂開顯。而蚩蚩羣黎，率其化，復其性，蹈乎大方，安乎祕藏者，可勝言哉！逮於後漢，其道東傳，時君仰其神，元元陶其訓，乃與仲尼、伯陽之爲訓三焉。

原夫仲尼之爲訓也，揚唐、虞三王之道，尊仁而尚義，俾復其王而企於帝者也。伯陽之爲訓也，揚三皇朴略之道，而絕聖棄智，俾復其皇而企於結繩者也。矧茲兩者，談性命焉，則未極於唯心乎；言報應焉，則未臻於三世乎。雖然，而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而無之矣。美矣哉！其爲域中之教也，明矣！

若夫釋氏之爲訓也，指虛空世界也，悉我自心焉，非止言其大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矣。考善惡報應也，悉我自業焉，非止言其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矣。有以見儒道乎，雖廣大悉備，至於濟神明，研至理者，略指其趣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訓與！其爲域外之教也，又已明矣！

域內則治乎身矣，謂之外教也；域外則治於心矣，謂之內教也。昔阮孝緒正以內外之名，爲不誣矣。是故，代人謂三教混同焉，或幾乎失矣；或謂三教頓異焉，亦未爲得也。何哉？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邇，則不得不異也。至乎遷善而遠罪，勝殘而去殺，則不得不同也。

《四十二章經》者，蓋吾佛滅後，彼土聖賢輩於大小乘中，撮其要言，急於訓世者，其章凡四十二焉，集而錄之，爲此經也。伊昔騰、蘭至自梵國，以其

真化初傳華人，或未之深信，有且譏斯文以啓迪之也，以爲廣教之濫觴與！

圓不佞，心服至道其有年矣，嘗慨此經首傳茲土，而古無訓說，後昆無得而聞焉，不亦殆於忘本乎！遂爲之注，敷暢厥旨，庶幾乎揚吾佛之眞風，翼吾君之仁化，俾黔黎躋書域而履覺道也

又卷一〇《翻經通紀序》 曰：浮圖之教流於華夏者，其權輿於東漢乎！其於訓民也，大抵與姬公、孔子之說共爲表裏耳。何耶？導之以慈悲，所以廣其好生惡殺也；敦之以喜捨，所以申乎博施濟衆也；指神明不滅，所以知乎能事鬼神之非妄也；談三世報應，所以證禍善福淫之無差也。使夫黎元遷善而遠罪，撥情而反性，叡其理也，則明踰指掌；從其化也，則速若置郵。噫！雖域外之眞詮，實有毗於治本矣。美矣哉！孝明之夢感也，得以丕顯之；後世君民者，得以丕承之。是故葉書繼至，而主上寅奉翻傳流衍者，無代無之。洎乎李唐憲宗以降，其務寢者凡一百七十齡，故五代之間，絕聞傳譯。逮乎我大宋，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欽承佛記，扶起墜風，由是象胥之學重光，能仁之道益振，闡揚之利，蓋不可得而思議焉。有以見漢明丕顯之功，不獨美於前世者也

某養疾林野，講談多暇，遂於嘉祥、南山、通慧三代僧傳，靖邁、智昇兩家圖紀，洎諸傳錄，而皆刪取翻傳事跡，編次成文。其間年世差舛頗爲刊正，分爲兩卷，號曰《翻經通紀》。始炎漢，終我朝，正統僭僞，合二十二國。其傳譯者凡一百五十一人，所譯之經則存諸目錄，此但舉其大數而已。俾學佛者覽之，既知大覺之宗有自來矣，抑又見太宗之於我教也，有繼絕存亡之道與！大宋天禧三年，龍集己未，十月既望，越四日於錢唐郡孤山瑪瑙坡負暄亭序

又卷一一《黃帝陰符經題辭》 《黃帝陰符經題辭》者，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原夫《陰符》，其三皇之書歟？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則《陰符》非其類邪？其爲書也，廣大悉備，有皇道焉，帝道焉，王道焉，霸道焉。請試陳之：夫皇也者，心既無爲而跡亦無爲，以道化於民者也；帝也者，心亦無爲而跡涉有爲，以德教於民者也；王也者，守仁與義，而以刑政防之者也；霸也者，專威刑以脅之，以仁義五常而爲權者也。齊桓與曹沫所亡地，晉文伐原示之信，此非爲權耶？《孟子》曰：「三皇天者也，五帝體者也，三王徒者也，五霸假者也。」《鈞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驅。」噫！道之寬猛，視之徐疾可知也。抑四道者，聖人之一體也，由代有淳醨，識有高下，所以優劣形焉。

斯文之首章，言三皇五帝之道德也；次章言王者之仁義也；卒章言霸者之威刑也。是故，首章始言觀道，終云謂之聖人；次章言三盜，終云得之固窮；卒章始言用師，終云我以時物文與。折觀三章之始終，則皇王帝霸之道，坦然明白矣。或曰：此書在三五之世，無爲而治者，何言王與霸耶？對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有富國安人之道也。《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代神農氏，諸侯有不從者而征之。《書》明虞舜黜四罪而天下威服，是有強兵戰勝威刑之事也。但三五之世，暫假之以寧民，乃反常之權耳，非爲常行之道也。洎道德下衰，則三王專仁義以富國，五霸用強兵以脅物，各爲常行之道，所以不能復其淳朴也

觀《陰符》之言道也，與《易》頗同。何哉？此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易》曰：「聖人設卦觀象。」又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且五賊、五行也：八卦，亦五行也。震，木也；離，火也；兌，金也；坎，水也；巽亦木，乾亦金，艮，土也。《陰符》率五行之性，而立五常之道；《易》準四德之義，而立五常之道。故夫子《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仁，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說者謂：四德非智不行，猶土遍於四象也，故弗言之耳。噫！《易》者，伏羲之書；《陰符》者，黃帝之書。斯三皇之二也，是故其道不得不同焉，其辭不得不異焉。往之說者，既昧其正道，而糅以異端，所以《陰符》之道未光大於時矣。故吾於是有述焉

或曰：首章云，觀天之道而主於仁義五常者，乃王道耳，何謂三五之道乎？對曰：皇焉，帝焉，王焉，霸焉，要其所歸，實不踰於仁義五常，但履之有大小耳。三皇者，行無仁之仁，布無義之義，內則功成而不宰，外則無跡而可尋，斯得仁義之上者，故命之曰道焉。五帝者，內雖忘功，外猶有跡，以德教於民，斯得仁義之次者，故命之曰德焉。三王者，內守不忘，外功稍著，以兼愛而澆物，以裁非而正民，斯得仁義之又其次者，故直命之曰仁義焉。洎乎五霸，假借仁義以統諸侯，道斯爲下矣。《素書》曰：「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道者，人之所蹈，使萬物各不失於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人各得其所

欲世人之聲說，或大道德而小仁義，豈知仁義道德，同出而異名乎？是仁義自大小也。《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此皇衰而帝，帝衰而王，王衰而霸，霸衰而亂也。《素書序》曰：「爲皇先乎道，爲帝成乎德，王者守其仁，霸者守其義，此以法合爲義，未可以齊三王之義。亂者失其禮。」以此觀之，則《陰符》乃仁義之大者，非三皇之道耶！

孔子刪《詩》、《書》，撮其機要，斷自唐、虞已下，以二帝禪讓首之，足以垂世立教，爲百世常行之道。故使斯文而在茂夷之例，不預乎書也。黃帝者何？黃，土色也，登假之後，配爲土帝。故班固云：「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故稱黃也。」《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姓公孫氏，名軒轅，受國於有熊氏，居軒轅之丘，因以爲名。出《帝王世紀》。在位百年而崩，年一百一十歲，或言壽三百歲。故宰我以問，孔子曰：「人賴其利，百年而崩；人畏其神，百年而亡；人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三百年。」其書名《陰符》者，陰，暗也；符，合也。此三百言使夫人君用心暗合天道也。昔之注者，皆以儒道明之，所以異於昔人也。不敢以當達者，直欲不出戶庭，傳之子孫而已。

又《病課集序》　序曰：吾以今年夏末炎氣火熾故，疾因作而倍百於常發焉。伏枕草堂中者，凡四旬餘。及其痊也，裁能扶杖徐步而已。然於瞑眩荒忽之中，亦不能默默，往往成一篇一詠以自寬。若甚困頓，則枕肱而已。古，使來學而筆之；或疾少間，則隱几而起坐，自操觚而書之，無乃樂在其中矣。既成草藁，皆投竹篋內。一日取而閱焉，得古詩及唐律五七言兩韻至五十四韻，合七十首，分爲三卷，題曰《病課集》。其猶儒家流，修仕進之道，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吾以病中所得，病差而寫出，謂之《病課》。不亦宜邪？且欲後之人知吾以負病寂寥而自勝者歟！然而辭語鄙野，旨趣漫浪，或宗乎周、孔，或涉乎老、莊，或歸乎釋氏，於其道不能純矣。苟君子以多愛見駁雜爲譏者，吾安敢逃其責乎！然若由多愛以至於無駁雜，則亦俟知者知之耳。噫嘻，罪我其《病課》乎，知我其《病課》乎！是時聖宋天禧四年庚申八月二十六日，病夫智圓無外序。

又《閒居編》附吴遵路《閒居編序》　五彩相宜，故火能離黼黻照其象；八音迭唱，故英華溥武導其和，足言以文，亦猶是矣。何則？志有所之而辭生焉，辭不可陋而文形焉。然而風流下衰，靡弊忘返，於是文過其實，理不勝辭，或貽繫幌之譏，或興鄭衛之論。比物連類，猶或失之，索隱鉤深，將何所取？質而不野，文而不華，敷演眞宗，闡聖人之巨猷，導揚名教，示來者之楷模，則於圓公上人之文而見之矣！

上人世姓徐氏，名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錢唐人也。年八歲受具於本郡龍興寺，二十一歲傳天台三觀於源清法師。上人神宇清明，道韻凝粹，德貫幽顯，學該內外。開卷遊目，必沿波而討源；屬筆緩辭，率勸善而懲惡。蔑聞可擇之行，不觀非聖之書。克己爲仁，無亡於終食；服膺講道，靡舍於寸陰。仰止高山，溫其如玉。至性樂善，蓋稟於天姿；妙歲能文，匪由於師授。尤好靜默，專務隱居，屏去塵遊，杜絕人事。處方丈之室，晏如覆杆；玩一卷之書，嗒然隱几。陶陶乎不知物我之爲異也。道風所偃，學者如歸，市卷盈門，緇黃市序。暫聆更僕之論，頓釋疑聞；克終函文之儀，皆成法器。鐘鳴善應，谷答忘疲，斯又利物之勝緣，誨人之能事也。苦義其軌，味寶乘，揣摩祕典，演一音之遺旨，恢四諦之眞詮，揭慧日以揚光，發揮大事，引慈雲而布潤，覆露羣方。垂裕筌蹄，動盈篋軸，勞涉莊、老，兼通儒、墨，至於論讖，多所憲章；唫詠情懷，悠揚風雅，小文短札，初不經心，遺言放辭，咸有奇致。

師早嬰痾瘵，常居疲爾，伏枕方榻，罕事筆精，授簡門人，多出口占。辭條錯綜，文律鏗鏘，率爾混成，不煩刊定。夫折理者，意遠則興優；宣理者，理高則文勝。蓋先本而後末，撫實遺華，然後大義不致而遺味存，大丰不琢而天質露，豈與夫咬哇之末響，彫刻之繁文，較其能否哉！始自景德丙午，迄於天禧辛酉，集其所著得六十卷，題曰《閒居編》。恒言日新，方運不休之思；賞音竊抃，必期善聽之聽，過此以還，請俟來者。其經論疏鈔科注等，洎諸外學自成編錄者，凡一百七十卷，皆從別行，不列此集。乾興壬戌正月序。

藝文

智圓《閒居編》卷一六《三笑圖贊並序》　昔遠公隱於廬山，送客以虎溪爲界，雖晉帝萬乘之重，桓玄震主之威，亦不能屈也。及送道士陸修靜，儒

者陶淵明，過之矣。既覺之，乃攜手併行，相顧囅然，曰：「得非道有所至，而事有所忘乎！」人到於今寫其形容，謂之「三笑圖」，止爲戲翫而已，豈知三賢之用心邪！於是作贊以明之：「釋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則塞，忘筌乃通。莫逆之交，其惟三公，厥服雖異，厥心惟同。見大忘小，過溪有蹤，相顧而笑，樂在其中。」

雜録

智圓《閒居編》卷一六《對友人問》 友人問吾曰：子於天台之學，勞其筋骨，苦其思慮，孳孳然有扶樹心，然於《涅槃》不聞師授，而撰記旨講，以傳後學，衆以是疑。傳不習乎？不知其可也。對曰：噫！有是疑乎？有是疑也。吾有說焉。古者，周公聖人，既攝政，於是制禮作樂，號令天下，章章然。魏魏然。至於周室衰弱，王綱解紐，禮壞樂崩，號令不行，孔子有聖德而無聖位，乃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約魯史，修《春秋》，以代賞罰，使亂臣賊子懼。仲尼無他也，述周公之道也。孔子沒，微言絶，異端起，而孟子生焉，述周、孔之道，非距楊、墨。漢興雜霸，王莽僭篡，揚雄生焉，撰《太玄》、《法言》，述周、孔、孟軻之道，以救其弊。漢、魏以降，至晉惠不道，中原喪亂，賞罰不行，隋世王通生焉，修六經，代賞罰，以晉惠始而續經，《中說》行焉。蓋述周、孔、軻、雄之道也。唐得天下，房、魏既沒，王、楊、盧、駱作淫侈之文，悖亂正道，後韓、柳生焉，宗古還淳，以述周、孔、軻、雄、王通之道也。以是觀之，異代相師矣。代異，人異，辭異而道同也。不聞周公面授於孔子，孔子面授於孟軻也。在吾釋氏亦然也，文殊一性宗，不聞面授於龍樹也，龍樹三觀義，不聞面受於慧文也。而天下咸云，龍樹師於文殊，慧文師於龍樹矣。龍樹、慧文之道，至南岳天台而張大之，引而伸之，後章安宗其道，撰《涅槃疏》，年將二百，至荆溪治定之，然後得盡善矣。吾於《涅槃》，尋《疏》而自得微旨者，吾師荆溪也，誰云無師授耶？若以面授則可傳道者，荀卿面授於李斯，而相秦始也，焚書坑儒；亡名師而面授於元嵩，而佞周武也，滅釋毀佛。豈面授能傳道哉！吾以得古人之旨，行古人之道爲傳授，不以目其人，耳其聲，不知其所以美者爲傳授也。

又卷二二《謝吴寺丞撰閒居編序書》 二月六日，沙門某，謹齋沐拜書，白於寺丞左右：某不接文會以踰年，已而慕高義，渴嘉談，無日忘之也。某近以故疾遽作，伏枕閑房。今月朔旦，侍疾者俄云：錢唐主簿李君遺介貽書，及發，函一軸，乃寺丞所撰某之批文集，曰《閒居編》者之盛序焉。由是，霍然驚起，凭几俯讀，舒卷沈亂，疑乎紙變墨渝，何止於三復哉！而其辭炳炳然，其旨淵淵然，較古今之得失，論文理之勝負，盡在此矣。而於某之所作，發仲尼華衮之褒，有伯嗇色絲之歎，此亦過當矣。竊自疑之，某之狂言，果非也，果是也？果非也，而寺丞情之所鍾，而曲加粉澤。且寺丞閑默端雅，言爲世範，非容易而談者，豈虚授其言哉？果是也，乃林下病夫狂簡斐然，山謳野詠矣。别寺丞負文章之大名，乃士林之傑。然也，雖屬屈於筦榷，將膺揚於代言，方且爲典爲誥，以潤色帝業；作誓作命，以發揮王猷，安肯以不世之文，以寘野夫之集乎？於是乎猶豫於中心者，久而忽然獨斷，何乎？且大君子用心，唯道是從，不以靜躁分，不以形服阻。我道之果同也，我文之果是也，則必當爲我發揮之，張皇之，若然者，則寺丞其我之知音乎！夫音不易知，知音難得，寺丞既知之，某既得之矣。彼挽鹽車者，尚能爲孫陽之鳴，某雖罹瘠困躓，晨夕待盡，尚能身别寒暑，眼分菽麥，心有是非，豈不能爲知音一鳴哉！今爲寺丞鳴之矣，惟寺丞聽之。

某幼緣宿習，雅好空門，於齠亂之年，剪髮，壞其服，而爲浮屠徒也。洎年邁升冠，頗好周、孔書，將欲研幾極深，從有道者受學，而爲落髮之師拘束之，不獲從志。由是，杜門閴然，獨學無友，往往得五經之書而自覽焉。雖文字不及盡識，句讀不及盡分，而好求聖師之指歸，而會通其說焉。譬若九方堙之相馬，略玄黄而談神駿也。而與夫嘈嘈誦聲者，尋章摘句者，已胡越矣。讀《易》也，乃知本乎太極，闢設兩儀，而五常之性韞乎其中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故，文王海，列四德以演之；聖師岳，配五常以翼之，乃以乾坤首之也。繇是知五常者，其周、孔之化源乎！讀《書》也，乃知三皇以降，洪荒朴略，非百世常行之道，其言不可訓。故聖師以二帝三王之道作範於後代，尊揖讓，鄙干戈，故以二典首之也。雖湯武有救弊之德，而非仲尼之本志也。故《語》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讀其《詩》也，乃知有天地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其本二儀而首三

綱乎？故以《關雎》首之也。讀《春秋》也，乃知周室東、狄大猾夏、秦王東遷，號令不行，禮樂征伐不出乎天子，而出乎諸侯也。是故仲尼約魯史而修《春秋》，以貶討亂賊諸侯，討大夫，以正其王道者也。故《語》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且魯隱公逮於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乃其驗乎？是以《春秋》始於周平魯隱也。雖先儒之舊說，謂始王賢君者，後學從而傳之。其如《論語》、聖師之言何？唯《禮經》也。弟子記述諸，漢儒糅雜諸，後賢易置諸，故於首篇之所以，而悉出於人情，諒非乎聖旨也一。且既知之於心矣，而勇於爲學；且曰吾雖無師之訓教，無友之磋切，而準的五經，發明聖旨，樹教立言，亦應可矣。於是殺青礱鉛，不舍晝夜，將欲左攬孟軻之袂，右捋揚雄之肩，盤遊儒官，鳴唱文教，金口木舌，大訓乎衰世，使天三王二帝之道不遠復矣。

無何，身嬰羸病，頓阻進學，忽忽不樂，壯志寢微。一日，自省曰：汝釋迦之徒也，空華乎世界，浮雲乎富貴，谷響乎言語，掣電乎形命，又何嬰病失志至如是乎？自是專尋釋典，反照心性，棄捐萬事，會同一心，故於觸者爲文之道，不能果其志，就其業也。是以晚年所作，雖以宗儒爲本，而申明釋氏，加其數倍焉。往往旁涉老、莊，以助其說。於戲！人豈不知，則某於爲文不能淳矣。公孫龍之無家，司馬遷之多愛，乃自貽之也。後世有聖如仲尼者，其將罪我乎！於是，孤文片記悉不欲留，以遺後世之貫耳。聊以養病孤山，隱居林下，有朋自遠方來者，每以編紀爲勉，遂以嚮者之志對爲彼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爾。夫三教者，本同而末異，其於訓民治世，豈不共爲表裏哉？子之所述，宜在集之以貽於後也。於是乃從其請故，後有所得者，因而錄之。而謂詩文頗錯雜出，號之曰《閒居編》，亦陸魯望《叢書》之儔也。且欲不出戶庭以貽子孫爾，敢冀偶知音而有所發揮乎？今觀寺丞所謂之序，豈不幸甚乎！謹當屬後學輩編其所著，使各從其類，而首戴雄文，用貽後代，俾儒者釋者見之而不惑，知三教之同歸，且免夫詆訶之辭也。成我者其寺丞乎！若夫前世之賢，爲僧作序者多矣，至如吳翰林融之序禪月，包中丞之序晝公，而但指在謂詩，豈能辨明文教？惟辭惟理，比夫雄文，而彼有慙色，但所稱者之賢，不如貫休，皎然爾。某寢疾在牀，奄忽非久，輒陳顛亂之說，以叙生平之志，以感知音之惠，且古成書，故不當以文辭見責也。既假來學之筆札，其字體之誤謬，高下之失儀，亦不當見責也，惟寺丞永察之。熙色方隆，自愛爲望！不宣。某白

善昭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一《汾陽善昭禪師》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攄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得爲帥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

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個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

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腳，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腳，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賓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腳，決擇深奥，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

即他，不忘先跡　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腳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外。』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　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一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一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揆。』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卻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鎔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皷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搀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腳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偏天偏地。』問：『眞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個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

是何心行？』師曰：『卻是你心行。』問：『大悲千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個甚麼？』師曰：『天酥陀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細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人。』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志？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恪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住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俶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閣維收舍利起塔

知禮

傳記

志磐《佛祖統紀》卷八《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　世傳所居在郡城白塔巷　父經以枝嗣未生，與

妻李氏稟於佛，夢神僧擔童子遣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因而有娠，誓生，遂以爲名。（大唐受菩薩戒壇建隆元年申也）

二歲喪母，號哭不絕，自父、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

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從寶雲學教觀，時年二十，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總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

五年，其父夢師跪於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足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當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於寶雲之門，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復夢，貫寶雲之首，擐於左臂而行，即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慈雲撰《指要鈔》序，明法智自筆之說也。）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戾止，盈十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舍爲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頹弊，與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役事。

咸平三年真宗，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決。（慈雲《行業記》云：「約三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大雨，太守蘇爲刻石爲記其事。」）

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圓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梵昭師答，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復立《徵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撰》，以助齊穎。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折難》，總破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

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詣錢塘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塘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奉先清、瀛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慈雲有答石壁義寂十人請，有智同結社之句，據此則知俱師寶雲。師敬辭之曰：「夫評是議，非近於諍競？劉二公吾宗先達，其可學爾？」信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恩師之廢觀心，是爲有教而無觀。

有梵天昭、孤山圓皆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復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爲「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聞揀陰，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爲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今所立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卻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謂之約行，既無揀境，謂之事法，則又執爲理，進退兩失，無所憑據，是爲無觀復無教。師復作《問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既往，遽年不答。師復作《覆問》以促之。昭師徐爲《釋問》，以十乘妙理爲所觀境，師復責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爲境界，今若以十乘妙理爲所觀境，師以三障四魔爲能觀智邪？」自《發揮》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爲書二卷，斥昭師一不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爲《十義書》。又設爲《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什論辯不可當，遂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令還，不復致答。

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爲之記。三年乞郡奏於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戒誓辭》以授徒弟立誡，其略有曰：「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逮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爲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邇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尊思，遠於浮僞；三曰戒德有聞，正己待物；四曰克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何哉？兼講則叛吾所囑，浮僞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予化道，遠譽則固其宰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辯矣。」

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爲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爲

常。七年擢「融心解」。明「心」觀頓悟「淨土之旨」。天禧二年，謂其生天，
二年偶亡軀，一句投火，警人之心，爲法如是。吾將捐身，以警懈怠。乃與異
聞結十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遺身舍利之所難，十僧之
名悉予失錄。祕書監楊億，字大年，官至翰林，盛文公，道仰道風，白水相遠，奏
賜紫服，復奉書爲賀。及聞結懺遺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与當台教復興之
時，正賴傳持，爲世良導。往復數四，尚執前言。楊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
天竺慈雲，佛日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隣社常保
護之。會慈雲東下，力爲勸諫，而駙馬李遵勗亦馳書交勸。時太宗女魏國公主，
謚文穆公。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
素願。

是年述《消伏毒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理毒義。有咸潤者
述《箴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述
《止疑》以扶師義。

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旨
住世演教。郡守錢希白題塔院云：「內翰楊億爲楓使馬知節撰其父神道碑，不受潤筆，
求奏爲四明師號，知節因奏之。上召問億，因言遺身事。上曰：「佰傳脫言，請師住世傳
教。於是賜號法智。據行業碑，銘，實錄及法智往復書，惜言李遵勗論薦賜號，今
看台之題，必當時問諸寺僧，繆言之復，致繆題耳。是年京師譯經院證義簡長，行肇
二十三人，各答聲詩，贊美道德。按制集部之作序多矣。

五年，上聞師爲道勤至，遣內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爲國祈
福。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爲述《修懺要旨》。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
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色，不
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爲述《扶襲》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
它師昧於究竟，蝮螫六即之義。一日，淨覺與廣智辨觀心觀佛，求決於師。
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所
宗，述《三身壽量解》，並別立《難辭》，請潛修前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爲後世
異說之患，乃加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書》，謂父有諍
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
《雪謗》，謂錯用權實，以制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爲之太息。既逼歸
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匡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
謗無息，見之同。四明之說，其遂[illegible]

大舉，元佳作述祖光撰《光明玄續遺記》成，試閱，嘗四十二卷。答秦禪師
十問。時天竺凝禪師貽書論《指要鈔》，謂不達[illegible]人得道淺深，往復不
已。太守林二請師融會其說，師不得已，略易數語。往復書備[illegible]
師爲後序，略述其事。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衆
作法，縱魚鳥爲放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救樞密劉筠撰文以示後人。太守
曾會立碑於寺[illegible]教行錄。嘗一夕夢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舘
其子公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忘。」下二句預敘後事。
今《教行錄》有《曾府捨莊田帖》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曾魯公初
生，夢老僧被髮入。慶曆八年以知制誥制詞[illegible]里，僧元達附舟至錢塘，聞天竺之勝，特
往瞻禮。始至見素衣女自寺門出，謂達曰：「曾舍人五十七人，中書上座是。」亦受師號
已而不見。至是年果拜相，歷事二朝，贈太師中書令，謚宣靖，賜享英廟，蔡襄寺錢塘，以
大士靈異上於朝，因賜號慈感云。

五年製《光明文句記》，以追歸寂，不及終帙，其後門人廣智續《讚佛》一
品以成之。

六年正月[illegible]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九日結跏趺坐，作大衆
說法畢，聚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
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舌根不壞，碧蓮華然。明道二年七月，李遵勗，起塔
於南城崇法院之左。

禀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梵臻、則全、慧才、崇矩、覺琮等；入室
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手度立誡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講懺，常
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盡遣。講《法華玄義》七徧，《文句》八徧，《止觀》六
徧，《涅槃疏》一徧，《淨名疏》二徧，《光明玄義》十徧，《別行玄》七徧，《觀經
疏》七徧，《金剛錍》，《止觀義例》，《止觀》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
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徧，《光明懺》七日期二十徧，《彌陀懺》
七日期五十徧，《請觀音懺》七七期八徧，《大悲懺》三七期十徧。結十僧修
《法華懺》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彌陀、觀音、勢
至、普賢、大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乘滿》一萬卷。所著《續遺記》
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宗鈔》三卷，《別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

《扶宗記》三卷、《十義書》二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卷、《金光明三昧儀》、《大悲懺儀》、《修懺要旨》各一卷。自餘如《融心解》、《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緣二十問》、《消伏三用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釋日本源信問》、《釋楊文公三問》、《辨疑問答》並載《教行錄》中。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著述多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

初受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衛寡修，致名達朝彥。尋蒙菩薄，令被紫服，有恥無榮，何勞致賀？」

《指要》初成，雪竇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欽讚，即爲設齋到慶，親揭茶榜，具美其事，云：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爲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師。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淵以它彙而外務侮同，淨覺以吾子而內叛，皆足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結蜕，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物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荊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儒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稱爲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浙河東西號爲教賢者，莫不一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噍類矣。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著録

知禮《釋請觀音疏中消伏三用序》　消伏視咒，修行要道，功用難思。吾祖發揮，今人受賜。疏文既簡，讀者多迷。惟冠攝一經，實消伏三用。儻釋之不當，修者何依？今附本宗，略評此議。敢言益物，聊軌自心。時皇宋天禧元年丁巳歲十月既望叙

又《千手眼大悲心咒行法序》　此《大陀羅尼》，忝自髫年，便能口誦，且罔諳持法。後習天台教觀，尋其經文，觀慧事儀，足可行用，故略出之，誠堪自執。然智者所立行儀，總有四種，何等爲四？一曰常坐，即《文殊問經》一行三昧也；二曰常行，即《般舟經》佛立三昧也；三曰半行半坐，即《方等》、《法華》二經相持普賢二三昧也；四曰非行非坐，即有依諸經行法，及歷善惡無記修觀，總名隨自意三昧也。若據此經不制專坐，唯行及以相半，亦非縱任三性，於中覺察，而令三七日依法誦持，蓋隨自意中依經行法也。今於本經出十意：一、嚴道場；二、淨三業；三、結界；四、修供養；五、請三寶諸天；六、贊歎申誠；七、作禮；八、發願持咒；九、懺悔；十、修觀行。仍以《法華》三昧補助觀想，注於事儀之下，俾其修者免檢他文。

子璿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二《長水子璿講師》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謂敏曰：「敲空擊木，木作竹，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然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琅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值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荅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琅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稟日顧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楚圓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二《石霜楚圓禪師》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游方。聞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卻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個脫空。」師曰：「前月離書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一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祇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腳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顧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內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

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奈何！」年默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邊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俗過從。」師於是察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門白字，當道種青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腳頭腳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公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麼？」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卻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麼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腳踏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麼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柳示雙跡。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偏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楊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旦，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

住後，上堂：「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乃豎起拄杖曰：「這個是南源拄杖子，阿那個是經？」良久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喝一喝，下座。上堂，良久曰：「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喝一喝，下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黃河九曲，水出崑崙。」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隨流人不顧，斫手望扶桑。」上堂：「雲收霧卷，杲日當空。不落明暗，如何通信？」僧問：「山深覓不得時如何？」師曰：「白能招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洞庭湖裏浪滔天。」問：「東湧西沒時如何？」師曰：「尋。」問：「夜靜獨行時如何？」師曰：「三把筯。」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響。」

曰：「出庫後如何？」師噓一聲。問：「關中取静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堆堆地。」曰：「見後如何？」師曰：「堆堆地。」問：「得永得時如何？」師曰：「抱石投河。」問：「仗鎮鄉鎡，擬取師頭時如何？」師曰：「斬將去。」僧擬議，師便打。師住三年，棄去，謁神鼎諲禪師。

鼎，首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絶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覻鑠。師地坐，脱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邪？」師自是名重叢林。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爲士大夫所信敬。鼎見延，稱師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虚席，延白郡，請以師主之。法令整肅亡躺，爲法者集焉。上堂：「先寶應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道吾則不然：第一句薦得，和泥合水。第二句薦得，無繩自縛。第三句薦得，四稜著地。所以道，起也海晏河清，行人避路；住也乾坤失色，日月無光。汝輩向甚麼處出氣？如今還有出氣者麼？有即出來，對衆出氣看。如無，道吾爲汝出氣去也。」乃噓一聲，卓拄杖下座。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蓋卻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麼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次住石霜，當解夏，謂衆曰：昨日作嬰孩，今朝年已老。未明三八九，難踏古皇道。手鑽黄河乾，腳踢須彌倒，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天堂並地獄，皆由心所造。南山北嶺松，北嶺南山草。一雨潤無邊，根苗壯枯槁。五湖參學人，但問虚空討。死脱夏天衫，生披冬月襖。分明無事人，特地生煩惱。」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因同道相訪。」上堂：「颯颯清風景，同人訪寂寥。煮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長安夜夜家家月。」曰：「來後如何？」師曰：「幾處笙歌幾處愁。」問：「二物不將來時如何？」師曰：「槐木成林。」曰：「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曰：「步步登高時如何？」師曰：「雲生足下。」問：「古人封白紙，意旨如何？」師曰：「家貧路富。」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日風，五日雨。」上堂：「夫宗師者，奪貧子之衣珠，究達人之見處。若不如是，盡是和泥合水漢。」良久曰：「路逢鯤客須呈鯤，不是詩人莫獻詩。」喝一喝。上堂：「我有一言，絶慮忘緣。巧説不得，祇要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舉。且作麼生是直舉一句？」良久，以拄杖畫一畫，喝一喝。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玄沙曾見雪峯來。」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生不出嶺。」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馬有垂韁之報，犬有騾草之恩。」曰：「與麼則不別也。」師曰：「西天東土。」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打骨出髓。」

上堂：「人水見長人。珍重！」上堂：「面西行向東，北斗正離宫。道去何曾去，騎牛卧牧童。珍重！」上堂：「春生夏長劄不問，你諸人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華光寺主，便下座。」上堂：「藥多病甚，網細魚稠，便下座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恨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辜負先聖。萬法本閑，唯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磐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巘麓，絲竹調諧，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問：「尋枝摘葉劄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柳栗拄杖。」曰：「意旨如何？」師曰：「行即肩挑雲水衲，坐來安在掌中擎。」問：「既是護法善神，爲甚麼張弓架箭？」師曰：「禮防君子。」問：「如何是佛？」師曰：「有錢使錢。」上堂：「祖師心印，一印印空，一印印水，一印印泥。如今還有印不著者麼？試向腳跟下，道將一句來。設你道

導儀儀分明，衆不得令遮納僧門，且道納僧自是衆長處？良久曰：大王三寸鐵，徧地是刀鎗。」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上堂：「天已明，皷已響，聖衆臻，齊合掌，如今還有不合掌者麼？有重尼乾歡喜，無明疊惡發，久立，珍重！」問：「磐磐一見瓠，天化不事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

上堂：「北山南，南山北，日月雙明天地黑，大海江河盡放光，逢著觀音問彌勒，珍重！」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麼則舌拄上齶也。」師噓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夢見興化腳跟麼？」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師室中插鹹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劍邊擬議者，師曰：「險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師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三三三」几狎抽「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一師聞而笑之。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恐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師，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順風便，休將艫櫓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盡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蝶頭，解下腰帶。若貪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加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宮帑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後年正月五日示寂，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續通鑑》則平河東，在太平興國己卯。據《佛運統紀》，則師入滅於康定庚辰，以諸數逆而推之，則雍熙丁亥師始生。《僧寶傳》所載，恐失考證。）

方會

傳記

惠洪《楊岐會禪師》　禪師名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少警敏滑稽，談劇有味。及冠，不喜從事筆硯，竄名商稅務掌課。最坐不職，當罰，宵遯去。遊筠州九峯或云潭州道吾，恍然如昔經行處，眷不忍去，遂落髮爲大僧。閱經聞法，心融神會，能補自折節，依參老宿。慈明禪師住南原，會輔佐之，安樂勤苦。

及慈明遷道吾、石霜，會俱自請領監院事，非慈明之意，而衆論雜然稱善。埃楮衾人與金殺，時時意語摩拂。慈明，諸方傳以爲當。慈明飯能必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會獨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遽還，怒數曰：「少叢林律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會徐對曰：「汾州晚參也，何爲非規繩乎？」慈明無如之何。今叢林二八念通罷過參者，此其原也。

慈明遷興化，因辭之，還九峰萍實，道俗請住楊岐。時九峰長老勤公不知會，驚曰：「會監寺亦能禪乎？」會受帖問答罷，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胡盧相似。當衆勘驗看，有麼？若無，楊岐失利，下座。勤把住曰：「今日且喜得偶同參。」曰：「同參底事作麼生？」勤曰：「楊岐牽犁，九峰拽耙。」曰：「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無語。會托開曰：「將會同參，元來不是。」自是名聞諸方。

會謂衆曰：「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拄杖，云：「穿過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脫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曰：「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又曰：「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繩床，曰：「三十年後，莫道楊岐龍頭蛇

尾，其提綱振領，大類雲門。

又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對曰：『天無四壁。』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二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又問來僧曰：『收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腳根下一句作麼生道？』對曰：『適來相見了也。』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其驗勘鋒機，又類南院。

慶曆六年移住潭州雲蓋山以臨濟正脈付守端。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楊岐方會禪師》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郡之宜春冷氏子。少警敏，及冠，不事筆硯，繫名征商課最，坐不職，乃宵遁入瑞州九峯，恍若舊遊，眷不忍去，遂落髮。每閱經，心融神會，能折節扣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時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拽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驏避，我要去。』師歸來，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自是明每山行，師輒瞰其出，雖晚必擊鼓集衆。明遽還，怒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師曰：『汾陽晚參也，何謂非規繩乎？』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明移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次遷雲蓋。受請日，拈法衣示衆曰：『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腳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峯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個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僧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你祇要勘破新長老。』曰：『恁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曰：『一七九六十三。』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人不會唐言。』上堂：『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險，前頭更有最高峯。』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曰：『口祇堪喫飯。』上堂：『踏著秤錘硬似鐵，癩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裏遭火燄。參！』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布施大衆。』拍禪牀一下云：『果然失照。參！』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長連牀上，拈匙把筯。』上堂，拈拄杖云：『一切一切，一畫一畫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飯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上堂：『楊岐無旨的，種田博飯喫。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牀一下。上堂：『薄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囉囉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上堂：『楊岐乍住屋壁疏，滿牀盡布雪眞珠。縮卻項，暗嗟吁。』良久曰：『翻憶古人樹下居。』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蓬。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上堂，擲下拄杖曰：『釋迦老子著跌，儘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上堂：『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個樣子。』遂曰：『陽氣發時無硬地。』示衆：『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拄杖曰：『拄杖子向汝諸人面前逞神通去也。』擲下曰：『直得乾坤震裂，山嶽搖動。會麼？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拍禪牀曰：『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者東方坐。』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得一，堪作甚麼？』師曰：『鉢盂口向天。』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盡一畫，打一圓相，便燒

奉　退身三步，作女人拜　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兒子喫牛嬭。」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龍興孜和尚遷化，僧至下遺書。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胷曰：「蒼天！蒼天！」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呑？金剛圈你作麼生透？」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個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眞個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麼？』曰：『坐具。』師顧視左右曰：『參頭卻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　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示衆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　律令正行，萬物情動　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　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示衆云：『身心清淨，諸境清淨　諸境清淨，身心清淨　還知楊岐老人落處麼？河裏失錢河裏撈。』示衆云：『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獦勒，動用也隨處釋迦　文殊、普賢挖在這裏　衆中有不受人謾底，便道楊岐和麩糴麵　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示衆云：『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裂　須迸裂，那吒頂上喫痰藜，金剛腳下流出血。』皇祐改元，示寂　塔於雲蓋

紀事

曉藏主《古尊宿語録》卷一九《袁州楊岐山普通禪院會和尚語録》

師在筠州九峰山，受疏了，披法衣，乃拈起示衆云：『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　還知麼？筠陽、九曲、萍實、楊岐，乃陞座　時有僧出衆，師云：『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　師云：『不信道　僧無掌歸衆　時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有馬騎馬，無馬步行。』進云：『少年長老，足有機鋒。』師云：『念你年老，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云：『三腳驢子弄蹄行。』進云：『莫只者便是。』師云：『湖南長老。』問：『人法俱遣，未是衲僧極則；佛祖雙亡，猶是學人疑處。未審和尚如何爲人？』師云：『你只要看破新長老。』進云：『與麼則旋斫生柴帶葉燒。』師云：『七九六十三。』師云：『更有問話者麼？試出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你諸人手裏，一任橫拖倒拽，爲什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捺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　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　如無，楊岐失利。』師纔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遇同參。』師云：『同參底事作麼生？』峰云：『九峰牽犁，楊岐拽把。』師云：『正當與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峰擬議，師托開云：『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師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楊岐境？』師云：『獨松巉畔秀，猿向下山啼。』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貧家女子携籃去，牧童橫笛望源歸。』師乃云：『霧鎖長空，風生大野，百草樹木作大師子吼，演説摩訶大般若，三世諸佛在你諸人腳跟下轉大法輪。若也會得，功不浪施；若也不會，莫道楊岐山勢峻，前頭更有最高峰。』

上堂，云：『百丈把火開田説大義，是何言歟？楊岐兩日種禾，亦有個奇特語。』乃云：『達磨大師，無當門齒。』

上堂：『楊岐一要，千聖同妙　布施大衆。』拍禪床一下，云：『果然失照。』

上堂：『楊岐一言，隨方就圓　若也擬議，十萬八千。』下座。

上堂：『楊岐一語，呵佛叱祖　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下座。

上堂：『楊岐一句，急著眼覷　長連床上，拈匙把箸。』下座。

上堂，僧問：『急水江頭須下釣，如何釣得巨鼇歸？』師云：『撒手長空外，時人總不知。』進云：『知底事作麼生？』師云：『雲生嶺上。』進云：『作家宗師，天然猶在。』師云：『念言語漢。』師乃云：『不見一法，是大過患。』拈起拄杖，云：『穿卻釋迦老子鼻孔，作麼生道得脱身一句？向水不洗水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只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　釋迦老子

說夢，三世諸佛說夢，天下老和尚說夢，且問諸人，還曾作夢麼？若也作夢，向半夜裏道將一句來　良久云：『人間縱有眞消息，偷向楊岐說夢看』參。

上堂：『坐斷乾坤，天地黯黑，放過一著，雨順風調，然雖如是，俗氣未除在』僧問：『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　如何是古教？』師云：『乾坤日月明，碧海波澄』進云：『未審作麼生看？』師云：『腳跟下』進云：『忽遇洪波浩渺時如何？』師云：『放過一著，十字縱橫，又作麼生？』僧便喝，撫掌一下。師云：『看者一員戰將』進云：『打草蛇驚』師云：『也要大家知』

師拈起拄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劃一劃，云：『山河大地，天下老和尚百雜碎，作麼生是諸人鼻孔？』良久云：『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喝一喝，卓一下，『參』

上堂：『秋雨洗秋林，秋林感翠色　傷嗟傅大士，何處尋彌勒』

上堂：『溥福住楊岐，年來氣力衰　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　囉唓哩，拈上死柴頭，且向無煙火』

上堂：『楊岐無旨的，栽田博飯喫　說夢老瞿曇，何處覓蹤跡？』喝一喝，拍禪床一下，『參』

上堂：『凡聖不存，佛祖何立？大衆，清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

上堂：『楊岐乍住壁疎，滿床皆布雪眞珠，縮卻項，暗嗟吁，良久云：『翻憶古人樹下居』

又《後住潭州雲蓋山海會寺語録》

師於興化寺開堂，府主龍圖度疏與師，師纔接得，乃提起，云：『大衆，府主龍圖，駕部諸官，盡爲你諸人說第一義諦了也，諸人還知麼？若知，家國安寧，事同一家；若不知，曲勞僧正度與表白宣讀，且要天下人知』表白宣疏了，乃云：『今之日，賢侯霧擁，海衆臨筵　最上上乘，請師敷演』師云：『若是最上上乘，千聖側立，佛祖潛蹤　何故如此？爲諸人盡同古佛　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大家散去；若不散去，山僧謾你諸人去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祝延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知府龍圖，駕部諸官，伏願常居祿位』復拈香云：『大衆，還知落處麼？若也不知，卻爲注破　奉酧石霜山慈明禪師法乳之恩　山僧不免黨大炙地去也』便喝　淨行大師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云：『大衆，早是落二落三了也，諸人何不負丈夫之氣？若不然者，有疑請問』僧問：『昔日梵王請佛，天雨四花　府主臨筵，有何祥瑞？』師云：『片雲收盡處，浪吉靜瀟湘』『進云：『大衆當恩，學人禮謝』師云：『斷頭船子下揚州』僧問：『理兵埋劒事若何？』師云：『分身兩處看』師乃云：『若有問話者，請出來　諸供養中，法供養最勝　若據祖宗令下，祖佛潛蹤，天下黯黑，豈容諸人在者裏立地，更待山僧開兩片皮　雖然如是，且向第二機中，說些葛藤　繁興大用，舉步全眞　既立名眞，非離眞而立，立處卽眞　者裏須會，當處發生，隨處解脫，此喚作鬧市裏上竿子，是人總見　你道『金不博金』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試出來，踏跳看　如無，山僧今日失利　但某此際業幸，伏遇知府龍圖，通判駕部，泊諸官僚，請住雲蓋道場，可謂諸官願弘深廣，爲國忠臣，建立法幢，上嚴帝祚　然願諸官壽齊山岳，永佐明君，作大股肱，爲佛施主，諸院尊宿，在會信心，世世生生，共營大事　久立，珍重』

上堂：『春雨普潤，一滴滴不落別處』拈拄杖卓一下，云：『會麼？　九年空面壁，年老轉心孤』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隨殘臘去，今日新春事若何？』師云：『鉢盂裏滿盛』進云：『與麼則三年逢一閏，九月是重陽？』師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進云：『專爲舉似諸方去也』師云：『你道雲蓋末後一句作麼道？』進云：『七九六十三』師云：『念言語漢』師乃云：『春風如刀，春雨如膏　律令正行，萬物情動　你道『腳踏實地』一句作麼生道？出來向東涌西沒處道看　直饒道得，也是梁山頌子』

上堂：『寅朝清旦，古今總見　更問如何，也是癡漢』

上堂：『一槩纔舉，大地全收　拈起拄杖，云：『如今畢也』卓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塞卻諸人眼睛　有不受人謾底，出衆道看』良久云：『玉笛橫吹動天地，未曾逢着個知音』參』

上堂：『身心清淨，諸境清淨　諸境清淨，身心清淨　還知雲蓋老人落地處麼？』乃云：『河裏失錢河裏摝』下座

上堂：『雲蓋是事不如，說禪似吞栗蒲　若向此處會得，佛法天地懸殊』

上堂：『三春將杪，四海廓清，風恬浪靜，是人知有　且道『將長就短』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參』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云：『大衆，達磨縱有眞消息，也落諸人第二機。參。』

上堂：『景色乍晴，物情舒泰，舉步也千身彌勒，動用也隨處釋迦。文殊、普賢總在者裏，衆中有不受人瞞底，便道雲蓋和尚麩糶麵，然雖如是，布袋裏盛錐子。』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雲蓋與麼道，也是看錯路，更有後語，不得錯舉。』下座。

上堂：『阿呵呵，是什麼？僧堂裏，喫茶去。』下座。

上堂：『擲下拄杖，云：「釋迦老子著跌，偷笑雲蓋亂說，雖然世界坦平，也是將勤補拙，參。」』

參覲部歸寺，上堂：『釋迦老子爲先鋒，彌勒大士爲殿後，衆中還有著力者麼？出衆來與雲蓋著力看。如無，雲蓋自逞神通也。三五日出入相看，首座大衆，你且道於者裏還有隔礙底道理麼？上座僧堂裏展鉢時，與上座同展，睡時與上座同睡，立地時與上座同立地。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彌勒運用與去來何處有間隔？雖然如是，你且道雲蓋在船頭在船尾？衆中還有靈利底衲僧覷得見麼？』良久云：『人人盡道平地險，登樓方覺遠山青。參。』

上堂：『雪，雪，處處光輝明皎潔，黃河凍鎖絕纖流，赫日光中須迸烈，須迸烈，那吒頂上喫蒺藜，金剛腳下流出血。參。』

上堂：『踏著秤鎚硬似鐵，啞子得夢向誰說？須彌頂上浪滔天，大洋海底遭火熱。參。』

上堂：『拍禪床一下，云：「休戀江湖五六月，收取絲綸歸去來。」』

上堂：『雲蓋不會禪，只是愛喰眠，打動震天雷，不直半分錢。』

上堂：『舉古人一轉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只好喫飯。』

楊岐詮老來，師上堂：『拈花付囑，有屈當人，面壁九年，胡言漢語，當人分上，把斷乾坤，且道作麼生是「把斷乾坤」底句，還有人道得麼？如無，雲蓋失利。』

楊岐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云：『慈明大師。』『楊云：「見個什麼道理，便法嗣他？」』云：『共鉢盂喫飯。』『楊云：「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云：『什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云：『須是提刑始得。』師云：『謝大院燒香。』楊云：『領得回來。』師乃獻茶。楊云：『者個卻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云：『者個尚自不要，豈況乾曝曝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和尚，爲什麼就身打劫？』師云：『元來卻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云：『山僧罪過。』

萬壽先馳，馳書至，師問：『萬壽峰前師子吼，當人返擲事如何？』僧云：『踏跳上三十三天。』師云：『與麼則雲蓋直下覷也。』僧云：『草賊大敗。』師云：『更不再勘，且坐喫茶。』

龍興孜老遷化，僧馳書至，師問：『世尊入滅，槨示雙趺，和尚歸眞，有何相示？』僧無語，師搥胸云：『蒼天，蒼天！』

慈明遷化，僧馳書至，師集衆，掛眞舉哀，師至眞前，提起坐具，云：『大衆會麼？』遂指眞云：『我昔日行腳時，被者老和尚將一百二十斤擔子放在我身上，如今且得天下太平。』卻顧視大衆云：『會麼？』衆無語，師搥胸云：『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慈明忌晨，設齋衆集，師至直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劃一劃，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云：『休捏怪。』師云：『首座作麼生？』首座云：『和尚休捏怪。』師云：『兔子喫牛奶。』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第二座擬議，師打一掌云：『者漆桶也亂做。』

武泉常老出門，乃問：『出門便作還鄉計，到家一句作麼生道？』泉云：『和尚善爲住持。』師云：『與麼則身隨寒影去，腳大草鞋寬。』泉云：『和尚善爲開田。』師云：『兔子何曾離得窟？』

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云：「參頭上座，喚者個作什麼？」』僧云：『坐具。』師云：『眞個那？』僧云：『是。』師云：『喚作什麼？』僧云：『坐具。』師顧視左右云：『參頭卻具眼。』又問第二座：『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僧云：『到和尚者裏，爭敢出手。』師以手劃一劃，僧云：『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云：『了。』又問第三座：『上座近離什麼處？』僧云：『南源。』師云：『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

僧以坐具便打。師云：『作家。』僧又打。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云：『你道楊岐話頭落在什麼處？』僧指面前云：『在這裏。』師云：『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且坐喫茶。』

一日道吾供養主馳書至，師問：『春雨霖霖無暫息，不觸波瀾試道看。』主云：『適來已通信了。』師云：『者個是道吾底？那個是化主底？』主指云：『春雨霖霖。』師撫掌大笑，云：『不直半分錢。』主便喝。師云：『者瞎漢向道不直半分錢，又惡發作什麼？』主撫掌一下，師云：『且坐喫茶。』

一日石霜供養主至，師問：『征行戰將，假道經過，割寨既圓，何不與楊岐草戰？』主云：『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親逢老作家。』師云：『楊岐且輸小捷去也。』主便喝。師云：『亂做作什麼？』主將坐具劃一劃。師云：『齋後鐘。』主云：『噓。』師云：『只者個別更有在。』主無語。師云：『敗將不斬，且坐喫茶。』

師問僧：『楊岐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嗄。』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楊岐近日耳聾，且坐喫茶。』

師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僧云：『去夏在上籃。』師云：『「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僧云：『兩重公案。』師云：『謝上座答話。』僧便喝。師云：『那裏學得者虛頭來？』僧云：『明眼尊宿難謾。』師云：『與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云：『念你鄉人在此，放你三十棒。』

師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僧云：『天無四壁。』師云：『踏破破，原作彼，今改。多少草鞋？』僧便喝。師云：『一喝，兩喝，又作麼生？』僧云：『你看者老和尚。』師云：『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師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僧云：『觀音。』師云：『「觀音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適來已相見了也。』師云：『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語。師云：『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僧亦無語。師云：『彼此相鈍置。』

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照顧話頭。』師云：『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云：『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云：『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

方會《楊岐方會禪師後録》 師入院開堂，宣疏了。師云：『大衆，大家散去，早落二頭三首。如不散去，今日熱瞞諸人去也。宜陽秀水，萍實楚江。』遂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爲今上皇帝聖壽千秋，永昌佛日。次一瓣香，奉爲州縣官僚檀那十信。此一瓣香，諸人還知落處麼？若也知得落處，更不須開兩片皮；若也不知，爲先住南源，次住石霜，今住潭州興化禪寺。諸人還識興化麼？如不識，不免帶累上祖。』遂跌座。維那白槌訖，師云：『早落第二義，大衆散去，猶較些子。既不散去，有疑請問。』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隔江打皷不聞聲。』僧云：『興化的子，臨濟兒孫。』師云：『今日因齋慶讚。』師乃云：『更有問話者麼？所以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爲勝。』良久云：『百千諸佛，天下老和尚出世，皆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若向者裏明得去，盡與百千諸佛同參；若向者裏未能明得，楊岐未免惹帶口業。況諸人盡是靈山會上受佛付囑底人，何須自家退屈？還有記得底人麼？你且道，靈山未後一句作麼生道？』如無，楊岐今日敗闕。以方會俾欲深雲隱拙，隨衆延時，豈謂郡縣官僚洎諸檀信共崇三寶，續佛壽命，令法久住！俾令山僧住持此刹，亦非小緣。所有一毫之善，上祝皇帝萬歲，家宰千秋。大衆且道，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擔頭不負書。』師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拈起拄杖，卓一下，云：『大千世界百雜碎，捧鉢盂向香積世界喫飯去也。』

上堂：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云：『大衆齊著力。』僧云：『與麼則香燈不絕去也？』師云：『且喜勿交涉。』師乃云：『一切法皆是佛法，佛殿對三門，僧堂對廚庫。若也會得，擔取鉢盂拄杖，一任天下橫行。若也不會，更且面壁。』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云：『賊是人做。』師乃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山河大地，有什麼過？山河大地，目前諸法，總在諸人腳跟下。自是諸人不信，可謂古釋迦不前，今彌勒不後。楊岐與麼，可謂賈帽相頭。』

上堂：『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卽眞。』遂拍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何處有也？且作麼生道得不受人瞞底句？若也道得，向十字路頭道將一句來。如無，楊岐今日失利。』

上堂：「一棄纔起，大地全收。遂拈起拄杖云：「看！嶺山上走馬，大洋海裏跨跳，鬧市中忽撞著者個，是人知有。且道黑地裏穿針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尋常不欲頻開口，爲是渾身著衲衣。」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復云：「天堂地獄，覓卻汝頭，釋迦老子在你腳跟下。當明對暗，時人知有，鬧市裏把將鼻孔來。還有道得麼？試出來與楊岐出氣，如無，楊岐今日失利。」

上堂：僧問：「祖師面壁，意旨如何？」師云：「西天人不會唐言。」僧云：「昨日雨落，今日天晴，是人道得，請和尚出格道一句。」師以兩手捺膝坐。僧云：「大煞盡力道，只道得一半。」師云：「分身兩處看。」僧指侍者云：「和尚爲甚麼不著鞋？」師云：「者漆桶。」僧便禮拜歸衆。

師乃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嘆：「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世尊云：『外道見個什麼，便道令我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師云：『道吾師兄云：「世尊隻眼通三世，外道雙眸瞥五大。」道吾師兄，善則善矣，甚與古人出氣。楊岐道，金鍮不辨，玉石不分。大衆要會麼？世尊輟己從人，外道困齋慶讚。』遂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妙湛總持不動尊，首楞嚴王世希有。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乃拈拄杖云：「拄杖子豈不是法身，你諸人還知麼？楊岐今日向水裏倒，泥裏驅，蓋爲諸人頭抵麵袋裏。三十年後，明眼人前不得錯舉。」以拄杖卓一下，喝一喝。

上堂云：「一切智通無障礙，』遂拈起拄杖云：「拄杖子，向諸人面前逞大神通去也。』遂擲下，云：「直得乾坤震裂，地搖天動，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又拍禪床一下云：「三十年後，明眼人前，莫道楊岐龍頭蛇尾。」

上堂云：「雲驚雨勢，萬物發生。」拈起拄杖云：「大衆且道，者個作麼生？」良久云：「漁翁盡日空垂釣，收取絲綸歸去來。』以拄杖卓禪床一下，云：「參。」

上堂，僧問：「師登寶座，四衆臨筵，的的西來，請師舉唱。」師云：「雲開山嶽秀，水到四溟寬。」進云：「一句已蒙師指示，今日得聞於未聞。」師云：「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若不伸三拜，爭顯我師機。」師云：「更有什麼事？」僧禮拜。師云：「記取者僧話頭。」問：「先聖有八萬四千法門，門門見諦，學人爲什麼驀途成滯？」師云：「何得自家退屈？」僧云：「急切處，請師舉。」師云：「露柱跨跳，上三十三天，僧云：「拈卻佛殿，去卻案山，腳跟下去西天有多少？」師云：「楊岐被你問倒。」僧云：「將謂無鼻孔。」師云：「三十年後，自家面赤。」師乃云：「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此是俗漢時節，作麼生是衲僧應時應節底句？』遂拍禪床一下，云：「直待彌勒下生時。」

上堂，僧問：「虎符金印師親握，家國興亡事若何？」師云：「將軍不舉令。」僧云：「坐籌幃幄，非師者誰？」師云：「金州客。」僧云：「幸賚人天，願觀盛作。』師云：「楊岐鼻孔在閩梨手裏。」僧云：「學人性命在和尚手中。」師云：「你乾跨跳作什麼？」僧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撫掌一下，便禮拜。師云：「看者一員戰將。」師乃云：「風霜刮地，寒葉飄空，不涉春緣，拈將鼻吼來。』遂拍禪床一下，云：「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云：「楊岐一訣，凡聖路絕，無端維摩，特地饒舌。」

上堂，供養主問：「雪路漫漫，如何化導？」師云：「霧鎖千山秀，迤邐問行人。」僧問：「忽有人問楊岐意旨，未審如何舉似？」師云：「大野分春色，巖前凍未消。』僧畫一圓相，云：「忽遇與麼人來，又作麼生？」師乃振轉面，僧擬議，師便喝云：「甚麼處去也。」僧作女人拜。師云：「歸來與你三十棒。」師乃云：「楊岐今下，已在前言，作麼生是正令？」喝一喝，便下座。

上堂云：「落鵰之箭，斬蛟之劍，主將自敗，抱馬拖旗，有人向安家立國處，道將一句來。』良久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一喝。

上堂，俗士問：「人王與法王相見，合談何事？」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進云：「此事已蒙師指示，雲蓋家風事若何？」師云：「幞頭衫帽脫當酒錢。」士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云：「盞兩盞猶閑事，醉後郎當笑殺人。」師乃云：「一切法皆是佛法。』遂拍禪床一下，云：「山河大地百雜碎，還我佛法來。』良久云：「何似生，遼天鶴，萬里雲，只一突。」

上堂，拍禪床，云：「大衆，釣竿斫盡垂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

上堂云：「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遂拍禪床一下，云：「釋迦老子年多少，還知麼？若也知得，人間天上，出入自由；若也不知，雲蓋自道：「恆薩訶竭二千年。」」

上堂云：「把定乾坤幾萬般，文殊普賢豈能觀？今日爲君重注破，鑿鼻

南山子細看。以拄杖卓一下。

上堂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拈起拄杖。云。『吞卻山河大地了也。過去諸佛。未來諸佛。大下老和尚。總在拄杖頭上。』遂以拄杖劃一劃。云。『不消一喝。』

上堂云。『雲蓋傳箭令下。釋迦老子爲先鋒。菩提達磨爲殿後。陣勢既圓。天下太平。且道不動步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參。』

上堂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君王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且作麼生？』良久云。『鉢盂口向天。』

上堂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拍禪床一下。云。『釋迦老子被蜣螂蟲吞卻了也。且喜天下太平。』喝一喝。

上堂云。『時雨霖霖。悅耕人心。頭頭顯煥。金不博金。參。』

上堂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釋迦老子鼻孔遼天。樓至如來兩腳踏地。你且道。者兩個漢還有過也無？』良久云。『犬子便吠。牛子牽犁。衲僧與麼未摸著皮？』

上堂。顧視大衆。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清平世界。不許人攙奪行市。』

上堂云。『釋迦老子初生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今時衲僧盡皆打模畫樣。便道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雲蓋不惜性命。亦爲諸人打個樣子。』良久云。『陽氣發時無硬地。』

上堂云。『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上堂。舉盤山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師云。『口上著。』又云。『學者勞形。如猿捉影。』師云。『盤山與麼道。以己妨人。』

上堂。『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皆不識。』師遂拈起拄杖。云。『拄杖子豈不是彌勒？諸人還見麼？拄杖子橫也。是彌勒放光動地。拄杖子竪也。是彌勒放光照曜三十三天。拄杖子不橫不竪。彌勒向諸人腳跟下。助你諸人說般若。若也知得。去拈鼻孔。向鉢盂裏。道將一句來。如無。山僧失利。』

上堂云。『山僧一語。凡聖同舉。罷釣收綸。不如歸去。』

上堂云。『今朝三月二。瞿曇未瞥地。拈花說多端。迦葉猶尚醉。更有末後語。且不得錯舉。』

上堂云。『朝晴夜雨。民歡卒士。瞿曇老人。未有後語。雲蓋今日爲大衆舉。』良久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又《勘辯》 一日。璉三生至。師云。『寒風凜烈。紅葉飄空。祖室高流。朝離何處？』璉云。『齋後離南源。』師云。『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璉以坐具搥一搥。師云。『只者個。別有生。』璉作抽身勢。師云。『且坐喫茶。』

二人新到。師云。『春雨乍歇。泥水未乾。行腳高人。如何話道？』僧云。『昔時離古寺。今日覩師顏。』師云。『甚處念得者虛頭來？』僧云。『和尚幸是大人。』師云。『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以坐具搥一搥。師云。『與麼則楊岐燒香供養去也。』僧云。『明眼人難瞞。』師拈起坐具。云。『第二行腳僧。喚者個作什麼？』僧云。『乍入叢林不會。』師云。『實頭人難得。且坐喫茶。』

問僧。『落葉飄飄。朝離何處？』僧云。『齋後離南源。』師云。『腳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僧云。『愁人莫向愁人說。』師云。『楊岐專爲舉揚諸方去也。』僧云。『是什麼心行？』師云。『不得楊岐讚嘆。』僧擬議。師云。『且坐喫茶。』

一日。數人新到相看。師云。『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來與雲蓋相見？』僧打一坐具。師云。『作家師僧。』僧又打一坐具。師云。『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乃背面立。僧又打一坐具。師云。『你道雲蓋話頭在甚處？』僧云。『在者裏。』師云。『三十年後自悟去在。雲蓋在上座手裏。且坐喫茶。』師又問。『夏在甚處？』僧云。『神鼎。』師云。『早知上座神鼎來。更不敢借問。』

師次日參云。『昨日數人新到。打雲蓋三下坐具。恰似有個悟處。』遂舉前話了。乃云。『雲蓋敗闕處。諸人總知。新到得勝處。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得。出來與雲蓋出氣。若也不知。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上堂云。『萬法本閑。唯人自鬧。』以拄杖卓一下。云。『大衆。好看火燭。明眼人前。不得錯舉。』

師訪孫比部。值判公事次。部云。『下官爲王事所牽。無由免離。』師云。『此是比部願弘深廣。利濟羣生。』比部云。『未審如何？』師云。『應現宰官

身，廣弘悲願，爲人重指廻，榛下叫霜霜」比部曰：「頗有省，乃歸小廳宇次，謂問：「下官何日持齋喫菜，還合諸聖也無？」師以頌贈之：「孫比部，孫比部，不將酒肉污陽眸，侍僕妻兒淨不顧，釋迦老子是誰做？」孫比部，孫比部！」

又《自術真讚》　曰似乞兒席袋，鼻似園頭槔杓，勞君神筆寫成，一任天下卜度

似驢非驢，似馬非馬，咄哉楊岐，牽犁拽耙。

指驢又無尾，喚牛又無角，進前不移步，退後豈收腳，無言不同佛，有語誰斟酌？巧拙常現前，勞君安寫邈。

著録

文政《潭州雲蓋山會和尚語録序》　李唐朝有禪之傑者馬大師，據江西泐潭，出門弟子八十有四人，其角立者，唯百丈海得其大機，海出黃檗運得其大用，自餘唱導而已。運出顒，顒出沼，沼出念，念出昭，昭出圓，圓出會。

會初住袁州楊岐，後止長沙雲蓋，當時謂海得其大機，運得其大用，兼而得者，獨會師歟！師二居法席，凡越一紀，振領提綱，應機接誘，富有言句，不許抄錄。衡陽守端上人，默而記諸，編成一軸。

愚仰惠師之名久矣，因就端求其編軸，焚香啓讀。大矣哉，師之機辯也，若巨靈神劈開太華首陽，河流迅急，曾無凝滯。匪上上大乘根器，曷能湊之乎？端命愚爲序，貴師之道，流傳天下。且會師之名與道，深於識者悉聞之，故不可辭飾，但實序其由。

師袁州宜春人，姓冷氏，落髮於潭州瀏陽道吾山，俗齡五十四，卒於雲蓋山，塔存焉。皇祐二年，仲春既望日，湘中宏教文政述。

楊傑《題楊岐會老語録》　楊岐會老，跨三腳驢，入水牯牛隊中，拽耙牽犁，種田博飯，橫吹玉笛，飽吞栗蒲。四十年來，叢林以爲奇特，豈不聞，三世諸佛說夢，諸方老宿說夢，是楊岐當日語。不知楊岐自作夢後，還覺也未。若要清風再振，舊令重行，明眼底人試將此錄看。元祐三年立春日，無爲子楊傑書於望海樓

慧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二《琅邪慧覺禪師》　滁州琅邪山慧覺廣照禪師，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因疾傾喪，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刹，宛若夙居。緣此出家，遊方參問，得法汾陽，應緣滁水，與雪竇明覺同時唱道。四方皆謂二甘露門，逮今淮南遺化如在。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銅頭鐵額。」曰：「意旨如何？」師曰：「烏觜魚腮。」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於此明得，過在十方佛。於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僧問：「阿難結集即不問，迦葉微笑事如何？」師曰：「覓時覓即不得。」僧曰：「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支那耀古今。」師曰：「點朱點漆。」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手攜書劍謁明君。」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一卷起簾來無可覩。」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三更過孟津。」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獨坐鎮寰宇。」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猫兒戴紙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狗子着靴行。」問：「拈椎竪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師曰：「趙州曾見南泉來。」曰：「學人未曉。」師曰：「今冬多雨雪，貧家爭柰何！」

上堂：「欲知常住身，當觀爛壞體。欲知常住性，當觀拄杖子。拄杖子吞卻須彌，須彌吞卻拄杖子。衲僧到這裏，若也擬議，劒梁落膊輸降款，鐵作胸襟到海隅。」擊禪牀，下座。上堂：「見聞覺知，俱爲生死之因。見聞覺知，正是解脫之本。譬如師子反躑，南北東西且無定止。汝等諸人，若也不會，且莫孤負釋迦老子。咄！」

上堂：「山僧今日爲諸人說破，明眼衲僧莫去泥裏打坐。珍重！」上

堂：「天高莫測，地厚寧知？白雲片片嶺頭飛，綠水潺潺澗下急。東湧西沒一句即不問，你生前殺後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時寒暖茶去。」

上堂：「阿呵呵，是甚麼？開口是，合口過。輕舟短棹泛波心，蓑衣箬笠從他破。咦！」

上堂：「十方諸佛是個爛木橛，三賢十聖是個茅廁頭籌子。汝等諸人來到這裏作麼？」良久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上堂：「剪除狂寇，掃蕩攙槍，納是功勳邊事；若論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曰：「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紗籠。」

上堂：「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若人下得通方句，我當刎頸而謝之。」上堂，拈起拄杖曰：「山僧有時一棒作個漫天網，打俊鷹快鶻；有時一棒作個布絲網，攉蜆撈蝦；有時一棒作金毛師子，有時一棒作蝦蟇蚯蚓。山僧打你一棒，且作麼生商量？你若繇素，得出不妨。拄杖頭上眼，開照四天下。若也未然，從教立在古屏畔，待使丹青入畫圖。」

上堂：「擊水魚頭痛，穿林宿鳥驚。黃昏不擊鼓，日午打三更。諸禪德既是日午，爲甚卻打三更？」良久曰：「昨見垂楊綠，今逢落葉黃。」

上堂：「拈起拄杖，更無上上。放下拄杖，是何模樣？髑髏峯後卽不問，汝諸人，馬鐙裏藏身一句作麼生道？若道不得，拄杖子進出也。」直下，便歸方丈。

上堂：「進前卽死，退後卽亡。不進不退，又落在無事之鄉。何故？長安雖樂，不是久居。」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卽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可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象。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個甚麼？」卓拄杖下座。

守芝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二《大愚守芝禪師》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纔陞座，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出口，駟馬難追。」問：「如何是城裏佛？」師曰：「十字街頭石幢子。」問：「不落三寸時如何？」師曰：「《乾》三長，《坤》六短。」曰：「意旨如何？」師曰：「切忌地盤虛。」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卻也。」乃曰：「且住！且住！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個葛藤處。逐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竪起拂子曰：「這個是印，那個是光？這個是光，那個是印？擊電之機，徒勞伫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個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天寒日短。」問：「心法無形，如何彫琢？」師曰：「丁丁兩丁。」曰：「未曉者如何領會？」師曰：「透七透八。」上堂：「一擊響玲瓏，喧轟宇宙通。知音纔側耳，頃羽過江東。與麼會，恰認得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上堂：「大愚相接大雄孫，五湖雲水競頭奔。競頭奔，有何門，擊箭寧知枯木存。枯木存，一年還曾兩度春。兩度春，帳裏眞珠撒與人。撒與人，思量也是慕西秦。」上堂：「竪窮三際，橫徧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戰。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

重顯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五《雪竇重顯禪師》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襲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酬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大夫普集，合發明個甚麼事？爲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個個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即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

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答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答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偷鐵。」問：「活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偏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鐵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之不足。」曰：「謝師答話。」師曰：「鐵棒自看。」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師曰：「拈卻鼻孔。」曰：「學人不會。」師曰：「一喜一悲。」僧擬議，師曰：「苦。」問：「如何是脫珍御服，著弊垢衣？」師曰：「垂手不垂手。」曰：「乞師方便。」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問：「龍門爭進舉，那個是登科？」師曰：「重遭點額。」曰：「學人不會。」師曰：「退水藏鱗。」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師曰：「卸帽穿雲去。」曰：「如何領會？」師曰：「披蓑帶雨歸。」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一場酸澀。」問：「坐斷毗盧底人，師還

接否？』師曰：『殷勤送別瀟湘岸。』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僧禮拜，師曰：『若屈之詞，不妨難吐。』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定花板上。』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符到奉行。』

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苦。』曰：『還許學人用也無？』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酬唱，也須是個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著卽燎卻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師曰：『寒山訪拾得。』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峰。』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卻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者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虛。』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撞腳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腳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峰寒色。』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師曰：『雨滴巖花。』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師曰：『點。』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師曰：『兩重公案。』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白牛放卻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紀事

居頂《續傳燈録》卷二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誠上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咸知法器，僉指南遊，首造智門。卽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出住翠峯，後遷雪竇。開堂日於法座前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法座。』遂以手畫一畫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便陞座，上首白椎罷有僧方出，師約住曰：『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放行則瓦礫生光，把住則眞金失色，權柄在手殺活臨時，其有作者共相證據。』僧出問：『遠離翠峯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譏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問：『德山臨濟棒喝已彰，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喝。僧曰：『未審祇恁麼別有在。』師曰：『射虎不眞徒勞沒羽。』問：『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朝宰臨筵如何卽是？』師曰：『清風來未休。』曰：『恁麼則得遇於師也。』師曰：『一言已出，駟馬難追。』僧禮拜，師曰：『放過一著。』乃普觀大衆曰：『人天普集會，發明個甚麼事？焉可互分賓主馳騁問荅？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祇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宗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知眞實相爲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自然常光現前，個個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明得，能截生死流，同據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此時。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祥雲五色。』曰：『學人不會。』師曰：『頭上漫漫。』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猿啼古木。』曰：『來後如何？』師曰：『鶴唳青霄。』曰：『卽今事作麼生？』師曰：『一不成，二不是。』問：『和尚未見智門時如何？』師曰：『爾鼻孔在我手裏。』曰：『見後如何？』師曰：『穿過髑髏。』有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便棒。僧曰：『豈無方便？』師曰：『罪不重科。』復有一僧出禮拜起曰：『請師荅話。』師曰：『兩重公案。』曰：『請師不荅話。』師亦棒。問：『古人道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千聞不如一見。』曰：『此話大行。』師曰：『老鼠銜鐵。』問：『古人道，皎皎地絕一絲頭，祇如山河大地，又且如何？』師曰：『面赤不如語直。』曰：『學人未曉。』師曰：『偏問諸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乘槎斫額。』曰：『莫祇這便是？』師曰：『浪死虛生。』問：『如何是緣生義？』師曰：『金剛鑄鍊券。』曰：『學人不會。』師曰：『鬧市裏牌。』曰：『恁麼則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師曰：『列下。』問：『四十九年說不盡底，請師說。』師曰：『爭

之不足　三、謝師答話　師曰、鐵牀當看　問、如何是把定乾坤眼　師曰、出卻鼻孔　曰、學人不會　師曰、一喜一悲　僧擬議　師曰、苦　問、如何是脫珠御服著弊垢衣　師曰、垂手不重手　曰、乞師方便　師曰、左眼挑筋、右眼抉肉　問、龍門爭進、舉那個是登科　師曰、重遭點額　曰、學人不會　師曰、退水藏鱗　問、寂寂忘言、誰是得者　師曰、卸帽穿雲去　曰、如何領會　師曰、披蓑帶雨歸　曰、二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曰、一場酸澀　問、坐斷毘盧底人、師還接否　師曰、駿勒送別瀟湘岸　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　師曰、天寬地窄太愁人　僧禮拜　師曰、若屈之詞不妨難吐　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　師曰、定花板上　曰、莫便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　師曰、符到奉行　上堂、僧問、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苦　曰、還許學人用也無　師噓一噓、乃曰、大衆前共相唱酬、也須是倜漢始得、若也未有奔流度刃底眼、不勞拈出、所以道如大火、聚近着卽燎卻面門、亦如按太阿寶劍、衝前卽喪身失命　乃曰、太阿橫按祖堂寒、千里應須息萬端　莫待冷光輕閃爍、復云看看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維摩一默　師曰、恁麼則入不二之門　師噓一噓、復曰、維摩大士去何從、千古令人望莫窮　不二法門休更問、夜來明月上孤峯　上堂、春山艷亂青、春水漾虛碧　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　便下座、卻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麼　者曰、有　師曰、作賊人心虛　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　古人向甚麼處見客　或若道得接手句、許你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　爲甚麼搀腳不起、神通游戲底鬼神不能測　爲甚麼下腳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上堂、大衆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　爾諸人四至界畔、猶未識在　若要中心樹子、我也不惜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　師曰、千峯寒色　曰、未委向上更有也無　師曰、雨滴巖花　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　師曰、點　曰、恁麼則爲祥爲瑞去也　師曰、兩重公案　乃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舡　白牛放卻無尋處、空把山童瞻鐵鞭　師一日遊山、四顧周覽、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　侍者哀乞道偈　師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　翌日出杖隨衣盂、散及徒衆　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　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　塔全身於寺之西塢、賜明覺大師

義懷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六《天衣義懷禪師》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永嘉樂清陳氏子也　世以漁爲業　母夢星殞於屋、乃孕　及產、尤多吉祥　兒時坐船尾、父得魚付師貫之　師不忍、乃私投江中　父怒、笞之、師恬然如故　長游京師、依景德寺爲童行　天聖中、試經得度　謁金鑒善葉縣省、皆蒙印可　遂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　意有未決、忽遇言《法華》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峰　覺問：「汝名甚麼？」曰：「義懷」　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　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　覺曰：「汝行腳費卻多少草鞋？」曰：「和尚莫瞞人好！」　覺曰：「我也沒量罪過、汝也沒量罪過　你作麼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謾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　如是者數四　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六七、萬仞峰頭獨足立　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　覺聞拊几稱善　後七坐道場、化行海內、嗣法者甚衆　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布髮掩泥、橫身卧地」　曰：「意旨如何？」師曰：「任是波旬也皺眉」　曰：「恁麼則謝師指示」師曰：「西天此土」　問：「學人上來、請師說法」師曰：「林間鳥噪、水底魚行」　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　畢鉢巖中、無人聚會　山僧倒騎佛殿、諸人反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維浮　拄杖針筒、自家收取」　上堂：「衲僧橫說竪說、未知有頂門上眼」　時有僧問：「如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眠」　上堂、大衆集定、乃曰：「上來道個不審、能銷萬兩黃金　下去道個珍重、亦銷得四天下供養　若作佛法話會、滴水難消　若作無事商量、眼中著屑　且作麼生卽是？」

良久，曰：『還會麼？珍重！』

上堂：『夫爲宗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人之食，令他永絶飢渴。遇賤即貴，握土成金；遇貴即賤，變金成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復何用？飢人之食，我復何餐？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人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個迷逢達磨？』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斃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孿孿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參！』

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麼？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麼？若也會得，西天即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上堂：『靈源絶眹，普現色身，法離斷常，有無堪示。所以道，塵塵不見佛，刹刹不聞經。要會靈山親授記，晝見日，夜見星。』良久，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參！』上堂：『夜來寒霜凜冽，黄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柰西北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卻，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這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上堂：『虚明自照，不勞心力。上士見之，鬼神茶飯。中下得之，狂心頓息。更有一人，切忌道著。』上堂：『光透日月，明暗不收。智出聖凡，賢愚不歷。所以道，不用低頭，思量難得。』良久曰：『是甚麼？』上堂：『青羅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虚之中。何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若也會得，甜瓜徹蒂甜。若也不會，苦瓠連根苦。』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説甚麼法？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祇如威音王佛最初一會，度多少人？若是通方作者，試爲道看。』良久曰：『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頭君自看。』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金色頭陀，見處不眞。雞足山中，與他看守衣鉢。三千大喻，八百小喻，大似泥裏洗土塊。四十九年，三百六十餘會，摩竭提國猶較些子。德山臨濟，雖然丈夫，爭似闍賓國王，一刀兩段。如今若有個人鼻孔遼天，山僧性命何在？』良久曰：『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喝，喝，下座。

僧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未審是甚麼人？』師曰：『掘地深埋。』曰：『此人還受安排也無？』師曰：『土上更加泥。』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師曰：『一年一度春。』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個甚麼？』又曰：『蜀魄連宵叫，鸚鳷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説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塔全身寺東之原。崇寧中益振宗禪師。

翠巖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二《翠巖可真禪師》 洪州翠巖可真禪師，福州人也。嘗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乃慈明高第，道吾眞、楊岐會皆推伏之。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磐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竚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自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腳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未了早已至此？』師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頤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脱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師爽氣逸出，機辯迅捷，叢林憚之。

生衆叢曰：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同坑無異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深耕淺種。」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一堵牆，百堵調。」曰：「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千日斫柴一日燒。」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渾家送上渡頭船。」問：「利人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三腳蝦蟇飛上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曰：「飢逢王饋不能饗。」問：「如何是道？」師曰：「出門便見。」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擔枷過狀。」上堂：「先德道，此事如爆龜文，爆即成兆，不爆成鈍。爆與不爆，直下便捏。上藍則不然，無固無必，虛空走馬，旱地行船，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拈拄杖曰：「拄杖子變作天大將軍，巡歷四天下有守節不守節，有戒行無戒行，一時奏與天帝釋。」乃喝一喝曰：「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卓一下上堂，舉龍牙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煙即便休。莫待金星現，燒腳又燒頭。」師曰：「若論頓也，龍牙正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少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諸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上堂：「臨陣抗敵，不懼生死者，將軍之勇也。入山不懼虎兕者，獵人之勇也。入水不懼蛟龍者，漁人之勇也。作麼生是納僧之勇？」拈拄杖曰：「這個是拄杖子，拈得，把得，動得，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若拈不得，把不得，動不得，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參！」

上堂，舉：「僧問巴陵：『如何是道？』陵曰：『明眼人落井。』又問寶應：『如何是道？』應曰：『五鳳樓前。』又問首山：『如何是道？』山曰：『腳下深三尺。』此三轉語，一句壁立千仞，一句陸地行船，一句賓主交參。諸人莫有揀得者麼？出來道看。如無且行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慈，安衆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五通賢聖。」曰：「學人不會。」師曰：「舌至梵天。」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邪？」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慧(惠)南

傳記

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二《黃龍南禪師》　禪師章氏，諱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齠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師事懷玉定水院智鑒。嘗隨鑒出，道上見祠廟，輒杖擊火毀之而去。

十九落髮，受具足戒。遠游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而公卻倚寶，時時眴之。公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至棲賢依諶禪師。諶莅衆進止有律度，公規摸之三季。辭。

渡淮依三角澄禪師。澄有時名，一見器許之。及澄移居泐潭，公又與俱，澄使分座接納矣。而南昌文悅見之，每歸卧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受本色鉗鎚耳。」會同游西山，夜語及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公問所以異，悅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即流去。」公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受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即背去。公挽之曰：「即如是，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宜後也。」公默計之曰：「此行腳大事也。悅師翠嵓，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即日辦裝。

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悔，欲無行，留萍鄉。累日結伴自收縣收縣，疑爲攸縣之誤。登衡岳，寓止福嚴。老宿號賢叉手者，大陽明安之嗣，命公掌書記。泐潭法侶聞公不入石霜，遣使來訊。俄賢卒，郡以慈明領福嚴。公心喜之，且欲觀其人，以驗悅之言。慈明既至，公望見之，心容俱肅。聞其論多貶剝諸方，而件件數以爲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決，氣索而歸。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胷之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慈明之室，曰：「惠南以閩短望道未見，比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

施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已領徒游方，名聞叢林，藉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慈明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於時應打不應打？』公曰：『應打。』慈明色莊而言：『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旦及暮，聞鴉鳴鵲噪，鐘魚皷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當已哉？』公瞠而卻。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即使拜，公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趨出。明日詣之，又遭詬罵。公慙見左右，即曰：『政以未解求決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慈明笑曰：『是罵耶？』公於是默悟其旨，失聲曰：『渤潭果是死語。』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以路爲讎。』慈明以手點『沒』字顧公，公即易之，而心服其妙密。留月餘，辭去，時季三十五。

游方廣後洞識泉大道，又同夏。泉凡聖不測，而機緣逸羣，拊公背曰：『汝脫類汾州，厚自愛。明季游荆州，乃與悅會於金鑾，相視一笑，曰：『我不得友兄及谷泉，安識慈明？』

是秋北還，獨入渤潭，澄公舊好盡矣。自雲居游同安，老宿號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謂曰：『吾住山久，無補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將雅知公名，從立之請，不得已，受之。

渤潭遺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顧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爲不懌。俄聞嗣石霜，渤潭法侶多棄去。

住歸宗，火一夕而燼，坐抵獄，爲吏者百端求其隙。公怡然引咎，不以累人，唯不食而已，久而後釋。吏之橫逆，公沒齒未嘗言。

住黃檗，結菴於溪上，名曰積翠。既而退居曰：『吾將老焉。』方是時，江、湖、閩、粵之人，聞其風而有在於是者，相與交武竭蹷於道，唯恐其後。雖優游厭飫，固以爲有餘者，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南州高士潘興嗣延之嘗問其故，公曰：『父嚴則子孝，今來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困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殉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以佛手驢腳、生緣三語問學者，莫能契其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詶者，公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延之又問其故，公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住黃龍，法席之盛，追媲渤潭、馬祖、百丈、大智。

熙寧二年三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兩專使會龍，越跏趺寢室前，大衆環擁良久而化。前一日說偈，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山之前嶂。閱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或云：閱世六十有六，坐三十有七夏。大觀四年春，勑謚普覺。

贊曰：山谷論臨濟宗旨曰：『如漢高之收韓信，附耳語而封王，即卧內而奪印，僞游雲夢而縛以力士，紿賀陳豨而斬之鐘室。』蓋漢高無殺人劍，韓信心亦不死。宗師接人病多如此。臨濟宗旨止要直下分明，鉗鎚付在嫡子親孫。予觀黃龍以『三關』語，鍛盡聖凡，蓋所謂嫡子親孫，本色鉗鎚者也。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黃龍慧南禪師》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章氏子。依渤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振諸方。偶同雲峯悅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峯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峯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翫，入鞴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峯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峯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慈明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邪？』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渤潭遺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

倒所致？南半天，起半天，曾陸，舉似僧，僧不擇，自是洞漬舊好絕跡。問：「儂家自有回風事，如何是回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小衆同。江南之地，春寒秋熱，從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獻？」師曰：「釘根叉樹，闊角水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混無禪，終無口。」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大庾嶺頭，笑卻成哭。」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曰：「恁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曰：「仰面看天不見天。」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多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上堂：「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腳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曰：「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上堂。」「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曰：「拂子跳上三十三天，拂脫帝釋鼻孔。驢唇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個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牀，下座。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個甚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衆般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個是世法，那個是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個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一個即是？」良久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心王不安動，六國一時通。罷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擊禪牀，下座。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剎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分促君壽，有鬼神分妬君福。」上堂：「半夜提烏雞，驚起梵王睡。毗嵐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

業契書，莫把驢鞍橋作陌刀頭。」上堂：「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個消息。古人期方便，與你諸人討個入路。既得個入路，又須得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飜四大海，一撼撼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栢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因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賾！便下座。時衆皆以眞爲首座，盛主問云：「遠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眞曰：「腦後見腮，莫與住來。」上堂，拈拄杖曰：「橫拈倒用，撥開獅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驚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個甚麼？咄！」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卻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卻復垂腳曰：「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義林目之爲黃龍三關。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拂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腳驢腳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腳，驢腳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熙寧己酉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嗣法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示寂。閣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謚普覺禪師。

紀事

慧南《黃龍南禪師語録》 師初住同安崇勝禪院，開堂日，宣疏罷，師

拈香云：『此一炷香爲今上皇帝聖壽無窮。』又拈香云：『此爲知軍郎中、文武寮僚，資延福壽，次爲國界安寧，法輪常轉。』又拈香云：『大衆且道，此一炷香，當爲何人？多少人卜度，未知落處。今日爲湖南綠明禪師，一炷與卻，令教充徧天下叢林，與一切衲僧，爲炭爲禍去。』

維那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噓云：『好個第一義，幸自完全，剛被維那打作兩橛，還有人接續得麼？』遂左右顧視大衆，乃云：『若接續不得，同安今日拈頭作尾，拈尾作頭去也。有問話者，切須著眼。』時有僧問：『寶座已登於鳳嶺，宗風演唱嗣何人？』師畫一圓相，進云：『石霜一派，進入江西也。』師云：『某日當天，盲人摸地。』問：『如何是同安境？』師云：『看不得。』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無面目。』問：『作家不啐啄，啐啄不作家，大衆臨筵，請師作家相見。』師垂下一足。進云：『焰裏尋飛雪，水下火燒天。』師乃收足。進云：『大衆證明，眞善知識。』師云：『同安不著便，闍黎亦不著便。』進云：『此由是兩家共用，掣鼓奪旗，事作麼生？』師擲下拂子。

師乃云：『未登此座，一事也無。纔登此座，使有許多問答。敢問大衆，只如一問一答，還當宗乘也無？若言當去，一大藏教，豈無問答？爲什麼道教外別行，傳上根輩？若言不當，適來許多問答，圖個什麼？行腳人當自開眼，勿使後悔。若論此事，非神通修證之能到，非多聞智慧之所談。三世諸佛，只言自知。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是故靈山會上，百千萬衆，獨許迦葉親聞。黃梅七百高僧，衣鉢分付行者，豈是汝等，貪淫愚執，勝負爲能？夫出家者，須窮丈夫決烈之志，截斷兩頭，歸家穩坐，然後大開門戶，運出自己家財，接待往來，賑濟孤露，方有少分報佛深恩。若不然者，無有是處。』以拂子擊禪床，下座，乃布謝。

歲旦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三十年來，罕逢此問。』進云：『恁麼則辜負諸聖去也？』師云：『話也未答，何言辜負？』僧撫掌一下，師云：『呵，放過即不可。』

師乃云：『四象推移，終而復始，二儀交泰，允屬茲辰。俗諦紛紜，各敍往來之禮；眞如境界，且非新舊之殊。何故？豈不見道，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既絕去來，有何新舊？既非新舊，又何須拜賀，特地往來？但能一念常寂，自然三際杳忘。何去來之可拘，何新舊之可問？故云：『一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良久云：『如斯舉唱，人人盡知，破二作三，能有幾個？何故？時人祇解順風使帆，不解逆風把柁。』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冬至寒食一百五，節不問，諸上座，半夜拏鉏一句作麼生道？若人道得，還我第一籌來。若道不得，彼此失利，下座。』

上堂云：『法身無相，應物現形；般若無知，隨緣圓照。遂竪起拂子，云：『拂子竪起，謂之法身，豈不是應物現形？拂子橫來，謂之般若，豈不是隨緣圓照？乃呵呵大笑。忽有人出來，掇住同安，唾一唾，摑一摑，掀倒禪床，拽向墻下去，也怪他不得，如今既無如是唆狗底腳手，同安卻倒行此令去也。』下座。

上堂集衆，良久云：『嘉魚在深處，幽鳥立多時。』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今日四月八，我佛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遵布衲在藥山會裏充殿主，浴佛之次，藥山問：『汝祇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云：『一把將那個來。』藥山便休。』師云：『古人隨時一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衆中商量或云，這個是銅像，那個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倒靠，直得口似扁檐，不勝懊懶。』又云：『古聖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個，便道把將那個來，正是隨聲逐色，咬他言句。上他絕續，藥山見伊不會，所以便休。』又道：『藥山與麼來，早是無事起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卻向灸瘡疤上更著艾焦。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是後人強生分別。』師云：『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迷而不復，所以只憑誠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腳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少許浮囂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下座。

聖節，上堂云：『今日皇帝降誕之辰，率土普天祝延聖壽。』卽不無。諸仁者，還識王子也未？若人識得，盡十方微塵刹土，皆屬上座，更非他物，便坐涅槃城裏，端拱無爲，統三界以爲家，作四生之依怙。若也未識，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下座。

上堂，因僧馳書，遂舉思和尚令石頭馳書，至南嶽讓和尚。和尚云：「還來與汝倒鉏斧子住山去。」石頭到讓和尚處，未達書便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石頭云：「牛可永劫受輪迴，不從諸聖求解脫？」讓和尚不對，石頭乃迴。思和尚問：「子去未久，書得達否？」石頭云：「信亦不通，書亦不達。」思和尚云：「何故？」石頭舉前話。復云：「去日蒙和尚許個鉏斧子住山，即今便請。」思和尚垂下一足，石頭便禮拜，去人南嶽住山。師云：「石頭馳書，今古共聞，後人不善宗由，罕能提唱，致使水乳不辨，玉石不分。同安今日辯破一半，布施大衆。石頭雖然善能馳達，不辱宗風，其奈遲俊太忙，不知落節。既是落節迴來，因甚卻得鉏斧子住山？若這裏見得，非唯住山，盡十方世界，塵塵剎剎，虎穴魔宮，皆是住處。若也未見，敢保諸人未有安身立命處。」下座。

上堂，舉雲門大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者是好手。」乃拈起拂子，云：「大衆，若喚作拂子，正是平地上死人。若不喚作拂子，未透得荊棘林在。」擊禪牀，下座。

上堂，喝一喝，云：「盡大地被同安一喝，瓦解冰消。汝等諸人，向什麼處著衣喫飯？若未得個著衣喫飯處，須得個著衣喫飯處。若識得個著衣喫飯處，識取鼻孔好。」下座。

上堂云：「洪波浩渺，白浪滔天。截流到岸之人，端然忘慮。短棹孤舟之客，進退攢眉。且道：『風恬浪靜』一句作麼生道？還有人道得麼？若無人道得，同安布施汝等諸人。」良久云：「漁人閑自唱，樵者獨高歌。」下座。

又《黃龍南禪師語録・遷住歸宗語録》

師初入寺，上堂云：「歸宗上寺，是大禪河。既是禪河，豈無釣客，莫有問話者麼？」良久無人問。師乃云：「云（原作去，今改）頭角住多無獺多，羽毛雖衆少鸞鳳。夫微妙大法身，故聽而不聞，視而不見矣。清淨無師智，豈思而得，學而能哉！然不有提唱，孰辨宗由？不有問答，孰明邪正？如今長老陞堂提唱，衆中又無人問，既無人問，亦無答者。宗由邪正若爲明辨。若有人辨得邪正，出來推倒禪牀，唱散大衆，也與衲僧出氣。若辨不得，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下座。

上堂云：「摩尼在掌，隨衆色以分輝；寶月當空，逐千江而現影。諸仁者，一問一答，一棒一喝是光影。一明一暗，一擒一縱是光影。山河大地是光影。日月星辰是光影。三世諸佛一大藏教，乃至諸大祖師，大小乘教門庭敲磕，千差萬別，俱爲光影。且道何者是珠？何者是月？若也不識珠之與月，念言念句，認光認影，猶如入海算沙，磨磚作鏡，希其數而欲其明，萬不可得。豈不見道，若也廣尋文義，猶如鏡裏求形，更乃息念觀空，大似水中提月。衲僧到此，須有轉身一路。若也轉得，列開提綱，無非大事現前；七縱八橫，更無少剩之法。若轉不得，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某山野常人，素無識見，昨蒙本郡殿丞判官祕書，特垂見召，然部封之下，不敢不來，方始及門，便有歸宗之命，進退循省，深益厚顏。此乃殿丞判官，襄承佛記，示作王臣。常於布政之餘，寅奉覺雄之教，欲使慧風與堯風並扇，庶佛日與舜日同明。苟非存意於生靈，何以盡心之如此？是日又蒙朝蓋光臨法筵，始卒成褫，良增榮荷。昔日裴相國位居廊廟，黃檗受知；韓文公名重當年，大顛得主。以今況古，有何異哉？更欲多談，恐煩觀聽。」下座。

上堂云：「盡令提綱，不通凡聖。放一線道，有個商量。」遂拈起拄杖，云：「即今拄杖豎也，十方世界一時豎；又橫拄杖，云：『即今拄杖橫也，十方世界一時橫。何也？不見道，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卓拄杖，下座。

提刑入山，陞座，僧問：「提刑朝蓋，遠詣法筵，向上宗乘，乞師一訣。」師云：「一字幞頭，尖簷帽子。」進云：「非但提刑承此善，學人禮拜謝師恩。」師云：「拽脫你眉毛，敲落你鼻孔，又作麼生？」僧噓噓。師云：「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師乃云：「有情之本，依智海以爲源；含識之流，總法身而爲體。只爲情生智隔，於日用而不知；想變體殊，趣業緣而莫返。茫茫今古，誰了本因？役役愛憎，情源虛妄。故我釋迦調御久證菩提，憫我勞生自取流轉，爾後得其大智化妙相身，住世四十九年，演說十二分教，隨乎利鈍，設彼化門，庶上中下根，各得其漸。譬如大海不讓小流，假使蚊蝱阿修羅王，飲其水者，皆得飽滿。厥後化緣將畢，示滅雙林，謂人天大衆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教外別行，傳上根輩。是法非有作思惟之所能解，非神通修證之所能入，不可以有心知，不可以無心得。悟之則頓超三界，迷之則萬劫沈淪。只如今日，王官普會，僧俗同筵，坐立儼然，見聞不昧，爲是迷耶？悟耶？於此見得，不待三祇圓滿，萬行功圓，一念超越，更無前後

此日山寺多幸，伏蒙本路提刑都官、提刑舍人，親垂朝蓋，光飾荒藍，經宿而來，起居萬福。況二尊官，夙植德本，現宰官身，以慈惠臨民，代今天子宵旰之急，若僧若俗，若貴若賤，悉皆受賜，其福其善，可勝道哉！既沐光臨，且寬尊抱，故我佛如來云：一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又聞，仲尼與溫伯雪久欲相見，一日稅駕相逢於途路間，彼此無言，各自迴去。洎後門人問曰：「夫子久欲見溫伯雪，及乎相見，不交一談，此乃何意？」仲尼曰：「君子相見，目擊道存，且道古人相見，目擊道存，山僧今日鳴鼓陞堂，特地忉忉，一場失利。」下座。

上堂云：「順捋虎鬚應自顧，倒拈蛇尾任他猜。胡來漢現尋常事，勿將明鏡掛高臺。」下座。

上堂云：「紫霄峯上，黑雲靉靆，鄱陽湖裏，白浪滔天，一氣無作而作，萬法不然而然，更若擬議思量，迢迢十萬八千。」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橫拈倒用，撥開彌勒眼睛，明去暗來，敲落祖師鼻孔，當是時也，目連、鶖子飲氣吞聲，臨濟、德山呵呵大笑，且道笑個什麼？」咄。下座。

上堂，舉睦州有一秀才相見，州云：「會個什麼？」秀才云：「會二十四家書。」州以拄杖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秀才罔措。州云：「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師云：「睦州一點直在威音王已前，及乎八法論書，卻被俗人勘破。若是歸宗則不然，孔門弟子無人識，君眼胡僧笑點頭。」下座。

上堂，舉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尊者云：「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個什麼？」州云：「擔取去。」尊者言下有省。師頌云：「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物未已。」以拄杖卓禪牀，下座。

上堂，舉臨濟問監院：「什麼處去來？」院云：「州中糴黃米來。」臨濟以拄杖面前劃一劃，云：「還糴得這個麼？」院便喝，濟便打。典座至，濟乃舉前話。典座云：「院主不會和尚意。」濟云：「你又作麼生？」典座便禮拜，濟亦打。師云：「喝亦打，禮拜亦打，還有親疎也無？」若無親疎，臨濟不可盲枷瞎棒去也。若是歸宗則不然，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又云：「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擊禪牀，下座。

上堂，舉僧問南院：「日弓迭遷，寒暑交謝，還有不涉寒暑麼？」院云：「紫羅抹額繡裙腰。」進云：「上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領會？」院云：「炭堆裏藏身。」師云：「南院一期利物，應病與藥，則不無也。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且道衲僧有什麼長處？」咄。下座。

上堂云：「古者道，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咄，是何言歟？下座。

上堂，有僧問：「牛頭未見四祖，爲什麼百鳥啣花獻？」師云：「釘根桑樹，濶角水牛。」進云：「見後爲什麼不啣花獻？」師云：「裩無襠袴無口。」又云：「未見時如何？」師云：「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見後如何？」師云：「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師乃云：「鶴勒那空中變現，曼拏羅指地爲泉，德山會下光前絕後，臨濟門前祇得一邊。良久云：「作麼生是那一邊？」下座。

又《黃龍南禪師語録・筠州黃蘗山法語》

上堂云：「日從東邊出，月向西邊沒，一出一沒，從古至今。汝等諸人，盡知盡見。毗盧遮那，無邊無際。日用千差，隨緣自在。汝等諸人，爲甚不見？蓋爲情存數量，見在果因，未能邁越聖情，超諸影迹。若明一念緣起無生，等日月之照臨，同乾坤而覆載。若也不見，牢度大神惡發，把你腦一擊粉碎。」下座。

上堂云：「今日五月一，仲夏改日，諸知事首座大衆，道體安樂。一夜長連床上，展腳縮腳，不由別人。天明起來，餬餅餕餘，橫咬豎咬，飽卽便休。當與麼時，不是古不是今，不思善不思惡，鬼神不能尋其迹，萬法不能爲其侶，地不能載，天不能蓋。雖然如此，須是眼裏有睛，皮下有血。眼若無睛，何異瞎漢？皮下無血，何異死人？三十年後，不得錯怪黃蘗。」下座。

上堂，衆集，乃喝一喝，良久云：「一事也無，喝個什麼？」又喝一喝，復云：「二喝兩喝後作麼生？」以拂子向空中畫一畫，云：「百丈耳聾猶似可，三聖瞎驢愁殺人。」擊禪牀，下座。

上堂云：「華藏世界遊歷重重無盡，及至然燈佛所，一法也無。是故，無中亦有，德山棒似撒星；有中亦無，臨濟喝如雷震。如聾如啞，通塞乾坤，知痛知痒，能有幾個？」下座。

上堂云：「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禪不假學，貴在息心。心息，故心心無慮；不修，故步步道場。無慮，則無三界可出；不修，則無菩提可求。不出

不來，由是敎乘之說，皆是衲僧，合作麼生？」良久云：「薄陸無頭案合掌，金剛無腳踏張拳。」下座

上堂云：「黃檗有時正路行，或時草裏走，汝等諸人，莫見錐頭利，失卻鑿頭方。不見古者道，開不能遮，勾賊破家；當斷不斷，返遭其亂。」下座

上堂云：「入海算沙，空自費力，磨塼作鏡，枉用功夫。作不見高高山上雲，自卷自舒，何親何疎？深深澗底水，遇曲遇直，無彼無此。衆生日用如雲水，雲水如然人不會，若得會，三界輪迴何處起？」下座

上堂云：「金襴已傳，阿難尚懷猶豫，刹竿未倒，迦葉未免攢眉。諸上座，且道倒那個剎竿，初機晚學罔測？蓋是尋常久在叢林，十個有五雙弄鹵，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下座。因出州退院廻，上堂云：「流水下山非有戀，片雲歸洞本無心。竹屋茆堂誰是主？月明中夜老猿吟。」擊禪床，下座。

歲旦上堂，僧問：「舊歲已去，新歲到來，不涉二途，乞師指示。」師云：「東方甲乙木。」進云：「人天聳耳，專爲流通，師云：「流通事作麼生？」進云：「若不得流水，幾乎過別山。」師云：「三十年後，也好商量。」

師乃舉僧問鏡清：「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清云：「有。」僧云：「如何是新年頭佛法？」清云：「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僧云：「謝師答話。」清云：「老僧今日失利。」又僧問明敎：「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敎云：「無。」僧云：「年年是好年，日日是好日，爲什麼卻無？」敎云：「張公喫酒李公醉。」僧云：「老老大大，龍頭蛇尾。」敎云：「老僧今日失利。」師乃云：「鏡清失利，卻不問你諸人，作麼生是明敎失利處？若人辨得，文殊頭白，普賢頭黑，若辨不得，黃檗今日失利。」下座

因渺潭馳書來，上堂，舉五祖戒和尚，爲智門馳書到德山，圓明接得乃問：「這個是智門底，那個是專使底？」戒直上覷山云：「欲觀前人，先觀所使。」師乃云：「古人隔山見煙，便知是火。況某何幸，伏蒙渺潭禪師遠垂華翰，曲慰山懷，實當慚抱。而況禪師通明學海，博達古今，可謂擎天日月，誨人無倦。某是何草芥，承沐如是。」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聖節上堂，云：「斯辰今上皇帝慶誕之日，普天皆賀，率土欽崇。堯天舜德，同日月以齊明；玉葉金枝，共山河而永固。恩憐萬國，澤降他邦。獄無宿禁之囚，馬共牛羊之洞。修文偃武，罷息干戈。萬民鑿井而飲，百姓自耕而食。家國晏然，事無不可。」下座

因雪，上堂云：「雪片片不別，亂飄亂灑，壁時應節，禪和不知，守株待兔與誰說？」下座

上堂云：「三玄三要，五位君臣，四種藏鋒，六方珠玉，十年前，爭頭競買，各逞機鋒。而今道泰昇平，返朴還淳，人人自有，山青水綠分，白雲深處分，三衣併爲一衲，萬事無思何處分？」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永嘉大師道：「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個是遊底山川？那個是尋底師？那個是參底禪？那個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毗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求。若向外求，則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瞥然與麼去分，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分，何處名邊？」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又《黃龍南禪師語録・黃龍山語録》

入院上堂，僧問：「如何是黃龍境？」師云：「昨日方到此，未曾子細看。」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長者長，短者短。」

師乃云：「道無疑滯，法本隨緣，事豈強爲？蓋不爾而爾，在積翠卽說積翠庵人，入黃龍便說黃龍長老。爭知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卽住，住卽卽破，只如不去不住，又作麼生搭印？」良久云：「煙村三月雨，別是一家春。」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賣笊籬下橋喫撲，女子靈照亦倒爺邊。士云：「你作什麼？」女云：「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云：「賴是無人見。」師乃云：「憐兒不覺笑嗄嗄，卻於中路驅泥沙。黃龍老漢當時見，一棒打殺這冤家。」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諸佛出世，假設言詮，祖師西來，不掛唇吻。若也從空放下，三千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含法界。若也步步登高，驢鞍橋不是你阿爺下頷。」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大道無中，復誰前後？長空絶迹，何用量之？空旣如是，道豈言哉？雖然如是，若是上根之輩，不假言詮，中下之流，又爭免得。所以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雲門云：「臘月二十五。」師云：「今日

正當臘月二十五，汝等諸人，如何委悉？若不委悉，汝等諸人諦聽，待黃龍爲汝等諸人重唱一遍：「雲門一曲二十五，不屬宮商角徵羽，若人問我曲因由，南山起雲北山雨。」」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僧堂前撞鐘鐘鳴，法堂上擊鼓鼓響。三世諸佛，在鼓聲裏轉大法輪。汝等諸人，向什麼處安身立命？有一般杜撰衲僧，不識觸淨，便道東西南北，上下四維，今日七明日八，僧堂裏喫飯，寮舍裏向火，或向面前劃一劃。若與麼，違背四恩猶自可，辜負西來碧眼胡。』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黃梅夜半傳心偈，少室巖前斷臂時，剜肉作瘡不知痛，直至如今成是非。』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越州大珠和尚昔日參見馬祖，祖問：『你來作什麼？』珠云：『來求佛法。』祖云：『你爲什麼拋家失業，何不廻頭認取自家寶藏？』珠云：『如何是自家寶藏？』祖云：『祇如今問者是，你若廻頭，一切具足，受用不盡，更無欠少。』珠於是求心頓息，坐大道場。師云：『汝等諸人，各有自家寶藏，爲什麼不得其用，祇爲不廻頭。』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有一人朝看《華嚴》，暮看《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個破席日裏睡。於此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爲，一人無爲。安下那個即是？』良久云：『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大覺世尊道：「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汝等當勤精進行此三昧。」』師云：『精進即不無，諸人作麼生是三昧？』良久云：『迦葉糞掃衣，價直百千萬。輪王髻中寶，不直半分錢。』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昨日喫粥又太晏，今日喫粥又太早，爲復是住持人威令不嚴，爲復執事人身心懶慢，大衆試斷看。規矩既亂，諸事參差，一人失事，衆人不安。當院內外二百人，曲座既在其位，大事小事，一一須自近前照顧，不得輕於事，慢於衆。若能如是，頭頭圓覺，步步道場，何假向外穿鑿，肉上剜瘡？』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達磨西來十萬里，少林面壁八九年，唯有神光知此意，默然三拜不虛傳。後代兒孫忘正覺，棄本逐末尚邪言，直到臘月三十日，一身冤債入黃泉。』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以拂子擊禪床一下，云：『有眼皆見，有耳皆聞，既見既聞，且道聞個什麼？晚學初機，須得明明說破，我佛如來，摩竭陀國親行此令，二十八祖遞相傳授。泊後石頭馬祖馬駒踢殺天下人，臨濟德山棒喝疾如雷電，後來兒孫不肖，雖舉其令而不能行，但逞華麗言句而已。黃龍出世，時當末運，擊將頽之法鼓，整已墜之玄綱。汝等諸人，不得將多年曆日繫在腰間，須知四大海水在汝頭上。』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舉僧問乾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什麼處？』峰以拄杖指云：『在這裏。』僧請益雲門，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會麼？』師云：『乾峰一期指路，曲爲初機。雲門乃通其變，故使後人不倦。汝等諸人，須窮二老之意，莫逐二老之言。得意則返正道而歸家，尋言則蕩邪途而轉遠。』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凡聖情盡，體露眞常，但離妄緣，即如如佛。雖是古人殘羹餿飯，有多少人不能得喫？黃龍與麼舉，失利也不少。還有人檢點得出麼？若檢點得出，便識佛病祖病；若檢點不得，陝府鐵牛吞乾坤。』擊禪床，下座。

又《黃龍南禪師語録續補》 上堂云：『橫吞巨海，倒卓須彌，衲僧面前，也是尋常茶飯。行腳人，須是荊棘林內坐大道場，向和泥合水處認取本來面目。且作麼生見得？』遂拈拄杖，云：『直饒見得，未免山僧拄杖。』

上堂云：『擬心即差，動念即乖。不擬不動，土木無殊。行腳人，須得轉身一路。』遂拈拂子，云：『遮個是山僧拂子，汝等諸人作麼生轉？若也轉得，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轉不得，布袋裏老鴉，雖活如死。』

上堂云：『未到鷲峰，一事全無。泊到鷲峰，便有進前捋虎鬚之客，退後把虎尾之人。殊不曉末行已行之令。故大覺禪師，唯得偏行一著，臨濟德山，祇是互用二機，便云：「法道周流，大似拗曲作直。所謂棒喝截斷，猶若以金博鍮。直饒東注西流，南唱北和，亘古亘今，且未有當頭道著，作麼生是當頭一句？」良久云：「割。」』

上堂云：『聖凡情盡，體露眞常。』拈起拂子，云：『拂子跳上三十三天，扭脫帝釋鼻孔，驢脣，先生拊掌大笑道：「盡十方世界，覓個識好惡底人，萬中無一。」』擊禪床一下。

上堂云：『山僧今日在汝諸人眉毛上座，轉大法輪，還有人見麼？見與不見，是什麼說話？好好參堂去，莫築著露柱。』

問：如何是佛？師云：向汝道，汝不信。僧云：請師指示。師云：合取狗口。』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云：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云：剗地人難得。

有僧纔出禮拜，師云：『未得問話。』其僧乃退。師云：『將謂是打陣將軍，元來是行間小卒。不見你過，好好問來。』問：『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未審有什麼過？』師云：『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聯燈》此文次下云：『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云：『大庾嶺頭，笑卻成哭。』

師室中常問僧出家所以，鄉關來歷，復扣云：『人人盡有生緣處，那個是上座生緣處？』又復當機問答，正馳鋒辯，卻復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卻復垂腳云：『我腳何似驢腳？』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往往學者多不湊機。叢林共目爲『三關』。《普燈》此文次云：『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人莫涯其意，有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舉僧問大覺和尚：『忽來忽去時如何？』覺云：『風吹柳絮毛毬走。』進云：『不來不去時如何？』覺云：『華嶽三峰頭指天。』師云：『大覺祇解箭鋒相拄，理事相投，殊不知趁得老鼠打破油甕。』

師於熙寧二年己酉三月十六日，上堂辭衆云：『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什麼？乃示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至十七日午時，端坐示寂。已上並出《續燈錄》。

示衆云：『雲從龍，風從虎，五九四十五。叢林將爲向上關，同安不打這破鼓。爲什麼不打？守株待兔，豈是智人？避色逃聲，何名作者？祖不云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照，體無去住。」』

示衆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鎮州蘿蔔頭即且置，廬陵米價作麼生？若善其價，可謂終日喫飯，未曾咬破一粒米。苟若不知，他時後日，有人索上座飯錢在，莫言不道。』

示衆云：『智海無風，因覺安以成凡；覺宅元虛，即凡心而見佛。只恁麼休去，便道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

示衆云：『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云：『未是衲僧分上事。』云：『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云：『滴水滴凍。』復云：『諸上座，且作麼生會？』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示衆云：『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拈起拄杖，云：『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

示衆云：『半夜捉烏雞，驚起梵王睡。毗藍風忽起，吹倒須彌山。官路無人行，私酒多人喫。當此之時，臨濟德山開得口，張得眼，有棒有喝用不得。汝等諸人，各自尋取祖業契書，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示衆云：『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爲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爲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個甚麼？咄！』

示衆云：『輕輕踏步恐人知，語笑分明更是誰？智者只此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卻雞。』

示衆云：『心王不妄動，六國一時通。龍拈三尺劍，休弄一張弓。』

示衆，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個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個入路，既得個入路，又須得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摑摑倒須彌山。撒手到家人不識，崔嘍鴉鳴柏樹間。』

僧問：『大用現前，請師辨白。』師云：『摘卻你眉毛，傾出你腦髓，腳跟下道將一句來。』云：『鎮鄽舉起，蛟龍失色。』師云：『作麼生？』僧以手面前一劃，云：『爭奈這個何？』師云：『三十年後，討個師僧也難得。』僧便喝。師云：『好一喝，未有主在。』僧作禮。師云：『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僧問：『一不去，二不住，請師道。』師云：『高祖殿前樊噲怒。』云：『與麼則今日得遇和尚也。』師云：『仰面看天不見天。』云：『若然者學人禮謝。』師云：『更待何時。』已上並出《聯燈》。

上堂：『時人住處我不住，時人行處我不行，於此了然明的旨，須會全身

入火坑，以拂子畫一畫，云：「臭煙熏人，眼未明者，總在裏許從上古聖無非入生死坑中，向無明火裏提拔有情　汝等諸人，且如何入？若入不得，可謂在火不燒，在水不溺　若入不得，非但不能自利，亦乃不能利他　既不能自利利他，圓頂方袍，殊無利益。良久，召大衆，衆舉首。師曰：「牛頭出，馬頭回。」

上堂：「撞鐘鳴，擊鼓鼓響　大衆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　這個是世法，那個是佛法　咄！」

問：「德山棒，臨濟喝，直至如今少人拈掇，請師拈掇。」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云：「作家宗師，今朝有在。」師便喝。僧禮拜。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

師燕坐次，有僧侍立。師顧晾，久之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師喝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僧聞之，卽趨入。師復理前語，問之，亦云：「安敢不信。」師又指左曰：「過這邊來。」僧堅立不往。師喝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已上並出《普燈錄》）

上堂：「僧堂覷破香積橱，鼈鼻咬殺佛殿脊。明明向道，尚乃不會，覓說蓋覆將來？」擊禪床，下座。

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　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　萬法本閑，唯人自鬧，鬧個什麼？咄！

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　好個眞消息，憑君子細看　千般說萬般論，只要教君早回去　去何處？」良久云：「一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

人人盡握驪蛇之珠，個個自抱荆山之璞，不自回光返照，懷寶迷邦不見道，應耳時若空谷，大小音聲無不足，應眼時如千日，萬像不能逃影質　擬議若從聲色求，達磨西來也大屈。

古人看此月，今人看此月，如何古人心，難向今人說　古人求道內求心，求得心空道自親，今人求道外求聲，尋聲逐色轉勞神　勞神復勞神，顚倒何紛紛？」擊禪床，下座。

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受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　更有一種不易是什麼人？」良久云：「釐」便下座。時僉點胸作首座，藏主問云：「遠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什麼人？」首座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動念靜念爲二，不動不靜是爲入不二法門，通達此道者，更問朱唇玉善薩。」擊禪床，下座。

出莊回云：「去時一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拂子擊禪床）

「陽烏晞時天大曉，白雲開處月初圓，鷲峰峰下諸禪客，休把金針半夜穿。」（已上續古尊宿錄）

舉阿難偈云：「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　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師云：「後來子孫不肖，祖父田園，不耕不種，一時荒廢，向外馳求　縱有些少知解，盡是浮財不實　所以作客不如歸家，多虛不如少實。」

上堂，舉馬祖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云：「近前來，向汝道。」僧近前，祖攔腮一掌，云：「六耳不同謀。」師云：「古人尚乃不同謀，如今無端聚集一百五六十人，欲漏洩其大事　如今忽有明眼人，覷見是一場禍事　雖然如是，如今既到這裏，將錯就錯，鬼神茶飯也少不得。」良久云：「十字街頭吹尺八，酸酒冷茶愁殺人。」以拂子擊禪床。

上堂，舉趙州因寺者報云：「大王來也。」州云：「萬福大王。」寺者云：「未到在。」州云：「又道來也。」師云：「頭頭漏泄，爭遇仙陀歸宗道　侍者祇解報客，爭知身在帝鄉　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舉德山因廊侍者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山云：「作麼？」作麼？」廊云：「勅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　明月山浴出，廊過茶與山　山撫廊侍者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廊云：「這老漢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云：「德山持聲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廊公掩耳偷鈴，爭奈傍觀者醜。」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緣。」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恁麼。」化拈棒，賓擬議，化便打。復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充設堂飯。」至來日齋時，自白槌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抽單出院。」師云：「克賓維那，失錢遭罪，有理難伸　興化以劒決疑，未足光也。」

因僧馳書至，上堂，舉玄沙令僧馳書上雪峰，峰上堂，開見白紙三幅，乃

承衆云：『會麼？』僧云：『不會。』峰曰：『看古人風調，猶同聲相和，氣同類相求。』僧云：『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師云：『叢林異解，莫知其數。有云，雪峰纔接得客，無語識破他。開見是白紙，直似大衆，更說道理，是兩重蹉過了也。有云，雪峰見處，未必不及玄沙。玄沙見處，未必過於雪峰。此二父子相見，遞相唱和，責要話行。有云，玄沙若無此語，佛法爭到今日，殊不本其宗源，但恣識情計度，如斯見解，自誤猶可，誤他別人，同安今日不惜眉毛，布施大衆。雪峰不道無長處，既被玄沙識破，直至如今雪不出。』

上堂，舉雲門問僧：『今日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僧無語。門代云：『三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師云：『歸宗即不然，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且道是同是別？』

上堂，舉智門竟問五祖戒：『暑往寒來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戒云：『五鳳樓前聽玉漏。』竟云：『爭奈主山高，案山低。』戒云：『須彌頂上擊金鐘。』師云：『戒禪師只解步步登高，且不會從空放下。若是歸宗則不然，遠涉煙塵則不問，林下相逢事若何？』云：『漢王有道成無道，爭奈案山低，主山高，范蠡論功卻不功。』

舉智門遊山回，首座與衆出行接。座云：『和尚遊山，巇嶮不易。』門拈拄杖，云：『全得這個力。』座乃進前，奪卻拋向一邊。門放身便倒。大衆遂進前扶起。門拈拄杖，一時趁散，迴顧侍者，云：『向你道，全得這個力。』師云：『智門雖然會起會倒，不覺弄巧成拙。』

上堂，舉智門祚因僧問：『如何是般若體？』門云：『蚌含明月。』僧云：『如何是般若用？』門云：『兔子懷胎。』師云：『大小智門，卻向言語中明體用。黃龍卽不然。如何是般若體？一堆屎。如何是般若用？一堆屎。中蠱。』

示衆云：『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時如何？』黃檗勝禪師云：『猛虎當路坐。』《會元》曰：『州府委請黃檗長老師垂語云：「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住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師遂令去住黃檗。』已上，並出《禪門拈頌集》

上堂云：『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須依二空理，當證法王身。且道，何名二空理？人空法空，內空外空，凡空聖空，一切法空。二空之理，總爲諸人說了也。且道，何名法王身？四大五蘊，行住坐卧，開單展鉢，僧堂佛殿，廚庫三門，無不是法王身。若能於此處得，乾坤大地，日月星辰，穿過你諸人眼睛，四大海水，流入你諸人鼻孔。方知釋迦、彌勒授記，但是虛名；臨濟德山棒喝，權爲假道。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頭上是天，腳下是地。作麼生說個一乘法？』良久云：『開單展鉢，豈不是一乘法？拈起把筯，豈不是一乘法？』遂拈拄杖，云：『這個是什麼？若喚作一乘法，眉鬚墮落。』以拄杖卓禪床，下座。

上堂云：『三祖曰圓同大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在諸佛而不增，處凡夫而不減。既不增不減，爲什麼有證無上菩提？爲什麼有墮在生死？只爲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諸佛無心，故證無上道。凡夫有心，故墮在生死。所以教中道，夢幻空花，如水中月。生死涅槃，同空花相。於此見得，事鉢叢前休話會，曹溪路上好商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上堂云：『然僧家居山好離欲，寂靜是沙門法，有經教可披可閱，有知識可參可問。所以有僧問雲居弘覺大師：『僧家畢竟如何？』覺云：『居山好。』僧禮拜起。覺云：『你作麼生會？』僧云：『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之不動。』覺乃打一棒，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覺乃問傍僧：『你作麼生會？』其僧禮拜，起云：『僧家畢竟居山，眼不觀玄黃之色，耳不聽絲竹之聲。』覺云：『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師云：『且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不喪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已上並出《永平廣錄》

『春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且道，落在什麼處？』自云：『滴破汝眼睛，浸爛你鼻孔。』出《無示謀禪師語錄》

藝文

慧南《黃龍南禪師語録・偈頌》

趙州勘破

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

韓愈侍郎見大顛

宗師一等展家風，盡情施設爲韓公　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

寶壽開堂三聖推僧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　棒頭分明無老少，天下盲人幾個知？

秘魔巖見霍山到因緣

叔姪相逢兩不猜，到頭撫背似癡獃　迴首恐人生怪笑，報云千里賺余來。

臨濟屬三聖

闊寂將歸敍別時，叮嚀法眼好任持　喝下不開泥水路，瞎驢從此少人騎

靈雲見桃花悟道三首

二月三月景和融，遠近桃花樹樹紅　宗近悟來猶未徹，至今依舊笑春風

龍象相逢世不羣，一來一去顯疏親。時人不悟其中旨，摘葉尋枝長客塵

一見桃花更不疑，叢林未徹是兼非　須知一氣無私力，能令枯木更抽枝

國師三喚侍者二首

國師三喚侍者，打草祇要蛇驚。誰知澗底青松下，有千年茯苓？

國師有語不虛施，侍者三喚無消息。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不如不相識

趙州喫茶二首

趙州驗人端的處，等閑開口便知音　覿面若無青白眼，宗風爭得到如今

相逢相問知來歷，不揀親疎便與茶　翻憶憧憧往來者，忙忙誰辨滿瓶花

庭前柏三首

趙州有語庭前柏，禪者相傳古復今　摘葉尋枝雖有解，那知獨樹不成林

庭柏蒼蒼示祖心，趙州此語播叢林。盤根抱節生金地，禪者休於外尋。

萬木隨時有凋變，趙州庭樹鎮長榮。不獨凌霜抱貞節，幾奏清風對月明

盧陵米價

盧陵米價逐年新，道聽盧傳未必眞。大意不須岐路問，高低宜見本行人。

須彌山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踊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北斗藏身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若識藏身病，拈取簸箕別處春。

溈山水牯牛三首

昔日溈山有水牯，而今老倒卧荒丘。形容卓立雖無力，灌啖依前是好牛

四野青草隨處放，千峰雪白早須收。若能攀及時節，極目桑田何用憂。

千羣萬隊水牯牛，不出溈山這一隻。無心管帶常現前，作意追尋尋不得。

不大不小有筋力，一身兩號少人識。隨緣放去草木青，遇晚收來天地黑。

收放須得鼻頭繩，若不得繩無准則。世間多少無繩人，對面走卻這牛賊。

溈山水牯骨羸錐，改變毛衣逐四時。童子未知攀角上，巖心便要駕腰騎。

忽然弄影無邊際，不覺翻身墮嶮巇。直至起來牛失卻，渾身泥中淚雙垂

示禪者

南北不分，欺天罔地　說妙談玄，驢鳴狗吠

和全大道

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終年落魄。挤狗不願生天，卻笑雲中白鶴

南嶽高臺示禪者

撥草占風辨正邪，先須拈卻眼中沙　舉頭若味天皇餅，虛心難喫趙州

黃南泉無語歸方丈，童雲有頌雪堆花　從頭爲我雌黃出，要見叢林正作家

南嶽送秀禪者

悟得人空與法空，便擬辭予出嶺峰　曉汝見知猶未達，住緣施設信難通　存心勿守澄潭月，秉節須欺帶雪松　此去欲知安穩處，天台鴈蕩在江東

寄黃蘗初維那

喫棒祇因扶斷際，趯瓶當下得溝山　是非未寒叢林口，何事流傳滿世間

示雲典座

當今明擊道唯淳，塊雨條風處處聞　園裏菜青木又熟，時中通變盡由君

寄南嶽芭蕉庵主

一別蠻源又一春，欲期再會恨無因　吾師有種芭蕉訣，頓莫傳持取次人

退院別廬山

十年廬嶽僧，一旦出巖層　舊友臨江別，孤舟帶鶴登　水流隨岸曲，帆勢任風騰　去住本無著，禪家絕愛憎

送師伯歸玉山

來時秋風生，去時春風起。風性本無著，師心亦復爾。舊寺歸懷玉，迢迢千百里。送別何所談？浩渺空江水。

酬仰山圓監院布衫

墨黲欄衫誰辨別，袖頭打領頗相宜　趙州曾示七斤重，洞上全提寶八機　溢目不粧山水色，嚴身堪作歲寒期　縱橫著在閻浮世，翻笑霜風遼亂吹

送勤頗二禪者

禪外無餘事，乘春秀水行　就予求半偈，前去慰勞生　日出雲霞散，風和草木榮。何須重話會，法法本圓成

謝富一二修造問病

從癡有愛，則我病生　淨名垂範，文殊遂行　地水相違，火風相擊　各無從，寧容辯識　分飛三界真不盡，日皎寒潭秋露滴

送著維那

清淨願力心未捨，卷衣又出化墓迷　送行唯託金輪日，夜夜相隨到別畿

自述真讚

禪人圖吾眞，請吾讚　噫，圖之既錯，讚之更乖　確命弗遷，因塞其意　一幅素繒，丹青模勒　謂吾之眞，乃吾之賊　吾眞匪狀，吾貌匪揚　夢電光陰五十一，桑梓玉山俗姓章

酬渤澤月長老惠草履二首

當年西祖曾留下，今日蒙師特惠來　覩物思人孰知我，旨明著上妙高臺　尋骨尋皮心未灰，當年一著更何猜　而今二百年前事，不是知音不擧來

洪州送永統二禪人入浙

黃檗問心心不盡，洪都送別別非輕　舊山未暇論歸日，爲爾徘徊說去程　林葉繽紛衣鬬爛，鄉砧嘹亮錫交聲　頭頭總是吾家物，莫把情塵取次明

送人之黃龍

鳳嶺昔曾綴鳳毛，江西南嶽罷遊遨　而今欲指黃龍角，橫身須佩七星刀

送和禪者

毗盧性清淨，清淨不須守　宜著弊垢衣，人俗破慳有　五六七八九，面南看北斗。此中若得玄，縱橫任哮吼

送周禪者

扶起放倒，翻來覆去　隨假隨眞，還伊價數　師子嚬呻，象王迴顧　赤日光中，騰雲起霧　坐斷千差，密開要路　大丈夫漢，莫打死兔

又《黃龍南禪師語録續補・偈頌》

答張職方二首

夢幻年光過耳順，茆庵艸座頗相宜　日高一鉢和羅飯，禪道是非都不知

不知猶作不知解，解在成功百鳥奔　欲絕喃花個中意，江心明月嶺頭雲

已上出《普燈錄》

三關師自頌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鰕？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

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　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

我腳驢腳並行，步步踏著無生　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

同總頌

至緣斷處伸驢腳，驢腳伸時佛手開　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

已上，並出《五燈會元》《頌古聯珠》云：「廬山圓通昊古佛云：『吾見廣額首座，收南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無遺　近見諸方傳錄不全，又多訛舛，故茲註出。』云云。《頌》與《會元》所載全同。《禪林類聚》以此四頌爲昊古佛之作，恐誤也。《雲卧紀談》載此偈事，亦同《會元聯珠》之說。

師住歸宗時，遣化至虔上，還白曰：「虔有信士劉君，臨行送至郊外，祝曰：『爲我求老師偈一首，爲子孫世世福田。』明年，師以偈寄之

虔上曾歸廬岳寺，有言居士乙伽陀　授受宗旨個中意，近日秋林落葉多

出《林間錄》

師居黃檗積翠庵時，豫章師程公副，以詩招住翠巖，師和之

白髮滿頭如雪山，嗤嬴無方出人間　翻思有負公侯命，旦夕彷徨益厚顏

及程歸朝，閱二年，復除江西漕，師以頌寄之

洪井分飛早二年，林間士路兩相懸　近聞北闕明君詔，又領江西漕使權

列郡望風皆草偃，故人高枕得雲眠　馬塵未卜趨何日，預把音書作信傳

答鄒長者五首

短序長書皆典雅，五言七字更工夫　若能言行長相顧，萬古新昌君子儒

日往月來如擲梭，年顏不覺暗消磨　勸君早踐菩提路，世諦嘍囉不用多

時人心地長高無，受報因茲錯道塗　棄世不論僧俗，要須言行與相符

久聞齋素好持經，欽羨蓮花火裏生　浮世勞勞皆夢幻，叮嚀只此是前程

僕者言歸不暫居，聊成數偈答君書　燈霞幸得爲鄰並，從此相知德不孤

已上並出《雲卧紀談》

仁勇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保寧仁勇禪師》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閩明氏子　容止淵秀，齠爲大僧，通大台教　更衣謁雪竇明覺禪師，覺意其可任大法，謂之曰：「央庠座主，師憤憒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腳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渺潭，踰紀疑情未泮　聞楊岐移雲蓋，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　歧歿，從住參白雲端禪師，游研極玄奧　後出世兩住保寧而終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師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切忌踏著。』問：『先德道，寒風凋敗葉，猶喜故人歸　未審誰是故人？』師曰：『楊岐和尚遷化久矣。』曰：『正當恁麼時，更有甚麼人爲知音？』師曰：『無眼村翁暗點頭。』問：『如何是佛？』師曰：『自屎不覺臭。』問：『如何是保寧境？』師曰：『主山頭倒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鼻孔無半邊。』問：『如何是塵中自在底人？』師曰：『因行不妨掉臂。』問：『如何是佛？』師曰：『鐵鎚無孔。』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籤湯無冷處。』問：『廬山指月，曹溪話月，未審保寧門下如何？』師曰：『嘎。』曰：『有花當面貼。』師便喝　問：『摘葉尋枝即不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曰：『蚊子上鐵牛。』曰：『直截根源人已曉，中下之流如何指示？』師曰：『石人脊背汗通流。』

上堂：「山僧二十餘年，挑囊負鉢，向寰海之內，參誘知識十數餘人，自家並無個見處，有若頑石相似。參底尊宿，亦無長處可相利益。自此一生，作個白無所解底人。幸自可憐生，忽然被業風吹到江寧府，無端被人上當，推向十字路頭，作個破院，作粥飯主人。接待南北，事不獲已，隨分有鹽有醋，粥足飯足，且恁過時。若是佛法，不曾夢見。」上堂，侍者燒香罷，師指侍者曰：「侍者已爲諸人說法了也。」上堂：「看看，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唧阿唧！」上堂：「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大衆，直須恁麼，始得一句句切害，一拳拳著實。忽然打著個無面目漢，也不妨暢快殺人。」上堂：「滿口是舌，都不能說。碧眼胡僧，當門齒缺。」上堂：「秋風涼，松韻長。未歸客，思故鄉。且道誰是未歸客？何處是故鄉？」良久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打破太虛空，如何尋不得？」垂下一足曰：「大衆向甚麼處去也？」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且道保寧今日當說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爲，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咄！」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上堂：「有手腳，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曰：「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上堂：「風鳴條，雨破塊，曉來枕上驚聲碎。蝦蟆蚯蚓一時鳴，妙德空生都不會。都不會，三個成羣，四個作隊。窈窈窕窕，靈靈巂巂。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一佩兩佩。」上堂：「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頭角生。大衆頭角生了也，是牛是馬？」上堂：「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喝一喝，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上堂：「夜靜月明，水清魚現。金鈎一擲，何處尋蹤？」提起拄杖曰：「歷細歷細。」

示衆云：「有個漢，怪復醜，眼直鼻藍鑊面，南看北斗。解使日午金烏啼，夜半鐵牛吼。天地旋，山河走，羽族毛羣，失其所守。直得文殊普賢出此沒彼，七縱八橫，千生萬受。驀然逢著個黃面瞿曇，不惜眉毛，再三與伊摩頂授記，云善哉善哉！大作佛事，希有希有。於是乎自家慴慴懼懼，惶惶惶惶，藏頭縮手。」召云：「大衆，此話大行，何必更待三十年後。」示衆云：「大方無外，大圓無內。無內無外，聖凡普會。瓦礫生光，須彌粉碎。無量法門，百千三昧。」拈起拄杖云：「拶在這裏，會麼？蘇嚕蘇嚕，嘿哩嘿哩，娑訶。」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掬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誰是後昆，誰爲先覺。既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大平。」示衆云：「眞相無形，示形現相。千怪萬狀，自此而彰。喜則滿面光生，怒則雙眉陡豎。非凡非聖，或是或非，人不可量，天莫能測。直下搆得，未稱丈夫。喚不回頭，且莫錯怪。」

契嵩

論說

契嵩《鐔津文集》卷一《輔教編・原教》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於方今，資必成乎將來。

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乎五乘，又歧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

然於五乘者，皆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潔情汙，直趣乎眞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而制之。

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當愛生，不可以己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攘他物也。三曰不邪淫，謂不

亂非其匹偶也　四曰不妄語，謂不以言欺人　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其修心　曰大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　一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　五曰不綺語，謂不爲飾非言　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　七曰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　八曰不嫉，謂無所妒忌　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　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　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生天也　修前五者，資之所以爲人也　脫天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　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　昔宋文帝謂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明理，並是開獎人意　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　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　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　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

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　夫仁義者，先王一世之治迹也　以迹議之，而未始不異也　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　迹出於理，而理祖乎迹　迹，末也　理，本也　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　《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　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詰其百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　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　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而同於膳人也；聖人爲教不同，而同於爲善也

曰：佛之道，其治三世，非耳目之所接，子何以而明之？曰：吾謂人死而其神不死，此其驗矣　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　前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曰：神理冥眇，其形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耶？果爲飛潛異類乎？曰：斯可通也　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　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人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　夫其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

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耶？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耶？佛行情而不情耳　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不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　義者何？適宜之謂也　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　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　性相同也，情相異也　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　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　謂物也，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概而惠之，不敢損之　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尊之，使自求之　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　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惡有罪，而鮮不惻然收其惡心，歡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　若鄉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讒，不惡口不辱，不恚不鬬，不嫉不爭，不癡不昧　有一於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　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恭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無有也　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辭耳　佛豈苟辭於人焉　如此者，佛之道哉！人之私爲乎，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君臣父子耶？豈妨人所生養之道耶？但其所出不自吏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世不得而盡信　《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不然乎？

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乎敝薄　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治，謂之帝，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適不暇救　以仁恩之，以義敎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割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　苟聞有不以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然喜而致之　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　若是，是聖人私其道也　安有聖

人之道而私哉？

夫游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虎聲於山林，而飄風颼颼而來，蓋其類自相應也。故善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舜好問而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其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理也。

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沮而善者如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況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耶？

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擬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

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今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緇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

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諷諷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己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耶？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也誕耶，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耶，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耶？佛之見既遠，而其知物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

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於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況佛之所出非夷也。

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卻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嗚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德於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

曰：而何甚不厭耶？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耶？夫先王之制民也，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各屬其職，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蠹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

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耶？堯、舜已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已貿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其教加於四民而爲瘝然耶？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

報應者，儒言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虛張耶！夫舍惠，誠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人貪悋，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人誠其心，而潔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於世。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

曰：男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抑亦大矣。以道報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己雖不娶，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親。泰伯豈不虧形耶，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豈不不娶，長往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不娶而少之。子獨過吾徒耶？

夫世之不軌道久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弟，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我以偷安耶？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猷中固有不實之萌，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誠可尚也，然則辨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爲優乎？曰：叟，愚也。若然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願存意，不已而言之。諸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傳記

陳舜俞《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於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

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游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

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晞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

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二卿郎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

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作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磨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義，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

公送，請還東著。

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歷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撫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守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指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定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鑠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

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師杭也，延置佛日山，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惠洪《禪林僧寶傳》卷二七《明教嵩禪師》 禪師名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生藤州鐔津李氏。七歲，母鍾施以事東山沙門某，十三得度，受具。

十九游方時，寧風有異女子姚精嚴而住山，時年百餘歲，面如處子。嵩造焉，女子留之信宿。中夜聞池中有如叉鉦器聲，以問女子，女子曰：噫，此龍吟也，聞者罹徵，子當有大名於世，行矣無滯。於是下沅湘，陟衡嶽，謁神鼎證禪師。證與語奇之，然無所契悟。游袁筠間，受記剪於洞山聰公。嵩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之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以爲常。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

是時天下之士學古文，慕韓愈拒我以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鑒陽、李泰伯尤雄傑者，學者宗之。嵩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讀之者畏服。

末幾復游衡嶽，龍歸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其志蓋憫道法陵遲，博攷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之下，至於達磨多羅爲二十八祖，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書成，游京師，知開封府龍圖王公素奏之，仁宗皇帝覽之加嘆，付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寵賜紫方袍，號明教。嵩再奏辭讓，不許。宰相韓琦、大參歐陽修皆延見而尊禮之。留居閔賢寺，不受，再請東還。於是律學者憚，疾相與造說以非之。嵩益著書，援引古今，證其明，幾數萬言，禪者聚氣，向其□□□□

藏目錄。取進止。仁廟覽其書，可其奏勅。送中書丞相韓魏公、參政歐陽文忠公，相與觀歎。探經考證，既無訛謬，於是朝廷旌以明教大師，賜書入藏。中書劄子有曰：「權知開封府王素奏，杭州靈隱寺僧契嵩撰成《傳法正宗記》並《輔教編》三卷，宜令傳法院於藏經收附，傳法院准此。」由是名振海內。

已而東還，屬蔡公襄爲守，延置佛日山居數年，退老於靈隱永安精舍。熙寧五年示寂，闍維六根不壞者三，曰眼、曰舌、曰童眞，與頂骨數珠爲五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葬於永安之左。

藝文

契嵩《傳法正宗記・上皇帝書》 十二月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沙門賜紫臣僧契嵩，謹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聞，事天者必因於山，事地者必因於澤，然其所因高深，則其所事者易至也。若陛下之崇高深明，則與夫山澤相萬矣。適人有從事其道者，舍陛下而不即求之，雖其渠渠終身絕世，烏能得其志耶？抑又聞佛經曰，我法悉已付囑乎國王大臣者，此正謂佛教損益施張，在陛下之明聖矣。如此則佛之徒，以其法欲有所云爲，豈宜不賴陛下而自棄於草莽乎？

臣忝佛之徒，實欲扶持其法，今者起巖穴，不遠千里，抱其書而趨闕下，願幸陛下，大賜以成就其志也。臣嘗謂，能仁氏之垂教，必以禪爲其宗，而佛爲其祖。祖者乃其教之大範，宗者乃其教之大統。大統不明，則天下學佛者，不得一其所詣。大範不正，則不得質其所證。夫古今三學輩，競以其所學相勝者，蓋宗不明祖不正，而爲其患矣。然非其祖宗素不明不正也，特後世爲書者之誤傳耳。又後世之學佛者，不能盡考經論而校正之，乃有束教者，不信佛之微旨在乎言外，語禪者，不諒佛之能詮遺乎教內。始草書，即云「佛之所詮概見乎教內」，及寫奏時遞改曰，「佛之能詮遺乎教內」，意謂，佛之善巧詮發此法之語，存乎教部之內。先爲學徒以始草者傳出，遂與奏本有異。然此二說其義皆可用。他本或云「所詮概見乎教內」者，蓋兩出之也。雖一圓顱方服之屬，而紛然自相是非，如此者，古今何嘗稍息？

臣不自知量，平生竊欲推一其宗祖，與天下學佛輩息諍《釋疑》，使百世而知其學有所統也。山中嘗力探大藏，或經或傳，校驗其所謂禪宗者，推正其所謂佛祖者，其所見之書果謬，雖古書必斥之；其所見之書果詳，雖古書必取之。又其所出佛祖年世事迹之差訛者，若《傳燈錄》之類，皆以衆家傳記與累代長曆校之修之，編成其書，垂十餘萬言，命曰《傳法正宗記》。其排布狀，畫佛祖相承之像，則曰《傳法正宗定祖圖》。其推會祖宗之本末者，則曰《傳法正宗論》，總十有二卷。又以吳縑繪畫其所謂《定祖圖》者一面。

在臣愚淺自謂，吾佛垂教僅二千年，其教被中國殆乎千歲，禪宗傳於諸夏僅五百年，而乃宗乃祖其事迹本末，於此稍詳，可傳以補先聖教法萬分之一耳。適當陛下，以至道慈德治天下，天地萬物和平安裕，而佛、老之教，得以毘贊大化。陛下又垂神憚悅，彌入其道妙，雖古之帝王百代，未有如陛下窮理盡性之如此也。是亦佛氏之徒，際會遭遇陛下萬世之一時也。臣所以拳拳懇懇，不避其僭越冒犯之殊，輒以其書與圖偕上進，欲幸陛下垂於大藏與經律皆傳。臣螻蟻之生，已及遲暮，於世固無所待，其區區但欲教法不微不味，而流播無窮。人得資之而務道爲善，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非敢僥倖，欲忝陛下雨露之渥澤耳。其所證據明文，皆出乎大經大論，最詳於所謂《傳法正宗論》與其《定祖圖》者。儻陛下，天地垂察，使其得與大賜，願如《景德傳燈錄》、《玉英集例》，詔降傳法院，編錄入《藏》，則臣生死之大幸耳，抑亦天下教門之大幸也。如陛下睿斷，允臣所請，乞以其書十有二卷者，特降中書，施行其《傳法正宗記》與其《定祖圖》，兼臣舊著《輔教編》印本者一部三冊，其書亦推會二教聖人之道，同乎善世利人矣。謹隨書上進，干瀆冕旒，臣不任激切屏營之至，誠惶誠恐，謹言。

守端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白雲守端禪師》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

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擯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毬僧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市侍久之，辭游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住承天，聲名籍甚。又遜居圓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錢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烏飛兔走。」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未是衲僧分上事。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死水不藏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賺殺你。」到棲賢，上堂：「承天自開堂後，便安排些葛藤來山南東葛西葛，卻爲在歸宗開先萬杉打疊了也。今日到三峽會裏，大似臨嫁醫嫂，卒著手腳不辦。幸望大衆不怪。伏惟珍重！」上堂：「鳥有雙翼，飛無遠近。道出一隅，行無前後。你衲僧家，尋常拈匙放筯，盡道知有，及至上嶺時，爲甚麼卻氣急？不見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衆，眼在鼻上，腳在肚下，且道寶在甚麼處？」良久云：「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上堂：「古者道，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圓通則不然，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上堂：「江月照松風，吹到這裏，還有漏網者麼？」良久曰：「皇天無親，上堂：「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入鳥不亂行。大衆，這個是把纔放船底手腳，且道衲僧家合作麼生？」以手拍禪牀曰：「撥翻海嶽求知己，撥亂乾坤見太平。」上堂：「忘口自然諸病滅，多情未免有時勞。貧居動便成違順，落得清閑一味高。雖然如是，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示衆云：「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金佛不度爐，眞佛內裏坐。大衆，趙州老子十二劑骨頭，八萬四千毛孔，一時拋向諸人懷裏了也。圓通今日路見不平，爲古人出氣。」以手拍禪牀云：「須知海嶽歸明主，未信乾坤陷吉人。」

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個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遍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卻學者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底，不唯瞎卻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犯鋒傷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答云：「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進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師翁便喝，進云「好喝」。師翁又喝，先師亦喝。師翁乃連喝兩喝，先師遂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卻在千峰頂上握手。向千峰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

開堂示衆云：「昔日靈山會上，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分付摩訶大迦葉，次第流傳，無令斷絕。至於今日，大衆若是正法眼藏，釋迦老子自無分將個甚麼分付？將個甚麼流傳？何謂如此？況諸人分上，各各自有正法眼藏。每日起來，是是非非，分南分北，種種施爲，盡是正法眼藏之光影。此眼開時，乾坤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象，祇在面前，不見有毫釐之相。此眼未開時，盡在諸人眼睛裏。今日已開者，不在此限。有未開者，山僧不惜手，爲諸人開此正法眼藏看！」乃舉手，竪兩指曰：「看！看！若見得去，事同一家。若也未然，山僧不免重說偈言。諸人法眼藏，千聖莫能當。爲君通一線，光輝滿大唐。須彌走入海，六月降嚴霜。法華雖恁道，無句得商量。大衆，既滿口道了，爲甚麼卻無句得商量？」喝一喝曰：「分身兩處看。」

上堂：「釋迦老子有四弘誓願云：一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法華亦有四弘誓願：「饑來要喫飯，寒到卻添衣，困時伸腳睡，熱處愛風吹。」上堂：「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覷得透後，方知自己便是鐵壁。如今作麼生透？」復

曰：「鐵壁，鐵壁。」上堂：「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卻被一莖草蓋卻。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上堂：「安居之首，禁足爲名。禁足之意，意在進道而護生。衲僧家更有何生而可護？何道而可進？睡一睡，睡破釋迦老子面門。踏一步，踏斷釋迦老子脊骨。猶是隨羣逐隊漢，未是本分衲僧。」良久曰：「無限風流慵賣弄，免教人指好郎君。」上堂：「絲毫有趣，皆能進，畢竟無歸。若可當，逐日退身行興盡，忽然得見本爺孃。作麼生是本爺孃？」乃云：「『萬福』便下座。」示衆云：「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起拄杖云：「山河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今日盡向法華拄杖頭上作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天台南嶽說個甚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各得其宜。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天台說：「臨濟下，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廬山出來道：「你兩個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大衆據此三個漢見解，若上衲僧秤子上稱，一個重八兩，一個重半斤，一個不直半分錢。且道那個不直半分錢？」良久云：「但願春風齊著力，一時吹入我門來。」卓拄杖，下座。熙寧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王安石

論說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七《答蔣穎叔書》 阻闊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性所謂無性」；曰「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著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變，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

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紀事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九《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並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樊脊麟，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激難勝。顧追衰殘，靡揭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又《乞將荒熟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雪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雪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辭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二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錢五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雪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行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取進止。

又卷二四《請秀長老疏二》 伏以性無生滅，不出於如，法有思修，但除其病。故牟尼以無邊闡教，諸祖以直指明宗，雖開方便之多門，同趣涅槃之一路。知言語之道斷，凡爾忘緣；悟文字之性空，熾然常說。至於窮智之所不能到，諭言之所不可傳，苟非其人，曷與於此？秀公早種多識，獨悟唯心，或以羣言開有學之迷，或以一指應無窮之問。雲門法印，既所親承；正

覺道場，誠資演暢　宜從衆志，來嗣一章

伏以正法眼藏，諸祖之所親傳；大甘露門，衆生之所祈向，非由開士，曷振宗源？伏惟某人性悟無生，識趨有學，喻法常知於舍筏，陶眞已得於遺珠。爝焰無窮，能作千生之續；妙音普振，同霑一雨之滋。恩臨眞覺之道場，親受雲門之法印，仰惟慈鑒，俯徇衆求。

藝　文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七《空覺義示周彦眞》　覺不偏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偏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又卷七九《贈寶覺並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興趣江湖遍，往與惠訓菴，一宿金山頂。懷哉苦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極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汀州，鑒思理煙艇。

又卷八〇《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沉淪。祇爲從來認識神。作麼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眞。幻化空身即法身。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曾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雜　録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三五《城陂院興造記》　盧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沖居之，而王氏諸父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沖始傳其毁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於寢，浮圖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致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磐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又《揚州龍興寺十方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宇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歛以卒日，視其居楊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

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又《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尚未足以爲多也。

眞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棲藏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閎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興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又《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

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既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己而無求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涇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聞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

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氈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並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淨源

傳記

志磐《佛祖統紀》卷三〇《慧因淨源法師》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師注《金師子章》，學《合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四方宿學，推爲義龍」，因省親於泉，請主清涼。復遊吳，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復主青鎮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

高麗僧統義天航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慧因易禪爲教，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晉嚴觀二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唐爲茶進本澄觀法師譯四十卷。以遺師，爲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於寺西北。

著録

淨源《華嚴金師子章雲間類解序》 法非喻不顯，喻非法不生，是故至人，見一眞之性匪殊也，故用金師子以況之；見羣生之器匪齊也，故用諸法章以導之。富哉！非吾祖賢首垂一乘之文，廓十方之奥，則何以流慈訓世，隨機有授？非天冊聖帝弘萬乘之心，尊三寶之教，則奚能因喻了法，由法達性者乎？然而斯文，禪叢講席莫不崇尚，故其注解，現行於世者殆及四家：清源止觀禪師注之於前，昭信法燈大士解之於後，近世有同號華藏者，四衢昭昱法師，五臺承遷尊者皆有述焉。歷觀其辭，或文煩而義闕，或句長而教非，遂使修心講說二途，方興傳習之志，反陷取捨之情。源不佞，每念雅誥，嘗疚於懷。既而探討晉經二玄，推窮唐經二疏，文之煩者刪之，義之闕者補之，句之長者剪之，教之非者正之，其間法語奥辭，與祖師章旨炳然符契者，各從義類以解之。於時絕筆於雲間善住閣，故命題曰《雲間類解》焉。元豐三年歲次庚申四月八日序。

又《華嚴還源觀疏鈔補解序》 夫宗經爲觀，傳諸後嗣，以教類之，略有三焉：昔帝心尊者集《法界觀門》，則宗乎化教矣；澄照律師述《淨心戒觀》，則宗乎制教矣；若乃化制，並宗性相互陳，唯賢首國師《妄盡還源》兼而有之。故其圓頓之機，權小之流，悉皆普被耳。源景祐中稟茲觀門，於崑山慧聚法師之門名諱清本，並疏兩軸科文一冊，皆法燈大師之所撰也。然其間所釋序文及諸觀義，雖盡乎善而未盡乎美。於是舉要治繁，選言發行，探清涼之疏旨，索《演義》之鈔辭，補其偏善之功，成其具美之績，故命題曰《疏鈔補解》焉。古人有言：不截盤根，無以驗其利器；不剖文奥，無以辨其通才。後之孫謀通吾祖觀，心昭昭然，若果日之麗天，且不爲昏情所翳者，其在茲乎？時元豐二季歲次己未夏，安居後三日於雲間善住寶閣序。

從悅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兜率從悅禪師》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贛州熊氏子。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邪？」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割之，師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清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王虎符。領衆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個別更有？」師曰：「莫將文遮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水按藍色，十峯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四八五無人見，百千千頭祇自知。」上堂：「耳目一何清，端居幽谷裏。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衲僧於此更求眞，兩個猢猻垂四尾。」喝一喝。上堂：「兜率都無辨別，卻喚烏龜作鱉。不能說妙談眞，祇解搖唇鼓舌，遂令天下衲僧，覷見眼中滴血，莫有識嗔作喜，笑傲煙霞者麼？」良久曰：「笛中一曲昇平樂，箒得生平未解愁。」上堂：「始見新春，又逢初夏。四時若箭，兩曜如梭。不覺紅顏變成白首。直須努力，別著精神，耕取自己田園，莫犯他人苗稼。既然如是，牽犁拽耙，須是雪山白牛始得。且道鼻孔在甚麼處？」良久曰：「叱！叱！」上堂：「常居物外度清時，牛上橫將竹笛吹。一曲自幽山自綠，此情不與白雲知。慶快諸禪德，翻思范蠡謾泛滄波，因念陳摶空眠太華，何曾夢見？浪得高名，實未神游，閑漂野跡。既然如此，具眼衲僧，莫道龍安非他是己好！」上堂：「無法亦無心，無心復何捨。要眞盡屬眞，要假全歸假。平地上行船，虛空裏走馬。九年面壁人，有口還如瘂。參！」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傅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上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門，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凝然端坐，洎乎識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直須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剖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他人舌頭上，咂啖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一日，漕使無盡居士張公商英按部過分寧，請五院長老就雲巖說法。師最後登座，橫拄杖曰：「適來諸善知識，橫拈竪放，直立斜拋，換步移身，藏頭露角，既於學士面前各納敗闕，未免喫兜率手中痛棒。到這裏不由甘與不甘，何故？見事不平爭忍得，衲僧正令自當行。」卓拄杖，下座。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其徒遵師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公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峯，謚眞寂禪師。

常總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東林常總禪師》 江州東林興龍寺常總照覺禪師，延平施氏子。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渤潭，次遷東林，皆符讖記。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如何是寶？」師曰：「白月現，黑月隱。」曰：「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曰：「且道寶在甚麼處？」曰：「古殿戶開光燦爛，白蓮池畔社中人。」師曰：「別寶還他碧眼胡。」又僧出衆，提起坐具曰：「請師答話。」師曰：「放下著。」僧又作展勢。師曰：「收。」曰：「昔年尋劍客，今朝遇作家。」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僧便喝。師曰：「喝老僧那！」僧又喝。師曰：「放過又爭得。」便打。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輩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污壞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上堂：「老盧不識字，頓明佛意，佛意離文墨故。白兆不識書，圓悟宗乘，宗乘非言詮故。如此老婆心，分明入泥水。今時人猶尚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良久曰：「爭怪得老僧！」

祖心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黃龍祖心禪師》 隆興府黃龍祖心寶覺禪師，南雄鄒氏子。參雲峯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檗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住後，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身貧無被蓋。」曰：「莫孤負他先聖也無？」師曰：「闍黎見處又作麼生？」僧畫一圓相，師曰：「燕雀不離窠。」僧禮拜。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始愁人。」問：「未登此座時如何？」師曰：「事全無。」曰：「登後如何？」師曰：「仰面觀天不見天。」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卻來東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個非個。瞥爾爆動，便有五行金土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住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爲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可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智慧自生。大智洞然，更非他物。珍重！」上堂，擊禪牀曰：「一異纔舉，大地全收。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遍在諸人耳。若是摩霄俊鶻，便合乘時；止濘困魚，徒勞激浪。」上堂：「不與萬法爲侶，即是無諍三昧，便恁麼去，爭奈絃急則聲促。若能向紫羅帳裏撒真珠，未必善因而招惡果。」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人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一看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若是覆盆之下，又爭怪得老僧。」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礙在胷中，物既在胷，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上堂：「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還有無師自悟底麼？出來辨別看。」乃舉拂子曰：「且道是金是沙？良久曰：「見之不取，思之千里。」上堂：「有時開門得知識，知識不來過。有時把手上高山，高

山人不顧　或作敗軍之將，面闕拜手裏持而歸降　或爲登怒那吒，敲骨打髓　正當恁麼時，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底麼？有則向吾尺竿頭，進取一步　如無，少室峯前，一場笑具　上堂：『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　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　便恁麼休去，尋橛把橛，且向灑裏泊船　若據衲僧門下，天地懸隔　且道衲僧門下，有甚長處？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上堂：『不向』『不開　翻思南嶽與天台　堪笑白雲無定止，被風吹去又吹來』上堂：『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明眼漢覷他一點也不得　仁者心動且緩緩，你向甚處見祖師？』乃擲下拂子，曰：『看！』上堂：『過去諸佛已滅，未來諸佛未生　正當現在，佛法委付黃龍　放行則恍惚惚，其中有物　把住則杳杳冥冥，其中有精　且道放行即是，把住即是？筆頭絲線從君看，不犯清波意自殊』上堂：『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　假饒烹土也應難，懵底那能善回互　手擎日月，背負須彌，擲向他方，其中衆生不覺不知　其中衆生騎驢入諸人眼裏，諸人亦不覺不知　會麼？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上堂：『一漚未發，古帆未征　風信不來，無人舉棹　正當恁麼時，水脉如何禪的？君不見雲門老，垂手處，落落清波無透路　又不見華亭叟，泄天機，夜深空載月明歸　莫怪相逢不相識，從教萬古漫漫黑』上堂：『馬祖陞堂，白丈卷席　後人不善來風，盡道不留朕迹　殊不知桃花浪裏正好張帆，巳里灘頭更堪垂釣　如今必有辨浮沉，識深淺底漢，試出來定當水脉看』如無，且將漁父笛，閑向海邊吹』上堂：『風蕭蕭兮木葉飛，鴻鴈不來音信稀　還鄉一曲無人吹，令余拍手空遲疑』上堂：『鏡像或謂有，攬之不盈手　鏡像或謂無，分明如儼圖』所以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麼得　還會麼？不作維摩詰，又似傅大士』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　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　眞諦者，不可以存我會　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爲　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　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　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　爾若示現酒肆婬坊，我則孤峯獨宿　且道甚處是黃龍爲人眼？』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　喚作甚麼？』將入滅，命門人黃大史庭堅主後事　茶毗日，隣峯爲秉炬，火不續，黃顧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兒也』新以喪拒，黃強之　新執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腳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祇向這裏會』擲炬，應手而化　實肯堂於高郵塔之東，瀘濱覺禪師

蘇軾

論說

蘇軾《蘇東坡集》卷三〇《答畢仲舉書》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聲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　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　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龍驛，忘得喪者，是天相子也　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　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　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榮衰寂寥，羞飢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　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閑居之賜，甚厚　佛書舊亦嘗看，但閻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麤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　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　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　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食，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眞飽也　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　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飽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　三復斯言，感歎無窮　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　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

著録

蘇軾《蘇東坡集》卷四〇《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遭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曆中嘗爲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夙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軾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洞圓，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爲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爲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爲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軾書。

又《蘇東坡集後集》卷一九《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善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眞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滅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係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末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未欲爲龍作廟，又與正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祇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頭佛無二覺，既國叔，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又《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殯於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於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爲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慶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眞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嘗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皆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涅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冤親折受，內外障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一切物變，爲己主宰，即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伏我諸根，爲涅槃相，以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女若能爲流水長者，以大願力，像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渴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即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又《跋張益孺清淨經後》　佛言作、止、任、滅，是謂四病。我言作、止、任、滅，是謂四法門。無盡居士若見法門，應無是語。

蘇軾《蘇東坡集》卷四〇《阿彌陀佛頌 並敍》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爲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無往亦無來。

又《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鄧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飽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又《蘇東坡集續集》卷一〇《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羹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盛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又《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呼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牆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修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又《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於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爲畫西方阿彌陀佛。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於金陵清涼寺，乃爲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纏，西方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長身不爲大，方寸千佛夫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娆。

又《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爲人，晝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爲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上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飢飧晝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爲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爲無，以影爲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爲此贊？

雜録

蘇軾《記袁宏論佛》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語覺也，將以覺悟衆生。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煉精養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先生曰：此始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若淺近，而大略具是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爾。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又《蘇東坡集》卷三一《清風閣記》 文慧大師應符，居成都玉谿上，爲閣曰清風，以書來求文爲記。五返而益勤。余不能已，戲爲浮屠語以問之曰：符！而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身與閣，汝不得有，而名爲乎施？名將無所施，而安用記乎！雖然，吾爲汝放心遺形而強言之，汝亦放心遺形而強聽之。木生於山，水流於淵，山與淵且不得有，而人以爲己有，不亦惑歟！天地之相磨，虛空與有物之相推，而風於是爲生。執之而不可得也，逐之而不可及也，汝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不亦大惑歟！雖然，世之所謂己有而不惑者，其與是奚辨？若是而可以爲有邪，則雖汝之有是風可也，雖爲居室而以名之，吾又爲汝記之可

也，非惑也。風起於蒼茫之間，彷徨乎山澤，激越乎城郭道路，噓徐演漾，以汎汝之軒窗欄楯幔帷而不去也，汝隱几而觀之，其亦有得乎？方生於所激，而不自爲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爲形，故不窮。嘗試以是觀之。

又《大悲閣記》　羊家以爲羹，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蘗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溼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人見其二也，則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曆、宮廟、服器、冠昏、喪祭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可傳於書而載於口者予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爲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巨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爲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爲。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爲，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爲大以欺佛者也。

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於成。其高九仞，爲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爲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爲，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爲大以欺佛者，故爲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又卷三三《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三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上不忍誅，以爲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溝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是以御氣，性不是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卓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脩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且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爲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媿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僞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四月六日，汝州團練副使員外置眉山蘇軾記。

又《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甚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傅，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必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一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峯崗東南，山

君海王，時節來朝，汝謹其藏。

又卷四〇《大悲閣記》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聲，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毋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爾。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肖旁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則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它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擘掐，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學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余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其當，引弓挾白羽，劍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自相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皆具千手目。

又《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並敍》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葬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縞素傳捧，湧涼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二，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賣之他方，爲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載之弟輗，調官京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載自齊安恩使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得爲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爲塔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瘞。載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爲丈六示人天。偉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爲煙。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衆置利冀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園，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並包齊、魯窮海壖，憍悍柔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生世世離垢纏。

又《蘇東坡集後集》卷一九《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 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於白工賤技，承蜩意鈎，輗penetrate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得，則承蜩意鈎，輗penetrate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琱，及其相忘之至也，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不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獨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烏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宇，盡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謫居惠州，終歲無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承議郎俞君括游，

一日訪廉果，入崇慶院，觀寶輪藏，若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十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湜嗣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鍥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予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恬於進取，數與吾書，欲棄官相從學道，自虔龍歸，道病卒於廬陵。虔之士民，有巷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遺湜、錫，並論孔子思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書之歎，使刻於石，且與俞君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又《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爲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眞人，以心爲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須作百千萬億變，如佛所言，皆眞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廣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便枯槁之餘，化爲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圍徑五寸，高三寸，重一斤二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眞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已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麗甲於南海，舍利當栖我閣上，則以扉帶易之。有自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喜，遂並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爲窣堵波，置閣上。銘曰：

眞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州，此身性海一浮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成光定力相乘休，結爲寶珠散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端相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又卷二〇《南華長老題名記》 學者以成佛爲難乎？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以爲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任問疾是義安在？方其迷亂顚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眞，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爲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千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予思予曰：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孟子則以爲聖人之道，始於不爲穿窬，而穿窬之惡，成於言不信。人未有欲爲穿窬者，雖穿窬亦不欲也；自其不欲爲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爲聖人，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爲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爲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棄家爲浮屠氏，不知者以爲逃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祖大鑒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爲律寺，至吾宋大觀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吾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吾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獨無有，則吾道場、寶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爲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爲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爲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又《蘇東坡集續集》卷一二《觀妙堂記》 不憂道人謂歡喜子曰：來，我所居室，汝知之乎？泯寂湛然，無有喧爭，喑然其中，死灰槁木，與異而同。我既名爲觀妙矣，汝其爲我記之。歡喜子曰：是室云何而求我？況乎妙事，了無可觀，既無可觀，亦無可說。欲求少分可以觀者，如石女兒，世終無有，欲求多分可以說者，如虛空花，究竟非實；不說不觀，了達無礙，超出三界，人智慧門，雖然，如是證之，不可執偏，強生分別，以一味語，齊之無疑。賢用筌蹄，以得魚兔，及施燈燭，以照丘坑，獲魚兔矣，筌蹄了忘，知丘坑處，燈燭何施？今此居室，孰爲妙與，蕭然是非，行住坐卧，飲食語默，皆是衆妙，無不現前，覽之不有，視之不無，倏知覺知，要妙如此，當持是言，普示來者，入此室時，作如是觀。

克文

傳記

德洪《雲菴真淨和尚行狀》 師諱克文，黃龍南禪師之的嗣，陝府閿鄉鄭氏子。生而穎異，在齠亂中，氣宇如神人，與羣兒戲，輒相問答，語

書奇怪，聞者駭愕不能曉，則復軒渠笑悅而去。奕世繩神，既長，喜觀書，不由師訓，自然通曉。事後母至孝，母嚴，數困辱之，親舊不忍視其苦，使游學四方。旅次復州，北塔寺長老歸秀，道價方重於時，詞辯無礙，因側聆坐下，感悟流涕，願毀衣冠為門弟子。秀笑曰：『君妙年書生，政當曉手取高第榮親，乃欲委迹寂寞，豈亦計之未熟耶？』對曰：『心空及第，豈止榮親？又將濟之，委迹寂寞，非所同也。』秀奇其志而納之。服勤五年如一日。

年二十五歲，試所習為僧，明年受具足戒，即遊京洛，翱翔講肆。賢首、慈恩，性相二宗，凡大經論，咸造其微。解帙提麈，詞音朗潤，談辯如雲，學者依以揚聲。燕居龍門山，偶經行殿廡間，見塑比丘像，蒙首瞑目，若在定者，忽自失，謂同學者曰：『我所負者，如道子畫人物，雖曰妙盡，終非活者。』既焚其疏義，包腰而南，平易艱險，安樂勞苦，諸方大道場，多所經歷，自重其木。以求師為難，嘗至雲居謁舜老夫，機語不契，不宿而去。又至德山應禪師，方夜參，雖黃先達，有六祖不及雲門之語，失笑。黎明發去，聞雲峯悅禪師之風，兼程而往，至湘鄉，悅已化去。嘆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川雖佳，未暇遊也。因此行寓居大潙，夜聞僧誦雲門語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公聞，清波無遠路，豁然心開。

時南禪師已居積翠，經造其廬。南曰：『從什麼處來？』曰：『為山。』南曰：『恰值老僧不在。』曰：『未審向什麼處去也？』南曰：『天台普請，南嶽雲遊。』曰：『若然者，亦得自在去也。』南曰：『腳下鞋是甚處得來？』曰：『廬山七百錢唱得。』南曰：『何曾得自在？』師指曰：『何曾不自在耶？』南公大駭，參依久之，辭去，至西山，翠巖長老順公與之夜語，自失曰：『起臨濟者子也，厚自愛。』而師亦神思豁然，德其賞音。及南公居黃龍，復往省觀。南公嘗謂師曰：『適令侍者卷簾，問渠卷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卷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南厲語曰：『關西人眞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在。』南公笑而已。隆慶閑禪師與師友善。方掌客，閑問曰：『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南公曰：『渠在黃檗時，用錢如糞土，今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自是，為同時飽參者所服。南公入滅，學者歸之如雲，所至成叢林。

熙寧五年，住筠州大愚，樂以師有道行，奔競稍息。太守錢公來游，怪禪者騶多，即其室，未有以奇之。翌日命齋，師方趨就席，有大逸出屏帷間，師少避之。錢公嘲之曰：『禪者固能伏虎，反畏犬耶？』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公大喜，願日聞道。乃虛聖壽寺，命師居之。師方飯於州民陳氏家，使符至，遁去。錢公繫同席數十人，將僧吏求必得之而後已。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即奔往，陳氏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師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罪莫大焉。』因受之，遂闡法焉。未幾，移居洞山普利禪院。元豐之末，思為東吳山水之遊，捨其居，扁舟東下，至鍾山，謁丞相舒王。王素知其名，聞謁喜甚，留宿定林庵。時，公方病起，樂聞空宗，恨識師之晚，謂師曰：『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談，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古今，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關時處。』又曰：『經云：「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易「證」為「具」，謂譯者之訛，其義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則《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與「皆證圓覺」之義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即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公大悅，因捨第為寺，以延師為開山第一祖。又以神宗皇帝問安湯藥之賜崇成之，是謂報寧。歲度僧、賈莊士，以供學者，而自撰請疏，有『獨受正傳，力排戲論』之句，皆師語也。又以其名請於朝，賜紫方袍，號眞淨大師。金陵江淮大會學者，至如稻粱粟菽，寺以新革，室宇不能容。士大夫經游無虛日，師未及嗽盥，而戶外之屨滿矣，殆不堪勞。於是，浩然思還高安，即日渡江，丞相留之不可。遂卜老於九峯之下，作投老庵。

紹聖之初，御史黃公慶基出守南康，盧歸宗之席以迎師。師曰：『今老病如此，豈宜復刺首迎送？為我謝黃公，乞死於此。』其徒哀告曰：『山窮食寡，學者益衆，師德臘雖高，而精神康強，廬山自總祐二大士之後，叢林如死灰，願不忘祖宗，赴輿情之望。』不得已乃行。先是，黃公嘗望見師於丞相廣坐中，師既去，丞相語公曰：『吾閱僧多矣，未有如此老者。』故公盡禮力致之。廬山諸刹，素以奢侈相矜，居者安軟暖，師率以枯淡，學者困於語言，醉於平實，師縱以無礙辯才，呵其偏見。未暮年，翕然成風。三年，今丞相張公鷟英出鎮洪府，道由歸宗，見師於淨名庵。明年，迎居石門。崇寧元年十月示疾，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跌坐，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相

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戒弟子，特宗門大事，不及其私。言罷而歿，壽七十八，臘五十二。荼毗之日，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處，舍利分布，道俗千餘人皆得之，餘者尚不可勝數。塔於獨秀峯之下。

師純誠慈愛，出於天性，氣韻邁往，超然奇逸。見人無親疏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林，法度甚嚴，有犯令者，必罰無赦。以故五坐道場，爲諸方所法。得游戲三昧，有樂說之辯。詞鋒智刃，斫伐邪林，如墮雲崩石，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謂臻奧，至於入室投機，則如銅崖鐵壁，不可攀緣。性喜施，隨有隨與，杖笠之外，不置一錢。行道說法，五十餘年，布衣蔬衲，翛然自守。於江西有大緣，民信其化，家家繪其像，飲食必祠。嗣法弟子，自黃檗道全、兜率從悅而下十人餘。比其平生大概也。至其道之精微，皆非筆墨可能形容。竊嘗論之，其棄儒冠而入道，類丹霞；窮經論之學而頓悟，類南泉；尋師之艱苦，澤然不衰，類雪峰；說法縱橫，融通宗教，類大珠；至於光明偉傑，荷擔宗教，類百丈。此非某之言，叢林學者之言也。嗚呼！兼古宗師之美而全有之，可謂集厥大成，光於佛祖者歟！崇寧二年十月十五日，門人某謹狀。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寶峰克文禪師》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庵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潙，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卻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行人下得語契，便住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蛇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大台普請，南嶽游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腳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聞堂曰，拈香祝聖，問答罷，乃曰：『閑話且止，祇知問佛問法，殊不知佛法來處。且道從甚麼處來？』垂一足曰：『昔日黃龍親行此令，十方諸佛，無敢違者，諸代祖師，一切聖賢，無敢越者。無量法門，一切妙義，天下老和尚舌頭始終一印，無敢異者。無異則且置，印在甚麼處？還見麼？若見，非僧非俗，無偏無黨，一分付。若不見，而我自收。』遂收足喝一喝曰：『長隨即轉，將逐符行。佛手驢腳，生緣老好。痛與三十棒，而今會中莫有不甘者麼？若有，不妨奇特。若無，新長老謾你諸人去也。故我大覺世尊，昔於摩竭陁國，十二月八日，明星現時，豁然悟道，大地有情，一時成佛。今有釋子沙門某於東震旦國，大宋筠陽城中，六月十三日，赫日現時，又悟個甚麼？以拂子畫曰：『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腳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問：『新豐吟雲門曲，舉世知音能和續。大衆臨筵，願清耳目。』師以右手拍禪牀，僧曰：『木人拊掌，石女揚眉。』師以左手拍禪牀，僧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何不腳跟下覓取。』僧以坐具一拂，師曰：『爭奈腳跟下何！』問：『遠遠馳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羣迷。』師曰：『深。』曰：『深意如何？』師曰：『淺。』曰：『教學人如何領會？』師曰：『點。』問：『馬祖下尊宿，一個個呵瀆瀆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個個硬剝剝地，祇有眞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還扶得也無？』師曰：『打疊面前搔搯。』卻曰：『若不同林間，豈知被厮窄？』師不答。僧曰：『這個爲上根人，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答。僧曰：『非但和尚慳悋，學人亦乃一場敗缺。』師曰：『三十年後悟去在。』問：『承古有言，衆生日用而不知，未審不知個甚麼？』師曰：『道。』曰：『忽然知後如何？』師曰：『十萬八千。』僧提起坐具，曰：『爭奈這個何！』師便喝。上堂：『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腳頭腳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個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黯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曰：『賊！賊！』上堂：『道泰不傳天子令，行人盡唱太平歌。五九四十五，莫有人從懷州來麼？若有，不得這邵臨江軍豆豉。』上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拈拄杖曰：『洞山拈起拄杖子，你諸人合作麼生？』擊香卓，下座。上堂：『裩無襠，袴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趙州老漢少資弄，然則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不黍不陽蘗，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資花人。』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

人有衣不覆自己佛事，唯是今古人影響，唯從般若所知境界，建立法門，動用背觸合離，縱奪大脫不得，或學者來，如雨雨泥，遮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卻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纔有動便爲斬斷，然則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挂杖。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鉢盂裏圇棗，淨瓶裏吐唾，出法修行，如牛拽磨，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相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瞎睡也把鼻索一掣，祇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上堂：「汾陽莫妄想，俱胝竪指頭，古今佛法事，到此一時休，休休，卻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拈挂杖曰：「爲衆竭力。」上堂：「頭陁石被莓苔裹，攜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裏，一年度三個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上堂：「師子不食鵰殘，快鷂不打死兔，放出臨濟大龍，拈卻雲門一顧。」拈起挂杖曰：「雲行雨施，三草二木，師帶寧改元，十月旦示疾，望乃愈，出道具散諸徒，翌日中夜，沐浴更衣跌坐，衆請說法，示偈及遺誡宗門大略，言卒而逝，次辰，焰成五色，白光上騰，煙所至處，皆設利，分骨塔於渤潭，新豐

紀事

克文《住金陵報寧寺語録》

師開堂曰：「拈香云：『此一瓣香，恭爲今上皇帝祝延聖壽萬歲萬萬歲，代願堯風永扇，同日月之盛明；湯德彌新，共乾坤而久固。此一瓣香，恭爲報寧大檀越主，特進相公，判府左丞，伏願舉族享於百祥，大小增乎善慶。更冀特進相公，判府左丞，兄兄弟弟長爲佛法之牆壁，子子孫孫永作皇家之梁棟。此一瓣香，奉爲提刑大夫，運判朝奉，洎文武官僚，當居祿位。然提刑衆官，總同二相公夙承佛記，示作王臣，佛法長興，外護斯在，以因向果，皆成佛道。於是趺坐，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乃垂一足云：「大衆！爲是一耶？是二耶？」良久，云：「上

一共一切？」出下多聞多不信，有疑請問。曾問：「當引覺王請佛，蓋爲草進，今朝相公請師，當爲何事？」師云：「看。」進云：「要時則齋山，會，今日親聞。」師云：「聞底事作麼生？」進云：「大衆證明。」師云：「錯。」問：「遠離洞山丈室，已筆報寧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東西南北。」進云：「請已布王宮耳，普道今朝得再昌。」師云：「大家坐斧裏。」進云：「相公證明，學人禮謝。」問：「昔日李公登藥嶠，雲在青天水在瓶，今日丞相請師，未審有何言句？」師云：「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進云：「與麼，則法不孤起，依境方生。」師云：「重疊關山路。」進云：「泪要疑過。」師云：「不少也。」僧問：「曹溪一路闔國人聞，報寧一路什麼人聞？」師云：「天下人聞。」進云：「莫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云：「且得你承當。」進云：「作家宗師。」師云：「任闔黎卜度。」復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因緣自會。大衆！今日一會，要知麼是大衆成佛時節，淨緣際會？大丞相荆國公及判府左丞，施宅舍園林爲佛剎禪門，固請大善知識，開演西來祖道，所以教外別傳，直指大衆，劍心見性成佛。大衆信得及麼？若自信得及，即知自性本來作佛，縱有未信，亦當成佛。但爲迷來日久，乍聞說，誠難取信，以吾今天下善知識，一切禪道，一切語言，亦是善知識自佛性中流出建立，而流出者是末，佛性是本。近代佛法可傷，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但認語人，一切言句爲禪爲道，有甚干涉！直是達磨西來，亦無禪可傳，唯只要大衆自悟自成佛，自建立一切禪道。況神通變化，衆生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如今人多是外求，蓋根本自無所悟，一向客作數他人珍寶，都是虛妄，終不免生死流轉大衆！今二相公特建此大道場，作大佛事，出大衆生死流轉，復大衆本來廣大寂滅妙心，開發本來神通大光明正法眼藏。但迷則長居凡下，悟則即今聖賢，大衆言多，去道轉遠。笑他明眼道人，衆中莫有明眼道人麼？今時佛法混濫，要分邪正，使大衆不墮邪見，作人天正眼有麼？良久，云：「我終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下座

上座：「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乃拈挂杖云：「釋迦老子又來也，只爲子孫不了。大衆！若喚作釋迦，又是挂杖子，若喚作挂杖子，又是釋迦。於此莫有人斷得麼？若無報寧，濺窓水去也。」良久云：「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覩。」遂擲下，下座

因請主事，上堂：「祖師門下，燈燈相續，心心相印，一燈滅而一燈然，一

心隱而一心照。故萬般之事，須藉心明，心若不明，是事失準。諸禪德要不失準麼？僧堂裏大家著力。』

上堂：『日出心光曜，天陰性地昏，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直饒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廓徹十方自性境界，觸事全眞，若透不過，眼不開，俱屬勝量已見愚。故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若論此事，實謂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不必敬信。』乃喝云：『向下文長。』

上堂：『臘月二十八，一年將合煞，孟春又到來，萬事從頭活。』遂拈拄杖擲下，召大衆云：『拄杖子已活也，見麼？爲他無佛法禪道知見，所以不被四時八節聲色所轉，諸禪德莫也要活麼？但是事一時放下，當人一大事，全體出現，自然活坐著，臨著，臨臨斷斷，如虎戴角。阿呵呵！』下座。

上堂：『好諸禪德！若能離諸相，定入法王家，法王法道，恢廓無涯，威德自在，勝伏羣邪，一心空寂，妙用河沙。』

上堂：『七分八分，百億妙門，黃龍老傑，累及兒孫。然則，知恩方解報恩，莫有解報恩底麼。你是個漢，纔聞報寧說汝只道得七八分，便好拽倒地上，驀面唾槌煞，擲與狗喫，豈不快哉！亦未爲分外。阿呵呵，空將末歸意，說向欲行人。』

上堂，舉臨濟一日與普化在施主家齋，濟云：『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法爾如然？』化便踏倒卓子。濟云：『得即得，太麤生。』化云：『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至明日，又去一家齋，濟又問：『昨日供養，何似今日？』化又踏倒卓子。濟云：『得即得，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師云：『古人一等參禪，悟得脫灑，見處明白，得用便用，不在擬議之間，何也？爲他無佛法知見爲礙，而今莫有無佛法爲礙者麼？』良久，喝云：『設有又打在無事甲裏。』

請首座上堂：『一番新，一番舊，新舊相資，要成就諸禪德，且道成就個什麼？爲成就佛事耶？成就道場耶？成就叢林耶？若與麼成就，豈有教外別傳？』乃拈拄杖云：『此爲復是教內教外，是新是舊，不得喚作拄杖子，便成就取好。』遂擲下，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進云：『何哂之有？』師云：『我笑你隨語生解。』進云：『偶然失利。』師遂高聲云：『不要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云：『隨語生解。』復云：『好大衆！也無禪，也無道，也無玄，也無妙，快活當明者一簸，一簸不明愁殺人，動即依他，和屎合尿參。』

上堂：『法無定旨，深淺隨機，通人分上，祇可自知，莫有通人麼？點則不到。』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學人一面琴，不是凡間木，今朝捧上來，請師彈一曲。』師云：『大衆！側耳。』進云：『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是何指法？』僧提起坐具。師云：『哀哉，哀哉！汝命何太短！』進云：『且喜勿交涉。』師云：『不是知音。』進云：『不如歸去來，葱嶺有人憶。』師云：『何得忘卻焦桐？』進云：『在者裏。』師云：『放下著。』復云：『適來一曲，諸人罔措，再爲一彈，快須聽取。』驀拈拄杖橫按，良久云：『一曲兩曲聞不聞，悲風流水何方去。』卓拄杖，下座。

上堂：『長安甚鬧，我國晏然。』驀拈拄杖云：『雲門大師來也劄，久雨不晴。』以拄杖敲香卓云：『新羅在海東，臨濟小厮兒，秖具一隻眼，普化賊漢，佯狂詐顛，時耐豐干饒舌，指出文殊普賢。』

上堂：『心隨萬鏡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好諸禪德！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須菩提好與三十棒。』下座。

上堂，僧問：『聲前薦得，未是作家，喝下承當，猶爲鈍漢。學人上來，請師相見。』師云：『家富小兒嬌。』進云：『也是說道理。』師云：『與你一文錢。』進云：『今日不著便。』師云：『養子之緣。』僧便喝。師云：『不要哭，不要哭。』問：『昔日相國之家，今朝佛僧之舍，未審是同是別。』師云：『白鷺灘頭月。』進云：『不曉師機，願垂方便。』師云：『緊捎草鞋。』僧擬議，師云：『重疊關山路。』復云：『萬般施設不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好諸禪德！古人道處，今人行處，可謂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良久，云：『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上堂，舉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峰云：『待你出得網來，即向你道。』三聖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云：『俊哉俊哉！快活快活！恰似一隻鷂子，莫驚著報寧。即不然，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待你出得網來即向你道。待他道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但拽拄杖打出三門外。』復云：『也好快活，恰似一隻虎，莫動著諸禪德。且道報寧快活，

何似三聖大活？莫有大活底漢麼？出來走當看。良久，喝一喝，云：『也手拽不住。』

上堂，僧問：『燕香煙上騰，集四衆座下，爲復是神通法術，爲復是總不與麼？』師云：『一時被闍黎道了也。』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你作麼生會？』僧便喝。師云：『儱侗禪和。』僧又喝。師擲下拂子云：『何不更打一棒！』僧擬議。師云：『棒上不成龍。』問：『眞淨界中，纔一念闇浮，早是八千年，還許學人稱眞淨之名也無？』師云：『許。』進云：『若然者，永劫飄流，無時解脫。』師云：『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進云：『恁麼則小出大遇去也。』師云：『且莫錯認好。』僧禮拜。師云：『果然。』復云：『佛法二字也大難明，三世諸佛向你諸人腳跟下走過，你擬要見他，早是眼睛落地。』驀拈拄杖，擲下云：『你且道三世諸佛與拄杖子相去幾何？』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雪峰云：『南山有條蜜鼻蛇，你等諸人出入好看。』師云：『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如個新婦兒，怕阿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擬向雪峰面前作怕勢。』師云：『爲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師云：『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一人有些子天然氣概。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概底麼？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鵝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起拄杖云：『一舉起也，靈光洞曜，迴脫根塵。』復斜亞云：『放下也，體露眞常，不拘文字。不舉不放，復名何物？』遂擲下云：『看。』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拈起黑漆盆，卻是白甕盤。大唐天子笑不休，火裏蜘蠑三隻眼。參。』

又《住廬山歸宗語録》

開堂日宣旨毓罷，師拈香，乃趺坐。棲賢長老白槌了，便有僧出問：『草庵孤坐，誰知出格家風；拄杖橫空，未審是何宗旨？』師云：『雲間五老，水滿雙溪。』進云：『若然者，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師云：『一條界破青山色，一進云：『忽遇五馬行春日，萬家和氣生，又且如何？』師云：『卻被闍黎道著。』進云：『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師云：『靈利衲僧。』問：『飛錫一聲天地動，爐煙起處遍乾坤，爲國開堂於此日，師將何法報皇恩？』師云：『耶舍塔前消息在。』進云：『皇恩咨處蒙師指，朝幸臨筵事若何？』師云：『已有駕車雨，何須動地雷。』進云：『若然者，虎出渡河皆此日，珠還合浦賀今朝。』師云：『知恩有幾人？』復云：『諸佛心印，祖祖相傳授，所謂教外別傳者，蓋取其要妙也。其要妙之道，在人不在教乘，所以歸宗長老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僧俗大衆，彼我無差，同成佛道，還信得及麼？權郡大夫得之，以妙明心印印一郡千里之事，則自然殊途同歸。毛頭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卷舒自在，縱奪臨時，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提刑都官得之，以妙明心印印十方華藏世界海，祇在一毛頭，於中或行或坐，或去或來，遊山翫水，選勝尋幽，法喜禪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衆官得之，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王事民事，一一明了，一一無差，然後可行則行，可止則止，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諸山禪師得之，三世諸佛，一切法門，各以妙明心印印之，則法法明了，一一無差，然後應機接物，通變臨時，或日面月面，佛手驢腳，或豎拂拈槌，或呵佛罵祖，作大佛事，皆吾心之常分也。』遂拈拂子劃云：『劃斷葛藤。』便擲下，云：『是什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參，遂舉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然爲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個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參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卻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師初入寺，陞座，僧問：『遠公符命，禪師俯應機，祖令當行也，方便指墓迷。』師云：『深。』進云：『深意又如何？』師云：『淺。』進云：『學人如何領會？』師云：『點。』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云：『老僧今日失利。』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爲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即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苟歸宗也，自然無可無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衆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上堂，爲新舊化主云：『舊者已還，新者復作，新舊相資，放過一著。』遂拈拂子云：『不可作新舊會，既不作新舊會，又落在什麼處？若知落處，受

用無窮；若不知落處，亦受用無窮。知落處受用無窮，則可矣。不知落處，因甚受用無窮？明眼衲僧試斷看。」

上堂，舉赤眼因見蚯，便與斬斷。傍僧云：「久嚮歸宗，元來只是個蠢行沙門。」眼曰：「你蠢我蠢？」師云：「大衆只知赤眼斬蚯，向其僧道，你蠢我蠢，且古人見處作麼生？」遂舉拂子云：「今日歸宗舉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蚯，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個眞天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奪指出，斬蚯舉拂更由誰。』」

上堂：「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峯遭薜荔纏。羅漢院一年度三個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

上堂：「今日乃是第二個四月，不見古人道，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雖然第二未免，秖是前來孟夏漸熱。『乃呵呵大笑，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西川成都府漏藍子，一文錢三個五個，撒在諸人面前，一一可以治病。又且不知盧陵米作麼價。』」

上堂，師乃到法座前顧視大衆，便歸方丈。

上堂，云：『南泉斬貓兒，與歸宗斬蚯，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目止只如趙州戴鞾鞋出去，又作麼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呵佛罵祖有什麼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所以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上堂：『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大衆！見錢買賣，莫受人謾。知麼！有利無利，不離行市。阿呵呵！卻憶趙州勘婆子，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雲門一曲？』門云：『臘月二十五。』忽有人問歸宗：『如何是歸宗一曲？』但向伊道：『五月二十五。』且道歸宗與雲門意作麼生？今之與古，相去幾何？又云：『唱者如何？』門云：『且緩緩。』忽有人問歸宗：『唱者如何？』向他道：『莫錯莫錯。』且道歸宗是雲門非，雲門是歸宗非？乃喝一喝，云：『是非總去卻，是非裏薦取。』

上堂，擲下拂子，云：『歸宗擲下拂子，大衆。時覩見，任是鶻眼龍睛，也須遭伊繫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七月二十，秋風涼冷相及，一切佛法現前，自是常情不入。遂舉拂子云：『拂子已入也，爲伊無佛法知見解會。汝諸人見道無佛法知見，便道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作個無事商量。』喝一喝，云：『瞎驢生。』

上堂，舉僧問悟本大師：『寒暑到來，如何迴避？』本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什麼處是無寒暑處？』本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師云：『大衆！若也會得，不妨神通遊戲，一切臨時寒暑不相干；若也不會，且向寒暑裏經冬過夏。』喝一喝，下座。

上堂：『八月中秋，涼風蕭索，衲僧去來，如雲似鶴。山北山南有路通，一條拄杖橫擔卻。是剗是，覺不覺，切忌隨他老處腳。』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日淵上座設道，吾饋飯，點趙州茶，拈出如來一大經卷，爲諸人徹困。』羅拈拄杖擲下，云道：『吾飯，趙州茶，如來一大經卷，此三種法門，盡在拄杖頭上撒開也。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任變通，自在受用，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淵上座。若也不知，數日雨寒，秋風漸冷。』喝一喝，下座。

施主捨法衣，上堂：『大衆！諸佛法衣，得之者出三界，離五欲，成大道，度衆生。』遂舉衣云：『舉起也，地獄停酸，修羅息戰；放下也，帝釋搖頭，諸天罷樂；不舉不放，十方法界，情與無情，同成佛道。未審施法衣者，成得個甚麼？』良久，云：『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

長安化主歸，上堂：『大衆！一兩絲，一匹絹，一一盡從鼈口現，口中吐出濟人間，衲僧如何總不薦？若也薦，家家門裏含元殿。』喝一喝，下座。

開爐日，上堂：『凡夫色礙，二乘空礙，菩薩色空無礙。目前萬象森羅，理事融通自在。僧堂裏又添煖火，十方高人共會，不必更分彼此，同是一眞法界。』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十月二十五，須知有法離言句，本明本妙不假修，一隊古佛參堂去。』

上堂：『冬後一陽生，乾坤解通變，衲僧莫守株，彼此丈夫漢。日日天眞活，人人自可見，如何都不顧，隨他物所轉。』喝一喝，下座。

啓聖節，上堂：『舜日共佛日長明，堯風與祖風並扇。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祝延聖壽，今正是時。』乃呼萬歲萬萬歲，下座。

上堂，僧問：『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山卻不問，如何是寶？』師云：『闍黎終日騎牛不識牛。』進云：『恁麼則從今日歸家去也。』師云：『如何是那一寶？』僧便喝。師云：『前三三，後三三，又作麼生？』進云：『謝師指示。』師卻喝云：『不識雲門關捩子，等閒動著眼瞌瞌。』

復云：『佛寶非今非古，非僧非俗，非男非女，十二時中，光明恒赫，還有人著得價麼？若有人著得價，三十年後不得辜負歸宗　莫有人著價麼？這一隊漢，十二時中，是個甚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半，天上月初圓。』遂拈拂子云：『拂子豈不是圓？又敲禪床云：何曾偏來？大衆！只這偏圓道，聲色聞浩浩，眼耳但見聞，莫問歸宗老。』

上堂：『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乃喝一喝云：『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聲欬一聲云：『豈不是自在禪定？阿呵呵！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好雪！大衆！米麵柴炭之屬，一切成現，寒則圍爐向煖火，困來拽被蓋頭眠，好大衆！適從僧堂來，卻向僧堂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休得也，無了期。共來林下學無爲，袈裟同肩一拂子，相逢能得幾多時。』喝一喝，下座。

化城大師來，上堂：『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出得火宅，未到寶所，且在化城。今日相逢化城，不見寶所何在，元來只是舊時源上座　大衆！元來一時總是舊時人，伏維珍重。』

上堂：『大衆！古人道，盡大地是個解脫法門，枉作佛法會，卻何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歸宗則不然，盡大地是個解脫法門，不作知見解會，有時見山不喚作山，有時見水不喚作水　大衆！彼此丈夫，莫受人謾。』

上堂：『大衆！歸宗不是無禪可談，無法可說，正值雪寒，不宜久立。』乃喝一喝云：『歸堂向火。』

上堂，云：『今朝正月初五，未免爲君重舉斬新日月　分明禪家，且莫奔鹵，還有不奔鹵底麼？且道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初十，晴暖春風襲襲，觸目無礙法門，大家一時證入。』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大衆！佛法兩字，彼此不著　便衆中莫有師子兒麼？不敢望你哮吼一聲，使大衆一時頂門上眼開　且莫嚼他古人殘羹餿飯，也難得歸宗，今日謾你諸人去也。』驀拈拄杖擲下云：『南山犛鼻牛，解弄者收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時來萬物爭妍，莫待桃花悟道，出門芳草芊芊。』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教中道，不見一法是大過患　乃喝一喝云：『有什麼過？』驀拈拄杖卓云：『有什麼患！』後橫按云：『德山棒，臨濟喝，舉世何人解提掇。大高地迴萬象閒，總是僧家好時節。』遂擲下云：『是什麼時節！』喝一喝，下座。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　因甚不知？只爲淺深有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有情，普同供養　首座三昧，大衆不知　因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　大衆三昧，各不相知　因甚不知？阿呵呵！』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下座。

上堂，拈拄杖云：『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　古人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　歸宗則不然　你有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衆！芭蕉與麼，歸宗不與麼　且道與麼是，不與麼是？』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是卽龍女頓成佛，非卽善星生陷墜。』

上堂：『山門今日供養羅漢，爲十方檀越酬還心願，亡者生天，現存獲福。』召云：『大衆！但祇隨例飡餡子，莫問人間短與長。』復拈起拄杖云：『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三界不奈，伊何堪受，人天供養。這一隊少叢林漢，總好與二十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大衆！彼我雖殊，根塵有異，然則性自平等　無平等者，平等尚無，況有不平等者。』驀拈拄杖云：『情與無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遂擲下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喝一喝，下座。

隆慶長老來，上堂：『大衆！教中道佛滅度後，爲善知識者，總是見佛來　然則其爲善知識者，亦不可容易覩。善知識者，亦不可輕慢　隆慶禪師，斯之謂也　老僧與知事首座大衆，同增懽慶。』乃喝一喝，云：『虎溪宗派，龍山子孫，吉州隆慶，大啓禪門。古人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驀拈起拄杖云：『爲是家珍，爲是外物　大衆！卻請隆慶禪師決斷。』擲下拄杖，下座。

因開福專使至，上堂：『近有人從成都來，乃得潭州信，卻說廬陵米價高。』驀拈起拄杖云：『風行草偃。』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日往月來，大盡小盡，光陰已去，生死漸近。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客，須知生死不相關，且道歸宗與麼說話，還有過也無？』良久，云：『又

母不聽，不得出家。」

上堂，舉昔日臺山路上有一婆子，凡有僧問臺山路向什麼處去，婆云：「直去。」僧擬行，婆云：「好個阿師又恁麼去。」師云：「遊臺山者，憧憧往來，莫知其數，未有一人不被伊瞞。唯趙州一日謂衆曰：『臺山下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大衆雖然不受伊瞞，若點檢來也好喫婆子手中棒。且道趙州過在什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瞞。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瞞底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來大師云：『不能了自心，如何知正道？』又，寒山菩薩云：『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大衆！是什麼直下了取？」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知，知見分明。」又擊禪床云：「阿誰不聞，阿誰不了，了心平等，若此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卓拄杖，下座。

上堂，良久，云：「船子下揚州，大地無寸土，蛇咬蝦蟇弊，更有衆生苦。」驀拈拄杖擲下云：「今朝二十五。」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旦，萬物隨時變，地肥茄子多，雨足甜瓜賤，紅桃大似拳，綠李圓如彈。誰識歸宗大道心，拈來一一人難辨。」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又作麼生辨？若辨得出，不虛在歸宗過夏，若辨不出，禪床且替他契棒。」乃擊禪床，下座。

上堂：「大道不假雕鐫，人心何須造作？但知一切臨時拈來，無非妙藥。」驀拈拄杖云：「豈不是妙？」又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乃喝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上堂：「古人有大智慧，隨宜自在，無可無不可。故僧問古德：『如何是古佛心？』答云：『牆壁瓦礫是。』僧云：『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德云：『是。』僧云：『無情還解說法否？』德云：『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其僧於言下大悟，證無情說法。」師云：「古佛身心如飲醍醐，渴心永寂，奇特甚奇特，安樂則不妨安樂。若是德山臨濟烜赫兒孫，他亦不喫這般茶飯何也？不是他所食之物，且道德山臨濟兒孫所食何物？」良久，乃噓噓。「佛法門中，可謂刁刀莫辨，魚魯難分。」下座。

上堂：「今朝六月二十五，莫問超佛及越祖，但祇粥飯飽便休，日日朝昏自回互。」驀拈拄杖云：「回互不回互？佛殿走出三門，僧堂逃過廚庫，拄杖子穿卻諸人鼻孔，廻而更相涉。」乃擲下。良久，云：「不爾依位住。」喝一喝，下座。

上堂：「一葉落，天下秋，廬山山北到江州。」驀拈拄杖擲下云：「若知撲落非他物，須信縱橫得自由。」

解夏日，上堂：「四月十五結夏，七月十五解夏。世俗諦中有秋有夏，有解有結；佛法門中無是無非，無得無失，莫非妙用。有時結也，九十日內水洩不通；聖凡路絕，誰敢咳嗽。若咳嗽也須是你解咳嗽始得。有時解也，十方通徹，去來自在，亦須知有路頭去處始得。且道不解不結，又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昨日撞鐘送法眼入塔，今朝擊鼓集禪衆陞堂。千般時節，萬種因緣，總不出這個大衆！且道這個是什麼？」乃喝云：「『異生見解，我執不同，又爭怪得老僧。』」

上堂：「今朝八月中秋，正是月圓當戶，所謂盲者不見，非日月之咎，故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迷者自迷，悟者自悟。』大衆當知，不得莽鹵。」

上堂：「一切衆生，總一般妙明，日用更無偏，等閑卻被邪師指。剛道西來別有禪。」驀拈拄杖云：「且道是西來，是妙明心地？」復擲下云：「試參看。」喝一喝，下座。

上堂，云：「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一一透長安。」喝一喝，下座。

上堂：「諸州丐士經年去，次第歸來復納疏，打鼓普請共證明。今朝九月二十五，大衆證明則不無，須知鉢盂飯，粒粒皆辛苦。鉢裏飯滋味，大衆總知歸宗道。今朝九月二十五，又且如何？」良久，乃呼侍者參退，請諸郡化主喫茶。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十月一，天下煖爐開，衲僧頂門眼，依舊蒙塵埃。歲月既已往，死生還到來，床添新藁薦，一任雪成堆。」遂拈袈裟角云：「大衆人人有分，須是頂門眼開始得。」喝一喝，下座。

上堂：「古人所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師云：「不妨簡要，只如開單展鉢，拈匙把筯，揚眉瞬目，有什麼妨處？行住坐卧，動靜去來，又有何異？」驀拈拄杖敲香卓云：「妨個什麼！」復擲下云：「不可喚作忙也。」敢問大衆，那事作麼生？」良久，喝一喝，下座。

上堂：「是日已過，命亦隨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唯二乘禪定寂滅

爲樂，是爲眞樂；學般若菩薩，法喜禪悅爲樂，是爲眞樂；三世諸佛，慈悲喜捨，四無量心爲樂，是爲眞樂。石霜普會云：『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是謂二乘寂滅之樂；雲門云：『一切智通無障礙』，拈起扇子云：『釋迦老子來也』，是謂法喜禪悅之樂；德山棒，臨濟喝，是三世諸佛，慈悲喜捨之樂。除此三種樂，不爲樂也。且道歸宗一衆，在三種內三種外？』良久，云：『今日莊主設饋飯，俵飄錢。參退，僧堂內普請喫茶去。』喝一喝，下座。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好大衆！修山主見處與大衆見處，日用無差；大衆見處與歸宗長老見處，日用無差；歸宗見處與雲峰山主日用無差，雲峰見處與深首座日用無差。』乃喝云：『莫分彼我，彼我無差，心光共曉，日用堪誇。』驀拈拄杖云：『阿誰不見，阿誰不曉。』擊香卓云：『阿誰不聞？』復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上堂，舉龐居士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衆！總是選佛之人，既到歸宗門下，須是一個個心空及第歸，不可作長行粥飯僧。彼此出家離世俗，誰言祖獨有南能。』

上堂：『今朝臘月初五，有事爲君直舉。靈湯禪師到來救濟，大開府庫，差珍異寶，不慳所好，臨時揀取，雖然一一歸宗，不妨卻分賓主。』乃喝云：『且道是賓是主？』復喝云：『賓主歷然，久參到此，也須莽鹵。』

上堂：『獨樹不成林，人人總知有，梵刹一纔興，大家出隻手。』驀拈拄杖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復擲下云：『各自看取。』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爲重舉，驢腳佛手總現前，明眼衲僧多莽鹵。』喝一喝，下座。

上堂：『滿目文殊普賢境界，直下分明，道無不在。』驀拈拄杖擲下云：『拋來擲去，有什麼過？』喝一喝，下座。

上堂：『二月仲春漸暄，時來萬化，可憐到處桃紅柳綠，石頭也生暖煙。』驀拈拄杖擲下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喝一喝，下座。

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此是百丈大智禪師舉揚，大衆作麼生？』良久，云：『在家疑是客，別國卻爲親。』喝一喝，下座。

上堂：『南閻浮提衆生以音聲爲佛事，所謂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是以三乘十二分教，五千四十八卷，一一從音聲演出。乃至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種種禪道，莫不皆從音聲演出。庭前栢樹，北斗藏身，德山呵佛罵祖，臨濟喝，豈不從音聲演出？何況世間所有一切事法，不從音聲成就者，然後音聲無盡，演說無盡，見聞無盡，利樂無盡。苟入此法門，得旋陀羅三昧，自在海。』良久，唱云：『十方羅漢。』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五，正是清明景序，豈獨遊人往來，更兼蜂狂蝶舞，須信自在神通彼此，性眞妙具萬物，總非斷滅衲僧，別求禪悟，棄本逐末。』喝一喝，云：『驢年。』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劄，久雨不晴，船子下揚州。東海鯉魚打一棒，洞庭湖裏浪滔天，須知大道本無偏。』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祖意教意同別，但看鷄寒上樹，鵲拈拄杖云：『春無三日晴，夏無十日雨。』復擲下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喝一喝，下座。

上堂：『如來世尊云：『菩薩覺成就，故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究竟覺，彼此成佛故。如是則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凡也如是，聖也如是；賢也如是，愚也如是。』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亦如是。』擲下云：『如是如是。』

上堂，舉西天昔有七女遊屍陁林，見一死屍，妹問姊曰：『屍在這裏，人在什麼處？』姊曰：『妹妹。』妹應諾。姊曰：『在什麼處？』於是空中散花女曰：『空中散花者誰？』應曰：『我是帝釋，見聖者善說般若，感我天宮，特來散花。』擧者欲何所須，我當供給。』女曰：『別無所須，只要個無根樹子。』帝釋曰：『我天宮無種不有，若要無根樹子卻無。』女曰：『帝釋！』帝釋應諾。女曰：『這個是什麼？』帝釋遂隱去。『大衆！且道帝釋是會了隱去，不會了隱去？又道善說般若，感我天宮，又道無無根樹子。大衆！且作麼生明得不辜負聖女，若也不會，不得辜負帝釋。歸宗亦有個無位眞人，憨憨癡癡，跛跛絮絮，且恁麼過時。』喝一喝，下座。

王主簿到，上堂，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掃堆頭，窘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云：『且莫造次。』學云：『和尚坐斷廬山，爲什麼不識某甲這話？』師云：『三十棒。』學云：『關。』師云：『點。』學云：『劄。』師云：『念汝做街坊。』復云：『憶在報寧時，彼彼各年少，而今住山來，各各已衰老。休話人間短與長，相逢把手呵呵笑，呵呵笑，逍遙自合無爲道。』驀拈拄杖敲香臺云：『不可不自在。』復擲下云：

『不可不逍遙。』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馬祖下尊宿，一個個恓恓惶惶地，唯有歸宗老較些子；黃龍下兒孫，一個個硬剝剝地，祇有眞淨老師較些子。學人恁麼道，還扶得也無？』師云：『打疊面前塵埃卻。』進云：『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師不對。進云：『這個爲上上根，忽遇中下之流，如何指接？』師亦不對。進云：『非但和尚一場懷懂，學人亦乃一場敗闕。』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復云：『一切禪與道，觸目無非妙，貴賤但臨時，不要生機巧。』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說不到，諸代祖師傳不及。』遂擲下云：『是什麼？』喝一喝，下座。

又《住寶峰禪院語録》 師開堂日，接得左司手中疏，乃示衆云：『左司傳授，炬赫現前，渤潭把呈，分明薦取。薦與不薦？』卻付與表白。表白擬接，復收迴云：『不見到，權柄在手，縱奪臨時，非但渤潭如是，左司衆官，神通變化，各各具足。』卻度與表白。宣罷，於是就座。問話畢，師乃云：『適來白槌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且道何名第一義？如何所觀？大衆！當知欲得分明現前，可以直截自觀。若能自觀，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而今莫有能自觀者麼？既能自觀，即能他觀。且道即今左司衆官，僧俗大衆，一一是個什麼？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可謂一圓妙，一一本靈，一一神通變化，總不欠少，了無生死可相關。若不能自觀者，爲迷眞覺性，還卻受輪迴。然洪州乃江西大都督府，古今已來，人傑地靈，佛事興盛。昔有馬祖，以禪道化人，亮座主乃敎法救世。亮一日來參馬祖，祖曰：『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將什麼講？』亮云：『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又爭講得經？』亮乃抗聲云：『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卻是虛空講得。』亮不肯，便出去。祖召云：『座主。』亮迴首，豁然大悟。師云：『而今聞卻是虛空講得，多便向虛空裏釘橛，殊不識馬大師神通光明，解黏去縛。』又，龐居士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云：『禪門多作奇特商量，玄妙解會。又不見馬大師威光自在，裁長補短。』又，大梅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云：『如今往往向即心裏喪身失命，須還他馬大師觀機設法，應病與藥，一切臨時，無可不可。其大梅蒙馬師開示，豁悟本心，一得永得，更不他觀，直入深山，庵居巖穴。後因有僧遊山見之，問曰：『庵主住此山多少時？』梅曰：『只見四山青又黃。』僧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祖聞之，令一僧去問云：『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梅曰：『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梅云：『作麼生別？』僧云：『又道非心非佛。』師云：『且道馬大師還有爲人底意也無？』梅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在！任汝非心非佛，我祇即心是佛。』師云：『知恩方解報恩。』僧迴舉似祖，祖召大衆云：『梅子熟也。』龐居士遂去問梅曰：『久嚮梅子熟，還許學人摘喫也無？』梅云：『你向什麼處下口？』士云：『百雜碎。』梅云：『還我核子來。』師云：『且道此二人相見還有優劣也無？』梅臨遷化時聞鼈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善護持之，吾今逝矣。』師云：『大衆！既非他物，是什麼物？』復云：『近有無盡居士曰：「大都此物非他物，豈有南宗與北宗。」如今衲子多是爭南宗北宗，雲門臨濟，卻被個俗漢子點破。雲門臨濟兒孫，不勝懷懂。久立諸官，伏惟珍重！』

入院，上堂：『馬祖傳心，石門渤潭，乾師總師，前三後三，老僧到來，如何指南？』遂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良久，云：『我雖與你同條生，不與你同條死。』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因雙林下生長老來，上堂，云：『寶山不易到，既到莫空迴。莫有不空迴者麼？』遂擲下拄杖云：『是什麼？』良久，云：『不見雙林釋迦老，又聞彌勒下生來。』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二十五，孟春猶寒人共舉，分明佛法不二門，甜者自甜苦者苦。』喝一喝，下座。

開馬祖塔日，上堂：『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家家門外綠柳垂，不獨春風折桃李。馬祖堂開，二月初二，觸目遇緣，法門大啓，不如歸去來。』良久，云：『向什麼處去？馬祖堂中燒香罷，僧堂裏喫茶。』

施主看藏經，請上堂，云：『毗盧藏中有大經卷，含眞空而體寂，鏡妙色以圓明，驀拈拄杖云：『三世諸佛，一大藏敎，盡在裏許，阿誰不見，阿誰不聞？聞見分明，是個什麼？』喝一喝，下座。

出外歸，上堂：『歸來閏二月，閒寂寶山中，城隍耳目盡，塵勞萬事空。春水綠，野花紅，須信禪家道莫窮，信手拈來一枝草，臨機生殺任西東。』

上堂，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云：「馬大師也是看孔著樓，然現前一衆雖不受馬駒所踏，是不可忘古人大慈悲，故誰教從來今日清明？良久，云：「與大衆同到塔上燒香。」

上堂：「今朝二月二十五，野草閒花相共舉，倍手拈來一一玄，凝人莫認庭前樹。衆中莫有不受惡水潑者麼？」遂拈拄杖擲下，云：「祇這拄杖子亦不辜負大衆。」喝一喝，下座。

上堂：「時光迅速，那事如何？雖然如是，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故。先覺云：『一切障礙即究竟覺，一切煩惱即菩提。』不是究竟覺！」遂擲下拄杖云：「拋來擲去，有何障礙？」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三月初十，知事、首座、大衆尊候萬福。」良久，云：「山前大小麥穗也未直歲，照顧牛馬莫教踐踏秧苗。典座寮中調和諸口，監院庫下坐籌帷幄，決勝千里，諸寮舍各各照顧火燭，特上座設饌飯供養馬祖大寂禪師，大衆總飽，老僧亦飽。」遂拈拄杖云：「拄杖子亦飽，山河大地亦飽。」遂卓云：「參退，堂中喫茶。」

上堂擲下拄杖云：「撲落非他物，且道是什麼物？縱橫不是塵，既不是塵，是個什麼？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山河大地，諸人總見，那個是法王身？良久，云：「只爲分明極，都緣日用親。」

上堂：「一夏九十日，看看將欲畢，爲報求佛人，今朝七月一。教中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且道如何是無爲佛身？於此薦得，不逐四時之所遷，萬物之所變。若也不薦，人漸老，又經秋，等閑白卻少年頭。」喝一喝，下座。

上堂：「今朝八月初五，禪家安閒國土，甜則甘草元甜，苦則黃檗元苦。若也得意忘言，自然超今越古。」

上堂：「古人道，亳釐有差，天地懸隔。且道亳釐不差，又如何？」良久，云：「僧堂裏喫茶。」

上堂：「今朝八月十五，又是月圓當戶，月不照人，人不問月，彼此不相干。趙官家國土，不如歸去來。田中晚稻，近日好雨。」喝一喝，下座。

化主廻，上堂：「演上人今日作齋，供養羅漢，爲供養過去耶？見在耶？未來耶？若供養過去，已過去，未來，未至；見在，無住。三世既不有，一心何所依？」乃召云：「演上座正好供養，過去亦如是，見在亦如是，未來亦如是，彼亦如是，此亦如是，一切諸法亦如是。」復召云：「演上座正好供養，供養亦如是，如是如是。」

上堂：「《道德經》曰：『大乃若拙，大辯若訥。』師云：『達人到此，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十方世界，只在目前。』

上堂：「一年十二月，倏忽又臨頭，人漸老，水長流，世有何人便得休休，不如歸去來。自有無繩水牯牛。」喝一喝，下座。

上堂：「方上人今日爲施主，供養羅漢，且道羅漢來也無？若來在什麼處，若不來又供養他作什麼？乃顧謂大衆云：「要識眞羅漢麼？元來總在這裏。」復召云：「方上座，還見麼？正好供養。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一不生，一一不滅，性眞妙明，常住世間，清淨本然，周徧法界。若也如是，萬兩黃金亦消得。若不如是，滴水難消。老僧隨例滾餖子，也得三文買草鞋。」

聖節，上堂：「率土之土，皆屬王土；率土之民，莫非王民。今朝臘月八日，當釋迦如來成道之辰，是今上皇帝降誕之日。所謂前聖後聖，聖德其明，人王法王，王道同久。應千年之慶運，統萬國之歡心，伏惟皇帝陛下萬歲萬萬歲。」復召衆云：「大殿上念佛，祝延聖壽。」下座。

上堂，舉佛在之日，有一女人禮佛，乃於座前入定。佛遂敕文殊出之。文殊入百千金剛三昧出女子定，了不可得。時有網明亦入三昧，唯彈指三下，女子從定便起。師云：「且道文殊與網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道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若如今日擊動法鼓，大衆齊到座前，與網明出女子定，爲是同是別？不見古人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參玄，上士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開觀。」喝一喝，下座。

上堂：「數日出入，或風或雨，或陰或晴，或聚或散，或鄉或村，或縣或邑，及至歸來，三門依舊向南開。」復云：「大衆？歸堂喫茶。」

上堂：「出家沙門，清淨佛子，莫於袈裟下失卻人身。所以古人道，了卻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夙債。且道袈裟下了個什麼？便業障本來空，未了個什麼？還須償夙債。出家門中，也須子細，不得莽鹵。一等行腳，離鄉別井，出一叢林，入一叢林，訪尋善知識，決擇生死，直須子細。假饒了得，我更問你，只如僧問雲門：『二祖是了未了？』雲門云：『確。』衆中作麼生？商量時中，如何受用。大衆要會麼？』良久，云：「昨日化主歸山，一年在外，化導不易，有利無利，不離行市。」喝一喝，下座。

上堂：「西瞿耶尼，北鬱單越，家家門前長安道，到處通徹。」驀拈拄杖云：「拄杖頭上，千差萬別。」乃擲下拄杖，喝一喝，下座。

法演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五祖法演禪師》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卻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唯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清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月，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

初住四面，遷白雲，晚居東山。僧問：「攝箚領衆，祖令當行，坐斷要津，師意如何？」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四面無門，山嶽秀，今朝且得主人歸。」師曰：「你道路頭在甚麼處？」曰：「爲甚麼對面不相識？」師曰：「且喜到來。」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人貧智短，馬瘦毛長。」問：「如何是白雲爲人親切處？」師曰：「捩轉鼻孔。」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不知痛痒漢。」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計較未成。」曰：「二祖立雪時如何？」師曰：「將錯就錯。」曰：「祇如斷臂安心，又作麼生？」師曰：「煬帝開汴河。」問：「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快走始得。」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白雲一滴水？」師曰：「打碓打磨。」曰：「飲者如何？」師曰：「教你無著面處。」問：「天下人舌頭，盡被白雲坐斷。白雲舌頭，甚麼人坐斷？」師曰：「東村王大翁。」師乃曰：「適來思量得一則因緣，而今早忘了也。卻是拄杖子記得。」乃拈拄杖曰：「拄杖子也忘了。」遂卓一下，曰：「同坑無異土。咄！」

上堂：「幸然無一事，行腳要參禪，卻被禪相惱，不透祖師關。如何是祖師關？把火入牛欄。」上堂：「恁麼恁麼，鰕跳不出斗；不恁麼不恁麼，弄巧成拙。軟似鐵，硬如泥，金剛眼睛十二兩。衲僧手裏秤頭低，有價數，沒商量。無鼻孔底將甚麼聞香？」上堂：「難難，幾何般，易易沒巴鼻，好好催人老，默默從此得。過這四重關了，泗州人見大聖。參！」上堂：「若要七縱八橫，見老和尚打鼓陞堂。七十三，八十四，將拄杖驀口便築。然雖如是，拈卻門前下馬臺，剪卻五色索，方始得安樂。」僧問：「承師有言，山前一片閑田地，祇如威音王已前，未審甚麼人爲主？」師曰：「問取寫契書人。」曰：「和尚爲甚倩人來答？」師曰：「祇爲你教別人問。」曰：「與和尚平出去也。」師

曰：『大遠在。』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又曰：『肥從口入。』問：『一代時教是個切腳，未審切那個字？』師曰：『鉢囉娘。』曰：『學人祇問一字，爲甚麼卻答許多？』師曰：『七字八字。』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鐵旗鐵鼓。』曰：『祇有這個，爲復別有？』師曰：『採石渡頭看！』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龍肝鳳髓，且待別時。』曰：『客是主，人相師。』師曰：『謝供養。』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曰：『王言如絲，曰：『如何是先用後照？』師曰：『其出如綸。』曰：『如何是照用同時？』師曰：『舉起軒轅鑑，蚩尤頓失威。』曰：『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曰：『金將火試。』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大憨不如小憨。』曰：『出世後如何？』師曰：『小憨不如不憨。』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彙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爲甚麼百鳥銜華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獻？』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問：『如何是佛？』師曰：『露曾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問：『四面無門山嶽秀，個中時節若爲分？』曰：『東君知子細，偏地發萌芽。』曰：『春去秋來，事宛然也。』師曰：『纔方搓彈子，便要捏金剛。』上堂：『古人道，我若向你道，卽禿卻我舌，若不向你道，卽瘂卻我口。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四面有時擬爲你吞卻，祇被當門齒礙擬。爲你吐卻，又爲咽喉小。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乃曰：『四面自來柳下惠。』

上堂：『結夏無可供養，作一家燕，管顧諸人。』遂擡手曰：『囉邏招，囉邏搖，囉邏送，莫怪空疏，伏惟珍重。』上堂：『白雲不會說禪，三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捩，兩片東扇西扇。』上堂：『一向恁麼去，路絕人稀。一向恁麼來，孤負先聖。去此二途，祖佛不能近。設使與白雲同生同死，亦未稱平生，何也？鳳凰不是凡間物，不得梧桐誓不棲。』上堂：『千峯列翠，岸柳垂金。樵父謳歌，漁人鼓舞。笙簧聒地，鳥語呢喃。紅粉佳人，風流公子。一一爲汝諸人發上上機，開正法眼。若向這裏薦得，金色頭陀無容身處。若也不會，喫粥喫飯，許你七穿八穴。』上堂：『此個物，上拄天，下拄地。皖口作眼，皖山作鼻。太平退身三步，放你諸人出氣。』上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也勝猫兒十萬倍。』上堂：『太平淈涽漢，事事盡經徧。如是三十年，也有人讚歎。且道讚歎個甚麼？好個淈涽漢！』

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脣吻，喫起拂子，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卻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上堂：『有佛處不得住，換卻你心肝五臟。無佛處急走過，鴈過留聲。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出門便錯，恁麼則不去也，種粟卻生豆。摘楊華，摘楊華，不覺日又夜，爭教人少年？』上堂：『悟了同未悟，歸家尋舊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自小不脫空，兩歲學移步。湛水生蓮花，一年生一度。』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路上逢人半是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少婦棹孤舟，歌聲逐水流。』

小參，舉：『德山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衆中舉者甚多，會者不少。且道向甚處見德山？有不顧性命者，試出來道看。若無，山僧爲大衆與德山老人相見去也。待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但向伊道，某甲話也不問，棒也不喫。你道還契他德山老人麼？到這裏，須是個漢始得。況某甲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爲了當。及到浮山會裏，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斸破一個鐵酸嬴，直得百味具足。且道嬴子一句作麼生道？』乃曰：『花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前鬬不休。』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忽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個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個甚麼？笑白雲萬里。』示衆云：『祖師道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腳來，信口道。後代見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麼？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示衆云：『眞如凡

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漢，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鸝下柳條。』若更問道：『五祖老漢！』自云：『諾，惺惺著。』

示衆云：『十方諸佛，六代祖師，天下善知識，皆同這個舌頭。若識得這個舌頭，始解大脱空，便道山河大地是佛，草木叢林是佛。若也未識得這個舌頭，祇成小脱空。自謾去，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五祖恁麽說話，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喫茶去。』示衆云：『每日起來，拄卻臨濟棒，吹雲門曲，應趙州拍，擔仰山鍬，驅潙山牛，耕白雲田。七八年來，漸成家活。更告諸公，每人出一隻手，相共扶助。唱村田樂，粗羹淡飯，且恁麽過。何也？俱願今年蠶麥熟，羅喉羅兒與一文。』示衆，舉：『德山和尚因僧問：『從上諸聖，以何法示人？』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雪峰從此有省。後有僧問雪峰云：『和尚見德山，得個甚麽便休去？』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個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卻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祇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姜，邵伯藕。』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染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韝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忽有個出來道：『恁麽也得，不恁麽也得，恁麽不恁麽總得。』祇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小參，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卧，擬鐫作佛，得麽？』云：『得。』陸曰：『莫不得麽？』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麽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麽？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個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個佛頭，金輪水際作個佛腳，四大洲作個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卻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個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個佛，南贍部洲作一個佛，西瞿耶尼作一個佛，北鬱單越作一個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麽，又喚甚麽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麽，汝又喚甚麽作佛？還會麽？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腳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麽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麽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黃庭堅

著録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六《翠巖真禪師語録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爲黃龍慧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爲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眞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爲潙山道人慕喆，林棲谷隱，堅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朽株，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之入石霜，適遭一吼，凡聖情盡，參承咨決，徹佛徹祖，行住坐卧，亘古亘今。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五句，具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柱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維黃龍罷參之客，必遣之曰：百鍊眞金，直須入翠巖鑪鞴。今坐鎮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巖室中之句，以接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爲眞點胸者。蓋同門數老，雖目視眈眈，文采炳煥，似從慈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霜上樹之機耳。名夢同牀，不妨殊調，冷灰爆豆，聊爲解嘲云耳。

又《雲居祐禪師語録序》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身、眞金色，乃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居知釋迦老子不會祖師禪。今有人灰頭土面，而種種光明遍照；皐濕重遲，而進道猛利，超過百萬阿僧祇劫；哆哆啉啉，而法音如雷如霆，慧辯如雲如雨；跋跋擊擊，而十二時中，遍往十方國土，調伏衆生。如來油花脫子，全無用處，不可是超佛知見，倒用如來印也。此語若傳山北山南，必且懷疑起諍，若問是誰？但向道是雲居祐老子。若有人問言句內識，此老子言句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即言句，不離言句，對諸方說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升堂，小空入室，雖不結漉魚之網，烏鵲遷巢，龍蛇避宅。子湖狗口裏刺得手，祕魔巖叉下有出身路，所以鏡有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銜波句之鏃，本自無痕。若人信得及，萬株衫裏方藏影；若信不及，五老峯前又出頭。此老子是無爲無事人，何須鄧夫百千偈贊？諸人還會麼，臣龜莫戴三山去，吾欲蓬萊頂上行。

又《大潙喆禪師語録序》 喆禪師烹佛祖鑪韛，鍛十地鉗椎，坐大潙山，孤峯萬仞，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威，取毒龍於生死海底。擊毒鼓，死卻像心，傳法蝦蟇，命與雪山蓼，吐卻室中密語，野狐涎若相如之璧無瑕，不但二十五城，十方一契，盡爲祖業；驢負麟角，羊蒙虎皮，來者崢嶸，皆納收閘，向潙山去者，含如是去，從潙山來者，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山中生二虎，其一爲黃檗南，其一爲翠巖眞，黃檗之虎乳數子，皆哮吼一方，弭伏百獸，而翠巖之虎生一羹，是爲喆禪師。余不能盡贊其道，而以印於余心者書之，《潙山語錄》之後，後世僧中有董狐，深知正法眼藏之樞紐，能持直筆，使雅頌各得其所，必將有取於斯文。

又《福州西禪暹老語録序》 佛以無文之印，密付摩訶迦葉，二十八傳而至中夏，初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眞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符證，印空同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爲二祖鑄印，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棒如雨點，付與臨濟，天下霈行，此印陸沈，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字典要，號爲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蓋亦如蟲蝕木，賓主相當，偶成文爾。若以爲不然者，今有具世間智，得文字通者，自可閉戶無師，讀書十年，刻菩提印而自佩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怡山暹老初寄瓶鉢於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拔於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與之，圓滿無礙，以其言句求予爲序引，予問淨照禪師，以爲其人有道心。知子莫若父也，聞子此言，必不驚也。至於錄開堂升座之語，以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也。

又卷三〇《跋王荊公禪簡》 荊公學佛，所謂吾以爲龍又無角，吾以爲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嘗熟觀其風度，眞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暮年小詩，雅麗精絕，脫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藝文

黃庭堅《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一四《觀世音贊六首》 海岸孤絕補陀巖，有一衆生圓正覺。八萬四千清淨眼，見塵勞中華藏海。八萬四千母陀臂，接引有情到彼岸。涅槃生死不二見，是則名爲施無畏。八風吹播老病死，無一衆生得安隱。心華照了十方空，即見觀世音慈眼。設欲眞見觀世音，金沙灘頭馬郎婦。

自心海岸孤絕處，戒定慧香補陀伽，觀身實相淨聖尊，自度衆生大悲願。一一漏漏鏡本空，八萬四千垂手處，夢時捉得水中月，親與彌猴觀古鏡。聖慈悲願觀自在，海岸孤絕補陀巖，貫花纓絡普莊嚴，度生如幻現微笑。有一衆生起圓覺，即現三十二應身，壁立千仞無依倚，住空還以自念力。以法界印印諸善根，以平等印普印諸業，八萬四千母陀臂，諸佛承我稱提刀；八萬四千清淨眼，衆生依我成正覺，補陀巖下白花風，月照海漩三昧底。

聖慈悲願觀自在，小白花山住道場，海漩三昧覺澄圓，三十二應施無畏。有一衆生發大心，願度我身及含識，萬仞峯前撒手過，觀音豈復異人乎？

敬禮補陀巖下水邊，十方三世無不現前，願我亦證空覺極圓，處處悲救火中生蓮。

又《南安巖主定應大師真贊》 定光古佛，不顯其光，古錐透穿，大千爲囊。卧像出家，西峯參道，亦俗亦眞，一體三寶。彼逆我順，彼順我逆，過即追求，虛空爲迹。驅使草木，教誨蛇虎，愁霖出日，枯旱下雨。無男得男，無女得女，法法如是，誰奪誰予。令君威怒，免我伽梨，既而釋之，遂終白

衣，白帽素履，鬚髮皤皤，壽六十二，與世同波，寧嚴草木，枯腊風雨，七閒香光，家以爲祖。薩埵御天，宋有萬姓，乃錫象服，名曰定應。

又卷一五《鐵羅漢頌 並序》 峨眉山之下，擾頤津之濱，有百鍊金剛，鑄成二怖魔，開士人物表儀，隨世尺度，其中空洞，不留一物，叩之鏗然，應大應小，香塗刀割，受供不二。沈之水則著底，投之火則熾然，水火事息，二老相視而笑。涪翁曰：「吳兒鐵人石心，吾不信也，二老者眞鐵石耳。」乃爲之頌曰：

人言怖魔像，非金亦非鐵，若作世金鐵，開士亦不現。禪坐應念往，一鉢千家供，順佛遺敕故，不宣示神通。有爲中無爲，火聚開蓮花；無爲中有爲，甘露破諸熱。魔子自怖畏，我無怖畏想，或欲坯鎔之，爲已富貴梯。賴世主慈觀，虎兒失爪角，或得野狐書，有字不可讀；狐涎著其心，字義皆炳然，卻來觀六經，全是顛倒想。今世青雲士，慎莫作此解。

雜録

黄庭堅《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一《發願文》 菩薩獅子王，白淨法爲身，勝義窣谷中，奮迅及哮吼。念力明利箭，被以慈哀甲，忍力不動搖，直破魔王軍。三昧常娛樂，甘露爲美食，解脱味爲漿，游戲於三乘，住一切種智，轉無上法輪。我今稱揚，稱性實語，以身語意，籌量觀察，如實懺悔，我從昔來，因疑有愛，飲酒食肉，增長愛渴，入邪見林，不得解脱。今者對佛發大誓願：

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淫欲；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飲酒；願從今日盡未來世，不復食肉。設復淫欲，當墮地獄，住火坑中，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淫亂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飲酒，當墮地獄，飲洋銅汁，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酒顛倒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設復食肉，當墮地獄，吞熱鐵丸，經無量劫；一切衆生，爲殺生故，應受苦報，我皆代受。願我以此，盡未來劫，忍可誓願，根塵清淨，具足十忍，不由它教，入一切智，隨順如來。於無盡衆生界中，現作佛事，恭惟十身洞徹，萬德莊嚴。於刹刹塵塵，爲我作證。設經歌邏羅身，忘失本願，唯垂加護，開我迷雲，稽首如空，等一痛切。

又卷一三《李元中難禪閣銘》 龍眠道人李元中，爲宜春令曹掾，盡心於狴獄，忠信慈惠於白度，訟者伏辜而即罪，如罪在己；治罪之器，人服而病焉，如傷在己。邸其寒飢苛蚤，加以保惠救療，使有者渙然而悔，杖者笞今而悔，流者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乎？」獄事既筋於定，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於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久習勝妙禪定，於諸三昧心得自在，哀憫衆生，欲令成熟，捨第一禪樂，而生欲界，是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若是則吾豈敢，敢不勉焉，請爲我銘之。」山谷曰：「勸己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天禪又何難？」銘曰：（難一作義）

正念現前，常樂我禪，於法不難；生死險地，施物無畏，於法不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鴆毒，使令虎兕，蜕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於聖人；萬物之祖，不歸於天。後百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義一作人）

又《跨牛菴銘》 吉州太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修竹，長老楚金，開息軒於竹間。予作縣時，嘗謂金爲我結草菴於竹北，余方經營經藏，未暇也。它日菴成，予已去。金知予隨食於四方，不能有是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予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峯永，永學牧牛於黄檗南，南無牛，來者穿鼻焉。永牧牛者也，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蹊人之田。予之與佛者游，觀蹊田之牛，其角鐵鐵，如金之能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唯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倫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觀指，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爲田，衆生爲稻，由我深耕，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與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又《無等院生臺銘》 呵利底母衆，以血食爲命，探懷取嬰兒，而其父母愁痛。如來慈威力，爲開甘露門，乃教清淨衆，受食施已分。稱誦五如來，及佛金口敕，粒粒遍十方，施衆生飽滿。彼呵利眷屬，化形來受供，若有彈射者，死墮畜生道。若彼慳貪心，謂少不飽衆，是人違佛敕，死入餓鬼道。司馬竦、旦、泰，母夫人白氏，琢石作生臺，以施無量故，獲福亦無量。竦、旦、泰，司馬氏三子名。

又卷一八《天鉢禪院準禪師舍利塔記》 維東福勝，故號天鉢，有來鐵鎖，在同光之末，今初堂堂，大覺印可。干戈日尋，禪子宴坐，眞人開宋，六合爲家，時維令準，以弟繼初，持臨濟家法，鼓板鍾魚，寂寥百年，有僧父子，父餬其鄰，子乞於市；文慧重元，海岱維清，如雷如霆，十州震驚，盲者得眼，檀者傾施，日飯三百，猶故不賜。覺海若沖，提印了空，雪山醍醐，法示一味，飲者不同。沖子智，航蓋士夫選，諸根猛利，透出魔罥；昔在天鉢，風雨及林，瓶鉢三世，冬溫夏涼。有寧堵波，眷築所開，發函得骨，莫詔其誰？稽首摩拂，舍利涌出，銜齒附骨，如珠瑽瑽。遍考圖記，準實藏此，壽七十五，同光之季，累壁莊嚴，鍾唄威儀，使見聞發心，維航智悲。林下家間，得意自足，蒿萊荊棘，不純不縛。因時成文，證德訓俗，如象遇雷，如龜藏六，攻石作銘，閱世陵谷。

又《清隱院順濟王廟記》 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爲樂。無上兩足尊，初說修妬路，爲海居種性，開此甘露門，故娑竭以無耳聞經，無垢以非男成佛。維順濟王承佛記莂，有大福田，爲世津梁，得自在力，當時十處十會，皆聽圓音，今日三江五湖，不忘外護。所以作南山之檀越，應清隱之爐香，以佛事作神通，化血食爲淨供。雖然天陽門下，法士徧周，普光法堂，當仁分坐；不妨於法界海，見作魚龍，入觀音門，能施無畏。鍾魚鼓板，釋迦苦口，丁寧雷雨，風濤順濟。家常相助，因行不妨，掉臂南山飯在，往來船非唯曲。爲今時亦與後人作古記

又《自然堂記》 佛者惠言，吾同郡人，自豫章來，客於湖陰將二十年，其居故屋數間，舊開東軒於鄰室之籬角，黯黑漸洇，不堪人居，蝸涎蛛網，經緯儿席。有以改作告之者，則應之曰：「未遑也。」間而徘徊其下，徜徉乎旁，久乃得之，因其舊蓋不易一瓦，塞故嚮以爲壁，摹故壁以爲明，不加一木而堂成。知言師而來者，莫不粲然，油然忘其歸。予獨嘉其意近於自然，爲之名曰「自然堂」。且爲道其所以名曰：動作寢休，頹然於自得之場。其行也，不以爲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時損時益，處順而不逆，此吾所謂自然也。彼體弱而健強，名辱而榮榮，汩汩然日有是心，然且取混沌之術而假修之者，自然尚能存乎？雖然，凡此者近之矣，而未也。若夫道之妙者，則吾不能爲若言之，而使若得之也，亦不能爲吾言之矣。言師善鼓琴丹青，而不有其能，讀經論多自得其意，不事外飾，如山野人，可與言者也。

又卷二四《黃龍心禪師塔銘》 師諱祖心，黃龍惠洪禪師之嫡子。見性諦當，入道穩實，深入南公之室，許以法器，爲之道地。雲峯文悅發之，脫略窠臼，游戲三昧；翠巖可眞與之住持黃龍山，十有二年，退居奄頭二十餘年。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逝，葬骨石於南公塔之東，住世七十有六年，坐五十有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尉王詵之請也。

初南雄州始興縣鄔氏（一作鄢氏）子，爲儒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僧惠全，全名之曰祖心，云明年與試經業，師獨獻所業詩，比試官奇之，遂以合格聞。雖在僧次，常勤俗學，衆中推其多能。久之繼住受業寺，不奉戒律，且逢橫逆，乃棄去來。入叢林，初謁雲峯，雲峯孤硬難入，見師慇誨接納，師乃決志歸依，朝夕三載，終不契機。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居黃檗四年，雖深信此事，而不大發明。又辭而上雲峯，會悅謝世，於是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多福曰：「一莖兩莖斜。」僧云：「不會。」多福曰：「三莖四莖曲。」此時頓覺親見二師，歸禮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亦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了，吾則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沈於衆。時往諮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功夫？」師曰：「不然。但有纖介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翠巖貶剝諸方，諸方號爲「眞點胸」；見師即云：「禪客從黃檗師兄處來，未見有地頭者個，嶺南子卻有地頭，汝能久住，吾亦不孤負汝。」師依止二年。翠巖沒後，乃歸黃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及南公遷住黃龍，師往就潭曉月講學。蓋月能以一切文字入禪悅之味，同列或指笑師下喬木入幽谷者。師聞之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

中以小疾求醫章江院，轉運判官夏倚公立，雅意禪宗，見楊傑次公而問黃龍之道，恨未即見，次公曰：「有心首座在章江，公能自屈，不待見南也。」公立聞之，亟至章江，見師在僧堂後，持經問曰：「非心公耶？」對曰：「是。」掛坐而歎曰：「達磨一宗，將掃地矣。」因劇談道妙，至會萬物爲自己，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有犬卧香案下，師以麈尺擊香案曰：「犬有情即去，香案無情

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答。師曰：「才入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物爲己？」公立於是參明鄭重。

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坐道場，化俗談眞，重規疊矩，四方歸仰，初不減南公時。然師雅尚眞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而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州，虛大潙以致師，三辭不往。又屬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起師，器資請所以不應長沙之意？師曰：「願見謝公，不願領大潙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義相求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謂之人天師。今則不然，掛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五百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爲也？」器資以此言反命，師直由是致書，願得一見，不敢以住持相屈。師遂至長沙。蓋於四方公卿，意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亦不往。其於接納，潔己以進，無不攝受，容有匿人，不保其往。至於本色道人，參承諮決，鑪鞴鉗椎，厥功妙密，故其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指人甚要；雖直以見性爲宗，而隨方啓迪。故摭內外書之要指，徵詰開示，使人內所服習，克己自觀，悟則同歸，歸則無教。諸方譬師不當以外書揉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南公道貌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之造前，意甚閑暇，終日笑語，師資相定，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緣不倦，人未見之，或生慢疑，承顏接辭，無不伏膺。矧堅夙承記莂，一作嘗承風記。堪任大法，道眼未圓，而衆瞻宰堵賈，深安仰之歉，乃勤堅珉，敬頌遺美，其詳則見於師之嫡子惟清禪師所譔《行狀》。銘曰：

鹿野孤園，衆千二百，空寂而住，時至乞食。法王啓運，三界爲家，皆是吾子，實無等差。宴坐經行，無資生物，病而須乳，侍者行乞。渤潭百丈，住成法席，國不入禪，禪不入國。末法住持，以食爲宗，王官作牧，驅羊西東。師嘗一出，歲行十二，鍾魚轟轟，如垢不觸。脫裓以往，婆婆林立，龍蛇混居，雷藏電收。抱道在旁，不誰不汝，及其震聲，萬物時雨。師之於道，日行大空，譽日之明，勞而少功。

又《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蒙天衣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爲同業參玄入不二，爲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頤鉤深，歷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

初受請住黃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風雨，師住十年，大廈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航二浙，上天台四明，泝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懷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又受請住武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爲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牀不簀，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糾合豪右，爲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裴以師苦口，因上不爲，師亦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燠而夏涼，鍾魚而粥，鍾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復料簡，略爲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則示微疾，其八月辛未，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

予舊聞禪師爲有道而陸沈者，每歎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皆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命住石鼓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是。於是追跡行李，搜其化緣起滅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

三際十方，心田一契，威音以來，諸佛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付，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爲萬物主，是故無諍。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冒佃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藏僞契，篡其丘角。一九非九，謂傳密記，目盲爲幻，醫窮子眼。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真，與萬物訟。見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稻。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絶學無爲，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作無造，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雨一味法，震螳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又《智悟大師塔銘》

聖壽禪院僧明教大師慧裘、寶月大師慧雲，狀

其師懷蓮行業淳謹，未之錄。　余聞禪源三代或甲乙十年，委塵昔如日，大智留一錢褚中，度門人百八十有二，體其動靜而教養，其罷不能，內外無間，言其趣操，類賢士大夫，是宜銘。故敘而銘之：

謹，貴姓，閩封氏家，母劉氏方娠，夢福千出青囊中，占曰：「千出於囊，萬夫之望，兒不爲家，人子去家而有光。」及謹生，而骨相與閭里兒異，九歲依普明道者，歸恭出家。經楚禪律，無所不學，落髮而左右普明，於緣事盡心力，不愛一毫。普明沒，即以謹知院事，謹於經行輒作佛事，皆赫赫成就。治平中，普明所作僧伽浮圖壞，謹力新之，至於躬土木之功，未嘗過人之門，聞者傾施其半。縣官佐之。閱二歲而崇成，緣以周廡複屋，十倍其初，費萬萬計。於是詔廢印經院，以經板十六萬畀謹刻印，賜之兄謹，賜服號名及它錫予，皆以行業聞不錄，錄因人也。僧夏五十有九，住持二十有八年，如出一日生，以大中祥符辛亥九月丁酉沒，以元豐乙丑十月戊寅而葬，以其十一月庚申，其浮圖在祥符縣樊村之崇壘云。表有謀略，處煩而知務，雲佐謹夙有力，謹沒，衆皆推院事，莫敢承。曰非表則雲，而表與雲又孫辟相先，以是益知謹之賢。銘曰：維智悟祥於天，爲法器不家傳，謝斯文以游方，維德機與事會。勞而不伐，丘山其成之；不伽其有，稱載而歸之；以躬爲律，祛靡其信之；孔欣孔時，乖寡者順之；以彼易此，士夫或咨之；有似有績，我銘以洎之。

道寧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開福道寧禪師》　潭州開福道寧禪師，歙溪汪氏子。壯爲道人，於崇果寺執爨。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己見。後祝髮蔣山，依雪竇老良禪師。踰二年，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小參，舉忠國師告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輒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住開福，執子景從。浴佛，上堂：「木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諸禪德，日日從東畔出，朝朝雞向五更啼。雖然不是桃華洞，春至桃華水滿溪。」又道：「毗藍園內，有脇降生；已步周行，四方目顧。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大似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珠。還知落處麼？若知落處，方爲孝子順孫。苟或未然，不免重下注腳。良久曰：「天生伎倆能奇怪，末上輸他弄一場。」示衆云：「秋日耀長空，秋江浸虛碧。傷哉門外人，處處尋蹤覓。蹤路忽撞頭，相逢不相識。諸禪德，既是相逢，爲甚麼卻不相識？剪盡霜前竹，臨谿不化龍。」上堂：「偏界不曾藏，通身無影像。相逢莫訝太愚癡，瞬劫至今無伎倆。無伎倆，少人知。大抵還他肌骨好，何須臨鏡畫蛾眉？」上堂：「擊堝正合，未免崎嶇；少室垂慈，早傷風骨。腰囊擊錫，孤負平生。煉行灰心，遞相鈍置。爭似春雨晴，春山青，白雲三片四片，黃鳥一聲兩聲。千眼大悲看不足，王維雖巧畫難成。直饒便恁麼，猶自涉途程。且不涉途程一句作麼生道？」大從泐州來，不得東京信。」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人天合掌。」曰：「出水後如何？」師曰：「不礙往來看。」問：「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曰：「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曰：「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曰：「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曰：「如何是意句俱到？」師曰：「大悲不展手，通身是眼睛。」曰：「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曰：「君向瀟湘我向秦，一政和三年十一月四日，淨髮沐浴，次日齋罷小參，勉衆行道，辭語誠切。期初七示寂，至日酉時，跏趺而逝。闍維獲設利五色，歸藏於塔。

文準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渺潭文準禪師》　隆興府渺潭湛堂文準

禪師，興元府梁氏子　初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卻。」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個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見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年，眞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斧夫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話曰：「此乃敢爾磊苴邪？」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顯謨李公景直守豫章，請開法雲巖。未幾，移居泐潭。僧問：「教意卽且置，未審如何是祖意？」師曰：「煙村三月裏，別是一家春。」問：「寒食因悲郭外春，墅田無處不傷神。林間壘壘添新塚，半是去年來哭人。這事且拈放一邊，如何是道？」師曰：「蒼天！蒼天！」曰：「學人特仲請問，師曰：「十字街頭吹尺八，村酸冷酒兩三巡。」問：「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去此二途，請師一決。」師曰：「大黃甘草。」曰：「此猶是學人疑處。」師曰：「放待冷來看。」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曰：「爲甚不傳？」師曰：「家家有路透長安。」曰：「祇如衲僧門下，畢竟作麼生？」師曰：「放你三十棒。」上堂曰：「五九四十五，擘人作而萬物都。秦時輦轢鑽頭尖，漢祖殿前緊嚼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戍，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幕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峯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上堂，劄：「久雨不晴，直得五乞峯頭黑雲鬉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有甚麼交涉？」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上堂：「混元未判，一氣冷寂。不聞有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秋收冬藏。正當恁麼時，也好個時節。時耐雪老漢，卻向虛空裏釘橛。觀三個木毬，直至後人搆占不上，便見潙山水牯牛，一向瞻大心龕；長沙大蟲，到處齕人家猪狗。雖然無禮難容，而今放過一著。《孝經》序云：「朕聞上古，其風朴略。出前華堯民解元，且喜尊候安樂。參！」上堂：「今朝臘月十，夜來大落雪。纔寒極目高低白，綠竹青松難辨別。必是來年蠶麥熟，張公李公皆忻悅。皆忻悅，鼓腹謳歌堂不徹。把得雲簫繚亂吹，依俙有如楊柳枝。又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左之右之。」喝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上堂：「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洞山和尚，祇解夜半捉烏雞，殊不知驚起隣家睡。寶峯相居打令，告諸禪德，也好冷處著把火咄！」上堂：「古人道，不看經，不念佛，看經念佛是何物？自從識得轉經人，一舉拂子曰：「龍藏聖賢都一拂，以拂子拂一拂，曰：「諸禪德，正當恁麼時，且道雲巖土地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擲下拂子，以兩手握拳叫哮曰：「萬歲千聖，千聖萬歲。」上堂，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七，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峯不打這鼓笛，便下座。上堂：「大道縱橫，觸事現成。雲開日出，水綠山青。拈拄杖，卓一下，曰：「雲門大師來也。說道，觀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元來卻是饅頭。大衆，雲門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寶峯卽不然。」擲下拄杖曰：「勿於中路事空王，策杖須還達本鄉。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福建信，卻道嘉州大像，吞卻陝府鐵牛，喝一喝，曰：「是甚說話，笑倒雲居土地。」上堂：「祖師關捩子，幽隱少人知。不是悟心者，如何舉似伊！」喝一喝，曰：「是何言歟？若一向恁麼，逐磨一宵搥二百盡。所以大覺世尊，初悟此事，便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普令南北東西，四維上下，郭大李二，鄧四張三，同明斯事。雲巖今日不免做古去也。」擊拂子曰：「方便門開也。」作麼生是眞實相？」良久云：「十八十九，癡人夜走。」示衆，拈拄杖曰：「衲僧家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倒把橫拈，自有意思。所以昔日藥山和尚問雲巖曰：「一間汝解弄師子，是否？」巖曰：「是。」山曰：「弄得幾出？」巖曰：「弄得六出。」山曰：「老僧亦解弄。」巖曰：「和尚弄得幾出？」山曰：「老僧祇弄得一出。」巖曰：「一卽六，六卽一。」山便休。大衆，藥山雲巖鈍置殺人，兩父子弄一個師子，也弄不出。若是準上座，祇消得自弄。拽得來拈頭作尾，拈尾作頭，轉兩個金睛，攫幾鉤鐵爪，吼一聲直令百里內猛獸潛蹤，蒲空裏飛禽亂墜。準上座未弄師子，請大衆高著眼，先做一個定場。」擲下拄杖曰：「個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中夜特

往登禪，有悅衣，僧請提淨水至，師曰：「待我悅衣，脫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篹子，師滌淨已，付接淨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傳者耶？」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祇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他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提水浸篹，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卻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如倒壘聲，由是無復見者。政和五年夏，師卧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病無自性。」師曰：「既無自性，則毒物寧有心哉？以空納空，吾未嘗顯倒。汝輩一何昏迷！」十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於南山之陽。

悟新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黃龍悟新禪師》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梨狀。壯依佛陁院德修，祝髮進具後，游方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捂。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資，乃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卻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頓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鞋，即自舉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問：「弓箭在手，智刃當鋒，龍虎陣圓，請師相見。」師曰：「敗將不斬。」曰：「恁麼，則銅柱近標修水側，鐵關高鎖鳳凰峯。」師曰：「不到烏江未肯休。」曰：「若然者，七擒七縱，正令全提。」師曰：「棺木裏瞪眼。」僧禮拜，師曰：「苦！苦！」問：「承師有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個釣筒，未曾遇著個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得眞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亂統禪和，如蚊似蠅。」上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釋迦老子到不到？若到，因甚麼無人？若不到，誰道幽遠？」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即即是，不即即是？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上堂：「行腳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卻藥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親到。」上堂：「拗折拄杖，將甚麼登山渡水？拈卻鉢盂匙筯，將甚麼喫粥喫飯？不如向十字街頭東卜西卜，忽然卜著，是你諸人有彩；若卜不著也，怪雲巖不得。」上堂：「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釋迦老子足蹋紅蓮，且道黃龍騎個甚麼？良久曰：近來年老，一步是一步。」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上堂：「有時破二作三，有時會三歸一，有時三一混同，有時不落數量。且道甚麼處是黃龍爲人處？」良久曰：「珍重。」僧問：「如何是四大毒蛇？」師曰：「地水火風。」曰：「如何是地水火風？」師曰：「四大毒蛇。」曰：「學人未曉，乞師方便。」師曰：「一大既爾，四大亦同。」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瞑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師臨寂，示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茶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所者，獲之尤甚。塔於晦堂丈室之北。

慧勤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太平慧勤禪師》 舒州太平慧勤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歸五祖，方大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適，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卻識你家風了也。』」師卽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主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問仰山，鎮海明珠因緣，至無理可伸處，圓悟徵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加答。明日謂悟曰：『東寺祇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懷憚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卽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卽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如何？』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底語麼？』師曰：『是甚麼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祇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勤兄，且喜大事了畢。』明年，命師爲第一座。會太平靈源赴黃龍，其席既虛，源薦師於舒守孫鼎臣，遂命補處五祖付法衣，師受而捧以示衆曰：『昔釋迦文佛，以丈六金欄袈裟，披千尺獅勒佛身。佛身不長，袈裟不短。會麼？卽此樣，無他樣。』自是法道大播。政和初，詔住東都智海，五年乞歸，得旨居蔣山。樞密鄧公子常奏賜徽號楳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喫醋知酸，喫鹽知鹹。」曰：「弓把箭盡時如何？」師曰：「一場懵懂。」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拗破露柱。」曰：「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十程有限。」曰：「前三後二，又作麼生？」師曰：「六六三十六。」問：「承聞和尚親見五祖，是否？」師曰：「鐵牛齧碎黃金草。」曰：「恁麼則親見五祖也。」師曰：「我與你有甚冤讎？」曰：「祇如達磨見武帝意旨如何？」師曰：「胡言易辨，漢語難明。」曰：「爲甚棲棲暗渡江。」師曰：「因風借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進前退後愁殺人。」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眞實之言成妄語。」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夫子遊行厄在陳。」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終日同行非伴侶。」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大斧斫了手摩挲。」問：「卽心卽佛卽不問，非心非佛事如何？」師曰：「昨日有僧問，老僧不對。」曰：「未審與卽心卽佛相去多少？」師曰：「近則千里萬里，遠則不隔絲毫。」曰：「忽被學人截斷兩頭，歸家穩坐，又作麼生？」師曰：「你家在甚麼處？」曰：「大千沙界內，一個自由身。」師曰：「未到家在，更道。」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曰：「未爲分外。」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桃華紅，李華白。誰道融融只一色？燕子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一聲？不透祖師關捩子，空認山河作眼睛。」上堂：「日日日西沉，日日日東上。若欲學菩提，擲下拄杖巨。但看此模樣。五祖周祥。」上堂：「去年今日時，紅爐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頂上，紅日透須彌。鳥啄珊瑚樹，鯨吞離水犀。太平家業在，千古襲楊岐。」上堂，橫拄杖曰：「先照後用，豎起曰：先用後照，倒轉曰：「照用同時。」卓一下曰：「照用不同時。汝等諸人，被拄杖一口吞盡了也。自是你不覺，若向這裏道得轉身句，免見一場氣悶。其或未然，老僧今日失利。」上堂：「金烏急，玉兔速，急急流光七月十。無窮遊子不歸家，縱歸祇在門前立。門前立，把手牽伊不肯入。萬里看看寸草無，殘花落地無人拾。無人拾，一回雨過一回濕。」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乃曰：「你尋常說黃道黑，評品古今，豈不是密語？你尋常折旋俯仰，拈匙把筯，祇揖萬福，是覆藏不覆藏？忽然瞥地去，也不可知。要會麼？世尊有密語，冬到寒食一百五。迦葉不覆藏，水泄不通已露贓。饒利納僧如會得，一重雪上一重霜。」上堂：「十五日已前事，錦上鋪花。十五日

已後事，如海潮發，正當十五日，大似一片鏡照千里之象，雖則眞容絕跡，其奈海印發光。任他露柱開花，說甚佛面百醜，何故？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變義？」州以手作流水勢。其僧有省。又僧問法眼：「不取於相，如如不動，如何是不取於相，見於如如不動？」眼曰：「日出東方夜落西。」其僧亦有省。若也於此見得，方知道旋嵐偃嶽，本來常靜。江河競注，元自不流。其或未然，不免更爲饒舌。天左旋，地右轉。古往今來經幾偏。金烏飛，玉兔走。纔方出海門，又落青山後。江河波渺渺，淮濟浪悠悠，直入滄溟晝夜流。」遂高聲曰：「諸禪德，還見如如不動麼？」師室中以木骰子六隻，面面皆書么字。僧纔入，師擲曰：「會麼？」僧擬不擬，師卽打出。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直饒不去不住，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後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於本山。

清遠

論說

清遠《示禪人心要》　不應於無際空中立分限，若立無分限是無際空，乃自負墮，所以解空者無空想。若人以語言名狀心，終不得心；不以語言名狀心，亦不得心。語言本是心，名狀之故不得也；無語言本是心，不名狀之故不得也。種種會當皆不與自心契，上祖曰：默契而已。爲若此道若未達，但無妄念爾，若人知是妄念，作意止之者，見有妄念故也。知有妄念，作意觀察，令見正理，亦見有妄念也。知妄之是道，乃無妄焉。然達道者，無所得也，發意求道，道卽得之。但不別求知，無迷妄謂之見道。近世皆曰：無不是道，譬如飯籮邊坐說食，終不能飽，爲不親下口也。證者絕能所也，非別有玄理在尋常日用處。如見色時是證時，聞聲時是證時，飲水食粥是證時，一絕能所，此非久習，不假鑪錘。蓋現成之事，世人不識，名曰流浪故云；唯證乃知難，可謂學道者，明知有是事，何故不得旨而長疑。蓋信未極，疑未深也。唯深與極若信與疑眞，是事也不解，如此返照，遂迷亂不知出緒，因躓中途能自返省，更無第二人也。既曰此事，又豈更知耶？知是妄慮，此事則不失也。道不止說與示而後顯，蓋體自常露，說示者方便道用爾，省悟者亦暫時歧路也。或因說而證，或因示而入，或自覺觸以歸，終無異事別得，至心源而止也。人言悟了方修，此屬對治門，雖然禪門亦許以正知見治之，若論當人，卽不須若是也。佛道長遠，久受勤苦，及可得成者，綿亘三世，凡聖一如，故曰：佛道長遠，不起異見，未始遺棄，故曰：久受勤苦；畢竟無別法，故曰：乃可得成。此大丈夫事，人不識問，遂依來而答。不知乃自問爾，欲答誰耶？人不識答，遂依言起見，不知乃自答爾，何有旨趣耶？故曰：總是你好看好看。或人曰：從上古聖佛祖，指示言教，流布世間，一一分明，何故都是自己深負上古先聖苦口垂慈也？今對之曰：吾順佛祖宗趣，爾自負，吾不負也。若言有所說，卽是謗佛。祖曰：莫作最後斷佛種人。若不就己知歸，所作皆成造僞，縱記得河沙，會盡塵墨，於己何益？故曰：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尊宿云：我今對你一句子亦不難，你若一言下薦去，猶較些子，若不會老僧，卻成妄去。夫今時學者，競以問答爲禪宗中關要，不知是取捨作相心。嗚呼！就理就事之學，蓋是近家語，縱有少領覽，未可休息。豈不聞，說涅槃之道，圖度絕矣，直須解自點檢始得。人以迷心故進道，乃來山林中見知識，將謂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工夫最第一。若不及此，入山林而不返，徒爾爲也。迷處極易而難入，故先德曰：難信難解，又曰：此是頓家說道，返照向來已是走作語，況不爾耶？後世遂用此語爲平常無事，一味實頭，此又後學之不明，服食之不審也。從上來有二種方便：有眞實方便，所謂說無有間；有善巧方便，所謂妙應羣機。若從眞實方便，得入不假思量，性自神解，永無有退，妙用河沙也；若從善巧方便，得入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始得，未足將爲究竟。此二種方便，皆一法也，不可須臾有失，學者思之。雪峯示人曰：莫教老僧有一句子到你分上，若有一句子到你分上，堪作什麼也。此是古人不得已而已。後者不了古人意，便謂自己分上無許多言談，所以錯會也。今時人多將目前鑒覺，用爲極則，玄沙所以向人道，深山遍絕無人處，你

道還有否？悟心見性，當如雪峯、玄沙，腹寶踐眞，當如南泉、趙州。今時學者，但以古人方便爲禪道，不能與古人同參也。譬如有力人負一百二十斤檐過獨木橋，不傾不側，何物扶持得如此耶？其精緻無雜而已。爲道亦爾，經中稱，譬如師子捉象亦全其力，捉兎亦全其力。人問：全什麼力？曰：不欺之力。若見一毛髮異於心者，則自喪身命，故達道人無有不是者。此力甚大，但爲無邊惡覺侵蝕，致令力用有虧，若無如許多異法異狀，異緣異念，則隨心轉變，自在無礙。道不用苦求，求之則道失；事不在苦融，融之則事有；不求不融，道與事會也，則何事而非道耶？譬如，目明之士，入寶聚中，而不知方便，爲無火燭光明所照也，人矣即被觸擊，自損身首，謂是毒穴，非寶聚也。有智入中，持燈燭光照，見種種寶，任意採擇，得寶而出。十二時中，須用智光，勿令六塵自傷觸也。昔日永首座與慈明同辭汾陽，而永未盡其妙，相從慈明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爐，深夜慈明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乃咄之曰：『野狐精！』慈明遂指永而謂曰：『訝郎當，又恁麼去也！』永由是方得究竟。然畢命相隨。凡慈明居常差別激問，衆不能酬對，唯永至，慈明即點頭許可。此所謂無病之藥，學者罕得其要，況後世知見會解之徒，何由領是事哉！得之當若永，發藥當若慈明，庶幾可也。闡中得靜，則牛邑成山林，煩惱即菩提，衆生成正覺。此語初心學人，例道得會得，作一種平等知見，及其放心，凡聖依前兩般，靜躁殊用。明知是解會，須有安穩處始得，一味不可強會。近世多以問答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趁口答，取笑達者。十二時中，學道無頃刻棄捨，此人縱未得入，念念已是修行也。尋常說修行，不過三業六根清淨，禪門更不必如是。何故？禪定之門，念念與智波羅蜜平等一切處，自無過患也。久久心地通明之日，從前並得滿足，名一行三昧。今時人全無定力，復不開智眼，所有機緣語句，祇成靜論生滅心行。夫禪學不是小小末用，超佛越祖得了，要超亦不難，高郵孫承務作書問：『不落意想，不在有無，如何則可？』師答云：若問如何則不可，不問如何亦不可。醉客豁醒，神珠自瑩，豈可預爲之計，然後領耶？第一等靈利人尋討不着，此一念難得自見，見之即是無，別有歧路也。尋常例，以前念爲是，以後念照之，前後追逐，以心用心，心則成境。率初已成心境了，展轉更不堪，如今後念不取，自無起滅處，當處解脫，念本不生，何更有有無意想爲留礙？一念悟心成正覺，此之謂也。念念無生，念念無相，與虛空等，觸物遇緣，皆佛之妙用，無絲頭許對待，衣珠獨耀，十方世界事，目擊可了，不俟舉意然後知之。此蓋大丈夫事業，不可不成就。取欲要是，蓋有不是法爲礙；欲要得念，良由前後皆失念故也。晝夜不自在，要與道合，然無少許合處，愈急愈不合，病在取一捨一，不善用心，不得要術，茫然不知，日與道違。若安坐寧神，不勞自辦，故達磨大師謂楊衒之曰：『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纏，超然名之曰：祖不着棄一邊就一邊。當知明明顯著，明明作用，拄定會取，轉凡成聖，點鐵成金要徑，不可不如此究。祇恐人兩頭走，一既不成，二又不是，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乘斷煩惱得證，名爲偏修，不若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之速也。修道人若遇煩惱起時如何？古人云：但以正知見治之。余則不然，祇以煩惱治之。如此看來，即不見有煩惱也。何故？煩惱不可更治煩惱，如火不更燒火，水更不濕水，體性一同，無可得露。現此，了煩惱本空，不着除遣。若起智斷治撩伏，卻成別用心，有對待，被他二境回換，縱得亦迂曲有分限，須行徑直路爲上。古人云：劫火曾將無氣吹，不勞功力當時蒸，此之謂也。有時靜坐則心念馳散，或然臨事又全失卻，都緣未得親證，落二落三，致有錯謬展轉之失。古人云：動靜不二，眞妄不二。維摩明一切法皆入不二門，若領此要，萬動自寂滅也。且如眼不至色，色不至眼；聲不至耳，耳不至聲；法法皆爾。元是自心功德藏，無可得取捨，契者何往不利？此正是那伽大定也。今生出來自肯學道者，蓋夙生曾種善根，素有根本，便解發心，亦解疑着，就已尋究。又，煩惱障薄，有因有緣，此人易可化度。若未薰得此心，正信不生，縱聞之，亦不生疑，但如風過耳，勸之又生瞋加誹謗，此又何緣得顯露？所以，千人萬人中，但一二人而已。若自解作活計，收拾得上生，生從此去，展轉明利，更不退失，功德一生勝一生，入他諸佛闍域，常與此事相應，人間天上，亦祇如此。設對五欲八風，一切境界與理符合，不行三塗，道一味平等正知見，復有何事？生死不可不畏，須了此一段死生情僞，始得安樂無過，身心爲累耳。身如桎梏，當知身去來處；心如猿猴，當知心起滅處。此二自何處去來起滅，則身心圓明，內外一如而已。且心爲內，身則爲外；身爲內，物爲外。國師曰：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不見有生死當情，可謂解脫大道也。故能令人見聞

不得不脫，意想不得不息，物境不得不融，復奚疑哉！

傳記

李彌遜《宋故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 江淮之南，有大禪師，號曰佛眼，道行聞於朝，勅居和州之褒山，踰年，以疾辭，歸隱蔣山之東堂。遠近奔湊，執弟子禮以求法者，不知幾何人；名山大剎馳使延請者，方來而未已也。宣和二年，冬至之前一日，飯食訖，整衣趺坐，合掌加額，怡然而逝。其徒哀慕，如亡津梁，如失舟楫，莫知攸濟。嗣法兄佛果大師克勤，狀師之行，且謂彌遜曰：「師之於公，聞風而悅，一言而契，今其逝，公實見之，知師莫若公，是宜爲銘。」乃序而銘云：

師姓李氏，名清遠，蜀之臨邛人。捨家，十四受具，嘗依毗尼師，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莫能對，乃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捐舊習，南遊江淮間，徧歷禪席。聞舒州太平演道者爲世第一流宗師，徑造其室，恭事勤請。既久，益堅。演深奇之，謂可以弘持。法忍壁立，不少假異其深造。師七年未嘗妄發一語，一日有所契，洞徹超詣，機辯峻捷，莫當其鋒。自是，釋子爭歸之，而師益靜默自晦，不自爲得，隱居四面山大中庵。屬天下新崇寧萬壽寺，方擇人以處，舒守王公渙之，迎師往持，師輒引去。會龍門虛席，遂補處焉。居十有二年，遷住褒。禪師三領名剎，所至莫不興起，其在龍門，道望尤振。四方學者皆曰：「吾必師龍門。」由是雲集，至居無所容。師不起於座而化，湫隘爲巨剎，壯者效筋力，智者授軌度，富者施資財，初不靳也。師嚴正靜重，澹泊寡言，笑動有矩則。至出語，和懌中節，人服膺之。其爲教，則簡易深密，絕蹊徑，離文字，不滯於空，無汗漫之說，不以見聞言語辯博爲事，使人洞真源，履實際，非大有所契證，不妄許可。平居以道自任，不從事於務。嘗曰：「長老但端居方丈傳道而已。」與士大夫遊，不爲勢利屈，苟道合則欣然造之；不爾，雖過門或不得見，公卿大人高之。樞密鄧公洵武聞其風，奏錫紫衣師名，諫議陳公瓘見所傳法語，歎曰：「諸佛心宗，衆生性海，遠公涵泳深矣。」皆未識師也，況其親炙者乎？與佛果、佛鑑同門莫逆，道價相尚，世稱東山二勤一遠云：

嘗宗百門之義，著《圓融禮文》；又撫《楞嚴》、《法華》，著《普門禮字》，並行於世。其參學得法者，無慮數十人，士珪、善悟爲之首，而宿松、無着、道人孝法慧、顧臻其奧。師壽五十有四，僧臘四十。將逝，謂其徒曰：「諸方老宿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遽終，無一言。初，在龍門，作靈光臺以會葬，蕊藪之火化者，且自爲志曰：「余他日亦藏於此。」後門人函骨以歸龍門，龍門之人悲且喜，奉之如生。以宣和三年正月壬寅塔成，銘曰：

大智唯心，無南北祖，一離其源，逐開隔戶。守玄尚同，執解隨趣，岐行派流，既倒莫遏。洪融混合，演得其醇，師則嗣之，道益以尊。如收全潮，衆波莫分，如舉大地，萬有以陳。用規嚴以治己，夷以示機。端居叢林，唯道是則，化行事修，不識靜默。大興龍門，蠹壞以飾，洞明真源，深履實際。圓融普門，並照兼利，最後說法，不立一偈，嗚呼師乎，孰識其歸，淵澄月現，舟行岸移。於一舉手，示大慈悲，元珠在前，罔象莫窺。後學誰師，靈光之碑。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龍門清遠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臨邛李氏子。嚴正寡言，十四圓具，依毗尼，究其說。因讀《法華經》，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持以問講師講師莫能答。師嘆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卷衣南遊，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因丐於廬州，偶雨足跌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演輒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日益厚善，從容言話間，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靈源曰：「演公天下第一等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嚮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圓悟因詣其寮，舉青林般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祇如他

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兒便有活人句也。』自是隱居四面大中庵，屬天下一新崇寧萬壽寺，舒守王公渙之命師開法，次補龍門，道望尤振。後遷和之褒禪，樞密鄧公洵武奏賜師號紫衣。

上堂：『臺山路上，過客全稀。破竈堂前，感恩無地。雪埋庭栢，冰鎖偃谿。雖在南方火爐頭，不入他家盛甕裏。看！看！臘月三十日，便是孟春猶寒。你等諸人，各須努力向前，切忌自生退屈。』上堂，卓拄杖曰：『圓明了知，不由心念。抵死要道，墮坑落塹。畢竟如何？』乃倚拄杖，下座。上堂：『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眼裏瞳人吹叫子，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六隻骰子滿盆紅。大衆，時人爲甚麼坐地看楊州，鉢盂著柄新鑿樣，牛上騎牛笑殺人。』上堂：『趙州不見南泉，山僧不識五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上堂：『一葉落，天下春，無路尋思笑殺人。下是天，上是地，此言不入時流意。南作北，東作西，動而止，喜而悲。虵頭蝎尾一試之，猛虎口裏活雀兒。是何言？歸堂去。』上堂：『千說萬說，不如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賓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迴絕無人處事，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上堂：『蘇武牧羊，辱而不屈。李陵望漢，樂以忘歸。是在外國。在本國佛諸弟子中，有者雙足越坑，有者聆箏起舞，有者身埋糞壤，有者呵罵河神。是智氣，是妙用。至於擊叉打地，豎拂敲牀，瞎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爲人，是不爲人？信知一切凡夫，埋沒寶藏，殊不丈夫。諸人何不擺栲栳帆，拋江過岸，休更釘椿搖艣，何日到家？既作曹溪人，又是家裏漢，還見家裏事麼？』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師曰：『黑漆桶裏黃金色。』問：『道遠乎哉？觸事而眞。如何是道？』師曰：『頂上八尺五。』曰：『此理如何？』師曰：『方圓七八寸。』問：『劫火威音前，別是一壺天。御樓前射獵，不是刈茅山。』提起坐具曰：『這個喚作甚麼？』師曰：『正是刈茅田。』僧便喝，師曰：『猶作主在。』問僧：『孤燈獨照時如何？』僧無對。師代曰：『露柱證明。』師聞閑靜板聲，乃曰：『據款結案。』師嘗題語於龍門延壽壁間曰：『佛許有病者當療治，容有將息所也。禪林凡有教名，或曰涅槃，見法身常住，了法不生也。或曰行，知此道緣，皆從行苦也。或曰延壽，欲得慧命，扶持色身也。其實使人了生死處也。多見少覺，微惡便入此堂，不強支吾，便有補益。及乎久病，思念鄉閭，不善退思，滅除苦本。先聖云：病者衆生之良藥。若善服食，無不瘥者也。』宣和初，以病辭歸蔣山之東堂。二年青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門人函骨歸龍門，塔於靈光臺側。

紀事

清遠《普説》 師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解隱坐地。又，楞嚴會上，如來說五十種禪病。如今向諸人道，直是無病始得。龍門道祇有二種病：一是騎驢覓驢，二是騎卻驢了不肯下。你道騎卻驢了更覓驢，可殺是大病？山僧向你道：不要覓。靈利人當下識得，除卻覓底病，狂心遂息。既識得驢了，騎了不肯下，此一病最難醫。山僧向你道：不要騎，你便是驢，盡大地是個驢，你作麼生騎？你若騎，管取病不去。若不騎，十方世界廓落地。此二病一時去，心下無事，名爲道人，復有什麼事！所以趙州問南泉：『和尚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從此頓息馳求，識得祖病佛病，無不透得。後來偏到諸方，無有出其右者，蓋緣他識病不見。一日去訪茱萸，策杖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茱萸：『作麼？』州云：『探水。』萸云：『我者裏一滴也無，探個什麼？』州靠卻杖而出。看他露些風規，甚能奇特。如今僧家，例以病爲法，莫教心病好。久立。

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豈不是出塵勞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既絕對待，見色時無色可見，聞聲時無聲可聞，豈不是出塵勞耶？無路徑處入得，無縫罅處見得。佛法亦無東西南北，不道你是弟子，我是師。若已躬分明，無有不是者，參師時不見有師，參自己時不見有自己，看經時不見有經，喫飯時不見有飯，坐禪時不見有坐，日用不差，求絲毫相不可得，恁麼見得，豈不是自由自在？久立。

師云：三祖大師道：『不用求眞，唯須息見。』又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者個言語，便是教你。如今人作功夫處也，你見他道不用求眞，便道更不須求也，此便是見不息，是非紛然，終不到無求心，祇成見解。今時學道，例皆如此，看一轉語，向語下通個見處，便將一切言句云，無不是此事也。恁

陸記在心，明瑩已有，殊不知道，經見解矣心。已，執而不肯捨大小，大疑人要得無所求心耳。但莫生種種諸見，非是冥然空不會，喚作無求，尋常十二時中，目前不了，蓋是見心取捨，你又豈得知無分別心？所以先舉曰：有爲無爲有異耶？答曰：無異也。天地河海風雲，草木鳥獸人物，生死變化目前，皆名有爲之相。無爲之道，寂然不動，無狀無名，謂之無爲，如何得無異去？永嘉大師道：「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兩者各別，且如何明得即底道理，須是證得無求心也，便和融得無事。十地中，第五難勝地謂眞智，俗智極難得等人地時，二皆平等，故名難勝地。學者兄弟，二六時中，了取教等，好還知是你無分別心所畫出麼？如畫師畫出種種好醜，畫出五陰，畫出人天，正畫時不借他力，能畫所畫，俱無分別，以不了故，而起諸見，見我見人，自生好醜，所以道，畫師畫地獄，醜狀百千般，放筆從頭看，特地骨毛寒。若知是畫出，何所怖畏也。古人明得了，一切處現成。玄沙大師伐木次，遇虎跳出，侍者曰：「虎！」和尚，沙叱曰：「是你虎！」又，有僧禮拜次，沙云：「因我得禮你，此個方便，深符佛意。」法眼大師指南前狗子曰：「畫鏤出，諸人看時莫就狗子身上明，應須將來向自己分上看取始得，方解他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識取好！久立。

師云：如今直下信道是也，已名不唧溜者，況更不能直下信得，又堪作什麼也？直下信道，是何名不唧溜者？從前許多時什麼處去來？須知已失一橛了也。便見從前不了底，卻成分外之見。我觀從上古人，有從迷得悟者，所有流布皆是從迷得悟法門；有悟了知迷者，所有流布皆是悟了知迷法門；有無迷無悟者，所有流布皆是無迷無悟法門。其次來，迷外得悟者亦甚多，故不足道，況不知悟亦不了迷，此正是凡夫也。從上南泉、歸宗諸人，方喚作無迷無悟之見，如今學者也趁口說，無迷無悟又何曾到來？不得容易出言，蓋爲你有疑在。我今問你一件事：初入母胎時，將得什麼物來？你來時並無一物，祇有個心識，又無形無貌，及至死時，棄此五蘊檐子，亦無一物，祇有個心識。如今行腳入衆中，者個是主宰也。如今問你，受父母氣分精血，執受名爲我身，始於出胎，漸漸長成，此身皆屬我也。且道屬你不屬你？若道屬你，初入胎時，並不將一物來，此個父母精血，幾時屬你？又祇合長在百年，依舊拋卻死屍，又何曾屬你？若言不屬，見今一步也少不得，罵時解嗔，痛時能忍，作麼生不屬你？得議定省，看道是有是無，管取分

紳不下，蓋爲疑根不斷，道有來，初生時，漸長至二歲、九歲、乃至十時，決定不移，到四十五十，而此身念念遷謝，念念無常，決定喚作有，不得道無來，種種運爲皆解作得道，無且不得，昔有一人，因行失路，宿一空屋中，夜有一鬼自一死屍至，續有一鬼來云：是我屍，前鬼云：我在彼處將來，後鬼強力奪之，前鬼曰：此中有客子可證，鬼近前云：此屍是誰將來？客子思惟道，二鬼皆惡，必有一損我，我聞臨死不妄語者，必生天上，遂指前鬼曰：是者鬼將來，後鬼大怒，拔去客子四肢，前鬼愧謝曰：你爲我一言之證，令爾肢體不全，遂將死屍一一補卻，頭首心腹又被後鬼所取，前鬼復一一以屍補之，二鬼遂於地爭食其肉，淨盡而去。於是，客子眼前見父母身體已爲二鬼所食，卻觀所易之身，復是何物？是我耶，非我耶？有耶，無耶？於是，心大狂亂，奔走至精舍，見一比丘，具述前事。比丘曰：此人易可化度，已知此身非有也，乃爲略說法要，遂得道果。汝等諸人祇說參禪學因緣便喚作佛法，此是禪魔，何不恁麼疑來參取！會得麼，你身不是有，不是無，有是心有，身則未嘗有；無是心無，身則未嘗無。你會得麼，更說個心亦不有亦不無，畢竟不是你本有今無，本無今有，斷常見解。久立。

又　師云：大凡修行須是離念，此個門中，最是省力。祇要離卻情念，明得三界無法，方解修行。離此外修，較似辛苦。不見古來有一持戒僧，生持戒，忽因夜行踏着一物，作聲謂是一蝦蟆，腹中有子無數，驚悔不已。忽然睡着，夢見數百蝦蟆來問索命，其僧深懷怖懼，及至天曉觀之，乃一老茄耳。其僧當下疑情頓息，方知道三界無法，始解履踐修行。山僧問你諸人，祇如夜間踏着時，爲復是蝦蟆，爲復是老茄？若是蝦蟆，天曉看是老茄；若是老茄，天未曉時又有蝦蟆索命，還斷得麼？山僧試爲諸人斷看：蝦蟆情已脫，茄解尚猶存，要得無茄解，日午打黃昏。久立。

師云：如今被人問着，道不得過在什麼處？蓋爲於無色處見色，無聲處聞聲，無道理處強作道理，無主宰中強作主宰。者裏消遣不下，喚作翳眼猶存空花亂墜。何故？祇爲心存在，便道不得。佛法無多子，祇要平白地道得一句子便了。且道作麼生是平白地一句子？若有人問，山僧祇向伊道兩句了也，還會麼？古人道，佛祖言外邊事，一一分明說了也，祇是到者裏多是錯亂昏醉不省，此若不見，便是立地瞌睡漢子也。諸人常在光明中，開

眼見了而不知，教山僧怎生奈何！久立。

師云：恁麼與你東舉西舉，便道與你說禪，纔轉腳時，便作世諦流布將去，你但念念在其中，便有省發底分。看來多祇在眼耳見聞覺觸處蹉過了也。須是不離分別心，識取無分別心；不離見聞，識取無見聞底。不是長連牀上閉目合眼喚作無見，須是即見處便有無見。所以道，居見聞之境而見聞不到，居思議之地而思議不及。久立。

師云：諸人上來要個什麼事！須是當人自作活計，莫聽他人說。古人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你諸人須是解自作活計始得。你道作個什麼活計？但莫別求。如今人多愛動腳動手，者個不解作活計了也，喚作拋家散宅，漂流去，分明不會，祇管尋討學些子知解，記些子言句，此喚作運糞入到者裏，須是行李正當，日久月深，淹浸得熟，便會去。古人道，一切處是你，東去也是你，西去也是你，你是阿誰？若云某甲，者個是情識，須是透得過始得。昔日天親問無著：「兜往內院見彌勒，說什麼法？」著云：「說者個法。」且道者個是什麼法，須是揀得出始得，不要認着者個。多是被者個一句子瞞住了也，所以說病為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久立。

師云：十二時中，須有個契合處始得。你豈不見，靈雲一見桃花便契合此事，香嚴擊竹便乃息心。古人道，若不契合此事，則山河大地瞞你也，燈籠露柱欺你也。如今四生六道浩浩地，祇為此事不明。奉勸諸兄弟，且先去卻麤緣，你十二時中，思衣念食，種種雜慮如燈焰相似，未有一時停歇。但除麤緣，所有微細自然淨盡，日久歲深，自然會去，也不着參，喚作作息意忘緣，不與諸塵作對。所以西來妙旨，意在自明。龍門長老也無禪與人參，也無法與你商量，祇要諸人自契。參學門中，唯以忘緣息慮為要，者個是從上宗旨。祖不云乎，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若祇一喝一拍，有什麼了期！久立。

師云：弘道而心常淡泊，順事而意識奔馳。但願道富身貧，情疎德厚。山僧者裏，日日恁麼，時時恁麼。且道恁麼是什麼？離卻分別心識，意度言句外道。將一句來，此事無你解會處。如今但是心慮覺觀者，皆有個解會得及乎？返窮己眼，返思思慮之心，為什麼人到者裏不知？便說道，從本已來，非青黃赤白，無相無狀。我說向你道，此喚作言語，不是你本心。本心如何？思量己眼如何得見，正當返觀時亦無能見之者。有人去者裏，一口吞盡，慧眼豁開，頓達本鄉也。今時人若為到無見無聞處，現定萬法亘然，見人見屋，種種萬象如湯涌沸，未有一時停住。祇如作嬰兒時，也聞聲，也見色，祇是不解分別；纔曉事來，便采聽分別，自那時，前後分披了也，到者裏，要人整理，不妨難為，他得道，人有時不見行，坐時不見坐，何以如來道：一眼見色，與盲等，耳聞聲，與聾等。作麼生說如盲如聾？聞聲時無聲可聞，見色時無色可見，所見所聞皆如響等。又如夢時見種種境界，覺來還有許多般也無？若有，牀上祇是被與枕子，若道無許多般，又心中歷歷地記得說得。如今白日所見所聞，亦復如是。所以道，眼見耳聞底事，經論可學，唯有靈臺，作麼生學。久立。

師云：今時人參學錯學，不出二種病：一是五蘊窟宅，無言無說，無形無段，湛然不動處，便道任他佛祖出來，我也祇恁麼，此是一病。次，認能言能語能聞，運用施為，行住坐卧者，此亦是一病。你還知道動是苦本，風力所持麼？若有人能離此二病，解去體究者，此人須有個省發時節。若不如是，亦無整頓處。又有二種善知識，為兩般學人方便苦口。有一般學人，自作道理，自吐個消息，進前退後，豎拳合掌，以為禪道。善知識見他恁麼，便苦口向伊道：你錯會了也，你無事硬認着作麼。此是一種善知識。又有一般學者，云：某甲不會不知，未審如何？某甲並無個契入處。是故善知識見伊恁麼了，便向伊道：你無事用，求會求入作麼！此亦是一種善知識。前後兩般學者，若聞善知識恁麼道，善能回光體究，必然明得。若祇管道不會，是自生退屈，任是一千年，也祇恁麼。幸在其中，更道不會求契合，有什麼了日？要會麼，須是不立限量，直下搆取始得。久立。

師云：今夜與你諸人說個譬喻。恰似諸人有個眼，能照見一切長短方圓等象，為什麼卻不自見？但識取長短方圓等象，若要見眼則不可？你心亦如是，其光照矚通徹十方，包容萬有，為什麼卻不自知要會麼？但識取照矚等事，若見心則不可也？古人道：「刀不自割，指不自觸，心不自知，眼不自見。」則眞實矣。久立。

師云：適來侍者報道：雨不住，若參時恐大衆不聞。如今雨住也，諸人還聞麼？山僧道：雨不住時最親切。何故？卻為諸人無采聽底心。祇如諸方示人道，雨聲為你說法了也，還端的也無？山僧謂不然，雨聲是你說法了也，還會得麼？直下明得，更有什麼一絲毫頭子也。今時行腳人，須持將一句子契他善知識，恁麼自苦自屈作什麼？我更問你，契那個善知識？若

要與他善知識意，但識取你心　我更問你，那個是你心，又作麼生識，向者裏強會不得，須是一回省發乃可　古人不得已，向無言詮處假立言詮，無方便中巧施方便　玄沙一日入山，逢虎　侍者報云：和尚，虎！玄沙云：是你虎　現今山河相對，刹土縱橫，分別思惟，千差萬別，怎生說個是你底道理？者裏若不了，一切處礙塞殺人　祇爲諸人歷劫循塵，爲物所轉　你試指出，那個是物，何者是你？所以有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個入路　玄沙云：還聞假溪水聲麼？云：聞　沙云：從者裏入　今時人不明了，祇管道心性周遍，更是誰聞　如此言論，有何交涉，直須是通身赤條條地不掛寸絲始得　且問諸人還着衣來麼？良久，云：得恁麼不識羞恥久立

師云：纔作道理，便難會去，須是不作道理，始得有般聞　恁麼說了，便道我都無言說，亦無道理，卻不知正是道理了也　如今與你斷約一件事，以明見自心爲極則　此一句便是龍門山裏佛法也　古人道，心不自知，心不自見　諸人作麼生明見去？自心也難見　從上諸聖皆是明見自心底人，先師便是明見自心底人也　祇如當時先師會中，有多少方來兄弟，能有幾人明見自心？極是少也　心不見心，須是不見是心始得，此乃離念境界　如今若與諸人說，便道貶剝諸方，若不說，此事亦難明曉　有般宗師向人道：凝漢！者一段事，你因何不會先將自心做個窠臼，然後將心去取證，喚作釘樁了遶樁走　便恁麼流傳去，便恁麼承當去，敲牀竪拂用將去，喚作將心用心又有般宗師向人道：莫作計較道理，開口便沒交涉了，與他不相應也　去空劫已前認取，都無言說，一似坐個氣毬相似，有甚安樂處？又似蝦蟆努氣相似，你作恁麼見解？面前一似黑霧罩定了也　山僧至誠相勸，不是妄說，不是作道理籠罩人，不肯人壓良人，山僧都無如是道理　若或你祇麼認將去，也由你；若道我也如此見得，也由你；若道據我見處總得，也由你；若道某心下未穩在，也由你；須是不自欺始得　世間有多少宗師說禪說道，爲自欺不自欺，爲欺人不欺人，須是子細　山僧舊日在先師會裏，受嬴州化士，行至熨斗寺前，値泥雨，忽然滑倒，心中煩惱　自言：我行腳禪，又參不得，自早至今飯又未喫，更恁麼受辛苦？聞有兩人相罵道：你猶自煩惱在！山僧聞得，忽然歡喜，卻尋不煩惱處不得，蓋爲打疑情不破後來四五年，方知得　如今兄弟須是如此用心照顧始得　今夏舉無情說法因緣，祇是錯會者多　你見無情便說無情，若見有情便喚作有情，你參禪人不明無情說法，如何了得行腳事！做善知識不會無情說法，如何接物利生？相勸諸人，子細窮究令悟去　如未有領覽處，且緩緩參取，不要忙　久立

師云：先師常說個譬喻：如外國有二人來大朝探事，初入界時，兩人商量了各自分首，一人東去，一人西去；從一州至一州，從一縣至一縣，行來行去，忽然到東京城裏，兩人在朝門前相撞着　囚者個覷那個，那個覷者個，並無言說，從前許多商量，本國中事，歷歷地分明，挨肩便過，無人知得奇怪諸人，且道恁麼撞着時如何？恰似禪和家做功夫相似　今日體得些個，明日究得些個，窮來窮去，一日現前　全似朝門前撞着一般，喚作打發　須得恁麼一回始得，方謂之行腳事辦　又如去鄉多年，鬧市中逢見老爺相似，便乃識得無疑，亦不須問人是爺不是爺　兄弟但恁管帶，莫爲等閑，時不待人　祖師道：光陰莫虛度，各自宜努力　久立

師云：親近善友，先聖叮嚀付囑也　今時學者須是依佛祖之言，尋師決擇始得，若不恁麼，何名學者？若要明此事，須是起疑參究　你若深疑此事，便是般若智現前　何故？行腳事祇要疑情息，你若不起疑，爭得疑情息？不見先師三十五方落髮，便在成都聽習《唯識百法》，因聞說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　外道就難：既不分能所證，卻以何爲證？時無能對者　不鳴鍾鼓，返披袈裟　後來，唐三藏至彼，救此義云：智與理冥，境與神會時，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遂自思惟：冷暖則可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無不深疑　因問講師，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師不能對，乃云：摩主要明此理，我卻說不到，南方有傳佛心宗尊宿，卻知此事，汝須行腳始得　先師便行腳游京師兩浙，凡是尊宿便問此事，無不對者，也有說底，也有下語底，祇是疑情不破　後來浮渡山見圓鑑，看他陞堂入室，所說者盡皆說着心下事，遂住一年，今看一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之語　一日上法堂，便大悟，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　果然果然！智與理冥，境與神會，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誠哉是言也！乃有投機頌云：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　端和尚覷了點頭　諸人！此豈不是深疑了，親近善知識，然後明得！祇如先師行腳參善知識，

後來卻道，問祖翁是如何，自賣了卻自買是如何。須知無有剩也。古人道：總是你。又道：我未嘗有一句子到你，若有一句子到你，堪作什麼！諸人要疑情破麼？亦須是似先師一回始得。久立。

又　師云：不見祖師道：風鳴耶？鈴鳴耶？便好休歇也。更煩他道，非風鈴鳴，乃心鳴耳。你更討什麼參請也。及至此土，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祖師恁麼印證，因何不會？祇爲個能所。所以道，因能立所，所既妄立，生汝妄能，無同異中，熾然成異。今時人言決擇，且如何決擇？莫是道者個是入門底語，者個是初機語，那個是久參語麼。總不如是元來一時放下，正是決擇於一切時無異緣。自早辰起，披衣洗面歸寮等事，你喚作雜想也。祇要你見色時無能見所見，那裏不是，聞聲時無能聞所聞，心裏思量時無能思所思。佛法最易最省力，自是你費力自作艱難。若易處不見，且究理而坐，既來龍門參禪，莫將來比諸處妄想上度，但退步看須會去。然有般兄弟受整理，有不受整理；有愚者，有智者；有可救，有不可救。且如不受整理者，硬將生死業識來用，將粥飯氣來用，問着則瞠眼。進前退後，舉坐具在觸髑髏裏，皮袋裏，昏昏地認個識情，此不可救你，但放下了，退步來看方會。又有般上座道：我都不作道理，都無計較，不着聲色，不依染淨，聖凡迷悟，一道清虛，大光明中都無是事。此又被智光蓋卻，着在智邊，亦不可救。有此兩般病，前病猶淺，後病更深。你但肯拈放一邊，退步看，亦自然會去，此事甚是省力。古人道：甚是省要！又道：費力作麼。有時見師僧來此間，費力喫許多辛苦作什麼？須要求些言語，向皮袋裏有甚交涉。然有一眞實方便極好，若非久參者，不會疑着。如玄沙，一日欲說法，大衆立久都不說一言，遂兩兩三三散去。沙云：你看今日眞實爲他，也無一人搆得，待我開兩片皮，一時近前來也，你來龍門討方便，討法門，討安樂，龍門也無方便與人，也無一法與人，也無安樂法與人。何故？若有方便，卻成埋沒上座，籠罩上座。趙州道：你但究理而坐，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亦則要成一片云。豈不見二祖大師隨處說法，聞者皆得正念。不立文字，不論修證因果。時有禪師聞之，遣高弟潛聽說法，不回。禪師大怒，因大會次，親語云：我費許多力挑撥你，你因何得恁麼辜負耶？彼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者個是參樣子也。後人問雪峯云：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峯云：迷逢達磨。僧云：我眼何在？峯云：不從師得，須是恁麼始得。古云：道常合人，人自逐物，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物且如何轉？又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古人道：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但退步絕機照，子細看，忽然覷着，怎生奈你何！久立。

師云：禪門名迦葉大寂定門，不動一絲子，無所不通；不動一毛頭，無所不達。非是祇恁麼不動便休去。諸人！十二時中，但不起心動念了，一時會得，通達一切，名迦葉門下人，方入得大寂定。且何法爲緣爲礙？雖許人參究，許人學，祇是不許人起心動念會。若逢緣遇境，或一言半句，纔念動心起作解，俱在散位也。明上座大庾嶺上不思善惡了方見得，便道：某甲雖在黃梅，實不知得佛言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南泉云：不是佛，不是物，正是你今人管帶處。但恁麼學，如秀才及第一回，從此是官人。心要一回了，是佛方無疑，各自將爲事，莫趂閑過。久立

師云：諸人分上各有一段事，回頭方識得，須是解回頭。且如何回頭？不尋尋，尋不尋，者個便是，人難措入處也。不尋如何尋？尋如何不尋？若但尋，何異尋聲逐色？若一向不尋，又何異土木瓦石？須是尋而不尋，不尋而尋。若人得也，始和會得尋與不尋。所以道不尋，不尋法身，圓寂尋尋，應用不差。尋不尋，不尋尋，境智冥會，體用一如，故得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從是開明。學道人解恁麼回頭，尋究始得。豈不見僧問仰山和尚：『別有何徑截，願乞指示。』山云：『別有別無，轉令汝昏昧。汝是甚處人？』云：『幽州人。』山云：『還思彼中不？』云：『常思。』山云：『所思者，樓臺殿閣，市井人煙，有許多般，你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云：『無許多般。』山云：『據汝見處，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大衆！者僧道所思有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見解有偏，致令仰山道，祇得一玄，道眼不正。若據山僧所思，樓臺殿閣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思底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可驗現今目前，有許多般，便是無許多般；無許多般，便是有許多般。亦如眇目仙人執善財手，善財見無量世界微塵數諸佛，仙人放手，宛然依舊。好大衆！放下手了，宛然依舊，且作麼生會？會取好！久立。

師云：而今行腳兄弟可信道有頓悟底事也。諸方亦可說有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如何卻名叢林？蓋爲從來相傳祇是看古人公案，或看一則

或兩則，略有一箇一解，若有理會不得處，亦請經旬鑽研來會，必會得。一道此事祇如此也，便在叢林中流布將去，皆不說著頓悟底事。若無頓悟底事，則三界二十五有如何消遣，疑情如何消落去？今早有個師僧來說道，見聞不昧，向去認見聞，便道是也，則是不見那不昧處。問他方世界事又不知，問根塵之事又不破，如何卻以凡夫情量，便同頓悟底事？山僧今日普告大衆，但信取有頓悟底事，譬如村夫於耕田處拾得一粒金丹，服後渾家上堂，又似白衣拜相相似。教中說：你那凡夫情量，如似土坏，未曾經大火中煅過都用不得，須是經大火中煅過始得，卻似得一回頓悟相似。山僧自川中來祇參一人，知道此人說話與古人一般。嘗問先師道：聞禪門中有悟道，果否？先師云：是。若無悟，那裏得你？但緩緩地參。山僧便寬心參究，有復首座見地明白，所以山僧常去詢問。祇向山僧道：須是自家做活計，莫來問我。一日，舉趙州夾火示僧云：不得喚作火，是什麼？山僧深疑著分明是火，如何卻不喚作火？如是看三年，常自思惟，爭敢以凡夫情量便問他聖人所證處。又，曾聽《法華》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常得此一念，如今兄弟家道便是者個，也爲你一起解會了使不會也。又，先師曾到李提刑宅，提刑請就書閣中燒香了，將《傳燈錄》白先師：某雖俗人，素留心此道，每看此《錄》，多有不會處，一一舉和尚開示。先師云：此事不如是理會，須有省悟始得。若有悟處，無不會者，自不消問人。若無省悟，祇那會處亦未是在。提刑云：吾師說得是。又，山僧平生事，因作知客，在火爐上會得，自後無有不會底事。衆中兄弟，須是見頓悟底事始得，今時叢林中例皆不說著也。久立。

師云：若論平等，無過佛法，唯佛法最平等。若道我會你不會，不是佛法也；你會我不會，亦不是佛法也。教中道：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名阿耨菩提。山僧見處與諸人齊等，諸人見處亦與山僧齊等。又，古人道：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因何卻不知去？良由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遂見此土土石諸山穢惡充滿，須依佛慧始得也。聖人說底便是平等法也，道卵胎濕化，四生九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豈不是平等法！古人道：涅槃名廣度，無餘一味收，卵胎並濕化，空有及沉浮。薩埵能降住，菩提道自周，條然纖芥在，此岸永淹留。纖有纖毫不盡，便是此岸也。又道：剎那流入意地，便爲生死根。

我，莫可亂有所說，妄生解會耶！古有會宿向人道：各各有初心在，最初發心行腳，必爲生死故發心，或厭苦故發心，或爲事緣逼迫不獲已發心，皆名發心，何故令人看初發底心？謂你最初發底一念，不易轉頭來，最有力，此是你參底禪也。若得現前時，祇是此心明淨也，中間求訪宗師，日夜推究，祇是養育此心，乃至悟得了，便見未發心時亦則不失。馬鳴祖師謂之始覺即本覺，本覺即不覺，本始不二，名究竟覺。又道：初發心時即成正覺，謂先證得果頭佛，六度萬行成熟之事也。所以令你但推究初發底心。昆山僧見處與諸人一般，何不恁麼會去。久立。

師云：雲門大師曰：汝若實未構，且順朱識取。叢林中參學人亦須順理而進，不敢望有超過底事。大凡今之學人，事作一邊，理作一邊，所以致令身心不得安樂。何不且教事常順理去，未說無始劫來事，祇據一念入母胎，頓變根身器界，自是已來，莫不皆是事。一報身中種種，何嘗有一法不是事者。如今如何消遣此個事得順理去？且事有形段，理無相狀，古人一得其理了，事便如理融通去，豈不見昔人聞板鳴，乃無掌大笑曰：我會也，我會也。此豈不是順理而學，何不且去十二時中，恁地觀究，做得這般功夫，久久成熟，自然與理相應。祖師道：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祇說了便了，要得相應始得。溈山道：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多見不能順朱，把來一時顛倒了，空理會古人言語公案，差別問難，節記門庭，以爲參學，苦哉，苦哉！學道云如此，後生兄弟更是不知。空腹高心，十年五歲，過卻光陰，並無所得。無明人我客氣，殊不念出家事，將來如何去，各各究取莫。久立。

又《小參語録》 小參，云：好一轉語，還有人答得麼？良久，云：問答俱備。所以古人道，夫說法者當如法說。且如法又作麼生說？諸人既無風起浪，者裏不免將無作有。所以道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聽無聞。諸人既無聽而聽，我者裏無說而說。若得恁麼，目前無一法可得。何故？且聽外無一絲毫說底，說外無一絲毫聽底，便能透過雙關，俱無異相，不必說與不說，聽與不聽，自然大地山河，色空明暗，更非別法，可謂透出塵勞，頓居實地，雖現在三界中，熾然出三界；現在聲色裏，熾然出聲色。且如今，與諸人說聽同時，作麼生說個不說不聽底道理？須知端的明悟，始得不見。古人道，非色聲香味觸法者個去處，也大殺不易。參學之士，若非到此田地，管取目前有法。外既有法，內必有心，內外緣生，汨沒三界，諸聖由茲

而出現　達磨特地而西來，還知諸聖用心處麼？祇是諸人心急，更無別心，亦無別法，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誠實無差，方知道無迷無悟，非聖非凡。若實得恁麼，便好韜光晦跡，覆踐諸聖玄塗，其或未然，直須管帶，始得不見　趙州和尚云：十二時中，許你一時外學。僧便問：許一時外學，未審學什麼？州云：學佛學法。祇如佛法尚爲外學，其餘十二時中作個什麼始得？大難其人，所以如今與諸人相會，喚作非時言論。既是非時言論，如何得相親去？達道之人若能鎔鉼盤釵鋤作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說什麼時與不時，盡皆中的。奉勸諸人，快好究取二六時中去離塵緣，莫起異念。豈不聞，昔日有人在高樓上，見二比丘從樓前過，有二鬼使掃併道路，復有二鬼散花隨後，及乎二比丘迴次，二鬼復在前叱喝噂唾，二鬼隨後掃除腳迹。其人遂下樓問二比丘所以，其二人方悔感悟，乃云：「我等去時共談佛理，及至迴時卻言雜語。」諸禪德，此雖冤境界，仔細推來，乃是學道之人大事。何故？祇爲情念瞥起，外境現前，念若不生，無境可得。所以先聖道：以無念爲宗。而今，但無凡聖異念，種種心量，亦無煩惱可斷，亦無菩提可求，於生無生，於死無死。不見昔日洞山和尚與密師伯遊山次，忽見白兔從草中突出，密云：「大似白衣拜相。」山云：「老老大大，作者側語話！」密云：「元又作麼生？」山云：「積代瞥緣，暫時落魄。」者個公案如何消遣得去？且道是何道理？諸人若會得白衣拜相，便乃獲步百千香，永出常流；若會得積代瞥緣，便解奪飢人之食，祛耕夫之牛，還委悉麼？直饒一一委悉分明，諸人分上總使不着，如何是諸人分上事？試斷看！良久，云：討甚兔子，珍重。

小參，云：古人道：「若是陶淵明，撦眉卻回去。」如今敢問大衆，撦眉去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回去？若不具眼，何故回去？去底且從你道，如今卻來者裏圍繞者，是具眼不具眼？若是具眼，何故圍繞？若不具眼，何故圍繞？還有人裁辨得麼？若裁得出，無絲毫遺漏。五日一參，勞諸人訪及於此，實爲希有，然既勞諸人訪及，爲復世諦人情，爲復是佛法受用？若是世諦人情，我輩沙門釋子聚會，不可作世諦流通也如此則有何利益？若是佛法受用，作麼生見個佛法受用底道理？還有人會麼？莫是諸人從門前恁麼來問訊，又手立地是佛法麼？若是，呼之無形，應之有聲，一切處受用無盡，是佛法麼莫是？乘不恁麼，一切該不得，眼不見，耳不聞，孔孔洞洞，是佛法麼莫是？阿師恁麼說，諸人恁麼聽，是佛法麼莫是？本來無事，何消得恁麼？大似頭上安頭。但隨時及節是佛法麼莫是？佛法兩字不明道着，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如今且建立個化門，接引初機，是佛法麼？大衆！素非此理，莫錯好！恁麼，則佛法祇憑口裏意裏驅差將來。若祇如此，何處有佛法？盡是無義語，不實語，虛誑語，謗般若罪，大不可當，作可不會，卻永劫無事，切莫未得謂得，起大我慢，輕忽先達。若也，實得個安樂處，便須識得些子好惡，辨取些子邪正，不可瞞瞞盱盱，儱儱統統，祇恁自欺自誑。山僧直是不味，諸聖如今在這裏，不惜口業，與諸人如此論量，喚作論實不論虛。我祇要一個見解明白，徹底悟得底人，不要你許多作用奇特，機峰玄絕，棒喝齊施。如此者，總不消得拈出也。何故？你未入門來時，腳跟下已與你三十棒了也，更來者裏揚眉動目，彈指拂袖便出去，道我勿廉纖，無話會拂袖出去則且從你，者一段疑情如何得見諦去？且問你，拂袖出道是了也，祇如你大小二事時何不拂袖？喫粥喫飯時何不拂袖？相見問訊時何不拂袖？須要說佛法時拂袖，意在於何？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莫怪逆耳，莫道絮無滋味，我不圖你名聞利養，祇要你悟得，同報佛恩。除此之外，亦無別事。你若眞個有個入處，方知山僧不分外己，得者便好長養聖胎，未得者正好救速決擇。何不見藥山久不上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山曰：「但打鐘。」着院主打鐘，衆已集。山掩方丈門，院主白曰：「和尚相許爲大衆說法，何故不出？」山曰：「院主！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又爭怪得老僧？」大衆！你看他古人得恁麼奇特，豈似而今教者，兩片皮喃喃地，一似教書相似，有甚麼利濟？各請散去，珍重。衆散，師復云：大衆！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著録

馮楫《佛眼禪師語録序》　佛眼老師自得法東山，三坐道場，二十餘年，行祖令於淮甸，四方衲子雲奔輻湊，不到龍岫謂之空回。而師端居方丈，惟以傳道爲任，的的示人，晨夕無倦。昇堂入室，當陽直指，全用大機，普

說、小參、方便開諭、巧除禪病、要使學者、頓悟本心。大地山河、森羅萬象、曾非外物；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祇是當人一心外無法、心亦無心、一道靈光、隨處出現、自然無法可取、無法可捨。不見一法、爲無爲有、爲逆爲順？不見一法、爲內爲外、爲去爲來？能所兩忘、平差獨露、從前惡覺情見、妄想塵勞、當體化爲微妙三昧；塵塵刹刹、情與無情、皆是自己眞實本體之所建立。若到這裏穩密田地、使可縱橫變化、任運施爲、於不二法中、現作無量差別境界、使人於千頭百面處見得根本、亳髮不移、使迷不爲萬境回換、獨出獨入、透脫自由。如是神通、錄中具載、言言皆正令、句句盡圓宗。雖然鏤板示人、切忌喚作言句。若人開卷洞見指歸、當知佛眼禪師至今不會遷化。宣和七年八月上休日、遂寧馮楫謹敍。

藝文

清遠《標指六偈並敍》

諸佛出世、無法示人、祖師西來、無道可指。唯談自悟、是謂頓門。若尙筌蹄、必難話會。然則、忘其方便、迷者難以進途；標指示人、或有可曉。故循好言之士、唱偈六篇、以舉一隅、無勞三返後之冥合者、或有可取焉。

迷悟

迷者迷悟、悟者悟迷、迷悟同體、悟者方知。迷南爲北、實情取則、北本是南、悟無移忒。返究迷緣、莫得來處、忽悟正方、迷復何去？其迷則迷、妄自高低、生死惡覺、枉受膠黏。達迷無妄、歡喜無量、殺無明賊、柢在一餉之間、冥通大千、直下了了。三際虛玄、無始時來、總由今日、盡未來際、更不尋覓。當念無念、靈光焰焰、靈焰騰輝、心知難掩。靈源蕩碧、森羅普入、海印發明、非關動息。根塵不偶、心珠寧守、返不我觀、出兮還有。有無齊出、無有蹤跡、智用雖奇、猶遭悟覓。悟爲法障、身招罔象、玄猷無風、徒勞展掌。祖父書契、本來家業、舊日風光、不妨要截。哆哆和和、依前疑著、元無病痛、何勞說藥。足踏實地、開眼瞌睡、大地茫茫、會我如是。如是之法、不因迦葉、是誰兒孫。喃喃亂說、你解亂說、智者便智、此門廣大、愚人自蔽自謗自蔽、不干我事、我是癡人、汝能靈利。

坐禪

心光虛映、體絕偏圓、金波恒恒、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未曾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於中分別、分別纔生、似成起滅。起滅轉變、從自心現、還用自心、返觀一偏。一返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也大狼籍。剎那凡聖、無人能信、匪地茫茫、大須謹愼。如其不知、端坐思惟、一日築著、伏惟伏惟。

入道

道本無瑕、擬心已差、纔生肰兆、偏界空花。若欲全舉、除非直與、不用增添、現成規矩。洞徹根源、法法周圓、靈明法爾、妙絕言詮。言詮不得、得亦差忒、迥出根塵、古今取則。存不可見、亡兮對面、匪存匪亡、森羅自現。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齊照、境智甚深。心忘照滅、境智同歇、一道通同、十方俱攝。生死涅槃、凡無兩般、四生六道、息苦停酸。平等大道、無有邪正、胡漢不來、欲何爲鏡。像虛鏡皎、鏡像斯照、像去鏡亡、千聖非妙。此門難入、唯君自息、若入此門、半錢不直。不直半錢、萬國爭覩、所以說云、大道體寬。

見聞

見極垂光、聽圓含響、若謂見聞、法成麤想。光流大千、響傳沙界、對現全彰、無在不在。聲不是聲、色不是色、非色非聲、山高水急。眼不可見、耳不可聞、非見非聞、宛爾見聞。見色聞聲、脫出根塵、水月鏡像、夢幻施陳。文殊寶刹、觀音普門、周羅法界、唯子一人。身土交映、妙絕凡聖、本有天眞、非病不病。長歌且唱、妙舞更誇、東西南北、示現空花。生死去來、去來生死、若不如是、多過多咎。茲言未諦、此語皆宗、標旨若示、古人同風。

水月

水月指陳、最親最親、若謂可見、還帶重輪。月皎於上、水流於下、彼此非干、應緣何假。聲回響轉、操成招箭、指喻孰明、標門誰辨。凡夫見聞、月

皎水渾，心波業識，奔流苦門。二乘聞見，如鏡中面，對像迷真，渠還未薦。水澄月映，孤光迥迥，滅比化城，更須前進。一月耀天，光吞大千，森羅頓現，亘爾無邊。齊含寶月，交光廓徹，非中非外，一多融攝。毗盧性海，自他無礙，迷悟悟迷，相亡相在。一塵百億，百億一塵，奔走塵刹，不動本身。光亡月落，幾人摸索，四十九年，渾用不着。丈夫壯志，自有行市，十字路頭，看人失利。不忻諸聖，不賤凡夫，拈箕奉箒，跨馬騎驢。若人笑我，我亦笑渠，更問如何，我不識書。

語默

至道非言，言亦可傳，可傳何也，應物而宣。言雖應物，物自無物，無物之言，言音自沒。絕言之語，妙應還普，道非晦明，語默同取。舉復誰唱，物物虛曠，咸通大千，偏乎塵想。品類非一，同言異出，圓音落落，凡聖俱適。千品萬類，薰含種智，故此一門，稱無量義。山河宣演，草木揚音，長說無間，所謂甚深。深兮甚淺，不動情見，最省工夫，凡夫不薦。不薦最親，妙義敷陳，歡喜即笑，悲怒即嗔。嗔爲金剛，喜愛迦葉，華藏毗盧，心心相接。接兮可見，莫看背面，無字密言，從茲出現。現復誰論，非用耳聞，六根共戶，妙偈星分。森羅經文，不出一脣，非舌非齒，雷轉電奔。展之在手，何法不有，縱橫三界，無一滲漏。時人不信，執言說病，依倚前聖，以爲決定。決定是心，決定是魔，心魔所使，非自由人。諸聖告曰，癡愚遍答，乃說多詞，強爲分別。法無言說，汝須善別，捨離語言，生死自絕。凡夫聞此，無說過答，取彼無言，冥然長久。端坐暗嶽，以心相續，背卻語言，猶如土木。捨有之無，落在邪途，有無俱病，二病俱祛，祛復何去，不離當處，當處不生，語默相取，取兮不知，是東是西，說即不說，不疑即疑，故稱佛子，事非凡夫，是何凡夫，問取李胡。

雜錄

清遠《動靜常一》 本自末常迷，何勞今日悟，寄住寂寞城，知君還錯悞。從前諸聖人，元是凡夫做，豈有別路歧，教人離憂苦。秖者生死中，即是佛去處，有人忽踏着，還甚淨穢土。一向不回頭，喚之亦不顧，千聖不奇何，可不省言語。了卻貪嗔癡，即是諸佛母。

張商英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八《丞相張商英居士》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由向氏家，向預夢神人報曰：「明日接相公。」凌晨公至，向異之，勞問勤腆。乃曰：「秀才未娶，當以女奉灑掃。」公謙辭再三，向曰：「此行若不了當，吾亦不爽前約。」後果及第，乃娶之。初任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齊整，乃佛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此著《無佛論》。」向應聲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頁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尔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乃借歸閱次，向氏問：「看何書？」公曰：「《維摩詰所說經》。」向曰：「可熟讀此經，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異其言，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己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迓之。公到，先致敬玉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兜率悅禪師。悅爲人短小，公曾見龐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卻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大此多少？』曰：『三十里。』曰：『兜率壹？』曰：『五里。』」公是夜乃至兜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摶取，乃說頌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

事。承旨：「今之長老，受人取奉供，恐其逐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已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贊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澤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違大。」意譏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語益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總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擊竹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邪？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邪是無邪？」公曰：「有。」悅大笑，使歸方丈，閉卻門。公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鑢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離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麁。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疏？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纔身處界，轉腳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倚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六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聞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馬祖話，因大省其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筆嘆曰：「一番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峰，深入觸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公，「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提鬅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裏機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聽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席來，必辨優劣，試爲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眞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眞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卻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眞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尔。」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壁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寂矣。公有《頌古》行於世，茲不復錄。

人物總部・佛教部・宋元分部・張商英　法雲杲禪師

法雲杲禪師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七《法雲杲禪師》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遂命首衆。至晚，爲衆秉拂。機緣而訥，衆笑之。師有慚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甌墜地，見甌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呈偈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住歸宗，詔居淨因。」僧問：「達磨西來傳個甚麼？」師曰：「周、秦、漢、魏。」問：「昔日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意旨如何？」師曰：「赤心片片。」曰：「若是學人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曰：「昨夜撞頭看北斗，依稀卻似點糖糕。」師曰：「但念水草，餘無所知。」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掛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齕一粒米。面是呵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中當年喇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玉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邪？」

元靜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大隨元靜禪師》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後名道興。閬之玉山大儒趙公約仲之子也。十歲病甚，母禱之，感異夢，捨令出家。師成都大慈寶生院宗裔。元祐三年，通經得度。留講聚有年，而南下首參永安恩禪師，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豎指擊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祇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參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祇是未曾得老僧說話在。齋後可來祖師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貓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子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不是。』師曰：『不是卻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默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祇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祇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祕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以居之，於是名冠寰海。成都帥席公旦請開法嘉祐。未幾徙昭覺，遷能仁及大隨。

上堂：『君王了了，將帥惺惺。一回得勝，六國平寧。』上堂，舉：『臨濟參黃檗之語，白雲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大隨即不然。行年七十老龍鍾，眼目精明耳不聾。忽地有人欺負我，一拳打倒過關東。』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時人錯會，祇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體而得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祇如適來上座，纔恁麼出來，便恁麼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纔恁麼出來，眼在甚麼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麼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而立，眞得其髓。祇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師命脈，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到始得。』上堂：『自己田園任運耕，祖宗基業力須爭。悟須千聖頭邊坐，用向三塗底下行。』僧問：『祖師心印，請師直指。』師曰：『你聞熱麼？』曰：『聞。』師曰：『且不聞寒？』曰：『和尚還聞熱否？』師曰：『不聞。』曰：『爲甚麼不聞？』師搖扇曰：『爲我有這個。』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活捉魔王鼻孔穿。』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中心樹子屬吾曹。』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一釣三山連六鼇。』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白日騎牛穿市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師曰：『好。』曰：『出水後如何？』師曰：『好。』曰：『如何是蓮華？』師曰：『好。』僧禮拜。師曰：『與他三個好，萬事一時休。』問：『藏天下於天下即不問。』乃舉拳曰：『祇如這個作麼生藏？』師曰：『有甚麼難？』曰：『且作麼生藏？』師曰：『衫袖裏。』曰：『未審如何是紀綱佛法底人？』師曰：『不可是鬼。』曰：『忽遇殺佛殺祖底來，又作麼生支遣？』師曰：『老僧有眼不曾見。』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喫飯，莫教放在腦後。』曰：『終日喫時未嘗喫。』師曰：『負心衲子，不識好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也無？』師曰：『阿誰教你恁麼問？』僧進前，鞠躬曰：『不審。』師曰：『是壞不壞？』僧無語。問：『如何是山裏禪？』師曰：『庭前嫩竹先生笋，澗下枯松長老枝。』曰：『如何是市裏禪？』師曰：『六街鐘鼓韻鏊鏊，即處鋪金世界中。』曰：『如何是村裏禪？』師曰：『賊盜消亡蠶麥熟，謳歌鼓舞樂昇平。』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問得甚當。』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答得更奇。』問：『因山見水，見水忘

山　山水俱忘，理歸何所？」師曰：「山僧坐斷舌頭，天地黯黑。」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廁，祇是不許人屙。」僧舉以扣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甚麼人屙？」宿聞，焚香遙望大隨，再拜謝之。

紹興乙卯秋七月，大雨雪，山中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二十七日別郡守以次，越三日小恙於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始得。」翌日還堋口解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全身歸，煙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毗異香徧野，舌本如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後住天童、天目，文禮作師畫像贊，可補行實之缺。因併錄此贊曰：「東山一會人，唯他不唧噌。別處著閑房，叢林難講究。邠水潭蛇出驚人，鈍鐵鍋雞啼白晝。雜劇打來，全火祇候。晚歲放蛟慵，卻與俗和同。勤巴子使人勘驗，擲香貼便顯家風。定光無佛，枉費羅籠。臨行搖鐸向虛空，那知喪盡白雲宗。」

克勤

論說

克勤《佛果克勤禪師心要》卷上《示宗覺禪人》　宗門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絕知見，離言說，越聖凡。道妙豈淺識小見，理道機境，解路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要須如龍似虎，殺人不眨眼漢，用瞥脫快利力量，聊聞舉著，剔起便行。外棄世間縛著，內捨聖凡情量，直得孤迥迥峭巍巍，不依倚絲毫，當陽薦透，全身擔荷。佛來也炫惑不動，況祖師宗匠語句機鋒，一刀截斷，更不顧藉。自餘諸雜甚譬如閑方，可攀上流，少分相應也。不見永嘉纔跨曹溪，便師子吼，丹霞聞馬師示選佛場，當下決破。逗到二師之前，逆流投契，亮坐主四十二本經論，言下冰消；德山吹紙燭便燒疏鈔，臨濟六十棒後乃翻擲，並皆透脫。不知曾入室幾回，請益幾次？近時學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只是記憶公案，論量古今，持擇言句，打葛藤，學路布，幾時得休歇如斯！只纔得一場忙董，推源窮本，蓋二祖不遇作家，自己不負大丈夫志氣，曾不退步，就已打辦精神，放下從前已後勝妙知見，直截獨脫領取本分大事因緣。是故半前落後，不分不曉，若只恁麼，縱一生勤苦，亦未夢見在。是故昔人云：「菩提離言說，從來無得人。」德山道：「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趙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看他早是搬土塗糊人了也，若更於棒頭求玄，喝下覓妙，瞠眉努眼，舉手動足，展轉落野狐窠窟去也。此宗惟貴悟明到銀山鐵壁，萬仞孤峭，擊石火，閃電光，擬不擬便墮坑落穽。所以從上護惜個一著子，同到同證，無你撮摸處。既能辦心，能舍緣，累修行，依知識，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不可湊泊處放下身心，體究教徹底，誠爲可惜。只如千生百劫，到今還有間斷也無，既無間斷，疑個甚生死去來。軒知屬緣於本分事了無交涉。五祖老師常說：「我在此五十年，見卻千千萬萬禪和，到禪床角頭只是覓佛做，說佛法，並不曾見個本分衲子。」誠哉！看卻今時只說佛法底也難得，何況更求本分人？時節遷移，去聖愈遠，大唐國裡胡種看看滅也，或得一個半個有操持，不敢望似已前龍象。但只知履踐趣向，頭正尾正，早是火中出蓮，切宜撥退諸緣，便能識破古來大達大悟底蘊，隨處休歇，行密行諸天無路，捧花魔外，覓行蹤不見，是眞出家，了徹自己。如有福報因緣，出來垂一隻手亦不爲分外。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老僧恁麼，也是普州人送賊。

又《示光禪人》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況此大寶藏，亘古亘今，歷歷虛明，從無始劫來，爲自己根本舉動施爲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則便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偏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耶！但患體究處根腳不牢，不能徹證，直須猛截諸緣，令無纖毫依倚，放身捨命，直下承當，無第二個，縱使千聖出來，亦不移易。隨時任運，喫飯著衣，長養聖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徑截，殊勝法門耶！

又《示璨上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絲毫許。所謂眞自性，本淨明妙，含吐十虛，獨脫根塵，一片田地，惟離念絕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覓自根腳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放身，更無顧藉，

教知見解礙，倒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識見情想皆不相到，然後向死火寒灰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嶢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著磕著，元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著。此忘懷絕照，眞諦境界也。

又 依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本，本乎無住。若能徹證，則萬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現定作爲，全是無住，根本既明，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豈非般若關捩乎？

永嘉云：「不離當處常湛然。」親切無過此語。覓則知君不可見，但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切忌作知解求覓，纔求，即如捕影也。

不與萬法爲侶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

德山隔江招扇，使有人承當；鳥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耶？抑機感相投有地耶？抑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也。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輥芥投針爲況，良不虛矣。

信得以及見得性，徹於日用中，無絲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豈有說時便有，不說時便無；思量時便有，不思量時便無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間，何曾徹證！直得心心念念照了無遺，世法佛法初不間斷，則自然純熟，左右逢原矣。有問隨問，便對無問，亦湛然常寂，豈非著實透脫生死要綱也。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權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個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

又《示諸知浴》 此個大法，三世諸佛同證，歷代祖師共傳。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語句，謂之教外別行，單傳心印。若涉言詮路布，立階立梯，論量格外格內，則失卻本宗，辜負先聖。要須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世智辯聰，彼我得失，倒底一時放卻直下，如枯木死灰，情盡見除到淨倮倮赤灑灑處，豁然契證，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諦信得及，明見得徹，此始爲入理之門。更須教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二六時中，純一無雜。纔有纖塵起滅，則落二十五有，無出離之期。抵死謾生咬教斷，然後田地穩密，聖凡位中收攝不得，始是如鳥出籠，自休自了處，得坐披衣，頂金百煉，舉動施爲，等閑蕩蕩地，根塵生死，境智玄妙，如湯沃雪，遂自知時，更無分外底名爲無心道人。以此修證，轉開末悟，令如是履踐，豈不爲要道哉！

又《示樞禪人》 玄學之士，見性悟理，踐佛階梯，是家常茶飯。須知佛祖頂額上有換骨妙致，方可越格超宗，作向上人舉措。使德山臨濟無施作用處，平時只守閑閑地，初不立伎倆，似三家村裏人，頑然癡兀，直得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漠然不露毫芒主角，如居萬億寶貨，深藏牢鎖，土面灰頭，與傭保雜作，口亦不言，心亦不念，一世人莫測而神意泰然，豈非有道無爲無作，眞無事人耶！

解語非千舌，能言不在詞。明知古人舌頭語言不是依仗處，則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處綿密，受用處寬通，日久歲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皆照破割斷，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際，結角羅紋不相參雜，湛然不動，翛然出離，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

又《示瑛上人》 道本無言，因言顯道。若眞體道之人，通之於心，明之於本，直下脫卸千重萬重貼肉汗衫，豁然契悟本來眞淨明妙，冲虛寂淡，如如不動眞實正體，到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處，踢著本地風光，更無許多惡覺知見，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淨，信得及與他從上來人無二無別，等閑不作爲，不確執，虛通自在，圓融無際，隨時應節，喫飯著衣，契證平常，謂之無爲無事，眞正道人。蓋緣根本既明，六根純靜，智理雙冥，境神俱會，無深可深，無妙可妙，至於行履，自會融通，喚作得坐披衣，向後自看，終不肯只向言句中話路，古人公案間埋沒，鬼窟裏，黑山下作活計。唯以悟人深證爲要，自然到至簡至易，平常無事處，然亦終不肯死殺坐卻，墮在無事界裏。是故從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與奪，設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機電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貴當人活卓卓地，千人萬人羅籠不住，知有向上宗乘，終不指注定殺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團，非慷慨透脫，眞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喫人殘羹餿飯，被繫驢橛子綴住。不唯埋沒宗風，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況復展轉將路布，窠窟，解路傳授與後學，遂成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豈是小禍！復令正宗只見淡薄，祖佛綱紀委地，豈不痛哉！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然後放下複子，不論歲月用，做事綿

綿相續，不自苦硬難久，參取管須徹去，不見陸州道：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處，若得個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既操誠日久，大經鉗鎚，洪鑪煅煉，日近日親，田地穩密，只更辦悠久管帶，使如證如悟，始終無間，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頭頭有出身處，不墮塵機，不爲物轉，鬧市裏十字街頭，活潑之中正好著力也。

又《示黃太尉鈐轄》 此道幽邃，極於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爲萬化之本初，非有無，不落塵緣，煒煒燁燁，莫測涯際，無眞可眞，無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無物可以比倫，是故至人獨證穎脫，泯然淨盡，徹此淵源，以方便力直下單提，接最上機，不立階級，所以謂之宗乘，教外別行，以心印印定，遂撥轉關捩，不容擬議。至於拈花微笑，投針擧拂，植杖抵几，瞬目揚眉，悉出窠窟理道，語言路布，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瞥然迅急，萬變千化，曾無依倚，透頂透底，截斷籠羅，只許俊流，不論懵底，正要具殺人不眨眼氣概，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然後特達，絕死出生，超凡入聖，蘊遠見高識，居常不露鋒鋩，等閑突出，則驚羣動衆，蓋深根固蒂，覷破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與即今日用無異無別，既能行持有力，堪任重致遠，得大自在，促三祇爲一念，衍七日作一劫，猶是小小作用，況鄉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中，乃家常茶飯爾。昔裴相國得旨於黃檗，楊大年受印於廣慧，維摩手搏妙喜界，龐老一口吸西江，豈難事哉？唯直領此大因緣而已。既有此道之基本時，中能不聽人處分，略操勇猛，向應酬指呼之際著眼，運快機利智，轉一切萬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縱擒，則與上來大達，抱道蘊德，踐履純熟之士，豈有異耶！但使源源相續無間斷，便是長生路上快活人也。祖師云：『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纔於轉變處得幽深之旨，向流動時徹見本性，超出二邊，不居中道，安可更存違順憂喜愛憎，令罣礙自受用哉！以心傳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樂易平常，無爲無事，遇境逢緣，不消一劄。德山行棒，臨濟用喝，雲門、睦州風旋電轉，何遠之有？唯不徇情轉，蓋色騎聲，超今越古，向百草頭頭，快行劍刃上事所以道，撥開向上一竅，千聖齊立下風。鳥窠吹布毛，俱胝一指頭，趙州三喫茶，禾山四打鼓，雲門須彌山，洞山麻三斤，鎚瓶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不出至微至奧，無上道妙矣。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復徵：『既一物不將來，教某放下個什麼？』州云：『看你放不下，更與擔取去。』尊者大悟，豈不是獲利解者乎？返照，直截透徹，是懷絕念，大解脫根源，踏著本地風光，契合本來面目。以此一句證卻，則千句萬句根塵俱謝，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後來便伏毒蛇，降猛虎，顯不可思議靈驗，豈不爲特殊哉！

又卷下《示張子固》 大道無方，惟是利根種性，一聞千悟，不從外起，不自內得，脫然如湯消冰，初無得喪。蓋此生佛未分已前，廓徹明妙，了無依倚，卓然獨存，但以一念逐緣，背此眞體，遂生如許不相應事業，熠熠地飄流無暫停息，取境既熟，心源混濁，習以爲常，見聞皆不出聲色，只以迷妄自縛，及至體究大解脫，渺渺茫茫，莫知涯際，識浪滔滔，未嘗暫住，故無由造入。而復有宿昔薰炙片善，喜樂諦信，要求其所，乃是上善。逗到伏膺參叩，卻黑漫漫地無它，只是拋離，久不純熟乃爾。如今要直截承當，但辦著身心冥然叩寂，喪卻心機，一如土木，待渠時節到來，翛然自桶底子脫，契此本光，了此湛湛，澄澄不變不動，清淨無爲，妙淨明性，固蒂深根，到金剛堅固正體，全身擔荷得行，然後方可。萬別千差，悉歸一致，動與靜一如，心與境俱合，則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舉個須彌山，道個庭前柏樹子，一切機境豈從他發？至於行棒下喝，擧拂麈拯，無不一一印定，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自然泰定安閑，得休歇處，更疑什麼。要用便用，要道便道，遇飯喫飯，遇茶喫茶，契平常心，不起佛見法見。佛見法見尚乃不起，何況起造業心，發不善意？終不作此態度，撥無因果，由是得坐披衣，調衡降伏，與無心相應，乃是究竟落著之地。永嘉道：『但自懷中解垢衣，巖頭道：『只守閑閑地。』雲居道：『處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經蠻毒之鄉，水也不得沾它一滴。』謂之長養聖胎，謂之染污卽不得。直須放下卻從前作解一切淨穢二邊之像，行住坐卧悉心體究，乃自著底力，非從它人所授，乃是從上古德捷徑也。

又《示英上人》 道妙至簡至易，誠哉是言！未達其源者，以謂至澹至奧，在空劫已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恍惚，不可窮，不可究，不可詰，唯聖人能證能知，是故誠其言，不識其歸趣，安可以語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腳下圓成，只日用之中，淨倮倮地，被一切機，徧一切處，無幽不燭，無時不用，但以背馳既久，強生枝節，不肯自信，一向外覓，所以轉覓轉遠，是故達摩西來，唯言直指人心而已。此心卽平常無事之心，天機自張，無拘無執，靡住靡著，與天地齊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無容立毫髮見刺，唯蕩然

大通，契合無心，無爲無事，若立纖芥能所彼我，即隔礙永不通透，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無明殼子裏證得實性，餉間無明全體，一時發揮，幻化空身窠窟中見法身，餉間空身全體，都盧瑩徹，第恐於無明空身中作爲立見，則沒交涉也。既透此正體無明空身無別發明，則一切萬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聖六凡，皆非外物眞實諦當，則二六時中，大方無外，何處不爲自己放下身心處。豈不見古者道塵勞之儔，爲如來種，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然後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閑喫飯著衣即是大機大用，則行棒行喝，百千作爲機境，豈更疑著？若達此自腳跟下至簡至易道妙無量法門，一時開現，透脫生死，成勝妙果豈有難哉！

又《示達道人》　大道正體，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處，亦不是故作深邃隱蔽，令人不可窮，不可測量。蓋至明非明，至妙非妙，直下簡易。若是宿根純靜，聊聞舉著便知落處，更不向外馳求。向根腳下千了百當，全體現成，乃至觸境遇緣，悉皆透頂透底坐得斷，把得住，作得主，終不取他人舌頭路布，及古今言教機境公案，將爲極則。是故從上作家，唯只提持此段，要人自承當擔荷，豈曾更立階梯地位漸次，如之若彼來？今時兄弟，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具大根大器，大機大用，一聞千悟，徹骨徹髓，痛領將去，纔一蹉卻毫髮，便入解會理路，言詮意識根塵中去，所以脫他藥網不出，未免漠漠懷疑，便更下鈍工十年五載，終莫能果決。尋常每勸兄弟，須奮猛利心，棄卻從前學路得失窠臼，似向萬仞懸崖，撒手捨性命，從他氣息一點也無，如大死底人，餉間甦醒起來，謾你不得，也卻爲已到腳蹋實地處，寬若太虛，明如杲日，更不消造化一切自圓成，二六時中與千聖交參，俱爲殊勝奇特脫灑，信口開，信腳行，更疑個甚！豈不見，古宿指人，道由悟達，法離見聞。若也，眞的悟去，更憂甚佛不解語？切須向日用中，不起異見，放教胸中灑灑落落，打辦精神自覷，見久之，須有信入處。若只守閑閑，閉眉合眼，要參露柱燈籠，也須知有佛種性底，終不向死水裏折倒，但辦肯心，必不相賺。

又《示成都雷公悅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圓融無際，色聲諸塵那可作對，迴迴獨脫，虛靜明妙，要須徹底提持，勿令浮淺直下。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淨躶躶圓瑩瑩，無漏無爲，千聖依之作根本，萬有由之建立，應須斗頓回光自照，令絕形段，分明圓證，萬變千化，無改無移，謂之金剛王，謂之透法身。餉間行住坐卧，無不透徹，物物頭頭，靡有間隔，喚作乾白露淨，單明自心，不可只麼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卻須猛割猛斷，十分棄捨，轉捨轉明，轉遠轉近，抵死打疊，令斷卻命去，始是絕氣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論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德山、臨濟不敢正眼覷著，豈不是奇特底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細若麤，若色若香，一時穿透，方稱無心境界，養得如嬰兒相似，純和冲淡，雖在塵勞中，塵勞不染，雖居淨妙處，淨妙收它不住。隨性任緣，飢飡渴飲，善尚不起念，惡豈可復爲？所以道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

又《又示》　道貴無心，禪絕名理，唯忘懷泯絕，乃可趣向回光內燭，脫體通透，更不容擬議，直下桶底子，脫大此大圓寂照勝妙解脫門，一了一切了。只守閑閑地，初不分彼我勝劣，才有毫芒見刺，即痛劄之，放教八達七通，自由自在，長養綿密，千聖亦覷不見，自己尚是冤家，只求得遠離不隈傍，翛然澄靜，虛而靈，寂而照，猛勇斷割徹底，無纖毫撓胸次。王老師謂之作活計，趙州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悠久踐履使純熟，乃令從上來無心體道，密密作用自見工夫，到下梢結角頭，自然如懸崖撒手，豈不快哉！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昭覺克勤禪師》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叢出，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嘆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

省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祖曰：『且子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師！』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

崇寧中還里省親，四衆迓拜。成都帥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一二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市之波。』公於是不覺促膝。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公色爲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師號，詔住金陵蔣山，學者無地以容。勅補天寧萬壽，上召見，褒寵甚渥。

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僧問：『雲門道，須彌山，意旨如何？』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未審還有過也無？』師曰：『坐卻舌頭。』問：『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提坐具曰：『這個是境，那個是法？』師曰：『卻被閻黎奪卻鎗。』問：『古人道，栢樹橫擔不彎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未審那裏是佗住處？』師曰：『騰地總足，路布遶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卻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問：『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華落碧巖前。此是和尚舊時安身立命處，如何是道林境？』師曰：『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腳插入赤沙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僧寶人人滄海珠。』曰：『此是杜工部底，作麼生是和尚底？』師曰：『且莫亂道。』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山僧有眼不曾見。』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闍黎問得自然親。』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收。』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放。』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如何得透脫？』師曰：『倚天長劒逼人寒。』曰：『祇如樹倒藤枯，潙山爲甚麼呵呵大笑？』師曰：『愛他底，著他底。』曰：『忽被學人掀倒禪牀，拗折拄杖，又作個甚麼伎倆？』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問：『明歷歷，露堂堂，因甚麼乾坤收不得？』師曰：『金剛手裏八稜棒。』曰：『忽然一喚便回，還當得活也無？』師曰：『鷲子目連無奈何。』曰：『不落照，不落用。如何商量？』師曰：『放下雲頭。』曰：『忽遇其中人時如何？』師曰：『騎佛殿，出山門。』曰：『萬象不來渠獨語，教誰招手上高峯？』師曰：『錯下名言。』

上堂：『通身是眼見不及，通身是耳聞不徹，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鑒不出。直饒盡大地明得，無絲毫透漏，猶在半途。據令全提，且道如何展演？域中日月縱橫挂，一亘晴空萬古春。』上堂：『山頭鼓浪，井底揚塵。眼聽似震雷霆，耳觀如張錦繡。三百六十骨節，一一現無邊妙身。八萬四千毛端，頭頭彰寶王刹海。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苟能千眼頓開，直是十方坐斷。且超然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試玉須經火，求珠不離泥。』上堂：『本來無形段，那復有脣觜。特地廣稱揚，替他說道理。且道他是阿誰？』上堂：『十五日已前，千牛拽不回。十五日已後，俊鶻趁不及。正當十五日，天平地平，同明同暗，大千沙界不出當處，可以含吐十虛。進一步，超越不可說香水海；退一步，坐斷千里萬里白雲。不進不退，莫道閻黎，老僧也無開口處。舉拂子曰：『正當恁麼時如何？有時拈在千峯上，劃斷秋雲不放高。』上堂：『十方同聚會，本來身不昧。個個學無爲，頂上用鉗鎚。此是選佛場，深廣莫能量。心空及第歸，利劒不如錐。龐居士舌拄梵天，口包四海，有時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甚是奇特。

雖然如此，要且不曾動著向上關。且如何是向上關？鑄印築高壇，上堂：有句無句，超宗越格。如藤倚樹，銀山鐵壁。及至樹倒藤枯，多少人失卻鼻孔。直饒收拾得來，已是千里萬里。祇如未有恁麼消息時如何，還透得麼？風暖鳥聲碎，日高華影重。上堂：第一句薦得，祖師乞命。第二句薦得，人天瞻落。第三句薦得，虎口橫身。不是循途守轍，亦非革轍移途。透得則六臂三頭，未透亦人間天上。且三句外一句作麼生道？生涯祇在絲綸上，明月扁舟泛五湖。

示衆云：一言截斷，千聖滑聲。一劒當頭，橫屍萬里。所以道，有時句到意不到，有時意到句不到。句能剗意，意能剗句。意句交馳，衲僧巴鼻若能恁麼轉去，諸天也須喫棒。且道過倒甚麼？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示衆云：萬仞崖頭撒手，要須其人。千鈞之弩發機，豈爲鼷鼠？雲門睦州，當面蹉過。德山臨濟，誑謾閭閻。自餘立境立機，作窠作窟，故是滅胡種族。且獨脫一句作麼生道？萬緣遷變渾閑事，五月山房冷似冰。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授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於昭覺寺之側，謚眞覺禪師。

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三〇《克勤傳》　紹興五年八月五日，圓悟禪師示寂，諱克勤，字無著，彭州崇寧駱氏子。依妙寂院，自省落髮受具。遊成都，從圓明敏行大師學經論，窺其奧，以爲不足恃，謁昭覺勝公問心法。久之出關，見眞如哲公，頗有省。時慶藏主衆推飽參，尤善洞下宗旨，師從之，盡其要。嘗謁東林照覺，頃之謂慶曰：東林平實而已，往見太平演道者，師特豪辨，與之爭錚。演曰：是可以敵生死乎？他日涅槃堂孤光獨照時，自驗看。以不合辭去，抵蘇州定惠，疾病幾死，因念畸昔所學俱無驗，獨老演不吾欺。會病間，謂曰東包而返，演喜其再來，容爲侍者。

值漕使陳君入山問法，演誦《小艷詩》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師侍側忽大悟，即以告演。演詰之，師曰：「今日眞喪目前機也。」演喜曰：「吾宗有汝，自茲高枕矣。」師因以是事語佛鑑勤，勤未之信。師曰：「昔云，高麗打鐵火星爆吾指頭，初謂建立語，今乃果然。」勤愕然無對。時佛眼禪師尚少，師每事必旁發之。二公後皆大徹，由是演門二勤一遠，聲譽籍甚，叢林謂之三傑。演遷五祖，師執寺務，方建東廡，當庭有嘉樹，演曰：「樹子縱橫，不可伐。」師伐之。演震怒舉杖逐師，師走避。忽猛省曰：「此臨濟用處。」遂接其杖曰：「老賊我識得你也。」演大笑而去，自謝命分座說法。

崇寧初，入蜀老歸蜀，出世昭覺，久之謝去。於荊州見水相張無盡，談華嚴要妙，辭婉雅。玄旨通貫，無盡不覺前席。師曰：此眞境與宗門旨趣何如？無盡曰：當不別。師曰：有甚交涉？無盡意不平，師徐曰：古云，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知有全提時節，若透徹方見德山臨濟用處。無盡翻然悟曰：固嘗疑雪竇大冶精金之語，今方知渠無摸索處。師嘗有頌云：「頂門眞下轟霹靂，針出膏肓必死疾。偶與丞相意會，無盡喜曰：每懼祖道寖微，今所謂見方袍管夷吾也。澧州刺史請住夾山，未幾遷湘西道林。初，潭師周公，因提舉劉直孺願見師，至是皮相之不甚爲禮，及見開堂提唱妙絕意表，始增敬焉。

政和末，有旨移金陵蔣山，法道大振。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曰：何不向未問已前薦取？僧曰：未問已前如何薦取？師曰：相隨來也。進云：快便難逢，更借一問。曰：忘前失後。進云：若論此事如擊石火，只如未相見時如何？師曰：三千里外亦逢渠。曰：恁麼則聲色外與師相見。『答曰：』穿卻鼻孔。問：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名；勇士不顧生，故能立天下之大事。未審納僧家又作麼生？師曰：一威震寰區，未爲分外。曰：恁麼則坐斷十方，壁立千仞？師曰：看箭。『曰：』不落因果，不昧因果，是同是別？師曰：兩個金剛圈。『曰：』潙山撼門三下，又作麼生？師曰：不是同途者，知音不舉來。嘗示衆云：恁麼恁麼雙明，不恁麼不恁麼雙暗。不恁麼中卻恁麼，暗裏隱明；恁麼中卻不恁麼，明中隱暗。只如和尚，子援卻許多建立恁麼，犯手傷鋒，且道喚作什麼？到這裏，高而無上，深而無底，旁盡虛空際，中極隣虛塵，淨裸裸赤灑灑，是個無底鉢盂，無影樹子，龍耳山前，少林寺下，老胡九年冷湫湫地守這個家具，深雪之中直得情忘意遣，理盡見除，方有一個承當，且道雙明雙暗，雙放雙收，是建立是平常，總不與麼也未。是極則處，且作麼生是極則處？擧開華嚴連秀天，放出黃河幌底流。』

宣和中，詔住東都天寧。太上在康邸，屢請宣揚。有偈云：至簡至易，至尊至貴，往來三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然是時，欽宗在東宮，師對大上預有至尊之讖。建炎改元，宰相李伯紀表住金山，獨幸維揚，有詔徵見，顧

問西來道要。對曰：『隆今心理俱忘，西來決具。心絕萬緣，眞俗雖異，一心初無間然。大士大悅，賜號圓悟禪師。乞雲居山歸老，朝廷厚賜其行。至雲居之明年，復歸於蜀。太師王伯紹迎居昭覺。

紹興五年六月五日示疾，將終，侍者持筆求頌。書曰：『已徹無功，不必留頌，脈其應緣，珍重珍重。』擲筆而化。春秋七十有三，坐五十五夏，謚眞覺禪師，塔曰寂照。

紹隆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虎丘紹隆禪師》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遊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請之，嘆曰：『想酥生液，雖未澡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因追繹白雲端和尚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其像，以奉安之。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著，撿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云：『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個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然如是，也須踏著他向上關捩子始得。』舉此道，雖氣不昇住，再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樓閣門開，寸步不移，百城俱到。』拈拄杖，劃一劃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疾驅子盛將歸。』上堂曰：『百鳥不來春又暮，煙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上堂：『摩竭陁國，親行此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盡三十，小盡二十九。』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麼生道？』師曰：『願皇帝萬壽，二願重臣千秋。』曰：『祇如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師曰：『吾常於此切。』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師曰：『踞虎頭，收虎尾。』曰：『中間事作麼生？』師曰：『草繩自縛漢。』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師曰：『幾行嚴下路，少見白頭人。』問：『九旬禁足，意旨如何？』師曰：『一理長即就。』曰：『祇如六根不具底人，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則和尚放某甲逐便也。』師曰：『停囚長智。』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破，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一畝之地，三蛆九鼠。』曰：『乞師再垂指示。』師曰：『海口難宣。』問：『如何是大道眞源？』師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截斷草鞋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蛆頭生角。』問：『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師曰：『老僧也恁麼。』曰：『忽然一刀兩段時如何？』師曰：『平地神仙。』問：『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如何？』師曰：『未足觀光。』曰：『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獨坐大雄峰。』紹興丙辰，示微疾而逝。塔全軀於寺之西南隅。

智才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龍牙智才禪師》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舒

州施氏子。早服勤於佛鑑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道俗，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爲舒州太平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人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學鑽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提。」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後遷龍牙，因欽宗皇帝登位，衆官請上堂，祝聖已，就座，拈拄杖卓一下曰：「朝奉疏中道，本來奧境，諸佛妙場，適來拄杖子已爲諸人說了也。於斯悟去，理無不顯，事無不周。如或未然，不免別通個消息。舜日重明四海清，滿天和氣樂昇平。延祥柱杖生歡喜，擲地山呼萬歲聲。」擲拄杖，下座。上堂，彈指一下曰：「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若也見得行得，健即經行困即歇。若也不會，兩個鸕鷀扛個鼈。」上堂，舉死心和尚小參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凶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祇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華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並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師屋龍牙十三載，以清苦接衆，衲子敬畏。大師席公震遷住雲溪，經四稔，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滃地，明月當天。」言訖，曬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併藏骨塔於寺之西北隅。

景元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護國景元禪師》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禪師，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後，習台教三禩，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卻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扇，豁然大徹。繼而執侍，機辯逸發。圓悟目爲叅頭元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叅頭禪，撞著叅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腳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棄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鏟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題肖像，得師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万灾古公及靈源高勇，開其提唱，亦深駭異。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師曰：「八十翁翁嚼生鐵。」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即便爲人。又作麼生？」師曰：「須彌頂上浪飄空。」問：「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是甚麼物？」師曰：「無孔鐵鎚。」曰：「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也。」師曰：「莫妄想。」問：「三世諸佛說不盡底句，請師速道。」師曰：「眨上眉毛。」問：「昔年三平道場重興，是日圓悟高提祖印，始自師傳。如何是臨濟宗？」師曰：「殺人活人不眨眼。」曰：「目前抽顧鑑，領略者還稀。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頂門三眼耀乾坤。」曰：「未舉先知，未言先見。如何是溈仰宗？」師曰：「推不向前，約不退後。」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如何是法眼宗？」師曰：「箭鋒相直不相饒。」曰：「建化何妨行鳥道，回途復妙顯家風。如何是曹洞宗？」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曰：「向上還有路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路？」師曰：「黑漫漫地。」僧便喝，師曰：「貪他一粒粟，失卻半年

權上堂：「威音王已前，這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這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這一隊漢，坐斷乾坤，且道是錯七錯八，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咄咄！浴佛上堂：「這釋迦老子初生下來，便作個笑具，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後來雲門大師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卻，貴圖天下太平。』尚有人不肯放過，卻道：『祖須是雲門始得。且道那裏是讚他處，莫是一棒打殺處，是麼？且喜沒交涉。今日南明年此住持，祇得放過，若不放過，盡大地人並皆乞命始得。如今事不獲已，且同大衆向佛殿上，每人與他一杓。何故？豈不見道，乍可違條，不可越例。』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野干鳴，師子吼，張得眼，開得口，動南星，蹉北斗，大衆還知落處麼？金剛墖下蹲，神龜火裏走。」師退居西山，耿龍學請就淨光陞座，靈峰古禪師舉白雲見楊岐、岐令舉茶陵悟道頌公案，請師批判。師乃曰：「諸禪德，楊岐大笑，眼觀東南，意在西北，白雲悟去，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檢點將來，和楊岐老漢，都在架子上將錯就錯。若是南明即不然，我有明珠一顆，切忌當頭蹉過。雖然，覿面相呈，也須一鎚打破。」舉拂子曰：「還會麼？暮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師示疾，請西堂應庵華禪師爲座元，付囑院事，示訓如常。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寺東劉阮洞前，壽五十三。

士珪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〇《龍翔士珪禪師》 溫州龍翔竹庵士珪禪師，成都史氏子。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游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師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至晚抵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福之天寧，婁遷名剎。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師至，遂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師竟就樓縛屋，陞座示衆云：「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谿邊茆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曰：「萬年一念，一念萬年。和衣泥裏輥，洗腳上牀眠。歷劫來事，祇在如今。大海波濤湧，小人方寸深。」拈起拄杖曰：「汝等諸人，未得個入頭，須得個入頭；既得個入頭，須有出身一路。始得。大衆，且作麼生是出身一路？」良久曰：「雪壓難摧澗底松，風吹不動天邊月。」卓拄杖，下座。上堂：「萬機不到，眼見色，耳聞聲。一句當堂，頭戴天，腳踏地。你諸人祇知今日是五月初一，殊不知金烏半夜忙忙去，未免天明上海東。」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即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諸人向這裏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久雨不晴，喑！」上堂：「一葉落，天下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一塵起，大地收，嘉州打大像，陝府灌鐵牛。明眼漢合作麼生？」良久曰：「久旱龐頭句，橋流水不流。」卓拄杖，下座。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落華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華。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個。」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祇消一個。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你問底是第二義。」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意旨如何？」師曰：「一度著虵咬，怕見斷井索。」問：「鸚子深談實相，善說法要，此理如何？」師曰：「不及鴝鵒蘆。」問：「如何是佛？」師曰：「華陽洞口石烏龜。」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金木水火土，羅睺計都星。」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師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師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召

法嗣、長老宗範付後事　次日沐浴、聲鐘集衆　就座、泊然而逝　茶毗日、送者均獲（設）〔舍〕利　奉藏骨塔於鼓山

端裕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育王端裕禪師》　慶元府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也　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　師生而歧嶷、眉目濃秀　十四駈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　往依淨慈一禪師　未幾、偶聞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忽徹省　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遇見推　晚見圓悟於鍾阜　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即今是滅不滅？」曰：「諸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　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　尋分座、道聲藹著　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　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於西華　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　慈寧皇太后幸韋王第、召師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　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　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　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　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　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未惺　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　畢竟如何？」復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上堂：「盡大地是沙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　爲甚麼東弗於逮打鼓、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　直饒向個裏道得十年、猶是光影裏活計　抵拂子曰：「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　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秦時輕轡　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　毫端撥轉機輪、命脈不沈毒海　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　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　且道正恁麼時、是動是覺、是照是用？還有區分得出底麼？鐵牛橫古路、觸著骨毛寒」上堂曰：「行時絕行跡、說時無說蹤　行說若到、則垛生招箭　行說未明、則神鋒劃斷　就使說無滲漏、行不迷方、猶滯殼漏在　若是大鵬金翅、奮迅百千由旬、十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　不取次啐啄、不隨處埋身　且總不依倚、還有履踐分也無？剎剎塵塵是要津」上堂曰：「易填巨壑、難滿漏巵　若有操持、了無難易　拈卻大地、竟絲有餘　放出纖毫、礙塞無路　忽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亦須肥」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猶莽鹵」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韜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　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　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　得設利者無計、踰月不絕　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遠外歸、獨無所獲　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嚥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　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處有聲、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　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鄧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清了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四《長蘆清了禪師》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子　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　年十八、試《法華》得度　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　出蜀至河漢、扣叶霞之室　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開在、且去」一日叅缽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　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　翌日、霞上堂曰：「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　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　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

曰：『將謂你醫地。』師更出。後游五臺，至淸涼，睹祖照，語契投，命爲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師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峯，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泉寧崇先。上堂：『我於先師一掌下，伎俩俱盡，覓個開口處不可得。如今還有恁麼快活不徹底漢麼？若無，衝鐵負鞍，各自著使。』上堂：『久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欵曲宣弄，爭奈未出母胎，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個甚麼？瞞雪峯不得。』上堂：『上孤峯頂，過獨木橋，驀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腳高腳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般取一轉柴。』上堂：『道得第一句，不被拄杖子瞞。識得拄杖子，猶是途路中事。作麼生是到地頭一句？』上堂：『處處覓不得，祇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曰：『賊身已露。』上堂：『口邊白醭去，始得入門。通身紅爛去，方知有門裏事。更須知有不出門底，乃曰：』喚甚麼作門？』僧問：『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還端的也無？』師大笑曰：『我卻疑著。』曰：『和尚爲甚麼卻疑著？』師曰：『野花香滿路，幽鳥不知春。』問：『不落風彩，還許轉身也無？』師曰：『石人行處不同功。』曰：『向上事作麼生？』師曰：『妙在一漏前，豈容十擘眼。』僧禮拜，師曰：『祇恐不恁麼。』師一日入廚看煮麵次，忽桶底脫，衆皆失聲，曰：『可惜許！』師曰：『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麼卻煩惱？』僧曰：『和尚卻得。』師曰：『灼然！可惜許一桶麵。』問僧：『你死後燒作灰，撒卻了向甚麼處去？』僧便喝。師曰：『好一喝。祇是不得戳欵。』僧又喝。師曰：『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打曰：『這死漢！』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棲巢。祇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良久曰：『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乍雨乍晴，乍寒乍熱，山僧底個，山僧自知。諸人底個，諸人自說。且道雪峯門除喫飯外，要作甚麼？』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擡梭，明甚麼邊事？』曰：『回互不當機。』師曰：『還有斷續也無？』曰：『古今不曾間。』師曰：『正當不曾間時如何？』僧珍重，便出。上堂，撼拄杖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時搖動。雲門大師即得，雪峯則不然。』卓拄杖曰：『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秋苗爭見青？』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還有不被玄妙所染底麼？』良久曰：『這一點傾四海水，已是洗脫不下。』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漏女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光錐。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曰：『雲轟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鑑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底人。紅爐出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師終於皐寧崇先，塔於寺西華桐嶋，謚悟空禪師。

彌光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〇《教忠彌光禪師》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依幽巖文慧禪師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邪？』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會大慧寓廣，因往從之。慧謂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師舉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偏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師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注腳。』慧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師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師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禪師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始無滯，趨告慧。慧以舉道者見琅邪並玄沙未徹語詰之。師對已，慧笑曰：『雖進得一步，祇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師憾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師曰：『無可疑者。』慧曰：

祇如兩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師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慧過雲門庵，師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活不得，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師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噢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師曰：「裂破。」慧震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師即大悟。慧擲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鍵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師亦以頌呈之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卻口。」住後，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放憨作麼？及乎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情知汝等諸人，卒討頭鼻不著，爲甚如此？」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卻。」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曰：「恁麼則甚麼卻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峯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任卜度。」

正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四《天童正覺禪師》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師謂其父曰：「此子道韻勝甚，非塵埃中人。苟出家，必爲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訣其祖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及至汝州香山，成枯木。見深所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情處又作麼生？」師具手書「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見人始得。」師應喏喏。「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非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且去。」霞領大洪，師掌牋記。後命首衆，得法者已數人。四年過圓通，時眞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履穿弊，且易之。眞歇俾侍者易以新履，師卻曰：「吾爲鞋來邪？」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六年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天童屋廬湫隘，師至創闢一新，衲子爭集。上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眞珠。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何通得個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爛熳春。」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占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上堂：「窒劫有眞宗，聲前問已躬。赤腳新活計，清白舊家風。的的三乘外，寥寥一印中。卻來行異類，萬派自朝東。」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長蘆不解說禪，與諸人畫個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指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人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卻來底人？」師曰：「滿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鄽。」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僧問：「一絲不著時如何？」師曰：「合同船子並頭行。」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快刀快斧斫不入。」問：「布袋頭開時如何？」師曰：「一任塡溝塞壑。」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文彩未痕初，消息難傳際。」曰：「步密移玄路轉，通身放下劫壺空。」師曰：「誕生就父時，合體無遺照。」曰：「理既如是，事作麼生？」師曰：「歷歷纔回分化事，十方機應又何妨。」曰：「恁麼則塵塵皆現本來身去也。」師曰：「透一切色，超一切

心。」曰：「如理如事又作麼生？」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曰：「人市能長嘯，歸家著短衫。」師曰：「木人舞上歌，石女溪邊舞。」上堂：「諸禪德，吞盡三世佛底人，爲甚麼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人，爲甚麼合眼不得？許多病痛，與你一時拈卻了也。且作麼生得十成通暢去。還會麼？擘開華岳連天色，放出黃河到海聲。」師住持以來，受無貪而施無厭，歲艱食，竭己有及贍衆之餘，賴全活者數萬。日常過午不食。紹興丁丑九月，竭郡僧及檀度，次竭越師趙公令諲，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一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奉全軀塔於東谷，謚宏智，塔名妙光。

釋如惺《大明高僧傳》卷五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本宗和尚薙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渡河首謁祐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大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傳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雲寶宗輩皆參隨之，眞歇了公住長蘆，招師首衆。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酋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衆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論之，李在稽首餽金瞻衆僧，於是一方賴安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天童虛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衆號阻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帥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爲書囑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謚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張九成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〇《侍郎張九成居士》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因客談楊文公、呂微仲諸名儒，所造精妙，皆由禪學而至也，於是心慕之。聞寶印楚明禪師道傳大通，居淨慈，即之，請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唯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趙州栢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禪師。公問：「此事人人有分，個個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個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即不是汝底。」公悚然。未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廁，以栢樹子話究之，聞蛙鳴，釋然契入。有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腳痛有玄沙。」囘明，謁法印一禪師，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主僧惟尚禪師，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遜謝。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祇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敘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傍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尚大笑。公歎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尚答曰：「從來高價不饒伊，百戰場中奮兩眉。奪角衝關君會也，叢林誰敢更相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於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蟆窟裏，果沒蛟龍。」丁巳秋，大慧禪師重祝山，學者仰如星斗。公閱其《語要》，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持以請尚，恨未一見。及爲禮部侍郎，偶參政劉公請慧說法於天竺，公三往不值，暨慧報謁，公見但寒暄而已。慧亦默

識之。尋奉祠還里，至徑山，與馮給事諸公議格物。慧曰：「公祇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慧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慧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閻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劒擊其像首。時閻守居陝西，首忽墮地。」公聞頓領深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慧始許可。後守邵陽，丁父難，過徑山飯僧。秉鈞者意慧議及朝政，遂竄慧於衡陽，令公居家守服。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蒙恩北還。道次新淦而慧適至，與聯舟劇談宗要，未嘗語往事。予氏《心傳錄》曰：「憲自嶺下侍舅氏歸新淦，因會大慧，舅氏令拜之。憲曰：『素不拜僧。』舅氏曰：『汝姑扣之。』憲知其嘗執卷，遂舉子思《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以問。慧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擘鑿破否？』慧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清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憲得以告。舅氏曰：『子拜何辭？』繼鎖永嘉，丁丑秋丐祠，枉道訪慧於育王。越明年，慧得旨復領徑山，謁公於慶善院。曰：『某每於夢中必誦《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公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其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擘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腳何似驢腳？又被翻腮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出。人人有個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到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煞得工夫。』公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日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嘗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儻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倒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捕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繫子便到新羅國。』

心道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文殊心道禪師》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既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擬破聰紙，鑑即開門搦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嘔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眞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嘆，後命分座。真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狸奴白牯卻知有。且道，作麼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麼時，刺破憍尸迦腳跟。』復一下曰：『恁麼時，卓碎閻羅王頂骨。』乃指東畔曰：『恁麼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麼時，塞卻西王母鼻孔。且道總不恁麼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爲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青爲北辰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雨度受君恩。衆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真戒寶定，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人謂衲衆，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皇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毒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大音之聲。集有軒前，妙著昌神機之外。進

一步便到大雄大上，退一步踏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拘日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管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煨，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酌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讖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已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擊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賊鍾相敎，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道元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昭覺道元禪師》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州鄧氏子。幼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謁大別道禪師，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鑑，佛眼，蒙賞識。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許。悟被詔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膺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走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指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再參未契，不如不悟。」悟踢倒曰：「向前來。」悟特異之，以侍巾席焉。

法泰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大潙法泰禪師》 潭州大潙佛性法泰禪師，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個甚麼？曉日燦開巖畔雪，朝風吹綻臘梅華。」上堂：「寶劍拈來便用，豈有遲疑。眉毛剃起便行，更無回互。一切處驚今煥古，一切處截斷羅籠。不犯鋒鋩，亦非顧鑑。獨超物外則且置，萬機喪盡時如何？八月秋，何處熱？」上堂：「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拄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跨跳上三十三天。帝釋忿怒，把須彌山一摑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牀，下座。上堂：「達得人空法空，未稱祖佛家風。體得全用全照，亦非衲僧要妙。直須打破牢關，識取向上一竅。如何是向上一竅？春寒料峭，凍殺年少。」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繚亂，滿城羅騎騁闐，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閻羅中，普賢端坐高樓看。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擊鼓，聒地奏笳歌。」上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眨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龜吞陝府鐵牛，蛇齩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絕流注。婆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牀曰：「在這裏，看！看！南山起

震，北山之回　老僧更爲震雷聲，助發威光令達布」乃高聲曰：「聞聲聞聲　上堂：開口有時非，開口有時是　龍吟及細語，皆歸第一義　釋迦老子晚鳴聲，達磨西來滓臭氣　唯有山前水牯牛，身放毫光照大地」上堂：得念失念，無非解脫　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掉沒交涉　智慧愚癡，通爲般若　顯現佛性，菩薩外道，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此子然雖如是，也是楊廣失駱駝」上堂：「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識好惡，以昭昭靈靈教壞人家男女　被誌公和尚一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　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呵呵大笑曰：「前頭猶似可，末後更愁人」上堂：「憶昔游方日，獲得三種物　一是金剛鎚，二是干聖骨　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　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　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　擲下金剛鎚，擊碎干聖骨　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　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　呼鳥以爲鸞，喚鳧以爲鶴　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本才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八《上封本才禪師》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　幼得度受具，遊方至大中，依海印隆禪師　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　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　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　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喝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斫勢　師忽領旨，鄰案僧一掌　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　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後分座於貢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剎　住乾元日，開堂示衆曰：「百千三昧門，無量福德藏　放行也，如開武庫，錯落交輝　把住也，似雪覆蘆花，通身莫辨　使見之者擡起便行，聞之者單刀直入　個個具頂門正眼，人人懸肘後靈符」掃佛祖見知，作叢林殃害　憶得寶壽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與麼爲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　且如乾元今日開堂，或有僧出來，山僧亦打　不唯此話大行，且要開卻福州一城人眼去，何也？劒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上堂：「達磨未來東土已前，人人懷媚水之珠，個個抱荊山之璞，可謂壁立千仞　及乎二祖禮卻三拜之後，一一南詢諸友，北禮文殊，好不丈夫！或有一個半個，不求諸聖，不重已靈，定馬單鎗，投虛置刃，不妨慶快平生，如今有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上堂：「宗乘提唱，妙絕名言　一句該通，乾坤蓋蓋　直似首羅正眼，堅窣面門　又如圓〇三點，橫該法界」乃卓拄杖曰：「向這一點下明得，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又卓拄杖曰：「向第二點下明得，縱橫三界外，隱顯十方身」又卓拄杖曰：「向第三點下明得，魚龍鎖戶，佛祖潛蹤　不然，放過一着，隨分有春色，一枝三四花」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滿激競朝宗　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毗耶老病翁　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　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　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　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麼？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　其或未然，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宗杲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徑山宗杲禪師》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

普覺禪師，宣城葛氏子。風骨英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與同窗戲，以硯投之，幔中先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即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雞髮具毗尼。偶閱古《雲門錄》，悅若舊習。往依廣教瑫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老宿，飽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堂一見異之，俾侍巾瓶。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圓悟。堂卒，師趨謁無盡居士，求堂塔銘。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之。名師庵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然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前後際斷，雖然動相不生，卻坐在淨躶躶處。悟謂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這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信有這個道理。」遂令居擇木堂，爲不權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是。」經半載，遂問悟曰：「開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令分坐。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呂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會女眞之變，其徒欲取禪僧十數人，師在選得免。趨吳虎丘度夏，因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向所請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至產婦家因緣。

時圓悟詔住雲居，師往省覲。至山次日，卽請爲第一座。時會中多龍象，以圓悟久虛座元，俟師之來，頗有不平之心。及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圓悟歸蜀，師於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庵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有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後應張丞相魏公後徑山之命，開堂日，僧問：「大夫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云：「鈍鳥逆風飛。」曰：「偏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大地盡未爲塵，一一塵有一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況復勾章棘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個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檢點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道法之盛，冠於一時。衆二千餘，皆講方俊乂。

侍郎張公九成，亦從之游，灑然契悟。一日，因議及朝政，與師連禍，紹興辛酉五月，毀衣牒，屏居衡陽，乃衷先德機語，間與拈提，離爲三帙，目曰《正法眼藏》。凡十年，移居梅陽。又五年，高宗皇帝特恩放還。明年春，復僧伽梨，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後奉朝命，居育王。逾年有旨，改徑山，道俗歎慕如初。孝宗皇帝爲普安郡王時，遣內都監入山謁師，師作偈爲獻。及在建邸，復遣內知客詣山，供五百應眞，請師說法，祝延聖壽。親書妙喜庵三字，並製贊龍寄之。上堂：「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舉起拂子曰：「還見麼？」擊禪牀曰：「還聞麼？」聞見分明，是個甚麼？若向這裏提得去，皇恩佛恩一時報足。其或未然，徑山打葛藤去也。」復舉起拂子曰：「看！看！無量壽世尊，在徑山拂子頭上放大光明照。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佛剎微塵數世界中，轉大法輪，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其中若凡若聖，若正若邪，若草若木，有情無情，遇斯光者，皆獲無上正

等菩提　所以諸佛於此得之，具一切種智；諸大菩薩於此得之，成就諸波羅密；辟支獨覺於此得之，出無佛世，現神通光明；諸聲聞衆宿夜來迎請五百阿羅漢，於此得之，得八解脫，具六神通；天人於此得之，增長十善；修羅於此得之，除其憍慢；地獄於此得之，頓超十地；餓鬼傍生及四生九類一切有情，於此得之，隨其根性，各得受用　無量壽世尊放大光明，作諸佛事已竟，然後以四大海水灌彌勒世尊頂，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當於補處作大佛事　無量壽世尊有如是神通，有如是自在，有如是威神，到這裏還有知恩報恩者麼？若有，出來與徑山相見，爲汝證明　如無，聽取一頌：十方法界至人口，法界所有即其舌　祇憑此口與舌頭，祝吾君壽無間斷，億萬斯年注福源，如海潤澤永不竭　師子窟內產麥猴，驚驚定出丹山穴　爲瑞爲祥遍九垓，草木昆蟲盡懽悅　稽首不可思議事，喻若衆星拱明月　故今宣暢妙伽陀，第一義中眞實說」

上堂：「祖師道：『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　能隨境滅，境逐能沈　境由能境，能由境能　大小祖師，卻作座主見解　徑山即不然，眼不自見，刀不自割　喫飯濟饑，飲水定渴　臨濟德山特地迷，枉費精神施棒喝　除卻棒，拈卻喝，孟八郎漢，如何止遏？」上堂，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曰：「德山棒，臨濟喝，今日爲君重拈掇　天何高，地何闊，休向糞埽堆上更添搕搭　換卻骨，洗卻腸，徑山退身三步，許你諸人商量　且道作麼生商量？」擲下拄杖，喝一喝曰：「紅粉易成端正女，無錢難作好兒郎」上堂：「正月十四十五，雙徑椎鑼打鼓　要識祖意西來，看取村歌社舞」上堂：「久雨不曾晴，豁開天地清　祖師門下事，何用更施呈？」上堂，舉圓通秀禪師示衆曰：「少林九年冷坐，剛被神光覷破　如今玉石難分，祇得麻纏紙裹　這一個，那一個，更一個，若是明眼人，何須重說破？徑山今日不免狗尾續貂，也有些子　老胡九年話墮，可惜當時放過　致令默照之徒，鬼窟長年打坐　這一個，那一個，更一個，雖然苦口叮嚀，卻似樹頭風過」結夏，上堂：「文殊三處安居，誌公不是閑和尚　迦葉欲行正令，未免眼前見鬼　且道徑山門下，今日事作麼生？」下座後，大家觸禮三拜　上堂，僧問：「有麼有麼？」「庵主豎起拳頭，還端的也無？」師便下座，歸方丈　上堂：「水底泥牛嚼生鐵，憍梵鉢提咬著舌　海神怒把珊瑚鞭，須彌燈王痛不徹」上堂：「纔方八月中秋，又是九月十五　卓拄杖曰：『唯有這個不遷』擲拄杖曰：『衆耳聞目覩，圓悟禪師忌，師拈香曰：『這個尊慈，平昔痛切，氣壓諸方，逞過頭底顯預，用格外底儱侗　自言我以木槵子換天下人眼睛，殊不知被不孝之子將斷貫索穿卻鼻孔　索頭既在徑山手裏，要教伊生也由徑山，死也由徑山　且道以何爲驗？』遂燒香曰：『以此爲驗』僧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曰：『如何是細入麁？』師曰：『一毛孔裏香水海』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火不待日而熱』曰：『磨後如何？』師曰：『風不待月而涼』曰：『磨與未磨時如何？』師曰：『交』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意作麼生？』師曰：『釘釘膠黏』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　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　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夢裏惺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曰：『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祇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師曰：『逢人但恁麼舉』曰：『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師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問：『明頭來時如何？』師曰：『頭大尾顛纖』曰：『暗頭來時如何？』師曰：『野馬嘶風蹄撥剌』曰：『明日大悲院裏有齋，又作麼生？』師曰：『雪峰道底』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時如何？』師曰：『親言出親口』曰：『未審如何受持？』師曰：『但恁麼受持，決不相賺』問：『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時如何？』師曰：『五味饋秤鎚』問：『心佛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問：『教中道，塵塵說，剎剎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牀右角一下　僧曰：『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師拍禪牀左角一下　僧曰：『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曰：『識甚好惡？』師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你作麼生會？』僧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　師打出　僧請益夾山境，話聲未絕，師便喝　僧茫然　師曰：『你問甚麼？』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師纔見僧入，便曰：『不是　出去！』僧便出　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卻』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　出去！』僧卻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個甚麼？』便打出　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

聲，僧罔措。師打曰：「卻是你會老僧意。」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我了也。豈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舉竹篦問僧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僧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卻與和尚道。」師放下竹篦，僧佛袖便出。師曰：「待者認取這僧著。」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卻鼈邪！」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老師，此是竹庵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年邁求解，辛已春，得旨退居明月堂。隆興改元，一夕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恙，八月九日，學徒問安，師勉以弘道，徐曰：「吾翌日始行。」至五鼓，親書遺奏，又貽書辭紫巖居士。侍僧了賢請偈，復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委然而逝。平明有虵尺許，腰首白色，伏於龍王井欄，如義服者，乃龍王示現也。四衆哀號，皇帝聞而歎惜，上製師眞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丞相以次，致祭者沓來。門弟子塔全身於明月堂之側。壽七十有五，夏五十有八。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謚曰普覺，塔名寶光。淳熙初，賜其全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

如惺《明高僧傳》卷四《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 釋宗杲，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出宣州奚氏，卽雲峰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卽投慧雲齊公，十七薙染。

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卧室，俾見圓悟。悟居蜀昭覺，師踴躍來謁。

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問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値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卽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爾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辦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

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箸飯污人口，悟掌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狗祇熱油鐺。」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旣對衆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酬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狹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

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卽晚小參，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卽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隨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

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二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

辛已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恁麼，死也祇恁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謚曰普覺，塔名寶光。

紀事

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尚：「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繩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尚，

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眞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眞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爲人徹底漢；以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

慈明、瑯琊、大愚等數人辭汾陽，相讓不肯爲參頭。汾陽云：『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我一頌：「天無頭，吉州城畔展戈矛，將軍疋馬林下過，袁州城里鬧啾啾。」』慈明出班云：『楚圓何人，敢當此記莂。』遂領衆拜辭。

湛堂準和尚初參眞淨，淨問：『近離甚處？』準云：『大仰。』『夏在甚處？』準云：『大潙。』淨云：『甚處人氏？』準云：『興元府。』淨展兩手，云：『我手何似佛手？』準罔措。淨云：『適來祇對一一靈明天眞，及乎道個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準云：『某甲不會。』淨云：『一切現成，更教誰會？』

暹道者久參雪竇，竇欲舉住金鵝。暹聞之，夜潛書偈於方丈壁間，即遁去。偈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徧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又曰：『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擇友未嘗閑，今朝得到無心地，卻被無心趁出山。』暹後出世開先，承嗣德山遠和尚，續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欣然問曰：『暹首座出世，爲誰燒香？』專使曰：『德山遠和尚。』婆子詬罵曰：『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爲你，你得恁麼辜恩負德？』

雲居舜老夫，常譏天衣懷禪師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呵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這與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呵罵，秀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舜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湖南小景淳，有才學，曾著《無縫塔銘》，大通本禪師用其語，《答無縫塔話》云：『煙霞生背面，星月遶檐楹。』淳居嶽麓寺，律身精進，偶一夜，經行殿陛，失腳被擷，傍僧掖起，昏懵不曉人事，至於平生所著文字，亦不能曉。兜率照禪師初游方過嶽麓，聞老宿言淳事，照驚曰：『我此生參禪不明心地，亦如淳也，偶一失跌，尚如此，況隔陰耶？』

呂大申公執政時，因休沐日，預化疏請言《法華》齋，翌日果到府第，坐於堂上。申公將出見之，自念曰：『拜則是，不拜則是？』言大呼曰：『呂老子，你好勞攘，快出來，拜也好，不拜也好。』申公拜敬之。齋畢，問未來喊否，言索筆，大書『亳州』二字與之，不言所以。後罷相，知亳州，治覺文字次，忽見二字在前，始悟前讖也。

眞淨和尚退洞山，遊浙，至滁州瑯琊起和尚處。因衆請小參，眞淨貶剝諸方異見邪解，無所忌憚。下座，見起和尚云：『堂頭在此，賴是別無甚言語。』起云：『你也得也。』二人相顧，大笑而去。

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敬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在衆時，特往參拜，正值雪寒，省訶罵驅逐，以至將水潑且過，衣服皆濕。其他僧皆怒而去，惟遠、懷併疊敷具整衣，復坐於旦過中。省到，訶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云：『某二人數千里特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之便去，若打殺也不去。』省笑曰：『你兩個要參禪，卻去挂搭。』續請遠充典座。衆苦其枯淡，省偶出莊，遠竊鑰匙取油麵做五味粥，粥熟，省忽歸赴堂，粥罷坐堂外，令請典座。遠至，首云：『實取油麵煮粥，情願乞和尚責罰。』省令算所直，佔衣鉢還訖，打三十拄杖出院。遠舍於市中，託道友解免，省不允。又曰：『若不容歸，祇乞隨衆入室。』亦不允。一日出街次，見遠獨於旅邸前立，乃云：『此是院門房廊，你在此住許多時，曾還租錢否？』令計所欠追取。遠無難色，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又一日出街，見之持鉢，歸爲衆曰：『遠眞有意參禪。』遂呼其歸。

汾陽無德禪師一日謂衆曰：『夜來夢，亡父母覓酒肉紙錢，不免徇俗，置以祀之。』事辦於庫堂，設位如俗間禮，酌酒行肉，化紙錢訖，令集知事頭首，散其餘盤。知事輩卻之，無德獨坐筵中，飲啖自若。衆僧數曰：『酒肉僧，豈堪爲師法耶？』腰包盡去。惟慈明、大愚、泉大道等六七人在耳。無德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祇消一盤酒肉、兩陌紙錢，斷送去了也。《法華經》云：「此衆無枝葉，唯有諸眞實。」』下座。

眞淨和尚遊方時，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淨立下肩，應聲便喝。薛豎拳作相撲勢，淨云：『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趁出。薛見石門慈照禪師。

雲頂山敷禪師，成都府師請就衙內陞座，時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街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且請和尚吞卻街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云：『細抹將來。』樂營將於此有省。

白慶藏主者，劉人，叢林知名，編參眞如晦堂、普覺諸大老，遊廬阜，入都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參堂，以慶藏主之名達圓通。通曰：「且令別處掛搭，俟此間單位空，卽令參堂。」慶在智海偶卧病，秀欲詣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慶以書白圓通，道秀越規矩出入。圓通得書知之，夜參大罵，如聞其聲；彼以道義故擯出院來訊汝疾，返以此告訐，豈端人正士所爲？慶聞之，遂掩息。叢林盡謂：慶遭圓通一詬而卒。

又　佛鑒和尚自浙中歸祖山，躊躇不肯挂搭。圓悟曰：「我與汝相別纔踰月，比今相見時如何？」鑒曰：「我只疑你這些子。」遂參堂。一日，問圓悟侍祖，因遊山話次，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鎭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仰曰：「白月卽現，黑月卽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山叉手近前曰：「慧寂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顧謂佛鑒曰：「既曰收得，逮索此珠時，又曰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佛鑒無語。忽一日謂圓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珠，仰山當下傾出一栲栳。」圓悟深肯之。

劉宜翁嘗參佛印，頗自負，甚輕薄眞淨。一日從雲居來遊歸宗，至法堂，見眞淨便問：「長老寫戲來得幾年？」淨曰：「專候樂官來。」翁曰：「我不入這保社。」淨曰：「爭奈卽今在這場子裏。」翁擬議，淨拍手曰：「蝦蟆禪祇跳得一跳。」又坐次，指其衲衣曰：「喚作什麼？」淨曰：「禪衣。」翁曰：「如何是禪？」淨乃抖擻曰：「抖擻不下。」翁無語，淨打一下云：「你伎倆如此，要勘老僧耶？」

洪州奉新縣慧安院門臨道左，衲子往還黃龍、泐潭、洞山、黃檗，無不經由，偶法席久虛，太守移書寶峰眞淨禪師，命擇人主之。頭首、知事、耆宿輩皆憚其行。時有淵首座，向北人，孤硬自立，參晦堂眞淨，實有契悟處，泯泯與衆作息，人無知者。聞頭首、知事，推免不肯應命，白眞淨曰：「惠淵去得否？」眞淨曰：「汝去得。」遂復書舉淵。淵得公文，卽辭去。時湛堂爲座元，問淵曰：「公去如何住持？」淵曰：「某無福，當與一切人結緣，自負栲栳，打街供衆。」湛堂曰：「須是老兄始得。」遂作頌餞之曰：「師入新吳，誘攜羣有。且收驢腳，先展佛手。指點是非，分張好醜。秉殺活劒，作師子吼。應羣生機，解布袋口。擬向東北西南，直教珠回玉走。咸令眛已之流，頓忘無明窠臼。阿呵呵，見三下三，三三如九，祖祖相傳，佛佛授手。」淵住慧安，遂日打化，遇暫到，卽請歸院中歇泊。容某歸來修供，如此二十年，風雨不易。鼎新創佛殿、輪藏、羅漢堂，凡叢林所宜有者，咸修備焉。黃龍死心禪師訪之，淵曰：「新長老，汝常愛使沒意智一著子，該抹人，今夜且留此，待與公理會此細大法門。」新憚之，謂侍者曰：「這漢是眞個會底，不能與他勞牙弊齒得，不若去休。」不宿而行。淵終於慧安。闍維後，六根不壞者三，獲舍利無數，異香滿室，累月不絕。奉新兵火，殘破無子遺，獨慧安諸殿巍然獨存，豈非願力成就，神物護持耶？今諸方袖手領現成受用者，聞淵之風得不媿於心乎？

法雲杲和尚，徧歷諸家門庭，到圓通璣道者會中，入室次，舉趙州問投子：「大死底人，卻活時如何？」子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杲曰：「恩大難酬。」圓通大稱賞之。後數日舉立僧秉拂，機思遲鈍，閒堂大笑，杲有慚色。次日特爲大衆茶，安茶具在案上，慚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答話，機鋒迅捷，無敢當者。復至眞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出世時，上堂小參，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尚熙寧三年，丈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瓠子那里得知？」詔住法雲，開堂日，中使捧御香至，要語錄進呈。時洪覺範在會下，令侍者請來編語錄，云：「且看老和尚面。」覺範編次呈之，讀畢，謂曰：「若要了死生底禪，須還和尚。若是攢花簇錦，四六文章，閑言長語，須是我洪兄始得。」法雲平生氣吞諸方，孩撫時輩，蓋所得有大過人處，乃敢爾也。

師因湛堂和尚示寂，請覺範狀其行實。又得龍安照禪師書爲紹介，特往荆南謁無盡居士求塔銘。初見無盡，無盡立而問曰：「公秖恁麼，著草鞋遠來？」對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對曰：「二十四。」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對曰：「兩個。」又問：「什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對曰：「今日親見相公。」無盡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遂起趨前云：「泐潭和尚示寂，茶毗，眼睛、牙齒數珠不壞，得舍利無數。山中耆宿皆欲得相公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得得遠來，冒瀆鈞聽。」無盡曰：「被罪在此，不曾爲人作文字。今有一問問公，若道得卽做塔

銘，道不得即與錢五貫，裏足卻歸兜率參禪去。」遂曰：「請相公問：『無盡居士，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答曰：『是。』無盡曰：『我不問這個眼睛。』曰：『相公問什麼眼睛？』無盡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無盡曰：『如此則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乃趨塔云：『先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無盡唯唯而笑。其略曰：『舍利，孔老之書無聞也。先佛世尊滅度，弟子收舍利起塔供養。趙州從諗舍利多至萬粒，近世隆慶閑，百丈肅，煙氣所及，皆成舍利。大抵出家人，本爲生死事大，若生死到來不知下落，即不如三家村裏省事漢，臨終付囑一一分明。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以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精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差。世間麤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

又　師一日謂趙巨濟曰：『老和尚忽退去，別有人來教你禪。這一轉因緣怎生會，那一轉又如何會，便將熱屎潑記取。』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個悟處，特來求首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曾云：『某甲未說是處，爲什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曾憮然而退。圓悟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密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恁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秖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秖要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秖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衆秖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曰：『事不如此。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吐霧，降霍大雨，那裏秖管去大海裏輥，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鑌鐵，纔見賊馬，便知那個定是我底，近前一鏘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

大愚芝和尚會中，有僧曰誦《金剛經》一百遍。芝聞得，令侍者請至，問曰：『聞汝日誦《金剛經》一百遍，是否？』僧云：『是。』芝云：『汝曾究經意否？』僧云：『不曾。』芝云：『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豁然有省，遂以白芝。芝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聲。』僧無語，芝便打出。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慰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個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顧，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寶峰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爲元五斗，蓋閉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語。』

師云：『今時人只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卻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云燈籠緣壁上天台，便道是奇特，豈不是順顛倒？』

師云：『張無盡見兜率悅卻譏晦堂，有頌曰：「久響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山僧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不亦遠乎？靈源和尚嘗有贊云：「三問逆推，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峰。」間時富貴，見後貧窮，信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此蓋其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

五祖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地穿壁，及自天牖中出。唯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覓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頭巾，結束自身，卻將自己破衣服與獄子著，移枷在獄子項上，坐在牢裏，卻自手捉獄子鎖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參禪人須是恁麼始得。』

五祖云：『世人似發癡一般，寒一上，熱一上，不覺過了一生矣。』

范縣君號寂壽道人，在城都參佛果。果教渠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不得下語，不得開口，看來看去，無入頭，便覺悽惶。乃問佛果云：『此外有何方便，令某甲會去。』果云：『有個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毒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恁麼近。』

兜率悅和尚，首衆於廬山棲賢，時洪帥熊伯通請住龍安兜率，悅設三問，以問學者：一曰，擬草參玄只圖見性，卻今上人性在什麼處；二曰，識得自

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什麼處去？」無盡有三頌酬之，其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哲，從來孝子諱爺名。」其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鮮，好個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其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瞞野淚沾衣，碧灘紅蓼江南岸，卻作張三坐釣磯。」悅住兜率五年，一日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梁山觀和尚會下，有個園頭參得禪，衆中多有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個消息。乃問園頭：「何不出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園頭云：「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問曰：「家賊難防時如何？」山云：「識得不爲冤。」曰：「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興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漱倒嚴時如何？」梁山果然從法座上走下，把住云：「儞梨莫教濕著老僧袈裟角。」師云：「須知悟底人與知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

湛堂和尚云：「禪和家作人衆時，初發心菩薩與佛齊肩，一年之外到佛腰邊，恰如個琉璃瓶子相似，元初空裸裸地，淨潔潔地，卻著了半瓶不淨潔底水，搖得來在裏面，丁丁當當只管響，忽然著本色人，向他道，你這瓶子本自淨潔，卻被這些惡水在裏面，又不滿，祇管響，要得不響，須是依前傾出，颺卻蕩洗了，卻滿著一瓶好水，便不響。」因甚不響？蓋謂滿了。

嚴陽尊者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也。」「如何是僧？」云：「喫粥喫飯。」又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眞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言句之下，而末流傳習，卻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麼生，眞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癆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雖根下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什麼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眞淨會下，有昭泰首座到五祖，祖見舉眞淨語錄，乃讚云：「此是大智慧人。」師云：「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眞淨二老而已，自餘皆不肯他也。五祖爲人，如綿裏一柄刀相似，纔挨著便將咽喉，一剌剌殺你去也。若是眞淨，腳上著也卽腳上殺你，手上著也卽手上殺你，咽喉上著也卽咽喉上殺你。」

駙馬都尉李公遵勗，得心要於有門聰禪師，嘗作二句頌，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共和之。許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曰：「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爐再煆。銀鑼觸樹迷封，豫讓藏身吞炭。驚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乃自和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今唯傳後一頌而已。

佛鑒和尚初受舒州太平請，禮辭五祖，祖曰：「大凡住院，爲已戒者有四：第一，勢不可使盡，第二，福不可受盡，第三，規矩不可行盡，第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繁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至。鑒再拜，服膺而退。後鑒辭靈源，源云：「佗持當以拄枚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納子之輕則善矣。」

徐師川同佛果到書記寮，見果頂相，師川指云：「這老漢腳跟未點地在。」果云：「雖裏何曾走卻鼈。」師川云：「且喜老漢腳跟點地。」果云：「莫謗他好。」

又

和州開聖覺老，初參長蘆夫鐵腳，久無所得。聞東山五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垂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爲座元，祖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語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什麼？」覺云：「胡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擣，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王荊公一日訪蔣山元禪師，坐間談論品藻古今。山曰：「相公門氣逼人，恐著述搜索勞役，心氣不正，何不坐禪體此大事？」公從之。一日謂山曰：「坐禪實不虧人，余數年要作《胡笳十八拍》不成，夜坐間已就。」山呵呵大笑。

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

大師，圓然禪師，湧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荊公聞舉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後舉似張無盡，無盡撫几嘆賞曰：「達人之論也。」

任觀察，內責中賢士，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偏參知識，每自嘆息曰：「余幸得爲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世輕賤於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華嚴經》一部，每一字三拜，願來世識所生父母。忽一日有客相訪，任出遲，客怒云：「人客及門，何故不出？」任笑曰：「在家中寫一卷教書。」客詰其故，任以實對。遂取經示之云：「此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吞鐵丸底教書。」客悚然驚駭，回舍亦自寫一部。

五祖演和尚，依舒州白雲海會端和尚咨決大事，深徹骨髓。端令山前作磨頭，演逐年磨下收糠麩錢解典出息，雇人工及開供，外剩錢入常住。每被人於端處鬪諜是非云：「演逐日磨下飲酒食肉，及養莊客婦女，一院紛紜。」演聞之，故意買肉沽酒，懸於磨院，及買坯粉，與莊客婦女搽盡。每有禪和來遊磨院，演以手與婦女揶揄語笑，全無忌憚。端一日喚至方丈問其故，演唯唯無他語。端劈面掌之，演顏色不動，遂作禮而去。端咄云：「急退卻！」演云：「俟某算計了請人交割。」一日白端曰：「某在磨下除沽酒買肉之餘，剩錢三百千入常住。」端大驚駭，方知小人嫉妒。時秀圓通爲座元，受四面請，即請祖爲第一座。

湛堂準和尚，因讀孔明《出師表》，悟得做文章。有《羅漢供疏》云：「梵語阿羅漢，此云無生，出三界二十五有塵勞，超分段生死，受如來付囑，應供天人，福利一切羣情，禮越官興供養。」又作《水磨記》云：「渤潭山，即馬祖大寂禪師昔與禪者揀選佛大道場。雖年代深遠，而佛法未嘗遠也。但其間善知識，所見不同，互有高下，故有遠矣。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曰：即心是佛。故觀其所以，即知衆生本來成佛無有高下，其高下在人不在法也。而況末代有我說法者，是故選佛求師，不得不審也。大宋元符戊寅歲，有漢中沙門意忠上座，尋師訪道，選佛參禪，千木隨身，逢場作戲。然其場也，戲乎一時；以其功也，利益千古。於是革其舊制，鄙人猶迷；徇器投機，變通在我。豈以繩墨拘其大猷，而爲古人規矩之所限哉？是謂有子不可教，其可教者語言糟粕也。非心之至妙，其至妙之心在我，不在文字語言也。縱有明師密授，不如心之自得。故曰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皆靈然心法之妙用也。故有見破麥也，即爲其礎；欲斸米也，即爲其礪；欲取麵也，即爲其羅；欲去糠也，即爲其篩。而規模法則，總有關捩，消息既通，皆不撥而自轉，以其水也，一波纔動，前波後波，波波應而無盡，以其礎也，一輪纔舉，大輪小輪，輪輪運而無窮。由是上下相應，高低共作，其妙用也出乎自然，故不假人力之所能爲，而奇絕可觀。玄之又玄，然後左旋右轉，豎去橫來，更相擊觸，出大法音，皆演苦空無常無我諸波羅密，而聞者聞其心，見者見其性，以至嗅嘗知覺，盡獲法喜禪悅之樂，又何即以米麵諸所須物，供香積廚而爲二膳，飽禪者輩往來選佛者歟！」

師云：「今時兄弟，參佛果底，不肯見佛眼，見佛眼底，不肯參佛果，譬如衆盲摸象，豈知二老之意耶？殊不知佛眼便是有規矩底佛果，佛果便是無規矩底佛眼。若是要爲人不瞎人眼，卻來見佛果，若祇見佛眼，渾繫堂禪，自救即得，爲人即不得。老南會下得底兄弟，便指教見眞點胸，蓋手段苦辣，爲人自別也。」

師一日云：「今時參禪人，如蠅子相似，有些腥羶氣味便泊。須是從頭與他拈卻到無氣味處泊，在平地上從上來。作家宗師能爲人惟睦州，見你有坐地處，便刻卻，從頭柢是刻將去。」

又一日云：「宗師爲人，只不得有落地處，若有落地處，便被學家在面前行也。」

一日又云：「你但灰卻心念來看，灰來灰去，驀然冷灰，一粒豆爆在爐外，便是沒事人也。」

師在寶峰時，元首座極見喜，一日請假往謁李商老，云一月日便歸，後四十日方歸。元見邃云：「嘿，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

師因讀洞山《悟道頌》，遂疑云：「有個渠，又有個我，成什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看。」師遂舉，堂云：「你舉也未會。」便推出。

圓悟云：「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云：「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蛇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云：「此是第二句。」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去便罷參。」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偏辨白他不出，卻教他說悟處

更問：「你見處如何？」學人云：「某見處說不得。」卻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如何爲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生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便打。」學具　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卻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那裏使是見他處　須是如此始得。」

師云：「山僧待人志誠，須是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　參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語，心言直，故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擬議思量已曲了也，何況轉空耶？」

因無巖請師讚法海眞，乃曰：「上江老宿，大段笑下江，雲門下卻不笑覺印，蓋他曾見保寧勇眞淨輩來　兼圓通曾見舜老夫浮山遠，所以較別　如大小本夫鐵腳輩，皆可笑也　蓋法海嗣覺印，印嗣圓通　其辭曰：「碗圓通門，續雲門派，燕坐胡牀，虎視百怪　佩虵盧印，摧伏魔外，一句當陽，電光非快，不動道場，而人三昧，贊之毀之，俱遭白癩。」夫是之謂法海老人，能於一亳端，而遊戲無邊之法界。」圓通常在端和尚處作首座，受四面請，其時演和尚在海會作磨頭，而演和尚交代作首座　圓通遷棲賢，而演和尚交代住持四面也，端和尚嘗頌古，有一句云：「日出東方夜落西。」圓通改夜字作定字，端笑而從之

五祖和尚一日云：「我這裏禪似個什麼？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卻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遂白其爺　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卻復鎖了，故於牆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去　其家人即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卻得一計，作鼠咬聲，其家遣使婢點燈開櫃，櫃纔開，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　人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投井中，其人卻於井中覓　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麼儘做得。」

師云：「圓通秀禪師因雪下云：「雪下有三種僧，上等底僧堂中坐禪，中等磨墨點筆作雪詩，下等圍爐說食」予于未年冬在虎丘，親見此三等僧，不覺失笑，乃知前輩語不虛耳。」

五祖和尚，初參圓照禪師，會盡古今因緣，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禮拜　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至中路被一陣狂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得過。」遂請益照。照云：「此是臨濟門風，你去問他兒孫。」祖遂來參浮山遠，請益此公案　遠云：「有個譬喻，恰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夯一條扁擔了，卻問中書堂今日商量甚事。」祖云：「恁地時大段未在。」浮山遠既年尊耳聵，遂指教參一個小長老，及白雲端也　老僧雖不識他，見他頌臨濟三頓棒因緣，見得淨潔，可往咨決。祖從之　眞淨一日謂老黃龍云：「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與某甲見處一般。」南云：「你如何會他底？」淨便舉頌，龍喝云：「白雲會，你不會。」

圓悟和尚請益五祖，臨濟四賓主怎生？」祖云：「也祇個程限，是什麼閑事？」祖云：「我這裏恰似馬前相撲，倒便休。」

佛鑑平時參平實禪，自負不肯五祖，乃謂：「祇是硬移換人。」圓悟云：「不是這道理，有實處你看　我從前豈有恁麼說話來？」徐徐稍信。後來因舉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豁然使道：「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於今諸方，多是曲指人心，說性成佛。」

圓悟在五祖時，祖云：「你也儘好，只是有此病。」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什麼病？」祖云：「只是禪心多。」悟云：「不爲參禪，因什麼卻嫌人說禪？」祖云：「只似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說禪？」祖云：「惡情悰。」

五祖一日問圓悟無縫塔話，悟罔然，直從方丈隨至三門方道得。祖云：「你道得也。」悟云：「不然，暫時不在，便不堪也。」

師因入室退閑坐，忽云：「今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閑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人問你手中是什麼？卻放下拈起一個土塊，可煞疑！若恁麼，參到驢年也不省。」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法與人，祇是據款結案　恰如將個琉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爲你打破。你又將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　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且道，既稱善知識，爲什麼卻要殺人？你且看他是什麼道理？而今兄弟做工夫，不省這個過在何處，只爲要去明他，且如恁麼也不得不恁

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是你將一轉語，便去明得麼？永明他不得。古人忒煞直截，你不肯去直截處行，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一日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卻云：『你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卻恁麼撒屎撒尿？』卻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卻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云：『切忌外人聞此粗言。』

師因見老宿上堂云：『我在老師會中，得個末後句，不免布施大衆。』良久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便下座。師云：『山僧卽不然，我在老師會中，得個末後句，不免舉似大衆。』便下座。

洞山寶禪師，嗣五祖戒和尚，廬州人，爲人廉謹，嘗在五祖主事。戒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藥，寶叱之。行者白戒，戒令將錢回買，寶方取薑付之。後筠州洞山闕人，郡守以書託戒，舉所知者主之。戒曰：『寶生薑漢住得。』遂出世住洞山。後移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左避之，忽見馬跪不行，寶曰：『畜生卻識人。』尉知是寶，再拜而去。復遷雲居，一夜山神肩輿送寺行，寶云：『擡你爺擡你娘，擡上方丈去。』神復舁歸方丈。寶初行腳時，嘗宿旅邸，爲倡女所窘，遂讓榻與之睡，寶坐禪。明發，倡女索宿錢，寶與之，出門自燒被褥而去。倡女以實告其父母，遂請歸，致齋以謝，謂其眞佛子也。嘗作達磨祖師贊，最播叢林，鄭珰覺和尚和之，今載《正法眼藏》。一僧問師云：『某參禪不得，未審病在甚麼處？』師云：『病在這裏。』僧云：『某甲因什麼卻參不得？』師云：『開眼尿牀漢，我打你去。』

懷禪師謂秀圓通曰：『元青州，慶福建並汝三人，克振吾宗，自餘皆是隨根受道。』

兜率悅禪師，在道吾首衆，時老智和尚居雲蓋。悅一日領數十衲子謁智，智與語未及數句，知悅所蘊深淺，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悅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復與語未幾，又錐劄之，悅茫然，遂領其徒咨問入室。智笑曰：『公首衆說法人也，如某聞見不博，何益於公耶？』再四懇之，智曰：『老僧無禪，道不取信於人，脫受首座禮拜，異日定取謗於某。』竟不許。乃問悅曰：『首座曾見法昌遇禪師否？』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以，不願見之。』又問：『曾見洞山文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首座但向尿臭氣參取。』悅依教乃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奧旨，復往見老智。智曰：『首座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悅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自蹉過一生。』乃焚香禮謝。後出世嗣法洞山，居常誡其徒，敍其雲蓋指見洞山之語，汝等當以師事智和尚也。後智遷寂，是時照禪師住兜率，乃悅之高弟也，智後事盡得照主之，如師資禮，蓋其不忘付囑也。

師一日云：『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見始得。』

曇華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二〇《天童曇華禪師》 明州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州江氏子。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遍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契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悟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師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刹，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其歸重如此。上堂：『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德章老瞎禿，從來沒滋味。拈得口，失卻鼻。三更二點唱《巴歌》，無端驚起梵王睡。』喝一喝，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鮫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

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謂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翅兩邊罨，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虫子笑殺閻黎。」拈柱杖曰：「柱杖子罪犯彌天，貶向二鐵圍山，且道應福還有過也無？」卓柱杖曰：「遲一刻，上堂；明不見暗，暗不見明。明暗雙忘，無異流俗阿師。野干鳴，師子吼，野干鳴，三家村裏鬼胡猻，價增十倍驪龍頷下明月珠，分文不直。若作衲僧巴鼻，甚處得來？三十年後，換手摸鼻，未是苦在。」上堂：「飯籮邊，漆桶裏相唾，饒你潑水相罵，饒你撓耆。黃河三十年一度清，蟠桃五百年一次開花。鶴勒那厮定牙關，朱頂王呵呵大笑。歸宗五十年前有一則公案，今日舉似諸人，且道是甚麼公案？王節級，失卻帖。」上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從朝至暮，啾啾唧唧，說黃道黑，不知那裏是？二時」上堂：「喫粥喫飯，不覺嚼破舌頭，血濺梵天，四天之下，靡然有餘。玉皇大帝惡發，追東海龍王，向金輪峯頂鞠勘，頃刻之間，追汝諸人作證見也，且各請依實供通，切忌回避。儻若不實，喪汝性命。」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儻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辨龍蛇？」上堂：「五百力士揚石義，萬仞崖頭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毛生。直饒拈卻臊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向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三世諸佛，眼裏無筋，六代祖師，皮下無血。明果斷定牙關跨跳，也出他圈槽不得，何故？南泉斬貓兒。」上堂云：「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卧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送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云：「良工未出，玉石不分，巧冶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個半個，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僧問：「婆子燒庵，呈橈舞棹則不問，且道婆手中兒子甚處得來？」嚴頭扣船舷三下，意旨如何？」師曰：「燋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何貶他？」師曰：「一棒打殺。」曰：「這老和尚大似賈嵋村頭。」師曰：「你向甚處見嚴頭？」曰：「劉二師曰：「杜撰禪和。」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祇這一個也不消得，擲向水中，又且如何？」師曰：「少資善。」曰：「嚴頭當時不覺吐舌，意作麼生？」師曰：「樂則同歡，憂則同戚。」曰：「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雲門曰：『花藥欄。』此意如何？」師曰：「深沙努眼睛。」問：「祇這是埋沒自己，祇這不是孤負先聖。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師曰：「玉筯撐虎口。」曰：「一言金石談來重，萬重鴻毛脫去輕。」師曰：「莫謾老僧好！」問：「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如何？」師曰：「倒戈卸甲。」虎丘忌日，拈香曰：「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泉木，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曰：「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鑽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天游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八《雲巖天游禪師》 隆興府雲巖典牛天游禪師，成都鄭氏子。初試郡庠，復往梓州試，二處皆與貢籍，師不敢承，竄名出關。適會山谷道人西還，因見其風骨不凡，議論超卓，乃同舟而下，竟往廬山，投師剃髮，不改舊名。首參死心不契，遂依湛堂於勃潭。一日，潭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

巖，過廬山棲賢，主翁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寶庫中典牛也。」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寶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因菴於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已九十三矣。上堂，卓拄杖曰：「久雨不晴，劄，金烏飛在鐘樓角。」又卓一下曰：「猶在殼。」復卓曰：「一任衲僧名邊。」上堂：「馬祖一喝，百丈躂過，臨濟小廝兒，向糞埽堆頭拾得一隻破草鞋，胡喝亂喝。」師震聲喝曰：「喚作胡喝亂喝，得麼？」上堂：「象骨輥毬能已盡，玄沙斫牌伎亦窮。還知麼？火星入袴口，事出急家門。」上堂：「三百五百，銅頭鐵額。木笛橫吹，誰來接拍？」時有僧出，師曰：「也是賊過後張弓。」上堂：「寶峰有一訣，對衆分明說。昨夜三更前，烏龜吞卻鼈。」至晡，上堂：「晷運推移，日南長至。布裩不洗，無來換替。大小玉泉，無風浪起。雲巖路見不平，直下一鎚粉碎。」遂高聲曰：「看腳下！」上堂，舉梁山曰：「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然雖與麼，未當宗乘。後來琅琊和尚道，梁山好一片眞金，將作頑鐵賣卻。琅琊則不然，南來者與你三十棒，北來者與你三十棒。從教天下貶剝。」師拈曰：「一人能舒不能卷，一人能卷不能舒。雲巖門下，一任南來北來，且恁麼過，鬱然洗面摸着鼻頭，卻來與你三十。」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作麼生是眞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病起，上堂，舉馬大師日面佛、月面佛。後來東山演和尚頌曰：「丫鬟女子畫蛾眉，鸞鏡臺前語似癡。自說玉顏難比並，卻來架上著羅衣。」師曰：「東山老翁滿口讚歎，則故是點檢將來，未免有鄉情在。雲巖又且不然，打殺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宗顯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八《信相宗顯禪師》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潼川王氏子。少爲進士，有聲。嘗書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洽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腳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個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於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即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圓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眞卜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師曰：「至火祇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請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獻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參，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卻鄉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遂出住長松，遷保福信相。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裏不得，如何是這圈裏？」師曰：「井欄唇。」上堂，舉：「仰山問中邑：「如何是佛性義？」邑曰：「我與你說個譬喻，汝便會也。譬如一室有六窓，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狌狌，獼猴卽應。如是六窓，俱喚俱應。」仰乃禮拜：「適蒙和尚指示，某有個疑處。」邑曰：「你有甚麼疑？」仰曰：「祇如內獼猴睡時，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作麼生？」邑下禪牀，執仰山手曰：「狌狌與你相見了。」師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個譬喻。中邑大似個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閙喜，心中未免偸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便下座。

知昺

傳記

普濟《五燈會元》卷一九《南華知昺禪師》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也。上堂：「此事最希奇，不礙當頭說。東隣田舍翁，隨例得一橛。非唯貫聲色，亦乃應時節。若問是何宗，八字不著人。」擊禪牀，下座。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擎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上堂，以拄杖向空中攪曰：「攪長河爲酥酪，蝦蟆猶自眼搭眵。」卓一下曰：「變大地作黃金，劉漢依前赤骨力。爲復自家無分，爲復不肯承當。可中有個漢荷負得行，多少人失錢遭罪。」再卓一下曰：「還會麼？寶山到也，須開眼，勿使忙忙空手回。」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嘎！」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個中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

耶律楚材

論說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寄趙元帥書》 楚材頓首，白君瑞元帥足下：未審邇來起居何如？昔承京城士大夫數書，發揚清德，言足下有安天下之志，仍託僕爲先容。僕備員翰墨，軍國之事，非所預議，然行道澤民，亦僕之素志也，敢不鞭策駑鈍，以羽翼先生之萬一乎！僕未達行在，而足下車從東旋，僕甚怏怏。夫端人取友必端矣，京城楚卿，子進，秀玉輩，此數君子，皆端人也，推揚足下，談不容口，故知足下亦端人已。然此僕於足下，少有疑焉。

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氏之道養性，釋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議也，舍此以往，皆異端耳。君子尊儒重道，僕尚未見於行事，獨觀君所著《頭陀賦序》，知君輕釋教多矣。夫糠蠏，釋教之外道也，此曹毀像謗法，斥僧滅教，棄布施之方，杜懺悔之路，不救疾苦，敗壞孝風，實傷教化之甚者也。昔劉紙衣扇僞說以惑衆，迨今百年，未嘗聞奇人異士羽翼其說者，夫君子之擇術也，不可不愼。今君首倡序引，黨護左道，使後世陷邪歧，墮惡趣，皆君啓之矣。千古遺恥，僕爲君羞之。糠蠏異端也，輒與佛教爲比，萬松辨賦，甘泉勸書，反以孟浪巨蠹之言處之，以此行已化人，僕不知其可也。僕謂足下輕釋教者，良以此也。夫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君既輕釋教，則儒道斷可知矣。君之於釋教則重糠蠏，於儒道則必歸楊墨矣。行路之人，皆云足下齊魯，故奉此曹，圖其省費故也。昔諸士大夫書來，咸請足下以濟生靈爲心，且吾夫子之道，以博施濟衆爲治道之急，誠如路人所說，則吾夫子之道，亦不可行矣。又將安濟生靈乎？

又君序《頭陀賦》云：「冀請宗師祈冥福，以利斯民。」足下民之儀表也，崇重糠蠏，毀斥宗師，將使一郡從風漸化，斷知斯民罪惡日增矣，又將安以利斯民乎！僕謹撰《辨邪論》以寄，幸披覽之，更請涉獵藏教，稽考儒書，反復參求，其邪正之歧，不足分矣。僕素知君爲邪教所惑，亦未敢勸論，君不以僕不才，轉託諸士大夫，萬里相結爲友，故敢以區區忠告。《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經》云：「士有諍友，故身不離於令名。」若知而不爭，安用友爲？若所尚不同，安可爲友？或萬一容納鄙論，使請杜絕此輩，毀《頭陀賦》板，以雪前非，如謂僕言未當，則請於茲絕交。夏暑，比平安好，更宜以遠業自重，區區不宣。

又卷一四《法語示猶子淑卿》 汝自謂幼年嘗禮空禪師求名，因書《頌》云：「父母未生前，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語極妙，且道汝作麼生會？古昔以來，有志師僧，辭親出家，尊師訪道，千辛萬苦，三

二十年，祇爲此一段空劫以前大事，尚有未透脫者　汝幼居閨閣，久在被庭，未嘗用功即參大善知識，但博尋宗師語錄，徒增狂慧，深背眞道，賣弄滑頭，於道何益？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又云：「滿肚學來無用處，閻王不要葛藤看。」眞良言也　只如空老所書《頌》，亦論父母未生前面目　又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是何意趣？若云釋迦不會，能仁四十九年，橫說豎說，具藏琅函，遍滿人間，末後拈花以傳教外之旨，且道此法從何而得？若云迦葉無傳，西天二十八祖，東土歷代諸師相傳之道，自何而來？若謂釋迦不會，迦葉無傳，這空禪師亦是佛祖兒孫，寫此《頌》圖個甚麼？個中關捩，盡在此兩句，不可不細參詳　余今爲汝透漏些子消息，父母未生前，老夫云：「水泄不通」；凝然一相圓，老夫云：「針劄不入」；釋迦猶不會，老夫云：「非思量處」；迦葉豈能傳，老夫云：「識情難測」　父母未生前，老夫云：「三更神世界」；凝然一相圓，老夫云：「半夜鬼乾坤」；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只許老胡知」；迦葉豈能傳，老夫云：「直饒將來，他亦不要」　父母未生前，老夫云：「頭圓象天」；凝然一相圓，老夫云：「足方象地」；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寒山撫掌」；迦葉豈能傳，老夫云：「拾得呵呵」　老夫爲汝橫批豎判，正用顯拈，十字打開，兩手分付了也　一句子薦得，可與佛祖爲師；一句子薦得，自救不了　閑中試定省看，其或未明，若到燕然，問取萬松老子

著録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八《辨邪論序》

夫聖人設教立化，雖權實不同，會歸其極，莫不得中　凡流下士，惟務末奇好異，以眩耳目　噫！中庸之爲德也，民鮮久矣者，良以此夫　吾夫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老氏亦謂：「下士聞道，大笑之」，釋典云：「無爲小乘人，而說大乘法」，三聖之說，不謀而合者，何哉？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山之詭誕也　所以難信難行者，學世好異，固執厥中，學世行乎難，弗行厥易，致使異端邪說，亂雅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　吾儒獨知楊墨爲儒者患，辨之不已，而不知糠蠹爲佛教之患，甚矣　不辨猶可，而況從而和之，或爲碑以記其事，或爲賦以美其德　噫！天下之惡一也，何爲患於我，而獨能辨之；爲患於彼而不辨，反且羽翼之，使得遂其奸慝，豈吾夫子忠恕之道哉！　藁惡佑奸，壞風傷教，千載之下，罪有所歸，彼數君子，曾不關心而靜思及此也邪！

予旅食西域且十年矣，中原動靜，寂然無聞　邇有永安三友，以北京講主所著《糠蠹教民十無益論》見寄，且囑予爲序　予再四繹之，辨而不怒，論而不縵，皆以聖教爲據，善則善矣，然予辭而不序焉　予以謂昔訪萬松老師，以問糠蠹邪正之道，萬松以予酷好屬文，因作《糠禪賦》見示，予請廣其傳，萬松不可，予強爲序引以行之，至今庸民俗士，謗歸於萬松，予甚悔之今更爲此序，則又將貽謗於講主者也　謹以萬松講主之餘意，借儒術以爲比，述《辨邪論》以行世，有謗者予自當之，安可使流言飾謗，汙玷山林之士哉！　後世博雅君子有知我者，必不以予爲囁嚅云　乙酉日南至，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敍於西域寓海軍之高昌城

又《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頌古從容菴録序》

昔予在京師時，禪伯甚多，惟聖安澄分和尚，神氣嚴明，言詞詰落，予獨重之，故嘗訪以祖道，屢以古昔尊宿語録中所得者扣之，澄公間有評可者，予亦自以爲得及遭憂患以來，功名之心，束之高閣，求祖道愈亟，遂再以前事訪諸聖安，聖安翻案，不然所見，予甚惑焉　聖安從容謂予曰：「昔公位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録，以資談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鎚耳　今揣君之心，果爲本分事以問予，予豈得猶襲前愆，不爲苦口乎？」予老矣，素不通儒，不能教子　有萬松老人者，儒釋兼備，宗說精通，辨才無礙，君可見之」　予既謁萬松，杜絶人迹，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飡者幾三年　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　其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萬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回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　噫！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　其本大闡域者，聞是語必謂予忘本好異也，惟冥山閑閑其相照乎！　爾後奉命赴行在，扈從西征，與師相濶，不知其幾千里也

師平昔法語偈頌，皆法□隆公所收，今不復得其槁　吾宗有天童者，頌古百篇，號爲絶唱　予聚請萬松評唱是頌，開發後學，前後九書，閱關七年，

方裹足等。予竊感佩，數載，忽受是甲，如醉而醒，如死而甦，踴躍歡呼，東望稽顙，再四披釋，撫卷而歎曰：萬松來西域矣！其片言隻字，咸有指歸，結款出眼，高冠今古，是爲蓋世之模楷，非師範人天權衡造化者，孰能與於此哉！予與公宴數友，朝夕游詠於是書，如登大寶山，入華藏海，且珍奇物，廣大悉備，左逢而右遇，目富而心飫，豈可以世間語言形容其萬一耶！予不敢獨擅其美，思與天下共之，京城惟法弟從祥者，與僕爲忘年交，謹致書請刊行於世，以貽來者。酒序之曰：

佛祖諸師，埋根千丈，機緣百則，見世生苗，天童不合拍板，萬松那堪弓箭，湛然向枝蔓上更添蓬索，穿過尋香逐氣者鼻孔，絆倒行玄體妙底腳根，向去若要腳根點地，鼻孔撩天，卻須向這葛藤裏穿過始得。田中元日，漆水移剌楚材晉卿，錄於西域阿里馬城。

又卷一三《楞嚴外解序》 昔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聞天竺有《首楞嚴經》，且慕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今板蠹遍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歎。若夫徵心辯見，證悟窮玄，明三界之根，深七趣之本，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爲表裏，雖具眼衲僧，不可不熟讀之也。

余故人屏山居士，牽引《易》、《論語》、《孟子》、《老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者，輯成一編，謂之《外解》，實漸誘吾儒不信佛書者之徑也。吾儒中喜佛乘者，固亦多矣，具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棄其事者；或信其理事，而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誣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經，或譏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爲迂闊之言，成壞之劫波，反疑駕馭之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詆其禮樂，取吾夫子之政事，舍其文學者耶！或有攘竊相似之語，以爲皆出於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爲佛？此輩尤可笑也。且竊人之財猶爲盜，矧竊人之道乎！我屏山則不然，深究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降祥之文，引羊祜鮑靚之事。其於塵界也，則陰鄧子之說，婉禦寇之談。其神通也，則公左慈術士耳，變形於魏都，皆同物也，疑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劫波也，則公郭璞曰者，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契，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日禪師，因聞誦《心經》咒，言下大悟。田夫俚婦，持念諸課者，詎可輕笑之哉！其於建寺也，則公阿蘭若法當供養，彼區區者，尚以土木之功爲冀見

恐崔浩、李德裕之徒，一唱一和，撼撞佛教，爲患不淺，故率引儒術，比而論之，以勵吾儒爲糠孽所惑者。

論既述，所謂予友者，復以書見示。其大略曰：講主上大者，以糠孽教，敎讀風，乃檢閱藏敎，尋繹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乘之至賾，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語辨而詞溫，文野而理親，聞之者是非莫逃，誦之者邪正斯分，甫震獅吼，邪摧魔奔，良謂偃德草之仕風，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未喪也，諒必由子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敎者，展轉錄傳，不可勝記。京城禪伯尊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往復數書，託予爲序。今之士大夫，才筆勝予者，固亦多矣，豈不能序此一書乎？以子素淘汰禪道，涉獵佛書，頗知旨歸故也。子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自興謗讟而爲此書，彼且不避，子何代彼而避謗乎！吾觀子所著《辨邪論》，止爲儒者述。儒之信糠者，止三三子而已矣，市井工商之徒，信糠者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乎！子所得者少，所失者不爲不多矣。

書既至，予不能答，謹以書意，序諸論首。丙戌重午日，題於廣州報善城。

又《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千餘祀，寶藏琅函，幾盈萬軸，可謂廣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禪客，若脫白沙彌，上至學士大夫，下及野夫田婦，里巷兒女子曹，無不誦者。以頓見如閑，姑置而不問者有之；以至理叵測，望涯而退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近而不信其遠，信其所聞而不信其所未聞，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自是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比然，又何訝焉。

偉哉！屏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通，楚三師之論，牽引雜說，錯綜諸經，著爲《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義，析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鍵關，謂眞空不空，透無得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辨因緣自然，喻以明珠；論諸佛衆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契吾佛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噫！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書生之學佛者，偏見衲僧，無問外道，皆可發藥矣。昔予與屏山同爲省掾時，同僚識此書，此爲餬餑餡之具，予尚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惑焉。今熟繹之，自非精於三聖人之學者，敢措一辭於此書乎！呼！小人之言，誠可畏哉！乙未元日，漚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材晉卿，序於大磧黃石山

又《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是知學道未至於純粹精微之域，雖聖人亦少惑焉。昔樂天答制策，稍涉佛敎之譏，中年歸海山而修兜率，垂老爲《讚佛發願文》，乃云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上萬言，頗稱繹氏之弊，晚節專翰墨爲佛事，臨終作神咒浪出之偈，且曰着力即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屈論於大顛，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服膺於圓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終悟，初過而後悛，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幼年作排佛說，殆不忍聞，未幾翻然而改，火其書，作《一解》以滌前非，所謂改過不吝者。余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惑於初年者，當以此數君子爲法。乙未清明日，漚然居士題於《別解》之後。

又《萬松老人萬壽語録序》

余忝侍萬松老師，謬承子印，因遍閱諸派宗旨，各有所長，利出書隨，法當爾耳。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切，迷者失之於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於弄鹵；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縝密，愚者失之於庸纖。獨萬松老人，得大自在三昧，決擇玄微，全曹洞之血脈；判斷語緣，具雲門之善巧；拈提公案，備臨濟之機鋒；滴仰、法眼之爐鞴，兼而有之。使學人不墮於識情莽鹵庸纖之病，眞出世之宗師也。

略舉中秋日爲建州和長老圓寂上堂云：「有人問：『既是建州遷化，爲甚萬壽設齋？』師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又問：『不是盡七百日，又非周年，大祥，禫勘今日設齋？』師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偏。』衆中道：『長老座上誦中秋月詩，佛法安在？』師云：『萬里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分明。將此勝因，用嚴和公覺靈，中秋玩月，徹曉登樓。直饒七年兜率，西往淨方，未必有燕京蒸梨餾棗，爆栗燒桃。』衆中道：『長老只解說食，不見有纖毫佛法。』師云：『謝子證明即且致，爲甚中秋閉目坐？卻道月無光，有餘勝利，迴向諸家檀信。然輥蒸豈角，新煮雞頭，蒲萄駐顏，西瓜止渴，無邊功德，難盡讚揚。假饒今夜天陰，暗裏一般滋味，忽若天晴月朗，管定不索點燈。』老師語緣，似此之類尤多，不可遍舉。且道五派中是那一宗門風，具眼者試辨看。噫！千載之下，自有知音。乙未夏四月，漚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於和林城。

又卷一四《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

書》，寫李贄之死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老師，深攻敲擊，宿業生知，一聞千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達磨祖師夢語》、《贊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

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二氏，著《鳴道集》，貪我園椹，不見好音，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簣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著《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性命，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騶騶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人天乘之俗諦疆隅矣。鳴道諸儒，力排釋、老，拚陷韓、歐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引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影響耳。

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未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鼎臣聞予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徒步之燕，獻的稿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無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着鞭，遂為序引，以鐵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序。

雜録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一三《題萬壽碑陰》 普達磨西來，禪宗大播，門庭峻峭，機變驟馳，非世智辯聰所能曉也。其與尊之間，固有賓主，抑揚之際，不無權實。其未具透關眼者，豈免隨語注解之病哉！香山俊公和尚，受法於大明渠，謂洞山之後，偏正五位，失其本意，亦行權之語歟！同參榮公聞之，果吞鉤餌，俊公門人輩，從而勒諸石，遠發後世之一笑噫！受師之道，而反謗之，是自謗也。何止自謗也，曹山技子青州諸師之道，皆不足法矣。顧香山亦近世之豪邁者也，忍為此事耶？昔雲門垢世尊初生因緣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癡呆覺去。』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臨濟臨終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至今道法大行，是知宗門之語，一擡一搦，豈可以世間語言，定其準的也哉！若香山果無毀大明意，後之子孫，宜改覆車之轍。不然，則自有勝默老人之讖語，予手書於故碑之陰，以為來者誡。其辭曰：

燕俊與朔榮，齊足出大明，俊趨住巨剎，黨奮梟獍獰，探抱洞山足，逆坋大明睛，聞見弔澆季，搦腕皆含情。榮甘溺蠆甕，掉尾求羶腥，曲助碑其言，欺賊曉來誠。我覽取諸譬，譬彼秦築城，秦非不謀固，無德秦亦傾。上德無可德，下德方記銘，端然居上德，非碑道亦行。況聖不自會，古德云：『其足聖人法，聖人不會。』其肯自矜盈，修母致子有，反是而來聆。目花只自見，耳磬約誰聽，雖欲信天下，未必同為聲。不見三葉祖，削跡捨身名，兒孫愈岳立，史傳愈金鏗。不見北宗下，功勳石上爭，期昌竟何昌，千古招論評。俄柔慶基敗，大明老師嘗記曰：『彼有黨偕，必不得好嗣，二果敗於慶柔，基三人也。』玷累斯文貞，贅然寘虛堂，徒表黨宗明。

又《寄萬松老人書》 嗣法弟子從源、頓首再拜師父丈室：承手教，諭及弟子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近乎破二作三，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教不云乎：『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弟子亦謂舉世皆黃能，任公之餌不足投也，故以是語餌東教之庸儒，為信道之漸焉。雖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固為道之餘滓矣。《戴經》云：『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未有心正而天下不治者也。』是知治天下之道，為治心之所兼耳。《普門》示現三十二應，《法華》治世資生，皆順正法，豈非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者歟！孔子稱夷齊之賢，求仁而得仁，死而不怨，後世行者難之，又安知視死生如逆旅，坐脫立亡，乃袂僧之餘事耳！且五善十戒，人天之淺教，父益慈，子益孝，不殺之仁，不妄之信，不化自行於八荒之外，豈止『有恥且格』哉！是知五常之道，已為佛教之淺者，兼而有之。弟子且讓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庸儒已切齒，謂弟子叛道忘本矣，又安足以語大道哉？又知稚川子尚以參禪卜之，立見其効。師嘗有頌，試招本分鉗鎚一下，便知眞假，正謂此耳。呵呵！春深，萬冀為道珍重，區區不備。

原妙

論說

原妙《高峰和尚禪要・示直翁居士洪新恩》 終日共談不二，未嘗舉著一字，復問此意如何，不免遞相鈍置。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盲龜跛鼈，靈利漢向者裏薦得，便見無邊利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其或未然，不妨撇轉機輪，使就盲龜跛鼈上著此精彩，起個疑情，疑來疑去，直教內外打成一片，終日無絲毫滲漏，鯁鯁於懷，如中毒藥相似，又若金剛圈栗棘蓬，決定要吞，決定要透，但盡平生伎倆憤將去，自然有個悟處。假使今生吞透不下，眼光落地之時，縱在諸惡趣中，不驚不怖，無拘無絆，設遇閻家老子，諸大鬼王，亦皆拱手。何故？蓋爲有此般若不思議之威力也。然則，有諸現業，畢竟般若力勝，如個金剛幢子，鑽之不入，撼之不動。世人出於豪勢門牆，亦復如是，一切官屬吏卒無不畏之。又若擲地堕地，重處先著，即雖有成住壞空之相，如龍脫殼，如客旅居，其實，本主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增無減，無老無少，自無始劫來，至於今生，頭出頭沒，千變萬化，未嘗移易絲毫許。堪嗟一等學人，往往多認者個識神，不救正悟，不脫生死，置之莫論。今生既下此般若種子，纔出頭來，管取福慧兩全，超今越古。裴相國、李駙馬、韓文公、白樂天、蘇東坡、張無盡，即此之類也。雖沈迷欲境，亦不曾用工，纔參見善知識，一言之下，頓悟上乘，超越生死，雖在塵中，遊戲三昧，不忘佛囑，外護吾門，咸載祖燈，續佛慧命。此輩若不是宿世栽培，焉得便恁麼開花結子，福足慧足！是則固是。今日山僧卻有個煅凡成聖底藥頭，不假栽培底種子。說則辭繁，略舉一隅：欲明種子因，熟讀上大人；若到可知禮，盲龜跛鼈親。

又《高峰和尚禪要・示信翁居士洪上舍》 大抵，參禪不分緇素，但只要一個決定信字。若能直下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不被五欲所撼，如個鐵漢子相似，管取剋日成功，不怕驀中走鼈。豈不見華嚴會上，善財童子歷一百一十城，參五十三善知識，獲無上果，亦不出者一個信字。法華會上，八歲龍女，直往南方無垢世界，獻珠成佛，亦不出者一個信字。涅槃會上，廣額屠兒，舉下屠刀，唱言我是千佛一數，亦不出者一個信字。昔有阿那律陀，因被佛訶，七日不睡，失去雙目，大千世界，如觀掌果，亦不出者一個信字。復有一小比丘，戲一老比丘，與證果位，遂以皮毬打頭四下，即獲四果，亦不出者一個信字。楊岐參慈明和尚，令充監寺，以至十載，打失鼻孔，道播天下，亦不出者一個信字。從上若佛若祖，超登彼岸，轉大法輪，接物利生，莫不皆由此一個信字中流出。故云：信是道元功德母，信是無上佛菩提，信能永斷煩惱本，信能速證解脫門。昔有善星比丘，侍佛二十年，不離左右。蓋謂無此一個信字，不成聖道，生陷泥黎。今日信翁居士雖處富貴之中，能具如是決定之信，昨於壬午歲，登山來見，不納而回，又於次年冬，拉直翁居士同訪，始得入門。今又越一載，爨燿裏糧，特來相從，乞受毗尼，願爲弟子，故以連日詰其端由，的有篤信趣道之志。《維摩經》云：「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正謂此也。山僧由是憮之，將個省力易修，曾驗底話頭，兩手分付：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決能便恁麼信去，須知疑以信爲體，悟以疑爲用。信有十分，疑有十分，疑得十分，悟得十分。譬如水漲船高，泥多佛大。西天此土，古今知識，發揚此段光明，莫不只是一個決疑而已。千疑萬疑，只是一疑，決此疑者，更無餘疑，既無餘疑，即與釋迦、彌勒、淨名、龐老，不增不減，無二無別，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受用，同一出沒，天堂地獄，任意消遙，虎穴魔宮，縱橫無礙，騰騰任運，任運騰騰，故《涅槃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須知此樂非妄念遷注情識之樂，乃是眞淨無爲之樂耳。夫子云：「夕死可矣。」顏回不改其樂，曾點舞詠而歸，咸佩此無生眞空之樂也矣。苟或不疑不信，饒你坐到彌勒下生，也只做得個依草附木之精靈，魂不散底死漢。教中言：一乘小果，雖入八萬劫大定，不信此事，去聖遙遙，當被佛訶。直欲發大信起大疑，疑來疑去，一念萬年，萬年一念，的的要見者一法子落著，如與人結了生死冤讐相似，心憤憤地，即欲便與一刀兩段，縱於造次顛沛之際，皆是猛利著鞭之時節。若到不疑自疑，寤寐無失，有眼如盲，有耳如聾，不喚見聞窺覘，猶是能所未忘，偷心未息，切宜精進中倍加精進。直教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不見有一法

可當情，如個無孔鐵鎚相似，能疑所疑，內心外境，雙忘雙泯，無無亦無，到者裏，舉足下足處，切忌踏翻大海，踢倒須彌，折旋俯仰時，照顧矚睹達摩眼睛，磕破釋迦鼻孔。其或未然，更與添個注腳：僧問趙州和尚：「萬法歸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師云：「大小趙州，拖泥帶水，非特不能爲者僧斬斷疑情，亦乃賺天下衲僧，死在葛藤窠裏。西峰則不然，今日忽有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狗舐熱油鐺。』信翁，信翁，若向者裏擔荷得去，只者一個信字，也是眼中著屑。

又《高峰和尚禪要・示理通上人》 大抵學人打頭不遇本分作家，十年二十年，者邊那邊，或參或學，或傳或記，殘羹餿飯，惡知惡覺，尖尖滿滿，築一肚皮，正如個臭糟瓶相似。若遇個有鼻孔底聞著，未免惡心嘔吐到者裏，設要知非悔過，別立生涯，直須盡底傾出三回四回，洗七番八番，洗去教乾乾淨淨，無一點氣息，般若靈丹，方堪趣向。若是忽忽草草，打屏不乾，縱盛上品醍醐，亦未免變作一瓶惡水。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咄！毒氣深入。

又《高峰和尚禪要・答直翁居士書》 來書置問，皆是辨論學人用工上，疑惑處，當爲決之。俾晚學初機，趣向無滯。「平常心是道，無心是道。」此平常心，無心之語，成卻多少人，誤卻多少人！往往不知泥中有刺，笑裏有刀者，何啻如掉棒打月，接竹點天。古人答一言半句，如揮吹毛利刃，直欲便要斷人命根。若是個皮下有血底，直下承當，更無擬議；若擡著個不知痛痒底，縱饒囫圇偏地，也乾沒星子事。又如石中藏玉，識者知有連城之璧，不識者只作一塊頑石視之。大抵要見古人立地處，不可向語句上著到。且道既不在語句上，畢竟在甚麼處著到？若向者裏薦得，便知此事不假修治，如身使臂，如臂使拳，極是成現，極是省力。但信得及便是，何待瞠眉豎目，做模打樣，看個一字。儻或不然，古云：「莫道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何止一重，更須知有百千重在。苟不發憤志精進，下一段死工夫，豈於木石之有異乎？凡做工夫到極則處，必須自然入於無心三昧，卻與前之無心，天地相遼。老胡云：心如牆壁。夫子三月忘味，顏回終日如愚，賈島取捨推敲，此等卻是無心之類也。到者裏，能舉所舉，能疑所疑，雙忘雙泯，無無亦無。香嚴聞聲，靈雲見色，玄沙悟指，長慶卷簾，莫不皆由此無心而悟也。到者裏，設有毫釐待悟心生，纖塵精進念起，卻是偷心未息，能所未忘此之一病，悉是障道之端也。若要盡情眞實，親到證入地位，必須眞正棄於無心三昧始得。然此無心，汝豈頓明，吾復以偈證之，不得者個，爭得那個，既得那個，忘卻者個。然雖如是，更須知道，者個那個總是假，個的的眞底，嚫！陽燄空華！

又《高峰和尚禪要・通仰山老和尚疑嗣書》 昔年敗闕，親曾剖露師前，今日重疑，不免從頭拈出。某甲十五歲出家，十六爲僧，十八習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請益，斷橋和尚令參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意分兩路，心不歸一，又不曾得他說做工夫處分曉，看看擔閣一年有餘，每日只如個迷路人相似。那時因被三年限逼，正在煩惱中，忽見台州淨兄，說雪巖和尚常問你做工夫，何不一轉？於是，欣然懷香，詣北磵塔頭請益。方問訊插香，被一頓痛拳打出，卽關卻門。一路垂淚，回至僧堂。次日粥罷，復上，始得親近。卽問以前做處，某甲一一供吐，當下便得勦除日前所積之病。卻令看個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遍，如暗得燈，如懸得救，自此方解用工處。又令日日上來一轉，要見用工次第，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不可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每日纔見入來，便問今日工夫如何，因見說得有緒，後竟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但只恁麼問，恁麼打，正被逼拶有些涯際，老和尚赴南明請，臨行囑云：我去入院了，卻令人來取你。後竟絕消息，卽與常州澤兄結伴同往。至王家橋俗親處，整頓行裝，不期俗親念某甲等年幼，又不曾涉途，行李度牒，總被收卻。時二月初，諸方掛搭皆不可討，不免挑包上徑山。二月半歸堂，忽於次月十六日夜，夢中忽憶斷橋和尚堂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自此疑情頓發，打成一片，直得東西不辨，寢食俱忘。至第六日辰巳間，在廊下行，見衆僧堂內出，不覺輥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掉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眞贊，末後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日前被老和尚所問，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直得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是辛酉三月廿二，少林忌日也。其年恰廿四歲，滿三年限。便欲造南明求決。那堪逼夏，諸鄉人亦不容，直至解夏，方到南明。納一場敗闕室中，雖則累蒙煅煉，明得公案，亦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正欲在彼終身侍奉，不料同行澤兄有他山之行，遽違座下。至乙丑年，老和尚在道場作掛牌時，又得依

附隨侍　赴天寧中間，因被詰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　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答云：作得主　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到者裏，直得無滲可對，無理可伸　和尚卻喝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處安身立命？雖信得及遵守此語，柰資質遲鈍，轉見難明。遂有龍翳之行，卽自誓云：拚一生做個癡獃漢，定要見者一著子明白　經及五年，一日寓庵宿，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豁然打破疑團，如在網羅中跳出　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諸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　如上所供，並是詣實，伏望尊慈，特垂詳覽。

傳記

洪喬祖《高峰原妙禪師行狀》　師諱原妙，號高峰，吳江人，俗姓徐母周氏，夢僧乘舟投宿而孕，宋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申時生　纔離襁褓，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遊　十五歲，懇請父母出家，投嘉禾密印寺法住爲師　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更衣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　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　二十二，請益斷橋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持惟謹　時雪巖欽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扣之　方問訊，卽打出閉卻門　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　自此參扣無虛日　欽忽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來？聲未絕卽打　如是者不知其幾，師扣愈虔　值欽赴處之南明，師卽上雙徑　參堂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一日，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撞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眞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遮漢。豁然打破拖死屍之疑，其年二十四矣　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個死屍到遮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　欽曰：爲甚麼打不得？師拂袖便出　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狗趁熱油鐺　欽曰：你那裏學遮虛頭來？師云：正要和尚疑著　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

次年，江心度夏，迤逦由國清過雪竇，見江西謀、希叟疊寓日過，疊問曰：那裏來？師拋下蒲團　疊曰：狗子佛性，你作麼生會？師云：拋出大家看　疊自送歸堂　暨欽掛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屢將有所委任，辭色毅然，終不可強　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　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　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汝學佛學法，也不要汝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遮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遂奮志入臨安龍翳，自誓曰：拚一生做個癡獃漢，決要遮一著子明白　越五載，因同宿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　自謂如泗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　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在龍翳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屝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及聲可入，師正宴坐那伽　甲戌遷武康雙髻峰，蓋和庵主攀緣，又上一稜層之意也　及至學徒雲集，然庵小難容，乃拔其尤者居之　丙子春，學徒避兵四去，師獨掩關，危坐自若　及按堵啓戶視師，則又疇昔雪中之那伽也　於是戶履彌夥，應接不暇，乃有『柳標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之語　己卯春，腰包穿遁，直造天目。西峰之肩有師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樂之，有終焉之意。弟子法昇等追尋繼至，爲茸茅蓋頭　未幾，慕攢之議復集，師乃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從以丈，衡半之，榜以死關，上溜下滴，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爲鑪，併日一食，晏如也　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乃有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個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倘下語不契，遂閉門弗接　自非具大根，負大志，鮮不望崖而退　雪巖方住大仰，凡三喚，師堅卧不起　遂有竹篦塵拂，及一線水青山同一受記之語來授師　懷中纊香，始於人天前拈出，道風所扇，日益遠　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踰萬山而來者矣　鶴沙瞿提舉歸敬有年，辛卯春，得登山一瞻師顏，恍如宿契，惠然施巨莊瞻海衆　師曰：多易

必多難，吾力弗克勝，敢指之施心猶篤，乃命僧義，次比丘成大，號於西峰建一禪刹，請於官而後營之。師欲不從，不可得也。爰得勝地，名蓮花峰，面脈形勢天造地設，得請以大覺禪寺爲額，請祖雍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既什三。師有厭世之心矣。師患胃疾已數年，然起居飲食，待人接物，皆未嘗廢。乙未十一月二十六日，祖雍偕明初來省師，師竟以末後事付囑。遂取兩眞軸，口占二讚，乃書之。十二月初一日黎明，辭衆云：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衆皆哀慟不已。至辰巳間，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啓龕七日，端然如生，緇素奔哭者塡咽。越二十一日庚申，塔全身於死關，遵遺命也。壽五十八，臘四十三。弟子僅百人受毗尼，及請益者數萬人。示寂後，遠邇之人恨不得承顏領誨，於塔前慟哭，然頂煉臂者，酒幢幢不絕。

師平日以慈悲爲人自任。其在龍翔也，有僧若瓊，焚祠牒從師，忽染病，師告之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皆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且往供給而啓發之。因其思醋，爲遠乞以歸，得酒焉，復易之，往返四十里，以濟其一嗽。病亟索浴，俯見湯影，即有省，喜笑如脫沈痾。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顚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鴈。師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師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鴈？瓊擲筆而逝。

或有問：子所紀，詳一而遺衆，何也？喬祖曰：被亡而晦，恐逸故書師自雙峰而至死關，風勵學者，入室不以時，每見一期將終，上堂誨示諄諄，甚至繼以悲泣。平居誨人，世出世法，皆懇懇切至，輒語咄咄，和易如坐春風中，使人醉心悅服。咸自謂得師意，及至室中握三尺黑虵，鞭笞四海龍象，則絲毫無少容借。來者如登萬仞山，而躋冰崖雪磴，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莫不凜然失其所執。設有不顧性命，強爭鋒者，師必據其案款，盡底搜詰，破石驗璞，刮骨見髓，勘其深淺眞僞，定其是非與奪，卸僧伽黎，痛決烏藤，以明正其賞罰。嘗語學者曰：今人負一知半解，所以不能了徹此事者，病在甚處？只爲坐在不疑之地，自謂千七百則公案，不消一喝，舉卻曲彔牀子，及乎被髮徒下一喝，則不能辯其邪正。往往一句來，一句去，如小兒相撲，伎倆相角，蓋是從前得處莽鹵故也。直須參到大徹之地，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能勘辨得人，方能殺活得人。此是喫折腳鐺中飯底人，未到未易於吾爭勝負也。假如兩人從門外來，未見其面，同時下一喝，且道那一個有眼，那一個無眼？那一個深，那一個淺？還辨得出麼？師之機用，不可湊泊，下語少所許可，其門戶險絕如此。復念今時學者，不能以戒自律，縱有妙語，亦難取信於人，乃有毗尼方便之設焉。

師寓南竺日，嘗誤踏一筍，取而食之，其後賣衣告償，析薪擘果見蠶，復全而置之，濾水囊，終身不廢。師之細行，逈南山之竹莫能殫，姑舉是數端以識其梗概，使後之欲見師而不可得者，覩斯文亦足以景仰遺風於萬一云耳。良渚信士全從進，得師所剪髮，盛以香盒，朝夕供禮。一日光明徧室，視盒中，舍利纍纍如貫珠。師隱山前後三十年，爲已爲人，惟其出於眞實，故天下之人，若僧若俗，若智若愚，上而公卿士夫，下及走卒兒童，識與不識，知與不知，皆合手加額曰：高峰古佛，天下大善知識也。喬祖自師至西峰，即往參觀，歲或十餘往，往必留旬浹，承教詔警策者至矣。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立難問而啓迪之，益見師隨機設化之方也。師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數頌古，皆雙峰時所作，爲弟子竊記者。乃若示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眞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師貌清古，體修律，常俛首而坐，非問道不答，問說大過，則首愈俛。久病癰甚，疲翁省夫禪師病，有云：悬悬寒風露骨，骫骫老虎垂頭。蓋爲師傳神也。十數年間，兩處成道場，而未嘗過目少干懷焉。蚤祝髮師遊最久，交諸耆舊最多，故知師之出處言行最詳。師之徒弟明初，以掇集之事見囑，不敢以才謝辭，敬焚香滌慮，拜手以述，將求銘於大手筆云。謹狀

著録

洪喬祖《高峰和尚禪要序》

參禪雖以不立文字，不假修證爲宗，然既可參，則必有要。要者何？如網之有綱，衣之有領，使人一舉而徑得其眞。遂者是也。萬目非不網也，捨綱舉目，網必不張；萬縷非不衣也，遺領舉縷，衣必不振。永嘉云：摘葉尋枝我不能。枝與葉非要，根本固要也。學者復昧其根本，鵝湖云：要在當人能擇上擇善而從可也。學者往往差決擇於

發軔，終遞越而北轅。乃至從上祖師，遺編山積，一話一言，固無非綱領。李何世降聖遠，情僞日滋，心意識有以蠹蝕之，則視綱領爲目纔者，蓋摠摠矣。我師高峰和尚，自雙峰而西峰，二十餘年，念此之故，不獲已，示人兜的，如神藥刀圭而起死，靈符點畫而驅邪。故有探其奇方祕咒，將以爲學徒綱領者或曰：獲禽在目不在綱，禦寒在縷不在領，八萬四千法門，門門可入，目與縷果非要耶？將應之曰：「世尊法門，信廣大無邊，顧乃設爲方便狹小一門，使諸子出火宅而入大乘，是攝目縷爲綱領耳。然則綱耶目耶，領耶縷耶，要耶非要耶，未具頂門正眼，未可以易言也。」喬祖預西峰法席以來，每抄集示徒法語之切於參決者，名之曰《禪要》，久欲與有志者共之。一日，舉似姑蘇永中上人，欣然欲募緣鋟梓，且俾喬祖爲之序。喬祖既已承命，復告之曰：師別有一要語在綱領外，藏之虛空骨中，兄欲鋟，我欲序，皆不能，尚俟他日更作一番揭露。至元甲午重九日，天目參學直翁洪喬祖謹書

朱穎遠《高峰和尚禪要跋》 古靈以閱經爲鑽故紙，輪扁以讀書爲味糟粕，良以道不可以言語文字求也。然道無方體無形似，非言語文字，何覺而明之？是以吾佛世尊，雖隨機化誘，曲成密庸，而不能不談十二部法。達磨西來，雖不立文字，而授受之際，口傳而命，亦不能以忘言。蓋道雖不在於言語文字，實不離於言語文字，特精微之旨，具於辭說之表，未易窺覘。世之學者，往往沈著於語下，不能體會其精微，徒觀糟粕之指，不識當大之旨，遂以言語文字爲礙，致使古靈、輪扁激而爲故紙、糟粕之譏。然言語文字，正所以發明心華，模寫道妙，初何嘗礙道哉？

高峰和尚說法，如雲如雨，直翁洪君撮其奇祕，名曰《禪要》，永中上人從而鋟梓，以廣其傳。舉綱而得綱，絜裘而振領，將俾學者因法語之要，以會道體之至，其開牖後學之心可謂篤矣。學者於此，進取操略，老師已和盤托出，悉在此書矣。特患學者未能猛烈承當耳，吁！扁鵲方中具有靈藥，或名神丹，或名無憂散，何生起死，功在刹那。具眼目，著精神，盡心力，汲汲而求之，未有不得者。老師之言豈欺如也，學者愼無錯認古靈、輪扁之言，而忘老師諄諄之誨。庶幾直翁、永中功不虛施，亦使觀語錄而得發明者，不專美於前矣。至元甲午十月哉生魄，參學清谿淨明朱穎遠謹跋

原妙《高峰和尚禪要・室中三關》 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卻？

人人有個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

盡大地是個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

趙孟頫

紀事

趙孟頫《松雪齋詩文外集・五臺山寺請謙講主講清凉疏》 說方便法，開方便門，誘導生於善悟；住清凉山，講《清凉疏》，演諸佛之圓乘，須得碩師，庶開後覺。恭惟性天開廓，心月朗明，萬論千經，皆爲正受，七處九會，久已圓融。徧恆河沙，覆以廣長之舌；作法界觀，普宣微妙之音。香風吹天雨之花，甘露洒海雲之會，請升猊座，便發麈談。寶光現五臺，讚佛恩之難盡；金輪鎮萬國，祝聖壽之無疆。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請雨公長老住聖安禪寺疏》 聖安名利，鐘鼓振乎十方；禪門正宗，衣鉢傳乎六祖。必得人天之共仰，乃爲道俗之同歸。伏惟枯木寒巖，澄江孤月，道心無礙，非聲音色相之求；諸性本空，在文字語言之外。雷音響處，驚悟羣生，甘露洒時，潤沾世品。顧禪關之虛久，後杖錫之來臨，敢望慈仁，俯從衆願。開第一義，覺佛日之增明；惟億萬年，祝皇圖之永固。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幻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昔阿難爲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

首，般里羅之頭目，顯大神通，有勝功德，當於佛道場之新建，宜轉乘法寶之莊嚴，黃金研爲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數如土，舍百千石以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資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發於亭端；千葉蓮開，芬香遍於沙界。祝吾皇之聖壽，增施主之福田。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請謙講主茶榜》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鼎之松風。請陳鬪品之奇功，用作癯餘之清供。恭惟心如止水，辯若懸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衆渴；地生靈草，清香大啓於羣蒙。性相本自圓融，右苦初無差別。雪山牛乳，分一滴之醍醐；北苑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觀通神，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著録

趙孟頫《松雪齋詩文外集・御集百本經敍》 奉勅撰：蓋聞滄海之大，一勺可以知其味；玄天之高，土圭可以測其景。所謂聞一而知十，執簡以御繁，殊塗而同歸，分殊而理一者也。佛以一音演說妙法，細無不入，大無不包，廣博淵深，莫知涯涘。圓融權實，未易概量。散於大藏之中，斂於無言之內。皆所以敷揚至理，究竟眞空，括萬法而靡遺，歷曠劫而恆在，施慧生之藥石，作彼岸之津梁。兼體用而並行，故列敍於三藏；憂性資之異等，故分別於三乘。非聖哲莫究其宗，非英才莫燭厥義。頓悟者，以言語爲末，泥象者，起文字之塵，徒使幽玄，悉歸汗漫，況於愚昧，益墮渺茫。非資上聖之照臨，孰憫迷途而開導，弘通無礙，利益有情。皇上法天聰明，齊佛知見，爰以萬機之暇，深參內典之微，乃取諸經，共成百卷，釐爲十帙，歸於一乘，隱奧兼明，廣大悉備。繙閱者不難於寓目，誦讀者亦易於銘心，可謂設網而提綱，挈裘而知領。以因因而證果果，由本本以達原原，警人欲之橫流，契佛心之正覺。所願在天列聖，同證菩提，皇太后益增福壽，普及沙界，咸獲勝因。乃命臣僧明仁，刊板流布，仍俾微臣孟頫，製敍篇端。臣聞命震兢，深慙淺陋，莫盡標題之意，敢抒讚歎之誠。謹梓《御集百本經總目》，列之卷首云。至大四年十月序。

藝文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中峰和尚真贊》 身如大目山，寂然不動尊，慈雲洒法雨，徧滿十方界；化身千百億，非幻亦非眞，覓贊不可得，爲師作贊竟。

雜録

趙孟頫《松雪齋文集》卷七《大雄寺佛閣記》 閼逢涒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阨，晁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軀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衆人之施，竭己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訾願，歷二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暨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予嘉嘉其志，乃爲之記曰：

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爲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爲期，故能闢隘陋爲高明，化荆棘爲岑樓，綠以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詘不達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莫者，所成就爲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爲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乃登斯閣，爲之四顧，山川寂寥，萬像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爲之咨嗟歎息而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餘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肇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十年，而閣始建。蘇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又《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法山者，山日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大一郡之勝，率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祠洪山臺峰僧者於其頴，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住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祠祠爲寺，而自別爲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

既乃度弗勝、永達、了敬、紹勤爲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勸志，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構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爲大屋以覆之。棟宇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爲宴坐之處，紫節湘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琤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錄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

元貞二年，了敬乃携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絕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閣公，宣政院參議吳牙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瞻八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毋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場，度弟子出入宮掖，得乘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祇，亦天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求孟頫以事狀，命爲文記其始末。乃敍其事以爲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愼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三比丘足，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又卷九《勅建大興龍寺碑銘》（奉懿旨撰）　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既願受寶冊於興聖宮，大備天下之養，迺皇慶二年七月丙午，內出旨若曰：維懷孟予寡躬暨今天子，昔嘗臨幸其地，既而入正紀綱，登大位，若稽祖宗故事，卽行殿作大阿蘭若，宅淨信比丘其中，嚴奉三寶，庶幾上報皇天后土及祖宗之德，明迓國祚，以衍皇祚於無窮。維爾徽政院，以興以輸，式時底績，俾予翕受成福。命下之明日，大徵工師，經畫基構，詳慮尋引，卽市荊揚大木，使就繩削，浮舟以來，迺斥瀆，疏丹雘，堊之物，像繪旛蓋，凡度鍾磬之儀，費皆時給。越二年寺成，皇太后賜名大興龍寺，命僧廣開主之。下陳田三百頃，以贍食於寺者，而以其碑之文，命翰林學士臣孟頫職在紀載，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維皇元誕受天命，仍世作德，明配在上，淳恩豐澤，滲漉醞育。東西極日所出入，而南北際於炎荒玄朔之地，海虛瘴徼，廣輪不知其幾萬里，聲被敎令，羣爲泰和，度越唐、虞、三代之盛矣。迹其所以，多得於大雄氏之道者。竊嘗觀之，自象敎旁霈，時君世胄，固亦尊信隆事，傾悅企嚮，而徒揣迹於言語文字之間，謂足以殫盡其道，而不知吾佛世尊，大圓悲智，方便聞修，六度俱證，萬有咸宗者，以能一本於仁，求諸吾心而已。今皇帝陛下，重純叅熙，而皇太后殿下，執坤承乾，前朝後閣，雍雍懌懌，明孝深慈，化覃率普，是維有得於其道，而且全得於其心者矣。宜予紹開天地之休，迺續烝民之生，焯然爲萬世皇極之主也。矧茲覃懷，維昔異方，舜封禹城，咸在都畿之內，龍光所被，車轍馬迹，澤奕如新，紺宮金刹，雲湧山立，諸佛世尊，固將隨境應現，發祥委祉。翼慈篤於萬億，登洪圖於三五，所謂由佛之道，得佛之心者，明徵定保，庶其在是。銘曰：

昔在能仁，出震五天，具正偏知，垂敎萬年。付累之弘，須聖乃傳，於維皇元，脉運非後；念茲法印，如手授受，累聖同符，以有九有。仁聞既敷，義聲以鋪，苞山絡海，悉貢悉輸；格於穹昊，擊我今皇，皇侍長樂，聖孝孔彰。太母曰嘻，予有攸得，諸佛應心，在予一德；嗟思河內，帝昔潛龍，宜卽舊邦，塔廟是崇。爾徽政臣，晝堵爲宮，其堅其良，駿發爾功；庶工子來，奔走先後，既奄既斲，亦奎亦卯。豐棟華榱，文綱雕牖，珉堦琐級，翼映左右；慈顏載襄，瑞慶有開，錫名興龍，聖言大哉！旃檀宓葛，以通實來，既寧爾居，亦豐爾食；迺割井腴，迺弘經席，花雨繽紛，唄聲晨夕。懷人盈庭，頌言以讙，龍德方中，萬目齊觀；豈惟懷人，有懌其顏，既開化城，兆民孔安。漱流湯湯，王屋峩峩，蛾眉非遙，五臺非遠；青猴白象，時庶時止，函香歲來，以格解祉。降祉既解，表佛勝相，放種種光，照燭無量。飛潛動植，冰釋罪障，證一切智，歸福於上。皇上孝仁，德並義軒，纂繩祖武，光祚後昆。雨宮萬壽，與天長存！

又《大元大崇國寺佛性圓明大師演公塔銘》　至大二年九月廿一

日，大都大崇國寺住持沙門佛性圓明大師演公來　越二年，其大弟子智於天子曰：「先師入般涅槃，浮屠氏法，遺骨舍利必奉之以塔　先師以道行承列聖龍遇甚厚，非寄之文字，無以下久永　在廷之臣孰宜爲之銘，維陛下擇焉。」天子以命臣孟頫，臣孟頫謹奉詔，按其行事而銘之曰：

師名空演，俗姓王氏，世爲燕三河人　自幼性不能肉食，祖母敎之佛經，應聲成誦　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尙爲弟子，徧習五部大經，服勤左右，朝夕不懈　隆安嘉稱之，於是遂使之研精抄疏，求第一義　及隆安順世，遺命必以師補其處，法兄弟統清慧寂照大師，亦退而讓之，師固辭　是夕其徒有夢淨室中一燈煒然，且爲師言，且勗師曰：「正法不可以無傳，人天眷眷，望有所歸」師計不得已，遁去　三遊五臺山，還居上方寺，博觀海藏，兼習毗尼三昧　屬崇國寺復虛席，衆泣而告之，師始從其請　日講《華嚴經》，訓釋孜孜，曾無厭斁　世祖皇帝聞而嘉之，賜號佛性圓明大師　至成宗時，別賜地於大都，建大崇國寺，復受詔主吳天寺，戒壇宿德，號雄辯大師，授之以金書戒經　於是祝髮之徒以萬計，咸稽首座下，尊禮師爲羯磨首　歲以六月六日，用所得佈施資飯僧五百衆，誦諸大經，及於兩寺講筵，捨長財以修珍供　弟子百餘人，得法者二十人　師未卒時，其大弟子劍州延福寺住持義敬等，先爲師建塔，至是奉之以葬焉　壽七十二，臘三十有五　師自淮講席，數蒙聖恩，嘗賜白玉觀世音像；皇太后聞師道行，亦降慧旨，以護其法　銘曰：

維天渾然，理以充塞，人異於物，以全有德。欲勝而爭，爰失厥性，聖人憂之，以藥療病。爲道無形，易流而蕩，立之範防，寔毗尼藏。不肆而拘，曷既厥能，非說所說，演最上乘。歷年二千，旁行是宣，不顯而晦，其義則玄。維此聖師，如海無際，不有先覺，孰覺一世。皇元聿興，爰有異人，食避有知，其性已仁。高道厚德，沮此講席，人以允迪，不塞而闢。復登戒壇，爲羯磨首，如大將誓，衆惕然受。仰承列聖，被之休光，盛爲建宮，厚不可量。生滅滅已，傳大弟子，正法不壞，利及生齒。帝念不忘，勑臣孟頫，著銘於石，以告萬古。

又《臨濟正宗之碑》（奉勑撰）

佛以大智慧破一切有，以大圓覺攝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　夫道非言不傳，傳而不以言，則道在言語之外矣，是爲佛法最上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　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立文字，超然獨得，尙何可以言語求哉！

自摩訶迦葉廿八傳而爲菩提達磨，達磨始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坐者九年　達磨六傳而爲能，能十傳爲臨濟。臨濟生於曹州，遊學江左，事黃檗，黃檗種松，劚地有聲，師聞之，豁然大悟，歸鎮州築室濕沱河之上，今臨濟院是也，因號臨濟大師　師之於道，得大究竟，緜臨濟而上至於諸佛，緜諸佛而下至於臨濟，前聖後聖，無間然矣　直指示人，機若發矢，學者聞之，耳目盡喪，表裏無據　自能後，禪分爲五，唯師所傳，號爲正宗　一傳爲興化獎，再傳爲南院顒，三傳爲風穴昭，四傳爲首山念，又五傳而爲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嬾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林安，安傳海西堂容菴，容菴傳中和璋，璋傳海雲大宗師簡公　海雲性與道合，心與法冥，紲無不入，大無不包　師住臨濟院，能系祖傳，以正道統，佛法蓋至此而中興焉

當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在潛邸，數屆牟尊，請問道要，雖其言往復紲繹，而獨以慈悲不殺爲本　師之大弟子二人，曰可菴朗、曇噩，朗公度菴，噩公度西雲大宗師安公　師以文貞公機智弘達，使事世祖皇帝，當是時，君臣相得，策定天下，深功厚德，及於元元，寔爲佐命之臣，皆自此啓之也　元貞元年，成宗有詔，迎西雲住大都大慶壽寺，進承清問，經歷三朝，發揚玄言，得諸佛智，懸判三乘，如一二數　由是臨濟之道，愈擴而大　今皇帝欽承祖武，獨明妙心，刻玉爲印，以賜西雲，其文曰：臨濟正宗之印　特加師榮祿大夫、大司空，領臨濟一宗事　仍詔立碑臨濟院，且命臣孟頫爲文，稱揚佛祖之道，以示不朽。臣孟頫既敍其所傳授，又繫之銘。銘曰：

佛有正法，覺妙明心，二十八傳，至於少林；赫赫少林，師我震旦，使爲佛種，不鎮而斷。傳後十世，而得臨濟，爲道坦然，如指而示；又傳十世，是爲海雲，坐祖道場，能紹厥聞。維我世祖，誕膺天命，威震九有，維佛是敬；聞師之名，若古賢聖，嘗道一言，深入聖聽。不殺之仁，其利甚弘，偉大弟子，爲帝股肱。至西雲公，能嗣其業，據師子座，爲衆演說；聞者讚歎，信者嚮風，得者如寶，悟者如空。今皇帝聖，深契道要，曰臨濟宗，繄爾能紹；卽心卽佛，時乃世守，傳不以言，而以心受。皇帝萬年，正法永傳，尙迪後人，勿昧其原。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五臺山文殊菩薩顯應記》　聖上即位之二年，以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遺旨，將建寺於五臺山。春三月，詔中書右丞張公九思偕平章政事段公那懷，往相其宜。公奉詔星馳，越四月既望至五臺，寓宿金界寺。寺僧五臺僧錄出宋張商英所著《清涼傳》示公，載當時所見圓光金橋、聖燈菩薩、獅子顯現之異甚詳。公意商英文士，容有增飾，未之信也。十七日記事菩還。閏四月廿二日，再被旨至五臺，鳩工興事，祠后土龍王。公時行初獻事奠畢，寺東南有雲氣，如兜羅綿狀，漸升至日邊，遂成五色，中有億萬菩薩，升降出沒，至於旌幡幢蓋之屬，亦以億萬計，不可名狀。一時同行者，若中殿所遣使、若軍官、若從者、役徒，莫不具睹。計三日，中殿飯四千僧，食時，東南方復見，光景如獻寶之日。日既西，還臣山中，方據鞍次，復見如初。行三十里餘，光亦隨之，其靈祥若此。寺僧乞記於公，以傳久遠。公以命孟頫。蓋聞諸佛菩薩，以神通力，放大光明，自近見遠聞，莫不以爲誕，然古書所載，亦往往而有，不可盡以爲怪而非之。昔昌黎開衡山之雲，蘇子有海市之異，彼山靈川祇，猶能感動於公，況以公之忠誠，奉天子命，建佛塔廟，菩薩神力，能無感應乎？此理之必然者也。遂略記其概，以爲山中故實云。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記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重修觀堂記》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發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導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掃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爲宏敞，池水行樹，莊嚴靚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澧王師揆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頹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頗洞，奸民乘之，剽竊擢剝，棟宇傾圮，風雨不蔽，仰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樂居，乃相與謀曰：觀堂，吾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岩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澧王之孫孟齊，深以爲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己勉躬，振飾補葺。由是聲譽藉甚，聞於總統所，總統所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岩乃殫智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岩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迺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僝工，因寶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文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鄽肆之破缺者，完之，楹桷之腐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歎，謂遙歲初，而翠柏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岩於佛事，可謂勤矣。夫觀天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興建於積壞之餘哉！予常嘉饒公之爲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雲岩名廣饒，俗姓陳氏，長興之蘆碕人也。大德元年九月記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記》(奉勅撰)　延祐三年四月十有九日，三藏法師般剌斡宰利言：臣僧往年遊江南，歷禪剎多矣，獨天目山大覺正等寺，爲高峰妙禪師道場，地勢清高，人力壯偉，實杭州一大伽藍。而高峰之道，遠續諸祖，座下僧常數十百人，皆清齋禪定，有古叢林之風。高峰既寂，其教至於今不少衰，獨寺未有紀載之文，臣僧請下文學之臣文之，以刻諸石，誠聖世一盛事也。於是詔臣孟頫，汝爲文以記之。

臣謹按天目山在杭州，於潛縣爲潤。右羣山之宗，《圖經》云：廣八百里，高三萬餘尺，界乎杭、湖、宣城之間，窮巖幽壑，雪古雲深，仙人神龍之所窟宅。大覺正等禪寺居山之蓮花峰高峰　禪師名原妙，吳郡吳江人，早得法於雪巖欽公，臨濟十七世孫，盡得瞿曇氏靈明眞覺之要。行業孤峻，機用險絕，景不出山者三十年。道風日馳，遠方學徒，如西域庵諸，不遠數萬里，雲臻水赴，師悉拒不納，至栖巖席草以依師。至元辛卯，故兩浙運使臣瞿霆發，嚮師道望謁師，於師子巖之死關，仰扣玄音，心領神悟，恍若宿契，歎禪衲之至，無所於容，慨然有建寺之志。迺割鎮莊先後凡二百頃有畸，及買山田若干，指其歲入，首刱梵宇，命嗣法沙門祖雍泊久參上首弟子等，各盡才能，以董其役。當是時，山靈地媚，見聞驚異，大詹神功，搜奇材，揭巨石，不容有所藏而獻之。閱五年，則厨庫大殿、輪奐參差，宛如天隆。師知時至，囑祖雍攝主持，而告寂焉。衆心悲感，檀信益張，走斧飛斤，鼓舞羣力，千楹萬礎，海湧雲蒸，與夫雕鎪粲飾，陶冶丹雘，百爾咸臻。大德庚子，成宗皇帝首降王音，作大護持；至大戊申，締構之功，充牣大備，高閣周建，長廊四起。飛樓湧殿之雄麗，廣堂邃宇之靚深，像設鼓鐘之偉奇，金繩寶鐸之嚴整，凡庖湢寮舍，床榻器用，所求皆足。是歲開堂，臣霆發大營齋饌，煙包雲衲，遐邇齊湊，會者數萬指。坐立圍繞，禪影山齊，梵音雷動，人人交贊，得未曾有。臣聞覺樹重

衆，鬱華現瑞，以甘蕉種，衷雪皇迷。乘積主大願輪，不起寂場，遍入廛刹，未搖古本，大闡玄音。其聲光震耀，雖曰麗蓮華，不可爲比。道場塔廟，曾不期建立，而二千餘年，後先出興。凡大林深藪，觀史夜摩，忽從地涌，惟圖知所自者，既疑且駭，異議紛然。殊不知大願輪中，眞實種子，時緣既偶，如春發榮，萬卉千葩，不知其前而萌矣。嘗攻竺墳，覺之爲義，有始有本，有頓有漸，惟破有法王，坐寶鷲山，堅秉化權，曰之爲大覺。已而飲光傳之，曹溪唱之，臨濟握金剛王劒以振之，高峰得此而跡愈晦，聲愈彰，能大其家世，臣蓬發慕此而割脅腴，樹禪宮，曲盡施心，亡無難色。借大覺之念如此，以之壽國脉，祝聖算，隆佛運，利含識，不亦宜乎！或謂：翠竹黃花，盡眞如體，白雲青嶂，咸大覺場，生佛本見已前，不曾欠少，豈待棟宇架險，破山壓石而爲之耶？對曰：道場之興，覺其所以迷也。迷之不反，安知塵沙法界爲大覺場？其或徇緣而趨勝，逐境以滋塵，飯昧覺因，轉增迷倒，佛化豈若是哉！」遂併書之以爲記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濟南福壽禪院記》

余退食半草亭，有比丘尼謁余而言曰：「福聚所居福壽禪院者，自五代以來古刹也，歷宋至金，而吾師雨公，以佛法道行爲叢林表，當時戚里貴人，以禮延致者甚衆。大朝龍興，崇重佛法，遣使者馬侍讀妙選天下僧尼，而吾師實在選中，復請住福壽院。福聚夙緣祖師之遺蔭，鑑主斯席，不思所以傳久遠，則去迹易泯，師德不彰。福聚心實懼焉。願公作爲文章，將刻諸堅石，幸悲聚之志。」余問之曰：「若所言者，吾將安據？」福聚乃出袖中錦囊，囊中出三紙書，其一則聖朝選僧尼使者請其師雨公《疏》也；其二則金駙馬都尉與其妻公主請雨公住積慶寺《疏》也；其三則周顯德三年存留院額《勅牒》也。余一再觀之，皆眞實不虛。按周世宗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所，今勅文云齊州奏福壽禪院殿宇頗多，尼衆不少，乞存留者，正其事也。

嗟乎！自古王侯公卿，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不可勝數，往往無幾何時，皆已灰滅，而不可紀，而此院歷周而宋而金至於今日，數百年間，常住不毀。況濟南自宋度南以來，數罹兵火，故雖顯官之家，亦多不知其上世名諱與其姓氏所出，而一寺比丘尼，乃能殫勤劇重於膠膠擾擾之中，收拾前代遺文以爲故事，與五代史記相表裏，豈不可嘉尚哉！至若雨公之德行，已載在兩疏中，而余觀福聚之爲人，亦有以知其師之賢。何者？余嘗至其院，尼衆肅若，行其庭，草木沃若，升其殿堂，齊火觀若，其儀必不辭辟矣。宜其見重當時，傳法後世，非偶然也。

院去南城幾步，入南門西行幾里許。由周以前，院之所始不可知，今爲屋凡若干楹，垣牆之內，凡若干畝，佛殿僧堂齋舍庖廩悉具，視五代時當小減，而視他院尚完整也。

初，雨公自金泰和間賜號通慧大德，金遷於汴，賜號慧嚴大師；至大朝號圓明大師，後改妙嚴大師。俗姓郭氏，禹城人也。七歲出家，嗣其法者，名皆從福，曰福祥，曰福慶，曰福寶，曰福順，曰福恩，曰福成。福之嗣名皆從善，曰善欽，善淵，善義，善因，善照，善靜，善端，善真，善秀，善泉，善廣，善仙，善珪，善金。善之嗣名皆從慧，曰慧錦，慧滿。嗟乎！若福聚者，誠可嘉已。天下之爲人子孫，不能使其祖考之德傳於後者亦多矣，而聚當盛暑中，命工礱石，不憚喘汗，奔走求余文至十數，惟恐其師之德不傳。余雖懶且拙，欲辭而固拒之，則不近於人情，故遂爲記且俾刻此三紙書於背，使其徒知其師傳授之意，後之覽者，庶有攷焉。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大元大普慶寺碑銘》（奉勅撰）

惟上帝降大命於聖元，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起自朔方，肇基帝業，兵威所至，罔不臣服。蓋以睿宗仁聖景襄皇帝爲之子。睿宗躬擐甲胄，翦金河南，雖不及撫有多方，篤生聖嗣，是爲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聰明冠古，無遠弗燭，雄略蓋世，而神武不殺，命將出師，不再舉而宋平。九域分裂者，餘二百年，一旦一之，遐陬荒裔，咸受正朔，幅員之大，古所未有。於是治歷明時，建官立法，任賢使能，制禮作樂，文物粲然可紀。中統至元之間，海內晏然，家給人足，而又妙悟佛乘，欽崇梵教，慈惠之德，洽於人心。肆世祖之享國三十有五年，施及裕宗文惠明孝皇帝，正位儲宮，仁孝而敬愼，問安視膳之暇，順美幾諫，天下陰受其賜多矣。至元廿二年，裕宗陟方未幾，順宗昭聖衍孝皇帝，亦遽賓天；三十一年，世祖登遐，當是時，徽仁裕聖皇后不動聲色，召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器，易天下炭炭者，爲泰山之安。大德二年，武宗撫軍於北，今上日侍隆福，怡言煦之，摩手撫之，擇師取友，俾知先王禮樂刑政爲治國平天下之具，恩莫大焉。四年，裕聖上仙，皇上追思罔極，因念在世祖時，帝師八合思巴，弘闡佛法，故我得聞其義，捨歸依三寶，修崇冥福，將何以盡吾心，始建佛殿於大都，既而之國覃懷，屬成廟登遐，內難將作，上馳至京

師，先事而發，殄殲大患，封府庫，奉符璽，清宮以安　太后遣使以迎武宗，武宗既踐阼，以上至德偉功，不踰月而立上爲皇太子

上緬懷疇昔報本之意，乃命大刱佛宇，因其地而擴之，凡爲室以數者二千，鳩工度材，萬役並作，置崇祥監，以董其事　其南爲三門，直其北爲正覺之殿，奉三聖大像於其中；殿北之西偏爲最勝之殿，奉釋迦金像；東偏爲智嚴之殿，奉文殊、普賢、觀音三大士　二殿之間，對峙爲二浮圖，浮圖北爲堂二，翼之以廊，自堂徂門，廡以周之　西廡之間，爲摠持之閣，中貯寶塔，經藏環焉；東廡之間，爲圓通之閣，奉大悲彌勒金剛手菩薩　齋堂在右，庖井在左　最後又爲二閣，西曰眞如，東曰妙祥，門之南，東西又爲二殿，一以事護法之神，一以事多聞天王　合爲屋六百間，盤礴之固，陛陁之崇，題榱之甍，藻繪之工，若忉利兜率，化出人間　凡工匠之傭，悉皆內帑，一毫不役於民　既成，賜名曰大普慶寺　給田地民匠，雄禮房廊等，以爲常住，歲收其入，供給所須

上既即大位，崇祥監臣請立石紀事　勅臣孟頫等爲文，垂示久遠　臣聞佛教福田之中，以三寶爲最勝福田，皇上深參祕典，建寺造像，書經飯僧，凡此勝因，所以資裕聖躬祖宗在天之靈，證無上覺　今皇太后怙慈康福，享無量福壽，其餘澤所被，至於海隅黎庶，法界會靈，咸獲安樂，功德可數量哉！臣等謹稽首再拜爲之頌，其詞曰：

皇元應運，誕受萬方，帝以聖承，於前有光　明明天子，神明八葉，德盛功豐，富有大業　維茲大業，太祖張之，世祖皇之，天子康之　於赫皇武，皇武桓桓，聖謨孔神，神器斯安　有粲之載，有作其彬，典章具舉，煥乎奎文　道冠百王，仁覆羣生，宏規英圖，日臻太平　粤若裕聖，功在社稷，我報之圖，天乎罔極　惟覺皇氏，具大神力，人天共依，是資福德　迺卜陰陽，相地柔剛，歲吉辰良，大匠是將　迺斷迺繩，築構迺興，務殫乃心，毋費是懲　役者謳歌，相厥子來，匪民是庸，一須國材　有峩其宇，有踐其廡，有極維旅，金鋪雕礎　翬翬其曒，劃劃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　載瞻聖容，瑞相儼然，是信是崇，獲福無邊　獲福無邊，聿歸裕聖，嘉與慈闈，式善其慶　皇帝孝仁，永命於天，聖子神孫，維千萬年

又《松雪齋詩文外集・仰山棲隱寺滿禪師道行碑》（奉勅撰）

師名行滿，號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蓋曾子之後　遠祖仕江右，遂爲吉州太和人　父諱應龍，字拱辰，號翠庭先生，繇科舉入仕，母樂氏　師生而穎異，不爲兒嬉，齠齔日記數千言，學問之暇，常默然宴坐，有出塵之態　先生曰：「此兒非吾家可有」遂捨送寶壽湯原瀾陀院爲童，行名福可　時九域甫一，師自念曰：「佛祖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我等溺於塵勞，何日撤去？」挈包笠北遊，首登五臺　至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薙髮，禮澤庵公爲師，更今名　受具於大同大普恩之圓戒會　自是處叢林中，策勤砥礪，爲衆之念甚於爲己　且夕參叩素菴璉公，至忘飢渴之節，寒屋之漏，素菴深器之　一日激之以洞山寒暑因緣，師應聲云：「寒則普天寒，熱則普天熱，刀斧劈不開，我又如何說？」菴云：「畢竟如何？」師云：「紅爐一點雪」菴云：「別別　師云：「有什麼別處？」菴云：「若能恁麼會，方始契如如　師抵聲云：「錯！」掩耳而出　菴付之以衣，頌曰：「從我十年談塵尾，策勳一日占鰲頭，如今分付無文印，續焰聯芳萬古秋」時至元庚寅歲也　爾後復參雲門，臨濟，皆能得其骨髓　大德癸卯，仰山之學者請師歸住舊隱，師以青州大利，非小因緣，力辭，衆守之數日，欲逃不可，不得已升堂說法，演無量義　自是聲聞大振，四方求法者，歸之如流水，梵僧宣政使相迦失里，功德使大司徒釋眞吃剌思，相慕爲道友，王公貴人皆稽首歸敬

武宗皇帝在北邊時，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薩像　敕圖位，置寺其寺，施金白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慧鏡普照大禪師　勅僧方造織成金龍錦緣僧伽黎大衣，窮極工巧，經歲乃成，召師至禁中，出以賜焉

今上在春宮，嘗三幸其寺，命有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幸　洎登極，敕命工部尚書臣鄭伯顏領大匠修其寺，凡土木之故而敝者，圖畫之，久而漫者，咸易而新之　旁築垂台，以方廣其基，高者至百餘尺，造普賢觀音像，增建堂殿亭臺凡几格，供張什器之物，靡所不備　樹碑於門，頌天子聖德　既又賜蘇杭水田五千畝，爲常住業　又同安州鶴臺福嚴寺，自木菴公沒後，爲它人所有，師奏得旨，復歸仰山爲下院云　皇慶元年，制授師銀青榮祿大夫司空　師之大弟子臣覺用，曰善興，曰文祥，曰海深，曰思贊，曰圓中，曰福添，曰廣壽，各能弘揚宗旨，主席名山，其門資之盛，具列碑陰　素菴之徒曰正義，正義之徒曰圓重，傾心竭力，謀立石以紀師行業，且彰大子龍錫之渥　臣伯顏以聞，詔曰：「可」乃命臣孟頫爲文，書於石

謹按，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爲二十六代　臣聞浮屠氏之道，言其廣大，

則無所不容，言其變通，則無所不入，以無生爲有生之本，以不用爲大用之原。至矣哉！非言語之所究也。皇元建國之大，盡天地之所覆載，倫別類分，悉爲臣妾，出於水土，藏於山澤，悉爲府庫。數十年之間，斯民不聞鼙鼓之聲，以聖繼聖，以明繼明，使民不知日趨於爲善，浮圖氏之道大矣。夫道無盛衰，所以盛衰，存乎其人。自四海一家，梵僧往往至中國，而師出於江左，能以其道鳴於京師，以承天子之寵命，眞世所希有。銘曰：

峨峨仰山，如青蓮華，中有寶坊，古佛之家。天王衛門，地神扶棟，參差珠閣，蔵蔵金風。鬱鬱青松，羅蒼玉林，清風過之，振海潮音。住此山中，有大禪老，宴處寂靜，萬緣皆了。天子時巡，樂此境勝，謂師之道，與境爲稱。乃施重寶，增飾厥宇，結構崢嶸，駕軒鳳翥。師道既弘，帝眷益隆，位以司空，實古三公。師以佛心，爲國回嚮，福河沙界，功德無量。天子謂臣，時汝能言，勒碑此銘，惟千萬年。

明本

論說

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一一《山房夜話》 幻人僻居窮山，忽隱者過門，與對牀夜坐，時山月吐輝，窗白如晝。隱者曰：聞義學以禪定之禪，配吾達磨單傳直指之禪。以達磨曾有所謂《胎息論》，遞相傳受，而曲引第八識住胞胎時，惟依一息而住。故云：胎息者，以方吾禪定，亦依止一息而住。今議者遂枝蔓其說，離吾達磨爲二乘禪定之學，何如？幻曰：彼非謗也，是不識達磨所指之禪也，將謂離四禪八定之外，別無所謂禪。殊不知，達磨遠繼西天二十七祖，以如來圓極心宗之謂禪也。此禪含多名，又名最上乘禪，亦名第一義禪，與二乘外道，四禪八定之禪，實天淵之間也。當知是禪不依一切經法所詮，不依一切修證所得，不依一切見聞所解，不依一切門路所入，所以云教外別傳者也。惟大心衆生，夙熏佛種，不涉階梯，一聞千悟，得大總持。自此，或獨宿孤峯，或入廛垂手，縱橫逆順，道出常情，語默卷舒，不存窠臼，安有所謂禪定胎息之謂乎！蓋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凡六傳至能大師。師云：說個直指，早是曲了也。此說之下，豈容別有所謂語言文字而可傳受者邪？世有《胎息論》，不知何等謬妄之人，誣罔聖師而作，況是後人欲欺達磨者，乃跡其說，互相作妄。要知非欺達磨也，乃所以欺自心也。原夫世尊四十九年說法，實哀憫衆生之自欺，於生死中妄自纏縛，卒莫之已，所以示其心法，欲其不自欺。今反以其心法而自欺，則何所往而不自欺也。

或問：禪稱教外別傳，果有別傳之理否？每見義學紛紛於此不能無議。幻曰：義學以分別名相爲務，而於此不能盡分別之理，使盡究其極，則於別傳二字，當一笑而釋矣。何則？夫四宗共傳一佛之旨，不可闕一也，然佛以一音演說法，教中謂惟一佛乘，無二無三，安容有四宗之別耶？謂各擅專門之別，非別一佛乘也。譬如四序成一歲之功，而春夏秋冬之令，不容不別也，其所不能別者，一歲之功也。密宗，春也；天臺，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宗，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迨今，不曾欠少，擬心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純置，誠別中之別也。彼按圖索馬者，烏足以知之？聞吾禪有教外別傳之說，無怪其驚且駭矣。

或問：永嘉以惺惺寂寂爲藥，昏住亂想爲病，此說與達磨所傳之禪如何？余曰：《永嘉集》中，十篇大指，所明修證之說，大約取止觀法門。首則息念忘塵，次則境智冥寂，至於別立觀心十門，至玄至妙，深達無生。惟達磨只教人直下明取自心，此心既明，如人到家，自能隨時作活，更不廣引言教者，良有以也。其曲引神光處，惟言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此外不聞別有言說。但眞實於自心中有所契證者，則知循階級，歷涯岸，與直指之說大不侔矣，豈惟永嘉然？至若天台之三觀，賢首之四法界觀，皆曲盡此心之至理，使過去諸佛再現世間演說心法，逆知其無有過於此者！然不與達磨同者，蓋卽言教離言教之別耳。盡理言之，如《圓覺》以三觀互分

爲二十五輪，及《楞嚴》以十八界七大性證爲二十五圓通，豈止此一經，但涉經教中所陳修證法門，亦皆不與達磨所傳直指之禪，同途共轍也。何則？使苟涉言教，則不得爲教外別傳也。或謂：若然，則達磨之禪與諸佛言教異耶？對曰：我於佛祖之道，覓同相尚不可得，而何異之可見耶？爾不聞，教中謂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之說乎？然總持無文字，則達磨契之而直指也；文字顯總持，則諸宗即之而引導也。且達磨之道異於諸宗者，非其尚異而私出乎自己之胸臆也，乃遠繼靈山最後獨付大迦葉之心法也。其獨付大迦葉之道，亦非靈山一人之私有者，即盡法界衆生共稟之靈心也。故世尊興慈運悲，垂教設化之際，曲徇衆生利鈍等差之根器，其所謂大小偏圓，同異顯密之方便，不容自已也。

或問：問有言教與禪家直指之說同者，如《華嚴》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如《法華》謂：「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金剛般若》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及「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如《圓覺》謂：「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如《楞嚴》謂：「根塵同源，縛脫無二。」及知見立知等，以至諸經論中，其相似之語，層見疊出，亦豈待達磨直指而後然耶？幻曰：余不云乎，此文字顯總持者也。苟不曾向自心中眞實契證一回，徒說藥，不療病也。若是眞實有所契證之人，豈惟大乘經論之語能契達磨之禪，但是麤言細語，至若風聲雨滴，未有不與達磨所指之禪相契者。苟不能妙契自心於言象之外，但將大乘經論相似之語記憶在心，古所謂依他作解，障自悟門，又以金屑入眼爲喻，甚明，宜深思之，勿自惑也。豈惟經教文字不同達磨所指之理，且如禪宗門下，自二祖安心，三祖懺罪，南嶽磨甎，青原垂足，至若擊叉幌毬，用棒使喝，及一千七百則機緣，莫不皆是八字打開，兩手分付直下，更有何物爲間爲礙？你若不曾向己躬下透脫得過，擬將情意識領覽一個元字腳，記憶在心，是謂雜毒入心，如油入麵。又云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蓋知此事無人用心處，無人著意處，無人措足處，無人下手處，直須親向自己躬下蹉步，一踏到底，始解相應。凡咳唾掉臂，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如師子兒不求伴侶，始知前面一千七百則，皆脫空妄語，狐涎雜毒，焉肯涉他毫髮！惜乎間有一等聰明之士，不求自悟，日夕坐在雜毒坑中，分向上向下，全提半提，最初末後，正按旁敲，照用主賓，縱奪死活等，曲搜旁注，強立巧求，安個名字，喚作宗門關鍵，玄旨，以惑後人。更惑揀辨言語，區分機要，謂那個尊宿語，全提向上，不帶枝葉；謂那個尊宿語，新奇巧妙，凌爍古今；那個尊宿語，是道者禪，乾曝曝地，百般比況，萬種搏量，殊不知，前輩大達之士，胸中七穿八穴，無一物可守，臨機應物，信手拈來，初無揀擇，直下如迅雷掣電，擬覓蹤由，則劍去久矣，又安肯局於見量，弄峻機，裁巧語，思欲鼓誘後昆，俾其宗尚者哉？且前輩尊宿，應機垂示，其語言有麤細顯密廣略之不同途者，蓋各各發自眞心，初無造作，如洪鐘巨鼓，隨叩而聲，其聲之大小清濁，本乎一定之器，或器之不逮，苟欲微加外助，則失其本眞矣。今之禪流，將欲據大牀，揮麈尾，首取諸家語要，揀擇記持，及漁獵百氏之雜說，以資談柄者，是說禪之師也，不惟不能與人解黏去縛，而亦自失本眞，喪壞道眼，如此妄習，互相趨尚，既失祖庭之重望，又安有所謂起叢林，興法社之理哉！原夫世尊出世，達磨西來，咸欲與盡大地人解黏去縛，是你最初不識好惡，把自家一片本來清淨潔白田地，妄以無邊聲色污染得無措足處，及乎捨親割愛，依師學道，且前面之污染莫之洗滌，而又添入如許多佛法知解，使伊重失本心，深可憐憫。所以前輩唱導之師，忍俊不禁，出來吐一機，垂一令，如吹毛劍，向伊重處一截，直欲斷其生死命根，誠以眞慈痛憫而然，豈圖門高戶峻，以重後學之仰望邪？蓋前輩大達之士，最初皆是的的以己事未明，跨山越海，求人決擇，忽撞著個整訛訛頭，透脫不去，如吞栗棘蓬相似，又如遇怨敵相似，孜孜於懷，經寒涉暑，廢寢忘餐，至於終身無斯須間斷，決不肯容易覓人開示，亦不肯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直欲待其眞機自發，打破疑團而後已。自有宗門以來，凡有契有證者，莫不皆然。所以一個個腳跟穩密，等閑動步，如師子兒驚羣動衆。故宗門以此相因，而有做工夫之說焉。

或問：永明和尚作《宗鏡錄》百卷，廣引大乘經論之文，配吾達磨直指之禪，其志亦奇矣，似亦不免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乎？幻曰：不然。達磨自至此土，其直指之道，六傳至曹溪，溪又九傳至大法眼，眼又二傳而至永明。其間哲人偉士，奇蹤異行，雖後先錯出，照映今古，而三藏學者，不能無議於吾道。由是永明和尚弘多生智慧辯才之力，該羅經教，述而辨之。其縱橫放肆，左右逢原，是謂即文字之總持門也。俾三藏學者，不敢置吾徒於佛海之外，與明教和尚之《輔教編》，精搜百氏，博達羣書，伸釋氏之眞慈，杜儒門之重嫉。此二書乃佛祖之牆岸，謂開鑿尋文解義之端不可也。苟無二師之眞

識玄解，是不可徵效而作也。或謂：永明卓爾復出，萬善同歸集，與宗鏡之說不同，何著述之自反也？余曰：心乃萬善之本也，宗鏡之說萬善歸心，此集則散一心入萬善，其卷舒開合，未嘗不相通也。蓋防禪者之未悟而駱萬行也，亦止觀學者議台禪之不談萬行也，故申而明之，非苟然也。古今天下之師，捨永明其誰歟！或謂：禪家於萬行不可不修邪？余曰：達磨門下，貴悟明自心，此心既明，於六度萬行無修與不修之過，或修之，或不修，則無能修所修之執；或不修，則無任情失念之弊，苟此心未了，則修與不修俱名虛妄。禪者宜以明心爲要，萬行可以次之也。

又卷一九《東語西話續集》非一歲無以終萬化之功，非一心無以收萬法之跡。然而，春夏秋冬之令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歲也；頓漸偏圓之理雖別，其所不別者，同一心也。且歲不知有春夏秋冬，而四序成其歲；心不知有頓漸偏圓，而四教彰其心。如是，則知都別而同，都同而別也。都別而同，四不離一；都同而別，一不離四。惟同，則不能徹其化跡；惟別，則不能會其本源。於是，同別之旨，不容不兩立；本跡之門，不容不雙收也。每聞議者謂：一代時教，彰如來之本懷，罄無不盡，彼云教外別傳者，豈教外果別有未盡之法爲傳耶？儻別有所傳，則名外道，或別無所傳，則妄誕之跡不容掩也。余嘗以前說遮之，茲復謂議者曰：聖人初生下時，手指兩儀，足行七步，何教義所攝耶？此乃別傳之最切顯示也，豈待末後拈一華以示迦葉，謂之別傳者乎？中間四十九年，隨機演教，於正直舍方便處，皆是別傳之旨，又豈止乎最初末後而已哉！所云別傳者，非教外別有所謂禪也，非心外別有所謂法也，非離言說外別有不形言之秘密三昧也，非理外別有理也，亦非一向無事，而故作是言也。何則？自始泊終，惟示一心也。依一心所演，惟一法也，安有所謂別哉！當知靈知心體，離言說相，離見聞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乃至離一切諸相。雖曰離言說相，非言說不能立其教；雖曰離見聞相，非見聞不能傳其教；雖曰離思惟相，非思惟不能達其教；雖曰離文字相，非文字不能宗其教。故知言說文字等乃教也，離言說文字等乃教外別傳也。所云教者，宣明此心也；所云教外別傳者，即超出言象而妙契此心者也。使言說文字外別無旨趣，則經中不應言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又云：此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或謂：言說文字等，果不可契如來之心耶？曰：不然。豈不聞，始從鹿野苑，終至跋提河，於是二中間，未嘗談一字，於此間，大藏教，曷嘗有言說文字等相之可得也。苟不洞徹如來之本心，則滯有文字非教也，執無文字非禪也，動爲情縛於有無之間，則教禪俱不取也。然教外別傳者，目之爲禪，此禪即心之異名，非人天二乘所謂八定四禪之禪，必待枯形死心，泯情絕識之謂也。蓋此禪之體，如金剛王寶劍，自非上根利器，坐知夙習之士，領於機先，薦於言外，欲向見聞思惟等擬涉毫芒，則刻舟窮鑿哉！遠自少林，相傳迄今，如印印空，雖文彩不露，而至理獨存，信別傳之說，良有旨焉。通而言之，禪即離文字之教，教即有文字之禪，覓一毫同相，了不可得，復何別之有耶？其所別者，乃化跡之設不侔爾，譬如堅冰烈日之不可同日而語也。

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此語流布叢林，古今之下，鮮有不墮於意識者，盡謂著衣喫飯，動靜語默，一一天眞，離此天眞之外，擬涉念慮，早是不平常了也。古人道個平常心是道，兩手分付，只遣一切平常，佛法世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乃引張拙秀才謂：隨順世緣無罣礙，皇繫生死等常華，是平常心；麤居士謂：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是平常心；三祖謂：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是平常心；馬大師謂：見色便見心，無色心不現，是平常心；又古德謂：翠竹眞如，黃華般若，是平常心。但是古人凡說到日用本來具足，不離見聞覺知處，皆配之爲平常心。若然，則總不出個意識搏塊。蓋南泉實不於此處翻坐，而從上古人，亦不向這裏埋跟。但是不曾親向趙州來問，南泉未答以前應得，擬生寸念，徇其語默，引起意解，徹底不平常了也。更若廣引古人，垂手利生，方便接引處一言半句，以之取證，轉見崖州萬里。或謂：即今對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謂，雖舉念動情，而不住諸相，是平常心；或謂，有無不礙，聞見混融，是平常心；或謂，寒則添衣，熱則搖扇，是平常心；或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眞，細語麤言，皆第一義，是平常心；或謂，古人痛棒熱喝，擊叉輥毬，機無停滯，道出常情，是平常心；乃至種種作爲，種種思想，種種湊泊，要與個平常心相似，無異掩耳盜鈴，自取欺誑。但是玄言聖量，妙理眞詮，總不與平常心相應，況是迷惑貪妄，顚倒情識，而能遠契平常心者乎！當知平常心不屬知，不屬解，乃至不屬一切和會領略，擬涉知解，則安有平常之理乎！昔雪山夜觀明星，是悟此平常心，迦葉破顏笑，二祖禮三拜，是明此平常心。至若太原問角，鏡雲見桃，凡一機一境，有契有證者，莫不皆契此平常心。今日要與此個

平常心觀體無間，須是親如他佛祖瞥地一回，則信乎指來，無一毛頭不與宗常心相應。雖迦文放眉間照萬八千土之光，出徧覆三千大千世界之廣長舌相，與夫納須彌山於芥子，建寶王剎於毛端，甚而至於橫身火聚，闊步刀山，亦未有一事不與平常心相應者。但迷人不知，而自見等差，於等差中，更莫有不自此平常心顯現。乃知無邊衆生雖重迷極障，於無盡苦趣，動經塵劫，未得棄離，亦未嘗有絲毫不出此平常心者也，特自昧而不覺耳。南泉又謂：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這一絡索，將謂盡力扶持，殊不知，破蕩不勝其夥矣。爭似永嘉道個絕學無爲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與此平常心差近。且孰爲絕學，孰爲無爲？殆不容舌也。

傳記

祖順《元故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峯和尚行録》

禪師諱明本，號中峯，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翌日遂生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訐便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讀《論語》、《孟子》未終卷，已輟學。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臂，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夜則常行，困以首觸柱自警。居近靈洞山，時登山頂習禪定。甫冠，閱《傳燈録》，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什麽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已而沙門明山者，指師往參天目高峯和尚妙公。高峯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驩然，欲爲祝髮。師以父命未許，高峯曰：可舉燭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沈溺。未幾，誦《金剛般若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悟。由是，內外典籍皆達其義趣，而師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時年二十有四，實至元丙戌歲也。

明年，從高峯薙染於師子院。又明年，受具戒。又明年，觀流泉有省，詣高峯求證。高峯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高峯曰：我但度竹籬子與他。師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沈衆中，人無知者。於是，高峯書眞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師請益，衆由此知歸。淮僧子證，嘗問高峯諸弟子優劣，高峯曰：若初院主等，知半解，不道全無；如義首座，固是根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卻是筆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壬辰，松江瞿公霆發，施田二百七十頃，創山之蓮華峯建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冬十一月，高峯將遷化，以大覺屬師，師辭，推第一座祖雍主之。大德丁酉，師登毓山，遊廬阜，至金陵，戊戌，結菴廬州平山，學者輻湊。師雖拒之，而來者愈衆。庚子，結菴平江鴈蕩，衆請夥，遂成法席。癸卯，瞿公堅請師還大覺，師力辭避之。時吳興趙公孟頫提舉江浙儒學，叩師心要，師爲説防情復性之旨。公後入翰林，復遣問《金剛般若》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公每見師所爲文，輒手書，又畫師像，以遺同參者。乙巳，師還山，廬高峯塔。丙午，領師子院。至大戊申，仁宗皇帝在東宮，賜號法慧禪師。已而乞食勾吳，因謝院事。己酉，道儀眞，卽船以居。庚戌，衆請還山。今兵部尚書鄭公雲翼，時僉浙西廉訪司事，候師餘杭問法，師推明經世出世之學以答之，詞見《語録》。辛亥，師復船居吳江，陳子聰建順心菴，請師開山。既而渡江，擬遊少林。至返，隱其名，僦城隅土屋以居，嘗俗爭相瞻禮，皆手額曰：江南古佛也。壬戌，結菴廬州六安山，江浙省丞相奉書訪問，師去之東海州。癸丑，瞿公霆發以兩浙運使終，師還居其喪。公子之時學，奉宣政院疏，復請師住大覺，師舉首座永泰代己。泰欲承嗣師，師俾泰嗣開先。山萬公，蓋以院易嗣，其來久矣。問師之風者，莫不多之。丞相延師私第，懇請住持靈隱禪寺，師固辭。中書平章又請曰：師之道德孚於人者博矣，宜順時緣住一刹，以恢張佛祖建立之心，無多讓也。師曰：夫住持者，須具三種力，庶不敗事。三種力者：一道力，二緣力，三智力。道，體也；緣，用也。有其體而闕其用，尚可爲之，但化權不周，事儀不備耳。使道體既虧，使神異無算，雖緣與智，亦奚爲哉？或體用並闕，而冒焉居之，曰因曰果，寧無慊於中乎？某無其實，故不敢尸其名。平章知師意堅，弗敢強，師辭以末疾，還山中。

延祐丙辰春，上命宣政院使整治釋教，距杭，期入山候謁，師聞，避之鎮江。丁巳，丹陽縣均建大同菴，延師居之。戊午，衆請還山。九月，上顧近臣曰：朕聞天目山中峯和尚道行久矣，累欲召之來，卿每謂其有疾，不可戒道，宜褒寵旌異之，其賜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並錫金襴袈裟，仍勅杭州路優禮外護，俾安心禪寂。改師子禪院爲師子正宗禪寺，詔翰林學士承旨趙公孟頫

擢碑其賜　特贈高峯利物佛日普明廣濟禪師　先是駙馬石景芳、潘玉主璋、遣參軍洪綸齎幣致弟子禮，期請上命，南來參叩　已未秋九月，王奉御香，入山謁師草廬，咨決心要，請師陞座爲衆普說，師激揚提唱萬餘言　王復求法名別號，師名王以勝光，號曰眞際　王因建亭師子巖下，以記其事　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溪山席，強師主之　師貽書院官，辭不就，結茅中住山，將終焉　山北距西峯三十里，重溪複澗，穿徑崖險，捫蘿薜，冒豺虎，緝白隨禮無虛日　師愍其跋涉，尋歸草廬　十月，英宗皇帝特旨降香，並賜金襴僧伽梨，詔行宣政院官親詣山宣諭恩意　時江浙省右平章，今丞相答剌罕脫歡公，命理問官阿敦偕院官行之，乞師法語　中書參知政事敬公儼，亦嘗通書問法　其爲天子大臣所知遇蓋如此

師每斥學者只尙言通，不求實語　常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所習所重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　畢竟病在於何？　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　凡見學者，輒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　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是生死　師曰：便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是生死　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　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　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　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　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　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　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　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割腳？　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　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　師之激勵復學皆此類

癸亥春，一日，師自敍其出家始末，曰：六旬幻跡，每見禪者作務，則曰：汝種蔬欲爲誰鑵耶？　汝負舂欲爲誰炊耶？　師蓋已有去世意　至六月十五日，折簡大用上座曰：幻菴向秋決作離散計　繼書屬門人：幻者朝死夕化，骨便送歸二塔，若停龕祭奠諷經，人祠做忌，一切佛事，不許徇世禮也　復條示師子寺，惟以放下節儉，克究初心，愼守開山明訓，令法久住之意　又遺誡門人，其略曰：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汝喚甚麼作佛法？　任以百十聰明，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十七尸則陳爛莫舉，自氏諸子，復頭註解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　此事向道無汝會處，汝轉要會，轉不相應　莫見與麼說，便擬別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接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個要會底妄念　惟具大信根，叩己躬下，眞參實悟，乃能荷負，若作荷負想，依舊沒交涉　當知衆生結習濃厚，無汝奈何處　汝若無力處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匊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　所以道，佛法無汝會處，生死無汝脫處　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拶透，始信余言不相誣矣　越十日，師示疾　有來省者，師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坍壁倒，不可久住也　語笑如平時　學者強師服藥，師謝之曰：靑天白日，曲徇人情耶？　揮去　僧有告歸吳門者，師曰：何不過了八月十五日去！　至十三日，手書遺別外護，仍寫偈遺別法屬故舊　十四日蚤作，復寫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　置筆安坐而逝　停龕三日，身體溫輭，顏貌不少變　有禪者乞翦爪髮供養，誤傷指端，血津津出如生　時道俗數千人，奉全身塔於寺西之望江石　先是，其年春凍凍，山中大木皆摧折，若世所謂木稼者，識者異之　至於殁之日，白虹貫於山之巓　師生宋景定四年，歲癸亥十一月二日，世壽六十有一，僧臘三十有七

初，侍高峯於死關日，作夜坐，曾不沾席，勵精勤苦，諮訣無怠　逾十年，親承記莂，退而藏晦　以住山交聘，避走南北，所過輒成寶坊，俗率自化　海內學者，望風信慕，識與不識，皆尊之曰大和尙，家繪像而敬事焉　其來瞻禮，絡繹載道，祁寒暑雨，逮無虛日，每塡溢山寺，至無以容　其道德所被，上自天子萬里延慕，屢欲召至闕庭，而卒莫之能致也　王公大人，北面事師而鄉道者，傾動一世；下逮屠沽負販，優伶工伎，廝輿暴悍之徒，師一眞慈相，與隨宜說法，未嘗以高下貴賤而尊易詔濟之也　得師半偈，不啻重寶　或藏師所薙髮，輒產舍利　有疑謗者，一接言容，無不遷謝，爲師外護　遠至西域北庭，東夷南詔，接踵來見　南詔沙門素聞敎觀，東來問法，實自玄鑑始，鑑嘗於師言下有省　繼而普福等五比丘，畫師像南歸，至中慶城，四衆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　由是興立禪宗，奉師爲南詔第一祖　師之法量汪洋，辯才無礙，至於悲願誘掖，諄諄誨諭，戶牖日滿，一無倦容　故登師之門者，如泛重溟，不測涯涘，如餘醇酎，不覺醉悅　及其勘辨學

徒，決擇心法，無假借，愼許可，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嚴不少貸。其爲文，信筆萬言，了不經意，而其辭必歸於警昏聵，明宗旨，闡義解，顯正悟，極於第一義諦而後已。若夫立身倡道，每視古德前言往行，或有缺漏，輒爲歎息，而師之行事，則不蹈其失墜也。故師之立言示訓，非其素履而躬踐者，則終其身不言也。至於退恬逃名，根於天性，清苦自持，尤矜細行。大覺、師子二寺，由師克成，及奉勅撰碑，師不惟不肯涉分寸功，並其名字亦不肯與於其間也。隨所寓草創菴廬，皆曰幻住，又因以自號焉。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受之終不衣也。游淮汳，井汲艱遠，遂終身不復類浴。聞說人過失，則俯首不答。凡傳記語涉攻訐毀譽，則掩卷不觀。僧有卧疾者，則濟以湯藥，而策其進道；僧有省親者，則施以財法，而勉其孝養。

師嘗撰《楞嚴徵心辯見或問》一卷，《信心銘闡義解》一卷，《山房夜話》一卷，《幻住家訓》一卷，《擬寒山詩一百首》，總題曰《一華五葉》，復撰《金剛般若略義》一卷，《別傳覺心》一卷，《東語西話》一卷，門人集師遺文曰《東語西話續集》二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並傳於世。師之自序，略曰：「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抱愧沒齒。平昔懶退，非矯世絕俗，蓋以文字則失於學問，參究則闕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之所稱道，蓋報緣之偶然耳。」於戲！師乘大悲願力，爲法檀度，觀時適宜，隨機應物，如摩尼珠無有定色。爲未證得謂證得者，說我無悟由；爲求名聞利養者，韜晦嚴谷；爲毀犯律儀者，演毗尼法；爲滯前塵而溺多聞者，闢知見海，導以正悟；爲圓機者，直示向上。師皆以身先之，而不事夫空言也。然一心平等，泯絕去來，不留朕跡，概非常情所得而窺測也。每念師出處言行，或承之於家訓，或見之於行事，或徵諸老宿，或質諸遺文，謹敍次而錄之，然猶以景像求師者也。其不可以景像求者，又烏得而盡紀也耶！

泰定元年八月甲子，法弟比丘祖順錄。

紀事

明本《天目中峰和尚廣録》卷一八《東語西話》　情何物也，執而不化之見妄也。未有情而不執者，未有執而非情者。情之所以執，蓋出於迷妄也。所迷者何？乃迷自性，轉而爲情也。衆生之情執有同焉，有異焉。謂同，則同乎憎愛；謂異，則異其憎愛。所趨之見，差別萬殊，不可得而一也。有二人焉，一人執東爲是，則所向皆東；一人執西爲是，則所向皆西。其執東爲是者，每以西爲非，而不知執西爲是者，反觀吾之東亦非也。其執東者，不知西向之人，指吾東爲非，其進東之步益遠。自以爲益是，彼以爲益非。其執西者亦然。二人之所執，不翅矛盾之不相入也，以其不相入，則天下之是非未有能同之者。故聖人世起而救之，垂言立教，必欲同其是非之心，化其所執之情。奈何教跡愈彰，而是非愈熾。且古今三教鼎立，其互相詆訾者，以各專門，不容其不是非也。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惟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物爲教，標一心爲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其所以，特不過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以即文字離文字之執未化，而教與禪宛如冰炭，蓋有離即之二也。至若教非教，禪非禪，雖聖人亦不能不歛衽而退縮矣。且日親性理之學，尚不能化其所執之是非，使素昧教理之人，忘其所執，不徇是非，又何異戒飢人見飯而勿餐也。古德有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之訓，昭若日星。未即驗其語者，蓋情執未化，不能不見是非也。要而言之，化執無越於忘情，忘情莫先於悟性。性其悟矣，則情不待忘而忘。情忘，則是非之執若春霜當赫日，安有不化之理哉！

幻人世居杭之新城，族孫氏，祖遷錢塘，父母生子女七人，幻居其最後。方離襁褓，惟以歌唄佛事爲兒戲，鄰人異之。七歲從市學，讀《論語》、《孟子》未終，九歲喪母而輟學。蚤負出家志，以世相日拘，百計莫脫。至廿四，其所縛之世相，不待作意而劃然自解，實至元丙戌歲也。是年五月，獨登山禮先師，已而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解。自爾，經書語言頗沾其味，非悟也。丁亥二月，信女人楊氏，授以資具，從山海翁登山薙染。己丑，充堂司。庚寅，欲潛去，密爲松公所知，助腴田三畝，復令參堂。未幾劒疾，先師令給侍。辛卯春，瞿公施田莊不受，俾馳書歸瞿田。壬辰，充庫務，癸巳甲午，惟奔走施門。元貞乙未，先師卧疾不起，奉葬畢，即去山以酬宿志。丙申，往來吳門。大德丁酉春，挾狀舒之天柱山，秋至廬阜，冬還建康，匿影草廬者十閱月。戊戌冬，結幻住菴於弁山。己亥冬，結幻住菴於吳門，庚子辛丑咸居焉。壬寅，大覺請住持，而避走南徐。癸卯，送布衲歸大覺。

日辰，歸守先師塔。乙巳冬，領師子院事。丙午丁未，至大戊申冬，因分衛吳松不返。己酉，買舟儀眞，夏繫纜於寶城。庚戌，歸天目居山舟。辛亥，復爲船居，往汴水。皇慶壬子春，結菴六安山。秋，舟往東海州。癸丑春，舟次開沙。夏，送定叟住大覺，就寓環山菴。延祐甲寅春，復領師子院事。乙卯，結菴大窩。丙辰春，渴疾作楚。夏，舟泊南湾。丁巳，居丹陽大同菴。戊午，復還天目。己未庚申，至治辛酉壬戌，六十歲矣。是年之夏，結菴於中佳山。自丙戌至壬戌，整三十七白，而幻跡方將遠引爲避緣計。余初心出家，志在草衣垢面，習頭陀行，以冒服田衣，乃抱終身之愧。且文字失於學問，參究缺於悟明，尋常爲好事者所稱，蓋報緣之偶然耳。平昔惟慕退休，非矯世絕俗，使坐膺信施，乃岌岌不自安也。古人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今余六十，返思往事，大率情妄所蔽，何有當於理哉！浮光幻影，變在須臾，故書此以自警云。

又《天目明本禪師雜録》卷上《結夏示順心庵衆》 今日一個四月十五，爲之結夏。當知二千年前，鷲山會上，亦有個四月十五日，爲之結夏，自爾相延迨今，處處叢林不違舊例。九十日無繩自縛曰禁足，曰安居，殊不知，本色道流，自最初一念要決了生死無常大事之頃，此足於是而禁，此夏由之而結，以盡平生歲月，併之爲九十日，不多不少，不減不增，必期與此事覿體相應，然後謂之佛懽喜，僧自恣之時節也。如其不委，只欲效世相流布，以禮樂規矩，循守而不敢過越，是謂坐夏，不惟孤負佛祖，而亦埋沒自己者多矣。今日庵居十餘衆，各各是知有此事者，不肯自孤負，自埋沒，況當此法歲甫臨之頃，乘時奮起一片決定不退轉，猛利無間眞實身心，單單提起個無義味話頭，自最初一日，立定腳頭，不得分毫移動，密密與之做向前去，一日要見一日功程，一時要見一時應驗。自上首一人，至最後一人，遞相警策，彼此琢磨，不雜緣，不妄作，不共語，不異念，不隨物轉，不逐境移，不循古矩，不存新格，不厭凡，不慕聖，乃至一切俱不爲，單單只要己躬下一著子明白。忽然被你冷地透脫，方知九十日只是一平生，一平生即是九十日，以至二千年前不異今日，今日不異二千年前，鉤鎖連環，了無間斷，是謂「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之時也。苟或不爾，只個順心庵無異二鐵圍，勿謂安居無事，因循九夏，逆知其平生之志願之不遂，於斯可見矣。菴主寄紙來請爲衆警策之語，以大事究之。不惟衆人，菴主亦自照顧。

禪是諸人本來面目，除此外別無禪可參，亦無可見，亦無可聞，即此見聞至體是禪，離禪外亦別無見聞可得。諸人聚首於此，各各有一則不了公案藏之肺肝，甚非小緣，十二時中，莫錯用心。好古者道：參禪學道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除此外又何所爲而不名錯用心？即此事且置之不問，只如諸人，各各胸中自有一本古清規，且不要犯他苗稼。且如五更堂前板響起參時，便是不要洗面，也須隨衆下地走一遍了，伺候大衆入堂時，則上被位端坐，但聽開靜板鳴，則摺被搭袈裟，過鉢位喫粥。凡喫粥飯，須看上下，衆速則速，衆遲則遲，庶幾不動他人心念。況是起居動靜，各各有威儀隨之，莫道我是辦道人，大悟不拘小節，爭奈你未悟何？中間有不循規矩者，無他，蓋是爲道之正念不切，所以動成蠢蠢，破犯律儀，自失正因，起他輕慢，此諸人各自體察。如巡堂法，痛爲生死大事未即明了，如恐虛延歲月，被人打一下，不問自家困不困，如飲甘露，當奮起勇猛，極力向前，豈可返生嗔恨，而懷報冤，此豈理耶？生死無常，是萬劫刀割不開，鋸解不斷底一段惡習，在今日既肯發此最初眞心，高栖窮寒之頂，恨不得延一日光陰爲十日，立定腳頭做去，凡見日落山時，深生嘆惜，又過了一日也，道業未辦，眼光落地，畢竟將何酬報佛祖檀越？直待手忙腳亂，何不趁今日病未及體時，早討取個倒斷！明本上座所見如此，且不會爲人打爛葛藤，但只如此從實相告。本欲聽諸人過菴道話，適有西山之往，重煩藏主代白一遍。各自充心，切莫容易，望謹慥精神，早求解脫，亦不聽無時度水過山相尋，於道無益。

又卷中《示正聞禪人》 本色出家兒，須得坐披衣，乃可受人天供養。以教中言坐，則謂諸法空，言衣，則謂柔和忍辱。以禪宗言坐，則謂一念不退轉，言衣，則謂洞悟自心，不帶枝葉。苟或不爾，則寸絲滴水，定當愼償。從上佛祖，眼不耐見，開此個甘露法門，非求安逸也，非求閑散也，非求高尚其事而播美名，非求積聚滋多而規惡利也。古人三衣一鉢外，皆目之爲長物，乃頻頻說淨，而不蓄斂也。惟清苦自鍊，不敢犯他苗稼，動他心念，密護安倩，深調禪味，則其大辨若訥，大巧若拙。誓在萬人之下，不居一物之先，謙以降其身，不專己所長，而眇視於不能者也。惟恐一念不存乎道，不克乎己，不利於物，不究於心也。其參學之正念，念念策勵，不到古人田地，雖大節莫變，大難莫奪，必期其高超遠到而後已。審如是，則終身不動亦得，徧界游行亦得，俱無所間然也。正聞禪人出紙求語警策，乃信筆以示之，誠能不違此

說，則得坐脫矣何奈哉！西天目山幻住道者，書於環山精舍，時延祐甲寅八月二十六日也

又　古人學道之有靈驗者，蓋偷心死盡故也　使偷心一毫死不盡，則萬劫無有自成之理　直而論之，死得一分偷心，則是學得一分道，死得偷心五分，則是學得五分道，偷心全無，則全體是道　蓋偷心之障道，猶飛埃游塵之覆鏡光也　今人惟知有道可成，而不知有偷心可盡，或偷心之未盡，而欲道之有所成，是猶坐臥於水中，求其不濕，天下古今無是理也　昔永明和尚痛言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使會成公案，祖父家珍不得受用也，謂情生想變者，即吾所言偷心之異名也　一切時要教情不生，一切處必欲想不變　會須眞個把生死大事，橫於胸中，塞於意下，情方欲生而遭其障，想將擬變而遭其奪矣　你若不以生死大事切於胸中，看個話頭，必於悟證，但一向邊捺它情想之不生不變，是猶元氣既喪，而事吐故納新，爲哉！古人有參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　斯言誠貫通三際，學道之大本　苟不以生死無常爲己重任，而孜孜欲會禪會道而參究之，是猶使辟穀五事其畔穫，而不知非所務也前輩三十年五十年，志益堅，念尤切，行逾加，而莫肯斯須少間者，非師友策發，叢林從與，皆說排遣，方便誘進而然，蓋其根本，只是一個痛念生死之志願未由果遂，使今生不了，復何時而有自了之理哉？進道之念，或自不眞切，縱佛祖果有草芥入聖之神異，不翅令阿羅漢之起三毒，雖強而爲之，決不能悠久者必矣　有人於此，必欲會道而學之，而不能照破目前浮幻不實之境緣，時遭其引起妄念，攀緣不息，且妄念既興，雖學道之力如丘山，將見日遭其斲葬無餘矣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何謂狂心？但離卻痛念生死之事，提個所參底話，盡形究竟之外，應有百千超卓世表之所爲，皆不能出此狂心之譏耳　少林謂：『外絕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然入道且置之不問，此心還曾如牆壁也未？如其未然，欲望其道有所入，多見其不自忖矣　參禪盡一生不會，學道盡一生不明，但不輕放捨此以參以學之正念，管取有高超遠到之時　苟或捨其正念，妄以情識穿鑿，以他言爲己解，縱會盡古今，坐斷佛祖，無乃妄陳狂見，自取過咎，甚非眞實道流之所爲也　聞禪人出紙求做工夫細大，予因無客，信筆不覺葛藤如許，爾如有志，則予亦不爲虛設矣　勉之！西天目山幻住老頭陀書

又《示懷正禪人》

本色道流，眞正以生死大事爲任，十二時中，更無斯須妄念，單只向自己躬下著到　雖面前縱有百千般殊勝事，百千般障意事，百千般魔雜事，四面八方之所圍繞，終不爲其奪，亦不爲其所障，自然念念不忘，心心不間　設使暫忘暫間，須與舊接續將去，也不受人排遣，也不受人勸誘，也不受人籠絡，也不受人欺瞞　蓋自家眞心一發，決欲取證，也不問在孤峯絕頂，也不問在鬧市聚落，也不問在熟處，也不問在生處，乃至一切處，俱不問著，但只是有路可上高人也行，當知道人家一個安身處　雖則一動一靜皆根於定業宿緣，非苟然爾，當知非苟然處，其實如夢如幻，如影如響　如今，往往學道之士且不眞實向生死大事上用心，最先立定腳頭，不討個分曉，卻要向夢幻影響中念念分別　即此分別不已處，早是生死與交接你了也，更欲超越，又何啻卻步之求前矣　然學道非小因緣，乃世間無大極之大事，倘或不能發此大志願，向前做個倒斷，則何有益於理哉！你看古人操志於此，便先將一條躲性命，斷送入無魂必死之鄉，盡此一報身，猿亦得，苦亦得，病亦得，雞亦得，手雖不握三尺利劍，只是無物敢嬰其前，是謂大丈夫決定事業，步驟不俗者如此爾　錦州懷正上人，棄家山成見受用，有志於道，良可加敬，因出紙求語，就寫此以遺之，並爲說偈：參禪最要心懷正，正令全堤只麼參，參到了無依倚處，前三三與後三三

又《示業海淨禪人》（嗣法於師）

男子大丈夫，負一片撥天志氣，捨塵勞，離愛網，出叢林，入保社，單單爲一段生死無常極大事　所以從上諸佛諸祖，大起哀憫，垂言立教而救之，良有以也　正此法道澆漓之際，扶宗樹教，未敢相免，若只究明自己，也須腳跟下靠得那一著子，眞實穩當始得，也須是自己身心放得一切下始得　若放得下，靠得穩，盡此一生與麼去，爲己爲人，總在裏許。脫或不爾，雖今日四體安逸，百事現成，即是它時異日，千重百匝之鐵圍山也。設使縱其情欲，隨其有心，流落今時，又豈止鐵圍山而已哉！只如今夏，轉眼是半夏了也，還曾觸物無礙，還曾打成一片麼？不然，則前半夏已過，後半夏亦爾，與麼在叢林中過千百萬億夏，正是癡狂外邊走　更有一個最急末後句，眞實相爲，不辭舉似，光陰身世渾如幻，生死無常莫等閑

又卷下《示本色道人》

要做本色道人，別無他巧便，單單只要不惜身命，忘死向前，猛做一回，做到著力不得處，用心不得時，正好用心，久久與麼推，與麼行，十個有五雙，管取心空及第去　如今多是根浮腳淺，無主宰，

無正見，無力量，無作略，輕遇著一些子逆順境界，便被他攙奪去，使乃著力不得，用心不得。殊不知，著力不得，便是眼光落地時著力不得，那時既無著力處，便是出牛胎入馬腹底路頭也。今日眼眨眨地用心不得，便是你臘月三十夜無用心處底影子現前也。那時無用心處，未免大開兩眼，被他生死無常熱瞞去也。本色道人既無父母之奉、妻子之養、征役之勞、口體之費，單單一條性命，最先要與之拈向壁角落頭，只有個要了生死底心，提起個所參話頭，今日也只如是做，明日也只如是做，莫問三生六十劫，也只如是做，縱使鐵圍山高俟，也奈何你一個堅固不退轉，不變易底心不得，管取一念超越無礙矣。你信此事不及，靠此事不穩，踏此事不實，把此事不定，敢保你無所濟於此事者必矣。古之所謂，但辦肯心，決不相賺。

又《示逸禪人》　古今天下所傳佛法，安有教內教外之分。古佛出現，不奈衆生迷失自性，妄逐輪迴，於無言象中，演出一大藏教，更無一字不與人破除生死，令自悟本性。嗟！一等學者，不本聖人之本意，各專其所學所解，自謂會佛法，肆口而說。殊不知，不曾悟自本性，其說益多，其迷益重，以故少林初祖眼不耐見，直指其心，見性成佛，脫去知解。今之禪林諸師，又泛引臨濟三玄、洞山五位，重人其知解之門，所以又隔去。此知解，只把個無義味話，教你立決定信心，盡其形命參取。你又信不及，又要老僧指示教內教外之說，引起知解，你用心若如此顛倒，驢年也未會悟在。逸禪人，此去或不立定腳頭，如枯木死灰參去，再要覓知解，決不請相見。至祝至祝，老幻某書。

又《示意禪人》　佛法全體是你具足底，你才瞥生一念，要向佛法上著到，早已墮落意地，永劫不與佛法相應。你若眞正不肯放過生死大事，又不向一念未起時披襟荷負，但將個四體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隨你一切處住坐，密密參取。正當參時，但是從前記憶得底經教義理，並古今宗乘中公案語言，並不得記半個字在胸中，亦不得將半個字掛在口皮邊，十二時中，兀兀如大死人相似。只如此單提所參話，參取久之不退，自有個超然頓悟底時節。你若未親到此個正悟底時節，只要將心意識向相似語言上和會知解，任你解得一擔禪道佛法，是名咂嚥野狐涎唾，萬劫無你了辦處。意禪人，記取記取。

惟則

論說

惟則《天目惟則禪師語錄》卷八《答仲温副使病中疑問》　北行別余之日，官從林立，睟然春姿，獨足下頗有晦色。竊謂去家割愛，無怪其然。詰朝得報，登舟忽疾作，遂艤留關外。既而留三日，病不退，遂不果行。竊疑行興既阻，病勢必增，復自解曰：仲温達士也，坎止流行，素善處置，況近年篤志聞道，今父子兄弟別而復聚，諸良醫爭願納誠以取効，非久必平復，豈料淹淹一至乎此，可怪也。足下才德粹美，秉清要之權者十餘任矣，忠孝兩全，朝野交頌，民無貴賤老少，被其澤、嚮其風者，咸不願其一日去官，及聞有疾，恨不能以身代之。其得人之感戴慕望者若此。勳業方興，乃縮縮退避，以究吾宗別傳之學。每語人曰：某之精神夢想，無日不在師子林下。今病既劇，復取余向來勉勵激策切要之語，書而揭之窗壁、梁柱、几榻、屏帳之間，使其坐立卧起俯仰，皆在眼中。旦夕二僮奉藥粥外，便壁雜嘖，皆屏絕，此尤見處置有方，而操守有力，豈常流所可擬哉！昨暮，令尊平章公來，再三致懇，謂足下欲邀余一會。余既久不出山，且知病中亦厭喧雜，縱草草一會奚益？遂託平章公致意云，不會最親切。今晨繼領來命，陳所疑問者凡數條，因得徹見足下之底蘊，而有以發余之所當告者焉。

來問：諸經教中，或說空，或說有，或說不空不有，何者爲的義邪？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法說隨機，不守一途方便。若彼衆生爲名相所迷，而著於有者，說空以破之；或不著有，而復著於空者，說有以奪之。偏空偏有，固非實法，不有不空，亦非了義。若夫直示一心妙圓性體，應以四義明之。四義者，當處卽空，全體卽有，非空非有，卽空卽有是也。空則不動不變，不立一法；有則隨緣變現，諸法宛然。是以，《楞嚴經》云：非一切法，卽一切法，離卽離非，是卽非卽一非一切法者，空也；卽一切法者，有也；離卽是卽

等者，配彼第三第四義也。以眞、俗、中道三諦配之，眞諦，空也；俗諦，有也。中道諦，非眞非俗，卽眞卽俗，同彼雙離空有，雙卽空有者也。應知離卽不二，二卽互融，舉其一則四義具焉，舌其四則其體惟一，此乃人人本具之性理也。嘗試研而究之，前二義則空有對待，尙涉名言，後之二義則不容分別，而不可湊泊矣。不容分別，則言語道斷；不可湊泊，則心行處滅。心行處滅，則不可思矣；言語道斷，則不可議矣。是卽一眞法界，如來藏心，不可思議之妙者也。如是妙理，悟而證之者爲聖人，迷而背之者爲凡夫。爲聖人者，德相圓融，應化無礙；爲凡夫者，識情用事，顚倒何窮？於是聖人憫之，思啓其悟，以革其迷，乃依本具之性理，以起修法，而謂之敎。令依修法，以立觀行，觀行成，則如理而證，證其本具之理體而已耳。修法固多，且以空假中三觀論之，空觀觀眞諦，假觀觀俗諦，中觀觀中諦。而中觀有雙遮空假，雙照空假之二義也。遮照相須，一心三觀，觀智諦理，理智一如，是名性修不二，圓妙之敎法也。原夫別傳之學，雖曰敎外，然亦未嘗外乎敎理，特其功用趣向之稍別耳。如昔者僧問禪師曰：道以有心而求可邪？曰：不也。以無心而求可邪？曰：不也。以亦有亦無之心而求可邪？曰：不也。以非有非無之心而求可邪？曰：不也。如是四答，味其言外之旨，則與性理四義，敎法四義，脗然契合矣。但禪者，離其名言，泯其行相，不涉義路，直截根源，務令識情清淨，忘心頓證，而有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豈非圓妙之法者哉？降此以往，曰空曰有，總是隨宜說法，故敎外之傳，要在忘知解，絕思惟，超情見，離能所，獨卓單提，眞參實悟，斷不許其粘枝帶葉，障自悟門，苟不如此，任將性理之文廣資談辯，如說美食，終不療饑，非惟不療其饑，亦且愈增其熾然之饑火也。吾仲溫腳根下自有一條通天活路，只消驀直向前，更不必問其何者爲的義也。

來問：禪學之流，有一聞而頓悟者，有久參久修而不獲悟證者，其所聞所參之法有難易者耶？又有謂，時節既至，其理自彰，然則不勞參學，但待其悟時之自至耶？余嘗聞敎中道：凡夫賢聖大小等無高下，惟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觀其反掌之喻，則取證容易，論其心垢，則非修不滅，只者滅之一字，易在剗邪，而難在累劫也。當知法無難易，難易在人。在人者何？由其污染有厚薄，修治有勤怠，垢滅有頓漸，是故悟證有難易，而時節有遲速，遠近之不同也。所云時至理彰者，是其參修功行既成，則心垢既滅之時至，而悟證之理自彰也，非曰不參不修而有自悟之時至也。以耕者譬之，有種時，有熟時，有脫時。種而之於熟，熟而至於脫，是其工作收成之時至也。不種而望其熟，不熟而望其脫，其可得乎？人徒見其一聞頓悟之易，而未知其未悟之先，其功行亦未嘗不難也。人徒畏其久參久修之難，而不知其總是刮磨心垢，功不浪施之時也。儒典亦云：先難而後獲。苟不從事乎難，而妄希其易，則易者終不可得，而難者愈覺其難矣。是猶惰農廢種，而妄希熟脫，不亦難乎？望足下莫問心垢染污之厚薄，莫計悟證時節之遲速，但就所參處加功進行，顚沛造次必於是，先辦一種耐勤苦之心，甘守其難，不圖速効，則其頓悟之易，不期至而驀然至矣。所以道不因汗馬奔馳力，安得全收蓋代功！

來問：病是衆生良藥，吾已識其內病矣，病知前路資糧少，吾亦深知而猛省矣。奈何四大痛苦，白晝現前，雖曰堅持正念，時加猛省，或稍失照顧，則被渠攪擾，其將何策以排遣之？余詳足下所謂識病者，不過識其狂妄顚倒爲內病耳，謂深知者，不過知其道業資糧之未充耳。此知此識固佳，爭奈未除我相，我相未除，病根未拔，則四大苦憂之境，安有排遣之分哉？蓋知我本非我，生本無生，身屬不淨，身如幻化，不淨者，如經云：此身非病壞，亦復非蓮花，糞穢所長養，但從屎道出，從生至死，日裏日外，皆不淨也。其初生時不應生，取一枚必死矣，及其死時，也只死個一枚，本非我所，生則爲漏糞囊，徒爾遭其負累，死則如朽敗木，於我果何有哉！幻化者，如經云：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空實無華，病者妄執，能作如是觀者，內外諸病皆空，大是之謂安閑法也。祖師云：老僧自有安閑法，八苦交煎總不妨。八苦者，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陰盛是也。病特八苦中之一苦耳，八苦交煎既不妨，則可謂深得其安閑法矣。然猶法在苦外，對待未忘，更須撥轉目前關棙，別顯格外眞機，回觀八苦之境，總是安閑法，方許華病南老，親到縱橫無礙解脫處也。

來問：十峰公，散亂隨情轉，臨終被業牽，醒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吉來了達之士，固知落處分明，然其棄脫吉凶之際，亦豈無處置之方？如某者，向道既晚，情業未空，倘無所醒悟，又無所處置，臨終何所恃耶？余聞，生死事頭事，不是臨期處置底。古德云：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日到來，管取手忙腳亂。所以古人提起預前打徹，其於未徹以前，則不管不處置，乞

等勿問決，一切處管取。」言訖已後，安詳涅槃，視如脫屣，隨緣消息。

紀事

惟則《天如惟則禪師語録》卷一《示衆》 佛法本無玄妙，只要汝諸人各各知道眼橫鼻直便休。今我現前一衆，有鼻皆直，有眼皆橫，面面相對，那個不知？乃至晝見日，夜見星，飢喫飯，冷添衣，燈籠與露柱交參，廚庫與三門鬬額，者個是你眼睛鼻孔裏事，諸人總知。扇子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者個是祖師拈弄底，諸人也知。知則許你知，還曾得便休也未？卽是未得便休，且莫等閑放過，也須向冷地裏猛著精神，自家摸索看。忽然摸著鼻直眼橫，卻來露個消息。喝一喝。

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欲以佛之知見開悟衆生。山僧今日爲一大事因緣，欲以衆生知見開悟諸佛。汝等還甘此話麼？會麼？恁麼是我親睢臧去報化三身，衆生度盡恆沙佛，諸佛何曾度一人。

山僧自幼便知有參禪學道，可惜不遇人，殃殃祥祥，青了二十年。後來被中峯老師折挫一上，又被燈籠冷咲一上，忽覺腦門熱發，滿面慚惶，方自信參禪學道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從此一放放下，做個無轉智，無出豁漢，喫粥喫飯過，聽風聽雨眠。如今算來，又過二三十年了，往往被人問著，無以藉口，依舊將參禪學道四個字勸發，曰僧曰俗，精進修行。可謂自不修行，令他修行，無有是處；自不精進，令他精進，無有是處。既無是處，合請諸人處斷，處斷得公，罰錢出院，打殺也甘心，處斷不公，汝諸人性命卻在老僧手裏！

見性成佛賺殺多少人！都道成佛要緊，見性不要緊；成佛念頭急，見性念頭寬。其奈轉寬轉遠，轉急轉遲，只貪飯好喫，不信是米做。山僧今日隨機應變，爲他掇轉話頭，改作見佛成性，又不然改作成佛見性，豈不快哉！有個漢卻又罵我顛倒不順理，遂欵欵向他道，君不聞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也罵我不得，也罵你不得，且待明眼人斷。

又卷二《普説》 普達實立副使、脫鋐睦爾副使、買奴海牙同知、茫哥剌宣差、馮總管等，率衆官士大夫來師子林設齋，請普説。師云：參禪是向上一著要緊大事，此事曰僧曰俗，人人有分，況是本來具足，全體現成？爭奈世間人往往當面蹉過，不曾去理會。莫道不曾理會，問也不曾問著，正眼看來誠可憐憫。今日諸公既發此問，畢竟於此事上有大因緣。然此事纔擬説著，便是生死岸頭境界，便是痛心苦口之語，望諸公洗心滌慮，聽之思之。何謂參禪是向上要緊大事？蓋爲要明心見性，了生脫死。生死未明，謂之大事。祖師道，參禪只爲了生死，生死不了成徒勞。王右軍亦曰：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只爲生死事大，故以參禪爲向上大事也。何謂生死？公等彼此有身在世，此身既不是諸佛如來金剛不壞之身，又不是純鋼打就，生鐵鑄成底堅固之身，乃是四大假合，虛脆浮幻之身，如水上泡，如草頭露。看看髮白齒搖，皮枯面皺，老病無常，朝不保暮。既有生必有死，既有死還復生，但不知這回生死落在甚麼道中，此爲可痛者也。佛説：三界如火宅，六道如苦輪。汝等從無量劫以至於今，向三界火宅中東走西走，不知求出路；在六

道苦輪裏東輥西輥，無有暫停時。若欲息苦輪，出火宅，須是了生死。若欲了生死，須是見佛性。若欲見佛性，須是大悟一回。若欲大悟，須是參禪是知無量法門，參禪爲第一要緊也。何謂無量法門？開而言之，有八萬四千種，總而論之，則有三宗，曰：教宗，禪宗，律宗也。律者，戒法也。有在家白衣人戒法，有出家比丘等戒法，有小乘戒法，有大乘戒法，廣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皆是檢束身心，防非止惡，故名律宗也。教者，廣說大小頓漸修證法門。或說布施等六波羅蜜，或說廣種福田，或說廣修德本等，是教宗也。若論禪宗，卻無許多事，謂之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以參禪者，先將平生所學所記，所見所聞，所知所解，盡情拋在一壁，又將平生名聞利養之事，恩愛貪欲之心，盡情拋向一邊，坐斷千差，掃空萬慮，單提正念，勇往直前，譬如百萬軍中，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得失，人我是非，猛拼性命，掀透佛祖牢關，不歷階梯，高登佛祖堂奧，是謂禪宗也。昔西天有一異見王，嘗問波羅提尊者，如何是佛？尊者云：見性是佛。王云：性在甚麼處？尊者云：性在作用處。王云：作用凡有幾處出現？尊者云：八處出現。王曰：何謂八處？尊者云：在胎曰身，處世曰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則虛周沙界，收攝則藏在一塵。悟者謂之佛性，迷者謂之精魂。王聞是言，當下有省。蓋悟者謂之佛性，則見聞知覺，所作所爲，無非妙用，即得妙用，即出生死。迷者謂之精魂，則見聞知覺，所作所爲，無非業識，既成業識，即墮生死。何謂之迷？迷者不見佛性，既不見佛性，則雖有妙用，而不得其用。非惟不得其用，亦且不知其妙。只如眼耳鼻口，謂之七竅，鼻有兩竅，何不聞聲？耳有兩孔，何不聞香？這些妙用，早是不能窮究，何況通身無主宰，隨處有聲流？聞聲隨聲走，見色隨色走，既隨色聲妄走，便被妄境纏縛，從此雜念紛飛，妄想顛倒。如是等業識塵勞，名爲染習。如是染習，乃生死輪迴之根本也。嗚呼！同一佛性，同一妙用，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然而迷悟無根，妙在轉處。是以古者英俊丈夫，向這裏回光返照，泝流窮源，有撥著便轉，聞著便悟者，有多積工夫，久久而後悟者，又有窮年竟歲，從少至老而未能悟者。此無他，由染習之有輕重耳！染習輕者其悟速，染習重者其悟遲也。試舉一二證之：如昔者范冲左丞問旻禪師曰：某甲不幸墮身於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卽呼左丞之名，左丞隨應。旻曰：何遠之有！范公躍然而喜，再乞指示。旻擡膝一下，范擬議，旻曰：此事見則便見，擬議卽差。范公遂豁然開悟。此非染習輕而悟之速者乎？又如唐之丁顗相公問紫玉山通禪師曰：如何是佛？通師呼丁顗之名，丁公隨應。師曰：卽此便是，更莫別求。丁公雖喜其言，而未得開悟。由是展轉咨參，晝夜不捨，亦多時矣。後來藥山和尚聞而歎曰：可惜丁家漢，活埋在紫玉山中。丁顗聞之，經造藥山求決，依上問曰：如何是佛？藥山亦呼丁顗，顗亦隨應。山曰：是什麼？丁公始得大悟。以丁顗較范冲，便見有遲速之異矣。省悟既有遲速，悟處亦有淺深，如張無盡居士，偏參諸大老，復參東林照覺和尚，自謂脫略，而禪宗機緣無不透徹。時爲江西運使，按部至洪之分寧，諸山迎謁之，留坐逐一詢問。惟兜率悅禪師居末位，問至兜率，諸山代曰：兜率悅和上也。無盡乃欣然曰：吾在京師時，嘗聞兜率頗善文章。悅公正色厲聲曰：某學單傳之道，說甚文章！我若對相公說文章，恰如相公對我說禪。無盡驚異之。及諸山退，卽命駕趨訪兜率。夜話間，悅問曰：聞相公在東林時，古今機緣無不透徹，是否？公曰：然。惟德山托鉢，香嚴上樹二處有疑。悅怒曰：我將謂是個人物，元來如此。若是此二處有疑，則從前悟得底皆未是也，且請出去。遂閉卻方丈門。無盡在客軒，一夜睡不著，至五鼓，忽有省，卽趨方丈扣門。悅曰：做甚麼？公曰：捉得賊也。悅曰：捉得賊，贓在甚麼處？公無語。悅曰：未在，且去。公疑團愈熱，在客軒中行坐俱不安，方轉身欲上床，忽爾脫然，復走上方丈。時悅公預知其來，備香燭開門接見，乃曰：且喜相公大事了畢。相視一咲而已。方信禪師兩眼對兩眼，不待開口而知，方信宗門下悟處有淺深也。如上所舉數人，悟之遲速，悟之淺深，雖由染習之輕重，然亦繫乎根器之有利鈍不同耳。根器者，論其宿種也。宿於善種有所熏修，則根器聰利而速於悟也；宿於善種無所熏修，則根器昏鈍而遲於悟也。山僧往年在天目山中峰和尚侍傍，見五六官客夜坐談道，中有一人忽歎息曰：出家兒十指不點水，百事不干懷，三條椽下，七尺單前，晝三夜三，單提獨弄，尚且十年二十年不得了悟，我輩在仕塗中，爲國宣勞，爲民牧守，十二時中，無一晌靜定，而欲了辦此事，其可得哉！和尚曰：此說不然，做官高低，論根腳，悟道遲速，論根器。譬如鄉里小兒要做官人，從小習文書，學吏業，向可縣間做小吏起，直到老死，攧不得九品八品。如衆相公，出身便是五品四品，亦有白身便是三品者。較之小吏，相去多少？學道亦然，何可以僧俗之異而自分難易邪？

當時在座聞者皆悅服，以爲至理之言也。今我凱使諸公，身蓋蒼穹，法兩在手，聲振赫赫，震耀海內，同寅會中，亦有據要路而握政綱者，有久歷關而持軍應者，有居幕府而司案牘者，有任教官而爲文章伯者，皆是宿生曾向吾門履踐，故其正念炳然，不爲富貴功名之所淹，乃復相率過我師子林，咨決禪宗向上一著，此豈偶然者哉！然我者裏，別無指授之方，但請各各參取個無字話頭，卻不妨向出司按部，蒞政牧民，演武修文處，時時提撥，密密覰捕，忽然覰破話頭，眼空天下，肯復讓范冲、尹和靖輩爲了事漢哉！古人云：爲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山僧今日已是言語大多，請多去道轉遠，若是解聽者，只消向直截根源處會取。且如何是直截根源處？良久，喝一喝，下座。

前州路馬跡山錢君祥請普說　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草木叢林盡作師子吼。與麼則十方諸佛相好光明，遍塞虛空滿眼滿耳，三乘教藏無量法門，晝夜六時熾然常說。歌臺酒榭無非清淨講堂，劍樹刀山總是寶花王座，一處現身，千處萬處一切處同時出現；一處說法，千處萬處一切處同時演說；或於一身現多身，或於多身現一身；或以一法爲萬法，或以萬法爲一法。如帝網珠互相攝入，如大圓鏡影像交參。其中地位菩薩，緣覺聲聞，一切衆生，情無情等，各各同時成佛了也。這個雖是平實簡單，現成道理，未明言外意，疑殺天下人。若據祕僧巴鼻向上提持，坐斷千差路頭，佛來也請屏門外。身以道，不與萬法爲侶，不與諸塵作對。十方空索索，全體露堂堂，貪嗔癡從那裏得來，戒定慧向何處安著。恁麼見得，便見無煩惱可除，無菩提可證，無衆生可度，無諸佛可成。到這裏，更擬爲人說法，更擬教人參禪，何異畫蛇添足，取哂傍觀，帶累老瞿曇，面皮厚三寸，其或未然？山僧今日拖泥帶水，瞞汝諸人去也。大衆，諸佛與衆生，本來同一體，只因迷與悟，凡聖有差殊。同體者，同此心也。迷而爲凡者，迷此心也。悟而爲聖者，悟此心也。故曰：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嗟乎！衆生與佛，本來同體，良由一悟一迷，霄壤懸隔。故我達磨大師，不遠十萬里，迢迢西來，別立宗旨，謂之參禪者，要在直指其同體之心，使其開悟而已耳。自宗旨流東以來，宗門弟子與國王大臣，長者居士，於此廓然領悟得大總持，了生脫死者不可勝數矣。間有士大夫疑而不信者，此無他，迷妄太深而信心未發耳。殊不思，佛說生老病死，昭昭只在目前，汝諸人試自點檢，有從少至老，從生至死，與麼勞攘，輾作一團，打成一異，畢竟如何結果，畢竟有何了期？那個是迴與一著，那個是轉身一步？忽爾三寸氣消，眼光落地，百骸既散，萬事俱休，一個遊魂，隨業受報，豈不是虛生浪死，甘受輪迴者哉？何不返觀，前霍上大夫盡向宗門下悟明心地，撥透禪關，大有機緣，大有榜樣。試舉一二言之。一退食公堂自凭几，不動不搖心似水，簷鸝一聲透頂門，驚起從前自家底。此乃趙清獻公拶透禪關之語也。「公事之餘喜坐禪，未曾將脇倒床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此乃馮給事學道用工之語也。又如張子韶侍郎，久參徑山大慧和尚，每到徑山，或留一月兩月，參隨雖久，未得發明。一日，與大慧從容論道，論及儒家致知格物。大慧哂之，曰：汝但知格物，未知物格。子韶爭之，大慧曰：吾之所謂物格者，有妙理存焉，非儒者之所能知也。子韶疑之，遂力請開示。大慧曰：此難言也，請以喻明之。唐玄宗時，有一官人，亡其名，曾爲蜀中閬州太守，頗有德政。及罷任，閬人懷之，塑其像，立廟以祀之。其人後與安祿山謀叛，兵陷京師，玄宗西奔入蜀，至閬州廟，見其像怒之，拔劍斬其頭。當此之時，其人在長安軍中，無故頭自墮地，此乃物格之妙也。卻不容擬議卜度。但請就本參事上參究，待其開悟，此理自明。子韶愈疑之，從此極力提撕，忽有省，乃作偈曰：予謂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伍伯。大慧然之。此乃是張侍郎發明己事之機緣也。其他如裴公美、白樂天、柳子厚、張無盡、楊大年、楊無爲、富鄭公、范文正公、王荊公等，皆是儒宗聖賢弟子，文章事業，表表在人，盡在宗門中明心見性去也。所以古人道，佛法若無靈驗，聖賢那肯歸依。誠哉是言也！今者毗陵馬跡山君祥錢公，宿熏善種，生具信根，既能於親隣州里間排難解紛，施恩布惠，遠邇靡不悅服之矣。近年以來，又能偏歷名山，多見善知識，能行他人之所不能行，能捨他人之所不能捨，非宿熏善種者，能如是乎？今復廣開法會，率現前一衆求開示參禪法門，其亦無媿於古人矣。夫參禪學道本無他術，只消痛念生死事，發大勇猛心，將自己胸中妄想妄念，惡知惡覺，盡底掀翻，一刀兩段，直得淨躶躶，赤洒洒，孤逈逈，峭巍巍地，然後將祖師一個公案，猛提提起，教他常光現前，壁立千仞，行也如是，坐也如是，著衣喫飯也如是，迎賓送客也如是，今日也如是，明日也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捱到結角羅紋處，行到水窮山盡時，咄地一聲，豁然開悟，劄此是發明大事時也。發明之後，更須就作家

爐鞴，本分鉗鎚，煅煉一回，無絲毫滲漏，方許得解粘去縛。既得解粘去縛，自然了生脫死；既得了生脫死，自然轉凡成聖；既得轉凡成聖，如人到家，家權在手，堂上一呼，堂下百諾，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打開自己無盡寶藏，取之無禁，用之不竭，始信山河大地，當陽全露法王身，草木叢林，同時盡作師子吼。橫說豎說，無所說而不通；逆行順行，無所行而不到。卷舒自在，與奪自由，乃至顯大神通，示大妙用。向一手端，吐出大海水；將一芥子，納卻須彌山。總是尋常，初非分外，直下與諸佛祖同一證悟，同一解脫，同一受用，同一自在。種種相好，種種莊嚴，種種福德，種種智慧，一一具足，一一現成，一一無虧，一一平等去也。山僧如是舉揚，大似預扇喜風，貪前失後，畫餅不充饑，說藥不療病也。莫若且就腳跟下，提取所參話，認取主人公，切不得隨境流轉，向外馳求。汝若一念回光，主人公相去不遠；汝若捨己外求，轉不相應。如今多說不如少說，聽取一偈：一念回光路不多，外邊尋討轉蹉跎，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天心不在波。

又卷三《示如維那》　苦樂逆順，道在其中，此乃龍門和尚赤心赤膽，痛爲學人警策之語也。蓋世間境緣，非苦卽樂，非順卽逆，盡大地人遭他籠罩，無出頭分。故學道之士，往往因此四種，退失初心，喪壞法體者，亦不爲不多矣。原夫曰苦曰逆，只是個不如意底境界，能使人起憎起嫉，起怨起惡，如值冤讐，多方迴避，如遭繫縛，百計求脫，引發種種煩惱，將一片道心等閑颺卻。曰樂曰順，只是個如意底因緣，能使人起愛起貪，起染起著，如嗜醇酒，不覺沉酣，如貪宴寢，不覺睡著，轉入轉深，將一片道心等閑忘卻。卻不知，樂是苦因，順爲逆本，四者相依，互爲出沒，皆世相變遷之常事耳，不應遇順樂則生欣，逢逆苦則反欣爲怨。怨欣取舍，鉤鎖連環，道念何從而在哉？當思樂緣苦境，亦不偶然，總是宿業所招，繫乎定分，不容苟求而得，苟避而智眼觀之，妄起妄滅，如樹頭風，如谷中響，如空裏華耳，於吾道何所礙焉。間有知是世相，知爲定分，知屬浮幻底，向閑時冷處，也說得圓融，儘有主宰，及乎眞境現前，依舊分踈不下，擺撥不行。總而言之，只是見地未徹，割腳未穩，道念輕微故爾。道念者何？了生死，明大法之念也。其眞實以是念橫在胸次間者，如握金剛王寶劍，萬丈寒光威凜凜地，聖來凡來，恨不得一揮百雜碎。當此之時，處佛國天堂，不見其順樂，居魔宮虎穴，不見其逆苦，又有甚麼利便不利便，如意不如意處可得而分別哉？近時參玄上士，雖於逆順門頭具得隻眼，又或被一種虛名聲，閑學解當頭瞞卻，殊不知，此等作爲，也是道在其中始得，苟非道在其中，直饒學解過人，聲名蓋世，亦未免遭先聖呵斥，以爲癡狂外邊走，埋沒祖師心，可不畏乎？莫若屏絕外緣，單存正念，拼取窮徹骨，苦到底，守卑微於萬人之下，更拼取唇生醭，舌生毛，一丁不識，百事不能。只恁麼捱將去，異時驀忽向垃圾堆頭，拈出一句半句，驚天動地，其聲名腥臊，自不容其掩矣。倘或不然，則依前被苦樂逆順穿卻鼻孔去也，其中何道在之有哉？

又《示昱藏主》　佛祖無上妙道，初非強生節目，且非異端揑怪，又非其高難行之事，只是你日用常行，見成受用底。強而名之，喚作自性天眞佛，又喚作自己主人公。近而言之，你一切時一切處，用釋迦老子眼睛耳朵見色聞聲，用達磨大師舌根鼻孔出言吐氣。極而論之，十方諸佛諸祖，各各赤窮性命，盡在你掌握之中，捏聚放開，無不由你。你若果有者個操略，管取諸佛諸祖，向你面前納款有分，就你手裏乞命無由。你若未見超宗越格的眼目，又無縛虎拏龍底手段，未免一切處一切時，見色被色礙，聞聲被聲礙，以至出言吐氣，皆是白日青天開眼寐語。是故，《圓覺經》云：『由有無始本起無明，生己主宰，一切衆生，生無慧目，身心等性，皆是無明。』誠哉是言也！既自失其主宰，又且聽命於無明，由是不能轉物，爲物所轉。一個娘生觸髏，被他穿卻一條死活命根，被他管卻。你卻甘心向黑暗稠林中，粘手縶腳，無自由分；就滔天苦海裏，頭出頭沒，無解脫期，教中說爲，眞可憐愍。勞他古佛世尊，不忍坐視，拖泥帶水，多設方便，爲你解粘去縛；下而諸祖，不惜眉毛，示汝一機一境，一挨一拶，如擊石火，如閃電光，如疾燄過風，如奔流度刃，如金剛圈，如鐵酸餡，百種千般，一一控你個出身之路。你苟是個銅頭鐵額漢，撥著便轉，如師子兒向萬仞懸崖，一拶便解，翻身哮吼一聲，百獸腦裂，始有少分衲僧氣概。豈不見，臨濟大師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遭痛棒，後被大愚點著，不覺打破漆桶，卻道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個便是一拶翻身痛棒子。從此海上橫行，作陰涼樹子，蓋覆天下兒孫。後來白雲端和尚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飜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者個是通身痛快，不忝爲臨濟兒孫底樣子。吾受業師孫昱藏主，勵志參禪，果能奮發勇往，莫道白雲、臨濟當知，達磨大師、釋迦老子，盡在你腳尖頭，切忌等閑蹉過。

又《示心源聚維那》 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吾佛重誡重誡，雖要切當，雖一大藏教，泛引曲喻，瀾翻潮湧，浩無邊涯，究其指歸，未有外乎此者也。既爲佛之徒，心苟不識，源苟不達，能不愧於沙門之號乎？性爲心之源，心爲法之源，歷觀諸器世間，高卑洪纖之萬物，苦樂逆順之萬事，善惡無記之萬念，無一法不自心源變現。譬若爲江爲河，爲湖爲海，皆謂之水，而世豈有無源之水哉？心源本空，萬法妄變，故學者因念慮事物，積妄成迷，內外交奔，流蕩忘返，求其知有心源者，鮮矣！夫欲識達心源，別無奇術，惟於念慮洶湧之際，用截流機，當頭坐斷，向事物破交之時，具透關眼，徹底照破，倏爾洞見心源，如口唇邊摸得鼻孔，自然千穩百當，不待問人矣。政當恁麼時，前無釋迦，後無彌勒，上無攀仰，下絕己躬，喚作心源，早是描畫虛空，更言識達，何異重加五彩，明眼人前，不直一哂。

又《示信維那》 僧問歸宗，如何是佛？歸宗云：向你道，你還信否？僧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歸宗云：即你便是。僧云：如何保任？歸宗云：一翳在目，空花亂墜。者僧可謂具大信力，纔聞舉著，便乃直下承當，得大受用去也。今時學者，根器不齊，於即你便是之談，人人知得，人人解得，人人說得，只是承當不得。及乎教他提話頭，話頭提不起，教他做工夫，工夫做不上，病勢轉深，藥頭轉不靈驗。此無他，正信之心不眞，不切故爾信爲根本，一切佛法由此發生，信爲門戶，一切聖賢由此趣入。謂信者何？信有三種：第一，須信自己與諸佛諸祖，本同一體，一切現成，若非請證一回，只是個迷妄凡夫，生死岸頭，決定不了。第二，須信佛祖留下一言半句，灼然有個悟處，若非眞參實究，勇猛精進，決定無自悟之理。第三，須信世間名利妄想攀緣，政是障道之本，若非和座掀翻，掃踪滅跡，決定無參學之分。有能如是信得，穩穩當當，如一座鐵山相似，一切妄緣妄境，穿鑿不入，搖撼不動，管取日用自然得力，而發明大事有日矣。

又《示性空達禪人》 妙圓覺性，本自空寂，平等清淨，廓若太虛，非體狀可以指陳，非方所可以趣向，非門路可以進入，非五彩可以描摹，寥寥乎無一物之可取，蕩蕩乎無一法之可施，超越古今，離諸生滅，莫可得而形容思議之也。由業之所感，緣之所會，從冥竟無成冥竟有，一物既立，萬法隨生。自是，萬境發現，萬象橫陳，大地山河，微塵刹土，靡不有焉。其所有者，非覺性之本有，乃情識與緣業交遘而妄有也。妄有者，如夢幻影響，如陽燄空花，充塞世間，亂生亂滅。以日前觀之，不可謂無，究其始終，則非實有。蓋情識從覺性轉變而生，情識如形，緣業如影，情識一生，緣業即現。未有形而不現影者，未有影而不隨形者。吾之覺性雖能變現情識，而不與情識俱變。故曰覺性如虛空平等不動轉，亦如大圓鏡體，本淨本空，而妍醜諸像隨至而彰。雖諸像有妍醜，有去來，而鏡體未嘗隨其妍醜去來，夫是之謂性空也。故十方如來，體此性空，成無上覺；一切菩薩，依此性空，圓修聖道；無邊衆生，迷此性空，沉墜生死。於生死中，種種憎愛，種種執著，從情識而起緣業，從緣業而動情識，互相膠擾，返覆纏綿，積生積劫，三界往還，而不知有性空之解脫也。於是，諸佛菩薩世起而救之，形於語言，現於行事，推明緣業，於塵勞煩惱之中，開示情識於見聞覺知之頃，令其即妄明眞，共達性空之理耳。能達是理者，當機活脫，正念炳然，於法於塵，無染無著，不離覺知聞見，轉而爲清淨智觀，不舍煩惱塵勞，發而爲神妙功用，審如是，則吾性空之道，將與諸佛菩薩覿體無別矣，豈止於能達而已哉！

明清分部

梵琦傳記

宋濂《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有序》 皇帝即位，洪武之元年，端居穆清，憫念四海兵爭，將卒民庶多歿於非命，精爽無依，非佛世尊不足以度之。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圖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時楚石禪師實與其列。師升座說法，以登人天龍鬼之聽。竣事，近臣入奏，上大悅。二年春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如初。錫燕於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妙衷

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　師與夢堂蠶公、行中仁公等應詔而至，館於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　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　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有佛。」夢堂曰：「西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七月二十六日也　天界住持西白金公，法門猶子也，爲治後事，無不盡禮　時制火葬有禁，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　茶毗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羅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　其弟子文晟，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於海鹽，卜以八月二十八日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

既葬，嗣法上首景曦，復偕文晟，以仁公所造行狀來徵銘　仁公博通內外典，文辭簡奧，有西漢風，其言當可信弗誣　謹按狀，師諱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　張夢日墮懷而生　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言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照燭昏衢乎！」人因名之爲曇曜云　年七歲，靈性穎發，讀書即了大意，或問所嗜何書，即應聲曰：「君子喻於義　至於鄙句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　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模師，尋依晉翁海師於湖之崇恩　海師，師從族祖也　趙魏公見師器之，爲懇僧牒，得度染爲沙門　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　海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　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　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　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　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音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如何？」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叟咄之使出　自是羣疑塞胸，如墳巨石　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　一夕，聞西城櫻鼓動，汗下如雨，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卻是黃河六月冰」之句　翻然東旋，再入雙徑　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二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　有來參叩者，多命師辯決之

元泰定中，行宣政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　永祚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劫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曼殊師利、普賢、十手眼觀音諸像並寘其中　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將偏壓，師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氓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　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　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頒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　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剎，非師莫能居之　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　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　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　景曦爲代，復歸老於西齋云

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　凡所蒞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　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　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跡，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然無聲　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　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遑拱壁　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　師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得法者若干人，受度者若干人　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遊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　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　余嘗師之道甚久，近獲執手護龍河上，相與談玄，因出撰述一編求正　師覽已嘆曰：「不意儒者所造，直至於此！」善自護持之　師善誘，推此一端，亦可概見　及聞師歿，與國史氏公裒悼不自勝　爲公表而知師者也　銘曰：

大鑒密旨餘十傳，妙喜起蹴龍象筵，有如大將據中堅，鐵卓十萬偃霍韃，或觸之者命髮懸，誰歟五世稱象賢，佛日曉出瀛海暾，紅旛閃閃行中逵，流光所至無幽玄，憶初飛錫來北燕，彤樓畫鼓金星繯，一擊三際皆廓然，火中新敷清淨蓮，紺色涵空絕蹙牽，自茲口噴百丈泉，洗滌五濁離腥羶，內而諸夏外朝鮮，紛紛來者人駕肩，示以實相非空言，塔廟赫赫名山川，一佛能變萬與千，會萬歸一道則全，不識誣爲有漏緣，帝勑中使來傳宣，鍾山說法超沈緜，萬人瞻依曲兩拳，一朝入滅同蜕蟬，西方彈指卽現前　白玉樓閣瑠璃田，金鈴寶樹演真詮，師之往矣神弗遷，寂光常定無偏圓，我作銘詩翠琰鐫，昭朗盛烈垂年年。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金華宋濂撰並書　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臨川危素篆題

至仁《楚石和尚行狀》

師諱梵琦，字楚石，小字曇曜，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好善有隱德，母張，事佛惟謹。以大元元貞二年丙申之歲，六

月丁巳，夢日墮懷中而生師。師在襁褓中，有神僧來見之，謂其父曰：「此兒佛也，他日必當振佛法，照曜濁世。」宗族總角，因以晏曜字之。四歲失怙恃，祖母王氏鞠之，口授以《論語》，輒能成誦。或問書中所好者何語？即應曰：「君子喻於義。」六歲善屬對，七歲能書大字，詩書過目不忘，一邑以奇童稱之。九歲抵西浙，從海鹽天寧訥翁模公受經業，又依從族祖普翁祖公於湖之崇恩。趙文敏公以先隴在崇恩，數往來其間，每見師異之，爲叢僧牒，禮訥翁得度。年十六，於杭之昭慶受具戒爲大僧。是時文采炳蔚，聲光藹著，兩浙名山宿德爭欲招致座下。徑山虛谷震、天童霞外岫、淨慈晦機熙，各有龍象數佰，更稱譽之。年二十，晉翁遷道場，命爲侍者，既又俾典藏鑰。一日，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因有省入。由是，閱內外典籍，宛如宿習。然於佛祖向上一著，終有滯礙。元叟端和尚主徑山，道望重天下，師往參次，即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師擬進語，叟震威一喝，師乃錯愕而退。會英宗皇帝詔善書者赴闕金書《大藏經》，師在選中，辭叟遂行。既至，館於萬寶坊，近崇天門。一夕，睡起，開綵樓上鼓鳴，豁然大悟，徹見徑山爲人處。述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豁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片雪，卻是黃河六月冰。」實甲子正月十一日也。是歲東歸，再參元叟於徑山，叟迎笑曰：「且喜汝大事了畢。」自是師資徵決，佛祖機緣渙然矣。叟遂以第二座延之，而學者多諮扣焉。未幾，以行宣政院，命出世海鹽州之福臻，一香供元叟，是爲妙喜五世云。天曆戊辰，遷州之天寧，至元乙亥，遷杭之報國，至正甲申，遷嘉興郡之本覺。丁亥，帝師錫號，曰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丁酉，遷郡之天寧。己亥，有退休志，以海鹽天寧有山海之勝，遂築寺西偏以居，別自號西齋老人。癸卯，寺主者祖光告寂，州大夫強師復主寺事。戊申，舉得法上首景瓚自代，而復老於西齋焉。

皇明啓運，混一海宇，天子念將臣或沒於戰，民庶或死於兵，宜以釋氏法設冥以濟拔之。於是，以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徵師說法於蔣山。廷臣奏其說，上大悅。明年三月，復用元年故事，再徵於蔣山說法。上聞其說又大悅，十五日賜宴文樓下，親承勞問，詔館於天界寺。十日及行，出內府白金以賜。又明年秋，上以鬼神之理甚幽，意先佛必有成說，宜徵其徒之嘗爲師德者問焉。於是浙水東西被召者，凡十有六人，予與師泊夢堂盧公與焉。七月十二日，至天界，館於方丈。上命禮部官勞之，又命膳部賜薪米等物，尋及所問，命講究明白，候齋日奏對。而師以二十二日示微疾，然與諸師援據經論，辨析其理，自若也。二十六日，忽索浴更衣，跏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置筆，謂夢堂曰：「師兄，我去也。」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威一喝而逝。禮部官以遺偈聞，上爲嗟悼久之。翰林學士宋公景濂，危公大樸，與師爲方外友，尤痛惻焉。翕奉四日，顏色愈明潤，縮白瞻禮，如佛涅槃。大界住持，白菴金禪師，乃告請銘和尚嗣法上首，師之法門猶子也，凡後事莫不盡禮。同召諸師，咸以法供養焉。時例禁火化，上以師故，特開僧家火化之例。是日，天宇清霽，送者千餘人。火餘，牙齒舌根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參學弟子文晟，奉其遺骼及諸不壞者歸海鹽，以八月二十八日，葬於西齋而塔焉。

師平日度人，或以文字而作佛事，《六會語》梓傳已久，外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遊集》、《鳳山集》、《西齋集》，又有《和天臺三聖詩》、《永明書禪師山居詩》、《陶潛詩》、《林逋詩》，總若干卷，並行於世。師所在，施者雲集，凡所營建，咄嗟成功。在海鹽天寧建大毗盧閣，範銅肖毗盧遮那佛、千佛、文殊、普賢、大悲千手眼菩薩等像，位置上下，相好殊勝。又建寶塔七層，高計二佰四十餘尺。塔成忽偏倚欲仆，師懼禱於佛。一夕，大風雨，州民聞空中有聲曰：「急往天寧救塔！」明日，塔乃四正如初。及師再來，塔以兵燹殆廢，且失頂之寶瓶，師復鳩施完葺之。時景瓚爲徑山書記，以錢命鑄寶瓶補之。上瓶之日，天花紛雨，異香滿空，州民聚觀，駭嘆無已。在本覺建大閣，上以奉萬佛，下以奉大悲菩薩。閣之雄偉，像設之莊嚴，殆冠西浙。師爲人，身短小而志器弘大，體無爲而神應莫測。熾然作用，無非以實相示人，俾之悟焉證焉而後已。故雖有營建之美，辭辨之富，而實無作也。無說也。譬猶春之於花，月之於水，所可形容者，影與色香耳。道化所被，薄海內外，高麗日本學者尤欽慕焉。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有三。得度者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景瓚、文晟將謁辭於當代大手筆以銘其塔，以昭示來學，請予錄其行實。予始在徑山，與師交甚契，又同棄法於元叟和尚，其後往來東、西浙，得師出處爲詳。泊師示滅，又親覩其光明之効，不可辭也。第以衰病，紀次繁陋，然立言君子於斯或有所稽焉。洪武庚戌九月初吉，前住紹

興岳崇報禪寺法弟至仁謹狀

紀事

梵琦《楚石梵琦禪師語録》卷二《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録》

上堂：『心本是佛，造作還非，道不用修，染污不得。只此不染污，是諸佛之所護念，與麼道，早是染污了也。絲毫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所以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你道那個是如來？銅頭鐵額，鳥嘴魚腮。』

上堂：『見色便見心，大地山河是心，作麼生見？』又云：『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拈拄杖云：『觀世音菩薩，變作一條墨漆拄杖子，繞四天下走一遭，回到山僧手裏，卻是芭蕉和尚。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卻你拄杖子。若作佛法商量，生身陷地獄，靠拄杖。』

結夏小參：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意如何？』師云：『也無此意，也無如何。』進云：『未審何時得成佛道？』師云：『也無佛，也無道。』進云：『莫落空否？』師云：『空亦空。』進云：『即今道空的是什麼人？』師云：『這漆桶。』進云：『本來無羣靡，隨處任方圓。』師云：『玄沙道底。』乃云：『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召衆云：「性智既然平等，說什麼聖，說什麼凡？說什麼迷，說什麼悟？古也如是，今也如是，僧也如是，俗也如是。出出入入，何礙安居；往往來來，是眞禁足。譬如蠛蠓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上曠人稀，相逢者少。』復有頌云：『金毛獅子喫屎狗，雪白象王推磨驢，直下不生顛倒見，九旬無欠亦無餘。』

上堂：『或時語須辨取，或時默誰委悉。久參上士，不要丁寧，晚學初機，卒難話會。只如道，近上人問道則失道，近下人問道則得道。下上不下，不得不失，道在阿那頭？有時乘好日，特地過滄州。』

上堂：『若能轉物，即同如來。你道物作麼生轉？僧堂人佛殿裏行，佛殿人僧堂裏過。須彌山騎牛說話，木人打鼓唱歌，露柱每日搬柴，槌板拍手笑他。且道笑個什麼？呵呵。便下座。』

解夏小參：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云：『你問我覓。』乃云：『諸仁者，百了千當，名爲無事道人。若到諸方，管取明總下安排，永祚這裏放過即不可。何謂如此？百了千當底，猶在半途，豈不見圓悟和尚道：「以世諦法接人去，落在世諦法中；以祖佛機接人去，落在祖佛機中；以向上拈提接人去，落在向上拈提中。以恁麼恁麼接人去，落在恁麼恁麼中；以不恁麼不恁麼接人去，落在不恁麼不恁麼中；以總不恁麼總不恁麼接人去，落在總不恁麼總不恁麼中。直饒萬里無片雲，青天也須喫棒。當知此事不從他處得來，我王庫內無此刀，此刀不離王庫內。」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九十日，末後一句作麼生道？朱夏火雲燒碧洞，清秋危露滴金盤。』復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金風。』師云：『這僧若道個謝師答話，雲門大師管取有理難伸。山僧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拈起拄杖，纔行思，打下法堂，免致諸方檢點。』

上堂：『古人眞實相爲，放下便穩。我卻不恁麼，擡起便行。一等是踏破草鞋，何故隨人腳後跟轉？』拈拄杖云：『拄杖子騎佛殿，出山門去也。』

上堂：『檢小同大，忘絕境界；檢大同小，不見邊表。昨夜濃霜似雪，今朝暖日如春。父母未生已前，何似這個時節。無事晚來江上望，數株寒栢倚斜陽。』

又卷三《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録》　上堂：『觀色即空，成大智故，不墮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墮涅槃。西天此土，一隊不唧噪漢，寐語住也未？』拈拄杖云：『咄咄！』

上堂：『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忽若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忙道個不必，復云：「只個不必，天下衲僧跳不出。」』

上堂：『天高東南，江河淮濟注於海，而海不溢；地傾西北，日月星辰繫於空，而空不低。人人鼻直眼橫，日日晝明夜暗，諸佛不出世，祖師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會麼？釋迦老子在西天，文殊大士居東土。』

結夏小參：僧問：『如來聖制，禁足護生，一蟻子性命與諸人性命，是同是別？』師云：『猴愁攞搜頭。』進云：『諸人性命與佛祖性命，是同是別？』師云：『狗走抖擻口。』進云：『古人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未審殺個什麼？』師云：『更參三十年。』進云：『離相離名人不識，吹毛用了急須磨。』師云：『鉗。』僧便喝。師拈拄杖，僧禮拜，師乃云：『一蟻子性命與諸人性

又卷四《住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語録》 中夏十事，和尚示衆

妄想，起心動念是妄想，澄心息念是妄想，成佛作祖是妄想，法法特妄想滅妄想，無有了期，直饒古今言教，一時明得，如珠走盤，敢保此人，未出陰界，凝塵之物，誰與消除？若得消除，名爲解脱，其實未得一切解脱，超凡越聖，大丈夫兒合到如此，點胸點出，稍場便辦作什麼，我木曾向六句裏下一場大雪，與你諸人在。

上堂，如來涅槃心，祖師正法眼，秘密奇特事，知識解脱門，總是十字街頭破草鞋，拋向錢塘江裏著，歸堂。

中秋上堂，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盡大地是水，阿那個是月？盡大地是月，阿那個是水？你若不信，錢塘江裏少哩！

又卷五《住嘉興路本覺寺語録》 浴佛，上堂，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出世不出世，成佛不成佛，總是閒言語，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恁麼說話，正是俗氣不除，且道喚作釋迦老子，不喚作釋迦老子？舉四十九

結夏小參，僧問：「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未審是個什麼？」師云：「無面目漢。」進云：「即今在什麼處？」師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進云：「此人還曾禁足也無？」師云：「腳不離地走。」進云：「且道此人肯成佛麼？」師云：「莫謗他好。」進云：「既不成佛，祖成雖度衆生，師云：「有衆生即須度，無衆生度什麼。」進云：「如今三界，十五有浩浩地，喚作無衆生得麼？」師云：「凝人面前，不得說夢。」乃云：「諸禪德，你無外遺世界，內脱身心，心不繫身，身如虛空，身不繫心，心如法界，如是禁足，無足可禁，如是安居，無居不安，猶未是衲僧行履處，直得文殊普賢，掃牀鋪被，等妙二覺，隨驢把馬，到與麼田地，日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西天有人，未肯在，復舉教中道：種種取舍，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辦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諸禪德，喚什麼作圓覺？又如何免得輪迴去？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上堂，「雨後橋平水滿，山前麥熟鳥啼，岸柳氂氂，林花灼灼，溪光湛湛，草色青青，是心耶境耶？迷耶悟耶？我觀三千大千世界，過至無有如芥子許，非是菩薩捨身命處，你若會得，釋迦老子且過一邊。」

上堂，「縱橫不礙，華藏海中一微塵；逆順何拘，刹竿頭上翻筋斗。無

理外之事，無事外之理；無心外之物，無物外之心。在蚌爲珠，在龜爲兆，在牛爲角，在馬爲蹏，一交變，重重攝入。釋迦彌勒，雖然中字當胸，文殊普賢，也只鼻頭向下。諸人幸自無事，須要護身符子作麼？喝一喝。

上堂：三乘十二分教，大似屎窖子，你無端刺頭，入裏許作麼，來來，我共你葛藤。拈拄杖云：百千諸佛，天下老和尚，到這裏亡鋒結舌，你試吐露看。衆皆罔措，師云：賺殺人！

上堂，彈指一下，云：這裏聞去，一根既返源，六處咸休復，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鼻處作舌處佛事，舌處作身處佛事，身處作意處佛事，意處作一切處佛事，畢竟是一耶，是六耶？纔有一便有六，纔有六便有一，此是一六之義，不可道是無也。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又不可認有也。這個是教意，那個是祖意？喝一喝。

又卷七《再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録》 示衆：「叵中學道，多只認得個昭昭靈靈，殊不知昭昭靈靈正是生死根本。長沙和尚道：『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楞嚴會上，釋迦老子爲阿難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衆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諸仁者，且道生死根本，與菩提涅槃，是同？不同？阿難一身便成兩佛，何不出來通個消息，莫只背地裏逞奴脅婢舌，瞞自己十二時，閻老子徵你草鞋錢，別人替得你麼？』

示衆：『諸仁者，聖人全體即是凡夫，而凡夫不知；凡夫全體即是聖人，而聖人不識。不識，故念念純眞；不知，故頭頭魔妄。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全妄即眞，全凡即聖。何人皮下無血，誰家竈裏無煙？有時踢出腳尖頭，露迴迴地，針劄不入；有時攤開手面上，風颯颯地，水洒不著。無一塵不攝，無一剎不周，無一體不該，無一根不備。能巧能拙，能隱能顯，能大能小，能合能開。且道是什麼物，恁麼奇特？』喝一喝。

示衆：『如今要見自心，作麼生見？且那個是心？若道只這推窮尋逐的是心，又要佛訶斥。推窮尋逐的，決定不是心，此但妄識，識有生滅，心無生滅，生滅緣識不緣心。衆生從無始劫來，不得道者，爲妄識所惑，流轉生死。諸佛菩薩悟眞心者，則不被生死之所流轉，眞心處處不壞，處淨不淨，處生不生，處滅不滅，譬如隨色摩尼寶珠。若人得之，無不成佛。』

示衆：『一大藏教，只是個賣田經帳，東西四至，分明，畝步短長，亦無增減，買者卻須親到地頭。五十年前，有人將鮑郎浦爲田，賣與楊總管宅，及乎驗實，並是虛文。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所說，以訛傳訛，惟佛一人是眞實語。達磨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與買田的作個證見而已，諸人曾到地頭麼？須知盡十方乾坤大地，人畜草芥，高低闊狹，無窒缺處，總是自家屋裏的。所以道：『山前一片閒田地，父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五祖老人與麼道，大似冒姓佃官田，更不納租稅。別無定奪，依例施行。』拈拄杖云：『畔畔。』

示衆：『祖師門下客，白有本參事，合去理會，只管看他經論，大不相當。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既稱禪師，到鑽頭入故紙堆裏作麼？佛自說：『三乘十二分教，如空拳誑小兒，是不知，號曰無明。要做沒量漢，須眞參實悟始得。他時後日，不被生死拘繫，去住自由，不然，悞你去在。』昔不見，晏國師道：『西天一段事，總被今時人埋沒卻，覓個出頭處不得。更有老宿道：『大唐國內，盡是滅胡種賊！』人家男女，滿大叢林，何曾會得？』閒常經舉論，便刺頭入裏許，念言念語，賺他多少人十生累劫，擔枷帶鎖，於自己，轉疎轉遠。且宗門中事，合作麼生？不借口業，向汝諸人道：不假記一字，亦不用一功，亦不用眨眼，亦不用呵氣，大坐著紹卻去，這裏會得，多少省力。更賺他太絮道，我拈得不分明，自是你根性遲鈍，干別人什麼事！珍重。

藝文

梵琦《楚石梵琦禪師語録》卷一八《明真頌二十八首》 我有摩尼一顆，埋在五蘊身田，昨向泥中取出，光明照燭無邊。所爲莫不知意，日用尋常現前，世上誰無此寶，昏迷未脱蓋纏。死生生死繫絆，果報或人或天，一旦逢善知識，豈非有大因緣！（一）

見道有語聲色，非眼非摩非識，釋迦視見燃燈，故號能仁寂默，不言日家田地，淨除瓦礫荊棘，身光充偏十虛，智照百千萬億，一念成佛不疑，多方轉化何極，雖云妙行莊嚴，畢竟歸無所得。（三）

觸目無非此道，莫揀精麤大小，衆生與佛何殊，總是自心所造，修善天堂化生，受用珍奇異寶，地獄皆由作惡，鐵床銅柱圍繞，臨終罪業現前，方恨悔之不早，覺悟煩惱菩提，迷惑菩提煩惱。（三）

禪師不假多知，饑食渴飲隨時，將心用心大錯，在道修道堪悲，內外推尋不見，中間亦絕毫釐，衆生別求智慧，諸佛何異愚癡，一等黃金作器，瓶盤釵釧環兒，自體元無改變，千般任用爐鎚。（四）

貪嗔癡號三毒，三毒起於一心，本來空寂，三毒自此平沈，頓獲金剛正體，親聞大覺圓音，了然不生不滅，解者非古非今，智士現前究竟，愚人向外推尋，妄情造業難斷，如象溺泥漸深。（五）

觀心常坐習定，便欲此生親證，證得常住法身，堪續如來慧命，若也沈空滯寂，墮於二乘禪病，澄潭不許龍盤，大象豈游兔徑，隨處逍遙快樂，洞明自己眞性，可中不亂不定，向上非凡非聖。（六）

法離言語文字，返著文字言語，假使精進三藏，何如直截根源，巡行數墨不悟，轉讀令人轉昏，心地本無一物，澄空迥絕塵痕，胡爲自起障礙，日夜隨他六根，一念空諸所有，魔外窺覘無門。（七）

昔有維摩大士，示疾毗耶城裏，三十二個菩薩，各談不二玄旨，文殊請問維摩，維摩一默而已，如今博地凡夫，未學音聲三昧，剛把公案批判，妄將聖訶毀，若非了悟自心，般若安談招罪。（八）

末法比丘不讓，多因忿怒鬪諍，既依大戒出家，須稟六和爲尙，羅漢深證無生，未曾與人相抗，善哉圓頂方袍，便是當來佛樣，心內坦然平夷，世間靡不歸仗，莫起一念嗔火，赫赫燎原難向。（九）

衆生業識茫茫，心裏渾如沸湯，只管隨聲逐色，何由返照回光，參禪發明自性，譬似遠客還鄉，囉劫收歸當念，當念含攝十方，觸境逢緣不變，著衣喫飯如常，無明從此消滅，熱惱自然清涼。（十）

不了第一義諦，因茲名曰無明，我觀無明無性，無住無滅無生，菩薩雙亡理事，聲聞怕怖色聲，二居逍遙樂土，一在解脫深坑，離卻二邊中道，洞然清淨光明，人間天上隨意，廣度恒沙有情。（十一）

顯密兩自無像，不用醫除妄想，妄想自是前心，何須先作前消後滅，水濕和，水結爲冰嚴冷，濁惡衆生可化，清淨諸佛堪仰，諸佛衆生平等性，豈同外物消長，金剛座上剎那，永絕從前影響。（十二）

法身不見邊表，日用何曾欠少，語默動靜施爲，無心自然合道，但有絲毫罣礙，便遭魔境纏繞，大海普納百川，須彌合成四寶，到頭難免無常，徒自汪洋峻峭，一悟眞空妙理，涅槃生死俱了。（十三）

衆生本來自佛，甘墮無明窠窟，若悟無明本空，輪迴從此超出，譬如一點明燈，能破千年暗室，決了貪嗔體性，空華陽燄非實，直須立志參究，不可隨情放逸，惟有禪門捷徑，別無入道要術。（十四）

佛口初無言說，法身豈有生滅，只因隨順世間，便見千差萬別，細辨凡夫因果，廣標諸聖旨訣，玄門歷歷開張，教網重重施設，末上拈花示衆，盡除方便直截，譬如十斛驢乳，散在一滴獅血。（十五）

大有世間癡漢，隨他聲色流轉，不知萬境模然，總是心靈所變，墮在塵勞海中，無由脫離魔羂，羊車即是牛車，我面何殊佛面，直下回頭便是，不勞苦口相勸，一朝颺下皮囊，免到閻公業案。（十六）

小小如螢之火，能燒大地叢林，莫教一念嗔起，滅盡無邊道心，佛祖令人保護，防他境界來侵，衆生與佛何別，棄卻眞如外尋，流出蓋天蓋地，本來非古非今，要知般若靈驗，大海鐵舡不沈。（十七）

覺道無過自悟，參禪不要他求，卻來心外覓佛，如向沙中取油，演若達多發笑，也曾棄鏡尋頭，白雲千里萬里，黃葉前秋後秋，要了即今便了，未休何日當休，拍手浩歌歸去，倒騎露地白牛。（十八）

古今得道聖賢，當念無修無證，煩惱菩提兩亡，涅槃生死俱淨，境風飄鼓不動，常處那伽正定，應佛圓如太虛，臨機湛若明鏡，堂堂世出世間，在在法王法令，一切凡夫本同，不離法界體性。（十九）

愚夫背惡向善，佛道轉求轉遠，放下身心便休，一時善惡俱遣，天堂快樂不思，地獄煎熬亦免，好個大眞古佛，十方法界充滿，既無生滅去來，寧有是非長短，性地自然坦平，塵勞何用除斷。（二十）

法王出現世間，方便談空破有，有者必歸於無，是爲率獅子吼，玉毫金相莊嚴，前取涅槃非久，天地至時崩壞，誰論貧富好醜，可憐外道愚癡，妄執梵天長壽，八萬大劫既終，難免輪迴不受。（二十一）

何處出離生死，幾人悟解眞空，眞空非有形貌，更問南北西東　瞥起纖毫妄念，頭頭窒礙不通，執之必落邪道，放之未免昏蒙　身心直下透脫，如鳥飄然出籠，無病何須服藥，愚癡智慧雙融（二十一）

任你多般取捨，如同水上浮漚，漚生漚滅難止，念去念來不休　努力要須猛省，回光更莫他求，一間空舍無主，傾壞何勞再修　饑把鉢盂噇飯，睡時塊石枕頭，十二時中快樂，誰能似我無憂（二十二）

幻土化成大宅，園林花果爭鮮，其中羅列男女，車馬往來市廛　取性歡呼鼓舞，乘時放逸狂顛，死生骨骸盈地，婚嫁笙歌滿前　愚者執爲實有，不知幻化使然，至竟都無一物，雲開依舊青天（二十四）

法性本無造作，且非內外中間，聲色何須苦厭，塵根亦不相關　斷除煩惱轉遠，求證菩提卽難，有念便沈生死，無爲自契涅槃　兩途俱是障礙，中道又隔江山，打破鏡來相見，身心索爾虛閑（二十五）

悟向迷中求悟，迷從悟裏發迷，被他二法纏縛，何日解成菩提　佛祖元無指示，凝狂妄有思惟，常情執著不捨，斷見由來自欺　智者不求解脫，一言可破羣疑，貪嗔卽是大道，背捨心王問誰（二十六）

燃燈授記釋迦，於法了無所得，我觀天上人間，不見當來彌勒　濁惡衆生可怪，目前覩佛不識，何須轉腦回頭，便合騎聲蓋色　盡未來時度生，分身百千萬億，卽今揭示龍華，一切人間罔測（二十七）

欲識自家寶藏，六時常放光明，本非青黃赤白，不離坐卧經行　三世如來骨髓，歷代祖師眼睛，大似水中月影，還同色裏膠青　灼然不可取捨，畢竟難論壞成，在在逢緣利益，塵塵救度迷情（二十八）

宋濂

論說

宋濂《宋學士文集芝園前集》卷一《報恩說》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肩負父，左肩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是報父母之恩。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何以故？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燠，非父母不節；我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分；我之循理異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德，至廣至大，雖竭恆河演算數，亦不能盡。

天台有一沙門，名曰無聞，旣著福田衣，參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知所報，不遠千里，特來爰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鴻博勝羨，不可思量，弟子欲假如來三昧之力，升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本。何以故？衆生由情生恩，由恩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戀不捨，遂成忘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性源自澄，能如是者，名大報恩。何以故？愛爲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茂骫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利劍，鋒刃難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生意刊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爲毒藥，衆苦慘刻，能斃喪一切衆生身命，七竅流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燄，光芒燭天，能焚毀一切廳舍器物，化爲灰燼，無復孑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虎狼，爪牙銛利，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窺伺搏噬，最可怖愕；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魑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修善之士，顚倒錯繆，喪其本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航，檣傾楫弊，能沈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涉，不到彼岸；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枳棘，叢生道傍，能鉤罣一切塗行商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墮無時，能壓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爲齏粉；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蚖蛇，口噴毒火，能戕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以是思惟，愛之爲害，不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卽可破妄，汝能破妄，卽是返眞，眞人菩提之路，福德所被，無量無邊，雖聚七寶，高如蘇迷盧山，持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爲大功德力，是爲不思議勝力，是爲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孰出於此？沙門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

又卷八《聲外鍠師字說》 鏞鍠上士以聲外爲字，請予爲之說。夫鍠、鏞之聲也，聲果在外乎？曰外也。鐘雖在內，其扣擊之也，其音遠揚，或一里所焉，或四三焉，或十焉，鏗鏘震撼，如雷霆發於太空，果在外非內也然而人必有形，而影始隨之，天必行雲，而雨始從之，銅必成鐘，而聲始應之不然，則搏泥肖鐘，叩之則紈然，寂無遐聲，倒木爲鐘，撞之晅然，縱有聲不踰於戶闥矣，如是謂之內可也，非外也，此猶涉於偏也。由體以達其用，內而外也；從末以推其本，外而內也，此猶局於器也。一沙之內，法界具焉，內乎內而非外也；虛空無盡，何有限封，外乎外而非內也，此猶未能忘乎境也我無內，孰能求吾之外？我無外，孰能求吾之內？此非內非外也，非外非內，則內外混融矣。

雖然，聲無內外也，心有內外也，心生而內外生，心滅而內外滅，即大雄氏所謂知一切法，即心自性者也；心實即有，心虛即無，愼勿爲內外所惑也。余嘗夏坐般若場中，深入禪定，有鉅鐘朝夕出大音聲，我未嘗聞之也，此無他，所聞既寂，能聞亦泯，能所雙絕，非聞聞而聞聞自見矣；於斯時也，求聲之在內者尚不可得，況聲外者乎？上士以聲外爲字，蓋欲離夫聲塵，而超出其聞也，非謂鐘之聲有內外也。然有外則有內，既曰聲外，而未忘乎內，是迷影而行曰中也。予懼其泥夫迹也，因辨聲之有內外者以貽之。

上士四明人，蒲庵翁入室弟子也，禪宗教典，皆潛心探賾，而尤精詩文，叢林中咸敬禮之。蒲庵寓居京師護龍河上，上士凡三次來省，士大夫高其行義云。

紀事

宋濂《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八《送天淵禪師濬公還四明序》

文辭之美者，見之於世何其鮮哉！非文辭之鮮也，作之者雖精，而知之者未必眞知之者；固審而揚之者未必至，此其每相值而不相成。唐有柳儀曹，而浩初之文始著；宋無歐陽少師，而祕演之名，未必能傳至於今。蓋理勢之必然，初不待燭照龜卜而後知之也。嗟夫！浩初祕演，何代無之，其不白於當時，卒隨煙霞變滅而無餘者，豈有他哉，由其不遇夫二公故然爾。此余讀天淵師之所作，其有感於中矣乎！

天淵名清濬，台之黃巖人，古鼎銘公之入室弟子，嘗司內記。雙徑說法於四明之萬壽，近歸隱於清雷峯中，蓋法筵之龍象也。余初未能識天淵，見其所裁輿地圖，縱橫僅尺有咫，而山川州郡，彪然在列，余固已奇其爲人，而未知其能詩也。已有而傳之者，味沖澹而氣豐腴，得昔人句外之趣，余固已知其能詩，而猶未知其能文也。今年春，偶與天淵會於建業，因相與論文，其辯博而明捷，寶藏啓而琛貝煜煌也，雲漢成章而日星昭煥也，長江萬里，風利水駛，龍驤之舟藉之以馳也。因徵其近製數篇，讀之皆珠圓玉潔，而法度謹嚴，余愈奇其爲人。傳之禁林，禁林諸公多歎賞之。余竊以謂天淵之才，未必下於祕演浩初，其隱伏東海之濱，而未能大顯者，以世無儀曹與少師也人恆言文辭之美者蓋鮮，嗚呼，其果鮮乎哉！方今四海會同，文治聿興，將有如二公者出，荷斯文之任，倘見天淵所作，必亟稱之，浩初祕演當不專美於前矣。或者則曰：天淵浮屠氏也，浮屠之法，以天地萬物爲幻化，況所謂詩若文乎？是固然矣。一性之中，無一物不該，無一事不統，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誠不可離而爲二，苟如所言，則性外有餘物矣。人以天淵爲象爲龍，以非所以言之也。天淵將東還，賢士大夫多留之，留之不得，詠歌以別之。以余與天淵相知尤深也，請序而送之。

又《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序》 往時有大比邱孚中信公，以松源五傳之學，提唱護龍湖上，覺初恩公實與之分坐說法。鑪鞴宏施，烹凡煅聖，機鋒所觸，抉巇奔霆，四衆歸依，如水赴海。曾未幾何，孚中示寂，覺初乃出世於建業之聖泉，遷永嘉之雅山，法道亦既大行於時。已而江心虛席，若牧守，若戍將，若賢士大夫，僉以謂江心古叢林，思陵昔日駐蹕之地，其名列在江南十剎，非有名德如覺初，不足以厭服人心，各具書疏，以延致覺初，覺初以慈憫故，亦起而赴之。

及我皇上，正位宸極，隆興佛乘，開善世院於大天界寺，置統領、副統領、贊教、紀化等員，海內諸名山悉隸之，掄選有禪行涉資級者，俾爲之主，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於是循例爲江心擇賢，然終無踰於覺初者，統領遂合羣議，仍請覺初居其職。會余奉詔總修《元史》來南京，覺初亦掖錫自江心而至，握手共語，情蓋懽如也。覺初一旦忽來別曰：吾將還江心，子可無一言以贈乎？嗚呼！大雄氏之道，頓與漸之謂也。以漸言之，初臨十信，伏至

界見思煩惱，外凡之位也。次至十住位，斷見思惑兼斷界內塵沙及伏界外塵沙，用從假入空觀；次至十行位，斷界外塵沙，用從空入假觀；次至十回向位，則伏無明而習中觀。已上之種三十通，爲三賢，內凡之位也。次至十地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入等覺位，又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至於妙覺，始名爲佛。以類言之，則不階等第，直造心源，圓妙如如，超出三界，無煩惱可斷，無眞乘可證，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此心卽佛，彼佛卽心，不去不來，忘內忘外，不可以形相求，不可以方所拘也。大抵教中所攝，頓漸兼收；教外單傳，頓爲禪旨。如來五時所說，及拈花微笑，無非共一妙用，第以根有利鈍之殊，故其機有遲速之異耳。奈何末流之弊，二家角立，互相詆訶，夫豈佛意也哉！頗聞孚中雖參向上一乘，日誦《法華》七卷，致感異香，滿室不散；覺初於禪寂之餘，亦留心於教相，爲人演說弗置，是皆不徇一偏，而將歸於大同者也。敢以此爲說，以贈覺初，覺初其以爲然乎，否乎？雖然，大雄氏之道，不絕如綫，扶持而振起之，非吾覺初是屬，將誰屬耶？覺初之還也，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潮大法雨，使小大根莖無不霑潤，豈不宏且偉歟！覺初宜憂法道之衰，而思日勉焉，可也。他日余幸杖策東歸，訪覺初於海濱，升孤雲之亭，步海月之堂，見月色與海光同一清淨，余與覺初又當相視一笑，嗒然而相忘也。是爲序。

又《送季芳聯上人東還四明序》 吾佛之學，明心而已矣。然心未易明也，結習之所膠滯，根塵之所蓋纏，沈冥於欲塗，顚倒於暗室，而不能自知。必處乎重山密林之中，木茹澗飲，絕去外緣，而直趨一眞之境，水漂麥而不顧，雷破柱而弗驚，久之馴熟，忽然頓悟，大地山河，咸作碧琉璃色，能如是，不可謂無所證入矣。然恐墮於空寂，未敢自信，又必擔簦裹糧，不遠數百千里，求明師而證之。機鋒交觸，如短兵相接，失眼之頃，輒至喪身失命，及其印可已定，退藏於密，如護明珠，須臾不敢忘去。然而修多羅藏，其多至於五千四十八卷，大無不包，細無不統，其可委之爲賸語耶？又必出司藏鑰，晝夜研窮之，而畢知其說，證之於言，驗之於心，既無分毫之不同矣，於是不得已，出世度人，續佛慧命，其階級之不紊，功用之甚嚴乃如此，奈之何今之執法柄者，或不能皆然也。

余方爲之浩歎不止，有若季芳上人，其蓋有以起余者哉！季芳名道聯，鄞人也，幼讀傳書，窮理命之學，長依薦嚴義公修沙門行，尋掌內記於大天界寺，遂嗣法於淨覺禪師，短度雍容，進退咸有可則，蓋溫然如玉者也。叢林之中，咸器重之，或挽其爲住持事，則謙然不敢當，且曰：「我心學未能盡明也，三乘十二分之說亦未能盡通也，我歸四明山中，求諸己而已矣。」嗚呼！若吾季芳之才之美如此，苟使之主一剎而領四衆焉，何不可者，而乃退然不居，則夫不及季芳而奔競欲得者，爲難言矣。季芳行哉，臨濟之子孫，多有隱於鄮山鄞水之間，季芳尙卽而求之，探古佛之眞如，繙諸經之妙義，證入無量薩婆若海，江南十剎諸名山，當有遲吾季芳來說法者，季芳雖欲自謙退，不可得矣。季芳行哉！

又《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宏敷固假於教儀，妙悟須資於禪定，所以銷融其麤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冥冥乎其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眞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爲之交馳；疑網旣祛，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於斯也。

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菩提之因，勵精進之學，美譽流於四方，純行信於四衆。且以見聞未溥，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觀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巖，而諏應眞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蔥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旣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定巖，摶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氛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於定巖徵之也。定巖之還也，且過南溪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巖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逋之叢脞，兼鬻思之繽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又《宋學士文集蠻坡後集》卷八《送璞原師還越中序》 柳儀曹有云：『眞乘法印與儒典並用，人知嚮方，誠哉是言也。蓋宗儒典則探義理之精奧，慕眞乘則盡名相之蠭跡，二者得兼，則空有相資，眞俗並用，庶幾周流而無滯者也。禪林之規，分職授事，各因其才而責以成功，而於內記之選，尤

雖其人凡有關於文辭之事，頗資之以達務，非熟究竺墳，旁通孔籍，未易以致之　苟能從事於斯，則說法名山，師表後進，階級將自此而升矣　其任之重，不亦宜乎！

會稽璞原師，其名爲德珪，幼學浮屠法於諸林院，長遊大方，遂於善世禪寺充內記之任　善世爲海內僧伽所宗，龍象之所經，瓶錫之所聚，揮汗成雨，張袂成帷，一時號爲極盛　璞原非惟稱其職，兼能近取遠攬，深涵淺受，而其學益進於前　一旦將還東海之上，與璞原遊者咸惜其去，相率發爲聲詩，命予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

世之學者鶩矣，溺文學者，則局促經畬，馳騁藝苑，其流必外鶩而忘返；泥苦空者，則措情高遠，游志疎曠，其流必內躁而失守，所以皆依依他適，不知正塗之從　有若璞原，其知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者歟！處乎世間，不着世間，如環之無端，不見其止，如刀之剖水，不見其跡，其知空有相資，真俗並用者歟！循序而上，此焉發軔，他時出世爲人，其知所自重者歟！予儒家之流也，四庫書册，粗嘗校閱，三藏玄文，頗亦玩索，負誇多鬪靡之病，無抽關啓鑰之要　近惟默坐存誠，屏斥而銷賈之，於是天光駿發，靈景自融，方知儀曹之云，爲漸門者設，璞原春秋甚富，宜達圓頓之旨，尚思得魚兔而忘筌蹄歟！白雲悦公，時碩德也，身居叢聖，名聞禁闥，璞原嘗師事而親炙之，當以予言質其然否？白雲又將有以爲璞原告也。

又《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八《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共一日月，須彌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　如是，乃至恆河沙不可筭數之，天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況震旦一國耶？日本在東海，同爲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耶？此所以向慕眞乘，而至人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

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幻化持隻履西歸　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爲餓者，困卧道左，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乃啓棺無所有，唯賜衣存　事與隻履西歸絶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　自時厥後，橘妃遣慧尊致金繒，泛海來請寧安國師，卒令義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　至慧何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向盛，原大法之蘖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

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修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三叩尊宿，咨決法要　洪武癸丑冬，復來蔣山爲侍者，尋遷掌藏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　範堂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謁予以徵贈言　予謂三藏聖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　其同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眞顯正，破僞摧邪，則謂之論　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　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爲餘贅，何在於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綴無以貫之，萬法散於事，非心無以攝之　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拳拳者也　大抵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眞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毫微，光輝洞達，詩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　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　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

範堂偏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寶祕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肇興於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末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又《宋文憲公全集》卷三五《送慧日師入下竺靈山教寺受經序》

西竺之書，動數百萬言，雖其廣博漫衍，若大海香無津涯，其義趣未嘗不著明剴切，可以習而通之；自判教諸師，各執一說，甲是乙非，學者始不知夫所趨矣

天台智者國師以五時八教判東土諸經，五時則《華嚴》《鹿苑》《方等》《般若》《法華涅槃》也，八教則頓、漸、祕密、不定、藏、通、別、圓也，其規模宏深，節目森嚴，可謂盡矣　至眞諦三藏則不然，以《涅槃》等經爲漸，《華嚴》之經爲頓，頓漸之外，別無他也　新羅元曉復造《華嚴疏》，分四教四諦，《緣起》爲別，《般若》爲通，《瓔珞》《梵網》爲分，《華嚴》爲滿，滿則一乘，別通分則三乘也　吉藏師復立三法輪教，《華嚴》爲根本法輪，三乘等說爲枝末法輪，《法華》爲攝末歸本法輪，法輪言其流轉而不息也　自時厥後，以《釋迦經》爲屈曲，《舍那經》爲平道者，此二教乃江南印之所建也　以《四阿含》爲四諦，《般若》爲無相，《華嚴》爲觀行，《涅槃》爲安樂，《大集》爲守護者，此五教乃波頗三藏所說也　以《阿含》等爲四諦相，《大般若》等爲隱密相，《華嚴》等爲顯了

相者，此三時教，乃三藏菩及慈恩基依《解深密經》所立也　而賢首法藏復尊《華嚴》，立爲五乘：初爲愚法小乘，二爲大乘之始，三爲大乘之終，終始二教，並依地位漸次而成，四則爲頓，不階等級，一念佛生，即入覺地，五則爲圓，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是爲眞俗互融，具是圓滿無礙　法門長者李通玄，又別分爲十時：始爲小乘有教，爲諸凡夫繫著世法以爲實有，還將有法轡勒彼心，次言般若破有明空，次言《解深經》和會空有，令其不滯一邊，不有不空，次言楞伽明假即眞，次言《維摩》即俗悟眞，次言《法華》引權歸實，次言《涅槃》令諸三乘，捨權向實，次言《華嚴》於刹那際，通攝三世圓融，盡入一際，次言大乘人天三乘，雖是同聞，得益皆別，名共不共，次言華嚴會中，十方菩薩，其來不同，共會說法，名不共共　如是教相，離析尤繁，然猶據教觀而判之，初不若近代寧師，合禪教祕密而混言之也　寧師以諸乘經律論而祖摩騰，曰顯教輪，以《瑜珈灌頂》五部，護摩三密曼拏羅法而祖金剛智，曰密教輪，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言，而祖菩提達摩，曰心教輪　其言非不佳，而去佛之意益遠矣　判教諸師，家異說而人異論，其紛紜有如此者，嗚呼！爲釋子之學者，不既難矣乎！然不敢以此而遽少之也

原其立教，皆爲對機，機有不同，教亦多種，譬大醫王，方便治疾，疾有實虛，藥有補瀉，隨其所見，因時制之，苟執於一，爲害滋甚　彼諸師者，亦復如是，或遂以甲是乙非各之，不已過乎！雖然，九師興而聖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昔儒且爾，予又不得不爲學者懼也　今曰師久游方外，以教乘之不易明，將往大叢林，從碩師而受其說，聞乎頗究內典，求片言以爲贈，予言贅矣　一眞法性，本自圓明，其可以語言文字求之哉！予言贅矣

著録

宋濂《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八《雪窗禪師語録序》

或問於余曰：菩提達摩西來，以不立文字爲宗，蓋欲學者觀相，直究本心，而趨眞實覺地者也　名山宿德，無非達摩之子孫，馬之走者，因其說去，往往編以成書，號曰語録，無乃重不立文字之旨相戾乎？曰：非是之謂也　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有不可執一而論者矣　昔我三界大師，演說大小乘諸經，其弟子結集爲修多羅藏，至繁三多也　復慮後之人溺於見解，而反爲心累，故以正法眼藏付於摩訶迦葉　拈華微笑之間，無上甚深妙法，含攝無餘　此亦化導之一法門耳，非眞謂鹿野苑至跋提河所言皆當棄之也　不然，如來自兜率下生，何不即以單傳直指示人，顧乃諄復勸誘而弗置之耶？去佛既遠，學者纏縛名義，不能出離，誠有如如來之所慮者　達摩出而救之，故取迦葉微笑之旨，專以示人，蓋亦有所其不得已焉爾

育王禪師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繼遷開元，已而住阿育王山，兼領天童寺事　四會之間，緇素翕集，所以啓人天龍鬼之聽　屹立不遷，如眞正幢，涉險度危，類大法船，苟見若聞，皆獲利濟　至若垂三語以驗來學，又如臨萬仞懸崖，撒手而立，非上根大器，豈易入其閫奧者哉！廣文靖公贊師之語，謂爲佛果一枝，鳳毛麟角者，其言良可，信不誣也

師入滅之十四年，其上首弟子象先輿公，以所録語徵余爲之序　余故舉扶衰救弊，各隨其時節因緣者言之，於以見達摩之宗，非有違於先佛諸師之錄，非有違於達摩，其事雖殊，理則同也　有若禪師此錄之行，後有因語言而入者，雖不得見師，而師之惠利所及，益遠矣　雖然，寧妙一眞，而超三界，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雖無物之不攝，欲求一物，了不可得　於斯時也，無煩惱可除，無法門可學，無衆生可度，無佛道可成，尚何有言語文字之足論哉，觀博録者，又當於是而求之　人能於是求之，始於禪師之道，庶有間矣

禪師名悟光，字公實，姓楊氏，別號曰雪牕，成都之新都人

又《楚石禪師六會語序》

大慧提唱圓悟之道於徑山，神機妙用，廣大無礙，入其門者，凡情盡喪　得法弟子，不翅千餘人，各闡化原，而佛照於其中，稱爲善繼，佛照之後，而妙峯紹之，妙峯之後，而藏叟承之，如持左券相授，器度脗合，無差爽者　寂照在四傳之餘，復能克肖前人，誠所謂世濟其美者　然而諸師證入，雖有不同，其上接西來宗旨，使人離垢氛而發精明者，則一而已矣

寂照之弟子楚石禪師，蚤以穎悟之姿，疏意於道　一時名德，若晦機，若虛谷，若雲外，爭欲合出坐下，師皆謝之，惟詣寂照之室，叉覩爹唧　一聞鼓鳴，晕疑冰消，世間萬物，總總林林，皆能助發眞常之機　自是六座道場，說法度人，嬉笑怒罵，無非佛事　至於現寶樓閣，及種種莊嚴，導彼未法，因相

生悟，其解一貫境界，不容進步，譬開之鑰，次第由出，若非緣智慧，顏色不異常時，解無差脫，如返故廬，見其復位光明，較於悟百給至昧心學者，其果何如也哉？嗚呼！大慧之道至矣。

自他宗門之風瑋主法，作獅王哮吼者，固往往有其人，第近代以來，傳者失眞，瀾倒波隨，所趣日下，司法柄之士，復輕加呵可，致使魚目渾珍，揚音瞬目之頃，輒已彼己悟矣，何其易悟哉？大遂謂之爲瓠子之印，非特此也，五家宗要，歷鈔而熟記之，曰此爲臨濟，此爲曹洞，法眼，此爲溈仰，雲門，不問傳之絕續，設爲活機，如此問者，卽如此答，多至十餘轉語，以取辦於口，名之曰傳公案，若是者，皆見棄於師者也，今觀師之《六會語》，小入無內，大包無外，機用眞切，無愧先德，唯具金剛眼者，有以知余言之有在也，余嘗集，厄於索文者繁多，力固拒之，此獨樂序之而弗眞者，憫魔說之害教，表正傳以勵世也。

師諱楚琦，其字楚石，行業之詳，則備見塔銘中，其來徵序者，得法上首鞏中壩公也。

又《宋學士文集鑾坡後集》卷四《寶積三昧集序錄》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諸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爲十二部，分爲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大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輩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百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遵」爲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爲六千二百二十九卷。

噫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至於皓首而不能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姓氏，名曰《開元釋教錄》，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古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僧婆塞陳實，分門別科，頗括祕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釋之自造諸偈，而又擇焉不能精也，東山立菴大師崇志頗病焉，迺於延祐之初，掇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流通，中至天仙天禮神祇，人倫之本，眼耳根塵，世諦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之品，析二十門，釐爲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昧集》，鏤梓於壽聖禪林，立菴既示寂，板燬不存，白菴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其閫奥，悼立菴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爲詮次義例，分卷爲五，重刻而布之，以濂閱《大藏》者凡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濂取覽之，儼然如探故物，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衆寶之積，爛然溢目矣，於是胡跪作禮而說贊曰：

巍巍法王寶，號爲修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無算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花杵，或執七寶劍，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爲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大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沾潤，如來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湛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銷天地，餘燼存一衆，炎體終曲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中，圓明具日相，若者闇堀山，山立五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鐵孔，一噓寒灰燄，死後使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爲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爲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又卷五《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於唐，實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宏，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宗，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

然自菩提達磨，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寖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於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

衆間，蘇公親爲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菴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於經文之下；復稽考註古本，暨宋僧寶昙，劉士楊傑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論疏錄，有涉於經者，亦摭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庚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

且如來說經，不離語言，別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洞然，號如來藏，大包無外，小入無內，本性空寂，即成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迷人，忘己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卒不可得。此乃諸佛心地法門，不假修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非愚則惑，予不聞達觀穎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

雷菴之註，其有功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舊嘗刻板姑蘇幻住菴，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菴金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於旃檀林，來徵余爲之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惟雷菴不及見之。白菴妙悟眞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菴哉！

又《宋學士文集翰苑續集》卷一《瑞巖和尚語録序》

予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夷花獻佛，請爲說法。佛拈花示衆，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法雖蜜之初乎！

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大月輪，光明偏照；凡蘇迷盧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爲千萬，千萬爲一，初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聖全體皆眞，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光燁如也。凡夫爲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瀾瀾四興，翻濤鼓浪，魚龍出沒，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動也。

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被有情，或澄濁爲清，止浪爲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擬議也。惟虛，坐忘其軀，或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之；恐其至而自盡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沈溺以返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

逮我育王珙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宏開度門，達摩大師之道，煥然中興。人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爲世嫡。今吾恕中愠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叟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俯徇衆請，出世象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皈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貢中國，兼奏請住持，師固奉詔來南京，力辭其老，皇上憫其耆也，特從所請。一旦將歸隱鄱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徵予序。予久聞師名，亦嘗窺見語言之一二，茲又獲觀其全，驚霆舊而疾飆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泣而魑魅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予故不辭，爲稽《決疑經》所載，以啓禪源；法水月之喻，以明性源；推達摩之教，以爲學源；歷題之於首簡，予老且病，凡求文續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爲師拈此者，憫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又《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奠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於恆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盡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孰能爲之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爲下，孰能爲之上？芒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眞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於不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磐徂徠之松以爲

慶，灣棋劇之奇，以爲管，其能盡贊頌之義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廣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自誦菩提，永在夫自然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論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於斯也。

徑山住持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剎，晉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度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勞至矣，會粹成書，介吾友月堂樓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縛纏，如鷹脫絛鏇，摩雲而舊飛也，其方便爲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不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於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無以逃其責矣。

又卷九《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烝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爲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爲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於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生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爲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爲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闥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寔足以與於此哉！

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爲《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爲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戮手來詆訾，予嘿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敢執筆書之。嗚呼！孰能爲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異同哉！獨視衛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又卷一〇《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眞傳，起拳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眞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況要遭滅度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編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眞，覆聞之士，旬獲窺其一偏。遂執爲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義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

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馱跋陀羅至廬山，衍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六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奮黃蓮寶，單錄諸祖之名，匿巖穴間，肇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爲《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一年矣。東魏邯鄲淨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矣。

唐興，傳燈大宏達摩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誣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

宋明教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持法一千三百四人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闡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

濂竊聞之，太平眞君之七年，魏太武甲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於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得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詆病，猶將十指而掩目月之光，一日而汲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

師以誠篤堅道，沒沒焉，唯恐法輪不運，含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梁公之爲，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又《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昔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宏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闔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簡。序曰：

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爲而不知其所終，入爲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滿，營營逐物，唯識緣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横，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穩。其願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

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取宜焉。成周以降，昏曩邪僻，禽然並作，維綱不足以爲固，斧鎖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强聞之，赤頭汗背，逡巡畏縮，雖蜾蠃不敢跂躩，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標也，其上焉者，恂然内觀，匪卽匪離，可以脱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蹈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摇；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

禪師豫章人，知寶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塗齲齒者璧之，枯骴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又《宋學士文集翰苑別集》卷七《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有曰：大沙門汝霖所爲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贍，至於遣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頃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游中夏者久，凡遇文章鉅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泛鯨波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

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爲土苴，況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將與道相違矣。雖然，汝霖遍參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翰墨間爾。游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爲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假名而實無假名，惟一惟二，惟二惟一，初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

汝霖名良佐，遠州高園人，姓藤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

又《宋學士文集芝園前集》卷二《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煙海，學者未易窮之。鳳城雪月大師大陸發其巧智，創爲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首悟，重爲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畫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爲之。都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避位，或開位，或加法，或鉤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總攝《初分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違。噫，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異僧截經行南東，暗誦弗休，大姓沃承璋以爲疑，抽二二卷試之，其誦如初，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版流通。元至正初，黄巖沙門絶璘珦公獲拾儀眞，歸刊雲峯證道院，未幾燬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於絶璘，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關後，使人了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内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方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

累者矣。雖然，偏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關者，儻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偏參諸方，嘗主藏鑰於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

又卷三《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録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曷嘗貴於言哉！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易於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録之。雖曰形諸簡編，然懼不能行遠，又甚不得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欲擊蒙於當時，其傳之也，將澤物於後世，惓惓爲道之心，爲何如哉！此濂於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留，況語言文字，紛穢龐雜，足以礙沖虚而窒眞如？達摩氏東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尚謂其墮於枝蔓，況後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而垂接之機亦異。其上上者，一見之頃，情塵自然銷謝，何假於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諄諄誨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欲絶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采鳧藻於山巔，求女蘿於海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鑒以來，其語具在人，仰之者如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以凡情測度。儻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墮色聲者，奚從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象之，若以其窔眞如而礙沖虚，一切斥去，濂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寶積經》云：『如來所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爲文，離諸一切言音文字，理不可說，是名爲義。』法藏且爾，況下於斯者乎？以此觀之，當略其文而究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心資筌，搏兔者當用蹄，兔與魚既獲，而無事於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乎！濂之區區，又不能無感於後之人也。

育王禪師裕公，三坐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説無上妙道，如升蘇迷盧山，闊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遁藏。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燦然可睹，輒拳佳山，怨中慍公謂其設施睥睨，不愧爲大慧七世孫，皆知言。濂頗獲與同游，嘗以《贈語》三卷質正於公，公不鄙而題識之，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千里，以公《三會語》請濂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汲汲圖此者，夫豈得已者哉！濂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又卷五《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朝，濂朝京師，冬十有一月內申，入辭將還山，時皇上御武樓，下顧濂言曰：『朕嘗《楞伽》爲達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生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冰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人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絶貪欲，豈不胥爲賢人君子之歸？』濂謹對曰：『誠如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略覽數過，已悉領其大旨。』即敕奉御取經示濂，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爲微隱，唯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忘相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爲深切。若《般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上復口解《心經》數章，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食禁中而退。

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旨於大天界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命既下，育王禪師崇裕，靈承德意，孳孳如弗及，且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殊寡，乃購求晉庵受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濂爲其題辭。惟我釋迦如來五時説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説。疏經之家謂以《楞伽》爲名，實相爲體，佛語心爲宗，自覺聖智爲用，經凡一百五十一品，並所存者，特其一衛。其言幽眇精深，誠爲攝心樞要之書也。

欽惟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輒悟，詔天下諸浮屠，是習是講，將使眞乘之教，與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惡而趨善。斯心也，即如來拯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爲務，亦可謂之賢矣。爲沙門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囑。濂故備著天語之詳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

又卷七《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説，中更六譯，互有不同，唯童壽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亡慮千餘家，唯天親無著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説經本意。無著以二十八住爲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爲宗，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斷一切疑。至於智境相即，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泯，即一而三，即三而一，蓋有不可思

議者矣。

其經之至中夏，殆將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欲使感發自新，一歸至化，嘗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利濟羣生爲甚急，演說諸教雖多，而《金剛經》專言住修降伏，而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其舉揚心學最切，乃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於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玘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元奧，學者未能卒曉，因據二十七疑，而革蕭統分第之陋，仍推問答深意，而究脈絡之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之患。既成，諸師重加校訂，始入奏於華蓋殿，皇上覽而可之，勅同新箋二經，鋟梓流通。季潭貽書，俾濂序其事，濂以昏老爲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來請之甚力，乃爲言曰：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無非覺悟羣迷，出離苦輪；中國聖人受天眷命，爲億兆生民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四言，揭之篇端，從長老須菩提以至菩薩，但應如所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大體咸具，已無餘蘊矣；而乃區區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啓人信解者，爲何如哉？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樂刑政，粲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既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設心措慮，實與諸佛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於戲，盛哉！濂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衆，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況通其義趣者乎？又況達性相二宗，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昧盛之利，誠未易窺測也。誦是經者，宜思皇上之大德，孳孳焉以道道爲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可不畏哉！

又《宋文憲公全集》卷三五《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頓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天親頼尸知是天宮，吝麥慈氏，相師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之法，宏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燄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

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作《唯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閒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閒寂假中爲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其世之所謂教者也。

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繼藏於竹帛間，乃宏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神會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三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閫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溈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溈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上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眞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備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麗，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有晉開運中，遂亡佛籍；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

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藉藉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眞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成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嗣之，安能至今承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宏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荊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爲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奄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歎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止觀，眞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既已抵牾之甚，當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辯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

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偏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相，非緣而緣，非同而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即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違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途，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愼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蓋不得不然也。

又卷三六《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句引》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固在於心明；萬事門中，不離一法，必資於言解，此古今之通義也。昔我三界大師，從兜率天化成白象，冠日之精，降神於維羅衛國，苦行於伽闍山中，得無上道，成最正覺。蓋憫大地衆生，不知眞性，染纏使以成有漏，逐色聲以陷諸妄，日沒死生，弗能解脫，於是染寶蓮華師子之坐，演說無上甚深妙法，開頓漸之玄門，垂權實之祕教。其第四時，黃宮諸會說皆經，而《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所說，顯之以三藏以總其綱，申之以一處以覈其變，廣之以十八界以極其趣，小無不該，大無不統，誠所謂冥衢之燈燭，業海之方舟也。

撮其樞要，惟實《心經》。是經凡三譯，今世所傳二百五十八言者，乃眞觀間三藏法師玄奘所翻，攝須彌於一毫芒，斂溟渤於一滑滴，其神功浩浩乎不可思議，是以歷代寶之如摩尼珠，爲之注釋凡百十家。溺教文者，曲引傍喻，自相疑難，其失也蕪；尊禪義者，逐字爲訓，辭荒意幻，其失也鄙；務高深者，獨研大旨，盡略微文，其失也簡；安淺陋者，不知次序，前後失倫，其失也雜。殊不知了空法塵，率依佛智，皆不出乎是經。雖《法華》十萬餘言，《華嚴》四天下微塵數品，廣略固殊，旨義無二，奈何以至精至微之典，而以小德小智之見，輒測眞乘，妄談般若也哉！

如濂不敏，粵自壯齡，頗閱三藏諸文，於是不量無陋，爲之訓解，無者刪之，鄙者雅之，略者補之，雜者一之，裁成《文句》一卷，總數千言，宿學之士，其亦何事於斯，庶以便初機者爾。或者則曰：三十性相盡屬空名，一實境界諸念不立，何爲執滯於教體之間哉？是不然，渡巨河者，必用筏以濟，見明月者，須假指以標，若欲廢法觀空，因空顯性，何異采藥於山陬，而求魚於木末也，不亦僞乎！雖然，寶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苟徒隨語生解，其去一眞薄伽梵地，蓋益遠矣。忘筌馬之喻駑，契書龍之翰鈔，必有蓋世人豪者興，濂日望之。

又卷三九《跋金剛經後》 先佛所說《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而此《金剛經》，實當第二處第九會，第五百七十七卷，姚秦鳩摩羅什始用華言翻定，元魏菩提流支、陳眞諦、隋笈多、唐玄奘義淨，相繼各有所譯，號爲六家。唯什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而梁蕭統復分第爲三十二，故今特盛行於世，其二十一分增多六十二字，餘非什本，而後人據五譯以鈔入之爾。世之名僧達賢，銓釋此經，始且百家，獨無著天親二論師配一十八住，斷二十七疑，允合先佛微妙第一眞實了義。濂欲據之作集解一部，病於烽火未息，志莫能遂，因繕錄成卷，貢市箱中，朝夕玩繹，庶幾了空名相，洞明覺地，他日於一亳端現諸萬象，破種種迷，成種種智，尚未爲晚也。

又《跋戒環師首楞嚴經解後》 《首楞嚴經》，其立題凡三：一名

《編知海妙蓮華王三方佛母》一名《悉怛多般怛囉無上寶印清淨海眼灌頂章句》，合今題而爲三。其本指則五：以人法爲名，當住眞心爲體，圓通妙定爲宗，返妄歸眞爲用，上妙醍醐爲教。大概欲衆生開圓解，立圓行，登圓位，證圓果而已。若稽其何時所說，其在《法華》開權顯實之後，《涅槃》扶律談常之前乎！蓋波斯匿璃之異代，持地耶輸之所證，左右參驗，誠足取信，所以長水晴、孤山圓、長慶巖、渺潭月諸師，號爲科判名家，未敢有易斯說者。

予在虎林見五臺沙門善攝解本，獨判《楞嚴》在《般若》之後、《法華》之前，心雖奇其說，而頗意其爲一人之私言。今觀溫陵戒環師所論，正與善攝同。其謂阿難既於《法華》諸漏已盡，不應於《楞嚴》末盡諸漏，而經中言最後垂範，實《楞嚴》法會之最後，非臨滅之最後者，尤發善攝之所未發。余竊自歎，玄理之在人心，雖南北之殊，風土頗異，而其不隨物以變遷者，未嘗不同，惜余儒家者流，弗悟建相分別之理，無以知其孰淺而孰深也。謹用識其立題本旨及異同之說於卷末，具金剛觀察智者，當能自以決之。

雜録

宋濂《宋學士文集鑾坡前集》卷一〇《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鋭爽塏，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爲釋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爲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爲佛隴焉。大比邱咸啓，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中乙爲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鼎爲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瞻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頹圮。元至正某年，住持文雅重構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至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一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乘一飯存所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更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脫門，則新作之，以全叢席抱道之處，靡不修治如法。復集衆因搏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三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皆愛敬之，故能於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晏寢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鐫諸。」

予聞，我佛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蓋以衆生汨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大悲心，爲說三乘十二分教，諄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眞，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遠其徒衆，亦欲解佛之情，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爲道之訐。盍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爲何如？穹居華寢，方牀邃庭，視樹下、宿者爲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艱勤，其意誠出於此。圓頂方袍之士，於斯而來，思思而處，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驟，山峙而川流，算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盡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暫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嵐之請，略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又《宋學士文集鑾坡後集》卷一〇《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也。大旨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三觀，不關三千性相，言界十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無減。其說摩勝宏特，縱橫百千萬劫，洸洸乎，皦皦乎，不可尚已。某竊怪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爲空言，卒局於小習之域，良可悲也。其有見實踐，有若文明海慧法師

者，某安得不答謁而要道之哉！」

法師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當有娠，夢神人授白芙蕖，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祕寺，從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歎曰：「《春秋》固佳，乃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芭蕉，穹宮峻宇，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耶？」大德乙巳，投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繼上人爾。

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屬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豔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尊領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俾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遷上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留法師居其職，學徒四集，無不涵濡飲醇，充足而後去。

天曆己巳，法師出世，主良渚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納麟，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丞相朵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凡三主伽藍，執經輪，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玄義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奧義昭晰，且策勵之曰：「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即《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即《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兼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髓，敷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匀，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云。

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雍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既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灑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曾未幾何，兵難薦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驩然就之。且以無常迅速，嚴修淨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祖宏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將焉託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二。火化牙齒及舌根骨壞，舍利纍纍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敛骨塔於靈祕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明、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卹、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槧、登書也。

法師氣局衍裕，行履淳固，台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恆推爲教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修《法華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爲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辨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溍、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爲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煖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繫法師梵行，徵濂爲塔上之銘。濂嘗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爲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泠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概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之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演福之請，歷敘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瀝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性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即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具而互融。七祖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兮，日月行太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總攝大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爲數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即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皆寂然；真勝在妙圓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人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皃其私。結期修靈懺兮，瑞異騈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即爲塵。商颸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衆兮，盡然爲增傷。繼述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爲西坡兮，庶以表化源。

又《宋學士文集翰苑續集》卷六《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

公石墳碑文》 西方學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深，實爲之錯鍔。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棲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

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有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信嗇，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於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即攀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鷹巖，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既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溫之江心，鑿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

天曆戊辰，出世業清之明慶，據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誥之曰：「佛法寂滅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搆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爲玄應。師既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

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悟然化滅，在菩提位中，壽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霈，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菴之後者，三大也。師智度沖深，機神坦邁，書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恆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於中。

初橫川珙公入滅之歲，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毀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廬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安之請，故摩挲師之行業，勒諸窆麥，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爲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淨覺盡斂，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絶塵，萬里咫尺，欲超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瞥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爲人，謝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絶，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元徵，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扃，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修漸遐，後武思屬，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又《宋學士文集芝園前集》卷四《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崎嘗隱居於此

嶠字子潤，事親極孝，家雖貧，為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門生饋魚，輒如也，老於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為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待制南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為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

後一百七十餘年，為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邱蘭室馨公，既得法於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於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詣前作禮，亟捐茲地以為之基，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衆聚貲，為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像，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寮次第告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云

當是時，五山十刹，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憩足之所，君子為之慨焉永歎，獨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憧非絕，摩所不容，多或二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飽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師不彼，即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或！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尚思感發奮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既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清峻，為四衆所傾慕云

又卷七《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高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攜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腋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至稽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創伽藍於棗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邱

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己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齡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曆三年，重加漆繪，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邱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羣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肯作之，其七佛殿，建於泰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於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於衆，命其徒永琇齎賢詣青蘿山中，徵文以為記

濂聞之，西域之僧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為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試人，固兼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歧而二之？禪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為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為虛妄，互相訾謷，去道遠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圓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此濂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

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藉勝因，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墮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悕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濂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圍可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邃，不問知其為古招提別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琇等又頗注意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為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瞿然而興起者

又卷九《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上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雁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雁蕩山，乃應眞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耶？」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為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所現之幻體，昭昭影象

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荊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掌月，號爲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籍籍於四方矣。

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遽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於寥莫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淇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其罅漏，而思繼承爲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爲墟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曰：曼之，國爲興建之計，僅四三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爲請。

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蹁躚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爲足，屢卻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於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爲記。

朱元璋

論說

又卷八《論僧》 佛始漢至，教言玄寂，機秘理幽，以其有傳也，抵期而無教，以其無教，而有印心之旨。愚不知旨，故乃求旨切，無乃頓荒恍惚，茫昧於未判之先，後累劫之丹裹，何見一微塵之旨云何？以旨問旨，故指空談空，謂空無際而無依，忽焉無倚；愚不知，踟躕不已，特以色求色，以音求音，孰不以謂利便而可也歟！斯愚而問求旨之切，故聽者孰可謂歟！既聽者不以爲可，將焉求諸所以然乎？而或云：佛本昭示善道，大張法門，豈有昧而又昧，玄之而又玄。蓋昧在昧生，玄在玄生，故遠求之邇在天外，遍歷乎荒，亦何有知之見耶！朕嘗聞知，有好寢者，通宵烈風迅雷，而寢者恬然無覺，此果心已矣乎？神已矣乎？果心已乎，則以心問心；果神已乎，則以神問神；亦不亦易乎，然此若是之易難，使佛見前，安不爲諸徒之所窘，而知所措其法焉。法本無門，而有由道，由何而止焉，焉知知止而無識焉？所以我空非空，我相非相，要見覩體無知之態，似奔星墜落，電影馳雲；或爲虛妄而妄，則妄起無端，所以今之修業者，棄本宗而逐末，猶不知陷身於水火，將焚而灰，溺而腐，尚以樂而不退，以爲快哉！斯愚不知旨，故特以爲然或聽者以爲利根雖搜，空萬劫之虛靈，亦何見旨之有耶？且以大藏教中，諸佛泛言，今之修者以爲經之泛耶，旨之異耶？若以經泛旨異，則古智人夜孤燈於牖外，遣侶影於林泉，趣不我知，我不趣知，愚豈不謂嘵嘵然而以爲譏乎！審者以謂不然動靜，動靜以爲天下樂是，則以爲習人便信，則以爲天下安化，則以爲天下幸行，則以爲天下福。朕罔知所以舉大藏教云：諸佛之說，鑪磨鈍根，而爲說法。朕不知法，故特以儒書之所云：予釣而不綱，設使綱而絕流，衆目既張，子必歸於何處？假使誠有歸處，則一《大藏經》添一倍不爲多，減一倍不爲少，孰盡去之，而願受謗周？無文而備，有法還契，不立文字者，互相妄誕，如斯之說，特敕智禪而云乎！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〇《誦經論》 暇遊天界，入寺聞鐘，且經聲嘹亮，正行間，遙見長老持鑪而來，少時詣前禮畢，朕問和尚：一彼中撞鐘擊鼓，香烟繚繞，經聲琅然，必好善者送供以飯諸僧乎？長老對曰：近日並無飯僧者。朕又問長老：既無飯僧者，諸人止可寂寥面壁，以觀想爲然，何故周旋精舍，衆口喃喃？長老曰：僧之所以諷經者，恐有過失，誦之不過釋愆耳。朕既聽斯言，忽然嗟嘆：噫！愚哉，豈不聽解之差矣，所以僧多愚而不善，民廣頑而不良，以其悟機錯矣。且佛之有經者，猶國著令，佛有戒，如國有律，此皆導人以未犯之先，化人不萌其惡，所以古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名雖異，理則一。然以朕觀之，佛所以教人諷經者有二：若談經說法化愚者，必琅然其聲，使觀聽者解其意而善其心，所以不慮其意，止諷誦之；若自欲識西來之意，必幽居淨室，使目誦心解，歲久而機通，諸惡不作，百善從心所至。於斯之道，佛經豈不大矣哉！利益甚矣，豈有誦經不解其意，止願口熟，心懷惡毒，歲月以來，集業深重，自知非禮，卻乃誦經以欲

釋之，可乎？豐鎬國之律令，所以禁暴止邪，諸出之於本犯之先，乃教狂愚而生善良者，上自三皇以至於唐、宋、元、列聖相傳，觀斯之道，豈不天地者歟！

或曰：民有善誦律令者如流，朕將爲識其意，不墮刑憲；又知卻乃眞愚夫愚婦，徒然誦熟，罔識其意。忽一日有奏朕曰：『民有犯法者，捶父凌母，考之於律者，犯者重莫過於此，宜將施行，其犯人親屬印律成千，誦聲琅然，有此知律善讞者，以此爲贖罪，臣不敢施行，特來上聞，幸望宥之。』朕謂奏臣曰：古者帝王立法令，所以申明之律，所以戒責之一定不易之法，民有知而不善者，法當尤重，安有贖焉？《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雖古聖人，亦惡其惡，朕薄德之見，安敢易古人之法歟！佛猶人，人亦佛，性也既有違背經戒之徒，在佛必律之以深重禍愆，安肯釋宥有？』於戲！愚至於酩酊之酣，撼之而不醒，濁至於大河之流，澄之而不清，愚哉愚哉！可不修悟之。

又《修教論》 佛之教上古未聞，惟始自周之時，方聞異人生於西域其人也，淨飯王之子，既生既長，觀世人之禍福，覩日月之昇沉，見人之造非也，如酩酊之醉未醒，如中睡酣而未覺，以致罪重危山，愆深曠海，愈墮瀰漫，無自由釋，佛因是而起大悲願心，立忍辱苦行之法門，意在消愆而息禍，利濟羣生。時乃登雪嶺而靜居，觀心省性，六載道成，及其歸演大乘，雖有二千五百人，俱人皆未解喻徵，佛見愚多而賢少，故演小乘之法，使昏愚者聽之，如醉而復醒，睡而復覺，人各識禍而知愆，惟修善而可弭。嗚呼！佛之心爲世人，乃有若是之舉。吾中國聖人有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今聞佛有二乘之說，豈不修道之謂教乎！今之人罔知所以修道教人之何如，乃有廢道積愆之舉，更不知存心何如？

邇聞天界住持者，每晨昏有儀，有向諸佛之禮，所以禮向者，則當徒步周旋頂禮，方爲啓敬之道，而爲修道之行也。今是僧懶於周旋，不敢越向佛之儀，故廢修以行之，特以轎令人舁之，周旋於諸佛之前，於禮未宜，於勤苦不當，若以今後人法之，斯乃率性者歟？修道者歟？若以此觀之，必失修道之謂教矣，可謂廢道積愆矣。俄而有來告者，昨日天界住持，向佛瞻禮，墜轎失足，數日不聞鐘鼓之聲，虛堂廢法，因是而致吾有嘆：嗚呼！昔禪之謬儀，積之今日方應，可謂定業難逃矣，果報昭然矣！今後若欲向佛之修，則當苦行勿華，勿勞人以自逸，乃稱斯道；不然愆重危山，禍深瀰海，於斯效驗，可不警戒之哉！

又卷一五《僧道竺隱說》 僧之殊俗者，去姓是也，務立字爲名爾，以道竺隱稱，自以爲奇。孰不知色界之道，無盡法界之道，無窮斯道，幽乎顯乎？有相無相，曲如羊腸，一縱一橫，誠如十字。又若弦在雕弓，其世之君子小人，故有馳之異同，今爾擅道名，可謂志矣。且竺者西域之國名也，我中土智僧，此立爲佛剎爾，云於此而隱其道，承如來之教乎？說者如來成道時，放眉間白毫光相，照大千界，指迷破暗，利濟羣生，豈不彰之顯之爾，乃以隱自任何也？且隱者匿也，吾所不取。至智人明其道，幽其德，名彰不朽，果隱其道，則不許。然嘗聞聖人有云：「德不在彰，道不在顯，終日乾乾，汝若是乎？若此，後必了然哉！

又《僧犯憲說》 佛之立教也，惟慈以及衆，身先忍辱，所修者諸惡不作，百善奉行。斯佛出世，始此因由，於西域五天竺國，賢愚敬之，無有慢心五百年，然後流傳中國，賢信愚化，又二千年。其間智人亦因是而通神者有之，有流此而無終者有之。然凡居是者，必忘憎愛，去貪嗔，卻妄想，雖不前知，亦能效佛之宜。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天界有僧訴於中書，其辭曰：「爲主僧者非理，辱甚。」中書下刑部究其源，其間觀形狀，識緣由，自妬忌而起，信讒而亂，以致福消禍增，累及平人若干，比問分明，人各受刑矣。於戲！禍福無門，惟人召而速至。曾不務修，造愆而犯憲，法司論如律，宜哉！

又《佛教利濟說》 釋迦之爲道也，惟心善世。其三皇五帝教治於民，不亦善乎，何又釋迦而爲之？蓋世乖俗薄，人從實者少，尚華者衆，故瞿曇氏之子，異其修，異其教，故天假其靈神之，是說空比假，示有無之訓，以導頑愚，斯成道也，今二千餘年，雖有慕道者衆，踵斯道者鮮矣。然而間有空五蘊，寂憎愛，度世之苦厄者有之，此所以佛之妙，或張或歛，斯神也，巨則靈通上下，微則潛匿毫端，是故聰者欲得杳然，愚者無心或有善之。其故何也？所以天機之妙，人莫能與知，設使與知，則人與肩也。奚上之而奚下之耶？且佛之教，務因緣，專果報，度人之速，甚於疾風驟雨，急極之而無已，人莫佛知。今之人愚，乃曰佛善超生度死，朕嘗咲之。所以超生度死，朕嘗分析愚誰？我知妙哉佛之靈，人能生肯爲善，則死亦昇矣，設使生弗爲善，死亦弗昇，豈不定業者歟！夫何時人不知修持之道，頑者而爲者曠，獲宗旨者少，縱得之者少，縱得之者甚微。若時人知修持之道，以道佐人主，利濟羣

生，其得也廣，若量後世子孫，其福其博，所以者何？蓋濟衆則衆報之，其修身者否，濟衆一身而已，云何巨福之有哉！

紀事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七《命應天府諭鍾山僧敕》 且佛之爲教也，善其大也，溥被生死，仲尼有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不化，不治而不亂，可謂能人矣。云何大覺金仙，又讚之以能仁？以其不繩頑而頑化，美善而善光，其行苦而不苦，其心素而弗素。雖僊雪嶺之孤燈，侶白晝之單影，目星見性，超出塵淪，復有人天之說，四十九秋，其演也妙，備戰大藏，未嘗有訴通逃於廷，致愆於水火耶？況昔禪祇樹千二百五十人從，通逃者未聞仲尼有云：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今僧佃逃，未審節用而致然耶？抑愛人而有此耶？若非此而有此，則府謂僧云，當自善來；若論以如律，恐傷佛性。如敕奉行。

又《諭善世禪師板的達敕》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努力甚堅，其歲月之行也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歡心。前者東達浙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暨禪天目；西游廬嶽，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已達。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玄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八極，惟神天昭鑒。邇者，朕建陵山前，聞禪師欲徙禪他往，被無知者所惑，乃曰：非旨不前，是致躊躇。朕今敕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當飛錫而進，錫止而禪，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又卷八《諭天界寺僧》 諭天界寺善世諸行人，吾聞釋迦之教，務靖不喧，時洗心而刻滌慮，去五欲之魔，清六根之本，雖不至六通圓覺之果，其報也必將來。所以修行者，磨礪也；行者行也，功者造積也。凡云修行者，先置驗不速，又將不期然而然歟！今之修者，期驗欲疾，茫然久之，心不耐已，慮不隔塵，世之有者，念無不在，由是而失道迷宗，愆重鬼山。信之乎？

邇來左善世、右善世、左覺義，欲不絕而事生曠，致伽藍之有鑑，使犯憲章，斯非他人訐告，亦豈朕之不然。自作而爲定業，將欲以去難，實艱於解紛，是何行哉？皆不務靖而好喧，生事自取者也，行人悟焉，且二善世一覺義，奏溧水一莊收糧五百有零，除納官糧外，餘四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盡爲役夫之用，不足又四百貫鈔，益之猶以謂不足，今來需者甚溧陽莊。如之朕准其奏，而欲收司者稽之，及至寺取人，而乃將司者半隱而半出，亦云莊所並無司者，至於再三物色，難以抵諱，尚且東支西吾，行止不顧。豈有奏僧糧有礙，朕將理之，反匿其司者，此果實歟？不顧行止而詐歟？於戲！欲世之不可絕而絕之，嗣祀之道不可無而忘矣，何爲苦心志而勞用焚，機設妄語於無端，斯智禪乎！

著録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五《習唐太宗聖教序》 乾旋坤寧，覆載物無以窮其常經，以四時鑑，見榮枯雖目前之易省；化機之運，上古之哲奚能備知其的？然榮枯隱顯陰陽，見之易解，及其大造者，乾爲陽而坤爲陰，所以難窮其至微，以其不知其本源也。設若有實之可稽，縱是癡愚者，亦所不疑，所以至微形隱，人莫測窺其哲，能不得無惑？況如來之教，指實言虛，因空談有，化及萬頃，導被諸方，現千百億卷，罔有上下，鴻濛其蓋，寰宇是塞。歛之則毫釐潛蹤，示生死之俱無，幾風霜而不腐，其歛其張臻洪，休於斯時覺道，而幽靈效之者，奚知其垠？玄傳寂寞，稽莫知其本根，致使德小而量薄者，窺探旨趣，能無他論者哉！然洪法之肇，根於西域，顯金身而會漢帝於夢中，獲演流於東土。曩因化形跡之時，不言而化，示不生不滅，民不教而治。乃雙林之有，故金色是藏，歛光不鏡，時又畫像而舒形，金容示現，妙音博被，拔苦趣於幽冥，遺教遐荒，濟萬類於三塗。故眞妙之難瞻，不易能於一旨，傍謀他術，雜正法以紛紜，致使色空之比假不無，有謗三車之覩馳。

沙門玄奘者，釋氏之領袖也，生而慈敏，棄親以明心壯，而舉動皆契善符，堅持忍辱，碧潭印月，暑夜松風，難同其清潔；玉露野田，未比其虛潤。方寸將及無礙，諸漏彷彿其盡，久必蹶崑崙而凌烟，霞單萬歲而無雙。歛成靜觀，傷大教之傾頹，歎文繁之差謬，欲定眞析僞，以滋學者之誠，故延頸西

之孰取　俟的者何？如若取有道，俟有方，是不佛法之真哉！色空之妙乎！

雜録

明太祖朱元璋《明太祖集》卷一四《遊新菴記》　鍾山之陽有谷，谷

有靈泉，曰八功德水，不稽何代僧，因水以見菴，不過數間而已。其向且未的然，而遊人信士，無問春秋四季，時時來往酌水焚香，滌愆懺罪，已有年矣。朕自至此二十年餘，每觀此地景雖佳麗，菴將頹焉，朕嘗歎息。蔣山住持寺者，自建菴以至於斯時，前亡後化者，疊不知幾人，曾有定向而革菴者乎？故空景美而菴頹。一日暇遊於此，有僧求布施於朕，以崇建之。朕謂僧曰：「愚哉！爾知梁武帝崇信慧超雲光等，捨身同泰寺，陳武帝敬眞諦等，捨身大莊嚴寺；又如信道家之說者，秦皇遣方士而求神仙，漢武帝因李少君等而冀長生，魏道武因寇謙之行天宮靜輪之法，唐玄宗與葉法善同遊月宮，宋徽宗任林靈素度道士數萬，此數帝之心未必不善，然善則善矣，何愚之至甚？其僧道能則能矣，何招禍之如是？」答曰：「未知。」曰：「前數僧道，當是時，目睹世法，頗異常人，故作聰明於王侯。僧特云天堂地獄，道務云壺中日月，洞裏乾坤，八寒八熱，致使數帝懼地獄，懼八寒八熱，願登天堂，入壺中洞裏，所以昧之，國務日衰，海內不安，社稷移而君亡，謗及法門，是後三武因此而滅僧，不旋踵而覆，豈佛老之過歟！蓋嘗時僧道不才，有累於一時，社稷移而異姓興，非天不佑乃君，愚昧非仁，連謗於佛老，其三武罔知佛老之機，輒毀效者，因二教之機微而理祕，時難辨通，致今千古觀於諸帝王之紀錄，達斯文者，無有不切齒奮恨。以其所以，非獨當時爲人唾罵，雖萬古亦污名，罪因天地間耳尚弗識，何愚之篤！近者有元京師，有異僧名指空，獨不類凡愚之徒，元君順帝，有時問道於斯人，斯人答云：「如來之教，雖云色空之比假，務化愚頑，陰理王度，又非帝者證果之場。若不解而至此，爨費黔黎，政務日杜，市衢晉晉，則天高聽卑，禍將不遠，豪傑生焉。苟能識我之言，悟我誠導，則君之修甚有大焉。」所以修者，宵衣旰食，修明政刑，四海咸安，彝倫攸敘，無有紊者；調和四時，使昆蟲草木，各遂其生，此之謂修。豈不彌綸天地，生

DG

生，孤笻廣漠，履險夷危。朝飛凝雪以迷空，午遇難分；夕風浩瀚，走黃沙以幕日。孤進前蹤，冒冰霜而侶影，幾楊柳之青黃，皆途中之數覩。求深願重，至勞猶精。遍五印之寶剎，越恒河之渡，立雙林之陰，洗鉢八水，登雞足之巔，禪鷲峰之大會，受直指於心，歸演洪音，如瀚海之波瀾。經分六百，譯布中華，闡揚奧典，宥罪釋愆，臻善良於百福。其玄如日中之捕影，水底之捫月，潔若青蓮，出汙泥之不染，猶桂芳秋藥，香浮室野之馨。慈航業海，修渡滄溟，體天之造，日月之明。大哉之無爲，奚可論乎？

又《心經序》　二儀久判，萬物備焉，子民者君，君育民者，法其法也，三綱五常以示天下，亦有五刑輔弼之。有等凶頑不循教者，往往有趨火赴湯之爲，終不自省；是凶頑者，非特一國有之，盡天下莫不亦然。俄西域生佛，號曰釋迦，其爲佛也，行深願重，始終不二，於是出世間，脫苦趣；其爲教也，仁慈忍辱，務明心以立命。執此道而爲之，意在人皆若此，利濟羣生。今時之人，罔知佛之所以，每云法空虛而不實，何以導君子訓小人？以朕言之則不然。佛之教實而不虛，正欲去愚昧之虛，立本性之實，特挺身苦行，外其教而異其名，脫苦有情。昔佛在時，侍從聽從者皆聰明之士，演說者乃三綱五常之性理也。既聞之後，人各獲福。自佛入滅之後，其法流入中國，間有聰明者，動演人天小果，猶能化凶頑爲善，何況聰明者，知大乘而識宗旨者乎！如《心經》每言空不言實，所言之空乃相空耳，除空之外，所存者本性也。所以相空有六：謂口空說相，眼空色相，耳空聽相，鼻空嗅相，舌空味相，身空樂相。其六空之相，又非眞相之空，乃妄想之相爲之空相。是空相愚及世人，禍及古今，往往愈墮彌深，不知其幾。斯空相前代帝王被所惑，而幾喪天下者，周之穆王，漢之武帝，唐之玄宗，蕭梁武帝，元魏主燾，李後主，宋徽宗，此數帝廢國怠政，惟蕭梁武帝，宋之徽宗，以及殺身，皆由妄想飛昇及入佛天之地。其佛天之地，未嘗渺茫，此等快樂，世嘗有之，爲人性貪而不覺，而又取其樂。人世有之者何？且佛天之地，如爲國君及王侯者，若不作非爲善，能保守此境，非佛天者何？如不能保守而僞爲，用妄想之心，即入空虛之境，故有如是斯空相。富者被纏，則婬慾並生，喪富矣；貧者被纏，則諸詐並作，殞身矣；其將賢未賢之人被纏，則非仁人君子也；其僧道被纏，則不能立本性而見宗旨者也。所以本經題云《心經》者，正欲去心之邪念，以歸正道，豈佛教之妄耶！朕特述此，使聰明者觀二儀之覆載，日月之循環，虛實

生世世，王子大臣中，安得不永爲人皇者歟？」指空曰：「以此觀之，前僧以百劫未達於斯，若帝或不依此而效前，其墮彌深，雖千劫不出貧僧之右。」又丞相嘗思監寺，齎盛素羞以供，亦問於指空，意在增福。指空曰：「凶頑至此，而王綱紊，愚民來供，則國風淳，王臣遊此，民無益，公相之來是謂不可。修行之道，途異而理同，公相知否？」曰：「不知。」曰：「在知人，在安民，終於君，孝於親，無私於己，公於天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助君以仁，誠能足備，則生生世世，立人間天上王臣矣，吾將數劫不達於斯，苟不依此，刻剝於民，欺居罔上，用施於我，雖萬劫奚齊吾肩？」朕觀指空之云如是，爾僧欲以庵爲朕增福，可乎？彼雖有營造之機，朕安有已財於此？」僧曰：「富有天下，貴若是耶？」「不然，國之富乃民之財，君天下者主之，度出量入以安民，非朕之已物，乃農民膏血耳，若以此而施爾，必不蒙福而招愆。」僧云：「佛法付之國王大臣，曰：『當哉！所以付之者，國令無有敢誘，聽化流行，非王臣則不可。』僧乃省而叩頭，時朕不施。

後更一信持法印者，朕務繁不暇來此，將歲過七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三日，因暇入山，遂達斯地，想昔日之遥，崎嶇高下，今者崎而平，嶇而直，坦途如是，豈不異乎！何止此遥而已，其庵架空磅谷，凌巖而出，松智，流泉以成瀑布，飛吼長空，致猿啼夜月於峰巔，白鶴巢柯而每顧，深隱翠微，有颺風而不至，遊人遂舉，虞謝慵歡，煥然一新，觀斯創造，庸愚者弗能，惠，有非常之人，建非常之功，法印如是，安得不神識者哉！傍曰：「僧於此不貪而不盜，無私於己，有功於衆，叢林仰之，於戲！菴爲僧所新，僧爲庵所名，人能知一福爲囊神之室，以神修福，若不知修福使神，豈不愚人者歟！

又《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時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几之一時，入寺既行，見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牢視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柴水於巖前鳴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潑天飛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麈而揮，歸是而坐，可謂清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於松下，對月於吴岑，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於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且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寞而已，其四軸六人，是皆堅修者之心，朕爲斯而樂，至暮而歸。

餘月復至焉，田東庵而入，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缺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憩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者？所以歎者，不惟盡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又《靈谷寺記》

朕起寒微，奉天繼元，統一中外，鼎定金陵，宮室於鍾山之陽，密邇保誌之剎，其營修者，升高俯下，日日殿閣，有所未宜，特勅移寺，凡兩遷方已，當欲遷寺之時，命大師築諸山淨地，及其歸告，乃云山川形勢，非等常之地，其旁川曠水縈，且左抱以重山，右掩以峻嶺，皆靠穹岑，排森松，以摩霄漢，虎嘯幽谷，應孤燈而侶影，鶯囀巖前，啓修人之清興，飲潔流於山根，洗金鉢於崇外，魚躍於前淵，鳥棲於喬木，鹿鳴呦呦，爲食野之芹云之若是，既聽斯言，朕懽欣不已，此眞釋迦道場之所也。

卽日召工曹，會百工，趨所在而見址，百工聞用伎，以爰保誌，曜靈佛法，人皆如流之趨下，嗚呼！地勢之勝，豈獨離水族之樂，伎藝之人惟利是務，云何聞建道場，不憚勞苦，心歸向？昔洪武某年某月某日某時，予興工，至某月日時，工曹奏朕，爲釋迦道場役百工，各施其伎，今百工告成，朕善其伎，特命禮曹賜綵之，工曹復奏，伎藝若是，有犯役者五千餘人，爲之奈何？朕忽然有覺，噫！佛善無上道場既完，安可再罪？當體釋迦大慈大憫，雖然愼犯，特以青決，赦既臨，輕者本勞而逸，死者本死而生，歡聲動地，感佛慈悲，呼！佛之願力，輝增日月，法輪建樞，燈繼香連，於戲！盛矣哉，願力之深乎！然是時國務浩繁，不暇禮見，身雖未至，夢遊幾番此觀之歟？夢之歟？嗚呼！未嘗不欲體佛之心，而謂衆生惑奈何？念治而愈亂，不治而愈壞，斯言乃格前王之所以，今欲竟不可，猛不可，奈何？然，日潔己而往禮祝，去將近剎餘里，俄谷深處，風霞之秒，出一浮圖，又一里，既將近三門，左顧四顧，見山環水迂，禽獸之音以，果然左幕山，右峻嶺，北倚天之巍巍，復朝岑以排空，諸巒布勢，若堆螺髻於天邊，朝鶴摩天而迎去，猿猱挽樹而跳騰，喬松偃蹇於崖畔，洞裏射五色以成天，此果白老之像耶？谷應之見耶？朕嘗公事，惟恐惑人，故勅是耳，今天人師有殿，諸經有閣，禪室有龕，雲水有寮，齋有大廈，香積之所周至，莊嚴備具，以是朕心矣，故勅記之。

道衍傳記

《明史》卷一四五《姚廣孝傳》　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眞，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高山，賦詩懷古，其僧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爲誦經薦福，宗泐時爲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留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厚垣，密甃甒甄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決策起兵。適大風雨至，簷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此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瓦墮，將易黃也。」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號其衆曰「靖難之師」。道衍輔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襲大寧，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卻攻者。夜縋壯士擊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從之。遂連敗諸將於淝河、靈壁，渡淮入吳陽。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錄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於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出振蘇湖，至長洲，以所賜金帛散宗族鄉人。重修《太祖實錄》，廣孝爲監修。又與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京。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閤就學，廣孝侍說書。

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偏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廣孝頓首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謚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帝親製神道碑誌其功，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

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嘗之，廣孝惘然。

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時偕大學士張璁、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詔曰：「可。」

雜錄

道衍《道餘錄序》　余冀爲僧時，值元季兵亂，年近三十，從愚庵及和

尚於禪山習禪學，暇則披閱內外典籍，以資才識。因觀河南二程先生《遺書》，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語錄》。二先生皆生趙宋，傳聖人千載不傳之學，可謂間世之英傑，爲世之眞儒也。二先生對輔名教，惟以攘斥佛、老爲心。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古今共然，安足怪乎！」二先生既爲斯文宗主，後學之師範，雖曰攘斥佛、老，必當據理至公無私，則人心服焉。二先生因不多探佛書，不知佛之底蘊，一以私意出邪詖之辭，枉抑太過，世之人心亦多不平，況宗其學者哉？二程先生《遺書》中有二十六條，晦庵朱先生《語錄》中有二十一條，極爲謬誕，余不揣，乃爲逐條據理一一剖析。豈敢言與二先生辯也，不得已也，亦非佞於佛也。藁成，藏於巾笥有年。今冬十月，余自公退，因檢故紙得此藁，即淨寫成帙，目曰《道餘錄》，置之几案。間士君子有過余覽是錄者，知我罪我，其在茲乎！永樂十年，歲在壬辰，冬十一月長至日，逃虛子序

宗喀巴

論說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卷第一》

別學後二度分六：丑一，修止觀之勝利；丑二，明止觀能攝一切定；丑三，止觀自性；丑四，雙修之理由；丑五，次第決定；丑六，各別學法

丑一，修止觀之勝利

今初，學後二度即修止觀，以止觀即後二度所攝故。《解深密經》說大小乘世出世間一切功德，皆是止觀之果。問：止觀豈非修所成之功德，說一切功德皆是彼二之果，云何應理？曰：眞實止觀，如下所說，是修所成之功德，非大小乘一切功德皆是彼果。今將緣善所緣心一境性以上之三摩地皆收入止品，簡擇如所有性或盡所有性之善慧皆攝入觀品，故密意說三乘一切功德皆是止觀之果，亦不相違。又《解深密經》云：「衆生爲相縛，及爲麤重縛，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脫。」言麤重者，謂最能增長顛倒心之習氣相，謂貪著邪境能長養前後習氣者。慧度教授《論》說：「前者是觀所斷，後者是止所斷。此等是已有止觀名者之勝利，餘未說止觀名者，凡說是靜慮般若之勝利，當知皆是此二之勝利也。

丑二，明止觀能攝一切定

《解深密經》說：「大小乘無邊三摩地，皆是止觀所攝。故求三摩地者，不能廣求無邊差別，當善求三摩地總結之止觀修法也。

丑三，止觀自性分二：

寅一，奢摩他自性

如《解深密經》云：「即於如是善思惟法，獨處空閑內正安住，作意思惟復即於此能思惟心內，心相續作意思惟。如是正行多安住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是名奢摩他。」義謂令心不散相續安住，故心能任運住於所緣，若時引生身心輕安之喜樂，此三摩地即成奢摩他。此由內攝其心令不散亂即能引生，不待通達諸法眞理也。

寅二，毘鉢舍那自性

《解深密經》云：「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爲所依故，捨離心相，即於如所善思惟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觀察勝解。即於如是勝三摩地所行影像所知義中，能正思擇，最極思擇，周徧尋思，周徧伺察，若忍，若樂，若覺，若見，若觀，是名毘鉢舍那。」如是菩薩能善巧毘鉢舍那。正思擇謂思擇盡所有性，最極思擇謂思擇如所有性，尋思謂粗尋思，伺察謂細伺察。《寶雲經》云：「奢摩他謂心一境性，毘鉢舍那謂正觀察。」彌勒菩薩云：「應知寂止道，總集諸法名。應知妙觀道，思擇諸法義。」又云：「正住爲所依，爲令心住故，及善擇法故，是名爲止觀。」此說依止正定，令心安住，爲奢摩他。善擇法慧，爲毘鉢舍那。《菩薩地》中亦如是說：「《修次・中篇》云：「止息外境散亂已，於內所緣如任運轉，若時安住歡喜與輕安俱心，名奢摩他。若住奢摩他，思擇眞實，名毘鉢舍那。」慧度教授《論》中亦如是說。如《瑜伽論》及慧度教授《論》說，止觀各有緣如所有性與盡所有性二種，故止觀不由所緣而分。既有緣空性之奢摩他，亦有未達空性之毘鉢舍那。由能止心向外境轉令住內所緣，即名爲止。由增上觀照故名勝觀。有謂心不分別而住，無明了力者名止，有明了力者名觀。此不應理，與前引經論皆相違故。又彼僅是三摩地有無沉沒之

差別故。一切奢摩他之三摩地，皆須遠離沈沒、亂雜二過，及三定有明了分故。故是善緣空性之定慧，要就彼心是舍通達一無我性，而定心未趣嚮眞實境者，亦有無量樂明不分別之三摩地故。即未得眞實見者，只要持心令不分別，現可成辦，故未達空性者，生無分別定，與不相違。若由此門久持其心，由持心力，生風堪能，身心法爾發生喜樂，故生喜樂亦不相違。生喜樂已，由喜樂受明了之力，心亦明了。故不能安立一切樂明不分別定，皆是通達眞實義者。以是當知通達空性之三摩地，固有樂明不分別，與心未趣嚮空性之三摩地，亦多有樂明不分別者。故當善辨此二之差別也。

丑四、雙修之理由

何故隨修止觀一種不爲定足，必須雙修耶？曰：譬如夜間燃燈觀畫，要燈明亮無風吹動，方能明見諸像。若燈不明，或有風動，則必不能明見諸色。如是觀甚深義，亦須了解眞實義之無倒智慧，與心安住於所緣而不動，方能明見眞義。若但有心不散動之不分別定，而無通達眞理之慧，則於三摩地任何薰修，終必不能通達眞理。若僅有了解無我之見，而無心一境性之定，亦必不能明見眞理。故須雙修止觀。如《修次・中篇》云：「唯觀離止，則瑜伽師心於境散亂，如風中燭不堅穩住，不生明了智慧光明，故當雙修。」又云：「由止力故，如無風燭，諸分別風不能動心。由觀力故，能斷一切諸惡見網，不爲他破。」《月燈經》云：「由止方無動，由觀故如山。若心成就奢摩他定，無沈掉不平等過，以慧觀察能知眞實。故於正攝法經》云：「由心住定，乃能如實了知眞實。」《修次・初篇》云：「心動如水，無止爲依不能安住，非等引心不能如實了知眞實。故世尊說，由心住定，乃能如實了知眞實。」又成就奢摩他，非但能遮正觀無我慧動之過，即修無常、業果、生死過患、慈悲、菩提心等，凡以觀慧修觀察時，散失所緣之過皆能遮止，各於所緣不散亂轉，故隨修何善，力皆強大。未得奢摩他前，多分散緣餘境，故所修善力極微弱。《入行論》云：「諸人心散亂，常被煩惱齧。」又云：「雖經長時修，念誦苦行等，佛說心散亂，所作無義利。」

丑五、次第決定

《入行論》云：「當知具止觀，能斷諸煩惱，故應先求止。」此說先當修止，次依止修觀。若作是念，《修次・初篇》云：「此所緣無定。」此說奢摩他所緣無定。前文亦說奢摩他所緣通法與法性，故可先了解無我義，緣彼而修，則心不散亂之止，與緣空性之觀，同時生起。何故必先求止，次乃修觀耶？曰：此言觀前先修止者，非說生無我見，須先修止，以無止者亦能生正見故。即生轉變心力之見，亦不須止爲先，以雖無止，但以觀慧數數觀察而修，亦能生轉變心力之感觸，不相違故。若相違者，則修無常、生死過患、菩提心等，引生轉變心力之感觸，亦應依止，理相等故。若爾，何爲觀前先修止耶？此言生觀者，是說未得修所成之異生。此除下說無上瑜伽部中以證空智修無我理之外，顯教與密教下三部，若未以觀慧觀無我義而修觀察，則定不生修所成之毘鉢舍那，故須修觀。若未成止之前，先求無我了解，數數觀察彼義者，由先未成止故，唯依觀修，不能成止。若不觀察而修安住，依此雖能成止，然除修止法外，仍無修觀法，後更須求修觀之法，故仍不由先求止，已次依彼修觀之次第也。此派若不以觀修引生輕安建立爲生觀者，則說先求止，已次依彼修觀，全無正理。若不作如是次第而修，亦極非理。《解深密經》說：「要依先得奢摩他而修毘鉢舍那。」《論》云：「依前而生後。」說明六度中靜慮與般若之次等，即依增上定學引生增上慧學之次第。皆是先修奢摩他，後修毘鉢舍那。菩薩地與聲聞地，亦說依奢摩他修毘鉢舍那。《中觀心論》、《入行論》、《修次三篇》、智稱論師、寂靜論師等，皆說先求止已後修觀故。雖有少數印度論師說不別求止，初以觀慧觀察便能生觀。然相背諸大軌論教，非是智者所憑信處。此止觀次第，是約初生時說。後則亦可先修觀後修止，次第無定也。

《集論》中說：「有先得觀未得止者，彼應依觀勤修寂止。」此義云何？曰：彼非未得第一靜慮未到定所攝之止，乃未得第一靜慮根本定以上之止。彼復是說：證四諦後，依彼進修第一靜慮以上之止。如《本地分》云：「又已如實善知從苦至道，然未能得初靜慮等，於此無間住心，更不擇法，是依增上慧而修增上心。」總爲便於言說故，說九住心通名爲止，思擇等四通名爲觀，然眞實止觀如下所說，要生輕安乃能安立。

丑六、各別學法分三：寅一、學止法；寅二、學觀法；寅三、雙運法。初又分三：卯一、修止資糧；卯二、依彼修止；卯三、修已成止。初中分六：

辰一、住隨順處

成就五德之處。一易得，謂無大劬勞得衣食等。二善處，謂無猛獸等兇惡衆生及無怨敵等居住。三善地，謂不引生疾病之地。四善友，謂戒見相同

之友　五善相，謂日無多人，夜靜聲寂，如《莊嚴經論》云：具慧修行處，易得賢善處，善地及善友，瑜伽安樂具」

辰二，少欲

不貪衆多上妙衣服等事

辰三，知足

僅得微少粗弊衣等，常能知足

辰四，離諸雜務

若貿易等事，及太親近在家出家，或行醫藥算星相等，皆當遠離

辰五，戶羅清淨

別解脫戒與菩薩戒性罪遮罪一切學處俱不應犯　設放逸犯，當速追悔，如法悔除

辰六，遠離貪欲等尋伺

當思貪欲等現法有殺縛等過犯，後法有墮惡趣等過患　或思凡生死事隨愛非愛，皆是無常有壞滅法，彼等不久決定與我分離　我復何爲貪着彼等　如是修習斷除貪欲尋伺　《道炬論》云：失壞止支分，雖力勵修行，縱經百千劫，終不得正定　故諸貪欲修止觀三摩地者，當勤集聲聞地所說十三種奢摩他資糧，極爲切要

卯二，依彼修止分二：辰一，加行；辰二，正行

今初，如前所說六加行法及菩提心，當久修習　彼支分中亦應淨修共下中士所緣體性

辰二，正行，分二：巳一，身以何威儀而修；巳二，正擇修

今初，如《修次論》說：於安樂坐具，身具八法而修，謂足全跏趺或半跏趺　眼注鼻端　不應太開太閉　身不可太俯太仰，應端身內念　肩要平衡　頭應從鼻至臍正直而住，不可過於低昂及偏一方　齒與唇部隨其自然而住，舌抵上齒　息之出入莫令有聲粗滑，必使徐徐出入無所感覺，無功用而轉　如是先應令身足八法　尤應善爲調息也

巳二，正釋修行次第

《道次第論》多依《辨中邊論》所說，由八斷行斷五過失修奢摩他　善知識拉桀瓦所傳之教授，更於彼上加聲聞地所說之六力，四作意，九住心　慈尊於《莊嚴經論》與《辨中邊論》中，亦說九種住心方便，及八種斷行　印度智者如獅子賢論師，蓮花戒論師，寂靜論師等，亦多隨順此論，皆有修定次第此等，於密教中亦當了知，如五過失等修定之過失，及除過之方便　顯教較密宗說之尤詳也

此中分二：午一，無過三摩地修法；午二，引生住心之次第　初中分三：未一，心住所緣前應如何行；未二，心住所緣時應如何行；未三，心住所緣後應如何行

今初，若不能滅除不樂修定樂定障品之懈怠，初即不趣向修定，縱修一次亦不能繼續，旋即退失，故滅除懈怠爲初要　若得身心喜樂之輕安，則能晝夜勤修善行，無所疲倦　懈怠已滅，然引生輕安，必常精進修三摩地　引發精進，復須於三摩地常有猛利之欲　此欲之因，須由見三摩地之功德，引發堅固之信念，故當多思三摩地之功德，修習信念也　如《辨中邊論》云：「即所依能依，及所因能果」所依，謂欲勤修依故　能依，謂勤或名精進　深信功德是欲之因　輕安是精進之果　此中所修三摩地之功德，謂成就奢摩他已，身樂心喜，現法樂住，由得身心輕安故，於善所緣心能隨願久住　由於邪境已息滅，散亂無主，故不生諸惡行　隨作何善，皆有強力　由此爲依，即能引生神通變化等功德　又由依彼，便能引生通達空性之毘鉢舍那，速能斷除生死之根本等　由思何種功德，能增修定之勇心，即當了知修習　皆生此心，便能相續修定　定極易得　已得定者，若數數修，定則難失

未二，心住所緣時應如何行，分二：申一，明心住之所緣；申二，心如何住　初又分二：酉一，總建立所緣；酉二，明此處之所緣　初又分二：戌一，正明所緣；戌二，明何人應緣何境

今初，世尊說，有四種瑜伽所緣　初周徧所緣有四：謂不分別與分別之二種所緣　如所有性盡所有性立事邊際性　由前二修法緣如所有性盡所有性而修，得轉依時，立所作成辦　二，淨行所緣有五：謂由前生中多行貪欲、瞋恚、愚癡、我慢、尋思，其對治法如其次第，爲修不淨，慈悲，緣起，界別，出入息所緣　三，善巧所緣亦有五：謂善巧蘊、界、處、十二緣起、處非處所緣　四，淨惑所緣有二：謂上下地之粗靜相與無常等四諦十六行相也　其中淨行所緣，易滅貪等增上行者之貪等煩惱，依此易得妙三摩地，故是殊勝所緣　善巧所緣易破離彼諸法之人我，順生通達無我之毘鉢舍那，故是賢善奢摩他所緣　淨惑所緣，能總對治煩惱，義利極大　周徧所緣，非離前所緣而別有，

故當依止具殊勝義之奢摩他緣修三摩地。若緣木石等修三摩地，顯是不知三摩地所緣之建立也。

戊二、明何人應修何境

若是貪欲增上乃至尋思增上之人，則如頌隸伐多問經所說，如其次第，當修不淨，乃至出入息所緣，各別決定。若是等分行及薄塵行人，則於上說諸所緣中，隨何種即可於彼攝心，無須決定。其貪等五增上行者，謂往昔生中於貪等五亦多修習，故於下品貪等五境亦生長時貪等。等分行者，謂往昔生中於貪等五不曾修習，然於彼等未見過患，故於彼境無有猛利長時貪等，然非不生。薄塵行者，謂往昔生中於貪等五不曾修習，見彼過患，故於衆多上品可貪等境貪等徐起，於中下境則全不生。又貪等五增上行者要長時修，等分行者非極長時。薄塵行者速證心住。

丙二、明此處之所緣

問，此處依何種所緣修奢摩他耶？曰，總如前說諸人所緣各別決定，尋思增上行者修息尤爲切要。又《修次》中，下二篇依於《現在諸佛現住三摩地經》與《三摩地王經》說，緣佛身修三摩地。覺賢論師亦說緣佛身修三摩地。如《道炬論釋》中所引緣佛身像持心即隨念佛故，能生無邊福德，若彼佛身明顯堅固，可作禮敬、供養、發願等，修福懺罪之田，故緣彼最勝。又臨命終時有不失念佛等功德。若修密宗，於本尊瑜伽尤爲殊勝。有如是等衆多利益也。如《三摩地王經》云：『佛身如金色，相好最端嚴，菩薩應於彼，住心修正定。』此復有新觀想者與於原有令重光顯之二法。後法易生信心，且順共乘，故當如後修。先求持心之所緣境，謂當覓一若畫若鑄工最精妙之大師像，數數瞻視，善取其相，令心中現，或由師長曉喻思所聞義，令意中現，以此爲所緣境。然不應作繪鑄等像想，當令現爲眞實佛像。有說將佛像置於面前，用目注視而修者，智軍論師善爲破斥，極其應理。以三摩地非由根識而修，要於意識中修。故三摩地之親所緣境，即是意識親境，要於彼境攝持心故，及說是緣前述眞境之影像故。又身像之粗細二分，有說先緣粗分，待彼堅固之後，再緣細分。自心亦覺粗分易於現起，故當先以粗分作所緣境。尤於眞奢摩他未修成之前，不可多換異類所緣，若多換異類所緣修三摩地，反成修止之最大障礙故。如聖勇論師云：『應於一所緣，堅固其意志，若轉多所緣，意爲煩惱擾。』《道炬論》亦云：『隨於一所緣，令意住善境。』如是初得攝心所緣之量，謂先漸觀思頭部、髮、耳、身軀、手足，令其明顯，次於身之總體等意思惟，若粗支分於心現起，縱無究明，亦應知足於彼攝心。若於彼知足攝心，欲求明顯，更數觀想。縱使所緣略爲明顯，非但不得堅固妙三摩地，反成得定之障礙。又彼所緣雖不甚顯，但於粗分持心，若能速得妙三摩地，次令明顯，極易成故。此本智軍論師教授極爲重要。又緣總身時，若身分明顯，即緣彼分。若不明顯，仍緣總身。若欲修黃色而現紅色等顏色不定，若欲修坐像而現立像等形狀不定，或欲修一尊而現二尊等數量不定，或欲修大像而現小像等形量不定，則不可隨轉，唯應以根本所緣爲所緣境也。若修密咒本尊瑜伽，本尊形相必須明顯，相未顯時，以多方便修令顯現。此中佛像若太難現，可於前說隨一所緣，或於眞實見上攝持其心，修三摩地，以此主要在修止故。

申二、心如何住，分三：酉一、立無過軌；酉二、破有過軌；酉三、明修時量。

今初，此中所修之三摩地，要具二種殊勝，謂心具極明顯分，及具專注所緣之無分別住分。有於此上加安樂爲三者。有更加澄淨爲四者。然澄淨有二：一能緣心之澄淨，較淨玻璃器中滿注淨水置日光下尤爲澄淨。二境之澄淨，如柱等境相細至極微似亦能數。此二皆由斷盡微細沉沒極明顯分之所引生，故離初分不須別說。適悅行相之喜樂受，是此處所修三摩地之果德，初靜慮未到定所攝之三摩地中猶不得生，故此不說。沉沒能障如是明顯掉舉能障無分別住，故沉掉爲修清淨三摩地之最大障礙也。若不認識粗細沉掉，及除沉掉修淨定法，尚不能生正奢摩他，況云毘鉢舍那，故求三摩地之智者，應當善巧彼理也。沉掉是修止之違緣，正明違緣與破除之法，很如後說。此唯當說修止順緣引生三摩地之理。此中之三摩地，謂心專住所緣之住分。復是相續住於所緣，此須令心專住所緣不散亂之方便，及散末散亂如實了知之二事。初即正念，次即正知。如《莊嚴經論釋》云：『念與正知，是能安住』。於所緣令心不散，二心已散能正了知，若失正念忘失所緣，於此無間便失所緣，故不忘所緣之念爲根本。由此念故，令心安住所緣之理，謂如前說觀慧所緣，若能現起最低限度，即應令心用力攝持使心策舉不新觀察。如《集論》云：『云何爲念，於串習事心不忘爲相，不散爲業。』此說念具三種差別。一境之差別，謂未曾習境念則不生，故云於串習事，此處即

令現起先所決定之所緣境相。二行相差別，謂心不忘，此處即不忘所緣境也。不忘之理，非因他問或自觀察，僅能憶念師長所教之所緣如此。是要心住所緣一類記念，不少散亂，倘少散亂，其念便失，故心住所緣後，當念已住所緣，將護此心勢力相續不斷，次即不復重新思察，是爲修念最重要處。三作用差別，謂於所緣令心不散。如是調心，令住所緣，如調象喻。謂如一牢樹或柱，用多堅索繫縛野象，若依象師所教而作者善。若不依作，即用利鉤數數治罰，而令調伏。心如未調之象，用正念索繫於前說之所緣堅柱，若不安住者，當以正知鉤擊，漸得自在。如《中觀心論》云：『意象不正行，於所緣堅柱，當以念索縛，慧鉤漸調伏。』《修次・中篇》亦云：『以念知索，於所緣柱，繫意狂象。』此說以念修三摩地。又說正念如索，能於所緣相續繫心。故三摩地之主要修法，即修正念法。正念即是堅定行相之心。故修三摩地者，若無堅定行相明了之定解力，心縱明淨，不能引生有力之正念，不能滅除細微沉沒，其三摩地必有過失。即不緣佛像等其他所緣，唯修不分別心，亦必念云，心當於境全不分別，次即令心不流不散。令心不散，與不忘所緣之正念義同。故仍未出修念之法。如是修者，亦是修有定解力之念也。

酉二、破有過軌。

有如是邪執，是所應破。謂如上說，策舉其心不分別住，此雖無沉沒，然掉舉增上，現見不能相續久住。若心馳緩，現在住心速能生起是善方便，故說舒緩即是善修也。此是未能分辨生沉與生掉之差別，故無過之三摩地，須具前說二種殊勝，非爲令心無分別住一分而足。若謂令心於境惛昧可名爲沉，令心明淨無彼惛昧，故三摩地無有過失。此是未辨惛沉與掉舉之差別，後當廣說。以是當知，若太策舉，雖能明了，然掉舉增上，難生住分。若太舒緩，雖有住分，然沉沒增上，又不明了。由緩急適中之界限極爲難得，故難引生俱離沉掉之妙三摩地。如大德月云：『若精進修生掉舉，若捨精進復退沒，此等轉界極難得，我心擾亂云何修。』又云：『若力勵行起掉舉，若緩策勵復退沒，此之中道極難得，我心擾亂云何修。』此說勵精進便生掉舉，若見彼過，棄捨精進，放緩策勵，心復退沒，其離沉掉二邊，中道平等運轉之心，極爲難得。若緩即可，復有何難。即說緩生沉沒，故以此法修三摩地不應道理。又緩急適中之界限，當自觀內心，若覺過此而警策便生掉舉者，即當略舒緩，若覺較此再緩便生沉沒者，即當稍警策。如無着菩薩云：『於內住等住中，有力勵運轉作意。』此是於初二心時所說。《修次・初篇》亦云：『除沉沒者，當堅持所緣。』若不知前說修念法而盲修者，修時愈久，忘念愈重，擇法之慧日亦遲鈍，當有此等衆過發生也。若以正念係心住所緣已，可否分別偵察內心持不持所緣耶？《修次・中篇》說必須偵察。復非放棄三摩地後如是偵察，是住三摩地中觀其住否根本所緣。若不住者，觀爲沉爲掉。復非纔住定，或時太久，乃偵察，要於中間時時偵察也。若前心力猶未盡，即作此偵察者，能生心力長時安住，設有沉掉速能了知。如是能於中間時時憶念所緣而修者，亦須具備有力相續正念之因。故聲聞地中說修念法，《辨中邊論》釋云：『言念能不忘境者，謂不忘住心教授意言。』修念是爲遮止忘所緣之散亂。故不忘所緣，即數數作意所緣，名所緣意言。如恐忘失已知之義，數數憶念，即不易忘失也。

酉三、明所修量。

由念係心安住所緣，應住幾久，有無定量？答：聲聞地等大論中，未見明說時量，雖《修次・下篇》云，由是次第，或於一時，或半修時，或一修時，隨時而住。此是成就奢摩他已於修觀時所說時量，則前修止時量亦應爾。又若能如前說修念知之法，時憶念所緣，時時偵察內心，則時間稍久亦無過失。然初發業者，若時長久，多生忘念，起散亂心，心生沉掉，時久方知，不能速知，即未忘念，亦易隨逐沉掉而轉。沉掉生已，不能速知也，前者障礙有力記念，後者障礙有力正知，是則沉掉極難斷除。其忘失所緣，起沉掉而不覺知，較未忘所緣，起沉掉而不知者，過爲尤重。故爲對治忘念，修前所說之護念法最爲重要。若忘念重易於散亂，及正知力弱，沉掉生起，不能速知者，修時宜短，若少忘念，及沉掉起速能了知者，時間稍長亦無過失。故密意說云：『或於一時』等，未說決定時量，總應隨順自心能力，故曰隨力而住也。又若身心未生病患即可安住，若生病患不可勉力安住，當先治療諸界病患再修，是諸智者所許。當知此亦是修時之支分也。

未三、心住所緣後應如何行，分二：申一、有沉掉時應如何修；申二、離沉掉時應如何修。初又分二：酉一、明不知沉掉之對治；酉二、明知已不勤斷之對治。初又分二：戌一、決擇沉掉之相；戌二、於修行時生覺沉掉之正知。

今初，掉舉，如《集論》云：『云何掉舉，淨相隨轉貪分所攝心不靜相，障

止爲業。此中有二：一所緣，謂可愛靜境；二行相，謂心不寂靜向外流散，是貪分中愛著境相；三作用，謂能障心安住所緣，即心安住內所緣時，由貪著色聲等之掉舉，牽引內心，令於境散亂而無自在，如《悔讚》云：『如緣奢摩他，令心於彼住，惑索令離彼，貪繩牽馳境。』

沉沒亦云退沒，有謂住境不散心不明澄之惛沉爲沉沒者，實不應理。《修次・中篇》與《解深密經》說，從惛沉生沉沒故，《集論》亦說，沉沒爲隨煩惱中之散亂，但《集論》所說之散亂亦通善性，非決定染污。惛沉，如《集論》與《俱舍》說，是癡分攝，身心粗重無堪能性，沉沒謂心於所緣執持力緩不能明了取所緣境，故心縱澄淨，若取所緣不甚明了，即是沉沒，如《修次・中篇》云：『若時如盲，或如有人趣入暗室，或如閉目，其心不能明見所緣，應知爾時已成沉沒。』餘大論中未見明說沉沒之相，故沉沒有善與無記之二。惛沉則屬不善及有覆無記，唯是癡分。諸大論中說除沉沒，修佛像等諸可愛境及光明相，令心策舉，故心不明了如入黑闇，及心力低劣，皆當滅除，要使所緣明顯，與心力開張也。掉舉易知，唯沉沒相諸大經論皆未明說，故難了解然極重要，以易於此誤爲無過三摩地故，應照《修次論》所說，於修驗上審詳觀察而求認識也。

戊二、於修行時生覺沉掉之正知

唯能了知沉掉猶非完足，要修行時生未生沉掉而有如實能知之正知復當漸生有力正知。沉掉起已，無間能知，固不待言，即未生而將生者，亦須正知預爲覺了。如《修次》後二篇云：『見心沉沒，或恐沉沒。』又云：『見心掉舉，或恐掉舉。』即是此義。若未能生如是正知，縱自斷言，始從某時，終至某時，全無沉掉，所修無過，亦不定然。以發生沉掉亦不盡能知故。未生有力之正知故。如《辨中邊論》云：『覺沉掉，覺了沉掉要正知故。』若未能生凡沉掉起決定了知之正知，縱長時修，沉掉生已不能了知，徒以微細沉掉虛度時日。若爾，云何生正知耶？曰，前修念法，即修正知一重要因。謂若能生相續正念，即能遮止忘失所緣之散亂，亦能遮止沉掉生已久而不知。故沉掉起易於覺了。又覺已失念時之沉掉，與覺未失念時之沉掉，二時遲速，自觀內心極爲明顯。故《入行論》密意說云：『若時住正念，守護於意門，爾時生正知。』《辨中邊論疏》亦說念爲正知之因，其另一因，謂心緣佛像等境像，或緣頌受明了等心相時，住前說之念中，偵察內心散未散亂，攝持其心。此是修習正知最切要處。《入行論》云：『數數審觀察，身心諸分位，當知彼即是，守護正知相。』由此能引沉掉將生便預了知之正知，前修念法，能遮散後所起之忘念，故當善分別。

酉二、明知已不勤斷之對治

若如前說修念正知，已善修習，生起有力正念正知，微細沉掉皆能覺了，則無沉掉生已不知之過。若彼生已不起功用無間滅除，忍受不斷，是三摩地最大過失。對治此者，當修功用作意之思。

此中有二：戊一、明思滅除沉掉；戊二、明生沉掉之因。

今初，如《集論》云：『云何爲思，令心造作意業，於善不善無記役心爲業。』此義如磁石力吸鐵隨轉，其於善不善無記三法令心轉動之心所，即是思心。此中是取掉舉生時令心造作斷彼之思也。若爾，如何斷沉掉耶？曰，心沉沒，是由太向內攝，失能緣力，故當作意諸可欣事，如觀佛像等令心開放，然非引生煩惱之可欣法。復可作意日光等明相，沉沒除已，即應無間堅持所緣。此如《修次・初篇》中說，此不應修可厭患境，由厭令心向內攝故。又以觀慧思擇樂觀之境，亦能滅除沉沒。如《攝波羅密多論》云：『由勤修觀力，退沒能策舉。』如是沉沒與退沒者，若取所緣力漸低降，名曰沉沒，若太內攝，則名退沒。由心策舉及開張所緣便能滅除。如《中觀心論》云：『退沒應寬廣，修廣大所緣。』又云：『退沒應策舉，觀精進功德。』滅除沉沒最主要之對法，謂思惟三寶，善攝心，與暇身義大等功德，令心警覺，如冷水澆面。此要先以觀慧修功德品有所感者乃能生起。沉沒所依之因，謂惛沉、睡眠、及引生惛睡之心黑闇相。若修明相對治，則不依彼發生沉沒，生已滅除。聲聞地說威儀應經行，善取明相，數數修習念佛、法、僧、戒、捨、及天、六中隨一，或思其餘清淨所緣，令心策舉，或當讀誦開示惛沉睡眠過失之經論，或瞻方所及月星等，或以冷水洗面。若沉沒微薄，或僅少起，則當策心正修。若沉沒濃厚，或數數起，則應暫停所修。如其所應，修諸對治。待沉滅已後乃重修。若心取所緣相不明顯，心黑闇相，隨其厚薄，當取燈光火光及日光等諸光明相，數數修習，令心生起大光明相。掉舉，謂由貪門令心追逐色聲等境。此應作意內攝心因諸可厭事。掉舉滅已應修等至。如《中觀心論》云：『作意無常等，息滅掉舉心。』又云：『觀散相過患，收攝散亂心。若掉舉猛利，或時長久，應暫緩所修，而修厭離方爲切要。非心散時，略爲攝心，使能

安住　若彼掉舉不甚猛利，則隨散時收攝內心令住所緣。《攝波羅密多論》云：若意掉舉時，修止而遮止。心掉舉時不可作意可欣淨境，以是令心向外流散之因故。

戊二，明生沉掉之因

沉掉之共因，謂不守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修行，覺寤加行，不正知住。沉沒之因，謂耽著睡眠，心取所緣過於舒緩，止觀不平，偏修於止，內心惛闇，於所緣境不樂緣慮。掉舉之因，謂無厭離心，心於所緣過於執着，未善修舉，由親里尋思等動亂其心。以是當知，沉掉雖微，皆當以正知覺了，畢竟滅除。若以微細掉舉及散亂等初時難斷，捨而不斷，或覺彼等既不猛利，不恆相續，勢劣短促不能造業，故不須斷，此是未知修習清淨三摩地法，已出慈尊等所決擇修三摩地法之外，故心掉散時，先當攝心住內所緣，求安住分。住分生時，當防沉沒，令心明了。此二展轉修習無過妙三摩地，不應唯於澄淨住分全無持力，俱行明了而起希求。

申二，離沉掉時應如何修

若如前說，微細沉掉皆悉斷除，則無沉掉令不平等心平等轉時，若復起功用作行，即成三摩地之過失。對治此過，則當修捨。起功用作行反成過失之理，謂由久修掉則攝心，沉則策舉。已得堪能於適當時全無沉掉。若仍如前起大功力防沉防掉，則令內心反生散亂。故於爾時須知舒緩。此是舒緩防護功力，非全放捨持境之力也。故修捨者，是在摧伏沉掉之後，非凡不起沉掉之時。以未摧伏沉掉必無捨故。若爾，云何名捨？曰，捨有三種：一捨受，二捨無量，三行捨。此是最者。此捨體性，如聲聞地說，於止觀品調柔，正住，任運轉性，有堪能性。得此捨後修三摩地，沉掉未起之時令捨現前，不發太過精進。此等如《辨中邊論》云：依住堪能性，能成一切義。由滅五過失，勤修八斷行。懈怠忘聖言，及沉沒掉舉，不作行作行，是爲五過失。修所依能，及所因能果，不忘失所緣，覺了沉與掉，爲斷而作行，滅時正直轉。依住，謂爲除障品發勤精進，依此而生心堪能性勝三摩地。此堪能成神通等一切義利之依處，故曰能成一切義。此三摩地要滅五種過失，勤修八種斷行乃能發生。五過失者：謂加行時懈怠爲過失，於三摩地不加行故。勤修三摩地時忘失教授爲過失，以忘所緣心無所緣可安住故。正住定時沉掉爲過失，彼二令心無堪能故。沉掉生時不作功用爲過失，由彼不能滅沉掉故。斷沉掉時作行思反爲過失也。沉掉合二爲五過失，分別成六過失，對治彼等謂八斷行。對治懈怠有四，謂信欲勤安。對治忘念、掉舉、不作行、作行者，如其次第，憶念、正知、作行思、正住捨，廣如前說。此是以念正知，遠離沉掉，修心一境性，妙三摩地之共同教授。不可執此爲顯教別法，密宗不須以無上瑜伽續中亦多宣說故。

午二，引生住心之次第，分三：未一，正生住心次第；未二，六力成辦住心；未三，具足四種作意。

今初，初有九住心：一內住心，謂於一切外境攝心令住內境。如《莊嚴經論》云：心住內所緣。二續住心，謂前住心令不散亂，於內所緣相續安住。如前論云：「相續令不散」。三安住心，謂由忘念向外散亂，速當了知，還令安住前所緣境。如云：「散亂速了知，還安住所緣」。四近住心，般若教授論說，於廣大境數數攝心，令心漸細上上而住。與《莊嚴論》義同，如云：「具慧上上轉，於內攝其心」。五調伏心，謂由思惟三摩地功德，令於正定心生欣喜。如云：「次見功德故，心於定調伏」。六寂靜心，謂觀散亂過失，於三摩地寂滅不喜之心。如云：「由見散亂過，於定滅不喜」。七最寂靜心，謂貪欲、憂慼、惛沉、睡眠等生時，寂滅令息。如云：「貪憂等心起，應如是寂靜」。八專注一趣，謂得任運轉故，精進修習。如云：「次勤律儀者，由心有作行，能得任運轉」。九等持心，《修次論》說，心等住時，應當修捨。般若教授說，由修專注一趣故，能得自在任運而轉。《莊嚴經論》云：「由修故不行，此九心之名，是如《修次・初篇》所引。如云：「此奢摩他道，是般若波羅密多」等說。

未二，六力成辦住心

力有六種：謂聽聞、思惟、憶念、正知、精進、串習力。由此成辦住心之理，謂由聽力成辦內住心。從他聽聞住心教授，初於所緣安住其心，非自數數思惟修習故。由思惟力成辦續住心，前於所緣安住之心，由自數數思惟修習初得少分相續故。由憶念力成辦安住近住二心。散失所緣時，憶先所緣，收攝其心，及起念力，初證不令散失所緣故。由正知力成辦調伏寂靜二心，謂以正知力，知於諸惡尋思及隨煩惱相流散之過患，觀彼過患，令於彼二不流散故。由精進力成辦最極寂靜專注一趣二心。謂於微細尋思與隨煩惱皆不忍受，精進斷除，由如是行其沉掉等不能障礙妙三摩地，令三摩地相續生故。由串習力成辦等持心。謂由善修前諸位心之力，便能引生無功用轉三

摩地故；其依聲聞地意趣而說，若生除疲不生懈怠，是由得第二住心者，喻如讀書至極熟時，初發心誦起，中間繼心散亂，然所誦書任運不斷，如是初起一念令心安住所緣，次纔未能相續依止念知，然所修定亦能相續不斷經極長時，由此不須相續依止念知之功用，故名不作行或無功用也。引生此心，要先起大功用相續依止正念正知，引生一種妙三摩地能住長時，不爲沉掉等三障品之所間斷也。此即第二住心。此與第九住心，雖同不爲沉掉等三摩地障品之所間斷，然此須相續依止正念正知，故名有作行或有功用也。引生此心，要於微細沉掉等法纔生即滅，至不忍受，故須第七住心。引生此心，要念諸惡尋思及隨煩惱了知散亂之過患，發起有力正知，偵察內心令不於彼流散，故須第五第六住心。以此二心是由正知力所成辦故。引生此心，要忘失所緣散亂之時能速憶念所緣，及從最初即起正念令不散亂，故須第三第四住心。以此二心是由彼二種念所成辦故。引生此心要於所緣先能住心及令住心相續不散，故須先生初二住心也。如是總謂先當隨從所習教授善令心住次如所住數數思惟令稱相續。次若失念起散亂時，當速攝心速憶所緣。次更當生有力念心，初於所緣便不令散，或就有力念已，更當引發有力正知，了知散失所緣沉掉等過患，偵察不散。次當發精進力，設由微細忘念起散亂時，亦當無間了知斷除。斷已便定漸長相續，不爲障品之所間斷。此心生已，由勤修故，便成串習，堅得第九住心無功用轉妙三摩地。以是當知，未得第九住心之前，諸瑜伽師要起功用令心安住妙三摩地。即得第九住心之後，亦不特起功用令心住定，心亦自然入三摩地。得此第九住心，若未得輕安，則如後說仍不立爲得奢摩他，況云證得毘鉢舍那。

末三，具足四種作意

如聲聞地說，九住心中具足四種作意：謂初二心時，須勤策勵，故有力勵運轉作意。次五心時，由有沉掉間斷不能長時修定，故有有間缺運轉作意。第八心時，由沉掉等不能間斷能長時修，故有無間缺運轉作意。第九心時，即無間斷，又不須恒依功用，故有無功用運轉作意。若爾，初二心時亦有間缺，中間五心時亦須策勵，云何初二心時不說有間缺運轉作意，中間五心時不說力勵運轉作意耶？曰，初二心時，心入定與不入定二者之中，不入定時極長，中間五心則住定時長，故後者就三摩地障礙立名，前者不爾，故彼二時，雖俱須力勵運轉，然有間缺運轉作意有無不同，故中間五心不名力勵運轉作意。如《攝波羅蜜多論》云：由無間瑜伽極勤修靜慮，若數數休息，鑽木不出火，修瑜伽亦然，未得定勿捨。

卯三，修已成止，分三：辰一，明奢摩他成未成之異眼；辰二，明依奢摩他趣總道；辰三，明別趣世間道。初又分三：巳一，顯示正義；巳二，明有作意相及斷疑；初又分三：午一，明得未得圓滿輕安，明得未得奢摩他；午二，明得圓滿輕安即成就奢摩他。

今初，若得前說第九住心，盡離微細沉掉，能長時修，復不須恒依念知起大功用，而三摩地能任運轉，是否已得奢摩他耶？曰，得此三摩地者，有得未得輕安之二種。若未得輕安，是隨順奢摩他，非眞奢摩他。如《解深密經》云：「世尊，若諸菩薩緣心爲境內思惟心，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於此中間所有作意，當名何等？慈氏，非奢摩他，是名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莊嚴經論》亦云：「由習無作行，次獲得圓滿，身心妙輕安，名爲有作意。」其有作意，即是此中所說之奢摩他。《修次・中篇》亦云：「如是修習奢摩他者，若時生起身心輕安，心於所緣如欲自在，當知爾時成就正奢摩他。一般若教授論亦云：「如是菩薩獨處空閒，如所思義作意思惟，於心所現，捨離意言多次思惟，若時未生身心輕安，是奢摩他隨順作意，若時生起，即奢摩他。若爾，未生輕安以前之三摩地爲何地攝耶？曰，欲地所攝。雖有如是心一境性，然本地分說是非等引地，而不立爲等引地攝，以非無悔、觀喜、妙樂、輕安之所引故。如是未得輕安之前，雖三摩地不須相續依止正念亦能任運無分別轉，復能融合行住坐卧一切威儀，然是欲界心一境性，非奢摩他。

午二，明得圓滿輕安即成就奢摩他

若爾，云何能得輕安？得輕安已，云何成就奢摩他？曰，輕安，如《集論》云：「云何輕安，謂止息身心粗重，身心堪能性。遣除一切障礙爲業。身心粗重，謂於善事身心不能隨欲而轉。此之對治，身心輕安，謂由遠離身心粗重，於諸善事，身心極有堪能力也。又煩惱品攝內身粗重，能障礙斷煩惱。若勤功用斷煩惱時，已離身沉重等不堪能性，得身輕利，是身堪能。如是煩惱品攝內心粗重，能障礙斷煩惱。如勤功用斷煩惱時，內心樂緣善境離不堪能，心於所緣無障礙轉，名心堪能。如安慧論師云：「身堪能者，謂於身所事生起輕利。心堪能者，謂正思惟時令心適悅輕利之心所法。由此相應能於所緣無障礙轉，故名心堪能性。」總之，若得輕安則起功用，欲斷煩惱時，如行

難行身心快懼之無堪能性皆悉除滅，身心成就極調柔性，隨欲而轉。如斯圓滿身心堪能，初得定時即獲少分，次漸增盛，最後轉成輕安與心一境性之奢摩他。又《聲聞地》說，初時微細難以覺了，後乃易知，將發如是衆相圓滿易可了知輕安之前相，謂勤修三摩地之補特伽羅，便覺頂上似有重相，然非損惱重相。此生無間即使遠離，能障礙斷煩惱之心粗重性，能對治品心輕安性即先生起。如《聲聞地》云：「若於爾時不久當起強盛易了心一境性身心輕安所有前相，於其頂上似重而起，非損惱相。此起無間，能得礙斷諸煩惱品心粗重性皆得除滅。能對治彼心調柔性心輕安性皆得生起。由心調柔心輕安性生起之力爲所依止，有能引發身心輕安風來入身中。由此風大偏全身轉，身粗重性皆得遠離。能對治品身輕安性即得生起。又此調柔風力周偏全身狀如滿溢。如《聲聞地》云：「由此生故，有能隨順起身輕安諸風大種來入身中。由此大種於身轉時，能障礙斷諸煩惱品身粗重性皆得遣除。能對治彼身輕安性偏滿身中。狀如充溢。此身輕安，是內身中極悅意觸，非心所法。如安慧論師云：「當知歡喜所攝內身妙觸，名身輕安。」經說意歡喜時身輕安故。

如是身輕安初起之時，由風勢力令身生起極大快樂，由此爲依心中亦生最妙歡喜。其後輕安初起之勢漸趣微細，然非輕安一切都盡。是由初分太動其心，彼勢已退，有妙輕安，無諸散動，如影隨形，與三摩地隨順而轉。心踴躍性亦漸退滅，心於所緣獲堅固住。由離喜動不寂靜性，即是獲得正奢摩他。如《聲聞地》云：「彼初起時令心踴躍，令心悅豫，歡喜俱行令心喜樂。所緣境界於心中現。從此已後，彼初所起輕安勢力漸漸舒緩。有妙輕安隨身而轉，心踴躍性漸漸退滅，由奢摩他所攝心故，以於所緣寂靜行轉。」《聲聞地》說，要生如是輕安，始名有作意，由得第一靜慮近分所攝正奢摩他，乃得定地所攝少分作意。

已二、明有作意相及斷疑，分二：午一、正明有作意相；午二、斷疑。

今初，具何相狀，能令自他了知已得作意？《聲聞地》說：「由得如是作意，則得色地所攝少分定心，身心輕安，心一境性，有力能修初靜慮道，或諦相道，淨治煩惱。內暫持心，身心輕安疾得生起。欲等五蓋多不現行。從定起時，亦有少分身心輕安，隨順而轉。由得具足如是相狀之作意，奢摩他道極易清淨。謂住心一境性奢摩他後，速能引生身心輕安，故輕安轉增，如彼輕安增長之量，正奢摩他亦轉增長，故彼二法展轉增長。如《聲聞地》廣說。總之，心堪能者，風亦堪能，爾時便生身妙輕安。由此生故，內心即起勝三摩地。復由此故，風轉調柔，故能引生身心輕安。又如《聲聞地》云：「由於最初背一切相無亂安住，故名不念作意。」此說初修心一境性時，當全不起餘念及餘作意。如是修已，《聲聞地》又云：「又汝於此亂不亂相，如是如是審諦了知，便能安住一所緣境，亦能安住內心寂止。諸心相續，諸心流注，前後一味，無相無分別，寂靜而轉。又若安心離得寂止，由失念故及由串習諸相尋思隨煩惱等諸過失故，如鏡中面所緣影相，數現在前，隨所生起，即於其中當更修習不念作意。」謂先所見諸過患相增上力故，即於如是所緣境相，由所修習不念作意除遣散滅，當令畢竟不現在前。賢首當知，如是所緣甚爲微細難可通達，汝當發起猛利欲樂爲求通達發勤精進。「此說三摩地生起之相。寂靜而轉」以上，謂由如前修習無相等三漸次而生。次至增上力故，是說雖已得寂止，然由不多修習等過，心中仍有相等現起，則當憶念心隨彼轉之過患，務令內心不隨彼轉，都不思惟而安住也。次至不現在前，謂由如是修習全不思性之力，相等三法隨何現起，皆不顧視。是則彼三自然息滅更不現起，故心不爲彼等所奪。餘之謂此奢摩他甚爲微細，即彼解釋亦難可通達。其中諸相，謂色等五境與三毒男女共爲十相。無相之理，謂最初時色等境相種種亂現，現起無間自息自滅。最後作定時，則色聲等相全不現起，唯現內心明了安樂之相。無尋思之理，謂由如前住不念作意，隨起何種尋思，如水中泡，不能久住，自然消滅。次更如前修習，則內領納了別安樂等相，不待破除，不堪觀察，起已無間自然脫落，安樂等相轉更微細，爾時安住定中，內身等相全不現起，覺心與空都無分別。從定起時，則覺身等忽似新生。至後得位，縱起頭等煩惱尋思，然與前不同，勢力微弱，不能久續。此等諸位，即「寂靜而轉」之位，內心明了，覺屋柱室壁之極微，都能計數，住分濃厚，即睡眠時亦覺與定融合，如未得定前之睡眠不復現起，復見許多清淨夢相。

午二、斷疑

若得如前所說之三摩地，於五道中立爲何道？曰：前說之定，若是無倒了解無我，住彼見上所修之定，則可立爲異生位之順解脫道。若非爾者，如《聲聞地》說：「即修第一靜慮根本定觀粗靜相之諸世間道，皆須依止此定

而修　外道仙人以世間道離無所有地染下貪者，亦依此定而修上道　故此是內外道所共之定　又若由無倒通達之無我見，及有善見，有過患厭背生死希求涅槃之出離心所攝持者，是解脫道　若由菩提心所攝持者，亦能成大乘道　如以一握食布施畜生，及護一戒，若由彼心攝持，如其次第，亦成解脫道，與一切種智之資糧道　然今非觀察由餘道攝持成，不成解脫道與一切種智道　是觀彼定由自性門爲成何道也　以是有於修習無念及不作意，名爲心不造作及無執着之棄空無分別者，其中猶有是否住眞實義修空性之二類，當善分別，最爲切要　以未通達眞實義者，亦易誤爲通達，誤處極大故　若未能如前分別，則於內外所共之三摩地，亦可誤爲無上瑜伽圓滿次第最主要者，故當觀察也。

辰二、明依奢摩他趣總道

若得前所說無分別三摩地作意，唯當修此明了無分別等殊勝功德之無分別定耶？　曰，引發如斯三摩地者，是爲引生能斷煩惱之毘鉢舍那　若不依此引生毘鉢舍那，則於此定任何修習，倘不能斷欲界煩惱，況能盡斷一切煩惱，故應進修毘鉢舍那　此復有二，謂以世間道暫伏煩惱現行之毘鉢舍那，與以出世道永斷煩惱種子之毘鉢舍那　前者，謂觀下地粗相上地靜相之粗靜行相　後者，謂觀無常等四諦十六行相　此如《聲聞地》說：其主要者，謂通達人無我之正見　如是外道粗靜相道暫伏煩惱現行，或佛弟子修無我義永斷煩惱根本，皆須以前所說正奢摩他爲伏斷煩惱之所依　大小二乘，諸瑜伽師，亦皆須修此定　於大乘中顯密諸瑜伽師亦皆須修此定　故此奢摩他實是一切瑜伽師修道之最要基礎。又二種毘鉢舍那中，前者與佛弟子非不可少，後通達無我之毘鉢舍那，則是必不可少者。若得前說第一靜慮近分所攝之奢摩他，縱未得以上靜慮無色之奢摩他，然依彼止修毘鉢舍那，亦能脫離生死繫縛，而得解脫　若未通達無我眞實未修彼義，僅由前說正奢摩他，及依彼止修習世間毘鉢舍那，斷無所有以下一切煩惱現行，得有頂心，然終不能解脫生死　如《讚應讚》云：未入佛正法，癡盲諸衆生，縱上至有頂，仍受三有苦　若隨佛教行，縱未得本定，魔眼雖監視，亦能斷三有　故無上瑜伽部諸瑜伽師，雖不必生緣盡所有性粗靜行相毘鉢舍那，及由彼所成就之止，然須生一正奢摩他　初生之界，諸生起次第時也

辰三、明別趣生間道

聲聞地》說，從得第九住心，乃至未得作意，是名作意初修業者　是謂作意，欲淨煩惱，修習了相作意，是名淨煩惱　初修業者，若未善解《聲聞地》中所說之義，便覺靜慮與無色最低之道，爲初靜慮之近分　彼中說有六種作意，初是了相作意，故誤解謂初生近分所攝之心，便是了相作意也　若如是計，極不應理，以未得奢摩他者，必不能生第一靜慮之近分　未得近分，亦必不得奢摩他故　了相作意是觀察修，若先未得正奢摩他，修彼，不能新得奢摩他故　以是當知，第一近分六作意之初者，是修近分所攝毘鉢舍那之首，非是第一近分之最初　彼前尚須有近分所攝之奢摩他故　未得第一近分所攝之三摩地前所有一切妙三摩地，皆是欲界心一境性　若照大論所說觀之，得三摩地者亦極少數。此中由修近分六種作意離欲之理，恐繁不述

又《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卷第二》　寅二、學觀法分四：卯一、修觀資糧；卯二、觀之差別；卯三、修觀之法；卯四、成觀之量　初又分二：辰一、總明修觀資糧；辰二、別明抉擇正見

今初，《修次・中篇》說，依止善士，求聞正法，如理思惟，是毘鉢舍那三種資糧　尤以親近無倒了達佛經宗要之智者，聽聞無垢經論，以聞、思、慧，引發通達眞理之正見，爲毘鉢舍那不可少之資糧　以無了解眞實義之正見，必不能生通達如所有性之毘鉢舍那故　又此正見要依了義經尋求，非依不了義經　故當先知了義不了義之差別，而通達了義經義。又若不依堪爲定量大論師解釋密意之論，則如生盲無引導者而往險處　故當依止無倒釋論要依何論耶？曰，如佛世尊於無量經續中，明記龍猛菩薩能離有無二邊，解釋佛經甚深心要，當依彼論而求通達空性之正見

提婆菩薩，爲諸大中觀師，如佛護、清辨、月稱、靜命等，共依爲量，視同龍猛　故彼師徒，是宗中觀師之根源　西藏先覺稱彼二師爲根本中觀師，稱余爲隨學中觀師　又有先覺說，就安立世俗之理，中觀師可分二派：謂於名言中許有外境者，名經部行中觀師；於名言中不許外境者，名瑜伽行中觀師　就許勝義之理亦可分二派：謂許苗等有法與無實相和集爲勝義諦者，名理成如幻；許於現境斷絕戲論爲勝義諦者，名極無所住　又說此二之前者爲靜命論師，與蓮花戒論師等　其如幻與極無所住之名，印度亦有許者，然俄大譯師許就勝義所立之二派，爲使愚者生希有之建立耳。智軍論師則說龍猛師徒所造之《中觀論》中未明顯說有無外境　後清辨論師破唯識宗，

於名言中立有外境。次有靜命論師依瑜伽行教，於名言中說無外境，於勝義中說心無性之中觀理。故中觀宗遂成二派：前者名經部行中觀師，後者名瑜伽行中觀師。造論之次序現見實爾。然月稱論師於名言中雖許外境，然與他宗全不相符，既不可說名經部行，亦不可說順遮沙行。西藏後宏法之智者，於中觀宗，立隨應破與自立因二名，與顯句論極相契也。以是當知，就名言中許不許外境，二派決定。若就引發通達空性之正見而立名，則隨應破與自立因二派決定也。若爾，應於彼等隨誰行而求龍猛師徒之密意耶？曰，阿底峽尊者，以月稱論師派爲主，隨尊者行傳此教授之先覺，亦皆尊崇彼宗。月稱論師見《中論》之註釋中，唯佛護論師解釋聖者意趣爲圓滿。即以彼論爲本，亦多採納清辨論師之善說，其非理者亦略破斥，遂廣解釋聖者之密意。佛護、月稱二師解釋龍猛師徒之意趣最爲殊勝，故今當隨行此二論師決擇聖者師徒之密意焉。

辰二，別明決擇正見，分三：巳一，明染污無明；巳二，明彼倒生死根本；巳三，欲斷我執當求無我見。

今初，佛說貪等之對治，僅是一部份煩惱之對治，所說無明之對治，乃一切煩惱之對治。故知無明是一切過失之根本。如《顯句論》云：『佛依二諦說，契經等九部，是世間行，於此廣宣說，其爲除貪說，不能斷瞋恚，爲除瞋恚說，亦不能斷貪，爲斷慢等說，不能壞餘垢，故彼非周徧，彼皆無大義，若爲斷癡說，能盡壞煩惱，以佛說煩惱，皆依愚癡生。』故當善修對治無明之眞實義，若不知何爲無明，則必不知如何對治。故認識無明最爲切要。言無明者謂明之違品，其明亦非任何一事，乃能知無我眞理之慧也。此明之違品，亦非僅無彼慧或離慧之餘法，乃慧之正相違者，此即增益有我之心，復有增益人我與法我之二，故人我執與法我執，皆是無明。其增益之相，謂執諸法有，由自性或自相或自體之所成就。如《鄔波離請問經》云：『種種園林妙花敷，悅意金宮相輝映，此亦未曾有作者，皆從分別增上生，分別假立諸世間。』此說諸法皆是分別增上安立。《六十正理論》云：『由佛說世間，以無明爲緣，說是即分別，有何不應理。』釋論解釋此義，謂諸世間皆無自性，唯由分別之所安立。《百論》亦云：『若無有分別，即無有貪等，智者誰復執，爲眞爲分別。』《釋論》云：『要有分別，乃有彼性，若無分別，即無彼性。如盤繩上假立之蛇，決定當知自性非有。』此說貪等雖無自性，其假立義，如同繩上假立之蛇，然非說彼蛇與貪等於名言中有無皆同也。由前諸理，故知執實有之相者，謂說彼法非由無始分別假立，是執彼境由自性而有，其所執境名爲自性，或名爲我。由說人上無彼自性，名人無我。眼耳等法上無彼自性，名法無我。故亦當知執人法上有彼自性，即人法二種我執也。如《百論》釋云：『所言我者，謂諸法之不依仗他性，由無彼性，名爲無我。此由人法差別爲二，曰人無我與法無我。』人我執之所緣，《入中論》說，《正量部》中有計爲五蘊者，有計爲一心者。其計一心爲我見之所緣者，如唯識宗與許阿賴識之中觀師，則計阿賴耶識爲彼所所緣。其不許阿賴耶識之中觀師，如清辨師與小乘諸部，則計意識爲彼所緣。當知此諸派所說流轉生死者，與修道者等，補特伽羅之名義，皆通唯我與我所相事阿賴耶等之二事。《入中論》中破計五蘊爲俱生我執薩迦耶見之所緣。《釋論》則說唯緣依蘊假立之我，又說唯五蘊聚，亦非名言之我。故一時之蘊聚，及前後相續之蘊聚，皆非彼見之所緣，唯能引生我念之唯我，乃是彼之所緣。故任何一蘊及諸蘊集聚，皆不可立爲我之所相事也。此事此宗之無上勝法，餘處已廣說。

俱生薩迦耶見之所緣，要能任運引生我念。故執他人爲有自相之俱生執，雖是俱生人我執，而非彼人之俱生薩迦耶見也。俱生我所執薩迦耶見之所緣，要能引生是我所有俱生念之我所有性。故我眼等非彼所緣，其行相謂執彼所緣爲有自相。俱生法我執之所緣，謂他身中之色等五蘊、眼等六根、及內身所不攝之器界等，行相如前說。《入中論釋》云：『無明愚癡，於諸法無自性，增益爲有，以障蔽見實性爲體，名爲世俗。』又云：『如是由有支所攝染污無明增上之力，此說執境實有，即是無明，及說彼是染污無明。故法我執有立爲煩惱障與所知障之二派。此同初說。龍猛師徒亦說此義，如《七十空性論》云：『因緣所生法，分別爲眞實，佛說爲無明，出生十二支。見眞知法空，無明則不生，由無明滅故，十二支皆滅。』分別諸法爲眞實者，即執彼爲實有耳。《寶鬘論》云：『若時有蘊執，彼即有我執。』此說未滅法執之前，亦不能斷薩迦耶見。《四百論》亦云：『如身根遍身，癡遍一切惑，故由滅愚癡，一切惑皆滅。若見緣起理，則不生愚癡，故彼當盡力，尊宣說彼語。』此所說愚癡，即三毒中之愚癡，故是染污無明。又說滅彼無明，要通達空即緣起之甚深緣起義方能滅，故染污愚癡，當知即如釋論所說，是增益諸法實有之執也。此是月稱論師、隨順佛護解釋聖者意趣而開顯者。

巳二、明彼是生死根本

如前所說之二種我執無明，非是內外諸宗所計之常一自在之人我執，亦非無方分之極微塵與彼集合成之粗色外境，及無時分之剎那心與彼相續成之識類內心，復非二取所空之實有自證，既非彼等不共偏計之人法二執，乃一切有情不待邪宗無始傳來所共有之俱生我執也　當知彼執即生死根本如《入中論》云：「有生旁生經多劫，彼亦未見常不生，然猶見彼有我執，由此道理，故知於生死中繫縛一切有情者，是俱生無明　分別無明，唯學彼邪宗者乃有，故非生死之根本　要須如是分別了解，若不知者，則於決擇見時，亦必不知以決擇無俱生無明所執之境爲主，於彼支分中兼亦破除分別我執之境，必致棄捨俱生無明不破，於破二我時，唯破諸宗所計之我，而決擇無我　是則修時亦必唯修彼義，以決擇正見即爲修故　於是修已現證，及修到究竟，亦唯有彼義耳　若謂由見偏計執假立之二種無我，即能滅除俱生煩惱者，實爲太過　如《入中論》云：「證無我時斷常我，不許此是我執依，故云了知無我義，永斷我執最希有。《釋論》云：「今以喻明彼義毫無關係，頌曰：『見自宰壁有蛇居，云此無相除其怖，倘此亦能除蛇畏，噫嘻誠爲他所笑。』此雖是說人無我，然法無我亦可配云，證無我時斷偏計，不許此是無明依，故云了知無我義，永斷無明最希有。

設有是念，《寶鬘論》說：「若時有蘊執，彼即有我執，有我執造業，從業復受生。執五蘊實有之法我執，爲生死根本。《入中論》說：「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薩迦耶見爲生死根本。二論相違，以生死根本，不容有不同之二法故。答曰，無過。以此宗之二種我執，唯由所緣而分，非行相有所不同，俱以執有自相爲行相故。倘生死根本二相違者，要安立行相不同之二執爲生死根本故。以是當知論說法我執爲薩迦耶見之因者，是顯無名內中二執爲因果。若說彼二爲煩惱之根本者，是顯爲餘一切行相不同之煩惱根本。此理亦通彼二執，故不相違，如前後二念同類，無明皆是生死根本，不相違也。月稱論師雖未明說薩迦耶見即是無明，然不分人法，已總說執諸法實有爲染污無明。又許人我執即執補特伽羅爲有自相，復多宣說俱生薩迦耶見爲生死根本。倘許彼異實執無明，則須安立生死根本有行相不同之二執，自成相違。故許彼二俱是無明也。

又前所說俱生無明增益之境，其餘俱生分別一切煩惱，皆取彼境一分而轉，如眼等四根皆依身而住，實無自境可住。如是解一切煩惱，皆皆依俱生無明而轉。故說愚癡爲主。《四百論》釋解：「如身根遍身，癡遍一切惑時。」又：「貪等煩惱，唯於愚癡所遍計之諸法自性上增益愛非愛等差別而轉，非離癡別轉。故亦即是依止愚癡，癡爲主故。由是當知愚癡於境執有自相彼所執境若順己意，即緣彼起貪。若違己意，即緣彼起瞋。若彼境與意非順違中庸而住，雖緣彼境不起貪瞋，而生同類後念愚。《六十正理論》云：「若心有所住，寧不生煩惱，若時不常住，亦被惑蛇噉。」《釋論》即如上解。又從執蘊實有生薩迦耶見，亦是《寶鬘論》之意趣生餘煩惱之理，如中士道所說，即可此知。又如《釋量論》云：「若人見有我，即常貪著我，著故愛安樂，由愛藏過失，見德而愛著，遂求我所有，若時貪有我，即流轉生死。」此宗與前說安立二種我執之理，雖有不同，然生煩惱之次序，亦當依此論了知也。此謂初執我念所緣之我爲有自相，遂生我貪。由此便愛我之安樂。又見我之安樂不待我所即不得有，故愛著我所。由此障礙過失，見爲功德，遂進求我所有以成辦我之安樂。由彼煩惱遂造衆業。由業故復結生相續。《七十空性論》云：「業以惑爲因，由惑起諸行，身以業爲因，三皆自性空。」當於此生死流轉之次第，獲得決定了解。

巳三、欲斷我執當求無我見之理由：午一、須求無我見之理由；午二、引生無我見之方法

今初，如前所說二種我執無明既須斷除，亦欲斷除，若僅欲斷，而不尋求了知我執爲生死根本之理，或雖了知，而不以了義教理破除我執之境，勤求引發無我淨見，實爲極鈍根性　以己放棄能證解脫與一切種智道之命根，猶全不顧故　法稱論師云：「若未破彼境，不能斷彼執，故斷隨德失，所起貪瞋等，要不見彼境，非由外道理　此說剛除外刺，不待破彼所執之境，以鐵從根剔之即除，斷除內心煩惱則不如是　如斷我執要見無彼所執之境，始能斷除也。月稱論師亦說，由見貪等煩惱，與生老等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故瑜伽師若欲斷彼，當以正理破除我執所增益之人我境也　如《入中論》云：「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由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我　修慎實義者，當如是行，故云瑜伽師也　此亦是龍猛菩薩之意旨，如《六十正理論》云：「彼即衆見因，無彼不生惑，是故偏知彼，見惑皆不生。」云何能偏知，謂見緣起性，緣生即無生，是正覺所說。此說爲染污見及餘煩惱作根本之實

執，要由緣起通達諸法自性不生之眞理，猶能斷除。若未能執諸法有性之境則必不見無彼自性故。提婆菩薩所說如前已引。又《四百論》云：「若見境無我，三有種當滅。」此說由我執所緣之境都無有我，則能斷除爲三有之根本無明。靜天菩薩亦云：『補特伽羅空已善成立，由斷根本，故一切煩惱皆不復生。如《如來秘蜜經》云寂靜慧，如斷樹根，一切枝葉皆當乾枯。如是若滅薩迦耶見，一切煩惱與隨煩惱皆當滅。』此說通達修習補特伽羅自性空，能滅薩迦耶見，若滅彼見，則餘一切煩惱亦當隨滅。但若未破人我執境，亦必不能通達無我。彼文即明薩迦耶見爲除一切煩惱之根本，若彼異於無明，則生死根本有不同二種，故彼亦是無明也。總之，註釋甚深經義之諸大論師，凡決擇眞實義時，必以無量教理而觀察者，是因了知，未見邪執所執之我空無所有，則不能知無我空性。故於此義當求定解，最爲切要，若未破除生死根本邪執之境，修彼空義，而修其餘深義，則全不能斷除我執。以心未緣無我空性，則必不能斷我執故。若未破我執境，僅收其心，令不緣彼境，不能立爲緣無我故。以是當知心緣境時，其有三類：一執所緣爲實有，二執爲不實，三但緣境不執差別。如未執不實者，不必盡執實有，故未執二我者，亦不必即緣二無我。以有無邊第三類心故。又二種我執，主要是緣人法而轉。故當決擇如彼所執其事非有。若不爾者，如盜竄林中，而追尋於平原也。由修如是決擇之空義，能斷盡錯亂，故此空義即是最勝眞實義。倘棄此義，別求眞理，當知唯屬隨順所談，實出經義之外也。

如是執實有男女等人及色受等法之無明，由得通達無我空見而修習之即能斷除，無明斷已，則緣實執境增益愛非愛相之非理作意分別，亦即隨滅，分別滅已，則己薩迦耶見爲根本之貪等煩惱，亦並隨滅。貪等即滅，則彼所起之業亦滅。業若滅者，則無業力所引之生死輪迴，即解脫矣。於此當生堅固信解，次求眞實正見。如《中論》云：「業煩惱滅故，名之爲解脫，業煩惱非實，人空戲論滅。了知如是流轉還滅次第，當善愛護通達眞實。若不善分別，僅能倒而修，都無益也。

午二、引生無我見之方法，分三：未一、二無我見生起次序；未二、正生二無我見；未三、建立世俗勝義二諦。

今初，二種我執生起次第，雖是由法我執引生人我執，但悟人無我義時，則當先生人無我見，後生法無我見，如《寶鬘論》云：「士夫非地水，非火風非空，非識非一切，異此無士夫，如六界集故，士夫非眞實，如是一切界，集故亦非眞。」此中先說人無自性，次說人所依之地等諸界無自性。《顯句論》與佛護論亦說悟入眞實義時，當先從人無我悟入故。靜天菩薩亦如是說，其理由謂於人法上了解之無我，雖無粗細差別，然由所依之關係，於人上則易了解於法上則難了解。如法無我，於眼耳等法上難了，於影像等法上則易了知。故影像等爲決擇眼耳等無我之同喻也。《三摩地王經》亦云：「如汝知我想，亦如是知法，一切法自性，清淨若虛空。由一知一切，由一見一切。」此說若善了知我相所緣法之眞理則準此理例觀眼等內法，瓶等外法，亦皆相同。故若知見一法之眞理，則能偏知一切法之眞理也。

未二、正生二無我見，分二：申一、決擇人無我；申二、決擇法無我。初又分二：酉一、明補特伽羅；酉二、決擇無自性。

今初，補特伽羅，有天人等六趣補特伽羅，及異生聖者等補特伽羅。又有造黑白業者，受彼果者，流轉生死者，修解脫道者，得解脫果者等。如《入中論釋》引《經》云：「汝墮惡見趣，於空行聚中，妄執有有情，智者達非有，如即攬支聚，假想立爲車，世俗立有情，應知攬諸蘊。」初頌，明補特伽羅勝義非有之人無我，初句、三句，明妄執有人我者墮惡見趣，二句、四句，明諸蘊中空無人我。第二頌，明補特伽羅名言中有，初二句舉喻，後二句合法，明補特伽羅之所依，非所依事即能依法。又蘊聚言，通同時蘊聚及前後蘊聚，故蘊聚與相續皆不可立爲補特伽羅，既立蘊聚爲所依事，則有聚法亦應立爲所依。故彼二種俱非補特伽羅也。《入中論》云：「經說依止諸蘊立，故唯蘊聚非是我。」又云：「若謂佛說蘊是我，故計諸蘊爲我者，彼唯破除離蘊我，餘經說色非我故。」此謂《經》說：「苾芻當知，一切沙門婆羅等所有我執，一切唯見此五取蘊。」是破執蘊我爲俱生我執之所緣，非破彼已即表諸蘊爲我見所緣也。若果是者，便違餘經破五蘊爲我，以我執所緣之境，要可立爲我故。當知經說唯見五取蘊之義，是見依蘊假立之我也。故當分辨。若以唯名假立我爲我，則於名言中有，若以補特伽羅有自性爲我，則於名言亦無，不應漫說。此宗許補特伽羅我於名言中有也。如是明補特伽羅，是此宗別法，善了解此，即是通達不共人無我之最善方便。

酉二、決擇無自性，分三：戌一、決擇我無自性；戌二、決擇我所無自性；戌三、依此顯示補特伽羅如幻

今經，此中有四綱要：一、當觀自身人我執執著之相，如前已說。二、當觀補特伽羅若有自性，則與諸蘊或是一性或是異性，離彼更無第三可得，如瓶與柱，若決斷其爲多，則遮其爲一，如但曰瓶，若決斷其爲一，則遮其爲多，更無非一非多之第三聚可言，故當了知離一異性，亦定無第三品也。三、當觀補特伽羅與諸蘊是一性之過。四、當觀彼二是異性之過。若能了知如是四綱，乃能引生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清淨正見。其中我蘊若是一性，有三過失。初，計我無我義過。若我與蘊是有自性之一體，則應全無差別，以勝義一體性者，則任何心終不見有異故，以此理由，謂世俗妄法，現相與眞理不符，雖不相違，若是實有，則成相違，以實有者，則見彼相之心，須如其眞理而見故。然計我有自性，是爲成立有能取捨諸蘊者，若與蘊一則不能取捨也，如《中論》云：「若謂離取蘊，其我定非有，則計取爲我，其我全無義。」第二，我應成多過。若我與五蘊是一者，如一人有多蘊，亦應有多我。又如我但是一，五蘊亦應成一，如《中論》云：「若蘊即是我，蘊多我應多。」第三，我有生滅過。《中論》云：「若五蘊是我，我應有生滅，如五蘊有生滅，我亦應有生滅，以蘊我是一故。若謂補特伽羅剎那生滅是所許者，曰：於名言中作如是許，雖無過失，然彼是計補特伽羅實有自相，是則名許補特伽羅自性生滅已。《入中論》說，此有三過，初應不能憶宿命通。《入中論》云：「所有自相各異法，是一相續不應理。若法前後自性各異，則後者應不觀待前者，以前後各能獨立不仗他故。如是一相續既不應理，則不應憶念我於爾時爲某甲等，如各別相續，則大授憶宿命時，必不念我是祠授也。雖有宗亦說剎那生滅，然前後法是一相續，無相違失，故憶宿命應理。頗有未解此義者，見契經多說：「我昔爲彼，便計成佛時之補特伽羅，與往昔之補特伽羅是一。又見有爲法剎那必滅不可爲一，故說彼二是常，遂生依前際四惡見中之第一邪見也。若未不墮彼見，則憶宿命時，要知總念爲我，不加時處自性之簡別也。二、作業失壞過，以作業者與受果者，不能於一我上具彼二事故。三、未作業受果過，謂他人所作之業，餘人皆當代受其果故。犯此三過之理，亦如前說，是因計補特伽羅實有自性，則前後殺那不能成一相續之故也。如《中論》云：「若天異人者，是則無相續。」

若作是念，計我與蘊自性各異有何過失？曰，《中論》云：「若我異五蘊，應無五蘊相。」謂若計我離五蘊別有自性，則應不具五蘊生住滅之有爲相，如馬異牛，則不具牛相也。若計爾者，應非但於我執說我名言虛，是無爲故，如虛空花，或如石女兒。又離五蘊要處等相別有異性者，應有可得，猶如色心異相可見，然實不可得，故無異性之我。如《中論》云：「若離取有我，是事則不然，離取應可見，而實無可見。」《入中論》亦云：「是故離蘊無異我，離蘊無我可取故。」當以此等正理觀我異蘊之過失，而求堅固定解。若於一異二品未能眞見過失，縱自斷言補特伽羅全無自性，亦但有其宗，終不能生清淨正見也。

戊二、決擇我所無自性

若以正理推求我有無自性時，見一異品皆不可得，便能破我自性。次以觀眞實義之正理推求我所，則亦必無自性可得。如尚不見有石女兒，則定不見有彼之眼等我所法也。如《中論》云：「若無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入中論》亦云：「由無作者則無業，故離我時無我所，若見我我所皆空，諸瑜伽師得解脫，如是以決擇自身我執所執，我等都無自性之理，進觀下自地獄上至佛地一切我我所法，與彼所依之有漏無漏諸蘊爲一性異性，則能了知皆無自性，通達一切補特伽羅無我之眞理。由此亦當知彼等之我所法皆無自性也。

戊三、依此顯示補特伽羅如幻，分二：己一、明如幻義；己二、依何方便顯現如幻。初又分二：乾一、如幻正義；乾二、如幻似義。

今初，《三摩地王經》云：「猶如陽燄尋香城，及如幻事並如夢，串習行相自性空，當知一切法如是。」《般若經》亦說：「從色乃至一切種智，一切法皆如幻如夢等。」彼所說如幻有二義，勝義諦如幻，謂但可言有而非實有。二、現相如幻，謂體性雖空而顯現可見。今即後者，此中要具二義，謂要顯現及如現而空，非如兔角與石女兒全無所現，若現而不空，亦不能見爲現相如幻也。以是當知諸法如幻之理，喻如幻師所變幻事，雖本無象馬等體，然現爲象馬，實不可遮。補特伽羅等法上，雖本無自性，然現爲有自性，亦不可遮。如是所現天人等即立爲補特伽羅，所現色聲等即立爲法。故補特伽羅與法雖無少許自性，然造業受果等與見色聞聲等一切緣起作用皆得成立也。由一切作用皆成立故，非斷滅空，由諸法本來如是空故，亦非由心計度爲空，由一切所知境皆如是故，亦非少分空。故修此空始能對治一切實執也。又此深義，非任何心皆不能緣，以正見既可決擇修眞理之道，亦能修習故亦非

修道時不可修，不可了，不可證之空也。問：若了知影像等如現而空，即是了達彼等無自性者，異生既已現證無性，應成聖者，若非達無性，則彼如何能作無自性之喻耶？曰：如《四百論》云：「說一法見者，即一切見者，以一法空性，即一切空性。通達一法空性之見者，即能通達一切法之空性。又通達影像空無形質，於執影像有自性之實執境全不妨害。倘既未破實執之境，亦必不能通達影像無自性之空性。故非彼心即通達影像之眞理。以是當知通達幻事空無象馬，及夢境等空無所見之物，皆非已得通達如幻如夢之中觀王見。然取彼等爲喻者，是因彼等無自性，較色聲等法容易通達。謂若境實有，則離眞理外不可現爲餘相。由明彼二相違，即能成立彼等皆自性空也。要先通達世間共知虛妄之喻爲無自性，而後方通達世間未知虛妄之法亦無自性。此二必有先後次第。故前論意非說通達一法之空性，即親通達餘一切法之空性。是說用心進觀餘法是否實有皆能通達也。以是當知，夢中了知是夢，通達彼中男女等相空，與《現觀莊嚴論》云：「夢亦於諸法，觀知如夢等」說於夢中通達諸法如夢，義亦不同也。又由修定之力，覺定中所見瓶衣等相如現而空，與通達瓶衣等如幻如夢都無自性，亦不相同。故於了義經論所說如幻如夢之不共道理，尤當善學。如是不善名言之兒童，執鏡中影像爲形質，與不解幻術之觀衆，執幻相爲象馬，夢中不知是夢，執夢中山林房舍等實有其事者，相同。然彼二人皆非已得眞實義之正見也。

乾二、如幻似義

有未善解如前所說所破之量，先以正理分析彼境，使覺非有。次覺能觀者亦同彼境非有，是則任於何法皆無是非之決定，即是現相杳茫不實，亦由未善分別有無自性與有無之差別而起。如是空義，是破壞緣起之空，由證彼空所引起之杳茫境相，亦非如幻之正義，故於補特伽羅等以爲實有自性之境上，如理研尋，覺其全無，及依彼空，便現諸境杳茫無實，皆非難事。以凡信解中觀宗義略閣無自性之法者，皆能現起也。其最難者，是要盡破一切自性，復能安立無自性之補特伽羅等爲造業者與受果者等。其能俱立此二事者，至極少數。故中觀正見最爲難得也。故以觀眞實義之正理，研尋生等無可得者，是破有自性之生等，非破一切生滅。若破一切生者，則同兔角石女兒等作用之空，使無現象如幻之緣起作用，成大過失。如《四百論》云：「如是則三有，云何能如幻？」《釋論》云：「如實見緣起者，是見如幻，非如石女兒。若此觀察破一切生，說是有爲無生者，便非如幻，應如石女兒等全無緣起。吾恥彼過，不能順彼，當不違緣起順如幻等。」又云：「周徧思考諸法自性皆不成就，唯餘諸法如幻之義。故執有緣起如幻相，非犯過之幻執。若執幻相實有自性，乃是過失。如《三摩地王經》云：「三有衆生皆如夢，此中無生亦無死，有情人命不可得，諸法如沫及芭蕉，亦如幻事與空電，等同水月及陽燄，無人從此世間沒，而更往生餘世間，然所造業終不失，黑白亦各熟其果。」此說以觀其眞實義正理善推求時，雖無生死補特伽羅可得，然如幻諸法亦能出生黑白之果。又若定中不修了解眞理之見，唯專令心全無所執而住，由此力故，於出定後，見山林等一切現相，或如虹霓，或若薄煙，不類以前之堅實者，亦非經中所說之如幻義。此是空無粗礙之相，非空彼境之性故。無堅礙相，非是無自性之空理故。若不爾者，則緣虹霓等事時，應不更起實執緣粗礙事時，應不能生通達無實之慧也。

亥二、依何方便顯現如幻

問：如何始能現起無倒如幻義耶？曰：譬如幻現之象馬，要由眼識現見似有，復由意識了知其非有，方能決知所現象馬是虛妄幻相。如是，補特伽羅等亦要由名言識現見似有，復由理智了知其自性空，乃能決知補特伽羅是虛幻現也。此要先於定中觀實執境如同虛空，修此空性，後出定時觀諸現相，則能見後得如幻之空性。如是以理智多觀諸法有無自性，引生猛利定解了知無自性之後，再觀現相，即能現起如幻空性。別無決擇如幻空性之理也。於是禮拜繞佛等時，亦當如前觀察，以彼定力攝時，學習如幻空義，於此空中修一切行，如是修已略憶正見，亦能現起諸行如幻也。

求此定解之理，簡要言之，先當善知如前所說正理之所破，了知自身無明，如何執有自性。次觀彼自性不出異、俱思二品所有過失。彼當引生堅固定解，知補特伽羅全無自性，既於空品多修習已，次當思唯緣起品義，謂令心中現起不可遮止之補特伽羅名言，即安立彼爲造業者與受果者。無自性中成立緣起之理，皆當善獲定解也。若覺彼二有相違時，當取影像等喻，思唯不相違之理。於彼影像雖空無眼耳等事，然有形質明鏡等緣爲依，即有彼相現起，若緣有闕，即亦隨滅。如是思惟補特伽羅雖無塵許自性，然依往昔惑業而生，亦可立爲造業者與受果者，都不相違。如是道理，一切處皆當了知。

申二、遮撥法無我

施設補特伽羅之五蘊與地等六異，眼等六處名法，彼自性空，即法無我決擇此無我之理分二：酉一、正用前理而破　酉二、別用餘理而破

今初，繼處異法總分二：初　諸有色者，必具東西等方分，與有方分之一凡諸心法，必具前後等時分，與有時分之一　當觀彼二若有自性，爲一爲異，如前廣破　此如經云：　汝知我慧，如是觀諸法。

酉二、別用餘理而破，分二：戌一、明緣起因；戌二、成立無爲亦非實有

今初，緣起之因，如《海慧經》云：「若法因緣生，是即無自性。」此以緣起因破除自性　《無熱惱龍王問經》亦云：　若從緣生即不生，其中無有自性生，若法依緣即說空，知空即是不放逸。」初句所說不生之義，第二句釋爲無自性生，是於破生須加簡別。《顯句論》引《楞伽經》云：「我依自性不生。」密意說云，一切法不生　恐見經說無生，未加簡別，便執一切生皆非有　故佛自釋諸經密意，謂無自性生　第三句說凡依仗緣起而生者即自性空，故自性空是緣起義，非生滅作用空義。《中論》亦云：　若法因緣生，即自性寂滅　此以緣起爲因，說自性寂滅而空　有說中觀宗凡因緣生者即說無生，當知此等聽說，一切皆破　又經論中皆稱讚緣起因，如《無熱惱龍王請問經》云：智者通達緣起法，永不依於諸邊見。」如實通達緣起，即永不依邊見之義。《入中論》云：「由說諸法依緣生，非諸分別能觀察，是故以此緣起理，能破一切惡見綱。」此即龍猛師徒無上勝法，故當略說緣起道理　當知此清淨正見有二歧途　一謂執諸法實有，未遣實執所緣之常見及增益見　二謂不知所破量齊破之太過，自宗全無因果緣起是非差別之斷見及損減見，若依從此因緣定生彼果之緣起正因能破自性者，則彼二見一切皆滅　以決定因時即破除斷見，決定宗義時即破常見故　如芽等外法與行等內法，要依種子與無明等方得生，是則彼等皆無自性　以有自性者，必能自立，依仗因緣成相違故如《百論》云：「若法緣起有，是即無自性，此皆無自性，故我終非有。」以是當知補特伽羅與瓶等法，由依自支聚而立，亦無自性　是緣起因第二建立　凡依緣生或依緣立者，則與所依必非一性　自性一者，一切作用皆成一故　彼二亦無異性，若有異性，則無關係，此說依彼成相違故。《中論》亦云：「若法從緣生，是則不即因，亦不異於因，故不斷不常。」《出世讚》亦云：　外道計諸法，自造及他造，共造無因造，佛說是緣生　若見從緣生，佛說正是空，諸法無自在，無等獅子吼。」此說以緣起因，能破一異常斷及四邊生　若能破除一切實執二解空性，復能不捨業果緣起，勤修取捨，最爲希有　如《釋菩提心論》云：　若知諸法空，復信修業果，奇中此最奇，希中此希有。」欲生如斯定解，要先善辦有與自性有，無與自相無之差別。《入中論》云：　若知影像無自性之因果建立，誰有智者，由見色愛等不異因果諸法，而執定有自性耶？故雖見有，而無自性生　若未能分彼等差別，由見有法便執有自性，見無自性便執全無，必不能出增減二邊　如《四百論釋》云：「如計諸法有自性者，見有彼法，便執亦有自性　若時無性，即執彼法畢竟非有，如同兔角，由彼不能出二邊故，一切所許皆難應理　以是由無自性故，遠離一切有邊故，能能安立無自性之因果故，遠離一切斷邊　所言邊者，《解釋正理論》云：　邊謂盡與後，近品及毀訾。」此五邊義雖自宗亦許，然此所言正見歧途之二邊，如《中觀明論》云：「若謂中道有勝義自性法者，由有彼故，則計爲常，或計無常，云何成邊　說如實隨順諸法眞理如理作意，各墮邊處，不應道理　此說如義作意，非是墮處，則非邊執　例如世間懸崖各邊，墜落該處，各墮邊處若執諸法實有，或執全無，是爲眞理違品常斷二邊　若執諸法勝義無，及執業果名言有，則非邊執，以境如所執而有故　如《起靜論》云：　若非無自性，即成有自性。」此說若非勝義無，即成勝義有　又云：　若不許名言，我等不能說。《七十空性論》云：　勿破世間理，依此有彼生　以是有分有與非有，無與非無之差別者，僅是言辭稍異，若觀彼二之義，實無少許差別　故以此理判墮不墮邊執，徒著戲論而已

戌二、成立無爲亦非實有

若以前理已能成立補特伽羅與有爲法皆非實有，則虛空、擇滅、非擇滅、眞如等，無爲法亦易成立，皆非實有　故《中論》云：「有爲法無故，何得有無爲，易成之理　謂如前破有爲法自性，雖無自性，而能安立因果繫縛解脫，能量所量等一切作用　此既成立，則法性擇滅等無爲法，雖非實有，亦可安立　道之所證，智之所量，衆生所皈依之法寶等一切建立，誰亦不能攻難謂此等若非實有，則彼建立皆不應理，故無許無爲法實有之必要也。即許無爲法眞實有者，亦必應許能相所相，離繫因果，能量所量等一切建立，若無爲法與其能證，能相，能量，等無關係者，則一切無關係法，皆應成爲能相所相

無理趣矣。若謂有關係者，然實有自性法不應待他，故亦不能立其關係，亦可觀其一異而破。若謂此理不能破無爲法實有者，亦應不能破有爲法，是則全無實有可破。若謂有爲法自性空者，是說彼法無彼自性，故是斷空。然眞如有自性，故是實有。上句是決擇有爲法自性空之最大歧途，是毀謗有爲緣起之斷見，後句說眞如有自性，是增益實有之常見，故是邪解眞空之義。若自性空義是彼法無彼法自體者，自既非有，則他亦非有，其立法實有之立者，與成立彼宗之教理等，亦皆自性空皆應非有。則安立實有少法之宗派純屬臆說也。若善知此理，則知印度佛弟子，凡說有實有法者，則定說有爲法實有，各實事師其說有爲法非實有者，亦必不許任何法爲實有，實較藏地任意談說者超勝多矣。於眞實義雖有二說，然皆共許世俗法是自性空。次乃評論勝義是否實有，故以正理破除諸法實有之後，不許有爲法與一切法爲實有者，與倒解空性爲斷空者，說有爲法與一切法皆非實有，畢竟不同也。

或問，若《中論》云：『有爲法無故，何得有無爲。』如上解者，則《六十正理論》云：『若諸佛宣說，唯涅槃眞實，智者誰復執，餘法非虛妄。』此說唯涅槃眞實，餘法不實。《法界讚》亦云：『凡是佛所說，宣說空性經，皆爲滅煩惱，非滅此法界。』此說空無自性之經，是爲滅除煩惱而說，非說無此本性清淨法界，寧不相違耶？曰，此乃倒解彼二論義。前論之義，如世尊說：『諸苾芻，勝義諦唯一，謂涅槃不欺誑法，一切諸行是虛妄欺誑之法，此經亦說涅槃眞實，諸行虛妄。但眞實義，前句經解作不欺誑。虛妄之義，後句經解作欺誑。《六十正理論》釋說涅槃即勝義諦，此不於現證之慧前，非有自性現有自性，故無欺誑。餘諸行等，則於現見之慧前，非有自性現有自性，是欺誑法。若以觀是否實有之理智而思擇，則全無堪忍觀察之實有。不審其義，但著其名，此復何爲耶？又《六十正理論》云：『三有與涅槃，此二均非有，若偏知三有，即說名涅槃。』此說生死涅槃俱無自性，了知三有無自性，即立爲涅槃，豈是說生死無實之空性爲斷空者哉？法界讚義亦是說，宣說空無自性之經，是爲滅除餘一切煩惱之根本實執，明無彼所執之境，非說破二我執境所顯之本性清淨法界空性亦無所有，雖有此空性，然非實有。故有說此論連破實有所顯之空性亦不許有。或說盡斷一切煩惱，而不須親證空性眞勝義諦。當知此論皆已破訖。《法界讚》又云：『說無常苦空，爲淨心方便，最勝修心法，是爲無自性。』又云：『諸法無自性，是法界應修。』此說諸法無自性，是所修之法界。修無自性，是最勝之修心法。有說諸法無自性空名爲斷空，離此空外別立實有空性爲所修之空者，如何會釋此論耶？如東方無蛇，有人妄執爲有。除彼怖畏苦時，說明東方無蛇，云不能除苦，要說西方有樹方能除苦，汝亦如是，諸有情類，由執諸法實有，而生痛苦，除彼苦時，汝說令其通達所無實，不能對治其苦，要說餘事實有，方除其苦耳。

又《菩提道次第略論・止觀卷第三》　末三，建立世俗勝義二諦，分四：申一，分二諦之事；申二，分別之數；申三，分別之義；申四，釋所分義。

今初，分爲二諦之事，先覺雖有多說，今如《集量論》云：『所知亦唯世俗勝義二諦。』以所知爲所分之事也。

申二，分別之數。

如《中論》云：『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謂分世俗勝義二諦。

申三，分別之義。

既分二諦則應有異，其異相云何？先覺多說如瓶與衣，爲體性一異，如無常與所作性，體性是一，待所遮爲異。此二所異之法皆屬有事，若有一法非有事攝，名遮一品之異，共爲三異。二諦屬遮一品之異。有說二諦是一體性待所遮爲異者，《中觀明論》說：『同體係於無事，法亦不相違，極爲善哉。故所異二法俱屬無事，或隨一法屬無事攝，許是一體，待所遮爲異，都下相違。』《入中論釋》云：『宣說諸法之體性有二，謂世俗與勝義。』此說一一法各有世俗勝義二種體故。若二諦體性非一，異體亦極不應理，則二諦無體，應成斷無。以凡有者，一體多體二決定故。《釋菩提心論》云：『說世俗即空，唯空即世俗，此無彼不有，如所作無常。』如芽若與自勝義定體性異者，則與自實空亦應異體，是芽則成實有。由非異體故體是一，芽雖是實空，然非勝義諦。有經論說二諦非一非異者，有者是約自性成就之異說，有者是約體性異所遮一而說也。

申四，釋所分義，分三：酉一，釋世俗諦；酉二，釋勝義諦；酉三，釋二諦數定。初中又分三：戌一，釋世俗與諦字義；戌二，世俗諦相；戌三，世俗差別。

今初，《顯句論》說，世俗有障眞實、互相依、世間名言，三義。後者釋爲能詮所詮，能知所知等相。故非唯能知與能詮之有境名言，亦莫執一切所知

所詮皆是世俗諦　其色等法，於何時世俗心中安立爲諦，彼世俗心，義中之初世俗，亦即於無自性諸法增益有自性之無明，事非實有而立爲實有者，必是心法　除實執外，於餘心前無可立爲實有者故　如《入中論》云：疑障性故名世俗，假法由彼現爲諦，能仁說名世俗諦，所有假法唯世俗。《釋論》亦云：由有支所攝染污無明增上之力，安立世俗諦　若已斷染污無明，已見諸行如影像等聲聞獨覺菩薩之前，唯是假法，全無諦實，以無實執故　故此唯愚夫，於餘聖者則如幻事，是緣起性，惟見世俗。此非說安立有世俗諦，要由無明安立，於已斷染污無明之聲聞獨覺菩薩前，便不安立世俗諦　其初因相，謂如前說染污無明即是實執，彼所執義於名言中亦非有故　但世俗諦於名言中則定有故　以是當知安立諸法世俗中有之世俗，必非染污無明之世俗也　第二因相，謂諸已斷染污無明世俗心者，由無安立諦實之實執世俗故　成立諸行於彼等前非是諦實，不能成立非是俗諦故　故說諸行於彼等前唯世俗者，是說世俗與諦實二義於彼等前不可安立爲諦唯字能遮諦實　非遮世俗諦　說爲唯世俗與世俗諦之意，當如是知。《顯句論》云：由於世間世俗爲諦，名世間世俗諦　如《入中論釋》云：由此世俗，令諸法現爲實有，無自性者現有自性，以於世間顛倒世俗之前爲諦實故，名世間世俗諦　謂如前說，是於無明世俗之前，現爲諦實，非於名言許爲實有，豈不爾者，則違此宗於名言中亦不許自相，及於名言亦破實有，成立無實故　由此道理，亦當了知智藏論師說世俗中諦之義　問，法性與二我，於實執世俗之前現爲諦實，亦應成世俗諦　曰，若僅於實執世俗之前現爲諦實，便立爲世俗諦者，應有彼過　然非如是，此僅是說世俗諦之諦字，爲於何世俗前爲諦之世俗。及於彼前如何諦實之理耳

戊二、世俗諦相

內外諸法各有勝義世俗二體　如芽，有見眞所知眞實義理智所得之芽體，與見妄所知欺誑義名言識所得之芽體　前者即芽之勝義諦性，後者即芽之世俗諦性　《入中論》云：由於諸法見眞妄，故得諸法二種體，說見眞境即眞諦，所見虛妄名俗諦，此說，芽體有二諦體性，勝義即前識所得世俗即後識所得　非說芽之一體觀待前後二識爲二諦　《入中論釋》云：諸法之體性有二，謂世俗與勝義　說一一法分爲二體，勝義是見眞諦智所得，世俗是見虛妄識所得　世俗諦法事本非諦，是於實執前爲諦，故了解彼義時，必須於前彼爲虛妄　喻如了解瓶是虛妄所知欺誑義時，必須於瓶定以理智破除實執之境，獲得正見　未以正理破除實有，必無正量能成其爲虛妄故　雖瓶衣等是世俗諦，然心成立瓶衣等時，彼心不須成其爲世俗諦　如瓶衣等雖無自性現有自性，猶如幻事　然成立瓶衣之心，必須成立如幻義　故有說此宗瓶衣等法，觀待未得中觀正見異生識前，是世俗諦，觀待聖者是勝義諦，不應道理。《入中論釋》云：其中異生所見勝義即有相行，聖者所見唯世俗法　其自性空，即聖者之勝義　彼乃違是而說故　諸異生類執瓶等爲實有，亦即執爲勝義有，故待彼等之識，瓶等乃勝義有，非世俗義　彼等識見爲勝義有之瓶等事，觀待聖者身中見萬有如幻之智，反成世俗　觀待此智不可安立爲諦，故說唯世俗也　雖然彼等之本性說爲勝義諦，故當分別解說，瓶等之本性，即聖者之勝義　不可說瓶等於聖者前即爲勝義，以聖者見眞義之理智不得瓶等故，論說見眞義之理智所得爲勝義諦故

戊三、世俗差別

自立因中觀師說，內識現似有自相時如現而有，故心不分正倒，外境現時，須分如現有無自相　如二諦論云：所現雖相同，然有無作用，故當分世俗，有正倒差別　此宗隨應破則說，凡有無明者，所見一切有自相事，彼識皆由無明所染而現，故世俗義不分正倒　《入中論釋》云：若世俗中亦見爲虛妄者，非世俗諦　此說喻如影像，於已離名言世人之世俗心前，知非實有，故非待彼之世俗諦　然是見虛妄所知欺誑義識所得之義，故仍是世俗諦如見影像之識，於所見境迷亂，有無明者見青等有自相之識，於所見境迷亂正復相等　若以如是亂識立所量爲眞實，則成相違　若立所量爲虛妄，遮得相成，若不爾者，則於名言未成實有，亦必不能立世俗諦　若於名言立如幻虛妄，當必不能立世俗諦　隨應破說，未被現前錯亂因緣所染之六識，與被染之六識　前六識所取之六境，與後六識所取之六境　其顛倒之六識六境，立爲倒世俗　其未顛倒之六識六境，立爲正世俗　此亦唯待世間或名言量，立爲正倒世俗　非待聖見隨行之理智而立　故中觀自宗說，凡有無明者，見影像等與見青色等，待所見境無錯亂之差別，都是錯亂故不分別正倒世俗　《入中論》云：「無患六根所取境，即是世間之所知，唯由世間立爲實，餘則世間立爲倒　」執人法有自相，有二種執，其由惡宗所薰心意，此妄計之遍品，非名言量所能成立，故是例外　又盡離一切無明習氣錯亂因緣之盡所

有智，雖亦現二取相，然非於所見境迷亂，理如餘處已說。

酉二、釋勝義諦，分三：戌一、釋勝義與諦字義；戌二、釋勝義諦相；戌三、釋勝義差別。

今初，《顯句論》云：「既是義，復是勝，故名勝義。」即此諦實，故名勝義諦。此許勝與義俱指勝義諦。勝義諦之諦，謂不欺誑。由不安住此性而現彼相欺誑世間故。《六十正理論》釋說，勝義諦亦唯由世間名言增上而立，故世俗諦之諦是於實執前爲諦，與勝義諦名義不同。

戌二、釋勝義諦相，分二：亥一、正義；亥二、釋難。

今初，勝義諦相，如《中論》說，是見眞所知義智之所得。《釋論》云：「勝義謂現眞義勝智所得之體性，此是一體，然非自性有。」此說是能量眞實義之無漏智所得，非自性有。有說無漏根本智有所獲得，即諦實有。此亦破訖。言勝智者，謂非凡是聖智所得，要智差別如所有智所得乃勝義諦。言所得者，義謂由彼智如是成立。世俗亦然。又彼智如何得者，如有翳眼見虛空中毛髮亂墜，無翳之眼則於彼處全不見有毛髮墜相。如是由無明翳所損害者，便見蘊等自性可得。其永盡無明習氣者，與有學聖者根本無漏智，現眞其實義之理，正如無翳淨眼全不見有微末二相。此所見本性即眞勝義諦。如《入中論》云：「如眩翳力所偏計，見毛髮等顚倒性，淨眼所見彼體性乃是實體，此亦爾。」《釋論》亦云：「即此蘊等，諸佛世尊水離無明習氣者所見自性，如無翳人不見毛髮，此即諸法眞實勝義諦。」此所見之勝義，即一一法有二體性之勝義體性，亦即諸法自性本空之性淨涅槃。如其所應離垢種時亦即滅諦涅槃。《六十正理論》釋云：「豈涅槃亦是世俗諦耶？答曰，如是。」又云：「故涅槃亦唯於世俗諦假立。」此義是說，安立涅槃勝義諦爲有者，亦唯就世俗諦名言識前而立，非說此宗許涅槃爲世俗諦。彼釋自說，三諦屬世俗諦、涅槃即勝義諦。《入中論釋》亦說，餘三諦屬世俗，滅諦屬勝義故。又外難曰，若涅槃亦於世俗安立爲有，則與說是勝義諦相違。答曰，勝義諦亦唯由世間名言而說，故凡立爲有者，當知皆由世間名言增上安立。《十萬般若》云：「此一切法，皆依世間名言而立，非依勝義。」《七十空心論》云：「生住滅有無，以及劣等勝。佛依世間說，非是依眞實。」此說生住滅三、劣等勝三，及有無等一切建立，佛皆唯以世間名言增上安立，而以眞理增上安立。智藏論師說：「由於勝義諦實，名勝義諦。」當知彼將理智亦說名勝義，是說於彼前不欺誑名諦，非說堪忍觀察之諦實。以彼論中破一切法眞實有故。故有難云：若勝義於勝義中不諦實，則世俗於世俗中亦不諦實可答曰，許爾。若難云：前者於前者不成，後者於後者亦不成。此等於說，若遮實有非是實有，則所遮之有法應成實有。以說勝義，是於所遮有法上唯遮實有而立故。難諸有法應非世俗有者，即難應非虛妄故。此難極無關係，諸有法實有，適能助成所遮之事爲虛妄故。以是當知，安立名言有時，雖不須以見眞實理智成立，然須名言量與理智量俱不違害。《六十正理論》釋云：「五取蘊無常等四，於世俗中有，故執彼四，觀待世俗非是顚倒。諸蘊常住等四，於世俗中亦非有，故執彼四觀待世俗亦成顚倒。」《入中論》云：「無知睡擾諸外道，如彼所計自性等，及計幻事陽燄等，此於世間亦非有。」此說外道所偏計之神我自性等，與計變幻之象馬等，其所執境於名言中亦非是有。故有說隨應破派，錯亂心前有者，即安立爲世俗有。實屬無心，即他派中觀師亦無如是許者也。《入中論》說心境有無相等者，亦非總說有無。是說彼二自性有無。故凡立爲名言有者，雖皆由名之名言增上安立爲有，然不許凡由彼增上所立皆名言有。此宗雖許「唯由名言增上安立」，然彼唯字，非遮「有境名言」以外之義，及「彼所立義由量成立」。是說，若覺名言增上安立，尤嫌不足，要立彼義外，尋求所立義，有所得時，始立爲有，若無所得，即立爲無。此宗不許彼義，以彼尋求若有所得，是否觀察眞實之界限，亦由此安立。若有自相，即非唯由有境名言增上安立，是由彼義自性而有。故於名言亦不不許自性有、自相有，自體有，如餘廣說。

亥二、釋難。

若佛如所有智，能得勝義諦者，云何《入中論釋》，說無所見，唯見眞實，如云「設作是念，如是行相之自性，豈非無可見，諸佛如何見彼性耶？曰，實爾。然即無可見名之曰見。」又引證說，眞實義諦超過一切智境。又說佛地全無心心所行。若謂佛不見蘊等則十力時說知一切法，如何不違。曰言以無見爲見者，非說都不見一切境。見說，若無明眩翳力所見諸法眞實有者，則聖根本無漏智應有所得。然由全不見彼等乃見彼等之眞實，以有所遮應有可得，由無可得，即安立爲已破所遮故。又說無見即是勝見，亦應如是知。《般若攝頌》亦云：「若不見色，不見受，想不可見，不見思，若亦不見心意識，如來說彼見正法。若衆生說見虛心，當觀虛空云何見。佛說見法亦如是，餘

唯不能表見法。此說不見者爲五蘊，見者爲正法，此即眞實義。如云誰見緣起，即見正法。又如虛空，唯遣礙觸，言見彼或知彼者，謂礙觸若有應有所得。由不見礙觸即見虛空，此所見者爲虛空，不見者爲礙觸。若非如此喻而見，謂見眞實如見藍色，即末二句所遮。經說不見五蘊者，謂無漏根本智見眞實義前，不見有法。《入二諦經》云：「天子，眞實義諦，超過貳一切勝相一切智境，非如所言眞勝義諦。」此說，言勝義諦時，心中別現能所二相，不如是見，故言無二相之據，非是佛地不知勝義之據。《入中論釋》亦云：「若不觸所作有法，唯證本性，由證眞性故名爲佛。」此說諸佛如所有智見眞實前，全不觸依他起，唯證法性。言無心心所行者，是說證眞實義時，無分別行，非說無心心所。《顯句論》云：「分別即心行，由離彼故，說眞實義都無分別。」如經云：「云何勝義諦，謂都無心行，況諸文字。」此說無心行義即無分別行。又《入中論釋》說，於有學聖根本定時，非畢竟滅，要成佛時，乃畢竟滅。彼釋又說，若無彼性，則諸菩薩爲證彼故修衆苦行應成無用。並引經證，如云：「眼等本性爲何？曰，謂不造作，不觀待他，是離無明罄慧所通達之本性。此性有耶？曰，誰云此無。此若無者，諸菩薩衆，復爲何義修學波羅蜜多道。然諸菩薩實爲通達此法性故，如是勤行百千難行。」又引經云：「善男子，若無勝義，則修梵行徒勞無益。諸佛出世亦無有益。由有勝義，故諸菩薩名勝義善巧。」此說若無勝義諦，則爲證究竟聖繫之梵，故而修諸行，應成無用。衆生既不能證彼，則佛出世爲令衆生證彼，亦成無用。諸大菩薩亦應非善巧勝義諦。此既引經成立有勝義諦，故有說此師宗說勝義諦非所知法，及說聖根本定無證眞實義智，唯是倒說。《入中論釋》又云：「故由假名安立通達眞實，實無少法能知少法，能所知俱不生故。」其初句義，謂智與眞實分成心境，立爲通達眞實者，唯就名言識前而立，非就彼智前而立。言能知不生者，謂於自性不生之義，如水注水也。論言由於此智眞實義境，諸心心所畢境不轉，故說唯身證者，意謂眞實爲所證之業，內智爲能證之作用，受用身爲證彼之作者。知者如是證時，即如前時全無心心所之分別行。如《釋論》云：「若身現證此眞實義，即說此身爲寂滅性，由其永離心心所故。若謂諸佛不見蘊等，則是謗佛盡所有智，及謗一切盡所有須觀盡所有義，由無行相而知非此宗意，故是現相而知。所現盡所有境復有二類，一未被無明習氣所染之佛相好等，二已被無明習氣所染之不淨情器等。初者佛地即須滅除，次由佛無此因故無彼果。顯現之理，如本斷無明之有情，現佛相好，皆無自相現有自相，此非彼境是由無明習氣所生而現，是因彼心自由無明習氣所染增上而現。以此非因於他有情如是顯現，故於此心亦如是現，是由自身如是顯現故。又未斷無明者，見色聲等境實無自相現有自相，此於諸佛盡所有智亦如是現。此即由於有無明染之有情如是現故於佛所現，若不待他如是顯現，諸佛自身心不現起。故諸佛了知色等實無自性，現有自性，是因具無明者如是顯現而知，非不待他有情如是顯現，諸佛自身亦如是現。故佛雖如是現，亦無錯亂之失。此雖非佛智有染污故如是顯現，是由佛智要知一切所知故爾。如是當知，盡所有智本身，見一切法皆虛妄如幻無我無性，不見實有。其具無明者所現一分，彼智亦能見者，唯見他有情見爲實有也。《六十正理論》云：「善巧法性者，見諸法無常，敗壞法虛僞，空無我遠離。」《釋論》亦說：「如是《二諦論》云：『徧計性遠離，唯如是顯現，一切依緣生，一切智現見。』此說盡所有智明見一切法。又云：『若時都不見，能所知自體，彼不生諸相，堅住故無起。』此說佛在寂滅二相之三摩地中永不起定。若未如實了解彼二說之理趣，則說僅能許一理，俱許二說自成相違。然實不相違，以見如所有性智與見盡所有性智體是一，然觀待各別二境，即成理智與名言智，無少相違故。此於因位見時，要能善知於一法上一理智與名言量所導不可，仍無少分相違。果位二智緣境猶不止此，若能善知於彼境上二量成何量，則亦能知境雖不定，二種有境仍各別不同，二諦相之細分亦由此應知。

戊三、釋勝義差別

勝義諦差別，如《入中論釋》說，空性廣分爲十六空性，中分爲有性無性自性他性四種空性，略分爲人法二無我。餘論有說二種者謂眞勝義與順勝義。《中觀明論》云：「此無生理順勝義故名爲勝義，然非眞實，眞實勝義超出一切戲論，故《中觀莊嚴論》云：『由順勝義故，此名爲勝義，眞實義勝義，離一切戲論。』《二諦論》亦如是說。《二諦自釋》與《莊嚴論》亦說破勝義生名爲世俗。昔諸先覺解釋彼義，多分是否異門二種勝義，說於色等破勝義生所顯空性，爲異門勝義。此乃假名勝義實是世俗。說非異門勝義，非所知攝，任何覺慧皆不能緣也。此非彼諸論義。當作是釋，雖眞實勝義是法性境，然亦多說理智心名勝義者，如《二諦論》云：「由無欺誑故，正理名勝義。」《中觀

明論》云：「勝義無生等，當知如是許，由正聞思修所成諸慧，一切皆是無倒心故，同名勝義，以此之義是最勝故。理智有二，謂聖根本無分別智，與依正因量度眞實之有分別理智等。分別熾然論說。勝義中有無分別智與隨順慧二種之意趣。與中觀明論說二種勝義之意趣相同。故解二種勝義，不約心說，唯約境勝義說，非是論義。其中初者，能於自境頓斷實有與二相戲論，是眞勝義。經說超過一切戲論，義亦指此。第二，雖於自境能滅實有戲論，而不能滅二相戲論，由與出世勝義行相相順，故名隨順勝義。於色等法破勝義生等之境勝義，亦可作二諦解釋。謂空性境，於無分別理智之前，是離二種戲論之眞勝義，於有分別理智之前，則僅離一分戲論，故非離二種戲論之眞勝義，非說非眞勝義諦也。以是實空，除於少分慧前能離一切二相戲論外，多不能離一切二相戲論。有說，凡勝義諦，須離一切二相戲論，非論義也。理成如幻派說五蘊事，與實空相，二事合聚，唯理智比量所成立義爲勝義者，亦是隨順勝義，非勝義諦。其以離實有二異相，成立等等無實相，於有無實有未斷疑之智者不能成立彼義，於已斷疑者前，彼因亦不成正因。《中觀明論》說離二異之因法，俱屬但遮，說非一異及無一異，在以何作因皆同者，勿作非遮解。由彼論舉喻即可了知。故彼定非靜命父子與獅子賢論師所許也。於所現事破戲論中，有遮表二義，任何大中觀師亦不許唯比量所量之真義爲勝義諦。《菩提道廣論》中，說此等建立時，由此道理亦應許知。

《二諦論自釋》說破生等爲隨順勝義之後，又云：「由餘唯執眞實，亦字即是攝義，若以正理觀察，則唯世俗，何以故，所遮若非有，遮亦眞實無。」此說餘唯識宗，於所遮事遮遣法我，計彼滅空爲眞實有。自宗則說由無所遮法我，故遮彼之滅亦非眞實。故論說破勝義生等爲世俗者，亦是世俗有義，非說是世俗諦。彼釋難外難云：「如眞實生等，有法現時即便不現，是倒世即不現也。」次答云：「非即不現，以與有法體無異故。」此說，如青色現時，彼之實空亦顯現者，非說無實之但遮實有之空性爲勝義諦，亦無相違也。《中觀莊嚴論》云：「雖遮勝義生等是正世俗，由與正義相順，故名勝義，眞勝義者，遍離有性無性，等一切戲論網。」此戲論網，如《二諦論自釋》云：「是故此非空，非不空，有無，非生非不生，佛作如是說。」又云：「何以故此無戲論，以眞實義，遍離一切分別之網。」此說分別網爲戲論網。此於現證眞實義之智前，乃滅故，此是眞勝義。其未能如是之理，智及境則僅隨順前者，如前已說。又破眞實生等有能破之理智，與彼所量之事，說爲世俗諦攝之理，亦應於彼上上了知。上說離二諦戲論網之理，是多處所共需者也。

西三、釋二諦數定

若法決斷爲虛妄欺誑，則必遮其爲不欺誑，故欺不欺誑，是互遣之相違。此復遍於一切所知互遣而轉，故亦更無第三類法。是故當於所知中二諦決定。《父子相見經》云：「如是證知世俗勝義二諦，此說一切所知唯是二諦，見《眞實會》亦云：「所謂世諦及勝義，離此更無第三法。」此中明說二諦決定也。若能善知二諦差別，則於佛語不致愚迷。設若未知，即不能解聖教眞實，此復應如龍猛菩薩所決擇而善了知。《入中論》云：「出離龍猛論師道，更無寂滅正方便，彼是世俗及眞諦，失此不能得解脫。」由名言諦爲方便，勝義諦是方便生，不知分別此二諦，由邪分入歧途，故求解脫者，善巧二諦最爲切要。

卯二、觀之差別

若備前說修觀資糧，獲得通達二種無我之定慧，則當修觀。然觀有幾種耶？曰，此中非說地上諸觀，正說異生位所修之觀。此觀具足分別、有四體性觀、及三門觀。六尋求觀四種，即《解深蜜經》所說之正思擇等四。其正思擇，謂緣蘊所有性，最極思擇，謂緣如所有性。初中又有周遍尋思、周遍伺察之二，第二不緣自他二義，爲粗細思擇。此如智慧地中廣敘之。勢授論等所說也。

三門，如《解深蜜經》說，二者有相毘鉢舍那，二者尋求毘鉢舍那，三者伺察毘鉢舍那。此三體相，如於無我義，初者但緣所解無我思維彼相，不多決擇。第二遍於未了法中，爲善了故，思維決擇。第三遍於已了解義，復審觀察。

六種尋求，謂遍尋求、義、事、相、品、理。既尋求已，復善觀察。其中尋求義者，謂善尋求此文詮如是義。尋求事者，謂善尋求此是內事，此是外事。尋求相有二，謂善尋求此是自相，此是共相。或名共不共相。尋求品者，謂由過失過患門中尋求黑品，及由功德勝利門中尋求白品。尋求時者，謂善尋求於過去時已如是生，於未來時當如是生，於現在時今如是有。尋求理者，理有四種：一觀待道理，謂諸果生觀待因緣，復由各別門中尋求世俗、勝義、及彼所依。二作用道理，謂一切法各有作用，如火有燒用等，復善尋求此

是其法，此是作用，此法能作如是作用，二證成道理，謂不違正量成立其義，即尋尋求於此義上有無現、比、及聖教量、四法爾道理，謂火熱性水濕性等，即彼法性，此當信解世間共許法性，不思議法性，安住法性，不應更思其餘道理，如是安立六尋求者，以瑜伽師所應知事唯有三種，謂諸文義，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第一義立第一尋求，依第二義立事尋求與自相尋求，依第三義立餘求與共相尋求，初說四種毘鉢舍那，其門有三，尋求有六，故三門與六尋求仍是前四中攝，前說之力勵運轉等四作意，《聲聞地》說是止觀所共，故毘鉢舍那中亦有四種作意也

卯三、修觀之法，分三：辰一、明依止修觀法之義；辰二、明彼法爲大小何乘；辰三、正明依止修觀之法

今初，《解深蜜經》說，先修止後乃修觀，慈尊諸論，《菩薩地》、《聲聞地》，清辨師、靜天師、蓮花戒之三篇修次，及般若教授論等，亦多作是說，此等意趣，非說先不緣無我，隨緣一種所緣生奢摩他已，後緣無我修習，名毘鉢舍那，以止觀二道非由所緣分故，般若教授亦說，緣二取空性，先生奢摩他，後乃緣彼性，以觀察修生毘鉢舍那故，無著菩薩亦說緣盡所有性之毘鉢舍那，先生止已，後依於止修粗靜行相之毘鉢舍那故，又說彼是內外聖凡所共修之道故，以是若未先得奢摩他今新修者，除專住任何一所緣外，不可於所緣境多相觀察而修，以如前修即能成辦，若如後修必不能成奢摩他故，諸先已得奢摩他者，較但如前安住而修，若能於如所有性或盡所有性隨所修義，以慧思擇觀察而修，其後能引最勝心一境性三摩地，如此所成最極有力心一境妙三摩地前專住境不能辦，故稱讚觀察而修也，但此修法，是先求止，後依於止修觀之法，如無我義是一所緣，可作止觀二種不同修法，理由即此，別如觀察上下諸界功德過失，修粗靜行相毘鉢舍那，與以觀慧觀無我義修無我相毘鉢舍那，尤須引生猛利堅定，斷所治品乃有力也，又緣盡所有性之毘鉢舍那，非唯斷除煩惱現行修粗靜相者，即般若教授論所說思擇十八界相之觀修，亦是緣盡所有性者，以此爲例，餘凡思擇盡所有義而修觀者，應知皆爾，唯般若教授論說，於引生緣如所有性止觀之前，先當引生《瑜伽師地論》所說緣盡所有性之止觀，今如靜天與蓮花戒等所許，先修隨一奢摩他已，即可修緣如所有性毘鉢舍那

辰二、明彼法爲大小何乘

如是次第修止觀法，是依大小何乘，顯密何乘說耶，曰，此是三乘共四宗所共，亦是蜜宗下三部所共者，各別諸續與注疏論師之所許，蜜宗道次第中已廣說，無上瑜伽部義般若教授論云，《集蜜經》云，善觀察自心，諸法住心中，法住空金剛，俱無法法性，如《楞伽經》云，當依止唯心，勿觀察外境，謂經說三種瑜伽地，一緣唯心，二緣眞實，三名無相，初二地中以止修觀修，修習止觀如前解說，緣如所有性生生觀之禮亦許相同，自宗則說無上瑜伽時引生正見，須如《中觀論》說，引生之法，於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後得位中，雖亦有觀察眞實義之作意，然在已得結身能力之圓滿次第者，於根本定修眞實義，須亦必須安住見上而修，然不須如餘論所說之觀察也，故於爾時，不須放捨觀察修後專住正見修眞實義，可如是修習之理由，此中不便明講，故此僅說餘道須如前修之理由也

辰三、正明依止修觀之法

若未得無我正見，隨如何修，終非眞實義，故當先得無我正見，縱有彼見，若修眞實義時，不憶彼見安住見上而修，亦非修眞實義，即先思正見一遍，後使心中都不思惟，亦非修眞實義，即憶正見唯安住見上而修，亦僅是前修奢摩他法，仍非別修毘鉢舍那法之教義，故於無我義，當如上說，以慧觀察而修，若但觀察修，則前所生止或當退失，故當乘奢摩他馬觀察修習，及時時間雜修安止也，又若觀修太多，住分減少，便當多作止修，恢復住分，若因止修太多，不樂觀察，及不趣觀察內心自然而落住分，則當多作觀修止觀平均而修，其力最大，當如是行，《修次．下篇》云，若時多修毘鉢舍那智慧增上，由奢摩他力微劣故，如風中燭令心動搖，不能明了見眞實義，故於爾時當修正奢摩他，若奢摩他勢力增上如睡眠人，亦不明了見眞實義，故於爾時當修智慧

如果觀察修時，妄計一切分別皆是執相而破除者，不應道理，實執分別僅分是別之一分，前已數成立故，有見凡是分別所取皆被正理違害者，是理所被太過之損減見，已數成立彼非經義，有說，雖於餘法不如是許，若於法性心有所取，則皆是執實之相執，此亦是執錯之過，非凡一切所取皆爾，以希求解脫之異生，皆須以教理多門決擇眞實義故，設作是念，若修眞實義爲引生無分別者，由觀察慧彼則不生，因果二法須隨順故，曰，世尊於此已明白解答《迦葉問品》云，迦葉，譬如兩樹爲風所吹，互相根觸，便有火

生，其次生已，還焚兩樹　迦葉，如是有正分別生聖慧根，聖慧生已，還燒分別二此說分別能生聖慧《修次・中篇》亦云：　如是以慧觀察，若瑜伽師不執諸法勝義自性，便能悟入無分別定，證一切法無自性性　若不以慧觀察諸法自性，唯修放捨作意，彼分別心終不能滅，終不能證無自性性，無慧光故如世尊說，從正分別，生正慧火，燒分別樹，如鑽木出火　若不爾者，則從有漏出生無漏，從於世間起出世間，有情成佛，從凡成聖，皆不應有　因果二法下相同故《釋菩提心論》云：　若見有分別，彼豈有空性，如來悉不見，能所分別心，若有能所別，彼即無菩提　此說，若執能所分別實有，則無菩提　若謂是破正分別慧，及破能所分別，則彼論中以多門觀察決擇眞實，應成相違以彼二心若佛不見應非有故　又彼論云：　無生與空性，及所說無我，修下劣空性，彼非能修空　此亦非破緣自性不生之空無我性而修，是遮執彼實有修下劣之空性　如《出世讚》云：「佛說甘露空，爲除一切執，若復執彼空，佛說極可訶」《寶鬘論》云：「如是我無我，眞實不可得，是故佛俱遮，有我無我見　此亦是說，我與無我俱非實有，故遮彼二實有之見，非遮無我見　如前引《廻諍論》說，「若非無自性即成有自性，故　如是《般若攝頌》云：　菩薩若計五蘊空，行相非信無生處《般若經》云：　若行色空無我，亦是行相，非行般若波羅蜜多」此亦是說，執空等爲實有　若不爾者，則不應說「非信無生處」以信彼處亦是行相故　又彼經云：　若知諸法無自性，是行般若波羅蜜　又云：　若爲無爲黑白法，慧析麈許不可得，於世說預慧度數《三摩地王經》云：「若於諸法觀無我，既觀察已善修習，此因能得涅槃果，餘因不能得寂滅」又《心經》中舍利弗問：「菩薩欲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如何學？觀自在菩薩答曰：「當觀五蘊自性皆空」與如是等皆成相違　以是當知，如《法界讚》云：「能淨心法門，厥爲無自性」又云：「由執我我所，便遍計外界，若見一無我，即滅二有種」入中論》云：「若見我我所皆空，諸瑜伽師得解脫　故當修無我與無自性也《修次・初篇》云：「人無分別陀羅尼云，由無作意斷色等相，此中意說，以慧觀察，見無所得，即不作意，非說全不作意　入無想定暫伏作意，非能永斷無始時來色等貪著　凡佛經中說，修不作意能斷相執者，皆是先以觀慧觀察，見無眞實執所緣，即於此所解義，安住正定　《修次・中篇》亦云：　又於內心亦當尋思了解爲空，次更尋思能了解心所有自性，亦知其空　由是了解，便能悟入無相瑜伽　此顯要先觀察，方能悟入無相，亦明雖說，若唯奢舍作意，及不以慧觀察決擇，則定不能悟入無分別性　此引寶雲經說，要先如理觀察，故若未得眞實義見，則定不能於眞實義無分別轉《修次・下篇》亦說：「經中宣說，不可思義，超心境等，是破妄執，唯聞思慧，能證深義，故說彼義唯舉內證，餘人難思　又爲破除非理思維，維甚深義以爲實有，非破觀慧如理觀察，若破此者，便違無量聖教正理　又云：「此修雖是分別爲性，然是如理作意爲性，故能出生無分別智，樂此智者當修彼修　當知此等是破支那堪布說，雖不以教理決擇眞實求得正見，只要全不作意而住，便能通達眞實，最爲切要

如是修法，昔諸道次教授中亦有說者，如博朵瓦碑頓論云：「有於聞思之時，以理決擇無性，修時唯修無別，如是非眞對治，別修無關空故　是故修時亦以緣起離一異等，修何即當觀察，亦略無分別住　此修能治煩惱，覺窩弟子所許　欲行到彼岸法，此是修慧方便　又先修人無我，次法如是隨轉」覺窩亦云：「由何得證空，如來記龍猛，現見法性諦，弟子名日稱，依彼傳教授，能證決性諦」此引導法，如覺窩中觀教授所說，與蓮花戒論師意趣相同，唯稍廣而已　如是修觀時，所有六加行法，正行、結行、中間所應作事，尤應遠離沉掉而修，皆如前應知

卯四、成觀之量

由如是善觀察慧，觀察修習，乃至未生如前輕安，是爲隨順毘鉢舍那已生輕安，即是眞實毘鉢舍那　輕安體性頭生起之理，俱如前說　此復已成正奢摩他未常退失，亦有由彼所生輕安，故非略有輕安便足，要由觀修自力能引輕安，方成毘鉢舍那　緣盡所有性，與緣如所有性，之二種毘鉢舍那，此理相同　如《解深蜜經》云：「世尊，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行影像，作意思惟　如是作意當名何等　慈氏，彼非毘鉢舍那，是隨順毘鉢舍那勝解相應作意　般若教授論亦云：　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爲所依止，即於如所善思惟義內三摩地所行影像勝解觀察，乃至未生身心輕安，是名隨順毘鉢舍那所有作意　若生輕安，即名毘鉢舍那　若能自力引生輕安，亦能引生心一境性　故由觀修自力引奢摩他，是先已得奢摩他之功德　如是善成奢摩他者，由觀察修亦能助我勝奢摩他　故不應執凡觀察修，便令住分減少

寅三、雙運法

若未獲得如前成就正觀量時所說之止觀，則無可雙運，故雙運時，必須先已得止觀二法。此復初得毘鉢舍那時，即得雙運。其中道理，謂依先得正奢摩他修觀之力，若時獲得如前奢摩他時所說，不作行任運運轉作意，即成雙運。《瞽聞地》云：「奢何當言奢摩他毘鉢舍那二種合利平等俱轉，由此說名雙運轉道？答，若有獲得九相心住中第九相住心，謂三摩呬多。彼用如是圓滿三摩地爲所依止，於觀法中修增上慧。彼於爾時由觀法故，任運轉道無功用轉，如奢摩他道不由加行，毘鉢舍那清淨鮮白，隨奢摩他調柔攝受齊此名爲奢摩他毘鉢舍那二種和平等俱轉，由此名爲奢摩他毘鉢舍那雙運轉道。」《修次・下篇》云：「若時遠離沉掉平等俱轉，任運轉故，於眞實義心最明了，當緩功用而修等捨。當知爾時是名成就奢摩他毘鉢舍那雙運道。是從得眞實毘鉢舍那之界限而立。」《般若教授論》云：「其後即緣有分別影像，若時彼心無間無缺作意相續，雙證二品，爾時說名止觀雙運轉道。止觀爲雙，運謂具足，即互繫而轉也。」言無間缺，謂不須放置修，別修無分別住，即由觀修便能引生無分別住。雙證二品，謂證緣無分別影像之奢摩他，與緣有分別影像之毘鉢舍那。言相續者，謂觀察之觀，與觀後安住之止，二非同時。然以觀力引生眞實奢摩他時，則緣如所有性擇法之觀，與專住如所有性之三摩地止，相應俱轉。爾時止觀和合即所謂平等俱轉。然此要得修所成慧後始有。若僅不壞無分別止，兼能觀察無我空義，猶如小魚游靜水中，只可說是止觀隨順，全無眞實止觀雙運之義也。如是止觀雙運之理，當知如彼清靜教典所說。餘增益說不可憑信。菩提道次第之正理決擇、教證、修法，俱如《廣論》應知。

又《中論略義・觀緣品略義》　此品略義有三，即說明對於所破的是如何執法，和以正理破除之後結論如何，以及如何建立因緣及果。茲約言之：

由種生芽及從薪起火等作用，當眼見耳聞之時，若認爲因果二法，不僅是唯名安立，而且執爲彼名言所安立境之能生、所生，是有自性者，即是對於所破起執之行相。

彼所執境，若許爲有，則應觀察：果之生起與因緣法，是自性一，還是自性異？如是觀已，即從果的方面，破所生有自性。又應觀察：因中有果，還是無果？此是從因的方面破能生有自性。總的說明：若有自性，則因緣及果，都不能建立，即以說明破有自性爲主。要之，其所以說明破有自性爲主者，由於對因果等法，執有自性，是從無始時來，串習所致，欲破除之，非常困難。又彼自性，若已破除，則於無自性上，建立因果，極爲容易。因此自宗不以說明於名言中建立因果作用爲主。

此中破時，純用自生、他生等方式，觀察名言所安立的境是如何有，已而破。此亦只是破彼「非唯名言所安立的生」有自性的生，不破「生」者，義甚明顯。因此在各品中於所破上，大半未加簡別語，即「非唯名言所安立的」或「有自性的」等，而加簡別語者亦有多處，一處已加，則易了知，其餘未曾明加之處，亦須例加，其理同故。《明句》月稱論師所著的《中論釋》中說明「無滅亦無生」等與經中所說有滅等義不相違者，此中是說生滅等法，非無漏智所緣境體，只破「勝義生」，不破「世俗生」。又對經中所說從四緣生之密意，亦如是釋。破所緣緣，亦是破「勝義中有」，不破「世俗中有」等等。於所破上，加簡別語，最爲明顯。加的處所亦多。因此在釋文義時，對於未加簡別之處，不可誤解。又《百論釋》月稱論師著。中亦說：有人認爲此種觀察方式，是破一切生，即是說明有爲無生者，那末，彼生等法，不成如幻，而成如石女兒，如此推度一切，即成沒有緣生之過。爲免此種謬解，不說如石女兒，而說如幻。此中所說，極爲明顯。又《明句》中引《楞伽經》云：「我依無自性生，密意說一切法無生。」

若能破除有自性之因果，即成唯名安立，及唯由名言所安立之因果。如佛護釋佛護論師所著的《中論釋》中第一品初說：「所云生者，唯就『名言中』說。」又於品末亦說：「所云生者，唯是『名言中有』。」由見若許有自性，則因果不能成立；而有損益苦樂作用之因果，誰亦不能否認其有。既不能立爲有自性，故許爲唯由名言之所安立，方爲合理。

由於對所生、能生執有自性之積習極爲深厚，故於破此執後，唯於名言所安立中，安立因果，心中固覺不慣，但應思惟，安立之法只有二種：前者有自性的若不應理，就應依據後者唯名言安立的安立，故須令心趨向這一方面。有人認爲既有所生、能生，就有因果義，若說是唯名安立者即不應理，云云。此種想法，不應道理。因爲「唯」字，既不遮遣有非名之義，亦不遮遣量所成立之義。又「唯名安立中有」一語，雖說明絕對沒有非由名言所安立的有，然亦非說凡是名言所安立的一切皆有。

由此觀之，從內外因緣有生諸法，如由種子而生芽等，及依根、境而起識等，隨取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觀察己心是如何執取。次從果品及因品中隨擇一決，用破有自性之正理，破除其餘一切自性。若有少許未破，即被此執所縛，不得解脫。再於因果等法見爲是唯名安立，而起損益苦樂作用之因果不能說爲沒有。故從唯假安立之因而生果是有的，今執此等爲有自性，實是顛倒。如此思已而生定解。然而對於因果緣起的定解不應破壞。若謂自宗不立因果，只是就迷亂識前有，立爲『世俗中有』者，則是極大錯誤的損減之見。

又《中論略議・觀去來品略義》　首須了知對於去者和所去處，及去的動作等，如果認爲不是唯由名言安立爲有，而是有自性者，即是實執之行相。

次應思惟，如彼所執之境，是否實有？若認爲有，即被此品衆多理門之所破斥，於此應當引生定解。但是，依多種觀察以理破除的，亦只爲合得了知：若執有自性，則作和所作，以及作者等皆不能成立之故，而非爲說明去來等無。

若欲如此通達，須將此中所說『於去來等一切名言執爲有自性』之心，轉換爲『自性空故彼等作用皆能成立』之意。於此正理須生定解。如云由作者及作，當知其餘法亦爾。《明句》釋曰：『由破有自性之去及去者已，當知唯是互相觀待而有，亦可作爲：依去有去者，依去者有去，唯此能成事，未見有餘因。』此偈是宗喀巴大師將第六品中依業有作者，依作者有業，唯此能成事，未見有餘因一偈中之業及作者，換爲去及去者，意在便人由破業及作者有自性之理已，推知去來等法，亦皆無自性，其理相同。

先於現見之粗去來等如實了知已，次當結合從前世到此世來，及從此世往他世去都無自性之理發生定解。又應以此正理，推知其餘諸法，生時無所從來，滅時亦無所去。對於一切作用，亦應如是了知。由此可使觀察眞理之慧，逐漸擴大，以至在行住坐卧一切威儀中皆能見爲猶如幻化。

又《中論略議・觀根品略義》　首須了知：若謂既於六境立爲所取，六根立爲能取，六補特伽羅立爲取者，則彼等諸法非唯由名言之所安立，而是有自性的。如斯執著，即是對於所破起執之行相。

復次思惟：如果眞是如彼所執，則所作、能作、以及作者，皆不能安立，如此品正理之所抉擇的甚定解。又觀彼十六法都無自性，見彼彼皆是如幻而現的能作、所作、作者之想，不須策勵即可生起。故應了知眼等一切建立，唯如幻有之義，最爲合理。

復次以正理觀察者，只是推求眼等諸法有無自性，並非總觀諸法有無自性。若是觀察未得，僅破有自性，決定不是破除眼等。此義亦如前論釋云：『或謂眼等若是沒有，如何安立眼等諸根是業異熟體？答曰：我們何嘗破業異熟體耶？』問者又云：『既破眼等，如何不是破異熟體？』答曰：『我們觀察，唯是推求自性。所以我們此處只破諸法有自性，不破眼等緣起是業異熟，正由彼有，說爲異熟，故彼眼等一定是有。』此中指示出對於齊此當破、齊此不破之界限，非常明顯。

此中說『有』的軌則，亦如說『依眼有見者，依見者有眼，唯此能成事，未見有餘因』，並應由此正理，推知其餘諸法。

由上各品所說之理，雖亦能破『處』是實有，但爲通達破眼等有自性之不正理而說此品。對於其餘諸品，亦應如是了知。由此正理，能使觀察眞理之慧，得到無限運用。如在受用六境時，一切皆如幻化士夫受用諸境的見解，即可生起。

又《中論略議・觀蘊品略義》　此品說明蘊的因果，若非唯名安立而象實執所執是有自性者，云何以正理抉擇之時，彼因果等法，皆不能安立。復次思惟，唯名安立之上能夠建立四大種和所造色，以及觸、受等一切法，使了知顯品之心與了知空品之心，成爲互相幫助的緣起正理，於此正理，應當修習。

又《中論略議・觀界品略義》　經中所說界等所相、能相，以及有體、無體等法，若非唯名言安立而是有自性者，云何以正理抉擇之時，彼能相、所相等法，皆不能安立。復次應思，於唯名言所安立上之能相、所相、有體、無體等法，皆能安立。應當依此軌則，於二諦義，引生定解。

又《中論略議・觀貪者品略義》　此品說明能貪、所貪，貪者三雜染法，以及所言、能言、信者三清淨法，若象實執所執而有自性者，云何以正理抉擇之時，彼等一切名言，皆不能成立。於此正理，應生定解。

次思彼等名言，定應承認其有。於有自性上既不能安立，則唯有於自性空上安立一切法，最爲合理。如是於緣起義，應當引生定解。並可如上

所說換爲依會有會者等句，承認其有

又《中論略議・觀生住滅品略義》 生、住、滅等如果不是唯名言安立爲有，而象實執所執是有自性者，云何以正理觀察之時，彼生等三法，都不能安立。應於此理，引生定解。

復次思惟，於唯名言上安立彼等諸法，皆能成立，以及一切有爲法雖是自性本空，而現爲彼法者，皆能見爲如幻如夢而有。於此等義，應當修學。

又《中論略議・觀作作者品略義》 此中說明作及作者等法，若非唯由分別心之所安立，而象實執所執是有自性者，則作者及作都不能安立，當知此二，唯是互相觀待而有。

又《中論略議・觀本性品略義》 如云彼身之取者是此補特伽羅，或曰此補特伽羅之所取是彼身等法。所謂取者，所取，若非唯由名言安立，而象實執所執是有自性者，云何所取和取者之名言，皆不能安立。於此等義生定解已，又當思惟唯由名言安立緣起法上，取者及所取，理能成立。

又《中論略議・觀火品略義》 有用火與薪爲例，對於我、我所和因、果，以及支、有支等法，安立一異者。當思此等是從有自性而安立呢，還是從名言而安立？次用此品所說正理觀察之時，了知若如前有自性者，則所燒、能燒等名言，皆不能安立。即於此等法上，破除實執。若如後從名言者，則彼等一切名言，皆能成立。應於緣起義，起堅定解。

又《中論略議・觀前際後際品略義》 輪迴者之補特伽羅和輪迴事之生、老死，以及因、果等法，若有自性，則生、死等名言，都不能安立。因此當知經中所說輪迴者及彼在輪迴中生死相續等事，都是依唯名言安立而說，極爲合理。

又《中論略議・觀自作他作品略義》 或謂內外諸法，應是有的若無自作等四，彼等又從何有呢？答曰：如就觀察彼等有無自性來說，則若等諸法，若有自性，必須於自作等四種方式中任隨一種方式而有。然依此品所說正理觀察之時，都不可得。因此定知苦等諸法，皆無自性。但由顛倒執爲有自性。若欲推求苦等世俗緣起建立，則須放棄自作等四種方式，而如第八品所說，應當承認唯由緣起而有。如云別人作苦等，是自作、他作、共作及無因，汝說是緣起。又佛護釋云：或謂若無苦等，佛陀爲何對迦葉說：以有苦故，說我知苦見苦？答曰：誰說無苦？我豈未說，若是自作者，則不從緣起？故說苦等是緣起法，不是自作等。因此，即由是緣起故之理內，正破自作，兼破他作，在二世佛護《明句論》中都如是說。又由此理，破除其作及無因生亦極明顯。是故決定應當承認緣起因果次第。

此中說明破有自性已，即於無自性上一切作用，皆能成立。本論從始至終，都應如是了知，極爲重要。如果認爲對於因果緣起次第，也用觀察勝義中有無之理而破除者，必執自宗不承認有因果。故云對此等人，暫時不能說細無我理，須用粗無我義而引導之。

又《中論略議・觀行品略義》 此中所說「虛妄」，是指本無自性而現爲有自性之義。又於此「虛妄」法上，一切作用，皆能成立。因此「虛妄」之義，不是說一切作用皆空。變異及無常等義，亦是如此。彼「虛妄」法，由遮實有，故說爲空。雖非實有，然亦不是沒有。諸求解脫者，由緣何法修行，能淨諸障，當知此即道之所緣，極爲應理。

又《中論略議・觀會合品略義》 諸法會合，具有和合，以及聚集等，若有自性，則彼等法，都不能安立。於無自性上，彼等一切建立，皆極應理。應於此三諦法，生堅定解。

又《中論略議・觀自性品略義》 總則有體、無體，別則自體、他體，以及諸法真性、本體等，若有自性，則都不能安立。故唯於無自性上，彼一切建立，乃爲合理。應當於二諦之理，生起決定知見。

又《中論略議・觀縛解品略義》 生死、涅槃，以及爲煩惱之所繫縛和斷煩惱之解脫等，若有自性，則都不能成立。如此通達之後，於彼等法，不執實有。復次思惟，唯由名言所安立者，彼等一切皆爲合理。應於此緣起深義，生堅定解。

又《中論略議・觀業品略義》 此品對於作者、業、煩惱和彼等之果，以及受用彼果等事，由諸正理破其有自性已。了知如果是有自性，則彼等建立，皆不應理。又應通達彼等諸法，皆如夢幻而有。

又《中論略議・觀我法品略義》 此品說明對於前後各品所抉擇的甚深義理，把它總攝起來作爲受持的方法。因此，當知由甚深正見所抉擇的一切，都可攝爲是說明我法二者皆無自性已，應如此中所說而受持之。

又《中論略義・觀時品略議》 過去已生和未來當生，以及現在生

已未滅等三時，皆無自性，只有在無自性上，彼等一切才能成立，應當如是思惟，使對於二諦所生定解，逐漸堅固。

又《中論略義・觀聚集品略議》 由論師佛護釋云：或謂若無時及因果、聚集等，更有何法？因此，彼唯是說一切皆無而已。答曰：不然，此中只說於時等法，若執爲有自性者即不應理，依緣起安立而有者，彼等皆能成立。如此所說，當知時及因果、聚集等法，若如實事師，許諸法自性爲勝義有的，許爲有自性者，應當破除；由於自性本來無故，凡依因緣而生的緣起有法，一概不破。

又《中論略義・觀成壞品略議》 生滅及生死等次第相傳的三有相續之法，如果認爲有自性者，即可用觀察眞性之理而破除之。但是亦不可說彼等爲名言中無，因此，彼等諸法，只有在「自性空」上，才能成立，應於此正理，引生定解。

又《中論略義・觀如來品略議》 諸法若有自性，則如來以及如來所說之正法，皆不能安立，只有在自性空的緣起法上，一切安立，才爲合理，因此安立如來、歸依處等，亦唯有依此理安立，方爲正確。

又《中論略義・觀顛倒品略議》 若有自性，則從可意境等與分別尋思而生煩惱，及由計常等而成不成顛倒之差別，以及斷煩惱等，皆不能成立，只有於「自性空」上，彼等一切才能成立，須令自心，於此正理，引生定解。

又《中論略義・觀聖諦品略議》 中觀師說，世出世法，全無自性，他宗聞者興問難云：如此，則汝宗中對於世及出世一切諸法，皆成不可安立？答曰：觀察之時，如此破除，由於以理觀察之時無有塵許自性可得，故在他宗確有不能安立此是此非等過失；自宗不但沒有此等過失，而且對於一切建立，皆能如理成立，是爲此品主要所詮。然如此中「空義」即是緣起義，破除諸法作用，不是空義。此種分析，最爲重要，如果對於中觀正理具有勝解的聰慧之士，當照此軌則而說。

又《中論略義・觀涅槃品略議》 諸法若有自性，則斷彼所斷和得涅槃等都不能成立，唯有於「自性空」上，彼等一切方能成立，於此應當如實了知。

又《中論略義・觀十二有支品略議》 對於緣補特伽羅及法緣起而起我執的二種無明，是如何執著二種我的俱生無明之行相，先須認識清楚次知此中所說「一切正理」皆是破除二種無明所執的二種我，以及通達「無我見的正因」。又於獲得徹底通達無我之正見後，應從聞思修「盡力使成爲緣起還滅門」。

又《中論略義・觀見品略議》 諸具大乘種姓者，深爲大悲之所激發，對於長被三苦所逼迫的一切有情，生起「我當救出苦海令住佛地」之心爲度彼等故，先須發起自己求得無上菩提，以願菩提心爲體的堅固誓願。次見若不修學六波羅蜜行，則此誓願，亦難成就。因此依照儀軌正受行菩提心已，相荷修學菩薩廣大之行。又見以修學六度爲主的首要行持，即是遠離二邊之中道。是故應如聖者龍樹《論》中所說以理抉擇了義之方法，而求洞徹實際眞理的正見。又思若沒有有止，單憑通達眞性之正見，亦不能斷煩惱，故進而求止。得止之後，應當勵力勤修正見，並如此中所說以見抉擇了義軌則而受持之。如斯次第，廣如《菩提道次第》中所說，茲不重述。此諸法之眞性了義，不僅爲到彼岸乘之所需要，即金剛乘次第中亦須唯如此《論》所說求見之方法而得了義。因爲二種大乘，對於眞實性的義理，毫無差別故。

真可

論說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一一《心經說》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者，實衆生大夜之明燈，諸佛之慧命也。梵語般若，此翻智慧；梵語波羅蜜多，此翻到彼岸。蓋謂有智慧者照破煩惱，不溺情波，生死超然，妙契本有，所謂登彼岸焉。心乃喻此經。如人一身，雖有百骸五藏，心爲主耳。此經文雖簡略，實六百卷雄文之心也。經者，古今不易常然，徑路，人得趨而進也。觀自在菩薩者，謂此菩薩以如上智慧圓照空有，了無罣礙，肇公云：照不失虛，則涉有而無累；虛不失照，則觀空而不醉。即有無而離色空，所

以能有能無，叵空可色，故曰自在。若夫衆生執有二乘尚無，各偏所見，不能圓通，使不自在。夫智慧之與聰明，大相懸絕。聰明則由前塵而發，智慧則由本心而生。故聰明有生滅，而智慧無依倚也，所以不生滅耳。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者，謂此菩薩所修觀智不同二乘偏淺，乃深般若也。惟其深般若故，故能照徹色空，本無二致，元一實相。自是凡夫不了，見色而不見空；二乘偏執，見空而不見色。一如恒河之水，魚龍認爲窟宅，天人認爲琉璃，人間世認爲波流，餓鬼認爲猛燄。四者所見，不過皆情耳，惟悟心者了無此見。色既如是，受、想、行、識未嘗有異，故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照見五蘊皆空，則一切苦厄盡矣。凡夫迷倒，不悟此身四大假合，執以爲實，故聞生則喜，聞死則悲，殊不知此身以四大觀之，本不可得，喚誰生死？身既乃爾，此心亦然。妄想攀緣影子，不過四蘊合成，若以四蘊觀之，是心亦不可得，喚誰煩惱？人不悟此，聞譽則懽然爲順，聞毀則戚然不悅，此乃恣情縱識，不以觀行，轉識而成智，則將飄淪苦海，逆浪千尋，出沒無常，改頭換面，橫豎羽毛，寧有已哉？痛矣衆生！佛本現成，不肯承當，衆生分外，甘自擔荷，受此荼毒，猶未省悟。

舍利子，佛之高弟也，聰明絕倫，才辨超衆，佛呼其名而告之曰：菩薩以智慧照徹五蘊，大患永辭，長揖三界，汝知之乎？即色之空而不廢涉世也，是諸法空相者，此空相照見五蘊之空也。此空本無生滅，本無垢淨，本無增減。或以道前道中道後釋之，未必然也。何故？行人以智慧照五蘊時，色空坐斷，凡聖情盡，此時寶劍當陽，佛亦不能奪其鋒鋩，況菩薩與凡夫耶？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謂此菩薩以此智慧，豈惟照五蘊空耳，至於十二處、十八界，莫不皆空矣。何故謂五蘊即十二處，十二處即十八界？佛以衆生根器不同，隨機設教，有迷心不迷色者，爲說五蘊；有迷色不迷心者，爲說十二處；有心色俱迷者，爲說十八界。要而言之，蘊處界三，不出色心也。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者，謂菩薩以智慧照之，此眞空之中，非惟蘊入界本空，至於十二因緣流轉亦空。非惟流轉空耳，還滅亦空，非惟還滅空耳，苦集滅道皆空也，非惟種種皆空，即此能空蘊入界三，乃至苦集滅道之智，亦不可得。蓋所既不有，能不單立故也。十二支及四諦，雖則聲聞緣覺，巧拙有異，要而言之，眞空之中，無是事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謂此經不惟衆生宗之，度生死流而登彼岸，直饒諸佛菩薩，分眞究竟，亦必本此也。此蓋讚勸流通此經，使諸衆生，依般若而進修，庶不遭魔外眩惑也。

永嘉曰：「大丈夫兮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御天魔膽。」大都有志於出世者，如此力量，如此風雲之思，如此激烈之懷抱，如大火聚，使萬物嬰之，直下灰飛烟滅可也。不然，則少見可欲，而見女情生矣。

或云：師之論此經，不分因果，不列科章，似乎籠侗，不合古規，恐不宜也。余則應之曰：我佛所說千經萬論，五時不等，不過淘汰衆生情塵，洗滌其見地，苟情塵盡而見地正，則古規不合之中，實合之也，子胡多語乎？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此亦讚歎般若，尊重效驗耳。神則妙萬物而莫測，可測則不神矣；明則圓應萬有而無所累，累則不明矣；無上則更無過其上者，有過之者則不上矣；無等等，則無可與等者，圓滿充實，更無及者也。毛峰云：「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孰與等之？」已上皆顯說般若也。

然般若有三：所謂文字、觀照、實相也。蓋非文字無以起觀照，非觀照無以鑒實相，非實相則菩薩無所宗極也。極者何？證之謂也。夫證有淺深，淺則斷見思及塵沙耳；深則圓拔根本無明，直抵妙覺而後已。雖三觀一心，兼修並進，然斷見思，則空觀之力居多；斷塵沙無明，則假觀之力居多；斷根本無明，則中觀之力居首。夫見地明，而不修觀行者，何殊有田而不耕也。雖修觀行，而見地不明，又如盲人行路，非惟不能還家，我恐其將墮坑落塹也。

若人怕生死而厭煩惱，無如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焉。夫四大觀身，四蘊觀心之旨，此如來剖心剜膽，指個方便，冀衆生即此臭軀殼上，攀緣影中，使即妙悟此身此心，原一實相耳。然衆生流浪生死，輪轉苦趣，實非聲色貨利，飲食男女牽障也，特其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則見有身可得，有心可礙。有身可得，則生死宛然；有心可礙，則憎愛熾然。生死厚而憎愛深，

則本有智慧光明埋沒矣。佛與衆生豈兩個耶？佛不過無死生、無愛憎人耳，衆生則有生死有憎愛佛也。

四大觀身者，凡行人行住坐卧，當以齋潔念頭，回觀此身皮肉筋骨本屬地大，血脉涕唾津液本屬水大，暖氣屬火，動轉屬風，諦審觀察，於我何有？今橫執之而不舍離，認以爲實，何殊兩鬼爭臭皮囊，如是觀久，積習行深，生處漸熟，熟處漸生，至於練盡　練之一字，不可忽也，苟非眞爲死生漢子，逆順境臨，便携荷不起矣！

四蘊觀心者，先觀受蘊究從何有，推而窮之，爲無因忽生耶？爲託境生邪？無因能生，則前境未感，本心寂寥靈徹，烏得有所謂妄想耶？托境而生，則前境遷變，心亦遷變，遷變之心，豈眞我心？若眞我心，天地以之建立，萬物以之爲本，若其遷變，安能爲天地根蒂，萬物之本乎？故知遷變者，特攀緣影子耳　夫眞心，則塵生不生，塵滅不滅，照物而無累者也　故毘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此偈，世尊大慈至提綱起無生綱領也　如能悟此，則《心經》之妙，盡於此矣。

夫緣起無生者，謂心不自在，生必由塵，塵不自顯，顯必由心　惟不自生，心無性也，惟不自顯，塵無性也　心塵無性，則無生現前，無性心塵，則緣生不礙　心塵既融，萬法皆然矣　此旨在於《華嚴》，則謂之法界，在《法華》則謂之實相。

或曰：此經以破相爲宗，談空爲趣，豈與《華嚴》、《法華》同轍而語哉？夫《華嚴》、《法華》皆顯示圓宗，而此經密識實相，乃古德成言，非不佞臆度穿鑿也　噫！衆生疑情，不了此旨，於無身中妄見有身，於無心中妄見有心，殊不知無身之身，形充法界；無心之心，靈照羣品　夫此身此心，豈是高遠玄妙也耶？即吾日用之中，應緣之際，未始不昭昭然也　老洞華嚴曰：「佛法在日用處，穿衣吃飯處，屙屎放尿處，舉心動念，即不是了也。」龐居士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然此旨有悟而未修者，有修而未成者，有證而受用者　今有人於此，微有小悟，即不修行，便謂已了，則修與證掉頭不顧，癡到臘月三十日，一場懵懂也。

不佞此論，非敢參入義黨，比因海陽居士偶叩及此，不覺率意而成，故無啓請三寶證明加被偶也。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者，此密說般若也　既謂之密，則不佞不敢強論矣。

又《釋金剛經》

心外無法，如來實語，水外無波，聖人切喻，但衆生從無始以來，名言習氣，染深難化，故聞凡着凡，聞聖着聖，聞有着有，聞無着無，聞生死着生死，聞涅槃着涅槃，聞世界着世界，聞微塵衆着微塵衆　本心即隱沒，被名言所轉執而忘返，埋沒自性　所以如來於般若會上說《金剛經》，即世界而破微塵衆，即微塵衆而破世界，堅習既破，微塵習除，虧一喪兩，二兩既喪，本心頓露　故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阿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此老即善惡情上，指渠曉得個無善惡的。這個無善惡的，名有多種，曰本性，曰眞心，曰佛性，曰本覺等　故大機深者，不受名言所染，能即名言而悟名言不及者　如此經，以世界微塵衆情上，如來宛轉方便，借微塵衆，破世界有名無實；借世界，破微塵衆有名無實　究竟兩者，名實無當，情消性復，即與六祖因善惡之情，悟無善惡本來面目，初無差別　即此而觀，若不能即名言了悟得名言染不得的，不惟世界即一合相，微塵衆亦一合相也　何以故？情未破故　吾故曰：虧一喪兩。茲衆位偶聚涿上，結金剛般若緣，此非就地抽苗，皆是多生曾親近諸佛菩薩來，所以不期邂逅　道人與世泊然，初無他慕，今更深夜靜，白燭光中，不惜口業，出世世法，將高就低，種種辭唷，委曲剖析此一分經　雖衆位根器生熟不同，或聞道人指提，或有所入，或無所入　解者，自今日後，由粗而精，既精則必入神，既能入神，則一切名言，世界微塵，聖凡善惡，把柄在自手裏，彼名言安能轉我？未解者，自今日後，必須要解，始不負堯峰中此翻邂逅　且老病不與人期，流光不可把玩，世出世法，各須努力。

衆生情計，不此即彼，不聖即凡，故曰：聖凡情盡，體露眞常　今世界可碎，微塵可合，則世界與微塵，未始有常也　而衆生於未始有常之間，計世界爲一，計微塵爲多，不一即多，不多即一，酣計而不醒　從無始以來，至於今日，死此生彼，死彼生此，究其所以，不過我見未空，隨處計着　故如來曰：一合相即不可說，凡夫貪着其事　利根衆生，苟知合微塵而有世界，世界果有乎？碎世界而爲微塵，微塵果有乎？嗚呼！此貴在自悟，不貴說破所以如來於此經，提無生之綱於緣生之中，眞深慈大悲也。

夫碎世界而爲微塵衆，微塵果有乎？合微塵衆而爲世界，世界果有

乎？此與客有善主客，客相湯洗，而一多之情，豈頓大風海濤鼓滅，然後滌除者哉！故善用其心者，終日處乎一多之中，而一多不能累也，反是者，則不勝累矣。故此經曰：一合相者，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而凡夫貪着其事者，是不達一多無常，主客無定故也。如能達之，則一合相，夫始非夫人師焉。蘇長公有言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吾則曰：一合相便是廣長舌也。或者以長公爲是，以我爲非，以我爲是，以長公爲非。此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

世界與微塵衆，往復研之，但有名言，俱無自體。謂世界合微塵衆而有，謂微塵衆碎世界而有，皆衆生橫計也。然此橫計，不無其因，始因於事不精，理不徹而生。事精，則能了知事外無理；理徹，則能了知理外無事。事外無理，事果有乎？理外無事，理果有乎？是以性宗不成，相宗始精；相宗不成，性宗始圓。精即圓故，精而無思；圓即精故，圓而歷然。無思，故即事而契同；歷然，故即理而彌照。此等受用，自他滿足，但因中易知而難證，果中易證而難忘。噫！因中即受用，果中受用忘，此非披毛戴角者，不能也。

夫我人衆生壽者四見，初本一我見耳，以展轉橫計，遂成四見。若以智眼觀之，則一心不生，我尚不有，誰爲我見？我見既拔，則餘者不待遣而自空矣。又，我見者，無主宰中強作主宰之謂；人見則待我而生；衆生見即循情分別，不能返照之謂；壽者見，不過貪生畏死之念也。用是觀之，則《金剛經》所說四見，實不在經，即在吾人周旋日用逆順之間，與佛何干！雖然，若不是這罣礙老漢，曲折點破，則茫茫大塊，終古不見矣。

佛問須菩提曰：若人碎三千大千世界，而爲微塵衆，是微塵衆可謂多乎？須菩提曰：甚多。予以是知須菩提之意，以爲不但多耳，諦觀而察之，誠乃有名無實，故曰：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復次，世界之意，亦有名無實耳，故曰：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蓋微塵自無其體，必碎世界而有，世界亦無其體，必合微塵而成。故以世界觀塵，世現而塵不現；以微塵觀世，塵形而世不形。或計多碎相現，計一合相，則一合相現。多碎相即微塵之別名，一合相即世界之異稱耳。若當機頓了，多碎相與一合相，皆有名而無實，則一多之情不待捐而自盡矣。一多之情既盡，則我固有之心光，昭然現前矣。故曰：凡聖情盡，體露眞常。又，此情緣一而起謂之一情，緣多而起謂之多情，緣凡而起謂之凡情，緣聖而起謂之聖情。故一、多、凡、聖，不過一情之橫計耳。又曰：偏計，又曰：前塵相想，又十六塵緣影，皆此情之別名也。圭峰科此段義，謂證法界，有味乎哉！

夫有卷則有舒，有聚則有散，有合則有碎，此自然之理也。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告之曰：若三千大千世界，可碎而爲微塵，是微塵衆，果多耶？少耶？須菩提承佛而言曰：甚多。夫碎大千世界而爲微塵，以凡夫心量較之，則不勝其多矣。若如來所知，則不勝其少也。豈微塵多少之數，如來不知，乃待須菩提定耶？蓋如來逆知一切衆生，雖根有鈍利之不同，而執世界爲一合相，未始有不同者也。但利根衆生，一聞世界可碎而爲微塵，則不待須菩提言多微塵，即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然後悟世界必非一合相。奈鈍根衆生，須待須菩提密破其微塵多衆之執，然後知一合相初本非世界，假衆微塵合，而始成世界。世界既合微塵衆而始有者，則世界當一合相住時，住本無住，合本無合，豈待碎世界而爲微塵衆，然後一合相始破哉？又，須菩提以爲我與如來碎世界而爲微塵，合微塵而爲世界，合合碎碎，重疊翻騰，上根與中根固已皆悟世界本無，合微塵而有，微塵亦無，碎世界而有。至此，則一多之執情，不待觀空，然後破也。奈下根之難悟，所以須菩提復拈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顯告而曉之曰：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世界若是一合相，則如來往嘗又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此又何耶？如來與須菩提憫衆生執情之難破，味着此身，計爲實有，委曲翻騰，而下根衆生執解未盡，故如來呼須菩提而再告之曰：一合相者，即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着其事，豈須菩提不知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待如來再告之而後曉耶？蓋如來借須菩提而深責下根，執現前之身，橫謂實有而味着也。嗚呼！初碎世界而爲微塵，徵微塵而非有，微塵非有，則世界無體。故須菩提不先破一合相之執，而先破多微塵之執。蓋多微塵既破，則一合相之執，不待破而破矣。何者？多爲一體，多破則一無體矣。一多情盡，則世界與微塵皆清淨法界也，指何物爲世界微塵耶？學者知此，則我如來父子翻騰剖析之苦心，方始知也。如果知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之堅，初碎而爲微塵，再合微塵而爲世界，何異一紙卷舒，浮雲之聚散者哉？

又《釋楞嚴經》

吾嘗讀《佛頂經》，於七處徵心，初有疑焉，既而疑情忽消，始知如來之心，即我之心也。吾之疑，即阿難之疑也。吾疑既消，則阿難豈復疑之乎？凡學者，於七處徵心之辭，皆謂初處不難，餘者難耳。殊不

知有內則有外，有外則立潛根，立潛根則立中間，立中間則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立開眼見明，合眼見暗，則立隨所合處，立隨所合處，則立一切無着若然者，則初徵內之證，爲六者之尤也　得其尤，則餘黨自滅矣　且衆生之執情，特執心在內之情難破耳，如執內之情既破，餘者何難哉？吾以是知學者謂六者難，不謂初者難，實不經苦心故也

夫明心是明何心？爲明眞心耶？爲明妄心耶？若明眞心，眞外無妄，更教誰明眞心耶？若明妄心，爲妄心有心可明以明之耶？爲無心可明以明之耶？有心可明，則阿難認能推窮者爲心，世尊直呵之不許　呵之不許者，非不許也　世尊之意，冀阿難回機反照，照此能推窮之心，爲在七處耶？爲不在七處耶？若在七處，則處處推心所在，皆一無所在　爲不在七處，則根境都無，心託何處？良心阿難於七處徵心時，推窮不精，呈答未了，以爲能推窮者，固即七處推之無在，然知無在之心，又是何物？若初計心在七處之心，固依根塵而有二推之無在，我已無疑，俱現前能知無在者，又是何物？此物字較之前物字，又深一層矣　前物字是依根塵而有之心，後物字是離根塵而有之心　雖直下推之無在，而知無在者，是必我心，故阿難曰：我以能推窮者爲心　殊不知，未經七處推窮之心，是有在之心，既經七處推窮之後，更有在之心已了無在久矣　然有在之心，是託有境而有知，無在之心，是託無在而有知，有在而有之心，阿難已墮之矣　惟託無在而有之心，尚認爲心，此所以佛雖呵之，而阿難心終不死　至於見聞覺知俱離，而內守幽閒，猶爲法塵分別影事，故阿難心稍有肯處，然終不能全肯者　阿難似未悟法塵分別之影，此塵此影，即無在之異名故也　如阿難果知此塵此影，本無在之境，率爾而起，初無行性，則分別此影者，又轉而爲無塵習矣　夫無塵習者，從凡而至聖，從迷而至悟，苟微此習，則一切衆生終不可成佛矣　故此章題之曰明心，不亦宜乎？

佛言經云：因明有見，暗成無見，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　余悟此，始知此一段非同道也，乃同化也　自是，余之信心彌切，實以成佛自期矣　然此光，又豈待成佛而有耶？即昔現前日用，未嘗不炯炯然在也，特以橫計明暗之執未消，所以籍明塵則能見，不籍則不能見，故暗相可昏耳　如明暗熟融，於大定之中，見不殊白日矣，而白日之中，光亦無增焉　嘉靖間，有書「華嚴經」者，具精識堅至，妄念不生，情執不起，能於暗室書經如白晝，余不敢自祕，願與天下共，乃屬四明李生記之

根塵之初，本光本自圓滿，於圓滿中，佛尚着不得，況衆生乎？以此光元無常性，曾爾不覺，變起根塵，光陷其中，即名爲識　然識有六，在眼司色，謂之眼識，乃至在意司法，謂之意識　又七識亦名意識，而與此識不同，蓋名同體異耳　凡一切衆生，不以六塵爲前境作牽引，識總不生，若無六根，雖生亦無所托，故曰境有牽心之業用，根有托識之功能　心與識，名異體同，勿生別解　嗚呼！以根塵之初言之，堯與紂光無增減，以根塵既立言之，則堯與紂霄壤懸隔　蓋堯得之，紂失之耳　如緣見因明，暗成無見，此便是陷根塵的樣子　如不明自發，此便是廓落根塵的樣子　又，陷之與廓，本無常法，若得緣因佛性熏灸之，則根塵之初，圓滿本光，終必開解　解則會行，行則終證　設已解不行，習終不消；習既不消，根塵難脫　如解而能行，不惟根塵遁脫，即根塵皆復本光矣　此事說則容易，領略尤難，解尚難領，何況行哉！但得能行，何愁不證？既得之，自然發願廣大　良以同體之悲，稱性之慈，大且無待，寧局於小？如四弘誓，十願王等，皆痛同體而發者也　一道人口里狹小，一時爲汝一氣吐不盡，聊書此以作前茅　程子宜知好惡，努力精進

緣見因明，見初非緣，明既非緣，暗豈爲緣？我以是知有日月燈之明，則見萬物，無日月燈明，則不見萬物，以理進之，無有是處　何以故？以是暗在眼前者，暗既在前，能所昭然，兩非交涉，以暗較明，明亦如是

夫因明而見物，明謝則不見矣，故曰：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也　不因明而見物，雖一切暗相現前，而我無待之見，本自昭然　故曰：不明自發，則諸暗相永不能昏也　雖然鴟梟夜撮蚤虱，察秋毫，晝則瞑目而不見太山　又，貓犬晝夜俱見，晝夜俱見，則與無待之見，又何別焉？夫貓犬根全則見，根不全則不見　惟聖人根全亦見，根不全亦見，至於頂亦見，足亦見，背亦見，腹亦見，周身四體八萬四千毛孔無不見者　故大悲菩薩八萬四千母陀羅臂，臂臂有手，手手有眼　良以書不盡意，言不盡意，聖人設象以盡其意　衲一人之身，身有六根，六根所待者，謂之六塵　今楞嚴會上，大覺聖人於六根之中，略舉眼根　因日月燈光之明暗，塵能發識，有識則見，此妄見也　眞見則不待明暗，而本照徹無遺者是也　一根既然，餘根皆爾，故臨濟曰：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在人之面門出入，乃謂依大光明　汝若生心疑會，即

以手擊磬，問有能聞，以手把髮，身不離地，緣是因明，見如我手，猶如明緣，以此而觀，能所宛然，不明自發，獨立自待，不明自發，旨本符契，橫計忽生，千轉相因，因因無盡，識難窮究，惟得眞法界者，不受識瞞，得惟識者，不受意謾，此皆據明徵照，苟非攝王擇乳實難

明暗自相代謝，見精本自湛然

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佛曰：大慧禪師一日問禮侍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如何？禮答不得，卻曰：望和尚爲某作個方便指示。大慧向他道：你是福州人，我說個喻子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邊，只是你不解吞。達觀燈下看《大慧語錄》至此不覺失笑。你衆人且道，笑個恁麼？如鷹得，不勞達觀饒舌，既薦不得，老漢爲汝說破此段經，也不妨礙。只如如來爲阿難，老婆心切至矣，何異大慧和皮殼剝了名品荔枝，送在禮侍者口邊？只是他不解吞。大底此事，苟不到智忘情枯之地，斷然承當不下。已道如何是智忘情枯的樣子？咄！泥牛夜半歸來遠，踏破前峰萬頃雲

由彼覺明，有明明覺，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是以汝今離暗離明，無有見體，離動離靜，元無聽質，無通無塞，體性不生，非變非恆，嘗無所出，不離合，覺纏本無，無滅無生，了知安寄。汝但不循動靜，合離，悟變，通塞，生滅，明暗，如是十二諸有爲相，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眞，發本明曜，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爲用。阿難！汝豈不知，今此會中，阿那律陀無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殑伽神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若多神無身覺觸，如來光中映令暫現，既爲風質，其體元無，諸滅盡定，得寂聲聞，如此會中，摩訶迦葉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心念。阿難！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佛曰：靈光寂照，彌滿清淨，中不容他，外此有法，無有是處。凡衆生見心外有法，皆瞥爾念生，念生即有我，有我則有限量，所以有內有外。內則根識是，外則依報是。依報是無情，正執是有情。因有是是，有我我所，雖三細六粗，生起次第有別，究本言之，原是一個圓常佛性。以衆生念起之後，了不覺故，清淨本然，翻成無明，見精隨色，故有見分，色非自有，因見故立，見非自見，因色故生，見色發生，因有能所，能所既成，和合相治，名爲識陰。

是以眼識與能司色，耳識與能司聲，餘四例然，所謂由彼明覺，有明明覺，覺明即是眞心，明覺即是妄心，此妄心即眞心迷轉者，非離眞心外，別有妄心生。既迷於眞，失彼精了，黏妄發光，根塵是所黏，識是能黏，實如眼識不能自生，必由明暗二塵引起，緣有此識，若無前塵，識終不有，故心外見法者，則有前塵，有前塵則有妄識，既有妄識，六根次第應用，一點也差謬不得。此皆是情識封都故也。若能當下照此一念，原無起相，即念本無，念尚不有，安得有前塵？凡有前塵爲留礙者，只是自家直下不能觀破此念故清涼云：「十世古今，終始不離於當念，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蓋有念即有自他，即有古今，念他喚一尚不可，何處有二？由是觀之，天地萬物，一切含靈，不出我一念。又天台智者云：「一念具三千，謂有念時；念息三千泯，謂無念時。行者眞發菩提心者，當於起念時，了不可得；念息時，洞照十虛。所以這一節經，最初不過迷了眞心有妄心，因有妄心，即有根塵；因有根塵，即有疆界，因有疆界，便不能互用靈通。此就迷上說。若離暗離明，既無見體，難道就沒了見？若沒了見，即是木偶人也。蓋因明暗而有見者，應物之識也；離明暗而有見者，眞心之照也。此個關頭，正是迷悟根本。悟得來，應物之識，即是眞見；悟不來，眞心之照，即是應物之識，卻不是兩件。因迷悟斯有二致耳。一根如是，諸根亦然。眞心發照，則不托於前塵而起；起不托塵，此是離物獨立而照；獨立則心外無法，心外無法，不知又喚恁麼作根塵。故雲門云：「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雲門此意，即是經云：「今汝諸根，若圓拔已，內瑩發光。」如是，浮塵及器世間，諸變化相，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器世間是無情，衆生是有情，如何衆生悟了道，一切無情器世間，亦化成無上知覺。此個竅子，不知在何處，尋得這個竅子着，說無情器界成佛亦可，說有情衆生不成佛亦可。所謂拈頭作尾，喚尾作頭，權衡在手，褒貶由誰。到這裏，說無六根而有見聞亦可，有六根而無見聞亦可。上來雲門的話頭，有照處便有用，在經旨直饒會得，只是一個照，用處又存乎其人。六根互用也不甚奇特，會得從緣應得相應捷之句，即便受用得來也。此節經雖由眞起妄，會妄歸眞，發許多作用，不過自家日用尋常事耳，以迷者謂之奇特。又古德云：「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這等說話，只好爲未發心的人說，若少有見的，聞此定然鼻笑不已。既謂之靈光，是活潑潑地，說恁麼迥

脫不迴脫？且他本無此岸，這個軀殼子不過三五尺長，以三五尺長，置之無此岸之中，且道是迴脫不迴脫？若道不迴脫，六尺軀殼子安能籠罩得無此岸的毫光？若道迴脫，只今大衆莫不在軀殼上作窩坐，這個窩坐，雖只有五六尺長，若不是個眞正英靈男子，旦慢莫提起，說他迴脫不迴脫，若然如是，畢竟怎麼樣好？一途一報五千劫，得出頭來是幾時

眞心實不可以一體求，多體得，又不可以偏體知，亦不可以不偏測。離一離多，離偏不偏，所以又能一能多，能偏能不偏也。今阿難不悟眞心，惟攀緣橫計，故如來知其病處，隨機付藥，究竟言之，了無實義，亦無定方。如難阿難云：若咸覺者，按應無在，既按一處，偏體多覺，斷無是理。如來就阿難計處難之。意者，按一支而四支咸覺，則按者亦知，不按者亦知，則可言按者無按矣。何則？以三支不按有知，則一支按者，可即無按也

又《紫柏尊者別集》卷四《義井語録》　師說：多讀書的人終是近眞，以其被佛祖聖賢言語熏得此心熟了，熏得熟了，縱習氣不好，也漸漸熏得香

師說：全要講透這個明心見性四字。你說心性是一是二？某請師開說。師說：心性原無二，衆人不見性，所以說百姓日用而不知也。至人能自見其性，豈非明心乎？見性則心自明，非是明了心方能見得性也

師說：老公說：半個不知頭是道，三摩忙忙受辛苦。師又說：道如水，水中有魚大幾千里者，有魚小如毛髮者，大魚以爲我大，小魚以爲我小，此情也，非理也。理則魚無大小，皆全是水。作如是觀，此理也，非情也。情本無根，自性變而有之。無我而顯者，性也；有我而昧者，情也。衆人率有我而昧者應事，所以能通天下之情，而吉凶禍福不能累爾。說雖如此，名不檢則義不精，義不精則理不徹，理不徹則性不盡，性不盡欲至於命，無有是處。夫命，用也。此用現前，虛空可以卷舒，有無可以爲一條。佛說，有無二法，攝盡一切法。故至於命者，先天而天不違，天尚不違，萬物能違之哉？此等意思，口說滑然可聽，聞者易生歡喜，然要此用現前，熱惱根拔不盡，清涼夢不曾醒，謂之盡性則可，謂之至於命則不可。古德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噴鼻香。夫寒徹骨者，如顏子簞瓢屢空，點聰明，亦是個小樣子。蓋肢體黜則身不可得，聰明點則心不可得，身心既皆不可得，則情死而性活矣。性活只此肢體便是法身，只此聰明便是般若。法身則無有邊際，般若則智用萬物而不勞。若人說法身外有空，著空計法，此便是外道，以其心外見法故也。又身與心，身是積聚義，心是知覺義，以實言之，身即是心，心即是身，用他積聚便名身，用他知覺便名心。曹溪曰：各有一物，無頭無尾。此無頭無尾者見得徹了，謂之盡性；見徹了能用得，謂之命。我故曰：命，用也

師飯畢說：昔肇法師得罪於姚興，興欲殺之，肇乞假七日，作一書名《寶藏論》訖，將死時，說偈曰：四大原非有，五蘊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又有一禪者，盜入室問：有寶否？禪曰：有。盜曰：將寶來！禪一喝，盜斬其首。師問：此二人誰有受用？某曰：死不作偈者有受用。師問曰：如何見得不作偈者有受用？某曰：不涉廉纖。師曰：後禪不獨熟養，渠亦用得了

師說：把手牽他入不得，惟人自肯乃方親。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

師說：道要知得，知得又要行得，行得又要證得，證得又要忘得，忘得方纔用得。不知道者，一遇些小患難，即不能做主張，便垂首喪氣。知道者傾此，必有解脫之機，決不爲患難綁縛。知又有淺深，有誠明而知者，有明誠而知者。誠明而知，得力終大，明誠而知，得力終弱

師說：學道先要沒偷心

師又說偈曰：伏羲畫卦若有成，伏羲有死而無生；伏羲畫卦若不成，伏羲無實而有名。惟其成與不成故，成成不成虛而靈

師問：喜怒哀樂未發時，有我無我？若說無我，則成斷滅，故未發不是死物。但未發不昧已發，始謂之中；已發不昧未發，始謂之和

師說：《易》顯道神德行。道至微者也，德行至蘊者也。如能通《易》，則至微者我可以顯之，至蘊者我可以神之。《易》豈可不讀乎！不讀《易》則學問不通方

師言，唯識界法，喻參合，理自曉然。其經文中道理，隨自家活變發揮及鋪敘，節奏亦自活變。前來所迷生起之由如此，伏歸元眞亦如此。文章馳騁也要活變，莫局死格

師見某執筆隨問隨說隨抄，因謂之曰：不必抄說，你既在這裡與我相逢，只要查考身心，有個下落處便了

傳記

德清《達觀大師塔銘》 夫大地死生，顢頇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蹶起一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久不復作，頃於達觀禪師見之矣。

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柏，門人稱尊者，重法故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之灘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時有異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錄也。

年十七，方仗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閶門，遊市中，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相顧盼，覺壯其貌，知少年不羣，心異之，因以傘蔽之，遂同歸寺。具晚飧，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何以污在此中耶？即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齋，請薙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私語，三歎曰：視之無肉，嚼之有味。時覺欲化鐵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外趺坐，主人見，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丘。歸即閉戶讀書，年半不越閾。嘗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具戒，嘗至常熟，遇相國嚴養齋翁，識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歎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一日，辭覺曰：吾當去行腳諸方，歷參知識，究明大事也。遂策杖去。

一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趁向眞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每至處，書二語於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遍歷山水，參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腳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師遊五臺，至峭壁空巖，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師至京師，參徧融大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命褫師衣裓，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層。師笑頷之，遂留挂搭。時知識嚮嚴法主，暹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掩關百日。至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擲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薝蔔一華二花問公，公曰：此花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訂齋一供，遂相與莫逆。

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戒如輩往參叩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眞傳。師恥之，謾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出家，披薙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器，留爲侍者，凡百悉委之。郡城有棱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輪籬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題其柱，師爲聯語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眞修。謂當以血書之，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書之。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未究局。後二十餘年，遂太守槐亭蔡公，始克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

師見象季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陬，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有謗者，罪當自代。遂倡緣，時與太宰光祖陸公，及司成夢禎馮公，廷尉同亨曾公，閣卿汝穆瞿公等定議，各驩然，願贊佐。命弟子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屬弟子如奇綱維之，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開公以病隱去，其事仍屬奇，協弟子幻予本公，本尋化，復請滄

居鎧公終其役　始，司成貝邕馮公，意復化城爲貯板所，未克　初桐城用先吳公，爲儀曹郎，參師入宰，從容及刻藏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爲徑山下院，藏貯經板，且屬倏散刻藏數百卷　因吳公信力，亦師預讖云　師先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前得度師覺公　時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憎甚　師僞爲賈人裝，僵卧小舟中，請覺診視　覺見師，大驚懼　師涕泣曰：衲何遂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　師即命薙髮，截去　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　師來之日，覺夕飡，飯盂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　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　時至曲阿，金沙，賀孫十王四氏，合族歸禮　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　師以刻藏因緣議既成，開妙峯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於塔中，且與計藏事　未竟，復之都門，乃訪于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　是時，予以五臺因緣，有間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　適遇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即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勅僧諷誦，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　師正塔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胷，師躍然而前　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臾過爲得耳，衆心欽服　時予在長安，聞之，亟促裝歸，日夜兼程　至師墨，師已出山，在腳院，詰朝將長發　是夜一見，大歡笑　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　師即以予爲知音，許來矣

師返都門，訪石經山，禮隋琬公塔　念琬公處三災劫壞，正法澌滅，創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　琬公塔院已歸豪右，矢復之而未果　乃決策西遊峨嵋　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　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　寺僧售米五斗，庀石將伐之，弓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　其樹根底，爲樵者剗斲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生，以卜寺重興兆　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　時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法語，集名《長松茹退》　先是鄒給諫侗瞻，丁大參勺原，素雅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　遂行，過安慶，訪君自華請遊統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刹　江陰居士趙我閒，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諮名曰法鏡，所謂最後弟子也　師復北遊，至潭柘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紫伽黎　師兩讓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倍增　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八枚，光燭巖壑　因請佛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　以聖母齋餘金瞻琬公塔，遂撥予偕往瞻禮，屬予作記　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　時偏融老已入滅，因爲文弔之，有嗣德不嗣法之語　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　一日客至，喜甚，誤先舉一食　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驚不知爲誰　頃師授杖知事，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　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鴉，牢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

師與予計，修我朝《傳燈錄》　予以禪宗凋敝，與師約，往濟曹溪，以開法脈　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也　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　遂以別緣觸聖怒，詔逮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恩免死，遣戍雷陽，毀其寺　時師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予不死，即往探曹溪問，將赴都下救予　問予南放，遂待於江濱　是年十一月，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　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　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　予慰之再三　頃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　予度嶺之元年，庚子，上以三殿工，權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不奉令，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慟，以縊死　師時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個個大丈夫有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　吳入獄，師至多方調護，授吳公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　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末減　吳歸，每念師輒涕下　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敕曰：法門無人矣　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　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　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三會城矣　癸卯秋，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　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　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間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經》偈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飯還近侍曹公貲於師　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　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遽及旨下，云著審而已　及金吾訊鞫，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遂荷寃　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山道人性田曰：

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奇。

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快便一着，上下間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徙身浮葬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然不動。予弟子大義奉師龕至，經潞河，馬侍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佛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奉歸徑山，供寂照庵。以刻藏因緣，且推沈中丞重建大殿，乃師遺命。以師臨終有偈云：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先葬師全身於雙徑山後，適朱公國楨禮師塔，知有水，亟囑弟子法鎧啓之，果如言，復移龕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謀得五峯內，大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荼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即欲親往弔，因循一紀，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

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乃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闕則盡命，立不近閾。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剎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重興梵剎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刻行於世。晚得蘇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參，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師於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者，以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直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漠然暖然，師實有焉。

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歎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溈仰圓相久隱，雲門白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典則尚存。頃五十年來，師弦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雒諸儒遙續其脈。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參請機緣開示，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曰：

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藉。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猖獗。南嶽青原，擦臢溱漢，多少癡人，被他誆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熏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存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筍，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生，春在花枝。

時萬曆四十四年嘉月朔日，前海印住山沙門，賜教德清稽首譔。

著錄

三炬《紫柏大師集跋》 大師應機說法，隨緣拈舉，不假安排，俱從第

一念中流出。惟期與人共明此事，原無意於文字語言。凡所開示人者，即令其人代書，書畢隨手携去，大師未嘗再一寓目。故其中意旨，或多重復，即累字叠句，亦復不少。惜當時未有專掌書記者，微言妙義，散於四方多矣。慈集僅得之吳江周子介，九江邢來慈，同邑王仲戕，三人所錄，大同小異，不肖與二三友人，虚心參訂，疑者姑闕，方敢授梓。其他散佚，不能一一訪致，凡我同學，思報法乳之恩，普慈航之濟，有藏片言半偈，不憚遠頒，並收集中，以續傳燈，實法門之一快云。時天啓丁卯秋，弟子三炬盥手謹識。

賀娘《紫柏大師集跋》　自法席久廢，祖燈無焰，求其擔荷大法振揚宗風，摧情魔於百戰，枯識海於千流者，有明自楚石以後，惟有紫柏大師一人而已。大師洞徹自心，皎皎孤映，語言文字，從心光中自然溢出，一經拈指，本妙見前。至其慈悲熱腸，淋漓痛切，無非欲學人積劫無明，當下冰銷，究此一大事因緣耳。

噫！初祖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大師不離文字亦指人心，其揆一也。娘嘗見侍者握管旁立，大師衝口而出，侍者奮腕疾書，猶苦不給，一紙既盈，復易一紙，如泉噴地，琅琅不停。自非見地圓明，了無凝滯，曷至此乎？噫！有文字，有未始有，文字學者，繇文字悟未始有文字，則妙膳上味，人人充滿，如但作文字會也，何異指饌說飽，豈療枵虚。雖然凡心未銹，聖解難窺，即請於大師目用著眼。集中拈出毗舍浮佛一頌，謂包括大藏，透徹禪源，持此凡十五寒暑，而精虔不休，自云每觸逆順愛憎之境，必以此頌爲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矣。噫！了徹如師，而猶堅銳猛決若此，此所以孤風絶侶，佛意祖髓，在在逢源也。即晚寄關中，灑然夷適，死生利害，如撼空虚，照用之妙，前齊古德矣。

夫人人本有心光，不知照用，以致墜失。而大師慈憐追切，代爲指授，片語單詞，皆拭垢還光之助，於此逗得消息，方是紫柏兒孫。至利根男子，略露消滴，立見風涌雲蒸，騰驤變化，超然默契，回絶意言，即一部語録，無隻字可得矣。亦菴先生，數載討論，獨任流布，使紫柏心光，如日華月彩，注射千古，先生之光，豈不交映互攝，融成一片乎！弟子賀娘熏沐拜書。

李日華《紫柏大師集序》　莊生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無其道；吾有聖人之道，無其才。」夫聖人矣，又何才與道之别？曰：「苟非其人，道下虚行；才者人也。予嘗披歷代祖圖於少室，其人無不魁傑有奇表，心竊異之。既而遇紫柏大師，見其旋尺之面，合圍之腰，舉若熊蹲，行如象步，士大夫得普接者，不言而意已消，學徒瞻依者，未施棒喝而魂慮已懾。與向所見圖中諸宿，若或睹之，蓋眞其人哉！

神廟戊子己丑間，大師駐錫吾地，與先正陸莊簡公、先師馮具區先生，深談不二。因築精舍，舍於棱巖廢址。時灌莽極目，而大師說法如雲如雨，東南淨信，聞風趨向，施物填委，無何杞梓丹青，峨峨暉煥，不啻還舊觀而已。大師偕高足開公，創列規條，期爲百世之守。江以南，海以北，諸刹不啻累百，而稱清規楚楚，遵蹈不踰尺寸者，必首棱巖也。大師涉濤江，禮育王，躋雪棧，瞻峨嵋，躡冰壑，朝五頂，足迹遍天下，而後之京輦，以弘法故，示滅闕扉。所被顯晦大小鈍敏，諸機益廣，而語言亦益散落。其所說法，屬著信口所緣以示人，拈著信手絶組，紕蹊綫之迹。而波瀾橫溢，起沒自在，吞天沃日之勢，日澎湃於方幅之楮也。近代未見其儔，求之於古，妙喜幻住，庶或近之。

金沙於潤甫大夫，赤心自行，混俗而扶大教，宛古淨名，龐蘊之流。其於大師參領最深，契證最篤，遇所攄撼，輒錄藏之。迨乎歸寂，聞有手筆落人家者，不遠千里，必力致之。二十年餘，裒然成大帙矣。近則謹書精刻，以寵同學，既而又幡然曰：「大師生平所棲託注念，無如棱巖，所發弘願，無如方冊法藏爲第一事。剞劂之役，近在雙徑，去棱巖不五六舍，是錄宜歸棱巖。佛模印以行，稍取其直，以資刻藏，於大師寂光土中必所欣也。且弘法維人，棱巖主者，白法師爲大師克家之子，興廢舉墜，靡不殫力。是錄宜並入荷法擔中。」乃以今上崇禎辛未嘉平月，舁板於堂。白法師受之，馳告於予。予曰：「大夫之意良矣。」嘗試與子燕一片檀，詣大師影堂相對，翻閱告語之意，必有浮於紙墨之上者。言誠可味，人誠可追也。是以吾貴其合，且也大師之言行，則於法得其綱骨。大師之願滿，令佛菩薩之言盡行，則於法徹其源底，不可謂非佛日晼嵎時，弩力魯陽之戈也。師與吾輩其必勉之，無負大夫，無負大夫！就李竹懶居士李日華沐手撰書。

德清《紫柏老人集序》　太虚寥廓，長風鼓而萬竅怒號，殊音衆響，皆一氣之所宣，又奚可以大小精粗，謂靈根之有間哉！惟吾佛以不思議智，流出一切音聲陀羅尼，故世諦語言，皆悉顯示第一義諦。若夫塵說，刹說熾然說，即水流風動，皆演圓音。況宇泰定而照羣情，觸境而發，無思而應，若谷響者乎。是以從上諸祖，證無師自然智者，即揚眉瞬目，怒罵譏訶，莫不直示

西來大意，又豈可以識情語言，而擬議其形容哉！故達磨當來不立文字，而曹溪則有《壇經》，及二派五宗，雖直指向上，然皆曲爲今時，或上堂入室，示衆舉揚，機如雷電，凡垂一語，必輯爲錄，大概聊爾門頭，若大慧中峰，至我明楚石皆其類也。蓋借語傳心，因言見道，言其所絕言耳。

今去楚石二百餘年，有達觀禪師出，當禪宗已墜之時，蹶起而力振之，得無師智，秉金剛心，其荷負法門之志，如李陵之血戰，縱張空拳，猶揮駐日，雖末犁庭掃穴，而一念孤忠，與噢雪吞氈者，未可以死生優劣議也。眞末法一大雄猛丈夫哉！然師賦性不與世情和合，至老見客未效一額手，雖未踞華座，豎槌拂，然足迹所至半天下，無論宰官居士，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不可億計。以自性宗通，故隨機之談，如千鈞弩發，應弦而倒，無非指示西來的意，稱性冲口，曾無刻意爲文也。一唾便休，弟子輩筆而藏之者什一。師初往來於金沙曲阿之間，與王、賀氏諸君子大有夙緣，所聞最多，如庵居士于公執侍甚謹，得片言如寶隻字不遺，凡隨師杖屨者，必搜而得之。師每至匡廬，必主於江州孝廉邢君來慈長松館，多有所說。師化後，並屬弟子仲嚢、潤甫，結集成帙。予久沈瘴海，適爲師子末後因緣，之雙徑，先過金沙之東禪，二公以予與師爲法門深契，故出其稿，稽首請校而梓之。

予三讀其言，喟然而歎曰：嗟乎！末法降心，力拔生死之根，如一人與萬人敵者，予獨見師其人也。睹其發強剛毅勇猛之氣，往往躍露於毫端，如巨靈揮斤，眞所謂與煩惱魔、欲魔、死魔共戰，竟能超越死生，如脫敝屣，可謂戰勝有功者也。故其所吐，豈可以文字語言音聲色相求之者耶。佛說欲爲生死根，師凡所舉必三致意，痛處劄錐，直欲剿絕命根，即此可當金鍊矣，又何厭夫門庭施設哉！昔覺範禪師，妙悟超絕，語工典則，其所著述，自目之曰文字禪，故予題之曰《紫柏老人集》。蓋非墮於俗數也。觀者當具金剛正眼，視之於言外，則思過半矣。時天啓元年歲在辛酉春王上元日，書於匡山五乳峰下木石庵中。

錢啓東《紫柏老人集鈔序》

紫柏老人，示現嘉靖、度生萬曆，方余馳薊甫落，則已馳人間世，還兜率內院矣。余既深自痛恨，不獲親叩籌室，然猶幸從山中禪衲，憑公塔銘，洞悉老人行履。大都直捷似黃檗，通悟似臨濟，雄猛剛烈似天目高峰，至於繇相歸性，即緣生以指點無生，始卓卓乎彼上天親所不能躡，我震旦中相宗諸師所不能窺其闡奧也。嗟夫！人、此門庭，誰不具決定志，發弘大願，乃一朝布袋打失，桶底脫脫，或以睡，或以喜，或以辯才，梁說，或以佛事莊嚴，亦若各聽其機緣之所遭，各隨其天性之所近。蓋從來未有學步邯鄲，抵掌叔敖，塵尼書同，而可以上傳祖燈者也。昔有畿陳元龍驕而自矜者，應之曰：一門雖穢，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漏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長，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舒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姿，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嗟夫！此可以定老人矣。全集卷帙浩繁，且多重復，茲特摘其最要者，以爲老人文字三昧。崇禎甲戌蒲月，甬東錢啓忠沃心書題於滹陽之長松館中。

顧大韶《紫柏尊者全集跋二》

昔人歎中峰輟席不知道隱何方？以予耳目所及，如達觀可大師，眞末法中龍象也。讀其書，想見其志氣雄爽，爲人眞切，最可敬者，不以釋迦壓孔老，不以內典凌子史，於佛法中不以宗壓教，不以性廢相，不以賢首廢天台。蓋其見地融朗，圓攝萬法，故橫口所說，無罣礙，無偏黨，與偃牆倚壁，隨人妍媸者，大不侔矣。其於《石門文字禪》、《東坡禪喜集》，稱之不去口。蓋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欲以文字般若作觀照實相之階梯，不妨高抬慧業，誘掖利根，則又此老之深心密意也。常熟顧大韶仲恭謹識。

又《紫柏尊者全集跋二》

憶萬曆庚申歲，達老之徒濟居鎧公，持《紫柏集》見示，予爲校定二十卷，鎧公携往廬山。今其本存亡未可知，然料雖再睹矣。此金壇于氏所刻，不知誰所刪定，較予所定本，似有遺漏，聊記所憶一二條於後。與某人書云，宗門問答，如蠻人說蠻語，蠻人當自解之。此語頗有味。又一傳記：大盜某爲僧，殺倡斷愛，習靜得果，始末甚奇。又有一則盛稱本朝高僧琦楚石，又與馬御史經綸論李卓吾往復書俱可傳。今本皆無之。顧大韶又識。

錢謙益《紫柏尊者別集序》

金壇刻《紫柏尊者全集》，已行叢林。此外有錢啓忠《集鈔》四卷，陸符《心要》四卷，按指禪師携吳江周氏藏本，乃尊者中年之作，白衣弟子繆仲淳、周季華、周子介執侍左右，手自繕寫者。余爲會萃諸本，取全集所未載者，排爲四卷，名爲《紫柏別集》。而序其後曰：禪門五燈，自有宋南渡已後，石門、妙喜、至高峰、斷崖、中峰爲一盛。由元以迄明初，元叟、寂照、笑隱至楚石、蒲庵、季潭爲再盛。二百年來傳燈寂蔑，尊者挺生東吳，氣孚如王，蹴踏大下，機緣閱現，從地涌出。實有關於國運隆替，

法運廢興，未可以凡心世智妄爲此量也。尊者出世萬曆中，正國家日中豫奉之候，貂寺虺裘，孽牙盤互，師以慈願威力，住王舍城而爲說法，溥聖母之慈雲，開賢主之智日，蠲幾礦稅可罷，榷禁可除，戎索可清，殺運可挽，羣小張羅鉤黨，推刃妖書，師於是捐幻有之軀，息清流之禍。法幢既倒，國論日非，乾綱下移，帝心解紐，魔外交侵，人天不佑。考妖書本末之記，知劫運摧剝之因，雖業繫有因，然實振古所未睹也。吉來元臣命世，必曰降神；矧乎法王導師，寧非間出？尊者秉金剛心，具那延力，舉手可以拍須彌，噓氣可以吸溟渤。金翅鼓搏，則龍子隨其喙食，而況於魚鱉與！師子哮吼，則香象爲之失糞，而況於野干與！人之云亡，法燈熄矣，魚鱉翔舞而野干號呼矣。同時大德，捨緒還緇，卻來人間以夢游了大事。譬如老將全師退守，深溝固壘，使賊人相戒，莫敢犯而廓清摧陷，固非其所有事矣。

嗚呼！尊者之出世，其關係國運法運如此。悠悠斯世，惟憨山老人爲能知而言之，而其爲塔銘，茹荼嗽蠟，含嚼齒舌間，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者也。尊者之化去也，次年爲萬曆乙巳，余夢至高山，有大和尚危坐巖端，謂是達觀尊者，恭敬禮足已，指左方地命余坐，密語付囑，戒以忽忘，涕淚悲泣而寤。距今將六十年矣，私心擬議，願趣憨老之後，撰第二碑，用以續僧史，徵國史，發揮塔銘未盡光明。日月逾邁，氛祲晦蒙，六十年來，一往是告。夢中涕淚悲泣世界，昕夕閱爭多歷年所，非敢貪言於二老也。每自循省往昔年少書生，不通佛法，不知以何等因緣，夢中得受記莂。今頭童筆禿，無所成就，尋行數墨，排次遺文。如拾字老比丘，背破籠簡故紙，波波劫劫以爲能事。尊者常寂光中，得無自笑失卻一雙眼乎？別集既成，謹書其後以自懺，抑或以有待焉。

尊者之文，一言半偈，稱性流出，如水銀瀉地，顆顆皆圓。余不敢輕爲揀別，然集中散落者不少，如《乙未送憨老渡湔作》、《逐客說》及顧仲恭所見澹居鐫公本《論卓吾誠所》諸篇，皆法門眼目也。斗間紫氣久而不沒，殆斯文之祥乎？余雖老矣，猶願得而見之。歲在庚子十一月長至後七日，來復之日，虞山白衣私淑弟子，蒙要錢謙益焚香盥拜謹序

賀寬《紫柏尊者別集跋》 尊者示現於嘉靖中，重教於萬曆中，母后爲之優賞，天子爲之褒嘉，自公卿以逮編氓，禮足而受記者惟恐後。虞山所稱，擬生東吳，氣宇如王者，良不誣已。夫摩騰致隆於漢帝，康會見重於吳君，裴姬登魏朝之座，道林踞晉主之床，以觀尊者，何多讓焉！

昔大雄氏說法，隨緣開示，即一言半偈，四大衆諦聽，如童稚得蜜，孝子依親。尊者擁大法幢，分身散影，普興利益，不啻以三十二應身入諸國土，舒八萬四千智接引衆生。於本集之外，復有別集，迷者藉之爲寶筏，覺者賴之爲金繩。余合十而莊誦之，但知無上妙諦，歎爲希有，金貝浮香，梵花四照，雖古德之活句，五家之機鋒，蔑以加矣。因念龍藏之所自始，西方聖人以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從鹿野苑中至跋提河，倡演大經，無我無量，無小無大，或利或鈍，或頓或漸，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既滅度後，弟子阿難陀、優婆離等，各以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共闡化源。尊者爲末法中龍象，導揚西方聖人之旨，闡化源以爲佛法金湯者，厥功不亦偉與！

余曾王父孝廉公，親承摩頂，王父長史公，先君瞻司理公，世爲歸依。余之誦法尊者遺言，非敢曰報佛恩，僅以延先澤云耳。康熙八年仲冬，丹陽奉佛弟子賀寬盥手謹跋

真可《戒殺放生文跋》 夫貴賤殊塗，物我同臺，恃力殘生，滋蔓忠習，暢一時之口味，結萬劫之身殃。痛不免之酬償，截無始之苦本，莫若戒殺。殺苦不戒，則我暢物結，物暢我結，結暢相乘，如汲井輪，循環不已。往復思之，甚可恐怖。恐希既生，視物如人，視人如我。夫殺機一動，不惟殘賊同類，實則自斷命根。作如是想，何待佛出齒白，無後戒殺哉！

又《跋蘇東坡十八大阿羅漢頌》 予讀眉山蘇軾《供十六大阿羅漢頌》，愛其思致幽深，辭氣誕幻，發揮不傳之妙。如月在秋水，無煩指點，朗然現前。使人見之，不覺心游象先，遺物獨立也。若非得無所得心者，烏能致是哉！然以是知黃面老人，並諸尊者，離是無所得心，亦無別奇勝。或問曰：無所得心可得聞乎？對曰：若不可得聞，而問聞者，又誰耶？雖然，心不知心，眼不見眼，知此則得無所得。如啣人食蜜，甜與不甜，喜可以口舌窮之哉！

雜録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一《法語》 釋迦文佛以文設教，故文殊師利

以文字三昧轉觀音，耳根圓通之權，於彼說實之道，通一切聖，獨選擇觀音當機，無有敢說其私者。觀世音雖彌陀軸佐，亦以聞思修入，進乎文字三昧。故釋迦文佛亦退三十二億恆河沙菩薩，獨進觀世音，皆與此方眞教體，清淨在音聞歟？若文字三昧，不以音聞爲體，是猶花不以春爲神，雲以花也哉！蓋文字根於音聞，音聞根於覺觀，覺觀又根於無覺無觀者。佛意欲一切衆生同有分別心，入文字三昧，因音聞之機，入無覺無觀。既入，則最初有分別心，至此不名有分別，而名無覺無觀矣。夫無覺無觀者，所謂正因佛性也。正因佛性既變而爲情，苟不以了因契之，則正因終不能會也。了因雖能契正因，若微緣因熏發之，則了因亦不能終自發也。緣因，即文字三昧之異名也；了因，即音聞之機之異名也。學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文殊文字三昧，與觀音音聞三昧，皆不在文殊、觀音、釋迦文佛，在我日用而已。故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柴水即老龐文字三昧也，神通即老龐音聞之機也。惟吾自偶諧，即老龐了因契會正因佛性者也。即此觀之，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觀照般若；不通觀照般若，必不能契會實相般若。實相般若，即正因佛性也，觀照般若，即了因佛性也；文字般若，即緣因佛性也。今天下學佛者，必欲排去文字，超直入如來地，志則高矣，吾恐畫餅不能充饑也。且文字，佛語也；觀照，佛心也。由佛語而達佛心，此從凡而至聖者也。由佛心而達佛語，則事事出無量義定，放眉間白毫相光，而爲文字之海，使一切衆生得法海點，皆得入流亡所，以至究覺極圓，寂滅現前而後已。若然者，即語言文字，如春之花，或者必欲棄花覓春，非愚即狂也。有志於入流亡所者，當深思我釋迦文以文設教所以然之意。如其明之，即文字語言可也，離文字語言可也。如其未明，即文字與離文字皆不可也，非即非離亦不可也。

又卷二《法語》　夫達磨之始來也，一概斥相泯心，不立文字，義學棄曰，徹底翻空。彼義稍精而信力深者，競大駭之，遂誣祖爲妖僧，百計欲害之。祖經六毒，忍死而得可祖，即順世而西歸矣。夫義未精，信力深，必以佛語爲壞根，一旦聞斥相泯心，不立文字之聲，剌然入其耳，則其驚駭而誣祖，此自然之情也。若義精而已得受用者，則以爲我祖何來之晚耶，亦理之自然也。若夫少疑而老信，以至朝入暮出者，此又矮人觀場，隨聲悲歡者，復何怪哉！然相果應斥，心果當泯，文字果宜屏黜者，如是則心外有法矣。予聞得心者自得曰：若人識得心，方知無文字，即此觀之，即心之與相，及諸文字，果有乎哉？果無乎哉？蓋鼻祖意在奪情，而不奪法也。情奪而法存，是法即鼻祖所傳之心也。是故大夫士諸君子，乘計諸法爲無，與道相違，法亦有亦無，非有非無，皆情也，非理也。於是領當其中，四衆之疑誤矣。倘不得祖東來，彼張目而墮坑者，豈小哉！初祖果心相語，文字必皆黜而後得心，則楞伽跋陀羅寶經，祖何未嘗釋卷，且密以此經授可大師？可授壞，壞授信，信授忍，忍授曹溪大鑒，鑒復精而深之。其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蓋楞伽以八識三無我，五法三自性，轉識成智爲宗，彼不達此義者，以爲得心之後，再無一事矣。殊不知，道可頓悟，情須漸除，而鼻祖所傳之心，道也，楞伽所謂轉識成智之法，治情之具也。倘聞道而不治情，此果眞聞道者乎！此必魔外也。我如來法中無有是事。所以知鼻祖憂深慮遠，既傳其心矣，復密授此經，爲治情之具，致自甘退墮之溺，我慢貢高之刺，不待拔植而強，力拔而除也。予初亦不達法相，以爲達磨西來一字無，豈有轉八識成四智之落索耶？及閱六祖壇經，知有此偈，卒不大解，存法久之，則轉識成智之柄在手，而不在曹溪也。蓋識雖有八，能僅名審義，義精而入神，入神以致用者，皆第六識之官也。即七識雖號因中轉，不受轉，其行轉也，覺五六，獨半轉耶？所謂行轉者，權在六識，以此識三量俱通，心所總攝故也。又轉識成智，轉心所而不轉心王。如八識心所有五，前五識具三十四心所，第七識但十八心所耳，獨第六識五十一心所，備統而無遺也。所以轉識之柄，必在此識。故此識熾然分別我我所法，即緣生之前茅也；熾然分別無我我所法，即入無生之利器也。又轉識成智，根稍利者，於逆境不難轉，惟觸順境，即受境轉，而不能措手腳矣。或根鈍者，於逆境初不易轉，如能拚命挨久轉得，後觸順境轉之不難也。若大利根人，於逆順境緣，如湯潑雪，無往而不自得耳。老龐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舍，處處勿張乖。」此便是大利根樣子也。邇來黑白之徒，器識淳淺，成羣逐隊，喃飽飯，裹暖衣，以爲佛法雖有宗教之別，不過如來與祖師發明衆生本有而已。忽有人把住授曰：「吾本有，果發明，未發明耶？」即怒曰：「這個魔王，偏解無事生事。」則達磨所傳之心，及《楞伽》治情之具，予知其必曰：「此亦爲空靈虛耳，我寔破久矣，又何

頃勘我哉！果如是，而五家綱宗之說，彼聞而不信，不疑首乎？四微合而地大成，三微合而水大成，二微合而火大成，一微立而風大成，四大合而世界成。故得般若菩薩，能碎世界而爲微塵，復能合微塵而爲世界。若屈伸一指，了無異同之見，異同之見不生，則何往而非入法界之門？故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由是而觀，則異同之見，是六根纔動之機，非一念不生全體境界也。但凡夫不了世界初本微塵合成，及碎世界而爲微塵，又不了微塵初本世界碎成，所以見世界使生一合相執，見微塵使生多散相執，成法界門終不能入。如見世界而不生一合相執，見微塵而不生多散相執，則迎賓待客，俯仰周旋，喫飯穿衣，屙屎放尿，無生而非法界也。若法界入法界，法界見法界，法界示法界，法界悟法界，總是名有多，而實無多也。如實有多一，則多多一一者，豈能多一哉？

又　聖人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設象以寓其意，使學者玩象積久，智記情枯，意得而象忘，則書與言不能盡者，我得之矣。一得永得，千古無疑。死生迭更，是非交錯，而我所得者，光潔堅固，了無污染損壞也。所謂象者，如龍象乾，馬象坤，如大鵬象止觀，如童男童女表眞諦，如長者優婆夷表俗諦，故表即象也，象即表也。象則託物寓意，表則借事顯理，故意得則無象非意，理顯則無事非理。無象非意，我不欲忘象而象自忘；無事非理，我無心會理而理自冥。象忘則意難獨存，理冥豈事能礙者乎？夫事不能礙理，則觀精而止深；觀精而止深，則意不存而象無待。無待則無外，所以天地雖大，萬物雖衆，虛空雖無邊畔，然皆不能逃我無外之用者也。是故我欲天地萬物作虛空，我欲虛空作天地萬物，譬如一指屈信，我欲信即信，我欲屈即屈；我欲不屈不信，即不屈不信；我欲即信即屈，即屈即信，而信屈不相遇，信屈即不相遇。至於千變萬化，卷虛空入萬物，粉萬物爲虛空，如己指屈信，初無難也。而衆人執虛空無形，執天地萬物有形，所以有形者不能作無形，無形者不能作有形。苟能於無形有形之執，以觀精察，察此執情，爲從自生，爲從他生？若謂自生，則非他不自，若謂他生，則非自不他。非他不自，則自無自體；非自不他，則他無他體。自他之體，各各觀察，察精理開，理開情釋，情釋執空，執空心淨，心淨用圓。所以我欲有形則虛空受役，我欲無形則有形奉命。推其所以然之說，始因觀而入止，終則即止而用觀，因觀而入止，功在玩象而得意；即止用觀，功在意忘而象無待故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止之與觀，苟不精研玩象，則意不得，意不得，則象不忘；象不忘，則意在，意在則止不深，止不深則不能即萬化而寂寥，此意甚遠，非身心可到，惟即身心而忘身心者，似可彷彿。

又　凡見心外有法者，皆謂之外塵邪執。如聞佛說法，不悟佛意，亦外塵邪執也，況餘聲色乎？然凡夫發菩提心，初不以外塵邪執爲弊，引則意言之境無由得入。意言之境不入，則唯識與法界皆無入路矣。又凡夫被外塵所轉，了不知塵本無體，自心所變，反執塵爲實有，塵復生心，則徧計熾然，心復生塵，則意言境起。菩薩了知一切境界，意言變起，意言無體，不出唯識；唯識無體，不出法界。故以法界觀唯識，唯識即法界也；以唯識觀意言，意言即唯識也；以意言觀外塵邪執，外塵邪執即意言也，所以能物轉，不爲轉物耳。如博陵王問牛頭融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博陵以謂意言之境，緣前五塵起，不言我緣前塵起，前塵亦不言我能發意言之境，不言即不知也。謂有知則能言，無知則不能言，故能所皆無知。無知則無我，無我即無自性也。能所既皆無自性，則境與色，孰爲能緣，孰爲所緣？此非緣生即無生乎？緣生既即無生，又教誰知緣，必欲令其息耶？故牛頭即鄙博陵意緒答曰：境色初發時，此即緣生也，色境二性空，此即無生也。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能所本皆無生，教誰知緣？既無知緣者，則心與境與知，皆無生也。蓋不照本，則能所擾然；照本，則根塵寂滅。故曰：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謂覺因暗生，覺生暗謝，暗謝覺湛，心無所緣。所緣既無，湛亦無寄。未生前本無色心養育，惟廓然無念。凡色心養育想受，皆言念生。生實無生，故曰起發未曾起。是時，不惟衆生無地，佛亦難泊。此蓋以理折情，融事爲理也。

又　夫婬習不難克，難在知婬之所以然。所以然明，則能尋流而得源矣。流實心也，水喻性也，水本靜而流動，能了動外無靜，則心可以復性也。心既可以復性，率性而治習，猶殘雪撲紅爐之焰，習豈能久停者哉！雖然復性不易，苟非達心無體，全性爲心，其孰能之。

又卷三《法語》　發揮談論，是文字般若；能勘破身心迷情，是觀照般若；佛與衆生同體，是實相般若。

又卷四《法語》　夫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微之乘危，危之傾微，苟無志以持之，則微者幾不復矣。雖然，微果非危乎？危果非微乎？微乎危

乎，危乎微乎！今有人於此，苟有志於道德，而行之彼，不能舉其所謂微者，寧惟所願弗克，將靡所不至焉。噫！萬類紛紜，唯人最靈，不能重此而重彼，非也！勉焉夫之。

又卷六《法語》 皮毬子曰：有一事，則有一義。義，宜也。如地宜堅，水宜濕，火宜熱，風宜動。如堅者濕，濕者熱，熱者動，則非義矣。理則不然，堅可以爲濕，濕可以爲熱，熱可以爲動，動復可以爲熱，熱爲濕，濕爲堅，蓋宜者可以不宜，不宜者可以宜，譬如輪之始終，豈果有端哉？故地水火風又名曰四輪。然輪雖不可以始終窮，外鐵則輪何所有？義理辨

又卷八《法語》 世儒每以知行合一爲妙，殊不知曾子述夫子之意，則曰：尊其所知，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由是而觀，先知而後行明矣。不知而行者，又烏足道？然知有解悟之知，有修行之知，有證極之知。故無解悟之知，則修行之知無本矣；無修行之知，則證極之知無道矣。又證極之知，爲解悟修行之知之所歸宿也。

又 知行合一之旨可得聞乎？曰：行時非知時，證時非行時。到此地位，不可以智知，所知不能及，行亦不能及，知行路窮，不唯神仙失其靜篤，管取羅漢遺其空醉矣。若然者，畢竟如何即是？回看雲樹杪，不覺月沉西。

又卷九《長松茹退序》 憨憨子，不知何許人。其應物之際，多出入乎孔、老之樊，然終以釋氏爲歐心之地。其所著書曰《茹退》者，乃自貶，非暴耀也。夫何故？立言不難，難於明理；明理不難，難於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理愈明，則光大，故其所立之言天下則之，鬼神尊而訶護之。憨憨子自知不能以理治情，以飲食不節而致病，病生復不畏死，猶妄著書，譬如牛馬，不能力耕致遠，枉費水草之餘，唯所退者存焉耳。名其書曰《茹退》，不亦宜乎。雖然迫而後應，與夫不扣而自鳴者，不可同日語也。溧陽有匡石子者，謂憨憨子曰：石兄來慈，講長松館於此，有年數矣，徒歐然於青松白雲之間，且岷江濤生，聲撲鐘梵，境不可謂不幽也，然未得高人勝士，擊無生之聲，震緣生之夢，則夢者終不覺矣，豈至人之存心乎哉？憨憨子愀然久之，曰：敢不唯命。乃長長松爲牛馬焉。

又卷二三《與湯義仍》 浮生幾何，而新故代謝，年齒兼往，那堪蹉蹈。靜觀前念後念，一起一滅，如環無端。善用其心，則粗者漸妙；不善用其心，則妙者漸粗。妙者漸粗，粗將不妙，於不妙處，了不覺知，是身存而心死矣。所以古德云：乍時不到，便同死人。夫身存而心死，則不當存者，我反存之，不當死者，我反死之。老氏曰：我有大患，爲我有身。又曰：介然有知，惟施是畏。即此觀之，大患當除，而我不能除，眞心本妙，情生即癡，癡則近死，近死而不覺，心幾頑矣。況復昭廓其癡，馳而不返，則種種不妙，不召而至焉。至人知其如此，惟施是畏。顏子隳肢體，得非除大患乎？黜聰明，得非空癡心乎？大患除而癡心空，則我固有法身，本妙眞心，亦不待召而至矣。曹溪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根塵迴脫，妙心昭然。故潙山曰：一靈光獨露，迥脫根塵，體露眞常，不拘文字。至此則粗者復妙矣，遠者習近矣！人爲萬物之靈，於此不急而他急，此所謂不知煩者也。寸虛受性高明，嗜欲淺而天機深，眞求道利器，第向來於此路頭，生疎不熟，或言及此，未見渴仰，此點消息乃羽毛鱗甲之媒，三塗四生之引。故曰：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此半偈三假全備。三假者，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是也。如上根利器，纔入因成，覺不隨流，謂之不遠復；如大機稍淺，流入相續，慚愧知返，謂之流復；於相續中尚不驚覺，勢必流入於相待矣。既流入於相待，則以習遠爲重，反以習近爲輕。夫近者性也，遠者情也，昧性而恣情，謂之輕道。如唐德宗不能自反，迷而不悟，終致大盜以亂天下。此遠公所謂「成此頹山勢者也。又因成是何義？蓋妄心不能獨立，必因附前境而生，故智鑑曰：「能由境能。此能乃妄心之始，我相之根。我相乃不善之前茅。仲尼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果如此，謂之「不遠復，無祇悔，不亦宜乎！毘舍浮佛，此言自在覺，其傳法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昔有貴人以上妙素帛，求黃魯直書平時得意之詩。魯直曰：「庭堅亦凡夫耳，詩縱得意亦不妙。遂書此偈遺之。且囑之曰：「七佛偈乃禪宗之源，今天下黑白講然，望流迷源。庭堅旁觀，不禁書之贈公，願公由讀而誦，由誦而持，由持而入，由入而化，則自在覺在公日用，而不在此偈也。「山谷，楚人，寸虛亦楚人，茲以楚人引楚人則似易。倘吳人引楚人，則楚人以謂吳人似不知楚人也。若相續假以因成，錯過本來面目，便將錯就錯。不惟不知因成之前，心本獨立，初非附麗，即其照無中邊之光，初不夢見彼照，而應物偶然忘照，流入因成，以不知是因成，復流入相續，相續流入相待。相待是何義？謂物我對待，亢然

角立也　嗚呼！相待不覺，則三毒五陰，亦不明而迷矣。故知能由境能，則能非我有；能非我有，豈境我得有哉？此理皎如日星，理明則情消，情消則性復，性復則奇男子能事畢矣！雖死何憾焉。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爲是故也。如生死代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衆人迷常而不知返，道終不聞矣。故曰：反常合道。夫道乃聖人之常，情乃衆人之常。聖人就衆人而言，故曰反常合道耳。據實言之，衆人之常，豈果眞常耶？野人追維往遊西山雲峰寺，得寸虛於睿上，此初遇也。至石頭，晤於南皐齋中，此二遇也。導寸虛冒風雨而枉顧棲霞，此三遇也。及寸虛上疏後，客遠海，野人每有徐聞時寸虛方謫徐聞尉之心，然有心而未遂。至買舟絕錢塘，道龍游，訪寸虛於遂昌。遂昌唐山寺，冠世絕境，泉潔峰頭，月印波心，紅魚誤認爲餌，虛白吐香。吐香既久，化而爲丹，衆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魚中之仙。唐山，禪月舊宅，微寸虛方便接引，則達道人此生幾不知有唐山矣！然此四遇也。今臨川之遇，大出意外，何殊雲水相逢，兩皆無心，清曠自足，此五遇也。野人久慕神山石門，並龍象禪窟，冒雨犯風，直抵石門，黎明入寺。然寺有名無實，故址雖存，草萊荊棘，狐蛇淵藪。四顧不堪，故不遑拋纏香熏圓明而行。圓明，山谷最敬之，每歎東坡不遑一面。然圓明敬東坡，不在山谷之下。今石門狼狽至於此，使東坡、山谷有靈，亦其所不堪者也。大都眞人大士之遺跡，乃衆生開佛知見之旗鼓也。蓋旗能一目，鼓能一耳，耳目既一，目即耳可也，耳即目可也。目可以爲耳，則旗非目境，耳可以爲目，則鼓非耳境。旗鼓固非耳目之境，而耳目之用不廢，此謂六根互用也。然以一精明爲君，六和合爲臣，臣奉君命，無往不一。無往不一，謂之獨往獨來。獨往獨來，此即妙萬物而無累者也。此意《悼西兒名序》中，亦稍泄之。嗚呼！野人與寸虛必大有宿因，故野人不能以最上等人望寸虛，謂之瞞心瀉山曰：「但不瞞心，心自靈聖。」且寸虛賦性精奇，必自宿植。若非宿植，則世緣必濃。世緣一濃，靈根必昧。年來世緣，逆多順少，此造物不忍精奇之物，沉霾欲海，暗相接引，必欲接引寸虛了此大事。野人一遇於石頭時，曾與寸虛約曰：十年後，定當打破寸虛館也。《楞嚴》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即此觀之，有形最大者天地，無形最大者虛空。天地生於空中，如片雲點太清；虛空生於大覺中，如一漚生大海。往以寸虛號足下者，蓋衆人以六尺爲身，方寸爲心。方寸爲心，則心之狹小可知矣。然衆人不能虛，重以日夜而實之爲貴。寸虛稍能虛之，且畏實而常不自安。故野人望寸虛以四大觀身，則六尺可遺，以前塵緣影觀心，則寸虛可遺。六尺與寸虛既皆遺之，則太虛即寸虛之身與心也。至此以明爲相，以勇爲將，破其窯而焚其舟，示將相於必死，拚命與五陰魔血戰一場，忽然報捷，此野人深有望於寸虛者也。願寸虛不以野人道淺學少，略其元黃而取其神駿。神駿者，即野人望寸虛之癡心也。又野人今將升寸虛爲廣虛，升廣虛爲覺虛，願廣虛不當自降吳臨川，野人住字以始光，蓋取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土，東爲動方，能以眉光照之，則不必釋動以求靜，動本靜耳。蓋方有十，舉東一方，則餘九方不待舉而可知矣。方有十而知則一，知即能由境能之能，方即境也，境有動靜，能無動靜。能若是動，則不知動；能若是靜，則不如靜。惟能非動非靜，所以能知動靜耳。肇公曰：「知有有壞，知無無敗。」野人則曰：知動動壞，知靜靜敗。動靜壞敗，有無都遣，則始光大而爲圓光矣。此圓光在堯不加多，在紂不加少。然光有邪正，善用則謂之妙光，不善用則謂之黏妄發光。如吳臨川，已知野人動靜，廣虛當以此書附達之。如是，則不惟野人不負五遇之緣，亦廣虛不負五遇之緣也。

屢承公不見則已，見則必勸僕，須披髮入山始妙。僕雖感公教愛，然謂公知僕，則似未盡也。大抵僕輩披髮入山易，與世浮沉難。公以易者愛僕，不以難者愛僕，此公以姑息愛我，不以大德愛我。昔二祖與世浮沉，或有嘲之者，祖曰：「我自調心，非關汝事。」此等境界，至難與世法中人道者。惟公體之，幸甚。又年來有等闡提，忌僕眼明多知，凡所作爲，彼謂終瞞僕不得，殊不知，僕眼亦不甚明，智亦不甚深，此輩窺僕不破，徒橫生疑忌耳。如其一窺破之，縱使有人教其疑忌僕，彼亦自然不生疑忌矣。但彼以未窺破，浪作此伎倆也。且僕「祝髮後，斷髮如斷頭」，豈有斷頭之人，怕人疑忌耶？

又卷二四《與趙乾所》

禍福莫烈乎死生。故至貧賤之人，聞得生則喜，若登天；聞得死則悲，若入淵。然皆情也。如能率性觀死生榮辱之境，不惟死生榮辱之境不得奪我之志，且彼境密爲我不請友也。故大丈夫平居無大苦追楚之時，理不可不窮，性不可不盡耳。如此一着子，忽略放過，於平居時，猛涉不可意事，交錯在前，則我之志，管取全被境奪矣。即李卓吾，雖不能從容脫去，而以速死爲快，竟舉刀自刎，權應怒者之忿，亦奇矣。今直心之事，終不至喪身失命，極處不過放歸田里而已。又造物以逆境成就我，

未可知也。由是而觀，則竭計酷謀，排陷我之輩，恐造物使之然。此等意思，若以衆人之心領會，便錯過矣。直以佛祖聖賢之心，虛懷平氣，勉強領會，一有肯首處，則無我而靈者，頭面露焉。如此際不信聖賢，而信衆人，則我終莫聞道也。人忝物靈，道不聞可乎？願熟思之。

古今禍福，皆初無常，直以天理與人情，折斷減否，無不驗者。若以天理折斷人情，則公道明；設以人情折斷天理，則私忿重。方私忿重時，則中外防閑布置。彼之用心未必不周密，於私忿周密之中，而忿者且衆，決死生之機何如？此非人力可以陰挽也。然直心必無傷命之理，自然老蒼亦不忍，事後或徵耳。

凡禍福人我之根，根於已發。若以未發照察之，則禍福人我之根，本無有地也。已發，情也；未發，性也。故以情觀禍福人我之事，則有我而昧者愈重矣。重則厚，厚則深，深則畜，畜則決難輕泄。故報復人我，百千萬劫卒不能了，此必然之事。而愚人不曉此理，於人我禍福之根，不但不能拔，反着力栽種之，恨未能深，殊可痛也。故佛祖聖賢，要人聞道見性，別無他意，不過要拔斷衆人之情根而已。情根一拔，則向之禍福人我之事，皆漸漸化爲妙用矣。以妙用慧眼，觀衆人禍福人我爭競，殊不足怪也。直心於今日人我場中，若不能開心洞肺，受野朽之教，則汝墜墮，但可流涕也。思之思之！又功名富貴根於身，此身極壽，長不過百年。而百年中，享富貴快樂，又被愁多喜少占大半去了。故百年中享富貴快樂，亦不多時，何苦爲不多時，禍福人我之情，便甘把本性昧卻？至人以本性觀是非榮辱，不異太虛中微雲散聚耳，奚暇介懷哉！汝於今日多故之際，野朽不惜口業，種種開解直心情抱。如於野朽口業中，錯過這些慈悲熱腸，則直心受苦時劫，正方長在。咄！大丈夫情性關頭，若認得眞了，則今日與直心爭競，害直心者，皆我善知識也。苟有此見，何妨惡衣惡食，了我生死大事去，豈弗樂乎！汝名法復，正爲今日耳。

天力、地力、佛力、法力、僧力，皆外力也。惟自心之力，乃內力。外力是助，內力是正。如正力不猛，助力雖多，終不能化凶爲吉。故曰：『先天而天不違。』又曰：『自心之力，可以顚倒天地。』設信此不過，別尋外助，斷無是處。野朽凡遇禍害，更無他術，但直信自心之外，安有禍害？一涉禍害，皆自心所造，還須自心受毒。此理直平，法復思之思之！

別來甚久，思念甚深。不知近來一切境界，或有意，或無心，種種交衝，能以觀音大士、大悲大智、鑄逆順爲自受用三昧否？此三昧，初貴知得透，次貴行得堅，再次必期證而後已，又再次證而能忘，忘而用始全矣。大丈夫何暇論儒論釋論老，是皆古人已用過了，不殊已陳芻狗耳，豈肯閑精神理會他！雖然，若自家本有無生之心，倘未知得透，則儒釋老白文，要緊經書，又不可不痛留神會之。貧道每於好山水行坐時，未始不觸勝思廣慮也。又思初與南皐、勺原、寸虛聚首石頭光景，邈不可得。比趙乾初亦嘗披晤，但藥氣勝於理，則不免逆順境風搖蕩，亦可憫，然忠直不減古人也。

大都人情時事，於可意不可意之間，必有業使之然。業卽命也。倘信情而不信命，則感激百出矣。故至人知人情時事變幻，奪人之志，所以必先於窮理。理窮則見定，見定則人情時事之變幻，不能奪其志矣。志既有定，所謂生死榮辱交錯於前，雖未能無心應之，而持吾志，順理制情，力用不怯，則情自滑而理日開。理日開，性必徹。徹，盡也。故曰：『窮理盡性。』此一路話頭，向曾數提直心，直心以爲別有口訣不傳，將此澹話塞人，公置之而弗究。及觸不可意事，卽不堪人作賤，便欲拚命與人決個雌雄，豈大君子之所爲哉？故曰：『有我我在天地中，無我天地在我中。』直心若不能諦信無我而靈之理，力制有我而昧者，則昧終不旦矣。思之至此際，野朽猶提此澹話，恐澹中有不澹者存焉。

傳燈

論說

傳燈《淨土生無生論》 稽首能仁圓滿智無量壽覺大導師，所說安養大乘經了義，了義至圓頓。妙德、普賢、觀自在、勢至、清淨大海衆、馬鳴、龍樹及天親，此土廬山蓮社祖、天台智者並法智，古往今來弘法師，我今歸命禮三寶，求乞冥加發神識，敬採經論秘密旨，闡明淨土生無生，普使將來悟此門，

斷疑生信等不退，將造論，立十門：一、一眞法界門，二、身土緣起門，三、心土相卽門，四、生佛不二門，五、法界爲念門，六、境觀相資門，七、三觀法門，八、感應任運門，九、彼此互在門，十、現未互在門。

初、一眞法界門

一眞法性中，具足十法界，依正本融通，生佛非殊致

論曰：一眞法界卽衆生本有心性，心性具無量德，受無量名。云何具無量德？謂性體性量性具。性體者，此心性離四句，絕百非，體性堅凝，清淨無染，不生不滅，常住無壞。性量者，此心性豎窮三世，橫偏十方，世界有邊，虛空無邊，虛空有邊，心性無邊；現在有邊，過未無邊，過未有邊，心性無邊，無盡無盡，無量無量。性具者，此心性具十法界，謂佛法界、菩薩法界、緣覺法界、聲聞法界、天法界、修羅法界、人法界、畜生法界、餓鬼法界、地獄法界；此是假名，復有正報，謂佛五陰，乃至地獄五陰；此是實法，復有依報，謂佛國土，乃至地獄國土。今易解故，作三分別。得意爲言，卽性具是性體性量。性體離過絕非，卽性具十界離過絕非。性體堅凝清淨無染，不生不滅，常住不壞，性具十界亦然。性量豎窮橫偏，無盡無盡，無量無量，性具十界亦然。正報五陰同性體性量，清淨周偏，依報國土亦然。此之三法，亦名三諦，性體卽中諦，性量卽眞諦，性具卽俗諦。《楞嚴》云：如來藏妙明元心，非心非境，非地水火風，非眼耳鼻舌身意，非色聲香味觸法，非眼界，乃至非意識界，非無明，乃至非老死，非無明盡，乃至非老死盡，非苦集滅道，非智非得非檀那，乃至非般剌若，非怛答阿羯，非阿羅訶，非三藐三菩，非常樂我淨，此卽性量無相，是爲眞諦。如來藏元明心妙，卽心卽空，卽地水火風，卽六凡卽二乘，乃至卽如來常樂我淨，此卽性具十界，是爲俗諦。如來藏妙明心元，離卽離非，是卽非卽，此卽性體統攝，是爲中諦。又云：如來藏性色眞空，性空眞色，清淨本然，周偏法界，地水火風空見識莫不如是。地水火風空見識卽性具也，清淨本然卽性體也，周偏法界卽性量也。又地水火風空，清淨本然，周偏法界，卽依報國土性體性量也。見識清淨本然，周偏法界，卽正報五陰性體性量也。云何受無量名？此心性或名空如來藏，或名眞如佛性，或名菴摩羅識，或名大圓鏡智，或名菩提涅槃。性體性量名空如來藏，卽性具十界五陰國土名空如來藏，乃至性體性量名菩提涅槃，卽性具十界五陰國土名菩提涅槃。故曰：一眞法性中具足十法界，依正本融通，生佛非殊致。

問：一眞法界爲初心是後心是，若初心是，應無七名；若後心是，應無九界。初後俱墮立義不成。答：此正顯初心是。以初心是，方有後心是。如果地依正融通，色心不二，垂形九界，方便度生，悉由證此因心所具，故曰：諸佛果地融通，但證衆生理本，故得稱性施設，無謀而應，不然，何異小乘外道，作意神通？故法智大師云：六卽之義，不專在佛，一切假實，三乘人天，下至蛄蟆地獄色心，皆須六卽。辯其初後，所謂理蛄蟆，乃至究竟蛄蟆，以論十界皆理性，故無非法界。一不可改，故名字去，不唯顯佛，九亦同彰，至於果成，十皆究竟。又，後心是方顯初心是，由後心果地全證衆生理本，故果地七種名目悉是衆生性德美稱。但衆生在迷，性稱不顯，對論，性德豈可皆無？初後俱善，立義成矣。

二、身土緣起門

一眞法界性，不變能隨緣，三身及四土，悉由心變起

論曰：一眞法界性，卽前文所明性體性量性具也。教中說，眞如不變隨緣，隨緣不變者，正由性體性量卽性具故。晉譯《華嚴》云：「能隨染淨緣，具造十法界。」謂眞如性中所具九法界，能隨染緣造事中九法界；眞如性中所具佛法界，能隨淨緣造事中佛法界。性若不具，何所稱能？並由理具，方有事用，此之謂也。是知，事中十法界、三身四土，悉由眞知隨緣變造。既曰眞如，不變隨緣，隨緣不變，則事中染淨身土，當體卽眞，無絲毫可加損者。《楞嚴》見八識見分與見緣八識相分，見相二分皆依他起性，並所想相此不了依他而起偏執，如虛空華，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是也。若然，則娑婆極樂，此世衆生當生九品，彌陀已成吾心，當果悉由心性之所變造。心具而造，豈分能所？卽心是佛，卽佛是心；卽心是土，卽土是心；卽心是果，卽果是心。能造因緣及所造法，當處皆是心性，故明此宗而求生樂土者，乃生與無生兩冥之至道也。

三、心土相卽門

西方安樂土，去此十萬億，與我介爾心，初無彼此異

論曰：彌陀經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百億日月須彌大海及鐵圍山名一佛土，一土已自廣大，況億佛土乎？況十萬億乎，是則極樂去此甚遠博地，凡夫念佛求生，彈指卽到者，由生吾心所具之佛土也。凡夫念佛剎那之心至微至劣，故稱介爾。十萬億土，居凡夫介爾之心，

即心是土，即土是心。故曰：初無彼此異。問：介爾之心局於方寸，何能包許遠佛土？答：介爾之心昧者謂內，達人大觀，眞妄無在。蓋此妄心全性而起，性無在，心亦無在。性如大海，心似浮漚，全海爲漚，漚還而海。蓋眞如不變隨緣，而隨緣端的不變。既隨緣不變，豈以眞妄而分大小哉？

四、生佛不二門

阿彌與凡夫，迷悟雖有殊，佛心衆生心，究竟無有二。

論曰：阿彌陀佛果人也，成就三身四智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等功德。凡夫因人也，具無量恆沙煩惱，造無量恆沙業繫，當受無量恆沙生死迷悟之相。譬彼雲泥，而言究竟無二者，謂據相則不二而二，約性則二而不二。蓋諸佛乃悟衆生心內諸佛，衆生乃迷諸佛心內衆生。悟者悟衆生本具性體性量性具也，迷者迷諸佛所證性體性量性具也。心性之妙，豈受其迷？迷而不迷，斯言有在，故衆生本有性體，即諸佛所證法身，性量即報身，性具即應身。四智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等功德，會合可知。古德云：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故彌陀即我心，我心即彌陀，天樂念時早已成就，纔舉心念即便圓成。感應道交，爲有此理，故念佛人功不唐捐。

五、法界爲念門

法界圓融體，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體是法界。

論曰：行者稱佛名作佛觀，行主伴依正餘觀，修三種淨業，一心不亂散心稱名，以至見思浩浩，恆沙煩惱，凡此有心，皆由眞如不變隨緣而作，全體即法界。故法智大師云：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亦復舉體作生作佛，作依作正。若然者，餘心尚是，況念佛心乎？是故念佛之時，此心便是圓融清淨寶覺。以此妙心，念彼阿彌，則彼三身，何身不念？求彼四土，何土不生？但隨功行淺深，品位高下耳。問：餘心是法界，何必念佛？答：餘心是而逆，念佛是而順，以順翻逆，故須念佛，非法界有異也。

六、境觀相吞門

十六等諸境，事理兩種觀，彼此互相吞，如因陀羅網。

論曰：境觀相吞者，事事無礙也。事事所以無礙者，由法界圓融不思議體，作我一念之心，亦復舉體作生作佛，作依作正，既皆全體而作，有何二法不即法界！故曰：一塵法界不小，刹海法界不大，多亦法界，少亦法界，是以，西方十六諸境，吾心事理三觀，一一無非法界全體，如帝釋宮中因陀羅網。雖彼此各是一珠，而影入衆珠，歷影入衆珠，而東西照明有別。境觀亦然。以境爲事則觀爲理，理能包事，是爲觀吞境；以觀爲事則境爲理，理能包事，是爲境吞觀。若觀若境，或一爲事，餘爲理，或一爲理，餘爲事，彼此互各相吞，故如因陀羅網。若然者，我作觀時，西方依正已在我觀內，我今身心已在依正之中。了此而求生安養，可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絕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

七、三觀法爾門

能觀爲三觀，所觀即三諦，全性以起修，故稱爲法爾。

論曰：三諦者，眞俗中也；三觀者，空假中也。忘情絕解，莫尚乎眞；隨緣應用，莫尚乎俗；融通空有，莫尚乎中。虛靈不昧，吾心自空也；物來斯應，吾心自有也；空有相即，吾心自中也。此性也，非修也，三諦也，非三觀也。修之者，稱性照了也。體達此心空洞無物，謂之空，照了此性具足萬法，謂之假；融通二邊，不一不異，謂之中。然則，即虛靈而應物也，即應物而虛靈也。空即假中也，假即空中也，中即空假也。是稱性而修也，絕待而照也。不思議之三觀也，《首楞》大定之司南也。別論如此，若總論者，或以吾心虛靈爲空，以所觀萬物爲假，以心境不二爲中。物，吾心之物也，何假而不空？心，萬物之心也，何空而不假？即心即物，即物即心，何中而不空假？是以，觀極樂依正，以吾心一觀之三觀，照彼一境之三諦，無不可者，以吾三觀之一心，照彼三諦之一境，亦無不可者。虎溪大師云：境爲妙假，觀爲空，境觀雙忘即是中。忘照何嘗有先後，一心融絕了無蹤，尚何三觀之不法爾乎？

八、感應任運門

我心感諸佛，彌陀即懸應，天性自相關，如磁石吸鐵。

論曰：諸佛衆生，同一覺源，迷悟雖殊，理常平等。故曰：諸佛是衆生心內諸佛，衆生是諸佛心內衆生。迹此而言，諸佛衆生心精，無時而不通貫。但諸佛無時不欲度生，衆生念念與之迷背，故云：一人專憶，一人專忘，若逆不逢，若見非見。然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正由一理平等，天性相關，故得任運，拔苦與樂。況無量壽佛因中所發四十八願誓，取極樂攝受有情，今道果久成，僧祇久滿，凡百衆生，弗憂佛不來應，但

當深信憶念，數數發願，願生西方，如磁石與鐵，任運吸取，然磁有能吸鐵，不能吸銅，鐵能合磁，不能合玉，猶佛能度有緣，不能度無緣，衆生易感彌陀，不易感諸佛，豈非生佛誓願相關者乎？求生淨土者，信願行缺一不可

九、彼此恒一門

若人臨終時，能不失正念，或見光見華，已受寶池生

論曰：《往生傳》張抗爲翰林學士，課大悲呪十萬遍，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秖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花上，翁兒在花池金沙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蓋西方極樂世界，乃吾心之一土耳，娑婆世界亦吾心之一土耳，約土有十萬億彼此之異，約心而觀，原無遠近，衆生自受生來，爲五陰區局眞性，不契心源，念佛之人，果報成熟，將捨現陰，趣生陰時，淨土蓮花忽然在前，唯心境界，非有去來彼此之相，故《楞嚴》云：臨命終時，末捨暖觸，一生善惡，俱時頓現，純想圓飛，必生天上，若飛心中，兼福兼慧，及與淨願，自然心開，見十方佛，一切淨土，隨願往生，法智師云：垂終自見華金蓮身，已是彼國生陰，在此意也

十、現未互在門

行者今念佛，功德不唐捐，因中已有果，如蓮華開敷

論曰：西竺聖人頓悟心性，無修而修，修彼淨土，性中所具極樂，自修當發，而此心性，豎貫三際，橫裏十虛，佛法生法，正法依法，因法果法，一念圓成，是以，念佛名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全性起修雖名爲因，全修在性因中有果，以所具因法與所具果法，同居一性，心性融通，無法不攝，如蓮花開敷，花中有果，況此心常住，無生滅去來，即今念佛之心，便是當來華池受生時，故初發心人，極樂寶池已萌蓮種，若精進不退，日益生長，華漸開敷，隨其功德，大小偉殊，其或懈退悔雜，日漸憔悴，若能自新，華復鮮麗，其或不然，菜集種收，且此蓮華人誰種植，現未互在，斯言有歸也

〔附　成時跋〕

此論以現前一念心，無法不具爲本源，具則必造，一門，故佛土佛身皆即我心，四四，今即以此本不可思議之一念念佛五門，而西方依正莊嚴妙觀，生佛感應，曉劫弭願因緣，總不出我現前念佛之一念六門，二門，如是，則十方彼此，三世因果，凡小偏邪，種種著滯，可以悉斷，究竟一門，後學成時識

著録

王立毅《性善惡論序》

性惡，外典所講也，而台宗揭顯性之所具，而神用之專門，是爲家珍，苟非習於其教者，雖老宿沙門，聞而掩耳走矣，余讀有門大師《性善惡論》，而歎四依菩薩，慈悲良深重焉！何則？我輩衆生，與三毒如惡叉聚，歷生浩劫住修惡中，反而之善，艱謬良多，制伏強，則醉靜慮之酒，厭離極，則墮無爲之井，所謂謬也，懸觀清淨，初心絶分，歷別修證，積劫難成，所謂艱也，揆其所由，良心惡異善故，不有性具法門，雙融善惡，何由知十界之同如，悟衆生之即佛？一切現成，至圓至頓，豈有過此者乎！故談佛性者，不難言善而難言具也，故曰：台衡二師，慈悲深重也，武津性染，翻《起信》惟淨之旨，智者理毒，闡《維摩》二諦之談，雖復以具立宗，而意主於觀惡融通，任運攝善，妙宗建立，揭惡緣了，謂勝他宗，此秘始顯，海寶之如意，衆願之德瓶，由斯不得與焉，故談台宗者，不難言具而難言惡也，故曰：四明以來諸師，慈悲深重也，西來一宗，指屎尿爲法身，示爲取於聲色，印合山家，拳盡鳥嘴，然言前句外，專待上根，至如天台一家，文字總持，如雨普潤，竺心竺舌，皆惟恐其說之不詳，與其解之不晰，大師此論，更旁引曲證，原始要終，設之以辨，贅之以說，示之以事，繫之以圖，雖以余毅之不敏，向於君子，皆能蜕氏窺堂，卒業此慷然有入焉，故談性惡者，不難於言惡，而難於言之，言之必使人洞胸澈髓，如開戶見其家藏而後已也，故曰：師之慈悲深重也，論成，而冠儒者顧用非孟以相徵詰，余曰：唯唯，否否，三教聖賢言性，皆同而異，孟嘗言備物矣，備善而遺惡，詎可言哉？修多羅處處稱本來成佛，佛弟子何必不言性善？顧世教叢於防惡，出世間教妙於融善，適時逗機，各有攸當也，即儒者言性，亭梟皆薄相近，不移不隱，然一性具足，宣尼言具，騶孟言善，然騶孟言善，姚江又言無善無惡，而聖學愈明，如來言善，台衡言具，荊谿言惡，四明諸祖以及大師又具言善惡，而佛心彌暢，姚江一派，儒宗至今研味不休，師論既出，後五百歲中，稱見性津梁者，非此其誰也　三教聖賢，皆貴有賢子孫

傳燈《性善惡論序》 談偏空者，治世之道乖；宗緣起者，涅槃之路隔。由是，所知沙聚，見愛河深，落見愛，則洌波生死之波；障所知，則汨沒無爲之智。厭離知淤泥與濕，常生瑞世之分陀；終嘆夫陸地高原，未產應時之優鉢。此妙有法門，釋迦如來所以提廔三復而談；諸大菩薩，所以擊節再廣而和也。何則？蓋言其有，則萬行因得以芬披，而至人之化導行；言其妙，則眞如以之而寥廓，而凡夫之生死絕。方有而妙，則妙不自妙；方妙而有，則有不自有。有不自有，則窮年行度，一道清淨以忘緣；妙不自妙，則終日祛情，萬法森羅而建立。夫如是，則妙有即而不即，恒離而不離，吾何獨妙其妙，而獨有其有哉？此諸佛菩薩大人作略，故不可得而思議也。第有非緣有，微性具無以建其宗；良非偏具，微十界無以盡其旨。修性繇是以分，善惡因之以辨。是故，假托賓主，以性善惡而立論焉。然以道該儒釋，理別偏圓，各有攸歸，曷容概與？世出世間之旨，不得不霄漢以分庭；大小頓漸之宗，不得不雲泥而立壹。兼之修性駢舉，法喻重伸，援事援人，證經證論，言將六萬，矢筆以記，而安得乎絕妙好辭。門列八科，率意而宣，聊契乎妙覺明性。下筆於皇明天啓建元之初年，季夏中澣，書成於仲秋之哉生明閣筆故序。天台山幽溪沙門無盡傳燈和南撰於楞嚴壇東方之不瞬堂。

李贄

論說

李贄《焚書》卷一《答周西巖》 天下無一人不生知，無一物不生知，亦無一刻不生知者，作自了漢耳。若以人得不生使之知也，惟是三木瓦石不可使知者，以其無情，難告語也；賢智愚不肖不可使知者，以其有情，難告語也。除是二種，則雖牛馬驢騾等，當其深穩栖著之時，無不見得以生知，語以佛乘也。

據渠見處，恰似有人生知，又有人不生知。生知者便是佛，非生知者未便是佛。我不識渠半生以前所作所爲，皆是誰主張乎？不幾於日用而不知乎？不知尚可，更自謂日前不敢冒認作佛。既自謂無佛，他日又安得有佛也？若他日作佛時，佛方眞有，則今日不作佛時，佛又何處去也？或有或無，自是識心分別，妄爲有無，非汝佛有有無也明矣。

且既自謂不能成佛矣，亦可自謂此生不能成人乎？吾不知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也。既無以自立，則無以自安。無以自安，則在家無以安家，在鄉無以安鄉，在朝廷無以安朝廷。吾又不知何以度日，何以面於人也。吾恩縱讓讓，決不肯自謂我不成人也審矣。

既成人矣，又何佛不成，而更等待他日乎？天下豈有人外之佛，佛外之人乎？若必待仕宦婚嫁事畢然後學佛，則是成佛必待無事，是事有礙於佛也；有事未得作佛，是佛無益於事也。佛無益於事，成佛何爲乎？事有礙於佛，佛亦不中用矣，豈不深可笑哉？纔等待，便千萬億劫，可畏也夫！

又《答鄧石陽》 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却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者也。學者只宜於倫物上識眞空，不當於倫物上辨倫物。故曰：「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於倫物上加明察，則可以達本而識眞源；否則只在倫物上計較忖度，終無自得之日矣。支離，易簡之辨，正在於此。明察得眞空，則爲由仁義行；不明察，則爲行仁義，入於支離而不自覺矣。可不愼乎！

昨者復書「眞空」二六字，已說得無滲漏矣，今復爲註解以請正何如？所謂「空不用空」者，謂是太虛空之性，本非人之所能空也。若人能空之，則不得謂之太虛空矣，有何奇妙，而欲學者專以見性爲極則也耶！所謂「終不能空」者，謂若容得一毫人力，便是塞了一分眞空，塞了一分眞空，便是染了一點塵垢。此一點塵垢便是千劫繫驢之橛，永不能出離矣，可不畏乎！世間蕩平大路，千人共由，萬人共履，我在此，兄亦在此，合邑上下俱在此，若

白生分別，則反不如百姓日用矣。幸裁之！

弟老矣，作筆草草，甚非其意。兒輩有志易簡之理，不願虛生此一番，則弟雖吐肝膽之血以相究證，亦所甚願；如依舊橫此見解，不復以生死爲念，千萬勿勞賜教也！

又《復丘若泰》 丘書云：「僕謂丹陽實病。」柳塘云：「何有於病？且要反身默識。識默耶，識病耶？此時若纖念不起，方寸皆空，當是丹陽，但不得及此境界耳。」

苦海有八，病其一也。既有此身，即有此海；既有此病，即有此苦。丹陽安得而與人異耶！人知病之苦，不知藥之苦！——藥者苦之因，藥極則苦生矣。人知病之苦，不知病之藥——苦者藥之因，苦極則藥至矣。苦樂相乘，是輪迴種；因苦得樂，是因緣法。丹陽雖上仙，安能棄輪迴，舍因緣，自脫於人世苦海之外耶？但未嘗不與人同之中，而自然不與人同者，以行糧素具，路頭素明也。此時正在病，只一心護病，豈容更有別念乎？豈容一毫默識工夫參於其間乎？是乃眞第一念也，是乃眞無二念也，是乃眞空也，是乃眞纖念不起，方寸皆空之實境也。非謂必如何空之而後可至丹陽境界也。若要如何，便非實際，便不空矣。

又卷二《與李惟清》 昨領教，深覺有益，因知公之所造已到聲聞佛矣。青州夫子之鄉，居常未嘗聞有佛號，陡然劇談至此，眞令人歡悅無量。

蒙勸諭同皈西方，甚善。但僕以西方是阿彌陀佛道場，是他一佛世界，若願生彼世界者，即是他家兒孫。既是他家兒孫，即得暫免輪迴，不爲一切天堂地獄諸趣所攝是也。彼上上品化生者，便是他家至親兒孫，得近佛光，得聞佛語，至美矣。若上品之中，離佛稍遠，上品之下，見面亦難，況中品與下品乎？是以雖生彼，亦有退墮者，以佛又難見，世間俗念又易起，一起世間念即墮矣。是以不患不生彼，正患生彼而不肯住彼耳。此又欲生西方者之所當知也。若僕則到處爲客，不願爲主，隨處生發，無定生處。既爲客，即無常住之理，是以但可行遊西方，而以西方佛爲暫時主人足矣，非若公等發願生彼，甘爲彼家兒孫之比也。

且佛之世界亦甚多，但有世界，即便有佛；但有佛，即便是我行遊之處，爲客之場。佛常爲主，而我常爲客，此又吾因果之最著者也。故欲知僕千萬億劫之果者，觀僕今日之因即可知也。是故或時與西方佛坐談，或時與十方佛共語，或客維摩淨土，或客祇園精舍，或遊方丈，蓬萊，或到龍宮海藏天堂有佛，即赴天堂；地獄有佛，即赴地獄。何必拘拘如白樂天之專往兜率內院，天台智者永明壽禪師之專一求生西方乎？此不肖之志也，非薄西方而不生也，以西方特可以當吾今日之大同耳。若公自當生彼，何必相拘。

所諭禁殺生事，即當如命戒殺。又謂僕性氣重者，此則僕膏肓之疾，從今聞教，即有瘳矣。第亦未可全戒，未可全瘳。若全戒全瘳，即不得入阿修羅之域，與毒龍魔王等爲侶矣。

又《與明因》 世上人總無甚差別，唯學出世法，非出格丈夫不能。今我等既爲出格丈夫之事，而欲世人知我信我，不亦惑乎！既不知我，不信我，又與之辯，其爲惑益甚。若我則直爲無可奈何，只爲汝等欲學出世法者或爲魔所撓亂，不得自在，故不得不出頭作魔王以驅逐之，若汝等何足與辯耶！況此等皆非同住同食飲之輩，我爲出世人，光彩不到他頭上，我不爲出世人，羞辱不到他頭上，如何敢來與我理論！對面唾出，亦自不妨，願始終堅心此件大事。釋迦佛出家時，淨飯王是其親爺，亦自不理，況他人哉！成佛是何事，作佛是何等人，而可以世間情量爲之。

又《復澹然大士》 《易經》末三絕，今史方伊始，非三冬二夏未易就緒，計必至明夏四五月乃可。過暑毒，即回龍湖矣。回湖唯有主張淨上，督課西方公案，更不作小學生鑽故紙事也。參禪事大，還非根器淺弱者所能擔。今時人最高者唯有好名，無眞實爲生死苦惱怕欲求出脫也。日過一日，壯者老，少者壯，而老者又欲死矣。出來不覺就是四年，祇是怕死在方上，侍者不敢棄我屍，必欲裝棺材赴土中埋爾。今幸未死，然病苦亦漸多，當知去死亦不遠，但得回湖上葬於塔屋，即是幸事，不須勸我，我自然來也。來湖上化，則湖上即我歸成之地，子子孫孫道場是依，未可謂龍湖蕞爾之地非西方極樂淨土矣。

又卷三《心經提綱》 《心經》者，佛說心之徑要也。心本無有，而世人妄以爲有；亦無無，而學者執以爲無。有無分而能、所立，是自罣礙也，自恐怖也，自顛倒也，安得自在？獨不觀於自在菩薩乎？彼其智慧行深，既到自在彼岸矣，斯時也，自然照見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本無生死可得，故能出離生死苦海，而度脫一切苦厄焉。此一經之總要也。下文重重說破，皆以明此，故遂呼而告之曰：舍利子，勿謂吾說空，便即着空也！如我說

色，不異於空也；如我說空，不異於色也。然但言不異，猶是二物有對，雖復合而爲一，猶存一也。其實我所說色，即是說空，色之外無空矣；我所說空，即是說色，空之外無色矣。非但無色，而亦無空，此眞空也，故又呼而告之曰：『舍利子，是諸法空相』。無空可名，何況更有生滅、垢淨、增減名相？是故色本不生，空本不滅；說色非垢，說空非淨；在色不增，在空不減。非憶之也，空中原無是耳。是故五蘊皆空，無色、受、想、行、識也；六根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也；六塵皆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十八界皆空，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也。以至生老病死，明與無明，四諦智證等，皆無所得。此自在菩薩智慧觀照，到無所得之彼岸也。如此所得既無，自然無罣礙恐怖與夫顚倒夢想矣，現視生死而究竟涅槃矣。豈惟菩薩，雖過去現在未來三世諸佛，亦以此智慧得到彼岸，共成無上正等正覺焉耳，則信乎盡大地衆生無有不是佛者。乃知此眞空妙智，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出離生死苦海，度脫一切苦厄，眞實不虛也。然則空之難言也久矣，執色者泥色，說空者滯空，及至兩無所依，則又一切撥無因果。不信經中分明讚嘆空即是色，更有何空；色即是空，更有何色；無空無色，尚何有有有無，於我罣礙而不得自在耶？然則觀者但以自家智慧時常觀照，則彼岸當自得之矣。菩薩豈異人哉，但能一觀照之焉耳。人人皆菩薩而不自見也，故言菩薩則人人一矣，無聖愚也。言三世諸佛則古今一矣，無先後也。奈之何可使由而不可使知者衆也？可使知則爲菩薩，不可使知則爲凡民，爲禽獸，爲木石，卒歸於泯泯爾矣！

又《書黃安二上人手册》 出家者終不顧家，若出家而復顧家，則不必出家矣。出家爲何？爲求出世也。出世則與世隔，故能成出世事；出家則與家絕，故乃稱眞出家兒。今觀釋迦佛豈不是兒身爲淨飯王之子，轉身即居轉輪聖王之位乎？其爲富貴人家，孰與比也？內有耶輸女之賢爲之妻，又有羅睺羅之聰明爲之兒，一旦棄去，入窮山，忍饑凍，何爲而自苦乃爾也？爲求出世之事也。出世方能度世。夫此世間人，猶欲度之使成佛，況至親父母妻兒哉！故釋迦成道而諸人同證妙樂，其視保守一家之人何如耶？

人謂佛氏戒貪，我謂佛乃眞大貪者。唯所貪者大，故能一刀兩斷，不貪戀人世之樂也。非但釋迦，即孔子亦然。孔子之於鯉，死也久矣，是孔子未嘗爲子牽也。鯉未死而鯉之母已卒，是孔子亦未嘗爲妻繫也。三桓薦之，而孔子不仕，非人不用孔子，乃孔子自不欲用也。視富貴如浮雲，唯與二三十七十遊行四方，西至晉，南走楚，日夜皇皇以求出世知己，是雖名爲在家，實終身出家者矣。故余謂釋迦佛辭家出家者也，孔夫子在家出家者也，非誕也。

今我自視聰明力量既遠不逮二老矣，而欲以悠悠之念證佛祖大事，多見其不自量也，上人又何爲而遠來乎？所幸雙親歸土，妻宜人黃氏又亡，雖有一女嫁與莊純夫，純夫亦是肯向前努力者。今黃安二上人來此，欲以求出世大事，余何以告之？第爲書釋迦事，又因其從幼業儒，復書孔子生平事以爲贈，欲其知往古，勉將來，以不負此初志而已也。

又卷四《書決疑論前》 經可解，不可解。解則通於意表，解則落於言詮。解則不執一定，不執一定即是無定，無定則如走盤之珠，何所不可。解則執定一說，執定一說即是死語，死語則如印印泥，欲以何用也？

此書千言萬語，只解得《心經》中『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兩句經耳。經中又不曰『是故空中無色』乎？是故無色者衆色之母，衆色者無色之色，謂衆色即是無色則可，謂衆色之外別無無色豈可哉！由此觀之，眞空者衆苦之母，衆苦者眞空之苦，謂眞空能生衆苦則可，謂眞空不能除滅衆苦又豈可哉！蓋既能生衆苦，則必定能除滅衆苦無疑也。衆苦熾然生，而眞空未嘗生；衆苦卒然滅，而眞空未嘗滅。是以謂之極樂法界，證人此者，謂之自在菩薩耳。今以厭苦求樂者謂之三乘，則《心經》所云『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又云『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者，皆謾語矣。

十法界以佛界與九界並稱，豈可即以娑婆世界爲佛界，離此娑婆世界遂無佛界耶？故謂娑婆世界即佛世界可也，謂佛世界不即此娑婆世界亦可也。非厭苦，誰肯發心求樂？非喜於得樂，又誰肯發心以求極樂乎？極樂則自無樂，無樂則自無苦，無罣礙，無恐怖，無顚倒夢想。非有苦，有罣礙，有恐怖，有顚倒，而見以爲無也。非有智有得，而見以爲無得也。非有因有緣，有苦有集，有滅有道，而強以爲無苦、集、滅、道也。非有空有色，有眼耳鼻舌身意，而強以爲空中無色，無眼耳鼻舌身意也。故曰：『但有言說，皆無實義。』

夫經，言教也。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隨言隨掃，亦恐人執之耳。苟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願力慈悲尤相之大者，生死之甚者，而可藉之以爲安，執之以爲成佛之根本乎？凡有佛，即便有願，即便有慈悲。今但恐其不見

佛耳，不患其無佛願，無慈悲心也。有佛而無慈悲大願者，我未之見也。故有佛，即便有菩薩。佛是體，菩薩是用；佛是主人翁，菩薩是管家人；佛是聖天子，菩薩是百執事。誰能離得？若未見佛而徒興假慈悲，殆矣！

又《解經題》　《大佛頂》者，至大而無外，故曰大；至高而莫能上，故曰頂。至大至高，唯佛爲然，故曰《大佛頂》也。夫自古至今，誰不從是《大佛頂》如如而來乎？但鮮有知其因者耳。能知其因，如是至大，如是至高，則佛頂在我矣。然何以謂之至大？以無大之可見，故曰至大也。何以謂之至高？以無高之可象，故曰至高也。不可見，不可象，非密而何？人唯不知其因甚密，故不能以密修，不能以密證，而欲其決了難矣。豈知此經爲了義之密經，此修爲證明之密修，此佛爲至大至高，不可見，不可象，密密之佛乎？此密密也，諸菩薩萬行悉從此中流出，無不可見，無不可象，非頑空無用之比也。是以謂之《首楞嚴》。《首楞嚴》者，唐言究竟堅固也。究竟堅固不壞，則無死無生，無了不了之人矣。

又《解經文》　晦昧者，不明也。不明即無明。世間有一種不明自己心地者，以爲吾之眞心如太虛空，無相可得，祇緣色想交雜，昏擾不寧，是以不空耳。必盡空諸所有，然後究吾無相之初，是爲空也。夫使空而可爲，又安得謂之眞空哉！縱然爲得空來，亦即是掘地出土之空，如今之所共見太虛空耳，與眞空總無交涉也。夫其初也，本以晦昧不明之故而爲空，其既也，反以爲空之故，益晦暗以不明。所謂晦暗，即是晦昧，非有二也。然是眞空也，遇明白曉了之人，眞空即在此明白之中，而眞空未始明白也。苟遇晦暗不明之者，眞空亦即在此晦暗之中，而眞空未始晦暗也。故曰：『空晦暗中』，唯是吾心眞空，特地結起一朵晦暗不明之色，本欲爲空，而反爲色，是以空未及爲而色已暗結矣。故曰：『結暗爲色』。於是即以吾晦暗不明之妄色，雜吾特地爲空之妄想，而身相宛然遂具，蓋吾此身原從色想交雜而後有也。

既以妄色妄想相交雜而爲身，於是攀緣搖動之妄心日夕屯聚於身內，望塵奔逸之妄相日夕奔趣於身外，如衝波逐浪，無有停止，其爲昏擾擾相，殆不容以言語形狀之矣。是謂心相，非眞心也，而以相爲心可歟！是自迷也，即迷爲心，則必決定以爲心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卻諸擾擾相，而爲空之念復起矣。復從爲空結色雜想以成吾身，展轉受生，無有終極，皆成於爲空之一念，始於晦昧之無明故耳。夫既迷爲心，是一迷也。復迷謬以爲吾之本心即在色身之內，必須空却此等心相乃可。嗟嗟！心相其可空乎！是迷而又迷者也。故曰：『迷中倍人』。豈知吾之色身泊外而山河，遍而大地，並所見之太虛空等，皆是吾妙明眞心中一點物相耳，是皆心相自然，誰能空之耶？心相既總是眞心中所現物，眞心豈果在色身之內耶？夫諸相總是吾眞心中一點物，即浮漚總是大海中一點泡也。使大海可以空卻一點泡，則眞心亦可以空却一點相矣，何自迷乎？

比類以觀，則晦昧爲空之迷惑，可破也已。且眞心既已包却色身，泊一切山河虛空大地諸有爲相矣，則以相爲心，以心爲在色身之內，其迷惑又可破也。

又《讀若無母寄書》　若無母書云：『我一年老一年，八歲守你，你既捨我出家也罷，而今又要遠去。你師當日出家，亦待終了父母，纔出家去。你今要遠去，等我死了還不遲。』若無答云：『近處住一亳也不曾替得母親。』母云：『三病兩痛自是方便，我自不欠掛你，你也安心，亦不欠掛我。兩不欠掛，彼此俱安。安處就是靜處，如何只要遠去以求靜耶？況秦蘇高從買寺與你以來，待你亦不薄，你想道情，我想世情。世情過得，就是道情。莫說我年老，就你二小孩子亦當看顧他。你師昔日出家，遇荒年也顧兒子，必是他心打不過，纔如此做。設使不顧，使他流落不肖，爲人笑恥。當此之時，你要修靜，果動心耶，不動心耶？若不動心，未有此理；若要動心，又怕人笑，又只隱忍過日。似此不管而不動心，與今管他而動心，孰眞孰假，孰優孰劣？如此看來，今時管他，迹若動心，然中心安安妥妥，却是不動心；若不管他，迹若不動，然中心隱隱痛痛，却是動心。你試密查你心：安得他好，就是當住，就是金剛。如何只聽人言？只聽人言，不查你心，就是被境轉了。被境轉了，就是你不會安心處。你到不去住心地，只要去住境地。吾恐龍潭不靜，要去金剛；金剛不靜，更住何處耶？你終日要講道，我今日與你講心。你若不信，又且證之你師，如果在境，當住金剛；如果在心，當不必遠去矣。你心不靜，莫說到金剛，縱到海外，益不靜也。』

卓吾子讀而感曰：恭喜家有聖母，膝下有眞佛。夙夜有心師，所矢皆海潮音，所命皆心髓至言，顚撲不可破。回視我輩傍人隔靴搔癢之言，不中理也。又如說食示人，安能飽人，徒令傍人又笑傍人，而自不知恥也。反思向者與公數紙，皆是虛張聲勢，恐嚇愚人，與眞情實意何關乎！乞速投之水

大，無令卑母看見，說我平生盡是說道理底人去也。又願若無浪掛彌陀，母得不一紙，時時令念佛學道人觀看，則人人皆曉然去念眞佛，不肯念假佛矣。能念眞佛，即是眞彌陀，縱然不念一句彌陀佛，阿彌陀佛亦必接引，何也？念佛者必修行，孝則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眞阿彌陀豈亦孝行之佛乎？決無是理也。我以念假佛而求見阿彌陀佛，彼佛當初亦念何佛而成阿彌陀佛乎？必定亦只是尋常孝慈之人而已。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動人，自然令人痛哭，想若無必然與我同也，未有聞母此言而不痛哭者也。

又《三大士像議》 觀世音像高一尺四寸，文殊像高一尺二寸，面俱向南，而意思實時時照觀世音。獨普賢像高一尺二寸，面正向如觀世音然，而跌坐磐石則如文殊。普賢與文殊二大菩薩所坐石崖，比觀世音坐俱稍下三四寸，俱相去一尺九寸。羅漢等像俱高六七寸，有行立起伏不同。觀音坐出石崖一尺三寸，文殊、普賢坐出石崖一尺一寸。別有玲瓏山石，覆罩其頂，俱出崖三尺四寸，直至橫斷崖邊止。高處直頂穿山穴，石崖自東來，至正中亦邊止。觀世音旁有善財執花奉獻，崖又稍斷，復起一陡崖，轉向正中坐，坐文殊師利。又自西斜向東，連生兩崖，一崖建塔，一崖坐普賢。即此三坐，上方，迢遞逶迤，或隱或現，或續或絕，俱峻險古怪，則羅漢等住來其間，用心如意塑出，用上好顏料裝成，即有賞；不則明告佛菩薩，即汝罰也。

時有衆僧共見，曰：「崖上菩薩法身莫太小麼？」和尚曰：「只有山藏人，未有人包山。後菩薩像出，和尚立視良久，歎處士曰：「三大士總名菩薩，用處亦各不同。觀音表慈，須面帶慈容，有憐憫衆生沒在苦海之意。文殊表智，凡事以智爲先，智最初生，如少兒然，面可悅澤豐滿，若喜慰無盡者。普賢表行，須有辛勤之色，恰似諸行未能滿足其願。若知此意，則菩薩眞身自然出現，可使往來瞻仰者頓發菩提心矣。豈不大有功德哉！」不但爾也，即汝平生塑像以來一切欺天誑人之罪，皆得鎖殘矣。」時有一僧對曰：「也要他先必有求懺悔之心乃可。」和尚呵之曰：「此等腐話再不須道！」處士金姓，眇一目，視瞻不甚便，而心實平穩可教。像之面目有此不平整，和尚每見，輒嘆以爲好，豈非以其人乎，抑所嘆在驪黃之外也？衆僧實不知故。因和尚歸方丈，即指令改正。和尚大叫曰：「叫汝不必改，如何又添改也？」金處士牙頦手搖，即答云：「非某甲意，諸人教戒某也。」林時亦在旁，代啓和尚曰：「如菩薩鼻不對嘴，面不端正，今可改正否？」和尚怒曰：「等怎解此個道理，爾試定睛一看：當時未改動時，何等神氣，何等精采！但有神則自活動，便是菩像佛菩薩者矣，何必添神令好看也。好看是形，世間庸俗人也，活動是神，出世間菩薩衆也。好看者，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今之假名道學是也。活動者，眞意實心，自能照物，非可以肉眼取也。」

適居士楊定見攜寶石至，和尚呼侍者取水淨洗，因置一葦草於淨几之上，取石吸草，以辯眞不。蓋必眞，乃可以安佛菩薩面頂肉髻也。乃石竟不吸草。和尚乃甦曰：「寶石不吸腐草，磁石不引曲鐵，自古記之矣。快取一莖新草來投之。」一投即吸。和尚喜甚，曰：「石果眞矣！此非我喜眞也，佛是一團眞者，故世有眞人，然後知有眞佛；有眞佛，故自然愛此眞人也。唯眞識眞，唯眞逼眞，唯眞念眞，宜哉！」然則不但佛愛此眞石，我亦愛此眞石也。不但我愛此眞石，即此一粒眞石，亦惓惓欲人知其爲眞，而不欲人以腐草誣之以爲不眞也。使此眞石遇腐人投腐草，不知其性，則此石雖眞，畢竟死於腐人之手決矣。」

佛像菩薩胚胎已就，處士長跪合掌而言曰：「請和尚看安五臟。」和尚笑曰：「且住！我且問爾！爾曾留有後門不？」若無門，即有腹臟，屎從何出？所以你們愚頑，未達古人立像之意。古人立像，以衆生心散亂，欲使之覩佛皈依耳。佛之心肝五臟，非佛罔知，豈是爾等做得出也！且夫世之塑神者必安五臟，穿七孔，何也？爲求其靈而應也，庶幾祈福得福，祈免禍得免禍也。此世人塑神事神之本意也。若我與諸佛菩薩則不然。若我以諸佛菩薩爲心，則吾心靈；衆僧若以諸佛菩薩爲心，則衆僧心靈。借佛菩薩像以時時考驗自己心靈不靈而已。靈則生，不靈則死。是佛菩薩之腹臟常在吾也。」處士又曰：「某日開光，須用活雞一隻刺血點目睛。」和尚曰：「我這裏佛自解放光，不似世上一等魍魎匠，魍魎僧巧立名色，誑人錢財也。爾且去用心粧出，令一切人見之無不生渴仰心，頓捨深重恩愛苦海，立地欲求安樂解脫，大光明彼岸，即爾望事畢矣，我願亦畢矣。無多言！再無多言！」故至今未安五臟，未開光。然雖未開光，而佛光重重照耀，衆僧見之，無不渴仰。

至五月五日，和尚閒步廊下，見粧嚴諸佛菩薩及韋馱尊者像，嘆曰：「只這一塊泥巴，塑佛成佛，塑菩薩成菩薩，塑尊者成尊者，欲威則威，欲慈則慈，

種種變化成就俱可　孰知人爲萬物之靈，反不如一泥巴土塊乎！任爾千言萬語，千勸萬諭，非聾即啞，不聽之矣　果然哉，人之不如一土木也！懷林時侍和尚，請曰：和尚以人爲土，人聞之必怒，以土比人，人聞之必以爲太過　今乃反以人爲不如土木，則其以和尚爲胡說亂道，又當何如也？然其實眞不如也，非太過之論也　記得和尚曾嘆人之不如狗矣，謂狗終身不肯背主人也　又讀孫堅《義馬傳》，曾嘆人之不如馬矣，以馬猶知報恩，而人則反面無情，不可信也　今又謂人更土木之不如，則凡有情之禽獸，無情之土木，皆在人上者，然則天亦何故而生人乎？噫！此非爾所知也　人之下者，禽獸土木不若，固也；人之上者，且將咸若禽獸，生長草木，又豈禽獸草木可得同乎？我爲下下人說，不爲上上人說　林復請曰：上下亦何常之有？記得六祖大師有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上智則雖下亦上；「上上人有沒意智」，沒意智則雖上亦下　上下之位，固無定也　噫！以此觀之，人決不可以不愼矣　一不愼即至此極，頓使上下易位　我與子從今日始，可不時時警惕乎！沙彌懷林記

又《六度解》　我所喜者學道之人，汝肯向道，吾又何說？道從六度入　六度之中，持戒禪定其一也　戒如田地，有田地方有根基，可以爲屋種田　然須忍辱　忍辱者，謙下以自持，虛心以受善，不敢以貢高爲也　如有田地，須時時澆糞灌水，方得有秋之穫　不然，雖有田地何益？精進則進此持戒忍辱兩者而已　此兩者日進不已，則自然得入禪定眞法門矣　既禪定，不愁不生智慧而得解脫也　故知布施、持戒、忍辱眞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爲智慧解脫之本　六者始終不離，如濟渡然，故曰六度　此六度也，總以解脫爲究竟，然必須持戒忍辱以入禪定，而後解脫可得　及其得解脫也，又豈離此持戒忍辱而別有解脫哉！依舊即是前此禪定之人耳　如離禪定而說解脫，非唯不知禪定，而亦不知解脫矣　以此見生死事大，決非淺薄輕浮之人所能造詣也　試看他廬山等會，四十九年猶如一日，持戒忍辱常如一年　今世遠教衰，後生小子，拾得一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禮晚末，說道何佛可成　此與無爲教何異乎？非吾類也

又《觀音問》　昨來書，謂：「觀世音大士發大弘願，我亦欲如是發願：願得如大士圓通無障礙　閭庵僧欲塑大士像，我願爲之，以致皈依，祗望卓公爲我作記也」余時作筆走答云：觀音大士發大弘願，似矣　但大士之願，慈悲爲主，以救苦救難爲悲，以接引念佛衆生皈依西方佛爲慈　彼一切圓通無障礙，則佛佛皆然，不獨觀音大士也　彼塑像直布施功德耳，何必問余？或可或否，我不敢與　「余時作答之語如此」然尚未明成佛發願事，故復言之

蓋言成佛者，佛本自成，若言成佛，已是不中理之談矣，況欲發願以成之哉！成佛者，成無佛可成之佛，此千佛萬佛之所同也　發願者，發佛佛各所欲爲之願，此千佛萬佛之所不能同也　故有佛而後有願，佛同而願各異，是謂同中有異也　發願盡出於佛，故願異而佛本同，是謂異中有同也　然則謂願由於佛可也，而謂欲發願以成佛可乎？是豈中理之談哉！雖然，此亦未易言也　大乘聖人尚欲留惑潤生，發願度人，況新發意菩薩哉！然大乘菩薩實不及新發意菩薩，大願衆生實不及大心衆生，觀之龍女、善財可見矣　故單言菩薩，則雖上乘，猶不免借願力以爲重　何者？見諦未圓而信心未化也　唯有佛菩薩如觀音、大勢至、文殊、普賢等，始爲諸佛發願矣　故有釋迦佛則必有文殊、普賢，釋迦爲佛而文殊、普賢爲願也　有阿彌陀佛則必有觀音、勢至，彌陀是佛而觀音、勢至是願也　此爲佛願、我願濬師似之！

又　佛之心法，盡載之經　經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唯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　若謂經不必讀，則是經亦不必留，佛亦不用有經矣　昔人謂讀經有三益：有起發之益，有開悟之益，又有印證之益　其益如此，曷可不讀也！世人忙忙不暇讀，愚人嚮嚮不能讀，今幸生此閒身，得爲世間讀經之人而不肯讀，比前二輩反在其後矣　快刻期定志立限讀之，務俾此身眞實可以死乃得

又　世人貪生怕死，蠅營狗苟，無所不至，若見此僧端坐烈焰之中，無一毫恐怖，或遂頓生念佛念法之想，未可知也　其有益於摩世之人甚大，若欲湖僧爲之津送則不可　蓋凡津送亡僧者，皆緣亡者神識飛揚，莫知去向，故藉平時戒僧衆誦念經呪以助之　今此火化之僧，必是了然自知去向者，又何用湖僧爲之津送耶？且湖上僧雖能守戒行，然其貪生怕死，遠出亡僧之下，有何力量可以資送此僧？若我則又貪生怕死之尤者，雖死後猶怕焚化，故特地爲塔屋於龍湖之上，敢以未死之身自入於紅爐乎？其不如此僧又已甚遠　自信、明因嚮往俱切，皆因爾濬師倡導，火力甚大，故衆菩薩不覺不知自努力向前也　此其火力比今火化之僧又大矣　何也？火化之僧只

能仗得自己，若濟師則無所文仗，衆仗佛縱能仗人，亦只仗得衆人之佛而已，若濟師則可以化人立地成佛，故其火力自然不同

又　學道人大抵要跟脚眞耳，若始初以怕死爲跟脚，則必以得脫生死，離苦海，免恐怕爲究竟，雖遲速不同，決無有不證涅槃到彼岸者，若始初只以好名爲跟脚，則終其身只成就得一個虛名而已，虛名於我何與也？此事在各人自查考，別人無能爲也　今人縱十分學道，亦多不是怕死　夫佛以生死爲苦海，而今學者反以生死爲極樂，是北轅而南其轍，去彼岸愈遠矣　世間功名富貴之人，以生爲樂也，不待言也　欲學出世之法，而唯在於好名，名只在於一生而已，是亦以生爲樂也，非以生爲苦海也　苦海有八，生其一也，即今上亦不得，下又不得，學亦不得，不學亦不得，便可以見有生之苦矣　佛爲此故，大生恐怖　試看我輩今日何曾以此生身爲苦爲患，而決求以出離之也　尋常亦會說得此身是苦，其實亦只是一句說話耳，非眞眞見得此身在陷阱坑坎之中，不能一朝居者也　試驗之自見

又　聞師又得了道，道意時時可得耶？　然眞正學者亦自然如此　楊慈湖先生謂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故慈湖於宋儒中獨爲第一上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　學人不疑，是謂大病　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　自信菩薩於此事信得及否？　彼以談詩談佛爲二事，不知談詩即是談佛　若悟談詩即是談佛人，則雖終日談詩何妨　我所引"白雪陽春"之語，不過自讓之辭，欲以激勵彼，俾知非佛不能談詩也，而談詩之外亦別無佛可談　自信失余之意，反以談詩爲不美，豈不誤哉？　歷觀傳燈諸祖，其作詩說偈，超逸絕塵不可當，亦可以談詩病之乎？　唯本不能詩而強作，則不必；若眞實能詩，則因談佛而其詩益工者又何多也，何必以談詩爲病也？

又《與澄然》　認不得字勝似認得字，何必認得字也？　只要成佛，莫問認得字與否，認得字亦是一尊佛，認不得字亦是一尊佛　當初無認字佛，亦無不認得字佛　無認字佛，何必認字；無不認字佛，何必不認字也？　大要只要自家生死切耳　我昨與丘坦之壽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惡恩背義之人久矣　今幸世尊開我愚頑，頓能發起一念無上菩提之心，欲求見初生爺娘本面，是爲萬幸，當生大慚大愧乃可　故古人親證親聞者，對法師前高叫大哭，非漫然也　千萬劫相失爺娘，一旦得之，雖欲不慟哭，不可得矣　恒莫草草作詩，戲論，反成大罪過也！世間戲論多，無此事是戲論不得者

又《續焚書》卷二《金剛經說》　《金剛經》者，《大般若經》之一也　昔聞經云："金最剛，能催伏魔軍，普濟羣品，故謂之金剛云。"人性堅利，物不能壞，亦復如是　故忍和尚爲能大師說此經典，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豁然大悟，便爾見性成佛，何偉也

說者謂朱夫子曾闢此語，以爲得罪於吾聖門，不知朱子蓋有爲也，蓋見世人執相求佛，不知即心是佛，卒以毀形易服，遺棄君親之恩而自畔於教，故發此語，初非爲全忠與孝，能盡道於君臣父子之間者設也　使其人意誠心正，而倫物無虧，則雖日誦《金剛》，亦何得罪之有？　今觀朱夫子平生博極羣書，雖百家九流靡不淹貫，觀其註《參同契》可見矣　然則學者但患不能正心耳　夫誠意之實，在毋自欺；心之不正，始於有所。有所則有住，有住則不得其正，而心始不得自在矣　故曰："心不在焉，視不見，而聽不聞"，而生意滅矣　惟無所住則虛，虛則廓然大公，是無物也。既無物，何壞之有？　惟無所住則靈，靈則物來順應，是無息也　既無息，何滅之有？　此至誠無息之理，金剛不壞之性，各在當人之身者如此　而愚者不信，智者穿鑿，宋人揠苗，告子助長，無住眞心，妄立能所，生生之妙幾無息滅，是自欺也　故經中復致意云："應生無所住心"，是心也，而可與不忠不孝削髮異服者商量面目哉！

又《五宗說》　青原有曹洞、雲門、法眼三宗，南嶽有溈仰、臨濟二宗，所謂五家宗派是也

是五宗也，始於六祖而盛於馬祖，蓋至馬祖極盛，而分派始益遠耳　故江西馬大師亦以祖稱，以其爲五家之宗祖也　雖藥山諸聖咸嗣石頭之青，而機緣契悟，實馬大師發之，馬祖之教不亦弘歟！　唯其有五宗，是以其傳有五燈　因其支分派別，源流不絕，則名之曰宗；因其重明繼燄，明明無盡，則稱之曰燈：其實一也　此五宗之所由以大，而五燈之所由以傳以續也　在我後人，寧可不知其所自耶！

若永嘉眞覺大師與南陽忠國師，雖未暇敘其後嗣，然其見諦穩實，不謬爲六祖之宗明甚，乃《傳燈》者即以己意抑而載之旁門，何其謬之甚歟！　余故首列而並出之

著録

李贄《續焚書》卷二《重刻五燈會元序》 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浩博，乃集學徒作《會元》以惠後人。至元至正四年，杭天竺萬壽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因會稽沙門業海清公見《五燈會元》板燬，罄依鉢以倡施者，於是康里公首捐俸以助，而板刻復成，故廷俊序之，此第二梓也。至我明嘉靖，平湖陸太宰五臺公，始諸徑山慈上人之請，爲疏勸化，復鋟《五燈會元》之板，則爲第三梓矣。唯茲板印行，而《五燈》罕覩。余念楊億通宗高禪，李遵勗時爲同參，氣蓋宇内，《廣燈》《傳燈》既經二老手訂筆鋟，必有大可觀者，余雖老，猶將翻而閱之，以快沒齒也。

抑廷俊又有言曰：「至元間，丁越雲壑瑞禪師，曾作《心燈録》，最爲詳盡，中間特援庄玄素所製《塔銘》，以龍潭信公出馬祖，以至混抑，不大傳世，識者惜焉。」噫！是余又夫曾見瑞公所作《心燈録》矣。

雜録

李贄《焚書》卷三《祭無祀文》（代作） 竊以生而爲人，不得所依，則不免凍餒而疾病作。是故聖帝明王知而重之，仁人君子見而矜之，於是設養濟之院，建義社之會，以至鄉里鄉黨之相睦，車馬輕裘之共敝，皆聖帝明王所謂煢獨之哀，仁人君子之所以周急也。而後四海始免怨號之夫矣，而豈徒然也哉！死而爲鬼，不得所依，則誰爲享饗而疫癘作。是故聖帝明王哀而善度，仁人君子憐而設饗。於是乎上元必祭，中元必祭，以至清明之節，霜降之夕，無不有祭。蓋我太祖高皇帝之所諄切，吏列聖而不敢替者，又不獨古聖昔王相循已也。而後天下始無幽愁之鬼矣，而豈無謂也哉！何也？聖帝明王與仁人君子，皆神人之主也。不有主，將何所憑依乎？又何以諧神人而通上帝，通幽明而承天休也？生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文王所矜四民，其大概也。死人之無依者，又是何等？若我太祖高皇帝所録死亡，至詳悉也。是故京則祭以上卿，郡則祭以大夫，邑則祭以百里之侯，至於鄉祭、里祭、村祭、社祭，以及十家之都，咸皆有祭。而唯官祭則必以城隍之神主之。前此一日，本官先行牒告，臨期詣壇躬請，祭畢，乃敢送神以歸而後妥焉。此豈無義而聖人爲之哉！此豈詔黷於無祀之鬼，空費牲幣以享無用，而太祖高皇帝肯爲之哉！

今兹萬（歷）曆己酉之清明，是夕也，自京國郡國，以至窮鄉下里，莫敢不欽依令典，相隨赴壇而祭，或設位而祭矣。況我沁水坪上，仁人君子比屋可封，生人無依，尚仰衣食，鬼苟乏祀，能不望祭乎？所恨羈守一官，重違鄉井，幸兹讀《禮》先慮，念君萬之悽愴，因思親以及親，爲位北郭，請僧諷經，自今夕始矣。凡百無主鬼神，有飯無痛乏宗，有錢分授，無爭人我，是所願也。

抑余更有説焉：凡爲人必思出苦，更於苦中求樂；凡爲鬼必愁鬼趣，更於趣中望生乃可。若但得飽便足，得錢便歡，則志在錢飽耳，何時得離此苦趣耶？醉飽有時，幽愁長在，吾甚爲諸鬼處之。竊聞《阿彌陀經》等，《金剛經》等，諸佛眞言等，衆僧爲爾宣説，再二再四，皆欲爾等度脱鬼倫，即生人天，或趣佛乘，或飯西方者，誠可聽也，我但欲爾等一飽已也。又聞地藏王菩薩發願欲代一切地獄衆生受苦，此夕隨緣在會，有能頂聽，又聞面然大士施顧三千大千神鬼，與爾等相依日久，非不欲盡數超拔爾等，第亦無奈爾等自家不肯何耳。今僧等且依寺省大士，默誦地藏菩薩，可謂最得所主矣。幸時時聽其開導，毋終沉迷，則我此壇場，其爲諸鬼成聖成賢，生人生天之場，大非偶也。若是，則不但我坪上以及四境之無祀者所當敬聽，即我宗親並内外姻親，諸凡有人奉祀者，亦當聽信余言，必求早早度脱也。雖有祀與無祀不同，有嗣與無嗣不同，然無嗣者呼爲無祀之鬼，有嗣者亦呼爲有祀之鬼，總不出鬼域耳。總皆鬼也，我願一聽此言也。我若狂言無稽，而然大士必罰我，地藏王菩薩必罰我，請佛諸大聖衆必罰我，諸古昔聖君賢相仁人君子必罰我。兼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以及列聖皆當罰我矣。不敢不敬，不敢不虔，謹告。

又《篁山碑文》（代作） 篁山庵在江西饒州德興縣界萬山中，其來舊矣，而人莫知。山有瘴氣，唐元和間，有張庵係者修眞得道於此，迨勝國至元，里人胡一眞又於此山修眞得道云。相傳至今，山蓋有三眞人焉。嗣後山缺住持，庵院幾廢，失今不修，將不免爲樵蘇之場矣。興廢，理固當然，

嗔恚復關，爭鬬無時，安得真空之所感作也

真空修戒律，行遊堪師，征興聖種師說戒，比遍故里，纔到寺矣，勿遠異夢：彷彿若見觀音大士指引，登山修行者，歸而問人，人莫曉也，眞空遂發願：願此生必見大士乃已，攬草爭源，尋至其地，果見大士儼然在於殿院之中，眞空不覺進前拜禮，伏地大哭，於是復矢心精進，務期此生之功修整舊剎，復還故物，苦行齋心，戒律愈篤，居民長者感其至誠，協贊募化，小者輸木石，大者供糧米，未及數年而庵院關廨，聖像金燦，鍾鼓鼓，燈火熒煌，非但大士出現，僧衆有飯，且與山厨野叟，嚴聰樵夫同依佛日，獲大光明，向之悶然莫曉其處者，今日共登道場，皆得同遊於淨土矣，向非眞空嚴持有素，則大士必不肯見夢以相招；又非發願勤渠，禮拜誠篤，則居民又安肯捐身割愛，以成就此大事乎？固知僧律之所繫者重也

佛說六波羅蜜，以布施爲第一，持戒爲第二，眞空之所以能勸修者，戒也；衆居士之所以布施者，爲其能持戒也，眞空守其第二，以獲其第一；而衆居士出其第一，以成其第二，可知持戒固重，而布施尤重也，布施者比持戒爲益重，所謂書於藍也，衆居士可以踴躍歡喜，同登極樂之鄉矣，千萬萬劫，豈復是此等鄉里之常人耶！持戒者寧爲第二，而使世人盡居第一，布施波羅蜜極樂道場，所謂青出於藍也，僧眞空雖居衆人後，實居衆人前，蓋引人以皈西方，其功德益無比也，余是以益爲眞空喜也，向再眞人已去，今戒眞人復繼之，千餘年間，成三眞人，然戒眞人念佛勤，皈依切，定生西方無疑，他日如見向者兩眞人，幸一招之，毋使其或迷於小道，則戒眞人之功德益溥矣

玆因其不遠數千里乞言京師，欲將勒石以記，余以此得與西方之緣，戒眞人見今度余也，余其可以不記乎？若其中隨力散財之多寡，隨分出力之廣狹，興工於某年月，訖工於某時日，殿宇之宏敞，僧房之幽邃，以至齋堂廚舍井竈之散處，其中最肯協贊之僧衆，最肯竭力之檀越，各細書名實於碑之陰矣

又卷四《戒衆僧》 佛說波羅蜜　波羅蜜有六，而持戒其一也　佛說戒、定、慧　戒、定、慧有三，而戒行其先也　戒之一字，誠未易言　戒生定，定生慧　慧復生戒，非慧離戒；慧出於戒，非慧滅戒　然則定、慧者成佛之因，戒者又定、慧之因　我釋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一十二年，其戒也如此，況大衆所知也　我釋迦老子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其戒也如此，況大衆所知也　若謂佛是成空，戒是佛轉，既已得道成佛，不妨毀律破戒，喝賣精舍，飽卧空宮，有何不可，而仍衣破衲，重持鉢，何爲者哉？須知又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子成道，九族生天，非虛也　一方顆粒之施難消，必須精進以消之，所謂披手戴角，酬還信施，豈誑語耶！

然則戒之一字，衆妙之門，破戒一言，衆禍之本　戒之一字，如臨三軍，須臾不戒，喪敗而奔；戒之一字，如履深谷，須臾不戒，失足而殞　故知二千威儀，重於山岳；八萬細行，密如牛毛，非是多事強爲，於法不得不爾故也

毋曰莫予覩也，便可開居而縱恣　一時不戒，人便已知，正目而視者，非但一月十日，蓋千億目共視之矣　毋曰莫予指也，便可掩耳而偷鈴　一念不戒，鬼將誅之，旁觀者而嘔者，非但一手十手，蓋千億手共指之矣

嚴而又嚴，戒之又戒　自今以往，作如是觀：生受齋供，如吞熱鐵之丸，皆不瞻顧心寒，逾犬豕其何異！行道戒珠，如入清涼之閣，若復魂飛魄散，等乞丐以何殊！如此用心，如稱納子　如水行地，風浪漫覆；如車行地，欹斜即敗　風浪誰作？覆沒自當　欹斜誰爲？願作自受　凡我大衆，其懼之哉！除年長久參者無容贅述，聞有新到北地未知慚愧，不得不更與申明之耳　凡此大衆，幸各凌厲，庶稱芝佛道場，猛著精神，共成龍漦勝會可矣

又《續焚書》卷一《復陶石簣》 心境不礙，非是意解所到，心即是境，境即是心，原是破不得的，惟見之源頭，自然不待分疏而了了在前矣　翁之清氣自是見性人物，翁之定力自是入道先鋒，然而翁之資質稟賦原不甚厚，則此生死一念，決當行住坐卧不舍　讀經看教，只取道眼，再不必急求理會，以自有理會得時也　時來如今日春至，雪自然消，冰自然泮，學道之人宜有此等時候

生因資弱，故儘一生氣力與之敵鬬，雖犯衆怒，被謗訕，不知正是益我他山之石，我不入楚被此萬般苦楚，欲求得到今日，難矣　此觀世音菩薩與我此地，賞我此等人，故我得斷此塵勞，爲今日安樂自在漢耳

文殊話乃得道後所謂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者不可不覽　此事於今尚太早，幸翁只看「父母未生前一語爲急，待有下落，我來與翁印證　近老刻留覽，當如命批請

又卷二《法華方便品說》 此增上慢者不知佛之方便，而遂信以爲佛

之貞實，一聞妙法，能無畏乎？此世尊所以三止舍利弗之請而不告，五千比丘所以遂退而不返也。

夫此妙法，如優曇鉢華時一見耳，三乘聖人猶不可以遽語，而況於增上慢之人哉！舍利弗雖曰聲聞之選，然植根深矣，沐浴膏澤也久矣，其爲慶快，當有不言而喻者，惜乎不一記述當時所以深信之妙法也！所有記者，安知卓吾子讀之不望涯而亦返乎？然苟有妙法可記，卓吾老子雖欲不返，亦不可得也。

是經二十八品，品品皆說《妙法蓮華》，至求其所謂《妙法蓮華》者竟不可得。嗚呼！此所以爲《妙法蓮華》也歟！

又卷四《東土達磨》　東土初祖，[西天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自西天來東，單傳直指明心見性直了成佛了旨以授慧可，遂爲東土初祖。蓋在西天則爲二十八代尊者相傳衣鉢之祖，所謂繼往聖之聖人也，猶未爲難也；在此方則爲東土第一代祖師之祖，所謂開來學之聖人也，難之尤難焉者也。

嗚呼！絕言忘句，玄酒太羹，子孫千億，沿流不絕，爲法忘軀，可謂知所重矣。

又《釋迦佛後》　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畢竟不曾留一字與迦葉，其與達磨東來不立文字，蓋千載同一致也。迦葉無故翻令阿難結集，遂成三藏教語，流毒萬世。嗟夫！釋迦傳衣不傳法，傳與補處菩薩者，衣也，非法也。傳衣者傳補處；傳補處者，蓋合萬億劫以爲一劫，合萬億世以爲一世，又非止於子孫相繼以爲一世者之比也。此其識見度量爲何如哉！

余偶來濟上，乘興香濁夫子廟，登杏壇，入林中，見檜柏參天，飛鳥不敢棲止，一草一木皆可指摘而莖數，刺草不生，棘木不長，豈聖人之聖眞能使草木皆香潔，鳥鵲不敢入林窠噪哉！至德在躬，山川效靈，鬼神自然呵護，庸夫俗子無識不信，獨不曾履其地乎？何無目之甚也！

夫孔夫子去今二千餘歲矣，孔氏子姓安坐而享孔聖人之澤，況鯉也爲之子，伋也爲之孫，纍纍三墳，俎豆相望，歷周、秦、漢、唐、宋、元以至今日，其或繼今者萬億劫可知也。蓋大聖人之識見度量總若此矣，而又何羨於佛與釋迦乎？

元黨懷英有詩云：「魯國餘蹤墮渺茫，獨遺林廟歷城荒。梅梁分瑞霞棲影，松牖迴春月駐光。古柏霄霜周雨露，斷碑猶載漢文章。不須更問傳家事，泰伯參天汶泗長。」至矣哉！宜自思惟，孰與周、秦、漢、唐、宋、元長且久也！

又《棲霞寺重新佛殿勸化文》　竊惟六度萬行，以布施爲第一；三毒五戒，以貪毒爲最先。蓋緣衆生以財爲命，苟未能眞知性命所在，則財未易施也。佛憫此故，乃呼而告之曰：「爾等當皈依自心三寶，勿貪世寶也。何謂三寶？皈依佛，兩足尊，此佛寶也；皈依法，離欲尊，此法寶也；皈依僧，衆中尊，此僧寶也。三寶一心，靡求不應。故有能獻華供我，我知是人必能覩佛世界，坐寶蓮花，見佛成道；有能喜捨一笠，我知是人必能成就慧業，無始習氣，頓然冰消。」

噫嘻！佛豈有誑語乎，人特不信爾。所以者何？蓋以因果之說尚未明了，輪迴之語猶自生疑故也。夫因果之說，種桃之喻也。種桃得桃，必不生李；種李得李，必不生桃。投種於地，寧有僭乎？輪迴之語，因果之推也。果必有因，因復爲果；因必生果，果仍爲因。如是循環，可思議乎？由此觀之，報施之理，感應之端，可以識矣。自種自收，孰能與之？自作自受，孰能禦之？但捨一文，決不虛棄，如其未曾，請從此始，種德君子當知所發心矣。

棲霞寺住持僧清柏，舊曾謀於雲谷老衲，欲大新佛殿未果；今平湖陸公既已發疏募諸學士大夫，人成斯舉矣，余復何言？不過發明因果大義，獨與一二信心道人共結良因爾。異日金碧騰輝，照映山谷，經聲自天而下，老稚扶攜，遶殿三匝，拜舞歡呼，共祝今皇億萬萬歲壽，十方讚歎，皆曰「某州某鄉某善男子善女子等信施某某等」，余知爾某等功德非細也。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竹窗三筆・李卓吾二》　或問：李卓吾棄榮削髮，著述傳海內，子以爲何如人？答曰：卓吾超逸之才，豪雄之氣，吾重之。然可重在此，可惜亦在此。夫人具如是才氣，而不以聖言爲量，常道爲憑，鑽之以厚德，持之以小心，則必好爲驚世矯俗之論，以自娛快。試舉一二：卓吾以世界人物，俱肇始於陰陽，而以太極生陰陽爲妄語。蓋據《易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而以天陰地陽，男陰女陽，爲最初之元本，更無先之者。不思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同出夫子傳《易》之言，而一爲至論，一爲妄語，何也？乃至以秦皇之暴虐爲第一君，以馮道之失節爲大豪傑，以荊軻孺政之

殺身爲最得死所，而古楠賢人君子者，往往反摘其瑕類，其而排塲戲劇之說，亦復以《琵琶》、《荊釵》守義持節爲勉強，而《西廂》、《拜月》爲順天性之常。噫！《大學》言，好人所惡，惡人所好，災必逮夫身。卓吾之謂也，惜哉！

又《雲棲法彙手著・竹窗三筆・李卓吾二》 或曰：子以成敗論人物乎？曰：非然也。夫子記子路不得其死，非不賢子路也，非不愛子路也，行行兼人有取死之道也。卓吾負子路之勇，又不持齋素而事宰殺，不處山林而遊朝市，不潛心內典而著述外書，即正首邱，吾必以爲倖而免也。雖然，其所立遺約，訓誨徒衆者，皆教以苦行清修，深居而簡出，爲僧者當法也。蘇子瞻譏評范增，而許以人傑，予於卓吾亦云。

袁宏道

論說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五《管東溟》（書） 天台去書，議論妙甚，但以圓判見地，以方判教體，未免意圓語滯。何也？若見定圓，則圓亦是方，此一個圓字，便是千劫萬劫之繫驢橛矣，可不愼與！若教定方，則歷代聖賢，各具一手眼，各出一機軸，而皆能垂手爲人，何與？見若定圓，見必不深；教若定方，教必不神，非道之至者。夫見即教，教即見，非二物也，公試思之。見即教，《金剛》以無我相滅度衆生；教即見，《楞嚴》以一微塵轉大法輪。寫至此，葛藤滿紙，幸有以復我。

又《曹魯川》（書） 走弱冠即留意禪宗，迄今無所得。然竊聞之，禪者定也，又禪代不息之義，如春之禪而爲秋，晝之禪而爲夜是也。既謂之禪，則遷流無已，變動不常，安有定轍？而學禪者，又安有定法可守哉？且夫禪固不必退也，然亦何必於進？固不必寂也，亦何必於鬧？是故有脫屣去位者，則亦有現疾毗那者；有終身宰執者，則有沉金湘水者。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而以道途轍跡，議《華嚴》不思議境界耶？

夫進退事也，非進退理也。即進退，非進退，事理無礙也；進不礙退，退不礙進，事事無礙也。即進即退，故曰行布不礙圓融；進者自進，退者自退，故曰圓融不礙行布。法爾如然，豈容戲論？且佛所云小始終頓等教云者，豈眞謂諸教之外，別有一圓教哉！政以隨根說法，故有此止啼之黃葉耳。不知諸佛出世，小即是圓，何必捨小？圓亦是權，何必取圓？尚無有深、何有於淺？《華嚴》迴出常情，政在於此。故經中如主山神、主河神、飛行夜刹、大刀鬼王，人非人等之類，一切皆冠以佛號。微而一草一木，皆是毗盧遮那見身。各各不相羨，各各不相礙，安有初中等教爲小乘，而圓教爲大乘之理？此皆後來小根阿師傳虛證實，故有此謗法之談。試看《通玄解》中，有此情量之語否耶？若謂眞有小始等教，又自有一圓教，是教外有剩法，不得謂之圓矣；若謂圓教可以該小始等教，而小始等教不能該圓教，是大中能現小，小中不能現大，亦不得謂之圓矣。佛不捨太子乎？達摩不捨太子乎？當時便在家何妨，何必撏頭不顧，爲此偏枯不可訓之事？似亦不圓之甚矣。要知佛之圓，不在出家與不出家；我之圓，不在類佛與不類佛；人之圓，不在同我與不同我。通乎此，可以立地成佛，語事事無礙法界矣。

區區行藏，如空中鳥跡，去即是，留亦非非，自不必以佛法爲案。且佛亦人也，豈有三頭六臂乎？何用相慕哉！因來諭及《華嚴》法界，敎敷盡其狂愚，唯終敎之，千萬着眼。準提像《華嚴》文，謹領。謝謝。昨因伏枕，不能裁答，今晨強起，草草奉復。

又卷六《陳志寶》（書） 徽州之治行，卓絕乃爾，往來談者，稱不容舌，足驗吾兄道力。《華嚴經》以事事無礙爲極，則往日所談，皆理也；一行作守，頭頭是事，那得些子道理？看來世間畢竟沒有理，只是事，一件事是一個活閻羅。若事事無礙，使十方大地，處處無閻羅矣，又有何法可修，何悟可頓耶？然眼前與人作障，不是事，却是理。良惡叢生，貞淫蝟列，有甚麼礙？自學者有懲刁止慝之說，而百姓始爲礙矣。一塊竹皮，兩片夾棒，有什麼礙？自學者有措刑止辟種種姑息之說，而刑罰始爲礙矣。黃者是金，白者是銀，有什麼礙？自學者有廉貪之辨，義利之別，激揚之行，而財貨始爲礙矣。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沉淪百劫，浮蕩苦海，皆始於此。雖然，世豈有貪酷不事事，可一日安於民上者乎？則中郎此言，未免爲無忌憚小人增一

番口實矣。請急着眼，無事虛談，有便誨我。

又卷二一《答陶石簣》 石簣寄伯修書云：「近日看《宗鏡錄》，可疑處甚多。即如三界唯心，一切惟識二語，三歲孩兒說得，八十歲翁行不得。」又問伯修：「此事了得了不得？」

記去歲此時，正與兄登天目，今弟走驢灰馬糞中，而兄亦閉門讀書，雖較之弟少爲安閒，而離索之苦，當倍於弟幾十分也。

讀來書，極知眞切，但既云「唯心」，一切好惡境界，皆自心現量也，更何須問行與不行？此何異牛肚中蟲，計量天地廣狹長短哉！夫三歲孩兒說得，此是三歲孩兒神通也；八十歲翁行不得，此是八十歲翁衰頹也，於本分事何涉，而自作葛藤耶？了事不了事，此在當人，但不知兄以何爲了？若以不疑爲了，則指屈項伸鼻高眼低，種種可疑者甚多，若石簣又謂指屈項伸鼻高眼低，此是當然，原不足疑，則世間舉無可疑者矣。若以不怕死爲了，世間自有一等決烈男子，甘刃若飴者矣，可俱謂之了生死乎？且夫怕死者，爲怕痛也，痛可怕，死獨不可怕乎？又怕死後黑漫漫，無半個熟識也，今黑夜獨坐尚可怕，何況不怕死後無半個熟識乎？弟於怕死怕閻羅，雖不敢預期，然怕痛怕黑夜獨坐，則已甚矣，兄縱不澈，決不以怕痛怕黑夜爲有疑，於道明矣，何獨至於死而疑之？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所爲遠人者，遠人情也。知人情之道，則知兄之證聖，與一切人之爲聖人久矣，又安問了不了哉？

小說載一擔夫，爲聖僧肩行李入山，途中問曰：「觀公威德，與佛何別？」聖僧曰：「佛自在，我却不自在。」擔夫乃逢肩疾走而言曰：「你看我有甚不自在？」聖僧具天眼者，即時見夫相好具足，因合掌作禮，取行李自肩，行未數步，擔夫忽念：「彼從萬劫修來，尚未成佛，我乃凡夫，安得詎爾？」念未既，聖僧見擔夫威光頓滅，因訶之曰：「爾依前不得自在矣，速荷擔去！」此語淺率，大有妙義，願兄着眼，無作退心擔夫也。笑笑。

又 弟學道至此時，乃始得下落耳，非是退却初心也。此道甚大，今人略得路，便云了事，此實可笑。如村間百姓，不曾見考童生考秀才，及入場屋得雋等事，但見扮演《蔡中郎傳》，接唱一曲，便中狀元，遂謂及第如此之易，輒生希冀，雖三尺童子，亦笑之矣。妙喜《與李參政書》，初入門人不可不觀，書中云：「往往士大夫悟得容易，便不肯修行，久久爲魔所攝。」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經論中可證者甚多，姑言其近者：四卷楞伽，達摩印宗之書也；龍樹《智度論》，馬鳴《起信論》，祖師續佛慧燈之書也；《萬善同歸》六卷，永明和尚救宗門極弊之書也。兄試看此書，與近時毛道所談之禪，同耶否耶？近代之禪，所以有此流弊者，始則陽明以儒而濫禪，既則豁渠諸人以禪而濫儒。禪者見諸儒汩沒世情之中，以爲不礙，而禪遂爲撥因果之禪；儒者借禪家一切圓融之見，以爲發前賢所未發，而儒遂爲無忌憚之儒。不惟禪不成禪，而儒亦不成儒矣。

海門居士，於此事亦有入處。弟許之者，非謂其止此而已，若復自以爲足，則尚是觀場之人，與此道何啻千里。先儒二相似之語，今時作舉業者，亦往往有之，此何足貴，且此與生死何干？所選先儒書，弟已見之，要之無足道，聖人之門牆，尚未夢見，況其奧者？近讀《雜花經》，中間種種奇特事，可疑甚多。若是表法，則是本無是事，而記者故張大之，與假問第虛飾詞者何異？棗柏論華天宗旨，一切俱以爲表，其中若文殊普賢等，皆宗而表矣，然則所謂表法者，有是事謂之表耶？抑無是事耶？棗柏又云：「古來聖賢如仲尼顏淵等，皆是表法，實無是人。」是明明說二經所載諸事，如《論語》記孔顏一般，果可謂之有耶？抑可謂之無耶？兄試爲弟道之，幸勿以相似言語，巧作和會也。

《西方合論》是弟殘冬所著，恐尚有不親切處，幸詳悉正之。夏月入盤山，東南無此奇觀，西方自當退一舍。拙詩寄覽，弟自去年九月，已斷作詩，偶探奇，不免見獵耳。

又卷四四《德山塵譚》 問：「何謂如是我聞？」答：「心境合一曰如，超於是非兩端曰是，不落眼耳鼻舌身意曰我，不從語言文字入曰聞。」

無明即是明，世界山河所由起，當始於求明一念，故明即無明。今學道人無一念不趨明者，不知此即生死之本。

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無見。」「數日又問：『如何是知見立知？』答：『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此知見立知。』『如何是知見無見？』答：『山是山，水是水，此知見無見。』

經云：「能平心地，則一切皆平。」顧心地豈易平哉？曾子之絜矩，孔子之忠恕，是平心的樣子。故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

律人

問：「諸佛兩足尊六句，當如何解？」答：「知法常無性，即慧足，佛種從緣起，即福足　知法無性，所以不斷一切法，是謂從緣起也　二乘遺緣，故折色明空，二乘卻不然，蓋一切法，各住在空位，世間相即是常住，無緣非法，安用遺緣？此大慈所以訶焦穀也　今師家作了因緣因法住法位解者大非。」

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何相矛盾也？　蓋時劫本無定，故一稱與十劫，同是一樣，非分久暫　如二人同在此睡，睡時同，醒時亦同，而一人夢經歷數日，一人夢中止似過了一刻，此二人可分久暫邪？

往有問伯修：「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四句，作何解者，伯修曰：「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是止病；於諸妄心，亦不息滅，是作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是任病；於無了知，不辨眞實，是滅病　要知此四句，是藥亦是病。」

問：《楞伽》百八句中，佛詰大慧所來，問者皆極細事，有何緊要？」答：「辟之有人問曰：『云何地動？』達者應曰：『此何足問，汝眼睛如何動，手足如何動，何故不問？』蓋佛見得天地間事物，總不可窮詰，勿以尋常奇特，大小遠近，作兩般看也　佛意原如此，若眞正要大慧問眉毛有幾，微塵有幾，此有何關繫？今法師家作總相別相解者大非。」

問：「維摩以火喻無我，以水喻無人，何也？」答：「火必藉薪，無有自體，故喻身之無我；水有自體，不藉他物，故喻身之無人。」

凡經教皆有權有實，不達其權，往往牽纏固執，看不痛快，惟祖師不認權教，故單以實相接人

問：「權教豈佛誑語邪？」答：「非誑語也　如小兒不肯剃髮，父母語之曰：『剃了頭極好看，人都把果品與你。』此語非實事，然父母無誑子之罪，以爲不知是語，則彼不肯剃髮　故曰權以濟事，則非誑也。」

又　問：「古來諸師，何爲多有神通？」答：「蠅能倒棲，此蠅之神通也；鳥能騰空，此鳥之神通也；役夫一日能行百餘里，我卻不能，役夫之神通也；凡人以己所能者爲本等，己所不能者爲神通，其實不相遠。」

常見初學道人，每行人難行之事，謂修行當如是　及其後，即自己亦行不去，鮮克有終　可見順人情可久，逆人情難久　故孔子說：「道不遠人，遠人不可爲道，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夫難堪處能堪，此賢智之過也　賢智之人，以難事自律，又以難事責人，故修舍法平，處處有礙，甚爲天下國家之礙，不小矣

從法師門中來者，是參禪之無色臭，無滋味，必信不及；從戒律門中來者，見悟明之人，灑灑落落，收放自由，必信不及，二者均難入道

世人終身受病，唯是一明，非貪嗔癡也　因明故有貪有嗔，及諸習氣　試觀市上人，衣服稍整，便恥挑糞，豈非明之爲害？凡人體面過不得處，日用少不得處，皆是一個明字使得不自在　小孩子明處不多，故習氣亦少　今使赤子與壯者較明，萬不及一，若較自在，則赤子天淵矣

問：「學人管帶有礙否？」答：「亦何礙！　若管帶有礙，則穿衣喫飯亦有礙矣。」

問：「大慧云：『不許起心管帶，不得將心忘懷。』似非初學可到。」答：「譬之諸公，長日在敝舍聚首，並不見走入內宅，此心何曾照管，亦何曾非照管也？　又今在座謝生多髯，然其齒頰間談笑飲食，自與髯不相干，非要忘其爲髯，始得自在也　即此可見，是天然忘懷，不是作爲。」

佛喻五陰之中，決無有我，譬如洗死狗相似，洗得止有一絲毫，亦是臭的，決無有不臭者　此喻絕妙　今學道者，乃在五陰中作工夫，指五陰光景爲所得，謬矣。

僧問：「偷心處處有，何以盡之？」先生曰：「你想今年生孩子否？」答：「豈有此理！」先生曰：「這便是偷心盡處。」

凡人以有想爲心，修禪天者以無想爲心，又進之至非非想　以無想亦無爲心，種種皆非心體，故《楞嚴》逐處破之

達磨西來，只剗除兩種人：其曰齋僧造像，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

又　雞近溪有一門人，與諸友言，我有好色之病，請諸公一言之下，除我此病。時諸友有言好色從心不從境者，有言此不淨物無可好者，如此種種解譬，俱不能破除　最後問近溪，近溪厲聲曰：「窮秀才家，只有個醜婆娘，有甚麼色可好？」其友羞慚無地，自云除矣。

問：「道理未能盡徹，宜如何體會？」答：「你說世間何者爲理？　姑舉其近者言之　如女人懷胎，胎中子女，六根臟腑，一一各具，是何道理？　初生下子女來，其母胸前便有白乳，是何道理？　一身之脈，總見於寸關尺，而

于關只所管臟腑各異，是何道理？只是人情習聞習見，自以爲有道理，其實那有道理與你思議！』問：『孔孟及諸佛教典，豈非理耶？』曰：『孔孟教人，亦依人所常行，略加節文，便叫做理；若時移俗異，節文亦當不同　如今吳蜀楚閩各以其所習爲理，便易地而行，則相笑矣　諸經佛典力應病施藥，無病不藥，三乘不過藥語，那有定理？故我所謂無理，乃無一定之理容你思議者　人惟執着道理，東也有礙，西也有礙，便不能出脫矣　試廣言之，汝今觀虛空中，青青的，是氣邪，是形邪？氣則必散，形則必墜　莊子說：「上之視下亦蒼蒼」夫下之蒼蒼，乃有質的，上之蒼蒼何質邪？天之上有天邪？天果有盡邪？地之下果有地邪？地果有窮邪？此義愈說愈荒，諸君姑置之。』

百花至春時便開，紅者紅，白者白，黃者黃，孰爲妝點？人特以其常見，便謂理合如此　此理果可窮邪？若梅花向夏秋開，便曰爲異矣　問：『此與老莊自然何別？』答：『這裏如何容得自然？』

問：『天地間事，皆諺之不可思議邪？』答：『知者通其所以然，是不消思議；迷者不知其所以然，是不能思議。』

問：『如何說看公案不要求明？』答：『有個喻子極妙　往在沙市舟中，有僧暗中自剃頭，一僧燃燈見之，驚云：「你自家剃頭，又不用燈？」舟人皆笑。』

問：『正用功時，偶有應酬，未免間斷。』答：『如好秀才，落第歸來，雖下棋飲酒，而眞閑未嘗解。』

問：『一面應事，一面於工夫上有默默放不處，恐多了心，分了功？』答：『如人打你頭，曉得痛，並打你足，亦曉得痛，通身打，通身痛，如何不見多了心，分了功？』

又　有人問近溪先生云：『如何是不慮而知？』近溪云：『你此疑，是我說來方疑，是平時有此疑？』答：『是平時有此疑。』近溪云：『既平時有此疑，乃不得不疑者，此謂不慮而知。』

問：『每見學道人於疾病臨身，便覺昏憒，如何平昔工夫，到此卻使不上？』答：『觀人當觀其平日用功，得力不得力。莊生所謂「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也」至於疾病生死現前，雖悟明人，有病亦知痛苦，其臨終亦或有昏憒者，皆不足論　蓋昏憒與不昏憒，猶人打瞌睡與不打瞌睡，安有高下邪？夫疾病已是苦矣，復加個作主宰之念，則其苦益甚　況臨病時，且不愁病，先愁人看我破綻，說學道人如何亦恁的受苦，遂裝扮一個不苦的人，此便是行險僥倖人三塗的種子　噫！自爲已知幾之學不講，世間好人以生死爲門面者多矣，不如那昏憒的卻是自在。』

問：『病中如何做主宰？』答：『汝勿以病爲病，即今好人都在害病。』問：『如何好人亦病？』答：『眼欲看色，耳欲聞聲，以至欲食欲衣，無非是病，此中甚難作主宰，何況寒熱等症，一時纏身，能作主宰耶？』問：『眞歇了師云：「老僧自有安閒法，八苦交煎總不妨。」未知何等是安閒法？』答：『不必到病中，汝即今推求，渾身所思所作，皆是苦事，何者是你安閒法？』

紀事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四〇《聖母塔院疏》

《荊州碑》云：『智者禪師辭親出家，母以甘旨爲言，師遂指茅爲穗。』其說頗不經，然邑中茅穗村名始此，今聖母塔即其故封也　邑自漢唐來無文士，故舊事多略，而塔碑剝蝕盡，逸事僅見《統紀》中　所謂《荊州碑》，乃《統紀》夾註所捨耳，亦不知碑爲何人作也　嘆先蹟之久湮，悲文獻之殘闕，後來者彌永彌敝，也日摩那藏骨地，焉知不爲卜兆者所奪略也。

夫中國之有智者，猶西土之有釋迦也。以藏通別圓判一代時教而教意盡，以空假中三觀發明眞諦而禪那啓，以十疑釋西方淨土之旨而往生決。夫四字盡四十九年之微言，則馬鳴、龍勝所未發也；三觀直指心宗，攝無量義海，則惠安、生什所未詮也；約十六觀門而皆歸之第一義，則永明、天衣諸大師所共祖述也　嚴爾小邑，生此大聖，辟彼盲龜，值浮木孔，而鄉里後生至不聞其名，遺文闕略，抑至於此

余友崔生，去塔五里，近欲募修一院，以永此塔　牆宇堂廚之類，費青銅將八十千，合衆佛子之力，而供一佛母，計當不難，生第勉爲之，惟漸而恆乃可成

又《普光寺疏》

茅穗佛所自出，震旦之法由之以興　《荊州碑》所載，與《統紀》雖不甚合，然緻其名與其故蹟，智者爲里人，無疑也　今里中人指

其近似，皆附會大師，或云智者於此中建名剎六，庇普光，報本，南觀音皆是。智者嘗云：建寺三十六，疑此亦在。大師以斛恩南還，此地乃其生緣，安得無利？迨台教東渡，中國之人，至不知有三觀，而錢氏王臨安，始還故物，大師之迹，晦而不章久矣。夫中國學者，幸並其教而亡之，而何有於尺椽寸塊也。且厚陵自隋唐迄今代，人物寂寞，文采蓄聞，不得一指，中間闡宗乘者，亦纔得二衲，要之門庭互異，則又非彼門下客也。普光寺額久矣，近邑長者多談禪邪，諸鄉落所謂蘭若者皆雲興，而大師所創立尤屬意焉。里大姓競爲光復，且曰：「值今大有年，半村落中可具，無煩他營。」以告袁子，袁子曰：「去聖人之居若此其近也，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著録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一八《金剛證果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其求佛於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孰功德之說者，恒欲取寶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爲和會也。余觀經中佛言：云何爲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金剛證果》，屬余爲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爲取相之譏者，爲之略述其概焉。

又卷三五《壇經節録引》　古今譚禪者，皆祖是經。數傳之後，燈分派別，若不可詰，而智者了之，惟是一法。初祖曰：「心如牆壁，可以入道。」大鑒曰：「本來無物，何用掃除？」是即祖師門下金剛圈棘栗逢之前麾也。一切五位三句，玄要料揀，總不離是。夫扃篋閉鑰，以防盜也，而盜之竊篋也，惟恐鑰之不堅。我以千檐禦，而彼即竊吾千檐以來。故曰爲之符璽以防之，彼併吾符璽竊之。或銅或竹，或龜或魚，或科斗或虎爪，以示不可測，而僞滋甚，然終不得廢符。惟智者善通其變，以救一時之訟，而所謂符乃益多。後來者見方圓之各異，黑白之各不相入，以爲吉法，遂盡，而不知本一符也。其用在可爲信，不在符之同異也。孔子曰：「殷因於夏，損益可知。」今之譚尊宿語錄及提唱綱宗者，以爲古人如是平常，後人如是奇特，疑謗取捨，囂然百出，而不知世道之機，實使之然，祖師無是也。且世道何過，法立而敝生，敝更而法移，法與敝自相乘除，要之世道亦無是也。世不信，不得已而有符，道不信，不得已而有法，法豈有實哉！《壇經》符之始也，中庸有屬者，夫披沙而見金，不若純金之愈，故略刪其贅與其俚而複者，要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雖符亦無所用之矣。

又卷四四《德山麈譚引》　甲辰秋，余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餘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院後嶺有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嫩如洗。櫛沐未畢，則諸公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闃號呶，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次而編之。既還，以示余。余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爲之譜邪？」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甲辰冬日，石公宏道識。

袁宗道《西方合論原序》　香光子避囂山刹，修淨業。一禪人闖視高步，過舍而譚。見案上《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曰：「此之法門，原用接引中下，中下根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佛念佛，獲生淨土，如石附舟，可以到岸。吾輩洞了本源，此心是佛，何處覓佛？此心是土，何處是土？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相，無一毛頭可得。縱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歧，捨此生彼之事？但應於此悟去，作一自在閑人，淫怒癡皆平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舍已佛，拜金銅！且謂悟與未悟，皆宜修習，無事生事，吾所不曉。

香光聞而太息曰：若所言，止圖口角圓滑，不知一舉足將墜火院也。生死無常，轉盼即至，如何熟記宗門見成相似語，以爲究竟，都忘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言，一蚤一蝨，皆具如來清淨覺體，諸佛成正覺，衆生墮三塗，本體未嘗增減。生死涅槃，等是妄見。無諸佛，無衆生，於此證入，亦無能證之人，所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至於進修法門，於無修證中修證，無差等中差等，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畢足下足處

覺上祖師所以呵佛罵教，一切皆遮者，因人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　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頓漸因果，無不曉通，及問本命元神，便將經論抵對，除却現成言語，依舊茫然，所謂數他家錢，己無半分　或有眞實修行之士，佛性不明，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　諸祖知其弊端，遂用毒手，劍言語，塞解路，掃情識，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忘，取捨念寂，始識親生父母　歷劫衣珠，却來看論看經，一如道家中事　然後如說修進，以佛知見，淨治情緣，拜空花如來，修水月梵行，登陽燄階級，度谷響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　悟後正好看經，正好修行，可見悟道是初步，看經修行是悟後功夫，不同流俗以看經修行爲淺近，悟道爲深遠，支離倒見　正如吳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攀棘墮荊，豈謂一悟以來，卽同極果？等大蟲謂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未證，以功夫齊於諸聖，但明見佛性，亦得名善知識也　弘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　溈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　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修也，不可別有法修行趣向。」看經修行，清淨以淨除習氣，清淨別去　夫諸祖爲人，壁立萬仞，火聚鑊湯，叢林動使劍　未曾開口，已隔千山，至機緣之外，平實商量，未嘗絕階級，遮修行　《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峰言教，亦爲警切　但誡勉加，惟恐空解者入，墮落魔事，何嘗悟後，不假修行，後世不識教意，不達祖機，取喝佛罵祖，破戒毀句爲行持　昔人爲經論所障，是雜食來爰，不能運化；後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取大黃巴豆爲茶飯也　自慢慢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便輕千万如來，莫不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　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是修淨土，則曰卽心是淨　言參禪，除之九天；言念佛，蹋之九地　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寶筏，越界有之橋梁，事同一家，何勝何劣？參門所悟，亦有淺深，念佛所修，亦有高下，如何執定參者卽是上器，念者便爲下根？

達摩西來，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少，說理者多通理少，今《傳燈錄》中，如麻似粟，同云入悟，其實迥分　至如般若緣深，善根夙植，伽陵破卵，香象截流，見根宗於言言，顯破用於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　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舍塵情，究大事，不惜小解，惟求實知　嘗膽臥薪，飲冰茹蘗，三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鍼劑，徹心死盡，心華始開　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況非法耶！趙州除殊飯是雜用心，溈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業業兢兢，如護頭目　直至煙消灰滅，自然一念不起，業不能拘，生死之間，隨意自在　諸佛所證，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　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鼻祖也，大智慧，大辯才，住持佛法，世尊遙爲授記，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　而《觀經上品》上生剎那亦證初地　今宗門諸大祖師，縱見離蓋纏，語出窠臼，豈能卽過龍樹？龍樹悟無生無相之宗，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於安養，與上上輩所證正等，則禪人所證，豈能獨超？良以上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念佛往生別耳

吾以爲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　若非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從一剎至一剎，供養諸佛　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上生，止在鴈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　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速，智不大微，道難勝習　一念不盡，卽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胎獄　如五祖戒爲蘇子，青草堂作魯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無長而有消，業有加而無減　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大苦苦，還視中下往生輩，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　況後世宗風日下，人根日澆，發心既多不眞，功夫又不純一　偶於佛祖機鋒，知識邂逅，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卽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卽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忽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　謂解本空也，反舍梶取檝；忍本空也，反聽隨賓忍　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鰓犯重持；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捨亂取定；嫌毒頭意，踏有漏空　既云法尚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既云頓亦不求，胡爲有之求安　既云修觀智定，皆屬有爲之功，何獨貪利求名，偏合無爲之道？　愛憎毀譽之火，纔觸卽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已動　爭人爭我，說是說非　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譎詐爲機用，以誑語爲方便，以放逸爲游戲，以歲月爲解黏，贊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墨規步之士　偏顯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踪由；盡剋行門，故纖意住心，無復規矩

仁言往生，是小乘法　令人修習，已乃宴然，或至經年不拜一佛，不禮一懺，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有之事，行道人不宜行之事　使後生小子，惟尊

兒啼，專意聽聞，纔有啼聲，即便抱起，頃刻之間，口無撫育，身無擁衛，成孩俊偉，舞弄狂狷。父既報畢，子遂不返，寄爲成馬，展轉產駒，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隨之而溢，如何日以圖滑之謀，共破因果之門？決其防滿，導以必流，自慢慢人，安免淪墜？若不爲魔所攝，定當水陷火燒，劍樹刀山，報其前愆，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有無。生既隨境而趨，死安得不隨業而往？眼前一念瞋相，即怪蟒之形；一念貪相，即餓鬼之種。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奢。情念介然，識田持之，千萬劫籤，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蟲。一言之微，得此惡果，雖有光智，終不能消。今煩惱無明，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冀消惡業，而出三塗，無有是處。縱使此等不得受以爲是，常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已悟，即心是佛，豈可復回中下念佛求生？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即心是土，蓮邦不屬心外，不釋禮拜，不舍念誦，智力行力，雙轂並驅，方當躋上品蓮臺，坐空中寶閣，香積朝飯，滿月夕遊，回視胎生人民，彳亍實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雞羣，雖與非類，何況人天小果，蠶中蚊虻者哉！而乃枵腹高心，著空破有，卒以偏執之妄解，攖非常之苦報，不與阿彌作子，即爲關羅之凶，不得淨衆傳鑰，即受阿旁之指。棄寶林而行棘樹，舍梵音而聽鴟號，尚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行少善少德、生於人天者儔，亳釐有辜，天地懸隔，可不哀歟！然則宗門中人，上末必能超上品，而下之已墮三途，故知此道險難，未易遊履。成則爲佛，敗則爲魔，王賊判於彈指，卿辜別於目瞬，苦樂之分，宜早擇矣。

今代悟門一脉，不絕如綫，鼓鐘之下，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冠纓，路途端直，然既爲俗士，不同釋子戒律縛身，方寸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當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邊際，安能脫然？徒見豪奢如昇頓，奸惡如呂惠卿，夏竦，躁進如張天覺，風流豔冶如白樂天、蘇子瞻等，皆列《傳燈》，摩肩列祖，便謂一切無礙，別有源流，不知彼等諸人，雖具正見，若謂從此不受分段，業不能牽，吾未敢許。方當長夜受報，未有了期。故知念佛一門，於白衣尤爲喫緊。業力重，仰仗佛力，獲免長淪，如負債藏於王宮，得不抵索。既生佛土，生平悟解，皆不唐捐，生死摧人，出息難保，早尋歸路，免致亂忙。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身心寬如者乎？且借念佛警衆，可提參禪之惰，即參禪之人，亦可借此以爲歸，遲速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眞是下愚。

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珠盤走盤，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傾瀉，不蹈祖師陳言，直從胸臆流出，活處生龍，無一死語。遂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逼小，不入塵勞，然青月嘯風，登山臨水，文酒宛然，騷雅場，嬾慢疎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終陷溺，痛念觸途成滯，見境生心，淨解實情，未能相勝，始約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門。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採金口所宣，菩薩所闡，諸大善知識所揮，附以己意，千波競起，萬派橫流，請其匯歸，皆同鑑始。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爲行，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消成，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

香光根微識劣，久爲空見所蔽，肆志縱情，有若狂象，去年沉湎之夜，親遊阿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譚空破戒亡僧，形容瓦贏，跋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爲豎，遂亦發心歸依淨土，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言，病夫知醫，溺子憐客，汝宜盡刻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

於是禪人悲淚交集，自云：「若不遇子，幾以空見賺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案集，作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廿三日也。

袁宗道伯修甫書於白蘇齋

雜録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一〇《祇園寺碑文》 浙西佛寺，甲於東南，至浙東，荒涼不可言，余每見未嘗不發笑。問之僧，皆曰：「貧甚，僧口腹之不給，何暇爲朽木治宮室？」余曰：「不然。夫修廢舉墜，長吏之事，即公帑不繼，下一令當有以檀波羅蜜應者，一方民豈盡闡提也。」僧笑不對。旁有識者進曰：「而安知，而安知！夫簿書之吏，迫於酬對；縫衣之儒，束於名

教，彼東於名教者，方借勢洙泗，託忠濂洛，熟讀《原道》諸篇，以恐嚇佛徒，幸不廬若居丁若人是矣，何下令之敢望？」因相顧太息而去。

余既自五泄歸，憩舟湘湖，睹蕭城中有四刹凌空者，異之，偕數友支策而至，入門，有額曰「祇園」，規制甚敞，寶廬金地，爛焉一新，不覺吐舌曰：「怪哉！浙東固性理國也，安所得檀越而輝張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爲吾友縣令沈君所募修，莫不狂呼歎賞。按舊記，祇園始於玄度，成於嶽陽王，相輪香刹，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於曇彥，雖因果之常然，實寰中之稀有。自勝國末，僧道拳改創之後，至今始三百餘年，頹敝不堪。吾友沈君，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詧爲玄度再來，詧之後爲裴休，休之後爲一小國王，願力所乘，當非虛謬。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等佛，且以二三百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因緣，似亦有以，倘亦玄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來者耶？

宏子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盛於梁，亦莫敝於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林，以至天子爲奴，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絕，今古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祟，溺情因果，蕩心虛滅。誌公杜口，達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不效疑佛，名爲崇佛，實佛冤耳。夫佛之言覺也，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示現；毗邪示疾，非無妻子。假使悉達長自衰周，未必不轍環釣用；尼丘種出甘蔗，安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地皆然。而二三高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竈奧，戚戚捨身，沾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葱嶺，此何異聞噎廢食，見蹶停驂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得個入處。」攻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者哉！沈君偉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謬。至於祇園之舉，似猶以像法敎民者。諺不云乎：「多處減些子，少處添些子。」今浙東像法之衰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又卷三八《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即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略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釋，髣髴不可見矣。長沙寺者，郡人滕畯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

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之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蔑視之，此宋儒鄙心之敝，是波句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詭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賓於神，故怪人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氣，瑞玦流孛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怪，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彝也；聖未始不怪，如儀鳳洛烏，出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恆爲怪，以懾天下？」是不然。辟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怪。使花而常萼，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

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歡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託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爲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又卷五四《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予每讀《法華經》，即不能終卷，如世尊放眉間光，文殊即爲慈氏說日月燈明佛過去因緣，證知世尊當說此經。若爾，則《法華》一經，是古佛說。今經中種種譬喻，種種受記，皆目前事，當以何者爲古佛語耶？又如《現寶塔品》，多寶如來遇諸佛說《法華經》處，即現茲瑞，則是經又過去諸佛同宣，將諸佛出世，同說是《法華》耶？抑各有一《法華》耶？若各各異者，即不定名《法華》，云何多寶如來，懸作記

朝？若同一《法華》者，即同一放光，同一語言，同一弟子，同一現瑞，猶如排場，有何奇特？而諸佛如來遞相倣效，作此小兒戲耶！余一誦此經，至文殊師利大海湧出，適女蟬在旁問曰：『經文誤矣。適來文殊方與彌勒對談，云何一會未終，即從海中教化來耶？』余笑曰：『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今日向一小女兒前納敗闕了也。』

昔首山念常持《法華經》，風穴謂之曰：『吾甚望子，但恐耽着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亦可事。』風穴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爾時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念乃拂袖下去。風穴謂侍者曰：『念《法華》會也。』夫此《法華經》，諸佛以此開示悟人，首山捨經而去，乃得契證，其故何也？昔項王欲烹太公以挾漢高，高帝曰：『幸分我一杯羹。』太公得還。宋人有脫其公子於門者，鞭其背而詈之曰：『奴也不力。』門者不疑而遣之。以此兩人者，謂不愛其君若父可乎？噫！此活祖師意也，是又一《法華》也，是即日月燈以來所共說之《法華》也。

碧空法師爲余鄉人，博綜諸經，如水傳器。慈聖高其行，賜紫衣，令講是經於銀山鐵壁。余與上人譚義，知其胸中能轉《法華》者，故因諸高足之請，而以所疑於《法華》者求證。

袾宏

傳記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二七《古杭雲棲蓮池大師塔銘》 慾海橫流，三毒熾然，孰能遏狂瀾以清烈燄，自非應身大士，又何能醒顛瞑而朗長夜？時當後五百年，尤難其人，是於雲棲大師，深有感焉。

師諱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世味澹如。年十七，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猶掇之也。顧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從遊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終身事齷齪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即不欲娶，母強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疏，有富者，欲得師爲佳婿，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至是，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參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魔，入京師，參偏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寺，病幾絕，時即欲就荼毘，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性字。

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愿，爲諷經施食，虎患遂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纍纍然，擊材木，荷鋤钁，競發其地，得柱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此法道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叢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羣生，戒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即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衆半月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參方，從參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峰語錄》，謂

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鑄就者。向懷之行脚，惟時師意，併匡山永明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參究之訣。蓋顯禪淨雙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

萬曆戊子，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芝寺禳之，疫遂止。楚村舊有朱橋，潮汐衝塌，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爲者，無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峻事」。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築基，每下一椿，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之，何術哉？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以慈接之。弟子曰集，居日隘，師意不在嚴屋宇，取安適，支閣而已。其設清規益肅，衆有通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啓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即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凜若冰霜。即佛住祇桓，尚有六羣擾衆，武中無一敢靜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適時救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規約，及諸警語，林如也。極意成殺生，衆放生，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於淨慈，聽者口數萬指，如屏四匝，因贖寺前萬工池爲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百餘金。山中設放生所，救贖飛走諸生物，充牣於中，衆僧濈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依期往宿。白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說孝名爲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豪，無論銅臭，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大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忭、司成馮公夢禎、陶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白計，皆扣關擊節，徹究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賢豪候參者，無加禮，不設饌，皆甘糲飯，卧敗席，任蚉緣蚊噆，無改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何能至是哉？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猫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盡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侍御左公宗郢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耶？』仁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減一齣否？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賫紫袈裟齎資往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師極意悲幽冥苦趣，自習焰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現如來相者，蓋觀力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聲若洪鐘，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即晝叢林日用，量施利，酌厚薄，弱因果，明罪福，養老病，公衆僧，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凡設齋外，別持金銀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藥，救貧病，略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在，他可知已。總師之操履，以準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圓萬行以歸一心，即舉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惟師一人而已。先儒稱叔音爲僧中班馬，予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以荷法即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救弊。至若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非夫應身大士，則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

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連下堂，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曰：「雲棲寺西院僧，代爲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其懸記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衆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衆留之。師作二可惜，十可嘆，以警衆。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

城中諸弟子至，剛禪師復開口云：「大衆老實念佛，毋生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戒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爲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窗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誠弟子，貴眞修，勿顯異，故多遺異不具載。嗚呼！我聞世尊，深念末法衆生難度，恐斷慧命，靈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即親蒙授記，亦不敢入，惟地湧之衆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即有現身此中，亦不自言其本，世佛密因，但臨終陰陰有以示之耳。觀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湧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求自利尚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終無缺者乎？予有感而來，略拾師之行事，以昭來世，其他具語別傳，乃爲之銘曰：

三毒焰熾，五熱周章，孰能藥石，頓使清凉？慈海橫流，波浪滔天，誰能濟度，駕大法船？惟我大師，實乘願力，放身其中，隨宜調適。蚤斷愛根，如獅脫索，纔出塵勞，便露頭角。闢淨土門，張法界網，撈漉三根，其趍如響。以金剛鏡，刮瞽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治紅鑪，慈悲忍力，入此陶鎔，礙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眼，從無用中，法輪常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豈屬尋常，具大勇猛？師從空來，亦從空去，雖善藏身，欲隱彌露。鐘鼓交參，雲霞綺互，塔影高標，法身常住。

著録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釋經第一册《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序》

聞夫心佛衆生，一而已矣。生本即佛，佛本即心。心自不在，戒將焉用？自迷心而起於惑海，浩爾難窮，乃因心而建以法門，茫乎無量。然而法必有紀，事斯可循，緜是無量而約以恒沙，恒沙而約以大萬，又約之則從萬而千，又約之則從千而十，又約之則大度張其大綱，又約之則三學總其宏綱，而復融會乎三，指東爲二。雙配故云定慧，單舉則號毘尼。斯蓋遡流反源，全歸此戒；緣名覓體，惟是一心。心攝也，遊念斂而湛寂生；心寂也，定力深而慧光發。三學既備，六度自修，無量法門，皆舉之矣。大哉戒也，其一切法之宗歟！顧本其類也，有小乘，有大乘；而別其戒也，曰聲聞，曰菩薩。則清修外愼，而身絶非爲；一則正觀内勤，而心無愚念。一則守己，便名無犯，澤匪旁兼；一則利他，方表能持，道非自我。一則隨事設匡維之制，漸就良模；一則當時陳畫一之規，頓開善法。一則精嚴分齊，局爲僧尼；一則剖破藩籬，統該緇素。一則依制止稱制止，遵故轍而明近功；一則即律儀超律儀，運神機而樹偉績。體既如是，用胡不然？其滅惡也，或如朝曦泮冰，遲久而堅凝未動；或如紅爐點雪，纔那而影迹無存。其生善也，或如嬰兒學語，片言而蹇吃連朝；或如大造回春，萬卉而萌芽一旦。其度生也，或如流螢燭地，光生跬步，而僅爲蟻徑之資；或如杲日麗天，暉映虚空，而普作人寰之益。寤壞不足譬其勝劣，曰劫何所喻其高卑？故知欲入如來乘，必應先受菩薩戒。緜此戒而發舒萬行，則普賢願王；緜此戒而廓徹孤明，則文殊智母。諸佛所同揚之標幟，千賢所共履之康莊。大哉菩薩戒也，其一切戒之宗歟！是以金那面授，妙海親聞，千華之上慈尊，枝枝衍秀；七佛而來譯主，字字傳音。惜乎雖具全經，未彰妙疏，緬惟習者，始創微言，洎我愚夫，重披隱義。嚮劫波羅奈之秘典，何幸躬逢；數聖人道岸之芳塵，深慚踵接。惟冀流通授受，拂古鏡以維新；遞互承繩，續先燈而廣照。各各悟惟心之佛，而恒以戒攝心；人人了是佛之生，而竟以生成佛。若僧若俗，是人是神，不簡窓道幽途，無論異形殊類，但知聞法，齊登《梵網》法門。凡厥有心，盡入舍那心地云爾。時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二月八日菩薩戒弟子杭雲棲寺比丘袾宏謹識。

又第七册《山房雜録·寶積二會序》

《寶積》二會者，《大寶積經》多會之二也。品第隔，辭致異，聯而帙之者，何也？蘭淨土之幽旨也。蓋淨土一門，有事有理，而事外無理，理外無事，事理一，則心外無土，土外無心也。岐而二之，互執而不融者，皆非也。其云《無量壽佛會》者，捨穢取淨，事也，是即理之事也。其云《文殊般若》會者，無淨無穢，理也，是即事之理也。即理，故土一心也，衆寶莊嚴而不滯於相也。即事，故心一土也，一眞凝寂而

不淪於虛也　以無淨穢之心而取捨，熾然取捨，而寂然無所取捨也。生淨土者，生自心之淨土；悟自心者，悟淨土之自心也。知此之謂正解，依此而修之之謂正行，前會主行，後會主解，此其大較也。融而通之，則前以了法無我，而生樂邦；後以隨順實相，而住佛國；其解同也。前以繫念彼佛爲往生正因，後以專稱名字爲一行三昧，其行等也。從解起行，行起解絕，即解即行，亦二而不二也。況彌陀號無量壽，文殊稱不動智，無量故久而如，不動之謂也；不動故寂而能久，無量之謂也。無智外如，無如外智，即智即如，亦二而不二也。願諸仁者，誦其文，毋低昂其間，深體味之，而得旨於言外，夫然後知淨土唯心，唯心淨土。茲《寶積》意也，茲性海居士合二會意也。

又《緇門崇行録叙》　僧問：“沙門奚事？”曰：“事道。”“事道孰爲本？”曰：“德行爲本。”僧云：“甚矣，子之固也。利以慧人，鈍以福修，沙門者取慧焉足矣，德行奚爲？”予曰：“先民有言，德行本也。”又云：“士之致遠者，先器識。況無上菩提之妙道，而可以受非其器乎哉！師子之乳匪琉璃瓶貯之則裂，舉萬鈞之鼎而荷以一葉之舟，不顛趾而溺者幾希矣。今沙門植才敏則攻訓詁業銘繫如儒生，又上之則殘撫吉德之機緣，而逐聲響捕影迹，爲明眼者笑。聽其言也，超佛祖之先；稽其行也，落凡庸之後，蓋末法之弊極矣。予爲此懼，集古善行，録其要者，以十門雜之。何者？離俗染之謂僧，故清素居其首，清而不嚴，狂士之清也。攝身口意是謂佛教，故受之以嚴正，嚴正由師訓，而成師者，人之模範也，故受之以尊師。親生而後師教，遺其親是忘本也。戒雖萬行，以孝爲宗，故受之以孝親。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游於林泉，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忠盡於上交而惠及於下，則兼濟之道虧，故受之以慈。物慈近於愛，愛生著出世之礙也，故受之以高尚。尚百潔身長往而舍衆生也，欲其積厚而流光，故受之以遲重。遲重而端居無爲不可也，故受之以艱苦。勞而無功則苦難而退，因果不虛，故受之以感應終焉。十行修而德備，則任法之器也。地良矣而後佳種投，心醇矣而後至言入，無上菩提，庶可希冀。不然一鄙夫耳，人道未全焉。知佛道則使利根多慧，而慧孽多，障孽重，將安用之？”僧云：“吾法一塵不立，十行何施？”予曰：“五蘊紛紜，四大叢杳，何謂無塵？”僧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予與一掌曰：“學識之流如麻似粟，未在更道。”僧無對，艴然而起。予笑曰：“藏面塵埃，子何不拭？愼之哉！毋升高不自卑，無妄談般若，自取殃咎，無醉於虛名，修其德，殫其精誠，以致力於道，力極而心通，然後知不攖萬行，不受一塵，終日不空，終日不有，夫是之謂真慧，願吾子究心焉。”予未聞道兼薄於德，今爲此書，惟務救時弊而酬佛恩耳，明達之士苟不因人棄言，幸展轉以告夫禪者。萬曆十三年仲冬日，杭沙門袾宏識。

藝文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第八册《山房雜録・偈頌》

慈聖皇太后遣内侍問法要敬以偈對

尊榮富貴者，繇宿植善因，因勝果必隆。今成大福聚，深達罪福相，果中更植因，喻如錦上花，重重美無盡。如是修福已，復應愼觀察。修福不修慧，終非解脱因。福慧二俱修，世出世第一。衆生眞慧性，皆以雜念昏。修慧之要門，但一心念佛。念極心清淨，心淨土亦淨，蓮章最上品，於中而受生。見佛悟無生，究竟成佛道，三界無倫匹，是名大尊貴。

僧大文求偈字無外號含空

萬象之中，唯空爲大。空在我心，眇如一芥。大哉心乎！誰與對待？無對待故，是以無外。

雜録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第三册《竹窗隨筆・經教》　有白負參禪者，輒云：達磨不立文字，見性則休！有自負念佛者，輒云：止貴直下有人，何必經典！此二輩人，有眞得而作是語者，且不必論，亦有實無所得，而漫言之者，大都不通教理而護惜其短者也。予一生崇尚念佛，然勤勤懇懇勸人看教。何以故？念佛之說，何自來乎？非金口所宣，明載簡冊，今日衆生，何繇而知十萬億刹之外有阿彌陀也。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

離教而參是邪天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邊女參有得者，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也。是故，學佛者必以《六經四子》爲權衡，學佛者必以三藏十二部爲模楷。

又《竹窗隨筆・禪佛相爭》 二僧遇諸途，一參禪，一念佛。參禪者謂：本來無佛，無可念者，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念佛者謂：西方有佛，號阿彌陀，憶佛念佛，必定見佛。執有執無，爭論不已。有少年過而聽焉，曰：兩君所言，皆徐六擔板耳。二僧叱曰：「爾俗士也，安知佛法？」少年曰：「吾誠俗士，然以俗士爲喻，而知佛法也。吾梨園子也，於戲場中，或爲君，或爲臣，或爲男，或爲女，或爲善人，或爲惡人，而求其所謂君臣男女善惡者，以爲有，則實無；以爲無，則實有。蓋有是即無而有，無是即有而無，有無俱非，眞我則湛然常住也。知我常住，何以爭爲？」二僧無對。

又第四册《竹窗二筆・念佛不礙參禪》 古謂參禪不礙念佛，念佛不礙參禪。又云：不許互相兼帶。然亦有禪兼淨土者，如圓照本、眞歇了、永明壽、黃龍新、慈受深等諸師，皆禪門大宗匠，而留心淨土，不礙其禪。故知參禪人雖念念究自本心，而不妨發願，願命終時，往生極樂。所以者何？參禪雖得個悟處，倘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明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爲勝乎？然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也。

又《竹窗三筆・人患各執所見》 析理不得不嚴爲辯別，入道不得不務有專門。然而，執己爲是，概他爲非，又不可也。此在昔已然，於今尤甚。執一家者，則天臺而外，無一人可其意；而執簡便者，又復詆天臺爲支離穿鑿，非佛本旨。執理性者，則呵念佛爲着相；而執淨業者，又復但見不念佛人便目之曰外道。乃至執方山者，病清涼分裂全經；執持咒者，疑顯教出後人口。如斯之類，種種未易悉數。矛盾水火，互相角立，豎壁固守，牢不可轉。吾深慨焉。奉勸諸仁者，曷若各捨其執，各虛其心，且自研窮至理，以悟爲則，大悟之後，徐而議之未晚也。

又第五册《竹窗三筆・禪宗淨土遲速》 一僧專修念佛法門；一僧以禪自負，謂念佛者曰：汝念佛必待生西方已，見阿彌陀佛，然後得悟。我參禪者，見生便得悟去，遲速較然矣，汝能念而參可也。僧莫能決，舉以問予。予曰：根有利鈍，力有勤惰，存乎其人，則彼此互爲遲速，未可是此而非彼也。喻如二人同趨寶所，一人乘馬，一人乘船，同日起程，而到之遲速，不可定也，則利鈍勤惰之說也。參禪念佛，亦復如是。語其遲，念佛人有累劫蓮花始開，參禪人亦有多生勤苦不能見性者矣。語其速，參禪人有當下了悟，不歷僧祇獲法身，念佛人亦有見生打徹，臨終三品生者矣。然大海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分難易。

又《竹窗三筆・性相》 相傳佛滅後，性相二宗，學者各執所見，至分河飲水，其爭如是，孰是而孰非歟？曰：但執之，則皆非；不執，則皆是。性者何？相之性也；相者何？性之相也，非判然二也。譬之一身然，身爲主，而有耳目口鼻，臟腑百骸皆身也。是身者，耳目等之身；耳目等者，身之耳目等也。譬之一室然，室爲主，而有樑棟椽柱，垣壁戶牖等，皆室也。是室者，樑棟等之室；樑棟等者，是室之樑棟等也。夫豈判然爲二者哉？不惟不當爭，而亦無可爭也。或謂永嘉云：「入海算沙徒自困」，又曰：「摘葉尋枝我不能」，似乎是性而非相矣。曰：永嘉無所是非也。性爲本而相爲末，故云但得本不愁末，未嘗言末爲可廢也。是故偏言性不可，而偏言相尤不可。偏言性者，急本而緩末，猶爲不可中之可；務枝葉而失根原，不可中之不可者也。

又《竹窗三筆・天說一》 一老宿曰：有異域人，爲天主之教者，子何不辯？予以爲教人敬天，善事也，奚辯焉？老宿曰：彼欲以此移風易俗，而兼之毀佛謗法，賢士良友多信奉者故也。因出其書示予，乃略辯其一二。彼雖崇事天主，而天之說，實所未譜。按經以證，彼所稱天主者，忉利天王也，一四天下，三十三天之主也。此一四天下，從一數之，而至於千，名小千世界，則有千天主矣。又從一小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中千世界，則有百萬天主矣。又從一中千數之，而復至於千，名大千世界，則有萬億天主矣。統此三千大千世界者，大梵天王是也。彼所稱最尊無上之天王，梵天視之，略似周天子視千八百諸侯也。彼所知者，萬億天主中之一耳，餘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上而色界諸天，又上而無色界諸天，皆所未知也。又言天主者，無形、無色、無聲，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何以御臣民，施政令，行賞罰乎？彼雖聰慧，未讀佛經，何怪乎立言之舛也！現前信奉士友，皆正人君子，表表一時，衆所仰瞻以爲向背者，予安得避逆耳之嫌，而不一罄其忠告乎？惟高明下擇荔蕤而電察焉。

又第九册《答蘇州曹魯川邑令》　久不奉面命歡歡，乃時時獲翻刻教，迪我孔多，慰謝慰謝。南企法雲，殊切瞻依，適敝郡斷凡悟上人，祇趨壇下，爲求法故，附此候安。不佞繆迂，近守東魯，遠宗西竺，乃於儒釋之書，爲盡魚者，四十年於茲矣。亦嘗奉教於諸達者，有所蓄積，冀正之於大善知識，兹因斷凡之來布之也。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所謂於廣大海，張衆多網，又所謂大闲小闲也者，秖宜譚大以該小，詎可舉一而廢多？比吾黨中有倡爲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者，夫漸亦聖說，未嘗不是，而以漸廢頓，左矣。尊者内秘頓圓，而外顯淨土法門，諸佛有然，無足疑者。豈近來聽衆，不無如《法華》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者，直欲以彌陀一聖，而盡廢十五王子，以《淨土》一經，而盡廢三藏十二部？則不佞之所不願聞者也。時雖末法，而斯人之機，豈無巧鈍？有如釋尊爲迦葉，爲憍陳如，其說如此；爲善財，爲龍女，其說如彼。二十五聖，各證圓通，文殊所稱，又如彼。正所謂昨日定，今日不定。又所謂說我是空，且不是空；說我是有，且不是有，此所以爲善無常主，活潑潑地如水上按葫蘆，然，非死殺法也。儻釘椿守窟，焉利人天？所願尊者爲大衆衍淨教，遇利根指上乘，圓融通達，不滯方隅，俾鵬鷃並適，不亦盡美盡善乎哉！又佛《華嚴》，乃無上一乘圓教，如來稱性之極談，非教非宗，而即宗即教，不空不有，而無垢無淨，是在《法華》，猶較一籌。若餘乘，似難與之絜長比短也。尊者乃與《彌陀經》並稱，已似未妥，因此遂有著論騰之，架《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朱紫遞淆之謂何？鹿馬互指又何說也？此而無人言之，天下後世必有奉無人爲之噬？亦願尊者爲淨土根人，說《淨土》；爲華嚴根人，說《華嚴》；毋相誚，亦毋相濫，乃爲流通佛乘，乃爲五教並陳，三根盡攝，奈之何必刻舟而求劍，且彈雀而走鵠也？若夫《華嚴》一經，有信解行證四法，善說此法者，宜莫如方山，今其言具在，可覆也。爰有清涼，人號爲華嚴菩薩，而實不會《華嚴》義旨，草草將全經裂爲四分，以隸四法，舍那妙義，委之草莽矣。亦願尊者，辨黑白，分涇渭，揭杲日於義天，嗟嗟！今之時，緇素中高流，日就彫謝，不佞之所仰重於尊者，如泰嵩然，故不以讚而以規。知尊者無我，而不佞亦非爲我，故諄諄言之，惟尊者亮之。

久聞居士精意《華嚴》，極懷敬仰，兹接手教殷勤，直欲盡法界衆生，而納之一乘性海，是普賢大願也。然不肖雖崇尚《淨土》，而實則崇尚《華嚴》，不異於居士。夫《華嚴》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就時之機，蓋繇此一門而入《華嚴》，非舉此一門而廢《華嚴》也。又來諭謂不肖以《彌陀》，與《華嚴》並稱，因此遂有著論，駕《淨土》於《華嚴》之上者。此論誰作乎？《華嚴》如天子，誰有駕諸侯王大臣百官，於天子之上者乎？然不肖亦未嘗並稱也。疏鈔中特謂《華嚴》圓極，《彌陀經》得圓少分，是《華嚴》之眷屬流類，非並也。古稱《華嚴》之與餘經，喻如杲日麗天，奪衆星之耀，須彌橫海，落蕞塿之高。夫焉有並之者，此不待論也。又來諭謂宜隨機演教，爲宜淨土人說《淨土》，爲宜華嚴人說《華嚴》。此意甚妙，然中有二義：一者，千機並育，乃如來出世事，非不肖所能，故曹溪專直指之禪，豈其不通餘教；遠公擅東林之社，亦非止接鈍根。至於雲門、法眼、曹洞、溈仰、臨濟，雖五宗同出一源，而亦授受稍別，門庭施設，理自應爾，無足怪者，況不肖凡品乎？若其妄效古人，昨日定今日不定，而漫無師承，變亂不一，名曰利人，實誤人矣。何以故？我爲法王，於法自在，平民自號國王，不可不慎也。二者，說《華嚴》則該《淨土》，說《淨土》亦通《華嚴》，是以說《華嚴》者自說《華嚴》，說《淨土》者自說《淨土》，固並行而不相悖。今人但知《華嚴》廣於極樂，而不知彌陀即是遮那也。又來諭清涼不會《華嚴》義旨，而裂全經爲四分，以屬四法。夫信解行證，雖貫徹全經，而經文從始至終，亦有自然之次第，非清涼強爲割截也。其貫徹也，所謂圓融；其次第也，所謂行布。即行布而圓融，四分何害？使無行布，圓融何物？必先行布而圓融，則不圓融矣。且信住行向地，以至等妙，佛亦自裂全經爲五十二段乎？何不將五十二段一句說盡，而爲此多卷之文乎？因該果海，果徹因源，因果未嘗不同時，而亦未嘗不因自因，果自果也，何必定執八十卷經，束作一塊都盧，是個無孔鐵鎚，而後謂之圓融乎？定執一塊，不許分開，即死殺法，即釘椿，即守窟，安在其爲活潑潑也？方山之論，自是千古雄談，而論行論體，疏有疏體，統明大義，則方山專美於前，極深探賾，窮微盡玄，則方山得清涼而始爲大備，豈獨方山，即杜順而至賢首諸祖，亦復得清涼而大備。豈獨華嚴諸祖，即三藏十二部，百家論疏，亦復得清涼而大備。溫陵解《華嚴》以方山爲主，清涼爲助，已爲失宜，而居士顧訾之，此不肖之所未解也。又龍樹於龍宮誦出《華嚴》，而願生極樂；普賢爲華嚴長子，而願生極樂；文殊與普賢同佐遮那，號華嚴三聖，而願生極樂；威有明據，皎如日星，居士將提唱《華嚴》，以風四方，而與文

殊、普賢、龍樹違背、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　況方山列十種淨土、極樂雖曰是權、而《華嚴》權實融通、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故、淫房殺地、無非清淨道場、而況七寶莊嚴之極樂乎？　婆須無厭、皆是古佛作用、而況萬德具足之《彌陀》乎？　居士遊戲於《華嚴》無礙門中、而礙淨土、此又不肖之所未解也　不肖與居士同爲《華嚴》莫逆良友、而居士不察區區之心、復欲拉居士爲蓮胎骨肉弟兄、而望居士之不我外也　居士愛我、不責而規、今妄有所規、亦猶居士之愛我也　病筆略申梗概、殊未盡意、惟鑒之諒之

又

敝郡斷凡上人、索書上謁、附致悃素、顧承來翰、規切究竟、殷殷亟也　荷荷謝謝　來翰云：《法華》具無量門、求生淨土、《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就時之機、緣此一門而入《華嚴》、非舉一門而廢《華嚴》　又謂《華嚴》圓極、無可駕於其上者、並爲確論　第《華嚴》是法身佛說、一乘妙義、迥異諸經、而人多與釋迦經一目之、故疏此經者、賢首爰肇其端、方山深契其旨、在清涼則擇焉而弗精、在溫陵則語焉而未詳、至有譔爲綸貫者、抑末矣　溫陵云：方山爲正、清涼爲助　此見最倬、而尊者以爲失宜、似未知溫陵、亦未知方山者　諸不了義經論、及別行《普賢行願品》、與《起信》等論、皆稱說淨土、此豈無因？　然《華嚴經》中未嘗及之、即方山所第十淨土更晰也　《法華》鱗差、十六王子、內有彌陀、未嘗定爲一尊　其讚持經功德、旁援安樂、實說女人因果　《首楞嚴》二十五聖證圓通、文殊無所軒輊、但云方便有多門、又云順逆皆方便、然繼以遲速不同倫、則於無軒輊中、又未嘗無所指歸也者　故要極於普門、而不推詡夫勢至、更加貶剝、曰無常、曰生滅　若夫釋尊、祇說大小《彌陀》不啻足矣、胡爲乎紛紛然、三藏十二部爲乎？　賢首、清涼諸師、亟標小始終頓圓五教、僉以爲允、而未嘗品及淨土　心宗家流、尤所蕩掃、大鑒之言、且未及塗　更括一二、如誌公曰：「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如齊已禪師曰：「惟有徑路修行、依舊打之邊、但念阿彌陀佛、念得不濟事。」又曰：「你諸人日夕在徑路中往來、因恁麼當面蹉過阿彌陀佛？」又曰：「其或準前捨父逃去、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此之三言、或以爲苛、然豈無謂而彼言之？　亦必有道矣　古德云：「一切衆生自己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乘。」又有云：「直下頓了此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此是無上道、此是眞如佛、學道人祇怕一念有、與道隔矣。」又有云：「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不向生死中定當、何處更擬佛擬祖？　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在、所以達者敢道、祇劫辛苦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又道「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況毋論三乘一乘、要之無我我所　今之往生淨土也者、我爲能生、土爲所生、自他歷然、生滅宛然、忻厭紛然　所末及悉、顧從來讚蓮乘者、必曰華開見佛悟無生、蓋必待往生而見彌陀　始從觀音、若勢至、抑或彌陀誨以無生、此時方悟　豈其上品絕少、中下滋多？　滯在祇劫、似爲迂遲、矧欲修淨土、亦須先修有無等、四四十六觀門　試問所觀者是何軌則、能觀者還有幾人？　所以念佛者如牛毛、往生者如麟角、何似反而求之、自有餘佛在也　彼寒山之勗豐干、謂往五臺禮文殊、不是我同流、此在通達佛道者、出詞吐氣自別　且也一切佛道、以《金剛般若》爲入門、以佛《華嚴》爲究竟、《金剛》則曰：「實無少法可得」、而佛《華嚴》所稱佛地二愚：「一則曰微細所知愚、一則曰極微細所知愚。」所以阿難自道、不歷僧祇獲法身、識者猶且呵之、故或曰佛瘡、或曰佛魔　文殊暫起佛見、未免貶向二鐵圍　嗟嗟！　見河能飄香象、智士不受功德、道人心無住處、蹤跡不可尋、故不歷權乘、獨秉一乘、此則不佞之所爲惓惓者也　彼諸佛諸祖、爲一分執著我識、下劣衆生、以及小乘弟子、惟依一意識、計以現在色心等、爲染淨依者、憫其四大既離、一靈無歸、如失水魚、躑躅就斃、故不得不將錯淨土而安置之、此亦化城之類也、傳有之　若能悟法性身、法性土、要歸於無物、是眞佛土　若華嚴性海所現全身、如人身中有八萬四千毛孔、東藥師、西彌陀、各各在一毛孔中說法度生、人若渙毛孔、徹全身、未嘗不可　儻拋擲全身、入一毛孔、不但海漚倒置、而蠅投窗紙、其謂之何？　昨不佞手疏所云：爲宜淨土人說淨土、爲宜華嚴人說《華嚴》　自謂不悖諸佛法門、亦是爲尊者赤心片片　尊者乃欲携我蓮胎、則昔人所云、若捉物入迷津、與夫棄金擔草之謂矣　更稽之古人有云：「若欲究竟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若閨閣中、軟暖物捨不得、有恁麼用處？」又有云：「諸經所稱無嗔恨行、此之嗔恨、非凡情可比。」恨者、恨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福相、而不自覺；嗔者、嗔吾度脫之未至也、以故自覺覺他、有世間智、有出世間智、有世出世間上上智、舉以語人、得無違拒、庶幾能利益於人、遡昔三教聖人、出興於世、無不爲一大事　且觀時節因緣、偏者補之、弊者救之、微者顯之、要之以心性開示於人已耳　以今天下拘儒、株守傳註、曠士溺意虛玄、餘之手木槵而口彌陀者、自通道大都、迨窮

村僻巷，居相望而肩相摩也，尊者又從而和之，非所謂順世情之敎，波隨而風偃者乎？是在不佞，不能無疑　而來翰乃稱雖崇淨土，實尚《華嚴》；又云繇此淨土一門，而入《華嚴》　此如古德所云：但爲弘實，而衆生不信，須爲實施權，以淺助深　又云：用與適時，口雖說權，內不違實　但使含生得權實諸益也者，則不佞誠契之，祇領之，且羨且慰矣　乃會下聽衆，自杭過蘇者，時時有之，罔弗津津九品，間與之言，少涉上乘，則駭心瞠目，或更笑之，此其過在弟乎耶？在師耶？　大丈夫氣宇冲天，而度生爲急　若出世矣，開堂矣，敷座矣，不具大人作略，祇作閭巷老齋婆舉止，忽被伶俐人問着，或明眼人拶着，擬向北斗裏潛身耶？　抑鐵圍山裏潛身耶？　不見道若是大鵬金翅鳥，奮迅百千由旬，躡影神駒，馳驟四方八極，斷不取次啄啄，亦不隨便埋身，且總不依倚　佛法大事，非同小可，願尊者重厝意焉　來翰又云：彌陀不異遮那是也　第化境化儀，各各差殊，蓋諸佛敎義通宗因緣，既隨因緣，豈無大小？　定有深淺　故謂諸佛爲異，則千佛一佛，不可謂異；謂諸佛爲同，則偏照能仁，二尊亦自不同　古人以爲一切諸法，同異重重，不可一向全同，不可一向全異，不可以全同作全異，不可以全異作全同，迷此同異二門，則智不自在　如云：擬向白雪瀛花處覓，則以溫州橘皮作火得乎？　首山念有云：　夫爲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　所以古來有拈古頌古，又有別古懲古　如云：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又云：　至道最難，須要揀擇　所以《華嚴》第八地曰：寂滅眞境現前矣，猶云應起無量差別智」，又云：　觀察分別諸法門　此非作而致其情也，我之鑑覺自性，本自圓明，如大寶鏡，胡漢不分而分；如如意珠，青黃不異而異　若是於諸法中，不生二解人，何嘗離却揀擇，別求明白？　這些道理，便是揀擇不揀擇，所謂善巧分別清淨智非耶？方山爲論，清涼爲疏，皆綜佛乘，共闡圓宗，雖論有論體，疏有疏體，然惟其義，不惟其文，文或殊而義則一耳　如以其義，則見地迥別　清涼演說諸經，眞善知識，惟於《華嚴》其句訓而字釋，豈無補於舍那？　其挈領而引維，實弗逮夫棗栢，清涼棗栢之區別弗明，則《盧舍那經》之旨要終晦，所謂信解行證四法，裂全經而瓜豆之　此其大者，自餘更多，不佞謂之擇焉弗精，非無以也　儻以爲未然，請更質之於棗栢大士

辱惠青棗棗及二千言，玄詞妙繹，汪濊層疊，誠羨之仰之　然竊以爲愛我深，而辭太費也　果欲揚禪宗抑淨土，不消多語，曷不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既一佛不立，何人更是阿彌陀？又曷不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既寸土皆無，何方更有極樂國？　只此兩語，來論二千言攝無不盡矣　茲擬一酬對，則恐犯鬬爭，不對則大道所關，不可終默，敢略陳之　來論謂清涼擇焉而未精，愚意不知清涼擇《華嚴》未精耶？　抑亦居士擇清涼未精耶？　又來論謂《不了義經》，乃談說淨土，而以《行願品起信論》當之，《起信》且止，《行願》以一品而攝八十卷之全經，自古及今，誰敢議其不了義者　居士獨尚《華嚴》，而非《行願》，《行願》不了義，則《華嚴》亦不了義矣　又來論謂，《法華》記往生淨土，爲女人因果　則龍女成佛，亦只是女人因果耶？謂彌陀乃十六王子之一，則毘盧遮那，亦止是二十重華藏之第十三耶？　居士獨尊毘盧，奈何毘盧與彌陀等也　又來論謂《楞嚴》取觀音，遺勢至，復貶爲無常生滅，則憍陳如悟客塵二字，可謂達無常，契不生滅矣，何不入圓通之選？　誠曰觀音登科，勢至下第，豈不聞龍門點額之喻，爲齊東野人之語耶？　又來論謂齊己禪師，將古人念佛偈，逐句著語　其曰：惟有徑路修行，則著云依舊打之遶」；其曰：　但念阿彌陀佛，則著云念得不濟事」居士達禪宗，何不知此是宗師家，直下爲人解粘去縛，乃作實法會而死在句下耶？　果爾古人有言，踏毘盧頂上行，則不但彌陀不濟事，毘盧亦不濟事耶？　此等語言，語錄傳記中百千萬億，老朽四十年前亦曾用以快其唇吻，雄其筆劄，後知慚愧，不敢復然，至於今猶赧赧也　又齊己謂求西方者，捨父逃逝，流落他鄉，東撞西磕，苦哉阿彌陀佛！　往應之曰：　即今却是，如子憶母，還歸本鄉，捨東得西，樂哉阿彌陀佛！」且道此語與齊己所說，相去多少？　又來論謂多劫修行，不如一念得無生法忍　居士已得無生法忍否？　如得，則不應以我爲能生，以七爲所生　何則？　即心是土，誰爲能生？　即土是心，誰爲所生？　不見能生所生，而往生，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乃所以爲眞無生也　必不許生，而後謂之無生，是斷滅空也，非無生之旨也　又來論謂必待花開見佛，方悟無生，則爲迂遲　居士達禪宗，豈不知從迷得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　念佛人有現生見性者，是花開頃刻也，有生後見性者，是花開久遠也　機有利鈍，功有勤怠，故花開有遲速，安得概以爲迂遲耶？　又來論謂遮那與彌陀不同，而喻華藏以全身，喻西方以毛孔，生西方者如撮全身入毛孔，爲海漚倒置　夫大小之喻則然矣，第居士通華嚴宗，奈何止許小入大，不許大入小，且大小相入，特華嚴十玄門之一玄耳　舉華藏，不可說，不可說，無

盡世界，而人極樂國一蓮華中，尚不盈華之一葉，葉之一芥子地，則何傷乎全身之入毛孔也。又來諭謂荒山僧，但問以上乘，便駭心瞠目。居士向謂宜華嚴者，語以《華嚴》；宜淨土者，語以《淨土》；今此鈍根輩，正宜淨土，何爲不與應病之藥，而強聒之耶？又來諭謂老朽既出世開堂，不具大人作略，而作閭巷老齋公齋婆舉止，設被伶俐人問着，明眼人撥着，向北斗裏潛身耶？鐵圍裏潛身耶？老朽曾不敢當出世之名，自應無有大人之略，姑置弗論，而以修淨土者，鄙之齋公齋婆，則古人所謂非鄙愚夫愚婦，是鄙文殊、普賢、馬鳴、龍樹也。豈獨文殊、普賢、馬鳴、龍樹、凡遠祖善導、天台、永明、清涼、圭峰、圓照、眞歇、黃龍、慈受、中峰、天如等諸菩薩、諸善知識，悉齋公齋婆耶？劉遺民、白少傅、柳柳州、文潞公、蘇長公、楊無爲、陳瑩中等諸大君子，悉齋公齋婆耶？就令齋公齋婆，但念佛往生者，即得不退轉地，亦安可鄙耶？且齋公齋婆，庸呆下劣，而謹守規模者是也，愚也。若夫聰明才辯，妄談般若，喫得肉已飽，來尋僧說禪者，魔也。愚貴安愚，吾誠自揣矣，寧爲老齋公，老齋婆，無爲老魔民，老魔女也。至於所稱伶俐人、明眼人者來問着，撥着，則彼齋公齋婆，不須高登北斗，遠覓鐵圍，只就伶俐漢咽喉處安桌，明眼者瞳人上敷座。何以故？且教伊暫閉口頭三昧，回光返照故。抑居士尚華嚴，而力詆淨土；老朽業淨土，而極贊華嚴；居士靜中試一思之，是果何爲而然乎？又來諭謂勸已求生淨土，喻如棄金擔礪，是顚倒行事，大相屈辱也。但此喻尚未親切，今代作一喻，如農人投刺於大富長者之門，延之入彼田舍，聞者皆笑之。農人不知進退，更掃徑謀重請焉。笑之者曰：『主人向者不汝責幸矣，欲爲馮婦乎？』農人曰：『吾見諸富室，有爲富而不仁者，有外富而中貧者，有未富而先驕者，有典庫於富人之門而自以爲富者，且金谷、鄠塢於今安在哉？而吾以田舍翁享太平之樂，故忘己之卑賤，憐而爲此，今知過矣，今知過矣！』於是相與大笑散去。

又第十册《答聞谷廣印》 問：古人已稟單傳直指，後修淨業而欲往生者，爲是悟後隨願起行耶？爲是未悟二行兼修耶？若兼修者，墮偷心岐路心，工夫那得成片耶？若已悟，則塵塵華藏，在在蓮邦，十方無不可者，何獨樂生西方耶？

答：眞信淨土決志往生者，不論已悟未悟。其從事單傳直指而未悟者，雖日以參禪爲務，不妨發願往生，以未能不受後有，畢竟有生處故，不是偷心岐路心也。其已悟者，古人云：『汝將謂一悟便可上齊諸佛乎？』故普賢爲華嚴長子，雖塵塵華藏，在在蓮邦，而《行願品》，必拳拳乎以往生安樂爲言也。已悟尚然，未悟可知矣。

問：參禪貴一心不生，念佛貴淨念相繼，茲參究念佛一門，意在妙悟而得往生也。今念時雖心佛分明，參時即二俱坐斷，斷故參功漸勝，念力漸微，則他時焉得亦悟亦生耶？

答：一念不生，是禪非參，起念下疑，乃名曰參。《楞嚴》云：『又以此心，反覆研究』等是也。念時參時，俱屬有念，亦不相悖。

問：即心即佛，不外馳求之理，信得及，見得徹了，爲便隨緣消業，勿造新殃，任運騰騰，以待夫識乾自得耶？爲當更起疑情，窮參力究，以求妙悟耶？

答：即心即佛，若眞信得及，眞見得徹，千了百當，更無疑滯者，方可任運過時，如其不然，未可放參。

問：參禪暫有諸念不生時，其話頭便提不起，亦惺不落。及應緣時，若管帶，又被古人斥呵，任之不能相續。只此動靜兩間，如何提究，疾得相應？

答：暫時念止，非爲究竟，話頭提不起，仍要提起，水未窮，山未盡，不得捨舟楫而駐車馬也。

問：永嘉云：『誰無念？誰無生？』雲居齊云：『不斷分別，不捨心相。』此似悟後有念想也。又，涌泉不許走作，仰山鬼神不知，及石霜一念萬年等，竟是悟後無想也。豈應緣有而離緣無耶？有無二義，願垂一決。

答：大悟則有念亦可，無念亦可，所謂『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衆緣』是也。

問：永明云：『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一入信門，便登祖位。』夫祖位甚深，聞解便可登乎？況雲門已透法身，洞上必令盡識，是證非解也。茲解位稱祖，當必有深義耶？

答：永明說先以聞解信入，却又說後以無思契同，契同，則法身透矣，情識盡矣，是亦解亦證，紹祖位不亦宜乎！

問：初祖示《楞伽》以印心，黃梅令讀《金剛》而見性，乃至俱胝準提，首山《法華》，似參禪不礙於持誦，而藥山不許看經，趙州不喜念佛，遇至高峯曰：『話頭綿密便是一卷不斷頭的經。』又似禁絕誦持，而貴在單提一印，從

來以參話爲主，兼持《華嚴》，及念佛爲課　今欲止其課，一其參，惟存願力，未知得否？

答：不礙持誦，不許持誦，古人因時制宜，隨機施教，迥各有見，不可相非　今欲止其課，一其參，何不可之有？！

問：但愁不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訓也　又，切勿斷却言語，燒得舍利多，不如答我一轉語，亦古訓也　今之學者，不務實修，而務機鋒轉語，誠過矣　然自知未悟，時切提撕，只因見地未明，恐是宿修瞎煉，故於師資道友間，問答酬唱，此亦無傷乎？倘學地不通商量，必俟悟後吐語，則見地尚虧，從誰起行耶？況陶鎔理性，決擇是非，如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俱悟前耶？

答：不務實修實證，而以口頭三昧，逞機鋒，鬬勝負，此言語不可有也　三登九上，眞爲生死，心地未明，而互相辯論，互相酬唱，此言語不可無也　三登九上，一句千山，不論未悟以前，即既悟以後，尚有最後重關，參求決擇之功未可便止

問：見自性者，得自繇於生死；作得主者，能轉業於臨終　彼諸祖，得自繇者弗論　其章章青，承天印禪師等，弗羈世便迷耶？豈悟有淺深，習有重輕乎？抑亦大悲增上，本高迹下，而人自不知乎？不然，學者奚取信於見性法門耶？

答：章章輩，畢竟是見性尚未到大了當處　古人云：識心見性，當如南泉、趙州；履實踐眞，當如雪峯、玄沙　此諸大老，寧有後身墮落者乎？誠如來問，當是悟有淺深，未可作本高迹下，故爲示現論

又《答何武羲給諫》　問：本來受病處，作何剗除？目前下手處，有何方法？

答：知病是幻，不須剗除，無下手處，正好下手

問：法門有戒定慧，如何謂無下手？初學必求下手之方，斯可繇漸入頓　且居官者，刑殺在所不免，此皆佛家所禁，今欲皈依三寶，宜棄職歸山否？

答：下學上達，則攝心爲入門之要，心淨而病自除矣　見機得殺，經有明文，帶職悟心，古多高士

問：帶職修行，除念佛外，以何者爲攝心之要？心有馳騖散亂二種雜除，再求明教。

答：經云：『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略開爲三，隨意行持：念佛門，念佛一門，止觀雙備；止觀門，以止止散，以觀觀昏；參禪門，以悟爲則，而止觀亦具其中

又《答郡伯襲溪余公》　問：《金剛經》盛言受持讀誦，爲人解說，功德勝如供養百千萬億那由他佛　今因是語，而一涉於目，稍形於論，便自執爲功德，然此經以無相無住爲宗，專爲破除一切功德相故　梁武諸人，自謂功德無量，達磨直以無功德斷之矣　若謂一誦解間，功德勝佛，似非經之本旨　意者，經中之言，所以欣動末世衆生耶？抑經之玄旨，別有說耶？有謂《金剛經》發明心地，又謂看《金剛經》便明眞背四言，又謂本元眞實，不刺不蝕，謂之金剛　是耶？非耶？伏願剖悉示之

答：初疑持經功德，如是最勝，乃至過於供養諸佛　不見經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則此經是諸佛之母，功德豈不最勝？又疑以無相無住爲宗，不應讚嘆功德，似乎住相，不知此功德，乃無功德之功德，是之謂眞功德也　又疑達磨阿武帝所作功德，然達磨所呵是福德，非功德也，福德功德有別　帝問：三賢十地以來，造寺寫經等，不計其數，有功德否？達磨云：實無功德，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則福德功德自判然矣　而復有持戒修福之語者何？良繇作福不住福相，即福便成功德，不得等之事福　故經曰破除事福，不破除功德也　但知此功德，亦不住着，則依舊不失無相無住宗旨耳　且所謂讀誦此經者，不是念得一卷兩卷句字，所謂解說此經者，不是講得一座兩座文義，便喚作受持也　若眞受持，其功德惡可思議！此是如理實說，非是欲動世人，亦非故立玄旨　此金剛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去不來，不一不異，即是本元眞實，即是本來心地　於此悟徹，無一不徹，豈獨良背四言而已？夫良其背，不獲其身，止是無我相；行其庭，不見其人，止是無人相；尚有衆生壽者，則知《金剛》該良背四言，良背得《金剛》半偈　而昔人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可謂失言矣　夫《華嚴》具無量法門，《金剛般若》雖至精至妙，猶是《華嚴》無量法門中一法門耳　《華嚴》如天子，《金剛般若》者，文武百職中之一職也　而《良卦》未盡《般若》，乃欲勝乎《華嚴》，是猶小臣未與卿相之列，而謂超乎天子，其失可勝言哉？葛藤且止，只今此經，畢竟在甚麼處？

又《示閱藏要語》　《大藏經》所詮者不過戒、定、慧而已　然閱藏者，二種過失：一者缺文字而迷理致，二者識理致而不會心　徒廢光陰，祇成緣種耳　若能體達戒定慧熏修，則一《大藏經》教，所謂念念常住，即念百千萬億卷經者此也，亦復識此戒定慧，即是念佛法門　何也？戒乃防非爲義，若能一心念佛，諸惡不敢入，即戒也　定乃除散爲義，若一心念佛，心不異緣，即定也　慧乃明照爲義，若觀佛聲，字字分明，亦觀能念所念，皆不可得，即慧也　如是念佛，即是戒、定、慧也，何必隨文逐字，閱此藏經？光陰迅速，命不堅久，願諸人以淨業而爲急務，甚勿以予言爲非，而弗聽也

德清

論說

德清《憨山夢游集》卷一《法語・答鄭崐巖中丞》　若論此段大事因緣，雖是人人本具，各各現成，不欠絲毫，爭奈無始劫來，愛根種子，妄想情慮，習染深厚，障蔽妙明，不得眞實受用，一向只在身心世界妄想影子裏作活計，所以流浪生死　佛祖出世，千言萬語，種種方便，說禪說教，無非隨順機宜，破執之具，元無實法與人　所言修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故謂之修　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　非除此心之外，別有可修可悟者　以心體如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眞心之塵垢耳　故曰想相爲塵，識情爲垢　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現　法爾如此，但吾人積劫習染堅固，我愛根深難拔　今生幸托本具般若，內薰爲因，外藉善知識引發爲緣，自知本有，發心趣向志願，了脫生死，要把無量劫來，生死根株，一時頓拔，豈是細事！若非大力量人，亦身擔荷，單刀直入者，誠難之難　古人道：如一人與萬人敵，非虛語也　大約末法修行人多，得眞實受用者少；費力者多，得力者少　此何以故？蓋因不得直捷下手處，只在從前聞見知解言語上，以識情搏量，遏捺妄想，光影門頭做工夫，先將古人玄言妙語，蘊在胸中，當作實法，把作自己知見　殊不知此中一點用不著，此正謂依他作解，塞自悟門　如今做工夫，先要剗去知解，的的只在一念上做，諦信自心，本來乾乾淨淨，寸絲不掛，圓圓明明，充滿法界，本無身心世界，亦無妄想情慮　即此一念，本自無生，現前種種境界，都是幻妄不實，唯是眞心中所現影子　如此勘破，就於妄念起滅處，一覷覷定，看他起向何處起，滅向何處滅，如此著力一挨，任他何等妄念，一挨粉碎，當下冰消瓦解，切不可隨他流轉，亦不可相續，永嘉謂要斷相續心者，此也　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　起時便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　只要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邊，單單的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任他是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亦力力挨拶將去，所謂直心正念眞如　正念者，無念也　能觀無念，可謂向佛智矣　修行最初發心，要諦信唯心法門　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個字，分明使人人信得及　大段聖凡二途，只是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　蓋吾人妙性天然，本不屬悟，又何可迷　如今說迷，只是不了自心本無一物，不達身心世界本空，被他障礙，故說爲迷　一向專以妄想生滅心，當以爲眞，故於六塵境緣，種種幻化，認以爲實　如今發心趣向，乃返流向上一著，全要將從前聞解，盡情脫去，一點知見乃法中不著　只是將自己現前身心世界，一眼看透，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　觀一切音聲，如風過樹，觀一切境界，似雲浮空，都是變幻不實的事　不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情慮，一切愛根種子，習氣煩惱，都是虛浮幻化不實的　如此深觀，凡一念起，決定就要勘他個下落，切不可輕易放過，亦不可被他瞞昧　如此做工夫，稍近眞切　除此之外，別扯玄妙知見巧法來逗湊，全沒交涉　就是說做工夫，也是不得已　譬如用兵，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古人說參禪提話頭，都是不得已　公案雖多，唯獨念佛審實的話頭，穩勞中極易得力　雖是易得力不過如敲門瓦子一般，終是要拋卻，只是少不得用一番　如今用此做工夫，須要信得及，靠得定，咬得住，決不可猶豫，不得今日如此，明日又如彼　又恐不得悟，又嫌不玄妙，者些思算，都是障礙，先要說破，臨時不生疑慮　至若工夫做得力處，外境不入，唯有心內煩惱，無狀橫起，或慾念橫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力倦，無可奈何　此乃八識中，含藏無

量劫來習氣種子，今日被工夫逼急，都現出來。此處最要分曉，先要識得破，透得過，決不可被他籠罩，決不可隨他調弄，決不可當作實事。但只抖擻精神，奮發勇猛，提起本參話頭，就在此等念頭起處，一直捱追將去。我者裏元無此事，問渠向何處來，畢竟是甚麼，決定要見個下落。如此一捱將去，只教神鬼皆泣，滅跡潛踪，務要趕盡殺絕，不留寸絲。如此著力，自然得見好消息。若一念捱得破，則一切妄念，一時脫謝，如空華影落，陽燄波澄。過此一番，便得無量輕安，無量自在。此乃初心得力處，不爲玄妙。及乎輕安自在，又不可生歡喜心。若生歡喜心，則歡喜魔附心，又多一種障矣。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心照不及處，自己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呪心，仗佛密印以消除之。以諸密呪，皆佛之金剛心印，吾人用之，如執金剛寶杵，摧碎一切物，物遇如微塵，從上佛祖心印秘訣，皆不出此。故曰：「十方如來，持此呪心，得成無上正等正覺。」然佛則明言，祖師門下恐落常情，故秘而不言，非不用也。此須日有定課，久久純熟，得力甚多，但不可希求神應耳。

凡修行人，有先悟後修者，有先修後悟者，然悟有解證之不同。若依佛祖言教明心者，解悟也。多落知見，於一切境緣，多不得力，以心境角立，不得混融，觸途成滯，多作障礙，此名相似般若，非眞參也。若證悟者，從自己心中樸實做將去，逼拶到水窮山盡處，忽然一念頓歇，徹了自心，如十字街頭見親爺一般，更無可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亦不能吐露向人，此乃眞參實悟。然後卽以悟處融會心境，淨除現業流識，妄想情慮，皆鎔成一味眞心，此證悟也。此之證悟，亦有深淺不同。若從根本上做工夫，打破八識窠臼，頓翻無明窟穴，一超直入，更無剩法，此乃上上利根，所證者深。其餘漸修，所證者淺。最怕得少爲足，切忌墮在光影門頭。何者？以八識根本未破，縱有作爲，皆是識神邊事。若以此爲眞，大似認賊爲子。古人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於此一關最要透過。所言頓悟漸修者，乃先悟已徹。但有習氣，未能頓淨，就於一切境緣上，以所悟之理，起觀照之力，歷境驗心，融得一分境界，證得一分法身，消得一分妄想，顯得一分本智。是又全在綿密工夫，於境界上做出，更爲得力。

凡利根信心勇猛的人修行，肯做工夫，事障易除，理障難遣，此中病痛，略舉二三：

第一，不得貪求玄妙。以此事本來平平貼貼，實實落落，一味平常，更無玄妙。所以古人道：「悟了還同未悟時，依然只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更無玄妙，工夫若到，自然平實。蓋由吾人知解習氣未淨，內熏般若，般若爲習氣所熏，起諸幻化，多生巧見，綿著其心，將謂玄妙，深入不捨，此正識神影明，分別妄見之根，亦名見刺，比前粗浮妄想不同，斯乃微細流注生滅，亦名智障，正是礙正知見者。若人認以爲眞，則起種種狂見，最在所忌。

其次，不得將心待悟。以吾人妙圓眞心，本來絕待，向因妄想凝結，心境根塵，對待角立，故起惑造業。今修行人，但只一念放下身心世界，單單提此一念向前，切莫管他悟與不悟，只管念念步步做將去，若工夫到處，自然得見本來面目，何須早計！若將心待悟，卽此待心，便是生死根株，待至窮劫，亦不能悟，以不了絕待眞心，將謂別有故耳。若待心不除，易生疲厭，多成退墮，譬如尋物不見，便起休歇想耳。

其次，不得希求妙果。蓋衆生生死妄心，元是如來果體，今在迷中，將諸佛神通妙用，變作妄想情慮，分別知見；將眞淨法身，變作生死業眞；將清淨妙土，變作六塵境界。如今做工夫，若一念頓悟自心，則如大冶紅爐，陶鎔萬象，卽此身心世界，元是如來果體，卽此妄想情慮，元是神通妙用；換名不換體也。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若能悟此法門，則取捨情忘，欣厭心歇，步步華藏淨土，心心彌勒下生。若安心先求妙果，卽希求之心便是生死根本，礙正知見，轉求轉遠，求之力疲，則生厭倦矣。

其次，不可自生疑慮。凡做工夫，一向放下身心，屏絕見聞知覺，脫去故步，望前眇冥，無安身立命處，進無新證，退失故居。若前後籌慮，則生疑心，起無量思算，較計得失。或別生臆見，動發邪思，礙正知見，此須勘破，則決定直入，無復顧慮。大概工夫做到做不得，正是得力處，更加精采，則不退屈，不然則墮憂愁魔矣。

其次，不得生恐怖心。謂工夫念力急切，逼拶妄想一念頓歇，忽然身心脫空，便見大地無寸土，深至無極，則生大恐怖。於此若不勘破，則不敢向前，或以此豁達空，當作勝妙。若認此空，則起大邪見，撥無因果，此中最險。

其次，決定信自心是佛。然佛無別佛，唯心卽是，以佛眞法身，猶若虛空，若達妄元虛，則本有法身自現，光明寂照，圓滿周徧，無欠無餘，更莫將

心向外馳求。若絕此心別求，則心中變起種種無量夢想境界，此生滅神變現，切不可作奇特想也。然若清淨心中，本無一物，更無一念，凡起心動念，即乖法體。今之做工夫人，總不知自心妄想，元是虛妄，將此妄想，誤爲眞實，專只與作對頭，如小兒戲燈影相似，轉戲轉沒交涉，弄久則自生怕怖。又有一等怕妄想的，恨不得一把提了，拋向一邊，此如捕風捉影，終日與之打交滾，費盡力氣，再無一念休歇時。纏綿日久，信心日疲，只說參禪無驗，使生毀謗之心，或生怕怖之心，或生退墮之心，此乃初心之通病也。此無他，蓋由不達常住眞心，不生滅性，只將妄想認作實法耳。若要透得此關，自有向上一路，只須離心意識參，離妄想境界求。但有一念起處，不管是善是惡，當下撇過，切莫與之作對，諦信自心中，本無此事。但將本參話頭，著力提起，如金剛寶劍，魔佛皆揮。此處最要大勇猛力，大精進力，大忍力，決不得思前算後，決不得怯弱。但得直心正念，挺身向前，自然巍巍堂堂，不被此等妄想纏繞，如脫鞲之鷹，二六時中，於一切境緣，自然不干絆，自然得大輕安，得大自在。此乃初心第一步工夫得力處也。

已上數則，大似畫蛇添足，乃一期方便語耳。本非究竟，亦非實法。蓋在路途邊，出門一步，恐落差別歧徑，枉費心力，虛喪光陰，必須要眞正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所謂行步平正，其疾如風，其所行處，可以日均相倍矣。要之，佛祖向上一路，不涉程途，其在初心方便，也須從者裏透過始得。

又卷四五《憨山緒言》 有物者，不可以語道。夫萬物紛紜，非有也，有之者，人也。人不有，則萬物何有？凡有物者，殉物者，幾亡人人亡矣，孰與道哉？物與人也，甚矣夫。

忘物者，不足以致道。夫不有物者，達物虛，物虛，則不假忘而忘矣。而云我忘物已，我忘物已，有所可忘，非眞忘，故云不足以致道。

淪虛者，未足以盡道。夫心不虛者，因物有，物虛而心自虛矣。心虛物虛，則心無而有，物虛心虛，則物有而無，如斯則又何滯哉？而必以虛爲虛，取虛爲極，是淪虛也，何盡道？

忘與不忘俱忘。忘忘矣，而必拘俱，忘忘矣，而不拘俱，難。噫，至矣哉！安得無忘而無不忘，無俱而無不俱者，而與之言忘俱耶？

今夫致道者，在塵必曰動易體，出塵必曰靜易造。以動易者，如實石火，以靜易者，如可急流。石火似有，急流似停，易此者，是不達動靜之原，生滅之本也。

被物動者，我之捐也，不有我，孰能動哉？觀夫長風鼓於大地，木折而竅號，於太虛何有焉。故至人無我，虛之至也，以其虛，故不動。心體原眞，習染成妄，故造道之要，但治習，治習之要，純以智。嘗試觀夫融冰者焉，火勝則冰易消，智深則習易盡。

我信人不信，非人不信，信不及也；人信我不信，非我不信，不足信也。故我信信心，人信信言，言果會心，則無不信矣。

銖兩移千鈞之宰重，一私奪本有之大公，私也者，圓明之害，生死之蔀也。是以，得不在小，失不在大，聖人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地。

勞於利，勞於名，勞於功，勞於道，其勞雖同，所以勞則異也。是以，有利不有名，有名不有功，有功不有道。有道者，道成無不備。

陸魚不忘濡沫，籠鳥不忘理翰，以其失常思返也。人而失常不思返，是不如魚鳥也！悲夫！

趣利者急，趣道者緩。利有情，道無味，味無味者，緩斯急也。無味，人孰味之？味之者，謂之眞人。

心本澄淵，由吸前境，渾濁其性，起諸妄擾，悶亂生惱，推原其根，其過在著。

一翳在眼，空華亂起，纖塵著體，雜念紛飛，了翳無華，銷塵絕念，至細者大，至微者著，細易輕，微易忽，衆人不識，聖人兢兢，由乎兢兢，故道大功著，萬世無過。

物無可欲，人欲之，故可欲。欲生於愛，愛必取，取必人，人則沒，沒則己小而物大，生輕而物重，人亡而物存。古之善生者，不事物，故無欲，雖萬狀陳前，猶西子售色於麋鹿也。

吾觀夫狎虎狼者，雖狎而常畏，恐其食己也，故常畏。色欲之於人，何啻虎狼哉？人狎而且玩，食盡而心甘，恬不知畏，過矣乎！虎狼食身，色欲食性。

色欲之於人，無敵也，故曰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爲道者。吾意，善敵欲者，最以智，助智以厭。厭則懼，懼則遠，遠則淡，淡則忘。忘之者，望形若偶人，視味如嚼蠟，何欲哉！

難而易，易而難，衆人畏難而忽易，聖人畏易而敬難，是以道無不大，德

無不弘，功無不成，名無不立

世之皆以功名爲不朽，謂可以心致，故勞心；謂可以形致，故勞形　且夫盡勞而未必樹，樹而未必固　吁！去聖人孰能固哉？不固則朽，何固哉？吾謂不朽者，異夫是，知吾之不朽，不朽矣！

榮名者跂名，榮位者跂位，既跂矣，辱何加焉？故曰：跂者不立　不立者無本，無本而名位之兢兢乎得失也，何榮哉？

富不大，以其蓄，有蓄則有亡，故不大　貴不至，以其高，有高則有下，故不至　是知達人無蓄，故富莫大焉，無高，故貴莫至焉

藏迹者非隱，迹隱而心未必忘；馮名者非顯，名顯而道未必著，故隱非正，顯非大　吾所謂隱顯者，異乎是　吾所謂隱顯者，隱於體而顯於用也　體隱則廓爾太清，萬境斯寂；用顯則森然頓現，一道齊觀　如斯，則逆順隨宜，窮通一致矣　噫！處此者，博大眞人哉！

君父之命不可逃，況大命乎！嘗試觀夫負小技而不達大命者，居常爲失意，當分爲棄時，故踔躍之心，憤激託言而要乎世　噫！過矣！夫達士觀之，猶人酣酒夜行，而射穎於柱，抱布鼓而號救於天也　雖然，布鼓存焉，知命者不取

以機爲密，非密矣，以道爲密，密也　夫吾嘗觀夫弄弩者，发发然百發而數獲，此善者也；而況不善者乎？善爲道者能宥物，不發而物無所逃，故密莫大焉，勁莫至焉

天地循環，千變萬化，死生有常，人莫之測　不測其常，狥物而忘，聖人返物，故乃昌

人棄我取，故人之所有我不有，我之所有人不有　人非不有，以其不知有，故不有，設知有，我何異哉！

塵垢污指，必濯而後快；貪嗔害德，而不知祛，是視德不若一指也　指污有生，德害失性

負重者累，多知者勞　累久則形傷，勞極則心竭，殆已！所以殆者，事外也　是以重生者，事內不事外，循己不循人，志存不志亡

變通，難言也　人莫不以趣利避害爲然，而吾實不然　亦有夫利害置前，而不可卻者，變也，何通耶？衆人隨之，君子審之，聖人適之　適之則不有，以其不自有，故不有

人謂之盜物者爲盜，非盜也；吾謂之盜心者爲盜，確已夫　夫盜，盜物未必盡，有禦必不入，設入必獲，獲則死無容　既死矣，奚盜哉？夫盜，盜心必盡失，禦急而愈入，設獲且生，而多又縱之，尤有誨之者，愼之哉！

道盛柔，德盛謙，物盛折　是以，柔愈強，謙愈光，折愈亡　古之不事物者，故乃長

密於事者心疏，密於心者事達，故事愈密，心愈疏，心愈密，事愈達　心不洗者，無由密，是以聖人貴洗心，退藏於密

一刺在膚，側掉而不安，衆刺在心，何可安耶？刺膚膚潰，刺心心亡

大威可畏　觀夫天地肅殺者，大威也　萬物雖衆，靡靡然孰能當之，故夫人有威者，承天也　天威至公，人威効公；天威愛物，人威主生　化人無功，化己有功　己果化，而人不化自化矣　徵夫觀德人之容，使人之意也消，信夫！

治逆易，治順難，逆有對，順無知　故有知者，遇逆如甘露，畏順如鴆毒，愼之至也　以其愼，故守不失　愼也者，成德之人歟！

心體本明，情塵日厚，塵厚而心日昏矣　是以聖人用智不用情，故致道者，以智去情，情忘則智泯矣　忘情者，近道哉！

智鉅事微　善達事者莫若智，故智之器，挫銳解紛無不利　嘗試觀夫片雪點紅爐，清霜潤烈日，以其勝之也　故自勝者，孰能禦之

人以大巧，我用至拙，人巧以失，我拙以得　故善事道者，棄巧取拙，無不獲

順我者喜，逆我者怒，喜怒迭遷，好惡競作，日益其過　推原其由，本乎不覺，不覺，即忘返也

忘口體，極耳目，與物鑊鑠，人謂之樂　何樂哉？苦莫大焉　隳形骸，泯心智，不與物伍，人謂之苦　何苦哉？樂莫至焉　是以樂苦者，苦日深；苦樂者，樂日化　故效道之人，去彼取此

天地不勞而成化，聖人以勞而成功，衆人因勞而遂事　事遂者逸，功成者退，故曰：功成事遂身退，天之道　多財者驕，高位者慢，多功者伐，大志者狂，勝才者傲，厚德者下，實道者隨

不了假緣，橫生取捨，識風鼓扇，浩蕩不停　如海波澄，因風起浪，風若不起，波浪何生，識若不生，萬緣何有？故致道者，不了即生，了即無生也

善哉！

源不遠，流不長；道不大，功不固。是以聖人德被羣生，功流萬世，以其道大也。有大道者，孰能破之。

目容天地，纖塵能失其明；心包太虛，一念能塞其廣。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禍患之本也。故知幾知微，聖人存戒。

自信者，人雖不信，亦信之矣；不自信者，人雖信，亦不信之矣。故自信敦誠，人信易欺，誠者日精，欺者日淪。智照識惑，惑起千差；照存獨立，故致道者，以照照惑，貴智不貴識。

觀夫市人奔行，失足於窪，然必惕然揮臂以自誓者，爲嫌其污履也。今夫人者，處下德而晏然，不惕不誓，是自短於市人，而土苴其道德也。悲夫！人皆知變之爲變，而爲之變，而不知變有不變者存焉。苟知其不變，則變不能變之矣。苟不知其不變，雖無變，何嘗不變哉！請試觀夫聖人，身循萬有，潛歷四生，紜紜幷作，而無將無迎者，是處其不變而變之也，何變哉？若夫人者，形若槁木，而心若飄塵，物絕跡而猶呻吟，是無變也，何嘗不變哉？

寢息坐卧，所以逸身也；止絕攀緣，所以逸心也。身逸者忘墮，心逸者志精。故養道者，忘形師心，道乃貞。

天地大，以能含成其大；江海深，以善納成其深；聖人尊，以納污含垢成其尊。是以，聖人愈容愈大，愈下愈尊，故道通百劫，福隆終古，而莫之爭。

視民爲吾民，善善惡惡，或不均；視民爲吾心，慈善悲惡，無不眞。故曰：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之謂同仁。

見色者盲，見見者明；聞聲者聾，聞聞者聰。是以全色全見，盡聲盡聞，無不融；聲色俱非，見聞無住，此之謂大通。

衆念紛紛不止，無以會眞。若以衆念止衆念，則愈止愈不止矣；若以一念止衆念，則不止而自止矣。吾所謂一念者，無念也。能觀無念，不妨念念，而竟何念哉？雖然，實無念者，賢也，夫曾不知其爲欛也。

心體元虛，妄想不有。若了妄不有，雖有而不有也；不了妄不有，雖不有猶有之也。故妄想如空花，其根在眼眚，了眚花不無，空體常寂滅。

夫平居內照似有，及涉事即無者，直以心境未融，前塵未了，而爲留礙也。故造道者，不了前塵，縱心想俱停，猶爲趣寂，故於至道不取。

體寂用照，用不失體，即照而寂；體不離用，即寂而照。是以，體寂若太虛，用照如白日，故萬變無虧，無幽不鑒。

前無始，後無終，萬劫一念，六合一虛，人物齊軌，大小同狀，晝夜不變，死生不遷，此之謂常。然體此者，似人而天，誰爲之愍。

事小理大，事有千差，理唯一味。善理者，即事無外，隱顯存亡莫之二是以，至人愈動愈靜，無不寓。

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有心求。有心執有，無心著無，是二俱非，則超然獨立。所以大人無對者，以其無可當情也。

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虛鎔，逢緣自在，心如圓鑑，來去常間。善此者，不出尋常，端居妙域矣。

大忘不忘，無不忘；用意忘者，愈忘愈著。執著者，未喻道，果喻道，何不忘耶？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

游魚不知海，飛鳥不知空，凡民不知道。藉若知道，豈爲凡民哉！吾意，善體道者，身若魚鳥，心若海空，近之矣！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揚眉瞬目，或飲與啄，左之右之，無時不察。察久念裂，劃然自得。自得者自知，人莫之識。

天地之功，不捨一草；滄海之潤，不棄一滴；圓明之體，不離一念。是知一念之要，重矣夫！

眞心至大，此身至微。是以，明眞心者，返觀此身，猶若片雲浮於太清，任往任來，翛然無寄。由無寄故，處世若寄焉。

爲有爲，無能爲，爲無爲，能有爲。是以聖人無爲而無不爲也。吾所謂聖人無爲者，蓋即爲而不有其爲，非若寒灰枯木，而斷然不爲也。

太虛遊於吾心，如一漚在海。況天地之在太虛乎，萬物之在天地乎，此身之在萬物乎，外物之在此身乎？嘻！眇小哉！以其小，故大。

天地寂，萬物一，守寂知一，萬事畢。處此道者常不忒，以其不忒，故作做云爲俱不失。不失者，謂之眞人。

超然絕待，大同也。夫不同，則物我二，物我二，則形敵生。有形敵者，待莫甚焉，何絕哉？吾意，善致道者，貴兩忘，兩忘則物我一，物我一則形敵忘，形敵既忘，誰待哉？絕待故大，大故同。大同者，謂之聖人。故曰：會萬物而爲己者，其唯聖人乎！

山河大地，一味純眞，心若圓明，天地虛寂。故達此者，外觸目無可當情，中返觀了無一物。如斯則室空絕跡，物物徒云，身寄寰中，心超象表矣。靜極則心通，言忘則體會。是以，通會之人，心若懸鑑，口若結舌，形若槁木，氣若霜雪。噫！果何人斯！願與之遊也。

其形似拘拘，其中深而虛虛，眼若不見，耳若不聞，昏昏閟閟，人望之而似癡，若亡人而不知偶誰，吾請以爲師。

世間所有，皆若夢存，夢中不無，覺後何有？故不覺何以超有，不超有何以離世？吾所謂離世者，非離世，離世在即世而離世也。即世而離世者，謂之至人。

知有爲始，極盡爲終，策知以智，運極以權。權也者，涉有也，涉有處變，古有萬變而不知其正者，根本存焉。今夫不本而誇善變者，是由自縛而解人，人見而必哂，雖孺子大笑之。

直達謂之頓，密造謂之漸。直達詣眞，密造除僞。眞不詣，僞不除，僞不除，眞不極。由是觀夫僞也者，眞之蔽賊？道之害賊？德之累賊？

圓融該攝，廣大交徹，全事全理，隱顯莫測。一多互含，多一互入，舉一通收，不妨羅列。小大不殊，凡聖不隔，常泯常照，常起常寂。心不可思，言不可議，日用尋常，曾無欠闕。常在其中，不勞途涉，此之謂至極。

大言載道，小言載名，至言忘言，載名者近，載道者遠，忘言者通。是故，近則易親，遠則易毀，通則莫測。以其至，故莫測，居莫測者，謂之神化。

孤掌不鳴，不虛無響，絕待無言。由是觀之，言者有待而然也。雖然，言言於無言，言即無言矣。無言者，言之不及也。吾意，箋得無言者，在遺言言既遺，而無言者得矣，何言哉！

傳記

錢謙益《大明海印憨山大師廬山五乳峯塔銘》

我神宗顯皇帝，握金輪以御世，推慈聖皇太后之志，崇奉三寶，以隆顧養。上春秋鼎盛，前星未耀，慈聖以爲憂，建祈儲道場於五臺山，妙峯登公與憨山大師，實主其事，光宗貞皇帝遂應期而生。於是二公名聞九重，如優曇鉢華，應現大際。妙峯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師有雷陽之行。其機緣勝緣，橫見側出，而出入博之可得而測也。大師之遷化於曹溪也，大宗伯宣化爾公，親見其異，爲余道之。已而南海陳道祥以行狀來謁余夫塔。余曰：「有吾師宣化公在，他日請爲第三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廬山者曰福善，奉全身歸五乳，而留爪髮於曹溪，走書來告曰：「大師東遊，得子而憙曰：『剎竿不憂倒矣。燈燄明落，晧言熹熹，所以付囑者甚至，塔前之銘，非子誰宜爲？』余何敢復辭！

謹按，師諱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彥高，母洪氏。夢大士抱送而生。七歲，叔父死，屍於牀，問母從何處去，即抱死生去來之疑。九歲，能誦《普門品》。年十二，辭親入報恩寺，依西林和尚，內江趙文肅公學其頂曰：「見他日大天師也。」十九祝髮，受具戒於無極某公。聽講《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慕清涼之爲人，字曰澄印。從雲谷會公縛禪於天界寺，發憤參究，疽發於背，禱護伽藍神，願頌《華嚴》十部。乞假三月以畢禪期。禱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內，恍在夢中，出行市中，儼如禪坐，不見市有一人也。

雪浪恩公，長於師一歲，相依如無著、天親。嘉靖丙寅，寺燬於火，誓相與舍德俟時，以期興復。師既歸然出世，而雪浪卒爲大論師修治故塔，稍酬誓願焉。師嘗聽講於天界，廁溷清除，了無人蹟，意主東淨者，非常人也。訪之，一黃面病僧，目光激射，遂與定參訪之約。質明，則已行矣，追妙峯登公也。師以江南習氣輭暖，宜入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擊厲，遂飄然北邁。天大雪，乞食廣陵市中曰：「吾一鉢足以輕萬鍾矣。抵京師，妙峯衣褐來訪，須髮鬱茂，如河朔估客，師望其眸子識之，相視一笑。參徧融貞公，融無語，惟張目直視。又參笑巖，巖問：「何方來？」曰：「南方來。」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巖曰：「子卻來處分明，遊盤山至千像峯石室，見不語僧，遂相與樵汲度夏，時萬曆元年癸酉也。

明年，偕妙峯結冬蒲坂，閱《物不遷論》，至梵志出家，頓了旋嵐偃壑之旨，作偈曰：「死生晝夜，水流花謝，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峯一見遽問師何所得？師曰：「夜來見河中兩鐵牛，相鬬入水去，至今絕消息。」峯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遇牛山法光禪師，坐參請益。法光發音如大鼓，師深契之。送師《遊五台詩》云：「雪中師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師居北臺之龍門，老屋數椽，在萬山冰雪中，

春夏之交，流潦衝擊，靜中如萬馬馳驟之聲，以問妙峯，峯舉古人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語。師然之，曰：尋緣溪磵，危坐其上，初聞水聲宛然，久之忽然忘身，衆籟闃寂，水聲不復聒耳矣。一日粥罷經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既覺，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說偈以頌之。

遊雁門，兵使胡君請賦詩，甫搆思，詩句適塞喉吻，從前記誦見聞，一瞬現前，渾身是口，不能盡吐。師曰：此法光所謂禪病也，惟睡熟可以消之。擁衲跏趺，一坐五晝夜，胡君撼之不動，鳴擊子數聲，乃出定。默坐卻觀，如出入息，住山行腳，皆夢中事，其樂無以喻也。還山，刺血書《華嚴經》，點筆念佛，不廢應對，口頌手畫，歷然分明。隣僧異之，率徒衆來相聽，已皆讀敎而去。嘗夢與妙峯夾侍清凉大師問宗，初入法界圓融觀境，隨所演說，其境即現。又夢登彌勒樓閣聞說法，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也。

師既建祈儲道場，遂遠遵東海之牢山，慈聖命龍華寺僧瑞菴行求得之，遣使再徵不能致，賜內帑三千金，復固辭，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有矯詔賑饑之事，山東歲凶，以此廣聖慈於饑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賑籍還報，慈聖感歎，率闔宮布金造寺，賜額曰海印。師詣京謝恩，爲報恩寺請藏，上命師齎送，因以便歸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經之日，光如浮橋北度，經在塔光中行也。師還，以報恩本末具奏，曰：願日減膳羞百金，十年工可舉也，慈聖許之。歲乙未，而黃冠之難作，師住山十三年，方使說法，東海彌離車地，咸向三寶，而黃冠以侵占道院，飛章誣奏，有旨逮赴詔獄。先是慈聖崇信佛乘，敕使四出，中人讒搆，動以煩費爲言，上弗問也。而其語頗聞於外庭，所司遂以師爲奇貨，欲以株連慈聖左右，並按前後檀施，帑金以數十萬計。考掠備至，師一無所言，已乃從容仰對曰：公欲某誣服易耳，獄成將置聖母何地乎？公所按數十萬，在縣官錙銖耳，主上純孝，度不以錙銖故，傷聖母心。獄成之後，懼無以謝聖母，公窮竟此獄，將安歸乎？主者舌吐不能收，乃具獄上，所列惟賑饑三千金，有內庫籍可考，慈聖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州，非上意也，達觀可公，急師之難，將走都門，遇於江上，師曰：「君命也，其可違乎！」爲師作《逐客說》而別。

師度庾嶺，入曹溪，抵五羊，緒衣見粵帥，就編伍於雷州。歲大疫，死者相枕籍，率衆掩骼，作黃鷰法會，大雨平地三尺，瘴氣立解。參政周君，率學子來扣擊，舉通乎書夜之道而知發問，師曰：此聖人指示人，要悟不屬生死一着耳。周君憮然擊節。粵之孝秀馮昌歷輩，聞風來歸，師擬大慧冠巾說法，講禪室於壁壘間。說《法華》至《寶塔示現》，娑婆華藏，涌現目前，開悟者甚衆。居粵五年，乃克住錫曹溪，歸侵田，斥傾舍，屠門酒肆，蔚爲寶坊，繙白室集，攝析五用，大鑒之道，勃焉中興。甲寅夏，師在湖東，慈聖賓天，詔至慟哭，披剃返僧服。又二年，念達觀法門死生之誼，赴葬於雙徑，爲作茶毘佛事。箴吳越禪人之病，作《擔板歌》。弔蓮池宏公於雲棲，發揮其密行，以示學者。自吳門返廬山，結庵五乳峯下，效遠公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住曹溪。天啓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來訪，劇談信宿，公謂師色力不難百歲，更坐二十餘夏如彈指耳。師笑曰：老僧世緣將盡，幻身豈足把翫哉！別五日，果示微疾。韶陽守張君來問，師力辭醫藥，坐語如平時。既別，沐浴焚香，集衆告別，危坐而逝，十月三十一日也。曹溪水忽涸，百鳥哀鳴，夜有光燭天。三日入龕，面顏發紅，鬚髮皆長，鼻端微汗，手足如綿。僧徒驚告，謂師復生。嘉公語余，衰老赴闕，跋涉二萬里，何所爲哉？天殆使爲師作末後證明耳。嗚呼！知言哉！

師長身魁碩，氣宇堂堂，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如日晒雨潤加被而人不知。山東再饑，師盡發其困，親泛舟至遼東糴豆，以賑旁山之民，或免捐瘠。稅使填粵師有障，嘷市民以白幟作難，墓噪圍帥府，師緩頰諭稅使解圍，不動聲色，會城以寧。珠船千艘，罷採不歸，剽掠海上，而開礦之役，繹騷尤甚。採使謁曹溪，使以佛法攝受，徐爲言開採利害。由是，珠船罷採不入海，而礦額令有司歲解。制府戴公詒書謝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廣大也。」師爲余言，居北臺，大雪高於屋數丈，昏夜可鑑毛髮，堅坐待盡，身心瑩然，遲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攜行雪洞中，里許乃出。當詔獄拷治時，忽入禪定，榜筆刺爇，若陷木石。遙年在雷陽，聞侍者趣呼，逮繫毒楚卒發，幾無完膚，此《楞迦筆記》所由作也。師東遊至嘉興楞嚴寺，萬衆圍繞，有隸人如狂易狀，搏頰不已，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陰，聞肉身菩薩出世，附隸人身求解脫耳。」師爲說三皈五戒，問：「解脫否？」曰：「解脫竟。」憮然而覺，師之樹大法幢，爲人天眼目，豈偶然哉？

師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前後得席弟子甚衆。從師於獄，職納槖饘

者，福善也；終始相依於粵者，善與通炯，超逸，通岸也　貴介子弟，剛腎然燈，以求師道，現大士像於瘡痂中，而坐脫以去者，即墨黃納善也；粵士歸依者，馮昌歷爲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劉起相，陳迪祥，歐文起，梁四相，龍璋，皆昌歷之徒也　師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若干卷、《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又若干卷　嗟乎！師於世間文字，豈不逮古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　師於出世間義諦，豈必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　惟師夙乘願輪，以大悲智入煩惱海，以無畏力處生死流，隨緣現身，應機接物，末後一著，全體呈露　後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緣，是豈可以語言情見，擬議其短長者哉？是故，讀師之書，不若聽師之言，聽師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錫，夷考其生平，而有以知其願力之所存也　謙益下劣鈍根，荷師記莂，援據年譜行狀，以書茲石　其詞密繁而不殺者，欲以示末法之儀的，啓衆生之正信也　銘曰：

人生出沒，五濁世間，生死之途，屹立重關。重關峻復，誰不退墮？師子奮迅，一擲而過。濟河焚舟，縣車束馬，一鉢飛渡，誰我槃者！冰山墊伏，雪窖沉埋，冰解凍釋，水流花開。光明四照，上徹帝闕，榮名利養，匪我思存。震霆赫怒，我性不遷，衝楊木索，說法熾然。覺範朱崖，妙喜梅州，雷陽萬里，謂我何求！單持應器，橫戈杖錫，毀形壞衣，古有遺則。大鑒重徵，靈昭不昧，屈眴之衣，如施畫繪。師之示現，如雲出谷，觸石膚寸，雨不待旅。雲歸雨藏，山川自如，孰執景光，以窺太虛。福德巍巍，文句璀璨，視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來，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長照覺路。

天啓七年丁卯九月朔，常熟幅巾弟子錢謙益謹述

陸夢龍《憨山大師傳》

師諱德清，全椒人，姓蔡　母洪氏，夢大士攜童子入門，抱之遂娠　及誕，白衣重胞　居常不樂俗，年十二，聞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從之　父不聽，母曰：「養子從其志　迺送入寺　時無極講經西林，雪浪長師一歲，先依無極，見師如夙契　十九，從無極聆《華嚴玄談》，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悟法界圓融無礙之旨，切慕清涼之爲人，自字澄印　每於講會，密察方僧可爲侶者　一日，見後架潔清，思淨頭必非常人，比見，乃黃腫病僧　每早起事必辦，不知何時灑埽也，故不寢以偵之，則當衆方放參時，已糞除畢　數日，淨頭病，師問：「安否？」答曰：「業障身病已難支，而饑病又難當，每見行齋食，恨不俱放下」　師袖果餌親之，問其號曰妙峯，蒲州人　因相期結伴爲遠遊　既數日，則已去矣　更六年，師至長安，有稱醫客相訪者，長鬚髮，衣褐衣，入門即問認否？　師視其兩目，忽記昔天界病淨頭也，云爲山陰王請內藏來　師追妙師至河東，山陰王留結冬，訂刻《肇論》　向於《不遷論》末明旋風偃嶽之旨，忽悶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歸，鄰人曰：「昔人猶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豁然了悟　初師方七歲，叔死，叔母撫尸而哭，曰：「天耶，那裏去也！」師愕然，問：「叔身在此，又往何處？」曰：「死矣！」意死向何處去？　疑之　未幾，次嬸舉子，隨母往視　見嬰兒，問母，何從入嬸腹中？　母拍一掌云：「爾從何入爾母腹中耶？」又切疑之　自此，死去生來之故，耿耿於懷　至是，如冰澌泮矣　明日，妙師問所得，師曰：「夜來見河邊兩個鐵牛，相鬬入水中去也，至今絕消息」妙師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

時伏牛山法光禪師在王所，示以離心意識，參出凡聖路學，師深領其旨，每歎曰：「光師談論，如天鼓音」一日搜師詩讀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復笑曰：「佳則佳矣，那一竅欠通在」師問：「和尚通否？」曰：「三十年來，拏龍捉虎，今日草裏走出兔子來下一跳」師曰：「和尚不是拏龍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勢，師把住，以手捋其鬚曰：「說是兔子，恰是蝦蟆」光笑休去　一日謂公不必他往，願同老伏牛，是相望也　師同妙師登五臺，光以詩送云：「雪中獅子騎來看，洞裏潛龍放去休」問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師言禪道，久無師匠，比見光師，始知有宗門作略　大方主人，爲卜居北臺之龍門，大風時作，萬竅怒號，意喧之　問妙師，師曰：「境自心生，非從外來，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耳根圓通」初師日坐溪橋，水聲宛然　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念即不聞　一日，忽然忘身，音聲俱寂，自此衆響闃然，不復爲擾矣　人餉師米三斗，日食麥麩和菜，以合米爲飲送之，半載有餘糧　偶粥罷經行，忽入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　及覺，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時年三十七　悟後無可請益，乃展印《楞伽經》　既夙所未講，但以現量照之，少起識心，即不容思量　如是者八閱月，全經旨趣了然量中　一夕，夢入金剛窟，石門榜大般若寺，見清涼大師倚卧床上，妙師左侍，師趨入禮拜右立　大師開示初入法界圓融觀

境，謂佛剎互入，主伴交參，往來不動之相。纔說其境，其境頓現，自知身心交參涉入，妙師問曰：「此何境界？」大師笑曰：「無境界境界。」又夢履空上昇，入廣大樓閣，瞻禮彌勒，聞其說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生死，淨無諸佛。」自此，識智之分，了然心目。

萬曆辛巳，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於武當，皇太后遣官於五臺，就本寺建道場。訖癸未，師以臺山虛聲難久居，遂蹈東海之上，易號憨山，尋清涼《疏》所謂邪羅延窟者，即東海牢山也。聖母以五臺祈嗣之勞，訪求三人，大方、妙峯俱至，命龍華寺住持至海上喻師，尋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發三千金，爲師建庵，師俱辭。丙戌，敕頒十五藏經，散施天下名山，慈聖以其一送東海牢山，無可供奉，命合宮布金修寺，賜額曰海印。是冬，禪室成，靜坐，夜起見海，忽身心世界，當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入室取《楞嚴》證之，開卷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全經觀境，了然心目，述《楞嚴懸鏡》一卷。丁亥開堂說戒，四方衲子日益至，作《心經直說》，以《懸鏡》文簡，學者不易入，始創意述《楞嚴通議》。己丑，爲報恩寺請藏，齎送至龍江，便道省親，且欲重修本寺，師出家處也。乞聖母日減膳羞百兩，積之三年可舉，慈聖俞之。甲午冬，入賀聖節，命說戒於慈壽寺，再請舉修報恩寺，上命徐俟明年。乙未，逮師。先是上數惡內使以佛事請用太煩，偶以他故觸聖怒，有忌送經使者，因之發難，遂假前方士流言，擊登聞鼓以進，下鎮撫司獄。望風旨者，盡令疏向所出諸名山施資十數萬，計嚴訊之。師曰：「媿爲僧無以報國恩，今安惜一死，以傷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安承奉，非臣子所以愛君之心也，有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餘金，而前所辭建庵金，使者不敢復命。師曰：「古人矯詔濟饑，今歲凶，何不廣聖慈饑民乎？」令僧與使者遍散之，僧道孤老獄囚，各取所司印籍以復。至是，請嚴內支籍，代賑之外無他。上意解，時相國洪陽張公，暨諸當事，嘗救甚力。後張語人曰：「人知憨公爲大善知識，不知有社稷陰功也。」衆聞之悚然。

出獄，戍雷州。侍御樊公繼謫，問：「雷陽風景何如？」師方註《楞伽經》，拈卷示之曰：「此雷陽風景也。」督府命往曹溪，闢堂濟源，行化之外，普潤枯瘠。癸卯，達觀在京師，適妖書發難，下詔獄訊，以爲師之故，檄還戍所。因憶達師云：「《楞嚴》說七趣因果，世書無對解者。」師云：「《春秋》乃明明王果之書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乙巳渡瓊海，夜望郡城氣索然，遂行謂衆云：「瓊城將有災，行後，地大震，陷城東隅，暨官民廬舍，仆明昌塔，壓碎師所寓樓。先時，郡士大夫競留師，師不止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陽，游南嶽，禮八十八祖道影。丙辰登匡山，避暑金竹坪，註《肇論》。曾某，以五乳貽，師喜其境幽，將投老焉。爲達觀荼毘，手拾頂骨，藏於文殊臺。丁巳下山，弔雲棲，說法淨慈之宗鏡堂，日遶千指。歸閉關謝衆，效遠公六時刻香代漏，專心淨業。著《華嚴綱要》，重述《圓覺》、《起信直解》、《莊子內篇》註。粵方伯吳公，暨諸弟子固請，復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爲弟子戒期，講《楞嚴》、《起信》諸經論。晚參示衆云：「老人穩坐匡廬，今日踰河越嶺，爲着甚麼？爾曹愼毋作容易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陽太守挾醫問疾，師不御。侍者請垂一言，師曰：「金口所演，尚成故紙，我又何爲？」自後不語，端坐而逝。

初，外道羅清，以其教遍行東方，絕不知有佛法，師居東漸久，其長率衆來歸，開講大化，遂遍東海。嶺南佛法久廢，海門周公攝南韶，集諸子問道於師。周鼎石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師答：「此聖人指人要悟，不關生死一着。」公擊節歎服。有龍璋者，聞師論心異之，歸謂其友馮昌歷曰：「此來禪師說法甚奇特，因共請益，師開示以向上事，諦信不疑。自是王侍御安舜、歐文起、梁四相等，相率歸依，士人向慕，法化大行。雖上下崇禮，奉爲法王，而有爲之事，雀角至再，然當事有結轖，則必乞師解之。稅使者惡大將軍，因粵苦閩艚運米，新督府閩人也，公子舟次白艚之旁，藉口以大將軍資，公子行，閩士民數千人，沉公子舟，持戈圍帥府甚急，帥令中軍詣關，涕泣求救。師遂破關往諭，從容開曉，使者悟，俾教亂民。師先往大言於衆曰：「諸君所爲，欲食賤米耳，今犯大法，當取死，即有賤米，誰食之耶？」圍乃解，會城以寧。復甦採珠之擾。其在東海，敕賜殿成，勢家冀奪道場，搆方外黃冠，稱侵其道院事，下萊州，無賴數百，喧競合圍。師令侍者他往，獨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銅牌利刀，出其鞘，擬殺師。師笑視之曰：「爾殺人何以自處？」其人氣索，收牌刀，圍行城外二里許，將東西行，師躡踏，請首者同至寓處，閉門解衣磅礴，談笑自若，取瓜果共嗽之。一市喧云：「方士殺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衆惶懼，皆叩首求解。師曰：「爾勿懼，亦勿辯，第聽吾言。」太守問：「狂徒殺僧耶？」師曰：「未也。來捕時，僧方與彼同食瓜果耳。」太守

曰：何關？』曰：『市闐耳。』太守命三木，師曰：『將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地方驅之，不三日盡解散。

師於詩文，天才駿發，少年入長安，王元美諄諄誨以詩法，師不答，瞠目視之。敬美一見笑曰：『阿哥輸却維摩了也。』論曰，莊生云：『以聖人之學，教聖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訪師者三，語甚洽。余謂師用世異才也，贈以詩曰：『出世還應用世人。』師不語，其意深自得。又謂師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須其人精心求之，我求何益？』初，師在海上，即墨黃生納善，年十九，參究堅切，脇不至席，對大士破臂然燈，保師速還。火發瘡痛，日夜危坐，持觀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結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畫。求隨師出家，師不許。生乃曰：『弟子打個觔斗來，師又何能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脫。此豈所謂其人耶？非耶？其在嶺南，則馮昌歷、五乳之患難不二者爲福善。

賜進士出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會稽陸夢龍君啓撰

紀事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一〇《法語・答德王問》　承大王諭使者，訪問山僧修行直捷法門云：『王已能持不殺戒，齋蔬三年，但念未後一著爲急，有何法修持？至臨終安樂，後世不迷。』此乃大王宿習，般若根深，積生修習，故今處富貴尊位，不昧本來一念，眞切參求法要，山僧愚劣，敢以實對。惟佛說法度人，如應病之藥，方便多門，不是一種，自教流此土，古今依奉修行者，有禪與教兩門，人人共由。禪則傳燈諸祖，直貴了悟自心。其下手工夫，則以單提話頭參求，直至明見自心而後已。此獨被上上根人，一超直入，又須善知識時時調護提撕，方得正路。在昔王臣，亦有能者，蓋不多見，是乃出家人易爲行耳。今大王尊居深密，不易接見善知識，故不敢以此勸進。其有依教修行，昔有天台智者，大小《止觀》，乃成佛要門。其《大止觀》文繁難於理會，其《小止觀》雖簡易，其實要說解明白而下手安心，亦不易入，即能知能行，亦難得親切，日用現前，境界逆順處多用不上，況末後大事乎！此法亦非大王所易行者，亦不敢進。今獨有佛說西方淨土一門，專以念佛一事爲要，以觀想淨境爲正行，以誦大乘經爲引發，以發願爲趣向，以布施爲福田莊嚴，此實古今共由，不論貴賤智愚，俱能眞實下工夫，故萬人修行，萬人效驗，此願大王留意焉。謹將日用修行規則，條列如左：

我佛爲教度娑婆世界，諸苦衆生，專說西方極樂淨土法門，但專以念阿彌陀佛，發願往生。彼國有《彌陀經》一卷，便是證明。其經中所說，都是彼國，及國土境界實事，最是明白。其修行之方，亦有節次，如僧家功課之法，不必拘套，但以念佛爲主，每日早起禮佛，即誦《彌陀經》一卷，或《金剛經》一卷，即持數珠，念阿彌陀佛名號，或三五千聲或一萬聲，完即對佛回向，發願往生彼國，語在功課經中。此最早功課，晚亦如之。如此日日以爲定課，定不可缺。此法乃諸賢養，如法同修更妙。此乃我聖宗仁孝聖母所行，垂法宮闈，至今不廢者，是爲常行也。至若爲末後一著大事，其做工夫，更要親切。每日除二時功課之外，於二六時中，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飯食起居，行住坐卧，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者一聲佛提起一挨，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但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飯食起居，行住坐卧，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者一聲佛提起一挨，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佛消得煩惱，便可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則於睡夢中作得主。若於睡夢中作得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臨命終時，分明了了便知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爲生死心切，單單靠定一聲佛，再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自在，得大歡喜受用，殊非世間五欲之樂可比也。惟大王留意此法，便是眞實修行，捨此更無過此直捷省事者也。切不可聽邪見邪說而惑焉。又，大王若要末後知去向，更有一妙法，請爲言之。其法就在念佛心中，時時默下觀想，想目前生一大蓮華，不拘青黃赤白，狀如車輪之大。觀想華狀分明，仍想自身坐在華中，鬚臺之上，端然不動，想佛放光明來照其身。作此想時，不拘行住坐卧，亦不計歲月日時，只要觀境分明，開眼合眼，了了不昧，乃至夢中亦見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同在華中，如白日明見。若此華想成就，便是了生死之時節也。直至臨命終時，此華現前，自見己身坐蓮華中，即有彌陀觀音勢至，同來接引，一念之頃，即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居不退地，永不復來受生死之苦。此實修行一生了辦之實效也。惟此法門，非是僧談，乃佛經中，處處開導，直捷法門，所

謂惟有專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捨此別無妙法矣。聞大王心，不求長生，但願來後明白，除此再無可明白之法矣。若怕疾病，要學調息運氣求卻病，此非良法。若氣不善運，返至大病，至不可療，萬萬不可惑於此也。若是念佛一法，得入親切，其餘總不必留心矣。願大王著實諦信，切莫懷疑。

又　正月二十七日，曾蘊眞奉大王令旨，持睿語，下問事件。山僧伏讀再三，足見大王體究生死大事，要明性命根宗，了達佛祖禪教旨趣。山僧愚昧，不敢妄譚，謹按教典，一一條牒來問，對答分明，陳列如左，伏乞睿覽。

一問三乘之道，性命之原，教禪之說，達磨之道，何巨無字？心地何處用工？人生到底怎麼下落？又說：有佛無佛端的何爲？又說一靜之中，無我無人，猶如太虛到底如何？可將上中下乘言語，佛祖度衆生之念，一一細剖解釋，是所願聞。

答：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爲宗。原其此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了無纖塵，清淨無物，此中本無迷悟生死，聖凡不立，生佛同體，無二無別，此正達磨西來，直指此本有眞心，以爲禪宗。故對武帝云：『廓然無聖，若能頓悟此心，則生死永絕。只在當人一念頓悟，即名如如之佛，不屬修證階差，不屬三乘漸次。此禪宗目爲向上一路，從前諸祖所傳，即指此心，以爲宗極，是名爲禪。此宗不立文字，只貴明心見性。其修進工夫，當初達磨教二祖，問曰：『汝作甚麼？』二祖云：『乞師安心。』達磨云：『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達磨即與印正，云：『與汝安心竟，此心不可得一語，便是西來的指。』二祖又問：『豈無方便？』磨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便是教參禪最初第一著工夫，達磨之道，如此而已。除此心外，更無別法。後來禪道既久，學人不能頓悟，故有參禪提話頭之說。其話頭不拘是誰，隨將古人公案一則，藴在胸中作話頭，下疑情，即無之一字，就是公案。直者疑處，便是參究。參來參去，久久忽然心地迸開，如大夢覺，即名爲悟。以參究便是用工夫，以正參時，心中一念不生，了無一物，故說無我無人，猶如太虛，悟處便是下落。既得了悟自心，則歷劫生死情根，一齊頓斷。既悟此心，又說甚佛與衆生。故從此已去三界，往來任意度生，永絕諸苦，不被生死拘留，是稱菩薩。此便是參禪到底下落，性命從此了卻。若不悟此心，則被一生作下善惡業牽，輪轉六道諸苦趣中，到底沒下落，所謂生死苦海，無有彼岸，正謂此也。

一問三乘之道，乃是佛度衆生，隨機施設，權巧方便之法門也。一大藏經，皆是此意。原夫一心之法，生佛同體，本無身心。蓋因最初一念妄動，迷了此心，遂結成幻妄身心，即今人人血肉之軀，名爲色身。即今知覺思慮者，乃妄想，《心經》說五藴是也。五藴者，色受想行識也。肉身即色藴，心即受想行識之四藴。以身心知苦樂等爲受，分別貪求念念不斷爲想，此想相續不斷爲行，此三即知覺思慮之心。其識即命根，初未迷時，但只云性。既迷眞心，有此幻妄身心，其識連持此身，故名爲命。此性命之原也。佛初出世，只是教人了悟此心而已。以迷之既久，不能了悟，故佛設方便，先教人知此身是苦本，其苦因貪瞋癡愛煩惱所集而生，故要人先斷煩惱，其苦可出。其中下根人，依之修行，斷了煩惱，果然得出生死之苦，是稱聲聞緣覺，爲下中二乘。因他但能自度，不能度人，不知同體之意，只得一半，故名小乘。及有大心衆生，既能自度，又能度人，自利利他，廣修六度，謂能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有此六行，其心廣大，是名菩薩，故名大乘，又云上乘。此二乘法，一大藏經，都說此事，只是要人了悟此心，末後會歸一心，即名最上一乘，是名爲佛。此教中之極則也。三乘修行之法甚多，說不能盡，但依一法修行，皆得出生死苦，非止一端，種種方便，直是悟了此心，方是末後下落處。未悟此心，俱在生死海中，隨善惡轉。若作善，即生天上人中；若作惡業，縱貪瞋癡愛，即墮三途，受苦無量。此三乘法，若學中下乘修，則一向愛戀此身，貪著受用，妄想之心，不能斷除，故不能也。若學上乘人修，雖能布施持戒，其後四行，又不能全，亦不能即出生死，縱修善法，生在天上，福盡還墜，如汲井輪，終無下落。若求悟明此心，可了生死，無奈如今現前事法交錯，又不能下苦心參究，縱參亦不得眞善知識指教，恐錯用心，返落邪道。如此，豈不虛過一生，雖要求個下落，到底無下落，以天上受福，未免輪迴故也。故佛別設直捷方便，念佛求生淨土一門，此乃一生成就，臨命終時，定有下落也。今將念佛淨土法門，爲大王陳之。

一問淨土法門，爲何而設？因佛設三乘之法，要人修行，不是一生可以成就，恐落生死苦海，難頓出離，若要參禪，可一生了悟，得出生死，又因妄想紛紛，習氣深厚，不能參究，若未悟明此心，不免輪迴，故別設西方淨土一門。此不論上中下根，及貧富貴賤，但肯依而修之，一生可以成就，所謂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更無巧妙，何以如此？以我今現住世界，名爲娑

婆，乃極苦之處。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乃至求不得苦，冤家聚會，種種諸苦，說不能盡，雖是王侯將相，富貴受用，種種樂事都是苦因。以此極苦，難得出離，故說西方淨土，名爲極樂世界。以此國中，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以彼佛國絕無穢污，故名淨土。無有女人，蓮華化生，故無生苦，壽命無極，故無老死苦；衣食自然，故無求不得苦；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故無冤家聚會之苦。以彼國土，七寶莊嚴，故無瓦礫荆棘便利不淨，種種清淨，全不同此世界，《彌陀經》中所說，一一皆是實事。今一切人，求生彼國者，更無別法，但一心念佛，以爲正行，日日回向。又心想蓮華，身坐其中，故臨命終時，即見阿彌陀佛，放光接引，見大蓮華，湧現在前，見自己身，坐於花上，一念往生，即生彼國。從此永不復墮生死苦趣，名不退地菩薩。此便一生修行結果，後世下落，如此分明。除此之外，別說臨終有甚境界，皆是邪說。若不念佛，及臨命終時，隨造惡業惡境現前，悔之晚矣。此是最省要直捷修行法門，是佛別設接引方便也。

一修淨土，不必求悟明心性，專以念佛觀想爲正行，又以布施齋僧，修諸福田功德，以爲莊嚴佛土之助。其念佛心中，雖發願往生，然必要知，先斷生死之根，方有速效。如何是生死之根？即今貪著世間，種種受用，及美色淫聲，滋味口體，一切皆是苦本，及一切瞋怒忿恨之心，及執著癡愛之心，與一切邪魔外道，邪師所說。邪教之法，即如今一類邪人，妄稱圓頓達磨等教，及妄立南陽淨空無爲等教，歸家等偈，一一皆是近代邪人，望空揑作。此等言語，惑亂世人之法，俱要盡情吐卻。乃至全眞，採取陰陽等術，內丹外丹之說，都是邪法，皆不可信。單單只是篤信念佛一門，每日誦《彌陀經》兩卷，念佛若干，或不計數，只是心心不忘佛號，即此便是話頭，就是性命根宗，更不必問如何是性命。當人本來面目，及三魂七魄元辰之說，者些全是在血肉軀上，妄認妄指之談，俱無下落。若問在生怎麼樣？沒後怎麼樣？在生造惡的，沒時惡境現前；在生念佛求淨土的，沒時淨土佛境現前。以遂我求，乃是好事。若不是所求善心中來，都是邪魔之事，決不可錯信，誤了百劫千生也。但看《楞嚴經》中，說的分明。若說有相皆妄，此言是參禪門中的話，單單只求清淨眞心，不容一物，故說有相皆妄，以念佛淨土，原是想心成就。經云：想激成國土，以參禪要斷妄想心最難。故今以淨想換去染想耳。其蓮華現前正是觀想成就，又何以妄相推之，修行各有門路不同，不可一概論也。已上所答，皆依佛祖經教中一一考正，不比妄談。若參禪，則以明心見性爲主；若念佛求生淨土一門，不必明心見性，單單只是念佛。佛者，覺也。若念念不忘佛，即念念明覺；自心若忘了佛，便是不覺。若念至夢中能念，即是常覺不昧；現在若此心不昧，則臨終時，此心不昧處，便是下落。賢王如今國事萬機，決不能參禪，惟有念佛最好，不拘閒忙動靜，一切處都念得，只是一心不忘，更無別巧法。其前知乃神通之事，此不必求，當時佛不許學習此事，若成了佛，自然有神通，不待求也。其鬼神前知，非是人可學得的，切不可想此等事。若念佛到臨命終時，自然預知時至，亦是尋常念力成就，不可強也。已上數條，伏乞賢王詳察留意焉。

著　録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一九《金剛決疑解序》　般若眞智，爲衆生佛性種子，各各具足而不知，故我世尊，特爲此事，出現世間而開示之，欲令悟入，以脫衆苦之縛。良由衆生垢重，初聞驚而不信，以其出情之法，不涉名言思議，而常情所執，我法封蔀，向以名言習氣深厚，動則隨語生解，潛起意言分別，是以隨說隨疑，不能頓悟離言之旨。勞我世尊多方誨汝，決斷羣疑，直使了達般若本智，以爲成佛之眞因。故此經爲入大聖之初門，以拔二乘偏空之疑滯，以實相眞空爲宗，以斷疑生信爲用。空則空其所執之情，信則信其本有之智。以空故行無所住，信則心無所疑。不疑則的信自心，與佛無二。無二則生佛平等，我法雙忘，斯般若之玄門，成佛之要訣也。是知從上佛祖，教人了悟自心，直到不疑之地，自然默與本智相應。故六祖初聞無住生心一語，當下頓斷歷劫之疑。所以黃梅單以此經爲心印。然信爲入道之根，疑乃害信之毒，故此專以斷疑爲第一義也。昔西域無着菩薩，入日光三昧，上昇兜率，請問彌勒，爲說八十頌，以解其義。無着以一十八住，判一經之旨，以授其弟天親。天親依偈造論，約斷二十七疑以釋，最爲顯著。既而長水作《刊定記》，文頗浩瀚，初學之士，似難領略，卒莫定其旨趣。予蚤年誦習，向未徹其源，頃於曹溪，偶爲衆演說，竊觀於意云何一語，乃即就空生隨聞其說，隨起疑情處，當下剿絕，不容擬議搏量，以破意言分別，如宗門所謂截斷

衆流，直使纖疑淨盡，方與本智相應耳　於是恍然，無轉決，始知其疑，不必拘其三十七則，即於隨聞所起言外之語，預揭於前，取本經文以爲破敵之具，如此始終一貫，直至情忘執謝，般若玄旨，燦然若眼白黑矣　門人如繹，法性弟子超逸，通炯，各捐資重刻，以廣其施　余因序其始末，將冀見聞隨喜，同悟般若之正因，以爲歷劫金剛種子　若夫得意忘言，又在具正眼者，決不作區區文字見也

又《春秋左氏心法序》

《春秋》者，聖人賞罰之書也　何名乎《春秋》？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蓋象天地之生殺，而順布之，故春秋者，賞罰之名也　賞罰明而人心覺，覺則知懼，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周道衰，諸侯僭，禮義亡而綱紀絕，人之不淪於禽獸者鮮矣　天生德於仲尼，蹶然欲起而賞罰之，故曰：必也正名乎！然而世卒莫之用也　乃因魯史以見志，故曰：「吾志在《春秋》」《春秋》云者，亦曰賞善罰惡云爾　善惡之機隱而彰，賞罰之權志而晦，慮後世之難明也，故經成，假手於丘明，以爲之傳，冀來者因傳以明經　因經以見志，而善惡之機凜焉，則反諸心而知懼　一懼而春秋之能事畢矣　由是觀之，丘明之心，即仲尼之志也　不求其心，而求之事與詞之間，無當也　先儒有言，左氏艷而富，其失也異　譏其好言鬼神卜筮之事，斯言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之爲言懼也　卜筮，鬼神吉凶之先見，善惡之昭明，天命也　君父，大人也　經，聖人之言也　《易》尊卜筮，《春秋》尊君父，皆聖人之言也　《易》治之於未萌，《春秋》治之於既亂　《易》言神道之吉凶，以懼之於幽；《春秋》言人道之賞罰，以懼之於顯　一者相須，如衣之有表裏，如木之有根株，豈有異哉！故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吾今而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識知言也！左氏以《春秋》之事詞，闡《易》之旨，其所深議者，違卜筮祀，與僭君叛父，同歸於敗　善惡必稽其所終，禍福必本其所始，所謂佞聖人而不惑，賤諸鬼神而無疑者　知者畏之，以爲天命，而不知悔之以爲異　悲夫！左氏之心不明，而聖人之志隱，亂臣賊子復何懼乎！　某以丁年棄《詩》《書》，從竺乾氏業，將移忠孝於法王慈父也　既因弘法罹難，幾死詔獄，蒙恩宥，遣雷陽，置身行伍間，不復敢以方外自居　每自循念，某之爲孤臣孽子也，天命之矣　因內訟愆尤，究心於忠臣孝子之實，偶讀《春秋》，忽於左氏之心有當，始知異之爲言，未探其本也　觀其所載列國，及諸大夫之事，委必有源，本必有末，書凶賞罰，不謀而符，俯而讀，仰而嘆，不啻設身處地，每於微言密旨，欣然會心，輒援筆識之，勒爲一書，命曰《左氏心法》　非左氏之心法也，仲尼之心法也，非仲尼之心法也，千古出世經世諸聖人之心法也　何以明之？心者，萬法之宗也　萬法者，心之相也　死生者，心之變；善惡者，心之迹；報應輪迴者，心之影響　其始爲因，其卒爲果，如華實耳，不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日用之際，而因果森然，固不待三世而後見也　《楞嚴》彈研七趣，披剝羣有，而總之所以澄心；《春秋》扶植三綱，申明九法，而總之所以傳心　《易》之吉凶利害，憂虞悔吝，《楞嚴》之四生十二類，生天墮獄；左氏之興亡善敗，與奪功罪，總皆一心之自爲感應而已　乃獨以左氏爲異，豈不冤哉！　某用是深慨，慨末學之無聞，特攄愚見，著爲是編　昔我高皇帝，以《春秋》本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難究始終，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纂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傳》，名曰《春秋本末》　某服膺聖訓，惜未見其書，竊師其意，妄以王霸二途，通纂爲七傳　周，王道之大統也；魯，王國之宗臣也；五霸雖假，其意在於宗周也；晉乃宗藩，故列五伯之首，以親非以功也　天王命二文專征不庭，命魯公夾輔周室，故晉主盟，而魯主會　凡討罪，必書公如晉，以魯先之，如伐鄭之事，仲尼之本意也　背於桓，而服於襄，百七十年，左氏因而終始之，此其凡也　雖於一國興亡之所係，一人善敗之所由，得失之難易，功罪之重輕，有一世二世而斬者，有三世五世而斬者，有百世祀而不絕者，皆令皎然，如眡黑白　其中報應影響之徵，鬼神幽明死生之故，隨事標旨，據案明斷，使亡者有知，爽然知聖人賞罰之微意，以服其心　後世觀者，凜然知懼，又不待辭之畢也　其或事涉數國，所重在一條，但以當國爲主；或事在彼而始於此，或始於彼而終於此者，不避混淆，併載以見其因果　若他國之事，無與者，則略而不錄，恐其枝也　以意在心法，不在史，故不必具也　舊例附傳以通經，今則分經以證傳，以重在傳，非敢亂經以取戾也　注則因之，斷則不敢讓，知我罪我無辭焉　始於晉而終於周，猶冀枝之歸本也　亦如變風之終於《豳》，言變之可正也　或曰禪本忘言，何子之嘵嘵乎？　某曰不然　禪者，心之異名也　佛言萬法惟心，即經以明心，即法以明心，心正而修齊治平舉是矣，於禪奚尤焉？　夫言之爲物也，在悟則爲藥，在迷則爲障，在迷則爲藥　病者衆，惟恐藥之不瞑眩也　迷者衆，惟恐言之不深切也　某將持一得之見，以俟天下後世之知言

者，雖多言，庸何傷！萬曆乙巳孟夏日，書於瓊海之明昌塔院。

又《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脉，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翫《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即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粤，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五年乃能卒業，是知古人立言之不易也。以文太簡，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黄，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詆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嘆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眞修，即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眞安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眞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鴞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況釋智忘懷之談，距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蛵螬，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於吴門，以尚之者衆，故施不厭普矣。

又卷二〇《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蓋指修者，歸於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説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爲禪教二門，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機不攝，所謂横超三界，是爲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樹、馬鳴，極力而稱揚之，説者以爲俯提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謂唯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未有不歸淨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戒，專心注念，觀念相續，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去來之相，而瀰陀相好，寶樹華臺，實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事非從外來。至若愚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地獄苦事已現在前，但爲苦逼極，脱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已極，即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持，應念現前，化刀山爲寶樹，變火鑊爲蓮池，故此惡輩，亦得往生。然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心，斯則唯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眡白黑矣。以佛體如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惟假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之境頓現，不借功勛，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到也。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爲難耳。惡輩往生更難，雖云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內熏所發，根雖惡劣，即一念勇猛之心，超於上上，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勝矣。然此萬萬無一，世人若必侍此而求生，謬矣。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法門，豈特權爲中下而設耶？貳師將軍愛柏徐公，以文武發家，説禮樂而敦《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法門，所謂以慈用兵者也。纂輯《指歸》一書，宗於《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顯念佛本源；次引連宗及龍舒諸説，以示信願正行；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發揮念佛之義，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於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予謂是集也，理事雙修，因果並顯，觀者以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事之間，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是書之利，眞苦海之慈航，長夜之慧炬也，豈小小哉！

又《刻法寶壇經序》 或謂吾佛四十九年，末後拈花，且道未談一字，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目爲單傳。此經豈非文字乎？然殊不知此事，人人本來具足，不欠一法，不立一法，既本具足，是則佛未出世，塵塵刹刹，未嘗不熾然常説；祖未西來，物物頭頭，未嘗不分明直指。如是觀之，世尊終日直指，達摩九年説法，又何有教内教外，單傳雙傳耶？若人頓見自心者，則説與不説，皆戲論矣。此《壇經》者，人人皆知出於曹溪，而不知曹溪出於人人自性；人人皆知經爲文字，而不知文字直指自心。心外

無法，法外無心，一味平等，原無纖毫迴避處。悲哉人者！觀面不知，知則諦信不疑，本來無事，無事則又何計佛祖出世不出世，說法不說耶？是則此刻，刻空中鳥迹耳。

又《放生文跋》 聖人之教，以五常治世，仁爲首，不殺曰仁。佛設五戒，以不殺第一。是知聖人之心，以慈爲本。經云：孝名爲戒。斯則戒以孝爲本，以一切衆生，有知覺者，皆有佛性，若殺生，則斷絕佛性，又不止於冤債相尋而已。是故凡在長劫生死之中，往來六道，何趣不至，何身不受？即其所殺之生，皆過去多生之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可知也。今殺其命而食其肉，豈非骨肉自相吞食乎？佛以孝爲戒，故知不殺，則孝之大者，豈止惜物命已也。悲夫！世人之迷，相習食噉而不悟，豈不痛哉！故聖人戒以不殺，以全佛性，此又不止世間之孝而已。此蓮池大師，所以普勸放生，以稟佛之心，人能遵而行之，非特得師之心，適足以盡大孝，全佛性而爲成佛之因矣，豈細事哉！刻此書以廣化多人，此不獨廣大師之心，實廣佛之慈悲，非世之尋常口語也，宜篤信之。

又《釋迦觀音志跋》 釋氏之學，以全體大用，盡法界量爲極則；所謂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之力，平等顯現。是故一切諸佛之始終，一切菩薩利生之事業，乃至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無不從此三昧流出。而有廣大不思議力，福慧莊嚴，皆悉具足，乃見法界之妙。且一切聖凡，統不出此。是知吾祖，乃三昧中之一人，所輯釋迦、觀音二志，乃述三昧之境界，轉爲利生之方便。即述一代時教之法門，又爲三昧中之三昧，豈可以世諦文字目之哉！智者觀之，豈不躍然入此三昧。嗟予小子，亦從三昧而興贊歎者也，詎可以恒情而擬議耶？

又《題殺生現報録》 佛言，一切衆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云：衆生從無量劫輪迴生死，無一類而不受生身。是則現見諸有命者，非獨慧命，皆過去之親因，迷而不知也。衆生癡迷，又不唯食噉，而且以他命網利，以養己養親。是所殺者，豈唯斷佛慧命，抑殺害親因。向說報在來世，今觀此録，則明明目前現報。人人共所見聞。斯則非斷他慧命，殺己親因，實殺己身，而自速其死也，何待未來？可不懼哉！觀此録，即佛說此是花報，果在地獄。能持而奉行之，即奉三世佛法矣。

雜録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四《法語・示鄧司直》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爲本。般若，梵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又云自性。此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眞；本來不動不變，故曰眞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所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佛圓證，故稱爲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爲神通妙用；菩薩修之，名爲妙行；二乘得之，名爲解脫；凡夫迷之，則爲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爲貪嗔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爲業，則爲姪爲殺爲盜爲妄。所取之果，則爲刀爲鋸爲鐵爲磨，乃至鑊湯爐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正若醒人無事，種種樂境，皆在目前，少時昏睡沈著，忽然夢在地獄，種種苦具事，一時備受辛酸楚毒，難堪難忍。正當求救而不可得，時堂前坐客喧譁未息，隨有驚覺，呻吟而起，視其歡娛之境居然在目，而酒尚溫餚尚熱也。枕席之地未離，苦樂之境頓別。要之，樂向外來，苦從中出。由是觀之，天堂地獄之說，宛然出現於自心，又豈爲幻怪哉！是皆迷自心之所至耳。《經》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又曰：『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以此觀之，豈獨佛法說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切九流異術，極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不從此一心之所建立，但有大小多寡善惡邪正明昧之不同，所用之各異耳。故曰：山河大地，全露法王身；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此皆般若之眞光，吾人自心之影事也。吾人本有之心體，本來廣大包容，清淨光明之若此。目前交錯襍沓陳列於四圍者，種種境界色相，又皆吾心所現之若彼。吾人有此而不知，固可哀矣，而且誤取自心，以爲貪愛之樂地。目悅之於美色，耳悅之於姪聲，鼻悅之香，舌悅之味，身悅之觸，心悅之法，又皆自心所出。又取之而爲歡爲樂，爲貪嗔癡，爲姪殺盜妄，而造作種種幻業。又招未來三途之劇苦，如人夢遊而不覺，可不大哀歟！以其此心與諸佛同體無二，歷代祖師悟明而不異者，獨吾人具足而不知，如幻子逃逝而忘歸，父母思而搜討之。所以釋迦出世，達磨西來，乃至曹溪所說三十餘年，諸方流衍千七百則，指示於人者，盡此

事也　豈獨老廬，即老人今日爲司直所說者，亦此事也　司直與諸現前共聞見者，亦此事也　《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是知此一事外，皆成魔說，爲戲論耳　是則諸佛全證若不出世，則辜負衆生；諸祖悟之而不說法，則辜負諸佛；凡有聞者，而不信不解不受不行，則辜負自己　負衆生者慢，負諸佛者喪，負自己者癡　斯則佛祖可負，而自己不可負，以其本有而不求，具足而不善用，譬如持珠作丐，可不謂之大哀歟！司直今者，身墜塵海，心墮迷途，忽然猛省，回頭尋求此事，是猶持珠之子，恥與丐者爲伍，心心向人求自足之方，老人頓以此法直指向渠，儼若指示衣底神珠，原是司直固有，亦非老人把似，以當人情世態也　然此如意寶珠，隨求而應，種種事業受用境界，無不取足　至若求其隨應之方，又在司直自心善巧精勤，鬼窟之力耳　若果能自肯，極力自求，一旦豁然了悟，則將山河大地鱗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佛、歷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不假他力　否則，依然一夢想顚倒衆生耳，又何以稱爲大丈夫哉！司直，司直，寧可上負佛祖，下負老人，萬萬不可自負，負君，負親也　老人今日所說般若，皆從上佛祖心地法門，即與六祖大師最初所說，不差一字　第最初聞者，唯獦獠一人，既又一人而當普日二百衆，老人歡喜不禁，故宗爲說般若之法　如昔佛祖所云：如爲一人，衆多亦然。鄙生持此自利利他，未必不爲廣長舌也

又卷七《法語・示恒河智禪人持法華經》

禪人出家經渡，欠戥僧濫公，得任持法門，居化城有年　化城乃衲子大藏之地，爲海內法窟　禪人力任常住，綱維百務，老人適來雙徑，禪人作禮請益，願持《法華經》　老人因示之，曰：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一切衆生佛之知見，今其語人，所言佛知見者，乃衆生本有之佛生也　今被無明封蔀，而爲妄想知見，故日用見聞知覺，隨情造業，以取生死之苦，不自覺知　我釋迦大師，特出世一番，單爲開示此事，使之悟其本有，不假外求　若悟此本有，則日用六根門頭，應緣作用者，皆佛智現前，名佛知見，非衆生妄想知見也　若悟此知見，則頭頭法法，皆眞實用心，凡一切動用諸行，皆眞實妙行，都爲成佛眞因矣　故《經》云：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乃至一香一華，以此供養佛，皆已成佛道　微因小善，皆成佛眞因，況身任衆務，捨命爲法，豈非成佛之眞種乎？　昔佛教人持《法華經》者，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　如來室者，大慈悲心是；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　禪人能奉如來三者之教，乃名眞持經人　若不能入此三法門，則單持安樂行品，念念思惟，心心願入，晝夜不忘，如此則六萬餘言，字字光明，現於六根門頭矣　若不入此法門，縱能持百千萬部，但是頭義作讐家，豈眞持經者耶？　若不信老人，更當請問文殊彌勒

又《法語・示玄津壑公》

公受業淨慈，乃永明禪師唱道地　初雉髮，禮永明塔於荒榛，凡事一遵遺範，手自行錄　爲師承卜，遷師塔於宗鏡堂後，誓不募化，唯行《法華》儀，堅持其願，而集者如雲　塔工既成，修宗鏡堂，築三潭放生池，皆永明本願也　余弔雲棲大師，將往淨慈，公料理宗鏡堂爲駐錫所　予入門禮永明大師塔，觀其精妙細密，經畫如法，纖悉毫末，咸中規矩　予留旬日，繞千百衆，人人充足法喜，內外不遺，諸尼井井，願指適可，如不經意　予以是見公才堪經世，慈足利生，不獨有深心實具，無方妙行，非乘宿願未易能也　予既行，公送別請益，予因示之曰：爲佛弟子，人有眞僞，行有理事，才有體用，心有廣狹　均名僧也，而就中不同如霄壤　故菩薩利生之門，有其多種，佛呵聲聞爲名字羅漢，斥非眞也　佛所最重者，唯末世中護慧命者爲極難　其人以處剛強濁世，自救不暇，安能爲法門乎？　周身不給，安肯愛護衆生乎？　諸大乘教中，皆稱能護法者爲眞佛弟子，以能克荷其家業耳　佛憂滅度之後，求持經者爲難，然經即佛之法身慧命，非紙墨文字也　且法身流轉五道而爲衆生，是知能護衆生，即護佛慧命　故般若教菩薩法，以度衆生爲第一，以不住衆生相爲妙行　所謂滅度無量無數衆生，實無一衆生可度，是了衆生相空也　然我即衆生之衆生也，衆生既空，我亦何有？　我人皆空，中間事業，誰作誰受，物我兩忘，中間自寂，三輪皆空，則實相如如，平等一照，菩提皇繫，皆如幻夢，又何有佛法之可說，禪道之可修，萬行之可作哉！　所以法華會上，勸持經者，曰舉手低頭，皆已成佛　是乃以已成之佛心，作現前之衆行，故一一行皆是佛行，行之妙者無踰於此，如此是名眞佛弟子矣　佛言：慈悲所緣，緣苦衆生　若無衆生，則無菩提，所以菩薩如大地心，荷負衆生故，如橋梁心，濟渡衆生故　毗盧以普賢爲身，普賢以衆生爲身　若以衆生爲心，是爲荷擔如來矣　公試觀予言，以印證其心，若見自心，果於法合，則法外無法，如空外無空　若有草芥麤毛，而不舉體全歸法性者，則是心外有法，法外有心，人我橫然，是非未泯，捨此法門，更於何處求向上一路乎？　佛元無法與人，祖師亦願自度，若存一法之見，即是自心未

度，自不能度，求是佛祖生擔養奴耶？公自此以往，更須高著眼睛，自點檢看，莫道老僧饒舌。

又卷九《法語・示念佛參禪切要》　念佛審實公案者，單提一聲阿彌陀佛作話頭，就於提處，回下疑情，審問者念佛的是誰。再提再審，審之又審，見者念佛的畢竟是誰。如此箇定話頭，一切妄想雜念，當下頓斷，如斬亂絲，更不容起，起處即消，唯有一念，歷歷孤明，如白日當空，妄念不生，昏迷自退，寂寂惺惺，永嘉大師云：寂寂惺惺是，寂寂無記非；惺惺寂寂是，惺惺亂想非。謂寂寂不落昏沈無記，惺惺不落妄想，惺寂雙流，沈浮兩捨，看到一念不生處，則前後際斷，中間自孤。忽然打破漆桶，頓見本來面目，則身心世界，當下平沈，如空華影落，十方圓明，成一大光明藏。如此方是到家時節，自用現前，朗朗圓明，更無可疑，始信自心，本來如此。從上佛祖，自受用地，無二無別，到此境界，不可取作空見。若取空見，便墮外道惡見，亦不可作有見，亦不可作玄妙知見，但凡有見，即墮邪見。若在工夫中，現出種種境界，切不可認著，一喝便消。惡境不必怕，善境不必喜，此是習氣魔。若生憂喜，便墮魔中。當觀惟自心所現，不從外來，應知本來清淨，心中了無一物，本無迷悟，不屬聖凡，又安得種種境界耶？今爲遂此本心，故要做工夫，消磨無明習氣耳。若悟本心本來無物，本來光明廣大清淨湛然，如此任運過時，又豈有甚麼工夫可做耶？今人但信此心，本來無物，如今做工夫，只爲未見本來面目，故不得不下死工夫一番，方有到家時節。從此一直做將去，自然有時頓見本來面目，是出生死永無疑矣。

元來

論說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卷二二《宗教答響二・釋疑品第九》

問：信心不具，大愚癡暗，近復始信，終成破毀，此何義耶？良由業識易發現故，以何熏習而種善根，即如上所陳諸義，能堅行之，永不壞否？

師云：不發信心，爲障緣深故，如住世間者，自言我得安身法，不必天地之蓋載，陰陽所運行，非癡暗而何？佛統華藏世界，如日月照臨，十二類衆生皆生於此，長於此，佛以慈光照衆生故，佛以悲心及衆生故，而不信有佛，是報恩乎，是背恩乎？直饒不生信，不信因果，不信報應，不信有佛，墮地獄，生餓鬼，於畜生道中，千萬億劫，跳出不可思不可議世界之外，又何曾出得世尊化育中耶？或始信者，藉少善因，終毀者，惡緣障故，欲潔而偏染，欲進而偏退，非淨白心體有染退義，是熏習障緣，出種種邪見，以邪見故，而生退毀。退毀有二種義：一者因退失信心，自慚自愧，自羞自恥，遇同法門行道者，不欲見之，二者繇慚愧故，遮掩羞恥，而生毀謗。或云：至道渺茫，無所見故。或云：諸佛菩薩過去已久，今歸向者是虛設故。或云：主法者不清淨，自不清淨，云何教人？或云：清廉之士，應見富饒，而貧窮故；行善之人，應見順適，而轗軻故；貪婪之徒，應見貧窮，而富饒故；行惡之者，應見轗軻，而順適故。以此四種，生疑生謗，使惡法流行，善門掩閉，殊不知，道不遠人，而人自遠，非渺茫故。又當知，人人具有佛性，六根門頭放光動地。又云：「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衆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傅大士偈云：「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終日不曾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祇者語聲是。」以此觀之，佛菩薩現在，非久滅度故。主法者自不清淨，皆自不清淨，而見他人不清淨故，豈不見，六祖大師云：「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又云：「他非我不非，我非却是左。」若果是道人，如同學百人中，以最善慧者爲師故，如同輩中無人，以住持法門爲師故，如住持無人，以天下善知識爲師故，如天下善知識中無人，以釋迦老子爲師故。釋迦佛是主法者，是清淨者，當無疑惑，思之可見。又廉者貧而善者轗軻，貪者富而惡者順適，以三世推之，絲髮不爽，豈但三世，千萬劫之上下，亦有報也。

昔阿難尊者病癰疽，大衆驚疑，佛命醫者剖開，以藥敷治，仍說多劫中因緣，示之以偈曰：「假使經百劫，所造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又，五通僊人受報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報。」以此則知，清廉受貧，前生多慳吝故；善者不如意，前生多惡因故；貪者受富，前生多惠人故；惡者得順適，前生多和合人故。今生善惡貧廉，報之以

將來，知是幾多劫數也。自退者，雖墮地獄，非罪猶輕；生毀謗而傷於法門者，生十方阿鼻地獄，世界壞，復寄他方地獄受苦，深可憐愍，悲夫！又云：業識易發現，以何熏習而種善根者？以信向法門，是捨惡趣樂，最捷最徑，而種善根。信向三寶，有大慈故，愛惜衆生，有大悲故，求護衆生，而種善根。信善惡因果，如影隨形，必誡償故，而種善根。信諸大乘經典，必脫苦海，必到彼岸，而種善根。信念佛一門，必見佛必成佛，如下種喻，因眞果眞，必生淨土故，而種善根。信參禪必悟大理，必了生死，必脫輪迴，說法度人，無有窮已，諸善知識大有樣子故，而種善根。又，果能具行上來所陳諸義，永不退轉，此現世卽名肉身菩薩，諸天善神常爲之擁護，諸佛菩薩常爲之加庇，爲人天眼目，爲苦海舟師。凡有一言一句偈，投入有情八識田中，如食金剛喻，肚腸穿壞，金剛不壞，況自有壞乎？凡有疑者，教中喻曰猶豫，其猶豫之心，疑自疑他，能障道故。疑自者，謂根機劣弱，難以入道。殊不知，衣中之寶，肘後之符，彼既丈夫，我胡不爾？疑他者，當信諸佛法教，皆眞實語，見聞思者，深入法趣，以四攝法，廣度衆生，達法性空，無衆生可度者，是入金剛三昧也。

傳記

劉日昇《博山和尚傳》　博山和尚者，舒城人也，諱大艎，字無異，人咸稱爲無異禪師云。族姓沙，其父太公，取姚氏，生和尚也。輒不得食酒肉乳和尚，否則不爲食。越七月而母死，使它人婦有子者乳之，易數人皆不肯食。太公日糜榛栗食和尚，和尚得不死。蓋神異焉。少長，能飲食，更不飲酒及肉食也。嘗與鄰兒嬉戲，爲一兒所撲仆，折齒。太公性故嚴毅，和尚懼其話鄰兒也，遂嚥血歸，而詳告它故，太公得不怒，慈惠蓋天性云。

年十六，矢志出家，之金陵瓦棺寺，聽講《法華》，慨然曰：「求之在我，豈可循文逐句哉！」遂去。之建武，禮五臺通法師，薙髮受業，修智者止觀之道。嘗露坐松下，不知晨夜蚊蚋集軀，如嗟槁木，內焉不知有血肉身心，外焉不見有山河大地也。如是五年，寒暑罔輟。已而詣超華山，從洪法師受比丘律。是時壽昌經大師方居義峯，揚曹洞之法，和尚聞其名，往謁焉。見壽昌荷鋤戴笠，狀類田父，輒心疑之。遂入閩光澤，居白雲峯三年，以所得著書，呈壽昌。壽昌以書報之，謂其非第一義，和尚始爽然自失也。遂焚香禮拜，毀其稾，不復示人，益潛心宗乘。閱船子藏身語，疑情頓發，至忘寢食。居歲餘，忽見趙州囑僧語，恍然有得，走見壽昌。時壽昌已從義峯徙寶方矣。語次，頗離微不合。遂居寶方，力求道要，幾至委頓，面目黧黑，膚僅支骨，而精進不衰。一日，壽昌受玉山請，欲與和尚偕行，和尚不肯往，曰：「暑甚，安事僕僕也？」壽昌曰：「今日當有人爲女說法，令女疾悟。」遂行。途次論君臣五位之旨，和尚語刺刺不休，壽昌皆然之。既而謂和尚曰：「佛印蝗尋腥蠅逐臭語，爲君位事臣位事？」和尚曰：「臣邊事。」壽昌呵之，曰：「大有人笑女在！至玉山，和尚趺坐石上，忽聞神像仆地，中心豁然，急作《頌》呈壽昌。《頌》曰：「玉山誘一言，心灰語路絕，幾多玄解會，如沸湯澆雪。沒巴鼻金針，好因緣時節，梅蕊綻枯枝，桃花開九月。觸目如休辨，別急水灘頭，拋探萬劫殺，無數英雄客。」壽昌曰：「子一到多門又到門。」和尚益自厲，歸坐一小樓，朝夕不寐。復居歲餘，一日如廁，見人緣木，遂悟至道，疾走見壽昌。和尚所居，去寶方寺數十里，須臾而至，幾不知足之蹈之也。入門，壽昌方當戶而坐，見和尚至，狀異平日，因迎問曰：「子近日如何？」和尚曰：「有條活路，不許人知。」壽昌曰：「因甚不許人知？」和尚曰：「不知不知。」壽昌曰：「婆子焼庵逐僧？」和尚曰：「黃金增色耳。」壽昌因舉龍吟虎嘯語，命和尚《頌》。和尚援筆，疾書以呈。《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壽昌笑曰：「子今日始信吾不女欺也。」和尚曰：「向後還有事也無？」壽昌曰：「老僧祇知二時粥飯，不復知有向後事。」又問，壽昌曰：「女後得坐披衣，幸無籌策足矣。」遂命秉拂，贈之以《偈》。《偈》曰：「本然清淨更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渾融皆至妙，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

時和尚方二十七歲，聞鴈湖心大師，以雲棲宏大師神足，授律鴈湖，往受菩薩毗尼。鴈湖興者十年，弟子三百餘人，初不置首座也。和尚至，卽留爲首座，作《偈》贈之。《偈》曰：「鴈湖十載虛元位，一日緣何立少年，兩個眉毛八個纖，須知佛祖不容前。厥後三禮雲棲，雲棲遇和尚殊優至，因書「演暢眞乘」數字贈之。居鴈湖者六月，卽還入閩。圓上座與從父廣文君崇慶，因於鴈湖見和尚也，輒心折之，因謀所以致和尚者。圓上座遂重繭入閩，請和尚。和尚乃與

照監院、正首座等八人至信州　初遊西巖，居四十餘日，嘗無所得，食則采野蔌爲羹，怡然甚樂。既而居祖印院者七月，乃還博山。

博山故韶國師道場，荒廢日久，寺僧皆肉食者流。廣文君倡諸縉紳，偕寺僧請和尚。和尚至，則誅茅爲屋，僅足容膝，而禪律並行，蹶然興起。聲湖聞和尚居博山，即以授戒儀軌畀之。是時，沈大參蒸，趙司李士禎，俱從事佛乘，交重和尚也。而和尚道日隆，旋入邵武，葺廣福、寶安二蘭若，受化者各數百人。和尚乃使正首座居廣福，而自歸博山，闢草建剎，漸成精藍。居無何，壽昌以應董巖請，不暇往，遂以書趣和尚，爲升座說法。和尚乃往，大闡宗風，辯才無礙。趙文學光宇歎曰：『此眞壽昌兒也。』繼登仰山，再轉法輪，還博山，而弟子益進。朔既燕都，南盡交趾，望風而至者，歲以千計。和尚垂四問，以驗四方禪那，多如枘鑿。又，閩首座至，和尚見其機穎不凡，遂令閉關，時加警策。居六年，以偈呈和尚。和尚曰：是將師子吼者，乃令出關，以《偈》贈之。《偈》曰：始行大事六年雪，頓入圓明一片冰，今日幸親無縫塔，掣開關鎖萬千層。置爲首座。《偈》曰：匡扶大法賴吾僧，正眼從茲觸處開，肯信座元一具地，一花端有　如來嗣是，登壇說法，時參揚抶，如見微笑之風。和尚嘗教從父廣文君參船子藏身語，忽病中有得，拈唐人詩爲《頌》，和尚笑頷之。《頌》曰：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太末詹觀察在泮，聞和尚名，請和尚居惠安寺。和尚曰：『予與劉君爲布衣交，余何舍就公乎？』觀察知不可彊，乃請圓上座居之。

和尚既出家，與太公不相聞，及和尚名大著，太公始知和尚尚在，因至博山相見，悲喜交集，曰：『詎意公至是者！』和尚因孝養備至，且宛爲勸諭，太公得斷肉食，歲餘而歸，時郡侯故和尚弟子，爲具舟送之，至累月而太公卒，和尚因歸展墓，道懷寧，人人焚香導迎，瞻禮恐後。劉太史若宰，時方爲諸生，偕其兄弟禮和尚爲師求度，和尚曰：『公神氣凝靜，當得上第，爲法苑干城，出家須異日爾。』因爲授菩薩戒。太史著《十問》，論宗教異同之旨，和尚憑几裁答，慧辯雲興，語具書中。明年，太史舉進士第，一一如和尚語。其它學士大夫，文學布衣，禮足求戒者，動至數萬。過桐城，幢蓋迎者倍懷寧，道路駢闐，至有不得見者。吳庶子應賓，夙參雲棲，自負知識，來參和尚請益，和尚曰：『覩公所著頌，深入禪理，第解耳語，於悟猶未也。』庶子曰：『云何？』和尚曰：『燒菴頌云爾。《頌》曰：寒巖枯木太僧生，說道無情却有情，煙滅灰飛成蕞地，開花野草任縱橫　得無不肯是僧邪？』庶子曰：『然。』和尚曰：『吾故謂公乃解也。』庶子始心服，願廁弟子列，受菩薩毗尼焉，鞭影頻加，絕塵而莽矣。是時，縉紳先生雲集景附，方太史拱乾數十輩皆歸蓮座，深參法喜，因請登浮山說法也。至舒城，謁太公墓，吳庶子及其同輩，具蔬果爲太公設祭，諸文學多從。和尚至舒城者，舒城人且競奔墓次瞻禮和尚，墓前僅餘席地，和尚得成禮而已。一時蹂踐，墓爲不封。和尚歸，道桐城，懷寧，其導迎益倍，昔時蓋芯蒭白衣，皈心受戒者，無慮千萬人。

天啓丁卯冬，余罔卿大成來博山參和尚。罔卿固夙窺禪理，輒維摩自居，初見猶不肯下，迨與語信宿，罔卿如醉醒酣，始求爲弟子，纏綿倍至。及去，和尚曰：『此眞具隻眼人也。』先時，閩中曹大參學佺數十人，請和尚至鼓山，和尚謝不行，是歲固請，乃涅過劍州，道路爭爲參禮，不殊往舒城時。去鼓山三十里許，有洲常曛涸，船爲不通，必海潮至，船始得過。和尚乃以冬月行，又非潮期，水遽漲溢，和尚船既度，仍涸如故。既至，揮麈據席，音如潮吼，來集者數千餘人。歸而博山，名益著於天下。故壽昌弟子，黃司李端伯，久習禪要，壽昌入滅，即皈禮和尚也。別數年，走博山謁和尚，與之語，幾超乘焉。余罔卿既歸，知正法有在，欲得和尚之金陵，乃糾合徐魏公弘基，及諸薦紳，以書幣介陳文學丹衷來迎。和尚道所經處，導迎之儀，益倍桐城。至金陵，居天界寺。寺故廣袤數十里，可容數百萬人，是時冠履相趾，寺爲之小。香積之費，日至鉅萬，人各一蔬一飯而已。魏公初度日，禮和尚，登座說法。是日，金陵人皆見白玉光映天界寺處，甚有見四天王現身雲端者。姑蘇劉監軍錫玄，素慕和尚，聞和尚在金陵干走謁焉。詢以台教，辯如懸河，和尚爲剖疑義，更示以別傳之道，監軍窅然自喪。和尚歸，送至蕪湖始還。余罔卿留連江干不忍去，和尚笑曰：『此別何足惜，明年秋乃別公耳。』

壽昌入滅者十年，和尚往禮塔，過董巖，趙文學子來謁，請和尚再至董巖。和尚低徊良久曰：『曩非先和尚及乃公促余說法，尚須十年，一旦見迫，遂至登座，往來吳越江閩間，三十年於茲矣。出世太早，謝世亦應爾，吾其逝乎？』語訖，長笑而別。還山，則與彭博士份、楊太守聞中謀建浮屠，爲身後計，結夏著《宗教通說》一卷，盡抒玄蘊。九月初書成，遂示疾。至十七日，有星大如盤，霤方丈鴟吻間，中夜，和尚召閩首座至榻前，反覆宗乘奧義，因相與大笑。次首座問疾語已，和尚示疾次首座問：和尚四大安樂否？和尚曰：儘

著此受用。問：和尚病，誰是不病底？曰：熱大作麼？又問：末後一段光明如何垂示？曰：問者事作麼？進問和尚：去來自在云何？」和尚索筆，大書曰：「歷歷分明。」擲筆跌坐而逝。世壽五十有六，法臘四十有一。嵩上座集其語爲《瞻錄》若干卷，行於世。大弟子智閒，飯餐法乳，堪稱入室，成正德業，夙著鈞足，爲後來模範。大忠，道柔，海納，道舟等皆洪冶之利器，法門之良駒。道恒，道嵩，弘恩，辭榮入道，精修禪寂，幾幾乎截流之香象焉。同居者七百餘人，蓋人盡旃檀云。

贊曰：余小子日杲，得從諸從兄槭栻檛槻，及友人鄭大球大璣、徐植之潘巘、楊鳳翥騰舉之屬，師事和尚也。見其貌甚偉異，如世所圖慈氏少林像，豈其後身與？明興二百餘年，宗乘寥寥，得和尚而丕振，猗與盛哉！禪律不相謀，宗教不相爲也，而和尚法嗣壽昌，律傳鷲湖，殆兼之矣。宜其偏坐名剎，爲世仰止，聲且與大鑒爭烈也。

著録

元來《正觀禪人刺血書華嚴諸經跋》 夫大法難逢，眞乘罕遇，千燈供佛，酌半偈以何辭；四句禮心，捨全身而不惜。況破塵至寶，法界全經，大士因門，如來果海。塞滿龍宮之藏，具在一塵；播揚鷲嶺之奇，縱橫萬象。自非曠劫植菩提之因地，安能手捧目觀，偶此勝緣哉！正觀禪人，夙熏種智，修假多方，出娑竭之涌泉，綉貫花之妙品。加利刃不見當機之痛，流鮮血無慚捐體之施，書《報恩》、《金剛》、《華嚴》，其計一百有餘卷，以弘寶筏，庶渡迷津。覓衍不二之雄文，舌根流出；騰躍難思之義海，筆底翻來。反觀法帙得成，肌膚無損，勝妙廣博，幻質何乖？得淨世之便宜，履法門之徑路，妙緣斯在，道岸非遙。

又《報恩品序》 聞夫苦海無邊，慈恩匪一，情想局於限量，識性迷於無知，限量則灼有親疏，無知則妄分彼我。輪迴於生死，三途之業報何窮；旅泊於人天，九有之升沉不息。改頭換面，多生父母結盜賊之冤；戴角披毛，歷劫宗親償兒女之債。大師興慈悲念，說四難報之法施；長者現衰邁年，誨一惡性之逆子。胸前而寢，膝上而游，眞情普矣；男爲慈父，女爲悲母，親愛彌乎。以世界爲殿堂，以人民爲根本，國主之深恩莫報；以神通爲利樂，以度行爲修因，諸佛之慈德無休。捨幻化財，植人天福，身命頓超，棄有漏漚，絕堅固想，傳心爲最。解法義而流通法義，還他三界智人；知深恩而報答深恩，須是九濤居士。不辭饒舌，願入斯乘。

智旭

論說

智旭《靈峰宗論》卷三《答黃稷谷三問》 問：佛不能滅定業，地藏菩薩胡爲有滅定業眞言邪？且既達本來罪福皆空，又何謂邪？

答：業之與報，皆是自心現量，心空一切皆空，心假一切皆假，心中一切皆中。特凡夫不達能造所造，能受所受，當體三德秘藏，而以殷重倒心，作殷重惡業，必招殷重苦報，名爲定業。彼心既定，不可挽回，大覺亦不能即令消滅，故大慈悲巧設方便，令地藏大士說呪勸持，即是轉其定心，漸使消滅也。是故菩薩功能，全是佛之功能，佛既不居，菩薩亦不居，究竟只在當人一念信受持呪之心耳。此正所謂既達本來罪福皆空之旨，原非撥無因果，以罪福因果當體即空，亦復即假即中。迷則滅與不滅，俱非達本；達則滅與不滅，總不礙空也。古人云：『如何是本來空，業障是；如何是業障，本來空是。』透此二語便出野狐窠臼矣。

進問：畢竟佛何不自說？所謂佛不能滅，尚有疑在。

答：釋此須知三義。一，諸佛說法，必係四悉因緣。有聞佛說而歡喜生善滅惡入理者，佛即自說，如《楞嚴尊勝》諸呪，皆滅定業也。有聞菩薩說而歡喜生善滅惡入理者，須菩薩說，如此呪，及大悲等呪是也。二，罪不自滅，不他滅，不共滅，不無因滅。而有時唯說自滅，云心空業空；有時惟說他滅，云佛菩薩力；有時說須共滅，雙舉內因外緣；有時說無因滅，云非自非他；皆四悉因緣，否則便成四謗也。三，不能滅約三藏迹佛，能滅指圓教因

人，如華嚴中，初發心時，已勝至尼，亦其例也。知此三義，一切法無不通達。

問：萬緣搆時，息心休定，覺甚快樂，而攝入之功甚難。若行數息作觀等門，恐多一番作意起滅，如何頓入一念不生境界？

答：一切境界，本自不生，亦不住滅。迷此理本，皆是生住滅相，妄見萬緣搆集，妄生苦惱，又於息心休定境界，妄生快樂，苦惱快樂，皆醉見也。緣集緣散，皆屋轉也。直須酒醒，方知屋本不轉。又須知屋本不轉，迷醉方可醒耳。數息作觀等妙法，各逗一機，欲頓悟境界不生，莫若四性推揀，觀此現前一念，爲自生邪？他生共生無因生邪？念若自生，何藉外緣？若他生、共生、無因生，應一分有知，一分無知，有因尚不可，況無因生！仔細檢責，覓念生相，實不可得。念既無生，境界安有。二俱不生，不復更滅，一切時中，重重照破，一捨一切法，不住一切法，不厭一切法，不著一切法，作意即非作意，起滅亦無起滅，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也。

又《答淨性三問》 問：心外無法，同體之義明矣，如何大心不發而自利？法外無心，法法皆是法界明矣，云何逐緣又生取捨？若云名字位中雖知此理，奈煩惱習氣所使，還捨習氣，不捨習氣邪？

答：汝之所明者，語言道理而已。法塵妄影，尚不能自利，何況大心！已是取捨，何待逢緣，此即是汝煩惱習氣。若果了同體法界，更有何習氣可捨哉！

問：十界一心，何不相知？若惟佛知，則生佛不同。若名字知，非究竟知，還屬修功。若云不須論修，現現成成，則生佛無別。

答：妄謂各不相知，便於心外別計十界矣。若知十界唯一心，則心尚不可得，何有各各不相知之十界邪？悟十界唯一心者，假名爲佛，如醒人見屋不轉；迷一心計十界者，假名衆生，如醉人妄見屋轉。生佛不同者醒醉，所同者，從來不轉之屋也。就理同處，何須論修，醉人屋非現現成成不轉者乎！

進問：體同用亦應同，何有十界之異？若體性眞實是同，虛妄相狀是異，性相豈有二邪？若云相即無相，相即法界，則地獄何必趣於佛界？若不須趣，畢竟如何成佛？

答：十界體用，本無不同。迷者謂相異性亦異，體用元不曾減。悟者知性同相亦同，體用亦仍不增。故獄界即法界，元無佛界可趣，獄界可捨。約此眞義，假名出獄成佛，奈何終日向假名上分別，安却法界眞體性邪？不達體性，終日說法界，是極惡名言習氣。

又卷四《妙安說》 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惟深入火光三昧者，能轉煩惱業報之火爲智慧火，於中遊戲出沒自在無礙，乃名妙安。夫煩惱火與智慧火，體一而異名者也。非煩惱滅而智慧生，以無智慧時，煩惱決不滅故，亦非智慧生而煩惱滅，以有智慧時，煩惱已先謝故。如暗時無明，明時無暗，暗不障明，明不破暗，二法從不相到，以明暗無體，同以虛空爲其體故。如是智慧煩惱無體，同以心性爲其體故。如火大緣於糞境，臭氣逼人；緣於栴檀，馨香遠徹。心性亦爾，緣利爲三塗，緣名爲修羅，緣五常十善爲欲界人天，緣四禪四空爲色無色界，緣無漏偏眞爲聲聞緣覺，緣六度萬行自利利他爲菩薩，緣於實相則名爲佛。夫心雖隨緣具成十界，其性仍非十界，猶火隨緣具有香臭，其性仍非香臭也。夫十界法外，別無自心，而一一界心，還出十界，猶香臭草木外，別無火體，而一一草木火種，還燒一切諸草木也。《法華》三乘人天，龍女闡提，無不授記作佛，以一切草木之火，同一火性故也。能知一火一切火，一切火一火者，不於煩惱火外，別求智慧火；不於業火外，別求神通三昧火；不於苦報火外，別求法性眞火；併世間聰明而置諸佛法，是謂即煩惱火成智慧火。用推人之手扶人，毀人之口讚人，怨憾人之心愛人，慈人之業火成解脫火。知此根身器界，一一唯心，不作彼此人我種種情見，則鑊湯爐炭劍樹刀山，皆納僧家樂意三昧，何況人間小小逆境惡緣，寧非磨礪性眞之具，是謂即苦火成法身火，是謂火光三昧。偈曰：迷時妙法成生死，悟後三千性寂然。寂然元不落空亡，生死何嘗有實體。爲實施權說迷悟，開權顯實迷悟絕。迷情絕處悟無棲，權實二名亦無寄。非權非實法之本，心佛衆生性匪殊。依此建立權實門，及以本迹不思議。譬如蓮華不異時，四微亦復無差別，而說華因蓮爲果，果又生因不可盡。若人識得心蓮華，長在三界非界攝，便能恆轉如是經，百千萬億無數卷，序正流通及勸發，一彈指頃功圓滿。

傳記

智旭《靈峰宗論》卷首《八不道人傳》（智旭自傳） 八不道人，震旦

之逸民也。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蹙然不敢；今亦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翩然不屑；故名八不也。俗姓鍾，名際明，又名聲，字振之。

先世汴梁人，始祖南渡，居古吳木瀆。母金氏，以父岐仲公，持白衣大悲呪十年，夢大士送子而生。蓋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五月二日亥時也。七歲茹素。十二歲就外傅，聞聖學，即千古自任，誓滅釋、老，開牖洒，作論數十篇，闢異端，夢與孔、顏晤言。十七歲，閱《自知錄序》，及《竹窗隨筆》，乃不謗佛，取所著闢佛論焚之。二十歲，詮《論語》至天下歸仁，不能下筆，廢寢忘飡三晝夜，大悟孔、顏心法。冬喪父，聞地藏《本願》，發出世心。二十二歲，專志念佛，盡焚窗稿二千餘篇。二十三歲，聽《大佛頂經》，謂世界在空，空生大覺，遂疑何故有此大覺，致爲空界張本？悶絕無措，但昏散最重，功夫不能成片，因決意出家，體究大事。二十四歲，夢禮憨山大師，哭恨緣慳，相見太晚。師云：『此是苦果，應知苦因。』語未竟，遽請曰：『弟子志求上乘，不願聞四諦法。』師云：『且喜居士有向上志，雖然不能如黃蘗臨濟，但可如嚴頭德山，心又未足，擬再問，觸聲而醒。因思古人安有高下？夢想妄分別耳。一月中，三夢憨師。師往曹谿，不能遠從，乃從雪嶺師剃度，命名智旭，雪師，憨翁門人也。夏秋作務雲棲，閱古德法師講《唯識論》，一聽了了，疑與《佛頂》宗旨矛盾，請問。師云：『性相二宗，不許和會，甚怪之。佛祖豈有二歧邪？一日問古師云：『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且如中陰入胎，念起受生，縱令速覺，如何得脫？』師云：『汝今入胎也未？』道人微笑。師云：『入胎了也。』道人無語。師云：『汝謂只今此身，果從受胎時得來者邪？』道人流汗浹背，不能分曉，竟往徑山坐禪。次年夏，逼掠功極，身心世界，忽皆消殞，因知此身，從無始來，當處出生，隨處滅盡，但是堅固妄想所現之影，剎那剎那，念念不住，的確非從父母生也。從此，性相二宗，一齊透徹，知其本無矛盾，但是交光邪說，大誤人耳。是時一切經論，一切公案，無不現前，旋自覺悟，解發非爲聖證，故絕不語一人。久之，則胸次空空，不復留一字脚矣。二十六歲，受菩薩戒。二十七歲，徧閱律藏，方知舉世積謗。二十八歲，母病篤，四刲肱不救，痛切肺肝。葬事畢，焚棄筆硯，矢往深山，道友鑒空，留掩關於松陵。關中大病，乃以參禪工夫，求生淨土。三十歲，出關朝海，將往終南，道友雪航，願傳律學，留住龍居。始述《毗尼事義集要》及《梵室偶談》。是年遇惺谷，歸一兩友，最得交修之益。三十一歲，送惺谷至博山，薙髮，隨無異禪師至金陵。盤桓百有十日，盡諳宗門近時流弊，乃決意宏律。然律解雖精，而煩惱習強，躬行多玷，故聲不爲和尚。三十二歲，擬註《梵網》，作四[illegible]問佛：一曰宗賢首，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慈恩，四曰自立宗。頻拈得台宗[illegible]，於是究心台部。而不肯爲台家子孫，以近世台家，與禪宗、賢首、慈恩，各執門庭，不能和合故也。三十三歲秋，惺谷壁如二友去世，始入靈峰過冬，爲作《請藏因緣》。三十五歲，造西湖寺，述《占察行法》。三十七歲，住武水，述《戒消災略釋》、《持戒犍度略釋》、《盂蘭盆新疏》。三十八歲，住九華，次年述《梵網合註》。四十一歲，住溫陵，述《大佛頂玄義文句》。四十二歲，住漳州，述《金剛破空論》、《萬益三頌》、《齋經科註》。四十四歲，住湖州，述《大乘止觀釋要》。四十六歲，住靈峰，述《四十二章經》、《遺教經》、《八大人覺解》。四十七歲，住石城，述《周易禪解》。是秋，住祖堂，越二年，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四書蕅益解》。五十一歲，冬返靈峰，述《法華會義》。次年述《占察疏》，重治《律要》。五十四歲，住蕅谿，草《楞伽義疏》，遷長水而始竟。尚有《閱藏知津》、《法海觀瀾》、《圓覺》、《維摩》、《起信》諸疏，厥願未完，姑竢後緣而已。

生平嘗有言曰：漢、宋註疏盛，而聖賢心法晦，如方木入圓竅也。隨機羯磨出，而律學衰，如水添乳也。《指月錄》盛行，而禪道壞，如鑿混沌竅也。《四教儀》流傳，而台宗昧，如執死方醫變證也。是故舉世若儒若禪若律若教，無不目爲異物，疾若寇讎。道人笑曰：知我者，唯釋迦地藏乎！罪我者，亦唯釋迦地藏乎！孑然長往，不知所終。

紀事

智旭《靈峰宗論》卷一《講金光明懺告文》 智旭與法界衆生，自迷法性，幻作塵勞。貪嗔癡慢，日夜熾然，婬盜殺妄，長時不息，致使三塗鼎沸，八苦交煎，災異頻仍，饑荒洊至，干戈搔擾，魔外縱橫，悲同分妄見，長夜難開；痛循業自招，出離無助。茲遇邀請功德大天，發心專求拯拔，講《補助懺儀》一卷，日隨喜行法一壇，於圓滿日，然香二十一炷。

一二三、奉供本師寶華增壽四方四佛等、盡虛空遍法界一切諸佛、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信相菩薩盡經內一切聖衆　四五、奉爲大梵帝釋護世四王等、第一威德成就衆事大功德天供三寶　伏願增長威神、令此國中風祥雨順、物阜時寧、干戈永息、疾疫消除、聖主播仁慈之化、羣臣竭忠藎之良　六七八、自懺身口意業供三寶、伏願慈威、折伏攝受　九至十二、奉爲四師　十三至十五、奉爲懺師外護隨喜供三寶　十六、奉爲結伴同修諸友供三寶、願各秉遠志、共集眞猷　十七、奉爲護正法輪發弘誓願某等供三寶、伏願各增福慧、自離障緣　十八、奉爲緇門實德有志賢人道震照渠等供三寶、伏願解行齊修、二嚴克備　十九、代爲惡魔眷屬外道流裔某某某某等供三寶、深求懺悔　伏願三寶威神、愍彼見濁、或默示感通、令反邪歸正、還度摹迷、或速彰黜罰、令消除退散、莫惑凡愚　若罪惡障力、決不能悔悟消融、智旭願皆代受　若善根斷盡、終不可速救者、智旭願以無始至今、所有一毫之善、皆施與之、令其速悟　二十二十一、奉爲十戒闕黎、出家闕黎、及某等覺靈父母、及一切親緣眷屬、供三寶

以此然香發願功德、悉施法界衆生、願皆悟入金光明海、以清淨業、感吉祥天、擁衆常護、皆能以財以法攝化一切、各各改惡從善、反邪歸正、皆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皆知鼠卽鳥空之解爲非、皆知佛法自有眞脈、非可僧傳、皆知聰明穿鑿鬼家活計、徒增謗法之愆、不療生死之苦、皆能忘身捨命、專求正法、自利利他　由能應念修行一切供養、奉供三寶故、心常清淨無染著　由能了達一切法空故、不捨莊嚴佛土、成就衆生　由能了達淨穢平等故、熾然求生極樂世界　由能深信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故、精修念佛三昧、不作無佛無衆生想　由能徹證持犯性空故、以三聚淨戒攝化一切　由能遠離聲聞辟支佛意故、受持比丘清淨戒律、常能演說戒卽摩訶衍　由能了知法性無增減進退故、方便增進一切善根　由能深入大定故、悔普現威儀　由能究竟無相智慧故、不捨一切諸相　由能悟入離文字法故、不離文字談解脫相　由能證徹無依無住大般涅槃故、數示生滅、於三界中廣作利益　由能念念徧知一切法界衆生界事故、不捨方便、示學一切法門　由能遊戲生死故、而無染污　由能深觀涅槃故、而不取證　由能了知煩惱生死卽菩提涅槃故、不作一想、不作二想　由能念念沐浴法流故、不捨作法取相之事、常能演說一一法、一一相、皆卽法界、當體無生　已發如是大願竟　廣大如法界、究竟如虛空、悲唯金光明海、同體三寶、成就衆事、大功德天、速如所願、滿菩提願

又《陳罪求哀疏》

稽首大孝能仁父、孝順爲宗《梵網經》、地藏目連達孝尊、修證孝慈諸聖衆、今然香炷懺前愆、願賜慈悲哀拔濟　假名菩薩戒、污道沙彌智旭、泣血稽顙、敬白常寂光土、一體三寶、尚望大慈大悲、俯垂感應　言念罪旭、少年主張理學、妄詆三寶、過犯彌天、應墮無間　然世間忠孝、根於至性、罔敢或忘　後蒙三寶密加、返邪歸正、頓發出世心、圖其遠者大者、祈究竟報我君親、意謂剋期取證、決定無疑　詎料於今十六年、竟成虛度、修行至道、仰彌高而鑽彌堅、翦除惑業、根益深而枝益茂　死期將至、初志何成？　扼腕撫心、厥罪曷罄？　始願出家後、卽能度脫歷劫親緣、今母逝十二年、父亡二十載、而天眼未開、茫然不知生處、是第一大負、負我生恩也　始願出家後、卽能戒律永淨、定慧圓明、今根本戒外、違犯多端、雜亂散心、全無正定、名字聞慧、不登五品、是第二大負、負我性靈也　始見假善知識、亂宗門正印、願出家後、福慧莊嚴、徧降魔外、今但能自識邪正、而孱無道力、空言何補、是第三大負、負我宗門也　始見末運、僧體日卑、願以一身、力振其頹、今德薄行荒、不足爲人天表率、是第四大負、負我僧相也　始見末運、僧無律行、願以一身爲其倡始、今自檢律行、缺誤尤甚、不足爲他師範、是第五大負、負此名位也　始閱律時、稔知末世種種非法、誓集同志五人、如法共住、令如來正法復興、而自既障深業重、不克與比丘列、復失方便、乖我良朋、是第六大負、負正法輪也　始見外寇猖獗、饑疫洊臻、國政乖張、元氣侵蝕、願修成道力、興隆正法、默扶皇運、今自救不了、坐視內寇邪魔、付之莫可如何、是第七大負、上負帝主弘護深恩、下負普爲衆生所發菩提心願也、嗚呼！　負茲莫大七罪、復淹殘喘、九死一生、半體酸楚、已經十有餘年、三日惡瘡、更纏三年之外、黛地獄前茅邪？　抑過惡雖重、而一線菩提願力、護法苦心、稍感寂光悲智、令轉重報於生前、俾輕受邪？　展轉慚惶、未知攸底、悲形夢寐、歎徹庭闈、僅賴一線心願未忘、而杯水欲救焚車、益增恐懼　然諸佛誠言、菩提心寶、不可思議　如少金剛、能穿大地；少獅乳、能徹海乳、一息苟存、敢不痛自努力

今值先嚴諱日、敬捐衣鉢微資、營供常住三寶、然香七炷、懺七大負、復四炷、啓請菩薩比丘沙彌同心修禮慈悲水懺　以此功德、當申回向、伏祈鍾之鳳、暨大蓮優婆夷金氏、早敷淨土之華、頓悟惟心之旨、惑業冰消於片念、苦

輪永斷於未來。次祈比丘某深信微塵中之法界經卷，篤志專心求剃出，斷除識田內之沈細愛見，剛毅敏達建法幢，某直信觀心法門，眞發菩提大願。沙彌某於一切事中，悉見第一義諦，一切時中，不忘無上道心。某人無邊無底之法海，超久習久染之凡情。次祈灰亂冰消，邪說鼠竄，皇仁蕩蕩，佛化暘暘。次祈智旭，病苦消除，戒身清淨，福德成就，止觀圓明，賽盛世皇猷，護如來正法。又復以此功德，普施一切衆生，願盡除一切煩惑罪根，斷一切有漏雜業，捨一切生死苦報，離一切惡魔惡友，歸一切大乘三寶，見一切諸佛世尊，生一切莊嚴淨土，開般若一切種智，證不可思議解脫，成無上清淨法身如是法界衆生，畢獲如是究竟勝利益已，智旭乃當克證無上菩提。

著録

智旭《靈峰宗論》卷六《周易禪解自序》 蕅益子結冬月臺，禪頌之餘，持韋編而爰之，或問曰：子所解是《易》邪？余曰：然。復有視而問曰：子解非《易》邪？余曰：然。又有視而問曰：子解亦《易》亦非《易》邪？余曰：然。更有視而問曰：子解非《易》非非《易》邪？余曰：然。侍者笑曰：若是乎，墮在四句中也。余曰：汝不聞，四句皆不可說，有因緣故，皆可說乎？因緣者，四悉檀也。人謂我釋子也，通儒能解《易》，則歡喜焉，故謂《易》者吾然之，世界悉檀也。或謂釋子何解《易》以同俗儒？知所解之非《易》，則善心生焉，故謂非《易》者吾然之，爲人悉檀也。或謂儒釋始無分也，若知《易》與非《易》必有差別，雖異而同，雖同而異，則儱侗之病不得作焉，故謂亦《易》亦非《易》者吾然之，對治悉檀也。或謂儒釋必有實法也，若知非《易》，則儒非定儒，知非非《易》，則釋非定釋，但有名字，而無實性，頓見不思議理焉，故謂非《易》非非《易》者吾然之，第一義悉檀也。侍者曰：不然。若所解是《易》，人謂《易》可助出世法，成增益謗，若非《易》，人謂師自說禪，何嘗知《易》，成減損謗；若亦《易》亦非《易》，人謂儒原非禪，禪亦非儒，成相違謗；若非《易》非非《易》，人謂儒不成儒，禪不成禪，成戲論謗，烏見其爲四悉檀也。余曰：是固然。汝不聞，人參善補，而氣喘者服之立斃乎？大黃最損，而中滿者服之立瘥乎？春之育萬物也，物固有遇春而爛者，夏之長養庶品也，草亦有夏枯者；秋之嘯殺也，而菊有花，冬之閉藏也，而松柏青，梅英馥。如必擇有利無害者而後爲之，天地不能無憾矣。且佛以慈眼視大千，羣機已熟，然後示生，猶有魔波旬亂之，九十五種妄之，提婆達多惡中害之，豈惟堯、舜稱猶病哉！吾所由解《易》者無他，以禪入儒，誘儒知禪耳，縱不得四益，起四謗，如從地倒，還從地起。置毒乳中，轉至醍醐，其毒仍在。偏行爲外道師，薩遮爲尼犍主，意在斯也。侍者再拜謝曰：此非弟子所及也，請筆而存之。

又《四書蕅益解自序》 蕅益子年十二談理學而不知理，年二十習玄門而不知玄，年二十三參禪而不知禪，年二十七習律而不知律，年三十六演教而不知教。逮大病幾絕，歸卧九華，腐蒲以爲饌，糠粃以爲糧，忘形骸，斷世故，萬慮盡灰，一心無寄，然後知儒也，玄也，禪也，律也，教也，無非楊葉與空拳也，隨嬰孩所欲而誘之。誘得其宜，則啞啞而笑，不得其宜，則呱呱而泣。泣笑自在嬰孩，於父母奚加損焉。顧兒笑則父母喜，兒泣則父母憂，天性相關，有欲罷不能者。『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今之誘於人者，即後之誘人者也。儻猶未免隨空拳黃葉而泣笑，其可以誘他乎！維時徹因比丘，相從於患難顛沛，律學頗諳，禪觀未了，屢策發之，終隔一膜。愛至誠請命於佛，冀得須藉四書助顯第一義諦，遂力疾爲拈大旨，筆而置諸笥中，屈指十餘年，徹因巨長往矣。嗟嗟！事遷人遷，身世何暫，見聞如故，今古何殊？變者未始變，不變者亦未始不變，尚何一分無常，一分常之邊執也哉？今夏述《成唯識心要》，偶以餘力閱舊稿，改竄未安，增補未備，首《論語》，次《中庸》，次《大學》，後《孟子》。《論語》孔氏書，故居首，《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居次。子思先作《中庸》，《戴禮》列爲第三十一，後作《大學》，《戴禮》列爲第四十二。《大學》章首『在明明德』，承前章末『予懷明德』而言，本非一經十傳，舊本亦無錯簡，王陽明居士已辨之矣。孟子學於子思，故居後。解《論語》曰《點睛》，開出世光明也；解《庸》、《學》曰《直指》，談不二心源也；解《孟子》曰《擇乳》，飲其醇，存其水也。佛祖聖賢皆無實法縛人，但爲人解粘去縛，今亦不過用楔出楔，助發聖賢心印而已。

又《重刻成唯識論自考録序》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性相二宗所由立也。說者謂，一心眞如，故號性宗；八識生滅，故稱相宗。獨不曰，心有眞心妄心，識有眞識妄識乎？馬鳴依一心造《起信論》，立眞如生滅二門，生

滅何嘗離真心別有體也！天親依八識造《論》十頌，明眞如即識實性，與一切法不一不異，眞如何嘗離妄識別有相也！龍樹《中論》指因緣生法，即空即假即中，是生滅外無眞如，《楞伽》云：心意識八種，俗故，相有別，眞故，相無別，相所相無故，是眞如生滅非一異，而護法菩薩於識論中最出手眼，直云：爲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眞實有者，如執外境，亦是法執。噫！苟得此意，何至分河飲水哉？嘗論之：性隨相轉，何性不相？設不偏達諸相，無量差別，安知妙性具足如斯染淨功能！相本性融，何相不性？設不深知一性圓頓滿足，安知諸相無非事事無礙法界！故台宗劇談實相，必約百界千如　夫五位百法，獨非百界千如之性相邪？百界千如，無非實相，五位百法，獨非實相邪？若不分別五位百法，眞俗假實，種現差別，種種不同，則所云點如明相，遍遍不同，一假一切假者，不幾儱侗邪？護法菩薩論心心所法，各具四分　夫相分各各不同可也，見分可一向不同邪？即見分各各不同可也，自證分證自證分可一向不同邪？若使一向不同，則心王八，心所五十一，將一人果有五十九自證證自證分，抗然角立，互不相知，不幾割裂紛糅邪？然使心王心所惟同一自證證自證分，又安得云：心心所法，各皆四分所成　不幾墮用別體同之執邪？更就相分論之，且如拈一蓂莢，此華本質，如來大圓鏡智之相分也　佛眼所見華，成所作智之相分也；佛智所知華，妙觀察智之相分也　此三爲一爲異？若定異，何處別有三華？若定一，佛眼不視時，但滅成所作智相分，餘二仍在；佛智不緣時，但滅妙觀察智相分，本質仍在　又，眼見華時，有眼識相分，聞華香，嘗華味，覺華觸，各有鼻舌身識相分　佛一人既爾，迦葉復有三華四微，百萬人天各各皆有三華四微　如是無量三華四微，同在一處，似如一鏡，不濫不亂，無二無別　於百萬人天中，隨拈一人相分時，必攝一切諸人相分於眼等識中；隨拈一識相分時，必攝餘諸識相分，重重無盡，無盡重重，是可思議邪，不可思議邪？一華既爾，物物皆然，色塵既爾，六塵皆然　相分有質尚爾，見分寧獨不然？見分通三量尚爾，自證證自證分唯現量，豈反不然？後世弘相宗者，何爲自設藩域，曾弗一深思也　是故習性不習相，未有不瞞盱者，習相不習性，未有不膠滯者　唯南嶽思大禪師《大乘止觀》一書，出《識論》未來前，具闡性相幽祕，蓋深證無師智耳　厥後欲明心要，須藉文言，當知《成唯識論》，大裨性學，惜慈恩沒，疏復失傳，僅散現《大鈔》、《宗鏡》諸書，及《開蒙》二卷稍存線索，國初以來，遂成絕學　萬曆初年，紫柏大師接寂音之道，盛讚此宗，爰有《俗詮》、《證義》《集解》諸書，而窺基法師《音義》爲長　《音義》未全，故不流通，基法主續補成疏，亦頗簡要，惠法主謂疏多亂，復出此《自考錄》予謂此宗云方而至圓，至贍而不亂，至深細而非幻罔，至詳明而有綱要，設非妙悟，莫窮底裏，諸家著述，固未立極，亦各擅所長，苟因是而求之，深造自得，觸著性相源頭，不離只今現前一念，則知三乘十二分教，皆吾心識註腳，與馬鳴、天親同一鼻孔出氣，何疾予言而知深淺得失也

又《西方合論序》　唯大徹大悟人，始可與談念佛三昧，否則百姓之與知與能，猶遠勝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達磨西來，事出非常，有大利必有大害　嗚呼！先輩幸得大利，今徒有大害而已　誰能以悟道爲先鋒，以念佛爲後勁，穩趨無上覺路者邪？袁中郎少年穎悟，坐斷一時禪宿舌頭，不知者以爲聰慧文人也　後復深入法界，歸心樂國，述爲《西方合論》十卷，字字從眞實悟門流出，故絕無一字蹈襲，又無一字杜撰　雖台宗堂奧尚未指極，而透徹禪機，融貫方山，清涼教理無餘矣　或疑佛祖宗教，名納老宿未易偏通，何少年科第，五欲未除，乃克臻此？殊不知，多生熏習，非偶然也　傳聞，三袁是宋三蘇後身　噫！中郎果是東坡，佛法乃大進矣　余每謂，明朝功業士，遠不及漢唐宋，理學則大過之，陽明一人直續孔顏心脈，佛門居士，唐梁肅、宋陳瓘、明袁宏道，蓋未可軒輊也　忠愍因初年偶疑《金剛》爲泥人揩背語，遂爲禪者所笑，試讀彼《三千有門頌》，可復笑乎！中郎少年風流灑落，亦爲緇素所忽，試讀彼《西方合論》，可復忽乎！嗚呼！今人不具看書眼，何怪乎以耳爲目也哉！特集吳門所刻《標註》，並爲評語，以表彰之　重謀付梓，用廣流通，普使法界有情，從此諦信念佛法門，至圓至頓，高超一切禪教律，統攝一切禪教律，不復有逆跂之歎也

又《裂網疏自序》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菩薩造論通經，亦唯此一大事，故云：十方諦求，更無餘乘　縱曲爲羣機，從實施權，說種種道，如三草二木，受潤不同，而能潤之雨，原只一味　故云：如食石蜜，中邊皆甜　又云：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　豈應封文失旨，橫執名相，剖判虛空也哉！且如彌勒世尊，迹居補處，本必難思，無著、天親即是龍華輔弼，與文殊、普賢何異？至馬鳴、龍樹並金口授記，傳佛心宗，其所著述，定不互相乖異　乃後世講師輒妄判曰：天親《識論》，立相始教；龍樹《中論》，破相始教；馬鳴

《起信》，終教兼頓，並未是圓。嗚呼！其亦不思甚矣！夫大親宗瑜伽而立唯識，先以唯識破我法二執，次明識亦如幻，非眞實有，故亦名破色心論。目之爲立相教可乎？龍樹依甚深般若，偏蕩四性情執，以顯法性，故曰：「欲具足一切佛法者，當學般若。」又曰：「若以無此空，一切無所作，以有空義故，一切皆得成。」目之爲破相教可乎？馬鳴以一心眞如門，顯甚深般若隨智說，以一心生滅門，顯瑜伽八識隨情說。眞如即一眞法界，統事理而泯絕事理者也；生滅即全理所成之事，全事無性之理也。二門不離一心，無一生滅非全體眞如，無一眞如不全具生滅，即事事無礙法界也。謂其不同《唯識》、《中論》仍非圓極一乘可乎？況經論中，並謂眞如與一切法，如水與波，不一不異，誠證具在，何容偏執？蓋若言定一，則眞如不生滅，應一切法亦不生滅，或一切法生滅，應眞如亦生滅，固不可。若言定異，則眞如非即一切法之實性，應在一切法外，別有方隅，不常不徧，尤爲不可。故《起信》謂眞如受熏者，譬觸波時，即觸於水，所以破定異之執；初未嘗言眞如隨熏轉變也。《唯識》謂眞如不受熏者，譬波動時，溼性不動，所以破定一之執；初未嘗言別有凝然眞如也。《唯識論》云：「不同餘宗，離色心等，有實常法，名曰眞如。」又云：「眞如即是唯識實性。」明文彰彰若此，後人乃以凝然眞如，誚誘唯識，罪何如哉！然則《唯識》所謂眞故，相無別，即《起信》一心眞如門也；俗故，相有別，即《起信》一心生滅門也。《楞伽經》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宗鏡》釋云：起心名轉，八俱起故，皆有生滅故，名轉相；動則是業，八識皆動，盡名業相；八之眞性，盡名眞相。由此觀之，《起信》、《唯識》皆宗《楞伽》明矣。宗本既同，則諸名義自不相違。注疏家不能以義定名，漫爾依名定義，致令二論乖同水火，可不哀哉！此《大乘起信論》，藏有二本，唐本更文顯義順，舊既流通梁本，私心弗敢自專，敬以觀決於佛，拈得宜解唐本，遂殫一隙微明，剖盡兩宗迷執。門人成時請名爲《裂網疏》。

又《閱藏知津自序》

心外無法，祖師所以示即法之心；法外無心，大士所以闡即心之法。並傳佛命，覺彼迷情，斷末有欲弘佛語，而可不知深究佛心；亦未有既悟佛心，而仍不能妙達佛語者也。今之文字阿師，拍掌禪侶，竟何如哉！嗚呼！吾不忍言之矣。昔世尊示涅槃，初祖大迦葉白衆云：如來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先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嗟嗟！儻三藏果不足傳佛心，初祖何以結集爲急務邪？竊謂禪宗有三藏，猶奕秋之有棋子也；三藏須禪宗，猶棋子之須活眼也。均一棋子也，誨奕者著著皆活，不善奕者著著皆死；均此三藏也，知佛心者言言皆了義，不知佛意者字字皆滯枯。然爲懲隨語生見，遂欲全棄佛語，又何異因噎廢飯哉？夫三藏不可棄，猶飲食之不可廢也。不調飲食，則病患必生；不閱三藏，則智眼必昧。顧歷朝所刻藏乘，或隨年次編入，或約重單分類，大小混糅，先後失準，致展閱者茫然不知緩急可否。故諸剎所供大藏，不過僅存名句文身，封緘保護而已，無由令閱者達其旨歸，辨其權實。佛祖慧命，眞不啻九鼎一絲之懼。唯宋有王古居士，創作《法寶標目》，明有蘊空沙門，嗣作《彙目義門》，並稱良苦。然《標目》僅順宋藏次第，略指端倪，固未盡美。《義門》創依五時教味，粗陳梗概，亦未盡善。旭年三十發心閱藏，次年晤壁如鎬兄於博山，諄諄以義類詮次爲囑。於是每展藏時，隨閱隨錄，凡歷龍居、九華、霞漳、溫陵、幽棲、石城、長水、靈峰八地，歷年二十七載，始獲成藁。終不敢剖判虛空，但藉此稍辨方位。俾末閱者知先後所宜，已閱者達權實所攝。義持者，可即約以識廣；文持者，可會廣以歸約。若權若實，不出一心；若廣若約，咸通一相。名爲《閱藏知津》云。

又《法海觀瀾自序》

子輿氏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況大藏法海，甚深無量，不得其術，何以觀之哉！統論修證法門，浩若塵沙，非止八萬四千而已，然五門收之，罄無不盡。何者？欲遊佛海，先資戒航，戒淨則解行可遵，行圓則祕密斯證，證入則依果自嚴。故首律宗，明造修之始；次諸教，明開解之塗；次禪觀，明實踐之行；繼密宗，明感應之微；終淨土，明自他向歸之地也。中峰本公謂：密呪如春，教乘如夏，南山律宗如秋，禪宗如冬。一佳似當，再研未必盡然。剋論諸宗，當究旨歸，不取迹象。禁呪祕密如冬，令生意含於未發，豈全似春？戒爲佛法初門，儒不學禮無以立，釋不受戒不許聽教參禪，如春令草木萌甲，安得似秋？豈謂佛制毗尼，似蕭何制律，遂擬以肅殺之氣邪？禪於無修證中妙論修證，無證而證，則體含萬用，可擬冬；無修而修，則刊華就實，正似秋耳。教乘如夏，吾無間然，只此四門，罔不以淨土爲歸，亦猶土之寄王四時也。夫大小兩乘，皆首戒律，而大必兼小，小不兼大。南山不敢自稱大乘，不應以南山名宗，但云律宗如春可矣。教亦自有大小兩乘，西土每分，此土晉魏以來，或分或兼，今皆獨弘大乘。復有三家：一天台宗，二賢首宗，三慈恩宗。天台教觀齊舉，教可如夏，觀即如

秋　賢首教多觀少，清涼收禪爲頓教，天峰自立三教以對三宗，則三教如夏，三宗如秋　慈恩弘唯識，自修兜率觀門，基公略示唯識五觀，未嘗尅實勸修，然夏後定有秋，是在學者自知領會而已，故且云諸教如夏也　禪亦自有大小兩門，於大乘中復分頓漸　小及大漸，此所不論　達磨承佛教盛行之後，特來指示心要，如畫龍點睛，令其飛去，乃至六祖，無不皆然　雖藉《楞伽》、《金剛》印心，未嘗廢教，而貴行起解絕，不許坐在知解窠臼，故與台宗圓妙止觀同如秋也　密宗唯大乘法身，入壇結密印，口誦密言，意專密觀，名三密法門　若論初修之者，必先持淨戒，發菩提心，解法界理，方許入壇，剋期取證，亦由春夏而入秋　今約諸佛所說神呪，不許翻譯，唯令持者，立地證入，又令聞者，乃至遇影蒙塵，皆成究竟解脫種子，故但云密宗如冬也　淨土者，三德祕藏，常樂我淨，究竟安隱之處　所謂常卽法身，寂卽解脫，光卽般若，非一非三，而三而一，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不可思議，不二而二　故全依卽正名爲佛身，全正卽依名爲淨土　祇此常寂光法性身土，全體迷之，而爲三界六道；偏證取之，而爲聲聞緣覺、權位菩薩；隨分悟之，而爲三賢十聖　所以諸佛爲實施權，不動法性，垂下三土；爲接三賢十聖，示實報淨土；爲接聲聞緣覺、權位菩薩，示方便淨土；爲接三界六道凡夫，示同居淨土　而諸衆生根性不同，樂欲亦異，或因持三聚戒，而淨四土；或因習教解甚深義，而淨四土；或因禪觀直悟自心，而淨四土；或因專修三密傳持呪印，而淨四土　或唯一門而淨四土，或二門三門四門而淨四土　如世間草木華果，或生長熟脫於冬，或唯經一時卽熟脫，或經二時三時，乃至具經四時得熟脫，故須云，淨土如土，王四時也　夫八萬四千，乃至塵沙法門，未有不具戒者，未有不正解者，未有不篤行者，未有不證密者，未有不歸淨土者，故曰五門收之，罄無不盡也　然則，無解行之戒，非戒也；無戒行之教，非教也；無戒教之禪，非禪也；無戒行及禪之密，非密也　非戒非教非禪非密，則非淨土眞因也　非有四種淨土，則戒教禪密無實果也　非眞因實果，則不顯非因非果之心性也　不顯心性，則無以觀法海甚深無量，而徹其涯底　故以五門之瀾，爲觀法海之術，願與同志者共之

又卷七《性學開蒙自跋》　此別答十問之第四問也　良以兩家性學，世罕兼通，儒未必習佛，習亦不肯精研　予年十二就外傅，粗知書義，便以道學自任，於居敬愼獨之功，致知格物之要，深究之　年二十，看《顏淵問仁章》，竊疑朱、歸仁語，苦參力討，廢寢忘餐者三晝夜，忽然大悟，頓見孔、顏心學眞血脈，眞骨髓　因識孔子聞知之傳，誠待其人，非漢、宋諸儒能擬議也　越四年，知出世大法，發心離俗，先參少室禪宗，後學天台教觀，不啻皆如渤海相似，十五六載，僅沾一滴，方爲向若之歎　反觀向所悟孔、顏心學，又今一滴中之一滴矣　嗟乎！道曠無涯，爲若此也，世之沾沾自足者，何啻井蛙也哉！　然又知一滴之性，卽大海性，故身爲釋子，喜拈孔、顏心學示人，知與不知，任諸旦暮　此問同志未諳，固請予略明梗概，遂於一滴海中，復出滴許如此，知必爲大方所笑　然神龍得之，安知不卽此興雲霆雨，又安知不藉此騰歸滄溟也

雜錄

智旭《靈峰宗論》卷二《法語・示眞學》　眞學以解行雙到爲宗趣非開解無以趨道，非力行無以證道　而解行又有大小漸頓不同，若但求一出生死法門自度脫者，小解小行也；若偏通一切法門自利利他者，大解大行也　若先解後行者，漸也；若知解行同時，隨文入觀，不離語言而得解脫者，頓也　如兵卒習一伎，可殺一賊，取一賞，糊數口；又市醫僅知一方，可療一病，取一直，資厥身；則聲聞緣覺是也　若任大將，作大醫者，必盡知韜略，偏達方味，然後向無不克，治無不驗　圓頓行人，通達萬法，圓悟一心，自行則無惑不破，化他則無機不接　今欲偏通一切法門，雖三藏十二部，言言互攝互融，然必得其要緒，方能勢如破竹　爲聖賢者，以六經爲楷模，而通六經，必藉註疏開關鍵　爲佛祖者，以《華嚴》、《法華》、《楞嚴》、《唯識》爲司南，而通此諸典，又藉天台賢首慈恩爲準繩　蓋悉教網幽致，莫善《玄義》，而《釋籤》輔之；圓圓觀眞修，莫善《止觀》，而《輔行》成之；極性體雄詮，莫善《雜華》，而《疏鈔》、《懸談》悉之；辨法相差別，莫善《唯識》，而《相宗八要》佐之　然後融入《宗鏡》，變極諸宗，並會歸於淨土　以此開解，卽以此成行，教觀齊彰，禪淨一致，遠離擔板之病，不墮數寶之譏，可謂慶快生平，卓絕千古者矣

又《法語・示元白》　學道一要眞爲生死，二要具足剛骨，三要開發見識　無眞實爲生死心，饒你有志氣力量，只作世間豪傑，斷不能爲出世聖

賢　無眞實剛骨，饒你要出生死，決被情欲牽熟境迷，利名移奪，魔患埋沒去。無眞正見識，饒你怖生死，勇猛直前，必被邪師惡友引誘，輕安少得粟惑，或墮光影門頭，或坐知見窠臼，乃至或以味禪爲功德，或以空寂爲家鄉極勝亦流入二乘權曲境界，無由直趨菩提。良由衆生心性雖與佛等，無始迷妄積習深厚，欲返本源殊非容易。果能念念觀察世間苦空無常無我不淨，下從地獄，上至非非想，總非究竟安寧地。儻不誓求出要，三界流轉有甚了期！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茫茫苦海，言之痛心，豈容爲生死心不切？既生死心切，視世間一切事，那件出得生死，那件稍有眞實？便痛發省悟，向千纏萬繞中努力一踴，眞得殺父姪母他家活計，將無始恩愛眼前活計盡情割斷。如悉達初出家，剋誓云：設骸骨枯腐，不盡生老病死之源，終不返還如此志氣，方不被一切業境奪去，方名具大剛骨。剋離愛網，專求出要，必應甄別邪正，洞明權實，了悟頓漸。若不遇眞師匠，唯應讀誦大乘，深求至理，不依文解義，不離經穿鑿，法法會歸自己，處處體認心性，自於眞宗，漸堪趨入。儻遇明師良友，不問聖凡，但具正見知如來秘密藏者，剋可依之人，放下身心，不惜體面，不辭勞苦，不畏饑寒，乃至不恪身命，畢生服役，咨稟法要，自然福至心靈，感應交徹。如鏡蛤克肖，時雨化生。以得親近善知識故，則能親近最上妙乘；以得習學上乘法故，則能出生廣大圓滿智慧。切莫高推聖境，自處凡愚，戀刹那幻境，忘曠劫遠猷，自暴自棄，非才之罪也。重說偈曰：佛性衆生性，一性無二性，迷之沈六道，悟之爲三乘。迷雖無量惑，厥病唯有三：一者戀世間，不知世間苦，二者雖知苦，苟且自因循，三者雖勇猛，得少便爲足。以此三病故，長夜在生死，或復出生死，亦墮權小乘。我依諸佛語，爲設三妙藥：一者怖生死，對治根本病，念念如救頭，莫復存餘想。二者奮剛勇，降伏愛見魔，五欲不能牽，八風不能動。三者開正見，遠離諸邪曲，根選擇圓通，現生成正覺。此三或自具，或復藉餘緣，唯有明師友，名爲眞實救，策發生死心，鍛鍊純剛骨，開示眞實乘，令行稱性修。修性不相離，斯名正覺印。迷性言修習，修墮有爲功；廢修談法性，自然外道同。是故佛與祖，垂訓咸雙顯，雖或性奪修，而非不修習；雖或不言性，而性在修中。性非修不顯，修非性不立，但以生死心，勇猛不退心，廣大弘遠心，親師習正法，必能親悟入，知我言不誣。

又《法語・示惟默》　孔子曰：「予欲無言。」佛云：「吾四十九年不曾說一字。」然六經、四書、三藏十二部，果何物哉？如以杜口爲默，凡瘖瘂者，皆聖與佛矣。詎知諸法無性，言語本空，終日言未嘗有言，終日不言，未嘗無言。故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學者無說我乃無聽，無說無聽，是眞般若。推此致也，廢說剋說熾然說，三世無間斷說，亦若是已矣。苟未達說默之源，說是覺觀生相，默是覺觀滅相，既墮生滅情見，則說默俱非。若妙契寰中，說能開悟，默能密喻，是說默無非善說也。說無說相，默無默相，是說默無非善默也。善說者謂惟說可，善默者謂惟默可，皆法界故。法界不二，說默不二，不相借，不相成，不相破，亦不相亡；不相礙，亦不相融；當體清淨，絕待離微。夫諸佛解脫，即於凡夫心行中求觀心無心，說默何有，說默無性，說默俱妙，是頓悟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歷劫修證者也。

又《法語・示念日》　顯密圓通，皆以解行雙進爲要。解者，達我現前一念心性。全體三德秘藏，與諸佛所證，衆生所具，毫無差別，十方三世，顯密契經，惟爲發明此一念心性。達此一念心性，即顯密二詮之體，從此起於顯密二行。顯行依經修觀，廣如二十五圓通法門，略則惟心識觀，眞如實觀二種收盡。二十五境，各具二觀。且約耳根言之，先從徵心處破妄，惟心識觀也。圓解既開，即於聞中入圓通常流眞如實觀也。密行亦具二觀：達字字句句無非法界者，眞如實觀也；心無異緣專持此呪，悟知音聲如響，能持之心如幻者，惟心識觀也。由惟心識，進眞如實，密行成，顯行亦圓滿矣。

又《法語・示新枝》　溫故知新，可以爲師。所謂故者新者何物邪？天下莫故於現前一念之心，亦莫新於現前一念之心。惟故故隨緣而不變，惟新故不變而隨緣。若能頓達吾家故物，便可斬新條令，以菩提悲智爲幹本，以六度萬行爲新枝矣。

又《法語・示聖可》　千經萬論，求之語言文字，則轉多轉遠；求之現前一念，則愈約愈親。蓋一切經論，不過現前一念心之註腳，非心性外別有佛祖道理也。然心性難明，故藉千經萬論互相發明。今捨現前心性，而泛求經論，不啻迷頭認影矣。眞明心性者，知經論是明心性之要訣，必不棄捨，但看時知無一文一字不是指點此理，就所指處，直下從身心理會清楚。如破我法二執，的的破盡，不留分毫。辨種現根隨，則使自心種現根隨，歷如指掌，不使家賊作祟，是謂不離文字，而得觀照。不作文字解，不作道理解，便

是眞參實究，不論年月生熟，將三藏十二部，都盧作一話頭看來看去，久久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看到牛皮穿破，眼睛突出，忽然無心契悟，方知與麻三斤，乾矢橛，同是敲門方便，那時若不透盡千七百公案，不攝盡十方三世一切佛法，無有是處。

又《法語・示閔六飛二則》 佛法貴精不貴多，精貫多，多不能專精，故提綱挈領之道，不可不急講也。綱領者，現前一念心性而已。心性不在內外中間，不屬過現未來，不可以色聲香味觸法求，不可以有無雙亦雙非取。心性既爾，一切法性亦如是，故曰因緣所生法，卽空卽假卽中。中者性體，空者性量，假者性具也。迷此性量，名見思惑。迷此性具，名塵沙惑。迷此性體，名無明惑。三惑皆迷中翳妄，非有實體，故三觀起，三惑隨消。由吾人迷有厚薄，致如來教有頓漸，是知頓漸諸教，皆爲了悟心性而設。若了心性，教網在我不在佛矣。然須先破我法二執，是故《唯識》初二卷言之獨詳，學者果能隨文會理，將無始名言，戲論我法習氣，當下剗除，則眞空理顯。此之空理，不當有無，有無自爾。無者無彼偏計，有者有彼依圓，圓成實者，唯識實性，名中道第一義諦。依他起者，唯識假相，名爲俗諦。此二皆非實我實法，但衆生偏計執情名爲我法，我法本空，名爲眞諦。三諦不一異，不縱橫，眞中爲理如水，俗諦爲事如波。藏通二教，僅詮眞理，以六凡爲俗。別圓二教，正詮中理，以十界爲俗。先於現前一念心性，達三諦已，則知一代教法，或頓詮此心性，或漸詮此心性，或詮心性少分，或詮心性全體，不啻持一鑰開衆鎖也，豈於千經萬論興望洋之歎哉！ 其二

般若非他，現前一念心性而已。心性本自豎窮橫徧故廣大，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則狹小矣。本自微妙寂絕故第一，妄貪三界有漏因果，二乘偏眞因果，則下劣矣。本自生佛體同故常，亦名愛攝，妄計內外彼此不同，則厭怠矣。本離我法二執，故不顚倒，亦名正智，妄計我人衆生壽者諸相，則顚倒矣。然雖迷此心性爲狹小下劣厭怠顚倒，如水成冰，實廣大第一愛攝正智之體，依然如故，毫無缺減，如冰之濕性，仍卽水之濕性，苟遇煖緣，未有不應念成水者也。故善學般若菩薩，莫貴觀察現前一念心之實性，此心體本離過絕非，不墮諸數，至尊至貴，名實相般若，譬如金剛，爲無價寶。此心覓之了不可得，靈明洞徹，泛應曲當，名觀照般若，譬如金剛，堅利不壞。此心炳現根身器界，百界千如，森羅昭布，名文字般若，譬如金剛，普雨衆寶。祇此一心，卽一般若，三世諸佛，不能增一絲毫，蜎飛蠕動，不能減一絲毫，但迷之舉體爲惑業苦三障，悟之舉體爲般若解脫法身三德。三德如水外無冰，故云三千果成，咸稱常樂。三障如冰外無水，故云三千在理，同名無明。如此達得，則但有洋冰法，別無覓水法；有去翳法，無與明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所以熾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乃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修行五悔，習學諸禪，廣學多聞，研究法義，皆洋冰去翳，空諸所有，至冰執盡消，幻翳盡去，所有盡空，適復本有一念心性之全體大用，而別無心外一法可得。故曰：人於如來妙莊嚴海，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又曰：以無我人衆生壽者，修一切善法，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曰：法法皆通，法法皆備，而無一法可得，名最上乘。此卽金剛正印，佛祖傳心要訣也。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公案，乃至天台三大五小，皆發明此理而已。此理不明，徒學佛法，徒參公案，竟有何益？此理既明，一切宗教皆吾心註腳，豈異說所能籠罩？以此圓解，淨除無始妄惑種子，若觀行淨，則同居土淨，相似淨，方便土淨，分證淨，實報土淨，究竟淨，寂光土淨，故曰：隨其心淨，則佛土淨。當知華藏莊嚴無邊剎海，皆我淨心所感依報，皆第八識所現相分，豈別有心外之土，又豈別有七外之心也。 其三

元賢

論說

元賢《永覺元賢禪師廣録》卷三〇《續燼言》 仰山問僧：「甚處人？」僧云：「幽州人。」山云：「汝還思彼中麼？」僧云：「常思。」山云：「能思底是心，所思底是境，彼中有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思底，還有許多般麼？」僧云：「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山云：「汝見猶在心，信位卽是，人位未是。」愚謂，仰山如此開示，非特爲這僧發藥，一切人見道不眞，皆落在此。蓋見有見無，皆是以心對境，如隔江望山，謂之信位則可，謂之人位則不

可，以人位須忘能所，心不見心，如鏡不自炤也。

棲賢辨，嘗携一笻，穿雙履過九江，東林混融老見之，呵曰：「師者，人之模範也，舉止如此，得不自輕？」主禮甚滅裂，辨笑曰：「人生以適志爲樂，吾何咎焉！」援筆書偈而去。偈曰：「勿謂棲賢窮，身窮道不窮，草鞋猶似虎，拄杖活如龍。渴飲曹溪水，饑呑栗棘蓬，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愚謂：一笻雙履乃衲僧本色，正可謂後學模範，混融謂其主禮滅裂，不亦謬乎！辨公援筆書偈，語語矜誇，全是我慢之習，曹溪水當不如是也。

洪覺範書有六種，達觀老人深喜而刻行之。余所喜者，《文字禪》而已。此老文字的是名家，僧中希有，若論佛法，則醇疵相半。世人愛其文字，併重其佛法，非余所敢知也！

當其時，覺範才名大著，任意貶叱諸方，諸方多憚之，唯靈源深知其未悟，嘗有書戒之曰：「聞在南中時究《楞嚴》，特加箋釋，非不肖所望。蓋文字之學，不能洞當人之性源，徒與後學障先佛之智眼，病在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資口舌則可勝淺聞，廓神機終難極妙證，故於行解，多致參差，而日用見聞，尤增隱昧也。予善覺範慧識英利，足以鑑此，倘損之又損，他時相見，定別有妙處耳。」靈源此書，大爲覺範藥石，然其痼疾弗瘳，亦且奈之何哉！

大慧云：「千疑萬疑，祇是一疑，一疑破，則千疑萬疑無不破。」或者未之信。愚謂，千疑萬疑雖有不同，總之祇在幻影上計校也。若親見其實，則幻影全消，幻影既消，更有何疑而不破乎！

尋常謂諸佛無情慮，絕知解，一有情慮知解是謂衆生。愚謂，衆生有情慮，諸佛亦有情慮，但諸佛之情慮出於無私，而衆生之情慮蔽於有私也。衆生有知解，諸佛亦有知解，但諸佛之知解妙於常覺，而衆生之知解滯於不覺也。

世所傳四家頌古，當以雪竇爲最，天童次之。雪竇如單刀直入，立斬渠魁；天童則必排大陣，費力甚矣。蓋天童學甚賅博，辭必典雅，然反爲所累，故多不得自在也。

投子芙蓉之後，能振洞上一宗者，天童覺，眞歇了也。二師見處親切，而高行碩德俱能不愧古人，但其說法則有不同。天童仰遵古轍，步伍不失尺寸，而出奇神變未見所長；眞歇語言超逸，意趣自在，發揮醒露不費氣力，雖不局局於法，而實不背於法也。

臨濟語尚直捷，曹洞語尚宛轉，此其大概也。然諸大老，亦有不盡然者。如風穴云：「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噎無聊問白鷗。」又云：「木鷄啼子夜，狗犬吠天明。」皆酷似曹洞。如船子兩度打夾山，藥山便云「看箭」，皆酷似臨濟。此乃大慧所謂禪備衆格，不可以一途局也。

慈明訪神鼎，祇道得個「屋倒也」一句，神鼎歎曰：「汾陽乃有此兒，遂力薦之。慈明之名，由是大震。若論機鋒峻捷，慈明固是作家，然開後學輕薄之風，其弊有不勝言者。神鼎爲晚輩所觸忤，不怒而力薦之，神鼎豈易及哉！是知，慈明則捷鷹俊鶻，神鼎則天高地厚也。

白雲端初住九江承天，圓通訥讓圓通居之，而自退居西堂。久之，羣小鬬搆其間，訥不能忍，頗訴於客。羣小遂謂訥不堪寂寞，有復住圓通之意，端乃辭而去之。去之誠是也，然其退院上堂之語，乃似歸過於訥，則爲小人之所蔽，而不能自察耳。

王山體久依大明寶爲侍者，一日抽單去，衆疑之，問曰：「體侍者何往？」寶曰：「諸方來，諸方去，問他作麼。」又問：「渠參學何如？」寶曰：「我若道有，栽他頭角；我若道無，減他威光。」衆始知其陰有付囑。體去，又深隱太原王山十餘年，始創禪院，開堂演法。若師若資，其深潛謹密如是，俱可爲後世法。今觀近日之事，而霄壤懸隔矣。悲哉！

壽昌先師得旨後，隱義峰將三十載，始出住寶坊，躬耕隴畝，不事干謁。移壽昌日，里中有張侍郎爲起一緣簿，先師笑而受之，卒不發化主。後十年，巨剎奐然復新，財帛皆不求自至者。嗚呼！先師往矣，孤風峻節，誰有能繼之者乎！

又　先師粗衣糲食，躬秉耒耜，年至七十未嘗暫輟。時歲大饑，磨麥爲糜，率衆開田，其田今呼爲麥糜坵。蓋百丈之後，一人而已。今吾輩眞草不踏，橫草不拈，安坐享用，每思及此，便覺藏身無地，況敢恣意放逸，陷鐵圍百刑之痛哉！

先師一日謂余曰：馬祖、百丈教人牧牛，此事大不容易。蓋根蒂既久，未能卒斷，豈可孟浪哉！老僧在衡峯時，自謂天下事無能動其心者，後在壽昌，因修造買木，業成券矣，約其人來取價，及期無以應之，正逼迫間，忽見門外有轎數乘到，及見，得一百餘金，老僧不覺喜見於面。因自愧曰：三十年修行，被阿堵物轉將去。以此審知，全未全未！古人常喚主人公，非欺

我也

因果報應之說，非釋氏所獨唱也。此方聖人，如大《易》、《洪範》等書亦詳言之。但報應有不盡然者，則舉而歸之命，歸之天。天果有所私乎？命果可倖值乎？蓋不達有三世之因果故也。

世上有一種議論，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全不由人力趨避者。若然，則爲善者分當爲善，爲惡者分當爲惡，聖賢無教化之功，下民無趨避之術。由是，小人安於放縱，君子亦怠於進修，其遺害可勝道哉？夫世間禍福莫大於生死，亦有命不當死而死者，佛謂之橫死，凡有九種。故菩薩戒中，有冒難遊行戒，恐其冒難而橫死也。孟軻亦曰：「知命君子不立於巖牆之下。」又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即此推之，可盡委於命哉？大抵天命人力，功實相參，故君子必修身以俟之。

僧家寄跡寰中，棲身物表，於一切塵氛尚當謝絕，況可貪祿位乎？一切文事尚不可與，況可操武事乎？自元時劉秉忠首開此禁，繼而姚廣孝效之，貪謬妄之動名，破慈悲之大化，佛門中萬世之罪人也。

或曰：菩薩大戒，殺有時而許開，二師蓋大權之士，未可以比丘之法局之也。余曰：所謂殺有時而許開者，乃在家菩薩之事，如衛君父，如禦寇盜，既身任其職，豈可不殺？況殺一人而能救百千人者，則可殺；殺一人而能成百千好事者，則可殺。今二人者，既身爲釋子，非在家之比，又其所爲者，破滅綱常，禍流四海，有何利益而可謂之權乎？是非獨爲佛門之罪人，亦名教之罪人也。

唐以前，僧見君皆不稱臣，至唐則稱臣矣。然安、秀諸師宮中供養，皆待以師禮，諸師稱天子則曰檀越，自稱則曰貧道。至宋絕無此事，然尚有上殿賜坐，入宮陞座等事。至近代併此亦無之，僧得見天子者絕少，惟洪武間尚有數人，然止於奉和聖製，及差使外國，且有強奮髮而官之者，且有和詩用一殊字而被殺者，待僧之禮，果安在乎？蓋以僧德歷代而遞衰，故待僧之禮亦歷代而遞降，此勢之不得不然也。自此以往，愈趨愈下，法門消滅，跬步可待，豈勝痛哉！

又 禪教律三宗，本是一源，後世分之爲三，乃其智力弗能兼也。以此建立釋迦法門，如鼎三足，缺一不可，合之則俱成，離之則並傷。無奈後學以我執之情，起生滅之見，互相詆訾。正如兄弟自相戕賊，而曰吾能光大祖父門庭，不亦愚乎！

三宗之中，難莫難於禪，教次之，律又次之。以禪則超情離見，妙契在語言文字之表，非若教之可以揣摩而得，講習而通，故獨難也。至於律，則事相淺近，皆有成法，稍有智者皆可學習，非若教理之圓妙精微，非大智莫能窮也。然數百年來，禪教猶有一綫之脉，而律學則寥寥絕響何哉？蓋以聰明才辯之士，多以律學爲淺近而忽之，不屑自局於此，又以人之常情喜自便而畏檢束，則又不肯安意於此，故律學之最易，卻成最難也。悲夫！

律學自靈芝照之後，鮮見其人。至於後代稱律師者，名尚不識，況其義乎？義尚弗達，況躬踐之乎？至於潭柘、昭慶二戒壇，其流弊有不忍言者，若不奉明旨禁之，後來不知成何景象也。萬曆末年，諸方得自說戒，正與佛意合，然鹵莽甚矣。今日欲起律宗之廢者，非再來人，必不能也。悲夫！

又 《少林懸記》云：後來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達理者少。余謂明道而未能行，則其明亦非眞明。譬如一人安坐一室，披閱輿圖，而曰天下已在吾目中，其實跬步未曾動也。說理而未能達，則其說亦非實說。譬如有人精於畫龍，點畫俱工，一旦眞龍現，則驚怖而莫能辨也。至於今日之事，尤有異焉，見聞越圖，而直曰天下在是，但學畫馬，而曰吾能知龍，是則《少林懸記》之所弗及。法門之憂，不益深乎！

《人天眼目》一書，集在宋淳熙間，已有訛謬，至近日續收益廣，而訛謬尤多。蓋是水潦鶴之徒托名杜撰，或是知識不善此宗，而勉強穿鑿，其迷誤後學豈淺尠哉！大抵禪人須先具正法眼，而門庭施設，實在所緩。今日有志參禪者，輒首重此書，如已無眼，而欲借他爲眼，必反爲所蔽，有終身而莫知其非者矣。

末代弘法，魔事必多，貪進者必取辱，過侈者必招非。知此，即爲攝伏魔軍之第一策。如萬曆間，達觀、憨山二老，皆名震一時，以不達此意，卒至罹禍，豈可曰無妄之災，而盡委之命乎？唯雲棲老人謹密儉約，一步弗苟，故能享大名而善始善終，絕無魔事，眞末法之良規也。

旌旗蔽空，尸骸偏地，此吾之悲也，非吾之憂也。白刃環躬，饘粥弗繼，此吾之窮也，非吾之憂也。所憂者，魔鬼入室，禍起蕭牆，將來之事，有大不可言者在耳。昔魔向佛誓曰：我今不奈你何，待末法，入你門，著你衣，喫你飯，稱你弟子，以壞你法。佛曰：汝壞但自壞，吾法不壞也。今日自壞之狀，

靡所不有，雖曰法不可壞，而法門破矣，化儀滅矣，雖佛亦且奈之何哉！

又　此界名曰堪忍，必無安樂之處，一出人前，則異同順逆之境，雜然橫陳，雖先佛出現，亦所不免，況其他乎？要在攝歸平等本際之空，則所謂異同順逆者，無非煉心之地，煉行之時，日用中俱有深益，此非世俗所能知也。若但任情馳逐，自生顛倒，則非特外境不能平，兼自身亦無措足之地矣。

古人應世之法，必靜以守之，漸以需之，量力以行之，使我之力量常有餘，則不困不窮，事乃克濟。若好大喜功，急於有爲，則力小而任重，鮮不仆矣，勢必廣求苦索以應之。至於廣求苦索，又何暇顧其他哉？勢必遺任雜遝，因果弗論，委曲攀緣，廉耻盡喪。毋論其求之弗得，即求之而得，已不勝其顏之厚矣，豈佛祖之道則然哉！

人當年少時，歷世未深，志銳力強，多有發憤向上者，迨其歷世日久，塵念日深，初志漸覺頹靡，後被外境所轉，喪其所守者多矣。有一僧，早歲脫白，留心參究，超然弗與俗伍，山居寂寞二十餘年，人多稱之。及其晚年，偶得幾個俗漢歸依，便欲出世，乃建寺立僧，開堂付法，一切勉強爲之，率之身名俱喪，爲天下笑。《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歟！

佛入滅後，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此但言其大概也。若細論之，正法中亦有末法，末法中亦有正法，顧其人何如耳！孟子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知上根利智，決非三時之所可局，況佛法無時不圓明超絕，豈可得有汙隆哉！有志之士應當取法乎上，毋自墮於卑下，則幸矣！

殺人而食，江北嘗聞之，江南所未聞也，今已見於閩中矣。易子而食，古語嘗聞之，未聞母食其子也，今亦見於閩中矣！嗚呼！天親之愛，莫如父子，而母之愛子，尤甚於父，雖虎狼猶然，至於今日，則人反不如虎狼矣！豈非曠古以來一大變哉！

語云：『人之所愛，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自今日觀之，則知名利之愛，尤有重於生死者。苟機有可乘，九牛莫挽，雖生死亦不暇顧耳！余自甲申之變，每見知友，必勸其斂戢身心，度茲厄會，不可因風妄動，自取禍患。後竟無一人信者，多至家破身亡而不可救，其倖而免者亦寡矣。名利之牽人也如此。

余行年七十有一，閱世久矣，古來未有之事，而今有之，生平未信之事，而今信之。深知貪瞋癡三毒，其變無涯，其禍亦無涯，雖至於伏尸萬里，流血成川，其心猶未已也。其始則一念之差而已，吾人可不思防微杜漸，痛懲而力反之哉！不然，熒熒弗熄，卒燎原野；涓涓莫遏，終變桑田，雖欲救之，噬臍無及矣。

又　殺盜淫三業，正輪迴之根本，此業不斷，雖有禪定智慧，總成魔外而已。或者多謂業性本空，何斷何續？不知業性固本空，而人執之爲實，則起業招果，安得言空！昔梁有雲光法師，善講經論，而不奉戒律，誌公呵之，彼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爲牛，拽車泥中，力不能前，鞭笞復急。誌公過而見之，召曰：『雲光！』牛舉首。誌公曰：『汝今日何不道不拽而拽？』牛墮淚號咷而逝。以此觀之，虛頭狂解，何敵輪迴，雖欲欺人，還成自欺也。哀哉！

近世禪者，多是大言不慙，不守毗尼，每自居於曠達，不持名節，每藉口於圓融，迨一旦逐勢利，則如餓鬼覓唾，爭人我，則如惡犬護家，圓融曠達之謂何哉！

達磨一宗，超情離見，故曰教外別傳，非可以口耳商量，文句擬議也。故先輩苦口丁寧，勸勉眞參，非爲妄語。近日禪人卻以先輩之言爲不然，惟相與學頌古，學機鋒過日，學得文字稍通，口頭稍滑者，則以拂子付之，師資互相欺誑，而達磨之旨又安在哉！不特此也，曾見付拂之輩，有頼狂而死者，有罷道還俗者，有嘯聚山林劫掠爲事者。他如縱恣險惡，爲世俗所不齒者，在在有之。滅如來種族，必此輩也。嗚呼危哉！

博山來禪師謂余集生曰：『宗門中事，貴在心髓相符，不在門庭相紹。若實得其人，則見知聞知，先後一揆，絕而非絕；若不得其人，則乳添水而味薄，烏三寫而成馬，存豈眞存？故我意寧不得人，勿授非器。不得人者，嗣雖絕而道眞，自無傷於大法；授非器者，嗣雖存而道僞，反自破其先宗。有智之士，當知所擇。』愚按，博山之言若此，可謂眞實爲大法者也。今其嗣雖少，而世猶仰之如麟如鳳，視近日之妄授非人，反辱先宗者，又奚啻霄壤哉！

有處諸紳聚飲間，一張姓者曰：『近日僧家捏怪，動輒開堂說法，簧鼓流俗，欲與諸公各作一《闢禪論》以滅之。』有陳姓者曰：『公欲闢之，請聞其旨。』張曰：『無父無君，蠹國害民，此四罪彼焉能逃？』陳曰：『公別有高見則可，若此四罪必不可闢。今神州陸沉，生民塗炭，所謂無文無君，蠹國害民

者，皆儒者当为之，與僧何與？」張乃語塞。客有自席中來者，持其語告予，予曰：「今之禪誠可闢，惜此公不善其旨耳。予正欲作一《闢禪論》，但恐犯諸人之怒，而不敢作也。」嗚呼！禪耶？儒耶？予將安歸？

泉千戶王某，一夕夢有人告曰：「我張籍也，今身爲鹿，不幸見獲於人，人以苞苴宦門，今轉寄侯之女弟尼，侯其救脫，毋我殺。」王少寤，思之，不省張籍爲何人。既而復寐，又夢籍哀懇甚至，乃心異之。蚤作，以告女弟尼，尼曰：「有之。」乃以兒之語告於宦，乞全其命。宦不可，竟殺之。嗚呼！張司業其至是耶？司業當時以才學自負，雖與昌黎交，而不肯師昌黎，今乃陷身於鹿，何耶？爲鹿而求免於殺亦不可得，又何耶？蓋殺業所牽，流入異類，酬還宿負，無術可免。吾不知張司業之苦，何時艾也。悲哉！

傳記

林之蕃《福州鼓山白雲峯湧泉禪寺永覺賢公大和尚行業曲記》

師諱元賢，字永覺，建陽人，宋大儒西山蔡先生十四世孫也。父雲津，母張氏，生母范氏，以萬曆戊寅七月十九日生。師初名懋德，字開修，爲邑名諸生。嗜周、程、張、朱之學。年二十五，讀書山寺，聞誦《法華》偈曰：「我爾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忽喜謂：周、孔外，乃別有此一大事。遂即同邑趙豫齋受《楞嚴》、《法華》、《圓覺》三經。明年，值壽昌無明和尚開法董巖，師往謁之，反覆徵詰。昌曰：「此事不可以意解，須力參乃契。因勉看乾屎橛，久之無所入。一日留僧夜坐，舉南泉斬猫話，乃有省，作頌曰：「兩堂紛鬧太無端，寶劍揮時膽盡寒，幸有晚來趙州老，毗盧頂上獨盤桓。」舉呈壽昌，昌曰：「參學之士，切不得於一機一境上取則，雖百匝千重，垂手直過，尚當遇人。所謂身雖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是參學眼也。」爲別頌云：「大方家之手段，遇物一刀兩斷，趙州救得此猫，未免熱瞞一上。若是有路英豪，畢竟要他命換。」師得頌益省。

逮二親繼歿，師年四十，竟裂青衿，棄妻孥，投壽昌落髮，爲安今名。師凡有所請益，昌但曰：「我不如你。」一日值昌耕歸，師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昌挺身而立。師曰：「祇此更別有？」昌遂行。師當下豁然，如釋重負，隨入方丈，拜起，將通所得，昌遽棒之三，曰：「向後不得草草。」仍示偈曰：「一回透入一回深，佛祖從來不許人，直饒跨上金毛背，也教棒下自翻身。」師不及吐一辭而退，然猶疑云：「因甚更要棒下翻身？」明年戊午，壽昌遷化，博山無異和尚以奔喪來，及歸，師與偕往博山。山曰：「和尚像前禮未？」師曰：「禮竟。」山曰：「還見得和尚不？」師曰：「見。」山曰：「見底作麼生？」師曰：「與和尚當年見底一般。」山曰：「且放過一著。」無何進具戒，以生母病篤歸省。母既卒，復往博山，圓菩薩戒，留居香爐峯。山時相與商榷玄奧，師每當仁不讓。山歎曰：「這漢生平自許，他時天下人不奈渠何！」

越三年，歸閩，住沙縣雙髻峯。明年，以葬親，回建陽，舟過劍津，聞同行僧唱經云：「一時聲欲，俱共彈指，是二音聲，偏至十方諸佛世界。」師廓然大悟，乃徹見壽昌用處。因作偈云：「金鷄啄破碧琉璃，萬歲千休只自知，穩卧片帆天正朗，前山無復雨鳩啼。」時癸亥秋九月，師年四十有六矣。居鳳寧金仙庵，閱大藏三年，徙建安荷山。明年至檇李，請藏經歸，作《建州弘釋錄》先是師住博山時，無異和尚嘗屬師志建州諸釋，師曰：「吾大事未竟，不暇及此也。」迨師隱荷山，異自石鼓歸，道建州，師晤異於光孝寺，異一見而識之曰：「今可志建州僧也。」師咲而不答。異乃問曰：「壽昌塔掃也未？」師曰：「掃即不廢，祇是不許人知。」異曰：「恁麼則偷掃去也。」師曰：「和尚又作麼生？」異曰：「掃即不廢，祇是不曾動著。」師曰：「和尚卻似不曾掃。」遂相笑而別。及是書成，異序而傳之。又，會通儒釋，而作《寤言》。辛未，往建陽，修蔡氏諸儒遺書。壬申，謁聞谷大師於寶善庵，一見投合，以爲相遇之晚。適宜興曹安祖兵憲請大師作《諸祖道影贊》，因屬師命筆。師成百餘贊，大師驚歎不已，且曰：「我不入建，公將瞞盡世人去也。」即以大成授師。

明年，先大夫赴闕，之蕃以計偕從，道繇汾常，謁聞大師，始得瞻師道範，遂與曹帷澤宗伯，暨諸善信，延主鼓山。甲戌入院，請開堂，弗許，惟爲四衆說戒。有請法者，以庵主禮示衆而已。是秋，建天王殿及鐘鼓二樓。乙亥，往壽昌掃塔，歸過建州，爲淨慈庵著《淨慈要語》。是冬，張二水相國，呂天池侍郎，仰師道化，率衆請入泉州開元寺。師知機緣已稔，始開堂結制，四衆雲集，懷中瓣香，特爲無明老人拈出。明年，相國二雲曾公，時分憲泉南，訪師，爲建殿開元，以《楞嚴》義奧，請師疏之。秋，歸鼓山，建藏經堂於法堂之東

丁丑，聞大師訃至，師躬弔眞寂。浙西諸先生以大師治命，合請住持，刻大師遺語，奉遺體而塔之，且銘焉。戊寅，從侍御愚谷曹公請，復作《諸祖道影傳》。庚辰，建翠雲庵於餘杭西舍。辛巳，遷婺州普明寺。秋，歸闔，居劍之寶善。明年，赴泉州開元結制，修《開元志》。遂歸鼓山，殿宇山門及諸堂寮，次第鼎新，莊嚴畢備。又作佛心才、寒岩升二師塔於香爐峯下，復作塔，藏博山和尚衣鉢銘之。癸未，應建州興福請，期畢至寶善，建舍利塔。冬，歸鼓山，刻《禪餘內外集》。乙酉，著《金剛略疏》，修《鼓山志》。丙戌，鄭如水司空、暨諸縉紳先生，復請至建州淨慈庵，爲國祝釐已，乃移寶善說戒，著《四分戒本約義》、《律學發軔》。丁亥，歸鼓山，著《洞上古轍》及《續瞎言》。己丑，著《補燈錄》，以補《五燈會元》之闕。庚寅，收無主遺骸千餘座之（冬，建華嚴、淨業二堂）。辛卯（春，建且過樓、秋）作《繼燈錄》。先是，宗門錄傳燈者，止於宋，自宋末至明，四百餘年，一燈相承，未有修者。師廣蒐博採，至是乃有成書。壬辰夏，刻《晚錄》，秋造報親塔於舍利窟東隅，復修山堂、檜堂二禪師塔，遣徒取金陵大藏經（癸巳，作戒月齋於華嚴堂之右）。甲午，著《心經指掌》，收遺骸二千八百餘。乙未春，興化、福清、長樂罹兵燹，饑民男婦，流至會城南郊，呻蜵之狀，人不忍見。師乃斂衆遺徒，設粥以賑，死者具棺葬之，凡二千餘人，至五十日而止。

一酉，師年八十矣。於正元日，舉衣拂付上首弟子爲霖霈公，即前座分座，衆大悅服。秋七月十九日，屬師初度，四方咸集，請師開法。師自辛卯禁止上堂，雖力請弗許，至是忻然登座，然每示謝世意。九月朔，果示疾，不食者二十餘日，起居如常。乃說偈曰：「老漢生來性太偏，不肯隨流入世塵，頑性至今猶未化，剛將傲骨球儒禪。儒重功名眞已喪，禪崇機辨行難全，如今垂死更何用，祇將此念報龍天。」曰：「老僧世出世事，盡在此偈，汝等毋忽也。」遂閉目吉祥而卧，若入定然。復數日，首座問曰：「末後一句，如何分付？」師索筆書曰：「末後句，親分付，三界內外，無可尋處。」越三日中夜，謂首座曰：「不有病了。」令侍者扶起，坐定脫去。實十月七日子時也。三日始掩龕，顏色如生，衆咸歎異。

師器宇峻特，具大人相。出世凡歷主四剎，所至深居丈室，澹然無營，若不事事，而施者爭先，百務皆舉。四方學者，來不拒，去不留，座下每多英衲，皆勉以眞參實悟，深誡知解雜毒。其登堂說法，機辯縱橫，若天廚雲布；其操觚染翰，珠璣滾滾，即片言隻字，無不精絕。曹洞綱宗，從上遭濁智謬亂者，皆楷以心印，復還舊轍。生平愼重大法，開堂將三十載，未嘗輕許學者，至年八十，始舉霈公一人授之，諸方皆服其嚴。且立身如山岳，操行若冰霜，衛道拯世，即白刃當前，亦不少挫。嗚呼！師豈常人哉！世稱師爲古佛再來，福慧圓明，悲智具足，誠不誣耳。且所至每著異跡。

天啓丁卯，居建安荷山，一日山門下經行，虎突至，行者驚仆地，師以拄杖指之，虎翻身咆哮而去。甲戌，師住鼓山，四月十一日甘露降山門松樹上，師作偈曰：「聖瑞端宜降大都，窮山何得獨沾濡，曉來扶杖三門外，笑看松頭綴玉珠。」是年九月十九日，甘露復降，師再偈曰：「玉露霏霏又一番，滿林花木盡同繁，丁寧莫道甜如蜜，恐惹遊人入石門。」師之往溫陵也，吳先生率開元僧衆，至洛陽橋相迎。時潮水已退，及師到，潮水復湧，衆皆愕然。有僧問：「潮汐之期，千載不爽，今日因何再至？」師曰：「問取主潮神。」僧曰：「莫是爲和尚否？」師曰：「莫塗汙老僧好！」泉州有神，曰吳眞人，即晉許旌陽弟子吳猛，南安產也，泉人多祀之。丙子四月，師說戒於開元寺，神先一日見夢於祝，曰：「可爲我備千錢，我欲往開元受戒。明日，神乘板輿至寺，以轎竿書地，求法名並五戒。師爲起名道正，授三皈五戒而去。神善醫，病者多往請之，自受戒後，不受請，有入廟祀者，悉不用葷酒。壬午春，師再至泉，眞人復來乞菩薩戒。其鄰村有神張相公者，亦同來求戒，師爲起法名道誠，俱受菩薩戒云。安平尤氏母名道喬，受師五戒，一夕病終，冥官問：「汝生有何德業？」喬曰：「曾到開元受永大師五戒。」官曰：「汝五戒無大毀，當生善處，可爲我到永大師處請一偈來。」喬遂甦，遣其子來請偈。師與偈曰：「分明有個西方路，祇在當人一念中，看破身心同馬角，劍樹刀山當下空。」喬得偈，復瞑目而逝。戊寅，師在杭眞寂院，時歸安諸生茅蔚起家素不奉佛，一夕夢鬼使來追，蔚起苦辭不往。使曰：「我暫去，看可轉移否。」至十餘日，鬼使復來曰：「事決不可轉移，但寬汝七日，收拾可也。」明日，蔚起徑到眞寂，求救於師。師曰：「余何能救汝？但汝能蔬食乎？」曰：「能。」「汝能發無上心，受菩薩戒乎？」曰：「能。」遂與授戒而歸。居一月無事，父母復強以酒肉，一日因大醉，爲鬼攝入冥司。司讓之曰：「汝能發心受永大師戒，故我不取汝，今日因何自遭墮落？」蔚起訴謂：「我非敢破戒，我母只得我一人，恐蔬食憊弱，強令開之，今後誓不復犯。」冥司許之，乃醒，自刻其事以傳。辛巳

夏，師在金華普明寺，時歲大饑，居民絕食者衆。闔溪趙姓者，家貲，以燒行灰爲業，賣灰一窯，以其半來設齋，師嘆其不易。後，秋病瘧，一日死去，自午至戌復甦。自言，初去時茫茫，不知何往。後歷高山數重，忽遇永覺和尚，問：「汝何以至此？」對曰：「不知。」曰：「汝欲歸否？」對曰：「欲歸甚急，但不識路。」曰：「汝但隨我來。」走數里，和尚指曰：「此金華府也。」又數里，復指曰：「此蘭溪縣也。」又數里，復指曰：「汝家也。」以手推之，遂醒。時人甚傳其事，師曰：「我豈能入冥救人？皆由渠一念善根，故現斯事耳。癸未夏，師居劍津寶善，值大旱，凡三月不雨，草木如焚，人心惶懼。有司徧叩靈祠俱不應，備兵使者孫公，遣中軍官詣寶善，求師禱之。師爲上堂云：「諸仁者，風從何來？雨從何起？電王飛出黑雲頭，問渠畢竟何所止？娑竭羅龍王行雨時，但動一念，娑婆世界雨悉周徧。子細看來，也不離這裏。這裏是甚麼所在，還知麼？」拈拄杖云：「老僧拄杖化爲龍，吐霧興雲，遮天掩日，大布滂沱，盡閻浮提悉皆周徧，大衆且道承何恩力？」卓拄杖，下座。即是雨若盆傾，水滿三尺，是歲大稔。丁亥，寇掠鼓山，以籃輿舁師至半嶺，衆忽顯仆，遂送師還山。其船泊江干，檣亦爲雷所擊，寇恐，不敢再犯。有梵僧自迦毗羅國來，獻師木碗一口，師三時常用之。癸巳春正月，方丈邊榭火，惟木碗不壞，次日得於灰燼中。種種靈異，師皆謝弗居，誡勿許傳。

所依從率三百餘人，問道受戒者不啻幾萬人，得度者共若干人，付戒弟子六人：蹟存思公，雪樵浩公，潭鑑眞公，莫違暉公，警心銓公，宗聖善公，所說法語錄諸撰著，共八十餘卷。以戊戌正月二十一日，奉全身於本山西畬壽塔。之蕃服師教最久，悉師生平頗詳，又重以儒公之請，用是僅記之以傳。然字字實錄，不敢別加色澤，點染虛空，惟務揭師實行，昭示萬世云爾。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前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菩薩戒弟子林之藩謹撰。

著錄

元賢《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九《寤言》 序曰：虛空世界，一夢場也；三乘四教，一夢法也；諸佛衆生，一夢中人也。夢中之人，據夢場受夢法，又安保其不夢夢乎？故有夢中而言其不夢者，正大夢者也。有夢中而知其爲夢者，有夢中而求出乎夢者，均之未離乎夢者也。忽然破夢而出，則夢場夢法，與夢中人一切銷陽，惟比元明圓照自在，本未嘗夢，亦未嘗覺。嘻！此亦夢語也。荷山野衲，大夢不醒，狂心未歇，乃作《寤言》，喋喋不休，旁人聽之頗成倫次，錄而藏之，私相傳習，皆夢事也。客問：「誰爲不夢者？」曰：「這騃漢，又白日作夢去也。」時崇禎壬申秋菊月題於荷山精舍。

又卷三〇《續寤言》 序曰：昔余居荷山，因諸儒有所問辯，乃會通儒釋，而作《寤言》，梓行已二十載。近因自浙反閩，再居鼓山，目擊世變，時吐其所欲言，乃作《續寤言》。夫賢本緇衣未流，祇宜屏息深山，甘同寒蟬，何故弊弊向人，若孟軻之好辯，賈誼之痛哭哉！豈多生習氣未能頓除，抑亦有不得已而一鳴者乎！今此書具在，苦心片片，惟在大方之高鑑。歲在壬辰夏，佛誕日題於聖箭堂。

又《傳信録序》 粤稽古大聖人之興，必大有造於世，非偶然也。當梁武之際，義學波騰，專崇講說，其弊必至於膠滯空言，弁髦實實，釋尊之化，幾何而不湮滅也。故少林出，而不立文字，獨傳心印；雙林出，而不惜軀命，廣弘萬行。二師所用，似若天殊，然總歸於補偏救弊，措摩靈於安樂之境，其指一也。至於雙林法身諸頌，遂爲宗門鼻祖，反似發少林未發之機，謂非慈氏後身，其能然乎？余來婺期月，即遇大士錄，如獲上珍；及閱之，覺其雜糅相半，莫睹全璧。前卷雖有增飾，而本質未亡，後二卷率多膚學應酬，村老傳布之語，如《行路難》、《行路易》諸篇，又俱唐以後體，其爲僞撰何疑？且其間妄談般若，疑誤後來，迷謬相承，爲禍烈矣。所幸者，《心王銘》、《法身頌》諸篇尚存，如披沙見金，精光奪目，大士之化，於是乎不滅也。余不揣凡愚，妄希擇乳，取諸本而較之，置其所疑，錄其所信，凡得十之五，命名曰「傳信錄」。昔者世尊入滅，而水潦鶴之徒，至不信有阿難。今大士化去，千有餘年，余何人，斯乃欲取信於天下乎！雖然，碎金非全，識者亦珍；腐鼠爲璞，良賈知其弗顧也，詎可謂天下盡水潦鶴之徒哉！若必欲探其全，則有雙林之舊刻在！

又《淨慈要語序》 淨慈者何？聞谷大師所命菴名也。菴名之以淨慈者何？謂念佛放生也。念佛放生其所求者何？謂還其心之本淨本慈也。蓋本然之心廓然常淨，自衆生迷其本然，則心外見法，故目爲色染，耳

爲聲染，鼻爲香染，舌爲味染，身爲觸染，意爲法染，流逸外奔，不能自返，繇是起業造罪，永沉五濁之區，無有出期　我佛愍之，乃爲說治染還淨之法，機固靡一，教亦各殊，然念佛一門，其最要者也　一心念佛，用志不分，六根都攝，淨念相繼，則目不爲色染，耳不爲聲染，鼻不爲香染，舌不爲味染，身不爲觸染，意不爲法染　即現處娑婆界內，渾身已坐在蓮花國裏，又何後報之不清淨乎？然雖修念佛三昧而福德不具，善果難成　故必廣修衆善以爲助因，衆善夥矣，而慈行其首也　慈行亦夥矣，而戒殺放生其首也　蓋以衆生所最愛者莫如生，所最苦者莫如死，凡有血氣，斯情萬均，只爲相習於忍，同體之仁痿痺不行，乃恬然殺戮不以爲怪，豈心之本然哉！以故我佛苦口叮嚀，首戒殺生，廣勸放生，與其所最愛而救其所最苦，功德之及物爲何如也　建州城若緇若素奉大師之教，篤於念佛放生之業有年矣，猶慮其不能廣且遠也，乃謀於余　余爲取淨土及戒殺諸書集成要語，付之梓行，庶幾淨慈之化，益洋溢於不窮也乎　嗚呼！淨慈之義大矣，豈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念佛放生可以言淨慈，而不可以盡淨慈　極而言之，淨極覺圓，成無上道，不出一淨義也；廣度有情，悲臻永劫，不出一慈義也　夫諸菩薩上求佛果，下化衆生，自前前以及後後，諸大乘經明此至汗牛充棟　今以二字括之，了無剩義，敢謂大師命名之意，止於念佛放生而已哉！諸君當善體此意，擴而充之可也　雖然，更有一句子，淨慈二字括不得　余欲總爲諸君說破，怎奈舌頭短也，諸君其質之大師　時崇禎甲戌端午後三日，鼓山釋元賢題

又《淨慈二書序》　昔我佛設教，非止一術，如大醫王，遍療羣病，而處方各異　雖曰佛智難量，神化莫測，亦惟是因時因機，視其所急者，而先之耳。茲者法當末造，教化陵夷，衆生之根性日劣，修諸法門鮮克成就，必藉我佛之深慈弘願，庶可破魔網而出苦輪，是念佛一法，實爲今日之最急者也　世運衰微，俗尚殘忍，衆生之殺機日長，惡業日深，故致干戈滿地，生靈塗炭　此非挽之以仁慈，又安能已殺機而轉殺運乎？是放生一法，又爲今日之最急者也　吾人生當此時，目擊世變，修此二法，固宜如救頭然，如沃焦釜，豈可少緩！然無奈其情關久閉，識鎖難開，反以此爲虛誕而嗤之，即不然亦視爲不急之務而已　其無乃警策之功少，而發揮之力有未盡歟？

余昔爲建州淨慈庵，作《淨慈要語》僅二卷　時爲二者之書，連編累牘，觀者多苦其難遍，於是反博爲約而成要語，使諸人不煩廣閱，而深悉其旨，所謂易則易知，簡則易從也　梓行已二十餘載，今莆田六觀居士乃博採經論而彙輯之，成《淨慈二書》，視余作將十倍之　余見其文富義豐，徹底播揚，使淨慈之旨，無不曲暢旁通，炳然昭著，正如春雷鼓蟄，春風吹萬，其警策之功，發揮之力，不已至乎？　是知辭寡辭多，諸書之撰述弗一，好詳好略，羣生之根器各殊　故約之爲《要語》不爲慳，廣之爲《二書》不爲侈，亦並因其所宜，而投其所急者也　余深善居士之有是書，故不惜唇吻，僭辨其首

雜録

元賢《永覺元賢禪師廣録》卷二九《贅言》　有一居士，勸師營精舍，師曰：日食一升，夜眠七尺，過勞信施何爲？　士曰：建置精藍，先佛遺制，接引來機，菩薩悲願，何必過爲高尚，而成自利之局哉！　曰：古人道充德立，方堪垂手，愚鈍如賢，而急於接人，有自點耳！　況今天下所少者，非精藍也，爲名之孤，爲利之賢，潤後學之貪，夷前修之化，莫此爲甚　吾所以疾馳而不敢一顧者，非違前佛之制，蓋欲以不接接之也

喪己而爲人，吾寧避人而守己　非以守己爲賢也，守己猶可以爲人，喪己必爲於慢衆，是肆其惡也　輕用而多取，吾寧寡取而儉用　非以儉用爲賢也，儉用猶可以養廉，輕用必曲於干衆，是長其貪也

道　忞

紀　事

道忞《奏對機緣》　上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賜坐　上命學士問：老和尚來自天童，如何是天童得力句？　師云：奉皇上敕書特特到此　問：如何是正法眼藏？　師豎拳云：突出難辨　又

問：如何是觀自在？師鼓掌云：還聞麼？復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朱子云：明明德之也　如何是明之底道理？師云：問取朱文公去　學士無語

又　上云：老和尚因甚機緣悟道？師云：長疑產難因緣，後來有個會處

又　又問：發心參禪即是善，如何又說不思善，不思惡？既善惡都不思，當何處著力？師云：善惡總從心生，心若不生，善惡何著？士沉吟，師震威一喝

又　上問：如何是悟後底事？師云：待皇上悟後即知　學士進云：悟即不問　師云：問即不悟　上首肯

又　上問：參禪悟後，人還有喜怒哀樂也無？師云：逆之則怒，順之則歡　上欣然　復云：大都此事甚難　師云：也不難　不見龐公云：難難！千石油麻樹上攤。龐婆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　上云：卻是靈照超過龐公　師云：非父不生其子

又　上隨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良久問上云：陛下會麼？上云：不會　師云：只者不會底是個甚麼，是何境界，作何體段？皇上但恁麼翻覆自看，看來看去，忽若桶子底脫，自然了辦　上云：求老和尚更下一語看　師云：無毛鐵鶴過新羅　上又問：如何做工夫始得與此事相應？芙溪進云：皇上當謝絕諸緣，閉門靜坐，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如大死人相似，始得　師云：此語在我禪和家即得，皇上日應萬機，若一日稍不勵精，則諸務叢脞矣　上云：畢竟如何用心即得？師云：先德有言，但能於心無事，於事無心，則虛而靈，寂而妙　皇上但遇大小事務，不妨隨時支應，事後返觀，向來酬應底畢竟從甚麼處起，從甚麼處滅，刻刻提撕，念念不舍，自然打成一片，事事無礙　上云：恐有間斷時如何？師云：參禪無別訣，只要生死切　皇上果生死切時，如孝子喪卻父母，即欲不哀痛，不可得也　上云：生死心切誠如老和尚所說，但見聞覺知昔人所訶，今欲用心參禪，未免落他見聞覺知　師云：譬如大火聚，觸之即燎人，然道火何曾燒卻口？不見古人道：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見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

上云：參禪悟道後，還入輪迴麼？師云：唯悟明生死底人，正可入他輪迴　譬如皇上尊居黃閣，忽與羣臣何由得望恩光？皇上唯屈尊就卑，故忽等乃得共天語聞法要　所以八地菩薩當證眞之後，如夢斯覺　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即欲入般涅槃，十方諸佛同聲勸請：善男子！爾雖證此法門，然而衆生沒在諸苦，我諸佛等，不以證此便爲究竟　不妨示如幻之法門，覺如夢之衆生，從此起大功行，較前所修日功相倍焉

上復問：老、莊悟處，與佛祖爲同爲別？師云：此中大有淆譌　佛祖明心見性，老、莊所說，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爲無因，濫同外道　上云：孔、孟之學又且如何？師云：《中庸》說心性，而歸之天命，與老、莊所見大段皆同　然佛祖隨機示現，或爲外道，或爲天人，遠公有言，諸王君子，不知爲誰　如陛下身爲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　非但帝王，即如來示現成佛，亦是脫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

又　上攜兩學士至方丈，命學士王熙問：如何是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云：一字兩頭垂　上問：三教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大家在者裏　學士復問：善知識既是佛祖兒孫，因甚卻要殺佛殺祖？師云：有了你沒了我，有了我沒了你　上以手指點云：《中庸》道天命之謂性，作麼生是性？師云：不離

通琇

論說

通琇《普濟玉林禪師語錄》卷一〇《工夫說》　大圓鏡中，寓有萬德，淨無纖塵，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本是無迷，復有何悟！迷悟尚不可得，復何工夫之可說？但有生之後，人多執小忘大，執近忘遠，以四大爲身，以對境而生之見聞覺知爲心。教中所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瀛渤　繇是，於無迷中成迷，便須於無悟中有悟　所以釋迦文佛雖成佛已久，欲作大天榜樣，示生王宮，示有父母妻子，示學文射御　自兒

戰具全成人者之所爲，無一不示現世人前之。年年十九，示畏生死，示遁塵求寂，示踰城出家，示雪山苦行，示天心成智，示冰雪六年，示親星悟道，乃至大地情與無情，齊成正覺。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示轉法輪四十九年，見人根機已熟，遂示直指單傳，拈花微笑，付囑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代有聖賢傳持慧命。或示宿世因緣，或示久參契悟，總之，欲人知本來是佛，各各證自本來面目而已。凡信有此事者，皆親受靈山記莂來，於本來面目一聞到達者，更無工夫可作。皆不能言下證得本自圓滿，本自清淨，本自解脫，本自靈異，一了百了，一通萬通，切須於一切處，一切時，把一切有思有爲境界，皆作文彩已彰之事，看那無思無爲之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四威儀皆可參，要以坐爲正；動靜閒忙皆可參，要以閒靜爲正。雖以坐爲正，行住卧不得力；坐亦不得力；雖以閒靜爲正，忙動不得力，閒靜亦不得力。若於行住卧與忙動得力，到坐時閒靜時愈得力。若坐時閒靜時得力，於行住卧及忙動時自然得力。所謂行住坐卧，動靜閒忙，打作一片。工夫到得一片時節，苦至甚理，自彰自然，不求悟而自悟矣。於此時不可厭忙，於有事時不可怕事，事忙須耐煩理事，理事至周至到，極有精彩或正理事中，或理事後，猛提公案，此我或思善時也，或思惡時也，不思善不思惡時本來面目是如何？此古人所謂急處一提，於此若能一念回光，即同諸聖，即古人所謂，從緣薦得，相應捷也。豈動靜打作兩橛，就體消停者可同年而語哉！若動中不善用心，靜中必然悠悠忽忽，動靜兩失之矣。然要動中得力，須時刻痛念人命在呼吸間，生死之際，斷不容僞，無有一毫假借處，無有一毫靠傍處。用不得一毫氣力，用不着一點心思。若非早證本來面目，安能得大自在，與諸佛諸祖同證不生不滅大安樂法門？雖然說個證悟，不過對迷而言，踏着本來田地，悟之一字，亦用不着以鏡智爲宗，出三種生，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竇公：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着袈裟，佛祖位中留不得，從來依舊宿蘆花。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

傳記

王熙《勅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塔銘》

洪惟世祖皇帝聖德顯道，彰於遐邇，深仁厚澤，洽於幽明，妙智圓通，與如來心印，普令訪僧僧之行解圓證者，與論向上宗旨。於時有大禪師奉詔入京，曰玉林琇公，蓋天隱磐山之子，而臨濟三十一世孫也。

師諱通琇，號玉林，常州江陰人，族姓楊氏。父芳，母繆氏，皆與般若有大因緣。師之生也，母夢大士携童子自牖入，寤而生師。墮地，徹悟夙成，能語，輒誦佛號，坐常跏趺。十五，閱語錄，參誰字，疑情大發，寢食俱廢，晝夜旁皇室中，因觸翻溺器有省，遂嚮蜕萬緣，決意究竟大事。

時磐山修禪師方弘化荆溪，爐鞴正赤，師直造其席依止，受其戒爲侍者。進則決疑請益，立雪不移；退則宴默凝神，危坐達旦，必欲見道乃已。一日，於一口吸盡西江水下，豁見馬祖再處，不覺身心慶快，曰：佛法落在手矣！自此，遇勘辨發語，縱橫自如，當機不讓。無何，辭歸省母，磐山密囑徵信曰：善自護持，勿輕洩也。

師既歸江陰，益韜晦，日放曠雲水間。偶乘月泛小舟，舉頭頓忘迷悟，如虚空玲瓏，不可湊泊，急就證天隱於武康之報恩，叩擊之次，迎刃不留，至掀案而出。隱知其透關，歎曰：此吾宗獅子兒也。隱示寂，遺命令師主法席，師不從，避之凌霄峰絶頂。時天龍業已推出，雖欲埋名煙壑，而衆莫之許。師不得已起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繞者萬指，莫不霑被化雨，隨根沃潤而去。

丙戌，遇大雄，樂其山川幽寂，就荒煙蔓草葺茅爲屋，有終焉之志。然聲光外流，逐羶者益衆，期年復成叢席。是時，天童方唱道東南，其機鋒迅利，諸方無能抗者，惟師以法門猶子，後先角立。應機接物如疾雷破山，龍泉出匣，非眞實證悟者，不能窺其縱奪之妙。以故年甚少，出世最早，而握機行令，卷舒自由，聞者莫不欽服焉。

順治戊戌，世祖皇帝聞師名，遣使詔師。己亥春，師應詔赴闕，見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命近侍送居萬善殿，不時臨訪道要。一日問如何用工，師曰：端拱無爲。又問如何是大，師云：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又問孔、顔樂處，師云：憂心悄悄。皇情大悦，命近侍傳語，恨相見之晚焉。特賜號曰大覺禪師。名香法衣之錫，殆無虚日。尋以母未葬，懇乞還山，詔許之，由内府金錢助之襄事。師受賜歸，以十九飯僧放生，而以其一助營塔費，凡畚土運石，一一皆身自爲之。庚子秋，復詔至京，禮運尤渥，進號大覺普濟能仁國

師至鐵山，世尊成道日，命於京師卓戒門外慈壽寺爲千五百僧說菩薩大戒，又命作工夫說刊行之。次年，世祖皇帝升遐，師領大弟子作佛事七晝夜畢，辭還山。欽命遣官護送，其寵榮稠疊，近代無與同者。

師雖遭際昌辰，然性恬於榮利，無亮髮矜重意。既歸，如鶴孤雲，無所留礙。會於潛天目師子正宗禪寺歲久隳廢，郡人順天少京兆屺瞻戴君謂，非師無以舉揚宗風，光輝祖席。率衆延師居之，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序始不能容，於頹垣敗壁中，一彈指間，金輝碧明，樓殿上插雲際，而未嘗見其有所作爲。善權之請，師雖勉強一赴，然旋思歸老舊林，亦未嘗久留也。

天性至孝，十二歲即喪父，得法後別構草堂於報恩之側，奉母居之，躬進飲膳。母歿，斷食禪定者七日，行道不離殯次者三年。先是師之父振陵翁，與受雲棲大戒，深味禪悅，臨終染衣自度，謂師兄弟，不讀書，即當出家。母氏亦受磐山記剃，晚年離俗，依師得悟，世號爲大慈老人。蓋非積慶之家，不能生此大士，而師其全戒孝友，陳睦州大慧杲之風，豈非契經所謂，五因緣中眞友者耶！晚年慈心益切，不憚跋涉之勞，意將窮搜泉石，接引縛禪物外，而不與塵世接者。嘗歎曰：趙州八十行腳，彼何人哉！

乙卯春，遂屏給侍，飄然常住，因觸熱渡江，止於淮安清江浦之慈雲庵，索浴說偈而逝。時康熙乙卯八月十日也。壽六十有二，臘四十三。弟子奉龕歸天目，全身塔於東塢庵之後隴。

師凡六坐道場，七會說法，解結發覆，妙具善巧。雖沉迷重障，一遭鉗鎚，冒索無不斷絕；焦芽小草，一蒙慨灌，身心無不光潤。得法弟子二十餘人，皆能傳燈續命，接席分輝者也。師廣顙豐頤，平頂大耳，面白玉色，目光炯炯射人。宴坐如臨大衆，故見者不威而儼。一生不蓄私財，即纖細供養，亦不輕受。嘗過青縣，有苦行僧負斗麵設供，隨舟行者數日，師憐其誠，爲說法要，即揮之使去，終不納也。每檀施至，輒教以持歸，放贖生命，同於攝受。雖膺紫衣之寵，而服用不及恆僧。既悟逸格之禪，復教人兼修淨業。五曾弟子，從師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得度者，至不可算數，皆謂師從彼世界應化來此方云。

余昔侍從內廷間，立法席之後，親覩師據獅子座，舉明正法，發轟雷掣電之機，雖老參宿學，罔知所措。既而閉關習靜，龍象萃處一室，而戶外不聞人聲。至於廣廈細旃，從容詔對，語巧意圓，窮極實際，能助九重增長法喜，一時貴近無不咸香問道。師於弘法外，不發一言，其善慧深厚如此，是以緇素四衆，罔不傾心馴至，名德上聞於天寵，被鴻名，龍光赫奕，則師豈非乘夙世願輪，隨助聖人敷揚大化者乎！謂之優塿鉢華千年一現，良不誣也。

銘曰：

西來妙旨，五燈分繼，震動鏗鍧，厥惟臨濟。國師嗣法，三十一傳，金輪御曆，佛日中天。兜率親升，演說般若，光燭大千，聲施九野。應機而出，乘願以來，心光內發，樓閣門開。西江一吸，劈面全體，布袋打失，凡情盡死。扁舟夜汎，水月明融，直入無見，燦破虛空。六坐道場，大施政令，凡聖皈依，天龍恭敬。顯號榮名，自天之祐，開士何心，白雲出岫。天目高峰，上摩穹碧，師錫振飛，祖庭生色。寶臺珠網，彈指立成，□□世間，何經何替。蓬廬終宿，曳杖江口，起滅空幻，我尚不有。坐脫淮上，遊戲自如，死生者誰，隱現在吾。六十二年，悄然無事，居士勒名，僅有半字。

康熙乙丑仲夏，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禮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加三級、宛平王熙薰沐拜撰。

紀事

通琇《普濟玉林禪師語録》卷三《示衆》

示衆。師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識者共須簡辯，庶可驅邪歸正。昔日高峰大師，懷香語北磵塔頭參雪巖欽禪師，打頭須遇作家。峰方問訊插香，巖便打出閉卻門。此乃從上宗師爪牙。峰垂淚至僧堂熟睡，一拳驚不醒。次日粥罷，復上，須是恁麼？巖問其從前做處，令看無字，從頭開發做工夫一徧，屈曲垂慈。峰自謂，如暗得燈，如懸得救，沙裏無油，事可哀。巖又令日日上方丈一轉，要見工夫次第，如人行路，日日要見工程，不可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鵓鳩樹上啼。巖每日見峰入門，便問今日工夫如何？因見說得有緒，後竟不問看他有放有收，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以痛拳打出。每日但恁麼問，恁麼打。看他是何等手眼，豈如魔外妄爲人師，也學問人；誰與你拖者死屍來？卻要人先認昭昭靈靈的識神爲主人公，坑陷好人家男女。如把刮腎金針，作人眼中之刺，狂妄謬亂，害人不淺。貧人妄號帝

王，罪不容誅，況假冒法王，妄行法王之令耶？峰後挂搭徑山，憶著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工夫成片，直得東西不辯，寢食俱忘，從朝至暮，從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純情絕點，一念萬年，境寂人忘，如癡如兀，至第六日，隨衆在三塔諷經，擡頭忽睹五祖演和尚眞讚，打破拖死屍句子，魂飛膽喪，絕後再甦，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又云：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從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般若妙用，自信不誣，眞參實悟，迺是如斯。

大衆！你看《高峰錄》中，前後自述悟緣甚是分明。迺如魔外因自己參杜撰長老，亦曾被問，甚麼人拖著你者死屍來？又被連牽問道，卽此問話者又是誰人？便錯會道，長老要我識得者拖死屍的，者問話的。瞎做幾日工夫，見神見鬼，道忽然間似乎一提，者邊提過那邊，便曉得者拖死屍的，者問話的，妄謂此回眞得心體了。如是認識神爲自己，如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邪，謬之甚。妄云高峰打破拖死屍句子，日間夢中作得主，亦與我一般。遂道守住個昭昭靈靈的識神，便是悟得主人公也。凡參禪如此，認著識神，便是初進步了，遂妄頌高峰打破拖死屍句子，謂之有主初進步。咄！自己墮在迷津，豈可更塗污先聖！曷不思高峰是何等工夫，何等省發，許魔外混濫贓誣的？他分明道拖死屍句子驀然打破，豈同你認識神云，曉得者拖死屍的，者問話的？他分明道魂飛膽喪，絕後再甦，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豈同你守住個昭昭靈靈的？他分明道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話，從頭密舉，驗之無不了了，豈同你被人問著柏樹子，乾矢橛話，便不能對，心中疑惑的？他分明道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故能隨處作主，如何誣他道是認識神？魔外自驚怪道，似乎一提，者邊提過那邊，忽曉得者拖死屍的，者問話的，守住個昭昭靈靈　如斯邪解，眞是妄認識神，眞是強作主宰，眞是第二念，眞是廝纏紙裏，正是教中所謂生死根本，認賊爲子，迷中之迷。如何狂妄，未得謂得，未證謂證，造大妄語，云悟得主人公也，此一番得常住心體也！咄！認識爲心，最爲蹉路，敢胡亂云有主初進步？

蓋罪盈敗露，故如此自呈罪狀。須知雪巖和尚正恐人認識爲心，不知自性本空，故問云：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痛棒打出。此等大機大用，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終日與麼問，與麼打，教人進不得，退不得，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高峰卒未易湊泊，直待工窮力極，命根子卒地折爆地斷，親見本來面目，與大地情與無情，同成正覺，方透巖老之機，者裏豈許認識神耶？高峰看破巖老機用，方解好手中呈好手，看他悟後下徑山省欽，悟了決須見人，欽一見便問，阿誰與汝拖個死屍到者裏？猶自放憨。峰便喝，獅子踞地。欽拈棒不輕放過，峰便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吾猶昔人非昔人也。欽曰：爲甚打不得！眞金不百鍊，爭見光輝！峰拂袖便出，草鞋獰似虎，拄杖活如龍。非徹見本源者，安能有如是機用？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養子方知父母慈，峰云：狗舐熱油鐺，函蓋乾坤。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大義滅親？峰曰：正要和尚疑著，頭正尾正。欽休去，惟有個老較些子。今時魔外不必言，卽以一悟便休，及見人透得一機便輕許可者，安能具如是心眼？

高峰累蒙巖翁鍛鍊，明得公案，不受人瞞，及乎開口，心下又覺得渾了，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繇，如人欠債相似，疑殺許多無眼狗，吠叢逐塊不知羞。若知有見地不脫之過者，必堪一笑。巖後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峰云：作得主。如實供通，此處共須著眼。愧今知音者少，山僧不妨分明揭示。此正高峰旣悟了，如貧得寶，守而弗失，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之境時時現前，故巖又問：夢中作得主麼？峰亦云：作得主。豈非一切處能轉物，不爲物轉耶？魔外迺敢配合自己妄認識神，咄！你能把《高峰錄》中前後所載悟緣，盡情毀去否？《高峰錄》徧布寰中，人人盡見，其所述悟處，你豈可以自己邪見塗污得他？巖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此從上眞師資向上一關，千佛萬祖靡不透過此關，方可與佛祖爲師，方纔見過於師，可以傳受。故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若一見不再見，始覺卽合本覺者，自然透脫無疑，否則雖云出格漢，尚難頓超，未免重疑，如世尊覩明星徹悟。昔年張無盡雖然是俗人，他一見便知，其立地處解道，始覺卽合本覺。又如善財入彌勒樓閣云：入已還閉，又如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末徹。而靈雲卻是透過重關的，故玄沙眼明舌利，相見卻又云：汝恁麼方始徹頭。如斯頓超，能有幾人？

若夫百丈再參馬祖，臨濟重上黃檗，興化打克賓，白雲徵演祖，及兜率、雪巖等，盡是蓋古蓋今大老，未嘗不於此重新鈍置。故高峰見地未脫癡，正

知見一時透不得，數年後聞鄰單墮枕作聲，疑團方破，如在網羅中跳出一般所疑，消訛公案，差別因緣，恰如洞洲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此是何等境界？ 迺魔外敢以自己避溺投火邪見配合，道高峰到此方纔知從前認的是識神，到此方識神空，連主人公也沒有了 妄頌云：無主末後工 咄！魔外如捉狗糞，塊塊皆臭；高峰如析旃檀，片片俱香，何得舉自狗糞，比他旃檀？他打破拖死屍句子，直得物我俱忘，何曾認識神？ 豈待到此方自知非？ 蓋因外道承嗣的杜撰長老，無箇魔辯外手眼，不能指其邪謬，竟至誤陷高峰魔魅學者，帶累無數好人家男女，明眼者得不痛心酸鼻！

山僧恐轉轉悞賺，不得不出手指出 蓋種種邪見魔外，悉具先認昭昭靈靈識神爲主人公，此是外道常見 次避溺投火，以識神空脫落身心，連主人公也沒得爲究竟，此是外道斷見 有主初進步，無主末後工，非魔外自頌斷常見乎！ 嗟嗟！識神空，身心脫落，無本可據，連主人公也不可得，此避溺投火邪見，教所深呵，於教乘極則事，尚遠之遠矣，況在宗門爲末後工乎？ 魔外又欠上加尖云：有無俱打脫，石女撞金鐘，此正外道矯亂見，遂以矯亂見妄配洞上回互旨 巧辯飾非，邪見疊出，不知高峰大師是何等知識，何等悟徹，許你以自己邪見玷污他！ 眞如棒糞撒天，自污其手 然而分別邪正，簡魔辯異，原是不難 何以言之？ 徹悟本來正知正見者，道有不是有，道無不是無 道有也，纖塵不立；道無也，萬象森羅 若邪知惡解，外道始則認識神，弄精魂，以有爲有；後則身心脫落，連主人公也不可得，以無爲無 故我呵爲斷常邪見外道，此天下後世明眼者所共呵，豈我一人之言哉！ 蓋過量人自然迥異魔外，自然千聖同途 當知高峰打破拖死屍句子時，直得空虛粉碎，大地平沉，物我俱忘，如鏡照鏡 後被雪巖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 又無言可答，無理可伸，直待聞墮枕大悟 此正白雲端翁云：有數禪客，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下語亦下得，只是未在 直饒五祖老漢，也不能不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 遂參究累日方省悟，放下從前寶 惜自云：吾因弦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 又不見兜率悅得法洞山，出世鹿苑後，以平生所得舉似清素老人 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 悅曰：何謂也？ 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 如是累月，素遞印可，仍曰：文亦予考皆正知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 吾今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 如此者歷歷可考，故高峰正與五祖、兜率等、先聖後聖，若合符節 且分明道，依然還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豈容外道云，高峰前來認的是識神，今日一悟，方知前來認的不是 高峰分明道，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爲，十方坐斷，豈同外道妄休妄歇，忽然身心脫落，主人公都無，立去半炷香，又漸漸覺來，不可住著 外道入門既蹉，一蹉永蹉，妄休妄歇，忽然無身心，立去半炷香邪？ 謬最甚，虛空粉碎，大地平沉話，尚爾錯會，迺敢云：如高峰枕子墮地時 高峰公案塗污不得，誠顯然矣 更謬亂把非有非無，即有即無的矯亂見，足在後要有無俱打脫，石女撞金鐘，可發一笑 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邪 思以外道矯亂見，配合石頭回互旨，誰知邪正終不容混 今人被此等套語所瞞，儘聰明的一點好名心不忘，貪他贊爲悟道 大妄語成地獄，招報不少，我是以不容不明判痛呵之 庶外道知非，人既不可欺，心亦豈可欺？ 如斯矯亂見識，全以識情用事，莫道生死到來用不著，一睡睡去就用不著了 況以此種種魔見增長魔業，甚至云一切習氣總是自心發現，無差別，無羈絆，使人殺盜婬妄，靡所不至，喫得肉飽，對人譚禪 一音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三塗一報五千劫，出得頭來是幾時？ 凡被外道魔魅的，各宜覺察，莫以善因而招惡果 所冀正知正見者，大家出手，曲喻無知 見義不爲非勇士，諂他邪鬼禍良深！

道霈

論說

道霈《爲霖禪師旅泊菴稿》卷四《答客難》 旅泊道者一日坐多寶塔下，方與諸子論聚沙成佛之旨 有客坐旁，氣色輒然，犯衆而出，曰：吾儒聖經一章，其中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乃孔門之大綱領，佛家竊去前一半，作明心見性工夫，而將後一半拋了，陷爲無父無君之人 此某所以素抱

不平，欲排之而不暇，今子又誇詡成佛之理，以張大其門庭，得無重欺吾人乎！道者欣然而笑曰：聖經八條工夫，前半佛家竊得去，後半拋得下。而子儒者，反竊不去拋不下？竊不去所以利欲攪其心，軒冕累其志；拋不下，所以不自信作佛，甘作闡提人，亦無怪其然也。坐！吾試語汝。以儒佛各具八條之理，異而同，同而異，未可入主出奴，作矮人觀場之見也。夫儒所謂格物者，格事物之物；致知，致見聞覺知之知；誠意，誠意根之意；正心，正虛妄生滅之心，修身，則修四大之身；齊家，則齊一己之家；治國，則治一區之國；平天下，則平率土之天下。此內聖外王之學，孔子治世聖人，化導人類，設教不得不然也。八者備而後爲眞儒，否則優孟之衣冠而已。夫佛所謂格物者，格轉物爲己之物；致知者，致般若無知之知；誠意者，誠意識本空，全體妙觀察智之意；正心者，正本有常住之眞心；修身，則修幻身卽法之身；齊家，則齊三界之家；治國，則治三千大千之國；平天下，則平盡法界虛空界，極十方三世微塵刹土之天下。此乃盡理盡性之學，釋迦世出世大聖人，普接三根及最上乘大根器，設教廣大精微如此。苟學佛而不能入此大法門，雖不滯於人天，亦必墮於小乘。若與儒較量，則佛教之淺淺，已爲名教之深深，更與竊前拋後之論，而欲排之，是徒泥其迹而昧其本也。所云無君父者，得無謂其薙髮毀形，辭親離黨，高蹈物表乎？良由不知方外之教，而以方內求之，誤矣！故古人有言，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以此觀之，所重者在此而不在彼耳。客於是釋然悟曰：某溺名相，苟不遇子，幾空度一生，焉知佛法庭宇廣大深遠若此者乎！而今而後更不敢輕議乎佛矣！乃再拜而去。良久，問侍僧曰：適來夢語哆啷，道個甚麼？侍僧無對，道者亦嗒然忘言。

傳記

道霈《還山録》卷四《旅泊幻蹟》　旅泊道者住山既久，諸禪者每以生緣道履見問，因思一期幻蹟，不足以示人，淹滯三十餘載，未嘗拈出。近富沙南山啓鑰上座，同徒郁文，請之尤懃，不容推諉，於是略敍梗概。

余名道霈，乃先師所命，字爲霖，則聞谷老人所賜也。自號旅泊，亦云非家叟。本貫建寧建安丁氏，家世奉佛。父少軒公，性任俠而實有陰德。母朱，事佛惟謹，年三十無子，禱於觀世音而娠。有僧過門，謂母曰：汝所娠者佛子，非汝子也。母欣然曰：若果生男，當令事佛。將臨盆，腹中動轉，母苦不堪忍，乃密祝曰：兒勿動，兒勿動！遂寂然。既而再動，復再祝，寂然如故。母喜曰：此吾孝順子也，遂生。時萬曆乙卯歲十一月二日卯時也。七歲入塾學，授《論語》，嘵嘵上口，卽曉大意，輒爲人講解，衆以爲異。父喜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年十四，講《上孟》未終，得病瀕死，母日夜惶懼，禱觀世音曰：此本佛子，非吾子，病愈當令事佛。已而病果愈，遂遣出家。父難之，母曰：此子非塵埃中物，吾業已許佛久矣，安用阻爲。父不能奪，遂送歸郡東白雲寺，禮老僧深公爲驅鳥，明年落髮。凡諸經業，不由師訓，誦之如流。一日，覩隣房僧死，忽悟自身無常，遂深厭火坑，憤然有超方之志。至十八歲，聞谷老人自楚入閩，居汾常之寶善，余聞之驚喜曰：古佛猶在耶！卽辭受業，一鉢一衲，飄然而去。請問出生死路頭，老人授以念佛畢竟成佛之說，遂諦信不疑。一日，侍老人山行，忽回顧熟視曰：噫！子可教也！惜余老不能成襬子，此去東谿荷山，有永覺靜主，眞善知識也，子能傾心事之，必有所得。余業已聞老和尚名，玆承指示，甚愜夙心。明日，將束裝辭去，而老和尚適至，老人遂以余囑託之。老和尚唯唯，命報侍左右，令看栢樹子因緣，汲水負薪，罔敢忽怠。

崇禎甲戌春，老和尚出世鼓山，隨侍以至前後四年，苦無所入。一日，自訴曰：吾數載勤苦，參禪既不會，而學業又荒，得毋辜負此生乎！遂拜辭老和尚，出嶺至杭州，經歷諸講肆，凡五年。《法華》、《楞嚴》、《維摩》、《圓覺》、《起信》、《唯識》，及台、賢、性、相，大旨無不通貫。屬聞老人遷化，老和尚赴吊來眞寂，余卽往見之。正欲供通數年聽講經義，老和尚忽問曰：栢樹子話作麼生？余茫然不知加答。老和尚叱曰：入海算沙，有甚麼限？禮拜而退，不勝惶愧。自是，日夜不安，寢食無味，凡數閱月。一日，讀《正法眼藏》，見臨濟示衆曰：有一無位眞人，在諸人面門上出入。忽然有省，乃曰：元來得恁麼現成。回觀諸祖語錄，勢如破竹，了無滯礙。復上眞寂通所得，老和尚徵曰：山河大地，與汝是同是別？答曰：豈有別耶。老和尚以戒尺擊案曰：汝爲什麼不痛？余不知落處。老和尚曰：汝須向這裏參始得。余禮

拜而去。時密雲老和尚盛化天童，遂往參禮，一見卽問曰：山河大地虛學人自己，是同是別？童便打。余無語禮拜而退。自是，入室余只恁麼問，童只恁麼打，不勝迷悶。經六閱月，一日經行至三鼓，昏倦已極，將解衣就寢，忽然虛空迸裂，觸髏爆散，全體現前，如負得寶，如病得汗，其踴躍慶快無以云喻，遂危坐達旦。次晨，作偈呈方丈，曰：一水一山何處得，一言一默總由伊，全是全非難背觸，冷暖從來只自知。童閱罷顧謂西堂朝宗曰：也不易渠到恁麼地。後顧謂余曰：如何是汝自知的道理？余曰：分明舉似和尚了也。童曰：舉似個甚麼？余便喝。童擬掐棒，余拂袖便出。次日入室，童問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意作麼生？余陵遽答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昨夜火燒山，幸得大家忙。童曰：不是這個道理。昔日某正同子兒，老僧不肯他，乃致有今日之爭論也，子宜於此體究始得。余再拜而退，乃私自念，恁麼答有什麼不是處？復念欲還眞寂，見老和尚吐露一上，將請假辭去，乃爲同參兄弟苦留，復強住一月，乃作偈辭同參，曰：九上三登稱象骨，吾今去住敢辭艱，諸公道愛曾心銘，故訂秋初再上山。遂去眞寂見老和尚，禮拜起，卽以所悟白之。老和尚喜曰：子已入門，但未升堂入室耳。余曰：更有什麼事？老和尚曰：子向後自知。余禮拜退，留兩月，復辭去，登西天目，訪高峰死關。凡二年，因閱明教嵩和尚《孝論》，遂念雙親垂老，乃下山至眞寂圓大戒，辭老和尚，還閩省親。既而老和尚亦還鼓山，復得時時親炙。

後結茅於大百丈山，親負薪，每下山乞食以供甘旨。及父歿，遂度母出家，同入山修淨業，凡五載。至庚寅正月，母告寂，哀毀治喪事峻，復上鼓山。老和尚曰：參堂去，因領維那職。凡入室勘詰前所印可者，皆翻案不許，不勝迷悶。一日，老和尚謂余曰：子還知病之所在否？余曰：不知。老和尚曰：雲門云，達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豈非子之病耶？余沉吟良久，曰：正坐此耳。老和尚曰：無妨，放下便穩也。余便禮拜。一日，堂中靜坐，開放生所中，羣鵝噪鳴，於耳根中，三眞實法一時現前，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次日，上方丈道所得，老和尚曰：前皆識境，此智境也，宜善保護。遂示偈曰：一番人喚一番親，親處何妨更轉身，徹底窮源何所有，眉下從來是眼睛。余禮拜而退。又一日，老和尚示衆，舉龐居士問馬祖曰：不與萬法爲伴者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龐大悟。後衆草堂青拈云：許多魚龍鼈蟹，向什麼處去？老和尚云：諸人試於草堂語下，代馬祖下一轉語看。余便喝。衆下語竟，老和尚復云：諸人各能爲馬祖出氣，老僧看來，馬祖語亦只得八成，還有道得十成語者麼？余下語不契，被老和尚呵出，歸堂一夜不安，將抽解捲簾出堂，正迷悶，不覺撞破石門，乃廓然開解，泮然冰釋，卽衝口說偈曰：哭不得兮笑不成，觸睛娘生兩眼睛，有人問我西來意，拳頭擘面沒疏親。又曰：烈燄光中木馬飛，得便騎來卽便騎，當機覿面無回互，擬議鋒鋩失卽伊。又曰：法法本來法法，撥與不撥俱傷，便欲十成道出，不覺滿口含霜。次日，偕同參明一上方丈禮拜曰：某今日有個十成語，舉似和尚。老和尚云：汝試道看。余乃背身叉手向老和尚云：請和尚鑒。老和尚云：好與七藤條！余便禮拜，復呈前三偈。老和尚領之，乃囑曰：此事高而無頂，深而無底，不可以限量心入無限量法，須於一切處及得淨盡始可保住。余卽再拜頂受。後和尚時出洞上宗旨示之，余一一答頌，皆泯然契合，時年已三十有八矣。

明年，辭歸建寧廣福菴，掩關三載，密自鍛煉，切欲棲絕人世。老和尚乃垂書誡之云：佛法欲滅，汝當勉勵，不可因時難而自退也。又值寇亂，乃出關上山省覲。老和尚曰：吾待子來久矣。仍令歸堂。凡三年，日加淘煉，深資智證。至順治丁酉，老和尚年八十，於正月上元日，聲鐘集衆，以平生所著僧伽黎、麈拂見付，說偈曰：曾在壽昌橋上過，豈隨流俗漫生枝，一髮欲存三聖脈，此心能有幾人知。潦倒殘年今八十，大事於茲方付伊，三十年中鹽醬事，古人有語不相欺。逆風把舵千鈞力，方能永定太平基。余以法乳恩深，黽勉拜受，卽日令首衆秉拂，凡遇節臘，皆代陞座示衆，觀其提唱，老人無不擊節稱善。冬十月，老人示寂。明年正月，入塔畢，檀護方公克之、林公孔碩，率衆護法善信及諸山本山大衆，強令繼席開法，時戊戌正月念二日，余年四十有四矣。住十四載，雖座下常繞五千指，愧無法與人，徒結粥飯因緣耳。至辛亥秋，倦於接納，適法姪石潮寧公入山省覲，乃爲林公孔碩議曰：昔博山老人開法此山，雪關繼之，先師重興，某忝繼之。浪杖人曾住此山，未有繼之者，今寧公是其的嗣，願請繼席，以續浪公一脈。某疲津梁，因得休退，是公之賜也。公欣然力荷其事。余卽說偈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隨緣住此山，俄經十四載，乘興出松關。卽日拂衣去，一衆涕泣挽留不可，道至臯江而罷。寧公以衆情向背不一，亦不果住，而余因得謝事，深愜夙志，時年已五

十有七矣　至建州，復爲衆留，插草聚沙，作空花佛事。自是，以旅泊僧自號，隨緣漂泊，住無定蹤，若白雲，若開元，若廣福，鏡湖諸處，皆余杖錫往來之地。後至東和之寶福，乃稅駕焉。因初離山數載間，山中大衆每持衆護法書，遣請還山，絡繹於道，余紿曰：七十不掩息，當歸矣。俄倐間不覺年臨七旬，又值靜公謝事，純一一脉二監寺同時遷化，山門無主，由是衆護法僧衆，請踐前約，逼迫還山，二三載間，源源而來，弗容少緩，只得以老病殘軀，舍己從人，冒昧而至，時康熙甲子四月廿有二日也。還山上堂，有云：男兒頂峯頭雲一片，乘風飛去又飛來，作霖作雨渾閒事，惹得虛空笑滿腮」之語云。

余嘗有願，不另造塔，蓋不欲以臭觸髏費檀信膏血。若終此山，如亡僧常規，津送茶毗，拾骨入舍利窟衆塔足矣，若終他山，當處死當處埋，萬勿移動。此吾至囑，不可違也。

余在鼓山有《秉拂錄》一卷、《鼓山錄》六卷、《餐香錄》八卷、《還山錄》四卷，在溫陵有《開元錄》一卷，在玉融有《靈石錄》一卷，在建州諸處有《旅泊菴稿》六卷、《法會錄》三卷　其集古有《聖箭堂述古》一卷、《禪海十珍》一卷，其懺悔法有《八十八佛懺》一卷、《準提懺》一卷，其修淨業有《淨業常課》一卷、《淨七旨訣》一卷、《續淨土晨無生論》一卷，註釋有《心經請益說》一卷、《佛祖三經指南》三卷、《舍利塔號註》一卷、《發願文註》一卷，其往復書問有《筆語》一卷，以上共二十種，四十四卷　其纂述有《華嚴疏論纂要》一百二十卷、《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刊定記略》三卷、《護國仁王般若經合古疏》三卷

紀事

道霈《雲山法會錄》　師云：今日與諸公聚首，將東語西話，結個般若因緣，不知從甚麼處啓口。良久云：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我釋迦如來，成道以來，已經塵點劫數，此番出現，不爲別事，唯爲一大事因緣，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然衆生本來是佛，知見是佛本有，只爲無人開示，無由悟入，所以無始劫來，念念只開衆生知見，造業受報，沉淪生死，無由得出，世尊以同體大悲，深生愍念，乘願出現。《華嚴經》云：「爾時世尊以無障礙清淨智眼，普觀法界衆生，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顛倒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我當教以聖道，令離妄想，於自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於是於菩提場，示成正覺，爲諸根熟大士，及大龍八部，稱法現性，說《華嚴經》。又，爲一類聲聞緣覺，雖在法會，如聾如瞽，不見不聞，乃脫珍著幣，示釋迦丈六之身於鹿野苑，爲諸根劣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所謂爲聲聞乘說四諦法，爲緣覺乘說十二因緣法，爲權乘菩薩說事六度，至《方等》，則爲諸菩薩廣說大乘諸經，以誘引小乘入於大乘。又以《般若》多方淘汰，蕩其法執，直至法華會上，開權顯實，會三歸一，所謂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爲諸聲聞弟子授記作佛。至今日，但有信解之者，亦在授記之內。至此，出世事畢，乃唱入無餘涅槃。以此觀之，如來從始至終，種種方便，權實偏圓，說無量法，無非爲諸衆生破諸妄想，令見佛性，不爲別事也。然身心世界一切諸法，無非是妄，若能達妄本空，非使之空，知真本有，非是新有，則入佛法也，其庶幾乎！

師云：世尊一日陞座，拈一枝金色波羅花示衆，百萬人天悉皆罔測，唯迦葉尊者一人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傳化將來，毋令斷絕。宗門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源始此。蓋世尊四十九年以語言文字，權實頓漸，逐機演說，未暢本懷，至此觀面拈出，全體現前，唯上根利智，頓見頓證，始堪領荷。迦葉傳二祖阿難，阿難傳三祖商那和修，三祖傳四祖優波毬多，乃至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見我東土有大乘法器，乃特航海而來，是爲東土初祖，始見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不契，遂潛渡江至魏，居止少林，凡九年，終日面壁而坐。後得二祖神光，斷臂得髓，遂付法衣。有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所云傳法者，乃傳一心之法，非自心外別有法可傳，唯爲人解粘去縛，反迷就悟，令見自性，是爲傳耳。二祖傳三祖僧璨大師，三祖傳四祖道信大師，四祖傳五祖弘忍大師，五祖傳六祖慧能大師。六祖八十生爲善知識，示不識文字，唯開見性法門，其道大振。永嘉云：「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無窮數。」曹溪門下，得道如林。先是達磨以來，唯人傳一人，至六祖止其衣鉢，其法普傳，大弟子二人，一曰青原思，一曰南嶽讓。讓出馬祖一，馬祖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大弟子曰百丈海，海出二人，一曰溈山祐，一曰黃檗運。運出臨濟玄，是爲臨濟宗

師出徑山寂，是爲徑山宗。青原出石頭遷，遷大弟子二人，一曰天皇道悟，一曰藥山惟儼。儼出雲巖晟，晟出洞山价，价出曹山寂，是爲曹洞宗。天皇出龍潭信，信出德山鑒，鑒出雪峰存。存大弟子二人，一曰雲門偃，是爲雲門宗。一曰玄沙備，備出地藏琛，琛出法眼益，是爲法眼宗。雖五宗接人機用不同，無非發明世尊拈花一著子，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已。其爲仰、雲門、法眼三宗，與宋運俱終，傳至今日唯臨濟、曹洞二宗。時當末法，人根下劣，學人既無眞實爲生死之心，又少眞正師承，唯以拂子名利居懷，人我鬪諍爲事，充塞閻閻，成風成俗。先師嘗訐，今日臨濟不成臨濟，不待曹洞非之也；曹洞不成曹洞，不待臨濟非之也。此言盡之矣。有志之士，一聞此言，痛心疾首，孰肯受之？唯望法門有越格道流，向釋迦末現西乾，達磨未來東土，自己未入父母胞胎已前，一覷覷破，釋迦、達磨，自己是什麼陽燄空花，始好向這裏赤身瘡荷，庶幾挽回末法弊惡之風。苟無其人，則所謂宗門者，掃地盡矣，尙何言哉！又云：學佛法者，學出世法也，苟夾雜一念世法之心，則雖勤苦修持，談玄說妙，總在世法上著倒，與佛法沒交涉。須信得這一件是出世大事因緣，須辦得一副出世心行，始堪入門。如今日與諸大衆，焚香靜坐，講論片時，乃是世人所無者。傅大士云：「世人愛黃金，我愛剎那靜，金多亂人心，心靜入正定。」唯杜絕諸緣，堅凝正念，使靜慧發生，方能明理。不然，雖終日談宗說教，畢竟法不入心也。

隱和尙曰：大珠禪師云：「身口意清淨，是名佛出世，身口意不清淨，是名佛滅度。」所謂佛者，非外有相佛，乃當人本有靈覺之性也。「三業清淨則現，不清淨則隱。不清淨者，以三業具於十惡。身有三惡，謂殺、盜、淫；口有四惡，謂妄言、綺語、惡口、兩舌；意有三惡，謂貪、嗔、痴。是惡若止，即名十善。以惡有逆性之用，故佛性隨之而隱；義說爲滅度耳。善有順性之功，故佛性隨之而現，義說爲出世耳。所以學道之士，當時時檢較三業，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心，是諸佛意也。

士雲居士問曰：此心難制，晝夜不住，行坐紛馳，爲之奈何？師曰：此心意識作祟，正當以佛知見治之。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繇茲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卻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唯知見力，爲能了心而入無生也。衆生無始劫來未曾離念，若無佛知見力，則永無止息之時。此佛知見，眞伐煩惱根之利斧，渡生死海之迅航，不可須臾離者也。

師云：衆生妄想無量，其最輕輒難解者，不出身心二見。《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花，一切空實無花，病目者妄見有花，圓覺自性本無身心，迷圓覺者，妄認四大六塵爲身心。所以千經萬論，廣破身心二見，二見既破，佛性自現。身見破，則幻身即是法身；心見破，則幻心即是靈明佛性。所謂無明實性即是佛性，幻化空身即是法身是也。七佛世尊，各以一偈傳法，而偈偈皆破身心二見。如毗婆尸佛偈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無相者，實相也，以非心意識所緣之境，故云無相。此身於無相中依因託緣而生，猶如幻出，既如幻出，則幻人之心意識，本來自無，非使之無也。心意識既無，則所造之善惡罪福，但如浮雲度空，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安有所住著之處乎？其毗舍浮佛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鏡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四大者，地水火風也。《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以此觀之，前佛後佛，同一舌頭，同一音吼。身本無身，唯假借四大以爲生；心本無生，唯因前境而妄生。前境若無，則心亦不可得，心不可得，而所起之善惡罪福，又豈可得乎？故云：無所住，以無法可住也。萬曆間，達觀老人一生說法接人，唯此一偈，且曰：老漢只持得前兩句熟，若後兩句總熟，則生死二字，不奈我何矣。嘗令人離四大觀身，則此身乃龜毛兎角；離前境觀心，則此心乃陽燄空花。此言尤爲痛切，不可不審知也。迦葉佛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此偈直提出清淨之性，本無生滅，身心但是幻生，而幻化之中罪福不可得，較前後諸偈，更痛切明白也。

師云：博地凡夫，未階聖位，孰能無過？但知非改悔，則善莫大焉，苟不知非，則永無改悔之日。而恣情造業，不至泥犁不止也。

師云：一部《楞嚴經》，最初開口便曰：「一切衆生，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意云：若知有常住眞心，則不用諸妄想，而無生死輪轉。以常住眞心是人人本有底，只爲不知，以

不知故，反認妄爲眞，造生死業，永無出苦之日耳　如僧問古德，如何是頭？古德答曰：只須知有　僧曰：如何是尾？古德曰：盡卻今時　蓋有頭方有尾，直得頭尾完全，更須知有向上一著

師云：佛祖出世，建立無量法門，別無他事，只是要人知有　如達摩祖師西來，最初見梁武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　達祖可謂劈腹剜心了也　無奈武帝不領，猶存人我之見，乃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只這不識二字，盡大地人不奈何！　唯知有者，默契於言外可也

師云，臨濟一日上堂曰：「有一無位眞人，在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臨濟已賣買賤賣了也　若也搆得，則知赤肉團上，壁立萬仞，更討甚麼生死？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臨濟下禪床擒住曰：「速道速道！」可謂徹困婆心，恩大難酬　怎奈這僧不會　臨濟推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屎橛！」臨濟到這裏又現出三頭六臂了也，誰人湊泊得他！古德云：若無後語，討什麼臨濟！　知言哉！

師云，藥山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則閒坐也？」曰：「若閒坐即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目古三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師云：藥山只個開堂亦不肯受，坐斷凡聖路頭，直見根柢，石頭不得不讚之也　大衆若要知有，只須識得個千聖不識底　只如千聖不識底作麼生識，不識不識！

師云，藥山坐次，有僧問：「兀兀地，思量個甚麼？」山曰：「思量個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作麼生思量？」曰：「非思量。」師曰：這個便是古人參禪底捷徑工夫　凡夫終日在思量裏過日，焉知得自己本有個不思量底？若也知得，然後時時但思量那個不思量底是何面目　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既久，豁然了悟，如雲開見月，始知這個思量底，原非思量　如此，可謂善思量者矣

師云，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白牯黧奴卻知有。」師云：三世諸佛爲什麼不知有？只爲無有可知　白牯黧奴爲什麼卻知有？爲他不曾失　山僧分明道破矣，大家各自看取

著録

道霈《秉拂語録》卷下《最後語序》　梁普通間，菩提達磨自南天竺國來，倡爲禪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付法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拯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嗣是，六代傳衣，五宗競出，由唐歷宋，其化大焉。五宗者，潙仰、雲門、法眼三宗與宋運俱終，其傳至今日者，唯臨濟、曹洞二宗，其洞上一宗亦已久衰　至萬曆間，壽昌無明老祖傑出，始中興於世　壽昌入室弟子凡數人，其最著者，博山無異和尚，與先師鼓山永覺老人　老人年二十五省發，四十出家，四十六悟道，五十七歲出世，八十歲入滅　二十餘年間，四坐道場，大作佛事，言滿天下，道被域中　凡叢林久參耆衲，罔不腰包來覲，而海内賢士大夫亦多折節問道　其生平語録著述甚富，俱已刊行於世，而此萬語言，是其最後絶唱，標名《最後語》者，老人所自命也。竊惟老人之道廣大精微，其學貫通該博，其見地圓明超絶，其説法縱横無畏，其所守嚴，其所養到，其福德壽考允稱圓備　而臨終之日説偈辭衆，危然坐脱，頭正尾正，即求之古尊宿，亦不多得，況時輩乎？嗚呼！達磨一宗，傳至今日，而弊已極矣，老人出而挽之以力行，鎖之以正大，繩之以綱宗，驗之以言行，牢把鐵關，不少假借　故雖諸方號飽參者，其始至，無不行行然擎頭載角，而老人不動聲氣，微垂勘辨，即皆土崩瓦解，懵懵而去　唯眞參之士，具擇法眼，乃能俯就鑪鞴，久煉不退　蓋知當今之世，少林一綫之脉不至墜地者，唯老人是賴耳！　無何世緣告畢，遽戢化權，人天眼滅，孰不哀慕！於是建州弟子謝飛卿氏，請以《最後語》壽諸梨棗，公之海内，庶幾他日問道者，知路頭在茲，不至迷誤，入於邪林，甚盛心也。小子濡忝預法席有年，茲又濫膺付囑，凡老人生平履歷，頗得其詳，於是謹序其梗概於卷首　其他備乎林涵齋居士《行業曲記》云

又《餐香録・餐香録自序》　余住山方三年，其《上堂語要》，林涵齋居士已序而刊行之　後見法門流弊日深日下，至不忍聞見，遂辭説法之任，自甘與二三有志衲子，栽田博飯而已，蓋不欲混入羣隊也　而諸檀信爲法心深，競齎香供入山，強請陞座，弗獲已，隄岸復決，滾滾不休，書記仍録成鉅

峽，而監院源公請梓流通。余曰：此乃博飯喫底閑言語耳，安用刻爲？源曰：政當使天下有鼻孔衲僧，嗅著飯氣，腦門迸裂，虛心果腹而去，其於法門之弊，庶有振乎！余聞其言，又不免隨風倒柁，乃以《餐香》名之，而自書諸簡首曰：釋迦掩室，已涉廉纖，淨名杜辭，葛藤滿地。山僧今日向虛空裏安橛，陸地上生波，木扎羹，鐵釘飯，一齊拈出，可謂是眞精通，是名眞法供養也，若有咀嚼得下者，負吾負汝，二俱免矣。如或不然，山僧自山僧，閻黎自閻黎，且喜不相帶累。

時康熙六年臘月十日，爲霖道人題於聖箭堂。

又《餐香録・四家頌古序》 古公案無頌，頌自汾陽始，陽之後，雪竇繼之，號稱頌古之聖。嗣是，諸家皆有頌。洞上頌名最著者三人：投子青、丹霞淳、天童覺是已。頌無評，評自圓悟始。悟之後，萬松、林泉繼之。悟評雪竇，松評天童，林泉評丹霞與投子，是已，後人合之，目爲四家頌古，禪者倚爲指南。予以爲，道本離言，言莫之及，古尊宿爲物作則，臨機拈出，如石火電光，苟非眼辨手親，早是白雲萬里。所以頌之者，猶寫鳥跡於空中，數魚蹤於澗底，但髣髴於想像之間而已，況又從而評之哉？雖則慈悲之故，有此落草之談，不知如水益乳，轉失本味，識者惜之。茲特刪去評唱，錄其本頌，壽諸剞劂，以公天下。儻有本色衲僧一見心許，則余是刻功不唐捐，如謂不然，自有諸師之評本在。

又《餐香録・刻佛果圓悟禪師法語序》 達祖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而曹溪猶云：說個直指，早是曲了也。矧乎後代，牽枝引蔓，說參究，說踐履，以至種種關防，得非以實法繫綴人，而背祖宗之明訓耶？是大不然。蓋衆生根性，萬有不同，上根利智，單刀直入，固所不論，若中下之機，未能領荷，全賴至人間出，苦口垂慈，曲施方便。不然，何以救末流之乾慧，起狂學之痼疾哉！宋圓悟禪師，飽參諸方，備嘗艱苦，後於演祖聲色中頓斷命根，遂嗣其法。故其示徒法語，皆自眞參實悟，力踐純養中來，所以能攻人之偏蔽，策人所未至。杲大慧，禪中傑也，於大悟之際，乃爲渠曰：正好參禪。又云：一切但低細和合，先防自犯三業，提向上那一著子，教兄弟日有趣向。至於虎丘隆、佛智裕、華藏民，皆一代偉人，其教之修己之方，接人之要，亦靡不委曲周至，不致滲漏而後已。今之學者，資稟志氣，較大慧輩不啻霄壤之隔，而又弁髦參悟操履之功，妄欲苟擅佛祖重任，是奚異跛鱉而逐飛龍，凡庸而希梵位哉？師嘗有言，同學之中，唯龍門智源，嘗嘗熟與究明，但遂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泊頭處。迹斯語也，則當時之知此者，蓋亦鮮矣，又何怪乎今之世哉！霈生也晚，且駑鈍無似，每思唐、宋法運之隆，龍象之盛，未嘗不心飛神馳，將奮力而企及之，不可得也。茲於師全錄中得此法語讀之，如暗遇明，如貧人得寶，霈雖不敏，請事斯語，故手錄出，將鏤板別行於世。客有難於予曰：此濟家語耳，子業洞宗，不本宗是圖，而亟亟於他宗之語，毋乃迂乎？予應之曰：佛法者，自心之佛法也。雖建立門戶，有若不同，而究竟窮極，豈有二致？故師有云：佛法本無彼此，諸宗皆六祖下兒孫，若謂我臨濟宗須得我宗派盛，寧粉身碎骨，終不作此見解。予何人斯！顧敢別生異見乎！客慚而退，因併筆之，以冠諸卷首。

又《餐香録・重刻天如禪師淨土或問序》 昔世尊於三乘教外，別示淨土一門，詳開九品，普接三根，本是至簡至易之道，又是難信難解之法。故經云：不可以少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可見能諦信淨土者，乃是多福德、多因緣之人也。近世參禪未得旨者，棄談向上，佛祖在所詆訶，心性亦復掃蕩，況教令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是猶資章甫而適越，匪徒無用，反滋鄙笑。昔永明壽禪師作四料揀，以禪淨二門，抑揚誡勸，政爲此輩耳。其意蓋謂：參禪者縱得一念，從緣領悟，猶有無始習氣，一生功行，未能卒盡，若不求生淨土，親覲諸佛，以自磨煉，久居娑婆，則有陰境之患，故有十人九錯路之誡。念佛者雖現在未曾開悟，而一生彼國，即階不退，一見彌陀，即悟無生，故有萬修萬人去之勸。夫永明爲法眼嫡孫，不專以本分事接人，而乃於淨土一門，嘵嘵若此，是豈無故而然耶？學者盍深思之。天如和尚得法天目，禪淨圓融，固是家法。又慮禪者不達永明料揀之旨，乃作《淨土或問》一書，自立主客，反覆酬詰，釋其羣疑，示其修法，策其怠情，然皆博引大經大論，及諸祖成言，以證其說，以生其信。余觀淨土諸書，不啻汗牛，求其婆心苦口，剴的示人，無出《或問》是不獨爲淨土指南，實乃禪學者之金針也。銓部林公涵齋居士，長齋繡佛，棲心禪淨者有年，痛今時禪者，務虛名，忽實踐，弁髦淨土，自失法利，深可悲恨，乃特倡刻是書，庶幾藥其萬一，是亦永明、天如之心也。命余一言以發其意，勸讚淨土，本屬夙懷，不敢以不文辭，漫爲識諸簡首。

藝文

道霈《偶霖禪師旅泊菴稿》卷四《至聖孔子贊有引》　余讀諸家《孔子贊》，皆各得其一偏，未見大全。竊欲作孔子全贊，而不可得。一日讀《中庸》，至"仲尼祖述"一章，始知子思子已贊之矣。以孔子配天地而稱爲至聖，寧復有加於此者乎？宋儒不達，乃分爲兩章，使文理隔斷，迷亂後學，乃特錄一篇，寄潘士閣道兄，不知鄙見有當否？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説，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續法

傳記

徐自洙《浙江天竺山灌頂伯亭大師塔誌銘》　維雍正六年，歲在著雍涒灘，孟夏月朔，有灌頂大師示寂於上竺焉。師本無疾，猝於月朔前一日，明示遷化，即説偈曰：生死路上，逍遥自在，稱觀音佛，往生蓮界。蒙佛授記，圓通無礙，依佛願力，度生億載。翌日日正午，沐浴辭衆，趺坐合掌，西向而逝。越六日入龕，色如生，異香滿室，觀者萬人，咸羅拜垂涕，以活佛稱之。嗚呼！使非功行超卓，足動遠邇，胡爲生慕死哀若是耶！爰謀曰，將建塔於法華山之陽，時有嗣法門人等，羣請銘於余，余曰：大師慧命弘深，豈予塵俗所能道其萬一？但余與師遊於兹四十餘年矣，知之深久而彌篤，今之舍余而歸也，苟無片言以道，故沒其生平，是負師也，余何敢以不文謝！

按：師初名續法，更名成法，伯亭其字，灌頂其號也。仁邑亭溪人，俗姓沈，父諱相，母張氏。遡厥淵源出世，初祖帝心和尚，諱法順，時號燉煌菩薩，隋文帝給月俸。唐太宗賜號帝心。二祖雲華法師。三祖賢首國師。四祖曰澄觀，號清涼國師。五祖曰宗密，號圭峯大師。自雲華至圭峯，皆名震朝野。唐自太宗以至文宗，咸賜封號，歷朝撰記，炳如日星。圭峯傳徹微，徹微傳海印，印傳法燈，燈傳長水，長水傳伯長，伯長傳中和，中和傳佛智，智傳玉峰自玉峰而後有性空，竹坡，潔庵，珍林，聚英，春谷，一雲，古峯，止翁，達菴，魯山，偏融等。由是一十二傳，歷唐，宋，元，明，各建法幢，備載《新註華嚴佛祖傳》。凡二十六傳，至蓮池大師，諱袾宏，大弘淨土之教，爲末法慈航，即師之高高師祖也。二十七傳，則有土橋紹覺法師，名明理。二十八傳，則有蓮居新伊大師，名太眞。二十九傳，而爲乳峰焉，稱德水法師，諱明源，號寶輪。初生有白鶴之徵，參講有香水之夢，解脱時有花幡天樂引導。三閱大藏，註釋萬言，海爲前輩指南，而師實受其囑法師。

師早失怙恃，即有出塵志。九歲禮慈雲祖源名宿爲師，十六薙染，十九圓戒，二十參乳峯，聽《楞嚴》，遂爾宿慧駿發，洞澈微旨，復講四席。次於蓮居，聽聖宣師《唯識》，臨濆師《起信》，併資古月，朗碧諸人並參焉。時學者千二百餘，唯師法契於心，如針投芥，獨得其奥。平居嘗論天台，賢首之異同，折衷於乳峯，乳峯以先師雲棲大師之説曰：『汝研清涼，當審二派之所以異，而毋濫狃其所以同。能審其所由異，自辯其所由同，而並參其非同非異者而證悟焉，則功圓。俄頃見佛於塵毛矣，何彼此分歧之異執也。』是時師正容諦聽，豁然頓悟，以爲眞吾師也，而乳峯亦喜傳燈之得人矣。遂卜臘月八日，受衣拜囑。詞曰：『志超界外，慈偏塵刹，律是汝師，論是汝友。依佛弘化，大小隨緣，忍定願智，習久力生。如佛所行，盡未來際。』遂更師名爲成法。乳峯隨於廿四遷化。法嗣有三，而師爲上座云。

初，乳峯待師恩義兼至，而師亦執弟子禮唯謹。至是，痛乳峯之長逝，乃泫然曰：佛經有《大報恩》七篇，孝以繼述，雖衲子何獨不然？乃葺其塔院

設位，以時祭之。遂杜門卻埽，研誦《楞嚴》、《梵網》、《圓覺》、《般若》、《華嚴》、《法華》、《四分律》、《起信》等，極晝夜無倦容。自二十至三十，十年中精研諸部經典，不唯一家教觀朗然洞曉，即諸宗歧途，亦深入融會。因講《金剛》、《楞嚴》於慈雲大殿，聽者淪肌浹髓而去，非眞實了悟，何能辦此也。自是戒律精嚴，應四方之請，無虛歲。所至不一地，而所演說者亦非一經。即如仁壽時，會江潮猝至，傾瀉塘磡二十餘里，民居漂溺者不可勝數，而師之講席獨安然無恐，豈非說法之明驗歟！

年四十開堂，爲慈雲兩修彌陀大殿、裝匹王之聖像。又，丁酉重整後殿，新裝接引大佛。余聞慈雲創於唐，大於南渡，歷今九百餘稔，可謂歷年多而爲時久，而師以一力新之，不忍湮沒，功何偉也。他如重建聖果、仁壽，並葺諸梵宇，指不勝屈。

先是康熙乙丑春，宮詹周公、兵科任公，延師於楊梅塢講《楞伽》。未幾，聖祖仁皇帝南巡，學士邵公率衆以禮，請入方丈，恭迎聖駕。矚峻毗盧殿工自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六年，凡幸五次，賜賚優渥。御製碑文一道，永鎮靈山，前後疊賜匾額，《心經》、《寶塔藥師經》、《讚金剛經》，恩賚有加無已。又值總河王公捐俸千五百金，木兩載，毗盧殿成，師爲陞座，講《彌陀》、《觀經》、《金剛》、《遺教》、《普門品》、《勢至》、《光明空品》等，善姓感仰，樂助多金，師復塑十六王子像，重修梵剎。師之建新於上竺也，筆難殫述。

閱六載，師欲退院，諸紳衿耆老，修札慇留。師曰：「盧膺丈室，豈佛子所宜。」遂辭歸仁壽，仍幽居斗室，木食草衣，一衲十年，一履三載，手不停披者五十春秋，註釋六百餘卷。人睹見之，不知其爲敷坐說法人也。憶昔西湖斷橋，有菴曰德生，爲師止靜處。創自向若錢老夫子，太史毛先生，孝子周雲子父執，暨余兄東表孟師等主其事。凡祀聖捨字，掩骼放生，薦祖度孤，皆行於中。師撰二儀篇，以記其事。迄今師臘已高，方期行瓢帶笠，面壁天涯，終其身爲無事人而已，詎意康熙辛丑春，上竺致羅祝融，遂使靈山鐘鼓，寂然無聲，寶地樓臺，悉爲瓦礫。嗟乎！以師數年心血，一旦盡付丙丁，重淚傷心，可勝言哉！不得不再邀慈雲之法雨，顒望於遠公也。是以悟慈等二十八人，先粟當道，暨諸縉紳先生。時則有少宰湯、學士陳、翰林徐、提學翁、御史柴，三十餘位，並三學同人六十餘友，啓請大師入山主持重建。師於是立規策，衆明佛法，廣福田施，樹祇園者，布金給苑，踵相接矣。辛丑夏至戊申春，大士龍庭樓臺，行宮香案，西禪堂，北客寮，東伽藍，祖師，地藏，天王各殿，門罳垣牖，經營布置，規模略成，師之功固大，而用心良苦矣。歲壬寅，御賜龍眼菩提子四粒，植於大士殿左右，師恭咏賦一章，以頌無疆之盛典。今我皇上御極，以大士爲民慈父，早乾水溢，有禱輒應，於雍正元年，特命大臣進香，二年，敕修慶山祖塔。皆師之精誠，有以默致。惜工將竣而師已西歸，良可悼也。

師生於崇正癸酉十四年十月十一日戊時，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九。其一生梗概，心不違如來之訓，性不染塵俗之累，體不損沙門之表，行不違法律之經。目不視非儀，口不食重味，手不釋念珠，脇不觸塵榻，足不履邪徑，宿不離衣鉢。入污泥而不染，處混濁而不淆。以清淨弘法門，以智慧爲福果。皇皇於超濟，汲汲於普渡，不以一行自高，一功自許。人有歸依者，不俟請而往，有求益者，不待懺則啓矣。雖幼稚不簡於應接，縱傲狠不憚於開誘。洵乎佛祖之化身，衆生之模範也。師爲德水嗣六十載，凡遇忌辰，必親臨塔所，以禮供，非唯罔缺，直事之如生，不忘師教又如此。其付衣傳法者有：長明月標，姚園悅峯，仁壽旭如，曹源可久，筏喻劍眉，東來弘苑，報國與安，興福玉山，馬鞍默聞，鳳山明藏，拈花大振，北京體閑，慈雲啓南，上竺培慧，慈裔正中，天懷，通計廿有餘人。其僧臘者，不能悉記。

所著經典有：《華嚴別行經圓談疏鈔記》十二本，《楞嚴經字釋圓談疏》廿五本，《賢首五教儀》六卷，《科註》四十八卷，《起信論疏記會閱》十本，《藥師疏鈔》六卷，《觀音疏鈔》八卷，《金剛直解》五卷，《四十二章經疏鈔》五卷，《觀經直指疏》十本，《瑜伽施食經疏》十本，《觀音疏》，《彌陀略註》，《如意經疏》，《心經二解》，《尊勝經疏》，《勢至疏鈔》，《像想章疏》，《八大人覺經解》，《大悲呪釋》，《準提呪釋》各一卷，《佛祖綱宗》四卷，《賢宗十要》二卷，《持念因果記》，《念佛異徵記》，《樂邦淨土咏》，《醒世善言》，《西資歸戒儀》，《瑜伽歸戒儀》，《繫念儀》，《放生儀》各一卷，《燄口儀疏》十本，《燄口摘釋》一卷，共一百六十八本。己亥秋，余兄東表，損貲遣余送入楞嚴寺藏，嘉禾郡尊吳公作序，以待後之取者。其未付梓者，統計一百二十六本，皆師歷年手輯，余所目擊。惜乎！辛丑雲房失火，化爲灰燼。自回祿後，所註並代刻未入藏者，如《法華圓談科註》十七本，命予手錄請解，則自聞一法師作序，則有理安迦陵於康熙六十年寄送入都南觀音寺，轉勸配天法主，募刻流通。又，《萬佛

懺》、《報恩懺》、《彌陀懺》、《七佛藥師懺》、《改訂觀音懺》，各三卷，並《華嚴別行品經》，便於四衆一日禮誦，板存昭慶。又，《金剛》、《開蒙註》、《開道註》、《開悟註》、《心經開蒙註》，共四集，便三乘人一目了然。又，《上竺誌》、《慈雲誌》、《仁壽誌》、《楞嚴誌》，板存各寺。又，去冬撰《仁皇懺》三卷，以祝聖祖不可思議之弘恩，《保鼇懺》三卷，以佑兆民時和年豐之利賴，稿存丈室，獨雍正四年所註《華嚴宗佛祖傳》十四卷未鐫。蓋自佛祖至今，源流始末，辯駁異同，悉從藏經考摘，非曰爲賢首伸說，即諸宗靡不受益，迺示後學入德之津梁也。詮意謄錄較訂方畢，而師猝然遷化於上竺，必付諸梓，俟後入藏，以垂不朽。又，嘗序《四書》、序《圖章》、解《綱鑑》、《隨筆》、《問道說》、《覺迷錄》，皆深入性理，足以知其通儒也。惜乎以浮屠氏終焉。嗚呼！師年已登耄耋，篝燈纂註，雖蠅頭細楷，罕有塗抹。嘗謂余曰：「每當註釋浩繁，略閉目間，甘露灌頂，神思飆發，迅筆成文，不假思索。噫！此皆師之夙慧圓明。

余與師心相莫逆，數十年來，交最久，知之又深，非師孰能鑒我，非我無由誌師，故不自知其言之津津，而筆之縷縷也。即註釋一事實，足以繼往開來，闢千古未有之暢典，謂之一代之祖師也可，即謂之千百世之祖師也，亦無不可。師之標靈顯異，誠難枚舉，茲撮其大端，而爲之銘曰：

我聞萬生，各具物性，人苦未見，見而未盡。偉哉大師，福慧宿定，受囑乳峯，遥傳心印。蓮池嫡派，賢首宗乘，神光上燭，故號灌頂。三藏覺迷，五部深省，飛錫慈雲，梵宇是興，竪竿上竺，琳宮復整。施食分鬼神潛伏，說法分魚龍出聽。受聖朝之寵渥，爲士庶之信敬，八十八年，功完果證。勿云明鏡，胡然而隱，一物本無，何用照映。勿云空谷，叩之不應，萬象皆空，覺然後醒。摘葉拈花，搏風捕影，雲散水流，天空月靜。

紀事

續法《賢首五教儀・集刻五教儀緣起》　五教儀者，諸佛說法之規矩，歷祖判釋之權衡也。教理智斷皆出乎此，行位因果亦不離此。一乘由之而成三覺，大乘由之而階三道，三乘隨之而超三界，人天仗之而越三途。是知捨此無以瑩煜乎自體，去此無以化導乎衆生，外此無以宏揚乎佛教，絕此無以傳持乎祖印，遠此無以津梁夫末世，背此無以救療乎饑時。故此一書，誠法門中之要典也。噫！諸祖教部，卷多義廣，末學驚心，罔知所適，予初參即以爲慮。自庚子夏，蒙先師授清涼《玄談》，遂錄出賢首教儀誦之。辛丑春，偶於坊間得《賢首五教儀》，檢之，乃西蜀道開潛法師本也，亦全依《華玄》中教儀，宗趣、義理三門，疏鈔錄成八卷，持呈於先師，師曰：「此乃清涼教儀，非賢首教儀也，現具《華玄》，何勞多此？」乃復授以賢首教章，予即錄出，分教開宗所詮差別二門，到此始知有賢首宗、清涼宗之別。壬寅間，閱《佛祖統紀》，謂賢家有教無觀，無斷無證，遂以此說請決先師。師以《五教解論》、《賢宗未知圓義解》三章開示之。癸卯春，復將賢首、清涼二祖判釋時儀，及杜順《法界觀》合錄一帙，求證先師。師曰：「觀師集《四教儀》，錄義也，非錄文也。汝今集《五教儀》，文義雙取，可謂得矣。非昔人單錄《華玄》，單錄《教章》之可比也。汝再研之，還有無盡妙意得焉。」乙巳年，有一同學在蓮居聽《唯識》語予，清涼十宗似爲錯謬。予未之對，重爲考《華嚴》、《起信》、《般若行願》諸疏，及圭山《圓覺廣略鈔》，高原《眞唯識量》等解，始知清涼立無差忒，但後學膚淺，讀彼不讀此，致多譏刺耳。丙午夏，重治《教儀》，將《三寶章》之方便，會入觀中；取《禪源詮》之辨異，會入宗中；《圓覺疏》之空性五門，《教儀章》之機益，《會玄記》之通妨，並會教中；《會玄記》之出沒三照，《指歸》中之經時，《禪源詮》之說意，並會時中，就正於先師。師首肯曰：「賢家要旨，今方備矣。較前覺得，教觀斗星，時宗眉目，斷證位次，猶如鏡像，性相空義，似爲掌果。」丁未，痛師逝，閉戶數載，再四研磨，遂一對會，弗令要義有所遺漏。缺者增之，濫者澗之，倒者次之，謁者正之。復刪出《五教儀開蒙》一卷，日爲常課。庚戌春，排《五教斷證圖》一紙，便人觀覽。壬子冬，天溪景淳和尚至，亦以《五教儀》並《開蒙》、《斷證圖》請正。和尚合十稱曰：「賢首家之得人也，毘盧佛之遣使也。」癸丑春至甲寅冬，《楞伽圓談》十卷稿成。乙卯秋，脫《五教儀》六卷稿，兼講一遍。乙卯冬至戊午夏，出《五教儀科注》四十八卷。書成矣，末梓。迨己未秋，欲論《教儀》，諸弟子苦錄不及，改演《楞嚴》，因而請先募刻。予亦發心未果，偶見《雲棲集》中有云：工大施微，心力多則功自不朽。遂於九月望日，立千佛願單，一願一錢，一單十願。時岵瞻戴先生並大公郎仁長，並加讚善，願領數單。繼而髻中法師，同門諸兄，及餘知識檀護，各各樂助。即於庚申新正刻始，及門中月，標指，又

哲賢啓南詢三人竭、至八月告成　是則、纂集此書也、十五六年、夢刻此書也、三百餘日　所冀學者、從凡入聖、回小向大、轉權成實、自因至果、生生利生、世世救世、是所願也　果能依此修持、不入毘盧性海、乃至讀一言半句、不解其教、不悟其理、我道耕犁、受妄語報　倘有見聞、生疑起謗、所招罪報、緣佛法致、願我代受其苦、所植善種、因自發心、願彼早成其果、覽者鑒之　將欲流通、詳記集刻之事如此　時康熙庚申年、仲秋下弦日、灌頂行者續法識

著録

續法《賢首五教儀序》　孔子不可無思、孟、老子不可無莊周、釋尊不可無慶喜、爲道之須傳也　南嶽不可無智者、戒賢不可無玄奘、達摩不可無慧可、爲教之須人也　又、智者不可無章安、玄奘不可無慈恩、慧可不可無僧璨、爲其授受有源而不竭、葉葉相承而無盡也　迨於賢首大師、何獨不然？以言呼師、則有杜順、雲華開其先、以言乎資、則有清涼、圭峯紹其後　其立教也、有始、有終、有頓、有圓　斷則斷其厚薄、證則證其淺深、位則品其高下、行則定其遠近　顯法相、若然燭之朗明；揀機益、比析薪之分剖　其判宗也、有小、有大、有性、有相　相則妄相爲相、空則眞空亦空　頓則無所不絶、似影離於天日；圓則無所不容、如相涵於海空　其分時也、有先、有後、有別、有通　非先無以知其爲開漸之頓、非後無以知其爲攝末之本、非別無以見說法之次第、非通無以見教理之圓融　其敍儀也、有本、有末、有顯、有密　非本無以了一乘之頓實、非末無以識三乘之權漸、非顯無以抉擇其一定、非密無以測度其不定　其明觀也、有方便、有因緣、有對法、有觀門、有六相、有十玄　非方便無以辯修證、非因緣無以明德用、非對法無以解無盡、非觀門無以入法界、非六相無以顯圓通、非十玄無以彰無礙　何者？凡夫見色爲實色、見空爲斷空、故開眞空絶相門、使之觀色非實色、舉體是眞空、觀空非斷空、舉體是幻色　如是、於理則見矣、於事猶未也、復開理事無礙門、使觀不可分之理、皆圓攝於一塵、本分限之事、亦通遍於法界　如是、以理望事則可矣、以事望事猶未也　又開周遍含容門、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　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含、則隱顯施爲、神通不測矣！　教觀既周、時儀已備、則判釋諸佛說法儀式、至矣盡矣、無復加矣　以此自修、無法不通；以此教化、無機不被　是以三帝歸崇、兩朝悅服　李長者論讚於前、崔學士傳美於後　至於海內海外、無不揚其化、大上天下、靡不仰其徽　資諸千古以上之聖賢而無謁、俟諸百世以下之俊傑而不惑　遂令法門隆盛、代有哲人、長水流布於東吳、蒼山崛起於西蜀、雲棲數衍於南海、交光發明於北嶺　猗歟休哉！　奈何至今義學家不得其門而入？見其教部廣大、意旨幽深　卽如賢首大師、著述凡有一百餘卷、清涼國師、現流傳者約有四百餘卷、圭峯大師、疏注總有九十餘卷　浮狂者詆爲葛藤、愚鈍者視爲砂石、誰復能探其微、窺其奧哉？　幸我乳峯得水大師、自宏法以來、朝夕提撕、時爲演唱、特末布諸方策、普令一切見聞耳　續法雖忝輪下、性極顓蒙、晝夜參隨、日漸熏熟　竊謂此皆賢家所傳心法、若不傳於後葉、在己則有恪法之愆、在他安得正眼之益？　爰將先師常所樂說者錄之、復尋諸大部中所有切要者集之　十餘年間、考閱再三、窮思至四、始成六卷、名之曰《五教儀》　庶得華嚴宗旨、廣播於塵寰、法界心印、重光於昔日、燈燈相續、化化無窮矣　謹述顚末、冀見此衷　至於知我罪我、所不暇計焉　時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秋仲望日　古杭慈雲灌頂行者續法題

胤禛

紀事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御選語録》卷一二《御製揀魔辨異録上諭》　佛祖之道、指悟自心爲本　是此說者、名爲正知正見、用之以利人接物、令人直達心源、方得稱佛祖兒孫　所言外道魔道者、亦具有知見　因其妄認識神生死本、以爲極則、誤認佛性、謗毀戒行、所以謂之外道魔道　朕覽密雲悟、天隱修語錄、其言句機用、單提向上、直指人心、乃契西來的意、得曹

溪正脈者　及見密雲悟錄內，示其徒法藏闢妄語，其中所據法藏之言，駁其全迷本性，無知妄說，不但不知佛法宗旨，即其本師悟處，亦全未窺見。肆其臆誕，狂世惑人，此眼外魔知見，所以其師，闢再闢，而天隱修亦有釋疑，普說以斥其謬。然當日魔心不歇，其所著述，不行即燬，如魔闢弘忍，中其毒者，復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天下後世，具眼者少，不知其害，即有知而闢之者，有德無位，一人之言，無徵不信，將使究竟禪宗者，懷疑而不知所歸，而傳染其說者，將謂禪宗在是，始而起邪信，繼而具邪見，起邪信則正信斷，具邪見則正見滅，必至處處有其魔種，人人承其魔說，自具之性宗不明，而言修之枝蔓肆出。今其魔子魔孫，至於不坐香，不結制，甚至於飲酒食肉，毀戒破律，唯以吟詩作文，媚悅士大夫，同於倡優伎倆，豈不污濁祖庭！若不剪除，則諸佛法眼，衆生慧命，所關非細。朕爲天下主，精一執中，以行修齊治平之事，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於悟修何有？又於藏忍何有？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

夫禪宗者，教外別傳，可以無言，可以有言。古德云：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若一滴投於巨海。如是言者，言言從本性中自然流出；從無一實法繫綴人天。今魔藏立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以袈裟纏纏，爲宗旨所繫，有四法，有雙頭，有小法大法，有大法之大法，稱爲細宗密旨，有傳有授，而虛嗣弘忍，以僧伽難提遇童子持鑒直前，爲從來有象可示，證其魔師一〇之象爲不悖。又以多子塔前袈裟圍繞一事，作袈裟爲宗旨所繫之明證。又以臨濟打克符普化，繫爲黃檗三頓棒之象象。種種作爲實法，不勝枚舉，全從知解穿鑿，失卻自心。黃檗云：今時人祇欲多知多解，翻成纏塞。唯知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盡名食不消者。所以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中取，眞如之中，都無此事。夫食不消之人多，而魔藏父子則是已經飽毒者也。佛法不二，豈可執定三四，而更有密傳三四之宗旨？廣引從上古德言句相似者爲之注腳，轉以較勘不立言說，單提向上之正宗，仰面唾雲，反污己面。趙州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基接人，自有三藏十二部接他了也。祇說無是非分別相，早不本分，何況宛立個是非分別相。世尊四十九年所說，古錐千七百則公案，總是語言文字。若不識得這個，縱使字字句句依樣葫蘆，即爲魔說，即爲謗佛。縱能記得佛祖所說，三藏十二部，千七百則公案，字字句句不差，正是光明海中多著泥滓。況既落言詮，即同教相，既同教相，則三藏十二部現在，又何必立教外別傳之旨？任伊橫說豎說，能出三藏十二部之外乎？聖人多能，佛多神通，能非聖本，神通亦非佛宗。仲尼何嘗知西方之梵語？如來不能作震旦之唐言。能與神通，各有所窮，與這個有何交涉，何況文字一端？魔藏父子，輒以不識字譏密雲，意謂不如伊等學問。若要詮理論文，自有秀才們在，何用宗徒？識字不識字與這個又有何交涉！博通經史，如剪綵以添樹上之生花，目不識丁，亦飯熟不藉鄰家之水火。若魔藏父子，其大病根正在識丁，而不識這個。今使蒙古人來，便接蒙古；俄羅斯人來，便接俄羅斯；暹羅，蘇祿，琉球，日本人來，便接暹羅，蘇祿，琉球，日本。若必待伊識得文字，然後接得，則佛法不能蓋天蓋地矣。魔藏邪外知見，自以爲言言據古，字字稟經，豈知盡三藏十二部，乃至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盡世間四庫縹緗，所有文字，並與實串配合，極其棱消縫泯，自道佛來，也開口不得，正是佛出世也救不得也。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祇爲多聞智慧，被佛呵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滴水難消，況魔藏以邪外知見，唐突佛祖向上邊事，尚安得有呵斥分？祇瞞得有眼無珠之徒，明眼人前，魔形自露。趙州云：如今知識，枝蔓上生枝蔓，都大是去聖遙遠，一代不如一代，只如南泉尋常道，須向異類中行，且作麼生會！如今黃口小兒，向十字街頭，說葛藤，博飯噇，覓禮拜，聚三五百衆，云：我是善知識，爾是學人，可知法藏父子之魔形，從數百年前，趙州早爲判定，更不必到眼始知也。

悟，修皆以臨濟一棒指人，魔藏斥曰一橛頭禪，躲跟窠臼。若論個事，無論奇言妙句俱用不著，雖一棒一喝，亦爲剩法。古人不得已而用棒喝，原爲剿絕情見，直指人心，魔藏若以情見解會，乖謬之甚。古不云乎，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何嘗執此一喝一棒也！魔意但欲抵排棒喝，希將伊所妄立之一〇相，雙頭四法之實法，以邀奇取勝，殊不知其大乖教外別傳，無法可傳之旨也。且悟修未嘗謂一棒爲千佛萬佛之祖，而魔藏妄揑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獨非躲跟窠臼乎！若將一〇相作棒喝用，猶是躲跟窠臼，若將一〇相爲千佛萬佛之祖，直是魔家窟宅矣。忠國師以九十七〇相示耽源，耽源以示溈仰，溈仰杜撰，稱爲然燈以前無文密印。當日耽源示仰山，仰山一見即

焚卻　源後問仰、仰即重集一本呈源、更無遺失　又溈山舉〇相內作一日字、仰山就地畫一〇相內作一日字、以腳抹之、溈山大笑　藏仰於仰山一見即能記憶處、詫爲神奇、而不於溈山大笑處、仰山焚卻及腳抹處薦取、所謂韓盧逐塊　若謂九十七〇相奇特者、朕今作八萬四千〇相、歸於八千三百九十七〇相、又歸於七百九十一〇相、又歸於九十五〇相、又歸於九〇相、又歸於一〇相　正如入海算沙、亦遊戲華藏之一具、有何奇特！　至於三玄三要、自臨濟喝出以來、古今宗師無不拈提、而皆不能分明舉似　藏乃執黃檗三頓棒以附會之、杜撰差排、是乃全不知三玄三要　臨濟不云乎、大凡演唱宗乘、須一句語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　首提演唱二字、演唱不能無言句、言句須識玄要、方成活句　然一玄而三要即具、三玄而九要全具　如此三三、乃玄以立要、要以貫玄　非九要不能貫三玄、得九要而三玄始圓、不分而分、分而不分　所以玄要之法、無法不該、如一棒喝、不作一棒喝用、顯而易見者　又如四料揀之法、亦如春夏秋冬之四時、雖寒暑變遷、總不出此一年、此一年即棒喝也　曹洞之五位、亦如五行之左具、不出此一氣、此一氣即棒喝也　若夫浮山九帶、朕謂一句中須具九帶、而九帶中須具五十五束　又如汾陽十智同眞、朕謂一句中須具十智同眞、而一同眞中須具五十五實　如此與玄要之旨何別？　推而廣之、難以悉數　總之、歷代祖師雖更換面目接引世人、總不離世尊拈花、臨濟棒喝之旨、離此者即爲魔說　況此棒喝、能具萬法、能消萬法、此棒喝豈有定相？　一棒喝何得作一棒喝用？　藏不識、目爲一概禪　如果言禪、即一概已嫌多設、藏意猶未足、不知必待幾概、方稱其藏意也　三頓棒與三日耳聾、豈更有別意、有何交涉乎？

又、藏作《五宗錄序》、以寧堵波爲喻、以九級爲五時教義、以結頂處爲如來禪、以千丈旃檀從空破頂爲祖師禪、以五光三昧爲五家宗派、又自謂其言爲塔頂上加聚沙一掬、種種魔說　夫一切教相皆屬筌罤、壓土種瓜、瓜成非土；金從鑛出、鑛豈即金？　乃謂教之級盡、其結頂處即如來禪、直同夢囈　且西來大意、即是如來涅槃妙心、五家分派、的的歸宗、何可分佛分祖、而又分五家　雖二乘之與大乘、尚如皮肉骨隨、層次歷歷、而分拆不開、何況單提向上邊事、五光五派有何交涉？　大似漢代迂儒、謂《尚書》二十八篇、應雲壘二十八將　藏意祇欲推五宗爲超佛越祖、而掬沙加頂、已又度越五宗、如來所謂大妄語成者

又、藏指曹溪本來無一物爲落空亡外道、而弘忍泥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　夫祇就本來無一物句論、固似自了之見、而下既云何處惹塵埃、亦可謂超越功勳、直臻向上也　黃梅亦未見性一語死在句下者、且不必論、若言掩人耳目者亦非、黃梅豈肯疑誤衆生？　而未白無師之對、曹溪又豈世法諫議？　悟修所判雖稍儱侗、而藏忍直斥爲空亡外道、轉見不堪　可見其自了尚未能、一味有爲實法、邪知邪見耳　弘忍又指斥密雲情與無情煥然頓現爲闍閣中物、引雲門直得大地、無纖毫過患爲轉句、不見一色爲半提、須知更有全提底時節爲證　殊不知密雲之一棒到底、正是處處全提、皆是情與無情煥然頓現之力　彼既來到密雲悟處、乃牽引雲門言句附會蓋覆　狐憑於城、鼠依於社、使人不敢焚熏　究竟城社自是城社、狐鼠自是狐鼠、何能混狐鼠同於城社？

弘忍又云：三峰師天童、師其源流；我輩師三峰、師其法乳　魔罪不問自承、豈非並未會實無一法可得、故曰源流；所得有憑有據、故妄云法乳耶？　夫工夫了徹、識得自心、師資道合、針芥相投、啐啄同時、從上心印、亦惟言汝如是、吾亦如是耳、何曾有一法可傳？　況亦實無一法可得、一言相授受者　如是、方名法乳　若藏忍之邪知邪見、魔外師徒以密傳口授爲乳、是乃毒乳、何云法乳！

朕謂、魔藏原非全無知識、祇因離師太早、頓悟安思、貢高我慢、祇圖爭勝、欲於法門中獨出一頭、不顧己之腳跟全未著地、欲裝點智過於師伎倆、揑定一〇、四法雙頭等名相、擬爲超師之作　每立一妄語、即捃摭文史、穿配古德言句以證實之、正如永明云：以限量心、起分齊見　局太虛之闊狹、定法界之邊疆、遂令分別之情、不越衆塵之境　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寂滅海中奔騰識浪　於管中存見、向壁縛偷光；立能所之知、起勝劣之解　齊文定旨、逐語分宗、蠛蠓豈健於鵬翼、螢照那齊於日曜！　魔藏父子之語言著作、永明數語可爲判盡

當日魔藏取悅士大夫爲之保護、使緇徒競相逐塊、遂引爲種類、其徒至今散布人間不少、宗門衰壞、職此之由。　朕今不加屏斥、魔法何時熄滅？　著將藏內有所藏忍語錄、並《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　另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使後世具正知見者、知其魔異、不起他疑　天童密雲悟派下法藏一支

所有徒衆，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安派，永不許復入祖庭。果能於他方參學，得正知見，別嗣他宗，方許秉拂。踰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凡祖庭皆古來名刹，且當住本屬十方。朕但斥除魔外，與當住原自無涉，與十方參學人更無涉，地方官勿誤會朕意。凡當住內一草一木不得動搖，參學之徒不得驚擾。奉行不善，即以違旨論。如伊門下僧徒，固守魔說，自謂法乳不謬，正契別傳之旨，實得臨濟之宗，不肯心悅誠服，夢覺醉醒者，著來見朕，令其面陳。朕自以佛法與之較量，如果見過於朕，所論尤高，朕即收回原旨，仍立三峰宗派；如伎倆已窮，負固不服，以世法哀求者，則朕以世法從重治罪，莫貽後悔！

從來邪說之作，易惑人心，然內道外道，是非邪正，亦不難辨。本乎自性，而爲修爲說，即謂之內，不本乎自性，而妄修妄說，即謂之外。釋宗每闢玄門爲外，如紫陽眞人於所註《悟眞篇》後，另註外集，不離玄門一語，一一從性地演出禪宗，即從上宗門禪師，似此曉暢無礙，包括於數篇之中者，亦爲罕見。而目之爲外可乎？如眞人者，是外之內也。如魔藏之徒，擴佛法而壞佛法，乃內之外也。曹溪清派，何可容此濁流？況此魔說與魔子孫，流落人間，未學受其無窮之遺毒。法眼慧命之所關，朕豈忍不辨其是非？天下後世，必有蒙朕眉毛拖地之深恩者。須知此魔之不可不辨，因其爲佛異之魔；此異之不可不揀，因其爲同中之異。傳曰：息邪說，正人心。夫祛邪扶正，朕之所不得不然者也。粵稽三教之名，始於晉魏，後世拘泥崇儒之虛名，遂有意詆黜二氏。朕思老子與孔子同時，問禮之意，猶龍之褒，載在史冊，非與孔子有異教也。佛生西域，先孔子數十年，倘使釋迦、孔子，接迹同方，自必交相敬禮。蓋五典九經，三物六行，治天下之大綱小紀，固始自二帝三王，而集成於我至聖。然必解脫諸相，而後此心方能達萬事萬物之性理，此則其必然者。後世或以日月星比三教，謂某爲日，謂某爲月，謂某爲星。朕意不必如此作拘擬之見，但於日月星之本同一光處，喻三教之異用而同體可也。觀紫陽眞人之外集，自可無疑於仙佛一貫之旨。道既一貫，愈可以無疑於三教並行不悖之說。爰附及於此，使天下後世，眞實究竟性理之人，屏去畛域，廣大識見，朕實有厚望焉。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又　朕意禪宗莫盛於今日，亦莫衰於今日。直省剎寺基布，開堂秉拂者不可勝計，固莫盛於今日也。然天下宗徒，不特透得向上一關者罕有其人，即能破本參，具正知見者亦不多得。宗風如此，實莫衰於今日也。夫達摩西來，九年面壁，方得二祖慧可傳衣，以佛之慧力接引人天，尚俟九年之久，始得一人。今溥天之下，萬刹萬僧，萬僧萬佛，師以盲傳，弟以盲受，人人提唱宗乘，個個不了自心，豈不使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垂絕如線。雖曰豈能必如達摩之傳二祖，然亦必眞參實悟，自具正知正見，而得三知正見之人而授之，豈有盲傳盲受，毫無著落！若以此爲振興佛教，續佛慧命，與毀佛滅法何殊？甚至名利熏心，造大妄語，動稱悟道，喝佛罵祖，不重戒律，彼此相欺，賣拂賣衣，同於市井，將佛祖之慧命作世諦之人情，雖竊有佛祖兒孫之名，並無人天師範之實。如法藏，弘忍輩，惟以結交士大夫，倚託勢力，爲保護法席計。士大夫中，喜負作家居士之名者，受其顚頂，互相標榜，世尊當日雖以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善信護持，未有令杜道而從人也。況乃不結制，不坐香，惟務吟詩作文，以媚悅士大夫，捨本逐末，如是居心，與在家何異？若此，則將來佛法掃地矣。夫西來的意，不落言詮，綱宗之設，所以揀魔辨異，雖更換面目接人，何嘗有意別立言說，離單提向上之正旨，橫分畛域，各立門庭也。於今宗徒，多將識神生死本，傍語言文字邊，拾人唾餘，學人饒舌，問者答者，互相亂統，棒者喝者，翻成躲跟。忽於解路中相逢，便作交融之水乳，謂是我宗密意。若然，與外道邪魔何異？正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自負良重，何言利生？以限量心，起分別見，向眞如境上，鼓動業識，齊文定旨，逐語分宗，令後學者雖欲勤心力參，奈荆棘布地，熱毒迷空，措足無從。依心生業，日積月久，雖宗徒愈盛，而宗旨愈泯矣！良可愍歎。特頒明諭，曉示叢林：目今直省諸剎堂頭，若有自信無疑，已臻向上，如願來見朕者，著來京，朕自以佛法接之。其深山窮谷之中，或有獨老煙霞，不肯受盲師衣拂，自具正知正見之人，宜念宗風頹敗，當出而仰報佛恩，果是實踢三關，知見超越，朕必褒賜禪師之號，令續從上諸祖法乳。設若以名利心，生徼倖想，一至朕前，水落石出。伊既希冀世榮，朕即投諸法網。其或本未自信，不過依樣葫蘆，既稱禪徒，祇得說法，正見魔見，兩皆不具者，聞朕此旨，當竭力領衆結制坐香，勤求本分。或摘鐘撤板，或棄拂捨篦，重復加力參學，必期了證，毋再自欺誤人。若大誑語成，則善因而遭惡果，何苦如此。其餘緇侶未受付囑者，當念佛祖留此法門原爲衆生生死，若不以了生死爲念，披袈裟何

事？要子生死，須明心地，勿守一知半解，得少爲足；勿喪學識依通，未證爲證；勿但圖妄竊，出頭誤人；勿苟合世法，求名損己。所謂業識茫茫，無本可據。上則孤負佛祖眉毛拖地之深恩，下則孤負自己本來具足之面目，長受沈淪，永依苦趣，誠爲可憫，豈不惕然？是宜眞心切念，求了求當。惟有大悟大徹，方免醉生夢死。其或未能，且堅守佛制，嚴淨梵行，莫犯貪瞋癡，常修戒定慧，不可妄爲知證，貽誤後學，存此佛種，以待機緣。若惟以邪知邪見密傳口授，欺己欺人，貪名逐利，世諦流布，毀戒犯律，則俗子之不如，豈法門所宜有，亟須自省，知往修來，毋負朕諄切護法訓誨之至意。著該部傳諭直省督撫，曉示天下宗門禪林。

著録

清世宗爱新覺羅・胤禛《御選語録序總序》　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是眞語者，是實語者，不妄語者，不誑語者。有志於道之人，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二，步步皆有著落，非可顢頇囫圇，自欺欺人朕既深明此事，不惜話頭，逐一指明。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乍釋業繫之苦，覺山河大地，十方虛空，並皆消殞。不爲從上古錐舌頭之所瞞，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風，自然徹底清淨，不挂一絲，是則名爲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破本參後，乃知山者山，河者河，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地水火風，乃至無明者無明，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提，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已。境智融通，色空無礙，獲大自在，常住不動，是則名爲透重關，名爲大死大活者。透重關後，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離家舍，明頭也合，暗頭也合，寂即是照，照即是寂。行斯住斯，體斯用斯，空斯有斯，古斯今斯，無生故長生，無滅故不滅如斯惺惺行履，無明執著，自然消落，方能踏末後一關。雖云透三關，而實無透者，不過如來如是，我亦如是。從茲方修無修，證無證，妙覺普明，圓照法界。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大中現小，小中現大。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於一毫端現寶王刹。救拔衆生，利用無盡，佛佛祖祖皆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達摩西來，歷代授受，古德傳燈，無盡光中，大圓鏡裏，日往月來，以至於今雖然廣大法門，聖凡並托，華嚴香海，細銅伺鼎，得骨得髓者固多，如麻如粟者何限？去聖遙遠，魔外益繁，不達佛心，妄參祖席，金山泥封，慧日雲蔽，約其訛謬，亦有三端：其上者，纔見根塵互引，法界相生，意識紛飛，無非幻妄，頓生歡喜，謂是眞常。休去歇去，以空爲空，不知性海無邊，化城無住。果能見性，當下無心，心既見空，卽末見性。於是形同槁木，心等死灰，萬有到前，一空不敵，從能立亡坐脫，仍是業識精魂，況乃固執斷見，必至變作狂華。謂因果之皆空，恣猖狂而不返，豈非一妄在心，恆沙生滅，能不造生死業，斷菩提根。又其下者，見得個昭昭靈靈，便謂是無位眞人，面門出入，揚眉瞬目，豎指擊拳，作識神之活計，張日下之孤燈。寶魚目爲明珠，覓栴檀於糞土，噙著鐵丸，口稱玉液，到得臘盡歲除時，方知依舊是個茫茫無據。又其下者，從經教語錄中，挂取葛藤，從諸方舉揚處，拾人涕唾，發狂亂之知見，弊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作爲實法，向眞如境上鼓動心機，於無脫法中自生繫縛。魔形難撿，遁歸圓相之中；解路莫通，躲向藤條之下。情塵積滯，識浪奔催，瞞己瞞人，欺心欺佛，全是爲名爲利，卻來說妙說（元）〔玄〕。盲驢牽盲驢，沿磨盤而遶轉；癡夢證癡夢，拈漆桶爲瓣香。是則循覺路而撲火輪，能不由善因而招惡果？如是三者，實繁有徒，宗旨不明，沈淪浩劫矣。朕膺元后父母之任，並非開堂秉拂之人，欲期民物之安，惟循周、孔之轍。所以御極以來，十年未談禪宗。但念人天慧命，佛祖別傳，捨雙眉拖地，以悟衆生，留無上金丹，以起枯朽，豈得任彼邪魔瞎其正眼，鼓諸塗毒，滅盡妙心？朕實有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近於幾暇，辨味淄澠，隨意所如，閱從上古錐語錄中，擇提持向上，直指眞宗者，並擷其至言，手爲刪輯：曰僧肇，曰永嘉，曰寒山，曰拾得，曰溈山，曰仰山，曰趙州，曰永明，曰雲門，曰雪竇，曰圓悟，曰玉林，十二禪師，藏外之書，曰紫陽眞人，乃不數月之功，編次成集者。其他披覽未周，卽採掇未及，非曰此外無可取也。是數大善知識，實皆窮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詰不二之門，曹溪一味之旨。能使未見者得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妙聞，未知者徹無知之正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此是人天眼目，無上宗乘。至於淨土法門，雖與禪宗似無交涉，但念佛何礙參禪。果其深達性海之禪人，淨業正可以兼修，於爲隨喜眞如，圓證妙果。雲棲、蓮池大師，梵行清淨，乃曾參悟有得者，閱其《雲棲法彙》一書，見論雖未及數善知識之洞徹，然非不具正知正見，如著相執有者之可比擬，亦採其要語，

別爲一卷，以附於後。兼此淨土一門使未了證者，建菩提道場，已了證者，爲妙覺果海，途路之助。爰爲總序，弁於篇端，刊示來今，嘉惠後學。庶幾因指見月，得魚忘筌，破外道之昏蒙，奪小乘之戔戾，朕有厚望焉。雍正癸丑四月朔日。

又《御選語録序・圓明居士編自序》 夫本妙明心，大圓覺海，非見聞知解所可通，故無語言文字之可立。然而古來大德，於最上眞乘，灼示學人，直言無隱，於無法可說之中，演無意之言句，超情絕解，直指自心，了了可知，昭昭不昧。使聽者音前薦取，性地承當。苟非神悟於幾先，則必滯情於句下。非若秀才訓詁，法師言詮，錄道德仁義之文，能言鸚鵡；說夢幻泡影之論，依樣葫蘆。此事惟證乃知，非自不悟，滔滔法海，上上眞機，隔閡絲毫，睽違萬里。一音演出，徹底分明；一字纔成，大千透露。眞金鑛內，必無點銅；大火聚中，寧容滴水？程途階級，歷歷若繪諸圖；眞僞正邪，灼灼自呈於鏡。羣蒙易惑，明眼無花。蓋雨入草心，自分甘苦，水歸器內，各現方圓，既具正觀，難逃神聽。朕於此事，曾著參詳，藩邸清閑，化城遊歷，有向無方便中，曲伸請問，亦於絕思維處，俯徇來機，豈曰梯航不無漏逗。今乃選編數帙，垂示來兹。於所採大善知識語錄之後，亦附刊焉。朕昔者雖復時談妙旨，實未偏閱羣言，任性卷舒，隨緣出沒，實由杜撰，非法經文。近始披空裏之遺文，剖塵中之積卷，欲使焦枯栗棘，新刺重生，陳爛葛藤，靈花再發。今見昔人之語，與朕之所言，多不約而暗符，無心而自合，圓音如是，不禁啞然。此足表千年而異口同聲，非有意一字之雷同剿說也。朕今位居元后，豈慕作家居士之虛名？蓋既親履道場，宜宣大覺法王之正令，欲人信知。祖印親傳實有據，本來具足；言思絕處非虛說，道理昭然。非有而非空，不出而不入，妙性不遠，明覺非遙。朕實本一性之圓通，作五般之實語，唯此一事，餘二非眞。古德之所顯承，當來之所默印，是以序而傳之。不惜重添一番話墮，非曰朕之言句可與從上大善知識比肩也，觀者切莫哂焉。雍正十一年癸丑四月八日。

又《御選語録序・歷代禪師前集序》 朕既選刻僧肇等禪師語錄，長夏幾暇，欲全覽歷代古德之所激揚，而錄其眞切爲人者。奈華藏浩瀚，目不暇給，臣工中與禪衲輩，具能辨別淄澠者，不得其人，莫可使分任繙閱呈朕總覽者。無已，乃就妙喜所輯《正法眼藏》、幻寄所刻《指月錄》二書，採取若干則公案，以示後學。夫《正法眼藏》、《指月錄》二書，行海內數百年矣。西竺四七，震旦二三，佛佛祖祖，無義味語，至今普遍閻浮提界。俾荒山古刹，渺渺禪棲，椰栗蒲團，修修釋子，皆得展卷而見，提唱而聞。妙喜、幻寄之功勳，固爲不可磨滅。但惜皆未具透關眼，所以拈提自失利，則粉中之雪，煤裏之墨，豈能揀辨的當？擲黃金而取瓦礫，寶魚目而棄摩尼，定所不免。是以《正法眼藏》、《指月錄》之外，其尚有元樞正體，靈鑑眞光，開示指歸，裨益末世者，未經朕目，無可如何。在二書之中，則可以自信，選擇一無所遺矣，明眼人自能辨取。帙中所採言句，非如妙喜、幻寄所選，祇尚語句尖新，機鋒敏捷，不論與本分心地有無交涉也，皆專以提持向上。不但時人之所推尚，流俗之所盛傳，而實非旨要，未契眞宗者，概置不錄。即古來大善知識，遞相拈示之公案，少或不依本分，任其口頭滑利，即不與選焉。夫此不了言句，歷代明眼善知識，非不知其爲非第一義諦，或以祖父所遺，祇得傳爲家珍。或因諸方檢點，恐起爭端，不無回互，不但不肯明以指斥，且棄短取長，附合拈提。將方寸之木，聳令高於岑樓，亦不過無奈，聊作門前之繞，豈實謂祖印在兹也。初機後學，未能人人具生知慧眼，則不無惑人。在朕今日，無罣無礙，一稟覺王正令，黜陟古今，有何忌諱，而不爲直捷指明？後世眞正發心參學之人，如墮網之欲出，若沐漆而求解者，豈可不令解粘去縛之淨盡，俾少留餘地耶？如傅大士，如大珠海，如丹霞天然，如靈雲勤，如德山鑒，如興化獎，如長慶稜，如風穴沼，如汾陽昭，如端師子，如大慧杲，如弘覺範，如高峯妙，皆宗門中歷代推爲提持後學之宗匠，奈其機緣示語，無一可入選者。聊舉數端，以見其旨。如傅大士『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及『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之句；長慶上堂曰，『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曰，『打中間的』。如此語句，皆是祇識得個昭昭靈靈耳，即傅大士所云，『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亦祇到得脫凡情執著見耳。祇如『步行騎水牛』，較古德道士『倒騎牛』之句，雖若彷彿，而相去天淵。如普化云，『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此語雖亦非究竟，較興化『打中間』語，奚啻霄壤？如龐居士『一口吸盡西江水』，乃從來多傳爲極則者，卻不知但祇會得個光吞萬象而已，豈曾腳跟點地？所以五祖演云，『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駒到底，略彴不似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

比。此頗可謂補龐縕之欠缺也。如龐婆「百草頭邊祖師意」之句，尤爲粗疎，而無知狂參亦稱爲究竟之說。如汾陽昭「除十智同眞」之外，其他語句無一可取。似此見地，則「十智同眞」之說，亦從解路中得來耳。若欲如是推演敷布，豈有底止？「十智同眞」亦奚足重？若爲啓初學之疑情，何必如此多言，徒使眞參實悟之人，牽連入於解路耳。如德山，乃從來歷代推崇之古錐，而除一棒之外，詳細搜求，其垂示機緣，卻無一則可採，不過會得個本無言說之理，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地位耳，未踏向上一著在。所以爲山之語，泥裏有刺，道德山向後，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可謂將德山數語判盡也。如托鉢公案，亦祇可啓發初學疑情，與本分毫無交涉，況亦有何奇特，直得數千百年提唱？殊不可解。如巖頭雪峯，實乃見過於師，然亦未到圓通處，較伊法嗣元沙，猶欠百步在。如大珠《頓悟入道要門論》，不過提唱初機，全未具頂門正眼。其馬祖賞歎之說，未必確實。如妙喜乃數百年望重海內之人，其《武庫全錄》，朕皆詳細披閱，其示語機緣中，一無可取，其拈提古德處，亦間有透脫之論，而支離謬誤處甚多。觀此，則非具眞知見者，亦乃認得個本來微光，用解識學問，勉強擴充之所致，非實透關之倡。如靈雲「青山原不動，白雲任去來」之句，如「露柱懷胎，打破鏡來相見」之說，亦屬一流。至《風穴錄》中所載，不過默悟三元要指是其極則，其語句，如「老僧闍黎，祖意教意」，皆左右兩拍之說；「家國與野老，老僧與闍黎，豈有兩個」，雖將左右兩拍，解路粉飾，似同中有異，異中同者，其孽蠹安貼，詎成兩橛，如何蓋覆？如答隨緣不變云：「披簑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峯」，又如「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之句，皆從元要中知解得來，不問可知。不但非第一義，而且貽誤後學，況與世理大相矛盾。似此不經之說，徒增文士嚾謗耳，與佛法毫無裨益。此一實事，有一絲毫，便是一絲毫纏，差之千里，眞僞之辨，若遇明眼人，斷不能逃影。如丹霞燒木佛，觀其語錄見地，祇止無心，實爲狂參妄作。據丹霞之見，木佛之外，別有佛耶？若此，則子孫焚燒祖先牌，臣工毀棄帝王位，可乎？在丹霞以爲除佛見，殊不知自墮鐵圍而不覺也。意在立奇掃相，而通身泥水，自不知也。若謂院主眉鬚墮，設立疑案，究亦無可疑處，不過亦從解路中成就耳，非切實爲人開人天眼目之宗師。況其示寂時，一足未及地而化，此亦護法神明，令伊自示腳跟不點地之一證。如一古德殿前背佛坐，又一古德入殿向佛唾，傍僧云：何得背佛坐，向佛唾？答云：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指無佛處來與某甲背。此等見解與丹霞同，但知掃目前一像，卻不覺自執千像萬像矣。當日但問此二狂徒：你道除此殿中佛，尚別有何佛，試指取看？管教立地現形。此等無稽魔說，何堪提唱，書錄掛齒。更有拾狐唾以爲獅乳者，尤堪憐愍，似此者不可枚舉，以上所拈，尚皆非屬邪妄，但腳跟未踏實地，非了義之說耳。如弘覺範《指月錄》中採其拈提處甚多，其支離謬妄處，與幻寄同，可謂同病相憐，不過令人作發笑之戲具，更不必論者。至如三喚侍者、婆子燒庵、喫油糍、野狐、斬猫、犀牛扇、臺山婆子、子湖狗、香嚴上樹、雲門扇子、禾山鼓、慈明榜等公案，皆古今叢林中日日舉似者，朕悉不錄。蓋雖言語道斷，不過啓發初機，非是究竟，但此等公案，尚不至榛蕪向上一路耳。總之，此事如杲日光，如大火聚，提則全提，印則全印，否乃不達佛之正旨，盡屬奪弄精魂。其言雖皆數千百年以來人人之所提唱，其人雖皆數千百年以來人人之所推崇，朕皆置之不論。蓋歷代震於其名，無人指出，殊不知此等未了之談，雜入眞正人天眼目之宗師語句中，後學豈能盡具參方眼，其目光如豆者，必致金鍮莫辨，皂白不分。到此地位，自以爲已造某古德所造之境，向上自然無路，妄爲參學事畢，豈不是盡九州鐵鑄成這一大錯？此等語句，雖於提掇初機，發人淨信，未始無功，然其功甚小，能令眞正發心參學之人，中止化城，過由伊造，其過甚大。如迦陵音，亦可謂具參方眼者，乃於興化古塼噪過。丹霞燒木佛，長慶路逢道伴等公案，尚被牽絆而未看破，且尤喜提唱風穴闍黎老僧一則，朕當年一一討論，爲之說破，尚不能透脫，何況初機後學耶？茲集所選歷代禪師，除六祖外，一百五十六人語句，固皆本分極則，而諸人中，如誌公、馬祖一、南嶽思、石頭遷、忠國師、長沙岑、觀國師、臨濟元、投子同、曹山寂、元沙備、韶國師、其見證與前選中諸大善知識無二無別，但其傳世語句，可採者止於此，因其難成卷帙，是以並在後集中。至於藥山儼、黃檗運、洞山价、羅漢琛、法眼益、天依懷，細細評量，猶有珠與璣之分。其餘諸禪師公案言句，二書所載祇此一二則，語雖可錄，不能品其次第。學者能於古人語言相似，而高下懸殊之處，自具隻眼，知朕採取刪汰意趣之所歸，舉一明三，方爲於此有分。否則毋得顧預含胡，輕言參透葛藤，轉不如講誦經典，薰此佛種，以待機緣，尚爲未味自己。朕今此舉，若無灼知定見，豈肯多生枝節，爲天下後世之所嗤笑？實憐禪宗頹廢，慧命懸絲，皆由此輩未了宗師，開此紛雜歧徑，令魚龍莫辨，

後學不知所從也，故不得不爲蛇足一上。如標月指，所指必月，無論三頭二十八宿，未嘗惑指，即弦朏之月，亦所不指。所指者，如月之恆，既圓且明，普照三千大千。後學但毋向指邊求月也。是爲序。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又《御選語録序・歷代禪師後集前序》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此慧燈，續佛慧命。到者裏，唯證乃知，非可測，見聞知覺，一點難容，才辨聰明，絲毫無涉，但將一句無義味話，似銀山鐵壁看去，一時不了，閱一歲，一歲不了，閱一紀，拚卻今生來生，與之抵對，久之久之，一時參破，萬有皆空，併此無義味話亦了不可得。樹頭果熟，因風墮地，五花八裂，周地一聲，自然無著落處，而知有著落在。然此無義味話，本同兎角龜毛，豈爲眞實？曰末後句，曰活句者，惟用以接引初機，千篇一律，正是敲門之瓦，意在門開。若持瓦不敲，唯向門前之邊，摩挲把玩，瓦不釋手，甚至謂人之瓦不良，謂己之瓦至美，張旗樹幟，爲瓦交鋒，瓦戰彌深，去門愈遠，不曰狂徒，不可得也。今之宗門，每以藏頭白、海頭黑、院主眉鬚墮落，掇退菓桷之類，謂之末後句。蓋因先從解路推求，推到解路斷絕處，則強爲末後句，翻成虛套，實法也。更有以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念佛的是誰等爲死句，以東山水上行，庭前柏樹子，嗆啞吽，蘇嚕蘇嚕嘓唎嘓唎等爲活句，蓋謂有字義可尋則爲死句，無字義可尋則曰活句也。如此會取，則末後句尚未是初句，而活句已盡成死句矣。水裏月輪，豈容撈漉；空中火聚，安可推排？果能化毒藥爲醍醐，嚼金剛爲香飯，腳跟著地，鼻空撩天，自然知得祖師所言，無非末後句，無非活句，即至三藏十二分，亦無非末後句，無非活句否則千七百則公案，盡是死句，亦無一末後句。古德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古人與麼老婆心切，明明道出，猶自不悟，不肯向藤樹爛柴中直下承當，體取活句，祇管向有句無句邊分別初末，衆生顛倒，實爲可憐。甚至各立門庭，回護祖父，或乃當場敗闕，嫉妬同參，揮剿情絕，見之太阿鋒，爭情爭見，用療恚醫癡之甘露味，增恚增癡。不知轉得句圓，辨得機捷，與吾靈覺有何交涉！佛祖慧命，豈其在斯？況此因緣，本同龜毛兎角，如曰勝，則有言亦勝，無言亦勝；如曰負，則一場懵懂固負，便百轉不窮，愈見其貧，豈得曰勝者活句，負者死句，勝者知末後句，負者不知末後句也。朕二十餘年來，於本分少得相應，於藩邸時，頗閱今時禪侶伎倆，大抵不過如是，胥於此作游戲三昧。巍巍堂堂者，折其頭角；窈窈沈沈者，碎其窟窠。出泥牛於海心，截之片葉；驟長麟於天上，控以單絲。機辨紛馳，遇者盡迷於句下；方之於言，朕實不後於人，然於所爲本分相應者，何嘗於此有絲毫交涉耶？爲憫學人，身住大圓覺場，而不得正悟，魔外滋繁，狂參益熾，故選錄從上古德專提向上之語，刊示叢林，以期燈傳無盡。而凡接引初機，及問答如流，機鋒迅利者，並不入選。又恐未經舉出，學人眼目不明，用是取其中云悞學者中止化城，有礙正知正見者，別錄一帙，以供隨喜。蓋古人既於無梯航處設梯航，朕即於無等次中分其等次。譬如虛空，方則空方，圓則空圓，朕以方還方，以圓還圓，而爲分別，然而方空圓空，等是虛空，非因分別而有同異也。是選也，譬如鼓瑟彈琴，敲金擊石，丹青書翰，詠月吟花，無非游戲三昧，可佐法喜禪悅，尚不得作楊葉止啼會么，至其中有數十則叫人《前集》者，則以選閱《指月錄》等書之後，採輯《教外別傳》、《禪宗正脈》，其時《前集》已經刻成，難於按次添入，因即編之《後集》卷內，事出偶然，遂成別例。閱此書者，玩千番之珉石，忽遇九華；散百斛之小璣，間逢七采。發心參學，未妨引起疑情；明眼宗徒，不必逐條指出。譬如曾遊龍藏，自然到眼立分，若其生長巖門，且任目迷五色。爰識其緣起，俟學人自擇焉。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又《御選語録序・歷代禪師後集後序》

朕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爲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聖祖勅封灌頂普慧廣慈大國師章嘉呼土克圖剌麻，乃眞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西藏、蒙古、中外諸土之所皈依，僧俗萬衆之所欽仰。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壬辰春正月，延僧坐七，二十一日，隨喜同坐兩日，共五枝香，即洞達本來，方知惟此一事實之理。然自知未造究竟，而迦陵音乃踴躍讚嘆，遂謂已徹元微，儱侗稱許。即問章嘉，乃曰：「若王所見，如針破紙窗，從隙窺天，雖云見天，然天體廣大，針隙中之見，可謂偏見乎？佛法無邊，當勉進步。」朕聞斯語，深洽朕意。二月中，復結制於集雲堂，著力參求。十四日晚，經行次，出得一身透汗，桶底當下脫落，始知實有重關之理。乃復問證章嘉，章嘉國師云，王今見處，雖進一步，豈猶出在庭院中觀天矣。然天體無盡，究未悉見，法體無量，當更加勇猛精進云云。朕將章嘉示語問之迦陵音，則茫然不解其

意。但支吾云：「此不過剿襲敎門途上夫之論，更有何事？」而朕諦信章嘉之垂示，而不然性音之妄可，仍勤提撕。恰至明年癸巳之正月二十一日，復堂中靜坐，無意中勿躡末後一關，方達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慶快平生。詣章嘉所禮謝，國師望見即曰：「王得大自在矣。」朕進問更有事也無？國師乃笑展手云：「更有何事耶？」復用手從外向身揮云：「不過尙有恁麼之理，然易事耳。」此朕平生參究因緣。章嘉呼土克圖國師剌麻，實爲朕證明恩師也。其他禪侶輩，不過曾在朕藩邸往來。壬辰癸巳間坐七時曾與法會耳。迦陵性音之得見朕也，乃朕初欲隨喜結七，因柏林方丈年老，問及都中堂頭，僉云祇有千佛音禪師，乃命召至。既見，問難甚久，其伎倆未能令朕發一疑情，迫窘詰屈，但云：「王爺解路過於大慧杲，貧衲實無計奈何矣。」朕笑云：「汝等祇管打七，余且在傍隨喜。」爾時醍發因緣，已具述如左。若謂性音默用神力，能令朕五枝香了明此事，何得奔波一生，開堂數處，而不能得一人，妄付十數庸徒耶？向後性音惟勸朕研辨五家宗旨。朕問五家宗旨如何研辨？音云：宗旨須待口傳。朕意是何言歟？口傳耳受，豈是拈花別傳之旨？堂堂丈夫，豈肯拾人涕唾？從玆棄置語錄，不復再覽者二十年。此府中宮中人人之所盡知者。夫五家宗旨同是曹溪一味，不過權移更換面目接人，究之皆是無義味語。所爲毒藥醍醐攪成一器，黃金瓦礫融作一團，用處無差，拈來有準，並皆一代之宗師，百世之模楷。奈庸流不了自心，累他塗污有分，鼓動識情，橫生法執，謬加穿鑿，取笑傍觀。明眼人前，不堪舉似。因見性音諄諄於此，是及逐語分宗，齊文定旨也，甚輕其末能了徹。如使性音明知之勸朕於此打之透，更是何心行也，則其限於見地可知矣。如達摩傳衣偈云：「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後世附會其說，以爲五葉者五宗也。夫傳衣止於曹溪，則是從慧可而下五世矣。因震旦信心已熟，法周沙界，衣乃爭端，不復用以表信。達摩、黃梅之言具在，由可至能，豈非五葉？後來萬派同源，豈非結果自然成耶？何得以五宗當之？且傳衣公案，世多囫圇吞棗，全未明白。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擘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繼又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世尊所分之座，究是何座？僧伽黎究是何物？如云即是此金縷僧伽黎衣，從迦葉傳至六祖者，豈有自周昭王至梁武帝時，尙不朽壞？即屬異寶，不可思議，便能常存世間，又與正法眼藏有何交涉？且自六祖以後，何以又復消滅？世尊明言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乃末至唐時即已無存，豈世尊妄語歟詐語耶？且以僧伽黎圍迦葉者，又是何意？總之末悟正法眼藏，從何推測，人必明取僧伽黎，定然留得到慈氏出世之故，然後可與論傳衣之事。何得支離穿鑿，妄定宗旨，更以五宗牽合附會耶？況五宗前後參差，亦非一時，即五宗所明，同是大圓覺性，宗若有五，性亦當有五矣。古人專爲剿情絕見，惟恐一門路熟，又復情見熾然，是以別出一番手眼，使人悟取衆生心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今乃轉以情見分別之，埋沒古人不少。朕既深明本旨，祇圖眞實，以辨平生，豈肯被伊牽絆葛藤窠也。因一年之後，自清涼山回，宗教兩不拈提。迨即位以來，十年不見一僧，未嘗涉及禪之一字。蓋此事，實明者少，逐塊之流，徒勞延佇，求名之輩，更長業緣，而世間井底蛙，又必妄生議論。朕愍諸有情，無知愚陋，恐其因此造諸謗般若大罪孽，不談之意，良非偶然。今見去聖日遠，宗風掃地，正法眼藏垂絕如線，又不忍當朕世而聽其滔滔日下也，乃選輯從上宗師喫緊爲人之語，刊示天下後世，使之擺脫生死根塵，掀翻輪迴陷穽。學者當知朕今此舉，實爲佛祖慧命所繫，不惜眉毛拖地，非與十方常住行腳秉拂之徒，較論見地短長。朕此選出，莫又緝緝聚頭，妄論是何宗派，卻與朕莫交涉在。天下宗徒，能爲自己一大事勇猛精進，如救頭然，立雪不寒，斷臂無痛，自然黑漆桶攔空撲破，玉麒麟就地勒回，那時方省得朕此一番話頭無量慈悲。如或此心不眞不誠，不苦不切，但從語言文字，放出見聞覺知，任情卜度，細意推求，此一則是臨濟宗，那一則是曹洞派，起模畫樣，滯相執緣，以此求契求證，所爲將空塞空，徒使朕與從上諸古德百千方便，亦如取聲鎖向匣中，吹網欲令氣滿耳，豈不鈍置人耶？朕在藩邸時，亦以本分事接人，不無漏逗，所有語句並已刊入《圓明居士語錄》卷內，此外並無一則機緣流布人世。況朕身居帝王之位，口宣佛祖之心，天下後世理障深重者，必以敎外別傳之旨，未經周公、孔子評定，懷疑而不肯信。然此其爲害猶淺，若夫外託禪宗，心希榮利之輩，必有千般誑惑，百種詮訛，或曾在藩邸望見顏色，或曾於法侶傳述緒言，便如骨董，木陳之流，捏飾妄詞，私相紀載，以無爲有，恣意矜誇，刊刻流行，煽惑觀聽。此等之人，既爲佛法所不容，更爲國法所宜禁，發覺之日，即以誣爲制書律論。朕今此舉，實以敎外別傳將墜於地，不得已而爲此。至於宗門能殺能活，能縱能奪之趣，皆由宗師所參不謬，所悟無

垠。如千里駒，隨意舉步便是追風逐日，其不可及者，皆其所不自知。苟存一與奪自在，擒縱無偏之見於八識田內，則人法不空，能所交接，其與魔外有何分別？茲選之有正集外集，前集後集，而又諄諄提示，各序其旨於篇端者，專欲學人眞參實悟，各得本分正知正見。如象渡河，腳踏實地，便能超出三界，而一一具足六度萬行，切莫仍向此中轉求口頭滑利也。此事不由語言文字分迷悟，豈由語言文字定是非？已悟已證者，有語有句，固能爲人解粘去縛；若平生無一則機緣語句傳世者，豈得遂謂未悟未證乎？如西天四七，所垂言句甚少，東土二三，惟達摩、曹溪尚傳語句，璨大師尚有《信心銘》一篇，其他二祖四祖並無一語垂後，豈皆是未悟未證人也？應知何在語錄之流傳與否。乃近代宗徒，動輒拾取他人涕唾，陳爛葛藤，串合彌縫，偷作自己法語，災梨禍棗，誑惑人家男女。其口頭實能滑利者，便鳴鐘擊板，豎拂掣拳，彼建立則我掃蕩，彼掃蕩則我建立，各出妄見爭持，大家一場懵懂。禮拜者作出身之活路，棒喝者成漂墮之黑風。如此心行，稱曰度人，佛祖門庭豈不污辱！又如古人契證無差，每有拈代偈頌以相印合，今則不然，不於契證處自了自心，但於公案上盲拈瞎頌，剽竊成語，差排牽合，爲可解不可解之語，作若通若不通之文。千七百則，皆可通融，百千萬語，無非活套。以此爲拈代偈頌，豈不塗污古人，誤累自己，有何交涉，虛費鑽研。夫講師詮解教典，何嘗不同於如來之語，而不得謂傳如來之心者，以心宗非語言文字所可傳，故曰教外別傳。今將教外別傳所有公案作文字，則是又成一教外別傳之教典矣。況文字邊事，欲其工妙，亦非聚數十年心力不能到家。至作得文字好，則此數十年不究本分可知。教外別傳祇是本分二字，安可離卻而爲此門庭以外事？拈代偈頌四者，頌最爲後，學人於頌古切用工夫，遂漸至宗風日墜。此端一開，盡向文字邊作活計，趙州所呵，枝蔓上生枝蔓，正爲此輩。至乃子孫稍得世榮，便欲將祖父言句貪緣入藏，不思千古自有明眼人，豈得欺盡護盡？夫本爲利益將來，流芳百世，貪緣入藏，而乃忘其貽誤後人，遺臭萬年也。何苦貪緣，自貽伊戚，平素一無所事，喫得飯飽，長連床上，三三五五，握管伸紙，商量作一部好語錄垂後，縱使句句如初祖所說，亦乃餿羹餲飯，與靈覺有何交涉？況此實非學問之所能及，思慮之所能到，何苦造大罪孽，同於謗佛。古人云：『佛法不怕爛卻』，又云：『但得成佛，不愁不會說法』。朕願天下宗徒，參則實參，悟則實悟，此是菩提道場，其中無求名利處。於此尚不無污染，可見從初發心，便非眞實爲生死出家也。若爲名利，何如耕農，作一孝弟力田之民，不然應試，作一科舉文學之士？留此宗門，以待眞正發心參學之人，免致塗污佛祖之慧命。朕閱《指月錄》、《正法眼藏》、《禪宗正脈》、《教外別傳》諸書，所選古德機緣語句皆錯雜不倫，至於迦陵音所選《宗統一絲》者，尤爲乖謬。古人語句專爲開人迷雲，後人選輯專爲垂諸久遠，今乃挨門逐戶拾取剩遺，或珠或璣，或金或鍮，或絲或布，或柴或草，或瓦或礫，或垢或膩，一家強收一物籠中，更自誇曰秉公，何庸愚之甚也。但圖人人有分，個個不遺，紛紜雜陳，撩亂錯出，蜩斗與神龍並游，野狐與師子齊吼，飽參者尚或一時目迷，況初學之人，豈不觀之而愈惑，求之而愈遠？其爲毒害，奚可勝言！此選，朕近日方見，未料性音昏憒卑鄙至於此極也。至於取本朝開堂說法之衲僧，平生所有亂統，各各人編一則，錯雜不堪。謂之《宗統一絲》，直接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眞令人笑之齒冷。若然，則禪宗之統，實危如一絲也。其意不過取媚同門參學之徒，俾感其選錄伊祖父言句入集，以爲榮華。此何異世間澆薄士子，彼此標榜選刻文字，自稱名士乎？噫！可爲宗風太息流涕者矣。如朕於涌泉欣、天衣懷、韶國師等古德語句，寶之如摩尼夜光，赤刀大貝，而諸書所載極少，偏求不可復得。蓋瞿汝稷輩，自然皆是性音心行，既雜取下等語句，又畏繁多，自然將眞正師範至言，轉播棄之而不惜，歷年既久，漸以無傳，良可歎惋。因念從上古德，不肯以佛法當人情，任香火歇絕，不安付拂者，其與盲傳盲受，祇圖支派藩衍之人，高下相去，天地懸隔。夫慧命絕續，正同父子，但與身體髮膚之稟受，其理相不可強同，雖瓣香所承，定不容昧。但如朕所採語句中諸禪師，現在已無法嗣者，天下宗徒之祖父，豈得不從此摸著鼻孔？是則亦爲伊祖父生身之所自也。凡爲嗣續，正當飲水思源，奈何各立門庭，同於世間種族，趙甲之家，不祀錢乙之祖，橫分畛域，各守封疆。況伊輩盲傳盲受，並未大死大活，有何法乳，所報何恩？倘從此選中諸禪師垂示處，得個入頭，是乃瓣香法乳之恩，理宜酬答者也。如或未能，則姑如先聖先賢列祀學宮之例，使人人致敬，要亦未爲不可。天下叢林古剎衲子，除各自供養伊本支祖父外，應將從來拔萃古德一一設位於堂，朝夕供養禮拜，使其香火絕而復續，偏滿震旦，不但爲後世眞參實學者勸，亦報本酬源之正舉。再者，從上祖師設呵佛罵祖之路，蓋爲學人聖見不除則觸途成礙，苟不向腳跟下。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則見相橫前，仍沿

此岸　夫如來直指衆生心體，不特破根塵相對之妄，亦乃破離妄絶對之眞。眞妄兩途，皆衆生無始以來之見病，大善知識，透天透地，泯妄泯眞，是以掃空生佛之虛華，蕩盡妄眞之閒說，喫緊爲人，無奈立此呵佛罵祖之說，所謂以慈悲之故，而有落草之談也。其實水月道場，空花萬行中，此等語言，何處安著？如德山鑒、平生語句都無可取，一味狂見恣肆，乃性音選《宗統一絲》，採其二條內，一條截去前後語言，專錄其辱罵佛祖不堪之詞，如市井無賴小人詬誶，實令人驚訝不解其是何心行。將以此開示學人耶，是何爲耶？近世宗徒，未踏門庭，先決堤岸，一腔私意，唯恐若不呵佛罵祖，則非宗門。強作解事，學人饒舌，狐行象跡，鶚學鳳音，是何言歟，是何言歟！釋子既以佛祖爲祖父，豈得信口譏訶？譬如家之逆子，國之逆臣，豈有不人神共嫉，天地不容者，閻羅面前刀山劍樹，專爲此輩而設，極宜猛省。如南泉願牧水牯牛公案，最爲下品，因南泉願頗有本分之語，是以朕未加訶斥，而性音則於其他語句概置不錄，所錄二條，其一即是此條。具此凡眼，有何聖見可除？輒敢見人呵佛罵祖，便生歡喜採輯，鴟鼠嗜糞，斯之謂矣。又如大慧杲云：今時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不出，卻教他說悟處，若恁麼地，如何爲人？等語，此論大誤。從來如永嘉一宿覺之類，祇因當時但知教乘，初闡禪宗，所以一言半語漏逗本分，皆胸襟流出，便可印合。自唐季以後，古德垂示流布海內，人人捃摭撰竊，預備應機，若不入室細扣，知其是何心行？朕亦頗能爲人，然實不能不令入室三五徧，而即悉其底蘊。開堂說法，臨機問答，固不可無，若止憑一二語以定虛實，此盲傳盲受之根。大慧杲慢人謬論，叢林當爲炯戒。況大慧杲既具如此眼目，所談奇妙法何耶？所得英俊才誰耶？朕實深嘗上乘圓頓甘露之味，非依牆摸壁率意之亂統，既知之無疑，豈忍不報佛祖深恩！因不辭話墮，竭力爲宗門一番整頓。所冀天下禪僧，改往修來，英靈輩出，如朕所選中諸禪師者，唱導十方，使如來正教有振興之象，是則朕之深願。如倘等僧徒仍執迷不悟，將朕一片慈悲全不領受，仍以無明緇素人我心會取，如世尊所說三藏十二分，一例束之高閣，則宗風之衰，朕亦無如之何矣！選輯既竣，書此以爲後序。雍正十一年癸丑九月朔日

彭際清

論說

彭際清《一行居集》卷四《與同學》　日來讀蓮池先生《阿彌陀經疏鈔》，及勸修淨土諸文字，瞿然警發，誓於此生歸依淨土，以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作日用拄杖子。從今以後，不須復道致良知，即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便是致良知；不須復道存天理，即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便是存天理。向來載浮載沈，半上半下，說得全不濟事，說到頭白，又見囚聲落地，輪回去也，豈不痛哉！從今以後，願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作一齋公齋婆，向廚房竈下安穩過日，矢決定心，戇直闖去，直待華開見佛，得無生法忍，然後回入塵勞，普度一切。今生不敢復作度人妄想。《大智度論》云：具縛凡夫，有大悲心，欲生惡世，救苦衆生，無有是處。何以故？煩惱強故。吾儕同志數人，年或三十或四十，不爲少矣，以今年較之去年，不過如是，則明年可知，又明年可知也。求一大根大器，直下了得者，竟難其人。若復不擇方便門，求解脫路，生死到來，作何抵對？紹升幸被我佛大恩，黑暗夜中，忽遇明燈引路，不勝慶幸之至。所願諸兄，共作蓮胎骨肉，夾輔提攜，永無相失，豈非千生萬劫一大因緣耶！

著錄

彭際清《一行居集》卷一《書五苦章句經後》　人佛有要乎？曰：有要。深信因果爲要。深信因果有要乎？曰：有要。通達一心爲要。何名深信因果？信有三界升沈，信有六道輪轉，信有菩提可證，信有淨土可生。信如是因，作如是果，是名深信因果。外道凡夫，妄言死後斷滅，遂令善

者不知勸，惡者不知儆。儒教聖人憫之，推言禍福感應之理，一其權於天，反其責於己，決其幾於惠逆善惡之間，其爲因果也，昭昭矣。然而人世間貴賤貧富吉凶壽殀之數，不能適如其所感者以爲應，則不能無疑。疑斯怠，怠斯慢，而聖人感應之說，卒不能常伸於天下。夫聖人非不知有三世也，即《六經》之言帝也，鬼神也，可徵矣。「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唯嶽降神，生甫及申」，人天往來，章著如此，又何疑於六道耶？儒之未顯言者，佛特顯言之；儒之未盡言者，佛特盡言之，而非有二旨也。故曰：佛有三達之智，來今往古，靡不聞之。然則，離四相，出三有，圓滿覺心，歸無所得。即儒教聖人，究其歸，豈能外此而別有所證！何則？因此一心，無異因，即無異果故。何名通達一心？但了一心，因果具足，本無菩提可證，亦無淨土可生，於無生無證中，方便莊嚴，如夢如幻，不離一剎那頃，成佛已竟，度生已竟，是爲通達一心。何則？離此一心，別無因果故。但能通達一心，斯能不昧因果，既能深信因果，亦漸能通達一心。世間學侶，儘有慧解過人，而一切戲具，耽戀不休，萬行門頭，多生障礙，由不能深信因果故，由不解方便莊嚴故，其有執著因果者，迷本逐末，惑幻爲眞，曾不了知無造無原，無有作者，法如是故，三界皆空故。讀斯經者，敬而聽之。

又《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 六祖聞《金剛經》而入道，《壇經》所說於無所住而生其心之旨，可謂洩盡無餘。而其後力排淨土，又誤以天竺爲極樂，雲棲辯之詳矣。經曰：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又曰：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此華嚴圓旨也。知斷滅之非法，則必不容拒淨土於心外；知莊嚴之非莊嚴，是故七寶池、八功德水，如夢如幻，而不壞夢幻中諸相。故曰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盡十方微塵數佛剎，有能外此心而建立者乎？是心無際，剎土無際，以虛空之心，回向虛空法界不思量中，熾然顯現如是如是諸莊嚴。事無所住，而生其心，其不謂此乎？《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吾亦曰：若見非相即相，即見如來。《經》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吾亦曰：佛說大身，是名非身。以是義故，特開憶佛念佛諸三昧門，示觀無量壽佛滿虛空身相。何以故？於是中無實無虛故，但得一念相應，便能坐斷去來現在，更何有於我人衆生壽者等相？知衆生非衆生，是故一念念佛，是心即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直至華開見佛，圓滿菩提，初非分外何以故？衆生相不可得故，乃至諸佛相亦不可得故。故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斯義也，雲棲論之未盡，因推而演之。

又卷三《淨土聖賢錄敘》 至哉！淨土之教，其諸聖人所由以踐形者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知形色之爲天性，則不容離土以言心；知天性之爲形色，則不容外心以求土。離土以言心，是以天性爲有外也，其所謂心，一介然者而已矣。外心以求土，是以形色爲有外也，其所謂土，一塊然者而已矣。是皆不明乎踐形之說者也。華嚴圓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普賢偈曰：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此踐形之極則也。又曰：願我臨欲命終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此踐形之正軌也。或以毗盧遮那徧一切處，何得偏指西方，有乖全體。曾不知華藏海中，一塵一毛，具足十方無邊器界，極樂莊嚴亦復如是。然則，但見阿彌陀一佛，即已徧見十方諸佛；但生西方極樂一土，即已徧歷十方佛土。何以故？即一即多，無二無差別故。唯此法門，我釋迦尊金口所宣，十方恆河沙諸佛所共讚，諸大菩薩流通護持，轉轉無盡。至大教東來，單傳直指外，以念佛得度者，若縞若白，未易悉數。際清素服儒風，兼修淨行，常欲薈萃舊聞，用資警策，而日力倉卒，因循至今。會兄子希涑初發信心，願成此錄，以堅向往。因爲標指體要，載稽經論，次支那著述，續以耳目所及，斟酌損益，勒成一編，名之曰《淨土聖賢錄》。庶幾見聞隨喜，得預法流，一念歸誠，同登彼岸，豈不善哉！《詩》有之，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夫淨土亦聖賢之丘隅也。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得所止矣。而下學之功，莫先於知止。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經云，彼國常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心耶，土耶，形色耶，犬性耶，直下知歸，絕諸戲論，蓮華種子祇在當人。覽是錄者，其諸有樂於踐形之說矣乎？踐形者，往生之謂也。

又《二林居集》卷六《羅子遺集後敘》 於《易》，文王、周公、孔子之所述；於《書》，禹、咎繇、箕子之所陳；於《詩》，周公、尹吉甫所稱道。其於天人之故，性命之精，言之至明且哲。及孔子之徒傳之，於是有《大學》、《中庸》、《論語》之作，而其指益顯。然而端木氏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有聞也　果何謂哉？戰國時，孟氏纘承思之緒，作七篇，尊孔氏，祖堯之緯，切於人，鄒氏之說，詳於禮　其於聖人之教，或離焉，或合焉，而異同之論起矣　佛之教入中國最晚，其爲道，推本還原，窮幽極博，語其至，則言思斷、擬議絕　始端末氏所謂不可得聞者　後之儒者，誕其道，辭而闢之，亦不能盡紬其說也　韓退之作《原道》，拒佛甚嚴，然頗降心大顛，取其能識道理，外形骸　李習之作《復性書》，以無思爲至，周子闡《圖說》，以無極爲本；朱子推而衍之，而象山陸子疑之爲禪，朱子亦復以禪詆陸子　陸子之徒爲慈湖楊氏，聞陸子之風而興者，爲陽明王氏，一以無意爲心宗，一以無善無惡爲心禮，其於達摩氏西來之指，同邪否邪？　夫自韓李以降，暨於楊王諸君子，其生平自任，莫不欲扶皇極，敍彝倫，正人心，厥邪說，顧其所造益微，往往欲自異於西來之指而不得　而此諸君子者，卽不得自異於西來之指，至其所以扶皇極，敍彝倫，正人心，厥邪說，卒亦未嘗少弛其自任之實　然則，佛之說其終不可紬邪　其爲道，眞端末氏所謂，不可得聞者邪！　且夫佛之異於儒者迹爾，迹也者，教之所由立，而非教之所從出也　若乃教之所從出，尚不可言，同異安從生？

吾友羅子臺山，躬明粹之資，志高而行篤，其學原本乎六經，出入乎思、孟、莊、鄒，馳騁乎韓、李，由儒入佛，沈潛大台永明之書　久之而悟其所從出者，因之旁推，交通四達而不悖　其著於言者，在儒而儒，在佛而佛，初未嘗見其同且異也　且夫扶皇極，敍彝倫，正人心，厥邪說，亦臺山志之所存也　顧其著於言者若此　儻亦有欲自異而不得者邪？　其學與其志固有適相成而不相謬者邪？　後之學者，誠盡心於端末氏所謂不可得聞者，一旦豁然而無疑，則亦可無疑於臺山之言矣

又《汪子文録敍》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於學，其端實自汪子大紳發之　予之志於學也，初學於程、朱，汪子則與予言程、朱　汪子之言程、朱也，非猶夫人之言程、朱也　繼學於陸、王，汪子則與予言陸、王　汪子之言陸、王也，非猶夫人之言陸、王也　已而予學於佛，學於淨土，汪子則又與予言佛言淨土　蓋予之學日以變，而汪子之言日以新，而汪子一若無與於其間者　善哉！　汪子之妙於言也！　異哉！　汪子之切於予也！　予之於汪子之言也，一以爲創獲，一以爲固然，其不合者則希矣　持以示人，人莫測其所謂，獨羅子臺山見而識之曰：是無師智之所流也　汪子既樂與予言，及見臺山而大樂，遂樂與臺山語，又樂與予言臺山　其言臺山也，不獨贊歎而已，詆訶笑謔，無弗有也　其與予也亦然，時或與臺山言予，詆訶笑謔，無弗有也　汪子之文，經臺山手訂者，予輒錄藏之，久之成帙　已而爲汪子取去，閱二年乃復以畀予　於時臺山已下世，摩挲故迹，執卷慨然，蓋自是罕有知汪子之文者矣　往者，臺山自南海還，入洞庭山，予處其往而不返也，因取《臺山文錄》而敍之，及是汪子亦將入洞庭，尋臺山異時讀經處　汪子非往而不返者，其於洞庭鄰傳焉而已　雖然，汪子壯歲負經世志，喜道陳同甫之爲人，其深識遠慮，具見於所爲三錄中　頃屢困於鄉舉，髮禿貌黮然老矣　方今王路蕩平，庶職就理，雖有不羈才如同甫輩，吾猶將招之青山白社間，彷皇乎無何有之鄉，以盡此生也，汪子其能無意乎！　汪子嘗評予文曰：釀華成蜜　予則評汪子文曰：噓氣成雲　噫！　自臺山而外，世尚有知汪子如予者邪！　於其入山也，援敍臺山之例敍之　是予之切於汪子也，汪子其有以報予矣！

又《居士傳發凡》

佛門人文記載其專繫宰官白衣者，故有祐法師《宏明集》，宣律師《廣宏明集》，心泰《佛法金湯》，姚孟長《金湯徵文錄》，夏樹芳《法喜志》　其以沙門爲主兼取外護者，則有志磐《佛祖統記》，念常《佛祖通載》，以及《傳燈錄》，《續傳燈錄》，《五燈會元》，《東林傳》，《往生傳》　諸書所錄事言，互有詳略，或失之冗，或失之疏　至宋時恩《居士分燈錄》，郭凝之《先覺宗乘》，李士材《居士禪燈錄》，並本五燈，止揚宗乘，於諸三昧法門，有所未備　今節取諸書者十之五，別徵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說，視諸書倍之，裁別綴屬，成列傳五十餘篇　詳其入道因緣，成道功候，俾有志者各隨根性，或宗或教或淨土，觀感願樂，具足師資　但自唐以前簡冊無多，披覽易遍，自宋以後文字浩瀚，耳目聞見，搜討難周，更望博雅君子惠以珍藏，佐其不逮

護法之文，須從般若光明海中自在流出，乃爲可貴　是書所載，非其眞實有關慧命者，概弗列焉　如王簡棲《頭陀寺碑》，王子安《釋迦成道記》，誠爲典贍，然文過其質，於道何有？　柳子厚制諸沙言碑銘爲蘇子瞻所推服，然如曹溪一碑和會儒釋，與《六祖壇經》之旨全無交涉，況摩詰、夢得之文抑又遜之　元明士大夫文字類多出入儒佛，亦必其行解相應，始堪采擇，否則祇成戲論，何足數也！

宗門冒濫者，多如夏竦、呂惠卿、章惇之徒，既不足道　卽白蘇二公，

其在佛門亦別有長處，與宗門無與。諸書所載機緣無可取者，他如韓退之、李習之、周茂叔、歐陽永叔諸先生平生願力全在護儒，一機一境偶然隨喜，不足增重佛門，豈宜附會牽合，莊點門庭，反成謬妄，此於教理違背非小。故予是書持擇之間，頗存微指，不敢將就影響，以誣古人，以誣自心，以誣教理。

龐居士之於宗，李長者之於教，劉遺民之於淨土，百世之師矣。三公者，各專傳尊師也。其他立專傳者，大都帙邁等倫，難爲匹儷，雖不盡以三公爲繩，亦庶幾近之者也。

登地證果，根基五戒。而五戒者全體五堂，不踐五常，何有五戒？南北朝諸臣罔明忠孝之義，妄談般若，褊賊如來。至如魏取蔚宗浪附通人，沈約江總濫塵戒品，以身謗法，視崔浩傳奕，罪有甚焉。清淨海中不受死屍，削而投之，豈爲刻核。若王摩詰柳子厚、郭功甫、張天覺之徒先迷後復，情罪可原，善善從長，亦庶幾春秋之指與。

自昔言三教者，其莫善於大珠乎？或問三教異同，曰：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在人不在教之同異也。達此義者，其宋之李伯紀、明之趙大洲乎？南北之朝，釋道相爭；唐宋之時，儒佛相角，總由不知性眞常中本無同異，尋枝摘葉，安有了期。至如周彥倫、明休烈、張天覺、李純甫數子之論，解紛挫銳，不謂無功，究其實際，亦多離合，獅子咬人，韓盧逐塊，智者睹指知歸，昧者雙迷指月，世又安得盡大珠與之暢談三教哉！

列傳中有不得詳其事迹者，文當諸公是也。非繫於佛法，弗錄其事迹，自載正史，舉而著之，非此書體也。有不容略其事迹者，如宗汝霖、趙大洲、周景文、熊魚山諸公是也。其應於世者，其學佛之精神也。一切治生諧偶，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不其然乎，不其然乎！是書始事於庚寅之夏，削稿於乙未之秋，中間辯味淄澠，商量去取，則吳縣汪子大紳之助爲多。瑞金羅子臺山往來過蘇，每相切磋訂其離合。最後書成，婺源王子顧庭諷誦一周，讚歎歡喜，捐金付刻，普願見聞隨喜，發菩提心，證圓滿果。是則區區七年纂述，功不虛施，青蓮華海，香光無垠，一念歸誠，同登彼岸，不亦樂乎！

龔自珍

論說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心抱民生絕幽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今古無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本，於以束其憲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尚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於惝怳，曲屈，淒異，幽靈，孤譎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佯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旗，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即世謀。自羲、炎以來文字，無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無不攝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蚰蟲之情狀，無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殫異智慧之心遇；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澹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天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淨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尚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背思兮亦既有家。

著錄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支那古德遺書序》 觀實相之者愾然曰：

學術有升降，人心有誠僞，水有淄、澠，樂有《雅》、《鄭》，豈獨九流之通蔽，儒門之口實而已乎？原夫禪者，佛說六波羅密門之一門，古所謂禪，盡事禪也。千佛所胎息，三乘所劬勞，八教所筌鑰，盡事禪也。人之也有門，踐之也有塗，譬彼登山，足無藉則何以爲之階？手無捫則何以爲之援？而旦導之也有師，扶持之也有相，尚猶慮夫涉之也有淺深，閱之也有久暫，則有諸境以爲之策，有化城以爲之止息，乃有大事因緣以爲之歸墟。其言明且清也，故被乎三根，其術至樸實焉而各無弊。莊論法語，尚懼不聰，烏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句身，尚懼不明，烏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烏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者乎？通塞視前塗，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煖愛，烏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有思、有修，以言說說其無言說，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心有悉檀焉，烏有一切鏡者乎？傾肝吐鬲而予之，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烏有來即攔，到即斫者乎？無量人問，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診脈處方，臨時區配，烏有以現成語句，囫圇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荊谿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或難之曰：天台所云云，都在《法華》七卷內耶？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即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訛，又或賽括大意，或融合衆文，或發揮孤文，或不忽旁瀋，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引般證，尚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埋藏，千載無詡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鉢者乎？以佛爲師，以佛知見爲歸，以經論爲導，以禪爲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

悲夫！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並失去曹溪之解行者，愈降愈鑿，愈誕愈易，昧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猾，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廋，拙者用謔，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俐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徧市矣。佛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佛法之衰，爲支那所誤，不絕如線，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予疚焉！又懼焉！亟思所以報佛恩者，乃寫《法華宗魏南岳思大師》書一種四卷，《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唐荊溪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涅盤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華嚴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圭峯密大師》書一種二卷，書其地曰支那，尊其人曰古德，目其教，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故謂之遺書。既寫定，藏之乎羽琌之山，支那緇白，容有續九流謭古今審正變者焉。以二百本施諸寺。

雜録

龔自珍《龔自珍全集・爲龍泉寺募造藏經樓啓》　大法之東也，寄囑人王，寄囑宰官、長者、居士。予讀全藏，有官譯，有官寫，有官判，其目錄盡在官。宋藏、元藏、今頗有存者，皆官紙，紙尾有官牒。其世近尤易徵者，永樂中詔刊全藏一萬一千餘卷，依周興嗣千字臚而次之，頒天下諸寺。今在大江以南者爲南藏，在京師者爲北藏，香木銅鋟，象玉錦繡，以爲裝函；高樓飛宇，以爲庋閣；名稱歌曲，香火之田，以爲贊歎、護持、供養。明祚久長，十五陵鬱然。明之士大夫，席承平之清暇，往往探祕典，問玄文，支那盛有述作。萬曆中，浙之徑山，始易梵夾爲冊書，別刊經論五千卷，剞劂浩穰，亦閒之一時士大夫。予讀徑山藏，識其卷尾，考其出貲之家，盡科目之選，而志乘之傑也。垂三百載，其雲祁遺裔，多豐饒貴顯未艾者，功德吉祥，豈其誣乎？微獨往古，我世宗憲皇帝，神聖天縱，留意內學，謂是與周孔之言，異名同實，不可執一廢一者也。爰頒大帑，梨衆經二十八種，合二百餘卷；又刊《古德祖師語錄》三十八種，百餘卷；又刊《宗鏡錄》百卷，頒諸寺。又詔以潛邸之雍和宮爲奉佛處，以大臣專領之。高宗朝，益置內府匠人其中，月攝象三百尊，萬世勿滅，其象歲頒京師諸寺。自法流此土，功德無如聖清者；國祚世運，自有書契，則亦無如我聖清者。通儒大方，可以篤信，可以力行也矣。夫有倡於上，則必有貴種福德之臣助於下，相與報佛恩，祈福德，以合成一世界之福德，豈可闕也？永樂北藏全千函而不缺者，今茲僅矣。京師九門，不滿三十分，宣武門西南龍泉寺，古剎也，實有一分，完不蝕，望之櫛然，觸之齟

然。寺卑溼，慮其久而圮也，無樓居，慮不足以極崇奉之美也。且龍泉地勢清遠，水木之表，宜有鬱然靉然者峙焉，使民望焉爲祈嚮之宗，百福之匯，而以庇國庇民，不亦美乎？王公貝勒，貴官大夫，無使徑山專美明代！

楊文會

論說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録》卷一《支那佛教振興策一》　中國之有儒、釋、道三教，猶西洋之有天主耶蘇、回回等教，東洋之有神道及儒、佛二教。東西各國，雖變法維新，而教務仍舊不改，且從而振興之，務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我中國何獨不然？今曰者，百事更新矣，議之者，每欲取寺院之產業以充學堂經費，於通國民情，恐亦有所未愜也。不如因彼教之資，以興彼教之學，而兼習新法，如耶蘇天主教之設學課徒。日本佛寺，亦擴充佈教之法，開設東文普通學堂，處處誘進生徒，近日創設東亞佛教會，聯絡中國、朝鮮，以興隆佛法，猶之西人推廣教務之意也。我國佛教衰壞久矣，若不及時整頓，不但貽笑鄰邦，亦恐爲本國權勢所奪。將歷代尊崇之教，一旦舉而廢之，豈不令度世一脈，後人無從沾益乎！爲今之計，莫若請政務處立一新章，令通國僧道之有財產者，以其半開設學堂，分教內教外二班，外班以普通學爲主，兼讀佛書半時，講論教義半時，如西人堂內兼習耶蘇教之例；內班以學佛爲本，兼習普通學，如印度古時學五明之例。如是，則佛教漸興，新學日盛，世出世法，相輔而行。僧道無虛糜之產，國家得補助之益，於變法之中，寓不變之意。酌古準今，宜情宜理，想亦留心時務者所樂爲也。

又《支那佛教振興策二》　泰西各國振興之法，約有兩端：一曰通商，二曰傳教。通商以損益有無，傳教以聯合聲氣。我國推行商業者，漸有其人，而流傳宗教者，獨付缺如。設有人焉，欲以宗教傳於各國，當以何爲先？統地球大勢論之，能通行而無忤者，莫如佛教。美洲阿爾格爾曾發此議，立佛教學會，從之者十餘萬人。然其所知，僅佛教麤迹，於精微奧妙處，未之知也。故高明特達之士，仍不見信。今欲重興釋迦眞實教義，當從印度入手，然後徧及全球，庶幾支那聲名文物，爲各國所器重，不至貶爲野蠻之國矣。然開辦之始，非籌款不爲功，儻得賢士大夫慨然資助，收效於數年之後，不但與西洋各教並駕齊驅，且將超越常途，爲全教第一等宗教，厥功豈不偉歟！

又《圓覺經清淨慧章別記》　第六章清淨慧菩薩問法，世尊開示四種淺深證道之相。復說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凡三十二字，作四句讀。古今諸師，各申妙解。今爲同志宣揚，特出新義，以餉大衆。初句不起妄念者，若就思惟心言之，則與下句不能聯合。當知妄念即是第七識，隨緣執我，便成非量。一切時不起，則七識轉成平等性智矣。第二句之妄心，六識思惟心也。七識爲六識之根，根既平等，則依根所發之識，必無我執。是名妙觀察智，何須息滅。如永嘉答六祖云，分別亦非意，深契六祖之道也。第三句作妄想境，前五識也。五根對境而有五識，唯是現量，因有同時意識爲緣，則成比量而現量隱，故名加了知。古人徹悟之時，歎爲山河及大地，全現法王身。若加了知，則無此境。不得名爲成所作智矣。第四句無了知者，即是第八識無分別智。辨之者，第六意識也。意識認爲眞實，則違八識現量矣。《勝鬘經》云，煩惱隱覆眞實，意識不辨，則不被其隱覆，八識轉成大圓鏡智矣。八識既轉，四智至彰，豈非一切種智乎！故下文佛讚德本以結之。

又《起信論證果》　信成就發心者，入圓初住位，即得少分見於法身，便能八相成道，現劣應佛。至十地位盡，見滿分法身，在色究竟天現勝應佛，或疑初住所現劣應佛，不具三身，與妙覺果位有異。又疑十地位盡所現勝應佛，亦不說報身。今爲通釋：夫初住位既見法身，而法身徧一切處，即名毗盧遮那，不可以自他情量限之。雖云少分見，但以入理深淺言之，非謂另有分法身在所見之外也。法身者，自受用身也。報身名他受用身，亦稱法界性，徧一切處，隨機顯現。初住菩薩現佛身時，即以毗盧遮那爲自法身，以盧舍那爲自報身，以色究竟天佛爲自勝應身。以一位徧攝一切位故，至十地位盡，現勝應身時，亦復如是。又勝應身即梵網所謂千華上佛。彼經云：盧舍那化爲千釋迦，千釋迦又化爲千百億釋迦，是謂從本起末，若攝末歸本，准例可知。既入佛性海中，釋迦現身，一切法趨釋迦，彌勒現身，一切法趨彌勒，

無量諸佛，莫不皆然。

又卷四《答釋德高質疑十八問》 問：誌公、永嘉皆言「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在吾人空寂之體，以心爲用，夫既曰「恰恰用心時，何以又曰『無心用』？則用者寧非心乎？既無心矣，又言「恰恰用」，夫心既無，又以何者爲用哉？既常用矣，又曰「恰恰無」，則常用者，復是何物？似此即用即無，不立心相，即無即用，不是無知。此處不明，而言用心不用心，皆是妄作，但其中關捩子，究何所據而爲日用？望詳切指迷，庶明自本心，方可見自本性也。

答：誌公、永嘉均是法身大士，與凡夫相去天淵。觀永嘉答六祖云：「分別亦非意，六祖即讚：『善哉！』可見所用之心，不但超過凡夫，亦且超過二乘矣。君以現前明了意識爲心，正《楞嚴經》中所破斥者，無怪乎湊泊不上。當知誌公、永嘉已轉八識成四智，非特近時淺學宗徒不能領會，即宋元以來名重一時者，亦難企及。欲問日用，是罷參以後之事。黨牢關未透，亟須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庶本心可明，而本性可見矣。

問：經言眞妄同源，忠國師又謂眞心妄心，名同體異。究竟眞妄之體，是同是異？若言是同，何以有眞有妄？若言是異，究於何處異起？況眞如性體，乃一眞法界，無二無雜，此個妄心，究從何而生？因何而有？敬求指示端倪，免成錯錯。

答：眞妄二字，皆是假名。因妄言眞，妄既非有，眞亦不立。若妄有根源生相可見，則不得謂之妄矣。

問：魏府老洞《華嚴》云，佛法在喫飯穿衣處，屙屎放尿處，應事接物處，若生心動念即不是。《金剛經》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亦云：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夫應事接物等，若不起心動念，何以能到恰好去？魏府言不是，固爲珍重向上不動尊，但與《金經》六祖有似相違。學者於中如何取則？始得握住定盤鍼，使動靜不至走作。惟望明示指南。

答：三處所說，皆明當體全眞之義，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無住生心者，照體獨立，不涉思惟也。六祖二語，分別亦非意也。魏府言不是，與《金剛》、六祖全不相違。此等語句，須是證到深處，方能親見佛祖機用。

問：根塵相接，能分別，能了明，智與識莫不皆然。當根塵瞥然相值之際，此分別了明者，般若與昭靈，混作一起，究竟孰爲智？孰爲識？若辨析不清，是奴郎錯認。望施攝王擇乳之能，指抉的當，以爲後學明導。

答：根塵相接，能分別明了，智與識大不相同。識則隨物轉，智則能轉物。觀六祖「風旛」二語，便可知矣。般若與業識，從來不相混。衆生迷惑顚倒，隱覆眞實，而成妄識。智者徹悟自性，一切施爲，無非般若妙用，豈有纖毫業識，與般若作對哉！

問：人死則四大分離，色身變壞，其中並無所謂我者。何以而有中陰之身？此中陰身，是我乎？非我乎？究由何而成耶？且既有中陰身，而法身又何在也？請示事理究竟。

答：現前四大色身，即是法身所變。經曰：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不待壞時，方知無我。即強盛時，亦無我也。我者，凡夫妄執也。生前既妄執我，死後亦妄執我，猶之生也。若非法身常住不滅，何得有中陰身，又何得有後世耶！

問：生死根本者，業識也。但眞如性體，究竟無朕，此個業識，於何地容受？於何處發生？於何時成就？請抉其根源，俾後學知脫生死窠臼。

答：眞如在纏，名爲如來藏。不變隨緣，而有無明業識。隨緣不變，雖有無明業識，而體性清淨。經中每稱無始無明。若無明有始，則涅槃有終，與一切經論皆不合。《心經》云：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是般若部中究極之談也。

問：空心靜坐，六祖所訶；默照邪禪，妙喜所斥。然則坐香時，如有心，則帶起亂想，而難得寂靜。若無心，又墮入陰界，爲諸祖所訶。必如何作活計始得？請明示機緘。

答：坐禪之法，門徑甚多。有世間禪，有外道禪，有次第禪，有圓頓禪，有祖師禪，有如來禪。若空心靜坐，默照邪禪，皆是外道禪也。離佛法懸遠，僧徒學禪，必揣其根器利鈍，於出世四種禪，隨宜學習，不依古法，能透禪關，無有是處。

問：夫識心達本，明心見性，唯心爲王，即心是佛。制心一處，聖人求心，乃佛祖語也，心之所以爲貴也。而心是工伎兒，心不是佛。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此心意識。離心意識參，難得無心道人，亦佛祖語也，又視心爲賤矣。是心也，執之，斯結想成色，爲幻妄之根，去之，又蠢然不靈，即同於木石。必如何不壞身心相，而得見本來？況不有此心，則見性將從何而見？

參悟從何而參？所謂取不得，捨不得，不得之中恁麼得？此宗乘之樞紐，體道之奧竅也。此若分疏不下，終必居於惑地，然則心之所以爲心，究係若何？請指示機括，使後學直下分曉，不至有歧途之泣。

答：心有眞有妄，《楞嚴經》二種根本最爲分明。即心是佛者，眞心也。心不是佛者，妄心也。心意識三者，八識、七識、六識也。離此三識，便見本性。所以謂之無心道人，尊意或執或去之心，皆六七二識。於第八阿賴耶識尚未體會，何論如來藏心？初參時用此妄心，參到無知無識田地，妄心不行，憤起根本無明，驀地掀翻，徹見本源性地。非此妄心所見也，乃大死大活，無纖毫障翳，強名爲見也。

問：經云，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祇如三門外石法幢，物也，如何轉法，同於如來？請明示法要。

答：古德云，轉得山河歸自己，轉得自己歸山河。又云，老僧轉得十二時，汝諸人被十二時轉；又云，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皆轉物之義也。若不明此義，無論門外石幢，即手中柱杖拂子均被他轉矣。又依教義，羅漢得六通時，地水火風空，皆能轉變自由。菩薩神通過於羅漢，見山河大地皆如幻影，芥納須彌，毛吞巨海，亦尋常事也。

又問：識有分別，智亦有分別，前人多以有分別屬識，無分別屬智，是否可爲定論？且同一分別，如何是智？如何是識？其分途處合轍處，究以何爲界限？以何爲著落？更於何地何時，證其體性眞假？辨其作用是非？設有毫釐之差，即有千里之謬。具精明眼者，必能決擇的當，使金鍮不相混也。

答：識之分別，凡情計度也；智之分別，性自神解也。根本智無分別，後得智有分別。若未得根本智，則分別全是識，非智也。因其比量與非量相濫，即名似比量，非眞比量也。根本智，現量也，有眞現量，便有眞比量。決不流入非量，此即識智之分齊也。

傳記

歐陽漸《楊仁山居士傳》

清末，楊仁山居士講究竟學，深佛法，於佛法中有十大功德：

一者，學問之規模弘擴；二者，創刻書本全藏；三者，搜集古德逸書；四者，爲雕塑學畫刻佛像；五者，提倡辦僧學校；六者，提倡弘法於印度；七者，創居士道場；八者，捨女爲尼，孫女外甥女獨身不嫁；九者，捨金陵刻經處於十方；十者，捨科學伎藝之能，而全力於佛，事菩薩於五明求，豈不然哉。

此土思想，涵蓋渾融，善而用之，登峰造極，故曰中土多大乘根器；其不善用，則凌駕顢頇，毫釐千里，亦足傷慧命之源。北魏菩提流支重譯《楞伽》，大異宋譯，譯籍雖多，歧義屢見，於是《起信論》出，獨幟法壇，支離儱侗之害千有餘年，至今不熄。蓋《起信》之謬，在立眞如門，而不立證智門，違二轉依。般若說與生滅合者爲菩提，不與生滅合者爲涅槃，而《起信》說不生不滅與生滅合者爲阿梨耶識。《瑜珈》熏習是識用邊事，非寂滅邊事，而《起信》說無明眞如互相熏習。賢首、天台欲成法界一乘之勳，而養根《起信》，反竊據於外魔。蓋體性智用，樊亂淆然，爲乎正法？乘教何分？而教網設阱，都談一乘，胡薄涅槃，天台過也；不明增上皆一合相，圓頓爰殊襲四而五，賢首過也。奘師西返，《瑜珈》、《唯識》日麗中天，一切霾陰蕩滌殆盡，誠勝緣哉。有規矩準繩，而方圓平直不可勝用，法界一乘建立，自無殫越之殊。獨惜後人以《唯識》不判五法，圓頓甘讓《華嚴》，而一隅自守。職其法義精審有餘，論其法門實廣大不足耳。

仁山居士，學賢首遵《起信論》，刻賢首《起信論義記》及《釋摩訶衍論》，而集志福等註以作疏，博求日韓，得賢首十疏之六，與藏內十餘卷，部二十種，彙而刊之，曰《賢首法集》。刻《玄文本論》，而詳論五位以籠罩一切法門，然其《與桂伯華書》曰，研究《因明》、《唯識》期必徹底，爲學者楷模，俾不顢頇壟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覺。明末諸老，仗《宗鏡錄》研《唯識》，以故《相宗八要》諸多錯謬，居士得《唯識述記》而刊之，然後圭臬不遺，奘基之研討有路。刻《門論》、《百論》等，然後中觀之學有籍，而三論之宗復明。嘗示修禪，曰離心意識參，曰守當前一念，曰《中峰廣錄》善，然後禪有徹悟之機而宗門可入。與日人論十念往生，而必發菩提心，然後淨土之宗踐實。唯居士之規模弘廣，故門下多材。譚嗣同善《華嚴》，杜伯華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論，而唯識法相之學有章太炎、孫少侯、梅擷芸、李證剛、蒯若木、歐陽漸等，亦公夥矣。然

其臨寂遺囑，一切法事，均付託於唯識學之歐陽漸，是亦可以見居士心歟。

居士喜奇書，有老尼贈以《金剛》，髮逆亂甫定，於皖肆得《起信》、《維摩》、《楞嚴》，循環研索，大暢厥心。因而偏覓經論，又卒不一獲，於是發憤而起，與王梅叔、魏剛己、曹鏡初等謀刻《大藏全經》。獨江都鄭學川最切至，厥後出家名妙空，創江北刻經處於揚州磚橋鷄園，而居士創金陵刻經處於南京。居士在英牛津時，與倭人南條文雄善，後仗其力由海外得古德逸書三百種，抉其最善者刻之，而倭印《續藏》，居士亦供給多種。然以爲《續藏》無雜，應區別必刊，可刊，不刊三類而重刻之也。

居士嘗謂，刻經事須設居士道場，朝夕丹鉛，感發興致，然後有繼以漸而長。昔年同志共舉刻事，乍成即歇者爲多，雖磚橋刻經不少，而人亡業敗，以故設立學會於金陵刻經處，日事講論不息。今以避難移川，而刻事猶未衰歇者，由是而來也。

居士謂比丘無常識，不通文，須辦學校。當時金陵南郊，揚州，常州，皆設僧學，而金陵刻經處辦祇洹精舍，僧十一人，居士一人，以梵文爲課，以傳教印度爲的，逾年解散。因詢居士何因歇廢，居士以無學生答。意以樊師未遊印時，婆沙諸籍精熟無倫，今欲印遊，須研解固有學義，而後法施資糧不匱。今時印通，若談遊印，非仍居士之說無當耳。

居士於事純任自然，每有水到渠成之妙。嘗謂漸曰：牛應貞女夢中讀《左傳》全部，以志不遂而夭折，此父母不善處之之過也。故於女圓音任其出家，於孫女輩聽其獨體。辛亥八月十七開護刻經處會，居士問幾鐘，而曰：吾刻事實落，吾可以去。即右脅而逝。蓋自然如此，生死亦自由矣。

居士於事又復能捨。金陵刻經處經營五十年，刻經三千卷，房室數十間，悉舉而公諸十方，以分家筆據爲據。此猶物質，而精神亦捨。

居士聰慧嫻科學，從曾惠敏赴英法，又復從劉芝田赴倫敦，廣有製造，悉售於湘時務學校，而以其資創金陵刻經處。

居士善工程，李文忠函聘不往，曾文正密保不就。志在雕塑，先事繪畫，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鷲山法會圖》，布列數十人無間隙，雕刻則極其精微，而又一本造像度量，使人觀想不誤。

居士名文會，字仁山，石埭人。父樸菴，成進士，官部曹。居士二十七失怙，家貧世亂，跣足荷槍從戎，百鍊險阻以成器，而一趣於佛事，年七十五而卒。著有《等不等觀集》若干卷，《玄文本論略註》四卷，《佛教初學課本》一卷，註一卷，《十宗略說》一卷，《觀無量壽略論》一卷，《闡教編》一卷，《陰符》、《道德》、《南華》、《冲虛》四經《發隱》四卷，《論孟發隱》二卷，子自新，自超，福嚴，孫庭芬，桂芬，穎芬，智生，緣生，雨生，祥生，曾孫時逢，時中，塔於金陵刻經處，遵居士囑，經版所在靈柩所在也。

贊曰：居士有言，末法有七千餘年，初分時，經論不昌，安能延此長久。居士初生，母夢古剎有巨甕，啓笠則一朵蓮花，殆天生居士，昌大教於初分時耶。元明來，書則有缺，傀儡倏倏以迄清末，居士出而宗風暢，嗚呼！豈偶然哉！

又《楊仁山居士事略》

石埭楊居士文會，生於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丑時。母孫太夫人娠居士時，夢入一古剎，庭有巨甕，覆以箬笠，啓視，則有蓮花高出甕口，旋驚寤，是年居士生。民士父樸庵先生適於是年舉於鄉，先生因是益鍾愛之。明年成進士，授職西部，舉家北上。

居士童時示現遊戲，條理秩然。九歲南歸，十歲受讀，甚穎悟。十四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唐宋詩詞，時一瀏覽，間與知交結社賦詩爲樂。性任俠，稍長，益復練習馳射擊刺之術。年十六，夫人蘇氏來歸。次年，洪楊起事，鄉里俶擾，不遑安居。計自樸庵先生以次，老幼幾十人，轉徙徽、贛、江、浙間，往還十年，屢瀕於危，然卒未嘗遭險者，居士部署之力也。里居，裹辦團練，在徽寧，則佐張小浦中丞，周百祿軍門理軍事，跣足荷槍，身先士卒，日夜攻守不倦。論功，則固辭不受。生平好讀奇書，流離轉徙，兒敝篋貯書以隨，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靡不領會。同治元年壬戌，皖省平，由江西遷居安慶。逾年秋，樸庵先生捐館舍，時居士年二十七，家無擔石儲，曾文正檄委穀米局，甲子，歸葬樸庵公於鄉，事畢回省，感時疫，病久自是厥後，率爲居士學道之年矣。

先是，有不知誰何之老尼，授居士《金剛經》一卷，懷歸展讀，猝難獲解，覺甚微妙，什襲藏弆。嗣於皖省書肆中得《大乘起信論》一卷，閣置案頭，未暇寓目。病後，檢閱他書，舉不愜意，讀《起信論》，乃不覺卷之不能釋也。賡續五徧，窺得奧旨，由是徧求佛經。久之，於坊間得《楞嚴經》，就几諷誦，幾忘身在書肆。時日已斂昏，肆主催歸，始覺悟。此後，凡親朋往他省者，必央覓經典，見行腳僧，必詢其從何處來，有何刹竿，有無經卷。一心學佛，悉廢

集其向所爲學

乙丑，來金陵，得經書數種。明年移居寧，於時重江寧士程之役，同事眞定王公梅叔，邃於佛學，相得甚歡。復與郡陽魏剛己、陽湖趙惠甫、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諸君子遊，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以爲末法世界，全賴流通經典，普濟衆生。北方《龍藏》既成具文，雙徑書本又燬於兵燹。於是發心刻書本藏經，俾廣流傳。手草章程，得同志十餘人分任勸募。時發心最切者，爲江都鄭學川君，鄭君未幾即出家，名妙空子，創江北刻經處於揚州東鄉之磚橋鶏園，刻經甚夥。居士乃就金陵差次，擧書刻經事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所辦工程，費省工堅，軼其儕輩。會李諸公咸以國士目之，知其淡於名利，每列保奬，不令前知。夙著勤勞，身兼數事，頗以障礙佛學爲苦。癸酉歲，屏絕世事，家居讀書。北洋李文忠函聘辦工，辭不往。是歲參考造像量度，及淨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畫家繪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十一面大悲觀音像》，並搜得古時名人所繪佛菩薩像，刊佈流通，以資供奉。甲戌，泛舟遊歷蘇浙，禮舍利，朝梵音。聞洞庭西山有古剏，度多舊經，隻身獨往，搜求殆徧，迄無所得，而資斧缺乏，幾至不成行。時家計亦艱窘，因復就江寧籌防局差。綜計數年以來所刻之經，漸次增益，擇定金陵北極閣，集資建屋，爲藏度經板地，延僧住持，供奉香火，旋爲人所覬覦，起爭端，乃移藏家中，延友人專司其事。居士後雖暫離金陵，而刻印不輟。光緒元年乙亥，經理漢口鹽局工程。明年，曹君鏡初約赴湘議長沙刻經事，兼受曾惠敏聘，襄辦傳忠書籍，因獲覽南嶽之勝，登祝融峰頂。戊寅，惠敏奉使使歐洲，隨赴英法，考求法國政教生業甚詳。精究天文顯微等學，製有天地球圖併輿圖尺，以備將來測繪之需。期滿假歸，辭不受奬，仍以刻經爲事。壬午，至蘇州，覓藏板之地於元墓山香雪海，經費未集，購地未成，比輟議。丙戌春，應劉芝田星使召，隨往英倫，考察英國政治製造諸學，深明列強立國之原。三年既滿，先行假歸，仍不受保奬。居士時已五十有三，嘗語人曰：「斯世競爭，無非學問。歐洲各國政教工商，莫不有學。吾國倣效西法，不從切實處入手，乃徒襲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興國，其可得乎？」復以世事人心，愈趨愈下，誓不復與政界往還。乃於東瀛購得小字藏經全部，閉戶誦讀。

庚寅夏，走京師，禮旃檀佛像，並求藏外古德逸書。適居士內弟蘇少坡隨使節東渡，則寓書南條文雄君，廣求中國失傳古本。南條學梵文於英國，與居士素稔。歐後由海外得來藏外書籍二三百種，因擇其最善者，亟付剞劂。資不給，則出售西洋買回之各種儀器充數。甲午，與英人李提摩太君譯《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以爲他日佛教西行之漸。乙未，晤印人摩訶波羅於滬瀆，緣其乞法西行，興復五印佛教，志甚懇切。居士於是提倡僧學，手訂課程，著《初學課本》，俾便誦讀，一以振興佛學，一以西行傳教，庶末世佛法有普及之一日。是時，日本眞宗設本願寺於金陵，幻人法師建講席於江南，相與辯論教宗，書牘往來，不憚萬言，期以補偏救弊爲宗。

丁酉年，築室於金陵城北延齡巷，爲存經板及流通經典之所。是夏，孫太夫人壽終，闋服，詔其三子曰：「我自二十八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亦已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儀矣。汝等均已壯年，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爲十方公產，以後毋以世事累我也。」居士自此得安居樂道，然會釋經疏，維持法教，日無暇晷。嘗語人曰：「吾在世一分時，當於佛法盡一分時之力。」戊戌夏，患頭風，電召長子自新由滬歸來，囑曰：「我病如不起，《楞嚴正脈科判》可託陳耀庵成之，以完此書。」嗣幸醫藥奏效，得以漸痊。

丁未秋，就刻經處開佛學學堂，日祇洹精舍，冀學者兼通中西文，以爲將來馳往天竺，振興佛教之用。國文、英文、同志任之；佛學，居士自任之。就學者緇素二十餘人，日有進益。未及兩稔，因經費不給而止。宣統庚戌，同人創立佛學研究會，推居士爲會長，月開會一次，每七日講經一次，聽者多歡喜踊躍。居士憫宗教之頹衰，悲大道之沈淪，非具擇法眼，難免不爲邪見所誤。見日本重印《續藏經》，多至一萬餘卷，似駁雜，特加以選擇，歸於純正，詳訂書目，編輯提要，以示門徑。志願未遂，慧燈輒照，悲哉！辛亥秋初示疾，自知不起，回憶往時刻經事，艱苦備嘗，而《大藏輯要》未睹成書，心頗感感，及得同志三人承認分任，則熙怡微笑。佛學研究會同人擇於八月十七日開會，集議維持保護金陵刻經處之法，併議舉會長一席。會席未散，居士已於申刻去矣。是日上午，猶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及聞近得古本註釋數種，歡喜不已，曰：「予幸得聞此書之存也。」午刻，囑家人爲之灌足翦指甲。至時，乃曰：「此時會友當已齊集會所矣。須臾小解，身作微寒，向西瞑目而

逝，面色不變，肌膚細滑不冰，所謂善祥而逝者事歟！梅中嘱其子媳曰：

我之願力，與彌陀願力脗合，去時便去，毫無繫累，惟乘急或緩，生品必不甚高，但花開見佛較速耳　爾等勿悲慘，一心念佛，送我西去，如願已足

居士弘法四十餘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十餘萬張，而願力之弘，所屬望於將來者，更無有窮盡也　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四卷，《佛教初學課本》，《陰符》，《道德》，《莊、列發隱》諸書，久已風行海內；又《等不等觀雜錄》，《論孟發隱》各若干卷待梓　居士卒年七十有五　配蘇夫人，先居士十八年卒　子三人，長自新，次自超，次福嚴；孫七人，庭芬、桂芬、穎芬、智生、緣生、雨生、祥生；曾孫，時逢、時中

張爾田《楊仁山居士別傳》

佛典入震旦，繙流相習，非梵夾不流通，奉之如律令　明紫柏大師一創易之方冊法施之，盛甲東南，其有白衣具四宏願誓　二百年繼紫柏起者，則仁山居士也

居士名文會，自號仁山　楊氏安徽石埭人　父樸庵先生，某道光某年舉人某年進士刑部某官　母孫太夫人　居士之方娠也，母夢至古剎，有巨甕焉，覆以笠，啓視之，蓮也，驚而寤，居士生　及長，示現遊戲，宅如曼如　十四歲能屬文，不喜舉子業，暇則從知交聯社角詩爲樂　性嗜書，轉徙流離，舁大篋自隨　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之術，靡不探頤鉤之於心，顧獨於內典未暇治　忽大病，見馬鳴菩薩《起信論》，一讀大好之　先是，有老尼授以《金剛般若經》，歎其微妙，皈仰轉篤　偶閱冷攤，得楞嚴一卷，就几諷味，不知身之在肆中也　自後，凡親朋客遠方者，則就求遺典；見行腳僧，必詢何方來，住何剎，有何經冊，盡棄向所學，一意以西土聖賢爲宗

居士之學，發軔於《起信》，充之以《法華》，大而化之以《華嚴》，會通之以《唯識》，而歸其墟於《淨土》　晝作務，夜則誦經念佛號，或習靜作觀，至漏盡始就寢　又考造像度量，取《淨土》諸經，審定其章品　延畫者作《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大悲觀世音像》，張之壁，以崇供養　其論學大旨，統以十宗，以爲出世三學，持戒爲本，首標律宗　佛轉法輪，先度聲聞，次之以小乘成實，俱舍二宗　東土學者，羅什之徒，首稱興盛，繼以三論宗　建立教觀，天台方備，賢首闡華嚴，慈恩弘法相，稱爲教下三家　拈花一脈，達摩別傳　灌頂一家，金剛密授　專修何門，皆能證道　但根有利鈍，學有淺深，其末出生死者，亟須念佛向西以防退墮　即已登不退者，尤當面覲彌陀，親承法印，故淨土橫超，實爲捷要　又將答西劉德高長者質疑一文，開拓禪、教、律門徑，其大旨曰：觀所質，其弊有二：一者誤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以爲現前知覺之心，即是教外別傳之心　若果此心即是祖師心印，何待達摩西來始傳二祖？又何待五祖門下七百餘僧衆獨傳六祖？當知祖師心即超越常情，非過量英傑不能領薦　近代根器淺薄，輒以禪宗自命，究其旨趣，茫無所知　何論凡聖情盡，體露眞常　二者但閱宗門語錄，經論全未措心，不分解行，不明歷位，處處扞格，無由自通　欲除二弊，須誦說《大乘起信論》，通利造微，深究賢首《義記》　《起信論》者，馬鳴菩薩所造馬鳴，禪宗二祖，教宗圓融，爲學佛之要典　進之以《楞嚴正脈》，《楞嚴》，《唯識》通，則他經可解矣　所答折收互用，兼綜性相二家　識者謂廬峰示滅以來，現居士身說法者，未曾有也

父卒，既返葬，旅食金陵，一時遂於佛學　眞定王梅叔、邵陽魏剛己、陽湖趙惠甫、武進劉開生、嶺南張浦齋、長沙曹鏡初，居士皆與之遊，共切磋大事　閔末法衆生不見全經，又雙徑冊書遭兵燹多零敗，於是始發大心，流布《龍藏》，誓以弘法度人爲務　居士手定章程，俾同志十餘人任勸募　規金陵隙地爲庋經板所，延友董其事　同時與居士發心者，江都鄭學川，後出家號妙空子，亦創江北刻經處於揚州東鄉之磚橋雞園，與金陵後先倡導焉　居士雖總經役而已，則以其暇出遊，所至必搆訪古德逸著　聞吳洞庭西山有古禪院多藏經，子身孤往，冀有所得　航大海至英倫，法蘭西，購日本新輯小字藏於其國　既走京師，禮旃檀釋迦像，會妻弟蘇少坡隨節而東，則郵書南條文雄求中土失傳諸籍　南條故習梵文於英，與居士友者也　又偕英李提摩太繙《起信論》成歐文，曰：「此他日佛教西行之漸也」　印度摩訶波羅者來遊華，居士訂佛教教科書授之，使歸而振興母邦　是時日本眞宗建本願寺（於）金陵，頗訾謷淨土諸宗；幻人上人著《法華性理會解或問》，拂事相而談性理，居士皆馳書辨其失，恐魔外亂正法，其宏護勤懃不倦如此

歲丁酉，丁孫太夫人憂，服闋，詔其三子曰：「我年二十八聞佛法，已誓出家，徒以母故，今母亡而我亦老，無能持出家律儀矣　汝等當自謀食，丐我一席地盡佛，家事勿溷我」　於是析所置金陵房舍器具及所藏經典造像歸刻經處，公之十方　又就刻經處立校，顏曰祇洹精舍，設佛學研究會，月一會，七七講經，興起者日益衆

未幾，示微疾，知不起，召同志至，視所刻經《大藏輯要》者，擬其目爲華嚴部三十二，方等部六十六，涅槃部十二，般若部二十三，法華部十六，法相部二十五，密部五十六，淨土部五十七，小乘經律論二十七，大乘律論三十八，西土撰集禪宗台宗傳記等又若干部。像十萬餘張，倍刻經凡雕二百五十八，未勘者半之。則曰：「四大無常，我在世一分時，一分時報佛恩；我力不能報，有陳樨菴、陳宜甫、歐陽競無在，今屬累三君，我何憂？」及革，禁家人勿哭，示以往生正因，曰：「此彌陀願力也。生卒乘急戒緩，生品不高，花開見佛，自謂差速。」遂卒。年七十有五，時宣統辛亥八月，即武昌兵起之前一日也。

蓋克期冥證云。居士少不羈，習騎射擊刺之術。洪楊亂，里居佐當事者襄團練，跣足荷槍，先士卒。得諜，手刃之，血濺裾。曾文正克金陵，飭辦穀米局，董工程。經理漢口鹽局，曾隨曾惠敏、劉芝田兩使英法。入世出世，隨化無方，殆不可測，不具書。書其學佛因緣犖犖大者。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陰符》、《道德》、莊、列發隱》。嘗以日本《續藏》多駁糅，讎提要正之，竟未成。歿後，同志輯其生平論學諸文爲《等不等觀雜錄》。配蘇夫人，先居士卒；子三，自新、自超、福嚴；孫七人。

張爾田曰：有清一代，彭二林、汪大紳、錢伊庵、羅臺山皆具大善知識，居士殿之，廓力尤偉。吾鄉夏穗卿熟佛故，時時爲余言居士，又嘗求經金陵，居士則朱疏目若宜讀若不宜讀，所以誘進之甚備。方思有所奉手，而居士歿矣。當光緒中葉，東南際海，士大夫日習饕績無用之言，獨居士與嘉興沈善登毅成外，名聞利養，頹然自樂，其所學得一經如護頭。然今東瀛古德書稍稍出矣，稗販者又爭附佛。居士在，喟歎宜何如？姨姪平勘剛於居士姻也，以狀來，乃次其事而爲之傳，俾後之續金湯者採焉。

沈曾植《楊居士塔銘》

聖教之興，以聲爲體。言語文字，三身五心，聖凡生佛感應之道，莫切於斯。佛寶絕思量，僧寶有隆替。弘濟萬類，傳佛種性者，其法寶乎！其在西土，以結集決擇。滅後七日，迦葉、阿難爲一結集於畢鉢羅窟，而《四含經》定。後一百年，優波麴多爲第二結集於毗舍離城，而《五部律》出。後三百年，脅尊者爲第三結集於弗樓沙國，而大小二乘十二部三藏備。全《四含》、《五部》之流爲《六足》、爲《婆沙》。十二部立，而《方等》、《瑜祇》、《般若》、《法華》、《華嚴》、《涅槃》、《大日》，顯密具焉。蓋一度結集，即一度光明。於西土成事已然。其在東土，始以敘錄爲甄綜，繼以雕刻爲宏佈。自宋、遼、元、明爰暨我朝，敕刊經藏不具論。其人間僧俗發願雕刻者，則隋靜琬刻石於雲居，宋馮楫、王永從鏤木於閩東禪、浙思溪、明密藏刊《方冊》於浙徑山，而今時楊居士刊《輯要》兼刻全藏於金陵，上下千年，作者五人，甚難希有，卓哉！然靜琬受付屬於南岳思大師，馮王生五宗、四家禪席風行之世，密公有憨山、紫柏、陸五台、馮開之相助激揚，獨居士奮起於末法蒼茫宗風歇絕之會，以身任道，論師、法將、藏主、經坊、四事勇兼，畢生不倦，精誠旁薄，居士事蓋視前人爲倍難。景與響相承，因與果不二。以法運通塞驗之，華嚴極盛於隋唐，天台中興於南宋，淨土普行於明末國初，皆非刻經人所及見。而今者諸方競進，賢首、嘉祥、慈恩之微言絕學，浸昌浸熾，金胎教令，朕兆萌芽，佛日光明，重昭壞劫，居士實親見之，非創刻時所預期。則居士之效，視前人倍疾乎？居士於三學教典，搜集於藏外若干種，選擇《大藏輯要》若干種，校刻《大藏全經》已成者若干卷，寓決擇於甄綜宏通之中，至精且當，又非前人比。嗚呼，盛已！

經坊始在北極閣，後徙所居延齡巷宅中。治命捨宅爲坊，建塔坊中以葬。諸子門人敬遵將事，昭其志也。

居士名文會，字仁山，安徽池州府石埭人。其學以馬鳴爲理宗，以法藏爲行願，以賢首、蓮池爲本師，性相圓融，禪淨徹證。所著書若干卷目，世系出處，在墓表不具書。居士示寂後七年，歲在戊午，塔成。故人浙西寐叟爲著銘，辭曰：

馬鳴道統，前《婆須密》，後《關尼耶那》。是宣法性，次第法相，逮阿僧伽。《摩訶衍論》，義該般若，識阿梨耶。南北兩宗，文殊、彌勒，平等無差。洋洋道岸，信爲舟楫，念極津涯。《華嚴》證信，彌陀證念，生佛陀家。有始有卒，以易以簡，萬等一茄。《五教五宗》，攝之二論，自在開遮。《大宗地本》，師說不傳，講樹無花。科葉義枝，先生創通，有聖冥加。迴此法施，總持法寶，醫世癡瘖。萬卷萬德，萬行所則，普賢願嘉。十二部經，十二門智，文殊悅疑。此窣堵波，靈骨歸存，昔講堂些。滿字之都，有音如雷，有氣如霞。萬歲不壞，或來瞻敬，福等唵嘛。

楊文會《大宗地玄文本論略注序說》　《大宗地玄文本論》建立金剛五位，以衆生無量劫來業果相續，非三僧祇修證之功，不能盡除，故立無超次第漸轉位；以衆生一念相應，即同諸佛，故立無餘究竟總持位；以衆生心含法界，普融無盡，故立周遍圓滿廣大位；以衆生念念著有，違解脫門，故立一切諸法俱非位；以衆生棄有著空，趣於斷滅，故立一切諸法俱是位。上之五位，爲佛法之總綱，攝盡一切破障法門，該括一切稱性法門，纖毫無遺。若明此義，則談宗談教，說有說空，皆不相妨。何有分河飲水，互相是非之弊哉！奈何千餘年來，無人提唱，遂使無上妙法，秘而不宣，誠不解其何故也。或以論中名義玄微，皆是法身大士行相，非凡位所知，師家艱於應對，故不以此論示人。然一切悉知，必至佛果，等覺以還，隨分演說，不害其德望也。儒門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會竊取此義，略加注釋。所未知者，斷不強解，庶幾後學得一隙明。或有利根上智，頓入甚深法界，徹底通達，是所望也。其文義明顯者，亦不詮釋，閱者自能領會耳。光緒三十二年冬十月石埭楊文會仁山氏識，時年七十。

又《十宗略說序》　長白如冠九年伯作《八宗二行》，自書條幅，刻於武林。予欲附入禪門日誦之末而未果。頃見日本凝然上人所著《八宗綱要》，引證詳明，而非初學所能領會。因不揣固陋，重作《十宗略說》，求其簡而易曉也。以前之九宗分攝羣機，以後之二宗普攝羣機。隨修何法，皆作淨土資糧，則九宗入一宗。生淨土後，門門皆得圓證，則一宗入九宗。融通無礙，涉入交參，學者愼勿入主出奴，互相頡頏也。

又《大乘中觀釋論敘》　經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故三藏教典，以般若居首。蓋眞空實相，爲諸佛母也。龍樹菩薩造五百偈，發明空義，青目菩薩釋之，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出，名曰《中論》，凡二十七品；分別明菩薩又釋之，亦二十七品，譯於唐波羅頗密多羅，名曰《般若燈論》；安慧菩薩又釋之，譯於宋惟淨三藏，名曰《大乘中觀釋論》。三部均入大藏，惟宋譯僅十三品，不無遺憾。近時日本新印《大藏經》，由高麗古本鈔出後分十四品，而成完璧。金陵貫通大師見之，歡喜踴躍，集資鋟板，以廣流傳。俾後之學者，三部參觀，豁然證契，頓入如來寶明空海，則六百卷般若妙義，一時現前，豈非法門之快事乎！

又《佛教初學課本自敘》　《釋教三字經》者，明季吹萬老人效世俗訓蒙之書而作也，敏修長老爲之注釋，流傳二百餘年矣。頃者，普陀印光法師從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注釋改十之七，原本編爲兩排者，改而爲一排，考據精詳，文辭圓潤，超勝舊作。而題名之處，不將重訂者列於其次，可謂坦然忘我者矣。予不揣固陋，率爾改作，與新舊兩本，迥不相同。事略而法備，言簡而義周。人有勸予易其名者，因名之爲《佛教初學課本》云。光緒三十二年春二月，石棣楊文會仁山氏識，時年七十。

又《書居士傳汪大紳評語後》　《居士傳》內汪大紳評語，直截痛快，實具宗匠手眼。但其中每引程朱爲契合，似覺不類。度其意，無非欲引理學家究明心宗耳。然理學家既宗程朱，決不信有此事。是汪君援引之意，不能令儒者生信，反令儒者易視禪宗，以爲不出程朱心學矣。甚哉！立言之不可不愼也。予願他日重刻此傳，將評語內與儒家牽合者節去，末始非護法之一端也。

藝　文

楊文會《與釋幻人書二》　幻人法師出《法華經性理會解》併《或問》，見示，書而歸之。

捧讀大著，於古今註釋之外，別出手眼，誠爲希有。但其中不無可商之處，略爲大雅陳之。經中有法說，有喻說，有託事表法，弘經大士不可破事相，但須即事顯理。《或問篇》中，六種震動，寶塔高廣，劫日長短等論，均拂事相而談性理，似於教義有違。夫地動之文，處處有之，師言天翻地覆之勢，人何能堪？是專就凡境而言也。《楞嚴經》中，魔宮隳裂，惟魔有神通，方能見之，凡人不見也。《維摩經》內，持他方世界置於此土，彼界菩薩知之，凡夫不知也。以此類推，大地六種震動，亦唯得通人乃能知見，世俗凡人不知不覺也。寶塔高廣更無容疑，於一毛端現寶王刹，維摩室內容無量座，芥納須彌等文，均是大小相入之理。至於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亦是延促自由之法

《華嚴》毘目瞿沙仙人，執善財手，經微塵數劫，亦此義也　大凡諸佛菩薩境界，不可以凡情難信，即拂事談理，若並無其事，而結集者憑空鋪敘以爲表法，豈非如邱長春之作《西遊記》乎？且神通亦非虛言，大夫二乘菩薩如來，皆有等差　如禪宗所謂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乃指當人性德而言，頭頭顯露，法法全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不向人道外別說神通也　其實天道神通，遠勝於人，推而至於妙覺果海，迥非世俗所能思議矣　受持《法華經》者，即父母所生清淨六根，遂有六通之用，圓十信位，已能如此，若至初住，便能六根互用　《性理會解》引恭禪師聞風刺葉聲有省，《東坡筆談》悟互用之理，是謂六即中之理即。此經所說六根清淨，已到相似之極，將入分證位矣，豈恭師、東坡見地所能比擬也哉？現前山河大地盡屬假有，無非唯心所現，時劫遷流，生於行陰，是不相應法。若時量方量不破，欲其超脫輪迴，恐難之又難矣　所以三藏教典，皆非凡夫意言境界，《法華》所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者，此也　忝承垂問，敢獻芻蕘，不足當方家一笑

又《與釋幻人書二附來書》

納比年來之代諸長老座，弘揚教典，自愧不勝，但依常規，消文釋義，有事談事，有相說相外，始談性理　蓋欲三根普利，共證性天，未嘗拂事相而談也　至《或問篇》，特爲執事相以詰難者耳，若但答以佛菩薩神通境界，非凡人所知等語，誠恐不足取信於人，又何能弘揚大教乎？故開方便門，示眞實相，使迂拘之輩，知如來大教，有喻說、托事說，不可執喻昧理，取事爲實，認黃葉以爲眞金，捨醇醪而舖糟粕，庶幾佛種不致斷絕　如意寶珠，窮子自得，大教之弘揚，又豈外於是哉！納於來教，深得一番領悟，敬爲達者陳之

來教云：經中有法說，有喻說，有托事說，善哉言乎！來教又云：六種震動，寶塔高廣，劫日長短，以及一毛端現寶王刹，維摩室容無量座，芥納須彌等文，均是大小相入之理　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亦是延促自由之法者，此即喻說，托事之說歟？經云：普佛世界六種震動，下文即敘爾時會中，四衆八部，人非人，及諸小王、轉輪聖王，是諸大衆，得未曾有，歡喜合掌，一心觀佛　此事相也　佛性人所同具，衆生身心，即佛世界，一會大衆，即普佛世界　大衆見佛入定雨華，有所觀感，歡喜合掌，一心觀佛，非六根震動而何？會義亦在六根，豈可拂經中之事相，而誤註家之事相乎？蓋無主見者，是非不辨，故隨人轉，如來所謂眞可憐愍者　又經云：於此經卷，敬視如佛，種種供養，華香瓔珞，末香塗香燒香，繒蓋幢旛，衣服伎樂，乃至合掌恭敬　下文又云：若經所在之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　所以者何？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此塔應以一切華香瓔珞，繒蓋幢旛，伎樂歌頌供養　此經中事也　上文以種種物供經，下文以種種物供塔無異，足見經即塔矣　又《般若經》云：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是塔，比《法華經》尤顯然　依經之事，表經中之法，有違教義否乎？又經云：六十小劫，身心不動，聽佛說法，謂如食頃　上文六十小劫，下文身心不動，身心不動則六用寂然，六識亦不行　劫波，此云時分　時，識也　依此事相，表經之法　再者，謂如二字，是相似語，執作實解，有違教義否乎？至維摩丈室容無量座，於一毫端現寶王刹，芥納須彌等文，是喻心量之廣大，能收能放也　其可大可小，唯心量能之，物量大小有定，不能也　若謂佛菩薩境界，非凡情所測，按維摩丈室，毘耶離城，五印度境，一航可通　五印度之天地，與此土之天地無異，豈可指他方佛土言之？佛菩薩境界，亦是性土之談，華嚴華藏世界及香水海，蓋表如來藏性海耳　《楞嚴》云：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　世尊，我了如是唯心識故，識性流出無量如來　如是，非器界明矣　一毫端現寶王刹，與《楞嚴經》如來妙覺明心徧十方界，含育如來十方國土，清淨寶嚴妙覺王刹，是同是別？芥納須彌，歸宗曾答李翺，載在《語錄》。今人不足信，古人有足徵，非釋家如是，儒家亦有此　《中庸》云：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藏於密，芥子也，彌六合，納須彌也　此理，性理也　誠如來教云：一毛端現寶王刹，芥納須彌等文，均是大小相入之理　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亦是延促自由之法　此理此法，與經書之理法，遙遙相對，妙哉，妙哉！此等文字，舍理法而作實解，何異世人看《西遊記》，見孫悟空神通廣大，拔一毛，口中嚼碎噴出，喝聲變，即變無量孫悟空；耳中定海神針取出，叫大大大，即碾來纔細　此等文字，通人觀之，尚明所喻，何如來大教竟如是觀耶？古人謂，依經講句，三世佛冤，此冤竟不可解耶！豈不令人痛哭流涕哉！誠如來教所云：阿難結集，如邱長春作《西遊記》矣　來教又云：寶塔高廣，更無容疑，是對無信根者說，如良醫治病，看證下藥，斷不以板方殺人　菩薩化人，亦復如是，著相者爲說非相，著非相者爲說實相，可謂妙於權矣　夫如來教典，故貴乎信，無信不入，故又不可不疑，無疑不悟　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

悟，請從疑後翻成悟也　況信之一字，有邪正之分同耶？來教又云：神通亦非虛言，人天二乘善薩如來，皆有等差　如禪宗所謂神通併妙用，運水及搬柴，乃指當人性德而言，頭頭露露，法法全彰，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不向人道外別說神通也　善哉，善哉！如是龐老之運水搬柴是，婆子之拈盖傾茶是，擴而充之，動作云為，無一不是當人性德神通矣　來教所云：頭頭顯露，法法全彰，豈不善哉，神通有差等者，由智慧有大小故，佛之智慧大，神通故大，菩薩智慧神通不及佛，二乘不及菩薩，天人不及二乘　然佛之神通又不在是　《法華》云：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愍，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　尋思時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郭　由是觀之，諸佛神通力，方便力也，所謂佛菩薩境界，凡人不知者，此也　著於事相，焉能見性？如經云：時諸四衆，計著於法　阿難所集，契經也，不可作傳記史書觀　契合於道也　道即性也，性即理也　見性始證道，證道必見性　古人云：離心談法，無有是處　故楞嚴會上，詰責多聞，謂阿難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沙，祇益戲論　《法華經》：長者密遣二人，共窮子除糞　皆所以明三藏教乘，乃如來方便，順衆生性而說，不可執也　《般若經》云：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此中實而權，權而實，三根普濟，共證菩提　是佛菩薩境界，非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及餘世間所及　來教云：三藏教典，皆非凡夫意言境界，《法華》所謂深固幽遠，無人能到者是矣　以上種種，《性理會解》已詳言之，今因來教有得，重而申之，是一番提起一番新也

捧讀尊示，不憚詳細開導，眞可謂老婆心切矣　然鄙人有不能已於言者，謹復約略陳之

尊示：有事談事，有相說相外，始談性理　鄙見：事相即是性理，事相說透，性理全顯　是尊意分理事爲二途，鄙意融理事爲一致　尊意以大地山河，目前萬物爲實有，鄙意以大地山河，目前萬物唯識所現，了無實體，不過同業妄見，別業妄見耳　若證實相，轉變自由，一一無非眞如妙諦，有何相而不破，有何性而不顯耶！　不然，雖高談性理，只是第六識上所緣之影，了無實用，欲其橫截生死，不可得矣　大小相入，長短相攝，超情離見之事，最微妙者也　胸藏萬卷，聽法忘倦，尋常意中之事，至淺近者也　尊意以經文所顯微妙之法，爲黃葉，爲糟粕，以後人所談淺近之理，爲眞金，爲醇醪，安得謂之不斷佛種乎！　尊示所引經云：若經所在之處，皆應起七寶塔，極令高廣嚴飾，不須復安舍利云云，此文顯然以經與塔及舍利爲三事，何曾說塔即是經耶？　起塔之事，三世諸佛法中之常軌，所以供養生身舍利，經典是法身舍利，亦應起塔供養，非是後人無知妄作也　《金剛經》云：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是塔　令人尊崇經典，如尊崇塔也　若塔即是經，經即是塔，則言塔不必言經，言經不必言塔，何須兩相比擬也哉！　大凡同是一物而有二名者，必不將二名互相比論　何以故？　原是一物故也　凡有二名可以互相比論者，必非同體　何以故？　定是二物故也　又，尊示時識也三字，未知出何典，鄙意但知識是心法，時是不相應行法　若時劫不能融通自在，依然被十二時轉，何能轉得十二時耶？　尊示可大可小，唯心量能之，物量大小有定，不能也　此眞所謂心外有法矣　大而天地日月，小而纖芥微塵，無一不是唯心變現，儻離心之外，實有山河大地，則盡法界衆生，永無出生死之日　何以故？依報不能轉變，正報豈能自由耶？　聲聞證無學果，衆僧不信，必令現十八變，若不能現，即須擯逐，因其犯大妄語也　此佛滅度後，初五百歲之通例耳　十八變中，地水火風空皆能互用，菩薩入初住時，旋乾轉坤，又何足怪！至於維摩丈室，在印度境，人人得而知之，豈菩薩神變，能現於他方世界，而不能現於此土耶？　即如現前金陵城內大街小巷，屋宅荒野，無一微塵許地，不具十界依正，互攝互入，重重無盡，豈得將此處定作穢土看耶？　當日法華會上如來種種神變，惟菩薩大阿羅漢及根熟衆生，方能見之　見相即知法，即悟解，即證入　爾時靈鷲山中牧童樵子，僅見老比丘趺坐說法，有許多比丘居士圍繞靜聽而已　即諸天散華，亦不能見，豈能見無量諸佛菩薩同時雲集耶！　大師所引《中庸》云始言一理云云，此非《中庸》之語，程子之語也　大師於佛經不重註疏，至於儒書，推尊宋人何也？　程子就世間理事而言則可，而以此語作出世心法會，引證齊納須彌等文，則大不可　蓋心無形相，云何放卷？　若以緣大境爲放，緣細境爲卷者，六識攀緣心也，其退藏於密者，宋儒所謂心要在腔子裏　《楞嚴》七處徵心，第一執尚未破，焉能見眞性？夫眞實見性者，隨機普應而無所在，雖無所在，而隨機普應　所以二祖覓心了不可得，即蒙初祖印可　後人點胸自許者，皆是執心在內也　《周易》所云洗心退藏於密，意在境智俱泯，與此有別　歸宗之語，祇就李翺能領會處應機答之，若作齊納須彌鐵板註腳，則活句翻成死句矣　尊示屢提見性二字，見性是因中初步，又提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此是果位妙用　經云：唯佛與

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等覺菩薩尚非其分，而謂參禪見性者能之乎？若云因該果海，果徹因源，直須善財龍女之儔，頓證圓住，乃能如是　參禪見性者，何能企及？　尊示引《楞嚴經》內佛斥阿難之語，蓋爲多聞不修者，便呵多聞，爲無聞盲修者，便呵無聞，應病與藥，豈有定法？　除糞喻者，乃令二乘斷見思惑，非令其除三藏聖教也　見思若盡，即證無學果，便行三百由旬到化城矣　且就聲聞論之，在華嚴會如聾啞，在阿含會斷惑證眞，在方等會大受呵斥，在般若會轉教菩薩，在法華會授記作佛　如來教化，皆有次第，由淺而深　禪宗一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雖云教外別傳，實是般若法門，觀五祖六祖之語則可見矣。所以禪宗祇須直下見性，不論成佛不成佛　法華會上，諸大弟子授記成佛，皆須歷久遠劫，惟一龍女，當下成佛　此經之義，不得以禪門見性概之　蓋禪人見性，大有淺深，晚唐以後，利根漸少，雖云見性，如暗室中鑽鑿小孔，得一隙之明，若比之太虛空曠，日月星辰旋轉其中，風雲雷雨變化其際，不可同日而語矣。明雖是同，而大小有異，以此等語言，證法華深義，何啻初生嬰孩比於成人乎！　摩訶迦葉爲禪宗第一祖，阿難爲第二祖，法華授記成佛，均在久遠劫後，則其他可知矣　十二祖馬鳴，是八地菩薩，十四祖龍樹，是初地菩薩，可見禪宗證入深深性海，仍須歷位而修，始臻妙覺極果，不宜儱侗和會　尊示又引《楞嚴》云：如來國土淨穢有無，皆是我心變化所現云云，大師判云：如是非器界明矣　此語聚九州鐵鑄成一大錯，經文既言淨穢有無，則穢者有者，非器界而何？　大師意謂器界必非自心所變，不但不知如來藏性，併不知阿賴耶識見相二分矣　《密嚴》、《深密》等經，《瑜珈》、《唯識》等論，皆詮此義，此義不明，則一切經論窒礙難通，不得不別尋義路以解釋之　然《法華經》深固幽遠，五千比丘尚須退席，機未熟也　移置天人，寄於他土，不堪受此大法也　今欲令下愚凡夫亦能見信，專就淺近而說，縱能啓凡愚之信，仍非《法華》深義　儻《法華》經義淺近如此，天乘尚未能達，何論二乘，何論大乘，更何論一佛乘耶？　總而言之，經中寶塔出現，諸佛雲集，地涌菩薩等事，當日在佛前聽法之人，曾見此相否？　若實未見有此相，則此經非靈山會上之經，乃阿難既蒙授記，又證無學，更紹祖位，如欲立言傳世，化度後人，祇須直截痛快，暢會性理，又何必無中生有，憑空結撰，令後人無從摸索耶！　尊示又云：依經講句，三世佛冤云云，更有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須是不觸不背，方免斯過　若只認上句而忘下句，豈但痛哭流涕，直是千佛出世救他不得也　鄙人不避忌違，作此逆耳之言，非欲爭勝於筆端，實爲報恩於佛祖　此段公案，須俟彌勒下生時證明

又《與鄭陶齋官應書附來書》

伏處海隅，耳盛名久矣　人事牽擾，道遠莫由瞻奉，引領松鶴，我勞如何！　下走嶺南下士，碌碌因人，船算濫司，愧無建樹　偵此國步艱難，翠華遠狩，中原蒿目，痛哭新亭，此海內忠義之士，心所同具者也　竊思兼善之機既阻，獨善之道可爲，下走雖混俗趨塵，然好道之心，篤而習之，至衰朽猶如一日　祇以至人未遇，口訣難逢，仰視青霄，每增浩歎。側聽先生，抱道在躬，和光養性，生平心得，定有不凡　問途必於已經，自是求道者第一要義，其祕密藏固不敢妄請賜教，至若授受之陳跡，初終之大旨，正邪之分界，天人之節次，敢乞不棄顓蒙，有以教之，幸甚禱甚

拙作詩草二冊，聊用伴函

頃奉賜函，並大著二冊，展誦之餘，莫名欽佩　去聖時遙，人情澆漓，誠心向道，迥出塵凡，非夙具大善根力，曷克臻此！　承示時務多艱，此皆衆生業力所感，正是菩薩悲願度生之境　修行人常以兼善爲懷，若存獨善之心，則違大乘道矣　鄙人學佛以來，近四十年，始則釋道兼學，冀得長生而修佛法，方免退墮之虞，兩家名宿，參訪多人，證以古書，互有出入，遂捨道而專學佛　如是有年，始知佛法之深妙，統攝諸教而無遺也　蓋道家首重命功，佛家直須命根斷　命根斷，則當下無生，豈有死耶！　生死既不可得，而假生死以行大願　是以《華嚴經》中，善財所參善知識，比丘居士，仙人天神，錯雜間出，皆是一眞法界所流露也　若認定金丹祕訣修成之仙，或爲仙官，或爲散仙，總不出上帝所統之界，不過高於人界一等耳。雖壽至千萬歲，亦有盡時也　鄙人常以《大乘起信論》爲師，僅萬餘言，徧能貫通三藏聖教　凡習此論者，皆馬鳴大士之徒　奉贈一冊，以備流覽　又，拙作《陰符發隱》、《十宗略說》各一冊，望請教正　《起信論》末提出淨土一門，爲超脫輪迴之捷徑　昔曇鸞法師捨陶宏景所傳之仙訣，專修十六觀法，往生淨土，豈非人傑也哉！願與同志者效之

又《與夏穗卿曾佑書附來書》

夏間得手書，並《起信義記》，歡喜無量　觀書目，方知有《地論》暨《識論述記》之刻，知仁者弘法度人，本誓無盡　何幸末法有此智燈，當與六道衆生，同作師躅！　弟子十年以來，深觀宗教，流略而外，金頭五頂之書，基督天方之學，近歲纔能通其大義，辨其徑途矣

惟有佛法，法中之王，此語不誣，至斯益信。而此道之衰，則實由禪宗而起。明末，唯識宗稍有述者，未及百年，尋復廢絕。然衰於支那，而盛於日本。近年來書冊之東返者不少，若能集衆力刻之，移士夫治經學小學之心以治此事，則於世道人心當有大益。知此理者，其居士乎！《述記》刻成幾何？其原書《論記》別行，古書皆爾，然學者頗不便，新刻似可相合。《地論》文廣理賾，此時讀者恐稀，不如以《因明論》先之。尊處所刻《大疏》，尚恐其簡，前見日本人所開現存因明學各家，有七十餘種，直當廣行十數種，使人衍熟其法，則以後可讀慈恩各種書矣。近來國家之禍，實由全國民人太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圖治也。至於出世，更不待言矣。又佛教源出婆羅門，而諸經論言之不詳，即《七十論十句義》，亦只取其一支，非其全體。而婆羅門家亦自祕其經，不傳別教。前年英人穆勒，始將《四韋馱》之第一種譯作英文，近已買得一分，分四冊，二梵二英，若能譯之以行於世，則當爲一絕大因緣。又，英人所譯印度教派，與中土奘師所傳者不異，惟若提子爲一大宗，我邦言之不詳，不及數論勝論之夥，又言波爾羯羅非爾羯羅主也。源出於雨衆，將佛教盡滅之，而爲今日現存婆羅門各派之祖。此事則支那所絕不知者，附上以廣異聞。

頃接手函，得知公務之暇，備研各教，甚爲希有。金頭五頂之書，未知說何道理，便中祈示一二。基督天方之學，皆以事天爲本，其源出於婆羅門，而變其規模也。婆羅門教最古，以大梵天爲主，或有宗大自在天者，皆從人道而修天道，不出六凡之表。佛教興，而婆羅門之明哲者，多從佛教。利根上智，現證阿羅漢果，即出六凡而爲四聖之初門，可見佛教非出於婆羅門也。西人在印度考求各教，但求形跡可據者載之，謂佛教後出，遂以婆羅門爲其源，信有聲聞法，而不信有菩薩法，以菩薩法係文殊、阿難在鐵圍山結集，諸大菩薩以神通力流傳世間，凡夫始得見聞。西人不明其理，往往疑而不信也。《唯識》古書，亡於元末，明季諸師，深以不見爲恨。近從日本得來者有十餘種，已將《述記》合論付梓，現已刻至四分之三，來歲五六月間可出書矣。《因明大疏》之外，尚有《義斷前後記》等，皆唐人所作，有款當續刻之。《地論》百卷，因無巨款，久久未成。尊示云：佛教之衰，實由禪宗，支那固然，而日本則衰於淨土眞宗。近閱眞宗之書，與經意大相違背，層層辯駁，冀得改正。接得復函，知彼決不能改，亦無可如何耳。

又《與桂伯華念祖書一》

違教數月，渴想良殷。前者普陀之遊，本可旬日間即返金陵，詎行至寧波舍賊處，得江西家信，言家中用度缺乏，亟須早歸。遂急往普陀，草草遊歷，僅住四日而返。歸途金盡，遂徑溯江而上，不及更詣金陵，趨聆教誨矣。在普陀時，晤後寺法師名印光者，係陝西人，道行深淺，非某下愚所能窺測。然其人亦素知夫子，不知夫子亦知其人，且悉其所造否？日後出家，擬即求其剃度，師謂何如？自贛返省，見與李澹緣第一書，歡喜無量；自九江還，又見與澹緣第二書，又大歡喜。澹緣勇猛，同輩中實罕其匹，又得吾夫子指示途徑，其造詣寧可限量？今又有黎君端甫者，係豐城人，同輩中聞佛法者，以彼爲最早，氣質亦以彼爲最純。惟入門之始，乃讀鄧厚菴書者，厚菴之學，吾師曾議其穿鑿，故前自普陀回，曾將此意函告。往贛後，彼曾以一書寄某代呈，因亟爲呈覽。此人識篤異常，若不棄而辱教之，當能荷擔大法，非僅僅作自了漢者。或即將所賜澹緣二書鈔寄示之，未識可否？江西僻處墾荒，聞法較晚，然發心向道者，時時有之。近時浮慕佛名，且以己意或世間法附會經義者，亦不乏人。惟李澹緣，與其叔澄宇靖瀾，及黎端甫，又九江城內一少年徐子鴻者，宿根最深。若有大善知識如夫子者，時時開示之，策勵之，紹隆三寶，末嘗不在是人。惜緣分淺薄，罣礙輒多，即賜函中言澹緣若來金陵，可暢談一切者，此事亦大非易。緣其尊人邪見甚深，彼家近在城中，而書疏往返，必由某處轉達者，亦以其父子異性，多所妨礙故也。今若無故專以求法而來金陵，其父必大詫，以爲怪事，欲求如願，勢必假借一事，乃可起身，此非旦夕所能。須緩緩謀之。婆婆濁世，生此者，皆障深業重，信然。即如某者，識魘神飛，非出家離俗，斷難一心，而家貧親老，又不得不勉彊從俗以博取升斗。然既已從俗，則目所見，耳所聞，身所接，罔非退道之緣。進退兩難，無計可設。普陀一比丘名眞達者，曾勸某一意出家，謂家中諸事，皆有夙因，決不因某之出家而有損益。某知其有理，而未深知可否，敬求吾師爲某決之。何去何從，總以易得一心，而不至增造惡因爲至美。某實愚癡，深恐墮落，惟吾師哀愍而教導之，幸甚！

前接正月二十三日手函，備悉一是。普陀印光法師，未曾晤面，不能知其造詣淺深。出家一事，須父母聽許方可，否則違佛制。僕但勸人學佛，而不勸人出家，因出家者雖多，而學佛者甚少也。且投師最難，曾有相識者，爲師所拘，反不如在家之得自由也。近時，僧中有負盛名而未達佛意，竟作人天師

表，受徒千百，供養禮拜，敬之如佛，而所開導於人者，實未能施對證之藥也。是下嫌俗事爲累，難得一心，鄙見當以四弘願爲本，時研究佛法深義，徹見六塵境界，當體空寂，一切煩雜世務，無非菩薩行門，念念回向淨土，信口稱佛一句，孤孤另另，無依無傍，即是往生之捷徑也。若必待屏除萬緣，方能修行，則佛法不普，恐千萬人中難得一二矣。黎端甫從鄧氏書入手，未合大道，今將駁斥鄧氏之言，詳答黎君函內，煩轉寄爲荷。黎君若能親到金陵，罄其胸中所欲言，自當爲之決擇精麤，指引歸元之正路也。復澹緣二書，可鈔示之。澹緣之父，不信三寶，可勸澹緣持大悲呪以轉之。往者，先母亦不喜學佛，曾以呪力冥熏，數月之間，釋然無事，故以此勉澹緣也。端甫欲得蓮池、尺木著述併拙作，現有《雲棲法彙》，係功德主施送之書，寄上一部，以備同人觀覽。尺木有《一行居集》，專談出世法，板在常熟，難得其書。拙作僅有《陰符發隱》、《十宗略說》二種，各增五本，以餉同志。欲作《論語》、《老》、《莊》、《列》四種《發隱》，尚未脫稿，擬將前人未曾發明者，表而出之，以新人耳目，然不免俗儒之唾罵也。若將《孟子》評論一番，更爲世所詬厲，故祇與人談論，而未曾形諸楮墨耳。九江徐子鴻志趨若何？出世法門，能知路否？便中示悉爲盼。

雜録

楊文會《釋氏學堂内班課程芻議》

蓋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以致釋氏之徒，無論賢愚，概得度牒，於經律論毫無所知，居然作方丈開期傳戒，與之談論，庸俗不堪，士大夫從而鄙之，西來的旨，無處問津矣。今擬乘此轉動之機，由各省撙省勝大利，開設釋氏學堂，經費由菴觀寺院田產提充，教習公同選舉，酌定三級課程。先令其學習文理，然後教以淺近釋典，約須三年，學成者准其受沙彌戒，是爲初等；再令學習稍深經律論，三年學成，准其受比丘戒，給牒，是爲中等；此後應學深奧釋典，及教律禪淨專門之學，三年之後，能通大意，講解如流者，准其受菩薩戒，換牒，是爲高等。聰慧之流，九年學成，具受三壇大戒，方能作方丈，開堂說法，陞座講經，登壇傳戒，始得稱爲大和尚。僅學得初等中等者，只能當兩序職事，若全不能學，仍令還俗，不得入僧班也。近時宗門學者，目不識丁，輒自比於六祖，試問，千餘年來，如六祖者，能有幾人？擬令此後非學成初等中等者，不得入禪堂坐香，以杜濫附禪宗，妄談般若之弊。尼亦倣照此例，略爲變通，學成等第，方准受戒。以上三等，倣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講求如來教法，與經世之學互相輝映，豈非國家之盛事乎！道家者流，雖人數無多，亦可倣此辦理，是在隨時斟酌耳。

又《佛學研究會小引》

今時盛談維新，或問佛學研究會維新乎？曰：非也。然則守舊乎？曰：非也。既不維新，又不守舊，從何道也？曰：志在復古耳。復古奈何？曰：本師釋尊之遺教耳。方今梵刹林立，鐘磬相聞，豈非遺教乎？曰：相則是矣，法則未也。禪門掃除文字，單提念佛的是誰一句話頭，以爲成佛作祖之基，試問三藏聖教有是法乎？此時設立研究會，正爲對治此病，頓漸權實偏圓顯密種種法門，應機與藥，淺深獲益，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證，欲一生成辦，徑登不退，要以淨土爲歸，此係最捷之徑也。

又《祇洹精舍開學記》

釋迦如來涅槃後二千八百六十年，摩訶震旦國外凡學人建立祇洹精舍於大江之南建業城中，興遺教也。夫如來之教，博大精微，人莫能測，外凡淺智，何足以興之？然當事者不暇計也，輒語人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儒門嘗言之矣，我佛門何獨不然？不見夫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之偈乎！以剎那三昧消其時量，則鬱口一會儼然未散；以帝網法門融其方域，則舍衛金陵鏡影涉入。契此道者，超乎象外，何有於華梵，何有於古今，更何有於聖凡耶？然理雖如是，事須兼盡，以英文而貫通華梵，華梵既通，則古今一致，凡聖交參，皆不離乎現前一念介爾之心。於是乎振鈴開學。正當光緒戊申孟冬之月，闔堂大衆，歡喜踊躍，信受奉行。

又《金陵本願寺東文學堂祝文》

維光緒二十五年，歲在屠維大淵獻陬月之吉，金陵日本淨土眞宗本願寺特設東文學堂以教華人。一言語學課，二普通學課，誠如蓮經所云：治世言語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也。溯自二十年前，創立本願寺於春申江上，今者大法主現如上人屬其弟勝信公來華，設本願寺於杭，以十人居之，復設本願寺於吳，以三人居之。金陵爲南朝勝地，而北方心泉上人與一柳等五人居焉。上人傳七祖之衣鉢，爲四賢之領袖，知道之所自，在元魏則有曇鸞法師，在唐則有道綽法師、善導法師，三師

之著作，不傳於華，而傳於日本，今則復播之於華，豈非時節因緣耶！留學諸君子，或實教旨，或受和文，微特出世之良因，抑亦處世之勝緣也。然則大法主之德，其可限量乎！爰爲之頌曰：

真諦俗諦，如車兩輪。扶桑震旦，萬之與膺。駕車來遊，以道傳薪。方言奇字，奧妙絶倫。彌陀本願，指示當人。人人信受，一入全真。提唱洪名，無間昏晨。十萬德剎，明鏡無塵。大哉釋迦，亘古常新，五洲萬國，一視同仁。

又《般若波羅密多會演說》 今逢淨土眞宗法主爲振興佛教起見，創開般若波羅密多會，鄙人應召前來，理宜演說支那佛教古今流傳之相。溯自漢明帝時，慧光東照，崇信之人，乘願而出。至姚秦時，廣譯經論，佛教大興，迨至有唐，禪教律淨，皆臻元奧。禪則達摩一宗，自六祖以下，五派分立；教則天台、賢首，慈恩，各承家法；律則南山正軌，大小兼弘；淨則善導，懷感，誠懇備至。震旦佛教，於斯爲盛。彼時著述雖多，因刻板未興，類多遺亡。五季之時，佛教稍衰，至宋朝而復興，所出人才，以永明爲巨擘，提唱禪宗，指歸淨土，尤爲古今所未有也。元明二代四百年間，方之唐宋，似遜一籌。本朝初年，禪宗鼎盛，著述家純疵間出。近世以來，僧徒安於固陋，不學無術，爲佛法入支那後第一壞壞之時，欲求振興，惟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乃創議數年，無應之者，或時節因緣猶未至耶？請以觀諸異日。

此會由法主命名般若波羅密多會，今請演說般若之義，爲開會之宗本。夫般若者，根本智也，經稱般若爲諸佛母，一切佛法之所從生，故大藏經以《般若》爲首。般若在衆生分中，隱而不現，蓋爲無明妄想障蔽故也。衆生思慮之心，內典稱爲生死根本，乃六識分別，念念不停，雖極明利思想之用，徹於玄微，總不能證般若眞智。若欲親證，須由三種漸次而入，一者文字般若，即三藏教典，及各宗著述，後學因此得開正見，不至認賊爲子；二者觀照般若，依前正見，作眞空觀，及中道第一義觀；三者實相般若，由前妙觀，證得諸法實相，即與般若相應，便是到彼岸，可稱般若波羅密多矣。達摩一宗，專弘此法，六祖稱爲學般若菩薩，此乃以第六度爲禪，非第五度之禪也。近時根器下劣，不能剿絶意識，反以意識之明了處，認爲般若智慧，譬如煮沙，欲成佳饌，豈可得哉！

如來設教，萬別千差，末法修行，難進易退。有一普度法門，速成不退，直趣佛果者，即念佛往生淨土法門也。漢時經已傳至東土，東晉廬山遠公盛弘此道，千百年來，相傳不絶。宋永明大師有萬修萬人去之語，言之不詳，後人未知其方，今請演其說以供衆聽。竊窺永明之意，深有見於淨土三經宗旨。凡具信心發願往生者，臨命終時，皆仗彌陀接引之力，故能萬修萬人去也。然往生雖仗他力，而仍不廢自力，故以修字勉之。蓋生品之高低，見佛之遲速，證道之淺深，受記之先後，皆在自力修行上分別等差。後世有專重自力者，令人疑慮不決，有礙直往之機；又有專重他力者，以致俗緣不捨，空負慈尊之望。二者不可偏廢，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直趨寶所，永脫輪迴矣。

立身成己，治家齊國，世間法也；參禪學教，念佛往生，出世法也。地球各國，於世間法日求進益，出世法門，亦當講求進步。支那國中，自試經之例停，傳戒之禁弛，漸致釋氏之徒不學無術，安於固陋。今欲振興，必自開學堂始。五印度境，爲佛教本源，大乘三藏，所存無幾，欲興正法，必從支那藏經，重譯梵文，先須學習語言文字，方可成此大業也。日本佛教，勝於他國，三藏教典，及古今著述，最爲詳備，欲求進益，須以漢語讀漢文，則文義顯發，必有勝於嚮時。蓋漢文簡而明，曲而達，虛實互用，言外傳神，讀誦通利，自能領會。嚮以和語迴環讀之，恐於空靈之致，有所未愜也。

又《南洋勸業會演說》 南洋勸業會，爲從來未有之創舉，至今六個月會期將滿，各家演說均已齊備，惟宗教一門，尚屬缺典。頃承同志諸君之意，開會演說，以作會場最後之勝緣。鄙人勉承衆志，略爲演說。考各國宗教源流，以婆羅門教爲最古，自佛教出興，而波羅門高尚之士，咸捨本教而學佛，蓋自知其道義之不如也。東漢時傳來東土，至今一千八百餘年矣。佛教所以勝於他教者，在倡明眞性不滅，隨染緣而受六道輪迴，世間苦樂境界，皆是過去世中，因起惑而造業，因造業而受報。至受報時，設法救濟，已無及矣，所謂定業難轉也。不如以佛法導之，令其不造惡因，免受苦果，漸漸增進，以至成佛，則久遠大夢，豁然頓醒。自度功畢，度他不休，此乃佛教濟世之方，與世間法相輔而行，非虛無寂滅之談也。更有深妙道理，須久閱內典，潛心體究，方能領會，非一時所能演說。地球各國，皆以宗教維持世道人心，使人人深信善惡果報，毫髮不爽，則改惡遷善之心，自然從本性發現，人人感化，便成太平之世矣。

又《等不等觀雜録》卷一《佛法大旨》 佛法大旨，在引導世人出生

死輪迴　蓋世人生不知來，死不知去，靜言思之，何以忽而有我？未生以前，我在何處？既死以後，我往何所？茫茫昧昧，誠可哀也。有智慧者，在自性內體究，破妄顯眞，忽如夢覺，六通具足，得知過去世曾經無量生死，或生天上，或生人間，或爲畜生，或墮地獄餓鬼，苦樂千差。未來世中亦復如是，輪轉無窮。偏觀一切衆生頭出頭沒，無有了期，遂發大願，修菩薩道，自度度他，福慧圓滿，得成佛果。所說經法，眞實不虛，無論何人，依教修行，皆得成佛。但入門有難易之分，證道有淺深之別，及其成功一也。如來設教，義有多門，譬如醫師，應病與藥。但旨趣玄奧，非深心研究，不能暢達何則？出世妙道，與世俗知見，大相懸殊。西洋哲學家數千年來精思妙想，不能入其堂奧。蓋因所用之思想，是生滅妄心，與不生不滅常住眞心，全不相應。是以三身四智，五眼六通，非哲學家所能企及也。

近時講求心理學者，每以佛法與哲學相提並論，故章末特爲拈出，以示區別

又《學佛淺說》　先聖設教，有世間法，有出世法。黃帝、堯、舜、周、孔之道，世間法也，而亦隱含出世之法。諸佛菩薩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該括世間之法。世間法局於現生，不脫輪迴。出世法透徹根源，永脫輪迴。兼之世界成壞，羣生變化，凡情所不能測者，佛門修士，朗然大覺，普照無遺，豈不大快乎哉！然則學佛者當若之何？曰：隨人根器，各有不同耳。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斷知解，徹見本源性地，體用全彰，不涉修證，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種根器，唐宋時有之，近世罕見矣。其次者從解路入，先讀《大乘起信論》，研究明了，再閱《楞嚴》、《圓覺》、《楞伽》、《維摩》等經，漸及《金剛》、《法華》、《華嚴》、《涅槃》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論。然後依解起行，行起解絕，證入一眞法界。仍須回向淨土，面覲彌陀，方能永斷生死，成無上道。此乃由約而博，由博而約之法也。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門，專信阿彌陀佛接引神力，發願往生，隨己堪能，或讀淨土經論，或閱淺近書籍。否則單持彌陀名號，一心專念，亦得往生淨土。雖見佛證道，有遲速不同，其超脫生死，永免輪迴，一也。或曰：同一證道，何不概用普度法門，令人省力？答曰：凡夫習氣最重，若令其專念佛名，日久疲懈，心逐境轉，往往走入歧途而不自覺，故必以深妙經論，消去妄情，策勵志氣，勇銳直前，方免中途退墮也。又問：上文所說出世法門，如何能括世間法耶？答曰：佛法要在見性，眞性如水，世事如漚，有何漚不由水起，有何事不由性起耶？子但精勤一心，究明佛法，方信予言之不謬矣。

梁啓超

論　說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爲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熏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爲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乎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參觀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篇）因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而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聞者將疑焉，曰：吾中國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爲也？」雖然，吾以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爲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覩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枘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眈眈逐逐者栖於其後，數強國利用之以爲釣餌，稍不謹而末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鑄羣生者。吾以疇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爲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焉，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恆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尚過於謗佛者。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眞。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眞智求眞信而已。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爲不切於羣治，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其於世界之文明，爲有裨乎？爲無裨乎？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猶不及佛說十之一。今歐美學者，方且競探此以資研究矣，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爲教主之智慧，萬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爲究竟；佛教之言信仰也，則以爲教徒之智慧，必可與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爲法門。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坐是也。近儒斯賓塞之言哲學也，區爲「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蓋從孔子闕疑之訓，救景教徇物之弊，而謀宗教與哲學之調和也。若佛教，則於不可知之中而終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學界之過渡義也，佛說則學界之究竟義也。

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爲歸者也，至於以此爲信仰之一專條者，則莫如佛教。佛說曰：「有一衆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此猶自言之也，至其教人也，則曰：「惟行菩薩行者得成佛，其修獨覺禪者永不得成佛。」獨覺者何？以自證自果爲滿足者也。學佛者有二途：其一則由凡夫而行直行菩薩，由菩薩而成佛者也，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而證阿那含果，而證斯陀含果，而證辟支佛果者也。辟支佛果，即獨覺位也，亦謂之聲聞，亦謂之二乘。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故佛又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蓋以爲凡夫與謗佛者，猶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若彼輩則眞自絕於佛性也。所謂菩薩行者何也？佛說又曰：「己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故初地菩薩之造詣，或比之阿羅漢，阿那含尚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即爲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其有已成佛而現菩薩身者，則吾不敢知何以故？有一衆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夫學佛者以成佛爲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衆生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衆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衆生苦而曰我獨樂，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貌躬種種之利益以爲國家，其必不辭矣！

三、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別，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謗佛者，動以是爲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小乘者也，翹然日懸一與人絕之天國以歆世俗，此寧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嚮者非有形之天堂，而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爲淨土。」何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智者，又復有所歆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悲願之宏大，其威力之廣遠，豈復可思議也！然非常住常樂之，烏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墮落。雖然，他教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教之完。景教之所揭櫫也，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

於本義猶未悖也　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能者之鞫訊？然則，鞫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藉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曾何足貴也？故孔教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　佛教專衍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　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具足者也　惟景教乃介兩者之間，故吾以爲景教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　埃及人之末乃伊術，保全軀殼，必有所爲，始舍爲將來再生永生地也　又按，景教雜形以言魂者甚多，即如所言亞當犯罪，其子孫墮落云云，亦其一端也　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於亞當，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亞當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之義而已，仍屬衍形教，不可謂之衍魂教也　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峭緊嚴慄，於度世法門，亭自有獨勝之處，未可厚非，特其言魂學之圓滿，固不如佛耳　夫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爲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　瀏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曹焉　曹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朒而不敢爲　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顧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心快已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閙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欺佛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爲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於其衷　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爲耋！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　西人於學術，每分純理與應用兩門，如純理哲學、應用哲學，純理經濟學、應用生計學等是也　瀏陽《仁學》吾謂可名爲應用佛學　瀏陽一生得力在此，吾輩所以崇拜瀏陽，步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　其屬於普通之部分，則遞相熏積相結而爲此器世間；佛說有所謂器世間，有情世間者，一指宇宙，一指衆生也　其特別之部分，則各各之靈魂，靈魂本一也，以妄生分別故，故爲各各　自作而自受之　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熏焉，以遞引於無窮　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墮落，（二）當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有能達淨土者也　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　嘻！知此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　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蒔其惡地，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　然我輩今日非可諉咎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輩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之，造善因者遞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　前此惡因既已蔓衍，而我復灌溉而播殖之，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　又不徒一羣爲然也，一身亦然　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熏染，受而化之，旋復以熏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更始，於此而妄曰吾善吾羣，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尚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　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　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　夫尋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一語以爲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減殺已不少矣　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咒損於其仇，無歆羨，無畔援，無罣礙，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衆生之自擇　中國先哲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　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耳　佛教洵偶乎遠哉！趨瀏陽者，亦當在此　若此者，殆舍佛教末由

五、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

他教者，率衆生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夢」其立教之目的，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而已　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也，一則以我服從於我，吉凶與我同患也　故他教雖善，終不免爲據亂世小康世之教，若佛教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　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教決無流弊也

六、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而禍福所自出，恆在他力　若祈禱焉，若禮拜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　佛教未嘗無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諸小乘，不以施諸大乘，其通三乘攝三藏而一貫之者，惟因果之義　此義者，實佛教中小大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　佛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　既造惡因，而欲今後之無惡果焉，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懼後此之無善果

爲，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熏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者，八識中之第八識也，其義不可得譯，故先德譯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及《成唯識論》。），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熏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

又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即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贍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即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燄，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喀私德及苦行生涯，遂與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寧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嘗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者，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者，當以六朝、唐爲至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隋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不然，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熏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者，八識中之第八識也，其義不可得譯，故先德譯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及《成唯識論》。），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熏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

又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即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贍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即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燄，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喀私德及苦行生涯，遂與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寧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嘗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者，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者，當以六朝、唐爲至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隋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不然，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熏其業緣於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者，八識中之第八識也，其義不可得譯，故先德譯音焉。欲知之者，宜讀《楞伽經》及《成唯識論》。），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熏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

又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末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即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贍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即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燄，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喀私德及苦行生涯，遂與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今又安在也？夫寧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又《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嘗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爲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適成反比例。著《中國儒學史》者，當以六朝、唐爲最衰時代；著《中國文學史》者，當以六朝、唐爲至盛時代。一無所事，其最錚錚於學界者，如王通、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爲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隋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盈，則彼有所絀，物莫

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眞僞第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齎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興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魏明帝時，有費叔牙楮善信二道士，著《道佛優劣論》。有牟子，作《理惑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興，始有辨之、有廢之者矣。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闡揚佛教於士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齎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於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論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馱跋陀羅譯《華嚴》，曇無讖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歧。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那跋摩於闐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眞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眞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滙，至是逐爲佛學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爲一表，示其統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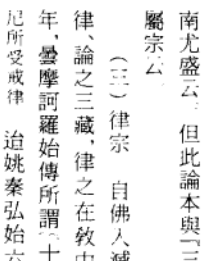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　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世親	同上	唐末明時	明末以後
禪　宗	達摩大師	馬鳴、龍樹、提婆、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眞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上	無著、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	陳隋間	陳隋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堅慧、龍樹	陳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眞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總述之，雖數十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爲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及之。

（一）俱舍宗

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造《俱舍論》，三十卷。實爲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譯眞諦三藏，攜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毗達磨俱舍論》，卽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慧皆爲作疏。及唐貞觀間，玄奘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舍論師學《俱舍》之奧義，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爲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競爲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爲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成實宗　本宗之祖師，即創《成實論》之訶梨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空宗』兩大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此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羅摩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爲之筆述，僧叡爲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法者率皆兩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律宗　自佛入滅以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律、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戒』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僧祇律》等，相繼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於終南，研精戒律。及奘師西游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數百卷，證明戒律爲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尠。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礪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　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爲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爲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爲斯學所本。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瑜伽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無著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大弘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五印度中，號稱辯才第一，傳鉢奘師，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遊記》，即演奘師事蹟也。子身偏歷五印，得禮戒賢，盡受五大論，即彌勒所造。十二論，即無着以下所造。博通因明，聲明諸學。印度當時有所謂五明者，佛徒外道並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理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爲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淄州惠沿，著《唯識了義燈》，三傳爲樸揚智周，著《唯識演祕》，經此數師，宗義遂日以光大。

（五）三論宗　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亦名四論宗。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翻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生肇、僧肇融、道融叡、僧叡影、曇影觀、慧觀恆、道恆濟、曇濟之八傑，皆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朗，法朗授嘉祥。至嘉祥大師，名吉藏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辨、智光兩大師，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　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即爲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聾如啞。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眞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跋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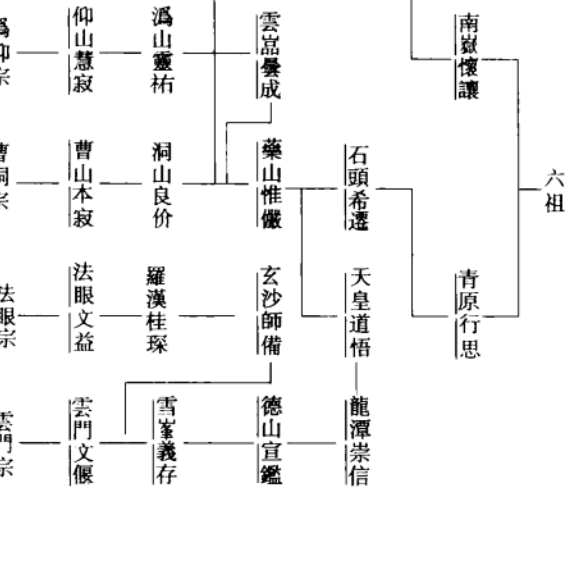
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廢，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五教止觀》、《十玄章》等，大暢妙旨，是爲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尚二十餘部。圓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轍，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七）天台宗　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顗，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派。荊溪尊者（智者第六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爲指南，以《大經》（按指《涅槃經》也）爲扶疏，以《大品》（按指《大品般若經》也）爲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爲經，諸法爲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眞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並稱龍象。中唐以後，荊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眞言宗　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即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恃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位一體之說。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舉十宗三代國師，眞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即創造日本字母之人。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　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往生淨土論》，天親菩薩造。）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晉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爲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弘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教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　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爲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宗，惟眞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今婦孺通念南無阿彌陀佛，即宗彌陀也。）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翻《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翻譯，爲玄宗、肅宗、代宗、德宗



二諸宗傳授之大略也　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　若我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哲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以鄙人雖好學佛，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猶子說金之類而已　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教各宗綱領》等書，獺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　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爲數葉，亦頗劬耳　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爲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撮而錄之，亦足以省繙檢之勞云爾　著者識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　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　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　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　雖有眞宗、日蓮宗爲彼所自創，然眞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　眞宗許有家餘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印度所謂優婆塞、中國所謂居士之類耳　若以此爲佛徒也，何如禪宗直指本心，單傳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爲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瞠乎後矣！此寧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　吾頂禮以祝，吾跂踵以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爲我青年勸焉！

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　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教，乃盛於歐西諸國；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教，佛教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不異哉！佛滅度後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衆，各鳴異見，別爲二十部　至五世紀，凡世紀時以佛滅後計，下仿此　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如縷　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戒賢，智光　其可稱眞佛教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　自玄奘西遊，偏禮戒賢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　自此以往，印度教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教　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掊，佛徒不支，乃思調和　浸假採用婆羅門教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教元氣，銷滅以盡　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　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教，而佛學遂長已矣　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躬行，舉國碩學，皆參哲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　中間雖衰息者二三百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　近世南海、瀏陽，皆提倡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果　他日合先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化，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國人矣　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　佛教之行，西記波斯，北盡鮮卑，西迄伯利亞南至暹羅，東極日本　凡亞洲中大小數十國，無不偏被　吾深疑耶教爲劘竊阿度婆羅門及佛教而成者，其言天主，即大梵天王所謂慈夫大自

在天，其言水生，即佛教所謂是墜自餘　天堂地獄之論，禮拜祈禱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　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德黎，史家亦謂其嘗至印度然則，印度宗教家言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　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　日本佛學以中國爲母，不在此論　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矣，謂大乘非佛說，大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　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　即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　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　迨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景從，三家齊興，別傳崛起　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　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　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欲之以福樂，懼之以禍災，故惟權法得行焉　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　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爲解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爲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　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　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　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　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　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竺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　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據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經》於龍宮，是爲本經流通之始　此等神秘之說，雖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可想見矣　而宗門更何有焉　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　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圭峯之徒始也　雖謂華嚴宗爲中國首創焉，可也　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剎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眞僞固不易辨，即云眞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然也　不寧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即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　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　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　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

章炳麟

論說

章炳麟《章太炎文録》初編《建立宗教論》　大空之鳥跡，可以構畫乎？　繪事之所窮也；病眼之毛輪，可以行車乎？　輿人之所困也　然則，以何因緣而立宗教？　曰：由三性　三性不爲宗教說也　白日循虛，光相煖相偏一切地，不爲祠堂叢社之幽寒而生日也，而百千微塵，卒莫能逃於日外　三性亦然　云何三性？　一曰偏計所執自性，二曰依佗起自性，三曰圓成實自性　第一自性，惟由意識周偏計度刻畫而成　若色若空，若自若佗，若內若外，若能若所，若體若用，若一若異，若有若無，若生若滅，若斷若常，若來若去，若因若果，離於意識則不得有此差別　其名雖有，其義絕無，是爲偏計所執自性　第二自性，由第八阿賴耶識，第七末那識，與眼耳鼻舌身等五識，虛妄分別而成　即此色空是五識了別所行之境，即此自佗是末那了別所行之境，即此色空、自佗、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是阿賴耶了別所行之境　賴耶惟以自識見分緣自識中一切種子以爲相分，故其心不必見行，而其境可以常在　末那惟以自識見分緣阿賴耶以爲相分，即此相分便執爲我，或執爲法，心不見行，境得常在，亦與阿賴耶識無異；五識惟以自識見分緣色及空以爲相分，心緣境起，非見行則不相續，境依心起，非感覺則無所存，而此五識對色及空不作色空等想　末那雖執賴耶以此爲我，以此爲法，而無見行我法等想；賴耶雖緣色空、自佗、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以爲其境，而此數者各有自相，未嘗更互相屬其緣　此自相者，亦惟緣此自相種子而無見行，色空、自佗、內外、能所、體用、一異、有無、生滅、斷常、來去、因果等想　此數識者，非如意識之周偏計度執著名言也，即依此識而起見分相分二者，其境雖無，其相幻有，是爲依佗起自性　第三自性，由實相眞如法爾猶云自然而成，亦由阿賴耶識還滅而

成　在徧計所執之名言中，即無自性；離徧計所執之名言外，實有自性，是爲圓成實自性　夫此圓成實自性云者，或稱眞如，或稱法界，或稱涅槃，而柏拉圖所謂伊跌耶者，亦往往近其區域　佛家以爲正智所緣乃爲眞如，柏拉圖以爲明了智識之對境爲伊跌耶，其比例亦多相類，乃至言哲學創宗教者無不建立一物以爲本體，其所有之實相雖異，其所舉之形式是同　是圓成實自性之當立，固有智者所忍可也　若徧計所執自性，佛家小乘有諸法但名宗，而大乘《般若經》中亦謂：我但有名，謂之爲我，實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空，但隨世俗假立客名，諸法亦爾　是其爲說，亦不止法相一家，即歐洲中世學者，如鹿塞梨尼輩，亦皆尋取通性，以爲惟有其名　是徧計所執自性之當遣，亦有智者所忍可也　惟此依佗起自性者，介乎有與非有之間，則識之殊非易易　自來哲學宗教諸師，其果於建立本體者，則於本體之中復爲之構畫內容，較計差別，而不悟其所謂有者，乃適成徧計所執之有，於非有中起增益，執其本體，即不成本體矣　其果於遮遣空名者，或以我爲空，或以十二範疇爲空，或以空閒時閒爲空，獨於五塵則不敢毅然謂之爲空，顧以爲必有本體，名曰物如　物如云者，猶《淨名》所謂色如耳（色兼五塵言）　此則計五塵爲不空，而計法塵爲空　彼以此五塵者，亦有能詮，亦有所詮，此法塵者，惟有能詮，絕無所詮　有所詮者，必有本體，無所詮者，惟是空名　不悟離心而外，即不能安立五塵，是則五塵之安立，亦無異於法塵之安立　五塵固幻有也，而必有其本體，法塵亦幻有也，寧得謂無本體？　於幻有中起損減執，其空名亦無由爲空名矣　此二種邊執之所以起者何也？　由不識依佗起自性而然也　損減執者，不知五塵法塵同是相分，此諸相分，同是依識而起　由有此識，而有見分，相分依之而起，如依一牛上起兩角。故意識見分親緣法塵以爲相分之時，此法塵者，未嘗離於意識之外，即五識見分正緣五塵以爲相分之時，五識亦未嘗自起分別，以爲此五塵者離於五識之外。然則，法塵在意識中，五塵在五識中。若云五塵之名有所詮者，則法塵之名亦有所詮，若云法塵之名無所詮者，則五塵之名亦無所詮　所以者何？　其所詮者，皆不在外，惟爲見行之相分而已　今者排擯意識，以爲所見法塵惟是妄想，而無外境，又取此五識所見之外境，在五識中本不分別以爲外境者，卻從意識所分以爲外境　於彼則排擯意識，於此則又不得不借資於意識，矛盾自陷，尚可通乎？　且法塵中所謂十二範疇者，與彼五塵，猶各自獨立，不必互爲緣起也　若空間，則於五塵之靜相有所關係矣；若時間，則於五塵之動相亦有所關係矣　關係者何也？　所謂觀待道理也　馬鳴有言：虛空妄法，對色故有，若無色者，則無虛空之相　由此言之，亦可云色塵妄法對空故有，若無空者，則無色塵之相　假令空是絕無，則物質於何安置？　假令時是絕無，則事業於何推行？　故若言無空間者，亦必無物而後可；若言無時間者，亦必無事而後可　彼其所以遮撥空時者，以前此論空間者，或計有邊，或計無邊；論時間者，或計有盡，或計無盡，互爲矛盾，糾葛無已　於此毅然遮撥爲無，而諍論爲之杜口，此不可謂非孤懷殊識也　雖然，有邊無邊，有盡無盡之見，豈獨關於空間時間而已邪？　若以物言，亦可執有邊無邊之見　所以者何？　見見六十四種極微，積爲地球，推而極之，以至恆星世界，此恆星世界極微之量，果有邊際乎，抑無邊際乎？　若以事言，亦可執有盡無盡之見　所以者何？　見見單細胞物，復生單細胞物，經過鄔波尼殺曇數層紊階級而爲人類，由此人類復生人類，此一切衆生之流注相續者，果有始終乎，抑無始終乎？　然則，破空而存物，破時而存事者，終不能使邊盡諸見一時鉗口結舌明矣　果欲其鉗口結舌邪？　則惟取物質事業二者，與空間時間同日而遮撥之可也　夫彼亦自知持論之偏激也，故於物質中之五塵，亦不得不謂其幻有，而歸其本體於物如若爾，則空間時間何因不許其幻有邪？　物有物如，空間時間何因不許其有空如，時如？　貝爾巴陀氏繼康德後，建立列夏爾說，已云有睿智之空間，睿智之時間矣　不識此義，而謂惟有空名，都無實性，生人心識，豈於空無所依而起此覺？　故曰：損減執者，不知依佗起自性也　而彼增益執者，則又反是　說神我者，以爲實有丈夫，不生不滅　其說因於我見而起，乃不知所謂我者，捨阿賴耶識而外，更無佗物　此識是眞，此我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一倒見也　說物質者，歐洲以爲實有阿屯，印度以爲實有鉢羅摩怒，執爲極細，而從此細者剖之，則其細至於無窮　名家所謂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者，彼不能辭其過矣　執爲無厚，無厚，即非延長，謂其本無形式，非粗非細　離於色聲香味觸等感覺所取之外，惟其中心力存，此雖勝於極細之說，然未見有離於五塵之力，亦未見有離力之五塵　力與五塵，互相依住，則不得不謂之緣生，既言緣生，其非本體可知　然則，此力此五塵者，依於何事而能顯見？　亦曰心之相分，依於見分而能顯見耳　此心是眞，此實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二倒見也　說神教者，自馬步諸述而上，至於山川土

穀，稍進則有祠火與夫尊祀諸天之法，其最高者乃有一神汎神諸教，其所崇拜之物不同，其能崇拜之心不異，要以藐爾七尺之形，飢寒疾苦，輻湊交迫，死亡無日，樂欲不恆，則以爲我身而外，必有一物以牽逼我者，於是崇拜以祈獲福，此其宗教，則煩惱障實驅使之。或有山谷之民，出自窟穴，至於高原大陸之上，仰視星辰，外觀河海，而爽然自哀其形之小，所見所聞不出咫尺，其未知者乃有無量恆河沙數，且以萬有業繫棼不可理，而循行規則未嘗愆於其度，必有一物以鈐轄而支配之，於是崇拜以明信仰，此其宗教，則所知障實驅使之。不能退而自觀其心，以知三界惟心所見，從而求之於外，於其外者，則又與之以神之名，以爲亦有人格。此心是眞，此神是幻，執此幻者以爲本體，是第三倒見也。故曰增益執者，亦不知依佗起自性也。若爾，則二種邊執者，固不知有依佗起自性矣，亦有能立本體，能遣空名，而卒之不得不密邇於依佗者，特無此依佗之名以爲權度，雖其密意可解，而文義猶不得通。如柏拉圖，可謂善說伊跌耶矣。然其謂一切個體之存在，非卽伊跌耶，亦非離伊跌耶；伊跌耶是有，而非此則爲非有，彼個體者，則兼有與非有。夫有與非有之不可得兼，猶水火相滅，青與非青之不相容也。伊跌耶旣是實有，以何因緣不偏一切世界，而令世界尚留非有？復以何等因緣令此有者能見景於非有，而調合之以爲有及非有？若云此實有者，本在非有以外，則此非有亦在實有以外，旣有非有可與實有對立，則雖暫名爲非有，而終不得不忍其爲有，其名與實適相反矣。若云此實有者，本無往而非實有，特人不能以明了智識觀察，橫於實有之中妄見非有，復於此妄見非有之中，微窺實有，更相盤錯，然後成此個體之有與非有，是則成此個體者，見相二分之依識而起也，非說依佗起自性，則不足以極成個體也。又如希臘上世，哀梨牙派有犍諸摩者，以爲一切皆無異相，亦無流轉，雖以鏃矢之疾，一剎那間則必不動。自此第一剎那，積而至於十百剎那，初旣無動，則後亦不能更動。此其爲說，豈不近於方實不轉，心實不動之義邪。乃謂見其有動者，出於迷妄，此則所謂雲駛月運，舟行岸移之說也。然未能說此迷妄是誰，復以誰之勢力而能使之迷妄，故非說依佗起自性，則不足以極成妄動也。又如康德，旣撥空間時間爲絕無，其於神之有無，亦不欲遽定爲有存，其說於《純粹理性批判》矣。逮作《實踐理性批判》，則謂自由界與天然界範圍各異，以修德之期成聖，而要求來生之存在，則時間不可直撥爲無，以善業之期福果，而要求主宰之存在，則神明亦可信其爲有。夫使此天然界者固一成而不易，則要求亦何所用？知其無得，而要幸於可得者，非愚則諛也。康德固不若是之愚，亦不若是之諛，而又未能自定其說，意者於兩界之相擠，亦將心懵意亂，如含蒜遣邪，欲爲解此結者，則當曰：此天然界本非自有，待見識要求而有，此要求者，由於渴愛，此渴愛者，生於獨頭無明。縱令有純粹之天然界，而以衆生業力，亦能變爲純青之天然界。此渴愛者云何？此獨頭無明者云何？依於末那意根而起，故非說依佗起自性，則不足以極成主宰也。以此數者證之，或增依佗，或減依佗，或雖密邇，而不能自說依佗。偏執者則論甘忌辛，和會者則如水投石，及以是說解之，而皆冰解凍釋，然後知三性之說，是名了義言教，則如毗溼縛藥，一切散藥偏藥方中皆應安處；則如畫地，偏於一切彩畫事業，或青或黃，或赤或白，皆同一味，復能顯發彩畫事業，則如孰酥，傾置一切珍羞諸餅果內，更生勝味。吾旣舉此諸例，於是復持三性以衡宗教。

宗教之高下勝劣，不容先論，要以上不失眞，下有益於生民之道德，爲其準的。故如美洲之摩門，印度之溼婆章紐，西藏之蓮華生教，專以不律儀爲務者，無足論矣。反是，雖崇拜艸木龜魚，徽章呪印者，若於人道無所陵藉，則亦姑容而並存之。彼論者以爲動植諸物，於品庶爲最賤，今以人類而崇拜之，則其自賤滋甚。若自衆生平等之見觀之，則大梵、安荼、耶和瓦輩，比於動植諸物，其高下竟未有異也。然而不可爲訓者何也？彼以徧計所執自性爲圓成實自性也。言道在稊稗屎溺者，非謂惟此稊稗屎溺可以爲道；言牆壁瓦礫咸是佛性者，非謂佛性止於牆壁瓦礫。執此稊稗屎溺，牆壁瓦礫，以爲道祇在是，佛祇在是，則徧計所執之過也。非特下劣諸教爲然也，高之至於吠陀、基督、天方諸教，執其所謂大梵耶和瓦者，以爲道祇在是，神祇在是，則亦限於一實，欲取一實以概無量無邊之實，終不離於徧計矣。不得已而以廣博幽玄之說附之，謂其本超象外，無如其有對之色爲之礙也。非特神教爲然也，釋教有無量壽佛之說，念之者得生淨土，永不退轉。其始創此易行道者，固以徧教僧俗，使隨順法性而得之爾，而拙者謭於功德莊嚴，恍忽如聞鈴網之聲，如見曼陀羅華之色，由其欣羨三界之心，以欣淨土。淨土本淨，而以所欣者垢之，則何以異於人天諸教？是故，以徧計所執而橫稱爲圓成實者，其祇玷則旣然矣。然則，居今之世，欲建立宗教者，不得於萬有之中，而橫計

其一爲神，亦不得於萬有之上，而虛擬其一爲神。所以者何？諸法一性，即是無性。諸法無性，即是一性。此《般若》精眇之悉檀，亦近世培因輩所主張也。執一實以爲神者，其失固不勝指，轉而謂此神者，冒世界萬有而爲言，然則此所謂有，特人心之概念耳。以假立依佗言之，概念不得不說爲有，以遮撥徧計言之，概念不得不說爲無。從其假立而謂概念惟在自心，當以奢摩佗法，灑埽諸念，令此概念不存而存；亦奚不可從其徧計，而謂吾此概念必有一在外者與之相應，從而葆祠之，祈禱之，則其愚亦甚矣。又復從此概念而寫其形質材性，謂其無不能成，無不能壞，如計羝羊之有乳者，所計已謬，猶以爲少，復計今日之乳爲甘，明日之乳爲苦，則其誣抑又甚矣！雖然，執著諸法一性，即是無性之言，而謂神者固無，非神亦無，則又所謂損減執者。所以者何？由彼故空，彼實是無，於此而空，此實是有。謂此概念法塵，非由彼外故生，由此阿賴耶識原型觀念而生，拙者以彼外界爲有，而謂法塵爲空，實則外界五塵尚不可不說爲無，況於法塵而可說爲非無？若即自此本識原型言之，五塵法塵無一非空，而五塵法塵之原型，不得不說爲有。人之所以有此原型觀念者，未始非迷，迷不自迷，則必託其本質，若無本質，迷無自起。馬鳴所謂迷東西者，依方故迷，若離於方，則無有迷。衆生亦爾，依覺故迷，若離覺性，則無不覺。以有不覺妄想心，故能知名義爲說眞覺，若離不覺之心，則無眞覺自相可說。是故，概念雖迷，迷之所依則離言而實有，一切生物徧在迷中，非因迷而求眞，則眞無可求之路。由此，故知冒萬有者，惟是概念知爲概念，即屬依佗；執爲實神，即屬徧計。於概念中，立眞如名，不立神名，非斤斤於符號之差殊，由其有執無執異爾。

萬有皆神之說，宋成宗教，而有建立宗教之資。自曼布輪息、斯比諾沙、海格爾輩，積世修整，漸可愜心。然近世汎神教之立說，則亦有可議者。彼其言曰：以一蟻子之微而比於人，人之大不知幾千萬倍也，然此幾千萬倍者，要必有量；若人之比華臧世界，其大小則無有量。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晦朔春秋與朝菌惠蛄所經之修短，猶有量也；而永劫之來，不知其始，其去也不知其終。人之壽量比於永劫，又巧歷者所不能計也。以此器界時間之無量，而一切布列其間者，取捨屈伸，生住異滅無時而或愆於法，執主張是？孰維綱是？吾輩覩此，安得不自愧其形之細，其時之促，其知之劣邪？設於巴黎市中而有一蠭之花，於花萼間而有微蟲，微蟲在花，安知其市之方圓面積，與其內中之人所經營者？人之比於華臧世界，復不可以此相校，而欲知其體相用三，必不可得。是故，其崇拜也，非以爲有一主宰，恐怖佞媚而事之也，以彼無量而比於我之有限，以彼有法而比於我之不知，則宜其歸敬矣！今辨無量之說曰：所以知無量者，由於心起分別，先以大小長短相形至不可形，而立無量之名。此無量之名未顯見時，則阿賴耶識中之原型觀念耳，若自心見分不緣同聚同體之相分，則無量之名亦無。然則，無量者，自心中之無量，非在外之無量。彼希臘古德之建立阿貝輪者，甚無謂也。縱令有其外界，物物而數之，事事而檢之，其簡閱則無窮極，若但思無量二字，則以一剎那頃可以概括而知。是知其內容則難，而知其外延則易。若云止知外延，不知內容者，不足以稱如實了知，若爾，吾身以內，爪生髮長，筋轉脈移，吾亦不自知也，而固自知有我。能知我之外延，而不知我之內容，雖不知亦無害爲知矣。如實知其無量者，根本智之事也；如實知其部分者，後得智之事也。待根本智成而起後得智時，無患其不知也。且彼所謂無量者，謂其至大無外，至長無際耳。然至大者極於無量，而取最小之微塵遞分析之，其小亦無有量；至長者極於無量，若取最短之一剎那爲之分析，則復有其短者。遞析遞短，而其短亦無有盡。以吾形而比於華臧，以吾壽而比於永劫，其細且短不可以量計也。若復取吾形而比於遞分之微塵，取吾壽而比於遞析之剎那，其大且長，又不可計其量矣。夫以吾形吾壽而比於華臧永劫，猶云以定量比無量，無相擬之理也。而吾形吾壽本是細且短者之積，細者短者既無量，則吾形吾壽亦自無量。以吾形吾壽之無量，比於華臧永劫之無量，均此無量，則不得云孰勝孰劣矣。由此言之，量與無量，本由自心分別而起。分別所依，依於吾形吾壽以爲權度，於其本無量者而強施以有量之名，果離我見，安取量與無量之說爲？若猶不了，則更取其離於外界者而言之。夫一二三四之數，本非外界所有，而惟是內識之範疇，此立敵所共許也。然若取此一數遞加遞乘，自十百千萬億兆，以至不可紀極之數，則雖以超過永劫之壽，無一剎那而不僂指以計，猶不能盡其邊際也。夫以心所自造之數，其無量亦如外界，然則無量固在自心，不在外界明矣。辨有法之說曰：凡取一物一事而斷其合法與否，此亦惟在自心，非外界所能證也。而人心之斷其合法與否者，有時亦無一成之規則。今有四時辰表，甲者密合晷景，無所差忒，乙者遞行則遞遲，丙者遞行則遞速，丁者乍速乍遲，各有定齊。自世俗言

之，則必以甲者爲合法，乙者內者爲不合法，而丁者則不合法之尤甚者也。然甲者誠合法矣，其次三者，雖不與晷景相應，而亦自循其法，未嘗踰越，乃若地球之自轉也，子午圈亦每日不同，此與丁者何異？而人未嘗以爲不合法也。若云彼有常度可以推測，故謂之合法者，則時辰表之乍遲乍速，亦自有法常度可以推測知之，於此則被以不合法之名，於彼而被以合法之名，此特人心之自爲高下，而於物何與焉？且合法者對不合法而言耳。有生之物，以有自由，而舉止率多踰法，彼無生者既無自由，則不得不由佗物相牽而動，萬物相支，互爲推盪之，合法亦奚足羨？若使有生之物，一日跲手瞑目而死，青瘀變爛，亦事事合法矣，其不合法者，特生時一細分也，而細分固不能動全部。如彼地水火風之屬，亦寧知無細分之不合法者，將可引繩切墨以求之乎？大風起於土囊之口，震電激於玄雲之下，朝躋於西，崇朝其雨，其雨其雨，果果出日，是雖無生之物，而亦不能以定法限之，就彼人類可推之率，則以爲合法云爾。由是觀之，心精圓徧，含裹十方，云何無量？心表之無量，云何合法？心之合法，與其歸敬於外界，不若歸敬於自心，不知其心，而怖特於外，以爲窮大至精，譬之心有憂者，聞鳥鳴而謂鳥亦有憂心，有樂者覩艸色而謂艸亦有樂。於彼外界起增益執，於此自心起損減執，實惟不了依佗之故。

復次，以爲宇宙至大，非人類所能推測者，此亦於宇宙起增益執，於自心起損減執。宇宙本非實有，要待意想安立爲有。若衆生意想盡歸滅絕，誰知有宇宙者？於不知中證其爲有，則證據必不極成。譬如無樹之地證有樹影，非大愚不靈之甚邪？雖然，此但足以遮有，而不足以立無。有無皆不敢定，則墮入懷疑之說。是故，爲說夢喻，如人夢時，見有種種山川城郭，水火雲物，既覺寤已，決定知爲非有。由此可知，覺時所見種種見象，亦如夢象，決定非有。既大覺已，如實知無，今之以意想知其爲無者，但爲比知，非如實知。正如夢時，亦有自知爲夢者，然非於知爲夢時，遂能消滅種種夢境。故但說爲比知，不說爲如實知，雖然此誠足以遮境，而亦足以遮心。境緣心生，心依境起，若無境在，心亦不生。譬如生盲，素未見有黑白，則黑白之想亦無，如是遮境爲無者，亦不能立心爲有。是故，爲說證量，如人起心，疑境爲無，或起勝解，決定遮境爲無，如是於此自心亦疑爲無，亦決定遮撥爲無。然於疑境遮境之時，境已粉碎，無可安立，而此疑心遮心之時，非以佗物而能疑心遮心，要即此心方能疑心遮心，即此疑心遮心之心，亦即是心。是故，前心雖在可疑可遮之列，而此心則無能疑能遮之理。雖然，此但可以見起之心還成此心，而不能以不見起心成此自心。如人以心遮心爲無，其後則並不起心遮心爲無，亦不起心立心爲有。當爾所時，寧能說爲有無邪？是故，爲說有種子識。種子識者，即阿賴耶。凡起心時，皆是意識，而非阿賴耶識。然此意識，要有種子，若無種子，當意識不起時，識已斷滅，後時何能再起？若爾，悶絕熟眠等位，使當與死無異，云何得有覺寤？云何覺寤以後還復起心？由此證知，意雖不起，非無種子識在，如隔日瘧，瘧不起時，非無瘧種。若瘧種滅斷者，云何隔日以後，瘧復見起？夫五識者，待有五塵爲其對境，然後識得見起，意雖猛利於境，不見前時，亦得自起獨頭意識。然此獨頭意識，亦非無端猝起，要必先有五俱意識，與五識同取對境。境既謝落，取境之心不滅，雖隔十年，獨頭意識獨得見前。是故，五識與意識者，即以自造之境與自識更互緣生。喻如色相與大空相依俱有，空依色住，色依空住，若去其一，餘則不存。又如黑白二線交紐爲結，黑線之結以白線成，白線之結以黑線成，若去其一，餘一則不成結。亦如生人皆有兩足，左足能立以有右足，右足能立以有左足，若去其一，餘一則亦傾倒。如是法喻，但可執是以說六識，不能執是以說阿賴耶識。阿賴耶識無始時來，有種種界，如蜀黍聚，即此種種界中，有十二範疇相，有色空相，有三世相，乃至六識種子，皆在阿賴耶中，自有親緣，故無起盡，亦無斷絕，非如六識之緣境而起，離境而息，是故，心雖不起，而心非無其義成立。雖然，此但可說有種子之集相，而不能說無種子之滅相。諸漏既盡，證得二空，是時種子既斷，此識復何所在？是故爲說菴摩羅識，菴摩羅者，譯言無垢，即此阿賴耶識永離垢染而得此名。如手五指，屈而見影，欲捉此影，遽握成拳，手爲能握，影爲所握。阿賴耶識執持見識及彼見相，亦復如是。若在暗處，即以此手自握成拳，即此能握即是所握。阿賴耶識執持種子，亦復如是。若即此手還自解拳，既無所握，亦無能握，而此手力，非不能握。菴摩羅識無所執持，亦復如是。由此故知，明了識性，無時斷絕，解此數事，則此心爲必有，而宇宙爲非有。所謂宇宙即是心之礙相，即以此心還見此心，夫何不可推測之有！

上來所說，諸事神者，皆起於增益執。汎神之說雖工，而由不了依佗，故損減自心而增益外界，其可議者猶在。今之立教，惟以自識爲宗。識者云

何？真如即是惟識實性，所謂圓成實也。而此圓成實者，大神無象，欲求趨入，不得不賴依佗，逮其證得圓成，則依佗亦自除遣。故今所歸敬者，在圓成實自性，非依佗起自性。若其隨順而得入也，則惟以依佗爲方便，一切衆生，同此眞如，同此阿賴耶識，是故，此識非局自體，普遍衆生，惟一不二。若執著自體爲言，則惟識之教，即與神我不異。以衆生同此阿賴耶識，故立大誓願，盡欲度脫等衆生界，不限劫數，盡於未來。若夫大圓星界，地水火風，無生之物，則又依衆生心而生幻象，衆生度盡，則無生之物自空。是故，有度衆生，無度四大。而世之議者，或執釋教爲厭世，或執釋教爲非厭世，此皆一類偏執之見也。就俗諦而言之，所謂世者，當分二事：其一，三界，是無生物，則名爲器世間；其二，衆生，是有生物，則名爲有情世間。釋教非不厭世，然其所謂厭世者，乃厭此器世間，而非厭此有情世間。以有情世間墮入器世間中，故欲濟度以出三界之外。譬之同在漏舟，波濤上浸，少待須臾即當淪溺，舟中之人誰不厭苦此漏舟者？於是尋求木筏，分賦浮匏，期與同舟之人共免淪陷。然則，其所厭者爲此漏舟，非厭同在漏舟之人明矣。與彼蜇遯甘節之夫，所志正相反對。彼所厭者，實圓顱方趾之人羣也。若夫神皋大澤，浩博幽閒，則反爲其所樂。是爲厭有情世間，而不厭器世間，二者殊途，如冰與炭。彼徒知厭世之名，而不能分世爲二，執厭非厭，以擬釋教，如彼盲人，相聚捫象，得其一體而以爲象之全形，其見蔽於明日者審矣。惟其如是，故大乘有悲執而不盡斷我執以度脫衆生之念，即我執中一事，特不執一己爲我，而以衆生爲我。如吠息特之言曰：由單一律觀之，我惟是我；由矛盾律觀之，我所謂我，即彼之佗，我所謂佗，即佗之我；由充足律觀之，無所謂佗，即惟是我。此以度脫衆生爲念者，不執單一律中之我，而未嘗盡斷充足律中之我，則以隨順法性，人人自證有我，不得舉依佗幻有之性，而一時頓空之也。夫依佗固不可執，然非隨順依佗，則無趨入圓成之路。是故，善見問世尊言，若有情際即是實際，云何大士以不壞實際法，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若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者，則爲安立實際於實際者，則爲安立自性於自性。然不應安立自性於自性，云何可說以不壞實際法安立有情於實際中？佛言以方便善巧，故能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而有情際不異實際。般若經不可動品有情際即實際者，圓成實自性也。以方便善巧故，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者，隨順依佗起自性，令證圓成實自性也。順此依佗，故一切以利益衆生爲念，其教以證得涅槃爲的，等而下之，則財施無畏施等，亦與任俠宋墨所爲不異，乃有自捨頭目腦髓以供衆喫者。此義少衰，則厭器世間者，並與有情世間而亦厭之，緇衣之士惟有消極之道德，更無積極之道德可以自見，而宗密之圖李訓、紫柏之忤奄黨，月照之覬幕府，載在史冊者，惟此三數而已。

問者曰：立教以惟識爲宗，識之實性，即是眞如，既無崇拜鬼神之法，則安得稱爲宗教？答曰：凡崇拜者，固人世交際所行之禮，故諸立神教者，或執多神，或執一神，必以其神爲有人格，則始可以稽首歸命之禮行之，其崇拜誠無可議，然其神既非實有，則崇拜爲虛文爾。若以別有本體而崇拜之，本體固無人格，於彼無人格者而行人世交際之禮，比之享爰居以九韶者，蓋尤甚焉。是故，識性眞如，本非可以崇拜，惟一切事端之起，必先有其本師，以本師代表其事，而施以殊禮者，宗教而外，所在多有。士人之拜孔子，胥吏之拜蕭何，匠人之拜魯般，衣工之拜軒轅，彼非以求福而事之，又非如神教所崇拜者，本無其物而事之，以爲吾之學術出於是人，故不得不加尊禮，此於諸崇拜中，最爲清潔。釋教亦爾。諸崇拜釋迦者，固以二千六百歲前，嘗有其人應身見世，遺風緒教流傳至今，沐浴膏澤，解脫塵勞，實惟斯人之賜，於是尊仰而崇拜之，尊其爲師，非尊其爲鬼神。雖非鬼神，而有可以崇拜之道，故於事理皆無所礙。此亦隨順依佗則然，若談實相，則雖色身見量具在目前，猶且不可執爲實有，而況滅度之後邪？若夫偶像之應去與否，則猶未有定論執此偶像而以爲眞，則偶像不得不毀。彼摩西之力破偶像者，以彼猶大種族，執著心多，視此金人桃梗以爲有無上之靈明，於徧計所執之中又起徧計，則其自誣實甚。故非特專信一神者，不得不禁偶像。若佛教而行於彼族，則造像亦不可行矣。若其無執著者，以爲人心散亂，無所附麗，要有一物以引其莊敬震動之情，非謂即此偶像即是眞實。如觀優者，具見漢官威儀，與其作止進退，成敗興廢，則感情之興奮必百倍於讀書論世，然而非即以此優人爲方冊所載之人。東方民族，執著之心本少，雖在至愚，未有即以偶像爲神靈者。在昔周顒鑄金以爲愼言之人，句踐命工以寫朱公之像，皆由心有感慕，以此寄形，固未嘗執爲實事。既無執著，則隨順依佗起性而爲之，無不可也。彼依傍神教者，多謂宜毀偶像，雖然相之與名，無所異也。今見神教諸師而語之曰：神即是猿，則必有佛然怒者。究之，說神之名，非神之實，說猿

之名，非猿之實，名固不足以當實。然而佛然怒者，以爲名雖非實，且可以代實也。然則，偶像者，是其相耳，相固非實，而亦可以代實，與名之代實何異！名之非實，莊周稱爲「化聲」，執名爲眞，斥相爲假，其持論豈足以自完邪？若夫沙門之破偶像者則有矣！禪宗丹霞，嘗燒木佛，此固箸在耳目而今之叢林規則，起於百丈，百丈固言惟立法堂，不建佛殿，則無造像之事可知也。至雲門之訶佛，則非特破相，而亦破名。文偃誦經，見有佛初降世經行七步之說，書其後曰：我若看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今立教儀，不得如雲門之猖狂，亦不可效天祠之神怪，若百丈所建立，庶幾可乎！

述此既終，則又得一疑事。或舉赫爾圖門之說，以爲宗教不可專任僧徒，當普及白衣而後可。若是，則有宗教者，亦等於無宗教，自我觀之，居士沙門，二者不可廢一。宗教雖超居物外，而必期於利益衆生，若夫宰官吏人之屬，爲民興利，使無失職，此沙門所不能爲者，乃至醫匠陶冶，方技百端，利用厚生，皆非沙門所能從事。縱令勤學五明，豈若專門之？善於此，則不能無賴於居士。又況宗教盛衰，亦或因緣國事。彼印度以無政之故，而爲回種所侵，其宗教亦不自保，則護法之必賴居士明矣。雖然，居士者果足以爲典型師表邪？既有室家，亦甘肉食，未有卓厲清遐之行，足以示人；至高不過陳仲、管寧，至仁不過大禹、墨翟，猥鄙汙辱之事，猶不盡無，其於節行，固未備也。以彼其人，而說無生之達摩，講二空之法印，言不顧行，誰其信之？夫以洛閩儒言至爲淺薄，而營生厚養之士昌言理學，猶且爲人鄙笑，況復高於此者？宗教之用，上契無生，下教十善，其所以馴化生民者，特其餘緒，所謂麤垢秕康，陶鑄堯、舜而已，而非有至高者在，則餘緒亦無由流出。今之世，非周、秦、漢、魏之世也，彼時純樸未分，則雖以孔、老常言，亦足化民成俗。今則不然，六道輪迴，地獄變相之說，猶不足以取濟，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非示衆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非舉三輪清淨，則不能去德色心。而此數者，非隨俗雅化之居士所能實踐，則聒聒者亦無所益。此沙門居士，所以不得不分職業也。借觀科學諸家，凡理想最高者，多不應用，而應用者，率在其次之人，何獨於宗教而不然邪？嘗試論之，世間道德率自宗教引生，彼宗教之卑者，其初雖有僧侶祭司，久則延及平民，而僧侶祭司亦自廢絕，則道德普及之世，即宗教消鎔之世也。於此，有學者出，存其德音，去其神話，而以高尚之理想經緯之，以成學說，若中國之孔老，希臘之瑣格拉底柏拉圖輩，皆以哲學而爲宗教之代起者。瑣氏、柏氏之學，緣生基督，孔子老子之學，遷爲漢儒，則哲學復成宗教。至於今，斯二教者，亦駸駸普及於國民矣。中國儒術經董仲舒而成教，至今陽尊陰卑等說，猶爲中國通行之俗。一自培庚、笛加爾輩，一自程、朱、陸、王諸儒，又復變易舊章，自成哲學。程、朱、陸、王固以禪宗爲其根本，而晚近獨逸諸師，亦於內典有所摭拾，則繼起之宗教，必釋教無疑也。佗時釋迦正教，普及平民，非今世所能臆測。然其無上希有之言，必非常人所喻，則沙門與居士，猶不得不各自分途。赫氏所言，但及人天小教，此固可以家說戶知者，然非所論於大乘。後之作者，無納滄海於牛蹄可也。

又《章氏叢書・齊物論釋》

齊物者，「齊物」屬讀，舊訓皆同，王安石、呂惠卿始以「物論」屬讀，不悟是篇先說喪我，終明物化，泯絕彼此，排遣是非，非專爲統一異論而作也，應從舊讀。因物付物，所以爲齊，故與許行齊物不同。一往平等之談，詳其實義，非獨等視有情，無所優劣，蓋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乃合齊物之義；次即《般若》所云：字平等性，語平等性也。其文既破名家之執，而既泯絕人法，兼空見相，如是乃得蕩然無閡。若其情存彼此，智有是非，雖復汎愛兼利，人我畢足，封畛已分，乃奚齊之有哉？然則，兼愛爲大迂之談，偃兵則造兵之本，豈虛言邪！夫託上神以爲禰，順帝則以游心，愛且鼈兼，兵亦苟偃，然其繩墨所出，斠然有量，王宰之用，依乎巫師。苟人各有心，拂其條教，雖踐屍蹀血，猶曰秉之天討也。夫然兼愛酷於仁義，仁義憯於法律，較然明矣。齊其不齊，下士之鄙，執不齊而齊，上哲之玄談，自非滌除名相，其孰能與於此？老聃曰：「儻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人心所起無過相名分別三事，名映一切，執取轉深，是故以名遣名，斯爲至妙。《瑜伽師地論》三十六曰：云何名爲四種尋思？一者名尋思，謂於名唯見名；二者事尋思，謂於事唯見事；三者自性假立尋思，謂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四者差別假立尋思，謂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此諸菩薩，於彼名事，或離相觀，或合相觀，依止名事，合相觀，故通達二種自性假立、差別假立。云何名爲四如實智？一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名尋思唯有名已，即於此名如實了知；謂如是名爲如是義，於事假立，爲令世間起想、起見、起言說故。若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

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　二者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事尋思唯有事已，觀見一切色等想事性，離言說不可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　三者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自性假立尋思唯有自性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所有自性假立，非彼事自性而似彼事自性顯現，又能了知彼事自性猶如變化影像、響應光影、水月燄火、夢幻相似顯現，而非彼體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最甚深義所行境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四者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差別假立尋思唯有差別假立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差別假立不二之義，謂彼諸事非有性非無性，可言說性不成實，故非有性；離言說性實成立，故非無性　如是，由勝義諦，故非有色；於中無有諸色法故；由世俗諦，故非無色，於中說有諸色法故　如有性無性，有色無色，如是有見無見等差別假立門，由如是道理，一切皆應了知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差別假立不二之義，是名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此論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即於名唯見名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即無執則無言說也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即於事唯見事，亦即性離言說也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即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以無有爲有』，即彼事自性相似顯現，而非彼體也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即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即可言說性非有，離言說性非無也　此徒舉其一例，華文深指，契此者多，別於當句解說　夫以論攝論，即論非齊　所以者何？　能總攝故，方謂之齊已與齊反　所以者何？　遣不齊故　是故，《寓言篇》云：『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大般若經》四百七十八云：『若於是處，都無有性，亦無無性，亦不可說爲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當　知法平等性，既不可說，亦不可知，除平等性，無法可得，離一切法，無平等性』　又云：『非一切法平等性中有戲論，若離戲論，乃可名爲法平等性』　此義正會《寓言》之旨，徒以述存導化，非言不顯，而言說有，還滅性故　因言以寄實，即彼所云：『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　未嘗言，未嘗成玄英疏本，及《纂圖互注本》明世德堂本，皆作『未嘗不言』，王夫之解本作『未嘗言』　尋微文義，舊本皆誤，今從王本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大乘入楞伽經》云：『我經中說我，與諸佛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說』，是與《寓言》所說亦如符契

夫能上悟唯識，廣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於《齊物論》、《天下篇》云：『內聖外王之道，鬱而不發，爾則莊生著書，非徒南面之術　蓋名家出於禮官，而惠施去尊；道家本以宰世，而莊周殘法，非與舊術相戾，故是捨局就通耳　老聃但說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而猶未說聖人經國，復是天下利器，故國多利器，民亦滋昏也　老聃但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唯是政教分離之說，而猶未說九洛之法監照下土，此謂上皇　其說出乎巫咸，乃因天運地處日月雲雨之故不可猝知，而起大禹、箕子之疇，則以之塗民耳目而取神器也　夫然有君爲不得已，故其極至於無王；有聖或以利盜，故廓然未嘗立聖　論中言聖人者，但是隨俗之名　終舉世法差違　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於嫻，兩不相傷，乃爲平等　小智自私，橫欲以己之間，奪人之陋，殺人劫賄，行若封豬，而反崇飾徽音，辭有枝葉，斯所以設堯伐三子之問，下觀晚世，如應斯言　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聖智尚文之辯，孰爲之哉？淵哉！若人用心，如砥鋒鏑，德於上皇之年，杜蒉言於千載之下　故曰：道家者流，出於史官，其規摹閎遠矣　能仁之書，譯於東夏，圜吏之籍，不至殊方　近世雖見譯述，然皆鄙生爲之　雲行雨施，則大秦之豪喪其夸，拂菻之士忘其界，衣食萬物何遠之有？　舊師章句分爲七首，《堯問》一章宜在最後，所以越在第三者，精入單微，還以致用，大人利見之致，其在於斯，宜依舊次，無取顛倒云爾　釋篇題竟

雜録

章炳麟《章太炎先生自述學術次第・自述學術次第》

余生亡清之末，少慕異族，未嘗應舉，故得汎覽典文，左右采獲　中年以後，著纂漸成，雖兼綜故籍，得諸精思者多，精要之言，不過四十萬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與儒先立異，亦不欲爲苟同　若《齊物論釋》、《文始》諸書，可謂一字千金矣　晚更患難，自知命不久長，深思所窺，大畜猶衆，既以中身而隕，不獲於禮堂寫定，傳之其人，故略録學術次第，以告學者

余少年獨治經史通典諸書，旁及當代政書而已　不好宋學，尤無意於釋

氏二十歲頃，與宋平子交，平子勸讀佛書，始觀《涅槃》、《維摩詰》、《起信論》、《華嚴》、《法華》諸書，漸近玄門，而未有所專精也　遭禍繫獄，始專讀《瑜伽師地論》及《因明論》、《唯識論》，乃知《瑜伽》爲不可加　既東游日本，提倡改革，人事繁多，而暇輒讀藏經　又取魏譯《楞伽》及《密嚴》誦之，參以近代康德、蕭賓訶爾之書，益信玄理無過《楞伽》、《瑜伽》者　少雖好周秦諸子，於老莊未得統要，最後終日讀《齊物論》，知多與法相相涉，而郭象、成玄英諸家，悉含胡虛冗之言也　既爲《齊物論釋》，使莊生五千言，字字可解，曰本諸沙門亦多慕之　適會武昌倡義，束裝欲歸，東方沙門諸宗三十餘人屬講佛學，一夕演其大義，與世論少有不同　東方人不信空宗，故於法相頗能聽受　而天台、華嚴、淨土諸鉅子，論難不已，悉爲疏通滯義，無不帖心　余治法相，以爲理極不可改更，而應機說法，於今尤適　桂伯華初好華嚴，不慕法相，末乃謂余曰：今世科學論理日益昌明，華嚴、天台將恐聽者藐藐，非法相不能引導矣　釋迦之後，彌勒當生，今其彌勒主運之時乎！又云：近世三百年來，學風與宋明絕異，漢學考證，則科學之先驅，科學又法相之先驅也　蓋其語必徵實，說必盡理，性質相同爾　斯言可謂知學術之流勢者矣　余既解《齊物》，於老氏亦能推明　佛法雖高，不應用於政治社會，此則惟恃老莊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　然自此亦兼許宋儒，頗以二程爲善，惟朱陸無取焉　二程之於玄學，間隔甚多，要之天資不下，宜長物，移以戴氏，則在寬惠之間矣　至並世治佛典者，多以文飾胥梁，助長傲誕，上交則諂，下交則驕，余亦不欲與語　余以佛法不事天神，不當命爲宗教，於密宗亦不能信

又《章氏叢書・訄漢微言》　余自志學訖今，更事既多，觀其會通，時有新意　思想遷變之迹，約略可言　少時治經，謹守樸學，所疏通證明者，在文字器數之間；雖嘗博觀諸子，略識微言，亦隨順舊義耳　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獨於荀卿、韓非所說，謂不可易　自餘閎眇之旨，未暇深察；繼閱《佛藏》，涉獵《華嚴》、《法華》、《涅槃》諸經，義解漸深，卒未窺其究竟　及因繫上海，三歲不觀，專修慈氏世親之書　此一術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　從人之涂，與平生樸學相似，易於契機；解此以還，乃達大乘深趣　私謂釋迦玄言，出過晚周諸子，不可計數；程朱以下，尤不足論　既出獄，東走日本，盡瘁光復之業　鞅掌餘閒，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　時有概述鄔波尼沙陀及吠檀多哲學者，言不能詳，因從印度學士咨問　梵土大乘已亡，勝論、數論傳習亦少，唯吠檀多哲學，今所盛行，其所稱述，多在常聞之外　以是數者，格以大乘，霍然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而時諸生適請講說許書，余於段、桂、嚴、王，未能滿志，因緒閱大徐本十數過，一旦解寤，的然見語言文字本原，於是初爲《文始》；而經典專崇古文記傳，刪定大義，往往可知，由是所見與箋疏瑣碎者殊矣　卻後爲諸生說《莊子》，間以郭義敷釋，多不慊心，旦夕比度，遂有所得，端居深觀，而釋《齊物》，乃與《瑜迦》《華嚴》相會　所謂摩尼現光，隨見異色，因陀帝網，攝入無礙，獨有莊生明之，而今始探其妙，千載之秘，覩於一曙　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　以爲仲尼之功，賢於堯舜，其玄遠終不敢望老、莊矣　癸甲之際，厄於龍泉，始玩爻象，重撰《論語》，明作《易》之憂患，在於生生，生道濟生，而生終不可濟，飲食興訟，旋復無窮　故唯文王爲知憂患，唯孔子爲知文王，《論語》所說，理關盛衰，趙普稱半部治天下，非盡唐大無識之談　又以莊證孔，而耳順絕四之指，居然可明，知其階位卓絕，誠非功濟生民而已　至於程、朱、陸、王諸儒，終未足以厭望　頃來重譯《莊》書，眇覽《齊物》，芒刃不頓，而節族有閒　凡占近政俗之消息，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拘者執箸而鮮通，短者執中而居閒，卒之魯莽滅裂，而調合之效終未可覩　譬彼侏儒，解遘於兩大之間，無術甚矣　余則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調制大理，莫不孫順，程、朱、陸、王之儔，蓋與王弼、裴頠、孫綽、李充伯仲　今若窺其內心，通其名相，宋儒言天理性命，識有未諦，學諸名言，要以表其所見，未可執箸　且此土玄談，多用假名，立破所持，或非一貫，剽《老》、《易》諸書，尚當以此會之，所謂非常名也　雖不見全象，而謂其所見之非象則過矣　世故有疏通知遠，好爲玄談者，亦有文理密察，實事求是者　及夫主靜主敬，皆足澄心，欲當爲理，宜於宰世；苟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亦各從其志爾　漢宋爭執，焉用調人，喻以四民，各勤其業，瑕釁何爲而不息乎！下至天教執邪和華爲造物主，可謂迷妄，然格以天倪，所誤特在體相，其由果尋因之念固未誤也　諸如此類，不可盡說　執箸之見，不離天倪，和以天倪，則妄自破而紛亦解；所謂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豈專爲圓滑，無所裁量者乎！自揣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眞，終乃回眞向俗，世固有見諦轉勝者邪　後生可畏，安敢質言秦漢以來，依違於彼是之間，局促於一曲之內，蓋未嘗睹是也　乃若昔人所謂，專志精微，反致陸沈，窮研訓詁，遂成無用者，余雖無腆，固足以雪斯恥

道教部

魏伯陽

綜述

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卷下

會稽鄰夫章

會稽鄰夫，幽谷朽生。挾懷朴素，不樂歡榮。柄遊僻陋，忽略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平。宴然閑居，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共倫。

此乃魏公自述不徇世名，至親道域，安閑燕處，乃撰斯文，約三聖之遺言，會一端而共論，將乾坤鼎而同大冶，運坎離氣而比化權，則而象之，取而行之，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故神无方，而《易》无體，得不協其動靜，循彼陰陽，而成變化於有无之中乎神哉？

務在順理章

務在順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歷，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返元。近在我心，不離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服食，雄雌設陳。挺除武都，八石棄捐。

火候須順陰陽之理，然而起發神精，遍滿金宮，一室和暢，依法御政，事不至繁，萬世可循也　使金水養性於中宮，俾黃老含德於內象，金生砂汞，則歸愚返元；抱一胞胎，則水生母舍；姹女戀母，則終始長存　若非雄雌設陳，類其眞母，而九成功也　如以武都雄黃，及五金八石之類爲之者，盡可棄捐也

審用成物章

審用成物，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偶斯文。殆有其真，碟硌可觀。使予數偶，却被昏愆。命《參同契》，徵覽其端。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丘山。循遊寥廓，與鬼爲鄰。化形而仙，淪寂无聲。百世一下，邈遊人間。陣數羽翮，東西南傾。湯遭厄際，水旱隔並。柯葉萎黃，失其華榮。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魏公令至誠修鍊，此藥是世上珍寶之物也　羅列三條，則青龍、白虎、朱雀、木、金、火是也　還丹不出此三物而成，且三物本只金火二味，未成木、金、火三物也　此乃內象三物，非外木、金、火也　雖多異名，蓋以寓言窮理，其實一門而已也　緣屬辭比事，諧偶斯文，所貴分擘玄黃，去除瘤贅，故命《眞契》，以覽其端　後人遵而修之，便於名山仙隱，擇地安居，積行累功，去世離俗，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專密无差，高尚其事，故陰眞君歌曰：不得地，莫妄爲；須隱密，審護持　保守莫失天地機，以至道成之後，身人九形，坐存立亡，然遊東西，水火无礙，堯洪湯旱之沴，陽九陰六之災，俱无患矣。

葛洪

綜述

葛洪《抱朴子外篇自敍》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　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

洪襲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簒，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　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

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　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

大將軍，封卞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　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　侯比上書爲文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　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　書至上請報　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　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於今基兆石礎存焉　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　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　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於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　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　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於累世無居之者。

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才　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

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　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　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　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　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　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大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祇洎，野有頌聲，路無爰跡，下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於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　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否，舉善彈枉，軍國肅雍　遷邵陵太守，卒於官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　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　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畴襲　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　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　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　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　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　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　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　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　既性閑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　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　其河洛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　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基，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　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　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　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　江表書籍，通同不具　昔欲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嘆恨　今齒近不惑，素志衰殲，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　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

洪之爲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　冠履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　俗之服用，俄而屢改　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膝　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　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　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而無趨從之所　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　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　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蒿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恕其乏役也　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恆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　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願不媿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

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閨室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疙，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　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　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掀毀，謂洪爲憍物輕俗　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　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　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　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　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　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　一度不可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

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已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齎酒餚候洪，雖非儁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叅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窶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以妨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剋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几筵積塵焉。

洪自有識以逮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而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

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情其曖曖管見笑矚之明，而輒評人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

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摭得衆者，洪剋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嚴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於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

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閒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拳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遠遠讒譖，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

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至於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覺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

製，棄十不存一　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論之理，而多修憤，不遑復料護之　他人文成，便呼快意　余才鈍思遲，實不能尔　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劣，但患懶，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

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　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授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　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撰高尚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　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屬道家　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　洪見魏文帝《典論》自敘，末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

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摹，未曾鬬雞走狗馬　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至今不知基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　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　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　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各結怨隙　昔宋閔公矣太子痤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大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　每觀戲者，慚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言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爲也　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　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鬬訟之變　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　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

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　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　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　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　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　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　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實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　過此已往，未之或知

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　每覽巢許子州北人有戶二姜兩袁法眞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　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　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　薦名填邴王丞相府　昔起義兵，賊事之後，亦不修名，詣府論功，七者永無賞報之冀　昔王莽大頒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濡賞，並無報以勸來　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　竊謂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　適有大例，同不見許　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退爲善　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

洪覽著《自敘》之篇　或人難曰：昔王充作《自紀》，終篇　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分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　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飈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　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萌而殞摧，逆秋而零瘁者哉？　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　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　余以庸陋，沈抑麥麥，用不合時，行外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驥，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鐘鼎　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傳記

《晉書・葛洪傳》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　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

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資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　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基局幾道，摴蒱齒名　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

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古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台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蹤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鬻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脅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驢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憔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閭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雜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碎錦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

寇謙之

綜述

見《佛道諸教分典・學派總部・道教部》綜述引《魏書・釋老志》

雜錄

寇謙之《老君音誦誡經》　老君曰：煩道不至，至道不煩，按如修行，諸男女官見吾誦誡科律，心自開悟，可請會民同友，以吾誡律著按上作單章，表奏受誡，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籙生，初受誡律之時，向誡經八拜，正立經前，若師若友，執經作八胤業，音誦受者，伏誦經意卷後訖，後八拜止。若不解音誦者，但直誦而已。其誡律以兩若相成之，常當恭謹，若展轉授同友及弟子，按法傳之，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籙生，未使寫經，誡律脫誤，增損一字，有不得抄撮，寫誡三紙二紙，不說卷首，使科律不具，災當及身。吾此科誡，自有典事之官，隨經誡監臨，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漢安元年以道授陵，立爲係天師之位，佐國扶命，陵以地上苦難，不堪千年之主者，求乞昇天。吾乃勉陵身，元元之心，賜登昇之藥、百鍊之酒，陵得昇雲蹻虛，上入天宮，從陵昇度以來，曠官眞職，來久不立係天師之位。吾使諸州郡縣，土地眞官，注氣治理鬼事，領籍生民戶口，不用生人，祭酒理民，濁亂之法。而後人道官諸祭酒，愚闇相傳，自署治籙符契，攻錯經法，濁亂清眞，言有三百六十契令，能使長生。鬼神萬端，惑亂百姓；授人職契錄，取人金銀財帛。而治民戶，恐動威逼，教人跪願，匹帛、牛犢、奴婢、衣裳，或有歲輸全絹一匹，功薄輸絲一兩。衆雜病說，不可稱數。妄傳陵身所授黃赤房中之術，授人夫妻，婬風大行，損辱道教。有祭酒之官，稱父死子係，使道益荒濁。誡曰：道尊德貴，惟賢是授，若子胤不肖，豈有繼承先業？有祭酒之官，子之不肖，用行顚倒，逆節縱橫，錯亂道法，何有承係之理者乎？鐵券首云父死子係何？是近世生官王者之法制耳。吾今末立地上係天師正位，據聽道官，愚闇相傳，自署治籙。諸道官祭酒，可簡賢授明，末復按前，父死子係，使道教不顯。吾論一事，吾豈死，有子係係吾老君天師之後。天道無親，惟賢是授。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得嵩嶽鎮土之靈集仙官主表聞稱言：地上生民，曠官來久。世間修善之人，求生科福，尋緒詐僞經書，修行無效，思得眞賢正法之教。宜立地上係天師之位爲範則。今有上谷寇謙之，隱學嵩嶽少室，精鍊教法，掬知人鬼之情，文身宣理，行合自然，未堪係天師之位。吾是以東遊，臨觀子身，汝知之不乎？吾數未至，不應見身於世。謙之，汝就係天師正位，並教生民，佐國扶命，勤理道法，斷發黃赤。以諸官祭酒之官，校人治籙符契，取人金銀財帛，衆雜功號，願盡皆斷禁，一從吾樂章誦誡新法，其僞詐經法科，勿復承用。謙之受誡，二宿三日，掬尋窈冥之情。老君召，謙之臨言：臣以蒙覆，愚而不進，有不賜長生神藥，不能役使鬼神，何能化惡爲善，消灾伏異，師範之？則願道哀念，賜存生命，須老君出於世之時，得有神藥之應，皆道氣入身，乃敢受係天師之位。願錄愚誠。老君曰：吾以汝受天官內治，領中外官，臨統眞職，可比係天師同位。吾令聽汝一讓之辭。吾此樂音之教誡，從天地一正變易以來，不出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好宜教誡科律，法人、治民、祭酒按而行之。奉順誡約之後，吾當勑下九州四海之內土地眞官之神，騰籍戶言。其有祭酒道民，奉法有功，然後於中方有當簡擇種民，錄名文昌宮中。若道官祭酒不閑教化者，導及養生之術，有疑事不了，汝當斟決之，分明順奉，行如律令。太上老君樂音誦誡令文曰：我以今世人作惡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運數應然當疫毒臨之，惡人死盡。吾是以引而遠去，乃之崑崙山上。世間惡人，共相魚肉，死者甚多，其中濫枉良善，吾愍之辛苦，時復東度，覆護善人。九州四海之內土地眞神，五嶽官屬，盡集對各說土居好德異同，林言事實，稱今世人惡，但作死事，修善者少。世間詐僞，攻錯經道，惑亂愚民，但言老君當治，李弘應出，天下縱橫，返逆者衆。稱名李弘，歲歲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見，惑亂萬民，稱鬼神語。愚民信之，誑詐萬端，稱官設號，蟻聚人衆，壞亂土地。稱劉舉者甚多，稱李弘者亦復不少，吾大瞋怒！念此惡人，以我作辭者，乃爾多乎！世間愚癡之人，何乃如此。吾治在崑崙山，山上臺觀衆樓，殿堂宮室，連接相次，珍寶金銀，衆香種數，雜合錯飾，蘭香桂樹，窮奇異獸，鳳凰衆鳥，棲於樹上，神龍騏驥，以爲家畜，仙人玉女，盡集其上。若欲遊行，乘雲駕龍，呼吸萬里，天地人民鬼神，令屬於我，我豈用作地上一城之主也，我不願之！若我應出形之時？宜欲攻易天地，經典故法，盡皆殄滅，更出新正。命應長生之者，賜給神藥，昇仙度世，隨我左右。惡人化善，遇我之者，盡皆延年。若國王天子，治民有功，輒使伏杜如故，若治民失法，明聖代之。安民平定之後，還當昇舉，伏宅崑崙。我出之時，乘駕九龍之車，龍有九色連錢斑文，車有羽蓋十二出，檀梓爲軫，飾以金銀珠玉，雜色奇異，不可目名；徵召天下眞官，海嶽風伯雨師，役使萬鬼，傾天綱，縮地脈，迴轉天地如迴我身；把捉日月，能令天地晝閉；仙人玉女，輧車侍從，鍾鼓音樂，遍滿虛空；百獸眞徒，鳳凰衆鳥，翔於其上；天地運動，人衆鬼兵，無有邊際，見我威光，無不頓伏我哉！愚人誑詐無端，人人欲作不臣，聚集逋逃罪逆之人，及以奴僕隸皂之間，詐稱李弘。我身寧可入此下俗臭肉奴狗魍魎之中，作此惡逆者哉！世人奸欺，誦讀僞書，切壞經典，輪吾多少，共相殘害，豈不痛哉！吾出誦誡，宜令世人，咸使知聞，好加思尋，努力修善。修善功成，可得遇眞，延年益算。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初立天師，授署道教治籙符契，豈有取人一錢之法乎？喻如生官署職，有財錢若干，吾今並出新法，按而奉順。從今以後，無有分傳，說願輸送，倣署治籙；無有財帛，民戶雜願，歲常保口，廚具產生，男女百灾，疾病光怛，衆說廚願，盡皆斷之，惟有校藏，三分收一，即其民市買計，廚

會就家解散，易復可詣師治。民有病患，生命有分，唯存香火，一心章表，可得感徹。唯聽民戶，歲輸紙三十張，筆一管，墨一挺，以供治表拔度之功。若有道官，濁心不除，不從正教，聽民更從新科正法清教之師，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祭酒之官，遷功之後，子孫清徹聰明，閑練鬼事，可就明師，受署治籙符誡，承繼父後。若子孫用行顛倒，與俗不別，不順科約者，諸官半處，奏表天曹，聽民更受。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或有家宅，說願廚具，不由師治者，師即時使還，令民市備，爲會解散。

老君音誦誡曰：道民不練科法，不能精勤香火，消灾散禍及病痛，行來憂慮縣官，光惟衆諸，欲有保說者，盡不聽。聽先啓，何以故也？此戶安道以求福，是誤事也。自今以後，道民若有求願，先修厨會之具請。若集啓設求願，其一事求上之，收福無他。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授署，職治符籙，隨家豐儉，意欲設會，任意人數，三人以上，復能重設。諸餚和會可通，若不能者，無苦也。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厨會之上齋七日，中齋三日，下齋先宿一日。齋法：素飯菜一日，食米三升，斷房室，五辛，生菜，諸肉盡斷。勤修善行，不出，由行不經喪穢，新產欲就會時，向香火八拜，使大德精進之人，在坐首作好飯槃，在坐上頭，人別作槃。其參同不奉道者，請會無苦。而世間愚人，貪以所奉不同，便作異意，不齋慢道，科法不爲。主人求思恭肅之，故坐會之中，順志無常。從今以後，諸官以意科處，思尋妙旨，苟能同心福願之人，參爾無苦會。既還家爲主人，燒香遥宿，三過香火，戒言爲：甲之之家所請厨會，解求某事恩福，願得道氣覆護。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厨會之法，應下三槃，初小食，中酒，後飯。今世人多不能三下槃，但酒爲前，五升爲限。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男女官受治籙，天官叩章。順誠之人，萬邪不惑。當喻如生官臣使，夫有職之人，道民豈能欺犯者乎？道官祭酒，愚閑相傳，自署治籙，爲請佩千部將軍，吏兵相惑，亂請之僞，吏兵衛護，盡皆無有正。可常佩受署某官而已。通神得道之人，遇値仙官。諸受職籙者，不得五人三人，吏兵給吏然地上愚人，自署相傲，何可能有此百千萬重將軍、吏兵、管護者哉！從今以去牧時爲事，未復承用。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請客就會，人習嚴整衣服，如生官天子殿會，恭肅其同。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奉戶師，如生民事官等，若則稱道民。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其受治籙，誠之人弟子，朝拜之喻，如禮生官位吏，禮法等同。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祭酒，授人職治符籙，但與其道。受佩之後，不能精進，違科犯約，用行顛倒，奸怨非法，遊行民間，讀僞科律，詐惑萬端，世間不奉道之家民，有疾病危困，輒便改動我道者，當與治差。愚人無智，輒便動移，操米束薪，投戶治病，謂病當差，返受死亡。死亡之後，先以功變，所還本屬，輒即爲民。然病者得差，便言得道恩福，言道有神，唱告於世，世人聞之，有喪禍變惟縣官，復有改屬歸化之者。戶口漸多，而戶生祭酒，顛倒無常，用行逆節，婬盜殺生，體性短少，逼迫恐動，衒神賣道。其於無則詐見老君，兼復感悟，如是神教語，致使民心懷欺恨積。有復道官，我俱奉戶主，何以不如他師，奉事禮拜，使人有暫正，欲更就明賢，言科法難犯。如此之徒，毒可檢校，其衰禍阨運，命有長短，自有一定，非是愚人道官所能延遠。詐惑之人，濁亂道法，若有此輩，此諸官參詳。所集化戶作厨會，取民辭狀，道官連名表章，聽民改屬，民不得輒自移叛。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吾觀視世間凡愚，祭酒化戶，領民上章，奏上練文書，多者十紙五紙，少者三紙二紙。多之以少，都無頭緒，萬億章奏，達者無一。何以爾者？土地眞官，典事主者，懼罪相連，覆停稽違。吾令並出音誦歌誡，宣勅諸官。章書之法，如似生官文書，可得達理。凡愚道官，不練章表奏，不就於明能學習練法。世間道官，遷達亡人度星，作爲二十、三十紙，千萬美說於事，不如修謹善行，齋練苦身，香火自纏，百日功建，爲先亡父母遷度魂靈。月月單章，言達齋功，勝於千通度星遊說之事。齋功不達，無有感徹之理。先齋立功，卻上度星章，無有雜色，米絲、紙筆，正爲先亡集賢會，燒香拔免亡人，最上可不度星。頃道不至，至道不煩，從今以後，思尋誦誡。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籙生，男女民，燒香求願法：入靖東向跽，三上香訖，八拜，便脫巾帽，九叩頭，三摶頰，滿三訖，啓言：男官甲乙，今日時燒香，願言上

啓　便以手捻香著爐中，口唱言：願某之以年已以來過罪得除，長生延年。復上香，願言：東公三宗五祖，七世父母，前亡後死，免離苦難，得在安樂之處。後上香，言：願門內大小口數，端等無他利害，來錢出入消易。復上香，願仕官高遷。復上香，願縣官口舌疾病除愈。一願一上香，若爲他人願通，亦無苦十上、二十上、三十上，隨願。齋日六時燒香，寅午、戌亥、子丑是六時。非齋日，朝暮、辰巳之日，天清明，夜半北向悔過，向天地叩頭百下三十六，搏頰三過，三百下以爲常則。先緣福深者，通神在近，先緣福淺者，八年得仙。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三會日，道民就師治。初上章籍時，於靖前南正北向行立定位，各八拜，九叩頭，九搏頰，再拜，伏地請章籍訖，然後朝賀師。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祭酒，修行之法，復歷民間，東西南北，行來出入，直身直面，一向直去，不得左右顧盼。到民家，不得妄有嗔怒，有呵譴食飲，好惡牀席，舍廬衆雜，論說是非。不可得先到貴豪富家苦顧，歷民儀，先到寒貧家，教誨求福，使科約具備。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男女籙生及道民，家有奴婢，不得喚奴婢，當呼字。若有過事，不得縱橫樸打，但以理呼在前，語甲乙：汝有此事，應得杖罰，令受之。若責數，奴婢自當糺罪，無有怨恨之心。道官道民，出言吐氣，不得言說死事，此道民之大忌。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世間有承先父祖事道，自作一法，家宅香火，復有承先祖作祭酒之官者，民戶無知，言父死子係，更不正屬。戶師民吏，同姪祠邪，令衆雜邪，令非一倣言奉道。見他官政治祭酒，使復禮拜言：我是道民，意欲就正，復懼衷神，與之災考。如此之人，爲請作道會，滿三約正誡，若不從令，勿復重請。如此之徒，奸情不已，非是天民，不如請諸不奉道之民。何以爾者？等是天民，統一道治，然則別屬，有參會更好，豈比之奉道無師而有衷心乎？道官祭酒，宜以參會，更言據是，民可請爲客，此乃違失事多，宜如詳酌。若請爲客，以刑律論。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求福願厨，先刺客齋，上中下齋隨意，明當設會。今日請客來在主人家中宿，諸求願還，官衆共保乃行，出無他適。雞鳴至日出，盡皆上厨之列，來致仙官。唯解先亡厨，平旦至日中爲限。若人士從願到官，一切郡縣，及以公侯卿相伯子男封土，隨意欲設厨，可作耳求幸。民得腹心，土居安寧，風雨時節，隨意而設，無有先科。今不限人頭數，不設亦復無苦，但精勤香火。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氣百千萬重，自從開闢，黃爐之治，門有仙聖。從今以來，人僞道荒，經書舛錯。後人詐僞，仙經圖書，人人造法，天下經方，百千萬億，草藥萬種，萬藥百數。後人樂道長生，循放無效者何？然愚人意短，不達至妙，長生至道。仙聖相傳，口訣授要，不載於文籍，自非齋功，念定通神，何能招致乘風駕龍，仙官臨顧，接而昇騰，服食草藥，石藥，服而得力之者，此則仙人奏天上聞，遣仙人，玉童，玉女來下臨。天官神藥，參入分數，一草一人，得力一石，一人得力，服氣方法，亦俱等同。今世人豈能達此理乎？不降仙人，何能登太清之階乎？而案藥服之，正可得除病壽終，攘卻毒氣，瘟疫所不能中傷。畢一世之年，可兼穀養性，建功齋靖，解過除罪。諸欲修學長生之人，好共尋諸誦誡建功，香火齋練，功成感徹之後，長生可剋。抱朴子者，末明蓋世，掬合前賢諸家經方，造經勸仙，內外卷首言仙之可得，可開悟人心。承前多有遺經，亦復不妄造出意，不犯改經詐說之罪。造經勸仙，功過自保，補後身當得仙人之階。諸有修道之人，勿復承按前人僞書經律。今世人習讀美經典，可益得身，朝但富貴，爲子孫資蔭耳。無有長生登仙之階，欲求生道爲可先讀五千文，最是要者。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靖舍外，隨地寬窄，別作一重籬障壁，東向門。靖主人入靖處，人及弟子盡在靖外。香火時法，靖主不得靖舍中飲食及著鞋靸，入靖坐起言語，最是求福大禁。恐凡人入靖有取，物盡皆束帶。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道民，有死亡七日後解穢，家人爲亡人散生時財物作會，隨人多少，可參請俗民無苦爲亡人過度設會。功滿三，復欲設會，隨意。能備可作，若不能備，無苦勤香火。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爲亡人設會燒香時，道官一人，靖壇中正東向，籙生及主人亦東向，各八拜，九叩頭，九搏頰，三滿三過止。各皆再拜懇。若人多者，亦可坐禮拜叩頭，主稱官號姓字，上啓無極大道，萬萬至眞無極大道。以手捻香三上，著鑪中，口並言爲亡者甲乙解罪過，燒香願言。餘人以次到壇前，懇上香如法，盡，各各訖。靖主上章，餘人當席拜主人，東向叩頭上章訖，設會解坐訖，靖主入靖啓事，爲主人求願收福，言當時，主人東向叩頭，坐罷出時，

客向靖八拜而歸家焉　主人一宿之中，滿三過燒香　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家有疾病，告歸到宅，師先令民香火在靖中　民在靖外，西向散髮叩頭，謝寫愆違罪過，令使皆盡，未有藏匿，求乞原赦　若過一事不盡，意不實，心不信法，章奏何解？師亦自別啓事云：民某甲求乞事　及病者亦道首過　若過盡者，師自得好感應；若過不盡，師亦不得好感應報　首過時，爲可並行符承衙　民首辭上章，一日三過　上三日後，病人不降損，可作解先亡謫罰章　病家書則向靖叩頭，夜則北向，向天地叩頭首過，勿使一時有闕　病家惶怖，欲有所說錢財厨願，勿聽之　若能備厨，請客三人、五人、十人以上，隨人多少，按如科法設會　會時，客主人，病者考禮拜燒香，求乞救度　病者設會訖，客歸到家，爲病者燒香叩頭，一宿之中，滿三過，以病者救度禮叩頭，燒香同法　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民不愼科法，淫犯殺生，宜校贓物，計錢使還民家，自市厨具，師得與表章解散　當作會時，主人衆客前向香火，八拜叩頭，三十六搏頰，滿三訖，再拜　手捻香著鑪中，並告言：某甲啓太上大道，甲乙是肉人無知，奉科許祠某官求其事，並復有以塞詰之者，今依科輸贓，直爲厨具，請客證明　以從今以後，生死付道，不敢以前爲比　乞願得在赦格之例，蒙恩生活，道氣哀念　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男女道官，濁亂來久，有作祭酒之官，積勤累世貪濁，若身化領求復經數餘載，贓錢逋訖，貪穢入已，此是前違，詐言經律　此等之人，盡在地獄　若有罪重之者，轉生蟲畜，償罪難畢　吾故出音樂新正科律，依其頭領，欲使信道，以通人情，清身潔己，與道同功　太上清氣，當來覆護，與民更始，改往修來，一從新科爲正　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氣白千萬重，前賢後聖，修學長生，盡遇仙官，人人各得一重之氣，而得昇度之後，終不載於文籍　房中之教，通黃赤經契，有百二十之法　步門庭之教，亦無交差一言　自從係天師道陵昇僊以來，唯經有文在世解者，爲是何人？得長生飛仙者，復是何人？身中至要，導引之訣，盡在師口　而筆諜之教，以官人心，若開解信之者，執經一心，香火自纏，精練功成，感悟眞神，與仙人交遊，至訣可得　今後人詐欺漫道，愛神潤飭，經文改錯，法度妄造，無端作諸僞行，遂成風俗，勸教天下　男女受佩契令，愚闇相傳，不能自度，而相領弟子，惑亂百姓，犯罪者衆，招延災考，濁欲道教，毀損法身　吾誦誡爵改黃赤，更修清齋之法，與道同功　其男女官籙生佩契黃赤者，從今誡之後，佩者不吉　若有不愼之人，所居止土地眞官，注氣靖治，典者使者，當自校錄，吾與之災考，死入地獄　若輪轉精魂，蟲畜猪羊而生，償罪難畢　吾觀世人，夫妻修行黃赤，無有一條按天官本要所行，專作濁穢，手犯靖廬治官禁忌，而天官、仙人、玉女，尚不犯治室之法　吾今以黃赤貪濁，道教來久無有，眞正愚闇相傳，盡各不得其中正　時有清眞潔素之人，無經律錯亂，吾盡欲災除此輩之人，不令而犯誅謫之暴　是以先令誡約，遷遣一教　然房中求生之本經契，故有百餘法不在斷禁之列　若夫妻樂法，但勤進問清正之師，按而行之，任意所好，傳一法亦可是矣　今世濁惡，有形之人，流轉精神，罪緣雜沓，是以誡約　要須齋功，與返爲始，雪罪除愆，乃得感悟眞仙　男女官努力修齋，尋諸誦誡，香火建功，仙道不遠　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從係天師昇仙以來，曠官眞職，道荒人濁　後人諸官，愚闇相傳，自署治籙符契，氣候倒錯，不可承准　吾本授二十四治，上應二十八宿，下應陰陽二十四氣，授精進祭酒，化領民戶　道陵演出道法，初在蜀土一州之教，板署男女道官，因山川土地郡縣，按吾治官靖廬亭宅，與吾共同領化民戶，勸惡爲善　陽平山名，上配角宿，餘山等同　而後人道官，不達幽冥情狀，故用蜀土盟法，板署治職　勑令文曰：今補某乙鶴鳴、雲臺治，權時籙署治氣職，領化民戶，貿對治官文書，須世太平，遣還本治　而九州土地之神，章表文書，皆由土地治官眞神，而得上達　有今聞道官章表時，請召蜀土治宅君吏，他方土地之神，此則天永地隔，人鬼胡越，吾本下宿治號令之名，領化民戶　道陵立山川土地宅治之名耳，豈有須太平遣還本治者乎？從今以後，諸州郡縣，男女有佩職籙者，盡各詣師，改宅治氣　按今新科，但還宿官，稱治爲職號，受二十四治　中化契令者，發號言補某乙正中官，眞氣角宿治以亢宿，氐宿，房宿二十八，如法上章時，直言臣，而不得稱眞人　若籙外官，不得稱治號　其蜀土宅治之號，勿復承用　若係天師遺胤子係，在世精循治教，領民化者，不得信用諸官祭酒；爲法律上章時，不得單稱係天師位號，當稱職號，名與諸官同等　明愼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夫爲道官，正治、祭酒、進善學賢，領受弟子，授人職治、誡籙、符契　進一賢善，除過十年，求仙速達　進一佞一惡，反罪十年，求仙求福，終不可得　其授道門之民，欲爲弟子者，當觀望情性，與約誡相應者三年，體

能修慎法教，精進奉行，心無有退，志無懈怠，乃可授籙誡，納爲弟子　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中官正氣宿治祭酒，得授人職籙誡，其籙生之人，不得妄授人誡籙　若不領民戶，受中治籙者，當受中治散氣祭酒職　若上靈官，不領民戶，受外官散氣祭酒職　其外官祭酒治民者，坐會時百五十籙，下坐　若中官治民，正氣祭酒子息受治署中官　中官宿治，散氣祭酒在父民聞行章，稱文治氣上章　若他官祭酒，民間自治氣上章　若求生之人，一身自度，不化愚俗，不領民戶，亦可直受中官上仙赤天七十五將軍籙，生起亦在外治祭酒上　明慎奉行如律令

老君曰：道官道民，其先亡祖曾父母，幽謫不解，復注子孫　若齋功不達，章書謬說，多言十通百通，無益於事，要先齋懃徹之，後乃可章表證達　齋功章書之法，不須多重，重煩濁天曹，不如不上齋　滿百日一齋功，達表章之日，兼能請賢，隨多少人數設會，拯拔收福益仁　若不能備者，但就師表章遷達亡人　若祭酒者，日日可言，齋功滿百日，就師表章　明慎奉行如律令

顧歡

傳記

《南史・顧歡傳》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郡鹽官人也　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歡獨好學　年六七歲，知推六甲　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　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　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及長，篤志不倦　聞吳興東遷郡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　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　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

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不仕　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逾百人　歡年孤，讀詩至「哀哀父母，鞠我劬勞」，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　每日出戶，出鳥集其掌取食　好黃、老，通解塗鴉書，爲數術多効驗　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　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　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

弟子鮑靈緩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　歡即橫斧樹側枯死　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龜鼈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　病者皆愈　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　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　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　時員外郎劉思考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　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　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　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　歡曰：「蘭石危而密，宜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　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贍之，其塗則異　何者？恒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爵帝北　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　所以《四本》並通，莫能相塞　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　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　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清言

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

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

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人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曉衣，羣夷之服。擊踘槃折，俟命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謝。棺殯槨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効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以為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

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隘，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道謙弱，隘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

夫蹲夷之儀，婆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邊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

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歷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跪，法與華異，魁左跋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

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遷，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亞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

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眞，眞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瞻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偏修，修偏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

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兔，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恆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鷃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魁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

陶弘景

傳記

《南史・陶弘景傳》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恆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額，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善琴棊，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輕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恆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質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

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

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嬖加禮聘，並不出，唯書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教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

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宮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脫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並爲佳寶。

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絹裙及臂衣鞾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於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王遠知

傳記

《舊唐書・王遠知傳》 道士王遠知，琅邪人也。祖景賢，梁江州刺史。父曇選，陳揚州刺史。遠知母，梁冠部郎中丁超女也。嘗晝寢，夢靈鳳集其身，因而有娠，又聞腹中啼聲，沙門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神仙之宗伯也。」遠知少聰敏，博綜羣書。初入茅山，師事陶弘景，傳其道法。後又師事宗道先生臧兢。陳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令講論，甚見嗟賞。及隋煬帝爲晉王，鎮揚州，使王子相、柳顧言相次召之，遠知乃來謁見，斯須而鬚髮變白，晉王懼而遣之，少頃又復其舊。煬帝幸涿郡，遣員外郎崔鳳舉就邀之，遠知見於臨朔宮，煬帝親執弟子之禮，敕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及幸揚州，遠知諫不宜遠去京國，煬帝不從。

高祖之龍潛也，遠知嘗密傳符命。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與房玄齡微服以謁之，遠知迎謂曰：「此中有聖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實告。遠知曰：「方作太平天子，願自惜也。」太宗登極，將加重位，固請歸山。至貞觀九年，敕潤州於茅山置太受觀，並度道士二十七人。降璽書曰：「先生操履夷簡，德業沖粹，屏棄塵雜，棲志虛玄，吐故納新，食芝餌朮，念衆妙於三清之表，返華髮於百齡之外，道邁前烈，聲高自古。非夫得祕訣於金壇，受幽文於玉笈者，其孰能與此乎！朕昔在藩朝，早獲問道，眷言風範，無忘寤寐。近覽來奏，請歸舊山，已有別敕，不違高志，並許置觀，用表宿心。未知先生早晚已屆江外，所營棟宇，何當就功？佇聞委曲，副茲引領。近已令太史薛頤等往詣，令宣朕意。」其年，遠知謂弟子潘師正曰：「吾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白日昇天。見署少室伯，將行在即。」翌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寢，卒，年一百二十六歲。調露二年，追贈遠知太中大夫，謚曰昇眞先生。則天臨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天授二年，改謚曰昇玄先生。

潘師正

傳記

《舊唐書・潘師正傳》 潘師正，趙州贊皇人也。少喪母，廬於墓側，以

至孝聞。大業中，度爲道士，師事王遠知，盡以道門隱訣及符籙授之。師正清淨寡欲，居於嵩山之逍遙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飲水而已。高宗幸東都，因召見與語，問師正：「山中有何所須？」師正對曰：「所須松樹清泉，山中不乏。」高宗與天后甚尊敬之，留連信宿而還。尋敕所司於師正所居造崇唐觀，巔上別起精思觀以處之。初置奉天宮，帝令所司於逍遙谷口特開一門，號曰仙遊門，又於苑北面置尋眞門，皆爲師正立名焉。時太常奏新造樂曲，帝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師正以永淳元年卒，時年九十八。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贈太中大夫，賜謚曰體玄先生。

《新唐書・潘師正傳》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知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眞。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

司馬承禎

傳記

《舊唐書・司馬承禎傳》道士司馬承禎，字子微，河內溫人。周晉州刺史、琅邪公裔玄孫。少好學，博於爲吏，遂爲道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術。師正特賞異之，謂曰：「我自陶隱居傳正一之法，至汝四葉矣。」承禎嘗遍遊名山，乃止於天台山。則天聞其名，召至都，降手敕以讚美之。及將還，敕麟臺監李嶠餞之於洛橋之東。

景雲二年，睿宗令其兄承禕就天台山追之至京，引入宮中，問以陰陽術數之事。承禎對曰：「道經之旨：『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且心目所知見者，每損之尚未能已，豈復攻乎異端，而增其智慮哉！」帝曰：「理身無爲，則清高矣。理國無爲，如何？」對曰：「國猶身也。《老子》曰：『遊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理。』《易》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睿宗歎息曰：「廣成之言，即斯是也。」承禎固辭還山，仍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者百餘人。

開元九年，玄宗又遣使迎入京，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年，駕還西都，承禎又請還天台山，玄宗賦詩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禎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室以居焉。承禎因上言：「今五嶽神祠，皆是山林之神，非正眞之神也。五嶽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眞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所理焉。冠冕章服，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祠之所，以玄宗從其言，因敕五嶽各置眞君祠一所，其形象制度，皆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承禎頗善篆隸書，玄宗令以三體寫《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千三百八十言爲眞本以奏上之。以承禎王屋所居爲陽臺觀，上自題額，遣使送之。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用。俄又令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其所居修金籙齋，復加以錫賚。

是歲，卒於王屋山，時年八十九。其弟子表稱：「死之日，有雙鶴遶壇，及白雲從壇中涌出，上連於天，而師容色如生。」玄宗深歎之，乃下制曰：「混成不測，入冥自化。雖獨立有象，而至極則冥。故王屋山道士司馬子微，心依道勝，理會玄遠，遍遊名山，密契仙洞。存觀其妙，逍遙得意之場；已復其根，宴息無何之境。固以名登眞格，位在靈官。林壑未改，超霄已曠，言念高烈，有愴於懷，宜贈徵章，用光丹籙。可銀青光祿大夫，號眞一先生。」仍爲親製碑文。

《新唐書・司馬承禎傳》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徧游名山，盧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味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

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

體寫《老子》，刊玉文句。又命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碑。

吳筠

傳記

權德輿《吳尊師傳》 吳筠，字貞節，魯中儒士也。少通經，善屬文，舉進士不第。性高潔，不伍流俗，乃入嵩山，依體玄先生潘師正爲道士，傳正一之法。苦心鑽仰，盡通其術。開元中，南遊金陵，訪道茅山，久之東遊天台。筠尤善著述，在剡與越中文士爲詩酒之會，所著歌篇傳於京師。玄宗聞其名，遣使徵之。既至，與語甚悅，令待詔翰林。帝問以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枝詞蔓說，徒費紙劄爾。又問神仙修鍊之事。對曰：此野人之事，當以歲月功行求之，非人主所當適意。每與縉黃列坐，朝臣啓奏，筠之所陳，但名教世務而已，間之以諷詠，以達其誠。玄宗深重之。天寶中，李林甫、楊國忠用事，綱紀日紊，筠知天下將亂，堅求還嵩山，累表不許。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既而中原大亂，江淮多盜，乃東遊會稽，常於天台、剡中往來。與詩人李白、孔巢父詩篇酬和，道遙泉石，人多從之，竟終越中。文集二十卷，其《玄綱》三篇、《神仙可學論》，尤爲達識之士所稱。凡爲文，詞理宏通，文彩煥發，每製一篇，人皆傳寫。雖李白之放蕩，杜甫之壯麗，能兼之者，其唯筠乎。唐禮部尚書權德輿撰。

《新唐書・吳筠傳》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

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費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歷)〔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

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略相甲乙云。

李榮（存目）

成玄英（存目）

李筌

見《佛道諸教分典・典籍總部・道教部・經注分部・陰符經疏》

張果

傳記

《舊唐書・張果傳》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於中條山，

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祕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恆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恆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宮中。

玄宗初卽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算人而知夭壽善惡，玄宗令算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墮，藏於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寐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

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祕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眞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卽有中使至，宣曰：『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恆州張果先生，遊方外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畀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恆山，錫以衣服及雜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恆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於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白履忠

傳記

《舊唐書・白履忠傳》　白履忠，陳留浚儀人也。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爲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又表薦履忠堪爲學官，乃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詔曰：『處士前祕書省校書郎白履忠，學優緗簡，道貫丘園，探賾以見其微，隱居能達其志。故以汲引洙、泗，物色夷門，素風自高，玄冕非貴。几杖云暮，章秩宜加，俾承禮命之優，式副龍賢之美。可朝散大夫。』履忠尋表請還鄉，手詔曰：『孝悌立身，靜退放俗，年過從老，不雜風塵。盛德予聞，通班是錫，豈惟旌貢山藪，實欲奬勸人倫。且遊上京，徐還故里。』乃停留數月而歸。履忠鄉人左庶子吳兢謂履忠曰：『吾子家室屢空，竟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何益於實也？』履忠欣然曰：『往歲契丹入寇，家家盡著括排門夫，履忠特以少讀書籍，縣司放免，至今惶愧。今雖不得，且是吾家終身高臥，免徭役，豈易得也！』尋壽終。著《三玄精辯論》一卷，註《老子》及《黃庭內景經》，有文集十卷。

張伯端

綜述

薛式《悟真篇記》　張平叔先生者，天台人。少業進士，坐累謫嶺南兵籍。治平中，先大父龍圖公訊帥桂林，取置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平叔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平叔以此書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當有因書而會意者。默爲司農少卿，南陽張公履坦夫爲寺主簿，坦夫曰：吾龍圖公之子壻也。默意坦夫能知其術，遂以書傳之坦夫。坦夫復以傳先考寶文公。余時童丱，在傍竊取而讀之不能通也。先公帥秦，陽平王箴袞臣在幕府，因言其兄冲熙先生學道，遇劉海蟾，得金丹之術。冲熙謂舉世

道人無能達此者，獨張平叔知之。成道之難，非巨有力者不能也。冲熙入洛，謁富韓公，賴其力而後就。余時年少氣銳，雖聞其說，不甚介意，亦不省所謂平叔者爲何人。邇來年運日往，志氣日衰，稍以黃老方士之術自治，有以金丹之術見授者，曰：神者，生之體；形者，神之舍；道以全神，術以固形。神全而形固，則其去留得以自如矣。因卜吉戒誓，傳法既竟，再謂余曰：九轉金液大還丹，上聖祕重，不可輕易泄漏也。異日各見所授，先依盟誓，又須自修，功成方可審擇而付之。蓋欲親歷其事，然後開諭後學。俾抽添運用之時，得免危殆，則形神俱妙之道，由是著矣。古今相傳，皆有斯約，違者必有天譴。豈不知平叔傳非其人，三遭禍患者乎。子當勉之，宜無忽焉。復序其所從來，得之成都異人者，豈非海蟾耶。且冲熙成丹之難，及於世之所謂道人者，無所許可，唯平叔一人而已。其言與予昔者所聞於衮臣者皆合，因取此書讀之，始悟其說。又考世之所傳呂公《沁園春》及海蟾詩詞，無一語不相契者。是以知淵源所來，蓋有自矣。今好事者多收此篇，而文理頗有不同。疑其初成，未經裁益，時已有傳之者爾。亦嘗參較其舛誤二十餘處，而尤甚者，如詩所謂：纔見芽生須急採，金逢望後不堪嘗。蓋補完丹訣於其間，顯見世之所傳辭旨有所未善也。其別本復有了悟眞如一絕，此乃以歐冶鑄劍之事，易去之。緣平叔自爲《悟眞篇後序》曰：此《悟眞篇》中所歌詠大丹、藥物、火候、細微之訣，無不備悉，觀之可以尋文解義。苟無是詩，則變鍊金木之妙，何從而得之。其文簡而理隱，故出此篇，以繼成其事。然後金木還返之旨，煥然可推。大丹既成，而聖胎可結也。學者當知此書傳之寖廣，獨吾家之本爲眞。蓋平叔之所親授者也。余雖得之，願力不足，當求同志者共成之。因此托其自陰道厥九一，濁亂弄元胞，諸術甚衆多，千條有萬餘。彭眞人云：世人不達大道之宗元，而無非傍門曲徑。此屬多般，皆爲左道。乖訛天理，悖亂至眞。明違黃帝之言，全失老君之旨。本期永壽，反爾傷生。鍾離翁云：生我之門死我戶之意大哉。上賢說到，下稍無人承當，何哉，只爲世人執己而修，則千條百徑，無非傍門者矣。仙翁垂憫，直言窮取生身處，豈不忒露天機。緣爲世人因業識中來，卻又因業識中而去。一陽奔失，形雖男子，而身中皆陰。若執一己而修，豈能還其元而返其本哉。既不能還元返本，又將何以迴陽換骨也。是以大修行人，求先天眞鉛，必從一初受氣生身之處求之，方可得先天眞一之氣，以還其元而返其本也。此謂男女修行如此。女人修仙，則以乳房爲生氣之所，其法尤簡。是以男子修仙曰煉氣，女人修仙曰煉形。女人修煉先積氣於乳房，然後安鼎立爐，行太陰煉形之法，其道最易成道也，良有妙旨。昔宣和中，洞賓遊吳興，見一娼妓張珍奴，色華容美，性好淡素，雖落風塵，每夕沐浴更衣，炷香告天，求解脫去甚切。洞賓作一士訪之，珍奴見之，風神異殊，心甚敬之，盡歡，士飄然而去。明日又至，亦如之。往往月餘，終不及亂。張珍奴曰：荷君眷顧甚久，獨不留一宿罄枕席之娛，豈妾猥漏不足奉君子耶。士曰：不然。人貴心相知，何必如此哉。且汝每夜告天，實何所求。珍奴曰：失身於此，又將何爲。但自念奴入是門中，妄施粉黛，以假爲眞，歌謳艷曲，以悲爲樂。本是一團臭膿皮袋，借僞飾以惑人。每每悔嘆世之愚夫不自尊貴，過我門者，睹我如花，情牽意惹，迷戀不捨。非但喪財，多致身殞。妾雖假容交歡，覺罪甚重。惟朝夕告天，早脫此門。士曰：汝志如何，何不學道。珍奴曰：陷於此地，何從得師。士曰：吾爲汝師乎。珍奴即拜扣，士曰：再來乃可。遂去。珍奴日夜望不至，深自懊恨，因書曰：逢師許多時，不說些兒個。安得仍前相對坐，懊恨韶光空自過，直到如今悶損我。筆未竟，士忽來，見所書續其韻：道無巧妙，與你方兒一個。子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恁時得氣力，思量我。珍奴大喜，士乃以太陰煉形太丹法與之。珍奴自是神氣裕然，若大開悟，不知密有所傳，尤多，珍奴亦不告人。臨別作《步蟾宮》云：坎離坤兌分子午，須認自家宗祖。地雷震動山頭雨，要洗濯黃芽出土。捉得金精牢閉固，辯甲庚，要生龍虎。待他問汝甚人傳，但說先生姓呂。珍奴方悟是呂先審是修行，然後付焉。金玉堆裏不可與焉，父子至親亦勿與焉。蓋輕泄妄漏，身則受殃，禍連九祖，門戶有災，子孫不祥，豈止如是，又將受種種惡報，或沉九地，永不受生。切戒毋忽。乾道五年乙丑歲中秋日孫薛式謹書。

白玉蟾

雜録

彭耜《海瓊玉蟾先生事實》 先生姓葛，諱長庚，字白叟。先世福之閩清人。母氏夢食一物如蟾蜍，覺而分娩。時大父有興董教瓊管，是生於瓊。蓋紹熙甲寅三月之十五日也。七歲能詩賦，背誦九經。父亡，母氏改適。先生師翠虛陳泥丸先生而學道焉。得太乙刀圭之妙，九鼎金丹之書，長生久視之術，紫霄嘯命風霆之文，出有入無飛昇隱顯之法。始棄家從師游海上，號海瓊子。至雷州，繼白氏後，改姓白，名玉蟾，字以閩衆甫，號海南翁。一號瓊山道人，一號蟾庵，一號武夷散人，一號神霄散吏，一號紫清眞人。自謂同紫元紫華先生，乃紫清也。三人乃紫微垣中九皇星之三星也。因悞校劫運之籙，降人間十世。凡章奏則曰，金闕玉皇門下選仙舉人臣白玉蟾。嘉定癸酉，翠虛假水解於臨漳，復出於武夷，悉受諸玄祕，先生盡得其旨。乃披髮佯狂，走諸名山，足跡幾徧。人有疾苦，或草或木，或土或炭，隨所得予之，餌者輒愈。乙亥冬，武夷詹氏之居，火光墜其家，延先生拜章以禳之。已而大書一符於中庭，是夕聞戶外萬馬聲，有呼云，火殃已移於延平某人之家。驗之果然。信慕益衆。丙子春，過江東，憩龍虎山。先是宮主王南記感夢甚異，夙興而先生至。《上清籙》纔一閱，記誦無遺。至於符篆亦不少差。歲旱，諸羽流誦木郎咒弗應。先生乃爲改正誦之，果雨。人疑爲虛靖後身。戊寅春，游西山，適降御香建醮於玉隆宮，先生避之，使者督宮門力挽先生回，爲國陞座，觀者如堵。又邀先生詣九宮山瑞慶宮主國醮，神龍見於天具奏以聞。有旨召見先生，遁而去。己卯，自洪都入浙，訪豫王。僧孤雲率諸僧來迎。以先生博極羣書，貫通三氏，昔究禪機，欲求其爲僧以光叢林。製衣鉢，物物備具。先生笑曰，吾中國人也，生於中國，則行中國之道理也。若以夏變夷，背天叛道，吾不忍也。禪宗一法，吾嘗得之矣。是修靜定之工，爲積陰之魄。以死爲樂，《涅槃經》所謂生滅滅矣寂寂爲樂是也。吾中國之道也，是煉純陽之眞精。飛昇就天，超天地以獨存，以生爲樂也。故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夷夏之道有所不同，道不同不相爲侔也。孤雲奇其言，亦從事於道焉。於是釋氏來求詩文者踵門如市。壬午孟夏，伏闕言天下事。沮不得達，因醉執逮京尹，一宿乃釋。既而臣僚上言先生左道惑衆，羣常數百人。叔監丞坐是得祠。十月，先生至臨江軍慧月寺之江月亭，飲酣，袖出一詩，與諸從游談。未及展玩，已躍身江流中。諸從遊疾呼舟人援溺，先生出水面，搖手止之而沒。洪都之人皆謂已水解矣。是月又見於融州老君洞。由是度桂嶺，返三山，復歸於羅浮。紹定己丑冬，或傳先生解化於旴江。先生嘗有詩云，待我年當三十六，青雲白鶴是歸期。以歲計之，似若相符。逾年，人皆見於隴蜀，又未嘗有死。竟莫知所終。按尹子曰，十年死者十年得道，是得道之速也。百年死者歷久得道，是得道之晚也。死者煉就純陽之眞精，消盡積陰之渣質，故棺空而無尸。復見於他邦，出入天表，與神俱遊。是謂長生久視，無死無生，與天地爲一也。今先生九年道成而仙去，是得道之速也。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先生自得道之後，蔬腸絕粒，喜飲酒，不見其醉。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閒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時言休咎，驚動聾俗。姓名達於九重，天子賜以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者莫得也。一日，有持刀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刀還之。都人有稱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遊名山，莫知所之。先生始而蓬頭跣足，辟穀斷葷。晚而章甫縫掖，日益放曠。不知先生者，往往以是而竊議之。先生亦頗厭世而思遠游，其存亡莫得而曉也。耜於先生受知獨厚，每見嘱，以諸集皆一時率然而作，亦有託附於其間者。吾子他日爲我擇之。耜不敢忘先生之遺言，手自校勘，妄加纂次，併以諸賢詩文錄於篇末，凡四十卷。荷清湘史君紫元留兄，偕諸同志喜其成書，相與鋟梓。因以先生出處之大略，直述於右。期與斯文共垂不朽云耳。時嘉熙改元仲冬甲寅鶴林彭耜謹書。

《白真人集・神仙通鑑白真人事蹟三條》 玉蟾本姓葛，大父有興，福州閩清縣人，董教瓊州。父振業，於紹興甲寅歲三月十五，夢道者以玉蟾蜍授之，是夕產子，母卽玉蟾名之以應夢。稍長，又名長庚。祖父相繼

二，母氏他適，因改姓白，號瓊臯。天資聰敏絕倫，齠齡時背誦九經。一歲日海西來廣城應童子科，主司命賦織機詩，應聲詠曰：

大地山河作織機，百花如錦柳如絲。虛空白處做一疋，日月雙梭天外飛。

主司意其狂，弗錄，遂拂袖歸。年十六，專思學仙，毅然就道，囊中止有錢三百。初別家山，不知夜宿何處。鳥啼林晚，匆匆投止而已。行數日，至漳城，衣服賣盡，舉目無親，宿江村孤館，月照蒼苔，堆飄黃葉。明朝早膳起程，隨身只一柄傘矣。至興化軍，風雨瀟瀟，送春時候，赤髓骸存雨三文錢，腳力全無，兩身疥蝨，到此茫然。欲歸不得，乃爭祭充餒。旬餘，至羅源興福寺，願捐身作僕。未半月，與主僧作別，值炎日燒空，石頭火熱，赤腳奔馳，肉流血汗，踪跡至劍浦，荒郊秋雨，無簑笠可禦，黃昏四顧難行，借宿茅簷。村翁不許，挨立俟曉，復行。聞建寧人好善，特往彼地求活。通衢舒手，誰憐乞兒，因入悲田院相混暫歇。上武夷山，道士叱罵其孤窮，玷辱宗風，去閩，至江右龍虎上清宮，謁見嗣師，欲求掛搭，知堂嫌其襤褸，與以餿飯冷湯。直東北渡江，時准西兵火，橫屍載道，野無草粒，轉南至江東，三伏炎天，避藏谷穴，無扇搖風，行人兩浙，秋涼漸侵雙臂，在武林，天方大雪，七日朔風刮骨，幸精炁全身，猶自皮綻血流，夜棲古廟，香爐無火，紙錢亂飛，鬼嘯猿啼，殊爲慘切。回思畏日驅途，嚴霜卧地。千山萬水，緣緣空忙。人皆笑我風顛，未見些兒受用。乃自歎何日天開眼乎，凄涼泣下，復自慰曰，此大事也，切莫怨尤。我生果有神仙之分，前程自有師指，幸而天與殘生，受此飢寒，何足悲哉。自此或對月長吟，臨風絕倒。時年四十二，淳熙三年。遊甬東海濱，適陳泥丸見而憐之。曰，子治何事而來此。玉蟾曰，爲覓金丹。泥丸笑曰，身口不給，奚暇求丹。況離家非道，豈必在外得乎。觀子衣裳破碎，垢面蓬頭，能從我遊，當以眞金相贈。玉蟾會意，瞪視而拜。泥丸自慶得賢，攜歸羅浮。玉蟾懇求眞金。師曰，汝家自有。玉蟾再拜究問。師曰，行持既久，片晌間結成心華一粒，只此是丹之基。萬論千經，皆說此眞常道也。玉蟾意爲容易，不復再問。請結茆於白雲深處，靜坐鍊丹。泥丸頷而不言。踰月，知其心懶就安，往謂之曰，勤而不惰，必遇至人。遇而不勤，終爲下鬼。若此而修，有何證驗。子可更往外勤求。玉蟾摸不着裏外痛癢處，隨至菴，師閉關不應。玉蟾泣跪不起。師隔楞語之曰，且歷遊數年，當於此俟子。玉蟾無奈，承遺辭行。初至黎母山，邂逅神人授上清法籙，洞玄雷訣。北遊洞庭，一夜大雨淋漓，立待天明。往看瀟湘八景，倦而倚石，夢入仙鄉，微風送笙聲過耳。窮看峭山紅日，點頭暗喜。上武當，謁眞武，遇一道士，云是北極驅邪院左判官，與講行施符法。復西入蜀之青城山，明月松陰，寒烟漠漠，萬籟悄然，作步虛一闋以自樂。進訪金堂，遇老道授度人經轉至巴陵，村落瘟疫正作，鄉民見其夜行有光，來請符水治病。玉蟾無處摸索，依法本亂書雲篆，神將靈應，邪鬼驅捉殆盡，境賴以寧。夜行北邙山下，草衰古墓，月掩荒臺，隱隱鬼哭不止。乃展經朗誦一卷，其聲旋寂，始知經符之妙。於是呼召雷雨，誠感精魔。遍歷名山，備嘗艱苦。如是七年，歸羅浮復命。泥丸慰曰，學者須如此辛勤，方能任道也。時癸卯中秋，天氣晴爽相邀遊於野外，對坐談元。因以歸一論付之，是太乙刀圭之說。玉蟾奉事之暇，即誦而默味。忽已九年。辛亥春雨後，在巖阿松蔭，夜靜烟寒。玉蟾思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稽首再拜曰，玉蟾事師未久，自揣福薄緣淺，敢問今生有分可仙乎。師曰，人人皆可，況於汝乎。玉蟾曰，不避尊嚴之責，重伸僭易之問。修鍊工夫，願得一言點化。泥丸憫其眞切懇摯，爲之講明次第火候，令其速鍊。玉蟾年已五十八，紹熙二年拜辭下山，大隱鄽市，急備金丹藥料，用盡辛苦，三年既得鉛汞相投，入鼎烹煉。恃平日天姿，當溫養之時，用心不謹，不覺汞走鉛飛，無可收救。作詩自解其惱：

八兩日月精，半觔雲霧屑。輕似一鴻毛，重如千秤鐵。白如天上雪，紅似猩猩血。收入玉葫蘆，秘之不敢泄。夜半忽風雷，烟氣滿寥泬。這般情與味，啞子咬破舌。捧腹付一笑，無使心惱熱。重整釣魚竿，再斫秋菰筍。

紫陽在天台，遙知其事。命童以金丹四百字授之，教其關防愼密。玉蟾讀之，悟分至沐浴之理。復辦藥材重鍊，極其防危慮險，方得成丹。時年六十四，慶元三年。再入武夷，凝坐九年，然後出山。自號雲外子閱衆甫，又號玉皇選仙神霄散吏。文思汪洋灑落，頃刻數千言。善草書，亦善丹青。嘗自寫其容，數筆立就。自讚云：

千古蓬頭赤脚，一生伏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

又題云：

神府雷霆吏，瓊山白玉蟾。本來真面目，水墨寫細纔。

王喆

雜録

見《佛道諸教分典・學派總部・道教部・全真教》

李俊民《新建五祖堂記》　全眞之教，近世起於大宗師重陽子，師姓王氏，本三輔之豪族，落魄不羈，以杯酒玩世。正隆四年己卯，遇毳衣二道流來終南之甘河，師一見知其爲異人，遂敬事之。二人以爲可接引，授以秘訣。一日，令汲水飲師，師飲之，乃佳醞也，自是愈放縱無檢束，人莫測其涯涘。忽於縣東南自開一冢，高數尺，深丈餘，以『活死人』自稱，又號曰行取，獨處其中，題榜王公靈座。後遷劉蔣結庵焉。庵成，即自焚之，遂東適寧海軍，得高弟崑崙馬丹陽、劉長生、邱長春、譚長眞，世以邱、劉、譚、馬稱之。其教流行，聞風響應，徒衆徧天下。至於朝市山林簪冠之屬，爭爲營建，華麗相尚，以崇奉之。河內中道村郭忠等，乙卯二月十一日戊寅，五月初七日壬寅，八月十八日壬午，三竭清源王祠，默禱有應，蒙龍宮潮賜酒果等物。於是事益謹，酷摹佺眞之道，改號道全，於所居之北構堂殿三楹，粲清之繩墨也，塑師任佺□五祖像，本土社唐臣莊嚴之，助緣韓元清，田德秀，創始於孟冬之三日丙寅，落成於十二月辛未，前後六旬，一舉而能事畢，何其神速也，意者陰有以相之者歟！其地背山面水，竹木叢邃，故白公君錫隱居之遺地也，有黨竹溪之篆，許林淵之文，其墨本好事者傳之四方，皆秘惜焉。噫！古之達者有云，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故上帝詔旌□曰，學仙童子許遜，若五祖者，具近之矣。夫道之眞以治身，當謹修其身，愼守其眞，謂之全者，全此而已。彼苦心勞形以危其眞，而遠於道，昧其全者也，烏可同日而語哉！時歲次乙卯十二月十二日記。

丘處機

傳記

《元史・釋老傳》　丘處機，登州棲霞人，自號長春子。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年十九，爲全眞學於寧海之崑（崙）（崙）山，與馬鈺、譚處端、劉處玄、王處一、郝大通、孫不二同師重陽王眞人。重陽一見處機，大器之。金、宋之季，俱遣使來召，不赴。

歲己卯，太祖自乃蠻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人者至，處機乃與弟子十有八人同往見焉。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蓋蹀血戰場，避寇叛域，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而始達雪山。常馬行深雪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既見，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錫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於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以警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衆。』太祖從之。

歲癸未，太祖大獵於東山，馬蹈，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者久之。時國兵踐踐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求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中州人至今稱道之。

歲乙酉，熒惑犯尾，其占在燕，處機禱之，果退舍。丁亥，又爲旱禱，期以

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寺名曰長春，且遣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於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奉璽書襲掌其教，至大間加賜金印。

處機之四傳有曰（祈）〔祁〕志誠者，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嘗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童感其言，故其相世祖也，以清靜忠厚爲主。及罷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安童復被召入相，辭，不可，遂往決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是？」對曰：「（祈）〔祁〕眞人。」世祖嘆異者久之。

中國基督教部

唐元分部

景淨

紀事

《尊經跋》 謹案諸經目錄，大秦本教經都五百三十部，並是貝葉梵音。唐太宗皇帝貞觀九年，西域（太）〔大〕德僧阿羅本屆於中夏，並奏上本章。房玄齡、魏徵宣譯奏言，後召本教大德僧景淨譯得已上三十部。卷餘大數，具在貝皮夾，猶未繙譯。

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一七 般若三藏【略】闡賓龍象汎南海以來朝，【略】東行半月方達廣州，洎建中三年屆於上國矣。至貞元二祀訪見鄉親，神策正將羅好心，卽般若三藏舅氏之子也。悲喜相慰，將至家中，用展親親，延留供養。好心旣信重三寶，請譯佛經。乃與大秦寺波斯僧景淨，依胡本《六波羅蜜經》譯成七卷。時爲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雖稱傳譯，未獲半珠。圖竊虛名，匪爲福利。錄表聞奏，意望流行。聖上睿哲文明，允恭釋典，察其所譯理昧詞疎，且夫釋氏伽藍，大秦僧寺，居止旣別，行法全乖。景淨應傳彌尸訶教，沙門釋子弘闡佛經。欲使教法區分，人無濫涉。正邪異類，涇渭殊流。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天人攸仰，四衆知歸。

阿羅含

傳記

《波斯國首長阿羅憾丘銘》 石高一尺五寸四分，寬一尺五寸一分。十八行，行十七字。字徑五分，正書。四周花紋，闊二寸彊。大唐故波斯國大酋長右屯衛將軍上柱國金城郡開國公波斯君丘之銘。

君諱阿羅憾，族望波斯國人也。顯慶年中，高宗天皇大帝以功績可稱，名聞□言，出使召來至此，卽授將軍北門才領，侍衛駈馳。又差充拂林國諸蕃招慰大使，並於拂林西堺立碑，我我尙在。宣傳聖教，實稱蕃心，諸國肅清，於今無事。豈不由將軍善導者，爲功之大矣。又爲則天大聖皇后召諸蕃王，建造天樞，及諸軍立功，非其一也。此則永題驎閣，其於識終，方畫雲臺，沒而須錄。以景雲元年四月一日，暴憎過隙，春秋九十有五，終於東都之私第也。風悲雛首，日慘雲端，聲哀鳥集，淚久松乾，恨泉扃之寂寂，嗟去路之長歎。嗚呼哀哉，以其年　月　日，有子俱羅等，號天罔極，叩地無從，驚雷

遶墳，衡淚石　四序增慕，無輟於春秋，二禮剋修，不忘於生死　卜居宅兆，葬於建春門外，造丘安之，禮也

明清分部

利瑪竇

傳記

艾儒略《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　西泰利先生瑪竇者，大西歐邏巴州按《萬國全圖》天下總分五大州，其在中國最西者謂歐邏巴州　意大里亞國人也　歐邏巴州名邦三十餘，其最南鄰教宗所轄者，謂意大里亞　其地度、風俗、土產詳見《職方外紀》　其父居官，母有懿德，奉天主，即天地萬物之眞主甚虔　其受業之師孟尼閣者，亦名賢也　利子得此賢親及師，從幼見聞，俱合正道　且穎異聰敏，一餘歲時即有志密修　父以科第期之，冀紹其家聲，送到羅馬京都就名師習諸學之蘊奧　僅習三年，欲遂修道夙懷，不願婚娶利名，求入耶穌聖會　時年已十九矣　因致書於父，具言此意　父驟聞未之許也　欲往羅瑪阻之，比起程，忽得病，不果往；稍愈又欲行，又病而回；如是者三　父乃翻然悟曰：『是殆天主所默眷，欲使其傳道於四方者與　吾安可使功名一途，加諸欽崇天主上乎！』遂復書具述屢往屢病之繇，諄諄加勉　利子入會，既於文科理科無不卓然，復於道科日精月進，歷考七次，至撒責耳鐸德之尊品　大西諸科之詳載拙述《西學凡》與《彌撒祭義》中　嗣後立志航海，欲廣傳聖教於東方　遂請命會長，面辭教宗，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五百七十七年，閱數國，乃至大西海濱名邦波耳都瓦耳者。利子入見其王，王款之厚　航海東來，歷怒濤狂沙掠人啖人之國，不災不害　次年至小西洋，泊舟，爲開示所學　又次年，爲萬曆辛巳，始抵廣東香山澳

制臺司馬陳公文峰諱瑞，閩福人，移文澳內，請大儒有教者主法事之官同涖澳事　司教者請耶穌會士羅子讀明鑒，號復初，代赴其招，事畢而歸　越明年，癸未，利子始同羅子入端州，即今肇慶府　新制臺郭公，並太守王公諱泮，浙紹興人，甚喜，款留，遂築室以居利子　閑制地圖、渾儀、天地球考，時晷、惜時之具，以贈於當道　皆奇而喜之　方知利子爲有德多聞高士也

利子素有謙德，以異邦甫居斯地，未免有侮，利子不較也　一日有踰後垣而盜其柴者，家人與爭　利子命讓其柴曰：『吾烏可以微物而與人競，且其來或爲貧也。』躬負柴就垣邊送之，其人慚謝而去

其居端州幾十載，初時言語文字未通，苦心學習　按圖畫人物，借人指點，漸曉語言，旁通文字　至如六經子史等篇，無不盡暢其義　始稍著書，發明聖教　日惟勤懇泣下，默禱天主，啓迪人心，端其信嚮，朝夕不輟　且多方誘掖，欲使人人識認天地大主，萬民之大父母也　時有鐘銘仁、黃明沙者，粵中有志之士也，慕利子之天學，時依從之。

端州有鄉人，夜過荒冢地，爲魔所憑，忽發顛狂　其父母延僧道巫覡之流，祈禳百端，俱無效　時有告其父曰：『大西有利先生者，崇奉天主正教，能驅魔立應，盍往誠求之　其父懇祈利子　利子至其家，見諸魔像符錄，諭之曰：『是皆邪魔之招也，悉取毀之。』因代誦經，呼祈天主，且取自佩之聖牌付之，病遂立愈　自是一家之人，無一不欽崇聖教

有居官梁姓者，過壯無子　利子命入聖堂，代爲祈求　因連舉二子，遂並二子奉教焉

其後司馬節齋劉公開府端州，知利子欲進內地，以廣宣其教　遂移文韶州府，命於南華寺居停。利子請附城河西官地，建天主堂，棲止焉　其端州舊堂，則劉公取爲生祠，薄酬價於利子。利子力辭不受，劉公愈高之

姑蘇瞿太素諱汝夔者，大宗伯文懿公之長子也　適過曹溪，聞利子名，因訪焉　談論間深相契合，遂願從游，勸利子服儒服

時有同會石子鎮予名芳樓者，偕利子處　一日劇盜強人，剽劫貲物　當道嚴捕賊黨，下重獄　利子復哀矜之，力言諸當道，釋其獄　人咸服利子之德云

太素既締交利子，遂擩揚利子之學於縉紳間　利子因請曰：『公亦有所求乎？』太素曰：『吾年四十有三，吾內子四十有二，尚未有子　先生能爲

我祈求大主乎？利子因代爲密禱，是年冬生一男，今名式穀者是也。

利子此時，嘗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國人讀而說之，以爲中邦經書，其能認大原不迷其主者乎。至今孔孟之訓，遠播遐方者，皆利子力也。

厥後偶到南雄府，時大京兆王公玉沙諱應麟，閩章人者，適宦南雄，一見利子，深相愛慕。而少司馬石公者，適就任之京，亦敬愛利子。遂携利子之南都。到贛州十八灘，波濤險惡，從行有溺者。利子雖安然無恙，心甚悲之，不禁泪下。比抵南都，未逢知己，殊爲悵然。一夜夢入一宮殿，莊嚴宏敞，有金扁額顏其上，醒而自思曰：「是始天主所默示者乎？今日雖鬱鬱於此，聖教終有興起之日也。」乃捨南都而轉江右焉。

時暫僦邸舍以居。適有醫官王繼樓者過，睹利子德容，心竊異之，遂延至家館利子。醫官入告中丞陸仲鶴公，邀見甚喜，談論數日。利子因傳含記之學，順逆皆誦之法。公益相敬愛。一日請觀大西奇物。其中有彩石一枚，目上映光，五彩爛然。公把玩不忍去手。利子因以獻。公堅辭不受，徐謂利子曰：「此寶今長在先生處矣。」利子問故。公曰：「先生此寶，非賢者不送，然爲賢者必不受。故曰長在先生處也。」遂留駐利子於洪州，而同會蘇子瞻清諱如漢，羅子懷中諱喜學等，亦自大西至，偕之共處焉。

一日，上謁建安王，王禮賓之，設體歡甚。王乃離席握手而言曰：「凡有德行之士，吾未嘗不交且敬之。西邦爲道義之鄉，願聞交友道何如？」利子退而著《交友論》，獻之於王。

越二十六年，戊戌，王大宗伯忠銘諱尚南人者，素聞利子名，將入京，欲携偕往。過韶州，遂携郭子仰鳳名居靜共到豫章，偕利子之京都。而韶州聖堂，則後西來會士麥子立修諱安東、石子鎮予、龍子精華諱華民，先後居之。

利子嚮在端州時，畫有《坤輿圖》一幅，爲心堂趙公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弁語焉。然而尚未知利子也。是時趙公方開府姑蘇，而王宗伯偕利子至南都。趙公饋禮物，並《坤輿圖》以獻。王公奇之，示利子。因作書復趙公曰：「嚮所畫《坤輿圖》之人，今茲在矣。」趙公喜出望外，即具車從邀利子，相得甚歡。利子出天主聖像，俾趙公瞻仰。趙公曰：「是不可褻觀也。」遂於常拜天之處，設高臺香燭，稽首而敬禮焉。乃顧謂利子曰：「是像非常，眞爲天地萬物之大主矣。」嗣後遍請當道諸公，同爲瞻仰。且留利子談論，旬餘不倦。而王公不能待，已先行矣。趙公始命衙官，護送利子之淮。利子到京師，適遘白蓮亂，朝鮮多事，未有朝見之機。復同郭子南回。時冬月河凍，暫留郭子於山東，獨同蘇州，與故人瞿太素之南都。時王大宗伯正官南都，而大司寇趙公、大司徒張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葉公郎相國文忠公，時爲少宗伯者，羣慕利子名，皆投刺通謁，送爲賓主。理學名儒李公心齋，禮科都諫祝公石林者，尤深相契合，雅有留駐意。而郭子始自山東回，相與共謀築室矣。適戶部劉公斗墟者見利子，問曰：「聞子欲卜宅居此，信乎？」利子曰：「然。」公曰：「昔於洪武岡嘗備數椽，不意爲魔所據。吾子若不懼魔，甘心售子，毋論直也。」利子曰：「吾自少奉天地眞主，受庇良多。況天主聖像爲魔所極畏者，魔害不必慮也。」遂偕劉公往觀，殊愜意，乃捐貲買之。是日於廳事立臺，奉天主聖像其中，又以聖水灑淨一室。夜同郭子及鐘念江等居之，魔絕無影響。次日相知諸公過訪問安，見其帖然無恙，俱詫爲奇。他日劉公會諸縉紳，論及此事，曰：「吾昔構此居，其於堪輿克應趨避之術，備極詳審。顧何以人不能居，而魔居焉？今乃知邪不勝正，而堪輿擇日之俱誕也。毋亦此室將爲至人居，故天主命魔守之，不容他處此爾。」

越數時，太史王公順庵者，博學多聞士也，尚未知利子東來意，然素有志於度數曆法之學。乃先遣門下士張養默者，就利子受業。張子故好學，稱才士。久習利子，始知其東來，實欲奉揚天主聖教，固不屑以曆數諸學見長也。厥後張子於渾儀度數之學，既有通曉，始喟然嘆曰：「彼釋氏之言天地也，則但云一須彌山而日月繞其前後，日在前爲晝，在背爲夜。」其言日月蝕也，則云「羅漢以右手掩日而日蝕，以左手掩月而月蝕。」其言地也，則云「須彌山四面分四大部洲，而中國居其南。」夫天地之可形像測者，尚創爲如是不經之談。況夫不可測度者，其空幻虛謬又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明有測驗可據，毫髮不爽，則即其粗可知其精。而聖教之與釋氏也，孰正孰邪，孰眞孰僞，其必有辨之者矣。」後之論者，多以張子之言爲準。

大司徒吳公左海諱中明，歙縣人者，亦交利子。見《坤輿圖》而悅之，因請利子更爲考詳，出吏部公帑重梓，以廣其傳，且序弁焉。溫陵卓吾李公時在南都，過訪利子。談論間深識天學之爲眞，因賦詩爲贈，具載《焚書》篇中。又汝南李公素以道學稱，然崇奉釋氏甚篤，門下多有從之者。一日與諸公論道，多揚釋氏而抑孔孟。時劉公斗墟在座，瞿然曰：「吾子素學孔孟者也，今以佞佛故，而駕孔孟之上何也？不如天西利子者，奉天主眞教，航海遠來，

其言多與孔孟相合，又明辨釋氏之不正。』李公於是始知有利子，乃往邀焉。時有僧三槐者已先在座，而利子偕瞿太素至。三槐肅然居上，利子以讓承之。三槐乃問利子曰：『聞吾子知天文之學，有諸？』利子曰：『頗識其略。』三槐曰：『子之考日月也，或上天看日月乎？抑日月下而與心目接乎？』利子曰：『非我上天，亦非日月下地，我存日月之像於心，照此像，可知日月矣。』三槐欣然曰：『若此，則子能造日月於心矣。何人不可以造天地乎？』利子答曰：『是不然。有日月矣，而我見之。因所見而生是像於心，非無日月而我自能造日月也。譬之鏡然，懸之空中，物咸照焉。即天地日月亦入照矣。然必先有物，而後照有像；非無其物而鏡自能造其物也。』衆人稱善，三槐理屈不能對。時諸公復辨論心性善惡，反復不一。利子默然不答。或謂利子未悉其義也。利子集合衆論，具言人性爲至善之主所賦，寧復有不善者乎。且砭萬物一體之說。人咸嘖嘖深賞，其言備載《實義》篇中，茲不具詳。

萬曆二十八年庚子，遂與同會龐子順陽諱迪我者，以禮科文引，躬詣闕廷，貢獻方物，稍效芹曝之私。諸當道款接如禮。而山東開府心同劉公者，聞諸貢物，倍加優待。乃越黃河，抵臨清。適督稅內官馬堂邀功攔阻，悉將貢物奏章自行上進。奉旨起取赴京。利子始偕伴八人，同入燕都，獻天主聖像、聖母聖像、天主經典、自鳴鐘大小二具、鐵弦琴、《萬國圖》等物。皇上欣念遠來，召見便殿，垂簾以觀。命內官習學西琴，問西來曲意。利子始譯八章以進。復蒙賜問大西教旨，及民風國政等事。於時欽賜官職，設饌三朝宴勞。利子等固辭榮爵，受廩餼。上受聖像於御前，置自鳴鐘於御几，復命畫工繪圖進覽。時大宗伯蔡公者，以屬夷貢獻，必由本部，而利子乃從內官進，不無以此爲嫌。利子因述馬堂強留邀功之意，公始釋然。暫循舊例，留利子於夷館中。利子以旅人浮海東來，觀光上國。原住中華二十餘年，頗識文字，於他夷來賓爲名利者不同。乃具疏請命，或兩京，或吳越，乞賜安插。禮部並爲覆題，未蒙報可。而內官出諭利子曰：『幸勿固辭，主上方垂意，若固辭，則上心滋不喜也。』於是禮部趙公邦靖周旋其間。利子始安意京師，偕龐子僦屋以居。至其日用所需，則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趙公後因他事去官。利子唁焉，對而爲之泣。趙公曰：『吾僚友咸以冷情視吾，子獨爲我相知之深也。』其異世俗交乎。』嗣後趙公歸里，虔祀利子所著《實義》一部，朝夕拜奉，以志不忘。

相國沈公鯉門諱一貫時爲設醴，且餽資斧焉。而大宗伯馮公琢庵諱琦者，屢叩利子所學，深相印可，遂大有志於天主正道。時求所譯經典，復命速譯其餘。且數上疏，排擊空幻之流，欲以章明聖教，竟賫志以沒，借哉！於時相國文忠葉公，太宰李公，司馬趙公，少司寇王公，少宗伯祝公，僉都慕岡馮公諱應京，都諫曹公諱於汴，大參吳公，龔公，都水我存李公諱之藻，相與質疑送難，著而成書，名曰《天學實義》。而僉憲馮公令速梓以傳。利子以文藻未敷，未敢輕許。馮公曰：『譬如垂死之人，急須藥療之，如必待包裹裝飾，其人已不可起矣。斯文爲救世神藥，烏可緩也。』於是並《二十五言》梓行世，馮公兩爲文弁其首。厥後諸書行世，人心漸明。大宗伯玄扈徐先生諱光啓，吳松上海人者，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道其詳。諸凡禪學玄學及三教等學，無不拜求名師。然於生死事竟無着落，心終不安。萬曆庚子到南都，見利子而略通其旨。回家得一奇夢，如見圓圓堂中，設有三臺，一有像，二無像。蓋天主預默啓以三位一體，降生妙義。然尚未知其解也。癸卯臘月，又到南都，入天主堂訪論天學。至暮不忍去。乃求得《實義》、《解略》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羅子與講解經旨，覺十誡無難守，獨不娶妾一款爲難。蓋先生獨有一子，而未得孫，意欲納側室以廣嗣也。羅子不許，曰：『有子無子，一憑主命，烏可以此犯誡。』先生躊躇久之，毅然堅決曰：『嗣可無，誡斷不可犯，惟聽天主所賜耳。』遂欣欣受洗，守誡甚堅。天主鑒其精誠，越年即得孫矣。至今諸孫繞膝下，迨曾玄奉教，濟濟到堂，如層簷然。愈知天主福善，不獨於其身後也。

中州都會，原有教堂，乃如德亞國所傳天主古教。適其教中艾孝廉計偕入京，造訪利子。利子請《天主經典大全》一部，系如德亞國之原文，並後翻譯大西文字示之。艾君誦讀其文，深喜而拜焉。艾之同袍張君，同訪利子，謂汴梁昔有一教，名爲十字教，以奉天主爲主。張孝廉亦其奉教之後裔也。奈百年來多不得其傳者。利子以所佩十字聖架示之。張君一見，不禁泪下是後利子遣從游者黃明沙馳書訪其實，果如二君之言，但不得其初來傳之詳耳。是後張君選關中教諭。時有從中西到關中鄂本篤者，亦耶穌會士也。風聞東方禮義文物之邦，人皆奉天地主爲宗，以爲與天主聖教正符，欲得其實。陸行三年，經狂沙掠人之國，歷盡艱苦，徑到關中。乃知所聞之國，即中國也。利子聞而遣人訪之，值其病篤，一見同會者，望外喜溢，遂安然去世

矣　利子住京師凡十年，交游益廣，著述亦多。時與諸名公論天學，旁及度數。因著《畸人十篇》及與徐宗伯玄扈所譯《幾何原本》、《測量》等書，與李卿卿我存所譯《同文算指》、《渾蓋通憲》、《乾坤體義》等書，俱已行世。自是四方有道之士，多致意請問。利子率手自裁答。時又爲寓中國諸西士之長，即答諸會士書札，亦無不纚纚長言之，而利子不倦也。利子生平樂於接引，所稱「明鏡不辭屢照，清流無憚惠風」者，利子有焉。故每日除自躬瞻禮，存想省察，誦經諸工外，皆爲談道著書之候。而門有過訪，又亟倒屣出迎。且時患頭風，雖伏枕呻吟，一聞問道者至，即欣然延接，悉忘其苦。客退，呻吟如故矣。於是從教者日廣，多喜與利子相親。利子率諄諄樂告之。即或有貧且賤者，利子亦作平等齊觀，其接見顏色，與見大賓無異也。

比庚戌歲，諸上計名公及省試孝廉，輪蹄相錯於門，而利子俱一一披示，各慊其所懷來。加以新到會士熊子有綱諱三拔，費子揆一諱奇規，初未習中國語言文字，利子又時與之指陳，殫其心力。遇大齋之期，雖日祇一飧，而應接不暇，亦不得安然享之。且持齋甚嚴，絕不用非時飲食。諸會士同居者，皆以利子春秋漸高，何以接應內外諸事，都無倦色，不可謂非天主默祐簡閱之身也。

太僕我存李公久習利子，服其器識，凡有所行，多與相商。覺從利子之言則順，間有不從者，後必有悔也。厥後李公忽患病京師，邸無家眷。利子朝夕於床笫間，躬爲調護。時病甚篤，已立遺書，請利子主之。利子力勸其立志奉教於生死之際。公幡然受洗，且奉百金爲聖堂用。賴大主寵佑，而李公之疾已痊矣。

利子累積勞瘁，因躬自得病。首日即謂諸會士曰：「茲吾去世之期也。」遂依教中善終諸規一一行之。而諸奉教者先後往候，利子無不喜容相接，且加慰勉焉。又時仰祈大主，垂祐中華，俾人人盡識聖教，得沾洪恩。復念皇上體恤遠懷，思報答涓埃。惟望大主福祐默啓，得以闡揚大教。此尤病中惓惓致意也。越數日，利子臨終，再告解，請領聖體。同會鐸德依禮捧之至寢，利子奮力強起投地，叩奉不已。同會以病篤寬其安寢，利子竟不敢繼，亹亹越焉。有頃，忽閉目如有所思，而已安然坐逝矣。時萬曆庚戌年四月也。

太僕李公經其喪事，市堅木爲棺，會士阻之不得。匠人欲速其工，懼天炎而體變。李公曰：「勿亟也，子第加功焉。吾知利子雖百日不壞矣。」越兩日始就木。前後諸縉紳來弔者，無不極口稱贊。

先是利子數月前嘗致書於郭子仰鳳，末有云：「此吾盡頭之書，從此無書，永言別矣。」及利子初病時，諸會士請其遺囑。利子曰：「吾去後，開吾笥視之，具見之矣。」至是開笥，果見遺囑，教中事理，種種畢陳。至諸名士往來書啓，去者去，而留者留，無不先爲經理。蓋利子甫病，即已無力及此，是必數月之前，預爲整頓，始知早識其善終之期矣。

若夫利子一生至德，未易盡述，茲略提其一二。夫人萬善之根，在默與上主神接。利子嘗默默對越，以沾神力。且每晨默道數時，所得上主默啓者，即下筆記之，以不忘主祐。漸而成帙。至今諸會士多喜熟玩，領其訓誨。即儒略讀之，亦時有醒悟也。默道後，虔恭行彌撒禮，切祈所懷，務沾主祐。又每日誦經，贊頌天主七次，昕夕嚴審其私，毫不自恕。薊北天寒，卧不重褥，時用木枕。至所被之衣，不請更易，亦不問。蓋其心惟道德是樂，故輕肉身而粗視之耳。且其初傳教於中華也，未免多有艱阻。利子以謙忍，以寬恢，不以順事而傲，不以逆境而屈。或有面相奬贊者，則兩頰爲赤，目注於地。以故彼都人士，咸相愛敬，願時時親炙焉。至於待諸會士，尤極溫良。其在洪州時，一會士與之調自鳴鐘，蓋將以獻大廷者。忽誤破其機，會士憂形於色。利子詢知其故，怡然曰：「無傷也。若無此進御，則另覓其他可也，何憂焉。」故人盡服其德量。諸會士之入中華者多，利子取六經諸書爲之講解，適與熊子有綱講畢，熊子稱謝。利子遜不敢居，且曰：「如講解有不到處並日常過疵，幸其恕我，以此爲謝可矣。」熊子感其真切，不禁泣下。至有志學之士，離家相從，或俗念復萌，就利子求解。利子一耳提之，亦無不冰消霧釋者。利子嚮入中邦，諸昆仲亦有在本國羅瑪者，時寄家書回，並不及他事，祇勸其修德行善，仰答天主而已。諸兄弟感慕利子之意，自後有書至，必頂禮而開讀焉。

利子歿後，中朝諸公議欲上請葬地，而龐子順陽、熊子有綱始具疏奏請。命下禮部題覆。相國吳公諱道南適以宗伯署部事，遂偕正郎林公諱茂槐、福清人，員外郎洪公諱世俊，主政韓公諱萬象，具言其慕義遠來，勤學明理，著述有稱，伏乞收葬等情。上報可。於是吳公牒下京兆黃公諱吉士，有籍沒楊內宦私創二里溝佛寺房屋三十八間，地基二十畝，畀葬利子，並爲龐熊諸子恭奉天主，焚修祝釐之所。京兆玉沙王公立石爲文以記之。時有內

宿言於相國葉文忠曰：諸遠方來賓者，從古皆無賜葬，何獨厚於利子？文忠公曰：子見從古來賓，其道德學問，有一如利子者乎？姑毋論其他，即其所譯《幾何原本》一書，即宜欽賜葬地矣。

自利子沒，人多有畫其像而景仰之者。太僕李公繪其像於聖堂左，而瞿太素夫人則請利子小像爲聖牌，且珍藏其手書，以爲至寶。

厥後張誠聞晉江人也者，聖名彌克爾，奉教至虔，爲衆所仰。天啓癸亥，從父孝廉張夏膺名賡，聖名瑪竇掌教中州，臨終時忽見天主聖容，審判其生平，尚加訶責。適宗徒聖瑪竇與利子共現天主臺前，爲之懇祈。天主許登化光天焉。爾時頓蘇，具爲其父言之，乃安然而逝。此亦利子之靈，介天主側，爲中國人祈求之一驗云。嚮利子未沒時，見有道行之機，且爲熙朝曆法歲久而差，禮部具疏，薦利子及龐子同修。旨報可。利子以道之廣傳及國家重典，俱未可一人獨任，因寄書本國，招二二同志，多携西書同譯。儒略始偕二三友朋，如畢子今梁諱方濟，史子建修諱百度等浮海遠來，而利子是年沒矣。然雖不及一面，亦躬造燕京，瞻拜賜墳，感激熙朝之厚仁也。於戲！利子挾天學東來，矢志實揚正教，幾三十年。余不敏，略次先友行述，以待後之君子有志而願知者。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利瑪竇，字西泰，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九年辛巳至，先傳教粵東諸郡，轉至江西，後寓金陵。二十八年庚子同龐迪我齎方物進朝，神宗恩賚極厚，欽賜官職，固辭不受。蒙上眷注，始留京師，偕龐迪我僦屋以居，日用取給於光祿，遵上命也。至三十八年庚戌四月卒，御賜祭葬，葬在北京阜城門外滕公栅欄，有行略行世。著《天主實義》二卷，《畸人》十篇二卷，《辯學遺牘》一卷，《幾何原本》六卷，《交友論》一卷，《同文算指》十一卷，《西字奇蹟》，《西國記法》，《測量法義》，《萬國輿圖》，《乾坤體義》三卷，《勾股義》，《二十五言》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圜容較義》一卷。

李善蘭《格致匯編》第五年冬季册《利瑪竇傳略》 閑嘗搜覽羣書，偶得古籍一册，寬可一尺，廣足倍之，乃西曆一千六百七十三年，即康熙十二年第二次印者，去今已及二百十七歲矣。初印未知猶在何年，其書之古，已可想見。展玩數過，見所載言語皆屬古文，今已不經見矣。所列圖幅皆屬古法木刻，然仍精細可觀。居今以視，不爲奇貨，即爲古董。所錄事迹，乃荷蘭欽差航海東來，由加拉巴以至粵東，陸行北上，觀光京師，以所見聞筆於書，內有利瑪竇、徐光啓、湯若望三君小像，乃當時傳書，似必仿眞，說非虛擬之。三人者曆法格致有名聲聞趣，藉爰采原圖，付之石印，並譯傳略以公同好云略。西一千五百八十二年，即明萬曆十年，天主教皇各里各里第十三欲傳教中國，乃派駐印度神父意大利人改轍來華，一名羅其里，一名利瑪竇，習學華語華文。初至粵無與居者，久謀不獲。轉至廣亦多艱苦，設法久耐，居華之路始開。按利氏爲苦拉斐之高徒，精於算學，曾經葡國派爲使，航海之粵，謁見制憲、獻奇物爲禮，粵督奇其人以訝爲天降。居未久，二人之名大噪，不惟粵之文人與接，猶聲聞遠處，造訪者皆以奇貨索觀。蓋昔時歐洲所嘗用之器，華人尚未經見，故視爲奇云。內有時辰鐘一，能報每日時刻及太陽出入時刻與西月份及太陰日時。又有三棱鏡一，晶瑩燦爛，觀者奇爲至寶，以爲補天玩石偶墜塵間。又見平圓地球，圖分東西二半，亦稱羨不置，不意大地如此其廣，邦國如此其多，人民如此其衆，洋海如此其浩淼，島嶼如此其繁列。惟見中國偏居東南一隅，則心不慊，蓋素傳中華大國，雄據地中，此圖所畫大違素傳，故不宗信。利氏睹此情景，恐拂衆心，乃另畫一圖，置華於東半球之中心，並書以華字地名，觀者悅之，結隊而來。粵督刊其圖，印行於世。由此咸服利氏之能，殆天人也。各處大憲造訪者衆，皆喜觀其奇器，聽其西學，而天主教之入華者，亦由此始矣。講教之餘，復著教書傳人觀覽，釋道二家妒之，多方滋擾，而天主教終興盛焉。皇宮內苑亦有崇信之者，相國徐光啓捨家爲天主教堂，而其教遂遍行於天下也。利氏通曆算，著有《乾坤體義》三卷，《同文算指》二卷，《圜容較義》一卷，《譯幾何原本》六卷。當時李之藻、徐光啓皆師之，盡得其學，亦崇其教。天主教士之接踵而至者已多矣。既而闖賊亂明鼎革，該教仍留於中國。利氏卒於萬曆三十八年。

紀事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五《西城外・利瑪竇墳》 萬曆辛巳，歐羅巴國利瑪竇，入中國。始到肇慶，劉司憲某，待以賓禮。持其貢，表達闕庭。所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等，上啓視嘉歎。命馮宗伯琦

明所學，惟嚴事天主，遵事國法，勤事器算耳。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朝華，既入中國，襲衣冠，譯語言，躬揖拜，皆習越庚戌，瑪竇卒，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二里，嘉興觀之右。其坎封也，異中國，封下方而上圜，方若臺圮，圜若斷木。後虛堂六角，所供縱橫十字文。後垣不瓴甋而旋紋，脊紋，螭之岐其尾，肩紋，蝶之矯其翼，旁紋，象之卷其鼻也。垣之四隅，石也，柞若塔若焉。祔左而葬者，其友鄧玉函。函善其國醫，言其國劑草木，不以質咀，而蒸取其露，所論治及人精微。每嘗中國草根，測知葉形花色，莖實香味，將遍嘗而露取之，以驗成書，未成也。卒於崇禎三年四月二日。按西賓之學也，遠二氏，近儒，中國稱之曰西儒。嘗得見其徒而審說之，大要近墨爾。尊天，謂無鬼神也。非命，無穢祥也。稱天主而父，傳教者也。器械精，攻守悉也。墨也，墨廼近禹。今其徒，曷以識日，日以識務，晝分不足，夜分取之，古之人愛日惜寸分，其然歟？墓前堂二重，祀其國之聖賢。堂前畧石，有銘焉，曰：「美日寸影，勿爾空過，所見萬品，與時併流。」

景陵譚元春：過利西泰墓」：○來從絕域老長安，分得城西土一棺。斫地呼天心自苦，挾山超海事非難。私將禮樂攻人短，別有聰明用物殘。行盡松楸中國大，不教奇骨任荒寒。

于敏中《日下舊聞考》卷四九《城市》 增天主堂在宣武門東，構於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手臂耳鼻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書冊皆以白紙一面反覆印之，字皆旁行。其書裝法如宋板式，外以漆革護之，外用金銀屈戌鉤絡。所製有簡平儀、龍尾車、沙漏、遠鏡、候鐘、天琴之屬。《春明夢餘錄》

雜錄

謝肇淛《五雜俎》卷四《地部二》 國朝西蕃天方默德那最遠，蓋玄奘取經之地，相傳佛國也。其經有三十六藏三千六百餘卷，其書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洋諸國多用之。又有天主國，更在佛國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與中國無別。有利瑪竇者，自其國來，經佛國而東，四年方至廣東界。其教崇奉天主，亦猶儒之孔子，釋之釋迦也。其書有天主實義，往往與儒教互相發，而於佛老一切虛無寂滅之說，皆深詆之，是亦逃楊之類耳。利瑪竇常言，彼教者，竊吾天主之教，而加以輪迴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吾教一無所事，只是欲人爲善而已，善則登天堂，惡則墮地獄，永無懈度，永無輪迴，亦不須面壁苦行，離人出家。日用所行，莫非修善也。余甚喜其說爲近於儒，而勸世較爲親切，不似釋氏動以恍惚支離之語，愚駭庸俗也。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狀甚異，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與人言，恂恂有禮，詞辯扣之不竭。異域中亦可謂有人也已，後竟卒於京師。

李贄《續焚書》卷一《與友人書》 承公問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國十萬餘里，初航海至南天竺，始知有佛，已走四萬餘里矣。及抵廣州南海，然後知我大明國土先有堯舜，後有周孔。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儀禮，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數十人羣聚喧雜，譬對各得，傍不得以其間門之使亂。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瞞瞞者，皆讓之矣。

但不知到此何爲，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三〇《外國・利西泰》 利西泰發願，力以本教誘化華人，最詆釋氏。曾謂余曰，君國有仲尼，震旦聖人也，然西狩獲麟時已死矣。釋迦亦葱嶺聖人也，然雙樹背痛時亦死矣，安得尚有佛。余不謂然，亦不以爲忤。性好施，能緩急人，人亦感其誠厚，無敢負者。飲啖甚健，所造皆精好。不權子母術，而日用優渥無窘狀。因疑其工爐火之術，似未必然。其徒有龐順陽名迪我，亦同行其教，居南中，不如此君遠矣。渠病時搽擦蘇合油等物徧體，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余因悟佛經所禁香油塗身者，即此是也。彼法既以闢佛爲主，何風俗又與暗合耶。利甫踰知命而卒。

又《外國・大西洋》 利瑪竇字西泰，以入貢至，因留不去。近以病終於邸。上賜賻葬甚厚。今其墓在西山，往時予游京師，嘗與卜鄰，果異人也。初來即寓香山嶼，學華言讀華書者凡二十年，比至京，已斑白矣。人都時在今上庚子年，塗經天津，爲稅監馬堂所誰何，盡留其未名之寶，僅以天主像及天主母像爲獻。禮部以所稱大西洋，爲《會典》所不載，難比客部久貢諸

夷，姑量賞遣還。上不聽，傑從便僦居。瑪竇自云，其國名歐邏巴，去中國不知幾千萬里。今瑣里諸國，亦稱西洋，與中國附近，列於職貢，而實非也。今中土士人授其學者遍宇內，而金陵尤甚。蓋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種，釋氏所云旁門外道，亦自奇快動人。若以爲窺伺中華，以待風塵之警，失之遠矣。○丙辰，南京署禮部侍郎沈淮、給事晏文輝等，同參遠夷王豐肅等，以天主教在留都，煽惑愚民，信從者衆，且疑其佛郎機夷種，宜行驅逐。得旨，豐肅等送廣東撫按，督令西歸。其龐迪我等，曉知曆法，禮部請與各官推演七政，且係向化西來，亦令歸還本國。至戊午十月，迪我等奏曰：先臣利瑪竇等千餘人，涉海九萬里，觀光上國，食大官者十七載，近見要行驅逐，臣等焚修學道，尊奉天主，如有邪謀，甘墮惡業，乞聖明憐察，候風歸國。若寄居海嶼，愈滋猜疑，望並南京等處陪臣一併寬假。疏上不報。聞其尚留香山嶼中。○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庚午朔，天津河御用監少監馬堂解進大西洋利瑪竇進貢土物並行李。時吾鄉朱文恪公以吏部右侍郎掌禮部尚書事上疏曰：《會典》止有瑣里國而無大西洋，其眞僞不可知。又寄住二十年方行進貢，則與遠方慕義特來獻琛者不同。且其所貢天主天主母圖既屬不經，而隨身行李有神仙骨等物。夫既稱神仙，自能飛昇，安得有骨。則害韓愈所謂凶穢之餘，不宜令入宮禁者也。況此等方物，未經臣部譯驗，徑行賚給，則該監混進之非與臣等溺職之罪俱有不容辭者。又既奉旨送部，乃不赴部譯，而私寓僧舍，臣不知何意也。乞量給所進行李價值照各貢譯例給與利瑪竇冠帶，速令回還，勿得潛住兩京與內監交往，以致別生支節，且使眩惑愚民。不報。公諱國祚，字兆隆，號養醇，秀水人，以太醫院籍。中萬曆壬午順天鄉試，癸未進士第一人，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其在禮部請建儲，公私凡七十疏。又特參鄭國泰，謂本朝外戚不預政事，冊立非國泰所宜言，戚臣爲側目。公立朝無偏黨，守至清。既卒，御祭文有云：忠著三朝，清風百世。又云：生且無居，歿焉能葬。聞易名之典，初擬文清，文介，爲顧秉謙所持，定下溢曰文愍，廷議不平，乃更謚文恪云。

張爾岐《蒿庵閒話》卷一　利瑪竇，歐羅巴國人，萬曆辛巳來貢耶蘇像、萬國圖、自鳴鐘、鐵絲琴，上命馮琦叩所學，惟叢事天主，精器算耳。越庚戌，瑪竇死，詔以陪臣禮葬阜成門外。劉侗《帝京景物略》云然。又聞瑪竇初至廣下舶，兇首袒肩，人以爲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肯）（早）（拜）。譯言我儒也，遂僦館延師，讀儒書。未二年，四子五經皆通大義，乃入朝京師。其所著書有《交友論》、《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實義》。同至諸人亦各有論著，分言理言器爲二種，刻之曰《天學初函》。又所攜書七千餘卷，並未及翻譯。所言較佛氏差爲平實，大指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爲事，見諸經像及諸鬼神像，輒勸人毀裂，所詆皆佛氏之粗者誕者。有《答虞德園》《僧蓮池》二書，頗令結舌，亦一快事。然其言天主，殊失無聲無臭之旨，且言天堂地獄無以大異於佛，而荒唐悠謬殆過之。甲申後，其徒爲耶蘇教會者，男女猥雜，幾與白蓮無爲等，大非利氏之舊矣。以此爲闢佛助儒，何異於召外兵而靖內難乎。要之曆象器算是其所長，君子固當節取，若論道術，吾自守吾家法，可耳。

《利瑪竇遺像題詞》　利瑪竇，字西泰，意大理國人，以大聖方濟各沙勿略卒於嶼門之前兩月生，其踐大聖之志，閱三十一年而至中國之廣東肇慶府，蓋有由矣。時萬曆八年也。郭開府、黃首府授之館，劉制軍節齋又居之以韶州河西官地。萬曆二十三年，逾嶺駐豫章，建安王忘其貴而與之交。二十六年，從王宗伯宏誨，至金陵，公卿大夫無不爭相倒屣，而祝冢尹世祿、張司徒孟男尤相契。二十八年冬，同龐迪我等八人，齎貢物，獻北闕，詳其自具疏中。二十九年春，蒙召見便殿，賜宴，欲授以職，則固辭。乃命禮部賓之，太官餼之，並賜左淨地一區，建天主堂，繙經推曆，著作甚盛。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積勞病故於賜宇。禮部奏牒大司徒，畀迪我等阜城門外滕公栅官地二十畝，佛寺房屋二十八間，收葬安插。王大京兆應麟爲之碑記，記內有『在京時，大宗伯馮公琦，討其所學，則學事天主，禔躬繕性，據義精衍，因是數數疏擊空幻之流，欲彰其教。嗣後李家宰、曹都諫、徐太史、李都水、龔大參諸公問答，勒板成書。至於鄭官尹、彭都諫、周太史、王中秘、熊給諫、楊學院、彭柱史、馮僉憲、崔銓部、陳中憲、劉茂宰，同文甚多，見於叙次』云云，亦可見當時士夫之嚮往矣！

藝文

李贄《焚書》卷六《贈利西泰》　道遙下北溟，迤邐向南征。剌利標

名姓，仙山紀水程　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　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尤侗《外國竹枝詞・歐羅巴》　天主堂開天籟齊，鐘鳴琴響自高低　阜城門外玫瑰發，杯酒還澆利泰西　利瑪竇始入中國，賜葬阜城門外二里溝，曰利泰西墓　天主堂冇自鳴鐘、鐵琴、地球等器　國中玫瑰花最貴，取蒸爲露，可當香藥

龐迪我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龐迪我，字順陽，依西把尼亞國人　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至，即同西泰利先生進朝，遂留都中傳教，後回塿。卒，墓在香山塿　著《七克》七卷，《人類原始》、《龐子遺詮》二卷，《實義續篇》、《天神魔鬼說》、《受難始末》、《辯揚》一卷

高一志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高一志，字則聖，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至，傳教山西，崇禎□□年卒，墓在絳州南門外。著《西學修身》十卷，《西學齊家》五卷，《西學治平》、《四末論》四卷，《聖母行實》三卷，《聖人行實》七卷，《則聖》十篇，《十慰》、《斐錄彙答》二卷，《勵學古言》、《童幼教育》二卷，《譬學》、《空際格致》二卷，《寰宇始末》二卷，《教要解略》二卷

陽瑪諾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陽瑪諾，字演西，路西大尼亞國人。明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至，傳教北京、江南等處，後駐浙江。至大清順治□□年卒，墓在杭州方井南。著《聖經直解》十四卷，《十誡眞詮》，《景教碑詮》，《天問略》，《輕世金書》，《避罪指南》末刻，聖若瑟行實，天神禱文

艾儒略

傳記

李嗣玄《思及艾先生行蹟》　天主耶穌聖教之入中華也，自極西利公始　其繼利公而來者，皆抱道懷仁，超然物外，然而德最盛，才最全，功最著，化民成物最微妙無方者，莫若思及艾先生　先生闡教事於中華者四十年，功成上昇，實惟順治己丑五月朔，終於延津之聖堂。鐸德何公暨諸弟子奉先生潔軀，葬於福州北關外興聖坑之十字山。吾友沈加祿從先兄李九功其叙先後草先生傳略，授小子玄，俾有所據依以狀先生。而蔡雅谷幼學又屢書相促，玄逡巡謝不敏者數年，蓋以凡筆而狀望德，猶以蠡勺而測滄海，宜吾不敢任也。然受先生再造恩，雖欲遜之，惡得而遜諸。謹按

先生極西意大里亞國人也，其郡爲瑪瑟肋達，其姓爲亞肋尼，譯以華音曰艾，其聖名曰儒略，而思及則其字也　先是利於闡教京師，蒙神宗皇帝授廬繼廬，公將大闡教旨，以淑我中華　乃致書本國招二三德友，賫彼國聖教諸書以獻　先生於是慕義東來，時年二十有六，已拜職彼國，爲撒責爾鐸德　彼中官品尊九而卑一，鐸德之品七，猶中華之三品也　其職當司天主祭祀以化民，認主爲任　先生體弱而多病，汎海之舉，旁觀或難之　先生毅然請行，入辭賢母　母曰：汝能不惜軀命爲天主遠揚教旨，吾又何求　行矣，無以老人爲念焉　先生遂行，初登舟風濤大作，眩暈嘔吐者三日，或勸之歸，先生不色沮，惟堅祈主佑，自爾竟無恙　汎海三年，歷程九萬，抵粵之香山澳，時萬曆己酉歲也　不意利公先一載辭世，先生殊怏怏因與偕來史畢二公修學澳中，先習中華語音文字，僅二三年而中華典籍如經史子集三教九流諸書，靡不洞悉，其姿質超絕乃爾　蓋大旨既得，然後可以別摹非而統歸一是　深痛吾中華人士沉溺佛魔陷阱中，不惜敝舌，嘔心以杜其蔽錮，孑然孤旅，挺而與燎原倒海之羣喙角，卽隕身不恤　彼其慈忍謙讓與世無爭而獨爾爾者，定其仇魔佛而有勝心，蓋其愛人無已之念根於天性，迫於至情，有稍委蛇而不得者，其愛我中華之遠人乃如此　我華人顧不自愛，有覩面而失者，有依違兩可者，有始從終背者，不亦孤先生九萬里遠來，循循善誘之苦心乎　然豪傑之士能自拔於燎原倒海之中者，固不乏人，如雲間徐相國玄扈，武林楊京兆淇園，李閣卿我存，關中王大參心一，皆恪守規誡，迥超流俗　若吾閩張令尹夏儕，柯侍御無譽，葉相國台山，何司空匪莪，蘇司徒石林，將相國八公，黃憲副友賓，係學憲鳳林，銓部周公曰韋，陳公祝皇，當道則前興泉今冢宰曾公二雲，前漳南道今司徒李公未後，此數十公者或誼篤金蘭，或橫經北面，其他青衿韋布崩角稱弟子者，奚啻數千人，安在衆咻之中，無獨知之契哉　先生初由繪表歷像章，見越，齊魯，秦晉，燕趙之風，其化人洗心嚮道，棄邪歸正者，指不可勝計　乃旋軫武林，得夏儕張公爲教中柱礎，時張公以孝廉掌教杭庠　公家嗣識，字見伯，聖名彌克爾，及其幼子悌尼削，皆優入天域　而見伯年十七，得危病　病中苦修，磨主異寵於幃幙間，示現二十七字，其末五字云：三年將受予　先生卽知張子將誕登天國，果於十九歲上升，其月日皆與現字之月日同　厥後有大事，張子必見夢於其家，則必從空而下，衣貌皆光耀眩目，非世間所有　其詳見夏儕所撰《張彌克爾顯述》，歲在乙丑　相國葉公致政歸，道經武林晤先生，恨相見晚，力邀入閩　先生亦有載道南來意，乃同舟而來　於是前數十公者雅聞先生名，實疑送難無虛日　偶於相國座間晤觀察曹公能始，反覆辯論，先生次其語爲三山論學紀，剖析天學佛教之眞僞邪正，令人頤解心折　吾中華老師宿儒文人辯士所撟舌縮手，不能措一語，下一筆者也，先生沛然出之而有餘　非其本原之地神解徹悟，何以能資深逢原左宜右有若此　此惟高明之士能醉心聖德，其他雖不能深知先生之淵微，然其洪慈之所感格，善誘之所提撕，德容之所沁入，貞潔之所澡孚，剛正之所默奪，則雖與臺嘯養，無不傾心敬仰，無不曰艾先生眞聖人也　然先生聖不自聖，德彌尊念彌下，深閔舉世爲傲魔所陷，惟以伏傲爲競競，眞所謂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　凡事無關於教誡者，雖幼賤之言無所拂　惟教規所不許者，雖臨之以鼎鑊不撓也　於是先生所至，無不敬之爲明師，愛之若慈父，無智愚貴賤皆捐資建堂爲昭事地　自七都而鄉，而建堂二十餘所，受洗者萬計，猶歉然若以爲不足　蓋其念切，愛人眞，有一夫陷溺視爲己辜者，其素所矢志然也　先生之敷教也，自下閩而漸及於上游　崇禎辛巳乃至敝邑，時邑侯爲今侍御桐城左公，三山乃忠節少保孝丘公介弟也　見先生而大相敬愛，謂先生曰：吾中華儒者正知天命以下事耳，公所言眞邁諸天命　以前自是超人一等，且吾儒之事上帝也，如尊而不知親，聞公教乃知上帝之眞，爲吾人大父母也，斯尊親至矣　乃倡率建建堂，而額其堂曰尊親　此雖侯之超識，而先生過化之神，自有目擊道存者　玄於丙寅夏晤先生於福堂，蒙先生賜以《天學初函》，卽津津嚮慕，然於上帝降生受難之事不能無疑，至是蒙主默牖，乃豁然有省，盡焚棄向來所感溺諸書，一心事主　讀至《七克》愛仇奧義，喟然嘆曰：至哉言乎，夫以德報德，報施邊足相償，何功之有　必愛仇始克當主心耳，乃懲忿熄傲從家庭始　於是蒙師殊眷，頗異於諸弟子　一日，玄侍坐有不豫色，師卽知玄之急於教家也　笑謂玄曰：亦知南風北風之喻乎　古稱南風與北風爭勝，南風曰：彼有人焉，子能解彼人之衣，則子勝矣　北風盡力吹之，風愈厲其人愈護其衣　然後南風徐起而吹之，陽和嘘拂而衣自解矣　夫習俗之蔽心，猶重裘之敝體也　子欲解之，爲南風而可矣　玄服膺此語以終身，雖婢僕未嘗以聲行色加也　癸未師駕再臨，僅駐棠數日，卽赴留都史

次司馬詣司法公約，將有事澳中，餽百以鞭長不及，乃不果。時先生與德盛才全，諸鐸德推爲會長，總領中華十五國教事。其職當遍巡中夏，時戎馬梗道，鐸音所遍惟東南半壁，席不暇煖，然心所迫，恒以勞爲安，轍環所至，若有人領洗告解，雖數月不厭，否則接浙行矣。恒謂人命僅在呼吸，吾救人靈魂如熄焚拯溺，惡容頃刻作無益淹耶。於是一歲之間遍巡吳越、金陵、江閩嶺表之間，紆迴僻壤之邑，靡不歷遍。衿佩負擔，賢智庸愚之輩，靡不提醒。每爲人解罪，風雨不辭，早晚不辭，遠涉疫癘不辭，臨解之時，必惻然慈憫，咨嗟嘆息，以動人悔心。或有語言不通，叙事失次者，尤傾心諦聽，如良醫按脉，洞悉病根，而後按症療之。解訖或深夜自鞭，代人認罪以息主怒。其深意隱德恒於人所不知之處，祈主赦世之愆，此豈人情量所能測哉。其三臨敝邑也，即順治二年也，爲弘光乙酉年。時玄已携家避亂於泰寧之石綱，師又不憚遠涉，顧我山中，提撕顧復，視昔有加，即鞠育之愛，不啻也。次年，玄遭亂旋里，則堂毀於兵，鐸音罕至，告解神工缺，罪戾山積，念之汗下。蓋因悼己罪，益感師恩，不禁涕泗之交橫矣。先生雖轍無停軌，然居福堂之日居多。此堂先爲葉相國長孫高州君暨諸教友所創建，乙酉六月隆武建號於閩，謂規制未壯，不足爲上帝歆格地，乃式廓而輪奐之，樹坊於門，曰勅建天主堂，而錫匾於堂曰上帝臨汝。且先帝先有欽賚天學之旌，至是又踵事增華，先生深爲吾閩幸，以爲闢邪反正之功，自是常興起無外矣。孰知時事有大謬不然者，丙戌八月，閩師大潰，先生寓莆陽，進退維谷。先生頗有厭世意，欲周巡吳越，廣宣天學至延津，而道梗閉城者半載。先生糊口不給，猶減飧食饑，卧病舍旅，自是多病，門人或憂之，先生怡然曰：人無病卽不死，今長生苦世何爲。且病亦天主所賜，以補煉過端，二三子何憂焉。蓋先生所遇，無論順逆，皆感謝天主，卽此可知其梗概矣。丁戊之際，閩地多故，視鄰郡若異域然，故先生駐延堂二載，一日謂教友曰：可爲我書一匾，曰四憂堂，卽吾夫子德不修、學不講四語也。其孜孜汲汲，老不倦勤倘所謂望道未見，不知老之將至乎。己丑二月，寄書鐸德何公，示以辭世不遠之意。恒謂教友曰：汝等曾修省否。若猶未也，一旦不可知，若吾，則天主有召卽行耳。四月晦，赴張廣文家奉彌撒，談道語笑若平時。未申間呼教友善醫者游安當，告以少時初入會苦修及渡海東來崖略，與昔年在建州時所示沈加祿之語。同語畢，命游君按脉，良然無疾也。次日天未明，呼從者秉燭伏几坐，纍呼耶穌瑪利亞數聲而逝。嗚呼，有召卽行之語，至此始驗。若先生者，乃可謂存順沒寧，朝聞夕死可者矣。先生所語游沈二君者，謂其幼時有志於勳名，十八歲而學已成，遇耶穌會修士，勸以守貞苦修，是爲不朽眞勳名。先生初不謂然，修士命其退省七日，再來商訂。先生依命熟思，大有省悟，卽求入會，若不容須臾緩者。修士大悦，摩其頂曰：子大受器也。先生於昆弟最少，而體最弱，厥兄憐之，且冀其以勳名振厥家聲，慈母賢，允其入會。歷試多難，攻格物窮理之學，進而攻超性之學。七年而學成，擢爲鐸德以司教事。且謂渡海東來，歷諸苦難艱，不自意有今日，纖毫皆天主恩也。先生以此詔人，豈非謂功名之念，骨肉之情，初無以異於人，顧所自樹，謂何如耳。其諷諭之意蓋深遠矣。先生於交際之禮最不苟，苟非合義，卽一文一粒若將兔然。然極喜布施，彼國歲有俸金，豫附海舶以來，邇年海氛不靖，常至乏絕，猶約服並衣濟人不倦。又多方勸人布施，武林舊有放生會，歲費金錢無算。先生諷涼兆楊公曰：愛物不若仁民。乃作廣放生曰：以其資爲周邮貧乏之費。先生又廣之曰：施人以財不若施人以善。蓋施財者救人之形軀，施善者救人之靈性。施財僅可救貧，施善並可救富也。故先生極喜刻書，嘗謂人之心病不一，廣刻善書譬諸藥肆，諸品咸備，聽人自取，乃可隨其病而療之。乃以修省察之餘時，悉以著書，以約腹之餘財，盡以梨棗。所著有《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彌撒祭義》、《滌罪正規》、《三山論學紀》、《萬物眞原》、《降生引義》、《西學凡》、《聖教神業》、《性學粗述》、《聖體要理》、《悔罪要旨》、《職方外紀》、《西方答問》、《幾何要法》、《五十言餘》、《利先生及張彌格爾》、《楊淇園三公行跡》等二十餘種。其文皆洞徹暢達，益人神智，眞治心之神藥也。先生狀貌環偉，睟盎之容照人心目。每談論至道，條理井然，其輕重疾徐之際，語默顧盼之間，皆天然合符。客初到堂，一見卽洞悉其心。或有問難，語未及半，卽知所欲言，代爲剖悉，莫不豁然霽開，豁然意得。或橫逆相加，勞觀不平，先生絕不介意，且默祈上主，赦彼無知。左右或有不謹，未嘗庭責，夜靜時微詞婉諭，令其自愧。或有心服先生，稱其聖德者，先生謙讓不居，嘗曰：人非主佑，纖善不能自立，豈可貪天主功爲己力乎。先生功行在人，榮福在主，左右小子惡能贊一詞。且其隱德甚多，所爲之善己且不有，人惡能知之。小子又惡從而述之。惟

是不忍忘先生再造恩，且無以復沈李蔡三君子之命，粗述所見聞者如此。其繼先生以匡羣迷，同歸天域者，在吾閩則有瞿何聶三鐸德，倘能時聽鐸音，猶之乎先生在世也。至若先生之功全在微言妙論，喚醒人心。然其言論至多，狀中難以悉載，今摘其最警策者爲《先生語錄》，另具別帙。此皆至道之腴，雖衆咸不齊，則未有不知其旨者。今天下靈魂饑渴，極矣哉。我中華諸君子式食庶幾以無負先生崎嶇遠來施善意哉。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艾儒略，字思及，意大理亞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先進朝。徐文定公迎歸上海，轉行浙江弘宣聖教。葉相國福唐復延入閩，閩中稱爲西來孔子，受教者甚衆。至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卒，葬在福州。著《天主降生言行紀略》八卷，《降生引義》、《昭事祭義》二卷，《滌罪正規》、《萬物眞原》、《三山論學》、《西學凡性靈篇》、《性學觕述》、《職方外紀》五卷，《西方答問》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景教碑頌註解》、《聖體要理》、《聖體禱文》、《出像經解》、《十五端圖像》、《聖夢歌》、《利瑪竇行實》、《熙朝崇正集》四卷，《楊淇園行略》、《張彌克遺蹟》、《悔罪要旨》、《五十言》、《四字經》。

畢方濟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畢方濟，字今梁，納玻理國人。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至，欽召進京，尋往河南。後徐文定公延歸上海，傳教吳下諸郡。嗣往浙江，轉入閩中，復至金陵，又往粵東。明末時卒於廣州府，葬在省城北門外。著《靈言蠡勺》、《睡答》、《畫答》。

傅汎濟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傅汎濟字體齋，路西大尼亞國人。明天啓元年辛酉至，傳教浙江、陝西等處。往復廣東香山墺，卒，葬在香山墺。著《寰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

湯若望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湯若望，字道未，熱而瑪尼亞國人，明天啓二年壬戌至。欽召入京，修政曆法。至大清定鼎，特命修《時憲曆》，授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卿，勅賜通玄教師，除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級進光祿大夫。康熙五年丙午疾卒，八年己酉十月，欽賜祭葬銀五百二十四兩，遣官至墓諭祭，葬在北京阜城門外滕公柵欄。著《進呈書像》、《主制羣徵》二卷，《主教緣起》五卷，《渾天儀說》五卷，《眞福訓詮》、《古今交食考》、《西洋測日曆》、《遠鏡說》、《星圖》、《交食曆指》七卷，《交食表》九卷，《恒星曆指》、《恒星表》五卷，共譯《各圖八線表》一卷，《恒星出沒》二卷，《學曆小辯》一卷，《測食略》二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奏疏》四卷，《新曆曉或》一卷，《新法曆引》一卷，《曆法西傳》一卷，《新法表異》二卷。

李善蘭《格致滙編》第五年冬季册《湯若望傳略》　湯若望者，日耳曼之哥倫人也，精曆法通格致。明崇禎二年入中國習華文，時禮部奏請開局修改曆法，徵若望供事數年。勤勞局事，著《交食》諸書數種，經徐光啓、李天經前後進呈，名聞於朝。國朝順治二年六月，若望上言，於明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制測日月星晷，定時校驗。諸器近遭賊毀，臣擬另制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朔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不同之數，開列呈覽，及期大學士同若望赴臺測驗，與所算密合。有旨行用新法頒行《時憲書》。旨召若望入覲，聖心喜悦，以若望掌欽天監事，專推《時憲書》頒行天下。若望推步交食刻分秒往往不誤。得旨欽天監印信着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選擇，悉聽舉行。累加太僕太常寺卿，敕賜通微教師，入覲禮儀全行蠲免。待陪臣之恩未有若此其隆者，因此亦優待天主教堂，諭準到處傳教，並勒雲石大碑以記其事。本文迄今尚存羅馬教院，其略乃嘉若望之學與洋教之善。碑立天主堂前，額其堂曰：登玄嘉境四字未知是否，兼以滿漢文字。因此其教盛行，上下男女奉教者多至八萬人。若望在欽天監所定《新法算書》總一百卷，所言大要凡四十二事，他書細載，此不另及。順治十七年若望卒。

考中華推曆之古已肇於堯舜前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歷二千年劫遭秦火，曆法無存久之。查得遺書，曆法久用多差，屢經修改，始覺益密。元時回回曆法入華，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謂西域推算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但其書多脫誤。當時臺官未盡明其術，故曆法仍疏，推步交食往往不準。後奏請聘西人修曆，準議。萬曆三十九年聘到熊三拔、龐迪我二人進局，同徐光啓、李之藻譯臘丁文算書，並將利瑪竇前著各書進呈。又測出北京出極緯度，及各省大城經緯，制測量儀器。後曆局員姚黎西人奏明罷用，不準。崇禎二年七月，徐光啓薦鄧玉函同修曆法。鄧玉函者，德國之干司但司人也，博學精醫，名甚著。捨醫傳教，先赴印度，究萬物理學及動植物學，凡有新得，隨時記錄，並精於畫。後由澳門入華，因精醫人皆敬之。既入局，翻譯諸術表草稿八卷，次年四月卒，人皆惋惜。後聘湯若望及羅雅谷供局事。羅雅谷爲意國米蘭城人，崇禎九年三月卒。曆法全歸若望推步，他曆家忌之，屢加詆駁，若望終勝諸家。所推曆書，準照頒行。若望官至一品，膺仙鶴補服，受恩可謂隆渥極矣。

紀事

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御製天主堂碑記》　《易・序卦》：革而受之以鼎。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鼎之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是以帝王膺承曆數，協和萬邦，所事者皆敬天勤民之事，而其要莫先於治曆。定四時以成歲功，撫五辰而熙庶績，使雨暘時若，民物咸亨，道必由之。矧開創之初，昭式九圍，貽謀奕葉，則治曆明時固正位凝命之先務也。粤稽在昔，伏羲制干支，神農分八節，黃帝綜六術，顓頊命二正，自時厥後，堯欽曆象，舜察璣衡，三統迭興，代有損益，見於經傳彰矣。而其法皆不傳。若夫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元之《授時》，俱號近天，元曆尤爲精密。然用之既久，亦多疏而不合。蓋積歲而爲曆，積月而爲歲，積日而爲月，積分而爲日，凡物與數之成於積者不能無差，故語有之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況天體之運行，日月星辰之升降，遲疾未始有窮，而度以一定之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歧而不可用。凡曆之立法雖精，而後不能無修改，亦理勢之必然也。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創法者十有三家。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曆》爲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及乎晚季，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推步。於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兼暢，被薦召試，設局授粲。奈衆議紛紛，終莫能用。歲在甲申，朕仰承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凝命之時，首舉治曆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臺測驗，其時刻分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預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豈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曆，勅名時憲，頒行遠邇。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仍賜以通微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都城宣武門內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取錫賚所儲而更新之。朕巡行南苑，偶

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凡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微佳境，而爲之記。銘曰：

大圖在上，周迴不已。七精之動，經緯有理。庶績百工，於焉終始。有器有法，爰覩爰紀。惟此遠臣，西國之良。測天治曆，克殫其長。敬業奉神，篤守弗忘。乃陳儀象，乃構堂皇。事神盡虔，事君盡職。凡爾疇人，永斯欽式。

雜録

馬良《湯若望遺像題詞》 湯若望，字道味，日耳曼國人，天啓二年來華。崇禎三年，由徐文定徵修新法曆。五年，進呈曆書三十卷。七年，又二十九卷。八年，呈《七政行度》。歲由由，順治元年五月，監官等依舊法繕呈順治二年曆本，親王告以天運已新，宜用新法。八月朔，日食，大學士馮銓又驗得獨新法合，乃奏取湯若望管時憲曆，並管欽天監印信，若望疏辭不獲。時朝鮮王李倧之世子質於燕京，頻來問道，回國時，若望贈以天算及教理書多種。順治三年，由欽天監監正加太常寺少卿。七年，蒙賜賞武門舊堂側官地，建天主大堂，文皇太后頒賜銀兩，親王等又相率捐助。九年，堂工竣，御書「欽崇天道」匾額，衍聖公亦有題贈。十三年，賜號通微教師，諭內有：「天生聖賢，佐祐定曆，補數千年之闕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十四年二月，又賜御書堂匾及碑記。四月，橫被吳明烜參奏時憲多謬，後曆經考驗，部議明烜詐妄，罪應死。十月，特授通政使司通政使，固辭，仍不獲。十五年，誥授光祿大夫，又三代一品封典。十七年，楊光先以若望等譴書，書依西洋法，而其教又侮孔聖，赴禮部告，不準。十八年正月，入宮請安，亦蒙引至御榻前。終世祖之世，寵眷逾恒，召對但呼「瑪法」，倘「又」名也不名。入奏，隨時隨地俱可。奏能，每賜御饌，上亦時幸其第，時索便餐，故饔端毅公壽其七秩有二：「夜半受權，時席前於宣室；宸遊多暇，亦輦降於丹房。先生於凡修身事天，展親篤舊，恤兵勤民，用賢納諫，下寬大之令，愼刑獄之威，磐固人心，鏃勵士氣，隨時匡建，罔攝震霆。最後直陳萬世之大計，更爲舉朝所難言，信仁賢之有益人國也。讀此可想見其效忠焚草矣。而人之忌之者亦以此。康熙三年，楊光先又告若望等陰謀不軌，實繁拜使之。禮刑兩部，徑議湯若望處死，輔政四大臣，方欲批行，而地忽震，驚散未批。自是，連日大震，致山東等處，多有衙獄坍陷者，輔政索尼謂湯若望案宜奏請太皇太后定奪，旋蒙懿旨，着速釋放，並申飭曰：「湯若望向爲先帝信任，禮待極隆，爾等豈俱已忘卻而欲置之死耶？」釋後以明年七月五日終於賜第。及光先情罪敗露，乃蒙親王等會議，給還顯號及原品恤典。

利類思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利類思，字再可，西濟利亞國人。明崇禎十年丁丑至，傳教江南，浙江，四川等處。清朝定鼎，駐修輦轂下，蒙今上時加寵渥。著《超性學要目錄》四卷，《天主性體》六卷，《三位一體》三卷，《萬物原始》一卷，《天神》五卷，《六日工》一卷，《靈魂》六卷，《首人受造》四卷，《主教要旨》，《不得已辯》，《昭事經典》，《司鐸典要》，《七聖事禮典》，《司鐸課典》，《聖教簡要》，《正教約徵》，《獅子說》，《進呈贋論》。

衛匡國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衛匡國，字濟泰，意大理亞國人。明崇禎十六年癸未至，傳教浙江，後進京，復往福建、廣東等處，仍至浙江。大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卒，葬在方井南。著《靈性理證》、《逑友篇》。

南懷仁

傳記

韓霖、張賡《聖教信證・耶穌會西來諸位先生姓氏》 南懷仁，字敦伯，拂覽第亞國人，順治十六年己亥至，傳教陝西。十七年欽召入京，纂修曆法。康熙八年己酉，特命治理曆法，授欽天監加太常寺卿，又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一級。著《儀象志》十四卷，《儀象圖》二卷，《測驗紀略》一卷，《驗氣說》、《坤輿全圖》、《坤輿圖說》二卷，《熙朝定案》二卷，《曆法不得已辯》一卷，《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二卷，《教要序論》一卷，《告解原義》一卷，《聖體答疑》一卷，《赤道南北星圖》，《簡平規總星圖》。

徐日昇、安多《南先生行述》 皇清誥授資政大夫治理曆法加工部右侍郎又加二級敦伯南公行略

公諱懷仁，字敦伯，遠西熱爾馬尼亞國人，系出世胄。自幼齡入會修道，天志篤貞，讀書窮理，博學深潛，精通象緯。雖考中文理道學三科進士，惟欲引人昭示上帝，專顧己靈，以此航海三年，經赤道四季相反之苦，變風濤寇盜之險危，歷九萬里而來中國，已閱三十餘年。其初由粵至秦，傳教西安府。順治十七年，蒙世祖章皇帝欽取來京佐曆，皇恩眷養。康熙七年，蒙皇上時用，命治理曆法天文，授欽天監監副，具疏懇辭，荷旨準其所請。是時蒙上命創制觀象臺新式儀器六座，著有《靈臺儀象志》十六卷，圖法備全。蒙加太常寺卿，復奉旨著《康熙永年曆》三十餘卷，預推二千餘年日月五星交食等項。蒙加通政使司通政使，俱經疏控辭，未荷俞允。又集述翻譯《窮理學書》六十餘卷，圖說詳悉，進呈御覽。兼值吳逆叛亂，上命制輕巧紅衣木炮，連放一百次，堅固中靶。復奉旨制造紅衣銅炮一百三十位，應戡亂急需，迨至將及隆平，又命制神威戰炮三百二十位，告成之日，命往蘆溝橋教習八旗炮手。蒙俞旨着莊頭供應。經三越月，學習先成，恭遇皇上幸臨試放，每炮俱一連三次中靶，復令請炮齊放，共打一靶，亦俱齊中。天顏喜悅，賜御服貂裘袍衣，天語獎慰。爾向年制炮陝西，湖廣、江西等省，已有功效，今所制新炮從來未有如此之準者。是時懷仁叩頭謝恩，回奏：此準炮之法出自皇上創立指示，臣何敢冒爲有功。康熙二十一年，蒙加工部右侍郎。後又奉命制紅衣大炮五十三位，亦已完成。惟二十六年傳旨制造一千斤銅炮八十位，尚未告竣。前年皇上見其顏色舉動大異往昔，深軫睿慮，賜丸藥兩罐，諭令調養。距料客夏遇疾，纏綿延至去冬，日見沉劇。屢蒙皇上遣御醫診視，至于歲暮，竟爾長逝。其生也，每慚無尺寸微勞，過荷殊寵，錫之高秩，矧又賜賚弘多，不可勝紀，毫無仰報。故其歿也，思念隆渥，未能仰報，祇具遺疏，恭謝天恩。然其性稟質直無私，宅心慈愛，自奉尤甘淡薄，至於遵趨皇事如萬泉莊開河、海子開河、測量水閘等項，更敏勉竭力，不辭勞瘁，兢兢成謹，惟恐有負聖恩。若其勤學，克勵苦修，每夜篝燈，遲眠早起，至老不輟。易簀之頃，惟俯首感謝皇恩而已。今於正月二十七日，蒙皇上遣大臣發一員，暨侍衛趙和二員，捧上諭一道，獎嘉優恤，並賜銀二百兩，大緞十端，以茶酒詣柩前，餕哭遠臣。荷茲異數隆恩，既叨榮於生前，又復蒙哀於身後，自古優恤遠臣之典從未有若斯之鉅盛也。昇等涕泣感激，叩謝天恩，曷其有極。公生於前壬戌九月初十日辰時，終於康熙丁卯十二月二十六日申時，享年六十六歲。茲約略其生平梗概，伏冀大人先生哀矜而賜之銘誄，升等

感且不朽。仝述，安多

雜録

《南懷仁遺像題詞》 南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比利時國人，崇禎十四年入中國。順治初年，即徵修曆政。康熙八年禮部題奏：『赴臺測驗，南懷仁所算，逐款皆符，吴明烜所算，逐款皆錯。楊光先職司監正，曆日差錯之處，並不能修理。既屢以推算曆日差錯，不合天象，具題，今將合天象之曆日，又堅執西洋之法不可用，大言妄稱國祚，情罪重大。』爲此相應將楊光先革職，交與刑部去後，乃以南懷仁授爲欽天監監副職銜，同理監務。十二年改授正，俱屢抗辭，不獲。十三年製造儀器告成，加太常寺卿職銜，並奉旨繪取眞容，相傳此其臨本也。十七年預推康熙永年曆法成，加爲通政使司通政使職銜，仍加一級，又具疏堅辭溢銜，仍不獲。二十一年正月，呈《神威礮圖説理論》二十六，《圖解》四十四。二月，駕幸關東，南懷仁奉帶測天地儀器以從。四月，以南懷仁向年製造各礮，陝西、湖廣、江西等省已有功效，茲又先後製造神威礮三百二十位，試放，精堅中的，由吏部題加工部右侍郎職銜，仍準加一級。二十二年，又與閔明我隨駕往北塞。二十六年十一月，懷仁病篤，上遣御醫診視。十二月二十八日，卒於任，呈進遺摺。二十七年正月，上賜賻銀二百兩，大緞十端。二月，出殯，上差内大臣一等公固山佟國舅並一等侍衛四員，送至阜城門外塋地。

徐光啓

傳記

《明史・徐光啓傳》 徐光啓，字子先，上海人。萬曆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

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啓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

未幾，熹宗即位。光啓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以疾歸。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啓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史丘兆麟劾之，復移疾歸。天啓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鋐劾之，落職閒住。

崇禎元年召還，復申練兵之説。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啓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光啓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曆久必差，宜及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曆法，光啓爲監督。

四年春正月，光啓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説》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説。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爲詳密。

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尋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啓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

徐駿《文定公行實》 嗚呼！痛昔先文定之盡瘁於官也！不孝孤三千里外，奔訃幾隕厥軀，強勉視息，扶柩南旋，日月居諸，星霜再易，若猶是溘墜厥績，勿克邀大仁人長者一言，揭石墓門，罪實滋甚。抆淚而言曰：

先文定諱光啓，字子先，別號玄扈。先世自南渡抵中州，分支海上，因家焉。譜牒之廢，以倭燹故也。高祖廣文公家世清白。曾祖淳隱公以役累中落，耕於野。祖西溪公倜儻負氣，去爲賈。雖游於賈乎，所交必行義卓絶者，廉賈五之，竟以是饒。先大父懷西公，配錢太夫人。今自曾祖淳隱公以下，俱贈太子太保；高祖妣陳氏，曾祖妣尹氏，祖妣錢太夫人，俱贈一品夫人。始先大父六歲而孤，遺貲從親故貸去略不問，至鬻田宅以給，伺得鬻輒復貸，

終不問也　已何寇至，從尹太夫人跟蹌避難　公府推擇大臣，綰軍興，置爲祭酒，出入危城，能識別名將奇士，指授戰守方略，出人意表　兼以勤學好問，博覽強記，然以亂離，故不竟學　專以修身事天，常訓先文定云：「開花時思結果，急流中宜勇退」其意遠矣　錢太夫人少經亂離，事勤苦，聞里中有以言事被黜者，嗟吁言曰：「吾兒若貴，庶爲彼之爲乎？」不孝孤嘗見先文定致通家《王少宰書》云：「先慈嘗保幼年，豫見躍冶之氣，秋闈不利，每爲色喜　今者復得全身遠害，明發之懷，更爲欣慰」則淵源所致，蓋有自矣

先文定既早聞家學，膽智過人　弱冠補諸生高等，食餼學宮，便以天下爲己任　爲文鉤深抉奇，意必自暢，嘗曰：『文宜得氣之先，造理之極，方足炳輝千古』以貧，故教授里中子弟　知公者相延入粵，荒煙苦雨，崇山峻嶺間，文日益奇益富，得入籍成均　萬曆丁酉試順天，卷落孫山外　是年大司成脩園焦公典試，放榜前二日，猶以不得第一人爲恨，從落卷中獲先文定卷，擊節賞嘆，閱至三場，復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拔置第一　名噪南北，猶布衣徒步，陋巷不改　惟閉戶讀書，仍以教授爲業　尤銳意當世不專事經生言，徧閱古今政治得失之林　甲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試《安邊禦寇疏》慷慨陳列，公輩食之臣，久欲效其區區，適與時會，不容嘿嘿累累數千百言，雖塞上老將吏勿及　館師唐公極口稱讚，嘆云：「行文學蘇長公，諸封事擘畫處，鑿鑿中窾，遂以柱石相期，舉朝大奇之　又試《漕河議》，廣至八千餘言，大旨謂：舉南北新舊諸河，從源達委，皆能知其積高積下之數，一河之中，分別測量，又能知其遞高遞下之數　地形水勢如指諸掌，從而錯綜之，參伍之，則其病受之處，必可知也　即旱而某處任其涸，即潦而某處任其決，又必可知也　又列引祖宗來赴南都支領月糧，及伍軍操備旋軍擺堡，運糧宦府獨石口外懷來等故事，爲漕河萬世利　館師楊公盱衡而前曰：「全河全漕，了然胸中，條分縷析，悉有考據　所持議皆裨廟謨，留心經濟，足覘異日大業矣」

丁未授檢討，即迎先大父於京邸，備極孝養，惟恐少拂先大父意　是年即遭先大父喪，奔走哀號，匍匐歸葬，哀痛慘怛，三年如一日也　大喪禮畢，遵制起補前職，教習內書堂　癸丑分試禮闈，先文定公故習《詩經》，是役承乏《麟經》，得十有四人，俱名下士　源流展轉相接，皆當代異等　是秋以病歸，丙辰復除前官，丁巳晉左春坊左贊善　奉命冊立慶王　往例概有餽遺，王具二百金並幣儀等物追送至潼關，先文定謝簽有云：「若儀物之過豐，例無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鐫銘」等語，遂委婉謝辭　生平取予不苟，往往類此　復以病歸，田於津門

戊午東事急，陷撫順，清河白家衝三岔河會安堡，起楊鎬爲經略，用兵十三萬，四路進戰，京師大震　先文定慨然上疏曰：「兵家胥斃之論，無如管仲之言八無敵，晁錯之言四予敵　近日遼東之戰，我有一可勝敵者乎？杜松劉綎潘宗顏皆偏師獨前，豈非無紀律乎？兵與敵衆寡相等，而分爲四路，彼以四攻一，我以一攻四，豈非不知分合乎？戰車火器我之長技，撫順臨河不濟，開鐵寬奠皆離隔不屬，豈非無政教乎？出關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險不能過，入伏不能知，豈非不知地利，哨探無法乎？如是而求幸勝，必不得之數也　今日用兵之要，全在選練，但練須實練，選須實選　又疏言兵非選練，決難戰守等事，條對詳確　疏中並有恢造都城萬年臺，及取遣使臣監護朝鮮　奉神宗特旨，以文定曉暢兵事，不宜遠去，即令訓練新兵，防禦都城，隆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管理練兵。因條上事宜，如欽命也，駐劄也，副貳也，將領也；又如待士、揀選、軍資、近募、徵求、勸義等項，指陳明晰，當世稱爲碩畫云　尋因邊警稍緩，人情狃於晏安，當事者復多掣肘，至使士卒露宿空拳。特以忠義血誠感激人心，於是有指揮胡楫、中書楊之驊捐助四千金，河南領兵官丁呂試陶堯臣捐百金，置萬縣槍棍等項，招選教師演習諸法，壁壘遂一新矣　尋遭孝端皇后、神宗皇帝喪，山陵襄事，練習之工僅約四月，而瓜期已屆　先文定乃除簡汰老弱三千餘外，存已練者四千六百，諭以忠義，帥以恩威，驅之出關，勇氣百倍　數年後尚有言關門諸事，惟徐詹事練習一隊，足當一面　議者謂以先文定當促襟露肘之餘，小試萬一，已堪若此，況出其全力，何難復全遼也！嗣是以還，人心益怠，先文定亦引嫌告避矣

辛酉天啓改元，遼瀋繼陷，舉朝震驚，吏部復奏起先文定，遂奉旨回京，因上疏曰：『此事必須盡用臣言，然後可濟　昔年諸疏不幸而言中矣，及今圖之，猶爲未晚』因得旨，着該部會同議行前條議練兵事宜，另行具奏　先文定乃上疏申奏明初意，尋得旨，所奏練兵除器甚悉，仍着議委任，以畢其用』先文定又疏言：往年朝鮮之行，聽臣所指，亦足牽其內顧　至於今日，又可連島夷，接礦民爲恢復計，臣自請行，不敢避難，而某某疏沮，遂辭疾歸　然而忠

勤惻怛之至誠，社稷封疆之大計，在人耳目間者，不能澌滅。癸亥即家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神宗實錄》副總裁，而先文定以逆焰方張，落落無出山志，遂招黨魏諸人之忌，諷台臣智鋌論劾閒住。

戊辰今上即位，詔起原官，侍日講，補經筵講官。先文定以日講舊例，無益於治，宜節省繁文，凡所誦說，必稱引二帝三王，以爲聖明補助。又欲於講論之餘，商榷章奏諸事，咨考軍國利弊，更增置講官數員，更番入直，遇有重難事情，必須援古證今，按據國朝典故，如此則天下要事，略如指掌矣。疏上，閣擬韙之。十二月以日講敍勞，加太子賓客，充纂修熹宗實錄副總裁。是年插酋虎墩兔犯宣大。己巳先文定復上疏曰：『方今急務莫若先事強兵，兵強則戰必勝，守必固，而費又可省。臣十一年條陳諸疏，具在御前，若見諸施行，猶然可以保勝，可以節財。倘蒙聖鑒，先與臣精兵五千或三千，一切所須，毋容牽沮，再加訓練，擇封疆急切處，惟皇上所使，必立微功以報命。既有成驗，然後增兵，大張撻伐。』即令錄進條陳東事諸疏，得旨：『覽前後章奏，具見留心兵事。今封疆所在，戒備緩急何先？督撫專責外，作何專任？』兵部覆奏：以督撫專責外，別無事任，欲留置先文定於左右，以備顧問。四月改左　十一月邊報破撫順，長驅而入，京師震恐，奉旨會議。先文定言：『臣自通籍以來，一切籌策，言之數矣，所言者已成既往。今日之事，惟有待援於遼而已。內地之兵不可以勝，職所能知也；東來之兵必可以勝，非職所能知也，速爲都城守禦之備，弗以張皇爲諱。今太倉無宿儲，凍糧在河干，即發兵防守，能禦寇乎？不若速運，近各城者，即貯各城，更近者運入都。自車牛馬騾而外，可用董搏霄人運之法，不然無待攻圍，只須坐食，而我困矣。』其守禦最急者莫如火器，時大司寇請用先文定，奉旨協同工部尚書張鳳翔料理物件。初四日，上御平臺，召對內閣兵部諸臣，先文定奏：『臣於今年正月曾疏陳兵事，此時若拮据措辦，得如臣奏，有精兵三五千，今日臣請自願領兵擊賊無難矣。』上曰：『曾有此奏。』先文定復奏：『敵人精騎止萬人，今之人衆，大都掠我良民，其中豈無脫身欲歸者？但官兵遇之，必殺以報功，是絕其歸正之路，所以彼衆日繁，仰祈皇上敕諭招徠，亦解散一策也。』即令先文定屬稿，中有『貪官污弁，尅減成風，虛占軍丁，實充囊橐。又因遼事方殷，月餉稽發，譁而得罪，誠非得已。但爾等生長中華，豈無父母妻子親戚鄉井之戀？彼暫相羈誘，終被屠僇，前此受害者，爾等亦聞之矣；今特赦爾等前罪，許爾維新，解甲投戈，棄敵來歸者，計功加賞，轉滅族之禍爲傳世之榮，在此一舉』諭到，展轉相傳，一日夜間，棄敵來歸者絡繹不絕。尋議守城及城外劃營事，總協獨主劃營。先文定奏：『守城全賴火器，非素練不能；若營卒出城，則城夫皆屬平民，未經練習，不知火器。昔遼陽之變，臣再遭書諸當事云城外列營，萬分不可；只憑城用砲，自足盡賊，不聽。大兵出城，望賊潰散。寧遠之捷，憑城用砲，殲敵萬衆。二者較較可知已』上起立，復問二說何從？總協二臣奏訖，先文定復奏：『古時無火器，非戰不勝；今大砲既能殺賊於城外，是坐而戰勝也。若驅未練習之民於城外，勝負難期，不如守城爲穩。』上曰：『既如此，定於守城。』乃令安民廠造西洋砲三位，一面教練，晝夜在城，飢渴俱忘，風雨不避，手面瘃瘃，提點軍士。二十三日於德勝門外三發大砲，殲敵甚衆。奈當事者展轉齟齬，不踰月而京城之外申甫滿桂兵連遭挫折，至是而文定所言城內守禦，城外列營，於茲益驗矣。時涿州護送西洋大砲至，先文定又疏云：『神器既見，宜盡其用。東事以來，克敵制勝，獨有神威大砲，一見於寧遠之殲，再見於京都之守，三見於涿州之守，既享其利矣，可見空返乎？』時工部尚書南居益疏請一切軍器，皆宜歸併兩廠，先文定於是遂謝其事。然而皇上鑒先文定忠勤城守，敍勞頒賚，寔有加焉。

上又命戶部清理屯鹽二事，先文定疏云：『臣雖東南腐儒，於此二事抱杞憂之日久矣，蓋嘗游學奉使，齊詢十直省，朝考夕思，揣摩四十年。竊有二策於此，其理確然而不易，其事甚易而無難，其着數則捨此而外，別無措意之處，其效驗則漸次而成。要之數年之後，則財計而民生士風邊防，皆倍勝於今日。惟在皇上斷然必行，與中外羣工努力奉行而已。』二疏條例款要約二萬餘言，上慨然嘉納之。各項俱源委詳明，鑿鑿有據，最得屯鹽要理。兩疏具在，未遑備載。時因言事者議論不協，先文定再疏乞休，而上復有慰留修曆之命　先文定既懇辭不得，因嘆曰：『欽若昊天，王者重事。況歲差之法，歷代皆有修改，煌煌天朝，大典廢缺，生平肄習，其敢惴焉！』於是始精意事天之學矣。

先是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朔日食，欽天監推算不合，兵部員外范守己累疏駁正。四十一年正月十五日月食，又不合，部科請修改，咸荐先文定，不果。崇禎二年五月初一日日食，上傳諭欽天監推算日食刻數，不對。大學士韓公奏言：救護之日，先文定先推算本日食止二分有餘，不及五刻，驗之果合。

於是上命修改，給敕書關防。先文定上疏大略：天行有悔數，無齊數，終歲之間無一相似。歲法如此，他法皆然。又陳急要事宜四款，得旨，修議曆法，立論簡確，列法明備。開局未幾，以徹暫停，敵退復理曆事。庚午六月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時以曆事正殷，刻分秒末，推算浩繁，繼晷焚膏，不遺餘力。十二月以《神宗實錄》成，加俸一級。辛未三月充廷試讀卷官。六月充考庶吉士讀卷官。八月，邊報攻圍大凌河，援兵大敗，城陷，降我將士。先文定上疏云：「臣言兵十三年，章疏十上，謹瀝括上塵御覽。」旋蒙聖鑒，令再詳明條奏。先文定又上疏，言選練事甚悉。疏中陳列雖未獲盡數舉行，然議論丰采，朝野傾重，忠清素望，注卜實殷。時值陵工告成，頒賜銀三十兩。

壬申五月初四日，旋奉旨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辦事。先文定再疏懇辭，兩承溫旨，着即入直辦事，以副篤倚。先是枚卜之典，必由會推，皇上加意考慎，見先文定勤劬積久，官舍之內，門清如水，謂可屬以大事，故有是命。遂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纂修《熹宗實錄》總裁，玉牒提調。時先文定以孝立之踪，忝居重地，雖生平餓遺請託，必絕必嚴，至是則通候常札，亦必對使焚棄，婉詞謝卻。而又以聖恩特達，捐軀難報，每夜必彈焚香告帝之陵，每日入直，目不停披，手不停揮，百爾焦勞，雖有以食少事繁之意微詞婉諷者，先文定弗顧也。八月同知經筵事，十二月以皇三孫命名，頒賜銀十五兩。癸酉元旦頒賜銀三十兩。時先文定雖叨陪密勿之中，時切疆場之念，而皇上亦有以宰臣行邊之意，屬意先文定。一日夜分退朝，喜形於色，初不以叨居輔弼之司，遂忘鎖鑰北門之寄，而綢繆戶牖之防，腸蓋一日九迴也。本年七月二品考滿，上隆禮眷顧，謂先文定協贊忠誠，勞績茂著，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蔭一子中書舍人，追贈先高祖而下，俱贈太子太保。尋遣中使賜鈔二千貫，羊一牽，酒一瓶。八月初九日以脾疾乞假，奉旨：「卿偶恙未能入直，閣務殷繁，暫調一二日，即出佐理，不必請假。」經月不愈，屢遣中使慰問，賜豬羊酒米醬瓜茄。奏謝，奉旨：「慎加調攝，稍痊即出佐理，以慰倚注。」病中以閣臣恭視寫篆進封貴妃冊印，頒賜銀二十兩，賜紵絲一表裏。奏謝，奉旨：「加意調攝，即入直佐理，以副延佇。」又一月病益甚，上疏乞休。奉旨：「卿輔政忠勤，積勞偶恙，殊切朕念，暫調即可痊復，何乃輒有引請，着加意慎攝，稍愈即入直佐理，以副眷倚。」時先文定力疾倚榻，猶能捉管了曆書。良由平生勞勤，習與性成，不自覺病體之莫可支也。是日以冊封貴妃，禮成，頒賜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鈔二千貫。奏謝。明日又遣中使王忠賜豬羊酒米醬瓜茄。忠入卧所，面宣上意。先文定就床叩頭奏謝。自念：感聖恩之如天，悲報國之無日，不覺慟哭失聲，中使爲之感動。幸值曆事將竣，先文定度不能起，乃於二十九日疏明：已進《曆書》七十四卷，已完而未進者六十卷，即荐山東參政李天經以畢其事。又奏：明年二月十五日月食，以皇四子命名頒賜銀十五兩。時病勢益甚，尚語孫爾爵曰：「疾深矣！倘得乞休，歸里門，明農訓後人，耕鑿歌帝力耳！」又草《農書》數卷，至十月初七日而長逝矣！嗟乎痛哉！內閣具奏，訃聞，上輟朝一日，深加憫惻，着禮部從優議卹。生之日特達殊恩；歿之日五典備禮，不知先文定何以得此於皇上也！無論不孝孤，即百世之下，聞之猶慨焉失涕者，國事方殷，主恩未報，文定誠未可以死也。

文定爲人寬仁愿確，樸誠淡漠，於物無所好，惟好學，惟好經濟。考古證今，廣諮博訊，遇一人輒問，至一地輒問，問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窮其極不已。故學問皆有根本，議論皆有實見，卓識沉機，通達大體，如曆法、算法、火攻、水法之類，皆探兩儀之奧，資兵農之用，爲永世利。居恆敬天法天之學，皆得之功深積久之餘，故當機應務，萬變不窮，而一皆根極理要。凡所動作，有一事不可對人，有一念不可對天者，不敢出也。至若應變解忿，他人遲回斟酌而未即得者，文定當前立決，絕無惘疑。如在通州，通天下援遼兵俱道經，請衣請食者無數，四川石柱司土官秦氏率兵三千至，與兵部請餉，兵部紿之曰：「餉俱在通州徐少詹處。」秦氏來謁，先文定曰：「我正苦無餉，川兵忿無所告，適浙兵亦從天津至，求餉，忿激格鬥，總兵畢應武使兵捕之，見殺，文定使人諭之，遂解散。延綏遊擊盛以彰率兵三千至，糧盡，以彰入京，兵欲譁爲亂，文定躬自拮据，人給二鎰而止。恩信威義，所在感孚，大率類此。時孝瑞皇后崩，文定入哭，鑑湖孫公遣使訃告天下，經與牒以行矣，文定謂孫公曰：「禮宜請頒哀詔。」孫公蚤悟，追還使者，而御史左光斗遂論劾孫公矣。八月，神宗皇帝晏駕，長安洶洶，先文定從通州星夜馳至，備不虞。初議大行皇帝廟號，顯宗恭皇帝。文定與大學士方公言：「皇上重拱四十年，深居而天下治，豈非神明默運乎？」因更定今謚。光宗皇帝即位，一月而崩，美政畢舉，羣臣哀慕，爲改元稱號，先文定知其非禮而言之不得

也。是非之際，斷然不欺；利害之交，凜然不苟。當練兵通州時，部議廩劄諸費，視巡撫例辭十分之一，迨事竣而所餘廩給，若操賞，若捐助，暨皇賞共一萬六千餘兩，悉奏還各庫，無染指；及以延綏兵故行糧乏而譁，文定自捐俸金四百餘兩犒之，而前後所造銃式，及廠造車式臺式共數百金，開局條歷寔備，又自周其不給，不下數百金，而捐已奉公又如此！他年兵部庫中有部院減封銀一篋，後進有司不知也，召繹久胥徒而問之，始知爲先文定通州繳還原物。生平懿跡，每事不求人知又如此！居官自迎養，先大父歿後，不欲以家室相隨，官舍蕭然，臨歿之時，遞內外孫二人爲應試至，獲視含殮，視管中惟敝衣幾襲，銀一兩而已。故事詞林之遷轉差遣，一循資敍，萬曆戊午宜典畿試，大學士方公屢屢不出；宜典武試，辭；宜充日講官，辭；宜充經筵講官，辭；冊封之使初定蜀府，有以慶府易則易之；後宜管理誥封，亦辭；宜充纂修官，亦辭。至臨大事慷慨奮發，不知有毀譽禍福，每誦唐人詩：「一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有擊碎玉壺之意。都城戒嚴，奉旨協理城守，日苦調度不給，甚至朽木寸鐵，皆爲珍惜。臨沒了了，祇以疆圉多故爲念，一語不及於私。古人連呼渡河之氣，文定有焉。不孝孤當年嘗見先文定覆友人一札云：「東方之事，異常冤慘，假使不佞當之，豈令決裂至此！惟有澄江泠月，差堪語此，興言至是，豈勝邑邑！」嗟呼！文定利於己者無一不讓諸人，利於國者無一不任之已。世方樹離立戶，互相標榜，文定不隨波附和，亦不立異以爲高，與物無競，物亦不得而親，終身惕厲，惟知上有朝廷，四十年如一日也。一材一技必折節收之，不惟不待其求，亦不令其知。有枉抑不平者，輒代爲暴白，人或知而引謝，曰：「我自公耳，何謝焉？」人困阨，有求不忍辭，必曲爲捐助，然未嘗一一與家人言。雖博綜最富，著述最多，皆爾雅遒健，然未嘗逞懸河以炫長，或遇人閒言，非其人則木如也。又性喜屬意字學，筆筆正鋒，而亦不欲以藝顯。待人溫溫，笑語竟日，無惰容倨色，然不可干以私，門無雜賓，居家絕跡公府，地方利弊，不惜百口。如建閘蓄水，濬吳淞江，復禹舊跡，及民輸布運等役，不靳筆舌。通籍四十年，室廬不改，惟務本業，得開物成務之遺。每有志興西北水利，買田天津，辟草萊而耕之，人遂有倣而行之者。慶弔燕會，不隨俗浮靡，力返於樸，服食儉約，不殊寒士，終身不蓄妾媵。敎戒子孫下至臧獲皆有法焉，鄉黨澆薄爲之一變。是則先文定居朝居鄉之大略也。惜乎富強之略，不見之施設，僅見於紙墨之流傳；魚水之歡，不得之盛年，而得之桑榆之迅景。假使先文定慷慨上書之日，無所牴牾，必將大有建樹，何至身都富貴，終身若抑鬱而誰語者哉！不孝孤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文定生於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癸酉十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吳氏，累封淑人，今封一品夫人。子一，即不肖孤驥也，郡庠生，今廕官生。娶太學生顧公昌祚女。孫男五人：爾覺邑庠生，今廕中書科舍人，娶田子科舉人俞公廷錡女；爾爵邑庠生，今膺中書科中書舍人，先娶禮部主事喬公煒女，繼娶廩膳生李公延茲女；爾斗邑庠生，娶登萊巡撫孫公元化女；爾默邑庠生，娶南京應天府經歷黃公兆蘭女；爾路邑庠生，娶工部主事潘公雲龍女。曾孫男六人，俱未聘。

所著有《曆書》一百三十二卷，《清臺奏草》、《兵事疏》、《幾何原本》、《測量》、《勾股》、《水法》、《簡平儀》、《農遺雜疏》、《毛詩六帖》、《百字訣》行於世，《文集》數十卷，《南宮奏草》、《端閣奏草》、《經閣講義》、《通漕類編》、《讀書算》、《平津》、《日晷》、《九章算法》、《農書醫方》藏於家。

惟是本年月日卜吉而藏，泣血拊心，名公大人狀之則事且無徵，恭惟老先生門下，文蔽班揚，道高管鮑，隻字單詞，允爲信史，敢徵福先靈，叩閽以請。泣念先文定溫室之言不泄，閨室之積難窺，謹按疏草憲令，私居遺跡，據什一於千百，布之司籍，伏乞憐而鑒之，俯賜如椽，以爲先文定公重詎。惟不孝孤寔世世子孫式靈無既矣！驥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不孝孤驥泣血謹述。

雜録

李杖《增訂徐文定公集序》

徐文定公明季名臣也。秉浩蕩剛大之氣，抱凝粹雄傑之資，其爲文閎博奇瑋，崢嶸磅礴；其爲學網羅中外，闚究天人；其立身處世，沉浸乎道德之府，痛絕乎門戶之心。稽其生平著作：有奏草，有經義，有詩藝，有《徐氏庖言》，有《四書參同》，有《通憲圖說》，有《兵事或問》，有《西法曆書》，有《農政全書》，屈指二百餘部，亦云富矣。惜哉！兵燹頻仍，輾轉散佚，迄今所存十不一二。光緒丙申余輯《文定公集》，惟得像

贊、原道、書序、奏稿各如干，讀者興歎闕如，不見全豹。戊申春，公十一世孫允希司鐸，搜其家藏抄本，又得《屯鹽》《練兵》等疏各數萬言，忠義之忱，躍躍於言表，誠以公臣於明，不得不忠於明也。脫令公生今日，其忠於我朝更何如乎？公之時有李太常之藻，亦我教中名人，其文雄勁，大抵遺亡，允希君搜得十餘篇，以附於公集，所以遂其追慕之意，亦以饗同人快覩之心也。

光緒戊申十二月李杕又識

徐允希《增訂先文定公集敍略》 我先祖文定公事功炳一世，才略聞八堧，歿後疊遭兵燹，其文散失過半。即刊而亡者亦十八九。光緒丙申季冏，漁司鐸始編公《行實》，訂《文集》，以行世。時允希旅客金陵，讀之，喟然曰：「我先祖遺澤入人深矣，然其文閱三百年而始出，豈有待耶？」是年復得公墨蹟，識者珍之。癸卯付石，以公同好。既而披家乘，又得章奏及屯鹽疏數萬言。無何，有友自泰西來，言奧國額克薩頓藏華籍甚富，或有文定公遺書存焉。允希聞之，喜甚，致書西友，果得舊刻《聖教規箴》一卷，《治曆疏稿》數十篇。噫！我祖遺編流海外，以免浩劫，豈偶然哉！去年秋，原集告罄，重爲編訂，分五卷：曰《文稿》，曰《屯鹽疏稿》，曰《練兵疏稿》，曰《治曆疏稿》，曰《章疏雜稿》。末附李太常之藻文數篇。夫公之傳於不朽固不賴斯編，然其信道之篤，經濟之洪，愛國憂民之切，學問藝術之精，亦於斯可見一斑，則此編之傳，爲不可少也已。宣統元年歲次己酉仲夏中旬第十一世孫允希敬敍

徐文定公集四卷李杕《徐文定公集序》 聖教昉行一國，率有聖哲挺生，以非常之才，立德功言三者，彪炳一世。或又行起死肉骨，不藥療病等異，耀人目，警人心，風動四民，於是所言必信，有感斯孚，過化存神，教澤深遠。父傳之子，子傳之孫，雖遇艱難困厄，而信志堅貞，歷十百年不變，如斑有聖雅各而俗美，法有聖勒米而化行，即度有聖方濟而崇正，皆明證也。我中國聖教盛行，猶在元代，其時有和德理者，亦聖賢中一人，宣訓燕京，都士向慕，後以遄返西邦，未獲卒業，論者惜之。明季利子瑪竇航海來華，上海徐文定公與之友善，聞其教，首先崇奉。用其不世之才，力爲推廣，撰論說，譯經書，陳奏朝廷，闡揚大義，教之所以行，文定之功居多。迄今垂三百載，傳二十餘省，溯厥源流，詎容忘本？然廷至今日，知公者其誰？每一念及，良用喟然。丙申春，高司鐸鎬鼎以法文著《傳教誌》，錄文定事頗詳，皆宗古西人函牘。蒙讀而悅之，擬譯華語，爰請文定公哲裔，出家乘諸本，又涉獵教中書暨《明史·疇人傳》等摭其要，合於西士所載，都爲一編。惜公之德百不知一，而公之文散遺殆盡，僅得像贊三，原道一，行述四，序與書各二，外有奏稿如干，多論火器曆法，於以見西學東來，自教士始也。嗚呼，公誠偉人哉！文名蓋當世，功業留簡編，尤能信奉眞教，簪笏立朝，絕不隱諱，若今之稍識之無，從事帖括，輒詆毀我教刺刺不休者，何其不自量歟！蒙一介庸流，行無足算，曷敢與文士抗衡，惟願其一去成見，細審眞教原委而見善力行，則彼之福，即蒙之望也。光緒丙申秋南沙問漁李杕識

馬良《明故少保加贈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文定公墓前十字記》 嗚呼！聖沙勿略之來賓而薨於粵島也，誰不哭望三洲，奚我獨後？距知大聖禱祈，早格維皇，即於是年嘉靖壬子，利瑪竇生。壬戌，則文定公生。

初訪利氏之會友於韶州，繼訪利氏於白下。考道數年，至癸卯，乃始深信不疑而受洗。嗣是，無日不推闡所深信之道，口之手之，公諸遐邇。時雖廷臣水火，魏、客煽虐，致不能一展其猷，公泊如也。遇中傷教士，則必抗疏以諍之。公孫爾覺，刻其疏於上海南門外耶穌會之墓道。公云：臣嘗與諸陪臣講究道理，書多刊刻，則信向之者，臣也。又嘗與之考求曆法，前後疏章，具在御前，則與之言星官者，亦臣也。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臣，最眞最確，所傳事天之學，眞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救正佛法者也。臣心有一毫未信，又安敢妄加稱許，爲之游說哉？觀此，知公信道之誠，不啻口出。

高山在望，尤貴景行。今歲癸卯，距公受洗三百周，江南教衆輸資，建十字石於肇嘉濱北原之故阡，取潘國光書旌納壙之文，演以爲頌曰：

經云信德有耳聞，有傳有習相須般。惟明碩輔徐上海，揭信光兮掃霾氛。耶穌會士載拜言，公眞震旦之朝暾。共豎墓前十字石，石弗爛兮矢弗諼。

《徐光啓遺像題詞》 徐光啓，字子先，號元扈。先世由河南遷蘇州後，自高祖秉鐸上海，遂家焉。以嘉靖壬戌三月生。生三十六年，始中萬曆丁酉舉首。甲辰成進士，丁未授檢討。丁外艱，一再赴峽門講習聖教禮規服闋，回翰林院，旋請病假，至丁巳始還左春坊左贊善，復請病假。萬曆末年，邊警迭告。乙未，除詹事府少詹，兼管通昌等處練軍事務，以巡撫體統行事，遂奏多造銃臺銃器，尋以乏餉徹兵，又一再請病假。其請病假也，輒至津

門，興水利，講農學，爲京師根本至計　天啓癸亥，特旨陞禮部右侍郎　乙丑，爲魏璫所構，著冠帶閒住　崇禎元年戊辰，復特旨起用，加太子賓客　己巳，轉本部左侍郎，奉勅修正曆法，並巡視城中火器，乃徵龍華民等修曆，又從西士新法造大礮　是年十一月，於德勝門外三發大礮，戰敵甚衆　十二月，奏造鳥銃二千，又奏陳訓練造銃各策　庚午二月，奏陳造銃教演，須徵用西洋人，並奏派龍華民，畢方濟赴嶠，招勸捐助火器　應徵者有教士陸若漢與教紳公沙的，皆屢獲勝仗　六月，陞尚書　壬申，兼東閣大學士　癸酉七月，加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自陞授卿貳以來，每力辭，皆不獲　自是，又屢上疏乞休，卒以十月初七日薨於位　上聞震悼，賜祭賜謚，謚曰：文定」，並賜水衡錢治葬事，一切蔭贈皆如例　當文定未第時，嘗游學粵東，過韶州天主堂，遇教士郭仰鳳，談道頗契　庚子，訪利瑪竇於白門，益知萬事萬理舍萬物眞原無着落處　癸卯，復至白門，而利氏已北，遇羅如望，令恭默思道八日，恍然天下之天無二天，天主之教亦無二教，因遂受洗禮　入教後，公車北上，與利氏談聖經之暇，講西學，故屢有譯書之請　而沈淮等因附魏璫，屢害教士，文定亦屢上疏爭之，所謂之罪方濟，後亦上疏云：臣又萬目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　一曰：辨礮脈以裕軍需　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　一曰：造西銃以資戰守云云，皆忠讜至論，惜皆爲食古不化，與放利而行者所廢阻，不獲行其所志　然宮掖之間奉教者已五百餘人，士大夫數百人，以少京兆楊廷筠、太僕卿李之藻、大學士葉益蕃、左參議瞿汝說，其子式耜後謚忠宣者等以爲最著。

李之藻

傳記

阮元《疇人傳》卷三二明四　李之藻字振之，號涼庵，仁和人也，神宗戊戌進士，官南京工部員外郎　時大統法浸疏，禮部因奏請精通曆法如邢雲路、范守己爲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共理曆事　翰林院檢討徐光啓，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心曆理，可與西洋人龐迪我、熊三拔等同譯西洋法，俾雲路等參訂，疏入，留中。未幾，雲路之藻皆有宦累罷，參預曆事，雲路據其所學，之藻則以西法爲宗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三《修明曆法》　四十一年，癸丑，六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之藻上西洋曆法，略言：邇年臺諫失職，推算日月交食，時刻毫分，往往差謬，交食既差，定朔定氣，庄是皆妄　伏見大西洋國歸化陪臣龐迪我、龍華民、熊三拔、陽瑪諾等諸人，慕義遠來，讀書談道，俱以籍異之資，洞知曆算之學，攜有彼國書籍極多　久漸聲教，曉習華音　其言天文曆數，有我中國昔賢所未及道者　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　地經各有測法，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都有不同　二曰地面西北，其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　三曰各處地方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亦各不同　所得日景有表北景表南景，亦有周圍圓景　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　推算周經，各有其法　五曰列宿在天另行度，以二萬七千餘歲一周　此古今中星所以不同之故，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　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原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於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之異　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　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　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　其差極微，從古不覺　八曰七政諸天之中心，各與地心不同處所，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　此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之差，其本行初無盈縮　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　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低之度，看法不同　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皆不同　兼此二者，食分乃審　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　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　而以南北相距三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則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　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　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在午後，則先合後食　凡出地入地之時，近於地平，其差多至八刻　漸近於午，則其差時漸少　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

十四日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　凡此十四事者，臣觀前此天文曆志諸書，皆未能及　或有依稀揣度，頗與相近，然亦初無一定之見，惟是諸臣能備論之　不徒論其度數而已，又能論其所以然之理　蓋緣彼國不以天文曆學爲禁，五千年來通國之俊，曹聚而講究之　窺測既核，研究亦審　與中國數百年來始得一人，無師無友，自悟自是，此豈可以疎密較者哉！　觀其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種種精絕　即使郭守敬諸人而在，未或測其皮膚　又況現在臺諫諸臣，刻漏塵封，星臺迹斷者，寧可與之同日而論也！　昔年利瑪竇最稱博覽超悟，其學未傳，遽先朝露，士論至今惜之　今龐迪我等鬚髮已白，年齡向衰，失今不圖，政恐後無人解　伏乞敕下禮部，亟開館局，首將陪臣龐迪我等所有曆法，照依原文，譯出成書，其於鼓吹休明，觀文成化，不無裨補也。

楊廷筠

傳記

丁志麟《楊淇園先生超性事蹟》　淇園楊先生，諱廷筠，浙西錢塘人　楊氏科第，甲於武林　公性質軒朗，以好學樂善稱　壬辰成進士，歷督學御史京兆少府　其自督學解組歸也，左右圖書，手未嘗輟帙　越撫朱公，深相敬慕，將使都人士矜式，爰選西湖佳勝，藉皐比而推公講席；公倡道學，結眞實社，討論勤修，遐邇知名；其優婆比丘，襲乾竺衣鉢之傳者，恒以禪乘中之，於是公之門，有禮僧之室焉，持珠受偈者環堵　公雅好施與，凡寺剎臺殿，多所修建　先是泰西利瑪竇先生，來賓於廷，倡明天主之道，公蓋習聞其說而未之悟也；公友太僕卿李我存諱之藻，實先從事焉　歲辛亥，我存公官南都，與利先生同會郭仰鳳，金四表交善；比告歸，遂延郭金二先生入越，適乃尊疾篤時，因即以終傳之事重托之　公聞李封君歿，往唁，見二先生，欣然叩其宗旨；既而瞿覩主像，竦息瞻拜，恍若大主臨而命之也，因延先生至家厚禮之，朝夕質疑，意窮聖學指歸　先生爲開示主恩，發明教誡，而後洞然知天地萬物，同歸一天主之生養，於是仰視重玄，俯悼微躬，感生成之極恩，幸迷途之已豁，而曩時修齋佞佛之念，幡然更始矣　一日忽謂先生曰：天主之當奉，固也，謂其爲天地萬物之主也；吾聞釋氏，乃西方聖人，即並奉之，亦何傷乎？　先生解之曰：不然，主一而已，胡可並也？　握天地之大權者，謂之主；明天地之大主，而翼翼昭事無違者，謂之聖；世未有非天主生之人，則亦未有岐天主之聖矣　今釋氏戴天踐地，不知有天主全能大恩，是爲至愚；知有主而不知畏，不知事，是爲至悖；譬之食毛踐土，而不知有君，斯其人之知慮心思，不愚夫愚婦若矣；知有君矣，不忠於其君，而欲自帝自王，斯又亂臣賊子之尤矣，釋氏既欲尊其心性，而滅上主全能，背上主大恩，獨自抗傲，吾故曰，非愚則悖，如是而並奉之可乎？　公深服先生之言，因論究經旨；語及天主降生爲人，受難以代贖世罪，公意天主至尊無上，何爲至此，戒勿復言，懼褻天主也　先生乃爲發明其故，以證天主降生之實，且曰：降生之事，正與天主相稱　蓋天主至尊而又至善；善之理在於相通，獨善則獨欲通其善也；極其善，則極其相通，未盡其相通之情，則未極其至善之功也　天主化生萬類，夫既已大通其德於極矣，然而通其能，未通其體，則至善之情未盡也，故天主以爲未足，至於親降受生，以天主性合乎人性，以無上至尊之主，而爲萬民萬世贖罪之身，則其相通之情，至此極矣，無以加矣！　天主至善之心，於是而始盡矣！　故謂吾主降生，代贖世罪，非惟不褻其尊，正以見至尊至善之極功也　公欣然擊節，稱賞不置　一日金四表先生，及粵中會士鍾念江，與公論道，因發明西禮大祭之義，以麵像之間，天主實式臨之，其義深遠，而猶慮公之未諳也，則更爲反覆歷示以證之　公矍然曰：此安所事揣摩爲者？　吾主愛世之心無已，其降生贖世之事之恩，非出無稽，更何復有致疑者乎？　因矢志爲主功臣，求領聖洗　夫聖洗，蓋初奉教所行以滌夙罪者也　領洗之規，首遵十誡；誡中一嚴邪淫，第以夫婦爲正，毋二色也　襄公因乏嗣，故置側室，公子二，由庶出，比公固請聖洗，而先生未許；公踰踖且久，私謂我存公曰：泰西先生乃奇甚，僕以御史而事先生，夫豈不可？　而獨不能容吾二妾耶？　若僧家者流，必不如是　我存公喟然嘆曰：於此知泰西先生，正非僧徒比也　聖教誡規，天主頒之，古

聖奉之；奉之，德也；悖之，刑也；德刑昭矣，阿其所好，若規誡何？先生思救人，而不欲奉己，思挽流俗，而不敢辱教規，先生之德也，其所全多矣；君知過而不改，從之何益乎？公忽猛醒，痛改前非，屏妥異處，躬行教誡；於是先生鑒其誠，俾領洗焉　公致虔以奉主像，擇地置堂，蠲潔供具，堂中帷幕，乃以御賜闌縵爲之；曩者菩薩之堂，泥金之相，沉檀珍寶諸奉，俱以瓦礫置之矣　公之封翁，素有德望，聞公從聖教，輒喜之，亦躬自澡勵，獲霑聖澤　太夫人既耄而憒，曰惟長齋繡佛，持誦涅槃，與之談教誡，講理道，如寒灰不然，枘鑿不合　公低回無計者久之，惟是呼籲天主，引躬自悼，並戒家之人，嚴守聖齋，冀主默啓　時公年邁六旬矣，衣不解結，食不再進者旬餘，遂致形容憔悴，氣體贏羸；母訊其故，公乃俯首自訟不已；母復訊之，則泫然出涕曰：兒不德，不能事吾母，致惑邪說，而背正教，兒之罪也；異日者，母淪水苦，兒百其身，莫可贖矣！太夫人乃悲而悟，悟而愈悲也，欷歔言曰：吾今信矣，爾曷不早言之，而自苦若是！吾今信矣，惟子是從，無復疑矣！　於是叙來領洗　一堂之中，歡悅相慰，以爲從迷而得路，出幽而視明也，爰感鴻慈，闔家奉齋，仍有餘日，咸謝主恩焉　既而公顧悼衆迷，深慚獨醒，傷正學之榛蕪，悲邪說之流行，思揚聖教，接導羣生，爰於宅畔，擴建主堂，爲同教瞻禮之地，延泰西會士諸先生，住其中，時與衆人講解聖經；武林人士，靡然嚮風矣　居無何，而太公夫人先後遐舉，太公年八十有四，太夫人年八十有三　公居苫次，盡志盡誠，武林故尚佛事，往往齋僧雜道，廣宣經懺，喧鐃鼓於長夜，蔌楮幣以終朝，見公闃不聞聲，則咸議焉；親蒂宗黨，至有爲公婉規切諫　公命取家禮示之曰：此非吾儕所共遵守者哉？禮莫備於家禮，宗儒準古喪祭，垂之萬寖，不過如是，安所取於今之念佛功果爲也？衆皆默然，而猶私擬公儉於待親　於是七七之期，公權佛事之費，而倍施舍之，老羸殘疾，汙獄孤寡，咸沾惠焉，衆乃知公大有所見而然　既釋苫蓋，宅墳塋，則依聖教隆重之禮，尊嚴具備，不與俗同；其地惟取崇潔，屏絕堪輿之說，以爲禮遵三代，去古未遠，後人希世福，而附會之，禮之所不敢出也　夫人之生也，於何而來？其死也，於何而歸？存而順之，沒而寧之，俾其得全歸復命於上主，孝子於親，如是焉止，沿俗而棄古禮，循人而悖上主，悲哉其胥於迷矣！世俗尚鬼，而公重人，世俗狥人，而公奉主，天主與人相感之際，公蓋有以窺其微，而深明其毫髮之不爽也，故寧踈於人，而必不少懈於上主　且葬誦禱之課，七日瞻禮之期，大小聖齋之日，公既倡率家人，就宅中之主堂，殫形神以趨赴，迨於公堂中，尤必以身先衆，愉誠致恭，仰而祈祝，俯而訟悔，任舉一事一物，略無苟且者　爾時武林有放生會，歲每糜費數千，悉市鱗介羽毛而縱之，公既奉教，知愛物不如仁民，乃鳩薦紳善士同志者，共興仁會，規簡而當，義博而精，每月就主堂中，隨所願舍當貯焉，令忠諫之士，司其出入；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渴者飲之，病者藥之，旅者資之，廣者贖之，死者藏之；四方無告之民，利賴無算！　而公軫念，更有加及於微弱者；貧窶之人，寒凍殊苦，多患鰥寡，公諭家人，曰伺典舖中所戀敝衣垢裳，收而濯縫之，梁絮則市而楮之，歲施數百所，全活頗衆　鄉之人，有志課其子弟而乏力者，爲義館之設，量才擇師，任其來學，文有期，行有規，時躬檢課，而迪以性學，於是公之里閭，入孝出弟，彝多端士也　一日，行見同教親柩外露，未獲所藏者，公惻然曰：若翁卽吾翁也，忍令至是！　爲之購隴畝，築墳墓，並令教中貧乏者咸葬焉　又於隴中立一聖堂，以行大祭，祝祈主眷，祐其靈魂，其用意周摯若是，他可知矣　時艾思及先生，在講座，更爲廣之，曰：公憐民而多方拯之，其功固不淺矣，第憐貧而未憐富，第憐病之在身，未憐病之在心也　公曰：將如何？艾先生曰：愚謂施人以財，未若兼施人以訓；財及於人身，訓及於人心，財爲一時之惠，訓爲終身之澤也；因言而施，因施而廣，施之爲功大矣　夫聖教書籍一帙，僅數錢耳，施貧不足，施富有餘；今有富貴人於此，予以數錢則艴然怒，予以書籍則翻然喜也；施受固不同矣，彼知吾言之富，不知吾費之儉也　緣是多刻聖學書籍，廣傳正教　艾先生又告公曰：夫爲善之功，貴於恒久，彌久則功彌大；今仁會之施，一出一入，入者有限，施者不易窮乎？不若權子母而施之；惟是置田宅，計羨餘，歲施其所出之數，此長久計也　公深以爲然，遂置產千金，抵今施不匱焉　公既欽崇正學，推廣善端，貧富同霑，生死咸戴，其家伯叔亞旅，從公入教者以百數；間有浸淫異端，媚佛求福者，公輒阻之，亦皆化而歸正焉　公居家，晝則舉行善課，夜則置淨几，燕名香，聚家人及大小臧獲於一堂，延諸先生端坐，相與發明教旨；蓋公知家庭有罪，歸於家長，是以慰誨提撕，諄諄不倦　至於邦之人，亦以公爲表率，志士仁人，洗心滌慮，嚮化者寖盛！　至若平日所躬自克勵，用當韋絃

者，約有四端：曰愛人，曰克己，曰忍辱，曰甘難。顧愛人者，先愛其親，誨人者，先誨其子弟；公之子有過，則庭訓責之；家人有犯其命，則每恕之。若犯教規者，必不恕也：蓋恕人之愛淺，而以不恕爲愛，其愛人深矣！凡修德之士，以防私爲要，故克己之功最不可緩也。公時加警策，至束棕帶腰間，頻年坐寢不貼床席，以遏欲於未萌，其克己篤切如此！人於七情之中，惟怒易發而難制，教中七克，含忍其一，若非用力既久，難言犯而不校也。憶公嘗乘輿入市，騶從駢集，有醉人被觸，恃酒詬公不止；途之人弗堪也，從者欲執治之，公止勿較，歸語人曰：吾平生時聞誨侵，而今忽來讒言，庶幾可贖前愆乎？人服公之雅量。公初奉教時，同鄉沈宗伯，疏彈西學，公不阿權勢，慨然殫力，發明正理，而尤慮西士之不安也，則請寓其家；或有以難告者，公曰：師弟相從，義也；居恒聞道，自謂生死不渝，一朝臨難而棄之，寧惟不慊於情，即學問亦非矣。流言之日，適公楚憲命下，故止不行。或趣公，公徐曰：某卻有一事放不下處；詰其故，則曰：不有居者，孰顧西士？沈公乃告公曰：西士之事，今置之矣，公篋然曰：某卻要公不置，猶且望於公，伐某親之也。由是益知公之見義勇爲，非浮慕道學，逃虛譽名者比。乃公之用心嚴密，尤有足述者：計其靜默誦經之時三，曰朝，曰晝，曰暮；其省察之端四：曰思，曰言，曰行，曰缺；時不疎放，事無玩愒，公猶閔閔皇皇，若不及也：蓋曰：世之自謂無過者，皆不從事省察者也；不省察，則過不自知，而反自以爲善，無善功矣；故凡進於善者，皆其不自謂善者也；爲善之事有限，爲善之心無窮，吾弟偶爲一善而善之，未爲者固多，故吾弟覺吾之未能焉，不敢謂吾之已善也。夫不敢以無罪爲功，反以無功爲罪，此其功，在乎身體力行，而要非吾主默啓其心，扶翼其行，未易幾矣！公所以旦夕禱告，祈主默佑，然猶自謂日在過中也；不惟內自訟而已，訟必改，改必告，告必補，每依滌罪正規，設誡而致行焉。凡遇瞻禮之日，肅恭謙抑，求爲告解，補贖前愆，即公事忙冗，不廢操存。又雅慕西士退靜歲省之法，遂乃自定日期，屏棄塵梵，謝絕交際，獨居一室，請艾先生指引，存省默想之功，因省奉教以後，種種罪端，總求解赦，凡曩時痛悔不眞，告解未盡，補贖未全者，既已定心澄慮，密與主通，然後求領聖體；既領聖體，益覺修力彌堅，主恩彌厚也。公見人遷善，不勝欣躍。一瞻禮日，有多人士領洗，輒歡心達於顏色，謂艾先生曰：吾皇新奉教者，心實喜而且敬之；何也？茲世界倘混混然，聖教未明之時也，乃有卓識之士相率而來，豈不可敬？若至聖教大行，而後奉教者，不足異也。里中有爲公譽者，謂公生平行事，無一不善，獨有一不善處，是從聖教。公聞之，咨嘆曰：某生平行事，無有一善，乃獨有一善處，是從教。噫！共一主也，此以爲正，彼以爲不正；共一事也，此以爲善，彼以爲不善；善不善，亦豈徒口說爲準哉？然公幸而爲此一善，公不爲此一善，則種種善事，何自生耶？艾先生曰：余素勸公爲此一善者，故弟略述之，以不忘故人云；若夫宦蹟善事，余又安足以知之，一聽之口碑史筆可也。公立天主堂與居宅相連，喜得昕夕與諸先生促膝論學，然慮日久不便，屢欲另搆一所。天啓七年，丁卯秋，偶遊他邑，忽切念此舉，不可少緩，急急言旋，遂改造聖堂於武林門內；觀巷工竣，而公疾篤，若謂立堂之願已滿，去世之期未遠也。公沒，其次公子，將田房原契，贈泰西先生；嗣後西來先生，故於武林者，未有葬地，因取公所購舊墳，捐入聖堂，爲諸先生前後藏魄之所；而長公之子，又充田若干畝，爲守塋之需；凡此皆善繼祖父之志者也，公可謂有子若孫矣！公享年七十有一，砥礪篤修，至死不懈。易簀前數日，命取楮筆，闡明天主事理，歷解疑端，娓娓不置；家人憂而止之曰：宜稍寧神，毋煩思索；公執之固曰：聖教妙理，人未能詳，我深知之，俟我寫盡此意，而辭此世，豈容默然不言耶？既成帙，俱定篇名，命梓行世。臨終悉依教規，備行諸禮，先告解，後領聖體，聖油，以堅定心志，存養靈魂於永訣之際，預示死期。死之日，遠近親故，如喪考妣；邦人上諸當道，舉公鄉賢，雖未足酬其萬一，亦足以徵公德之感人者深矣。公所以深明天學義理，躬行不怠者，蓋其好善之心，虔誠虛受，徵承主牖；且先後逆諸泰西先生，如龍精華畢金梁鞏，朝夕促膝，惟窮究天學奧旨，或有未明，不憚再三送難，以求理盡心慊。嘗對艾師談論，嘆曰：余與諸先生細論十有四載，無日不聆妙義，大快吾衷，惜乎，世人不肯傾心研究，故鮮能深造於斯道者！公著述有《代疑編》、《代疑續編》、《聖水紀言》、《西學十誡註解》、《西釋辨明》、《廣放生說》等書，要皆發明天主之道，精微透切，爲世所珍。按淇園楊公懿行隱德，亦不勝其悉數也，大都爲者不盡聞，聞者不盡筆，其自既認大主之後，居恒必與泰西諸先生處，而形神之功，力行不怠，故善承諸先生之訓者，莫如楊公，而深悉楊公之行者，亦莫如諸先生

也。邇者艾先生自武林入閩，余幸而從遊，艾先生，每津津道之，余思茲世，鮮於習聞，其聆聖學，卓然進修者有幾，今獨於楊公見之，竊仰止焉，聞其行蹟，喜爲筆記，而不覺其不文。嗟嗟！非謂此足令楊公不朽也，蓋使後之同志者，可觀而法焉。斯固艾先生之情也，抑亦步趨者之願也！

王徵傳記

查繼佐《罪惟録・王徵傳》 王徵，字良甫，號葵心，晚自稱了一道人，陝西涇陽人。生籍異，七歲，過目成誦。二十四，舉於鄉，負志節，以著書講學力行爲務。母病，跣百里，步一禱，病愈。困公車三十年，乃登天啓壬戌進士，司理廣平。時白蓮黨所連無數，徵盡活之。補揚州，三王之國，挺身白王，民徭減。魏祠大興，徵獨與兵鹽道來復持之，邗上無香火魏者。來復亦陝人，時稱關西二勁。黃山吳養春獻，多波及，徵據法曰：「寧失官，不能深文。」徵奉天主教最，闢佛事，因習西洋術，製有自行車、自行磨，引水代耕，測漏連弩，草《奇門圖説》。崇禎初，降將劉興治據島叛，登萊巡撫孫元化薦徵山東僉事監軍。徵行而興治亦貼。會兵亂吳橋，還據登州，徵與元化並自繫詣闕請罪。元化死，徵赦歸里。著兵書曰《凝想》，所載有三約、三諭、四伏、四活、五飛、五助，凡二十四則。三約，約遵人也；三諭，皆邊事也；餘皆火攻之制，時無有信其用者。先是童謠有云：「水過雁塔，李王大發。」時果水浮塔頂。迄癸未冬，賊自成乘勝入秦。徵知不免，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其子永春，且曰：「吾必死，當鐫石墓門，有明進士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監遼海防軍務王徵之墓」。賊至，手劍坐天主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死之夕，猶誦「憂國每含雙眼泪，思君獨抱百年愁」之句。

吴歷傳記

張雲章《墨井道人傳》 墨井道人姓吴，名歷，字漁山。世居常熟，即明都察御史文恪公名訥之七世孫也。少孤，其母守節。漁山清潔自好，於世俗多不屑意。問學於陳孝廉確庵，問詩於錢宗伯牧齋，學書於王太常煙客，學琴於陳高士眠阮，皆得其指授矣。念無以給母氏之養，尤專意於畫，人爭購之。漁山度可以奉高堂，即不輕出也。太常既甚賞之，盡發所藏宋元人眞蹟示之，日夜復習縮爲小本，實心默會古人神髓於腕下。而漁山之畫遂名一時，同輩爲之屈服。其爲詩也，宗伯嘗稱之曰：思清格老。孝廉亦曰然。所居有言子之墨井，遂以墨井名其詩稿，而自號曰墨井道人。又於書好法東坡，嘗遊吴興，謁其郡守。入未即見，信步至一僧舍，得見東坡眞筆《醉翁亭記》。喜甚，即就其寮，貿紙筆，布席展卷，臨摹三日，無倦色。太守遣人遍索墨井道人，無有也。逆旅主人，亦不知其所往。摹竟，欣欣然若有所得，不告太守而去。母没後，其妻亦喪，雖有二子，亦竟棄其家矣。於是浮海至於西洋，經數萬里，盡平生奇絶之觀，歸而隱於上海。或往來嘉定，不復他出。其畫益奇，非學力所能臻也。故購之者益以難矣。其與漁山少同里同學於太常者，姓王名翬，號石谷，亦名滿天下。持縑素者日塞其門，然高官大賈，皆得飽欲以去。而漁山跧海濱而隱，求其寸楮尺幅，莫能致也。兩人今皆八十有四，王公年八十餘時，畫益超詣，時時掉一葉之扁舟，徜徉於虞山之下。其流風餘韻，意亦山水之鍾靈耶。是以得遊戲於翰墨之間，享此長年也夫。

張子曰：余與道人無一日之舊，與石谷交時言及道人之高志，相與歡然者久之。但墨井之筆墨甚寡，其徒陸上游貽予一小幅，得之不勝狂喜。予每

過其處，出而觀之，往往徬徨歎息而不能去云

李杖《吳漁山先生行狀》 先生姓吳，名歷，號漁山，江蘇常熟人也。所居有言子墨井，故又號墨井道人。生於明崇禎四年辛未，西歷一千六百三十一年。都察御史吳文恪公訥，於先生爲七世祖。父早世，母賢，善教之。受業於陳孝廉確菴，學帖括，爲邑諸生。性沉靜，清潔自持，不與俗子伍。問詩於錢宗伯牧齋，學畫於王太常烟客，學琴於陳高士眠阮，均得其心傳，學藝因之大進。以畫之可取潤以奉母也，尤致力於丹青，而最工山水，迄今存其一者，非數百金不可致。先生娶某氏女，生二子。既而母歿，先生哭之哀，自是鬱鬱不得志。祿位非其所好，惟念人生於世，荏苒數十年，非偶然而生，偶然而卒，其生也必有所由來，其卒也必有所攸歸。思久之，不得透其昧。嗣聞天主教名，與教士交善。考問教理，恍然於惠迪吉從逆凶之眞旨，決意皈依，受洗入教。《高氏傳教志》謂先生母歿後進教，不知在何年。既而妻亦亡，漸萌修道志，思入耶穌會。發三絕願：三絕者，絕色守貞，絕財甘貧，絕意從長命也。商之教士，教士曰善。乃謀所以實踐之，會柏司鐸應理，有羅瑪之行，先生欲與俱往。先生何故欲往羅馬，不可考。大約爲入會計。乃部署家事，棄二子而登程，年已五十有一。此康熙二十年事也。比抵澳門，寓耶穌會教堂。堂名三巴，卽聖保祿之名音音。院長某，知先生意，請留此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先生曰諾。於是西行之意絕，而柏子獨往羅馬。明年先生入會，初學會規，兼讀辣丁神學教律諸書，閱二年發三絕願。康熙二十七年西曆一千六百八十八年，七月初六日，某主教行禮，晉先生司鐸職，年已五十有八。後回滬，傳教於上海，嘉定等處。見費氏《教士傳略》、薛氏《教士總錄》、高氏《江南傳教志》。先後凡三十載，有聖德名。康熙戊戌正月二十五日，病終於上海，壽八十有八，葬上海南門外耶穌會墓中。先生有《墨井詩鈔》、《三巴集題跋》各一卷，迄今可考。又有《桃溪集》、《寫憂集》、《暫永篇》各一卷，已不可得。先生洗名西滿沙勿略，西姓雅古納 Acunha。蓋當時之華教士，皆有西文姓也。費氏謂先生成教士後，將其往日所畫有違教理者，以重價購回，其信道之誠如此。

梁發傳記

梁發《勸世良言》卷六《熟學真理略論》 蓋人自神天上帝賦靈生化成形，脫出娘胎，離了乳哺，生長在此世界之間，在齠齡之際，志識未開，見聞未達，言行動作，嘻戲自若，且善惡未分，愆過尚未能決。迨至長養成人，壯事已盛，而知識乍開，聲色名利亦漸萌矣。夫聲色名利既已動萌於衷，乃知所往向，苟不能固存靈性者，則乖戾邪僻，必由此而生。加以日夕交遊三教九流各等之人，善惡相習，良歹同羣，若更不能堅持操哲之志，存心守死善道者，鮮有不陷溺於罪惡之中也。然既習染穢俗之污，身陷邪僻，尤貴乎及早回頭，恍然猛醒，痛改前非，方能亦可獲救。獨恐懈怠自義，優游自智，不知愆尤，怙終不悛，誠難獲救，地獄永苦，虛一位等待之受罰也。所以學善者，今將其始初受陷溺罪惡之端，及其醒悟痛改前非，敬信救世主求救之意，略陳數端，奉告凡醒悟知罪欲求救者，亦該卽敬信救世主，可獲靈魂之救以免生前受惡慾所刺，死後尤要受地獄永苦之刑罰也。

學善者曰，昔我未曾蒙神天上帝，感化凝迷惡心之時，未識敬信救世主眞經聖道之日，雖然略識自己日夕言行動作，固知係有罪惡之人，惟不知怎麼樣求得諸罪之赦，不過初一十五兩日，早晨之際，在當空地方，拈香敬拜過往衆神，欲求來往之神，施慈憐保佑順利吉祥。更兼念誦《觀音經》一遍，又多《心經》一遍，欲求觀音菩薩，與及佛爺伽藍護助身體平安，又求多發寶財之意。蓋我拜這各神之事，亦有年餘，但我身雖如此敬拜各樣神佛，而心亦常懷姦淫邪惡之念，及欺騙假哄惡作之言，滿胃惡慾，總總不離於口，不脫於心。當時日日亦聽一位米先生宣講救世主代贖罪救世人的眞理聖道，但我斯時身雖聽其講論眞理，而我的心實不在此，乃馳慕於外事去矣。或者有時略看眞理聖書而亦總不能明其意，就是用心去聽米先生講眞理之時，而心內

亦不明其理，不識其義，聽了之後，反忽略之心中極甚惡恨，不歡喜聽之，乃與各朋友常時講論，說道，那裡有這樣道理，叫人不可去拜各神佛菩薩之像，這樣算得甚麼道理，必定是邪教異端，有誰肯信乎　照如此道理說，那些賣元寶蠟燭，及賣金花紙錢做這各樣生意的人，都不用賣了，只怕那些神佛不久就要打死你這樣之人，看你還講這樣道理呵　斯時我因在他家內做工夫，那先生日日定要叫齊家內衆人讀眞理聖經之書，又講解之，或講一點鐘，或半點鐘，講解畢，衆人則站起身拜神，日日是必要家內衆人去聽，而我那時不得已亦要從順他之意　後過年餘，自雲南省來了一個釋家的和尚，住在廟中，要求人捐題銀錢修造寺觀的，那和尚亦到我家常時往來閒坐，講論釋家修道的規矩　我即問那和尚人佛家道理的好處　和尚就說道，我們佛家道行最大，若是有一人出了家，入佛門服事佛，莫說他一人的罪得赦，就是他全家人的罪，亦都獲免　我即問曰，怎麼能得罪之赦呢　和尚答曰，我們日日朝夕所念的經書，佛爺在西天之上，看我們朝夕誠心念經佛爺則歡欣之至，就喜悅赦免其人全家的罪　倘若有人送些銀錢入寺院佈施，那寺院裏的和尚，替他念經書，其人死了之後，來生即轉世定必投胎入富貴之家，不用落地獄受苦　斯時我見那和尚說念經可以獲得諸罪之赦，是以我心甚信而悅從之，欲人佛家之教　乃對和尚曰，現在我初一十五兩日早晨，必念多心經，觀音經一遍，這樣念法，不知好不好　和尚曰，甚善，斯是望空做佛事，最是好的　和尚遂送一本《受生錢經》與我，教我夜上靜坐之時念之，若念得一遍，可以欠小前生之債一些，若恆念得百千萬遍，則總不欠負前生之債，今生世上，無災無難，死後來生，必往西天享極樂之世界　我見那和尚說得如此之好，即聽和尚之言，將此《受生錢經書》，一連念了十數夜　忽一夜，我靜坐暗想道，且我自十餘歲至今二十八歲，日夕想惡念，講惡話，做邪惡之事，如今靜坐獨念經書，不做一些善事不行善功，就可以獲得諸罪惡之赦乎，誠恐未必有這樣容易的事　到此時□心略動，亦不念受生錢經，不多與那和尚往來講佛家之道理，乃日日歡喜愛聽米先生講耶穌代贖罪救世人的經典　若有閒暇的時候，就拿眞經聖書來看，看眞經書內之意，都係教人切不可做姦淫邪惡之事，及欺騙謊言亦不可講之，更不可拜泥塑，木雕紙畫，的像爲神　當時我略覺眞經聖書之意乃暗想道，此眞經道理，諒必係有奧妙之旨，但我雖然不能識之，經中定有隱微之義　況且又講有位救世主，以神力能醫療各樣奇難疾病　此樣的書，豈不是眞經聖典乎　自斯時以來，日日我愛聽米先生講此眞經道理之書，甚歡喜敬拜神天上帝，每遇禮拜安息之日，不用做工夫之時，則愛看眞經聖書，若有不明白之處，即去請米先生講解之，米先生亦甚喜歡講解，所以我就問救世主怎樣代贖人之罪，以何能救世人之義　米先生說道，救世主耶穌，本係神天上帝之聖子，至尊至貴之純靈　因世上萬國之人，皆迷惑於各樣偶神之像，奉拜之爲神，不知崇敬原始造化天地人物之大主，即是所稱神天上帝，大獲罪於天條公義之法　況且萬國之內，上下人等，亦有萬樣之罪過，若照公義之法處治之，則全世界之人本該受罰，盡除滅之，但神天上帝，原造化全世界人物者，不忍盡敗全世界的人，乃施分外之恩慈憐之，特令聖子耶穌，離了天堂尊榮至貴之位，降臨地上，投入童女之腹，由神風至聖之德成胎出世爲人，耶穌長大壯年之時，先教人知獨有一位造化天地人萬物之主宰，該敬該拜的，至於那些人手所作之神像，皆不可奉拜之，又教人知肉身內有個寶貝靈魂，永遠生活不死的，且有今生來生賞罰之關係，後令人預知其來世間受萬般苦難而死，皆係替代世人受此刑罰，可贖世人獲罪於天之罪　所以凡今之人敬信耶穌代贖罪之恩，而領受洗禮者，皆得諸罪之赦，可獲靈魂之救　有罪過不肯敬信之者，必落地獄受永遠之苦　我遂問米先生領受洗禮之意何解　米先生曰，洗禮者，以清水一些，灑於人頭上，或身上，內意是洗去人所有罪惡之污，可領聖神風感化其心，令其自領洗禮之後，愛善恨惡，改舊樣而爲新人之意　因爲世上之人，皆犯了罪過之污，沾染其身，而其靈魂亦被污濁，故以洗禮之水洗其身，拜求神天上帝賜神風洗滌其靈魂之穢也　我聽了米先生講完各道理畢，復再問曰，我如今固知係有罪惡之人，而我之罪惡爲能求得赦呢　米先生曰，你若誠心敬信耶穌，而領受洗禮者，則耶穌所受之苦難而死，如若代你受犯罪惡之刑罰一般，神天上帝看耶穌代贖罪之功勞，亦肯赦你的罪過，算你爲神天上帝之良民，到你死了之後，來生之際，以耶穌的功勞，如你自己的功勞，則賜你永享天堂之福　於是我聽見米先生講得如此之好，就與米先生揖別，而回小房裏靜坐，默想道，我是有罪過之人，若不倚賴耶穌代贖罪之功勞，而我之罪過，怎能求得神天上帝白白赦免乎　且信耶穌之道理，莫說算爲神天上帝之良民，得享死後天堂之福，就是死後不用落地獄受永苦，則徼倖之至矣　此時我心中定了主意，後禮拜安息之日，必要信從耶穌之道理，領受洗禮，入眞經辯正聖理

之門。乃預先去問米先生肯施洗禮與我否。米先生說道，若你一心肯悔罪改惡，信從耶穌救世主的道理而行，以後不可去拜各樣神佛菩薩之像，獨尊敬崇拜天地人萬物大主宰，更要除了從前行過所有姦邪淫惡的事，滅了假哄欺騙的謊言，則後禮拜安息聖日，可來領受洗禮。若不能如此，不可來受洗禮。余曰，先生所教，我一概遵從。於是後禮拜安息聖日午時，我去求米先生施洗禮與我。

太平天國分部

洪秀全

傳記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一《劇賊姓名上・洪秀全》 首逆僞天王洪秀全　秀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之思旺墟人。廣西潯梧一帶，土著者少，墾山貿易多廣東人。秀全實廣東花縣籍，現年四十三歲。身材魁碩，赤面高顴有鬚，粗通文墨。素無賴，日事賭博，多蓄亡命，以護送煙土洋貨爲生，往來兩粵及湖南邊界，得商賈謝貨，益事結納，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皆其黨與。初因辦剿嘆夷逆黨，旁觀營伍廢弛，欲行叛逆。起首由馮雲山在桂平縣土豪胡以晄村內傳天帝教，拜盟僅三十餘人。嗣夷務平定，遣散之勇多歸之，漸聚衆至三百餘人。曾經地方官訪拏，秀全等伏匿深山，蓄髮至尺許，迄未弋獲。未幾李沅發滋事，廣西巡撫鄭祖琛，招敢死之勇合剿，即係此股，應募打仗，較官兵得力，然坐是益驕。楊秀清尤譎詐有才，遂同羣醜密計，詭稱天父下凡附體，造言煽惑。於庚戌年十月，以三百餘人自白沙至金田村倡亂，首陷桂平平南賀縣等處，搜刮貲糧，裹脅壯丁，兼擄婦孺。每至一村，必盡焚房屋，絕百姓顧念，勢必隨行。旋陷修仁荔浦諸邑，勢日猖獗。秀全僭稱天王，楊秀清稱東王，蕭朝貴稱西王，馮雲山稱南王，封博白富戶韋正爲北王，桂平富戶石達開爲翼王，假其貲財起事，故加以王爵。官兵堵剿，互有勝負，惟脅從日衆，敗竄之後，不久復熾。當踞永安州時，困守半載，誠釜底游魂。詎乘間宵遁，反施詭計，傷我四鎮，直逼桂林。旋陷全州，及湖南道州，攻撲長沙。我軍屢勝，乃竄岳州，水陸東下，猝至湖北。壬子十一月十二日陷漢陽。十二月初四日穴地攻城陷武昌省。分股陷黃州提督向榮軍薄城下，楊秀清、韋正、石達開抵拒屢挫，知武昌不可守，癸丑正月初二日，秀全等遂率醜類下竄，佔踞武昌省城僅一月。初至湖北，勢甚窮蹙，既得武漢，所獲貲糧軍火不可數計。自益陽至蘄州武穴，所擄民船戰船約數千艘，新擄男婦約五十萬人，旌旗徧野，帆幔蔽江，至此竟成燎原之勢。官軍寡衆不敵，望風披靡。正月十七日未刻，賊前船至安慶，戌刻即陷，屠擄四日而去，直奔江甯。二十九日至聚寶門，初十日外城陷，次日內城亦陷，駐防兵巷戰，靡有孑遺。二月二十二日，分股陷鎮江府，旋陷揚州。秀全遂改江甯省爲天京，僭立宮殿朝儀，徧布僞書，廣署僞官，遣逆黨四出，犯山東河南直隸山西。五月再陷安慶，圍攻江西省，陷南康、吉安、九江等府。九月破田家鎮，再陷黃州。十二月陷廬州省。甲寅正月復陷漢陽。六月復陷武昌省。湖南北郡邑多遭蹂躪。賊衆大敗於湘潭，復由水路竄擾常德。七月再犯岳州，水陸兩股，迭爲我官軍所敗，殲其渠魁，痛加焚洗。所踞之地，次第克復，逆黨惶懼，乃竄踞九江。楊秀清遣石達開救湖北不果，退踞安慶。甲寅臘月二十五日，九江水師因賊用火船驚營小挫。除夕元旦，江北旱營接踵潰敗，賊衆遂乘勢上竄。正月初七日陷漢陽，二月陷武昌，復分擾江北郡邑。秀全仍踞江甯省，住總督署，妻妾親族，皆自粵西隨來，盛置妾媵，僭稱妃嬪，其子僭稱幼主。秀全僻處深宮，從不出戶，人罕識其面。自知詐力不及楊秀清，一切軍務皆委之，任其裁決。秀清自恃功高，朝見立而不跪，每詐稱天父下凡附體，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數其罪而杖責之，造言既畢，其爲君臣如初。夫古之叛逆，未路受制於臣下，簒奪者有之，縛獻者有之，襲殺者有之，未聞跪而受杖仍尊爲王者，荒唐兒戲，眞蜂衙蟻隊之不若。至於秀全等狂悖殘殺之罪，擢髮難數，罄竹難書，應別詳賊情諸條內。此但敍其倡難以來大概，願俟俘獲之日，錄記諸首逆供詞，庶可隨時補纂也。

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附粵逆名目略》　洪秀全，僞太平天国僞天王，廣東花縣人，現年四十三歲，面闊鬚長，身癡肥，稍知盲辭筆意。初至廣西挾拆字法及命數，偏蠱鄉愚，武宣桂平人，惑之尤甚。道光戊申己酉歲，秀全自稱天父第二子，又以天父下凡附楊秀清，天兄下凡附蕭朝貴，俾傳誕語，蓋天主邪教也。復竊其餘似，邪且怪矣，往來平塞山，欺誘頑民，潛謀不軌。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倡亂，僞號太平天国天王，時賊黨纔二三百人，搶掠近處鄉鎮，官兵圍正急，將就擒，適廣東股匪楊元清、范齊運等，招集亡命三千人附之，勢遂猖獗。咸豐元年辛亥，秀全竄入永安州，官兵圍之總甚，乃有男行女行之禁，值湖南郴州賊李嚴通作亂，爲官兵追剿，亦相附，始突圍出，男賊僅存二千餘人，女賊衣男衣得脱者不滿三千人，遂擾桂林一帶，竄至長沙，此壬子年事。先是湖南多股匪，官兵分剿，自是悉附秀全，計二萬人。又招得掘煤洞蠻子數百人，始有「龍口」一說，龍口，挖地道也。故長沙以前，尚未能破城，至長沙始用此法，城幾破。幸官兵救護，斫死蕭朝貴，賊乃退，乃至武昌，遂驗此法，當武昌未破，湖南股匪逸回十之七八，洎十二月初四日城破，乃喧傳天父天兄之語不爽，轉相附焉。其時粵東西約二千餘人，楚南約萬餘人，新擄岳州約三萬餘人，又各省約數千人。次年新正，沿江直下，於皖江一帶，又擄數千人，水陸並進，官兵無阻之者，故不逾月，至金陵。又用龍口法，遂破金陵城，時癸丑二月初十日也。進城殺掠一空，居制軍府，毀居民，拓益其巢穴，僞號王府，周圍幾及十里。性淫，逼取民女約五六十人，僞政府以內，皆女子，惟用男子守門。朝夕念讚美，鑼數十面以惑衆。飲食由僞典廚進。秀全自入賊穴，未見其出，蓋東賊楊秀清權重，似軟禁之者。天賊一子八歲，又一子新生，賊傳八歲者，係東賊子。

《洪秀全來歷》　其人自少讀書，聰明無比，無書不讀。十五六歲考試，常居十名內。祖父耕讀傳家。丙申年在廣府考試，逢一異人，着大袖衣，梳髻，傳書一部，名曰「勸世良言」，書中所言教人信實上帝耶穌，遵守十誡，不可拜魔鬼，以及其病時靈魂所見，一一相同，故即照書中所言而行。作詩一首以悔罪曰：「吾儕罪惡實滔天，幸賴耶穌代贖全；勿信邪魔遵聖誡，惟崇上帝力心田。天堂榮顯人宜慕，地獄幽沉我亦憐。及早回頭歸正果，免將方寸俗情牽。」又詩曰：「神天之外更無神，何故愚頑假作眞？只爲本心渾失卻，焉能超出在凡塵！」甲辰歲遊廣西，作有「原□□經」，「勸世眞文」，「百正歌」，「改邪歸正」，共有五十餘帙，一一勸人學好。丁未年將向日所得「勸世良言」同洪益謙到省城禮拜堂對驗，更學道理數月，受洗禮功食，然後復往廣西傳道，無不信從，故得上帝耶穌顯有無數神迹，故啞者亦開口，狂者亦自愈。楊慶修得昇天堂，空中有鼓樂聲。又降童子言其名曰：「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爾民極。」每有誥誡，即降童言。己酉年，上帝又降言云：「人將瘟疫，宜信者則得救。」後果然，故信徒愈衆。庚戌年又降云：「有田無人耕，有屋無人住。」後土人來人相殺，又驗帝言。雖然如此，本不欲反，無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閒居作有對，貼於壁上：「信實耶穌終有福，叛逆上帝終有哭。」「道實難知，何怪庸夫俗子？人非易取，惟求豪傑英雄。」「遵聖誡，拜眞神，撒手時天堂易上，泥世俗，信魔鬼，盡頭處地獄難逃。」「養成正大一途，即爲豪傑，脱盡習氣二字，便是英雄。」其所作之文，難以盡述，早有訂好，留在家中。

要知心腹事，來歷細詳明。余自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歲，蒙兄洪秀全在丙申年所得「勸世良言」，將書內所言道理一一指示：上帝之權能，耶穌之神跡，妖魔之迷惑，從始至終，對余講了一遍；以及自己病時魂遊天堂所見之事，又對余講了一遍。余乃如夢初覺，如醉初醒，一覺泫然出涕。遂將館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門戶來龍之妖魔一概除去；次乃講與父兄宗族朋友親戚得知。其中有聞而即信者，有聞而執拗者，有聞而知其爲眞不敢遵守者，有始而不信而後悟其眞而始遵守信者。總之，信者即爲聖神風所化，毀打無數偶像；不信者益爲魔鬼加硬其心，反爲殿辱我等。後至甲辰歲，聞番兄弟講福音，立禮拜堂，遂欣然而喜，辭書館不教，同三人而遊清遠，往連州八排，亦如在家傳教一樣。遂悟聖經所云「聖人在本處不遵一之句。遂又向廣西而行，始到貴縣，後來潯州，桂平、平南、武宣、鹿降川、博白、象州、化州，亦莫不聞風而來拜上帝者。東西兩省，往來幾次，廣東雖有信徒，究不如廣西之盛行也。雖然，卒至被人誣告，押斃王盧二人。後又適逢土人來人相殺，各無所依者，盡皆扶老攜幼來歸，以其向日專以愛人爲心，教人爲善故也。初時官兵亦以其爲善人，不與戰鬬，只顧逐他強盜。後率至數萬，羽翼既成，此豈非天父天兄之力，而爲眞命之歸乎？今者日傳日盛，所戰必克，內而軍法嚴正，外而德服人心，威

聲日振，故着人回鄉教化，蓋欲使我同道之人周知其事，殊料人心不一，洩漏其情，卒爲貪官污吏拿獲，幸得天父天兄照顧，得脫羅網，雖然，深思可合吾心者，惟思此境此理，天各一方，沿途而至

馮雲山

傳記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一《劇賊姓名上・馮雲山》 僞副軍師南王馮雲山，雲山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大黃江思旺墟人，粗知文義，爲村塾師，兼通星卜，素習天主教，洪秀全、楊秀清、蕭朝貴皆習其教，鈔寫妖書惑衆，在桂平縣土豪胡以晄村內結盟入夥，一切僞教章程及行軍號令，皆雲山與盧賢拔所訂，雲山曾經桂平縣訪拿監禁，黃玉崑等設計行賄脫之，當在獄時，黃玉崑斂錢資其費用，謂之科炭，故至今猶追敍科炭功，加封諸僞職，壬子四月攻撲全州，都司武朝顯以勁兵四百與賊大小十數戰，更率百姓登陴，以熱桐油稀飯澆之，十日之內斃賊無算，雲山亦死於亂軍中，劇賊殲斃，賊首諱言，故至今仍存僞南王名號

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附粵逆名目略・馮雲山》 馮雲山，僞南王七千歲，廣西潯州桂平人，年三十餘，面陋身中，稍讀書（入文學），與天賊接，恨相見之晚，遂相與密結，造僞書惑衆，愚頑信爲神，蓋衆賊非鄉愚及儉竊即優伶，修足，剃頭，諸色，忽見所造十天條僞太平軍目，僞太平禮制，天父詔書，皆謂如此奇才，向非天生，何以至此，南賊自稱天父第三子，僞號前導又正軍師，僞稱南王七千歲，倡亂以來，用兵詭譎，幾於不測，所有僞諭，悉出主裁。迨永安突出至桂林，在途爲大兵亂砍死，逆賊等亦謂上高天享福矣。天賊又加其僞號爲雲師，無子，弟一十九歲，（一作約二十歲）襲僞職備數焉，其妻妾亦爲東賊所據。

楊秀清

傳記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一《劇賊姓名上・楊秀清》 首逆僞正軍師東王楊秀清，秀清廣西潯州府桂平縣人，住大黃江金田村之花洲，原籍廣東嘉應州，世業農，秀清獨無賴，爲隸爲傭，皆不稱意，後同洪秀全結夥護送洋貨，積殖自封，秀清年約三十餘，身中人，黃瘦微鬚，現損一目，識字無多，奸譎異常，結黨護送商貨時，洪秀全信任之，獲利常倍，既聚衆至二百人於金田倡亂，封秀清爲正軍師東王，詭稱天父下凡附體，妖言惑衆，一切號令，皆自伊出，官軍追剿，數數窮蹙，秀全及羣賊，皆有散志，獨秀清堅忍多施詭計，籠絡羣醜，敗而復熾，自粵西至江甯，秀清皆與洪秀全同行，洪秀全每至一處，必深藏不出，秀清則盛陳儀衛，巡行闔市，凡有軍務議定奏上，無不伴者，每批旨准二字，不時頒賜衣飾食物，每奏謝必優語答之，現踞江甯省，初住藩署三日，旋移將軍署，後移皇西門前，山東鹽運使何其興住宅，盛營宮室，多立僞妃嬪，窮奢極欲，每數日必朝洪秀全所，立而不跪，往往據洪秀全之座，詭稱天父下凡附體，任伊造言煽惑，自秀全以下，各僞王僞官，皆長跪聽受，敷衍畢，仍朝洪秀全，然後歸僞第，出行多用鉦鼓旗旗，如賽會狀，屬下僞官，惟奏謝恩賞，遥達洪秀全，其餘軍務，悉稟奏秀清，聽其裁處轉奏，以取僞旨，秀清多任心腹，密布私人，邏察羣下，有言行可疑，或爲官兵內應，及有一切犯僞令事，皆默識之，突言天父附體，指出其人所行何事，立時訊服，重則點天燈，五馬分屍，輕則斬首，株連衆衆，時興大獄，以示威猛，以眩神奇，故羣醜畏悚，又陰察有才能可任使者，以恩結之。有殿左五指揮唐正才者，總管水營船隻。癸丑二月僞北王韋正遣其殿前右二承宣張子朋乘船上犯湖北，張子朋性極凶橫，因爭船隻，責打水營多賊，衆心齊叛，欲盡開船上駛投誠，抑

或各散　秀清得信立至北王府，將韋昌輝杖責數百，張子朋杖責一千，並傳到唐正才重賜金帛，加封丞相銜，用好言撫慰。水營羣賊悉聽唐正才指揮，唐正才調停羣下，始無叛心。其權詐籠絡人心類如此。然自恃功高，一切專擅，洪秀全徒存其名。秀清叵測奸心，實欲虛尊洪秀全爲首，而自攬大權獨得其實。其意欲仿古之奸權，萬一事成則殺之自取。又欲以假仁義欺人，一切誥諭，動以不可害民爲詞。殊不知羣醜猖狂，奸擄焚殺，無所不至，神人共憤，不久成俘，此又秀清自謂爲智，而旁觀深笑其愚者也。

紀事

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附粵逆名目略・楊秀清》　僞東王九千歲，廣東嘉應州人，遷於廣西潯州武宣縣鄉，現年三十二歲，面窄青白色，目常有疾，鬚微黃，身短小，目不識丁，多權詐。與西賊蕭朝貴鄰，耦而耕，天賊洪秀全密結之。妖言爲天父第四子，天生爲軍師，故僞號左輔正軍師，僞稱東王九千歲。嘗與西賊妻宣嬌私，睡未醒，賊夥至不及避，乃假作天父下凡狀，謂賊夥曰：宣嬌我第六女，秀清同胞妹，當易姓楊，蕭朝貴爲貴妹夫，我命秀清臥爲天下兄弟贖病也。命宣嬌同秀清臥，爲天下姊妹贖病也。同胞兄妹，同臥毋害，衆勿疑，遂自號禾乃師贖病主，直以牛鬼蛇神煽惑亡命。數載至庚戌年十一月初十日，在金田與天賊倡亂，漸攬天賊權，自廣西至金陵，悉聽其指使，故僞諭皆署其僞號，天賊尸位而已。金陵城破，初住皇城將軍署，東門外大營砲子，輒落瓦上，大驚，滿營鬼常夜哭，居不安，乃徙於漢西門虎賁倉前街長盧鹺使何宅，亦毀民居拓益之，周圍六七里，後山，山也，掘爲池，前街，街也，易以牆，其僞府內外及飲食，與天賊等。惟性最淫，逼取民女不滿十七歲者三十六人，僞號王娘，每夜八女輪宿。賊目稟事，交女僞簿書，蓋逼取民女通文墨者爲之，計數十人，意出東賊，批由女簿書。好殺人，必先假天父指出某甲某乙某事當殺，使賊衆驚爲神，故又自號勸慰師聖神風。殺必請於天賊，然天賊曰殺，東賊必不殺，曰勿殺，東賊必殺之，謂出天父意也。故嘗假天父語，杖天賊四十又殺西賊父，北賊兄，及東賊兄楊元清妻，以示威。其出也惟至天賊僞府，或登城，他勿往也。出則賊衆千餘人，大鑼數十對，龍鳳虎鶴旗數十對，絨采鳥獸數十對，繼以洋縐五色龍，長約數十丈，行不見人，高丈餘，鼓樂從其後，謂之東龍。樂已，大輿至，輿夫五十六名，輿內左右立二童子，拂蠅捧茶，謂之僕射，輿後僞相，及衆賊官等百人從焉。又繼以龍如前狀焉，行乃畢。每日早坐僞殿，僞相一人，僞尚書二人，僞承宣二人，僞指揮二人，以次侍見。論賊事已，僞國醫補天侯進診脈，次以哈宋二醫復焉，視已，各擬方進，乃退。蓋東賊素弱，宣淫無度，常病將就死，少緩者，留待獻俘也。子一亦善病。

盧賢拔

傳記

張德堅《賊情彙纂》卷一《劇賊姓名上》　僞鎮國侯盧賢拔，賢拔本名賢達，因避石賊諱，故改之。廣西老賊，年約四十，身材中人，面黃額闊，鼻高嘴大，露齒有髭，兩耳重聽，粗通文墨，而狂妄異常。初在賊中稱爲盧先生，其僞《天條奏章》及《三字經》等僞書，俱賢拔與洪賊密撰。辛亥八月，賊踞永安州，封爲左掌朝儀，職同將軍，設官分職，定禮作樂，一切僭妄制度，皆賢拔奏請施行。自永安至江甯，升職檢點。癸丑三月封恩賞丞相，四月告病開缺。七月調爲楊賊簿書，十月升秋官又正丞相，仍理楊賊僞府事。甲寅二月封鎮國侯，旋以夫妻犯天條革職。五月楊賊令在刪書衙刪改六經，今踞江甯明瓦廊大街，前戶部郎中梅曾亮宅。

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附粵逆名目略・盧賢拔》　僞鎮國侯，廣西潯州人，約三十餘歲，東賊妻兄也。陷九江廬州等處，俱亡命爭先，授僞侯。嗣與其妻私有孕，東賊怒其犯天條，削僞侯爲伍。

洪仁玕

傳記

《諸王自述・洪仁玕自述》 現年四十三歲，廣東花縣人。自幼讀書，至二十八九歲，經考五科不售，習經史天文歷數，遍游各洋避禍，實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義，各憲嚴查，不能家居也。辛亥年遊廣西，到潯州圩，寓於古城侯姓之家四十餘日，不能追隨我主天王，不遇而回。癸丑遊香港，授書夷牧。甲寅由上海，洋人不肯送予進南京，其上海城內紅兵不信予爲天王之弟，乃在夷館學習天文曆數。是冬返回香港，仍習天文，授教夷牧。坐火輪船四日到港，吟詩一律：「船帆如箭鬬狂濤，風力相隨志更豪。海作疆場波列陣，浪翻星月影麾旄。雄驅島嶼飛千里，怒戰貔貅走六鰲。四日凱旋欣奏績，軍聲十萬尚嘈嘈。」一連四年在香港。己未年洋人助路費百金，由廣東省到南雄，過梅嶺，到饒州蔡康業營。八月內與天朝輔王，在景德鎮打仗敗，棄行李一空。由饒州到湖北黃梅縣，知縣覃瀚元請予醫其侄頭風之症，得有謝金，在龍坪辦貨物下江南，於三月十三日到天京，蒙我主恩封福爵。二十九日，封義爵加主將。四月初一日，改封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扶朝綱干王。予因初到，恐將心不服，屢辭，未蒙恩准。予原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難，聊托恩蔭，以終天年，殊我主恩加疊疊，念予苦志求名，故不避朝貴，特加殊封。予自受以來，亦祇宜竭力效忠，以報知遇之恩。己未冬與忠王議解圍攻取之策，悉載前帙。辛酉年出師徽浙，催兵解安省之困。四月交兵數萬與英王，統往黃州德安一路，因與忠王會剿失約，章王在桐城敗績，遂致安省不能保，而北岸陸續失陷。予因衆軍將機錯用，日夜憂憤，致被革，皆由章王林紹璋內外陰結而務財用私設，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肯將國庫以固根本。又章王奉命催糧不力，衆只留爲實自之用，遂敵人買通洋鬼，攻破蘇、杭、丹、常等郡縣，京糧益缺，而京困益無所恃。殊我主於癸亥年恩錫顧命，囑扶我幼天王，予於此時三呼萬歲後，不勝惶恐流涕，恐負聖命遺托，於去歲十一月奉旨催兵解圍，身歷丹陽、常州、湖州，殊各路天兵憚於無糧，多不應命。至今年四月十九，我主老天王卧病二旬昇天。京內人心望援不至，本欲棄城，而李鴻章揣知其意，於六月□開京垣而入。我幼天王與大臣忠王等萬有餘人出京，一路平安到廣德州，君臣大會，喜悲交集。困湖州軍乏軍單，恐難建都立業，故議到建昌、撫州等處會合侍王、康王往湖北，再會翼王、扶王等大隊。殊至□□聞□□又至□□，又予因前承詔旨顧命，自宜力扶幼天王。嘆予在石城隸也實不力，黑夜驚營，君臣失散，此誠予之大罪也。此成擒也，但思人各有心，心各有志。故趙宋文天祥敗放五坡嶺，爲張宏範所擒，傳車送窮者，亦只知人臣之分當如此，非不知人力之難與天抗也，予每讀其史傳及正氣歌，未嘗不三嘆流涕也，今予亦祇法文丞相已。至於得失生死，付之於天，非吾所敢多述也。本藩與老天王原是五服宗港，派巷里相接，長年交遊起居，頗有見聞而知者。我主天王長予九齡，予只知其天資聖聰，目不再誦，十二三歲經史詩文無不博覽。自此時至三十一歲，每場榜名高列，惟道試不售，多有抱恨。丁酉年聖壽二十五歲，在廣州領卷考試，由學院前街轉至龍藏街，偶遇一長髮道袍者，另有一人隨侍，手持書一部九卷，未號書名，敬賫遞獻，面囑云：「功名二字，爾應大受，切勿憂，憂必病。」言罷飄然而去。我主持回試館。喜與衆友談論場內詩文，無暇窺覽。殊此科揭榜不售，心中憂憤，在舟吟詩云：「龍潛海角恐驚天，暫且偷閒躍在淵；等待風雲齊聚會，飛騰六合定乾坤。」回家果得一病，不省人事。三月初一日病篤，乃召父母伯叔及王長兄王次兄到伊御榻，垂淚云：「今予必不久人世，有負父母兄長教育大恩矣。蓋予魂遊天堂，目見無數天使，身穿龍袍角帽，在路傍陳設禮物迎接，予魂到一所，見是金磚金瓦，輝煌無比，張挂文字，盡是規銘寶訓。予親讀後，即有二三天使，剖換衷腸，又有老婦携予到天河洗浴，囑云：「不要與衆人頑弄，致污己身」云云。有頃，見一位金鬚黑袍高大老人，賜一劍，垂淚對予云：「吾召秀全來此，令爾知天下人盡是我生我教，盡是食我食，衣我衣，即眼所見，耳所聞，都是我造的，卒無一人知恩謝恩，反將我所造的物認做木石偶像之恩。世人何無本心一至於此？爾切勿效之！」囑畢即命予放膽行之。既所見如此，必不生

矣。述畢此情，忽生驚恐之狀，而王長兄次兄以爲其神困憊，乃放倒卸榻上。此時我主又見一龍一虎一雄雞來至榻前，遂又翻身起坐榻上。衆人祇見愴惶若此，未知所見如何也。及曉，鳥語喧嘩，乃吟七絶一首：「鳥向曉兮必如我，太平天子事事可。身照金烏災盡消，龍虎將軍都輔佐。」吟後忽東窗紅日射入御床，遂一身麻木，毛骨悚然，即昨夜卧不能起之病，亦不知消歸何處矣。應驗「身照金烏」一句詩也。此時匍匐起來卧室，見父親及鄉鄰族老人等，俱云：「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錢糧歸我食，天下百姓歸我管。」並述天父如何教導等語。衆人不知所謂，咸以爲癲狂也。一連四十多日，所言所行，都言打江山，殺妖魔的話，衆尤不知所指耳。此時吟詩云：「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眼通西北江山外，聲振東南日月邊。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又吟劍詩云：「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擒盡妖邪歸地網，收殘姦宄落天羅。東南西北效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統樂如何！」至四十餘日，性靈復元，默然靜思，慨然大志，以爲上帝必不我欺。所到結交以誠以信，坐立行止肅然，以身正大人，戒盡煙花酒僻等事。凡舉監紳人等，各皆嘆其威儀品概，故所至皆以身率教。凡東西兩粵，富豪民家，無不恭迎款接，拱聽聖訓，皆私喜爲得遇眞命天子也。在龍母廟毀偶像題詩云：「這等斷非神，愚頑何作眞？太平天子到，提醒世間人。」又題日詩云：「五百年間眞日出，那般懶火敢爭光！高懸碧落煙雲捲，遠照塵飛鬼蜮藏。東北西南勤獻曝，蠻夷戎狄盡傾陽；重輪赫赫遮星月，獨擅貞明耀萬方。」又因土人說六窠廟十分靈顯，主詢其信堪輿，打死母親以葬，且出入喜男女和歌，得道爲神云云，故題詩斥毀云：「舉筆題詩斥六窠，該誅該滅兩妖魔，滿山人類歸禽類，到處男歌和女歌。壞道竟然傳得道，龜婆無怪喚家婆。一朝霹靂遭天譴，天不容時可若何！」又聞甘王廟日夜顯身，廟祝不敢親在廟內奉祀，土人有敢議者，即行作祟，其家不安，必得禱祝方止，且降迷童子，攀知縣□□，該知縣許以龍袍纔肯放去。我主偕南王馮雲山行二日到象州，親臨該廟，然人人稱說該廟靈赫，乃入廟拆其眞衣木像，題詩云：「題詩草檄斥甘妖，該滅該誅罪不饒。打死母親干國法，欺瞞上帝犯天條。迷纏男婦當雷劈，害累人民火定燒。作速潛藏歸地獄，腥身那得挂龍袍？」又見有吹吸鴉片煙，勸戒詩云：「煙鎗即砲鎗，自打自受傷；多少英雄漢，彈死在高床。」又時將上帝造化天地山海萬物，令人知保佑大恩，俱出上帝也。蓋人生天地，眼無三光之明及五行之火，雖泰山湖海亦不見；其眼光非由己光，是天之光扶助也。鼻之呼吸，刻不能不與天氣相通，若半刻不呼，必死無疑。口食之米菜等物，耳通之風聲，性靈之降，自維皇上帝，無一不是上帝保佑世人，刻不能少，何世人忘本瞞天，不識生命之源，反說自己本事得來，何其被妖魔菩薩迷懵至此？即古聖賢雖有功德於人，不獨念伊功，且當實力效法，何世人一拜便了，竟不學堯舜孔孟之德，獨冒爲其徒可乎！常將此等天理物理人理，化醒衆人，而衆人心目中見我主能驅鬼逐怪，無不嘆爲天下奇人，故聞風信從，且能令啞者開口，瘋癱怪疾，信而即愈，尤足令人來歸。故於癸卯、甲辰、戊申、己酉等年，與南王往返粵西數次，俱有樹立。至庚戌年因來人溫姓富豪欺人，與土人爭鬬，而貴縣知縣准土人與來人相殺起衅，即有張家祥、大鯉魚、陳貴、蘇三相、李士魁等寇，打鄰劫鄉，相率爲禍，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幫助。只令凡拜上帝者團聚一處，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故該搶食賊匪被官兵逐散一股，即來投降一股，惟恐天王不准，故嚴守天條規律，不敢秋毫有犯。天王勢心，即將博白、貴縣、象州、金田、花州如來扶主等隊，俱立首領，偏以軍帥、師帥、旅帥以下等爵，男女有別，雖夫婦不許相見，故所至無不勝捷。且有東西南北翼王王爲之謀猷，有李開芳、李開明、林鳳祥、羅大綱、陳承瑤、秦日光等爲統兵之將，一時風雲會合，非人力所能爲也。且東王能代人贖病，至耳聾流水，口瘂流涎，二月餘之久，衆有疑爲廢人者，殊後有一日即開口病愈，每有所言即驗應。而西王蕭朝貴蒙天兄降托，即能大獲勝仗。故當時所戰克者皆西王蒙降托之力也。又細推其在金田起義之始，固由歷年神迹所致，乃衆心堅如金石，又因當時拜菩薩者忌惡拜上帝毀其所立偶像，因各攻迫，日聚日衆。凡有攻伏，皆有天助神奇。貴縣白沙兄弟被山尾村搶去耕牛，十餘兄弟追殺至該村大勝，該村人演戲旺其菩薩，又看戲人自驚，自相踐踏，該村數千家從無人敢欺者，被十人打勝。又博白、鹿川等處團聚數千兄弟，路經半月到金田，象州亦被迫團聚數千到金田。此時天王在花州胡豫光家駐蹕，乃大會各隊，齊到花州，迎接聖駕，合到金田，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次則移蹕到大黄崗數捷。次則移蹕到東鄉象州，轉至武宣。閏八月初一日

人水安州，鎮守過年。壬子春，棄永安到新圩，一路艱險，屢戰屢捷，到桂林圍攻多時不克，棄圍過湖南等處，大招士馬，一路士民樂從，秋毫無犯，攻全州下之，南王馮雲山中砲昇天，一路勢如破竹，因伊未在陣中，不能細述。又發西王大隊直攻長沙，而秦日綱、陳承瑢等陸續進發前隊，正在大獲勝捷，破進外城，攻圍正急，而內之士民亦目見張惶搬遷，殊西王在敵樓上裝束異常，窺伺內忽被流星砲彈中傷昇天。而天王、東王即速催兵前來接應，幸得保全無事。乃在河心孤州用誘敵伏兵計勝捷，溺死清兵不計其數，乘勝棄長沙不圍，直搗益陽，殺棄妖頭，獲舟數千，得古人遺下紅粉不計其數。渡湖到岳州，下武昌，乘勝席捲，聲勢甚大。此時兩湖兵將，望風歸順，在天王萬壽前破漢陽、武昌，祝壽後即發兵虛攻黃州，得而不守，撤兵回省。而江南陸建瀛得聞此消息，即離南京城，統兵尚遊。田家鎮接仗，數萬兵將，一鼓瓦解，孤身回南京閉門固守。癸丑二月，天兵到南京，由儀鳳門攻入，不半月而平定，即發兵下取鎮江，上取無爲運漕鎮，守安慶，復湖北，下揚州，後乃發兵掃北。雖所到以威勇取勝，究係孤軍深入，數月之間，北京日夜戒嚴，各有准備，覆沒忠勇兵將不少。此後幸東王律法森嚴，兵勢迭有興屈，難以遠征。甲寅、乙卯大破何欽差，丙辰年破東門向榮。是年七月，東王昇天，北王亦喪。丁巳，翼王遠征，國政不能劃一。戊午年，乃封陳玉成爲前軍主將，李秀成後軍主將，李世賢爲左軍主將，韋志俊爲右軍主將，蒙得恩爲中軍主將兼正掌率，掌理朝政，特可自立。惟被張家祥四面築長城圍裹京都，僅通浦口一線之路，車運北岸糧米以濟京用。己未年，予由粵東到天京，我主天王念予少有聰慧，陞封各爵，繼封英王，忠王等，各有奮興之志，忠王三次面□畫策，予曰：「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剿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旆自救，必獲捷報也。」乃約英王虛援安省，而忠、侍王即僞裝纓帽號衣，一路潛入杭、湖二處，因忠王隊內會獲馬匹，未得入城，即被緊閉城門，復經開挖地壠，攻入杭城，惟□二城未破。料圍京之清兵撤動，此刻重在解京，不重在得地；忠王即約侍王由小路回師，後果大解京圍。英王破頭關而入，侍王破燕子山而入，忠王兜殺句容一帶，三月二十六日解圍。四月初一日，登朝慶賀，且議進取良策。英王意在救安省，侍王意取閩、浙，獨忠王從吾所議云：「爲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北距川、陝，西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里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里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不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買置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枝，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枝，由北進蘄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爲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乃蒙旨准，即依議發兵，覺爲得手。及取蘇、杭等郡縣後，英王如議進取蘄黃，忠王自吉安府續取興郭州等縣，殊忠王憚於水勢稍漲，即撤兵下取浙江。英王因忠王既撤，亦急於解救安省，遂失前議大局之計。後雖得杭州等郡，而失一安省爲京北屏，大有可慮之勢。殊忠王既撫有蘇、杭兩省，以爲高枕無憂，不以北岸及京都爲憂，故至行文曉之曰：「自古取江山，慶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爲中洲漁米之地，前數年京內所恃以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今棄而不顧，徒以蘇、杭繁華之地，一經挫折，必不能久遠，今殿下云有蘇、浙可以高枕無憂，此必有激之談，諒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長江者古號爲長蛇，湖北爲頭，安省爲中，而江南爲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共聞也。」後忠王覆以「特識高見，讀之心驚神恐，但今敵無可敗之勢，如食果未及其時，其味必苦，後當凜遵」云云。此後已妖買通洋鬼，交爲中國患，無非力所強爲謀之耳。

現在說到我朝禍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自我軍兩位勇猛王爵英王、翼王（Ｈ．Ｗａｎｇ）死後，我軍確受重大損失；但如洋人不助敵軍，則吾人斷可長久支持。但一自妖軍賄買洋人，以攻我軍，我朝連續失城失地，屢戰屢敗，我軍無力抵擋，末日快到了。天王之自殺，更令全局混亂。天京在兩年長圍之下，遂無力再守矣。

在未結束之先，今再追述天京在太平安靜時之狀況。在一八六〇及六一年間，我軍雖屢有失敗，但吾等之努力亦常得勝利，亦有新得土地。此時我軍在疆場上有兩個好首領，即英、忠二王是也。後來不幸英王被人所賣，落在清軍之手，因而被殺。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圍必大不同，因爲若彼能在江北活動，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獲得仙女廟及其附近諸地之源源接濟也。英王一去，軍勢軍威同時墮落，全部瓦解，因此清軍便容易戰勝。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爲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爲攻我之基礎。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復守矣。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其時天朝內因太平安靜，

絕無憂患可慮　全城覺得安全無患，各事平靜如常。

此時政事歸我、章王林紹璋、贊王蒙得恩三人掌握。贊王於一八六一年去世。天王之次兄仁達亦干預政事。在一八六一至六二之上半年，我掌處理外交之事，直至有某事發生令天王不悅，乃令我移交章王掌管之。當我在位時，我得一洋人爲助，遇有交涉事即請其任我之繙譯（按：此洋人爲羅孝全牧師）。此人居於吾府，受我款待多時，但一日因些少誤會即便不告而別，逃出城外，無論如何不能挽留之。

天京之圍，始於一八六二年四月陽曆。妖軍在安慶及Pillers東西兩妖之勝利，早令我等猜疑必順流東下進攻天京；但從未準備彼等能突如其來如是之速。我軍毫無預備，彼軍若急進當早得大勝。然而彼等竟不乘勢急攻，只是佔了兩座砲台，便自滿足而停軍不進；由是令我等得乘時修理砲台，分配各守衛軍而準備攻擊。彼等戰勝之後即不事急攻，乃予吾等以所欲之機會以圖準備對敵者。起初一見有危險，我等非常焦急，但危險轉瞬過去，我等又放心矣。自此吾等又得稍爲安靜而得有自信力。

每當戰船停止活動之時，吾等即從事重建七里洲（Theodolite Point）及中關（Chung Kuon）對面之砲台，此外又屯戰船二艘於小河內及另置一艘於外。我們又安置幾尊極好的大砲於要害之地，又爲加意防衛天京計，更在獅子山上築雙重的防禦線，而在山頂安置一尊重砲。如此布置，我們覺得十分妥當，足以防禦一切攻擊，天京此面之安全絕無可慮。惟是最大的恐慌之源，乃在南城外久駐圍攻之妖軍，兵力常常加增。統領爲曾國荃，深溝高壘，樹有不敗之地位，至今我們無法可驅逐之。江面之戰船並不十分活動。各船依期攻擊各砲台，但總是不得手反自家損失，每次均有數船被炸或遇其他死傷。獅子山頭之重砲只是偶一發放。各砲台所發之砲大概已足防禦任何攻擊，除非敵勢大盛，敵船太多，則上言之重砲始一開用，於是敵船又被驅逐遠離矣。除曾國藩在天京上游之戰船外，尚有戰船一隊在下游出現，常對天京那方面施以恐嚇。但是彼等之封鎖並不嚴密，因我們反可藉彼等之力，由Eching而得米鹽之接濟也。

妖軍來攻之第一警告，乃在一日晚上，中關及其上之砲台同時開砲，向一隊由天京上游駛下小河之戰船。因此惹起衆人之注意，北岸之砲台，亦急忙開砲攻擊。敵船欲渡江，已駛至九狀洲北岸砲台，卒遭大敗，因其陷於砲火前後夾攻中迫得急退。如果敵船能駛過此雙方砲火而得佔七里洲，又如彼等得天京下游之戰船合作相助，當得些利益，因爲中關以下之砲台無有保障而大部皆已毀壞者。

起初，我們絕不以此圍攻爲十分嚴重，因深信忠王將必可來解救，如蘇州不被攻，又如妖軍無外人之援助，解圍斷能成功。安慶之失，天京已危，及蘇州一陷，得救之望絕少矣。回憶三年前余在天京居高位，執大權，今日大局竟至如此，而余亦被辱待死，眞夢想不到之事也。

在我們之中其享福最久者，首推天王。起自廣西田間首事諸人，惟彼存留至最後，而其結局並非喪在妖軍之手，卻在自己之手。與天王同起者，爲東、西、北、南四王。翼王石達開亦同時被封，但其位稍次。南西二王未及見到天京，事業未成，中途即死。東北二王則到京後不久即自起內訌，兩均被殺。翼王見大局如此不滿意，乃決離京遠征，一去不回。彼在四川作戰，得獲勝利，亦佔得數地；卒之他被四川總督駱秉章所部擒獲。關於忠王，吾只能言彼保護幼主離京而已。

中國伊斯蘭教部

王岱輿

傳記

王岱輿《正教真詮・自叙》　予祖屬籍天房，緣入貢高皇帝，訂天文之精微，改曆法之謬誤，高測九天，深徹九淵，超越千古，無爽毫末。帝心欣悅，以爲非有正學眞傳不能及此。遂授職欽天，賜居此地，准免徭役，與國始終。三百年來，雖於此習熟之久，然而遡本推原，不敢有忘也。自予幼時，未习儒者之學。及乎成立，粗能識字，亦不過往來書記而已。至於壯盛，自慚

庸鄙，始閱性理史鑒之書，旁及百家諸子，稍通大義，覺其議乖道異，各相抵牾，揆之清真，懸殊霄壤，不自揣度，謬欲立言明斥至理，或晤諸家多滋辯論，彼恆不競，爲予理屈，於是諸君子之悅服者，每以不得全覽正教之書爲恨，予時有動於中，歸而取所論記之，更於閑時漫然有作，集之數載，紙墨遂多，存要芟蕪，得四十篇。

馬承薩《清真指南・指南叙》卷一　予先大人以提督西粵戎務之暇，輒與一二師學咨論教典，追研精義。是時予雖齠稚而習聞焉。如秦之李秉旭、楚之馬明龍、魯之常永華、李延齡、吳之馬君實、馬之騏、馬承益、粵之皇甫經、中山之舍起雲、燕之馬化蛟、淵源實學，道脈眞傳，東土之不多得者。雖教化叢興，地不乏人，惜無著書遺世，徒以心授，失學拘儒，南轅北轍，於是，教之所及者及之，教之所不及者則不及之。若岱輿王先生回儒博學，墨翰精通，釋杖玄丹，應身垂教。雖未及見其人，而《眞詮》一集，神遊海宇，功在萬世。非其文，吾不知其人也。

馬注

傳記

馬承薩《清真指南・指南叙》　聖後號仲修，字文炳，滇迤西金齒人，至聖穆罕默德四十五代裔，元咸陽王賽典赤十五世孫也。幼習儒業而博經訓。詣京爲聖人請褒。予因慕其人，而尤慕其文也。故爲之叙。

馬注《清真指南・指南叙》　天下事有可以理推者，有不可以理推者。可以理推者，現在之事。不可以理推者，未來之境。然則卒不可以理推乎。特人未知悟爾。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曝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洋洋乎自以爲此外無復有天地。及其化巨鵬，奮翮翮翔乎杳冥之上，迺知天地之高也。道亦同然，惟自足則不能復進於高明。所謂以管窺天曰天在，是所見者小爾。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難爲言。子思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以聖人之所不知，而欲求其知，非天經之指示眞主之眞言不可。《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試思物從何有，造物者誰，遡本窮源，必得物理之妙。天經，物主之書也。以物主而言物，若士之論文，農之論稼，烏有不可信乎。不信是，無明德者也。無明德，則不能明明德。不能明明德，則不能格物致知。不能格物致知，則不能止於至善。前人云，極目高峯頂，湖山景倍多。蓋天地之外有天地，虛空之外有虛空。猶天下不可以比國，國不可以比家，家不可以比身。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放之則包羅天地，卷之則不滿寸衷。蓋心無盡，虛空亦無盡也。《畫譜》云，遠山無樹，遠水無波。論丹青則愈遠愈渺，論世界則愈遠愈寬。以寬之所有較狹之所見，以主之大能較人之微想，陋矣。蝙蝠日伏夜飛，與之論白晝則癡。蜉蝣朝生暮死，與之論昏夜則訛。若因其未見而言無晝夜，可乎。龍從角聽，蟬以翼鳴，即現眼前莫測機關，況造化玄機，先天作用，若離經以問難，執一以求理，是猶登高者不以梯，渡海者不以舟，鮮有不墜溺者矣。前人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鷗。此見道眞語。試問籠破鳥飛，水流鷗散，君在何處着足。及至此間，茫然無措。清眞至理，以人生爲客商，以塵世爲市集，以性命爲資本，以交友爲經紀，以心術爲權衡，以善惡爲貨買，以死亡爲歸宿，以陞賞爲富貴，以降罰爲貧賤。客商一定回家，借物終還原主，何所營而來，何所營而往。韶光荏苒，逝者如斯，名利有時而盡，恩愛有時而窮，死亡不可預度。智慧之人，若探海尋珠，得者便登彼岸。豈可虛延歲月，如夢如癡。

余早年幼失經訓，二親早捐。十五而業文章，學爲經濟。二十而涉宦途，遊情詩賦。二十五而訪道德，鋒棒禪玄。三十而著經權，期留青史。亦已編輯成書，自謂修齊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訪聞經教，知天命之從來。日夜鑽研，始覺前轍茫然，身心無濟。於是，因聞得悟，領誨明師。或見或聞，著爲《指南》一集。登堂入室，賢愚便覽。雖其中之得失，余不自知，然未嘗不可爲泛泛洋洋者東西之一助。知我者其惟斯書乎。罪我者其惟斯書乎。大道苟明，又豈敢避罪我而負知音。

唐天寶元年春，上以爲西域聖人之道，同於中國聖人之道。其立教本於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說，綱常倫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聖道雖同，行於西域，而東土未聞焉。乃命工部督工官羅天爵董理匠

役，建寺長安，賜名清教寺，崇奉聖教以導其衆。玄宗朝，復勅改唐明寺。宋靖康二年，差指揮僉事阿討剌督工重修。元中統時，勅命余祖伯顏淮安王督修。至元年間，余祖賽典赤咸陽王奉勅重修，奏請勅賜清眞。明洪武初，大將入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卌，乃乾方先聖人之遺典。東土無解其文者，命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譯之，通上下，徹幽微，曆法始備。置回輝司天監，推議曆法，掌察天文，占日月星辰氣色之變。御書百字，褒頌聖德。二十四年春，命余祖賽哈智咸寧侯，建淨覺禮拜二寺於金陵長安之地，以事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主。勅云，朕聞君子之道行，是爲萬幸。君子之道不行，是爲不幸。道不行也，乃是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余每反覆斯言，未嘗不掩卷太息。武宗皇帝崇事聖典，邁於前轍。而經傳未譯，儒習罔聞，得非君子之不才，致道有滯於一時乎。道不宏則入而自閉其門也。岱輿王先生奮起吳俗，懼道不彰，著爲《眞詮》一集，可謂清夜鳴鐘，喚醒醉夢，苦藥針砭，救濟沉痾。我大清數十年來，經教漸開，西學接踵。際聖天子俯躬詢道，窮理若渴，未必非清眞之幸也。余旅舟慶詔，而華西博學惜難兼之者於戲，道不公於君父，則臣子之職有虧。明德親民皆學者性分中事也。

余小子注，托迹金臺，聊借一枝，每以不獲上報君親爲憾。黎壁分光，期欲共炤。不過如太倉粒米，海水涓滴，取以供人，以顯造化之恩養之本。投餡歡流，聊貝此心。鸕水江滙，爲觀者笑。有識者勿以人廢言可也。噫！日月易邁，人生能幾。屈指余年四旬有四。設主加我以年，恩我以遇，得尊經而繙布之，以教天下萬世，不負造余之主。此又余之後望也。幸冀高明起而教我。

又《清眞指南・郁速馥傳》

先生諱注，號仲修，字文炳，經名郁速馥，濮迦西金齒人。西域大聖人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孫，阿丹九十五輩裔也。父諱師孔，母吳氏。初，吳母娠先生，夢彩鳳入室，覺而乃誕，故乳名曰鳳。與兄渥受業於虛白先生之門。衆皆嬉戲，先生篤志好學，師甚異之。七歲而孤，祖之雲公憐之倍切。未幾祖故，家計凋零。吳母孀居，紡績治農，爲先生學。十六試泮。十八而吳母故。治亂頻仍，未嘗輟學。明永曆丁酉，建國濮中，爲閣下扶綱所薦，擢之中書，旋改錦衣侍御。順治十六年己亥，濮黔底定。先生僻隱教讀，筆耕自膳，作隆中吟，賦聯自遣，詞曰，茫茫宦海，片時有許多波濤。饒三臺八座，由人予奪，霎時間夢覺黃粱。將功名富貴，撒手全拋。看破這機關，總世情，只當虛舟飄瓦，悠悠泉石，終日無纖毫繫戀。且剩水殘山，任我逍遙。一旦裡，吹鳴鐵笛，縱得失窮通，閉眸不睬，嚼得那滋味，將心事都付明月清風。著樵蕉，錄以寫志，其意遠，其詞悠，其情曠，其志堅，勁而不屈，磨而不磷，和而不戾，哀而不怒，俯仰上下，抑揚古今，讀其書而使貪者廉，奸者化，薄者厚，愚者醒，非晚世語也。乙巳遊武定，武人留之，教育弟子。與觀五何先生遊，文益修，學益進，弟子益盛。著《經權》二集，以授門人。時戊申秋，霖雨不止，獅石現，太華崩，慧星出，赤虹貫日。先生曰，天變在上，地變在下，上下交警，此不祥之徵也。國將危而不去，與草木何異。己酉春，乃離濮越黔遊楚過中山而之燕。燕宗王聞而詔之，與之論兵法，談天官時日，出烟波釣叟賦以示。先生曰，昔武王伐商，兵不滿萬，一戰於牧野，而克紂億萬之師。周以甲子日昌，殷以甲子日亡。由此觀之，勝負之權，在德而不在衆。興亡之柄，由主而不由人。機謀奇伏，時日天官，可爲有德者助，而不可爲無道之資也。王曰，善。禮之甚厚。先生不欲以軍旅自擅，賦詩云，一將成功萬古枯，功高那見百年廬。錦城蝴蝶離宮殿，汴水魚蝦遶市都。花竹秦台今是夢，衣冠明世昔成墟。古來多少王侯第，客舍於今問有九。又云，禍福無門所自招，天公默默豈相饒。淮陰行短遭宮劍，楚項威殘速自梟。二世不能承業遠，始皇何用築城遙。從來智巧翻成拙，試看螗螂捕草蜩。退而與門弟子講心性之學，從之者日衆。未幾，濮變，西南鼎沸，當事欲任隨征，以副參謀。先生曰，昔陳恆將伐魯，孔子謂父母之邦不可不救，乃使子貢說恆，移師伐吳。一舉而存魯霸越，卒免魯國之羞。今寇逆盤踞濮中，濮人迫於勢之不得已而附之。破屋無完瓦，破國無完民。伯叔兄弟，親戚故舊，陷於水火而不能拯，反設計以阱之，雖功加九錫，於心何忍。吾聞智者不失身以趨利，仁者不殺人以求榮。時乎，時乎，非世之不能用予，乃予自不能用世爾。爰是輯《清眞指南》，十餘萬言，【略】書成以示知音，進教者曰繼。時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濮黔恢復，家詔飛蝗。先生曰以聖教爲憂，而進退不可已。頻蹙曰，人之求道，如病求醫。夫醫者，能知寒熱溫涼老弱虛實者也。今吾教之人，雜於三教九流百家諸子，【略】而不使識者治之，殆無有日。進教之人，失於指趨，南轅北轍，莫知所歸。學者無眞才而有姤心，首領爲己而不爲衆，上不力行，下不率教，少凌長，賤犯貴，尊臾躐等，親疏失次。頑惰之民，不儒不回，習爲僞業，以傷風化。此不祥之道也。於是

作請奠長，上述十聖之宗，次陳歷朝之典，闡揚正教，標題經旨，疏暢上帝機未遇，聲器裘敝，顏色益悴。先生曰，抱道不出，其咎在己。既已出而道不行，非人力之不周，吾之不遇皇上，主也。皇上豈知我哉，至是思歸日切，閱經至討喇特經中，爾之腳步若常遊親墳，則天仙腳步不時探你，嘿然歎曰，人生若朝露，百年亦何促，父母期我長，我長親何處，漂泊二十年，荊棘生親墓，豺狼聚其旁，那得親者顧，昔我親在時，倚閭望子歸，今親雖入土，心亦何嘗故，揚名欲顯親，身顯親已去，玉食佩金貂，與親無干與，豈知窀穸中，無可訴恐怖，思之倍慘傷，不覺淚如注，歸與復歸與，往尋休虛度，尚有附郭田，可以贖親過，或見我同胞，及時共朝暮，題罷淚下，弟子留之，弗許，於甲子年九月出都，噫，先生泛長江，過東魯，由吳越，度中山，遶秦蜀，而歸滇矣，萬里羊腸，思心砧碎，幸得聆先生之教，遺稿盈篋，如還丹之在鼎，啄其遺粒，鷄犬皆仙，聞先生之教，而不順於主遵於聖者，皆棄於先生者也，聞先生之教，而不忠於君孝於親者，皆棄於先生者也，聞先生之教，而不敬於神信於友者，皆棄於先生者也，聞先生之教，而不愛於親慈於衆者，皆棄於先生者也，先生具誠順忠孝敬信慈愛之心，而居龍潛豹隱之會，不爲家國用，此主之所以厚先生也，使先生而垂紳搢笏，待漏金門，則無暇於教訓弟子，著《經懺》之要略，使先生而奔走鞿侮，捍敵疆場，則無以纂輯眞經，開世人之聾瞶，使先生而株守林園，隆山空老，則無以遨遊海內，訪明師於天下，使先生時專習本經，則無以博聞洽覽，破諸家之迷誤，使先生而懷居滇左，眷戀及門，則無以就安去危，保性命於亂世，使先生而言責官守，志滿心驕，則無以周流都邑，闡聖教於天下，乃知損之爲益，益之爲損，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皆眞主默默有以使之，封人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孟氏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今先生竟苦其心於亂世頻仍正教湮傳之後，鑿光問難，二十餘年，期欲爲宇宙南針，泛無涯之苦海，欲渡世人，不負性命時光所寄之重任，此所以不期遇而遇，不期聞而聞者，皆與先生有性命之約會，豈偶然哉，吾聞四霄之上，旦樹之巔，有鳥焉，其狀如鳳，其紋如錦，其聲如簧，翅之大不知其幾千百程也，振羽而天香飄甘露降，一鳴而羣仙起世鷄啼，此先生之所以爲鳳也

又《清真指南・原道跋》 予祖倚布喇希默聖人，憂人心之久潰，復建天房，凡二千七百餘年，至於穆罕默德聖人，當異端蜂起之會，西方列土正道幾息，苦身焦思，攘邪反正，後五百年，至於補花喇國三所非爾曼都國之亂，不忍如兵，親率屬部衆入貢中原，而正教漸興，又二百年，至於咸陽王瞻思丁公，憂齊元之亂，賑饑濟民，佐世祖八年，而西秦大治，又五年，而吳越熙暉，再六年，而蜀滇感化，民有溺者，猶己之溺，民有饑者，猶己之饑，制田里，教樹畜，起庠序，明人倫，建清寺，立養院，造橋梁，明守成，居江湖之內，則憂其君，處廟廊之上，則憂其民，流風惠政，至今稱之，由瞻思丁公至於今，四百餘歲，嗟正教之衰微，憾斌扶之冒玉，異端左道，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叛正從邪，未有衆於此時者也，外道之異端易分，正教之異端難晰，愚人之任性易除，智人之任性難革，愚也不辰，叨生其時，幼而孤，長而貧，壯而亂，少不能肆其業，長不能養其親，進不能輔其國，退不能理其家，外不能利乎人，內不能濟乎己，淘淘墨硯，行與心違，泛蹤烟雲，操瓢京邸，插管毫之短戟，駕芒履之輕舟，漁樵於黔蜀滇楚吳越晉秦齊魯粵閩之會，才非班馬，效杞人之憂天，容劣西子，彷東施之獻顰，窮經問難，構思揣摸，賦樗櫟，著經權，譯指南，上褒表，葺陵寢，席不暖，足不停，寢不寐，食不飽，履穿喪脫，忙忙然如喪家之犬，爲時人笑，前後數十餘載，亦不知歲月幾何，展鏡自照，鬚髮皓然，噫，老矣，兩袖清風，愧見故人，歎蜉蝣與世灰冷，青燈獨卧，輾轉衾簟，夜不能寐，披衣而起，優遊亭下，皎月當空，人影在地，顧影思身，顧身思親，悠然淚下，嗟乎，非親爲有我，非我孰顯親，亦何所假以買乘駒，跋峻嶺，度長途，歸故井，謁廬墓，撫兒孫，終餘年，叙天倫之樂耶，噫，安矣，或有啓予戶，携山茗，揖予前，顧予而慰曰，木枯則朱，月虧則盈，蘭生幽谷，其香遠馨，子雖貧，文章經世之業，先爾而生者，非子不能明，後爾而生者，非子不能成，年壽榮樂，孰與於斯，主之恩於爾至矣，子之功又何强於昔人，予曰，噫，子孝臣忠，各修其職，若謂予功，則吾豈敢

雜録

馬注《清真指南・自惜》 久辭薊北人濵南，帶得殘經馬上刪，推倒太行伸兔筆，撥開雲霧喚鶯還，理當至妙雲空谷，道得眞傳月滿欄，愧我六

旬天未老，夢魂猶自憶燕山。

其二

當今聖主慕眞傳，丹詔頻頒跡未乾　萬里孤忠春夢杳，九重何啻隔天淵。秦書屢上嗟裘敝，燕墨頻磨悼硯穿　自是熊飛知遇晚，垂竿猶戀釣魚灘。

《清真指南・附海內贈言》鄭士昌　文章海內幾如君，標旨天經闡靜眞。倚馬才名開後學，圖麟家世紹前勛。一帆短棹君程遠，萬里遐思我夢頻。歸到故園衡泌樂，莫辭錦字寄江陵。

又古之瓚　歷盡名區獨著書，筆端鋒鏑滿皇都。裁成子弟中原滿，散盡文章腹未虛。豈是鄉關無樂土，卻緣知故盡鴻儒。他年歸到長生府，爲慕童顏玉弗如。

又皇甫經　賽公典赤治南滇，四百餘年勳未湮。西述天方恢聖祖，東傳教道滿中原。六王紹業勛仍在，八相調梅事可攀。十五傳來歌仲子，指南贏得水同涓。

又王興文　知音欲去難爲別，纔駐行驂又催舟。萬里雲山君路杳，一江風月我心憂。知機野鳥翔還集，愛國孤臣去復留。幸有南針留後學，鴻名不記有千秋。

又楊榮業　先生伏策滯京華，烽燧連年未憶家。治國已傳經世略，修天復著指南車。墨田不住空山雨，筆樹猶開象外花。此去天涯留勝跡，莫緣身計戀桑麻。

又馬化蛟　天使奇男欲著書，故教兵革滯皇都。迢遙去國八千里，逆旅經秋二十餘。道括西天輝聖祖，教傳東土振迷途。指南破霧同天壽，委信乾坤一丈夫。

又馬體仁　幾叩金門欲獻疏，豈阿和璞覺知無。千秋事業三更夢，萬世功名一部書。幸有聖明垂旭照，何憂寒谷不春蘇。南針若得留青眼，一任登臨藐大虛。

又馬綏泰　君昔天人裔，懷珍入帝都。欲明天上學，廣讀世間書。理晰乾坤奧，功參造化初。傳燈留普照，萬古振迷途。

劉智傳記

梁潘賁《天方性理圖說序》　甲申夏，避暑香雪樓。劉子介廉《持性理圖說》謂（子）〔予〕曰，此眞一之譜也。【略】予聞而喜，取讀卒業，曰，是誠眞一之譜也。夫亦予所欲言而子言之更有進者，何由，因告予廿載辛勤著筆顛末，乃知介廉好學深思人也，冥思默契人也。於無書不讀無學不通之後，眞一於冥冥中以眉端示之。【略】惟劉子獨能領略而文之，劉子亦古今一奇人也哉。【略】則觀劉子之書文，可以知劉子矣。今而後，無須語眞一，無須語自己，無須語大世界，亦無須語小世界，觀劉子之書，一以貫通焉。

黑鳴鳳《天方性理序》　今幸白門劉子介廉，既精西學，又通諸家，中西異同，燦若眉目，慨然任道，詮發性理，不憚其苦，數十寒暑，纂譯聖經，著爲圖傳，前遡元元，後推永永，中述造化，不遺巨細，廓然大公，不立私意。懷書南北，寓意山水，武林攬勝，弄吟三月，促裝言旋，問予，予曰，是誠通人，寤寐思服，亟請來寧。三復斯傳，精言妙義，堅卓不磨，大慰予懷。第惟性理，人所公具，性理之學，人所公言，以公言公，宜無不同。奈何諸家言人人殊，言物物異，紛紜聚訟，終無旨歸。天方教人，理有一定，認理維眞，毋庸疑猜，言有萬殊，立言務確，毋庸游移，一涉疑猜，即流異學。一語游移，隨起譏毀。今也劉子闡發性理，本乎實有，歸於一眞，條分縷析，足信足徵。

劉智《天方性理自序》　智也固天方之學者也。然私竊自謂不盡窺經史，旁搜百氏，則天方之學猶止行乎一隅，而非天下之公學也。智少從先君子漢英公趨庭問學，即好泛覽羣書。而先君子深於天人性命之旨，亦嘗以己所默喻者示諸同人。居嘗撫膺而歎曰，天方之經，析理甚精，但恨未能漢譯之，俾其廣昭於斯土也。是先君子啓智以從事於斯也。因深探力索，以求通天方之經，而未敢以自是也。無何，先君子逝，智尋覽遺經，揩摩手澤，輒

泫然以悲，益復自奮。於是謝絕人事，不惜傾囊購百家之書而讀之，復及蕊笈蓮藏，僻居於山林間者，蓋十年焉，恍然有會於天方之經，大同孔孟之旨也。然猶未敢以自是，質疑問難於天方之學者，必求其貫徹始終，而表裏精粗無不各極其致。乃喟然曰：經則天方之經，理乃天下之理。天下之理而不使天下共聞之，而共明之，甚非聖人著經之意也。公之天下，著經者之意快，而先君子之志亦快矣。

袁汝琦《天方性理序》 劉氏介廉慨然獨任，會通東西之文而漢譯之，採精挹萃，輯數經而爲一經，復因經立圖，因圖立傳，博摭數十部名經之奧義微言而詳說之，以恐學者之有疑也。顏之曰：天方性理，卷不盈握，而造物之全體大用，萬物之表裏精粗，星燦眉列，無復遺蘊，誠格物致知之譜本，而窮理盡性之途徑也。學者廢其舊習，入是門庭，則見全見虧，爲眞爲僞，皆能自辨，而亦自期於見其全體大用，無負斯人矣。吁嘻！是何先賢易於傳而後學艱於受，是何介廉苦於成而衆人輕於得耶。先賢於於，後學迂迂，衆人蚩蚩，而介廉亹亹也。夫介廉何如人，偉人也，不偉於世務，而偉於道德，不偉於人之所能，而偉於人之所不能，所以成其亹亹也，偉人哉。爭衡量，校銖兩，介廉不知。攻詞華，邀青紫，介廉不習。惟於性命操持，一息不間，一學不遺。幼從余遊，即有大志，見者皆必其有成，而不圖造道至於如是。學既成，避世居山，殫二十年，苦功著書十數種，性理則其首編也。其餘禮書樂書典禮諸集，俱各臻其妙，要皆闡天方以曉中國，不以私臆眩諸聽聞。偉哉。三家無是學，千古鮮是人。居喜僻，交寡儔，故都邑不聞其人，鄉里不知其學，戚友皆不識其所作做，至於家庭骨肉厭其不治生產，且以爲不祥。而介廉弗慍，亦弗顧，淡如也，亹亹也。書成，視余。余不文，不能加點問序。既不文，何以序，識其亹亹至意，以告世之學者共相勉於格致窮盡之効，以見其全體大用不負斯人也。則是書之作，不偶然矣。

俞楷《天方性理圖說序》 劉子蓋苦學精思人也，棄生產而弗有，棄功名而弗事，棄百家術數而弗爲，一志於學。以之十年之力，既精天方之理，又通中國之書。儻焉日有孳孳不能一刻暇豫。嗟乎，劉子亦何所利而爲之。既自成一家言矣，而習科舉者不知，爲古文詞者不知，即稍知孔周之學者亦不知。匪惟中國不知，而天方之流寓於此者不知，即天方之奉教素篤者亦不知。嗟乎！不知何害。不知然後見介廉之學眞有合於周子也。雖然周子之《圖說》，中國之自疑者不少矣。不但爲科舉之學者，本不事此，即文人學士，不過曰文焉學焉而已，亦不知此。故《周子圖說》一出，而宋之朱震疑之，謂《太極圖說》本自陳希夷，希夷傳之种放，放傳之穆修，幾陷於異端。朱子雖極力辨說，象山兄弟疑其無極二字，頭上安頭，而譏朱子爲禪，則朱子亦幾陷於異端矣。則是本之《大易》而傳之周穆者，尚瀹瀹多餘論也。今劉子之《圖說》，其爲人之所不知也，固宜。雖然吾儒之學之所異於異端者，謂其公也，謂其實也。今劉子言性本於天，則合乎儒者之公理。言道歸乎有，則合乎儒者之實學。夫私則爲異端，公則何害。虛則爲異端，實則何害。東海西海非大公而至實者乎。豈吾周子之圖，朱子之解，羣以無極爲端，而如鵝湖鹿洞至今傳疑也乎。獨可念者，劉子孑然一身，著書幾數十年，懷冊書，數千里，篤志於道，而冬不爐，暑不扇，夏一葛，寒一裘，世之人皆以其不同於中國，並文而不知其深合於中國之學。雖有澴川氏之激賞而他人異同之見，猶不泯也。吾茲不暇言其底蘊，而姑以跡斷之，西域之異端，佛也，劉子天方之說既大不合於佛。中國之異端，老也，劉子天方之說又大不合於老。劉子不逃楊，不歸墨，不逃佛，不歸老，而又止談性理，不言術數，則非吾儒而誰與。余故喜其合於周子，序而傳之，將不得與洙泗之學並著天壤哉。

王澤弘《天方性理序》 秋田書曰，介廉之心甚虛，而不能自信，欲就正儒者而後行其書。吁！以介廉之學，而不自滿假如此，其視以章句而誇許於功名之場者，爲何如哉。余竊以爲劉子無憂也。《易》一卜筮書耳，而言先天者宗之，言後天者宗之。其言先天也，若天不言，而代之言。其言後天也，若天有成命，而復其命。古今儒者之立言，莫不如是。亦何憂其無本，而借天方以大其傳耶。然劉子馬子，世其家學，各遵其所聞，各行其所知，皆能與吾儒相爲發明，相爲補救。而劉子益虛心究學，會貫儒者之典，以日新其機，而富有其業，則天方無書，自劉子而有書。吾儒絕學，有劉子而可與其學也已。豈非世道之大幸歟。

賽瑛《至聖實錄年譜序》 劉公一齋著述甚多，爲聖教之功臣，如《天方性理》、《典禮》、《字母解義》、《五功釋義》諸書，尤其卓卓，而吾所佩服者《至聖實錄年譜》一書。

啟承堂《新刻天方至聖實錄年譜書序》 有金陵劉子一齋先生，深以爲幸，能會通東西之文章，極引益見，所以求道理之精義，復憐東土之欲窺

聖門而無得而入者　於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按西經準墨，依原文而解漢譯，所以提撕誨引於後人，而學士大夫可以望聖域而希之矣之

袁國祚《天方至聖實録年譜叙》　白下介廉劉先生者，幼從先祖遊，即潛心默契眞詮，既壯而慨然以漢譯爲己任，殫廿餘年之精力，譯千萬卷之英華，翻譯成帙，披閱瞭然，俾吾教窮理盡性之學，一旦霧散而睹天光，全體大用之精，尤達車行而明軌迹　不但有功於往聖，實深有裨於後人　苟非劉子之繼父志而宏聖教，以惠無窮者，何能有此輝耀也哉　則劉子之忠孝仁慈，洵有不可思議者矣　總計成書十餘種，而壽梨棗者，僅《性理》、《典禮》數種而已

劉智《天方至聖實録年譜・著書述》　著書至不易也　予年十五而志於學，八年嘗畧，而儒者之經史子集及雜家之書閱遍　又六年，讀天方經　又三年，閱釋藏竟　又一年，閱道藏竟，道藏无物也　繼而，閱西洋書一百三十七種　會通諸家，而折衷於天方之學，著書數百卷，已刊者什一，《典禮》、《性理》數種而已　《典禮》者，明教之書也　《性理》者，明道之書也　今復著《至聖録》，以明教道淵源之自出，而示天下，以證道之全體也　蓋三書者，三而一者也　履階而登，升堂入室，其庶幾矣　憶自初學以至於今，四十餘年，覽遍諸家，讀書萬卷，天下名都勝跡遊歷過半　雖車塵驢背未嘗廢吟哦，而所成者無幾，且未善也　著書豈易易哉　尤有難者，生無同志，業無同事，即族屬親友，且以予不治生産爲不祥，而予孳孳之意不息，篤志闡天方之學，以曉中人　自立稿，自謄清，自修自潤，而又不敢自是，乃裹糧負笈，歷齊魯，走都門，就正朝紳先達，由襄楚，入西秦，訪求碩學遺經，過吴門，遊武林，越會稽，抵粤東，考文問字，閱胡氏天禄閣藏書，得未嘗有，由天童，至大嵩，珠山觀海，大暢所遊　歸而自謂曰，學問如是而已乎，道理如是而已乎　文章非我事，功利非我圖，坐擁萬山，老於聖賢窩中可也　庚子冬，赴兖府馬公召，謁孔陵，有感而歸　明年辛丑二月，寓三山市肆，甫譯《天方至聖録》，俄復有姑蘇之役年餘，而《聖録》未半　思得一同志襄成，久知壽春有人，辭姑而北，至亳復至壽，諸君子皆姑息而不予謬。聞陳留許氏多藏經，訪之。過朱仙鎮，偶得賽氏家藏《至聖録》，西經原本也　閱之，與吾昔所得者大較眞詳　愕然快然，喜曰，造物之成就我如此其巧耶　向也，吾欲著《三極會編》，苦無其學，遍求書肆　天地人三者之書，言多陳腐無實　求之天方之書，無從可得，早夜思皇　俄於京師得諸吴氏藏經數十冊，皆西國原本　自元世載入，藏之府庫，而爲流寇發出者，天文地理之學，思過半矣　繼而於秦中復得《人鏡經》、《格致全經》，有三極之學皆在焉　今著《至聖録》，正苦無眞本，而於不意中又得之，豈造物篤意於吾，而欲吾成厥志耶　吾其受命矣　置舊翻新，重訂《至聖録》　時陳留歉疫大漸，不可居，得許子一序而歸　復寓三山市肆，日沉浸於鈎提筆削　患乎求之難而得之易，得之易而成之復難　何也　造物之成就人處固多，而顛播人處亦多　人心之反覆，世道之崎嶇，塵紛之搶攘，毁譽之凌躐，日無寧晷，心無寧刻　入室則呷唔嘯呢，假寓則是非糅雜，謀一椽可隱而力不贍　兄弟戚友，初未嘗不愛吾居吾也，視吾迂腐疏狂，去之遠之不暇，嘗至一歲，遷徙數處，無恆其友，凡皆造物之顛播我也　心志之苦，筋骨之勞，可謂至矣　然而，志不可奪，乃去三山而就和陽之市　三閱月，而《録》竟　計自辛丑二月發筆，迄今早辰正月，三易春秋，十更居處，南北星霜數千里，三脱稿乃見小成　較之居曠庭，坐精舍，田畝豐給，朋儕討論，一人創之，而衆人成之者，豈不爲尤難也哉　難於其學，復難於翻譯。難於編著，復難於成　難於會通百氏而成一家之言，復難於以一人經理百務而無相爲友　雖然，於至難中而有至美存焉，於至苦處而有至樂生焉　暴入之時，求之弗得，入之弗深，若探海尋珠，只覺其難　沉浸既久，而一日驪珠在掬，萬目稱奇，美哉何似　勉成之際，殫力搜羅，庸心採綴，如織錦編花，多見其苦　工夫既到，而一朝彩鳳成章，千人唱美，樂也何如　得其美無難矣，得其樂無苦矣，吾於至難至苦中尋斯美樂之境　假使當日坐守陳編，不有燕秦之驅勞，安得快睹三極之奇學，或眷懷姑蘇，不有河中之跋涉，又安能獲此聖録之眞本。以是知造物之顛播我，正以成就我也。吾之蒙惠於造物者深矣厚矣。志斯成矣，獨愧夫才力不足，不能答其惠我之至意也，殫躬盡瘁已矣　尚冀世之君子，念我孤人，聞見不廣，辭語不工，而一志於倡明正學也，正其紕謬，補其闕略，修之潤之，共襄厥美，以成大觀，垂鑒永遠，則斯道之幸也

俞楷《五功釋義序》　自有太極，而兩儀生焉。自有兩儀，而四象立焉。有四象，即有五行。五行者，相生相剋者也。而清眞教規，亦有五焉，念也禮也齋也課也朝也，此亦猶五行之不可滅者也。而生剋之義亦寓焉。生者本然之性，由此而生也　剋者繼起之私，因此而去也　總存乎人之用意何

回教大師長　中年赴西域天方訪道，【略】著爲《幽明釋義》一卷。其所云清眞之經，大旨有四，認主宰，認本身，認今生，認復生，及天堂地獄因果，俱自有見解。滇疆頻歲多故，復翁伸明大義，約束回教，眞儆中佼佼者。余奉檄招撫，識翁於萬壽宮，爲賦五古一章，題卷首，既論道要，更深諷規。《金經》云，如來是眞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復翁勉旃得道，須積功累行，翁釋義所稱，靈魂復生，直達眞一，玄妙天堂，在此舉也。其以婆心藥言，普化大衆，散鬱和衷，歸根復命，以共迓天休，庶不負國家二百餘年怙冒之恩，亦不背認主宰本身之經旨云。

馬兆龍《四典要會序》　公號復初，滇人也。聰明絕倫，世所罕有，而好學不倦。遍遊各國，采風化，審人情，博覽諸書注解，精求各教理法。嗣朝觀天方，伏懇庫藏眞經，詳對東土前遺之經內一二訛錯，悉行更改，俾與古今，而數十年中，習學淵源，遵中國之理，引孔孟之章，譯出天道人道之至理，指破生來死去之關頭，其功可謂大矣。不但使吾教人容易知曉，即儒諸君子咸知吾教非楊墨之道也。遡自唐宋元明以來，代不乏人，如王岱輿《劉介廉》馬文炳、張世忠諸夫子，皆有譯著。今復初附驥前賢，苦心化導，譯作《四典要會》，雖未習經之人，開卷無不瞭然。並携回天方曆之書，破出看月法則，而千載之疑案，從此昭明矣。公眞爲名世特出之人，維系國家安危之事。前滇南回漢械鬬，公曾周旋其間，竭力解合，得救億萬民命塗炭之阨，軍民無不感激。公乃不貪名爵，隱歸林下，繹作各部經書，所註煌煌炳炳之辭，觀之者，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者遵其言，順其行，以冀提携天堂之樂。懼者悖其言，違其行，則受地獄之苦。吾人不讀書不習經，焉明天道人道之旨，愼勿久持愚昧，有負化導之心。既明經書，亦不可空談仁義，宜早動循天理，修身檢心，則終日孜孜，庶而後務善策者無惡事，深存遠慮者免近憂。公再三叮嚀，惟謨民中誤蹈岐路，而願天下人同歸於正道矣。

馬開科《大化總歸序》　科回人也，幼習儒書，於我教中之經籍未之知，我教中之理道未之習。即有時問諸父老師長，不過得其風俗中之末節耳。甚有妄談不經以駭俗，故爲謬語以欺人，予滋疑焉。疑夫回之理爲失其中正也，回之道爲歸於妄誕也，回之教爲流於偏倚也。非科一回人之業儒者如是，凡回人之業儒者亦莫不如是，又何怪漢教中之業儒者有不如是哉。

癸亥秋，得从事復初夫子於滇垣。夫子出劉公介廉所著《性理》、《典禮》，王公岱輿、馬公文炳所著《眞詮》、《指南》，以及夫子手著《四典要會》各集示科。科服習之，玩索之，夫子又從而口講指畫之。兩年於茲，乃恍然於天地之原始，萬物之歸宿，人神之機密，性命之從來，將造物之全體大用，聖賢之復命歸眞，庶彙之知能長養，無不畢萃於吾教焉。道之廣大如是乎，教之高明如是乎，理之中正如是乎。特難強未入其門者之見信耳。然非得夫子之循循善誘，而道豈能若是之明哉。夫子篤於天方之學，而又深於儒，與王劉諸公遙接吾教中衆聖羣賢之薪傳者也。夫隋唐迄今，千餘年矣。斯道之流傳，獨得王劉諸公維持於不墜，功已不易矣。而獨欲大爲昌明，不綦難哉。蓋中土爲萬教雜出之地，實吾教孤立之秋。其間從佛者混之，從道者混之，吾教中更有名同實異者混之。非得夫子出而防微杜漸，則王劉諸公與衆聖羣賢之道，亦湮沒不彰矣。且夫天道否而後泰，世運亂而後治，聖學暗而後明者，亦時也勢也。我夫子慮聖學之不明，翻然於眞傳之未得，名師之罕遇，乃出滇黔，歷嶺表，越瓢洋，覲天庭，經數萬里之風霜雨雪，矢八九載之琢磨切磋，目睹中華未見之經，耳聞吾國未傳之道，歸而謝絕人事，搜括羣書，是者存之，非者革之，煩者刪之，簡者就之，杜虛誕不經之談，歸大中至正之道，俾學者易於從由，教者難於惑亂，顯與異端相隔闕，隱與儒教爲表裏。至是則見始而忌吾道者，既而親吾道矣，且終而從吾道矣。炳炳烺烺，吾教之彰於東土，不將與雲漢爲昭，山嶽並永哉。獨是王劉諸公所際者，盛時也，夫子不幸而生於變亂之際，尚能以經術而化干戈，以盛德而感蠻貊，作蒼生之保障，心可諒於天地鬼神，受王國之撫綏，功直垂諸鼎鐘竹帛，極之天道能挽，世運能回，未始非聖學能明，有以致之也。然而夫子之所遇，較王劉諸公又勝之矣。彼王劉當日，有德而無權，有學而無勢，雖著作不下數百卷，因王公見忌而不敢傳者有之，因貲費不足而不能傳者又有之。夫子德與權合，學與勢興，所以刊刻之多，爲王劉諸公所不及。所惜者，王劉諸公於後世復生一節，多所闕略。夫子嘗抱恨曰，後世者，生死之大關，幽明之至義，原始反終之要道也。造物之全體大用，聖賢之復命歸眞，庶彙之知能長養，非此概不能顯。奈何王劉諸公之不著也，或著之而未刊也，不將使道佛兩家得倡其輪迴託生之說哉。天經三十部冊，中言復生，七百餘條。眞主於此事鄭重分明者，誠以人爲天地之種，斯道之果也。到此地位，則果熟而正驗種美之日也。我夫子所以必叮嚀往復者，欲爲眞主了造化之一大結局也。昔者夫子

《著幽明釋义》、《會歸要語》、《信源六箴》等集，其言復生奧義，既詳且盡矣。而兹又另爲一集者，因甫蘇師一經，前爲友人借去，其中詞意多所遺忘。今得西上之便帶回此經，於是忘餐廢寢，日夜探索，覺微言奧旨，有非前數集所能盡者，因以漢文譯之，以續其末，亦欲傳歷代聖人行道不盡之苦衷，並囑科爲刪定成章。科何人，斯敢操此券。但夫子爲明道計，言之者既已娓娓動聽，著之者又復彬彬可觀。科不過分緒而理，以成此善本焉耳。至是乃歎，科向者未敢深信我教經文，以素來闡發者之無人也。及夫子命譯此經，雖親口授受，而有凝情理者，科未嘗不蓄疑於中，與夫子辯論焉，而商所以去之。所幸夫子謙抑爲懷，鄭重其事，每於一章一節，必手執經本，逐句對勘，逐字互校，以求無背謬之義，支離之詞，並不敢杜譔一語，有負古聖人立言之本心。可見讀經之難，譯經尤不易。書既成，細玩詞中之義，靜勘理內之原，乃知我夫子羅羣經以爲一經，杜異說以立一說者，是從數十代列聖之名言至論，而奉以爲依歸者也。此非岱輿、介廉而外，獨樹一幟者乎。他日者，讀夫子各集，並得覽石卿和甫平山諸儒家評語，知其見重於儒林者，又非一朝一夕之故。科生不辰，相見恨晚。雖籍隸回族，而非眞回。業習儒家，而非眞儒。今讀夫子之書，乃見天下無眞回，又安有眞儒哉。且見天下皆可爲眞回，又安在不可爲眞儒哉。此集一出，而回教中之業儒者，當無不共勉爲眞回，以進於眞儒也。即不業儒者，亦無不共知吾教有眞回之即可爲眞儒也。此回教之可羽翼儒教者，此也。

流派總部

佛教部

般若學分部

綜述

僧肇《肇論・宗本義》 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何則一切諸法緣會而生。緣會而生，則未生無有，緣離則滅。如其眞有，有則無滅。以此而推，故知雖今現有，有而性常自空。性常自空，故謂之性空。性空故，故曰法性。法性如是，故曰實相。實相自無，非推之使無，故名本無。言不有不無者，不如有見常見之有，邪見斷見之無耳。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識法實相矣。是謂雖觀有而無所取相。然則法相爲無相之相，聖人之心爲住無所住矣。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性空者，謂諸法實相也。見法實相，故云正觀。若其異者，便爲邪觀。設二乘不見此理，則顚倒也。是以三乘觀法無異，但心有大小爲差耳。遍和般若者，大慧之稱也。諸法實相謂之般若，能不形證遍和功也。適化衆生謂之遍和，不染塵累，般若力也。然則般若之門，觀空遍和之門，涉有。涉有未始迷，虛故常處有而不染，不厭有而觀空。故觀空而不證，是謂一念之力，權慧具矣。好思歷然可解，泥洹盡諦者，直結盡而已。則生死永滅，故謂盡耳。無復別有一盡處耳。

又《肇論・物不遷論》 夫生死交謝，寒暑迭遷，有物流動，人之常情。余則謂之不然。何者？《放光》云，法無去來，無動轉者。尋夫不動之作，豈釋動以求靜，必求靜於諸動。必求靜於諸動，故雖動而常靜。不釋動以求靜，故雖靜而不離動。然則動靜未始異，而惑者不同。緣使眞言滯於競辯，宗途屈於好異。所以靜躁之極，未易言也。何者？夫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下士撫掌而弗顧。近而不可知者，其唯物性乎。然不能自已，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豈曰必然。試論之曰，《道行》云，諸法本無所從來，去亦無所至。《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知方。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不遷明矣。

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故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然則所造未嘗異，所見未嘗同。逆之所謂塞，順之所謂通。苟得其道，復何滯哉。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目對眞而莫覺，既知往物而不來，而謂今物而可往。往物既不來，今物何所往。何則，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於今未嘗有，以明物不來。於向未嘗無，故知物不去。覆而求今，今亦不往。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故仲尼曰，已也，見新，交臂非故。如此，則物不相往來，明矣。既無往返之微朕，有何物而可動乎。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噫，聖人有言曰，人命迅速，速於川流。是以聲聞悟，非常以成道，緣覺覺緣離，以卽眞。苟萬動而非化，豈尋化以階道。覆尋聖言，微隱難測。若動而靜，似去而留。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是以言去不必去，閑人之常想。稱住不必住，釋人之所謂往耳。豈曰去而可遣，住而可留耶。

故《成具》云，菩薩處計常之中，而演非常之教。《摩訶衍論》云，諸法不動，無去來處，斯皆道達羣方，兩言一會，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是以言常而不住，稱去而不遷。不遷，故雖往而常靜。不住，故雖靜而常往。雖靜而常往，故往而弗遷。雖往而常靜，故靜而弗留矣。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仲尼之所以臨川，斯皆感往者之難留，豈曰排今而可往。是以觀聖人心者，不同人之所見得也。何者，人則謂少壯同體，白齡一貫，徒知年往，不覺形隨。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存猶昔人，非昔人也。鄰人皆愕然，非其言也。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覺，其斯之謂歟。是以如來因羣情之所滯，則方言以辯惑，乘莫二之眞心，吐不一之殊教。乖而不可異者，其唯聖言乎。故談眞有不遷之稱，導俗有流動之說。雖復千途異唱，會歸同致矣。而微文者聞不遷，則謂昔物不至今。聆流動者而謂今物可至昔。既曰古今，而欲遷之者，何也。是以言往不必往，古今常存。以

其不動，稱去不必去。謂不從今至古，以其不來，不來，故不馳騁於古今不動，故各性住於一世。然則羣籍殊文，百家異說，苟得其會，豈殊文之能惑哉。是以人之所謂住，我則言其去，人之所謂去，我則言其住。然則去住雖殊，其致一也。故經云，正言似反。誰當信者。斯言有由矣。何者。人則求古於今，謂其不住。吾則求今於古，知其不去。今若至去，古應有今。古若至今，今應有古。今而無古，以知不來；古而無今，以知不去。若古不至今，今亦不至古。事各性住於一世，有何物而可去來。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冕微，雖速而不轉。是以如來功流萬世而常存，道通百劫而彌固。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托至於初步。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功業不可朽，故雖在昔而不化。不化故不遷，不遷故，則湛然明矣。故經云，三災彌綸，而行業湛然，信其言也。何者。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復何惑於去留，踟躕於動靜之間哉。然則乾坤倒覆，無謂不靜，洪流滔天，無謂其動。苟能契神於即物，斯不遠而可知矣。

又《肇論・不真空論》

夫至虛無生者，蓋是般若玄鑒之妙趣，有物之宗極者也。自非聖明特達，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窮所不能滯，極耳目於視聽，聲色所不能制者，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是以聖人乘眞心而理順，則無滯而不通，審一氣以觀化，故所遇而順適，無滯而不通，故能混雜致淳，所遇而順適，故則觸物而一如此，則萬象雖殊而不能自異，不能自異，故知象非眞象。象非眞象，故則雖象而非象。然則物我同根，是非一氣，潛微幽隱，殆非羣情之所盡。故頃爾談論，至於虛宗，每有不同。夫以不同而適同，有何物而可同哉。故衆論競作而性莫同焉。何則。心無者，無心於萬物。萬物未嘗無。此得在於神靜，失在於物虛。即色者，明色不自色，故雖色而非色也。夫言色者，但當色即色，豈待色色而後爲色哉。此直語色不自色，未領色之非色也。本無者，情尚於無多，觸言以賓無，故非有。有即無，非無無即有。尋夫立文之本旨者，直以非有非眞有，非無非眞無耳。何必非有無此有，非無無彼無。此直好無之談，豈謂順通事實，即物之情哉。夫以物物於物，則所物而可物。以物物非物，故雖物而非物。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名不即物而履眞。然則眞諦獨靜於名教之外，豈曰文言之能辯哉。然不能杜默，聊復厝言以擬之。

試論之曰，《摩訶衍論》云，諸法亦非有相，亦非無相。《中論》云，諸法不有不無者，第一眞諦也。

尋夫不有不無者，豈謂滌除萬物，杜塞視聽，寂寥虛豁，然後爲眞諦者乎。誠以即物順通，故物莫之逆。即僞即眞，故性莫之易。性莫之易，故雖無而有；物莫之逆，故雖有而無。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所謂非無。如此，則非無物也，物非眞物。物非眞物，故於何而可物。故經云，色之性空，非色敗空。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即萬物之自虛，豈待宰割以求通哉。是以寢疾有不眞之談，超曰有即虛之稱。然則三藏殊文，統之者一也。故《放光》云，第一眞諦，無成無得。世俗諦故，便有成有得。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僞號，無得即是有得之眞名。眞名，故雖眞而非有。僞號，故雖僞而非無。是以言眞未嘗有，言僞未嘗無。二言未始一，二理未始殊。故經云，眞諦俗諦，謂有異耶。答曰，無異也。此經直辯眞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無。有其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雖無而非無，無者不絕虛；雖有而非有，有者非眞有。若有不即眞，無不夷迹，然則有無稱異，其致一也。故童子歎曰，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瓔珞經》云，轉法輪者，亦非有轉，亦非無轉，是謂轉無所轉。此乃衆經之微言也。何者。謂物無耶，則邪見非惑；謂物有耶，則常見爲得。以物非無，故邪見爲惑；以物非有，故常見不得。然則非有非無者，信眞諦之談也。故《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中觀》云，物從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尋理，即其然矣。

所以然者，夫有若眞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譬彼眞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眞有。有非眞有，雖有不可謂之有矣。不無者，夫無則湛然不動，可謂之無。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以明緣起，故不無也。故《摩訶衍論》云，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有法，一切諸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一切無法，一切因緣，故應有；一切有法，一切因緣，故不應有。尋此有無之言，豈直反論而已哉。

若應有即是有，不應言無；若應無即是無，不應言有。言有是爲假有，以明非無，借無以辨非有。此事一稱二，其文有似不同。苟領其所同，則無異而不同。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不可得而有，有其所以不無，不可得而無。何則。欲言其有，有非眞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象形不即無，非

眞非實有。然則不眞空義，顯於慈矣。故《放光》云：諸法假號不眞，譬如幻化人，非無幻化人，幻化人非眞人也。夫以名求物，物無當名之實；以物求名，名無得物之功。物無當名之實，非物也；名無得物之功，非名也。是以名不當實，實不當名，名實無當，萬物安在。故《中觀》云：物無彼此，而人以此爲此，以彼爲彼，彼亦以此爲彼，以彼爲此。此彼莫定乎一名，而惑者懷必然之志。然則彼此初非有，惑者初非無。既悟彼此之非有，有何物而可有哉。

故知萬物非眞，假號之矣。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園林托指馬之況。如此，則深遠之言，於何而不在。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履萬惑而常通者，以其即萬物之自虛，不假虛而虛物也。故經云：甚奇，世尊，不動眞際，爲諸法立處。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也。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眞；聖遠乎哉，體之即神。

又《肇論・般若無知論》 夫般若虛玄者，蓋是三乘之宗極也。誠眞一之無差，然異端之論紛然久矣。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少踐大方，研幾斯趣，獨拔於言象之表，妙契於希夷之境，齊異學於迦夷，揚淳風於東扇。將爰燭殊方而暐耀涼土者，所以道不虛應，應必有由矣。弘始三年，歲次星紀，秦乘人國之謀，舉師以來之。意也，北天之運，數其然矣。大秦天王者，道契百王之端，德洽千載之下，遊刃萬機，弘道終日。信季俗蒼生之所天，釋迦遺法之所仗也。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躬執秦文，與什公叅定乃等。其所闕拓者，豈唯當時之益，乃累劫之津梁矣。余以短乏，曾廁嘉會，以爲上聞異要，始於時也。然則聖智幽微，深隱難測。無相無名，乃非言象之所得。爲試罔象其懷，寄之狂言耳，豈曰聖心而可辨哉。試論之曰：《放光》云，般若無所有相，無生滅相；《道行》云，般若無所知，無所見。此辨智照之用，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果有無相之知，不知之照，明矣。何者，夫有所知，則有所不知。以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不知之知，乃曰一切知。故經云：聖心無所知，無所不知，信矣。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元鑒，閉智塞聰，而獨覺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爲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者，其唯聖智乎。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狀無名，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濁；虛不失照，故動以接機。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求之形相，未暫可得。故《寶積》曰：以無心意而現行；《放光》云：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所以聖迹萬端，其致一而已矣。是以般若可虛而照，眞諦可亡而知，萬動可即而靜，聖應可無而爲。斯則不知而自知，不爲而自爲矣。復何知哉，復何爲哉。

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明逾日月而猶昏，以無知之般若，照彼無相之眞諦。眞諦無兔馬之遺，般若無不窮之鑒。所以會而不差，當而無是。經云：般若義者，無名無說，非有非無，非實非虛。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夫聖心者，微妙無相，不可爲有。用之彌勤，不可爲無。不可爲無，故聖智存焉。不可爲有，故名教絕焉。是以言知不爲知，欲以通其鑒；不知非不知，欲以辨其相。辨相不爲無，通鑒不爲有。非有，故知而無知；非無，故無知而知。是以知即無知，無知即知。故經云：盡見諸法，而無所見。然則聖人無無相也。何者，若以無相爲無相，無相即爲有。捨有而之無，譬猶逃峰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居無而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所以和光同塵，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泊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不爲。然聖人非無心，但是無心心耳，又非不應，但是不應應耳。

是以聖人應會之道，則信若四時之質，直以虛無爲體，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是以般若之與眞諦，言用即異而同，同故無心於彼此；異故不失於照功。是以辨同者，同於異，辨異者異於同。斯則不可得而異，不可得而同也。何者，內有獨鑒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雖實，然非照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則聖所不能同用也。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相與俱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故雖異而不異也。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

吉藏《大品遊意・釋名》 斯道幽微，深遠難測。無知無照，無名無相。理絕百非，道亡四句。言語無所措其辨，情識無所沒其慮。雖復一相無相，萬用無虧。至寂至空，道光法界。故開經宗之始，以不住法住，辨其義之

著，以無得爲得　是故絶相必假言詮，無名要由教顯也

《摩訶波若波羅蜜經》者，此土云名之爲大　大者，廣博（包）〔包〕容，莫先爲義　波若者，釋論云，如猛火聚，四邊不可觸，觸之皆燒　此直正法波若，翻不翻皆不可得也　波羅蜜者，此云度彼岸　經者，訓法，訓常，前賢後聖莫能改之，故云常　階漢行人心識，目之爲法，故云經耳

又　摩訶有名，謂摩訶衍醯優波　此云大也　龍樹云，摩訶有三，謂大多勝也　大者，以廣博（包）〔包〕容，莫先爲義，如大經中說　明此大義有兩家，招提涅槃師述莊嚴義云，大義有十種，一境，二人，三體，四用，五因，六果，七導，八利益，九斷結，十滅罪也　第一義，境遍法界，故名境大　會此法者，名爲人大　故《十二門論》云，世音大勢等，大士所乘故，故名爲大也　實相般若，是萬行之本，容受萬品，名爲體大　所謂百華異色，皆成一陰；萬品體殊，皆歸波若　波若能照第一義空，此用最勝，故名爲用大　上句直謂智慧，此句作用爲異耳　菩薩修萬行，名爲因大　因既廣大，所得彌博，故名爲果大　二乘所道，唯止於三　菩薩遍導萬行，故名導大　既導萬品，利功最勝，故名利益大　二乘唯斷正使見諦思，不及習氣無明，唯菩薩兼斷，故名斷結大　故《大品經》云，一念相應慧，斷無量煩惱及習也　二乘唯滅輕罪，不及四重五逆　故《阿含經》云，阿闍世王墮鉢地獄也　菩薩頓滅，故名滅罪大　《大品》云，若聞此經，即滅愚癡癩病　《釋論》第五十九卷《釋法稱品》云，惡創癩病者，謂四重五逆也　故經云，世王滅罪，謂此也　龍光述開善義云，大有六種，人，境，體，用，因，果也　後導與滅罪等四，攝入用大中也　併云，此皆望小名大，而未照也　今假若就橫門釋者，於義亦得，而言同旨異也　今所用者，唯存體用兩大　何者，義不出中假故　前家所明十種六種，皆是用大也，就此義中，大義有三：一者待小名大，謂大小小大，因緣也；二者對小名大，此破小乘狹劣之病，以廣大上句，直明因緣相，此句偏明除病之耳；三者秤讚名大法，絶離如大火聚　而大勝義輪以大名秤讚其本　此非大非小，強名爲大耳　問，若非大非小，名爲大者，亦應非偏非中，名爲中，何故非有非無爲中耶　答，義有左右　何者，若相攝明者，亦應非有非無名爲大，非大非小名爲中　而互相避者，各有故，生故也　何者，佛常行中道，爲衆生說有說無　此有此無，非是令保，義在表理　故《十地經》云，從有無方便，入非有非無　故即非有非無，名爲中也　欲讚理極，強名摩訶，恐有還著，故云非大非小，名爲大也

又《大品遊意・般若》

第二波若　波若名義，譯論不同，今略出六種：一者波若，二者般若，三者鉢若，四者鉢羅若，五者多羅，六者摩訶曼多羅　或云毘曇，此云無比法也　此翻譯不同　《釋論》第十六卷云，波若是智慧；第四十三卷云，波若是智慧也　道安法師造《折疑論》，以經《無間品》云，般若覺遠離　叡法師云，波若是清淨也　而開善述者云，遠離清淨等，皆是波若中用，非正波若義也　如空慧中，有忌與導等多用故　第十八卷云，波若是慧者，正翻波若，餘皆義訓也　今解不然　何者，此經初云，波若非愚非智　論云，波若深重，智慧輕薄，故不可翻　故正法波若，不得以一義翻譯　而三代法師說此文者，一者云，不得以下地智慧翻上地波若也　一云，此說無文，不足爲依所　依《成論・世諦品》說　何者，彼品云，緣世諦心淺，緣第一義諦深故，不得以淺智慧翻深波若也　今解，正法波若，非愚非智，慧智等法，是其末用，故不得以其末翻彼本體　正法是其源，仍授波若秤；智慧是末，故與淺名多　長安叡法師，與什法師對翻《大品》　其《序》云，胡音失者，正之天竺；秦言謬者，定之字義　不得翻者即而盡　是以異名熾然，胡漢殆半，應述其旨也　而經論此云智，此云慧者，欲舉一義，令生信樂，非是正翻也　《大品經》云，波若謂諸衆生，毘婆沙那，謂聲聞緣覺，闍那，謂佛菩薩也　《成論》釋此文者，凡夫之人，依教翻癡根生無癡善根，故與波若之名　二乘見四眞諦，分亦見空，故與見秤菩薩照境決斷，故授智號也　今解，凡夫，二乘，菩薩，皆見正法之用　凡夫唯有趣向之心，而無用道別起，仍授體名　後二者同前釋也　復次，經云，說智及智處，皆名般若者　《成論》師云，謂教行境也　何者，教能詮智，智慧照境，境能發智　此皆波若之緣，故總名波若　而觀照波若，實是智慧，故能照境，第一義空，是智之緣，故名實相波若　何者，我心悟理，即生明解，違即生惑　故此三種，其相性實異也　今解不然，何者　若有境智之別，境不生智，智不照境，即是性義不離斷常矣　今解，境能發智，智慧照境　境智智境，境智是空境，智即非境非智，平等無二，是有所辦之宗也　此不二爲物所開，即名教行波若　開而不獻，即名正法波若也　既是空境空智，是以言智不失境，言境不失智，故知《成論》境智定異也　又《成實論》云，斷惑之導，唯須空慧　何者，已與執相違故也　而開善義，在東山時說五方便，皆緣於假理，

故第一法，與苦忍不爲習因也　還（陽）（揚）州時云，五方便皆緣於眞　故緣假解對，退不伏，進不斷　而死時云，先說謂得　何者，《成論・四無礙品》云，何者，近法住世諦智　論主答懦頂是也　今解有四句，假伏中斷，中伏假斷，中假具斷，中假具伏，如斷伏義中具說也　《成論》師云，無始以來，所染煩惱，隨心成就，如影隨形　故修行《十地》，漸斷諸結也　今即不爾，許心造空，即名斷惑，無有成就，如影隨形，而迷得悟　故經云，無明即變爲明，而顚倒本空寂，去無所至　故經云，明與無明，眞性無二也　但佛果斷惑不斷惑以來有二　開善云，佛地斷惑，此義難解　何者，若佛心起時，煩惱滅者，即應惑屬佛地也　《莊嚴》云，滅惑生解，如因滅果生　故佛地不斷惑

又《大品遊意・般若義八家》　般若義，《釋論》出八家　第一家云，無漏爲般若　《成論》主所用也　第二家云，有漏爲般若，數家所用　何者，見有得道故也　第三家云，有漏無漏合爲般若　第四家云，因中智慧，是般若故　經在因名般若，果薩般若也　第五家云，無漏無爲，不可見，無對般若　第六家云，離有無四句爲般若　第七家云，前六併是也　第八家云，前六中，唯第六家所說解是也　龍樹菩薩唯出八家而已，不復簡是非也　今解，若如前五家所執，只是般若中一片，是非般若正義　第七家合取爲般若者，此舉時用　第六家云，正是般若體也　所以明般若者，諸師有二釋　一云，初教所破，是有法無諸利益　故立正因果，以破其執　既立因果，故以有相爲宗，而未由本意　故第二說般若，是慧觀法師所申也　一者云，初教亦說無相，故見空得道　而言相教，從多論耳　既是略說，故第二廣說無相般若也　而《釋論》以十九復次廣（辨）（辯）之，而無一復次因於此釋也　今略者，一二復次　第一復次云，爲彌勒廣菩薩行，故說般若也　第二斷邪見疑網　第三破邪見，令信入中道　第四斷有無二見，令進入中道　第五令信正法　第六復次云，爲四悉檀故說般若也　第七復次云，次別大小乘，故說般若　其餘復次，如論中說也

又《大品遊意・波羅蜜》　波羅蜜第三　波羅者，亦名波伽也　波羅，此云彼岸　蜜者，言度　又《賢劫經》云，波言岸　蜜者，言究竟也　《釋論》中廣說此彼兩岸及度也　今略舉三，以示其相　第一者，（少）（小）乘爲此岸，大乘爲彼岸　何者　爲小乘人委曲授教，未及廣遠，名爲此岸　爲大根人說大乘滿教，名彼岸　檀波羅蜜爲中流　此行至果，名爲度　而龍樹云，在海中爲度，已至彼岸爲到，亦眼目之異名　第二雙者，魔爲此岸，佛爲彼岸，中流如前也　第三雙者，世間爲此岸，涅槃爲彼岸　受是生死河，八正華爲中流也　《成論》師有相爲此岸，無相爲彼岸，生死爲此岸，涅槃爲彼岸，衆惑爲此岸，種智爲彼岸　此即三同前釋，而實碩異也　賴殪假捨此經彼，必爲度彼岸也　今則不然，無有一法以此到彼　唯遠我無我，不二名爲度度者，水（勉）（剋）也

又《大品遊意・明體》　明體凡有四釋　第一家云，以理爲正經　何者，如拖多多羅長者，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檢魔所說陰十三入、十九界，故理是正，經文云是傍　如龍光云，理爲能印，文爲所印　第二甕味寺實法師云，教理相合，因成假爲經　何者，文理相科合爲經，偏即非經　故外道有教無理，如蟲食木也　而《成論》云，異法一時，具曰因成假　若如此釋，直是因成假也　第三靈耀寺盛法師云，文是文經，理是理經，教理各是經耳　何者，文能詮理，理是所詮　教詮教能，詮教理所，並是經也　第四太創寺宗法師，與白馬寺要法法師，以教爲經　此開善寺之師也　開善師云，十四種色中，色聲兩塵，是經體也　後時營法師加觸也　何者，閻中摩石碑，即知字義，故聲觸皆是經體也　《成論》云，是音聲性法入所攝故，五塵中唯是法塵　何者，詮辨之功，於行乃得，故攝入法塵也　今解，萬法無非是經　何者，色表有色，心表爲心，諸法例然　故緣覺悟緣，雖而得道，豈有教耶　一方所須，各是所主　故香積佛香作佛必　釋迦化土，以音聲作事　此化緣不同故也　善見毘婆沙中，阿難以七義明修多羅　一發二善語，三秀出，四經強，五湧泉，六繩墨，七縫也　凡爲佛語，必有所詮之實　外道言詮之教無理以內外相望者，佛有妙開之實，謂之徵發　既有當之絕，名爲善言　開發妙理，名爲秀出　教理相開，謂之住強　南北爲住，東西爲強也　詮理無窮，謂之湧泉　裁形就正，名繩墨　以教持理，如糸補衣，謂之縫　且胡見賣系之肆，謂之修多羅也　阿毘曇以五義（辨）（辯）之　一云出生，二顯示，三湧泉，四繩墨，五結鬘　準可知也

第二明宗　《成論》師釋，若以色聲爲經體者，體異於宗；若以所詮爲經體者，體之是宗，而以所（辨）（辯）爲宗也　（辨）（辯）宗有三家　第一新安耀法師云，以境智爲宗　何者，非境無以生智，非智無以顯境　境智於義，是聖義，故以境智，合爲經宗也　第二家舊法師云，權實二智爲宗　此法師只存

四時，故般若維摩、合爲第一，故以二智爲二宗也　第三若城道法師云，唯實智爲宗　何者，第一義空，諸法之本，世諦是末，故以照眞智爲宗，照末爲傍，故實智爲宗也　今經境智，皆從不二起，故非境非智，是體宗，是境智，智境聖未用。

第三明因果　《莊嚴》云，波若唯止於因，不通於果　故經云，在因波若，至果薩波若。又云，般若有佛法，有二乘法，是菩薩法。又云，欲得一切種智果，當學《波若波羅蜜》。故知唯止於因也　開善云，波若通因果　所以通因果者，《大經》云，解脫之法，亦非涅槃，摩訶波若，亦非涅槃　又《勝鬘經》云，明佛智所斷，佛菩提智所斷。羅漢悟波若，是胡悟，故智通因果也　今解，波若非有智，非因非果　以因怙爲因，以果怙爲果　故在因名般若，至果名薩波若。因名十地，果名法界。因名佛性，果名涅槃。此皆隨所（辨）〔辯〕說，更無異法。而或者迷名，生法癡有斷爭訟耳。

又《大品遊意・會教》　第三會教　《成論師》云，佛教不出三　一者頓教，如《華嚴》、《大乘》等也　二者偏方不定教，如《勝鬘》、《金光明》、《遺教》、《佛藏經》等也　三者漸教，如《四阿含》及《涅槃》是也　就漸教中，有二教　一者諸法師作四教：《阿含》爲初，《波若》、《維摩》、《思益》、《法鼓》、《楞伽》等爲第二，《法華》爲第三，《涅槃》爲第四也。所以《波若》、《思益》合爲第二者，《大品經・諸天子》云，見第二法輪，《思益》云，見第二法輪也。作五教師不同　兩義本是慧觀師所說也　一家云，《阿含》爲初，《禪經》爲第二，《波若》、《維摩》、《法鼓》等爲第三，《法華》爲第四，《涅槃》爲第五也　一家云，《阿含》爲初經，《維摩》、《思益》、《法鼓》爲第二，《法華》爲第三，《波若》爲第四，《涅槃》爲第五。所以波若爲第四者，《釋論》云，須菩提聞《法華》，舉手低頭，皆成佛道　是故今問退不退，故知《法華》故後也　廣州大亮法師云，五時《阿含》爲初，離三藏爲第二，如《優婆塞經》也，《波若》、《維摩》、《思益》、《法鼓》爲第三，《法華》爲第四，《涅槃》爲第五也　慧觀法師云，《阿含》爲初，《波若》爲第二，《維摩》、《思益》等爲第三，《法華》爲第四，《涅槃》爲第五也。二經同云見第二法輪者，一是爲小中，第二是大中，第二也，開善寺所述也　今解，半滿兩教。何者，經中唯說半滿兩處。又《釋論》第百云，法云波若，是顯現教，《法華》、《涅槃》是祕密教。若爾，《維摩》、《波若》等，還淺深《法華》等乎。

又《大品遊意・（辨）〔辯〕五家味相生》　次（辨）〔辯〕五家味相生　第一家云，《十二部》配當《阿含》，《修多羅》配《禪經》　何者，定能發智，以《修多羅》配當《禪經》也，《方等》配《波若》，《思益》等，《波若》配《法華》，《醍醐》配《涅槃》也　慧觀師所以《十二》配《阿含》者，《阿含》約事分別，四諦理配爲《十二》，分別法性也　第二無相教，名《修多羅》者，所說二諦體生行人，空理萬法之本，故受法本名也　第三名《方等》者，就教得名。此故小乘，無狹劣之過，故名《方等》也　第四名《波若》者，能令衆生，同佛壽量，平等大慧，如《多寶佛品》中論也　第五名《大涅槃》者，永除生死，如醍醐體性清涼，故名《涅槃》　今解，小教名爲《十二部經》，如提謂等三歸五戒等也，《修多羅》配小乘半字　何者爲滿字，作本故也　《方等》總配滿字　《波若別》配《波若》　何者，《方等》雖廣，《波若》爲要，得果之主故也　既有能得之因，應有所得之果，故第五別配聖果，而《涅槃》與《波若》，是眼目異名故。故諸大乘中，皆得配之　非汝所謂第五教《涅槃》，唯是極果，前皆非極也　就五時四時（辨）〔辯〕教，宗蜜亦不同　慧觀師新安師大令正小　莊嚴營師云，自第二已明常住　何者，《仁王經》云，超度世諦第一義，一轉妙覺常湛然　又《大品・曇無歇菩薩品》云，法身無來無去　《淨名經》云，金剛之身，佛身無爲，不墮諸教。故已明常住也。莊嚴營師開善寺云，前四時教，唯明無常。無量光明與倍數，終歸於磨滅，故俱是無常也　而《仁王經》云，一轉妙覺者，經說三諦有多種，或就因果說二諦，或就假實明二諦。故《成實論》云，色等及泥爲眞諦，四大五根爲世諦。已此二諦入眞實之時，與理冥同，更無退轉，故云湛然，非謂無生滅也　今解，常無常，非常非無常，跡義也　《仁王經》云，超度世諦，第一義諦者，即語非有非無，謂又妙覺具二諦，是故可謂。從有無方便，入非有非無者，亦五時名目不同　慧觀師云，初教名爲相教，第二名通教者，本空未轉故　說通教者，勸取三乘果。故經云，欲得菩薩果，乃至欲得聲聞果，當學《波若波羅蜜》也。第三《維摩》名貶教　第四名同歸教。第五明常住也。開善等云，以第二教破初教者，此義不爾，云何佛自破聖言耶。初教名爲三乘別教　何者，別說三乘果故也　第二無相教，亦名三乘通教者通者非二乘果爲通，唯取所學之法，名爲通教。何者，欲得菩薩果乃至聲聞果，常學《般若波羅蜜》，故知所勸爲通，且先勸三乘，後即貶故，經云上人法第三爲抑揚教，發軫初毀小故　經云，廣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

蓮華　又入正法倍增，終不發阿耨三菩提　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能發菩提也　第四名同歸教，亦名善法教　何者，彼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　又云，舉手低頭，皆成佛道，以教爲名也　第五教名常住，即□可見也　明壽命不同，如（辨）（辯）宗中說也　而七百之言，《維摩》、《思益》等經無有此言　唯《首楞嚴經》云，東方莊嚴王佛，七百阿僧祇人涅槃，即我身是也，所以異經爲失第三教者，理自應爾　何者，初教壽八十，第二無量，第四復倍上數，第五常住　若爾，七百之壽，應入第二，故云七百阿僧祇耳　今解，此皆隨機所說，無有八十與七百阿僧祇之殊　故經云，十方（法）諸如來，同共一法身　既以正法爲體，豈有常無常長短之異乎　顯現祕密有二種，一者法，二者其事可見也　顯現祕密者，《淨名經》云，佛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人得益斯證者，名爲顯示等也　顯現祕密者，《釋論》第百卷云，法云般若顯現，《法華》、《涅槃》是祕密　而《成實論》師云，《大品》等五時波若，唯解果內淺事，非是難解，故名爲顯現教　所以然者，《仁王》云，若三界外，別有衆生者，是大有說，非七佛所說也　其《法華經》，兼內外事深，故非易可見，名爲祕密也　今解不然，何者，法云等發軫，頓開本經，故名顯教　《法華》、《涅槃》先改執，後顯正法，故名祕密教也　顯現祕密，有異聖究竟，如常說也　且《成論》師云，十二年前，說小乘後說，今則不然，有四句，一始終（說）大，二始終說小，三初大後小，四初小後大　何者，《涅槃經》中嘆十二年童子，迦葉三十六問等無有異　故知佛初成道，（既）（即）說《涅槃》　而《成實論》師云，是《華嚴經》也　《涅槃》既爾，餘經應然　何者，《釋論》云，須菩提聞《法華》舉手低頭皆成佛道，今問不退　若云何得定言《法華》以前說《般若》耶　且諸佛化衆生，應有緣即說，何後時乃說大耶，故知應有四句也　次明但不但義，但是住義，是不行義　若是佛教大小，皆是無跡義　故云有不住有，言空不住空，而一往開者，小乘是但，大乘是不但　何者　小乘爲淺行人，施四諦因果法門，名爲但也　大教爲大士，開不住法門，以示諸法無迹，爲不但也　大小兩乘，既有二智，人亦有二　何者　小乘人保昔經教，名爲但；大乘人如幻化，無有去就，名爲不但　故人法但人但不但義也　若例前句，應有四句，如二句上例，三者但不但俱不但，四者但不但俱但也。如《十地論》、《成論》等所執，皆存大小之相，名爲但　若如今說，大小俱無迹，名爲不但也　若就兩佛者，一往釋迦教是但，金那教是不但，而釋迦教，有但不但　何者，難化衆生說故也　舍那佛唯一大乘故，無但不但也　且經云，《華嚴經》不入二乘手者，二乘存著故，即爲聖教不入，不云都不聞見也。《大品》初佛說五品爲不共　第二傳教須菩提說善品，爲共說故也

又《大品遊意・波若部儻》　第四波若部儻

《釋論》云，有二種波若，一者共，二者不共　有二種釋　一云共者，《大品》云，三乘通教是也　不共者，別第十地行聞波若，非九地行所聞也　一云，只就《大品》中，亦有共不共。何者，經云，欲得菩薩果，乃至聲聞果，當學者，此是共般若　復有菩薩所對，名爲不共也　今則無別深般若，但二乘分亦得聞，謂之共　菩薩之殊於二乘，名爲不共　此就有方便無方便，簡聖共不共，無別深波若也　復有三種波若，一者上，二中，三下　上者，《光讚波若》是也　若具翻者，應是五十卷　而存長時遺少，唯翻十卷，即竺法護所翻也　中者是《大品》也，而卷數不定　或二十七卷，併什法師翻也　《放光波若》，是二十卷，是朱士行取於于闐國，即是《大品》也　下者《小品》是也，有七卷，則是隨行也　復有四種般若，謂上中下與《金剛波若》也　二云，上中下與不共波若也　復有五種波若，謂《摩訶波若》，《天王問波若》，《光讚波若》，《仁王波若》也，從《天王問波若》出五般若；一者《須眞天子問波若》，有七卷；二者《法文天子問波若》，有三卷；三者《四天王問波若》，有一卷，四者《文殊師利問波若》；五者《思益梵志問波若》也　從《光讚波若》，出二波若，一者《成具波若》，二者《光淨般若》也　或云《金剛波若》，其本有一卷　此是校量功德一品，而抄爲別經也　一云，五時波若中，一時說也　若其依《仁王經》法者，《金剛波若》是第二也　而一義云，《金剛波若》理應最初　何者，以三義驗耳　一者從衆，二者乞食等事，三者經中有文　何者，《大品》衆是五千分，《金剛》衆是千二百五十　云何前多，後還成少耶　且《大品》中，不數地，雖地四寸，《金剛經》足數於地，且經中云，所得慧眼，未曾得聞　此三義故，其非後耳　或云，如《仁王經》中列法也

次第五明緣起　魏時沙門朱士行尊讚《小品》，即知文義未盡　故甘露六年，於于闐國相經本遇得《大品》，而彼國名僧唯信小乘　故朱士行將還時，彼僧白王曰，漢通（大）人棄佛正教，以持《波羅門經》，將還本國而宣流，王今不應撿許　王即順語，遮而不許　於時朱士行即白王言，我今不顧身命而來，正止由經　王若不許此經者，應撿一願，即誓言曰，若此經於漢地有緣

者，授次已滅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者，斯道幽微，深遠難測，無知無照，無相無名，理絕百非　道已四句，言語無所措其詳　理絕二邊，情識無沒其墟　雖復相無相，寂而無寂，至寂至寂，道究法界　故開宗之始，以不住法住　（辨二義之終，又無得爲得　是故絕相必假言宣，無名要由教顯。《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摩訶者，翻云大　大者，廣博爲義，包容爲義，莫先爲義　波若者，《釋論》自云，如猛火聚不可觸，觸即皆燒，翻不翻皆不可得也。而約用一亦得皆翻也，即波羅蜜者，到彼岸也

又《中觀論疏》　八不者，蓋是《正觀》之旨歸，《方等》之心骨，定佛法之偏正，示得失之根原　迷之，即八萬法藏，冥若夜遊，悟之，即十二部經，如對白日　余昔在江左，鑽仰累年，未栖河右，用爲心鏡　雖復東西阻隔，未始分乖，周旋南北，何嘗徒步　略陳宿記，用別門人　豈曰窮微，蓋是題自心之路耳

又　問，此論文有四卷，博含五百偈，何故八不標在論初　答，領前序意，足已明之，未曉向言，今當委示　《淨名經》云，智度菩薩母，方便以爲父　一切衆導師，無不由是生，即知　波若方便，爲十方三世諸佛法身之父母也　以衆聖託二慧而生，二慧由二諦而發，二諦因八不而正，即知　八不爲衆教之宗，歸羣聖之原本。但棄教之流，捨本崇末。四依出世，令棄末歸本。故標八不，貫在論初。

問，八不但是佛菩薩本，亦是二乘人天本耶。答，由八不，即二諦正。二諦正，即二慧生。二慧生，即有佛菩薩。有佛菩薩，故說二乘及人天之教，即知。八不，亦是二乘人天之本。如《大品》云，若無菩薩出世，即無三乘之教，亦無世間五戒十善也。問，二慧云何由二諦而生。答，須精識二諦，即二慧始成。關內叠影法師《中論序》云，斯論雖無法不窮，無言不盡，統其要歸，即會通二諦。以眞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眞諦故無有，雖無而有。俗諦故無無，雖有而無　雖無而有，不滯於無。雖有而無，不著於有。不著於有，即常著冰消　不滯於無，即斷無見滅，即知。二諦遠離二邊，名爲中道。

問，云何眞諦雖無而有，俗諦雖有而無　答，此由是不壞假名，而說實相，故有宛然而無，不動眞際，建立諸法，故無宛然而有。二諦生二慧者，以悟有宛然，而無故生漏和波若。了無宛然而有，故生波若漏和。漏和波若，即波若宛然而漏和。波若漏和，即漏和宛然，而波若故不著常。波若宛然，而漏和故不滯斷。不斷不常，名爲中觀。然離二邊，無寂中道。即因緣二諦，名爲中道。離二慧，無別正觀。即因緣二慧，名爲正觀。故以二諦中道，發生二慧正觀。以漏、慧正觀，寂滅斷常諸邊，故有佛菩薩。所以二慧，名爲法身父母。

問，已知二慧由二諦而發，衆聖託二慧而生，何故以波若爲母方便爲父耶　答，意乃無窮，略明二義。一者實慧虛凝，與陰同靜，方便動用，共彼陽舒，故配之父母。又凡夫著有，二乘滯空，波若鑒空，能越凡　漏和涉有，即超聖　越凡淺易，即義同於母　超聖深難，故比之於父　故什師答王稚遠問，明波若方便，更無兩體，但以淺深勝劣，故分爲二　問，波若漏和何故無二體耶　答，《智度論》云，譬如金爲巧物，離金無巧物　離巧物無金，而有金巧二義。金喻波若，巧喻漏和　故知，唯一正觀，義分權實。

問，漏和云何巧耶。答，二乘下位，不能照空，即便鑒有，故無善巧　大士雖復照空，宛然而有，故名爲巧。

問，菩薩何由有此巧耶。答，此之善巧，由二諦而生　良由不動眞際建立諸法，雖入深空即能涉有，故有此善巧也。問，照空宛然而有既名巧者，亦照有宛然而空，亦應名巧　則並是漏和有何波若　答，實如所問　故什師云，觀空不證，涉有不著，皆是漏和，以同巧故也　但觀空不證，雖是漏和而從波若，受名沒其巧稱　但取涉有不著，故名漏和　此解與《智度論》同。《智度論・釋譬喻品》云，波若將入畢竟空，無諸戲論　漏和將出畢竟空，嚴土化人。《淨名》等經，及釋僧肇，大同此意。

又　問，直觀空爲波若，於空不證，爲方便者，亦直照有名爲波若。取照有不著，名曰漏和。答，以羅什意釋者，觀空不證。雖是漏和，而從波若受名，沒其巧稱。亦照有之義，雖是波若，從漏和受名，沒其波若之稱，而從方便則受名，而肇師正用斯意。故云，直達法相，名之爲慧，照空不證，涉有不著。二巧之義，名曰漏和。

問，亦得直照空義，名爲波若，照空不證，及以照有，並涉有不著。此之三義，皆是漏和耶。答，亦有斯義，波若直照，諸法實相，故名爲體，體即無二　方便即是波若之巧用，用有多門：一能照空，不證於空義，此一巧也；次觀空即能照有，此二巧也；三涉有復能無著，此三巧也。總此諸巧，悉名方便，故用金爲體　金上諸巧，皆名方便

問、此與前釋相違，云何會通　答、今照者有，皆名般若，即合成二巧，皆名方便，即般若具照空有，方便具空有二巧　故以般若名慧，即慧有二照，方便無有慧名，故但稱二巧　此就二照二巧釋之，若直照實相，名般若，取觀空不證，及照有不著，悉是般若之用，故皆名方便，此就體、用多門釋，此皆合離適時，衆義無違，異文告會，雖二種不同，適一意耳

問、若《淨名經》以二慧爲法身父母者，何故《瓔珞經》以二諦爲父母耶　答、若以二慧名爲佛，二慧由二諦而生，即以二諦爲父母　若直二慧生佛，故以二慧爲父母，二慧復由二諦而生，即二諦爲祖父母　二諦復由八不而正，即八不爲祖中之祖　故八不爲衆教之宗，歸羣聖之根本，顯在於斯

得失門第三　問、八不但是衆聖之得源，亦是羣生之失本　答悟無生，即有三乘衆聖　迷八不，即有六趣紛然　故《涅槃》云，是一味藥，隨其流處，有六種味，一味藥者，即中道佛性　中道佛性，不生不滅，不當不斷，即是八不　故知，失於八不，有六趣紛然

問、云何失於八不，有六趣紛然　答、以不悟八不，即不識二諦　不識二諦，即二慧不生　二慧不生，即有愛見煩惱　以煩惱故，即便有業，以有業故，即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　故知，失於八不，有六趣紛然

問、得失八不，凡有幾人　答、且據二門，各有四種　失人四者，一鈍根，起愛衆生　二利根，起見外道　三即此愛見衆生，迴心學佛，小乘之教，但薄福鈍根，遂成三失　一得語不得意，聞說小乘名，故云得語　不知說小通大，守指忘月，故名失意　二者語意俱失，如《智度論》、《阿迦旃延》云，是語非大乘中說，亦三藏所無，蓋是諸論義師自作此說耳　三者保執小乘，遂謗《方等》，如五百部，爲執諸法有決定相，不知佛意爲解脫，故聞畢竟空，如刀傷心　四者即此小乘人，迴心學大乘，亦有三失　一得語不得意，聞說大作大解，成有所得大，不知是因緣假名，小大爲表，非大非小，故名爲失　二者語意俱失，於大乘中種種推斥，非三藏義，亦《方等》所無　三者保執大乘，遂撥無小，如《法華論》、《釋藥草喻品》，破菩薩病，以菩薩聞道理，有一無有二乘，遂撥無小　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　道理乃唯有大，不妨於緣成小　而菩薩遂撥無小，守實喪權，故名爲失　此之四人，並不悟八不中道，不發生正觀，故成四種失　雖有四失，合成三迷　初之一失，有顛倒病，不知是病，不知救治　次之二失，知其是病，欲求救治，但服邪藥，即舊病不除，更增新病　後之二失，知其是病，求於教法，但無方便，服於甘露，遂成毒藥，亦舊病不除，更起新病　雖有四失，合成二過　初之二失，自樹起迷後之二失，學教成病　初二人異者，初鈍根起愛，後利根起見　又初人但有一失，後人失中，更復起失　所以然者，有此身心，已名爲失，而復推斥成九十六種異　故大城遶遠，（岐）〔歧〕路遙多，故《法華經》以此二人喻毒虫惡鬼也

又　問、八不具於二諦，小乘人知諸法生，得於世諦，云何言失　答、世諦是因緣無生生　而小乘之流執成性生故，失於世諦，況第一義耶

問、方廣道人學於大乘，明一切法不生不滅，畢竟空，應得八不，云何言失　答、八不無生者，蓋是因緣生無生，不壞生而說無生　而方廣之流，執無生而失生　既失無生生，亦失生無生，即俱壞二諦

問、如來出世，正爲何人　龍樹後興，復斥何病　答、通而言之，佛並爲四人，是故出世　但佛未出世，唯有前之二人，爲破此二人，故說五乘之教　此二人中，有無聞非法者，以人天善根而成就之　有三乘根性者，說三乘之教　龍樹出世，雖通爲四人　此論正爲大小乘人，故申大小兩教，傍爲前二人也　又佛雖說五乘之教，意在大事因緣　四依雖申大小兩教，意歸一極，令悟中道，發生正觀　次明得四人者，如前所明，觀中道者，凡有四種　中道即不生不滅，八不義也　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　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　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　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　菩提云智，即是因中發觀故成於四人　此論合四人爲二，前二十五品，令因中發觀，得佛及菩薩菩提　後之二品，令二乘人因中發觀，得二乘菩提　故後品云，前已聞大乘法，入第一義　今欲聞聲聞法，入第一義　第一義，即是中道，但悟有淺深，猶如三狄，故成四品

問、若三乘同觀中道，即三乘人同稟八不，何故經文云，爲聲聞人說十二因緣生滅，爲菩薩說十二無生滅耶　答、大明聲聞，凡有二種，一者得於人空，不得法空　不得法空，故有十二相生　知無有我，故入第一義　大士具得二空，非但無我，亦無十二，故入第一義，故異於彼二乘　二者聲聞之人，具得二空，但聲聞前有十二而折之，令空方入第一義　菩薩知十二本自不生，今亦無滅，故入第一義空　如《智度論》，釋大小二空，聲聞分折人法，故人法空　菩薩知人法本性自空，雖有折法，及本性不同，而同明人於空義

以同人空義故，三乘同入第一義，有折法不折法故，聲聞名於生滅觀，菩薩名無生滅觀。

問：同入空者，空義有異以不？答：玄義中具釋，今略明一句。《智度論》云：二乘名但空，菩薩名不可得空。二乘但住於空，名爲單空；大士知空，亦復空名，不可得空。《智度論》又云：二乘得二空，如毛孔空；大士得二空，如十方空也。

清世宗胤禛《御選語録》卷三《三乘漸次》 夫妙道冲微，理絶名相之表；至真虚寂，量超羣數之外，而能無緣之慈，隨有機而感應；不二之旨，逐根性以區分，順物忘懷，施而不作，終日説示，不異無言，設教多途，無乖一揆。是以大聖慈悲，隨機利物，統其幽致，羣籍非殊；中下之流，觀諦緣而自小；高上之士，御六度而成大。由是，品類愚迷，無能自曉，或因説而悟解，故號聲聞。原其所修，四諦而爲本行，觀無常而生恐，念空寂以求安，患六道之輪廻，惡三界之生死，見苦常懷厭離，斷集恒畏其生，證滅獨契無爲，修道惟論自度。大誓之心未普，攝化之道無施，六和之敬空然，三界之慈靡運，因乖萬行，果闕圓常，六度未修，非小何類，如是則聲聞之道也。

或有不因他説，自悟非常，偶緣散而體真，故名緣覺。原其所習十二因緣而爲本行，觀無明而即空，達諸行而無作。二因既非其業，五果之報何醻，愛取有以無蚘，老死亦何所累，故能脩然獨脚，靜處幽居，觀物變而悟非常，覩秋零而入眞道。四儀庠序，攝心處以恬愉；性好單棲，慰閒林而自適。不忻説法，現神力以化他。無佛之世，出興作佛燈之後焰。身惟善寂，意翫清虚，獨宿孤峰，觀緣散滅。利他不普，自益未圓，於下有勝，於上不足，兩非其類，位處中乘，如此辟支佛道也。

如其根性本明，玄功宿著，學非博涉，解自生知，心無所緣，而能利物，慈悲至大，愛見之所不拘，終日度生，不見生之可度。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名菩薩。原其所修，六度而爲正因，行施則盡命傾財，持戒則吉羅無犯，忍辱則深明非我，割截何傷，安耐毀譽，八風不動，精進則勤求至道，如救頭然。自行化他，剎那之頃，無間禪那，則身心寂泊，安般希微。住寂定以自資，運四儀而利物。智慧則了知緣起，自性無生，萬法皆如，眞源至寂。雖知，煩惱無可捨，菩提無可取，而能不證無爲，度生長劫，廣修萬行，等觀羣方，下及諸緣，上該不共，大誓之心普被，四攝之道通收，總三界以爲家，括四生而爲子。悲智雙運，福慧兩嚴，超越三乘，獨居其上，如是則大乘之道也。

是以一眞之理，逐根性以階差；取益隨機，三乘之唱備矣。然而至理虚玄，窮微絶妙，尚非其一，何是於三。不三之三，而言三，不一之一，而言一，一三非三，尚不三，三一之一，亦何一。一不一，自非三，三不三，自非一非一，非三不留，非三三，非一不立。不立之一，本無三，不留之三，本無一一三本無，無亦無無，無無本故，妙絶如是，則一何所分，三何所合。合分自於人耳，何理異於言哉。譬夫三獸渡河，河一，寧從獸合，復何獨河非獸合，亦乃獸不河分，河尚不成三河，豈得以河而合獸。獸尚不成一獸，豈得以獸而成河。河非獸，而何三獸非河，而何一。一河獨包三獸，而河未曾三三獸共履一河，而獸未嘗一獸之非一，明其足有短長，河之不三，知其水無深淺。水無深淺，譬法之無差，足有短長，類智之有明昧，如是則法本無三，而人自三耳。

今之三乘之初，四諦最標其首。法之既以無差，四諦亦何非大，而言聲聞觀之，位居其小者哉。是知諦似於河，人之若獸。聲聞最劣，與兔爲儔，雖復奔波，豪窮浪底，未能知其深極，位自居卑，何必觀諦之流，一槩同其成小。如其智照高明，量齊香象者，則可以窮源盡際，煥然成大矣。故知下智觀者，得聲聞果；中智觀者，得緣覺果；上智觀者，得菩薩果。明宗昭然，冕客圖度者矣。是以聲聞見苦而斷集，緣覺悟集散而觀離，菩薩了達眞源，知集本無，和合三人，同觀四諦，證果之所差殊，良由觀有淺深，對照明其高下耳。是以下乘行下，中上之所未修，上乘行上，而修中下，中行中下，不修於上，上中下之在人，非諦令其大小耳。然三乘雖殊，同歸出苦之要，聲聞雖小，見愛之惑已祛，故於三界無憂，分段之形滅矣。

又 如來爲對大根，引歸寶所，令修種智，同契圓伊，或毀或譽，抑揚當時耳。凡夫不了，預畏被呵，寧知見愛尚存，去二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諸所不祛，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諂曲，見生自意，解背眞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唯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情，縱邪説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嬉怡生愛，違意則於憎嗔，三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儻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聲。又築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説之患，

鞏然三塗苦輪，報之長劫，哀哉，可哉！言及愴然，悲酸矣！然而達性之人，對境彌加其照，忘心之中，相善不涉其懷，況乎三業之邪非，寧有歷心於塵滴，是以鑒玄之侶，淨三受於心源，滌穢之流，捕七支於身口，無情罔侵，應業有識，無惱蚓蜿，幽澗未是比其清，飛雪無以方其素，眷德若羽羣揚翅，望星月以窮高，棄惡若鱗衆驚鉤，投江瀛而盡底，玄曦慰其照遠，上界愈以緣消，境智合以圓虛，定慧均而等妙，桑田改而心無易，海獄遷而志不移，而能處憤非嗔，凝神挺照，心源朗淨，慧解無方，觀法性而達眞如，鑒金文而依了義，如是則一念之中，何法門而不具，如其妙慧未彰，心無準的，解非契理，行闕超塵，乖法性而順常情，背圓詮而執權說，如是則次第隨機，對根緣而設教矣。

又《事理不二》 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眞宗，故物像無邊，般若無際者，以其法性本眞，了達成智故也，譬夫行由通徑，則萬里可期，如其觸物衝渠，則終朝域內，以其不知，物有無形之畔，渠有窮虛之域故也，是以學遊中道，則實相可期，如其執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今之色相紛紜，窮之則非相，音聲吼喚，究之則無言，迷之則謂有形聲，悟之則知其闃寂，如是則眞諦不乖於事理，俗事理之體元眞，妙智不異於了知，即了知之性元智，然而妙旨絕言，假文言以詮旨，眞宗非相，假名相以標宗，譬夫象非雪山，假雪山而類象者，此但取其能類耳，豈以雪山而爲象耶，今之法非常而執有，假非有以破常，性非斷而執無，假非無而破斷，類夫淨非冰炭，假冰炭而洗淨者，此但取其能洗耳，豈以冰炭而爲淨耶，故知中道不偏，假二邊而辨正，斷常非是，寄無有以明非，若有若無言既非，非有非無亦何是，信知妙達玄源者，非常情之所測也，何者，夫妄非愚出，眞不智生，達妄名眞，迷眞曰妄，豈有妄隨愚變，眞逐智廻，眞妄不差，愚智自異耳，夫欲妙識玄宗，必先審其愚智，若欲審其愚智，善須明其眞妄，若欲明其眞妄，復當究其名體，名體若分，眞妄自辨，眞妄既辨，愚智道然，是以愚無了智之能，智有達愚之實，故知非智無以明其眞妄，非智莫能辨其名體，何者，或有名而無體，或因體而施名，名體混緒，實難窮究矣。

是以體非名而不辨，名非體而不施，言體必假其名，語名必藉其體，今之體外施名者，此但名其無體耳，豈有體當其名耶，譬夫兔無角而施名，此則名其無角耳，豈有角當其名耶，無體而施名者，即名無實名也，名無實名，則所名無也，所名既無，能名不有也，何者，設名本以名其體，無體何以當其名，言體本以當其名，無名何以當其體，體無當而非體，名無名而非名，此則何獨體而玄虛，亦乃名而本寂也，然而無體當名由來，若此名之體，當何所云，爲夫體不自名，假他名而名我體，名非自設，假他體而施我名，若體之未形，則名何所名，若名之未設，則體何所明，然而明體雖假其名，不爲不名而無體耳，設名要因其體，無體則名之本無，如是則體不名生，名生於體耳，今之體在名，前名從體後辨者，如此則設名以名其體，故知體是名源耳，則名之所由，緣起於體，體之元緒何所因依，夫體不我形，假緣會而成體，緣非我會，因會體而成緣，若體之未形，則緣何所會，若緣之未會，則體何所形，體形則緣會而形，緣會則體形而會，體形而會，則明形無別會，形無別會，則會本無也，緣會而形，則明會無別形，會無別形，則形本無也，是以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

又卷二六《清涼澄觀國師》 師《答皇太子問心要書》，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眞性，則空明朗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眞妄相待，若求眞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眞，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眞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眞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

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悟人不同，皆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固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冲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毗曇學分部

綜述

吉藏《三論玄義》　折《毘曇》第二，一立宗，二破斥。有薩衛門人，序其宗曰，《阿毘曇》者，名無比法，無漏慧根，會理窮凡，其功冠絕，故云無比。超四執之外，越三界之表，羣聖之所讚歎，六道之所歸崇，敢有抗言，當屈之以理。

問，夫欲立理，先須序宗源，未知《毘曇》凡有幾種。答，部類甚多，略明其六。一者，如來自說《法相毘曇》，盛行天竺，不傳震旦。二者，隣極弘聖，名舍利弗，解佛語，故造《阿毘曇》，凡二十卷，傳來此土。三者，佛滅度後三百餘年，有三明六通大阿羅漢，姓迦旃延，造《八犍度》，凡二十卷，傳來此土。所言八者，一雜，二使，三智，四業，五大，六根，七定，八見。言犍度者，翻之爲聚。以其八義各有部類，因之爲聚也。四者，六百年間，有五百羅漢，是旃延弟子，於北天竺共造《毘婆沙》，釋《八犍度》。《毘婆沙》者，此云《廣解》，於西涼州譯出，凡有百卷。值兵火燒之，唯六十卷現在，止解三犍度也。五者，七百餘年，有法勝羅漢，嫌婆沙太博，略撰要義，作二百五十偈，名《阿毘曇心》。凡有四卷，亦傳此土。六者，千年之間，有達磨多羅，以《婆沙》太博，四卷極略，更撰三百五十偈，足四卷，合六百偈，名爲《雜心》也。其間復有《六分毘曇》。《釋論》云，目連和須密及餘論師共造，並不傳此土。唯《衆事分毘曇》是六內之一，此土有之。復有《甘露味毘曇》二卷，未詳作者，並傳此土。《毘曇》雖部類不同，大宗明見有得道也。

破斥第二，凡有十門，一乖至道，二扶衆見，三違大教，四守小筌，五迷自宗，六無本信，七有偏執，八非學本，九弊眞言，十喪圓旨。蓋無比之名有餘，所明之理不足，非但違乖《方等》，亦近迷三藏。略擧十門，顯其虛實。

乖至道者，夫道之爲狀也，體絕百非，理超四句，言之者失其眞，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體，故七辨輟音，五眼冥照，釋迦掩室，《淨名》杜口，豈可以有而爲道哉。

第二扶衆見　然道實非有，遂言見有得道，乃是見有，非見道也。故《淨名》云，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是染著，非求法也。又夫見有者，名爲有見，非見道矣。故《法華》云，入邪見稠林，若有若無等，依止此諸見，具足六十二。問，若執有無，此有何失。答，《正觀論》云，淺智見諸法若有若無等，是則不能見滅，見安隱法，於彼有大過矣。

第三違大教　《思益經》云，於未來世有惡比丘，說有相法，得成聖道佛垂此勅，懸誡將來。既曰惡人，理是邪說，違背大教，宜須破之。

第四守小筌　夫爲未識源者，示之以流，令尋流以得源；未見月者，示之以指，令因指以得月。窮流則唯是一源，亡指則但是一月，蓋是如來說小之意也。而《毘曇》之徒執固小宗，不趣大道，守筌喪實，故造論破之。

第五迷自宗　諸聖弟子有所述作，本爲通經，而阿含之文親說無相，故善吉觀法空而悟道，身子入空定而佛歎。阿毘曇人但明見有，故自迷本宗。

第六無本信　《文殊問經》云，十八及本二皆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十八者，謂十八部異執也。及本二者，根本唯二部，一大衆部，二上座部。而《阿毘曇》是十八部內《薩婆多部》，從大乘出，即大爲小本，而執小之流聞大乘不信，是以破之。問，何以知執小之人不信大法耶。答，《智度論》云，旃延弟子答龍樹云，我聞大乘，心不都信。故外國執小乘者，與學大乘人分河飲水。

第七有偏執　《大集經》云，雖有五部，並不妨如來法界及大涅槃。而阿毘曇人保執自宗，排斥他說，便違法界，招大涅槃，累障既深，宜須傷歎。

第八非學本　《大品經》云，欲知四緣，當學《般若》。外人問龍樹云，欲學四緣，應學《毘曇》，云何乃學《般若》。論主答曰，初學《毘曇》，似如可解，轉久推求，則成邪見。問曰，學《毘曇》云何乃成邪見。答，若言四緣生諸法者，誰復生於四緣。若四緣更從他生，則他復從他，如是無窮。若其四緣自然而有不從他生者，萬物亦應不由四緣，當墮無因。故從則無窮，窮則無因

由此二門，則不信因果，故久學《毘曇》，成於邪見。

第九弊眞言　《大集經》云，甚深之義不可說，第一義諦無聲字　陳如比丘於諸法獲得眞實之知見。《本起經》云，頗輞沙門即五人之一，爲身子說偈云，一切諸法本，因緣空無主，息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　身子聞之，即得初果　尋大小二經，皆明見空成聖　而《阿毘曇》謂觀有得道，故隱覆眞言。

第十喪圓旨　《涅槃經》云，欲令衆生深識眞諦，是故如來宣說於俗　若使衆生不因俗諦而識眞者，諸佛如來終不說俗　《毘曇》之流雖知俗有，不悟眞空　既惑眞空，亦迷俗有，是故眞俗二俱並喪。

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四《顯行相》　顯行相者，《俱舍》第二十九說，內有色想觀外色，名初解脫　內未伏除見者，色想觀外諸色，以爲不淨，名觀外色。今則不然，準《對法》文，初修業者，身在欲界，已離欲界欲，未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未離色界欲故。若久習業已，離色欲見者，色想安立現前，而觀欲界一切所有內外諸色，作光明想，由前三解脫，引發勝處遍處等故，即觀勝處，所攝少多等色，作光明想，由除變化障故，作光明想，不除貪欲故，不作不淨想。《瑜伽》唯云，未得無色定，未離色界染，觀外諸色，是初解脫者，唯依初業說故。

第二解脫　《俱舍》論說，內已伏除見者，色想唯觀外境而爲不淨，名內無色想，觀外諸色　大乘不然，準《對法》云，初習業者，已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久習業者，或見者無色想安立現前，而觀外色，作少多等相不同，於初觀內外色皆作光明，未自在故，此唯觀彼已離欲色，作少多等，名觀外色，已離染故，立以外名觀心漸勝故，稍略觀故。《瑜伽》云，又不思惟彼想明相，但於外色而作勝解，即觀少多等，不作光明等　若於是處已得離欲，說彼爲外故，唯觀彼已離染色，名之爲外　又由初解脫觀色，不言外，其內有色，亦不言內，通緣內外根塵等色，作光明想故。今此第二內有色有根等色故，其觀外色，唯觀外塵，作少多等，不緣根等，作少多等　故《瑜伽》又云，無色界定不現在前者，此說觀外色，不依無色定，無色定不能緣外色故。

上二解脫，初作光明想，後作少多等想　初寬後狹，兩觀有殊　《顯揚》二十說，此二解脫除變化障，爲於變化得自在，故變化既通，四靜慮有故　初二解脫，通依四靜慮　但在根本，非近分地，彼欣趣修，都無通果　此容預修，有通果故，不同《俱舍》初二靜慮，能除欲界　初靜慮中顯色貪故，作不淨觀。

第三解脫　《俱舍論》說淸淨相，轉作淨光，解行相轉故　唯第四靜慮離八災患，心澄淨故　餘地雖有相似解脫，而不建立，非增上故　今者，大乘謂如有一已得，捨念圓滿淸白，以此爲依，修習淸淨聖行圓滿，於內淨不淨諸色已得展轉相待想，展轉相入想，展轉一味想，是第三解脫行相　謂待諸淨色於餘色中，謂爲不淨，非不相待　若唯見一類淨與不淨，二覺無故，是名初想　又於淨中，不淨性所隨入，於不淨中淨性所隨入，由於薄皮所覆，共謂爲淨之中，現有三十六種不淨物，故是第二想　如是展轉，總一切色，合爲一味淸淨想解，是第三想，乃名成就。

唯在第四靜慮地，有捨念淨故，論說超過諸苦樂故，一切動亂已寂靜故，善磨瑩故，餘地不然，故唯第四　此亦內無色想，而觀外色，由前已說，故略不論，而立異稱。

次四無色解脫　《俱舍論》說，以四無色定，善爲性，非無記，染非解脫故，亦非散善性微劣故，近分解脫道，亦得解脫，名無間　不然，所緣下故，彼要背下地方，名解脫，故多說根本者，近分非全故　今者，大乘皆已離自地，欲依自根本地，重觀自境，思惟勝解，令障更遠，引生勝德，謂如有一於彼空處，已得離欲，即於虛空思惟勝解，是名空處解脫行相　於彼識處，已得離欲，即於是識思惟勝解，是名識處解脫行相；於無所有處已得離欲，於識無邊處思惟勝解，是名無所有處解脫行相　空識二名，自地所緣，行相爲稱，無所有處，以識無有爲自地名，故於識處思惟勝解，於有頂地已得離染，更不於餘而作勝解，乃至遍於想可生處，即於是處應作勝解無所有處，名想生處。今緣此無所有心心所，名非想非非想，故遍於此思惟勝解，至下當知　上說離染依無學說，故《瑜伽》言，前七解脫，於已解脫而生勝解，身證者得　若依《唯識》有二師說，一云伏初定已上染，得滅定，二云伏第四定已上染，得滅定　無所有處已下染，可有伏義，令障轉遠，引生勝德　有頂一地定，未能伏，故《瑜伽》第十二空識二解脫有說離自地染，言上之二地，無說離自地染字，有學無學，影略說故，唯立根本，亦非近分滅盡解脫　大小俱說，即滅盡定，而無行相棄想受故，然將入時，有二行相，謂依非想非非想處相，及無相界相，初修久熟，二入別故。

又《釋名》　《釋名》者，初釋總名，後釋別名　初總名者，《瑜伽》云，前

已解脫，於已解脫而生勝解，已所觀法多分，要伏要斷彼地煩惱障染，方始修作，名已解脫　今觀已解脫境，爲除定障，起神通功德而生勝解故，名解脫其身證者，於有頂染定，未能離，但除彼地所有定障，起無諍等諸功德故，故成解脫，由此前言多分已離　不爾，多言便爲無用　第八解脫，棄背想受，故名解脫　前無間道雖滅想受障，至滅盡定位，方得解脫名，由入滅定時，暫棄背想、受障所求，今滿足故，立解脫名，非時方始解脫定障，先已離故，亦解亦脫　二者是數帶　數，釋也

次釋別名者，初有色，觀諸色解脫者，《瑜伽》云，由二因緣名爲有色，謂生欲界，得色界定故，又於有光明而生勝解故　此觀欲界，於勝處所制少多、好惡、劣勝等色，作光明想，故但名有色　觀諸色，不言內有色，觀外色，其有色非唯內故，諸所觀非唯外故，即外色之觀，及有色之觀，外色皆依主釋也　內無色想觀外色者，由二因緣，名內無色想　一者，謂已證得無色等，至亦自了知，得此定故　先依空處定已，離色界染故，《顯揚》云，內無色想者，依無色定意解思惟故　二者，不思惟內光明想，故名內無色　此言意顯，已得空處內離色染

又自內心不作光明想，名內無色　此已離染色，名之爲外　故《瑜伽》云，若於是色已得離欲說，彼爲外，出於染故，即觀此色作少多等解，名觀外諸色　故《瑜伽》云，又不思惟彼想明相，但於外色而作勝解，此說不作光明色觀，但作少多好惡等解　初四勝處，有色無色各別，觀色若少若多，此總觀外少多，好惡等，故與勝處別　外諸色之觀，及內無色之觀，外色亦皆依主，內無色時，必須得空處等定　正觀外色，作勝解時，唯依色定，不依無色　無色不能觀於諸色少多等故　故《瑜伽》云，無色界定不現在前，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者　《瑜伽論》云，已得捨念，圓滿清白，以此爲依，修習清淨，聖行圓滿，名淨解脫　此說第四靜慮中，離尋伺喜樂三地障故，捨念圓滿，清白名淨　故《瑜伽》云，謂已超過諸苦樂故，一切亂動已寂靜故，善磨瑩故，離垢不淨變化障故，名爲解脫　此亦內無色，而觀外色作淨不淨相，待相入一味淨想，由前已說，內無色言，所以今略　既略於內，故亦略於觀外色等，但言淨解脫　《顯揚論》說，一向意解，思惟淨妙者，隨轉理門，或依彼觀，成滿之時，展轉一味，唯觀淨想，故作是說　身作證者，於此住中，一切賢聖，多所住故　身者，意身　作證者，由於智斷，得作證故　諸根得境，唯身根親合，勝餘根故，獨得證名　此亦如是　前三解脫意解思惟，尚統違故，無量觀名，今此解脫，除障最勝，聖意親取，名身作證　由此聖者，多住於此，及第八解脫　此二勝故，於二界中，各在邊故　世尊經中說身作證，於色無色障，斷無餘，證得轉依，勝餘六故　具足住者，第四靜慮，根本圓滿，第八等倒　九次第定，得圓滿故　空無邊處解脫者，《顯揚論》云，虛空者，謂色對治所緣境界，空其色故　無邊者，十方諸相不可分別，名空無邊處者，謂彼地中定等諸所依法，能依行者，所緣虛空，所依之處，名爲處也　欲色二界，相狀易知，彼界難了，獨與處名空無邊，是境處，是能緣，空無邊之處，依主釋也　下皆準知

識無邊處者，謂緣無邊虛空之識，今緣此識，而爲境界，十方諸相不可知故，名識無邊處，即能緣義　如前說無所有處者，謂於識處上境界推求之時，無少所得，除無所有，無別境界　由唯見此境極寂靜故，無所有　此細超前，觀已上境，無少所有，少亦無故　餘義如前　非想非非想處者，非想者，謂超過無所有想，無所有處，猶有粗想，故非非想者，謂於無所有處上境界推求之時，唯得緣無所有極細心心所，由唯見此極寂靜故，前無所有處，唯緣識處已上，諸境少分，亦無此有頂地，唯緣無所有處，能緣心心所，不同彼地，有粗想故，名爲非想，仍有唯無此極寂靜心在，故名非非想　非者，無也　非全無想故，餘義同前　想受滅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者，由想受二強，勝於餘，是心行故，厭患勞慮，暫求止息，止息此時，要斷障得名爲解脫，爲滅想受之解脫，依主釋也　上七解脫，皆持業釋　謂有色，觀諸色即解脫　解脫障故，乃至非想非非想，即解脫，亦可以別簡通得，依主釋謂有色，觀諸色之解脫等

又《出體性》　出體性者，《俱舍論》說，前三無貪性，眷屬五蘊性，次四無色定善爲性　第八滅定性　《大乘》之中七十三卷，《解五法》中云，世間出世間正智爲體　有漏者，以分別中世間正智爲體　無漏者，即無分別智及後得智，唯慧爲性緣，色非色及眞如境離諸定障，引生勝德，非餘能故　若相應體，初七以四蘊爲性，眷屬五蘊性　故《對法》云，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無色界中許有定道，無表色故，第八解脫以二十二法厭心種子爲體，即不相應行蘊所攝

又《所緣境》　所緣境者，初二解脫，以顯色相，及眞如相爲所緣境　初觀光明，後觀顯色少多等故，漸入眞觀，方斷定障　第三解脫，以攝受相，及眞如相爲所緣境　攝受相者，於內淨不淨色，展轉相待，展轉相入，展轉一

味，如前已說　次四解脫，各以自相及眞如爲境，初三解脫，以色無色爲境　次四解脫，唯無色爲境，爲斷此二障，起此觀行　第八解脫無所緣也）

凡聖得者，有義　初七解脫，通凡聖得　第八唯聖得，唯無漏故　七十三說異生聖者，同得，初三然有差別，內外二道通得無爽，除變化障，得自在故　然《瑜伽》第十五云，初三解脫，於一切色得自在故，便能引發諸聖神通，不與一切異生共有者　彼論自說，不還阿羅漢，所作不說，異生不作　初三次四解脫，《對法論》說，聖弟子所得，能順無漏，是清淨性，方名解脫　解脫愛味故，外道依無色，多生愛味，執爲涅槃故　由此返顯，不簡　次四解脫，唯聖所得，聖之弟子不得故，通外有有義，唯前三通內外道，凡聖皆得　論唯說此，異生得故，後五唯聖得，論說聖弟子，不說聖之弟子，異生故也）

離障差別者，《顯揚》二十說，對除六障，一變化障　初二所除，能變能化，由觀光明殊妙無礙，及爲少多等，得自在故　二最極現法樂住障　第三所除《對法論》說，能斷淨不淨色變化障，及於此中煩惱生起障　此障即於淨色變化加行功用，與不淨色變化相違，體即梗澁無記之性，名爲煩惱　三往還障　第四所除由空諸色無障礙故，爲方便，已入色四定根本之地，往還自在　四引無諍等勝功德障，由識所除，彼諸功德體，即識故，此爲方便，已起第四靜慮，發諸功德　五諸漏及有障，漏謂煩惱，有謂有頂，此即無色惑苦二法，由第六第七解脫所除　第六解脫正能除之　第七解脫除之令遠，六寂靜最極住障　第八所除滅定寂靜極勝住，故第十五說後五解脫，唯言能引想受滅等，至者依成滿位，亦不相違）

依身起者，後五解脫，三界身起，許無色界起滅定故　初三解脫，有義，唯欲界起，由教力故　《瑜伽》第十二云，由二因緣，名爲有色，謂生欲界等故　有義不然，通二界起，初修解脫，遍處爲果，必在欲界，如前道理，後成滿時，遍處爲因，解脫爲果，何妨色界亦得後起，豈生色界，不得名有色耶　不作不淨，不唯在欲）

二得者，在佛及麟角獨覺身中，八皆離欲，得在餘身中，皆加行得，要離彼地，染後方修起故）

有無漏者，在佛身皆無漏，在餘身中，第八唯無漏，餘七通有漏無漏，通是世間出世間，二智爲體故）

又卷五《大乘蘊界處義》　蘊，舊譯名陰，於禁反　此陰是陰覆義　若言薩者，梵本應云鉢羅婆陀，案陰音，應以於今反，陰陽之陰也　近代諸師競作異釋，或云淡聚，名淡陰，此釋不然　然依醫方說，淡飲，不言陰　更有異釋，不能具述　若言陰氣，是萬物所藏，即是聚義，借喻爲名，粗可通途，然非正目　今名蘊，或翻爲衆，故《法華》云，五衆之生滅，此亦不然　若言衆者，梵本應云僧伽，或翻爲聚，此亦不然　若言聚者，梵本應云曷羅陀　又言處者，梵云阿野怛那，舊翻爲入，此亦不然　若言入者，梵云鉢羅，昳舍舊經亦有譯爲處者　如空無邊處等，阿練若處並與今同　梵云馱都，唐云界，有譯爲持，偏據一義，非盡理也）

釋義名者，《俱舍》云，聚生門種族，是蘊處界義　蘊是聚義，可聚十一種義故　《中邊》云，非一及總略，分段義名蘊　彼論釋云，非一義，如《契經》云，諸所有色　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如是一切，略爲一聚，說名色蘊　由此聚義，蘊義得成　《俱舍》釋云，於此經中，無常已滅，名過去　若未已生，名未來　已生未謝，名現在　自身名內，所餘名外　或約處辨，有對名粗，無對名細　若集染污名劣，不染名勝，去來名遠，現在名近，乃至識蘊，當知亦然　二總略義，如經言，如是一切，略爲總聚　三分段義，如經言，說名色蘊等，各別安立色蘊等相故，由斯聚義蘊義得成　《俱舍》云，和合聚義，是蘊義，此依內明釋　二云，荷負重擔義　如世間說肩名蘊，物所聚故　此依俗釋　三云，可分段義，是蘊義　故世間有言，汝三蘊還，我當與汝　此依《聲論》釋　案《俱舍》三解，與《中邊》非一，及總略分段義，名蘊，其意同也）

又釋蘊有二義，一是聚義，二是滅義　故《毘曇》云，陰是聚義，舊云十二入者，是殺義　今云處者，是出生義，出生六識之門處　故十八界者，《俱舍》云，種族義，是界義　大乘釋名，種子義，名界　故《中邊》云，非一及總略分段義，名蘊，能所，取彼取種子義，名界，能受所了境用門義，名處）

二辨體者，其五蘊性唯是有爲，以積聚故　《俱舍論》云，蘊不攝無爲義，不相應故　又《毘曇》云，陰是死法，唯攝有爲　三性之中，依他性談有法，故非遍計所執，通無漏故，亦圓成實　五法之內體，即前四，唯除如如　十二處，十八界，通以有爲無爲爲體　總攝五法，及以二性，除遍計所執性，以無體故）

三廢立者，有二門，一總廢立，三科，二別廢立，五十二等　總者，《俱舍》云，愚根樂三，故說蘊處界三，彼自釋云，或愚心所總執爲我，或唯愚色，或愚

色心　又根亦有三，謂利中鈍，樂亦三種，謂樂略中及廣文故，如其次第，世尊說爲蘊處界，三《瑜伽》第九廢立離合三科頌云，隨增說我事爲依，此所行生持分廣略，無別根所緣　以上總廢立記　釋此頌文，下自當悉。二別廢立者，隨增說我事者，廢立五蘊也。《對法》云，何因蘊唯有五，顯五種我事故，謂身具我事，受用我事，言說我事，造作一切法非法我事，彼所依止我自體事，如其次第，配釋五蘊，不減不增　又《俱舍》云，隨粗云染器等界別次第，立此亦是廢立，亦是次第，先後論云，色有對故，諸蘊中粗，無色中粗，唯受行相故　世間說我手痛，言待二想粗，男女等想，易了知故，行粗，過識貪嗔等行相易了知故，識最爲細　總取境相，難分別故　或從無始生死已來，男女於色，更相愛樂，此由耽著樂，受味故，耽愛，復從倒想生故　此倒想生由煩惱故，如是煩惱，依識而生此，及前三皆染污識，由此隨染立蘊次第，或色如器，受類飲食，想同助味，行似廚人，識喻食者　故隨器等，立蘊次第，或隨界別立蘊次第，謂欲界中有諸妙欲色相，顯了　色界，靜慮有勝喜等受相顯了。三無色中取空等相，想，相顯了　第一有中，思爲最勝，行相顯了。此即識住，識住其中，顯似世間田種，次第　是故諸蘊次第，如是由此五蘊，無增減過處界，次第頌云

又《十種蘊》　第五《十種蘊》等，分別，雖無一處具說，總究諸論，亦可具立　一無漏善蘊，二加行善蘊，三生得善蘊，四不善蘊，五有覆無記蘊，六異熟無記蘊，七威儀無記蘊，八工巧無記蘊，九變化無記蘊，十自性無記蘊。

一無漏色蘊，有說唯有定所生色，色蘊少分，無五根等，正義皆具。《涅槃經》言，捨無常色，獲得常色等。《勝鬘經》云，如來妙色身。《佛地經》言，如來功德，蘊處界攝　如是有五種法，攝大覺地　《唯識》第十《佛地論》云，如來功德，蘊處界攝　如是等文，誠證非一，不能煩引　下皆準知，故五蘊法皆通無漏也　於百法，總有七十法通無漏，第一心法八識，是識蘊性。第二心所法，有二十三，通無漏，謂遍行五，別境五，善十一，不定二，謂尋伺。第三，色法有十一，謂五根，五境，及法處攝，聖所愛戒，並定自在所生，色不相應行，取二十二，除無想定，無想事，除異生性，取非得　若取異生性，唯有漏　第五無爲，有六，並唯無漏，以依眞如，假立故　《對法》云，空非擇滅，勝義無記者，亦隨轉門

二加行善，五蘊，有五十二法，心有六，除七八識，因中唯無記，故至轉依位，便無漏故。第二心所有法，有二十五　遍行別境，各五　善，有十一　不定，有四。第三色法，有三，以色聲，二表加行善心發故，及定共戒，並一分散無表，是加行善　故第四不相應行法，有十八法，除命根同分無想天，並名句文身　《對法》云，五蘊一分是善　又云，加行善者，謂依止善丈夫聽聞正法，修習淨善法，隨法行　五十四云，威德定色，亦通有漏　此等總說，因聞慧等，所發身語，定境色等，爲色蘊性故，通五蘊

三生得善，五蘊，總四十九法爲性，色蘊中三謂色聲，表並法處，散無表一分心所法，二十四遍行別境　善十，除輕安及四不定　不相應，十六，除命根同分。三無心及與名句文身，識蘊中取六識，除七八識，故《對法》云，生得善者，即前所說　發起善身語等，由先串習，感得，如是報乃至廣說，與信等俱任運起，故此意即說，宿習爲因，生得善心所，發身語爲色蘊性

四不善五蘊者，以六十五法爲性。色蘊唯三，謂色聲二，表並法處，不律儀，無表。心所法中四十遍行，別境並煩惱。六隨煩惱，二十不定，四識蘊中，取六識，除七八二識，不相應中取十六，謂得非得四相，並後十

五有覆無記。五蘊，有五十四法。色蘊唯二，謂身語表焚，於釋子執手行誑，故心法有七，除第八識，餘七通有覆故。心所有法二十九，謂遍行別境及根本煩惱五，除嗔，隨惑有十一，除忿等七，及無慚無愧二　不定中取三，唯除悔　不相應法取十六，謂得非得四相，及後十。《對法》第四云，若欲界繫分別煩惱，隨煩惱，是不善，若任運，生一切煩惱，發意行者，亦是不善，所餘皆是有覆無記。故五蘊一分，是有覆性，不善，五蘊準知

六異熟無記五蘊，色蘊有十，謂五根境，唯除法處色，彼非異熟。故《對法》云，八界八處，是無記者，約全分說　今取色聲據容，有說聲通異熟，依菩薩地，常行愛語，如語，諦語，故感得大士梵音聲相同，餘相好通異熟，故聲屬第三。第五轉者，隨轉小乘聲，非異熟故，色蘊十皆通異熟　心法通七識，唯除末那。心所有法取十一，謂遍行，別境，並不定，中取眠，除餘三　不相應法，取二十二，唯除二定

第七威儀路五蘊者，《對法》云，謂懷非染非淨心，所發威儀路，有三十九法。色蘊中有四，謂色香味觸　心法中有五，謂意識緣發威儀，眼鼻舌身四識緣威儀，以聲非威儀故，不說耳識。若第八識緣四嚫，故得名緣威儀　薩婆多更立似威儀，心即總有六識爲威儀路，識蘊也　心所有法有十四，遍行五，別境五，及不定四　不相應法有十六，謂得非得四相，及後十

第八工巧處五蘊者，《對法》云，謂懷非染非淨心所，起工巧處，是無記性。法有四十二法，色蘊中有五身工巧、四塵性語工巧，即是聲。心法取七識，唯除末那，發工巧。第六意識，緣工巧。五識及第八心所有法，取十四，遍行別境及不定，四不相應，取十六，得非得四相，並後十。

第九變化無記，五蘊者，《瑜伽》第三，說變化有二，一善，二無記，說定境色亦通，無漏五十三說。若依勝定，於一切色皆得自在，諸定加行，令現在前，九十八說神通不能變化，四事謂根等，由此但有法處色聲香味觸五，爲色蘊性。若爲利樂，便是善性。初二門攝。《瑜伽》雖說欲界，亦有諸變化，此通三性，生得變化，非是通果。設無記者，異熟生攝此變化蘊，有三十五法，色蘊取五塵，兼取法處色。心法唯取一，謂第六意識。心所有法有十二，謂遍行，別境並不定中尋伺。不相應行有十六，得非得，四相，並後十。

第十自性無記，五蘊有四十七法，色蘊中有五塵，即外器世界及長養，五既非四無記，是故名自性。心法唯取二，謂第六七兩識。心所法有十，謂遍行別境。二乘起法執，不障彼果，故非染污是自性無記。不相應行有十六，準前應知。依《瑜伽》第三說無記，有四，無此自性。《唯識》亦說法執不障二乘，故異熟生攝，準《瑜伽》六十六說，無記有五，初四如前，更加第五，自性無記，謂諸色根是長養者，外諸色處，非異熟等之所攝者，皆名自性無記，除善染色處聲處。案此文唯說色蘊，是自性無記性，不說四蘊通自性無記。今解，四蘊亦通自性，如二乘等所起法執，是異熟生，亦名自性。然異熟生有二種，一是業感，二是從生。所以《本地》第三說四無記，已攝自性盡。六十六中開第五者，以從生者，體非異熟，立爲自性。前後二文不相乖返，故五蘊法並通自性。諸師於此闕而不論，後學之徒，遂無憑據。

又卷七《佛土》《佛地論》第七云，佛身有二，一生身，二法身。若自性身，若實受用，俱名法身，諸功德法所集成故。若變化身，若他受用，俱名生身，隨衆所宜，數現生故。一切佛土必有身居，身既有二故，土亦然。生身土通淨穢，法身土唯清淨。或身有二，一實，二權。實即法身，權即生體。土隨亦二，淨穢如前。《佛地經》說，佛身有三，頌云，自性法受用，變化差別轉。彼論云，自性法者，即是如來，初自性身，體常不變，故名自性，力無畏等。諸功德法所依止故，亦名法身。受用者，即受用身，能令自他受用，種種大法樂故。變化者，即變化身，爲欲利益安樂有情，示現種種變化事故。雖淨法界，體性無差別，而有三身，種種相異，轉變不同故，名差別。

身既有三，土，隨亦爾。一法性土，二受用土，此二唯淨，三變化土，通淨及穢。《成唯識論》第十卷說，佛身有四，佛土亦爾，一自性身，依法性土。《稱讚大乘功德經》言，是薄伽梵，住法界藏，說彼經典，住法性土也。二自受用身，依自受用土，三他受用身依他受用土。《佛地經》云，住最勝，光耀十八圓滿土也。四變化身，依變化土，此經所云住廣嚴城也。初三身土，唯淨非穢，後變化土，通淨及穢，爲十地菩薩現身及土，非穢，唯淨，爲地前菩薩二乘衆現，通淨及穢。若爲分別煩惱及所知障未盡，未證二空眞如者，所現身土或淨或穢。若爲二分別障盡，及已證二空者，所現身土，必是淨故。《佛地論》說三身，有四句：一受用非變化，謂自受用身；二變化非受用，謂變化身；三亦受用亦變化，謂他受用身；四非受用非變化，謂自性身，亦同《唯識》。《大般若經》第五百六十八《勝天王會》第三卷說，佛有十身：一平等身，二清淨身，三無盡身，四善修身，五法性身，六離尋伺身，七不思議身，八寂靜身，九虛空身，十妙智身。天王白言，何位能得如來十身。佛言，初地得平等身，通達法性，離諸邪曲，見平等故。第二地中得清淨身，離犯戒失戒，清淨故。第三地中得無盡身，離欲貪嗔，得勝定故。第四地中得善修身，常勤修習，菩提分故。第五地中得法性身，觀諸諦理，證法性故。第六地中得離尋伺身，觀緣起理，離尋伺故。第七地中得不思議身，方便善巧，智行滿故。第八地中得寂靜身，離諸煩惱，戲論事故。第九地中得虛空身，身相無盡，遍一切故。第十地中得妙智身，一切種智，修圓滿故。

天王復言，佛菩薩身豈無差別。佛言，天王，身無差別，功德有異。以一切法同一法性故，身無別，諸如來身具諸功德，菩薩不爾，故功德異廣說無量譬喻顯示。故知十身皆唯法身，法身依義，既有十名，是故眞如隨於勝德，亦成十土，一遍行土，二最勝土，三勝流土，四無攝受土，五類無別土，六無染淨土，七法無別土，八不增減土，九智自在土，十業自在土。亦隨能證，別分十土，依義別故。《佛地論》云，又餘經說，有十種佛，即《花嚴經》一現等覺佛，二弘誓願佛，三業異熟佛，四住持佛，五變化佛，六法界佛，七心佛，八定佛，九本性佛，十隨樂佛。前五世俗，後五勝義。隨其所應，三身所攝。且隨粗相配，三身者，初五化身，次二法身，後三受用。既即三身，土亦三土，更無別義。《瑜伽》第四云，復有超過淨居大自在住處，有十地菩薩，由極熏修第十

地故，得生其中，即《花嚴》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第十地菩薩，當生其中亦即《十地》云，現報利益，受佛位故；後報利益，摩醯首羅智處生故。梵云，摩醯首羅即瑜伽，所云大自在，第十地菩薩也。第十地菩薩將成佛時，往色究竟上坐大寶蓮華，成正覺故，感得此土。既成佛已，土便無邊，更無別處。《對法》第六云，復有清淨世界，非苦諦攝，非業煩惱力所生故，非業煩惱增上所起故。然由大願，清淨善根，增上所引此所生處，不可思議。唯佛所覺，尚非得靜慮者，靜慮境界，況尋思者。此自受用土唯佛所知，尚非十地，二乘境界，況非聖位，有尋思者之所能知。雖有諸教種種不同，及如上說身土差別，不過三四，更不釋，餘如理應悉。

又　第二出體性者，自性身土即眞如理。雖此身土，體無差別，而屬佛法相性異故，以義相爲身，以體性爲土，以覺相爲身，以法性爲土，體具恒沙眞理功德。此佛身土俱非色攝，非心心所，但依一如差別義，說自受用身，還依自土，謂圓鏡智相應淨識，由昔所修，自利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熟，從初成佛，盡未來際，相續變爲純淨佛土。唯以無漏色蘊，色香味觸相續，四塵間斷，亦聲五塵爲性，體具事相色法功德，《對法》所言，唯佛所覺，尚非得靜慮者，靜慮境界，況尋伺者，即是此土他受用身，還依自土，謂平等智，大慈悲力，由昔所修，利他無漏純淨佛土。因緣成就，隨於十地菩薩所宜，變爲淨土器土，亦以無漏色蘊，四塵五塵而爲體性，譬如世間人王國土，以有情界及器世界以爲體性，離二無別王國土。故由此他受用身所有淨土，亦以成十地菩薩，五蘊及金銀等所成四塵等器土，以爲體性。《無垢稱經》第一卷說，諸有情土，是爲菩薩嚴淨佛土，一切菩薩隨諸有情，增長饒益，即便攝受，嚴淨佛土，乃至廣說十善業道土，是菩薩佛土。菩薩成佛時大富梵行，乃至正見有情，來生其國，故知有情及彼器界，俱稱佛土。持髻所言，我見釋迦佛土嚴淨，復有無量寶，功德莊嚴，亦他受用土。持髻乃是第八地，故《法花經》云，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穩，天人常充滿。《梵網經》言，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座，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即他受用土。《世親菩薩淨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皆他受用土。此之佛土，佛所變者，定唯無漏菩薩變者，通有無漏。第八五識所變，唯有漏。第六意識或第七識及所變，通有無漏，其有情土通以五蘊功德爲性。其此器土具十八圓滿佛變化身，還居自土，謂成事智，大悲慈力由昔所修利他無漏淨穢佛土因緣，成熟，隨未登地，有情，所宜化爲佛土，或淨或穢，如彌勒土淨，釋迦土穢，釋迦土中說，《無垢稱經》足未按前現穢非淨；足按已後，暫令見淨。說《法花》時，十方佛集淨，而非穢。未集已前，穢而非淨。《涅槃》亦言，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皆柔軟，無有坑墟，土石，沙礫，亦化土，攝隨所宜生，而現土故。此土亦以有情五蘊及器四塵等以爲體性，佛變唯無漏，餘有情變通有無漏。第六識及所變通有無漏，餘識及所變，唯有漏，雖有種種，衆寶莊嚴，依法出體外土，唯色內土，通五所化，有情，五蘊成故，或似有功德，或似無功德。

成實學分部

綜述

吉藏《三論玄義》《排成實》第三。一立義，二破斥。有訶梨跋摩高足弟子，序其宗曰，《成實論》者，佛滅度後九百年內有訶梨跋摩，此云師子鎧之所造也。其人本是薩婆多部鳩摩羅陀弟子，慨其所釋近在名相，遂徙轍僧祇，大小兼學，鑽仰《九經》，澄汰《五部》，再卷邪霧，重舒慧日。於是道振罽賓，聲流赤縣。成是能成之文，實謂所成之理。二百二品，十六卷文，四諦建章，五聚明義，說既精巧，歸衆若林。

問，跋摩既排斥《八犍》，陶汰《五部》，《成實》之宗正依何義。答，有人言，擇善而從，有能必錄。棄衆師之短，取諸部之長。有人言，雖復斥排羣異，正用《曇無德部》。有人言，偏斥《毘曇》，專同譬喻。眞諦三藏云，用經部義也。檢《俱舍論》，經部之義多同《成實》。

破斥第二。問，《成實》爲是小乘之論，爲是大乘，爲含大小。答，有人言，是大乘也。有人言，是小乘。有人言，探大乘意，以釋小乘，具含大小。夫珉玉精麁，蓋是耳目所覩，尚有昏明殊鏡，況妙道眞僞，言亡慮絕，豈易識哉。今以十義證，則明是小乘，非大乘矣。一，舊序證。二，依論徵。三，無大文。四，有條例。五，迷本宗。六，分大小。七，格優降。八，無相即。九，傷解行。十，檢世人。

萬序證第一，昔羅什法師翻《成實論》竟，命僧叡講之。什既沒後，叡公錄其遺言，《製論序》云：《成實論》者，佛滅度後八百九十年，阿賓小乘學者之匠鳩摩羅陀上足弟子訶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論》云：色香味觸，實也。地水火風，假也。精巧有餘，明實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內之實耳。比於大乘，雖復龍燭之於螢耀，未足喻其懸矣。或有人言，此《論》明於滅諦，與大乘均致。羅什聞而歎曰：秦人之無深識，何乃至此乎。吾每疑其善信大乘者，當知悟不由中，而迷可識矣。《成實》是羅什所翻，僧叡爲講《論》之始，後學不應孤負前匠。

依《論徵》第二，《成實》文云，諸比丘，異論種種，佛皆聽故，我欲正論《三藏》內實義。訶梨自云正論《三藏》，故知《成實》理是小乘。若言斯《論》亦明大者，過在門人，非跋摩之咎。問：何以知《三藏》是小乘耶？答：《法華》云，亦不親近小乘《三藏》學者，恐大照未圓，小法容染故。智形宜隔，行止勿共。誡於大士，勿親近小人。則知《三藏》非大乘矣。《智度論》云，迦葉阿難結集《三藏》，文殊彌勒集大乘藏。外人問云，何故不於《三藏》內集大乘耶？論主答云，小乘不受大，不應小內而集大。以此推之，但是小乘耳。

無大文第三，原夫作論皆引佛言，如龍樹釋大，而還引大經。訶梨解小經，唯將小證。二百二品並探四阿含，十六卷文竟無《方等》，以此詳之，即可知矣。

又《大乘玄論》卷一

立名第三　三門分別，前辨立名，次辨絕名，後辨借名。

立名者，不眞不俗，亦是中道。亦名無所有，亦名正法，亦名無住。此非眞非俗，無名，今假爲立名，此名以無名之所立名。如提羅波夷眞不食油，強爲食油。二諦亦爾，以其眞表不眞，俗表不俗，假言眞俗，以其假言，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淨名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即無本，故云，若能若所，皆以無住爲本。《大品》云，般若猶如大地，出生萬物，波若正法無住，此三眼目之異名。若就用中，辨二諦反覆得立名。俗爲眞立名，世爲第一立名，如言由世故第一，眞俗亦如是。眞應對世，第一對第二。而今眞對俗，世對第一，非正相待義。聖人未必以對立名，故經云，法無有彼此，離相待故。次明相待者，眞俗當體受名，世與第一，用中寖貶爲稱也。

第二，辨絕名。常途相傳，世諦不絕名。引《成論》文，劫初時物未有名，學人立名字，如帆衣等物故，世諦不絕名。眞諦乘佛果[illegible]，即不[illegible]究竟云，此二皆不絕名。眞諦有眞如實際之名，佛果有當衆我淨之名，但絕[illegible]名，不絕細名。《莊嚴》云，此二皆絕名。佛果出於二諦外，是故絕名。眞諦本來自虛，忘四句，絕百非，故絕名。開善云，眞諦絕名，佛果不絕名。眞諦之理絕四句百非，故是絕名。佛果此世諦，所以不絕名。若佛智，冥如絕名。今明，一往爲論，何爲不得，然非理實說。今問，若劫初物作名銘者，以眞諦無名，假名銘者，與眞何異。又問，火名爲當即火離火。若使此火名即火，呼火即燒口，若使火名離火，何故不得水耶。故知，非即離體有名，若在口中，不在火上，是即火絕名。且復從來蛇床虎杖，世諦絕名。復問，人是何物？人頭手等，何意呼人耶。強爲立名，豈非皆絕。次難佛果有三家，今先難初家。若使言眞諦與佛果俱絕[illegible]名，不絕細名者，今難，本以絕故妙。若不絕，即不妙。難第二家，眞諦與佛果俱絕名者。今難，若以名求眞不得眞者，此名便有文爾無理。眞諦有文無理，如私陀言涅槃。佛果有理無文，如犢子存焉。難第三家。佛果不絕，眞諦絕名。同前二家所見，不具辨也。今明，以四句辨之，一者俱絕，二者俱不絕，三者眞絕俗不絕，四者俗絕眞不絕。所言二諦俱絕者，二諦皆如，奈得皆不絕。二諦俱不絕者，得是如相，名爲如來。得是二如相，所以皆不絕。又言，如來常依二諦說法。《大論》云，如瓶衣等法世界悉檀即有，第一義悉檀即無。眞如實際等，於第一義悉檀即有，世界悉檀即無。此名字互有互無，故知二種俱絕俱不絕。三者，眞絕俗不絕。此文即多。經云，以世諦法故說，非第一義。四俗絕眞不絕。如言生不可說，不生亦不可說，生不生亦不可說，不生非不生亦不可說。四句皆不可說，即是世諦絕名。今更作一種方言，世諦即絕實不絕假，眞諦即絕假復絕實。何者，衆生計有爲有，計無爲無。此之有無，是斷常二見，即是性實。今破有，故言不有。破無，故言不無。所以明，佛說假有假無爲世諦。此假有不名有，此假無不名無。問：此假有何物有？明此假有不名實有，假無亦是不名實無。是即此假有假無，名爲世諦。所以其不名實有實無，故言絕。而此不有，爲成假有不無，爲成假無。此即是不絕假義。若言二諦俱絕者，眞諦絕四句，離百非。世諦亦絕四句，離百非。然此義從來所無，唯今家有也。言二諦皆絕四句離百非者，俗不定俗，俗名眞俗。眞不定眞，眞名俗眞。眞俗假俗，俗眞假眞。假俗即百是不能是，百非不能非。假眞亦爾。何者，假俗

即是是不能是，百是亦不能是。非非不能非，百非亦不非。假眞即非，是不能是。百是亦不是，是非不能非。百非亦不非，是故皆離四句，絕百非也。

又　雖二諦皆離四句絕百非，然二諦俱絕爾大異。何者，俗諦絕即絕實，眞諦絕即絕假。俗諦絕實者，是是即是實是，非非即是性非。以俗諦絕實故，是是不能是，百是亦不是，非非不能非，百非不能非也。眞諦絕假者，非是是與假是，非非與假非。眞諦絕性假故，非但是是不能是，非是亦不是。非但非非不能非，是非亦不非。是是與非是，一切不能是。非非與是非，一切不能非。眞諦雙絕，世諦絕實。此即漸捨明二諦皆絕義。俗諦絕實，眞諦絕假實。

第二次就平道明二諦俱絕義。俗不定俗，由眞故俗。眞不定眞，由俗故眞。由眞故俗，俗是假俗也。由假俗故眞，眞是假眞。既云假俗，即四句皆絕。假俗非俗，假俗非不俗，假俗非亦俗亦不俗，假俗非非俗非不俗。假眞亦爾。

第三，論借名。就借與不借故，是絕不絕耳。若二諦俱絕，即是兩種皆借名。二俱不絕，即相與不借。今亦次，還辨前三家所說。彼三家同明，世諦有物有名，以名召物。即得來故，不借名。眞諦佛果，解有三家。今先難世諦不絕。若世諦有物，即有名者，劫初時便應有名，不須聖人爲立名耶。若物本無名，何異眞諦本無名，後爲眞立名。問：是假借名者，後爲物立名，何故非借名耶。汝若以名求眞，去眞遠矣。我亦以名求物，去物遠矣。又問：今世諦以名求物，物得應名者，今且問，以瓶名爲在瓶上，爲在口中。具如先難。若在瓶上，何處有名。若在口中，瓶即無名，豈非是絕名。此即與眞何異。若言眞本無名，就世諦借者，今世諦中，若有眞名，可言其借。而今世諦中，無有法名，眞如絕離，可得言借。且復經言，第一義諦有名有實，何時道無名。經又云，一切諸法，但有假名。但有名無實，故言絕。但有名字故，謂爲借。若有名但假設，何意空就有借名，而有不就空借名也。故若言眞諦無名，就世諦借名，其義不可。今問，若以名求眞，去眞遠者，此眞名爲表眞理不耶。若使此名表理，依名得理，何謂眞理絕名，名即無用。此名既其不得理，此名終此浪說，可謂有理而無文。常途解眞諦佛果有三家，光宅二種，俱不絕妙名，即不須借。《莊嚴》云，二種俱絕，所以須借。若是開善，明佛果是世諦，有名故不須借，眞諦無名，所以須借。此三解依前而難之，此不復重出，望前可見。今明，借此假之異名，然此經論所無，大小乘經，不載此說，恐不應借語。而今言借者，只是隨他意語耳。今明，借此假之異名。今二諦既有四句，辨絕不絕義。今借與不借，準此可知。若二俱絕，即二諦俱不借。二諦不絕，即二俱借。若一絕一不絕，即一借一不借。若言二諦俱絕而論其借義，明眞不可說名。二諦之名，無法可說。二諦俱絕，故不明借。今以非眞假言眞，非俗可言俗。俗待眞，故說俗從眞借名。眞待俗，故說眞從俗借名。所以二諦俱不絕，假論借名。然此借名，亦是不借。今以眞不自眞，由俗故說。眞不自故，所以須他，故言借。若不借者，明若由眞故說眞，可得是借。由眞故俗，那得是借也。故言此俗，亦是不借也。橫論借名如此。若豎論，眞從不眞以借名，俗從不俗以借名。又問言，若從不眞借名，只應眞名不眞，那得名爲眞。俗亦如是。答，今明，眞不眞，一亦不得借，異亦不得借。因緣假名字，故言借。借是待之異名。若不待不眞，不得說眞。由不眞故眞，由眞故不眞。眞不眞，因緣假說，故言借。

又　有無第四。今先辨假有，後辨假無。常途所明，凡有三種假名。一者因成假，以四微成柱，五陰成人，故言因成。二者相續假，前念自滅，續成後念。兩念接連，故言相續。三者相待假，如君臣父子大小，名字不定，皆相隨待故，言相待假。若入道所捉三乘不同，聲聞用因成，緣覺用相續，菩薩用相待。而《成論》三藏爲宗，多明因成以入道。所以然者，凡有二義一者因成是世諦體，續待爲用。若體已空，用即自遣。二者因成多重數，觀行自淺至深。初捉五根，以空衆生。次捉四大四微，以折法。所以多捉因成。若是續待二假，即無此重，故不用。今明，《正大品》中三假爲宗。一者法，二者受，三名。解三假不同。今所用者，以四微成根大，並法假。衆生假人，此是受假。一切名皆是名假，名假本通。就名假中，取能成義爲法假，所成義爲受假。不如他家，法假爲體，餘二爲用。故《大品》云，波若及五陰爲法假，菩薩爲受假，一切名字爲名假。內法如此，外法可知。四微四大爲法假，世界爲受假，一切名字爲名假。

今明相待爲本者，欲明大士觀行，凡有三義。一者相待假通，無非是待。因續二假，未必盡假。二者相待假，無有實法，遣病即淨。因續二假，即有實法，遣病有餘。三者相待假無礙，長既待短，短還待長。因續二假，即成義有礙，唯以四微成大，不以大成四微，唯得續前，不得續後，故用相待假。若是

聲聞、因成爲體、續待爲用、體空用自去　今觀相待體、本來不生、今亦無滅因續用去、從來有通別相待　通是開避相待、別是相集相待　如人瓶衣柱、是通相待　長短方圓等、是別相待　問、若相待空因續自去者、觀相待時、觀何物相待、豈非先有因成、後有續待　答、不然　小乘觀行、先有法體、折法入空　故但見於空、不見不空　今大乘觀相待者、不立法體、諸法本來不生、今卽無滅　初念爲無礙道、後念爲解脫道　是故經言、不但見空　亦見佛性不空者、卽世諦爲能待、眞諦爲所待　二諦便是相待假、何得云三假爲世諦、四絕爲眞耶　若三假世諦之有不待眞空者、旣不相待、便成自性、故不可答也　眞諦之名爲是世諦攝、爲眞諦攝　若是世諦攝者、卽世諦還待世諦、長還待長　若眞諦之名爲眞諦攝者、眞諦無名、何得攝名　問、相待假者、成實師云、成已而待　中假師云、待已而成　此云何　答、不然　論文自破云、未成云何待、成已云何待　今義待時、卽是成、成時卽是待、故無前後之失

二者有無門　山中興皇和上述攝嶺大朗師言、二諦是教　又言、五眼不見理外衆生及一切法、此是二諦、外二諦不攝理、內二諦宛然而有、不解大師意、執理內理外有異

三者有本無本門、明得失　他無本、今義有本　不二正道、是有無之本《華嚴》云、正法性遠離一切言語道　一切趣不趣、悉皆寂滅性　故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非非有非非無、故言遠離一切趣　問、何故以二諦爲教門答、以有無爲教、略有五義　一、對理明二諦、是教　以理無二故、非有非無今說有說無、故有無爲教　二者、望聖人體有無、未曾有無、今說有無、此爲教緣、故有無爲教　三者爲拔見、舊義執有無是理、由來旣久、卽二見根深、難可傾拔　攝嶺大師、對緣斥病、欲拔二見之根、令捨有無兩執、故說有無、能通不二理　有無非是畢竟、不應住有無中　有無爲教　四者以有無是諸見根　一切經論盛呵二見、斥於有無　如凡夫著有、二乘著無　又愛多者著有、見多者著無　又四見多者著有、邪見多者執無　又佛法中、五百論師、執有聞畢竟空、如刀傷心　方廣執無、不信因果　又爲九十六種外道所執、不出有無　諸佛出世、復云有無是二理者、便增諸見心、何由可拔　故今明有無是教門、能通不二之理、不應住有無中、以欲息諸見故、經論明有無是教門　五者稟教之徒、聞有無是教、能通正道、超凡成聖、故有無是教

問、以何文證二諦是教　答、文處甚多、舉一經一論論云、佛依二諦說法、故二諦爲教　《大品》云、菩薩住二諦中、爲衆生說法、爲著有者說空、爲著空者說有　經論佛菩薩皆明二諦是教

楊文會《十宗略說・成實宗》　《成實論》譯於姚秦羅什三藏、其中具明二空、立二種觀、謂空觀、無我觀　有二十七賢聖以攝階位、於小乘中尤爲優長　六朝名德、專習者衆、別爲一宗　至唐而漸衰、後世則無聞焉　夫古人崇尚之典、必有可觀、好學英賢、試取而閱之、亦知一家門徑也

涅槃學分部

綜述

慧遠《涅槃經義記》卷四　菩薩開示《涅槃》、有四相者、就所教人、明能開德、所教菩薩、具足四德、方能爲人、說《大涅槃》　故云、菩薩開示、《涅槃》有四相義　故六卷經云、菩薩具足四種相義、能爲衆生說《大涅槃》

次列四名、先問後列、此四想論、皆是利他、是說德故　於中別分、前一自利、自行非耶、故云自正　後三利他、正化衆生、令離(耶)〔邪〕過、故名正他　此一正是化他行體、後二化德、能隨問答、明知法藥、於法自在、隨問巧答、名隨問答　善解因緣、識達根性、善知隨機、授化因緣、名離因緣

又　釋中有二、一約教法、以明自正　二若言如來法僧已下、約就常義、以明自正　前中假就比丘說之、若佛如來、見佛因緣、而有說者、假舉如來、驗試之言、佛於一時、見大火聚、熾然因緣、便告比丘、汝寧抱是熾然火聚、寧說如來十二部經、及秘密藏云、(彼)〔波〕旬說名見因緣、而有所說　譬如已下對問、以明比丘自正、舉彼類、顯菩薩自正、故云譬如十二小教、秘藏大教、自正心堅、故寧抱火、不敢說此、爲波旬說　何故而然、欲明抱火、但壞一身、謗法能壞無量世身　又復抱火、但壞肉身、謗法之罪、能

壞法身，爲是不說　後自正中句，別有五，一知他宣說，三寶無常，有大衰損，自侵損己，欺人損他，（耶）（邪）法敎他，名爲欺人　二寧以刀下，自制不爲，寧刀斷舌，不說無常，與前抱火，其事相似　三若聞他下，聞說法，不受四，於此下見說生憐，憐彼當受無量苦故　五如來法僧，不可思下，以理自遮

下因向前，斷酒肉者，施酒肉言，故從此下剩唱斷肉　文別有九：一因迦葉請，正宣肉制；二迦葉白佛云，何如來不聽食，下明，斷肉意；三迦葉言，如來何故先聽食下，會通昔言；四迦葉言，如來若制不食肉，下明制分齊；五如來所制，各有異，下汎明一切立制之意；六我從今日制弟子下，明食肉過；七我涅槃後，無量歲下，辨食肉人；八迦葉白諸比丘，等因他活下，辨開遮儀；九若我廣下，總結肉制，此亦即是持戒門中，能隨問答　初中迦葉先問起發，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以理直請　何以下釋，下佛先嘆，次唱斷肉，後舉餘食，況肉不應，何故偏言聲聞弟子不能食肉　菩薩先制，如《楞伽》說，是中但制小乘故也　自下第二，明斷肉意，迦葉先問，云何不聽下，佛答之，斷大慈種，是以不聽　地上大慈，地前名種　第三會通，昔言之中，有三問答，初問食肉，斷大慈種　云何（故）如來先聽比丘食三淨肉，不見聞疑，是三淨也　佛答，隨事漸斷，故爾　言聽食淨，爲斷不淨　二問如來，已聽比丘食三淨肉，何緣於中十種不淨，九種清淨，而復不聽　十種不淨，下文自數人、虵、象、馬、驢、狗、師子、猪、狐、獼猴，是其十也　於此十中，不見聞疑，他爲已殺，是故攝入　三種淨中，生世機嫌，故名不淨，九種清淨，自未見文人傳釋之，前十種外，餘衆生中，不見他殺，亦無聞疑，及不爲己，即以爲四，先乾自死，及與鳥殘，通前爲七，不期遇得，及他自殺，請己而食，通前爲九　下佛答之，此亦是我隨事漸制　三問如來，隨事漸制，何故昔日讚肉爲美　佛答有二：一明嘆餘食；二舉衣況食，成已不嘆　此第三竟　第四立制分齊之中，迦葉先請，若制食肉，五種牛味，胡麻油等，佛亦應斷　下佛呵之，不應同彼尼乾所見　第五汎明立制意中，一切立制，各有異意，總以標舉下，別顯之言異意，故聽食三者　意爲斷餘不淨肉，言中聽食三種淨肉，心與言別，故云異意，言異想故　斷十種者，想猶意也，爲欲於彼三種淨中，以漸遮斷，是故且言斷，十不淨　此異前意，名爲異想，言異想故　一切斷者，爲欲於彼十種之外，一切悉斷，故今宣唱九淨亦斷，此乃異前漸斷之想，故復稱異　第六廣明食肉過中，先舉前制，從今不得食一切肉下，廣辨過，初先法說，次喻後合，是故已下，結明菩薩，不食肉義　於中初明菩薩不食，爲度已下，拂權顯實，如是已下，舉淨顯穢　第七辨明食肉人中，初外善肉惡，爾時復下，內外俱惡　第八廣明開遮之中，迦葉先請，乞食雜肉，云何得食，佛敎可解　第九結制，文顯可知

又　就初問中，爲彰如來善解隨儀，漸化因緣，反責如來，經不頓說，律不頓制，如有四衆，假舉問人，來問我下假舉問辭　辭中有二：一責如來經不頓說；二或名犯下呵責如來律不頓制　經中初先，責不頓說，或說深下呵其漸說，責不頓中，如是義者，謂佛常義　如來初出，何不即爲波斯匿王說是深義　責不頓說，佛初出時，波斯匿王，其母命終，王甚憂惱　佛爲開解，說佛緣覺及弟子衆，皆悉無常，故今對之，責不頓說　或時說深，或時說淺，呵其漸說　昔爲波斯說佛無常，名之爲淺　今日說常，以之爲深　下就律中，或名爲犯，或名不犯，呵其漸制　如來初出，未廣制戒，名爲不犯，後廣制戒，名之爲犯，云何墮下，責不先制　然此文中，直舉三名，請佛解釋，以爲責本　責相未顯，待佛解竟，至後難中，責相方顯　云何墮者，問其所防，所防之罪，能墮地獄，畜生，鬼等，故名爲墮　律及木叉，問其能防，能防敎法，說之爲律　律者，是其詮量爲義，詮量輕重，持犯得失，能防行法，說爲木叉　此云解脫，解脫業非，故名解脫　《遺敎》亦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名波羅提木叉也

此相云何，下佛答之，文別有四：一明戒律不得頓制，若當頓制，有人便破一切禁戒；二或復有人誹謗已下，明其經法，不得頓說，若當頓說，有人便謗一切諸法；三如是等人，自言聰下，重就經法，明頓說過，由頓說故，能謗之人，自言聰明，不肯改悔；四輕重之罪，皆悉覆下，重就戒律，明頓制過由頓制故，破戒之人，堅覆不悔　初中有二：一對上問，中云何墮，等釋顯其義；二或有人，盡破戒下，對上問中，或名爲犯，或名不犯，明其戒律，不得頓制，制則頓犯　前中有四：一釋木叉，明能防行；二解墮義，彰所防罪；三重釋木叉，明所詮行；四解律義，彰能詮敎，兩處解釋，木叉何別，前約遮過，以解木叉，後約性罪，以釋木叉　初中佛言，提木叉者，牒舉所問，名爲如是轉，名顯示，成就威儀，無所受畜，正辨其相，亦名淨命，轉名顯示，解此義竟，前責即顯　若使木叉有如是義，何不先制，待諸比丘犯竟方制　就解墮中，

先釋後結，釋中三番，前二就其受報，以解；後一就其造因以釋。就前二中，初一通對四趣，以論，依故如律中，唯第三篇，名之爲墮，此則不爾，犯五篇戒，墮四惡趣，通名爲墮。後一篇對地獄，以釋墮於地獄，乃至阿鼻，論其遲速，過於暴雨，正解墮義。八大獄中阿鼻最下，故曰乃至阿鼻者，其業必重，趣報無間，故過暴雨。聞者已下，明說墮意，聞者持戒，不犯威儀，修離過行，不犯性罪，名堅持戒。遮過亦離名，不犯威儀。修習知足，不受不淨，修離著行。下就造因以釋墮義。由造因故，長養地獄，畜生餓鬼，以是義下總以結之，釋此墮竟。前責即顯，墮有是義，何不先說。待諸衆生犯竟方制，第三重解，木叉之中，離身口意，不善邪業，明離性罪，辨此義竟，前責即顯，木叉如是，何不先制，待諸比丘犯竟方制。就解律中，入戒威儀，明順戒法，入猶順也。制斷重罪，名爲入戒。遮離輕過，名入滅儀。深經善義，明順經法，前一入字，貫通此句。遮受一切，及不淨緣，顯入深經，善義之相，亦遮重等。顯前入戒，威儀之相，辨此義竟，前責亦顯。律有此義，何不先制，待諸比丘犯竟方制。上來第一釋前問中云何墮等。或有人下，對上問中，或名爲犯，或名不犯，明其不得頓制所以。若當頓制，有人聞戒，廣多難持，破一切戒，爲是不得，云何已下辨其所破。上來第一明其戒律，不得頓制。或復有人誹謗已下，第二大段，彰其經法，不得頓說。於中初言，或有誹謗，甚深經法，聞說常義，謗同外道，及一闡提，具足成就，盡一切相，無因緣者，聞說大乘，甚深空義，盡謗眞諦，一切法相，無世因緣，成一闡提，爲是不得。如是等人，自言我聽，是第三段，重明向前，謗經之人，堅執難捨，自謂聽明，能解深義，故執不捨，輕重之罪，皆悉覆下。是第四段重(相)(明)，向前破戒之人，覆藏不悔，於中初明犯罪覆藏，先法後喻，如是已下，明由不悔，令罪增長，是諸已下，牒以結成，不得頓制，是諸比丘，所犯不發，牒前覆藏，所犯滋蔓，牒前增長，是故下結。

第三難中，文別有二，一對前，如來解釋墮義，責不先制；二如多人下，對上解律及解木叉，責不先制。前中爾時，男子女人，假舉問人，白下難辭，如來久知，如是事者，明佛先知，向前墮義，何不先制，責(各)如來，如來久知犯罪，墮於惡道之事，何不先制，使諸衆生犯竟方制，將無欲令衆生入獄。就後難中，初明世人迷謬無知，先喻後合如來應下，徵責如來，不爲先說，於中初先以理徵佛，次釋，後結。徵中如來應先爲說，總明應說。勅諸比丘，是此犯等，別明應說。釋中先徵，我以何故，徵責如來，應先爲說。如來能知，及能說故，如來正覺，知見正道，是能知也。唯有如來能說十善，是能說也。能說十善，是止善法，增上功德，是作善法。此二行法及其義味，是其理法，是故不結，是佛能知及能說故。我(清)[請]先制。

第四通中，對前兩難，還有兩釋，先對初段，將無令生人阿鼻獄，而自勉過。如王已下，對向後難，明爲衆生不得先制。前中約就三業釋之，若言如來，能說十善，是則祝生，如羅睺羅，云何難言，將無令生入阿鼻獄，牒前問辭，明已口業利益衆生，是故不欲令生入獄。我見一人，墮阿鼻下，明己身業，久住益物，是故不欲令生入獄。我於衆生，有大慈下，明己內心慈益衆生，是故不欲，令生入獄。釋後難中，有三復次，前二起化，漸以釋之，後一拂權，顯實以釋。前中初明化人次第，如輪王下行法次第，(犯)[化]次第中，先喻後合。喻中初言，如王國內，喻三千界，有納衣者，喻佛如來，補衣之人，名納衣者，衣喻衆生，見生造過，名衣有孔，制戒防禁，名後方補，人言略教，以之爲衣，一向非是，合中如來合納衣者，見諸衆生，合前見衣，有入阿鼻，合衣有孔，即以戒補，合上方補。第二行法，次第之中，先喻後合，喻中明王先說十善。次有惡者，隨過漸斷，後諸衆生，漸行聖王所說善法，合中初言，我亦如是，合前轉王，雖有所說，合說十善，不得先下，合後惡者隨事漸斷，樂法生下，合後自行聖王之法，就後拂權，顯實之中，先喻後合。如來法僧，不可思者，明其三寶，實德不思，能說法者，及聞法者，不可思者，明其佛僧，權德不思，說者是佛，聞者所謂六釋比丘，須題那等，皆是不思解脫菩薩，示爲起教，不可執此，以爲定責。是名下結。

自下第二明所開法。於中有三：一就涅槃徵下□□中開出般若；二若男子女人作如是言，如來無上下，就涅槃中開出法身；三迦葉白佛，如佛昔說，無所積聚，下就涅槃中開出解脫。前中初明波若四相，假使有人，作是言下，結彼四相，即大涅槃。上來所辨，是能開德，是故結之，以屬涅槃。就初段中，自正標舉，謂得涅槃，釋顯其相，是所開法，是故結之，以屬涅槃。就初段中，自正標舉，謂得涅槃，釋顯其相，正他標舉。我爲比丘，說常不變，釋顯其相，隨問標舉。下釋可知。因緣標舉，下釋其相，先舉二乘，不解因緣，不解深義，正明不解。不聞已下，彰彼二乘，不解所由。由其不聞，不聞伊字，不聞今喻，不聞解脫，涅槃，波若成秘密藏，不聞今法。然上文中宣說法身，解脫波若，成秘密藏，此說解脫涅槃，

波若成秘密藏何故不同　大涅槃中諸德同體，皆相集成，互舉皆得。我今已下，明佛善解，爲之開示，就法四相，倒涅槃中，初問起發，次就譬喻，反質問者　不也已下，問者正答，自正已下，約之顯法，明自正等，皆倒涅槃，故得爲一　明法身中，初明如來法身，體常如佛言曰，我已久渡煩惱海下，拂去迹礙，成其常義　前中初先問答辨常，二迦葉領解，三佛述成　就初段中有三問，答初執昔，日事盡之無難，佛無常下，佛答之，生死因果，是無常法，如來斷盡，故名爲常　第二迦葉乘立違難，十師所作等品，後廣長行，釋中倒爲十段。

初解速通中初，明三法，後明五種漸次，前中初辨三力，令得速通次，明智見差別，後明修四善巧　初中言數習力者，常作常轉，終不作期，謂我爲於今日明日後日當得盡漏，令心厭倦，不作此期，則無厭倦　智見期中，則有九對，又有色爾焰者，舊云智母　景師傳三藏言，猶是所緣，則有色所緣，與色所緣影像

又　已下明佛無藏　先問後釋，釋中初明，姤恡是藏，下明佛無　第三嘆中，善哉，合嘆，下述其言　第四約喻，顯法之中，初合教半，下合不教，《毘伽羅論》，先合毘伽，以聲聞下，合力未堪，是故已下，合不教悔　下次明其授大無藏，初反明藏，先喻後合　如來不，下順明不藏　初法次喻，後合可知　第九法雨等潤之中，初先立喻，夏月注雨，喻佛等說，令農夫等喻，明衆生得益不同，非龍咎等，喻佛無過　下合可知　迦葉復云，我今定下，拂去昔日無常言迹，迦葉初先，領前問後，以爲起發我今定知如來無藏，是領前患，如佛說等，是問後也　於中先牒如來上言，直非不然，何以下釋，先舉昔偈，次舉今常，下問如何，佛答之中，先會昔言，我今爲下辨釋今常　前中我爲聲聞教半，而說是偈，略舉昔言，波斯匿下，廣明昔日起說所由，我爲下結，辨今常中，初先約人，明說今常，若有人下，誡捨無常

又　自下第二迦葉領解，領解如來無秘藏義，說滅彰小，論有顯大，故無秘藏　於中初明如來無藏，何以下釋　如來昔日說小隱大，故有密語，心無怯情，故無秘藏　如幻已下，舉世秘藏，彰佛不同，下佛述讚，善哉，讚也，如來無藏，是述可也　何以下釋，有九復次，一明如來，言無隱覆，故無秘藏　二心無懼怯，故無秘藏　三法無缺少，故無秘藏　四無所貪惜，故無秘藏　五慈愛深重，故無秘藏，六惡根永盡，故無秘藏　七言無過失，故無秘藏　八量化以宜，故無秘藏，九法雨等潤，故無秘藏　初復次中，先喻，次合，下約愚智以辨是非　次二之中，皆先立喻　後明佛無　第四門中，先立藏喻，後明不同　如來不爾，總明不同　不負世下，別明不同　不負世者，對前負債，以顯不同，佛本發心，不欲許持，世法授人，爲是不負　雖負已下，對衆債主，隱不欲現，以顯不同　佛本發心，許教家生出世之法，彼猶未得，是故名負　心恒欲與，故無秘藏　何以下釋　第五門中先喻後合，第六第七二復次中，皆先立其秘藏之喻，後明佛無　第八量化以宜之中，初明如來量宜授小，故無秘藏如彼長者子，既大，下隨機授大，故無秘藏　前中有四，一立喻顯法，二反問迦葉，迦葉正答，三佛嘆其言，四約之顯法。初中長者喻佛如來，所教聲聞，名爲一子　聖意慇念，名常憐愛　如來以其大機未熟，懸委當佛教化開導，名爲(諸)[詣]師欲令受學，盧彼財除，晚名懼不速，攝之從已，名尋將還，對教學小，名教半字　未授以大，故言不教毗伽羅論

又　自下第二，推滅屬小　釋會，昔言，彰昔所說，燈滅涅槃，是小非大，於中有四　一明羅漢所得，涅槃同於燈滅，第二舉彼阿那含人，有障未盡，顯羅漢滅　三因言倒釋阿那含人，爲不還義　第四舉彼那含有還，顯前不還　初言燈滅倒是羅漢，所證涅槃，正會昔言，以滅貪等，釋成滅義　第二段中阿那含者，名曰有貪，以有貪故，不同燈滅　舉有顯滅　阿那含人上二界中，貪癡慢在，貪過重故，所以偏說　是故我下，對有彰滅，是阿那含有貪未盡，羅漢斷故　我昔說之，同於燈滅　說小隱大，故云覆相　非大涅槃，同於燈滅，彰滅分齊　第三段中有三，復次解阿那含，爲不還義　於中初二就處辨釋，非數數來，就欲界釋，於欲界中不數數來，故名不還　又不還來二十五有，通就色界無色界釋　阿那含人於彼二十五有之中，隨所生處，更不重生，故名不還　下一復次，就報以釋，更不受於畜虫身等，故名不還　第四段中兩番舉彼，那含有還，顯前不還　此爲須陀斯陀含人以爲那含，若更受身，名爲那含，不受身者名阿那含，顯向後句　有去來者，名爲那含，無去來者名阿那含，顯前兩句

又　自下第二，拂去言迹，於中先拂盡滅言迹　迦葉復言，我今定知如來世尊，無所秘，下拂去昔日無常言迹　前中有三，一拂去滅迹，明佛善有二迦葉領解　三如來述可　前中迦葉先問起發，後佛答之　問中如來云何名常，呵佛說常，如佛言下，難破佛常，如灯滅已，無有方所，舉佛昔言，如來

亦爾，滅無所有，推佛同喻，滅已無有，說何爲常？此難同上，何勞更爲？前者難佛，如來對問，直解佛常，昔言未遣，故猶在。舉喻顯法，如來亦爾，煩惱雖滅，法身常存。辨法同喻。法身常存，豈同燈滅，一向是無？反問反答，文顯可知。雖不俱下，明有是常，迦葉初先，執喻同法，難佛無常。下佛答之。簡法異喻，明佛是常。先呵難詞，下爲辨釋。釋中初明法身體常，一切法下，明佛報常。前中初言，如世間器，如來世尊，無上法器，約喻顯法，如來法身，本爲妄依，容受妄想，故名法器。是故前以燈爐爲譬，而器無常，非如來也。辨法異喻，異故是常。明報常中，一切法中，涅槃法常，舉本顯末，所謂性淨，涅槃法常，如來體之名，爲常者，名爲報常。

自下第二拂去迹礙，化跡濫真，故須拂遣。於中初先拂去形迹，二迦葉復言，如來云何若常住，下拂去言迹，拂形迹中，迦葉先問，如佛言曰，我已久渡煩惱大海，牒佛前言，名前出於無量煩惱，爲久渡也，若佛已下，執迹爲難，若佛已渡，何緣復共耶輸陀羅，舉實徵迹，以是因緣，當知未渡，執迹疑實，唯願已下，請佛釋通。下佛答之，先呵難辭，能達下釋，釋意如何，明昔納妃生子之事，是大涅槃所起德用，非實煩惱。釋相如何，汎舉涅槃，所起德用，類以釋之。大般涅槃，能建大義，總舉類答，義猶用也。建猶起也，大般涅槃，能起大用，用相非一，名建大義。下廣辨之。於中初先勅聽勸說，誠莫生疑，下爲說之，文別有四，一舉菩薩住大涅槃，能建大義，仰順如來，二我已久住是涅槃下，正就如來明建大義，三若有菩薩，安住，已下結前第一，四以是緣下，就前第二，結答上問，初中有二，一明所菩薩，證實起化，二菩薩所可示現，已下況上明佛無欲。前中合有八，復次文，初七別論，後一總結，道言菩薩，住涅槃者，於大涅槃隨分覩證，故名爲住。所住涅槃性，是緣起作用之法，是故入中無心現化，三昧法力，自然能現，無彰，礙化，如如意珠，無心分別，自然能雨一切寶物。下舉菩薩類佛可知。第二明佛能建義中，初明如來，住大涅槃，種種現化，於此三千大千界下，廣顯化相，以是故下，結用歸體，廣顯化中，初明如來閻浮現化。次類餘方及三千界下，舉二十五有之義，指《首楞嚴》。何者，是其二十五有。如下文說，欲界十四，謂四惡趣，四天下人，及六欲天，色界有七，謂四禪處，中間梵王無想淨居，無色有四，謂四空處，通前合，爲二十五，有何因舉此，指《首楞嚴》，明佛二十五有之中，斯皆現化，不能具列，故指彼經。第三重結，菩薩可知，以是緣下，就前第二結答上問，以是如來住大涅槃，起種種化，示現納妃生子因緣，故汝不應言羅睺羅，實是佛子。何以下釋，久離煩惱，常不變故。

自下明佛證常故常，諸佛所師，所謂法者，舉所證法，如來藏性，成德所依，故名佛師。是故如來恭敬供養，明能證行，是佛師故，如來敬養，佛本因中所修諸行，內順眞性，名爲恭敬。熏眞成德，說爲供養。以法常故，諸佛亦常，證實成德，法性緣起，成佛報果，法性常故，報佛亦常。

第二對中，迦葉先難，就佛所釋二句之中，偏難後句，難能□□，一就熱滅爲難，若煩惱火滅，明佛因亡，斯乃名□□鐵之熱，以之爲火，非鐵外火，約喻名法，名煩惱火。如來亦滅，明佛果滅，是故如來無常住處，結破佛常。二如進鐵，下就赤滅爲難，先舉前喻，如赤色滅，喻佛現起，煩惱因滅。赤色喻於煩惱之相，莫知所至，喻佛報滅，下約顯法，如來煩惱亦復如是，合赤色滅，滅無所至，還合向前，莫知所至，三又如鐵下，雙就熱赤二滅設難，又如彼鐵熱與赤色滅已，無有舉喻類法，如來亦爾，滅已無常，二二赤滅煩惱火滅，便入涅槃，即是無常，合前熱滅。下佛答之，以不重生，釋成常義，於中初先，簡凡異聖，所言鐵者，名諸凡夫，推喻屬凡，何故須推，世間之鐵，冷熱不加，佛前取其少分爲喻，懼人取其數冷數熱，難佛無常，故今推彼數冷數熱，不加之鐵，以同凡夫。凡夫之人，雖滅煩惱，滅已復生，故名無常。釋凡同喻。如來不下辨聖異凡，以不重生故，得名常。

第三對中，迦葉初先難破如來不重生義，如鐵滅已，還置火中，赤色復生，辨喻類法。如來若爾，應還生結，徵佛同喻。下佛轉喻，釋不重生，成前常義。於中初先呵其難辭，明非無常，何以故，下明佛是常。先問後解，如來是常，惱無常義，下廣釋成，於中初先，自結永斷，故得爲常，無量生下，能斷他結，故得爲常。自中初先轉喻顯常，如鐵已下，後喻解難。前中初喻，次合後喻，此則是其說，後喻也。如彼燃木，滅似有灰，立喻顯法，然木有灰喻，有常體，灰不爲木喻，結不生故，得爲常。煩惱滅已，便爲涅槃，約喻顯法，謂有眞實，常樂涅槃，如彼灰矣。爲牢其義，故壞衣已下，更以多喻，顯成常義。下復就彼燒鐵之喻，釋去其難。如鐵冷已，可使還熱，辨喻異法，良以彼鐵少分似法，故前爲喻，非爲全同，故今彰異，如來不爾，彰法異喻，如來不爾，總明其異。斷煩惱等，別明其異。斷煩惱已，畢竟清淨，以生惑已，煩惱熾火，更不復生。當結不起，斷他結中。初明無量衆生，如鐵冷而復熱，我以慧下，

明已能滅，如火燒木，永更不生。

第三解智境界，初辨智行，後辨斷愚。前中言已得未得智者，曾得未曾得智也。言是處非有知，非有智慧，遍計所執，非有知其非有智，是處所餘，知不空智者，依他起性，不空故。知是不空智，下明斷愚行。景師云：此中但舉八種，前三汎學諸法。一水界所生者，且舉色法，多因水生。二無我似我，而顯現者，通舉五蘊。三句，別有三，一明如來所斷煩惱，畢竟永盡，故非無常，言滅煩惱，不名物者，不得名爲無常之物，何以下釋，先問後解，所斷煩惱，永畢竟故，不得名爲無常物矣。二是故下，結成常義。三是句下，嘆以顯勝，所謂是此滅煩惱句，煩惱滅故，不復駈生死往來，故云寂靜，超過凡夫二乘近學，故無有上。釋第二中亦有三句，與前不次。初明如來所斷生死，畢竟永盡，故非無常，滅盡諸相，無有餘者，謂滅三界生死，諸相所斷窮盡，故曰無餘，前言畢竟，此云無餘，言左右耳。二是句鮮白，歎以顯勝，生死報亡，由離惑染，故曰鮮白。前彰寂靜，此云鮮白，亦左右言。三常住下，結成常義，常住不退，總明常也，所斷生死，更不重起，故常不退。下別顯之。是故涅槃，名曰常住，明涅槃常，是不退，故涅槃常矣。如來亦爾，法身常，常同涅槃，故云亦爾。釋第五中文別有二，一解前喻，明非無常，星流舉偈，謂煩惱者，被破煩惱，散已滅等，牒舉偈文，謂諸如來，煩惱滅已。合散已滅，不在五趣，合向偈中，莫知所在，二是故下，結成常義，是佛慧滅，不在五趣，故得爲常。

此云境界下，明四善巧，文有三，初辨善巧事，次辨能所依，後明清淨道。初中言，如實(偏)知一切境者，四念住境界一切法也。出受事者，謂初禪出憂根，乃至四禪，出樂根也。次辨所能依中，景師云，如是勤修，善巧事者，當知有四種所依能依者，通明前四，皆有所依，能依事，所依義者，謂觀行正勤，修習爲前四善巧，所依義也，能依義者，謂學人無漏法，依止勤有，故是能依，餘無明在，未得清淨，泰師云，前辨三十七道品，總爲四善巧，事想義爲二，前三念住，正斷神足等，爲所依，事在見道，故後一根力覺道支等，學人所有諸無漏法，爲能依事，下明清淨道，二番解釋，前番云彼諸法，由清淨道，後方清淨者，向前七門，助道品，此由得無學清淨道，後清淨後明五種漸次，如文可解。

第二解自體，初總標，二別釋。五句，一者壽量有限，下舉執持泥土團，取捨自在，及顯必死之身，不如所欲，延一剎那，二者因所作故，三者磨滅故，四者由聖說故，五者受欲圓滿，故言三種因緣，能得圓滿等者。景師云，施者是資產因，或是自體圓滿因，調伏諸根，及欲慈修所得果則是廣大殊勝有情，滿調伏諸根，行及欲界，慈修所得果，則是廣大，殊勝有情，供養圓滿，因有釋，二施戒調伏，六根俱行，故資產圓滿，二欲界慈修，所得果故，自體圓滿，三慈爲先因，不損有情，故得第三圓滿。

下明解脫，文別有五。一明涅槃與解脫處。二迦葉言何等名涅槃下，就處開出解脫之德。三是故解脫成無量下，約嘆顯勝，第四迦葉頌解。第五如來結勸修學。初中有二，一舉昔偈，請佛解釋，欲於其中辨出涅槃爲解脫處。二所言大者，其性廣下，就處辨釋涅槃之相。前中先問，問中初先舉偈總問，無所積聚，是八覺中少欲之行。未得不求，於食知足，即知足行。已得節量，如鳥飛空，迹不可尋，是其第八不戲論行。鳥喻賢聖，空喻法性，證實離相，難以相求，故如飛空，迹不可尋。略舉此三，中間寂靜，精進，正念，禪定，智慧，略而不舉。此偈意取，後半爲大涅槃解脫之處，是義云何，請佛釋之。誰釋已下，就人別問，下佛爲釋。故中初明善法積聚，賢聖所有。僧有二下，惡法積聚，賢聖所無。前中初言，夫積聚者，名曰財寶，總明積聚，善法是其賢聖財寶，積有二下，就人別分。先舉次列，小乘善行生滅有爲，大乘善行常故無爲。下就人論，惡法積中，文別有三，一辨，二僧。舉數列名，小乘無常，故名有爲，大乘行常，故曰無爲。二佛就有爲，明無積等，先定涅槃之相。文別有三，一釋向前大涅槃義。二彰此涅槃是解脫處。三於前文中有難解者，問答重顯。就初段中先解大義，三義釋之，初言大者，其性廣博，以廣釋大。二如人下以常釋大。但喻無合。與上文中所言大者，名之爲常，其義相似。三以勝釋大。勝有二種，初言是人若住正法，名人中勝。住正故勝。如我說下修德故勝，如我所說八大人覺，舉餘經中所說八覺，爲一人下，就人分別。爲一人有，成在一人，爲多人有，修在多人。若一人具八，則爲勝者，就成顯勝。一人是佛，佛修八德，故名爲勝，勝故名大。次釋涅槃，言涅槃者，名無瘡疣，自利以釋。瘡疣是漏，自無諸漏，故名涅槃，譬如人下，化佗以釋，先喻後合。喻中有二，一閻浮施化喻。如人，喻彼閻浮，衆生起惑，切己名毒箭射，流轉生死，名多受苦，逢佛聖師，名遇良醫，佛教斷惑，名爲拔箭，勸修道法，名傅妙藥，令出生死，名爲離苦。得大涅槃，名受安樂。二餘方現化喻。此方感盡，餘方現化，名遊城聚，有感斯救，故言隨有瘡疣之處，即往療治。下次合之，先合初喻，如來亦爾，爲大醫王，合前良醫。其人，下就辨

德，先明無積，初先正辨　若有說下，非邪顯正，次明知足　初先正辨，若有貪下，舉過顯德，迹難尋者，牒舉偽文，謂近無上菩提道者，二乘所證，漸近佛道，是人雖去，無所至者，滅身歸家，故無所至，三迦葉因前領解，無爲，於中但明，無積難尋，知足不論　無積聚中句別有三，一舉下況上，有爲之僧，尚無積聚，況無爲僧　第二辨出，無爲僧體，即是如來　三就如來釋無積義，如來如何當有積聚，就佛自行，明無積聚　不積世間資生之物，夫積聚下就佛外化，以明無積，先明積過，悋法不說，名爲藏匿　是故已下，對過辨無，所說無悋　云何名藏，以無藏匿，名無積聚　人謂此言，解上無藏，故列屬前　一向非遠，下次就佛辨迹難尋，先舉偽文，釋有四句，一直辨出難尋法體，所謂涅槃二無日月下，明難尋相，離一切相，故不可尋　三彰涅槃是如來處，常存不變，欲就此處開解脫德，故說爲處四明佛趣入，以是涅槃，是如來處，故今至此，而般涅槃

自下第二就處辨其，見閻浮提苦惱衆生，合如有人，被姪怒等，合前箭射　受大苦切，合多受苦，爲說大乘，合傅妙藥，爲拔毒箭，令離苦等，略而不合，療治此下，合其後喻　復經他方，合遊城等，諸有毒處，合上隨有瘡疣之處，作佛爲治，合住其所，爲療衆苦　故名大般　總以結之，自下第三彰此涅槃，是解脫處，大般涅槃名解脫處，正辨其處，隨有生處，於中示現，明體起用　用即是其解脫德也　得大涅槃，能現此用，故名涅槃，爲解脫處，以是身下總用顯體，常而常用，名甚深義　不同不乘，名大涅槃　自下第三，有難解者，問答重顯，顯前令地無瘡疣義，有兩問答　初就喻爲問，世醫悉治一切瘡不，佛答，不定，後就法爲難　先牒佛語，下就設難，若言治已，云何有未得涅槃者，若未悉得，云何上言瘡治，此已欲至他方　佛答，不定

又　自下第二，開解脫德，於中有四　一就涅槃開解脫德　二迦葉言解脫爲色，爲非色，下明解脫體　三唯願哀愍，重垂廣下，彰解脫相　四迦葉言不生不滅，爲解脫下，拂遣詮況，初中迦葉，先問起發，何等涅槃，徵體起用，下佛答之，名爲解脫　第二段中，有二問答，迦葉初問，所言解脫，爲色非色　亦應問言，是心非心　就色以辨，心則可知　故略不問　下佛答中，對小辨大，或色非色，開列二門　次顯其相，二乘解脫，唯是斷結，數滅無爲，未得諸佛常住眞色　又未得佛化用之色，故名非色　諸佛解脫，眞身常住，及化隨緣，現種種形，故名爲色　隨化所現，即是諸佛，共世間身　眞身常住，是義云何，如海十相，同體義分，佛亦如是，諸根相好，皆通法界，同體義分，不如應化，彼此別意　以同體故，用眼爲門　諸根相好，及佛剎土，莫不皆是　一眼中現，餘前如是，如華嚴云，三世一切劫，及與諸佛剎，諸根心心法，及與虛妄法，於一佛身中，一切悉顯現　是故說辨無量，無有邊，是故下結，如來爲諸聲聞已下，會通諸言，諸佛解脫，雖是色，皆爲聲聞說爲非色　第二迦葉，就小徵問，二乘解脫，若非是色，云何得住　下佛答之，答意如何，彰彼二乘所得，解脫亦色，非色，以是色故，二乘得住　於中先喻，中有二，一明非想，亦色，非色，佛說非色，四空有色，諸經大同　《華嚴》宣說，菩薩鼻根，聞無色界，宮殿之香　《阿含經》中，說舍利弗般涅槃時，色無色天空中，淚下如春細雨，波闍波提般涅槃時，色無色天佛前立，此二亦色共彼相似　二如是下，就人正辨，是佛境界，非三乘知　下合顯二解脫亦爾亦非色，說爲非色　亦想非想，說爲非想　合上初句，問曰，聲聞緣覺，解脫云何亦色，云何亦想　而復言非　釋言，二乘入涅槃時，事識根塵，一切皆盡，故說非色　及上非想，妄識眞識，及其根塵，一切皆在，故云亦色，及與亦想　此義云何，二乘之人，入涅槃時，雖滅事識，妄心猶在，說爲亦想　以心在故，妄心所現，妄想根塵，亦在不亡，說爲亦色　如睡未寤，夢心所起，根塵不滅，又二乘人，入涅槃時，眞心不滅，名爲亦想　二乘之實，是如來藏，如來之藏，是佛法身　是法身中具佛眼耳鼻舌等性，名爲亦色　故經說言，衆生身中有如來眼，如來耳等，以佛法身共衆生性，無別體故　故下文中說四諦實，即是如來，聲聞緣覺解脫之中，具有此義，是故說爲亦色非色，亦想非想如遠義下合上後句，唯佛境界，非一乘知

自下第三，辨解脫相　【略】今初句中，先列其名，名離繫縛，次釋其相，兩喻兩合，略無結文　次即如來爲簡，向前二乘，解脫故，即如來，如下文中，亦即涅槃，虛空佛性，決定菩提，一切佛法，以彼類餘，餘皆同爾　不能煩廣故前諸句，準即如來，如春已下，重復顯之　先喻後合，餘類可知　名斷一切有爲之法，出生一切無漏善法者，是第八十九　明離諸見，先列其名，斷有爲法，明離邪見，出無漏法，明具正見　次釋其相，先解斷漏，斷塞諸道，總明斷漏，斷諸外道，所有邪見，名斷諸道　下別顯之　若我有見，無我空見，非我無我，非有無見，此說似眞，以其定計，不稱法理，故須斷之　準斷取著，不斷我見，釋前出生，無漏善法，所謂佛性，彰所不斷　此言不足，若具應言，名解

佛性　性卽眞脫，總以結之，下卽如來，名不空空，是第九十，明異外道，所得解脫　先列其名，外道解脫，虛誑無實，名爲空空　眞不同彼，名不空空　次釋其相，先解空空，言空空者，無所有，釋其空義，卽是外道，尼乾解脫　就人指斥，而是尼乾，實無解脫　就人解空，眞不如是，明有異空　詰卽可知，名曰不空　第九十一，明非有無，先列其名，名中不足　若具應言，名不空空，爲簡前門，單云不空，次釋其相，釋中初先約喻顯法，彼則有破下，簡法異喻，前中有三，一立喻顯法，水酒酪瓶，舉其喻體，下辨喻相，於中初就水酒等形，明空不空，雖無水等，是空義也　猶故得名，爲水等瓶，不空義也　以有瓶體，名爲不空，非謂有其殘水酒等，名爲不空，與上文中，明雖滅盡，燈爐猶存，其義相似　如是瓶下，明空不空，不可偏定　若言空下，破他空義，若言定空，則不得有瓶體，色香味觸等事，破其定空　若言不空，復無水等，破定不空　二約喻顯法，解脫亦爾　合前瓶體，下合喻相，不可說色及與非色，合前雖無水酒等時，猶故，名水酒等瓶，不可說空及以不空，合前不可說空不空　若言空下，合前，若空，則不得有色香味觸　若言不空，而無水等，以是下結，三重法喻，相對廣辨　於中初先就法明空，空者謂無二十五有，明無苦果，及諸煩惱，明無或因，無一切苦及一切相，復明無果　以無二十五有，異故則遠衆苦，亦離無常　無我等相，故說以爲無一切苦，及一切相，言無一切有爲行者，明無業因，善惡二業名有爲行，初一無字，貫通諸句，如瓶無酪，舉喻以帖，下次就法，以明不空　謂實善色，常樂我淨，諸根相好，名爲善色，如瓶已下，舉喻以帖，是故解脫，猶如彼瓶，結法同喻　上來約喻，以辨解脫，人謂解脫，令同彼喻，故下辨異，彼瓶遇緣則有破壞，明喻異法，解脫不爾　辨法異喻，結卽可知　名曰離愛，第九十二，明離愛疑，名中略故，但云離愛，初先列名，次釋其相，先立反喻，下明不同，得大菩提，更無所求　所以離愛，於果決了，所以無疑　下結卽佛，重顯可知　斷諸有貪，第九十三，明其遠離生死因果　先列其名，斷有明離生死之果，斷貪明離生死之因　次釋其相，句別有六，前二略顯，斷一切相，顯前斷有，謂斷無常苦等諸相，斷一切縛，顯前斷貪，下四廣顯，斷一切煩惱，明斷或因，一切生死，明斷或果　一切因緣，明斷業因，一切果報，明斷業果　初一字斷，貫通諸句，略無結辭　下卽如來，並卽涅槃，一切生下，第九十四，明離怖畏，得受安樂，就此門中，初釋次結，後卽佛等，有難解者，下重分別　初中先法，文少不足　若具應言，一切衆生，怖畏生死，故受三歸，以三歸故，得受安樂　次以喻顯，鹿畏獵師，喻生怖畏，生死煩惱，既得勉下，喻受三歸，得受安樂，喻其所少，下合可知，樂卽解脫，總以結之　下以解脫，卽如來等，佛法無量，然今且以七門相攝，無盡是其法性虛空，決定是慧，良以此等，同體義分，故得相卽，此門既然，上亦應爾，略不具論

自下第二，勸人依止，教人供養　先勸依止，以攝智慧，汝應供養，如是人下，教人供養，以攝功德　前中有二，一教人檢驗，二我涅槃後，當有無量百千衆生，誹謗已下，勸人依止　下供養中，亦有此二，至時當辨　初教驗中，先教檢驗　二是大涅槃，不可消下，嘆經殊勝，令人修習，降魔依正　就初驗中，有二問答，前一問答，正教檢驗，後一問答，出所教人，就初問中，迦葉白佛，我今不依，是四種人，總明不依　何以下釋，先問後解，明有諸魔濫同四人，故不可依　於中有三，一舉佛昔言，明魔能亂，正二魔等，尚下以昔類今，明四人有濫　三坐卧下顯其濫相，彰己不依，初中如來何因教彼瞿師降魔，如來昔曾爲瞿師羅說四眞諦，彼悟初果，如來去後，魔來或亂，化作佛身，告言長者，我向與汝說法不盡，於四諦外，更有一種神我諦在，長者推尋，都無此理，遂往請佛，佛卽教之　若魔作佛，汝當撿校，知已降伏　第二可知，第三段中，坐卧空等，明其形濫　以是緣下，彰己不依，或有所說明其口濫不能稟下彰己不依，不能稟受，不受四人所總之法，亦無敬念而作依者不依四人以爲師首　下佛答之，先述其言，於我生疑，尚不應受，況如是等四依之人　次勸簡擇，是故應當善分別知，正勸簡擇，有魔亂正故，勸分別　善不善等，出其所知　四依是善，魔化不善，依眞可作，依魔亘作　如是作下，明知　利益下，教檢驗，先喻後合，喻中有三　一魔來亂正喻，魔如偷狗，四依之形，名爲人舍，伺人不覺，魔盜爲之，說名夜入　二佛教檢驗喻，聲聞人中，覺大乘者，名爲婢使，覺知是魔，卽應駈罵，令復本形，名出去，彼若不去，神呪怖之，名奪汝命　三論狗下，魔去不還喻，合中但合後之兩句，汝等從今亦應如是，降伏波旬，合上婢使，若覺駈罵，汝今不應作，如是像合，疾出去　若故作者，五繫繫汝，合不出者，當斷汝命　呪能縛其手足，及頭名之五繫，此合第二，魔聞已下合第三句，先合後帖

自下第二出所教大　迦葉先問，於中初就上人設難　上品之人，自能降魔，近於涅槃，不假四依，如來不應教其檢驗　如是四人所可言下，就下人設

難　下品之人不能檢驗，四依所說，未必可信，如來不應勸依四人　前中如佛，爲瞿師說，舉佛昔事，若能如是降伏魔者，重復諜之，亦可得近大涅槃者明能自知，瞿師是其須陀洹人，望大涅槃，定能趣向，以之爲近　以理惻尋，未敢專決　故云亦可　如來何必說是四人，爲依處者，明不假依，良以此人自能降伏，近涅槃故，如來未必宣說四人，以爲依處，不說在佛未敢自決，故名何必　就彼下人，設難之中，文出不足　若具應言，凡夫之人，不能檢驗四人所說，未必可信，云何如來勸人依止　下佛答之，先述其言，如我所說，非爲不爾，下出所以，但教聲聞，緣覺降魔，不教菩薩，何所聲聞緣覺須教，從初發意，乃至無學　問曰，瞿師是初果人，已能降魔，不爲魔或，云何無學，猶須佛教　釋言，望彼小乘之法，苦忍已上，見法分明，魔不能或，不假佛教　望大乘法，乃至無學，猶爲魔亂，故須佛教　故下阿難雖得初果，猶爲六萬四千億魔之所或亂

文中初別，後總結之　別中四對，第一肉眼佛眼相對，聲聞肉眼，故須佛教，菩薩佛眼，不假佛教　二如有人下，勇怯相對，聲聞怯故，佛教降魔，菩薩勇健，不假佛教　三如有龍下，明其有力無力相對，聲聞無力，故須佛教，菩薩自有降魔之力，不假佛也　四聲聞緣覺，於煩惱下，明其有畏無畏相對，二乘之人，怖畏煩惱，故須佛教　菩薩無畏，不假佛教　就初對中，我爲聲聞，有肉眼說，不爲學大，正辨所教，誰是學大　所謂善趣五階菩薩，彼自見法，魔不能或，是故不須教　其降魔，聲聞之人，雖有已下，彰其二人，眼別不同，成其須教　不須教義，聲聞之人，雖有天眼見諸色像，於大乘法不能都見，故名肉眼　學大乘者，雖有肉眼，不見遠色，照見佛乘，名爲佛眼　何以下釋，以大乘經名爲佛(爲)乘，此乘最上，菩薩見之，故名佛眼　第二對，中初眼聲聞法，故須教，如彼健人　不從他下明菩薩勇故，不須教

前中先喻，喻別有四　一佛教聲聞習學降魔喻　二或時有人，素無已下，魔來亂正喻　三汝於是下，正教降魔喻　四如是輩下，魔退不還喻　初中兩句，一聲聞依佛，有人喻佛，佛具無畏，秤曰勇健，十力摧(耶)[邪]，說爲威狗，聲聞畏魔，名爲怯者，馮佛勉怖，名來依附　二佛教降魔喻，常教怯者，總明教也，下別教之，別中初教，降魔之德，後教降心，前教德中，修定，持戒，習慧，執箭，起通稍道　四辨長鉤，神呪，羂索，下教心中，雖如履刃，不應生怖，勸捨怖心，對(耶)[邪]厄嶮，故如履刃　當視已下，教生勇心，先教輕他，後教自勇　第二魔來，亂止喻中，有人喻魔，素無膽勇，詐作健想，喻亂正心，內情虛怯，名無膽勇，外現無畏，名非健想，執持弓等，喻亂正德，(耶)[邪]定爲弓，(耶)[邪]辨如刀，(耶)[邪]智(耶)[邪]通名，種種杖，以自嚴也　來至陣下，明亂正相，來至身亂，大喚口亂，口宣大乘，名爲大喚，後二可知，合中依上，次第合之，先合初段，如來亦爾，合如有人，勇健威猛，告諸聲聞，不應畏魔，合勇健人，常教怯者　乃至應自作勇健想　若魔波旬，化作佛下，合第二段，問曰，是中教驗，四依何故　乃云，化作佛身，蓋乃事上類下故爾　又亦舉昔類今，故爾　化作佛身，尚須不畏，何況四依

又　第四段中，如是等狩，見彼善呪，即便調者，魔及二乘，見彼菩薩，善說大乘，即便歸也　合中不次，先合第二，次合第三，後合第四聲聞緣覺，亦復如是　合第二中，師子虎等，見魔皆怖，合第二中，皆生怖畏，聞聲見形，隼身喪命，略而不合，而魔已下，即合初段　而魔不怖，合(知)[初]段中，有龍妬弊，猶行魔(苦樂)(業)，合初段中，欲害人時，眼視氣噓　學大乘下，合第三段，學大如是，合第三中，有善呪者，見諸聲聞，怖畏魔事，於大不信，明他所爲，非正合前　先以方便降伏魔(不)(下)合第三中，能令龍等，皆悉調善，任爲御乘　於中先以神通方便，降伏諸魔，後爲說法　然上喻中，龍及諸狩，皆悉調善，任爲御乘，今此但合龍爲御乘，餘略不合　聲聞緣覺見調魔下，合第四段，於中初明，見人生怖，於此大下，於法生信，作是言下，離於不信　第四對中，初明二乘，怖畏煩惱，故須佛教，後明菩薩，不畏煩惱，故佛不教　學大乘者，有如是力，嘆大異小　上來四對，魔辨所教，以是下結，以前所辨，四對因緣，但教二乘，不教菩薩

自下第二，明其四依，弘護利益，勸人依止，於中有三　一明四人，於正法時，弘護利益　二迦葉白佛，如來滅後，四十年下，明其四人，於像法時，弘護利益　三以是因，緣我說四人，爲世依下，結明四人，能爲物依　前中初明，四依弘護，是經流處，即是金剛　下還嘆經勝，令人愛樂，馮依修學　初中如來，先彰未，來多人謗經，明須四依，次迦葉(清)(請)於佛滅後，久近，便謗，問(慶)(廢)滅時，有何等下，問弘護人　下佛答中，先答初問，如有王下，答其後問　前中初言，我涅槃後，四十年中，廣行流布，明法興時，何因緣故，此時偏興　佛滅度後，迦葉持法，遥二十年，阿難持法，亦二十年，此之二人，親覩佛化，行法似佛，故令法興　迦葉向前，直問廢時，佛今爲欲，對興辨廢，

故明興時　然後乃當隱沒地者明法廢時當處不行故言沒地　如甘蔗等辨明向前興廢所由人學故興不學故廢　先喻後合喻中有四　初甘蔗等喻明法體　二隨有處下寄人顯勝　三或有人下明廢所由由人棄大學小故廢棄大學小名食粟米習讀世典名及稗子　取劣爲勝故言第一　學小由昔名受報故　四若是福下明興所由由人棄小學大故興耳　初不聞粟稗之名喻不聞小准食粳糧喻純學大　合中依前次第合之涅槃如是合上初段　鈍根薄福不樂聞者返合第二　然上喻中舉彼福人貪樂愛著顯經殊勝合中舉其鈍根薄福不樂顯經深重言之左右如彼薄福增惡

自下第二嘆經殊勝　句別有四前二嘆勝令人信樂後二學益使人修習　就前二中是經流處即是金剛寄處顯勝處勝難壞故如金剛　是中諸人亦如金剛寄人顯勝義同前釋　就後二中初明學益若有生下明不學損於學益中若聽不退成因益也　所願悉得得果益也　汝等應下結勸受持　不學損中先明不聽甚可憐愍失大損也　何以下釋第二像時弘護益中文別有二一明四依於像法時弘護利益二有西北方聞我已下顯經殊勝令人愛樂馮依習學　就初段中有二問答前一問答明興廢迦葉先問如來滅後四十年中是經廣流過是沒者牒上所辨文近還出對滅問興　下佛答之若我正法餘八十年前四十年是經復當雨法雨者釋迦正法有五百年五百年中後八十年中前四十年此經重興於閻浮提雨大法雨良以法通有時故爾　下一問答對興辨廢就彼廢時明依弘化迦葉先問問有二句一舉法滅時二護能已下問弘護人前舉滅中准下有六一正法滅時二正戒毀時三非法盛時四增破戒時五一切聖人隱不現時六畜一切不淨物時今但有五後一略無　六中前四就法辨時正法滅者經法滅時　正戒毀者律法毀時　言非法者下文名爲非法盛時對前法滅　言增長者下文名爲增長破戒對前毀戒　後之兩句就人辨時無如法衆生下文名爲一切聖人隱不見時　此明無善　畜不淨物所其有惡就下請問弘護人中誰能聽等正問其人唯願已下請佛宣說　令菩薩下明說利益　准依地持　此以護法爲增上緣故得不退菩薩之心　下佛答之先嘆後辨人別有十前九在於善趣已上乃至法雲後一是其善趣已前初發心人以善趣上於佛滅後交能護法　是以先論初發心者（文二（久）乃方堪故迴後說就前九中初五是其善趣菩薩後四是其四依之人　就善趣中先辨初人句別有二一護法行因緣連佛所發菩提心應連是其但何眷屬於此河中一沙一佛於爾許佛所發菩提心方能護法（行）二護法行惡世不謗第二人中句別有三一護法行因二恒佛所發菩提心二護法行不謗同前加以愛樂　三明所不能不能廣說　第三人中句別亦有三一護法行因二恒發心二護法行惡世不謗信樂同前加能受持三明所不能不能廣說　第四人中句亦有三一護法行因三恒發心二護法行餘行如上加能廣說　第五人中亦有三句一護法行因四恒發心二護法行餘行同前加能解義　十六分中得其一分云何十六於此經中所有義味攝爲十六　如說一慈爲十六分一斤以爲十六兩等　三明所不能雖能說法亦不具足　此五同在善趣位中　下四在於習種已上就初依中句別有三一護法因五恒佛所發菩提心二弘法行惡不謗受持廣說三得義多少十六分中得其八分第二依中亦有三句前二如上三得義多少於前殘餘八分之中更得其半通前十二　第三依中句亦有三前二如上三得義多少於前殘餘四分之中更得其半通前十四　第四依中初先正辨善知如來所有法下重復結之前中亦三一護法因八恒發心二護法行於中四對自利利他一自能不謗讀誦書寫亦教他書二自能聽受亦勸化人三爲憐衆生自供養經亦勸他人四自敬重讀誦禮拜亦勸他爲此之四數合爲第二三得義多少具足十六理實此人於前殘餘二分之中更得其半通前十五　末後一分唯佛所證以此學窮於佛所觀證照大分明故云具解盡其義味　所謂已下出其所解謂佛常住顯時之果　衆生有性隱時之因　上來正辨下須結之

吉藏《涅槃經遊意》　第一說經大意者此經之意復何窮　如河西五門波藪七分興皇八章迦葉三十解問如來次第解釋則三十解意今直舉其樞要陳其綱領可然正道平等本自清淨豈有生死異於涅槃　特由衆生虛妄執文求實聞名仍不見其眞　或云涅槃是有或意是無或言二諦所攝或意出二諦之外或意出生死無常或意涅槃常住　因此謬造種種異計便成繫縛　致有生死前諸佛菩薩爲引此妄情假說涅槃爲出處方便空假立名名無得物物無應名名物既爾萬法安立　所以生死涅槃本無二相但爲化此虛妄如度虛空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如此了悟名得涅槃實無涅槃可得　但約此迷悟說凡說聖假名生死強稱涅槃今改凡成

聖，捨生死，得涅槃。既悟此本來不二，亦復不一。若於凡聖生死涅槃，作一異解者，則部正道，名爲據語今破。此一異等見，名爲開道，約智開，復有何道可開耶。從來云，如來之身，非凡非聖，是聖涅槃之法，是常，非無常。今爲對此，故明如來之身，非凡非聖，凡聖悉是如來善巧，涅槃非常無常，常無常皆涅槃方便。何者共耶，常病重故，設無常之藥，衆生執有爲涅槃，故設無身心皆盡，乃爲妙極。物情不了，便謂佛身無涅槃斷滅。故經云，其復不久，王復得病，須服乳藥，故今教爲對無常故，設常住。則左右除病，迭代破執，執病若盡，在藥皆除。涅槃之法，竟何所有。雖無所有，而無所不有。雖無所不有，而無所有。有無既爾，常無常亦然。非常非無常，常無常具足也。大師於此，明四雙八隻義，一凡聖，二常無常，三隱顯，四半滿。

言凡聖者，涅槃實不開凡聖，但住大涅槃，能建大義。或時爲凡，或時化聖。故佛初出世間，同凡夫事，雖同凡而異解凡，初生則行諸方七步，云天上天下，唯我爲尊。又云，我生胎分盡，是最末後身。既自得解脫，復度衆生。此言已彰是聖，但說此言，已更爲嬰兒，乃至繫馬擒力等，具同凡事，此則以凡覆聖，今日教起，明久已聖人，方便便現爲此事，則是以聖開凡，開覆之義，具通今昔。昔開凡覆聖，今開聖覆凡。但者，覆名，今開稱。所以爾者，初爲緣未堪，不得說是聖，但得說是凡。則凡覆聖，今始得說道，我本是聖人，以聖開凡。故前覆今道，開也。人聞此開覆，便作二解，聞昔覆，謂言別有一聖，爲凡所覆，聞今開，則謂剏除於凡，別有聖出。今明不爾，昔本來是聖，爲緣未堪，不得說爲聖，唯得說爲凡。隱聖道，不得說名之爲覆，豈別有一聖可覆。今只道昔凡，則是聖，諮之爲開，豈別有凡可除，聖可開耶。故經云，顯發如來方便密教，故昔隱不說，爲密也。今日顯說，爲開密也。

凡聖既然，常無常亦爾。昔說無常，隱常爲覆。今日顯說於常，爲開然昔說無常，只說常爲無常，諮無常覆常。今日只說向無常者，常名爲開也。又且昔日名覆，今復名開，何者。昔說無常，不爲無常。昔說無常，爲開，今日常，若無昔無常，何同顯今日常。是則昔無常爲今常化方便，故昔無常，今得是開也。此是片到，明未是好開。至下文明常無常，爲顯非常非無常，常無常，無常常具足，乃是開密也。如此凡聖，常無常，開無常常無常，無常常具足，乃是開密也。如此凡聖常無常開覆，並是大涅槃，方便，如用。若眞明凡覆聖，聖開凡，常無常，開覆，未足爲奇，亦非妙用，只爲畢竟無。如此凡聖常無常，而能在中，爲凡爲聖，能常能無常，開覆等事，乃是不可思議方便妙用耳。然此可有三道開覆。一以凡覆聖，以聖開凡。二者凡聖是實，覆涅槃凡聖方便。今明凡聖無，並是涅槃妙用，名之爲開。三者凡聖覆非凡聖方便，今始得顯涅槃，非聖非凡，凡聖具足，名之爲開。凡聖既爾，常無常亦然也。但凡聖中復有凡，始凡終聖，始聖終凡，終聖始聖，始凡終。何者，昔託王宮而生爲凡，始道場樹下成道爲凡，終成佛爲聖，始雙林入滅爲聖，終只聖始則凡，終凡終，則聖始也。開凡終，爲聖始，聖始則凡終者，可得聖，終爲凡始，凡始則聖，終不解云，若通就實凡，實聖，則可例。何者，只起一有得斷常之心，無得正觀便斷，則凡始爲聖終。若無得正觀不觀有得，虛妄便起，則聖終爲凡始也。但此中如來一期凡聖方便，只得凡，終爲聖始。聖始爲凡，終不得聖終爲凡始，凡始爲聖終。若進論，此間感息，他方現生，則此土聖終，他國凡始也。

問，凡有始終，聖亦始終者，無常有始終，常亦有始終不。常無常相對，無常有始終，常無始終，亦應凡聖相對。凡有始終，聖無始終。解云，小乘明凡聖，皆是無常，故皆有始終。大乘凡聖有二種，一者，方便則凡聖皆無常，二者，實義則無此凡聖者，無始終也。問者說，無常覆常，爲覆邪常之，覆正常耶。若昔無常，但覆邪常，不覆正常者，昔說是凡，但覆（耶）〔邪〕，聖不覆。今正聖，昔正覆，今日聖，亦昔無常，正覆今常。又難，若昔無常覆今常，不覆邪常者，昔無常除今常，不除邪常，昔宜禁乳，則昔通除常。又若無常覆今常者，未說今常，云何覆今常。前說無常，可常覆無常，昔無常未有今常，何得言昔無常覆今耶。解此已如上，諸佛本是常，昔隱不得說常，但說無常，故言無常覆常也。

又　性是我義。衆生依方等大教臨度，斷除顚倒，則顯如來藏。藏顯則名法身，顯衆生有佛性，則顯衆生是佛性根本。衆生是佛，故有佛性，非佛則不得有佛性。如人姓張，郎則有張姓，非張則不得有張姓。佛性亦爾。故論云，衆生身內有佛，非密，身外有亦非密，四並非密，衆生則是佛爲密也。有時難此義，何故有佛性，非密，則是佛爲密耶。有解云，有義則疎，是義則密。釋難衆生則是佛爲密，有性不密者，衆生則佛性，義深，衆生有佛性，不深。經云，衆生有佛性，甚深。既有性爲深，何意有佛性非密，不見好解。

【略】問，地論亦隱顯義，與今何異。解云，語雖同，其意大異。彼有如來藏

體，爲妄所覆，名之爲隱。復，則現出此體，名之爲顯。如貧女寶藏暗室瓶統，則用此譬爲義。今則不爾，此譬爲破始有。故言本有，豈可守斯爲定耶。今明，只迷故名隱，名藏，豈尚別有此體可隱。只悟，故名顯，名法身，無體可顯。迷故名隱，隱無所隱。悟故名顯，顯無所顯。只迷因緣，故隱。悟因緣故，名顯。如箜篌之喻，無乎無棍等因緣，則無聲爲隱，無別聲可隱在內。若因緣具足，聲則便出，無別聲可顯。如來藏隱顯亦爾，不了因緣，故隱顯。又如此隱顯，並出於緣，緣未填如此說，故爲隱。今皆開之，故不隱。乃出於緣，法身更何隱顯也。

四次半滿義　他云昔無常爲半，今常爲滿。此有種種計不同。或云般若已上，法華已來，是無常半教，唯涅槃常住，乃爲滿字。難云：又彼明常無常，云斷明義。生死無常，不通常。涅槃常，不通無常。乃至金剛心無常，不通常。佛果常，不通無常。如此一握無常，一握是常，無常一握，既半常是一握，亦半。今一家有時對此牽生死無常，至佛果常，牽佛果常，至生死無常，今彼兩處互通，無常邊亦滿，常邊亦滿。一家云，半邊滿，滿邊半，此非互語。半三斗，三斗米，亦如山在南，在山南，豈可爲一。今滿半，半滿，亦有異義，但此有爲意。一者滿半，圓偏語，半滿，積足語。滿半，圓偏語者，明涅槃本來具足緣，未巧具聞圓旨，故說無常一邊，名爲半字，故經問云何解滿字，及與半字義。亦得道，云何解半字及與滿字義。但今得意，明涅槃具足圓滿，爲緣說半，故言滿半也。半滿是積足者，無常是半，常足爲滿常亦爾。故定知半滿，大師戲言耳。又滿半是圓偏語，如前半滿，是對治語。何者，汝言常是滿者，此半邊滿耳。有時明常無常，名半邊滿，常無常雙用，名滿邊半也。但一家釋半滿，復有展轉明義。一無常爲半，常爲半。無常爲半，常爲滿。二常無常皆半，是常無常所病，皆洗除盡，名之爲滿。三者，常無常用半，非常非無常，體滿。體用異故，此體用用體具足，始爲滿。無常爲半，常爲滿，別二邊高下。若非常非無常，常無常具足，別二邊雙遊也。大師明無常，復有四種，二病藥，二開覆，三半滿，四二邊。此四句無常，云何不別。解云，病藥無常者，以無常治常，常病既去，無常之藥亦除。

如三修耶常，雖去猶存。常故成尤疾，所以文云，王今病重故也。此一向須寫寫矣。開覆無常，如前以無常覆常，復是道無常者，常不除無常也。半滿無常，昔說無常，爲半，今還明無常，爲滿。又昔說無常不了，故爲半，今明無常，顯了生死無常，佛果常住，字義具足，爲滿也。二邊無常者，此二如俱，豈得除無常，明常，但二邊，有前後，尤有高下，充並充等義。

第二明經宗旨，古來明宗體異，以常住爲宗，文言爲體。今一家明只宗是體，豈異體別有宗。大師云，今解釋此，茲國所無，汝何處得此義耶。云藥關河，傳於攝領。攝領得大乘之正意者。若是諸師皆息，推片不熟，看經論妄引候文，失於圓旨，如文佛性者，名第一義空，便種種解釋，或云從境爲名，或云即於眞諦，彼云佛性是智，第一義空是境，但智即境，故云佛性，名第一義空。又云佛性是俗諦，但俗即眞，故云佛性名第一義空也。今明此語，未足佛性者，名第一義空，智者見空，及以不空，此始成一句耳。是故發初與他異，他明此經以常爲宗，今初辨常者，乃倒寫之用，未是正意。常是藥用，豈會開正宗。前藥治前病，後藥治後病，常是藥，用常爲宗者，無常是藥，亦應以無常爲宗，彼云後藥治後病，後藥爲後經宗，前藥治前病，前藥爲前經宗。今明前藥爲前經宗，前經有無量種，豈得併以無常爲經前宗。既不可無常爲宗，後經寧得以常爲宗。今對彼故，以無得爲宗。汝以常爲宗，文何所出，我今依經文，自云無得者，名大涅槃，故无所得。此經宗也。又亦汝言涅槃定常，不得無常，斯則常故，常名有所得，有所得者乃名生死，何謂涅槃。彼云，我亦有得無得，義至忘爲無得，彌存爲有得，今貴汝安，不可爲存，存不可爲安，眞絕不可待，俗待不可絕，還成有所得。何謂無得耶。又彼義眞諦中，不得有樂，不得有一乘也。我樂一乘，並是世諦。又於汝證言，生死無常，涅槃是常。大衆聞之，何事惟。故云，涅槃不可定常，不可定無常，非待非不待，不可思議。聞者惟也。只無所得，故不可思議，無所得爲經宗也。他難云，汝以無得釋經宗，爲是者，我亦以常釋經宗，亦是。解云，常無常雖經說，而有病財無所得義，則無過生。經云，雖不常住，非念念滅。

此已常無常兩除。次復明涅槃非常，無常。常無常俱洗，如德王中說何偏得以常爲宗耶。無得之義，始終無行，故以爲宗也。問有得名生死，無得名涅槃，則有得名無常，無得名爲常，得無得，還是常無常，云何捨常無常，而用得無得耶。云，若定用無得爲是，還成有得，不名無所得。一無所依，乃名無得。無得通常無常。何者，彼云生死無常，涅槃常。如此常無常，並有所得。今明常明無常，因緣假名字說，無有，無常可有，亦無有常之可得。一無所住，故名無所得也。又他常無常，智斷明義，生死無常涅槃常，前心無常

後心常　故是有所得　今明諸法未曾常無常，或說常，或說無常，諸法實相，行常無常也　然無所得非但是此經宗，通是一切大乘之正意也

所言大者，名之爲常　然無常二得名大，而終不及常　大薪大火，大薪不及火，常無常亦爾也　二者廣故大　所以然者，經云，所言大者，其性廣博，廣博故大也　三者，高故名大　經云，譬如大山，一切世人所不能上，故名大山　涅槃亦爾，聲聞緣覺及諸菩薩所不能上，是故名大　四深故大　經云，大名不可思議，一切世人所不能測，是故名大也　五者，多故名大　經云，譬如大城，多諸珍寶，故名大城　涅槃亦爾，多諸法寶，故名爲大　六者勝故，名大　譬如有人，於人中勝，故名大　涅槃亦爾，勝於一切，故名爲大也　雖有六大，名不出二種，一體大，二用大　體大者，則是法性也　涅槃者，則諸佛之法性也　用大者，八自在我，故名用大也　又有二大，一待大，二絕大　然此無二，只待則絕，因緣則空故也

次明涅槃義前，摩訶題既標大，更無異釋　翻涅槃則衆解不同，或言無翻，或有翻　今略出無翻四師，有翻六　無翻四師者，第一大亮師明涅槃無翻　彼云涅槃是如來神通之極號，常樂八味之都，名涅槃是異俗之名，名有楚夏，前後互出，乃有三名，涅槃正是中天竺之音，名含衆義，此方無一名以譯之，存其胡本焉　此遠述河西，乃至大濟，皆同此說也　第二隱師亦云無翻，彼師序云，稱包衆理，名冠衆義，一名之中，有無量名，覺音無以澤其稱，曾言無以代其號者，故不可翻　第三寶亮師亦云不可翻　彼序云，涅槃是出世法總名，貴衆法之通號，然此之語，乃方土之音，聖既出彼國，此亦無名以正翻　但文詠況，指義釋而已　第四知秀師亦云，不可翻　彼師序云，涅槃是圓極至住之總名也，然因迹見名，(見)名知本，名迹之興，肇自天竺，我大梁亦應有稱，但弘道之近，既發軫西域於未測，此方以伊譯翻，是以前賢後哲皆順舊本，述而不作，故題之經道　此四師並云涅槃不可翻　彼明不可翻，有文有義，義者涅槃是圓德，圓德立圓名，故不可一名翻　二者有文者，三點成涅槃，故不可一名翻也　今作五難，難云，一作大非不等難，彼國有總名，此間無圓稱，如來但念彼土衆生，不受此方　今殘彼有圓名，解義，此無圓名，則不解圓義，故悲　不爾，涅槃來於此土，便成無益也　第二，就今昔相決難　今昔皆涅槃，應皆可翻，然今不可翻，可是涅槃，昔可翻昔，應非涅槃　昔不具足涅槃，今具足不可翻　昔不具足則可翻者，則難，今具足可是涅槃，昔不具是，應非涅槃　第三，約摩訶難涅槃，涅槃是摩訶涅槃，涅槃既不可翻，摩訶是涅槃，摩訶涅槃亦不可翻　又摩訶含三義，翻摩訶者，涅槃含三德，亦一解　說翻涅槃也，若言摩訶非圓名，涅槃是圓名者，此摩訶非涅槃摩訶，涅槃非摩訶涅槃也　涅槃含三德，名既圓，摩訶含三義，摩訶亦是圓名，皆不可翻也，皆可翻也　第四難涅槃不可翻，別涅槃一部，並壞涅槃，發初晨朝唱告般涅槃，一切大衆皆悉悲惱，純陀云，雖知如來方使涅槃，而我等不能不懷悲惱　既是衆德大衆，及純陀，何事悲苦，又《現病品》云，倚卧鶴樹間，下愚凡夫見尚言必涅槃，若是衆德下愚，豈能得見，若見衆德，乃是上智，何故名下愚　故不可　第五總別難，彼有圓偏名，彼有總別，此但偏名無圓名，此但有別無總，此彼皆有總別名，彼此皆有圓偏名也

問，若正翻滅，何故下文云，滅諸結火，名滅度，離覺觀，故名涅槃　外國滅名，不同諸結火滅，名瓔留陀，離覺觀名涅槃邪也　言息究竟解脫，永蘇息　息有三，一息因果患，二息諸事業　諸事業者，文云雖得禪定，智慧，解脫，不名畢竟，若能斷除三十七品所行之事，乃名畢竟涅槃也　前諸師定言不可翻，具如前難　今復定言可翻，亦彼研覈　叡師《大品序》云，秦言謬者，定之以字義，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不可變者，則而出　今既出以涅槃，則是不可翻，云何言可翻耶　今更別難，爲兩意，來生擊等翻爲滅，爲一難，來宗師等翻解脫，無累，爲一難　若言涅槃翻爲解脫，栖神無累，何事憂悲耶　又云，滅諸結火，名爲滅度，離覺觀，故名爲涅槃，既涅槃滅度，兩出別知，不以滅度翻涅槃　然(生)(僧)肇等師親承什師，並共翻譯，豈當有謬，而釋彈片耶　今明不破生肇，今古人彈其定翻者耳，若定言翻滅度，則過之甚也　問汝今云何作此問者，且反彼，汝言涅槃爲有名，爲無名，而問翻無翻耶　而未知有名無名，而更問翻無翻　如未知兔頭有角無角，而問菟角，若爲長短耶，翻無翻亦爾　無名是本，翻無翻是末也　然此義有齊不齊，定其齊者，涅槃未曾名，未曾無名，未曾翻，未曾無翻，則非名非無名，非翻非無翻　故經云，大涅槃者，不可得聞，何以故，非有爲故，非無爲故，非音聲故，不可說故故知非名亦可得聞，以聞故，故知非無名　所以涅槃非名，所以涅槃非無名強立名，非但強立名，亦強言無名，則非名非無名施名施無名亦非翻，非無翻強翻，強無翻也　言不齊者，明涅槃非名無名，強爲涅槃，立名就強名中，論翻不翻　何者　涅槃別總，故翻而無翻，涅槃總別，故無翻而翻，不翻而翻

亦名爲滅度，亦名無累，解脫等　翻而不翻，則三德圓滿，無所不含，豈可以一義翻耶　故涅槃具總別義，故具有翻不翻也

又就今昔論，總別有四句義，自有總是別，非合曰三德涅槃也　自有別是而總非，如昔日涅槃，唯是斷無爲涅槃也，總別俱是者，昔別是今，總是俱非者，昔總非，今別非也　次明今「涅槃自論總別是非四句義，何者爲其相，一往就因緣，爲論明總是別，非是是非也　言總則得別，道是則得非　若言總不得別，則別非總別　道是不得非，此是非非　今總是別總，總是別，即是即也，今別是總別，別非，總即非也。若論以意者，此言已是，而人心有得，不能云悟。鄴老之徒，好依字，今復須示其文處，總是別非者，如《哀歎品》，三德縱橫，皆非三德圓，其乃是也　別是總非者，如下文，佛名覺涅槃，名解脫，又涅槃名果果，取斷不取智也。次總別無定，一切皆總，皆別。若當涅槃總三德，別有時，三德總，涅槃別，一切皆是般若，皆是解脫，有涅槃成秘藏　如四相品說，涅槃爲別也。《大品》云，攝一切善法，入般若，是般若爲總也。然今因涅槃，總別則議涅槃別總，必具此二義若偏取一義，則未識涅槃通意也。

第三明絕名　古來明眞諦與涅槃，絕不絕，凡有三說不同，一云二皆不絕，眞諦有眞如實際之名，涅槃有常樂我淨之稱，而言絕者，乃絕生死，世俗患累之名，若見美妙之名，則不絕　第二明二種皆絕，眞如本自寂絕，布微非名所及，涅槃亦爾，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也　第三師云，眞諦絕涅槃，不絕是俗諦，乃有則眞義，尚論涅槃，終是俗諦，是續待二假，壯嚴明涅槃二諦攝，開善明是俗諦攝，故不絕。今次第難之。難第一家眞諦涅槃，皆不絕則□經文經云，涅槃非名，強爲之名　又云非名，非相，非待，非不待。云何言不絕耶，若言涅槃，無生死之名，爲絕者，亦應生死無涅槃，名生死亦絕　若互無爲，互絕者，亦應互無，應互妙，不可互妙耶，互絕耶　又肇師依涅槃論，明涅槃無名，云何涅槃不絕，斯則乖關河舊說，復違涅槃正文也　難第二解明涅槃斷言語，絕心行，無名無相，所以是絕者，亦不然　若涅槃絕，同眞諦絕者，亦應涅槃同眞諦頑。涅槃不可同（涅槃）眞諦頑者，則涅槃不可同眞諦絕　第三師云，眞諦絕，涅槃不絕者，亦不然，若眞諦絕，涅槃不絕者，眞諦妙，涅槃不妙　眞諦空，涅槃不空　二種皆空，則二皆絕也　彼云眞諦妙無，涅槃妙有，二種有無，雖異而是妙，既皆妙，則應皆絕，一絕（絕）一不絕，則一妙一不妙也

問，今意云何耶　解云，若更有解，還同足載耳　只除前來諸解，注意自現，何煩別說耶　而今爲鄴學者未能體道無，今因指識月，藉教知理，而心無所存　又云無離文字，說解脫相　又經云，乃知解脫無言，未知言則解脫　二云乃知涅槃無名，未知名則涅槃也　又此經下文云，如來涅槃，非有爲，非無爲，非名，不名，非待，不待，則是非絕非不絕，何得而絕不絕耶　又涅槃之體有是不是，有非不非，是是不能是，非是亦不是，非非亦不非，故非是非非，能是能非，非絕非不絕，能絕能不絕也　有人言，三論所釋，但得眞諦，一支義，我眞諦離四句，絕百非，今明不爾　經既云，非物非不物，則非眞非不眞，非俗非不俗，何關眞諦。問，涅槃既非名，非不名，是何物而能名，能無名耶　解云，涅槃非物非不物，相得更問道何物耶，無物而物，而物所謂正道　故肇師云，涅槃者，名爲道也　涅槃無名，強爲立名，名爲涅槃　但下文明名有二種，一因緣名，二無因緣名。因（緣）緣名，如舍利弗也，無因緣者，如坻羅婆夷，實不食油，強名食油　涅槃亦爾，無有因緣，強名涅槃也　問強爲涅槃，直名爲對生死，不對生死　解云，涅槃豈不對生死。故肇師云，出處異號應物假名也，難云若爾，則是因緣名，何謂無因緣名　解云，涅槃未曾名無名，未曾對不對，道因緣亦是，強言因緣，一切強立名也

次舉五類，一況釋涅槃，五類者，一法界，二法性，三法身，四般若，五佛性　一況即是虛空，虛空具教不絕義，及總別義。言法界者，如《華嚴》云，佛子，法界者，界非故，則不絕，絕名無名義，而名法界　則絕不絕義無名，名義法性者，正法性遠離，一切語言道，一切趣，非趣，悉寂滅相，則不絕，絕義名無名，而名爲法性。則絕不絕無名，名義也。法身，如《金剛身品》，般若如數般若，偈念相（離）（觀）已除，語言亦滅也。佛性者，如《師子吼》，明佛性第一義空。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之不空也。舉虛空況者，如《六種品》云，是故知虛空，非有亦非無，非相非可相也

次明人法義，問涅槃是人名，是法稱，爲具足名，爲不具名耶。他云，涅槃是法名，既稱云涅槃，涅槃是至極之名，窮原盡性之說　所以是具足也　今明涅槃，非有爲非無爲，則非具足，非不具足　非人非法，亦具足亦人名，亦法　何者，三點員伊，金剛寶瓶，滿足無缺，故是具足，而涅槃是果，果斷德故，不具足　涅槃是法，不可解言，人者四德爲涅槃，我則是人也。又涅槃非但法，亦得是譬，云如實非有非無，王罪亦爾也。【略】又《中論》云，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也。舊云佛方廣華嚴，具足人法涅槃，但是法，非人者，無明

法長人短義，明釋迦出世，爲破我人之病，故明法長人短。而那出於淨土果，人法俱長，然釋迦人法具有四句，一法長人短，二人長法短，三俱短，四俱長。釋迦爲破我人病，故明無人我，而有法故，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不忘也。又法通生死涅槃，故法長人短者，生死無人，唯涅槃有人生死無我，唯涅槃有我也。此則具破衆生斷常二見。生死無人故不常，而有法故不斷衆生。若聞生死中有人，則起常見，破常見，故明生死一向無人。衆生若聞無法則言無因果罪福等，則起斷見，爲破此見，故云有法雖無有人，善惡之法不失，故明人短法長也。法短人長者，此少難見，且一往明三我人，同斷結惑，同入灰斷，未辨法有，終極，今曰涅槃，及前人法明人壽等，同太虛，正法終竟滅盡，故法短也。俱長者，生死既有，虛妄人亦有虛妄，人法皆長，又佛常法常比丘僧，常故長如此長，短爲顯不長不短也。

第四明涅槃體，前明經宗，通明一經之宗，今明體涅槃一法，體也，既爲四，初就一法明體。次二法明體，三三法明體，四就四法明體。言一法明體者，人法言是有，故下云，涅槃名爲善。有舊云，妙有也。有復爲二義，一者本有，二者始有義，雖本始不同，並是常本，有此常，始有此常也。今難此義，若涅槃有本，有始，亦應有曾，有今，若有曾，有今，則成三世。三世無常，常法無曾，無今者，常法無本，如既有本有始，則應有曾今，便成三世無常。

次二法明體者，則是二諦義。莊嚴云，涅槃出二諦外，明惑因所感果，是浮虛之故，是世諦。假體則空，故是眞諦，今佛果非惑因所感，故非世諦。非世諦故不可則空。故非眞諦。所以《仁王經》云，薩雲若覺超度世諦第一義也。開善解云，果涅槃具足二諦，涅槃是續待二假，故是世諦，非但則眞，亦復冥眞故，是二諦，第三冶城師云，佛果非世諦，則是眞諦，明眞諦是諸法之本。但衆生顚倒起惑，構造生死，遂成世諦。今還修道斷惑，生死盡世諦，則滅世諦。既滅還歸本眞，譬如清水，本性際靜，假外風，漸鼓擊，致有波浪風若息，還收本性。今皆不同此說，具如二諦義中廣破。今述但今明佛果，非內非外，非有爲非無爲，非待非不待，非攝非不攝，豈可定言攝不攝耶。故肇師云，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廣，不可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有心知。言之者告其眞，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以有無題榜，標其方域，而語神通者，不亦邈哉。涅槃之體，乃其如此，豈可以凡心，推度。或言在二諦內，或言在二諦外耶。次明三德者，明法有三種，一者三聚，二者三性，三者三德也。三聚者，色心無作，今不釋此名，但佛果爲具此三，不成論師解。此有三例，若是心，則定有無作，定無色一種，則有多解。一云佛果乃盡，纔色則有妙色，故經云，捨無常色，獲得常色。又六卷云，妙色湛然，常安穩。又經云，解脫有二體，一色，二無色，無色者聲聞，解脫色者，諸佛解脫也。第二云，佛果無色，色是頑礙之法，不可研磨。增進佛果之時，靈智獨存，無有色與無作也。而經中道妙色者，有二義，一能應爲無窮之色，二者妙果顯然故，故爲色耳。故《六經》云，願諸衆生，滅一切色，入於無色，大般涅槃也，地論明三佛，皆有色作身色，可知釋身色者，如經一一相海，無量諸相，雖有此色，而不可見。地經說，佛相好，爲實報身也。法身色者，如來藏中，色性法門顯現，成佛體，體雖是色，而無色相。如比丘無作，雖是色性，而無色相。又云法身出，生法則無盡，色像。又云，無礙之色。如無像之並，不同下地因中也。論心者，雖捨無常識，獲得常識。涅槃以爲體，但心爲體，但心有三，一六識心，緣外境，二七識心，緣內法，此二皆滅，唯第三八識，唯眞識覺知也。論非色心者，無生死色心，亦名非色心也。又常釋色至處者，成論師凡有四說，一欲色兩界，有色無色界，無色第二云，三界並有色，三界外乃無色。何者，六地已還，身土分段，有色土，七地已上出三界，外無復色，而是四空無色者，無纔色耳。第三解云，六地礙國土地，二國中間，猶有如影知光色，八地已上則無復色。第四解金剛心，則有色，唯佛無色，而言界外意生身者，爾時無復一期壽命，但有念念生滅，名爲變易，故云意生身耳。無作一法，窮至金剛也。今明皆不然。若言佛果，定有色者，則應長短，質像則有處所，若定無色，亦應無心，何者色是心依，因既無有色，心何所依。若言色是頑礙，故須離者，心是無常，亦應須離。又心是取相之法，亦應須除。若轉取相心，爲無相心者，亦應轉頑礙之色，爲無礙色。又歎如來無色，應爲色者，亦無心應爲心。解云，心爲體，汝何心爲體，汝捨纔心，以妙心爲體，應捨纔色，妙色爲體也。今明若言無一切，皆無，是無不待於有，是故性無有亦然也。故今有乖無，無不妨有，有無自立，色心無礙也。

第二顯三性，明體三性，善惡無記，釋此三，亦三例，善一向定有，惡一向定無，無記復有二解，第一光宅明佛果，有二種無記，一知解無記，二果報無記。知解者，如基射馭，闡提亦有，故非善。佛地亦有，故非惡。故有無記性

也　果報者，如生死中苦無常，釋既非惡，但是無記，涅槃之地，常樂我淨，亦非是善，並是無記也。第二開善莊嚴並云，是善非復無記，次通彼二種無記之善，莊嚴明知解應是善，開善通三性，闡提是惡，佛則是善也。果報者，生死之中多有異具。故果報可是無記，佛果唯有習果，無復報法，寧可類此是無記耶。今所明涅槃之體，非善，非不善，非記，非不記，無一定相，善巧方便，無所不是，善不善，有時爲對不善，如復道是善，故云諸惡已斷，衆善普會。第三明三德者，涅槃乃具萬德，而經文略言，三德耳，但從來敘三德，凡有三師，第一莊嚴云，法身語其體，般若解脫明其用。勝難多不出智斷，般若智，解脫斷，體具智斷，故言三也。第二開(書)(善)云對(行)(忖)昔日二種涅槃，故言三德，昔日有餘身智，雖在解脫，未具今日身知在時解脫，已具，則是斥彼有餘，昔日無餘。子果累盡解脫，乃具而無復身智。今明解脫具時，而有身智，則斥彼無常。第三合二解，合用兩義，直論今教，如莊嚴，若對今昔，則如開善也。今明若無所得，因緣假說，無法不得，但此三釋，無文證，據眞是義，推今謂此等各有妨難，所以不可具論。初家凡有兩難，一者明三德本，共爲涅槃體，云何但以法身爲體，又且法身亦得爲用豈謂智斷偏爲用耶。若云身是體異名故以法身當體者，下文云涅槃名解脫，應以解脫當名，而今不以解脫者，當那忽以法身當解。二者文中自道，縱亦不成，別異，亦不成，三法智無縱橫之異，豈有體用之殊。若有體用，有本末，若有本末，則有等及結。云次難復解，若言斥昔涅槃，故言三德者，此名數殊不相主對，如破邪三寶，則言正三寶，今破二涅槃，明二德，又以法身般若，斥無餘者，亦應以解脫常住，斥彼有餘。何者，昔日有餘，何但解脫，未足，亦非常住，今若正言解脫，不言常住者，亦應無餘，正言法身，不言般若，第三既具用兩釋，具招二難也。今明眞是教門不同，故偏具，爲昔日不堪具說方便，偏說一解脫，今大心發故，說三德圓伊涅槃。興皇師云，無感不應，故云法身，無境不照，名爲般若，無累不盡故云解脫。又明三德，爲開如來三密，故迦葉問，願佛開微密，廣爲衆生說也。如此三密，並四相品是也，亦是對凡夫三業。凡夫三業不密，故又爲對生死三鄣，明涅槃三德，對報鄣，明法身對業鄣，明解脫對煩惱(鄣)(障)，明般若生死，只三鄣，故涅槃唯有三德也。

次約四法，明亦體倒是四德。此德亦無定，或一圓是妙有也，有時明二倒妙有及我，有時明三德隣三修法也。四可解，五德，對彼五門，有時八德則八味也。一德有二行，二德有四行，三德有六行，四德有八行，五德有十行，八德有十六行也。行有三雙，生死涅槃明行解。生死在無常，爲行解。涅槃樂爲行，此八行解。乃得涅槃四德也。一明因果，因在(我)(無)常，果常樂我。三約本迹，迹在無常，本身常樂我也。八味者，開善四德爲八味，謂一常，二恒，三安，四無垢，五不老，六不死，七快樂，八清涼。開善爲恒河西云，常常恒者，名異義一，不從緣生，爲常。始終，眞實爲恒。開樂爲安。內無惱爲樂，外不危曰安也。不老不死是我，我故不老，我故不死也。清涼無垢，並是淨義也。涅槃復有八相，如文云，好體對五門，應明五德，但不淨觀在初，聖人不爲，但有四倒，四德對四倒，故明四行四德也。又對四人明四因四德四人者，則闡提，外道，聲聞，緣覺也。四因者，謂信心，般若，觀智，三昧，大悲破闡提，不信，明信，信故得淨德也。般若對外道，外道著我人，異般若正慧，破異我心，故明般若，故得眞我德。觀智三昧破聲聞厭苦無常，在可猒故，得三昧。三昧故，得樂德也。大悲對緣覺，緣覺著無常，果永入滅，無大悲故。大悲破無常，得常德也，爲對四人，明四因，故釋四德也。但此四德，大經辨其名數，不同常不見，別名數直明常，二恒耳。但無常有二種，一生滅，二流動，對生滅，故言常流動，故言恒也。樂名數不同。經云，有佛三樂，謂覺知樂，及寂滅樂，實相樂，三樂，無愛樂，佛性一樂，謂菩提樂也。復有四樂，一師樂，若不斷樂，還成有斷，在復斷樂，故名大樂。二家(寂滅)樂云，一切智樂。若不知，則若一切智，故樂。四身不壞故樂，我有八自在義，如經也。淨有四種，一有淨，離二十五有。二門樂淨，凡夫一樂不淨也。三身淨，身無常不淨。四心淨，心有(陋)(漏)則不淨，無(陋)(漏)故淨也。

次第五，明涅槃用，就此亦有二義。一者明照境用，二者明發智用，今第一明本有用，但前已略明本有義，此義未顯，今更廣明之也。然古來有三解，第一靈味高高，生死之中，已有眞神之法，但未顯現，如藏黃金。《如來藏經》云，如人弊帛裹黃金像，墮泥中，無人知者。有得天眼者，提淨洗則金像宛然，眞神亦爾，本來已有，常住佛體，萬德宛然，但爲煩惱所覆。若斷煩惱，佛體則現也。次有鄴安瑤師云，衆生有成佛之道理，此理是常，故說此衆生爲正因佛性，此理附於衆生，故說爲本有也。第三開善，具有二義，一者本有，二者始有，更無二體，但將兩義，成定之耳。欲明不有神明，定若有神明，則本來有常果之理，此本有義，但約萬行圓滿，金剛心謝，種覺起時，名爲始

有　大經具有二文，如貧女寶藏，力士額珠，閻浮瓶瓮，井中七寶，本自有此，證本有之文　下師子吼及迦葉品中，皆以乳酪爲譬明，乳中無酪，但酪從乳生，故言有酪　又云佛性非三世攝，但衆生未聚莊嚴清淨之身，故說佛性在於未來，此則證始有之文　故知佛性具有兩義，若定木石之流，無成之理，此衆生必應作佛，則本有義　若於佛，則今利是因中，因中未有果，則始有義也　今並不同，且破第一義，若定本有眞神則同僧法　又若因中已有，則同賣乳索酪，價貨草馬索駒直也　又眞神力大何意住煩惱中，而不能排煩惱出，而待修道斷惑，乃得出耶　破第二義解，若得佛之理，已自是常，則衆生身中已有常住之法，還成常見之執，非眞神之法　若此理無常，則不成本有之義　次破第三，三開善解，具二義，汝言常住之法，常有始有者，亦應常住之法有曾有今　若有曾有今，則墮三世，成無常　反結云，又難，若常住之法，復有始有之義者，亦應無常之法，應無本有之義　若無常法但有始有，無本有者，則常住法但是本有，無始有也　又常住之法，具二義者，何因所耳　本有之義，須耳，因了出始有之義，復爲何所感　若無別因，則應無別有　既有二有，則便兩因　若從生因，則無常也　今明涅槃未曾本，亦不曾始，爲破本故，道始亦爲洗　故云，本到則顯，道非本始　非本始，並是方便也

第二照境用　又二，初照俗境，次明眞境　今先明俗境，明俗中有流動，二法去來今佛智作，若爲照，若逐境，有去來，則佛知無常，若不逐境，境去來，則不與境攝【略】故彭城法師爲此難，故明果乃無大期，生滅猶有，念念流動，逐境去來，此解不可　故經云，若言如來無常，舌則墮落　此師現世舌爛口中也　彼師尋改悔，作懸高堂，譬如鏡在高堂，萬像現鏡中矣　像有去來，鏡無生滅，雖作此解，猶在不免難　鏡是無情，知是蠢識，又且鏡是無常，云何得譬常住之智　第一京師云，知體是常，用則無常，用無常故，逐境去來也　此亦不可，豈得分如來體是無爲，用是有爲　經云，正見者，應說如來定，是(無)爲故也　第二光宅師作例解，如今以無常之智，照常住之法，智既不同境常者，亦以常住之智，照無常之境，豈應逐境無常耶　第四復有一解，作九照境義，此智雖照未來，復有當現在，當過去義，我皆照竟，所以不生不滅也　此解不可，明向在未來，時是當現在，未正現在，今遂成正現在，則作正現在，照當知息不意耶　若息便爲生滅，不息何有此理　當知不息只有當知，無現在知也　第五作逆照義，明如來道成正覺時，一念併遍照竟，後境自去來，知不新知，如天子初登極時，併作制在中復人犯者，墮種重治之不復更制　佛智照境亦爾也　此義亦不可，佛智照境，何曾暫息，而言成道時照，後時不照，縱如此，終不與境相拔也　第六明橫豎照義，明佛在因之月道初心已能橫照，數照次入初地，則能一念之中橫照百法，豎照百時，乃至二地，於時至佛地，萬法萬時又作虛空，譬物在空中，物有生滅，空無去來，此亦不可，虛空無智，佛果靈智豈得喻耶　今明如來智慧，寂絕凝遠，非常無常，能常無常，非生滅，非生滅，能無生滅，無照而照，照無所照也　次明眞義，但古來有二解，第一開善明知照眞，卽與冥一，無復境智異　所以爾者，智體既妙，湛然常寂，與境不殊，但約德而辨，自有三句，一凡夫不冥不會，二因中聖人，會而不冥，三者佛果亦冥，亦會也　第二解不同此說，明佛知是靈智之智，眞諦是無智之境，兩體既殊，豈可研此有智之法，同無知之境，但會之旣極，諮爲冥耳，豈得有冥異會耶　然經中亦有冥會之言，故《慧印三昧經》云，冥寂不冥寂　肇師論中多云，冥眞體寂，利成言，境相定異，豈得言冥言會　今明境智未曾，一亦復不異，故影師云，內外並冥，緣智俱寂也

次明佛果，涅槃發智用　問，佛果涅槃，爲當漸知，爲當頓知　古來解不同舉，眞諦對明，凡有三說，一云二種皆頓，智不可漸見，何者，理既在萬惑之外，雖除一兩分，終不見理，要須除或盡理，方可見也　十重紙裹物，除九重，終不見，除盡方見　第二解云，二種皆可漸知，故漸備　經明一切智慧皆漸漸滿足，豈可一朝併悟耶　第三解云，佛果頓知，眞諦可得漸知　所以爾者，眞諦則俗之空，更非遠物，所以得智慧，卽可分知，佛果智出生死之外，所以不可漸知　今謂此之解皆不可，初云皆頓，知不可者，汝旣都未見理，亦應都未斷惑　若少分斷惑，則應少分見理　又且不見理，則無智慧，無智慧以可除惑耶　次皆漸知，不可者，(不可者)明理若有分，可得分知　理旣通同無分，那可分知　又責初地見眞，以爲稱理，爲不稱理　若已稱理，與二地何異　若未稱理，何謂見理　第三家具招二難，又且二語自相反，故不可　今明至理尙無頓漸，豈有頓漸之知，雖無頓漸，亦頓亦漸　故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　《華嚴》云，初心菩薩與三世佛等，而復有漸漸知義，有五十二地不同，初地百法，二地十法門故也

紀事

吉藏《涅槃經遊意》 就此經，有南北二本，廣略不同。北方舊本，或有三十三或三十者，品唯有十三。南土文卷，有三十六，有二十五品，其間文義浩博，豈可詳寫。故經云，一恒二恒，始髮鬘見之，三恒四恒，乃能知一分之義。梁武皇帝云，涅槃者，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眞際，玄玄不能究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會無生，金壚玉室，豈易入哉。余昔經注錄文疏零失，今之憶者，十不存一，因茲講以聊復疏之。就攝山大師唯講《三論》及《摩訶般若》，不開《涅槃》、《法華》。諸孝士請講《涅槃經》，大師云，諸人今解《般若》，那復令農講。復重請，乃爲道本有今無偈，而遂不講文。至興皇，以來始大弘斯典，但開此經，初形勢非一，或明開路義，如國家語有梗礙，偏隅未賓開疆，祈出先須斫伐，然後方得行。師今亦爾，爲從來舊執擁塞正道，故須□洗，然後乃得講經，開路義別有科目，待餘暇矣。【略】

又 次出有翻六師，翻者無量，略明六師，第一道生法師，翻爲滅，其義訓乃自多方，正名爲滅。經論皆爾也。第二肇師翻之，以滅度，秦言無爲，亦言滅度，以虛無寂漠，妙絕有爲，名曰無爲，以其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故云滅度。他家不同，滅則語法，度則目人，法本有今無，人從此到彼。又云，實法人法皆滅假名，人法悉度也。又滅者，凡聖皆滅度，則簡異凡夫，凡夫滅已，後生，不得稱度，大聖一滅，永不復生，故稱之曰度。第三太原宗師翻解脫。彼云涅槃者，累盡之通名，萬善之號，涅槃是天竺之音，此正言解脫，如經說也。乃至開善等，翻爲無累也。第四宣武竺師翻爲大寂定，經云，涅槃名大寂定也。第五仙師翻不生，梁武用對煩惱，不名涅槃，煩惱不生，乃名涅槃也。第六影師翻安樂，不安則名生死，安樂則是涅槃。北人云，般涅槃那，翻入息，入有三種，一實論謂息妄歸眞，從因趣果，故名入。二者，眞應相對，息化歸眞，名入，三但就應爲言，謂捨有爲入，無爲名入也。涅槃正翻爲滅，若隨義翻，不生解脫等。

地論學分部

綜述

湛然《妙法蓮華經玄義釋籤》卷一八 《大經》云，是果非因，名大涅槃。是因非果，名爲佛性。

又 了見佛性，亦得名因。了見佛性，乃是於佛，故亦得是因云云。言云云者，亦應更言修涅槃故，乃得名因，證涅槃故，亦得名果。

又 等覺望妙覺爲因，望菩薩爲果，自下已去，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

等覺望妙覺爲因者，今一往以等覺爲因，妙覺爲果。下地已去，有重因果。所言亦因亦因因等者，《大經》二十五《獅子吼品》云，佛性者，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初以十二緣爲因。因因者，名爲智慧。果者即阿耨菩提。果果者，大般涅槃。故知經意，以十二因緣爲理性三因，故名爲因。觀因緣，智望果，是因，因上起因，故云因因。菩提望因，名之爲果，菩提果上又加涅槃，名爲果果。次以十二因緣爲譬，云如無明爲因，行爲果，行爲因，識爲果，以是義故，彼無明體亦因，亦因因，亦果亦果果。無明望行，名之爲因，若望於識，名爲因因。望於往因，名之爲果，望往因因，名爲果果。今從法譬，俱得說之，故云亦因，亦因因等，仍就證道故，從初住乃至妙覺故。於等覺唯因，非因因。唯果者，但望《十地》。若望下地，亦名果果。故云下地已去，是則初住唯因，而非果。妙覺在果，而非因，中間諸位，互受其名。

又 約分別義者，伏順二忍，未是眞因。無生一忍，未是眞果。從十住去，名眞因。妙覺名眞果。

又 云何伏順非眞因，例如小乘方便之位，不名修道，見諦已去，約眞修道，此義可知。今順忍中斷除見思，如水上油，虛妄易吹。

又 無明是同體之惑，如水內乳，唯登住已去，菩薩攝王能唼無明乳，

清法性水，從此已去，乃判真因

又　次復次，下約諸教中二，先且約別教，次問下，重料簡　前之三教對圓教，辨初文　又五初出舊解，不同次，此不下斥，三當是下略判，四若見下辨非五　今明下結正

復次，別教判三地，或四地，斷見盡，六地，或七地，斷思盡　此不應爾，何者　無明見思，同體之惑，何得前後斷耶

又　當是別教，附傍小乘，方便說耳

第三文者，明其附傍通教小乘，三藏意亦似共地菩薩意也

○四辨非　中二，先明舊判，見不應前盡　次若思下，明舊判，思不應前盡初文　三初略舉過

若見先盡，則實理無復有障　云何《十地》見不了

又　《地持》云，第九離一切見，清淨淨禪

又　第九是等覺地，入離見禪，乃成大菩提果　若見先斷等覺，復何所離

○次明思盡非　中又三，初略斥，次何者下引《華嚴》釋，三若七地下重斥

若思前盡後地，應無果報，及諸禪定

又　○引《華嚴》　中二，初引

何者，《華嚴》明阿僧祇香雲華雲，不可思議，充塞法界者

○次，此是下釋出經意

此是菩薩勝妙果報，所感五塵，呼此爲欲界思惑　一切菩薩皆入出無量，百千三大禪定，心塵之法，呼此爲色無色界思惑

此中爲消界外同體見思，故須於界外更立三界　若不然者，此與二乘所斷何別　既分內外，見思名同，是故須立，思分三界，從五塵爲名故　例如欲界從定地爲名故，例如色無色界故，知違理由，見感報由思

若七地思盡，上地應絕六塵　何故復言三賢十聖住果報　若住果報，思不前盡

又　今明如此見思，通至上地，至佛方盡　故云唯佛一人居淨土，唯佛一人能盡源　是故伏斷如前分別云云

又　問，界內必先斷見，次思，後無知，界外何意不爾

次答，中四，先約苦輕，重　答，次又思下約障理近遠　答三，約結果答四　結酬

答界內爲三途，苦重先斷見，次思，後及無知，界外苦輕故，先枝後本　初文言界外苦輕，故先枝後本者，凡障理惑名之爲本障，事之惑，名之爲枝　故以界內見惑爲本，思惑爲枝，界外無明爲本，塵沙爲枝　是故界內次第，修人先斷於本，次斷爲枝　界外次第，必須先斷枝惑，次斷根本界，外既其苦輕借使流轉不退，歸下爲助化道故，先斷塵沙，後爲顯眞，方斷無明

又思無知，不障偏眞，爲見眞理，故先除見　界外塵沙，是體上惑　遠能障理，先卻遠障，次除近障

復次，三藏中後身菩薩及超果二乘，見思同斷，亦先斷思云云　不超果者，前後斷耳　通教亦有超不超二義　別教前後斷，圓教同斷

又　前後之問，但見一途耳云云

前後之問，但見一途者，上設問云，前斷見惑，後斷思惑，但是一途，次第之意，非是諸教超果之義，亦非通方圓頓之道

又　次明今意，且置頓論漸者，若欲論頓，有何不可，但明迭興迭謝之相，恐文稍煩，故且置之，以論於漸　問前文明興，以對於廢，今文明廢，復對於興，二門何別，非煩長耶　答，前明興者，若不論廢，無由得興　雖復相對，意在於興　今文明廢，若不假興，何以明廢　雖復相對，意在於廢

○於正釋中四，教爲四，初三藏中二，先釋，次爲此下結　初又二，先約菩薩，次約二乘，初約菩薩，中五，先更述初立三藏

今明漸道之初，卽三藏教

又　教云，求佛當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行，百劫種相，乃可得佛　欲令生事善，故作是說

又　欲求佛者，改惡從善　善立教廢

又　卽便破曰，豈有菩薩不斷結惑，而得菩提，毒器不任貯食　此教卽廢，行位皆廢

欲廢，必須先破故也

○五本望下，明廢意

本望果行，因無果可望，佛智佛位俱廢

○次二乘文，少望菩薩意可知

若約二乘辨廢者，本令事行調心，從拙度見眞。見眞已，教意卽足，是故析教廢。

○次結。

爲此諸義故，言廢藏立通。

又　○次明通中爲二，初正釋，次此通下辨共不共。初又爲三，先菩薩，次佛，三二乘。初菩薩又爲三，初總述廢立意，次立通下明廢意，三智者下正明廢相。

元稟通教，不學三藏者，不於此人論廢。

又　立通之意，爲生理善，體法斷惑從巧度入眞，教意卽足。

次文言，立通者，若成四悉，卽以見眞，名爲教足。

智者見空，復應見不空。那得恒住於空。通教則廢。

三正明廢相者，通眞諦中。既含不空故，但眞諦仍爲末極。是故，責云那得恒住於空。利根菩薩卽見不空。見不空已，佛智尚廢，何況三乘，以彼教中不云彼佛，破無明故。

今破無明，是故通云，通教則廢。

菩薩行智悉廢，佛智位亦廢。

次菩薩下明通佛果廢者，菩薩之因旣廢，佛果豈存。

又　○三故知下辨失。

故知《成論》、《地論》師，秖見共《般若》意，不見不共意。《中論》師得不共意，失共意。

○四通教下，判廢不廢。

通教旣具兩意，於通菩薩及方便聲聞卽是廢義，住果聲聞未是廢義，不共菩薩則不廢義。云云。

方便聲聞有發心義，是故論廢，不共菩薩得於不空。此得卽見理，是故不廢。

○次明別教，中三，先述立別。

若別起時，生界外事善。

○次若破下，正明廢。

若破無知塵沙事，善旣成，教意卽足，復須破。

○三此隨下明廢意。又二，初地前全廢。

此隨他意語，是故別教教廢，地前行位悉廢。

○次地上但廢高歸下。

地上位及佛位，皆廢高歸下，是故廢別立圓。

○次明圓教。中四，初直明不廢，次《大經》下明不廢意，三昔從下明不廢之義，四文云下引證。

圓八番位，皆是實位，故不須廢。

又　《大經》云，一切江河悉有迴曲，一切叢林必有樹木，諸教隨情，故有迴曲。三草二木，是佛方便，故非眞實，宜須廢位。金沙大河，直入西海，金銀之樹，悉是寶林，非曲是直。是故不廢。

次文云，《大經》一切江河悉有回曲等者，第十經中佛說偈云，一切江河必有回曲，一切叢林必有樹木，一切女人必懷諂曲，一切自在必受安樂。文殊難云，是義不然。於此大千，有洲名拘耶尼。其洲有河，端直不曲，名娑婆耶，猶如直繩，直入西海。如此直河，佛未曾說。種種金銀琉璃寶樹，是亦名林。亦有女人善持禁戒，功德成就，有大慈悲。釋梵諸天雖得自在，悉皆無常。今以回曲及叢林等，以譬有餘，金沙河等以譬無餘。

昔從頓出漸，漸不合頓。引漸入頓，處處須廢。今已會頓，頓何須廢。

文云，始見我身，云云。是故一教不廢。

○次釋三法。又三，初立所行不廢。

又云，但說無上道，此道不廢。

○次明三乘須廢。

昔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三乘不合，欲令三合一，處處須廢。

○三重述所行不廢。

今會三歸一，同乘一乘，是故一行不廢。

○次釋四果。中二，初正辨四果，次以教行等例。更分別，初約四果。又二，先釋，次結。

昔四果隔別，謂羅漢、辟支佛、菩薩、習果方便。佛果又四。佛爲四果，欲合此果，處處須廢。今草庵已破，化城又滅，同至寶所，是故一果不廢。

釋中約四果，以論三廢一不廢。此中言果，卽是羅漢。前明二乘，卽指三果等。前言二乘，但是通舉意，論聲聞故。今別語，更加支佛。前言菩薩，並是方便位中，如通教人，但在六地已前，藏別準此。若言四佛者，則聲聞菩

薩、並不須用、如向會通此中言破化城等者、且語二乘、二乘既破、則教佛果亦破、別教或廢聖人賢、或褒高歸下、合同成一佛果故也

俱舍學分部

綜述

普光《俱舍論記》卷一

蓋《俱舍論》者、筏蘇槃豆之所作也。筏蘇名世、槃豆名親、即度有天位、號世親。世人親近供養、故以名焉。菩薩父母、從所之處爲名也。舊譯爲天。此翻譯矣。若言天、應號提婆也。菩薩學通內外、博達古今、名振五天、聲流四主、故能潛名數載、討廣說之教源、製論一時、播芳名於萬古。密申傳說有部懷疑、請釋頌本文、方祛宿滯。

斯論、乃文同鉤鏁、結引萬端、義等連環、始終無絕、採六足之綱要、備盡無遺、顯八蘊之妙門、如觀掌內。雖述一切有義、時以經部正之。論師據理爲宗、非存朋執、遂使九十六道、同翫斯文、十八異部、俱欣祕典。自解開異見、部製羣分、各謂連城、齊稱照乘。唯此一論、卓乎迥秀、猶妙高之據宏海、等赫日之曜衆星、故印度學徒號爲聰明論也。往有三藏眞諦法師、已於嶺表譯盡論訖、但爲方言未融、時有舛錯、至如現法非得先哲同疑、常非果因、前賢莫辨。如斯等類、難可備詳、略舉二三、以彰今譯。和上三藏法師、志存弘傳、誓遊西域、搜揭奧典、盡鷲嶺之遺言、斫檄法門、窮上賢之餘說、既而遍觀其聖跡、問道復周、旋軫上京、奉詔翻譯。

此論、以永徽年中於大慈恩寺譯、文義周備、妙理無虧。傳彼梵言、務存其本、庶使懷疑之侶渙若冰消、佇決之徒、賓忘飡寢。此卽第一明論緣起。

言釋題目者、阿毘達磨、形二藏以立名。俱舍、標一部之別稱。阿毘、言對、能所對故。達磨、名法、持生解故。俱舍、名藏、攝依彼故。論、謂言論、教誡學徒。此卷在初、故稱第一。

又 一明依經造論者。西方造論、皆釋佛經。經教雖多、略有三種、謂三法印：一諸行無常、二諸法無我、三涅槃寂靜。此印諸法、故名法印。若順此門、卽是佛經。若違此門、卽非佛說。故後作論者、皆釋法印、於中意樂、廣略不同。或有偏釋一法印、或有舉一以明三、如《五蘊論》等、唯解諸行無常、如《涅槃論》等、唯釋涅槃寂靜。此卽偏釋一法印、如《俱舍論》等、解諸法無我、此卽是舉一以明三。所以就此釋者、請行無常、唯明有爲。涅槃寂靜、唯明無爲。諸法無我、通明有爲無爲。欲彰此論、無事不攝故、就廣以明。

又 二明品之前後者。此論一部總有九品、釋佛經中諸法無我。前八品明諸法事、雖亦明理、從多分說、或非正明。後一品釋無我理、雖亦明事、從多分說、或非正明。事粗先說、理細後明。又解、事是所依、所以先說、理是能依、所以後說。就前八品中、初二品總明有漏無漏、後六品別明有漏無漏。總是其本、所以先明、依總釋別、所以後說。卽如諸論、先舉總章、後方別釋。就總明中、界品明諸法體、雖亦明用、從多分說、或非正明。根品明諸法用、雖亦明體、從多分說、或非正明。體是其本、故先明界、依體起用、故次明根。就別明六品中、前三品明有漏法、於中雖亦明無漏法、從多分說、或非正明。後三品明無漏法、於中雖亦明有漏法、從多分說、或非正明。有漏法粗、所以先說。無漏法細、所以後明。如四諦中、先明苦集、後明滅道。【略】就別明有漏中有其三品、謂世、業、隨眠、約果、因、緣三、以明前後。《世品》明有漏果、相粗易厭、所以先明、於中雖亦明因及緣、從多分說、或非正明。《業品》明感果之因、果必由因而起、必其力勝、所以次說、於中雖亦明果及緣、從多分說、或非正明。《隨眠品》明業之緣、業自不能感果、必藉其緣、隨眠生果稍劣、所以後辨、於中雖亦明果及因、從多分說、或非正明。就別明無漏法中、有其三品、謂賢聖、智、定、亦約果、因、緣三、以辨前後。《賢聖品》明無漏果、相顯易欣故、所以先說、於中雖亦明因及緣、從多分說、或非正明。《智品》明證果因、果必藉因、又證果強、所以次說、於中雖亦明果及緣、從多分說、或非正明。《定品》明智之緣、智獨不能證果、必依定緣。定望彼果、其力稍劣、所以後說、於中雖亦明果及因、從多分說、或非正明。

又 此論一部、總釋經中諸法無我、故破我品亦正宗攝。雖定品末、傷歎勸學、爲在正宗前故、亦名正宗。

經言菩薩爲利他者、據意樂說。一切種諸冥滅者、此明自利德。冥有二種、一染污無知、二不染無知。滅亦有二、一者擇滅、二非擇滅。一切種冥滅

斷，不染無知，得非擇滅，此顯智德　諸冥滅斷染污無知，得擇滅，此顯斷德　冥滅二字，通於兩處，不染無知　種類衆多，故言一切，染污無知，種類非多，故但言諸，或一切與諸眼目異名，或一切與諸雖眼目異名，此中且以一切爲覺，諸言是狹　所以染污不言種者，種謂種類，不染無知，種類無邊，是故言種，染污無知，種類非多，故不言種　或應言種，略而不論，或可影顯，或此種言通於兩處，自利德中　所以先明智德，後明斷德者，智德唯佛，是故先說　斷德亦通二乘，是故後明　又解，智德有爲，是故先說，斷德無爲，是故後明　又解，智因先說，斷果後明　拔衆生出生死泥者，此明利他德，謂拔衆生出生死泥，此顯恩德　受衆多生死，故名衆生　夫生必死，言生可以攝死，故言衆生　死不必生，如入涅槃，是故不言衆死，或舉初顯後　設有餘文言衆死者，舉後顯初，生死無邊，深廣難出，故以喻泥

言一切種至一切品冥者　謂滅諸境冥，斷染污無知　諸境即是四諦，修道　迷此境故說之爲冥，此釋諸冥滅　故《正理》云，諸境界冥，亦永滅故，斷德圓滿　謂滅一切品冥，斷不染無知　一切品，即一切法品類　迷此品故，說之爲冥，此釋一切種冥滅　故《正理》云，一切種冥，皆永滅故，智德圓滿　問，何故頌文先說一切，長行後明　解云，頌本義次，長行言便　或阿毘達磨性相以求，言便即說，前後何定　問智德，斷德，以何爲體　解云，智德以佛身中智慧爲體，若並隨行，五蘊爲體，斷德以擇滅爲體

問，若言斷德擇滅爲體，何故《俱舍》二十七云，斷圓德有四種　一，一切煩惱斷，二，一切定障斷，三，畢竟斷，四，並習斷　准彼論文　若一切煩惱障斷，得擇滅，若不染無知定障斷，得非擇滅　即前二障斷，已不退，名畢竟斷，通得擇滅，及非擇滅　此簡異鈍根　如來不但斷彼煩惱，並彼煩惱習氣亦斷，得非擇滅，生簡利根二乘　又解，並習斷者，不但斷煩惱障，定障，並二障習氣亦斷　准彼斷德，通非擇滅　何故，唯說擇滅爲體，解云，斷德從強，擇滅爲體　若據其兼通，非擇滅，故不相違　又解，斷德唯以擇滅爲體，然有定障等，擇滅不顯　定障等，若無擇滅即顯，能顯斷，故名斷圓德　又解，彼文四斷，皆是擇滅，若煩惱斷，是自性斷，緣縛斷　若定障斷，並習斷，是緣縛斷　若畢竟斷，通自性斷，緣縛斷

又　問，染污無知，何以爲體　解云，以無明爲體，所以不言餘煩惱者，無明通與諸惑相應　若說無明，亦顯餘惑　問，不染無知，其義云何　解云，將釋此義，略以三門分別，一出體，二釋名，三諸門分別　就出體中，一執異說，二出過非，三述正義　言執異說者，人及論說，總有十一師　第一師言，不染無知，以未成佛來，鈍異熟無記，心心所法爲體　第二師云，不染無知，以未成佛來，鈍四無記，心心所法爲體　第三，西方《德光論》師云，不染無知，以未成佛來，鈍自性無記，心心所法爲體，而非四無記攝，通於三界，加成過未　第四師云，不染無知，以未成佛來，鈍衆同分爲體，依此同分所起慧等，觀境不明　第五師云，不染無知，以不自在爲體，故《正理》七十《出解脫障體中》云，有餘師說　此解脫障，即以於諸定不自在爲體　第六師云，不染無知，以非得爲體，故《正理》七十云，有餘師說此解脫障，即以諸定不得爲體　第七師云，不染無知，以不勤求等爲體，故《正理》七十云，有餘師說，於彼加行，不勤求故，不聽聞故，不數習故，解脫不生，即此名爲解脫障體　第八師云，不染無知，以智無爲體，故《正理》二十八云，解云無知差別中云，有作是說，若能障智，是染無知，不染無知，唯智非有　解云，此無明體，能障智明，能障之體，是染無知，智無之處，說爲不染　又解，是經部師義　第九師云，不染無知，以心心所法，總習氣爲體，故《正理》二十八云，心及所總名習氣　解云，正理雖無別計，准古師破，知有此說　此說心心所法，所有習氣，總名無知，無知習氣無有寬狹　第十師云，不染無知，即名習氣，心所法中別有體性，故《正理》二十八云，有古師說，習氣相言，有不染污心所差別　染，不染法，數習所引，非一切智相續，現行，令心，心所不自在轉，是名習氣　解云，古師，是說一切有部古師　此古師說，於心所中別有一體，名爲習氣，是不染無知　習氣無知，體無寬狹，如染無知，別有無明，通由一切染不染法數習所引　未成佛來，一切心品，恒相續生，令所俱心，不自在轉　雖復遍與三性相應，然其體是無覆無記　第十一師云，不染無知，以習氣爲體，故《正理》云，大德遵摩作如是說　有不染法，名爲習氣，如不善因，所招異熟　世尊昔在菩薩位中，三無數劫，修諸加行，雖有煩惱，而能漸除煩惱所引，不染習氣，白法習氣漸令增長，彼於永斷諸漏得時，前諸習氣，有減不減　以於長時，修加行故，證得無上諸漏永盡　然佛猶有白法習氣，言習氣有減不減故　解云，此師執有別法，是不染污而能障慧　如不善因招異熟果，別有體故　然此無知，即是一切煩惱習氣　餘文可知　遵摩，此云喜樂

二出過非者　破第一師云，若不染無知，異熟無記心心所法爲體性者，

二乘無學　異熟生心不現在前，非成就故，應名爲佛　若言以必起故，不名佛者，後起成時，可不名佛　未起不成，應名爲佛，若言有習氣，故不名佛者，是即由彼，不名爲佛，何關異熟心心所法　故說非理　破第二師云，若不染無知，以四無記心等爲體者，欲色二界無覆無記，不現在前　容成過未，無色無學，異熟生心不現在前　非成過，未，應名爲佛，故亦非理　若言以必起故，有習氣故，不名爲佛者，准前徵破，故亦非理　破第三師云，若不染無知，以自性無記心等爲體，通三界中恒成過，未者，雖無不成之過，然與識身足論十四相違，彼論解十二心中　生無色界異熟生心，不現在前，不成就無覆無記心，既違此說，故亦非理　破第四師云，若不染無知，以衆同分爲體者，別作一途，或容此說　撿尋諸論，全無此文，故亦非理　破第五師云，若以不自在爲障體者，《正理》七十破云，必有少法力爲能障，令彼於定不自在轉　若不爾者，彼有何緣，於諸定中不得自在　解云，必有少不染無知法　破第六師云，若以不得爲障體者，《正理》七十破云，不得定者，必有所因　不可說言即因不得，自體不應還因自故　或煩惱障，亦應可說，即以應果不得爲性　彼既不然，此云何爾　破第七師云，若以不勤求等爲障體者，《正理》七十破云，阿羅漢果，亦由於加行，不勤求等故，體不得生　豈便無別煩惱障體　破第八師云，若不染無知，以智無爲體者，《正理》二十八云，古師破云，非唯智無，無法無容，能爲因　破第九師云，若不染無知，以心心所，總名習氣，爲體性者，《正理》二十八，古師破云，亦不應說有如是類心及心所，總名習氣，不染無知，前已說故　謂此無知，爲自性住心等爲體，爲有差別　若自性住心等爲體，佛亦應有不染無知　若有差別，能差別者，可是無知，非所差別　現見善等品類差別心，心所中，必有別法爲能差別，非即一切，如《善品》中必有信等，《不善品》中有無慚等，《染污品》中有放逸等　如是等類，心，心所中必有別法爲能差別，故知　此中亦有別法能爲差別者，是不染無知　解云，准此破文，故知有總計家　破第十古師云，若不染無知，於心所中別有一體者，《正理》二十八云，正義家破云，今詳　彼言有太過失，諸異生等，心心所法，皆不如實覺味，勢，熟等相，然不見生餘心心所故　又一一念，彼心心所差別而生，應念念中，各有別別，無知法起　若謂有異相，令無知差別，即此是能差別心品，何須別計，不染無知　解云，若未知位，此法恒行，一切異生，聲聞，獨覺，皆不了知故　應並有無知，而實不見生餘心品，但有善等諸心所生，若謂此法不違一切，於念念中，皆相應者，所相應品有差別故，應有差別，由彼差別，令相應品，別異而生　若謂異相是差別者，即彼異相，能令心品，別別無知，何勞別法　破第十一師云，遮摩云，若不染無知，以習氣爲體者，《正理》二十八破云，如是所說理，亦可然，而彼不能顯其體性　不染習氣其體是何，非但虛言，令生覺解　解云，總計習氣，理亦無違，不能顯體，終成謬說也

三述正義者　不染無知，以未成佛來，所有一切有漏無染劣慧爲體，故《正理》二十八云，是故即於味，勢，熟等，不勤求解　慧與異相法俱爲因，引生彼同類慧　此慧於解又不勤求，復爲因引生不勤求解慧　如是展轉，無始時來，因果相仍，習以成性故，即於彼味等境中，數習於解，無堪能智　此所引劣智，名不染無知，即此俱生心心所法，總名習氣，理定應然　或諸有情有煩惱位，所有無染心，及相續，由諸煩惱，間雜所熏，有能順生煩惱氣分　故諸無染心及眷屬，似彼行相，差別而生　由數習力，相續而起故　離過身中，仍名有習氣　一切智者，永斷不行，然於已斷見所斷位，通染，不染心　相續中，有餘順生煩惱習性，是見所斷煩惱氣分　於中，染者，說名類性　金剛道斷，皆不現行　若不染者，名見所斷煩惱習氣，亦彼道斷，由根差別有行，不行　若於已斷修所斷位，唯於不染心，相續中，有餘順生煩惱習性，是修所斷煩惱氣分，名修所斷煩惱習氣，是有漏故　無學已斷，隨根勝劣，有行，不行　世尊已得法自在故，彼如是煩惱，畢竟不行　故佛獨稱善淨相續，即由此故，行無誤失，得不共法，三念住等　又由此故，密意說言，唯佛獨名，得無學果解云，正理意說，不染無知，劣慧爲體，無知狹，習氣寬，然解習氣，二解不同一解，劣慧俱生心，心所法，總名習氣　一解，習氣不但通心，心所法，亦通相續身【略】又元瑜法師，解順正理或諸有情已下云，以諸無染心，及相續身中，有諸煩惱，熏成氣分，是無明多者，善心現行，亦多闇昧，隨順無明　餘例亦爾　以此習氣，名此無知，此體是何　以未成佛來，一切有漏善，無記法，順無明故，違遍知故，皆名無知，如是氣分染品，亦有漏，於染攝，故此不論故於已斷見所斷位，謂從預流，乃至無學　染，不染品，皆有見所斷煩惱習性，唯除無漏，染名類性煩惱類故　不染名習氣，習煩惱成故　此意總以無染有漏若心，若身，順煩惱者，似煩惱故，名爲習氣，不染無知　習氣無知，無有寬狹　佛身畢竟不順煩惱，斷習氣故，名淨相續，更不學慧，方名無學餘文可知

第二釋名者　體非染故，名爲不染，於境不悟，名曰無知，無知即不染，名不染無知。持業釋也。或名習氣　故《正理》云，此不染無知，即說名習氣言習氣者，習謂數習，氣謂氣分　有諸煩惱及劣智等，數習氣分，故名習氣習之氣故，名爲習氣　依主釋也

又　三諸門分別者，一對染辨差別，二對習明寬狹，三三性分別，四明斷分位

一對染辨差別者　《正理論》總有三解　第一解云，今詳　二種無知相別，謂由此故，立愚智殊，如是名爲染無知相　若由此故，或有境中智，不及愚，是第二相　解曰，愚謂異生，智謂聖者　此二差別，由染無知　斷名聖者，不斷名凡　若由此不染無知，有輕重故　諸境中，或有阿羅漢不識亦鹽，然有異生善通三藏，是名於境智不及愚

第二解云，又若斷已，佛、二乘，皆無差別，是第一相　若有斷已，佛與二乘有行，不行，是第二相解云，染污無知　三乘同斷，齊不現行，名無差別或同證擇滅，名無差別，不染無知，雖復三乘，同斷緣縛，二乘現行，佛不現行

第三解曰，又若於事，自共相愚，是名第一染無知相　若於諸法味、勢、熟、德、數、量、處、時、司、異等相，不能如實覺，是名不染無知　解云，若於諸事迷自性，迷共相，是染無知　若於諸法微細差別，味、諸法滋味，或苦等味勢、諸法勢力，引後自果　或有損益等勢力　熟、諸法生起力，能引自果名熟，或成就名就　德、諸法德用數、一等數　量、大小等量　處、近遠等處　時、近遠等時　同、諸法相似　異諸法差別等相　不能如實覺，是不染無知

第二對習明寬狹者　無知狹，習氣寬，不染無知，必是習氣，有是習氣，而非無知，謂無知俱生心心所法，或相續身所有習氣

第三三性分別者　不染無知通善，無覆無記　既言不染，明非不善，有覆無記　若通於善，無色無學，恒成就故，可不名佛　若唯無記，無色無學，異熟生心，不現在前　不成就故，應名爲佛　以此而言，故亦通善　問，若通善者，何故《婆沙》第九云，問此邪智是何　答，此是欲界修所斷中，無覆無記，邪行相智　如於杌起人想，及於人起杌想，於非道起道想，於道起非道想。如是等。又《正理》七十云，有劣無知，無覆無記性，能障解脫，是解脫障體。又云，諸大論師成言，練根皆爲遮遣見，修斷惑力所引發，無覆無記，無知現行　准彼兩論，但言無記　解云，婆沙但解邪行相智，非實知，故名之爲邪，故言無記　《正理》出解脫障體及根障體，故言無記　今者總出一切，不染無知體性，故亦通善　或無知有二，一者是善隨，法力劣，二者無記障，法力勝。《婆沙》《正理》據勝而說，故言無記。今言通善，亦據劣明　又解，諸論皆云，不染無知，無覆無記　明知不通於善，雖亦有時不成無覆心，心所法，以必起故，有習氣故，不名爲佛　雖有兩解，意謂前勝　若難後家，准前應說

第四明斷分位者　此不染無知　若菩薩三無數劫，隨位漸斷　至金剛喻定，方總斷過　若二乘等，雖有分斷，而非斷過　應知此中所言斷者，畢竟不生，得非擇滅，名之爲斷，非據擇滅　若據擇滅，三乘同斷，即無差別　問，菩薩斷不染無知，得非擇滅，於何位得　解云，至金剛喻定，方總斷盡，得非擇滅　問，見道所斷，染污無知，增上忍時，定不行，故得非擇滅　不染無知，三十四念，亦定不行　何故，不於見道初位，得非擇滅　解云，得非擇滅，但據闕緣　勝緣闕時，方得彼滅　至金剛喻，三摩地時，不染無知，勝緣方闕故於此位，得非擇滅　如現觀邊世俗智等，雖復體性，畢竟不生，於前位中，亦不出觀　然至三諦，現觀後邊，勝緣闕故，得非擇滅　故《正理》論解三現觀邊世俗智云，謂於爾時，起得自在，餘緣障故，體不現前，不染無知，例亦可爾　見染無知，增上忍位　亦勝緣闕，得非擇滅，故不成例。若據西方師說，三十四念亦容出觀，即不成難　應知此論，據證不生，名之爲斷，且說未來若據不成，名之爲斷，亦通過去

又　衆生於中至拔濟令出者　此釋拔濟義　衆生於生死泥中，沈淪沒溺，無能救者故，世尊哀憐愍念，授機說法，隨授所應，三乘正法教手，拔濟令出　故《正理》云，授正法教手，拔衆生出生死泥，故恩德圓滿　問，恩德以何爲體　解云，以大悲爲體　若據隨行，五蘊爲體　故《顯宗》云，諸有成就巧智、大悲授如，應言拔濟令出　彼論巧智，即是大悲，或可，恩德以善巧智及大悲爲體

又　問，隨行爲攝慧不　解云，亦攝於慧　淨慧及眷屬皆名隨行，彼此展轉互隨行故　故《婆沙》八十一出喜無量體云，喜者，以喜根爲自性　若兼取相，應隨轉　欲界者，四蘊爲自性　色界者，五蘊爲自性　又《正理》、《顯宗》、《三念住》中，解相雜念住，皆言攝慧　以《三念住》中，唯相雜念住，能斷

惑故　至念住中，當具引釋　又解，隨行不攝於慧，隨慧行故，名曰隨行《婆沙》據互相隨轉《正理》《顯宗》據更相交雜，各據一義，並不相違　雖有兩解，先解爲勝

如是總說無漏五蘊，名爲對法，此即勝義阿毘達磨　是無漏故，名勝有義用故，名義　勝即名義，即勝義名阿毘達磨　持業釋也

若說世俗，至阿毘達磨者　釋頌下句，言世俗者，有漏之法，隱障真理名世，事相顯現，隨順俗情，名俗　又解，有漏之法，可毀壞故，有對治故，名爲世俗　即世名俗，即世俗名阿毘達磨，持業釋也　即能得此淨慧，對法諸慧諸論　慧謂得此淨慧，對法有漏諸慧　修慧，謂煖等四善根　思慧，謂總別念住　聞慧，謂五停心觀　生得慧，謂能受持三藏教法，但依一相，明四種慧　漸入觀位，前後次第，未是盡理　若據盡理，共相別相，及五停位，皆通修慧，思慧，聞慧，下文當辨　有漏四慧，依漸次第，應順次說四　今望聖道親、疏、近、遠，故逆說四　有古德說，聞慧緣名，亦能受持讀誦者　此解不然，當毘婆沙不正義故　《婆沙》四十二云，評曰，應作是說　若於三藏十二分教，受持讀誦，究竟流布，是生得慧

問，何故不許聞慧，受持讀誦　解云，若正聞者，唯生得慧　由聞所成，名聞慧故　有漏四慧，自性皆慧　若辨隨行，皆通五蘊　思聞生得，皆能發業，同一性故，性相隨順，亦名隨行，故通色蘊

問，如何得知聞思二慧，能發業耶　解云，《正理》四十二曰，諸律儀果，有從加行善所生，有從生得善心所生　若從加行善心生，律儀先捨後斷善根　又《婆沙》云，問，相異熟業，以何爲自性，爲身業，爲語業，爲意業耶　答，三業爲自性　又《婆沙》曰，問相異熟業，爲聞所成，思所成，修所成耶　答，唯思所成，非聞，非修　所以者何，此業勝故，非聞所成　欲界繫故，非修所成　有說此業通聞思所成，但非修所成　以此文證，故知聞思能發身語　問，若言聞思能發身語，既能發語，即能受持三藏教法，何故但言生得慧耶　解云，聞思能發勝身語業　彼業非勝，故唯生得　然古德說，加行善心不能發身語業　引《婆沙》四十七證云，問，色界善心一切皆有隨轉戒不　答，非一切有　謂初靜慮有六善心，無隨轉戒　二善眼識，二善耳識，三善身識，四死時善心，五起表善心，六聞所成慧相應善心　古德意言，《婆沙》既聞慧外別說發表心，故知聞慧不能發業　難云，命終是生得，別說生得能發業，何妨聞慧外別說，聞慧能發業　若言命終心劣，不能發業，所以別說生得發業心　何妨聞慧不發業者說聞慧心能發業者，亦發業心攝，故非定證　況有明文，以此故知，古德說非理　又解，有漏四慧相應俱有，是俱有因者，方名隨行　論謂展轉傳生無漏慧者，論望聖道最疏遠故，在慧後說　此諸慧論，雖望聖道前加行位中，遠近不同，皆是聖道勝資糧故，亦得名爲阿毘達磨

又　釋法名有二　一能持自性，謂一切法各守自性，如色等性，常不改變　二軌生勝解，如無常等，生人無常等解　此文且據能持以釋　軌生勝解，略而不存，義亦應有，或可影顯　相之言性，能持自性，故名爲法　又解，於一體上性相義分，望自名性，望他緣邊名相　義說性能持相　若諸論說，能持自性，即相能持性　其法不同，略有二種，一勝義法，二法相法　若勝義法，唯涅槃果　是善，常故名勝　有實體故，名義，即勝名義，即勝義名法　持業釋也　涅槃，此云圓寂　若法相法，通四諦境，即法相名法，持業釋也　若據法相法，持自性，故名之爲法　亦通虛空及非擇滅，以此二種非諦攝故，非果攝故，非與無漏慧爲境故，此中不說　此能對向涅槃果法，故名對向　以因對果，趣向名因，所欲名果　或約性因性果以說，謂無漏慧是真對向，餘修慧等生真對向，故名對向　解脫勝進，雖望當品，不名對向　望後所證，亦對向，或望無餘涅槃，四道皆名對向　又解，有漏修慧能分斷惑，亦名對向，餘思慧等能生對向，故名對向　【略】或能對觀四聖諦境，故名對觀　以心對境，謂無漏慧是真對觀　餘修慧等，生真對觀，故名對觀　或是對向而非對觀　又解，修慧能觀諦故，亦名對觀　餘思慧等，能生對觀，故亦名對觀　【略】應知，此中能對，對勝，且與對名　以實而言，亦名爲法，持自性故　所對，法勝　且與法名，以實而言，亦名爲對，是所對故，或各舉一邊，影略互顯　或據依主，謂法之對故，能對名對，所對名法　若據有財，持業　能所俱名對法，以此准知　四諦名理對法，涅槃名果對法　頌本偏舉能對，所以不說理果，長行通舉能所，所以亦言理果或可影顯　問，何故言對法，不言對有法　若依梵音，何故言阿毘達磨，不言阿毘達磨寐　解云，法是諸法共相，汎生勝解　有法是諸法自相，凡聖常緣，不生勝解，故言對法，不言對有法　然論且約能持釋法

又　二理對法，理謂諦理，如此論說　又《婆沙》云，此中何者是甚深阿

毘達磨，謂空無我及如實覺。又解，諸法甚深道理，皆名爲理，故《婆沙》云，此中何者甚深阿毘達磨，謂滅定退，及如實覺等，如彼廣說。三行對法，行謂無漏慧及有漏慧，並慧隨行，如此論說。四果對法，果謂涅槃，如此論說。又《婆沙》云，復有甚深阿毘達磨，謂一切依，皆永捨離，愛盡離染，寂滅涅槃，又解，果有二種，若證得名爲果，涅槃名爲果，若從因生故，名爲果，亦通餘有爲。應知四種先後次第者，教能顯理，依理起行，依行證果，且約一相以明次第。若據依教起行，行證理果，亦無妨矣。第二四云，一教對法，二行對法，三境對法，四果對法。初二後一，如次前說。第三境者，若理若事，但是所緣，皆名爲境。第三四云，一世俗對法，二勝義對法，三境界對法，四果對法，如前兩種對法中說。第四四云，正理意說，一自性對法，謂無漏慧。二隨行對法，謂慧相應，俱有諸法。《婆沙》云，隨轉名異體同。三方便對法，謂有漏四慧等。《婆沙》云，資糧，名異體同。四資糧對法，謂教爲體。《婆沙》云，具，名異體同。若依《俱舍》，四慧及論，總名資糧。開合爲異，此即第一明隨數增。言漸加增者，或立一種，所謂自性，或立二種，又加隨行，或立三種，又加方便，或立四種，又加資糧，或立五種，又加境界，或立六種，又加於果。自古諸師，但立前五，不立果者，未委所由。若言果是滅諦所攝，五中境界收，不別立者，自性隨行道諦攝，方便資糧苦集收，亦應不別立。良由境名對法，約心境以論。果名對法，據因果以辨。由斯道理，故別立果。

又　三教起因緣者，就中有五：一，一切教起緣；二，三乘教起緣；三，空有教起緣；四，三藏教起緣；五，此論教起緣。

一，一切教起緣者，一切諸佛因中發願，皆爲度脫一切衆生，令得成佛，無數劫，行菩薩行，證大菩提，不爲衆生人天中，取小果故，求大菩提行，多苦行，故《法華經》云，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謂以佛之知見，開示悟入一切衆生。又《般若論》，發大菩提有四心，謂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廣大第一者，欲令一切衆生得無餘涅槃，無餘涅槃者，簡異小乘涅槃也，一切大乘經意皆同。《智論》云，有三乘道，及人天道菩薩法，應引道衆生於大乘道中，不住大道者，著二乘中，不住涅槃者，著人天福樂中，作涅槃因，《大般若經》《法華》意亦同也。准上所引經論文意，一切菩薩行菩薩行，演說三學、三乘、三藏，皆爲佛乘。

二，三乘教起緣者，就中有二，一，正，二兼。正者，謂爲求聲聞乘者，轉四諦法輪，求緣覺者，說十二因緣，求大乘者，說六波羅蜜。兼者說三乘法，通爲三乘人。諸論中說，總別念住，加行位中，聲聞乘人，亦修三義觀，緣起及七處善，四十四智，七十七智等。故《大般若》遍學品云，二乘見道已前，皆須遍學。故知四諦、十二緣、六波羅蜜等，通爲三乘說也。

三，空有教起緣者，說有有教，爲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成就相續，未多修勝解，未積集福德，智慧資糧，說諸法有性，有生有滅，是不安穩等。種善根，乃至令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若已種善根，乃至已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者，佛又依三無性，說一切法皆無自性。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又依相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說一切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又爲發趣聲聞乘者，轉四諦法輪，即是有教爲聲聞說，唯爲發趣修大乘者，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此則唯發趣大乘者，說其空教，此就顯相理實說，有通爲三乘。說空亦通三乘，三乘定性聞般若者，皆證自乘，無漏地故。

四，三藏教起緣者，說素呾纜藏，依力等流，一爲衆生得增上心，學論道故。二爲衆生，種種雜說故。三令諸衆生，種善根故。四爲未入正法，令入正法故。說毘奈耶藏，依悲等流，一爲衆生，得增上戒，學論道故。二爲衆生，說諸學處故。三爲已種善根者，令相續成就故。四令入正法者，令受持學處故。說阿毘達磨藏，依無畏等流，一依增上慧，學論道故。二分別諸法，自共相故。三爲已成就者，令得正解脫故。四爲已受持學處，通達諸法眞實相故。

問，素呾纜中有毘奈耶等，毘奈耶中有阿毘達磨等，阿毘達磨中有素呾纜等，此則三藏無有差別。答，婆沙一說，從勝立名。此經律論中，雖一部內，兼明三藏，然說多分，立藏名。二即從所明，立三藏名。此謂三藏，不全分部，隨所明義，即依彼文，立三藏別。

問，何故弟子唯造對法，不造素呾纜藏及毘奈耶藏耶。答，素呾纜藏次第所顯，謂素呾纜中應求次第，何故，世尊此品無間，宣說彼品等。此隨當時機宜，次第佛爲教主，佛在世時，承佛神力，如此說者，亦同得名經。佛滅度後，弟子不可自造經也。毘奈耶藏，緣起所顯，謂毘奈耶中應求緣起，世尊依何緣起，制立彼彼學處，唯在於佛，不在弟子，雖亦有別教誡學徒，然不名爲毘奈耶藏。阿毘達磨，應求諸法眞實性相，不應求彼次第緣

起，或前或後，或無緣起說，俱無過失　唯此弟子釋佛所說，幽隱法性故，亦得名阿毘達磨　故弟子所制，得名對法，非經、律也　然有弟子釋經及律，皆名爲論，不名經、律，唯此弟子造論釋佛三藏

楊文會《十宗略說・俱舍宗（一名有宗）》　世親菩薩造《俱舍論》，在聲聞對法藏內，最爲精妙，專弘有宗，源出《毗婆沙論》　陳眞諦三藏譯出，併作疏釋之，佚失不傳　唐玄奘法師重譯三十卷，門人普光作《記》，法寶作《疏》，大爲闡揚　當時傳習，有專門名家者，遂立爲一宗焉　後來通方大士，莫不詳覽，及至今日，則無人問津矣　竊以大小二乘，不可偏廢，如此妙典，豈可終祕琅函耶？　有志之士，其亦措心焉可耳

紀事

法寶《俱舍論疏》卷一　五此論緣起者，世親菩薩，健馱羅國人也　先於一切有部出家，因即受持彼部三藏，後學經部，將爲當理，於有部義，時懷取捨　菩薩更欲往迦濕彌羅國，研檄有部，考定是非，恐彼諸師情懷忌憚，遂改本名，潛往尋究　時經四載，有部三藏文義無遺　數以經部異義，難破有宗　時有羅漢，名塞建陀，唐言悟入，即是衆賢之本師也　此阿羅漢，頃被詔問，怪其神異，遂入定觀，知是世親，密告之曰，此部衆中，有未離欲者，恐當致害　長老，可速還本國耳　因即歸還，制此論頌，使人齎往迦濕彌羅國　時彼國王，及諸僧衆，聞皆歡喜，嚴幢幡等，出境而迎，擎頌於香象，前後引從至國，尋讀，咸誦世親弘我宗義　時彼悟入，告衆言曰，此非專弘有部宗也　頌置傳說，似爲不信，如其不爾，請釋即知　於是國王，及諸僧衆，發使往請菩薩奉珠珍，論主受請，爲釋本文，凡八千頌　還使寄往，果如悟入之所言也　世親論主，意無朋執，依第一時制造此《論》，同第一時；依第二時造《般若論》，說諸法皆空，同第二時意；依第三時釋《攝論》等，旨趣同其解深密意；依第四時，述《法華論》，明二乘無滅，與前三教別；依如來藏《無上依經》等諸大乘經，述《佛性論》，會經中說一分決定無涅槃法，以爲不了；依《涅槃經》，造《涅槃論》云，《法華》前經，總爲一教云，以生死度衆生爲船，《法華經》爲一教，以萬行爲船，《涅槃經》爲一教，以無生滅爲船　依前後教述六種論，隨經義別而無朋執

此論既依四諦，旨歸同於初說　三乘實滅，識唯有六，心外有境，就初法輪分二十部　此《論》多據《婆沙》以制頌，長行中唯以理勝爲宗，非偏一部，然於中間多以經量爲正義也　又《正理》破此，名《俱舍雹》　衆賢論師欲定宗趣，菩薩能仁避而不對　衆賢寄盡謝過，並附《俱舍雹屈菩薩評定》云，若其無理，請便火焚　若有行當，願爲流傳　論主披檢，將爲有理，改《俱舍雹》名順正理　准此，菩薩豈有偏執　故知，此中理長爲是，非定一宗

綜述

吉藏《三論玄義》　夫適化無方，陶誘非一　考聖心，以息患爲主，統教意，以通理爲宗　但九十六術，栖火宅爲淨道，五百異部，縈見網爲泥洹，遂使鹿苑坵墟，鷲山荊棘，善逝以之流慟，薩埵所以大悲，四依爲此而興，《三論》由斯而作

但《論》雖有三，義唯二轍，一曰顯正，二曰破邪　破邪則下拯沈淪，顯正則上弘大法　故振領提綱，理唯斯二也　但邪謬紛綸，難可備序　《三論》所斥，略辨四宗　一摧外道，二折《毘曇》，三排《成實》，四呵大執　問，以何義故，遍斥衆師　答，論主究其原，盡其理也　一源不究，則戲論不滅；毫理不盡，則至道不彰　以無源不究，羣異乃息；無理不盡，玄道始通　是以斯文遍排衆計　問，既無法不究，無言不盡，應遍排羣異，何故但斥四宗耶　答，初一爲外，後三爲內，內外並收　《毘曇》明有，《成實》辨空，空有俱攝　斯二爲小，方等稱大，大小該羅，略洗四迷，則紛累都盡耳　問，此之四執，優降云何　答，外道不達二空，橫存人法，《毘曇》已得無我，而執法有性　跋摩具辨二空，而照猶未盡　大乘乃言究竟，但封執成迷　自淺至深，四宗階級　問，外道邪言，可得稱破　餘爲內教，何得亦破　答，總談破顯，凡有四門：一破不收；二收不破；三亦破亦收；四不破不收　言不會道，破而不收　說必

三論宗分部

契理，收而不破。學教起迷，亦破亦收。破其能迷之情，收取所惑之教。諸法實相，言忘慮絕，實無可破，亦無可收。泯上三門，歸乎一相，照斯四句，破立皎然。

又　所言摧外道者，夫至妙虛通，目之爲道。心遊道外，故名外道。外道多端，略陳其二：一天竺異執；二震旦衆師。總論西域九十六術，別序宗要，則四執盛行。一計邪因邪果；二執無因有果；三立有因無果；四辨無因無果。

問，云何名爲邪因邪果。答，有外道云，大自在天能生萬物，萬物若滅，還歸本天。故云，自在天若嗔，四生皆苦；自在若喜，則六道咸樂。然天非物因，物非天果，蓋是邪心所畫，故名邪因邪果。【略】難曰，夫善招樂報，惡感苦果，蓋是交謝之宅，報應之場。以不達義理，故生斯謬。又夫人類生人，物類生物。人類生人，則人還似人。物類生物，物還似物。蓋是相生之道也。而謂一天之因，產萬類之報，豈不謬哉。

問，云何名爲無因有果。答，復有外道，窮推萬物，無所由籍，故謂無因，而現觀諸法，當知有果。例如，莊周魍魎問影，影由形有，形因造化，造化則無所由。本既自有，即末不因他，是故無因而有果也。問，無因，自然，此有何異。答，無因據其因無，自然明乎果有。約義不同，猶是一執。難曰，夫因果相生，猶長短相形，既其有果，何得無因。如其無因，何獨有果。若必無因而有果者，則善招地獄，惡感天堂。問曰，有人言，自然有因，自然無因，萬化不同，皆自然有，故無同前過。答曰，蓋未審察之，故生斯謬。如其精究，理必不然。夫論自者，謂非他爲義，必是因他，則非自矣。故自則不因，因則不自，遂言因而復自，則義成椎輒。

問，云何名爲有因無果。答，斷見之流，唯有現在，更無後世，類如草木，盡在一期。難曰，夫神道幽玄，惑人多昧。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唯有佛宗乃盡其致。經云，如雀在瓶中，羅穀覆其口，穀穿雀飛去，形壞而神走。匡山慧遠釋曰，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不得見形朽於一生，便謂識神俱喪，火窮於一木，乃曰終期都盡矣。後學稱黃帝之言曰，形雖糜而神不化，乘化至，變無窮。雖未彰言三世，意已明未來不斷。

問曰，云何名爲無因無果。答，既撥無後世受果，亦無現在之因。故六師云，無有黑業，無有黑業報，無有白業，無有白業報，四邪之間，最爲尤弊。現在斷善，後生惡趣。問，斯之紛謬起自何時。答，釋迦未興，盛行天竺，能仁既出，殄斯謬計，佛滅度後，枉條更繁，龍樹後興，重加剪伐。

又　問曰，天竺四術，既是外言，震旦三玄，應爲內教。答，釋僧肇云，每讀老子、莊周之書，因而歎曰，美即美矣，然棲神冥累之方猶未盡也。後見《淨名經》，欣然頂戴，謂親友曰，吾知所歸極矣。遂棄俗出家。羅什昔聞三玄與九部同極，伯陽與牟尼抗行，乃喟然歎曰，老莊入玄故，應易惑耳目。凡夫之智，孟浪之言，言之似極，而未始詣也。推之似盡，而未誰至也。略陳六義，明其優劣。外但辨乎一形，內則朗鑒三世。外則五情未達，內則說六通窮微。外未即萬有而爲太虛，內說不壞假名而演實相。外未能即無爲而遊萬有，內說不動眞際建立諸法。外存得失之門，內寓二際於絕句之理。外未境智兩泯，內則緣觀俱寂。以此詳之，短羽之於鵬翼，坎井之於天池，未足喻其懸矣。秦人疑其極，吾復何言哉。問，伯陽之道，道曰太虛。牟尼之道，道稱無相。理源既一，則萬流並同。什。肇抑揚乃詔於佛。【略】答，伯陽之道，道指虛無，牟尼之道，道超四句。淺深既懸，體何由一。蓋是子佞於道，非余詔佛。問，牟尼之道，道爲眞諦，而體絕百非。伯陽之道，道曰杳冥，理超四句，彌驗體一，奚有淺深。【略】答，九流統攝，七略該含，唯辨有無，未明絕四。若言老教，亦辨雙非，蓋以砂糅金，同盜牛之論。

又　駁人第二　問，佛名大覺，老曰天尊。人同上聖，法俱妙極。苟欲存異，將非杜不二之玄門，傷得一之淵府哉。【略】答，悉達處宮，方紹金輪聖帝。能仁出俗，遂爲三界法王。老爲周朝之柱史，清虛是九流之派。子若欲令人一法同，何異堆阜共安明等高，螢燭與日月齊照。問，同人者之五情，異人者之神明。迹爲柱史，本實天尊。據實而談，齊之一貫。答，《漢書》亦顯品類，以伯陽爲賢。何晏、王弼，稱老未及聖。設令孔是儒童，老爲迦葉，雖同聖迹，聖迹不同。若圓應十方，八相成佛，人稱大覺，法名出世，小利即生人天福善，大益即有三乘賢聖。如斯之流爲上迹也。至如孔稱素王，說有名儒。老居柱史，談無曰道。辨益即無人得聖，明利即止在世間。如此之類，爲次迹矣。

又　問，若以十義證成實爲小乘者，與毘曇優劣云何。答，求那跋摩遺文偈云，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又《釋論》云，

有四種門，一者阿毘曇門，二者空門，三者毘勒門，此公陵藏。四者非空非有門。不得般若，方使學毘曇門，則墮有見。學於空門，則墮空見。學毘勒門，則墮亦空亦有見。學非空非有門，則墮愚癡論。若得般若，心無染著，隨機適化，通道利人，無相違背。而《成實》、《毘曇》各執空有，互相排斥，障道增見，皆失佛旨也。問，會空斷結，方得道耳。鑒有之心，何能滅凡。故知《毘曇》乖宗，《成實》得理。答，若言見空成聖，有不離凡。三藏教門，應無得道。釋迦小乘，一化徒然虛設，待《成實》後興，方有大利，豈可然乎。

問，《毘曇》但明人空，《成實》具明二空，云何前論無有優劣。答，於小乘內分三品。一者，俱不得二空，如犢子部云，四大和合，有於眼法。五陰和合，別有人法。此下根人也。二者，薩衛之流，但得人空，不得法空，爲次根人也。三者，鸞喻訶梨之流，具得二空，爲上根人也。約空義淺深，則毘曇爲小乘之劣，成實爲小內之勝也。問，《釋論》云，佛滅度後，分爲二分，一但信人空，不信法空。二俱信人法二空。但應有二，何得分三。答，犢子入眞觀故，則見我空，出於俗諦，別有人體。龍樹約其入觀義邊，故但分二也。

問，三論斥外道毘曇，斯事可爾。而龍樹前興，訶梨後出，時節遙隔，何由相破。答，俱令執著，即便被破，何論前後。若前論不破後迷，亦應占方不治今病，扁鵲之術未世無益矣。問，若法勝訶梨，著小論以通三藏，馬鳴龍樹，作大教以弘方等，巨細分流，何俟相破。答，佛說小乘，本爲垂大。保寘之徒，守指忘月，經自斥之。故論主依佛。問，有人言，《成實論》探大釋小，此有何過。答，上已明之，必有此迷，今當更述。探大釋小，則小大不收，進不馳於白牛，退失麤於羊鹿，驛論之言，驗之久矣。

又　有條例第四。問若成實釋小，不許兼明於大，亦應三論解大，不應兼明於小。答，義有條例，不應相濫。佛經有二，一者小乘，二者方等。若明大乘，必兼辨小。若辨小乘，不兼明大。故大乘經初有小乘衆，小乘經首無菩薩僧，示大能包小，小不含大。佛經既爾，在論例然。大乘之論兼明小乘，小乘之論不兼明大。若弟子之論探大釋小，如來之經義亦應然，則巨細互兼，何名大小。

迷本宗第五。問，《成實論》文，盛辨生法二空，與《大品》明四諦平等，義既無異，故知應是探大釋小。答，四阿含教內有二空，論明二空，則還釋三藏云何乃言探大解小。

又身子毘曇亦辨二空，而是小非大。訶梨之論義亦應同。問，身子毘曇亦探大釋小，與成實例同，彼既探大，則此非專小。答，身子所造，還釋佛毘曇。佛說既是小乘，彼論寧言探大。

分大小第六。問，小明一空，大辨二空，可有差別。既同其二空，大小何異。答，雖同辨二空，二空不同。略明四種。一者，小乘折法明空，大乘本性空寂。二者，小乘但明三界內人法二空，空義即短。大乘明三界內外人法並空，空義即長。三者，小乘但明於空，未說不空。大乘明空，亦辨不空。故《涅槃》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以不空。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謂大涅槃。四者，小乘名爲但空，謂但住於空。菩薩名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也。故知雖明二空，空義有異。故分大小。

格優降第七。龍樹釋《般若經教品》云，善吉觀生法二空，欲比菩薩二空，譬如毛孔之空比十方空，即小空爲淺，大空爲深。《成實》所明，但是聲聞空，非大士所得耳。

無相即第八。《法華・信解品》云，四大聲聞自述所得空云，我等長夜修習空法，無生無滅，無小無大，無漏無爲，於佛智慧不生貪著。《成實》所辨與此全同，故知非大也。

問，何以知然。答，法華之文辨聲聞證空，不能即空觀有，即有觀空，故無相即。《成實》所說，亦無相即。若明相即，應空有並觀，無大乘何別。問，何以知小乘義無相即耶。答，《釋論》云，小乘內不明生死，即畢竟空，唯大乘乃說，故知爾也。

傷解行第九。《涅槃經》云，若以聲聞辟支佛心言無布施，是即名爲破戒邪見。小乘人入於空觀，不見布施，破大乘行，故云破戒。破大乘解，故云邪見。而成實明不見布施，是實法空，以爲宗極，欲爲大乘，勿起小心也。

檢世人第十。秦弘始七年，天竺有剎利浮海至長安，聞羅什作大乘學，以《正觀論》等諮而驗之。什公爲其敷折，爲頂受絕歎不能已。三百什公曰，當以此明震曜天竺，何由繾此摩尼乃在邊地。我在天竺，聞諸論師，深怪劇賓小乘學者，鳩摩羅陀自稱朗月之照，偏智小才，非此喻也。而訶梨惜其師，以才自傷，以智自病，故作此論，以辨有法之實，明其依實之假，故以《成實》爲名。用天竺剎利之言驗之，跋摩師資皆小乘學也。爰至齊司徒文宣王，誠信三寶，每感嘉瑞，以齊永明十年十月，延請名德五百餘人，於普弘寺敷講

文宣王每以大乘經論，爲履道之津涯，正法之樞鍵，而後生棄本崇末，即請諸法師抄此《成實》，以爲九卷，命周顒作序，恐專弘小論，廢大乘業。自爾已後，爰至梁武，盛弘大乘，排拆成實衆師，不可具記。

又　呵大執第四。初立宗，次破斥。有大乘師曰，四衛三玄，並爲外教，《毘曇》、《成實》，蓋是小乘。明理不周，在文不足，既障大乘，理宜須破。自方等紘宗，衆聖軌轍，教稱滿字，理曰無餘，信之則獲福無邊，毀謗招莫大之罪，但須伏膺甘露，頂戴法橋，不應破矣。問，必是夜光，宜應頂受，止恐多雜僞寶，須陶汰之。若謂無瑕，可陳其要。答，大乘博奧，不可具明。統其樞鍵，略標二意。一者，辨教莫出五時。二者隔凡，宗歸二諦。言五時者，昔涅槃初度江左，宋道場寺沙門慧觀仍製經序，略判佛教凡有二科，一者頓教，即華嚴之流，但爲菩薩具足顯理。二者始從鹿苑，終竟鵠林，自淺至深，謂之漸教。於漸教內開爲五時，一者三乘別教，爲聲聞人說於四諦，爲辟支佛演說十二因緣，爲大乘人明於六度，行因各別，得果不同，謂三乘別教。二者般若通化三機，謂三乘通教。三者淨名思益，讚揚菩薩，抑挫聲聞，謂抑揚教。四者法華，會彼三乘，同歸一極，謂同歸教。五者涅槃，名常住教。自五時已後，雖復改易，屬在其間。教雖五時，不出二諦。三假爲俗，四忘爲眞，會彼四忘，故有三乘賢聖。破執第二。

前責五時，次難二諦。問，既有五時，云何分於大小。答，初一爲小，後四爲大。問，道理爲有大乘，爲無大耶。如其有大，則是有見。若言無大，何所立耶。又若謂有大異小，則有小異大，名爲二見。《大品》云，諸有二者，無道無果。《涅槃》云，明與無明，愚者謂二。又若實有大乘者，名有所得。有所得者，爲魔眷屬，非佛弟子。又有所得者，不動不出，無有乘義，不名爲乘。又大乘之宗，永斷生死，名爲斷見。涅槃是常，即是常見，乃爲斷常，何大之有。次難五時，前總難，次別責。難曰，但應立大小二教，不應制於五時。略引三經三論證之。《大品經》云，諸天子歎曰，我於閻浮見第二法輪轉。龍樹釋云，鹿苑已轉小輪，今復轉大法輪。《法華經》云，昔於波羅捺轉於四諦，今在靈鷲山說於一乘。《涅槃經》云，昔於鹿林轉小，今於雙樹說大。故知教唯二門，無五時也。《智度論》云，佛法有二，一者，三藏，二者，大乘藏。《地持論》云，十一部經，名聲聞藏，方等大乘，名菩薩藏。《正觀論》云，前爲聲聞說生滅法，次爲菩薩說無生滅法。以經論驗之，唯有二藏，無五時矣。

問，若乃皆是菩薩藏者，《華嚴》、《般若》、《法華》、《涅槃》，此四何異。答，須識四句，衆經煥然。一，但教菩薩，不化聲聞，謂《華嚴經》也。二，但化聲聞，不教菩薩，謂三藏教也。三，顯教菩薩，密化二乘。《大品》以上，《法華》之前，諸大乘教也。命小乘人說於大法，謂顯教菩薩，密示此法，以爲己任，如付窮子財，謂密化聲聞也。四顯教聲聞，顯教菩薩，法華教也。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化菩薩也。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化二乘也。四句之中，三義屬菩薩藏，故開之，但化二乘爲三藏教矣。

次別難五時。問，若立五時，有何過耶。答，五時之說非但無文，亦復害理。若言第一名三乘別教，是義不然。依毘曇宗，三乘則同見四諦，然後得道。就《成實》義，但會一滅，方乃成聖。據大乘宗，同契無生，然後隔凡，是則初教亦通，何以言別。次云，《大品》是三乘通教，是亦不然。《釋論》云，《般若》不屬二乘，但屬菩薩。若《大品》是三乘通教，則應通屬，何故不屬二乘。

問，若依《釋論》，明《般若》但屬菩薩，在經，何故勸三乘同學《般若》。答，《般若》有二種，一者《摩訶般若》，此云大慧，蓋是菩薩所得，故不屬二乘。若以實相之境名爲般若，則三乘同觀，故勸三乘，令並學之。經師不體二種之說，便謂《般若》是三乘通教。次云《淨名》是抑揚教者，是亦不然。《大品》叫二乘爲癡狗，《淨名》貶聲聞爲敗根。挫小既齊，揚大不二，何得以《大品》爲通教，《淨名》爲抑揚。次《法華》爲同歸，應無所疑，但在五時之說，雖辨同歸，未明常住。而天親之論釋《法華》初分，有七處佛性之文，解後段《壽量品》，辨三身之說，斯乃究竟無餘，不應謂爲不了之教。次《涅槃》爲常住教者，然常與無常皆是對治用門。若論《涅槃》，體絕百非，理超四句，舊宗但得用門，未識其體，故亦失旨也。次難二諦。迷失二諦，凡有三人。一者，《毘曇》，執定性之有，迷於假有，故失世諦，亦不知假有宛然，而無所有，復失一眞空。二者學大乘者，名方廣道人。執於邪空，不知假有，故失世諦。既執邪空，迷於正空，亦喪眞矣。三者，即世所行，雖具知二諦，或言一體，或言二體，立二不成，復喪眞俗也。問，眞俗一體，此有何過。答，若俗與眞一眞，眞俗亦眞。若眞與俗一俗，俗眞亦俗。若眞眞俗不眞，則俗與眞異。若俗俗眞不俗，則眞與俗異。故二途並塞，一體不成。

問，一既有過，異應無咎。答，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言各體，相

壞。若有雙即，便二體不成。故進退無通，理義亦周。然其時不定，但俗又傾，大乘之宗旨將何寄。

又　此章次明顯正義。正義雖多，略標二種。一明人正，次顯法正。言人正者，《楞伽經》大慧菩薩問，世尊滅度後，是法何人持。佛說偈答，於我滅度後，南天大國中，有大德比丘，名龍樹菩薩，住初歡喜地，爲人說大乘能破有無見，往生安養國。次《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曰，佛滅度後，何人持法。阿難答曰，如來正法五百年，第一百年優婆掘多說法，教化住持正法。次二百年，尸羅難陀比丘於閻浮提，度十億人。次三百年，青蓮華眼比丘，說法教化，度半億人。次四百年間，牛口比丘，演說法要，度一萬人。第五百年，寶天比丘，度二萬人。八萬衆生發菩提心，正法便滅。六百年間，九十六種邪見競興，破滅佛法，馬鳴比丘摧此外道。七百年間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巧說法。燃正法炬，滅邪見幢，尋大小乘經，親記龍樹破邪顯正。今內外並呵，大小俱斥，何所疑哉。又馬鳴龍樹佛有誡記，尚復生疑，法勝訶梨無經所印，云何輒受。問，法勝乃未見誠文，訶梨亦有明據。《阿含經》云，實名四諦，是故比丘當成四諦。佛垂此勅，懸鑒有在。逮茲像末，允屬訶梨。爲成是法，故造斯論。紘宗若斯，豈虛搆哉。答，蓋是通指像末，豈別主訶梨。故非所據也。

顯法正第二　問，龍樹著述部類甚多，三論偏空，似非宏意。答，僧叡傳在什公門下，爲翻譯之宗。其《論序》云，夫百梁之搆興，則鄙茅茨之仄陋，觀斯論之紘博，則知偏悟之鄙倍，故偏主小乘，正歸此論。又如前云，天竺十六大國方八千里，有向化之緣，並爲委誠，龍樹爲無相佛，敢預學者之徒無不翫味斯論，以爲喉衿。若是偏空，豈爲諸國所重。又羅什本執小乘，因此論而迴轍正觀，厥後衆師藉斯文而曉迷，以此詳之，蓋是究竟無餘之說。

問，若內外並呵，大小俱斥，此論宗旨何所依據耶。答，若心存內外，情寄大小，則墮在偏邪，失於正理。既失正理，則正觀不生。若正觀不生，則斷常不滅。若斷常不滅，則苦輪常運。以內外並冥，大小俱寂，始名正理。悟斯正理，則發生正觀，正觀若生，則戲論斯滅。戲論斯滅，則苦輪便壞。三論大宗其意若此。蓋乃總衆教之旨歸，統羣聖之寶府，味道之流豈不栖憑斯趣耶。

問，若內外並除，大小俱斥，乃爲斷見，何名正宗。答，既內外並冥，則斷常斯寂。二邊既捨，寧非正宗耶。難曰，夫有斷有常，故名之爲有。無斷無常，言之爲無。既其是無，何由離斷。答，既斷常斯寂，則有無等皆離，不應更復謂染於無。難曰，雖有此通，終不免難。夫有，有有無名之爲有，無有無無始是大無。既其墮無，何由離斷。答，本對有病，是故說無。有病若瘥，空藥亦廢，則知聖道未曾有無，何所滯耶。難曰，是有是無名爲兩是，非有非無名爲兩非。既墮是非，還同儒墨。答本非二是，故有雙非。二是既亡，雙非亦息。故知非是亦復非非。難曰，非是非非，還墮二非，何由免非。答，二是生乎夢虎，兩非還見空華，則知本無所是，今亦無非。難曰，若無是無非，亦不邪不正。何故建篇章稱破邪顯正。答，夫有非有是，此則爲邪，無是無非，乃名爲正。所以命篇，辨破邪顯正。難曰，既有邪可破，有正可顯，則心有取捨，何謂無依。答，爲息於邪強名爲正。在邪既息，則正亦不留，故心無所著。難曰，若邪正並冥，豈非空見。答，《正觀論》云，大聖說空法，爲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如水能滅火，今水還出火，當用何滅。斷常爲火，空能滅之。若復著空，即無藥可滅也。難曰，既著空病，何故不服有藥而言息化。答，若以有化，還復滯有，乃至亡言，便復著斷。如此之流，何由可化。

問，心有所著，有何過耶。答，若有所著，便有所縛，不得解脫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故《法華》云，我以無數方便，引道衆生，令離諸著。《淨名》云，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達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三世諸佛爲六道衆生心有所著，故出世說經。四依開士爲大小學人心有所依故，出世造論。故有依有得，爲生死之本，無住無著爲經論大宗。

難曰，若內外並冥，佛經何故說大小兩教。答，《法華》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如來於無名相中強名相說，故有大小教門，欲令衆生因此名相，悟無名相。而封教之徒聞說大小，更生染著。是故造論破斯執情，還令了悟本來寂滅。故四依出世，爲如佛也。

問，此論名爲正觀，正有幾種。答，天無兩日，土無二王。教有多門，理唯一正。是故上來破斥四宗。《華嚴》云，文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畏人，一道出生死。但欲出處衆生，於無名相法強名相說，令稟學之徒因而得悟。故開二正，一者體正，二者用正。非眞非俗，名爲體正，眞之與俗，目爲用正。所以然者，諸法實相，言亡慮絕，未曾眞俗，故名之爲體。絕諸偏

邪，目之爲正，故言體正　所言用正者，體絕名言，物無由悟。雖非有無，強說眞俗，故名爲用。此眞之與俗，亦不偏邪，目之爲正，故名用正也

問，既云眞俗，則是二邊，何名爲正。答，如因緣假有，目之爲俗。然假有不可言其定有，假有不可言其定無　此之假有，遠離二邊，故名爲正。俗有既爾，眞無亦爾，假無不可定無，假無不可定有。遠離二邊，故目之爲正。

問，何故辨體用二正耶。答，像末鈍根多墮偏邪，四依出世，匡正佛法，故明用正。既識正教，便悟正理，則有體正。但正有三種，一對偏病，目之爲正，名對偏正。二盡淨於偏，名之爲正，謂盡偏正也。三偏病既去，正亦不留。非偏非正，不知何以美之，強嘆爲正，謂絕待正也。在正既然，觀論亦爾。因於體正，發生正觀，名爲體觀。藉二諦用，生二諦觀，名爲用觀。故觀具二也，觀辨於心，爲衆生故，如實說體，名爲體論。若說於用，名之爲用論，故論具二也。正既有對，偏盡偏絕待，觀論亦然，類前可知。

次明經論相資。《大品經》云，雖生死道長，衆生性多，菩薩應如是正憶念，生死邊如虛空，衆生性邊亦如虛空。此中無生死往來，亦無解脫者。然既無生死，亦無涅槃，則知亦無衆生及以於佛，寧有經之與論耶。故內外並冥，緣觀俱寂。然雖非生死涅槃，而於衆生成生死。故《大品》云，諸法無所有，如是有，既有衆生，故有諸佛。既有諸佛，便有教門。既有諸佛教門，則有菩薩之論。諸佛爲衆生失道，是故說經，菩薩爲衆生迷經，是故造論。然經有通別，在論亦爾。所言經通者，通爲息衆生顛倒，通爲開顯道門。所言論通者，諸聖弟子造一切論，亦通爲息迷教之病，申明正道。所言經別者，赴大小二緣，說大小兩教。所言論別者，爲破大小兩迷，申大小兩教，故有大小二論也。然就經論之中，具有能所之義，經以二智爲能說，二諦爲所說，論以二慧爲能說，言教爲所說，斯則經論各有能所也。

次明經論能所絞絡，有四句不同。一者經能爲論所，二者經所爲論能，三者論能爲經所，四者論所爲經能　經能爲論所者，如來二智，即是論主所悟，故《法華》明，今昔兩教爲直往菩薩及迴小向大之人，並令悟入佛慧。故《涌出品》云，是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便信受，入如來慧。此明昔教爲直往菩薩入佛慧也。次云，除先修習學小乘者，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此明今教迴小之人，入於佛慧。故今昔兩教同明，爲入佛慧，則知佛慧是所悟也。次明經所爲論能者，經所即是二諦，能發生論主二慧故，佛之二諦爲能生，論主二慧爲所生也

次明論能爲經所者，論主二慧由經發生也　次明論所爲經能者，論主言教，能申佛二諦也。次會四句爲二句，經若能若所，並是能資，論若能若所，皆是所資。又論若能若所，悉爲能申。經若能若所，悉是爲所申。故合成一能一所也。次泯一句，以離無句，以能而爲所，則能非定能。以所而爲能，則所非定所，以能非定能，是則非能。所非定所，是則非所。故非能非所，非經非論，非佛非菩薩，不知何以目之，故稱正法，強名中實也。問，能非定能，是則非能，所非定所，是則非所，出何文耶。答，《中論・觀四諦品》云，若法因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即其證也。

又　問，《大品》何故前明般若，後明方便耶。答，般若方便實無前後。而作前後說者，般若爲體，方便爲用。故《智度論》云，譬如金爲體，金上精巧爲用。故前明其體，後辨其用也。又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般若超凡，方便越聖，要前超凡，後方越聖。故前明般若，後辨方便。又衆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有見，二者無見。般若破其有見，方便斥其無見。故前明般若，後辨方便。若明次第者，三藏多說有教，以破外道，而封執三藏之有故，般若次說空。惑者著般若之空故，次說方便，令其離空。故《智度論序》云，知邪病之自起故，阿含爲之作，以滯有之爲患故。般若爲之照，即斯意也。若約位而言，般若配於六地，故前明之。方便在於七地，故後說也。問，舊亦明《大品》二慧爲宗，與今何異。答，今明聖心未曾二，爲衆生故，無二說二。欲令因二悟於不二，故與舊不同。又雖明二慧，與舊亦異。舊義實慧，但照空不達有。溫和但照有，不達空。蓋是限局聖心，便成二見。今明至人體無礙之道，故有無礙之用。般若既照空，即能鑒有。方便既涉有，即能鑒空，具如二智中說。

次明《中論》以二諦爲宗。所以用二諦爲宗者，二諦是佛法根本，如來自行化他，皆由二諦。自行由二諦者，如《瓔珞經・佛母品》，明二諦能生佛故。二諦是佛母，蓋取二智爲佛。二諦能生二智，故以二諦爲母，即是如來自德圓滿，由於二諦。化他德由二諦者，如來有所說法，教化衆生，常依二諦。故《中論》云，諸佛依二諦，爲衆生說法也。

問，何以知自他兩德並由二諦耶。答，《十二門論》云，以識二諦故，即得自利他利及以共利，即其事也。以二諦是自行化他之本故，申明二諦以爲論

宗，謂令一切衆生具得自他二利也。問，何人迷二諦，論主破迷申二諦耶。答，有三種人迷於二諦。一者，小乘五百部，各執諸法有決定性，聞畢竟空，如刀傷心。此人失第一義諦。然既失第一義諦，亦失世諦。所以然者，空宛然而有，故有名空有，方是世諦。彼既失空，亦是迷有，故失世諦。故五百部執出如來二諦之外。二者，方廣道人，謂一切諸法如龜毛兔角，無罪福報應。此人失於世諦。然有宛然而空，故空名有空。既失空有，亦失有空。如斯之人，亦失二諦。又諸外道亦失二諦。如有見外道迷於眞諦，空見外道迷於世諦。又凡夫著有故迷眞諦，二乘滯空迷世諦也。第三人得二諦名而失二諦旨，斯執甚多。今略出二種，或言二諦一體，或言二諦異體，並不成二諦之義，具如疏初序之。今破此之失申明二諦，故用二諦爲宗也。問何以得知此論用二諦爲宗耶。答，略有三種，一者《瓔珞經·佛母品》明二諦不生不滅，乃至不來不去。今論正明八不，故知即是辨於二諦，故以二諦爲宗。二者肯目序論意，明外人失二諦，龍樹菩薩爲是等故，造此《中論》，即知破外迷失，申明二諦，故以二諦爲宗也。三者，關內疊影《中論序》云，此論雖無理不窮，無言不盡，統其要歸，會通二諦。今還述舊釋，故知二諦爲宗也。

問，既名《中論》，何故不用中道爲宗，乃以二諦爲宗耶。答，即二諦是中道，既以二諦爲宗，即是中道爲宗。所以然者，還就二諦以明中道故。有世諦中道，眞諦中道，非眞非俗中道。但今欲名宗兩擧故，中諦互說。故宗擧其諦，名題其中。若以中道爲名，復以中道爲宗者，但得不二義，失其二義，故也。問，經何故立二諦耶。答，此有兩義，一者欲示佛法是中道故，以有世諦，是故不斷。以第一義，是故不常。所以立於二諦。又二慧是三世佛法身父母，以有第一義，故生般若，以有世諦，故生方便，具實慧方便慧，有十方三世佛，是故立二諦。又知第一義是自利，知世諦故能利他，具知二諦即得共利，故立二諦。又有二諦故，佛語皆實。以世諦故，說有是實。第一義故，說空是實。又佛法漸深，先說世諦因果教化，後爲說第一義。又成就得道智者說第一義，無有說世諦。又若不先說世諦因果，直說第一義，則生謗見，是故具明二諦也。

次明《百論》宗者，《百論》破邪，申明二諦，具如空品末說，亦應以二諦爲宗。但今欲與《中論》互相開避，《中論》以二諦爲宗，《百論》用二智爲宗，即欲明諦智互相成也。問，《百論》何故用二智爲宗耶。答，提婆與外道對面擊揚鬪，一時權巧智慧，但提婆權智，巧能破邪，巧能顯正，而實無所破，亦無所顯，故名實智。一論始終明此二智，故以二智爲宗。《中論》不與內諍一時權巧，但共同學二諦之人諍二諦得失，故以二諦爲宗。則《中論》用所申爲宗，《百論》用能申爲宗。欲明佛與菩薩能所共相成也。

次明《十二門論》宗者，此論亦破內迷，申明二諦，亦以二諦爲宗。但今欲示三論不同，宜以境智爲宗。所言境智者，論云，大分深義所謂空也。若通達是義，即通達大乘，具足六波羅蜜，無所障礙，大分深義謂實相之境，由實相境發生般若，由般若故萬行得成，即是境智之義，故用境智爲宗也。

又　次明四論用假不同門。一切諸法雖並是假，領其要用，凡有四門。一因緣假，二隨緣假，三對緣假，四就緣假也。一因緣假者，如空有二諦，有不自有，因空故有，空不自空，因有故空，故空有是因緣假義也。二隨緣假者，如隨三乘根性，說三乘教門也。三對緣假者，如對治常，說於無常，對治無常，是故說常。四就緣假者，外人執有諸法，諸佛菩薩就彼推求檢竟不得，名就緣假。此四假總收十二部經八萬法藏。然四論具用四假，但《智度論》多用因緣假，以釋經立義門故。《中論》、《十二門》多用就緣假，《百論》多用對緣假。

又　次制立門，所以但明三字，不多不少者，略有三義，一者諸佛菩薩凡有二德，一者自行，二者化他。中之與觀，謂自行也。論之一字，即是化他。自行化他，義無不攝，故但標三字。二者化於衆生，要必具三，一者有所悟之理，二者因理發觀，三者由觀宣論，故但明三也。三者以中對觀，是境智之名。以觀對論，爲行說之稱。因中發觀故，以中爲境，以觀爲智。如說而行爲觀，如行而說爲論。以義唯此四故，名字但有三名也。次論通別門。通而爲言，三字皆中，皆觀，皆論。所言皆中者，理實不偏，故理名爲中。因中理發觀，觀非偏觀，觀亦名中。因中觀宣論，論非偏論，論亦名中。三字皆觀者，中是義相觀，觀是心行觀，論是名字觀。亦如三種般若，中是實相般若，觀是觀照般若，論是文字般若。三種皆論者，論是能論，故名爲論，餘二所論亦名爲論也。就別而言，理實不偏，與其中名。智是達照，當其觀稱。論是言教，故目之爲論。

次明若發盡聞，就中有中發觀，觀發中，緣盡觀，觀盡緣。所言中發觀

者，如《涅槃經》云，十二因緣不生不滅，能生觀智，譬如胡瓜，能發熱病也。觀發中者，衆生本謂因緣是生是滅，不知是中。以正觀檢生滅不得，方悟因緣是中。此則因觀發中，緣盡於觀，觀盡於緣者，凡夫二乘及有所得偏邪之觀盡於緣，緣盡於觀，觀盡於緣者，邪緣既盡，正觀亦息。故名觀盡於緣，緣盡於觀，故非緣，觀盡於緣，故非觀，非緣非觀，不知何以美之，強名正觀也。問，既得緣盡觀，觀盡緣，亦得中盡觀，觀盡中不。答，亦得爾也。中是智境，觀是境智，境不自境，因智故境，智不自智，由境故智。由智故境，境不自境，由境故智，智不自智。不自智則非智，不自境則非境。故是境盡於智，智盡於境。問亦得緣發於觀，觀發於緣不。答，由邪緣故，得顯正觀，即是緣發於觀。由正觀故，顯緣是邪，謂觀發於緣耳。

次明別釋三字門　總論釋義，凡有四種。一依名釋義，二就理教釋義，三就互相釋義，四無方釋義也。依名釋義者，中以實爲義，中以正爲義，中以實爲義者，如《涅槃》釋本有今無偈云，我昔本無中道實義，是故現在有無量煩惱。叡師《中論序》云，以中爲名者，照其實也。照謂顯也，立於中名，爲欲顯諸法實故，云照其實也。所言正者，《華嚴》云，正法性遠離一切言語道，一切趣非趣，悉皆寂滅相。此之正法即是中道。離偏曰中，對邪名正。肇公《物不遷論》云，《正觀論》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故知中以正爲義也。理教釋義者，中以不中爲義，所以然者，諸法實相非中非不中，無名相法，爲衆生故，強名相說，欲令因此名以悟無名。是故說中，爲顯不中。問，中以不中爲義，出何文耶。答，《華嚴》云，一切有無法，了達非有無。若爾，一切中偏法，了達非中偏，即其事也。所言互相釋義者，中以偏爲義，偏以中爲義。所以然者，中偏是因緣之義，故說偏令悟中。說中令識偏，如經云，說世諦令識第一義諦，說第一義諦令識世諦也。四無方釋義者，中以色爲義，中以心爲義。是故《華嚴經》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故一法得以一切法爲義，一切法得以一法爲義。

問，中有幾種，答既稱爲中，則非多非一。隨義對緣，得說多一。所言一中者，一道清淨，更無二道。一道者即一中道也。所言二中者，則約二諦辨中。謂世諦中，眞諦中，以世諦不偏，故名爲中。眞諦不偏，名爲眞諦中。所言三中者，二諦中及非眞非俗中。所言四中者，謂對偏中，盡偏中，絕待中，成假中也。對偏中者，對大小學人斷常偏病，是故說對偏中也。盡偏中者，大小學人有於斷常，偏病則不成中，偏病若盡，則名爲中。是故經云，衆生起見，凡有二種，一斷二常。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故名盡偏中也。絕待中者，本對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中亦不立。非中非偏，爲出處衆生強名爲中，謂絕待中。故此論云，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經亦云，遠離二邊，不著中道，即其事也。成假中者，有無爲假，非有非無爲中。由非有非無，故說有無。如此之中，爲成於假，謂成假中也。所以然者，良由正道未曾有無，爲化衆生，假說有無故。以非有無爲中，有無爲假也。

就成假中，有單複，疎密，橫竪等義，具如中假義說。如說有爲單假，非有爲單中，無義亦爾。有無爲複假，非有非無爲複中。有無爲疎假，非有非無爲疎中。不有有爲密假，有不有爲密中。疎即是橫，密即是竪也。次釋中不同，得有四種，一外道明中，二毘曇明中，三成實明中，四大乘人明中也。外道說中者，僧佉人言，泥團非瓶非非瓶，即是中義也。衛世師云，聲不名大，不名小。勒沙婆云，光非闇非明。此之三師並以兩非爲中，而未知所以爲中耳。毘曇人釋中者，有事有理。事中者，無漏大王不在邊地，謂不在欲界及非想也。理中者，謂苦集之理不斷不常也。成實人明中道者，論文直言離有離無，名聖中道。而論師云，中道有三，一世諦中道，二眞諦中道，三非眞非俗中道。四大乘人明中者，如攝大乘論師明。非安立諦，不著生死，不住涅槃，名之爲中也。義本者，以無住爲體中，此是含門。於體中，開爲兩用，謂眞俗，此是用中，即是開門也。又中假師云，非有非無爲中，而有而無爲假也。

又《勝鬘寶窟》卷中　阿耨大池。此云清涼，亦名無熱惱。清涼據其水稱，無熱惱從主得名。阿耨大龍，居此池中，無熱之苦。林公云，具外國語，應云阿那婆達多。池出八大河，喻大乘能出諸乘。有人言，此中但明出生二乘，而譬中言出八河者，但取出生爲喻，不論多少也。有人言，就二乘中亦有八，二乘即二，及下六處，故成八也。有人言，上大地出四檐，檐既別喻四乘，今言出八，亦喻出生八乘。言八乘者，謂四乘因、四乘果也。

又　種子喻中，前喻後合。種子譬諸乘差別，依地生是喻諸乘同依一乘。諸乘依一乘始起名生，依一乘增乃至成就名長，合譬易知。是故世尊下，第三總結，住於大乘者，明大乘人住大乘之法。攝受大乘者，智了悟大乘也。又依法起行，名之爲住；行成證法，名爲攝受。即是住於二乘，攝受二乘

者，大外無別小，小乘即是大乘義近之法，故云即是住於二乘，攝受二乘。又昔教說大爲小，故云大即是小。又如池出大河，雖復池河名異，而同是一水。雖有大小名異，同是一乘【略】上明從一生多，今辨攝多歸一。文爲二，一會小因以入一乘；從阿羅漢歸依佛下，會彼小果，以入一乘。小因小果，皆入一乘之法；因人果人，皆成菩薩之人。如世尊說六處者，總擧如來昔說於六。所以擧昔六者，此是小乘經中說於六處，將欲會小入大，故前說小也。此六法是起行之所，故名爲處。何等已下，次列於六，釋六不同。

今且爲三雙，一法住法滅一雙，二約戒法得離一雙，三約人始終一雙。正法住正法滅者，問：云何爲正法，云何爲住滅？答：依《雜心》，經律阿毘曇，是名俗正法。三十七覺品，是名第一義。二種正法中，無漏正法，一得不失，不論住滅。今正論教法住滅，於教法中，通論三藏住滅。若別論，正辨戒律住滅，以戒律正是出家人所行故。如云戒律是佛法壽命，戒律住故佛法（性）〔住〕，戒律滅故佛法滅。就戒律中凡有三種，一別解脫戒，二定共戒，三道共戒。道定二戒通於道俗，又一得不失，不論住滅。今正論別解脫戒住滅也。所言住滅者，有二種住滅，一者時節理數有定期限，故有住滅。如釋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所以有定數者，此是諸佛本願故爾。如《俱舍論》云，釋迦過去作瓦師，見過去釋迦佛眷屬及法住千年，是故發願，願我作佛國土弟子及法住世亦同千年，是故今成佛住法得於千年。《首楞嚴經》云，三昧力故，現分舍利，以本願故，示法滅盡，此是期限定數也。二者人行法故，法則久住。人不行法，法則便滅。雖有二意，正以行佛法故，法則久住。不行佛法，法則便滅。以勸人行佛法故也。問：前云由本願故滅盡，後云衆生不行故滅盡，二義相違，云何會通？答：佛知衆生不行法故滅盡，故與本願不相違。波羅提木叉毘尼，第二得離一雙。此文來有多意。一法住法滅通三藏，今則別明以戒律正是出家所行故，所以別。又河西道朗師云：佛法有二種，一者經藏，二者律藏。經藏以化外，律藏以化內。又經通化道俗，律則別化於道。上法住滅是經法，今是律法。又上是通法，今是別法。所以立波羅提木叉二名者，有其多義。一者得離之名，波羅提木叉，此云報解脫，持戒之因得解脫報，故云報解脫。故經言戒是正順解脫之本，故木叉從德立名也。毘尼者，此翻爲滅，謂滅現在身口七非，離過爲稱。木叉從未來受名。毘尼以現在爲目。又解脫出於三界，毘尼滅於三塗。此一戒法，有期功能，是故如來立於兩稱。律名通七二義，亦得律是此間之名，木叉毘尼外國之稱，如上玄章已說。出家受具足者

第三約人有始終一雙。始則出家，終則受具足。約人者，佛法五衆，出家得攝三乘，謂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具足則攝比丘比丘尼二衆。又出家三衆，防惡不盡，但防身三口四，故與出家之名。二衆防惡義盡，謂身三口四，故與具足之稱。小乘法中受十戒爲出家，受大戒爲具足。大乘發菩提心爲出家，受菩薩戒爲具足。又《淨名》云，發菩提心，是則出家，是則具足。而文中據羅漢爲具足，蓋據究竟處爲言耳，實通凡聖也。又詳文大意，此六始終但明一戒法。初明戒住滅，次明戒法得離，後明戒法始終，以戒是三學本故也。戒法既爾，餘行類爾，爲大乘故，說此六處者。【略】佛昔於小乘中說正法住者，說大乘爲小住。當知小住即是大住，大住之外無別小住。如說大因爲小果，大因之外無別小果。問：若爾，應云小住即是大住，何故乃說大乘住即正法住？答：今以本攝末故，大乘住故，即正法住。滅義亦爾，以顯大外無別小故。離小乘興廢，無別大乘興廢也。波羅提木叉毘尼者，此第二雙也。【略】問：何故辨二法體一名異？答：爲欲會小入大中義，便欲明會一即會二，故前明兩法自相會也。毘尼者，即大乘學者。第二正會，是大乘中所學法也。前是小乘中自相會，今是會小入大也。【略】毘尼本是小乘學法，何故說爲大乘學？以依佛出家受具足，是正答問也。以小乘人無別出家受具足，依大乘佛出家受具足戒，所學毘尼寧非大乘。此擧後出家受具足，以釋木叉毘尼即大乘學，兼會出家受具足也。是故說大乘威儀下，第四總結也，以說大乘威儀，爲彼毘尼出家受具足戒。是故毘尼出家受具足，即以大乘也。前明依大乘出家，此是就大乘人會小。今明就大乘法以會小，離大乘之法無別小乘法，示離大乘菩薩無別小乘羅漢，會小乘教入大乘教，即是教一會小乘行入大乘行，即是因一。會小乘人入大乘人，即是人一。會小乘果入大乘果，即果一。是故阿羅漢下，會第三雙出家受具足。又就文爲三。初明無別小乘出家具足。次問。三釋。是故，乘前顯後，前明以說大乘威儀是毘尼，是出家，是具足，是故羅漢無別出家受具足。【略】以羅漢依佛出家受具足故，無別出家受具足，況爾前有耶。又欲以前類後，羅漢既無出家受具足，且無四智涅槃。問：羅漢何時出家，何時受具足？答：此就因中論出家耳，非羅漢出家也。阿羅漢歸依於佛下，自上已來明會因，今第二次明會果。會因

者，會小乘因成大乘因，無別小乘因，又是集其因義。會果者，無有小乘究竟果，小乘究竟果，還是大乘因。故小乘因果，並屬大乘因。【略】先略釋四智義相，然後釋四智義。三門辨釋，一釋四智義緣不同，二約四諦智分別，三約盡智無生智分別。義緣不同者，若阿羅漢無學理觀智慧，於念念中皆具此四種義能，我生已盡，乃至不受後有。如似一念精進，則能斷二惡，勤修二善。然理觀智慧，具此四義能現時，而無四種緣心。後出觀在事中，有其四種緣心。緣已智能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而無四種義能也。若論大乘中，佛及大菩薩，二諦並觀，無入出觀異，而義差別者，但眞諦觀，皆具此四種義能，而無四種緣心，俗諦觀，有四種緣心，無四種義能。約四諦分別，若依婆沙論，我生已盡是集智，梵行已立是道智，所作已辦是滅智，不受後有是苦智。彼論但隨相別屬四諦智異，據實一一諦皆具此我生已盡，乃至不受後有等四種義用也。約盡智無生智分別者，婆沙中諸師差別不同，說有四種。一說我生已盡是盡智，次餘三智是無生智。二說我生已盡智，梵行已立智是盡智，餘二是無生智。三說前二智是盡智，第四是無生智，彼論中問言，無有阿羅漢二剎那盡智，後起無生智，何故我生已盡等三智是盡智。此問意云，羅漢唯一剎那照煩惱盡，名盡智。第二剎那即是無生智，云何言盡智中具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等三智耶。彼論答言，雖一剎那，而有三種義，故作是說也。四說我生已盡等四智，非盡無生智，亦非無與十正見智。此是讚歎羅漢辭，言阿羅漢我生已盡，乃至不受後有，此言非盡智無生智等者，非是前三家別相關對，故言非，不一向非也。然盡智無生智中，具此四種，若直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說者，是盡智中四智。若言我生已盡，不復更生，梵行已立，不復更立，所作已辦，不復更辦，不受後有，不復更受，如此說者，是無生智中四智也。

依毘婆沙，我生已盡是斷集智，依此文者，是斷苦智。所以然者，婆沙據集能招生，故我生已盡是斷集智。此經言苦有二種，一分段生死苦，二變易生死苦。二乘雖斷分段之苦，變易猶在，故言有餘。以不盡故，當更有生也。所以我生已盡智，是苦智，故當更有生也。有餘梵行成，故不純者，梵行已立，不究竟也。依毘婆沙，梵行已立是修道智，依此文是證滅智。所以然者，梵名涅槃，證梵行名爲梵行，是故說梵行已立是修道智。此經取梵行所證名爲滅智，所證有二，一是有餘，二是無餘。分段盡處，是其有餘。變易盡處，是其無餘。羅漢辟支始證有餘，雖有所成，而爲變易因果所雜，名有餘梵行，成故不純。故梵行已立是證滅智，事不究竟，當有所作者。所作已辦，智不究竟也。依毘婆沙是證滅智，依此文是修道智。所以然者，依婆沙證得涅槃，名所作已辦，故所作已辦，是證滅智。此經明修道有二，一分段對治，二變易對治。二乘但修分段對治，餘者未修。是故說言事不究竟，謂修道事不究竟故，當有所作。是故此經是修道智，不度彼故，當有斷者。不受後有智，不究竟也。依毘婆沙是知苦智，若依此文，是斷集智。所以然者，苦果是後有，故婆沙不受後有，是知苦智。此經明集有二種，一分段因，二變易因。二乘雖斷分段之因，變易因在，名不度彼，故當必須斷也。是故此經名斷集智。

今前總釋涅槃大意，所以然者，此中既明佛涅槃，宜就此文釋涅槃大意。此中有一義，二義，三義，四義，無義。言四義者，即是此中四種功德。言三義者，攝受五義，以之爲三。初三句明般若，第四句明解脫，第五句明法身。所以明此三者，攝三德成總涅槃故也。次攝三爲一，解脫一德累無不盡，法身般若德無不圓。次攝二句歸一句，累無不盡不可爲有，德無不圓不可爲無，非有非無名中道一句。一句歸無句，如《法華》云，究竟涅槃，常寂滅法相，終歸於空，終歸於法者，言亡慮絕，不可說涅槃及不涅槃。如肇公《涅槃論》云，有無絕於內，稱謂論於外。九流於是乎交歸，羣聖於是乎冥會。次從無句而起於句，如《涅槃》云，低羅婆夷，實不食油，強名食油。涅槃亦爾，實無名相，強名相說。此明至理不可說涅槃不涅槃，不知何以美之，故強歎爲涅槃耳。若言實有涅槃常，生死無常，則成斷常二見。如下章說。若成斷常二見，則生死涅槃皆生死。又生死涅槃皆是，則生死涅槃皆涅槃家之彰，故不應定執言有涅槃也。

今以五番爲二，初四明四種功德，後一總結。初四番者，一廣狹相對，二淺深相對，三麤細相對，四清淨不清淨相對。一一對中有二義，三義，四義。言二義者，約人論之，言佛有涅槃，言二乘無涅槃。言三義者，一明佛得涅槃，次明二乘不得涅槃，第三會教。言四義者，一明佛得，二釋佛所以，三明二乘不得所以，四正明二乘不得。唯有如來應等正覺得般涅槃者，此明如來獨得涅槃也。般之言入也，成就一切功德故者。獨釋成佛得涅槃所以。佛成就一切德，故得涅槃也。阿羅漢下，第二句顯二乘不得涅槃所以也。言得涅槃者，第三會昔教也，其實不得，但昔方便言其得耳。唯有如來下，此第二

對亦有三。明佛得成就無量功德釋成佛得所以　羅漢下第二句，明二乘不得，言得涅槃者，第三會教，唯有如來下，第三對且有三句，初明佛得，次明二乘不得　言得涅槃者，第三會教　唯有如來下，第四對且有三句，一明佛得，次明二乘不得，第三會教　初言所應斷過皆悉斷滅者，謂方便淨也，成就第一清淨，謂性淨也　又以斷一切過故，所以一切清淨也　佛性論中，約位辨此四德，一切功德在第八地，無量功德在第九地，不思議功德在十地

第一清淨功德在佛地，故論云，一切功德即是第八不動地位，無分別，無穿漏，無中間，自然成　菩薩聖道恒相應故，諸佛如來無境界中，一切功德皆得成就　二無量功德者，是第九善慧地位，無數禪定陀羅尼門海能攝，無量智所依止故，無量功德皆成就　三不可思議功德，是第十法雲地位，一切如來祕密法藏，證見明了，智慧所依故，故不思議皆得成就　四究竟清淨者，一切惑及一切習氣，一切智障已滅盡故，由滅盡智彰故，究竟清淨功德圓滿成就　問，何故明此四功德，答，涅槃與此四功德相攝不相離故　故論云，對身見衆生說名法身，對顛倒衆生說名如來，對始行大乘菩薩說名眞諦　此三後當釋　對十地菩薩說名佛有涅槃，具四功德　獨佛有四功德　前約四人具四，後獨佛有四　今此中但就佛論也

問，此四功德云何淺深　答，一切止是該羅之名，其義猶通，無量是數極，過前一切，不思議絕於圖度　又過無量　此三就德門，故有勝劣　第四就斷門，對二乘不淨明佛淨也　江南人明佛具有四功德，即是四智義　初是我生已盡智，第二梵行已立智，第三所作已辦智，第四不受後有智也　對上二乘四智，故明佛有四智【略】二死別有義章　今略以四門解釋　第一釋名門　言分段生死者，謂色形區別，壽期短長也　言變易者，無復色形區別，壽期短長，但以心神念念相傳，前變後易也　如地持云，生滅壞苦，名變易苦　此微細生滅變易，通於凡聖　次三乘所得法身，神化自在，能變易，故名變易　此變易性是死法，名變易死　此之一義，聖有凡無　三證得眞實法身，隱顯自在，名爲變易　變易非死，但此變易，猶爲無常死法所隨，名變易死　此之一義，大有小無，今所論者，正據第二門說　聖人無漏法身爲生死，不就神道變化爲變易　以其雖是無漏，猶是有爲，故名變易　問，云何名生死　答，初受名生，命斷爲死　諸受根起，名生　諸受根沒，次第不受根起，名死。後當釋之　不思議者，三種人雖受彼生，不能測度，名不思議　又三界分段，顯然易了　變易取其微細改易，難可知，名不思議　又此生死至佛方盡，故不可能測度也

第二出體門　有人言，分段有二種，一者繫業分段，下二界用五陰爲體，上界則用四陰爲體　若不繫業分段，用苦樂等受爲體　變易亦有二種，一自報變易，用無漏五陰爲體　若爲物變易，依身起化，用色陰爲體　此雖據佛一人也　有人言，變易無色，直是心識冥傳，念念生滅，相續不斷　其中無有分限隔絕，劫數近遠，乃至菩提　此生死方盡，故但用心法爲體　第三明因緣門者，繫業分段，用罪福不動業爲因，四取爲緣　不繫分段用微業爲因，慈悲願等緣，自報變易，用無漏業爲因，無明爲緣　爲物變易，悲願爲因，衆生根欲爲緣　第四大意門者，諸法實言已盡絕，未曾生死，未嘗涅槃，但於顛倒衆生，故成生死，對彼生死，故強名涅槃　但虛妄有其重輕，虛妄重者，說爲分段　虛妄輕者，稱爲變易　蓋是聖人善巧方便，隨虛妄顛倒，故立二死之名　此知分別空華，談道陽炎，勿作實二妄解　此興皇師大意也

又　言意生身者，是初地已上一切菩薩　彼人受生，無礙自在，如心如意，名意受生　意有三義，一遍到，二速疾，三無礙，故云意生身　此等皆是變易生死差別也　有人言，從變易已去，無復形方分段，直是心識受生，故云意生身　馥師云，變易是借喻之名，杳深難測，如識代謝，故云意生身，乃至究竟無上菩提者，敍此生死分齊，至佛時乃盡耳　又此聖不受位處，對顯受處位別也　二種死中下，以無分段生死，故言我生已盡　此顯二死中但盡分段，未盡變易　此會釋今昔二教義也

得有餘果證，故說梵行已立者，依《涅槃經》有二種，一所修梵行已畢竟，故說已立　二又捨學道，且名爲立　今文明梵行已立，是證滅智　若就有餘無餘論者，分段盡處，名曰有餘，變易盡處，說爲無餘　二乘但得分段盡處，名爲有餘證　如來就此說其梵行已立，故是方便也　凡夫人天者，此明所作已辦是方便　《涅槃經》曰有二，一如本所求，今日已得，說言已辦　二修道得果，且說已辦，所作已辦是修道智　道有二種，一分段對治，二變易對治　二乘但修分段對治，如來就此，說其所作已辦，故是方便　文中兩句，第一對人彰釋方便，第二對障顯釋方便　凡夫不辦，七學未作，是對人也　凡夫於彼無學聖道，未能成辦　二乘對彼，故說已辦，學人亦爾　問，但云凡夫便足，何故復云人天耶　答，凡夫者，內凡夫人也　人天者，外凡夫也　三果四

向，此爲七學人

問，所作已辦何異　答，所作已辦差別者，如《智度論》說有其多種　今略顯要者，斷屬愛煩惱，名所作　斷屬見煩惱，名已辦，煖等四心，名所作　苦法忍等無漏，名已辦，見諦名所作，思惟名已辦　心解脫名所作，慧解脫名已辦　今此二乘上果人所作已辦者，應是心解脫，名所作，慧解脫，名已辦也　隨言義次第，應言凡夫作，學人未辦　而今此文不然者，非凡夫力所能辦，故言未辦　學人未作者，但作學地之行，未作無學之行，故言未作　又若言學人未辦，功濫上果所作　所以然者，如心解脫人，望慧解人，亦是未辦故也　若對凡夫及七種學人，說言所作已辦　若對諸佛菩薩，則所作未辦

今釋四住者，以擧四住之麁，對無明之細故也　就文爲二，前釋煩惱章門，次釋不斷章門　此中應有五住地義，今略以八門釋　第一釋名門，見一處住地者，能生名地，令所生成立名住，心迷不解名惑　八忍七智，推求諦理，名見　緣一理總斷煩惱，故名一處　故云見一處住地也　有人言，初一是見諦惑，繫在三塗，一處具有五見，示其尤重以見諦爲標　餘三住地，卽是三界思惟，受爲繫縛，故以受爲名　又解，五利煩惱推求名見，入見道一處併斷，名見一處　言住地者，本爲末依，名之爲住　本能生末，目之爲地　今言四住地唯有二種，一見，二受，合三界見，總爲一處，故云見一處住地　以對離愛爲三處，故云見一處也　愛地者，欲界地中一切煩惱，除無明及見，說爲欲愛　以此地中，著外五欲，故名欲愛　然欲界亦愛自身，但著欲情多，故偏言之

又簡上界所愛色身，偏說欲愛也　色愛者，色界地中一切煩惱，除無明見，說爲色愛　以此界中，捨外五欲，著己色身，故名色愛　然色界且愛己心，以此界中著色情多，偏說色愛　又簡無色愛著心，故偏說色愛　有愛者，無色界中一切煩惱，除無明見，說爲有愛　若就簡下說之，應名無色愛　若隨所取，應名心愛　但今爲破患，故名有愛　外道多取無色界中以爲涅槃，今爲破之，故名有耳　有者，謂生死三有之法，故名爲有　又總論五鈍使以愛爲主，能感欲界果報者，名爲欲愛　以愛爲主，能感色界果報者，名爲色愛　以愛爲主，能感無色界果報者，名爲有愛　潤業潤生，愛結最強，故偏說愛，無有明解　染污如此，目無明

第二得名門　若依初解，見於一理，名見一處　此從能治得名　若依後意，五利煩惱名見，見道時一切併斷，名見一處住地　此從能治所治合解名也　若四住地爲二位，謂見與愛，離愛爲三　以見爲一，故名見一處住地　此則當體從處得名，餘三住地，當體立名　後一以過患爲目，三釋之中，以後意爲正　所以然者，今釋四住煩惱，且應從惑立名，豈得就解及惑合釋也　《瓔珞經》下卷釋五住地，衆生識始起一想，住於緣，順第一義諦，起名善，背第一義諦，起名爲惑　以此二爲住地，故名生得善，生得惑　因此善惑爲本，起一切善及惑，從一切法，緣生善惑名作，以得善作，以得惑作，而心非善惑，從二緣名，故名善惑二心　起欲界惑，名欲界住地　起色界惑，名色界住地　起心惑，名無色住地　以此四住地，起一切煩惱，故爲始起四住地　其四住前，便無法起故，故爲無始無明住地　金剛智知此，始起一想有終，而不知其始前有法無法　生得一住，作得三住，唯佛知始知終　此經文難解，今略釋之　一切衆生識起一想，此是無明住地也　住於緣，起一念善惡，此是見一處住地，以初地也　一念生得善惡，故名見一處住地，以其順諦起惡，當應見諦斷之，故名爲見　從一念生得，起三界惑　三界惑，卽名三住地　三界惑從前生得惑起，故名爲作

從四住地，更生四住地煩惱，亦名爲起　此以前念四住，生後念四住，亦得以性成四住，起現行四住　金剛心但見初起一念識有終滅之義，而不知其一念識前爲有爲無　佛則具知始終，此與《涅槃經》同　十地菩薩，但見其終，不見其始　諸佛如來，具見始終

第三明體門　八十八使，爲見一處住地體，貪，嗔，慢，無明四使，爲欲愛住地體　愛，慢，無明三使，爲色有二住地體　若以愛見二法爲體者，三界見，爲見一處住地體，三界愛　爲三住地體　所以合見而離愛者，正欲彰愛過患，潤業潤生皆由於愛　故今此經正明受生義，故廣彰愛也　又衆生多起於愛，少起於見，是故合見而離愛也，雖擧愛見爲端，其中有屬愛屬見煩惱者，皆攝入愛見中也　無明住地體者，謂不了生法二空及如來藏，爲無明住地體

第四地起門，有二種，一同類分別，五住種子能生爲地，上心所生爲起　二異類分別，四住地中，見一處爲地，三住地從見一處住地起，名起　故《雜心》云，見諦所斷，是一切染污法因　又無明住地，無始能生是地，恒沙煩惱從無明生爲起　次約麁細分別地起，無明是地，四住煩惱爲起　又人言起有

四種，一性事分別，彼事識中，取性煩惱，名爲性（或六感），說名爲地。餘見愛等，緣境別生，說爲事惑，通名爲起。彼取性者，馬鳴論中名執取相，亦名執相應染。餘見愛等，馬鳴論中名計名字相。尋名計我，及生諸結，名計名字。《成實論》師大意，具同此解。以通取相爲根本，名住地，別相煩惱爲枝條，故名爲起。二本末分別，於前事中，十使爲地，餘纏垢等，以之爲起。三成起分別，一切煩惱，宿習性成，同名地，對緣現生，斯名爲起。四（前後分別）：前能生後，通名爲地，後起依前，同名爲起。

第五相應不相應門者，一就作緣念法辨相應不相應，不作緣念法不相應，即五住種子是也。上說心相應。故此文云，起者剎那心相應，無始無明不相應。恒沙煩惱是相應，二麁細分，四住地是相應，以其麁故，無明不相應，以其細故。故《起信論》云，麁惑名相應，細惑不相應。

第六依止門，見一處住地，及有愛住地，此二依意識生，欲愛依六識生，色愛依身眼耳意識生，無明不了性空及如來藏，依意識生。五住種子，並依本識生。

第七明斷惑位門。斷惑義別有大章，若依三藏，十信伏見諦，十解斷見諦，十解伏思惟，十行斷思惟。從十行第七心去，伏無明及四住習。從初地已去，斷無明四住習。今此大意，四住二乘所斷，無明佛地斷盡，若依前文，羅漢辟支及大力菩薩，此三人同受變易生死。若爾，則二乘與初地菩薩同斷四住盡。從初地至佛地斷於無明，其不盡者，《地持法華疏》中已釋也。

第八大意門，然凡夫隨名著名，隨相取相，聞說有五住煩惱，則言有惑可斷。二乘未除，唯佛能盡，則言有人能斷，有五住可斷，則成斷見、惑斷而證涅槃，則成常見。《法華》中以此喻窮子，是除糞之人，以有惑可斷，有人能除，故名除糞。今大乘學，還作此解，是大除糞人也。《金光明》云，無明體性，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有。無所有故，假名無明。是故我說名曰無明。無明既爾，四住且爾，豈可言有五住可斷。但今約空，謂衆生故，強名五住，知此五住本來無生，故名爲斷耳。《大品》云，若法先有後無，諸佛菩薩則有過罪。此經云，非壞法滅，本性清淨，故名爲滅，須留此門也。

問：佛是無學之人，菩提無學之智，云何以無學人，秉無學智，更斷煩惱耶。答：佛智斷與不斷，自古及今，凡有兩釋，一云，金剛心爲無礙斷，佛果起證，則金剛心斷，佛果不斷。《大品》云，菩薩在無礙道中行，佛在解脫道中行也。二云，金剛心無礙伏，佛果起具斷。用此文也。今所明者，檢衆經論，以金剛心斷，而此文云佛果斷者，諸佛果解脫道起證，故名斷耳。又無明常相續，金剛心斷其前念，佛果起，鎖惑無處，而遮後念，種類不生，故名爲斷。又《佛性論》云，二乘住安立諦，故不能斷。佛住非安立諦，故能斷。安立是二諦觀，無安立諦是中道觀。又云，安立者，名有所得，無安立者，名無所得。故《涅槃》云，有所得者，名爲二乘，無所得者，名爲菩薩。

又 取者，是其愛之別稱。愛心取著，故名爲取。助業牽生，因之爲緣。理實諸結，皆名爲緣，愛力增強，故偏說也。古疏多云，取支之取，起有漏業，如十二緣中取緣有也。馥師註且爾，斯則通說諸使，助業取果，非止四取也。《中論》云，若取者不取，則解脫無有。又言，取者，謂四取，欲取，戒取，見取，我語取。欲界一切煩惱，除戒見，名欲取。上二界一切煩惱，除戒見，名我語取。三界見，名見取。三界戒，名戒取。執受境界，名之爲取，熾然發業亦名取。

又《佛性論》云，取有二，一受資糧。受取者，如因受生愛，受資糧者，貪此受故，取四種資糧。四種資糧者，即四取也。一欲取者，貪欲界六塵。二見取者，於欲界中，唯除戒取，所餘四見，名之爲見。貪著此見，名爲見取。三戒取者，於三界取世間邪正二道，爲離苦得樂，是名爲戒。貪著此戒，故名爲戒取。四我語取者，緣內身故，一切內法，名爲我語。貪著內法，名我語取。言緣內法者，色無色界定。緣內法成，故名我語。貪著此定，名之爲取。此四，前二屬斷見，但執現在，謂無未來。後二屬常見，執有未來故。又前二是在家人起，後二出家人起。又前出家在家鬪諍因，後二是在家出家人修行因。又前二欲取爲所成，見取爲能成。後二我語爲能成，戒取爲所成。緣謂緣助。業爲正主，牽生苦樂二受，故名有漏業因。問：何故名有漏業。答：煩惱是漏，善惡之業，從於漏生，與漏相隨，名有漏業。問：今明四住受生，何須論業。答：由業受生，方得爲緣。是以論云，煩惱爲緣，有漏業爲因，因緣具足，故得受生。

《成論》師云，有二種潤，一（膜）潤，二入體潤。入體潤有二說。一云，其解之體，帶無明惑，得變易報。二云，三十心中相似之解，及七地之前觀外無漏體，帶無明惑，得變易之果也。問：今正明無明受生，何須論業。答：業牽生，方得爲緣，故須辨也。問：無明爲緣，斯事不疑。既稱無漏，云何是感生

因也。答，此無漏是有漏耳。但對三界內之有漏，故三界外者名無漏耳。問，云何對界內名爲無漏　答，諸勝鬘師多不尋經首尾，好疑此事。下文云，生死有二種，一有爲生死，二無爲生死。分段是有爲生死，變易無爲生死。變易對界內名無爲，實是有爲。今且爾，感有爲生死業，名爲有漏，對此有漏故，感界外生死者，爲無漏，而體實是有漏。若體實是有漏，此即是入體潤，非（膜）潤。以此釋之，映如明鏡。

又　釋第五無明住地煩惱。在羅漢心中，爲無漏業生家因。流有三義。一流入三界。二退失，如退失色界、生下界等。三流脫功德善根，失戒定慧。今無（此）三流，故名無漏業者，作意爲義，能生四種生死。今文但作一變易生死。問，無漏云何是業。答，即此無漏作意之義，故名爲業。生羅漢業，是變易果。生相云何。如《智度論》云，有妙淨土，出過三界，是阿羅漢當生彼中。所言三種意生身者，如《楞伽》說。一三昧意生身，二覺法自性意生身，三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初地至五地，禪度增強，是故說爲三昧意生身。六七地知法無性，故名覺法自性身。八地已上，無功用行，任運續起，名種類俱生無行作身。此之三種是其因行，用此三種因行，隨意受生，故皆名意生身。今謂文云，意生身者，非謂三種意爲因而受生。三種意乃是所生之果，此三種果，由無明緣無漏業因所生。故文云，三種意生身生，皆由無明。又《聖諦章》云，滅意生身陰，名爲苦滅諦。若以意爲因受生者，意是集諦，不得云滅意生身陰苦名苦滅諦。有人言，三種意生身者，三界外阿羅漢辟支佛大力菩薩謂三也。此中唯是意，念念冥傳，相續不斷，故名意生身

又　上來別明羅漢不得四智，今明不得四種功德。所以然者，恐物但言羅漢不得四智，得諸功德，是故今明非但不得四智，亦不得四智之外四種功德，故有此章來也。就明不得四智功德中有四。言其四者，一斷過有餘，二以不斷下明三事有餘，三以成就下知諦有餘，四名得少分下得涅槃有餘。此四次第者，初接上無漏不盡即是無明住地，故前明斷過有餘，以不斷無明故，但得有餘解脫。故次明三事有餘。以三事有餘，但知有餘四諦，故明知諦有餘。四諦爲歸涅槃，故明涅槃有餘　又四中，初一明二乘人有餘過不淨，第二不成一切功德，第三不成無量功德，以不能觀無量諦故，第四不成不思議功德，不能即寂而常用故。具此四義，故二乘人不得四智。

又　問，清淨與解脫何異。答，解脫從離過受名，清淨是當體爲因。故《法華論》云，法身者，是自性清淨。若三德各分，解脫離業障，法身離報障，故云清淨。此如上釋　有餘德非一功德，此明般若有餘也。若福智分別，般若非功德。若通論之，則般若亦是功德。慧有斷障照法之功，故名爲功。此功是慧家之德，故云功德也　二乘但得戒定慧功德，名有餘功德。第三知諦中，牒前三事以起後，知有餘苦乃至修有餘道，正明二乘知諦有餘，但知有量，不知無量，故曰有餘。第四涅槃有餘之中，名得少分，是小涅槃。涅槃云滅，但滅分段因果，故名少分。又少分者，三德不備，故言少分。得身智時，未有解時，無復身智。向涅槃者，向大涅槃，良以二乘不成此等，故四智不究竟。

又　今前明佛得四種功德，後明得四智者。對二乘不得四種功德，即明佛得四種功德。此是鉤鎖相生。四種功德者，翻前二乘四種有餘，明佛得四種無餘。一明如來知諦無餘，二於無常壞世間下，明涅槃無餘，三無優劣下，明三事無餘。四若無明地不斷已下，明斷過無餘　此四無餘次第者，諦是根本，故前明知諦無餘。雖有四體，爲歸涅槃故。次明涅槃無餘，舉三事無優劣，釋成涅槃故。次明三事無餘，所以得三事一味者，由斷無明故。次明斷過無餘。又四中。初二明佛成就無量世間，爲物依故。第三明成一切功德，三事等故。第四明佛無過清淨，滅無明故。具此四義，故得四智。

初諦中，知一切苦者，分段變易二種因果及對治，皆悉知也。第二涅槃無餘之中有二，一顯自利德，二無覆護世間，明利他德。自德中又二，於無常壞世間，明其所離，得常住涅槃，明其所得，分段世間名無常壞，變易世間名無常病。分段以五陰離散爲死，變易猶有生滅之患爲病。通稱生死以爲世間。馥師以苦集是世間，苦是無常壞，集爲無常病，此則通論因果亡。故得涅槃。又釋變易，聖人皆有法身，死法隨故，說爲病苦，乃形上望下爲名。若唯望下，但是法身，不得言病。若唯望上，一向是死，且不得論無病。又壞者死也，義死則重，故是分段生死，病義則輕，如變易生死。又病者，苦也，故變易生死有苦。又變易與功德身作病，如來於此二種世間，斷之畢竟，故得涅槃。於無覆下，是利他德。雖住涅槃，無緣大悲，不捨世間，故名化他德。（答）（若）以三德論之，於無常壞世間謂斷德常住涅槃謂智德。

今明恩德。就化他德亦二，一舉無護無依，二爲護爲依者，顯涅槃德作護作依。無覆護世間者，分段世間也，離佛更無餘人覆護，無依是變易出世間，離佛更無餘人可依。以變易人覺生死過，求歸依處，故就彼人說其無依。

言爲護者，如來爲彼無覆護世，作覆護也。言爲依者，爲無依世間作歸依也。使外惡不侵爲護，令物始終憑附爲依。馥師云，以道化物爲護，以滅化人爲依。此是對前苦義爲死，集義爲病也。第三三事無餘之中，初何以故，徵前起後。何故如來獨得涅槃，法無優劣故者。

又　法無優劣者，總明如來三事平等也。於一心中隨義互分，故無優劣。如無累邊名解脫，照義邊名波若，又復同是究竟窮滿，故無優劣。如世伊字無優劣，故得涅槃。

又　智慧等者，名般若無優劣解脫等，明解脫無優劣。清淨等者，名法身無優劣。三事平等，故名爲等。問，何故前明般若，次解脫，後法身。答，生死法，前煩惱，次業，後報。今對煩惱，故前明般若。對業故，次明解脫。對報故，後明法身也。

又　故涅槃之法一味等味，一味結前法無優劣，等味結前三事平等所言味者，從喻爲名，如彼大海，雖復廣大，同一鹹味。涅槃如是，三德雖廣，體同一味，是故言味。涅槃經文字功德品分四德爲八味，今對於異故，正爲一味。於三德中，對昔涅槃，以解脫爲要，故獨云謂解脫味也。又出世法中有三種味。一者法味，二禪悅味，三解脫味。今言味者，是何等味。故下說言，謂解脫味，此乃是共通名解脫。一切諸德，出離垢障，故名解脫。如地論云，法身所解脫及般若等，通皆名爲淨相解脫。又有人言，法無優劣，故得是槃者，道理之中，無有下中上三種涅槃之優劣。諸佛同涅槃，故言法無優劣也。智慧等故得涅槃者，諸佛同一平等大慧，無有聲聞下慧，緣覺中慧，菩薩上慧也。解脫等故，明無有三乘優劣解脫。一切諸佛同一解脫，清淨等故。且無三乘優劣清淨，一切諸佛同一清淨。是故涅槃一味者，謂同一涅槃味也。等味謂解脫味者，如《法華》云，爲大衆說甘露淨法，其法一味。解脫涅槃，前釋就三德無優劣，故云等。後釋無有三乘之優劣故，故云無優劣。以理言之，應如後說。

又　又對二乘灰斷，故以圓覺湛然，體無衆累，謂明解脫。《攝論》云，一味，謂一眞如來，一味就其得，解脫明其離。又諸佛說法，意在解脫，故偏明之。

又　就文爲二，一明不斷無明住地，故恒沙不斷。煩惱多於恒沙邊沙，名過恒沙。煩惱是虛空法，聖所應斷，名爲斷法。問，何者是恒沙惑。答，略明二種，一就心麁細分別，住性無知，是無明地。於諸法中緣而不了，是恒沙惑。二癡妄分別，癡暗之心，是無明地，妄取分別，是恒沙惑，謂八妄等，不斷不究竟，義同前解。二過恒沙不斷故下，明由不斷恒沙惑，故不得過恒沙一切佛法。佛法多於恒河邊沙，名過恒沙。應得不得，明無始解。緣觀相應，名之爲得。謂以實相智，觀實相理，故言緣觀相應。應證不證者，明無終證。滅緣觀相應，目之爲證。此則內外並冥，緣觀俱寂。

又　有人言，心爲萬行之體，覆行則覆心，故云心上煩惱。此句是總，不只局菩提心也。下有六句，覆菩提行。止是定初，觀是慧初。故叡師註《淨名》云，止觀，定慧之根也。禪與正受，是定行成也。世俗八禪，名之爲禪。合理之靜，說爲正受。《雜心》云，謂滅盡定名正受。馥師以四禪爲禪，無色爲正受。瑤師以諸禪爲禪，三三昧爲正受。一釋云，以靜爲禪，以散爲障。一釋云，以靜知爲禪，散動無知爲障。方便與智，是慧行成。功用之慧，名爲方便。實慧名智，菩薩行中，略明定慧。止觀是定慧之因，禪與正受是定果，方便與智是慧果。二智障者，或以無知爲障，或以偏執爲障。下覆果中，果上是總，後三是別，得是功德，力與無畏，是佛智慧。又果是涅槃，得是菩提，力無畏等，是菩提別義。又菩提涅槃，智斷不同。力無畏，內外有異。有人言，《十住論》云，菩薩成就堪受等七法，以菩提爲德，七法爲果。若就小乘，八賢聖爲得，智斷爲果。此則人法相對，故有果得不同。此果得等，雖不正斷，且有證斷之義，故舉以別煩惱也。又此中直舉能障之惑，以彰諸德，不即明諸德即斷此惑也。於此等行，不知修習，名爲煩惱。上來無明能生恒沙，次顯恒沙依於無明。過恒沙一切皆依無明住地所建立起者，以恒沙依無明地得存立也。無明望恒沙有三義，一者無明生恒沙，故是因義。二者有四住種子，藉無明而生，故是緣義。三由無明方生恒沙，令恒沙迷境障塞生，故名建立。

又《法華游意》

蓋聞無上調御一切種智，內鏡三明，外流七辨。蓄莫限之寶，適無方之化，並皆會道，無匪稱機。至如妙法蓮華經者，斯乃窮理盡性之格言，究竟無餘之極說。理致淵遠，統羣典之要。文旨婉麗，窮巧妙之談。三聖之所揄揚，四依之所頂戴。昔仙人園內，未曜此摩尼。今靈鷲山中，方灑茲甘露。良以小志前開，故早馳羊鹿。大心後發，方駕此白牛。斯實薩埵之明訓，道場之玄軌也。

此經文雖有七軸，義有二章。一開方便門，二顯眞實義。開方便門者，開兩種方便。顯眞實義者，顯二種眞實。假三車於門外，爲引耽戲之童；設化城於道中，以接疲怠之衆。謂乘方便也。皆是舍子，等賜大車。既知止息，同到寶所，謂乘眞實也。燃燈授記，伽耶成道，王宮誕生，雙林唱滅，謂身方便也。逸多不見其始，窮學莫測其終，六趣無以攝其生，力負無以化其體，謂身眞實也。兩門既爲方便，所以言粗；二種並云眞實，故目之爲妙。

夫借一以破三，三除而一捨；假修以斥短，短息而修忘。然則言窮慮絕，何實何權；本性寂然，孰開孰覆。故理超言外，強稱爲妙；爲物作軌則，目之爲法；道玄像表，假喻蓮花。所言經者，妙顯無言寂滅，古今莫改，體可揩模，故云經也。

法華玄十門分別　第一來意門

問，佛何因緣，故說是《妙法蓮花經》耶。諸佛不以無事及少因緣，而自發言。今有何等大因緣，故說是經耶。

答，《妙法蓮花》，其義無量。所謂因緣，亦復非一。今略序綱要，開十門。

一者欲爲諸菩薩，說諸菩薩行，故說是經。

問，始自《華嚴》之會，終竟《法花》前集，四十餘年，諸大乘經，已說菩薩行。今何因緣，復更說是經耶。

答，有二種菩薩：一直往菩薩，二迴小入大菩薩。自昔以來，爲直往菩薩說菩薩行。今欲爲迴小人大菩薩，說菩薩行，故說是經。

問，何以知始自《華嚴》之會，終竟《法花》之前，爲直往菩薩，今爲迴小入大菩薩耶。

答，《踊出品》云，是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便信受，入於佛慧。除前修習學小乘者。如是等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既稱始見我身者，即是寂滅道場，見盧舍那佛，聞我所說，謂《花嚴》之教。故知自昔已來，爲直往之人說菩薩行。除前修習學小乘者，則知爾前未爲二乘說菩薩行。如是等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智慧，則知今爲迴小入大之人說菩薩行也。

又　問，何故前爲直往菩薩，後爲迴小入大之人。

答，直往之人久行佛道，福德利根，是故前爲迴小入大之人，不行佛道，薄福鈍根，是故後爲。故方便品云，佉佛子心淨柔軟，利根，無量諸佛所，而行深妙道，爲此諸佛子，說是大乘經。鈍根樂小乘法，貪著於生死，於諸無量佛，不行深妙道。衆苦所惱亂，爲是說涅槃。乃至今正是其時，決定說大乘。故知菩薩利根，先聞大道，聲聞淺劣，後入佛慧，明既其證也。

二者，欲受梵王請，故說是經。

問，云昔波若等教，已明受梵王請，故說之，與今何異。

答，請有二時，酬亦兩種。請二時者，初請說一乘根本法輪，後請說三乘枝末之教。酬亦二時者，自昔已來，受請說三乘之教，今方得酬，其請說一乘根本法輪，是故今明受請，與昔爲異。具如《方便品》及《智度論》初卷說也。

三者，欲明十方三世諸佛權實二智，互相資成，故說此經。然諸佛之心，未曾權之與實，豈是一之與三。故內外並冥，緣觀俱寂，但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欲出處衆生故，強稱權實，則於互有相資成故。非實無以辨權，非權無以辨實。實有起權之功，權有資實之用。是以文云，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謂從實起權，我設是方便，令得入佛慧，則以權通實。但稟教之徒，或執權喪實，或執實喪權。執權喪實者，自昔已來，執三乘教人，不能悟入一實者也。執實喪權者，謂稟法花一乘，菩薩既聞，道理唯一，無有三乘，遂守其理一，失於三用。如《法花論釋・藥草喻品》，爲破菩薩病故來，雖一地所生，一雨所潤，而諸草木各有差別。此明理雖是一，隨緣有三。豈可守一，而失三用耶。然昔稟三乘教人，既喪於實，亦復失權。執一乘教人，既其失權，亦復喪實故。此二人皆失如來權實二智，並住顛倒，虛妄斷常。欲破今昔互失之緣，令識如來權實二智，互相資成。既識二智，便入佛慧，同歸一道，故說此經也。

四者欲說三淨法門，故說此經。然衆生本性寂滅，未曾垢淨。雖非垢淨，於衆生顛倒，是故成垢。但此垢重衆生，不可頓拔故，諸佛菩薩，漸漸出之。所以開三淨之教。一者以五戒十善，淨於三塗。次說二乘，以淨三界。後明一道，以淨二乘。以三塗爲重苦，三界爲中苦，變易爲下苦故，說三門以淨其三垢。三垢既滅，則三淨亦忘，故說此經也。然說三淨，爲止三垢。垢若不留，淨亦便息。了悟諸法，本性寂然，未曾垢淨，乃入於佛慧，直至道場也。

五者欲說三攝法門，故說此經也　總談羣聖垂教，凡有三門，一攝邪歸正門，二攝異歸同門，三攝因歸果門　攝邪歸正門者，釋迦未出之前，凡有二邪，一在家起愛衆生，二出家諸見外道　此二並乖正道，故稱爲邪　故《方便品》云，以諸欲因緣，備受諸苦毒，即起愛之流也　入邪見稠林，若有若無等，謂諸外道也　乃至《譬喻品》云，起愛譬彼毒蟲，諸見喻同惡鬼　如來出世，攝彼二邪，歸五乘之正　此二人中，有無聞非法者，以人天善根而成就之　有三乘根性者，以三乘法而攝取之　故攝彼二邪，歸五乘正也　二攝異歸同門者，若稟教之徒，聞昔三乘，而頓悟一道者，不須復更說法花之教　但鈍根之流，雖捨二邪，更對執五異　今欲攝茲五異，同歸一乘，謂攝異歸同門也　三攝因歸果門者，攝前五異，同歸一乘，但是因行　今爲欲令修因證果，故說如來眞應兩身，謂攝因歸果門　《法花》之前，但有初門　斯經既融會一化，則具足三門　然明此三門，意欲爲通寂滅無言之道，令玄悟之賓體斯妙極，未曾邪正，乃至豈是因果耶　故此三門，無教不收，無理不攝　如空之含萬像，若海之納百川

六者欲說三種法輪，故說此經　言三種者，一者根本法輪，二者枝末之教，三者攝末歸本　根本法輪者，謂佛初成道，花嚴之會，純爲菩薩開一因一果法門，謂根本之教也　但薄福鈍根之流，不堪於聞一因一果，故於一佛乘，分別說三，謂枝末之教也　四十餘年，說三乘之教，陶練其心　至今法花，始得會彼三乘，歸於一道，即攝末歸本教也

問，此經何處有三輪文耶

答，《信解品》云，長者居師子坐，眷屬圍遶，羅列寶物，即指《花嚴》根本教也　喚子不得，故密遣二人，脫珍御服，著弊垢衣，謂隱一說三，謂枝末教也　如富長者知子志劣，柔伏其心，乃教大智，謂攝末歸本教　又《譬喻品》云，如彼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能用之，但以慇懃方便，勉濟諸子火宅之難，然後各與珍寶大車　初句謂隱根本，次句謂起枝末，後句謂攝末歸本即三輪分明之證也

問，初明根本，後明攝末歸本，此二何異

答，昔南土北方皆言，《花嚴》是究竟之教，《法花》是未了之說，今謂不然　此經明初一乘救子不得，後辨一乘救子方得　得與未得，義乃有殊。初後一乘，更無有異　若後說一乘救子方得，遂是不了義教者，初說一乘救子不得，亦是不了義教　若初救子不得，遂是不了教者，則諸佛出世，便欲以不了義法，用化羣生，便乖諸佛本意，傷父子恩情也　今明《法花》與《花嚴》，有同有異　所言同者，明一道清淨平等大慧故，《踊出品》云，是諸衆生，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便信受，入於佛慧，除前修習學小乘者　如是等人，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　佛慧即是平等大慧，故知《花嚴》與《法花》，同名平等大慧　諸佛知見，無有異也

所言異者，略明五種　一化主異，《花嚴》化主多名盧遮那，《法花》化主稱爲釋迦　又《花嚴》一佛所說，《法花》則普集分身諸佛說，《花嚴》則菩薩說，《法花》則佛自說　二者徒衆有異，《花嚴》爲直往菩薩說，《法花》爲迴小入大人說　《花嚴》純爲菩薩說，《法花》雜爲五乘人說　《花嚴》頓爲菩薩說，《法花》漸漸爲菩薩說　三時節異，《花嚴》始說一乘，《法花》終明究竟　四教門異，直說一乘平等大道，無所破斥，名爲花嚴教　此經破三乘執固，然後始得歸於一極也　五約處異，《花嚴》七處八會說，此經一處一會說

問，《法華》亦有多處多會以不

答，同在鷲鷺山，故唯有一處　而約前後，凡有淨穢三時　初分之經，在穢土中說　見《塔品》已去竟，於《屬累第二分經，在淨土中說　神力一品，十方通爲一土中，合在淨穢中說　始自藥王，終記《普賢勸發品》，還在穢土中說

問，三種法輪，《法花》具幾種

答，一往則《花嚴》爲根本法輪　自《花嚴》之後，《法花》之前，爲枝末之教　此經則屬攝末歸本　然《法花》結束一化，該羅頓漸，則具足三輪　然此三輪，皆是無名相中爲衆生故，假名相說　然寂滅之道，未曾有三，亦無不三，無所依止也

七者欲釋聲聞菩薩二種疑，故演說此經　聲聞二種疑，一者舊疑，如身子云，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小乘法而見濟度　又云，欲以問世尊，爲失，爲不失，四十餘年常懷此疑，謂舊疑也　如云初聞佛所說，心中大驚疑，則是新疑也　菩薩舊疑者，昔稟三乘之教，既執道理有三，或疑退墮二乘地，或疑進成佛道　今疑者，疑佛所說今昔相違　昔說有三，今不應明一　今辨有一，昔不應說三　大小二人聞說此經，兩疑皆息　故《方便品》云，菩薩聞是法，疑網皆已除　千二百羅漢，悉亦當作佛

又　問，何以知欲說中道耶。

答，二周說初，皆放眉間白豪光明，上不以頂，下不以足，放眉間光明者，表二周之說，皆明中道法也。初周明一道清淨，一道清淨即是中道。第二周明一法身，一法身亦是中道。然法身更無有二，隨義立名，故知二周皆明中道也。

問，何故明中道耶。

答，道未曾偏中，但爲對昔偏病，是故說中。所以然者，如來昔說五乘，爲顯不五。既無有五，亦無不五。本性寂然，無所依倚，名爲中道。中道即是妙法。但稟教之徒聞昔說五乘，遂作五乘異解，故墮在諸邊。稟人天乘者，墮在生死邊。求聲聞緣覺乘者，墮涅槃邊。學三藏教者，墮在小邊。學摩訶衍者，墮在大邊。乃至昔稟五乘異，墮在異邊。今聞一乘，作一乘解者，墮在一邊。今破此諸邊，令心無所著，即是《妙法蓮花經》，故名中道也。

九者欲顯諸菩薩念佛三昧，故說是經。自昔已來，未具足顯身眞實，眞方便故，凡夫二乘及始行菩薩，猶未識佛，故不解念佛，亦不解禮佛。但以有所得心念佛者，便是念有所得，竟不念佛。有所得心禮佛，乃是禮有所得，亦不禮佛。不禮不念，則佛非彼師，彼非弟子。今既開身方便，身眞實，方解禮念，始名師弟子。

問，昔緣云何未識佛耶。

答，昔執雖多，不出三種。一者不識本一迹多。二者不識本無生滅，應用有生滅。三者不識釋迦久證法身，非伽耶成佛。爲對此三病，故示三種教門。一者普集分身，示本一迹多，明釋迦之與淨土之佛，皆是應迹，非此淨穢，乃爲法身。故法身不二，迹身不一。又若執應身不一，法身不二者，亦未免二見。有所得心，即是不動而應，十方現前。既不動而應，雖應常寂。故此應身，則是法身。如《涅槃》云，吾今此身，則是法身常寂而應，不失應身故，不二而二。開於本迹，二而不二，未始二身。二者開塔並坐，生滅互顯。多寶滅既不滅，則顯釋迦雖生不生，不生不滅，名爲法身。方便唱滅，稱爲應用。若復言法身，自不生不滅，應身自生滅，還成生滅無生滅二見。今明王宮生，生而不起，雙樹唱滅，滅而不失。故生滅宛然，未曾起謝。生滅宛然故，是應用。未曾起謝，稱爲法身。三者過去久成佛，未來不滅，稱爲法身。燃燈授記，伽耶成道，自爲方便身。

問，釋迦久證法身，法身有久近不。

答，法身無久近。以法身無久近故，則知悟亦無久近。所以然者，悟本悟於法身，法身既無久近故，則知悟亦無久近。若爾，釋迦久悟而實無久，當知今近悟，亦無有近。故知遠悟亦無有遠，故知近遠無二，不二而二，不失古今也。

問，何以故但明此三義耶。

答，就釋迦應身，必備此三。初則法身不二，迹身不一。未知不二之身，爲有生滅，爲無生滅。故次明法身無生滅，應身有生滅。雖明法身無生滅，應身有生滅，未知釋迦爲始證法身，爲久證法身。故第三次明久近。一切諸佛，多具前二義。釋迦則具足，有三句。

問，三身云何辨於權實。

答，法身但實而非權，化身但權而非實。應身有二句，一者內與法身相應，名爲應身。法身既常故，應身亦常。此即應身，是實而非權。故《涅槃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二者外與大機相應，淨土成佛，故名應身。此之應身，是權而非實。故七卷《金光明》云，應化兩身，是假名有，非是眞實。念念生滅，故名曰無常，則其證也。既識三義，即便識佛。故今念佛三昧，倍復增益。又合此三種，以爲二義。前之二義，以明身之權實。後之一義，以明壽之權實。《涅槃經》亦明長壽與金剛身，所以但明此二者。衆生唯有形與壽命，隨順之，亦明斯二也。

問，《大品》云，云何念佛，以無憶故。既其無憶，云何念也。

答，了衆生與佛，本來不二，即不見佛爲所念，衆生爲能念故。內外並忘，緣觀俱寂，故名無憶也。

問，《大品》可有斯文，今經何處明斯念佛也。

答，《壽量品》云，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三界即是衆生故知衆生與佛無二，寧有能念所念義耶。故《中論》云，生死涅槃，無有二際，衆生法身義，亦如是。斯即經論大宗，必須依斯禮念也。

十者欲爲現在未來十方衆生，如實分別罪福果報，故說是經。如一言毀法，及謗持經人，則獲廣大罪報。一念隨喜，則招無邊之福。所以然者，夫論罪福，從乖符理生。此經既說實理，故信之福多，毀呰之罪重。一舊疏本明

說經因緣，甚廣，今略明十門也。

第二明宗旨門者，自古至今，明宗旨與體，或言是一，或言是有異，言其異者，以教爲體，以理爲宗，故《涅槃》釋七善文云，知法知義，知法者，謂十二部經，知義者，謂教所表理，故以能表之教，以爲經體，所表之理用，以爲經宗。言宗體一者，所表之理，既是理宗旨，能詮之文，還詮宗旨，故宗體不二。今明一之與異，隨時用之，貴在得悟，義無定也。昔在會稽，撰釋《法華》宗旨，凡有十三家，今略明，即世盛行，有其三說。一云以萬善之因，爲此經宗。所以然者，斯經文雖有七軸，而宗歸一乘，是者即因也，故乘以運出爲義，運載行人，從因至果，至果，則更無進趣，是故非乘。如《大品》云，是乘從三界出，到薩波若中住。《智度論》釋此語云，乘到菩提，變名種智，故知以因爲乘。《勝鬘經》云，於佛果上，更無說一乘法事，故則知果非乘矣。

問，此經初分明因門，後分辯果門，云何偏以因乘爲宗

答，後章辯果，爲成前因，以行一乘之因，得壽量之果，故舉果成因，以因爲宗。二者有人言，此經以果爲宗，所以然者，夫欲識經宗，宜觀經題，題云妙法者，謂如來靈智爲體也。陶冶塵滓，衆塵斯盡，故名爲妙。動爲物作軌，即所以稱法。自因位以來，麁法未盡，不得稱爲妙，既以果德爲妙法，即以果德爲經宗。是以釋迦以玄音始唱，歎佛智甚深，多寶讚善，稱大惠平等，即其證也。三有人言，此經具以一乘因果爲宗，故初分明一乘之因，後章明一乘之果。借蓮花爲喻者，此花不有而已，有即花實俱含。此經不說而已，說即有因果雙辨也。

又問，《大品》與《涅槃》，自可論有得無得。《法華經》明低頭舉手，一毫善之，並皆成佛道。豈簡有得之善非一乘耶。

答，得與無得，蓋是衆經之旨歸，聖觀之淵府，辨得失之根本，示佛教之偏正，豈不該羅《法花》。又即此經文，自辨得與無得。今略舉三文。一初開宗，即云我以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二者後流通，富樓那歎佛云，甚奇世尊，以智惠方便，拔出衆生處處貪著。處處貪著者，著小著大，著三著一。故知此經，正明無所得也。又此經盛談寂滅，如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又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寂滅相，即是無得實相異名，不應言此經辨有所得也。三者則用此經文責之，若言乘是因者，是義不然，今講《法花》，宜以《法花》爲證。《法花》明三車一車，皆悉是果，故譬喻品云，今此三車，皆是在門外，即三界外果德爲車，故下舍譬談，皆以果德合之。舉涅槃合羊車，舉自然惠合鹿車，舉佛果四德智合牛車，舉大涅槃果德合大車。故云，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又舉佛果衆德以合大車，故云悉與諸佛解脫三昧故，名等賜大車。則知三車一車，皆是果乘，非因乘矣。又此經釋名妙法，妙法者，佛果。德無不圓，累無不盡，故名爲妙。因德未圓，累猶未盡，不名爲妙。則應以果爲正宗，因非正宗也。次問第二，若偏以佛果爲乘者，是亦不然。諸子求車，佛即賜車。諸子得車，即諸子得果。故云乘是寶車，直至道場，即知以因爲乘，寧非乘也。又《大品》等經，皆明乘是因義，何得偏用果爲乘耶。次破第三，因果爲宗，是亦不然。此經初分，始終盛談果德。今略引三證，一者開宗略說，歎佛智惠甚深。二者廣說，開佛知見。三者多寶證說，歎大惠平等故，知初分始終，盛談果德，非明因矣。以此衆義，求三家解釋，並皆不成，故無可與同異。

問，何故要須洗破諸計。

答，若有因果等見，即是有所得。有所得，名之爲麁，不名爲妙。有所得，名爲非法，不名爲法。有所得，即是不淨染著，非是蓮花。今息因果等見，即是無所得。無所得，故名曰妙法，稱爲蓮花，故是經宗。

問，何以得知，息有所得見，即是妙法蓮花耶。

答，今略引三證。一，《正觀論》云，從因緣品來推求諸法，有亦無，無亦無，亦有亦無亦無，非有非無亦無，是名名如法性實際涅槃。故知求有所得，因果不可得，即是妙法。二者《法花論釋·方便品》云，我以無數方便，引導衆生，令離諸著。著有四種。一者著界，謂三界等。二者著地，謂欲界地，乃至滅盡定地。三者分著，謂在家著五欲，出家著名利。四者乘著，著小乘，著大乘等。故知有所著，不名妙法。無所著，即是經宗。三者關中肇公《百論序》云，蕭焉無寄，理自玄會。儻然靡據，事不失眞。變本之道，著乎茲矣。故知心無所依著，即是妙法，爲此經宗也。第二取而不破者，要須前來，破洗有所得執斷常心，畢竟無遺，然後始得，辨佛因緣，假名方便用。若衆生應聞因爲宗得悟，即爲說因，應聞果爲宗得悟者，即爲說果，應俱聞因果爲宗得悟，則爲說因果。三世諸佛菩薩說經造論，意在衆生得悟爲正宗，而教無定也。

問，何以知然耶。

答，凡引六證。一者，《文殊問經》云，十八部論及本二，皆從大乘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二者，《大集經》云，雖有五部不同，皆不妨如來法界，及大涅槃。三者，《攝大乘論》云，諸佛唯以利益爲定，而教無有定。四者，《智度論》明，六家釋波若論主，不判其是非，以皆出佛口，並能開道，常益物故，無非正經。五者，《中論・觀法品》云，諸法無決定相，諸佛有無量方便，或說一切實，或說一切不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四句並皆得道，皆是佛法。六者，求那跋摩三藏遺文偈云，諸論各異端，修行理無二，偏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故知適緣所宜，教無定也。

第三亦立亦破者。因果等三，雖出經文，非是正意，故須破之。所言立者，今一往對上三師所明，此經以非因非果中道爲體，因果等爲經大用。

問，因果等爲用，非因果爲體，此出何文。

答，《方便品》中，明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此偈頌上因果之法，次偈即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此偈即明非因果義。故知以非因果爲體，因果等爲用。因果非因果既爾，三一，近遠，權實亦然。非三非一爲體，三一爲用。非近非遠爲體，近遠爲用。非權非實爲體，權實爲用。然他義但得經用，不識經體。既不得體，云何得用。設使得用，用義不成。若執因是乘者，即斥於果。執果是乘者，便破於因。各執因果，即彈雙用因果。而此經始終具四句，明乘義。一者因乘非果乘，即諸子乘此寶車，直至道場。二者果乘非因乘，故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三者雙用因果爲乘，即含前二句。四者非因非果爲乘，謂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問，乘是運出義，非因非果，云何是乘耶。

答，說非因果，令衆生出四句，越百非，故名眞運出義也。又經云，佛性有五種名。五種名中，名爲一乘。而經既明佛性是非因果，一乘豈不得是非因果耶。雖有三句四句爲乘用，第四句爲乘體。故說上三句，歸於非因非果。第四句亦由非因非果故，有因果等用也。

問，古舊，誰用非因非果爲經體耶。

答，注《法花經》，探江左安、林、一、遠，河右什、肇、融、恒八師要說，著於經序。故云出宅求車，何小何大。滅城採寶，孰近孰遠。教凝於三一之表，果玄乎丈六之外也。

第四非破非立者。然實未曾有三家義之可破，亦未曾有今義之可立。若有破有立，即是可以言宣，何謂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耶。肇公《涅槃論》云，須菩提無言以顯道。釋梵絕聽以雨花，釋迦掩室於摩竭提，淨名杜口於毘耶離。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辨。辨所不能言，即是法花言辭相寂滅，寂滅寧有破立之可存耶。若能如此照達，即是法花之宗旨也。斯之四句，蓋經論之大宗，開道斥病之妙術也。必須探之，以貫通衆義。

第三釋經題目，更開七門

第一立名意門者。《涅槃經》云，低羅婆娑賣不食油，強名食油。涅槃亦爾，實無名相，強名相說。《涅槃》即是《法花》之異名。《涅槃》既無名相，強名相說，《法花》亦無名相，強名相說。所以強名相說者，欲令衆生因名以悟理，因理以起行，因行以得解脫故也。

二立名不同門者。衆經或佛自立名，或待弟子發問，然後方立，或序品之中預前立名。或正說之內，方始立名字。或隨說一義，即立名字。或說一經，竟最後制名。或一經之內，但標一題。或一經之內，立於多名。或有衆經，立於一名字。或有一部，無別立名。立名不同，略有五雙十義。具如《淨名玄義》，已廣述之。今此《法花》，是佛於正說中自立名字。若依經，佛但立一名。若《法花》論，明一部始終，有十七種名字。如彼廣說也。

又　問，一乘教起，但應對彼五乘，何故亦對外道耶。

答，涅槃教乃斥三修比丘，而復簡外道故。外道無有眞諦，及盜竊佛常。今明佛法爲妙，豈不對外道非妙，及五乘之麁耶。

問，既具四名，何故獨稱爲妙。

答，凡有三義，一者經有妙文，而無正稱。如云我法妙難思，又云是乘微妙清淨第一，即其證也。二者妙是精微深遠之稱，立妙名，則稱歎義。便以我法微妙，凡夫二乘及以始行菩薩不能思量義。若云我法正難思義，則方言不巧，於義不便也。三者次就義推。夫正以形耶受稱，妙以待麁得名。宜以九十六法爲邪。如來五乘之法稱正。故正在五乘之法也。五乘雖正，正而猶麁，唯一乘之法乃稱爲妙。故妙主於一也。不得云外道爲五乘爲妙。亦不得云五乘爲邪，一乘爲正。外道之形佛法，其猶石之與玉。五乘之與一乘同皆是玉。但玉有精麁。故以五乘爲麁，一乘爲妙也。

第七釋門　今解達摩之法，則釋妙義。此經文雖七軸，宗歸一乘，宜以

一乘之法爲妙　故譬喻品云、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爲無有上

此偈對四乘之麁、歎佛乘爲妙　上半對二乘之麁、歎佛乘爲妙　下半對人天之麁、歎佛乘爲妙　是乘、謂佛乘也　微妙清淨者、歎佛乘也　以德無不圓、故云微妙　累無不盡、故名清淨　又夫論累者、所謂麁也　在麁既盡、則衆德並圓　累盡德圓、故稱爲妙　又累無不盡、不可爲有　德無不圓、不可言無　非有非無、則中道之法、故稱爲妙　同大涅槃、空不空義　以空無二十五有、不可言有　有常樂我淨、不可言無　而一乘與大涅槃、更無有異　故《譬喻品》云、舉大涅槃合於大車故、云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則其證也　所言第一者、《方便品》云、有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　則知第一之名、對二三而起也　以三乘、累猶未盡、德猶未圓　如《涅槃》云、二乘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故不行中道、不得稱爲第一　諸佛如來、德無不圓、累無不盡、具見空與不空義、行於中道、故稱爲第一也　於諸世間、爲無上　人天爲間、世間乘則非妙　故云於諸世間、爲無有上也

又　夫造十惡業、報感三途　故稱爲麁　五戒招得人報、則以人乘爲妙　人乘樂少苦多、故稱爲麁　十善感得天身、則苦少樂多、則天乘爲妙　人天未免生老病死、故名爲麁　聲聞得出三界、故名爲妙　聲聞福少、鈍根稱之、爲麁　緣覺福厚、利根名之、爲妙　聲聞緣覺、累猶未盡、德猶未圓、故稱爲麁　唯有佛乘、德無不圓、累無不盡、故稱爲妙

問、今明一乘爲妙、與舊何異

答、釋此經者、凡有三說　一云、此經雖辨一乘之因、猶惑無常之果　是以文云、過去過塵沙、未來復倍上數　又《藥草喻品》云、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　終歸於空者、終灰身滅智、入無餘涅槃、故猶是無常　至大涅槃、方辨常住　既是無常、則應是麁　但對前諸經、未辨過去過塵沙、未來復倍上數　故歎此經以爲妙耳　若望涅槃教、則猶是麁也　第二釋云、此經已辨於常、猶未顯了、但是覆相明常　所以然者、此經未除八倒、不明四德、但明壽命無窮、故是覆相辨常　至涅槃教、方顯了辨常　第三釋云、自小乘之教、則辨無常覆相之說　一切大乘經、皆是常住、顯了無餘　今總評此三說、初釋是下根之人、次釋是中根之人、第三是上根之人也　所以然者、初釋爲謗法過甚深、故是下根　次說毀呰少輕、稱爲中根　第三乃言究竟、而封執成迷教、故是上根人也　皆就有所得中、自開三品

問、初釋云何謗法過深

答、今以處徵之、則知謗深也　一用《法花》前教爲難、二用《法花》正文責之、三尋關河舊說、四以義推難　《法花》前教、謂大小《波若》及《淨名》等經　《大品》、《常啼品》云、諸佛色身有去來、法身無去來　《金剛波若論》云、三身異體故、離彼是如來　故知如來非有爲、法身即是常住　《淨名・方便品》云、此身可患厭、當樂法身　蓋是毀生死身無常、即歎法身常住　故逼引之教成、欣厭之觀立　若生死無常、法身復改起滅者、則同可厭棄、何所欣哉　故逼引之教不成、欣厭之觀行不立　《弟子品》云、法身無漏、諸漏已盡　此明無有無常因也　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此明佛果無爲常住也　尋《波若》、《淨名》、是《法花》前教、當辨常住　《法花》居二經之後、寧是無常耶

次用《法花》文破之、《方便品》云、我雖說涅槃、是亦非眞滅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此文明今昔大小二滅之眞僞也　昔小滅非眞滅、今大滅是眞滅　昔小涅槃非眞涅槃、今大涅槃是眞涅槃　若爾者、即昔小常非眞常、今大常是眞常　《譬喻品》云、但離虛妄、名爲解脫　其實未得、一切解脫　聲聞之人、但斷四住惑、名離虛妄、未斷無明住地　即顯今教、具斷五住地、名一切解脫　若爾者、小乘之人、生死之因、未傾故、是無常　如來五住地並盡、所以是常住　乃至《壽量品》云、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住不滅　文處甚多、不可具列

問、既以佛乘爲妙、一化始終、皆辨於佛、亦得並是妙不

答、約一化始終、五種論之　一根本妙、二枝末妙、三攝末歸本妙、四絕待妙、五無麁妙　根本妙者、謂《花嚴》之會、明一乘因果究竟法身　故彼文云、欲令衆生生歡喜善、故現王宮生　欲令衆生生戀慕善、故示雙林滅　如來實不出世、亦不涅槃、何以故、法身常住、同法界故　二枝末妙、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三中之二、目之爲麁、佛乘爲勝、故稱爲妙　故此經云、唯一事實、餘二則非實、三攝末歸本妙　即此經中所辨佛乘、究竟圓滿、故稱爲妙　四絕待妙者、上來三種妙、是皆對麁明妙、未是好妙　然第四妙非麁非妙、不知何以目之、強歎爲妙、故是絕待妙也

問、何處有此絕待妙文

答、《涅槃》云、對苦說樂、樂還成苦　非苦非樂、方名大樂　又云、不因小涅槃、名大涅槃　故《智度論》云、十八空爲相待空、獨空非相待空　既有

待不待二空，寧無待不待兩妙。又羅什學士、道場惠觀著《法花序》云，秤之爲妙，而體絶精麁，寄花宣微，道玄像表。頌曰，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二乘所以息慮補處，所以絶崖。作序竟，示羅什，羅什歎曰，善男子，自不深入經藏，不能作如是說也。又注《法花經》云，非三非一，盡相爲妙。非大非小，通物爲法。故知絶待釋妙，關河舊宗也。五無麁妙者，即淨土法門。故香積菩薩云，我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即無麁也。唯有清淨，大菩薩衆，謂有妙也。《智度論》云，七珍世界，純諸菩薩，亦是其事。此五種妙，即是次第又攝十方三世諸佛，淨穢二土，一切教門。

問，已知此經辨正果妙，亦得辨因妙不。

答，有人言，此經明因，未辨佛性，但明萬善，緣因成佛，望前三乘之因，故名爲妙。若望後涅槃佛性正因，未是妙也。今以十種文義推之，不同此釋。一者，大乘若有三，則有三性。既道理唯一佛乘，所以唯一佛性也。二者，若言此經但明善，人有佛性，惡人無佛性，異《涅槃經》者。常不輕菩薩，見增上慢四衆惡人云，我不輕汝等，汝等行菩薩道，必當作佛。《法花論釋》云，示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故悉當作佛，以此推之，知非善人獨有佛性。又《譬喻品》勸信文云，汝等若能信受是語，一切皆當得成佛道，此分明說一切或佛，豈簡惡人。三者，若此經但有一乘名，故不明佛性者，蓋是未識一法多名，故生此謬耳。《涅槃》云，佛性有五名，一乘則五中之一。又言佛性亦一非一，云何爲一，一切衆生同一乘，故爲一。云何非一，非數法故。則知佛性與一乘，皆是異名。四，引例釋之，若言此經無佛性語，即是未明佛性者。《涅槃》、《花嚴》無八識之名，亦無變易生死之語，則《涅槃》、《花嚴》應未明八識，及二生死也。五者，《寶性論》云，究竟一乘經，說有如來藏，及三寶無差別。此經既明究竟一乘，則知亦辨如來藏。故《信解品》云，而不爲我分別，汝等當有如來知見，寶藏之分，其證也。六者，《中論・四諦品》云，雖復懃精進修，行菩提道，若先無佛性，終不得成佛。長行釋云，如鐵無金性，雖復鍛鍊，終不成金。若此經不明佛性，雖修萬善，不得成佛。七者，天親釋金剛波若上，已明佛性，況《法花》耶。八者，《涅槃經》引《摩訶波若》云，我無我，無有二相。此明衆生無我，與佛性眞我，更無有異。而《大品》已明佛性，況《法花》耶。九者，夫見佛性，方得常身，《壽量品》既明常，豈得此經不明佛性。十者，人語難依，聖語宜信。天親《法花論》，七處明佛性。一者《方便品》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竟盡諸法實相。論云諸法實相者，謂如來藏法身，體不變故。乃至《釋法師品》云，知去佛性水不遠故。以十種文義往推，即知此經已明佛性，即因門究竟謂因妙也。次釋《蓮華經》言，無名相法，爲衆生故，假名相說。欲令衆生因此名相，悟無名相，蓋是垂教之大宗，羣聖之本意。所以無名相中，假名相說者，如《大品》云，一切衆生皆是名相中行，今欲止其名相，故借名相，令悟無名相矣。通而言，妙法與蓮華，皆悉是名相。故經云，說大乘經名《妙法蓮華》，據別而言，妙法則是無名而名，蓮花是無相而相。故此經之題，法喻雙舉，名相俱陳也。舊云，外國稱分陀利，此翻爲蓮花。今謂分陀利未必翻爲蓮花。《涅槃經》云，人中蓮花，人中分陀利花，既其兩出，似如爲異。今謂蓮花爲通，分陀利爲別。所以然（知）者，（之）凡引五證。一《涅槃經》迦葉問云，云何處濁世，不污如蓮花。佛具舉優鉢羅花，波頭摩，拘物頭，分陀利四花答問。即知蓮花通四華，故舉四華答之。二者《大品經》有文，列外國四華，謂優鉢羅，拘物頭，波頭摩，分陀利花。此有文列此土四花，謂青蓮花乃至白蓮花。三者《地獄經》云，優鉢羅地獄，形似青蓮華。波頭摩地獄，其形似赤色。拘物頭地獄，其形示黃色。分陀利地獄，形似白蓮花。四者《悲花經》列四華云，分陀利者謂白蓮華。五者謂《法顯傳》及天竺諸僧皆云，分陀利者，白蓮華也。故知蓮華是通，白蓮華是別。又此華凡有三時，未敷之時名屈摩羅。敷而將落，名迦摩羅。處中盛時，秤分陀利華，即知分陀利是四色中是一色，三時中是一時。以其處中，盛時榮曜，備滿足，鮮白分明，以喻斯經也。

問，若此經已明常住，何故《壽量品》云復倍上數耶。

答，《法花論》云，復倍上數者，示現如來常，命不可盡故。則知此文非無常矣。

三用關河舊釋者，關中僧叡面受羅什法花，其經序云，分身明其不實，壽量定其非數。分身明其不實者，釋迦與諸佛互指爲分身，則知俱非實佛。實佛者，謂如來妙法身也。壽量定其非數者，壽者不可數，明如來壽命不墮諸數中，是常住，與法花論玄會也。又與《淨名經》，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其義同也。河西道朗，著《法花疏釋》，見《寶塔品》。明法身常住，理無存沒，亦《壽量品》，明如來壽量同虛空，一切世間唯身與命，今隨從世法，亦明斯兩故前明法身常，後辨壽無滅。與《涅槃經》，前明長壽，後辨金剛身，無異也。

第四明用義難者，凡有十義

一者，此經雖明因果，而妙義在果。因未圓極，則猶未妙。若佛果猶是無常，無常則苦。既無常苦，則無我不淨，乃是麁法，何名爲妙。

二者，經云，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何容終始以無常，不了麁法以化物耶。此則乖父子恩情，傷諸佛本意。

三者，前明一乘，異昔三乘，後明常住，異昔無常。以一乘異昔三乘故，得以一乘爲藥，破於三病。以常異昔無常故，亦得以常住爲藥，破無常病，則是雙治之義。若今猶是無常者，但有以一破三，無有以常破無常，則治病未圓，顯理不足。

四者，若一乘異三，而一乘之果，猶是無常者，則還同昔異，終是三乘，則無一乘教，都無兩治也。

五者，又若今一異昔三，而無常猶同昔，則因果果，聲聞果，同羅漢，都非義也。

六者，前文明身子爲請主，而身子小乘中之極，執異之窮，故說一乘，令改小入大，捨異歸同。則大有接小之義，小有欣大之理。則初分經機教符會，後分經彌勒爲請主。彌勒是因位之窮，無常之極。若說佛果，猶是無常，則果無接因之理，因無欣果之義。便機教相乖也。

七者，天親釋《壽量品》，明於三身。伽耶成佛爲化身，久已得佛，壽命無量，爲報身，無有生死，若退若出，非實非虛，非如非異，爲法身。既具明三身，豈非是常住。

八者，《涅槃經·菩薩品》云，如《法花經》八千聲聞，得受記別，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故知《法花》顯了究竟，豈不明常耶。

九者，二萬日月燈明，佛說《法花經》竟，便入涅槃。當知說了義之法已竟，然後滅耳。若未說了義之法，則便不得滅也。

十者，若言品題如來壽量，便是無常者，此有四句。一無量說無量，如《涅槃》云，唯佛睹佛，其壽無量。二有量說有量，如釋迦方八十年。三有量說無量，如無量壽佛。四無量說於有量，如《金光明經》乃至此經。亦如《花嚴》云，如來深遠境界，其量齊虛空也。次破第二說，謂此經是覆相明常者，是亦不然。即上十義，明常顯了，不應妄謂，以爲覆相明常。又此經開二方便門，顯二眞實義，開二方便門者，謂乘方便，身方便也。顯二眞實義者，謂乘眞實，身眞實也。乘方便謂三因三果，乘眞實謂一因一果，身方便謂生滅無常之身，身眞實謂無生滅常住身。若猶是覆相，則是方便之門未開，眞實之相未顯。

問，若此經已顯了明常，何用《涅槃》更說也。

答，衆經明義，各有大宗。《法花》廣明一乘，略辨常義。《涅槃》廣明常住，略辨一乘。所以然者，《法花》既明，道理唯一。則知唯一佛性，既明壽命無盡，即知是常，不復廣辨。但鈍根人，聞《法花》一乘不悟，廣明佛性，釋成一乘，廣明常義，釋成壽命長遠，方得了悟。

問，何故以知《涅槃》爲鈍根人說耶。

答，此經明有二子，一不失心，二失本心。從《花嚴》至《法花》，爲不失心子說，並皆得悟之，不須說《涅槃》。失心子，毒氣深入，失於本心，故聞《法花》不悟，唱滅說常，方得解了。二者，自說於《法花》已悟，聞說《涅槃》，便復進解。三者復有衆生，不聞《法花》，直聞《涅槃》而得悟者。相傳云，《寶性論》云，《大品》等爲利根菩薩說，《法華》爲中根人說，《涅槃》爲下根人說。又如雖同是波若，而波若有無量部。雖同明常，明常何妨亦有多部耶。如七卷《金光明》，已廣明常住，可得不復說《涅槃》耶。次破第三，明此經已辨常住，此語應無簡。然但今以正道望之，猶未究竟。若執常住，則計生死斷滅。此乃是斷常二見，乖傷中道。故《中論·成壞品》云，若有所受法，則墮於斷常。當知所受法，若常若無常。故知有所得取著，皆墮斷常二見。既墮斷常，則非是佛，亦不名爲妙。外人問云，有所受法者，不墮於斷常。因果相續故，不斷亦不常。龍樹答云，涅槃滅相續，是則爲斷滅。此明得大涅槃滅，生死相續，故是斷滅。得大涅槃常住，則便是常住。經亦云，見生死無常，名爲斷見。見涅槃常，名爲常見。故知執斷常，則墮二見，非佛非妙。

問，若三種釋佛俱不成者，今云何辨佛而是妙耶。

答，就龍樹《中論·觀如來品》，盛談法身，破十二種見。初明空有四句非佛，或言佛是世諦有，或言佛是眞諦空，或言佛具有空有，二諦所攝，或言佛非空非有，出二諦之外。如此四見，皆非法身。空有四句，既非法身，常無常四句，邊無邊四句，義亦如是。外人問云，若有十二種計，但非佛者，應無佛耶。論主答云，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故知非是無佛。外人又問，佛若非無，便應是有。論主答云，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佛也。外人又問，若佛

非有非無者，云何運心觀佛身耶。論主答云，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得，故知微欲寄心，則乖傷佛矣。若然者，豈可用常住之見，用爲佛耶。

問，蓋是《中論》遣蕩之言，對邪之術耳。未知《法花》明佛，其相云何。

答，《中論》云，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佛。《法花》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論主猶引《法華》寂滅相，明於法身。論既辨法身，出於四句，此經豈有不絕百非耶。故《壽量品》略明法身，具足十不，謂不如三界，見於三界。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然能乘佛，既非常非無常。所乘之法，亦非常非無常。所乘之法，亦非三非一。但爲對昔三故，強歎爲一。爲對昔謂佛無常故，假說常耳。說一說常，名爲用妙。非常非無常，不三不一，言辭相寂滅，秤爲體妙。

又　問，何故舉蓮花爲喻。

答，略有三義。一者離喻，二者合喻，三者遍喻。言離喻者，又有三義。一者此花不有而已，有則花實俱含。此經不說而已，說則因果雙辨。故以蓮花喻於因果。二者由花開故，而實現。由言教故，而理顯。故以《蓮華》喻於理教。是以經云，其義深遠，其語巧妙。三者花未開而實未現，花開則實方顯。未開方便門，則眞實相未顯。開方便門，則眞實相方顯。故以花開，喻方便門開。實現，譬眞實相顯也。次合譬者，略明十義。一者此花從種而生，喻一乘必有其種。頌曰，天人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二者此花從微至麁，喻佛乘漸漸增長。頌曰，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如是諸人等，皆已成佛道。三者此花增長滿足，出濁泥水。喻佛德無不圓，累無不盡，出離生死諸濁泥水。頌曰，如來已離三界火宅，寂然閑居，安處林野。四者此花雖出泥水，而不捨泥水，喻佛雖出四流之外，不捨三界之中。頌曰，是時長者在門外立，驚入火宅，方宜救濟。五者此花微妙，鮮潔第一，如佛乘五乘中第一。頌曰，是乘微妙，清淨第一，於諸世間，爲無有上。六者此花爲凡聖稱嘆愛敬。佛乘亦爾，爲世間出世間凡聖稱嘆愛敬。頌曰，佛所悅可一切衆生，所應稱嘆，供養禮拜。七者此華臺葉具足，喻佛乘萬德皆圓滿。頌曰，無量億千，諸力解脫，禪定智慧，及佛餘法。八者此華諸佛菩薩而坐其上。大乘亦爾，爲諸佛菩薩而住其中。頌曰，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九者此花開合有時，喻一乘之法，隱顯有時。昔日即隱，今日即顯。頌曰，所以未曾說，說時未至故。今正是其時，決定說大乘。十者劫初成時，大梵天王坐蓮華座，爲一切衆生之父。妙法蓮華亦是三世諸佛根本。《藥王品》云，如大梵王，爲一切世間之父。此經亦爾，爲一切賢聖學無學人，及發菩薩心者之父。《普賢觀經》云，方等經是諸佛眼，諸佛因是，得具五眼。佛三種身，從方等生，是大法印，印涅槃海。所以方等生三種身者，由方等故了悟實相，斷諸煩惱。斷諸煩惱，故法身現。法身現故，有應身，應身故，有化身。有三身故，說十二部經。說十二部經故，有法寶。有法寶故，有僧寶。故有三寶，故有世間三善道。故知《法華》是世間出世間本也。

問，《法華論釋》云何。

答，論云，以佛乘出離二乘濁泥水故。喻如蓮華。又云此花諸佛菩薩而坐其上。此經亦爲令捨二乘鄙賤之人，同得入一乘。與諸佛菩薩同坐妙法蓮華之坐，故借蓮華爲喻，猶是十義中兩義耳。三遍喻者，《大集經》云，慈悲爲莖，智慧爲葉，三昧爲鬚，解脫爲敷。菩薩蜂王採甘露味，是故我禮妙法蓮華也。

第四辨教意門。南方五時說，北土四宗論，無文傷義，昔已詳之，今略而不述也。夫論四生攀援，爲失虛懷。六趣紛紛，寔由封滯。故知迴流苦海，以住著爲源，超然彼岸，用無得爲本。但累果非一，故息倒多門。或始終俱大，或初後並小，或始小終大，或始大終小，或一時之內大小俱明，或無量時唯辨一法，或說異法而前後不同，或明同法而初後爲異。良由機悟不一，故適化無方，不可局以五時，限於四教也。所言始終俱大者，如《涅槃》云，我初成道已，有菩薩曾問是義，與汝所問，等無差別。故知後辨涅槃，初亦辨斯教。初後俱小者，如《智度論》云，從初轉法輪，至大涅槃集，作四阿含，即其事也。初小後大者，鹿園初說小乘，鷲山已去，明於大法。初大後小者，菩提樹下初說《花嚴》，後趣鹿園，方明小教。一時之內，大小俱明者，如《智度論》云，顯示教門，即波羅捺園說大小，祕密之法，則雙林明大小。或無量時明一法者，如《智度論》云，波若非一坐一時說也。或說異法前後不同者，如《智度論》云，須菩提聞《法花經》，辨一切成佛。復聞波若，明菩薩有退，故今問此菩薩，爲畢定爲不畢定。《法花》、《波若》，名爲異法，而《波若》或在《法華》之前，或在《法華》之後，故前後不同。

又　問，《大品》等但是漸說，大乘亦是頓耶。

答：凡有四句：一頓而非漸，則初成道，爲諸菩薩說《花嚴》教也。二漸而非頓，謂人天及二乘教也。三亦漸亦頓，即大品教也，爲菩薩說《大品》。《大品》於菩薩爲頓，以《大品》中具足明一切大乘法故。《信解品》云，佛救我等說最上道，修習此者，當得成佛，故名爲頓。而命小人說於大法，爲入一乘方便故，於小乘人名爲漸也。四者非漸非頓者，上之三句並是教門，因此教門，欲顯無言之道，不可論其漸頓也。

第五明顯密門，又開四別：一通就諸經，論明顯密。二別舉《大品》，對《法花》論顯密。三就《法花》內，自論顯密。四料簡之。總明經論顯密者，大明一化，凡有四門：一顯教菩薩不密化聲聞，即花嚴教也。大機已熟，故顯教之。小器未堪，不宜密化。故羅烈珍玩正爲宗親，窮子覽地，未堪授珍寶故。二顯教聲聞，不密化菩薩，即三藏教也。誘引將順，正爲二乘。更遣餘人不密化菩薩。三顯教菩薩，密化聲聞，即波若教也。嚴土化人，正教大士。付財命說，密化小心。四顯教菩薩，顯化聲聞，即法花教也。大士疑除故，顯教菩薩。羅漢作佛故，顯化聲聞。此之四門，即是次第。三句屬菩薩藏收。顯教聲聞，不密化菩薩，屬三藏教攝。然華嚴、《大品》及以三藏，當教明義，唯有一轍。《法花》結會始終，是則具足四門。

問，若《華嚴》但顯教菩薩，不密化聲聞者，則應但明大法，何故亦辨小乘如《賢首品》云，或說聲聞小乘門，或說緣覺中乘門，或說無上大乘門乃至《性起品》中，具說五乘之教，何由爾耶。

答，總談一化，復有傍正四門：一正顯眞實，傍開方便，則華嚴教也。爲諸菩薩說究竟因果故，正顯眞實。夫爲菩薩，必須化物故，亦令大士，知三乘是權，故傍開方便。二正閉方便，正隱眞實，則三藏教也。不明三乘是權，故正閉方便。不顯唯有一乘，故正隱眞實。三者正顯眞實，傍閉方便。則《波若》等教，明大乘究竟，故正顯眞實。未開三乘是權，故傍閉方便。四正開方便，正顯眞實，即《法花》之教。以辨三乘是權，故正開方便。明唯有一乘，故正顯眞實。

問，《法花》明三乘是權，可得顯一乘是眞實。《大品》未辨三乘是權，云何得顯一乘是眞實耶。

答，《法華》對權顯實，大品辨二乘爲劣，大乘爲勝，故以大乘爲眞實也。

問，何文辨《法花》與《大品》，已明眞實。

答，《信解品》云，一切諸佛所有祕藏，但爲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爲我說斯眞實。故知《大品》已顯眞實。又《大品》自爲菩薩說故，顯佛乘是眞實，未爲聲聞說佛乘故，不明三乘是方便。《法花》正爲聲聞人，說佛乘是眞實，故開三乘是方便。

問，若《大品》明小乘爲劣，大乘爲勝名，已顯眞實者，三藏之教，亦明二乘爲劣，大乘爲勝，亦應已顯佛乘是眞實。

答，《大品》等教，正明大乘，傍及小乘，故正顯眞實。三藏之教，正明小乘，傍及佛乘，故不正顯眞實。又《大品》教，具足顯了，說佛乘，故正顯眞實。三藏之教雖明佛乘，猶是隱覆之說，故不正顯眞實。何以知然，如三藏教明王宮實生，雙林實滅，從凡得聖，樹王成佛。故《法花》云，長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以是方便，得近其子。此是說三藏教中佛，明是方便。故知明小教，雖明佛乘爲勝，猶未顯眞實，此傍正四門三句，屬菩薩藏。正閉方便，正隱眞實，屬聲聞藏。餘經當教明義，唯有一門。《法華》結會，始終具足四句。此皆一途，依《信解品》大判爲言。衆經更異文，亦有別餘義也。第二《大品》對《法華》論顯密

又　問，若《波若》但明菩薩作佛，未明二乘作佛，則波若教劣《法華》明菩薩作佛，復明二乘作佛，則法華爲勝，何以得知然。《智度論釋》問乘品》，列十種大經，《法雲經》、《大雲經》、《法華經》如是等經中，而《波若》最大，既稱最大，則《法華》爲劣。前後相違，云何會通。

答，《法華》、《波若》互有勝劣。若爲聲聞人明二乘作佛，則《法花》勝，《波若》爲劣。若爲菩薩明實惠方便，則《波若》勝，《法華》劣。所以然者，《波若》六十六品辨於實惠，《無盡品》已去二十四品明方便惠，此二惠是爲十方三世諸佛法身父母。故《淨名經》云，智度菩薩爲母，方便以爲父。一切諸導師，無不由是生。既廣明法身父母，故於一切方等經中，最爲深大。餘經不正明此義，故不及《波若》。又《波若》廣明實相，故於衆經中最爲深大。所以然者，三乘得道及以斷惑，辨懺悔重罪，此之三義悉依實相。而《波若》正廣明實相，故三義得成。餘經不正明實相，故有劣《波若》。是以兩經互有優劣，破龍樹前後有於二文。

問，此解何所出也。

答，叡師《小品序》說《波若》、《法華》二經，互有優劣之義云，《法華》鏡本以凝照，《波若》資末以解懸。解懸理趣，菩薩道也。凝照鏡本，結其終也。終而不泯，則歸途扶蔬，有三寶之迹，擁惠不夷，則亂緒紛綸，有惑趣之異，是以《法華》、《波若》，相待以期終。方便實化資，一以俟盡。論其窮理盡性，夷明萬行，則實不如照。取其大明眞化，解本無三，則照不如實。照則《波若》，實則《法華》，故互有優劣，則其證也。

又　問，《波若》未明二乘作佛，得是不了教不。

答，《波若》明菩薩作佛，此事顯了。於時大機未熟，故不得說二乘成佛約此一邊，亦得稱爲不了。

問，若爾，何得《論釋・畢竟定品》云，須菩提聞《法花經》，明一切成佛，復聞《波若》，辨菩薩有退。是故今問，佛爲畢定爲不畢定。此問意審二經之同異。佛答云，菩薩畢定，畢定者，畢定成佛也。既明畢定成佛，則唯有一佛乘，不退爲聲聞，則顯無二乘。此意明《波若》同《法華》教，何得云《波若》未明二乘作佛。

答，已如前通。《波若》非一時一座說。初分未明二乘作佛，故與《法花》異，後分明菩薩不退，顯有一無二，與《法華》大同，故不相違也。

又　第六論三一義。此經始末論三一開會，凡有十門。一者開三顯一，二者會三歸一，三者廢三立一，四者破三明一，五者覆三明一，六者三前辨一，七者三中明一，八者三後辨一，九者絕三明一，十者無三辨一也。開三顯一者，開昔三乘是方便，示今一乘是眞實，故云開三顯一也。會三歸一者，會彼三行，歸一佛乘，故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也。廢三立一者，廢昔三教，立今一乘教，故云於諸菩薩前，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也。破三明一者，破其執三異實之情，以明一乘之道也。故文云，唯有一乘法，無三也。覆三明一者，如來赴三一兩緣，常有三一之教。昔則以三覆一，今則以一覆三。三前明一者，未趣鹿苑之說三前，寂滅道場，已明一實之教，謂三前一也。三中明一者，從趣鹿苑，說於三乘，佛乘第一，緣覺第二，聲聞第三，謂三中明一也。三後明一者，三乘之後，《法花》教門，以會彼三乘，同歸一道，謂三後明一也。絕三明一者，如無言世界，外則無言無示，內則無慮無識，故不論一三而已，即以此爲佛事故，則復是一，故云絕一也。無三辨一者，如香積菩薩云，彼土無有二乘名字，謂無三辨一也。但有清淨大菩薩衆，謂有一也。前之五種，就義論一也。後五種，約時處前文，不同教門差別，故開五也。

問，云何名會三歸一耶。

答，欲識會三歸一，先須知開一爲三。開一爲三者，昔指大乘之因，說爲小乘究竟之果也。今還指小乘究竟之果，即是大乘之因，故名會三歸一也。

問，小乘人謂是究竟，爲是迷因，爲是迷果。

答，實是大因，謂是小果，故是迷因也。

又　問，此經中始末，或言佛以方便力，示以三乘教，則三乘並是方便。又云，唯此一事實，餘則非眞。是則二方便，兩文相違，何以通會。

答，此二文猶是一義，無相違也。於一佛乘，方便說三。次云一乘，是眞實，二乘是方便。如人手內實，有一菓，方便言三菓。次第考論者，一菓是實，二是方便，故說三說二，並是方便，猶是一義，不相違也。

問，爲會三歸一，爲會二歸一。

答，此且猶是一義。《智度論》云，於一佛乘開爲三分，如人分一斗米，爲三聚，亦得合三聚爲一聚，亦得會二聚歸一聚，會三會二，猶是一義，不相違也。

第八弘經方法

問，尋如來出世，善巧化人，四依菩薩，妙能通法，末世凡夫，云何弘經。

答，《法師品》云，佛滅度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說是經者，當安住三法。一者入如來室，二者著如來衣，三者坐如來座。入如來室者，大慈大悲心是也。如來衣者，柔和忍辱心是。如來座者，一切法空是。具此三法，然後以不懈怠心，爲四衆說法，佛垂妙軌，宜可依之。慈悲有隱覆之功，喻之如室。柔和忍有障弊之用，喻之如衣。空理可以安心，目之爲座。詳此三門，則爲次第。大悲拔苦，大慈與樂，蓋是種覺之洪因，弘道之本意，欲說妙法，宜前建此心。是故第一明入如來室。既於極惡之世，欲弘窮善之道，必多留難，宜應忍之。是故第二明著如來衣。雖復慈悲外覆，和忍內安，若無空觀虛明，則二行不成，何由悟物。是故第三辨坐如來座。內備三心，外勤說法，則道無不隆，人無不利。故令安住三法，弘《法花經》。

問，何故起慈悲，名入如來室。

答，《譬喻品》云，我亦如是，衆聖中尊，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皆是吾子，則知此經明父母之道。父則有樂無苦，子則有苦無樂。今大悲拔子之苦，大

慈與子之樂，令一切衆生，普皆成佛，故說此法花經。末世法師，既代佛弘經，亦宜學佛之行，是故慈悲名如來室。若爲利養名聞，勝他勢力而講說者，則不拔苦與樂，乖父子恩情，非弘佛乘之道也。

問，何故柔和忍辱，名如來衣。

答，譬如稚子，未有所知，兼爲惡鬼之所嬈亂，如毀辱於父，父則生愍惻勤加救療，不起嗔心。此經既明父子之道，一切衆生，觀力未成，爲煩惱鬼之所嬈亂，若毀辱於佛，佛深生憐愍，以妙法花藥，勤教治之，不生嗔恨。末世法師，既代佛弘經，亦應學佛和忍。若起嗔恨，便與佛乖，非弘佛道矣。是故柔和忍，名如來衣。

問，《法師品》云，是《法花經》，如來在世，猶多怨嫉，況滅度後，何故說此經時，多留難耶。

答，世人云，良藥口苦，美言逆耳。此經廢五種乘之異執，立一極之玄宗，故斥凡呵聖，排大破小，指天魔爲毒蟲，說外道爲惡鬼，貶執小爲貧賤，挫菩薩爲新學。故天魔惡聞，外道逆耳，二乘驚愕，菩薩怯弱。如此之徒，喜爲留難，世間多怨嫉言，豈可虛哉。又一切衆生無始已來，多起十惡業，小有人天之因，起人天之因尚少，求二乘者轉希，學佛道者，彌復難得。所以然者，若不起凡見聖見，捨小心發大心，種中道善根，然後始得聞一乘極教耳。但衆生皆有凡聖大小之障，聞說一乘，不能信受，故喜爲留難。

問，何故知一切法空，名坐如來座。

答，畢竟空觀者，爲成二行及辨弘經大宗。爲成二行者，雖有慈悲，若無空觀者，則見有衆生，衆生成緣，名凡夫慈。若無空觀者，則見有諸法，成於法緣，成二乘慈。是以知一切法空，不見有衆生及以諸法，而起慈者，名無緣慈。無緣慈者，謂如來慈，故以畢竟空觀成慈悲行，若無空觀而起忍者，則不成無生忍。亦非法忍。以有畢竟空觀而起忍，則成無生忍及以法忍。故此和忍，是如來忍，名如來衣。次明畢竟空觀，成弘經大宗者，若無空觀，則破三著一。麁惑雖去，細染尋生。以有空觀，雖復破三，心不染一，名無所得也。又《藥草喻品》云，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即知空爲諸法之體。背說五乘，謂從體起用。今會五爲一，則攝用歸體，故言終歸於空，爲諸法之體。今既弘法，則宜識其體。識體故，則識其用。體用具足，方可弘經也。

又但明三法者，夫爲法師，要具三事。一入講堂，二被法服，三登高座。若無慈悲，則不入講堂。心不和忍，便無法服。若無空觀，則不登高座。闕此三事，安可弘經。說法既具此三事，受持讀誦等，乃至四威儀三業，皆須安住此三也。悉合此三門，以爲二義，成十種法師。

一者慈悲忍辱，名之爲行，觀畢竟空，稱之爲解，謂解行法師。自有解而無行，有行而無解，無行無解，有行有解。前三可爲弟子，後一方是法師。

二者慈忍爲福德，空觀爲智慧，謂福慧法師。是故經云，具二莊嚴，能問能答。

三者《大品經》云，住於二法，魔不能壞。一者知一切法空，二者不捨一切衆生。若見有衆生，不知諸法空，即墮有邊，爲魔所壞。若知諸法，捨於衆生，則墮空邊，亦爲魔所壞。今具此二法，則遠離二邊，常行中道，即魔不能壞，堪於後世，爲物弘經，謂雖壞法師。

四者《淨名經》云，譬如勝怨，乃可爲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是菩薩心以修空觀，所謂自行，慈悲和忍，所謂化他。具自行化他，謂雄勇法師。

五者知諸法空越凡夫地，具於慈忍，超二乘境，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謂道行法師也。

六者《大品經》云，菩薩住於二諦，爲衆生說法，常行慈悲忍，住於世諦，知畢竟空，住第一義。以依二諦，爲物弘經，則所言不虛，謂誠諦法師。

七者《智度論》云，解四悉檀，則知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無相違背。今常行慈忍，謂三悉檀。知畢竟空，了第一義，作四悉檀，爲物弘經，則識一切教，無相違背，謂無諍法師。

八者即此經云，又見佛子，定慧具足，以無量喻，爲衆講法。常行慈忍，名之爲定。知畢竟空，目之爲慧。以具足定慧，爲物弘經故，名具足法師。

九者即此經云，又見佛子心無所著，以此妙慧，而求佛道。以觀畢竟空故，不著生死。常行慈悲，故不住涅槃。於生死涅槃，心無所著，謂無所著法師。

十者《攝大乘論》云，知諸法空，名爲菩薩。常行慈忍，謂摩訶薩，謂菩薩摩訶薩法師。又《安樂行品》云，辨於四行，亦示弘經模軌，具如文疏述也。

又　此經有新舊二本，舊本名《正法花》，燉煌同處沙門竺法護，以晉太康七年，或人云十年八月十日譯出此經，授優婆塞聶承遠，九月二日訖。張士明張仲政筆受也。新本名《妙法蓮花》，羅什以魏秦姚興弘始十年二月六日於長安大寺譯出，亦云弘始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於長安逍遙園譯出也。即晉安帝時，觀叡二法師並云，弘始八年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譯出斯經。叡公云，於時聽受領解之僧，八百餘人，皆是諸方英秀，一時之傑竭也。今謂十年翻譯，字之誤也。羅什以秦弘始三年二月二十日至長安，弘始四年正月五日即就翻經，弘始八年八月二十日終於長安，不應十年更翻譯也。又胡僧枝徙魏甘露元年於交洲譯出六卷，名《法花三昧經》。又沙門支道良，晉代康元年抄譯爲五卷，名《方等法花經》。此二本南土皆無也，唯有一卷《法花三昧經》。又有一卷《薩曇分陀利經》，當別尋經目錄也。然晉有前後，昔有江右，名爲西晉。此經猶居外國，自從無王，度江左稱爲東晉。至晉安帝義熙中，此經始度。然此經度江將三百年矣。

楊文會《十宗略說・三論宗（一名性空宗）》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是爲三論。破外道小乘，以無所得而爲究竟，正合《般若》眞空之旨，故亦名爲性空宗。文殊師利實爲初祖，馬鳴、龍樹、清辨等菩薩繼之，鳩摩羅什至秦，盛弘此道，一時學者宗之。生、肇、融、叡，並肩相承。生公門下曇濟大師，輾轉傳持，以至唐之吉藏，專以此宗提撕學徒，三論之旨，於斯爲盛。天台亦提《中論》，其教廣行於世，而習三論者鮮矣。吉藏有《疏》若干卷，今從日本傳來，或者此宗其再興乎！

天台宗分部

綜　述

慧思《立誓願文》　慧思自惟，有此神識，無始已來，不種無漏善根。是故，但爲愛見所牽，無明覆蔽，致令虛妄，生死日增，苦輪常轉，未曾休息，往來五道，橫使六識，輪迴六趣，進不值釋迦出世，後復末蒙彌勒三會，居前後衆難之中。又藉往昔微善根力，釋迦末世得善人身，仰承聖教之所宣說，釋迦牟尼說法住世八十餘年，導利衆生，化緣既訖，便取滅度。滅度之後，正法住世，逕五百歲。正法滅已，像法住世，逕一千歲。像法滅已，末法住世，逕一萬年。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大魏國南豫州汝陽郡武津縣生。至年十五，出家修道，誦《法華經》及諸大乘，精進苦行。至年二十，見世無常，衆生多死，輒自思惟，此身無常苦空，無有我人，不得自在，生滅敗壞，衆苦不息，甚可怖畏。世法如雲，有爲難信。其愛著者，即爲煩惱大火所燒。若棄捨者，則至無爲涅槃大樂。一切衆生迷失正道，永無出心。我爲衆生及爲我身求解脫故，發菩提心，立大誓願，欲求如來一切神通。若不自證，何能度人。先學己證，然後得行，自求道果，爲度十方無量衆生，爲斷十方一切衆生諸煩惱故，爲令十方無量衆生，通達一切諸法門故，爲欲成就十方無量一切衆生菩提道故。求無上道，爲《首楞嚴》，遍歷齊國諸大禪師，學《摩訶衍》，但居林野，經行修禪。年三十四時，在河南兗州界論義故，遭值諸惡比丘，以惡毒藥令慧思食，舉身爛壞，五臟亦爛，垂死之間而更得活。初意欲渡河，遍歷諸禪師，中路值此惡毒困藥，猒此言說，知其妨道，即持餘命，還歸信州，不復渡河，心心專念，入深山中，欲去之間，是時信州刺史共諸守令苦苦留停，建立禪齋，說《摩訶衍義》，頻經三年，未曾休息。

梁州許昌而復來請，又信州刺史復欲送啓，將歸鄴都。慧思意決，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即便捨衆，渡向淮南山中停住。從年二十至三十八，恒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覲供養諸大禪師，遊行諸州，非一處住。是時國勅喚國內一切禪師入臺供養，慧思自量愚無道德，不肯隨勅，方便捨避，渡淮南，入山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郢州刺史劉懷寶共遊郢州山中，喚出講《摩訶衍義》。是時爲義相答，故有諸法師起大嗔怒。有五人惡論師以生金藥置飲食中，令慧思食所有餘殘，三人噉之，一日即死。慧思於時身懷極困，得停七日，氣命垂盡。臨死之際，一心合掌，向十方佛懺悔，念《般若波羅蜜》，作如是言，不得他心智，不應說法。如是念時，生金毒藥即得消除，還更得差。從是已後，數遭非一。年至四十，是末法一百二十一年，在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光州刺史，請講《摩訶衍》。《般若波羅蜜經》，一遍，至年四十一，是末法一百二十二年，在光州境大蘇山中，講《摩訶衍義》一遍。至

年四十二，是末法一百二十三年，在光州城西觀音寺七、又講《摩訶衍義》一遍　是時多有衆惡論師，競來惱亂，生嫉妒心，咸欲殺害，毀壞《般若波羅蜜義》　我於彼時，起大悲心，念衆惡論師，即發誓願，作如是言，誓造金字《摩訶般若》及諸大乘瑠璃寶函，奉盛經卷，現無量身於十方國土，講說是經，令一切衆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　至年四十三，是末法一百二十四年，在南定州，刺史請講《摩訶衍義》一遍　是時多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作大惱亂，復作種種諸惡方便，斷諸檀越，不令送食　經五十日，唯遣弟子化得，以濟身命　於時發願，我爲是等及一切衆生，誓造金字《摩訶衍般若波羅蜜》一部，以淨瑠璃七寶作函，奉盛經卷，衆寶高座，七寶帳蓋，珠交露幔，華香瓔珞，種種供具，供養《般若波羅蜜》　然後我當十方六道，普現無量色身，不計劫數，至成菩提，當爲十方一切衆生講說《般若波羅蜜經》　於是中間，若作法師，如曇無竭，若作求法弟子，如薩陀波崙　發願之後，衆惡比丘皆悉退散

發此願已，即便教化，作如是言，我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至年四十四，是末法一百二十五年，太歲戊寅，還於大蘇山光州境內，唱告諸方，我欲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須造經首，誰能造者　時有一比丘，名曰僧合，而忽自來，作如是言，我能造金字《般若》　既得經首，即遍教化諸州刺史及土境人民，白黑道俗，得諸財寶，持買金色，造作經用　從正月十五日教化，至十一月十一日，於南光州光城都光城縣資光寺，方得就手，報先心願，奉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部，並造瑠璃寶函盛之，即於爾時發大誓願，願此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及七寶函，以大願故，一切衆魔諸惡災難不能沮壞　願於當來彌勒世尊出興於世，普爲一切無量衆生，說是《般若波羅蜜經》

又　以我誓願，金字威力，當令彌勒，莊嚴世界，六種震動　大衆生疑，稽首問佛，有何因緣，大地震動　唯願世尊，敷演說之　時彌勒佛，告諸弟子，汝等應當一心合掌，諦聽諦信　過去有佛，號釋迦文，出現世間，說是《般若波羅蜜經》，廣度衆生　彼佛世尊，滅度之後，正法像法，皆已過去，遺法住世，末法之中　是時世惡，五濁競興，人命短促，不滿百年，行十惡業，共相殺害，是時《般若波羅蜜經》興於世間　時有比丘，名曰慧思，造此《摩訶波羅蜜經》，黃金爲字，瑠璃寶函，盛此經典，發弘誓願，我當度脫，無量衆生，未來賢劫，彌勒出世，說是摩訶般若經典《波羅蜜經》　我以誓願，金經寶函，威神力故，當令彌勒，七寶世界，六種震動　大衆生疑，稽首問佛，唯願說此，地動因緣　時佛世尊，告諸大衆，汝等當知，是彼比丘，願力因緣，金經寶函，今欲出現　大衆白佛，唯願世尊，以神通力，令我得見，金經寶函　佛言汝等，應當一心禮過去佛，釋迦牟尼，亦當一心，專念《般若波羅蜜經》　佛說是時，大地以復，六種震動，出大光明，普照十方，無量世界，其香殊妙，超過栴檀，百千萬倍　衆生聞者，發菩提心，瑠璃寶函，現大衆前，唯可眼見，無能開者　時諸大衆，踊躍歡喜，俱白佛言，唯然世尊，云何得見《般若》經文　彌勒佛言，彼造經者，有大誓願，汝等應當，一心念彼，稱其名號，自當得見　說是語時，一切大衆，稱我名號，南無慧思　是時四方，從地涌出，遍滿虛空，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無量光明，悉是往昔造經之人，以佛力故，寶函自開，出大音聲震動十方，一切世界　於時金經，放大光明，無量衆色，猶如大雲，流滿十方一切世界　種種音聲，普告衆生　復有妙香，悅可衆心　是時衆生，以我願力，及覩地動，又見光明，聞香聲告，得未曾有，身心悅樂，譬如比丘，入第三禪，即於是時，悉得具足三乘聖道，乃至具足一切種智　此願不滿，不取妙覺　又願十方，諸佛世尊，說此《般若波羅蜜》處，一切皆如，彌勒大會　若使十方，無量諸佛，一時說法，亦願此經，一時皆得普現於前　一一瑞相，諸佛大會，等度衆生，一一世尊皆稱釋迦及我名字，亦如彌勒大會無異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又願當來，十方國土，函及經卷，無量名字，隨諸國土，人量大小，人身大處，函及經卷，文字亦大，人身小處，函及經卷，文字亦小，隨其國土，衆寶中精，人所貴者，般若力故　函及經卷，文字變作，上妙珍寶，終不常爲瑠璃金字，書經之紙，爲金剛精，不可損壞　至於末來，不可思議，無量劫數，十方世界，有佛出世，說是《般若波羅蜜》處，亦復如是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願於來世，十方國土，諸佛世界，皆稱釋迦，如來名號，金經寶函，及我名字，是故音聲遍至十方一切世界　衆生普聞，皆得入道　若有衆生不入道者，種種方便，神足變化，而調伏之，必令得道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又復發願，我今入山，懺悔一切　障道重罪，經行修禪　若得成就，五通神仙及六神通，聞誦如來十二部經，並誦《三藏》一切外書，通佛法義　作無量身，飛行虛空，過色究竟，至非非想，聽采諸天，所說法門，我亦於彼，向諸天說　所持佛經，還下閻浮，爲人廣說　復至三途，至金剛際，說所持法，遍滿三千　大

千世界，十方國土，亦復如是，供養諸佛，及化衆生，自在變化，一時俱行。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上妙栴檀爲高座，衆彩雜色以莊嚴。上妙七寶爲帳蓋，衆寶莊嚴放光明。閻浮檀金爲經字，瑠璃水精爲經函。敬諸佛法好供養，然後說法化衆生。無前無後無中間，一念心中一時行。我今入山爲學此，非爲幻惑誑衆生。若有惡人障礙我，令其現世不吉祥，備受種種諸惡報，若不改心自中傷，死墮地獄入鐵湯，謗法罪報劫數長。願令彼發菩提心，持戒修善至道場，我爲衆生行此願，令佛法藏得久住。惡人嫉妬橫惱亂，妨廢修行不得作。若得好人擁護我，諸天善神爲佐助。令其護法得久住，後生淨土得佛道。令其修道速成就，我無二心發此願，願令衆生識果報。

又復發願：

十方諸佛，自當證知，我今爲此，《摩訶般若》、《妙法蓮華》二部金字，大乘經故，欲於十方，廣說法故。三業無力，不得自在，不能十方，一時出現，調伏身心，及化衆生。今故入山，懺悔修禪，學五通仙，求無上道。願先成就，五通神仙，然後乃學，第六神通，受持釋迦，十二部經，及十方佛，所有法藏，並諸菩薩，所有論藏，辯說無礙，十方普現，供養諸佛。於惡世中，持釋迦法，令不斷絕，於十方佛，法欲盡處，願悉在彼，持令不滅。誓願此土，具足十地，種智圓滿，成就佛地。是故先作，長壽仙人，藉五通力，學菩薩道，自非神仙，不得久住。爲法學仙，不貪壽命。誓以此身，未來賢劫，見彌勒佛。若不爾者，不取妙覺。誠心發願，願我當來，賢劫之初，彌勒世尊，成佛道已，爲大衆說《大品經》時，我以今日，發誓願力，醜陋之形，卑小色陰，見彌勒佛。以誓願力，更立一身，色像無比，過於人天，無量辯才，神通變化，隨意自在，見彌勒佛。以此二身，一時見佛，以誓願力，卑小醜身，亦能變化，具足成就，無礙神通，諸波羅蜜。以造金字，誓願之力，在彌勒前，二身一時，普現變化，遍滿十方，廣說深法，《摩訶般若》，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神通事。度衆生已，忽然不現。願彌勒佛，爲諸大衆，說我今身，發願因緣。若不爾者，誓不成佛。又復發願，我今稽首，誠心懺悔，從無始劫，至於今身，多作冤對，惱他因緣，見他修善，爲作障礙，壞他善事，不自覺知，自恃種姓，盛年放逸，以勢陵他，不思道理，信邪倒見，事外道師，於三寶中，多作留難，久積罪業，報在今身。是故稽首，誠心懺悔，十方諸佛，一切賢聖，梵釋四王，天龍八部，護法善神，冥空幽顯，願爲證明，除障道罪，身心清淨。從今已後，所作吉祥，無諸障礙。願在深山，思惟佛道，願得甚深，諸禪解脫，得神通力，報諸佛恩。誓於此身，得不退智。若不爾者，誓不成佛。

又　又願一切十方國土，若有四衆，比丘、比丘尼，及餘智者，受持讀誦《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若在山林曠野，靜處，城邑聚落，爲諸大衆，敷揚解說，有諸魔衆，競來惱亂，破壞《般若波羅蜜》，是人若能一心合掌，稱我名字，即得無量神通。我於爾時，亦作化人，在彼衆中，現爲眷屬，稱彼弟子，降伏衆魔，破諸外道，令彼智者大得。名稱我時，復爲化作四衆，山林聚落，處處皆現，爲作衛護。或作大力鬼神王像，或作沙門，或作居士，或作國王大臣宰相，勅令國內治罰一切破戒惡人。若有剛強不改心者，或令現入阿鼻地獄種種逼切，必令改心，還令歸命彼說法者，叩頭求哀，爲作弟子，乃可（放）〔教〕耳。令諸惡事，變爲吉祥。若不爾者，不取妙覺。我從發心，所有福業，盡施衆生。至於當來彌勒世尊出世之時，具足十地，入無垢位，於授記人中最爲第一。於未來世，過算數劫，得成佛道時，不可思議。三千大千世界，爲一佛土，超殊十方，嚴淨世界。過此之外，所有穢土，以我願力，令諸衆生，雖一處住，所見各異，調伏惡人，發菩提心，即發心已，見諸穢惡，悉皆當淨，七寶華果應時具足，無有四時差別之異。所住國土，天人之類，同一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六神通，與佛無異，除佛智慧，無能知者。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衆生皆悉發願，來生我國，一切具足，普賢之道，隨其本願，修短自在，色身相好，智慧神通，教化衆生，等無差別，飲食衣服，應念化現，不須造作。若不爾者，不取妙覺。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聞我名字，持戒精進，修行六度，受持我願，稱我名字，願見我身，修行七日至三七日，即得見我，一切善願具足。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十方世界，若有衆生，具五逆罪，應墮地獄，臨命終時，值善知識，教稱我名，罪人聞已，合掌稱名，聲聲不絕，經十念頃，命欲終時，即得見我，迎其精神，來生我國，爲說大乘。是人聞法，得無生忍，永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設我得佛，世界清淨，無三惡道，亦無女人，一切衆生，皆悉化生，三十二相，飛行自在，光明普照，無有日月，七寶國土，無諸穢惡。若不爾者，不取

妙覺

若有衆生，在大地獄，聞我名字，即得解脫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衆生墮餓鬼中，百千萬劫，乃至不聞飲食之名，恒爲熾然飢火所燒，受大苦惱，聞我名字，即得飽滿，得正念力，捨餓鬼身，生人天中，發菩提心，至不退轉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衆生，以惡業故，墮畜生中，受種種苦，聞我名字，衆苦永滅，即得人天端正之身，即聞正法，具足聖道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衆生，牢獄繫閉，鞭韃楚毒，稱我名字，發菩提心，而得解脫，瘡瘢亦滅，因是發心，住不退轉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衆生，橫被繫縛，遇大禍對，若有罪，若無罪，臨當刑戮，稱我名字，彼所執刀杖枷械枷鎖，皆悉摧碎，即得解脫，發菩提心，住不退轉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一切十方無量衆生，百千病苦，及以業障，諸根不具，稱我名字，執持不忘，正念思惟，病苦消滅，諸根具足，即得平復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有比丘在山林中，讀誦《般若》及諸大乘，修學禪定及神通力，宿罪障故，修不能得，於日夜中應各三時，稱十方佛，持我名字，是人心願種種所求，即得具足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我得佛，十方世界六道衆生，聞我名字，即發無上菩提之心，住不退轉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得佛時，無量光明，常照一切　若諸四衆，求佛道者，聞我名字，修行我願，應時即得　十地具足，入如來慧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若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諸佛，皆共稱揚，說我本願及佛功德，衆生聞者，即得受記，此願不滿，不取妙覺。

我末來世，得成佛時，爲大衆說《般若波羅蜜》，十方世界六種震動，金經寶函於前涌現，爲大衆演說，本願因緣，如諸佛會，等無有異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如我所發上來諸願，求佛道故，不計劫數，勤修方便，學習種種微妙法門，爲衆生故，起大悲心，常無懈倦，功德智慧，皆悉滿足　如上諸願，必剋不虛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誓於此生，得大仙報，獲六神通種種變化，十方六道普現色身，一時說法，衆生聞者，得不退轉，速成菩提　若不爾者，不取妙覺。

從此願後，金經文字，瑠璃寶函，爲說《般若》，七寶帳蓋，金銀鈴網，敷座寶物，及諸一切供養之具　若有惡人來，欲偷劫此諸寶物，令此惡心時，心痛悶絕，或復顛狂亂語，自說其罪，手觸此物，手即碎折，惡眼視者，兩眼盲瞎，惡言毀謗，即令惡人口啞無舌　若惡心來欲作惱亂，作諸障礙，兩腳雙折，或復病癩，或復生入阿鼻地獄，發大惡聲，交徹四方，令諸惡人皆見此事，令法久住，護正法故，化衆生故　發如是願，我無惡心，亦無嫉妬，十方賢聖，自當證知

智顗《四念處》卷四

第四圓教四念處者爲三　一大意，二停心，三念處　大意開四門云云　若執若行，多用非有非無門云云　餘法易知，別圓須解　一明位有高下，二明法之偏圓，三明斷不斷，四明具不具，五明通不通　位高下者，別教十信，伏界內見思　十住，斷界內見思，又斷界外十品塵沙　十行，斷中品塵沙　十迴向，斷下品塵沙，伏無明　登初地，見中道，斷無明　乃至等覺妙覺，斷無明盡　圓教初有五品弟子名外，凡十信，名內，凡皆圓伏無明，而界內見思自然而薄，如火燒鐵，鐵雖未融，垢在前去　正慧觀無明，無明未除，見思前盡　若登初住，斷一品無明，乃至十住，斷十品無明，與別家十地齊　若登初行，又斷一品無明，與別家等覺齊　若至二行，與別家妙覺齊　若登三行，所有智斷，別人不識其名，況知其法　四行乃至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所有智斷，皆非境界，但知十二品斷無明，爲己家之極果，不知是他家之下因　譬如搆塼石爲基，以金寶飾上，譬如從基至頂，悉累金剛，非唯高低有殊，亦寶非寶別，法說譬說，簡別朗然，不須惑矣。

又　二法偏圓者，類如小乘，斷通惑，不除別惑，聞甄迦羅彈琴，迦葉起舞，天□問曰，耆年解脫，何故如此　迦葉答言，聲聞之惑，我已斷盡，此是菩薩勝妙功德故，吾於此不能自安，如四方風不動頃，彌毗嵐風至，碎如腐草，當知聲聞斷通，不能知別，無漏力弱，不能自安　別教初心止伏見思，地前止斷，界內見思登地，分分伏無明，分分斷無明，比則偏斷，非圓伏也　若作界外別說者，登地斷別見，二地至六地，斷別欲界思，七地斷別色無色界思，此亦偏斷之義耳　又作不思議六塵義者，入無量禪，作無記，變化色住，復入力禪捨，復入力禪起，復入力禪無量百千億劫倒修　凡夫事至八地已上，猶是無色界，果報不可思議　六塵何以得知，地持解等覺無垢地，始得離見，見清淨禪，當知離欲界，色無色惑俱至等覺乃盡，方是圓義　若八地始離無色界

果報者，是偏斷之義也　故《大經》云，十地爲無我輪惑所轉，無我只是見惑若見惑先斷，不應至無垢地　若見至無垢地者，乃圓義耳　以是推之，偏斷則是別意也　圓斷惑者，始外內凡，即圓伏界之惑　十住，即圓斷無明　住至等覺，皆圓斷無明　以此推之，圓別斷則明矣

三斷不斷者，別但明斷，不論不斷　圓具一義，若教道明斷，證道不斷，例如小乘，方便論斷證眞，不論斷不斷，今亦如是　若不思議觀內，不見有煩惱可斷，煩惱性不障菩提，菩提不障煩惱，煩惱即菩提，菩提即煩惱　故《淨名》云，佛爲增上慢人說斷婬怒癡，名爲解脫　無增上慢者，婬怒癡性，即是解脫　《無行》云，婬怒即是道　又云，六十二見爲如來種，即六根六塵而無限閡，只眼中見色，亦眼中入三解脫門　《花嚴》明十眼乃至六根皆明，於一塵中具十方三世諸佛，八相成道，轉法輪，度衆生，皆不斷而明了也　四具不具者，若只作一法，不作一切法者，此是別意　若一法一切法趣，一切是趣，不過趣尚不可得，況有趣非趣　趣一即法性，法性即法界，無一法出法界外若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如化　故知一法具一切法，即圓意也　五諸功德通不通者，若別意，只一地，不聞餘地　若圓意，一地一切諸地　故《大品》云，若聞阿字門，即解一切義　過茶無字可說　初阿具足四十一字，後茶亦具四十一字　從初地具有，住持生長，荷負養，至後究竟，亦具三義　《大論》云，有始又，中又，終又，實是一又，而有初中後　問，若作圓意，若爲判不思議二諦　答，偏圓俱通，是世諦相，非通非塞，是眞諦相，大意竟

二五停心者，私謂五品是也，即事而理，其相自彰　何者，初教以數息事停散動，圓家以信理除疑惑　又信是道元故，當初品　又信是功德母，如彼氣命　又信順不動，即是停心　故信品是一停心也　初教以不淨事觀停貪欲，圓家以讀誦除穢染　若著文字，染汙法性，是爲染法，非求法也　文字性離，即是解脫，解脫清淨，是第二停心也　初教以慈停瞋，圓以慈故，有說，說無秘慳，慳有秘盡，則非慈相，當知慈，故能說，第三品停心也　初教以因緣觀，停癡，圓以六度度於六蔽，開去明生，是第四品停心也　初教以念佛停逼迫，圓以即事而理，理即法佛　法佛豈逼迫　佛法無能逼所過，無逼無過者，無逼法，是第五停心　當知信事即理，文字即解脫　慈即寬，弘度蔽彼岸，一切平等，是圓家五停心也　以五品爲停心，其義已顯，更重舉四弘，四三昧生死苦諦，即是涅槃，無二無別，此則信事順理，道元功德母，末度苦諦，令度苦諦，是初停心　煩惱即菩提，無二無別，是爲未解集諦，令解集諦，即第二讀誦解脫停心也　大悲拔苦，兩誓願云云　未安道諦，令安道諦，即是以無慳之慈，而說法，第三停心也　未入滅諦，是即兼行六度，度蔽彼岸，第四停心也

又　又指四三昧爲第五停心也　此四三昧皆修念佛，破障道罪，自有人數息覺觀不休　若念佛，若稱佛名，即破覺觀，帖然心定　故普門品云，若有衆生多於貪欲，常念觀音，即便得離，破根本無明　《淨名》云，一念知一切法，是爲坐道場，皆是念佛法門也　常行出般舟，諸佛倚立現前，覩法界佛也　常坐出文殊問般若，繫緣法界，一念法界，而念佛也　半行半坐出方等，法華　如是作已，卻坐思惟，諸佛實法　《法華》云，當成就四法，一爲諸佛護念云云　此語初心行人久行道者，如安樂行，常好坐禪，在於閑處，修攝其心，觀心無心，法不住法，我心自空，罪福無主，作是懺悔，名大懺悔云云　非行非坐，通四法，一通衆經，二通諸善，三通諸惡，如賢者車我家業等，不妨用心，四通無記，行住，坐卧，語默，皆是摩訶衍，以不可得故　夫達者懸解，迷者未悟，如囊中有寶，不探不入，人無見者，今吏點對，冀得超然　前三藏中以事緣事，謂數息，不淨，乃至念佛好等　今則不爾，以理觀緣，理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　生死是衆生之息命，涅槃是法身之息命　雖不可數，而可散動明視，對於數息也　煩惱是辰宗之根源，菩提是尊極之淨理，對前還後，故以文字解脫，對不淨停心也　大悲誓願拔因果苦，若有我所，尚不自出，況拔他苦　若無我所，以慈悲心自拔拔他，對前顯後云云

大慈誓願與因果樂者，若十二因緣，凝尚無自樂，況與他樂　今自無凝，故能與樂耳　對前云云，行四三昧，皆是念佛破障道罪　前教念生身，應相好，今念法身相好，事理永殊大異，故舉四三昧，爲第五停心也　次修十觀，成五停者　五停上求，上求何等　一信順不思議，一實四諦是也　信一念具十法界，生死即苦諦　一心具十法界，煩惱即集諦　集諦即菩提，菩提是道諦也　生死苦諦，即涅槃，是滅諦也　此四非四，此一非一，而名實諦，煩惱偏一切處，一切處皆是菩提，集此菩提，更何處求菩提　如此生死，苦諦，偏一切處，皆是涅槃，集此涅槃，更何處求涅槃　單定停心，於此煩惱上求菩提，單定停心於此生死上求涅槃，信即是求，非別求也　是名信一實諦，成於停心也

又云何停心　停心欲下化，須發眞正心　衆生不知生死卽涅槃，未度苦諦　菩薩爲此而起大悲，誓令得解脫　旣得脫已，卽是令度苦諦　衆生未知煩惱卽菩提，菩薩爲此而起大悲，令得解脫　旣得脫已，卽是令度集諦　衆生若解煩惱卽是菩提，卽是安於道諦　衆生若解生死卽是涅槃，卽是而得滅諦　是爲菩薩下化衆生，言眞正者。《無行經》云，若發心求菩提，是人去佛譬如天與地，蓋指發三方便菩提心也　此乃菩提心魔。《大經》云，自此之前，我等皆名邪見人也　若人爲說此法，名善知識魔　經言，涅槃爲生死者，指貪著界外涅槃，成變易生死也，經言生死卽涅槃者，指分段生死，卽大涅槃　況復變易而非涅槃　以眞正菩提心眞正化也　將此下化，以成停心，初名上求，次名下化　乘何等法，向上向下　所謂善修止觀，生死卽涅槃　涅槃名止也　止心心性，名爲大定　大涅槃，深禪定窟，故涅槃卽是止也　觀煩惱卽是菩提，卽觀也　實相之慧，名一切種智，一切種智名爲般若　法華曰，定慧力莊嚴，卽上求　以此度衆生，卽是下化　當知止觀，是所乘之法　專此止觀，成於停心　旣能乘，向上向下，向上應得果，向下應得度　旣不果不度者，何物妨閡，而今不獲　當知破法不徧，當研生死卽涅槃，橫破十法界鯁塞，煩惱卽菩提　豎破十法界鯁塞，菩提涅槃道卽通也　不卽六法，那忽卽六法，是故須破　不離六法，那忽離六法，是故須破　不卽不離，菩提道通　以此破法，成於停心云云　既破法徧，應與理會，那猶不令，當更細檢。一切諸法中，皆有安樂性，那忽併破。一切諸法皆魔羅網，那忽併取。須明識通塞　若迷生死非涅槃，十法界皆塞　迷煩惱非菩提，十法界亦塞　達生死卽涅槃，十法界寂滅，名之爲通　煩惱卽菩提，十法界凝如虛空，不可盡　老死如虛空，不可盡　窮無明，無見始見，終名之爲通　如此善知識，不思議險道通塞之相，以成停心云云　既識通塞，云何於坦道中修於道品　若生死身不淨，乃至心無常，此析法四枯道品　涅槃卽生死，指此意也　若初修不淨，後修於淨，乃至初修無常，後修於常，此卽四槃道品，生死成涅槃，此之謂也　若卽不淨，卽修非淨，非不淨，乃至卽無常，修非常，非無常，此是非枯非榮，於其中間入般涅槃，此之謂也　故經言，從初發心，常觀涅槃，行道具百句解脫，名百斤金　煩惱卽菩提，名首楞嚴三昧　修治於心，猶如虛空，亦名王三昧，是名善修道品以成停心也　旣善修道品，自能流入三解脫門，未入而難起，方救他而難起，皆何對治　若慳蔽難起，觀慳卽菩提，受不受，亦受亦不受，乃至五不受檀，卽法界檀義，攝於六資生無畏法，是中一一慳卽菩提，不取不捨，餘蔽亦如是　又對治轉，治不轉，兼非等云云，是名助道成於停心云云

行人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增上慢起，當如之何　觀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理涅槃也　能如此解，與修多羅合，文字涅槃也　所觀如文，文如觀，觀行涅槃也　六根清淨，相似涅槃也　無明破，佛性理顯，分眞涅槃也　等諸佛，同大覺，究竟涅槃也　當自觀察，是何等位，撫臆論心，莫自欺欺他，是名識　次位，助成停心也　行人行道欲熟，未熟多動，內外障難，每須安忍，令內外障不能動搖，能忍成道事，不動亦不退，是心薩埵，外謂毀譽八風，內謂強軟兩賊，生死不能羅，煩惱不能染，十法界見愛皆爲侍者，分段變易，二死寂然，以安侍者　侍者以供給役運，是名安忍，以成停心也　順道法愛不生者，夫將登而崩，將過而墮，此非小事，大有所失，行者愼之　莫起法愛，故云，涅槃卽生死，涅槃貪著故，生死卽涅槃　無退不生故，於十法界法一無所染，名順愛不生而生般若　般若者，如人有眼，能避險從平，何須傍教，是名十觀成五停心　一一停心皆須十觀，總有五十觀云云　初品觀十法界，衆生卽是佛，十法界五陰卽是法，衆生與佛無二無別，衆生陰，佛陰，無毫分之殊　三世佛事，衆生四儀，無不具足諸波羅蜜，是名爲僧。《大論》云，衆生無上佛是，法無二，涅槃是。又至名僧者，第一義是信順隨喜，而無疑惑，是名初隨喜品　將此心讀誦，名第二品　能少分說，名第三品　兼行六度，名第四品　具足六度，造立僧坊，四事如理，乃至般若，名第五品　五品成熟，名觀行位　一品旣須十觀，四品亦如是，十觀成五品，如上說　以想慧純熟，轉爲十信心　初隨喜一實之理，無二無別，轉成信心，信慧分別，圓圓無滯　於此信中，具一切佛法，如金剛寶藏，無所缺減故　二眞正發心，度下衆上，轉成念慧眞正　故經云，百生千生千萬億生，令心正念　以正念故，如來善護念　又如七覺中心沈，以念起之，破生死，卽涅槃　若心散時，以念覆攝之，令煩惱卽菩提，是爲眞正發念也　三善修止觀，轉成精進心者　經言，一心勤精進，故得三菩提　一切衆行，精進爲本　正觀明白，純無間雜爲精　不染愛見爲進云云

四破法徧，轉成定心，涅槃卽生死，菩提卽煩惱，是大散亂　今觀十界，生死卽涅槃，達一切法解脫相，究竟常寂滅相，終歸於空，體常寂滅，是名橫

破生死，轉成定心，起染愛煩惱，煩惱卽菩提，是竪破十法界無閡，徹至法性，轉成定心也。五善知通塞，轉成慧心。若起十界愚癡，名爲生死。若起十界貪瞋，名爲煩惱。觀生死卽涅槃，煩惱卽菩提，菩提非二非三，是名慧心也。六善修三十七品，轉成不退心。若《四生道品》，雖不退入分段，而不進變易，猶名爲退。今《四枯道品》，又非菜非枯道品，出到不生。不生彼岸，故名不退心也。七修對治助道，轉成迴向心。迴生死向涅槃，迴煩惱向菩提，迴因向果，迴事入理，故言迴向心也。八善識次位，轉成護心。若叨上濫下，起增上慢，卽是菩薩栴陀羅。今不執生死作涅槃，不執煩惱作菩提，又三業於涅槃無染，於菩提無著，是名護心也。九安忍內外強軟，轉成戒心。菩薩戒具防形心，若起二乘心，是破戒。知諸法不生，無心無念，不倚不著，名不破戒。《大集》云，寧捨身命，不求小乘，名持戒心也。十順道法愛不生，轉成願心者，菩薩發願求大涅槃，不取不證。《大品》願求菩提，不以小爲足。足卽住，以不足故，涅槃不應住。用此十心，成一一住。十住有百，名百法明門。十行，十向，十地，展轉增倍，千法明門，萬法明門，十萬百萬不可說不可說明門。故《瓔珞》云，十信爲諸道大勝者受名，名住行向地耳。若復前推，十信是內凡相似之位，名柔順忍，亦名伏忍，界內煩惱，圓融無明，圓伏得六根清淨。云何淨，眼中取相淨，塵沙無明淨，乃至意根亦三種淨，故不障三身三德。三身三德皆與眞相似，相似故名六根清淨，廣說如《法華》。云何六根互清淨，《大品》云，眼中眼，不可得，眼中耳，不可得，乃至眼中鼻舌身意，皆不可得，是爲六根互清淨。又眼中眼相不可得，眼中耳相不可得，乃至鼻舌身意相，皆不可得，是爲六根相互清淨。眼中眼性不可得，眼中耳性不可得，乃至鼻舌身意性，皆不可得，是爲六根性互清淨。若名不可得，是俗。清淨相不可得，是眞。清淨性不可得，是中。清淨又名相性，皆不可得，是俗。清淨不可得亦不可得，是眞。清淨非俗非眞不可得，是中。清淨但以眼爲本，互淨諸根，耳鼻舌身意各各爲本，各各互淨。諸根互，如上說。云何六根互用，於眼根中能見無量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虛空等世界中，十法界衆生色。若依，若正，若內，若外，若上，若下，悉見悉知，是爲眼根用，卽於眼中聞無量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不可思議，虛空等世界中，十法界衆生，若正，若依，兩種音聲，地獄燒煮聲。《大論》云，考掠聲，象馬車牛。楚毒聲，餓鬼求食聲，修羅鬪諍高大聲，無數種人聲苦受等三受聲，乃至有頂入禪出禪聲。《大論》云，所愛時聲，比丘比丘尼讀誦音聲，空無我聲，菩薩解義聲，諸佛演法聲，其耳明利，故悉能分別，知是爲眼能耳用。又於眼中知無量百千億，不可說不可思，虛空十法界香，若依，若正，鐵圍大海中諸衆生修羅，男女大勢，小輪，羣臣諸宮人，乃至於梵世光音，及有頂比丘衆，菩薩衆，在在方，世尊聞香，悉能知，是爲眼有鼻用。卽於眼中知無量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思，虛空世界中，衆味法門，於食等，於法亦等，如純陀八斛四斗，爲涅槃佛事。若好不好，若美不美，至其舌根，變成上味，如天甘露，無不美者。又知十法界衆生堪能法味，於大衆中出深妙聲，能入其心，皆令歡喜。又令天龍人神聞其所說言論次第，皆樂來聽受。又諸菩薩，諸佛常樂向其處說法，聞皆受持。又能出深妙之音，是爲眼有舌用。卽於眼中知十法界衆生，百萬億不可說不可思，虛空等觸，身如淨明鏡，衆生皆喜見其身淨，故三千內外，依正山林河海，皆於身中現，地獄已上有頂，已還所有正報，生時死時，若好若醜，悉於身中現，二乘菩薩悉於身中現，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十方三世佛，從初發心中間，行行乃至成道，轉法輪，入涅槃，悉於身中現佛境界。旣爾，況復餘耶。是爲眼中有身用。又於眼中能知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思，虛空等十法界，所念若干種，一時能悉知，是爲眼中有意用。其聞聲，知香味觸法，亦有互用，皆如上說。當知六識所有無明，所有智慧，並是緣因，緣因種，緣因性。七識所有無明，所有智慧，並是了因，了因種，了因性。八識所有無明，所有智慧，並是正因，正因種，正因性。如是三種，種三相，三性，未發，名爲六根清淨。三種若發，卽眞正開佛知見。若小乘法門，析滅諸根，入空取證。今大乘報身，卽是法界，不須更滅。能於諸根作此互用，一根具六六六三十六法門，正受清淨，能此互用。故《淨名》云，或有佛土光明爲佛事，或佛土音聲爲佛事，或以香味衣服爲佛事，或無言寂滅爲佛事，皆此意也。此有似有眞如，《法華》所明，卽相似如，《華嚴》所說，卽是眞，故明闇不相除，顯出佛菩提。只言斷而言卽解脫，只言不斷，復云，結習盡者，花不著身，非斷非不斷。中論斷斷，中論不斷，此乃不思議圓融方便。宜斷卽斷，如此土大士，度剛強衆生，宜不斷卽不斷。如香積土，聞香，卽入律行也。《仁王》云，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十善卽十信也。三界苦，卽界內惑圓融也。《大經》云，學大乘者，雖有肉眼，名爲佛眼。《法華》云，雖未得無漏，而其眼根清淨若此，此皆明相似位之文也

若觀如來藏心地法門，即是觀如來眼耳鼻舌身，豁然眞發，得見佛性，或因聞發三智，現前三身具足。《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所有慧身，不由他悟。得如來一身無量身，湛然應一切衆生機感，即能垂應作八相成道，百世界作佛，或現二乘身，利益衆生，乃至作地獄身，利益衆生，諸佛加之，能爲大菩薩說法，此即發眞之文也。三明四念處觀者，先約經示。《大經》云，其後不久，王復得病，醫占王病，定應服乳。王者，八倒衆生也。其後病者，初倒伏，後倒起，故言不久也。定服乳者，應授四榮之術也。正是今之念處意耳。又譬有人，以毒塗鼓，衆中打之，近者死，遠者未死。後打毒鼓，近遠俱死。初塗四枯，止枯分段，故言未死。今塗四榮，無明根斷，故近遠俱死，亦是今四念處意也。又云如鳥出籠，纔得離網。今二鳥俱飛，高翔遠遊，去住自在，正是今四念處也。又云初枯生死，不能照明，佛法不能開悟，衆生於佛法無工夫，於衆生無利益，故言枯雙樹。今圓顯佛法，大益衆生。夫有心者皆當作佛，八千聲聞，得見佛性，如秋收冬藏，成大果實，故言四榮莊嚴雙樹。大經不令噉酒糟麥麩，不與特牛同共一羣，不在高原，亦不下濕。下濕者，凡邪四倒也。高原者，偏曲四倒也。酒糟是愚癡，麥麩是瞋恚，特牛是貪欲，選擇中原，安處其子。《法華》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不令二乘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解王頂上明珠與之。我本立大願，普令一切衆，亦同得此道。無智者，錯亂迷惑，不信受，是故於今日，決定說大乘。又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眞實。眞實者，非生死，非涅槃，無邪，無偏，無倒，無正。咄哉，文夫示昔繫珠，咄哉，去來寶處，在近是故。從本垂迹，與法身眷屬隱實揚權，藏高設下，共化衆生，開示正道，內秘外現，今開顯，令得入妙正，是此四念處也。

所言四者，不可思議數，一即無量，無量即一，一一皆是法界，三諦具足攝一切法。出法界外，更無有法。法界無法界，具足法界，雖無法，具足諸法，是不思議數也。《華嚴》云，一微塵中具一切塵，及一切法。於一念具一切念，及一切法。塵即是色，念即是心。色心即念處，異名耳。《大品》云，四念處即摩訶衍，摩訶衍即四念處者，於一念處與三念處，無二無別，一切法趣四念處，是趣不過念處，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不趣。此亦不思議意同也。普賢觀云，觀心無心，法不住法，名大懺悔，名莊嚴懺悔。觀心既然，觀色亦爾。《大經》云，佛性者，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亦一者，一切衆生悉一乘故，非一者，說三乘故，非一非非一，若數非數，不共定故，當知四數不可決定，即不思議之四也。《法華經》中八千聲聞，得見佛性。《大經》云，爲諸聲聞開發慧眼。天親以七種佛性釋《法華》。當知二經佛性，理同，同圓，同妙，同大，更不異也。而《法華》以一乘爲宗，約智明法相。《涅槃》以常爲宗，約定明法相。智定左右之異耳。《法華》指前經亦云，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當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涅槃開前經》云，爲贖命故，說《大涅槃》。明歷別五行十功德。當文云，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乘。《大般涅槃》，故知二經是同。今取究竟實說處，即是圓極不可思議四念處也。釋數竟。

念者觀慧也。《大論》云，念想智，皆一法異名。初錄心名念，次習行爲想，後成辦名智。處者，境也。元從不離薩婆若，能觀之智，照而常寂，名之爲念。所觀之境，寂而常照，名之爲處。境寂智亦寂，智照境亦照。一相無相，無相一相，即是實相。實相即一實諦，亦名虛空。佛性亦名大般涅槃。如是境智，無二無異，如如之境，即如如之智。智即是境，說智及智處，皆名爲般若。《亦例》云，說處及處智，皆名爲所諦，是非境之境，而言爲境，非智之智，而名爲智，亦名心寂三昧，亦名色寂三昧，亦是明心三昧，亦是明色三昧。《請觀音》云，身出大智，光如燒紫金山。《大經》云，光明者，即是智慧。《金光明》云不可思議智境，不可思議智照，此諸經皆明。念只是處，處只是念，色心不二，不二而二，爲化衆生，假名說二耳。此之觀慧，只觀衆生一念無明心。此心即是法性，爲因緣所生，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心，三心一心，此觀亦名一切種智。此境亦名一圓諦，一諦，三諦，三諦一諦。諸佛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衆生，佛之知見開，諸佛出世事足。《大經》云，王夷坦道，無量義。經云，行大直道，無留難，故《法華》名具足道。雖言三智，其實一心，爲四人說，令易解故而說爲三。若教道爲言，所斷煩惱如翻大地，河海俱覆，似崩大樹，根枝悉倒。用此智，斷惑亦復如是，通別塵沙無明，一時清淨，無量功德，諸波羅蜜，萬行法門，具足無減，佛法秘藏，悉現在前。

《大品》云，諸法雖空，一心具萬行。《大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法華》云，本末究竟等等，故名妙覺平等道。當知此慧，即法界心靈之源，三世諸佛無上法母，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樂我淨等，亦復如是。亦名寶所，亦名秘藏佛，及一切之所同歸。前三藏隘路不得並行，通教共稟，共行共入，入不能深。別教紆迴，歷別遙遠，即不能達。今此念處，曠若虛空，際於無際，猶

如直繩直入四海，故名圓教四念處耳。張衡曰：翔翱沖而不逯，況青鳥與黃雀，當前，三念處所不能及，唯圓念處孤飛獨運，凌摩絳霄，無上無等，無等等，豎無高蓋，故言無上。橫無儔例，故言無等，無等等，於十方三世諸佛言無等等也。欲重說此義，更引天親《唯識論》唯是一識，復有分別識，無分別識。分別識者，是識識，無分別者，似塵識，一切法界，所有，皒衣車乘等，皆是無分別識，成三無性。無性名非安立諦，如彼具說。龍樹云，四念處，即摩訶衍，摩訶衍即四念處。一切法趣身念處，即是一性色，得有分別色，無分別色。分別色，如言光明，即是智慧也。無分別色，即是法界四大所成，皆是無分別等，是色心不二。彼既得作兩識之名，此亦作兩色之說。若色心相對，離色無心，離心無色。若不得作此分別色，無分別色，云何得作分別識，無分別識耶。若圓說者，亦得唯色，唯聲，唯香，唯味，唯觸，唯識。若合論，一一法皆具足法界，諸法等故。般若等內照既等，外化亦等，即是四隨逐物，情有難易。《大論》曰，一切法併空，何須更用十諭。答，空有二種，一難解空，二易解空。十諭是易解空。今以易解空，諭難解空。唯識意亦如是。但約唯識，具一切法門。而衆生有兩種，一多著外色，少著內識。二多著內識，少著外色。如上界多著內識，下二界，著外色多，內識少，如學問人多向外解。若約識爲唯識論者，破外向內，令觀明白，十法界法皆是一識。識空十法界空，識假十法界假，識中十法界亦中，專以內心破一切法。若外觀十法界，即見內心，當知若色若識，皆是唯識，若色若識，皆是唯色。今雖說色心兩名，其實只一念無明法性，十法界，即是不可思識。一心具一切，因緣所生法一句，名爲一念無明法性心。若廣說四句，成一偈，即因緣所生心，即空，即假，即中。故《般若》云，受持一四句偈，與十方虛空等。《法華》云，聞一偈亦與菩提記。一句亦然，三世亦如是。今觀此，只一心不可思議，十界恒現前，入心地法門，故能不起寂滅，現身八會，只是一句。一句有無量，無量中只一句，是爲不思議故。如心諸佛然，如佛衆生然，是三無差別。諸佛解脫，當於一切衆生心中求。衆生心亦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始是般若究竟等。末了者，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不以心分別，即一切正心，起想即癡，無想即泥洹。此不思議，非青黃赤白，方圓長短，無名無相，究竟寂滅，唯當心知，口不能說。若有因緣，善方便，用悉檀，亦可得說。以方便力，爲比丘說，衆生無量劫，自性心不爲煩惱所染，不染而染，難可了知。迷妄即染，染即覆心。不見淨性。是以久處生死，不能返本還源。源實難解，二乘尚不聞其名，何況凡夫。今佛爲作習因，如大通智所繫珠，至釋迦時方成果實。今此種子漸漸積習，後遇聲光，發此種子，轉凡入聖，漸漸積功德，具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若不爾者，無明覆法性，出十法界五陰，重迷積沓。若能超悟，起二乘五陰，乃至佛陰。《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由心造。諸陰只心作耳。觀無明心，畢竟無所有，而能出十界諸陰，此即不思議。如《法華》云，一念夢行因，得果在一念。眠中無明心，與法性合，起無量煩惱。尋此煩惱，即得法性。問，別圓俱作此譬，云何異。答，別則隔歷，圓則一念具。如芥子含須彌山，故名不思議。《華嚴性起》云，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智人開塵出經，是一念無明心有煩惱法，有智慧法。煩惱是惡塵，善塵，無記塵，開出法身，般若，解脫。《法華》云，如是性相等，一界十界百千法界，究竟皆等。今觀此無明心，從何而生，爲從無明，爲從法性，爲共爲離。若自若他，四皆叵得，名空解脫門。只觀心性爲有爲無，爲共爲離。若常若斷，四倒不可得，名無相解脫門。只此心性，爲眞爲緣，爲共爲離，非四句所作，名無作解脫門。無生而說生，生十法界相性也。無明性即是實性，亦言無明，即是明，明亦不可得，是爲入不二法門。但衆生迷倒，不見心之無心，明成無明云云。

問，衆生自性清淨，不爲煩惱所染，云何有無明生。答，如前貢生相不可得，而作十四難，佛皆不答，設答只長邪見。《大品》中問，有亦不得道，無亦不得道，乃至四句俱不得道，將非世尊不得道耶。佛答，實得，非四句耳。《金剛般若》云，須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大論》摩乾提云，癌法應得道。佛答，汝若證我法，是時自當癌。佛有時知利益，亦答十四難。如答淨梵志，畢故不造新。答我已知汝，云何知，無明名故，取有名新。若知無明，不起取有，即知神，及世間常無常。衆生只爲愛見，迷於自性，隨逐諸妄，緣輪不息，去道甚遠，五百由旬。普賢觀云，爲恩愛奴，色使我眼。《法華》云，貪著生愛，則爲所燒，諸苦所因，貪欲爲本。不斷煩惱，而入涅槃，無明煩惱，是如來種。若斷煩惱，即斷佛種，故言煩惱是道場，斷煩惱不名涅槃，不生煩惱乃名涅槃。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意在修三種念處，觀十界色，名身。十界受，名受。十界識，名心。十界想行，名法。法性色，一色一切色，一切色一色，一受一切受，一切受一受，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一想行法一切法，一

切法一法　將智慧性、觀十法界色性、名爲觀　了達色中非垢非淨、名爲處　智慧性觀十界心性、名爲觀、了達受中非苦非樂性、名爲處　智慧性觀十界心性、名爲觀、了達心性非常非無常性、名爲處　智慧性觀十法界法性、名爲觀、了達法性非我非無我、名爲處　能所合標、名性念處觀也　次釋共念處觀　觀十法界色、非垢非淨、雙照二諦　垢之與淨、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　次觀十界受、非苦非樂、雙照二諦　苦之與樂、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　次觀十界非常非無常、雙照二諦　常與無常、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　【略】次觀十法界、非我非無我、雙照二諦　我與無我、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即是實性、是名共念處觀　次釋緣念處菩薩觀　此身受心法、無緣慈悲、無緣無念、如磁石吸鐵、寂而常照　雖無念不動、而運大慈、普覆十界衆生、衆生無量、慈悲亦無量、非一廣大不可盡、誓願非一廣大不可盡、是名緣念處三種一心具足觀　此身受心法智慧性、名性念處、一性念處、一切性念處、觀身受心法、定慧均和、能助大道、名共念處　一共念處、一切共念處　觀身受心法、所有慈悲、名緣念處　一緣念處、一切緣念處觀　此一念無明心、即是衆生　衆生即法性、法性即摩訶衍　摩訶衍即十法界性、處處利益十法界衆生、同於四念處坐道場、轉不思議種種法輪、一切種智、以爲根本無量功德之所莊嚴、皆令衆生安置十地、十種珍寶、以爲脚足枯榮、智慧以爲雙樹　若見佛性非榮非枯、爲中間而般涅槃、雙照二諦、總結四念處、雖別說示人、文言難見、只一刹那心、即是因緣所生法　因緣心生滅、即是三藏三十七品　因緣心空、是通三十七品　因緣心假、是別三十七品　因緣心空、作空、作假、即是圓三十七品　只是一念心、若橫無際、若竪無窮、盡三諦源、然此一念、不橫不竪　若心即空、即假、即中、是橫觀　此心先見空、次見假、後見中、即是縱　今諦觀心中三句、實不縱不橫、不前不後、事竟清淨、廣大法界、究竟虛空　觀心實性、無有微塵知覺、即是法名不覺　不覺而覺、名爲佛　具足恒沙法藏虛空法門、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一微塵中法界、佛法僧究盡實相、而無積聚　譬如貧人多所積聚、乃名藏　解脫不爾、無所積聚無所積聚、即眞解脫　解脫即是如來、無所積聚、乃名虛空　能觀此藏、是大千經卷　開此大藏、是開佛知見　知見故、五眼具足、五眼具足、即成菩提菩提即摩訶般若、般若即得法身、法身即眞解脫　三點不縱不橫、名大涅槃涅槃名諸佛法界　作是觀心、是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舉足下足、從道場來、（注二住）於佛法衆　如來囑、令於念處修道、要在慈悲　問前五停心、六根互用、今念處說何功德　答、前說似解相貌、如上　今修念處、進發十住眞位　前觀海邊平相、嘻蕩若斯、況大海深廣、渺渺浩浩、可以智知、無復更說

又《妙法蓮華經文句》卷一

如是者、舉所聞之法體　我聞者、能持之人也　一時者、聞持和合、非異時也　佛者、時從佛聞也　王城耆山、聞持之所也　與大比丘者、是聞持之伴也　此皆因緣和合、次第相生　又如是者、三世佛經初皆安如是、諸佛道同、不與世諍、世界悉檀也　《大論》云、舉時方令人生信者、爲人悉檀也　又對破外道阿歐二字、不如不是、對治悉檀也　又如是者、信順之辭、信則所聞之理會、順則師資之道成、即第一義悉檀也　因緣釋甚廣、不能具載　約教釋者、經稱三世佛法、初皆如是、先佛有漸、頓、祕密、不定等經　漸、又三藏、通、別、圓、今佛亦爾　諸經不同、如是亦異、不應一匙開於衆戶　又佛、阿難二文不異、爲如、能詮詮所詮、爲是今阿難傳佛何等文、詮何等是、不可以漸文傳頓、是以偏文詮圓、是傳詮　若謬則文不如　文不如、則理不是　此義難明、須加意詳審　且依漸教分別、佛明俗有文字、眞無文字　阿難傳佛俗諦文字、與佛說不異、故名如　因此俗文、會眞諦理、故名爲是　此則三藏經初明如是也　佛明即色是空、空即是色、色空空色、無二無別　空色不異爲如、即事而眞爲是　阿難傳佛文、不異爲如、能詮即所詮爲是　此則通教經初如是也　佛明生死是有邊、涅槃是無邊　出生死有邊、入涅槃無邊、出涅槃無邊、入於中道　阿難傳此、出有入無、出無入中、與佛說無異、爲如；從淺至深、無非曰是　此則別教經初如是也　佛明生死即涅槃、亦即中道、況復涅槃、寧非中道　眞如、法界、實性、實際、偏一切處、無非佛法　阿難傳此、與佛說無異、故名爲如　如如不動、故名爲是　是則圓經初如是也　若動俗入如、三藏義耳　不動俗即是如、通教義耳　動如入如、別教義耳　不動如而是如、圓教義也　若頓如是、與圓同不定如是、前後更互祕密者、隱而不傳、數八教網、亘法界海、懼其有漏況羅之一目、若爲獨張　又一時接四衆不令墮地、末敢稱捷　策鈍驢、驅跛蹩、尚不得一、何況四耶　約本迹釋、如是者、三世十方橫豎皆爾、過去遠遠、現在漫漫、未來永永、皆悉如是　何處是本、何處是迹　且約釋尊最初成道、經初如是者、是本也　中間作佛說經、今日所說經初如是者、皆迹也　又阿

雜所傳如是者，迹也。佛所說如是者，本也。又師弟通達如是，非始今日，亦非中間者，本也。而中間，而今日者，迹也。觀心釋者，觀前悉檀，教迹等諸如是義，悉是因緣生法，即通觀也。因緣即空，即假者，別觀也。二觀爲方便道，得入中道第一義，雙照二諦者，亦通亦別觀也。上來悉是中道者，非通非別觀也。

又　我聞者，或聞如是，蓋經本不同，前後互舉耳。今例爲四釋。《大論》云，耳根不壞，聲在可聞處作，心欲聞衆緣和合，故言我聞。問，應言耳聞，那云我聞。答，我是耳主，舉我攝衆緣，此世界釋也。阿難登高，稱我聞，大衆應悲號，適見如來。今稱我聞，無學飛騰，說偈佛話。經明文殊結集，先唱題，次稱如是我聞，時衆悲號，此爲人釋也。阿難登高，稱我聞，遣衆疑。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三指，衆疑釋，尊重出，或他方佛來，或阿難成佛，若唱我聞，三疑即遣。此對治釋也。阿難學人隨俗稱我聞，第一義中無我無聞。古來衆釋，同是因緣一意耳。約教解釋者，《釋論》云，凡夫三種我，謂見、慢、名字。學人二種，無學一種。阿難是學人，無邪我，能伏慢我，隨世名字，稱我無咎。此用三藏意釋我也。《十住毗婆沙》云，四句稱我，皆墮邪見。佛正法中無我，誰聞。此用通教意也。《大經》云，阿難多聞士，知我無我而不二，雙分別我無我，此用別教意也。又可難知我無我而不二，方便爲侍者傳持如來無礙智慧，以自在音聲，傳權傳實，有何不可。此用圓教釋我也。【略】觀心釋者，觀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即空者，我無我也。即假者，分別我也。即中者，眞妙我也。【略】觀心釋者，觀因緣法，是觀聞聞。觀空，是觀聞不聞。觀假，是觀不聞聞。觀中，是觀不聞不聞。一念觀者，妙觀也。一時者，肇師云，法王啓運，嘉會之時者，世界也。論云迦羅是實時，示內弟子時、食時，著衣者爲人也。三摩耶是假時，破外道邪見者，對治也。若時與道合者，第一義也。若見諦已上，無學已下，名下一時。若三人同入第一義，名中一時。若登地已上，名上一時。若初住已上，名上上一時。今經是上上一時。此約教分別也。本迹者，前諸一時，迹也。久遠實得之一時，本也。觀心釋者，觀心先空，次假，後中，次第觀心也。觀心即空，即假，即中者，圓妙觀心也。【略】離車子云，摩竭提國如大池，佛出其國，如大蓮華，無勝云。佛於衆生，平等無二，汝等耽荒五欲，不見佛耳，非佛棄汝，出摩竭提。此皆世界釋也。日若不出，池中未生。生已等華，翳死無疑。佛若出世，則有剎利、婆羅門居士、四天王，乃至有頂，此就爲人釋也。三乘根性感佛出世，餘不能感，善斷有頂種，永度生死流。此就對治說也。佛於法性，無動無出，能令衆生感見動出，而於如來，實無動出。此就第一義說也。皆因緣釋耳。佛名覺者，知者，於道場樹下知覺世間，出世間，總相別相，覺世即苦集，覺出世即道滅，亦能覺他。身長丈六，壽八十，老比丘像。菩提樹下，三十四心，正習俱盡者，即三藏佛自覺覺他。帶比丘像，現尊特身，樹下一念相應，斷餘殘習者，即通佛自覺覺他，單現尊特相，坐蓮華臺，受佛職者，即別佛自覺覺他，隱前三相，唯示不可思議，如虛空相，即圓佛自覺覺他。故經云，或見如來丈六之身，或見小身大身，或見坐華臺，爲百千釋迦，說心地法門；或見身同虛空，徧於法界，無有分別，即此義也。是爲約教分別也。本迹釋者，一佛爲本，三佛爲迹，中間示現數數唱生，數數唱滅，皆是迹也。唯本地四佛，皆是本也。觀心釋者，觀因緣所生心，先空，次假，後中，皆徧覺也。觀心即空，即假，即中，是圓覺也。住者，能住住所住，所住即是忍土。王城能住，即是四威儀，住世未滅，此則世界因緣釋住也。又住者，住十善道，住四禪中，此即爲人因緣釋住也。又住者，住三三昧，對治因緣釋住。又住者，住首楞嚴，即是第一義因緣釋住。【略】本迹解者，三藏佛應涅槃，慈悲垂迹，生身住世，通佛誓願慈悲扶餘習，度衆生，作佛事。別圓佛皆慈悲熏法性，愍衆生故，垂應法界。當知四佛住，本佛住，以慈悲故，住於忍土王城，威儀住世，是名迹住。觀解者，觀住於境，或住無常境，即空，即假，即中等境，以無住法，住於境中，故名爲住。

觀釋者，王即心，王舍即五陰。心王造此舍。若析五陰舍，空空爲涅槃城，此觀既淺，如見土木。若體五陰舍即空，空爲涅槃城，即通教也。若觀五陰舍，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此之四德，常爲諸佛之所遊處。若觀五陰即法性，法性無受想行識，一切衆生即是涅槃，不可復滅，畢竟空寂。舍如是涅槃，即是眞如實體。觀心山者，若觀色陰，無知如山，識陰如巖，三陰如鷲。觀此靈鷲無常，即析觀也。觀此靈鷲，即空，體觀也。觀靈，即智性了因，智慧莊嚴也。鷲，即聚集緣因，福德莊嚴也。山即法性，正因，不動三法名秘密藏，自住其中，亦用度人。下文云，佛自住大乘，即別圓二觀。中者，佛好中道，升中天中，日降中國，中夜滅，皆表中道。今處山中，說中道也。釋同聞衆爲三，初聲聞，次菩薩，後雜衆。諸經多爾。舊云，有事有

義　事者，逐形迹親疎聲聞，形出俗網，迹近如來，證經爲視，故前列也　尺人形乖服異，迹非侍奉，證經爲疎，故後列也　菩薩形不檢節，迹無定處，既不同俗，復異於僧，處季孟之間，故居中也　有義者，聲聞欣涅槃，天人著生死，各有所偏　菩薩不訴不著，居中求宗　故在兩間　釋論意亦爾，此一解似兩釋，事解似因緣，義解似約教　本迹解者，聲聞內祕外現，何嘗保證涅槃天人皆大薩埵，豈復貪染生死，皆是迹引二邊，而本常中道也　觀心釋者，從假入空觀，即偏破生死　從空入假觀，即偏破涅槃　中道正觀，無復前後

又《法華》論四種聲聞，今開住果者爲兩，析法住果，是三藏聲聞　體法住果，是通教聲聞　開應化者爲兩，登地應化，別教聲聞　登住應化，圓教聲聞　開佛道聲聞亦爲兩，令他次第聞佛道，是別教聲聞　令他不次第聞佛道，即圓聲聞　聲聞義浩然，云何以證涅槃者判之　大者，釋論明大者，亦言多，亦言勝　器量尊重爲天王等，大人所敬，故言大　升出九十五種道外，故言勝　偏知內外經書，故言多

又　觀心者，空觀爲大，假觀爲多，中觀爲勝　又直就中觀心性廣博，猶若虛空，故名大　雙遮二邊，入寂滅海，故名勝　雙照二諦，多所（舍）〔含〕容，一心一切心，故名多也　比丘者，肇師云，秦言淨命，乞食，破煩惱，能持戒，怖魔等　天竺一名（舍）〔含〕此四義　秦無以翻，故存本稱　什師云，始出妻子家，應以乞食自資，清淨活命　終出三界家，必須破煩惱，持戒自守，具此二義，天魔怖其出境也　《釋論》云，怖魔，破惡，乞士，魔樂生死，其既出家，復化餘人，俱離三界，乖於魔意，魔用力制翻被五繫，但愁懼而已，故名怖魔。出家人必破身口七惡，故言破惡　夫在家三種如法，一田，二商，三仕，用養身命。出家人佛不許此，唯乞自濟，身安道存，福利檀越　三義相成，即比丘義也　【略】觀心者，觀一念心淨若虛空，不爲二邊柽梏所礙，平等大慧，無住無著，即名出家　以中觀自資活法身慧命，名爲乞士　觀五住煩惱，即是菩提，是名破惡。一切諸邊顛倒，無非中道，即是怖魔。

又　觀解者，初學中觀，入相似觀，既未發眞，慙，第一義天　愧諸聖人，即是有羞僧　觀慧若發，即眞實僧　若異此者，即前兩僧不依觀行，名破戒僧　不解觀相，名愚癡僧　舉類義竟。二明數者，即是一萬二千人也　本迹者，本是一萬二千菩薩，迹爲萬二千聲聞也　觀者，觀十二入，一人具十法界，一界又十界，界界各十，如是，即是一千　一入既一千，十二入即是萬二千法門也　三明位者，皆是阿羅漢也　阿毘經云，應眞，瑞應云，眞人　悉是無生，釋羅漢也　依舊翻云，無著，不生，應供，或言無翻，名含三義　【略】又本是法身，迹示已利　本是般若，迹示不生　本是解脫，迹示殺賊　觀心者，空觀是般若，假觀是解脫，中觀是法身　又觀心者，從假入空，觀亦有三義，乃至中道觀，殺無明賊，不生二乘心，供養此人，如供養世尊

羅漢但應結盡，未應有盡　有盡者，因中說果　又盡在不久也　心得自在者，定具足，名心自在　慧具足，名慧自在　慧自在未必心自在，心自在必慧自在　今言心自在即是定慧具足，俱解脫　人俱解脫，人生決定盡驗知，歎不生德也　若依《法華》論者，呼爲上上，起門則是，以後釋前也　論云，以諸漏盡故，名羅漢　以心得自在故，名有結盡　如是傳，傳釋上也　本迹者，不生不生，名大涅槃　煩惱漏流，其源久竭，不復墮落二乘及凡夫地，即本不生　法身智斷實相功德，名本已利，得王三昧，破二十五有，顯出我性，具八自在我，名本殺賊，迹示二乘功德耳　觀心者，中道正觀，不漏落空假二邊，二邊煩惱滅也　能觀心性，名爲上定　衣珠祕藏，是己之物，即己利也　正觀中道，結賊則斷，無結故，有亦斷，二邊不能縛心，故名自在　雖有煩惱，如無煩惱，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即其義也

又　三藏教者，盲譬無生智，鏡譬無生境，陰入界也　頭等六分，譬現在因也　像譬未來果也　若開眼取鏡，形對像生，愚故不斷絕　若閉眼如盲，則無所見，不見六分，是因不生，不見鏡像，是果不生　故《阿含經》云，若謂有色，色是淨，淨即生，非不生　若謂有受想行識，識是淨，淨即生，非不生　若謂有受，受是樂，樂即生，非不生　乃至色，色是樂，樂是生，非不生　若計有想行，行是我，我是生，非不生，乃至色色是我，我是生，非不生　若計有識，識是常，常是生，非不生，乃至色色是常，常是生，非不生　譬如執鏡見面，面是生，非不生，若謂有五陰悉是生，非不生　若能知色非淨，乃至識非常，又能知色無常苦空不淨，乃至識無常苦無我不淨者，是爲不生，非是生　如盲執鏡，不見像生，是爲不生，非是生　既知不生，寧復於中計我是色，計我異色，我在色中，色在我中，乃至識亦如是　如是觀者，現因來果，俱皆不生，如盲對鏡，不見形像，是名觀陰無生觀智也　觀入界者，凡言海者，雖復深廣，亦有此彼岸，蓋小水耳　若眼見色已，愛念染著貪樂，起身口意業者，是爲大海沉沒一切世間天人修羅　當知眼是大海，色是濤波，愛此色故，是

洞後　於中起不善覺，是惡魚龍，起姤害，是男羅刹　起染愛，是女鬼　起身口意，是飲鹹自沒　是爲眼色無知而生無明愛　愛生，故名爲行　行生，故名爲業　業縛，識入中陰，是爲識生　所受胞胎，五胞未成，是爲名色生　五胞成已，名六入生　六入未能別苦樂，名爲觸生　別苦樂，名受生　於塵起染，名愛生　四方馳求，名取生　造身口意，名有生　應受未來五陰，名生生　未來陰變，名老生　未來陰壞，名死生　心中內熱，名憂生　發聲大喚，名悲生　身心顛悸，名苦惱生　是名眼見色時，即有三世十二因緣，大苦聚生，非不生　耳鼻舌身意眼界，乃至法界，亦如是　是爲入界生，非不生　云何不生，觀眼色時，不種苦種，不生苦芽，不漏臭汁，不集蛆蠅　若種不生，則芽不生，則臭汁不生，則蛆蠅不生，故名不生　云何苦種，眼見色時，起貪恚覺，是爲苦種　念於五欲法，是生苦芽，六根取六塵，是名臭汁　流出於六塵中，善惡競起，是名蛆蠅　若知眼色無常，苦空無我，則貪恚不生　念欲不生，取境不生，善惡行不生，是爲不生　耳鼻舌身意亦如是，是眼界乃至法界亦如是　阿若最初得此三藏不生智，故名阿若　憍陳如通教無生觀，譬如幻人，執幻鏡，以幻六分臨幻鏡，覩幻像，像非鏡生，非面生，非鏡面合生，非離鏡面生　既不從四句生，則非內外中間，不常自有，亦無滅處，去不至東西南北方　性本無生，非滅生無生　性本無滅，非滅滅無滅。無生無滅，故曰無生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又觀幻色，如幻鏡像　觀受如泡，觀想如炎　觀行如芭蕉，觀識如幻　幻不從幻物生，不從幻師生，非物師合生，非離物師生　四句求幻生，生無從來　四方求幻滅，滅無去處　性本無生，非滅生無生　性本無滅，非滅滅無滅　無生，無滅，故曰無生　觀根塵村落，結賊所止，從本已來，一一不實，妄想故起業力機關，假爲空聚，無明體性，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有，有本自無，因緣成諸煩惱業苦，如旋火輪，觀其本無，皆如上說，此通意云云

又　別觀無生智者，鏡譬法界，眼譬觀智，青黃赤白，小大長短，譬十法界　青譬地獄因果，黃譬餓鬼因果，赤譬畜生因果，白譬人天因果，小色像譬二乘因果，大色像譬通菩薩因果，短色像譬別菩薩因果，長色像譬佛因果，皆於鏡中分別無謬　若欲自正，令九因果不生，一因果生，若欲正他，令他九因果不生，一因果生，依於法界，行菩提行，次第用析體觀智，隣四住生，令不生　次用恒沙佛法，斷客塵煩惱，令無知不生　後用實相智慧，斷無明，令根本不生　若無四住，則分段不生　若無無知，則方便不生　若無無明，則實報不生，生亦不生，不生亦不生，故名不生　是名別教無生智也　約圓教觀無生智者，觀鏡團圓，不觀背面，不觀形像，非背非闇，非面非明，不取種種形容，不取種種繫像，但觀團圓，無際畔，無始終，無明闇，無一異差別者　譬於圓觀，不取十法界相貌，無善惡，無邪正，無小大等，一切皆泯，但緣諸法實相，法性佛法，若色若香，無非實相　觀煩惱業，生即無生，無生不生，故曰無生　陰入界苦，即是法身，非顯現，故名爲法身　障，即法身　貪恚癡即般若　非能明故，名爲般若　無所可照，性自明了，業行繫縛，皆名解脫　非斷縛得脫，亦無體可繫，亦無能繫，故稱解脫　解脫即業不生，般若即煩惱不生，法身即苦不生　是三不生，即一不生，是一不生即三不生　非三非一，故言不生　況變易煩惱業苦，而非不生　此即圓無生觀智云云【略】約教論神通者，依四禪十四變化，依觀練熏修十一切無漏事，禪能作十八變，此即初教中神通　依空起慧，以空慧心，修諸神通，即通教中神通　次第依三諦，習得神通，展轉深入，過於二乘，即別教神通　依於實相，所得神通，不以二相見諸佛土，從眞起應，不動眞際，徧十法界，是則圓教神通云云【略】本迹者，本住眞際，首楞嚴定，能於一念徧應十方種種示現，施作佛事，以慈悲故，迹爲五味，神通引令入極云云　觀心者，觀於一心，數有一切心　觀一切心，悉無諸心　心無有無，通至實相，即神通觀也

又　《增一阿含》云，善分別義，敷演道教者，迦旃延最第一　如《長阿含》云，有外道執斷見，謂無他世，凡有十番問答　外道言無有他世，答言，今之日月，爲天，爲人，爲此世，他世耶　若無他世，則無明日　又問，我見人死不還，云何說其受苦，故知無他世　答云，如罪人被駈，寧得歸不　又問，若生天，何故不歸，故知無他世　答云，如人墮廁，得出，寧肯更入廁不　又上一日，當此百年　生彼三五日，未遑歸心　設有歸者，而汝已化，寧得知之　又問，我獲煞罪人，密蓋其上，伺之不見神出，故知無他世　答云，汝書眠時，傍人在邊，見汝神出不　又問，我剝死人皮，臠肉碎骨，求神不得，故知無他世　答云，如小兒析薪，寸寸分裂，求火，寧有可得不　又問，我秤死人，更重　若神去應輕，若無神去，則無他世　答云，如火與鐵合，鐵則輕，鐵失火則重　人生有神則輕，死失神則重　又問，我見臨死人，反轉求神不得，故知無他世　答云，如人反轉求於具聲，寧得聲耶　又問，汝雖種種破我執，此

甚久而不能捨。答云，如人採穢，初見麻取麻，次捨麻取麻皮，次捨麻皮取縷，次捨縷取布，次捨布取絹，次捨絹取銀，次捨銀取金，捨劣取勝，云何不能捨。又問，非但我如是說，諸人亦如是說，云何謂我爲非。答云，兩商人逢鬼，鬼爲人像語言，前路豐米足草，載之何爲，一商人便棄，前路，人牛皆飢，遂爲鬼所(敵)(噉)。一商人云，若得新米草可棄故米草，人牛皆不爲鬼所食。諸人妄說，如鬼誑言。汝不納我言，如棄故米草。今既得新，何不棄故。又問，我不能捨，勸我則瞋。答曰，汝如養豬人，路上遇糞，頭擊將還，在路逢雨汁下，汙頭，傍人令棄，倒更瞋。他，謂汝不養豬，故令我棄，反瞋。勸者。如是番番析破，廣演諸義，外道便伏，而讚歎言，尊者前說日月，而我已解，欲聞智辯，故番番執難。善哉，妙說。迦旃延善論義相，亦復如是。律中云，善能教化歸戒，令屠受夜戒，婬者受晝戒，後受報時，各於晝夜見前樂相云云。

又　問，顛不依法，得涅槃耶　答，不依五陰法，能得涅槃。又問，五陰依何生　答，因愛生。又問，云何斷愛。答，依八正道，即能斷愛。世典聞此，遠塵離垢，例皆如此　約教論義者，依無常苦空無我，破斷常見等，是初教論義。依空無所有，不可得，破斷常愛見者，通教論義。故天女云，我無所得故辯，如此依總持四辯，觀機照假，以藥逗病，破斷常見者，是別教論義。相依實相，畢竟不有不無破斷常見者，是圓教論義。約本迹者，本住福德智慧二種莊嚴，能問能答，爲懃衆生迹，爲五味論義師耳　觀心者，觀智研境，境發於智，智境往復，即觀心論義也。

又卷二　《寶性論》云，羅漢支佛空智，於如來身本所不見，二乘雖有無常等四對治，依如來法身，復是顛倒，顛倒故，即是無明，住無漏界中，有四種障，謂緣相生壞。緣者，謂無明住地，與行作緣也。相者，無明共行，爲因也。生者，謂無明住地，共無漏業，因生三種，意生身也。壞者，三種意生身，緣不可思議變易死也。還如界內十二因緣，從無明至老死也。緣者，即無明支也。相者，行支也。生者，即名色等五支也。愛取有三支，例前可知也。壞，即生死支也。此十二支數，同界內義意大異。

又　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者，爲利根人即事顯理也。《大經》云，十二因緣名爲佛性者，無明愛取既是煩惱，煩惱道即是菩提，菩提通達無復煩惱，煩惱既無，即究竟淨了因佛性也。行有是業道，即是解脫。解脫自在緣因佛性也　名色老死是苦道，苦即法身，法身無苦，無樂，是名大樂。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故言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即是中道。無明是過去，愛是現在，若邊，若中，無非佛性，並是常樂我淨，無明不生，亦復不滅，是名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也。一判麤妙者，因緣之境不當麤妙，取之淺深，致有差降耳。若從無明生諸行，乃至老死，從三生二，從二生七，從七生三，更互因緣，煩惱業因緣。業苦因緣，無常生滅，《中論》判此教鈍根法，涅槃稱般勤半字。此經但離虛妄，名爲解脫。故知此境則麤。若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有，境既如幻，智亦叵得。經言，若有一法過於涅槃，我亦說如幻如化。《中論》明教利根，涅槃稱長者教，毗伽羅論《大品》，名爲如實巧度。此經名小樹，斯境則巧。若無明是緣，從緣生相，從相有生，從生故壞，滅緣故淨，除相故我，盡生則樂，無壞故常。《中論》云，因緣生法，亦名爲假名，《大品》稱十二緣，獨菩薩法涅槃稱因，滅無明則得熾然，此經，則是大樹而得增長，比前爲妙，方後爲麤。若言無明，三道即是三德，不須斷三德，更求三德。《中論》云，因緣所生法，亦名中道義。《大品》說十二因緣，是爲坐道場。《涅槃》云，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即是中道　此經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亦名最實事，豈非妙耶　前三是權故爲麤，後一是實，故爲妙。用此麤妙，歷五味教者，乳教具二種因緣，一麤一妙。酪教一麤，生酥三麤，一妙，熟酥二麤一妙。《法華》但說一妙。是名待麤因緣，明妙因緣也。三開麤顯妙者，如經我法妙難思，前三皆是佛法，豈有思議之麤，異不思議之妙，無離文字說解脫義，秖體思議，即不思議，譬如長者引盆器米麵，給與窮子，成窮子物。若定天性，窮子非復客作，人盆器還家，安是他物。如來於不思議方便說麤，何得保麤異妙。今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即是開兩因緣，即論於妙。又《大經》云，爲諸聲聞開發慧眼者，昔慧眼但見於空，不見不空，今開慧眼，即見不空，不空即見佛性，故云慧眼見故，而不了了。佛以佛眼見，則了了此即決菩薩慧眼，開第三因緣，即絕待論於妙。四觀心者，觀一念無明，即是明。《大經》云，無明明者，即畢竟空，空慧照無明，無明即淨。譬如有人覺知有賊，賊無能爲，既不爲無明所染，即是煩惱道淨　煩惱淨故，則無業。無業故無縛，無縛故是自在我。我既自在，不爲業縛，誰受是名色觸受。無受則無苦，既無苦陰，誰復遷滅，即是常德　一念之心既具十二因緣，觀此因緣，恒作常樂我淨之觀，其心念念住祕密藏中，恒作此觀，名託聖胎。觀行純熟，

胎分成就，若破無明
妙，二開麤顯妙，四對
聖諦對二乘有餘彰
四聖諦者，無量四聖
更有所作，故名有作
因他知，非一切知不
盡，更無所作，故名
也。如此釋者，雖喚
生滅，三無量，四無
生滅者，迷眞重故，
心》偈云，諸行果性，
一切無漏行，說道諦
能招來果，是集諦
斷，是滅諦。《遺教
生滅四聖諦相也。
滅相續，亦先說。又
次第也。聖者，對破
稱爲諦。

又見此四，得
《大經》，凡夫有苦無
智，不能說，但苦無
眞輕故，從理得名。
又習應苦空三，亦如
道不生，則無苦滅，
故無苦而有眞諦
者，迷中重故，從事
住煩惱不同，故道
同，故《大經》云，知
知　我於彼經竟不
從理得名，以迷理故

生，不生既可偏作生生，句亦說「若得此意，下三句例皆如此」。佛何故作偏釋耶？答：為利根故，亦是有因緣故，直須如此。時衆如快馬見鞭影，不俟徹骨耳。如此追泯，何說而不寂耶？或三種可說為麤，一可說為妙；或三不可說為麤，一不可說為妙；或四皆可說為麤，四皆不可說為妙；或四可說有麤有妙，或四不可說有麤有妙，或四可說皆非麤非妙，或四不可說皆非麤非妙。如是等種種，皆決了

又《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上

諸惡莫作，諸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若夫泥洹之法，人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故《法華經》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當知此之二法，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修習，則墮邪倒，故經云：若偏修禪定福德，不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智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輪轉，蓋無差別。若不均等，此則行乖圓備，何能契意極果。故經云：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是故了了見於佛性。以此推之，止觀豈非泥洹大果之要門，行人修因之勝路，衆德圓滿之指歸，無上極果之正體也。若如是知者，止觀法門實非淺故，欲接引始學之流輩，開驟冥而進道，說易行難，豈可廣論深妙。今略明十意，以示初心行人登正道之階梯，入泥洹之等級，尋者當愧為行之難成，毋鄙斯文之淺近也。

具緣第一

夫發心起行，欲修止觀者，要先外具五緣，第一持戒清淨，如經中說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是故比丘應持戒清淨。然有三種行人，持戒不同。一者，若人未作佛弟子時，不造五逆，後遇良師，教受三歸五戒，為佛弟子，若得出家受沙彌十戒，次受具足戒，作比丘比丘尼，從受戒來淨護持，無所毀犯是名上品持戒人也。當知是人修行止觀，必證佛法，猶如淨衣，易受染色。二者，若人受得戒已，雖不犯重，於諸輕戒多所毀損，為修定故，即能如法懺悔，亦名持戒清淨，能生定慧，如衣曾有垢膩，若能浣淨，染亦可著。三者，若人受得戒已，不能堅心護持，輕重諸戒多所毀犯，依小乘教門，即無懺悔四重之法，若依大乘教門，猶可滅除，故經云：佛法有二種健人，一者不作諸惡，二者作已能悔【略】。云何知重罪滅相？若行者如是至心懺悔時，自覺身心輕利，得好瑞夢，或復觀諸靈瑞異相，或覺善心開發，或自於坐中覺身如雲如影，因是漸證，得諸禪境界，或復豁然解悟，心生善識法相，隨所聞經，即知義趣，因是法喜，心無憂悔，如是等種種因緣，當知即是破戒障道罪滅之相。從是已後，堅持禁戒，亦名「羅」清淨，可修禪定，猶如破壞垢膩之衣，若能神治浣洗清淨，猶可染著。若人犯重禁已，恐障禪定，雖不依諸經修諸行法，但生重慚愧，於三寶前發露先罪，斷相續心，端身常坐，觀罪性空，念十方佛，若出禪時，即須至心燒香禮拜，懺悔誦戒及誦大乘經典，障道重罪自當漸漸消滅，因此尸羅清淨，禪定開發。

又

所言訶欲者，謂五欲也。凡欲坐禪修習止觀，必須訶責五欲者，是世間色聲香味觸，常能誑惑一切凡夫，令生愛著。若能深知過罪，即不親近，是名訶欲。一訶色欲者，所謂男女形貌端嚴，修目長眉，朱脣素齒，及世間寶物，青黃赤白紅紫縹綠，種種妙色，能令愚人見則生愛，作諸惡業，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欲故，身入敵國，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此等種種過罪。二訶聲欲者，所謂箜篌箏笛絲竹金石音樂之聲及男女歌詠讚誦等聲，能令凡夫聞即染著，起諸惡業，如五百仙人雪山住，聞甄陀羅女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亂，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聲過罪。三訶香欲者，所謂男女身香，世間飲食醫香，及一切藥香等，愚人不了香相，聞即愛著，開結使門。如一比丘在蓮華池邊，聞華香氣，心生愛樂，池神即大訶責，何故偷我香氣，以著香故，令諸結使卧者皆起。如是等種種因緣，知香過罪。四訶味欲者，所謂苦酸甘辛鹹淡等種種飲食肴膳美味，能令凡夫心生染著，起不善業。如一沙彌染著酪味，命終之後，生在酪中，受其蟲身，如是等種種因緣，知味過罪。五訶觸欲者，男女身分柔輭細滑，寒時體溫，熱時體涼，及諸好觸，愚人無智，為之沉沒，起障道業。如一角仙，因觸欲故，遂失神通，為婬女騎頸。如是等種種因緣，知觸過罪。如上訶欲之法，出《釋訶衍論》中說。復云：哀哉，衆生，常為五欲所惱，而猶求之不已。此五欲者，得之轉劇，如火益薪，其燄轉熾。五欲無樂，如狗嚙枯骨。五欲增諍，如烏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毒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假借須臾，如擊石火。智者思之，亦如怨賊。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後受無量苦惱。此五欲法與畜生同有，一切衆生常為五欲所使，名欲奴僕，坐此

弊欲，沉墮三塗。我今修禪，復爲障礙。此爲大賊，急當遠之。

又　所言棄蓋者，謂五蓋也。一棄貪欲。蓋前說外五塵中生欲，今約內意根中生欲，謂行者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念念相續，覆蓋善心，令不生長。覺已應棄。所以者何，如術婆伽欲心內發，尚能燒身，況復心生欲火而不燒諸善法。貪欲之人，去道甚遠，所以者何，欲爲種種惱亂住處。若心著欲，無由近道。

二棄嗔恚蓋。嗔是失佛法之根本，墜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種種惡口之府藏。是故行者於坐禪時，思惟此人現在惱我及惱我親，讒歎我冤，思惟過去未來亦如是，是爲九惱，故生嗔恨。嗔恨，故生怨。以怨心生故，便起心惱。彼如是嗔覺覆心，故名爲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

如是知已，當修慈忍，以滅除之。令心清淨。

三棄睡眠蓋。內心昏闇，名爲睡。五情闇蔽，放恣支節，委卧睡熟爲眠。以是因緣，名爲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法心及後世生天及涅槃樂。如此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諸餘蓋情覺故可除，睡眠如死，無所覺識，以不覺故，難可滅除。如是等種種因緣，訶睡眠蓋，警覺無常，滅損睡眠，令無昏覆。若昏睡心重，當用禪鎮杖卻之。

四棄掉悔蓋。掉有三種，一者身掉，身好遊走，諸雜戲謔，坐不暫安。二者口掉，好喜吟詠，競諍是非，無益戲論，世間語言等。三者心掉，心情放逸，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爲心掉。掉之爲法，破出家人心，如人攝心，由不能定，何況掉散。掉散之人如無鉤醉象，穴鼻駱駝，不可禁制。既失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悔者，悔能成蓋。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時未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爲蓋。但悔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二者如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悔箭入心，堅不可拔。

五棄疑蓋者，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信心。信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譬如有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然則疑過甚多，未必障定。今正障定疑者，有三種，一者疑自，而作是念，我諸根闇鈍，罪垢深重，非其人乎。自作此疑，定法終不得發。若欲修定，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者疑師，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爲障定。欲除之法，如《摩訶衍論》中說，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其皰囊。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佛想。三疑法，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心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佛法之中，信爲能入。若無信者，雖在佛法，終無所獲。如是種種因緣覺知疑過，當急棄之。問曰，不善法，廣塵數無量，何故但棄五法。答曰，此五蓋中即具有三毒等，分四法爲根本，亦得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一貪欲蓋，即貪毒。二嗔恚蓋，即嗔毒。三睡眠及疑此二法，是癡毒。四掉悔，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一中有二萬一千，四中合爲八萬四千。是故除此五蓋，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行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棄於五蓋，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之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如是。除此五蓋，其心安隱，清涼快樂，如日月，以五事覆翳，烟塵雲霧羅睺阿修羅手障，則不能明照人心，五蓋亦復如是。

夫行者初學坐禪，欲修十方三世佛法者，應當先發大誓願，度脫一切衆生，願求無上佛道。其心堅固，猶如金剛，精進勇猛不惜身命。若成就一切佛法，終不退轉。然後坐中正念，思惟一切諸法眞實之相，所謂善，不善，無記，法內外根塵妄識，一切有漏煩惱法，三界有爲生死因果法，皆因心有。故十地經云，三界無別有，唯是一心作。若知心無性，則諸法不實。心無染著，則一切生死業行止息。作是觀已，乃應如次起行修習也。云何名調和，今借近譬，以況斯法。如世間陶師，欲造衆器，先須善巧調泥，令使不麤，不懦，然後可就輪繩，亦如彈琴，前應調絃，令寬急得所，方可入弄，出諸妙曲。行者修心亦復如是。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有所不調，多諸妨難，善根難發。一調食者，夫食之爲法，本欲資身進道。食若過飽，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閉塞，坐念不安。若食過少，則身羸心懸，意慮不固。此二皆非得定之道。若食穢觸之物，令人心識昏迷。若食不宜之物，則動宿病，使四大違反。此爲修定之初須深慎之也。故經云，身安則道隆。飲食知節量，常樂在空閑。心靜樂精進，是名諸佛教。二調睡眠者，失眠是無明惑覆，不可縱之。若其眠寐過多，非唯廢修聖法，亦復喪失功夫，而能令心闇昧，善根沉沒。當覺悟無常，調伏睡眠，令神氣清白，念心明淨。如是乃可棲心聖境，三昧現前。故經云，初夜後夜亦勿有廢，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當念無常之火燒諸世間，早求自度，勿睡眠也。三調身，四調息，五調心。此三應合用，不得別說。但有初中後，方法不同，是則入住出相有異也。

夫初欲入禪調身者，行人欲入三昧，調身之宜，若在定外，行住進止動靜運爲，悉須詳審。若所作麤猛，則氣息隨麤，以氣麤故，則心散難錄，兼復坐時，煩憒心不恬怡，身雖在定外，亦須用意，逆作方便。後入禪時，須善安身，得所初至繩牀，即須先安坐處，每令安隱，久久無妨。次當正腳，若半跏坐，以左腳置右腳上，牽來近身，令左腳指與右胜齊，右腳指與左胜齊。若欲全跏，即正右腳置左腳上，次解寬衣帶周正，不令坐時脫落。次當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上，重累手相對，頓置左腳上，牽來近身，當心而安。次當正身，先當挺動其身，並諸支節，作七八反，如似按摩法，勿令手足差異。如是已，則端直令脊骨勿曲，勿聳。次正頭頸，令鼻與臍相對，不偏不邪，不低不昂，平面正住。次當口吐濁氣，吐氣之法，開口放氣，不可令麤急，以之緜緜恣氣而出，想身分中百脈不通處，放息隨氣而出，閉口鼻，納清氣，如是至三，若身息調和，但一亦足。次當閉口，脣齒纔相拄著，舌向上嚥。次當閉眼，纔令斷外光而已，當端身正坐，猶如鎮石，無得身首四肢切爾搖動。是爲初入禪定調身之法，舉要言之，不寬不急，是身調相。四初入禪調息法者，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爲不調相，後一爲調相。云何爲風相，坐時則鼻中息出入覺有聲，是風也。云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也。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是氣相也。云何息相，不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若亡，資神安隱，情抱寂寥，此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則結，守氣則勞，守息即定。坐時有風喘氣三相，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爲心患，心亦難定。若欲調之，當依三法，一者下著安心，二者寬放身體，三者想氣徧毛孔，出入通同無障。若細其心，令息微微然，息調則衆患不生，其心易定，是名行者初入定時調息方法。舉要言之，不澀不滑，是調息相也。五初入定時，調心者，有三義，一入，二住，三出。初入有二義，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二者當令沉浮，寬急得所。何等爲沉相，若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爲沉相。爾時當繫念鼻端，令心住在緣中，無分散意。此可治沉。何等爲浮相，若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此是浮相。爾時宜安心向下，繫緣臍中，制諸亂念，心即定住，則心易安靜。舉要言之，不沉不浮，是心調相。其定心亦有寬急之相，定心急病相者，由坐中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是故上向胷臆急痛，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患自差矣。若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逶迤，或口中涎流，或時閒睡。爾時應當斂身急念，令心住緣中，身體相投，以此爲治心，有澀滯之相，推之可知是爲初入定調心方法。夫入定本是從麤入細，是以身既爲麤息，居其中心，最爲細靜。調麤就細，令心安靜，此則入定初方便也。是名初入定時調三事也。二住坐中，調三事者，行人當於一坐之時隨時長短，十二時，或經一時，或至二三時，攝念用心，是中應須善識身息心三事調不調相。若坐時，向雖調身竟，其身或寬或急，或偏或曲，或低或昂，身不端直，覺已隨正，令其安隱，中無寬急，平直正住。復次一坐之中，身雖調和，而氣不調和，不調和相者，如上所說，或風或喘，或復氣急，身中脹滿，當用前法，隨時治之，每令息道綿綿如有如無。次，一坐中身息雖調，而心或浮沉，寬急不定。爾時若寬，當用前法，調令中適。此三事的無前後，隨不調者而調適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三事調適，無相乖越，和融不二，此則能除宿患，妨障不生，定道可剋。三出時調三事者，行人若坐禪將竟，欲出定時，應前放心異緣，開口放氣，想從百脈隨意而散，然後微微動身，次動肩膊及手頭，頸，次動二足，悉令柔輭，次以手偏摩諸毛孔，次摩手令暖，以揩兩眼，然後開之，待身熱稍歇，方可隨意出入。若不爾者，坐或得住，心出既頓，促則細法未散，住在身中，令人頭痛，百骨節彊，猶如風勞，於後坐中煩躁不安，是故心欲出定，每須在意，此爲出定調身息心方法。以從細出麤，故是名善入住。

又　修止觀者，有二種，一者於坐中修，二者歷緣對境修。一於坐中修止觀者，於四威儀中，亦乃皆得。然學道者，坐爲勝故，先約坐以明止觀略出五意不同。一對治初心麤亂修止觀。所謂行者初坐禪時，心麤亂故，應當修止，以除破之，止若不破，即應修觀，故云對破初心麤亂修止觀。今明修止觀有二意，一者修止自有三種，一者繫緣守境止，所謂繫心鼻端臍間等處，令心不散故。經云，繫心不放逸，亦如猿著鎖。二者制心止，所謂隨心所起，即便制之，不令馳散。故經云，此五根者，心爲其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此二種皆是事相，不須分別。三者體眞止，所謂隨心所念，一切諸法，悉知從因緣生，無有自性，則心不取。若心不取，則妄念心息，故名爲止。

又　行者於初坐禪時，隨心所念，一切諸法念念不住，雖用如上體眞止而妄念不息，當反觀所起之心，過去已滅，現在不住，未來未至，三際窮之了不可得，不可得法，則無有心，若無有心，則一切法皆無。行者雖觀心不住，皆無所有，而非無剎那任運覺知念起。又觀此心念，以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

相對故，有識生，根塵未對，識本無生。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字，但是假立，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理，其心自止。起信論云，若心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是正念者當知唯心，無外境界，即復此心亦無自相，念念不可得。謂初心修學，未便得住，抑之令住，徃徃發狂，如學射法，久習方中矣。二者修觀，有二種，一者對治觀，如不淨觀，對治貪欲；慈心觀，對治嗔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此不分別也。二者正觀，觀諸法無相，並是因緣所生，因緣無性，即是實相，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能觀之心自然不起。

又　二對治心沉浮病，修止觀　行者於坐禪時，其心闇塞無記，瞪瞢，或時多睡，爾時，應當修觀，照了。若於坐中其心浮動，輕躁不安，爾時應當修止止之，是則略說。對治心沉浮病修止觀，相但須善識，藥病相對，用之一一，不得於對治有乖僻之失。

三隨便宜修止觀，行者於坐禪時雖爲對治心沉故，修於觀照，而心不明淨，亦無法利，爾時當試修止止之。若於止時，即覺身心安靜，當知宜止，即應用止安心。若於坐禪時，雖爲對治心浮動故修止，而心不住，亦無法利，當試修觀。若於觀中，覺心神明淨，寂然安隱，當知宜觀，即當用觀安心。是則略說。隨便宜修止觀，相但須善，約便宜修之，則心神安隱，煩惱患息，證諸法門也。四對治定中細心修止觀，所謂行者先用止觀，對破麤亂，亂心即息，即得入定。定心細故，覺身空寂，受於快樂，或利便心發，能以細心取於偏邪之理。若不知定心，止息虛誑，必生貪著。若生貪著，執以爲實，若知虛誑不實，即愛見二煩惱不起，是爲修止。雖復修止，若心猶著愛見，結業不息，爾時應當修觀，觀於定中細心。若不見定中細心，即不執著定見。若不執著定見，則愛見煩惱業悉皆摧滅，是名修觀。此則略說。對治定中細心，修止觀相，分別止觀方法，並同於前，但以破定見微細之失爲異也。五爲均齊定慧修止觀。行者於坐禪中因修止故，或因修觀而入禪定，雖得入定而無觀慧，是爲癡定，不能斷結。或觀慧微少，即不能發起眞慧，斷諸結使，發諸法門。爾時應當修觀破析，則定慧均等，能斷結使，證諸法門。行者於坐禪時因修觀故，而心豁然開悟，智慧分明，而定心微少，心則動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不能出離生死。爾時應當復修於止，以修止故，則得定心，如密室中燈，則能破暗，照物分明，是則略說。均齊定慧二法修止觀也。行者若能如是，於端身正坐之中善用此五番修止觀意，取捨不失其宜，當知是人善修佛法，能善修故，必於一生不空過也。復此第二明歷緣對境修止觀者，端身常坐，乃爲入道之勝要，而有累之身必涉事緣，若隨緣對境而不修習止觀，是則修心有間絕，結業觸處而起，豈得疾與佛法相應。若於一切時中常修定慧方便，當知是人必能通達一切佛法。云何名歷緣修止觀，所言緣者，謂六種緣，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作作，下祖卧切。六言語。云何名對境修止觀，所言境者，謂六塵境，一眼對色，二耳對聲，三鼻對香，四舌對味，五身對觸，六意對法。行者約此十二事中修止觀，故名爲歷緣對境修止觀也。行者若能於行住坐卧見聞覺知等一切處中修止觀者，當知是人眞修摩訶衍道，如《大品經》云，佛告須菩提，若菩薩行時知行，坐時知坐，乃至服僧伽梨視眴（十）（一）心，出入禪定，當知是人名菩薩摩訶衍。復次若人能如是一切處中修行大乘，是人則於世間最勝，最上，無與等者。

又卷下　行者若能如是，從假入空觀中，善修止觀者，則於坐中身心明淨。爾時當有種種善根開發，應須識知。今略明善根發相，有二種不同，一外善根發相，所謂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尊長供養三寶及諸聽學等善根開發。此是外事，若非正修，與魔境相濫，今不分別。二內善根發相，所謂諸禪定法門善根開發，有三種意。第一名善根發相，有五種不同，一息道善根發相，行者，善修止觀故，身心調適，妄念止息，因是自覺其心漸漸入定，發於欲界及未到地等定，身心泯然空寂定，心安隱於此定中，都不見有身心相貌於後或經一坐二坐，乃至一日二日，一月二月將息，所得不退不失，即於定中忽覺身心運動，八觸而發者。所謂覺身痛癢冷暖輕重澀滑等。當觸發時，身心安定，虛微悅豫，快樂清淨，不可爲喻。是爲知息道根本禪定善根發相。行者或於欲界共到地中，忽然覺息出入長短，偏身毛孔皆悉虛踈，即以心眼見身內三十六物，猶如開倉見諸麻豆等，心大驚喜，寂靜安快，是爲隨息特勝善根發相。

二不淨觀善根發相，行者若於欲界未到地定，於此定中身心虛寂，忽然見他男女身死，死已脹脹爛壞，蟲膿流出，見白骨狼藉，其心悲喜，厭患所愛，此爲九想善根發相。或於靜定之中忽然見內身不淨，外身脹脹狼藉，自身白骨從頭至足節節相拄，見是事已，定心安隱，驚悟無常，厭患五欲，不著我人，此是背捨善根發相。或於定心中見於內身及外身一切飛禽走獸，衣服飲食

靜寺山林，皆悉不淨，此爲大不淨善根發相

三慈心善根發相，行者因修止觀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於此定中，忽然發心慈念衆生，或緣親人得樂之相，即發深定，內心悅樂，清淨不可爲喻，中人怨人乃至十方五道衆生亦復如是。從禪定起，其心悅樂，隨所見人，顏色常和，是爲慈心善根發相。悲起喜心發相類此可知也。

四因緣觀善根發相，行者因修止觀故，若得欲界未到地，身心靜定，忽然覺悟心生，推尋三世無明行等，諸因緣中不見人我，即離斷常，破諸執見，得定安隱，解慧開發，心生法喜，不念世間之事，乃至五陰十二處十八界中分別，亦如是　是爲因緣觀善根發相

五念佛善根發相，行者因修止觀故，若得欲界未到地定，身心空寂，忽然憶念諸佛功德相好，不可思議，所有十力無畏不共三昧解脫等法，不可思議，神通變化無礙，說法廣利衆生，不可思議　如是等無量功德，不可思議

作是念時，即發敬愛心，生三昧，開發身心快樂，清淨安隱，無諸惡相從禪定起身體輕利，自覺功德巍巍，人所愛敬，是爲念佛三昧善根發相　復次行者因修止觀故，若得身心澄淨，或發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世間可厭，食不淨相，死離盡想，念佛法僧，或捨天念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空無相無作，六度諸波羅蜜神通變化等一切法門發相，是中應廣分別　故經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二分別眞僞者有二　一者辨邪僞禪發相　行者若發如上諸禪時，隨因所發之法，或身搖動，或時身重如物鎮壓，或時身輕欲飛，或時如縛，或時遲鈍垂熟，或時煎寒，或時壯熱，或見種種諸異境界，或時其心閉蔽，或時起諸惡覺，或時念外散亂諸雜善事，或時歡喜躁動，或時憂愁悲思，或時惡觸身毛驚豎，或時大樂昏醉　如是種種邪法，與禪俱發，名爲邪僞　此之邪定，若人愛著，即與九十五種鬼神法相應，多好失心顛狂，或時諸鬼神等，知人念著其法，即加勢力，令發諸邪定邪智，辯才神通，惑動世人。凡愚見者，謂得道果，皆悉信伏　而其內心顛倒，專行鬼法，惑亂世間，是人命終，永不值佛，還墮鬼神道中　若坐時多行惡法，即墮地獄。行者修止觀時，若證如是等禪，有此諸邪僞相，當即卻之　云何卻之，若知虛誑，正心不受不著，即當謝滅，應用正觀破之，即當滅矣　二者辨眞正禪發相　行者若於坐中發諸禪時，無有如上所說諸邪法等，隨一一禪發時，即覺與定相應，空明清淨，內心喜悅，澹然快樂，無有覆蓋，善心開發，信敬增長，智鑒分明，身心柔輭，微妙虛寂，厭患世間，無爲無欲，出入自在，是爲正禪發相　譬如與怨人共事，恒相觸惱　若與善人共事　久見其美，分別邪正二種禪發之相，亦復如是三明用止觀長養諸善根者，若於坐中諸善根發時，應用止觀二法，修令增進若宜用止，則以止修之　若宜用觀，則以觀修之　具如前說，略示大意矣

行者安心修道，或四大有病因，今用觀心，息鼓，擊發動本病，或時不能善調適，身心息三事內外有所違犯，故有病患　夫坐禪之法，若能善用心者，則四百四病，自然除差　若用心失所，則四百四病因之發生　是故若自行化他，應當善識病源，善知坐中內心治病方法，一旦動病，非唯行道有障，則大命虛失，今明治病法中有二意，一明病發相，二明治病方　有師言，若能善用觀想，運作十二種息，能治衆患　一上息，二下息，三滿息，四焦息，五增長息，六滅壞息，七煖息，八冷息，九衝息，十持息，十一和息，十二補息　此十二息皆從觀想心生　今略明十二息對治之相，上息治沉重，下息治虛懸，滿息治枯瘠，焦息治腫滿，增長息治羸損，滅壞息治增盛，煖息治冷，冷息治熱，衝息治壅塞不通，持息治戰動，和息通治四大不和，補息資補四大衰　善用此息可以偏治衆患，推之可知　有師言，善用假想觀，能治衆病　如人患冷，想身中火氣起，即能治冷　此如雜阿含經治病祕法七十二種法中廣說　有師言，但用止觀，檢析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衆病自差，如是等種種說，用觀治病，應用不同，善得其意，皆能治病　當知止觀二法，若人善得其意，則無病不治也　但今時人根機淺鈍，作此觀想，多不成就，世不流傳　又不得於此更學氣術，休糧，恐生異見　金石草木之藥與病相應，亦可服餌　若是鬼病，當用彊心加呪以助治之　若是業報病，要須修福懺悔，患則消滅　此二種治病之法，若行人善得一意，即可自行兼他，況復具足通達若都不知，則病生無治，非唯廢修正法，亦恐性命有虞，豈可自行教人　是故欲修止觀之者，必須善解內心治病方法　其法非一，得意在人，豈可傳於文耳　復次用心坐中治病，仍須更兼具十法，無不有益　十法者，一信，二用，三勤，四常住緣中，五別病因起，六方便，七久行，八知取捨，九持護，十識遮障　云何爲信，謂信此法必能治病　何爲用，謂隨時常用　何爲勤，謂用之專精不息，取得差爲度　何爲住緣中，謂細心念念，依法而不異　緣何爲別病因起，如上所說　何爲方便，謂吐納運心，緣想善巧，成就不失其宜　何爲久行，謂若用之未即有益，不計日月，常習不廢　何爲知取捨，謂知益即勤，

有損即捨之，微細轉心調治。何爲持護，謂善識異緣觸犯。何爲遮障，謂得益不向外說，未損不生疑謗。若依此十法，所治必定有効，不虛者也。

又　若行者如是修止觀時，能了知一切諸法皆由心生，因緣虛假不實故空，以知空故，即不得一切諸法名字相，則體眞止也。爾時上不見佛果可求，下不見衆生可度，是名從假入空觀，亦名二諦觀，亦名慧眼，亦名一切智。若住此觀，即墮聲聞辟支佛地。故經云，諸聲聞衆等，自歎言，我等若聞淨佛國土，教化衆生，心不喜樂，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悉空寂，無生無滅，無大無小，無漏無爲。如是思惟，不生喜樂。當知若見無爲，入正位者，其人終不能發三菩提心。此即定力多故，不見佛性。若菩薩爲一切衆生成就一切佛法，不應取著無爲而自寂滅。爾時應修從空入假觀，則當諦觀心性雖空，緣對之時，亦能出生一切諸法，猶如幻化，雖無定實，亦有見聞覺知等相差別不同。行者如是觀時，雖知一切諸法畢竟空寂，能於空中修種種行，如空中種樹，亦能分別衆生諸根性欲無量，故則說法無量。若能成就無礙辯才，則能利益六道衆生，是名方便隨緣止，乃是從空入假觀，亦名平等觀，亦名法眼，亦名道種智。住此觀中，智慧力多，故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菩薩雖復成就此二種觀，是名方便觀門，非正觀也。故經云，前二觀爲方便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第一義觀，雙照二諦，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若菩薩欲於一念中具足一切佛法，應修息二邊分別，此行於中道正觀。云何修正觀，若體知心性非眞非假，息緣眞假之心，名之爲正諦觀。心性非空非假，而不壞空假之法若能如是照了，則於心性通達中道，圓照二諦，若能於自心見中道二諦，則見一切諸法中道二諦，亦不取中道二諦，以決定性不可得，故，是名中道正觀。如《中論》偈中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

深尋此偈意，非唯具足分別中觀之相，亦是兼明前二種方便觀門旨趣。當知中道正觀則是佛眼一切種智。若住此觀，則定慧力等，了了見佛性，安住大乘，行步平正，其疾如風，自然流入薩婆若海，行如來行，入如來室，著如來衣，坐如來座。則以如來莊嚴而自莊嚴，獲得六根清淨，入佛境界，於一切法無所染著，一切佛法皆現在前，成就念佛三昧。安住首楞嚴定，則是普現色身三昧，普入十方佛土，教化衆生，嚴淨一切佛刹，供養十方諸佛，受持一切諸佛法藏，具足一切諸行波羅蜜，悟入大菩薩位，則與普賢文殊爲其等侶，常住法性身中，則爲諸佛稱歎授記，則是莊嚴兜率陀天示現降神母胎出家詣道場降魔怨成正覺，轉法輪，入涅槃，於十方國土，究竟一切佛事，具足眞應二身，則是初發心菩薩也。《華嚴經》中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了達諸法眞實之性所有慧身，不由他悟。亦云初發心菩薩得如來一身作無量身，亦云初發心菩薩即是佛。《涅槃經》云，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前心難。《大品經》云，須菩提，有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即坐道場，轉正法輪，當知則是菩薩爲如佛也。《法華經》中龍女所獻珠爲證。如是等經，皆明初心具足，一切佛法即是。《大品經》中阿字門即是。《法華經》中爲令衆生開佛知見，即是。《涅槃經》中見佛性故，住大涅槃。已略說初心菩薩因修止觀，證果之相。次明後心證果之相。後心所證境界則不可知，今推教所明，終不離止觀二法。所以者何，如《法華經》云，殷勤稱歎諸佛智慧。則觀義，此即約觀以明果也。《涅槃經》廣辯百句解脫，以釋《大涅槃》者。涅槃則止義，是約止以明果也。故云大般涅槃，名常寂定。定者即是止義。《法華經》中雖約觀明果，則攝於止，故云乃至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歸於空。《涅槃》中雖約止明果，則攝於觀，故以三德爲大涅槃。此二大經雖復文言出沒不同，莫不皆約止觀二門，辨其究竟，並據定慧兩法以明極果。行者當知初中後果皆不可思議。故新譯《金光明經》云，前際如來不可思議，中際如來種種莊嚴，後際如來常無破壞，皆約修止觀二心，以辨其果。故《般舟三昧經》中偈云：諸佛從心得解脫，心者清淨名無垢；五道鮮潔不受色，有學此者成大道。

誓願所行者，須除三障五蓋。如或不除，雖勤用功，終無所益。

又《法華經玄義》卷一　標名爲四，一立，二分別，三結，四譬。立名者，原聖建名，蓋爲開深以進始，咸令視聽俱得，見聞尋途趣遠而至於極，故以名名法施設。衆生分別者，但法有麤妙。若隔歷三諦，麤法也。

圓融三諦，妙法也。此妙諦本有。文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尚非不退菩薩，入證二乘所知，況復人天蠢萌之類。佛雖知是，不務速說。文云，我若讚佛乘衆生，沒在苦，謗法不信故，墜於三惡道。所以初教建立，融不融小根併不聞。次教建立，不融大根都不用。次教俱建立，以融斥不融，令小根恥不融，慕於融。次教俱建立，令小根寄融向不融，令大根從不融向於融。雖種種建立施設，衆生但隨他意語，非佛本懷。故言不務速說也。今經正直捨不融，但說於融，令一座席同一道味，乃暢如來出世本懷，故建立此經，名之爲妙。結者，當知《華嚴》兼三藏但，《方等》對

般若帶　此經無復兼但對帶，專是正直無上之道，故稱爲妙法也　譬蓮華者，例有譬妙　云何譬，狂華無果，或一華多果，或多華一果，或一華一果，或前果後華，或前華後果　初喻外道，空修梵行，無所剋獲　次喻凡夫，供養父母，報在梵天　次喻聲聞，種種苦行，止得涅槃　次喻緣覺，一遠離行，亦得涅槃　次喻須陀洹，卻後修道　次喻菩薩，先藉緣修生，後眞修，皆是虛華，不以爲喻　蓮華多奇，爲蓮故華，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　又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　又華落蓮成，蓮成亦落，可喻非權非實　如是等種種義便故，以蓮華喻於妙法也

體者，爲四，一釋字，二引同，三簡非，四結正　體字訓禮　禮，法也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君臣撙節，若無禮者，則非法也　出世法體亦復如是，善惡，凡聖，菩薩，佛，一切不出法性，正指實相以爲正體也　故《壽量品》云，不如三界，見於三界　非如非異，若三界人，見三界爲異，二乘人見三界爲如，菩薩人見三界，亦如亦異，佛見三界非如非異，雙照如異　今取佛所見爲實相，正體也　《金剛藏》說佛甚微智，辭異意同，其辭曰空有不二，不異，不盡空非斷無故，言空有，有即是空，空即是有，故言不二　非離空有外，別有中道，故言不異　偏一切處，故言不盡　此亦與龍樹意同　《中論》云，因緣所生法，即空即假即中　因緣所生法者，即偏一切處也　今言實相體，即權而實，離斷無謗也　即實而權，離建立謗也　權實即非權實，離異謗也　雙照權實，偏一切處，離盡謗也　斯乃總二經之雙美，申兩論之同致，顯二家之懸會，明今經之正體也　私謂實相之法，橫破凡夫之四執，豎破三聖之證得　破凡夫可解，破聖者，三藏二乘，指但空爲極，譬，玻瓈珠一往似眞，再研便僞　身子，云我等同入法性，失於如來無量知見空有之旨，正破此證也　通教人指但空不但空，共爲極，譬雜色裹珠，光隨色變，緣所見之光，亡其本體，逐玄黃之色，墮落二乘　《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　菩薩之人，非但見空，亦見不空　所見既殊，不二之旨，正破此證也　別教人指不但空爲極，逈出二邊，如雲外月，棄邊取中如捨空求空，不異之旨正破此證　若彼有此無，則正法不偏不盡之旨，亦破此證也　此等皆非佛甚微智，不與《金剛藏》意同，非佛證得本有常住，不與《方便品》同，不偏一切處，不與壽量品同　既不會正體，攝屬何法，但空是化他之實，但不但是自行化他之實，出二邊中是自行之權，並他經所說，非今體也

今經體者，體化他之權實，即是自行之權實　如垢衣內身，實是長者體　自行化他之權實，即是自行之權實，如衣內繫珠，即無價寶也　自行之權，即自行之實，如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自行之實，而非實耶　宗者爲三，一示，二簡，三結，宗者要也，所謂佛自行因果以爲宗也　云何爲要，無量衆善言因，則攝無量證得，言果則攝如提綱維，無目而不動，牽衣一角無縷而不來，故言宗要　然諸因果，善須明識　尚不取別教因果，況餘因果　餘因果者，昔三因大異而三果小同　又三因大同而三果小異　又一因迥出，一果不融　因不攝善，果不收德，則非佛自行之因，非佛道場證得之果　又簡者，諸經明佛，往昔所行因果，悉皆被拂，咸是方便，非今經之宗要，取意爲言，因窮久遠之實修，果窮久遠之實證　如此之因，豎高七種方便，橫包十法界法　初修此實相之行，名爲佛因，道場所得名爲佛果　但可以智知，不可以言具　略舉如此因果，以爲宗要耳　用者，爲三，一示，二簡，三益　用者，力用也　三種權實，二智皆是力用　於力用中，更分別自行二智，照理理周，名爲力　二種化他，二智鑒機，機偏名爲用　秖自行二智，即是化他　二智化他，二智即是自行　二智照理，即鑒機　鑒機，即照理　如薩婆悉達彎袒王弓滿名爲力，中七鐵鼓貫一鐵圍山洞地徹水輪，名爲用　諸方便教，力用微弱，如凡人弓箭，何者，昔緣稟化他二智，照理不偏，生信，不深，除疑不盡　今緣稟自行二智，極佛境界，起法界信，增圓妙道，斷根本惑，損變易生，非但生身，及生身得忍，兩種菩薩俱益法身，法身後心兩種菩薩亦俱益，化功廣大利潤弘深，蓋茲經之力用也

教相爲三，一根性融不融相，二化道始終不始終相，三師弟遠近不遠近相　教者，聖人被下之言也　相者分別同異也　云何分別，如日初出，前照高山，厚殖善根，感斯頓說，頓說本不爲小小，雖在座如聾，如瘂良由小不堪大，亦是大隔於小　此如《華嚴》約法被緣，緣得大益，名頓教相　約說次第，名從牛出乳味相　次照幽谷，淺行偏明，當分漸解　此如三藏　三藏本不爲大，大雖在座多跲婆和小所不識，此乃小隔於大，大隱於小，約法被緣，名漸教相，約說次第，名酪味相　次照平地，影臨萬水，逐器方圓，隨波動靜，示一佛土令淨穢不同，示現一身巨細，各異一音說法，隨類各解　恐畏歡喜，獸離斷疑神力不共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薝蔔不薝蔔，華有著身不著身，

慧有若干不若干　此如淨名方等，約法被緣，猶是漸教。約說次第，生酥味相。復有義大人，蒙其光用，嬰兒喪其睛明，夜遊者伏匿，作務者興成。故文云，但爲菩薩說其實事，而不爲我說斯眞要。雖三人俱學二乘，取證具如大品，若約法被緣，猶是漸教。約說次第，名熟酥味相。復有義日光普照，高下悉均，平土圭測影，不縮不盈，若低頭，若小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具如今經。若約法被緣，名漸圓教。若說次第，醍醐味相。當知《華嚴》之譬，與《涅槃》義同。三子三田三馬等譬，皆先菩薩，次及二乘，後則平等凡聖云云。問既以五味分別，那同稱漸。答，約漸得明五味耳，又若小不聞大，大一向是頓，若大不用小，小一向是漸。若以大破小，是漸頓並陳。若帶小明大，是漸頓相資。若會小歸大，是漸頓泯合。故《無量義》云，漸頓二法，三道四果不合，今時則合，即此義也。問，云何相資，答小聞於大，恥小而慕大，是爲頓資小，佛命善吉轉教大益菩薩，是爲漸資頓。如前分別，但約顯露，明漸頓五味之相。若論不定義，則不然。雖爲菩薩說佛境界，而有二乘智斷。雖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無生忍。當知即頓而漸，即漸而頓。《大經》云，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應問即遮，應遮即問。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不同舊義專一判一部，味味中悉如此，此乃顯露不定，祕密不定，其義不然。如來於法得最自在，若智，若機，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礙。此座說頓，十方說漸，說不定，頓座不聞十方，十方不聞頓座。或十方說頓，說不定，此座說漸，各各不相知聞，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或爲一人說頓，或爲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爲一人說漸，爲多人說頓，各各不相知，互爲顯密。或一座默，十方說，十方默，一座說，或俱默俱說，各各不相知，互爲顯密，雖復如此，未盡如來於法自在之力，但可智知，不可言辨。雖復甚多，亦不出漸、頓不定祕密。今《法華》是顯露，非祕密。是漸頓，非漸漸。是合，非不合。是醍醐，非四味。是定，非不定。如此分別，此經與衆經相異也。又異者，餘教當機益物，不說如來施化之意。此經明佛設教元始，巧爲衆生作頓漸不定顯密種子，中間以頓漸五味調伏長養而成熟之，又以頓漸五味而度脫之，並脫，並熟，並種，番番不息，大勢威猛，三世益物，具如信解品中說，與餘經異也。

二引證者，如文殊答問偈云，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以是知今佛，欲說《法華經》。何但二萬億，《大通智勝》及《五佛章》中，三世佛說，皆名《法華》也。文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又云，諸法實相義，已爲汝等說，又云，無量衆所尊，爲說實相印，此亦今古同以實相爲體也。文云，佛當雨法雨，充足求道者，即是會三歸一之法雨，令求佛道因者充足，乃至一切皆會，令充足。若開近顯遠之法雨，令求佛道果者充足。文云，諸求三乘人，若有疑悔者，佛當爲除斷，令盡無有餘。又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眞實，即是斷三乘，五乘，七方便，九法界等疑，皆令生信。此證經用也。又《如來神力品》云，以要言之，如來一切所有之法，如來一切自在神力，如來一切祕要之藏，如來一切甚深之事，皆於此經宣示顯說。一切法者，權實一切法皆攝也。此證經名一切自在神力者，內用名神力，即證用也。一切祕要之藏者，非器莫授爲祕。正體爲要，多所含容，而無積聚，名藏。此證體也。一切甚深之事者，實相名甚深，爲實相修因，名深因，究竟實相名深果。

又　又《藥王品》舉十譬歎教，今引其六大如海，高如山，圓如月，照如日，自在如梵王，極如佛海，是坎德，萬流歸故同一鹹。故《法華》亦爾，佛所證得，萬善同歸，同乘佛乘，江河川流，無此大德，餘經亦爾，故《法華》最大也。山王最高，四寶所成，故純，諸天居，故《法華》亦爾。在四味教之頂，離四誹謗，開示悟入，純一根一緣，同一道味，純是菩薩，無聲聞弟子故，月能虧盈故，月漸圓故，《法華》亦爾。同體權實故，會漸入頓故，燈炬星月與闇共住，譬諸經存二乘道果，與小竝立，日能破闇故，法華破化城除草庵故。

又　三生起者，能生爲生，所生爲起。前後有次第麤細不相違。肇云，名無召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無名無物，名物安在。蓋第一義中，無相意耳。世諦爲言，無名無以顯法故，初釋名。名，名於法，法即是體，尋名識體，體非宗不會，會體自行已圓，從體起用，導利含識，利益既多，須分別教相也。神力品中約教次第，一切法，本皆佛法。《大經》云，一切世諦，若於如來，即是第一義諦。衆生顛倒，謂非佛法。今明言示之，故言一切法也。欲說此法，先以神力駭動，故言一切自在神力，既見變通，醒悟渴仰，得爲說教，教詮實相故，言祕密之藏也。稟教修行，即有因果，故言甚深之事也。欲分別四義，與餘經同異。次明教相耳。序品約行次第，初從經卷，若善知識有所聞見，即聞名也。聞故推理體顯。顯體須行，行即因果，宗也。行自排惑，亦利衆生，是用也。分別同異，教相也。開示悟入，亦約行次第法，本無

開開，今呼爲方便門開，此開名也　示眞實相，體也　自迷得悟，悟因也，由因故悟果，宗也　悟故深入，亦令他入用也　分別同異，教也　今之五義，依序品扶行次第也

四開合者，五章共釋一經種種分別，令易解故　凡三種開合，謂五種十種譬喻　初釋名，通論事理，顯體專論理，宗用但論事，教相分別事理，釋名通說，教行顯體非教，非行，宗用但行，教相但教，釋名，通說因果，顯體非因非果，宗自因果，用教他因果，教相分別上法耳　釋名，通論自行化他，體非自非他，宗是自行，用是化他，教相分別自他　釋名，通論說默，體非說非默，宗默，用說教相分別云云　十種者，釋名，總論三軌，體宗用開對三軌　教相，分別三軌，釋名，總論，三道體宗用，開對三道教相分別，三道乃至第十釋名總論三德，體宗用，開對三德，教相，分別三德云云　譬喻者，譬如總名人身，開身，則有識命煖，分別諸身貴賤賢愚種種差降　人身譬名，識以譬體，命以譬宗，煖以譬用，分別譬教相云云

五料簡者，若爲蓮故華，華果必俱，將不墮因中有果耶　答，因中有果，舊醫邪法，已爲初教所破，尚非麤權實義，況是妙因妙果，新醫眞乳法耶　問，華以喻權，權是小乘之法，則不應破於草庵　草庵既破，何得以華喻權　答，小乘是化他之權，是故須破　今明自行之權，故以華喻耳　問文內從火宅至醫子，凡七譬，悉不明蓮華，何以取此爲題　答，七譬是別，蓮華是總，舉總攝別，故冠篇首也　問，一切法皆佛法，何意簡權取實爲體　答，若開權顯實，諸法皆體　若廢權顯實，如前所用　問，何故雙用因果爲宗　答，由因致果，果爲因所辦　若從能辦以因爲宗，若從所辦，以果爲宗，二義本是相成，不得單取　又迹本二文，俱說因果故問論宗簡化他因果明用俱取，自他權實　答，宗論自行，故須簡他，用是益他，是故雙取　又問，用是化他，亦不須自行權實　答，欲以自利利他故，竝宗亦應然　欲自行化他因果，是故應取他也　答，化他因果，不能致佛菩提　是故不取竝用他權實，亦不能令他至極　亦不應取　答，他宜須此利，是故取也　問，宗用俱明智斷，云何分別答，自行以智德爲宗，斷德爲用　若化他自行智斷，俱爲宗化他智斷，俱爲用　問，何故五章，不四不六　答，設作四六，亦復生疑，墮無窮問，非也　問，經經各有異意，那得五義共釋衆經耶　答，若經經別釋，但得別，不得同　今共論五義，得同不失別

六明觀心者，從標章至料簡，悉明觀心　心如幻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適言其有，不見色質　適言其無，復起虛想　不可以有無惡度故，故名心爲妙，妙心可軌，稱之爲法　心法非因非果，能如理觀，即辦因果，是名蓮華由一心成觀，亦轉教餘心，名之爲經　釋名竟　心本無名，亦無無名，心名不生，亦復不滅　心即實相　初觀爲因，觀成爲果，以觀心故，惡覺不起　心數塵勞，若同若異，皆被化而轉　是爲觀心摽五章竟　觀心引證者，《釋論》云，一陰名色，四陰名名　心，但是名也　《大經》云，能觀心性，名爲上定　上定者，第一義定，證心是體　《大經》云，夫有心者，皆當得三菩提，心是宗也　遺教云，制心一處，無事不辦　心是用也　《釋論》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　心能地獄，心能天堂，心能凡夫，心能賢聖，覺觀心是語本，以心分別於心，證心是教相也　觀心生起者，以心觀心，由能觀心，有所觀境　以觀契境故，從心得解脫故　若一心得解脫，能令一切數皆得解脫，故分別心王，心數，同起，偏起等，即是教相　故觀心開合者，心是諸法之本，心即總也

又　又論作四句，評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譬如大闇中，有目無所見　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照　多聞利智慧，是所說應受　無聞無智慧，是名人身牛　今使聞慧兼修，義觀雙舉，《百論》有肯跛之譬，牟子有說行之義，《華嚴》云，譬如貧窮人，日夜數他寶，自無半錢分　偏聞之失也　下文云，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偏觀之失也　何者，視聽馳散，如風中燈，照物不了，但貴耳入口出，都不治心，自是陵人增見長非，把刃自傷，解牽惡道，由其不習觀也　若觀心人，謂即心而是，已則均佛，都不尋經論，墮增上慢　此則抱炬自燒，行牽惡道，由不習聞也　若欲免貧窮，當勤三觀　欲免上慢，當聞六即　世間相常住，理即也　於諸過去佛，若有聞一句，名字即也　深信隨喜，觀行即也　六根清淨，相似即也　安住實智中，分證即也　唯佛與佛，究盡實相，究竟即也　修心內觀則有法財，正信外聞，無復上慢　眼慧明聞，具足利益　何得不觀解耶

又卷二　復次觀心釋，若觀己心不具衆生心佛心者，是體狹　具者，是體廣　若己心不等佛心，是位下　若等佛心，是位高　若己心，衆生心，佛心，不即空，即假，即中者，是用短　即空即假即中者，是用長　復次，於一法界通達十法界，六即位者，亦是體廣，亦是位高，亦是用長　初約十法界，是顯理一　次約五味，是約教一　次約觀心，是約行一　次約六即，是約人一

略示妙義竟　廣說者，先法、次妙　南岳師舉三種，謂衆生法、佛法、心法，如經，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若衆生無佛知見，何所譬開。當知佛之知見，蘊在衆生也。又經但以父母所生眼，即肉眼，徹見內外弥樓山，即天眼，洞見諸色而無染著，即慧眼，見色無錯謬，即法眼。雖未得無漏，而其眼根清淨。若此一眼，具諸眼用，即佛眼。此是今經，明衆生法妙之文也。《大經》云，學大乘者，雖有肉眼，名爲佛眼，耳鼻五根，例亦如是。殃崛云，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明，見乃至意根亦如是。《大品》云六自在王性清淨。故又云，一切法趣眼，是趣不過眼，尚不可得，何況有趣，有非趣，乃至一切法趣意，亦如是。此即諸經明衆生法妙也。佛法妙者，如經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佛法不出權實，是法甚深妙，難見難可了。一切衆生類，無能知佛者，即實智妙也。及佛諸餘法，亦無能測者，即佛權智妙也。如是二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是名佛法妙。心法妙者，如安樂行中修攝其心，觀一切法，不動不退。又一念隨喜等，《普賢觀》云，我心自空，罪福無主。觀心無心，法不住法。又心純是法，淨名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華嚴》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破心微塵，出大千經卷，是名心法妙也。今依三法，更廣分別。若廣衆生法，一往通論諸因果，及一切法。若廣佛法，此則據果。若廣心法，此則據因。衆生法爲二，先列法數，次解法相。數者，經論或明一法攝一切法，謂心是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或明二法，攝一切法，所謂名色。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或明三法，攝一切法，謂命識煖如是等，增數乃至百千。今經用十法，攝一切法。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南岳師讀此文，皆云如，故呼爲十如也。天台師云，依義讀文，凡有三轉。一云是相如，是性如，乃至是報如。二云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報。三云相如是，性如是，乃至報如是。若皆稱如者，如名不異，即空義也。若作如是相，如是性者，點空相性，名字施設，邏迤不同，即假義也。若作相如是者，如於中道實相之是，即中義也。分別令易解，故明空假中。得意爲言，空即假中。約如明空，一空一切空。點如明相，一假一切假。就是論中，一中一切中。非一二三而一二三，不縱不橫，名爲實相。唯佛與佛，究竟此法，是十法攝一切法。若依義，便作三意分別。若依讀，便當依偈文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云云。次判權實者，光宅以前，五如是爲權，屬凡夫。

四如是，爲實，屬聖人。後一如是，總結權實。引偈證云，如是大果報，大故知是實。種種性相，故知是權。今恐不爾，大義有三大多勝。若取大爲實者，亦應取多取勝，種種之名，豈非多義。若言權屬凡夫，凡夫何意，無實。若實屬聖人，聖人何意，無權。如此，抑沒義不可依。又北地師以前五爲權，後五爲實，此皆人情耳。今明權實者，以十如是約十法界，謂六道四聖也。

皆稱法界者，其意有三，十數皆依法界，法界外更無復法，能所合稱，故言十法界也。

二此十種法，分齊不同，因果隔別，凡聖有異，故加之以界也。三此十皆即法界，攝一切法。一切法趣地獄是趣，不過當體即理，更無所依，故名法界。乃至佛法界亦復如是。若十數，依法界者，能依從所依，即入空界也。十界，界隔者，即假界也。十數皆法界者，即中界也。欲令易解，如此分別，得意爲言。空即假中，無二三如前云云。

此一法界具十如是，十法界具百如是。又一法界具九法界，則有百法界千如是。束爲五差，一惡、二善、三二乘、四菩薩、五佛，判爲二法。前四是權法，後一是實法。細論各具權實，且依兩義，然此權實，不可思議，乃是三世諸佛二智之境。以此爲境，何法不收。此境發智，何智不發。故文云，諸法諸法者，是所照境廣也。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者，明能照，智深窮邊盡底也。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者，歎境妙也。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者，歎智與境相稱也。《方便品》長行略說此法，後開示悟入廣說此法，火宅譬喻此法信解，頌解此法長者付子此法，藥草述成此法，化城引入此法。如是等種種，祇名十如權實法耳。如來洞達，究十法底，盡十法邊，明識衆生種非種，芽未芽，熟不熟，可度脫不可度脫，如實知之，無有錯謬。殃掘摩羅雖是惡人，實相性熟，即時得度。四禪比丘雖是善人，惡性相熟，即不堪度。當知衆生之法，不可思議，雖實而權，雖權而實，實權相即，不相妨礙。不可以牛羊眼觀視衆生，不可以凡夫心評量衆生。智如如來，乃能評量。何以故，衆生法妙故。

次解十如是法。初通解，後別解。通解者，相以據外，覽而可別，名爲相。性以據內，自分不改，名爲性。主質名爲體，功能爲力，構造爲作，習因爲因，助因爲緣，習果爲果，報果爲報。初相爲本，後報爲末。所歸趣處，爲

究竟等云云　若作如義，初後皆空，爲等　若作性相義，初後相在爲等　若作中義，初後皆實相爲等　今不依此等　三法具足，爲究竟等　夫究竟者，中乃究竟，即是實相爲等也　次別解者，取氣類相似，合爲四番　初四趣，次人天，次二乘，次菩薩，佛也　初明四趣　十法，如是相者，即是惡相，表墮不如意處　實人未禍否，色已彰　相師覽別，能記凶衰　惡相若起，遠表泥黎　凡夫不知，二乘髣髴知，菩薩知不深，佛知盡邊，如善相師，洞見始終，故言如是相也，如是性者，黑白分性也，純習黑惡，難可改變，如木有火，遇緣即發《大經》云，有漏之法，以有生性，故生能生之　此惡有四趣，生性故，緣能發之　若泥木像，雖有外相，內無生性，生不能生，惡性不爾，故言如是性　如是體者，攬彼摧折麤惡色心，以爲體質也　復次，此世先已摧心，來世摧色，又此世華報，亦摧色心，來世果報，亦摧色心，故以被摧色心爲體也　如是力者，惡功用也　譬如片物，雖未被用，指擬所任，皆其有用　《大經》云，作舍取木，不取纏線　作布取縷，不取泥木，地獄有登刀上劍之用，餓鬼吞銅嚥鐵之用，畜生強者伏弱，魚鱗相咀，牽車挽重，皆是惡力用也　如是作者，構造經營，運動三業，建創諸惡，名之爲作　《大經》第六云，譬如世間爲惡行者，名爲半人　既行惡行，名地獄作也　如是因者，惡習因也　自種相生，習續不斷，以習發故，爲惡易成　故名如是因　如是緣者，緣助也，所謂諸惡，我我所所有，具度皆能，助成習業　如水能潤種，故用報因爲緣也　如是果者，習果也，如多欲人，受地獄身，見苦具，謂爲欲境，便起染愛，謂此爲習果也　如是報者，報果也　如多欲人在地獄中，趣欲境時，即受銅柱鐵牀之苦，故名如是報也　本末究竟等者，即有三義，本空，末亦空，故言等　又惡果報在本相性中，此末與本等，本相性在惡果報中　此本與末等若先無後事，相師不應預記　若後無先事，相師不應追記　當知初後相在　此假事論等中實理，心與佛果不異　一色一香無非中道　此約理論等，以是義故，故言本末究竟等，三義具足，故言等也

次辨人天界　十法者，但就善樂爲語異於四趣　相表清升，性是白法，體是安樂，色心力是堪任善器，作是造止，行二善因，是白業，緣是善我我所，所有具度，果是任運酬善，心生報，是自然受樂　等者如前說云云　次辨二乘法界　十法者，約眞無漏，相表涅槃，性是非白非黑法，體是五分法身，力能動能出，堪任道器，作是精進勤策，因是無漏正智，緣是行相助道，果是四果，二乘既不生，是故無報　何故，發眞是果，而不論報，無漏法起，酬於習因，得是習果，無漏損生，非牽生法，故無後報　三果有報者，殘思未斷，或七生，或一往來，或色界生非無漏報也　是故唯九，不十　若依大乘，此無漏猶名有漏　《大經》云，福德莊嚴者，有爲，有漏，是聲聞僧　既非無漏，不損別惑，猶受變易之生，則無漏爲因，無明爲緣，生變易土，即有報也　次明菩薩，佛界　十法者，此吏細開，有三種菩薩云云　若六度菩薩，約福德論，相性體力善業爲因，煩惱爲緣，三十四心斷結爲果　佛則無報，菩薩即具十也　若通教，菩薩約無漏，論相性，六地之前殘思受報，六地思盡，不受後身，誓扶習生，非實業報，故唯九無十　若別教菩薩，約修中道行，次第觀而論十法，此人雖斷通惑，自知有生，則具十法云云　夫生變易則三種不同，一全未斷別惑，生變易者，即是三藏，二乘及通教三乘是也，類如分段，博地凡夫，不伏見思者云云

二伏別惑，生變易者，即是別教三十心人，習於中道，伏而未斷，類如分段，小乘方便道也云云　三者，斷別惑生變易者，如初地，初住斷惑是也　類如初果，雖斷見諦，猶有七生　彼亦如是　若未斷伏生者，用方便行，眞無漏爲因，無明爲緣　若伏斷者，順道法愛爲因，無明爲緣，生變易土云云　佛界，十法者，皆約中道分別也　《淨名》云，一切衆生皆菩提相，不可復得，此即緣因爲佛，相性以據內者　智願猶在不失，智即了因，爲佛性自性清淨心，即是正因爲佛體　此即三軌也云云　九者，初發菩提心，超二乘上名爲力作者，四弘誓願，要期也，因即智慧莊嚴也　緣即福德莊嚴也　果即一念相應，大覺朗然，無上菩提爲習果也　報即大般涅槃，果果斷德，禪定三昧，一切具足，是報果也　本末等者，即相性三諦，與究竟三諦不異，故言等也　空諦等者，元初衆生，如乃至佛如，皆等也　俗諦等者，衆生未發心，佛記當作佛　佛既已成佛，說佛本生事，即是初後相在，假等也　中等者，凡聖皆實相也，就佛界亦九亦十，通途爲語　從地地皆有萬行福德爲因，無明爲緣，習果報果，分得十法，無不具足　此經云，得無量無漏清淨之果報　法王法中，久修梵行，始於今日得其果報

又　果報即是生滅　何者　無明分盡，是故論滅　眞明轉盛，是故言生　又殘無明在，是故言生　一分惑除，是故言滅　《大論》云，一人能耘，一人能種，萬行資成如種，智慧破惑如耘　壞道損生，意在於此

有十法也。若就妙覺，亦九亦十。何者，中道智慧，乃是損生。生既未盡，故有諸地，生滅不同；妙覺，損生義足，最後那得論報。故云唯佛一人居淨土，三十生盡等大覺。無後有生死，煩惱盡故；智德已圓，無復習果，不受後身，故無報果。又約現生後論九論十云云。若按涅槃經文，願得無上報者，即明佛界，報無上也。佛報既言無上，佛相性等九法悉皆無上。何者，六道相性全表五住，二乘相性表破四住，全表無明。菩薩相性表次第，破五住。佛相性表一切種智，淨若虛空，不爲五住所染，故佛十法最爲無上云云。

復次六趣相表生死苦，二乘相表涅槃樂，佛界相表非生死非涅槃中道，常樂我淨，故言佛界最是無上。復次四道表惡，人天表善，二乘表無漏，善菩薩佛表非漏非無漏善。故佛界最爲無上。復次六道表諸有因緣生法，二乘表即空，菩薩表即假，佛表即空即假即中。故佛界最爲無上。復次四趣但表惡，不能表善，人天相但表善，亦不能表惡，二乘但表無漏，不兼善惡，佛相兼表一切相。若解佛相，即偏解一切相。是故佛界最爲無上。故《賢聖集》云，地獄中陰但見地獄，不能知上趣。若天中陰能知天及下，其相表之不名正偏知，佛相表正偏知也。佛智既偏知諸相，而經教應偏說之。若用此法，歷五味教者，乳教說菩薩界佛界兩性相，或入即假等，或入即中等，入中乃是無上，而帶一方便，未全無上。酪教但明二乘相性，得入析空等，尚不明入即空等，況復餘耶。故非無上。生酥明四種相性，或入析空等，或入即空等，或入即假等，或入即中等，唯佛相性，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帶三方便，故非無上。熟酥明三種相性，或入即空，或入即假，或入即中，唯佛性相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帶二方便，故非無上。此《法華經》明九種性相，皆入即空即假即中，汝實我子，我實汝父，一色一味，純是佛法，更無餘法。故知佛界最爲無上。復次，餘經所明九性相不得入。佛性相即空即假即中者，此經皆開方便，普令得入。又按，其相性即是即空即假即中，不論引入，是故如來殷勤稱歎此《法華經》最爲無上，意在此也。

又　三廣釋心法者，前所明法豈得異心，但衆生法太廣，佛法太高，於初學爲難。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者。但自觀己心，則爲易。《涅槃》云，一切衆生具足三定。上定者，謂佛性也。能觀心性，名爲上定。上能兼下，即攝得衆生法也。《華嚴》云，遊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之境界。法界即中也，虛空即空也，心佛即假也。三種具，即佛境界也。是爲觀心，仍具佛法。又遊心法界者，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界中必屬一界。若屬一界，即具百界千法。於一念中，悉皆備足此心。幻師於一日夜當造種種衆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假實國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行人當自選擇，何道可從。又如虛空者，觀心自生，心不須藉緣，藉緣有心，心無生力。心無生力，緣亦無生。心緣各無，合云何有。合尚不得，離則不生，尚無一生，況有百界千法耶。以心空故，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此空亦空。若空非空，點空設假，假亦非假，無假無空，畢竟清淨。又復佛境界者，三等佛法，下等衆生法。又心法者，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是名心法也。問，一念心云何含受百界千法耶。答，借三種爲譬，如《止觀》中說云云。

二明妙者，一通釋，二別釋。通又爲二，一相待，二絕待。此經唯論二妙，更無非絕非待之文。若更作者，絕何惑，顯何理，故不更論也。光宅用《法華》之妙待前諸教皆麤已，有所妨，已如前難云云。今待麤妙者，待半字爲麤，明滿字爲妙。亦是常無常，大小相待，爲麤妙也。《淨名》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即是明滿字也。始坐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即提菩之半待出於滿也。《般若》云於閻浮提見第二法輪轉，亦是對鹿苑爲第二，待般若爲第二也。《涅槃》云昔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於尸城復轉法輪，衆經皆共以鹿苑爲半，爲小，爲麤，待此明滿大妙，其義是同。今《法華》明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五衆之生滅，今復轉最妙無上之法輪。此亦待鹿苑爲麤，《法華》爲妙，妙義皆同，待麤亦等，文義在此也。

又　二絕待明妙者爲四，一隨情，三假法起。若入眞諦，待對即絕。故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此三藏經中絕待意也。二若隨理，三假一切。世間皆如幻化，即事而眞，無有一事而非眞者，更待何物爲不眞耶。望彼三藏，絕還不絕，即事而眞，乃是絕待。此通教絕待也。三別教，若起望即眞之絕還，是世諦。何者，非大涅槃，猶是生死世諦，絕還有待。若入別教中道，待則絕矣。四圓教，若起說無分別法，即邊而中，無非佛法。亡泯清淨，豈更佛法待於佛法。如來法界，故出法界外，無復有法可相形比，待誰爲麤形，誰得妙無所可待，亦無所絕，不知何名，強言爲絕。《大經》云，大名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名爲大。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爲大也。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妙亦如是，妙名不可思議，不因於麤而名爲妙。若謂定有法界，廣大獨絕者，此則大有所有，何謂爲絕。今法界清淨，非見聞覺知不可

說不　文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止止不須說，即是絕言我　法妙難思，即是絕思　又云是法不可示　言辭相寂滅，亦是絕歎之文，不可以待示，不可以絕示，滅待滅絕，故言寂滅　又云一切諸法常寂滅，相終歸於空，此空亦空，則無復待絕。《中論》云，若法爲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華》肯云，既得無生忍，亦不生無生　無生即無生，是名絕待。降此已外，若更作者，絕何物，顯何理，流浪無窮，則墮戲論　乃是迷情，分別絕待，不絕非絕，非待待於亦待　亦絕言語相逐，永無絕矣　何者，言語從覺觀生，心慮不息，語何由絕　如癡犬逐塊，從自疲勞，塊終不絕　若能妙悟寶中，息覺觀風，心水澄清，言思皆絕　如黠師子，放塊逐人，塊本既除，塊則絕矣　妙悟之時，洞知法界外，無法而論絕者，約有門明絕也　是絕亦絕，約空門明絕也　如快馬見鞭影，無不得入　是名絕待妙也

又　二引證者，但引迹文，尚不引本文，況引餘經耶　文云，諸法如是相等，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實相是佛智慧門，門即境也　又云，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相　即境妙也　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又以此妙慧，求無上道，無漏不思議　甚深微妙法，唯我知是相云云　即智妙也　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　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　又云，合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　又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　即行妙　天雨四華，表住行，向地開示悟入，亦是位義　乘是寶乘，遊於四方，四方是因位，直至道場，是果位，是名位妙　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大乘即眞性，定即資成，慧即觀照，是爲三法妙　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又我以佛眼，觀見六道衆生　又一切衆生皆是吾子，又遙見其父踞師子牀，即感應妙也　今佛世尊，於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神通妙也　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輭，悅可衆心　身子云聞佛柔輭音，深遠甚微妙　又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又但說無上道，又已今當說最爲難信難解，即說法妙　但教化菩薩，無聲聞弟子，即眷屬妙　現在未來，若聞一句一偈，皆與三菩提記　又須臾聞者，即得究竟三菩提　又若以小乘化我，即墮慳貪　此事爲不可　又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即利益妙也

三生起者，實相之境，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非適今也　故最居初，迷理故，起惑解理故，生智，智爲行本，因於智，目起於行，足目足及境三法爲乘，乘於是乘，入清淨池，登於諸位　位何所生，住於三法祕密藏中　住是法已，寂而常照，照十法界機　機來必應，若赴機垂應，先用身輪，神通駭發，見變通已，堪任受道，即以口輪宣示，開導既當法雨，稟教受道，成法眷屬　眷屬行行，拔生死本，開佛知見，得大利益　前五約自，因果具足，後五約他，能所具足　法雖無量，十義意圓　自他始終，皆悉究竟也

又　名義俱圓者，文云開示悟入，皆是佛之知見　佛一切種智知，佛眼見此之知見，無有缺減　又入如來室，坐如來座，以如來莊嚴　此則名義俱圓，判於圓位也　二明位數者，又爲三，二明數，二引證多少，三料簡　數者，人解不同，有言頓悟，即佛無復位次之殊，引《思益》云，如此學者，不從一地，至一地，又有師言頓悟，初心即究竟圓極　而有四十二位者，是化鈍根方便，立淺深之名耳　引《楞伽》云，初地即二地，二地即三地，寂滅眞如，有何次位　又有師言，初頓悟，至十住，即是十地　而說有十行，十迴向，十地者，此是重說耳　今謂諸解，悉是偏取　然平等法界，尚不論悟與不悟，孰辨淺深既得論悟與不悟，何妨論於淺深究竟　大乘無過《華嚴》，《大集》，《大品》，《法華》，《涅槃》雖明法界平等，無說無示，而菩薩行位終自炳然　又有人言，平等法界，定無次位，今例難此語　眞諦有分別耶，眞諦無分別耶　見眞之者，判七賢七聖，二十七賢聖等，今實相平等，雖無次位見實相者，判次位，何咎　《大論》云，譬如入海，有始入者，到中者，至彼岸者，若見眞判位，如江河深淺，若實相判位，如入海深淺，故《普賢觀》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　大乘果者，亦諸法實相論諸次位，非徒臆說，隨順契經，以四悉檀明位無妨，還約七種，以明階位，謂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今於十信之前更明五品之位，云云　若人宿殖深厚，或值善知識，或從經卷圓聞妙理，謂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議，如前所說　起圓信解，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一微塵有大千經卷　欲開此心，而修圓行　圓行者，一行一切行　略言爲十，謂識一念平等，具足不可思議　傷已昏沉，慈及一切　又知此心常寂常照，用寂照心，破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　又識一心諸心，若通，若塞，能於此心，具足道品　向菩提路

又　行人圓觀稍熟，理事欲融，涉事不妨理在，理不隔事，故具行六度　若布施時，無二邊取著，十法界依正，一捨一切捨，財身及命無畏等施　若持戒時，性重譏嫌，等無差別，五部重輕，無所觸犯　若行忍時，生法寂滅，

苟自安耳　若行精進，身心俱淨，無間無退　若行禪時，遊入諸禪，靜散無妨　若修慧時，權實二智，究了通達，乃至世智，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具足解釋佛之知見，而於正觀如次益新　此是第五品位　如此五品圓信功德，東西八方不可爲喻　雖是初心，而勝聲聞，無學功德具如經說　若欲比決，取解類如三藏家，別總四念處位義，推如通教乾慧地位，亦如伏忍位義，推亦得是，別教十信位云云　私謂五品位是圓家方便，初欲令易解，準小望大，如三藏之五停心　初品圓信法界，上信諸佛，下信衆生，皆起隨喜，是圓家慈停心　偏對治法界上嫉妬　第二品讀誦大乘文字，文字是法身氣命，讀誦明利，是圓家數息停心偏治法界上覺觀　說法品能自淨心，亦淨他心，是圓家因緣停心，偏治法界，上自他癡礙去，故諸行去，乃至老死去，兼行六度品，是圓家不淨，停心六蔽　初名貪欲，若捨貪欲，欲因欲果皆捨，捨故無復報　身非淨，非不淨也　正行六度品，是圓家念佛停心，正行六度時，即事而理，理不妨道，事妨於道，即事而理，無障可論　大意如此云云

一明十信位者，初以圓聞，能起圓信，修於圓行，善巧增益，令此圓行，五倍深明　因此圓行，得入圓位　以善修平等法界，即入信心　善修慈愍，即入念心　善修寂照，即入進心　善修破法，即入慧心　善修通塞，即入定心　善修道品，即入不退心　善修正助，即入迴向心　善修凡聖位，即入護法心　善修不動，即入戒心　善修無著，即入願心　是名入十信位　《瓔珞》云，一信有十，十信有百，百法爲一切法之根本也，是名圓教鐵輪　十信位即是六根清淨，圓教似解煩惱忍世第一法　《普賢觀》明無生忍，前有十境界，即此位也，入此信心，能破界內塵沙無知，能伏無明住地之惑《仁王》、《般若》云，十善菩薩發大心，長別三界苦輪海，亦此位也　此位經經出之，不同《華嚴》法慧菩薩答正念天子，明菩薩，觀十種梵行，空學十種智力人，初住十種梵行，空即一實諦，亦無作之滅諦　學十種智力，即觀無作之道諦，即十信位也

若《大品》云，譬如入海，先見平相，亦是是乘，從三界中出也　《仁王》、《般若》、《普賢觀》如前引下　文入如來室座衣等，即是修四安樂行，行處近處　《涅槃》云，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謂大乘　《大論》云，菩薩從初發心，即觀涅槃行道　若觀涅槃行道，生相似解，即是一行，如來行也云云

二明十住位者，以從相似十信，能入十住眞中智也　初發心住發時，三種心發，緣因善心發，了因慧心發，正因理心發，即是境智行妙　三種開發也，住者住三德涅槃也　緣因心發，即是住不可思議解脫　《首楞嚴》定慧心發，即是住摩訶般若，畢竟之空　正因心發，即是住實相法身，中道第一義　舉要言之，即是住三德，一切佛法也　又住清淨圓滿菩提心，無緣慈悲，無作誓願，普覆法界　又住一念中，成就一切萬行諸波羅蜜　又住一切種智，圓斷法界，見思無明　又住得佛眼，圓見十法界，三諦之法　又住圓入一切法門，所謂二十五三昧，冥益衆生

又成就菩薩圓滿業，能顯一切神通，謂三輪不思議化，彌滿法界，顯益衆生　又能成就開權顯實，入一乘道　又能嚴淨一切佛土，能起三業，供養一切十方佛，得圓滿陀羅尼，受持一切佛法，如雲持雨　又住能從一地具足一切諸地功德，心心寂滅，自然流入薩婆若海　《華嚴》云，初住菩薩所有功德，三世諸佛歎不能盡　若具足說，凡人聞迷亂心發狂，私謂初住，成就十德，應是十信中十法，轉似爲眞　一住具十，細意尋之，對當相應　何者，十信百法爲一切法本，豈不得作此釋耶　初住既爾，三觀現前，無功用心，斷法界無量品無明，不可稱計　一往大分，略爲十品，智斷即是十住　故《仁王》云，入理般若，名爲住　即是十番進發無漏，同見中道佛性第一義理　以不住法，從淺至深，住佛三德及一切佛法故，名十住位　此位諸經出處不同　《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了達諸法眞實之性，所有聞法不由他悟　是菩薩成就十種智力，究竟離虛妄，無染如虛空，清淨妙法身，湛然應一切　當知即是發眞無漏，斷無明初品也　《淨名》云，一念知一切法，是爲坐道場，成就一切智，故亦是入不二法門，得無生忍也　《大品》明從初發心即坐道場，轉法輪度衆生　當知此菩薩爲如佛，亦是阿字門　所謂一切法初不生也，即是今經爲令衆生開佛知見，亦是龍女於剎那頃發菩提心，成等正覺，即是《涅槃》明發心畢竟二不別，如是二心前心難　此諸大乘，悉明圓初發心住位也，乃至第十住云云

三明十行位者，即是從十住後實相，眞明不可思議，更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一行一切行，念念進趣，流入平等法界海　諸波羅蜜任運生長，自行化他，功德與虛空等，故名十行位也　十迴向位者，即是十行之後，無功用道，不可思議，眞明念念開發一切法界，願行事理，自然和融，迴入平等法界海，更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　故名迴向也　十地位者，即是無漏眞明，入無

功用道，猶如大地，能生一切佛法，荷負法界衆生，普入三世佛地。又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故名十地位也。等覺地者，觀達無始無明源底邊際，智滿畢竟清淨，斷最後窮源微細無明，登中道山頂，與無明父母別，是名有所斷者，名有上士也。七明妙覺地者，究竟解脫無上佛智，故言無所斷者，名無上士。此即三德，不縱不橫，究竟後心大涅槃也。一切大理，大誓願，大莊嚴，大智斷，大徧知，大道，大用，大權實，大利益，大無住，大即是前十觀成乘圓極，竟在於佛，過茶無字可說云云。故盧舍那佛名爲淨滿，一切皆滿也。

經文次比，三義宛然。今取四十二字，以證圓位也。此經分明《功德品》，明初心五品弟子之位，文甚分明。《法師功德品》明六根清淨相。《方便品》云，諸佛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爲令衆生開佛知見四句。南嶽師解云，開佛知見，是十住位；示佛知見，是十行位；悟佛知見，是十迴向位；入佛知見，是十地等覺位。皆言佛知者，得一切種智也，皆言佛見者，悉得佛眼也。又經云，是爲諸佛一大事因緣者，同入一乘諸法實相也。又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者，即是妙覺位也。又《譬喻品》，諸子門外索車，長者各賜等，一大車，是時諸子乘是寶，乘遊於四方，嬉戲快樂，自在無礙，直至道場，皆四方者，即譬開示悟入四十位也。直至道場，即是究盡實相妙覺位也。《序品》中天雨四華，表此四十因位也。如上所引衆經爲證，及引今文，明四十二位炳然，皆是無次位之次位，達於實相，增道損生，論次位耳。

三明圓位斷伏者，五品已圓解一實四諦，其心念念，與法界諸波羅蜜相應，徧體無邪曲偏等，倒圓伏枝，客根本惑，故名伏忍。諸教初心，無此氣分。《大經》云，學大乘者，雖有肉眼，名爲佛眼。穀中鳴勝諸鳥，例如小乘伏煩惱，佛法則有，外道則無。今此伏忍圓教，則有三教，則無十信之位。伏道轉強，發得似解，破界內見思，界內界外，無知塵沙，如經文云，得三陀羅尼，但名似道，未是眞道。旋陀羅尼，是旋假入眞，百千旋陀羅尼，是旋眞入俗，法音方便，正是伏道，未得入中。如《瓔珞》從假入空觀，雖斷見思，但離虛妄，名爲解脫。其實未得一切解脫，當知六根雖淨，圓教頂四善根柔順，忍伏道位耳。若入初住得眞法音陀羅尼，正破無明，始名斷道，見佛性常住第一義理，名圓教無生忍。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皆破無明，同是無生忍位妙覺。斷道已周，究竟成就，名爲寂滅忍。若約位別判，伏順二忍，但伏不斷。例如無礙道妙覺，一忍斷而不伏。例如解脫道無生，一忍亦伏，亦斷，亦無礙，亦解脫。若論通義妙覺寂滅忍，亦名無生忍。《大經》云，涅槃不生，繫諸不滅不生不滅，名大涅槃，亦名伏忍。《仁王》云，從初發心至金剛頂，皆名伏忍伏是賢義，普賢菩薩居衆伏之頂，伏忍既通，順忍可解。伏順既其通上，寂滅無生亦應通下。《思益》云，一切衆生即滅盡定。《淨名》云，一切衆生皆如也，如即無生忍。又就事爲無生，就理爲寂滅。又分證爲寂滅，讓果爲無生若約因果，亦有通別。通者，一切衆生即大涅槃，即是約因論果。佛性者，名之爲因，此即約果論因。《大經》云，是果非因，名大涅槃。是因非果，名爲佛性。了見佛性，乃是於佛，故亦得是因云云。等覺望妙覺爲因，望菩薩爲果。

此一法界具十如是，十法界具百如是。又一法界具九法界，則有百法界。千如是。束爲五差，一惡，二善，三二乘，四菩薩，五佛。判爲二法，前四是權法，後一是實法。細論各具權實，且依兩義。然此權實，不可思議，乃是三世諸佛，二智之境。以此爲境，何法不收。此境發智，何智不發。故文云，諸法諸法者，是所照境廣也。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者，明能照智深，窮邊盡底也。其智慧門難解難入者，歎境妙也。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者，歎智與境相稱也。《方便品》長行略說此法，後開示悟入，廣說此法。火宅譬喻此法，信解領解此法。長者付子此法，藥草述成此法，化城引入此法。如是等種種，祇名十如權實法耳。如來洞達，究十法底，盡十法邊，明識衆生種非種，芽未芽，熟不熟，可度脫不可度脫，如實知之，無有錯謬。殃掘摩羅雖是惡人，實相性熟，即時得度。四禪比丘雖是善人，惡性相熟，即不堪度。當知衆生之法，不可思議，雖實而權，雖權而實，實權相即，不相妨礙。不可以牛羊眼觀視衆生，不可以凡夫心評量衆生。智如如來，乃能評量。何以故，衆生法妙故。次解十如是。法初通解，後別解。通解者，相以據外覽，而可別名爲相。性以據內自分，不改名爲性。主質名爲體，功能爲力，構造爲作，習因爲因，助因爲緣，習果爲果，報果爲報，初相爲本，後報爲末，所歸趣處爲究竟等云云。若作如義，初後皆空爲等。若作性相義，初後相在爲等。若作中義，初後皆實相爲等。今不依此等，三法具足，爲究竟等。夫究竟者，中乃究竟，即是實相，爲等也。次別解者，取氣類相似，合爲四番。初四趣，次人天，次二乘，次菩薩，佛也。初明四趣。十法如是相者，即是惡相，表墮不如意處，譬人未禍否，色已彰，相師覺別，能記凶衰，惡相若起，遠表泥黎。凡夫不知，二乘劈觸知，菩薩知不深，佛知盡邊。如善相師洞見始終，故言如是相也，如

是性者，黑白分性也，純習黑惡，難可改變。如木有火，遇緣即發。《大經》云，有漏之法，以有生性，故生，能生之。此惡有四趣生，性故，緣能發之。若泥木像，雖有外相，內無生性，生不能生。惡性不爾，故言如是性。如是體者，攬彼摧折麤惡色心以爲體質也。復次，此世先已摧心，來世摧色。又此世華報，亦摧色心。來世果報，亦摧色心。故以被摧色心爲體也。如是力者，惡功用也。譬如片物雖未被用，指擬所任，言其有用。《大經》云，作舍取木，不取纓線，作布取纓，不取泥木。地獄有登刀上劍之用，餓鬼吞銅嚥鐵之用，畜生強者伏弱，魚鱗相咀，牽車挽重，皆是惡力用也。如是作者，構造經營，運動三業，建創諸惡，名之爲作。《大經》第八云，譬如世間，爲惡行者名，爲半人。既行惡行，名地獄作也。如是因者，惡習因也。自種相生，習續不斷，以習發故，爲惡易成，故名如是因。如是緣者，緣助也，所謂諸惡，我，我所，所有具度，皆能助成習業。如水能潤種故，用報因爲緣也。如是果者，習果也。如多欲人受地獄身見苦具，謂爲欲境，便起染愛，謂此爲習果也。如是報者，報果也。如多欲人在地獄中，趣欲境時，即受銅柱鐵牀之苦，故名如是報也。本末究竟等者，即有三義。本空末亦空，故言等。又惡果報在本相性中，此末與本等，本相性在惡果報中，此本與末等。若先無後事，相師不應預記。若後無先事，相師不應追記。當知初後相在此假事論等中，實理心與佛果不異。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此約理論等，以是義故，故言本末究竟等，三義具足，故言等也。

次辨人天界。十法者，但就善樂爲語，異於四趣。相表清升，性是白法，體是安樂，色心力是堪任善器，作是造止行二善，因是白業，緣是善我我所所有具度。果是任運酬善心生，報是自然受樂，等者如前說云云。

次辨二乘法界。十法者，約眞無漏。相表涅槃，性是非白非黑法，體是五分法身，力能動能出，堪任道器，作是精進勤策，因是無漏正習，緣是行行助道，果是四果。二乘既不生，是故無報，何故，發眞是果，而不論報。無漏法起，酬於習因，得是習果無漏損生，非牽生法故，無後報三果。有報者殘思未斷，或已生，或一往來，或色界生，非無漏報也。是故唯九不十。若依大乘，此無漏通名有漏。《大經》云，福德莊嚴者，有爲有漏是。聲聞僧既非，無漏不損別惑，猶受變易之生，則無漏爲因，無明爲緣，生變易土，即有報也，次明菩薩佛界，十法者，此更細開有三種菩薩云云。若六度菩薩，約福德論相性體力善業爲因，煩惱爲緣，三十四心斷結爲果，佛則無報，菩薩即具十也。若通教菩薩約無漏論，相性六地之前，殘思受報六地，思盡不受後身習扶習生，非實業報。故唯九無十。若別教菩薩，約修中道，行次第觀而論十法，此人雖斷通惑，自知有生，則具十法云云。

又　若按《涅槃經》文願得無上報者，即明佛界報無上也。佛報既言無上，佛相性等九法悉皆無上。何者，六道相性，全表五住。二乘相性，表破四住，全表無明。菩薩相性表次第，破五住。佛相性表一切種智，淨若虛空，不爲五住所染，故佛十法，最爲無上云云。復次六趣相表生死苦，二乘相表涅槃樂。佛界相表非生死，非涅槃，中道常樂我淨，故言佛界最是無上。復次，四道表惡，人天表善。二乘表無漏善，菩薩佛表非漏非無漏善。故佛界最爲無上。

復次，六道表諸有，因緣生法，二乘表即空，菩薩表即假，佛表即空即假即中，故佛界最爲無上。復次四趣但表惡，不能表善，人天相但表善，亦不能表惡。二乘但表無漏，不兼善惡，佛相兼表一切相。若解佛相，即偏解一切相。是故佛界最爲無上。故《賢聖集》云，地獄中陰但見地獄，不能知上趣。若天中陰能知天及下，其相表之，不名正偏知。佛相表正偏知也，佛智既偏知諸相，而經教應偏說之。若用此法，歷五味教者，乳教說菩薩界佛界兩性相，或入即假等，或入即中等，人中乃是無上，而帶一方便，未全無上。酪教但明二乘相性，得入析空等，尚不明入即空等，況復餘耶。故非無上。生酥明四種相性，或入析空等，或入即空等，或入即假等，或入即中等，唯佛相性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帶三方便，故非無上。熟酥明三種相性，或入即空，或入即假，或入即中，唯佛性相得入即空即假即中，而帶二方便，故非無上。此《法華經》明九種性相，皆入即空即假即中。汝實我子，我實汝父，一色一味，純是佛法，更無餘法，故知佛界最爲無上。復次，餘經所明九性相，不得入佛性相即空即假即中者，此經皆開方便，普令得入。

又按其相性，即是即空即假即中，不論引入。是故，如來殷勤稱歎此法華經最爲無上，意在此也。復次，百界千法，縱橫其多，以經論傷結之令其易解。《中論》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六道相性即是因緣所生法也。二乘及通教菩薩等相性，是我說即是空。六度別教菩薩相性，是亦名爲假名。佛界相性是亦名中道義。結要雖少，攝得前多

義則可見云云

又《涅槃》偈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　六道相性，即是諸行，二乘通教相性即是無常，別教菩薩相性即是生滅滅已，佛界相性即是寂滅爲樂　又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即是別教相性，即於生滅仍是寂滅，不待滅已方稱爲樂，是爲圓教佛界相性云云　又《七佛通戒偈》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四趣相性，即是諸惡　人天相性，即是衆善　自淨其意，即有析體淨意，是二乘相性　入假淨意，是菩薩相性　入中淨意，是佛界相性云云　若能解十相性與衆經論律合考，即通達三藏通別，識一切法無有障礙，廣明衆生法相竟

二廣明佛法者，佛豈有別法，祇百界千如，是佛境界　唯佛與佛究竟斯理，如函大蓋，亦隨大以無邊　佛智照廣大佛境，到其源底，名隨自意法也　若照九法界，性相本末纖芥不遺，名隨他意法　從二法本，垂十界迹，或示己身，或示他身，或說自意語，或說他意語，自意他意，不可思議　己身他身，微妙寂絕，皆非權非實，而能應於九界之權，一界之實，而於佛法無所損減，諸佛之法豈不妙耶　是事可知，無勞廣說，至《方便品》中當更明之

三廣釋心法者，前所明法，豈得異心，但衆生法太廣，佛法太高，於初學爲難　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者，但自觀己心，則爲易　《涅槃》云，一切衆生具足三定，上定者謂佛性也　能觀心性，名爲上定　上能兼下，即攝得衆生法也　《華嚴》云，遊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之境界　法界，即中也　虛空，即空也　心佛，即假也　三種具，即佛境界也　是爲觀心，仍具佛法　又遊心法界者，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於十界中，必屬一界　若屬一界，即具百界，千法於一念中，悉皆備足　此心幻師，於一日夜常造種種衆生，種種五陰，種種國土，所謂地獄假實國土，乃至佛界假實國土，行人當自選擇，何道可從　又如虛空者，觀心自生，心不須藉緣，藉緣有心，心無生力　心無生力，緣亦無生　心緣各無，合云何有　合尚叵得，離則不生　尚無一生，況有百界千法耶　以心空故，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此空亦空　若空非空，點空設假，假亦非假，無假無空，畢竟清淨　又復佛境界者，上等佛法，下等衆生法，又心法者，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是名心法也　問，一念心云何含受百界千法耶　答，借三種爲譬，如《止觀》中說云云

二明妙者，一通釋，二別釋，通又爲二，一相待，二絕待　此經唯論二妙，更無非絕非待之文　若更作者，絕何惑，顯何理，故不更論也　荊溪用《法華》之妙，待前諸教皆麤，自有所妙，已如前難云云

今待麤妙者，待半字爲麤，明滿字爲妙　亦是常無常，大小相待爲麤妙也　《淨名》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即是明滿字也　始坐佛樹，方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即提昔之半，待出於滿也　《般若》云，於閻浮提見第二法輪轉，亦是對鹿苑爲第一，待般若爲第二也　《涅槃》云，背於波羅奈初轉法輪，今於尸城復轉法輪，衆經皆共以鹿苑爲半，爲小，爲麤，待此明滿大妙，其義是同　今《法華》明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五衆之生滅，今復轉最妙無上之法輪　此亦待鹿苑爲麤，《法華》爲妙，妙義皆同，待麤亦等，文義在此也　問，齊方等來，滿理無殊者，悉應稱妙　答，今亦不剋教定時那忽云齊方等耶，縱令爾者，別有所以　何者，利根菩薩於彼入妙，與《法華》不異　鈍根菩薩及二乘人，猶帶方便，諸味調伏，方等帶生酥，論妙以待麤，般若帶熟酥，論妙以待麤　今經無二味，方便純眞醍醐，論妙以待麤，此妙彼妙，妙義無殊，但以帶方便不帶方便爲異耳　復次三藏但半字，生滅門，不能通滿理，故名爲麤　滿字是不生不滅門，能通滿理，故名妙，能通滿理　復有二種，一帶方便通滿理，二直顯滿理，方等般若帶方便通滿理，今經直顯滿理　故《中論》云，爲鈍根弟子說因緣生滅相，爲利根弟子說因緣不生不滅相云云　《中論》偈云云，若不即空爲通眞方便，是故言麤　若能即空是通中方便，通中方便若帶即空即假通中者，麤不帶空假，直通中者妙云云

問，乳至醍醐，同稱爲滿，是譬云何　答，今以譬解譬，如官有三航，及以私船從於此岸，度人彼岸　乳教如大中兩航，共度人彼岸　酪教如私船度人中洲　生酥如四種小航與私船度人於中洲　兩航度人於彼岸　熟酥如三航，二航中洲，二航彼岸　醍醐如大航，度人彼岸　三航同是官物故，俱稱爲滿　私船非官物，是故言半　官物之中二航小，所容蓋寡　大航壯麗，容載倍多，獨稱爲妙　智者以譬喻得解其譬義如是云云

二絕待明妙者，爲四，一隨情，三假法起　若入眞諦，待對即絕　故《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　此三藏經中絕待意也　二若隨理，三假一切世間皆如幻化，即事而眞，無有一事而非眞者，更待何物爲不眞耶　望彼三藏，絕還不絕，即事而眞，乃是絕待此通教絕待也　三別教，若起望即眞之絕，還是世諦　何者，非大涅槃，猶是生死世諦，絕還有待　若入別教中道，

待則絕矣　四圓教，若起說無分別法，即邊而中，無非佛法，亡泯清淨，豈更佛法待於佛法　如來法界，故出法界外，無復有法可相形比待，誰爲麤形，誰得妙，無所可待，亦無所絕，不知何名，強言爲絕　《大經》云，大名不可稱量，不可思議，故名爲大　譬如虛空，不因小空名爲大也　涅槃亦爾，不因小相名大涅槃，妙亦如是妙，名不可思議，不因於麤而名爲妙　若謂定有法界廣大獨絕者，此則大有所有，何謂爲絕　今法界清淨，非見聞覺知不可說、示文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止止不須說，即是絕言。我法妙難思，即是絕思　又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亦是絕歎之文　不可以待示，不可以絕示，滅待滅絕，故言寂滅　又云，一切諸法，常寂滅相，終歸於空　此空亦空，則無復待絕　《中論》云，若法爲待，成是法，還成待，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　《法華》首云，既得無生忍，亦不生無生，無生即無生，是名絕待　降此已外，若更作者，絕何物，顯何理，流浪無窮，則墮戲論，乃是迷情，分別絕待，不絕，非絕非待，待於亦待亦絕，言語相逐，永無絕矣　何者，言語從覺觀生，心慮不息，語何由絕　如癡犬逐塊徒自疲勞，塊終不絕　若能妙悟寰中，息覺觀風，心水澄清，言思皆絕，如黠師子　放塊逐人，塊本既除，塊則絕矣　妙悟之時，洞知法界外無法，而論絕者，約有門明絕也　是絕亦絕，約空門明絕也，如快馬見鞭影，無不得入　是名絕待妙也　用是兩妙妙上三法，衆生之法亦具二妙，稱之爲妙，佛法心法亦具二妙，稱之爲妙　若將上四種絕待，約五味經者，乳教兩絕，酪教一絕，生酥四絕，熟酥三絕，此經但有一絕，若開權絕者，無不入一妙絕也。

又　又本大教若興觀心之妙不得起　今入觀緣寂，言語道斷，本教即絕　絕由於觀　將此絕名名於觀妙，爲顯此義，故以絕爲妙　今將迹之絕妙，妙上衆生法，將本地之絕妙，妙上佛法　將觀心之絕妙，妙上心法　前四絕橫約四教，今三絕豎約圓教云云

別釋妙者，爲三，若鹿苑三麤，鷲頭一妙，皆迹中之說　約迹開十重論妙，此妙有迹，有本　本據元初，元初本妙　十重論妙，迹本俱是教，依教作觀，觀復有十重論妙，迹中有衆生法妙，佛法妙，心法妙，各十重，合三十重此與衆經論妙有同有異，本中三十妙與衆經一向異，此六十重一一復有待妙，絕妙，則有一百二十重　若破麤顯妙，即用上相待妙　若開麤顯妙，即用上絕待妙云云

二引證者，但引迹文，尚不引本文，況引餘經耶　文云，諸法如是相等，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實相是佛，智慧門，門即境也　又云，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相　即境妙也　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又以此妙慧，求無上道，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唯我知是相云云即智妙也

又　又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　又但說無上道　又已今當說最爲難信難解，即說法妙　但教化菩薩，無聲聞弟子，即眷屬妙　現在未來，若聞一句一偈，皆與三菩提記　又須臾聞者，即得究竟三菩提　又若以小乘化我，即墮慳貪　此事爲不可　又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即利益妙也

三生起者，實相之境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非適今也　故最居初迷理故，起惑解理故，生智智爲行本，因於智目，起於行足　目足及境三法爲乘，乘於是，乘入清涼池，登於諸位　位何所住，住於三法，祕密藏中　住是法已，寂而常照，照十法界機，機來必應　若赴機垂應，先用身輪，神通駭發，見變通已，堪任受道，即以口輪宣示開導　既霑法雨，稟教受道，成法眷屬眷屬行行，拔生死本，開佛知見，得大利益　前五約自因果具足，後五約他能所具足，法雖無量，十義意圓，自他始終皆悉究竟也

又卷五　五通諸位論麤妙者，小草止免四趣，不動不出　中草雖復動出，智不窮源，恩不及物　上草雖能兼濟滅色，爲拙小樹，雖巧功齊界內，故其位皆麤　大樹實事同緣中道，皆破無明，俱有界外功用，故此位爲妙　而別教從方便門，曲運紆迴，所因處拙，其位亦麤　圓教直門，是故爲妙　又三藏菩薩全不斷惑，望圓教五品，有齊有劣，同不斷惑，是故言齊　五品圓解，常住彼全，不聞常住，是故爲劣　若三藏佛位，斷見思，盡望六根清淨位，有齊有劣，同除四住，此處爲齊　若伏無明，三藏則劣　佛尚爲劣，二乘可知　當知三草蒙麤，生用淺短，故其位皆麤　若乾慧地性地，望五品位，有齊有劣，例前云云　若八人六地，見思盡七地，修方便至佛斷習盡，望圓教，似解有齊有劣，例前可解　當知小樹之位，未有干雲婆娑之能，是故皆麤　若別教十信，望五品位有齊有劣，同未斷惑，是故爲齊　十信歷別五品，圓解此則，爲優　別教十住，斷通見思　十行破塵沙，十迴向伏無明，祇與圓家十信位齊優劣云云　若登地破無明，祇與圓家十信位齊優劣云云　若登地破無明，祇與圓家初住齊　何者，若十地十品破無

明，圓家十住亦十品破無明　設開十地爲三十品，秖是圓家十住，三十品齊若與爲論圓家，不開十住，合取三十心爲三十品，與別家十地三十品等者，則十地與圓家十迴向齊　若奪而爲論，別家佛地與圓家初行齊與，而爲論，別家佛地與圓家初地齊，故知別教權說，判佛則高　望實爲言，其佛猶下　譬如邊方未靜，授官則高，定爵論勳，置官則下　別教權說雖高而麤，圓教實說雖低而妙　此譬可解　以我之因，爲汝之果，別位則麤，當知大樹，雖巨圍，要因於地，方漸生長　是知圓位從初至後，皆是實說，實伏，實斷，俱皆稱妙云云《大論》云，譬如有樹，名曰好堅，在地百歲，一出即長百丈　蓋衆樹頂此，譬圓位也　六明位興者，問權位皆麤，佛何意說耶　答，爲諸衆生好樂不同，生善緣不同，知過改惡不同，當說取悟不同，是故如來種種諸說，皆有利益　若隨界內好樂，說前兩教位　若隨界外好樂，說後兩教位　生界內事，善說三藏位，生界內理，善說通教位，生界外事，善說別教位，生界外理，善說圓教位　破界內事，惡說三藏位，破界內理，惡說通教位　破塵沙事，惡說別教位，破無明理，惡說圓教位　緣事入眞說三藏位，緣理入眞說通教位

又　七明位廢者，理本無位，位爲緣興　緣既迭興，位亦迭謝　非是法華，始復廢也　須識諸破立意，不得妄破妄立　何者，元夫如來立三藏位，權生事善，事善既生，濟用若足，便須廢也　通別位亦如是　此是如來破立之意　若《毗曇婆沙》中明菩薩義，龍樹往往破之，謂其失佛方便，是故須破　由佛方便，是故須立　此是龍樹破立意　若當途大乘師，至不整理三藏，此則失佛方便　常途小乘師，採取經義，釋所弘之論，辨菩薩義，毗婆沙自說菩薩義，而不肯用取大乘經解，三藏空有二門豈應相會　此有二過，一埋佛方便，二彰論主不解菩薩義，是故須破　縱令引經釋大乘義，是何等大乘　若作通教大乘者，三乘同入眞諦，至佛亦然　那得八地觀中道，破無明，作通義不成　是故須破　若作別教，大乘義者，始從初心與二乘異，那得六地將羅漢齊作別義不成　是故須破　又別是方便，執權謗實，是故須破　往者，人往義定　今窺見其過，是故須破　申佛方便，復應須立　即是今時破立之意　而圓教起自一師，超三權即一實境智行位，不與前同　若文理有會，夷塗共遊失旨乖轍，請從良導　先叙此意　次明廢位也，若佛赴機，興廢破立者，如《無量義經》云，無量法者，從一法生　所謂一道，三法，四果　一道者，即頓漸也　三法者，即三乘也　四果者，四位也　此無量法從一法生　何者，一道既是頓漸，頓即大道，日照高山且置未論　今明漸道之初，即三藏教　教云，求佛當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行百劫種相，乃可得佛　欲令生事善故，作是說　欲求佛者，改惡從善，善立教廢　即便破曰，豈有菩薩不斷結惑，而得菩提毒器，不任貯食　此教即廢　行位皆廢，本望果行，因無果可望，佛智佛位俱廢　若約二乘辨廢者，本令事行調心，從拙度見眞，見眞已，教意即足　是故析教廢　爲此諸義故，言廢藏立通　元稟通教，不學三藏者，不於此人論廢立通之意，爲生理善體法斷惑，從巧度入眞教意，即足智者見空，復應見不空，那得恒住於空，通教則廢菩薩行智悉廢，佛智位亦廢云云　二乘但教廢餘者云云　此通教通通別共般若，意如上說　不共般若意，則有不廢云云

故知《成論》、《地論》師，秖見共般若意，不見不共意　《中論》師得不共意，失共意　通教既具兩意，於通菩薩及方便聲聞即是廢義　住果聲聞，未是廢義　不共菩薩則不廢義云云　若別起時，生界外事善，若破無知塵沙事，善既成教意，即足復須破，此隨他意語，是故別教教廢，地前行位悉廢，地上位及佛位皆廢，高歸卑是故廢，別立圓圓八番位，皆是實位，故不須廢《大經》云，一切江河悉有迴曲，一切叢林必有樹木　諸教隨情，故有迴曲，三草二木是佛方便，故非眞實，宜須廢位　金沙大河直入西海，金銀之樹悉是寶林，非曲是直，是故不廢　昔從頓出漸，漸不合頓，引漸入頓，處處須廢，今已會頓，頓何須廢　文云，始見我身云云　是故一教不廢　又云但說無上道，此道不廢　昔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三，乘不合，欲令三合一處，處須廢今會三歸一，同乘一乘，是故一行不廢　昔四果隔別，謂羅漢辟支佛菩薩習果，方便佛果　又四佛爲四果，欲合此果，處處須廢　今草庵已破，化城又滅，同至寶所，是故一果不廢　若從是義，三廢一不廢　然三教有廢，有不廢　何者，從得道夜至泥洹夜，所說《四阿含經》，結爲聲聞藏　初教何曾廢成前人事善，逗後人事善，故有廢有不廢　通教成前逗後，亦如是　別教成前逗後，亦如是　圓教有立有不立，初照高山，已自是立，於三藏者不立　文云始見我身入如來慧即是前立，學小者今入佛慧，即是後立，中間可知　諸行智有廢有不廢，諸果位有廢有不廢　若歷諸味，乳味有兩教，一教行位亦廢亦不廢，一教行位不廢　酪教行位，有廢有不廢　生酥四教，三教行位有廢有不廢，一教行位不廢　熟酥三教，兩教行位有廢有不廢，一教行位不廢

《法華》三教行位皆廢，一教行位不廢。但說無上道，同乘一寶乘，俱直至道場，故三義皆不廢。《無量義》云：一道、三法、四果不合，至法華皆合，故不論廢。成道已來四十餘年，未顯眞實。《法華》始顯眞實相。傳云，佛年七十二歲說《法華經》云云。

又教廢，行位不廢，行位廢，教不廢，俱廢俱不廢。云何教廢行位不廢，住果聲聞猶在草庵，行位不廢，而教廢也。云何行位廢教不廢，利根密益不待廢教早休，行位者是也。云何俱廢，三藏菩薩是也。云何俱不廢，逗後緣者是也。通教別教，例此可解云云。若就施權，三教行位立，一不立。若就廢權，三教行位廢，而一不廢。若就利根，一立三不立。若就鈍根，三立一不立。若就轉鈍爲利，一立三不立。利鈍合論，亦立，亦不立，亦廢，亦不廢。若就平等法界，非立非不立，非廢非不廢。又廢教更聞教，自有廢教不更聞教，自有不廢教更聞教，自有不廢教不更聞教。云何廢教更聞教者，如廢六度事善，更聞亡三理善。云何廢教不更聞教，如住果二乘，廢教已入滅。云何不廢教更聞教，如逗次第學者，方等中竝聞小大名者，云何不廢不更聞，未廢教而密入者。又廢智更修智，不廢智更修智，廢智不修智，不廢智不修智云何廢智更修智，三藏菩薩廢已智，更修無生智。云何不廢智更修智，住果聲聞，不廢已智，蓋復遊觀學無生智，實不用巧智斷結也。又次第習者是也。云何不廢智不修智，亦是住果聲聞，生滅慶想，不肯修大也。如四弟子領解云，我昔身體疲懈，但念空無相，願於菩薩法，都無願樂之心者是也。及更逗後緣者是也。云何廢智不修智，廢三藏智，菩薩退爲諸惡者是也。亦是廢智已密入頓中，不修方便智是也。又廢位更入位，廢位不入位，不廢不更入，不廢而入。云何廢位更入位，三藏菩薩廢，不斷惑位，入斷惑位。云何廢位不更入位，謂廢位密悟頓者，不入次第位也。云何不廢位，不更入位，謂住果二乘是也。云何不廢位，而更入位，謂逗後緣者，亦是未廢密悟，而入上位也。通教別教智位料簡，亦應如此云云。

問，廢更修，可有益，廢不更修有何益。答，自有廢，修得益，自有訶廢，聞雖不修，而有恥小鄙劣，折其取證之心，亦是有益。又齊其斷結，謂言無益，迴心入大，即是得益云云。八開麤位，顯妙位者，若破三顯一，相待之意，可得如前。即三是一，絕待之意，則不爾。何者，昔權蘊實，如華含蓮。開權顯實，如華開蓮。現離此華，已無別。更蓮離此麤已，無別更妙，何須破麤往妙，但開權位，即顯妙位也。開生死麤心者，明凡夫有反復，易發菩提心，生死即涅槃，無二無別，即麤是妙也。若始從凡夫發，析體別圓，四心者，亦是四位，初心皆是因緣所生心，即此因緣，即空即假，即中與圓，初心無二無別，諸初心是乳，顯妙即是置毒乳中，即能殺人，殺有奢促，若按位而妙，即成假名妙。若進入方便，成相似妙。若進入理，即成分眞妙云云。若開六度，權位行者，檀即因緣，生法即空即假即中，開檀得見佛性乃至般若亦復如是。亦名置毒乳中，即能殺人。按位即假名妙，若進方便，成相似妙。若進入理，成分眞妙云云。方便聲聞，未入位者，開權顯實亦如是。三藏斷結位，若未開權，永無反復，如焦種無芽。今開析空即假即中，如置毒酪中，亦能殺人。按麤即妙，是相似位。若進入隨位，判妙也。

又　酥而能殺人。按麤即妙，是相似位。若進入隨位，判妙若開，別教十信位者，同前。若開十住者，同二乘云云。若開十行位者，同通教，出假菩薩。若開十迴向，伏無明位，即此而中，是名置毒熟酥，即能殺人。按麤即妙，是相似位。若進入隨位，判妙若登地之位，不決了者，祇是拙度之位，今決此權，令得顯實，即是置毒醍醐而殺於人。按麤即妙，是十住位。若進入隨位判妙，若決諸權，或按位妙，或進入妙，無麤可待，同成一妙，其義已顯。

【略】

九引《涅槃》五譬，成四教位，若不將四教釋譬，譬不可解。若非五譬判四教位，取信爲難。若信經文，則位義易曉，解諸位意。彼譬洽然，彼此相須，可謂兼美者也。彼文云，凡夫如乳，須陀洹如酪，斯陀含如生酥，阿那含如熟酥，阿羅漢支佛佛如醍醐。此實三藏五位。何者，凡夫全生，未能除惑。菩薩亦爾，但得如乳。須陀洹破見，革凡成聖，如乳變爲酪。斯陀含侵六品思，故如生酥。阿那含欲界思盡，故如熟酥。阿羅漢支佛佛皆斷三界，見思盡故，同稱醍醐。故《釋論》云，聲聞經中稱阿羅漢地爲佛地，故共爲一味也。問，此經以三藏菩薩爲上草，彼經云，何以菩薩爲乳味。答，經取化他邊強，喻之上草，此中自證力弱，同凡夫爲乳味云云。三十二云，凡夫如雜血乳，須陀洹斯陀含如淨乳，阿那含如酪，阿羅漢如生酥，支佛菩薩如熟酥，佛如醍醐。此譬通教五位也。凡夫不斷惑，乳猶雜血。二果侵思未多，同初果，如乳三果欲思已盡，故如酪。四果見思俱盡，如生酥。支佛智利，侵習小勝聲聞，故共菩薩，如熟酥。十地名佛地，即是醍醐。前以菩薩同凡味，故知是三藏

今以菩薩同支佛，故知是通。若不作通釋，實義何由可解云云。

又《摩訶止觀》卷一上

此之《止觀》，天台智者說己心中所行法門。智者生，光滿室，目現雙瞳，行《法華》經懺，發陀羅尼，代受法師講金字般若。陳、隋二國宗爲帝師，安禪而化，位居五品。故經云，施四百萬億那由他國人，一一皆與七寶，又化令得六通，不如初隨喜人百千萬倍，況五品耶。文云，即如來，使如來，所使行如來事。《大經》云，是初依菩薩。智者師事南岳，南岳德行不可思議。十年專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大小法門，朗然洞發。南岳事慧文禪師，當齊高之世，獨步河淮，法門非世所知，履地戴天，莫知高厚。文師用心，一依釋論。論是龍樹所說，付法藏中第十三師。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

疑者云，《中論》遣蕩，止觀建立，云何得同。然天竺注論，凡七十家，不應是青目而非諸師。又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爲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云云。天台傳南岳三種止觀，一漸次，二不定，三圓頓，皆是大乘，俱緣實相，同名止觀，漸則初淺後深，如彼梯陛，不定前後更互，如金剛寶置之日中，圓頓初後不二，如通者騰空，爲三根性說三法門，引三譬喻略說竟。更廣說漸初，亦知實相。實相難解漸次，易行先修，歸戒翻邪向正，止火血刀，達三善道，次修禪定，止欲散網，達色無色定道，次修無漏，止三界獄，達涅槃道，次修慈悲，止於自證。達菩薩道後，修實相，止二邊，偏達常住道，是爲初淺後深漸次止觀相。不定者，無別階位，約前漸後頓，更前更後，互淺互深，或事或理，或指世界爲第一義，或指第一義爲爲人對治，或息觀爲止，或照止爲觀，故名不定止觀。

疑者云，教境名同，相頓爾異，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漸次中六，善惡各三。無漏總中三，凡十二，不同從多爲言，故名不定。此章同大乘，同實相，同名止觀，何故名爲辯差。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漸次中，九不同，不定中四不同，總有十三不同。從多爲言，故名不同耳。一切聖人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即其義也。圓頓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真實，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已界及佛界，衆生界，亦然陰入，皆如無苦可捨，無明塵勞，即是菩提，無集可斷，邊邪皆中正，無道可修，生死即涅槃，無滅可證，無苦無集，故無世間，無道無滅，故無出世間。純一實相，實相外更無別法，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雖言初後，無二無別，是名圓頓止觀，漸與不定，置而不論。今依經更明圓頓，如了達甚深妙德。賢首曰，菩薩於生死最初發心時，一向求菩提，堅固不可動。彼一念功德，深廣無崖際如來分別說，窮劫不能盡。此菩薩聞圓法，起圓信，立圓行，住圓位，以圓功德而自莊嚴，以直力用建立衆生。云何聞圓法，聞生死即法身，煩惱即般若，結業即解脫。雖有三名而無三體，雖是一體而立三名，是三即一相，其實無有異，法身究竟，般若解脫亦究竟，般若清淨，餘亦清淨，解脫自在，餘亦自在。聞一切法亦如是，皆具佛法，無所減少，是名聞圓法。云何圓信，信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無一二三而一二三，無一二三而一二三，而一二三是照一二三。無遮無照，皆究竟清淨自在，聞深不怖，聞廣不疑，聞非深非廣意而有勇，是名圓信。云何圓行，一向專求無上菩提，即邊而中，不餘趣向，三諦圓修，不爲無邊所寂，有邊所動，不動不寂，直入中道，是名圓行。云何入圓位，入初住時，一住一切住，一切究竟，一切清淨，一切自在，是名圓位。云何圓自在莊嚴，彼經廣說自在相，或於此根入正受，或於彼根起出說，或於一根雙入出，或於一根不入出。餘一一根亦如是。或於此塵入正受，或於彼塵起出說，或於一塵雙入出，或於一塵不入出。餘一一塵亦如是。或於此方入正受，或於彼方起出說，或於一方雙入出，或於一方不入出。或於一物入正受，或於一物起出說，或於一物雙入出，或於一物不入出。若委說者，祇於一根一塵，即入即出，即雙入出，即不入出，於正報中一一自在，於依報中亦如是，是名圓自在莊嚴。譬如日光，周四天下，一方中，一方日，一方夕，一方夜半，輪迴不同，祇是一日，而四處見異。菩薩自在，亦如是。云何圓建，立衆生，或放一光，能令衆生得即空即假即中益，得入出，雙入出，不入出益，歷行住坐臥，語默作作，亦如是。有緣者見，如目覩光，無緣不覺，盲瞽常闇，故舉龍王爲譬，豎偏六天，橫亘四域，興種種雲，震種種雷，耀種種電，降種種雨，龍於本宮不動不搖，而於一切施設不同。菩薩亦如是，內自通達，即空即假即中，不動法性，而令獲種種益，得種種用，是名圓力。用建立衆生，初心尚爾，況中後心。如來殷勤稱歎此法，聞者歡喜，常啼東請善財，南求藥王，燒手普明，刎頭一日，三捨恒河沙身，尚不能報一句之力，況兩肩荷負百千萬劫，寧報佛法之恩。一經一說如此，餘經亦然。

疑者云，餘三昧願聞誠證，然經論浩博不可委引，略舉一兩。《淨名》云，始坐佛樹力，降魔得甘露滅，覺道成，三轉法輪於大千，其輪本來常清淨，天

人得道，此爲證三寶，於是現世間，此即漸教之始也　又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或有恐怖，或歡喜，或生猒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此證不定教也　又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不敗亡，此證頓教也

又　《華嚴》曰，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次照平地　平地，不定也　幽谷，漸也　高山，頓也　上來皆是金口誠言，三世如來所尊重法　過去過去，久遠久遠，邈無萌始　現在現在，無邊無際　未來未來，展轉不窮若已，今當不可思議　當知止觀諸佛之師，以法常故，諸佛亦常，樂我淨等，亦復如是　如是引證，寧不信乎　既信其法，須知三文　次第禪門，合三十卷，今之十軸，是大莊嚴寺法慎私記　不定文者，如六妙門，以不定意，歷十二禪，九想，八背，觀練熏修，因緣六度，無礙旋轉，縱橫自在　此是陳尚書令毛喜請智者出此文也　圓頓文者，如灌頂荆州玉泉寺所記十卷是也　雖有三文，無得執文而自疣害　論云，若見若不見般若，皆縛，皆脫，文亦例然　疑者云，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大經》云，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　若通，若別，言語道斷，無能說，無所說　《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故吾於此不知所云　《淨名》云，其所說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斯人不能說，斯法不可說　而言示人，然但引一邊，不見其二　《大經》云，有因緣故，亦可得說　《法華》云，無數方便，種種因緣，爲衆生說　又云，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　若通若別，皆可得說　《大經》云，有眼者，爲盲人說乳　此指眞諦可說　《天王》，《般若》云，總持無文字，文字顯總持　此指俗諦可說　又如來常依二諦說法　《淨名》云，文字性離，即是解脫，即說是無說　《大經》云，若知如來常不說法，是即多聞　此指不說而是說也　《思益》云，佛及弟子常行二事，若說若默　《法華》云，去來坐立常宣妙法，如注大雨　又云，若欲求佛道，常隨多聞人　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　《大經》云，空中雲雷，生象牙上華，何時一向無說　若競說默，不解教意，去理遼遠，離說無理，離理無說，即說無說，無說即說，無二無別，即事而眞　大悲憐愍，一切無聞　如月隱重山，舉扇類之，風息太虛，動樹訓之　今人意鈍，玄覽則難　眼依色入，假文則易　若封文爲害，須知文非文，達一切文非文非不文，能於一文得一切解　爲此義故，以三種文作達一門也　已略說緣起竟

今當開章爲十，一大意，二釋名，三體相，四攝法，五偏圓，六方便，七正觀，八果報，九起教，十旨歸　十是數方，不多不少　始則標期在茶，終則歸宗至極，善始令終，總在十章中矣　生起者，專次第十章也　至理寂滅無生，無生者，無起　無起者，有因緣　故十章通是生起　別論，前章爲生，次章爲起，緣由趣次，亦復如是　所謂無量劫來凝惑所覆，不知無明即是明，今開覺之，故言大意　既知無明即明，不復流動，故名爲止　朗然大淨，呼之爲觀　既聞名得體，體即攝法，攝於偏圓，以偏圓解起於方便，方便既立，正觀即成　成正觀已，獲妙果報，從自得法起教，教他自他俱安，同歸常寂　秖爲不達無生無起，是故生起　既了無生無起，心行寂滅，言語道斷，寂然清淨　分別者，十章功德，如囊中有寶，不探示人，人無見者　今十章幾眞，幾俗，幾非眞非俗，幾聖說聖默，非說非默，幾定幾慧，幾非定慧，幾因果非因果，幾自他非自他，幾共不共，非共非不共，幾通別非通別，幾廣略非廣略，幾橫豎非橫豎，如是等種種，應自在作問

初八章即俗而眞　果報一章，即眞而俗，旨歸章，非眞非俗，正觀聖默餘八章聖說，旨歸非說非默　正觀一分是定，餘八章及一分是慧　旨歸非定非慧，大意至正，觀是因，果報是果，旨歸非因非果　前八章自行起教化他，旨歸非自非他　大意至起教是目，方便至果報是足　旨歸非目非足，大意至正觀共果報，起教不共，旨歸非共非不共　大意一通八章，別旨歸，非通非別　大意略八章，廣旨歸，非廣非略，體相豎餘八橫，旨歸非橫非豎，料簡者，問略指大意，同異云何。答，通則名異意同，別則略指三門，大意在一頓。問，約顯教論，顯觀亦應約祕教論密觀。答，既分顯祕，今但明顯，不說祕。問分門可爾，任論得不答，或得或不得，教是上聖被下之言聖，能顯祕兩說凡人，宣述秖可傳顯，不能傳祕　聽者因何作觀，或得者六根淨位能以一妙音偏滿三千界，隨意悉能至，則能傳祕教　若修觀者，發所修，顯法不發不修者，發宿習人得論密觀。問，初淺後深，是漸觀，初深後淺是何觀相。答，是不定觀。問，初後俱淺是何觀相。答，小乘意非三止觀相也。問，小乘亦是佛說，何意言非。若言非者，不應言漸。答，既分大小，小非所論，今言漸者，從微至著之漸耳。小乘初後俱不知實相，故非今漸也。問，示三文者，文是色，色是門，爲非門，若是門者，色是實相，更何所通　若非門者，云何而言一色一香皆是中道　答，文門並是實相　衆生多顛倒，少不顛倒，以文示之，即

於文達文，非文，非文，非不文　文是其門，於門得實相故，文是其門，門具一切法，即門，即非門，即非門非不門

解釋者，釋十章也　初釋大意，賾括始終，冠戴初後，意緩難見　今撮爲五，謂發大心，修大行，感大果，裂大網，歸大處　云何發大心，衆生昏倒，不自覺知，勸令醒悟，上求下化　云何行大行，雖復發心，望路不動，永無達期，勸牢強精進，行四種三昧　云何感大果，雖不求梵天，梵天自應，稱揚妙報，慰悅其心　云何裂大網種種經論，開人眼目，而執此疑彼，是一非諸，聞雪謂冷，乃至聞鶴謂動　今融通經論，解結出籠　云何歸大處，法無始終，法無通塞　若知法界，法界無始終，無通塞，豁然大朗，無礙自在　生起五，略顯於十廣云云。

就發心更爲三，初方言，次簡非，後顯是　菩提者，天竺音也，此方稱道質多者，天竺音，此方言心，即慮知之心也　天竺又稱汙栗馱，此方稱是草木之心也　又稱矣栗馱，此方是積聚精要者爲心也　今簡非者，簡積聚草木等心，專在慮知心也　道亦有通有別，今亦簡之　略爲十　若其心念念專貪嗔癡，盜之不還，拔之不出，日增月甚，起上品十惡，如五扇提羅者，此發地獄心，行火途道　若其心念念欲多眷屬，如海吞流，如火焚薪，起中品十惡，如調達誘衆者，此發畜生心　行血途道　若其心念念欲得名聞，四遠八方稱揚歎詠，內無實德，虛比賢聖，起下品十惡，如摩犍提者，此發鬼心，行刀途道　若其心念念常欲勝彼，不耐下人，輕他珍己，如鵄高飛下視，而外揚仁義禮智信，起下品善心，行阿修羅道　若其心念念欣世間樂，安其臭身，悅其癡心，此起中品善心，行於人道　若其心念念知三惡苦多，人間苦樂相間，天上純樂，爲天上樂，闕六根不出，六塵不入，此上品善心，行於天道　若其心念念欲大威勢，身口意纔有所作，一切弭從，此發欲界主心，行魔羅道　若其心念念欲得利智辯聰，高才勇哲，鑒達六合，十方顯顯，此發世智心，行尼犍道　若其心念念五塵六欲，外樂蓋微，三禪樂如石泉，其樂內重，此發梵心，行色無色道　若其心念念知善惡輪環，凡夫耽湎，賢聖所呵，破惡由淨慧，淨慧由淨禪，淨禪由淨戒，尚此三法，如飢如渴，此發無漏心，行二乘道　若心若道，其非甚多，略言十耳　或開上合下，或開下合上　今十數方足而已，舉一種爲語端　強者先牽，如論云，破戒心墮地獄，慳貪心墮餓鬼，無慚愧心墮畜生，即其義也　或先起非心，或先起是心，或是非並起，譬象魚風，並濁池水，象譬外魚，譬內風，譬並起　又象譬諸非，自外而起　魚譬內觀羸劣，爲二邊所動　風譬內外合，雜穢濁混和　又九種是生死，如蠶自縛，後一是涅槃，如蠶獨跳，雖得自脫，未具佛法，俱非　故雙簡前九，是世間不動不出，後一雖出，無大悲，俱非　雙簡也　有爲無爲，有漏無漏，善惡染淨，縛脫眞俗等種種法門，亦如是　又九法約世間苦諦，後一非苦諦，雖非苦諦，曲拙灰近，故雙非　簡卻次有爲有漏，約集諦　後一非集諦，雖非集諦，曲近灰拙，亦雙非簡也　次善惡染淨約道諦，後一是道諦，雖是道諦，亦如前簡　次縛脫眞俗，約滅諦　後一雖是滅諦，亦如前簡　若得此意，歷一切根塵，三業四儀，生心動念，皆此觀察，勿令濁心得起　設起速滅，如有明眼人能避險惡道，世有聰明人能遠離衆惡　初心行者若見此意，堪爲世間而作依止

更引論五，復次一明菩薩種種行，故說《般若波羅蜜經》，二令菩薩增念佛三昧故，三說跋致相貌，故四拔弟子惡邪，故五說第一義，故說《般若波羅蜜經》　此五復次與四隨四悉皆不異，又與五因緣同　若不隨機惱他，故說於彼，無益　若大悲雷雨，得從微之著　論云眞法及說者，聽衆難得故　如是則生死非有邊，非無邊，實相非難非易，非有非無，此名眞法　能如此說聽，名眞說聽　有三悉檀益，名有邊第一義，益名非有邊非無邊，故知緣起能辦大事，則感應意也　然四隨四悉五緣名異意義則同，今說之四隨，是大悲應益悉檀，是憐愍偏施，蓋左右之異耳　言因緣者，或因於聖緣，於凡，或因於凡，緣於聖，則感應道交　當知三法言味相符則意同隨樂，欲偏語修因所尚，世界偏語受報間隔，蓋因果之異耳　便宜者選法以擬人，爲人者，觀人以逗法，此乃欣赴不同耳。

又五因緣者，衆生信樂爲因，佛說一法，一切法、大菩提心也，於經是樂欲，於論是世界衆生有大精進勇猛　佛說一行，一切行，則四三昧於經是便宜，於論是爲人衆生有平等大慧，爲因，感佛說一破一切破，獲勝果報及通經論，於經論俱是對治　衆生有佛智眼爲因，感佛說一究竟，一切究竟，得說旨歸寂滅，於經論俱是第一義也

又五緣五復次者，菩提心是諸行本論，舉種種行，蓋枝本之異耳　四三昧是通修，念佛是別修，蓋通別之異耳　勝報備說，依正習果　報果，跋致偏舉，習果入位之相，蓋雙隻之異耳。除經論疑滯者，經論是起疑執處，拔弟子惡邪者，是起過人人處異耳　本末究竟等，與第一義，名同易見，所以不異，

是爲義同。又聖說多端，或次說，或不次說，或具說，或不具說，或雜說，或不雜說。衆生稟益不同，或次益，不次益，或具益，不具益，或雜益，不雜益，或四悉檀成五緣，五緣成四悉，或四悉成一因緣，一因緣成一悉，或一一因緣，皆具四悉，四悉具五緣。如是等種種，互相成顯，還以三止觀結之，可以意知。又以一止觀結之，發菩提心，即是觀，邪辯心息，即是止。

又五略，祇是十廣。初五章祇是發菩提心一意耳。方便正觀，祇是四三昧耳。果報一章，祇明違順。違即二邊果報，順即勝妙果報。起教一章，轉其自心利益，於他，或作佛身，施權實，或作九界像對揚漸頓，轉漸頓，弘通漸頓。旨歸章祇是同歸大處，祕密藏中，故知略廣意同也。

顯是更爲三，初四諦，次四弘，後六即。四諦名相，出《大經・聖行品》，謂生滅，無生滅，無量，無作。生滅者，苦集是世因果，道滅出世因果。苦則三相遷移，集則四心流動，道則對治易奪，滅則滅有還無，雖世出世，皆是變異，故名生滅四諦也。無生者苦，無逼迫一切皆空，豈有空能遣空，即色是空，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故無逼迫相也。集無和合相者，因果俱空，豈有因空與果，空合歷一切貪瞋癡，亦復如是，道不二相，無能治所治，空尚無一，云何有二耶。法本不然，今則無滅，不然不滅，故名無生四諦也。無量者，分別校計，苦有無量，相謂一法界。苦尚復若干，況十法界。則種種若干，非二乘，若智若眼，所能知見，乃是菩薩，所能明了，謂地獄種種，若干差別，鈹斫割，截燒煮剉，切尚復若干，不可稱計，況復餘界，種種色，種種受想行識，塵沙海漈，寧當可盡。故非二乘知見，菩薩智眼乃能通達。又集有無量相，謂貪欲瞋癡種種心，種種身口集業，若干身曲影斜，聲喧響濁，菩薩照之不謬耳。又道有無量相，謂析體揣巧，方便曲直，長短權實，落薩精明而不謬濫。又滅有無量相，如是方便，能滅見諦，如是方便，能滅思惟，各有若干正助菩薩，洞覺無毫差也。又即空方便正助若干皆無若干，雖無若干，而分別若干，無謬無亂。又如是方便能析滅四住，又如是方便能體滅四住，如是方便能滅塵沙，如是方便能滅無明，雖種種若干，彼彼不雜。又三悉檀分別，故有若干。第一義悉檀，則無若干，雖無若干，從多爲論，故名若干，稱無量四諦也。無作四諦者，皆是實相，不可思議，非但第一義諦，無復若干，若三悉檀，及一切法，無復若干，此義可知，不復委記。若以四諦豎對諸土，有增有減，同居有四方便，則三實報，則二寂光，但一。若橫敵對者，同居生滅，方便無生滅，實報無量寂光無作云云。

又總說名四諦，別說名十二因緣。苦是識名色六入觸受生老死七支，集是無明行愛取有等五支，道是對治因緣方便，滅是無明滅乃至老死滅，故《大經》開四四諦，亦開四十二因緣。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又《中論》偈云，因緣所生法，即是生滅。我說即是空，是無生滅，亦名爲假名，是無量，亦名中道義，是無作。又解因緣即集，所生即苦，滅苦方便是道，苦集盡是滅。又偈言因緣，因緣即無明，所生法即行名色六入等。故文云，爲利根弟子說十二因緣，不生不滅相，指前二十五品。爲鈍根弟子說十二因緣生滅相，指後兩品。當知論偈，總說，即四種四諦，別說，即四種十二因緣也。已分別四四諦竟。

諸經明種種發菩提心，或言推種種理，發菩提心，或觀佛種種相發菩提心，或觀種種神通，或聞種種法，或遊種種土，或觀種種衆，或見修種種行，或見種種法滅，或見種種過，或見他受種種苦，而發菩提心。略舉十種爲首，廣說云云。推理發心者，法性自天而然，集不能染，苦不能惱，道不能通，滅不能淨，如雲龍月，不能妨害。卻煩惱已，乃見法性。經言滅非眞諦，因滅會眞。滅尚非眞，三諦焉是。煩惱中無菩提，菩提中無煩惱，是名推生滅四諦上求佛道，下化衆生，發菩提心。推無生四諦，發心者，法性不異，苦集但迷。苦集失法性，如水結爲冰，無別水也。達苦集無苦集，即會法性。苦集尚是，何況道滅。經言，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是名推無生四諦，上求下化，發菩提心。推無量者，夫法性者，名爲實相，尚非二乘境界，況復凡夫，出二邊，表別有淨法，如佛藏經十喻云云。是名推無量四諦，上求下化，發菩提心，推無作者。夫法性與一切法無二無別，凡法尚是，況二乘乎。離凡法更求實相，如避此空，彼處求空，即凡法，是實法，不須捨凡向聖。經言，生死即涅槃，一色一香皆是中道，是名推無作四諦，上求下化發菩提心。若推一法，即洞法界，達邊到底，究竟橫豎，事理具足，上求下化備在其中，方稱發菩提心。菩提名道，道能通到，橫豎彼岸，名發心波羅蜜，故於推理委作淺深，事理周偏下去，法法例爾。

又卷一下　觀佛相好發心者，若見如來，父母，生身身相，昔著明了，得處輝羅，灼燦，毗首羯磨所不能作，勝轉輪王相好纓絡世間希有，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願我得佛，齊聖法王我度衆生無數無央是爲見

應佛相好上求下化發菩提心　若見如來，如如來無如來　若見相好，知相好非相好　如來及相，皆如虛空，空中無佛，況復相好　見如來非如來，即見如來　見相非相，即見諸相　願我得佛，齊聖法王，我度衆生無數無央，是爲見勝應相好上求下化發菩提心　若見如來身相，一切靡所不現，如明淨鏡，覩衆色像，一一相好　凡聖不得其邊，梵天不見其頂，目連不窮其聲　論云，無形第一體，非莊嚴，莊嚴，願我得佛，齊聖法王，是爲見報佛相好上求下化發菩提心　若見如來，知如來智，深達罪福相，偏照於十方，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一一相好，即是實相　實相法界，具足無減，願我得佛，齊聖法王，是爲見法佛相好，上求下化發菩提心云云　云何見佛種種神變，發菩提心，若見如來依根本禪，一心作一，不得衆多，若放一光，從阿鼻獄，上至有頂，火光晃耀，天地洞明，日月戢重，輝天光隱，不現願我，得佛齊聖法王云云　若見如來，依如來無生理，不以二相應諸衆生，能令衆生各各見佛，獨在其前，願我得佛，齊聖法王云云　若見如來，依如來藏三昧，正受十方塵刹，起四威儀，而於法性未曾動搖，願我得佛齊聖法王云云　若見如來與諸神變，無二無異，如來作神變，神變作如來，無記化化，化復作化，不可窮盡，皆不可思議，皆是實相而作佛事　願我得佛齊聖法王云云，云何聞種種法，發菩提心，或從佛及善知識，或從經卷聞生滅一句，即解世出世法，新新生滅，念念遷移，戒慧解脫寂靜，乃眞願我得佛，能說淨道云云　或聞生滅即解四諦，皆不生不滅，空中無刺，云何可拔，誰苦，誰集，誰修，誰證，畢竟清淨能所寂然，願我得佛，能說淨道云云　或聞生滅即解生滅，對不生滅爲二，非生滅非不生滅爲中，中道清淨，獨拔而出生死涅槃之表，願我得佛，能爲衆生說最上道，獨拔而出，如華出水，如月處空云云　或聞生滅即解生滅，不生滅非生滅，非不生滅，雙照生滅，不生滅，即一而三，即三而一，法界祕密，常樂具足　願我得佛，能爲衆生說祕密藏，如福德人執石成寶，執毒成藥云云　若聞無生，謂二乘無三界生，菩薩未無生，若聞無生，謂三乘皆無三界生，若聞無生，謂一乘非分，但在菩薩菩薩先無分段生次，無變易生　若聞無生一無生，一切無生若聞無量一句，例如此　若聞無量謂二乘方便道四諦十六諦等，以爲無量若聞無量二乘，自用伏惑，不能化他，菩薩用此，無量自去惑，亦化他　若聞無量謂二乘無分，但在菩薩，菩薩用斷界內外塵沙，亦伏界外塵沙　若聞無量謂二乘無分，但在菩薩，菩薩用斷界內外塵沙，亦伏界外塵沙，若聞無量，即解無明　若聞無作一句，例亦如此　若聞無作，謂非佛天人修羅所作，二乘證此無作　《思益》云，我等學於無作，已作，證得，而菩薩不能證得云云　若聞無作，謂三乘皆能證得　若聞無作，謂非二乘境界，況復凡夫菩薩，破權無作，證實無作　若聞無作，謂即權無作，證實無作，若得此意，隨聞一句，通達諸句，乃至一切句一切法，而無障礙云云　夫一說衆解，是義難明，更約論偈，重說之　若言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者，既言因緣所生，那得即空，須析因緣，盡方乃會，空呼方空爲即空　亦名假名者，有爲虛弱，勢不獨立，假衆緣成，賴緣故假，非施權之假　亦名中道義者，離斷常名中道，非佛性中道　若作如此解者，雖三句皆空，尚不成即空，況復即假即中此生滅四諦義也　若因緣所生法，不須破滅，體即是空，而不得即假即中，設作假中，皆順入空　何者，諸法皆即空，無主我，故假，亦即空假施設，故中，亦即空，離斷常二邊，故此三番語雖異，俱順入空，退非二乘析法，進非別非圓，乃是三獸渡河，共空之意耳　若謂即空即假即中者，三種邏迤，各各有異　三語皆空者，無主故空，虛設故空，無邊故空　三種皆假者，同有名字故假　三語皆中者，中眞，中機，中實，故俱中　此得別失圓云云　若謂即空即假即中者，雖三而一，雖一而三，不相妨礙　三種皆空者，言思道斷故　三種皆假者，但有名字故　三種皆中者，即是實相故　但以空爲名，即具假中，悟空即悟假中，餘亦如是　當知聞於一法，起種種解，立種種願，即是種種發菩提心，此亦可解　其淨土徒衆修行法滅受苦起過等，發菩提心，例前可解，不復委記

上來所說既多，今以三種止觀結之　然法性尚非一法，云何以三四推之　今言一二三四說法性，是所迷，苦集是能迷，能迷有輕重，所迷有即離，約界內外分別，即有四種，苦集約根性，取理即有一二三四不同云云　若界內鈍人，迷眞重，苦集亦重，利人迷眞輕，苦集亦輕　界外利鈍輕重，亦如是　法性是所解，道滅是能解，所解有即離，能解有巧拙，界內鈍人，所解離，能解則拙，利人所解即能解，亦巧　界外利鈍，即離巧拙，亦如是　所以者何，事理既殊昏惑亦甚，譬如父子，兩謂路人，嗔打俱重，嗔以譬集，打以譬苦，若謂煩惱即法性，事理相即，苦集則輕，實非骨肉，兩謂父子，嗔打則薄，麤細枝本通別，偏不偏難易等亦如是　或云界內苦集，底滯爲重　界外升出爲輕　或界內皮惑，故爲淺，界外肉惑，故爲深　或言界內隨他意，故爲拙，

界外殖自意，故爲巧　或言界內稱機，故爲巧，界外不稱機，故爲拙　或言界內有能所，故爲麤，界外無能所，故爲細　或言界內小道，極在化城，故爲細，界外大道，極在寶所，故爲麤　或言界內客塵，故爲枝，界外同體，故爲本　或言界內在初，故爲本，界外在後，故爲枝　或言界內小大共，故爲通，界外獨在大，故爲別　或言界內偏，故爲小，淺故爲別　界外圓，故爲大，無隔故爲通　或言界內短，故爲不偏，界外周法界，故爲偏　或言界內在一切賢聖共，故爲偏，界內獨在大緣，故爲不偏　或言界內明二乘方便，故爲難斷，界外但依無礙慧，故爲易斷　如是等種種互說　今若結之，則易可解　若作淺深輕重者，漸次觀意也　若作一實四諦，不分別者，圓觀意也　若作更互輕重者，不定觀意也　皆是大乘法相，故須識之　若見此意，即知三種，漸次顯是，不定顯是，圓頓顯是云云　問集既有四，苦果何二　答，惑隨於解，集則有四，解隨於惑，但惑三死，例如小乘　惑隨於解，則有見諦思惟　若解隨於惑，但是一分段生死耳　問，苦集可是因緣所生法，道滅何故爾　答，苦集是所破，道滅是能破　能破從所破，得名俱是因緣生法　故《大經》云，因滅無明，則得熾然　二菩提燈，亦是因緣也　問，法性是所迷，何故二，何故四　答，法性隨權實，是故二，法性隨根緣，是故四　若見此意，例見相開法，乃至起過，例作，四種分別廣說云云

中約弘誓顯是者，前推法性，聞法等，其義已顯，爲未了者更約四弘　又四諦中多約解明上求下化，四弘中多約願明上求下化　又四諦中通約三世佛，明上求下化，四弘中多約未來佛明上求下化　又四諦中多約諸根，明上求下化，四弘中專約意根，明上求下化　如此分別，令易解，得意者不俟也　夫心不孤生，必託緣起　意根是因，法塵是緣，所起之心是所生法，此根塵能所二三相遷動，竊起竊謝，新新生滅，念念不住，睒爍如電耀，遄疾若奔流，色泡，受沫，想炎，行城，識幻，所有依報國土，田宅，妻子，財產，一念喪失，倏有忽無，三界無常，一篋偏苦，四山合來，無逃避處　唯當專心戒定智慧，豎破顛倒，橫截死海，超度有流　經言我昔與汝等，不見四眞諦，是故久迴轉火宅如此，云何耽湎縱逸，嬉戲　是故慈悲起四弘誓，拔苦與樂，如釋迦之見耕犁，似彌勒之觀毀臺，即其義也　以明了四諦，故非九縛，起四弘誓，故非一脫，是爲非縛非脫，發眞正菩提心，顯是義明矣　次祇觀根塵相對，一念心起，能生所生，無不即空，妄謂心起起無自性，無他性，無共性，無無因性，起時不從自他共，離來去時，不向東西南北去，此心不在內外兩中間，亦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爲心　是字不住，亦不不住，不可得故，生即無生，亦無無生，有無俱寂　凡愚謂有，智者知無，如水中月，得喜失憂，大人共取，都無欣慘，鏡像幻化，亦如是　《思益》云，苦無生，集無和合，道不二，滅不生　《大經》云，解苦無苦，而有眞諦，乃至解滅無滅，而有眞諦　集既即空，不應如彼　渴鹿馳逐陽燄，苦既即空，不應如彼　癡猴捉水中月，道既即空，不應言我，行即空，不行不即空，如茂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滅既即空，不應言衆生壽命，誰於此滅，而證彼滅　生死即空，云何可捨　涅槃即空，云何可得　經言，我不欲令無生法中有修道　若四念處，乃至八聖道　我不欲令無生法中有得果，若須陀洹乃至阿羅漢　依例亦應言，我不欲令無生法中有色受想行識，我不欲令無生法中有貪欲瞋恚癡，但愍念衆生，興誓願拔兩苦，與二樂，以達苦集空故　非九縛達道滅空，故非一脫，是爲非縛非脫，發眞正菩提心，顯是義明矣　祇觀根塵，一念心起，心起即假，假名之心爲迷，解本謂四諦，有無量相　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　心如工畫師，造種種色　心構六道，分別校計無量種，別謂如是見愛，是界內輕重，集相界外輕重，集相如是生死，是分段輕重，苦相界外輕重，苦相還翻此心，而生於解　譬如畫師，洗蕩諸色，塗以墻彩　所謂觀身不淨，乃至觀心無常，如是道品，紆通化城　觀身身空，乃至觀心心空，空中無無常，乃至無不淨，如是道品，直通化城　觀身無常，無常即空，乃至觀身法性，非常非無常，非空非不空，乃至觀心亦如是，如是道品，紆通寶所　觀身法性，非淨非不淨，雙照淨不淨，乃至觀心法性，常無常，雙照常無常，如是道品，直通寶所，是人見諦滅，名須陀洹，是人思惟滅，名三果，是人見滅，名見地，是人思滅，名薄，名離，名已辦，乃至侵習，名辟支佛，是人見思滅，名十住，塵沙滅，名十行，十迴向，無明滅，名十地等覺，妙覺，是人見思塵沙滅，名十信，無明滅，名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分別十六門，道滅不同及一切恒沙佛法，分別校計，不可說，不可說如觀掌果，無有僻謬，皆從心生，不餘處來　觀此一心，能通不可說心，不可說心，能通不可說法，不可說法能通不可說非心非法　觀一切心亦復如是，凡縛凡夫，不覺不知，如大富盲兒，坐寶藏中，都無所見，動轉罣礙，爲寶所傷　二乘熱病諸珍寶，是鬼虎龍蛇，棄捨馳走，羚娜辛苦，五十餘年，雖縛脫之殊，俱貧　如來無上珍寶，起大慈悲誓願，拔苦與樂，是爲非縛非脫，發

眞正菩提心，顯是義明矣

次根塵相對，一念心起，即空即假即中者，若根若塵，並是法界，並是畢竟空，並是如來藏，並是中道。云何即空，並從緣生。緣生即無主，無主即空。云何即假，無主而生，即是假。云何即中，不出法性，並皆即中。當知一念即空即假即中，並畢竟空，並如來藏，並實相，非三而三，三而不三，非合非散，而合而散，非非合，非非散，不可一異，而一異，譬如明鏡，明喻即空，像喻即假，鏡喻即中。不合不散，合散宛然，不一二三，二三無妨此一念心不縱不橫，不可思議，非但已爾，佛及衆生亦復如是。《華嚴》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當知已心具一切佛法矣。《思益》云，愚於陰界入，而欲求菩提，陰界入即是，離是無菩提。《淨名》曰，如來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衆生即菩提，不可復得衆生。即涅槃不可復滅。一心既然，諸心亦爾，一切法亦爾。《普賢觀》云，毗盧遮那偏一切處，即其義也。當知一切法即佛法，如來法界故。若爾，云何復言遊心法界如虛空。又言，無明明者，即畢竟空，此舉空爲言，端空即不空，亦即非空，非不空。又言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心中具一切佛法，如地種，如香丸者，此舉有爲言端，有即不有，亦即非有，非不有。又言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此舉中道爲言端，即中而邊，即非邊非不邊，具足無減，勿守語害圓，誤罔聖意。若得此解，根塵一念心起，根即八萬四千法藏，塵亦爾。一念心起，亦八萬四千法藏。佛法界對法界，起法界無非佛法，生死即涅槃，是名菩薩一舉有三摩，一心有三心，一一塵有八萬四千塵勞門，一一心亦如是，貪瞋癡亦即是菩提，煩惱亦即是菩提，是名集諦。翻一一塵勞門，即是八萬四千諸三昧門，亦是八萬四千諸陀羅尼門，亦是八萬四千諸對治門，亦成八萬四千諸波羅蜜。無明轉即變爲明，如融冰成水，更非遠物，不餘處來，但一念心普皆具足，如如意珠，非有寶，非無寶。若謂無者，即妄語。若謂有者，即邪見，不可以心知，不可以言辯。衆生於此不思議不縛法中而思想作縛，於無脫法中而求於脫，是故起大慈悲興四弘誓，拔兩苦，與兩樂，故名非縛非脫發眞正菩提心。前三皆約四諦爲語，今約法藏塵勞三昧波羅蜜，其義宛然。問，前簡非併言非，今顯是，何故併言是。答，所言併是者，皆非縛非脫，故言併，是通指上求故。又次第漸入到實，故言併，是又實難知，借權顯實，故言併是。此三番擬世界悉檀，言併是也。又權不攝實，實則攝權，欲令攝顯易見，故言併是此一番，擬爲人悉檀故，言是也。又一菩提心一切菩提心，若不說者，不知一切，故言併是。此一番擬對治悉檀，明是若究竟而論，前三是約權，後一約實。譬如良醫，有一祕方，總攝諸方阿伽陀藥，功兼諸藥，如食乳糜更無所須，一切具足，如如意珠，權實顯是，其義可知。又一是者，一大事因緣故，云何爲一，一實不虛故，一道清淨故，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故，云何爲大，其性廣博，多所含容，大智大斷，大人所乘，大師子吼，大益凡聖，故言爲大。事者，十方三世佛之儀式，以此自成佛道，以此化度衆生，故名爲事。因緣者，衆生以此因感佛，佛以此緣起應，故言因緣。又是者不可言三，不可言非三非一，而言三一，故名不可思議是也。又是者，非作法，非佛，非天人修羅，所作常境無相，常智無緣，以無緣智，緣無相境，無相之境相，無緣之智，智境冥一而言境智，故名無作也。又是者，如《文殊問經》云，破一切發名發菩提心，常隨菩提相，而發菩提心。又無發而發，無隨而隨，又過一切，破過一切隨，雙照破隨，名發菩提心。如此三種，不一不異，如理如事，如非理非事，故名爲是。若例此義，無作不可思議，一大事因緣等，諸法門皆言破，皆言隨，皆言非破非隨，雙照破隨。又前三是上中下智所觀，後一是上上智所觀，前三是共，後一是不共，前三淺近曲，後一深遠直云云。前三是小中大，後一是大中大，上中上，圓中圓，滿中滿，實中實，眞中眞，了義中了義，玄中玄，妙中妙，不可思議中不可思議。若能如此，簡非顯是，體權識實，而發心者，是一切諸佛種

此經具指前四菩提心。若知如來說因緣法，即指初菩提心。若無生無滅指第二菩提心。若本性清淨，指第三菩提心。若於一切法知本性清淨，指第四菩提心。初菩提心已能除重重十惡，況第二，第三，第四菩提心耶。行者聞此勝妙功德，當自慶幸，如闍處伊蘭，得光明栴檀。問，因緣語通何意，初觀獨當其名。答，以最初當名耳。又因緣事相，初觀爲便。若言生滅者，即別後三例。有通別而從，別受名耳。

約六即顯是者，爲初心是，後心是。答，如論焦炷，非初不離初，非後不離後。若智信具足，聞一念即是信故，不謗智故，不懼初後，皆是。若無信，高推聖境，非己智分，若無智起，增上慢謂己均佛，初後俱非。爲此事故，須知六即。謂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眞即，究竟即。此六即者，始凡終聖，始凡故除疑怯，終聖，故除慢大云云。理即者，一念心即如來藏理，如故即空，藏故即假，理故即中。三智一心中，具不可思議，如上說三諦一

諦，非三非一，一色一香，一切法一切心，亦復如是，是名理即。是菩提心，亦是理即。止觀即寂名止，即照名觀。名字即者，理雖即是，日用不知，以未聞三諦，全不識佛法。如牛羊眼，不解方隅，或從經卷，聞上所說，一實菩提，於名字中通達解了，知一切法皆是佛法，是爲名字即。菩提亦是名字止觀。若未聞時，處處馳求。既得聞已，攀覓心息，名止。但信法性，不信其諸名，爲觀。觀行即是者，若但聞名口說，如蟲食木，偶得成字，是蟲不知是字非字，既不通達，寧是菩提。必須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華首》云，言說多不行，我不以言說。但心行菩提此，心口相應是。觀行菩提釋論四句評聞慧具足，如眼得日，照了無礙，觀行亦如是。雖未契理，觀心不息。如首楞嚴中射的喻，是名觀行菩提，亦名觀行止觀。恒作此想，名觀，餘想息，名止云云。

相似即是菩提者，以其逾觀逾明，逾止逾寂，如勤射鄰的，名相似觀慧一切世間治生產業不相違背，所有思想籌量皆是先佛經中所說。如六根清淨中說圓伏無明，名止，似中道慧，名觀云云。分眞即者，因相似觀力，入銅輪位，初破無明，見佛性，開寶藏，顯眞如，名發心住，乃至等覺無明微薄，智慧轉著，如從初日至十四日，月光垂圓，闇垂盡，若人應以佛身得度者，即八相成道。應以九法界身得度者，以普門示現，如經廣說。是名分眞菩提，亦名分眞止觀，分眞智斷。究竟即菩提者，等覺一轉入於妙覺，智光圓滿，不復可增，名菩提果，大涅槃斷，更無可斷，名果果。等覺不通，唯佛能通，過茶無道可說，故名究竟菩提，亦名究竟止觀。總以譬譬之，譬如貧人家有寶藏而無知者，知識示之，即得知也。耘除草穢而掘出之，漸漸得近，近已藏開，盡取用之，合六喻可解云云。問，《釋論》五菩提，意云何。答，論竪判別位，今竪判圓位，會之發心對名字，伏心對觀行，明心對相似，出到對分眞，無上對究竟。又用彼名，名圓位發心，是十住，伏心是十行。問，住已斷行，云何伏答，此用眞道伏，例如小乘破見名斷，思惟名伏，明心是十迴向，出到是十地，無上是妙覺。又從十住具五菩提，乃至妙覺究竟五菩提，故《地義》云，從初一地具諸地功德，即其義也。問，何意約圓說六即。答，圓觀諸法，皆云六即，故以圓意約一切法，悉用六即判位，餘不爾，故不用之。當其教用之，胡爲不得。而淺近，非教正意也。然上來簡非，先約苦諦，升沉世間，簡耳。次約四諦，智曲拙淺，近簡耳。次約四弘行願，次約六即位，展轉深細，方乃顯是。故知明月神珠，在九重淵內，驪龍頷下，有志有德，方乃致之。豈如世人，麤淺浮虛，競執瓦石草木，妄謂爲寶。未學膚受，未無所知。

又卷五上　夫止觀者，尚尚者高尚，卑劣者卑劣。開止觀爲十，一陰界入，二煩惱，三病患，四業相，五魔事，六禪定，七諸見，八增上慢，九二乘，十菩薩。此十境通能覆障，陰在初者，二義，一現前，二依經。《大品》云聲聞人依四念處行道，菩薩初觀色，乃至一切種智，章章皆爾，故不違經。又行人受身，誰不陰入，重擔現前，是故初觀後發，異相別爲次耳。夫五陰與四大合，若不照察，不覺紛馳，如閉舟順水，寧知奔迸。若其迴泝，始覺馳流。既觀陰果，則動煩惱因。故次五陰而論四分也。四大是身病，三毒是心病，以其等故，情中不覺。今大分俱觀，衝擊脈藏，故四蛇偏起，致有患生。無量諸業不可稱計，散善微弱不能令動。今修止觀，健病不虧，動生死輪。或善萌故動，惡壞故動。善示受報故動，惡來責報故動。故次病說業也。以惡動故惡欲滅，善動故善欲生。魔遽出境，作諸留難。或壞其道，故次業說魔。若過魔事，則功德生，或過去習因，或現在行力，諸禪競起，或味，或淨，或橫，或豎，故次魔說禪。禪有觀支，因生邪慧，逸觀於法，僻起諸倒，邪辯猛利，故次禪說見。若識見爲非，息其妄著，貪瞋利鈍，二俱不起。無智者謂證涅槃，小乘亦有橫計四禪爲四果，大乘亦有魔來與記，並是未得謂得增上慢人。故次見說慢。見慢既靜，先世小習，因靜而生，身子捨眼，即其事也。《大品》云，恒沙菩薩發大心，若一若二，入菩薩位，多墮二乘，故次慢說二乘。若憶本願故，不墮空者，諸方便道菩薩境界，即起也。《大品》云，有菩薩不久行六波羅蜜，若聞深法，即起誹謗，墮泥犁中，此是六度菩薩耳。通教方便位，亦有謗義，入眞道不謗也。別教初心，知有深法，是則不謗。此等悉是諸權善根，故次二乘後說也。

此十種境，始自凡夫正報，終至聖人，方便陰入，一境常自現前。若發不發，但得爲觀，餘九境發可爲觀，不發何所觀。又八境去正道遠，深加防護，得歸正轍。二境去正道近，至此位時，不慮無觀，薄修即正。又若不解諸境互發，大起疑網，如在岐道，不知所從。先若聞之，恣其變怪心安，若空互發，有十，謂次第不次第，雜不雜，具不具，作意不作意，成不成，益不益，久不久，難不難，更不更，三障四魔，九雙七隻。次第者，有三義，謂法修發法者，次第淺深法也。修者，先世已曾研習次第，或此世次第修也。發者，依次修，而次發

也　不次，亦三義謂法修發發則不定，或前發菩薩境，後發淫人，雖不次第十，數宛足修者。若四大違返，則先修病患　若四分增多，則先修煩惱　如是一一隨強者，先修法者，眼耳鼻舌陰入界等，皆是寂靜門，亦是法界，何須捨此就彼，出寶藏經云云

當知法界外，更無復有法而爲次第也　煩惱即法界，如《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淨名》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佛道既通，無復次第也　病患是法界者，《淨名》云，今我病者，非眞非有，衆生病亦非眞非有，以此自調，亦度衆生　方丈託疾，雙林病行，即其義也　業相爲法界者，業是行陰，《法華》云，深達罪福相，偏照於十方　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　達業從緣生，不自在，故空　此業能破業，若衆生應以此業得度，示現諸業，以此業立業，業與不業，縛脫俱得，普門示現，雙照縛脫，故名深達　何嘗堪爲方等師耶　魔事爲法界者，《首楞嚴》云，魔界如佛界，如一如無二，如實際中尚不見佛，況見有魔耶　設有魔者，良藥塗疵，堪任乘御云云　禪爲法界者，能觀心性，名爲上定，即《首楞嚴》，不昧不亂，入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　見爲法界者，《淨名》云，以邪相入正相，於諸見不動而修三十七品　又動修不動修，亦動亦不動修，非動非不動修三十七品，以見爲門，以見爲侍　慢爲法界者，還是煩惱耳　觀慢無慢　慢、大慢、非慢、非不慢，成祕密藏，入大涅槃　二乘爲法界者，若但見於空，不見不空云云

智者見空，及與不空，法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聞已諦思，惟得近無上道　菩薩境爲法界者，底窓生死，下劣小乘，尚即是法界，況菩薩法，寧非佛道　又菩薩方便之權，即權而實，亦即非權非實，成祕密藏，入大涅槃　是一一法皆即法界，是爲不次第法相也　雜不雜者，發一境已，更發一境，歷歷分明，是爲不雜　適發陰入，復起煩惱，煩惱未謝，復業復魔，禪見慢等，交橫並沓，是爲雜發

又　修不修者，作意修陰界，入界入開解，是修發，不作意陰界，入自發通，達色心，是不修發，乃至菩薩境亦如是　應有四句爲根本，句句織成三十六句，例如下煩惱境中說成不成者　若發一境究竟成就，成就已謝，更發餘境，餘境亦究竟成　若發一種，作起作滅，非但品數缺少，於分分中，亦曖昧不明　前具不具，止明頭數　此《中論》體分始終，益不益者，或發惡法於止觀，巨益明靜轉深，或發善法於止觀，大損損其靜照，或增靜損照，或增損靜照，俱增俱損　雜發不雜發者，或惡法難易，或善法難易，俱難俱易　久不久者，自有一境，久久不去，或有一境即起即去云云

更不更者，自有一境一更兩更，乃至多多，自有一境一發即休，後不復發，如是等種種不同，善識其意，莫謬去取，然皆以止觀研之，使無滯也　三障四魔者，普賢觀云，閻浮提人，三障重，故陰入病患是報障，煩惱見慢是煩惱障業，魔禪二乘菩薩是業障，障止觀，不明，靜塞菩提道，令行人不得通至五品，六根清淨位，故名爲障　四魔者，陰入正是陰魔業　禪二乘菩薩等是行陰，名爲陰魔煩惱　見慢等是煩惱魔病患，是死因，名死魔，魔事是天子魔　魔名奪者，破觀名奪命，破止名奪身

又　問，何意互發　答，皆由二世因緣　昔有漸觀種子，今得修行之雨，即次第發　昔有頓觀種子，即不次第發　昔有不定種子，即雜發　昔修時數具，即具發　昔修時數不具，即不具發　昔曾證得，今發則成　昔但修不證，今發不成　昔因強，今不修而發，今緣強，待修而發　昔因今緣，二俱善巧，迴向上道，今發則益　昔因緣中，雜毒，是則致損，發所因處弱，則不久發，因處強，是則久，麤細住乃至四禪傳，傳判強弱云云　善易發關遮輕，善難發由遮重　惡難發由根利，惡易發由根鈍　惡欲滅而告謝，善欲生而相知，則一而不更善，欲滅而求救，惡欲興而求受，則更更更，此中皆須口決，用智慧籌量，不得師心謬判是非爾　其慎之，勤之，重之

又　問，十境通別云何　答，受身之始，無不有身，諸經說觀多從色起，故以陰爲初耳　以陰本，陰因，陰患，陰主，善陰，又陰因，別陰等云云　通言煩惱者，見慢同煩惱，陰入病是煩惱果，業是煩惱因，禪是無動業，業即煩惱用，魔即統欲界，即煩惱主，二乘菩薩即別煩惱攝云云　通稱病患者，陰界入即病本，煩惱見慢等即是煩惱病　淨名云，今我病者，皆從前世妄想諸煩惱生，業亦是病　《大經》云，王今病重，即指五逆爲病也　魔能作病，三災爲外過患，喘息喜樂是內過患　禪有喜樂即病患也　二乘菩薩，即是空病　空病亦空　通稱業者，陰入是業果，煩惱見慢是業本，病是業報，魔是魔業，禪是無動業　二乘菩薩是無漏業　通稱魔者，陰入即陰魔，煩惱見慢即煩惱魔，病是死魔，魔即天子魔，餘者皆是行陰魔攝　通稱禪定者，禪自是其境，陰入煩惱見慢業等，悉是十大地中心數定攝，魔是未到地定果，亦是心數定攝，二乘菩薩淨禪攝　又三定攝之上定，攝菩薩二乘，中下二定攝八境

通稱見者，陰入即我見，衆生見　煩惱真五見　病毒者，命者見　業禪等，作者見，亦是戒取見　魔是使作者，使受者，使起等攝　又生死即邊見攝，慢即我見攝，二乘方便菩薩等皆曲見攝　通稱慢者，陰入我慢攝，煩惱即慢慢攝，病患不如慢攝，業即憍慢攝，由憍故造業，魔即大慢攝　禪即憍慢攝，見亦大慢攝，二乘菩薩增上慢攝　通稱二乘者，四念處，四諦法，攝九境也　通稱菩薩境者，以四弘誓，攝得九境　問，境法名俱通者　行人亦通不答，《大經》云，云何未發心而名爲菩薩　前九境人，亦通稱菩薩人也　通是二乘，則有四種聲聞，增上慢聲聞，攝得下八境人也　佛道聲聞，攝得菩薩人也　問，通是無常不　答，《寶性論》云，菩薩住無漏界中，有無常倒　問，通是有漏不　答，漏義則通，有義小異　問，通是偏眞，不答偏義則通，眞義異問，通義可領別，復云何　答，十境不同，即別義也　復有亦通亦別，陰是受身之本，又是觀慧之初，所以別當其首　此一境亦通亦別，後九境從發異相受名，但得是通，是別，不得是亦通亦別也　若爾，煩惱亦是諸法之本，元爲治惑，亦是觀初病身四大，亦是事本，元爲治病，亦是觀初何意不得亦通亦別　答，苦身因煩惱，屬前世　若今世煩惱，由身而有病，不加起爲本事，弱諸經論，不以病爲觀首，故不亦通亦別耳　非通非別者，皆不思議，一陰一切陰，非一非一切　問，九境相起，更立別名者，陰入解起，應立別名　答，陰解起時，非候然別，還是陰入攝　若執此解，即斷見　若約解起，愛悲屬煩惱，招病來魔，隨事別判　若解發朗然，無九境相者，此則止觀氣分，但得通別，不得亦通亦別耳

問，十境條然別不　答，四念處是陰別，觀空聚是入別，無我是界別，五停心煩惱別，八念病別，十善業別，五繫魔別，六妙門禪別，道品見別，無常苦空慢別，四諦十二緣二乘別，六度菩薩別　問五陰俱是境，色心外別有觀耶答，不思議境智即陰是觀，亦可分別　不善無記陰是境，善五陰是觀　觀既純熟無惡，無無記，唯有善陰　善陰轉成方便陰，方便陰轉成無漏陰，無漏陰，轉成法性陰，謂無等等陰，豈非陰外別有觀耶　小乘尚爾，況不思議耶問若轉陰爲觀，報陰亦應轉　答，《大品》云，色淨故受想行識淨，般若亦淨，《法華》云，顏色鮮白，六根清淨，即其義也　陰雖轉，觀境宛然云云

第一觀陰入界境者，謂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也　陰者，陰蓋善法，此就因得名　又陰是積聚，生死重沓，此就果得名　入者涉入，亦名輸門　界名界別，亦名性分　毗婆沙明三科開合　若迷心，開心爲四陰，色爲一陰，若迷色，開色爲十入及一入，少分心爲一意入及法入，少分若俱迷者，開爲十八界也　數人說，五陰同時識是心王，四陰是數，約有門明義，故王數相扶，同時而起　論人說，識先了別，次受領納，想取相貌　行起違從，色由行感，約空門明義，故次第相生　若就能生所生，從細至麤，故識在前　若從修行，從麤至細，故色在前，皆不得以數隔王　若論四念處，則王在中　此就言說爲便耳　又分別九種，一期色心，名果報五陰　平平想受，無記五陰　起見起愛者，兩汙穢五陰　動身口業，善惡兩五陰　變化示現，工巧五陰　五善根人，方便五陰　證四果者，無漏五陰　如是種種，源從心出　正法念云，如畫師手，畫出五彩，黑青赤黃白白　白畫手，譬心，黑色譬地獄陰，青色譬鬼，赤譬畜，黃譬修羅，白譬人，白白譬天　此六種陰，止齊界內　若依《華嚴》云，心如工畫師，畫種種五陰　界內界外，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　世間色心尚叵窮盡，況復出世寧可凡心知　凡眼翳尚不見近，那得見遠，懈生曠劫，不觀界內一隅，況復界外邊表　如渴鹿逐炎，狂狗齧雷，何有得理　縱令解悟小乘，終非大道　故《大集》云，常見之人，說異念斷，斷見之人，說一念斷，皆墮二邊，不會中道　況佛去世後，人根轉鈍，執名起諍，互相是非，悉墮邪見故龍樹破五陰，一異同時前後皆如炎幻響化，悉不可得，寧更執於王數同時異時耶　然界內外一切陰入皆由心起，佛告比丘，一法攝一切法，所謂心是　論云，一切世間中，但有名與色　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　心是惑本，其義如是　若欲觀察，須伐其根　如灸病得穴，今當去丈就尺，去尺就寸，置色等四陰，但觀識陰　識陰者，心是也

觀心具十法門，一觀不可思議境，二起慈悲心，三巧安止觀，四破法徧，五識通塞，六修道品，七對治助開，八知次位，九能安忍，十無法愛也　既自達妙境，即起誓悲他　次作行願　願行既巧，破無不徧　徧破之中，精識通塞，今道品進行　又用助開道　道中之位，已他皆識，安忍內外，榮辱莫著，中道法愛，故得疾入菩薩位　譬如毗首羯磨，造得勝堂，不疎不密，間隙容縫，巍巍昂昂，峙於上天，非拙匠所能揆則　又如善畫，圖其匡郭，寫像傴眞，骨法精靈，生氣飛動，豈墳彩人所能點綴　此十重觀法，橫豎收束，微妙精巧　初則簡境眞僞，中則正助相添，後則安忍無著，意圓法巧　該括周備，規矩初心，將送行者，到彼薩雲，非閑證禪師，誦文法師所能知也　蓋由如來

積劫之所勤求，道場之所妙悟，身子之所三請，法華之所三說，正在茲乎。

觀心是不可思議境者，此境難說，先明思議境，令不思議境易顯。思議法者，小乘亦說，心生一切法，謂六道因果，三界輪環，若去凡欣聖，則棄下上出，灰身滅智，乃是有作四諦，蓋思議法也。大乘亦明心生一切法，謂十法界也。若觀心是有，有善有惡，惡則三品，三途，因果也。善則三品，修羅，人天因果。觀此六品，無常生滅，能觀之心，亦念念不住。

又能觀所觀，悉是緣生，緣生即空，並是二乘因果法也。若觀此空有墮落二邊，沈空滯有，而起大慈悲，入假化物，實無身假作身，實無空假說空，而化導之，即菩薩因果法也。觀此法能度所度，皆是中道實相之法，畢竟清淨，誰善誰惡，誰有誰無，誰度誰不度，一切法悉如是，是佛因果法也，此之十法遍攝淺深，皆從心出，雖是大乘無量四諦所攝，猶是思議之境，非今止觀所觀也。不可思議境者，如華嚴云，心如工畫師，造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種種五陰者，如前十法界五陰也。法界者，三義，十數是能依法界，是所依能所，合稱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各各因，各各果，不相混濫，故言十法界。又此十法，一一當體皆是法界，故言十法界云云。十法界通稱陰入界，其實不同，三途是有漏惡，陰界入三善，是有漏善，陰界入二乘，是無漏，陰界入菩薩，是亦有漏亦無漏，陰界入佛，是非有漏非無漏。《陰界入釋論》云，法無上者，涅槃是，即非有漏非無漏法也。《無量義經》云，佛無諸大陰界入者，無前九陰界入也。今言有者，有涅槃常住陰界入也。《大經》云，因滅無常，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常樂重沓，即積聚義，慈悲覆蓋，即陰義。以十種陰界不同故，故名五陰世間也。攬五陰，通稱衆生。衆生不同，攬三途，陰罪苦衆生，攬人天，陰受樂衆生，攬無漏陰，眞聖衆生，攬慈悲陰，大士衆生，攬常住陰，尊極衆生。

又　此三十種世間，悉從心造　又十種五陰，一一各具十法，謂如是相，性，體，力，作，因緣，果報，本末，究竟等。先總釋，後隨類釋。總釋者，夫相以據外，覽而可別。《釋論》云，易知故名爲相。如水火相異，則易可知。如人面色，具諸休否，覽外相，即知其內。昔孫劉相顯，曹公相隱，相者，舉聲大哭，四海三分，百姓荼毒。若言有相闇者，不知；若言無相古者，洞解。當隨善相者信人面外具一切相也，心亦如是，具一切相。衆生相隱，彌勒相顯，如來善知，故遠近皆記。不善觀者，不信心具一切相，當隨如實觀者，信心具一切相也。如是性者，性以據內，總有三義，不改名性，無行經稱不動性，性即不改義也。又性名性分，種類之義。分分不同，各各不可改。又性是實性，實性即理，性極實無過，即佛性異名耳。不動性扶空，種性扶假，實性扶中。今明內性不可改，如竹中火性，雖不可見，不得言無，鑽人乾草偏燒一切，心亦如是，具一切五陰。性雖不可見，不得言無，以智眼觀，具一切性。【略】如是體者，主質故名體。此十法界陰，俱用色心爲體質也。如是力者，堪任力用也。如王力士，千萬技能，病故謂無，病差有用。心亦如是，具有諸力，煩惱病故不能運動，如實觀之，具一切力。如是作者，運爲建立名作，若離心者，更無所作，故知心具一切作也。如是因者，招果爲因，亦名爲業。十法界業，起自於心，但使有心，諸業具足，故名如是因也。如是緣者，緣名緣由，助業皆是緣義，無明愛等，能潤於業，即心爲緣也。如是果者，剋獲爲果，習因習續於前習果，剋獲於後，故言如是果也。如是報者，酬因曰報，習因習果，通名爲因。牽後世報，此報酬於因也。如是本末究竟等者，相爲本，報爲末，本末悉從緣生，緣生故空，本末皆空，此就空爲等也。又相但有字，報亦但有字，悉假施設此就假名爲等。又本末互相表幟，覽初相表後報，覩後報知本相，如見施知富，見富知施，初後相在，此就假論等也。又相無相，無相而相，非相非無相，報無報，無報而報，非報非無報，一一皆入如實之際，此就《中論》等也。二類解者，束十法爲四類。三途以表苦爲相，定惡聚爲性，摧折色心爲體，登刀入鑊爲力，起十不善爲作，有漏惡業爲因，愛取等爲緣，惡習果爲果，三惡趣爲報，本末皆擬爲等。三善表樂爲相，定善聚爲性，升出色心爲體，樂受爲力，起五戒十善爲作，白業爲因，善愛取爲緣，善習果爲果，人天有爲報應，就假名初後，相在爲等也。二乘表涅槃爲相，解脫爲性，五分爲體，無繫爲力，道品爲作，無漏慧行爲因，行行爲緣，四果爲果，既後有田中不生故無報云云。菩薩佛類者，緣因爲相，了因爲性，正因爲體，四弘爲力，六度萬行爲作，智慧莊嚴爲因，福德莊嚴爲緣，三菩提爲果，大涅槃爲報云云。因緣有逆順，順生死者，有漏業爲因，愛取等爲緣，逆生死者，以無漏正慧爲因，行行爲緣，俱損生破惑，順界外生死，亦以無漏慧爲因，無明等爲緣。若逆生死，即以中道慧爲因，萬行爲緣，俱損變易生死。故因緣既爾，餘者逆順，準此可知。若依聲聞，但九無十。若依大乘，三佛義佛，有報身，若依斷惑盡義，則無後報。九之與十，斟酌可解。衆生世間，既是假名，無體分別

攬實法，假施設耳　所謂惡道衆生，相性體力究竟等云云　善道衆生相性體力究竟等　無漏衆生相性體力究竟等　菩薩佛法界，相性體力究竟等準例皆可解。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法界即具三千種世間　此三千在一念心　若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不言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後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後。例如八相遷物，物在相前，物不被遷，相在物前，亦不被遷前亦不可，後亦不可，秖物論相遷，秖相遷論物　今心亦如是，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時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秖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爲不可思議境，意在於此云云　問，心起必託緣，爲心具三千法，爲緣具，爲共具，爲離具　若心具者，心起不用緣　若緣具者，緣具不關心　若共具者，未共各無，共時安有　若離具者，既離心離緣，那忽心具　四句尚不可得，云何具三千法耶　答，《地人》云，一切解惑眞妄，依持法性　法性持眞妄，眞妄依法性也。《攝大乘》云，法性不爲惑所染，不爲眞所淨　故法性非依持言　依持者，阿黎耶是也　無沒無明，盛持一切種子　若從地師，則心具一切法　若從攝師，則緣具一切法　此兩師各據一邊　若法性生一切法者，法性非心非緣　非心，故而心生一切法者，非緣，故亦應緣生一切法　何得獨言法性是眞妄依持耶　若言法性非依持，黎耶是依持，離法性外別有黎耶，依持則不關法性，若法性不離黎耶，黎耶依持即是法性　依持何得獨言黎耶是依持，又違經　經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亦不常自有，又違龍樹　龍樹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

當知四句求心不可得，求三千法亦不可得　既橫從四句生三千法不可得者，應從一念心滅生三千法耶　心滅尚不能生一法，云何能生三千法耶　若從心亦滅亦不滅生三千法者，亦滅亦不滅其性相違，猶如水火，二俱不立，云何能生三千法耶　若謂心非滅非不滅生三千法者　非滅非不滅，非能非所，云何能所生三千法耶　亦縱亦橫求三千法不可得，非縱非橫求三千法亦不可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故名不可思議境　《大經》云，生生不可說，生不生不可說，不生生不可說，不生不生不可說，即此義也　當知第一義中，一法不可得，況三千法。世諦中一心尚具無量法，況三千耶　如佛告德女，無明內有不，不也　內外有不，不也　非內非外有不，不也　佛言，如是有　龍樹云，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生。《大經》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有因緣故，亦可得說，謂四悉檀因緣也　雖四句冥寂，慈悲憐愍，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　或作世界說，心具一切法，聞者歡喜　如言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造，即其文也　或說緣生一切法，聞者歡喜　如言五欲令人墮惡道，善知識者，是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佛，即其文也　或言因緣共生一切法，聞者歡喜　如言水銀和眞金，能塗諸色像，即其文也　或言離生一切法，聞者歡喜　如言十二因緣非佛作，非天人修羅作，其性自爾，即其文也　此四句即世界悉檀，說心生三千一切法也。云何爲人悉檀，如言佛法如海，唯信能入　信則道源功德毋　一切善法由之生　汝但發三菩提心，是則出家禁戒具足　聞者生信，即其文也　或說緣生一切法，如言若不值佛當於無量劫墮地獄苦，以見佛故，得無根信　如從伊蘭出生栴檀，聞者生信　或說合生一切法，如言心水澄清，珠相自現　慈善根力，見如此事，聞者生信，即其文也　或說離生一切法，如言非內觀得是智慧，乃至非內外觀得是智慧　若有住著，先尼梵志小信尚不可得，況捨邪入正　聞者生信，即其文也是爲爲人悉檀四句，說心生三千一切法也　云何對治悉檀，說心治一切惡如言得一心者，萬邪滅矣，即其文也　或說緣治一切惡，如說得聞無上大慧，明心定如地，不可動，即其文也　或說因緣和合，治一切惡，如言一分從思生一分從師得，即其文也　或說離治一切惡，我坐道場時不得一切法，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即其文也，是爲對治悉檀。心破一切惡，云何第一義悉檀心得見理　如言心開意解，豁然得道，或說緣能見理，如言須臾聞之，即得究竟三菩提。或說因緣和合得道，如快馬見鞭影，即得正路，或說離能見理，如言無所得，即是得已　是得無所得，是名第一義　四句見理，何況心生三千法耶　佛旨盡淨，不在因緣共離即世諦是第一義也　又四句俱，皆可說，說因亦是，緣亦是，共亦是，離亦是　若爲盲人說乳，若貝，若粽，若雪，若鶴，盲聞諸說即得解乳，即世諦是第一義諦　當知終日說，終日不說，終日說　終日雙遮，終日雙照，即破即立，即立即破，經論皆爾　天親龍樹內鑒冷然，外適時宜各權所據，而人師偏解，學者苟執，遂興矢石，各保一邊　大乖聖道也　若得此意，俱不可說，俱可說　若隨便宜者，應言無明法，法性生一切法，如眠法法心則有一切夢事，心與緣合，則三種世間，三千相性皆從心

起一性雖少，而不無，無明雖多而不有。何者，指一爲多，多非多；指多爲一，一非少，故名此心爲不思議境也。若解一心一切心，一切心一心，非一非一切，一陰一切陰，一陰一陰，非一非一切，一入一切入，一入一入，非一非一切，一界一切界，一界一界，非一非一切，一衆生一切衆生，一切衆生一衆生，非一非一切，一國土一切國土，一切國土一國土，非一非一切，一相一切相，一切相一相，非一非一切，乃至一究竟一切究竟，一切究竟一究竟，非一非一切，偏歷一切，皆是不可思議境。若法性無明，合有一切法陰界入等，即是俗諦；一切界入是一法界，即是眞諦；非一非一切，即是中道第一義諦。如是偏歷一切法，無非不思議三諦云云。若一法一切法，即是因緣所生法，是爲假名假觀也。若一切法即一法，我說即是空，空觀也。若非一非一切者，即是中道觀。一空一切空，無假中而不空，總空觀也。一假一切假，無空中而不假，總假觀也。一中一切中，無空假而不中，總中觀也。即《中論》所說不可思議一心三觀。歷一切法亦如是。若因緣所生一切法者，即方便隨情道種權智，若一切法一法，我說即是空即，隨智一切智。若非一非一切亦名中道義者，即非權非實一切種智。例上一權一切權，一實一切實，一切非權非實，偏歷一切，是不思議三智也。若隨情即隨他意語，若隨智即隨自意語，若非權非實即非自非他意語，偏歷一切法無非漸頓不定不思議教門也。若解頓，即解心心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非趣。若解漸即解一切法趣心。若解不定，即解是趣不過此等，名異義同。軌則行人，呼爲三法所照，爲三諦所發，爲三觀，觀成爲三智，教他呼爲三語，歸宗呼爲三趣，得斯意類，一切皆成法門種種味，勿嫌煩云云。如如意珠，天上勝寶，狀如芥粟，有大功能，淨妙五欲七寶琳琅，非內畜，非外入，不謀前後，不擇多少，不作麤妙，稱意豐儉，降雨穠穫，不添不盡，蓋是色法尚能如此，況心神靈妙，寧不具一切法耶。

又　二發眞正菩提心者，既深識不思議境，知一苦一切苦，自悲昔苦，起惑耽湎，麤弊色聲，縱身口意，作不善業，輪環惡趣，縈諸熱惱，身苦心苦而自毀傷，而今還以愛繭自纏，癡燈所害，百千萬劫，一何痛哉。設使欲捨三途，欣五戒十善，相心修福，如市易博，換翻更益，罪似魚入筍口，蛾赴燈中，狂計邪黠，遂迷遂遠，渴更飲鹹，龍須縛身，入水轉痛，牛皮繫體，向日彌堅，盲入棘林，溺墮洄復，把刃抱炬，痛那可言！虎尾蛇頭，悚爲悼慄！自惟若此，悲他亦然。假令險路叛黨，怨國，備歷辛苦，纔而復蘇，得至寶里，備值日，止宿草庵，不肯前進，樂爲鄙事，不信不識，可悲可怪。思惟彼我，鰓痛自他，即起大悲，興兩誓願，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數誓願斷，衆生雖如虛空，誓度如空之衆生，雖知煩惱無所有誓斷無所有之煩惱，雖知衆生數甚多，而度甚多之衆生，雖知煩惱無邊底，而斷無底之煩惱，雖知衆生如，如佛如，而度如佛如之衆生，雖知煩惱如實相，而斷如實相之煩惱。何者，若但拔苦因，不拔苦果，此誓雜毒，故須觀空。若偏觀空，則不見衆生可度，是名著空者，諸佛所不化。若偏見衆生可度，即墮愛見大悲，非解脫道云云。

今則非毒非爲故，名爲眞，非空邊非有邊故，名爲正。如鳥飛空，終不住空，雖不住空，跡不可尋。雖空而度，雖度而空，是故名誓。與虛空共鬪，故名眞正發菩提心，即此意也。又識不可思議心，一樂心一切樂心，我及衆生昔雖求樂，不知樂因，如執瓦礫，謂如意珠，妄指螢光呼爲日月。今方始解，故起大慈，興兩誓願，謂法門無量誓願知，無上佛道誓願成。雖知法門永寂如空，誓願修行，永寂，雖知菩提無所有，無所有中吾故求之。雖知法門如空無所有，誓願畫繢莊嚴虛空。雖知佛道非成所成，如虛空中種樹，使得華得果，雖知法門及佛果，非修非不修，而修，非證非得，而證而得，是名非爲非毒，名爲眞。非空非見愛，名爲正。如此慈悲誓願，與不可思議境智非前非後，同時俱起，慈悲即智慧，智慧即慈悲。無緣無念，普覆一切，任運拔苦，自然與樂，不同毒害，不同但空，不同愛見，是名眞正發心。菩提義自悲己悲，衆生義，皆如上說，觀心可解。

三善巧安心者，善以止觀安於法性也。上深達不思議境，洲奧，微密博運，慈悲亘蓋，若此須行填願行，即止觀也。無明癡惑本是法性，以癡迷故，法性變作無明，起諸顚倒善不善等，如寒來結水，變作堅冰。又如眠來，變心有種種夢。今當體諸顚倒，即是法性，不一不異，雖顚倒起滅，如旋火輪，不信顚倒起滅，唯信此心，但是法性，起是法性起，滅是法性滅，體其實不起滅，妄謂起滅，秖指妄想悉是法性，以法性繫法性，以法性念法性，常是法性，無不法性。時體達既成，不得妄想，亦不得法性，還源反本，法界俱寂，是名爲止。如此止時，上來一切流轉皆止。觀者，觀察無明之心，上等於法性，本來皆空，下等一切妄想善惡，皆如虛空，無二無別。譬如劫盡，從地上至初禪，炎炎無非是火。又如虛空藏菩薩所現之相，一切皆空，如海慧初來所現，一

切皆水。介爾念起，所念念者無不卽空，空亦不可得，如前火木能使薪然，亦復自然。法界洞朗，咸皆大明，名之爲觀。止祇是智，智祇是止，不動止祇是不動智，不動智祇是不動止，不動智照於法性，卽是觀智得安，亦是止安。不動於法性，相應卽是止安，亦是觀安。無二無別，若俱不得安，當復云何。

夫心神冥昧，樓利悅憊，汩起汩滅，難可執持，倏去倏來，不易關禁。雖復止之，馳疾飄炎。雖復觀之，闇邃漆墨，加功苦至，散惑倍隆，敵強力弱，鷸蚌相扼，既不得進，又不可退，當殉命奉道，藪以肌骨，誓巧安心，方便迴轉，令得相應，成觀行位也。安心爲兩，一教他，二自行，教他又爲兩，一聖師，二凡師。聖師有慧眼，力明於法藥，有法眼力，識於病障。有化道力，應病授藥，令得服行，如醫多知。弟子應以信悟，令上樹，應以食悟，令服乳酪，應以呵責悟，化爲女像，一一開曉，無有毫差，不待時，不過時，言發卽悟。佛去世後，如是之師，甚爲難得。盲聰何由上值淨孔，墜斧，豈得下貫針鋒。難，難二者，凡師雖無三力，亦得施化。譬如良醫，精別藥病，解色，解聲，解脈，逗藥卽差，有命盡者，亦不能起死。若不解脈醫問病相依，語作方亦挑脫得差身子聖德亦復差機。凡夫具縛，稱病，導師今不論聖師正說，凡師教他安心也。他有二種，一信行，二法行。薩婆多明此二人位，在見道。因聞入者，是爲信行。因思入者，是爲法行。曇無德云，位在方便，自見法少，憑聞力多，後時要須聞法得悟，名爲信行。憑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名爲法行。若見道中無相心利，一發卽眞，那得判信法之別。然數據行成，論據根性，各有所以，不得相非。今師遠討源，由久劫聽學，久劫坐禪，得爲信法種子，世世熏習，則成根性，各於聞思開悟耳。若論根利鈍者，法行利內，自觀法故，信行鈍，藉他聞故。又信行利，一聞卽悟故，法行鈍，歷法觀察故。或俱利俱鈍，信行人聞慧利修慧，鈍法行人，修慧利，聞慧鈍。已說前人根性利鈍竟。云何安心師應問言，汝於定慧，爲志何等。其人若言，我聞佛說善知識者，如月形光漸漸圓著，又如梯隥，漸漸增高，巧說轉人心，得道全因緣，志欣渴飲，如犢逐母，當知是則信行人也。若言我聞佛說明鏡，體若不動，色像分明，淨水無波，魚石自現，欣捨惡覺，如棄重檐，當知是則法行人也。既知根性，於一人所八番安心咄。善男子，無量劫來，飲狂散毒，馳逐五塵，升沉三界，猶如猛風吹兜羅綿，大熱沸鑊，煑豆升沉，從苦至惱，從惱至苦，何不息心達本，以一其意。意若一者，何事不辦。苦集得一，則不輪迴，無明得一，不至於行，乃至不至老死，摧折大樹畢，故不造新。六蔽得一，則度彼岸，唯此爲快，善巧方便，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讚於止，發悅其情，是名隨樂欲，以止安心也。又善男子，如天亢旱，河池悉乾，萬卉焦枯，百穀零落，娑伽羅龍王七日構雲，四方注雨，大地霑洽，一切種子皆萌芽，一切根株皆開發，一切枝葉皆蔚茂，一切華果皆敷榮。人亦如是，以散逸故，應生善，不復生，已生善，還退失。禪定河乾，道品樹滅，萬善焦枯，百福殘悴。因華道果，不復成熟。若能閑林一意，內不出，外不入，靜雲興也。發諸禪定，卽是降雨也。功德叢林，煩頂方便，眼智明覺，信忍順忍，無生寂滅，乃至無上菩提，悉皆克獲，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生其善根，是名隨便宜以止安心也。

又善男子，夫散心者，惡中之惡，如無鉤醉象，踏壞華池，冗鼻駱駝，翻倒負馱，疾於掣電，毒逾蛇舌，重沓五翳，埃霾曜靈，睫近霄遠，俱皆不見。若能修定，如密室中燈，能破巨闇，金錍抉膜，空色朗然，一指，二指，三指，皆了，大雨能淹蹦塵，大定能靜狂，逸止能破散，虛妄滅矣。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破其睡散，是名對治以止安心也。又善男子，心若在定，能知世間生滅法相，亦知出世不生不滅法相，如來成道，猶尚樂定，況諸凡夫有禪定者，如夜見電光，卽得見道。破無數億洞然之惡，乃至得成一切種智。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卽會眞如，是名隨第一義以止安心也。其人若言我聞寂滅，都不入懷，若聞分別，聽受無猒，卽應爲說三惡燒然，駝驢重楚，餓鬼飢渴，不名爲苦。癡闇無聞，不識方隅，乃是大苦。多聞分別，樂見法法喜樂，以善攻惡，樂無著阿羅漢，是名爲最樂。從多聞人聞甘露樂，如教觀察，知道非道，遠離坑坎，直去不迴，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發悅其情，是名隨樂欲以觀安心。

又善男子，月開蓮華，日興作務，商應隨主，彩畫須膠，坯不遇火，無須臾用，盲不得導，一步不前，行無觀智，亦復如是。一切種智，以觀爲根本。無量功德之所莊嚴，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生其功德，是名隨便宜以觀安心。

又善男子，智者識怨，怨不能害。武將有謀，能破強敵。非風何以卷雲，非雲何以遮熱，非水何以滅火，非火何以除闇，析薪之斧，解縛之刀，豈過智慧，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使其破惡，是名對治以觀安心。

又善男子，井中七寶，閣室瓶盆，要待日明，日既出已，皆得明了，須臾慧眼，觀知諸法實相，一切諸法中，皆以等觀，入般若波羅蜜，最爲照明，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觀，令得悟解，是名第一義以觀安心　如是八番，爲信行人說安心也　其人若云，我樂息心，默已復默，損之又損之，遂至於無爲，不樂分別，坐馳無益　此則法行根性，當爲說止　汝勿外尋，但內守一，攀覺流動，皆從妄生　如旋火輪，輟手則息，洪波鼓怒，風靜則澄　《淨名》云，何謂攀緣，謂緣三界　何謂息攀緣，謂心無所得　《瑞應》云，其得一心者，則萬邪滅矣　龍樹云，實法不顛倒，念想觀已除　言語法皆滅，無量衆罪除　清淨心常一，如是尊妙人，則能見般若　夫山中幽寂，神仙所讚，況涅槃澄淨，賢聖尊崇　《佛話經》云，比丘在聚，身口精勤　諸佛咸憂，比丘在山，息事安卧，諸佛皆喜，況復結跏束手，緘脣結舌，思惟寂相，心源一止，法界同寂，豈非要道，唯比爲貴，餘不能及　善巧方便，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讚於止，發悅其心，是名隨樂欲以止安心　其人若云，我觀法相，秖增紛動，善法不明，當爲說　止止是法界平正良田，何法不備，上捨攀緣，即是檀止，體非惡即是戒止，體不動，即是忍止　無間雜，即是精進止　則決定，即是禪止法亦無止者，亦無即是慧因止　會非止，非不止，即是方便　一止一切止，即是願止　止愛止見，即是力　此止如佛，止無二無別，即是智止　具一切法，即是祕藏　但安於止，何用別修　諸法善巧方便，種種緣喻，令生善根，即是隨便宜以止安心也

若言我觀法相，散睡不除者，當爲說止，大有功能　止是壁定，八風惡覺所不能入　止是淨水蕩於貪婬，八倒猶如朝露，見陽則晞　止是大慈，怨親俱愍，能破恚怒　止是大明呪，癡疑皆遣　止即是佛，破除障道，如阿伽陀藥，偏治一切，如妙良醫，呪枯起死　善巧方便，種種緣喻，令其破惡，是名對治以止安心

其人若言我觀察時，不得開悟，當爲說止　止即體眞，照而常寂　止即隨緣，寂而常照　止即不止止，雙遮雙照　止即佛母，止即佛父，亦即父，即母，止即佛師，佛身，佛眼，佛之相好，佛藏，佛住處何所不具，何所不除　善巧方便，種種緣喻，廣讚於止，是爲第一義以止安心　彼人若言止狀沈寂，非我悅樂，當爲說觀　推尋道理，七覺中有擇覺分，八正中有正見，六度中有般若，於法門中爲主爲導，乃至成佛正覺，大覺，偏覺，皆是觀慧異名　當知觀慧最爲尊妙　如是廣讚，是爲隨樂欲以觀安心　若勤修觀，能生信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知病識藥，化道大行，衆善普會，莫復過觀　是爲隨便宜以觀安心　觀能破闇，能照道，能除怨，能得寶，傾邪山，竭愛海，皆觀之力　是爲隨對治以觀安心　觀觀法時，不得能所，心慮虛豁，朦朧欲開，但當動觀，開示悟入，是爲用第一義，以觀安心，是爲八番，爲法行人說安心也

復次人根不定，或時迴轉，薩婆多明轉鈍爲利　《成論》明數習則利　此乃始終論利鈍，不得一時辯也　今明衆生心行不定，或須臾而鈍，須臾而利，任運自爾，非關根轉，亦不數習　或作觀不徹，因聽即悟　或久聽不解，暫思即決　是故更論轉根安心　若法行轉爲信行，逐其根轉，用八番悉檀而授安心　得此意廣略自在，說之轉不轉合，有三十二安心也　自行安心者，當觀察此心，欲何所樂　若欲息妄，令念想寂然，是樂法行　若樂聽聞，徹無明底，是樂信行　樂寂者，知妄從心出，息心則衆妄皆靜　若欲照知，須知心原　心原不二，則一切諸法皆同虛空，是爲隨樂欲自行安心　其心雖廣分別，心及諸法而信念精進，毫善不生，即當凝停莫動，諸善功德因靜而生　若凝停時，蕩更沈寂，都無進忍　當校計籌量，策之令起　若念念不住，如汗馬奔逸，即當以止對治馳蕩　若靜默無記，與睡相應，即當修觀，破諸昏塞

修止既久，不能開發，即應修觀，觀一切法無礙無異，怙怙明利，漸覺如空　修觀若久闇障不除　宜更修止　止諸緣念，無能無所，所我皆寂，空慧將生，是爲自修法行　八番善巧布置，令得心安云云　信行安心者，或欲聞寂定如須彌，不畏八動，即應聽止　欲聞利觀，破諸煩惱，如日除闇，即應聽觀聽　觀多如日，焦芽即應聽，止潤以定水　或聽定淹久，如芽爛不生，即應聽觀，令風日發動，使善法現前　或時馳覺，一念住，即應聽止，以治散心或沈昏濛濛，坐霧即當聽觀，破此睡熟　或聽止豁豁，即專聽止　或聞觀朗朗，即專聽觀　是爲自修信行八番巧安心也　若法行心轉爲信行，信行心轉爲法行，皆隨其所宜，巧鑽研之，自行有三十二，化他亦三十二，合爲六十四，安心也　復次，信法不孤立，須聞思相資　如法行者，隨聞一句，體寂湛然，夢妄皆遣，還坐思惟，心生歡喜　又聞止已還，更思惟即生禪定，又聞於止，還即思惟，妄念皆破　又聞止已，還更思惟，朗然欲悟　又聞觀已，還更思惟，心大歡喜　又聞觀已，還更思惟，生善破惡，欲悟等準前可知　此乃聽少

思多，名爲法行，非都不聽法也　信行端坐，思惟寂滅，欣願未生，起已聞止，歡喜甘樂，端坐念善，善不能發，起已聞止，信戒精進，倍更增多　端坐治惡，惡不能遣起　已聞止散動，破滅端坐，即眞　眞道不啓，起已聞止，豁如悟寂，是爲信行　坐少聞多，非都不思惟　前作一向根性，今作相資根性　就相資中復論轉不轉，亦有三十二安心，化他相資，亦有三十二安心，合六十四，合前爲一百二十八安心也　夫心地難安，違苦順樂　今隨其所願，逐而安之。

又《觀心論疏》卷二

問，云何是龍樹用八不破立，申經之相　復云何是自他四句，釋八不申經之相　復云何是約自生一句，起三十六問耶　答，今當次第釋此三問也　今先明經中破立，後明論申破立何者　然涅槃經明，昔以四枯破外道邪常之計，今以四榮破三修斷無之執，二邊病除，始得非枯非榮，入大涅槃，而復枯榮雙用，二鳥俱遊　利者因斯入祕密藏，經云，安置諸子祕密藏中，我亦不久自住其中　法華亦先破三乘四枯之病，故云無二亦無三，然後會歸常樂我淨　故云汝是我子，我今常住不滅，汝亦具於四榮既識枯榮，即悟非枯非榮　經云，終歸於空，即是非枯非榮，入大寂涅槃空也，而能枯榮雙用　經云，一切財物，汝悉知之　無智人前，勿妄宣傳　有智人中，可廣宣也　何者，三根並悟，五千之流猶未信也，而諸大乘破立得意者，已悟，迷者執教，未曉

龍樹後出作論，初明八不，破執二邊邪迷，申佛中道正教　然論雖明八不，合而論之，只是不生不滅二句，破斷常二邊　何者，不常即是不生，不斷即是不滅　不一即不生，不異即不滅　不來即不生，不去即不滅也　是則不生即四枯之空，破二十五有，計常樂我淨之生病　不滅即四榮之假，破二乘斷無之滅病，是以衆生因龍樹，用不生不滅破二邊，病除方曉中道，始悟經中枯榮，非枯非榮三觀妙用，開佛知見，識衣中之寶也　故論中辯三觀之名，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是中道義也　問若爾，因緣生法四句，若爲會通不生不滅三觀耶　答因緣所生者，即是二十五有，有漏生滅之法，先出所破之境也　次云我說即是空者，即是不生，破因緣有漏生法，明其不生，故是空也　次云亦名爲假名者，即是不滅，破灰斷滅無，故云亦名假名也　次云，亦名中道義者，即是不生，故不常不滅　故不斷不常，不斷非有非無，故亦名中道義也　所以論用不生不滅之空假，破迷，申佛中道圓妙三觀，意在此也　論破外人云，若如汝所計，則無三寶四諦　若如我所破，則不失三寶四諦　三寶四諦，即榮樹一鳥之用也　論後兩品，明小乘觀法，即是枯樹一鳥之用也　是則二鳥俱遊，枯榮雙運，斯論之妙用　又論明二觀，即是論用，中即是論體，故稱中道論也　問，今正應明此論，四不可說，何乃釋《中論》破申之意耶　答，彼論不生不滅等，因緣所生法四句，破申即是，今四不可說，破執，申於佛教，是同　故先釋彼，次解今也　何者，經云生生不可說，即彼因緣所生有漏之法也　經云，生不生不可說，即彼我說即是空也　經云，不生不生不可說，即彼亦名爲假名也　經云，不生不生不可說，即彼亦名中道義也　是則名異而義同，申破一也　問，既其同一，彼已明之，此何繁更說　答，雖同而大異　何者，彼歷一切法，廣破一切迷執，不專破心，辯心出一切佛法之知見，所以學者多失宗本　今明心是萬法之本，故句句約心，而破顯其心中，圓具一切佛法，令識家中伏藏衣中之寶，息其希求之勞，與彼論大異也　今次答上

問，云何用自他四句釋八不，以用申經者　今先釋不生一句　何者，但衆生一切迷惑，莫不計執三界，二十五有，而起四倒，橫計神我，生於三毒，八萬四千諸煩惱惑，無明緣行，乃至老死苦集，流轉生死，浩然死已，更生已生，歸死，虛妄而受，三途重苦，莫知休息　而龍樹菩薩，愍斯羣迷，故作論申經，示衆生諸法之本源，清淨無生無滅，令其反本還源　故說諸法不生等　但衆生執計已久，未能即悟無生之理，故外人救云，世間現見有一切萬物，瓶衣，柱地，神我等云，何論主破云，言無耶　論主言，何得信汝愚癡，牛羊眼所見，即謂之爲有，如病眼見空華，病眼何足爲證耶　論主爲是等衆生，不能得信悟故，約自他四句，一一檢破，窮責令其情窮理極，方悟無生之理　故云，以自他四句，釋成八不也　今略出自他四句，責破之相者，但一切衆生，一計有心神之我，二計有一切萬物，今且破檢心神者　今問，夫計心生不生四句，爲自生，爲他生，爲共生，爲無因生耶　若謂一念心起不從外境，但從自心而生者，即自生也　即應常生，何得對境，即生不對，不生故　經云，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故知心不自生也　若謂從境而生者，即他生也，若是他生離於內心，而應得生　若離必不能生　何謂他生耶　若言由內有心，外藉於境內外，和合共生　今問前責自生不得，即是內無有生前，責他生不得，即是外境無生　是二各無生，合共云何得生耶　如一沙無油，合兩沙，亦無也　若內

外各有生，合則兩生。又若必各自有生，何用共合而生耶。是則共生猶有三過也。若謂離心離境，無因緣而生者，有因緣責生，尚不可得，何況無因緣而得有生耶。故《中論》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廣破如論也。

次破無情一切法，求生不可得者，且寄穀子，檢破例，餘一切法亦然也。何者，今問穀子，爲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耶。若言穀子自生者，不應藉水土而生耶。今實不爾，故知穀子不自生。若謂從水土之他生者，離穀子之外，而水土之他應能生耶，今實不爾。故知他不能生也。若謂內由有穀子，外藉水土爲因緣，共生者，前已責自他，各求生不可得，共云何生。共生有三過，如前說。若謂離穀子水土，無因緣而生者，有因緣求生，尚不可得，何況無因緣生耶。故云，諸法不自生等云云，今略舉大綱，得意者，亦足以除疑也。若欲廣知，可自往尋論也。《釋論》云，一切諸法中，但有名與色。若欲如實觀，但當觀名色。然名即是心攝得一切有情之法，色即外塵，攝得一切無情之法，是則今約色心二法，自他四句，檢生不可得者，當知一切萬法，皆無生也。衆生因此四句，檢責求生不可得，始悟解一切法無生，即得反本還源，歸眞本淨，方曉一切萬法皆是虛妄，無復執計，鈍者未悟，聞破諸法不生，即復謂之有滅。論主即復四句，求檢於滅。何者，若謂法體自滅，即是自滅。若謂法體爲三相所滅，即是他滅。若謂法體三相合滅，即共滅。若謂離法體三相滅者，即無因滅。四句俱不可，求檢不可得，始悟諸法本自不生，今則無滅。知即色是空，非色滅空，此是破二十五有之生滅，歸偏眞自性之空。此未顯中道。今用不滅，破自性空者，若云即色自性是空者，即自滅。若謂滅色取空者，即他滅。若謂滅色自空和合，即共滅。若謂離自他，即無因滅，是則四句檢自性空，亦不可得也。此即諸法不自滅，亦不從他滅，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例四句檢，皆不可得，故知不滅，是則兩用也。然既以四句不滅，檢自性空不可得，即是非空而空，名第一義，即是四枯四句，不生檢自性之有，不可得，即是非有而有，名法性之色經云，捨無常色，獲得常色，即是四榮，以此自他四句，求檢生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去，衆生因悟經中枯榮，非枯非榮，三觀中道，是名自他四句。釋論初八不用申佛經，其相如是也。

次答上第三問，云何約自生一句，起三十六問者。經云，不內觀得是智慧，乃至非內外觀得是智慧，亦不離內外觀得是智慧。今亦爾，四句求生不可得，亦不離自他四句。論主又明，不生則不有，不滅即不無，不無故得約自生一句，起三十六問也。餘他生，共生，無因生亦然也。論云，問觀自生心，云何四不說，離戲論諍訟，心淨如虛空。此一偈去，是第二正說分，有三十六偈，爲三十六問。就正說，分爲十章。初一偈，明教理圓妙不可說。二有兩偈，明迷理教起，見思二惑。三有四偈，明悟理有淺深，致有四教之別。四有一偈，明欲尋教下之理，應依四種三昧，方軌而修。五有一偈，明妙理不可頓階，應先修二十五方便。六有一偈，明心觀理，實而諸境雜發不同。七有一偈，明隨觀一境，用十法成乘。八有七偈，明十法觀成，證諸地住，具諸法門不同。九有十四偈，明化他起用法不同。十有四偈，總結自行化他法門，並在於一心盡淨，言語道斷也。偈云四不可說者，一生生不可說，二生不生不可說，三不生生不可說，四不生不生不可說。《論釋》云，生生故生，生故不生。云何可說。令例此語者，生生故生，不生生故不生，不生云何單可說，失其圓旨也。又生生即三藏教，生不生即通教，不生不生即別教，不生不生即圓教。是則不但三句即一句，一句即三句，不可說亦即三教即一教，一教即三教。云何可說。故論初云四不可說，次後辯其四教也。又經釋云，生生是有漏之法，故云生生，即是《中論》因緣所生法也。生不生者，釋云世諦，死時名生不生，即《中論》我說即是空。不生生者，釋云初出胎名不生生，即《中論》亦名爲假名。不生不生者，釋云大般涅槃，有不生不生，即《中論》亦名中道義也。是則論中四句，即是論中三觀。三觀即一觀，一觀即三觀，云何可單說。單說則惑者極乎題目而領，豈會玄旨耶。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即其義也。故初明四不可說，復明三觀理妙也。又經云，一切衆生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亦一者，一切衆生，則一乘，故即佛法義也。非一者，如是數法，記三乘，故即聲聞，辟支佛，菩薩三法數也。非非一者，如是數不定故，即六道法界。又言衆生者，即六道也，是則經明一念之心具十法界明矣。又經云，衆生身有毒草，復有妙藥王。毒草即六道界，藥王即四聖界。是六道即生生也，二乘即生不生也。菩薩界即不生生，佛界即不生不生。結四句即一句，在乎一心。九界即一界，在乎一念。文義合會，結六道界，即生死，四聖界即涅槃。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九界即一界，一界即九界，即是不可思議境。云何可說。又六道生死即是罪，四聖涅槃則是福。是則識心

中十界，四不可說，不思議境者，即是識生死非涅槃之妙理，深達罪福之相也。《法華》云，深達罪福相，偏照於十方，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龍女悟斯圓，理疾成佛道。常不輕圓信妙理，故得六根清淨。是則境智理妙不可說也。故初明不可說，後辯心具十界，明不思議境也。結四句教，十法界，三觀諸教文字。論云，文字即解脫，解脫即妙理。妙理云何可說。故初明不可說，後結云一切語言道斷，畢竟無所得也。然四不可說等法，並須約一念，一念心即是因緣，所生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是常寂。即假故是常照，即中故即非寂非照，因緣所生法，亦得是空假雙照。結此四句，即四不可說。如前辯者，則寂照四句，類之可知。既即寂而照，即照而寂，即寂照而非寂非照，而雙寂照。一句即四句，是則理圓。云何單可說。故云四不可說也。得其圓理者，息諍訟，心淨如虛空，事如偈說也。

問，何不約餘法，起三十六問耶。答，經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又云，心如工畫師，能畫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無不從心造。故知心是二河之本，萬物之源。而今只爲一切禪慧學者，不知觀心，除煩惱病本。如欲伐樹，除枝不淨，其根生終不住。亦如治塘，不塞其穴，漏終不斷。亦如癡狗逐塊，不知逐人，塊終不息。諸喻可知。故約心而辯。經云，能觀心性，名爲上定。問，若爾，佛何不但令觀心耶。答爲鈍根衆生，種種異說，智者須得意也。如貧女不知家內求寶，而外求之，爲其鈍故。涅槃教起，正爲示之，心中伏藏，聲聞醉，故不覺內衣心中之寶。《法華》教起，正爲示之，故云爲令衆生開佛知見，出現於世。維摩亦然，故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今論亦爾，亦示衆生心中伏藏，故約心起三十六問。若能答者，即識心中一切法也。問若爾，只應問心出一切法，云何復問心出見思兩惑耶。答只爲不知觀心，而結生八萬四千煩惱之冰。若能觀智照了，即融出八萬四千諸波羅蜜之水，而冰水未嘗有異。解惑何得別體，爲不了故，示心諸過，令知罪必改，疾除妄惑，示心法門，令識福不忘勤修習之，爲是義故，約心觀於外惑也。又且心是一法，易可觀之萬法，萬境逐物，意移難可照也。論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魔行，業煩惱所繫，三界火宅燒。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外道。諸見，煩惱業，流轉於六道。此兩偈不了一念自生之心即空，不解四不可說之理，故起見思二惑。思惑即是魔，非第六天魔也。見惑即外道，非六師也。經云，衆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此並就見思惑心論魔外道耳。今就六塵論思惑魔者，不了一念之心即空，虛妄而見可愛，六塵纏綿，愛著起貪，出二萬一千之惑，轉賊魔也。見可畏六塵，生怖起瞋，出二萬一千惑，即強魔也。平平六塵，起癡，出二萬一千平品之魔也。等分復出，二萬一千等分魔也。是則並由不了一念之心，即空虛妄，故觸緣對境，而爲三毒，等分八萬四千魔賊之所縈纏，業煩惱繫而被三界火宅之所燒者，故偈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魔行。等斯之謂也。次釋見惑者，正就推求諦理，不當心行，理外而生煩惱，稱爲見惑，名之外道。何者，若定謂一念之心，具含萬法，是如來藏者，即同迦毗羅外道。因中先有果計，若定謂心無萬法，修之方有者，即同塭樓僧迦外道，因中無果之計。若定謂心亦具亦不具，即同勒沙婆外道，因中亦有果亦無果之計。六師各有定執，乃至單四句複四句具足之見等，並是外道所計，推準可知。所以聞心具萬法，是如來藏，即謂如賽之盛沙。聞心無萬法，即謂之如兔角，斯並永執邪見之人，何可論道者乎。經取譬如箜篌之聲不可定實，責之有無四句。若如癡王斷弦，求箜篌聲者，斯人求理四句有無，皆是邪見。苟執能如智臣善取聲者，巧能會眞，四句皆是得門也。門名能通，則無法不具。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舉足下足，無非道場。必其苟執其門，則塞。塞則無法非惑。惑心所見，一色一香無非顚倒，邪見外道也。略出八十八使。見惑者，如觀一念之心愛著。《觀法經》云，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法，非求法也。此是貪使。以貪愛故，讚其觀法則喜，呵之則瞋，此是瞋使。既未發眞諦，即是無明，闇惑，此是癡使。既有無明昏闇，疑惑諦理，即是疑使。恃我觀解，陵他，是則慢使。存我能觀心，即是身見。既未見中道，即是邊見。執己見爲是，撥他爲非，即是邪見。必謂其觀解，是涅槃因，即是戒取定。存所見之理，是涅槃果，即是見取。斯是觀一念自生之心不了，起此十使之惑。十使約欲界四諦，三十二色無色四諦，各二十八。三界四諦，有八十八使也。名爲集諦。見必依色，即是苦諦。然長爪利根，尚不識其見心，苦集我慢，自高，今時行者，焉能識乎。是以行者未悟理前，何得非見，宜可虛心亡慮，悔過自省，不可苟執是非，諍計而生我慢，起八十八使，自縈妄惑，可謂舊病不除，更增新疾。然四教各有四門，合爲十六門。一門修觀見惑苦，斯餘十五門，準而可知。

問，八十八使止障，小乘何得通於大乘，答別則如問，通則具有，有而義

別也　此等見惑外道，皆由不了一念之心，妄縈惑苦，流轉生死　故偈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外道等，斯之是也　論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三乘，拙度斷見思，出三界火宅　前三偈明不了一念自生之心，不達四不可說之義理，故起見思二惑，事如前說　此去有四偈，是第三明理有淺深　若解悟一念自生之心，達四不可說之理，但解有大小巧拙，悟有漸頓淺深，致有四教之別，即爲四偈也　問教本詮理，所詮唯二　能詮之教，何得有四耶　答，詮二理各有曲直巧拙，而成四也　後當可見　問寶所化城，所詮二理，今在何處若知處，所求之即易也　答，一色一香無非中道，無非寶所，即色是空，無非化城　此道辯耳　既近即心，而論者　經云，一切衆生即涅槃相，不復更滅　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　爲令衆生開佛知見，但由衆生，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何知寶所之理，在於即心之內　亦如貧女，不識家中伏藏　衆生豈悟身內中道之源者乎　經云，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　是則寶所之理，豈在五百由旬之外　經云，即色是空，偏眞化城，亦非三百之外也　是則二理在乎一念之心，無勞遠涉　經云能觀心性，名爲上定　然衆生尋求二理，根有利鈍，巧拙，四緣教隨於緣，致有四教之別　今先釋初偈　三藏教者，但衆生顚倒，謂身心是常樂我淨，隨顚倒想，起見思二惑，造作無邊生死罪果，常在火宅之中，爲煩惱之所煎迫，常受苦惱　經云，火來逼身，苦痛切己，雖遭大苦，不以爲患　但東西馳走，視父而已，無求出意　長者雖復身手有力，而不用之，即以方便設羊鹿等車，爲諸三乘說，諦緣度，斯則名爲三藏，說三乘之教　經云，即趣波羅奈，轉四諦法輪，爲五比丘說五衆之生滅等　五衆者，即是說五陰生滅，云三藏生滅教也　若今行者欲稟學三藏，生滅觀者，觀一念自生之心，爲生住滅三相所遷，念念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無我故空，以觀知苦空無常無我，即破常樂我淨四倒　四倒破故，即不起見思妄惑　見思惑除，名爲火滅　則競共推排，爭出火宅，是則有惑之本生，有惑之念滅，故名生滅觀也　修此生滅觀故，得悟心空，證化城理，是名三藏拙度，曲證眞理也　故偈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三乘，等斯之是也　論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巧度三乘，不斷結，得入二涅槃　此一偈明通教也　行者稟此教而修觀，觀一念自生之心，即是空，非心滅空　心自性空　經云，自性離故，自性無所有，故自性不可得　故經云，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衆生，爲若此也　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炎，如呼聲響，如空中雲　如水上泡，菩薩觀衆生，爲若此　經云無明體性，本自不有　妄想因緣，和合而有　但衆生不知虛妄，謂身爲實，言是常樂我淨，而起四倒，橫計諸惑，流轉生死　今時行者觀己身心虛幻，而無有實，何常樂我淨之有，則不起倒想，煩惱自滅　如人夢中見人毀讚，讚則喜躍，毀則憂惱　眠覺已後，方悟眠中喜怒，橫生忻懼　菩薩行者觀自生心喜怒，而生諸惑，亦如幻化　經云，如夢所見，作斯觀故，即悟一念自生之心空理，是名通教，體法無生，巧度傍詮，化城理也

問，何故名體法，無生巧度之觀　答，今當譬解者，一如鏡外實像，二如鏡內影像，而即世人可不謂鏡外像是實有，鏡內之像是虛無耶　若稟三藏教行者，觀身心之法如鏡外實像，但爲三相所遷，故無常苦空無我　作斯觀者，得悟無常苦空之理　而今通教行者體知身心只如鏡內之像，虛無，然今鏡像可不即像而空，何得滅像方空　故經云，即色是空，非色滅空　色自性空，是則無鏡像之本滅　故經云，本自不生，今則無滅　此觀巧且妙，故名體法無生巧度觀也　舉鏡譬既然，夢幻影響等喻可知也　此觀比三藏，即是利根三乘人，乃能修此巧度之觀　故經云，解集無集，而有眞諦　既云解集無集，何煩惱可斷，而有眞諦，即是得二涅槃　如偈云，三乘不斷結，得入二涅槃也　論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別教，求大乘常果　菩薩斷別惑，此一偈明別教，何者然，稟別教者，始心即知常住佛果，發心求，但佛果玄微，不可即事而頓修故，從微至著，從淺至深，初觀身心生滅，苦空無常無我，修生滅之觀，不異前三藏觀法　但三藏不知常住佛果，以此爲異耳　次修體法無生之觀，亦不異通教，通教但同三藏，偏眞化城，不求大乘常果異別教耳　而別教先修生滅，伏四住惑，次修無生，斷四住，故名從假入空觀也　故《瓔珞經》云，從假入空，名二諦觀　《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也　次出假觀者，觀一念自生之心，若是究竟空，即是斷無　經云，雖空而不斷，雖有亦不常，善惡亦不失，故知雖空而是如來藏，具足百界千如，生死涅槃皆在心內，萬法萬行並在其中　故宜修學恒沙佛法，集無量四聖諦，破無知塵沙之惑，顯出心中如來藏理　故名從空入假觀也　《瓔珞》云，從空入假，名平等觀　前但破假，未破空，今復破空，故名平等觀也　《中論》云，亦名爲假名　《淨名》云，未具佛法，不應滅受而取證也　是則二經一論，共證假觀也　三修中道觀者，前觀心雖空，而不無，後觀心雖假而不有　不有故不常，不無故不

斷，不常不斷，即是中道。又不有故非有，不無故非無，名爲中道。又不有而有，即是中道。眞善妙有，法性常色。故經云，捨無常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又不無而無，即是第一義空，名爲中道，即大涅槃空也。斯之有無，並是中道異名，故名從假入中。《瓔珞》云，二觀爲方便，得入中道第一義諦觀。《中論》云，亦名中道義。《淨名》云，今我此病非眞非有，非眞而非空，非有即非假，名爲中道，乃至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等，乃有兩紙餘，經文並雙非；兩捨顯於中道，是則二經一論，亦共證成中道觀也。此是菩薩行者，稟別教之觀，觀一念自生之心，修歷別三觀之理，志求大乘，常住佛果，而斷無明別惑，是名別教曲詮中道理也。故偈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別教，等斯之是也。

論曰，問觀自生心，云何圓教乘不破壞法界，住三德涅槃。此一偈明圓教。何者，經云，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者，三觀圓觀，一念生死之心，即是中道。涅槃煩惱之心，即是中道。菩提經云，菩薩未成佛，菩提爲煩惱。菩薩成佛時，煩惱即菩提。故知迷心爲煩惱生死，悟心即菩提涅槃。是則菩提煩惱，更無二法。如寒結水爲冰，暖即融冰爲水，名殊而體一也。亦何妨名異而體同。故經云，有身爲種，無明有愛爲種，貪癡爲種，四顛倒爲種等，乃至一切皆是佛種，是則煩惱惡法既是佛種，善無記法理應是也。斯則一切無非佛法，一色一香無非中道。經云，不壞於身，而隨一相即是苦道法身德也。不滅癡愛，起於明脫即煩惱道般若德也。以五逆相即是解脫，即是業道解脫德也。是則經明不壞生死三道，即是三德祕密大般涅槃。故云，一切衆生即大涅槃，不復更滅，即其義也。然而三德即是三般若，三法身，三寶等，乃至一切八萬四千法門諸波羅蜜，萬德萬行，一切佛法，皆在一念生死三道之內，故目此心爲如來藏。故知道至近，而易迷，理即事而難曉。必其苟領斯意，以圓道神統者，瞩目對境，何非妙道也。經云，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四儀之間，無非是道，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是則金玉出於沙石，道出於無道。故經云，行於非道，通達佛道。火生蓮華，謂之希有。自非大行大根性，人何能遊神斯道者也。俱衆生理具情迷，故云貧女寶藏，無人知者，不覺內衣裏有無價寶珠。凡夫不知，以此寶自富，故名貧女。二乘不能以此寶自饒，故名窮子。此之寶藏，不妄授人，故云久默斯要，不務速說　四十餘年，未顯眞實。今乃說之，良由法不可妄說。問，昔何不說，今乃說之。答，經云，衆生五濁障重，故不得說也。問五濁何以障大。答，衆生以五濁因緣，橫計生死，謂常樂我淨，而起妄惑，墜墮三途，而今更說其身是如來藏，常樂我淨，增其倒惑，何由得出生死者也。只今行空之人，即是其事　何者，而其本多貪欲三毒，聞經婬欲即是道，恚癡亦復然，如是三法中，具無量佛法，其不達斯妙旨，扶其惑心，更增起迷倒，豈可妄說。問今說身有如來常樂我淨，與衆生橫計常樂我淨，若爲有異。答，《涅槃經》云，橫計常樂等，如蟲食木，偶得成字，是蟲不識是字，非字經將此釋以斥於彼，今可借彼以釋此也。然佛初寂滅，道場成道，即欲以此大法擬之衆生，無機不受大化。故《信解品》中領解云，長者於師子牀見子，便識，即遣傍人急追，將還於時，窮子稱怨，大喚我不相犯，何爲見捉我。若強說，衆生則破法墮惡道，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此即全生如乳。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亦如是，方便度衆生，即趣波羅柰，爲五比丘說，說生滅之教，斷四住惑，故云更遣二人，追捉將來，二十年中，除見思之糞，即是從凡入聖，轉乳如酪。次說方等，帶三教方便，說圓教調伏。故《淨名》用圓別兩教，折十大弟子，用圓彈偏行菩薩歷別之行，漸令調伏。何者，昔對其說，大破法不信，令不得說。今既得二乘聖道，聞其說大，即自傷敗種，故聲振大千，歎菩薩妙法難思，雖未得悟，而不起謗。故云，過是已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然其所止，猶在草庵，下劣之心，亦未能捨也。此是轉酪爲生酥，即是三藏之後，說方等教也。次說般若帶通別兩方便，說圓調伏，爲諸菩薩說般若。故《信解品》云，長者知子漸已通泰，而命領知家業，故偈頌云，佛勑我等爲諸菩薩說波羅蜜，而我無有希取一餐之意，此是轉生酥爲熟酥，此方等後說般若教也。次般若後說法華圓教。經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即是說今圓觀。觀一念之心即是中道，如來寶藏，常樂我淨佛之知見。故云爲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問，云何名大事因緣　佛云爲令衆生開佛知見，故示悟入等，亦復如是　故《信解品》中云，長者自知臨命終時，聚會親族，即云我是其父，汝是我子，一切財物皆悉付之，即《般若》之後說《法華》圓教也。故知前之三教，並是爲今圓教妙觀之方便調伏，令堪受今之妙觀。故知圓觀微而復妙，何得比前三教者乎。故經歎云初發心時，即坐道場。又云，初發心時，已過於牟尼，譬如王子初生，即在百官之上，初發圓心，即在三教之上。經格量第五十人，功德尚不可稱量，況最初隨喜人即是今圓觀人也。以是義，故借五味之教，顯今圓教之觀相也。然

圓觀之道，體生死三道即是三德涅槃，已如前釋，是即三道即法界，法界何所破壞，故偈云，問觀自生心，云何是圓教，不破壞法界，住三德涅槃，斯之謂也。

又《菩薩戒義疏》卷上

菩薩戒者，運善之初章，斷惡之前陳，直道而歸，生源可盡。聲聞小行，尚自珍敬，木叉大士，兼懷寧不精持戒品。內外二途咸皆敬奉，王家庶衆委質虔恭，斯乃趣極果之勝因，結道場之妙業。然經論所載，戒相有於多種，記傳所辨，受法不無同異，良以機悟偏圓，宜聞羣略，辭無雙舉，事不竝行，今謹按什師所述法相，出自梵網經律藏品。什師秦弘始三年來達漢境，光顯大乘，匡維聖教，傳譯經論，三百餘卷，梵網一本，最後誦出，誓願弘宣。是故啓懃一唱三復，特爲文義幽隱，旨趣深玄，所以指掌曉示，令後生取悟爲易。經稱梵網者，欲明諸佛教法不同，猶如梵王網目品言心地者，菩薩律儀，偏防三業，心意識體一異名。三業之中，意業爲主，身口居次。據勝爲論，故言心地也。

又

天竺梵音，摩訶菩提質帝薩埵，今言菩薩，略其餘字，譯云大道心成衆生，亦云開士，亦云大勇心。復云，善美隨行爲名，以其運心廣普，內斯立號。《大品經》明此人有大道心，不可沮壞，猶如金剛，從初發心，終至等覺，皆名菩薩也。又稱佛子，以紹繼爲義，三乘皆從佛生解，盡是子義。《法華》云，若如我子，大士，紹續爲勝，稱爲眞子。又三乘同皆修道，盡有此義。二乘自通至小果，狹而且短。大士廣長，自通通他，故受斯稱。《大經》云，初發已爲人天師，勝出聲聞及緣覺，故言大心也。

次辨，法號，即是戒義，梵音尸羅。《大論》云，秦言性善，亦云清涼。以其能止破戒熱惱，從能得名，亦云波羅提木叉，譯言保解脫，又名淨命，亦言成就威儀，無所受畜，未來生處離三惡道，淨土受形，能止邪命，防非止惡，亦言戒，是約義，訓義，復言，勒義，並義，並是隨義立名。《大經》云，如佛禁無常，汝猶說者，即破佛禁，舌則墮落。又云，是人所有禁戒，皆不具足，尚不能得二乘菩提，況無上道。今言戒者，有律儀戒，定共戒，道共戒，此名原出三藏律，是遮止儀，是形儀，能止形上諸惡，故稱爲戒。亦曰威儀，威是清嚴可畏，儀是軌範行人，肅然可畏。亦曰調御，使心行調善也。定是靜攝入定之時，自然調善，防止諸惡也。道是能通，發眞已後，自無毀犯。初果耕地，蟲離四寸，道共力也。此二戒法，既是心上勝用也。能發戒道定，與律儀並起，故稱爲共。薩婆多說律儀戒，禪戒，無漏戒，此名雖出三藏，今菩薩戒善，亦有此三名。若要誓所得，名曰律儀。若菩薩定共道共，皆止三業，通稱戒也。若攝律儀，攝善法，攝衆生，此三聚戒，名出方等，地持，不通三藏。大士律儀，通止三業。今從身口相顯，皆名律儀也。攝善者，於律儀上起大菩提心，能止一切不修善事，勤修諸善，滿菩提願也。攝生者，菩薩利益衆生，有十一事，皆是益物，廣利衆生也。《戒品》廣列菩薩一切戒竟，總結九種戒，皆爲三戒所攝律儀，能令心住攝善，自成佛法，攝生成就衆生，此三攝，大士諸戒盡也。《瓔珞經》云，律儀戒謂十波羅夷，攝善謂八萬四千法門，攝生謂慈悲喜捨，化及衆生，令得安樂也。《大論戒品》列十種戒，一不缺，二不破，三不穿，四不雜，五隨道，六無著，七智所讚，八自在，九隨定，十具足。義推此十不缺者，持於性戒，性重清淨，如護明珠。若毀犯者，如器已缺，佛法邊人也。不破者，持於十三，無有破損也。不穿者，波夜提等，若有所犯，如器穿漏，不堪受道也。不雜者，持定共戒，雖持律儀，念破戒事，名之爲雜。定共持心，欲念不起。《大經》云，言語嘲調，壁外鉤聲，男女相追，皆汙淨戒也。隨道者，隨順諦理，能破見惑也。無著者，見眞成聖，於思惟惑無所染著。此兩約眞諦，持戒也。智所讚戒，自在戒，約菩薩化他，爲佛所讚，於世間中而得自在。此約俗諦，論持戒也。隨定，具足兩戒，即是隨《首楞嚴》，不起滅定現，諸威儀，示十法界像，導利衆生，雖威儀起動，任運常靜，故名隨定戒。前來諸戒律儀，防止名不具足，中道之戒，無戒不備，故名具足，用中道慧，偏入諸法，故名具足。此是持中道第一義諦戒也。

次明階位。釋尊一化所說教門，準義推尋，具明四教，謂藏通別圓。如《大論》引迦旃延，明六度齊限，尸毗代鴿是檀滿，須摩提王，不妄語是尸滿，忍辱仙歌利王，割其心不動是忍滿，大施抒海是進滿，尚闍梨鳥巢是禪滿，劬嬪大臣分地息諍是等智滿，偏菩薩也。若《大品》明有菩薩發心，與薩婆若相應，通菩薩也，有菩薩發心，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淨名中得不思議解脫，變身登座而復受屈被呵者，別菩薩也。有菩薩發心，即坐道場，成正覺，轉法輪，度衆生，圓菩薩也。四菩薩中行位深淺，今當說最初三藏，正爲小乘聲聞，有七賢七聖。外凡有三，一五停心，二別相念處，三總相念處。次入內凡，有四善根，第四暖法，五頂法，六忍法，七世第一法。過此入聖位。一隨信行，二隨法行，三信解，四見得，五身證，六時解脫，七不時解脫。聲聞位如此，菩薩

不論階位，不斷煩惱，唯修六度　若論次位，只可準望小乘，作深淺耳　從初發心，起慈悲誓願，觀察四諦，以道諦爲初門，專修六度，檀破餓鬼，戶救地獄，忍濟畜生，進拔修羅，禪靜人中，慧照天衆　從初釋迦至闍那尸棄，名初僧祇，得五種功德，一不生三惡道，二不生邊地，三諸根完具，四不受女身，五常識宿命而不自知作佛，不作佛，準望位在五停，別總念處也。從尸棄至然燈名二僧祇　爾時雖自知作佛，而口不說，準望位在煖法性地，既有證法之信，必知作佛，修六度行，心未分明，口不向他說也。從然燈至毗婆尸，三僧祇滿是時內心了了，自知作佛，口自發言，準望在頂法位中，修行六度，四諦解明。如登山頂，了見四方，故口向他說，若過三僧祇，種三十二相業，準望是下忍之位　若坐道場，位在上忍，後一刹那，入眞三十四心斷結，得三菩提，則爲佛也。

通教菩薩，即三乘共十地　一乾慧地者，事相名同三藏，觀行心別體陰界，入如幻如化，總破見愛八倒，名身念處。心受法亦如是，住是觀中，修正勤如意根力覺道，雖未得暖法，相似理水，總相智慧深利，故稱乾慧地也　二性地者，得過乾慧地，得暖法已，能增進初中後心，入頂法，乃至世第一法，皆名性地，得無漏性水，故言性地也　三八人地者，三乘信行，法行體見假，發眞，斷惑，在無間三昧中，八忍具足智少一分，名八人地也。四見地者，三乘同見第一義，無生四諦之理，同斷見惑，八十八使，盡也。五薄地者，體愛假發眞，斷欲界思，證第六解脫煩惱薄也。六離欲地者，三乘體愛假即眞，斷欲界五下，分結身見，戒取，疑貪瞋，故言離欲地也。七已辦地者，三乘之人，體色無色，愛即眞發，無漏，斷五上分結掉慢，無明，色染，無色染七十二，盡三界事惑究竟，故言已辦地也　八辟支佛地者，緣覺發眞無漏，功德力大，能除習氣也　九菩薩地者，從空入假，道觀雙流，深觀二諦，進斷習氣，色心無知，得法眼道種智，遊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衆生，學佛十力四無畏，斷習氣，將盡也。十佛地者，大功德力以資智慧，一念相應，慧觀眞諦，究竟習亦無餘，如劫火燒木，無復灰炭，香象渡河，到於邊底，雖佛菩薩名異二乘，通觀無生體法，同是無學共歸，灰斷證果處一，稱爲通也。別教階位，五十二地，一外凡十信，一信，二念，三進，四慧，五定，六不退，七迴向，八護法，九戒，十願第二內凡習種性，十住一發心，二治地，三修行，四生貴，五方便具足，六正心，七不退，八童眞，九法王子，十灌頂　盡三十心皆名解行位，悉是內凡，盡名性地也　第三性種性，十行，一歡喜行，二饒益行，三無恚恨，四無盡，五離癡亂，六善見，七無著，八尊重，九善法，十眞實　第四道種性十迴向，一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二不壞，三等一切諸佛，四徧至一切處，五無盡功德藏，六隨順一切堅固平等善根，七隨順等觀一切衆生，八眞如相，九無縛無著解脫，十法界無量。第五聖種性十地，一歡喜，二離垢，三明，四燄，五難勝，六現前，七遠行，八不動，九善慧，十法雲。第六等覺地，名金剛心菩薩，亦名無垢地，都眞極聖，衆學之頂也。第七妙覺地，即究竟佛菩提果，了了見性，稱妙覺也，性習。二性若據位分，習種在前，性種在後，若據行論，性習同時，故前後不定，依體起用，先明性種後明習種，尋用取體，先習後性，與教證二道相似，就位以論，教道在前，證道在後　據行論之，證教同時　故前後不定，依體起用，先證後教。尋用取體，先教後證也。

就解行中復有四種，一名解行，二名發心，三名迴向，四名道種　於出世道解而勤行，故名解行　於大菩提起意趣求，故名發心，用已善法趣向菩提，故名迴向當分之中，如觀道立，故名爲道，望後佛果，能生已種也，習種性能生報佛，性種性能生法佛，舊云法才王子。六心中退，即云十住。第六心雖云十住，云性地，性以不改爲義，云何退作二乘，其猶一答，性是不作，一闡提，不妨退大向小，終是難通。止觀師說是十法，一信中六心退耳，比釋論師及金剛般若論師皆作此解，是信習十心中六心耳。七心已上，永離二乘，爾時設爲利弘，經不無輕漏，而度物心不失恒有菩薩之名也。圓教明位別故，五十二位次第修行，圓教圓修，一心具萬行，異於次第行也　外凡五品位，一初隨喜心，若人宿植深厚，或值善知識，或從經卷，圓聞妙理，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議，起圓信解，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一微塵有大千經卷，欲開此心而修圓行。圓行者，一行一切行，略言爲十，謂識一念平等具足，不可思議，傷己惛冺，慈及一切。又知此心常寂常照，用寂照心破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又識一心諸心，若通若塞，能於此心具足道品，向菩提路，又解此心正助之法，又識己心及凡聖心。又安心不動，不墮，不退，不散，雖識一心，無量功德，不生染著，十心成就，其心念念悉與諸波羅蜜相應也。

二讀誦者，圓信始生，善須將養，涉事紛動，令道牙破，唯得內修，理觀，外則讀誦大乘，聞有助觀之力，內外相藉，圓信轉明，十心堅固，如日光照見，

種種色也　三說法者，內觀轉強，外資又著，圓解在懷，弘誓熏動，更加說法，如實演布，但以大乘法，答設以方便終，令悟大隨說法淨，則智慧淨說法開導，是前人得道，全因緣化，功歸己十心，三倍轉明也　四兼行六度，上來前熟觀心，未遑涉事，今正觀稍明，即傍兼利物，能以少施，與虛空等，使一切法趣，檀檀爲法界，事相雖少運，懷萬大理，觀爲正事，行爲傍故，言兼行，事福資理，十心彌盛也　五正行六度，圓觀稍熟，事理欲融，事不妨理，理不隔事，具行六度，權實二智，究了通達，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具足解釋佛之知見，而於正觀如火益薪，力用光猛也　第一內凡十信，圓聞圓信，修於圓行，善巧增益，五倍深明　因此圓行得入圓位，善修平等法界，即入信心　善修慈愍，即入念心　善修寂照，即入進心　善修破法，即入慧心　善修通塞，即入定心　善修道品，即入不退心　善修正助，即入迴向心　善修凡聖，即入護法心　善修不動，即入戒心　善修無著，即入願心，是名圓教鐵輪，十信位圓教，似解六根清淨也　第二聖位前明十住，眞中智也　初發心住發時，三種心發，一緣因善心發，二了因慧心發，三正因理心發　即是境智行妙三種開發緣因，心發即是住不可思議解脫，首楞嚴定也　了因心發即是摩訶般若畢竟空也　正因心發，即是住實相法身，中道第一義諦也　《華嚴》云，初住菩薩，所有功諸法，眞實之性，所有聞法，不由他悟　《淨名》云，知一切法，是坐道場，亦是入不二法門　《大品》云，從初發心，即坐道場，轉法輪，度衆生，爲如佛阿字門，一切法初不生也　第三明十行者，即是十住之後，實相眞明不可思議，更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一行一切行，念念進趣，流入平等法界海，諸波羅蜜任運生長，自行化他，與虛空等也　第四十迴向者，十行之後，無功用道不可思議，眞明念念開發，一切法界，願行事理，自然和融，迴入平等法界海，更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故名迴向也　第五十地者，即是無漏眞明，入無功用道，猶如大地，能生一切佛法，荷負法界衆生，普入三世佛地　又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也　第六等覺地者，觀達無始無明源底，邊際智滿，畢竟清淨，斷最後窮源，微細無明，登中道山頂，與無明父母，別是名，有所斷者，名有上士也　第七妙覺地者，究竟解脫，無上佛智，故言無所斷者，名無上士　此即三德，不縱不橫，不竝不別，究竟後心大涅槃也　一切大理，大誓願，大莊嚴，大智斷，大偏知，大道，大用，大權實，大利益，大無住，即是十觀成乘，圓極，竟在於佛，過荼無字可說，盧舍那名淨滿，一切皆滿也。

南嶽師云，四十二字門，是佛密語，何必不表四十二位，諸學人執《釋論》無此解，多疑不用，但論本文千卷，什師九倍略之，何必無此解　深應冥會，何者，經云，初阿後荼中間，四十二字門，具諸字功德　《華嚴》云，從初一地，具足諸地，功德，此義即同阿字門，諸法初不生故，此豈非圓教初住，得無生忍，過荼無字可說，豈非妙覺，無上無過　廣乘品明一切法皆是摩訶衍竟，即說四十二字門，豈非圓菩薩，從初發心得諸法實相，具一切法至妙覺地，窮一切法底　此義與圓位甚自分明，次發趣品明別教十地，後明三乘共十地，三教階位，其文現也。

○第二出體者，初明無作，次明止行二善　初戒體者，不起而已，起即性無，作假色，經論互說，諍論有無　一云都無無作，色心假合，共成衆生　善惡本由心起，不應別有頑善頑惡，皆是指心，誓不爲惡，即名受戒　瓔珞經云，一切聖凡戒，盡以心爲體　心無盡故，戒亦無盡　或言教爲戒體，或云眞諦爲戒體，或云願爲戒體，無別無作　大經聖行觀析無常，阿闍世王觀析境界，但明色心，不道無作　五陰名教通大小乘，唯有一色四心　小乘引接小根，恐其輕慢因果，權言重心所造善惡，別生一法無作，牽報善法須行，惡法須止，行一則有兩力，豈可不愼　方便假說，適會一時，直如論主一生成四果，法勝別有凡夫法，豈可依此便是實耶　若因中別有頑善，共爲佛因，佛地亦別有此善，共爲佛果，當知心爲因果，更無別法。

二云大小乘經論盡有無作，皆是實法　何者，心力巨大，能生種種諸法，能牽果報　小乘明有此一善，能制定佛法，憑師受發，極至盡形，或依定依道品，別生皆以心力勝用，有此感發　《成論》有無作品》云，是非色非心聚，律師用義，亦依此說　若《毗曇》義，戒是色聚，無作假色，亦言無教，非對眼色　大乘所明，戒是色法　《大論》問云，戒是色法，可論多少思是心數，云何言多少耶　觀論意以戒是色，即問此是數義，大乘云何而用數義　解云，若用非色非心，復同成實，還是小乘　今言數家，自是數色，大乘是大乘色，何關數家　《中論》云，語言雖同，其心則異　今大乘明戒是色聚也　大乘情期極果，憑師一受，遠至菩提，隨定隨道，誓修諸善，誓度含識，亦以此心力大，別發戒善，爲行者所緣，止息諸惡　《優婆塞戒經》云，譬如有面有鏡，則有像現　如是因作，便有無作　《大論》解戒度云，罪不罪不可得，具足尸羅　此是戒度正體　復云，云何名戒，以心生口言，從今受，息身口惡法，是名爲戒

既有能持所持，則別有法，即無作也。《地持戒品》云，下輭心犯後四重，不失律儀，增上心犯則失律儀，若不捨菩提願，不增上心犯，亦不失律儀。若都無無作，何得言失。《梵網》本，即大乘教，下文云，若不見好相，雖佛菩薩前受，不名得戒。又云，若有七遮，雖發心欲受，不名得戒。若直以心爲戒，發心便是戒，何故言不得。《大經》云，非異色因，不作異色因果。又念戒中雖無形色，而可護持，雖無觸對，善修方便，可令具足。又如刀劍灰汁腳足橋梁，若即心爲戒，何假言無形色。無觸對故，知別有無作。能持戒心，以爲眞戒。聖行與世王中，不道觀析無作，直舉色心者，是擧易觀者耳，亦不言無無作。小乘說四果，大乘開之，是權法勝說。凡夫法，跋摩明其非有未有。大乘經開無作是權，又頑善作佛因，此自非妨如無常善，亦非常善因，即其例也。然此二釋，舊所諍論，言無於理極會，在文雖愜。言有於理難安，在文極便。既皆有文，何者當道理耶。然理非當，非無當，當無當皆得論理教義若言無者，於理爲當，若言有者，於教爲當。理則爲實，教則爲權。在實雖無，教門則有。今之所用，有無作也。次明道定，皆以無作爲體定，共於定心中，發無作，無復諸惡道。共者，見諦道中所發無作，與心上勝道俱，故言道共也。止觀師釋未必見道，所發無作是道共戒，秖取中道正觀，心中發此無作，有防非止惡義，故云道共。《大經》云，一得正法戒，二受世教戒，菩薩得正法戒，謂道共戒。得此戒者，終不爲惡，不從師授，故稱爲得中道，心中發得此戒也。受世教戒，謂白四羯磨，然後乃得，必假憑師，故稱爲受。差別約示，故言世教也。定共道共通大小乘，大乘道定入攝善法戒。有師言唯八禪定能發無作，欲界定不發無作，唯假空解，能發無作，有言但令證此定道，隨能止，伏麤品，成就便發無作。欲界定，念處前皆能發戒也。

次論興廢者，初菩薩律儀，方便求受，其體則興。若捨菩提願，若增上煩惱，犯十重，其體則廢。若無此二緣，至佛乃廢定道兩戒，得定得道爲因，初念定道未與戒俱，具足前心爲因，第二念心方與戒俱。爾時，是興出定出道最後一念，爾時即廢二言，入定入道時，戒與心俱是，時名興出定出道時戒與心俱謝，是時名廢，故稱心俱戒也。三言一發之後，出入恒有，後入勝定勝道，隨勝受名。爾時恒興退定退道三藏盡壽菩薩至菩提，爾時即廢攝善攝生，與律儀，同隨受，則興二緣則廢也。次三聚戒體者，律儀者，法式，儀則，規矩行人，令入道也。又云，律者，埻也，如世馬埻，令馬調直。律亦如是調直行人，不令作惡。大士護心不過，止惡興善。若子動身口，即是止惡，發戒，防動不動，即是律儀戒。若應動身口，即是興善，令發此戒，防其不動，攝善攝生，即是應動，涉事故，開爲兩，取策勵衆善，依六度門，稱攝善法，起心兼物，依四弘門，稱攝衆生，即是爲人。故動下化衆生，中修萬善，上歸佛果也。律儀多主內德，攝生外化，攝善兼於內外，故立三聚戒也。

次論行止二善，如《百論》，息惡不作，名之爲止，信受修習，名之爲行。佛教雖多，止行收盡，諸惡莫作，即是誡門。衆善奉行，即是勸門。無作義該善惡。善惡無作，義總止行。今先明善，善戒不起，而已起則伐惡，皆是止義，皆是有進趣，皆是行義，逐其強弱，故有止行差別者，逐興心止惡無作，是止善興心修善，無作是行善，如造井，橋梁，禮佛，布施，是善無作。如造漁獵等網，是惡無作也。次論道定，二無作有行有止，道定二戒義判爲止，道定二心義判爲行，尋無作，從因緣，息後從止緣，息後生無作，是止善。從行緣，息後生無作，名爲行善。又誡門是止善，勸門悉屬行善。又解行唯是作，止唯無作。又云，止行二善，皆有無作，聲聞七衆戒，皆是律儀，戒體但止身口二惡。菩薩律儀，備防三業，復申之至，佛長短闊狹爲異，無作義從緣後，增上心發，下劣不發，無記心劣不發無作。如欲界，修道惑有九品，前六品發無作，後三品不發。故云，斯陀含出無作表，阿那含出不善表，羅漢出無記表。善惡無作對心爲論，各有四句。善四句者，一是戒非無作，息惡之心能止故名戒也。二是無作非戒，謂造井橋梁，隨事隨用，無作等不能止惡，非是戒也。三者是戒是無作，謂善律儀等四，非戒非無作者，謂餘善心也。惡戒四句者，一是戒非無作，謂息善之心。二是無作非戒，謂殺盜等事，隨用無作也。三是戒是無作，謂惡律儀等。四非戒非無作，謂餘惡心也。惡戒二種，一十六惡律儀。二外道邪戒，惡律儀，如大經。外道惡戒九十五種，各有戒法。或苦行爲戒，或持牛馬等，事火服風，常翹一腳，赴火投巖等，以此爲戒，即是邪戒，隨運心長短，皆是惡戒也。

○第三料簡，更爲三，一須信心，二無三障，三人法爲緣。信心者，依三藏門，略舉三種，一信因果，善惡必有所招。二信諦得，通我能觀諦，必得聖道。三信有戒，是觀諦入道初門，依方等戒，故宜備此三信。復加三種，一信自他心識，皆有佛性。二信勤行勝善，必能得果。三信所得果，常樂我淨。次無三障者，衆生障礙，乃有三種煩惱，常有故不說障。業障，乃有輕重，重

業障，戒妨因之義，謂七逆十重，現身有此，是則爲障　前身非復可知，隔生事，遠七逆，二云懺滅非障　二云犯，一悔與不悔，悉皆是　障十重，一云前四性罪，事同七逆，悔與不悔，悉障，復六悔者，非障，不悔則障　二云，前四須悔，見相非障，後六不悔亦不障　三云，十重不悔，悉障，悔已悉非障　報障者，地獄，餓鬼二道，重苦自隔，從多例，判不說爲因，非人畜生，但能解語，皆得受戒，非人是鬼神修羅龍，是畜生，人中男女，黃門二根，天從六欲，天上至十八梵，皆說爲因　四空處既能聽法，亦應得我，但業報虛妙，故略不說非想倒執。若迴心慕善，亦能得戒　經說三塗長壽天，邊地爲難地，據不能修道義耳。《薩婆多記》云，龍等受八齋，止是得善，不得名齋　今依文推理，五戒既是菩薩戒根本，又不表定佛法，五戒菩薩戒許四道皆得，從八戒已上，至具足戒，既是出家表，定威儀，唯人中三天下能感，餘道悉非因也　《大論》龍即得八齋戒也　次人法緣，初人緣三種，得菩薩戒，一諸佛，二聖人，三凡師　諸佛有兩，一眞佛，如妙海王子，從盧舍那佛，受菩薩戒，二像佛，金銅泥木等，千里內無師，許求得好相，自誓受也　舍利髮爪鉢杖牙齒，皆起重敬，盡可爲緣，而舍利眞爲難知，或是小聖，敬重如佛，便可憑對　次大乘經卷也　三釋，一云不許，二云與佛像差次爲授，千里無師，許對佛像，千里無像，許對經卷　三云，莫問有佛無佛，對大乘經卷，亦得爲緣，大乘經典所在，如佛塔無異也　二聖人，亦二，一眞聖，二像聖　眞者謂十地等，大士對此爲緣，故宜發戒　像聖者，謂金銅等作，菩薩像，此經亦仁，於佛菩薩前，自誓受戒，恐單菩薩像，則成遊漫，如凡夫發心，亦是菩薩作此人像，不能發戒　言佛菩薩者，是佛邊有菩薩　地持但言佛像，不道菩薩也　三凡師者，有內凡外凡，並以眞人爲緣，不許形像　經中稱爲智者，人數多少，《地持》、《瓔珞》並止一師　《梵網》受法亦止一師　下制戒中道和尚闍梨，故成七逆，亦不見請和尚法　有言和尚者，指諸佛爲和尚　文云，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似非指佛，雖有現前智者，猶應共在佛像前　若經卷前，助爲發起，爾時智者在佛像前，若有智者，無經像，不應得戒具十八物中，制佛像經典，相應相隨故也　次論德業，《梵網經》中言，爲師必是出家菩薩，具足五德，一持戒，二十懺，三解律藏，四通禪思，五慧藏窮玄　什師所傳，融師筆受，流傳至今，此其正說　次《地持》云，必須戒德嚴明，善解三藏，堪能發彼敬心，方可從受，不爾得罪也

湛然《始終心要》　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　中諦者，統一切法　眞諦者，泯一切法　俗諦者，立一切法　舉一即三，非前後也　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　悲夫，秘藏不顯，蓋三惑之所覆也　故無明翳乎法性，塵沙障乎化導，見思阻乎空寂　然茲三惑，乃體上之虛妄也　於是大覺慈尊喟然歎曰，眞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　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　但以衆生妄想不自證得，莫之能返也　由是立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　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　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　然茲三惑三觀三智三德非各別也，非異時也，天然之理具諸法故　然此三諦性之自爾，迷茲三諦，轉成三惑，惑破藉乎三觀，觀成證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　從因至果，非漸修也　說之次第，理非次第，大綱如此，綱綱目可尋矣

又《金剛錍》　曰，向來忽聞無情有性，仁所述耶　余曰，然　客曰，僕忝尋釋教，薄究根源，盛演斯宗，豈過雙林最後極唱，究竟之談　而云佛性，非謂無情，仁何獨言無情有耶　余曰，古人尚云，一闡提無云，無情無未足可怪　然以教分大小，其言頓乖　若云無情，即不應云有性　若云有性，即不合云無情　客曰，涅槃部大云何並列　余曰，以子不閑佛性進否，教部權實故，使問於常人疑之　今且爲子委引經文，使後代好引此文，證佛性非無情者，善得經旨，不昧理性，知余所立，善符經宗。

今立衆生正因體偏，經文亦以虛空譬之，故三十一《迦葉品》云，衆生佛性猶如虛空，非內非外　若內外者，云何得名一切處有　請觀有之一字，虛空何所不收　故知經文不許唯內專外，故云非內外等，及云如空　既云衆生佛性，豈非理性正因　次迦葉問，云何名爲猶如虛空　佛乃以果地無礙而答　迦葉豈非正因因果不二，由佛果答　迦葉乃以權智斷果，果上緣了，悉皆是有，難佛空喻法喻不齊　故迦葉云，如來佛性涅槃是有，虛空應當亦是有耶　佛先順問，答，次復宗明空　先順問，云，爲非涅槃，說爲涅槃　非涅槃者，謂有，爲煩惱　爲非如來說爲如來，非如來者，謂闡提二乘　爲非佛性說爲佛性，非佛性者，謂牆壁瓦礫

今問，若瓦石永非，二乘煩惱亦永非耶　故知經文寄方便教，說三對治，暫說三有，以斥三非　故此文後，便即結云，一切世間無非虛空，對於虛空，佛意以瓦石等三以爲所對，故云對於虛空　是則一切無非如來等三，迦葉復

以四大爲並，令空成有。故迦葉云，世間亦無非四大，對四大是有，虛空無對，何不名有。迦葉意以空無對，故有之大也。佛於此後捨喻從法，廣明涅槃不同虛空。若涅槃不同，餘二亦異。故知經以正因，結難一切世間，何所不攝，豈隔煩惱及二乘乎。虛空之言，何所不該，安棄牆壁瓦石等耶。

佛後復云，空與涅槃，雖俱非世攝，涅槃如來有證有見，虛空常故。是故不然，豈非正與緣了不同。次，佛復宗顯空非有故，恐世人以邪計空爲佛性喻，更以一十復次而遮其非。

初云，世人言虛空者，名爲無色，無對，不可見。佛言，此即心所三世所攝。語似心所，故佛破之。世言，身內，何殊心所。復次，外道言虛空者，即是光明。佛言，亦是色法。世言，身內，何殊色法，有云，住處。世言，身內，豈非住處。有云，次第。世言，身內，必須隨身，剎那時運。有云，不離三法，一空二實三者空實。佛言，若言空者，有處無故。若言實者，空處無故。若言空實，二處無故。世言，身內，猶關外，計空及二俱。有云，作法，如去舍等。世言，身沒與眞相應，即同作法。有云，無礙處，佛言有分有具，餘處無故。世言身內，餘處則無。有云，與有並合，佛言，合有三種，一如鳥投樹，二如羊相觸，三如二指已合。世言，身內如二指合。有云，如器中空。世言，身內，何異器中。有云，所指之處。佛言，則有方面。世言，身中，豈非方面。佛總結云，從因緣生，皆是無常。故此一十邪計虛空，非佛性喻，是無常故，三世攝故。虛空異彼偏一切處。此違迦葉問，復宗符空，以喻正因。

世人何以棄佛正教，朋於邪空。云何乃以智斷果上，緣了佛性，以難正因。如來是智果，涅槃是斷果，故智斷果上有緣了性。所以迦葉難云，如來佛性，涅槃是有。世人多引涅槃爲難，故廣引之，以杜餘論。子應不見涅槃之文，空喻世人瓦石之妨，緣了難正殊不相應。此即子不知佛性之進否也。況復以空譬正緣了猶局，如迦葉所引三皆有者，此乃涅槃帶權門說，故佛順迦葉三皆是有。若頓教實說本有三種，三理元偏，達性成修，修三亦偏，欲示衆生本有正性。且云正偏猶如虛空，欲赴末代以順迦葉，豈非迦葉知機設疑。故佛覆實述權緣了，此子不知教之權實。

故《涅槃》中佛性之言，不唯一種。如《迦葉品》下文云，言佛性者，所謂十力，無畏，不共，大悲，三念，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子何不引此文，令一切衆生亦無，何獨瓦石。若云此是果德，衆生有此果性者，果性身（土）（上）何不需於瓦石等耶。又若許因有果性者，世何但云十方諸佛同一法身力無畏等，而不云生佛亦同法身力無畏等，使一塵一心無非三身三德之性種也。若言但有果地法身性者，何故經云十力無畏乃至相好。又復經中闡提等人四句辯性，子云衆生有性爲何，衆生有何等性，瓦石爲復無四句耶。又第六第九及三十二，皆以雜血五味，用對凡夫三乘及佛，何故佛性在人差降不同。又二十七云，若修八正，即見佛性，《婆沙》《俱舍》悉有八正，乃至諸經咸有道品，爲修何八正，見何佛性。故子不知佛性進否。

客曰，何故權教不說緣了二因偏耶。余曰，衆生無始計我我所，從所計示未應說偏。《涅槃經》中帶權說實，故得以空譬正，未譬緣了。若教一向權，則三因俱局，如別初心聞正亦局，藏性理性一切俱然。所以博地聞無情無，依迷示迷云能造是，附權立性云所造非。又復一代已多顯頓，如《華嚴》中依正不二，《普賢》、《普眼》三無差別，《大集》《染淨》一切融通，《淨名》、《不思議》毛孔含納，《思益》《網》明無非法界，《般若》諸法混同無二，《法華》本末實相皆如，《涅槃》唯防像末謬執，分正緣了別指方隅。若執實迷權尚失於實，執權迷實則權實俱迷。驗子尚昧，小乘由心，故暗大教，心外無境。

客曰，《涅槃》豈唯兼帶說耶。余曰，《約部》通云一切兼帶，部中品內或實或權，如申迦葉難別，爲末代一機而已，則權實並明。若一向權，如恒河中七種衆生。若一向實，如三點二鳥三慈十德等，他皆准知，不具述。如云色常，色言豈不收於一切依正，何故制空令局限耶。此世人不知教之權實如二乘人處處聞大，尚至《法華》方信已性，悔來至此，財非已有，此豈非子不知父性耶。聞開權已，方云口生化生有分。故《涅槃》中猶恐未來一分有情，不信己身有如來性，及謂闡提未來永斷，示令知有及以不斷，豈部內諸文全無頓耶。今搜求現未建立圓融，不弊性無，但困理壅，故於性中點示體偏，傍遮偏指清淨眞如，尚失小眞，佛性安在。他不見之空論，無情性之有無，不曉一家立義大旨，故達唯心了體具者，焉有異同。若不立唯心，一切大教全爲無用。若不許心具圓頓之理，乃成徒施。信唯心具，復疑有無，則疑己心之有無也。故知一塵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何獨自心之有無耶。以共造故，以共變故，同化境故，同化事故。故世不知教之權實，以子不思佛性之名從何教立，無情之稱局在何文，已如前說。

余患世迷，但思點示，是故寘言無情有性。何謂點示。一者示迷元從性

變，二者示性令其改迷，是故且云無情有性。

若分大小，則隨緣不變之說出自大教，木石無心之語生於小宗。子欲執小道而抗大造者，其猶螳螂乎，何殊井蛙乎。故子應知萬法是眞如，由不變故。眞如是萬法，由隨緣故。子信無情無佛性者，豈非萬法無眞如耶。故萬法之稱，寧隔於纖塵。眞如之體，何專於彼我。是則無有無波之水，未有不濕之波。在濕詎間於混澄，爲波自分於清濁。雖有清有濁，而一性無殊。縱造正造依，依理終無異轍。若許隨緣不變，復云無情有無，豈非自語相違耶。故知果地依正融通，並依衆生理本故也。此乃事理相對以說。若唯從理，已可云水本無波，必不得云波中無水。如迷東爲西，只可云東處無西，終不得云西處無東。若唯從迷說，則波無水名，西失東稱。情性令豎，思之可知。無情有無，例之可見。

於是野客恭退，昊跪而諮曰，波水之譬，其理實然。僕曾聞人引《大智度論》云，眞如在無情中，俱名法性，在有情內方名佛性。仁何故立佛性之名。余曰，親曾委讀細檢論文，都無此說。或恐謬引章疏之言，世共傳之，汎爲通之，此乃迷名而不知義。法名不覺，佛名爲覺。衆生雖本有不覺之理，而未曾有覺不覺智，故且分之，令覺不覺，豈覺不覺，不覺猶不覺耶，反謂所覺離能覺耶。客曰，若爾至佛方會，凡離何乖。余曰，子爲學佛，爲學凡耶。理本無殊，凡謂之離，故示衆生令覺不覺，故覺不覺，自會一如。故知覺無不覺，不名佛性。不覺無覺，法性不成，覺無不覺，佛性寧立。是則無佛性之法性，容在小宗。即法性之佛性，方曰大教。故今問子，諸經論中法界，實際，實相，眞性等，爲同法性在無情中，爲同眞如，分爲兩派。若同眞如，諸教不見無情法界及實際等。若在無情但名法性非佛性者，何故《華嚴須彌山頂偈讚品》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若能如是解，則見盧舍那。豈非諸法本有舍那之性耶。又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又《精進慧》云，法性本清淨，如空無有相，此亦無所修，能見大牟尼，豈於無性又云無修能見牟尼。又《眞實慧》云，一切法無相，是則眞佛體。既眞佛體在一切法，請子思之，當免迷教及迷佛性之進否也。

故眞如隨緣即佛性隨緣，佛之一字即法佛也。故法佛與眞如，體一名異。故《佛性論》第一云，佛性者即人法二空所顯眞如。當知眞如即佛性異名。《華嚴》又云，衆生非衆生，二俱無眞實，如是諸法性，實義俱非有。言衆生非衆生，豈非情與無情，二俱隨緣，並皆不變，故俱非有。所以法界實際，一切皆然。故知法性之名不專無情中之眞如也，以由世人共迷法相名異體一故也。然雖體同，不無小別。凡有性名者，多在凡在理，如云佛性，理性，眞性，藏性，實性等。無性名者，多通凡聖因果事理，如云法界及實相等。如《三昧》《陀羅尼》《波羅蜜》等，則唯在於果。所以因名佛性等者，衆生實未成佛，得理證眞開藏，以煩惱生死是佛等性，示令修習，名佛等性，而諸教之中諸名互立。《涅槃經》中多云佛性者，佛是果人，言一切衆生皆有果人之性，故偏言之。世人迷故而不從果，云衆生有，故失體偏。又云偏者，以由煩惱心性體偏，云佛性偏，故知不識佛性偏者，良由不知煩惱性偏故，唯心之言豈唯眞心。子尚不知煩惱心偏，安能了知生死色偏。色何以偏，色即心故。何者，依報共造，正報別造。豈信共偏，不信別偏耶。能造所造既是唯心，心體不可局方所故，所以十方佛土皆有衆生理性心種。以性喻空，具如涅槃一十。復次，故知不曉大小教門名體同異，此是學釋教者之大患也。

又 客曰，仁善分別，實壞重疑，信一切法皆正因性，而云正中三因種偏修偏，果偏。又云，一塵一心即一切生佛之心性，情猶未決。余曰，良由自昔不善攬攬因果自他依正，觀於己心，心佛衆生，亦由不閑諸教大旨，不曉佛說果德之意，不達佛現互融之由。余欲開導子之情懷，更以四十六問而問於子。子若能曉余之一問，則衆滯自消，法界融通，釋然大觀，洞見法界生佛依正，一念具足，一塵不虧。

問，佛性之名，從因從果。從因非佛果，不名性。問，佛性之名，常無常耶。無常非性，常不應變。問，佛性之名共耶，別耶。別不名性，共不可分。問，佛性之名大小教耶，小無性名，大無無情。問，佛性之名有權實耶。對體辯異，其相何耶。問，無情之名大小教耶。大教大部有權實耶。問，無情無者，無情爲色，爲非色耶，爲二俱耶。問，無情色等佛見爾耶，爲生見耶。問，無情敗壞，故無性者，陰亦敗壞，性亦然耶。問，無情是色，法界處色，爲亦無耶，爲復有耶。

又 客曰，何以不多不少，唯四十六。余曰，攻惑攻疑，攻行攻理。通敬通義，通自通他，一問亦足。爲對鈍根，故四十六。及對六即，分證離爲四十一位，兼前及後，故四十六。應知一問亦皆能攻餘四十五，餘一一位仍須皆具四十六問乃至無量，亦復如是。客曰仁所立義，灼然異僕於昔所聞。僕

初聞之，乃謂一草一木一礫一塵各一佛性，各一因果，且足緣了　若其然者，僕實不忍　何者，草木有生有滅，塵礫隨劫，有無，豈唯不能修因得果，亦乃佛性有滅有生　世皆謂此以爲無情　故曰，無情不應有性　僕乃悶以世所傳習，難仁至理，失之甚矣，過莫大矣

余曰，子何因猶存無情之名　客曰，仁所立義關諸大教，難可具陳，僕略論之　冀垂聽覽，豈非曉最後問三無差別即知我心彼彼衆生一一剎那無不與彼遮那果德身心依正目他，互融互入，齊等　我及衆生皆有此性，故名佛性　其性偏造，偏變，偏攝，世人不了大教之體，唯云無情，不云有性　是故須云無情有性，了性偏已，則識佛果，具自他之因性　我心具諸佛之果德，果上以佛眼佛智觀之，則唯佛無生　因中若實慧實眼冥符，亦全生是佛，無別果佛　故生外無佛　衆生以我執取之，即無佛　唯生初心能信教仰理，亦無生　唯佛亡之則無生，無佛照之則因果昭然　應知衆生但理諸佛得事，衆生但事諸佛證理，是則衆生唯有迷中之事理，諸佛具有悟中之事理　迷悟雖殊，事理體一　故一佛成道法界，無非此佛之依正　一佛既爾，諸佛咸然　衆生自於佛依正中而生殊見苦樂昇沈，一一皆計爲己身土，淨穢宛然，成壞斯在，仁所問意豈不略爾　余曰，善哉，善哉，快領斯旨，實可總知諸問綱格，此即已答百千萬問，何獨四十六耶

客曰，幾不遇仁，此生空喪　必依此見，獲勝果耶

余曰，必欲修習教法未周，若不善余，一家宗途，未可委究行門始末，安能偏括教行，事理，感智，因果，依正，心法，用爲凡夫初心觀首　然子所領似虛其情，計子觀道，猶爲罔象

客曰，曩聞講說，大乘諸師，猶以無情佛性爲一別見，何耶　余曰，此有出也　斯等曾觀小乘無情之名，又見大乘佛性之語，亡其所弘融通之譚，而棄涅槃虛空之喻，不達修性三因離合，不思生佛無差之旨，謬教傳習無情之言，反難(已)(已)宗唯心之教，專引涅槃瓦石之說，不測時部出沒之意　如福德子而無壽命，弱喪徒歸，猶迷本族，如受貴位不識祖宗，亦如死人而著瓔珞，用是福爲用瓔珞爲，法相徒施，全迷其本，忽遇斯等，應以如上諸意問之所弘之典大小乘耶，尚失小乘，已如前說

客曰，斯失者衆　聞仁所宗四教釋義，可得聞耶　余曰，此之四釋，關涉五時，牢籠八教，十方三世大小乘法，咸攝其中，豈可率爾譚其始末

客曰，若爾可能以四教略判佛性無情有無，心造心變具不具耶　余曰，略示方隅，斯亦可矣　何者，自法華前藏通三乘俱未稟性，三乘權教，菩薩不行，別人初心，教權理實，以教權故，所稟未周，故此七人可云無情，不云有性　圓人始末，知理不二，心外無境，誰情無情。法華會中一切不隔，草木與地四微何殊　舉足修途皆趣寶渚，彈指合掌咸成佛因，與一許三無乖先志，豈至今日云無情無　言心造心變，咸出大宗。小乘有言而無其理，然諸乘中其名雖同，義亦少別　有共造依報，各造正報　有共造正報，各造依報　衆生迷故，或謂自然，梵天等造，造已或謂情與無情，故造名猶通，應云心變心變復通，應云體具　以無始來心體本偏，故佛體偏由生性偏　偏有二種，一寬廣偏，二即狹偏　所以造通於四，變義唯二，即具唯圓，及別後位，故藏通造六，別圓造十，此六及十括大小乘，教法罄盡　由觀解異故，十與六各分二，別藏見六實，通見無生，別見前後生滅，圓見事理一念具足　論生兩教似等，明具別教不詮，種具等義非此可述，故別佛性滅九方見，圓人即達九界三道，即見圓伊三德體偏

於是野客悲喜交集，曰，投身莫報，粉骨寧酬，唯以此義，隨方轉說，以報所聞，如何　余曰，佛有誡誡，自可爲規　經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　尋思方便，先小後大，此乃以偏助圓，方可爲說　又云，當來世惡人破法墮惡道，志求佛道者，廣讚一乘道，此即簡人方可爲說然末代施化復未知根，亦可如安樂行中，但以大答，亦可如不輕喜根而強毒之　故《首楞嚴》中聞生謗者，後終獲益，如人倒地還從地起，應運大悲，無惱他說　子應從容觀時進否，將護彼意，順佛本懷　若有衆生未稟教者，來至汝所，先當語云，汝無始來唯有煩惱業苦而已，即此全是理性三因，由未發心未曾加行，故性緣了同名正因，故云衆生皆有正性　既信已心有此性已，次示此性非內外偏虛空，同諸佛等法界　既信偏已，次示偏具，既同諸佛，等於法界，故此偏性具諸佛之身　一身一切身，如諸佛之感土　一土一切土，身土相即，身說土說，大小一多，亦復如是　有彼性故，故名有性　若世人云，衆生唯有清淨之性，加修萬行爲功用體，故至果時方有大用　此乃佛有衆生之性，不名衆生有佛性也　二無差別斯言有徵，寄言說者勿負斯教　若言衆生有正因性與法身等，不與報化等者，還成衆生與衆生等　何者，若除報化，猶是衆生，若言等於有報化之法身，其如法身非報化外，以是言之故須悉等

今此示有是示種性，示偏是示體量，示圓是示體德。既示三已，次令緣於一體三寶，發四弘誓，進受菩薩清淨律儀，二緣向理性三因，修行填誓，如向所聞種必相續，世世生處以人天身，佛會再聞而得解脫。若已稟方便教者，若聞若行若伏若斷，隨其所得，點示體具。故經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故《法華》中五章開權，一一但云是法，皆爲一佛乘故，衆生聞已，皆得種智。散心講授者隨宜設化，一種觀心者，從心示之。若憚教生淨競者，應當語云，聞已成種，不敢輕汝，汝等行道皆當作佛。故大師判教末云，佛法不思議，唯教相難解。二乘及菩薩，尚所不能測，何況諸凡夫。而欲判此事，譬如生盲人，分別日輪相，欲判虛空界，一切諸色像，而言了達者，畢竟無是事。是故有智者，各生慙愧心，自責無明暗，捨戲論諍競，大師親證判已，尚自謙喻後輩。余今准此一家宗途，奬導於子，非師己見，子亦順教如是流行。野客於是歡喜頂受，自爾永劫唯奉持之，所在宣弘，不違尊命。

梁肅《天台法門議》 論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焉。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說，機感不同，所聞蓋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兩得，同詣祕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暨鶴林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據，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一貫。既而去聖滋遠，其風益扇，說法者桎梏於文字，莫知自解。習禪虛無其性相，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得者謂證，慧解之道流以忘返，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至人利見。慧文慧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象身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賛龍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觀，成一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白，可舉而行。於是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師教門所以爲盛。故其在世也，光昭天下，爲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爲慈氏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爲如來所使，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迹雖往，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三藏，又況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進，進而不已者歟。斯人也，雖曰末證，吾必謂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之中人以下，馳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爲斯言至矣，且不逆耳。私欲不廢，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爲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濟，其於天下爲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爲予言之如此，故錄之以繫於篇。

又《天台止觀統例》 夫止觀何爲也，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者也。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所以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原夫聖人有以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乎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因相待以成法，即絕待以照本。立大車以御正，乘大事而總權，消息乎不二之場，鼓舞於說三之域，至微以盡性，至賾以體神。語其近則一毫之善可通也，語其遠則重玄之門可闚也。用至圓以圓之，物無偏也。用至實以實之，物無妄也。聖人舉其言所以示也，廣其目所以告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擬而議之使自至之。此止觀所由作也。夫三諦者，何也。一之謂也。空假中者，何也。一之目也。空假者相對之義，中道者得一之名。此思議之說，非至一之旨也。至一即三，至三即一，非相含而然也，非相生而然也，非數義也，非強名也，自然之理也。言而傳之者，迹也，理謂之本，迹謂之末本也者，聖人所至之地也。末也者，聖人所示之教也。由本以垂迹，則爲小爲大，爲通爲別，爲頓爲漸，爲顯爲祕，爲權爲實，爲定爲不定。循迹以返本，則爲一爲大，爲圓爲實，爲無住，爲中，爲妙，爲第一義。是三一之蘊也。所謂空也者，通萬法而爲言者也。假也者，立萬法而爲言者也。中也者，妙萬法而爲言者也。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舉中則無法非中，目假則何法非假。舉空則無法不空，成之謂之三德，修之謂之三觀。舉其要則聖人極深研幾，窮理盡性之說乎，昧者使明，塞者使通，通則悟，悟則至，至則常，常則盡矣。明則照，照則化，化則成，成則一矣。聖人有以彌綸萬法而不差，旁礴萬劫而不遺，彙載恒沙而不有，復歸無物而不無，寓名之曰佛，強號之曰覺。究其旨，其解脫自在，莫大極妙之

德乎　夫三觀成功者，如此所謂圓頓者，非漸次非不定，指論十章之義也。十章者，恢演始末通道之關也。五略者，舉其宏綱，截流之津也。十境者，發動之機，立觀之諦也。十乘者，妙用所修，發行之門也。止於正觀，而終於見境者，義備故也。闕其餘者，非所修之要故也。乘者何也，載物而運者也。十者何也，成載之事者也。知其境之妙不行，而至者德之上也。乘一而已矣，豈藉夫九哉。九者非他，相生之說未至者之所踐也。故發心者，發無所發，安心者，安無所安，偏破者，偏無所偏，爰至餘乘皆不得已而說也。至於別其義例，判爲章目，推而廣之，不爲繁統。而簡之不爲少，如連環不可解也，如貫珠不可雜也，如懸鏡不可揜也，如通川不可遏也。義家多門，非諍論也。按經證義，非虛說也。辨四教淺深，事有源也。成一事因緣，理無遺也。噫，《止觀》其救世明道之書乎，非夫聖智超絕，卓爾獨立，其孰能爲乎。非夫聰明深達，得意忘象，其孰能知乎。今之人乃專用章句文字，從而釋之，又何踈漏耶。或稱不思議境與不思議事，皆極聖之域，等覺至人猶所未盡，若凡夫生滅心行，三惑浩然於言說之中，推上妙之理，是猶醯雞而說大鵬，夏蟲之議層冰，其不可見明矣。今《止觀》之說文字萬數，廣論果地無益初學，豈如暗然自修功至自至，何必以早計爲事乎，是大不然。凡所爲上聖之域，豈隔闊遼，夐與凡境杳絕歟，是唯一性而已。得之爲悟，失之爲迷，一理而已。迷而爲凡，悟而爲聖，迷者自隔，理不隔也。失者自失，性不失也。《止觀》之作，所以辨異同而究聖神，使羣生正性而順理者也。正性順理所以行覺路而至妙境也。不知此教者，則學何所入，功何所施，智何所發。譬如無目昧於日月之光，行於重險之處，顛踣墮落，可勝既乎。噫，去聖久遠，賢人不出，庸昏之徒，含識而已，致使魔邪詭惑，諸藁並熾，空有云云，爲坑爲穽，有膠於文句不敢動者，有流於濫浪不能住者，有太遠而甘心不至者，有太近而我身即是者，有枯木而稱定者，有竅號而稱慧者，有奔走非道而言權者，有假於鬼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廣者，有罕言而爲密者，有齒舌潛傳爲口訣者。凡此之類，自立爲祖，繼祖爲家，反經非聖，昧者不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由物累也。悲夫，隋開皇十七年智者大師去世，至皇朝建中垂二百載，以斯文相傳，凡五家。師其始，曰灌頂。其次，曰縉雲威。又其次，曰東陽小威。又其次曰左溪朗公。其五曰，荆溪湛然公。頂於同門中慧解第一，能奉師訓，集成此書，蓋不以文辭爲本故也。或失則煩，或得則野，當二威之際，緘

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寶中左溪始弘解說，而知者蓋寡。荆溪廣以傳記數十萬言，網羅遺法勤矣，備矣。荆溪滅後，知其說者，適三四人。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夫生而知之者，蓋性德者也。學而知之者，天機深者也，若嗜慾深且目塞，雖學而不能，知斯爲下矣。今夫學者內病於藏，外役於煩，沒世不能通其文，數年不能得其益，則業文爲之矰校梏足也，梵句爲之籠糠眯目也，以不能喻之師，教不領之弟子，《止觀》所以未光大於時也。予常戚戚於是，整其宏綱，撮其機要，其理之所存，教之所急，或易置之，或引伸之，其義之迂，其辭之鄙，或蕪除之，或潤色之。大凡存疎之患十愈其九，廣略之宜三存其一。是祛鄙滯，導蒙童，貽諸他人，則吾豈敢

知禮《四明十義書》卷上　景德三禩臘月既望，四明沙門比丘知禮謹用爲法之心，問義於浙陽講主昭上人座前。十月二十三日，來，文二人入室，傳到《釋問書》一軸，廣構粗言，欲杜來難。既立宗而自墮，徒援教以何歸？都爲無義之談，盡是誑他之說。若隨文致詰，恐大節難明。故於觀心一科，立難十段。況上人素彰不遜，以《辨訛答疑》自矜，鄙僧早蘊多謙，用請益諮詢爲禮。故問無多少，答必周旋。

又昨蒙《五義》見徵，既即時取趣，今約十門定難，無託故以寢言。休勞多部檢文，躁年作計，使請直誠吐義，隨解速酬，幸甚幸甚。上人前後義狀，皆經二年，皆義久明，卷不檢還至此。蓋遍尋教部，旋構見知，數乖自宗，全傷妙道，願思來報，無縱諂心也。

《辨訛》本立此玄十種三法，純明理觀，不須附事而觀云云

荆溪云：如常坐等，或唯觀理，隨自意從未從事。』既云純明理觀，乃是三種三昧，專令於識陰修十乘也。

又《答疑書》云：『此玄文直顯心性。』

且三種觀法，皆顯心性。但事法二觀，既託事義觀心，及附法相觀心，且非直顯。唯約行觀直，於陰心顯三千性，方名直顯心性。據此兩書，定判此玄十種三法，已是約行之觀，故可廢今附法觀心也。

既是約行理觀，直顯心性，十種三法文中，何故不揀示識心爲鏡？那無十法成乘，既全無此義，則定非理觀矣。

又文自專談果佛法相，定非直顯心性矣。上人本謂已是約行觀故，故可

廢今觀心一科，既非約行之觀，則後文觀心，豈可輒廢耶？（發揮牽附諸文觀心，亦只成事法觀義，終不是理觀，說復附不及）

此則觀心一科，已不可廢也。

況上人自立事法二種觀心，唯有二意：一爲令已修止觀者，觀事相法相，不忘本習故，示二種觀心也；二爲未修止觀者，忘於封滯，令知起行，必依止觀故，示二種觀心也。

且今文棄三觀一，揀陰修觀，恰稱久修者本習，又能預示未修止觀者要知起觀之處，若剛廢此文，則無以稱久修者本習，又無以示未修者止觀行門也。則此玄觀心一科，不可輒廢。約行觀義既壞，附法觀心之文又不可廢，帝慧王安可輒除耶？

所議既極，餘何可論？但爲此宗大節，既被上人異說誤彼後人，故不獲已，且於觀心，略問十義，望速垂答示：一不解能觀之法；二不識所觀之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五不曉觀法之功；六不體心法之難；七不知觀心之位；八不會觀心之意；九不善銷文；十不闕究理。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解能觀之法》 夫評論佛法者，必須解義決定，發言誠諦，知勝知負，能進能退，儻心無所詣，語自相違，已負而更進者，必不可與論道，吾祖之垂誡也。然今爲惜乎大教，求止不獲，故略言其始末，俾少知其得失矣。

且《發揮記》立廢觀心所以云：此《玄》十種三法，蓋大師扶順經文，法性圓談，始自性德三道，終至果人三德正釋與料揀，並從三德說至三道，故立始終無違見文也，一一三法悉是妙性，一一妙性悉是眞源。豈此純談法性之外，更須立觀心耶？

《扶宗記》釋曰：觀心者，正論觀法，的示行門，須對境明觀，俾惑滅果成。豈此圓談法性，便不立觀心耶？如《法華玄義》所明法相，廢淺從深，一一皆至無作，復以二妙判開，豈不圓談法性乎？何故更立觀心耶？若剛廢此文，則杜絕衆生入理之門，趣果之路，則全迷一家解行之要也。

據此所釋，廣明十種三法之後，須有觀心一科，不可輒廢。《發揮》之義，於茲已壞矣。

上人因遭此難，既知但教無觀，乖於本宗，乃將教代觀而曲救之。故撰《辨訛》曰：觀有二種，一曰理觀，二曰事觀。今云不須觀心，乃不須附事而觀也。何則？所談十種三法，始凡終聖，直果該因，無不以一法性而貫之，無不以六即位而成之。則使諸法等而無差，混而爲一，事事全成於法界，心心全顯於金光，如此則豈非純明理觀乎？乃至云念念圓解，心心相續，何患不證果人理？及引普賢觀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爲證，即結云，豈非理觀乎？（上皆《辨訛》文也）

既云正釋十法純明理觀，則專是止觀也。

故《問疑書》難曰：事理二觀，即《占察經》唯識及實相觀也。《止觀》四種三昧，不出二觀，唯識歷事，實相觀理。《輔行》云，如常坐等，或唯觀理，隨自意從未從事。故《詰難》云，若謂十法即是理觀，應此玄文，已是三種三昧也。以彼《止觀》，揀示識心，觀三千法，十法成乘，策進行人，入內外，凡登於初住，方是理觀也。

上人祇知以教代觀，救於廢觀之失，乃云十法純是理觀，不意卻成有觀無教。

故《問疑書》難云，若此純明理觀，則有觀無教，何傍正之有乎？

上人被難之後，又知十法非是理觀，故撰《答疑書》，從容改轉。乃云，以由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且《辨訛》救云，純明理觀，何曾云義同理觀？言既無準，義當自壞。

如不識瓜瓠者，乃錯認瓜。定言是瓠。及被識者斥之，其錯言者乃云相狀同瓠。既以似爲眞，故不可以此人之言定其物像也。

況本立直顯心性故，義同理觀。且心性之名，釋籤定判在因，今既自甘十種三法，是果佛所證，則全非直顯心性。既非直顯心性，則自不同理觀。

又且縱上人從容改轉，義同理觀；且常坐等，專立陰心爲境，修十乘觀，縱不全同，亦須略有境觀。十種三法，既蔑聞揀陰，將何義同理觀耶？

故《詰難書》用十義，驗此玄十法不是理觀之義，則《答疑書》所立又壞，義雖數墮，心不肯甘。

又撰《五義書》云：觀心之義有三種，唯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爲境，揀示識心，以爲所觀；若附法託事二種觀心，但是直附事相法相，觀之攝事成理，皆不立陰入爲境。乃至云，請搜撿一家教義，還有託事附法觀，別立陰入爲境否？脫或有之，必希垂示。

且上人自云，十法純明理觀，不須附事而觀。既云純明理觀，則知專是

止觀約行觀心，儻稍兼事相法相，何名純談理觀？若少帶佛法生法，何名直顯心性？《詰難書》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上人義窮計盡，護指餘途遮掩過非？豈不防智者之明鑑，豈不慚諸聖之照燭！

況託事附法之觀，何嘗不依陰入爲境？故萬二千人以十二入爲境，各具千如爲觀；十弟子以王數爲境，一體三寶爲觀；王城耆山皆以五陰爲境，以三德爲觀。故妙樂云：正當觀陰，具如《止觀》第五去文。又云：又諸觀境，不出五陰等，若附法相觀，並用妙解，攝法歸心，方修觀行，所觀之心，非陰是何？如此明文顯示，三種觀法，皆以陰入爲境。

又上人堅云：若事法觀以陰爲境，即同止觀約行之觀，何名託事附法觀者

且妙樂云，正當觀陰具如《止觀》第五去文　豈非荊溪以託事例同約行，俱觀陰境？

上人此立不同，記主引例令同，是則不同之義又壞也，故覆問書具引此文爲難。上人不知慚愧，唯知轉計，但得一句少分略存，則便怒張抵拒。故今《來義狀》乃云，《五義書》自云，諸文事法觀心，不說於陰揀示識心，今文觀心，既云棄三觀一，以驗是訛也。

且《五義書》只云：若別立陰入爲境者，此則全同《止觀》約行，何名事法觀耶？請搜檢一家教義，還有託事附法觀，別立陰入爲境否？脫或有之，必希垂示。

至予將別立陰入爲境教文示之，乃轉執云，我本自問於陰揀境，諸文所無，不問通立陰境　將此，欲暫延邪計　且諸文揀示陰入爲境，雖不全同《止觀》，而文義非無，應知修事法觀者，不妨揀境

如妙玄五義觀心云，一心成觀，轉教餘心，豈非心王觀成，歷諸心數，自然清淨耶？

若不揀陰，何得一心之觀先成，然後教餘心耶？此則同今觀心文中，心能充益受想行文也。又同若知心無心爲光，則知想行非想行爲明等也，亦是義例內心若淨，以此淨心遍歷諸法，任運泯合也。既云一心成觀，豈得不作觀成理顯釋之耶？

又云，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此正當去尺就寸，唯取識陰總無明心也。既云唯是一心作，得非揀取無明識陰耶？此云棄三觀一，彼云唯一心作；此云心爲光，則相行爲明，彼云一心成觀，轉教餘心。此則彼此揀示陰境，彼此觀成遍融，何計曲拗令不同耶？又諸文既許立陰爲境，此文的示陰中識心，有何等過？

今卻問上人，請探檢一家教義，還有何文定云，若於陰揀示識心爲境，則不成附法觀門？脫或有之，必希垂示。

況妙樂云：正當觀陰，具如《止觀》第五去文。豈非令講授者，懸取《止觀》揀境之意及觀法之義，示其初心，令其於陰揀境，修乎託事之觀？疏句文略，記主尚令講者揀陰示之　今此觀心，既已於境揀示，正合荊溪之意，驗知初心，可用修習也。

又且縱上人轉計，云託事附法觀不得揀示識心，唯約行觀，即須於陰揀示識心爲境。

且上人堅立十種三法純明理觀，若非約行，爲是何等觀法？況揀卻附事之外，特立純明理觀，豈非《辨訛》專取約行爲理觀耶！

既是約行之觀，因何全不於陰揀境？若無其境，觀依何立？境觀既無，豈得純明理觀耶？

豈知破他全成自破，是誰厥過斯彰。此過既彰，則義宗全壞，將何救於《發揮》邪說？應知，自《發揮》至今《來義狀》，共得四番轉計，五回墮負，不知此後如何轉計，更令理觀非約行觀耶？上人今既得知理觀專是約行，故今來教曰，十種三法，正是《止觀》約行之觀，所顯之理　行人既聞此理，則自能修於理觀　如此救於十法，純談理觀，豈可得耶？若論約行所顯，正是心性三千。若謂十種三法不離我心，用觀顯法，自是附法之觀，不名理觀也　上人自立觀法，卻令文全不談理觀。又云同於《法界次第》者，純談理觀，直顯心性，過於《妙玄》之說，何在耶？

應知：十種三法，唯談果佛所證法相，只是約教開解　況文初自云，約信解分別，故於此後須有觀心一科，顯於圓行，方合一家教觀傍正之義也

上人立宗之義既墮，將何更論？無請執迷，便希解悟　即作回報，用塞虛心。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識所觀之心》

《扶宗記》釋此觀心文，初棄三觀一；問答之文，是定所觀；及釋伏疑，末論修觀

《辨訛》破云：《止觀》去尺就寸，觀識之文，正明修觀，何得例末修

之義？

《問疑書》徵曰：《輔行》於陰入境，文分兩段，謂先重明陰境，即指三科內唯取識心，去尺就寸文也。次明修觀，即十法成乘之文也。既去尺就寸文，是定所觀之境，何曾便是修觀相耶？豈可見在正修章中，便是修觀相耶？只如正明修觀文中，尚須更揀思議，取不思議，方爲觀法，何得將定境之文，便謂正明修觀？

此既明文顯示，無計曲救，故《答疑書》中自甘伏云：見示去尺就寸之文，《輔行》指爲先重明境者，誠哉是言，蓋予昨來有失檢尋，致茲造次。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今改之也。上皆《答疑書》文也）

若稍後之義，或失尋檢，名相參差，則章鈔共有。且夫定境修觀，乃是《止觀》一部綱格，進道宗要，豈須檢尋，方能分別？以此驗知，上人於一家境觀，素不掛心。答釋之際，遍檢諸文，旋作計校，是故凡所引文，皆不當理。且夫大師垂示觀法，皆爲除病，揀定識心是病之根穴，乃用十乘法藥，委細治之。若將病爲藥，是認賊爲將，則一部《止觀》皆不堪也。

上人議論之前，凡得幾迴聽講，幾迴溫習，幾迴說授？還曾於此境觀，分藥病否？若能分之，何故將所觀爲能觀耶？然雖知改之爲貴，奈何錯解既深，其根難拔，只略知分境觀之文，而殊不能分境觀之義。

且據上人心性之義，則彰其失，錯解未除也，何者？《詰難書》引《金錍》及《大意》，不變隨緣名心，以證所觀，是隨緣所成一念妄心也。上人乃輒云，緣有染淨，隨染緣作九界心，隨淨緣作佛界心，乃斥予不合將隨緣一向在染，及堅執心性名通眞妄。

又云，《止觀》引《華嚴》心造諸如來，是非染非淨心等者，此則備見上人不識所觀心境，致茲妄立妄破也。

且如心性之名，《妙玄》及《釋籤》定判屬因，爲初心所觀之境，故云佛法太高，衆生太廣，初心爲難。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觀心則易。是則諸佛亦有心，衆生亦有心。若隨淨緣，作佛界心，則高遠難觀。若隨諸染緣，作一切衆生心，則廣散難觀。故輒取一分染緣熏起自己，即今剎那陰等之心依之顯性也。是則隨緣不變之性，攝佛攝生，亦高亦廣，不變隨緣之心，非佛非生，不高不廣。近而且要，是故初心最可託之修觀也。

《釋籤》文云：理本無差，差約事用。豈非心即性故，何所不該？乃無差也，性即心故。心不是佛，佛不是生，乃云：若以佛法觀之，似如不遑；若以心性觀之，似如可見。是知言心性者，專是凡夫一念陰識之性矣。

況《大意》釋心性之名，本結觀於陰心之義。《金錍》釋心性之名，本顯凡位情與無情，俱是隨緣當體不變，以明俱有佛性也。那忽上人將佛界心釋之，則成《金錍》說佛有佛性，何關衆生與無情耶？又成《大意》以佛界心爲所觀境，不成觀於現前陰心也。

且如《止觀》十境，攝一切所觀，何曾將佛界心不爲境？恐是大師明境有不了之過故，上人特釋之也。

上人令予微回智燭，洞鑒他心，予雖未有通明智燭，且將義學微照上人懷抱。豈非示珠指輒，將一念之心，直作眞性釋之？

又《答疑書》云：此《玄文》直顯心性。及被《詰難書》引《金錍》、《大意》及諸文，顯說心性在因，一念屬妄，無門巧救。遂公然不答直顯心性之難，卻於三兩門，初引之而潛改云，此玄直顯法性。

蓋上人因遭詰難，始悟十種三法顯是果佛法相，定非直顯心性。其過既大，無由免脫，故於此難，略不敢下筆。乃旁隨緣不變之說，約染淨兩緣釋之。意令心性通於佛果，其如《妙玄》與《釋籤》，專對佛法生法，揀示心性既云定屬於因，故不可通果而釋。況《大意》、《金錍》專示陰心之性，故從染緣九界心說，實不通於佛界及眞心也。

上人雖且就隨緣義釋，而甚知先立直顯心性，言已落非，故二三門，初輒改爲直顯法性。既自知過如此，何不循理首伏，頓棄邪宗，共揚正義？那得唯事欺隱，改文轉義，粗言強拒？豈以惡言能拗圓解？豈以姦計能遮深過？須防空界有護法諸天，世間有解義高士，或誅或鑒，良堪慚懼，審思！審思！

又執心性各通眞妄，縱聽上人艱辛巧立，其奈非今所論。且今心性兩字相連而立，豈令心卻是眞，性翻成妄？斯乃公違荊溪釋義。

又所觀心境，如何名眞？若今始行緣於眞心修觀，正當荊溪所揀，緣理斷九，義歸別教也。

又執心造諸如來，是非染非淨心者，此更不可。

且如《止觀》引彼經偈，本證陰心能造一切，此有二意：一明陰心本具如來性故理造，二明煩惱之儔是如來種事造故。云心造如來，若覩指眞心能造

如來，正當《金錍》旁遮偏指清淨眞如爲佛性也。又只知類種，全不識敵對種也。又不可偏執皆由理具，方有事用之文，遂立眞心造法。須知陰心卽理，是理之用。

若執眞理造如來者，《止觀》不須觀陰顯三千性也。何故不直立眞心爲境，而立陰等十境耶？何故諸文多以無明心及妄爲境耶？故若不卽三道而顯三德者，乃教道所說也。

又上人數斥《扶宗》唯立識心爲境，以三觀觀之，使性德開發之義，謂不知心具三千，亦由上人素不諳境觀藥病，致見頻有妄破也。

具如《止觀》去於丈尺，唯取於寸，乃是於事造中去其所造，取能造以爲所觀之境。故云伐樹得根，灸病得穴，乃是去其千枝百脈，唯取一根一穴，立所觀境，故云先重明境。故《扶宗》云：以一念識心爲境也。

至明修觀，乃於能造陰識，明具三千，三千是假。《大意》云：此能造心，具足諸法。故《輔行》云：心具足假，此之三千，非法性無明，自他共離而造。故約此空假，遮照不偏，名中道。豈非不思議境，義含三觀？發心中既全依此理，豈不具三義耶？安心中遂以三止三觀，總別安之。此去三觀之義，節節轉明也。故知，十乘無不以空假中而爲大體也。故云以一念識心爲境，以三觀觀之。應知廣則十乘，略則三觀，故云不思議境。望後九觀，名所觀境；望前陰識，則妙境亞下九乘，同是能觀之三觀也，卽《輔行》次明修觀文也。

良由上人殊不知陰入境與不思議境，分於能觀所觀，用藥治病之義故也。

應知，於能造識心，觀具三千，此之三千，是灸病之火，是伐樹之斧，是捨重擔之法，是破三賊之將，是觀識心之三觀。故《輔行》云：今文妙觀，觀之令成妙境，境方稱理。又云：若以正觀安之，世諦方成不思議也。故未觀未安，全是迷中陰入。何得未論觀法，便自說具三千？若也定境便說三千，至修觀法，更何所論？

又如《輔行》消丈尺寸喻，先將三科中，唯取識陰對之。後復云：若探取不思議境合此喻者，則以一念十界三科爲丈等釋之。既云探取不思議意對喻，故知不思議境是次科之意也。定境之時，未合正論三千妙法也。若不爾者，何故名探取不思議耶？又十境不出三障四魔，今之定境，報障陰魔，因何未論破障降魔之法，便自說三千耶？

祇如於識陰修圓三觀者，約何義說假觀耶？豈說緣生假耶？豈說建立之假耶？既修此等之假，仍須卽陰說具三千，方爲妙假。故荊溪云：具卽是假。又《妙經疏》以十二入爲境，各具千如爲觀。若非此假，則空中亦淺，全非圓觀也。

故《扶宗》云：以一念識心爲境，用三觀觀之，使性德開發。既是圓教三觀，自合約於三千，論其空中也。復明開發性德金光明，豈不含三千妙理耶？何得以未詳之文，破已解之語？

上人今立非染非淨之眞心爲能造，染淨諸法爲所造，意以能造所造俱爲所觀之境，便謂深得止觀之意，乃錯認之甚也。

以彼簡卻所造，唯取能造爲境，乃是去其千枝百脈，唯取一根一穴，以爲所觀。若俱取者，大乖揀境之意也。

又彼特立總無明心一念陰識爲境，上人固違彼說。自將非染非淨眞心爲境，還順宗師之教否？又彼立染緣熏起九界心爲境，上人乖宗，自立淨緣所成佛界心爲境，還順宗師之教否？天台荊溪負上人何辜，而苦見違返毀滅耶？以此驗知，實不識所觀之心也。

今就上人邪說，用正義示之，幸請尋省。非染非淨眞心者，不思議境也。能成淨緣，十乘妙觀也。佛界心者，妙觀之果，常住陰也。能熏染緣，無始無明也。九界心者，無明之果也，生死陰也。生佛雖各由緣，而染緣所成本有。故荊溪云：清濁雖卽由緣，而濁成本有也。

今欲顯於妙理，須破染中因果，故總無明心一念陰識爲境，以十乘觀破之，使染中妙理顯現，成於佛界常住之陰。

上人那得將淨緣所成佛界心，及所顯妙理，爲所觀心境耶？若以此法爲所觀，爲將何法爲能觀耶？

《止觀》本立三障四魔爲境界，上人卻以十乘妙理爲所觀。十乘妙理若爲所觀境界，卽須三障四魔爲能觀理智。方知上人是波旬本身，是落迦種子，若不改悔，陷墮非遙！

上人本立十種三法已純談理觀故，廢於附法觀心。十法之中，既不簡示陰識爲所觀境，又不明於十乘何名純談理觀。既非理觀，後文觀心安可輒廢耶？能破之宗既壞，觀心之義何傷？若欲改轉，速請相聞。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分內外二境》　夫性具三千，雖有依正色心已他，而皆融泯，舉一全收，無始迷故，全理成事，定分內外，彼此角立也。若依實教修觀行者，必須於事解理，以理攝事，故了萬法唯心，亦了萬法唯色，萬法唯聲，唯香，唯味，唯觸等。

故修內觀時，先用圓解，攬於萬法唯我內心，然後專於內心而觀諸法。若宜修外觀者，亦須先攬萬法唯一色等，然後專於一境而觀諸法。故觀內心，則一切法趣心。若觀外色，則一切法趣色。是則只一非內非外之三千，隨乎觀慧，趣內趣外不同。

若不爾者，趣色趣聲之教，如何可解？唯色唯心之觀，云何修耶？

上人雖云唯色，色即是心，堅執觀於外色，亦只趣於內心。又定云，心具三千，色不具三千。

若爾，應是外色非性本具，舉色不全收諸法耶？若不全收，何名色爲法界耶？

若色不具三千者，《妙經文句》何故十二入各具千如，爲萬二千法門耶？且十二入中，唯有一分半屬心，十分半屬色。若如上人所說，只含有一千五百法門，則大師剩說一萬五百也。又《金錍》云：生佛依正，一念具足，一塵不虧。

又《輔行》云：若色心相對，則有色有心。論其體性，則離色無心，離心無色。若色心相即，二則俱二，一則俱一。故圓說者，亦應得云唯色、唯聲、唯香、唯味、唯觸等，何但獨得云唯識耶？若合論者，無不皆悉具足法界。復次，若從末說，一切衆生二種不同，上界多著識，下界多著色。若約識唯識，攬外向內，令觀內識，皆是一識。識既空，已十界皆空。識若假者，十界皆假。識若中者，十界皆中。專於內心，觀一切法。觀外十界，即見內心是故當知，若色若識，皆是唯色，若識若色，皆是唯識。雖說色心，但有二名，論其法體，只是法性。文見《輔行》。

今據此教文，若內若外，若心若色，趣觀一境，皆具三千，以互具互收故也。令著外色者，專觀內心，外既歸內，外著則亡。著內心者，令專觀外色，內既趣外，內著方祛。外觀本治內著，若還攝外歸內，則彌增內著，重添他病，良可痛哉！

又上人堅破，若修內觀，恐心外向；若修外觀，恐心內向。以爲內外相隔，非是圓融，則有彼彼草木，各一佛性之過也。意謂，修內觀時，既具三千，三千便是外境，則外諸事境一時遍觀，方爲圓觀也。皆由上人不諳內外二境不分而分，故妄有破斥也。

須知以性融攝故，則內境外境，有相趣之義。約事分內外故，則觀內不可放心緣外，觀外不可放心緣內。

如修內觀，先用妙解，了知外法同趣內心，即但於內心，觀三千性德。故四念處云，專於內心，觀一切法。若放心緣外，則不名專於內心，修乎三觀也。又《大意》云：此能造心具足諸法，實不遍緣於所造外境修觀。內觀既爾，外觀豈不然乎？

故修外觀，如觀一塵，亦須先用妙解，了知內心及一切法，同趣一塵。但於一塵觀一切法。

故四念處云，觀外十界，即見內心。是則趣觀外之一塵，既具十界，豈不攝乎內心？故云即見內心，何得卻謂此文是攝外歸內耶？須知，此文是內心趣外之義也。

其猶帝網百千萬珠，彼此光影互具互入。但觀此一珠，則彼彼多珠光影咸趣於此。觀彼彼珠，亦攝衆珠光影。

如專觀此一珠，雖見衆珠光影，實未遍觀衆珠，以衆珠光影全在一珠之中，何須放心遍觀耶？如此則專於內心觀一切法也。

若觀彼一珠，雖見衆珠及此一珠，實未遍觀，以衆珠光影皆爲彼一珠中所具，故此如觀外十界，則見內心也。

智者以譬喻得解，故不可定執外色不具三千，亦不可妄破恐心外向等。

又上人堅據《金錍》心具三千，談無情佛性者。

蓋由彼文正顯佛性遍義，以佛約有情說故，多明色即於心。故知，若信諸色即心，則成無情有於佛性義也。

亦爲成於內觀義故，且約唯心而論，以諸教文，正被下界衆生故，多明唯識也。

非謂彼文一向攝歸一邊，如生佛依正，一塵不虧之文，如何作色不具三千釋？如何作一向攝外歸內釋耶？豈可荊溪亦謂一一草木各有佛性耶？十二入各具千如，豈亦有草木各自成佛之過耶？

上人於《答疑書》中，明明以遍歷諸法爲彼彼三千，今來恐妨《示珠指》一

向攝色歸心之義，故但立內心三千，而言外色不具三千。又復潛轉彼彼三千之言，云彼彼諸佛三千，彼彼衆生三千。

且《義例》本論色心不二，既先觀內心三千，攝於外色爲不二已，歷外之時，何得不約色具三千，攝內心等諸法爲不二耶？何用改轉自語，令義不圓耶？

況《示珠指》一向攝色歸心，頓違《輔行》中離色無心，離心無色，二則俱二，一則俱一，及唯色唯心等文。

但《十不二門》都爲示於觀法大體，以今家觀法，正在內心，旁託外境，以捨旁取正，所以特取內心爲總。若對說者，既云唯色，色豈不總諸法耶？又《輔行》云：迷謂內外，悟唯一心等，亦約正修內觀以說，若約外觀，豈不云悟唯一色等耶？唯色之教，豈約迷說？

又《示珠指》謂心唯在理，生佛屬事。唯論心法，能具能造，生佛一向，是所具所造。

此則何但色不具三千，生佛亦不具三千！予曾細詳彼釋三法妙義，理實如此，非相柱抑。須知救於可救之義，捨短從長，人情無益。

上人又云，《義例》淨心遍歷須約修觀說者，斯又上人不體一家內外境觀修證多途，及不諳諸部文義，致茲妄破也。

且內外境觀，略以四義論之：

自有推過在心故，先於內心修觀，伏斷五住，則以伏斷淨心歷彼色等諸法，任運自見。一一法具三千三諦，則不論於外境修觀。此如《義例》必先內心，內心若淨，以此淨心遍歷諸法，任運泯合。亦即《止觀》識陰觀成，遍歷界入依正，一一皆結三諦也。

自有內外兼修，則如方等懺儀正修內觀，若對外境，乃用內心正觀之法，旁歷尊容道具，皆成三昧也。

自有正約內心，修觀不入，乃捨內境專修外觀。如破法遍之後，例餘陰界入修圓破遍。既例破遍，亦例十乘。但文在破遍中示爾。此則外色若淨，將此淨色，歷一切法及以內心，任運泯合也。

自有初心便宜修外觀，如先得色無色定，若發心修圓頓止觀，此人已著內心重故，須以外觀破之。於外色等，觀成理顯，還將淨色，歷一切法及以內心，任運泯合也。此如四念處唯色唯識，二種觀法，被二根機也。

上人只知以《義例》歷一切法，欲同方等表法中歷事之義，其如文意天殊。

何者？且如《義例》云修觀次第，必先內心，內心若淨，以此淨心遍歷諸法。既云若淨，故知觀未成時，則內心未淨，觀若成則內心淨，故云內心若淨，類彼方等直云以正觀心，安可得同耶？

又彼方等，歷事作觀，加行進功，故云心心相續，觀道無間，方得入不二法門。

《義例》既云淨心歷法，任運泯合，何曾加行？以此驗是觀成淨心遍歷也。又文中自出修內觀，所以云當知一切由心分別，諸法何曾自謂同異？既推過在心，則但於內心修觀，外色諸法既本無同異分別，則不須加功而修觀法。

然內外二觀，皆爲破內心分別。若內心觀成，分別已亡，則歷外境時，任運入不二法門也。

若內觀未成，分別未亡，歷外境時，心心相續，觀道無間，方入不二之門。又據引《占察》實相，唯識二種觀義，既但在內心，則知非於外境修觀也。實相觀理者，則於陰心唯觀理具三千實相也。唯識歷事專照起心，歷於能造十界之心也。

既從變造而論此，則屬事非謂外境之事也。既推過在心，故唯觀內心，觀心之法，不出二種。二觀若成，內心則淨。以淨心歷外法時，自然法法皆淨，故不論外境修觀也。

若以唯識爲外觀者，唯色之觀，爲在於何？四念處約唯識唯色，分於內外兩觀，非不顯然。上人何得故違宗教，堅令唯識爲外觀耶？

隨自意中，唯約內心起十界分別，《輔行》判屬唯識事觀。《義例》顯云，事觀則專照起心，四性互得，那得堅謂歷於外境耶？既全不識內外觀法，那得妄生彈剝耶？

又須知，事理不二之語，得意之者，隨修一觀必含二義。如修理觀者，雖云但觀理具，須知全修在性，則善修實相觀也。修事觀者，雖觀能造十界之心，須知全性成修，則善修唯識觀也。

豈令九旬常坐之徒，皆須縱任善惡之念，四運推檢耶？豈令公私忽遽之徒，皆須靜室觀理，然後方名事理不二耶？

況上人堅執外境爲唯識者，只如常坐，專觀理具，或發初住及內外凡既未歷外事，豈觀道未開，不可論道耶？

上人將《義例》遍歷之文，作修觀釋之，對當《不二門》及《止觀》結例，與方等》表法，甚失甚衆。今爲備書義狀中文，略示愆失。

如彼文云：心色一體，無前無後，皆是法界　修觀次第，必先內心　即先觀識陰也　內心若淨　謂若了一念具三千法，故云若淨　此則《止觀》理境，亦即色心不二門中，總在一念己心生佛等也，以此淨心，歷一切法，謂若了一念三千已，故云若淨　然後遍歷彼彼諸法，不出我心三千，故云歷一切法　即《止觀》結成三諦，意亦即內外不二門　外謂託彼依正色心，即空、假、中等，此皆正是修觀，非觀成遍歷也　任運泯合　謂三千無外，攝外事境，融無不盡，即《止觀》結成三諦文，一一文中，結成不思議境，意亦同內外不二門，先了外色心一念無念，唯內體三千空中而已，皆泯合意也　能如是念念觀者，若了了分明，即觀行成，相似解發，即相似成　若三諦分顯，即分眞成　豈是觀成方遍歷耶？豈人分眞方遍歷耶？又亦先了萬法唯心，了即解也，謂三千不出一念等　方可觀心，依解而觀三千法不出一心　能了諸法，則見諸法唯心唯色　當知一切由心分別，諸法何曾自謂同異？當知下正示觀心之意，諸法既由心分別，是故但觀心耳，雖云唯色，色即是心　故《古迹》云：觀有二種：一者唯識，二者實相引經爲證　實相觀理，觀三千性即空、假、中，即前內心淨是也　唯識歷事，即以淨心遍歷諸法也　事理不二，即事而理，攝外歸內，三千三諦，攝無不盡，故云不二　《不二門》云：唯內體三千，即空假中　當知二觀豈得相離　若謂待內觀理顯，方遍歷外事者，即應初心唯修實相觀，觀成之後，乃至分眞，方修唯識觀耶？違妨至甚，未能委陳又復應知，實相唯識，一往雖分利鈍，究竟而論，二觀相在也　觀道稍開　謂若能二觀相付，事理不二，即觀道稍開，可入觀行等位　能了此者，可與論道　當知，謬解偏執之徒，安可與之論道？荊溪明誡，可不是乎。

皆是上人將《不二門》及《止觀》對注，又以方等表法中文對此《義例》，以彼正觀之心對，必先內心，內心若淨，以彼歷衆事，一一緣中皆表勝法對，遍歷諸法　以彼心心相續，觀道無間，入不二門，對任運泯合　上人如此會釋，略有五過：一不解《義例》，二不解《不二門》，三不解《止觀》結例，四不解方等表法，五自返《示珠指》

且《義例》既推分別之過在乎內心，此之分別，豈非無明？若未伏斷，何能歷境，任運泯合？方等正觀約未斷伏說，故歷外事之時，須念念相續，進功令觀無間，方得入不二之門，那得齊今任運泯合耶？此則上人不解《義例》與方等成未成相，致茲謬對也。

又不二門雖門門通入，而內外一門，既對習行二妙，則當專論自行觀法也

又如上人所解，須是久修止觀之人，方能託事修觀　今何故正觀之心，卻在色心門修習？內外一門，正論觀法，今來翻成旁論觀法　何者？以將色心門中正觀，旁歷外境諸法，故內境觀一科，既齊任運泯合之句，乃只是外觀成相也

若謂不爾，何故將內外兩觀，只對歷一切法，任運泯合一段文耶？

況外觀文中，已明說觀成義畢，故文云：色心體絕，唯一實性，及豁同眞淨，帝網炳然等　若未泯合，如何豁見帝網炳然？又將先了外色心等文，爲結前生後，更多妨礙也　何者？若先了等言，是結前觀相，既云先了外色心一念無念，則前外境已泯合畢，那將內觀又對泯合耶？內體已下，若屬生後，必須正明內觀，何故亦只作外觀泯合耶？是則結前外觀，已是歷外泯合，生後內觀，亦是歷外泯合　則顯荊溪立言，全無所以　又外境既已豁同眞淨，帝網炳然，則徒設內觀一科，則成荊溪虛標浪釋，惑亂行人也　內外門，初明標二種境觀，上人剛然縮作一種旁示外觀也　色心門中未論觀法，上人堅謂正修內觀也

又內外一門，正論兩種境觀，若將上人所立之義對之，此一門只略沾正觀旁歷助成之義也　以上人數云，託附二觀，扶成止觀故也

若約荊溪所立，則內外一門，全不明觀法也　何者？以實相、唯識二觀，唯約內心而論故　上人既將內外一門，只對歷於外法泯合之文，豈非全不明實相、唯識二種觀法耶？

又上人只將內心若淨之句，對《止觀》理境，全不敢言觀爲多所妨也，如此豪率，何能評教？乃將此境遍歷外法，則大違《止觀》以彼具於識陰，修乎十乘，然後將外十乘，歷於作受，何曾單將理境歷事耶？

又色心門中，已他生佛，同居一念　上人但取己心生佛，爲內觀意，將他生他佛用外觀歷之，此則內外皆不圓也　須知，內心約理攝法，豈但己之生佛，他生他佛皆須攝也　歷外事時，豈但他生他佛之境，己心所造皆須歷也過失何限，豈能備書？如此銷文，還自信得及否？莫負荊溪述作否？

若謂先了等文結前生後，又成修外觀，至相似分眞位後方修內觀，還允協否？應知，內外不二門，雙明兩種境觀，雖多分修觀，先依內心，不妨亦有著內心者，發軫使修外觀。是故荆溪隨標語便，先釋外觀也。此例甚衆，不能備引

於外觀中，自明外色心依正，爲所觀境（即外陰入故也），隨於一境用不思議三觀，即照即亡，故觀成時，豁然皆同眞淨。一境既遍，收諸法彼彼各各遍攝諸法，故帝網依正，終自炳然。依正若不互具互攝，豈可如帝網也？

次釋內觀，先明妙解，攬外向內，故云先了外色心一念無念《義例》云，先了萬境唯心也。次明妙觀，專於內心觀一切法故。云唯內體三千即空、假、中（《義例》云，方可觀心也）。先了之言，既不結前外觀成相，豈得妄斥云，觀外唯解觀內唯行耶？故知，先了外色心等，正是內觀之解也。此則與《義例》先了萬法唯心，方可觀心之文，泯齊也。上人非謂破予，乃破荆溪也。

然內觀合有三觀，亡照及觀成相，外觀合有妙解，先了萬法唯色之言，蓋綺文互映，故互闕也。況外觀中，全無攝外法歸內心之言，而自云帝網依正，豈外色不具三千，不具內心耶？

又特返《示珠指》，彼文云：內外門對境明智，方辨觀智。若色心門，不可對三諦三觀。又云，各有所屬，不可混濫。故知，《示珠指》深，不許色心門中論於觀慧。彼文定判初門未辨諦觀，上人翻爲正明內觀；彼文定判次門方明觀智，上人翻作旁示外觀。又《示珠指》明判色心體絶，爲牒示觀成之相，又云此是觀成唯一體性，又解豁同眞淨，是六根淨位。若未任運泯合，何名外觀成相？豈六根淨位，猶色心未合耶？

若謂《示珠指》判此兩門不當，則兩卷何足可依釋不二門耶？儻若有乖破觀心文，理當全謬，然《示珠指》灼然無一可取。但上人今扶樹彼見，則不合特違也。然學無常師，理長則就，有何不可？乾竺捨邪歸正者何限？但若立義少勝，何讓於師；既所譚更劣，何須改作。

又堅執《止觀》結例依正諸法，皆作三諦之文，爲正修外觀，更爲不可彼文揀示識心，修乎十乘，今方一觀，那得改觀，觀於外境？破遍文末例餘陰入，尚恐太早，合在識陰十乘之後。但爲通塞已去，通約五陰修觀故，從破遍文末例餘陰入也。況彼顯說從初至此，單約識心，從此已去，乃至離愛，具約五陰，方成觀相。荆溪如此顯然指示，從初至此，單約陰心修觀，那得特違宗祖，剛然將此觀成歷法之文，拗作外境修觀耶？

故知，若作上根得入觀行眞似，以淨心歷法，任運泯合釋之，即無諸過，兼合諸文。以荆溪自云：上根一觀，即入初住，或內外，凡此之三位，豈不能以淨心歷法，任運泯合耶？

又觀法任運相應，須從初品已上方有此德，故《止觀》明初品云，不加功力，任運分明等。應知，此位既於一法三諦，任運分明，於餘法豈不分明耶？此位既爾，後位例然。但分觀行眞似三等任運也。

然觀成後，猶論歷於外境者，由居因位故也。應知，唯妙覺位，全無內外之相也。

故《起信論》云：諸佛法身，更無彼此色相迭相見，故既無他佛，即無他生。正報既泯，依報豈存？雖三千宛然，絶內外相也。若餘一品無明，則須微有自他之相。故《起信論》云：由轉識故，見有他佛。既見他佛，豈無他生？正報既存，依報寧泯？故將已成之內觀，歷外事境，任運泯合也。

故《淨名》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豈非以內例外耶？分眞尚爾，相似觀行可知。

上人堅執云：唯觀識性具三千法，則三千之外更無一法，豈得別存一事境在心外，而待識陰理顯，方遍融耶？須知，此說全不得初心修觀之意也。何者？既不許觀外色等法，恐心外向，唯觀內心理具之義，則須若內若外，一時遍觀，方名觀於性具三千。

若爾，豈唯觀成，無外法可歷，理未顯時，若修外觀，亦無一法可爲所觀，外色等法，已爲內觀遍觀畢故。此則內外兩觀，皆不成也。不專內故，內觀不成；無外事境故，外觀不成。

若如一家教文所談修觀，成與未成，皆須遍歷諸法也。若修內觀，先用妙解攝外法，入心但觀內心具諸法性，攝法之義既成，專內之義又成。若修外觀，亦先用妙解，攝諸法及內心，入外色等一法，修唯色等觀。攝法之義既成，唯專一境之義又成，豈非二觀俱有所以也。

若修唯識，觀成理顯，既見內心攝諸法已，則將已證之心，歷外諸法，自然見於諸法，皆趣外色，皆趣外心。故《義例》云：先了萬法唯心，方可觀心。能了諸法，此於內心能了諸法，則外色等趣心名不二，名爲內心淨也。則見諸法唯色唯心。一切法趣外色名唯色，一切法趣他心名唯心，淨心歷外自然，見泯合相也。又如

內外不二門結成不二。云是則外法全爲心性，心性無外攝無不周。此是觀心顯性也，與內心諸法不二，十方諸佛，法界有情，性體無殊，一切咸遍。此是佛法遍攝，及生法遍攝，各各遍攝，故云一切咸遍。正報既爾，依報遍攝亦然，既云咸遍，豈不與內心泯合耶。

故帝網一喻，可喻內外四種之義。何也？以修內外觀時，各須隨舉一珠，遍收衆珠，觀成遍歷，豈不隨舉一珠收衆珠耶？

《示珠指》解心性無外，攝無不周句，舉此喻云：如舉一珠，衆珠收盡。至解十方諸佛等句，只云生佛一如，空無內外也。

且三法各妙，必無優劣。心法既得爲一珠遍收衆珠，生佛何不各喻一珠收衆珠耶？況帝網之喻，本顯依正色心內外己他，舉一全收之義。以曲會己見，遂令圓喻，偏歸一邊也。

應知內觀成歷外法者，則任運舉一全收也。若以正觀心，歷事作觀者，亦復隨觀一法，全收諸法也。若修內觀不人，轉修外觀者，亦須舉一全收也。若本著內心，發軫便修外觀者，亦須舉一全收也。

如此方稱帝網之喻，方得名爲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中以不偏爲義。若香等當體，不具三千，不收諸法，不爲諸法所趣，則是偏義，不成中義也。

若只內心具於三千，能攝諸法，外色不具三千，不收諸法，那成佛之時，正中現依，依中現正。若法性不爾，修時不然，至果方爾者，則全成有作，非稱性也。又若初心修觀，不專內心，便兼外色觀者，是則內觀已觀外色，何須更歷外法而觀耶？

須知，但觀內心即空假中已，自然見外一一色心皆空假中也。故《輔行》云：攬外向內令觀內識，皆是一識。識既空已，十界皆空，假中亦然。既觀識空已，方云十界皆空等也。則知修內觀時，不放心觀外，乃是外法自然趣內也。淨心歷外，正觀觀外，內法趣外，豈不然耶？

又上人今既堅將內觀爲理，外觀爲事，十法文中，既不簡示陰入內心爲境，又無十法成乘，何名純談理觀？若非理觀，安可廢附法觀耶？論宗既破，更欲何言？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辨事理二造》 然若解內外境觀之意，不假復論二造之義也。猶恐上人執迷難悟，故不獲已，再復言之。

《輔行》云：造有二義：一者約理，造即是具；二者約事，乃論過造於現，過現造當，現造於現，聖人變化所造云云。復結云：皆由理具，方有事用，今欲修觀，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攝得，權實所現。上皆《輔行》文也，但於事中取意而說，略彼廣文。

此之二造，各論三千。理則本具三千，性善性惡也；事則變造三千，修善修惡也。

論事造，乃取無明識陰爲能造，十界依正爲所造。若論理造，造即是具。既能造所造一一即理，乃一一當體皆具性德三千，故十二入各具千如也。能造所造，內境外境，皆可當處觀於理具，但《止觀》揀繁從要，捨難取易，去其所造，取於能造。觀具三千，能造所造。若未觀具，且名凡夫世諦，隔歷不融，故揀去界入，專取陰識爲所觀境也，即《輔行》先重明境科意也。至十乘中，用於妙觀，觀此能造一念陰心本具三千。既一念即三千，三千即一念，言慮不及，故轉名不思議境也。

若觀之不已，觀成理顯，或伏或斷，名爲心淨。故未淨時，名無明識陰。若已淨時，無明轉故，即變爲明。能造既明，所造任運自然清淨。若內觀成以理攝事，則外境事造皆趣內心，名內心淨。若歷外境一一事境，皆爲諸法所趣，名任運泯合故也。

上人不許唯觀理具三千，須執觀於事造，外境歸心，名修實相觀。又歷外事，咸歸內心，名修唯識觀。

予實不敢輒信此說，有多乖失故：一違《輔行》現文故，二兩觀不分故，三錯認唯識爲外觀故，四全不識理具三千故。

且《輔行》云：皆由理具方有事用，今欲修觀，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任運攝得，權實所現。上人不善銷此文，故不識二造也。

既云但觀理具，俱破俱立，俱是法界，豈非令行人於能造心，唯觀理具三千俱空假中耶？若便以所造外事爲境，何名但觀理具，俱破等耶？

良由灸病得穴，故百病自差。伐樹得根，故千枝自枯。

故云任運攝得，權實所現。以皆由理具，方有事用故，只觀理具三千俱空假中，故事用所造自然皆空假中，故云任運攝得，權實所現。豈須千枝遍斬，六分全燒，方名伐樹灸病耶？

《輔行》明明先分二造，特令行人但觀理造俱空假中。上人剛使遍觀事造，何抑教順情之甚乎？若內心理觀，便緣外境事造，唯識觀於何法？唯

色觀於何法？斯由上人始從聽講，已至爲師，全未曾知事理二造及內外二境，遂錯將事造外境，便爲內心理具。

且《輔行》云：衆生心中，皆有如來，結跏趺坐，豈事造如來耶？又云：下地雖具因果，但是理具，故知理造未論變作。故修理觀者，既云但觀理具，則知唯照本理性德俱空假中，任運攝得事造諸法。作觀之際，實不可便緣事造爲境。

以上人素不分二造故，致將理事散漫而觀，便爲深明《止觀》妙境三千也。

故《辨訛》云：彼《止觀》不思議境，初本欲觀十界依正之法，所以唯觀心者，心爲諸法之本故也。伐樹除根，灸病得穴，由是卽觀一念識心，具造三千之法，何得云非初心作觀便觀之法，所造三千豈非諸法等耶？又破予揀色觀心，恐心外向之義，乃引內外不二門，託彼依正色心爲難。又云，《止觀》初心遍觀十界依正三千之法，三千之內豈無色耶？況圓解者，塵塵法界，處處遮那？又舉色香中道，諸法趣色等文爲難。

此豈非素來全不諳理具、事造兩境之義，遂將所造諸法，便爲性德本具？又將外境難於內觀，此則與一家境觀，頓爾相違。

何者？《輔行》令但觀理具俱空假中，上人自觀事造，大意令於能造觀具界，如上人便將所造爲三千。《止觀》令唯觀識心，上人自遍觀外境，況將所造爲三千，此則變造方有非任運具。又須從心而生，安與一念非前非後，物之八相之喻，便爲徒設。

故知，約識陰所造爲三千妙境者，於《止觀》遠矣。

蓋由自昔不知理具與事造，不分而分故也。及被《問疑書》以二造徵之，上人迷情似改，略知理具與事造約義須分，又偶得造字通於具義，遂於《答疑書》內，翻文諱罪。乃云，《問疑書》抑是揚非，枉於《辨訛》，將心具便是外境，故特註所造三千，云理具名造，實非事造。次文又云，言所造三千者，卽是所具三千名造，實非外境事造也。上皆《答疑書》明文，收掌見在。

豈非此時因難醒悟，遂欲攀附正義，轉其事造，擬爲理具，故云所具三千名造，實非事造外境等。

及被《詰難書》取《辨訛》前後明文，驗其自前不知理具三千非外境事造，實不能分內外二境，事理二造，故被難曰，若分二境，何故將外依正，難內心觀法？若分二造，何故將內心具色，破事造報色耶？以此宗云，若不觀色，恐心外向乃是未歷事造報色，非不觀內心理具妙色也。

上人既被《詰難書》將前後文驗之，顯是素來不知二造之義，灼然。前書攀附正義，云理具三千實非事造，其過既大，又恐若順《輔行》，分於二造，若順《不二門》，分於二境，則《示珠指》及《辨訛》前後之文，全然不當。故於今來，還拋正義，卻復邪宗，仍將事造，便爲理具，遂不分二造及以二境，乃令事理內外混沌而觀。此說全無所以，特違教文。

若也事理內外混沌而觀，何故《輔行》令但觀理具？何故四念處專於內心觀一切法？何故《義例》約理觀心？唯達法性，更無餘途。事觀則專照起心，四運推檢。《義例》事觀尚令專照起心，信是未涉外境。唯色之觀，方歷外境；唯識之觀，但歷能造十界心耳。事觀尚專內心，理觀因何便觀外境？若二造不分爲正義者，何故《答疑書》特云理具名造，實非事造，良爲心無的解，隨時改轉。斯之邪說，壞亂本宗，迷暝初學，其過莫大。當須忖量，無縱奸諂，唯事改轉也。

云何將此無憑之解，欲廢觀心教文？如何將此僞妄之心，欲修止觀耶？事理二造，既其不分；事理二觀，因何而起？堅執須尋《止觀》，如此尋之，有何所益？故知，簡示陰識，觀具三千俱空假中，方名理觀。既無此文，安得云純談理觀？既無理觀，附法觀心如何可廢？無在執迷自損，必須捨暗向明，速示報章，要知進否！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曉觀法之功》

約行、附法、託事三種觀法，皆爲行立，俱可造修。若但論教義，不觀己心，則如貧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也。

《妙玄》云：觀心釋者，令卽聞卽修，起精進心。故《釋籤》解曰：隨聞一句，攝事成理，不待觀境，方名修觀。又《四諦境》云：今明觀心，爲顯妙行等。

既令卽聞卽修，起精進心，又云不待觀境，故知，不待專爲約行立乎觀境，方名修觀，但隨聞託事，附法觀心，便須精進而修。既云觀心爲顯妙行，若非修法，何名妙行耶？

上人昨於《辨訛》中，首將十種三法爲純談理觀。意云，既已純談理觀，遂不須更有附法觀心，以此爲宗，廢於此玄觀心一釋。

因被予《問疑書》、《詰難書》徵其理觀、台是常坐等三種三昧、何故十法文中、全無境觀修證之相耶？

上人被此難故、自知義墮、故漫說云：三種觀心、唯《止觀》約行觀心、即可依之修證、其託事、附法、初心不可依之修證　是故諸文有闕有略、或具觀心義者、亦闕觀心一科、破予立三種俱是行門俱可修證也　三種觀心下、並上人今《來義狀》中文　本難約行觀無修證文相、何得以事法觀無修證答之耶？豈非漫指餘義、遮掩過非耶？

且予於《釋難扶宗記》中云：大師於此廣談十種三法、理趣宏深、乃須便示觀心妙道、令即聞而修、豈待尋彼《止觀》方始修觀？上人今約違文背義各十條、破於不尋《止觀》之失。意云、若不看尋《止觀》、則不可修於事法觀門也。斯蓋上人不思師資授受說行時節故、費二年撿文、妄加毀斥也。

且《扶宗》本立大師談茲十法、便示觀心、令行人即修、此則正論當時行人、旁及滅後學者耳　豈非大師說諸玄疏、多在圓頓《止觀》之前、所談玄疏正開座下行人圓解　蓋兼有觀行之機、欲修觀法、故託於事相法相、立乎觀門、令其即聞即修、得益者何限？豈待玉泉唱後尋之方修耶？或於事法觀道有壅、則咨稟口決而通達之。故知、所示口決、還是成其事法之觀。若爲事法請乎口決、豈可卻棄事法、而自約行修耶？

故大師在日、或須口決、或不須者、皆有事法觀門修證、何得云一向不可修耶？

若大師滅後、傳持此教、爲人師者、則須一家玄疏、三部《止觀》通達諳練也。或有就學之者、師匠必須先爲講其《妙經》等諸玄疏、開其圓解。聽習之際、其中或有觀行之機、觀於文中託事、附法觀門、樂欲即修、豈可遏之令莫修習？若觀道尚壅爲師之者、必須懸取《止觀》之意、而開決之。故荊溪數於記中、指乎《止觀》、乃令講授之人、取彼廣文、決茲略觀　既得決通、乃於事法觀心、便而修習、豈須背今見講、自尋《止觀》耶？若宗師未爲講授、豈可自尋而能通解、便自修證耶？

況《玄疏》本示事法之觀、行人卻自約行而修、何違文背義之甚乎？此經所謂心輕躁難也

又蒙決通之後、事法觀成、乃名事法觀中悟入、不名約行觀中得悟也　如引衆經成今《止觀》、若得悟者、豈名諸經悟入耶？此則初心行人不待自尋《止觀》、亦不待師匠專講《止觀》、然後聽尋、方修觀行也　又觀道深妙、故須宗匠開決

若道場事式、但自撿彼《止觀》、足可施設。

若於師門先聞《止觀》、久曾研習、今覩玄疏事法觀門、則用本習觀法、度入事法觀門而修、或因茲得悟、乃名事法觀門悟入、非是約行觀中得悟也

如將無生門觀法、度入生門悟者、乃功在生門、非無生門也

夫如是修事法二觀之者、有何偏執之過？何用約文約義二十段文、枉抑加誣耶？

又一種根性、只於事法觀門、或略聞約行觀門、修之得悟、亦不待尋彼《止觀》。故《法華三昧》只約一念妄心、略論三觀、乃有三品證相、上根直入初住。文云：若依此法修之未悟、則依安樂行修之。既修之未悟、方依安樂行修。故知、略觀中悟者、不須更尋安樂行也。豈非略觀有人修之得悟耶？尚許不入三昧、但誦持故見上妙色、況略有觀法安心、何得全無所證？上人堅執內修十乘、外託誦持、方爲懺法、及引荊溪究竟而論二行相資之說爲難。斯蓋不知修習久近、故專據久修爲難　若久修者、故須相資而運；若始習者、或兼修略觀、或但專誦持、亦名修行也　故文云、若人本不習坐、但欲誦經懺悔、於行坐中、久誦經文、若疲極時、可暫斂念消息、已便即誦經、亦不乖行法　故云、不入三昧、但誦持故見上妙色　據茲教文、是開許新學菩薩、一向誦經懺悔也　尚未習坐、何能有十乘內觀耶？大師元許始行隨依一種修行、上人剛然斷於新學而修證耶？

又《輔行》云：若依五略、修行證果、能利他等、自是一途。故知、亦許未論十境十乘、不妨有行人修人也。

是知、荊溪數云、不得將一二句觀心修行、及驢車之責、正斥邪解之師、別指一文、立爲頓頓義、旁誡初心不稟師氏口決、已於一家解行通達、亦得口決示於學者　故荊溪於左溪室中咨稟口決也　又《輔行》云：若近師氏、理須咨疑等云云　專執一句即足之者也。

又六章皆判斷解、就大分說耳　若細論之、不無其行　是知、今文觀心不可輒廢　以初心者、或得宗匠決通、不假尋討《止觀》、即可依之修入故、或有根性不須廣聞、即能修入故、何得云事法觀心、但是指示初心、令於止觀修行耶？

若但指示修行處者、只合教義之後、但云觀心在彼《止觀》也、何假費詞示其事法觀門耶？

然觀《發揮》立廢觀心所以，只云《妙玄》事釋既廣，理觀此中觀字有何所以？只將談理便爲理觀　稍疎，故用觀心　今文圓談法性故，不用觀心

豈非觀心只是以理結事，何曾云指示初學，於止觀中修行？何曾云令久修者，不忘本習？蓋被前後徵結，故乃巧立二意，遮前過非　又豈知二意，卻是須立觀心一科也

且二意者，一爲久修止觀者，不忘本習故，諸文立事法觀心也；二爲未習《止觀》者，忘於封著，令知起行必依《止觀》故，諸文中立事法觀心也

若此二意得成，則今文觀心一科，越不可廢也。何者？今文若無觀心一釋，將何以示久修者附法觀門，扶於本習？若無觀心一釋，將何以令始習者忘其封著，指示於《止觀》中修行？又久修者，本習既揀於陰境修觀，今文既亦揀境修觀，恰稱本習，何得約此謬判？又既令初學，知於《止觀》修行，彼既揀境明觀，今文預揀示之，令知要切之處，何得約此謬判耶？豈以太稱本習指示太親，而以爲謬耶？

又《妙經文句》山城之觀，但通對陰境修觀，《文句》既其未揀，故記主令講授者依《止觀》揀境示之　故云正當觀陰，具如《止觀》第五去文　《文句》未揀，尚令揀之，今文自簡，那卻爲非，則知尊宗意見其好也

嗚呼！此文觀心，儻違上人二意，且從廢置，既恰允上人二意，何以特吐粗言，毀茲眞觀？

又若謂聞談果法，自能返觀己心故，不須別立觀心者

此最不可，則諸文教義之後，所有觀心，皆須廢也。以行人因聞教義，自能修觀故。又若自思己行，則聞說事相之後，自修約行之觀，何須託事附法示之耶？

又若謂諸文雖談果法，未具觀心之義，故須事法二觀，被於久修始習之機；此玄十種三法，雖是果法，已具觀心之義，遂不須觀心一科者

且上人定將何等法門爲觀心之義？若以純明理觀爲觀心義者，十法既非三種三昧，既不揀示陰境，既不明十乘觀法，安得輒明純談理觀？豈非全無理觀觀心義耶？

又云：凡云六即即具觀心義者，且文中不將六即判行人修證之位，乃是約之明其果法甚深也　又《妙玄》十種三法，段段約六即判位　上人又云，彼文合有觀心一釋，此則六即之後，須有觀心，那可輒廢？又云，十種三法直顯心性，故具觀心義　且《今來義狀》，已廿十種談於果法，既非直顯心性，故不具觀心之義明矣　又云，十種三法並我一念橫豎照之，故具觀心之義，其如文中，全無攝歸一念之文，又乏觀照之語，安得云已具觀心義耶？又云，以一理貫之，故具觀心義，其如《妙玄》十法，豈不以一理貫之，既合更立觀心，則一理貫之，又非觀心義也？又將三法，例彼《淨名疏》釋法無衆生云，具觀心義，其如彼文，約研心法作觀，明乎三脫故，具觀心義　今文正就果法示之，全未約心法說之，那得具觀心義耶？又云，凡論三法，皆闕觀心，此更不可　《妙玄》十種三法之後，因何合有觀心耶？如釋淨無垢稱，約三脫三身，釋後又示觀心　今來又撰一義云，十種三法只是三諦異名，三諦唯心所具　久修者，即以正觀歷之；未修者，既知十種三法是佛所證，直顯心性，於茲永破　乃能於彼《止觀》修行

嗚呼！惟將義同及以異名，影帶明具理觀之義，還是久修者，自作觀心否？始習者，自於《止觀》修行否？皆非教文示於觀法之式　如此說具觀心義，越彰不具也

又云，三法直該修性，則具觀心義，且釋毘耶離城，具約修性明三德後，復約攝歸一念，示乎觀行一科　況今十種三法，雖該修性，乃是果人修極之法，其體甚深，徹乎三道性德，故從三德釋至三道，益彰不是觀法之義

若《妙玄》十種三法，云具觀心義者，此則稱可　何者？彼一一文，皆約凡夫一念本具三法，乃約六即，歷內外凡眞因極果判之　而上人卻謂彼文未具觀心義，此玄十種三法，曾不約心而論，復不從因至果而辨，卻云已具觀心義，爲是戲劇而談，爲是正論法義，不可如此容易，切冀深研

既前後窮逐，此玄十種三法未具觀心義，纔說佛法，便爲觀心。此等愆過，皆由自昔不曉心佛衆生，約理雖同，事用仍別　乃將心法，偏從理釋，謂是眞心，致於一家法相及觀心之義，全然迷暗。

予特引《金錍》不變則萬法俱理，隨緣則萬法俱事，及引《妙玄》心等三法高下之文，並觀境難易之意，本難上人心唯在理，生佛諸法唯事，及難棄於心法取於佛法而爲理觀。上人遭此難故，乃自知從慈光、奉先，已至《辨訛》、《答疑書》等，所立廢觀心意，併皆破壞

遂巧作救義，及曲改難意　且巧救者，謂觀六識之妄心，成三諦之眞心，及一念即眞，教文顯說等

予聞此教，喜躍不勝，蓋予義論有益，能轉人心，改迷從悟也。何以故？以上人洎所稟，元不知觀妄心成眞心，及全迷一念是妄，當體卽眞，以致《示珠指》直以眞知釋於一念。

故彼文云：一念靈知性體常寂。又云：一念眞知妙體。又云：並我一念清淨靈知等。又《答疑書》云：法性無外，卽我一念，兼以果證之理，謂是直顯心性。《辨訛》以一理貫之，謂爲理觀等。此等豈非直以理性釋於心法，實不曾以妄念卽眞而釋，實不曾以觀妄成眞而解。若元知者，何故《示珠指》曲拗《妙玄》心定在因之句，作心非因果釋耶？

《妙玄》本顯心等三法，理則俱理，事則俱事，就理則高下無差，就事則高下差別。故云，佛定在果，生通因果，心定在因，此之圓滿之義，被《珠指》殘缺解之。何者？以彼謂生佛屬事，是因是果，心法屬理，乃非因非果。若元知俱事俱理，何不三法俱就事釋，何得曲改聖教，抑就我心，作二事一理解耶？若元知三法皆卽事是理，卽妄而眞，何不三法作俱事俱理而釋耶？

理旣窮矣，計亦盡矣，乃以《涅槃玄》無觀心文，例除此文。斯亦不知說授著述時節，故謬例之也。

且此玄觀心，乃是大師講時訓衆策修之語，當時旣說，錄者豈敢違之？若大經《玄義》是章安於大師滅後私製，旣已結集，諸部玄義，各有觀心一科，後代講者，必合例知，故可影略。

又章安述作之際，人事艱危，但得正義顯彰，旁論觀法，故且略之，豈比大師在日，法侶顒顒，皆欲隨言修證？此時豈可不附十法，立乎觀心耶？

又彼經與此經，俱論果中三法皆眞，恐章安例此十法觀心故，特略於彼也。豈得卻例彼略，而廢此具耶？

若須例大經，諸部玄義觀心皆須廢也。審思！審思！

況上人只知毀其事法二觀，不可修證，不思卻以無境無觀，但談果佛法相，而爲修證法也。

何者？旣云十法純談理觀，理觀豈非常坐等約行十乘，何得不是修行趣果法耶？旣十法文中，全不揀示陰境，全不明性德三千，全無十法成乘，豈非以無境無觀之法相爲修證法耶？

上人旣遭前後窮逐，明知此玄十法全非理觀，乃謾說云，託事附法，不立陰境，不須揀示識心，不可修證。

且事法觀，縱不於陰揀境，約行觀爲何不於陰揀境耶？若事法觀，縱不可修證，約行觀爲何不可修證耶？

況復《辨訛》立於十法純談理觀時，甚說理觀從因至果功能，故云：十種三法，始凡終聖，以一法性貫之，以六卽位成之，事事全成於法界，豈非陰入成不思議境耶？心心咸顯於金光，此非正觀顯理耶？此豈非純談理觀乎？乃至云，學山家之教者，誰不知觀心，是趣果上理之蹊徑乎？甚許觀心可修證也。又云，若了遍一切處，悉金光明法性之旨已，念念圓解，心心相續，何患不趣果入理乎？普賢觀云，端坐念實相，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豈非純談理觀乎？從故云下，除注文外，皆是《辨訛》之文也。至後方云，然一家之教，委明觀法，在乎止觀。了此旨已，依彼十乘觀法修之，方爲盡善。

予今輒定上人當時之意，豈非云此玄十種三法修之，亦能入理證果，但未如《止觀》觀法周細，故云依彼修之方爲盡善，只云此未盡善，非全不可修也。

及被《問疑書》徵其端坐念實相，正是十乘三觀，觀不思議理，方得名爲念於實相。《答疑書》釋曰，旣圓談之處，具理觀義，故引證之義，復何爽？又云，若了光明法性旨已，念念而觀，有何不可？然此之玄文，十境不足是何不足耒知，只欠幾境，一觀不辨，故修行之人，焉得不盡識於境觀修發之相乎？據此兩文，益見心心相續及念實相之文，正明圓談法性，可修證也。但未如《止觀》行法周細，後因撿尋《義例》，忽得不明十境十乘，是壞驢車之句，又云，若了光明法性旨已，念念而觀，有何不可？然此之玄文，十境不足是何不足耒知，只欠幾境，一觀不辨，故修行之人，焉得不盡識於境觀修發之相乎？據此兩文，益見心心相續及念實相之文，正明圓談法性，可修證也。但未如《止觀》行法周細，後因撿尋《義例》，忽得不明十境十乘，是壞驢車之句，遂偏將此句爲勢，苦破事法觀門不可修習，並斥予觀心妙道卽聞而修之語。及至《詰難書》以理事二觀並而徵之，事法之觀，略談境觀，尙是驢車不可修習。十法之文，旣略無境觀，何乃卻能證果入理？以此並之，上人計窮乃不避惡報，固欺聖眼，而翻轉前文，乃謂心心圓解，屬於理觀義，念念相續及念實相，令依《止觀》修行。且《辨訛》明明結於念念相續及念實相之句，屬能圓談十法畢，方云，然一家之教，委明觀法，在乎《止觀》。旣云委明，驗知以彼《止觀》爲周細觀法。今文理觀，亦可修證。然若無《答疑書》證之，此語往往被上人轉卻，其奈明文收掌，見在顯說云，證前圓談之處，安可抵踏？上人旣被前書證之，還懷慚愧否？

法藏法師云：扇旣墮地，以何遮羞？

又且縱此文被上人翻轉證彼《止觀》，又成約行觀法不可修證以理觀正是

觀，約行之觀，既不可修證，事法又不可修證，則一切衆生，永沈生死，無出離之門，何以不甘杜斷衆生入理之門，趣果之路耶？

惜哉！上人亦稍聰俊，能分科節，尋文作義，何不見巧知穌，捨短從長？那得專守邪師之教，堅扶已墮之宗，輒用末詳之文，剛廢至眞之觀？今既得新來草，宜棄故者，更若未愜來意，任彼曲救。然雖能轉計，今置汝於不可轉處也。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體心法之難》　夫立名詮法，對問論宗，必須如日融冰，似箭中的，儻曲回問意，別構答詞，則彰理路已窮，慧門元壅。

予昨於《詰難書》內，立心佛衆生，依正諸法，隨緣則諸法皆事，不變則諸法皆理。故引《金錍》云：眞如是萬法，由隨緣故；萬法是眞如，由不變故是知，輒不可偏約理釋心，偏以事釋生佛諸法。

立此義者，蓋由上人師祖已降，皆謂心獨是理，生佛諸法唯是於事，故妄說談於眞性使是觀心，遂不分心佛高下，觀境難易，乃以正談佛法，拗作直顯心性，不識果理該於一切，執爲一念攝諸三法，及將信解果德之文，便謂純談約行理觀。

然《示珠指》解於三法，只得心法生佛之義，全不得彼彼衆生生佛，彼彼諸佛生佛，所以釋云，佛名眞覺，生名不覺；心即生佛之心，非離生佛外別有心爲生佛之本。經示本末因果不二，故云三無差別耳。佛名下《珠指》文。

豈非謂心是非迷非悟之眞心心唯屬理，此心迷則爲生，悟則名佛。此則只得一人心法生佛少分，以唯知事造生佛，不知理具生佛，二造雙明，方名全分。殊不識法界有情，十方諸佛，生佛之全分。因嗟《珠指》，棄於大海，而取一漚，所得者如爪上土，所失者如大地土。

故《指要》斷云，心造之義尚虧，無差之文永失，以我一念心法，及一切衆生，十方諸佛，各各論於事造，人人說於理具，而皆互具互攝，方名三無差別。若謂己心迷則成一切衆生，己心悟則成十方諸佛者，豈可一人悟則令一切衆生皆成佛耶？不可論理成，今說事成也。若爾者，釋迦觀心久悟，我輩那作凡夫耶？又豈可一人迷則令十方諸佛皆作衆生耶？不可論權作，今說實作耳。以我獨猶迷故，釋迦重作凡夫？無有是處。故知，《珠指》辨心法，尚自不足，生佛各有二造，全然不識也。又復，心法局在於理，殊無事理相即之義。又若轉執一念心法，有理有事，以制心從理而說，遂以清淨靈知，釋於一念者。

若作此說，大乖宗教，殊非得旨。何者？若謂制心從理，便一向以理釋名者，則令事理不分，又使理無顯處，若謂制心從理，使不得約事釋名者，《止觀》豈不制心從理耶？何故以陰入釋心耶？何故以煩惱等釋心耶？何故四念處節節云一念無明心耶？何故《法華三昧》以現前一念妄想釋心耶？此等眞教，莫不彰人制心從理否？荊溪立於無情有性，正爲顯圓妄染即佛性，旁遮偏指清淨眞如，《珠指》正當《金錍》所遮，云何將所遮之義，爲能釋之文？如以毒刺損衆生之佛眼，殊非《金錍》決四眼之惑膜？

然恐上人轉計，故且遮之。若論《示珠指》，實無此解，彼文已定判生佛是所造屬事，心法是能造屬理，故云，生佛是因果，心法非因果也。

上人執此偏見，以爲圓解。蓋得少爲足，執礫爲珠，遂一向執攝色歸心，觀外成內，使帝網之喻，唯一明珠，令唯色之文，不收諸法。色一向攝色歸心，故色等但有能趣之義，全無所趣之禮，故不收諸法也。

上人以久習此解，毒氣深入，雖因前後徵詰，得知須觀陰心，及知心佛衆生俱事俱理，而釋諸難意，還扶舊見，皆歸一邊。乃謂須是非染非淨之心，方能造於如來，全不許妄染之心造如來也。此則全乖陰識理具佛性之義，又虧煩惱之儔爲如來種之文，又違性指三障之說，又以知類種，全不識敵對種也。煩惱即菩提之言浪施，生死即涅槃之文徒設。

上人今云，觀六識之妄心，成三諦眞心，又何得不許觀妄心，造如來耶？又何得遙觀非染非淨之心，造如來耶？應謂觀六識妄心，轉作非染非淨眞心之後，此之眞心，更隨淨緣，方能造如來耶！

須知，此說大乖圓義，都是辯談。何者？豈觀妄心，轉成眞心，猶木是如來耶？

且觀妄成眞，在於何位？眞造如來，又在何位？莫謂成眞心則初住，造如來則妙覺否？

若謂爾者，實謂辯解，非是圓談。須知，觀妄心成眞心，即是觀妄心成如來也。若觀妄成觀行眞，名造觀行如來。若觀妄成相似眞，名造相似如來，分證究竟，例之可知。六即如來，故云諸也。

復應須解。成之與造，俱理俱事。約理，則成之與造俱具釋之；約事，則成之與造俱從變釋之。若妄心具眞心即眞心，豈不具如來即如來耶？理造若妄心轉變作眞心，豈不轉變作如來耶？事造眞心就法論，如來約人說，衆生無上者佛是，法無上者理槃是，豈得妄心成法，眞心造人耶？

又觀六識妄心，成三諦眞心，上人因誰開解？若謂奉先座下得聞，且《示珠指》全不約妄釋心，亦無觀妄成眞之說。若謂自尋《止觀》得知，都是妄語。何者？若先知觀心是六識妄心，終不以圓談法性故廢觀心，終不以果理貫六即，便謂純明理觀，終不以正談果理，以爲直顯心性也。

上人於《辨訛》，將果理貫於六即之義，立爲純談理觀，故《問疑書》，約心佛高下觀境難易之義難之。故云，教文明簡，佛法太高，初心難觀，故令觀於心法。何故違教特棄心法，而取佛法爲觀境耶？

上人遭斯難故，乃知錯將果法妄爲理觀，便乃於《答疑書》內，欺心妄轉云，何嘗棄心取佛？若了十法雖殊，一理無二者，還用無二之解，前後皆將解字爲觀，今來抵諱謂念念圓解在圓談法性，足見妄語也。何故？此文將解照性也。照無二之性，上與諸佛等，下與衆生齊，豈是棄心取佛耶？何嘗下除注皆《答疑書》文？

此豈非素不知觀於妄心，故但云照無二之性，又是但觀非染非淨之眞心，等於染淨也。上人雖因前《詰難書》故，撿看《止觀》，知觀六識妄心，然只但見其文，而全迷其義，若知義者，終不更執眞心造如來也。終不約眞心說唯心也。

《金錍》云：故唯心之言，豈唯眞心也？須知，煩惱心遍，此則遮於世人約於眞心說唯心義，故云唯心之言豈唯眞心？應知，唯字正屬唯心，乃令約煩惱心說唯心，不可約眞如心說唯心。

豈非《金錍》本示無情有於佛性，無情色與煩惱心、二法俱約隨緣義說，於隨緣中，煩惱心爲能造，生死色爲所造。能造即理故既遍，所造即理故豈不遍耶？

故《義例》云：諸色心現時，如金銀隱起，心全金故，收一切隱起；色全金故，亦收一切隱起。故若說唯心，亦論唯色，既皆唯皆遍故，皆論有於佛性也。

豈有佛性者，乃是有於果人之性。既云有於果人之性，故心之與色，俱須從因從事而說。既云觀妄心成眞心，故知眞心須從果說。若論眞心，須論眞色，已是果法，豈可更別有果性耶？故彼文云，因不名佛，果不名性。今欲示有情有佛性，故須約煩惱心說唯心；欲示無情有佛性，故須約生死色說唯色也。

若就眞如心明唯心，眞常色明唯色，乃約遮那有佛性寂光有佛性也，何關有情無情耶？如此解於《金錍》，遠矣哉！

上人又解豈唯眞心句意云，不獨約眞心說唯心，亦不須約妄心論唯心，蓋約眞妄合論，說唯心義。欲救《珠指》獨約眞心說唯心義也。須知，《示珠指》是必死之病，縱扁鵲亦不能救，況盲醫者乎？

且《珠指》從始至終，單約眞心攝於諸法，何曾一句云於妄心？《妙玄》心法定判在因，本顯唯在妄心故也。欲順我義，故自改爲心非因果。豈非只知約眞心論唯心，略不解妄心攝於諸法也。若略知唯心有約妄心義，終不改張聖教也。

故知，內外二觀，皆是觀妄顯眞。

若修內觀，觀六識之妄心，成三諦之眞心。

若修外觀，須觀妄色成眞色也。

若衆生諸佛爲外境，則觀衆生陰入色心，成眞淨色心也。諸佛雖離陰入，行人所觀，須將應身色心爲境。

故《輔行》云：聖人變化所造，亦令衆生變心所見。此文雖屬心法變造，今引因證果也。又《般舟》云：約三十二相爲境，修乎三觀，顯乎三諦。故應佛色心，既爲行者所觀，乃是感應共造。故約感邊，亦得是外陰入法也，豈非觀妄顯眞耶？是故等覺猶見他佛，唯至妙覺，更無彼此色相迭相見故。

應知，隨觀一境，須當處全攝於諸法，當處轉妄成眞，方名圓觀。何得云，心唯屬理，諸法屬事，先須觀法歸心之後，方說唯色唯心等耶？爲執此偏見故，謬解不二門，及妄破觀心之義。

上人始暫脫我人，略尋法義，爲是鄙僧乖理？爲是上人違宗？鄙僧爲生淨土故，探玄爲出生死故，講授實不敢以己之短掩人之長，實不敢將已墮之義抑他必當之宗。唯諸聖可鑒，諒羣彥亦知。惟願上人退思矣，惟願上人順理矣。

次曲改難意者，予立心與諸法俱事俱理，及擧下界衆生觀於唯心，本難

上人直約眞性釋心，又難不論觀妄成眞，又難以果佛所證之理而爲理觀　上人因此難故，深知義負，遂輒改難意　乃柱予不許唯觀於心，及自立云，一切諸法，皆因妄心分別遍計不同，爲依正色心故，但用三觀制此妄心，卽眞三德遍一切處，則達色香依正等法無非是心等　乃至云，心旣統攝一切，故云十種三法並我一念，豈非一念妄心卽眞三德，豈不收於十種三法，是故《玄文》所談，正是《止觀》約行，觀心所顯之理　況復文中所談，備明因果，兼示能觀，誰當聞之不思己行耶？

據玆所說，深見上人竊他正義，覆己前愆

且唯觀妄心，因誰得解？是誰不許？只如《發揮》至前諸《義狀》，何文云唯觀妄心？況自將圓談法性，使當觀心；自將果證之理，使爲理觀；及名直顯心性，自解塵塵法界，處處遮那，便能入理證果；尙將外境依正，難於簡色觀心　此等諸說，豈知初心唯觀妄念耶？

予得一家教觀，數數徵難，意欲上人知於觀慧，照乎妄心

如《問疑書》云，教文明簡，佛法太高，初心爲難，觀心則易，因何特棄心法，專取佛法，爲於觀法？如此頻頻曉喻上人，於《答疑書》內，尙未肯觀於妄心　乃云，若了十法雖殊，一理無二，還用無二之解，照無二之性，上等諸佛，下等衆生，豈是棄心取佛等耶？

此豈非不以心佛衆生爲所託境界，但直緣平等之理，無高無下，等佛等生耶？若其然者，乃以直心爲境，等佛等生　以此驗之，上人何曾知所觀之心是下凡妄念，依此而研理性耶？

蓋被予《詰難書》窮逐，計校旣盡，乃只得改轉難意，謂予不計唯觀妄心，此之心行何用天眼照之，只將前後語詞勘驗，則欺詐顯然　還略知慚恥否？

況予《扶宗記》中，以觀妄念爲宗，故云，一念識心爲境，用三觀觀之，使性德開發，惑滅果成　豈可純談法性，便不論觀心？又云，雖三道本來眞淨，諸法當處圓融，其如三惑浩然，二死重積，苦不研心作觀，何由親證如上諸法？

乃至《詰難書》，覈定觀心二字，還是許觀妄心，不許觀耶？如彼文引《金錍》不變則萬法俱理，隨緣則萬法俱事，輒不可云諸法是事，心獨是理，但爲下界衆生多著於色故，且多令觀於唯心，非謂心獨是理　故知文中若云攝法歸心，亦且得立所觀之境　況文無一句立心爲境，境尙未成，觀非所議，故此十法，觀之與心，二義俱闕，如何堅執具觀心義耶？《金錍》下皆《詰難書》文　此之文意，豈是不許觀於妄心耶？

所言非謂心獨是理者，蓋上人承上偏約事解於諸法，獨約理體解於心法，致得談理便作觀心　爲破此計故，云非謂心獨是理也　作此說者，欲令上人悟解心及諸法，皆是卽理隨緣之事　佛法生法，不同心法　生佛諸法，旣高旣廣，初心爲難觀，心法近要，易可觀察　故知，此難正欲難不用妄心爲境，因何酬答不得，故剛然改作不許唯觀心耶？

又云，下界衆生，多著外色故，多令觀於唯心，非謂心獨是理　蓋爲彼之師資，因見教文多論心法具造諸法，便將心法，直約理釋　意謂眞心隨緣，造於生佛諸法，所以凡見談眞說理，便謂已是觀心　爲破此計故，引四念處下界衆生著色之文，令知經論多爲破於下界衆生迷著，故偏多約心論觀　是則爲破著色病，故多說觀心，非謂心獨是理故乃多說觀心

又若轉執心有眞心妄心，我約眞說何妨者，是義不然

若謂心有眞妄故，得一向約眞而說者，色等豈無眞色妄色，何不具諸法皆約眞說耶？

故知，不變則色心諸法俱眞，隨緣則色心諸法俱妄，於俱妄中，心是能造故，多令觀心；心法近要故，多令觀心；爲破下界著色重故，多令觀心；實非心獨是理，故令觀心　若知此意，卽不執說眞理便爲觀心

旣知心法與佛法，俱約於事，有高有下，說於佛法，不是觀心　上人素不知此意，故累得說佛說理，便爲理觀　今因詰難略知此意，故卽便轉計　果佛之理是觀妄心所顯，故云《玄文》所談，正是《止觀》約行觀心所顯之理　作此說者，意欲救於《答疑書》內，一切三法，若橫若竪，並我一念，罔不照知之義，又是欲救十種三法純談理觀　以上人今知理觀的是約行，故作此救也

不思此說招過極多　何者？若將果佛十種法相，入心修觀，自是附法觀心，何得卻云是約行所顯？況復此玄正釋料揀十法，唯有所附之法，全無能附之觀，尙略無附法觀義，那有約行觀義？

上人今來旣省正釋料揀十法之文，殊無附法約行兩觀之義，乃曲巧自立，令久修始習二種行人，自作兩種觀心　乃云，文中所談，備該因果，兼示能觀，誰當讀之不思己行，欲以自思己行，便乃自修兩種觀心也

且自思己行之說，乃是策勸之語　大凡宗師解義，若遇諸聖行證之法，

使須誡勸令見賢思齊，豈得此語便可救得純談理觀之失耶？

若云十法該於因果，及示能觀便是行人自修兩觀，不用別立觀心一科者

只如四諦五行之文，還該因果，還示能觀否？且世出世因果，豈逾四諦？修證體用，豈過五行？況從偏小，簡至圓實，又以二妙判開已訖，則已彰境觀圓融修證，《妙玄》此等法相，尚須攝入一念，別示觀心一科

若此玄從果至因而說，又自是釋迦能觀尚過菩薩修證，豈是初心境觀，何得方談果法即廢附法觀心耶？

《妙玄》十種三法，一一三法皆從凡心一念，辨至分眞極果。上人尚云，須立觀心一科，觀茲十法《答疑書》明明說云，觀於十法，不可轉爲觀於三教三軌等也，彼之十法，還該因果否？還示能觀否？因何更須觀心一科？此玄十法，因何須廢觀心一科？

況復兩種行人，自攝十種三法，入心橫豎而照，實是上人妄語，翻轉前言也

何者？《答疑書》自云，以由《玄文》直顯心性故，論一切三法入心而照，乃結云，此玄所談，非但法相圓融，亦乃理觀明白。既云《玄文》直顯，又云此玄所談，何得今來卻是行人自顯，行人自觀？況復前書云純談理觀若兼附法不名純談，次書云非但法相圓融，亦乃理觀明白，豈非翻作正談附法，兼明理觀，則純談理觀自茲永破也。況復自立純談理觀，則正是約行觀心，被難無於陰境十乘，卻云託事附法，不以陰入爲境

如此之說，言無準繩，那堪評論教觀？極是不惜人身之者，亦避人嫌笑，未肯作此顯倒言談，況是傳教之人，那得至於斯耶？若欲盡書上人違心負口之過，直恐空費紙墨也，故且止之。幸請省己責躬，捨邪歸正，知過能改，亦稱君子也。不可更延歲月，必須速降回音。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知觀心之位》

衆生若於善知識所，及諸教法中，聞心具諸法，與諸生佛無有差別，能知心及諸法當體即理，互具互攝者，正是名字即也。約理雖即，約事天殊，故求妙門，破惑顯理。乃於名字之位，以妙解攬於萬法唯內識心，專於內心，用於妙觀，觀一切法，或於外境修觀亦然。觀道若開，若伏若斷，或入觀行，或似或眞，此義顯在《止觀》及以諸文

上人素來至迷此義，故乃於《答疑書》中數云，觀行五品位中，方修內外二觀，觀成入於相似之位

故《詰難書》曰：若五品中方於二境修觀者，只如五品因何得入？又若待至五品方修觀者，則名字之人，全無入品之路也。仍爲上人開示，令知蹊徑，乃說內外二觀俱在名字位中，造修觀成，方入觀行相似分眞，具引《止觀》之文，明示觀成方入隨喜等位

既將明文顯示，上人因茲方悟，自惜親近邪師暗於位次故，妄指五品方修二觀

則《答疑書》中，此過無計曲救，遂於今《來義狀》，全不敢答酬，而返偷《詰難書》中所示正義，將爲己解，乃數數顯書五品是觀行成位。以此驗之，知上人覆己之短，掩他之長。

只如五品是觀行成位，因誰得解，何不首伏昔迷，改邪向正？何得偷竊他義，誑惑後生？若據上人如此用心，實非傳教之士。尚望人道之心，千里不及，何能論於佛法耶？是知，徒說令末代之機修於止觀，既自立至五品位方觀二境，則一切衆生無修觀之分也。輒將此之見識，與人論教觀廢立之意，還得也無？

何故不甘杜絕衆生入理之門，趣果之路耶？驗此一失，則七十紙之明文，都爲虛構，前之《義狀》亦是誑言。所立諸義，何須更破，自然瓦解。《答疑書》明文見在，還可更生抵踏否？

況上人竊他正義，因爲己解，前後不少。只如予將修二性一銷於知心無心之文，《答疑書》難云：若正釋十法中，以金爲性，光明爲修，則容分對，且《玄義》譬喻附文當體，何嘗論修二性一等？

既被《詰難書》舉正釋中修二性一之文顯證，文理朗然，上人若是傳教之心，必須循理悔責毀教之愆，然後共揚正觀

何者？上人本據正釋無修二性一之義，驗觀心文中修二性一之義爲非，今既顯見正釋多是修二性一，則知觀心文初問答稱於正釋，安可更加毀破耶？

況上人力明說正釋十法全無修二性一之義，又云不二門只約緣了正三因，對論離合，今來何得卻據三德三涅槃是修二性一，云具觀心義耶？豈非因予前後詰難，得知正釋有於離合之義，便竊此義將爲己解，而返將此義

立於十種三法爲理觀也。

又如觀妄心成眞心，皆是因予詰難方知，卻返用爲難，相予不許唯觀妄心，此過亦前文已說，更不重敍也。只據上人此之誑妄之心，不合更論法義，況不知觀心之位，餘何所言耶？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會觀心之意》　《妙玄》並《釋籤》判云，佛法太高，衆生法太廣，初心爲難，然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觀心則易。又云，佛法定在果，衆生法一往通因果，二往局在因，心法定在因。又云，若以佛法觀之，似如不逮；若以心性觀之，似如可見。

故一家之教，依此意故，乃立陰心爲所觀境。所以《止觀》及以諸文，皆令觀心，以取近要之心，爲觀所託。若無所託陰界入境，觀依何修？理依何顯？故離三障四魔，則無所觀境界也。

縱修外觀，託諸佛衆生及以依報爲境，亦是外陰入法。

何者？佛雖離陰，爲衆生故，示應色心。故等覺已還，見有他佛。既是六根所對之境，非界入攝耶？

故《輔行》云：聖人變化所造，亦令衆生變心所見，故修觀者，即於色心之境，而觀法界。

故《觀音疏》以衆生佛爲他境，荆溪直以依正色心爲外境。

是知，不取佛所得圓常自在之法，但用衆生所對色心，爲所觀之境，故觀所託之境，不出三科也。

又《般舟三昧》以應身三十二相爲境，依之而修三觀。是知，三觀所顯即是圓融三法也。

今家觀法，何處令直緣眞理而修，何文令緣佛所證圓融三法而修觀耶？以上人自昔全不知依境修觀之意，但以己解約酌而言，及遭詰難，則望難未到處，臨時轉立。

如將此玄十種三法謂純談理觀，豈非全不知理觀是常坐等三種三昧，只見《發揮》云純談眞性，便約此立爲純談理觀？

及被《問疑書》引《輔行》難之，知非理觀，乃轉計云，此《玄文》直顯心性，義同理觀。而不知錯下直顯心性之語，專是約行，端坐十乘，及並我一念，橫豎照之，正是攝諸三法，人一念心，成乎圓觀，乃是附法觀心。

故《妙玄》四諦因緣之後，攝諸法相入一念心，用觀照之，並是彼文爲成妙行，特立觀心一科之意。

既被《詰難書》難云，此玄既全無一念及觀照之語，乃是爲成己義，任情曲撰。上人既檢正釋及料揀全無此義，計窮理極，遂推與行人，自能攝入一念，橫豎照之。

若爾者，何獨此玄行人自攝自照，《妙經》等諸玄疏，豈彼行人不能自攝自照，何故法相之後，皆立觀心一科，攝法入心方名觀行？

若謂諸文或有闕略者，亦須立乎體式之後，方可準例略之。如十二因緣曾立觀法，四諦之後，但云觀心可解，既此兩境，合有觀心，故於餘境避繁省略，則稟教之者，既見諦緣之後有於觀心，則知諸境合皆攝歸己心以觀照之。

今此《玄文》，單談十種果證法相，略末示於觀心體式，何得行人自攝自照？此乃上人錯下一念及觀照之語，自見無文，自知無義，只得推與行人。若直顯心性之語者，奈自立云此《玄文》直顯心性，且推與行人不得，遂全不敢答酬此問，仍潛改直顯心性，而作直顯法性也。上人若稍轉改有路，終不偷換文字，蓋是路極遂至於此也。

又《答疑書》及今《來義狀》，堅執《淨名疏》釋法無衆生，結爲三種解脫，無非觀心，不須更作觀心釋之，欲將此十種三法，亦具觀心義，不須更立觀心一科。此更不知彼此文意也。

且《淨名疏》與此《玄文》雖同明三法，須知立義永殊。彼約研心作觀，觀成稱理，依體起用而談，故具觀心義，此約佛果已證之理而說，安可得同？

既被《詰難書》用心佛高下難之，朗然已墮，不肯首伏，遂強據三無差義救之。意云，心佛既其無差，佛法便是心法。作此救義，又彰上人不識三法無差所以也。

且如《釋籤》云：心法衆生法，在佛心中，則定屬因；佛法心法，若在衆生心中，則通因果；佛法生法，在心法中，則定屬果。豈非互具互在故，則無差別？事用既殊，迷悟宛爾，則須論差？豈可纔聞佛法該攝心法，便令佛法在因？豈可心法具佛法故，便令心法是果耶？故荆溪云，約理無差，差約事用。故修觀之者，須依心法爲境而修觀也。觀心即性，性攝無外，等佛等生，故云遊心法界如虛空，則知諸佛之境界。既云遊心法界，知是觀心入理；理攝生佛，乃知佛境界也。豈可但云無差三法混亂耶？若佛法便是心

法、今家觀心之名、因何而立耶？

故《淨名疏》釋法無衆生等諸句、一一皆以生空觀、歷心及餘陰入諸法而觀、雖附三脫法相於陰境理境、用觀破惑、證體起用、一期略足

乃是用於約行觀門、修於附法之觀也　此同妙樂令將止觀境觀修託事觀也、如是則方具觀心義

若此玄十種三法、正論果佛所證、尚過菩薩所行、則益之高遠　如何凡夫始行、輒可依此而修觀行耶？　兼文中顯示云、約信解分別、因何曲拗作觀行釋耶？

然須知、彼文只據研心論於三法、方具觀心之義、輒不可以三法義同、便謂此玄亦具觀心義。今爲具引《淨名玄義》釋名中、教觀兩文、同名三法、皆是圓實　只據未約心論、名約教釋、若就心辨、即名約觀

故彼文云、後家翻爲淨無垢稱、今用此翻、以對三身、即爲二意、一就事釋教詮三法、雖是圓實、望於觀心相應之理、故教屬事、二約觀心　一事者、淨義即是法身、自性清淨、皎然無點、即是性淨法身也　二無垢者、即是報身、報智圓明、無有垢染、即是圓淨報身　三稱者、即是應身、大悲化世、名稱普洽、即是應身　故《智論》云：水銀和眞金云云　又引《普賢觀經》、佛三種身、從方等生等

二觀心明三身者、凡厥有心、心即法性、法性者即是本淨、本淨者即是法身也　觀心相應、明時無暗、即無垢義、無垢義者、即是智斷果報身也　隨所利物、起一切事、皆如幻如化、水月鏡像、和光無染、即是稱緣應身義也　如是三義、不縱不橫、爲菩提種等

請上人看此二種三法、有何差別？　豈非只約心即法性、觀心相應而辨？　故次文三法得名約觀心釋

故彼疏釋法無衆生、明三脫義、與此玄十種三法、實無有異

彼文以約生空之觀、歷心及陰入諸法而明故、結云具觀心義

此中正示果佛之法、顯云約信解分別、如何輒云具觀心義？

又《答疑書》、《五義書》及今《來義狀》、堅執此玄十種三法、同於請《觀音疏》託事觀者

且大林精舍是依報色入、以理智體之、正同方等普賢歷尊容道具、用法門體達、此則方是託事之觀　此玄爲生信解、直示果德十種法相、既不歷於依報色入體之、那名託事之觀？

及被《詰難書》以此義徵之、上人既知此玄十法全無依報事境可託、則事觀不成、遂轉執譬喻爲境、以十種三法爲觀、又以能詮教相爲境、所詮三法爲觀　須知、此之兩說、全無所以、何者？　夫深法難解、假喻易彰、故用譬類曉喻深法、使稟教者生乎信解、何曾以能譬所譬、爲能觀所觀耶？

若謂纔將譬顯法、便爲修觀之義者、只如《妙經》、豈不以蓮華喻其十妙耶？　若已具觀行之義、何故十妙之中、節節明事法觀門耶？　若以法喻爲境觀、實無此義　上人事急之後、謾作此說

然雖作此說、亦自知無義。復就教理、論其境觀、且一切教部、何處不得名教詮於法理、豈可皆是依境明觀？

又且縱偏小之教、文不即理故、非對鏡明觀、此圓談法性、文理既合得名觀境者、且《妙玄》豈文理不合耶？　何故教理之下、更立觀心一科？

又上人云、《妙玄》十種三法之後、合有觀心一科、觀前十法　是知、以教詮理、便謂依境立觀、更是辯解、不足可言　一家教文、都無此說　此亦上人計窮、謾作此說也

《不二門》云、凡所觀境不出內外、外謂託彼依正色心、實不云託彼教相；內觀一念識心、實不以教相而觀　恐是宗師立境未盡故、上人更立教相爲境耶？

況又轉即說無說而爲觀境、更無道理　只如《妙玄》四諦境中、廣明說無說之後、又立觀解、驗知無說義非境觀明矣

理極之後、又轉執云、諸文雖有即說無說、既無修性因果、故無觀心之義　此文該於修性因果、故具觀心義者

且彼無作四諦、還全性起修否？　還該世出世因果否？　況復上人、本立此玄十種三法、純明理觀、直顯心性　理觀者、則是《占察經》中實相之觀、正當常坐等揀境觀理十乘、若少附法相、稍託事相、不名純談理觀　既云純談理觀、若全同《淨名疏》附法觀者、此則又成純談附法觀也　若同請《觀音疏》託事觀者、此則又成純談託事觀也　又既云直顯心性、若也稍託事附法、則不名直顯心性　然此玄十種三法、任上人多門巧救、終不得同《淨名觀音疏》事法之觀　若得成於事法之觀、則全不成純談理觀、又全不成直顯心性

予今徵詰上人廢觀心之義、如破狂寇　純談理觀、直顯心性、是上人兩

書端首立義宗源　此之二義若壞，則寇中主將已戮，其諸殘黨，不攻自亡也。豈非上人專立此玄已純談理觀，已直顯心性故，可廢後文附法相觀？今既自云全是事法觀，則招伏不是純談理觀，則後之附法觀門，那得輒廢？況今《來義狀》一向自令行人攝法歸心，修乎觀行，此文顯然招伏十種三法不是事法之觀，何得堅執全同《淨名觀音》事法觀耶？以彼二疏文中，顯示二種觀門，且非行人自立觀法。

斯蓋上人不會觀心之義，妄破觀心眞教，罪霧既深，必諸聖誅罰在近，遂令心識昏迷，立義自相違返。心行既露，過失又彰，速宜慚悔，改舊從新。若更固守邪宗，強廢正教，則舌爛口中，必匪日矣。審思！審思！速希回報！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善消文》

《妙玄》七科共解，爲起五心，而觀心一科，令即聞即修起精進心。《釋籤》解曰，隨聞一句，攝事成理，不待觀境，方名修觀。

上人《五義書》中，謂此是觀心式樣，乃消不待觀境之文。不待陰境一意謂，但攝事相法相，歸乎眞理，便是觀心，不待託於陰入修觀也。

此由上人不知說法由緒故也。明起五心，乃是先立正釋之意，及至七科正文觀心釋中，何曾不待陰境？五里之觀，全依陰心，故云心如幻炎，一心成觀，轉教餘心，一陰屬色，四陰屬心，三界無別法，唯是一心作等，立於陰境，如此分明，那得起五心中作，不待陰境消之耶？以此驗之，上人全不解看讀，因何輒欲議論教觀廢立之意耶？

既被《覆問書》舉其正釋陰境諸文覆難，其義既墮已，當不善消文，錯下文句。乃於十六個月，日百計思量，但望略有轉身得處，巧作抵拒，故今《來義狀》轉計，作不待揀示識心消文。

又因予前後徵詰故，深知修觀須附陰心，是故今來巧作久修始習二人，消之云：久修者，既已曾依止觀，的約陰識，觀三千三諦已畢，故今來歷事法成觀，不須更揀識心而觀，故云不待觀境。始習者，既見攝諸事法爲觀，乃無滯教著事之愆，遂知依解起行之意，必欲修習，須依《止觀》等。因此曲救，蓋見上人不善消文之甚也。

且《釋籤》本令不待觀境，起精進心，即聞即修，何故約久修始習，必待境觀，方名造修耶？此則明違《妙玄》及《釋籤》見文也。既云久修者，用此觀揀示陰境，顯三千三諦之心，方能攝今事法修觀，此則須待講《止觀》觀境之後，方能攝今事法修觀，何名不待觀境耶？

又且縱久修者，既已於《止觀》境觀諳練，聞此事法之觀，即能用本習之心修之，不待玄文專示境觀也。

且如未習《止觀》之人，既未有正觀之心，乃於此事法二觀，全不能即聞即修。又云，必欲修習，須依《止觀》，是則須待《止觀》揀示陰境，須待《止觀》示三千理境，方名修觀，則全違不待觀境，即聞即修之語，何得以須待觀境，用消不待觀境？豈非對面違教，改張正說？如此則還解看讀否？還是能消文否？

此來立義，頓返宗教，邪說彰露，得非毀談正教，天誅鬼罰乎？又是觀心正義，合顯昭代，致令上人特引斯教文，證其不待尋止觀觀境，即聞事法觀門，便可修習。

上人又云，若不看《止觀》，則無圓解攝於事法，入陰識心，觀三千理境者。

蓋上人平素不聞善知識隨時策觀也，縱聞講說，亦只對科披讀而已，還與自看一般，便謂須自看《止觀》，即能將彼正觀之心，修事法觀也。

若以上人《止觀》之解，還可攝今事法修觀否？既不知理觀是常坐等約行中爲，又以端坐念實相爲圓談法性，又不識所觀陰識，乃謂是非染非淨之眞心，及錯認爲隨淨緣所成佛界之心，又不分事理二造，又不辨內外二境，又不會觀心之意，乃謂但談佛法，便是直顯心性，又不曉觀心之位，乃令登於五品，方依二境修觀。若遇良善師匠指授，終不錯謬如此。

上人莫將此見便爲正觀之心否？擬將此心歷事法而修觀耶？須知，此等殊非正解，殊非正觀，如此看尋《止觀》，有何等益？

應知，欲習此宗教觀，須近善知識，一家《玄疏》博達，三部《止觀》深明，如講《妙玄》之時，至事法觀處，即須懸取《止觀》觀境之意教授行者，令其即聞即修。能習止者，豈待《止觀》教文專示妙境，方令行人修之？但隨講事法觀門，皆將《止觀》之意成之。令彼聽習之者，隨聞一句事法，即能攝歸一念識心，修觀顯理，不待行人自尋《止觀》之文也，不待專講《止觀》方始修習。

故妙樂釋事法觀後云云，下引《止觀》文者，乃是令講授之者，以廣決略也。何得難云，若不看《止觀》，何得自知三千妙境耶？若皆自看《止觀》，便

能修觀，何故具五緣中，須近教授善知識耶？

應知，但值良師，實不假自尋《止觀》，實不待《止觀》專明境觀，但隨聞事法觀心一句，即可依之修觀也　若不遇良師，自尋《止觀》，亦可修習，然亦不妨有宿種強者，一披其文，朗然深證，何嘗能修耶？

今只據上人不值良師故，雖尋《止觀》，大節全迷，故未可以此僻解而修觀也　況行人聞事法觀門，若更自尋《止觀》，則自依約行觀法修之，何不只於事相法相之後，示云修觀在《止觀》中說？何假費詞約事約法，談乎觀門耶？

況復大師說《妙玄》時，且未談《止觀》，豈可當時行人，聞說事法觀門，不即時修觀耶？皆須待至玉泉耶？

若咨稟大師口決，亦只爲通事法觀中之準　大師既深證十境十觀，得以口決示人　滅後傳持之人，若明《止觀》法門，何以不得將己所解，示於新學者耶？

故荊溪云：若卒無師氏，應以此文及禪門驗善惡相　又云：若近師氏，理須咨疑近師氏者，既示近代行人，豈令親近智者大師耶？及善知識中云，行解具足，德在於彼，謂益我者，但在於解，故舉能說法轉人心者　又互發中云，若達三諦，何嘗堪爲世方等師？故此等說爲，令行人親近師範，不教自讀其文，以邪爲正

蓋由上人不體此意故，錯將須待看尋《止觀》觀境，以消不待觀境之文，又只見文中攝事成理，而不知攝事入陰心成乎理觀　亦以素無良師指授故，專守略文，但謂攝事法入理而已，亦謂入理便是觀心

蓋承上人以眞性釋心故，予昨爲防止計，故引《義例》理觀唯達法性之文示之，豈非彼文雖不云達於陰心，理觀既當端坐十乘，豈不達陰識爲法性耶？

上人謂予引此文，更爲可笑　爲當欲笑何失！豈可酬答不得，但笑而已？引此爲證，非是孤然

蓋由上人於《答疑書》中，專引此文，證圓談法性，純是理觀，豈非全不達陰識爲法性，只取法性兩字，便爲理觀也　全不曉能達是十乘，所達是陰識，所顯是法性　況達在文，尚未解言趣，陰識既略，何由懸解？以此暗昧故，將佛果法相，妄爲理觀十乘　不請笑茲引文，蓋旅人先笑後必號咷也　何者？既抑彼約行觀法不依陰識，則觀無所託，理無所顯，乃用茲非義，廢乎觀心　既毀方等眞觀，法說非法，當生必招耕舌之苦，現世又多疑法之愁，何得苦中而自作樂，頻頻撫掌強笑耶？若據上人前後邪說，皆爲不善消文，今且寄此一二，略示愆失耳

如《輔行》云但觀理具，上人乃以不但觀理具消之　四念處令專觀內心，即以不專內消之　此玄說果佛法性，便以純談理觀消之　正談佛果法相，乃以直顯心性消之　《妙玄》絕待三法，乃以隔別事相消之　《止觀》妄染陰識，乃以非染非淨消之　《妙玄》心定在因，乃以心非因果消之　此玄當體眞法，乃以一念妄心消之　《不二門》一切三法離合，乃一單將三因消之　然一家教觀，盡以曲解，顚倒消之　至於破立，全無所以也

上人因引《釋籤》此文，則令己所立義皆破壞也

何者？豈非本以不待觀境之文，欲成事法之觀不依陰境　此文既是先出觀心一釋之意，及乎正明觀心中，顯然須依陰境，是則不依陰境之義，自然破壞也

上人又轉計，不待揀陰爲境，且觀心釋中，具含揀陰之意，已如前不識所觀之心段中委說，今不煩敘也

上人本計事法二觀，全不揀示陰心，因引此文，卻成二觀有揀陰義也，得非己義自破壞耶？上人本計事法之觀，不可修習，文中既云不待觀陰，又云即聞即修起精進心，不待陰境之義，既其全壞，須是不待《止觀》專明妙觀之境也　既令不待，又令即修，正當不待《止觀》即修事法觀也

又更縱上人轉計，以不待揀示陰境釋之

上人本執諸文事法二觀，以不揀境驗不可修，何故此文，不待觀境，便令精進而修？既云是觀心式樣，驗知諸文事法之觀，雖不揀示陰境，皆須精進而修也　得非己義自破壞耶？又諸文不揀陰境，尚可即修，令此玄棄三觀一，既已揀境，那得卻非修法耶？

又便縱久諳《止觀》揀境之人，聞此事法觀時，不待玄文揀境，能用本習境觀修之

只如未習《止觀》之人，何故特令不待揀境精進而修耶？

況《妙玄》本爲先開妙解，對未習《止觀》者說之爲強，何得唯對久習者說之耶？

皆由上人不得名師點示，遂不善取意消之，致令引文破他，翻令己義自壞。亦由毀滅正教，諸聖不容，雖末口吐熱血，且教衆惡滋彰，願速悔過，勿使噬臍不及也。信與不信，速希回報。

然又《詰難書》自問純談理觀不依陰心，乃是正詰常坐等約行觀法，何不揀示識心爲境？何不明十乘三觀？上人卻用事法不待陰境答之，有何干涉？縱令上人此義十分全成，何能救於約行無境，況十分全壞耶？

上人本立十種三法，已是約行觀故，不須附法觀心。今以諸義驗之，全非約行之觀，能破觀心之宗既敗，所破之義何傷？應知，十科觀心，是大師親說，是妙行所憑也。

又《四明十義書》卷上《不閑究理》

《法華》一經出諸教上者，蓋由稱於自行所證也。

且道場所得眞實絕妙之理，蓋根器未純，故不獲已，而兼但對帶說之。洎乎二乘心漸通泰，菩薩疑網可除，則捨諸方便，但談一實圓妙之理矣。

大師深悟經旨，乃以十妙而詮示之，雖列諸法相，無不皆以二妙圓實之理貫節融之。

且三法一妙，最是自行果德所證圓極之理也。故云三軌者，即一大乘法，十方諦求，更無餘乘。亦名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亦名如來藏。此三不定三，三而論一，一不定一，一而論三。不可思議，不並不別，伊字三目，乃將此三一不可思議絕妙之理，貫通十種三法，而一一三法，皆從凡夫一念心性，約六即辨至極果也。

上人以全不閑究理故，乃於《答疑書》首示云，以由玄文十種三法，直顯心性，義同理觀。若直爾明十種三法，不以法性融之，則更立觀心一科，觀前十法，此如《妙玄》但以三軌，類通十法而已。今有觀心一釋，彼文無者略也。今之玄文雖帶十種法相，其如並以法性貫之。法性無二，即我一心。若識一心，則了諸法。何獨於一念中，識十種三法，乃至無量三法，若橫若竪，罔不照之全我一念。豈此之外，而有法相不融，更須附法作觀乎？應知，此玄所談，非但法相圓融，亦乃理觀明白，約此而觀，何謂教觀不分，解行雙失以由下並是《答疑書》文，不加減一字，其文收掌見在？

不知上人，約於何義，輒云《妙玄》十種三法，不以法性融之耶？

荊溪云：使一代教文融通大妙，偏小之法，尚皆融妙，況何十種圓教三法，卻不以法性融之？若《妙玄》不以法性融通諸法，則全是有爲事相，且待絕二妙，何所堪耶？是則雖談妙法，不明常住，以不約理論妙故也。

如此謗於《妙經》，其口當破，其舌當裂，因何黨其邪宗，執其邪解，藥心作孽，一至於此？悲哉，悲哉！

然《妙經》與此經，約乎教部帶不帶開未開，而辨融不融相，在其《詰難書》中也。上人既被詰難，深知錯下謗法之言，內心雖伏，而外相不甘，遂作數般道理，分疏抵諱。雖卽費詞，其奈分疏不開，抵諱不得。何者？豈不《答疑書》意云，《妙玄》十法，不以理融，故須立觀心融之。此玄十法，既以理融，遂不須觀心融之，正意在此，故無所隱也。

今《來義狀》卻云由彼歷別科中，從實開權，明三教三軌，及類通中，援引文煩，兼非直對經題解釋，慮讀者忘其觀行，故云合有觀心。

且《答疑書》自云，不以法性融故，合有觀心觀前十法，何時曾云合立觀心觀於三教三軌？何曾云觀於援引文相？如斯謾說，欲哢三歲孩兒還肯信否？此乃是公欺諸方達士，顯謾滿空聖人，還略知慚愧否？又云，《妙玄》略觀心之語者，謂三法直是所觀一理，況具修性之說，義與觀心相應。若以三法貫通，義當易見，故略之爾。是則《妙玄》十法，法性貫之也，因何前說不以法性貫之？豈非前說不以法性貫之，今說乃以法性貫之，前說須立觀心，今說不須立觀心，前說觀於圓教十法，今說觀於三教三軌？及觀援引文相，則前說與今說，顯然相違，灼然墮負。上人若是君子之心，爲法之意，必應首伏，捨短從長，終不將無義之語，抵諱分疏也。斯之謗法之過，皆由不閑究理之所致也。然諸所說，皆爲不善究理，且寄此中說耳。

況彼文三教三軌，既約從實開權而說，皆云爲如來藏所攝，自然不生封著。

何者？既知從一開三，三無定三，此玄直將三教，對圓而論，未說權從實出，那能免於差別之執。何故彼文卻須觀心融之，此文卻不用觀心融之耶？

又援引文略，此玄對明三教，豈不引《阿含》、《大品》等諸經論，明三教十種三法耶？圓教十法，豈全是經題自標，非引經論而立耶？若論紙數，此玄更多，何故不用觀心觀之耶？又將直附經題明於十法，故云以法性融之，豈《妙玄》三法，不附《妙法》之題耶？

況彼附《妙法》是約去立義，此玄附《金光明》是約喻立義，何何附一世金光明是法性貫之，附《妙法》而不得以法性融之耶？此等顛倒，必是惡鬼入心，狂迷而說，實不合與上人議論。既諂心惡行如此，終不肯推折慢幢，終不肯信順正義。但爲惜乎正教被顛倒說混之，又爲悔於來蒙遭邪言惑亂，所以略寄數義，陳其梗概耳。

上人又云，十種法相並以法性貫之，法性無外，唯我一心，乃至無量三法，橫豎照之。乃云，應知此玄所談，非但法相圓融，亦乃理觀明白等。

正釋十種三法，尊以道後法性，該於道中道前，乃是的論。佛法甚深，而實未談心法。以上人元不知心佛高下，爲門不同，故輒云法性無外，唯我一心，而攝諸法入心，橫豎而照，便謂此之玄文，非但法性圓融，亦乃理觀明白。故《請難書》曰：一念心法，乃是內觀之境，仍須教文自立，不可妄添，豈可爲成我義，便自任情曲撰？且如正釋十科，不見略言一念，何得自融自照，成乎邪說？

上人既遭此難，方當少醒，乃知正釋與料揀，不曾攝法歸心，不曾用觀照了此義顯然又暗，乃於二年，巧作計較，推與久修始習兩種行人。久修者，自能攝法歸心，橫豎照之。始習者，自於《止觀》修於理觀。如此釋義，便同兒戲。則此《玄文》，殊無談理觀之文，亦無融法相之說，但是久修《止觀》者，自將觀智融照，則十法恰同《法界次第》，但釋大小名相而已。

況復《法界次第》文初，大師有爲成三觀之言，學者可以稟教而修，此玄正釋之初，大師只今用信解分別，學者稟何言教而修觀行？

上人本立此玄十種三法，純談理觀，直顯心性，超過《妙玄》十法。今卻全同《法界次第》凡夫二乘法相也。彼文雖有大乘法相，豈學三觀者不以凡小法相歷心而修耶？然又推與行人說，灼然是上人妄語。何者？《答疑書》明說以由玄文直顯心性，故於一念心中，融諸法相，橫豎而照。復自云，應知此玄所談，非但法相圓融，亦乃理觀明白。既云玄文直顯，又云此玄所談，何得今來剛然轉作行人自攝法相歸心，自於《止觀》橫豎而照？又本立此玄純談理觀，何得卻云正明附法，兼明理觀耶？如此將於至教輕侮戲弄，對於諸聖妄言綺語，爲無來報耶？爲無見報耶？若觀《答疑書》此一段邪說，恐大師四辨以劫壽，陳其謗法欺心之過，亦不可盡。

切冀上人，就理回心，修功補過，共扶正教，遐益羣生。可否之間，速希無報。其有經王之答，足見欺心，當體之辭，益知轉計，兩經觀體，宣語相違，二諦教文，頻頻不答，未能委詰，聊敍如前。幸冀上人，思三報之當長，念一生之事促，捨於我見，順彼法門，無謂先師久執此解，既不遭現苦，乃相勸而再行。自是當時不聞正義，實抱己見，必無諂心，或恐先示邪宗，俾欲後彰正說。上人今逢正道，須改迷宗，儻違自心，定招惡報，勤勤奉勉，屢屢興言，只欲顯煥本宗，恐上人不思來報，更莫空延時節，幸希速示否臧。草草馳誠，不果周悉。四明住延慶院法門比丘知禮和南。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錄》卷二三《宗教答響三》

問：蒙大師垂示云：一念識心，卽不思議境，非證《法華》三昧，莫望領取。又云：智者大師妙悟處，不在三大部，在禮《法華》時。卓哉我師！誰謂大宗師非卽大教主耶！玄輩凡愚，則妄據智者大師所云：圓頓者，初緣實相，造境卽中，無不眞實，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便確信得過，不思議境，非但凡愚有分，卽熾然婬殺盜妄，其事相不得不攝於一戒。而卽此婬殺盜妄，一念當體，卽煩惱，卽菩提，卽生死，卽涅槃，實信得過，實把得牢，依此圓教，修此圓行，而不了生死，智者大師欺人賺人，恐無是處。

師云：余謂一念識心，卽不思議境，智大師妙悟不在三大部，此卽實語，誠非臆見。如一念具三千，是思大師親證處，非從學問中來。如云卽空卽假卽中，是因緣所生法，並一色一香等語，乃從學問中來，實非大師證處。居士雖信得過，皆是識心領略，旣非悟入，識解障心，如油入麵，永無出期，不可不審。謂殺盜婬妄性惡卽眞，殊不知，卽眞體中，無殺盜婬妄，當體煩惱，當體空寂。緣生無性，等於空花，菩提涅槃，皆爲賸語，非作故無，本性無故。而復云依此圓教，修此圓行，正所謂無夢說夢，不識大師行布而非行布，圓融而非圓融，過在學人，非在教也。吾宗門中，非不看教，祇不滯斯解，如單刀直入，直斬顏良爲快意耳！

問：蒙大師垂示云，才開解路，便落生死，敢不服膺。然所云不思議境者，卽空卽假卽中也，此三諦只在現前一念識心。一念最劣，三諦一心最頓最圓，最尊貴無上。雖復證入甚難，而性惡法門，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修性不二，直斷無明。至於見思塵沙，實如冶鐵，粗垢先去，非本所期，自然先落。此一念直超三阿僧祇，當生便可證圓住位，直截頓頓，品位彌超，似又不獨輕輕便便，了一生死而已。大師大慈，願不有慮。

師云：才開解路，便落生死，如永明大師云：「圓宗所示，皆是未了，文字性離，始名解脫。看《宗鏡錄》者，誰肯謂性離也？皆識上生識，心上求心，愈生愈求，轉覓轉遠。《圓覺》云：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如不思惟者，以何法門，謂之捷徑？少林云：「心如牆壁，乃可入道。」亦不論性善性惡，全性全修，祇將一句話頭，深追力究，如喪考妣，識解何生？果得進開光明煥發，如紅爐烈燄，見思塵沙，豁爾冰消，若斫樹去根，枝葉復生無有是處。況向上一路，及盡玄微，去粗存細，似多著一翻心力也。極細根苗，卒難頓盡，直超品位，非行莫齊。言解相應，無有是處，台教學人似不可以圓教自負，不求妙悟，蒸沙之語，豈欺我哉！

問：藏通別圓四教，智師創立，四教有五頌，位次分明，又不墮明白裏後四頌則且置，只首一頌云：「七賢七位藏初機，通教位中二二齊，別信並圓五品位，見思初伏在凡居。」凡居者，凡聖同居土，四淨土之一也。七賢者，五停心，別念處，總念處，四加行，共七位也。四加行位則且置，只總別念處中，一觀身不淨，五停心中，一數息觀，使開出八背捨、六妙門、十六特勝，觀練熏修等，世出世禪門妙訣，一經開會，一一無非不思議圓妙法門。的的當當，穩穩貼貼，保得一念識心，眼光落地時，決無失腳。又何況即漸即頓，即藏即通，即別即圓，廉纖葛藤，無一可取，無一可捨。所謂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大師大慈，願不有慮。

師云：四教五頌，位次分明等語，乃至一經開會，一一無非不思議圓妙法門，具在三大部中，此不繁引。而云的的當當，穩穩貼貼，此是智者大師見，非學人見也。居士謂，保得一念識心，眼光落地，決不失腳，居士用那個心保得？若用識心，識心隔陰，則不能知，宿命具通，恐一生難辦。臨終善惡，如人負債，強者先牽，毫釐念起，豈但說即？如寒拾見瀉山，那事都不記了。西方極樂，亦是寐語也。

問：蒙大師垂示：有大居士問云：只提話頭，三乘十二部可盡廢耶？答：何作恁麼見地！三乘自爲三乘人說，豈不見《圓覺經》云：「惟除頓覺人，併法不隨順。」玄奉此示，豈復疑云：只提話頭，三大部可盡廢耶？然而三大部中，併三乘人一總收爲圓人頓覺，併四教十乘、六即四弘，雖復的的當當，不許一字誵訛，而實無一法可容隨順。所以荊溪一部《金剛錍》，總托一夢，懸符我師昨解制上堂所云：「一一皆夢中事，而《金剛錍》末後一句云：忽然夢覺，豁者答者，所問所答，都無所得。然則宗耶？教耶？誰非一夢耶？然而三大部及《金剛錍》，畢竟與三乘十二部俱不可廢。大師亦復何曾欲廢三乘十二部、及三大部、《金剛錍》耶！凡愚護玄，一以末齡時，願以三大部、《金剛錍》，作廣額屠兒，一把殺豬刀，臨終放下，恃有大師加被在，即未放下時，亦有凡愚願力在。

師云：一句話頭，聰明學人卒難領略，謂識解多故。猿騰雀躍，無暫停息，欲收爲圓人，稱頓覺者，譬如妄號帝王，非敢向人說也。實無一法可容隨順，大似掩耳偷鈴，倘放下，一言一字，如食美味，念念不忘，況教理耶？思之可見，不待博山重加註腳。古人所謂，不得水精珠，難澄濁水；不得宗門中慧性，實難破千萬劫之重昏，況夢中之夢？《金剛錍》三大部，恐未易與居士作屠刀也。

問：台宗圓頓，尊貴無上，則且置。縱使廉纖落索，實不如禪宗直截透脫，而夙業深重之護玄，終不妨舍易從難，辭甘受苦。何以故？請先借世緣，自忖自卜，玄實生性薄劣，初叨第，力辭館選；甫作令，叛徒寇甄，所至無不氛髒重圍，笑拌頭顱一生。從喫辛喫苦中，自歌自舞，乃至生死大事法門，豈同兒戲。而於時所從，尚參究極則，既有我大師全提正令，何須凡亖毫趨風？惟念達磨既開少室之宗，智師始創佛隴之統，而五家宗派，烈日中天，三觀密藏，万沉閣室，一炎一冷，不可同年而語。遂於辭炎趨冷，二百萬苦之護玄，不覺痂嗜偏投。每慨大蘇妙悟以後，荊溪四明一輩孤燈寒燄，僅不絕於幽溪。即中一線，師資嬰杵，有懷魂銷色黯。持此願王，泥犁不避，無心擇便，有分奔波，牛順羊逆，佇師殺奪。

師云：台宗圓頓，最尊無上，敢問：台宗所宗者，何爲最尊無上也？若謂一心圓極之理，當求之在心，非求教也。我達磨大師，傳佛心印，航海而來，斥諸名相，故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其機感契悟，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雖入不思議境，而心行處滅，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說著個佛字，猶爲贅語，非同教家自生難易，有圓有頓，有依傍也。有識性者，孰不能習教？惟宗門下實難得人。居士何不念祖師命脈，繫如懸絲，正要得深入教乘者，了明大法，傳祖師心印，開衆生慧眼，實博山之至望也。

問：離心意識參，既離心意識，將甚麼參，參個甚麼？

師云：心意識作麼生離？只將一句話頭，眞參實究，如喪考妣相似

心意識要起起不得，何用離耶？」此心意識，豈但要離，如紅爐點雪，求其蹤跡，了不可得。且道參個甚麼，居士就將此是個什麼，便好討個下落。如不會者，不妨疑著。良久云：散盡閒雲清野壑，海天大燄亮月明中。

問：何物凡愚，蒙師不棄，殷勤答問，析剝難訓。奈凡愚既非格外人，安得領在未問先？大師答而無答，凡愚問而復問，惟我大慈，幸卒教之。一蒙示云：即今若有取捨，同之一字即是妄言。玄復疑：妙宗宗旨，正謂取捨，愈有愈無，斯爲圓妙，若無之始無，不落小乘耶？

師云：愈有愈無，斯爲圓妙，殊不知，天台借路還家，終不墮有無窠臼。有無二字，實圓妙中影響，非始無也，若膠柱鼓瑟，豈但小乘！而凡夫熾然心行，欲擬之圓妙，大似捫空追響，縱經多劫，終無得理，有智之士，寧不痛思者歟！

問：一蒙示：以葛藤掃葛藤，與不絆葛藤者，優劣若何？玄復疑：不絆葛藤，豈非向上極則？若以較台宗二而不二，不二而二，正爭此葛藤之有無。惟我大師實云：非敢以宗抑教，以教抑宗，豈復置一優劣耶？若謂劣在人不在教，教理則不廢葛藤，咎豈獨在人耶？

師云：不絆葛藤者，實在人非在教也。譬如生在王家，天然之貴，不假他營。若以功能較之，優劣實霄壤也。《楞嚴經》云：「阿難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典，不如一日修無漏業。」《華嚴》又云：「如日當空照，童稚閉其目，自言何不覩，多聞亦如是。」此是教家料揀，教與人優劣，不待擬議，而泮然冰釋矣。今時習教理者，何不提綱挈領，而楷定法則？經之過歟？人之過歟？

問：一蒙示云：多句不離一句，須得水源，若尋枝蔓，安云句歸何處，不太早計耶？玄竊聞，台宗專用六識，謂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又謂伐樹得根，尋水得源，豈不懸合我師宗旨，溯水源而掃枝蔓耶？既得其本，即蔓是本；既尋其源，即流是源，一句多句，多句一句，似無復遲早之可判也。

師云：台宗專用六識，正類吾宗門中，騎賊馬趁賊，謂以馬爲根也，爲源也，可乎？若以馬爲根源，是謂之昧卻主人翁，可謂奴即不辯也。圭峯云：「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八識，當與一刀，況其餘耶？」若論圓極之理，當得其根，毋尋枝葉，當得其源，毋滯漫流也。得其根者，一枝皆木，得其源者，一滴皆水。若以枝葉漫流爲根本源流者，何啻據准泗而曰即阿耨達池，不亦太早計乎！

問：一蒙示云：一念識心，保無失聖，用那個心保得？若用識心，識心隔陰，即不能知宿命具通，悉一生難辦。大師慈悲警策，至此可容凡愚，未得謂得，以地獄爲兒戲乎？然台宗專用六識，既是一家宗旨，止觀懸合《首楞嚴》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即謂憶念二亦用六識，確爲無過故。圓人雖極圓頓，而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往判諸教，諸位無不通達。學人分中正，不必宿命神通，即教中明用六識，六識明知位次，若能依教修行，學人縱必不能自保，而教理可作保人。凡愚人作凡愚朴實語，惟望大師哀憐攝受，而卒教之。

師云：台宗借用，皎如日星，自是居士錯會耳，豈不聞，念空眞念，生即無生。若以六識爲主宰，譬如蒸沙作飯，沙非飯。本《楞嚴》斥能推者爲心，又令微細揣摩。居士認定六識，不待別求寂常心性，正類乎認賊爲子，不亦謬乎！如止觀圓頓義者，初緣實相，造境即中，無不眞實，從實相中出。止觀二義云：「法性寂然曰止，寂而常照曰觀。」貴在起行，不滯解門。如南嶽大師，九句常坐，一時圓證，非解也。又如《法性經》云：「滅非眞諦，因滅會眞，滅尚非眞，況意識耶？」所引憶佛念佛等語，念空眞念與自得心開，還存得意識也無？若以解心判教，便爲究竟，天台不必觀心，南嶽何勞常坐？惑終不斷，理豈入圓？縱經多劫修行，止是說心說性之人，道火何曾燒口，說食豈能充饑。勿自瞞頇，思之可見也。

又《宗教答響一・止觀品第三》

問：止觀二義，諸書備具，惟種種法繁漫難修，有一二門當總持否？即如觀持準提呪者，觀鏡觀像，觀諸梵字，法更繁衍，以何爲的？其不知者，誤認假相，不宜攝觀，是耶非耶？

師云：惡世有情，生無慧目，從無始已來，根本煩惱俱生無明，從劫至劫，不能暫捨。其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業轉現識，發六粗境，招因帶果，吸引衆生，輪迴世間，生死相續，無有窮已。所以諸佛世尊，以大慈故，緣於衆生；以大悲故，救於衆生。陰惡道中，爲衛護，爲導師；苦海岸邊，爲援引，爲舟筏；於黑暗長夜，爲炬爲明；於怠惰深坑，爲警爲策。說濁邊之過患，示淨界之莊嚴，演無量之法門，開三觀之妙旨。單複圓修，隨機利鈍，但從一門深入，如登彌勒樓閣，諸門頓開。此止觀一法，是不可思議之要徑也。智者大師云：「止者乃伏結之初門，觀者是斷惑之至要。止者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者策發神解之妙術。止則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緣藉。成就定慧

二法，斯乃自利利人，以此則知，不修止觀法，無以成　自尚不利，云何利他？又當知止觀攝一大藏教，一大藏教不出止觀二法　若人精修止觀，可謂尋流而得其源也　若修止觀者，第一要三歸五戒，如增受菩薩戒者，其法最易成就，名上品行人也　第二要持戒清淨，無諸毀犯　第三要明信因果，熟爛教乘　第四要懺悔已作衆惡，不更覆藏　第五要發菩提心，永無退轉，志求大乘　欲度人故，更當訶慾澄心，止緣入觀　又如智者大師云：「方便行中，當具五法：一者欲　欲離世間一切妄想顛倒故，欲得一切諸禪智慧法門故　亦名爲志，亦名爲願，亦名爲好，亦名爲樂　是人志願好樂一切諸深法門故，故名爲欲。如佛言曰：一切善法，欲爲其本故　二者精進　堅持戒禁，棄於五蓋　五蓋者，一貪欲蓋，即貪毒；二嗔蓋，即嗔毒；三睡眠，四疑，此二法即癡毒；五掉悔，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具八萬四千惡法故　初夜後夜，專精不廢　譬如鑽火未熱，終不休息，是名精進善道法　三者念　念世間爲欺誑可賤，念禪定爲尊重可貴，若得禪定，即能具足發諸無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衆生，是爲可貴，故名爲念　四者巧慧　籌量世間樂，禪定智慧樂，得失輕重，所以者何？世間之樂，樂少苦多，虛誑不實，是失是輕；禪定智慧之樂，無漏無爲，寂然閒曠，永離生死，與苦長別，是得是重　如是分別，故名巧慧　五者一心分明　明見世間可患可惡，善識定慧功德可尊可貴，爾時應當一心決定修行止觀，心如金剛，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設使空無所獲，終不回易，是名一心」據此，則止觀定慧，無不開發也　又當觀諸法念念不住，此名體眞止　如上體眞止，妄念不息，當返觀所起之心，過去已滅，現在不住，未來未至，三際窮之，了不可得　不可得法，則無有心，若無有心，則一切法皆無　行者雖觀心不住，皆無所有，而非無知無念起　又觀此心念，內有六根，外有六塵，根塵相對，故有識生　識本無生　觀生如是，觀滅亦然，生滅名生，但是假立　生滅心滅，寂滅現前，了無所得，是所謂涅槃空寂之理　其心自止，如更馳散，當以對治法治之　如不淨觀對治貪欲，慈心觀對治嗔恚，界分別觀對治著我，數息觀對治多尋思等，此不分別也　二者正觀，觀諸法無相，並是因緣所生　因緣無性，即是實相　先了所觀之境，一切皆空，能觀之心，自然不起，能所雙泯，斯即還源　此據智者《小止觀》略引之，倘偏修者，當看全文　更有《摩訶止觀》，具載藏乘，此不繁引　如三觀中隨修一觀，即攝諸觀，既攝諸觀，隨修一觀，即名總持法門也　如持準提呪者，當觀諸法無性，蘊界無我，法界理成，渾成一大圓鏡智，又名一心　然後觀鏡、觀像、觀諸梵字，如寶鏡當臺，隨念隨現，似無繁衍像現呪聲，如空谷響應，此爲的也　其不知者，誤認假相，當以前義導之　如不攝觀，雖持曰事，不名入理，當深思之　倘欲深入法性，如顯密圓通一法界觀法，又不可不以彼爲的據。《華嚴經》云：「若有欲識佛境界，標也；當淨其意如虛空，示也；遠離妄想及諸取，止也；令心所向皆無礙，觀也。」此四句，亦標示止觀之大綱也。

清涼大師疏云：「聽許說中分二：一，誡識勸修　淨意如空，總以喻顯，下二句別顯。一，離妄取：如彼淨空無壞翳故，斯即眞止　二，觸境無滯如彼淨空無障礙故，斯即眞觀　此觀不作意以照境，則所照無涯；此止體性離而息妄，故諸取皆寂　斯則不拂不瑩，而自淨矣　無淨之淨，則暗蹈佛境矣　此爲心要，請後學思行。」據清涼深入止觀法要修行者，如體會斯意，大得便宜也

智旭《靈峰宗論》卷二《法語・示爾介》　介爾有心，三千具足　此圓人稱性而觀，稱性而悟，彈指超無學，一路涅槃門也　今有志之士，不能一超直入者，祇由妄認六塵緣影爲自心相，不肯直下諦觀介爾之心，本自了不可得故也　如肯直觀，則知心無心相，既不認緣影爲心，則虛空山河大地，咸吾介爾心中所現物矣　能緣既無，所緣安有？一空一切空，而非斷滅　所現窮互，能現亦然　一假一切假，而皆如幻，不可以空名，不可以假名，強名爲中　中亦不在空假之外，空假無體，全以中道爲體　言空則三千悉空，言假則三千並假，言中則三千並中　故得互互具足，無欠無餘　如此則一塵中剖出大千經卷，有何正像末之可分別　此則不唯爲佛祖出氣，亦可爲予一洗句讀先生之恥矣

又《法語・示行恕》　儒以忠恕爲一貫之傳，佛以直心爲入道之本　直心者，正念眞如也　眞如無虛僞相，亦名至誠心　眞如生佛體同，亦名深心　眞如偏一切事，亦名回向發願心　此三心者，即一心也　一心泯絕內外，謂之忠，一心等一切心，謂之恕，故曰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果達三無差別，欲一念自欺自誑不可得，欲一念自私自利亦不可得，欲一念自分自局尤不可得矣

又《法語・示可生》　佛法不出唯心眞如二觀　蓋一切色心依正假

實諸法，無非依因托緣而生，皆是依他起性，不了依他，妄計實我實法，即名偏計執性。了其如幻，有即非有，體惟一心，即名圓成實性。今唯心識觀，於依他達其偏計本空，而眞如實觀，極二空所顯理性而已。《大佛頂》最初七處徵心，乃直破偏計，明其本空也。次十番辨見，廣歷陰入處界會理，乃就依他起上，破其偏計餘執也。次定耳根爲所觀境，明其本圓通常，乃就依他起上，顯其圓成本具也。然設不向前文破執開解，則圓通常性甚易而甚難。故南嶽《大乘止觀》，誡初心不得即觀圓成實性，惟以四性簡責，深達偏計本空，依他如幻，一念觀成，轉令餘念自然契實。實心繫實境，實緣次第生，是則前念爲能觀，後念爲所觀，故能坐斷妄源，無以波逐波之失耳。

又《法語・示玄聞二則》 古云：明時無暗，暗時無明，此相傾奪義也。又當明中有暗，當暗中有明，此性無傾奪義也。《佛頂》云：明能破暗，此以眞融妄，全妄成眞，無破無不破而論破也。須知無傾奪性，全體在傾奪相中，而傾奪妄相，全體不離無傾奪性。知性相二而不二，不二而二者，則知非破非不破，而論破矣。非破非不破，性也。破者，全性所起之妙修也。破即無所破者，全修在性也。故明生時，暗無所去；開無去，則明無所來；無去無來，則不生不滅。如禪人未聽經時，心性無減，而妙義茫然。已聽經後，慧解頓開，而心性無增。知無增減，則知六而常即。知茫然與漸開不同，漸開與圓悟圓證定不同，則知即而常六。請以此爲造修方便。其一。

小水常流，則能穿石。吳江一行人，學《法華》，半日不能一句，晝夜不捨六年，而全部成誦。法友熏習已多，所以未淪淺者，不切心故耳。誠切心則法味津津現前。既得法味，欲罷不能，患不時習，不患不悅也。有忘食之憤，後有忘憂之樂。幸將所聽之法，溫習勿忘，日久功深，豁然開悟。既得法喜之樂，更是超脫之緣矣。其二。

又《法語・示靖玄》 自他不二之體名玄，自利利他之行名靖。能悟玄體，性本自靖；能爲靖功，玄體可會；此性修不二之眞旨也。見思靖，方知眞諦本玄；塵沙靖，方知俗諦本玄；無明靖，方知中諦本玄。三玄既會，方知衆生三惑亦本靖也。《佛頂》云：狂心頓歇，歇即菩提，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法華》云：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等。噫！可悟性修交成矣。

又《法語・示迦提》 《法華》妙旨，惟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佛知見，現前一念心之實性是也。現前介爾一念，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本生無潛處，欲生無來處，正生無住處，生已無去處。心無心相，其性無生，無生故無住，無異，無滅。無生住異滅，即眞法性，橫遍豎窮，不可思議。若於此無相妙心，妄謂有心相可得，則佛知見便成衆生知見。若即妄相幻心，達其本非有相，則衆生知見，便成佛之知見。心性既舉體全空，亦復即假即中。以三諦宛然，故三觀法爾。以法爾之三觀，照宛然之三諦，能所不二，境智互融。於此信解，名爲隨喜，解義觀文，名讀誦，轉示他人，名講說。歷事煉心，名兼修正修。有相無相二安樂行，一串穿貫，祇貴篤信力行，別無奇巧方便也。

又《法語・示慧幢》 予讀子輿氏書，至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見圓頓觀心要旨焉。夫父雖至頑，不可別覓他父，又不可如傲象之順命爲惡。現前介爾一念無明頑父，即法性眞父，順無明流，造業流轉，則是傲象。捨妄覓眞，別觀法性，又成背父逃逝，善惡相殊，均爲不孝。六道凡夫，順無明而爲惡者也。藏通別三種行人，捨無明逃逝者也。若知焚廩掩井之瞽瞍，即允若底豫之瞽瞍，則必盡事親之道於己躬，肯作順逆兩法以虧天性邪？所謂盡事親之道者，亦只深信父實生我，除此父外，別無眞父。然斷不可從命爲惡，須竭怨慕之誠以格之，則頑如瞽瞍，亦可回心，況未必如瞽瞍者哉！觀心亦爾，深信現前一念，全體法界，離波覓水，終不可得。然斷不可隨其生滅，不事觀察，須以不思議一心三觀，深體達之。則惡無記心，尚成不思議境，況善心哉！知一念圓具三德，事理兩重三千，互偏互融，深生信解，名爲慕。此境不現，是止觀力微，發勤精進，誓以十法成乘，名爲怨。如此努力，鈍逾般陀，發明有日。儻悠悠忽忽，縱利如藍弗，敏過達多，無濟也。

又《法華經玄義節要》卷上 所言妙者，妙名不可思議也。所言法者，十界十如，權實之法也。蓮華者，譬權實法也。良以妙法難解，假喻易彰。況意乃多略，擬前後合，成六也。一爲蓮故華，譬爲實施權。文云：知第一寂滅，以方便力故，雖示種種道，其實爲佛乘。二華敷，譬開權，蓮現譬顯實。文云：開方便門，示眞實相。二華落譬廢權，蓮成譬立實。文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又蓮譬於本，華譬於迹。從本垂迹，迹依於本。文云：我實成佛來久遠，若斯，但敎化衆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二華敷，譬開迹，蓮現譬顯本。文云：一切世間，皆謂今始得道，我成佛來，無量無

邊那由他劫　三華落譬廢迹，蓮成譬立本　文云，諸佛如來法，皆如是，爲度衆生，皆實不虛，是以先標妙法，次喻蓮華，蕩化城之執教，曬草菴之濃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　上中下根，皆與記前　又發衆聖之權巧，顯本地之幽微，故增道損生，位都大覺　一期化導，事理俱圓　蓮華之譬，意在斯矣　經者，外國稱修多羅，聖教之都，名有翻，無翻，事如後釋　記者，釋曰，此敘經玄意，玄意述於文心，文心莫過本迹　仰觀斯旨，衆義洽然　妙法蓮華即敘名也，示眞實之妙理，敘體也　歸廣大之一乘，敘宗也　蕩化城之執教，敘用也　一期化圓，敘教也　六譬敘本迹也　文略義周矣

釋名第一，辨體第二，明宗第三，論用第四，判教第五　釋此五章，有通有別　通則七番共解，別則五重各說

又　迹中十妙者，一境妙，二智妙，三行妙，四位妙，五三法妙，六感應妙，七神通妙，八說法妙，九眷屬妙，十功德利益妙　釋十妙爲五番，一標章，二引證，三生起，四廣解，五結權實

標章者，云何境妙　謂十如因緣，四諦，三諦，二諦，一諦等，是諸佛所師，故稱境妙　智妙者，所謂二十智，四菩提智，下中上，上上，七權實　五三智，一如實智，以境妙故智，亦隨妙，以法常，故諸佛亦常，函蓋相稱，境智不可思議，故稱智妙，行妙者，謂增數行次第，五行不次第，五行智，導行故，故言行妙　位妙者，謂三草位，二木位，一實位　妙行所契，故言位妙　三法妙者，謂總三法，縱三法，橫三法，不縱不橫三法，類通三法，皆秘密藏，故稱爲妙　感應妙者，謂四句，感應三十六句，感應二十五，感應別圓感應，水不上升，月不下降，一月一時，普現衆水，諸佛不來，衆生不往，慈善根力，見如此事，故名感應妙　神通妙者，謂報通，修通，作意通，體法通，無記化化通，無謀之權，稱緣轉變　若遠若近，若種，若熟，若脫，皆爲一乘，故言神通妙　說法妙者，謂說十二部法，小部法，大部法，逗緣法，所詮法，圓妙法，如理圓說，咸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言說法妙　眷屬妙者，謂業眷屬，神通眷屬，願眷屬，應眷屬，法門眷屬，如陰雲籠月，羣臣豪族，前後圍遶，故言眷屬妙　利益妙者，謂果益，因益，空益，假益，中益，變易益，猶如大海，能受龍雨，故名利益妙

二引證者，文云，諸法如是相等，惟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　實相是佛智慧門，門即境也　又云，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相　即境妙也　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　又以此妙慧，求無上道，無漏不思議　甚深微妙法，惟我知是相　十方佛亦然，即智妙也　本從無數佛，具足行諸道，行此諸道已，道場得成果　又云，合掌以敬心，欲聞具足道，又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即行妙　天雨四華，表住行向地，開示悟入，亦是位義，乘是寶乘，行於四方，四方是因位，直至道場，是果位，是名位妙　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大乘即眞性定即資成慧，即觀照，是爲三法妙　我於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又我以佛眼，觀見六道衆生　又一切衆生皆是吾子　又遙見其父，踞師子牀，即感應妙也　今佛世尊入於三昧，是不可思議，現希有事，神通妙也　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衆心　《身子》云，聞佛柔軟音，深遠甚微妙　又其所說法，皆悉到於一切智地　又但說無上道，又已今當說，最爲難信難解，即說法妙　但教化菩薩，無聲聞弟子，即眷屬妙　現在未來，若聞一句一偈，皆與三菩提記　又須臾聞者，即得究竟三菩提　又若以小乘化我，即墮慳貪，是事爲不可，又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之，即利益妙也

三生起者，實相之境，非佛天人所作，本自有之　非適今也　故最居初，迷理故起，惑解理故　生智　智爲行本，因於智目，起於行足　自足及境，三法爲乘　乘於是乘，入清涼池，登於諸位　位何所住，住於三法，秘密藏中住是法已，寂而常照，照十法界，機，機來必應　若赴機垂應，先用身輪　神通駭動，見變通已，堪任受道，即以口輪，宣示開導　既霑法雨，稟教受道，成法眷屬　眷屬行行，拔生死本，開佛知見，得大利益　前五約自因果，具足，後五化他能所具足　法雖無量，十義意圓，自他始終，皆悉究竟也

一思議生滅因緣者，《中論》云，爲鈍根弟子說十二因緣生滅相　此簡異外道　外道邪，謂諸法從自在天生，或言世性，或言微塵，或言父母，或言無因，種種邪推不當道理　此正因緣，不同邪計，惟是過去無明顛倒心中造作，諸行能出生今世，六道苦果，好惡不同　《正法念》云，畫人分布五彩，圖一切形，端正醜陋，不可稱計　原其根本，從畫手，出六道差別，非自在等作，悉從一念無明心出　無明與上品惡行業合，即起地獄因緣，如畫出黑色，無明與中品惡行合，起畜生道，因緣如畫出赤色　無明與下品惡行合，起鬼道因緣，如畫青色　無明與下品善行合，即起修羅因緣，如畫黃色　無明與中品善行

合，能起人因緣，如畫白色。無明與上品善行合，即起天因緣，如畫上上色。當知無明與諸行合，故即有六道，名色、觸受，乃至生老死等，隨上中下差別不同，人天諸趣，苦樂萬品，以生歸死，死已還生，三世盤迴，車輪旋火，故經言，有河泗復，沒衆生，無明所盲不能出。又梅爲十二牽連，更相拘帶，亦名十二重城，亦名十二棘園，新新生滅，念念不住，故名生滅，十二因緣也。《瓔珞》云，無明緣行生十二，乃至生緣老死，亦生十二，是則一百二十因緣，初是癡，乃至老死，亦是癡，不覺，故癡初亦不覺，至老死亦不覺，癡故生癡，故死，若能覺因緣，因緣即不行，癡不行故，則將來老死，盡名爲黠，黠即隨道。

二思議不生不滅十二者，此以巧破拙。《中論》云，爲利根弟子，說十二不生不滅，癡如虛空，乃至老死，如虛空，無明如幻化，不可得故，乃至老死如幻化，不可得。《金光明》云，無明體相本自不有；妄想因緣，和合而有，不善思惟，心行所造，如幻師在四衢道，幻作種種象馬、瓔珞、人物等，癡謂眞實，智知非眞，無明幻出六道依正，當知本自不有，無明所爲，如知藤本，非蛇，則怖心不生，不生故不滅，是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相也。

三不思議生滅因緣者，破小明大，爲利鈍兩緣說界外法也。《華嚴》云，心如工畫師，作種種五陰，一切世間中，莫不從心造。畫師即無明心也。一切世間即是十法界，假實國土等也。無明之心，不自不他，不共不無因，四句皆不可思議。若有四悉檀因緣，亦可得說。如四句求夢不可得，而說夢中見一切事。四句求無明不可得，而從無明出界內外一切法。出界內十二因緣如前說。出界外十二因緣者，如《寶性論》云，羅漢支佛空智，於如來身，本所不見，二乘雖有無常等四對治，依如來法身，復是顚倒，顚倒故，即是無明，住無漏界中，有四種障，謂緣相生壞。緣者，謂無明住地與行，作緣也。相者，無明共行爲因也。生者，謂無明住地共無漏業因，生三種意生身也。壞者，三種意生身緣，不可思議變易，死也。還如界內十二因緣，從無明，至老死也。緣者，即無明支也。相者，行支也。生者，即名色等五支也。愛取有三支，例前可知。壞即生死支也。此十二支數，同界內，義意大異。彼論云，三種意生身，未得離無明垢，未得究竟無爲淨，無明細戲論，未永滅，未得究竟無爲我，無明細戲論，集因無漏業，生意陰，未永滅，未得究竟無爲樂，煩惱染業，染生，染未究竟滅，未證甘露究竟常。以緣煩惱道故，不得大淨，以相業道故，不得八自在我。以生苦道故，不得大樂。以壞老死故，不得不變易常。是爲界外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相。

四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者，爲利根人，即事顯理也。《大經》云，十二因緣名爲佛性，無明愛取即是煩惱，煩惱道即是菩提。菩提通達，無復煩惱。煩惱既無，即究竟，淨了因佛性也。行有是業，道即是解脫，解脫自在緣因佛性也。名色老死，是苦道，苦即法身，法身無苦無樂，是名大樂。不生不死是常，正因佛性也。故言無明與愛是二，中間即是中道。無明是過去，愛是現在，若邊若中，無非佛性，並是常樂我淨，無明不生，亦復不滅，是名不思議不生不滅十二因緣也。

二正明二諦者，取意存略，但點法性爲眞諦，無明十二因緣爲俗諦，於義即足。但人心粗淺，不覺其深妙，更須開拓，則論七種二諦。一者實有爲俗，實有滅爲眞。二者幻有爲俗，幻有即空爲眞。三者幻有爲俗，即幻有空不空共爲眞。四者幻有爲俗，幻有即空不空，一切法趣空不空爲眞。五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爲俗。不有不空爲眞。六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爲俗。不有不空一切法趣，不有不空爲眞。七者幻有幻有即空，皆爲俗，一切法趣有趣空趣，不有不空爲眞實。有二諦者，陰入界等，皆是實法，實法所成，森羅萬品，故名爲俗，方便修道滅此俗已，乃得會眞。《大品》云，空色色空，以滅俗故，謂爲空色，不滅色故，謂爲色空。病中無藥文字中，無菩提，皆是此意。是爲實有二諦相也。約此亦有隨情，情智智等三義推之，可知幻有空二諦者，斥前意也。何者，實有時無眞，滅有時無俗，二諦義不成。若明幻有者，幻有是俗，幻有不可得，即俗而眞。《大品》云，即色是空，即空是色，空色相即，二諦義成。是名幻有空二諦也。幻有空不空二諦者，俗不異前，眞則三種不同。一俗隨三眞，即成三種二諦。其相云，何如大品，明非漏非無漏，初人謂非漏是非俗，非無漏是遷滯。何者，行人緣無漏，生著，如緣滅生，使破其著心，還入無漏。此是一番二諦也。次人聞非漏，非無漏，謂非二邊，別顯中理，中理爲眞，又是一番二諦也。又人聞非有漏非無漏，即知雙非，正顯中道。中道法界力用廣大，與虛空等，一切法趣，非有漏，非無漏，又是一番二諦也。《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不見不空。智者見空，及與不空，即是此意。二乘謂著此空，破著空故，故言不空。空著若破，但是見空，不見不空也。利人謂不空是妙有，故言不空。利利人聞不空，謂是如來藏一切法趣。如來藏還

約空不空，即有三種二諦也　復次約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顯三種異者，初人聞一切法趣，非漏非無漏，謂諸法不異空，周行十方界，還是瓶處如　又人聞趣，知此中理須一切行，來趣發之，又人聞一切趣，即非漏非無漏，具一切法也　是故說此一俗隨三眞轉，或對單眞，或對複眞，或對不思議眞，無量形勢，婉轉赴機，出沒利物　一一皆有隨情情智等三義　若隨智證俗，隨智轉智，證偏眞，即成通二諦　智證不空，眞即成別入通二諦　智證一切趣不空，眞即成圓，入通二諦　三人入智不同，復局照俗，亦異幻有，無爲俗不有不無爲眞者，有無二故，爲俗中道，不有不無，不二爲眞　二乘聞此，眞俗俱皆不解，故如瘂如聾。《大經》云，我與彌勒共論世諦，五百聲聞謂說眞諦，即此意也　圓入別二諦者，俗與別同，眞諦則異　別人謂不空，但理而已　欲顯此理，須緣修方便　故言一切法趣不空，圓人聞不空理，即知具一切佛法無有缺減，故言一切趣不空也　圓教二諦者，直說不思議二諦也，眞即是俗，俗即是眞　如如意珠，珠以譬眞，用以譬俗，即珠是用，即用是珠　不二而二，分眞俗耳

又　六明二諦者，《大經》云，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　如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　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　轉二爲麤，不轉爲妙　三藏全是轉二，同彼醉人　諸大乘經帶轉二說，不轉一　今經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不轉一實，是故爲妙　諸諦不可說者，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那得諸諦紛紜相礙　一諦尚無，諸諦安有，一一皆不可說　可說爲麤，不可說爲妙　不可說亦不可說，是妙，是妙亦妙，言語道斷故，若通作不可說者，生生不可說，乃至不生不生不可說，前不可說爲麤，不生不生不可說爲妙　若麤異妙，相待不融，麤妙不二，即絕待妙也　約互味者，乳教一麤無諦，一妙無諦　酪教一麤無諦，生酥三麤無諦，一妙無諦　熟酥二麤無諦，一妙無諦　此經但一妙無諦，開麤如前　問，何故大小通論無諦　答，《釋論》云，不破聖人心中所得涅槃，爲未得者執涅槃，生戲論　如緣無生使，故破言無諦也　問，若爾，小乘得與不得，俱皆被破，大乘得與不得，亦但應破　答，不例小乘，適有別惑可除，別理可顯，故雖得，須破中道　不爾，得云何破　問，若爾，中道惟應有一實諦，不應言無諦也　答，爲未得者執中生惑，故須無諦　實得者有，戲論者無

又　第二智妙者，至理玄微，非智莫顯　智能知所，非境不融　境既融妙，智亦稱之　故次境說智爲六，一數，二類，三相，四照，五判，六開

數者，一世智，二五停心，四念處智，三四善根智，四四果智，五支佛智，六六度智，七體法聲聞智，八體法支佛智，九體法菩薩入眞方便智，十體法菩薩出假智，十一別教十信智，十二三十心智，十三十地智，十四三藏佛智，十五通教佛智，十六別教佛智，十七圓教五品弟子智，十八六根清淨智，十九初住至等覺智，二十妙覺智。

類者，世智無道，邪計妄執，心行理外，不信不入故　爲一五停心四念處，已入初賢，佛法氣分，俱是外凡故　爲一四善根，同是內凡故　爲一四果同見眞故　爲一支佛別相觀，能侵習故　爲一六度，緣理智弱，緣事智強故　爲一通教聲聞，體法智勝故　爲一支佛，又小勝故　爲一通教菩薩，入眞方便智，四門偏學故　爲一通教，出假菩薩智，正緣俗故　爲一別教十信智，先知中道，勝前劣後　故爲一別三十心，俱是內凡　故爲一十地　同是聖智故　爲一三藏佛，是師位，名勝三乘弟子故　爲一通教佛智，斷惑照機勝故　爲一別教，佛智又勝故　爲一圓教，五品弟子同具煩惱，能知如來秘密之藏故　爲一六根清淨智，鄰眞故　爲一初住，至等覺同破無明故　爲一妙覺佛智，無上最尊故爲。

三辨相者，天竺世智，極至非想　此間所宗，要在忠孝　五行，六藝，天文地理，醫方卜相，兵法貨法，草木千種，皆識，禽獸萬品知名　又塗左割右，等無憎愛，獲根本定，發五神通，停河在耳，變釋爲羊　納吐風雲，捫摸日月，法是世間法，定是不動定，慧是不動，出邀名利，增見愛，世心所知，故名世智也　五停四念者，有定故言停，有慧故言觀　觀能翻邪，定能制亂，數息治散，不淨治貪，慈悲治瞋，因緣治癡，念佛治障，道念處是觀，苦諦上四智，治於四倒，四倒不起，由此四觀，初翻四倒，未入聖理故，言外凡智也　煖法緣四諦境生智，伏煩惱，如火以烟在初爲相，無漏智火亦以煖法在先，爲相　頂法者，色界善根，猶如山頂，故名頂　若能親近善友，從其聞，隨順方便法，內心正觀，信佛菩提，信善說法，信僧清淨功德，是說信寶，說色無當，乃至說識無當，是說信陰，知有苦集滅道，是說信諦　若如是，即住頂　若不如是，即頂退　忍觀法者，正觀欲界苦，色無色界苦，欲界行，集色無色界行，集欲界行，滅色無色界行，滅斷欲界行，道斷色無色界行，道如是三十二心，是名下忍　行者，後時損減行，及緣乃至正觀欲界苦，常相續不斷，不遠離，如是觀

時，深生厭患，復更減損，但作一心，觀於一行，是名中忍。復以一心觀欲界苦，是名上忍。復次，生世第一法，世第一法後，次生苦法忍，初果八忍、八智，三果，重慮緣眞，九無礙，九解脫智，支佛用總相別相，如約三世，明苦集，分別十二因緣，卽別相也。六度緣理智弱，伏而未斷，緣事智強，能捨身命，財無所遺，顧通教，聲聞總相一門。達俗卽眞，緣覺能於一門總相別相，達俗卽眞，通菩薩能於四門總相別相，達俗卽眞。又能偏四門出假教化衆生，別十信，信果頭眞如實相。爲求此理，起十信心，十住，正習入空，傍習假中十行，正習假傍習中十迴向，正習中初地，證中二地已上，重慮於中。三藏佛一時用三十四心，斷正習盡，通佛坐道場，一念相應，慧斷餘殘習氣，別佛用金剛後心，斷一品無明，究竟盡成佛。圓五品，具煩惱性，能知如來秘密之藏，六根淨位，獲相似中道智，初住獲如來一身無量身，入法流海中，行任運流注後位可解。

四明智照境者，若由智照境，由境發智，四句皆墮。性中若四悉檀因緣，立境智，但有名字，智能照境，境亦照智。《仁王》云，說智及智處，皆名爲般若。且置斷義，世智照六道，十如。五停心智去至體法，凡七智。照二乘十如，六度，及通教，出假菩薩智，兩屬上求。照菩薩十如，下化，照六道十如，別四十心智，亦兩屬如上。十地智兩屬，次第照，照菩薩十如，不次第照。照佛十如，五品去凡四智，皆照佛界十如。總略如此。二十智照，四種十二因緣者，世智五停，四念，四果，乃至支佛六度，三藏，佛凡七智，照思議生滅，十二因緣，境通教三乘入眞方便智，出假智，佛智，凡五。智照，思議不生滅因緣境，別教十信，三十心，十地，佛凡四智，照不思議不生不滅因緣境，二十智，照四種四諦，可例知。照二諦者，前教七智，照析空之二諦，次五智，照體空之二諦。次八智，照顯中之二諦。其間別圓相入者，可以意得。照三諦者，前七智照無中之二諦，是因緣所生法，皆屬俗攝。次五智，照含中之二諦，卽空一句，皆屬眞諦攝也。次別圓八智，照顯中之二諦，卽是假名，亦名中道，二句皆屬中諦攝也。照一實諦者，此須引釋。論明四悉檀，皆名爲實，世界故實，乃至第一義故實，當知實語，亦通四諦，生滅故實乃至無作故實。前七智照生滅之實，乃至圓四智，照無作之實。次二十智，無諦，無照者，無諦無別理。若於四種四諦，得悟不復見諦，與不諦，故無諦亦通也。前七智照生滅之無諦，生生不可說故，乃至圓四智，照無作之無諦。不生不生不可說故，前三無諦，是權後一無諦是實。此就言教。若就妙悟，同於聖人心中所照者，則不見有權實，故非權非實，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方便說權說實，會理之時，無復權實，故稱非權非實，爲妙也。

五明麤妙者，前十二番智是麤，後八番智爲妙，別教十信，初已聞常，信修於常，是故爲妙。又別四智，三麤一妙，圓教四智，悉皆稱妙。

六明開者，前十六番智，若不決了，悉成妙智。如妙莊嚴，先是外道世智，聞法華經，便得決了，以邪相入正相，於諸見不動，而修三十七品，不捨八邪，而入八正，卽是決於世智，得入妙智。或與五品齊，或與相似齊，或與分得齊，節節有入義。若五停方便智，乃至通佛等智，若不決了，卽是麤智，今開權顯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又決了歷別之智，入於妙智，當體卽是某位，進入是某位，十六麤智，皆成妙智，無麤可待，卽是絕待智妙也。對境明智，具在全本，不能具錄，須往尋之。

第四位妙者，諦理既融，智圓無隔，導行成妙，三義已顯，體宗用足，更明位妙者，行之所階也。但位有權實，布在經論。若《成論》，《毗曇》，判位言，不涉大地。《攝》等論判位，別教一途，義不兼括。《方等》諸經，明位《瓔珞》已判淺深。《般若》諸經，明位。《仁王》盛談高下，而未彰麤妙。今經位名不彰，而意兼大小，粗判權實，然梵文不盡度。本經必有今《藥草喻品》，但明六位。文云，轉輪聖王釋梵諸王是小藥草。知無漏法，能得涅槃，獨處山林，得緣覺，證是中藥草。求世尊處，我當作佛，行精進定，是上藥草。又諸佛子專心佛道，常行慈悲，自知作佛，決定無疑，是名小樹。安住神通，轉不退輪，度無量億百千衆生，是名大樹。追取長行中，一地所生，一雨所潤，及後文云，今當爲汝說最實事，以爲第六位也。前三義是藏中位，小樹是通位，大樹是別位，最實事是圓位。小草位者，人天乘也。四種輪王，六欲天，乃至色無色界等，皆約果報，明位界報，既有優劣，當知修因必有淺深。中草位者，卽二乘也。聲聞七賢，七聖，及二種辟支，各有大小。上草位者，卽三藏菩薩也，從初發心，緣四諦，發四弘，於三阿僧祇劫，具行六度，百劫種相好因，至菩提樹下，以三十四心，一時斷結，則名爲佛。小樹位者，卽通教三乘，共十地位，而菩薩別得法忍之名大樹位者，別教位也，如《瓔珞》所明五十二位。初十信爲外凡，次一住習種性，十行性種性，十迴向道種性，爲內凡。十

地聖種性，及等覺性，爲分證妙覺性，爲究竟　次明最實位者，即圓教位也。有言頓悟，即佛，無復位次之殊，引《思益》云：如此學者，不從一地，至一地。又有言頓悟，初心即究竟，圓極而有四十二位者，是化鈍根，方便立淺深之名耳。引《楞伽》云，初地即二地，二地即三地，寂滅眞如，有何位次。又有言初頓悟，至十住即是十地，而說有十行，十迴向，十地者，此是重說耳。今謂諸解，悉是偏取，然平等法界，尚不論悟，與不悟，孰辨淺深。既得論悟，與不悟，何妨論於淺深。究竟大乘，無過《華嚴》、《大集》、《大品》、《法華》、《涅槃》，雖明法界平等，無說無示，而菩薩行位終自炳然。又有人言平等法界，定無位次。今例難此語，眞諦有分別耶。見眞之者，判七賢，七聖二十七賢聖等，今實相平等，雖無位次，見實相者，判位次。何咎。《大論》云，譬如入海，有始入者，到中者，至彼岸者。若見眞判位，如江河淺深，若實相判位，如入海淺深。故《普賢觀》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大乘果者，亦諸法實相。論諸次位，非徒臆說，隨順契經，以四悉檀明位，無妨還緣七種，以明階位，謂十信、十住、十行、十向、十地等覺、妙覺。今於十信之前，更明五品之位，一隨喜，二讀誦，三講說，四兼行六度，五正行六度。具在全本，尋之。

麤妙者，小草止免四趣，不動不出。中草雖復動出，智不窮源，恩不及物。上草雖能兼濟，滅色爲拙。小樹雖巧，功齊界內，故其位皆麤。大樹實位。同緣中道，皆破無明，俱有界外功用。而別教從方便門，曲徑紆迴，所因處拙，其位猶麤。圓教直門，是故爲妙。

開顯者，若破三顯一，相待之意，可得如前。若即三是一，絕待之意義，則不爾。何者，昔權蘊實，如華含蓮。開權顯實，如華開蓮現。離此華已，無別更蓮。離此麤已，無別更妙。何須破麤，往妙，但開權位，即顯妙位也。開生死麤心者，明凡夫有反復，易發菩提心，生死即涅槃，無二無別，即麤是妙也。若始從凡夫，發析體別圓四心者，亦是初心，皆是因緣所生心，即此因緣，即空，即假，即中，與圓初心無二，無別。若開六度，權位行者，檀即因緣生，法即空，即假，即中，開檀得見佛性，乃至般若亦如是。方便聲聞，未入位者，開顯亦如是　三藏斷結位，若未開顯，永無反復，如焦種無芽，今開析空，即假，即中，次開通教二乘，菩薩，亦如是，出假菩薩位者，決了此假，假即是中　開別十信位者，同前開十住，同二乘開十行，同出假，開十迴向，伏無明位，即此而中。若登地之位，不決了者，秖是拙度之位。今決此權令得顯實。若決諸權，或按位妙，或進入妙，無麤可待，同成一妙

第五三法妙者，斯乃妙位所住之法，即三軌也。軌名軌範，還是三法，可軌範耳。一眞性軌，二觀照軌，三資成軌。名雖有三，秖是一大乘法也。《大經》云，佛性者，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亦一者，一切衆生悉一乘故。此語第一義諦。非一者，如是數法故。此語如來藏。非一非非一者，數非數法，不決定。故此語第一義空，秖是一法，亦名三耳。故不可單取，不可複取，不縱不橫，而三而一。前明諸諦，若開若合，若麤若妙等，已是眞性軌相。前明諸智，若開若合，若麤若妙等，已是觀照軌相。前明諸行，若開，若合，若麤若妙等，已是資成軌相。前明諸位，秖是修此三法，所證之果，今重說有三義，一者，前境智行，是因中所乘之三軌。今明乘是大乘，已至道場，證果所住之三軌也。二者，前作境智等名，別說，今作法名，合說。三者，前直爾散說，不論本末，今遠論其本，即是性德三軌，亦名如來之藏，極論其末，即是修德三軌，亦名秘密藏，本末含藏一切諸法，從性德之三法，起名字之三法，因名字之三法，修觀行之三法，發相似之三法，乃至分證之三法，究竟之三法，自成三法。化他三法，爲是義，故應重說也。歷四教各論三法者，三藏中以無爲智慧，名觀照軌。正爲乘體，助道成乘，具名資成軌。正助之乘，斷惑入眞，眞是眞性，軌教來詮，此故以教爲乘，緣覺亦爾。菩薩以無常觀，爲觀照，功德肥爲資成，坐道場，斷結見眞，爲眞性，此教詮眞乘，是教乘，從三界中，出到薩婆若中，住言教已盡，故無教乘。眞不能運，故證非乘，故有索車之意。二通教，以眞性軌，爲乘體。何以故，即色是空，事中有理，此理即眞，故爲乘體。以即空慧，爲觀照，衆行爲資成，此教證眞乘，是教乘。從三界出到薩婆若中，住菩薩出三界，已用行爲乘，淨佛國土，教化衆生，乃至道場，方可名住。亦是有教無人，無誰住者。亦是教謝證寂，無復運義，亦有索車之意。三明別教，三法者，以緣修觀照，爲乘體，諸行是資成，以此二法，爲緣修智慧，慧能破惑顯理，理不能破惑。理若破惑，一切衆生悉具理性，何故不破，若得此慧，則能破惑，故用智爲乘體，故《大經》云，無爲無漏，名菩薩僧，即是一地，二地，乃至十地。智慧，名智慧莊嚴。以此智慧，運通十地，故爲乘體。四明圓教三法者，以眞性軌爲乘體，不僞名眞，不改名性，即正因常住，諸佛所師，謂此法也。一切衆生亦悉一乘，衆生即涅槃相，不可復滅涅

繫，即生死無滅，不生故（《大品》云，是乘不動不出，即此乘也）觀照者，秖點眞性，寂而常照，便是觀照，即是第一義空　資成者，秖點眞性法界，含藏諸行無量衆具，即如來藏三法，不一不異，如點如意珠，中論、光論、寶光、寶不與珠一，不與珠異，不縱不橫，三法亦如是，亦一亦非一，亦非一，非非一，不可思議之三法也

若迷此三法，即成三障　一者界內界外，塵沙障，如來藏　二者通別見思障，第一義空　三者根本無明障，第一義理　若即塵沙障，達無量法門者，即資成軌，得顯　若即見思障達第一義空者，觀照軌，得顯　若即無明障，達第一義諦者眞性軌得顯　眞性軌得顯，名爲法身　觀照得顯，名爲般若　資成得顯，名爲解脫　此兩即是定慧莊嚴莊嚴法身，法身是乘，體定慧是衆，具下文云，其車高廣，衆寶莊嚴，是名圓教行人所乘之乘，到薩婆若　過茶無字可說，自行運畢，運他不休，故言佛自住　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即其義也　麤妙者，三藏於有爲福德，論三法爲乘，四念處是聞，慧乘於教乘，到四善根，四善根乘於行乘，到見諦，見諦乘於證乘，到無學既是權法出三界外，以眞爲證，證則不運，不見實乘　三法皆麤，通教即空慧三法，爲乘巧，餘意大同　別教以資成，資於觀照，觀照開於眞性，三法爲乘，十信乘，教十住乘，行十地乘，證到妙覺薩婆若中，住緣修成，即謝，惟眞修在資成，在前觀照，居次，眞性在後　此三竪別縱，非大乘　此三並異橫，非大乘，是方便法，是故爲麤，圓教點實相，爲第一義空，名空爲縱，第一義空，即是實相　實相不縱，此空豈縱，點實相，爲如來藏，名之爲橫如來藏，即實相，實相不橫，此藏豈橫，故不可以縱思，不可以橫思，故名不可思議法，即是妙也　秖點空藏，爲實相，空藏縱橫實相，那不縱橫，秖點空爲如來藏空，既不橫藏，那得橫點如來藏，爲空藏，既不縱空，那得縱點實相爲空藏　實相非縱非橫，空藏亦非縱非橫，宛轉相即，不可思議，故名爲妙秖點如來藏，爲廣點第一義空，爲高，故言其車高廣，如來藏即實相，故其車非廣第一義空，即實相故　其車非高，秖實相是空，那得非高秖實相，是如來藏，那得非廣　又點實相爲如來藏，故言衆寶莊（校）嚴一，又多僕從，而侍衛之點，實相，爲第一義空，故言有大白牛肥壯多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智慧無染，名爲白能破惑，故多力中道慧，名平正，人無功用，故其疾如風，不思議三法，共成大車豈有縱橫，並別之異　如是教乘，不縱不橫，五品所乘，到於似解　如是行乘不縱不橫，似解所乘，到於十住　如是證乘，不縱不橫，十住所乘，到於妙覺薩婆若中住，故名妙乘　又言是乘微妙清淨第一

又《法華經玄義節要》卷下　開顯者，約《大經》三句也　經言佛性亦一者，一切衆生悉一乘故，此是不動不出之一乘，故具足三法，不縱不橫　夫有心者，皆備此理，而其家大小都無知者，是故爲麤　今示衆生諸覺寶藏，耘除草穢，開顯藏（經）（金），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十方諦求，更無餘乘，惟一佛乘，是故爲妙　經言，佛性亦非一非非一，數非數法，不決定故　若執緣修智慧，定能顯理，慧自非理，則照用不明，不見佛性，是故爲麤　今開定執之慧，即不決定慧，即理而慧，即慧而理，即理而慧，不執著數，定三定一，不著非數，非三非一，如此乃名無著妙慧，能破一切定相，及不定相，亦無能破所破，如輪王能破能安，如日除暗，生物，如醫除膜資珠，即是大乘，不縱不橫之妙慧也　經言佛性亦非一說三乘，故即是三乘，五乘，七乘等，諸方便乘，若住諸乘，但是事善，及以偏眞，通入處，近是故，爲麤　今若決了，諸乘，即是如來藏，藏名佛性，從人天善，乃至別乘，皆不動本法，即是於妙　常知三句攝一切法，無非佛性，悉皆是妙，無麤可待，即絕待妙也

始終者，不取五品教乘，爲始，乃取凡地，一念之心，具十法界，十種相性，爲三法之始　何者，十種相性秖是三軌，如是體，即眞性軌　如是性，性以攝內，即觀照軌　如是相，相以據外，即福德資成軌　力者，以因是觀照軌，作者，萬行精勤，即是資成　因者，習因屬於觀照　緣者，報因，屬資成果者，習果屬觀照　報者，習報屬資成　本末等者，空等即觀照　假等，即資成　中等即眞性　直就一界十如，論於三軌，今但明凡心一念即皆具十法界，一一界悉有煩惱性相，惡業性相，苦道性相　若有無明煩惱性相，即是智慧觀照性相　何者以迷明故，起無明，若解無明，即是於明　《大經》云，無明轉即變爲明　《淨名》云，無明即是明，當知不離無明，而有於明　如冰是水，如水是冰　又凡夫心一念即具十界，悉有惡業性相，秖惡性相，即善性相由，惡有善，離惡無善，翻於諸惡，即善資成，如竹中有火性，未即是火事，故有而不燒，遇緣事成，即能燒物　惡即是善，未即是事，遇緣成事，即能翻惡，如竹有火，火出還燒竹　惡中有善，善成還破惡　故即惡性相，是善性相也　凡夫一念皆有十界，識名色等苦，道性相，迷此苦道，生死浩然，此是迷法身，爲苦道，不離苦道，別有法身　如迷南爲北，無別南也　若悟生死，即是法身，

故云苦道性相，即是法身性相也。夫有心者，皆有三道性相，即是三軌性相。《故淨》名云，煩惱之儔，爲如來種，此之謂也。若言如是力，如是作者，菩提心發也，即是眞性等萌動。如是因者，即是觀照萌動。如是緣者，即是資成萌動。如是果者，由觀照萌動，成習因，感得般若習果，滿也。如是報者，由資成萌動爲緣因，感得解脫報果，滿也。果報滿故法身亦滿，是爲三德究竟滿，名秘密藏，本末等者，性德三軌，冥伏，不縱不橫，修德三軌，彰顯如等，數等，妙等，彰顯如等，數等，妙等，故言等也。亦是空等，假等，中等。

類通者，前以三軌之法，從始至終，即是豎通無礙。今欲橫通，諸法，悉使無礙，類通諸三法。何者，赴緣名異，得意義同，粗通十條，餘者可領，三道，三識，三佛性，三般若，三菩提，三大乘，三身，三涅槃，三寶，三德。諸三法無量，止用十者，舉其大要，明始終耳。三道輪迴，生死本法，故爲初。若欲逆生死流，須解三識，知三佛性，起三智慧，發三菩提心，行三大乘，證三身，成三涅槃，是三寶利益一切化緣，盡入於三德，住秘密藏。類通三道者，眞性軌，即苦道，觀照軌即煩惱道，資成軌即業道。六即云云，三識者，奄摩羅識，即眞性軌，阿梨耶識，即觀照軌，阿陀那識，即資成軌，三佛性者，眞性軌，即正因性。觀照軌，即了因性。資成軌，即緣因性。三般若者，眞性是實相般若，觀照是觀照般若，資成是文字般若。三菩提者，眞性即實相菩提，觀照即實智菩提，資成即方便菩提。三大乘者，眞性即理乘，觀照即隨乘，資成即得乘。三身者，眞性即法身，觀照即報身，資成即應身。三涅槃者，眞性即性淨，涅槃觀照，即圓淨，涅槃資成即方便淨。涅槃一體三寶者，眞性即法寶，觀照即佛寶，資成即僧寶。三德者，眞性即法身德，觀照即般若德，資成即解脫德。若三德縱橫，即麤，不縱不橫即妙。已上皆約六即云云，此五番明妙，從因至果，以辨自行妙，半如意珠竟。

第六明感應妙者，上來四妙，名爲圓因。三法秘藏，名爲圓果。境妙究竟，顯名毗盧遮那。智妙究竟，滿名盧舍那。行妙究竟，滿名釋迦牟尼。三佛不一異，不縱橫，故名妙果。果智寂照，有感必彰，故明感應妙也。感屬於機，機有三義，微義，關義，宜義。應屬於聖，亦有三義，赴義，對義，應平聲義。若微釋機，赴釋應，即世界悉檀也。關釋機，對釋應，即對治悉檀也。宜釋機，應釋應，即爲人第一義二悉檀也。生事善，是爲人生理善，是第一義約善惡，明機相，約慈悲，論應相，通論三世善惡，皆得爲機。別論但取未來善惡，以爲正機。何者，過去已謝，現在已定，祇爲拔未來惡，生未來善耳。略言爲四，一冥機，冥應，若過去善修三業，現在未運身口，藉往善力，名爲冥機。雖不現見靈應，而密爲法身，所益不見不聞而覺而知，是爲冥益。二冥機顯應，過去植善，冥機已成，便得值佛聞法，現前獲利，是爲顯益。如佛初出世，最初得度之人，現前何嘗修行，諸佛照其宿機，自往度之，即其義也。三顯機顯應，現在身口精勤不懈，而能感降，如須達長跪，佛往祇洹，月蓋曲躬聖居門闥，乃至行人道場，禮懺能感靈瑞也。四顯機冥應，如人雖一世勤苦，現善濃積，而不顯感，但冥有其利，若解四意，一切低頭舉手，福不虛棄，終日無感，終日無悔，設見喜殺，長壽，好施貧乏，不生邪見。若不解此者，謂其徒功喪計，憂悔失理。《釋論》云，今我疾苦，皆由過去。今生修福，報在將來。正念無辟，得此四意也。略舉四句，如此，若具足辨者，用四機爲根本，所謂冥機顯機，亦冥亦顯機，非冥非顯機，冥是過去，顯是現在，冥顯是過現，非冥非顯是未來，於一句中復爲四句，所謂冥機冥應，冥機顯應，冥機亦冥亦顯應，冥機非冥非顯應。餘三機亦如是，成十六句。機既召應，應亦有十六句，一機而感四應，一應而赴四機，機應各爲十六，合成三十二句。就前根本四句，便是三十六句機應也。又約一人，身業機具三十六，三業即有一百八機。約三世三業，則有三百三十四。一卑既爾，十法界即有三千二百四十機應不同。自行既爾化他亦然。合六千四百八十機應。若就十界交互，則增九倍，都六萬四千八百機應也。

麤妙者，機有麤妙，且如阿鼻，得具十機。九界機爲麤，佛界機爲妙。餘列可知。應有麤妙。三藏通教等聖，但是作意神通，無常住本，約何起應。若別接，通別惑，未斷，亦不得應。縱令赴物，皆名麤應。若別圓兩教，初心伏惑，未能有應，初地初住三觀現前，證二十五王，三昧法身，清淨無染，如虛空，湛然應一切，無思無念，隨機即對，如月現百水，鏡寫千像，是名妙應。

開顯者，若九界機麤，佛界機妙，未得法身，應麤，得法身應妙者，諸大乘經《華嚴》等明麤妙相隔，二乘不聞不解，如瘂如聾。《無量義經》明麤妙，從一理，出生無量麤妙機應，一理爲妙，出生無量爲麤。此則從妙出麤，隔而未合。今經無量，還爲一，此則開權顯實，祇麤是妙，何者，本顯一理，作諸方便，方便即是眞實。故云凡有所作，惟爲一事，未曾暫廢，譬如三草二木，祇

是一地所生，是同源機，一雨所潤，皆是同受應。愚者未解，謂草木四微，水非是地　智者了達，四微生祇是地變，四微滅祇是地還，豈有草木而非於地耶　此即開權而顯實，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九法界機皆佛界機，四聖之應無非妙應也　《釋籤》云，觀心感應，妙者，境如感，智如應，妙智和合，即感應道交，具如止觀　煩惱境中諸法般若，三十六句智，照於境，三十六句如四應起機，境發於智，三十六句如四機感應，應中一切智，如冥道種智，如顯兩智，竝爲亦冥亦顯，一切種智如非冥非顯，機中眞境如冥，俗境如顯，兩境如亦冥亦顯，第一義如非冥非顯　境之與智，不出色心　色心淨故，般若亦淨　色心祇是三業，三業爲境，用智觀之，是故亦可對前三業機應　又三諦之境不出十界，界必交互，及以自他故，亦對前十界自他故，知觀心感應義足

第七神通妙者，前論機應，止是辨其可生可赴之相，若正論化用益他，即是三輪不思議化，謂身輪，口輪，他心輪　《普門品》但有二文，而兼得三意，遊於娑婆世界，即身輪，而爲說法，即口輪，如見蓮華大，知池水深，若見說法大，即知智慧大　故兩輪兼示他心輪也　示身輪者，即是示藥樹王身，如意珠王身　示口輪者，即是示毒鼓，天鼓　此是慈悲熏於身口，則有二身示現，二鼓宣揚　若示心輪，即是隨自意，隨他意等，亦是同於病行，嬰兒行也　上辨機感相關，而妙理難顯，應須神通發動，現於瑞相，密表乎理　稱神通者，瓔珞云，神名天心，通名慧性　天然之性，通達無礙　《地持》云，神謂難測知，通謂無壅礙　天心即是難測知義，慧性即是無壅礙義　不同者鬼，道報得通，人能服藥，亦得通　外道依根本禪，亦發通　諸天報得通　二乘依背捨勝處一切處修十四變化，發得神通　六度菩薩因禪得五通，坐道場時，能得六通，通教菩薩因禪得五通，依體法慧，得無漏通　別教地前依禪發五通，登地正發無漏通　任運常照，不以二相見諸佛土　圓教通者，依今經及普賢觀，以舌兩根，以爲六數，他心宿命入意根，攝六根之通，不依事禪而發此，乃中道之眞　眞自有通，任運成就，名無記化，化禪不別，作意故，名無記　任運常明如阿修羅琴化，復作化故言化　化中道眞通，任運如此，與餘通異論，其修習皆緣實相常住之理　文云，得是常，眼根清淨　《央掘》云，所謂彼眼根，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明，見乃至耳鼻舌身意，皆於諸如來，常具足無減修，了了分別，聞知等彼者於佛爲自於衆生，爲彼衆生，謂爲無常，於如來是常也　依禪而修，名爲減修，依實相修，名無減修　不見佛性，名不了了見　若見佛性，名了了見　又見實相理，名了了識，法界事，名分明也　見有二種，一相似見，如六根清淨，中辨二眞，見如華嚴所明，佛眼耳鼻舌身意也　此總中亦明眞身通相，所謂善現色身，示一切衆生所喜見身，即是外身通也　現身如瑠璃，十方諸佛悉於中現，即是內現身通　餘根內外示現，亦可例知　是則圓教神通，異於前辨　然神通度物，非但變己身，同其正報，亦變己國土，同其依報　如《瓔珞》云，起一切國土應，一切衆生應也　應同正報者，即是示爲十法界像　應同依報者，即是同十法界所依處也　若應同四惡超身者，用觀惡業，慈悲，熏無記化化禪，應作地獄等形，乃至修羅等像，各各皆見，同其事業　若應人天身者，是用觀善業慈悲，熏無記化化禪，作善道身，乃至各見同其事業　若應作三藏二乘者，用析空慈悲，熏無記化化禪，起老比丘像，共僧布薩等　若應通教者，用即空慈悲，熏應別教者，用即假即中慈悲　熏應圓教者，用即中慈悲，熏無記化化禪，乃至各見同其事業　如是應同正報，不可稱記，可以意知，不可言盡　若得此意，往往五味教中，乳教所用神力，若多若少，但表兩意，一麤一妙，三藏用神力，若多若少，但爲一麤，方等，三麤一妙，般若，二麤一妙，此經惟爲一妙　所以序品中瑞相有十，咸皆表妙地，皆嚴淨，表理妙，放眉間光，表智妙，六於三昧，表行妙，天雨四華，表位妙，兩檀香風，表乘妙，四衆咸有，疑表機見　萬八千土表，應此二是感應妙地　六種震動，表神通妙，天鼓自鳴及而爲說法，表說法妙　天龍大衆歡喜，表眷屬妙　又見佛子種種修行，表利益妙　若應同依報者，有兩意，若國土苦樂由於衆生，非佛所作，佛但應同而已　若作折伏攝受者，佛鑒機緣，或作苦國，或作樂國，苦樂由佛，不關衆生，初意可知　若作伏攝義者，佛以觀惡慈悲與無記化化禪合起於穢國，折伏攝受四趣衆生，乃至以即中慈悲，與無記化化禪，合或起淨國，或起穢國，折伏攝受圓教菩薩衆生，如是種種轉變，爲國不同，皆由如來神力轉變　今將此依正轉變待三教作意神通，悉名爲麤　又就無記化化禪所作神變自論，麤妙若爲九界衆生用，方便神力作淨，作穢　若廣，若狹，悉名爲麤　若爲佛界衆生，用眞實神力作淨作穢，若廣若狹，悉名爲妙　如經放眉間，光照萬八千土，及三變土田，比餘經神力，何足爲多　但爲開發大事故，言妙也　約五味，論麤妙可知　又諸經妙同麤異，麤有二種，一難轉麤，二易轉麤　易轉者，於諸經中，

已得爲妙　雖轉者，今於法華，無復兩麤，但有一妙，惟一大佛事因緣，曾無他事，假同九界神通，衆生自謂他事，於佛常是佛事，客作自謂賤人，長者審知，是子，此即相待神通妙也　又諸經諸麤神通隔妙神通，今經皆開權顯實，同妙神通，是名絕待明妙

第八說法妙者，諸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有因緣故，亦可說示，前藥珠二身，先以定動，今雷天二鼓，後以慧拔，演說一乘，無二差別，皆悉到於一切智地　其所說法皆實不虛，是故次說法妙，即爲六意，一釋法名，二分大小，三對緣同異，四判所詮，五明麤妙，六明觀心

釋法名者，一修多羅，此云法本，亦云契經，亦云線經　諸經中直說者，是二祇夜，此云重頌　諸經中偈，四五七九，言句少多不定，重頌上者是也　三和伽羅那，此云授記，說三乘，六趣，九道，劫數當得作佛，若後爾所歲，當得聲聞，支佛，乃至當受六趣報，皆名授記　四伽陀，此云不重頌，亦略言偈，四五七九言等，四句爲頌，如此間詩頌，五優陀那，此云無問自說，或理深意遠，無人能問，或非不可問，但聽者宜聞佛，爲不請之師，不待問自說也　六尼陀那，此云因緣，修多羅中有人問，故爲說，是事，故結是戒　一切佛法緣起事，皆名尼陀那，已訶波陀那，此云譬喻，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　八伊帝目多，伽此云，如是語，即是結句言，我先許說者，今已說竟，亦云本事，說諸弟子，本事因緣　九闍陀伽，此云本生說　佛本曾爲師子等，十毗佛，略此云方廣，爲得阿耨三菩提，故說也　十一阿浮陀達磨，此云未曾有，如佛現種種神力　放光動地等，衆生怪未曾有　十二優波提舍，此云論議，答諸問者，釋其所以，廣說諸義，如是等問答，解義皆名優波提舍　佛自說論義，經迦旃延所解，乃至像法凡夫，如法說者，亦名優波提舍經也

二分大小者，此經指九部，爲入大之本，則九部是小，三部是大　蓋別語耳通，而爲言小亦有記前，無問自說廣經　又有人言，大乘九部，除因緣譬喻論義，大乘根利，不假此三，斯亦別論通語，大乘何得無此三耶　有經言，小乘但讓廣經，一部大乘，說如來是常，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正理爲方，包富爲廣　又理融無二，亦名爲等，聲聞中所無，但十一部應知，通有十二爲緣別說，或讓三，或讓一，以判大小耳

三對緣同異者，緣即衆生，皆有十界，根性熟者，先感佛知，成熟未成熟者，應不失時　若衆生解脫緣未熟，不可全棄，對此機緣，止作人天乘，說不作修多羅等名　若衆生有小乘根性，對此機說通，則十二別則或九或十二，若衆生有菩薩機者，不作別說，但明十二部經，又藏教直對三法界別說，或九或十　通教對四法界，通說，十二部法，別教對兩法界，通說十二部法　圓教對一法界，通說十二部法　前以無記化化禪，與諸慈悲合示現身，輪或爲國師道士，儒宗父母兄弟，乃至猴猿鹿馬，同事利益，不可稱說　今口輪說者，例如前用諸慈悲熏無記化化禪，種種不同，百千萬法，不可說不可說，法藏不可窮盡，雖復無涯，以十二部往收罄，無不盡也

又　五明麤妙者　若對六道衆生，說人天乘，此詮有爲，能詮所詮俱麤　若對鈍根三藏，詮生滅四諦理，亦能所俱麤　通教體法能詮雖巧，所詮亦麤　別教能詮爲麤，所詮中道爲妙　圓教能所俱妙，歷五味可知　又諸經詮妙與《法華》不異，而帶麤詮，麤詮不得合妙，是故爲麤　《法華》不爾，佛平等說，如一味雨，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純是一詮　又云，昔毀譽聲聞，而佛實以大乘教化　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此則融麤令妙　如此兩意，異於衆經　是故言妙復有本地圓說，諸經所無，在後當廣明　又就此經，明妙十二部者，修多羅名直說，今經直說中道佛慧，不說六道三乘等法，故直說妙　重頌長行中道之說，故祇夜妙龍女獻珠，喜見說偈，皆孤然特起，明成佛事，歎佛妙容　故伽陀妙二萬佛所教無上道，不教餘事，即本事妙　十六王子，即本生妙　結緣，覆講大乘，聚珠不論人天小乘等緣，故因緣妙　大華地動，二眉間光，三變土田等，是未曾有妙　經題以法譬爲名，譬於開三顯一，不譬餘事，即譬喻妙　身子問佛，佛答，諸佛智慧門，龍女智積　問答論《法華》事，即提舍妙文　云，無問而自說，稱歎所行道，從三昧安詳，而起告舍利弗，說佛智慧，又宿世因緣，吾今當說，即無問妙，授三根佛記，皆安住實智中，爲人天所敬，即授記妙　其車高廣，智慧深遠等，即方廣妙　當知此經十二意足，而皆是妙　此即待麤明說法妙也　開顯者，昔十二十二九部，不說實者，今無別實，異昔不實，昔但言廣，不明理廣，今開言廣，即理廣也　開昔之異，顯今之同，即絕待，明說法妙

又　二明本十妙者，一本因妙，二本果妙，三本國土妙，四本感應妙，五本神通妙，六本說法妙，七本眷屬妙，八本涅槃妙，九本壽命妙，十本利益妙　本因妙者，本初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所修因也　若十六王子在大通佛時，弘經結緣，皆是中間所作，非本因也　過是塵點劫，前所行道者，名之爲本因

妙　本果妙者，本初所行，顯妙之因，緣得究竟常樂我淨，乃是本果，不取寂場等那或佛爲本果也。但取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初證之果，名本果妙。本國土者，本既成果，必有依國。今既迹在同居，或在三土，中間亦有四土，本佛亦應有土，復居何處。文云，自從是來，我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按此文者，實非今日迹中娑婆，亦非中間權迹處所，乃是本之娑婆，即本土妙也。本感應者，既已成果，即有本時，所證二十五王三昧，慈悲誓願，機感相關，能即寂而照，故言本感應也。本神通者，亦是昔時所得，無記化化禪與本因時，諸慈悲含施化所，作神通駭動，最初可度衆生，故言本神通也。本說法者，即是往昔初坐道場，始成正覺，初轉法輪，四辯所說之法，名本說法也。

本眷屬者，本時說法所被之人，如下方住者，彌勒不識即本之眷屬也。本涅槃者，本時所證斷德涅槃，亦是本時應處同居方便二土，有緣既度，唱言入滅，即本涅槃也。本壽命者，既唱入滅，則有長短遠近壽命也。本利益者，本業願通應等，眷屬八番十番饒益者，是也。此十種義，赴緣直說，散在經文。今以本因居初者，必由因而致果，果成故有國，極果居國，即有照機，機動則施化，施化則有神通，神通竟次，爲說法，說法所被，即成眷屬，眷屬已度，緣盡涅槃，涅槃故，則論壽命長短，長短之壽，所作利益，乃至佛滅度後，正像等益，義乃無量。止作十條，收束始終，復成次第也。

迹本同異者，迹中因開而果合，合習果報，果爲三法妙也。本中因合而果開，開習果，出報果，即本國土妙也。作此同異者，依於義便，互有去取迹中委悉，明境智行位。本文語略，通束爲因妙，得意知是開合耳。

又　第九眷屬妙者，無說則已，說必被緣，緣即受道人也。已受道故，即成眷屬。譬如父母遺體，攬此成身，得爲天性。天性親愛，故名眷，更相臣順，故名屬。行者亦爾，受戒之時，說此戒法，授於前人，前人聽聞，即得發戒，師弟所由生也。禪亦如是，授安心法，如教修行，即得發定，是爲我師，我是弟子。慧亦如是，說諸法門，轉入人心，由法成親，親故信，信故順，是名眷屬也。他土餘根皆利，隨所用塵，起之令從得益。此土耳根利，故偏用聲塵，故二萬佛時教，無上道，十六王子覆講法華，從是已來，恒爲眷屬。世世與師俱生，或人天眷屬，或三乘眷屬，或一乘眷屬，故次說法之後，明眷屬妙。眷屬五種，一理性眷屬，二業生眷屬，三願生眷屬，四神通生眷屬，五應生眷屬。一理性眷屬者，衆生如佛，如一如無二，如理性相關，任運是子，故云衆聖中尊，世間之父。一切衆生皆是菩子，不關結緣不結緣也。二業生眷屬者，昔以方便結藏等四緣，若信，若謗，因倒因起，雖復得度，本實，皆是眷屬。今三藏佛於分段國出家成道，其未度者，來牽分段，爲親爲中，爲怨三類受道，得出生死。三願生眷屬者，先世結緣，雖未斷苦，願生內眷屬中，或怨家等，因之得道。四神通眷屬者，若先世值佛，發眞見諦，生猶未盡，或在上界，或在他方，今佛於分段作佛，或以願力，或以通力，來生下界，爲親，爲中，爲怨，輔佛行化，斷餘殘惑，而出三界。願通云何異約自報力，名神通。約教名誓願通。生者，本受報處，猶有報身，以身通力，分形來此，若願生者，報處無身，願力下生耳。五應生眷屬者，無明先破，已得法身之本，能起應入生死，其意有三，一爲熟他，二爲自熟，三爲本緣。若別說者，業生在分段，願生通生在方便，應生在寂光，通論一處，具有四種，如實報，已得法身，能起應作，四種眷屬，就圓結緣者，雖未斷惑，自有三種眷屬，就得道者，即是四也，別眷屬，亦四，可知通藏結緣，三種可知。雖無應來之應，得論感應之應，就所應得，名四義宛足。

又　第二約本門，明十妙者，爲二，先釋本迹，二明十妙。釋本迹爲六，本者，理本，即是實相，一究竟道。迹者，除諸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爲迹。又理之與事，皆名爲本。說理說事，皆名教迹。又理事之教，皆名爲本，稟教修行爲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跡，尋跡得處也。又行能證體，體爲本，依體起用，用爲迹。又實得體用，名本。權施體用，名迹。又今日所顯者，爲本，先來已說者，爲迹。約此六義，以明本迹也。一約理事明本迹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之理，即本時實相，眞諦也。一切法即本時森羅，俗諦也。由實相眞本，垂於俗迹，尋於俗迹，即顯眞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故文云，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但以因緣有，從顚倒生。二理教明本迹者，即是本時所照二諦，俱不可說故，皆名本。昔佛方便說之，即是二諦之教，教名爲迹。若無二諦之本，則無二種之教。若無教迹，豈顯諦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三約教行爲本迹者，最初稟昔佛之教，以爲本，則有修。因致果之行，由教詮理，而得起行，由行會教，麤妙者，若三藏根性眷屬，此性下劣。昔結此緣，緣亦淺小。中間以法成熟，成熟蓋少。若來生佛國，作內外眷屬，業願通等，乃至應來影嚮三藏，佛者，皆麤眷屬也。通別根性，乃至內外，雖巧，別有異，準例皆麤。此

經說諸衆生，悉是吾子，非客，作人是理性，眷屬妙，往昔覆講結緣繫珠，中間成熟，今得授記。所謂結緣妙成熟，妙業生妙願，生妙應生妙，內眷屬妙外眷屬妙能受，妙道影嚮妙。事是故稱妙，約五味相待，明妙可知開顯者，諸經明麤，眷屬，皆不見佛性，今法華定天性，審父子，非復客作，故常不輕深得此意，知一切衆生正因不滅不敢，輕慢於諸過去佛，現在若滅，後若有聞一句，皆得成佛道，即了因不滅，低頭舉手，皆成佛而得顯理。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四，約體用名本迹者，由昔最初修行，契理證於法身爲本，初得法身本故，即體，起應身之用。由於應身，得顯法身。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吾從成佛已來，甚大久遠，但以方便教化衆生，作如此說。五約權實明本迹者，實者，最初，久遠，實得法應二身，皆名爲本。中間數數唱生唱滅，種種權施，法應二身，皆名爲迹，非初得法應之本，則無中間法應之迹。由迹顯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是我方便，諸佛亦然。六約今已論本迹者，前來諸教已說事理，乃至權實者，皆是迹也。今經所說久遠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爲本，非今所明久遠之本，無以垂於已說之迹，非已說迹，豈顯今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文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眞實。若約已今論，本迹者，指已爲迹攝得，釋迦寂場已來，十麤十妙，悉名爲迹，指今爲本，總遠攝最初本時，諸麤諸妙，皆名爲本。若約權實，名本迹者，指權爲迹，別攝得中間種種異名，佛十麤十妙，皆名爲權，指實爲本。攝得最初十麤十妙，悉名爲實。若約體用，名本迹者，指用爲迹，攝得最初感應神通說法眷屬利益等，五妙，指體爲本，攝得最初三法妙也。若約教行爲本迹者，指行爲迹，攝得最初行妙位妙，指教爲本，攝得最初本時習妙。若理教爲本迹者，指理爲本，攝得本初之境妙，指教爲迹，攝得本時之師，教妙兼得，本師十妙。若理事爲本迹者，指事爲迹，攝得本時，諸麤境，指理爲本，攝得本時，諸妙境最初之本，但本而非迹。最後已說，但迹而非本，中間亦迹亦本。若無本時之本，不能垂得中間最後之迹若無已說之迹，不能顯得今說之本，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

權實者，照迹中十麤之境，爲權，照迹中十妙之境，爲實。乃至中間三世，所照十麤之境，爲權，十妙之境，爲實。若權，若實，悉皆是迹。迹故稱權，如是中間無量無量，不可說，節節權實，餘經尚無，中間一番之權，況一番之實，尚無中間一番權實，況無量番。尚無中間權實，況有本地權實。中間權實皆名爲權，本初照十麤十妙，皆名爲即是法性，法性之理，非古非今，非本非權實，麤妙耳。但以世俗文字，有去來今權實，則有三種，謂自行化他。自行化他實二智，名佛自行權實。從本已來，乃至智，迴轉無方，名佛化他權實。二智化他種，皆名爲實。是名自行化他，合說權實實意難測。何者，化城是權，而人作實解實，意在於權，權則易測，何者。既知化遠通久遠方便，故《華嚴》中明爲阿毗跋實者，達事法已權，意即息，亦不離權，達言開權顯實也。迹中既有三意，如此迹一也。

觀心者，本妙長遠，豈可觀心。雖不一如，無二如。佛既觀心，得此本妙，迹當觀心，出此大利，亦願我如，速如，佛如其福，過於彼，願我於未來，長壽度衆生，吼，說法無所畏。我等於未來一切所尊觀心本妙，得六即利益之相。次釋蓮華七喻，文多故，以譬標題。又解云，蓮華名，聖人觀理，準則作名，如蜘蛛引絲，做泛流，而立舟，鳥迹成文而寫字，皆法理乃是《法華》法門。《法華》法門清淨，因果昧，當體之名，非譬喻也。餘經多自釋此兩釋，皆有道理。今融二意，利根即名下末悟，須譬乃知，以易解之。蓮華，喻下根，約上根是法，名約，中下是譬，名三爲淨耶，蓋依正因果，悉是蓮華之法，何故舉世華爲譬，亦應何妨。然經文兩處王應出。若說此經，即授佛記。此靈瑞

即是借喻　喻於妙法　具喻有合喻、偏喻　如以月喻面，不得求其眉目　雪山況象，不可覓其毛牙　今《法華》三昧，無以爲喻，喻此蓮華　華有多種，已如前說　唯此蓮華，華果俱多，可喻因含萬行，果具萬德　又餘華譬喻九法界，十如因果，此華妙喻，佛法界十如因果

又以此華，喻佛法界，迹本兩門，各有三喻　喻迹者，一華生，必有於蓮，爲蓮而華，蓮不可見，此譬約實明權，意在於實，無能知者　二華開故蓮現，而須華養蓮，譬權中有實，而不能知　今開權顯實，意須於權　廣識恒沙佛法者，稱爲成實，使深識佛知見耳　三華落蓮成，即喻廢三顯一，唯一佛乘，直至道場，菩薩有行，見不了了，但如華開，諸佛以不行故，見則了了　譬如華落蓮成，此三譬迹門，從初方便，引入大乘，終竟圓滿也

又三譬譬本門者，一華必有蓮，譬迹必有本，迹含於本，意雖在本，佛旨難知，彌勒不識　二華開蓮現，譬開迹顯本，意在於迹，能令菩薩識佛方便，既識迹已，還識於本，增道損生　三華落蓮成，譬廢迹顯本，既識本已，不復迷迹　但於法身，修道圓滿，上地也　此三譬本門，始從初開，終至本地，二門六譬，各有所擬，初重約佛界十如，施出九界十如，次重開九界十如，顯佛界妙即是迹中三軌妙也　感應神通，說法，眷屬名皆同上　本開涅槃，壽命，妙者，久遠諸佛，如燈明、迦葉佛等，皆於《法華》即入涅槃，義推本佛，必是淨土，淨機　又往事已成，故開出涅槃等妙，迹中無此二義者，釋迦雖於法華，唱言涅槃，而未滅度，此事方在涅槃，故迹中不辨　利益同上廣釋，如全帙

麤妙者，若迹中已待十麤爲麤，十妙爲妙，未開十麤爲麤開，十成妙具，如前說迹中　若待麤妙，若開麤妙，此妙不異本妙，而言始得　始得爲麤，本中先成　若麤，若妙，若開麤妙，亦不異迹妙，而是先得，先得稱妙　又迹中事理，始得爲麤，本中事理，先得爲妙　理教教行，體用權實等，亦如是　又若未發迹顯本者，但解迹中事理之麤妙，終不能解本中之事麤，況解本中之理妙　即緣因不滅也　一切衆生無不具此三德，即是開麤顯妙，絕待明眷屬妙也　又法門眷屬者，如《淨名》云，方便爲父，智度爲母，法喜爲妻，慈悲爲女，善心誠實爲男，等歷四教，分別不同，可以意得，觀心具在，全帙尋之

又　第四重約本佛界十如施出迹中佛界十如　第五重開迹中佛界十如，顯出本中佛界十如　第六重廢迹中佛界十如，成本中佛界十如，始終圓滿，開合具足，是爲少分以蓮華爲譬也　多分喻者，從初種子，乃至蓮成喻，於妙法，譬如石蓮，烏皮在外，白肉在內，四微爲實，卷葉蓋生，微細衆具，開華布蕚，蓮實房成，初後不異　蓮華始終，十義具足　譬佛界衆生，始自無明，終至佛果，十如是法，無有缺減，總譬竟　譬如石蓮，黑則垢染，硬則不壞，不乃不圓，不生不滅，劫初無種故，不生，今不異初故不滅，是名蓮子相，一切衆生自性清淨心亦如是，不爲客塵所染，生死重積，而心性不住，不動，不生，不滅，即是佛界　如是相，《淨名》云，一切衆生即菩提相，即其義也　譬如蓮子，雖復烏皮，汙泥之中，白肉不改，一切衆生，入因智慧，亦復如是，五住淤泥，生死果報，一切智願，猶在不失，是名佛界　如是性故，言煩惱即菩提　又諸法不生，般若生即其義也　譬如蓮子在淤泥中，而四微不朽，是名蓮子，體一切衆生正因佛性，亦復如是，常樂我淨，不動不壞，是名佛界如是體　《大經》言，是味眞正，停留在山，草木叢林不能覆滅，即其義也　譬如蓮子，爲皮殼所籠，爲泥所沒，而卷荷在心，有生長之氣　一切衆生心，亦如是　雖爲苦果所縛，集惑所沈，而能於中發菩提心，甚大，雄猛如師子乳，師子筋弦，是名佛界如是力　經言若發菩提心，動無邊生死，破無始有輪，闇浮人未見果，而能勇猛發心也　譬如蓮子，雖復微小，烏皮之內，具有根萼，華葉蘂臺，衆具頓足，是名蓮子，如是作一切衆生，初發菩提心，亦如是，明解決定慈悲，誓願上求下化，誓取成就，悉不疲退，是名佛界如是作　《華首經》云，一切諸功德，皆在初心中，即其義也　譬如蓮子根，依淤泥，而華處虛空，風日照動，晝夜增長，榮耀頓足，一切衆生亦復如是，從無明際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出離生死，入法性中，因行成就，值於佛日，被神通風，其心念念，入薩婆若海，此名佛界如是因

經言，於無量劫所作功德，不如五萃蓮華上，然燈佛得功德多，此是眞因成就，即其義也　譬如蓮華蘂葉圍遶，在華內蓮外，此名蓮華，如是緣，菩薩亦如是，於眞因中，具足萬行，六波羅蜜，一行一切行，資助於因，如蘂在華內，若得果時，衆行休息，如蘂在蓮外，是名佛界如是緣　經言，盡行諸佛所有道法，即其義也　譬如蓮華，華成結蓮華，而葉零落，臺子成實，此名蓮子，如是果　菩薩亦如是，眞因所感，無上菩提，大果圓滿，究竟成實，是名佛界如是果　經言，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即其義也　譬如蓮實，房臺包遶，此名蓮子，如是報　菩薩亦如是，大果圓滿，無上報足　習果之果，依於報果，如實依臺　經言，如是大果報，久修業所得，即其義也　譬如泥蓮，四微

處空，蓮四微初後不異，此名蓮子，本末等。一切衆生亦如是，本有四德，隱名如來藏，修成四德，顯名爲法身，性德修德，常樂我淨。一而無二，是名佛界本末究竟等。

經言，衆生如佛如，一如，無二如，即其義也。是用蓮華，譬十如境，竟次用蓮華譬十二因緣者，烏皮汙泥，水草重覆，即是無明支。種子能生力，即是行支。內有卷荷，華鬚備具，即是識名色，六入觸受支含潤，愛取有支，團圓盤屈，不能得出，即老死支。若能芽鋒萌動，鑽烏皮破，即是無明滅，不復在烏皮內生，即是諸行滅，出轂殼外，即是老死滅。此略譬四種十二因緣也。譬四諦者烏皮譬界內苦，白肉譬界內集，泥譬界外集，水譬界外苦，道滅可知，此通譬四種四諦也。譬二諦者，蓮滿莖葉等，譬俗蓮滿，莖孔空，譬眞，此通譬七種二諦也。譬三諦者，眞俗如前，四微擬常樂我淨，譬中道第一義諦，此通譬，五種三諦也。四微無生無滅，譬一實諦，劫初無生，今時無滅，譬無諦，無說也。用蓮華譬境妙竟。

次譬九妙者，內有生性，譬智妙，卷荷生性，譬空智妙，鬚葉生性，譬假智妙。蓮臺四微生性譬中智妙。此三生，譬一心三智妙也。蓮子雖小，備有根莖葉華，譬行妙，莖即智慧，葉即慈悲，鬚即三昧，開敷即解脫。又葉譬三慈者，覆水青葉，譬生緣慈，覆水黃葉譬法緣慈，倚葉譬無緣慈，倚荷若出，蓮生不久，無緣慈成，得記不久，又根莖子葉，利益人蜂，即檀香氣，即尸。生泥不辱，即忍。增長即精進。柔濕即禪。不汙即慧。齊此譬行妙也。蓮譬理即位，芽鑽皮麤住位，芽出皮細住位，鑽泥欲定位，齊泥未到位，出泥在水四禪位，禪定如水，能洗欲塵，處水增長，譬無色位，齊此譬觀，行蓮華位。出水譬破見思，相似蓮華，十信位，處空含而欲敷，譬十住位，鬚臺可識，譬十行位，隨日開迴，譬十向位，敷舒成就，荷負蜂蝶，譬十地位。鬚葉零落，蓮子獨在，譬休息，衆行妙覺圓滿果上，無事眞常，湛然，此皆譬位妙也。蓮有四微，譬眞性軌，蓮房內虛，莖通中空，譬觀照，軌臺房圍邊，譬資成軌，此譬三法乘妙也。蓮成處空，影臨清水，譬顯機顯應影臨濁水，譬冥機。冥應影臨風浪之水，譬亦冥亦顯機應。《大經》云，閻中樹影，夜影臨水，譬非冥非顯機應。此等譬感應妙也。若風搖蓮華，東昂西倒，向南映北，下風則合，上風則開者，即譬東涌西沒中涌邊沒等，此譬地動瑞。日暮華合，譬入定瑞。日出華開，譬說法瑞。遠望則紅，近望則白，赤華青葉，相映輝赫，譬放光瑞　流芳徧野，譬旃檀風瑞。蘂粖飄颺，譬天華瑞。風雨飄灑，翻珠相當，譬天鼓自鳴瑞。此等皆譬神通妙也。華合未開，譬隱一乘分別，說三華葉正開，譬會三歸一，但說一乘，華落蓮存，譬絕教冥理。若知如來常不說法，乃名多聞，此等譬說法妙也。從一萬邊更生一華，展轉復生無量蓮華，譬業生眷屬妙，從蓮房墮子在泥，更生蓮華，展轉復生，無量蓮華，譬神通眷屬妙。掘移彼滿，採彼蓮子，種於此池，蓮華熾盛，譬願生眷屬妙。彼池飛來，如遊絲薄霧，入於此池，蓮華熾盛，譬應生眷屬妙，魚鼈喁喁，其下蜂蝶翔集，其上譬衆生果報，清涼之妙。益見者歡喜，譬於因益，採用其葉，譬三草益。採用其華，譬妙小樹益。採用其蓮，譬妙大樹益。採用其滿，譬妙實事益。此等譬功德利益妙也。次譬本者，譬如一池蓮華，始熟熟已，墮落投於泥水，方復生長，乃至成熟，如是展轉，更生熟，歲月既積，遂徧大池，華田布滿。佛亦如是，本初修因證果已，竟爲衆生故，更起方便，在生死中示初發心，復示究竟，數數生滅，無數百千本地垂應，俯同凡俗，更修五行，爲蓮更生，莖葉，譬更修聖行四微，稍稍增長，譬更修天行，荷葉始生，譬更修梵行，蓮子墮泥，譬同諸惡，更修病行，蓮芽始萌，譬同小善，更修嬰兒行。如是三世益物，不可稱計，徧滿法界，無非分身垂迹，聞迹，廢迹，等益。若非蓮華，何由徧喻。上來諸法法譬雙辨，故稱妙法蓮華也。

次釋通名者，經一字也，梵云薩達磨，分陀利，修多羅。薩達磨，此翻妙法。分陀利，此翻蓮華。已如上釋。修多羅，或云修單蘭，或云修妒路，彼方楚夏，此土翻譯，不同，或言無翻，或言有翻。釋此爲五，一明無翻，二明有翻，三和融有無，四歷法明經，五觀心明經。

言無翻者，彼語多含此語，單淺不可以單翻。複應留本音，而言。經者，開善云，非正翻也，但以此代彼耳。此間聖說爲經，賢說子史。彼聖稱經，菩薩稱論，既不可翻，宜以此代彼，故稱經也。而含五義，一法本，亦云出生，二微發，亦云顯示，三涌泉，四繩墨，五結鬘，今祇作五義不可翻，於一中作三三五十五義，言法本者，一切皆不可說，以四悉檀因緣，則有言說　世界悉檀說，則爲教本，爲人對治，則爲行本。第一義悉檀，則爲義本，言教本者，金口所說，一言爲本，派出無量言教。若道若別，當時被物聞，即得道故。經言，一一修多羅，復有無量修多羅，以爲眷屬，若後人不解菩薩，以佛教爲本，作通論，別論，申通，別經，令佛意不墜，尋者得道，良由其論有本故也　諸外道

等，雖有所說，不與修多羅合，戲論無本，不能得道　經是行本者，示人無諍法，導達通塞，開明眼目，救治人病，如教修行，則起通別，諸行從此至彼，入清涼池，至甘露地，泥洹眞法，寶衆生，從種種門入　故知經是行本　經是義本者，尋一句詮於一義，若通若別，尋詮會人，故經是義本，束此三種，爲法門者，教本，即是聞慧　行本，即是思慧　義本，是修慧　見眞法本之義，尙已多含，故不可翻也　或言出生，例此可知　又教微發行，微發義，微發教涌泉行，涌泉義，涌泉教繩墨，行繩墨義，繩墨結教，如矍結行，如矍結義，如矍令不零落，具如全帙　又經者，訓常，天魔外道不能改壞名，爲教常，眞正無雜無能踰過名爲行常，淇然不動，決無異趣，名爲理常，又訓法者法可軌行，可軌理，可軌直釋訓已，含六義況梵言重複，而可單翻耶

二言有翻者，亦爲五，一翻爲經，經由爲義，由聖人心口故，今亦隨而釋之，謂一切修多羅，一切通別論，一切疏記等，皆由聖人心口，是名教由　一切契理行，一切相似行，一切信行，法行，皆由聖人心口，故以行爲由　一切世間義，一切出世義，一切方便義，一切究竟義，皆由聖人心口，故以義爲由，教由　世界行由，爲人對治義，由第一義　又經者，緯義，如世絹，經以緯織之，龍鳳文章，成佛，以世界悉檀說經　菩薩以世界緯，織經緯合，故賢聖文章，成慧行，爲經，行行爲緯，經緯合故，八正文章成　詮眞爲經，詮俗爲緯，經緯含故，二諦文章成　三翻爲契者，契緣，契行，契理，三翻，法本如前釋，四翻線者，線貫持教行理，又縫教，縫行，縫理　五翻善語教，亦是善行教，亦是善理教也　【略】

四歷法明經者，舊用三種，一用聲爲經，如佛在世，金口演說，但有音聲，詮辯聽者，得道故，以聲爲經　《大品》云，從善知識所聞也　二用色爲經，若佛在世，可以聲爲經，今佛去世，紙墨傳持，應用色爲經　《大品》云，從經卷中聞　三用法爲經，內自思惟，心與法合，不由他教，亦非紙墨，但心曉悟，即法爲經　故云修我法者，證乃自知　三摩爲經，施於此土耳　識利者，能於聲塵，分別取悟，則聲是其經　若意識和者，自能研心思惟，取決法，是其經　眼識利者，文字詮量，而得道理，色是其經，餘三識鈍，鼻嗅紙墨，則無所知，身觸經卷，亦不能解，舌嗽文字，寧別是非　若他土亦用六塵，亦偏用一塵　問根利故，於塵是經，鈍者，塵則非經耶　答六塵是法界體，自是經非根利取方，乃是經　何者，《大品》云，一切法趣色，是趣不過此色，能詮一切法，如黑墨色，一畫詮一，二畫詮二，三畫詮三，豎一畫則詮王，是右畫則詮丑，足左畫則詮田，出上詮由，出下詮申　如是迴轉，詮不可盡　或一字詮無量法，無量字共詮一法，無量字詮無量法　一字詮一法，於一黑墨，小小迴轉，詮量大異，左迴詮惡，右迴詮善，上點詮無漏，下點詮有漏，殺活與奪，毀譽苦樂，皆在墨中，更無一法出此墨外　略而言之，黑墨詮無量教，無量行，無量理，黑墨亦是教本，行本，理本，黑墨從初一點，至無量點，從點至字，從字至句，從句至偈，至卷，至部，又從點字句中，初立小行，後著大行，又從點字句中，初見淺理，後到深理，是名黑墨三種微發，乃至三涌泉，三繩墨，三結矍等　又色是由，由色故縛，有六道生死　由色故脫，有四種聖人　又色訓法，法色故能成教行理　又色是常，色教不可破，色行不可改，色理不可動　又色不可翻，色義多含故，又色可翻名色，爲經故見色經，時知色愛，見知色因，緣生法知，色即空，即假，即中，色即法界，總含諸法，法界文字，文字即空，無點，無字，無句，無偈，句偈，文字，畢竟不可得，是名知字，非字，非字亦字　墨色是經，爲法本者，若於墨字生瞋，斷他壽命，若於墨字起愛，而作盜婬，乃至於墨起癡而生邪見，當知墨字是四趣本　若於墨字生慈，生捨，乃至生正見者，是人天本　若知墨字是果報，無記，無記是苦諦，於報色生染，即集諦　知字因緣，所成，苦，空，無，我是道諦　既知字非字，不生字倒，諸煩惱滅，即滅諦　知字四諦，能生煖頂　若向，若果，賢聖解脫，當知墨字，是聲聞本　若於字不了，名無明起，愛恚是諸行分別，字好醜是識，識於字，名名色　字涉於眼，名六入，字塵對根，名觸，領納染著，是受，纏縛不捨，是愛，竭力推求，是取，取則成業，名有　有能牽果，是名生老病死，苦輪不息　若能知字非字，無明即滅，不至於行，乃至不至老死　當知墨字是支，佛本　若知字即空，非滅，已空，字性本空，空中無愛，恚，乃至無邪正，字不可得　知字者誰，云何衆生妄生取捨，起慈悲誓願，行，六度，濟衆生，人如實際，亦無衆生得滅度者，當知此字，是菩薩本　若知字非字，非字非非字，無二邊倒，名淨　淨則無業，名我　我則無苦，名樂　樂則無生死，名常　何以故，字是俗諦，非字是眞諦　非字非非字，是一實諦　一諦即三諦，三諦即一諦　是名境本　若知墨字從紙筆心手和合而成，一一字推不得，一字一一點推亦不得，字則無所不得，心手即不得，能，無能，無所知，能所，誰是一切智本　字雖非字，非字而

字，從心故有，點從點有字，有句，有偈，有行，有卷，有帙，有部，有藏，從藏，有種種分別，是道種智　本雖非字，非非字，而雙照字，非字，是一切種智本　雪山爲八字，捨所愛身，是爲行本　我解一句，乃至半句，得見佛性，入大涅槃，即是位本　我得三菩提，皆由聞經，及稱善哉，字即乘本　若忘失句逗，還令通利，與其三昧及陀羅尼，即感應本　依文學通，即神通本　依字故得語，即說法本　說字教他，即眷屬本　勤學此字，緣在其中，即利益本　如此解字，手不執卷，常演是經，口無言聲，徧誦衆典，佛不說法，恒聞梵音，心不思惟，普照法界　如此學問，豈不大哉

當知黑字是諸法本，青黃赤白亦復如是　非字非非字，雙照字非字，不可說，非不可說　不可見，非不可見　何所簡擇，何所不簡擇　何所攝，何所不攝　何所棄，何所不棄　是則俱是，非則悉非　能於黑色通達一切，非於一切，非通達一切，是通達一切，非非，非是，一切法邪，一切法正　若於黑色不如是解，則不知字與非字，黃赤白青，有對無對，皆不能知　若於黑色，通達，知餘色亦如是　此即《法華經》意，以色爲經也　聲香味觸等，亦復如是　文云，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即此意也　外入皆經，周徧法界者，內入亦如是，內外入亦如是　經云，非內觀得解脫，亦不離內觀，是則一塵達一切塵，不見一塵一切塵，通達一塵一切塵，於一識分別一切識，亦不見一識一切識，而通達一識一切識，自在無礙，平等大慧　何者是經，何者非經，若欲細作，於一一塵識，例可解有翻無翻，以三義識之，後用三觀結之　歷諸教，分別經者，若言理絕文字，文字是世俗，寄字詮理，理可是經　文字非經，六塵等皆是經　詮非正經也　此即三藏中經耳　若無離文字，說解脫義，文字性離，即是解脫六塵，即實相無二無別　如上所說者，圓教中經也　帶三方便，作此說者，《方等》中經也　帶二方便，作此說者，《般若》中經也　帶一方便，作此說者，《華嚴》中經也

五明觀心經者，類上爲四　一類無翻者，心含善惡，諸心數等，當知此心，諸法之都，何可定判　若惡是心，心不含善，及諸心數　若善是心，心不含惡　及諸心數，不知何以目心，以略代總，故知略心，能含萬法　況不含五義耶　《華嚴》云，一微塵中有大千經卷，即其義也　心是教本，行本，理本，等例可解　二類有翻，明觀者心，即是由一切語言，由覺觀心　一切諸行，由於思心　一切義理，由於慧心　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　心是經緯，以覺爲經，以觀爲緯，織成言語　又慧行心爲經，行行心爲緯，織成衆行心　豎緣理爲經，心橫緣理爲緯，織成義理　又觀境爲經，觀智爲緯，觀察迴轉，織成一切文章　又心即是契觀，慧契境，是契緣，契樂欲，心爲契教，契便宜對治　心爲契行，契第一義心，爲契理　心爲法本，爲線可知　心爲善語，教者法之與語，俱通善惡　今以善法，善語，定之　心之與觀，亦通善惡，今以善心善觀定之，即是善語教，善行，善理　心是可軌者，若無觀，則無規矩，以觀正心王，心王正故，心數亦正，行理亦爾　心王契理，數亦契理，故名可軌也　心常者，心性常定，猶如虛空，誰能破者，又惡覺不能壞，善覺邪行不干正行，邪理不壞正理，故心名常隨諸事釋，一一向心爲觀，觀慧彌成，於事無乖，如火益薪，事理無失，即文字，無文字，不捨文字，而別作觀也　三類通有無，明觀可解，四類歷法明觀者，若小乘明惡中無善，善中無惡，事理亦然　此則惡心非經，則無多含之義　若大乘觀心者，觀惡心非惡心，亦即惡而善，亦即非惡非善，觀善心非善心，亦即善而惡，亦非善非惡，觀一心即三心，以此三心，歷一切心，歷一切法，何心何法而不一三　一切法，趣此心，一切心，趣此法　如此觀心，爲一切語本，行本，理本，有翻五義，無翻五義，一一於心，解釋無滯，徧一切心，無不是經　大意可領，不俟多記也

第二顯體者，前釋名總說，文義浩漫　今頓點要理，正顯經體，直辨眞性　眞性非無二軌，欲令易解，是故直說，後顯宗用，非無初軌，偏舉當名耳　體者，一部之指歸，衆義之都會也　非但會之至難，亦乃說之不易　文云，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　《大經》云，不生不生，不可說　又云，有因緣故，亦可得說　今略開七條，一正顯經體，二廣簡僞，三一法異名，四入體之門，五徧爲衆經體，六徧爲諸行體，七徧爲一切法體

一正顯體者，何意須用此體　《釋論》云，諸小乘經，若有無常無我涅槃三印，印之即是佛說，修之得道　無三法印即是魔說　大乘經但有一法印，謂諸法實相，名爲了義經》，能得大道　若無實相印，是魔所說　故《身子》云，世尊說實道，波旬無此事　此大小印，印半滿經，外道不能雜，天魔不能破　如世文符，得印可信　當知諸經，畢定須得實相之印，乃得名爲了義大乘　今正顯體，即一實相印也　三軌之中，取眞性軌　十法界中，取佛法界　佛界十如中，取如是體　四種十二因緣中，取不思議不生不滅　十二支中，取苦道，即法身　四四諦中，取無作四諦　於無作中，唯取滅諦　七種二諦中，

取五種二諦，五二諦中，唯取眞諦；五三諦中，取五中道，第一義諦；諸二諦中，取中道一實諦；諸無諦中，取中道無諦。若得此意，就智妙中，簡乃至十妙，一一簡出，正體，例可知也。譬如梁柱綱紀，一屋非梁非柱，即屋內之空，柱梁譬因果，非梁非柱譬實相，實相爲體，非梁柱也。屋若無空，無所容受，因果無實相，無所成立。《釋論》云，若以無此空，一切無所作。又譬如日月綱天，公臣輔主，日月可二，太虛空大不可二也。臣將可多，主不可多，爲此義故，須簡出正體。如三軌成乘，不縱不橫，不即不離，顯示義便，須簡觀照等，唯指眞性，當名正意分明，三軌既然，餘法例爾，故《序品》云，今佛放光明，助顯實相義。又云，諸法實相義，已爲汝等說。《方便品》云，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偈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眞實。又云，我以相嚴身，爲說實相印。《法師品》云，開方便門，示眞實相。《安樂行》云，觀諸法如實相。《壽量》云，如來如實知見。《普賢觀》云，昔於靈山，廣說一實之道。又云，觀於一實境界。故知諸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祇令衆生開佛知見，見此一實，非因非果之理耳。

四明入實相門者，夫實相幽微，其理淵奧，如登絕壑，必假飛梯；欲契眞源，要因教行。故以教行爲門。下文云，以佛教門，出三界苦。佛子行道已，來世得作佛。門名能通，此之謂也。略爲四意，一略示門相，二示入門觀，三示觀妙，四示開顯。一示門相者，夫佛法不可宣示，赴緣說者，必以四句詮理，能通行人，入眞實地。《大論》云，於如是法，說第一義悉檀，所謂一切實，一切不實，一切亦實亦不實，一切非實非不實。如是皆名諸法之實相。實相尚非是一，那得言四。當知四是入實相門耳。又云，四門入清涼池，是門無礙，非唯利者得入，鈍者亦得入。非唯定者，散心專志精進者亦得入。又云，般若有四種相，所謂有相無相，乃至非有非無相。般若尚非一相，云何四相當知亦是入般若門也。又云，般若波羅蜜，譬如大火燄，四邊不可取，邪見火燒故。若不觸火溫身熟食，若觸火者，火則燒身，身既被燒，溫食無用。四門本通般若，除煩惱，辦大事。若取著者，則成邪見，燒於法身。法身既燒，四門通何等。若不觸火，門則能通也。若以佛教爲門者，教略爲四，若於一教以四門詮理，即是四門。四四合十六門。若以行爲門者，稟教修觀，因思得入，即以行爲門藉教發眞，則以教爲門。若初聞教，如快馬見鞭影，即入正路者，不須修觀。若初修觀，如夜見電光，即得見道者，不更須教，並是往昔善根淳熟，今於教門得通，名爲信行。於觀門得通，名爲法行。若聞不即悟，應須修觀，於觀悟者，轉成法行。若修觀不悟，更須聽法，聽法得悟，轉名信行。教即爲觀門，觀即爲教門。聞教而觀，觀教而聞，教觀相資，則通入成門。教觀合論，則有三十二門。此語其大數耳，細尋於門，實有無量。經云，說種種法門，宣示於佛道。今且約四教，明十六門相，謂藏通別圓，各具有門。空門，亦有亦空門，非有非空門，具如金帙。尋之二示，入門觀者，能通教門。大爲十六，所通之理，但是偏圓兩眞。前八門同入偏眞，後八門同入圓眞。但有巧拙偏直之異，就一一門各具信法二行，信行聞說即悟，此心疾利，得道方法，難可示人。且約法行，觀門，即爲十意。一識所觀境；二眞正發心；三遵修定慧；四能破法偏；五善知通塞；六善用道品；七善用對治；八善知位次；九善能安忍；十法愛不生。具在金帙，須細尋之。三示觀妙，四示開顯，俱不暇錄，可以意得。第五實相，爲諸經作體者，且此一經，體名前後同異。《方便品》中云，諸佛一大事因緣，開佛知見，無上道實相印等。《譬喻品》中以大車譬一大乘。《信解》中名付家業。《藥草》中名一切智地，最實事。《化城》中名寶所。《授記》中名繫珠。《法師》中名秘密藏。《寶塔》中名平等大慧。《壽量》中名非如非異。《神力》中名秘要之藏。《妙音》中名普現色身。《三昧觀音》中名普門。《勸發》中名植衆德本。如是等異，名不同，其義亦異，理極眞實，以實爲相，故名實相。靈知寂照，名佛知見。三世諸佛，唯用此自行化他，故言大事因緣。虛通名道。正定諸法，名實相印。運載名乘。成辦佛事，名家業。一切所依，名智地。諸法之元，故名寶所。圓妙難思，故言寶珠。無所積聚，而含衆法，名秘藏秘要。通達無礙，名平等大慧。遮於二邊，名非如非異。妙色自在，故言普現。三昧入實之由，故名普門。諸法由生，故言德本。如是名義差別，體即實相。次明諸經異名，或眞善妙色，或畢竟空，或如來藏，或中道等，不可具載，皆是實相別稱，悉是正印，各稱第一。又衆經半滿，大小之殊，體有傍正，正即實相，傍即偏眞，偏眞或時含實相，實相或時帶偏眞，而通稱實相，故《中論》云，實相三人共得，共得者，即偏眞也。《大經》云，聲聞之人但見於空，空即傍也，智者見空及與不空，不空即正也。此經云，我等昔日同入法性，法性即傍也，今日安住實智中，實智中即正也。小乘三法印，傍也。通教帶傍，明正別圓，但明於正，不復論傍。若約五味，乳惟論五，酪惟論傍，二酥傍正相兼帶，醍醐惟正。又正實相

多諸名字，約名字中復論傍正。《勝鬘》以自性清淨爲正，餘名爲傍。《華嚴》以法身爲正，餘若干以一切種智爲正。《涅槃》以佛性爲正。此經以實相一乘爲正，餘名爲傍。此則非傍非正，論傍正，傍正悉是經體，麤妙開顯可知。

第三明宗。宗者修行之喉衿，顯體之要蹊。如梁柱持屋，結網提綱，維提維則，目動梁安，則楨存。釋宗爲五，一簡宗體，二正明宗，三衆經同異，四明麤妙，五結因果。簡宗體者，有言宗即是體，體即是宗，今所不用。何者，宗致既是因果，因果即二。體非因非果，體即不二，體若是二，體即非體。宗若不二，宗即非宗。如梁柱是屋之綱維，屋空是梁柱所取，不應以梁柱是屋空，屋空是梁柱。宗體若一，其過如是。又宗體異者，則二法孤調，宗非顯體之宗，則邪倒無印。體非宗家之體，則體狹不周。離法性外別有因果，宗體若異，其過如是。今言不異，而異，約非因非果而論因果，故有宗體之別耳。《普賢觀》云，大乘因者，諸法實相。大乘果者，亦諸法實相。即其義也。當知實相，體通而非。因果行始，辨因行終。論果豈如銅體，非始非終，擬鑄爲像，即名像始。治瑩悉畢，即名像終。若識此喻，不即不離，宗義明矣。二正明宗者，此經始從《序品》，訖《安樂行品》，破廢方便，開顯眞實，佛之知見，亦明弟子實因實果，亦明師門權因權果，文義雖廣，撮其樞要，爲成弟子實因，因正果傍，故於前段明迹，因迹果也。從《涌出品》，訖《勸發品》，發迹顯本，廢方便之近壽，明長遠之實果，亦明弟子實因實果，亦明師門權因權果，而顯師之實果。果正因傍，故於後段明本因本果，合前因果，共爲經宗，意在於此。所以經分二文，論本論迹，雙題法譬，舉蓮舉華，師弟權實，總在其間也。三衆經因果同異者，今經迹中師弟因果，與衆經有同有異，本中師弟因果，衆經所無，正以此之因果，爲經妙宗也。四麤妙開顯，如金帙五結成者，夫經說因果，正爲通益生法行人，若開權顯實，正令七種方便生身未入者，入傍令生法二身已入者，進若說壽量長遠，傍令生身未入者，入正令生法，已入者，《進神力品》云，如來所有一切甚深之事者，非因非果，是甚深之理，因果是甚深之事。從七種方便，初得入圓，登銅輪位，名之爲因，乃至餘有一生在。若轉一生，即得妙覺，名之爲果。從二住至等覺，中間名爲亦因亦因，亦果亦果果。用無礙道，伏一分無明，名之爲因。用解脫道，斷一分無明，名之爲果。約此解脫，復修無礙，故云因因。從此無礙，復得解脫，故言果果。初住見眞，以眞爲因。住前相似，非是眞因。若取性德，爲初因者，彈指散華，是緣因種，隨聞一句，是了因種。凡有心者，是正因種。此乃遠論性德，三因種子，非是眞實開發，故不取爲因也。

第四明用者，用是如來之妙能，此經之勝用。如來以權實二智爲妙能，此經以斷疑生信爲勝用。祇二智能斷疑生信，生信斷疑，由於二智。約人約法，左右互論耳。前明宗，就宗體分別，使宗體不濫。今論用，就宗用分別，使宗用不濫。何者，宗亦有用，用亦有宗。宗用非用用，用用非宗用。用宗非宗，宗宗非用宗。宗用者，因果是宗，因果各有斷伏，爲用用。有宗者，慈悲爲用宗，斷疑生信，爲用用。若論於宗，且置，斷伏但論因果。今明於用，但論斷疑。生信且置，慈悲若得此意，則知權實二智，能斷疑生信，是今經之大用矣。諸經不純明佛智慧，不發佛自應迹，不正破二乘果，不斷生身菩薩之遠疑，起其遠信，不顯本地，增法身菩薩本念佛之道，損界外之生。如此力用，衆經所無。今經具之，所以命章，不論二乘菩薩等智，純顯佛之微妙智慧。不開九法界知見，純開衆生佛之知見。餘經但道佛所變化，是迹，不道佛身自是迹。今經自道佛身是迹，其餘變化寧得非迹。今經正破廢化城，二乘之果，況其因行耶。又破窠方便教，菩薩執迹爲極，今皆發廢，悉稱是權迹，及中間諸疑悉斷，起於深遠不思議信，又顯本地眞實功德，令法身菩薩得大利益。始自初阿，終鄰後茶，抹十方那由他土，爲塵數增道菩薩，不能令盡，蓋由如來雨權實二智，一味之雨，普等四方俱下者，一切諸四門俱破也。充足求於具足道者，斷其深疑，起其大信，令入一圓因，控摩訶衍車，遊於四方直至道場，大用大力，妙能妙益，猶自未盡，蓋藏通以二智，斷四住之疑，生偏眞之信，《淨名》離彈斥二乘，及偏行菩薩，亦是界內斷疑生信，不能令小乘及方便菩薩斷大疑生大信。《大品》通意，亦是界內疑斷信生別意，雖在異外，亦未斷近疑，生遠信。《華嚴》正意斷界外疑，生於圓信，亦未斷近生遠，故權實名雖復通用，而力大異。今經用佛菩提二智，斷七種方便，最大無明，同入圓因，破執近迹之情，生本地深信，乃至等覺，亦令斷疑生信，如是勝用，豈同衆經耶。

第五釋教相者，佛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說餘經典，各赴緣取益，即《華嚴》初逗圓別之機，高山先照，頓明次第，不次第，修行，住上地上之功德，不辨如來說頓之意。若《四阿含》通說無常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不明如來曲巧，施小之意。若《諸方》等，折小彈偏，褒圓歎大，慈悲行願，事理殊絕，不明

並對訶欝之意　若《般若》共聲聞人同入，則菩薩獨進，廣歷陰入，盡淨虛融，亦不明共別之意　若《涅槃》在後，略序三修，粗點五味，亦不委說如來說教原始要終之意　凡此諸經，皆是逗會他意，令他得益，不譚佛意，意趣何之　今經不爾，純是法門網目，大小觀法，十力無畏，種種規矩，皆所不論，爲前經已說故，但論如來布施之元始，中間取與漸頓適時，大事因緣，究竟終訖　當知此經唯論設教大綱，不委微細網目，譬如算者，初下後除，紀定大數，不存斗斛，祇爲深論佛教，妙說聖心，近會圓因，遠申本果，所以疑請不已　若能精知教相，則識如來權實二智也

教相者，大綱三種，一頓，二漸，三不定　釋此三教，各作二解　一約教門，二約觀門　教門爲信行人　又成聞義　觀門爲法行人，又成慧義　聞慧具足，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先約教者，若《華嚴》七處八會之說，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淨名》中唯嗅薝蔔，《大品》中說不共《般若》，《法華》云，但說無上道　又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　若遇衆生，盡教佛道　《涅槃》云，雪山有草，名爲忍辱，牛若食者，即得醍醐　又云，我初成佛，恒沙菩薩來問是義，如汝無異　諸大乘經如此意義，類例皆名頓教相也，非頓教部也　二漸教相者，如《涅槃》云，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從《方等》出《般若》，從《般若》出《涅槃》，如此等意，即漸教相也　又始自人天，二乘菩薩佛道，亦是漸也　又中間次第入，亦是漸也　三不定教者，此無別法，但約頓漸，其義自明　《大經》云，置毒乳中，乳即殺人　酪酥醍醐亦能殺人，此謂過去佛所常聞　大乘實相之教，譬之以毒，今值釋迦聲教，其毒即發，結惑人死，如提謂波利，但聞五戒，不起法忍，三百人得信忍，四天王得柔順忍，皆服長樂之藥，佩長生之符，住於戒中，見諸佛母，即乳中殺人也　酪中殺人者，如《智度論》云，教有二種，一顯露教，二秘密教，顯露者，初轉法輪，五比丘及八萬諸天，得法眼淨　若秘密教，無量菩薩得無生法忍，此是毒至於酪，而殺人也　生酥中殺人者，有諸菩薩於《方等》大乘教得見佛性，住大涅槃，即其義也　熟酥殺人者，有諸菩薩於《摩訶般若》教，得見佛性，即其義也　醍醐殺人者，如《涅槃》教中，鈍根聲聞，開發慧眼，得見佛性，乃至鈍根緣覺菩薩七種方便，皆入究竟涅槃，即其義也　是名不定教相，非不定部

二約觀門者，一圓頓觀，從初發心即觀實相，修四種三昧，行八正道，即於道場，開佛知見，得無生忍，如生食芻草，即得醍醐，具惑具行，止觀次觀，從初發心，爲圓極，故修阿那波那十二門禪，如雞血乳　次修六妙門，十六特勝，觀練熏修等，乃至道品，四諦觀等，如清淨乳，十二緣觀如酪　四弘誓願，六波羅蜜，如生酥，別菩薩行，如熟酥　次修自性禪，入一切禪，乃至清淨淨禪，此諸法門，能見佛性，住大涅槃，眞應具足，名醍醐行　三不定觀者，從過去佛，深種善根，今修證十二門，豁然開悟，得無生忍，即是毒在乳中，殺人乃至坐禪，修自性等禪，正觀學，無作四聖諦行，法華般舟等四種三昧，豁然心悟，得無生忍，即是醍醐行中殺人也　如此五味，不離半滿，半滿不離五味，五味半滿相成，若華嚴頓滿，大乘家業，但明一實，不須方便，唯滿不半，於漸成乳，三藏客作，但是方便，唯半不滿，於漸成酪　《方等》彈訶，則半滿相對，以滿斥半，於漸成生酥　《大品》領教，帶半論，滿半則通爲三乘，滿則獨爲菩薩，於漸成熟酥　《法華》付財，廢半明滿　若無半字，方便調熟鈍根，則亦無滿字，開佛知見，於漸成醍醐　如來殷勤稱歎方便者，半有成滿之功，意在此也　但半滿五味，既通約諸經，諸經不同，人當辨其開合　若《華嚴》正隔小明大，於彼初分，永無聲聞，後分則有，雖復在座，如聾如瘂，非其境界　爾時尚未有半，何所論合　次開三乘，引接小機，令斷見思，則以小隔大，既不論滿，何所可合　若《方等》教，或半滿雙明，或半滿相對，或以滿彈半稟半聞，滿雖知恥，小猶未入大，故云止宿草菴下劣之心，猶未能改，則半滿不合般若，以滿洮練於半命，領家業明半方便，通入無生，半字法門，皆是摩訶衍，是合其法，而不希取一餐之物，即是未合其人，是故半滿不合　若至《法華》覺悟化城，云其眞實，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即是合法，汝實我子，即是合人，人法俱合，自鹿苑開權歷諸經教，來至《法華》，始得合實　然聲聞有二種，一秘密合，二顯露合　秘密合者，初爲提謂，說五戒法，已有密悟無生忍者，況《修多羅》《方等》《般若》，豈無密悟，此則不論　若就顯露，未入位聲聞，亦隨處得合，例如般若三百比丘得記者，是也　若住果聲聞，決至《法華》，教信令合　若住果不合，是增上慢　未入位五千，簡衆起去，到涅槃中，方復得合　總就諸教，通作四句　《華嚴》《三藏》，非合非不合，《方等》《般若》，一向不合　《法華》一向合，《涅槃》亦合，亦不合　何者，《涅槃》爲末代，更開諸權，引後代鈍根，故言亦不合也

夫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通於初後　若《華嚴》頓乳，別但在初，

通則至後　故《無量義》云，次說《般若》，歷劫修行，《華嚴》海空，《法華》會入佛慧，即是通至二經　又《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坐中無央數衆，各見不同，或見如來入涅槃，或見如來住世一劫，若減一劫，若無量劫，或見如來丈六之身，或見小身，或見大身，或身報身蓮，華藏世界海，爲千百億釋迦牟尼佛，說心地法門　或見法身同於虛空，無有分別，無相無礙，徧同法界　或見此處山林地土沙，或見七寶，或見此處乃是三世諸佛所行之處，或見此處，即是不可思議諸佛境界眞實之法　夫日初出，先照高山，日若垂沒，亦應餘暉峻嶺，故蓮華藏海通至涅槃之後，況前教耶　若《修多羅》半滿之教，《別論》在第二時，《通論》亦至於後　《釋論》云，從初鹿苑，至涅槃夜，所說或定慧，結爲修妬路等藏，當知《三藏》通至於後，若《方等》半滿相對，生酥教《別論》，是第三時《通論》，亦至於後

《陀羅尼》云，先於王舍城，授諸聲聞記　今復於舍衛國祇陀林中，復授聲聞記，故知《方等》至《法華》後，《般若》帶半論，滿熟酥教《別論》在第四時，《通論》亦至初後　何者，從得道夜，至泥洹夜，常說《般若》　若《涅槃》醍醐滿教，《別論》在第五時，《通論》亦至於初　《釋論》云，從初發心，常觀涅槃，行道前來，諸教豈無發心菩薩觀《涅槃》耶　《大經》云，我坐道場，菩提樹下初成正覺，爾時無量阿僧祇恒沙世界，菩薩亦曾問我是甚深義，然其所問，句義亦皆如是等無有異，如是問者，則能利益無量衆生，此則通至於前若《法華》顯露邊論，不見在前，秘密邊論，理無障礙，故《身子》云，我昔從佛聞，如是法，見諸菩薩授記作佛，豈非證昔通記之文　記者私錄，云人言第二時，十二年中說三乘別教，若爾，過十二年，有宜聞四諦十二因緣六度，豈可不說　若說，則三乘別教不止在十二年中，若不說，則一段在後，宜聞者佛，豈可不化也，定無此理　經言，爲聲聞說四諦，乃至說六度，不止十二年　蓋一代中隨宜聞者，即說耳　如《四阿含經》，五部律，是爲聲聞說，乃訖於聖滅，即是其事　何得言小乘悉十二年中也　人言第三時三十年中說空宗，《般若》《維摩》《思益》，依何經文，知三十年也　言四十年後說《法華》，一乘，《法華經》中彌勒言，佛成道來，始過四十餘年，然不可言《法華》定在《大品經》後，何故　《大智論》云，須菩提於《法華》中，聞說舉手低頭，皆得作佛，是以今問退義，若爾，《大品》與《法華》，前後何定也　然《大品》《法華》及《涅槃》三教，淺深難可輒言，何者，涅槃佛性，亦名般若，亦名一乘，一乘是《法華》之宗，般若是《大品》所說，即是明性，復有何未了乎　《大品》中說第一義空，與《涅槃經》明空無異，皆云色空，乃至大涅槃亦空　又《大品》說涅槃，非化維摩說　佛身離五非常，與涅槃明常說涅槃不空，有何異，而自生分別　言維摩偏諮明常，《大品》一向說空也　又若從《法華》後入涅槃者，《法華經》中已明，王宮非始，久來成道，何由《涅槃》中方引道樹始成，執實爲疑故知爲一段衆生最後聞常者　《涅槃經》，聞《法華》者，不假聞《涅槃》也　復應當知諸大乘經，指歸不殊，但隨宜爲異，如《華嚴》《無量義》《法華》皆三昧，名般若，是大智慧　《維摩》說《不思議》解脫，是解脫　《大涅槃》是究竟滅　《文殊問菩提》是滿足道，悉是佛法　法無優劣，於中明果，皆是佛果，明因皆是地行，明理皆是法性，所爲皆是菩薩旨歸，不當有異人，何爲強作優劣　然依經按論，略唯二種，謂聲聞藏，及菩薩藏也　教必對人，人別各二，聲聞藏中，有決定聲聞，及退菩提心聲聞，菩薩藏中，有頓悟大士，有漸入菩薩，決定聲聞一向住小，退心聲聞後能趣大　雖有去有住，而受小時一故對此二人，所說爲聲聞藏，菩薩雖有頓漸不同，然受大處一，故對此二人，所說爲菩薩藏也　然此二藏，隨所爲，隨所說，聲聞藏中有菩薩，爲影響，然非所爲不可從菩薩，名作大乘經　菩薩藏中，亦有聲聞人，非正所爲宗不說聲聞法　故不可名爲小乘法　擬人定法，各自不同　是以要而攝之，略唯二也　今開分之，判爲四教　聲聞藏即三藏教，菩薩藏即通別圓教，爲決定聲聞，說三藏教，爲退大聲聞，說通教，爲漸悟菩薩，說別教，爲頓悟菩薩，說圓教　非唯名數易融，而義意玄合，今古符，契一無二焉　唯文略而義廣，教一而蔽諸　若申隱以使顯，須多作論義，如捕獵川澤，饒結筌罟，豈魚獵者好博耶，不得已

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　九句譚妙，委足云多，且九句之中，縱四雜以宣揚，文義何限　章安所記，亦自略矣　豈容更刪節耶　特以末世鈍根，畏繁樂簡，望妙玄而如海，甘蛙守而不前，致使無上醍醐，畢世罔沾一滴，良可痛也　竊聞《大智度論》千卷，羅什十倍略之，而《摩訶止觀》全書，荊溪亦復錄其大意，因倣厥旨，輯爲《節要》二卷，庶幾易於染指，漸充法味　然後偏討玄文，深證《法華》三昧，則斯舉也，未必非循循善誘之一術也　若乃守《節要》爲已足，而終置玄文於不探，則予固智者章安之罪人，而彼又予之罪人矣　庚辰仲夏二十有六日，智旭謹識

楊文會《十宗略說・天台宗（名法華宗）》　陳隋間，智者大師居天台山，後人因以山名宗，稱爲山家。蓋自北齊慧文禪師悟龍樹之旨，以授南嶽慧思，思傳之智者，而其道大顯。以五時八教，判釋東流一代聖教，罄無不盡。正宗《法華》，旁及餘經，建立三止三觀六即十乘等法，爲後學津梁。其著述有三大五小等部，輾轉演暢，不可具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說法之妙，從旋陀羅尼流出，無有窮盡。人問其位居何等，乃曰圓五品耳。臨捨壽時，念佛生西，可見佛果超勝，非思議所及。綴登五品，已不能測其高深，而猶以西方爲歸，世之我慢貢高，不學無術者，其亦稍知愧乎！

著錄

智顗《法界次第初門總序》　天台山修禪寺，沙門釋智顗，輒依經附論，撰《法界次第初門》三百科，裁爲七卷，流傳新學，略爲三意：一爲讀經尋論隨見法門，脫有迷於名數者；二爲未解聖教所制法門淺深之次第；三爲學三觀之者，當以此諸法名相義理，一一歷心而轉作，則觀解無礙，觸境不迷。若於一念心中，通達一切佛法者，則三觀自然了了分明也。故出此三百科，名教仍當。名下略辨體相，始得三卷。

又《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序》　若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所以然者，止乃伏結之初門，觀是斷惑之正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故《法華經》云：『佛自住大乘，如其所得法，定慧力莊嚴，以此度衆生。』當知此之二法，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若偏修習，卽墮邪倒。故經云：『若偏修禪定福德，不學智慧，名之曰愚。偏學知慧，不修禪定福德，名之曰狂。』狂愚之過，雖小不同，邪見輪轉，蓋無差別。若不均等，此則行乖圓備，何能疾登極果？故經云：『聲聞之人定力多故，不見佛性；十住菩薩智慧力多，雖見佛性而不明了；諸佛如來定慧力等，是故了了見於佛性。』以此推之，止觀豈非泥洹大果之要門，行人修行之勝路，衆德圓滿之指歸，無上極果之正體也。若如是知者，止觀法門實非淺，故欲接引始學之流輩，開曠冥而進道，說易行難，豈可廣論深妙。今略明十意，以示初心行人登正道之階梯，入泥洹之等級。尋者當愧爲行之難成，毋鄙斯文之淺近也。若心稱言旨，於一晌間，則智斷難量，神解莫測。若虛構文言，情乖所說，空延歲月，取證無由，事等貧人數他財寶，於己何益者哉！

灌頂《禪波羅蜜序》　《禪波羅蜜》者，《輔行》云：『次第禪門』，《目錄》云：『大師於瓦官寺說也』，大莊嚴寺法愼私記。章安頂禪師治定爲十卷，開十大章：一、《大意》；二、《釋名》；三、《明門》；四、《詮次》；五、《法心》；六、《方便》；七、《修證》；八、《果報》；九、《起教》；十、《歸趣》。但至《修證》，餘三略無。於《修證》中，又開四別：一、《世間禪》；二、《亦世間亦出世間》；三、《出世間》；四、《非世間非出世間》。四中唯至第三《出世》，復爲二：一、《對治無漏》；二、《緣理無漏》。但至《對治》，又爲九，謂：《九想》、《八念》、《十想》、《背捨》、《勝處》、《一切處》、《九次第定》、《奮迅》、《超越》。然修證之相，豈可盡具？《傳》曰：『大師嘗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年可一遍，若著章疏，可五十卷。』今刊預示大科，庶學者不昧始末云。

又《國清百錄序》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峰舊名佛隴，詢訪土人云：『游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歲在戊戌，隆陳宣帝敕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題額，牓送安寺門。到太隋開皇十八年其歲戊午，太尉晉王於山下，爲先師創寺，因山爲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龍集乙丑，敕江陰名僧云：『昔爲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啓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卽用卽用。』敕取江都宮大牙殿牓，塡以雌黃，書以大篆，遣兼內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爲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法，出作帝師。備是洛宮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等三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遺迹信命，搜訪未周，而智寂身故，筆墨之功與氣俱棄。余覽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呼爲《國清百錄》，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

法琳《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序》　夫禮懺法世雖同效事儀，

運想多不周旋，或粗讀懺文，半不通利，或推力前拙，理觀一無，效精進之風，闕入門之緒。故昔勤修苦行，非涅槃因；但懷念軌儀，文非不委；以散情昏重，想運難成。予因天台再有詳補，撮覽樞總，使隨言作念，隨念成想，一一瞻視，如對目前，庶時刻不虛，事法成辦，依本文總歷十法，結要事理。

普子敬《止觀輔行傳弘決序》　宗虛無考，名教之道廢，遺文字者，述作之義乖。吉先梵皇，乘時利見，聖賢道契，德音莫違，尚假言詮，寄諸結集。況時淹像季，學鮮知幾，領會之賓，十無一二。至有窮年默坐，甘節於昏懵，白首論心，遲回於半滿。人之多辟，其若是乎？末階捫象，各陳乳色，或謂斷心是佛，悟人之門，色不異空，本末誰迹？將冥絕待？章句何施？嗚呼！大教陵夷若是。蓋由末辨文字之性離，孰喻總持之功深。惟昔智者大師降生示世，誕敷玄德，大拯橫流，咨覆贊於大思，振絕維於龍猛。命家作古，以中觀爲師宗；立極建言，以上乘爲歸趣。爰付灌頂，頂公引而伸之，欽若弘持，廣有記述，教門巨騖，自此重明。繼之以法華威，威公宿植不愆於素。復次天宮威，威公敬承如水傳器，授之於左谿玄朗，朗公卓絕大機，獨斷，相沿說釋，違恤我文，載揚於毗壇湛然。然公間生，總角穎悟，左谿深相器異，誓以傳燈。嘗言止觀二門乃統萬行，圓頓之設一以貫之。噫！纘承四世，年將二百，魚魯斯訛，不無同異。方將繹思，津導玄流，遂廣斥邪疑，旁薄今古，質而不野，博而不繁。著《輔行記》凡十卷，備前聖廣略之旨，允今人勝劣之機，豈唯錯綜所聞，將以隱括所治。所治即行，三多之妙運遷階；所聞唯解，一真之玄覽斯會。夫行有岐路，則始終夭閼；解無方隅，亦淺深隨類。建言輔行，以舉其全，故自遠方來詢疑請益，擊蒙發覆，孜孜日夕。庶幾幽贊欽若傳弘，道之將行不孤運矣。咨予末學輕議上乘，其猶蠋火增輝二曜。君山除饉男普門子敬序，時永泰首元興唐八葉之四載。

明曦《天台菩薩戒經疏刪補敍》　明曦生地川屬大台縣，鄰章安洲，毗括大台五葉，繼踵三洲，豈無宿會見聞，今方忻遇者。自幸屠之歲，問道東南；弱冠之年，名住剡邑。圖具纔畢，北面於國清；海冠憑從，師常閒既踰一紀，施途故園，人處荒蕪，悲傷屬因，唯經唯戒，答乎地恩，故以書之，被當時也。諸有闕略，他疏委尋，同聲見聞，推功有本。願大師道眼遙鑒丹心，傾佛聞經以爲杖托耳。大曆十二年二月初一日，於台州黃巖縣王章寺記之。

贊寧《注十疑論序》　夫談大人境界者，容不可貴信，蓋難信之法也。譬若觀君王之尊貴，歎曰：「我必不能親近歟！」一旦因依致之於左右，此他力之驗也。惟智者大師能焉，自登忍力，作《師子吼》，吼聲普聞，可畏難解。喻如獨導之言不體，異邦之路奚通？是故吳山澄戒上人揮彌天之筆，章句已焉，令披文見意，不俟終日也。領彼迷兒歸於父舍，末有道贊人者，專修淨業，誘掖衆多，令愚稱贊於此門，約我往生於彼土。序冠論首，以先啓行。時大宋太平興國八年初建鶉味月序。

源清《法華十妙不二門示珠指引》　法王髻珠，靈山解賜，智者得已，轉示餘人。人有不見者，荊溪師指之令見。猶有不能隨指而觀者，故余今復指其指焉。

又《法華十妙不二門示珠指後序》　雍熙三年歲次丙戌孟夏之月，余於錢塘湖之陰講《法華玄義》，解座屬安居，時對而未得即入文句。有二三道侶賁不二門別行本至，皆云此文混謬多矣，幸爲辨惑焉。余因校據本宗，輒以酌諸，學生聞已，恐有失墜，請編錄之。余素非筆削之流，尤慚環碩之學，但以宿發聞之於師，遂允所求，書之於紙。其科分節段，即用楊李敏師舊本，不復別出。庶一句一偈成贊佛乘，若見若聞同期慧目。筆既絕矣，歲亦暮。

宗翌《注法華本迹十不二門序》　篤論其道，三世諸佛提不起，五千四十八卷載不及者，誠哉信矣！厥非方便假名相說，況論其道匪一者歟。若夫天地之道覆載而不私，孅育萬物而不遺，不有其功者，泊乎堯、舜法而行之，乃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苟；君王不仁，以百姓爲芻苟者。」蓋稟無爲之化焉。迨乎周孔振發其迹，以仁以轉不仁者，斯本仲尼之道者焉。若夫老子以虛無爲道，道其天地之先，乃曰：「道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生萬物。」以其上德不德，不然蓋法自然爲道者焉。若夫莊子以無爲爲道，道其不言，故如《知北游》章中，知問無爲曰：「何思何慮則知道？何以安道？何以得道？」無爲不答。南問乎狂屈，狂屈欲言而已言者也。中宮問乎黃帝，黃帝答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無爲謂妙體，無知是眞道，狂屈反照遺言是似道，知與黃帝二人運知以詮理，故

不近乎眞道者焉。乃曰：「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斯蓋法不言之無爲爲道者焉。若夫竺乾六宗九十六種之道，空見神通，四韋陀之道何勝言哉！斯諸道者，言至理近，匪辨惑智，三世生源之所不窮；罔曉果因，卽生情理之所妄述，詎出生死者哉！

若夫釋氏之道，直示衆生心性，而開乎權實，離生死得道者卽生死得道者，離生死涅槃二道得道者，斯皆卽權之道者焉；有卽生死涅槃曰中道者，斯謂卽實之道者焉。其有卽心非心自己之宗，亦奚踰權實之道同一心性。心性者，非有爲非無爲，不亦有無爲，非自然非不自然，不亦自然非自然；非有情非無情，不亦有情無情。言不言者，庶幾乎哉！乃籤曰：夫一念心三千性相不思議，假一毛孔中百千諸佛國土，一微塵中大千經卷，瓶藏馬照，芥納蘇迷盧，曷有爲無爲自然之所說乎？奚思慮之所趣乎？所謂本迹十不二者歟。蓋道有消長，時有漏隆，況斯教者嘗鍾蕩得無紕繆，其守株者桎梏古本，其蒙求者狐疑別行。俾余注釋，余雖愧不才，幸參祖教，多省闕疑，獲辭不免，輒注而釋之。其猶爝焰燎天，掬波投海，胡測廣深耶？呈露羣賢，可垂刊定。時皇宋三聖日咸平元禩太歲在着雍閹茂玄英首序。

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序》　《十不二門》者，本出釋籤，豈須鈔解但斯宗講者或示或注，著述云云，而事理未明，解行無託。荆溪妙解，翻隱於時；天台圓宗，罔益於物。爰因講次，對彼釋之，命爲《指要鈔》焉。蓋指介爾之心，爲事理解行之要也。聊備諸生溫習，敢期達士批詳邪。時大宋景德元年歲在甲辰正月九日序。

又《解謗書序》　智者宗乘，予自濫講，逮四十餘年矣。凡釋一文，申一義，未嘗不以部味教觀而爲憑準。近集私鈔曰《妙宗》，解《十六觀經疏》，至眞法身觀云：『然此色相，是實報身，應同居土，亦名尊特，亦名勝應。』而疏云：『法身者，指修卽性，成無作觀也。』有一學輩，輒出義章，公違此說，於章門之外，廣構難詞，樹立《華嚴》藏塵相好方爲尊特，《觀無量壽佛》八萬相好，及《法華》三十二相定是生身。予乃引彼難詞，一一廣釋。彼復固執自所立義，乃撰《十諫書》，有遜庭矛盾之譏，反義違文之誚，俾予改削《鈔》文，曲從所見。其如《十諫》不循教觀之正轍，但以身大相多而爲尊特，既乖妙圓意，無一可取。今以正理照之，彼於吾宗，成乎二謗。何者？彼以此經頓觀所顯之相定爲生身，以《法華》開權第一之身定爲劣應，此減謗也；以《華嚴》兼別之質尊勝純圓，以二酥對帶之容特超統妙，此增謗也。因毀斯《鈔》，成此深愆。若不解之，往往惑衆，故不獲已，作《解謗書》，同宗哲人，必知吾苦心爲道之如是也。

王欽若《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序》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修觀之道，曰從行，曰附法，曰託事，唯三而已。今觀心圖者，從行之正軌也。準夫止觀二十五法爲方便，十乘十境爲正修者，固非於此能備。若其日用之際，以十界德過升沉，鑒我心曲，雖絲髮不能自逃，其遷善改過之要乎？慈雲法師示我以觀心之圖，研味法喜，心乎不忘，置諸座隅，足以自警，而未見兼人之益。乃復命工形諸篆刻，用廣流行，庶幾乎仰承於師志也。皇宋天聖元年九月既望，太原王欽若序。

遵式《南嶽禪師止觀後序》　止觀用也，本乎明靜；明靜德也，本乎一性。性體本覺謂之明，覺體本寂謂之靜，明靜不二謂之體。體無所分則明靜安寄，體無不備則明靜斯在。語體則非一而常一，語德乃不二而常二，秖分而不分，秖一而不一耳。體德無改，強名爲萬法之性；體德無住，強名爲萬法之本。萬法者復何謂也，謂舉體明靜之所爲也。何其然乎？良由無始本覺之明，強照照生而自惑謂之昏；無始無住之本，隨緣緣起而自亂謂之動，昏動既作，萬法生焉。捏目空華，豈是他物，故云不變隨緣名之爲心，隨緣不變名之爲性。心昏，動也；性明，靜也。若知無始卽明而爲昏，故可了今卽動而爲靜，於是聖人見其昏動可卽也，明靜可復也。故因靜以訓止，止其動也；因明以教觀，觀其昏也。使其究一念，卽動而靜，卽昏則明。昏動既息，萬法自亡，但存乎明靜之體矣。是爲圓頓，是爲無作，是如來行，是照性成修，修成而用廢，誰論止觀體顯而性泯，亦無明靜豁然，誰寄無所名焉。爲示物旨歸，止成謂之解脫，觀成謂之般若，體顯謂之法身。是三卽一，是一卽三，如伊三點，如天三目。非縱橫也，非一異也，是謂不思議三德，是爲大般涅槃也。

嗚呼！此法自鶴林韜光，授大迦葉，迦葉授之阿難，阿難而下燈燈相屬，至第十一馬鳴，鳴授龍樹，樹以此法寄言於《中觀論》；論度東夏，獨推河慧文禪師解之，授南嶽大師，南嶽從而照心，卽復於性，獲六根清淨，位鄰乎

聖，斯止觀之用驗矣。我大師惜之無聞後代，從大悲心出此數萬言，目爲《大乘止觀》，亦名一乘，亦名曲示心要。分爲二卷，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解行備矣，猶曰足焉，俾我安安不遷而運到清涼池。噫！斯文也，歲月遼遠，因韜晦於海外，道將復行也。果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背扶桑，杯汎諸夏，既登鄧嶺，解篋出卷，天竺沙門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頴冠首序，出俸錢模板，廣而行之。大矣哉！斯法也。始自西傳，猶月之生，今復東反，猶日之昇，素影圓暉，終環回於我土也。因序大略，以紀顯晦耳。

又《天台教隨函目録序》 西域傳佛教者，凡有二宗，一曰法相，二曰法性。法性者，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辨，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而爲祖述也。法相者，遠嗣彌勒、無著，近踵法護、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以爲憲章。所以經論翼張，性相角立者，由乎時機不同，法藥有異耳。儻因言以契理，識月以忘指，復何性相分其宗乎？然而法性之義，宏遠深詣，非膺受速成者所能知也。故《西域記》云：「唐三藏奘法師初遇龍樹宗師，欲從其學，彼令服藥求長生方能窮究。奘念本欲求經，恐仙術不成，辜我宿願，遂不學此宗，乃學法相矣。」元魏高齊間，有慧文禪師，因探大藏得龍樹《智論》一心三智之文，於是依論立觀，口授南嶽慧思禪師，思授天台智者。智者因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凡所說法初無章疏，皆懸節經文，直談佛旨，柔音一震，羣聽咸服。立五時八教，判釋西來一切經籍，罄無不盡。大抵《法華》爲極談，諸經爲兼暢。又說三種止觀爲依教起行之門，修心復性之道。有門人灌頂，法愼者，多聞強識，隨講載筆，記諸善言，爲一家之陳迹矣。唯《淨名經疏》煬帝請撰，殆入滅，法付灌頂。頂撰《涅槃經疏》、《觀心論疏》等，盛行於世，法付縉雲智威，威付東陽慧威，威付左谿禪師。左谿傳荊谿湛然。當二威之時，但以止觀緘授而已，逮左谿權興說釋，至於荊谿乃廣製章記，輔翼教觀。是則一家若以龍樹爲高祖，至荊谿則九世矣；以智者爲始祖，至荊谿即六世矣。

遵式叨生台嶺，濫預桑門，刳心嘗習於斯宗，白首敢言於精業，志願此教編入大藏，俾率土咸益。天禧三年，會相國太原王公欽若出鎮錢唐，因以宿志聞於黃閣，遂許陳奏事，未果行，修焉薨逝。至天聖紀號，幹當玉宸殿高班黃元吉以弦法利上聞大聽，皇帝、皇太后體堯仁以覆物，奉佛囑以護法，爰擇梵侶精校於眞筌，旋繫竺墳，廣頒於秘藏。切慮此教各有部帙相扶者，有卷軸別伸者，若編之非次，則讀者難明。今總而錄之，各從其類，仍於題目之下粗述其意，俾發函展卷與記文對看。如《法華玄義》須對《釋籤》，他皆倣此。然此教文，雖部踰於數十而卷不滿二百，三世佛法一家義宗，總括要舉，亦已備矣。覽之者適足以解疑釋結，貫道達微，又何俟服藥長生，然後爲學者哉！

又《天台教觀目録序》 皇祖有訓以天台命家，總括羣經，誕敷八教，引五時五味以次其說，使頓漸有序，施開成務，原始要終，實昭明乎大化。然後說三種止觀，教人安心，牢籠萬行，巧適物宜，雖三不同，同御大車，到於涼池。大哉！自我不敎東漸於夏，近二千載，以大總持作子吼，妙盡佛意者，始一人而已。按《別傳》曰：「智者說法三十餘年，不畜章疏，安無礙辨，契理符文，挺生天智，世間所伏，有大機感，乃爲著文。奉敕撰《淨名疏》，暨《覺意三昧》、《六妙門禪法界次第》、《小止觀》、《法華三昧儀》，自餘皆高座口授而已。」嘗曰：「說《次第禪門》一年一遍，若形章疏可五十卷。」大莊嚴寺法愼繁記，初分得三十卷，國清寺灌頂治定作十卷，愼本不存。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遍，若著章疏各可三十卷。灌頂私記此二初分各十卷，改圓頓爲《摩訶止觀》。唯《法華經疏》頂二十七於金陵總受，六十九於丹丘添削十卷，成文題爲《文句》。又智者停瓦官八載，講《大智度論》而不云有記章疏者。唐開元岑法師於智者墳前，刻石柱云：「《大智度論疏》二十卷。」嘗詢諸先達，未見其文。復於丹丘靈石寺演《涅槃百句解脫》爲萬句，不傳後世，爲灌頂歎息。自餘諸雜疏論莫能悉舉，皆備書於後。除智者筆削及法愼禪門，餘皆頂禪師於法輪之下，其受若海，其傳如瓶，凡《教觀章句》總一百五十九卷，皆智者所說也。又取灌頂禪師著述《大涅槃疏》等，凡二十三卷。湛然禪師等述《釋籤》等，凡五十有七卷。三師合凡二百三十有九卷，盡取題目，刻諸琬琰，用存不朽。自三師之外，唐宋已還，宗山家者述作頗衆，既未辨其詳略，不敢輒預。及日本送到《目錄》，非三師所述皆所不取。時皇宋天聖七年七月五日刻石。

又《天竺寺十方住持儀序》 吾早觀錢唐寺宇數百，無一處山家講院。諸法師多寄迹他寺，主客相妨，師徒繫屬，因相觸惱，詎免屢遷。於時域心，便欲創置。乃遍訪名迹，唯古天竺寺遺墟尚在。隋大法師眞觀所造，便講《法華》，次法侃法師，道標法師，皆講《華嚴》，《法華》，徒近千數，則知其

地桑宜傳唱　中和淨慶，拱天森然，徒倡脩脩，有心無力　自大中祥符八年乙卯，旋建舍宇，略可安存，便開講席，於今十有七載，廊廡尚缺　無何，齒髮漸落，知死非遙，將來講人，焉知吾志　雖有王敎，作十方傳敎住持，然匪隆替存人，聚散依法，儻人無規矩，攝衆何言？衆若不存，法將誰寄？及至麈生高座，苦覆修廊，牽復無門，空唏來日　故立制數章，冀存長久，願將來法主秉而行之，各念因佛出家，依法得住，反壞佛法，非魔而誰？靜靈引腸，但恨弗能護法；常啼破骨，豈非志在聞經！況乎遺囑勤勤，忍違於慈誨；長夜耆耆，忍滅於法燈？固宜一哉其心，牢秉正法，後後相屬，燈燈繼明　苟心不欺，則天龍幽贊　天聖八年歲次庚午正月十五日，沙門遵式製

又《法華三昧懺儀勘定元本序》　聖敎浸遠，文句舛錯，由傳者浮昧，若不校其同異，明示得失，日增月甚，遐喪眞味　《法華三昧儀》者，天台大師瓦官親筆　蓋《止觀》第二三昧所指別行，卽其文也　若夫啓迪後學，爲時所宗，破障壞魔，入佛境界，與夫文殊、普賢並驅寶輅，遊方至極者，實惟斯漸矣　患其稍易舊章，或亡精要，且十科行軌，理觀爲主，儻一以誤，九華徒施　有於坐禪觀法加成五句者，今列示之　文云：爲因心故心，爲不因心故心，爲亦因心亦不因心故心，爲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　此文爲非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近加　自山家凡約句法用觀祇但四，未知五句出自何文？又當推檢之際，第五句下準何爲境，如何用觀？《輔行》自云：「彼別行文但推四句」故今文中廣修衆觀以廣於彼《輔行》正文，況彼衆觀猶是歷事，而正觀一門全今四句，豈應疑誤彼之大體哉！而復輒引經文繫卷末，濫回粗注錯其篇內，細碎之失莫得而舉也　故今直勘元本刻板印行，庶存先制　而今而後，求三昧者欲傳斯文，請固存此序，用以區別

又《方等三昧行法序》　山門敎卷，自唐季多流外國，或尚存目錄，而莫見其文，學者思之，渺隔滄海　《方等三昧行法》者，皇宋咸平六祀，日本僧寂照等齎至　雖東國重來，若西乾新譯，載披載沃，遵奉醍醐　竊念方等至尊，禁法嚴密，苟不克由聖範，事出師心，豈惟招無益之訶，抑亦負餘殃之責　南嶽師躬行已載，理洞其微，位淨六根，言符先佛，大師咨詢有在　況發總持，垂此典謨，足可繩準　今時或壇場延袤，形像巍峨　行法則半任臆裁，律範則全由心匠　縱謂七衆階節，寧踰上首之科；雖曰像多無妨，要符表法之便　將恐未除故業，更聚新戒　染衣增垢，良用悲夫　然此行法六篇，後二不載者，修行備在《百錄》、《止觀》，受戒具出本經，存篇目者，令知行法有始終也

又《天台智者大師齋忌禮贊由序》　余嘗見諸處傳山門敎迹，或當大師遠忌，追慕修齋，皆闕其修禮之法　今著數偈，略用伸伸　夫內心寂照，功成入位，外則神通說法，應乎羣緣　故生化始終，凡十二偈，實統智定之用耳　雖於別傳，少有不次，蓋別樹一場次第之意　初二偈三昧降魔，次說《法華》，又次說《止觀》、《淨名》、《涅槃》，放生施戒，皆如次也　沒後靈感一偈難盡芳猷，他方之身請護遺敎　洎五悔合十七偈，觀者無嫌辭近理寡，聊備其以時追想之誠耳　或略可濟用，稱唱之時，宜須鄭重，必希感召，永蔭敎門　目爲《智者齋忌禮贊文》云爾

又《六妙門後序》　天台智者稟受南嶽思禪師三種止觀，一曰圓頓，二曰漸次，三曰不定　此六妙門卽不定止觀也　謂隨其根性，六門互修，漸頓迭進，取益爲斷，故以不定爲目　昔瓦官初說，道俗餐稟，蒙益者衆，且略言事驗者，隋大中大夫蔣添玫，儀同公吳明徹，皆習此息法，腦氣獲除，梁方茂身覺輕舉，況大乘密益乎　噫！習禪法者，斯爲要道，修證戶牖，可舉而行也

又《指要鈔序》　大敎隆衰，存乎其人　諸祖繼往，玄化幾息　時不可以久替，必有間世者出焉　四明傳敎尊師禮公，實敎門之偉人也　童子受經，便能思義，天機特發，不曰生知之上性者乎？及進具，稟學於寶雲通師初預法席，厥父夢其跪於師前，師執瓶水注於口中，其引若泉，其受若谷　於是乎天台大敎，圓頓之旨，一受卽了，不俟再聞　師謂之曰：「子於吾言無所不達，非助我也　一連師始滅，公復夢師之首，擐於左臂而行　嘻！得非初表受習，若阿難瀉水分瓶之莫二也？」後表傳持，操師種智之首而行化也？淳化初，郡之乾符寺請開講席，諸子悅隨，若衆流會海　繇是堂舍側陋，門徒漸繁　未幾，遂遷於保恩院焉　《法華》、《止觀》、《金光明》諸部，連環講貫，歲無虛日　嘗勖其徒曰：「吾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始不以敎觀權實之旨爲服味焉，爲杖几焉，汝無怠也　」大哉，若夫被寂忍之衣，舉大慈之室，循循善誘，不可得而稱矣！

《釋讖》十不二門者，今昔講流以爲一難文也　或多注釋，各陳異端，孰

不自謂握驪蛇之珠，揮獬豸之筆，豈思夫，家教觀，殊不知其啓發之所，公暨之再歎：豈但釋文未允，奈何委亂大綱，山瞰角峭，良用悲痛，將欲正舉，捨我而誰！遂而正折斯文，旁援顯據，裨有餘力，兼整大途，教門權實，今時同昧者，於茲判矣，別理隨緣其類也，觀道所託，連代共迷者，於茲見矣，指要所以其立也，至若《法華》、《止觀》，網絡之文，隱括錯綜，略無不在後之學者，足以視近見遠，染指知味，《易》不云乎，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貫此一言盡得矣，式黍同學也，觀者無謂吾之亦有獵乎？取長其理，無取長其情，文理明白，誰能隱乎云也！

又《放生慈濟法門序》 儒冠五常謂之仁，釋御四等謂之慈，皆惡殘去殺，推惠廣愛之謂也，然後果五福之曰壽，證四德之曰常，實唯不殺放生之大統也，始悟九居之中無常之理，爲殺業之故，釋迦金人八十示滅，信相以不殺見疑，於是明矣，泊充虎濟魚之爲行，數麈滴海之比辭，不殺果知其常，斯又明矣，推此欲登仁壽之鄉，常樂之場，久而彌芳，必須以放生，則蚤蝨之咸恤，蜎蠉之遂康，不殺則草木等愛，枝葉靡傷，然後始可也，人何逆甚而返，以殺畜肥體，乃望長年，豈異續火以水，增冰以湯？何其遠矣！試論之曰，彼之含血，既均於己，計身惜命，豈復遠哉？有識之士，取實諸身，孰敢殺身？取實諸命，孰不保命？矧如佛言，莫非父母妻子循環之報，且殺且噉，其可忍乎？是知暴亂嗜殺之徒，嬰三塗之極酸，然後殘疾短齡之應而應之，其將何歸？嗚呼！深可憐愍者也，痛莫奈何！予因將二三子，往翠巖練若修《法華三昧》，路由舟楫，衆買水鱉放之，兼廣流水，晶疏講經，獨不果也，但臨生類，口授法句，觀者飾謬，謂倫貫盡旨，山行之次，請析簡書之，予曰：蓋出我衷，非由舊章，適時之言，那可承用，辭之不已，備而端輗，目爲《慈濟法門》，作七章分別事理，聊足，但其言質用者，更可裁飾，七章者：錢由一，咒水二，請加三，歸依四，稱佛五，說法六，懺願七。

又《放生慈濟法門跋》 上來雖曰七章，辭理廣略之失，兩俱未詳，或有可取，請用者更自斟酌，但不失大綱即得也，應知不事文章，但順慈濟之理，直寫胸間常用之語耳，讀者勿起譏誚之毀也。

智圓《請觀音經疏闕義鈔序》 此疏自智者演說，章安記錄，古來人師無聞贊述，既傳授道息，後學往往有不知其名者，知其名而未嘗披其卷者，於乎斯文之未喪也，一綫爾，吾不肖而實痛焉，吾如默默，則何以傳後？遂因疾間，輒約文敷義，筆之爲鈔，凡二卷，庶申明於大旨，開發於童蒙也，既成乃作序，以言其由，復作闡義之名以名之。

皇宋三葉登封之明年，歲次己酉孟夏哉生明，於南塔上方病中序。

又《智者十德禮贊序》 《禮記》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者，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噫！在釋子豈不然耶。吾祖智者行位昭明，功德廣大，愚忝傳其道，爲一十六世之法孫也，每至諱日，雖薦以蘋藻，曾無頌咏，不亦恥乎？《法華玄義》之初，章安稱師十事而云，唯我智者具諸功德，故智盛美盡在茲矣，因列而爲贊，雖辭理無取，幸逃知而弗傳之責爾，時大宋大中祥符八年，龍集乙卯閏六月吉日，於西湖崇福寺講堂序。

又《金剛錍顯性録序》 《金剛錍》者，荆谿大師宗圓頓教所著論也，發揮佛旨，擬議圓宗，融萬法於一心，息異論於千古，抑又開後昆之智眼，喻金錍以立名，綫前代之權疑，寄野客而興問，其道甚大，嘉言孔彰，俾佛性昭昭，無爲昏性所隱者，其此論矣，圓軌味沉翫有年數焉，於是採摭羣言，敷暢厥旨，所期自照，敢貽他人，既録本宗要文，顯此佛性妙義，因命爲《顯性録》也，時皇宋景德三年，歲次丙午秋望日序。

朱頤《南嶽大乘止觀序》 鶴林示滅而來，賢聖應世者非一，咸以六度萬行，通達大智，安住於法界，拔濟於羣迷，金文寶軸具載於諸法之藏，若夫空一切法，證一切性，不於三界現其身意，達正覺之眞源，顯毗盧之實相，則見乎南嶽大師之《止觀》也，大師廬山佛會之聖衆，三世化緣於衡岫，密承佛旨，親聽法音，總馬鳴、龍樹之心要，具等提涅槃之了義，故著《止觀》上下二論，遺眞妄於一念，明體相之無迹，空拳舒手，無物可見，則止觀之理自是而顯，寂照其門由是而入，爲出世之宗本，作佛種之導師，不歷僧祇，直超聖位，嗟夫！斯教雖大顯示啓來者，而人世末之普見，流於海外逮五百年，咸平中，日本國僧寂照以斯教航海而來，復歸聖朝，天禧四年夏四月，廬隱山天竺教主遵式將示生生之佛種，成成上上之勝緣，乃俾刻其文，又復以序爲請，重念如意稱珠，已還合浦；虛室生白，坐見法身，顧鑽仰之未至，抑稱贊之無取，但願一切信心見者能修，修者能證，對諸境而不動，於諸法而無染，一受不退，一得永得，盡未來際，常與南嶽大師俱生，行如來事焉。

仁岳《十不二門文心解序》　玄義、申綱、記釋玄義、文已三周、語假染筆、以四其說？良由妙法難解、圓宗罕通、生乎上智、文若過簡、至於中人、猶若不及、歷觀荊溪著撰、尤得意於《十門》、辭實體要、覽之使人見佛慧之淵乎、且釋者數家、莫能一貫、義學之士未免持疑、故因講次、輒復褒解、矢行之論者、得以辨之、帝虎之訛者、亦以正之、豈曰無考、蓋率由先訓也、章安云、「玄意述於文心、文心莫過迹本」、十門既接迹本、今解遂以文心命題、分節科目、具在別紙

又《十不二門文心解跋》　自天聖六年冬十月、寓錢唐石室蘭若隨講私解、至皇祐四年秋八月、於吳興西溪草堂、因門人請勤版次、方再治定、見此注者、可別新故

又《金剛錍科序》　科分大經章段、起自關內憑、小山瑤、前代未聞也、吾祖章安作疏益詳、至荊溪、將《迦葉品》分正緣了、別指方隅、則權實進否、曉然而明、可謂善乎派深、良哉析重也、余復以佛性周遍、三千具攝而分今文、分而又分、賓主問答、引文釋義、略無混亂、雖短脛亦可以厲法流、孺子敢當荷負矣、或曰、猶牧女之添水、將非澆瀉於乳味乎？不然、乳益乳也、苟能鑽搖、醍醐可獲、豈仍乳而已耶？

又《別理隨緣十門析難書序》　予所稟四明法師嘗於《指要鈔》中、立別教真如有隨緣義、山家學徒罔不傳習、時有永嘉繼齊、立指蠡、嘉禾子玄、立隨緣撰、天台元穎、立隨緣微、洎當途繼祖之者、廣構篇章、難彼名義、予因遍覽、審彼否藏、而皆昧偏圓之詮、亂權實之理、豈唯矯誣先覺、抑亦蒙蔽後昆、矧此諍論、容可緘默、由是採其謬說、考以正言、建立《十門》、析破諸難、乃用文勢連合、義類相從、辨是非兩端、如指諸掌、然一門若曉、何俟九門、但轉計頗多、故強分解、辭達而已、觀者詳焉

又《答四明法師綍幃試問三十章序》　天禧改元春二月四日、延慶座主出山家教義凡三十條、賽綍幃問諸子、其詞惟要、其旨甚微、俾無或者興布教之功、令不敏者奮強學之志、門人仁岳率爾而對、斐然成章、非求魯國一字之褒、蓋請武津四擇之誠、既有傳寫、故弦敍云

繼忠《天童四明往復書後敍》　吾祖法智尊者、始因錢唐奉先清師製珠指解《十不二門》、總在一念之文爲眞心、別分色心之言爲俗諦、改色心門、造謂體用爲造、謂體同改內外門、三千即空即假即中爲即空即中、凡改二十來字、天台是制注不二門、立唯觀不思議境、謂一念三千唯色唯心、爲眞諦、法智憫而救之、所以指要之所由作、故序云、或示或注著述云云、是此也、清師又立生佛三千爲事造、心法三千爲理造、而不知三法各具事理、如《指要》破曰、據他所釋、心法是理、唯論能具能造、生佛是事、唯有所具所造、則心造之義尚虧、無差之文永失、又序曰、事理本明、解行無托、此皆破於清公也、然指要》之中正明觀心達妄之道、闢他山外觀眞之非、文引「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二句、爲發心立行之本、因此揀示達磨門下三人得道淺深、可大師云、本無煩惱、元是菩提、達磨曰、得吾髓、法智評之曰、可師之見意縱階、此語且未圓、凝禪師謂《指要》所引差錯、從而辨之、乃準《祖堂》及《傳燈錄》當時可師但禮三拜、依位而立、而不曾有本無煩惱等言、凝公如此扶救、毀斥法智云、是道聽途說、非爲正論、殊不知、法智準圭峰後集而示、到此凝公自當結舌服膺、柰何後書倔強不已、今更就彼書辨之

若將可大師無言依位而立、便是顯圓頓者、且《身子》云、吾聞解脫之中無有言說、《大品》云、若有一法過涅槃、我亦說如幻、又有無言童子、淨名杜口等、今問、此諸無言而與可師無言、爲同爲異？請端的示之、切莫通謾、又如《阿含》外道問佛、不問有言無言、如來踞座、外道贊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即禮三拜而退、阿難問佛、外道得何法而退？佛言、如快馬見鞭影、即著正路也、祖堂引爲圓頓第一則語、大台判此爲小乘三藏、若望圓頓猶霄壤焉、故知不可纔見無言、便謂眞證也、當時四明太守眞閣林公見二師諍議不已、因請法智於《指要》下和融之語、法智不得而辭、遂改之、況達磨西來、以《楞伽》四卷授可大師、且曰、「籍教悟宗、仁者依此修行、自得度世、荊溪嘗判《楞伽》階天台別教、以經云、「一切衆生自心現流」之義、大慧菩薩問、是頓是漸？佛答是漸、既言是漸、安得指爲頓耶？準此則法智所評信不誣矣、今謹錄當時議書五番、非但今後昆睹《指要》新舊二文來歷、抑亦不昧先時辨論之因起也、熙寧三年中春、永嘉法明院傳教法孫繼忠識

又《十義書序》　《十義書》之所由作者、有宋景德之前、《光明玄》廣、略二本並行於世、錢唐慈光恩師製記曰、發揮專解略本、謂廣本有十法觀心、乃後人擅添爾、有二弟子、即錢唐奉先清師、嘉禾蠹光敏師共構難詞、造

二十條輔成師義，共廢廣本。錢唐寶山善信法師奉書敦請法智許之，法智遜云：「夫評是議非則近於諍競，非我志也。矧以二師學解有聞，盡善宗之先達，奚可率爾而拒之哉！」信法師重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夫當仁不讓於師，況餘人乎？」堅讓不免，故有扶宗釋難之作，專救廣本十種觀心，兼斥不解發軫揀境之非，觀成歷法之失。錢唐梵天昭師、孤山碼瑙圓師皆奉先之門學也，乃撰辨訛、驗釋難之非，救發揮之得。法智存謙光之禮，撰問疑書詰之，昭師不遜，有答疑書之復；法智復有詰難書之，徵昭師構五義之答；法智復作問疑書之責，昭師稽留踰年。法智復有覆問書之催答；昭師有今之釋難，翻成不遜之文矣。往復各五，綿歷七年，攢結前後十番之文，共成今《十義書》之作。

復有二百重詰，不出前後五番喧負，四番轉計。初指約教正釋便屬理觀觀心，法智斥云：「以教代觀，不意翻成有觀無教。」二轉計云：「須知理觀直觀眞心，光明當體翻謂妄法。」法智斥云：「觀心在迷，卻謂屬眞當體，果法卻謂屬妄。」三轉計救眞心之一失，改眞心名爲法性，意謂法性通眞通妄，以隨緣混之，輔爲事理。」造心屬非眞非妄，生佛是眞是妄，教前眞心亦不專眞專妄也，以不專妄故，斥法智之拒也。四轉計云：「十乘妙理，爲所觀境。」法智破云：「應三障四魔爲能觀觀耶？」轉計卽墮負矣，並初根本共成五番也。又法智引重明險境難之，昭公伏曰：「止觀觀險有失檢尋，仲尼云：『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則爲貴。』今爲改之也。」法智進奬云：「上人粗有性癖，能分科節，何不盡矣？捨短從長，見巧知陋，今伏膺觀險，因誰得知耶？」景德四年，孤山圓師爲昭師輪下之席端也。法智遣住東掖山神昭大師本如在輪下，日馳《十義書》並二百問往錢唐詰之，會稽什公希望輔之翼之共辨矣。孤山觀二公之論辨，如面敵必重席也，自謂義龍，安肯伏鹿，遽白錢唐守答以公據不爲遣也。雖然，止重論席別行玄雖魔燒佛經，且不能燒性德之善也，故常住教卷焉，可絕滅耶？

今有宋熙寧，相去八十餘年，此文重興，盛行於世，浙右學敎講習此文者衆，故得僦工鏤板，代學者傳寫之勞。住永嘉法明院第一代孫繼忠，指授門人以寫印二本對之，評之其義，其中法句欠剩，文字舛謬。昔趨廣智之庭，每蒙以提耳指掌，今約義斷文，輒濫評定，或有臧否，冀同學同見者，更爲學者指南耳。熙寧九年仲冬月既望日序。

趙時逢《天台三大部補注跋》 石神智師《大部補注》一十四卷，師東嘉人，篤於淨屠氏法象，脊所傳悉，涉獵不遺。此書開明法華三昧，眼前後訓詁獨詳。蓋東嘉距天台近，其宗旨一氣脉也。頃余讀書精舍，每自謂舉子業煩碎可厭。時並壁僧祝吃，誦讀聲日夜不輟，科目詮次如繩聯鉤曲，不可以算數計，較舉子業抑又勞焉。今觀此書析理明白，指事端審，顧有裨於後學多矣。竺峰珪老與其徒義上人惜舊本湮滅不可攷，捐所得，鏹氏施利再爲鏤木，且屬余識其末。余於內典，固不能深解，欲以告儒志答一語相與訂之。

丙辰季冬中澣，芥窟趙時逢謹識。

有嚴《國清百録序》 夫事無鴻纖，但有補於見聞，便人警寤而趨善道者，則不可以不錄而貽諸後也。昔我祖智者禪師，本靈山聖衆之一人也。陳隋朝出現世間，代佛宣秘，爲人天眼目，六十餘州直指人心，具佛知見，加修圓行，則妙果不遠。復其所談教法外餘事委積，章安尊者撮其可錄者，凡一百條，以國清爲目。天聖年中，伏蒙聖朝編入大藏，既藏以函帙，故世人罕得而見之。禪師自開皇十七年丁巳入滅，至紹聖四年足五百歲。明年春四明陳宗逸，始謀鏤版印行果，冠冕法俗因得以讀之，有以知禪師釋部中豪傑之士也。雖不得而見其面，讀其文亦得以見其心，見心愈於見面也。奉命序述，以冠首云。

又《止觀輔行傳弘決助覽序》 止觀者，一切諸佛之秘印也。昔我祖禪師以無所智而得之於《法華妙經》，後於玉泉九旬慈霍，其義深遠，其文浩博，後之學者非夫玄覽洞視，目無全文，或難以臻其奧。今更以記文並援引經律，儒墨雜說又雜曉寤，幸因講次，遂檢討他文，輒形注釋，且助山中晚進學覽之力，非謂增瞻說，如簸糠眯人目也。折爲四卷，命曰《助覽》，讀者無小補。皇宋元符二年歲次己卯，序以冠之。

處元《止觀義例隨釋序》 荆谿尊者《輔行記》數百萬言解《止觀》文，明如白日。常慮後學未曉大猷，是故舉其宏綱，撮其樞要，例出一部大旨，總爲七科，使苦心聽習之徒妙解益明，妙行斯立，此《義例》之所由作也。聖師之意雖爾，奈何末世人根昏鈍，鮮有知機妙達之者。《止觀》之文，《輔行》之記，既其不了，《義例》之設，抑亦徒施，不有解釋，義何由顯？昔四明法智大宗師盛化當時，頗多製述，斯文不記者，豈非以有待之身不及此耶？法智既滅，事筆削者，間或有焉，解釋斯文未之有也。予嘗有志於此，以董衆駕說，

未暇及之，此固退居自謂之外，方思秉筆以酬夙昔之志。適會同宗講人遠寄其所謂《義例纂要》者，請予藏否，於是乎嚮壚啓卷，詳讀移時，不覺歎曰：嗚呼！斯人也，引文銷文時或有得，若乃文之大旨，未之知也。且如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爲眞如理觀，修德之境爲唯識事觀，點胸自大，謂少人知，此既狂妄，餘安足論。況又破句消文，謬改文字，此不須舉，下文當見矣。予不敏輒事解釋，命題曰《止觀義例隨釋》焉，蓋取諸《大論》隨釋《大品般若》之類也。其間引文或與纂者有所同者，以所引之文祖師之文也，祖師之文天下之公器也，豈彼得引，予不得用邪？請觀釋義，與彼天殊。時大宋崇寧三年甲申夏五月初八日，東谿草堂序。

從義《天台四教集解序》　余治平四年冬，於郡西之妙果而寄講焉。明年夏，諸新學請事文墨，消釋高麗觀師所錄《天台四教》，於時權以霅川之科，分節文之起盡，散集諸部法言，解釋義之綱要。未踰二旬，乃成三卷，題目謂之《四教集解》焉。草創纔畢，尚未琢磨，便爲學者傳寫流布，世人咸將何晏《集解》致難，而不曾以杜預《集解》爲妨。且儒之集解既存二說，今之題目何必怪哉！嗚呼！管窺之局也，而有斯惑焉。今熙寧九年，居大雲西院講訓之餘，於是考駁霅川之科，未爲盡善矣。遂乃自出科文一貼，仍又檢校疇昔《集解》，頗有疏略也。故重修飾，亦爲三卷。所患識見荒無，辭理鄙昧，未能發明聖賢旨奧，聊且備於初學，分其句逗而已。遐方近處，見慈再定之文，不須復留未治之本也。

又《止觀義例纂要序》　《摩訶止觀》者，《法華》之妙行也；《止觀義例》者，妙行之輪輗也。傳《止觀》之道，而不明《義例》者，則妙行傾覆也。昔天台智者稟之於靈嶽，悟之於道場，說之於玉泉，付之於章安。自章安至荊谿，師資道契，德音莫違。後以清涼僻見，逆路論興，背我天台，朋他賢首，抑根本之純妙，以爲漸圓；揚枝末之兼粗，名爲頓頓。紊濫化源，尤誤蒙學，故《法華》之妙行或幾乎隱矣。噫！道之未喪，存乎哲匠。是以荊谿尊者嘅茲詭亂，乃作《輔行傳弘決》及《義例》等文，息蕩僻見，昭顯妙行，於是迷津識濟，佛乘載脂。故《摩訶止觀》由荊谿而大振於世也，人到於今咸受其賜。然《輔行》則披其細目，《義例》乃結其大科，意令學者推此條例，討論《輔行》，研修《止觀》，會通妙乘，運衆寶之大車，遊於四方，直至道場耳。故知傳《止觀》之道，而不明《義例》者，則妙行傾覆也。

余以元豐三年歲次庚申，遷居安固寶積教院。明年休夏，將啓止觀，而門人請曰：夫《金剛錍》者，點示有情之性遍，不隔於草木瓦石，明無情之有性也，而《寓言記》已解之。《十不二門》者，收攝《法華》之十妙，顯一部之經旨，令妙理以昭明也，而《圓通記》已釋之。《止觀義例》者，總括《止觀》之文粹，明所傳之心印，皎在於目前也，而未聞有記。況數百年以來，斯文存而不講，今雖欲學《止觀》，仍患關節靡通，敢希指授，用祛暗滯。余聞此請，遂無以辭，於是乃詳究文勢，出科一貼，尋以講閱事煩，未遑申剖。逮七年甲子歲莫春月上巳日，始暇纂集《止觀》、《輔行》綱要之文，隨科對顯，至中秋下弦乃得畢功，既而題曰《纂要》，又復均成六卷。因爲訓於門人之請，乃廣建立一家之道，吾宗後學不可以輕視也。

又《天台三大部補注序》　吾佛出世，雖廣說諸經，而本懷斯暢，唯在於《法華》。西城自阿難結集之後，獨天親菩薩作論以通之，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斯經之大事，教化之終始亦晦而未明。東夏自羅什翻譯以來，造疏消釋者，流布縱橫，異端非一。惟陳隋二帝之師天台智者昔在靈山佛會親承，後於大蘇道場證悟，發揮妙旨，幽贊上乘。故以五義釋題，四科文句，九旬宣演明靜法門。解行俱陳，義觀兼舉，眞可謂行人之心鏡，百夜之明燈矣。雖天竺之大論，尚非其類，況震旦之人師而能跂及。故章安禪師歎曰：斯文若墜，將來可悲。於是聿遵聖典，記諸善言，《玄文》、《止觀》共三十卷，時人謂之三大部者，卽斯是也。文旨高遠，理趣汪洋，苟非亞聖之才，派深析重，調理剖判，而三部之奧義，何由可通乎？惟荊谿禪師克荷斯道，引而伸之，推而廣之，故有《籤記》及《輔行》焉。辭尚體要，匪同雕刻，厥意欲令萬世之下，人人開發如來之知見，物物咸悟秘密之藏性耳。有唐翰林學士梁敬之美云：「以文字而廣第一義諦，卽言說而詮解脫者，不其然歟！」是以古今學佛之人，鉤深索隱者，莫不欽崇以爲大訓矣。嘗試論之，一家所傳三部之文及《籤記》等，非但該括聖人一代三學之法，抑亦牢籠性相二宗百家之說。自非積學洞微洽聞遠見者，則未可以率爾膚習傳授於人也。

余以顓蒙濫讀斯教，卷舒鑽仰，多歷年所。若夫聖人之化源，教法之根本，則祖師之述作文義已詳矣，今復云何更有所補？然以妙經之中，華梵詁訓，大師或有闕而不釋者，《玄文》、《止觀》之內因緣事迹，荊谿亦有

略而未申者　況復《簽記》及《輔行》等法相之互指，援引之詳賅，性相之異同，古今之得失，自章安、荊谿以來，星紀綿遠，而弘通之士孰能精究，得無維潛乎？由是不量淺末，摘出大部之文，仍博採墓籍補其闕，略注而顯之，勒成一部，分爲一十四卷。自備講道，臨文既省檢尋，又免迷謬耳。儻於先聖之文，粗有所益者，亦可以流行於世，翼助一家之道矣。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元照《童蒙止觀序》　天台《止觀》有四本：一曰《圓頓止觀》，大師於荆州玉泉寺說，章安記，爲十卷。二曰《漸次止觀》，在瓦官寺說，弟子法慎記，本三十卷，章安治定爲十卷，今《禪波羅蜜》是。三曰《不定止觀》，即陳尚書令毛喜請大師出，有一卷，今《六妙門》是。四曰《小止觀》，即今文是。大師爲俗兄陳鍼出，實大部之梗概，入道之樞機。曰止觀，曰定慧，曰寂照，曰明靜，皆同出而異名也。若夫會萬法之源底，考諸佛之修證，莫若止觀。天台大師廬山親承，承止觀也；大蘇妙悟，悟止觀也；三昧所修，修止觀也；縱辯而說，說止觀也。故曰：「說己心中所行法門」，則知台教宗部雖繁，要歸不出止觀，舍止觀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議天台教；故入道者不可不學，學者不可不修。奈何叔世寡薄，馳走聲利，或膠固於名相，或混淆於暗證，其書雖存，而止觀之道蔑聞於世，得不爲之痛心疾首哉！今以此書命工鏤板，將使聞者見者，皆植大乘緣種，況有修有證者，則其利尚可量耶？予因對校乃爲敍云。時紹聖二年仲秋朔，餘杭郡釋元照序。

淨梵《題百録後序》　智者道傳三觀，存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章安紀諸《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攝內衆，中形書疏以動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昭昭乎廣大之化，粲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固可信矣。鏤板雖已印行，而未經校勘，因將古本對證，且訛誤非一，遂改證前後凡十餘處，庶披覽之際，無壅厥意，見此題者，可別訛正。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了然《十不二門樞要敍》　《十不二門》解釋而衆者，安不由文以意爲主，悟意不俸，文隨意變，故諸先達不克自默。今亦然也。十門之作，正爲於觀，故曰觀心，乃是敎行樞機，輒以「樞要」名云。紹興戊午八月丙辰，墨禪齋錢。

與咸《十不二門樞要跋》　本講智通和尚嘗爲門學敷演此文，辭深極微，符軌合轍。覈諸章藻，雖則建大義立宗旨，各攄其所得，至於決擇考較，不能無同異短長之論。諸生請爲注解，遂成一家之書。余寂曰：付之小子，嗚呼！古人所謂百年影烟，千載心在，故不可不傳於將來。謹命工鏤板，庶與諸家鈔記爭輝並耀，君子不黨，四方明達之士必將有鑒於斯。紹興壬戌七月晦日，門生與咸謹記。

樓鑰《三千有門頌後記》　鑰舊讀了翁集，見《有門頌》一篇，莫知其旨。有二沙門來扣門，袖出《有門頌》眞迹，及與明智講主論此頌二貼，讀之恍然。因問天台教觀之說，始知智者大師所說四門：一曰有門，一曰空門，一曰亦空亦有門，一曰非空非有門。其實一可貫四，四實歸一，公之爲《有門頌》，蓋謂此也。近世士大夫，用力不及前輩，祇如學佛，僅能涉獵《楞嚴》、《圓覺》、《淨名》等經及傳燈語錄，以資談辨。若唐之梁補闕諸公，本朝楊文公楊無爲，張無盡及了翁輩，皆留心教觀，深入其趣，讀此頌及書，可以知其所造之實。惟公忠言大節，照映千載，身罹百謫，視生死如旦晝，平時學問自得之效，固自應爾。方在丹丘時，逆境尤多，而心地泰然，深入不二法門，公之學佛得力，豈易測哉！二沙門欲刊石以傳之人，謹書諸後以歸之。妙珣、了怡二沙門之名云。慶元二年中秋，四明樓鑰題。

吴克己《重刊删定止觀序》　奇哉救世明道之書，不圖復行於今也。使王公大人知有此書，必不至信讒以廢毀；使搢紳先生知有此書，必不至立論以抵排。使啓禪關者能讀此書，其肯以教外別傳自欺乎？使尋經論者能讀此書，其肯以分別外相自困乎？矧欲使溥海內外家藏此書，展轉開導，了達此義，又孰肯貪於粗弊五欲，而不早求解脫者乎？是皆內教弟子護持教法之大略也。予貢好辨，孔道以明，孟子嚴嚴，功堪繼禹，斯言槩之，誰曰不信。

戒應《題百録後序》　吾祖智者大禪師，實廬山再來之人也。道傳三觀，悟自一心，恢張龍猛正宗，闡贊《法華》秘典，判釋以五時八教，歸趣以三觀十乘，縱橫宣揚，不立文字，章安結集，留逗後錄。其如解行證入之人，不知其幾千萬衆。諸部板刻布在諸方，唯《國清百錄》，昨因魔火燔毀，直至於今，彌歷年深，所未睹圓就。今令行者曇岑遍求道俗，不憚苦辛，誠心不虛，遂圓部帙，庶得以廣見聞，傳諸永遠。則可以知吾祖道大名重，星居化迹始

終宛如目擊，遂盡禮而恭敬覽始末云爾　時聖宋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結制日，白蓮住山祇應謹題。

宗曉《四明與矩法師書敘》　元豐間，刻溪上方，有子通講者，因之三衢，謁長壽水法師，見壁間懸數族，皆四明尊者付門人炬公之書，辭翰平淡，道義優柔，凜然古人風度，通即錄歸，自茲傳播，然四明中興祖道，稟法之徒，靡計其數，唯公所得最深，獨擅出藍之美。方其在輪下，居席端衆，請試講，四明聽而駭之，謂吾後之有賴矣。初出世領三衢本業寺，四明授與手爐、如意，足見即可之篤。後詣京師，眞宗知名，召講《四十二章經》，因賜命服，續迴梓里，住持淨石。茲山先係禪刹，長老元勳，因聽師講唱，遂請問從眞起妄之義，一言相契，斷禮爲師，即捨此院，永爲教席。師一開法，學徒雲委，大展饗堂，揄揚聖化。至今三衢台道之行，由師力也。通得此貽，甚珍惜，復跋其所得於後，無何歲久，魚魯成訛。余故爰夷調理，易冠於前，庶幾覽者，先知文之自來也。嘉泰二年中秋後一日，宗曉志。

又《四明尊者教行錄序》　陳隋兩國師天台智者，悟《法華經》旋陀羅尼，嗣法性宗，以無礙辯才，剖判三世佛乘，開闢一家教觀，人到於今承之。外有諸懺制法，兩朝敕文，建寺碑刻等，門弟子章安禪師，集之成書，號《國清百錄》，特蒙仁宗皇帝賜入大藏，向佛典諸流行，至是殆無餘蘊矣。然吾祖之道化被六十州，盛於隋唐，衰於五代。法不終否，至人利見。

石晉天福中，有通公法師諱義通，來自高麗，南參螺溪（即天台山螺溪院義寂法師也）。盡得天台一宗之道。後欲航海，大帥錢公固留之，錢諱惟治，吳越王之子，時判明州也。遂傳洪於明之寶雲，寶雲乃福州運使顧承徽舍宅造寺，以處於師。法席大開，得二神足而起家，一曰法智師，諱知禮；一曰慈雲師，諱遵式。法智延慶道場，中興此教，時稱「四明尊者」。慈雲建靈山法席，峙立解行，世號「天竺懺主」。慈雲生乾德二年，終明道之初，歷一百二十載，五世孫慧觀師，裒其遺文，成《金園三集》，行於世。法智生建隆改元，終天聖六祀，距今已一百七十有五年矣。所撰記鈔三十餘萬言，學者共宗。復有教門義章、問答釋妨，百儒高釋往返書啓等，斷簡殘篇存者流逸。嗚呼！師一心講懺，傳持四十年，脅不沾床，其應緣染翰，寧可以數量計，縱刊之於木石，書之於筆帛，亦千萬之一耳。

宗曉末學無似，叨預教席，竊睹師之垂言，雖片文隻字，咸爲釋氏之法，豈得以任其無沒哉！於是劇意訪求，僅得一百餘篇，以類銓次，析爲七卷，目之曰《四明尊者教行錄》。四明乃所生得道轉法輪地，世珍其爲人，咸以是而稱之。台宗巨牖莫不依教立行，以行顯教，庶教行二途成修行一轍。師嘗曷衆言，吾之或出或處，或語或默，未始不以教觀之旨爲服味爲杖几。今錄取以教行爲名，亦尊者之志焉。大哉斯文既就，顧與《國清百錄》、天竺《金園》，鼎足而行，貽諸後代，共期祖道也。其乎未盡者，後賢隨見聞而續之，斯又盡善美矣。時嘉泰二年壬戌歲臘月既望，比丘宗曉謹序。

法登《圓頓宗眼序》　學大乘者，雖有肉眼，乃名佛眼。何以故？曉了己身有佛性故。雖一切法本來靈妙，非圓詮教旨不能知之，此圓詮教旨在於何？即佛眼佛智是也。佛眼觀之全生是佛，佛智照之無非法界。凡夫博地信教仰理，即能用此佛眼佛智照於諸法，以肉眼即佛眼故。今依圓頓大乘，述其宗要，原於心法，究其體性，明乎道理，窮其心，遍談乎性具；述所傳，法明乎三觀，顯於正宗，修性相資，涼池可到，即以十篇名爲《圓頓宗眼》。雖文有兼援，意即歸圓，宗即要也。益言圓頓大乘，要在佛眼佛智也，今總略題之耳。若得此意，則知吾佛一代教有所歸，祖祖相傳，法非虛設，修行人道得其要也。法登不敏，述此管見，少助宗乘。禽島向山，涓露入海，是此之謂。時紹熙太歲甲寅閏月五日，於福嚴蘭若湧泉閣下序。

士衡《天台九祖傳序》　吾宗九世祖師示生東西兩土，前後出興，相去時遠，故感應垂迹之事，散在經傳，儻非博覽，則不可得而詳也。以山家傳習者，而於祖師功德，罕測厥由，於乎！先儒有言，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而況於學教之人乎！愚忝末裔，姑欲逃其弗傳之責，謹搜羅載籍，備錄於右，以貽後賢，顯弘贊無窮，思齊有地，而不爲無補矣。時嘉定改元臘月望日，寓竺峰凝翠軒序。

法照《三千有門頌後記》　士大夫當患難則學佛，得志則有用夏變夷之說，蓋於佛無所得也。了翁《有門頌》，其於佛有所得歟，攻媿其知之者歟。景定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天台法照爲四明學子可登題於月桂峰下。

志磐《佛祖統紀》卷六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

贊曰：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嘉

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盛之日，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慈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其爲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略】十年常論，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見《天台別傳》。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荆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見《止觀大意》。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顗

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楠注置業盤中各分位以喻諸小王也。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爲繼承祖父三觀之緒，末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爲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偏難四宗，則它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又卷七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

贊曰，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偏記之才，【略】筆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爲得人，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令《法華》大權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官因福受報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緘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爲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爲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爲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耄，爭趨以前，塡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略】

九祖荆溪尊者湛然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荆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感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惜哉。

又卷八

四明法智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是時，爲其學者，至有兼講《華嚴》以資說飾。暨我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淨覺以吾子而內畔，皆足以溷亂法門，壅塞祖道。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東征西伐，再清教海，功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說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之，以爲羣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荆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降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稱爲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澍河東西號爲教罌者，莫不

一遵天明之道，而禪門諸師，未之無應焉。【略】然則法運無窮之盤，其有盡於是乎

又卷六《東土九祖紀》 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眞丹，此土諸師閱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已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將行，篤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爲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衍鴻業，以名一家。嘗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復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爲方便，十乘觀法爲正修，三十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爲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詰集爲《論疏》，以淑惠於後學。而世之好爲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當作教養滿闍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既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鄰封，塡門擁宰。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荊溪之世，遭罹多難，畔人窮發，則金錍義例不得不爲之發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爲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勳殆比隆於章安者矣。

又《佛祖統紀》 參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唯人道乎？故自有生以來，蚩蚩蠢蠢，必立大人，爲之君牧。是以四輪統乎四洲，粟散占乎異域。而南洲震旦，實爲東方君子之國，伏羲稱皇，始畫八卦，降及三代，文物大明。逮吾世尊出興天竺，將施化於此方也，乃先遣三聖，爲世良導，以禮樂爲前驅，以眞道爲後教。機成時至，大法可行，於是漢皇致夢感之祥，摩騰應東來之運。魏晉以降，盛譯羣經，矯矯諸師，競登講席，雖各立義門，取名當世，而尚昧乎如來一代之化意。篤生天台，紹隆法運，以五時八教四種三昧，與夫事理即具境觀不二之旨，以爲後學入道之本。歷代師承，寶慈大訓，至於今七百年，守之弗墜。翰林梁子之言曰：諸佛出者，以天台盛弘南岡，世咸樂異論，生生退息，故作《統紀》，斷論也。

志磐手抱遺編，久從師學，每念佛祖傳授之迹，不有紀述，後學何聞？惟昔貞觀之著《正統》，雖編立體法，而義乖文舛，鏡菴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隨事疏。至於遺逸而不收者，則舉皆此失。於是並取二家，旦刪目補，依放史法，用成一家之書。斯自釋迦大聖，記於法智，一佛二十九祖，並稱本紀，所以明化事而繫道統也。至若諸祖旁出爲世家，廣智以下爲列傳，名言懿行，皆入此宗。而表志之述，非一門義，具在通例，可以類知，既又用編年法，起周昭王，至我本朝，別爲法運通塞志，儒釋道之立法，禪教律之開宗，統而會之，莫不畢錄，目之曰《佛祖統紀》，凡之爲五十四卷。紀傳世家，法本史公；通塞志，法司馬公。書成自負笈，詣白雲堂，仰求佛光法師爲之考校。而同志之士，共謀鋟版，以期流布。將令家藏其本，人觀此書，開人心之性寶，資國政之治化，豈不曰大有益於世哉！自寶祐戊午，首事肇削，十閱流年，五膽成稿，夜以繼晝，功實倍之。仰報佛恩，上酬帝力，不負所學，其志在茲。宋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六月上日，四明福泉海門志磐寓東湖月波山謹序。

又《佛祖統紀刊板後記》 咸淳元年乙丑，東湖月波山，始鋟工刊《統紀》。至六年庚午冬，忽感喘嗽之疾，家林法眷棹船見邀，遂以十二月二十一日醫於福泉之故廬。是時尚有《會要志》四卷未能刊。於是乘病寫本，俾刊人畢其功。秋七月鋟事既備，擬辨紙印造萬部，爲最初流通。嘗計之刊板所費將萬券，而印造之本踰二十萬券，非高明識鑒有大財力者，則不能濟。當願佛祖聖賢冥密勸化當朝居位，王公大人，知有法門，共相激發，或一出己力，或轉化羣賢，特輟餘貲建立紙本，使《統紀》一書布散寰海，是亦助國行化之大端也。磐臥病日久，恐一旦溘化，此志不申，故略述始終，尚祈後賢之克繼勝業者，維佛維祖宜當祐之以道。咸淳辛未端午日，志磐書。

淨岳《科金剛錍序》 科分大經章段，起自關內遺、小山瑤，前代未聞也。吾祖章安作疏益詳，至荊溪將《迦葉品》分正緣了，別指方隅，則權實進否，曉然而明。可謂善乎派深，良哉析重也。余復以佛性周遍三千，具攝而分，今文分而又分，賓主問答，引文釋義，略無混亂，雖短臂亦可以厲法流，儒

予敢當荷負矣　或曰：猶牧女之添水，將非澆漓於乳味乎？不然，乳益乳也　苟能鑽搖，醍醐可獲，豈仍乳而已耶？

蒙潤《天台四教儀集注序》　《天台四教儀》者，實教門之要道也　自昔至今，注釋者衆，或略而不備，或博而太繁　矧又節去正文，但標初後，苟非精誦者，莫之能閱也　今集諸部之文，注於其下，將無便於披覽者歟　其間一二，與諸家有同異者，蓋述所聞於先德，非任胸臆也。若夫文末正修，初乘觀法，文雖簡約，理亦備焉　諸新學人，究心於茲，忘言忘思，筌蹄俱擲，奚以是爲然！能爾也，則無適而不可，亦豈離是云乎哉！　時元統甲戌夏五，同天竺白蓮華沙門蒙潤謹序

黃溍《教苑清規序》　天台《教苑清規》，舊嘗刻置上天竺山之白雲堂，後毀弗存　今圓覺雲外法師自慶懼久將廢墜，乃取故所藏本重加詮次，正其舛誤，補其闕軼，而參考乎禪律之異同，爲後學復刻焉　昔者竊聞之儒以禮立仁義，離禮於仁義不可言儒；佛以律持定慧，離律於定慧不可言佛故雖佛以一切種智攝三界，必先用戒；菩薩以六波羅蜜化四生，不能捨律蓋自中土有佛法以來，僧多居於律寺，至百丈始別立禪居，此《清規》之所由作也　且古今殊時，人情亦異，帝王制禮不能無所損益，佛氏之爲法其何獨不然　律儀如聖人之有經禮，雖非後世所便習，而未嘗不傳於今；清規如先儒之有家禮，雖皆一時所訂定，而未嘗不本於古　百丈創爲清規以輔律而行，天台大師兼善毗尼，其後人亦因叢林之日用而折中之，以匡持其教，今《教苑清規》是也　歷歲滋久，諸方所守，百丈遺法已互有不同。山家宜有，不能與之盡合者　若夫通其變而以時措之，其致一也。雲外師方究心路業，而能垂意於威儀節文之細如此，內外交相資之功，可謂兩盡之矣，非衆者所宜取法歟？　是用不揆其凡陋，承命爲序，繫諸篇首云爾　至正七年夏三月甲子，金華黃溍序

張雨《教苑清規序》　至哉！　大雄氏之化權也。行己化他，兼該無遺矣　使諸祖之居鷲嶺，乞食城中，安禪樹下，行己之道，則同使諸佛而住叢林，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化他之法亦不得而廢焉　及茲像教之季，衆愈盛而道則微，法愈興而魔則熾　噫！亦必有由矣　往歲龍翔笑隱師校正《百丈清規》，定爲九章，綱領粲然，將以救夫禪林之弊　今圓覺雲外師復修《教苑清規》，折中古今，釐爲十類，類以小序標表之，視白雲堂舊所傳則加詳焉　嗚呼！禪林之規豈如彼，教苑之規又如此，規乎矩乎，在夫據大床大席者，發號施令，躬行而人率化，則何憂夫魔之弗弱，道之弗隆也　是則名爲報佛恩，而國恩之報亦不外是　是知從魔事者，辜皇上之心，行數規者，其續慧命之種歟　且國朝先教而後禪律，是不可不修其書，以張教本，於是集也，雲外師請翰林學士滑卿黃公爲之序，序所不及者，復俾野人掇而補之　善業所在，夫何敢辭！　因時紀事，覽者勿責其無機焉　至正七年七月七日，靈石山登善菴主張雨書

大訢《題顏聖徒手卷》　叢林老宿相傳，四明顏聖徒不肯出世，嘗爲教禪律三宗首座，寒暑一衲，其於世泊如也　而詩語精到，又憂其君之播遷，責當時臣子不能死節　使易位而處，豈不爲汲黯法孝直乎？　予曾大父，初游江西，見雲卧瑩公於羅湖，因留度夏　臨別，以妙喜居洋嶼菴時，常所持竹篦子付之曰：汝之後必大　及西菴祖與先師皆以傳宗自任，而或者以能文見稱，是猶韓退之以清涼國師爲詩人，吁何知之末也　夫大賢之資，所以異於庸人者，以其負剛大之氣故，能臨死生大節而不惑者也　不惑於外，由其內守之固也；苟內之不固，而能外之變者鮮矣　凡吾徒之學在於內，其當大故，固無所惑，而又不事於外，故世之人不得而見之　今觀吾祖三世所題聖徒手卷，皆剛氣正論，若有憤於時　而有謂時事，非傳道者所當言及，並以我爲枯槁而無所能於世者，皆非通論也　故書其後云

大安《教苑清規序》　自山家教門所論行事，於經則有《法華》三軌弘經之術，四安樂行之戒；於傳則有《國清百錄》，《教行錄》，天竺衆制，其書粲然，靡不備矣　若乃漸漬聖訓，講肆積年，三業四儀，自然合道，上下洽治，衆用和睦　教道湮微，大抵學者安於苟簡，流於俗習，動作飲食之間，揖讓伏興之節，或愆禮正　圓覺雲外法師《清規》之書，所以立也　識者足以副其誠，昧者足以防其失　蕩近之流弊，創千載之宏規，可不務乎？　至正七年春，住天竺靈山教寺比丘大安序

智覺《四教儀緣起》　宋修僧史僧統贊寧《通惠錄》云：唐末吳越錢忠懿王治國之暇，究心內典，因閱《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藏則劣」之句　不曉，問於雪居韶國師。乃云：「天台國清寺有寂法師善弘教法，必解此語　王召法師至，詰焉　法師曰：「此天台智者大師妙玄中文，時遭安史兵殘，近則會昌焚毀，中國教藏，殘闕殆盡　今惟海東高麗尚

教方盛，全書在彼。王聞之喜然，重爲遣國書，贊等使高麗，求取一家章疏。高麗國君乃敕僧曰：諦觀者報聘，以天台教部還歸於我。觀既至，就稟學寂公於螺溪，終焉。大教至是重昌矣。

觀能探索大本，錄出《四教儀》之文，成二卷。其上卷明一家判教立義，下卷明南北諸師宗途異計。後至孤山圓法師校勘刊板，但行今上卷之文者，蓋由辭句簡要，義旨易明，學者誠資之可了。其一化大綱，豈曰小補之哉！下卷則破斥南北古師，文義浩漫，故得以綴之。如此文末指云：自從此下略明諸家判教儀式，抑可見後卷之大略也。

王爲寂師建伽藍螺溪之上，曰定慧院，進號淨光大師，追謚九祖。並東還教藏，悉付於師，教門大興，實基於此。而韶公適與智者同姓，乃又毗贊宗乘，且居都佛隴，人咸疑其爲智者後身云。

四明草庵法師道因《教苑遺事》云：昔智者禪師創放生池於海涯，其放之也，必爲授歸戒說大法，然後縱之海中。智者滅後，至唐末中國天台之道浸息，而海東高麗、新羅諸國盛弘此教。扶宗繼忠法師云：「智者緣在此方，而教敷於海東者，此必放生池中諸魚聞教稟戒，報生者爾。」然聞此說者，頗譏以爲誕，殊不知教理有憑也。流水十千天子，即脫魚報，豈外此乎？明萬曆九年冬，沙門智覺於淨業堂校梓。

馮夢禎《刻天台四教儀引》　客歲拙園成，名其堂曰淨業。臞卧痾餘日，因從三四淨侶，掩關結夏。其中三時禮課，求生西方，宴坐焚香，研精藏典。鐘磬間發，白雲乍留，鳥低飛而親人，草蔓生而沒徑。俾遺巍闕，機息漢陰，意欣欣甚適也已。僧眞覺者，自武林來，進余以天台之學，余首肯焉。爲留旬日，剖析教觀大旨。余若有悟入者，遂合掌佛前，願世世奉揚台宗，淨佛國土。蓋淨侶同時發心，永爲主伴矣。台教源流具四明謝公所撰《佛祖統紀》，而《四教儀》者，則高麗沙門諦觀稟《法華玄文》而錄出者也。書凡二卷，上卷明一家判教之義，下卷明南北諸師宗義異計。今所傳者上卷耳，言約義該，實爲台教之關鍵，學者了此，則一化大綱思過半矣。南天竺沙門蒙潤有《集注》三卷，亦精核可喜，近吳中有刻本焉。掩關凡兩月，既出則復盪世囿，遂不能保淨戒，啖酒肉，近妻子如冀時。

客有幼迷於他鄉者，一旦人告之曰：「子之家在某所，父兄宗族墳墓田宅種種可念也。」其人即留滯不能遽返，豈作他鄉人哉！今歲春，余且以一翁棄青山，行有日矣。因追前志，捨貲刻《四教儀》一卷，並科文行於世。同志者其遂鼓綸洞關以窮海藏，令一家教觀如日輪當午，川流赴壑，即余留滯他鄉，可藉以慨悔矣。其勉之哉！其勉之哉！壬午春佛歡喜日，病居士馮夢禎撰。

又《三千有門頌略解序》　宋時天台之教盛行，無論僧徒，即號爲士大夫者，類能言之。今觀陳瑩中先生所撰《有門頌》，抑何言約義辨也。今相去僅四五百年，而海內緇流，無能舉天台一字一義者，況士大夫乎？妙峰覺法師奮然爲鳴陽孤鳳，幾二十年，講者或竊笑，斥爲異物，而法師益精其說，不爲動。今則稍習矣。海內賢士大夫，或有起而助法師者矣。惜余非其人也，因請法師出《有門頌略解》行於世，以聳動今之士大夫。台教中興，在此一舉，余日望之。萬曆甲申長至日，翰林院編修教觀弟子馮夢禎謹撰。

又《源流圖敘》　夫學佛法者，稟智者大師而曰天台教，以自別乎賢首、慈恩諸家也。其爲教也，有教焉，有觀焉。教則以五時八教爲經，五章七釋爲緯；觀則以二十五法爲方便，以十章爲正修，乃至色心不二之談，修性互用之旨，以例諸家，如衆流之望巨海，螢火之都日月，靡可同日而語矣。然則始於智者大師乎？曰：非然也。蓋大師得之南嶽，南嶽得之北齊，北齊得之龍樹，而龍樹得之釋迦，或當機印可，或懸契心宗，此則台教之源也。故龍樹而下皆稱祖焉，然則章安而下曷爲稱祖？曰：敍得統也，敍功德也。大師說法惟總靈辨而不由筆授，時惟章安夙擅多聞，復由妙悟集爲論疏，以啓後人。說者謂其總持之功，同符慶喜。四傳而至荊溪，教網稍夷，《金錍》、《義例》，闢邪輔正，說者謂其弘贊之勳，比隆章安。唐末喪亂，吾宗典籍流散海東，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講演稍聞而曲見尚熾，我四明尊者抉迷雲以輝性日，挽頹波而清教海。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蛣蜣，理毒性惡。十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判權判實，說性說修，凡章安、荊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莫不表而出之，無遺憾矣。說者謂九世二百年間，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降正統者，惟法智一師，信然哉！

自龍樹迄法智是爲十七祖，法智下傳者最夥，而廣智、神照、南屏亢爲三宗，其學徒紛紛鼎盛矣。宋景定間，南湖謐公作《佛祖統紀》，有世系表載傳

授源流頗具，而法智十數世以後竟泯泯無傳焉，嗟乎！常住教典滿閣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而天台教脉竟無有起而續之者，遂使時教不行，觀道不明，此何異佛法已滅，可慨已！然則今之君子能不感不泯，奮然興天台之學，若揭日月而行者乎？以今觀我妙峰法師之爲是役也，即謂之繼法智而興，夫誰曰不可？語云：在則人亡則書，即北齊之繼龍樹亦有然矣。然草菴以失緒被斥奈何？是不然，草菴如周室尚在而吳楚僭王，今則匹夫而有天下，誰得而議之？有志者勉之矣。於是磐公《世系圖》而授之梓人，名曰《天台教源注》。噫！後之興起斯文者，益思所以衍其流，毋令泯泯無傳，而絕佛慧命也哉！賜進士第翰林院編修、宗天台教觀菩薩戒弟子，楊李馮夢禎薰沐拜撰

明昱《閱佛祖統紀説》　佛以心印授之於祖，而祖祖相印以至師，其間隨機立解，以權示實，脉絡分合，蓋不可思議焉。余頃憩烏瞻山，忽邑侯游公招至顧司寇之澄心樓，以校閱事見委，詢其所欲梓，則《佛祖統紀》也。余夙志闡繹，弗敢以不敏辭。甫焚香展卷，有客進曰：吾聞心、佛、衆生三無差別，何有祖師之異乎？道絕邊表，理非數量，又何統紀之一乎？若即心境爲禪觀，本有醍醐自味，何規規然尋牛覓乳於村落耶？」余曰：「子言似矣，猶未足語道也。夫道無統則散，統無紀則亂，散亂之作，道理焉依？然道因言顯，理假教明，詎離言教而覓道理乎？試將此典喻村落也，能詮名句喻牛也，所詮諸義喻乳及酥酪醍醐也。若謂直取醍醐上味，勿勞牛乳等義，請君於牛乳外，別覓一醍醐味可乎？欲明古聖之道，此統紀斯其至焉，子又何疑？」所以楊侍御爲佛祖發心，游邑侯爲衆生垂手，昱道人忍以帝虎誤學人耶？」客赧然作禮而退。大明萬曆甲寅夏季月，西蜀輔慈沙門明昱書

傳燈《性善惡論序》　談偏空者，治世之道乖；宗緣起者，涅槃之路隔。由是所知沙聚，見愛河深，落見愛則洄復生死之波，障所知則汩沒無爲之室。庸詎知淤泥卑濕，常生瑞世之分陀；終慨夫陸地高原，未產應時之優鉢。此妙有法門，釋迦如來所以捉塵三復而談，諸大菩薩所以擊節再嘆而和也。何則？蓋一言其有，則萬行因得以芬披，而至人之化導行；一言其妙，則眞如以之而廓廓，而凡夫之生死絕。方有而妙，則妙不自妙；方妙而有，則有不自有。有不自有，則窮年行度，一道清淨以忘緣；妙不自妙，則終日祛情，萬法森羅而建立。夫如是則妙有恒即而不即，相離而不離，吾何獨妙其妙，而獨有其有哉！此諸佛菩薩大人作略，固不可得而思議也。第有非緣有，微性具，無以建其宗；具非偏具，微十界，無以盡其旨。修性繇是以分，善惡因之以辨，是故假託賓主，以性善惡而立論焉。然以道該儒釋，理別偏圓，各有攸歸，曷容樊與？世出世間之旨，不得不霄壤以分庭；大小頓漸之宗，不得不雲泥而立壺。兼之修性駢舉，法喻重伸，援事援人，證經證論，言將六萬，矢筆以記，而安得乎絕妙好辭；門列八科，率意而宣，聊契乎妙覺明性。下筆於皇明天啓建元之初年季夏中瀚，書成於仲秋之哉生明，闇筆故序。天台山幽溪沙門無盡傳燈和南，撰於楞嚴壇東方之不瞬堂

又《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總序》　夫具妙心者人，悟妙心者佛，闡妙心者教，釋妙教者祖。祖言既玄，必因門而入，妙門雖闢，須得要而登。既指要之可憑，必詳言而始解。《妙法蓮華經》者，闡妙心之至教，了佛意之玄詮；如來説之於八年，結集堆之以八里；梵冊傳來猶太倉之粒粟，童壽翻譯如滄海之一漚。然而縮一劫爲一日，妙在神通；藏刹海於一塵，玄由至理。是則雖粒粟可以爲太倉之種，一漚可以收滄海之深。七佛繹經之師，六萬傳心之旨，斯言不謬，厥義可徵。若夫嘗一粟而衆味具存，見一漚而瀛渤俱在，則惟在吾天台智者大師之具足五舌五眼，乃能得之也。蓋大師巖山夙聞，大蘇妙悟，縱無礙辯，稱性宣揚，依迹本二門，開待絕二妙；如來大事因緣，衆生佛之知見，至是殆無餘蘊矣。第迹門非遠，十妙難通，至理雖彰，妙心難悟；由是荆溪開以十不二門，四明指以一念心要。噫！若如來之與智者，可謂破一微塵而出大千經卷；荆溪之與四明，可謂合大千經卷而歸一微塵；則《法華玄義》、《迹門十妙》、《十不二門指要鈔》者，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要門，無離文字而説解脱之秘典也。惟約爲博源略爲詳本，不有錢塘可度大師，孰傳四明法智精義，發爲詳解十數萬言？譬王家椒室，相宅朱門，非主壺者而莫識其淺深，非司閽者而莫啓其階降，良遺澤於後昆，流芳於末運者也。惜其未入大藏，散於僧寮，徒仰嘉名，不獲寓目。

有四明延慶寺僧傳慧字朗初者，詩酒僧也，偶於山寺，得獲此書，雖知井中具寶，不解燃炬而觀，以之進余，用當清供。余得之如熱渴之滿飲甘

藏、饑餓之能飫饜酣、黃登梨棗、以公同志、復以沙解各存、親於導繹、命勞子正讎會合其文、藏之篋中三十年矣。茲勞子正識堅誠募梓、因緣輻輳、大法當行、垂老睹茲、頗爲稱快。然而歸功有自、慧僧不無緣因、即此可以懺生平綺語截舌之僭、釋積劫麴蘗灰河之罪。因斯冥益、重得爲僧、以實語贊性具之宗、慧業裂迷癡之網、並將功德普惠四生、若自若他俱臻十妙、是可酬山僧流通之志、與兩弟子錫類之心爾。時皇明天啓五年歲次乙丑仲冬、天台山幽溪沙門傳燈著於四明延慶寺之蘿雲堂。

又《天台傳佛心印記注序》 夫法身充滿於法界、般若朗照於性天、解脫蕭然於累表、大用普應於羣機。爲如來之果德、爲九界之因依、其所由來舊矣。眞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中諦者統一切法、爲天然之性德、爲法界之眞歸、其所由來亦舊矣。見思阻乎空寂、塵沙障乎化道、無明翳乎法性、爲三身之覆障、爲三德之糾纏、其所由來亦舊矣。空觀者破見思惑、假觀者破塵沙惑、中觀者破無明惑、斷煩惱生死之聖藥、成菩提涅槃之眞因、其所由來亦舊矣。煩惱生死斷則解脫大用成、解脫大用成則般若智照朗、般若智照朗則法身性德顯、其所由來亦舊矣。是則三觀者爲傳佛心印之眞宗、祖祖相承之大法、凡有志於佛道者、是不可不明、又不可不修也。第觀由達境而修境、由開解而發境、有生焉佛焉、善焉惡焉、修焉性焉、離焉即焉。苟不原乎性具則鄧義何由可明。是故作傳佛心印者、廣引佛祖誠言以明性具宗旨、俾令從事斯道者、了衆生修惡之地、本全性以起修、雖昏盲倒惑之鄉、亦全修而在性。是則生佛因果、悉由悟迷、悟迷無因、本乎心性。迷之則道修曠劫、猶曝鼈於龍門。悟之則稗販屠沽、亦高超於上乘。然而見道雖齊於諸佛、結習猶紆於下凡、所當全性以起修、妙達全修而在性、全性以起修、則修無別修、全修而在性、則性無別性。此則終日在性、念念達性以成修、終日起修、心心了修而在性。不妨建立水月道場、廣作空花佛事、修行如幻三昧、迴向鏡像如來、具菩薩之威儀、成比丘之細行、立文殊之智種、圓普賢之行門。能具乎此、則學道事畢、此《傳佛心印記》之所以作也。

或有厲聲動色而言曰：吾宗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者也、夥言修性亦奚以爲？余始聞之則唯唯而退、未則屏氣徐進曰：余聞初祖曰：吾有《楞伽》四卷、可以印心。五花六葉、又向般若。當時爲君已聊通一綫、請事斯語、無爲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又曰：吾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也、夥言進修亦奚以爲？余亦退步屏氣徐而謂曰：何名直指？何名人心？何名見性？何名成佛？又君所成佛、性乎？相乎？若見性佛則未有莊嚴、古人修慧不修福、尚云羅漢應供薄、矧俱未修、無爲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君於日用見色聞聲、果能不緣塵以起分別、或塵勞暫息而未永斷煩惱、則見思猶阻乎空寂、而空觀宜修、無爲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君於化道能知病識藥、應病與藥、合得服行、先以神通駭動、後以智辨宣揚乎？苟未能此、則塵沙障乎化導、而假觀宜修、無爲侈言而空腹高心也。君於法性能空有雙遮、中道亦忘、契秘藏而高踞寂場、證報應而三身圓現乎？苟未能此、則無明翳乎法性、而中觀宜修、無爲侈言而空腹高心也。或者聞之、理窮語息、合十槃談、唯唯而退、因錄其言而並爲之序。大明天啓七年、歲次丁卯僧自恣後二日、傳持天台教觀比丘傳燈述於楞嚴壇之不瞬堂。

洪瞻祖《金剛鉢序》 帝堯不可無虞舜、文王不可無孔子、道有所傳故也。迦葉不能無迦文、迦文不能無彌勒、亦道有所傳故也。是以道之不見於堯者、得聞於舜；不見於文者、得聞於孔。而不悟於迦文者、得明於彌勒乃有。外彌勒以明迦文、是猶卻孔子而究文王、舍大舜以辨唐堯矣。有是理乎！況迦文所演《金剛》一經、最爲微妙不可思議。登地大聖、猶然難之、而求明於彌勒。博地凡夫、何乃叛其說、任己見以爲之解耶？辭愈新而義愈晦、文彌彩而旨彌昏。鬬諍競起、壇幟橫興、末法之弊極矣。

雲棲空大師遠窮大藏、深究微言。反復諸家、博綜羣典。依彼本論、求通彌勒之偈、復循彌勒、用達迦文之經。取其意以解文、引其言而證解。辭不欲華、恐翳理也；言不欲多、恐憚繁也；科不欲細、恐間隔其文勢也。庶天下後世知彌勒之偈不異於迦文之經。空師之解、盡由於彌勒之偈。由解以知偈、因偈以知經。則後之不明於迦文者、得明於彌勒、得明於彌勒者、乃所以善明於迦文也。失其意者、非此解、非非空師、得其意者、是此解、是是彌勒也。

於戲！古今注《金剛》者、無慮千百家、獨我雲棲大師《摸象》一記、寔得慈氏不傳之秘。而空師卻法門龍象、親承提命、俾注斯經。會濫匠既傾、亡羊多岐。廣搪系附禪誦之末、往來從臾、空師因之鉤玄纂要、搉一刪繁、集諸

家之大成，補《摸象》之未備　心燈相照，如印印泥，然後知迦文同彌勒，同百千諸佛　言中之意，與夫言之所不能盡，意之所不能致者，無不咸歸於大同　述可證之於雲棲，遠可證之於兜率　述者之旨，豈徒爾哉！萬曆戊午秋日，虎林洪瞻祖廣撰

楊鶴《佛祖統紀敍》　志磐法師《佛祖統紀》一書歷序，從上諸祖授受淵源支分派別，亦如一花五葉，傳衣受記歷歷分明　自是天台一家眷屬，又廣之以華藏世界、天宮、地獄諸圖，蓮社諸賢，往生僧尼，其於法運通塞尤倦倦三臻意焉，用心良亦勤矣！其意直欲薪盡火傳燈燈相續耳　近日宗門盛行，講、律或廢，不知如車雙輪，如鳥雙翼，後之紹統者，若眞如天台深入法華三昧，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棒喝狂禪皆當反走矣　是伊仲刻《統紀》意也　德山楊鶴題。

王立毅《性善惡論序》　性惡，外典所諱也　而台宗揭眞性之所具，而神用之專用，是爲家珍。苟非習於其教者，雖老宿沙門，聞而掩耳走矣

余讀有門大師《性善惡論》，而歎四依菩薩慈悲良深重焉　何則？我輩衆生與三毒如惡叉聚，歷生浩劫住修惡中，反而之善艱謬良多　制伏強，則醉靜慮之酒；賊離權，則噉無爲之糜，所謂謬也　懸觀清淨，初心絕分，歷別修證，積劫難成，所謂艱也　揆厥所由，良以惡異善故　不有性具法門，雙融善惡，何由知十界之同如，悟衆生之即佛，一切現成，至圓至頓，豈有過此者乎？　故談佛性者，不難言善而艱言具也，故曰台衡二師慈悲深重也　武津性染，翻《起信》惟淨之旨，智者理毒，闡《維摩》二諦之談　雖復以具立宗，而意主於觀惡融通，任運攝善，妙宗建立，揭惡緣了，謂勝他宗，此秘始顯海寶之如意，衆願之德瓶，山外諸師下得與焉　故談台宗者，不難言具而難言惡也，故曰四明以來諸師慈悲深重也　西來一宗，指屎尿爲法身，示薦取於聲色，即合山家，寧盡鳥咖。然言前句外專待上根，至如天台一家文字總持，如雨普潤，婆心婆舌　若惟恐其說之不詳，與其解之不晰，大師此論更旁引曲證，原始要終，設之以辨，譬之以說，示之以事，繫之以圖　雖以余轂之不敏向於君子，皆能蛄蟟究竟之旨，芒若望洋，卒業此，憬然有人焉　故談性惡者，不難於言惡，而難於言之；言之必使人洞胸澈髓，如開戶見其家藏而後已也，故曰師之慈悲深重也

論成，而冠儒者，頗用非孟以相徵詰　余曰：唯唯否否　三教聖賢，言性皆同，而異孟荀言備物矣，備善而遺惡，詎可言皆？修多羅處處稱本來成佛，佛弟子何必不言性善？　顧世教嚴於防惡，出世間教妙於融善，適時逗機，各有攸當也　即儒者言性，寧棄皆善相近，不移不隨，然一性具耶　宣尼言具，騶孟言善，然騶孟言善，姚江又言無善無惡，而聖學愈明　如來言善，台衡言具，然台衡言具，四明諸祖以及大師，又具言善惡而佛心彌暢　姚江一派，儒宗至今研味不休　師論既出，後五百歲中，楠見性津梁者，非此其誰也？　三教聖賢，皆貴有賢子孫哉，貴有賢子孫哉！　天台門弟子香光居士王立毅合十書於圓伊室。

海眼《合刻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序》　《指要鈔》者，開十不二門之妙鑰也　其語深，其義邃，非利根上智易能通之？　有宋可度無極大師深明一家教觀，爲之詳解，誠如執柯折薪游刃破筆矣　然其本釐而末合也，學者病之　天台雲石師乃無盡大師之高足，其兄以玄師亦法門之偉人，每念及之，時復扼腕，乃留意參會成帙，未梓行而寂　雲公憫兄竟志，毅然繼志而梓之，以公同學，不亦善哉！噫！此解流通，台宗朗如日星矣　合帙而觀，用志不分，法華開會之大旨，則又思過半矣　得非大有功於後學歟，是不可一日少緩也　丞募檀資以付剞劂氏，梓成問序於余，余愧無文，而直述其會刻之顛末，毘仲之苦心如此云　崇禎辛未端陽後二日，武林天台後學沙門海眼槃譚書於報國院

廣鎬《合刻十不二門指要鈔詳解跋》　從《法華》出《玄義》，從《玄義》出《釋籤》，從《釋籤》出《指要鈔》，從《鈔》出《詳解》，蓋以言詮言，凡五轉關矣　然非以水澆乳，實添膏益明耳　幽溪大師常珍重此本，欲廣其傳，以爲入台教之指南　姑蘇刻者《十不二門》與鈔解各行　一使文義無斷續之嫌，二使學人有深思之得，其意自善　但中下之根難於強記，每臨講席，尋對爲難　往以玄師會合其文，襲簡中二十年　而今雲石師復堅誠勸梓　大師西逝後，得賢弟子繼先志以啓後賢，台宗中一大勝事也　方今絕緒中興，圓乘盛演　此冊既行，凡見聞隨喜者，皆當與種鼓毒之緣而會者，刻者豈獨下一金剛種子而已哉！　客寓蓮居，偶睹勝事，爲隨喜書此　崇禎辛未佛降生日，憲江比丘廣鎬和南敬跋

智旭《大乘止觀釋要自序》　大乘者，心性之異名也；止觀者，寂照之異名也　世顧離心性別覓大乘，離止觀別談寂照，何異騎牛覓牛，內丁章

子求火乎？儒者之道有見而知之，佛道亦然。北齊大師悟《中論》四句偈義，直接龍樹心印，一傳南嶽，再傳天台，天台述爲摩訶止觀等書，由是止觀法門盛聞於世。頓漸不定，三法並圓，乃南嶽所示，曲授心要，世皆罔聞。今試細讀，實爲圓三止觀總綱，文不繁而義已備。獨慈雲懺主五百年後序而行之，迄今又將五百餘年，微言將絕，予愧不敏，未能聞道，姑效盲人摸象，述爲釋要，以助其傳。李石蘭、張儒含二居士集衆緣付梓，大乘緣起爲弁簡端。古吳萬益沙門智旭謹識。

又《刻三千有門頌解後序》 北齊大師，得龍樹《中論》之道，一傳於南嶽，再傳於智者，而後教觀始著，權實理明，解行俱妙，眞可謂傳佛心印，冠冕皇宗者矣。唐有荊谿，宋有四明，咸稱中興教主，故使居士宰官，同服甘露，梁肅陳瓘，皆其人也。元明以來，此道不振，或有教無觀，如貪數寶；或有觀無教，以凡濫聖。神廟初年，妙峰老人起而唱之，一齊衆楚，傳不勝咻。開之馮居士乃力請解《有門頌》，以爲士君子風。妙師辭達理瑩，遂使編素翕然向化。於今又六十年，古板不可復睹。予念重闢草萊，實賴妙師開之二大士力；故復較梓以報法恩，並附瑩中上明智書，庶可互相發明。讀者苟知介爾有心，即是不思議有，即是妙假，即是圓教初門，即是法界，具足三諦，諸法無欠無餘，豈非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豈非不思議境，圓具九法，成一大乘，不生退屈，不生上慢者耶？噫！苟不讀此，安知三大五小之妙，苟不精熟三大五小，亦安知此頌此解之妙也哉！古吳後學智旭拜識。

張蒼舒《大乘止觀釋要跋語》 吾儒《大學》之道，莫先於致知格物，苟心性源頭未澈，烏睹所謂物格知至耶？萬益大師弘《法華》於普德，舒見其橫說豎說，直捷痛快，因請問入手方便，師以南嶽《大乘止觀法門》四卷相示，且告舒曰：予所宗者天台，而此又天台宗所從出之源也。文簡義富，久錮藏中，向因講演，曾爲釋要，居士晏究心焉。舒得展讀，如獲至寶，以三性爲止觀境，則格物致知之功也；了達三性無性，則物格知至之效也。弗忍自私，爰謀剞劂，顧惟力弱，且謂獨善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遂集衆緣而共梓之。

竊聞滿師未出家時，即已力究宗乘，今乃披襟自稱座主，蓋繇以宗即教，故仍藉教顯宗。所願閱是書者，勿作語言文字觀，亦勿離語言文字而求解脫，皆見語言文字即非語言文字者，則見萬益大師，亦見南嶽大師，亦見釋迦如來，亦見吾人本有心性矣。請借予餘一偈，爲作證盟。偈曰：手舞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弟子張蒼舒敬跋。

譚貞默《天台無見覩禪師語録序》 宗門嫡派，祇論眞贋，不論隱顯。眞得正法眼，常作人天師者，雖埋蹤劇影，而千載精光自然迸現。玉潤山輝，珠藏川媚，神物呵護，不可得而埋沒也。達磨西來，至曹溪祖而別爲五，臨濟正傳，至無準範而別爲二，斷橋倫與雪巖欽，其雙鵬並擊，兩驥偕馳者也。後來一翔一集，一躍一潛，總在大機大用，不可思議中，擔當佛祖慧命，豈假聲施烜赫，與世法角門庭哉！無見覩和尚，爲斷橋嫡骨嫡髓兒孫，而介庵進和尚，則無見之十三世嗄地獅孫也。此録自元丁酉，歷明，迄今丁酉，恰三百年，而嚮來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者，忽從龍宮海藏推出，俾金明介和尚得拂拭而光大之，亦大奇特因緣矣。天台自智者大師，以至大寂高庵諸名宿，卓杖華頂，響振諸方，而無見和尚乃能於高寒孤僻之地，展一坐具，閱盡四十春秋，足迹不離戶限，而道價洋溢，奔走歸依，拈提開示，悉從一毛頭現寶王剎，微塵裏轉大法輪，稱性而談，機鋒聳峻，視世間語言文字遍塞虛空者，何啻千里萬里哉！紀實贊頌，具在金華黃晉卿學士序，國清鑒灝大師塔銘，雙徑元叟端禪師跋中，足當千秋考證也。順治丁酉季秋中澣日，國子司業前戊辰二甲進士，虞部郎副廷尉，曹溪弟子福徵偶李道一居士瑞庵譚貞默槃談撰。

正知《生無生論會集跋》 幽溪大師中興天台教觀，以性具闡理，闡淨土法門，著爲《生無生論》。初開演於新昌石城寺，每一登座，天樂盈空，大衆同聞，事非虛誕，誠可謂離五濁之大津梁，登九蓮之勝方便。正知於丁巳年春，歸依大師，即蒙相授，旋梓流通，後因板寄慧慶，遂復久置高閣。今與《十疑》、《寶王》重梓，合成淨土三論。伏願見聞隨喜，盡斷狐疑，遂成三昧寶王，頓悟無生法忍，親覩彌陀，親蒙授記。比丘正知識。

靈耀《普門膚説敍》 此經大師著有《玄文》，法智復詳二記，開深進始，事理圓暢，誠爲極廣大精微之典，後生何敢贅辭！惟是式師分解別偈，科冀自然，義如冗瑣，童蒙求我，難遵指授，累因講次，漏以淺言，在祖師固視之，如皮毛碱砆，而弁髦之矣。學人錄存，目爲膚説。蓋以皮膚雖淺，亦人身之所不棄者也。則是説也，度幾輕塵細霧，卽佐高深，敢言別見

一斑，居爲新說哉！知我罪我，所不辭也。戊午陽月，嘉禾智覺教寺比丘靈耀序。

又《四教儀集注節義序》 玉崗師之注《四教儀》文也，雖廣集成言，而聯絡照映，如一氣呵成，句解字訓，矩度自然，絕不露援引痕迹，畢肖祭夷峰之鐵板注《尚書》，眞勝國出塵大手筆也。後人科段，瑣碎辯釋，云云祖意，反晦重昏，翳於太虛，三光爲之戢曜，其斯之謂歟？不用可也。第玉師隨文注釋之外，另出手眼，所謂與諸家有同異處，義似未顯，余從而科解之，名之曰節。何居乎？蓋惟解盤根錯節，不事細碎科條也。且予從師二十稔，稟受八度，爲衆講說，今始七番，或時啓幃咨聞，或於教部領會，書公同志，尚亦燃火增耀二曜而已耳。後賢苟爲未允，亦不用可也。戊午中秋日，浙江古淸涼寺比丘靈耀謹識。

又《天台傳佛心印記注跋》 是書刻於天台高明寺，久而蠹蝕矣。耀應住《楞嚴經》房，之明年，因緇白慕《樂記》注之殷，乃細加較閱，白之護法少抽藏經之資，刻於經房永遠流通。庚申端日，比丘靈耀謹識。

又《摩訶止觀貫義科序》 荆溪注解三部，均提大義，而於輔行事實，尤爲詳晰。但湛師著述之時多，講說之日少，故於科章殊遜勘毖聯貫之妙，後人謬稱荆溪三部必要謹遵，以念注解爲講經，讀科頭爲家法，甚至猜科爲注，扯注爲科，牽合訛謾，祖意翻晦。昔天溪老人唯提大師義意，立科講授，文旨昭明，如日出地，彼時予有私記，未敢成書，所以冀天溪定科出耳。不圖老人即世，片言隻字俱付丙丁。哲人既逝，斯文恐湮，因於講次，綴輯前聞，參以管見，移易增損，成《止觀科》上下卷，詒贈後賢，尚亦小補。名貫義者，惟使《止觀》義理聯貫昭明，不致埋沒於注解家葛藤腳下去耳。或曰：「然則是科特爲智者功臣歟？」答：「予若講貫佛經時，亦單提契經義理示人，不能步趨智者注解，累累敍科於前，唇唇念注於後，爲弘經也，敢謂佛祖功臣！」庶非埋沒佛祖宗旨於後人腳跟下之罪人云爾。壬戌秋日，嗣興天台教觀第五世比丘靈耀序於楞嚴講寺之大樹方丈。

戴京曾《賢首五教儀引》 天台、賢首，隨宜示法，說天台、賢首法者，不自知也。後人起念，便隔作兩截，重天台失天台，重賢首失賢首矣。執相泥名，分河立幟，此末法大弊，通人宜無所揀擇軒輊於其間也。賢首宗闡五教儀，百亭法師爲補綴成之，以毒攻毒，以楔出楔，且懲楮墨施平等，莫向眉端安是非，始不獨爲賢首宗之功臣矣。東南義虎，略見一斑，爲兩宗左右祖者，即勿寓目焉可也。康熙庚申立秋日，順天府府丞錢唐戴京曾題。

續法《賢首五教儀序》 孔子不可無思、孟，老子不可無莊周，釋尊不可無慶喜，爲道之須傳也。南嶽不可無智者，戒賢不可無玄奘，達摩不可無慧可，爲教之須人也。又智者不可無章安，玄奘不可無慈恩，慧可不可無僧璨，爲其授受有源而不竭，奕葉相承而無盡也。迨於賢首大師何獨不然？以言乎師，則有杜順，雲華開其先；以言乎資，則有淸涼，圭峰紹其後。其立教也，有始有終，有頓有圓。斷則斷其厚薄，證則正其淺深，位則品其高下，行則定其遠近。顯法相，若然燭之朗明；揀機益，比析薪之分剖。其判宗也，有小有大，有性有相。相則妄相爲相，空則眞空亦空。頓則無所不絕，似影離於天日；圓則無所不融，如像含於海空。其分時也，有先有後，有別有通；非先無以知其爲開漸之頓，非後無以知其爲攝末之本；非別無以見說法之次第，非通無以見教理之圓融。其敍儀也，有本有末，有顯有密；非本無以了一乘之頓實，非末無以識三乘之權漸；非顯無以決擇其一定，非密無以測度其不定。其明觀也，有方便，有因緣；有對法，有觀門；有六相，有十玄。非方便無以辯修證，非因緣無以明德用；非對法無以解無盡，非觀門無以入法界；非六相無以顯圓通，非十玄無以彰無礙。何者？凡夫見色爲實色，見空爲斷空；故開眞空絕相門，使之觀色非實色，舉體是眞空；觀空非斷空，舉體是幻色。如是於理則見矣，於事猶未也。復開理事無礙門，使觀不可分之理，皆圓攝於一塵；本分限之事，亦通遍於法界。如是以理望事則可矣，以事望事猶未也。又開周遍含容門，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含，則隱顯施爲神用不測矣。教觀既周，時儀已備，則判釋諸佛說法儀式，至矣盡矣，無復加矣！以此自修，無法不通，以此教他，無機不被。是以三帝歸崇，兩朝悅服。李長者論贊於前，崔學士傳美於後。至於海內海外莫不揚其化，天上天下靡不仰其徽。質諸千古以上之聖賢而無訛，俟諸百世以下之俊傑而不惑。遂令法門隆盛代有哲人，長水流布於東吳，蒼山崛起於西蜀，雲棲敷演於南海，交光發明於北嶺，猗歟休哉！

奈何今義學家不得其門而入，見其教部廣大，意旨幽深，即如賢首大師

著述，凡有一百餘卷，清涼國師現流傳者，約有四百餘卷，圭峰大師統注，總有九十餘卷。洎狂者詆爲葛藤，愚鈍者視爲砂石，誰復能探其微窺其奧哉！幸我乳峰得水大師，自弘法以來，朝夕提撕，時爲演唱，特未布諸方策，普令一切見聞耳。續法雖忝輪下，性極顢蒙，晝夜參隨，日漸薰熟，竊謂此皆賢家所傳心法，苟不傳於後葉，在己則有落法之愆，在他安得正眼之益？爰將先師常所樂說者錄之，復尋諸大部中所切要者集之，十餘年間考閱再三，窮思至四，始成六卷，名之曰《五教儀》。庶得華嚴宗旨，彌播於塵寰；法界心印，重光於昔日，燈燈相續，化化無窮矣。謹述顛末，冀見此衷，至於知我罪我，所不暇計焉。時康熙十四年歲次乙卯秋仲望日，古杭慈雲灌頂行者續法題

又《集刻五教儀緣起》

《五教儀》者，諸佛說法之規矩，歷祖判釋之權衡也。教理智斷，皆出乎此；行位因果，亦不離此。一乘由之而成三覺，大乘由之而階三道，三乘隨之而超三界，人天仗之而越三途。是知捨此無以瑩煌乎自體，去此無以化導乎衆生，外此無以宏揚乎佛教，絕此無以傳持乎祖印，遠此無以津梁夫末世，背此無以救療乎饑時，故此一書，誠法門中之要典也。噫！諸祖教部，卷多義廣，末學驚心，罔知所適。予初參即以爲慮，自庚子夏，蒙先師授清涼《玄談》，遂錄出賢首教儀，誦之。辛丑春，偶於坊間得《賢首五教儀》，檢之乃西蜀道閑潛法師本也，亦全依華嚴玄中教儀宗趣義理三門，疏鈔錄成八卷，持呈於先師。師曰：此乃清涼教儀，非賢首教儀也。現具華玄，何勞多此？乃復授以賢首教章。予即錄出分教開宗所詮差別二門，到此始知有賢首宗、清涼宗之別。壬寅間，閱《佛祖統紀》，謂賢家有教無觀，無斷無證，遂以此說請決先師，師以五教解誚論賢宗未知圓義解三章，開示之。癸卯春，復將賢首、清涼二祖判釋時儀，及杜順法界觀，合錄一帙，求證先師。師曰：觀師集四教儀，錄義也，非錄文也。汝今集五教儀，文義雙取，可謂得矣。非昔人單錄華玄，單錄教章之可此也。汝再研之，還有無盡妙意得焉。乙巳年，有一同學在蓮居聽唯識，語予，清涼十宗似爲錯謬。予未之對，重爲考《華嚴》、《起信》、《般若》、《行願》諸疏，及圭山《圓覺廣略鈔》、高原《眞唯識量》等解，始知清涼立無差心，但後學膚淺，讀彼不讀此，致多譏刺耳。丙午夏，重治教儀，將三寶章之方便，會入觀中；取《禪源詮》之辨異，會入宗中；《圓覺疏》之空性五門，《教義章》之機益，《會玄記》之通妨，並會於中。《會玄記》之出沒三照，《指歸》中之經時，《禪源詮》之說意，並會時中。就正於先師，師首肯曰：賢家要旨，今方備矣。較前覺得教觀斗星，時宗眉目，斷證位次猶如鏡像，性相空義似爲掌果。丁未，痛師逝，別已數載，再四研磨，逐一對會，弗令要義有所遺漏，缺者增之，澀者潤之，倒者次之，謁者正之。復刪出《五教儀關蒙》一卷，日爲堂課。庚戌春，排《五教斷證圖》一紙，便人觀覽。壬子冬，天溪景淳和尚至，亦以《五教儀》並《開蒙》、《斷證圖》請正，和尚合十稱曰：賢首家之得人也，毗盧佛之遣使也。癸丑春至甲寅冬，《楞伽圓談》十卷稿成，乙卯秋，脫《五教儀》六卷稿，兼講一遍。乙卯冬至戊午夏，出《五教儀科注》四十八卷，書成矣，末梓。迨己未秋，欲論《教儀》，諸弟子苦錄不及，改演《楞嚴》。因而請先募刻，予亦發心未果。偶見雲棲集中有云，工大施微，心力多則功自不朽。遂於九月望日，立千佛願單，一願一錢，一單十願。時峪瞻戴先生並大公郎仁長，並加贊善，願領數單。繼而髻中法師，同門諸兄，及餘知識檀護，各各樂助。即於庚申新正刻始，及門中月標指又哲賢啓南訓三人閱，至八月告成。是則纂集此書也，十五六年，募刻此書也，三百餘日。所冀學者，從凡入聖，回小向大，轉權成實，自因至果，生生利生，世世救世，是所願也。果能依此修持，不入毗盧性海，乃至讀一言半句，不解其教，不悟其理，我噴耕犁，受妄語報。倘有見聞，生疑起謗，所招罪報，緣佛法故，願我代受其苦。所植善種，回向後心，願彼早成其果。覽者鑒之，將欲流通，詳記集刻之事如此。時康熙庚申年仲秋下弦日，灌頂行者續法識。

又《五教儀開蒙敍》

丙午出《教儀》六卷，欲誦之而未能也。己酉略成一卷，練習之以爲日課，久久漸得其奧妙。初集錄也，知教觀之創於華嚴諸祖；次閱藏也，知教觀之本於經論。後精純也，知教觀之從於自心流出，不從遮那佛口所宣。從茲於如來一代時教，或判或釋，無有不當者矣。乙卯秋，講至本《教儀》二遍，聽衆茫然。辛酉再講，落堂考之，衆亦不知教觀義之終始，此皆不熟究之故也。遂於簏中，出是略本，普令錄之，晝夜研誦，然後各各慶其不月而工成，教觀義果，燦發於心花。入室禮謝時，問之，果然豁通而無礙焉。因請梓流傳，予曰：詳而又略，不亦贅乎？衆曰：詳之略之，各有其益。非略本不能開蒙童，便記誦。非詳本不能訓久學，施化導。苟能利於生物，幸無秘惜也。壬戌春，募資刻之。蓋大千之人，莫不有法界心，具

法界心者，莫不以教觀昭晰，俾現前知見而成普賢甚深知見，則此略本，非僅應蒙童之求耳，實爲行遠登高之要訣也。學佛法者，願可負諸。灌頂行者續法識於慈雲丈室。

清珠《刻賢首五教儀跋》　昔世尊正覺始成，十身初滿，即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由衆生妄想執著，故如來於無言說中，示其言說。一以暢自本懷，顯人人有此德相；一以機之利鈍不同，教設偏圓，接引有異。自大教東漸，此方分宗判教者不一，唯陳隋時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一代聖典，尚矣！洎乎有唐，賢首祖師起，而以五教判釋之，又盡善也。台賢二宗，並轡海內，然習台者，或以賢家有教無觀譏之；習賢宗者，以五教之名不濫，而觀義自彰，機收盡而理致圓備。吾慈雲法主百亭兄，喟然歎曰：台宗四教，原在大部，後人錄而成集，曰《四教儀》，使人易曉。吾宗五教，亦在諸部，特未成錄耳。於是味教觀之神髓，脫荃蹄之陋習，集爲《五教儀》。所謂五教之斷證，三時之通別，六宗之揀濫，三觀之圓漸，化儀井井，燦若日星，成一家言。善夫！天溪老人之言曰：「毗盧佛之遺法來者，賢首祖之功臣也。」書既成，已未秋，過慈雲訪百兄，出以相示。大藏教，如指諸掌，余因茲有感焉。今海內習賢家之說少者，恨無至書，人難湊泊；縱讀《教義章》、《華嚴大鈔》，轉增浩歎。此後吾知崇說如雲，宗嗣如雨，端在是矣。何慮妄想不破，十身正覺之不成滿哉！亟勸先以《五教儀》之六卷付梓，其注四十八卷，以俟續刻。因領募願單，請自隗始，而爲之跋。東皋月明宗弟清珠謹題

真立《賢首五教儀序》　《華嚴》稱根本法輪，不唯爲開漸之本，亦且爲攝末之本。竺乾震旦，咸最尊尚，諸佛歷祖，遞代師承。自龍樹依之判二種般若，天親依之闡六相圓融，杜順依之而演三觀，雲華依之而開十玄，至賢首大師，則依此而立宗判教，離台家之四以爲五，復得清涼憲章，啓十門而會性相二教。圭峰祖述，敍五義而揀空性兩宗。此皆神明天縱，博贍旁通，故能各聘辯才，宏敷妙趣，或造論，或釋經，法界宗旨，燦然明備，而一大時教，已罄無遺蘊矣。厥後繼圭峰而起者，雖代有哲人，而兼綜條貫，海蔑以加，莫能更贊一詞。乃味者不察，讀一不讀二，廢目而任耳，伐異以黨同，或譏其伏斷皆無，或指爲教觀兩失。在台衡從上諸師，或慮兩家末裔，濫以賢首之旨，混入已宗；故弗惜曉曉，而眩駁過當。何意會玄輩，遂拾牙慧，逞井言，妄肆詆訶，橫起攻擊，不至飲水分河不止。噫！畴復知固有大謬不然者哉！

先師寶輪大師，博極諸宗，尤於華嚴，宿有緣契，精研深入，心領神會。嘗痛賢首末墜之緒，僅爾如綫，誓願振興絕業，以繼往開來。闡法後，力宏此宗，五教十玄，蓋無時無處，不高提圓唱也。著《五教解謌論》、《論賢首宗未知圓義解》二稿，大旨謂賢首大師之離四以爲五，非悖天台，實備天台之所未備。清涼紹隆之，即天台以清涼大師爲大元勳，亦匪爲過。中間暫兩家之殊塗若鏡懸，會兩家之同歸若璧合。且分銖不爽，纖累無偏，則又若衡平；向使悻悻者見此，應無從置喙矣。先師謂天台當以清涼大師爲大元勳，立亦謂先師實天台元勳，不徒稱清涼嫡裔也。

立侍師有年，徒以脫白也晚，麾封智鎖，致望海驚心，入山空手，而慈雲百兄法師，抱穎悟絕倫之資，親承提命，往還咨決，遂得髓於言下。然深藏若良賈，年來杜門卻埽，單與淨滿晨夕娛游，禪觀之餘，則取是宗教部，及諸祖著述，研磨對會，博觀約取。先則支分條列，而派析之；後則徹委窮源，而匯聚之。錄成一書，首分時，次敍儀，次立教，又次判宗，終以明觀。時則有先後通別，儀有本末顯密，教有始終頓圓，宗有小大性相，觀則有方便，有因緣，有對法，有觀門，有六相，有十玄。言簡義詳，理融旨顯，信解行證，了然眉列。讀之而猶謂之有教無觀，得乎？猶謂之伏斷修證俱無指示，得乎？今而後法界宗旨，將不終屈抑也已。然則是書也，法師固不負爲先師嫡子，溯而上之將爲圭峰，爲清涼，爲賢首，以至龍樹諸大師之元勳，亦並無歉於天台。彼悻悻尋賢首隙者，蓋無容置喙，而平心以觀可矣，乃命名曰《賢首五教儀》。法師自謂，竊比於高麗師，稟玄義而錄出四教儀云爾。夫誰曰不然？茲將校梓，屬立弁端，立甚喜華嚴根本法輪，儼揭天日也。遂合掌贊歎，不顧鄙陋而爲之辭如此。梅塢興福敎院，法弟眞立和南撰。

性權《天台四教儀注注輔宏記序》　《天台四教儀集注》一編，入藏流通舊矣。特以文約義豐，非廣搜經論以闡發之，新學何以深入堂奧耶？《輔宏記》者，相傳山家後嗣，集而記之，所以輔弼集注，而宏揚教觀者也。又曰《扶宗記》。惜沿今不登梨棗，秘之講座，珍逾龍藏，遂致傳寫者句讀脫闕，

字畫爲焉。蓋一展卷，而指不勝屈矣。予自乾隆丁丑嘔瀝記，癸巳乃得；復獲抄本儀註，暨諸先德集注標本，於是抽閒四載，欣然廢寢忘餐，彙成十卷，更其題曰「注輔宏記」。方思精密重編，公諸同志，以成兼教必要之書，何期草始就，而雙目損明，豈風生之少植歟？抑因緣時節之尚有待歟？留贈後賢，詳加參訂，以付梓流通，庶幾盡未來際，俾見聞者，共得游於三德之秘藏也夫。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己亥七月，哉生明比丘示三氏性權謹識

單照《大乘止觀序》　錢唐胡子凌雲問於華嚴單子曰：「何謂道？」單子曰：「性是也。」胡子疑焉，曰：「修可廢歟？」單子曰：「在璞之玉匪剖弗見，在礦之金匪煉弗純，在纏之性匪修弗顯，必曰性也，而可以廢修也，彼昧其者，孰無性耶？」於是以蠻峰老人所注南嶽《大乘止觀》授於胡子，而告之曰：「修道之要盡於《大乘止觀》一書，而《大乘止觀》之要盡於轉無塵智之一言。何也？心也者，萬法之體也。《華嚴》云：『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首楞嚴》云：『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彼凡夫不了惟心之義而爲六塵所縛，則六塵塵也；聲聞不了惟心之義而爲四諦所縛，則四諦亦塵也；緣覺不了惟心之義而爲十二因緣所縛，則十二因緣亦塵也；菩薩不了惟心之義而爲六度所縛，則六度亦塵也。不寧惟是，昔有僧問先德曰：『撥塵見佛時如何？』曰：『佛即是塵，由是觀之，苟心外見有纖毫之法，無論若凡若聖皆塵也。而抑知夫能心是塵，即塵是心也哉！《緣論》云：『更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悉從自心生，還與心爲相。』良以世出世間諸法惟是一心，苟於此諦了而不疑，則取捨情忘，馳求心歇，而無塵之智轉矣。今之時慕道者如牛毛，明道者如麟角，執性而廢修者，恪守無爲；執修而廢性者，罔知本妙。加以游談下根之徒，目不睹三藏之蘊文，耳不聞五宗之玄旨，儼爲人師，如盲導瞽。余雖辭而闢之，其如一傳衆咻，法焰智燈危若一綫。誠能流布是書，俾知夫寂照者性之體也，止觀者性之用也。由寂故而起於止，而即以止合乎寂；由照故而起於觀，而即以觀合乎照。是則全性起修，全修是性，圓悟圓修之道莫詳於此。然而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則曰轉無塵智而已矣。是故修道之要盡於《大乘止觀》一書，而《大乘止觀》之要盡於轉無塵智之一言也。」胡子忻然，與其仲弟用和、季弟濟之，並受子寶林，郎子南崖昆季，姚子三摩謀而付諸梓，而乞余言弁諸首，爰述胡子相往復之語而爲之序。　乾隆五十四年歲次己酉仲冬之吉，富春華藏居士單照謹撰

儀潤《輔宏記補訂序》　如來一代時教，始自道場，迄乎雙樹，其間頓漸權實之部，偏圓半滿之談，於《法華》而開示佛之知見，乃大暢其本懷。夫所謂佛之知見者，一念三千空假中不思議絕待之妙法也。宗此者，謂之圓宗；解此者，謂之圓解；修此者，謂之圓修；證此者，謂之圓證。《法華》偈云：「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意不在於餘乎？」迨迦葉十三傳，而有龍樹著《中論》，譯之震旦，北齊文師讀之，悟因緣即空假中一偈之旨，以授慧思，思師以授智者，智者大師契法華三昧，發旋陀羅尼，創立兩種四教，判定一代五時，誠所謂一家教觀，統攝龍藏者也。繼之者，章安頂，縉雲威，東陽威，左溪朗，荊谿然，而天台若教若觀之書，於是乎大備。荊谿而下，承之者，興道邃，至行修，正定外，妙說琇，高論竦，當照寂，惟遠通，法智禮，而教復稱中興矣。法智而下，紹之者，南屏鍊，從諫辨，車谿卿，宜翁觀，元賓印，佛光照，子庭訓，東溟日，普智凝，天竺慧，東禪翁，百松覺，無盡燈，靈峰旭。旭師，靈峰一枝之始祖也，作《翻疏》於佛，得台宗焉。傳之者，蒼雪晟，警修銘，履源洪，素蓮珠，道來成。成師於靈峰爲第六世，嗣子嗣孫，今皆分座諸方矣。方成師之講法武林也，曾授富春單子華藏，以一心三觀之要。單子淹通賢首，慈恩諸家，嘗究西來大意，一夕聞蟲聲，乃深悟，有頌云：「促織促織，汝太饒舌，露冷風涼，聲聲啼血。故其談教也，語語從胸襟流出，不偏不泥，貫達諸宗，雄辨若雲，所向無滯，殆有獲於辨才三昧者歟？單子有門人曰錢子伊菴，潛心內典，與余方外交，囑較《輔宏記補訂》一書，間有一二損益處，錢子均採入焉。噫！禪林膠理，即而觀修；講師競多，聞而撥觀。如斯流弊，於今尤甚，曷不玩味乎茲集，而知不思議絕待之體，境觀一如，解行兼進，以速到一切智海，免爲增上慢人，不亦慶快平生也哉！錢子書成，而單子已卒，索序於余。余惟是集之由來，及利導後賢之意，錢子述之詳矣，故特序台宗授受之源，以公來哲，俾知聞風興起云爾。　龍飛嘉慶二十一年，歲在丙子仲冬長至日，比丘儀潤氏源洪書於武林苕上眞寂精舍

錢伊菴《輔宏記補訂自序》　《四教儀集注輔宏記》者，逸其名，講師傳爲帳中秘。余受之華藏單先生，繼得示三氏《補注》於元如師，卒得紹曇上

大《辨訛》於源洪師，皆釋《儀注》之要書也。余慧劣遇艱，復乏淨財，緝閱再輯者，逾二十餘遍，晨夕祈三寶加被，五載而訂定，製聚珍字，盤勉成之。當丙子五月十有二日首事集印，越十一月朔後三日，日在長至而告成，其間較定舛訛，贊襄乃事者，則源師力也。

或有問曰：子棄單傳於曹谿，何復雜研夫諸教？今尤汲汲焉流通台家之《輔宏記》者，何歟？余笑曰：宗門運水搬柴，粗言細語，皆西來意，於經論何獨不然？然理則頓悟，乘悟並銷，事須漸除，應次第盡，予將謂一悟即佛，無事熏修耶？初祖不立文字，而屬二祖以《楞伽》，子獨未之聞耶？矧吾儕淺知膚見，三毒勃如，其敢毀木叉撥修多羅，作師子蟲耶？且余嘗聞誨於華藏先生矣，佛法東流，迄今繁衍者，天台而外，標直指者，厥有達磨；闡法界者，厥有賢首；成唯識者，厥有慈恩。餘如淨宗、密宗、律宗、斯諸祖者，悉大悲爲心，各開方便門，以作如來之使者也。然簡偏圓，辨邪正，知病識藥，應病授藥，橫豎該羅，教觀美備，可以評衡諸家之權實，希一生之登佳者，則莫如天台。其智焉而全不奏功者，非空言無補，即一暴十寒，或方便正修境乘之闕漏，非天台咎也。然就天台一家論之，智者，章安，荊谿，四明諸著述，文富而義玄，幽邃汪洋，目眩神駭，兼之一家立義，旨各有歸，如借用《地論》教證四種，《妙玄》借成二意，而《輔行》借成三意，《別行》橫學無作四門，位淺只應但中，而《釋籤》謂即彼教，如斯異同，難以枚舉。自《四教儀集注》後先疊出，爲之括大綱，通旨趣，而後學者，易以抽摘其端倪。是則台宗集佛法十二部之大成，而《儀注》又爲台宗三大部之鎖鑰，豈不重哉！夫《儀注》重則闡發儀注以宣揚教觀者亦重，《輔宏記》一編是也。《儀注》搜引大小乘經論，奚啻百十部，雖有《備簡》、《節義》諸書，猶未周且盡。斯記，則詳錄其引詞，疏通其文義，末學鈍根，苟能繇斯記以會台宗，其於偏圓邪正，諸家權實之故，了如指掌。夫然後以此自行，即以此化他，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此昔所聞於華藏先生，而殷然流通之微意也。若夫靈峰之言曰：《四教儀》出，而台宗晦。殆有激焉，而爲之辭，無煩余之置喙也。大清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十一月長至日，武林三寶弟子錢伊葊謹敘。

通圓《大乘止觀釋要序》

夫飲百川之泉者，須窮其源；攀萬木之條者，須知其本。況佛法心燈普照一切，爲人天之眼目，作凡聖之依歸，豈可昧其所由來也！天台智者嗣法於南嶽慧思禪師，習止觀，嘗讀《法華》、《藥王品》，至善男子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師歎曰：非汝莫見，非我莫知，由是觀之，其師功行豈等閒哉！所著甚富，其《大乘止觀》一書，會靈峰萬益旭公分以科注，合四卷，名《大乘止觀釋要》，歲久淹沒，而智者大師名滿天下，其師著述竟罕人知，此皆飲水不窮其源，攀木不知其本故耳。當知智者大師五分法身由師所生，靈峰云：一重子而輕父，斯之謂歟！眞寂寺芯芻源洪法師遍覓是論，復購得故板，見其殘缺，悉校正無訛，擬重補刻，適有海寧沈維樹先生解囊樂助，成此勝因，圓見而隨喜，頓忘淺陋，敬爲之序。道光六年月在太簇人日，芯芻尼悟德通圓書於孝圓菴之摩訶衍室。

龔自珍《重輯六妙門序》

昔者大師判八教曰：藏、通、別、圓、頓、漸、秘密、不定。前四教之儀，後四教之相。自初禪、四禪、四無量心，展轉至於師子奮迅三昧，漸也。《摩訶止觀》、《覺意三昧》兩部，頓也。秘密，未說。《六妙門》、《十六特勝門》、《通明觀》三部，不定也。《六妙門》何以不定？曰：門門不定，因不定，果不定。一曰數，數者，三藏教五停心之一停心，但契經不云乎？阿那波那，三世一切佛入道初門，此門徹下徹上，不局藏教不定者一也。二曰隨，隨者，《十六特勝門》中之先鋒，因隨以知息出入相，冷暖澀滑，促長相，除身相，悟隨陰神通特勝攝，不專取通妙門攝，隨之本旨異矣，隨以後次第又異，不定者二也。問：數隨二門，凡觀不淨，大不淨者，必先由之，故合不淨觀，謂之二甘露門，要是凡夫禪，小乘法。若夫圓人，四念處總十法界以爲處，觀非淨非不淨；又觀息法，觀無常也；圓人則觀非常非無常；此爲淺狹，彼爲高遠。憓之曰：汝論理，非論事，理則誠然。六祖門徒元策，游河朔，遇禪人智隍，見其入定而笑之曰：定有入出耶？理亦誠然。我以事論，則大不然。不跏趺坐，則四威儀中，取何者爲相？不停心，則雖有無上知見，爲煩惱風，動搖慧燈，若存若滅，不知風相，那知地水火相？不知內四大相，那獲天眼通，見千世界相？常行常坐，半行半坐，古人剋期爲之，剋期則有出入明矣。故有慧行，有行行，圓悟者倒修，下學者上達，且夫安心不異於眞心者，豈指下手處言？安之不揀，難用功故。聞訶梅檀，不得反取糞故。十五門禪，古德目初禪爲根本禪，以用阿那波那故。《摩訶止觀》有二十五科，爲前方便，方便中亦有調息一門，息如不調，心如猿猴，難可

制故　三曰止，止制心也　雖云用制心止，不及觀止，但視乎其人耳　未開圓解，且用制心止，制心一處，何事不辦？　如開佛知見矣，於跏趺時，用三種大止，用體真止，即空而假而中爲可矣；用息、邊分別止，即中而空而假爲無不可矣；神明規矩，弘道者人　不定者三也　四曰觀，此部之觀，先觀息，乃觀身受　心法四倒，成四念處，其觀息也略；但四念處之嗥引而已　特勝通明，由觀息剋取神通，故詳；此門或取通，或不取通，故略　及其成四念處也，是四枯四念處，非四榮四念處，爲未圓人聊說如此　圓人三種大觀，不縱不橫，全體大用，正在此時，借在此時，無不可矣　不定者四也　五曰還，此門還是裂小網，開佛知見曰裂大網，還者非他，《覺意三昧》之觀，觀心是也，夫亦各還其所還而已矣　不定者五也　六曰淨，準上此淨，但是聲聞淨，聲聞析假入空得稱淨，緣覺體假入空亦稱淨，乃知如來四德，亦受淨名　不定者六也　有至定者存乎？曰：名目定，網格定，次第不可紊則定，首尾相注則定　元藏目錄《六妙門》三卷，在「謹」字函，爲大師全書二十七種之一　明藏南北皆闕，惜哉，痛哉！證釋禪波羅密次第門》十卷，其第七卷曰：《六妙門》纔二千言，非元藏單行本　元藏既不可見，此亦足以窺全指於十四乎？　未可知也　刻木行，以少尉天台畚人求古笈之志，微此，不定二門熄矣　大清道光十八年仲冬朔日，觀實相之者滌筆敘

又《國清百録序》

僧《四教儀》於龍泉寺，在「弊」字函；與同函者，《國清百錄》也，灌頂撰，大師訓言，暨大師所歷梁、陳、隋三朝帝王，至於緇白問答，文筆、表啓、牋謝，往返蹤轍，一字一句，靡不搜載　此大師年譜，不必有年譜矣　此《天台志》，不必有山志矣　百有四篇曰百錄，舉成數也　師生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滅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丁巳，示年六十　姓陳氏，漢陳仲弓其八世祖也

蓮村《生無生論會集跋語》

原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心唯識是開閉關，入涅槃，趣無生之關鑰也　教乘云：法不孤起，假因緣湊巧而生　古今佛祖同一鼻孔出氣，無非拯拔衆生爲大事因緣　故種種粗言細語，循循善誘，導歸覺岸，獲無生忍之意也　天台幽溪老人造論，發揮淨土，布列十門，彰顯妙有之宗，演唱無生之曲　言簡義週，事確理圓，性相融通，橫該八教，豎徹五時，托底掀翻，究竟極譚；可謂皓月懸於晴空，無暗不燭者也　題名會集者，乃紅螺亮座主，鈎法情深，婆心切切，咸緣時當末劫，法運重秋後進，根淺機鈍，智力微弱，妙義難達，上不契佛祖之聖意，下不領會於自心，故此以善巧妙智，采薈經教，撮集祖語，隨時應病，染指即效　九品金地，如在掌中，花池寶所，似現目前，誠能救濟貧乏之良方也　苟能公諸同好，若將此書，執持勤撥，展轉流通，庶不負亮公大師苦心，不昧熱血無乾，闡揚法道，永不墜落，自性彌陀，唯心淨土，去則不遠，西方極樂勝莊嚴者，乃《生無生論會集》也矣　時於道光二十九年季冬，紅螺山二有丈室蓮村氏敬識

敏曦《重刻玄籤證釋引》

蓋道法之心心相印，全憑文句以流通，故釋迦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　住世八十年，譚經百千餘會，以《法華經》爲第一　陳隋間，天台智者大師，親證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張八教，會五時，九旬談妙　注《法華》，開玄義，十法觀成　帝王長者，悅服讚揚，一代時教，罄無不盡　章安尊者，記《玄義》十卷，明心法一千，兼佛法衆生法二千　記《文句》十五卷，明佛法一千，兼心法衆生法二千　記《止觀》二十卷，明衆生法一千，兼佛法心法二千　乃知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實出當人一念　所謂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精明不惑，衆生即佛也　一念未了，佛即衆生也　《華嚴經》云：心佛及衆生等，三無差別」

智銓法師，述撰《玄籤證釋》十卷，開人天之正路，設長夜之明燈，開示後學悟入，頓顯心地法門　惜此書原板無存，藏本希有　咸豐時，太邑梅谿明因寺都講彥淨法師，發心募刻；因住持方丈，建造講堂，無餘暇，未果圓成當願諸僧，惟囑敏曦曰：「完竣此書者，必汝爾！」曦亦住持台山華頂，甯邑廣潤，及重建佛隴眞覺塔寺　光陰迅速，倏經三十餘年，法音在耳，豈敢忘心！於是繼募諸山尚友，福慧善信，功德圓成，同入龍華勝會；法輪運轉，共升兜率陀天　略標繡梓緣因，惟冀羣賢珍重云爾　時光緒拾柒年秋中吉日，佛隴眞覺寺敏曦謹識

華嚴宗分部

綜述

法藏《華嚴經旨歸》卷八　夫以義海宏深，眞源渺漫，略開二類，各辨十門　先明所標之法，浩汗無涯，撮爲十對，用以統收　一、教義一對，謂無盡言教及所詮義　二、理事一對，謂緣起事相及所依眞理　三、境智一對，謂所觀眞俗妙境及辨能觀普賢大智　四、行位一對，謂普賢行海及辨菩薩五位相收　五、因果一對，謂辨菩薩生了等因及現如來智斷等果，亦是普賢圓因舍那滿果　六、依正一對，謂蓮華藏界並樹形等，無邊異類，諸世界海及現諸佛菩薩法界身雲無礙依持　七、體用一對，謂此經中凡舉一法，必內同眞性，外應羣機，無有一法體用不具　八、人法一對，謂佛菩薩師弟等人，顯說法界諸法門海　九、逆順一對，謂文中現五熱衆鞅一王刑虐及現施戒順理正修十、應惑一對，謂衆生根欲器感多端，聖應示現，亦復無邊。《舍那品》云，一切衆生所樂示現雲等　然此十對，同時相應，成一緣起無礙鎔融，隨有一處即具一切，是此經中所具之法　次明所顯理趣者，巧辯自在，勢變多端，亦舉十例，以現無礙　一性相無礙，二廣狹無礙，三一多無礙，四相入無礙，五相是無礙，六隱顯無礙，七微細無礙，八帝網無礙，九十世無礙，十主伴無礙於前所說十對法中，一一皆有此十無礙，是故即有百門、千門等准思之　今且略於事法上辨此十例，餘法准知，具如經中　一蓮華葉即具此十義，謂此華葉則同眞性，不礙事相，宛然顯現　《經》云，法界不可壞蓮華世界海等，此是理事一味無礙之門。二則此華葉其必普周，無有邊際，而恒不壞本位分齊，此即分則無分廣狹無礙　《經》云，此諸華葉，普覆法界等三，即此華葉，具無邊德，不可言　一融無二相，不可言多，此一即多，多復即一，一多無二，爲一華葉　《經》云，知一即多，多即一等，是謂第三一多門也　四此一華葉其必舒已，遍入一切差別法中，復能攝取彼一切法，令入己內，是故即舒恒攝同時無礙　《經》云，以一佛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等，是謂第四相入門也　五此一華葉，必廢二同他，舉體全是，彼一切法亦即攝他同己，全彼一切，即是己體　是故己即是他，他即是己，己即是他，己不立他，即是己他不存他己，存亡同時顯現　《經》云，長劫即是短劫，短劫即是長劫等，是謂第五相是門也　六又此華葉既遍一切法，彼一切法亦皆普遍，此能遍彼則此顯彼隱，彼能遍此，則彼顯此隱　此能攝彼，亦此顯彼隱，彼能攝此，亦彼顯此隱　如是此彼，各有即顯即隱，無有障礙　經中東方見入正受，西方見三昧起等是謂　第六隱顯門也　七此華葉中悉能顯現，微細剎土炳然齊現，無不具足　《經》云，於一塵中，微細國土，莊嚴清淨，曠然安住　又如第九迴向微細處，說是謂第七微細門也　八又此華葉一一塵中各有無邊諸世界海，世界海中復有微塵，此微塵內復有世界　如是重重，不可窮盡　非是心識思量境界，如帝釋殿天珠網覆，珠既明徹，互相影現，所現之影還能現影，如是重重不可窮盡　《經》云，如因陀羅網世界。《十地論》云，帝網差別者，唯智能知，非眼所見，是謂第八帝網門也　九此一華葉，橫遍十方，豎該九世，謂過去、過去世、過去現在世、過去未來世如過去世　有此三世，現在未來，當知亦爾　總此九世，攝爲一念，總別合舉，名爲十世，具如《離世間品》說　又以時無別體，依華以立華，既無礙時，亦如之　是故《經》云，過去一切劫安置未來，今未來一切劫迴置過去世　又云無量無數劫，能作一念頃，等是謂第九十世門也　十又此華葉理無孤起，必攝無量眷屬圍繞　《經》云，此華自世界，海塵數蓮華以爲眷屬，此經圓教所有之法，皆互爲主伴，具德圓滿，是故見此華葉，即是見於無盡法界，非是託此別有所表　下文云從無生法忍所起華蓋等，此一華葉既具此等十種無礙，餘一切事皆亦如是，准之如事中既爾，如前十對法門之中，一一皆有如是十種無礙，准此知之

又　夫以法相圓融，寂有所因　因緣無量，略辨十種：一爲明諸法無定相故，二唯心現故，三如幻事故，四如夢現故，五勝通力故，六深定用故，七解脫力故，八因無限故，九緣起相由故，十法性融通故　於此十中隨一即能，令彼諸法混融無礙　初無定相者，謂以小非定小，故能容大　大非定大，故能入小　《十住品》云，金剛圍山數無量，悉能安置一毛端，欲知至大有小相，菩薩因此初發心　解云，此中明大非大故，有小相也　二明一切法皆唯心現，無別自體　是故大小隨心迴轉，即入無礙　又釋謂彼心所現毛端之處，此心於彼現大世界，大小同處，互不相礙　下文云，彼心不常住，無量難思

議　顯現一切法，各各不相知等　三明一切法如幻故，謂如幻法，小處現大，皆無障礙　下文云，或現須臾作百年，幻力自在，悅世間等　四明一切法皆如夢故，謂彼夢法，長短無礙　是故，論云，處夢謂經百年，覺乃須臾故　時雖無量，攝在一剎那等　五勝通力故者，謂自在位中菩薩諸佛勝神通力，小處現大，無所障礙　四種通中，幻通所攝轉變外事故，餘三亦具，准思之可見　六深定力故者，謂彼自在三昧力故，今於小處而現大法，無所障礙　下文云，入微塵數諸三昧，一一三昧生塵等，定一塵中現無量剎，而彼微塵亦不增，乃至云是名大仙三昧力　七解脫力故者，謂此皆是不思議解脫力之所現故，如《不思議品．十種解脫》中云，於一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剎等　八因無限故者，明此皆由無限善根所起，故謂佛地　善根所起之法妙極自在，是故一則一切，無所障礙　下文云，以一佛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　世界本相亦不壞，無比功德故能爾　解云，無比功德故者，出所因也　九緣起相由力故者，謂一與多互爲緣起，相由成立，故有如此相即入等　此有二種，一約用有，有力無力，相持相依，故有相入　二約體全體有空能作所作，全體相，是故有相即此二復有二義　一異體相望，故有微細隱顯，謂異體相容，具微細義，異體相是，具隱顯義　二同體內具，故得有一多廣狹，謂同體相入，故有一多無礙，同體相望，故有廣狹無礙　又由異體攝同，故有帝網無礙義現於時中，故得有十世義緣起無性，故得有性相無礙，義相關互攝，故得有主伴無礙義　是故此一緣起門，即具前十義，思之可見　下文云，菩薩善觀緣起法，於一法中解衆多法，衆多法中解了一法　又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　展轉生非實，智者無所畏　解云，展轉生是互爲緣起出因也　十法性融通力故者，謂若唯約事相，互相礙，不可即入　若唯約理性，則唯一味，不可即入　今則理事融通，具斯無礙，謂不異理之事，具攝理性時，令彼不異理之多事，隨彼所依理，皆於一中現　若一中攝理而不盡，即眞理有分限，失若一中攝理盡多，事不隨理現，即事在理外　失今既一事之中全攝理，多事豈不於中現　《舍那品》云，於此蓮華藏世界海之內一塵中見一切法界　解云，一切法界是事法界也　又《不思議品》云，一切諸佛於一微塵中示現一切世界微塵等，佛剎種種莊嚴常轉法輪，教化衆生，未曾斷絕，而微塵不大，世界不小，決定了知，安住法界　解云，此中文意明此大小之事，同是安住法界故，令彼能依事法大小相在，無障礙也

又《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

夫滿欲難思，窺一塵而頓現　圓宗叵測，覩纖毫以齊彰　然用就體分，非無差別之勢　事依理顯，自有一際之形　其猶病起藥興，妄生智立，病妄則藥妄，舉空拳以止啼，心通則法通，引虛空而示偏　既覺既悟，何滯何通，百非息其攀緣，四句絕其增減，故得藥病雙泯，靜亂俱融，消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　竊見玄綱浩瀚，妙旨希微，覽之者詎究其源，尋之者罕窮其際，是以眞空潛於心首，恒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　今者統收玄奧，冀括大宗，出經卷於塵中，轉法輪於毛處，明者德隆於創日，昧者望絕於多生　會旨者山嶽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　輒以旋披往誥，緬觀舊章，備三藏之玄文，憑五乘之妙旨，繁辭必削，缺義復全，雖則創集無疑，況乃先規有據　窮茲性海，會彼行林，別舉六門，通爲一觀，參而不雜，一際皎然，冀返迷方情同曉日，佩道君子俯而詳焉　今略明此觀，總分六門，先列名，後廣辨

一，顯一體，謂自性清淨圓明體　二，起二用，一者海印森羅常住用，二者法界圓明自在用　三，示三徧，一者，一塵普周法界徧，二者，一塵出生無盡徧，三者，一塵含容空有徧　四，行四德，一者隨緣妙用無方德，二者威儀住持有則德，三者柔和質直攝生德，四者普代衆生受苦德　五，入五止，一者照法清虛離緣止，二者觀人寂怕絕欲止，三者性起繁興法爾止，四者定光顯現無念止，五者事理玄通非相止　六，起六觀，一者攝境歸心眞空觀，二者從心現境妙有觀，三者心境祕密圓融觀，四者智身影現衆緣觀，五者多身入一境像觀，六者主伴互現帝網觀

一，顯一體者，謂自性清淨圓明體　然此即是如來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來，性自滿足，處染不垢，修治不淨，故云自性清淨　性體徧照，無幽不燭，故曰圓明　又隨流加染而不垢，返流除染而不淨，亦可在擊體而不增，處凡身而不減，雖有隱顯之殊，而無產別之異　煩惱覆之則隱，智慧了之則顯，非生因之所生，唯了因之所了　《起信論》云，眞如自體有大智慧光明義，故徧照法界義，故眞實識知義，故自性清淨心義，故廣說如彼，故曰自性清淨圓明體也

自下依體起二用者，謂依前淨體，起於二用　一者海印森羅常住用，言海印者，眞如本覺也　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象不現　《起信論》云，無量功德藏，法性眞如海，所以名爲海印

三昧也。《經》云：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一法者，所謂一心也。是心即攝一切世間出世間法，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唯一眞如，故言海印三昧也。《華嚴經》云：或現童男童女形天龍及以阿修羅乃至摩睺羅伽等，隨其所樂，悉令見衆生形相各不同行業音聲亦無量，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威神力，依此義故，名海印三昧也。二者法界圓明自在用，是《華嚴》三昧也。謂廣修萬行，稱理成德，普周法界，而證菩提。言《華嚴》者，華有結實之用，行有感果之能，今則託事表彰，所以舉華爲喻。嚴者，行成果滿，契理稱眞，性相兩亡，能所俱絕，顯煥炳著，故名嚴也。良以非眞流之行，無以契眞，何有飾眞之行不從眞起。此則眞該妄末，行無不修，妄徹眞源，相無不寂。故曰：法界圓明自在用也。《華嚴經》云：嚴淨不可思議刹，供養一切諸如來，放大光明無有邊，度脫衆生亦無限。施戒忍進及禪定，智慧方便神通等。如是一切皆自在，以佛《華嚴》三昧力，依此義，故名《華嚴》三昧也。

又　三示三偏者，謂依前二用，一一用中普周法界故，云偏也。言三偏者，一者，一塵普周法界偏，謂塵無自性，攬眞成立，眞既無邊，塵亦隨爾。《經》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寶光現佛如雲集，此是如來刹自在。準此義故，當知一塵普周法界也。

二者，一塵出生無盡偏。謂塵無自體，起必依眞。眞如常具恒沙衆德，依眞起用亦復萬差。《起信論》云：眞如者，自體有常樂我淨義，故清涼不變，自在義，故具足如是過恒沙功德，乃至無有所少義故。《經》云：如此華藏世界海中，無間若山，若河，乃至樹林，塵毛等處，一一無不皆是稱眞如法界，具無邊德。依此義，故當知一塵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淨，即因，即果，即同，即異，即一，即多，即廣，即狹，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何以故，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法如是故。十身互作，自在用故，唯普眼之境界也。如上事相之中，一一更互相容相攝，各具重重無盡境界也。《經》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是法性佛所說，智眼能明此方便。問據其所說，則一塵之上理無不顯，事無不融，文無不釋，義無不通。今時修學之徒云何曉悟，達於塵處頓決羣疑，且於一塵之上何者是染，云何名淨，何者爲眞，何者稱俗，何者名生死，何者名涅槃，云何名煩惱，云何名菩提，云何名小乘法，云何名大乘法，請垂開決，聞所未聞。答：大智圓明，覩纖毫而周性海。眞源朗現處，一塵而羅全身。萬法起必同時，一際，神無前後。何以故，由此一塵虛相能攀於眞，即是染也；由此塵相空無所有，即是淨也；由此塵性本體同如，即是眞也；由此塵相緣生幻有，即是俗也；由於塵相念念遷變，即是生死；由觀塵相生滅相，盡空無有實，即是涅槃；由塵相大小皆是妄心分別，即是煩惱；由塵相體本空寂，緣慮自盡，即是菩提；由塵相體無偏計，即是小乘法也；由塵性無生無滅，依他似有，即是大乘法也。如是略說，若具言之，假使一切衆生懷疑各異，一時同問如來，如來唯以一塵字而爲解釋，宣深思之。《經》云：一切法門無盡海，一言演說盡無餘。依此義，故名一塵出生無盡偏。

三者，一塵含容空有偏。謂塵無自性，即空也，幻相宛然，即有也。良由幻色無體，必不異空；眞空具德，徹於有表。觀色即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以色空無二，悲智不殊，方爲眞實也。《寶性論》云：道前菩薩於此眞空妙有猶有三疑：一者，疑空滅色，取斷滅空；二者，疑空異色，取色外空；三者，疑空是物，取空爲有。今此釋云：色是幻色，必不礙空；空是眞空，必不礙色。若礙於色，即是斷空；若礙於空，即是實色。如一塵既具，如上眞空妙有，當知一一塵等亦爾。若證此理，即得塵含十方，無虧大小，念包九世，延促同時，故得殊勝微言，纖毫彰於圓教，奇特聖衆，輕塵現於全軀，迥超言慮之端，透出筌蹄之表。《經》云：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界，在於一塵內，一切塵亦然。有一聰慧人淨眼普明，見破塵出經卷，廣饒益衆生等，若據理而言，即塵衆生妄計經卷，即大智圓明，智體既其無邊，故曰量等三千界。依此義，故名一塵含容空有偏也。

又　自下依此能偏之境而行四德，謂依前一塵能偏之境而修四種行德。一者，隨緣妙用無方德，謂依眞起用，廣利羣生，衆生根器不等，受解萬差，樂欲不同，應機授法，應病與藥，令得服行。《維摩經》中具明斯義。又以大悲故，名曰隨緣；以大智故，名爲妙用。又不壞假名而常度衆生故，曰隨緣；了知衆生性空實無度者，名爲妙用。又理即事故，名隨緣，事即理故，名妙用。又眞不違俗故，隨緣；俗不違眞故，妙用。又依本起末故，隨緣，攝末歸本故，妙用。良以法無分齊，起必同時，眞理不礙萬差，顯應無非一際，用則波騰鼎沸，全眞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隨緣而會寂。若曠光之流彩，無心，而朗十方，如明鏡之端形不動，而呈萬像。故曰：隨緣妙用無方德也。

二者、破儀住持自現德。謂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大乘心萬，小乘三千，爲住持之楷模，整六和之素緒，出三界之樊隧，越苦海之迅航，拯物導迷，莫斯爲最。但以金容匿彩，正教陵虧，傳授澆訛，師於己見，致使教無綱紀，濫起淳流，得失齊舉，妄參眞淨。故令初學觸事成非，不依經律，混亂見情，自陷陷他，甚可悲矣。故《瑜伽論》云，非大流，非小淨，常住於正念，根本眷屬淨修梵行。《華嚴經》云，戒是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梵網經》云，破壞菩薩衆，由是成正覺。《起信論》云，以知法性體無毀禁，是故隨順法性，行於波羅蜜，所謂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遠離貪瞋，欺誑，諂曲，邪見，亦遠離憒鬧，少欲知足，乃至小罪心生大怖，不得輕於如來所制禁戒，常護譏嫌，不令衆生妄起過罪。用此破儀住持，以化衆生也。問，準上文所說，眞如一相，佛體無二，具足一切功德者，何故要須破儀等戒行耶。答，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久被塵累，而有麤穢之垢，若人唯念寶性，不以種種磨治，終不得淨。眞如之法，體性空淨，久被無明煩惱垢染，若人唯念眞如，不以持戒定慧種種熏修，終無淨時，準此義故，理須持戒也。問，出家五衆，超然出俗，可具威儀，在家之流，身纏俗網，事無慙愧。答，出家之輩，自有戒科，在家之僻通持五戒。夫三歸五戒者，蓋是出苦海之津梁，趣涅槃之根本，作毗尼之漸次，爲七衆之崇基。萬善藉此而生，寔佛法之平地。《經》云，尸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當知戒爲定體，慧爲定用，三學圓備，即證菩提。《四分律》云，第一持戒不毀犯，比丘威儀自端嚴，怨家之人不能近，若天如法即被訶。依此義理，故云威儀住持有則德。

三者、柔和質直攝生德，謂大智照眞，名爲質直。大悲救物，故曰柔和。又質直者，約本性不遷，柔和者，約隨流不滯。柔則伏滅煩惱，和則順理修行。用茲調和之法，以攝衆生也。又質直者，體無妄僞，言行相符，蘊德居懷，不拘名利，輕金若塊，重教逾珍。但爲正業調生，速願目他圓滿，故曰柔和質直攝生德也。

四者、普代衆生受苦德，謂修諸行法，不爲自身，但欲廣利羣生，寃親平等，普令斷惡，備修萬行，速證菩提，又菩薩大悲大願，以身爲質，音致於三惡趣，救贖一切受苦衆生，要令得樂，盡未來際，心無退屈，不矜衆生希望毛髮報恩之心。《華嚴經》云，廣大悲雲偏一切，捨身無量等利塵，以昔於海修行力，今此世界無諸垢，謂衆生妄執，念念遷流，名之爲苦。菩薩教令了達空寂，自性本無，故云離苦。問，衆生無邊，苦者無邊，云何菩薩能普代衆生受苦。答，菩薩代衆生受苦者，由大悲方便力故，但以衆生妄執，有六麤體從妄而生，無出出苦，菩薩教令修止觀兩門，心無暫替，因果冥合，苦集無由得生，但令衆生，三達，名爲普代衆生受苦德也。《雜集論》云，於不堅牢，深住於顛倒，離煩惱所纏，得最上菩提，已上明四種行德竟。

又　自下攝用歸體，大五止門。五止門者，謂依前能行四德之行，當相即空，相盡心澄，而修止也。所言入者，性相俱泯，體周法界，大無入相，名爲入也。《華嚴經》云，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生入，而實無所入，又準入佛境界。《經》云，入諸無相定，見諸法寂靜，常入平等，故敬禮無所觀。此乃一切衆生本來無不在如來境界之中，更無可入也。如人迷故，謂東爲西，乃至悟已，西即是東，更無別東而可入也。衆生迷故，謂眞可入，乃至悟已，妄即是眞，更無別眞而可入也。此義亦爾，不入而入，故云入也。何以故，入與不入，本來平等，同一法界也。《起信論》云，若有衆生能觀無念者，是名入眞如門也。

言五止者，一者、照法清虛離緣止，謂眞諦之法本性空寂，俗諦之法似有即空，眞俗清虛蕭然無寄，能緣智寂，所緣境空，心境不拘，體融虛廓，正證之時，因緣俱離。《維摩經》云，法不屬因，不在緣故。依此義理，故云照法清虛離緣止也。

二者、觀人寂怕絕欲止。謂五蘊無主，名曰寂怕，空寂無求，名爲絕欲，故云觀人寂怕絕欲止也。

三者、性起繁興法爾止，謂依體起用，名爲性起，起應萬差，故曰繁興。古今宛然，名爲法爾。謂眞如之法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故曰性起繁興法爾止。《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即其義也。

四者、定光顯現無念止。言定光者，謂一乘教中白淨寶網，萬字輪王之寶珠，謂此寶珠體性明徹，十方齊照，無思成事。念者皆從，雖現奇功，心無念慮。《華嚴經》云，譬如轉輪王成就勝七寶來處不可得。業性亦如是。若有衆生入此大止妙觀門中，無思無慮，任運成事，如彼寶珠，遠近齊照，分明顯現，廓徹虛空，不爲二乘外道塵霧煙雲之所障礙，故曰定光顯現無念止也。

五者、理事玄通非相止。謂幻相之事，無性之理，互隱互顯，故曰玄通。又理由修顯，故事徹於理，行從理起，理徹於事，互存互奪，故曰玄通。玄通

者，謂大智獨存，體周法界，大悲救物，萬行紛然，悲智雙融，性相俱泯，故曰理事玄通非相止也　上來明五止竟

又　自下依止起觀　問：准上義理，依之修行，足得圓滿，云何更要入止觀兩門耶　答：《起信》云，若修止者，對治凡夫住著世間，能捨二乘住於涅槃之見　若修觀者，對治二乘不起大悲狹劣之過，遠離凡夫，不修善根　以此義，故止觀兩門共相成助，不相捨離　若不修止觀，無由得入菩提之路　《華嚴》云，譬如金翅鳥，以左右兩翅鼓揚海水，令其兩闢，觀諸龍衆，命將盡者，而搏取之　如來出世亦復如是，以大止妙觀而爲兩翅，鼓揚衆生大愛海水，令其兩闢，觀諸衆生根成熟者，而度脫之　依此義，故要修止觀也

問：止觀兩門既爲宗要，凡夫初學未解安心，請示迷徒，令歸正路　答：依《起信論》云，若修止者，住於靜處，端坐正意，不依氣息，不依形色，不依於空，不依地水火風，乃至不依見聞覺知一切諸想，隨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本來無想，念念不生，念念不滅，亦不隨心外念境界，然後以心除心，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令歸正念　常勤正念，唯心識觀，一切魔境，自然遠離　凡夫初學，邪正未分，魔網入心，欺誑行者，又無師匠，諸問莫憑，依四魔功將爲正道，日月經久，邪見堅深，設遇良緣，終成難改，沈淪苦海，出離無由，深自察之，無令暫替此義，如《起信論》中說也　六起六觀者，依前五門，即觀之止，而起即止之觀，何以故，理事無礙，法如是故，定慧雙融離分齊故，一多相即絕前後故，大用自在無障礙故

言六觀者，一者攝境歸心眞空觀，謂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造，心外更無一法可得，故曰歸心　謂一切分別但由自心，曾無心外境能與心爲緣　何以故，由心不起，外境本空　《論》云，由依唯識故，境本無體　故眞空義成以塵無有，故本識即不生　又《經》云，未達境唯心，起種種分別　達境唯心已，分別即不生　知諸法唯心，便捨外塵相　由此息分別，悟平等眞空　如世有醫王，以妙藥救病，諸佛亦如是，爲物說唯心　以此方知由心現境，由境現心，心不至境，境不入心　當作此觀，智慧甚深，故曰攝境歸心眞空觀也

二者，從心現境妙有觀　即事不滯於理，隨事成差　謂前門中攝相歸體，今此門中依體起用，具修萬行，莊嚴報土　又前門中攝相歸體，顯出法身，今此門中，依體起用，修成報身，故曰從心現境妙有觀也

三者，心境祕密圓融觀，言心者謂無礙心，諸佛證之以成法身　境者，謂無礙境，諸佛證之以成淨土，謂如來報身及所依淨土，圓融無礙　或身現利土，如《經》云，一毛孔中無量利，各有四洲，四大海須彌鐵圍亦復如是，悉現其中無迫隘　或刹現佛身，如《經》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佛皆入　普爲衆生起神變，毗盧遮那法如是　就此門中分爲四句，如《玄談》疏主說　如是依正混融，無有分齊，謂前兩觀各述一邊，今此雙融會通心境，故曰心境祕密圓融觀也

四者，智身影現衆緣觀　謂智體唯一，能鑒衆緣，緣相本空，智體照寂，諸緣相盡，如如獨存，謂有爲之法無不俱舍，眞性猶如日輪照現，迥處虛空，有目之流無不親見，生盲之輩亦蒙潤益，令知時節寒熱之期，草木無情悉皆滋長　如來智日亦復如是，故曰智身影現衆緣觀也

五者，多身入一鏡像觀，即事事無礙法界也　謂毗盧遮那十身互用，無有障礙也　《經》云或以自身作衆生身，國土身，業報身，聲聞身，緣覺身，菩薩身，如來身，智身，法身，虛空身，如是十身，隨舉一身，攝餘九身，故曰多身入一鏡像觀　如一身有十身互作，一一毛孔，一一身分，一一支節，中皆有十身互作，或以眼處作耳處佛事，或以耳處作眼處佛事，鼻舌身意亦復如是何以故，證此大止妙觀法力加持，得如是故　《經》云，或以多身作一身，或以一身入多身，或以一身入多身，或以多身入一身，非多身沒一身生，非多身沒一身生，皆由深定力故，得有如是，或以異境入定同境起，或以同境入定異境起，或以一身入定多身起，或以多身入定一身起，故曰多身入一鏡像觀也

六者，主伴互現帝網觀，謂以自爲主，望他爲伴，或以一法爲主，一切法爲伴，或以一身爲主，一切身爲伴，隨舉一法，即主伴齊收，重重無盡　此表法性重重，影現一切事中皆悉無盡，亦是悲智望重無盡也　如善財童子從祇桓林中漸次南行，至毗盧遮那莊嚴大樓閣前，暫時敬念，白彌勒菩薩言，唯願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　彌勒彈指，其門即開，善財入已，還閉如故　見樓閣中有百千樓閣，一一樓閣前各有彌勒菩薩，一一彌勒菩薩前各有善財童子，一一善財童子皆悉合掌在彌勒前，以表法界重重，猶如帝網無盡也　此明善財童子依此《華嚴》法界之理修行，位極頓證法界也　此舉一樓閣爲主，一切樓閣爲伴也，故云主伴互現帝網觀，亦是事事無礙觀也

此上所述六重觀門，舉一爲主，餘五爲伴，無有前後，始終俱齊，隨入一門，即全收法界　此理喻如帝珠，穿爲六孔，隨入一孔之中，即全收珠盡　此

亦如是，開爲六門，隨入一門，即全收法界，圓滿教理法門無缺，故名爲一生補處。餘文可知。

又《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卷上　夫以玄綱絕待，眞俗所以俱融；素範超情，空有以茲雙泯。但以性空未嘗不有，即有以辨於空；幻有未始不空，即空以明於有。有空有故不有，空有空故不空。邊執既亡，聞見隨喪。竭邪源之有寄，則四執雲銷；挺正法之無虧，則二諦斯在。是故如來在世，曜般若於昏衢；上品之流，契玄津於累外。大師沒後，異執紛綸，或趣邪途，或奔小徑。於是九十五種競扇邪風，一十八部爭揮慧火，遂使眞空慧日，匿耀昏雲；船若玄珠，惑茲魚目。爰有大士，厥稱龍猛，位登極喜，應兆金言，憫此頹綱，悼斯淪溺。將欲然正法炬，覆邪見幢，故使製作繁多，溢於天竺。然則要妙之述，此論爲先。標十二之宏綱，出國途而顯實；今即相還源，融神妙致。開情換理，故號爲門。往復折徵，復稱爲論。門有十二，因以爲名。餘義下當別釋。

將釋此論，略作十門。一明教起所因，二藏部所攝，三顯教分齊，四教所被機，五能詮教體，六所詮宗趣，七造論時代，八傳譯緣起，九釋論題目，十隨文解釋。

第一教起所因者　略有十因。造此等論，一爲是論主本願力故；以此龍樹住於初地，理應以誓願力，於佛滅後，弘法攝生，是其所作。況論主見《楞伽》等經，佛既記我當來，然正法炬，滅邪見幢，是故理應廣造諸論，以扶嘉唱。二爲佛滅後，外道競興，邪說紛綸，訕謗佛法，爲破彼等，令歸正故。三爲諸二乘，不信於大，破彼異執，令向大故。四爲於大乘，謬解眞空，滯於情執，令彼破情，見正理故。五爲顯示大乘眞實究竟，令彼信受，不疑惑故。六爲欲略顯大乘般若眞空最爲要妙，依之方得成菩行故。七爲欲解釋大乘經中深妙之義，令顯現故。八爲令一類依論解釋，得開悟者，因此而得入正法故。九爲欲於佛滅後，助佛揚化，護大乘法，令久住故。十爲以美辭妙頌，廣宣流布此大乘法，成法供養，報佛恩故。

第二藏部攝者　聲聞菩薩二藏之中，菩薩藏攝。修多羅等三藏之內，對法藏收。十二部中，論議經攝。問：既非佛說，何得然耶？答：由一義故，由是彼類，是故彼攝。二但諸佛說法，有其三種：一佛自說，二加他說，三懸許說。此論則當懸許之類，以入《楞伽經》及《摩耶經》中。佛記龍樹，然正法炬，故知懸記，許可說也，是故亦入至教量收，達磨藏攝。

又　第三定教分齊者　此方南北諸師，異說紛紜，無勞敘記，且辨西國諸德所傳。親聞大原寺翻經　中天竺三藏法師，地婆訶羅，唐言日照　說云，近代中天竺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論師，一名戒賢，一名智光，並神解超倫，聲高五印，六師稽類，異部歸依。大乘學人，仰之日月如，天竺獨步，軌範成規。遂各守一宗，互爲矛盾，謂戒賢，則遠承彌勒無著，近踵護法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明法相大乘。廣分名數，用三教開宗，顯自所依，爲真了義。謂佛初鹿園，轉於四諦小乘法輪，雖說人空，翻諸外道，然於緣生，定說實有。第二時中，雖依遍計所執，而說諸法自性皆空，翻彼小乘，然於依他圓成，猶未說有。第三時中，就大乘正理，具說三性三無性等，方爲盡理。是故於因緣生法，初時唯說有，則墮有邊。次說於空，則墮空邊。既各墮邊，俱非了義。後時具說所執性空，餘二爲有，契會中道，方爲了義。是故依此所說，判《般若》等經，多說空宗，是第二教攝，非爲了義。此依《解深密經》判也。二智光論師，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辨，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顯無相大乘，廣辨眞空。亦以三教開宗，顯自所依，眞爲了義。謂佛初鹿園，爲諸小根，轉於四諦小乘法輪，說心境俱有。次於第二時，爲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則唯識義等，以根猶劣，故未能全入平等眞空，故作是說。於第三時，方爲上根，說此無相大乘，顯心境俱空，平等一味，爲眞了義。又初則爲破外道自性等，故說因緣生法，決定是有。次則爲破小乘實有，說此緣生但是假有，以恐彼怖畏此眞空，故猶存有而接引之。第三方就究竟大乘，說此緣生即是性空，平等一相。此亦是入法之漸次也。則依此說，判法相大乘有所得等，爲第二教，非了義也。此三教次第，智光法師《般

若燈論釋》中，引大乘《妙智經》所說，是故依此教理，《般若》等經，是眞了義，餘法相名數，是方便說耳。

問，如前二師所說，何得何失　答，若以機會教，二說俱得，以各依聖教爲定量故。何者，謂此二說三教次第，俱不可以三時前後定限而取。何以知之，如《密迹力士經》說，佛初鹿園，轉四諦法輪，無量衆生得初果二果，乃至阿羅漢果，無量衆生發菩提心，無量菩薩得無生法忍，住初地二地等，乃至廣說，《大品經》中亦同此說。是故不可定說前後，但知如來施設，教則了不了義，有其二門：一約攝機寬狹，言教具闕，以明了不了；二約攝機入法，顯理增微，以明了不了。初是戒賢所得。何者，謂如《解深密經》中，初施鹿園，唯爲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等。第二時，唯爲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乃至以隱密相轉正法輪。第三時，普爲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乃至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解云，準此經文，初則唯攝聲聞，次則唯攝菩薩，攝機狹故，名非了義。後具攝小大，故云普爲發趣一切乘者說也。又初唯說小教，次唯大乘。此二諸教各互闕，故名非了後具說二教，用攝二機，此則教具，故名了義，非是理有淺深。又準此文，亦不可定判般若等爲第二時教，以《大品經》云，若人欲得須陀洹果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乃至欲得阿羅漢果，及無上菩提等，皆云當學《般若波羅蜜》，故知《般若經》等，亦具攝大小，亦是普爲發趣一切乘者說。《智論》亦云，此《摩訶衍》中，具攝菩薩聲聞二衆故也。解云，既具二諦，俱攝兩機，豈得定判爲第二教，是故若定判《般若》，則違此所引，若定執前後，則違《力士經》文，是故但約攝機有寬狹，言教有具闕，判此三教有了不了者，理教無也。

又　二約攝機入法，顯理增微門者，智光所承立也。謂初說心境俱有，不達性空。次顯境空心有，已顯一分性空。後心境俱空，平等具顯，方爲了義。又於緣生，初說實有，次說似有，後方說空。此文並是入法有漸次，顯理有增微，以明三教了不了義。若定執前後，定判經文，亦有違害，準可知耳。又戒賢約教判，以教具爲了義。智光約理判，以理玄爲了義。是故二說，所據各異，分齊顯然，優劣淺深，於斯可見。

第四教所被機者　於大乘中，自分兩教。若依大乘始教，一切衆生五性差別，於中但是菩薩種性，及不定性，是此所爲，餘非正爲，兼爲無違。以此論宗同諸般若，兼益二乘及人天故。若依大乘終教，則一切衆生皆此所爲，以近說五性，雖有差別，遠論皆當得菩提故，以悉有心皆有佛性。《佛性論》中，約謗大乘人，於無量時不能發心等故，說名無佛性，非謂究竟無清淨性，以皆得無上菩提故。依《寶性論》《無上依經》等，設令二乘入寂已後，受變易身，受佛教化，向大菩提。是故依前始教，約五性不同，說三乘差別。依此終教，約並有佛性，悉當得佛。是故依此，說唯一乘。此論宗意，通前二說，準可知耳。

第五辨能詮教體者　以名句文，及所依聲，而爲自性。或說五法爲性：一名，二句，三唱，四字，五聲。然通論此體，總有四重：一約事，具假實二法，如上辨；二約實，以假歸實，唯以聲爲性；三約似，謂唯識所現，似聲等爲性；四約性，謂此聲等，即空無性，無名無聲，無無名，無無聲，爲自性。謂離性之性也。

第六所詮宗趣者　謂語之所表曰宗，宗之所歸曰趣，則以十二種門，破執爲宗，顯理成行，入法爲趣，謂迴二乘等，令入大乘，是其意也。總說雖然，於中分別，略作四門：一汎明立破儀軌；二別揀此中所破；三總申三論義意；四會諸異說。初汎明經論立破儀軌者，佛法大綱，有其二種：一爲上品純機，直示教義，不立不破；二爲中下雜機，方便顯示，有立有破。佛在世時，多明初義，兼明後義，如諸經中所辨，佛滅度後，多明後義，兼明初義，如諸論中所辨。就此有立破中，略以三句，顯其分齊：一明破，二明立，三雙辨無礙。初者，聖以大悲，假諸言論，破除見執，務祛其病，言無定準。今約相有五。一譏徵破，謂如佛破長爪梵志云，汝若一切不受，亦受此不受不。如此等是已熟之根，故生愧得果也。二隨宜破，謂如佛見彼衆生根宜，若以此勢而得入法，則當以彼而破其計，令其悟道，未必要具諸量理例。此爲上根少生於前，待佛多言方爲信伏，如破先尼外道等。此上二種約破外道。若約破二乘，如《法華》等中，汝等所得涅槃，非眞滅度等，則爲破也，如破三歸一等，亦是準之。三隨執破，謂如龍樹聖大等所造《三論》，對彼外道及小乘等，隨其所執，以種種理例，徵破其計，務令執心無寄，順入眞空，則爲成益。何必要具三支，五分，比量道理。以根猶勝，易受人故，不假勢也。四標量破，謂如龍樹所造《方便心論》及《迴諍論》，世親所造《如實論》等，並各略標世間因明三支，五分，比量道理，校量破計，要顯正法，而亦不存此比量法。是故論中後自破之。此所爲根，稍劣於前，故用功多也。五定量破，謂如陳那

所造《因明》等論，清辯所造《般若燈論》及《掌珍論》等，並依其擇宗因喻等，定量道理，出他宗過，無違失者，方可得爲是眞能破　若於宗等不善出過，名似能破，不成破也　此所對根，最下劣故，執見深重，難受入故　廣以世間五明之中因明理例，校量是非，方始信伏　若至此位，猶不信伏，彼愚之甚不可言故，更不至第六門也

又　第二立義者　法本離言，機緣罕悟，聖悲巧引，務令被益，致使隨緣立義，勢變多端，大略而言，亦有其五　一應機立，如涅槃中，外道見佛金色身等而言，瞿曇雖是好人，枉理說空，而是斷見　佛則告言，我不言空，一切衆生有佛性故，有常樂我淨等，聞已入法，後悟道迹，而實文中佛性名第一義空，如是等　《楞伽》中，爲恐怖空者，說如來藏有三十二相等，文意亦同，具如經說　二斥破立，謂此龍樹於《三論》等中，隨破彼執盡滅之處，心無寄故，眞空便顯，則爲是立，謂無立立也　三隨時立，謂如聖天菩薩，於一時中，有外道論議，使立二蘊，以對擔人爲證義故，如人兩肩，有荷擔故，義已極成後於大衆之中，便立五蘊，其本外道則問，若爾，何故先立二耶　答，前爲對擔人，更無智者，今對智衆，方具足說，如是等　四翻邪立，謂如聖天菩薩，對八方外道，立三寶義，若有見屈，當斬首謝，衆敵雖攻，而義理無墮，遂令外道歸信入法　此等所立，未必有三支、五分、比量道理，但以勝鄣隨時顯說，令義堅固，使其信伏，亦言無所在故也　五定量立，謂要依彼世間因明，於宗因喻無過類，義理極成，名眞能立，若於宗等有過墮者，名似能立，不成立也，又如以八種比量道理，證大乘經眞是佛語等　是故當知如上所說立破等義，並悉方便，務令前機歸伏生信，未必得具佛法深旨　且如眞如無同法喻，故不得立者，豈可眞如爲非法也　是故要當離此立破之諍論等，方爲順實究竟義也

第三立破無礙者　以情執非理，當體即空，致使無破之破，破即無破，若執有破，還同所破，是故非破　今既非所破，是故以無破爲破，則能所俱絕，心無所寄，爲究竟破　取意思之，勿著於言　又以法既超情，何容得立，約情假立，立即無立　若能了此立即無立，無立之立，爲究竟立　若如言取立，則是情計，非所立故，則無立也　是故情中亦無立，以非是法故，情外亦無立，以無緣對故，但可會情入法，立即無立，無立即立　取意思之，其致可見，是謂立破紛然，未曾有說，伏機入法，何嘗對敵　又以遣情無不契理，故破無不立，立法無不銷情，故立無不破，是以破即立，故無破，破即無立，無立無破，不礙立破　是故立破，一而恒二，二而常一，有不礙空，空不礙有，是謂立破無礙大意也　第二定其所破者　有師說云，此三論宗，但破小乘及外道等，遍計所執實我實法，不破大乘依他起性，以是幻有，非過失故，若此亦破，則是斷滅惡取空攝，非正法故　有說三論一切皆破，設使大乘瑜伽等論所立依他，此中亦破，以諸緣生無不空故　若此不破，見不亡故，理非盡故

問，如此二說，有和會不　答，有師說不可和會，亦不須強會　以此則是大乘之中，諸部不同，致有違諍，如小乘中諸羅漢等，異部不通，菩薩異部，當知亦爾，故不可怪　良以佛法極甚深故，通其異諍，各有教理，義自極成，故不可會　今更重釋無不可會，以理自通故　何者，謂若不破依他幻有，令至不有，彼遍計執，不永盡故　以此幻有，是不有有故　若不受不有，即是所執　是故破執欲令蕩盡，必至幻有不有之際　要破幻有，令其永盡，方至所執不有之際，是故二說義不相違　又彼小乘是半字教，理義不盡，容有異諍大乘滿教，義理周備，豈亦同彼而有分部　又諸羅漢，不得諸法一味法界，法執相應，起見造論，故有相違　如入地菩薩，通達諸法中道實相，豈亦同彼執見相違　是故龍猛及無著等諸大論主，不相違者，是良證也

又　第三總申宗意者　通辨三論，總以二諦中道爲宗趣　今釋此義，略作三門，一示義理，二約成觀，三顯德用　初門內復作三義，一約依他起性，明二諦中道，二約餘二性，三通約三性　初義者，謂諸法起，無不從緣，從緣有故，必無自性，由無自性，所以從緣，緣有性無，更無二法，但約緣有萬差，名爲俗諦，約無性一味，名爲眞諦，是故於一緣起　二理不雜，名爲二諦緣起無二，雙離兩邊，名爲中道，總說如是　若更別釋，略作三門，一約開合，二約一異，三約有無　初中先開後合　開者，於一緣起，開爲二義　一緣起幻有義，二無性眞空義　初義中亦二義，一非有義，謂卑體全空，無所有故二非不有義，謂不待壞彼差別相故　《大品》云，諸法無所有　如是有，是故非有非不有，名爲幻有　二眞空中亦二義，一非空義，謂以空無空相故　二非不空義，謂餘一切相無不盡故，是故非空非不空，名爲眞空　《經》云，空不空不可得，名爲眞空　《中論》云，無性法亦無，一切法空故　合者，此有五重　一謂彼非有，則是非不有　以此無二，爲幻有故　是故《莊嚴論》云，無

體非無體，非無體即體，無體體無二，是故說是幻　此文意以無體爲幻體，故說無二也　由此無二，不墮一邊，故名中道，此是俗諦中道　二眞中非空，則是非不空　以此無二爲眞空，雙離二邊，名爲中道，此是眞諦中道　三幻中非有，則眞中非不空義　幻中非不有，則是眞中非空義　以並無二故，由此無二，與前無二復無二故，是故二諦俱融，不墮一邊，名爲中道　此是二諦中道　四幻中非有，與眞中非空，融無二故，名爲中道　此是非有非空之中道《論》云，非有非無，名爲中道　五幻中非不有，則是眞中非不空　此非非有非非無之中道，謂絕中之中也　是故二諦鎔融，妙絕中邊，是其意也

二約一異門者　有四句，一不異義者　以若不緣生，不無性故，謂緣有者，顯不自有，不自有者，則是無性，又無自性者，顯非自有，非自有者，則是緣有　是故《經》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論云，智障極盲闇，謂眞俗別執，此之謂也　亦不得以性空故，而不許緣生，以無緣生，空不立故　論云，有爲法空，以從緣生故　又此是眞空，非斷空故　若待滅緣生方爲空者，是則情中惡取空也　又亦不得許緣有故，違害眞空　以若不空，非是緣有，自若有者，非緣生故　又不異有之空，方爲眞空，不異空之有，方是幻有　是故此二不二，故無異也　《經》云，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　色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又《大品》云，非以空色，故名色空，但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又《大般若經》三百八十九云，善現，以因緣不異本性空，本性空不異因緣，因緣即本性空，本性空即因緣　又云，善現，以從緣所生諸法，不異本性空，本性空，不異從緣所生諸法，從緣所生諸法，即本性空，本性空，即從緣所生諸法　如是等文，明此不異門也

問，若爾，應壞二諦　以因果即空故，失幻有，壞俗諦　空即因果故，失眞空，壞眞諦　答，正由不異，二諦得存　若不爾者，則失二諦　何者，謂異空之因果，非幻法故，失於俗諦，異因果之空，非眞空故，失於眞諦，是故二諦得存　由於不異，不異則是中道平等，是則由中道而有二諦，則是中道二諦也

又　二不一門者　此緣起法，由性空故，令彼幻有亦不得有，是故一切唯是眞空　《經》云，諸法畢竟空，無有毫末相，空無有分別，同若如虛空　又《經》云，一切法空，如劫盡燒等　《大般若》云，色等空故，空中無色　如是等，依彼幻有非有之門，及依眞空非不空門，說彼眞空，永害幻有，是故遂令俗相永盡，而爲眞諦　又此緣起法，由幻有相故，令彼眞空，亦成不空，唯是緣起幻有差別　是故《楞伽》云，非遷滅復生，相續因緣起等　又《攝論》、《瑜伽》等中，明依他起法，永不是無等　如是並依眞空非空門，及依幻有非不有門，說彼緣有，永非是空，永非空故，方爲俗諦，如是二諦極相形奪，方成本性　如《瓔珞》云，世諦有故不空，眞諦空故不有　此等皆依非一門辨

問，若據前門，以眞空滅幻有，令不有者，此則斷滅俗諦，壞業果故，是惡取空　又此性空既由幻有，若令幻有亦不有者，幻有無故，依何得立彼性空宗，是則亦失自眞空義　又前非異門中明不壞幻有，此門復壞，豈不二說自相違耶　又若據後義，以有奪空，令空不空者，此則實有非是幻有，乖眞空故，是情執有　又此緣有，既由性空，若此亦無，緣有亦壞，則失緣有義　又前非異門中，明不損眞空，此門復壞，豈不相違

答，釋此諸難，明眞俗空有，與奪存壞，有二門四句　一唯眞空有四義：一由此空故，不壞緣有，以性若有者，非從緣有故；二由是空故，壞盡緣有，以空必害緣有故，有若不盡，非眞空故；三由空故，亦壞眞空，以此性空，既由緣有，緣有存故，則無眞空，無眞空者，由眞空也；四由空故，不壞眞空，以壞於緣有，盡彼空相，方是眞空故　二唯幻有，亦有四義：一由緣有，故不害性空，以從緣之有，必是性空，定無性故；二由緣有故，必乖性空，以緣有不無故；三由緣有故，則壞緣有，以從緣之有，必是性空，性空現故，必害緣有，害緣有者，由緣有也；四由緣有，故不壞緣有，以從緣之有，必害空盡，爲緣有也，非是無故，如是緣有性空，或相奪全盡，或相與全存，或自壞自存，無有障礙　是故，若就相與門，則不壞有之空，與彼不壞空之有，理不雜故，是非一門也；二若就相奪門，則此壞有之空，與盡空之有，全奪，故非一也；三若就各自存門，則不相是，故非一也；四若就各自壞門，則無一可一，故非一也　以存壞無礙，二理不雜，不墮邊故，不失中道，是謂二諦中道也

三者，此非一與前非異，復無有異　以緣起無二故，謂壞有之空，即是盡空之有　如是空有無障礙故，極相違反，還極相順　是故相奪相與，復無有二，緣起鎔融，義理無礙故也　由非一即非異故，即二諦爲中道，由非異即非一故，即中道爲二諦

四者，此非一與非異，亦非一　是故即非一之非異，與即非異之非一，義不雜故，而非一也　謂不異中之二，不異二之中，雖義融通，理不雜故　非中非二，具足中二，是謂中邊無障無礙，思之可見

第二約有無者，有二門　先約表，後約遮　前中二，初總，後別　總者，於一緣起融成四句，各不墮邊：謂不礙空之有，雖盡空單有，而不墮有邊；二不礙有之空，雖盡有唯空，而不墮空邊；三無異之空有，雖俱相違，而俱辨不墮於二邊；四極反之空有，雖無二雙泯，而俱非不墮於邊，是故四句歷然而不墮四邊　又亦可得依上義門，四句俱得說邊，是故或非中非邊，具足中邊，可知　二別者，或以幻有爲有，無性爲空，或無性爲有，以理實故　幻有爲空，以不實故，皆俱融雙泯，各不墮邊，是名有無中道　故《涅槃》云，亦有亦無，名爲中道　並準上思之

又　二約遮者，亦先總後別　總中，問，依他是有耶　答，不也，以無自性故　是空耶，不也，不壞緣相故　是亦有亦無耶，不也，無二法故，不相違故　是非有非無耶，不也，以有無既離，無所待故，不礙二義故　是故由前三句，離有離無，故不著邊　由第四句，離非有非無，亦不著中　如此不著中，不著邊，方爲無寄中道　二別者，先約幻有　問，幻有是有耶　答，不也，是幻有必不有故　是無耶，不也，以有既不有，無可無故　又不礙幻事，非斷滅故　是亦有亦無耶，不也，以二義形奪，俱不存故　非有非無耶，不也，以無有無，無所待故　具此二義，是幻有故，是故單就幻有，四句皆絕，亦無寄中道也　二約眞空者，問，眞空是空耶　答，不也，以是眞空，非斷空故　是有耶，不也，相無不盡故　是俱耶，不也，無二法故，不相違故　是俱非耶，不也，以絕待故，具實義故　是故眞空，亦絕四句，具顯中道故也

上來總約依他起性，明二諦中道竟　第二約餘二性者，先別，後總，別中先約遍計所執，此有二義　故《瑜伽》云，遍計所執，情有理無　此中約妄情謂有，如空華於病眼，是凡愚所取以爲俗，約理中實無，如空華於淨眼，是聖智所知爲眞，此無彼有，交徹無礙，融爲一性，故《百論》中，猶如一泰，於瓜爲小，於棗爲大，大小無礙，名爲一泰，當知此中有無亦爾　如是無二，名爲中道，故論云，無二有此無，是二名中道　論自釋云，無二者，無能取所取有也有此無者，有此能取無取無也　此有彼無，無二爲中道　此中有此無者，只是無彼有故也，此是情理相望說　若單就情，一切皆是情，謂虛妄，若唯約理，一切有無等，虛無所有，無所有亦無所有，一切皆絕，亦無中無邊

二約圓成實者　此有三重：一約言就詮，亦得爲俗，離言捨詮，非安立故，方乃爲眞，俱融無礙，以爲中道；二約絕諸相故，是空義，約眞德實故，是不空義，此空不空，無二爲中，如經中空不空如來藏等是也；三約此眞如，當體無礙，即無所有，爲空，即此眞體不可壞故，名不空，此空不空，不二爲中第二總辨者亦二重：一約迷眞起妄爲俗，會妄歸實爲眞，眞妄俱融，交徹無礙，以爲中道，是眞該妄末，妄徹眞源，眞俗混融，以爲中道也；二攝眞從妄，則俗有眞無，攝妄從眞，則俗無眞有，如是眞俗有無無礙，以爲中道，第三通約三性辨者，先開，後合　開者，所執有二義，謂情有理無，依他亦二義，謂幻有性空　圓成亦二義，謂體有相無，今者，以所執情有，依他幻有，圓成種無如是有無無二爲俗諦中道　所執理無，依他性空，圓成體有，如是有無無二，名眞諦中道　如是眞俗，合而恒離，離而恒合，離合無礙，是二諦中道此上二門，亦有一異遮表等　各有句數，並準初門應知

又　上來示義理竟　第三約成觀者，此眞空法平等二諦，三世諸佛之所同依，一切菩薩離此無路　是故若欲於眞大乘求出要者，於此深空，偏攻作意，觀察既久，遂能照理伏惑　今略明此眞空之觀，以作三門　一識病，此有二義，一竟，謂有修行，爲求名聞求利養等，巧僞不眞，爲令他知，及不護戒行，如是等類，不能得入此眞空觀；二細，謂緣有貪直趣理之心，不識自心執見過患，是故無心翻情入理，故亦不能入此觀也，是故行者欲入此觀，於上麁細之患，極須善識，求遠離之　二揀境者，亦二：一倒境，謂聞空，謂斷無，聞有，謂實有等，並如情所取，非是法境；二眞境，如上說空有俱融，無礙之法，難名目者是也，極須揀之，若不爾者，則入魔網故也　三定智者，亦二：一解，謂於前眞空，善分析揀擇，不與三種空亂意相應，又亦解知此解，與行不同，若不爾者，於此法上墮不生解，則謂此解便是行心，非正理故，不名解也；二行，謂以行心觀正理時，決定不如前之所解，以解不能至故，行心順法，亡情念故，謂於眞境，不作空解，不作有解，不作俱解，亦不作俱非解　於一念間，一切解心動念總絕，亦無不動之解，所解亦絕，此絕亦絕，境智俱融，於一念間　此謂情開理現，難可宣說，至者當知　龍樹說空，意在於此

第三顯德用者，《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又云，以一切法空故，得有三寶四諦等　《大品》云，若一切法不空，則無道無果　又云，若諸法如毫釐許有者，則諸佛不出世　如是等文，皆明以有眞空故，方有諸法也又由觀眞空，方成諸行，是故十度等行，皆由空成，菩提等果，皆由空立　是故從此眞空無住，建立諸法　又令諸法得相資相入，無障無礙等，並是此門

之大用也　第四會異說者，於中有二：先敘異說，後會無違。前中，此大乘內，於緣生法二宗盛諍。一執爲有，二說爲空。且執有者，說此緣生決定不空，以有因緣之所生故，猶如幻事，不可言無。若言空者，應非緣生，如兔角等。若爾，則便斷滅因果，破壞二諦，以若無心心法，何斷何證，何修何益。故《唯識論》云，若一切空，何有智者爲除幻敵，求石女兒以爲軍旅。如是等，設有處說緣生空者，應知此就遍計所執，說緣生法無二我故，密意言空，非謂彼法舉體全無。若此無者，則是斷無惡取空見，甚爲可畏。《經》云，寧起有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如芥子許。《中論》云，若復見於空，諸佛所不化。如是空見，既是深過，明知緣生必定不無。《攝論》、《瑜伽》、《深密經》等，決定說有，不可違故。二執空者，言此緣生法，決定是空，以從緣生，必無自性故，猶如幻事，不可言有。若言有者，則不從緣，不從緣故，則非緣起之法也。設有處說緣生法體是有者，應知但是隨俗假說，非謂彼體實是不空。以若有體，則不從緣，不從緣故，則無知斷證修，亦壞於二諦。《大品》云，若諸法不空，則無道無果。《中論》云，若一切不空，則無三寶四諦，成大邪見。《智論》云，觀一切法從因緣生，從因緣生，則無自性，無自性故，畢竟皆空。又若言此幻事不空者，今且問，如幻巾爲兔，此兔爲在巾內，爲在巾外，爲割是巾，爲離巾有。爲有皮毛，爲有骨肉，既並絕無，依何執有。當知此兔，不待滅而自亡。一本不生而虛現，是故要由性空，得有二諦。又汝以我宗爲空見者，此過屬汝。何者，若汝執有，則不藉緣，不藉緣故，則斷因果，豈非空見橫執有法，豈非有見。有無二見，雙負汝宗，何不生畏。又汝不了我所說空離有無見，執爲空見而生怖者，此是汝自空見，非關我宗。又汝橫怖自見而執情有，復成有見，俱失佛法。於顛倒情而恒流轉，雖染法衣，常在法外，是汝之失。又汝云，何有智者爲除幻敵等者，諸大乘經，何處不說諸法如化，菩薩修幻智，斷幻惑，成幻行，得幻果等。如是聖教，豈不違害，何不生怖。又汝意謂有斷證故，非如幻者，非如幻故，非從緣生，非緣生故，何有斷證，是故反是大邪見也。又汝無著菩薩，順《中論》內，尊承龍樹，稱阿闍黎，師其所說，釋彼餘論，況護法等而輒毀謗，入《楞伽》中，佛記龍樹，住初歡喜地，能破有無見，住生安樂國，既是破有無見，何曾是空。若言龍樹是空見者，深成誹謗。此既佛所讚歎，餘人毀謗，與佛違諍，非釋種矣。

第二會無違者　諸緣起法，未曾有體，未曾損壞，無體無壞，無二無礙，

爲緣起法。是故龍樹等，雖說盡有之空，而不待滅有，即不損有，即是不違有之空也。故龍樹說空，離有離無，爲眞空也。無著等，雖說盡空之有，而不損眞空。既不損空，即是不違空之有也，故亦離有無之幻有，何相違耶。當知二說，全體相與，際限無遺，雖各述一義，而舉體圓具，故無違也。如其不爾，恐墮空無，勵意立有，不達此有，是不異空之有故，是故不受彼空，反失自有，失自有者，良由取有。又若恐墮有所得故，猛勵立空，不達此空是不異有之空故，是故不受緣有，反失眞空，失眞空者，良由取空。是故舉體全空之有，無著等說，舉體全有之空，龍樹等說，非直二說互不相違，亦乃二義相由全攝，故無二也。

問，若爾，何故清辯護法，後代論師，互相破耶。答，此乃相成，非是相破。何者，爲末代有情，根器漸鈍，聞說幻有，謂爲定有，故清辯等破有令盡，至畢竟空，方乃得彼緣起幻有。若不至此畢竟性空，則不成彼緣起幻有是故爲成有，故破於有也。又彼聞說緣生性空，謂爲斷無，故護法等破空存有，幻有存故，方乃得彼不異有之空。以若不全體至此幻有，則不是彼眞性之空。是故爲成空故，破於空也。若無如此，後代論師，以二理交徹，全體相奪，無由得顯緣起甚深。是故相破，反是相成。由緣起法，幻有眞空有二義故，一極相順，謂冥合一相，舉體全攝；二極相違，謂各互相害，全奪永盡。若不相奪永盡，無以舉體全收。是故極違即極順也。龍樹無著，就極順門，故無相破。清辯護法，據極違門，故須相破。違順無礙故，方是緣起。是故前後不相違也，餘義準上思之，諸諍無不和會耳。

又　第九釋論題目者　然此三論，得名不同，或就所顯爲名，如《中觀論》，以中道是所顯故；或約所遣，及所託爲目，如此論，以十二門法爲所遣託故；或約數爲名，如《百論》，以論有百偈故。此中十二者，有人解云，此是隨語中大數也，如一日十二時，一年十二月，又表十二人十二緣等。此恐不然。今釋十二有三義：一約所遣，謂所執萬端，別破難盡，故今總攝，十二統收，無別表也；二約所託，謂津悟多方，數窮八萬，要略所仗，十二爲號，如下文云，當以十二門入於空義，此是入眞空之勝方便也；三合此二義，謂非遣執無以入空，遣即託也，非入空無以遣執，託即遣也。門者，亦有三義：一是收攝義，謂此十二，以一統收諸餘所遣無量諸法，故以爲門，如章門等；二是開示義，謂於此十二，開示顯現眞空理故，以此爲門，如開方便門，示眞

貪相等，三是通大義，謂令依此海喻，通大彼真空故　此中十二門，體數釋也，亦有本作觀十二門　觀者鑒照義，且鑒照有二：一照俗，謂觀照此十二類法；二觀眞，謂即於此十二法上，破相開示，照達眞空，令心無寄，故云觀也　此中據後義說　觀則是智，十二門是境　境智合目，如此境智，是所詮義　論者，是能詮教　謂以理窮教，使諸相永盡，故云論也　又以巧辯微賢，令執心無寄，亦云論也

又　觀因緣門者，當別目　謂親辨法體爲因，疏而助發爲緣，推求無性爲觀，開悟眞空曰門　十二之初，故云第一　觀因緣門第一六字，古本連在論題之下，故於此處釋之　龍樹菩薩造者，梵語名作那伽阿順那　那伽，此云龍　阿順那者，羅什翻爲樹，慈恩三藏翻爲猛，並非敵對正翻　所以知者，近問大原三藏云，西國俗盡說，前代有猛壯之人，名阿順那，翻爲猛者，但指彼人，非正譯其名，又西國有一色樹，亦名阿順那，此菩薩在樹下生，因名阿順那　是故翻爲樹者，亦指彼樹，非正翻名　阿順那雖俱無正翻，就義指事，樹得人失以於樹下而生，龍宮悟道，故云龍樹　菩薩者，若具應云菩提薩埵　諸論通釋，總有三義：一菩提，此云覺，則所求也　薩埵，此云生，則所度也，此二俱是所緣境，則從境爲名，如白骨觀等；二菩提同前，是所求境，薩埵，是能求行者，則能所合目，境智爲名；三薩埵，此云勇猛，謂於大菩提，勇猛求故，以菩下略提，薩下略埵，故云菩薩也，造者，是製作也

又　此法玄軌妙則，無不甚深，故名爲法，則法含攝蘊積，包容諸勝德故，名之爲藏　大功德，是福勝，利根，是智深　者，是人　謂具勝福深智之者，方堪爲器　顯法深也

又　何故此中先利後義者，謂表菩薩大士，宜以接物爲先故也　又釋，初是饒益有情，後是成就佛法，依《瑜伽》等論　然諸菩薩從初發心，常修如此二種正行，亦是二利行也

又　末世者，時劣也　此有二義：一從佛滅後，總名末世；二謂正法五百年已後，總名末世　衆生薄福等者，人劣也　謂六大五蘊積成衆生，故云衆生　薄福，翻上大功德　鈍根顯智劣，翻上利根也　尋經不達者，謂雖尋文，而不達其義　聞說有無，皆隨言定解，故是迷謬失也

又　菩薩光揚開闡無上大法，令久住世，報佛恩故，是《瑜伽論》、《菩薩造論》六意之中，爲令失沒種種義門，重開顯故，此之謂也

又　大有七義：一對小超遮故；二能令大處故；三大人所乘故，亦是曾運大，四利用廣大故；五多所乘故，亦是現運大；六廣大甚深故，謂廣盡其邊，則是無邊之邊，量智此也，深窮其底，則是無底之底，理智境也；七攝功德大，故佛經自說，又如《集論》　乘有七義，《起信論》中三義，皆有運轉義　是乘以無分別智爲性等，廣如別說

又　大分者，是大都之言耳　謂諸法萬差，大都總相，無非是空故　不礙諸法，未嘗不空，故說眞空，名爲深義

又　六度以爲行本　無障礙者，此有三義：一約境，謂眞空不礙萬行，萬行不礙眞空，故云無礙，亦乃即眞空爲萬行，萬行未曾不空，即萬行爲眞空，眞空未嘗不行，故云無礙也；二約智，謂照空之智，則具萬行，萬行即智，無有障礙，故云若通達，通達則是智也；三約俱融，謂智有二義，一從緣虛故，虛無不盡，智同境也　二虛盡唯空，未嘗失照，境即智也　以即空之妙智，還照即智之眞空　是故終日照而無照，終日境而無境，無境無智，而境智宛然，故名通達，亦云無障礙也

又　觀因緣門第一　【略】釋顯內外緣果，此中先辨外事　有五事，各有因緣及所生法，並可知　後顯內報　謂十二因緣，依小乘宗，皆前支爲因，生後支故，具有因緣及所生法，亦可知

又　破顯無性中二　先總顯，謂內外法既各如是，攬緣而成，豈非即是無自性耶　若有自體，豈更緣故　《涅槃經》云，譬如青黃合成綠色，當知是二，本無綠性　若本有者，何須合成　二若法自性無下，別顯無性　【略】就釋初中，謂自性若有，則不因他，以因他故，自性無也　二若謂下，釋他性無中有三　初他成別體，故非因　二若謂下，因同果體，故非他　三又蒲下，因復無性，失自他

觀因果門第九　初釋名者有二義：一借因生果，破果從餘處自然而來；二復觀因緣中亦無果，無果故無因，是故因果俱破　約初義，從能破爲名，約後義，從所破爲名　二來意者，前來雖復廣顯，從緣因果無性，而狂惑之徒，復謂自然而有，爲破此執，故有此門來　三品所明者，此明果法，內外俱空，因等皆爾，以成空觀　【略】二釋下半頌，破餘處自然來等，謂有計微塵世性時，方自在天等所造　今破若爾，則不從緣生緣，亦無和合功力，是故不從外來　二若果衆緣中無下，總結性空　三類遣，並可知

又　觀三時門第十一　釋破三時因果　文則爲三　薩婆多說因先果後　又如來藏中先有果法體，後時待緣扶起，亦是果先因後　又如共有因及成實宗，潤生煩惱與果俱時，亦是因果同時　又如成唯識等，本識中種，前滅即生，後應死，烏能鳴等，比量可知　又先有種子因，後方生現行果，亦是先後　又如種子望種子等，是先後　又義理望，是同時，如俱有義等　今細剋三時，並俱不成，縱欲安立，終竟無路　是故因果等法，畢竟是空　文並可見

又　外意以論主因果三時不成生，例論主破可破，三時不成破　謂若汝三時得相破，我因果三時，還得相生　若汝破可破，三時不成，破復亦不得　破我義，我義還則立　外意如此，二答中有三，先反示過，汝今此難亦負此責，故云汝亦有是過　二助成宗，謂汝若以三時責我能破令無破，我今受汝責，不執有能破，我能破若壞，汝生義寧存　是故無三時生，無三時破，明知是空　是空故，助成我宗，何得成難　又汝若以三時破我破，汝已受三時不得生竟，已成我義訖，我更無所說　又《百論》云，破如所破等，又《涅槃》云，以我不平破汝不平，若平則是我平，皆同此例，故云若諸法空等也　三揀非例，謂若我如汝，定執三時生，可得如我責破汝　我今但爲汝妄執，是故破汝　於我實無破，是故不例，汝不應難，故云若我說等也

三外人舉現因事難　謂前據言說不立，今以眼見爲眞　於中二，先證有三因，後結非論主　前中三，初中外意以先有陶師爲因，後作缾爲果　二中，以師爲果，弟子爲因，因作弟子得師名，則持此證有果先因後　三中，如燈明雖一時起，然要因燈有明，是知同時而具有因果　二結非論主可知，四論主徵現無因答　於中釋破前三，文則爲三　初中先牒計總非，二釋非正破，三如陶師下例破餘法　二中標釋結可知，三中同疑因者，既燈明一時有，則必知爲因燈有明，爲因明有燈　由此不定，故曰同疑因　又云燈明一時有，仍以燈爲明因，不得明爲燈因，反責燈明一時有，明既不能作燈因，燈亦不能作明因，彼竟不能決，故曰同疑因　又品初已破因果一時不立，汝已疑不成，今處引燈明一時爲證，還同前疑，故云也　言燈明等者，決俱非因也，三類遣可知

觀生門第十二　彼外人救前無窮過故，言我雖生已生，然所用生生，是不生而生，非是已生之故，故但一生，無無窮失　二正破中，初破，次例，後結　初中，初生不生而生者，此是所用生性，是未生生也　以有二生故，前言但有已生生者，是則不定　若救可還墮前失，故云作已不作等　二釋破不生亦不生中二，先正破，後破救　初中四，初就奪失相破，謂若與生法合，不名不生，若不與生法合，則是無生法，云何名生，故云也　二約縱依無爲破，謂若不生法有生者，涅槃是無生法，亦應作生　虛空等亦爾　三壞有爲破，亦是乖位失法破，可知　四無因生法破，不壞法阿羅漢，是不動種性，揀去退相羅漢等　以彼宗許退，起煩惱非此因故　又凡夫菩提，是應生不生，作應生責，羅漢煩惱，是不應生而生，作應生責也　二破救中，先外救，救意前論主作不應生而生難，外人不受，故云非一切不生而生　有因緣和合，本無今有名生，何得言一向無　我宗中無有二種，一是可有無，二是畢竟無　此二中我說可有無，何得將畢竟無爲難　如上凡夫菩提未生而生，謂有因緣，遇善友等，則生也　二正破，破中三，先牒救，二徵責，三結非　就責中，若言不同畢竟無，而是可有無者，此等緣中爲有故生，爲無故生，俱及非等，皆不成生，如前諸門說　三破生時生中四，一離已未破，標釋可知，二離法無時破，謂若離生有時，可有生法之能　離生既無時，何有生時生　三時法二生破，謂既有生時，復有生法，是則有二生　前句以時無，法亦無，此句以法有，時亦有　四生無行處破，謂彼生行處是名生時，既未有時，生無生也　三如是下，總結四類遣中五，一類生遣作滅，二遣有爲，三遣無爲，四遣衆生，五總結一切都空

又　第七造論時代者　有說龍樹，佛滅度後八百年出　依《摩訶摩耶經》，佛滅後七百年出　近問三藏云，西國有傳龍樹，從佛滅後，三百年出南天竺，共一國王，以藥自持，擬待彌勒　至八百年，彼王諸子，並皆老死，無嗣位者　後一太子恨無得位，母氏教云，汝父不死，是龍樹所持　汝乞彼首，父則隨喪　子便依言往乞，菩薩剔頸與之，於是而卒　既五百年在世，是故諸說皆會　然其所造雖復廣多，唯於此論，自造本頌，還自造釋　既不雜餘言，亦將爲甚妙也

第八傳譯緣起者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此云童壽，齎梵本至此　以大秦弘始年，於逍遙園中，與生、肇、融、叡等諸德，共譯茲論　叡公筆受，與《中》、《百》及《智論》等同譯　故肇公披閱四論，若日月之入懷　彼評云，《百論》廣破外道，《門論》廣破小乘，《中論》具破內外，《智論》解釋大乘　文勢如此也

是故一論玄旨，派流於九壞　龍樹宗傳，唐牛公之方也　雖復澤在湖河，然盛傳於江表，則興皇創之功也

宗密《註華嚴法界觀門》

修正觀，唐智遠語　大方廣佛《華嚴》，略依經也。大方廣是所證法，佛《華嚴》是能證人　大者體也　諸佛衆生之心體方廣，即體之相用　佛者，果也，華嚴，因也　華嚴萬行嚴飾大智，大智爲主運於萬行，嚴大方廣成佛果也　略無經字意不在文　法界，清涼新經疏云，統唯一眞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然心融萬有，便成四種法界：一事法界，界是分義，一一差別有分齊故；二理法界，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三理事無閡法界，具性分義，性分無閡故；四事事無閡法界，一切分齊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　觀情盡見除，冥於三法界也　門此八九紙文約此成觀故　略有三重　除事法界也，事下獨立，故法界宗中無　孤單法故，若獨觀之，即是情計之境，非觀智之境，故若分析義門，即有其四　今以對能觀之智故，唯三重，此三但是一道，竪窮展轉幻妙，非初法界外別有第二第三　竪不傍橫，故云三重，不云三段　京終南山釋杜順集

姓杜名法順，唐初時行化，神異極多傳中有證驗，知是文殊菩薩應現身也，是《華嚴》新舊二疏初之祖師，儼尊者爲三祖，賢首國師爲三祖　此是創製，理應云作今云集者，以祖師約自智見《華嚴》中一切諸佛一切衆生，若身心，若國土，一是此法界體用，如是義境，無量無邊，遂於此無量境界，集其義類，束爲三重，直書於紙，生人觀智，不同製述文字，故但云集　此即集義，非集文也

眞空第一，理法界也　順其實體，但是本心，今以揀非虛妄念慮，故云眞揀，非形閡空也　理事無閡第二，即此名之法界　周偏含容第三　事事無閡法界，至明，故云空也

第一眞空觀法，於中略開四句十門　一會色歸空觀，二明空即色觀，三空色無閡觀，四泯絕無寄觀　就初句中爲四　前三揀情，後一顯理　前三中，揀斷空文中結釋云，是眞非斷故　二揀實色，文中結釋云，無體之空非青黃故，言實色者，約妄情計爲確然實有自體，故不以形顯二色，分假實也　約情計於形顯，似爲實故　然此文中以離色例形色也　三雙揀，文中直云，會色歸空，空中必無色故　據義則門門皆揀情計斷空實色，據文則初二門影略互彰　第三方雙揀也　《寶性論》亦揀空，亂意菩薩計三種空，恐頃觀智，不必相會　相會亦不全同也

一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標也　何以故，徵也，次下釋也，是後結也　餘皆倣此

色不即斷空故，不是空也　釋上句也　斷空者，虛豁斷滅，非眞實心，無知，無明，不能現於萬法　此有二種，謂離色明空及斷滅空　離色空者，空在色外，如牆處不空，牆外是空　斷滅空者，滅色明空，如滅井除土，出空，要須滅色　今揀異此，故云不是斷空也　故《中論》云，先有而後無，是則爲斷滅，然外道小乘皆有斷滅，外道斷滅歸於太虛，二

華斷滅同空量空　流轉論　今大悲菩薩有此，故滅身以歸無，今約菩薩自智，是新譯論師　又今所爲性相，智爲雖虛　楞伽云，若心體滅，不異外道斷滅論　以色等本是眞如，心與生滅和合，名阿梨耶識等，而爲能變，變起根身器界，即是此中隨明色等諸法　故今雖之，都無其體，歸於眞心之空，不合歸於斷滅之空　以本非斷空之所變故　所言歸者，下有其文　良由即是眞空，故非斷空也　結成所釋　是故，言由是空，眞也　故不是空斷也　也　結所標也

二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何以故，以青黃之相，非是眞空之理，故云不即空　釋上句也，以開經說色空，不知色性空便執色相以爲眞空，故須揀也　此揀凡夫及初心菩薩，不揀小乘　小乘不計色爲即空故　然青黃無體，莫不皆空，空無也　故云即空　即也，釋下句　然前云，色即體是眞空，此云青黃無體，莫不皆空者，雖云青黃兼長短等必依質閡有青黃等，故空有三義　以破於色一無邊際義，謂空，若有邊則有色法在空界外　空既無有際畔，則古盡十方邊量，無有其外，更於何處而有色等法邪　二無壞義，謂惑者云，空雖無外，何妨色等只在空界之中，故以無壞義破之　謂若有物入於空中，則隨此物大小分量穿破於空以容其物如礪入地中，釘雖之類入於木中，皆隨礪等大小分量穿於地等　若地等不破，則不容礪等　而入救曰，如水不可穿破而容物入水中，何妨虛空亦爾　破曰，水雖不破，然物入時，隨物大小分量排之以容其物，以水性至柔，不妨流動修轉，故虛空豈同此水被排之動轉邪　三無雜義，謂惑者又云，空體無壞，不妨萬物皆在空中　以空是虛通無閡故，能含容故　破曰，若物在空中，空又不壞，不轉，其物與空應相混雜，如一團堅密之物，方停一尺，此方尺分量之空既不壞不轉，亦在本方，一尺分量之處，則與此方尺之物豈非雜邪　若言不雜，則須一去一存　若言俱存，又不雜者，則一尺之分各占五寸之地，如此轉不相應也　若言俱存，俱偏，一尺之分理亦不然何者以空與色，有二相違，不應全體同偏，當處何者二違，一空是無物，色是有物　二空是虛通，色是質閡　不可方尺分中言全是無物，復言全是有物　又不可言全是虛通，復言全是質閡　豈有此理邪　故上云青黃之相非是眞空之理，此云青黃莫不皆空也，是知虛空既無邊無壞無雜，則空中必定無有色，故云即空也　良以青黃無體之空，非即青黃，故云不即空也　舉其無體之空，結非色相，明空非有，豈得色邪

三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何以故　以空中無色故，不即空，會色無體故，是即空　釋也　良由會色歸空，空中必無色，決定是斷也　《般若心經》云，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十二處，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諦等　《佛頂》云，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是故由色空，無也　故色非空眞也　也　上皆當門　上三門以法揀情訖總結二門

四色即是空　何以故　凡是色法，必不異眞空，以諸色法必無性故　從緣有故，依他無性，即圓成故　是故色即是空。既非滅色存空，不即不離故，即眞空，空非色相，無偏計矣。依他緣起無性，無性眞理即是圓成　古人云：色去不留空，空非有邊住　如色空既爾，一切法亦然　思之　色是法相之首，五蘊之初，故諸經凡欲說空義，皆約色說　如《大般若》列八十餘科名數，皆將色例也　舉要而示，則六道衆生及十方諸佛菩薩二乘人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也　此宗染淨無二相故，應云受想行識不即是斷空等，其青黃等文，即云領納等相，非是眞空之理等，乃至諸佛，即云神通光明等相，非是眞空之理等，即不可以身相見如來也

第二明空即色觀者，於中亦有四門　揀情、顯解、標徵、釋結　一一如前四門，但文勢相翻，以成後文　空色無閡，泯絕無寄，當《般若心經》色即是空等文也　唯第三門非敵對相翻義，亦不異，一一反上以成中道，更無別義也

一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斷空不即是色，故云非色　釋上句也　眞空必不異色，故云空即色　釋下句也　要由眞空即色　結下句也　故令斷空不即色也結上句也

二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　何以故，以空理非青黃，故云不即色　釋上句　然不異青黃，故言空即色　釋下句　要由不異青黃，故不即青黃　結釋故云即色不即色也結標

三空不即色，以空即色故。何以故，空是所依，非能依，故不即色　釋上句也　對上空中無色，無色方是色之所依，故如鏡中之明，無影也　必與能依作所依故，即是色也　釋下句也無色故能與色，爲依如鏡中之明無影像故，方能與影像作所依也，故不即是影。此不敵對，反上文者，以空中無色，有理有文，色中無空，文理俱絕，故但約能所依持而揀也　有理者，摩尼珠中必無黑等色也　有文者，如上所引經云，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等也　理絕者，珠所現色，色處必有明珠也　文絕者，諸聖教中，悉不見有色中無空之文也　良由是所依故，不即色是所依，故即是色　結釋　是故由不即色故，即色也。以義結標　上三門亦以法揀情訖

四空即是色，何以故　凡是眞空，必不異色　以是法無我理，即眞空體也，謂二空所顯之眞如也　非斷滅故。眞如不守自性也　上皆釋意　是故空即是色，結也　如空色既爾，一切法皆然。思之。眞空既不異色，亦不異一切法也　如前所例

第三空色無閡觀　雖有空色二字，本意唯歸於空，以色是虛名虛相，無纖毫之體故修此觀者，意在此，故文中舉色爲首，云空現舉空爲首，不言色現，還云空不隱也　是故但名眞空觀，不言眞空妄色觀　謂色舉體不異空，全是盡色之空故，則色盡而空現　空舉體不異色，全是盡空之色故，則空即色，而空不隱也　色空之大各有二句，皆先標無閡，所以下出無閡之相　謂若色是實色，即閡於空，空是斷空，即閡於色　今既色是幻色故，不閡空，空是眞空故，不礙色也　《有本》云：色不盡而空現，亦通，然不如無　是故菩薩看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爲一味法　思之可見

第四泯絕無寄觀　文二，初釋此觀，後總辨四句　初中二，初正明泯絕，後徵釋所以初中文云，不可等者，既本文自釋，今不註，亦得　然文勢展轉不同，今亦略別配釋於文下　謂此所觀眞空，不可言即色　空若即色者，聖應同凡見妄色，凡應同聖，見眞空　又應無二諦　不即色，若不即色者，見色外空，無由成於聖智　又應凡聖永別，聖不從凡得　故上二句拂前第二觀也　亦不可言即空　色若即空者，凡迷見色，應同聖智見空，又亦失於二諦　不即空，若不即空者，凡夫見色應不迷　又凡夫所見色，長隔眞空，應永不成聖　上二句拂前，初觀也　一切法皆不可，拂上結例　上云色空既爾，一切法亦然，是也　不可亦不可　見彼等皆不可，亦同分別　此語亦不受受即是念　迥絕無寄，般若現前，非言所及，言語道斷　非解所到，心行處滅故，不可智知故是謂行境，有二境，一是行之境，今心與境冥，冥心遺智，方詣茲境　明唯行能到，非解境故　二者如是冥合，即是眞行，行即是境，行分齊故　何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第二徵而釋也　眞空理性本自如，然但以迷之動念執相故，須推破揀情顯理　今情忘智泯，但是本眞，何存新生之解數也　若有解數，即爲動念，動念生心，故失正念　正念者，無念而知　若總無知，何名正念　又於前四句中，初二句八門皆揀情，各前三門　顯解，各後一門　第三句一門解終趣行，第四句一門正成行體。已上正分解行也。此下反顯相須如目足更資也。又初句會色歸空，無增益謗，二明空即色，無損滅謗　三空色無礙，不是雙非，無戲論謗　四泯絕無寄，不是亦空亦色，無相違謗。四謗既無，百非斯絕已　當八部般若無相大乘之極致也　況後二觀展轉深玄。又初句當色即是空，次句當空即是色　第三當色不異空，空不異色　第四即當不生不滅，乃至無智亦無得也。又下觀文相，似當初句空觀，觀眞諦，次句假觀，觀俗諦，三四二句中道觀，觀第一義諦　三即雙照明中，四即雙遮明中。細詳觀文，所宗即不然也　以雖有空色等言，但爲成於眞空觀也，名題昭然　若此即空假眞俗三觀，三諦已備，次理事無礙，復是何觀　故知不然，次下及顯行解相資云　若不洞明前解，無以躡成此行，由前成此。若不解此行法絕於前解，無以成其正解，絕解爲眞解也，由此成前　若守解不捨，無以入茲正行，捨解成行　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絕

又　理事無閡，而觀　觀能觀　第一　（雖是能觀，是喻者，不成真觀，無色無慮，派經無寄，方爲真如之理，未顯眞如妙用　故唯是真空觀耳，未爲理事無閡　今諸事與理，炳然雙融，故得此觀名也　文三，謂一標，二釋，三結歸　但理事對對理在上者，是依本故　鎔　鎔鑄也，謂初銷義　融融相也　謂相成義，以理融事，事與理而融相也　圓初，圓滿融，故名圓也　存九十　亡七六　順五六　順三理　通有十門，標也，具此等十，方名理事無閡　觀之於心，即名能觀　觀事當前，觀理當真　今觀無礙，成中道第一義觀，自然悲智相導，成無住行已，當大乘同教之極致　故下第三觀是別教一乘，超異諸教　三釋所據說　次下別釋十門，有五對，一相奪，二相成，三相害，四相即，五相非　初對中四，一正釋，二歎深，三喻指，四問答　初中文二

一理偏於事門，謂能偏之理，性無分限　性空眞理，一相無相故　所遍之事，分位差別　染淨心境，有爲緣起，起滅時分，此彼相貌，不可具陳　一一事中，理皆全偏　不全即是可分　非是分偏，經云，法性遍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　二句即全遍，末句與不可分句　何以故，彼眞理不可分故　釋全偏所以也　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眞理，無不圓足

二事偏於理門，謂能偏之事，是有分限，所偏之理，要無分限　此有分之事於無分之理全同，非分同　以全同名偏　何以故，以事無體，還如理故　非如虛偏　是故一塵不壞而遍法界也，如一塵一切法亦然，思之　上正釋，門竟　此下結以歎深　此全偏門，超情離見　舉數無邊等，何有法之當情，即不可以識識也　理事全塵中，何見眼而可觀，見不可以智見生　有本云，難見似明，容有可見之分，與不及離字　非世喻能況　經云，二異有無，一切法不能壞此爲譬喻　此因結歎，便擬後喻，亦不得以世俗情所見矣　世人爲見全一大海在一波中邪　上釋結歎竟　此下喻指文三，一喻大小無閡，二喻一異無閡，三喻諸法各各全偏　此但以海波指理事之位，以分義相，非全喻法　如全一大海在一波中，而海非小　海無二故，俱鹹濕故　如一小波匝於大海，皆同海故　而波非大　不壞相故　此喻上理事相偏竟　同時全偏於諸波，而海非異，俱時各匝於大海，而波非一　非，異者，下自問答明示　又大海全偏一波時，不妨舉體全偏諸波　一波全匝大海時，諸波亦各全匝，互不相閡　思之　思之者，將此合於理事也　但以大海字爲眞理字，以波字爲事字，讀之即見義分齊也，故文不合之　上釋第三喻指竟　此下第四問答，細釋也　有兩重問答，一對喻中初兩節所喻爲問答，二對後一節所喻爲問答　初云，問理既全偏一塵，何故非小以偏難小　既不同塵而小，何得說爲全體偏一塵　以小難偏，上皆約理　望事難也　一塵全匝於理性，何故非大　以偏難大　若不同理而廣大，何得全偏於理性　以大難偏，上皆約事望理，難也　既成矛盾，不遍也，排也　古人雙責一事，各歎其勝　歎第二云矛利不入，歎矛盾云能穿十重之盾　智者請云，我實汝矛，還刺汝盾，大與不入，皆無難矣　義極相違　問以大小，望後一異，答以一異兼於大小　答曰，理事相望，各非一異，故全收而不壞本位　先理望事，有其四句　初句即明偏義，非小之相　一眞理與事非異故，因也　眞理全體在一事中　宗也　全偏下非小　二眞理與事非一故，眞理體性相無邊際　上定義宗，下正答難　三以非一即非異故，因也　無邊理性全在一塵　宗也　四以非異即非一故，一塵理性無有分限　宗因例上，以非一非異爲因，答理全偏塵而非小之宗矣　次事望理，亦有四句，一事法與理，非異故，一塵全匝於理性，二事法與理非一故，不壞於一塵，亦上定宗，下正答也　三以非一即非異故，一小塵匝於無邊眞性，四以非異即非一故，一塵匝無邊理，而塵不大　思之　宗因例上也　以非一非異爲因，答塵全匝理而不大之宗矣　初問答竟　二對後一節所喻爲問答云　問無邊理性全遍一塵時，外諸事處爲有理性，爲無理性　上開兩開，下牒之而難　若塵外有理，則非全體偏一塵　若塵外無理，則非全體偏一切事，義甚相違　舉以理性字爲大海字，以事字爲波字，讀之爲問意導　答以一理性融故，標下約理四句　多事無閡故，標下約事四句，此皆因也　故得全在於一，而全在外，無障無閡　宗也　各有四句：先就理四句，一以理性合體在一切事中時，前問外諸事處理性有無，今答云，有也　不礙全體在一塵處，前問有則非全，今答云全遍理則多事非異，故理性全體偏多塵，亦爾　塵非異故　不妨還偏於一塵　且約名字而言，如一文對十子，一全爲其父也　是故在外即在內，二全體在一塵中時，不閡全體在餘事處，前問有無，今答有也　父子反上　是故在內即在外，三以無二之性，各全在一切中故，是故亦在內，亦在外；理與內外，非異故，同時能偏於內外　四以無二之性，非一切故，是故非內非外　理性雖能偏內外，理性而非是內外　前三句明與一切法非異，此之一句明與一切法非一，良爲非一非異故，內外無閡；前難外事有理，則不全偏於一塵　若全偏一塵，則不全偏於外事　今以非一非異，故內外皆全而無閡也　次就事四句，即前總標多事無閡故也　此就事者，前問所無，海波喻有，今影出之　若問者應云，一塵全偏理時，餘一切事亦全偏否　若偏則有重重之失，若不遍則多事不如理也　一一塵全匝於理時，不閡一切事，法亦全匝，是故在內即在外，一偏不礙多偏也　謂一塵與理非異，故云二一切法各匝理性時，不閡一塵，亦全匝　是故在外即在內，多偏不礙一偏也　父子反上　三以

諸法同時各別故，是故全內，亦全外，無有障閡　諸法同時編也，謂全入與理非異故，內外同時無理性　四以諸事法各不壞故，彼此相望，非內非外　一多之相歷然不壞，即性非一多，故是事非內外也　思之　問前理望事，以理在一為內，在多為外，今此以何為內外　答，亦以一多為內外，但前先舉理，此先舉事，故分二門爾，故但一重門也　以多皆即理，故全偏非有多理，今事各偏故　第四句云，非內外也

三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真理而得成立　上宗，下因　以諸緣起，此有二因　皆無自性故，二也　由無性理事方成故，二也　真如隨緣故　《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大品》云，若諸法不空，即無道無果　如波要因於水能成立故　依如來藏得有諸法，當知亦爾，思之　《勝鬘》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死，依如來藏故，有涅槃　《楞伽》亦說如來藏是染受報　《起信論》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等　《問明品》云，法性本無生，亦現而有生等

四事能顯理門，如影像表鏡明，識智表本性　《起信》云，因無明能知名義，為說真覺等　謂由事攬理故，則事虛而理實，以事虛故，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猶如波相虛，全水體露現　當知此中道理亦爾　思之　《須彌偈》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如是解法性，即見盧舍那

五以理奪事門，由能奪理顯，故此奪也　謂事既攬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真理平等顯現　上宗下因　以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故，如水奪波，波無不盡，此即水存以攝波令盡　《出現品》云，說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本無有異，如化人化心，化成正覺也

六事能隱理門，由第三成事故，即隱理也　謂真理隨緣，成諸事法　然此事法既違，亦令仰　於理，遂令事顯理不顯也，如水成波，動顯靜隱　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　故令衆生現時，法身不現也　《問明品》云，本曾有法，得入於法性

七真理即事門，謂凡是真理必非事外上宗下因　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理虛無體故　若是假有出於事外，即不即事　今以是法為無我理，離事何有理邪　是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為真理，如水即波，無動而非濕故　即水是波，思之

八事法即理門，謂緣起事法，必無自性，無自性故，舉體即真故　說衆生即如，不待滅也，淨名云，一切衆生皆如也　又云，一切衆生即寂滅相，不復更滅　如波動相，舉體即水，無異相也　前門法身流轉，名曰衆生，此門衆生寂滅，即是法身　法身衆生，義一名異

凡真理非事門，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真妄異故，真非虛故，即依非能依故，後門義遮　反此二義，但又小異爾　如即波之水，非波以動，濕異故

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遮六真妄虛實，今但有一對　能依非所依故　是故舉體全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非水以動，義非濕故　已六於解常，七十於諦常，此下結勸也，先結束義云

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真空四義，一襲二同他，第三門也　二涉他存己，五也　三自他俱存，六也　四自他俱泯，七也　妙有四義，一隱他存己，六也　二顯他自盡，四也　三即十也　四即八也　一二是總，故不配之　上結束，下別敘十門云　約理望事則有成，三也　有壞，五也　有即，七也　有離，九也　事望於理有顯，四也　有隱，六也　有一，八也　有異，十也　逆五六九十　順三四七八　自在，即成即壞等　無障無閡，成不閡壞等　同時頓起，非前後也　又事無體而緣起可者，成壞等不可者隱顯等　理性本有可言，隱顯等不可言　成壞等不會，初二者是總相故，餘之八門依此成也　又相偏門無別異相，非如隱顯等殊，故此下勸修云　深思　令觀明現，是謂理事圓融無閡觀

又　周遍含容觀第三　事事無閡也　文三，一標，二釋，三結勸

事如理融，二事皆如理，故融通也　謂若唯約事，即彼此相閡，若唯約理，即無可相閡，亦無可偏容　今以事如理融，故有十門無閡　偏周偏　攝含容　無閡　理含萬德，無可同等，略如虛空之義，謂普偏含容，交參彼此，涉入　自在，同時互為能主　略辨十門　為法表體用之本，二是周偏，三是含容，此三備足，四釋一也，五釋二也，六七皆收四五也　八九攝攝六七，十收八九也

一理如事門，由此真理，全為事故，如事顯現如事差別大小，多變易，乃至無量無盡也　有本標云，理如事現，事如理遍，下觀釋中多偏現義　細尋成局闕餘義相故　謂事法既虛，相無不盡，不住況之　理性真實，體無不現　真理即與一切千差萬別之事俱時歷然顯現　如耳目所對之境也，亦如苔鈿，亦如真金，為佛、菩薩、比丘及六道衆生形像之時，垂諸像，時顯現，無分毫之隱，亦無分毫不像　今理性亦爾，無分毫隱，亦無分毫不事不同真空觀及以理奪事門中唯是理現也，故次云　此則事無別事，即全理為事　上釋也，下以人證云，是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　然說此事，為不即理　不壞事故

二事如理門，一事皆如理，義偏廣大，如理徹於三世，如理常住本然　謂諸事法與理非異　究盡偏之所由，由前門理如事故，事事不異理故，偏此與前門互相如為一對

又即後門是非異有即事理無礙等故一切故事隨理而圓偏總標中之事事無礙相遂令一塵普偏法界法界全體遍諸法時此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中且指一事為例釋之如微塵一切事法亦爾例諸佛菩薩緣覺聲聞及六道衆生一一皆爾

三事含理事門文二一正釋此門二總融二門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能廣容標宗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刹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指一為例也由上一事含於理故餘一切事與所含理體不異故隨所含理皆於一事中現然此亦與理非異方能含今但標非一者約存本一事為能含法故又以對前門故如一塵一切法亦爾結例此理事融通非一非異故總有四句為能含遍皆具與理非一非異義由非一故有體為能含由非異故有用方能含也一一中一上一中有下一也上是能含下一是所含下一是能偏餘三句一例知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切各有所由思之通論四句皆上為能含理常所偏下為能偏即當所含若准下多相望不同即第二句是偏義第三句是含義末句左為含偏初句皆爾也但應云攝入至下當明

四通局無礙門釋第二門三門雖通今不壞相有不偏故兼局也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局即非異故故通令此事法不離一處即全遍十方一切塵內由非異即非一故全遍十方而不動一位即遠即近即遍即住無礙無閡

五廣陋無閡門釋第三門謂事與理非一故陋即非異故故廣不壞一塵而能廣容十方剎海由非異即非一故廣容十方法界而微塵不大是則一塵之事即廣即陋即大即小無障無閡

六遍容無閡門六七二門皆兩四五兼之二三以廣容普偏不相離故一四唯偏三五唯容故合為之同時具二但以多反覆相望故成六七二門文中有兩對初明偏即是容後明容即是偏初中云謂此一塵望於一切由普偏即是廣容以一望多故有遍容義以有彼多可一偏故可悉容受故若多望一即無此義以所望唯一無可言偏言容但應云攝入即當後門故偏在一切中時即復還攝一切諸法全住自中謂一偏多時還攝所偏之多在我一內若以鏡燈喻者如四方四維布八鏡又上下各安一鏡為十於中安一燈即十鏡互入如一鏡偏九鏡時即容九在一內也又由廣容即是普偏故令此一塵還即偏在自內一切差別法中但覆上也一容九時即能偏九是故此塵自偏他時即他偏自能容能入同時偏攝無閡思之

已攝入無閡門謂彼一切望於一法又上也故名為異亦有對待以入他即是攝他入即前偏攝即前容只多望一無多可遍故名為攝故云攝故一切全入中之時即令彼一還復在自一切之內同時無閡思之多入一時還攝所入之在我能入多內如九鏡入彼一鏡中時即攝彼一鏡還在能入九鏡之內同時交互故云無礙又由攝他即是入他反上能入為能攝也故一法此是所攝全在一切中時彼多攝之還令一切是能入也恆在一內是所入同時無閡思之謂九各攝一在己中時九即同入彼一鏡內也

八交涉無閡門六七二門約多互望能所義別故有偏容攝入之殊今此多能攝一入一即此一亦能攝多入多即能所即攝即入即一即多一切一時皆收無閡故云交涉謂交相關涉也謂一法望一切有攝有入通有四句雖似四句二含故問意總上二門何得但云攝入不言偏容前約一多相望義別故分二門名殊今同時互即故偏即是入容即是攝若更關偏容四句即文義成重若句句云攝容一切偏入一切等即文句繁雜故但云攝入即是偏容也問若多相即何得此還標云一望一切後即云一齊雖且舉一為首而亦同時遍互故釋中初句一望一切云攝入次句一切望一云攝入三即一望一切望一切文明義也一即且相對各舉一例其實一遍互自具故第十門總之名普融也然二門義不重名至後門當示謂一攝如帝東鏡為能攝也同時即為能入及所攝是下一入字也此能入即彼所攝此能攝即彼所入彼謂一切也故上釋云即能即所即攝即入即一多矣一切如舉九鏡為所攝也同時即為所入及能攝便是後舉一切字也一例上反之一入即上能攝之一同時便為此能入及所攝也一切即上所攝同時便為此所入及能攝也故以兩句為一句據此句以一望多只合云偏含不合云攝入今出此門反覆相即故遍互無礙也一切攝一一正是上一入一切也一切入一正是上一攝一切也文勢一反上釋之一攝一一入一如東鏡攝彼西鏡一入我東鏡中時即我東鏡便入彼西鏡中去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圓滿常如此句但以言不顯彰故假前三句三句皆偏也同時交參無礙同時具如上釋

九相在無礙門我攝餘法在他法中他又攝餘法在我法中此彼互在故云相在也謂一切望一以一切在初者反於第八其實亦一望一切乃至四句亦有入有攝亦有四句此與前句不同前但此彼同時攝入今則彼入彼時必別攝餘法帶之時入彼中發起重重無盡之勢也攝一入一一是所攝下一是所入二皆是所則顯上必別有能攝之法為主本文恐中雜開雜會故略之也餘三句亦然且此句者應

入能攝一切，如東鏡能攝西鏡等一切入西鏡之中，西東鏡為能攝故入東鏡為所攝，西鏡為能攝故入東鏡為所攝，西東鏡為能攝故入南北鏡為所攝，南北鏡為能攝故入西東鏡為所攝，南北鏡為能攝故入上下鏡為所攝，上下鏡為能攝故入南北鏡為所攝，如是十鏡，隨之將入，互為能攝，重重無盡，是名一入一切入也。此則釋迦世尊攝文殊菩薩，將入普賢中也。言畢，切佛為能攝一切入一切，如東鏡攝餘八鏡，帶之將入西鏡中時，西東鏡為能攝故入，餘八鏡為所攝故入也。此，佛攝一切佛，一切眾生帶之而入，一切眾生中，都以九鏡及一切佛為能攝一入一切，如東鏡攝南鏡，將入西鏡中出，或九鏡皆攝，東鏡將入九鏡中也。攝一切入一切，此中正明諸法互相攝入一時圓滿，重重無盡也。前三句且舉其一，令看文見其義旨，論其諸法交涉相在，時分同時今現，見鏡燈個人，燈當中之時，四鏡鏡中，皆各有多多之燈，無先後也。即知諸佛菩薩六道眾生不有則已，有則一剎那中便徹過去未來現在十方一切凡聖中也。同時交參無閡。前三句都在第四中，名同時也。

十普融無閡門　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不即不離，一具前兩重四句，普融無閡。普融八九，各各一時頓具，故云一具前兩重四句。然前兩重總融前九，前九展轉相由，故不說一及一切，互相望故，前九文不頓顯故，此攝令同一剎那，既總別同時，即重重無盡也。準前思之，且準六九二門思之者，據第六門初句云一攝一切，又云切者，且明我之自一攝他一切時，此即復單己入他一切，未言餘皆攝一切復時入他一切，第九門云我攝一入一等者，但明所攝所入，又不明一攝一切，互相望，皆為能攝能入，今若合二門，令望多時，同時一各具能攝者，即成重重無盡。初具一法為能攝入，對餘餘皆攝入者，一法攝一入一，此是六中第一句，至第九中初句合也。一一法攝一切入一，此是六中初句上半，第三句下半與九中次句合也。一一法攝一切，此是六中第三句上半與九中第四句合也。一切法皆攝一入一，此是六中第四句下半與九中第二句合也。一切法皆攝一切，此是六中初句與九中第四句合也。一切法為能攝入一，對四句所攝入者，一切法皆攝一入一，此是六中次第句，與九中初句合也。一一切法皆攝一切，此是六中次句上半，次句下半與九中次句合也。一一切法皆攝一入一切，此是六中末句上半，末句下半與九中第三句合也。四、一切法皆攝一切入一切，此是六中全末句，與九中末句合也。如是二門，交絡配屬，重重無盡，主伴互融之門盡開也。準此二門配一切法義方成。十玄之義，皆悉明此二門玄門文勢別也。今圓明顯現，稱行境界，無障無閡，深思之。今現在前

又《原人論》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祇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焉陰陽之二，二生太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無始，無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聖哲，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羣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而歸於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其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起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末即天地人物。文有四篇，名《原人》也。

《斥迷執》第一，《斥偏淺》第二，《直顯眞源》第三，《會通本末》第四

斥迷執第一

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愚智、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卻歸天地，復其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為了。今略舉而詰之。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蛣蜣，紂、天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欵生之神未曾習處，豈得嬰孩便能愛忠驁悉焉。若言欵有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欵有，死是氣散而欵無，則誰為鬼神乎。且世有鑑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欵有。又驗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欵無。故祭祀求禱，典籍有文，況死而蘇者說幽塗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讎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塡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答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為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欵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豈有貧多富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

苟多事之分位，人何安乎事。況有無得無貴，安得尚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違背義理，作大暴虐，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既背由天，天乃棄不道之喪道，何有福善益謙之實，禍淫害盈之訓焉。又惡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人刺亂政，《書》美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斥偏淺第二

佛教自淺之深，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顯性教。在第三編中。

一佛爲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五常世教儀式雖殊，感應勸善無別，亦不離仁義等五。）而有德行可修例如此國。敏手右舉叶番，敏手而垂舌爲禮也。今持五戒，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婬是禮，不飲酒肉神氣清爽益智慧故。得免三塗，生人道中。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題中不標天地鬼神者，原地不同，見罪不及，又況背叛，故對俗教且標《原人》，今被佛經理，直指列。故名人天教也。（然業有三種，一感二報三不動，報有三時，謂現報生報後報。）據此教中，業爲身本。今詰之曰，既由造業，受五道身，未審誰人造業，誰人受報。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初死之人眼耳手足俱在，何不見開造作。若言心作，何者是心，若言肉心，心心有實，繫於身內，如何逐人眼耳，辨外是非，是非不知，因何取捨，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爲質閡，豈得內外相通，運動應接同造業緣。若言但是喜怒愛惡發動身口令造業者，喜怒等情乍起乍滅，自無其體，將何爲主而作業耶。設言不應如此，別別推尋，都是我此身心能造業者，此身已死，誰受苦樂之報。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據此則修福者屈甚，造罪者幸甚，如何神理如此無道。故知但習此教者，雖信業緣，不達身本。二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方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燄燄，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爲我，寶此我故，即起貪，貪名利以榮我，瞋，順違情境恐侵害我。癡，非理計校。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苦樂等身。（別業所感。三界勝劣等處，決業所感。）於所受身，還執爲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身則生老病死，死而復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不是我者，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爲相，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心有受、（領納好惡之事想。（憶像者）行。（能造作善惡之思慮。）識。（別境界者。）之四。若皆是我，成六我，況地大中復有衆多，謂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肉肉肝心脾腎各不相是，諸心數等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展轉乃至萬塵勞，既有此衆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爲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十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法。識覆推我，皆不可得，便悟此身，但是衆緣，似和合相，元無我人，爲誰貪瞋，爲誰殺盜施戒，知者識也。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斷集諦也。但修無我觀智，道諦。以斷貪等，上息諸業，證得我空眞如，滅諦。乃至得阿羅漢果，灰身滅智，方斷諸苦。據此宗中，以色心二法及貪、瞋、癡爲根身器界之本也。過去未來更無別法爲本。今詰之曰，夫經生累世，爲身本者，自體須無間斷。今五識闕緣不起，根境等爲緣。意識有時不行，謂絕睡眠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無色界天無此四大，如何持得此身世世不絕。是知專此教者，亦未原身。三大乘法相教者，說一切有情無始已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阿賴耶識，是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皆能變現，自分所緣都無實法。如何變耶謂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第六七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爲實我實法，如患重病心惛見異色人物也。（夢夢想所見可知。）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爲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身亦爾，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由此起惑造業，生死無窮。（廣如前說。）悟解此理，方知我身唯識所變，識爲身本，不了之義如後所破。四大乘破相教者，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密顯後眞性空寂之理。

又　將欲破之，先詰之曰，所變之境既妄能變之識豈眞。若言一有一無者，此下卻將彼喻破之。（則夢想與所見物應異，異則夢不是物，物不是夢，寤來夢滅，其物應在。又物若非夢，應是眞物，夢若非物，以何爲相。故知夢時則夢想夢物，似能見所見之殊，據理則同一虛妄，都無所有。）諸識亦爾，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故中觀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如是等文廣大重疊。）是知心境皆空，方是大乘實理。若

約此原身，身心是空，空即是本。今復詰此教曰，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濕性不變之水，何有虛妄假相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又前說夢想夢境同虛妄者，誠如所言，然此虛妄之夢，必因睡眠之人。今既心境皆空，未審依何妄現。故知此教，但破執情，亦未明顯眞靈之性。故《法鼓經》云，一切空經是有餘說。有餘者餘義未了也。《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上之四教，展轉相望，前淺後深，若且習之，自知天之一，名之爲淺，若執爲了，即名爲偏，故就習人云偏淺也。

直顯眞源第三

五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眞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貯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愍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眞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擧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況衆生經，況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眞宗，不解反自房身，但執虛妄之相，昔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爲，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眞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略】

會通本末第四會前所斥，同歸一源，皆爲正義。

眞性雖爲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不可無端忽成身相。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節節斥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儒道亦是。初唯第五性教所說，從後段已去節級，方同諸教各如法說。謂初唯一眞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衆生無始迷睡，不自覺之，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自此方是第四教，亦同破此已生滅諸相。所謂不生滅眞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亦同所說。依不覺故，最初動念，名爲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爲定有，名爲法執。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人天教中亦同所說。故殺盜等心神乘此之惡業生，地獄鬼畜等中，復有怖此苦者，或性善者行施戒等，心神乘此善業，運於中陰，入母胎中，此下方是儒道二教，亦同所說。稟氣受質，會彼所說，以氣爲本。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我等今者身心是也。故知身心各有其本，二類和合，方成一人。天修羅等大同於此。然雖因引業，受得此身，復由滿業，故貴賤、貧富、壽夭、病健、盛衰、苦樂，謂前生敬慢爲因，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施富慳貧，種種別報，不可具述。是以此身或有無惡自禍，無善自福，不仁而壽，不殺而夭等者，皆是前生滿業已定，故今世不同，所作自然。如然，外學者不如前世，但據目覩，唯執自然，會彼所說，自然爲本。復有前生少善修善，老而造惡，或少惡老善，故今世少小富貴而樂老大貧賤而苦，或少貧苦，老富貴等。故外學者，唯執否泰由於時運，會彼所說，皆由天命。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眞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現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爲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麤，展轉妄計，乃至造業。如前敘列。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彼所自立，五重遷轉，五字之標，表極生神像。彼說自然大道，如此說爭性其實但是一念，能變見分。彼云元氣如此，一念初動，其實但是境界之相。）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爲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哀哉，專學異執紛然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明麤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反照心源，麤盡細除，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報身。自然應現無窮，名化身佛。

澄觀《華嚴法界玄鏡》卷上

余覃思大經，薄修此觀，羅其旨趣，已在疏文。恐墮業於深經，少讚演茲玄要，精誠之者，時一發揚。數子懇求，叩余一闡，咸言注想，訪友尋源，或學或傳，偏求衆釋，積歲疑滯，今方煥焉。夕惕勤勤，願釋深旨。顧以西垂之歲，風燭難期，恐妙觀之淪滑，使枝辭之亂轍，乃順誠請，略析幽微，名《法界玄鏡》。冀將來道友見古賢之深衷矣。觀曰，《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略有三重，終南山釋法順，俗姓杜氏，釋

日、大等六字、所依之經、略無經字　法界觀下、能依之觀、今先略釋經名大方廣者、一切如來所證法也　佛華嚴者、契合法界、能證人也　法分體相用、人有因果　大者、體大也、則深法界諸佛衆生之心體也、曠包如空、湛寂常住、強稱爲大　故《經》云、法性偏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　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即大義也　方廣者、相用周偏、即體之相　相德之法無邊、即相之用、業用廣而無盡　三無障礙、舉一全收　聖智所緣、爲所證之法界也　佛者、果也　萬德圓明　華喻因也、衆行榮曜嚴通能所、而有二重　一華因能嚴佛果、所嚴以十度因、成十身果、無行不備、無德不圓　二華爲能嚴、大方廣者、則所嚴也　嚴體相用、成佛三德　稱體而嚴顯眞常德、如相而嚴、辯修成德、依用修嚴、成大用德、偏嚴如德成德、無邊之華嚴也　故一總題有體相用、人有因果、人法雙題、法喻齊舉、二經三大皆大方廣　五周因果、並佛華嚴、一題七字、各有十義　今當略釋大十義者、則七字皆大　一大者、體大、法界常偏故　二方者、相大、性德無際故　三廣者、用大、稱體用周故　四佛者、果大、十身皆悉偏法界故　五華者、因大、普賢行願自體偏故　六嚴者、智大、佛智如空、能爲嚴故　七經者、教大、竭海墨不能書一句故　八者、義大、上六字所證皆稱性故　九者、境大、總斯七字、普以衆生爲所緣故　十者、業大、以斯教旨、橫偏豎窮、無休息故　具十無盡故、稱大也方廣十義者、如體之相、稱體之用、即十方法、十大用也　佛十義者、一大者、法身佛、以法爲身佛身充滿於法界故　二方者、智身智如法故　三廣者、具於二身、一者化身、二身普周爲無量故　二者意生身、一多隨意、無不周故佛者、含五六身、一菩提身、覺樹道成故　二者威勢身、初成正覺、映菩薩故華者、含七八身、七福德身、三世所行衆福大海、因不可盡故　八者願身、毗盧願因周法界故　嚴者、第九相好莊嚴身、十蓮華藏相好嚴故　經者、第十力持身、舍利圓音聲教無盡故　則經七字皆成佛也　華嚴十義者、以十度華嚴、於十身爲嚴、不同即十嚴故　略無經字、十義亦略、是攝是賈、是常是法、並可知也　無盡教海不出七字、故依此教、以成觀門　《修法界觀門》、略有三重者、略標綱要　修之二字、總貫一題　止觀熏修、習學造詣也　言法界者、一經之玄宗　總以緣起法界不思議爲宗故　然法界之相、要唯有三、然總具四種、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三理事無礙法界、四事事無礙法界　今是後三、其事法界、歷別難陳　一一事相皆可成觀　故略不明、總爲三觀　所依體、其事略有十對　一教義、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通局、十感應　随一事皆爲觀門依之正體　其製作人名、德行因緣、具如傳記　觀曰、眞空觀、第一理事無礙觀、第二周偏含容觀、第三釋曰此列三名、眞空則理法界、一如本名、二則事事無礙法界　言眞空者、非斷滅空、非離色空、即有明空、亦無空相故　名眞空、如文具之　二理事無礙者、理無形相、全在相中、互奪存亡、故云無礙、亦如文具　三周偏含容者、事本相礙、大小等殊、理本包偏、如空無礙、以理融事、全事如理、乃至一毫一毛皆具包偏　此二相望、成於十門、亦如下說　然事法名界、界則分義無盡差別之分齊故、理法名界、界即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　無礙法界具性分義、不壞事理而無礙　故第四法界亦具二義、性融於事、一事法不壞其相、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　觀曰、第一眞空觀法、於中略作四句十門　釋曰、此標章也　前二各四、加第三四、故爲十門　觀曰、一會色歸空觀、二明空即色觀、三空色無礙觀、四泯絕無寄觀　釋曰、此列名也

又　觀曰、就初門中爲四、一色不即空、以即空故　何以故、以色不即斷空故、不是空也　以色舉體是眞、空也　故云以即空故、良由即是眞空、故非斷空也　是故言由是空故、不是空也　釋曰、四觀皆有三段、謂標釋結、然準下文　前三以法揀情、第四正顯法理　揀情三句標名則同、釋義則異、今先總明三句、所揀所揀、有三、一揀即離、二揀亂意、三揀形顯　初中就通相說、三句皆揀、即離從多分說　初句、明空不離色、以揀離色　次句、明空不即色、以揀太即　第三句雙明不即不離、揀具即離由揀三情故　第四句、顯其正理　第二揀亂意者、謂實性論明地前菩薩有三種空亂意以不了知眞如來藏生死涅槃二際平等　執三種空、一謂斷滅故空、初句揀之、二取色外空、第三句揀之、三者謂空爲有　第二句揀之、既揀三種不正之空故　第四句說眞空也　第三揀形顯者、有云、第一句、形色體空、非斷空　第二句、顯色無體自性空　第三句、空無形顯一體空　第四句、色空不二俱空空　解曰、此第三義乍觀有理、以見第二有青黃言、謂爲顯色　第一第三無青黃言、便爲形色、故爲此釋、細詳有違　何者、二三何以不言形色長短等耶、第二何以偏言顯色耶、何以形色揀非斷滅、顯色不得、揀斷滅耶　第二顯色、何以得言青黃之相、非即眞空之理形色、何以不得言長短方圓非眞空耶　故第三釋非爲愜當、但揀前二、足顯眞空　而文第二偏言青黃非眞空者、顯色明相、相顯著

故。又形色是假，顯色是實，實色即空，例假形色，亦即空矣。是知三句皆含形、顯二皆即空。次正釋文，今初第一句有三，初標次何以下釋。此揀離色明空及斷滅空，言離色者，空在色外，色外復二，一對色明空，如牆處不空，牆外是空。此第三句揀二滅色明空，謂如穿井除土出空，要須滅色，今正揀此，故《中論》云，先有而後無，是即爲斷滅。然外道二乘皆有斷滅，外道斷滅歸於太虛，二乘斷滅歸於涅槃。故肇公云，大幻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動莫先於有智。【略】菩薩觀色，無不見空，觀空莫非見色。無障無礙，爲一味法思之可見。釋曰，此觀有三，謂標釋結。二謂色下釋。釋相云，全是盡色之空者，有本無盡色之三字，但云全是空故耳。而釋義亦通，以不對下文理，非全現故。今依有本釋，然色是有中之別稱，通是空有二門耳。空有各有二義，空二義者，謂空非空。有二義者，謂有非有。空中言空者，以空必盡有故，言非空者，亦無空相故，又不礙有。故有中言有者，有必盡空故，非有者，有相離故，又不礙空。故今明色空無礙。中初明色不礙空，取空上盡色之義。次明空不礙色，取色上盡空之義。其不相礙即是舉體全是之義。其離空有相義，在第四泯絕門中。然今文中色空之上各有三句，皆初句標無礙，下句出無礙相色中。出相言色不盡而空現者，以色不礙空故色不盡也，即是盡色之空，故而空現也。空中出相，云即空即色，而空不隱者，以空不礙色故，空即色也。而是盡色之空，故空不隱也。若總相言，但色舉體即空，即色不盡以即空，故空使現也。空上亦然，以空舉體爲色，故空即色。既即是空，空不隱也。若依此釋，前無三字義理亦通，則應後句減卻盡空之三字。今依有本，三是故下結成無礙，亦是前明所觀，此正明能觀，故云菩薩見色等。

又　觀曰，第四泯絕無寄觀者，謂此所觀眞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一切法皆不可，不可亦不可。此語亦不受，迴絕無寄，非言所及，非解所到，是謂行境。何以故，以生心動念即乖法體，失正念故。釋曰，此第四觀大分爲二，先正釋，第四後對前三觀，會釋成總，今即初也。文中三，初標名，二謂此下釋相，三何以下徵結。此中大意，但拂迹現圓。若細釋者，然色空相，望乃有多義，一融二諦義。初會色歸空，明俗即是眞。一明空即色，顯眞即是俗。三色空無礙，明二諦雙現，四泯絕無寄，明二諦俱泯。若約三諦，初即眞諦，二即俗諦，後一即中道第一義諦。若約三觀，初即空觀，二即假觀，三即中道觀，三即雙照明中，四即雙遮明中。雖有三觀，意明三觀融通爲眞空耳。二者色空相望，總有四句，取文小異。初會色歸空中四句，前三句明色不異空，第四句明色即是空。第二明空即色觀，中四句，前三句明空不異色，第四句明空即是色。第三觀明但合前二，今第四句拂四句相，現眞空相，不生不滅乃至無智亦無得，眞空觀備矣。若約三觀，就《心經》意，色不異空，明俗不異眞。空不異色，明眞不異俗。色空相，即明是中道。即上四句，爲空、假、中之三觀也，與今義同，取文小異耳。三者色空相望，總有三義：一相成義，二無礙義，三相害義。廣如第二理事無礙觀中。今文含有三，前二相即亦相成義，第三色空無礙觀，正明無礙義。今第四觀即相害義。相害俱泯，故雖有此三意俱顯於眞空義耳。若別消文者，不可言即色不即色者，拂前第二明空即色觀，不可言即色者，正拂第四句，不可言不即色者，亦拂前三句以空非空故。無可言即色不即色。又理本絕言故，約觀即心冥眞極，故方成妙色觀耳。次云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者，拂第一會色歸空觀，不可言即空，正拂第四句，不可言不即空，亦拂前三句，以色亦即非色，無可言即空不即空故。即事同理，故理本絕言，故心冥眞極，無心即故，方成即空觀耳。又上會色歸空，無增益謗，明意即色，無損減謗，色空無礙，無雙非數論謗。今無可相，即無相違謗。四謗既無，百非斯絕，故迴絕無寄。又云一切法皆不可者，結例總拂言結例者，非獨色法成其三觀，並皆拂之，受想行識，萬化之法，皆同前色。言總拂者，總拂前三，會色歸空觀等，皆不可也，亦無四句可絕，三觀可拂，故不可亦不可言此語亦不受者。若受不可說，言是則有受，有受則有念，有念者皆是心言之迹，故迴絕無寄。一邊既離，中道不存，心境兩亡，亡絕無寄，般若現矣。若生心動念皆不會理，言語道斷故言不及，心行處滅故解不到。言是謂行境者，結成上行，然有二意。一者上是行家之境，今心與境冥，智與神會，亡言虛懷，冥心遺智，方詣茲境，明唯行能到，非解境故。二者，即上心智契合，即是眞行。行即是境，行分齊故。三何以下反釋成行。觀曰，又前四句中，初二句八門皆揀情顯解，第三句一門解終趣行。此第四句一門正成行體，若不洞明前解，無以躡成此行。若不解此行，法絕於前，解無以成其正解。若守解不捨，無以入茲正行。是故行由解成，行起解絕也。

又　觀曰，理事無礙觀第二，釋曰，即理事無礙法界也。觀曰，但理事

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釋曰：此觀文三，初總標，二別釋，三結歡。今則初也，即總顯觀名，具爲十門，本就前色空觀中亦即事理不得此名者有四義故，一雖有色事，爲成空理，色空無礙爲眞空故。二理但明空，未顯眞如之妙有故。三泯絕無寄亡事理故。四不廣顯無礙之相，無爲而爲，無相而相，諸事與理炳現無礙，雙融相故。爲上四義故，不得名，至此獨受。是以今標具下十門，無礙之根鎔融是總該下十門，似如洪鑪鑄衆像故。鎔謂鎔冶，即初銷義。融謂融和，即終成一義。以理鎔事，事與理和。二而不二，十門無礙其義同故。又此二理事鎔融，別當相偏。相偏互融故，次存即九十，眞理非事，事法非理，二相存故，亡即七八。眞理即事，事法即理，廢己同他，各自泯故。逆即五六，眞理奪事，理逆事也。事能隱理，事逆理故。順即三四，依理成事，理順事也。事能顯理，事順理也。故此二句，總攝十門，方爲事理無礙之義，成第二觀。然事理無礙，方是所觀。觀之於心，即名能觀。此觀別說，觀事俗觀，觀理眞觀。觀事理無礙，成中道觀。又觀事兼悲，觀理是智。此二無礙，即悲智相導，成無住行，亦即假空中道觀耳。觀曰：一理偏於事門，謂能偏之理，性無分限，所偏之事分位差別。一事中理皆全偏，非是分偏。何以故，以彼眞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纖塵，皆攝無邊眞理，無不圓足。釋曰：此第一門，然下十門應即爲十，以釋二意，便總料揀故，分五對。第一理事相偏對，第二理事相成對，第三理事相害對，第四理事相即對，第五理事相非對，亦名下即對。然此五對，皆先明理，尊於理故。又皆相望，一三五七九以理望事，二四六八十以事望理。初對爲二，先正釋，二料揀。前中二門即分爲二。今初也，文中有三，初標名，二謂能偏，下釋事理相，性空眞理，一相無相故，不可分則無分限，事約緣起故，分位萬差。三一一事中，下釋其偏，相理非事外，故要偏事。經云：法性偏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故。次何以下釋全偏所由，謂要全偏者，若不全偏，理可分故，非如浮雲，偏滿虛空，隨方可分故。是故下別指一事顯其偏相，以塵含理，顯理全偏。觀曰：二事偏於理門，謂能偏之事是有分限，所偏之理要無分限。此有分限之事，於無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無體，還如理故。是故一塵不壞，而偏法界也。如一塵一切法亦然，思之。釋曰：文亦有三，初標，二謂能偏，下示能所相，三此有分下明偏理之相。於中初正明以全同名偏，次何以下釋同所以有分之事，全如理故。若不偏同，事有別體。次是故下結示偏相，後如一塵下例一切法此對爲下四對之本，由相偏故有相成等。觀曰：此全偏門超情難見，非世喻能況。釋曰：第三料揀上二門也。於中三，初標難喻，二寄喻別顯，三問答解釋。今初也言難見者，以道理深故。《有本》云：離見離見即超情義耳。言難見者，容有見理。故下寄喻，以明難言。世喻難喻耳。言難喻者，事理相殊，而互相徧。理偏事故，無相全在相中。事偏理故，一塵便無涯分。一塵既無涯分，何有法之當情。無相全在相中，至理何曾懸遠。即相無相，五目難覩其容，全理之事，世法何能爲喻。故經云：譬如法界，徧一切不可見取爲一切。又云：三界有無，一切法不能與此爲譬喻。顯下海喻，亦分喻耳。

又　觀曰：如全大海，在一波中，而海非小。如一小波，匝於大海，而波非大。同時全徧於諸波，而海非異。俱時各匝於大海，而波非一。又大海全徧一波時，不妨舉體全徧於諸波。一波全匝大海時，諸波亦各全匝，互不相礙，思之。釋曰：第二寄喻以明也。既無可喻，而舉喻者，借其分喻，通其玄意。令諸達識因小見大，亡言領旨。文有三重無礙，初以大海對一波，明大小無礙。此舉喻上事理相徧，二義竟也。文但舉喻，略無法合。若總相含，以海喻理，以波喻事，配文可解，然意猶難見。大海何得全在一波，以海無二故。一理何得全在於一事，以理無二故。一波何以今匝大海，以同海故。一塵何以全徧於理，事同理故。一同時全徧下以一海對諸波，明一異無礙。約法即一理，對於諸事，以辯無礙。又上即非大非小，此即非一非異。其一異等相，至下問答自明。所以三又大海全徧一波下，以大海雙對一波，諸波互望，齊徧無礙，約法即以一理對一事，多事相望，齊徧無礙。觀曰：問理既全體徧一塵，何故非小。既不同塵而小，何得說爲全體徧於一塵。又一塵全匝於理性，何故非大。若不同理而廣大，何得全徧於理性。既成矛盾，義極相違。釋曰：第三問答，解釋雙釋法喻，而其文中但就法說，例使曉喻。上喻之中，文有三節，今但合爲兩重問答。一問牒大小，而答兼一異。二對前第三，以大海雙對一波，諸波互望，齊徧無礙爲問。前中先問後答。今初問也，文中二先以理望事，問，約喻即前大海全在一波，而海非小，故云理既全體徧等，即以徧難小，既不同塵而小，下以非小難徧。二又一塵全匝下約事望理，難先以一塵難大，次云若不同理而廣大，下以非廣難徧約喻，即前一波全徧於大海而波非大，既成矛盾。下結難，矛者鑽也，盾者排也。昔人雙賣二事，欺

盾即云矛刺不入，歎矛即云能穿十重之盾　買者云，我買汝矛，還刺汝盾，豈不傷哉　意明二語互相違　觀曰，答理事相望，各非一異，故得全收，而不壞本位　釋曰，此下答中二，先雙標，後雙釋　今即初也上問但問大小，今正答一異兼於大小，由於理事　一法相望，故云各非一異　觀曰，先理望事有其四句，一眞理與事非異故，眞理全體在一事中　二眞理與事非一故，理性恒無邊際　三以非一即是非異故，無邊理性全在一塵　四以非異即是非一故，一塵理性無有分限　釋曰，此釋理望事四句中，前二正明偏塵非小之相，初句偏塵，第二句非小，其三四二句偏酬其難　《難意》云，偏塵非小二義相違，何得互通　今第三句明大理偏在一塵，第四句明雖偏非小，其無分限，則非小也　即雙答偏塵、難非小，及非小難偏一塵、難雖兩段，但一相偏耳

又　釋曰，此下第二相成對　然下八門，皆先標名，後謂字下解釋，下更不料揀　就此對中，先明理望於事，即第三門　先正釋，後以諸下出所以所以有二，一由無性故　二眞如隨緣故　而文有三　初明由無性成　《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大品》云，若諸法不空，則無道無果　二如波下喻，喻有二義，一上喻無性，由水不守水自性故，而能成波　二下喻眞如隨緣成故　謂若無水，則無有波　若無眞如，依何法成　三依如來藏下合於上喻　眞如隨緣，即《勝鬘經》云，依如來藏，故有生死　依如來藏故有眞如　謂若無眞如，將何合妄而成生死　以一切法離於眞心，無自體故　其如來藏即生死門之眞如也　故《問明品》文殊難云，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　覺首答云，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則是眞如隨緣答　觀曰四事能顯理門，謂由事攬理故，則事虛而理實　以事虛故，全事中之理挺然露現，如由波相虛，令水體露現　當知此中道理亦爾，思之

釋曰，此第四門事望理也　文有法喻，合今釋之，然躡前門成謂無，第三則離理有事　今第四門何能顯理，如離水無波，波起現水　既攬理成，故能現理　以法從緣則無性故，況從無性，理而成於事，事必無性　故從緣無性，即是圓成　《夜摩偈》云，分別此諸蘊，其性本空寂　空故不可滅，此是無生義　由蘊之事，方顯性空　性空即是無生眞理　又《須彌偈》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　如是解法性，則見盧舍那　一切法，事也，無所有，即眞理也　觀曰，五以理奪事門，謂事既攬理成遂，令事相皆盡，唯一眞理平等顯現，以離眞理外無片事可得故　如水奪波，波無不盡　此則水存已壞，波令盡

釋曰，此下第三相害對　言相害者，形奪兩亡故　今即第五，理望於事故　理奪事，文有法喻，亦攬第三，成此第五　以全將理而爲事故　事本盡矣　先正釋，後以離眞下出其所以　眞外無事，故則奪事也　如攬水爲波，波唯是濕，波自虛矣　故《出現品》云，設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亦無有異　何以故，菩提無相，無非相故　物物無相，斯理顯現，生佛兩亡　觀曰，六事能隱理門，謂眞理隨緣，成諸事法　然此事法既違於理，遂令事顯理不現也　如水成波，動顯靜隱　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　故衆生現時，法身不現也

釋曰，此事望理也　文分爲三　初正釋，亦由第三門成，以全理成事，事有形相，理無形相故，事覆理故　然此事法既違於理，故隱也　有本云，既匝於理，不及違也　次喻顯取靜爲水，隱義明故　三經云，下引證即法身　經下當更釋　財首亦云，世間所言論，一切是分別，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者，事隱理故　觀曰，七眞理即事門，謂凡是眞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事必依理，理虛無體故　是故，此理舉體皆事，方爲眞理　如水即波，無動而非濕，故即水是波，思之

釋曰，此下第四相即對也　前明隱奪，事隱於理而理不亡，理奪於事而事猶存　雖言奪事，皆盡而意在彼事，相虛非無彼事也　今明相即，廢己同他，各唯一耳　今第七門理望於事，亦有法喻　法中先略釋，後以是法無我下出所以　若是但空出於事外，則不即事　今以即法爲無我理，離於事外，有何理耶　故理虛無體，全將事法本來虛寂爲眞理耳　喻中無動而非濕，以事即理意，明全將濕爲動，故理即事耳

又　觀曰，八事法即理門，謂緣起事法，必無自性　無自性故，舉體即眞，故說衆生即如，不待滅也　如波動相，舉體即水，故無異相也　釋曰，事望理也，亦有法喻　《中論》曰，若法從緣生，是則無自性　若無自性者，云何有　是法無自性者，是眞理也　故事即理，故說衆生即如下闍引《淨名》《淨名・彌勒章》云，一切衆生皆如也　又云，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衆生亦應滅度　所以者何，一切衆生即眞如相，不復更滅　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　觸事而眞，不壞假名，而說實相，舉喻可知　是即第八衆生寂滅即是法身，第七法身隨緣，名曰衆生　衆生法身，體一名異　從本已來，未曾動靜，

亦無隱顯，以名異故，有互相即、有互奪義，以一體故，得互相即，得互隱顯，由此相即，眞俗二諦，曾不相違。《夜摩偈》云，如金與金色，展轉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理即事故，雖空不斷，事即理故，雖有不常，理即事故，無智外如，爲智所入，事即理故，無如外智，能證於如。觀曰，九眞理非事門，謂即事之理而非是事，以眞妄異故，實非虛故，所依非能依故，如即波之水非波，以動濕異故。釋曰，此下第五，相非對也，即雙存義，若不雙存，無可相成相，即隱奪等，此門則隨緣非有之法身恒不異事而顯現，後門則寂滅非無之衆生恒不異眞而成立，謂於此門，理望於事，而有三對，一是眞，二是實，三是所依，即顯第十門，是妄是虛，是能依故，觀曰，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事，事恒非理，性相異故，能依非所依故，是故舉體全理而事相宛然，如全水之波，波恒非水，以動義非濕故，釋曰，此第十門，事望於理，但有二對，一明事是於相則影出，第九理是於性都有四對，二能依所依，不異前門，文並可知，若依此對，二諦跨立，即於諦常自二，七八即於解常自一，五六則二而不二，三四則不二而二，由初一對，則含前義，皆得相成觀曰，此上十義，同一緣起，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顯有隱，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令觀明現，是謂理事圓融無礙觀，釋曰，第三結勸，於中二，先結束前義，後勸修成觀，前中先總標，若開一義，非眞緣起，後約理，下別收十門，以成八字，然一三五七九理望於事，二四六八十事望於理，先理望於事有成者，第三依理成事門，有壞者，第五眞理奪事門，有即者，第七眞理即事門，有離者，第九眞理非事門，事望理中有顯者，第四事能顯理門，有隱者，第六事能隱理門，有一者，第八事法即理門，有異者，第十事法非理門，然成壞等，就功能說言有成者，理能成事，非理自成，餘七亦然，則一一門皆有事理無礙之義，故云約理望事等，不會相偏者，有三義，故一是總相，後八依此相偏而得成故二者相偏無別異，相非如成壞隱顯等殊故，三者大同相即，相即攝故，言逆順自在者，理事相望，各二順二逆三成七，即理順事也，四顯八即事順理也五奪九，非理逆事也，六隱十非事，逆理也，其相偏者，亦是順也，欲成即成，欲壞即壞，欲顯即顯，欲隱即隱等，故云自在，成不礙壞，壞不礙成等，故云無礙，正成之時，即壞時等，故曰同時五對，無前後，故云頓起，又上四對理望於事，但有成等，而無顯等，事望於理，但有顯等，而無成等事，從理成故，可許皆成理，非新有故，但可許顯事，成必滅故，得言壞眞理常住，但可言隱，理無形相故，但可即事，事有萬差，可與理寂，故得云一理絕諸相，故云離事，事有差異，故云異相，上約義別有此不同，統而收之，但成五對五中前四，明事理不離，後一明事理不即，不即不離，方爲緣起相，又五對之中，共有三義，成顯一對，是理事相作義，奪隱不即，此之二對，即是事理相違義，相偏相即二對，是事理不相礙義，又由相偏，故有相作，有相作故，有於相即，由相違故，有於不即，又若無不即，則無可即，乃至相偏，由相偏故四對皆成，故說眞空妙有，各有四義，約理望事，有眞空四義，一廢己成他義，即依理成事門，二泯他顯己義，即眞理奪事門，三自他俱存義，即眞理非事門，四自他俱泯義，即眞理即事門，由其相即故，得互泯，又由初及三，有理偏事門以自存，故舉體成他，故偏他也，後約事望理有妙有四義，一顯他自盡義，即事能顯理門，二自顯隱他義，即事能隱理門，三自他俱存義，即事法非理門，四自他俱泯義，即事法即理門，又由初及三，有即事偏於理門，以自存故，而能顯他故，偏他耳，故約有存亡無礙眞空隱顯自在故，故逆順自在，無障無礙，二深思下勸修成觀，學而不思，同無所得，體達於心，即凡成聖矣

又 觀曰，周偏含容觀第三，釋曰，即事事無礙法界也，觀曰，事如理融，偏攝無礙，交涉自在，略辯十門，釋曰，此觀有三，初總標舉數，二別顯觀相，三結勸修行，今則初也，即總名之意，以事事無礙，若唯約事，則彼此相礙，若唯約理，則無可相礙，今以理融事事則無礙，故云事如理融，然理含萬有，無可同喻，略如虛空，虛空中略取二義，一普偏一切色非色處，即周偏義，二理含無外，無有一法出虛空故，即含容義，理亦如空，具於二義，無不偏故，無不包故，即事如理，乃至纖塵亦能包偏，故云事如理融，偏攝無礙，攝即含容義，無礙二義，一偏不礙攝，二攝不礙偏，故事事能攝能偏，等皆無礙，其交涉自在，亦偏十門，觀曰，一理如事門，謂事法既虛，相無不盡，理性眞實，體無不現，是則事無別事，即全理爲事，是故菩薩雖復看事，即是觀理，然說此事，爲不即理，釋曰，此下十門，展轉相生，然事理相如，大同前門，相偏門也，即爲總意，能成下八比二，猶兼理事無礙，有此二故，得有事事無礙之義，屬事事攝而有本，云理如事現，事如理偏，乍觀釋文，多偏現義，細尋成局，但有偏現闕餘義，故偏現二字諸本多無，無則義寬

今依無本，今理如事者，如事之現。如事之局，如事差別，如事大小，一多等故。後門事如於理非但如理，偏亦如於理，無相無礙，非內外等。又若有偏現，亦似事理無礙。觀中事理相偏故，無偏現於義爲正十門，皆先標名，後解釋。今初理如事中，先正釋。既以事虛理實，理體現是，則眞理如事之虛，以虛名爲實，體虛卽是實，名無別事。次是故菩薩下以人證成，由見事實，是故見事，卽是見理。後然說此事下不壞相故，若壞於相，理何所如，是則眞理如事相大小。觀曰，二事如理門，謂諸事法，與理非異故，事隨理而圓偏，遂令一塵普偏法界，法界全體偏諸法時，此一微塵，亦如理性，全在一切法中，如一微塵，一切事法亦爾。釋曰，據初釋文，似但明偏義，偏是理之別稱，相無分限故。既一微塵舉體全在一切法中，亦如理之不可分也。文中先出所因，由不異理故。由第一門理如事故，遂得此門事，全如理言。圓偏者，無分故，圓體周故。偏次遂令下，別示偏相，謂偏理法界，從法界全體下明壞偏事由塵如理故，偏諸事。次如一塵下舉微塵，例諸事，卽事事皆偏，斯則事事重重無礙矣。觀曰，三事含理事無礙門，謂諸事法，與理非一故，存本一事，而能廣容，如一微塵，其相不大，而能容攝無邊法界，由刹等諸法，既不離法界，是故俱在一塵中現，如一塵，一切法亦爾。此事理融通，非一非異，故總有四句：一一中一；二一切中一；三一中一切；四一切中一切。各有所由，思之。釋曰，文有三：一正釋；二結例；三融通。今初由上二事含於理故，餘一切事與所含理體不異，故隨所含理，皆在一事中。而言與理非一者，前門與理非異，同理而偏此門，亦是。如理而含，則亦不異。由不壞一相，方有能含。對前非異故言非一。下通局中則顯第二亦不壞相，如一微塵，其相下出事含相，二如一塵下結例，三此事理下融通就廣容門，有此四句。此中能含所含，不出一多，交絡成四，爲能含邊皆具與理，非一非異。義由非一故有體爲能含，由非異故。有用方能含，爲所含邊。但約與理非異義耳。

又　第一句云攝一入一者，此謂一切隨攝一法，將入一法。約十鏡說，總以九鏡爲能攝。第一句者，九鏡攝第一，一鏡入第二一鏡之中二，攝一切入一者，謂九鏡皆攝九鏡，入一鏡中。三攝一入一切者，九鏡各攝一鏡，偏入九鏡之中。四攝一切入一切者，九鏡皆攝九鏡，各入九鏡之中，攝將隨一入彼一中，復攝彼一，在此多中等，故名相在。約法一一作者，且約諸佛望衆生說，總以諸佛爲一切，是能攝，衆生爲所攝。所入第一句者，諸佛攝一衆生入一衆生中。二者諸佛攝一切衆生入一衆生中。三者諸佛身攝一衆生入一切衆生身毛中。四者諸佛各攝一切衆生入一切衆生中。餘法相望，一多皆爾。三同時下總結，由此互攝互在，故有帝網重重之義。問此一切望一，皆一切在。初前一望，一切何不四句皆一在。初答，若但一在初，唯有兩句，謂一攝一切，一入一切。爲一句，一攝一法，一入一法。爲兩句耳。今由相涉第二句，一切是前所攝爲能攝故，第三句互一相對，第四句唯一切對，故成四句耳。故不得四句皆一在初。然正義，如前更有一意，如攝一入一，謂一切正攝一時卽能入一等。若爾，何異第八。第八一攝一一入一者，一入所攝一中，今趣舉一，其一皆入，以正同理，廣容卽同理，普偏故。若爾何異第七。第七，但有二句，亦自入所攝一中故此中一切正攝一，亦入餘一，亦入一切等故。若約十鏡，作者一鏡爲一，九鏡爲一切。一者九鏡攝一鏡，九鏡亦能入一鏡。二者九鏡攝九鏡，九鏡入一鏡。三者九鏡攝一鏡，九鏡卽入九鏡。四者九鏡攝九鏡，九鏡亦卽入九鏡，爲攝一切入一切，雖通此釋，今不取之。亦有云前第八門是複四句，一攝一，一入一兩句，方成一句。故今一攝一者，但攝其一，入我一中。一但攝一切入我一中等。若爾但有一攝句耳。亦無入義故不取之。觀曰，十普融無礙門，謂一切及一，普皆同時，更互相望，一一具前，兩重四句普融無礙，準前思之。釋曰，此第十門總融前九近且收三，第八門一望一切，第九門一切望一，今具此二以一望一切，有第八門四句，以一切望一，有第九門四句，其第七門雖不具四句，而是一切攝一中收，故近收三言，總收九者，九門不出一多故，由其初門理如事故，一可爲多，由第二門事如理故，多可爲一。二二四如理之偏，三五如理之包。二卽二而不二，四卽不二而二，以不壞相故。三卽非廣而廣，五卽廣卽非廣，亦以不壞相故。六卽雙含一多，容偏無礙。七便攝入自在。八含一多交涉。九含攝入自在。十卽融成一致故。第十門，卽同時具足相應門。九卽因陀羅網境界門。由第八交涉互爲能所，有隱顯門。其第七門相卽相入門。五卽廣陳門。四不離一處，卽偏有相卽門。三事含理事故有微細門。六具相卽廣陳二門。前三總成諸門，事理相如。故有純雜門，隨一爲首，有主伴門顯於時中，有十世門。故初心究竟，攝多劫於刹那。信滿道圓，一念該於佛地。以諸法皆爾，故有託事門。是故十玄亦自此出。

又　釋曰，第三結勸修學。謂若賢明在心，依解生行，行起解絕，雖絕

而現一解行雙融，修而無修，非唯用偏一門，實窮三觀齊致，無心體極，無間常行，何障不消，何法能礙。斯觀顯現，聖遠乎哉，體之則神矣，體非權小，聖亦難思矣。故初生王宮，貴極臣佐，離此成觀，安造茲玄。余久探玄籍，法想《華嚴》，此之一觀，久而究盡，不鏡方寸，虛負性德，故名《法界玄鏡》。

又《華嚴經疏》卷一

往復無際，動靜一源，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迥出者，其唯法界歟。剖裂玄微，昭廓心境，窮理盡性，徹果該因，汪洋沖融，廣大悉備者，其唯《大方廣佛華嚴經》焉。故我世尊，十身初滿，正覺始成，乘願行以彌綸，混虛空爲體性，富有萬德，蕩無纖塵，湛智海之澄波，虛含萬象，皦性空之滿月，頓落百川，不起樹王，羅七處於法界，無違後際，暢九會於初成，盡宏廓之幽宗，被難思之海會，圓音落落，該十刹而頓周，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雖空空絕跡，而義天之星象燦然，湛湛亡言，而教海之波瀾浩瀚，若乃千門潛注，與衆典爲洪源，萬德交歸，攝羣經爲眷屬。其爲旨也，冥眞體於萬化之域，顯德相於重玄之門。用繁興以恒如，智周鑑而常靜，眞妄交徹，即凡心而見佛心，事理雙修，依本智而求佛智，理隨事變，則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則千差涉入而無礙，故得十身歷然而相作，六位不亂而更收，廣大即入於無間，塵毛包納而無外，炳然齊現，猶彼芥瓶，具足同時，方之海滴，一多無礙，等虛空之千燈，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法門重疊，若雲起長空，萬行芬披，比華開錦上，若夫高不可仰，則積行菩薩暴髀鱗於龍門，深不可闚，則上德聲聞杜視聽於嘉會，見聞爲種八難，超十地之階，解行在躬，一生圓曠劫之果，師子奮迅，衆海頓證於林中，象王迴旋，六千道成於言下，啓明東廟，智滿不異於初心，寄位南求，因圓不遙於毛孔。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則塵塵行滿，眞可謂常恒之妙說，通方之洪規，稱性之極談，一乘之要軌也。尋斯玄旨，卻覽餘經，其猶杲日麗天，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是以菩薩搜祕於龍宮，大賢闡揚於東夏，顧惟正法之代尚匿清輝，幸哉，像季之時，偶斯玄化，況逢聖主，得在靈山，竭思幽宗，豈無慶躍，題稱《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無盡修多羅之總名，《世主妙嚴品》第一者，即衆篇義類之別目。大以曠兼無際，方以正法自持，廣則稱體而周，佛謂覺斯玄妙，華喻功德萬行，嚴謂飾法成人，經乃注無竭之涌泉，貫玄凝之妙義，攝無邊之海會，作終古之常規。佛及諸王與種世主，法門依正俱曰妙嚴。分義類以彰品名，冠羣篇而稱第一，斯經有三十九品，此品建初，故云《大方廣佛華嚴經》。

世主妙嚴品第一

故言法爾者，夫王道坦坦，千古同規，華玄門，諸佛齊證故。一切佛法爾，皆於無盡世界，常轉如是無盡法輪，令諸衆生反本還源，窮未來際，無有休息。故《不思議品》中明一切諸佛能於一身化現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頭一，一頭化爾所舌一，一舌出爾所音聲乃至文字句義，一一充滿一切法界，無有窮盡。斯則處以毛端橫該法界，時以刹那豎窮劫海。處則頓起，時則常起，不待別因，但隨見聞，說有初成九會之別。諸慈悲者，於無盡中略此流傳，令尋於此，見無邊法，如觀牖隙，見無際空，而此時處即同無盡，以一處即一切處，一時即一切時故。二酬宿因者，三順機感者，謂昔因法爾，雖能常偏，約可流傳，皆由機感，離機說法，無所用故。其猶上有白月，下資澄潭，潭清影現，機感應生，故《兜率偈》云，見佛亦復然，必假衆善業。十方諸佛告功德林，言及諸菩薩衆善根力，故《解脫月》云，此衆無諸垢，志解悉明潔等，皆是機感廣顯。機感，如第四教所被機中，然此機感通於現未諸會，當機即是現在，今之聞者，是未來機。四爲教本者，謂非海無以潛流，非本無以垂末，將欲逐機，漸施末教，先示本法，頓演此經，然亦有二，一爲開漸之本。《出現品》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故。二爲攝末之本，如日沒時還照高山故，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法華》亦云，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此漸本也。次云，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即開漸也。又云，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即攝末歸本也。斯則《法華》亦指此經以爲本矣。五顯果德者，謂此本法中顯佛勝德，令諸菩薩信向證故，不識寶玉，不得其用。不知此德，安能仰求。然果德有二，一依果，謂華藏世界海等。二正果，如來十身等。此二無礙，以爲佛德。然依正無礙，通有六句：一依內現依，如塵中刹海；二正內現正，如毛孔現佛；三正內現依；四依內現正；五依內現依正；六正內現正依。其文非一，又有四句：一或唯依佛，即刹故；二或唯正刹，即佛故；三俱；四泯。思之可知。隨舉一門，則攝一切，並如下說。六彰地位者，爲顯菩薩修行佛因，一道至果，有階差故。夫聖人之大寶曰位，若無此位，行無成故。此亦二種：一行布門，立位差別故；二圓融門，一位即攝一切位故，一一位滿，即至佛故。《初地》云，

一地之中，具攝一切諸地功德，信該果海，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等。然此二無礙以行布，是教相，施設圓融，是理性德用，相是即性之相。故行布不礙圓融，性是即相之性，故圓融不礙行布。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無量行布不礙圓融，故無量爲一。無量爲一故，融通隱隱。一爲無量故，涉入重重。故世親以六相圓融上下之文非一。七說勝行者，欲登妙位，非行不階。故君子不患無位，患己不立。行亦二種，一頓成諸行，一行一切行。故《十住品》云，一即是多，多即一等。《菩賢行品》說，一斷一切斷等故。二偏成諸行，此即行布，謂自大菩提心體相功德，乃至等覺中，行此二無礙，例如位說。八示眞法者，欲成行位，須解法理。不體理事，行亦非眞。故《兜率偈》云，不了眞實法，諸佛故興世。此亦二種：一顯事理無礙法，二顯事事無礙法，並如義分齊說。九開因性者，謂上因果理事，皆由衆生性有。若性非金玉，雖琢不成寶器。良以衆生包性德而爲體，依智海以爲源，但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今令知心合體，達本情亡，故談斯經，以爲顯示。亦有二種：一以言顯，示令其知有；二使其修行，悟入顯現，如下《破塵出經》卷等。亦如《法華》云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所謂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衆生等有，故言唯一。十利今後者，既等有其分，故廣利無邊。此亦二種：一利今，即佛在當機；二利後，即今之見聞。《發心品》云，我等諸佛護持此法，令未來世一切菩薩未曾聞者，皆悉得聞。此經復二，一令得見聞，爲堅種故。《出現品》云，如人食少金剛，終竟不消等。二令起行成證入，故出現。又云，設有菩薩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修習種種菩提分法，若未聞此如來不思議大威德法門，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爲眞實菩薩，以不能生如來家故。若聞此法信解隨順悟入，當知此人生如來家，乃至深入如來無量境界。良以有作之修，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念，便契佛家。《賢首品》云，十剎塵數如來所，悉皆承事盡一劫。若於此品能誦持，其福最勝過於彼等。

又　二明說經緣者，一切經首說時方人等，皆是緣起。今有十緣：一依時，二依處，三依主，四依三昧，五依現相，六依說者，七依聽者，八依德本，九依請者，十依加者。今初依時。夫心冥至道，則混一古今，法界無生，本亡時分。下經偈云，諸佛得菩提，實不計於日。況無涯之說，念劫圓融哉。今以無時之時，略顯十重時別。初唯一念，二盡七日，三徧三際，四攝同類劫，五收異類劫，六以念攝劫，七劫念重收，八異類異時，九彼此相入，十以本收末。謂以非劫爲劫故，於前十時相演此經。又此十種，隨一圓收，依此說時，則無終始，亦隨見聞說初成等。如前法爾中辯。若依此時，則通異餘教，而餘教時不出於此。或說三七六七等，隨見聞故，廣如旨歸。第二依處者，夫智窮眞際，能所兩亡，假說依眞，而非國土。況刹塵即入染淨叅融圓滿，教之普周，難以分其處別。然眞非事外，不壞所依。以上無時之時，徧非處之處。然有言此經在穢土說，居摩竭等故。有云處淨土說，在華藏故。有云如實義者，二種身土無定異處，即於一處見聞異故。上之三義，後一近宗。然說此經，處淨穢無礙通局交徹，各二四句。初淨穢中，謂或唯染，或唯淨，如前二義。或俱華藏內娑婆故。或泯染淨相，盡同一法界故。又或唯染摩竭等，覆淨相故。或唯淨其地，金剛染相盡故。或俱隱顯無礙故。或俱非，各相形奪二相盡故。次明通局，交徹二四句者，謂或局此一界故，或通該十方故，或俱即此即徧故，或泯二相盡故。又或局此界，攝一切故。或通此入一切故。或俱即攝即入故。或泯形奪相盡故。又以一塵例刹，亦有四句可知。若從惡至覺，略顯十處。初此閻浮七處九會而周法界，如《升須彌品》。二周百億同類一界，亦徧法界，如《光明覺品》。三徧異類樹形等刹。四徧刹種五徧華藏。六徧餘刹海，若種若刹。七徧前六類，刹塵皆有同異類刹。八盡虛空界容一毛端之處，各有無邊刹海。九猶帝網。十餘佛同然。上十類一一各徧法界，而前九正是遮那說法之處。然說十住等處，雖復各徧法界，乃至塵毛爲門不同，亦無雜亂。若約十住與十行等，全位相攝，則彼此互無各徧法界。若約諸位相資，則此彼互有同徧，法界一一品會準此知之。十餘佛同者，此佛既爾，餘佛亦然，故諸會結通，皆云我等諸佛亦如是說。然主主不相見，伴伴不相見，主伴伴主則互相見。若互不相見，即各徧法界，互相見故，同徧法界，亦無雜亂，亦無障礙。又上十處共爲緣起，舉一全收，以一一處稱法性故。而隨前一一時皆佛，此諸處又隨一一處皆具。前時頓說此經，此約約器世間說。若約智正覺，及衆生世間，即一一佛身，支節毛孔，皆攝無盡重重之刹，普賢衆生一一皆爾，並是遮那說經之處。第三依主者，夫眞身寥廓，與法界合其體，包羅無外，與萬化齊其用，窮源莫二執跡多端，一身多身，經論異說。今說此經佛爲眞爲應，爲一爲多。若言眞者，何名釋迦居娑婆界，人天同見。若云應者，那言遮那處蓮華藏，大菩薩見，見佛法身。若云一者，何以多處別現。若云異者，何以復言而不分身。故說此經，佛並非

前說，即是法界無盡身雲，眞應相融，一多無礙，即盧遮那是釋迦，故常在此處，即他處故，遠在他方，恒住此故，身不分異，亦非一故，同時異處，一身圓滿，皆全現故。一切菩薩不能思故。

又　辯言無礙者，略有十義。一用周無礙，謂於上念劫利塵等處，遮那佛現法界身雲業用，無邊悉周徧故。經云，如於此處見佛，坐一切塵中，亦如是等。其文非一。二相徧無礙，謂於上差別用中，各攝一切業用故。三寂用無礙，無私成故。四依起無礙，無心頓現海印力故。五眞應無礙，應即同法一味平等故。六分圓無礙，一身分即具全身故。七因果無礙，不礙現因故。八依正無礙，不礙現依故。九潛入無礙，入衆生界。如如來藏，雖作衆生，不失自性故。故《出現品》云，佛智潛入衆生心。又云，衆生心中有佛，成正覺等。又亦攝一切衆生在一毛孔。善化天王云，汝應觀佛一毛孔，一切衆生悉在中等。十圓通無礙，謂此佛身，即理即事，即一即多，即依即正，即人即法，即此即彼，即情即非情，即深即廣，即因即果，即三身即十身，同一無礙法界身雲。以此身雲徧前時處，常說《華嚴》是知或說報身在色究竟，約攝報說。或說報身在餘淨土，約引攝說。或說金那坐千葉華，攝二地說。或說登地方見，約勝機說。或分三異。從體相用說，俱非此經眞實之義。設分三十不同，亦權實對說。若不融前義，亦失經宗。

第六，依說人者，法無廢興，弘之由人。下文云，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今此能說通三世間，開即爲五，謂佛，菩薩，聲聞，衆生及器。更開爲十，謂加三世微塵毛孔器及有情，各有分圓，故毛孔微塵即是分說。此上諸說，通三世故。故《普賢行品》云，佛說衆生說，及以國土說，三世如是說等。後則《無量法界品》中類，非一故，如僧祇隨好即是佛說，餘會多菩薩說。《法界品》初有聲聞說，諸善友等多菩薩說，亦名衆生說，菩提樹等即器界說。至文當知其能說人用法不同，或用音聲，或用妙色等，如教體中辯。第七，依聽人者，子明云，喪百牙輟絃。若無聽者，終無有說。即下諸衆，略有十類，至文當明除當機衆，餘皆是緣。第八依德本者，川有珠而不枯，山有玉而增潤。內無德本，外豈能談。然唯約說者，前人此法故，略有二類。一者智慧最爲首，故十方諸佛告金剛幢言，及由汝智慧清淨故。告金剛藏言，亦是汝勝智力故。二者，餘行願力，十方諸佛告普賢言，亦以汝修一切諸行願力故。十方諸佛告法慧言，及汝所修諸善根力，令汝入是三昧而演說法。若感者善根，若化主所願皆囑說因。第九依請人者，若約慈悲深厚，亦有無問自說。若約敬法重人，要須誠請後說。初心識昧，未解請求，上智慈悲，騰疑啓請。然有二類。一者，言請。二者，念請。諸會有無現相品當辯。第十，依能加者，夫聖無常應，應於克誠。心冥至極，故得佛加。然若佛自說，則不俟加，如第九會因人有說，要假上加。其第八會行依法修，不異前故，略無有加。二七不入定故，無有加。餘皆具有。所以加者，欲顯諸佛同加，即同說故。一說一切說故。亦顯果海無言，因相可說故。若爾僧祇隨好應非一切，表微細難知故，超出因果故。然施設不同，不應一準。加有二種，一者顯加，具於三業。二者冥加，但與智令說普光法界無顯有冥，餘皆具二，顯必有冥故。餘至下明教起因緣竟。

又　夫教海沖深，法雲彌漫，智光無際，妙辯回窮。以無言之言，詮言絕之理。以無變之變，應無窮之機。極位所承，凡情難挹。今乘理教之力，略啓四門。一大意合離，二今古違順，三分宗立教，四總相會通。今初，且西域東夏弘闡之流，於一代聖言，或開宗分教，或直釋經文，以皆含得失故耳。且不分之意，略有五焉。一則理本一味，殊塗同歸，故不可分也。二一音普應，一雨普滋故。三原聖本意，爲一事故。四隨一一文，衆解不同故。五多種說法，成枝流故。以斯五義故，不可分，分之乃令情構異端，是非競作故。以不分爲得其分教者，亦有多義。一理雖一味，詮有淺深故，須分之，使知權實。二約佛雖則一音，就機差而教別。三本意未申，隨他意語而有異故。四言有通別，就顯說故。五雖分權實，須善會佛意，有開顯故。又王之密語所爲別，故不識權實，以深爲淺，失於大利。以淺爲深，虛其功故，莊嚴聖教令深廣故。諸聖教中自有分故，諸大菩薩亦開教故。以斯多義，開則得多而失少，合則得少而失多，但能虛己求宗，不可分而分之，亦何爽於大旨。故今分之。第二古今違順曲分爲二。先敍此方，後明西域。今初諸釋雖衆，略敍數家，勒爲五門。一立一音教，謂如來一代之教不離一音，然有二師，一後魏菩提流支云，如來一音，同時報萬，大小並陳。二姚秦羅什法師云，佛一圓音，平等無二，無思普應，機聞自殊，非謂言音本陳大小。故《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上之二師，初則佛音具異，後則異自在機，各得圓音一義，然並爲教本，不分之意耳。第二，立二種教，自有四家。一西秦曇無讖三藏，立半滿教，即聲聞藏爲半字教，菩薩藏爲滿字教。隋遠法師亦同此

立，斯則文據《涅槃》，蓋是對小顯大，通相之意未於大中顯有權實，亦含半滿　二隋遠法師立漸頓二教，謂約漸悟機，大由小起，所設具有三乘，故名爲漸　若約頓機，直往於大，不由於小，名之爲頓　此雖約機，說有漸頓，而所說法不出半滿　三唐初印法師，亦立二教，一屈曲教，謂《釋迦經》以逐機性，隨計破著故，如《涅槃》等　二平道教，謂《舍那經》以逐法性自在說故，如《華嚴經》　又此二教，略有四異　一主異，謂釋迦化身與盧舍那十身異故　二處異，謂娑婆界木樹草座，與華藏界中寶樹、寶座等異故　三衆異，謂爲聲聞及菩薩說，與唯菩薩及極位同說異故　四說異，謂局處之說，與該通十方之說異故　此約化儀以判　然《華嚴》雖有隨諸衆生各別謂伏，皆是稱性善巧，一時頓演，《涅槃》等，雖說一極，或對權顯實，或會異歸同，一切如來或說不說，故云屈曲　約釋迦爲主則未顯十身，十身爲主，必具釋迦娑婆之處，未融華藏　華藏之處，必融娑婆　略云四異，異實有多，誠如所判，但以屈曲之內未顯法之權實耳　四齊朝隱士劉虯，亦立漸頓二教，謂《華嚴經》名爲頓教，餘皆名漸，始自鹿苑，終於雙林，從小之大故　然此經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即是頓義，慈龍降雨以證漸義，於理可然，漸約五時，次下當辯　第三，立三種教亦有三家，一南中諸師同立三教，謂於前漸頓加不定教，由漸中先小後大而《央掘經》，六年之內即說爲遮此難，故立不定，謂別有一經，雖非頓攝，而明佛性常住，即《勝鬘》、《金光明》等，是爲偏方不定教也　津中開合諸師不同，或但分爲二，即是半滿，或分爲三，即武丘山岌法師謂十二年前見有得道名有相教，十二年後齊至法華見空得道名無相教，最後雙照一切衆生佛性闡提作佛名常住教　此與唐三藏三時之教大同至於西域中說眞諦　三藏依《金光明》立轉照持三輪之教，亦大同此，而時節小異謂七年前說四諦，名轉法輪，七年後說《般若》具轉照二輪，以空照有故　三十年後具轉照持以雙照空有持前二故　或分爲四，即宋朝宏法師，謂於前三時無相之後，常住之前，指《法華經》爲同歸教，以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故　或開爲五，然有二家，一道場慧觀等於無相之後，同歸之前，指《淨名》、《思益》等爲抑揚教　二者即前劉公，不開抑揚，而有教之初，取《提胃經》爲人天教　上來諸師皆於漸中約時開異　若不加不定之教，則招難尤多，以初有大故，雖加不定，猶有妨難　略顯五時之妨，餘可例知　初明十二年前爲有相者，自違《成論》　《成論》云，我今正明三藏中實義，實義即空　又《阿含》中云，無是老死，即法空也　無誰老死，即生空也　又《智論》云，三藏中明法空爲大空，《摩訶衍》中明十方空爲大空，皆顯小乘已有二空　若云第二時說空者，十二年後方制廣戒，豈唯說空　又《智論》云，從得道夜乃至涅槃，常說《般若》，豈前不說空　若云第二時中未顯常住者，實相般若豈無常耶　《涅槃》亦說佛性，亦名般若，是知實相般若即是正因佛性　觀照即爲了因　又《般若》離四句，何曾存空　《般若》不壞四句，豈無妙有　是知小大各有四門，而但言初有次空者，各得一門之意耳　若云第三時中但名抑揚，亦非當者　《淨名》云，佛身無爲不墮諸數，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豈無常耶　《般若》亦云，二乘智慧猶如螢光　菩薩一日學智，如日之照，豈非抑揚　若云第四時中但顯同歸，亦未明常者　《壽量品》云，常住不滅　又《方便品》云，世間相常住等，豈無常耶　五以涅槃爲常住者，當教可爾，而涅槃之時亦有小乘之見，如《阿含》中說如來涅槃之相故　若以人天爲初者，《提胃》雖說戒，善得道皆通三乘　故彼經云，《提胃》得不起法忍　又違《密跡經》中第二七日說三乘故　然上五時等皆以約時剋定，則有所乖，揀去不定，從多分說，亦有理在　二後魏光統律師承習佛陀三藏，亦立三教，謂漸頓圓　初爲根未熟者先說無常，後方說常、先空，後不空等，如是漸次，故名爲漸　二爲根熟之輩，於一法門具足演說常無常空、不空等，一切具說，更無由漸，故名爲頓　三爲於上達分階佛境之者說，於如來無礙解脫究竟果德圓滿祕密自在法門，故名爲圓　此亦約化儀說有前後耳，意明今時堪受頓者，必昔曾受化故　云根熟上達之言，義兼地前分階佛境，即謂地上，於理亦通　三隋末唐初吉藏法師，依《法華》第五立三種法輪，一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即皆信受，入如來慧，即根本法輪　二除先修習學小乘者，即枝末法輪　三我今亦令得聞是經，入於佛慧，即攝末歸本法輪　此判全約化儀，據法但有大小　然《法華》爲於一類開顯本末，若將定判一代聖教，收義不盡，以《法華》之前亦有大故，豈《般若》等皆爲枝末　又《無量義》云，佛一切時說大小故　四賢首弟子宛公，依《寶性論》，立四種教　論云，有四種衆生不識如來藏，如生盲人　一者凡夫，二者聲聞，三者辟支佛，四者初心菩薩　言四教者，一迷眞異執教，當彼凡夫，二眞一分半教　當彼二乘，三眞一分滿教　當彼初心菩薩，四眞具分滿教　即當彼識如來藏者，初教謂諸外道，迷於眞理，廣起異計　二謂小乘，於眞如隨緣不變二分義中，唯說生空所顯之理，故名爲半，如涅槃半字　三謂但得不變，不得隨緣，

故名一分而雙攜二空，故名爲滿　四由具隨緣不變二義故名具分，廣如彼說　然今判聖教，那崇邪說　若對教主，應如此方，先立三教，或如西域分內外及六師等　又依涅槃爲半滿者，後二既滿，不應復有一分之言　既但得不變一分，豈名爲滿　又涅槃半滿，豈唯約二空，豈彼不說妙有而訶空耶　故其所立，未爲允當　第五立五教，略有二家，一波頗三藏，立一四諦教，謂四阿含等　二無相教，謂諸般若　三觀行教，謂《華嚴經》　四安樂教，謂《涅槃經》，說常樂故　五守護教，謂《大集經》，說守護正法事故　此釋名局以觀行等，皆互有故　二賢首所立五教，至下當知　第二敘西域者，即今性相二宗，元出彼方，故名西域　謂那爛陀寺同時有二大德，一名戒賢，二名智光　戒賢遠承彌勒，無著近踵護法，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立三種教，以法相大乘而爲了義，即唐三藏之所宗師，謂佛初於鹿苑轉四諦小乘法輪，說諸有爲法，皆從緣生，以破外道自性因等　又緣生無我，翻外有我，然猶未說法無我理，即四阿含等，是第一時中，雖依偏計所執而說諸法自性皆空，翻彼小乘，然於依他圓成猶未說有，即諸部《般若》等經　第三時中，就大乘正理，具說三性三無性等，方爲盡理，即解《深密經》等是，故於彼三時初墮有邊次，墮空邊，俱非了義　後時具說偏計性空，餘二爲有，契會中道，方爲了義　此依《深密》所判　二智光論師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辯，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亦立三時教，以明無相大乘爲眞了義，謂佛初鹿苑說小，明心境俱有　次於中時，爲彼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唯識道理，以根猶劣，未能至入平等眞空故　後第三時爲上根說無相大乘，辯心境俱空，平等一味，爲眞了義　又初漸破外道自性等，故說因緣生法決定是有　次漸破小乘緣生實有之執，故說依他似有，以彼怖畏此眞空故，由存假名而接引之，後時方就究竟而說緣生即空，平等一味　此三次第，如智光論師《般若燈論釋》中引大乘《妙智經》說　然此二三時並不能斷一代時教，以各有據互相違故，各別爲於一類機故　《深密經》意爲於一類餐般若者聞平等空撥無因果，不了空有無二故，第三時爲其分析於一法上空有之義，其《妙智經》則以一類聞說三性迷唯識者未能忘心觀緣起者，定謂似有故，令總忘心境，即事而眞，得斯意者，則不相違

又　第四立四教者，略有四家　一梁朝光宅法師，依《法華》第二立四乘教，謂臨門三車即是權教三乘，四衢等賜即實教大乘，以臨門牛車亦同羊鹿，俱不得故，並無體故，諸子皆索故　是知三皆虛指，以爲方便　此則前三是三乘，後一是一乘，無乖教理　若唯說《法華》爲實，則抑諸《般若》及諸大乘了義之經　是知昔大亦有權實，《法華》但會昔權故，說三皆虛指昔實不滯方便，故不會之　若約會權歸實，即是會三爲一　若破小顯大，即是會二歸一　若開權顯實，則三是一，更無別一，故彼經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先所出內是子所知　若廢權立實，義說爲四　如攬三點以成一伊，點別非伊，伊具三點　昔三既別，實不兼權　今一至兼成四無爽　若依昔未顯說一切具有如來知見，根敗之種，今並說成則今昔有異，於文有據，義亦極成　二陳隋二代天台智者承南岳思大師立四教云，一三藏教，此教明因緣生滅四眞諦理，正教小乘，旁化菩薩　二者通教，通者，同也，三乘同稟故　此教明因緣即空無生四眞諦理，是《摩訶衍》之初門，正爲菩薩，旁通二乘　《大品》云，欲得聲聞乘，當學《般若波羅蜜》等，然教理智斷行位因果皆通，淺深不同　論共《般若》，唯共於淺　三別教，別即不共，不共二乘人說故　此教正明因緣假名無量四眞諦理，的化菩薩，不涉二乘　故聲聞在座，如聾如盲，不名不共　而云別者，兼欲揀非圓故，以一因迴出一果，不融歷別而修，不得因果圓融故　四圓教，圓以不偏爲義，此教正明不思議因緣　二諦中道事理具足，不偏不別，但化最上利根之人，故名爲圓　《華嚴經》云，顯現自在力，爲說圓滿經　無量諸衆生，悉受菩提記等　別則教理等皆別，圓則教等皆圓　又此四教由三觀起，從假入空，析體異故　有初二教，從空入假，從假入中，有別教起，三觀一心中得，有圓教起　又此四教不局定一部，一部之中容有多故　又更以四種化儀收之，謂頓漸不定祕密頓漸，同前攴公　後二謂一音異解，若互相知，名爲不定　互不相知，即名祕密　此師立義理致圓備，但三藏教名義似小濫，以餘三教亦有三故　所以爾者，良以《智論》之中多諮小乘爲三藏故，《成實論》中亦自說云，我今欲說三藏中實義故，初對舊醫戒定慧故，立此三事，迢然不同，異後三教通教意融三故，別教依一法性而顯三故，圓教三一無障礙故　所以不名小乘教者，此教亦有大乘六度菩薩三十四心斷結成眞佛故　故藏通別圓之義，四教互有，而覈其定實，餘三不成，唯成當教中義耳　但判《華嚴》兼於圓別，以就登地已上約寄位，行布爲別義，故名異義同，亦無大過　三唐初海東元曉法師亦立四教，一三乘別教，如《四諦緣起經》等　二三乘通教，如《般若》，《深密經》等　三一乘分教，如《梵網經》等　四

一乘滿教，如《華嚴經》等。然三乘共學名三乘教，於中未明法空，名別相教，說諸法空是爲通教，不共二乘，名一乘教。於中未顯普法，名隨分教。具明普法，名圓滿教。然此大同天台，但含別圓，加一乘分耳。自宗且依乘門，略立四種，非謂此四偏攝一切，故無有失。然欲會二宗，須知二宗立義有多差別，略敍數條。一者，一乘三乘別。二，一性五性別。三，唯心眞妄別。四，眞如隨緣凝然別。五，三性空有即離別。六，生佛不增不減別。七，二諦空有即離別。八，四相一時前後別。九，能所斷證即離別。十，佛身無爲有爲別。且初二義者，由性有五一不同故，令乘有三一權實。如法相宗意，以一乘爲權，三乘爲實。故《深密》三時教中，初皆不成。次一向成是爲，若過若不及皆非了義。第三時中，有性者成，無性不成，方爲了義。故云普爲發趣一切乘者。又初二卷中皆云一乘是密意說，故知是權。又《勝鬘經》以一乘爲方便故，《大般若》五百九十三中善勇猛菩薩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爲具宣說如來境智。若有情類於聲聞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能證得，自無漏地。於獨覺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依自乘而得出離。於無上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若有情類雖未已入正性離生而於三乘性不定者，聞此法已，皆發無上正等覺心。《深密》第二大意同此。又云，一切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終不能令當坐道場，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十輪》第九亦說三乘各定差別，皆以性定五故。故《楞伽》中佛告大慧，有五種種性，一聲聞乘性，二辟支佛乘性，三如來乘性，四不定乘性，五者無性。大《莊嚴論》及《瑜伽論》皆同此說。善戒地持雖但說二種性，一有種性，二無種性，亦云無種性人。無種性故，雖復勤行精進，終不能得無上菩提，但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無性》、《瑜伽》亦同此說。若法性宗意，則以三乘是權一乘爲實。《法華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又云，初以三乘引導衆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以性唯一故。故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又第二云，一相一味，究竟涅槃，常寂滅相。《涅槃》亦云，佛性者名爲一乘。師子吼者，名決定說，決定宣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三十三又云，一切衆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一解脫，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常得常樂我淨，是名一味。又《法華》第三云，我滅度後，復有弟子不聞是經，不知不覺，菩薩所行，自於所得功德生滅度想，當入涅槃。我於餘國作佛，更有異名，是人雖生滅度之想，入於涅槃，而於彼土求佛智慧，得聞是經，唯以佛乘而得滅度等。《智論》九十五亦同此說。明知趣寂，決定迴心，《法華論》中四聲聞內決定及增上慢，此二根未熟故，菩薩與記方便，令發心。既云未熟，明必當熟，方便令發，即菩提心，不可不順己宗，判爲論錯。又《楞伽》第二第四第七皆同說二乘無實，《涅槃》但是三昧力故，後必當得無上菩提。《法華論》中意亦同，此皆是假說涅槃，故云三昧。《勝鬘》亦云，菩薩二乘得涅槃者，是佛方便。又《無上依經》、《寶性》、《佛性》二論皆說入滅，二乘於三界外更受變易。《密嚴經》中二乘畢無灰斷永滅。如是經論，其文非一，永寂聲聞必無明矣。《涅槃》第九《菩薩品》中廣明提斷善，不能發心，當文即云，彼一闡提雖有佛性，而爲無量罪垢所纏，不能得出，如蠶處繭，此則有而非無。又云，或有佛性，一闡提有善根人無等。則知無有無種性人。況前引《楞伽》五性，自迷其文，彼經第五性云，五者，無性謂一闡提，此有二種，一者焚燒一切善根，即謗菩薩藏。二者憐愍一切衆生界，即是菩薩。若有衆生不入涅槃，我亦不入。大慧白言，此二何者常不入涅槃。佛言，菩薩常不入涅槃，非焚燒一切善根者，以知諸法本來涅槃，不捨一切諸衆生故。此意則明菩薩入而不入。既云菩薩常不入，非闡提者，則明闡提後必入矣。況經自云，復以如來神力故，或時善根生耶。《莊嚴》第五無性亦有二種，一是時邊，二者畢竟。時邊謂暫時之無，即前闡提。畢竟謂永無，即大悲菩薩。是知前來所引《大般若》、《深密》等經，皆是未說《法華》之前，就其長時云定性無性，非永定永無。諸論隨佛方便成立，故云定無耳，故《寶性》、《佛性》等論皆說，以一闡提謗大乘因，依無量時說無佛性，非謂究竟無清淨性。若謂《法華》是第二時教，爲引不定二乘故，說一切悉皆成佛而猶未說定性不成，故名密意，非了義者，何以自判《法華》爲第三時教，誰敢判於《法華》爲不了耶。《妙智經》中及《梁攝論》成立正法中，皆以一乘居三乘後，故《眞諦三藏部異執記》云，三十八年後說《解節經》等。《無量義》云，四十年後說《法華經》，明知《法華》居後，故經云臨欲終時，若不信《法華》居後《涅槃》，臨終居然可信，豈不亦以一乘一性破三五耶。若以《般若》爲第二時，《法華》爲第三時，於理即通復自違《深密》。第三時中普爲發趣一切乘者，以《法華》破三，故明知《深密》三時不能定斷一切聖教以未居最後故，且約顯一類義故分三耳。義如前說。若將《法華》望之應有四時，以一乘教破前三乘故。若謂佛性有二，一者理性，二者行

性　理性定有，行性或無　斯言可信　故《涅槃》云，或有佛性，善根人有，闡提人無，即是行性　或有佛性，一人俱有，即是理性　然《涅槃》依於理性，明其等有，故云，凡是有心，定當作佛　不言凡是有行，定當作佛　若謂理性定有，容趣寂不成，則違教理　是知闡提不作佛者，以作佛非闡提故，乃抑揚當時耳　若謂《法華》入滅後信一乘，即是變化權，聲聞者，權必化實，無實化誰，又豈不誤於一類怯弱好滅衆生　是知趣寂皆是《法華》前意耳

又　第三立教開宗，分二　一以義分教，二依教分宗　今初以義分教

教類有五，即賢首所立，廣有別章，大同天台，但加頓教　今先用之，後總會通　有不安者，頗爲改易　言五教者，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　初即天台藏教　二始教者，亦名分教，以《深密》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二乘俱不成佛故　今合之總爲一教　此既未盡大乘法理，故立爲初有不成佛故，名爲分　三終教者，亦名實教，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立爲終，以稱實理，故名爲實　上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故，總名爲漸　四頓教者，但一念不生，即名爲佛　不依地位漸次而說，故立爲頓　如《思益》云，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楞伽》云，初地即爲八，乃至無所行，何次等不同，前漸次位，修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故立名頓　頓詮此理，故名頓教　天台所以不立者，以四教中皆有一絕言故，今乃開者，頓顯絕言，別爲一類離念機故，即順禪宗　五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　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生佛具足，故名圓教　如此經等說　若約所說法相者，初小乘中但說七十五法，但說人空，縱少說法空，亦不明顯，但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故《阿含》云，貪恚愚癡是世間根本等，未盡法源，故多諍論，部執不同　二始教中廣說法相，少說法性　所說法性，即法相　數說有百法決擇分明，故少諍論　說有八識，唯是生滅，依生滅識建立生死及涅槃，因法爾種子有無永別，是故五性決定不同，既所立識，唯業感生，故所立眞如常恒不變，不許隨緣　依他起性，似有不無，非即無性　眞空圓成說經空義，但約所執　既許三性五性不同，故說一分衆生，決不成佛，名生界不滅　眞俗二諦，迢然不同　非斷非常，果生因滅，同時四相滅，表後無根本，後得緣境斷惑義，說雙觀決定別照，以有爲智證無爲理，義說不異，而實非一　既出世智，依生滅識種，故四智心品爲相所遷，佛果報身，有爲無漏　如是義類，廣有衆多，具如《瓔珞》、《雜集》等說　三終教中少說法相，多說法性　所說法相，亦會歸性所立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不生滅與生滅和合而成，非一非異，一切衆生平等一性，但是眞如隨緣成立　依他無性，即是圓成，一理齊平　故說生界佛界，不增不減，第一義空，該通眞妄　眞非俗外，即俗而眞　故雖空不斷，雖有不常　四相同時，體性即滅　緣境斷惑，不二而二　有能所斷，二而不二　說爲內證，照惑無本，即是智體，照體無自，即是證如，非智外如，爲智所證，非如外智能證　於如世出世智，依如來藏始本不二，則有爲無爲非一非異，故佛化身，即常即法，不墮諸數，況於報體即體之智，非相所遷　如是義類，亦有衆多，次第對上如《楞伽》等經，《起信》等論　若會上二宗，廣如別說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辯眞性，亦無八識差別之相　一切所有，唯是妄想　一切法界，唯是絕言　五法三自性俱空，八識二無我雙遣，詞教勸離，毀相泯心　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亦無佛無不佛，無生無不生　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　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　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　十十法門，各攝法界，義分齊中當具宣說　二依教開宗，宗乃有十，如經宗中辯　第四總相會通，曲分爲二　先通會諸教，後會化儀前後今初諸德立教，各自所據，今雖立五，亦會取諸說，略有五重　一或總爲一，謂唯是如來一大善巧攝生方便，一音所演，則前之二師立一音者，不失道理　二或開爲二，此更有三　一對小顯大，初是半字，後四皆滿，則無違二藏等言　二對權顯實，前則二是三乘，後三爲一乘，則不違《法華》四乘　三者三四二教，雖則泯二，異前而對三顯一，曲巧順機，後一直顯本法，一向不共，如《智論》說，此同印公平道屈曲三，或分爲三，初一小乘，次一三乘，後三一乘　或唯後一是不共一乘　《智論》指此，以爲不共　《大品》等經，共二乘說　故此三亦順四乘　又《梁論》第八云，如來成立正法有三種，一立小乘，二立三乘，三立一乘，第三最勝，故名善成立　此亦同《妙智經》　《眞諦三藏部異執疏》第二卷中亦同此說　四或分爲四，此亦二門，一中間三教存三泯，二別故開之爲四，一別教小乘，如四《阿含》等　二同教三乘，如《深密》等　三同教一乘，如《法華》等　四別教一乘，如《華嚴經》　二約歷位，無位開漸及頓故，分爲四，總合二三以爲漸教，餘皆如名　五或分爲五，如前所立，以漸中有始終故，然取多分略指數經，實非局判，以一經中容多教故　第二化儀前後者，今辯如來一代時教，略

啓十門。一本末差別門，二依本起末門，三攝末歸本門，四本末無礙門，五隨機不定門，六顯密同時門，七一時頓演門，八寂寞無言門，九該通三際門，十重重無盡門。初中本末同時，始終一類，各無異說　然有三位　一若小乘中，則初度陳如，後度須跋，中間亦唯說小，益小如四《阿含經》及五部律　二若約三乘，則始終說三，通益三機，如《密跡經》等　三若約一乘，則始終唯爲圓機說於圓極，如《華嚴》等，其中不通小乘，復攝九世，該於前後，更無異說。然此三類，依於此世，根性定者，常聞如上一類之法。故佛所演各通始終更無前後。二依本起末門，此有五類。謂初爲菩薩說大，二爲緣覺，三爲聲聞，四爲善根衆生，五爲邪定。如《出現品》日照高山及三千初成喻中廣辯其相，皆明先大後小，約法名從本起末，以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故十八本二，皆大乘出故，約機各是一類之機，非約一機前後大小。三攝末歸本門者，依無量義，初時說小，次說中乘，後時說大　故《法華》亦云，初轉四諦，《深密》、《妙智》雖復二時，三一不同，皆先小後大。四本末無礙門者，謂初學照山王之極，說明非本無以垂末，後顯歸大海之異流，明非末無以歸本，故本末交映，與奪相資，方爲攝生之善巧矣，是故通論總有五位。一根本一乘，如《華嚴經》。二密意小乘　三密意大乘　四顯了三乘　上三如《深密》。五破異一乘，如《法華》。上之四門，圓通無礙。是則前後即無前後，無前後之前後耳　五隨機不定門者，此上四門　初門明三類機，始末常定　次門明五類機，異時常定　第三門明一類機，自淺之深　第四門明二類機　初機聞頓，後機從淺至深　更有一類不定之機，或從小乘，次入三乘，後入一乘　亦有從小直入一乘，或多類機，隨聞一句，異解不同　六顯密同時者，若異聞互知，是顯不定。若互不相知，即是祕密　密顯同時，亦無前後　七上來諸門一時頓演　八從初得道，乃至涅槃，不說一句　九此上諸門盡通三際　十上之九門，隨處隨時，重重無盡，皆無前後　後之二門，正是華嚴境界，融取前八，亦不離華嚴之用　第三義理分齊已知此經總攝圓教，末知圓義，分齊云何。然此教海宏深，包含無外，色空交映，德用重重，語其橫收，全收五教，乃至人天，總無不包，方顯深廣　其猶百川不攝大海，大海必攝百川　雖攝百川，同一鹹味，故隨一滴遍異百川　前之四教不攝於圓，圓必攝四　雖攝於四，圓以貫之　故十善五戒，亦圓教攝，尚非二四，況初二耶　斯則有其所通，無其所局　故此圓教語廣，名無量乘　語深唯顯一乘，一乘有二　一同教一乘，同頓同實故　二別教一乘，唯圓融具德故　以別該同，皆圓教攝　今顯別教一乘，略顯四門一明所依體事。二攝歸眞實。三彰其無礙。四周徧含容　各有十門，以顯無盡　初中十者，一教義，二理事，三境智，四行位，五因果，六依正，七體用，八人法，九逆順，十應感。教即能詮，即前五教乃至光香等義即所詮，即五教等，一切義理，理即生空，所顯二空，所顯無性眞如等理。事即色心身方等事。餘可思準。第二攝歸眞實者，即《眞空絕相經》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亦有十義，如法界觀。第三彰其無礙，然上十對皆悉無礙，今且約事理以顯無礙，亦有十門。一理徧於事門，謂無分限之理全徧分限事中故，一一纖塵，理皆圓足。二事徧於理門，謂有分之事，全同無分之理，故一小塵即徧法界。由上二義互該徹故，皆同一性　故《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皆同一性　所謂無性理徧事故，一成一切成事徧同理故，說都無所成。經云，譬如虛空無成無壞，一性無性，即是佛性。故《涅槃》云，佛性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爲智慧　又《出現》云，無一衆生不具如來智慧，無不有者，即一乘義也。三依理成事門，謂事無別體，要因理成。如攬水成波故於中有二　一明具分唯識變故，《覺林菩薩偈》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陰悉從生，無法而不造　此明唯心義也。何以得知，是具分耶　次《頌》云，如心佛亦爾，如佛衆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　既是即佛之心，明非獨妄心而已。二明眞如隨緣成，故《問明品》文殊難云，心性是一，云何見有種種差別，即緣性相，違難覺首　答云，法性本無生，示現而有生，即眞如隨緣。答又云，諸法無作用，亦無有體性，明隨緣不失自性，即同《勝鬘》依如來藏有生死，依如來藏有涅槃等　四事能顯理門，謂由事攬理成，故事虛而理實。依他無性，即是圓成　如波相虛，令水現故　《夜摩偈》云，云何說諸蘊，諸蘊有何性，蘊性不可滅，是故說無生分別　此諸蘊其性本空寂空故，不可滅　此是無生義　衆生既如是，諸佛亦復然　佛及諸佛法，自性無所有　又《十忍品》云，譬如谷響從緣所起，而與法性無有相違　《須彌頂偈》云，了知一切法，自性無所有　如是等文偏於九會　五以理奪事門，謂事既全理，則事盡無遺，如水奪波，波相全盡　故說生佛，不增不減　《出現品》云，譬如虛空一切世界，若成若壞，常無增減　何以故，虛空無生故　諸佛菩提亦復如是　若成正覺，不成正覺，亦無增減　何以故，菩提無相故　乃至

云，設一切衆生於一念中悉成正覺，與不成正覺等無有異，皆以無相平等故。《不增不減經》亦同此說，非約一分衆生不成佛者說，無增減耳。六事能隨理門，謂眞理隨緣而成事法，遂令事顯理不現也。如水成波，動顯靜隱。故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財首偈》云：世間所有說，一切是分別；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等。七眞理即事門，謂凡是眞理，必非事外，以是法無我理故，空即色故，理即是事，方爲眞理。第七迴向云，法性不違法相等故。八事法即理門，謂緣集必無自性，舉體即眞故。上之二門，正明二諦不相違義，如濕不違波，波不違濕，舉體相即故。《夜摩偈》云，如金與金色，其性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此亦喻於如來之藏與阿賴耶展轉無別。又由事即理故，雖有不常，理即事故，雖空不斷。又由事理相即，故起滅同時。《須彌偈》云，一切凡夫行莫不速歸，盡其性如虛空故。說無有盡，智者說無盡，此亦無所說，自性無盡故。得有難思盡等則同時四相，不待後無，亦令究竟斷證離於能所。《十地品》云，非初，非中後，非言辭所及。《迴向品》云，無有智外如，爲智所入，亦無如外智，能證於如等。九眞理非事門，即妄之眞，異於妄故，如濕非動。十事法非理門，即眞之妄，異於眞故，如動非濕故。《慚愧林偈》云，如色與非色，此二不爲一。又云，如相與無相，生死及涅槃，分別各不同等。上七八二門明事理非異，九十二門明事理非一，故爲無爲，非一非異。第四迴向云，於有爲界示無爲法，而不滅壞有爲之相，於無爲界，示有爲法而不分別無爲之性。上之十事同一緣起，故云無礙。約理望事，則有成有壞，有即有離。事望於理，有隱有顯，有一有異。逆順自在，無障無礙，同時頓起，深思。今觀明現以成理事圓融無礙觀也。第四周徧含容，即事事無礙，且依古德顯十玄門，於中文二，先正辯玄門，二明其所以。今初一同時具足相應門，二廣陳自在無礙門，三一多相容不同門，四諸法相即自在門，五祕密隱顯俱成門，六微細相容安立門，七因陀羅網境界門，八託事顯法生解門，九十世隔法異成門，十主伴圓明具德門。此之十門，同一緣起，無礙圓融，隨其一門，即具一切。今且於前十中取一事法，明具後十門，如下文中一蓮華葉，或一微塵，則具教等。十對同時相應具足圓滿，亦具後之九門，及彼門中所具教等。以是總故，故下文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華藏頌》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一塵中見法界。一塵尚具，況一葉耶。二即彼華葉，普周法界而不壞，本位以分即無分，無分即分，廣陳自在，無障無礙。十定品云，有一蓮華，盡十方際而不妨容。主伴是故或雖無際，或分限歷然，或即廣即陳，或廣陳俱泯，或具前四，以是解境故，或絕前五，以是行境故，下皆準此。然此廣陳亦名純雜普周法界故，純一無二，不壞本位，則不妨於雜，萬行例然。二即此華葉，舒己偏入一切法中，攝一切令入己內，舒攝同時，既無障礙。是故鎔融或有四句六句，思之下云，以一佛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若一與一切對辯，則攝入各具四句，謂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入一切，一切互攝亦然。四此一華葉處已同他，舉體全是彼一切法而恒攝他同己，令彼一切即是己體，一多相即，混無障礙，解行境別六句同前。下云，知一即多，多即一等，五華能攝彼，則一顯多隱。一切攝華，則一隱多顯。顯顯不俱，隱隱不並，隱顯顯隱同時無礙。全攝俱泯，存亡俱成，句數同前。下云，東方人正受，西方從定起等，如八日月，隱顯同時。六此華葉中微細剎等，一切諸法炳然齊現。下云，於一塵中一切國土曠然安住，又於一毛端處有不可說諸如來，及第九迴向微細中說。七此華葉一一微塵中各現無邊剎海，剎海之中復有微塵，彼諸塵內復有剎海，如是重重不可窮盡，非是心識思量境界。如天帝殿珠網覆上，一明珠內萬像俱現，珠珠皆爾。此珠明徹，互相現影，影復現影，而無窮盡。下云，如因陀羅網世界等，亦如鏡燈，重重交光，佛佛無盡。八見此華葉即是見於無盡法界，非是託此別有所表。下文云，此華蓋等從無生法忍之所起等。九即此一華，既其徧一切處，亦復該一切時，謂三世各三，攝爲一念，故爲十世，以時無別體，依華以立。華既無礙，時亦如之。是故，《普賢行》云，過去無量劫，安置未來今，未來無量劫，迴置過去世等。《普賢行》云，過去中未來，未來中現在等。又云，無量劫即一念，一念即無量劫等。時無別體，故不別立以爲所依。十此圓教法，理無孤起，必攝眷屬隨生。下云，此華即有十世界微塵數華以爲眷屬。又如一方爲主，十方爲伴，餘方亦爾。是故主主伴伴，各不相見。主伴伴主，圓明具德，舉華既爾，一塵等事亦然。如此事華既帶同時等。十義具此十門，而此事等具餘教等十門，則爲百門。事法既爾，餘教義等具百亦然，則爲千門。如教義等有此千門，彼同時門中亦具百門，餘廣陳等例爾，亦有千門。若重重取之，亦至無盡，於此十門，圓明顯了，則常入法界重重之境。第二明德用，所因問有何因緣，令此諸法得有如是混融無礙。答，因廣難陳，略提十類。一唯心所現故，二法無定性故，三緣起相由故，四法性融通故，五如幻夢

故，六如影像故，七因無限故，八佛證窮故，九深定用故，十神通解脫故。十中隨一即能令彼諸法混融無礙，十中前六通約法性，爲德相因法爾如是，後二皆是業用，義通因果，七約起修義，通德相業用，八約果德，唯是德相，故前之十門通德相業用，約佛則用亦德相，德上用故。約機則相亦稱用，令知相故即用之相，染淨雙融即相之用，能染能淨故。相及用不分兩別。初唯心現者，一切諸法眞心所現，如大海水，舉體成波，以一切法無非一心故。大小等相，隨心迴轉，即入無礙。二法無定性者，既唯心現，從緣而生，無有定性，性相俱離，小非定小，故能容太虛而有餘，以同大之無外故，大非定大故，能入小塵而無間，以同小之無內故。是則等太虛之微塵，含如塵之廣刹，有何難哉。舊經《十住品》云：金剛圍山數無量，悉能安置一毛端，欲知至大有小相，菩薩以是初發心，一非定一故能是一，一切多非定多故，能是一邊非定邊，故能即中中非定中故，能即邊延促靜亂等。一皆然。三緣起相由者，謂大法界中緣起法海義門無量，約就圓宗略舉十門，以釋前義，謂緣起法要具此十義，緣方起故，闕則不成。一諸緣各異義謂大緣起。中諸緣相望，要須體用各別，不相雜亂，方成緣起。若雜亂者，失本緣法，緣起不成，此則諸緣各各守自一位。六六，多中無一性，一亦無有多。二互偏相資，義謂此諸緣要互相偏應，方成緣起，如一緣偏應多緣，各與彼多全爲一故。此一則具多個一也。若此一緣不具多一，則資應不偏，不成緣起。此則一一各具一切。下文云，知以一故，衆知以衆故，一三俱存無礙義，謂凡是一緣，要具前二，方成緣起。以要住自一，方能偏應，偏應多緣，方是一故。是故唯一多一，自在無礙，鎔融有其六句，一或舉體全住，是唯一也。二或舉體偏應，是多一也。或俱存，或雙泯，或總含，或全離，皆思之可見。文云，諸法無所依，但從和合起。此上三門，總明緣起本法竟。四異體相入義，謂諸門力用遞相依持互形奪故，各全有力，全無力，義緣起方成。如論云，因不生緣生故，緣不生自因生故。若各唯有力，無無力，則有多果，過一一各生故。若各唯無力，無有力，則有無果過以同非緣，俱不生故。是故緣起要互相依，具力無力，如闕一緣一切不成。餘亦如是。是故一能持多一，是有力。能持於多，多依於一，多是無力潛入一內，由一有力，必不與多有力俱是故，無有一而不攝多也。由多無力，必不與一無力，俱是故。無有多而不入一也。如一持多依既爾，多持一依亦然。反上思之，如一望多，有依有持，全力無力，常含多在己中，潛入己在多中，同時無礙。多望於一，當知亦爾，俱存雙泯二句，無礙思之。五異體相即義，謂諸緣相望，全體形奪有，有體無體義，緣起方成。若闕一緣，餘不成起故，緣義則壞。得此一緣，令一切成起。所起成故，緣義方立。是故一緣是能起能成，故有體。多緣是所起所成，故無體。由一有體，不得與多有體俱，多無體必不得與一無體俱。是故無有不多之一，無有不一之多。一多既爾，多一亦然。反上思之，如一望多有，有體無體故，能攝他同己，義己同也，同時無礙。多望於一，當知亦爾，準前思之。俱存雙泯二句無礙，亦思之可見。六體用雙融義，謂諸緣法要力用交涉，全體融合，方成緣起。是故圓通亦有六句，一以體無不用故，舉體全用，則唯有相入，無相即義。二以用無不體故，舉用全體，則唯有相即，無相入也。三歸體之用，不礙用全用之體，不失體，是則無礙雙存，亦入亦即，自在俱現。四全用之體，體泯全體之用，用亡非即非入，圓融一味。五合前四句，同一緣起，無礙俱存。六泯前五句，絕待離言，冥同性海。此上三門，於初異體門中顯義理竟。七同體相入義，謂前一緣所有多一，與彼一緣體無別故，名爲同體。又由此一緣應多緣故，有此多一所應多緣。既相即入，令此多一亦有即入也。先明相入，謂一緣有力，能持多一，多一無力，依彼一緣。是故一能攝多，多便入一一入多攝，反上應知。餘義餘句，準前思之。八同體相即義，謂前一緣所具多一，亦有有體無體之義，故亦相即。以多一無體，即本一成多即一也。由本一有體，能作多一，令一攝多。如一有多，空既爾，多有一空亦然，餘義餘句並準前思之。九俱融無礙義，謂亦同前體用雙融，即入自在，亦有六句，準前應知。此上三門，於前第二同體門中辯義理竟。十同異圓滿義，謂以前九門，總合爲一大緣起，令多種義門同時具足也。由住一偏應，故有廣陋自在門。由就體就用，故有相即相入門。由異體相容具微細門，異體相即具隱顯門。又就用相入爲顯，令就體相即爲隱，即顯入隱亦然。又由異門即入爲顯，全同體即入爲隱，同顯異隱亦然。又由異體相入帶同體相入，具帶網門。由此大緣起，即無礙法界，故有託事顯法門。顯於時中，故有十世門。相關互攝，故有主伴門。此第十圓滿一門，就前第三門中以辯義理故。下文云，菩薩善觀緣起法，於一法中解衆多，衆多法中解了一。又云，一中解無量，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等，皆其義也。上來緣起相由門竟。第四法性融通門者，謂若唯約事，則互相礙，不可即入。若唯約理，則唯一味，

無可即入　今則理事融通，具斯無礙，謂不異理之一事具攝理時，令彼不異理之多事，隨所依理，皆於一中現　若一中攝理不盡，則眞理有分限失　若一中攝理盡，多事不隨理現，則事在理外失　今既一事之中全攝理盡，多事豈不依中現　《華藏品》云，華藏世界所有塵，一塵中見法界，法界即事法界矣　斯即總意，別亦具十玄門　一既眞理與一切法而共相應，攝理無遺，即是諸門諸法同時具足　二事既如理能包，亦如理廣偏而不壞隘相，故有廣陋純雜無礙門　又性常平等，故純，普攝諸法故雜　三理既偏在一切多事，故令一事隨理偏一切中，偏理全在一事，則一切隨理在一事中，故有一多相容門　四眞理既不離諸法，則一事即是眞理，眞理即是一切事故　是故，此一即彼一切事，一切即一，反上可知，故有相即自在門　五由眞理在事各全，非分故，正在此時，彼說爲隱　正在彼時，此即爲隱，故有隱顯門　六眞理既普攝諸法，帶彼能依之事，頓在一中，故有微細門　七此全攝理，故能現一切　彼全攝理，同此頓現，此現彼時，彼能現所現俱現　此中彼現此時，此能現所現亦現彼中　如是重重無盡，故有帝網門，以眞如徧在，書夜日月年劫皆全在，故在日之時不異在劫，故有十世異成門，況時因法有，法融時不融耶　十此事即理時，不礙與餘一切恒相應，故有主伴門　故一理融通，十門具矣　五如幻夢者，猶如幻師能幻一物以爲種種，幻種種物以爲一物等　經云，或現須臾作百年等，一切諸法，業幻所作故　一異無礙，言如夢者，如夢中所見，廣大未移，枕上歷時久遠，未經斯須　故論云，處夢謂經年，覺乃須臾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刹那　六如影像者，一切萬法略有二義　一皆如明鏡含明，了性一心所成故　二分別所現，如影像故，由初義故，爲能現　由後義故，爲所現　故一切法互爲鏡像，如鏡互照而不壞本相　下經云，遠物近物雖皆影現，影不隨物，而有遠近等　七因無限者，謂諸佛菩薩昔在因中，常修緣起無性等觀，大願迴向等稱法界，修及餘無量殊勝因，故今如所起果，具斯無礙　八佛證窮者，由冥眞性，得如性用故　經云，無比功德故能爾　九深定用者，謂海印定等諸三昧力，故《賢首品》云，入微塵數諸三昧一一出生塵等定，而彼微塵亦不增等　十神通解脫者，謂由十通及不思議等解脫　故《不思議法品》十種解脫中云，於一塵中建立三世，一切佛法等　由上十因，令前教義等　十對具上同時等十門，以爲別教一乘義之分齊

又　第四，教所被機者　夫教因機顯，離機無言　上說義理弘深，未委被何根器　若明能應者十身圓音，今直彰所被，通有十類　前五攝非器，後五彰所爲　前中一，無信非器，以聞生誹謗墮惡道故　二，違眞非器，依傍此經，以求名利，不淨說法，集邪善故　下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根，是爲魔業　三，乖實非器，謂如言取文，超情至理，不入心故　論云，隨聲取義，有五過失，上三皆是凡愚　故下文云，此經不入餘衆生手　四，陋劣非器，謂一切二乘　《出現品》云，一切二乘，不聞此經，何況受持　故雖在座，如聾如瞽　五，守權非器，謂三乘共教諸菩薩等，隨宗所修，行布行位，不信圓融具德之法　故下經云，設有菩薩無量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蜜，不聞此經，或時聞已，不信不解，不順不入，不得名爲眞實菩薩　故後五顯所爲，中　一正爲，謂是一乘圓機　故《出現品》云，此經不爲餘衆生說，即通指前五，唯爲乘不思議乘菩薩說，即正爲之機　謂一運一切運，圓融行位，即深不思議，又能徧達諸教，即廣不思議　故文云，非餘境界之所知，普賢行人方得入等　二，兼爲，謂即時雖未悟入，而能信向成種　如《出現品》食金剛喻　故地獄天子十地頓超，大海劫火不能爲障　約未悟入，故名爲兼　三，引爲，即前權教菩薩不受圓融之法　故十地之中，寄位顯勝，借其三乘行布之名　彼謂同於我法，後因熏習，方信入圓融　以離此普法無所歸，故權教極果無實事故　四者，權爲，即是二乘，謂既不聞，況於受持　故諸菩薩權示聲聞，或在法會而聾盲彰其絕分，或示在道而啓悟，知可迴心　五，遠爲，謂諸凡夫外道闡提悉有佛性，今雖不信，後必當入　故《出現品》云，如來智慧大藥王樹，唯除二處不能爲作生長利益，所謂二乘墮無爲坑及壞善根非器衆生，溺大邪見，貪愛之水，然亦於彼曾無猒捨　前三非器，是溺邪見　第四非器，是墮深坑，故皆攝之　今四及五明，佛無猒捨，故示而誘之，熏其成種　又彼品中明不信毀謗，亦種善根　謂謗雖墮惡道，由聞歷耳，終醒悟故　又云，如日，亦與生盲作利益故　又如大海，潛流，喻中明無不具有如來智慧故　又破塵出經卷喻中，若除妄想，皆見佛智故　此皆明有自性住性，即是所爲，況法性圓融，感應交徹，無有一法而非所被　第五，教體淺深者　無盡教海，體性難思，從淺至深，略明十體　一，音聲言語體　二，名句文身體　三，通取四法體　上三皆能詮體　四，通攝所詮體　五，諸法顯義體　六，攝境唯心體　七，會緣入實體　八，理事無礙體　九，事事無礙體　十，海印炳現體　十中前五唯體，

後五亦體亦性　又前四通小，後六唯大　前七通三乘，後三唯一乘　前八約同教，後二唯別教　就前三中，大小乘中通用四法，一聲，二名，三句，四文取捨不同，各有三說　小乘三者婆沙一百二十六云如是佛教，以何爲體　一云，應作是說，語業爲體　謂佛語言，唱辭，評論，語音，語路，語業，語表，是謂佛教　其名句文，但顯佛教作用，不欲開示佛教自體　發《智論》中亦同此說　二云，名等爲體　謂名身，句身，文身，次第行列，次第安布，次第連合故聲但依於展轉因故，謂語起名，名能顯義　評家意取語業爲體　《雜心論》同《俱舍》。《俱舍論》云，牟尼說法，蘊數有八十千　彼體語，或名此色行蘊攝　謂若語爲教體，即色蘊攝名爲教體，即行蘊攝　此乃雙存　前二情無去取故致　或言《正理論》中意符名等故　彼第三釋前頌意　又云，詮義如實，故名佛教，名能詮義故　教是名，由是佛教，定名爲體　舉名爲首，以攝句文　《顯宗》第三亦同此說　三者，然《俱舍》意情無去取，若取其雙存，即合四法以爲教體　若經部意，亦唯取聲　故《正理》十四破彼師云，汝不應立名句文身，即聲爲體　大乘有三，大意同前　一云，攝假從實，以聲爲體，離聲無別名句等　故《深密》第五云，如來言音，略有三種，一《契經》等　既云言音，有三，明以聲爲教體　《雜集論》云，成所引聲，謂諸聖所說　二云，以體從用，名等爲體　能詮諸法自性差別二所依故，故《無性論破經部》云，諸契經句，語爲自性　不應理故，《成唯識》第二亦破彼云，若名句文不異聲者，法辭無礙，境應無別　《唯識》云，此三離聲雖無別體，而假實異亦不即聲　三云聲名句文，合爲其體　由前二說皆有理教，爲定量故　《深密》第四云，不可捨於言說文字而能宣說　故《淨名》云，有以音聲言語文字而作佛事　以余之意亦故《十地論》云，說者以二事說，聽者以二事聞，謂善聲善字故　以余之意亦應雙取　若就前二有去取者，寧依名等　良以音聲一種正就佛說，容爲教體，流傳後代，書之竹帛，曾何有聲，豈無教體　書雖是色，亦與名等爲所依，故亦色蘊攝前　《淨名》、《十地》通取四者但言所用，非正顯體　《仁王》云，是名句味，諸佛所說故　然大小諸宗雖通用四法，而理不同　謂薩婆多宗四法皆有實體　經部聲有實體，名等是假　若大乘中，或有四皆非實，或有四皆如空，俱不立故　《淨名》云，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　《十地》論釋空中風相等云，風喻音聲，遣喻名字，皆不可取　佛藏經云，諸法如毫髦不空者，則諸佛不出世　又下云，諸法畢竟空，無有毫末相　有說四皆事理無礙，或說四皆圓融，故宗不同也

第四通攝所詮體者，《瑜伽》八十一云，謂契經體略有二種，一文，二義　文是所依，義是能依　如是二種，總名一切所知境界，即依於六文，顯於十義　此明教義相成　若不詮義，教文何用　故通取所詮，成契經體　又《十住品》云，文隨於義，義隨於文　文義相隨，理無妄謬，方爲眞教　又《瑜伽》云，佛菩薩等是能說者，語是能說相，名句文身是所說相，故皆通取，不同前義，對取所說　第五諸法顯義　體者，謂但能顯義理　一切諸法皆爲教體《淨名》第三云，有以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佛菩提樹衣服卧具乃至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衆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　又十卷《楞伽》第四云，大慧非一切佛土言語說法，故有佛國土，直視不瞬，口無言說，名爲說法，乃至云有佛國土動身名說　又香積世界餐香飯而三昧顯，極樂佛國聽風柯而正念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之存道　既語默視瞬皆說，則見聞覺知盡聽，苟能得法契神，何必要因言說　況華嚴性海，雲臺實網同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說法，華香雲樹，即法界之法門，剎土衆生，本十身之正體，於何非教耶　第六，攝境唯心體者，總收前五，並不離識　《唯識》等云，一切所有，唯心現故　《起信》亦云，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心眞如門，二心生滅門，然此二門皆各總攝一切法　以此二門不相離故　《楚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故唯心現　然有二門，二本影相對，二說聽全收　前中通就諸教，以成四句　一唯本無影，謂即小乘，不知唯識故　二亦本亦影，謂大乘初教，謂佛自宣說　若文若義，皆是如來妙觀察智相應淨識之所顯現，名本質教　故《佛地論》第二云，有義聞者，善根本願增上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是佛利他善根所起，名爲佛說　若聞者識上所變文義，名爲影像　《佛地論》云，如來慈悲本願增上緣力，聞者識上文義相生，此文義相，雖親依自善根力起，而就強緣，名爲佛說　故三十《唯識論》云，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　《護法論》師等，皆立此義　然云文義相生，復說五心集現，謂如說諸行無常，即有四聲四字四名一句及所詮義此十四相於聞者，識上聚集顯現　然西方多釋，今略舉　其一謂如說諸字，有率爾尋求　二心然未定，知諸字所屬，無決定心　次說行字，由先熏習，連帶解生，有三心起，謂率爾尋求決定　以決定，知諸字所屬一切行故，聞諸行字，雖知自性，然未知義，爲今知義　復說無字，但有二心，謂率爾尋求，未有

決定，以未定知無字所屬　後說常字，由前字力展轉熏習，連後字生，具起五心，謂率爾尋求決定染淨等流，於最後時　四字周圓，方能解義　總十二心，初二、次三、次二、後五，故有十四相義，如前說　餘如別章　一唯影無本，謂大乘實教，離衆生心，佛果無有，色聲功德，唯有如如及如如智獨存，大悲大智爲增上緣，令彼所化根熟衆生心中現佛，色聲說法　是故聖衆唯是衆生心中影像　《夜摩偈》云，諸佛無有法，佛於何有語，隨其自心，謂說如是法　龍軍堅慧諸論師等並立此義　四非本非影，如頓教說，非直心外無佛，色聲衆生心內影像亦空，性本離故，亡言絕慮，即無教之教耳　《須彌偈》云，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見　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淨名》云，其說法者，無說無示　其聽法者，無聞無得，龍樹等宗多立此義　此前四說，總合爲一，圓融無礙，自淺之深，攝衆生故　第二說聽全收成，二四句　一約同教以成四句，謂一佛眞心外，無別衆生，以衆生眞心，即佛眞心故，則唯說無聽，故所說教唯佛所現　二衆生心外更無別佛，以佛眞心即衆生眞心故，則唯聽無說，故所說教，即衆生自現　《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等　三佛眞心現時，不礙衆生眞心現，故說聽雙存，二教齊立　四佛即衆生，故非佛，衆生即佛，故非衆生　互奪雙亡，則說聽斯寂，故《淨名》云，其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　二約別教，以明四句，謂由不壞相，生佛互在故，一衆生全在佛中故，則果門攝法無遺，生尚在佛心中，況所說教，不唯佛現　故《出現品》云，如來成正覺時，於其身中普見一切衆生成正覺，乃至普見一切衆生入涅槃　又《佛性論》第二《如來藏品》云，一切衆生悉在如來智內，故名爲藏，以如如智，稱如如境　故一切衆生決定無有出如如境者，並爲如來之所攝持，故名爲藏，衆生爲如來藏　又下《出現品》中明三世劫剎衆生所有心念根欲尚皆一身頓現，況佛智廣大，如虛空耶　二佛在衆生心中故，則因門攝法無遺　佛尚在於心中，況所說教非衆生心現　故《出現品》云，菩薩摩訶薩應智心念念常有佛成正覺　何以故，諸佛如來不離此心，成正覺故如　自心一切衆生心亦復如是，悉有佛成正覺　此明佛證衆生心中眞如成佛，故本覺無異，以始同本，總在衆生心中，從體起用，應化身時，即是衆生心中眞如用大，更無別佛　如《起信》中多明此義，而是自心體用　今以此終心佛衆生無差別故，佛證衆生之體用，衆生之用一由前生佛互相在時，各實非虛，則因果交徹，隨一聖教，全在二心　故衆生心中佛爲佛心中衆生說法，佛心中衆生聽衆生心中佛說法　四由生全在佛，則同佛非生，佛全在生，則同生非佛　兩相形奪，二位齊融，即隨一聖教，俱非二心，則佛心中衆生無聽，衆生心中佛無說　是以《賢首品》云，因緣所生無有生，諸佛法身非是身　又《偈讚品》云，如來不說法，亦不度衆生　《大般若》四百二十五云，我從得道來，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等　是故此四於一聖教圓融無礙，方爲究竟，甚深《唯識》道理

第七會緣入實體者，前來六門同入一實故，亦有二義：一以本收末，二會相顯性　前中以諸聖教從眞流故，不異於眞故，《攝論》中名爲眞如所流十二分教，《唯識》第十《釋勝流眞如》云，謂此眞如所流教法，於餘教法最爲勝故　彼宗雖不立眞如隨緣，而說佛正體智證最清淨法界，而於後得安立教法，名爲如流　以本收末，亦名如爲教體　二會相顯性者，謂彼一切差別教法，從緣無性，即是眞如　是故虛相本盡，眞性本現如來言說皆順於如故《金剛三昧經》云，如我說者義語非文，衆生說者，文語非義　《仁王・二諦品》云，大王法輪者，法本如，應頌如，乃至論議如等　此經明教即是如，不說如皆是教　若取諸法顯義皆爲教，體一切法皆如也，則無如非教　第八理事無礙體者，謂一切教法，雖舉體即眞，不礙十二分等，事相宛然顯現，雖眞如舉體爲一切，不礙一味，湛然平等　由如無礙，佛之音聲亦順如無礙，皆與如智而相應故，如前義分齊中廣明　第九事事無礙體者，文義皆圓，文即圓音，此中亦具十種玄門　《現相品》云，佛演一妙音，周聞十方國，衆音悉具足，法雨皆充滿，即同時具足相應體　《十住品》云，欲具演說一句法，阿僧祇劫無有盡，而令文義各不同　菩薩以此初發心，即廣陳無礙體，亦名純雜教，一句不壞　陋也，純也　文義不同，廣也，雜也　又云，於一法中解衆多，衆多法中解了一等，皆一多相容教也　《出現品》云，如來音聲普入一切，譬如書字等，此亦相入即相容也　《十住》又云，一即是多，多即一，文隨於義，義間文即相即教體　《出現品》云，道場皆聞，不出衆外，各各隨解，即隱顯教體也　又云，如來言音唯是一味，隨諸衆生心器異故，無量差別，亦隱顯教體，亦純雜教也　又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如善口女等，即微細教也　《阿僧祇品》云，於彼一一修多羅分別諸法，不可說於彼一一諸法中　又說諸法不可說等　一法既爾，餘法亦然，交映重重，無盡無盡，即帝網教也　觸事皆法，即託事生解教也　一念頓演，即十世教也　如諸會中此方所說，《十住》等十方亦爾，即主伴教也　若隨說一法一門，皆有無量修多羅爲眷屬等，

即眷屬教，雖不得爲主亦是伴類。此且約言說。若類通諸法，皆爲教體，即所詮義。義即普法，具十玄門如義。《分齊》第十海印炳現體者，如前差別無盡教法，皆是如來海印定中同時炳現，設所化機亦同緣起炳現定中。是故，唯以三昧爲教體。如《出現品》辯，此約果位。若約因位，圓信亦得即現《賢首品》云，如是一切皆能現海印三昧神通力。以上十門該羅收攝，未有一法而非教體，然後二門正是經宗，融取前八，無所遺矣。

第六宗趣通別者，語之所尚曰宗，宗之所歸曰趣。先明其通，後顯於別。前中通論。一代佛教，諸部異計，各是一宗。謂十八、本二，各不同故。以義相從，更復合之。然隋朝大衍法師總立四宗：一，因緣宗，謂薩婆多；二，假名宗，謂即經部；三，不眞宗，謂諸般若；四，眞實宗，謂法性眞理佛性等教。又此四宗，初名立性，二名破性，三名破相，四名顯實。初二小乘，後二大乘。各初淺後深。此亦有理，但收義不盡，以十八部中但判二故，今總收一代時教以爲十宗。第一，我法俱有宗，謂犢子部等。彼立三聚，一有爲，二無爲，三非二聚，非二即我。又立五法藏，謂三世爲三，無爲爲四，第五不說說藏，我在其中，以不可說爲有爲無爲故。然此一部，諸部論師共推不受，呼爲附佛法外道。以諸外道所計雖殊，皆立我故。二，法有我無宗，謂薩婆多等，彼立諸法，不離色心，或立三世無爲，或分五類，皆無有我。以無我故，異外道計，又於有爲之中立正因緣，以破外道邪因無因。然西域邪見雖九十五種，或計二十五諦從冥生等，或計六句和合生等，或謂自在梵天等生，或謂時方微塵虛空宿作等，而爲世間及涅槃本統收。所計不出四見，謂數論計一，勝論計異，勒沙婆計亦一亦異，若提子計非一非異，若計一者則謂因中有果，若計異者，則謂因中無果。三則亦有亦無，四則非有非無。餘諸異計，皆不出此，雖多不同，就其結過不出二種，從虛空自然生即是無因，餘皆邪因。此方儒道二教亦不出此，如莊、老皆計自然，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若以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若謂萬物自然而生，如鶴之白，如烏之黑，即是無因。《周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者，太極爲因，即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即計陰陽變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自然，則亦無因。然無因邪因，乃成大過，謂自然虛空等生，應常生故。以不知三界由乎我心，從凝有愛，流轉無極，迷正因緣故，異計紛然，安知因緣性空眞如妙有，言有濫同釋教者，皆是佛法之餘，同於涅槃。盜牛之喻，乳色雖同，不能善取醍醐，況捨驢乳，安成酥酪。廣明異計，如《瑜伽》第六、《顯揚》第九第十、《婆沙》一十一、及《金七十論說，《中》、《百》等論亦廣破之。今但說正因緣已，總破諸計。是知佛法之淺淺，已勝外道之深深。三，法無去來宗，謂大衆部等說有現在及無爲耳，其過未之法體用俱無。四，現通假實宗，謂說假部，就前現在之中，法在蘊爲實，在界處爲假，其《成實論》經部師即是此類。五，俗妄眞實宗，即說出世部等，謂世俗是假，以虛妄故。出世反上。六，諸法但名宗，謂一說部等一切我法唯有假名無實體故。七，三性空有宗，謂遍計是空，依圓有故。八，眞空絕相宗，謂心境兩亡，直顯體故。九，空有無礙宗，謂互融雙絕而不礙，兩存眞如隨緣具恒沙德故。十，圓融具德宗，謂事事無礙，主伴具足，無盡自在故。然此十宗，後後深於前前。前四唯小，五六通大小，後四唯大乘。七即法相宗，八即無相宗，後二即法性宗。又七即始教，八即頓教，九即終教，十即圓教。又第七亦名二諦俱有宗，謂勝義眞實，故不無；世俗因果不失，故是有。如《深密》、《瑜伽》等。第八亦名二諦雙絕宗，謂勝義離相，故非有；世俗緣生如幻，故是無。如《掌珍頌》云，眞性有爲空，如幻緣生故，無爲無有實，不起似空華等，即般若三論中一分之義。九二諦無礙宗，如《維摩》、《法華》等義，如前顯然。十宗五教，互有寬陝。教則一經容有多教，宗則一宗容具多經。隨何經中，皆此宗故。若局判一經以爲一教，則抑諸大乘。又夫立教必須斷證，階位等殊，立宗但明所尚差別。前之六宗執法有異，故分六宗。斷證次位，不離八輩，合爲一教。餘義如前，立教中辯。

第二顯別宗者，一切諸經，各自有宗。今此別明此經宗趣。然《楞伽》云，一切法不生，不應立是宗者，斯言遺滯。若無宗之宗，則宗說兼暢。略以二門分別，先敍異解，後申今義。前中略舉十說。一，衍法師以無礙法界爲宗。二，裕法師以甚深法界心境爲宗，謂法界門中義分爲境，諸佛證之以成淨土。法界即是一心，諸佛證之以成法身。是故《初品》中云，無盡平等妙法界，皆悉充滿如來身。末後明入法界品，故知唯以法界爲宗。三，有說以緣起爲宗，法界緣起相即入故。四，有云以唯識爲宗，經說三界唯一心現，心如工畫師故。五，敏印二師同以因果爲宗，謂此經廣明菩薩行位之因及顯所成果德，下文不離此故。六，遠法師以華嚴三昧爲宗，謂因行之華能嚴佛果故七，笈多三藏以四十二賢聖觀行爲宗，說其行位令成觀故。八，有說皆以海

即三昧爲宗，遵禀理事，乃至帝網如海，波澄一時現故　九、光統律師以因果理實爲宗，以因果是所成行位，理實是所依法界故　十、賢首以前各互闕故，總以因果緣起理實法界以爲宗趣，謂前之二師但得所依法界，三四二師但明緣起，五六唯明因果，七唯因修，八唯果用，並皆互闕，故賢首意取光統而加緣起法界之言，由光統師以因果即緣起，理實即法界，故不開之　賢首以因果是緣起中別義，理實是法界中別義，故加總名，以法界有事理及無礙故，緣起體上之用故，所以加之二申　今解者依後二師，而頗爲改易　若取言略攝盡應言法界緣起，不思議爲宗　若取言具於第十師加不思議，此則攝一總題，理實即大方，緣起即方廣法界，總該前二因果，即佛華嚴　觀其總題，已知別義　而法界等言諸經，容有未顯特異，故以不思議實之，則法界等皆不思議，故爲經宗　所以龍樹指此爲大不思議經，斯良證也《淨名》但明作用不思議解脫，蓋是一分之義，未顯法界融通等不思議，故不同也　若就題中分體宗用，則以理實爲體，緣起爲用，因果爲宗，尋宗令趣理實體，故法界總攝上三　今釋前義，略分爲二，一釋名，二顯義　今初法界名體，廣如本品，今略申其二，一事法界，二理法界，二法俱含持軌，二界則性分不同，互用皆通　二顯義中曲有四門，第一別開法界，以成因果，謂普賢法界爲因，遮那法界爲果，是故因果不離理實法界　於中十事五對，即五周因果　一所信因果；二差別因果；三平等因果；四成行因果；五證入因果　下當指文，而此因果互爲宗趣　一經始終不離因果故，但因果爲宗，不違所依法界　第二會融因果，以同法界　法界門中亦有十事五對，互爲宗趣　一、教義相對，謂舉教爲宗，顯義爲趣　或以義爲宗，顯教爲趣，以辯義深令教勝故　二、人法相對，舉人爲宗，令知法爲趣，舉法爲宗，令得人爲趣　三、理事相對，舉事意令趣理，故舉理意在融事故　四、境智相對，舉所觀境，令成觀智，故舉修成智，令證同眞境故　五、因果相對，舉彼修因，令證果故　舉其勝果，勸修因故　五對別明，是宗之趣　五對相即爲宗，即趣上　五周因果，不離此五對之法，即事理法界，況因果無性，當體同眞　所以但用法界爲宗，亦不違因果

第三法界因果，分明顯示，亦有十義　五對一無等境，此有二位：一、在纏性淨法界，爲所信境；二、出纏最清淨法界，爲所證境　二無等心，此亦二義：一大菩提心爲普賢行本故；二信悲智等，隨行起故　三無等行，此亦二義：一差別行，各別修故；二普賢行，一切一切故　四無等位，此亦二義：一行布位，比證別故；二圓融位，一證一切證故　五無等果，此亦二義：一修生果，今始成故；二修顯果，本自具故　此上五對，各初句爲宗，後句爲趣　又上五中，初一眞法界，二即緣起　又二三四皆緣起因，後一緣起果故　光統具用二義爲宗，無所違矣

第四法界，因果雙融，俱離性相，混然無礙　自在亦有十義　一、由離相故，因果不異法界，即因果非因果也　此即相爲宗，離相爲趣，或離相爲宗，亡因果爲趣　下九準思　二、由離性故，法界不異因果，即法界非法界也　三、由離性不泯性故，法界即因果時，法界宛然，則以非法界爲法界也　四、由離相不壞相故，因果即法界時，因果歷然，則以非因果爲因果也　五、離相不異離性故，因果法界雙泯俱融，逈超言慮　六、由不壞不異不泯故，因果法界俱存現前，爛然可見　七、由五六存泯，復不異故，超視聽之妙法，無不恒通，見聞絕思議之深義，未嘗礙於言念　八、由法界性融不可分故，即法界之因果　各同時全攝法界，無不皆盡　九、因果各全攝法界時，因果隨法界，各互於因果中現　是故佛中有菩薩，普賢中有佛也　十、因果二位各隨差別之法，無不該攝法界　故一一法，一一行，一一位，一一德，皆各總攝無盡無盡，帝網重重，諸法門海，是謂華嚴無盡宗趣　上之四門，初一即體之用，次一即用之體，三即體用雙顯，四即體用鎔融　又初一即因果緣起，次一即理實法界，三即雙明，後一即不思議　既以第四融前，則四門一揆，故即照而遮，即遮而照，雙照雙遮，圓明一觀，契斯宗趣矣　【略】四解，佛十義者，即是十佛：大即法界佛，方即本性佛，廣即涅槃佛及隨樂佛，佛即成正覺佛，華即願佛及三昧佛，嚴即業報佛，經即住持佛　總不離心，七字皆是心佛　釋十佛義如《六地》中及《離世間品》辯　又《佛地論》第一說佛亦具十義，謂具一切智，一切種智，離煩惱障及所知障，於一切法一切種相能自開覺，亦能開覺一切有情，如睡夢覺，如蓮華開，故名爲佛　又眞諦引《眞實論》亦有十義，恐繁不引

五釋華十義者，一、含實義，表於法界，含性德故；二、光淨義，本智明顯故；三、微妙義，一一諸行同法界故；四、適悅義，順物機故；五、引果義，行爲生因，起正覺故；六、端正義，行與願俱無所缺故；七、無染義，一一行門三昧俱故；八、巧成義，所修德業善巧成故；九、芬馥義，衆德住持，流馨彌

遠故；十，開敷義，衆行敷榮，令心開覺故。然華有二種：一草木華，喻萬行因，然或因與果俱，或不與俱；二嚴身華，通金玉等，喻於神通衆相等，唯與果俱。前十義中，一、五、九、十局於草木，餘通二華。六釋嚴者，即上十華，同嚴一佛，爲嚴不同，亦是十義。又上十華如次，嚴前十佛，即是十義，而總別無礙。更有十義：一用因嚴果，以成人，是佛華嚴果，由因得故；二以果嚴因，以顯勝成果之後，令一一因行皆無際故；三以人嚴法而顯用，謂佛曠劫修因，方顯法之體用故；四以法嚴人，以顯圓，若不得法之體用，因果不能圓妙故；五以體嚴用以令周，謂用不得體，不周遍故；六以用嚴體而知本，若無大用，不顯體本之廣大故；七以體嚴相而知妙，謂相若有體，便即入重重故；八以相嚴體以明玄，體若無相，不顯體深玄故；九以義嚴教超言念，由所詮難思能詮言離故；十諸因互嚴，以融攝如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等。又上來互嚴，皆有相資相即四句。今且約理行互嚴，以明初相資四句者，一理由修顯，故以行華嚴理；二行從理發，則以理華嚴行。《梁攝論》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證此法身故；三理行俱融，不二而二，非眞流之行，無以契眞，非起行之眞不從行顯；良以體融行而因圓，行該眞而果滿。是故標爲佛華嚴也。四理行俱泯，二而不二，以理之行故非行，行之理故非理，是則能所兩亡，超情絶相，非嚴非不嚴，是謂華嚴。相即四句，理行全收，準思可見，則法喻交映，昭然有在。七釋經十義雜心五義，已見上文。《佛地論》有二義，一貫穿所說，二攝持所化，即雜心結嘆一義，合之應除結嘆，開成六義。依此方訓，復有四義，一常，二法，並如前辯，三經義，即衆生徑路，四典義，令見聞正法故。《寶雲經》中亦有十義，恐繁不引。

第四別釋得名者，先得後釋。先得名者，大以當體受名，常遍爲義，常則豎無初際，遍則橫該無外。方以就法得名，軌持爲義，雙持體相，軌生物解故。廣以從用得名，包博爲義，包則廣容，博則廣遍。佛以就人得名，覺照爲義，照則朗萬法之幽邃，覺則悟大夜之重昏。華以從喻得名，感果嚴身爲義，感果則萬行圓成，嚴身則衆德備體。嚴以功用受名，資莊爲義，謂資嚴大之體用，莊眞應之佛身。經以能詮得名，攝持爲義，持性相之無盡，攝衆生之無邊。後釋名者，一就法中體用相對，大之方廣，謂有體之相用故，方廣之大有相用之體故，皆依主釋。若相即者，即持業釋。二就人中果行相望，佛之華非因位之行故，華之佛非餘行之佛故，亦通相即。三以人法相對，大方廣之佛華嚴非小權乘之佛等故，佛華嚴之大方廣非因位所得法，故相即可知。四教義相對亦通二釋，教望於義及前人望於法，兼通有財，並可思準。

第五展演無窮者，謂初於最清淨法界開爲理智兩門，即涅槃菩提之異；又理開體用，即大方廣智開因果，即佛華嚴總連合成詮，即題中經字，又展此目以爲初會。初會總故，十海是理，十智是智。十海之中，含於體用，十智之中亦含因果。又華藏世界及遮那徧中，即依正二果，皆是佛字。大威光太子略示因華，彼二所證所觀即大方廣，即總成一會所信因果體用。又展此會，以成後八。四周因果，各因是華，果即是佛。其所修所證之體用，即大方廣。又展此九會，遍周十方，謂如第二會《光明覺品》辯一類之會，已遍十方，餘會亦爾。又展此諸會，各有主伴。如說十住十方菩薩皆來證云，十方國土皆說此法，則前遍法界之會各有重重主伴，乃至遍於塵刹。異類界等無盡時會，皆不出大方廣佛華嚴清淨法界。

第六卷攝相盡者，謂從後漸卷，乃至不出九會。九會不離初會，初會不離總題，總題不出理智。非理不智，故理外無智。非智不理，故智外無理。則理智不二，亦攝智從理。離體無用，攝用歸體。體性自離，故體即非體，本來清淨，強名之清淨法界。是以極從無盡，乃至一字無字，皆攝華嚴性海，無有遺餘。

第七展卷無礙者，謂正前展時，即後常卷，正後卷時，即前常展。展時即卷，故無量無邊法門海，一言演說盡無餘。卷時即展，故如來於一語言中演說無邊契經海。

第八以義圓收者，上來諸門，或以七字攝盡，如前已辯，或以教義攝盡，或以理智攝盡，或以人法攝盡，或信解行證攝盡，或唯普賢文殊毗盧遮那三聖攝盡，謂大方廣即普賢，普賢表所證法界故，華嚴即文殊，文殊表能證故，佛即遮那，具能所故。又大即普賢，普賢菩薩自體遍故，方廣即文殊，文殊表即體之智故，華即普賢，普賢行故，嚴即文殊，文殊以解起行故。佛即圓解行之普賢文殊，證法界體用之普賢文殊，成毗盧遮那光明遍照。

第九攝歸一心者，上來諸門乃至無盡，不離一心，一心即法界故。《起信》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心體即大心之本，智即方廣，觀心起行即華嚴覺心，性相即是佛覺，非外來，全同所覺故。理智不殊，理智形奪，雙亡寂照，則念念皆是華嚴性海。

第二派同平等者，爲未了者令了自心　若知觸物皆心，方了心性　故《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然今學法之者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者好亡緣而內照，並爲偏執，俱滯二邊　既心境如如，則平等無礙　余曾營兩面鏡，鑑一盞燈，置一鐐容，而重重交光，佛佛無盡，見夫心境互照，本智雙入，心中悟無盡之境，境上了難思之心　心境重重，智照斯在　又即心了境界之佛，即境見唯心如來　心佛重重，而本覺性一，皆取之不可得，則心境兩亡　照之不可窮，則理智交徹　心境既爾，境境相望，心心互研，萬化紛綸，皆一致也，唯證相應名佛華嚴矣。

又　如是我聞者，謂如是一部經義，我昔親從佛聞。故《佛地論》云，謂傳佛教者，言如是之事，我昔曾聞如是　總言依四義轉，一依譬喻，二依教誨，三依問答，四依許可，具如彼論，餘更有釋意，不殊前此　上總合信聞若離釋者，先釋如是，信成就也　《智論》云，佛法大海，信爲能入，智爲能度　信者言是事如是，不信者言是事不如是　故肇公云，如是者，即信順之辭也　信則所言之理順，順則師資之道成　經無豐約，非信不傳，故稱如是　有云，聖人說法，但爲顯如唯如　爲是故，稱如是，此唯約所詮之理　次眞諦三藏云，眞不違俗，名之爲如，俗順於眞，稱之爲是　眞俗無二，故稱如是　此約所詮理事　若云如斯之言是佛所說，則唯約能詮　有云如者，當理之言，言理相順，謂之如也　是者，無非之稱　此明說事如事，說理如理，明能詮之教，稱於事理也　融公云，如是者，感應之端也　如以順機受名，是以無非，爲稱衆生，以無非爲感如來，以順機爲應經，以言教出於感應，故云如是，此兼對機　上來諸釋各是一途，更有諸釋言異意同　若依生物之信，應如《智論》及《佛地》合釋　若取敵對阿優，應如眞諦所釋　今當廣之　外謂阿之言無，優之言有，萬法雖衆，不出有無，此即斷常之計　今云如即眞空，是即妙有　既無俗外之眞，故空而非斷，無眞外之俗，故有而非常　即對破邪宗，以彰中道　一代時教，不出於斯　故云如是　若華嚴宗，以無障礙法界曰如，唯此無非爲是，應隨教門深淺，以顯如是不同　二我聞者，聞成就也　將欲傳之於末聞　若有言而不傳，便是徒設，不在能說，貴在能傳　故次明我聞，我即阿難，聞謂親自聽聞　云何稱我，即諸蘊假者，此用何聞　若依大小乘法相，各有三說：一耳聞，非識；二識聞，非耳；三緣合方聞。然或具四緣等，雖因耳處，廢別從總，故稱我聞　法雖無我，言語便故，隨順世間，故稱我聞，非邪慢心而有所說　若依無相，我既無我，聞亦無聞，從緣空故，而不壞假名，即不聞聞耳　若約法性，此經旨趣，傳法菩薩以我無我不二之眞我，根境非一異之妙耳，聞無礙法界之法門也　然阿難所不聞，經或云展轉傳聞，或云如來重說，或云得深三昧，或自然能通，上皆就跡而說，實是大權菩薩影響弘傳，如《不思議境界經》，斯爲良證，但隨機教別，故見聞不同　上來總顯已聞竟　第二標主時處者，即三成就　言一時者，時成就也　時者，亦隨世假立時分　一者揀異餘時　如來說經，時有無量，不能別舉。一言略周，故云一時　如《涅槃》云，一時佛在恒河岸等，即法王啓運嘉會之時也　亦可機教一時，謂上言如是，言雖當理，若不會時，亦爲虛唱　今明物機感聖，聖能垂應，凡聖道交，不失良機，故云一時　佛者，主成就也　具云物陀，此云覺者，謂自他覺滿之者　雖具十號，佛義包含，故偏明之義見題中　三在摩竭，下處成就也　眞身無在，而無不在，故次辯之　摩竭提國者，通舉說處，此云無毒害　以國法無刑戮，故表能化法，或云遍聰慧，聰慧之人遍其國，故表所化機　阿蘭若法者，別舉說場也　阿蘭若者，此云無諠淨，即事靜也　法者，所證眞理　二障業苦，窟雜斯盡也　事理俱寂，故加法言　菩提場者，菩提云覺，即能證大智圓明究竟也　場者，證菩提之處也　然事處，即天地之中王舍城之西，二百里金剛座上　約法則萬行皆是道場，理智相會之所，故爲表所說，如所證故，不移其處，說之若圓融時處等，並如前說

又　上顯時分次釋成正覺義　約教不同，小乘三十四心斷結，五分法身，初圓名成正覺。是實非化　大乘之中，約化八相示成約報，十地行滿，四智創圓，名曰始成正覺，據實即古今情亡，心無初相，名之曰始　無念而照，目之爲正，見心常住，稱之曰覺。始本無二，目之爲成。約法身自覺，聖智無成無不成　若依此經，以十佛法界之身雲通因陀羅網無盡之時處，念念初初，爲物而現，具足主伴，攝三世間　此初即攝無量劫之初，無際之初，一成一切成，無成無不成，一覺一切覺，無覺無不覺，言窮處寂，不壞假名，故云始成正覺　如《出現品》及《不思議法品》，廣顯攝前諸說，皆一乘之所現也。

第四別顯處嚴者，然此下處主及衆即三世間嚴，三中前二即如來依正，衆即淨土，輔翼不空。今初器界嚴者，即廣於前場之嚴，顯成前覺之妙，異於餘經之處　於中四事，各十種嚴，明即染顯淨，即爲四別：第一地嚴；第二樹嚴；第三宮殿嚴；第四師子座嚴　然此諸嚴，各具三釋：一約事可知；

二表法，謂地表心地法身，樹表菩提，宮殿表無住，涅槃座表法空等；三就因行，謂一以窮心地法身之因，報得增上金剛之地；二以般若爲因，三以悲智相導爲因，四亦以法空爲因。然或一因行成一切嚴，或一切行成一嚴，或一行成一切嚴，以通融別純雜無礙。今但明一行一嚴，顯所表故。然各攝無盡之德故。【略】言不思議音，略有四義：一音聲繁廣；二所說難量；三聲即無聲；四一具一切。五出生果用即正報大用。在此依中依正混融，參而不雜，明依大涅槃，能建大義，故曰出生。六無染現染，衆生是正，居處是依，染違性淨，不言出生。妄無自體，還依眞現。四又以下舉因顯廣，謂德廣難陳，故今總結。由佛力故，一念頓包事理染淨一切法界，況多念耶。然上充遍十方，即通局無礙。集菩薩衆出佛神通，即攝入無礙。現生舍宅，即染淨無礙，悉包法界，廣陋無礙。一念即能，延促無礙，又集菩薩，因果無礙，出佛神通，依正無礙。十種宮殿，此應說之。

第五，爾時世尊下，明教主難思。前但云佛，未顯是何身佛。又但云始成正覺，未知成相云何，故今顯之，謂具十種深廣功德，即是遮那十種無盡法界身，普遍於法界，成正覺也，非權應身。文分爲二，先總後別。今初總嘆，即菩提身具無盡德，爲世所尊，座相現時，身即安處智處諸法無前後，故於一切法示所覺境，即二諦三諦無盡法也。成最正覺，示能覺智。開悟稱覺，離倒爲正，至極名最，獲得名成，此當相解。若揀別者，七大倒惑，佛覺眞智，二乘雖覺，不名爲正，但知法有，未知法空，但悟我空，未知我有。有獄生死，空沉涅槃，顚倒未除，豈得稱正。設許稱正，亦未名最，菩薩雖正，有上有修，不得稱最。設位極稱最，亦未得名成，我佛獨能，故云成最正覺。謂如量如理，了了究竟，已出微細所知障故。後智入下別中，即約十德，別顯十身。文即分十：一、三業普周；二、威勢超勝；三、福德深廣；四、隨意受生；五、相好周圓；六、願身演法；七、化身自在；八、法身彌綸；九、智身窮性相之源；十、力持身持自他依正。今初即別顯菩提身之相也，以成菩提時，得無量清淨三輪，故文中先法後喻。法中三，先意，次身，後語。今初意業，即釋上成正覺，言前云於一切法，此云三世，乃橫豎影略耳。智入平等，是正覺成也。智即二智，三智，四智，無障礙智。二智者，即如理如量也。此復有二，一以如量智達俗，名入三世。以如理智證眞，名悉平等。故《佛地論》云，以二智覺二諦是也。二者證差別性，即無差別故。三世即平等。《瑜伽》云，如其勝義覺諸法，故名等正覺。言三智者，即俗智，眞智，中道智也。此亦二義，一眞俗互泯，雙遮雙中，則三世平等，二相兩亡，方爲智入。二眞俗雖即而不壞相，即雙照明中，此二覺三諦之境，境既雙泯而雙現，智亦寂照，而雙流爲無障礙智，覺無障礙境，爲正覺也。言四智者，即圓鏡等四智也。通緣三世境故，並入三世。言平等者，鏡智離分別故，依持平等，平等性智證平等性故，妙觀察智，觀察平等，成所作智，普利平等。四智圓融，一句攝盡，下身語等皆是四智之所發現。四智圓融，無二性故，修生本有，非一異故，不失經宗。然上能覺，即成上菩提，就其所覺，即法身也。理智無二，爲眞法身。二其身下身業也，通三世間，故云一切。此正覺身，以是十身之總，故此其身通於三身。十身無不充滿，法身普遍世所同依故，智身證理，如理遍故，色身無礙，亦同理遍，並是圓遍而非分遍。謂一切世間，一一纖塵等處，佛皆圓滿，總看亦現，別看亦現。又國土等即是我身土等，體外無別我故，我即土等。我之體外無土等故，餘一一身互望融攝，猶多燈光，各互相遍。二其音下，語業也。順有三義：一、順異類言音。經云，一切衆生語言，法一言演說，盡無餘故。二、順所宜說法，如來於一語言中演說無邊契經海故。三、則順遍，佛以一妙音周聞十方國故。二譬如下喻顯，通喻三業。然佛三業非喻能喻，唯虛空眞如，略可顯示，更以餘喻，便爲謗佛。然虛空喻有同不同，故下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妙法所圓滿等。此顯不同，今分取同義。同義多種，如下《十忍品》，今有二喻，開成四義：一、含攝喻，兼無分別義；二、普遍喻，兼遍入義。以此四喻，喻意業者。下經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故，此總喻也。量智包含而普遍，理智無分別而證入。又大圓鏡智純淨圓德，現種依持，能現能生，身土智影即含攝義。下經云，菩提智普現一切衆生心念根欲等而無所現，無所現言無有分別，平等性智觀一切法自他有情，悉皆平等，亦無分別。無分別言，顯無差別故。下經云，於一切義無所觀察等，是以太虛能含衆像，衆像不能含太虛，太虛不分別衆像，衆像乃差別太虛。以況我法不能容佛智，佛智乃能容我法。有我法者，分別如來。是如來者，不分別我法。二普遍喻，中妙觀察智，無不遍知，即普遍義。成所作智曲成無遺，即隨入義。又下經云，佛智廣大同虛空，普遍一切衆生心。此即體遍悉了世間諸妄想，此約智遍。又云，得一切法界等心，此約證遍。智性全同於色性故，此約理遍。云何遍入不壞，能所有證知故。故下經云：世間諸國土，一切皆

隨入，智身無有色，非彼所能見　由隨於如，即入無所入，故云平等　是以虛空遍入國土，國土不遍入虛空　有國土處必有虛空，有虛空處或無國土　虛空之於國土平等隨入，國土之於虛空自有彼此　虛空可喻佛智，國土可喻三世　三世有處，佛智必在其中　佛智知處，三世或無其體，佛智之於三世，平等隨入　三世之於佛智，自有始終　此猶約不二而二說耳　若二而不二，國土虛空，三世佛智同一性故，皆互相入，舉一全收　普遍亦然　三世間圓融，則言思道斷，故名佛智，爲不思議也　次以二喻喻身業者，一毛尚容法界，全分必含衆像，出現身業　第二喻云，譬如虛空，寬廣非色，而能顯現一切諸色　而彼虛空無有分別，亦無戲論　合云，如來身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諸善根業皆得成就，即含攝義　而如來身無有分別，即第二義　佛身充滿於法界，即普遍義　又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非至非不至　如來身亦復如是，遍一切法一切國土等，即普遍義　亦非至非不至，即平等隨入義　次以四義喻語業者，如來於一語言中具一切語言故，舍支天鼓無心出故，如來音聲無不至故，應知如來音聲無斷絕，普入法界故　又云，如來音聲無邪曲即平等義　隨其信解令歡喜故，即隨入義　以空一喻遍喻三業，故云正覺，得無量清淨三輪，明文昭然，非是穿鑿菩提身意　第三身相下威勢身超勝，謂隨諸有情，所樂示現，受用身土影像差別，無不周遍　言一切道場者，略有十種　一，智身遍坐法性道場　二，法身非坐而坐道場　三，法門身安坐萬行道場　四，幻化身安坐水月道場　此四義便故來，若正約威勢身，略辯六類道場　一，遍一切同類世界道場，如名號品等說；二，一切異類世界，謂樹形等，如世界成就品；三，一切世界種中；四，一切世界海中，並如華藏說；五，一切微塵中，文云，如於此會見佛坐一切塵中，亦如是等；六，刹塵帝網無盡道場　並前十種，故云一切言菩薩衆中威光赫奕者，正顯威勢超勝，勝於勝者故，獨言菩薩非不超餘，如日輪出照明世界，約喻以顯暎山出沒，無隱顯故，處處全現，無異體故，喻遍坐道場，大明流空，餘輝掩耀，赫日之照，難究其涯，喻彼威光超暎菩薩，菩薩不能測也　既云照世，則終益生盲　先照高山，獨言菩薩　第三三世下福德身深廣，三世佛德普皆遍學，今三際已斷，垢習斯亡，故衆福皆淨　第四而如下隨意受生，一隨他意，處處受生　二隨自意，能無不生，謂慈悲般若，如共相應，感而遂通，窮未來際　第五無邊色下相好莊嚴，身色無盡故，名色無邊　十蓮華藏微塵數相，名相無邊，而皆稱讚，則一一無邊諸相隨好放光，皆充普稱法界，故云圓滿廣處，隨處皆圓現，故名無差別　第六演一切法，如布大雲，即願身演法　謂雨大法雨，斷一切疑故　下經云，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　然經二句上法下喻，文含多意　一雲喻於身，雨爲說法，法喻影略　又先興慈雲，後雨法雨，一雲一雨，所潤不同，亦隨物機宜，雲雨各異　掩塵蔽日，普覆無心等　第七一一下化身自在，謂於大衆會能現無邊作用差別，皆自在故　文中二，先明廣容，謂於如來身一一毛頭，容一切刹而無障礙無礙有二義　一以一小毛現多大刹，則一多大小無礙；二此毛多刹，與彼毛多刹，參而不雜，則隱顯無礙　後各現下普遍以廣容不礙普遍故，還於前毛內刹中神力調生　若廣遍十方，示現種種變化，三業成所作事，居然易了　第八身遍下法身彌綸，以法爲身　本來湛遍，故無來往　依法現色，還如法身　在此即是，在彼亦不待往來　第九智入下智身窮性相之源，相別曰諸性皆空寂，性靜故寂，相無故空　第十，三世諸佛下力持身，能持自他，依正於中，先持正報，神謂妙智，變謂現身，轉變變現，俱名爲變　皆能持之，尚持於他，況於自事　後段亦然　後一切佛上下能持依報，橫盡諸土，豎窮諸劫，所有嚴事，常持令現　上約十身　若約三身者，則初三段皆名報身，而前下化身，身遍十方，下法身就報身中，前一自受用報，後二即他受用報故云處菩薩衆，以諸教中說三身　四身成說等別，今皆圓融於一始成，無不頓具十身

又　第二大段異全衆中，總三十九衆，相從爲三　第一，雜類諸神衆；第二，阿修羅下八部四王衆；第三，三十三天下欲色諸天衆　今初有十，九衆通名，神者靈祇不測故，文皆三段：第一，標數辯類；第二列名結數；第三，攝德圓滿　今第一，金剛神衆，初辯類中，以執持此杵，守護佛故　然一一類皆通有所表，如地表心地，海表德海等　觀其歎德，則知通意　今此表般若，堅利導於衆行，到彼岸故　二所謂下列名結數，然諸衆立名，皆隨所得法門，爲物立稱　一那羅延者，此云堅固，由見佛妙色皆不可壞，故受此名　二見佛身毛猶如日輪，現種種光，速摧障惱，故名曰幢　三見佛身光映蔽一切，猶如須彌，顯於大海，神通等法，如華開敷故　四圓音隨類，如雷震故　五現爲世主，以美妙根，令物悟故　六智光演法，令愛樂故　七寶飾妙相，如華嚴樹，方便警物，如雷震音　八福深相妙，炳著光明，如師子王，處衆無畏

九慈眼視物，爲吉祥目，神通之炬，密現物前故　十雨此嚴具，及光明故，下諸衆皆類此　知至得法處，名當自顯　恐獃繁文，下略不釋　第三皆於下攝德圓滿，十句分二　初二句，總彰願行，由昔願力，得預法會，常爲親侍，由今行滿，故能遍侍，後積集下，別顯滿相　一福積淨業，二智達定境，事定之境，隨事百千　理定之境，即眞如實相　不思議定，則以無礙而爲其境　今皆智照，故云明達　三通隨佛住　四入用難思　五處衆超絕　六應物調生　七隨佛化形　八護佛住處，文並可知　第二身衆神，文三同前　初辯類有二義，一身謂神之自身，衆即同生同名及所隨者　凡有其一，必更有二　共有其三，三故名衆　能所合目，名身衆神　二約所主，謂此類神，專以變化多身，爲佛事故　二名三德，文並可知　第三足行神，亦有二義，一謂依止足行衆生及守護故　如下善見比丘足行之神，持華承足故下　德中，戀仰如來二足所行處，即道路神，通表修行，履佛所行故　第四道場神，從所依所守得名　下諸神衆，類皆同此　言道場者，非唯護佛道場，但有莊嚴道場之處，即於中護，故下　德中，願供養佛，表護萬行道場及修行者故　第五主城神，表行德防御法城，心城故　如摩耶處說　德中，以己德行嚴佛宮殿者，一佛殿爲所守之最，瑩飾爲尊佛故　二主伴善根互融攝故　三瑩飾自心佛安處故　第六主地神，表深重，願荷負行德故，亦表心地爲依持故　第七主山神，通表萬德高勝，性皆閑寂，別表智德最高故　德中云，得清淨眼，名中多有光稱　第八主林神，表以無漏智導於衆行，森聳建立故　德中云，皆有可愛光明　第九主藥神，表行德伏惑，資益法身　若約利他，則三業不空，如藥樹王　故下德中性皆離垢，即伏惑去病也　仁慈祐物，即進善補益也　名中總名主藥，藥既不同神，神各別　吉祥者，主香茅之類也，清淨光明，謂乳石之流，名稱普聞，如藥樹王雪山忍草等　明見十方，謂眼藥等，約法準之　第十主稼神　稼者，樹五穀也，表萬行法味資益自他，他自益稱心故　德中，大喜成就　十一主河神，即河伯之流也，表法河流注，潤益羣品　又於生死瀑流，拯彼漂溺江河淮濟，清濁俱河故　生死法流，此神皆主　德中，勤益生者，謂遇沿流則平波息浪，逢泝泳則微風輕動，水性之屬，深止而住居，陸行之流富生而應求，導百川而去害，灌萬頃而開利，爲勤作意利益衆生，約所表法隨意消息　十二主海神，即海若之輩，表具含萬德，一一深廣也　名中三名遠塵離垢者，《瑜伽》八十六云，現斷煩惱離故，遠塵，彼隨眠離繫故　離垢，今約近事，塵謂塵境，垢即煩惱　六根對境，了彼性空，故曰遠塵　衆惑不行，誠爲離垢　心境相藉，離垢由於遠塵　十三主水神者，通上河海等水及雨露霜雪等也，表法水含潤等多義理故　德中，拯溺，爲救濟危，爲護謂己溺，邪見貪愛，水者救之，將沉者護之，而爲利益，即雲雨等潤，發生萬物也　法合可知　十四主火神，即宋無忌之流也，以顯智慧火，燒煩惱薪，成熟善品，破無明闇耳　德中，夫火有二能，一能爲益，二能爲損　今用益止損，表法亦爾　示慧光以去闇，用益也　除惑苦之熱惱，止損也　十五主風神，通表方便，無住無所不摧　別表如下　十六主空神，表法性空，別即離染周遍等，亦各如名辯　德中，若情塵亂起，翳本性空，智日高昇則情雲自卷　空有日而廓爾無際，智合理而杳然無涯，故云爾耳　十七主方神，即東方青帝等類也，表顯邪正方隅，使行無迷倒　德中，身智教光無不引攝，名普放也　無時不放，所以稱如，如日周天，故相續不絕　十八主夜神，表於無明，黑闇生死，長夜導以慧明，令知正路　德中，夜分亡寢，是曰勤修　翻彼長迷，故以法爲業　十九主晝神，於晝攝化顯行德恒明也　德中，先修正解，後勤正行　有信無解，增長無明　有解無信，還生邪見　信因解淨，解藉信深，晝之義也　上來多主器界，故但名神　準梵本除金剛神，餘皆女神，表慈育　故菩薩同於彼類以攝衆生，自下攝領有情，皆受王稱，並是丈夫

又　第三月天子下十二段，明欲色諸天衆　天者，自在義，光明義，清淨義　《智論》云，天有三種：一人天，謂帝王；二生天，謂欲色等；三淨天，謂佛菩薩，第一義天　今通後二　然諸天壽之長短，身之大小，衣服輕重，宮殿勝劣，《俱舍》十一及《瑜伽》等論，《起世》等經皆廣辯之，恐繁不錄　文中先有七段，明欲界天，後有五段，明色界天　前中即分爲七，今初月天子，月者，缺也，有虧缺故　下面頗胝迦寶水精所成，能冷能照，表菩薩得清涼，慈照生死夜，如云菩薩清涼月等名中初一是總雖標總稱，即受別名下，皆準此　德中，顯發衆生心寶者，水珠見月則流潤發光，淨心遇緣則慈流智發　生了既發，正因顯然　生由性成，則了非外入　生與不生無二，發乃發其本心，故顯發雙辯　二日天子，日者實也　常充實故，下面亦頗胝迦寶火精所成，能熱能照，表菩薩智照故　又日以陽德，月以陰靈，一能破暗，表根本破惑　一能清涼，表後得益物　又依《寶性論》法日有四義：一破暗如慧，二照現如智，三輪淨如解脫，四上三不相離，如同法界也　名中可畏敬幢者，爲惡

者，良其照明　爲善者，敬其辦業　以斯超出，故以名幢　德中，居者辦業，成就本行等利益也　生長穀稼開敷覺華等，爲增長善根，如《出現品》三十三天者，《佛地論》等，皆云妙高山，四面各有八大天王，帝釋居中，故有三十三也　下釋天名，皆依《佛地》名中言　釋迦等者，釋迦能也，因陀羅主也，具足應云釋迦提桓因陀羅提桓　天也即云能　天主撫育勸善，能爲天主，故更有異釋如音義說　德中，言發起廣大業者，今修普賢行，故以此天居地天之頂，總御四洲，雖勝事頗多，猶懼修羅之敵　若修善者衆，即天倍增威　苟爲惡者多，即諸天減少　故多好勸發，況受佛付囑，大權應爲，至如堅常啼之心，施雪山之偈，成尸毗大行，破盧志巨慳，談般若於善法堂中，揚大教於如來會下等，皆是發起廣大業也　四須夜摩天　須者善也，妙也　夜摩時也　具云善時分　《天論》云，隨時受樂，故名時分天　又《大集經》此天用蓮華開合，以明晝夜　又云，赤蓮華開爲晝，白蓮華開爲夜　故云時分也　隨此時別受樂亦殊，故《大論》云，隨時受樂也　德中，心恒喜足者，喜足在於第四今，慕上而修

裴休《註華嚴法界觀門序》　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　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見見於色聲之內，而理不可分　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　甚矣，衆生之迷也　身反在於心中，若大海之一漚爾，而不自知，有廣大之威神而不能用，縠觫而自投於籠檻而不自悲也　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　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衆生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　故此經極諸佛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行心數門戶，眞可謂窮理盡性者也　然此經雖行於世，而罕能通之　有杜順和尚歎曰，大哉，法界之經也，自非登地，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哉　吾設其門以示之，於是著法界觀　而門有三重：一曰眞空門，揀情妄以顯理；二曰理事無閡門，融理事以顯用；三曰周徧含容門，攝事事以顯玄　使其融萬象之色相，全一眞之明性，然後可以入華嚴之法界矣　然此觀雖行於世，而罕能入之　有圭山禪師歎曰，妙哉法界之門也，自非知樞鑰之淺深，識關闥之廣陝，又何能扣其門而入之哉　於是直以精義注於觀文之下，使人尋注而見門，得門而入觀，由觀以通經，因經以證性，朗然如秉炬火而照重關矣　或問曰，法界眞性，超情離見，動念則乖，彊言則乖，世尊欲令衆生悟自身之法體，何必廣說而爲華嚴　答曰，吾聞諸圭山云，法界萬象之眞體，萬行之本源，萬德之果海，故如來演萬行之因華以嚴本性，而顯示諸佛證法性之萬德也　故九會之經品有無量義，或刹塵數因地行願，或恒沙數果位德用行布差別無閡圓融，故佛身一毛端則徧一切而含一切也　世界爾，衆生爾，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無一法定有自體而獨立者，證此本法故能凡聖，融攝，自在無閡，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皆吾心之常分爾，非假於他術也　世人見說諸佛菩薩神變，必謂假於他術，或謂虛誕之辭，此二疑皆非也　若言假於他術者，豈可聖人動不合理，而假妖怪以惑人哉　若言虛誕之辭者，魔妖精魅尚能神變，況法身聖人獨不能爲之哉　由是觀之，則吾輩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豈非甚迷甚倒哉　然則《華嚴》稱法界而極談，猶未爲廣也　問曰，《華嚴》理深而事廣，文博而義玄，非法身大士不能證入　今數紙觀文，豈能盡顯之哉　若觀門以文略義廣爲得，則大經以文繁義局爲失矣　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夫欲覩宗廟之邃美，望京邑之巨麗，必披圖經而登高臺，然後可盡得也　不登高而披圖，則不可謂眞見，不披圖而登高則眊瞀冒昧，無所辨　故法界具三，大該萬有，性相德用，備在心，不在經也　如宗廟京邑之美麗在城中不在圖上　明因果，列行位，顯法演義，勸樂生信，備在經，不在觀也　如宗廟之邃近，街衢之闊陋，在圖不在臺　觀者，通經法也，入觀通經以證性，如登高臺披圖而望京邑也　文者，入觀之門也　如高臺下有門，得其門然後可外也　注者，門之樞鑰也，臺高門深，非善用樞鑰者，不能開也　故欲證法界之性德，莫若經　性德廣大，非經備說不能盡也　通經之法義，莫若觀，法義雖廣，不出三重法界，非觀不能入也　入觀之重玄，必由門　觀境幽深，無門不可入也　關三重之祕門，必由樞鑰　夫如是則經不得不廣，門不得不束矣　然則其門何以爲三重　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凡夫見色爲實色，見空爲斷空，內爲筋骸所梏，外爲山河所眩　故困踣於迷塗，局促於轅下，而不能自脫也　於是菩薩開眞空門以示之，使其見色非實色，舉體是眞空，見空非斷空，舉體是幻色，則能廓情塵而空色無閡，泯智解而心境俱冥矣　菩薩曰，於理則見矣，於事猶未也，於是開理事無閡門以示之，使觀不可分之理，皆圓攝於一塵，本分限之事亦通徧於法界，然後理事圓融無所罣閡矣　菩薩曰，以理望事則可矣，以事望事猶未也　於是開周徧含容門以示之，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

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閡。大小相含，則能施爲隱顯神用不測矣。問曰，觀文有數家之疏，尚未能顯其法，今略注於文下，使學者何以開心目哉。答曰，吾聞諸圭山云，觀者見法之智眼，門者通智眼。今見法之門，初心者悟性之智雖明，不得其門則不能見法。此文即入法之門矣。但應以智眼於門中觀照妙境，若別張義目而廣釋之，是於門中復設門也。又此門中重重法界，事理無邊，雖百紙不能盡其義，徒以繁文廣說蕪沒眞法而惑後人爾。且首標修字者，欲使學人冥此境於自心，心慧既明，自見無盡之義，不在備通教典，碎列科段也。然不指而示之，則學者亦無由及其門，故直於本文關要之下隨本義注之。至其門已，則使其自入之也。故其注簡而備，不備則不能引學者至其門，不簡則不能使學者專妙觀。夫觀者以心目求之之謂也，豈可以文義而至哉。問曰，略指其門誠當矣，吾恐學者終不能自入也。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夫求道者必資於慧目，慧目不能自開，必求師以抉其膜也。若情膜未抉，雖有其門亦焉能入之哉。縱廣何益。問曰，既遇明師，何假略注。答曰，法界難覩，須依觀以修之，觀文難通，須略注爲樞鑰之用也惑者稽首，讚曰，入法界之術盡於此矣。

淨源《華嚴金師子章雲間類解》　初明緣起。夫至聖垂教，以因緣爲宗；緣有內外之殊，世出世之異，故標第一，明諸緣起也

二辨色空。前明緣起，莫逢色空，幻色俗諦，眞空眞諦，二諦無礙，唯一中道，故次辨色空也。

三約三性。空宗，俗諦明有，即徧計，依他也；眞諦明空，即圓成實性也，故次第三約三性也。

四顯無相。徧計，情有理無；依他，相有性無；圓成，理有情無，性有相無，故次第四顯無相也

五說無生。前之四門，眞俗有無，皆成對待；今此一門，唯辨妙性本無增減，故第五說無生。

六論五教。夫妙性無生，超墓數而絕朕；然機緣有感，逐根性以類分，故次第六論五教也。

七勒十玄。以義分教，教類有五，前四，小大始終漸頓皆偏，今示圓融，故次第七勒十玄也。

八括六相　壹華十玄，根於觀門；剛藏六相，源乎大經；經觀融通，相玄交徹，故第八括六相。

九成菩提。六相遊文，一經奧旨，非情識所窺，唯智眼所覩，將遊薩婆若海，故第九成菩提。

十入涅槃。菩提智果，覺法樂也；涅槃斷果，寂靜樂也。照而常寂，心安如海，故第十入涅槃。

明緣起第一

謂金無自性，隨工巧匠緣，金喻眞如不守自性，匠況生滅隨順妄緣　遂有師子相起。喻眞妄和合，成阿賴耶識　此識有二義：一者覺義，爲淨緣起；二者不覺義，作染緣起。起但是緣，故名緣起。經云：『諸法從緣起，無緣即不起。』即理事無礙門，同一緣起也　上句示緣，中句辨起，下句總結　然釋此初章，非獨據《起信》申義，亦乃採下文爲準

辨色空第二

謂師子相虛，唯是眞金。幻色之相既虛，眞空之性惟實。諸本無虛字，唯五臺注本有之。師子不有，金體不無。色相從緣而非有，揀凡夫實色也。空性不變而非無，揀外道斷空也　故名色空。色蘊既爾，諸法例然。《大品》云：『諸法若不空，即無道無果。』上句雙標色空，次句雙釋，下句雙結　又復空無自相，約色以明。空是眞空，不礙於色，則觀空萬行沸騰也。不礙幻有，名爲色空。色是幻色，不礙於空，則涉有一道清淨也。總而辨之，先約性相不變隨緣，以揀斷賣；後約不住生死涅槃，以明悲智。

約三性第三

師子情有，名爲徧計。謂妄情於我及一切法周徧計度，一一執爲實有。如癡孩，鏡中見人面像，執爲有命實礙肉骨等，故云情有也。師子似有，名曰依他。此所執法，依他衆緣，相應而起，都無自性，唯是虛相，如鏡中影，故云似有也　金性不變，故號圓成。本覺眞心，始覺顯現，圓滿成就，眞實常住，如鏡之明，故云不變。有本作『不改』亦通。上文依空宗申義，蓋蹈前起後也。此章引性宗消文，亦以喻釋喻也。若依《教義章》明三性各有二義，徧計所執性有二義：一情有，二理無；依他起性有二義：一似有，二無性；圓成實性有二義：一不變，二隨緣。今文各顯初一，皆隱第二，仰推祖意，單複抗行，義有在焉

顯無相第四

謂以金收師子盡，既覩眞金而成師子，遂令師子諸相皆盡。金外更無師子相可得，眞金，理也；師子，事也。亦同終南云：『以離眞理外，無片事可得。』故名無相。《名號品》云：『達無相法，住於佛住。』《無量義經》云：『其一法者，所謂無相。』然《名號品》約果，《無量義》約理，理果雖殊，無相一也。

說無生第五

謂正見師子生時，但是金生，上句妄法隨緣，下句眞性不變。偈云：「如金作指環，展轉無差別，金外更無一物，離不變之性，無隨緣之相。」問明品》云：「未曾有一法，得入於法性。」師子雖有生滅，金體本無增減，成事似生，而金性不增，則起唯法起也。體空似滅，而金性不滅，則滅唯法滅也。故曰無生。《大經》云：「蘊性不可滅，是故說無生。」又云：「空故不可滅，此是無生義。」疏云：「無生爲佛法體。」諸經論中，皆詮無生之理。《楞伽》說一切法不生，《中論》不生爲論宗體。

論五教第六

一，師子雖是因緣之法，念念生滅，以師子屬乎緣生。《原人論》辨小乘教，亦云：「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實無師子相可得，論次云：「凡愚不覺，執之爲實。名愚法聲聞教。因說『四諦』而悟解，故號『聲聞』。既除我執，未達法空，故名『愚法』。有本作『愚人法名聲聞教』。然此一教，下攝人天，由深必收淺故；上該緣覺，以其理果同故。例如約人辨藏，唯出聲聞藏耳。

二，即此緣生之法，離前起後也。初文師子二字，亦通此用，下三皆然。各無自性，徹底唯空，始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終至佛果一切種智，皆無自性，徹於有表，唯是眞空。以色性自空，非色滅空也。名大乘始教。始，初也。《大品》云：「一空是大乘之初門。」此教有二：一始教，亦名分教。今但標始教者，以《深密》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無性俱不成佛，故今合之，唯言始教耳。

三，雖復徹底唯空，不礙幻有宛然。空是眞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於波也。緣生假有，二相雙存，有是幻有，不礙眞空，即波以明於水也。名大乘終教。緣起無性，二切皆如，方是大乘至極之談，故名爲終。此亦有二：一終教，對前始教立名；二實教，對前分教立名。分，猶權也，始權而終實，以有顯實宗故，然終實二宗，並始分二教，皆大乘漸門耳。

四，即此二相，互奪兩亡，以理奪事而事亡，即眞理非事也。以事奪理而理亡，即事法非理也。亦同《行願疏》中形奪無寄門。情偽不存，反疏上句，理事雙亡，則情識偽相，無所存矣。俱無有力，空有雙泯。由前互奪，故皆無力。理奪事則妙有泯也；事奪理則眞空泯也。《心經略疏》云：「空有兩亡，一味常顯。」名言路絕，棲心無寄，通結心言罔及。《寶藏論》云：「理冥則言語道斷，盲會則亡行處滅。」名大乘頓教。頓者，言說頓絕，理性頓顯，一念不生，即是佛等。故《楞伽》云：「頓者，如鏡中像，頓現非漸，此亦有二：一逐機頓，即此文示之；二化儀頓，即後圓教收之。

五，即此情盡體露之法，混成一塊。情盡，見除也。《大疏》亦云：情盡理現，諸見自亡，混成一塊者，約法則混成眞性，約喻也。塊眞金，故義相《序》云：融研盤釵釧爲金，繁興大用，起必全眞，用則波體歸佛，全眞體以運行，萬象紛然，參而不雜，萬法起，必同時，際理無先後，釋上。頓依《還源觀》。一切即一，皆同無性；無量中解一也。《大經》云：「華藏世界所有塵，塵中見法界，一即一切，因果歷然。」中解無量也。《神詮都序》云：「果徹因源位，滿分（猶）稱菩薩，力用相收，卷舒自在，一有力收多爲用，則卷他一切入於一中，即上文『一切即一，皆同無性』也。多有力收一爲體，則舒己一位入於一切，即上文『一即一切，因果歷然』也。文雖先後，義乃同時，故云卷舒自在也。名一乘圓教。所說唯是法界緣起無礙，相即相入，重重無盡。此亦有二：謂同教一乘圓，全攝諸教宗；別教一乘圓，全攝諸教宗。

勒十玄第七

一，金與師子，同時成立，圓滿具足，師子六根，與金同時成立，以表入法，因果體用悉皆具足。《妙嚴品》云：「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名同時具足相應門。《大疏》云：「如海一滴，具百川味。」

二，若師子眼收師子盡，則一切純是眼；若耳收師子盡，則一切純是耳。眼耳互收，純一事故。諸根同時相收，悉皆具足，會諸根之同，例眼耳之別。則一一皆雜，一一皆純，爲圓滿藏。眼即耳等，皆雜也。如菩薩入一三昧，即六度皆修，無量無邊，諸餘行德，俱時成就，故名爲雜。耳非眼等，皆純也。又入一三昧，唯行布施，無量無邊，更無餘行，名之爲純。即《教義章》云：「純雜自在，無不具足，名圓滿藏。」名諸藏純雜具德門。此名依宅相立，賢首新立廣狹自在無礙門。故《大疏》云：「如徑尺之鏡，見千里之影。」

三，金與師子，相容成立，一多無礙。多容一，則六根成立；（多）一容多，則師子無殊。於中理事，各各不同，金性喻理，師子喻事。二雖互容，性相各別，或一或多，各住自位，此經偈云：「以佛土滿十方，十方入一亦無餘。」世界本相亦不壞，無比功德故能爾。名一多相容不同門。《大疏》云：「若一室之中燈，光光相涉，師子眼，眼即耳，耳即鼻，鼻即舌，舌即身，諸根相即，體非用外，自在成立，無障無礙。經云：「一即是多多即一，文殊於義義隨文。」名諸法相即自在門。《大疏》云：「如金與金色，一不相離。」

五，若看師子，唯師子無金，即師子顯金隱。相顯性隱。若看金，唯金無師子，即金顯師子隱。性顯相隱。若兩處看，俱隱俱顯。性相同時，隱顯會現，隱則祕密，顯則顯著，《賢首品》云：「東方人正受，而方從定起，名祕密隱顯俱成

門。《大疏》云：若片月澄空，晦明相並。

六、金與師子，或隱或顯，或一或多。若觀金時，師子似隱，唯顯；金、觀師子時，金性似隱，具顯諸根。定純定雜，有力無力，一體眞金，純而有力，六根分異，雜而無力。即此即彼，主伴交輝，此主彼伴，交光互參。理事齊現，皆悉相容。《教義章》云：「猶如束箭，齊頭顯現。不礙安立，微細成辦。經云：一塵中有無量剎，剎復爲塵說更難」名微細相容安立門。《大疏》云：「如瑠璃鉢，盛多芥子」。

七、師子眼耳支節，一一毛處，各有金師子。一一毛處師子，同時頓入一毛中。以一切攝一切，同入一中，即交涉無礙門。偈云：「一切佛剎微塵等，爾所佛坐一毛孔。一一毛中，皆有無邊師子；又復一一毛，帶此無邊師子，還入一毛中。又以一切攝一切，帶之復入一中，即相在無礙門。偈云：「無量剎海處一毛，悉坐菩提蓮華座。」如是重重無盡，猶天帝網珠，梵語釋迦提桓因陀羅，此云能仁天主。網珠，即善法堂護淨珠網，取實交光無盡也。名因陀羅網境界門。《大疏》云：「若兩鏡互照，傳燿相寫」。

八、說此師子，以表無明，語其金體，具彰眞性。妄法生滅，無明也；如來藏不生滅，眞性也。理事合論，況阿賴識，令生正解，理事即眞妄。論云：「眞妄和合，非一非異，名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覺即令生眞性正解，不覺即令生無明正解。若約善財參諸知識，遇三毒而三德圓，皆生正解。名託事顯法生解門。《大疏》云：「如立像豎臂，觸目皆道」。

九、師子是有爲之法，念念生滅。隨工匠緣，時時遷謝。剎那之間，分爲三際。攝前攝後，謂過去現在未來。此三際各有過現未來，《普賢行品》云：「過去中未來，未來中過去」亦《離世間品》答菩慧之問也。總有三三之位，以立九世，即束爲一段法門。如師子諸根諸毛，本純一之金也。雖則九世，各各有隔，相由成立，融通無礙，同爲一念。《通玄論》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名十世隔法異成門。《大疏》云：「若一夕之夢，錯歷百年」。

十、金與師子，或隱或顯，或一或多，各無自性，由心迴轉。謂全心一事，隨心偏一切中，即一隱多顯也。全心之一切，隨心入一事中，即多隱一顯也。以表師子與金，悉皆迴轉而無定相耳。說事說理，有成有立，經云：「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名唯心迴轉善成門。賢首亦改此一門爲「主伴圓明具德門」。故《大疏》云：「如北辰所居，衆星拱之」。

括六相第八

師子是總相，二即具多爲總相。五根差別是別相。多即非一名別相。共從一緣起是同相，多類自同成於總。眼耳等不相濫是異相。名體別異現於同。諸根合會有師子是成相，二多緣起理妙成。諸根各住自位是壞相。壞住自法常不作。「教義章」中有八句偈文，上引六句，隨文注之。末後二句，結歎勸修。云：「唯智境界非事識，以此方便會一乘。」彼章廣寄一舍以喻六相，後學如何祖訓，宜悉討論耳。

成菩提第九

菩提，此云道也，覺也。翻梵從華，新舊二義。謂見師子之時，即見一切有爲之法，更不待壞，本來寂滅。《淨名》云：「衆生即寂滅相，不復更滅。」離諸取捨，即於此路，流入薩婆若海，故名爲道。離諸取捨之言，義屬上句，文連下句。謂不捨一切有爲，而取寂滅無爲，則義屬上句也。既取捨情亡，自然流入一切智海，則文連下句也。第八不動地亦明斯旨。薩婆若，云一切智。今明果德爲道，故深廣如海耳。即了無始已來，所有顚倒，元無有實，名之爲覺。《起信論》云：「一切衆生，不名爲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即同此文，無始以來，所有顚倒也。」論又云：「若得無念者，則知心相生住異滅，乃至本來平等，同一覺故。」即同此文，元無有實，名之爲覺矣。究竟具一切種智，名成菩提。究竟，極果也。亦名究竟覺。一切種智，即三智之一也。昔圭峯疏《圓覺》，以一切種智釋圓明。賢首述《還源》，由圓明而證菩提。今文謂具一切種智而成菩提者，通而辨之，雖發辭小異，而歸宗大同也。若依《起信》，有大智用，無量方便，乃至得名一切種智，皆屬同教。又按昭信鈔文，較云教機，各成菩提，唯取圓家，以因果二門相攝，即別教耳。

入涅槃第十

見師子與金，二相俱盡，煩惱不生。二相俱盡，所觀境空也。煩惱不生，能緣心泯也。內外雙亡，玄寂著矣。好醜現前，心安如海，《新記》云：「如金作器，巧拙懸殊，即好醜現前也。《記》次文云：「一以貫之，唯金究竟。」即心安如海也。上句覆疏二相俱盡，下句覆疏煩惱不生。妄想都盡，無諸逼迫，出纏離障，永捨苦源，名入涅槃。惑業都盡，無集諦之妄想也。三苦皆亡，無苦諦之逼迫也。無漏智發，出纏離障，即道諦已修也。解脫自在，永離苦源，即滅諦已證也。入者，了達解悟之名。涅槃，義翻圓寂。經云：「流轉是生死，不動名涅槃。」然涅槃一章，誠「雜華」之淵蘊，故音譯「寶王」性起，而《搜玄探玄》鈎深以索隱，唐翻「如來」出現，則舊疏新記聯芳而續徽。且高麗國中，斯文尚備，而傳授不絕，況此諸部，盡出中華。願諸後昆，求師讀仰，同報雲華，賢首，清涼，圭峯之劬重德耳。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四《法語》

夫《華嚴》大典，雖文豐義博，實雄他經，然其大義，不過四分，四法界而已。一念不生謂之理法界，一念既生謂

之事法界　未生不礙已生，已生不礙未生，謂之事理無礙法界　如玆來便用，不涉情解，當處現成，不可以理求之，亦不可以事盡之，權謂之事事無礙法界　行者能信此，解此，行此，證此，總謂之四分也　又事理無礙法界，自大典東來幾千載，而黑白諸豪傑，莫不以爲此經是根本法輪，皆研精殫思，疏之論之　至於事事無礙法界，則如子聞父名，終不敢稱，謂縱有強發揮者，亦不過以理融事，事始無礙。若然，則大雄氏於理事無礙外，設此法界，豈不徒然也耶？　又帝心之與善慧，或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聾人，炙豬左轉上」等語，乃不過旁敲耳　夫帝心、善慧皆文殊、彌勒再來，彼二大菩薩於事事無礙法界，亦惟旁敲，不敢正言　今子書是經於青山白雲之間，可謂大有勝緣也者　知子前三法界可以智識通之，末後一界子若不離智識而求之，則終不入矣　且離智識而可求之，則土木偶人亦可求之矣，何待子求？　子若求而未通，未通之處正好猛着精彩，拚命求之，如命根忽斷　則子所書之經，譬如塗毒鼓，擊之發聲，有心無心，聞者皆不旋踵而死，死後復活，再來印可未晚也　示顯禪人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四《德山麈譚》　問：「《華嚴經》『一身入定多身起，男子入定女人起』」答：「有分段識，則一多不能互融，男女不能互用，惟分段識盡者有之」

問：「何謂入定？」答：「人人皆有定，不必瞑目靜坐，方爲定也」問：「菩薩刹跋，入定多劫，又何謂也？」答：「此以定爲定者也，《華嚴》所論入定，則以慧爲定者也　蓋所謂定者，以中心明了，不生二念曰定，儻不明了，心生疑怖，斯名不定　譬如我今認得某村路，隨步行去，此卽是定；若路頭不明，出門便疑，是爲不定　又如我在此坐，聞垣外金鼓聲，我已習知，便定；若從來不聞，未免有疑，是爲不定」

經云：「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着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然吾人日用間，於過去事有卽今要接續做者，難道不去做？　明日要爲某事，今日須預備者，難道不預備？　過去事續之，未來事預備之，便卽是現在矣　要知此中有活機，不是執定死本的

續法《賢首五教儀開蒙敍》　丙午出《教儀》六卷，欲誦之而未能也。己酉略成一卷，練習之以爲日課，久久漸得其奧妙。初集録也，知教觀之創於華嚴諸祖；次閱藏也，知教觀之本於經論；後精純也，知教觀之從於自心流出，不從遮那佛口所宣　從玆，於如來一代時教，或判或釋，無有不當者矣。乙卯秋，講全本《教儀》一過，聽衆茫然。辛酉再講，落堂考之，衆亦不知教觀義之終始，此皆不熟究之故也。遂於匡中出是略本，普令録之，晝夜研誦，然後各各慶其不月而工成。教觀義果，燦發於心花，入室禮謝時，問之，果然豁通而無礙焉，因請梓流傳。予曰：詳而又略，不亦贅乎？　衆曰：詳之略之，各有其益。非略本不能開童蒙，便記誦，非詳本不能訓久學，施化導。苟能利於生物，幸無秘惜也。壬戌春，募資刻之。蓋大千之人，莫不有法界心，具法界心者，莫不以教觀昭朗，俾現前知見而成菩賢甚深知見，則此略本非僅應蒙童之求耳，實爲行遠登高之要訣也。學佛法者，願可負諸！

賢首大師判釋一代佛教，不出三時、十儀、五教、六宗、三觀

言三時者，有別有通

別三時者，第一，日出先照時。爲圓頓大根衆生，轉無上根本法輪，名爲直顯教。令彼同教一乘人等，轉同成別，所謂或日初分時入，初善是也。故《華嚴》云：譬如日出，先照須彌山等諸大高山，如來亦復如是，成就無邊法界智輪，常放無礙智慧光明，先照菩薩諸大山王。《法華・方便品》云：我始坐道場，時卽自思惟，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信解品》云：爾時長者，處師子座，眷屬圍繞，諸人侍衛，出內財產，注記券疏，窮子見父，馳走而去，卽勅使者追捉將來，窮子驚喚，迷悶躃地　其經卽是《華嚴》、《梵網》等也。

第二，日昇轉照時，先總後別。

總者，此轉照時，爲下中上三類衆生，轉依本起末法輪，名爲方便教。令彼三類人等，轉三成一，所謂或日中分時入，中善是也　故《華嚴》云：但以山地有高下，故照有先後。《楞伽》云：日出光等照，下中上衆生，如來照世間，爲分部諸法。《法華・方便品》云：復作如是念，我出濁惡世，如諸佛所說，我亦隨順行　以方便力故，爲五比丘說，爲諸衆生類，分別說三乘　雖復說三乘，但爲教菩薩。

別者，於日中分，照有三轉，謂初轉、中轉、後轉時也。

初轉時者，謂佛初於鹿苑，爲鈍根下類衆生，轉小乘法輪，名爲隱實教。令彼凡夫外道，轉凡成聖　《華嚴》云：次照黑山　如來智輪，次照聲聞緣

覺。《法華》云：長者知子，愚癡狹劣，即以方便，吏遺餘人，眇目矬陋，無威德者，汝可語之，云當相雇，除諸糞穢，倍與汝價，窮子聞之，歡喜隨來，爲除糞穢，淨諸房舍，其經即是《提胃》、《阿含》等也。

中轉時者，謂佛次於中時，爲中根一類衆生，轉三乘法輪，名爲引攝教令彼二乘人等，轉小成大。《華嚴》云：次照高原，如來智輪，次照決定善根衆生，隨其心器，示廣大智。《法華》云：長者有智，漸令入出，經二十年，執作家事，其經即是《深密》、《方廣》等也。

後轉時者，謂佛次於後時，爲利根上類衆生，轉大乘法輪，名爲融通教令彼權教三乘，轉權成實。《華嚴》云：然後普照一切大地，如來智輪，然後普照一切衆生，乃至邪定，亦皆普及，爲作未來利益因緣，令成熟故。《法華》云：爾時長者，自知不久，示其金銀、眞珠玻瓈，諸物出入，皆使令知，其經即是《妙智》、《般若》等也。

第三、日沒還照時。爲上上根衆生，轉攝末歸本法輪，名爲開會教，令彼偏教五乘人等，轉偏成圓，所謂或日後分時入，後善是也。故古德義取出現文意說云：如日沒時，還照高山。如來智輪，最後還照菩薩諸大山王。《十定品》云：譬如日天子，周行照曜，晝夜不住，日出名晝，日沒名夜，菩薩亦復如是。《法界品》云：譬如日輪，無有晝夜，但出時名晝，沒時名夜，菩薩智輪，亦復如是，無有分別，但隨心現，教化衆生。《法華・方便品》云：我見佛子等，志求佛道者，我即作是念，如來所以出，爲說佛慧故，今正是其時，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教化諸菩薩，無聲聞弟子。《信解品》云：父知子心，漸已曠大，即聚親族，說是我子，凡我所有，舍宅人民，悉以付之，恣其所用。子念昔貧，今於父所，大獲珍寶，甚大歡喜。其經即是《法華》、《涅槃》等也。

通三時者，第一，唯約一念時。謂於一剎那中，即遍法界無盡之處，頓說無量諸法門海。

第二、盡該一化時。謂從我佛初成道時，第二七日，乃至如來般涅槃夜，於此一代時化之中，普遍重重法界之處，常說種種無盡經法。

第三、遍周三際時。謂盡前後際各無邊劫，常恒周遍，演說諸經，初無暫息。

第四、攝同類劫時。謂彼三際無邊劫中，一一劫內，各攝無量同類劫海，如長劫唯攝長劫，短劫唯攝短劫。然時與劫各有多相，《華嚴》明時有八，謂長、短、染、淨、廣、狹、多、少；劫有十二，謂長、短、一、無數、有量、無量、有盡、無盡、一念、不可說、一切、非劫。於彼無量同類劫中，恒說一切權實教門。

第五、收異類劫時。謂彼無邊一一劫中，各攝無量異類劫海，如長劫攝短劫，短劫攝長劫等。於彼一切異類劫內，恒說諸法。

第六、以念攝劫時。謂於一念之中，即攝前後無量無邊同異類劫。一念既爾，餘一切念，一一念中，皆各普攝盡前後際一切劫海，如是時劫說無盡教。

第七、劫念重收時。謂一念中所攝劫內復有諸念，而彼諸念，復攝諸劫一念既爾，餘一切念劫內諸念，攝劫亦然。是則，念念既不盡，劫劫亦無窮，如因陀羅網，重重無盡，於彼諸劫說諸經海。

第八、異類界劫時。謂前之七重且約同類，如今娑婆一類界等。今辨樹形、江河形等無量無邊異類界剎，剎既同處，而有時劫不同，亦有時劫相同，而有長短各別分齊，然世界形相，略開二十種。《華藏品》云：須彌山形、江河形、迴轉形、旋流形、輪輞形、壇墠形、樹林形、樓閣形、山幢形、普方形、胎藏形、蓮華形、佉勒迦形、衆生身形、雲形、諸佛相好形、圓滿光明形、種種珠網形、一切門闥形、諸莊嚴具形。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又收彼界，總成八類：謂穢世界、淨世界、小世界、大世界、麤世界、妙世界、狹世界、廣世界，並盡彼界時劫，常說一切諸法。

第九、彼此攝入時。即彼異類界中所有時劫，亦復各別相收，或同異類界時，互相攝入。若念若劫，重重無盡，同前四五六七，悉於彼時恒說諸門。

第十、以本收末時。謂以非劫爲劫故，如華藏界中，以非劫爲劫，劫即非劫。念等亦爾，以時無長短，離分限故，以染時分，說彼劫故。以時無別體，依法上立，法既融通，時亦隨爾故。於此無量不可說劫，常說諸教，初無休息。

言十儀者，第一、本末差別門。謂本末同時，始終一類，各無異說。然有三位：一、若小乘中，則初度陳如，後度須跋，中間亦唯說小益小，如四《阿含》、五部律等。二、若約三乘，則始終說三，通益三機，中亦說三益三，如《密

遮等，三、若約一乘，則始終唯爲圓機，說於圓頓，其中不通小乘三乘，復攝九世，該於前後，更無異說，如《華嚴》等。然此三類，依於此世根性定者，常開如上一類之法，故佛所演，各通始終，更無前後。

第二，依本起末門。此有五類：謂初爲菩薩說大，二爲緣覺，三爲聲聞，四爲善根衆生，五爲邪定。如《出現品》，日照高山，及三千初成喻中，廣辨其相，皆明先大後小，約法名從本起末。以於一佛乘分別說三故，十八本二皆大乘出故。約機各是一類之機，非約一機前大後小。

第三，攝末歸本門。依《無量義經》，初時說小，次說中乘，後時說大。《法華》亦云：昔於波羅奈，轉四諦法輪，今復轉最妙無上大法輪。《深密》、《妙智》說，皆先小後大。然此門中有二類人：一者，一人備歷小大，如四大聲聞等；二者，先稟小人，未必後時稟大，以小性定故。而聞後時說大，故異前始終俱小。後稟大人，未必要從小來，以有頓悟機故。而知先來說小，故非前始終俱大。

第四，本末無礙門。謂初舉照山王之極說，明非本無以垂末；後顯歸大海之異流，明非末無以歸本。故本末交映，與奪相資，方爲攝生之善巧矣。是故通論總有五位：一，根本一乘，如《華嚴》；二，密意小乘；三，密意大乘；四，顯了三乘，皆如《深密》；五，破異一乘，如《法華》。

第五，隨機不定門。謂上之四門，初門明三類機，始終常定；次門明五類機，異時常定；三門明一類機，自淺之深；四門明二類機，初機聞頓，後機從淺至深。更有一類不定之機，或從小乘，次入三乘，後入一乘；亦有從小直入一乘；或多類機，隨聞一句，異解不同。

第六，顯密同時門。謂同聽異聞，若互相知者，是顯不定；若互不相知者，即是秘密。顯密同時，亦無前後。

第七，一時頓演門。謂上來諸門，一時頓演《華嚴經》云：如來於一語言中，演說無邊契經海。

第八，寂寞無言門。謂從初得道，乃至涅槃，不說一句。《般若》云：我從成道已來，不說一字，汝亦不聞。

第九，該通三際門。謂此上諸門，盡通三際。經云：一法門中無量門，無量千劫如是說。

第十，重重無盡門。謂前之九門，隨時隨處，重重無盡，皆無前後。經云：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法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

言五教者，初，小乘教，亦名愚法二乘教。異大乘故，逐機設故，隨他語故，以明法數，一向差別。所謂揀邪正，辨聖凡，分依脈，析因果也。

二，大乘始教，亦名分教。但明諸法皆空，未盡大乘法理，故名爲始；但明一切法相，有成佛不成佛，故名爲分。

三，終教，亦名實教。由明緣起無性，一切皆如，定性二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故名爲終，以稱實理，故名爲實。

上之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故總名漸。

四，一乘頓教。但一念不生，即名爲佛，不依地位漸次說故。《思益》云：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楞伽》云：初地即爲八，無所有何次不同於前漸次修行，不同於後圓融具德，故立名頓。問：此若是教，更何是理？答：頓詮此理，故名頓教。別爲一類離念機故，亦爲對治空有俱存三種著相人故，即順禪宗。

五，圓教。統該前四，圓滿具足，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性相圓融，主伴無盡，身剎塵毛，交遍互入，故名圓教。《華嚴》云：顯現自在力，爲說圓滿經，無量諸衆生，悉受菩提記。

若約所詮法相者，初小教中，說有七十五法，唯明人空，不明法空，縱說法空，少不明顯，但依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故《阿含》云：貪恚愚癡，是世間根本。未盡法源，故多諍論。

總相如是，別舉十門。

說唯六識，分爲心意識。除佛一人有菩提性，餘諸衆生無佛種性。資加見修證中，忍位得不退轉，聲聞下根，極疾三生得果，最遲經六十劫；獨覺中根，極疾四生，遲經百劫；如來上根，定滿三祇。但分段身，至究竟位，斷煩惱障，證我空理。既趣寂後，皆無回心。佛果相好，唯是無常，娑婆閻浮，爲佛報土，三千百億，即攝化境。此釋迦身，報非法化，或立爲二，即有生身化身佛別。

二，始教中，廣談法相，少及法性，其所云性，亦是相數。說有百法，抉擇分明，故少諍論。但說諸法一切皆空，不說不空中道妙理。

總相雖爾，別開二門：先對他教辨異

初、相義有十　說有八識，唯是生滅，依生滅識，建立生死及涅槃因法爾種子，有無永別，是故三乘五性，決定不同　既所立識唯業感生，故所立眞如常恒不變，不許隨緣　依他起性，似有不無，非即無性眞空圓成，經說空義，但約所執　既言三五乘性不同，故說一分衆生決不成佛，名生界不滅　眞俗二諦，逈然不同，非斷非常，果生因滅　同時四相，滅表後無，根本後得，緣境斷惑，義說雙觀，決定別照　以有爲智，證無爲理，義說不異，而實非一　既出世智依生滅識種，故四智心品爲相所遷，佛果報身有爲無漏。

次、空義有五　說一切法皆無自性，即是眞如　能了此者，即名眞智所詮法義不出二諦，法相名俗，無爲爲眞，有謂依計，空謂圓成　雖說佛身，五求不得，得即虛妄，無得乃眞，離一切相，名佛功德。

次約當教詳明，亦有十門

說賴耶識爲諸法依，從業種生，唯是生滅　就有爲中立五種性，由法爾故，無始時來，一切有情有無永別　資等五位，乾等十地，修至加行性地位中，得不退墮　成菩提道，定滿三祇　亦是分段，至究竟果　聲聞緣覺，斷煩惱種，分斷所知，菩薩俱斷　但於二障，分別起者，地前伏現，見道斷種，俱生起者，於十地中，漸次斷滅，金剛定盡　決定性者，趣寂不回，不定性者，並回向大　三十二相，是化身好，八萬四千，是報身德　但此修生及佛法身，俱常無常　以釋迦身隨他受用，實報淨土在首羅天，化身充滿百億閻浮　如來法身，唯眞境界，釋迦佛身，化非法報，或分生法二身，或開三佛四佛

三、終教中，多談法性，少及法相，其所云相，亦會歸性　盡大乘說，故無諍論　由明不空眞如中道，不但說空以爲至極

總相雖爾，別亦二門：先對他教辨異

初、對相亦十　所說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非一非異　一切衆生，平等一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　但是眞如，隨緣成立　依他無性，即是圓成　一理齊平，故說生界佛界，不增不減　第一義空，該通眞妄，眞非俗外，即俗而眞故，雖空不斷，雖有不常　四相同時，體性即滅　緣境斷惑，不二而二，有能所斷，二而不二　說爲內證，照惑無本，即是智體，照體無自，即是證如　非智外如爲智所證，非如外智能證於如　既世出世智，依如來藏，始本不二，則有爲無爲，非一非異　故佛化身，即常即法，不墮諸數，況於報體，即體之智，非相所遷

次、對空亦五　但明自性常住眞心方爲實理，此眞如體唯是一心　一心眞實，本自能知，通於理智，徹於染淨　所詮法義，具足二諦：色等即空，是爲眞諦；空即色等，乃爲俗諦；一眞心性，非色非空，能空能色，名爲中道第一義諦　遍計執性，情有理無；依他起性，相有性無；圓成實性，理有情無，性有相無　一切諸佛，自體皆具常樂我淨眞實功德，身智通光，一一無盡，性自本有，不待機緣

次約當教詳明，亦有十門

說梨耶識，乃是眞如隨緣合成，是故八識通如來藏，非唯生滅　就眞如中立種性故，遍諸衆生皆有佛性　信等五十二位之中，修至初住，即得不退行成佛果，不定三祇，亦無百劫修相好業　地前留惑，受分段身，初地斷種，受變易身　於二障中，正使習氣，三賢伏現，見道除種，地上侵習，佛位究淨　一切二乘，無不回心　報身相好，八萬四千，修生法身，亦常無常　所住依果，在三界外，數世界種無量恒沙，爲一佛界所攝化境　如來法身，唯以妙智，或以境智，釋迦佛身，亦法報化，成立二身三身，或建四佛五佛

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辨眞性　一切所有，唯是妄想，一切法界，唯是絕言　五法與三自性俱空，八識與二無我盡遣　訶教勸離，毀相泯心　生心即妄，不生即佛　亦無佛無不佛，無住無不住　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

總相如是，別亦十門

說一切法，唯一眞如　離言說相，名爲種性　一念不生，即名爲佛，有何行位漸次差別　既惟一念，無時可說　所依身分，亦不可說　一切煩惱，本來自離　二乘聲聞，非回不回　一切佛身，唯一法身，相盡離念，平等平等　不可說有功德差別，亦不可說常與無常　依眞而住，非有國土　如來法身，非境非智，釋迦佛身，法非報化，是故唯立一實性佛

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　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十十法門，各攝法界。

總相如是，別亦十門

說一法界性起爲心，或開十心以顯無盡　菩薩種性，即因即果，盡三世間一切諸法，甚深廣大，與法界等　攝前諸教所明行位，始從十信，乃至佛

地，六位不同，隨得一位，得一切位。一切時分，悉皆不定，念劫圓融，自在無礙。但分段身，至於十地，斷除惑障，二即一切，一切一乘，並已同意，悉無所回。佛寶相好，有十蓮華藏世界海微塵數相，彼一一相，皆遍法界，業用亦爾，然德用體，通常無常。靈山淨土，華藏世界，無量雜類諸國土海，皆是十佛攝化境界。如來法身，境智存泯，或具或絕；釋迦佛身，非但三身，亦即十身，故立十佛以顯無盡。

若出斷證分齊者，初，小教中，先聲聞位有五。一，資糧位。修五停心，總別相念，三種觀行。二，加行位。觀四眞諦，漸能伏除煩惱分別。三，通達位。即須陀洹，斷三界八十八使分別見惑，見眞諦故，又名見道。四，修習位。謂於欲界九品俱生思煩惱中，斷前六品，名斯陀含，斷後三品，名阿那含。五，無學位。斷上八地七十二品俱生思煩惱盡，名羅漢果。子縛已斷，果縛猶存，名有餘涅槃；若灰身泯智，名無餘涅槃。

次辟支有二。一，緣覺。值佛出世，稟因緣教，觀生滅門，覺眞諦理故。二，獨覺。出無佛世，獨宿孤峰，觀物變易，自覺無生故。雖名不同，行位無別。然斷三界分別俱生，與聲聞同，更侵習氣，故居其上。

後明佛，從本因地初發心時，緣四諦境，發四弘願，於三僧祇修六度行。初祇從古釋迦至於尸棄，值七萬五千佛，若聲聞，即資糧位。二祇從尸棄至於然燈，值七萬六千佛，齊煖位。三祇從然燈至毗婆尸，值七萬七千佛，齊頂位。修行六度各各滿足，更作百劫種相好因，是下忍位。次入補處，生兜率，托胎出胎，出家降魔，安坐不動，爲中忍位。次一刹那入上忍位，後一刹那入第一位。發眞無漏，三十四心，頓斷分別俱生煩惱習氣。在於染變化土，成劣應身佛，坐生草座，說小乘諦緣之法，令彼一類下下凡夫外道，轉凡成聖也。

二，始教中，信等四位，伏除二障分別現行，與小教總相念齊，即資糧、乾慧地也。煖等四加，伏除二障分別種現，與小教四善根齊，即加行，性地也。初地斷二障分別種，與小教初果齊，即通達，見地也。三五七地，斷二障俱生現種三五七分，與小教二三四果齊，即薄欲、離欲、已辦地也。八地斷八分，與小教辟支齊，即辟支地也。九地斷九分，與小教佛果齊，等覺斷十一分，即菩薩地，修習位也。妙覺十二分盡，即佛地，究竟位。在於淨變化土，成勝應身佛，坐天衣座，說大乘空相之法，令彼小乘，及下根凡夫外道，轉小成大也。

三，終教中，七信伏二障分別俱生現行麤分，與始十向齊。十信伏二障分別俱生現行細分，與始第一齊。初住除煩惱分別俱生現行，與始初地齊。七住除所知分別俱生現行，與始七地齊。二行伏二障分別俱生種子麤分，與始妙覺齊。十行伏二障分別俱生種子細分，初向除二障分別俱生種子麤分，十向除二障分別俱生種子細分，四加伏二障習氣，初地至妙覺，斷習氣十二分。在於受用土中，成受用身佛，坐金剛座，說大乘藏心之法，令彼權教菩薩，及二乘人，並一類中根凡夫外道，轉權成實也。

四，頓教中，初信伏二障分別俱生現行，與終十信齊。七信除煩惱分別俱生現行，與終初住齊。初住除所知分別俱生現行，與終七住齊。七住伏二障分別俱生種子，與終二行齊。十行除二障分別俱生種子，與終十向齊。初向除習氣一分，與終初地齊。二地除習氣十二分，與終妙覺齊。妙覺除習氣二十二分盡。在於法性土中，成法性身佛，坐虛空座，說一乘眞性之法。令彼漸教菩薩，及二乘人，並一類上根凡夫外道，轉漸成頓也。

五，圓教中，初信除煩惱分別俱生現行，與頓七信齊。七信除所知分別俱生現行，與頓初住齊。九信伏二障分別俱生種子，與頓七住齊。十住除二障分別俱生種子，與頓十行齊。初行除習氣一分，與頓初向齊。初向除習氣十一分，與頓初地齊。二地除習氣二十二分，與頓妙覺齊。妙覺除習氣三十二分盡。在於無障礙法界土中，成無障礙法界身佛，坐菩提無盡師子座，說一乘緣起法界之法。令彼偏教菩薩，及一切回心佛果二乘，並一類上上根凡夫外道，轉偏成圓也。

又　言六宗者，一，隨相法執宗。謂一切我法中，起有無執故。即小乘諸師，依《阿含》、《緣生》等經，造《婆沙》、《俱舍》諸部論等。

於中又六。一，我法俱有宗。此中有二：一，人天乘；二，小乘，謂犢子、法上、賢胄、正量、密林山部等。彼立三聚法：一，有爲聚法；二，無爲聚法；三，非二聚法。初二是法，後一是我。又立五法藏：一，過去；二，現在；三，未來；四，無爲；五，不可說藏。此即是我，以不可說是有爲無爲故。然此一部，諸部論師共推不受，呼爲附佛法外道。以諸外道所計雖殊，皆立我故。

二，法有我無宗。謂薩婆多、上座、多聞等。彼說諸法，二種所攝：一，

名；二、色　或四種所攝，謂三世及無爲　或五種所攝，謂一心、二心所；三、色；四、不相應；五、無爲　故一切法，皆悉實有　於諸法中，並不立我，以無我故，異外道計　又於有爲之中，立正因緣，以破外道邪因無因然外道見雖有九十五種，或計二十五諦從冥生等，或計六句和合生等，或謂自在梵天等生，或謂微塵宿作等生，或執時方虛空等，而爲世間及涅槃本統收所計，不出四見；謂數論計一，勝論計異，勒沙婆計亦一亦異，若提子計非一非異　若計一者，則謂因中有果；若計異者，則謂因中無果；三則因中亦有無果，四則因中非有無果　餘諸異計，皆不出此　雖多不同，就其結過，不出二種　從虛空生，即是無因，餘皆邪因　然無因邪因，乃成大過　謂自然虛空等生，應常生故　以不知三界由乎我心，從癡有愛流轉無極，迷正因緣故　異計紛然，安知因緣性空，眞如妙有耶！廣明異計，如《瑜伽》、《顯揚》、《婆沙》、《中》、《百》、《金七十論》等

三、法無去來宗　謂大衆、說轉、雞胤、制多、西山、北山、法藏、飲光部等　唯說現在諸有爲法及無爲法耳，以過未之法，體用俱無故

四、現通假實宗　謂說假部　就前現在有爲法中，在五蘊爲實，在界處爲假，隨應諸法，假實不定　其《成實論》末經部師，即是此類

五、俗妄眞實宗　即說出世部等　謂世俗法皆假，以虛妄故；出世法皆實，非虛妄故

六、諸法但名宗　即一說部等　謂一切我法，但有假名，無實體故

二、唯識法相宗　謂一切諸法，皆唯識現故　即無著、天親，依《方廣》、《深密》等經，造《瑜伽》、《唯識論》等

三、眞空無相宗　謂一切諸法，皆空無相故　即提婆、清辨，依《般若》、《妙智》等經，造《中》、《百》、《門》、《掌珍論》等

四、藏心緣起宗　謂一切諸法，唯是眞如隨緣，具加沙性德故　即堅慧、馬鳴，依《勝鬘》、《涅槃》等經，造《寶性》、《起信論》等

五、眞性寂滅宗　謂相想俱絕，直顯性體故　即馬鳴、龍樹，依《楞伽》、《般若》等經，造《眞如三昧》、《智度論》等

六、法界圓融宗　謂無盡法界，如因陀羅網，主伴重重，圓融無礙故　即龍樹、天親，依《華嚴》等經，造《不思議》、《十地論》等

又　言三觀者，先所依體事，總爲十對

一、教義　即小、始、終、頓、圓，爲教；七十五法、五位百法、八十一科、二門三大、一百六句、二智十如、六相十玄，爲義

二、理事　人空、二空，依言、離言、法界、眞如，爲理；亦漏無漏、有爲無漏、無爲無漏、非漏無漏，普融無盡身土，爲事

三、境智　四諦、二諦、三諦、第一義諦、無盡諦理，爲境；無漏淨慧、根本後得、權實無礙、內證自覺、十無盡，爲智

四、行位　觀四眞諦、六度萬行、四信五行、遣二無我、一攝一切，爲行；資加等五、信住等六，爲位

五、因果　七方便等，等覺已下，爲因；須陀洹等，妙覺，爲果

六、依正　淨化、劣、勝受用、法性、法界、身土，爲依，爲正

七、體用　五分法身、丈六報身，離一切相凝然法身，功德滿足四智報身，體大法身、相大報身，絕待離言一實之性不分三異清淨法報，眞應相融一多無礙圓滿十身，爲體；隨形六道、三類分身，眞如用大，爲他報化，智隨物現，法界緣起無盡身雲，爲用

八、人法　人天、小乘、菩薩及佛，爲人；四諦因緣、三空六識、三覺九相、四十一門、十無盡句，爲法

九、逆順　六羣比丘、尼揵、達多、廣額世論、無厭勝熱，爲逆；十大聲聞、彌勒、文殊、天慧、普賢、五十三員、諸善知識，爲順

十、感應　六道三乘、五性三乘、權教聖凡、漸教賢聖、偏教種類最上利根圓器，爲感；化身佛及菩薩、眞佛悲願起報化等，如來大定智悲願力現他受用、三種無作意成身，諸善知識及十身佛，爲應

此十對法，諸佛、菩薩、辟支、聲聞、四聖法界；乃至地獄、餓鬼、畜生、天、人、修羅、六凡法界，性中無有不起具也　經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次，能依觀法門，有三重

第一，眞空絕相觀，於中自有四句十門

第一句，會色歸空觀，又開四門：一、色非斷空門，幻色不即是斷空故；二、色非眞空門，實色不即是眞空故　三、色空非空門，實色斷空，非眞空故　四、色即是空門，色空無性，即眞空故

第二句，明空即色觀，亦有四門：一、空非幻色門，斷空不即是幻色故；

二、空非實色門：眞空不即是實色故；三、空非空色門：眞空非斷空實色故；四、空即是色門：空無我理，即空色故

第三句，空色無礙觀，謂色即空而色不盡，空即色而空不隱，無障無礙，爲一味法

第四句，泯絕無寄觀，謂此所觀眞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即空不即空，迥絕無寄，言解不及

如色空既爾，一切法亦然　經云：法性本空絕，無取亦無見，性空即是佛，不可得思量

第二，理事無礙觀，亦有十門

一、理遍於事門，謂無分限之理，全遍有限事故

二、事遍於理門，謂有分限之事，全同無分理故

三、依理成事門，事攬理成故

四、事能顯理門，理因事顯故

五、以理奪事門，理外無事可得故

六、事能隱理門，事外無理可得故

七、眞理即事門，理非事外有故

八、事法即理門，事非理外有故

九、眞理非事門，謂即事之理而非事故

十、事法非理門，謂全理之事而非理故

如理事既爾，餘九對亦然　經云：如金與金色，其性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

第三，周遍含容觀，亦有十門

一、理如事法門，謂全理爲事，理亦如事無有盡故

二、事如眞理門，謂事不異理，事亦隨理而圓遍故

三、事含理事門，不唯理含事理，亦且事含理事故

四、通局無礙門，不唯全遍十方，而又不動本位故

五、廣狹無礙門，不唯廣容刹海，而能不壞一塵故

六、遍容無礙門，以一望多，則一法遍一切時，還復容彼一切　蓋由普遍即是廣容故

七、攝入無礙門，以多望一，則一切攝一法時，還復入彼一法　蓋由攝他即是入他故

八、交涉無礙門，一多俱爲能入攝故　而有四句：初，一攝一，一入一；次，一攝一切，一入一切；三，一切攝一，一切入一；四，一切攝一切，一切入一切　一能攝入與多能攝入，交涉無礙

九、相在無礙門，多一俱爲所攝入故　亦有四句：初，攝一入一；次，攝一切入一切；三，攝一入一切；四，攝一切入一　多所攝入在於一所攝入，互相無礙

十、普融無礙門，一多遍容，能所攝入，普皆信時，圓融無盡故　若望前八九門，具有兩重四句：初重四句者，一法攝一入一，一法攝一切入一切，一法攝一入一切，一法攝一切入一　二重四句者，一切攝一入一，一切攝一切入一切，一切攝一入一切，一切攝一切入一　如是一能攝入，融於多所攝入，普無障礙

古德準此十義，重開爲十玄門

一、同時具足相應門　以是總故，冠於九門之初

二、廣狹自在無礙門　別中先辨此者，此是別門之由

由前初二門事理相遍故，生餘八門　且約事如理遍，故廣；不壞事相，故狹，故爲事事無礙之始

三、一多相容不同門　由廣狹無礙，所遍有多，以已一望彼多，故有一多相容　相容則二體俱存，但力用交徹耳

四、諸法相即自在門　由此容彼，彼便即此，由此遍彼，此便即彼等，故相即也

五、祕密隱顯俱成門　由互相攝，則互有隱顯，故有此門　謂攝他他可見，故有相容門；攝他他無體，故有相即門；攝他他雖存而不可見，故有隱顯門　此三皆由相攝而有，爲門別故　相容，則如二鏡互照；相即，則如波水相收；隱顯，則如片月相映

六、微細相容安立門　由此攝他，一切齊攝，彼攝亦然，故有微細相容

七、因陀羅網境界門　由互攝重重，猶如帝網無盡故

八、託事顯法生解門　由既如帝網已，隨一即是一切無盡故

九、十世隔法異成門　由上八門，皆是所依　所依之法既融，次辨能依能依之時亦爾，故有十世異成

十、主伴圓明具德門　由法法皆然，故隨舉其一，則便爲主，連帶緣起，便有伴生，故有主伴門

事如理遍既爾，餘九具玄亦然

若以喻之，炳然齊現，猶彼芥餅，具足同時，方之海滴；一多相入，等虛室之千光；隱顯俱成，似秋空之片月；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念念圓融，類夕夢之經世；法門層疊，如雲起於長空；主伴遍周，例星圍於北極；彼此相即，像百穀之具，體依一金；廣狹融通，比徑尺之鏡，影現千里

將前能起十觀門中，各具十玄，則爲百門，而此十觀，又各互具，皆含十玄，便成千門，千中取一，亦具一千，餘皆例爾，即爲百萬，前二觀事，準此知之

一即具多名總相，多即非一名別相；彼此不違名同相，互不相濫名異相；共相成辦名成相，各居自位名壞相

令此諸法得有如是混融無礙者，唯心所現故，法無定性故，緣起相由故，法性融通故，如幻夢事故，如影像現故，因無限量故，佛果證窮故，深定大用故，神通解脫故

於此圓明顯了，則常入重重法界之境　經云：一法解無量，無量中解一，彼互生起，皆成無所礙

以上五門，散在諸部，今爲開蒙，略錄如此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御録宗鏡大綱》卷二　又偈云：眞如淨法界，一泯未嘗有　隨於染淨緣，遂成十法界　隨染緣成六凡法界，隨淨緣成四聖法界　衆生於眞性上以情想自異，則六趣昇沉，諸聖於無爲法中，以智行爲差，則四聖高下　然凡聖迹雖昇降，縛脫似殊，於一眞法界之中，初無移動　又依華嚴宗，一心隨理事，立四種法界　一理法界者，界是性義，無盡事法，同一性故　二事法界者，界是分義，一一義別有分劑故　三理事無礙法界者，具性分義，圓融無礙　四事事無礙法界者，一切分劑事法，一一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　以此十法界，因理事，四法界性相，即人眞俗，融通，遍出無窮，成重重無盡法界　然是全一心之法界，全法界之一心，隨有力無力，而立一立多因，相資相攝，而或隱或顯，如一室偏森羅之物像，似一水收萬疊之波瀾，人宗鏡中出没顯現

魏源《魏源集・普賢行願品敍》　《普賢菩薩行願品》，乃《華嚴》經之歸宿，非淨土一門之經也　《華嚴》以華藏世界海，諸佛微塵國，無量無邊，明心佛之無盡，何嘗專指極樂　然《清涼疏》分《信解》、《行證》，而自《下法界品》下，普賢告善財五十三參，徧游佛國，得無量法門，皆證道之實　而末後獨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者，蓋以經十大願末，皆結曰：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則是併法界微塵數佛，微塵數衆生而念之也　人以爲念盡法界微塵之生佛，卒歸於彌陀，而不知自性彌陀之一心本周乎法界；雲棲所謂傾華藏海水，入西方一蓮華中，曾不滿蓮之一茎也　盡法界爲一念，故爲念中之王　修淨土而不讀《行願品》，則其教偏而不圓，故以殿四經之末，爲淨土之歸宿

蓋念佛人至一心不亂，則千念萬念，並爲一念，猶之煉乳出酪也　由一心之淨，而更念至於即假即空即中，離四句，絕百非，是事一心入理一心，猶從酪出酥也　從一念佛法門，徧通華藏海一切法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此從酥出醍醐也　世之以宗教輕淨土者，易一誦普賢十大願王乎，

楊文會《十宗略説・賢首宗一名華嚴宗》　《華嚴》爲經中之王，祕於龍宮，龍樹菩薩乘神通力誦出略本，流傳人間　有唐杜順和尚者，文殊師利化身也，依經立觀，是爲初祖　繼其道者，雲華智儼，賢首法藏，以至清涼澄觀，而綱目備舉　於是四法界、十玄門、六相、五教、經緯於疏鈔之海，而《華嚴》奧義，如日麗中天，有目共覩矣　後之學者，欲入此不思議法界，於諸祖撰述，宜盡心焉

著録

法藏《修華嚴奥旨妄盡還源觀序》　夫滿教難思，窺一塵而帖現；圓宗叵測，睹纖毫以齊彰　然用就體分，非無差別之勢；事依理顯，自有一際之形　其猶病起藥興，妄生智立，病妄則藥妄，舉空拳以止啼，心通則法通，引虚空而示遍　誓覺既悟，何滯何通？百非息其攀緣，四句絕其增減　故得藥病雙泯，靜亂俱融，消能所以入元宗，泯性相而歸法界　竊見元綱浩瀚，妙旨希微，暨之者詞究其源，尋之者罕窮其際　是以眞空

滯於心首，由爲緣慮之場；質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今者統收毫異，囊括大宗，出經卷於塵中，轉法輪於毛處。明者德隆於當日，昧者望絕於多生，會旨者由斯易移，乖宗者錙銖難入。輒以旋披往哲，繙睹舊章，備三藏之元文，憑五乘之妙旨，繁詞必削，缺義復全。雖則創集無疑，況乃先規有據。窮茲性海，會彼行林，別舉六門，通爲一觀，參而不雜，一際皎然，冀返迷方，情同曉日，佩道君子，俯而詳焉。今略明此觀，總分六門，先列名，後廣辨。

澄觀《華嚴法界元鏡序》　余覃思大經，薄修此觀，雖其旨趣，已在疏文，恐墮業於深經，少讚演茲元要，精誠之旨，時一發揚，數子懇求，叩余一闡，咸言注想，訪友尋源，或學或傳，遍求衆釋，積歲疑滯，今方煥焉。夕惕勤勤，願釋深旨，顧以西垂之歲，風燭難期，恐妙觀之淪胥，使枝辭之亂轍，乃順誠請，略析幽微，名《法界元鏡》，冀將來道友，見古賢之深衷矣。

裴休《注華嚴法界觀門序》　法界者，一切衆生身心之本體也。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唯一眞之境而已。無有形貌而森羅大千，無有邊際而含容萬有。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觀；見見於色聲之內，而理不可分。非徹法之慧目，離念之明智，不能見自心如此之靈通也。甚矣！衆生之迷也，身反在於心中，若大海之一漚爾，而不自知；有廣大之威神，而不能用；蠻觸而自投於籠檻，而不自悲也。故世尊初成正覺，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令一切衆生，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而證法界也。故此經極諸佛神妙智用，徹諸法性相理事，盡修行心數門戶，眞可謂窮理盡性者也。

然此經雖行於世，而罕能通之。有杜順和尚，歎曰：「大哉！法之經也。自非登地，何能披其文，見其法哉！吾設其門以示之。」於是著《法界觀》，而門有三重：一曰眞空門，簡情妄以顯理；二曰理事無礙門，融理事以顯用；三曰周遍含容門，攝事事以顯玄。使其融萬象之色相，全一眞之明性，然後可以入華嚴之法界矣。然此觀雖行於世，而罕能入之。有圭山禪師歎曰：「妙哉！法界之門也。自非知樞鑰之淺深，識闖閫之廣陝，又何能扣其門而入之哉！」於是直以精義注於觀文之下，使人尋注而見門，得門而入觀，由觀以通經，因經以證性，則然如秉炬火而照重關矣。

或問曰：「法界眞性，超情離見，動念則乖，擬言則乖，世尊欲令衆生悟自身之法體，何必廣說而爲《華嚴》？」答曰：「吾聞諸圭山云：法界萬象之眞體，萬行之本源，萬德之果海，故如來演萬行之因華以嚴本性，而顯示諸佛證法性之萬德也。故九會之經，品品有無量義，或刹塵數因地行願，或恒沙數果位德用，行布差別，無礙圓融，故佛身一毛端，則遍一切而含一切也。世界爾，衆生爾，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無一法定有自體而獨立者。證此本法，故能凡聖融攝，自在無礙，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皆吾心之常分爾，非假於他術也。由是觀之，則吾輩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豈非甚迷甚倒哉！然則《華嚴》稱法界而極談，猶未爲廣也。」問曰：「《華嚴》理深而事廣，文博而義玄，非法身大士不能證入。今數紙觀文，豈能盡顯之哉？若觀門以文略義廣爲得，則大經以文繁義局爲失矣。」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夫欲覩宗廟之邃美，望京邑之巨麗，必披圖經而登高臺，然後可盡得也。不登高而披圖，則不可謂眞見；不披圖而登高，則眇然無所辨。故法界具三大，該萬有，性相德用，備在心，不在經也。明因果，列行位，顯法演義，勸樂生信，備在經，不在觀也。觀者，通經法也；文者，入觀之門也；注者，門之樞鑰也。故欲體法界之性德莫若經，通經之法義莫若觀，入觀之重玄必由門，辟三重之秘門必由樞鑰。」夫如其則經不得不廣，門不得不束矣。然則其門何以爲三重？」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凡夫見色爲實色，見空爲斷空，內爲筋骸所梏，外爲山河所眩，故困踣於迷塗，局促於轅下，而不能自脫也。於是菩薩開眞空門以示之，使其見色非實色，舉體是眞空，見空非斷空，舉體是幻色，則能廓情塵而空色無礙，泯智解而心境俱冥矣。菩薩曰：於理則見矣，於事猶未也。於事開理事無礙門以示之，使觀不可分之理，皆圓攝於一塵，本分限之事，亦通遍於法界，然後理事圓融，無所罣矣。菩薩曰：以理望事則可矣，以事望事則未也。於是開周遍含容門以示之，使觀全事之理，隨事而一一可見，全理之事，隨理而一一可融，然後一多無礙，大小相含，則能施爲隨顯神用不測矣。」問曰：「觀文有數家之疏，尚未能顯其法，今略注於文下，使學者何以開心目哉？」答曰：「吾聞諸圭山云：觀者見法之智眼，門者通智眼，令見法之門。初心者悟性之智雖明，不得其門則不能見法，

此文即入法之門矣　但應以智眼於門中觀照妙境，若別張義目而廣釋之，是於門中復設門也　又此門中重重法界，事理無邊，雖百紙不能盡其義，徒以繁文廣說，無濟眞法而惑後人爾　且首標修字者，欲使學人冥此境於自心，心慧既明，自見無盡之義，不在備通教典，碎列科段也　然不指而示之，則學者亦無由及其門，故直於本文關要之下，隨本義注之　至其門已，則使其自入之也　故其注簡而備，不備則不能引學者至其門，不簡則不能使學者專妙觀　夫觀者，以心目求之之謂也，豈可以文義而至哉！」問曰：「略指其門誠當矣，吾恐學者終不能自入也　答曰：「吾聞諸圭山云：夫求道者必資於慧目，慧目不能自開，必求師以擿其膜也　若情膜未抉，雖有其門，亦焉能入之哉？縱廣何益？」問曰：「既遇明師，何假略注？」答曰：「法界難覩，須依觀以修之，觀文難通，須略注爲樞鑰之用也　惑者稽首贊曰：「入法界之術盡於此矣！」

又《華嚴原人論序》　經云：「文字性空。」又曰：「無難文字而說解脫。」必曰捨文字，然後見法，非見法者也　圭峰禪師誕形於西充，通儒於遂寧，業就，將隨貢諸有司　會有大德僧道圓，得法於洛都荷澤大師嫡孫南印，開法於遂州大雲寺　師遊座下，未及語，深有所欣慕，盡取平生所習捐之，染削爲弟子，受心法　他日隨衆僧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末終軸，感悟流涕　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宏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　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稽首泣，奉命北去抵襄漢，會初有自京師負雲花觀大師《華嚴疏鈔》至者，師一覽，陞座而講，聽者數千百人，遠近大驚　然後至京師，詣雲花寺，修門人之禮，北遊清涼山，回住於鄜縣草堂寺　未幾復入寺南圭山，所至道俗歸依者如市，得法者數百人　注《圓覺》大小二疏，《華嚴》、《金剛》、《起信》、《唯識》、《四分律》、《法界觀》皆有章句　自是圓頓之教大行於世　其他原人道之根本，會禪教之異同，皆隨扣而應，待問而答　或徒衆遠地，因教誡而成書；或門人告終，爲安心而演偈；或熙怡於所證之境，告示初心；或偃仰於所住之山，歌詠道趣　其文廣者其理弼一，其語簡者其義彌圓　門弟子集而編之，成十卷，昭昭然定慧之明鏡也

禪師以法界爲堂奧，教典爲庭宇，慈悲爲冠蓋，衆生爲園林，終日贊述，未嘗以文字爲念　今所傳者，蓋荊山之人，以玉抵鵲，而爲行路之所寶也　余高枕於吾師曰牖之間久矣，知者不言，則後代何以仰吾師之道乎？」於是粗舉其大節，以冠於首　裴休序

蘇易簡《施華嚴經淨行品序》　法界無邊際，能周之者心識；衆生無窮已，能拔之者誓願　誓願不廣，不足攝衆生迷妄之性；衆生不度，不足契諸佛付囑之心　苟暫時思惟，一念迴向，則法界了然，無有障礙　諸佛繇是悉主贊歎，矧勤行而不惰哉！　辛卯歲，有榮湯鄭生自會稽至，以《方廣華嚴淨行品》一篇示予，曰：「彼方沙門號省常，辯才達識之士也　素行燕坐，不捨功用，捍勞忍苦，思拯焚溺　居常發廣大之心，挺堅固之志，求與諸衆生鼓精進楫，登慈悲舟，張悟解帆，出生死海，不起本處而達彼岸　以爲懼懇莫若刺血，傳信莫若篆版，乃印是經凡一千卷，結八十僧社，散施念誦，期於無窮　俾未悟眞諦者，悉生歸依；已種善根者，悉令增長受佛禁戒，入佛智慧，作是果報而無所作　以予樂在名教，早勤熏修，求爲序引，以示來者　予聞是言，即攝衣稽顙而報之曰：「彼上人者，果能立是見解，成是功德　予當布髮以承其足，剜身以請其法，猶無瞋恨；何況陋文淺學，而有吝惜哉！」即時預千人之受持，同諸佛之贊歎，遂以事迹書於簡編　至若報君親之恩，化檀信之旨，則有常公發願之文在焉　淳化二祀季秋二十有四日序

智圓《新印還源觀後序》　《新印還源觀》者，蓋信士某率財所置也　昔在有唐，杜順大師內證法界之理，外病衆生之迷，於是扶《華嚴》深旨而撰斯文，以爲後昆入道之行門焉　是故其辭簡而華，其義玄而顯，但多歷年所，頗有舛誤，世雖盛行，罔或條理　今所印者，乃博求衆本，精詳得失，而播遷訛僞，開濟正眞，亦已備矣　俾黑白之衆無繕寫之勞，手披眞文，心存至理，達依正不二，悟凡聖一如，無修而修，無證而證，諸佛境界不遠，而復其流通之益也如此，與夫書山壁說田里者相去何若？　愚好聞善道，能無述哉！　時大宋祥符三年二月十一日，錢唐釋智圓序

承遷《金師子章序》　夫龍象之蹴踏於乾坤，開奧藏兮說妙法；蟻蟄之趺跼於土塊，傳深法兮轉法輪　杜順智儼祖師，既滂大法於碧落；香象清涼賢德，早話明旨於黃泉矣　所以雖大聖之說傳一味，華嚴一乘秀衆教；雖弘經之達士其德同，香象獨勝餘師焉　爰於如來出興之法，有何教教內而不

是其說否？設有教而不見其說，有教外而有其文否？設有教外而有其文，說權之五十一品之名，而不屬歷其位否？設有說其位之名不屬歷，於十信之初位，盡五十二品之功，證得無生忍，斷盡無明者否？復有甚教說一於，而包三世間之說否？設不對權教故，名之曰別教，是非隔別之故云別，不廢權立實之教，頓實者否？設有頓實者，其經說處純淨土而莊嚴微妙否？設有其處淨土而莊嚴微妙，非變化而眞土否？設有非變化而眞土，於所說之法，不約理而以事顯性者否？復有那經於序首直烈深位之菩薩否？復有那教首稱二乘，顯身七之高廣，終攝二乘，密顯三世間，一而不缺之義否？設有攝二乘，直有益女人否？設有利撫女人，有現坐之得益五百否？設有那經不離自國分得果否？設有不離自國分悟道者，現以龍畜身分悟道者否？設以龍畜身分悟道者，其數一萬否？設有少分以龍畜之身悟道者，不言攝闡提否？設有攝闡提，備說中道否？設有說中道，正有說止觀否？設有說止觀之名，現說十如否？設有說十如，正有後方便者否？設有方便，切有不依橫計與空花二妄否？設有不墮二妄，有譬高山先得蒙性光之照益否？設少分有是益，於教主之故光因果俱時否？設有因果俱時，非覆時之益否？設有非覆時之益，於其佛現實報，而有包十身通三世間否？設有其文，復有具十頭、十眼、十耳、十鼻、十口、十舌、十身、十手、十足、十智、十如、十忍、十明、十通、十解脫、十辨、十音、十無畏、十不具法、十佛土、十處、十會、十菩薩、十波羅蜜、十方便、十願，如是十十無盡，事事無礙，事事理理圓融之法否？唯此一經具此諸德矣。所以談之教內，世尊拍膝；傳之祖道，三佛卷舌。提祖之就變札於鴈足，鄰胡國於(楊)[揚]州；韵保之梳粉髮於南風，催舊淚於鷄林。此皆國土世間之說法，如來加說之華嚴也。以佛智出鉢於口中，切菩賢億億之頂；祖室抬手於法衆，破毗盧純一之貌。既往獨說之家無利益，流派之境有功德。師子之齡，破一塵分出大經卷；大象之舘，迷大虛收粟中矣。

復有那師文義共遍，通達一代所說之經法否？設有通達一代，立五教、判聖教，超先代否？設有判教超他德，說道超世，教化同佛否？設有說道超他，入經藏對三藏勝論議人否？設有對三藏論議人，有傳教教人得教外益否？設有令得教外益，從口現出五光人否？設有出光人，所出光變成寶蓋否？設有光成寶蓋，舉世號小釋迦否？設有號小釋迦，入王宮爲御見拜否？設有爲王被拜，爲皇后見拜，並爲皇后說綺與否？設有爲皇后被拜，及立寺塔被飯依，現身不易生，昇都率否？設有昇都率，門徒繁昌六國，所流之法不斷絕，於今盛否矣？

爰《金師子章》者，依則天皇后請，藏大師之所說也？文約而義深，言少而意廣，是則破小隙分出大經卷，約大虛分置毛中。大悟指掌，現益扶手，碩學大悟之菩薩，阿不勤行者乎？若欲繼佛祖之迹，欲傳事事無礙之功者，先須結跏趺坐，或用半跏趺坐，謂正大座之時，一卜坐處於閑寂。上用蒲團，略明方軌，雖不事一順，向面於初地方，當後於十向處，以左足在右胜上，舉左手在右掌中，教二之大拇指面與面相柱矣。凡正坐之時，不得右側左傾前低後仰，須耳與肩對，鼻與臍相向，以舌拄上腭，唇與齒，上齒與下齒相近，眼似開不開，似閉不閉，是學大聖之人方軌也焉。次半跏趺坐者，舉左足壓右胜若也。須以止觀之行，可依無念一門，念發則隨發，不發念者是有念也，生死何休？發念隨念則無念也，是名大涅槃。無念之無念，無相之無相，有念之有念，有相之有相，皆悉外道之所執也，更非佛家之說法也。請願諸有心倫，蹄釋迦佛之海印三昧，藏大師之事事觀門，莫依小乘家之滅盡三昧，外道宗之惡邪執矣耳。

潘興嗣《五相智識頌序》 大華嚴藏流出無邊萬行，種種差別，開方便門，以幻修幻，靈光徹耀，六相俱空，此善財南遊，不思議境界也。有忠上人者，摭是標洎，以筆三昧，遊戲神通，幻出諸相，如鏡涵像，對現色身。若人如是觀，如是信解，不起於坐，親見德雲比丘，初未發心，已契文殊室利。屬予爲序，予欲無言得乎哉！ 榮陽潘興嗣述

淨源《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紀重校》 昔孤山智圓法師嘗稱，杜順尊者撰《華嚴》深旨，而撰斯文。蓋準唐中書舍人高郢序《北塔銘》耳。淨源向讀唐丞相裴休述《妙覺塔記》，記且謂：華嚴疏主仰賢首《還源》，瓶昧亡斁，若驪龍之戲珠也。乃知斯觀實賢首國師所著斷矣。抑又觀中，具引三節之文，皆國師之語章焉。熙寧元年冬十一月，特抱諸郡觀本，再請錢唐通義大師子寧重校其辭。寧公學深知古，力考諸文，朝而思，夕而玩，因與源曰：「賢首所集具引之語，敎而得之矣。請試陳其一二焉。觀不云乎：『用就體分，非無差別之勢；事依理顯，自有一際之形。』茲乃《義海百門》之一也。又曰：『拯物導迷，莫斯爲最。』豈非《般若心經》

疏》序歟。又謂：就此門中分爲四句，此亦曾疏玄談，又已明矣。源應之曰：夫有條不紊，表其綱之在綱；探乎深辭，貴其通於興義。然則君子曾博覽祖訓，負重之識，豈獨畸昔有之乎？源愛通義師傳慈恩祖教，講儒者五經，而考文責實，章句同異意，猶吾心也。於是乎題之卷末云耳。

又《華嚴還源觀疏鈔補解序》 夫宗經爲觀，傳諸後嗣，以教類之，略有三焉。昔帝心尊者集《法界觀門》，則宗乎七祖矣；澄照津師述《淨心戒觀》，則宗乎制教矣。若乃化制並宗，性相互陳，唯賢首國師《妄盡還源》兼而有之。故其圓頓之機，權小之流，悉皆普被耳。源景祐中，棄慈觀門於崑山慧聚法師之門，名課清本，並疏兩軸，科文一冊，皆法燈大師之所撰也。然其間所釋序文及諸觀義，雖盡乎善，而未盡乎美。於是舉要治繁，選言發行，探清涼之疏旨，索演義之鈔辭，補其偏善之功，成其具美之績，故命題曰《疏鈔補解》焉。古人有言，不截盤根，無以驗其利器；不剖文奧，無以辨其通才。後之孫謀通吾祖觀心，昭昭然若杲日之麗天，且不爲昏情所翳者，其在茲乎！時元豐二年，歲次己未夏安居後三日，於雲間善住寶閣序。

又《教義分齊章重校序》 予棄具之初，受華嚴大部於橫海法師之門。師諱曰曇，參承之暇，嘗示誨曰：昔賢首國師述《教義章》，開一乘之淵旨，發五教之微言，故其立宗判義，獨耀古今。茲實先聖之遺烈，作後世之龜鑒者也。若清涼之釋《大經》，圭峰之解《圓覺》，長水之注《楞嚴》，皆所以抗志一乘，潛神五教，而章句出焉。然其間標題有乖謬，列門有參差，傳寫有訛舛，考校之失紛然久矣。何則？原夫先祖之標題也，以《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爲目，而《圓覺廣鈔》引之詳矣。此見數本，或標云《華嚴五教章》，或題云《華嚴一乘分教記》，是豈祖師之意耶？向所謂標題有乖謬，其失一也。又若總列章門，稽諸舊本，皆以義理分齊系乎第九，所詮差別當於第十。近有佛隴學者傳乎徑山寫本，妄以第十門爲中卷，反以第九門爲下卷。向所謂列門有參差，其失二也。且夫三軸之文難以文定，十門之義宜以義求；其或舛克爲堯，訛鳳爲風，此例實繁，不可具陳，所謂傳寫有訛舛，其失三也。嗟乎！法師之去也，幾二紀矣。後之人胸臆其說，吾將誰從？因與二三子詳校其辭，以垂當世。有嘗川上大巔風者，久奉祖訓，施繒開勒，於是輒書往日所稟之語，告諸來裔云。

又《法界觀助修記序》 夫鈔記之作也，非謂旁引教相，廣敍章門而已。在乎發序意，通注辭，使其說授者，臨文到旨，造解成觀，此其大槩也。然茲觀門作爲鈔解，殆盈四家，西蜀仁興法師、開寶守眞大師、淅水從朗法師、景德有明大師，雖皆連疏累偈，託文爲證，而於所解之義有多互違者。蓋帝心集觀文高旨遠，定慧爲注，言約義微，丞相述序，本末交映，以故申明其辭實難其才耳。抑又行之大者，莫先乎熏止習觀，諸鈔發義雖列多門，而圓修造詣暨無窮歸。源躭味波玩有年數矣，不揆荒鄙，輒事操觚，剗衆說之繁文，補諸祖之要義，勒成兩卷，將傳叔世，助觀心而終焉。噫！吾祖既沒，微言在茲，與我同志，無隱乎爾。

疊雅《法界觀門鈔序》 原夫法界本離乎觀照，故曰不可以智知；總持實無於文字，故曰不可以言宣。雖然，言不能宣，未體證者如何獲證？智不能知，未悟入者如何得入？於戲！我大聖人具妙方便，善於無名相中假文字，顯離識知境，資觀照通。於是乎，華嚴不得不經，法界不得不觀，經觀既設，時則有命世開士詳而注焉，集而解焉，不可闕也。且使義無滋蔓，辭不枝岐，斯爲得矣。譬如苦渾儀在眸，則天地之數可準；葭灰伺管，則神化之用可期，《法界觀門》誠類於此。

然斯文簡要，旨趣幽深，非淺丈夫能跂及，乃有皇都大乘興湯號淨覺名有朋者，嘗慨衆釋繁略未馴，遂自操觚搜抉精義，酌其折中，成一家言，號爲《集解》。離爲五卷，以輔翼觀門，用資講習。其精僊可味，盡在乎鈔中，覽其言，足以知其道矣。然鈔文雖成，傳寫無幾，有惠愍道人嘗受觀學於淨覺，師欲其文之行遠，以廣法化，乃圖鏤板，省功於肆業之士，垂裕乎慕羶之流。懇勤余言以冠卷首，牢辭不獲，粗述元由，其知淨覺之德風行狀，則有端明尚書李公塔銘在，今序略諸。時聖宋四葉嘉祐壬寅正月十有九日敍。

楊傑《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敍》 盧中本無華嚴，世尊割出《華嚴》。教義上實無分齊，賢首述爲《分齊章》。一乘法輪，運古今之通轍；十蓮華藏，藏性德之妙因。佛智潛人衆生心，衆生心中具正覺。道場不動，遍九會於同時；海水湛然，含萬形而齊印。大中小法，豈有殊塗，過現未來，全歸一念。珠陀羅網主伴交參，芥琉璃瓶洪纖納耀。但緣封執，誤人沈淪，若

非佛家自獲帝寶，一車出宅，駕露地而功平；三鳥出籠，入太空而迹泯不逢捫觸，曷測淵源？

大唐長安薦福國師，符彌陀因地之名，蓮生當處；贊毗盧稱性之典，日照高山。以此章釋無盡章，以此義解無量義。判五教而歸圓教，辨十宗而顯頓宗。大開三昧之門，不入二乘之手。夫大經有《賢首品》，如來有賢首號，菩薩有賢首稱。達哉斯人，宜其旌德。是書三卷，行世累年，演暢旨歸，必資奧學，因觀義苑，乃述序云。

又《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後序》　《教章義苑疏》者，廓具德之宗，剖法義之判。是以宗之爲德爲實，趣之爲本爲融，注之而十宗備矣。若夫未明宅有之朕，本絕理事之蹤，十佛自知，法本然爾。雜華果分不可說者，法也。暨於因門緣起，分齊具彰，攝義從名，五門等異。判之爲五教，分之爲大小，推之爲權實，定之爲頓漸，融之爲同別，一代聖言，三藏正典，區矣別矣。雜華因分可說者，斯之義歟！尋斯宗旨，卻覽餘乘，起信守宗者，自可知耳。是則三卷之書，十章之義，會經故不同乎經，辨律故不同乎律，析論故不名乎論，飄飄然但總相彰明，遂云章也。上云以此章釋無盡章者，此也。即不牒文箋釋，故不云疏。及其義苑之解搜義會，教會宗搜文，故例如《孔目》之與《攝論》，《宗輪》之與《毗曇》。搜義故略，如一乘之與化儀，六因之與三性，引而伸之，足而補之，精義見矣。然後會諸師之得失，定的判之名立，決擇部異之宗，使相從於有則，對明二祖宗義，出意會之無違，克義箋文得旨，繄表盥觴，釋決擇流，通稱之曰疏。余竊恐淺學不曉，分齊云章，義苑曰疏，故復書之於卷末。元祐五年五月五日，無爲楊傑於姑蘇行舟序。

呂惠卿《新注法界觀序》　佛無心外法，則天下之物無非心也。心體廓然，是眞法界，故周遍含容而無所殊，則物胡爲而不然哉！此一塵所以具一法界，而大千經卷所以破塵而現也。夫惟衆生情淪於斷常，而不知心體之無寄，見著於一異，而不知事相之無體。以故不得其門而入，而念念生滅相續不斷，乃至輪迴異趣，往而不返，甚可哀也。唐有大菩薩曰杜順，深達是相，而哀衆生之迷也。故著爲觀法，揀去情解以顯法體，鎔融事理以會無二使觀物物莫非眞空者，則交參攝入，自在無礙，此眞入華嚴法界之門也。惠卿聞道十有餘年矣，損之又損之，以求正念而未之契也。及得是觀，如其說而修之，乃眞知天下之物無非心者，而吾心相不可得也。故權心所念，而無能念可念；橫口之所言，而無能言可言，則吾安往而不知哉！嗚呼！昔人有以杜順爲文殊師利菩薩者，眞不虛也。若人者，是眞世間之眼也。吾不敢以其說獨善，輒以所證爲之解釋，有誠吾言而修之者，華藏之遊，吾願與之同之。溫陵呂惠卿序

道亨《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序》　果海迢思，杳絕名言之象；因門緣起，始彰德用之宗。是以如來於蓮華藏界，海印發揮。現無盡之身雲，塵塵互入；說難思之教海，念念圓融。克收上達之機，一乘頓證；普被聞熏之器，八難齊超。暨於化滯忍土，漸布慈雲，三乘初唱於鹿苑，一性後譚於鶴樹。化緣既畢，白虹繚繞以飛空；大願弘深，具牒森羅而布利。通後時移處異，聖少凡多，大義或乖，微詞致爽。人天亂轍，二玄參雜於妙宗；權小殊途，五性相傷於緣起。故我大師賢首孕神光於榮國，攬智鏡於香山，博綜羣詮，愜張了義，權衡五教權實，於是乎，星分木鐸，十宗競執，皆從於矩方；高軼圓極，類華嶽之峨峨；掩映餘詮，若丘山之頔頔。遂著靈篇三軸，妙義十章。雖清涼廣闢於雜華，定慧潛通於了義，考其箋釋，古今未聞。道亨學慚大識，智恥雄才，輒事操觚，用伸解釋，冀流通於無極，見先祖之深衷矣。題稱《義苑疏》者，分披衆義，若華囿之敷榮，布置羣言，撮題綱要之謂也。

朱長文《法界觀門鈔序》　大雄氏既自覺矣，又覺一切衆生與己無異，而衆生未之覺耳。於是稱法界性，說《華嚴經》，連章而累偈，極勸而直指，欲令衆生一一自覺，而皆己若也。後之人雖得其說，反謂其事懸遠多惶，或迷悶若孝公之聞王道，文侯之聽雅樂，可悲也哉！唐初有杜順師者，痛其若是，乃約《華嚴經》撰《法界觀》，包總衆義，列爲三門，其文不過數紙而備盡一經之意。後有圭峰師者，復因觀文而爲之注。今有從朗師者，又憑注文而爲之鈔。然則鈔以釋注，注以解觀，觀以括經，皆綱舉領會，言劈句析，學者庶乎識佛之心，而復己之性乎！

朗師專業《華嚴》踰二紀矣，傳其法於四方者，不可勝數。餘力通《圓覺》、《起信》及諸部大乘經論，常以爲去聖踰遠，鬪諍堅固，非處晦致柔，以悲忍自立，何以焰智慧燭，枯煩惱林乎？故雖知諸法本無染淨，以方便故，而持禁戒；雖知諸法本無動靜，以方便故，而習禪定；雖知諸法不在言說，以

方便故，而相講授，雖知諸法不作文字，以方便故，而勤著述　大矣哉！吉佛之言詮，諸祖之心要，煥乎炳焉，無所不至　識者覽其鈔，則知其人，察其道矣。

或曰：觀之設也，本束經之繁文　亦既注之，而又鈔之，得非抱薪救火乎？答曰：苟曉乎注則鈔可廢矣，通乎觀則注可廢矣，明乎經則觀可廢矣，達乎心則經可廢矣　未曉若是，其可廢乎？則鈔之作也，義有在矣　嗚戲！孔子修《春秋》，無正明傳之，無定凱注之，無穎達疏之，則褒貶隱而學者難爲功矣　如來說《華嚴》，有杜順觀之，圭峰注之，朗師鈔之，則圓頓顯而學者易爲力矣　夫如是，則彼三君子不得不謂之大儒矣，此三上人不得不謂之高僧矣　予逢掖之士，與朗師迹異，前年不第東歸，且有天倫之戚，深感福善禍淫之語，因取佛書孝之一適會朗師鈔就，懇囑爲序，故斯云云　其經觀之要，則有裴相休之注序在，予但嘉朗師之意，述製鈔之由而已　時皇宋至道元年夏四月二十有六日序

又《華嚴九會禮文序》　世尊開大施門，雨稱性法，攝羣經而持出，融萬德以同歸　文殊智燈，偏刹塵而顯現；普賢行海，隨時處以圓成　七處本不異時，如帝網光交於衆寶；一字莫非圓說，若海滴味攝於百川　二乘絕異於受持，六度猶迷於修習，苟非默契，孰可流通　華嚴法師識公行解軼倫，聞思入妙，深探秘度，積有歲年，撮其樞機，製爲偈贊　蓋欲圓勝行於俄頃，會大經於數章　使贊唄交音，顯彼十方之同說；誦持得旨，儼然九會之現前　可謂文約義豐，理圓事廣，提法門之筌蹄，奏淨土之笙管　凡獲見聞，宜深慶喜，普願大心之侶，頓嚴曠劫之因　謹序。

張商英《佛國禪師文殊指南圖贊》　華嚴性海，納香水之百川；法界義天，森寶光之萬像　極佛陀之眞智，盡含識之靈源　故世主妙嚴，文殊結集，龍宮涌出，鷲嶺傳來　織踵流通，普聞華夏　李長者合論四十軸，觀國師疏鈔一百卷，龍樹尊者一十萬偈，佛國禪師五十四贊　四家之說，學者所宗　若乃撮大經之要樞，舉法界之綱目，標知識之儀相，述善財之悟門，入境交參，事理俱顯，則意詳文簡，其圖贊乎？信受奉行，爲之序引。

德洪《釋華嚴十明論敘》　顯謨閣待制宋公世英爲余言，頃過金陵謁王文公於鍾山，公以孝里開曉生有志學道，謂曰：若讀史見勾踐、伍員事乎？勾踐保棲會稽，嘗膽於坐，臥則仰膽，飯食亦嘗膽也　伍員去楚棄市，而去昭關，至蒲伏行乞於吳市　二子設心止欲雪恥復仇，而焦身苦思二十餘年，而後遂其欲，蓋有志者事竟成也　然移此心以學無上菩提，其何以禦之！世英曉一年，余還自海外，築室筠溪石門寺，夏釋此論，追念平時之語，曰：嗟乎！流轉三界未即棄去，其恥亦大矣；囚縛五陰未能超出，其仇亦深矣　以吳楚之仇恥較之，其相倍如日劫，而學者亦思掣肘徑去，然至誠惻怛勇決力行，較勾踐、伍員，特太山毫芒耳　豈不惜哉！《金剛般若經》須菩提聞世尊言，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不如受持四句偈爲他人說之福，於是泣下，其心豈不謂學者多以一身味着懈怠，故自爲障閡乎？　夫雜華具四天下微塵數偈，而其所詮者，如來普光明大智一法而已　親近隨順此知識者，成定慧三法而已　以戒定慧觀照方便破滅無明，一切衆生彈指實證　故金剛藏菩薩曰：隨順無明起諸有，若不隨順諸有，離是謂成佛顯訣，入法要旨　借令三世如來重復宣示，深奧不能加毫末於此矣　其於利害去取，曉如白黑，其義理昭著，粲如日星　不知學者於戒定慧，何疑而不隨順，於無明煩惱，何戀而不棄遺乎？孟軻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　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今之知類者，吾特未見耳　豈密行暗證，隱實顯玻，世不得而知歟？抑觀力粗淺，習重境強，多遇緣而退歟？余切慕思大智者父子於道能遺虛名，收實效，二十年間，決期現證，皆獲宿智通，入法華三昧，乳中之酪，此其驗矣　嗚乎！安得如南嶽、天台兩人者，與之增進此道哉！政和五年六月十日書

道通《華嚴法相槃節序》　大覺示滅，法日潛輝，教逐機差，不可局執，性相互資，其見圓妙　道通夙附眞乘，窮居講肆，論聽宣益，經傳妙空，退慚先哲，無裨後學　歷經患難，倍覺衰遲，築室城南，苟延歲月　而三學者，由不我棄，日以講席爲事　因閱舊篋，得所論法義，謂曰《槃節》　其間染淨相融，依緣增約　慢體慢類，假我假法　三境五果之微言，四緣十因之妙說　自共相之能詮，表無表之分限　依理依事之殊，迷枙迷人之異　眞可謂槃根錯節之義，鏘金振玉之文　不學而知，但聞其言，未見其

人哉！非欲成一家之說，明塞學者之問耳　同心之士，毋我笑焉　壬寅正月望

善熏《注同教問答序》　可堂法師撰《華嚴同教問答》，意義深玄，文辭華贍，固能合符乎佛祖之道，可謂善述者矣　笑庵法師，遂撫所聞，以辨差當，猶不體其本，而未免乎失焉　善喜學雖寡陋，輒爲辨明，非欲附名於梁棟間，庶幾信可堂之道，而釋學者之疑也　覽者幸毋罪焉　時戊子乾道四年冬至後一日，善熏書

又《華嚴五教章復古記序》　先師可宣和尚自幼留心《華嚴教章》，始忘寢食，間有文義未通，孜孜研究，必求至當之說而後已，雖心劑形瘵，未始暫輟　師於《孔目章》尤所精通，頃寓菩提寺欽師房，一日凌晨開卷，豁然若有所得　欽見師神采異常，驚問：「莫得上人法否？」師具道所以然，欽合掌稱贊，且勉師以所見著述，可以發明圓頓之旨　師遜謝未遑，又知作者之難，不敢率易　師年六十有五，始述此記，至《斷惑分齊》未竟功，奄然歸寂矣　臨終祝曰：「汝當爲吾畢之」善熏自愧晚進，不敢輒繼前作，逮今侵尋莫景，適與先師示寂之歲相符，切恐風燭難期，一旦變滅，有負遺訓　於是不揆拙惡，輒以平昔所聞於師者，續其末編，共成三卷　然以拙工代大匠斲，其能血指汗顏之消乎？先師專用古義訓釋，冀以復古命焉　紹熙壬子孟秋一日，門人嗣教比丘善熏謹書

希迪《注華嚴同教一乘策序》　「同教策」者，法眞大師天縱機先，才懸世表　既堅綜其指，乃盧洞於玄，非爲私於己焉，實欲公於萬世，以救其敝也　由是深存遠慮，以矢其誠，使華嚴宗大成者哉！希迪不敏，學而習之，略折幽微，叨申短注；雖無益於教，然其用心亦已至矣，冀毋罪焉　時嘉泰改元之明年正月一日，希迪謹序

又《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集成記序》　《周易・繫辭》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我毗盧遮那如來，按海印發輝，融金山特說，其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焉

唐國師賢首尊者，得門而入，作《一乘教義分齊》，以示未悟　記釋雖衆，莫造其源　是以法眞大師歎云：「嗟乎！宣政之來，佛祖奧義，經論大途，陸沉道盡　耻賢首之業，沒世而無聞，欲述自情，大願未終，奄然歸寂　唯存《焚析新》、《白答同教策》、《心經連珠記》盛行於世，遂使華嚴宗義學，得以爲

矜式　希迪無似，濫製斯文，皆準大師乘教切當之說，以爲主意，前諸記銷文指事，亦間用之，而教章之旨豁如也　庶得說聽之家，不至多岐而亡羊矣　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故諮其記云　集成爾　時大宋嘉定戊寅歲仲春一日，希迪謹敘

智肱《華嚴清涼國師禮贊文敘》　吾祖賢首國師，闡宗判教，經窮一代，義絕百家　解釋唐則天聖后朝所譯《華嚴》，至十九卷，大願未終，奄然眞寂　清涼始登賢首法席，傳習《起信》等義，念學無常師，遂入淘北禮，法傲南求，負笈四方，橫經三學　復趨賢首絳紗，偶師遷化，師之門徒，雖高甲、宗一、慧苑、慧英等輩，續其餘稿，皆不繫先古　清涼遽發慨然之歎，故別製新經疏二十卷或開爲四十卷，隨經演義鈔四十卷或開六十卷，或開八十卷，其疏鈔皆不違先師之意　賢首門生，賓若星繁，白眉青眼，拔萃超羣，道契緣符，心傳口授，獨清涼一蟾孤朗　《大宋高僧傳》義解科中，藏師傳末云：「華嚴一宗，付授澄觀國師諱也」又師撰《隨文手鑒》一百卷、《華嚴綱要》三卷、《法界玄鏡》一卷、《鏡燈說文》一卷、《三聖圓融觀》一卷、《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關脉三十餘部、《華嚴七處九會華嚴界圖》、《心鏡說文》一卷、《大經子義備要》三卷、唐聖誕晨對御談經文，兼一家祖述詩表牋章，總八十餘卷　裴相國云：「古錦純金，隨器任用，良以投機授法，海應多波，奧義雅談，其歸一揆　歷九宗聖世，爲七帝門師，俗壽一百八，僧臘八十三，形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仍不瞬　言論清雅，動止作則　才供二筆，凡著述見流傳者，四百餘卷云云　以國師地位高深，解行幽邃，力扶大教，智燭宏宗　縱浩博淵微之學，畢一代佛言者，賢首之後，襲有我師，功歸清涼也

每歲仲冬，諸方緇以賢首忌晨，專致贊供，諸祖附列而已　嘻！推功祖德，清涼當克獨祭　近得甌越的本傳神　宗密、僧睿二法師，拱侍香几，冰資高朗，風神超邁，巍峨若存，觀者畏愛　特輪長利，覓工傳寫　邁三月初六日化旦，聊陳薄禮，雅多同學，咸扣余曰：「盛致餚饌，缺如賢章，請從囑文，貴參古式」乃不揆檮昧，略伸贊咏，傳習《華嚴疏鈔》，祖述《清涼章句》者，推功企恩，力行祭享，不亦宜乎　每位用義龍爲稱者，賢首初見雲華儼師，能設數問，皆出意表　儼師嗟曰：「此來義龍輩，尚罕扣斯端，何計仁賢，發明耳目」又高僧慧榮自志曰：「學習三十年，不號義龍，誓不歸迹」後果聲振彌

遠，又清涼五臺《華嚴疏》：『就夢身爲龍，頭枕南臺，尾蟠北臺，化多分照而去，流通之吉兆也。』又裴相國奉勅作《清涼妙覺塔銘》，銘曰：『勅俾圖形，相卽無相。海印大龍，蟠居方丈。』今此以義龍稱耳。若考清涼菩薩，功德難思，義龍何啻，初學無疑。

琮湛《注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引》　竊以觀門深旨，厥號溥融，滿分幽宗，標乎法界。玄寂不動，塵塵而淨國純眞；靈鑒隨緣，念念而佛心證覺。毛端雖隘，容多刹而瀰寬；心數既玄，統藴集而靡異。斯乃曼殊示迹，撮掇精微，密老闡關，善施樞鑰。門有廣狹之秘，妙略方開；鑰投深淺之能，玄能可運。然則諸師章鈔已備，奈宗教而互虧，苟非奪席高流，孰能禪觀通會？

粵有夷門廣智大師，具無礙辯，得總持門，宗說兼通，詞翰俱美，造通玄記。隨備摘葉尋枝，述妙伽陀；特示良駒鞭影，言中綱要。撮盡性海之波瀾，句內幽玄；閃出禪門之眼目，丹青拱手。那知花綻眞容，露柱嫌伊；莫比棺舒妙足，行因智立。王老瓜蒂苦心，甜月藉指，窺駑駘馬，外疑內俏。牛頭尾上，顚拈倒用而左右逢源；春日漸長，平常合道而縱橫得妙。疑根截斷，南泉護指庭花；觀智孤明，諗老休言啄茗。逢場作戲，注雅頌而訓童蒙；更效顰眉，自述引而添醜拙。箋文既就，典示初機，同道賢余，別通一綫。賞夷門之風月，清徹自心；入法界之重玄，匪涉他境混融明暗，妙解迴途，拔溺乘舟，俱游性海。時正大元年歲次甲申仲冬望日記。

圓覺《華嚴原人論解序》　三聖立言，殊途妙契，羣賢著述，隨教異宗，致令執指之徒，競成龃龉；至若尋流討本而得其歸趣者，蓋亦鮮矣。有唐圭峰禪師憫之，於是稽外內之聖心，贖半滿之幽致，製斯雅論，目曰原人。文啓四門，義該衆美，將使息其異見，示彼眞歸，不假他求，直捷令悟。觀其抑揚研覈，引證會通，辯而不華，周而不比，精深切當，簡妙嚴明。濬畎澮以距川，導江河而注海，誠謂生靈妙本之指南矣。自非高明圓暢，深造聖賢之闖閾，能如是乎？裴相國嘗云：『如來爲說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信哉！裴公既序之於前，屏山李君復題之於後，萬松禪老又開九對十八重以贊其說。三賢皆達道之士，不妄許可，自非理歸至當，豈君子亦黨乎？竊嘗考諸圭峰箋注經論，詮示禪宗，逮百十餘卷，唯《華嚴》、《圓覺》、《金剛》、《般若》等章疏盛行於世，獨恨斯文之未有以發明者。余冀在長安，嘗以講誦之暇，采摭諸說，聊爲訓解。初欲附於文下，然恐與論注相濫，故別書之，藏諸篋笥，自備觀覽。暨抵京師，因學徒咨請，輒復敍其梗概於篇首。文雖澒涊，義似有宗，欲知吾人之所以爲人者，得不留神於是書？時至治壬戌四月既望，敍於京師萬安之東軒。

真可《跋寂音尊者十明論敍》　夫至愚之人，使其蹈火則畏燒煮，雖驅之不入。五欲湯火，燒煮衆生法身慧命，非止一朝一夕，而人甘心蹈之弗畏者，豈其喪心病狂哉！蓋計臭皮囊爲淨器，計無明心爲命根，不能以四大觀身，四蘊觀心故也。今人於眠卧之際，枕子稍不安穩，則不能睡，必安之而後適。死生於人亦大矣，人皆公然自安，略不爲之計，則負覺範老漢多矣。

德清《刻十無盡藏品序》　毗盧遮那法界爲身，以華嚴莊嚴而爲報境，由往昔因中，稱法界心而修，稱爲藏者，以此心在衆生名爲藏識，在佛名如來藏心。故在依果，名華藏世界。蓋藏者，含攝有餘之義，如王家寶藏，無物不有，應用無盡。是以菩薩修行，名無盡藏。以卽心妙行，而爲功德法財，充滿心量，名無盡藏行。惟此《華嚴》所宗法界心體，而以妙行爲莊嚴，圓滿具足，故名爲佛。然所修因行，有十住、十行、十向、十地之別，此品當十行滿心，將趣十向，故修此十無盡藏行，蘊積一心，卽迴向三處，謂衆生菩提。及以實際積行以成藏，行散而果成，故趣佛地。住行如積，迴向如散，所謂積而能散，由散以成德。豈夫聖人，損有餘以奉天下，盛治之事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是以吾佛世尊，以盡法界之法藏，濟俱自性之衆生，資以莊嚴唯心之果報。觀夫華藏莊嚴之妙事，豈向心外求之哉！第以衆生狹陋自私，不能擴自心之量耳。

予掩關靈湖之曇花精舍，門人觀衡，遠來相訊，見予批閱此品，歡喜稽首，而贊歎曰：『大哉妙行，普照迷方，誠如慧日之朗重昏也。』請序之，刻以別行。予喜作法施，願見聞隨喜者，卽此以見自心無盡之妙行。苟信而持之，則華藏莊嚴，步步可登，而佛果菩提，念念可證。其狹陋自私之習，亦將化爲無盡功德藏矣，詎不成一大事因緣哉！

又《題書華嚴法華二經後》　毗盧遮那證窮法界，富有無量功德之藏，是與一切衆生同有而應得者。故視一切衆生如一子也，必欲全付自得

所有的好性，雖衆生迷昧而不覺，乃設無量方便，種種調伏，必使諦信不疑而後已。譬如長者具有無量富饒，止有一子，幼而遊逝，子雖背父，而父未嘗一念忘子也。日月既久，子以傭賃歸來，而不識其父。父既知子，必降身辱志，與子同事相親，而漸通其情實，直至心相體信，父子情忘，然後親爲囑書，至付家業而後死，方無憾也。由是而知，雖華，乃我如來法界藏中之典記。法華，如長者委付家業之囑書。人此二種法門，方爲克家之子也。善男子，受大靜手書二經，豈非能知本有，料理如來家業者耶。由是必有應得之日矣。

仁潮《法界安立圖自序》　聞夫四微未具，本無臭以無聲；二儀攸分，遂有形而有象。形質既立，依正斯分。於是十方世界而棋布星羅，六道含靈而塵紛蟻聚。有名有體孰能盡見盡知，有種有因難以窮其繇始；況復神機吐納，業運遷訛，出沒無方，化化無際者乎。非夫至聖至神大覺玄鑒，烏能仿佛其涯岸哉！致使凡庸暗識耳聾瞽而不知，世智辨聰對己見而莫信，所以道岸轉遙，眞源難復。更有愚癡邪說，執理迷事，受一非餘，撥無佛土，耽空爲道，墮莽蕩之深坑，妙有不弘，損人天之福德。適越之燕求升返墜，雖智愚有間，昧道何殊？蓋不明乎因果凡聖故也。夫因果者自心之影響耳，因果明則操修之具可知也。凡聖者迷悟之分位耳，凡聖明則升進之功可期也。法界者乃聖凡之依報，衆人之屋廬也。皆從心變心造，非是無因無緣，是故刹海無邊攝歸毫末，橫該豎徹總會心源。如是知爲眞知，不爾非眞知也。知見既正，則信人無疑，趨向有堦，聖凡不濫，聞熏觀達。至於洞融方能究有無礙，眞俗圓通，福智兩嚴，大通自在，方爲究竟。

然歸源無二，方便多門。今此集中略明有門，謂人天世界凡聖因果皆是實有，非寓言假設。若夫空空妙理，無我無人，絕修絕證，生佛一如之奧義，自有八部般若諸大經論在。竊以通都大郡有大藏有明哲處，加此則爲骈贅。但山陬海曲窮年不聞正法，頭白未識因果者，以此開發善信不無小益，故彙集成言，以爲法施之助云爾。萬曆丁未仲秋，沙門仁潮集於天目蘭若。

錢謙益《華嚴懺法序》　《華嚴》之爲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於晉，廣於唐，於是有實叉難陀之譯，有清涼國師之《疏鈔》，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千百以來，海內外，眞禮誦者，無慮萬億。而華嚴懺獨後出，其製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鶏足山。其弘通而流通之者，今麗江郡世守木君也。雖者曰：懺之爲言，悔也。悔者，五十一心數中之一法耳。《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心之變，而道之者也。有經可以無懺，有經而必有懺，則何異儒家之以五緯配五經乎？一疑也。一行之學，精於天官曆數，載在《唐書》甚詳，不聞其留意於教典也。閒留意教典，豈無奇文奧義可以垂世立教，而屑屑於稱名號，勤禮拜之爲務乎？二疑也。吉之藏書名山者，皆慮讖切當時，危言賈禍。今製懺禮佛，何嫌何忌？而近捨珠林，遠棲荒服。紙帛之力，不能千年，劫火滄桑，何以完好如故？三疑也。解之者曰：子之所疑，皆世間法耳，非所論於出世法也。《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彌芥子互相容納，安在經之可以該懺，而懺之不可以該經乎？恒人之學，可以詳略精粗論也。若一行者，天台祝流水，西行箝下讖，聖人復出逆流，現身博綜象數，豈非華嚴十地中人固難。以凡心測量，豈其詳於星曆，而略於宗教。從口所出，即爲眞詮，安在經論之精，而懺文之粗乎？佛法從因緣生，興廢顯晦，皆有時節。懺之製於一行，而傳付於普瑞，成於唐而出於明，擇於龍首而藏於鶏足，閟於葉榆崇聖，而顯於木君，皆有數存乎其間，無可疑者。此而可疑，則《華嚴》之出於龍宮，傳於于闐，亦可疑矣。地越蘭滄，星分鉞墟，藏棄於深山古寺，固已深於禹穴，而神於唐多矣。聖典所在，諸天護持，不離紙牀，可使堅如金石，又何散佚腐敗之足慮乎！

聖天子聖輪御世，崇信大乘，方以華嚴法界，合攝羣生，而木君表章懺法，實維其時。時節因緣，如寶羅網交光攝入，惟天眼佛眼爲能知之。木君世篤忠貞，保釐南服，濟世潤生，一本華嚴行門。先刻是經演疏，翻印三藏，總持宣布，浩如烟海。今復流通懺文與《疏鈔》《合論》，並傳震旦，佛法咐囑國王大臣，豈不信哉！是經不可思議，懺亦不可思議，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議。聚沙居士見作隨喜，遂盥手授筆，而爲之序。崇禎十四年歲在辛巳，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虞山錢謙益齋沐謹序。

毛晉《華嚴經海印道場懺儀敍》　毗盧性海，本無識浪之奔騰；中道義天，何有業雲之障翳？慨自無始元明，一炤生所，遂爾有情熏染，五

住難窮。於是大覺世尊悲心無齊，張施敎綱，撈攏羣機，欲使糟粕聲緣，稍羸佛子，皆據涅槃之岸，咸登寂滅之場。此如來不動不離，而升而游之弘願也。固知言說盡鄰筌蹄，本懷欲明心性。夫衆生流浪，罪有攸歸，頓滅塵沙，計當安出？炙病必求其穴，斫樹須討其根，善逝譬爲與藥之醫王，必授破魔之鎖使。知執情著，我先淘汰以般若之波，閡我所迷，人復攝歸於因陀之網。五時三昧，無非解脫之門；七處九會，總爲懺悔之法。迦文所以思維三七，光召十方，與雲龍大士，說此華藏玄文也。夫何事說經旨歸？斷惑則是。經外無懺，懺即是經，豈屬分鑣，固爲合轍。但今習行三昧者，既暗正助之兼資，建立道場者，復昧事理之互說。惟修相福，不飾心壇，遂使懺法雖多，悟道實鮮，不有善軌，何以修持？若舍佛華，難淵罪果。

予故謂法運之興，當機在此。廼躬逢聖明，正盛弘方廣，而迹淹草莽，亦甚有奇緣。十年發願，初鐫刻以告成；萬里來人，復賫持而下訊。問其方所，則云：「來自天末濮南，即以指麾，則云：「主於木公無姤。」啓函而讀，知爲雜華之懺儀；依經而錄，乃是一行之撰述。其爲式也，分布四十二晌，表證位於前。阿後荼題云：海印道場，明取則於發光影現，依普賢之十願，該龍藏之全文，正救世之津梁，燦昏之如意也。秘於古剎，何歷兵火，而猶存出，自今朝，固知因緣之有在。生白木公者，雪山香象，麗水珠王，乘羣堪排，龐公檀波洋溢，傳經可方，龍猛敎海翻騰。是以沙劫良因，一朝奇匯，鳳苞雖慤謀面，久屬知心，乃不棄荒愚，俾參得失，寄懷金帛，欲梓流傳。猗歟盛哉，天邪人也？

予方悵羣經之有懺，獨《華嚴》而無聞，豈意千載先有同心，不覺一時爭爲合掌。遂以百萬雄文，促其半載峻業。法流寰宇，版貯江南，將使人此門者，燒香散華，即識二音之相貌；低頭舉手，咸植千佛之遠因。善財之烟水百城，何須遍訪？彌勒之莊嚴樓閣，彈指忽開。頓悟本成，無煩塵劫。何有於山河大地，總是法身；不礙芥子須彌，融於妙性。重重塵刹，掌果宛然；浩浩天人，鍼鋒遍現。此皆剋期證入，豈屬侈語誇人！果爾則尚有何法以當前，何罪而可滅耶？始知四十九年之說，已屬不如不是，何況四十二晌之儀，猶爲可著可取。是今日優曇之現，正爲脫後之果成。茲方梨棗之傳，亦爲住前之筏喻。予樗昧無知，窃窺秘奧，當茲盛事，勉爾滿笆，紀勝公卿，辨冊登敭。時崇禎十有四年歲在辛巳孟夏浴佛日，虞山佛弟子毛鳳苞薰沐頓首謹序。

又《華嚴海印道場懺儀題辭》

伏聞道原不藉夫言，而非言無以暢其道者，經也。理雖不爽夫事，而即事可以攝其理者，懺也。蓋由契經而出三昧，是從顯以入微，由三昧而成懺法，是策本以及末。此豈非因果不昧之宗，修行漸次之路乎？殆自海影印周於東土，而雜華散落於人間，專祖習者，勤讀誦之紛紜；飭伽譚者，爭搜探之先後。自爾龍經匝地，香軸彌天，寫素咀纓於井光，現容睹波於冰照，誠運隆金水之盛，歲徵胖鯀之符者也。但其綫義貴乎貫穿，算沙祇爲觀察，尚未知金外更無師子，又烏識乳外必無醍醐。於是賢首出焉，擬天台行坐非非之四禪，造妄盡還源之三觀。更考古華嚴中有佛名二卷，菩薩名一卷，載錄增多，略無遺漏。廼肇斯懺之張本也。

茲華嚴三昧儀者，厥興於大唐蘭山雲巖寺一行沙門，遵十重之願而爲華嚴，依三寶之章而啓歸敬。倣草堂道場之式，而立四十二晌之行布次第焉；前前則配，以勸樂生信；後後則合，以依人證入。中間鈹列可知，彼蓋欲扶在纓之迷倒，袪報障之大網耳。逮歷乎宋，又得載光寺普瑞沙門，述而補注之。然皆撰自支那，未充梵夾，手抄筆錄，湮沒千秋；況兵燹屢經，而獲久存者，殆一奇矣。

暨乎我明，浙中龍江生白木大士，輒遇於葉榆之崇聖寺，機因迹顯，道賴人弘，眞法界之玄鏡重輝，高山之慧日再朗也。忽於庚辰之端月，星使軺車，懷金萬里，爰來虞山，問詢汲古主人，因命較閱，繡刻流通。一大因緣，不可思議。愚也方且眊然而眙，瞥然而聽，瞿瞿然互爲短長，而與之更始，遂授之梓人，以告成焉。

客有從東方來者，瞪目而讓愚曰：「子胡昧夫大不思議經之旨趣也？子將以《華嚴》爲懺乎，抑以懺爲《華嚴》乎？子不見夫天中天者毗盧遮那也，世界海者華藏塵刹也，身而非身，所以說遍一切處境而非境，所以指當前一法無我矣，又無我所，所以超乎般若，而純譚解脫法門。此時而何處容一罪福相，又何處著一懺悔相乎？」甚矣！子之不智也！」愚曰：「噫！吾過矣，吾過矣。雖然，遺蕩爲破執情，建立爲除斷見。文殊之答思惟梵天曰：「一切言說皆是眞實。何以故？諸有言說，皆是如來言說，不出如

故　又於不思議佛境界經云：一切眾生起貪瞋癡處，即是如來所住等法。蓋貪瞋癡起於言說，故從言說得出離耳。由是諦觀，不妨從華嚴出　下文佚失

道霈《跋李長者十明論》　華嚴第六現前地菩薩，寄位緣覺，以十門逆順，觀察十二因緣，成般若門三空，自在智慧現前。囊括長者既釋之於論，又重以十義，明其大旨，謂之《十明論》，其意蓋謂十二緣生，是一切眾生逐妄迷真，隨生死流轉波浪不息之大苦海；亦是一切諸佛寶莊嚴大城，亦是文殊、普賢常游止之華林園苑，如對現色身在一切眾生前，教化無有休息以迷十二有支，名一切眾生，悟十二有支即是佛　故眾生及以有支皆無自性，隨煩惱無明行識名色，六根相對生觸，受愛取有，成五蘊身，即有生老死常流轉故　若以戒定慧觀照方便力，照自身心體相皆自性空，無內外有，即眾生心全佛智海　又以空慧長養大慈大悲，入生死海教化眾生，如蓮華處水而無染污　若厭十二緣生別求解脫，如捨冰而求水，逐陽焰以求漿　若以止觀力照之心境，總亡智日自然明白，如貧女宅中寶藏，不作而自明，窮子衣中珠，無功而自現　此乃華嚴圓頓大旨，李長者特拈出指示於人，最為肯切，恩大難酬　讀九禪人損貲翻板，用廣流通，其亦有得於此，知恩報恩者歟？

戴京曾《法界宗五祖略記引》　庚申夏，予在七佛閣，繙藏經並閱僧史　一日訓華嚴五祖於慈雲百亭法師，及聞其說，竊有疑焉　因而請編五祖行實，未至旬，法師輯為《略記》一卷，覈之，始覺僧史乖舛也明矣　且如三祖賢首大師，傳謂登封丙申，詔師講新經，感口光震地，敕十德為師受戒　今按新經乃證聖乙未年方譯，聖曆己亥年始畢，豈未譯而先講耶？況三祖咸亨庚午歲削染，承旨便講，至登封丙申，越二十七年，祖年五十四歲，道滿天下，方與受戒，恐無是理　乃至以《還源觀》訛為杜順和尚作，觀國師壽止七十，審如是，則史鑑記載之謬，甚彰灼矣　後又究《略記》所本，曰：初二祖出《會玄》，三祖詳崔傳，四五祖載諸疏，披驗之，毫無差忒也　蓋佛以心法傳於諸祖，諸祖以心法弘於法界，盡未來際，化化不絕，其道迹可無徵乎！無徵，人不信矣，又何從而倣效之，豈不有系於佛祖也哉！今而後，知扶植佛教者，全在於諸祖；學習祖道者，全在於典章　則此一記，非小補矣　遂命刻以公諸所好，俾見聞隨喜者，慎勿以此為贅語而忽之也　虎林復齋居士戴京曾題

續法《賢首五教斷證三覺揀濫圖題記》　仙城春，暨錄此圖於單條紙上，繒素輩不粘之座側，則易於遺失，重請方書，辛酉臘月八，再為橫鈔於冊頁，不唯令行坐可閱，而且流之遠與久也　然觀者須不濫滯於佛，若作迷本逐末看，豎則先上次下，橫則先前次後　若作返妄歸眞看，豎則先下次上，橫則先後次前　人但知小始終頓漸，不知圓頓終始小　今特圖出之，令作兩觀，以見其行布中，而實圓融無礙焉　慈雲灌頂行者續法題

又《賢首時儀教觀圖、法界觀境普融無盡圖跋》　賢首大師判釋如來一代時教，不出有圖三觀　初祖杜順，集成五教；二祖雲華，草創儀等；四祖清涼，添足宗等；五祖圭峰加揀　今圖標三祖賢首一師者，蓋教觀由三祖而圓備，宗儀由三祖而建興，述作功德，推尊獨在，故不舉餘祖耳　後之學法者，務知開宗立教之主，餘祖自該顯矣　雲山灌頂行者續法識

王文治《華嚴念佛三昧論敍》　《大乘起信論》云：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　念者不覺也，佛者覺也　念佛者，以覺攝不覺也　念佛三昧者，以覺攝不覺，入於正覺海也　華嚴具諸佛一切三昧，而其間念佛三昧，為一切三昧中王，大莫過於是，方莫過於是，廣莫過於是矣　知歸居士修念佛三昧者十數年，而又於華嚴義海，一門深入　頃過鎮江，出所著《華嚴念佛三昧論》見示，舉清涼、棗柏二祖之說，而參以己意，凡十萬言，覺《疏鈔》、《合論》非多，此論非少　且當棗柏著論時，《行願》全品未至此方，故於他方淨土，輒生別異　此品全出，必待此論而義始完　其始阿彌陀佛神力加被，俾居士隨宜說法，廣導羣品者乎？

竊謂念佛修淨土者，轉煩惱惡血，為清淨法乳也　由念佛而獲三昧，所謂念歸無念，轉生乳為熟酪也　於三昧中精進念佛，所謂無念而念，變熟酪為生酥也　由念佛三昧，遍歷一切三昧，夫然後具足念佛三昧，變生酥為熟酥也　以念佛三昧，統攝無量無邊不可說三昧；以無量無邊不可說三昧，攝入念佛三昧　即念即佛，非念非佛，微妙神通不可思議，轉熟酥為醍醐也　不能轉乳為酪，雖念佛而不能得三昧門；不能變酪為酥，不能以念佛三昧攝

一切不可說三昧門，不能轉酥酪爲醍醐，不能以念佛一門，直超十地等覺，獲大圓鏡智，坐證無上菩提。夫念佛無差別，而三昧有淺深；三昧之淺深，念佛之差別也。文治自弱冠即喜修禪，四十以後，始兼修念佛。比年來以念佛爲禪，復以禪念佛，禪淨並運，將終老焉。敢以所見質之居士，幸有以教我。歲次甲辰春三月，無餘學人王文治撰

彭紹升《華嚴念佛三昧論後記》　是論作於乾隆四十八年冬十二月，既成，汪子大紳評之曰：「此淨土正因，《華嚴》正信也。」又曰：「五念一念，一念無念。」其明年春，過丹徒，王子禹卿見而賞之，爲之敘，大紳頗歎爲奇特。尋奉先尚書公諱，既葬，屏居僧舍，展讀大經，與方外友性宗唯然相質證，輒於此論時有損益。其後數年，自錢塘歸，重閉關文星閣中，修念佛三昧。長夏寥寂，復出前稿點勘再周，錄成此本。於賢首方山外，不妨別出手眼，設遇雲棲老人，定當相視而笑也。時乾隆五十六年六月晦，際清記

楊文會《華嚴一乘十玄門後記》　華嚴大教闡揚十玄門者，此爲鼻祖賢首，仍之載於《教義章》內，大意相同而文有詳略。及作《探玄記》，改易二名，用一華藏演說爲清涼《懸談》張本，後人不知，以爲清涼十玄與賢首有異者，蓋未見《探玄記》也。今《教義章》與《懸談》並行於世，而復刻此卷，欲令人知其本源耳。楊文會記

又《賢首法集敘》　世之學《華嚴》者，莫不以賢首爲宗，而賢首之書，傳至今日者，僅藏內十餘卷耳。後人閱《清涼大疏》，咸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因欲易賢首宗爲清涼宗。蓋未見藏公全書故也。近年四海交通，得與東瀛南條文雄遊，求覓古德遺著數百種，所謂賢首十疏者，已得其六，方知《清涼大疏》皆本於《探玄記》也。賢首作《新華嚴疏》，未竟而卒。後二十七年，清涼乃生，及其作疏，一宗賢首，豈非乘願再來，闡發大經乎？今將賢首著述，去僞存眞，彙而刊之，名曰《賢首法集》，世之學《華嚴》者，其以是爲圭臬也可

晉譯《華嚴經探玄記》百二十卷。至相作《搜玄記》，文義甚略。賢首繼之，作《探玄記》，發揮盡致。海東元曉得之，立命弟子分講，遂盛行於新羅。其時唐土重譯《華嚴》既成，學者捨舊從新，賢首因疏新經，未及半部而卒。其徒慧苑足成之，命曰《刊定記》，多記己意，違背師說，清涼疏內辯之甚詳。今以二本對閱，方知清涼作疏，宗此記，鈔錄原文十之五六，其爲古德所重如此。而滿益輒議之曰：「經既未全，疏亦草略，蓋係臆度之辭。」此記宋元以來，無人得見，滿益何從而見之耶？東洋刻本，末會經文，單記二十卷，足六十萬言。今以經合於記，釐爲百二十卷。另有傾嚴文義綱目一卷，與此記同處頗多，故不列入。謹案：《華嚴經探玄記》，先生未及編，會此云云，以經合於記，釐爲百二十卷者，蓋其預定卷數也。編者識

《梵網經菩薩戒本疏》古本六卷今作十卷。重戒以十門解釋，輕戒以八門解釋，精深切當，超越古今。學菩薩道者，得此疏而研究之，則亦庶乎其不差矣。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略疏》一卷。此疏與基師《幽贊》一時，而各也手眼，判然不同。宋僧師會作《連珠記》以輔翼之。前於此者，有靖邁疏。唐人疏《心經》，流傳至今者，惟此三種耳

《入楞伽心玄義》一卷。考本傳有《楞伽經疏》七卷。求之日本，僅得《玄義》一卷，已可見全經大旨矣。賢首十疏中，已得者《華嚴探玄記》、《梵網經疏》、《心經略疏》、《起信義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記》、《法界無差別論疏》，及此卷；未得者《新華嚴經》未完之疏，幸有清涼《疏鈔》，補其缺略。《密嚴經疏》，得日本殘缺寫本，厥其文義，不類賢首之作。《法華經疏》，無可尋覓，情哉！

《大乘起信論義記》古本三卷今作七卷。《別記》一卷。此論古疏傳，至今時者，僅見三家：隋之淨影，唐之賢首，海東之元曉。雖各有所長，而以賢首爲巨擘。後世作者，何能企及？今於東瀛得賢首原本，會而刊之，實爲學摩訶衍之要門也。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古本二卷今作三卷。杜順和尚法界觀門，以眞空觀居首，爲後二觀之基。藏公此記，即以成就空觀也。學者能於此記，及《心經略疏》，融會貫通，則得速入般若波羅密門。

《法界無差別論疏》古本一卷今作二卷。非得此疏，論中深義，後人何從而知之？

《華嚴指歸》一卷。內分十門，每門又分爲十，以顯十十無盡法門也。學《華嚴》者，切宜深究。世人以《華嚴指歸》、《還源觀》、《金師子章》，名爲賢首三要。由今觀之，豈止三要？

妄盡還源觀》一卷　內分六門，一體，二明，三觀，四證，五出，六觀。自家每謂賢宗有教無觀，故一覽此文乎？

《華嚴三昧章》一卷　新羅崔致遠作《賢首傳》，用《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配成十科。證知此章即觀文也。東洋刻本，改其名爲《發菩提心章》，於表德中，全錄杜順和尚《法界觀》文，近三千言。遂疑此本非賢首作。庚子冬，南條文雄遊高麗，得古寫本，郵寄西來，首題《華嚴三昧章》，讎校盡善，登之樂囊，因來本作章，故仍其舊。尚有《華嚴世界觀》，求而未得也。

《華嚴義海百門》一卷　以一塵暢演法界宗旨，《文獻通考》作《百門義海》，元明以來，無人得見。今從日本取來，係由宋本重刻者。末後闕一總結第八門，亦有脫文，是宋時已無完本矣。

《一乘教義分齊章》一名《華嚴教分記》古本三卷今合疏作十卷　賢首宗旨，備於此章。宋道亭作《義苑疏》，更爲詳明。近代杭州僧柏亭，撰《賢首五教儀》，分門別類，備列名相，欲與台家教觀爭衡，而不知其違於古法。嘗試論之：教義章內凡提頓教，所引經文，皆無位次，柏亭則概列位次。華嚴四十二位，不列四如，柏亭則概列四如。圓教十住初心，便成正覺，應判分證位，柏亭則判想似位。此其顯然者也。賢首既有此章，學者苟能神而明之，於一乘教義，徹底通達矣。此章之末，說十玄門，本於至相原書，及作探玄記，改易數名，爲清涼張本。後人謂清涼十玄異於賢首者，蓋未見《探玄記》也。

《華嚴金師子章》一卷　賢首說此章，至一一毛處，各有師子，武后遂悟《華嚴》宗旨。宋沙門淨源參酌四家注釋，作《雲間類解》，盛行於世。

《三寶章》　內分八門，傳稱《三寶別行記》，想即此也。明藏以下之六章，合爲兩卷，統名《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相沿數百年，無人釐正。學者粗心看過，以流轉等章，與三寶名目義味無涉，遂不措意。今將各章分析刊行，俾後之學者，隨舉一章，皆得探其蘊奧也。

《流轉章》　即生滅顯無生，即流轉顯不動，大道捷徑，無過於此，有志之士請細玩之。

《法界緣起章》　內有四門，僅了第一門，餘三門缺。

《圓音章》　舉一語業，顯三業之勝，佛果妙用，衆生心地本自有之。但以無明障蔽而不能顯，熟讀此章，當知愧慚，策勵修行也。

《法身章》　內分四門。

《十世章》　此觀純熟，一切妄執，自然消落，立法之巧妙，迥出常情也。

《玄義章》　內分十門，即《華嚴玄義》也。

《華嚴經傳記》古本五卷今作三卷　一名《華嚴感應傳》，後代屢有改作，漸失原本規模。今得此書，內稱賢首法師處甚多，想係門下士增修之本也。

《賢首國師別傳》一卷　新羅崔致遠作，此本中土無傳，且撰述在各家之先，故附於法集末卷。

《華嚴策林》一卷　《普賢觀行法門》一卷　《華嚴經問答》二卷　《華嚴遊心法界記》一卷　以上四種，均係贋作，故不收錄。

又《普賢菩薩圓妙方便總持法門敍》　顯宗居士者，故友曹君鏡初之法號也，遺篋中得其所著書若干種，內有普賢菩薩《圓妙方便總持法門》一卷。其子詠香齎以示余，余受而讀之，歎曰：此眞所謂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者乎！夫牙牌者，戲具之小焉者也。居士即以普賢乘六牙象目之，因而暢演十法界、六波羅蜜、五時、八教、參互錯綜，貫攝於三十二支之內，頓使支支點點，放光動地，熾然說法，無有間歇，而衆生現前受用，不聞不睹，惟應度者乃能知之。嘗思《華嚴》、《法華》等經，眞俗融通，理事無礙，昔李長者以卦象釋義，藏國師以金獅說法，今曹居士以牙牌示象，推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棒一喝，莫不皆具法界體用。後之作者，舉說刹說，海墨書而不盡，其以是爲噴矢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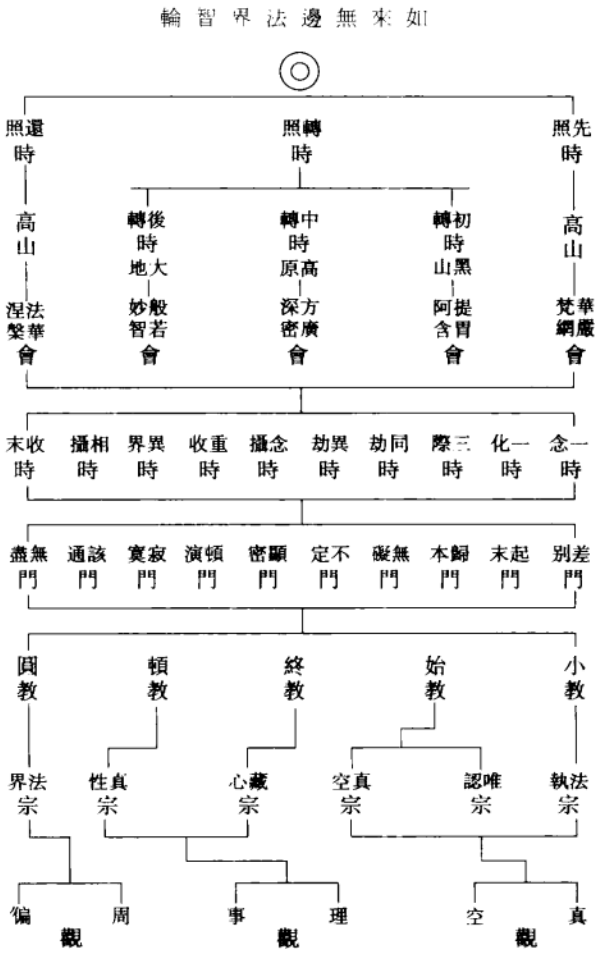
又《書華嚴念佛三昧論後》　彭二林居士撰《華嚴念佛三昧論》，以五門分疏，可謂盡善盡美矣。唯後之問答第四章內，謂方山喫緊提倡，在十住初心，即成正覺，若依自力，積劫熏修，程途尚遠。此語與華嚴圓頓門似覺有礙，何則？方山宗旨唯是一時一處法門，不立目劫遠近之見。二林見地圓明，當不至以時量爲實法，想是偶失檢點耳。

雜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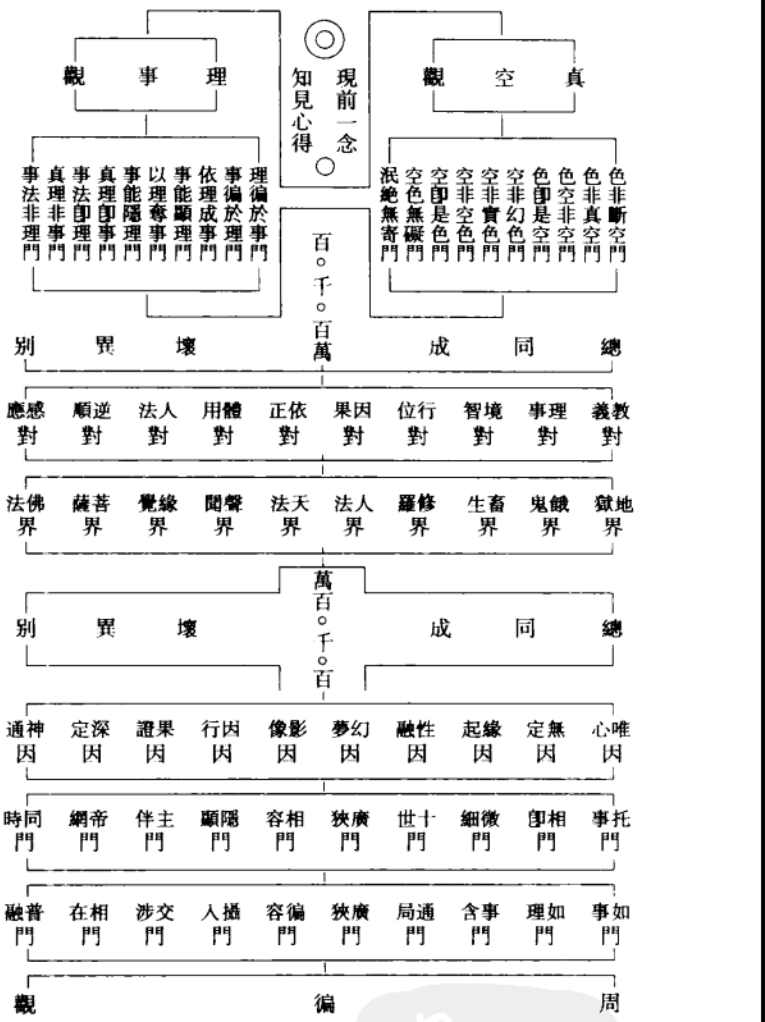
杜順《漩澓頌》 凡夫小乘六識修，根境十二分內外，法性眞如實未知，亦未曾聞菩法界，設念心中一分空，反照內冥以爲契，或證小乘局見禪，或同兎角終成外，或嫌大乘爲奢蕩，不信眞如境智大，聽說圓宗心不忻，聞說偏空殷重拜，若人欲識眞空理，心內眞如還偏外，情與非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不離幻色別見空，卽此眞如含一切，秖用一念觀一境，一切諸境同時會，於一境中一切智，一切智中諸法界，一念照入於多，一念攝收一切，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罣閡

圖表

續法《賢首五教儀開蒙敍附圖》 賢首大師判釋如來一代時教，不出右圖三觀，初祖杜順集成五教，二祖雲華草創儀等，四祖清涼添足宗等，五祖圭峯加揀，今圖標三祖賢首一師者，蓋教觀由三祖而圓備，宗儀由三祖而建興，述作功德，推尊獨在，故不擧餘祖耳，後之學法者，務知開宗立教之主，餘祖自該顯矣，雲山灌頂行者續法識



賢首時儀教觀圖



法界觀境普融無盡圖

唯識宗分部

綜述

窺基《大乘法苑義林章》卷一　諸佛世尊凡所說法，亦復如是，無量煩惱未調伏者，能令調伏，已調伏者，令生善根，乃至廣說。故佛身語，凡所運動，皆爲利益，故知佛語皆名法輪。以要言之，法輪有五。一法輪體，謂八聖道。二法輪境，謂四諦理等。三法輪眷屬，謂餘五蘊功德等。四法輪因，謂教及三慧等。五法輪果，謂菩提涅槃。如《法輪章》自當廣說。一切佛語皆爲利益，令他有情，或近或遠，能生眞智，摧伏怨敵所有二障。故佛所語，皆名法輪，摧伏移動，是輪義故，以佛所說稱可道理不可立難，離四失故，一無非處，二無非時，三無非器，四無非法。處謂處所，應利益處，能化所化，在此可益，必於此中作利益故。時謂時分，利益時節，此生、此處、此時，應益、應時而說，必不失故。器謂機器，所逗之機，應機而說，無錯謬故。法謂教法，戒、定、慧等，應利益法。此法可益，必以逗機，無疏亂故。由此道理，準知佛語皆爲有情，或近或遠，生無漏智。是故一切三藏教法，或曲或直，皆名法輪。悉皆如義，咸爲利益，無有虛言。問：天雨等如前所說，皆利益故，

粗言細語，歸勝義故。上來總是初明輪益。辨義益者，於中又二，先辨異計，後辨大乘。辨異計者，薩婆多等十部同說佛所說經非皆了義，佛自說有不了義經。如契經說，不信、不知恩，斷密，無容處，恆食人所吐，是最上丈夫。此即名爲不了義也。故一切經有不了義，大衆部等十部同說佛所說經皆是了義，契當道理，皆法輪故。其密語經有何了義。自證諦理，不信他言，能知圓寂，知非恩，故名不知恩。永弃後業，名爲斷密。當果不生，是無容處。雖受資具，猶如食吐。能如是者，名上丈夫。既契正理，寧非了義，所餘經義，準此應知。既爾，如何四依中說，勸諸弟子當依了義，謂勸彼依世尊所說了義言教，不令弟子依外道，說不了義經，非是佛經有不了義。此即是先辨異計也。辨大乘者，《涅槃經》中第六卷說，聲聞乘法，猶如初種，未得果實，是故不應依聲聞乘，如是名爲不了義也。大乘之法即應依止，是名了義。若依此理，諸大乘經皆名了義，聲聞乘等名不了義。然《瑜伽論》四十五說，云何菩薩修正四依，謂諸菩薩於如來所深植正信，深植清淨，一向澄清，唯依如來了義經典，非不了義。了義經典爲所依，故於佛所說法毘奈耶不可引奪，廣如彼說。故大乘中應言佛說三藏教法有不了義，以勸當依了義經故。既爾，如何《涅槃經》說大乘經典名爲了義。此理不然。豈諸大乘皆爲了義，如契經說，婬欲即是道，覺不堅爲堅。又說諸法皆無生無滅密義趣經。又《瑜伽》說不了義教者，謂契經、應頌、記別等經，豈大乘經中無契經等。又說菩薩嚩波陀嚩具戒尼等故，大乘經非皆了義。由如是理，雖無正文，今以義釋了不了義，略有四重。一法印非印門；二詮常非常門；三顯了隱密門；四言略語廣門。法印非印門者，法印有三：一諸行無常；二涅槃寂靜；三諸法無我。或說四鄔陀南，加有漏皆苦。若一切教爲此三種理印，所印等，名爲了義，違三法印等，非了義經。由此道理，三藏二乘十二分教，無非了義，能捨煩惱業及苦故。諸外道教非了義經，不能永捨惑業苦故。故《瑜伽論》六十四說，歸依有幾，何緣但有爾所歸依。歸依有三，謂佛、法、僧。四緣故，有爾所歸依。一由如來性調善故，乃至廣說，由佛如是，其佛所說法毘奈耶，亦可歸依。《涅槃》又云，一切外道所可言說，悉皆妄語，故唯佛教是了義經。順三法印等，可歸依故，諸外道教非了義，言違三法印等，不可歸故。設有聖教，唯說佛教爲了義，言外道所說名非了義，以此門通非佛教中唯了義故。

詮常非常門者，如《涅槃經》第六卷說，又聲聞乘名不了義，無上大乘乃名了義。若言如來，無常變易，名不了義。若言如來常住不變，是名了義，此經意言，若經中說佛是法身常住不變，名爲了義，與此相違，名不了義。《解深密經》、《瑜伽・決擇》七十六說，世尊往昔唯爲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希奇，然是有上，是未了義，即顯大乘，是了義經。聲聞乘教名非了義。此中一往依乘所明，名爲了義，非諸大乘，無不了義。聲聞乘經都無了義。如次當引如是證文，故依《涅槃》詮眞常佛，名爲了義，詮非常佛，名非了義。顯了顯密門者，《瑜伽論》中四十五說，又諸菩薩於如來所深植正信，深植清淨，一向澄清，唯依如來了義經典，非不了義。了義經典爲所依故，於佛所說法毘奈耶不可引奪。以佛所說不了義經，依種種門辨本性義，猶未決定，尚生疑惑，非了義故，即依此文。於大乘中顯了言教，名爲了義，隱密言教，非了義經。《解深密經》及《決擇分》亦作是說。世尊在昔第二時中，唯爲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希奇，而亦有上猶未了義，即說一切性皆是空，三無性教，名非了義。《成唯識論》第九卷說，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非性全無，說密意言顯非了義。故大乘經說諸法相，言非顯了所詮不究竟，名不了義言。若顯了所詮究竟理，名了義經。此據能詮，顯了無異，名了義故。

言略語廣門者，《瑜伽・決擇》六十四說，不了義經者，謂契經、應頌、記別等教，世尊略說其義，未了，應更當釋了義教者。與此相違，應知其相。此中意說，雖是大乘明顯之教，初但略說，談理未盡，所明未周，名爲不了。不是所詮非究竟理，名爲不了。由此即顯諸聲聞乘，亦有了義，除契經等，餘自說等，語具廣故，名了義經。大乘之中，明顯之教，契經等中說法，言略語未廣故，亦有不了。此依說義，言有廣略，名了不了，非約所詮理，是究竟非是究竟，名了不了。此中第一，爲令有情，捨邪歸正，名了不了。一切佛經，皆名了義。外道所說名爲不了。第二爲令捨小歸大，名了不了，一切大乘皆名了義，諸小乘教名爲不了。第三爲令捨隱歸顯，名了不了，一切大乘顯了言教，皆名爲了。雖是大乘，說法隱密，名爲不了。第四爲令知法廣略，名了不了，諸重頌經言略不盡，皆名不了，非重頌經言廣盡，故說名爲了。以此四門了不了義，釋一切教了不了言，故大乘經雖皆名了，而於其中復應取捨，勸諸弟

予依上義者，隨其所應，當廣思擇，隨宜講敎，當憑配之　上來總是敎益有殊

第二時利差別，復分爲二，初叙古說，後述今文　叙古說中，復分爲二，初叙古說，後叙其非　叙古說者，後魏有菩提流支法師，此名覺愛，唯立一時敎，佛得自在，都不起心　有說不說，但衆生有感於一切時，謂說一切法，譬如天樂，隨衆生念，出種種聲，亦如末尼，隨意所求，雨種種寶　《花嚴經》云，如來一語中，演出無邊契經海　《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或有恐怖，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故無一敎定頓、定漸　又《無量義經》言，我得道來，四十餘年，常說諸法不生不滅，不去不來，無此無彼，無得無失，一相無相，但由衆生悟解不同，得諸果異　《法花》亦言，一雨普潤，三草二木，生長不同　《優婆塞經》言，三獸渡河，淺深成別　故知諸敎，但總一時，無二三等　又古來大德立有頓漸二敎，爲諸菩薩大根大堅說　《花嚴》、《楞伽》、《大雲》、《法鼓》、《勝鬘》等經，一會之中，說二諦理，盡名之爲頓，大不由小起，故名爲頓　始從佛樹，終至雙林，從淺至深，漸次說法，因果、三歸、五戒、十善等法，三乘有敎，《阿含》等經，《維摩》、《思益》、《大品》、《空敎》、《法花》、《一乘》、《涅槃》等說，常住佛性，皆是漸敎　會通三乘，大由小起，名爲漸也　又菩提流支法師亦立二時敎，《楞伽經》說漸頓者，莫問聲聞、菩薩皆漸次修行，從淺至深，名爲漸也　頓者，如來能一時頓說一切法，名之爲頓　又有二敎，一者半敎，二者滿敎　《涅槃經》言，云何解滿字及與半字義　又云，爲聲聞乘而說半字，爲菩薩乘而說滿字。又《勝鬘經》言，有作四聖諦，無作四聖諦，聲聞知有作，佛知無作。《瑜伽》等說安立諦，非安立諦，唯說安立，名爲半敎，通說非安立，名爲滿敎　又有二敎，一生空敎，二法空敎　二十《唯識論》云，依此敎，能入數取趣無我所，執法無我，復由餘敎，入此以二空，二障，以明半滿　又有二敎，一勝義諦，二世俗諦　曾時有隱士劉虬立五時敎，或有說云眞諦三藏立五時敎　然菩提流支法師別作《文疏》破之　眞諦居梁，流支在魏，故知不是眞諦等作　第一時者，佛初成道，爲提謂波利等五百賈人，但說三歸、五戒、十善，世間因果敎，即提謂等五戒，《本行經》是未有出世善根器故　第二時者，佛成道竟，三七日外，十二年中，唯說三乘，有行之敎，未爲說空，即《阿含》等小乘經是　第三時者，佛成道竟，三十年中說彼三乘同行空敎，即《維摩》、《思益》、《大品》等經是　第四時者，佛成道竟，四十年中，說有一乘，猶未分明，演說佛性，常住實有，無說無常，佛顯一乘佛果，以爲眞實，即《法花經》是，以前未明一乘義故　此中猶未分明演說常住佛性故　第五時者，謂雙林中說諸衆生悉有佛性常住佛敎，即《涅槃經》、《大悲經》等是，此雖可爾，既無經論識文說之，未可依信，前來總是叙古說也

佛初說四諦法輪，令知我空，唯有其法，憍陳那等最初得道，彼聞法有，證我皆空，便執諸法爲眞實有，封著小果，不求大位，佛爲方便，復說法空，破除有執故　次時中說般若等，言一切法本性皆無，須菩提等迴心趣大，彼聞法空隱密言敎，便撥諸法性相都無，何所造修，何所斷捨，佛爲除此，復說唯識三性等敎　勝義生等信解修學　遍計所執無，知法我俱遣，依他圓成有，照眞俗雙存　無無所無所以言無，有有所有所以言有，言有而有亦可言無，遍計所執眞俗無故，言無而無亦可言有　當情我法二種現故，令除所執我法成無　離執寄詮眞俗稱有，妄詮我法非無非不無　當情似有，據體無故。妄詮眞俗非有非不有　非稱妄情，體非無故　我法無故俱是執皆遣　眞俗有故諸離執皆存　由此應言迷情四句，四句皆非　悟情四句，四句皆是　說境我法空，破初執有　說心眞俗有破次執空　諸偏見者，初聞說有，便謂快心，於空起謗，後聞說空，亦復協意，便謗於有　今言非空非有中道敎者，第三時也　約理及機，漸入道者，大由小起，乃至三時諸敎前後，《解深密經》說唯識是也　若非漸次而入道者，大不由小，即無三時，諸敎前後，約其多分，即初成道，《花嚴》等中，說唯心是　多分頓漸無別敎門，隨一會中，所應益故　《花嚴》說有聲聞在會，《深密》亦有聲聞發心，《勝鬘經》中亦說一乘意生身等，《攝大乘》說，爲不定人說一乘故　《法花經》中《分別功德品》言，佛說《如來壽量品》時，有八世界微塵數衆生發菩提心　如是等文上下非一，故知《法花》亦被頓悟，《花嚴》亦有漸悟之人　若依覺愛定唯一時無漸次者，即違《深密》說有三時　若依劉虬定有五時前後次第，復無文說，然違三時，今總不依　若據衆生機器及理，可有頓漸之敎，然不同於古說若不約機理，定判一經爲頓爲漸，時增減者，頓漸不成　故《唯識》云，唯我於凡愚不開演，非遮不定及定性故　此依證果　若謂人天，即有四時，其二乘者，方便學法，是彼初學，故略不說　今依師授，略叙古今時利差別，其諸有智，任情取捨

第三詮宗各異　夫論宗者，崇、尊、主義　聖教所崇，所尊，所主，名爲宗故　且如外道、內道、小乘、大乘，崇、尊、主法，各各有異，說爲宗別　然古大德，總立四宗，一立性宗，《雜心》等是　二破性宗，《成實》等是　三破相宗，《中》、《百》等是　四顯實宗，《涅槃》等是　今即不爾，於中分二，初陳異宗，後列自主　陳異宗中，復分爲二，初陳外道，後陳小乘　陳外道者，外道雖有九十五種，大意莫過十六異論，廣如《瑜伽》第六七卷、《顯揚》第九、第十卷說　彼論皆云，執因中有果，顯了，有去來，我，常，宿作因，自在等，害法，邊無邊，憍亂，見無因，斷，空，計勝，淨，吉祥，名十六異論。

《勝鬘》亦談決定種姓故是眞實，一會之中，可宜聞故。《法花》分明以智慧爲一乘，隱說眞如，雖說化城，亦非眞滅　說《大涅槃》俱爲寶所，而未分明說眞涅槃，由二乘者所得涅槃俱名爲化　菩提全不得故　顯以智慧爲一乘，令彼欣求　《勝鬘》乃以眞理爲一乘，不說智慧故　攝入出生二種俱盡，雖佛果涅槃菩提俱是一乘　《勝鬘》了義師子吼說，《法花》隱密說於一乘　總談聲聞雖有四種，《法華》初時有三聲聞，唯除趣寂，其增上慢，後起已去，方爲二記　由如是理，雖說一乘，不違餘教　說二乘中不說獨覺，但說上下，如十力中，根上下力，不過二故　以機以教，皆二類故　又聲聞獨覺，皆有決定及不定者　此初發心，皆依聲故　究竟成果亦有小分依於聲故　不定姓者，以佛道聲令一切聞，通可名聲聞故　又彼獨覺無多引教，類名下乘，及聲聞乘，故不別說　又名大小二乘者，合彼二乘種類同故　何因三中定不定姓合爲三也　不定姓中具二具三，種姓差別究竟得果不過三故　人天淺近，非究竟運，故亦不說　《勝鬘》四中不說不定，究竟亦唯三乘攝盡，故略不說　合人天者，俱無性類，同淺近故。《般若經》中不說無姓，非究竟運故　開不定者，聞經勝德，修方便異，顯示究竟，得涅槃故　何故《楞伽》稱讚別說五乘，定不定姓有四別故　人天同一淺近類故　餘處復說人天爲五者，受果有差，趣類別故，合不定姓，不越三故　不開有姓爲四，無姓爲二，以爲六者，諸教但說五種姓別，類唯五故　設立六者，理亦無違，然無文證　不說七等，類更無故

第五問答　分別者，此中一乘，理應唯一，無餘二三。《法花經》言，聲聞若菩薩，聞我所說法，乃至於一偈，皆成佛無疑　《涅槃》亦言，凡有心者，悉皆當得無上菩提，何故乃言爲引不定，乃至五乘，一切有情，皆有佛性，究竟皆至大乘極果　何故究竟有人天乘不歸於佛　答，《攝大乘論》以上因故，佛說一乘　《顯揚》二十，以六因故，佛說一乘，如前已辨　今釋意者，據實而言，五乘各異　如前所引教理成立，爲引一類故說一乘非乘，唯一無二三等　《法花》論言，聲聞有四：一趣寂，二退菩提心，亦名迴向菩提心，三應化，四增上慢　經但爲化退菩提心及應化故　世尊授記非餘二種　應化聲聞者，即經所說，耽三昧酒，經劫不覺，後從彼起，方發大心　佛菩薩等，作此化形，作聲聞類，先聖入滅，經劫久時，今尚發心，況於我等，故爲應化而說一乘，受記作佛　《攝論》十因，第九化故，即是此也　舍利弗等，先發大心，因施眼故，退求小果，今爲彼說一乘受記，故說亦爲退菩提心說一乘等　不爾，便違《楞伽》、《莊嚴》五種種姓　又《涅槃》言，我於一時說一乘，一道，一行，一緣，說須陀洹，乃至阿羅漢等，皆得佛道　我諸弟子不解我意，於大衆中唱如是言　如來說須陀洹乃至阿羅漢皆得佛道，若皆作佛，即解佛意，何故稱爲不解佛意　故知但應如此中說

問，經自說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即是破二破三；而明一乘，何故乃言三五乘別　答，依梵本說經頌，應言無第二第三，數三乘中獨覺爲第二，聲聞爲第三，爲引不定，任持所餘故，方便言無第二第三，非眞破也　《法花》自言，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終不以小乘濟度於衆生　若破三者，何故乃言餘二非眞，不以小濟，亦應言不以大乘濟度經既但言餘二非眞，不以小濟，明知大乘非所破也　彼經又言，尚無二乘，何況有三　二謂第二，三謂第三，非謂二乘三乘，名爲二三　《勝鬘經》云，聲聞辟支佛乘者，即是大乘　又言大乘即是一乘，故但會二不定姓乘，亦非會彼定性二乘，何況大乘又無三乘，顯即一故，非破大乘　唯有一乘，斯理何爽若會破三者，三中之大，即火宅內所許牛車，出門等給皆亦牛乘　若破前牛，後別與牛，二牛何別　又三中之大，即是頓悟，會令入一，豈令頓悟成漸悟耶　又大乘一乘解行何別，而言捨三而趣於一，新發意菩薩疑網除者，即十義中任持所餘，未說一乘，恐於精進且懷，起疑將退　今聞一乘，除其疑意，此乃捨下位而趣上階，非捨大乘而入於一　不爾，《十地》捨下趣上，皆應亦名破三歸一　又亦應言餘三非眞，何獨言二　《勝鬘》又言，若如來隨彼意欲而方便說，即是大乘，無有二乘，故會二乘入於一者，是方便說，非眞實理，經雖說言開方便門，顯眞實相，故說有不定姓二乘者，是方便門，遠令入眞

故，今說一乘，令趣極果，名爲眞實　非謂都無二、唯有一乘　故《法花》言，密遣二人，眇目俾陋，不言三人　又言，息處故說二，不言三故　若言迂會人於大位，名爲大乘，若直往者所入大位，名爲一乘　經論一乘，實爲不定，今此所釋，未爲典據，未見誠文　《法花》一乘，是由直往，今說行位，有何差別　故知方便，隱無二乘，而說一乘，化一會中所宜聞故　有說執佛三劫滿已，猶是凡夫，三十四念成菩提位　今破此執，故說一乘，亦是破三者　不然，此乃佛滅已後，小乘曲見，豈是佛在有作此佛執以爲眞，而今說破故但破二。問，何故立一乘五乘，不說一藏五藏，說有六藏不說六乘　《阿闍世王經》等所說二藏三藏，與二乘三乘同　答，乘是運載義，約機行以明乘　藏是含容義，教對理而爲藏　一五之與六種，所以不同　經中所說二、三藏，二三乘，以機行而彰運，對機理而辨教，所以可同　未可即令皆同皆異　隨宜且分乘、藏。有此異同相對，總有可同相於理未爽　然未見文　又，準《菩薩藏》第一卷說，十度十弊，相治數齊，四輪八難，相治數別，不應齊責　問，乘是運度義，菩薩可有乘，如來既已度，應不立佛乘　答，自他皆可乘，菩薩具二度，度他非自度，何妨立佛乘　問，何故有處說佛乘，亦名菩薩乘，但名聲聞乘，不名獨覺乘　答，以果相對，但說佛乘，二運可修，說菩薩乘，行等廣故，名爲大乘　遮餘二故，亦名一乘　獨覺無別教門，初業亦由聲起，故名聲聞乘，不名獨覺乘　二乘通論，總名小乘，由機行等，同狹劣故，不相違也　問，既以果對，名爲佛乘，亦應果對，名爲佛藏，何故但名菩薩藏，不名佛藏聲聞獨覺，俱得藏名，如藏章中自當廣釋　問，教理行果，俱爲一乘，體爲同爲異　答，一雨普潤，教同機異；三獸渡河，理同證異；六處大因，行同修異；三車誘引，果同設異　或異或同，未勞定準，《勝鬘》會因會果，《法花》乃會教行果三　一雨教也，九部行也，三車果也　顯唯教行果，密實有四　如《涅槃經》說爲同異

又卷二　二諦深妙，非略盡言，聊述綱記　三門分別，一顯名辨體，二三乘淺深，三相攝問答

初門有二：一顯名；二辨體　名中有二，初列，後釋　列中復二，初總，後別　列總名者，《勝鬘經》中，唯立一諦，究竟眞實，不可壞故；《仁王經》中總說二諦，人法各有勝劣異故　《涅槃經》中二諦，各有眞俗二諦，一一皆有中上智　故《顯揚》、《中邊》二諦各三，假行顯等，有差別故　《瑜伽》、《唯識》二各有四，下當廣辨　此總名中，一世俗諦，亦名隨顯諦；二勝義諦，舊名第一義諦，亦名眞諦　列名者，今明二諦，有無體異，事理義殊，淺深不同，詮旨各別　故於二諦，各有四重，亦名名事二諦，事理二諦，淺深二諦，詮旨二諦　世俗諦四名者，一世間世俗諦，亦名有名無實諦　二道理世俗諦，亦名隨事差別諦　三證得世俗諦，亦名方便安立諦　四勝義世俗諦，亦名假名非安立諦　《顯揚》論說，四種俗諦，皆是安立，前三可知，云何第四亦名安立　勝義諦性自內所證，爲欲隨順引生彼智，依俗安立名勝義俗　初之三種，相可擬宜　第四勝義，假名施設　勝義諦四名者，一世間勝義諦，亦名體用顯現諦　二道理勝義諦，亦名因果差別諦　三證得勝義諦，亦名依門顯實諦　四勝義勝義諦，亦名廢詮談旨諦　前之三種，名安立勝義，第四一種非安立勝義　後釋名者，初釋總名，後釋別名　釋總名者，護法釋云，世謂隱覆，可毀壞義，俗謂顯現，隨世流義　此諦理應名隱顯諦，隱覆空理，有相顯現　如結手巾爲兔等物，隱本手巾，兔相顯現，此亦如是　今隨古名名世俗諦　梵云三佛栗底，故以義釋名隱顯諦　又復性墮起盡名之爲世，體相顯現，目之爲俗　世即是俗名爲世俗，持業釋也　或世之俗義亦無違　諦者，實義，有如實有，無如實無，有無不虛，名之爲諦　世俗即諦，持業釋也　世俗之諦，依士釋也　勝謂殊勝，義有二種，一境界名義，二道理名義　第四勝義，諸論多說，勝即是義，持業釋名，或四勝義，皆勝之義，依士釋也　論說依他圓成二性，隨其所應，根本後得，二智境故，所以諸教多以眞如體勝，持業得名　實通依士，其無漏眞智隨在何諦，亦以勝爲義，眞如爲境故，通有財釋　第四勝義，多分依於道理名義，廢詮談旨，非境界故　前三勝義，境界名義，諦者實義，事如實事，理如實理　理事不謬，名之爲諦　勝義即諦，勝義之諦，二釋如前，雖無教說，二種亦得名爲聖諦，如四聖諦　聖者，能知有無事理皆不虛謬，目之爲諦　次釋別名　世間世俗者，隱覆眞理，當世情有，墮虛僞中，名曰世間　凡流皆謂有，依情名假說，名爲世俗　道理世俗者，隨彼彼義，立蘊等法，名爲道理，事相顯現，差別易知，名爲世俗　證得世俗者，施設染淨因果差別，令其趣入，名爲證得，有相可知，名爲世俗　勝義世俗者，妙出衆法，聖者所知，名爲勝義　假相安立，非體離言，名曰世俗　此中世間即世俗諦，乃至勝義即世俗諦，皆持業釋　世間勝義者，事相粗顯，猶可破壞，名曰世間，亦聖所知　過第一俗，名爲勝義　道理勝義者，知斷證修因果

差別，名爲道理　無漏智境過前二俗，名爲勝義　證得勝義者，聖智依詮空門顯理，名爲證得　凡愚不測，過前三俗，名爲勝義　勝義勝義者，體妙離言，迥超衆法，名爲勝義　聖智內證，過前四俗，復名勝義　此中世間，即勝義諦，乃至勝義，即勝義諦，皆持業釋　或勝義之諦，依士無失　次出諦體第一世俗體者，《顯揚》論說，謂所安立瓶軍林等，我有情等，或無實體，或體實無，但有情名，都無體性，然通有用無用二法，瓶等有用，我等用無　《涅槃》第十三云，有名無實，如我衆生，乃至旋火之輪，及名句等，五種世法，是名世諦　衆生等無用，火輪等體無　第二世俗體者，《瑜伽》論說，謂所安立蘊處界等　《涅槃》亦言，諸陰界入，名爲世諦，即有無爲諸法體事，有別體用異於初俗　第三世俗體者，《顯揚》論說，謂所安立預流果等，及所依處，即諸聖果，四諦理等　《涅槃》亦言有八苦相名爲世諦　第四世俗體者，《瑜伽》論說，即所安立勝義諦性　《涅槃》說言，苦燒，若割，若死，若壞，名爲世諦，由可燒割等，無有常一我法等相，即二無我，名世俗也　第一俗體，假名安立，後三俗體，有相安立　第一勝義體者，《成唯識》說，謂蘊處等事　《涅槃》亦言有名有實，名第一義諦，處界等亦是勝義　第二勝義體者，《成唯識》說謂四諦等，因果體事　《涅槃》亦言，苦、集、滅、道，名第一義諦　第三勝義體者，《成唯識》說，依詮門顯二空眞如　《涅槃》亦言，無八苦相，名第一義　總觀諸法爲二無我，故無苦等名勝義也　第四勝義體者，《瑜伽》論說，謂非安立一眞法界　《涅槃》亦言，實體者，即是如來虛空佛性　又言，無燒割等，名第一義，不依無我，而顯眞故。前三勝義，有相故安立，第四勝義，無相非安立　初之一俗，心外境無，依情立名，名爲世俗　第二俗諦，心所變事，後之二俗，心所變理，施設差別，即前三眞　其第四眞，唯內智證，非心變理，隨其所應，即是三性　上來第一顯名辨體

第二三乘淺深門者，於中有二，初辨三乘，後顯淺深　二乘自說雖不作二諦觀行入眞，今說於彼，亦證生空，加行觀時，許觀眞俗　《涅槃》云，世諦第一義諦，皆有中智及上智　故知世諦者，名爲中智，分別世俗無量無邊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名上智，此乃俗諦中智，上智　一切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是第一義，是名中智　知第一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是第一義，是名上智。此勝義中以總別智爲上，一切總智，爲中。如下廣說，同《仁王經》　難世諦中有第一義諦不，若有諦，不應一；若無智，不應二，即顯人法皆有二諦，以人相望，異生爲下，二乘爲中，如來爲上。由此人法各分二重，是故三乘，皆有二諦　聲聞乘二諦者，第一世間世俗諦者，謂所安立瓶軍林等，我有情等，此中唯取所執實我，不取實法，設執實法，不障果故，亦不取之　第二道理世俗諦者，謂所安立蘊處界等，三科體事，聲聞多爲三義觀故　第三證得世俗諦者，謂所安立四聖諦理，依此加行，修證得故　第四勝義世俗諦者，謂所安立生空眞如，依生空門，證眞如故　第一世間勝義諦者，謂所安立四聖諦理　第二道理勝義諦者，謂所安立三科等法　第三證得勝義諦者，謂所安立生空眞如　第四勝義勝義諦者，謂非安立生空無我，廢詮談旨，一眞法界，此中安立非安立相，准前應知。故諸論中第二第三世俗諦等，多依聲聞境界而說，獨覺乘二諦者，此與聲聞所執所證體雖無異，根有上下，行有淺深，故成差別　第一世間世俗諦者，謂所安立瓶軍林等，我有情等，既與聲聞所執無別，亦唯取彼執實我等，非執法等，不障果故　第二道理世俗諦者，謂所安立十二有支，流轉等法，獨覺多緣此爲境故　第三證得世俗諦者，謂所安立十二有支雜染順逆，觀察及於淨品順逆因果等，七十七智，四十四智等法，依此加行，修證得故　第四勝義世俗諦者，謂所安立生空眞如　第一世間勝義諦者，謂所安立流轉有支　第二道理勝義諦者，謂所安立十二有支，雜染順逆觀察淨品，順逆等七十七智，四十四智等　第三證得勝義諦者，謂所安立生空眞如　第四勝義勝義諦者，謂非安立生空無我，廢詮談旨，一眞法界，既與聲聞所悟證一，後二勝義不異聲聞，又復獨覺所悟所執雖同聲聞，而根不同，行緣亦異　又上兼下，聲聞行緣，必獨覺法故，蘊等法四聖諦理，亦獨覺境，下不兼上，十二有支流轉還滅，七十七智等，除大利根，非餘聲聞境。菩薩乘二諦者，既與二乘根性不同，行緣有別，悟執亦異　第一世間世俗諦者，謂所安立瓶軍林等，我有情等，此中通取實執人法，障自果故　第二道理世俗諦者，謂所安立十六善巧。辨《中邊論》第二卷，《菩薩藏經》第十七說一蘊、二界、三處、四緣起、五處非處、六根、七世、八諦、九乘、十者有爲無爲善巧，菩薩緣此十種爲境，除我法執　《瑜伽》論說六種善巧，謂即十中前之六種，或說七種，更加於諦　第三證得世俗諦者，謂所安立三性、三無性，唯識妙理，緣此爲境，而證得故　第四勝義世俗諦者，謂所安立二空眞如，菩薩雙證二空如故　第一世間勝義諦者，謂所安立十善巧等　第二道理勝義諦者，謂所安立三性等理　第三證得勝義諦者，謂二空

如，依二空門，而證得故。第四勝義勝義諦者，謂非安立、空、無我一眞法界，所悟所執既異，二乘所證所斷，寬狹亦別，上必兼取下，二乘境行必菩薩境行，故十善巧攝蘊等法，諸論多說第二、三俗，三科四諦，以爲體性，下不及上。菩薩境行，非二乘所知，故法空如、三性、三無性，非二乘境。二四諦中，初一俗諦假名安立，後三世俗，前三勝義，有相安立，第四勝義廢詮談旨，無差別相，唯非安立，自內證故。言淺深者，謂於人法淺深而推，依人依法皆通二四諦。依人淺深者，《涅槃經》言，出世人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爲世諦。世諦即第一義諦，有善方便，隨順衆生，說有二諦，如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衆生，隨其所稱，是名世俗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依法淺深者，《涅槃經》中自具解釋，下教攝中，當廣顯示。如五蘊法若所執蘊，隨其執情，即第一俗，此五蘊事，即第二俗。五蘊之上，因果等道理，即第三俗。觀此五蘊，無二實我，依二無我所顯眞理，即第四俗。以說依詮，顯眞如故。其五蘊事，即第一眞。因果等理，即第二眞。此五蘊上二我無時，依門顯實，即第三眞。觀五蘊如自內所證，廢詮談旨，一眞法界，即第四眞。前前爲粗，後後細故。《成唯識論》第七卷云，若依世俗說，離於心別有心所，即第二俗，事差別故。若依勝義，心所與心，非離非即，即第二眞，因果道理非即離故，第三世俗，准亦如是。今望眞說，又第七云，如前所說識差別相，依理世俗即第二俗。非眞勝義，眞勝義中心言絕故，即第四眞。又彼卷解八識自體，非定一異，即第三俗，對心言絕，即第四眞。虛妄識性，是第一俗，眞實識性，即第四眞。即以初俗對四眞，第二俗對三眞，第三俗對二眞，第四俗對一眞。理皆如是由准是理，一一推尋，從粗入細，相對爲言，通二四諦。

第三，相攝問答門，於中有二。一諸教相攝，二問答分別。諸教相攝者，如《涅槃經》第十三卷迦葉菩薩白佛言，昔佛一時在恆河岸尸首林中，爾時如來取其樹葉，告諸比丘，問其多少，乃至未所說法，如林中葉等。迦葉難言，如來所了無量諸法，若入四諦，即爲已說，若不入者，應有五諦。佛讚迦葉，如是諸法悉已攝在四聖諦中。迦葉復言，若在四諦，如來何故唱言不說。佛言善男子，雖復入中，猶不名說，何以故。善男子，知聖諦有二種智，一者中，二者上。中者，聲聞緣覺智。上者，諸佛菩薩智。善男子，知諸陰苦，名爲中智。分別諸陰有無量相，悉是諸苦，非二乘所知，是名上智。我於彼經曾不說之。處界及色受想行識，此爲苦諦，並集滅道，皆說有中智及上智。善男子，知世諦者，是名中智，總相知故，分別世諦，有無量無邊，非一乘所知，是名上智，別相知故。知一切行無常等，是第一義中智，總知三法印故。知第一義無量無邊，不可稱計，非二乘所知，是名上智。古來解云，即恒沙萬德，無量無邊。此上經文，因迦葉問二諦所由，世尊答中顯一一法皆有上中智，以明二諦別故。諦者，實也。凡夫不了，唯聖者證，凡夫智緣而不能證，名爲下智。由對彼智，但說依中上二智，立於二諦，據實而說，法有勝劣，智有深淺，但立二諦。今形凡位，智說中上，證實唯二。若總相說，二乘形上下，即下上攝故，如根上下智力隨其所應，次經當顯。文殊白言，第一義中有世諦不，世諦之中有第一義不。如其有者，即是一諦，如其無者，將非佛妄語耶。善男子，世諦者，即第一義諦，此明二諦不相離義。世尊，若爾者，即無二諦佛言，善男子，有善方便，隨順衆生，說有二諦。善男子，若隨言說，即有二種，二者世法，二者出世法。善男子，如出世人之所知者，名第一義諦。世人知者，名爲世諦。此明依人，智有淺深，顯二諦別。善男子，五陰和合，稱言某甲。凡夫衆生隨其所稱，是名世諦。解陰無有某甲名字，離陰亦無某甲名字。出世之人如其性相，而能知之，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或有法有名有實，或復有法有名無實。善男子，有名無實者，即是世諦，有名有實者，是第一義諦。善男子，如我衆生壽命知見，養育丈夫，受者，作者，熱時之炎，乾闥婆城，龜毛兔角，旋火之輪，諸陰界入，是名世諦。苦、集、滅、道，名第一義諦。善男子，世法有五種：一者名世，二者句世，三者縛世，四者法世，五者執著世。善男子，云何名世。男女瓶衣車乘屋舍，如是等物，是名名世。云何句世。四句一偈，如是等偈，名爲句世。云何縛世。捲合繫結，束縛合掌，是名縛世。云何法世。如鳴鐘集僧，鼓鼓試兵，吹貝知時，是名法世。云何執著世。如望遠人，有染衣者，生想執著，言是沙門非婆羅門，見有結繩，橫佩身上，便生念言，是婆羅門，非沙門也，是名執著世。善男子，如是名爲五種世法。善男子，若有衆生於如是等五種世法，心無顚倒，如實而知，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若燒，若割，若死，若壞，是名世諦。無燒，無割，無死，無壞，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有八苦相，名爲世諦。無生，無老，無病，無死，無愛別離，無怨憎會，無求不得，無五盛陰，是名第一義諦。復次，善男子，譬如一人，多有所能，若其走時，即名走者，或收刈時，復名刈者。若

說有用無體之法，爲通俗諦，爲顯不然因釋彼疑，故今方說。五種世中初一能詮，次二所詮，後二標相，顯能所詮，若情，若事，皆有假立，非眞實故，空差別說，更無異義　第五番中，若燒割等，名世諦等者，此之一對顯二無我，名爲世俗，外道異生執我常一，佛說爲無，以五蘊等，可燒割等，無彼實我，常之相故，燒割等，無我也　後番以此無我形於苦諦理等，說爲眞諦，卽第三眞，今以之對一實眞如　眞如不依可燒割等，詮門顯故，卽勝義諦義故　二無我等依詮顯實，名爲世俗　第四勝義，世俗所攝，不爾，此言有何詮理　世尊不說無義言故　一實眞如，卽是第四勝義勝義　第六番中八苦相等名世等者，前以四諦對蘊等名眞，今以之對二無我等，無八苦相法，卽成世俗　第三證得世俗所攝八苦，卽是苦諦理故　偏舉一苦，類餘三諦，此番應在第五番說，前第五番，應第六說，以言便故，前後不定　第七番中所說法喻，總明二諦，體無差別，隨其人智及於法中空有事理，淺深詮旨，四重二諦，勝劣相形，成眞俗故　世人但知父母所生名爲世俗，出世之人知因緣生名第一義　此隨人智，以分二諦　父母所生，假事粗淺，名爲世俗　因緣生者，實法細深，名爲勝義　此隨於法，以分二諦　總明二諦，差別法喻，更無別門　審觀經意，雖有七重，以義而推，與論無別，經爲根本義，依法相以宣揚，論是末宗，奏佛言而成理　豈復自爲作楯，苟出胸襟而已哉　故知經論所說無別，但由解者，分別不同，作此會經亦應尤當　何以得知，形無燒割等，卽一實眞如勝義勝義所攝

《涅槃》又說，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所言實諦，其義云何佛言，善男子，言實諦者，名曰眞法。善男子，若法非眞，不名實諦　善男子，實諦者，無顚倒，無顚倒者，乃名實諦　善男子，實諦者，無有虛妄，有虛妄者，不名實諦　善男子，實諦者，名曰大乘，非大乘者，不名實諦　善男子，實諦者，是佛所說，非魔所說，非佛說者，不名實諦　善男子，實諦者，一道清淨，無有二也　善男子，有常有樂，有我有淨，是卽名爲實諦之義　此意卽說無燒割等眞如爲諦，唯是勝義，非俗諦攝，最殊勝故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眞實爲實諦者，此眞實法，卽是如來虛空佛性，若如是者，如來虛空及與佛性無有差別　佛告文殊師利，有苦，有諦，有實，有集，有諦有實，有滅，有諦，有實，有道，有諦，有實　善男子，如來非苦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佛性非苦非諦是實　文殊師利所言苦者，爲無常相，是可斷相，是爲實諦　如來之性，非苦，非無常，非可斷相，是故爲實　虛空佛性，亦復如是此經文意，一實眞如，在纏名佛性，在果名如來　法性等如，亦因空顯，故名虛空，非安立故，非四諦攝　此經卽是廢詮談旨，一眞法界　苦，集，滅，道，是四諦事，諦卽四理，實爲四如　由此眞如，非苦非諦，但是實攝　又如前所引，《瑜伽》《顯揚》說有二諦，但說俗有四，與此四同，唯說眞有一卽非安立，唯第四眞，前三不離俗後三故，所以不說　又有差別，名爲安立，故說四俗，無有差別，名非安立，故唯一眞　《成唯識論》第九卷中，四眞具有，廣具顯故，亦勝於俗，亦有差別　《勝鬘》二諦第四眞收　《仁王》二諦，各自名攝《中邊論》《顯揚》《唯識》第八，說此二諦，各有三種　俗諦三者，一假世俗，二行世俗，三顯了世俗　如次應知，卽三自性　眞諦三者，一義勝義，謂眞如，二得勝義，謂涅槃，三行勝義，謂聖道　此假世俗第一俗攝，唯有假名都無體故　此行世俗第二第三世俗所攝，有爲事故，心上變似四諦相理，理不離事故依他攝，第二，第三世俗攝也　顯了世俗第四俗攝，依二空門所顯了，故准義應入四勝義中，易可知也　其義勝義第四眞攝，此得勝義第三眞攝，因證顯故，約得辨故　此行勝義第二眞攝，無漏眞智，理稱勝故　若詮其事，第一眞攝，隨其所應，入四世俗，易可知也　若說四諦，苦，集，滅，道，爲得勝義，卽第三俗第二眞攝，《論》自說故　《瑜伽》第四十六，何名諦施設建立，謂無量種，或立一諦，謂不虛妄諦，第四眞攝　或立二諦，一世俗諦，二勝義諦《仁王般若》，波斯匿王白言，世尊，世諦中有第一義諦不　若有者，諦不應二；若無者，智不應二　與《瑜伽》同，隨名次第二諦所攝　或立三諦，一相諦，二語諦，三用諦　所詮能詮，體用離合，有差別故，相諦通眞俗，語用初三俗，唯非眞中後二所攝　或立四諦，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如前已說　雜染清淨二類，各有因果殊故　或立五諦，一因諦，二果諦，三智諦，四境諦，五勝諦　前四安立，後一非安立　安立之中，能有所有，心境異故　初因果諦，第三俗諦第二眞攝，境通眞俗，智唯第二第三俗諦，第一第二眞攝　第五勝諦第四俗諦，第三第四眞諦所攝　或初四種集苦道滅，如次配攝，後一眞如或立六諦，一諦諦，二安諦，三遍知諦，四應永斷諦，五應作證諦，六應修習諦　勝義世俗，二類有殊　染淨因果，兩各異故　【略】或立七諦，一愛味諦，二過患諦，三出離諦，四法性諦，五勝解諦，六聖諦，七非聖諦　【略】或立八諦，一得苦性諦，二壞苦性諦，三苦苦性諦，四流轉諦，五還滅諦，六雜染諦，

七清淨諦、八正加行諦　依於三苦、生死、涅槃、有無漏品、聖因別故。

又　或說九諦、一無常諦、二苦諦、三空諦、四無我諦、五有愛諦、六無有愛諦、七彼斷方便諦、八有餘依涅槃諦、九無餘依涅槃諦　【略】或說十諦、一遍切苦諦、二財位匱乏苦諦、三界不平等苦諦、四所愛變壞苦諦、五粗重苦諦、六業諦、七煩惱諦、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諦、九正見諦、十正見果諦　【略】此中且略配諦相攝　巨細義門，皆應別說　頌曰：不虛眞相苦，因諦及愛行；無常與遍切，增十諦各初

又　問答分別者　問曰，雖說二諦、四種不同，此中何者名爲安立，何者名非安立　答，《顯揚》論說，四種俗諦皆是安立。《瑜伽》論說，第四勝義是非安立。故前三眞，亦是安立。體卽是俗，後三諦故。問，若是安立諦，已立爲諦，何故復說非安立諦。答，《瑜伽論》中六十四云，唯說安立離非安立二種解脫，不應理故。一者，於相縛，二於粗重縛。若有行於諸安立諦，行皆有相，於諸相縛，不得解脫。相不脫故，於粗重縛亦不解脫。若有行於非安立諦，不行於相，不行相故，相縛解脫。相縛脫故，於粗重縛，亦得解脫。問，若非安立已立爲諦，何須復說安立諦耶。答，六十四說，爲令資糧，及方便道，得清淨故，有所厭捨，有所修習，有所進趣，有所了知，故立安立。問，若行有相，二縛解脫，有何過失。答，六十四說，有極善定心，依第四靜慮，於順決擇分善法中轉緣諸諦時，於二種縛應得解脫究竟清淨，以有相心相縛猶在。若能治心許有相者，與所治心竟有何別。又世出世道二種有殊，故行有相不得解脫。要依無相非安立諦。由此證知無分別智定無相分，而能斷惑。問，但立一俗一眞卽得，何須立四　答，此諦但應攝行歸眞，總立一諦。《勝鬘經》說，一實諦是唯如來藏，是爲一實，餘有起盡，或是所取，非一實故　若以事理安立非安立而論，但應立二。六十四說，一眞法界，名爲勝義，餘名世俗。《仁王經》中說二亦爾，若隨人法，有勝有劣，應各立二。《涅槃經》中隨人隨法，亦說二諦，或俗及眞，皆有二諦。若以空及事理義得行殊。《顯揚論》等二諦之中皆有三種。若以諸法有無，事理淺深詮旨，義各別故，二諦之中各說四重。又《瑜伽》釋言，世俗勝義皆有世間所成，道理所成，證得所成，眞理所成。由是世俗及勝義諦各分四種，於劣法中世間所成等立四世俗，於勝法中世間所成等立四勝義，故非增減。

問，此二諦爲同爲異　答，亦同亦異。《仁王經》云，世諦之中無第一義，智不應二　若有有者，智不應。《涅槃經》言，世諦者，卽第一義，有別方便，隨順衆生，說有二諦，故不可說定同定異　第一世俗，有名無體，俗中極劣無可過勝，假名安立，唯俗非眞，是名爲異　第四勝義，體妙離言，不可施設，眞中極勝，超過一切，唯眞非俗，是名爲異，餘可爲同　由此二諦，四句分別：有俗非眞，謂第一俗；有眞非俗，謂第四眞；有眞亦俗，謂前三眞；俗後三諦，有非眞俗，謂除前相。第四勝義，不能自勝，待於四俗，故名勝義。故前三眞，亦名爲俗，第一世俗不能自俗，待於四眞，名爲世俗。故後三俗亦名爲眞，第一勝義待一俗名勝，第二勝義待二俗名勝，第三勝義待三俗名勝，第四勝義待四俗名勝。第一世俗待四眞名俗，第二世俗待三眞名俗，第三世俗待二眞名俗，第四世俗待一眞名俗。故若有俗時亦必有眞，若有眞時亦必有俗。俗是眞家俗，眞是俗家眞。有俗亦有眞，無眞亦無俗。故非遣依他而證圓成實，非無俗諦，可得有眞，眞俗相依，而建立故。如是所說四種二諦，經論雖有，諸德雖傳，然諸後學，未能疏演。基隨翻譯之次，略纂所聞，其間委細，後更諮審，所以編集以爲一章，庶後學徒詳而易矣。可謂義高千葉，理光萬代，讚詠吟諷，何以暢其歡情。所恨徒響伯牙之琴，虛畫卞和之璧耳。

又《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爰有護法等十大菩薩，激情七嶼，激河辨而贊微言，遊神八藏，振金聲而流妙釋。淨彼眞識，成斯雅論，名曰《成唯識論》，或名《淨唯識論》。義苞權實，陵鷲嶠而飛高，理洞希夷，揆龍宮而騰彩，總諸經之綱領，索隱涵宗，括衆論之菁華，掇奇提異，風飛三量而外道靡旗，泉涌二因則小乘亂轍。故以儀天地而齊載，孕日月而融明，豈只與潢河爭流，雷霆競響而已。在昔周星闕色，至道辭林而未揚，漢日通暉，像教宣而遐被。譯經律義，繼武聯蹤，多覩葱右之英，罕聞天竺之秀，音韻壤隔，混宮宇於華戎，文字天懸，昧形聲於胡晉。雖則髣髴糟粕，未能曲盡幽玄，大義或乖，微辭致爽，鴻疑碩滯，霧擁雲凝，幽絢屢彰，其詳可略。

惟我親教三藏法師玄奘，含章拔萃，燭樽景於靈臺，蓄德居宗，涌談瀾於智沼，騖三輪之寶躅，迥晉金沙，澄八解之眞波，遼清玉井，忘軀殉法，委運祈通，冥契天眞，微假資習，匪擿靈而顯異，固蘊福而延祥，備踐神蹤，窮探祕府。先賢未覩，咸貫情懷，曩哲所遺，並包心極，誓志弘撫，言旋舊邦，德簡帝心，道延天藻。遂此寶偈南贊，金牒東流，暢翳理於玄津，蕩疑氛於網思。穎標三藏，殫駕一人，擢秀五天，陵揖千古。詎與夫家依驥譽空，擅美於聲明，

童壽流穹，徒見神於由觀，云爾而已矣。

斯本彙聚十釋摹分，今總詳譯，釋爲一部，商搉華梵，徵詮輕重，淘瀉諸義之差，有叶一師之製。《成唯識》者，舉宏綱，旌一部之都目，復言論者，提藻鏡，簡二藏之殊號。成乃能成之稱，以成立爲功，唯識所成之名，以簡了爲義，唯有識大覺之旨隆，本頌成中道之義著。唯謂簡別，遮無外境。識謂能了，詮有內心，識體即唯持業釋也，識性識相，皆不離心，心所心王，以識爲主，歸心泯相，總言唯識。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眞。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所以，晦斯空有，長溺二邊。悟彼有空，高履中道。三十本論名爲唯識，藉此成彼，名成唯識，唯識之成以彰論旨。三摩娑釋，依士立名，蘇漫多聲，屬主爲目。論則賓主云烈，旗鼓載揚，幽關洞開，妙義斯賾。以教成教，資教成理，即成是論，持業釋也，以理成理，因理成教，是成之論，依士釋也。

論云　稽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

辨說教時會者。如來設教，隨機所宜，機有三品不同，教遂三時亦異，諸異生類，無明所盲，起造惑業，迷執有我，於生死海，淪沒無依。故大悲尊初成佛已，仙人鹿苑，轉四諦輪，說阿笈摩，除我有執，令小根等漸登聖位。彼聞四諦雖斷我愚，而於諸法迷執實有。世尊爲除彼法有執，次於鷲嶺說諸法空。所謂《摩訶般若經》等，令中根品捨小趣大。彼聞世尊密義意趣，說無破有，便撥二諦性相皆空爲無上理。由斯二聖互執有空，迷謬競興，未契中道。如來爲除此空有執，於第三時演了義教。《解深密》等會，說一切法唯有識等，心外法無，破初有執。非無內識，遣執皆空，離有無邊，正處中道，於眞諦理，悟證有方，於俗諦中，妙能留捨。又今此論爰引六經，所謂《華嚴》、《深密》、《如來出現功德莊嚴》、《阿毘達磨》、《楞迦》、《厚嚴》，十一部論，《瑜伽》、《顯揚》、《莊嚴》、《集量》、《攝論》、《十地》、《分別瑜伽》、《觀所緣緣》、二十唯識》、《辨中邊》等爲證，理明唯識三性、十地、因果行位、六相大乘，故知第三時中道之教也。如《瑜伽論》第七十六、《解深密經》廣說其相。此約機理，漸教法門，以辨三時。若大由小起，即有三時作月前後。《解深密經》說唯識是也。若頓教門，大不由小起，即無三時前後次第，即《花嚴》中說唯心是初成道竟，最第一說，此約多分，今論所明二種皆是。若對不定姓，大由小起，即第三時教。若唯被菩薩，大不由小起，即頓教也。此顯頓漸，無別定教。

又　辨教所被機者。依《瑜伽》等，有五種姓：一菩薩，二獨覺，三聲聞，四不定，五無姓。此論第三六入見菩薩皆名勝者，證阿賴耶故正爲說。又已道前，已能信解，求彼轉依，故亦爲說。又云，無姓有情不能窮底，故說甚深。趣寂種姓不能通達，故名甚細。由此論旨，唯被大乘及不定姓趣菩薩者，非被獨覺、聲聞、無姓三種機也。故所被機之唯上品，所顯幽旨亦離二邊，浩汚包括，難可詳矣。依《楞迦經》，被五種姓，依《大般若》，被四種姓，《莊嚴論》等與此稍異，如樞要說。

二明論宗體　於中有二，初明論宗，後彰論體，皆如樞要說。

明論宗者。諸愚夫類，從無始來，虛妄分別因緣力故，執離心外定有眞實能取所取。如來大悲以甘露法，授彼令服，斷妄狂心，棄執空有，證眞了義。《華嚴》等中說一切法皆唯有識。天親菩薩，爲利有情，令法久住，依如上教，製三十頌，明唯識理，文義周圓，離於廣略，後護法等，依上經論，採撮精要，廣釋頌文，名《成唯識》。故此即以唯識爲宗，識有非空，境無非有，以爲宗也。雖具明諸法，皆不離識也。

明論體者。【略】龍軍論師，無性等云，謂佛慈悲本願緣力，其可聞者自意識上文義相生，似如來說。此文義相，雖自親依善根力起，而就本緣，名爲佛說。佛實無言，此若依本，乃無文義，唯有無漏大定、智、悲。若依自識，有漏心現，即似無漏文義爲體，無漏心現，即眞無漏文義爲體，此即如來實不說法，故《大般若》四百二十五、《文殊問經》等，佛皆自說，我成佛來，不說一字，汝亦不聞。論說聚集，唯現爲體，此即無性。佛地一師，作如此解。護法、親光等云，或宜聞者，本願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實能所詮，文義爲體，若依本說，即眞無漏。文義爲體，故《瑜伽論》六十四卷引《叔攝波葉喻經》云，我未所說，乃有爾所二十論說，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是故世尊實有說法。言不說者是密意說，此論根本既是佛經，故是體者，應如經說。此釋雖二，然此論主無不說法，取後解也。

總論出體，略有四重。一、攝相歸性，皆如爲體。故經說言，一切法亦如也，乃至廣說亦如也。二、攝境從心，一切唯識，如經中說三界唯心。三、攝假從實，如不相應色心分位，對法論說，是假立故也。四、性用別論，色心假實，各別處收。《瑜伽論》說色蘊攝彼十處等。上來第一、第四體記。自識所變，則是第二攝境從心。並言佛說，乃是第四性用別論。聞者似法，說者順教，俱淨法眼，不墮所流。約本爲言，此教亦以眞如爲體，此即第一攝相歸

性，能說能聽，所有名等，聲上屈曲，離聲無體，故假從實，體即是聲，此聲第三攝假歸實　對法論云，成所引聲，謂諸聖說　雖出四體，所望不同，或理而言，不相違背　今此論體，若從所聞，有漏心變，或從能說有漏文義，唯屬依他相名等攝，無漏心變　或無漏說，正智所攝，通圓成實，無漏有爲，通二性故　此所詮體，謂唯識境正行及果　若能詮體，即聲、名等　經體雖二，今取能詮，聲、名、句等，正教體故

論　若無作用，至二俱不成

述曰　無有一我無作受用　若數論師無作者，用亦名無用　若動轉作用，勢用作用，勝數俱無，十句說故　離繫子等我有動轉，故是前門，餘是後門　又諸所計得解脫時，我並無用　無用量云，所執之我，應非實我，無作用故，如兔角等　虛空亦得，無作用故　文言非實我，不言非實有，故彼眞如非不定失　若爾，寧言常樂我淨　此非定實我，性離言故　言我者，是假說也　此無用，計諸執並非，無有一師計我無用，然破無動作，勢用之用，故得爲難或綺互破作受之用，謂應量云，僧法等我，應非實我，無唯作者用故，如虛空等　吠世等我，應非實我，無唯受者用故，如兔角等　此中遮無唯受者用，非許唯有受者用性便爲實我　不爾，本識及僧佉我應是實我，但言兔角無唯受者用，不言兔角有作受用　故此非失，以因明者遮詮門故

論　若非我見，至知實有我

述曰　破本計非我見所緣　量云，汝所執我，應非是我　許非我見之所緣故，如色聲等　又此量意云，汝能緣我心心所法，應不知我　非我見故，如緣餘心　文雖無救，以理爲之，如緣眞如心心所法，雖不定作眞如之解，得成緣如　緣我之心亦同於彼，雖不作我解，何妨得緣我　緣如之心雖不作如解，眞如仍名如心緣　我見雖不作我解，其我應名我見緣，故爲此解，助破彼失

論　若是我見，至如實知故

述曰　破彼我是我見所緣　量云，緣我我見，應非倒見，如實知故，順所緣故　如緣色等心，外道小乘執有我者所信之教，皆許我見，雖順所緣，是顚倒體，斷之成聖　無我之心雖不稱境，違於染故，名非顚倒　如緣眞心，作有如解，即是法執　若作無解，雖不稱如，仍因成聖

論　又諸我見，至如緣餘心

述曰　此中第四總破前師，不須別說染淨之惠，但汝所說緣我之見，今皆破之，無相符過　應爲量云，汝緣我之見，不緣於實我，宗也　有所緣故，因也　如緣我外色等之心，喻也　文有次第，如是應知　然就彼計皆有我見，不緣我生　如僧佉說吠世史迦作者我見，不緣實我，生是橫計故　餘計相望，准知亦爾　故今此宗，應有分別，汝等各別言非橫計緣我之見，方成有法　今大乘意，欲顯但是緣我之見，皆不緣於實我生故，不須分別　此破能緣不緣我起

又　次破所緣定非實我

論　我見所緣，至如所餘法

述曰　此中量云，我見所緣定非實我，宗也　是所緣故，因也　猶如所餘色等諸法，喻也　宗中如前，亦應分別　彼等各計有我，見境非實我故

論　是故我見，至種種計度

述曰　此曲結也　如瑜伽、顯揚、十六大論，皆緣影像，自心相分，爲所緣緣，無有一我是相分者故　是但緣識所變蘊，蘊各別故，故言諸蘊　即計此蘊種種計度，故與小乘所說有異

論　然諸我執，略有二種

述曰　破我之中　自下第四，解釋彼執，分別俱生　【略】言我執者，顯非唯見　心心所法，皆名執故

論　俱生我執，至故名俱生

述曰　自下別釋　先釋俱生，後釋分別　初中有三，初釋俱生義，二顯其差別，三明斷位　唯藉內種起，與分別緣別　恆身俱者，解其俱義　而言轉者，解其生義　餘文易知

論　此復二種，至執爲實我

述曰　上總釋俱生　下別解差別　常相續者，顯恆起義　在第七者，顯執所依　第八者，顯所緣境　起自心相者，顯緣第八，不親著也　執爲實我者，不稱境知，故執生也，未得無漏　第七識中我執恆起，名常相續，緣恆具故　非如第六意識中執　何故相續唯在第七，略有二義　一，緣少故　謂眼耳鼻等，意、八七識，或九八七五四三，緣少故　若加等無間，及俱有增上，即更增之，所藉緣少故　第七恆續我執非餘，如第七卷緣多少說　二，由行相深，及相續故　第八續而不深　第六深而不續　五識不深不續　第七具有，

故唯第七非餘　此第七識本質，即以第六爲境　由似一常，似實我相，故緣第八　已我恆行，影像相中亦無實我，唯似第八，是第七識自心之相　若從見說，名染無記　若從本說，名淨無記　以許染淨故，雜種所生，執此自心所變之相，以爲常一，不稱境故，名爲執也　不稱本質，名爲執者，五識亦應名爲有執　此約影像，依他爲相　若約所執，當情顯現，亦名爲相　緣第八者，即是本質　下准此，知相亦有二

論　二有間斷，至執爲實我

述曰　在第六識，顯執所在　第六行相深遠，亦復間斷　第七深而不斷。五識斷而不深　第八不深不斷　故此我執，唯六識中

五取蘊者，彰此俱生我見之境，不緣無漏　薩婆多中一切煩惱皆名爲取，蘊從取生　或能生取，故名取蘊　今者大乘如對法說，欲貪名取，唯貪爲體　染希五蘊，蘊能生取　蘊從取生，蘊立取名　緣蘊總別，顯執行相　總緣五蘊爲我名總，別緣五蘊爲我名別，非二十句等別我見也　二十句見唯分別故　第七識中唯緣別識蘊，行相常定我見一類，不可論其此總此別，故與此殊　第七唯託第八爲相，舉其本質，言起自心相　此中所言五取蘊相，或總或別者，是第六本質　起自心相者，是影像相　顯緣不著，妄生我解

又第六本質，非定一法，故不別言　其實亦有，非無本質，是俱生故　故此所言五取蘊等，皆起影像

論　此二我執，至方能除滅

述曰　第三文也　顯執細微斷之所在　無始串習體相微隱　故《十地》云，遠隨現行故，不作意緣故，是俱生義，故名爲細　一，非世道伏　二，非初道斷，初道斷者，即見道斷　三，非地未滿，修道能斷　要第九勝道方斷，故言難斷　初簡修道，不相應惑　第二簡見道一切　第三顯自行相細，勝道方除，故唯修斷　一，識分別　第六數斷，非第七　二，乘分別　第六識者二乘數斷，非菩薩於六識中　三，習分別　若菩薩數斷，習非種子　若二乘種，數斷非習　不數斷者，道數數修　若數斷者，斷道俱數　於二乘中漸次行者，故唯修斷　若頓悟者，亦通見斷，先世聞道伴已伏故　菩薩不然，不障地故，無超越故　然初二果不能斷之，有覆無記第九品故　斷有二種　一，斷種，伏滅　今論繼種　第六識中二乘入聖道暫伏滅，要離自地，欲盡方斷，於金剛心方究竟盡　菩薩初地暫能伏滅，四地永不行　金剛心位，方究竟盡　第七識中二乘入無漏心，方暫伏滅，金剛心方斷盡　菩薩七地已前入無漏心能伏，八地以去方永不行，金剛心方斷頓盡，故言數數修道，方能除斷　又總而論六七，道數數修，斷有數數，不數數義　二乘斷彼第六識執種子，非習能數數斷　菩薩數數斷其麁重，名數斷斷　其種子等道數數修，非斷數數，以十地中皆不斷故　第七識執，要金剛心方能頓斷　三乘修道，道數數修，方能除滅，非數數斷　此中二執行微名細　何故三心初斷名細，若言品類麁細，初斷爲麁難易細，先斷名細　此中言品類　修道下品名細　三心約難易故　初斷名細，亦不相違　以界第九品斷名細，品類細故　有難斷不名細，即三心中第二三品　有名細非難斷，即三心中初中品等　有名細亦難斷，如九品中下下品等　此中所說二我執故　三心約難易以分麁細　九品約行相以分麁細，理不相違　此顯所斷以作二解，又能治所治，以分麁細九品中從所治行相名細，三品中從能治行相名細，亦不相違　唯言生空斷者，一通三乘二以行相而說　其實菩薩亦法空斷，勝生空者，簡異有漏，及遊觀生空心，斷彼不能故　此說無間，非解脫道　【略】

次論主質

論　所執實我，至應是無常

述曰　此有二量　我恆常有，誰能作受　言變易者，是體改轉無常之義　量云，汝我應不能作業受果，許無變易故，許體常故，如虛空等　諸執我常，皆無變易，今設遮計亦得　若用轉變，令體無常亦得　若用有變易，汝所執我應體無常，許用變易故，如色聲等　若破僧佉，令體亦轉變　若隨卷舒，名爲變易故，應無常，或是設遮

論　然諸有情，至於理無違

述曰　此敘正義，文易可知　心心所法因緣力等者，謂由七識熏習種子因緣力故，阿賴耶識生於諸趣，相續無斷　六識造業，此並第八亦能受果，於理無違　又心心所，即第八識，自許種子因緣力故　其現行識相續無斷，即此六識有時造業，並與第八亦能受果，於理無違　又八識等心心所法，各自種子因緣力故，諸趣五蘊相續無斷　即此假者，六識作業，六八受果，於理無違，除第七識

外人又難

論　我若實無，至求趣涅槃

述曰　第二段，文有其四。外人難，若有我者，可有厭捨，我既實無，誰生生死及得涅槃。既無此事，便爲大失，無厭捨故。此中二問，應立量云：一切有情，應無生死，亦不求涅槃，以無我故，如虛空等。

論　外道所執云何非有

述曰　自下第三外道，小乘別問別破，所取非有。於中有二，初是外道別問別破，第二小乘別問別破。就初外道別問破中，初問次破。此即問也。

論　且數論者，至二十三法。

述曰　自下破也。於中有二，初別破一十三種大外道計，第二總束九十五種爲四句破。於初別破十三計中合爲六破，至下當知。此即第一破數論也。【略】梵云僧佉，此翻爲數，即智惠數數度諸法根本立名，從數起論，名爲數論。論能生數，亦名數論。其造數論及學數論，名數論者。此師所造金七十論，謂有外道入金耳國，以鐵鍱腹，頂戴火盆，擊王論鼓，求僧論議。因諍世界初有後無，謗僧不如外道，遂造七十行頌，申數論宗。王意明彼，以金賜之。外道欲彰己令譽，遂以所造名金七十論。彼論長行，天親菩薩之所造也。下第四卷更當廣述。依金七十論立二十五諦，總略爲三，次中爲四，廣爲二十五。彼論云，略爲三者，謂變易，自性，我知。變易者，謂中間二十三諦。自性所作名爲變易。自性者，冥性也。今名自性，古名冥性。今亦名勝性。未生大等，但住自分，名爲自性。若生大等，便名勝性，用增勝故。我知者，神我也。中爲四者，一，本而非變易，謂即自性能生大等，故名爲本。不從他生，故非變易。二，變易而非本，一說謂十六諦，即十一根及五大，總十六諦。又說但十一根，唯從他生，名爲變易。不能生他，是故非本。三，亦本亦變易。一說謂七諦，即大，我慢及五唯量。又說並五大合十二法，謂從他生，復生他故。四，非本非變易，謂神我諦，廣爲二十五諦者。一自性，二大，三我慢，四五唯，五五大，六五知根，七五作業根，八心平等根，九我知者，於此九位，開爲二十五諦。

問，自性云何能與諸法爲生因也

答，三德合，故能生諸諦。三德者，梵云薩埵，此云有情，亦言勇健。今取勇義。梵云剌闍，此名爲徹。牛毛麈等皆名剌闍，亦名塵坌。今取塵義。梵云答摩，此名爲闇，鈍闇之闇。三德應名勇，塵，闇也。若傍義翻，舊名染，黑。今云黃，赤，黑。舊名喜，憂，闇。今名貪，嗔，癡。舊名樂，苦，癡。今名喜，憂，苦，捨。外人問曰，此我知者，作受者耶。答，是受者。三德作故，問，既非作者，用我何爲。答曰，爲領義故。義之言境，證於境也。我是知者，餘不能知。又從冥性，既轉變已，我受用故。次第生者，自性本有，無爲常住，唯能生他，非從他生。由我起思，受用境界，從自性先生大。大者，增長之義。自性相增，故名爲大。或名覺，亦名想，名遍滿，名智，名惠。從大生我執，我執者，自性起用，觀察於我。知我須境，故名我執。初亦名轉異，亦名脂膩。有說我慢生五大，五唯，十法。五大者，謂地，水，火，風，空。別有一物，名之爲空，非空無爲，空界色等。五唯者，謂聲，觸，色，味，香。有說慢但生五唯，五唯生五大。五大生十一根，爲我受用，先作五唯。量者，定義，唯定用此，成大根等。若約此說，色成於火大。火大成眼根，眼不見火而見於色。聲成於空。空成於耳，耳不聞空而聞於聲。香成於地。地成於鼻，鼻不聞地而聞於香。味成於水。水成於舌，舌不得水而嘗於味。觸成於風。風成於身，身不得風而得於觸。此中所說約別成義。有說五唯，總成五大，五大總成五根者也。五作業根，心平等根亦皆總成。爲用五唯，須十一根。十一根不能自有，藉五大成。佛法所造，是彼能造。故十一法變易非本。順此後解，即今西方，猶有二諍。次生十一根。初生五知根。五知根者，謂眼，耳，鼻，舌，皮。次生五作業根。五作業根者，一語具二手，三足，四小便處，五大便處。此中語具，謂語所須口舌等是。此中手足，即分皮根而分爲之。前取總皮，今取支故。又此男女大遺根等，有別作用，故別立也。次生心根。金七十論分別爲體。有說此是肉心爲體，神我以思爲體。故因明說，執我是思，三德是生死因。由所轉變擾亂我故，不得解脫。知二十三諦轉變無常，生厭修道。自性隱跡，不生諸諦，我便解脫。今破彼法，顯三德體，非是能成，二十三諦非是所成。不破彼我，前已破故，故言三德所成二十三法。

又　自下第二破勝論義

成劫之末，人壽無量，外道出世，名嗢露迦。此云鵂鶹。書避色聲，匿跡山藪。夜絕視聽，方行乞食。時人謂似鵂鶹，因以名也。【略】時人號曰食米濟仙人。舊云蔔尼陀，訛也。亦云吠世史迦，此翻爲勝。造六句論，諸論宰匹，故云勝也。或勝人所造，故名勝論。【略】多年修道，遂獲五通。謂證菩提，便欣入滅。俱嗟所悟未有傳人，愍世有情凝無惠目，乃觀七德，授法令傳。一生中國，二父母俱是婆羅門姓，三是般涅槃性，四身相具足，五聰明辨

捷，六性行柔和，七有大悲心　經無量時，無具七者　後住多劫，婆羅疱斯國有婆羅門，名摩納縛迦，此云儒童　其儒童子名般遮尸棄，此言五頂，頂髮五旋，頭有五角　其人七德雖具，根熟稍遲，既染妻孥，卒難化導　經無量歲伺其根熟，後三千歲因人戲園，與其妻室競花相忿，鵂鶹因此乘通化之　五頂不從，仙人且返　又三千歲化又不得，更三千年兩競尤甚　相厭既切，仰念空仙　仙人應時神力化引，騰虛迎往所住山中，徐說所悟六句義法　一實，二德，三業，四有，五同異，六和合　此依《百論》，及此本破，唯有六句義法　後其苗裔，名爲惠月，立十句義　於中略以三門分別，一列總別名，二出體性，三諸門辨釋　列總名者，一實，二德，三業，四同，五異，六和合，七有能，八無能，九俱分，十無說　列別名者，實有九種，一地，二水，三火，四風，五空，六時，七方，八我，九意　德有二十四種，一色，二味，三香，四觸，五數，六量，七別性，八合，九離，十彼性，十一此性，十二覺，十三樂，十四苦，十五欲，十六嗔，十七勤勇，十八重性，十九液性，二十閏，二十一行，二十二法，二十三非法，二十四聲　業有五種，一取，二捨，三屈，四申，五行　同體是一，實，德，業三，同一有故　異體許多，依九實故，而數不定　或總實異，或別實異　九實一一，有細分故，和合是一　有能，無能，體許有多　實，德，業三得果之時，或共不共故，俱分亦多　實，德，業三，各別性故　無說有五，一未生無，二已滅無，三更互無，四不會無，五事竟無　第二出其體性　九實體者，若有色，味，香，觸，名地，以德顯地也　若有色，味，觸及液，潤，名水　若有色，觸，名火　若有觸，名風　唯有聲，名空　別有空大，非空無爲，亦非空界色　若是彼此，俱不俱，遲速，能詮之因，及此能緣之因，名時　若是東南等能詮之因，及能緣因，名方　若是覺，樂，苦等九德，和合因緣，能起智相，名我　若是覺，樂，苦等九德，不和合因緣，能起智相，名意　此中以德顯其實體　諸德體者，眼所取一，依名色，舌所取一，依名味，鼻所取一，依名香，皮所取一，依名觸　一實非一實，詮緣之因，名數　非一實者，二以上數　量有五種　一，微性，唯二微果上有，如薩婆多輕不可稱　若可稱者，但重相形，非是輕也　此微性亦爾，唯最微名微　下短性亦爾　二，大性　三，微果等以上方有三短性　唯二微果上有四長性　三微果等以上，方有五圓性　有二種　一極微，謂不和合父母，眞實極微上有　二極大，空，時，方，我四實上有　以此四體，遍周圓故　一，非一實等差別詮緣因，名別性　二，先不至物，今至時，名合　此意但取初合，名合　此別有三　一，隨一業生，以手打鼓　手有動作所生之合，業是動作也　二，俱業生，兩手相合皆動作故　三，三合生　如芽等生，無有動作，與空等實合時所生之合也　先二至物，不至時，名離　此亦有三　初二翻合，如前可解　三是離生，先造實果，由有他緣，來離別之，果實便壞，與空等離　所生之離，名爲離生　依二等數，時方等實，遠覺所待，名爲彼性　此物是一，彼物是二，等故屬於數　此時彼時故，屬於時　此方彼方故，屬方等　此性翻彼，應知其相　覺有二種，一現，二比　謂至實色等，根等合時，有了相生，名爲現量　此宗意說，眼根舒光，至於色境，方始取之，如燈照物　聲，香，味，觸四境，來至於根，方始取之故遠見打鍾，久方聞聲，聲來入耳，方可聞也　根與至境邻合之時，有了相生　此了相者，是現量體

又　比有二種　一，見同故比　見不相違法，而比於宗果　如見煙時，比有火等　二，不見同故比　見相違法，而比宗果　如見雹時，比禾稼損　見禾稼損，比有風雹　適悅名樂，逼惱名苦，希求色等名欲，損害色等名瞋，欲作事時先生策勵，此名勤勇　發動，勢是也，墜墮之因，名爲重性　地，水，火三流注之因名爲液性　地等攝因，名潤　行有二種，一念因，二作因　現比智行所生數習差別，名念因，即智種子　徧擧等業所生勢用，名作因　行是勢用，十句多說作因，名勢用　念因名行　法有二種　一能轉，謂得可愛身因，即得生死勝身之因　二能還，謂離染緣正智喜因，即出世間之因　正智，正因也，能得生死不可愛身　苦邪智因，名爲非法　耳所取一，依名聲　五業體者，若於上下虛空等處，極微等先合後離之因，名爲取業　捨業翻此　遠處，先離近處，今合之因，名屈　申業翻此有質礙實，先合後離之因，名行業　同句體者，謂實，德，業體性非無，能詮能緣之因，名同　此體即是舊大有性，諸法同有，故名爲同　俱舍論云，總同句義也　異句體者，常於實轉是遮德等心心所因，是表實性心心所因　但於實轉，異實之物，實由有此，異於德等，故名爲異　和合體者，能令實等不相離而相屬，此能詮緣因，名和合　有能體者，實，德，業三，或時共一，或時各別，造各自果，因定所須　因若無此者，應不能造果　無能體者　實，德，業三，或時共一，或時各別，不造餘果，決定所須　因若無此者，一法應能造一切果　因由有此，唯造自果，不造餘果　俱分體者，即實，德，業三種體性　此三之上，總俱分性，地等色等，

別俱分性，互於彼不轉，一切根所取，常舊所說同異性也。亦同亦異，故名俱分。無說體者，初，未生無，以實、德、業因緣不會，而未得生之，無爲體。二，已滅無，以實、德、業或因勢盡，或違緣生，雖生而壞之，無爲體。三，更互無，以實、德等彼此互無，爲其體性。四，不會無，以大有性及實德等，隨於是處，不和不合，如彼處人，不於此合，無爲體性。五，畢竟無，以無因故，三時不生，無爲體性。此五既無，體不可說，名無說也。

論 勝論所執，至現量所得。

述曰 破中有三。第一敘宗，第二正破，第三結非。此即初也。今敘有二。一敘是實有，二敘現量得。若敘實有，破其六句，六句皆實。今言多者，顯非一法，三法以上，皆名多故。若破十句，九句實有，第十是無，多分實有，故實言多。現量得中，若破六句，准下論文，五現量得，說實等五現量所得，唯言和合，非現量得，故說多言。若破十句，總句而言，異及和合，有能、無能，無說，非現量得，餘五現得。然多實有中，五現得，四非現得，故言多，是現量所得，即一多言，通實現得。然說六句既是本計，故百論等不破十句，此論亦爾。然兼破十句，於理亦無違。

論 諸句義中，至如所生果。

述曰 此別破也。於中有五。一總破諸句，二別破實德，三又總破諸句，四者別破大有等三，五者總結破諸句義。或分爲三。初總破諸句，二別破有等，三結破諸句。初中有三，一總破，二破實德，三復合破。若准五段科，初中有二破，一破常諸句，二破無常諸句。破常中有二，一難生果，二難不生。此即初也。體是常住，能生果者，父母、地、水、火、風及德中十種通常者，並有能句，常能生果。破此量云，此等亦應體是無常，許能生果故，如所生果，子微已去，皆能生果，體無常故。又宗如前，許有生果之作用故，如所生果。

或總相言，諸句義中能生果常者，應是無常，有作用故，如所生果。

論 若不生果，至如兔角等。

述曰 此難不生果諸常住者。謂大有、同異、和合、無能、俱分五，全是常。空等五實常者，皆不能生果。除無說句，以爲喻故。又體是無，非所破故。今以唯識難之，不可以無作用難。眞如虛空爲不定過，無作用故。量云，此等實常不生果者，應非離識實有自性，許是常住不生果故，如兔角等。彼宗畢竟無是常住故，以爲同喻。因不言常，有不定失，或餘句無常者，雖不生果，大乘不許有實體故。設許有體，亦非離識，故無不定。然彼覺等，既不離識，應犯相符。今言常住，即除覺等，覺等攝在異喻中故。又不言常，除覺等，以爲同品亦得。文中宗等准理應知。又兔角等亦非離識，彼此共成眞如空等亦不離識，無不定過。

論 諸無常者，至非實有性。

述曰 下破諸句體無常者。於中二破，一難有質礙者，二難無質礙者。此難有質。實句中五，地水火風，意皆有礙。意全四，本父母，極微是常，非此中破。今破四子微等。此中二量，一云汝此四種無常有礙者，應可分折，有方分故，如軍林等，唯得有質礙爲宗。簡別他句，無礙無常者，無方分故，彼許軍林，體有方分，然可分折，多虛疏法，成軍林故。子實等不然，以體實有堅密一處不可折故。軍謂四軍，林謂竹樹等。二云此等諸法，應非實有，有方分故，如軍林等。父母極微，有圓量德合，故無方分。其子微等，上有方分，意雖有礙，量如子微，然無方分，體是常住，非此所破，無不定失。又以可分折故爲因，難非實有，爲第三量，已破之宗，得成因故。然以理觀，唯此非實，二句爲宗，方分可折，是二別因。彼宗理許可分折，故如斧等，斷成多分故。便應二字，文便故來，非則宗法。或有質礙爲因亦得。

論 若無質礙，至有實自性。

述曰 此難無礙量。後之九句全是無礙。實句之中，空、時、方、我、四是無礙。今破無常無質礙者，即德句十四全，十少分，五業全。除無說句中一全，一少分。謂末生無全，不會無少分，非離識故。今破彼云，汝宗此等無常無礙法，除覺等外，應不離心心所，有實自性，無質礙故，如覺樂等諸心心所。彼心心所，即德句中覺樂等攝，無常無礙，故得爲喻。然無相符極成之失。簡覺等故，彼宗說爲非離心等故。彼說意實是有礙攝，亦非是心，形如斧子，我所須具，非謂心也。設若是心，其喻即有能立，不成無質礙因，此不轉故。同品亦非定是有性，以非心故，無過失也。然此文略，故無簡別。

論 又彼所執，至如堅濕煖動。

述曰 自下第二別破實德。初總相對，以破實德，後總結非，堅濕等別。此即初也。初中有二。初以德例實，實非實攝，地水火風，實句所攝。性是有礙，堅濕等法，是德句中觸德所攝。而是無礙，俱身根所得故。今翻覆爲

量破之　以實地等即德堅等　量云，地水火風，非有質礙，實句所攝，身根取故，如堅濕等

此中身根亦得大有同異，並在喻中　若但言非有礙，不言非是實句所攝，即有違宗失　有礙之言簡無礙，實句所攝，彼不說爲無礙實故　又對無礙堅濕等故，故舉有礙　下德句等，無礙等言，亦准此釋

論　故知無實，至實地水火

述曰　此總結，非彼地水等與堅等異，大乘之地即堅等故，會申正義　然不可言色即是地　今只可以彼此相例，非實非德地等非見　又言地等非別，堅等地等非見，不可說色離地等無　文言雖總，意顯別也　又應言地等，非眼所見　實句攝故，猶如風等　此中文略，非地等，是此意也　彼不說地等耳等三根所取，故於此中但破見觸

上來總別破訖　自下結歸唯識之門而復總破

論　然彼實等，至如龜毛等

述曰　自下第五總破六句　然彼計無，非離識有，故但破九　初破實等，離識自體，竟不可得　次破緣實等智，非是緣實等現量智　初比量云，彼計實等，是有法也，非是緣離識實有自體之現量所得　是法也，合名爲宗，汝許是所知故，如龜毛等　此無異喻　彼宗計此實德等句，是緣識外實有自體，現量所得，故今非之　現量者，能緣也　此中遮非是緣離識外境自體現量智之所得，非是緣不離識，境假有自體現量所得　義雖是緣，不離識境心等所得，非必現量所得故　其實等句義，彼宗說是離識有體，能緣彼心，是名現量　彼實等句，是此現量所得　謂實等句義，是離識實有自體之現量所得　今者非之　復言緣者，恐濫持業釋　言其離識，實有自體，即是現量若以離識實有自體，屬其能緣現量者，即彼此二宗一切心心所法，亦非離識實有自體　覺等即是心心所故，犯違宗過　爲簡此過，故說緣言顯依士釋緣顯能緣，非離識有體實等句義之現量得　又若不言緣，即無所簡，其覺樂等亦入法中，即有一分相符之失　彼亦說爲不離識現量得故　由此應合實等句義，總爲二分　謂彼覺等心心所法，總爲一分，除此以外法爲一分　其能緣法總爲三分，一唯緣實等，非心心所法，二唯緣覺等，心心所法　三合二爲境　若論說言，然彼實等，非唯緣離識，實有自體，現量所得，爲簡德中覺等，不離心故，恐犯違宗及相符故　說唯字者，簡別緣實等　可置唯字通緣二者　即簡不盡，以覺樂等，亦從實等　是離識實有自體，現量所得　實等亦從覺等，是不離識，實有自體，現量得故　今爲簡盡，但應總言，非緣離識等　其總緣者亦所簡故　爲簡如是種種過失，故但說緣，不言唯等　此中總爲但有一量　准能緣智，各別有九比量　若二二三三合，義准應知

又卷二

論　五識豈無所依緣色

述曰　自下第二，明所成有對　不成之中有二，一問，二答　此問也，小乘問曰，若無能成實極微故，無所成有對色，汝大乘五識，豈無所依所緣之色

下答有三，初申正義，第二破眼等內處不成，第三別破外處不成

論　雖非無色，而是識變

述曰　即申正義　此中雖言義兼德失，色義片同，意顯識變不同他色　即論主答，雖有所依，所緣之色，是識所變現，非是心外別有極微以成根境

論　謂識生時，至爲所依緣

述曰　此解識變，謂八識生時，內因緣種子等力，第八識變似五根五塵，眼等五識依彼所變根，緣彼本質塵，雖親不得，要託彼生　實於本識色塵之上，變作五塵相現　即以彼五根爲所依，以彼及此二種五塵爲所緣　五識若不託第八所變，便無所緣　所緣之中有親疏故　以上是總，初申正義

論　然眼等根，至非外所造

述曰　自下第二，別破五根　色等五塵，世間共見，現量所得，眼等五根非現量得　雖第八識緣，及如來等緣，是現量得，世不共信　餘散心中，無現量得，以但能有發識之用，比知是有　此非他心及凡六識現量所得，唯除如來　如來，小乘計亦爲現量得，非世共許，故不爲證　此但有功能，非是心外別有大種所造之色　此功能言，即是發生五識作用　觀用知體，如觀生芽用，比知體是有　觀所緣論亦作是言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以用比知體性是有，由此說根唯是種子　二十頌云，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　觀所緣論，不言現色，言功能故　然今此義諸說不同　大衆部等說，五種色根，肉團爲體，眼不見色，乃至身不覺觸　以經說言根，謂四大種所造各別堅性等，故是肉團　肉團不淨，故不見色　稍勝餘色，故名清淨　薩婆多師別有四大生等五因，爲其因緣造根塵等　大唯身觸，根雖積集，離心之法，仍實有體

成實論師名訶子胄，本於數論法中出家，因立彼義云，由色香味觸四塵，以造四大，是無常法。此中四大總得成根，爲五根體。經部五色根境，雖體並假，實極微成。說假部通假實，蘊處門中攝各別故。一說部說，唯有其名都無體性。順世外道，計即四大。昧世史迦，四大俱是實句所攝，堅濕煖動，德句所攝。眼唯得三，但除風大。身根得四，亦得堅等。然彼宗說，眼根即火，耳根即空，鼻根即地，味根即水，皮根即風。數論師自性生大，大生我執，我執生五唯，即色聲香味觸，此五是我所受用物，受用物時必有用。根謂十一根，不能自起，必待五大。待五大故，從五唯復生五大。五大生已，方成十一根，是能受用具故。有說色造火，火成眼，聲造空，空成耳，耳無礙，聲亦無礙，香造地，地成鼻，味造水，水成舌，觸造風，風成皮。心根有二說。一說是肉團，一說非色。非色者不說造，是色者說造。或說唯地造，或說五大皆能造餘根。亦有說五大通能造之。然今大乘一解，內自種子爲其因緣，心內所變現行相分四大，爲增上緣，造根境色。故此論說，非是心外實大所造。二解云，根是種子，名功能故，名種子故。引教如前。於中三說，至下當知。體既非色，非是外處四大所造。三解云，五根據實皆通現種。然論多據現色名根。此中造義諸門分別，如對法疏。

論　外有對色至內識變現。

述曰　且薩婆多五塵離識皆有實體，雖緣積聚，乃體實有。經部師說，實極微成，五塵體假，說假部計。若在處門，以緣積集說之爲假。若在蘊門，五塵體實故，五塵體總通假實。若成實論師，體是實有，仍是能造。一說部說，唯有假名，無實塵體。數論師說，五塵體常，仍是礙性，能造所攝。勝論師說，聲香唯無常，色味觸通常無常，皆無礙。順世外道，計即四大。

大乘之中，有以過去五識相分爲五塵，有以現在大種及所造爲五塵。然有假實，如色中二十五種，四顯色實，餘色皆假。響聲假，餘聲實。觸中所造假，四大實。不見香味通假之言。心外有對，前已遮破。故此諸根，但是內識之所變現。所緣論云，內色如外現，爲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論　發眼等識，至生眼等識。

述曰　然雖識變，作用有別，發眼等識，名眼等根。此爲依故，生眼等識，勿謂識變，但是色者，皆無差別，此即結根及解根義。

然且依常徒義釋此文者，以現行清淨色爲五根，諸處但言四大所造淨色名根。若約觀所緣論，陳那即以五識種子名爲五根，或以五塵種子名根。第四卷中護法救義，五識業種名爲五根。對法第一云眼界者，謂曾現見色及此種子。又瑜伽決擇分等，皆以現行、種子二法爲眼根等。然唯種家，釋對法等者，由本熏時心變似色，從熏時爲名。又即識之種子現，有生識用，故假說爲現行色根。若唯說現行爲根，釋唯種子文者，如下第四卷及觀所緣論釋通現種文者，實唯現行是根。以大所造說淨色故，對所生之果識，假說現行爲功能。實唯現色功能生識之義，大小共成。舉之以顯，體實有無，彼此競故不說。以聖教言，根謂淨色故。其實種子，非五根性。俱用之家如下第四，自當廣釋，不能預述。唯種子者，陳那等義，以二十唯識說五色根皆是種子，如第四卷引。唯現行者無別師說，此中但約諸處教文顯相義說，即護法等通用現種爲根。根既然，境亦爾。且助陳那，故言業種亦是根體。可尋下第四及觀所緣，二十唯識，對法第一等，不能繁引。

上來第二別破根訖。自下第三破所緣緣。

論　此眼等識，至爲所緣緣。

述曰　下破所緣緣。大文有三。初標識變，定所緣緣義。次正破執，後歸正義。此標識變也。內識所緣，不離心之境，我亦許有。然心外所緣緣，決定非有。外人執他身心聚等一切外境，能生心者，皆所緣緣體，故今非之。即總非十六部。然大衆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亦緣自心，亦緣心外法。今非一分，故無過也。故宗輪云，諸預流者，心心所法，能了自性。至第二卷當知。

論　諸能引生，至此所緣緣。

述曰　以上總文，謂色心等，能爲引生。緣似自色心之識者，汝執彼是此所緣緣耶。此即總牒，共許所緣緣義。下欲別破。此對除正量部以外夫識緣法，法必有體，能生識故，是緣義。無法即非緣。識上必有似境之相，是所緣義。若無此相，名所緣者，即眼根等，應眼識所緣。若爾，即鏡所照，亦具二義。面等望鏡，應是所緣緣。此亦不然。此鏡非爲能慮託故，至下第七卷四緣中廣解。然此大小二乘共許，非唯自宗。其似境之相，即是行相，大小乘別。如第二卷末及觀所緣論，不能煩引。如色爲緣，發生眼識，眼識緣色時，有似色之相，即是行相，名似自識。

論　非但能生、至所緣緣故。

述曰　下正破執。於中有四。一破正量，二破經部，三破古薩婆多，四破新薩婆多。此中唯破正量部。正量部識不立似相，直取前境，即名爲緣。昧世史迦眼舒光至境緣，餘塵至根方緣。下既別破薩婆多故，此初破正量部也。正量不許具二義名緣，但能生識，即是所緣。何假似自者，今難之云，以能生識故，是所緣緣者，其因緣等應是所緣緣。等者，等取，等無間，增上緣等，對立量云。且汝眼識現緣色時，眼識所有因緣等，應是眼識所緣緣，宗也。但能生眼識故，因也。如現色等，喻也。或翻遮色等非所緣緣，如眼根等，但能發生，無似相故。經部師等，因緣等者，種子等也。薩婆多等，因緣等者，同類因等也。彼並非眼識所緣緣，故今非也。又與能生識，是所緣緣爲不定過。且望一色處作法。汝此色處爲如聲等，能生五識故，是五識中隨一所緣緣攝。爲如眼等增上緣同類因等，能生五識故，非是所緣緣。因緣等法，既非所緣緣，心外色等應知亦爾。此破親所緣緣。然小乘等共計，他心等法爲自識親所緣緣，即是心外取法，故今破也。此等親疏所緣緣義，分行相事等，如第七卷說。若不遮心外法，爲疏所緣緣，即是第八爲實。餘識託之而變，觀所緣緣論說。過去色識，是現五識所緣緣，二十唯識等，並如下第四卷。不能別敘。

論　由此定知，至爲所緣緣

述曰　自下第三結歸正義。於中有三。一顯識變，所緣緣義。二顯頓變，非積小義。三顯極微，非有實義。此顯識變也，以自內識所變之色，爲所緣緣，是依他性，有體法故，不緣心外所執無法。所緣頌云，內色如外現，爲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此如何成

論　見託彼生，帶彼相故

述曰　顯具所緣緣義。若緣本質有法無法，心內影像定必須有。此既有體，見託彼生，即是緣義。然心起時帶彼相起，名爲所緣。帶是挾帶遍附之義。由具二義，與小乘別，雖無分別，緣眞如時，無有似境相，而亦挾帶眞如體起，名所緣緣。如自證分，至下第七，自當體解。相者是何，所謂體相。眞如無遍計所執相，名無相，仍有體相。故經言，一切諸相，共同一相，所謂無相。問眼緣心上所變之色，有別影像不。若有者，即應無窮，此是所緣故。若無者，正量部心，薩婆多極微亦爾，何理不齊。我色近識，可名挾帶，定相隨故。汝色不然，何得爲難，識皆具不，如緣我等，豈有相耶。五識亦緣過去識等。如此問答，皆至下釋。

問：既無極微，大乘識等緣色等時，如何緣也

論　然識變時，至合成一物

述曰　自下第二顯色頓變，非積小義。自中正義。述能成所成根塵等義，隨其相分形量大小，其能變識頓現此相，非別變作，衆多極微。如薩婆多從小至大，合成一物。如《瑜伽》第三及五十四，顯揚第五，第十六，第十八皆廣解之。此中意說順世，衛世極微本是常法，所生子微與因量等，仍名爲色，是無常法。子微聚集與量德合，方成大量。薩婆多微隨何色者，即彼處攝七極微成微，乃至展轉，積小成大，皆是實有。經部極微體是實有，積成大物，大物是假。實隨於假，十處所攝。大乘極微法處所攝，然是假法。其色處等形量大者，體是實有。折大成小，極微故假。由此識變，但隨形量，若大若小，不從於小以成大也。所言一相是假，一相形假似一，實非是一。不同衛世間如色等法，形表等假。五識緣時，爲緣假實。若緣長等，即同經部，應無緣義。若不緣者，如何此中言隨大小

又　又如何說長等，假色色處所收

答：由比義故，西方二釋。一云五唯緣實，五識唯現量。明瞭緣自相故，如色處中唯青等，實眼識緣之。五識同時意識明瞭取得長短等故，長等假色色處所攝。若以別根境相對，長等法處收，唯意緣故。此中所言隨大小者，隨其顯色大小頓變。眼識緣之無大小解，今談之爲大小等也。意識緣之作大小相，非五識能緣，作大小解，即是假形。色處既爾，乃至觸處亦不緣假，唯緣本實。四大爲境，不同經部。第二師云，五亦緣假，以能明瞭，照其自相是處自相，非事自相，亦非自相自相。處者，十二處。事者，謂青黃等各各別事。自相自相者，於一青中復有多微，一一各別。或多分段，各各有別。由如是理故，名現量。非言現量皆是實法，無漏亦緣諸假法故。然假有二，一無體假，二相待假。前如忿等，後如悔等。以擬相說，長等但是相待假收，非如青等相待仍實，名之爲假。體是有法，無如經部緣假之失。長等有體，依他法故，長等但是青等分位。其實五識得多青等，名緣。長等，無別緣也，唯意得之。名緣假者，五識亦緣，青分位故。故瑜伽論第三卷說，識變色時隨

小大中，由此長等，本識亦變。此甚難解，前解爲勝。如對法第一疏問，若無極微，佛何故說。

論　爲執麁色，至實有極微。

述曰　下第三顯極微非有實義，即是爲執實法實我，是一是常故。佛說極微，令其除執。而分折色，非謂有實極微體，故佛說之也。然依他故，可說爲實，成所緣緣故，依所折色說故。然瑜伽論第五十四，由五緣故佛說極微。問，如何除折

論　諸瑜伽師，至假說極微

述曰　言瑜伽者，名爲相應。此有五義，故不別翻。一，與境相應。不違一切法自性故。二，與行相應。謂定惠等行相應也。三，與理相應，安非安立二諦理也。四，與果相應，能得無上菩提果也。五，得果既圓，利生救物，赴機應感，藥病相應。此言瑜伽，法相應稱，取與理相應。多說唯以禪定爲相應，瑜伽之師即依士釋。師有瑜伽，名瑜伽師，即有財釋。若言瑜祇，即觀行者，是師之稱。以假想惠，非謂實以刀等折之。於麁色相，即是所折之色相也。半半破之，漸次而折。除麁至細，至不可折假說極微，不同小乘體，無方分而不可折。

又　外人問曰，前言識種即是命根，何養名根

論　然依親生，至假立命根。

述曰　此中義意，但依本識自體分種。今論主言，依者顯體是假，依實上立。依謂所依。親者，即簡異熟因。雖生此識，是增上緣，非親生故。此中據名言種爲因緣，親生此識種子者是。言生者，簡名言之種身中，極多非業所牽，不能親爲因緣，生於今識。今取生者，簡去不生。言此者，簡親生餘識種子。言識者，簡相應法種，唯取識種故。言種者，簡現行，不取第八現行爲命根故。彼所簡者，皆非命根。今取親生之名言種上，由先世業所引持身之差別功能，令色心等住時決定，依此功能，說名命根，非取生現行識義，以此種子爲業力故，有持一期之身功能差別，令得決定。若此種子無此功能，身便爛壞。阿賴耶識現行，由此種故，能緣及住持於眼等法，亦名能持。此種正能持於現行之識。若不爾者，現行之識應不得有，及無能持餘根等法。由此功能故，識持於身。現行由種力故生。及緣持法，不名命根，非根本故，由種生故，此種不由現行有故，種爲諸法之根本故。如決擇二十二根中命根無所屬。若取現識爲根，即定屬意。何故云無屬，先業所引種上別功能爲命根故，是此中意。然顯揚第一等言六處住時，決定假立命者，即第六意處是。此本識種子故，如無始法爾六處相續言，唯取第六處。又是現行，識所持故，從所持說能持種業，名命根。命根所持，體非命根，令六處住時決定故。故種爲命根，餘現行色心等非命根，不恒續故，非業所引故。然業正牽時，唯牽此種子，種子方能生現行。非謂現行名命根，故唯種是根。又解云，此識種子者，謂五根是本識之相分。相分不離識故，總名此識種子。然功能雖是一體，是色及心差別故，唯言此識。此中見相種子同體之義，取六處種子皆命根體。雖知二解，或本識種，或六處種子。六處種子中，五處或時中斷，而本識獨在，不名爲死。取五根種者，即應有死，以於中間無功能故。或命根三界有差別故，或命根應非一，以種子非一故。雖復釋言見相同種，既五根種即本識種，與前解何別，俱唯一種子體故。若相見別種，此如何通，有多過故。前解爲勝，亦順正理。如下第八增上緣中，亦唯取本識種子故。此通無漏，佛亦有故

問曰，何故名業及道

論　起身語思，至亦名爲道

述曰　此第三發身語、思有所造作，謂於境轉，造作於心，復能發身語，故名爲業。道有二義，一者是前審決，二思所遊履故謂，第三思爲前二思所遊履故，即是所緣所引發義。如身語是思所遊等。二者或通生當來，苦樂異熟，故亦名道。思道名亦，亦於業也。非唯名業，亦名道故。又亦身語二，非唯身語名道，思但名業。即是身語，亦得名業。思亦名道。道者，依止義，依之進趣，生當果故。十業道中前七之思，爲後三種業所履故。意業能生，當異熟故，是其道義

真可《紫柏老人集》卷九《長松茹迢》　人之心慮，整之則熱惱將自洗落，而漸入清涼之域；忽而不能整，則衆苦不召而至矣。至則難遣，易若整之於未至，用力少而收功多耶！故曰：諸天正樂，修羅方瞋，是皆心慮弗整，被其所覆也。覆則本心隱蔽，非明而勇者。心慮豈易整之哉？

轉識成智，非解圓而精於止觀者，未之能也。夫佛性有三：緣因，了因，正因是也。緣因不明，了因不生，了因不生，正因難冥。冥也者，所以復之也。今有人於此，欲復其性而忽了因，欲發了因而忽緣因，譬如不穀而欲苗，

不苗而欲餉，安有是理乎？《文始》雖言轉識成智，而不言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所以然不明，是有名無實也。或曰：敢問轉識成智之所以然？曰：未也。若能探釋氏《唯識》之書乎？若能悉緣因、了因、正因之旨乎？曰：未也。將能之矣。噫！若果能之，則轉識成智之所以然，乃在子而不在《文始》也。

《文始》轉識成智之說，但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所以成之說不明，則義由何精。凡義精，乃可以入神致用耳。雖然義有多塗，豈易言哉？性變而爲識，識有多種：曰含藏，曰傳送，曰分別，曰見識，聞聲、齅香、嘗味、覺觸、知法，總謂之八識。唯含藏前五果轉非因轉也，六之與七，乃因轉非果轉也。然彼七識，皆坐轉非行轉也。行轉也者，唯分別事識之能事也。夫何故？以其量備心所備故也。合理之謂比，謂比度而知，知而不謬於聖經合轍故曰比量，不合則非量矣。現量也者，初無分別，照境無思也。是以有志於轉識成智者，苟非精辨事識，則轉識成智所以然之說，終不明矣。吾故曰：《文始》言其成，不言其所以成也。

吾讀《文始》，雖愛其文章精潔，光而且曠也。精則不雜，潔則清而無塵俗習，光乎其燄不可掩，曠乃包博沖遠，非淺識者可窺也。雖然精之、潔之、光之、曠之，其粗也，不可精，不可潔，不可光，不可曠者，豈精精潔潔，光焉曠焉而能暴之哉？吾以是知不能暴者，精而至於密者也。故其言曰：聖智造迷，鬼神不識，不可爲，不可致，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強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者，亦密之之謂也。

饑飽無常法，故飽可以治饑，饑亦治飽。非但饑飽可以相治，生能治死，死能治生。死若不可治，則生生之道息矣；生若不可治，則生者不死矣。今乃生必有死，此天下之共見者也。吾以是知生本無生，死本無死，而謂禍福莫烈乎死生者，安知此乎？

《般若》總八部，雄文六百餘卷，若天風海濤，音出自然，文成無心，可謂出聖之智母，陶凡之紅爐也。而弘法大士乃束八部雄文成《心經》，字無三百，而顯密要領罄備之矣。或者再束《心經》歸一句，使反約精求者習化心通，則我法二空，無勞舉足，彼岸先登矣。雖然，二空之解未精，而入神致用之機豈易發哉。

初心學者，當先求精我空之解。曰：我之有我，根於五蘊，若離五蘊，我本無我。且彼聚而成我耶？散而成我耶？聚而成我，聚必有散，我豈眞我？散而成我，我則有死。聚散求之，我終無我，是謂我空。彼五者，初唯識變而有，識如幻夢，精而觀之，識化法無，是謂法空。二解既成，依解起行，當於憎愛榮辱之地，死生聚散之場，力而行之，則又不在解而在行也。

袁宏道《袁宏道集箋校》卷一八《八識略說敍》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闖闖，鮮有能涉性海之洪瀾，躋智嶽於層顚者也。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爲娑婆，剖而爲四州，界而爲華夷，裂而爲郡縣，棼而爲聚落，萬法齊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壞。性相之說，理圓於此，所以即城邑爲娑婆者，儱侗之所敝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即異爲同，同相本空；由同觀異，異亦不立。即末始是，不即亦非；非末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悉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

夫識之相，亦玄矣奧矣，前六易竟，二細難推，語其障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互用莫盡。是故趨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爲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而修者，知昏沉之爲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頓爲宗者，知擬議之爲識，而不知無住之亦識也；倚圓爲則者，知分別之爲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娑婆見，故煩惱即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

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虎，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略而非略，見千月於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於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又卷四四《德山麈譚》

問：「三界惟心，萬法唯識，於八種識內何屬？」答：「心是八識，意是七識，識是六識。三界惟心者，以前七識不能造世界，惟第八能造，爲前七不任執持故。萬法惟識者，法屬意家之塵，故意識起分別，則種種法起。如飯內有不淨物，他人私取去，我初不知，便不作惡，以意識未起故；若自己從盞內見，決與飯俱吐。可見吐者，是吐自己之見，非吐物也。又如鄉人，以彼處鄉談，詈此土人，此土人不知，怡然順受，若以詈彼土人，其怒必甚。可見怒者，是怒自己之知，非怒物也。以此見萬法惟識，定是六識，非屬前五與七八也。以五八無分別故，第七但思量故，但執我故。」

問：「前五識屬性境，屬現量，何以有貪嗔癡？」答：「貪嗔癡乃俱生惑，

不待意識而起者　如小孩子眼識不曾分別，然見好花則愛，此眼識之貪也；小孩子舌識亦無分別，然去部乳則哭，此舌識之嗔也；至於癡，則不待言矣。

第六識審而不恆，如平時能分別，至熟睡時則定，迷悶時則忘　第八識恆而不審，雖持一切種子，能自體普眛　惟第七識亦恆亦審，是爲自然　老氏之學，極玄妙處，唯止於七識　儒家所云格致誠正，皆第六識也　至云道生天地，亦是以第八識爲道。

問：　第八識別有體性邪？答：　前六識即第八見分，前五根塵即第八相分；色聲等緣相分也，眼耳等親相分也。

問：『云何又有七識？』答：『七識無體，即前六中之執我一念；如大海水，波濤萬狀，濕體則一。』

問：　凡屬思量，即有間斷，七識何以獨恆？答：　六識思量，附物而起，故有起有滅　七識惟我愛一念，依我而起，生與俱來，寧有起滅？　蓋雖癡如孩提，昏如睡眠，此念隱然未間斷也　何故？　我即我愛，故自然而有，不覺知故。

問：　貪嗔癡相因而起，七識何以有貪癡而無嗔？答：　七識以我爲貪，既云我矣，豈有我嗔我之理邪！　然我愛一念甚細，二乘雖極力破除，居然是我在。

問：『妙喜《語錄》云：「將八識一刀兩斷。」八識如何斷得？』答：　果公以種種文字記憶，爲第八識也　記憶是第六識，八識乃持種，非記憶也　八識如斷，則目前山河大地，一時俱毀矣。』

儒者但知我爲我，不知事事物物皆我；若我非事事物物，則我安在哉？如因色方有眼見，若無日月燈山河大地等，則無眼見矣；因聲方有耳聞，無大小音響，則無耳聞矣；因記憶一切，方有心知，若將從前所記憶者，一時拋棄，則無心知矣。

今人皆謂人有礙於我，物有礙於我，庸知若論相礙，即我自身亦礙，如眼不能聽，耳不能見，足不能持是也　如說不相礙，則空能容我，舍空無容身處，是空亦我也；地能載我，舍地無置足處，是地亦我也；夏飲水則不渴，而冬煨火則不寒，是水火亦我也；故地水火風空見識，教典謂之七大，總是一個身耳。

問：『八種識一時具不？』答：『皆具。譬如有人名趙甲者，趙甲之身，及諸受用，則第八識所變，呼之即聞，此前五中之耳識分別，所呼之字爲趙甲，則第六識；餘人不應，獨趙甲應，斯第七識，就中七識最難別出，今略指其凡耳。

德清《憨山夢遊集》卷四《法語・示周暘孺》

周子請益法相宗旨，老人因揚六祖《識智頌》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此八句，發盡佛祖心髓，揭露性相根源，往往數寶算沙之徒，貪多嚼不爛，概視此爲閒家具，曾無正眼覷之者，大可憫也　咸謂六祖不識字，不通教，何以道此？　殊不知佛祖慧命，只有八個字包括無餘，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以唯識故，萬法縱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　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即黃梅夜半露出本來無一物　即此一語，十方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在裏許擊不破，故衣鉢止之　即二派五宗，都從此一語衍出，何曾有性相之分耶？　及觀《識智頌》略爲注破　若約三界唯心，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爲識，則失眞如之名，但名阿賴耶識，亦名藏識　此識乃全體眞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乃眞妄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　《楞伽》云：『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洪波鼓冥擊，無有斷絕時。』又云：『藏識名阿賴耶，而又云常住，則本不動也　然所動者非藏識，特境界風耳　偈云：『前境若無心亦無』，是則取境界者，非藏識乃生滅心耳　此生滅心強名七識，其實是八識之動念，所謂生機　若此機一息，前境頓空，而六識縱能分別，亦無可寄矣　若前五識原無別體，但是藏識應緣之用，獨能照境，不能分別，故曰同圓鏡　其分別五塵者非五識，乃同時意識耳　故居有功，若不起分別，則見非功矣　由是觀之，藏識本眞，故曰性清淨　其過在一念生心，是爲心病　有生則有滅，惟此生滅，如水之流，非水外別有流也　但水不住之性，見有流相，有流則非湛淵之水明矣　故《楞伽》二種生住滅，謂相生住滅，流注生住滅　此二種生滅，總屬藏識　生滅不滅，則前七識生，生滅若滅，則唯一精眞，其眞如之性自茲復矣　復則識不名識而名智，故曰心無病　六祖大師所頌，約轉八識而成四智　大圓鏡智藏識所轉，平等性智七識所轉，妙觀察智六識所轉，成所作智前五識轉，以妄屬藏識之用，故眞亦同圓鏡，然六七二識因中先轉，五八一體至果乃圓　如此觀之，識本非實，而妄有

二周，故曰但轉名言而已，換名不換體也。且此體不在禪定修行，唯在日用一切，聖凡同時轉之，唯在留情不留情之間；故有聖凡迷悟之別。周子有志於此，諦向日用轉處著眼，試定當看。

智旭《靈峰宗論》卷二《法語・示講堂大衆並註》

一切通指八心王五十一心所。相分，皆是心影，喻如鏡像。一切見分，皆是心光，喻如鏡明。一切自證分，皆是心體，喻如鏡質。一切證自證分，皆是心性，喻如鏡銅。此四並是依他起性。光影妄，則體性亦妄；此妄含兩重義，一若於光影計有實我實法，則爲徧計所執性。既執光影爲我法，則並體性亦爲我法，是四分皆成徧計也。二雖不妄計我法，猶見光影二分之異，不了唯是一心，則墮依他起性，不惟光影是依他，並體性亦是依他，所以四分皆爲依他性也。體性眞，則光影亦眞。此眞不是離依他四分而別有眞，祇達得光之與影，實非有二，惟是一心，云何於中有是非是？則不但體性即圓成實，而光影亦圓成實，故四分無非圓成實性也。譬如計繩爲蛇，則麻亦成蛇，亦如計鏡像爲實人，既迷依他之相，必迷圓成之體。了繩即麻，則蛇亦是麻，亦如了像與明，總只是鏡。既悟依他非有，自知徧計本空，是故見蛇者，不見繩與麻，此喻一切凡夫外道。是謂一徧計一切徧計，十界皆爲所徧計境，而非無繩，非不即麻也。可見徧計不離依圓，故空觀但空徧計，而依圓元不可空，縱除滅三性，人三無性，乃名一空一切空，亦只是除其定有三性之執，仍但空彼依圓上之徧計執情耳。見繩者，不計蛇，亦不見麻，此喻三乘權智。是謂一依他，一切依他，十界無非依他起性。而未嘗不即麻，亦未嘗礙彼癡者之計蛇也。可見依他，亦不離徧圓，故假觀，但立依他，而徧計無可立，圓成不須立，縱成立三性緣起，乃名一假一切假，亦只是約悟名圓成，約迷名徧計，仍但發明三性無非依他起耳。見麻者，了知非蛇，亦非繩，此喻圓人實慧。是謂一圓成，一切圓成，十界無非圓成實性。而不礙愚者之計實繩，實蛇也。計實繩是三乘愚，計實蛇是凡外愚，可見圓成亦不離徧依。故《中觀》但顯圓成，而徧依元無可顯。縱圓統三性，乃名一中，一切中，亦只顯彼徧依無體，體即圓成，仍但顯彼徧依，統一圓成實性耳。但能如是觀察自心境界，一切境界，皆惟心現，皆即是心，故名自心境界。不著語言文字，聖賢造論，隨意取譬，以曉蒙童，原無死法，且如鏡可譬於依他四分，亦可加一認有實人，而譬三性，謂鏡即圓成實性，像即依他起性，愚小無知，計有實人，即徧計執性也。又如繩可譬於迷悟三性，亦可除卻妄計爲蛇而譬四分，謂繩二股，可譬見相二分，麻可譬自證分，四微可譬證自證分也。以喻通喻，理最易明，若死死執定，不知變通，是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矣。亦不背語言文字，《華嚴》偈云：文隨於義，義隨文。古人云：離經一字，即同魔說。則若宗若教，一以貫之矣。又復應知，衆生起過，只由見相二分，決不由自證及證自證分，以內二分，終日在妄，終日恆眞，且衆生日用不知，無由起過，故相宗明其皆是現量，皆是挾帶。只因舉體成用，用既依他，體必同成依他，故四分皆屬依他，不許單立見相爲依他性，以用外別無體故。若了知全用即體，則體既圓成，用亦當下圓成，故四分皆即圓成，不許單立內之二分爲圓成實，以體外別無用故。今人不達，若執四分皆是依他，於四分之外別立圓成實性，而云眞如與一切法不一不異，是猶捨彼已成繩之麻，而別求未成繩之麻，與繩相對，乃云不一不異也。但不一耳，豈眞不異也哉！嗚呼！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不變隨緣隨緣不變之旨，幾爲蝕書蠹魚之見所亂，吾安能已於辯也。

王夫之《船山遺書》卷六六《相宗絡索》

八識

前五識：「眼」九緣生，「耳」八緣生，不擇明暗，故不緣明緣；「鼻」「舌」「身」三，俱七緣，香味觸俱合境方取，不緣空緣。

第六意識：即意即識。五緣生不倚五根，別無浮塵根爲其根，不緣根緣；諸境不現前，意亦生起，雖緣於法，而法非實境，不緣境緣。

第七末那識：意之識也。故《成唯識論》亦名此爲意識，六識緣此而生。此識雖未思善思惡，而執八識一段靈光之體相，爲自內我，全遮圓成無垢之至體。由此堅持之力，一切染品，皆從此起。故梵云末那，唐云染。染下應有汙字。從三緣生。雖當不作意之時，此中耿耿不忘，知此我爲我故，不緣作意緣；無所分別，而識體不滅故，不緣分別緣。

第八阿賴耶識：本等昭昭靈靈，可以識知一切者。本是眞如之智，因七識執之爲自內我，遂於廣大無邊中，現此識量；而受七識之染，生起六識，流注前五。此識從四緣生。若不作意，則此識雖在而若忘；作意乃覺此識之光，可以照境，不如七識之執滯不忘，不因作意。

九緣

明：日月鐙之光。眼不緣此，則色不別白，識亦不生。餘七識不緣

此緣。

「空」：眼耳與境，相去中間空處。若逼近無空，及中間障隔，則眼不能取色，耳雖不受中間障礙，而空能遠聞，以生其識。餘六識不緣此緣。

「根」：眼耳鼻舌身，皆依根發識。其結成形體者，爲浮塵根；眼能見色，耳能聞聲，鼻能辨香，舌能知味，身能覺觸者，爲勝用根。餘三識不緣此緣。

「境」：色聲香味觸，皆現在實境，前五所緣。法乃過去五塵卸落影子，六識緣此境生，十八界爲境。七八二識，不緣此緣。

「作意緣」：即八識心所中作意品。有識則自然相應，有此作意。前五待作意，識乃發生；若不作意，根雖映境，而不與己相關，見如不見，乃至觸如不觸。第六以此機爲意所自生，八識本其相應心所而作意，則識體現。七識不緣此緣。

「分別依」：即第六識。前五與同時意識和合，乃生可忻可拒之見；六識即其現行，非所緣；七八本無分別，不緣此緣。

「染淨依」：即第七識。染固爲染，此淨亦法執之淨，緣末那而成。前五有淨有染，皆緣此生；第六具諸染淨，皆此決志，引爲自己現行；第七即其本體，不名爲緣；第八緣此而不受染，名曰根緣，不名染淨依，以無染無淨故。

「根本依」：即第八識。前六皆從此五徧行而生起，爲其根本所依；七識與第八，互相爲根，非藉八識而有，名爲根緣，不名根本；第八乃其現行，非所緣。

「種子緣」：八識皆有種子者，親生自類種子也。過去現行，爲現在種子；現在現行，爲未來種子。故眼恆見色，耳恆聞聲，各各稟成八種境界

四緣

此四緣，八識皆具，即前九緣緣生之機用。合說其相，緣有三種；因法而加，等無間緣，爲生滅不停之因。

「親因緣」：即九緣中種子，乃其自類相續，親生此識之本因。若無此緣，雖具後三緣，其識不生。如眼不聞聲，耳不見色等，非親因故。

「所緣緣」：識本無境無量，緣彼以爲境量，曰所緣。有此所緣，識乃成就，即九緣中之境緣也。前六緣色聲香味觸法，而生同異，成毀，總別，愛憎，取舍諸識，見緣相也。第七以八識相分有所光明之體，爲所緣之境量。第八以根身器界爲可了之境，緣之而起徧行之心所。

「增上緣」：謂明，空，根，作意，分別，染淨，根本七緣也。八位識中，雖各有自類種子，不待增而自有其識；然必得此七緣，爲之增長，其覺了精審之勝用，乃益成就善染諸心所。如眼本辨色，若遇天日清朗，鐙燭輝煌，愈增詳察。餘識餘緣，例此可知。其作意緣，但能發起初念，無所增長，故不在此緣。

「等無間緣」：八識自類識中，前念方滅，後念即生，謂之無間；然必待前念之滅，後念即生，各各相等相待。如瀑流之前波去，而後後波乘之，無一剎那間兩念並存之理。前念已往，空其位以待後念，後念即踵次而發，無剎那之間隙，乃至三有身，生生死死，分段變易，必滅此乃生彼，滅此則必生彼，皆等無間也。此緣在九緣之外，別有一緣，由有前，故有後，前滅故後生，生滅之門，惟識之宗也。八識皆有，故曰「若加等無間，從頭各增一」。眼十、耳九、鼻舌身八，意六，末那四，阿賴耶五。

十二支 自注：一曰十二因緣

因緣者，因此而緣於彼也，與九緣四緣之緣，文同義別。緣謂相循不舍，此通序一期，生死相緣而起。

「無明緣行」，「行緣識」：無明，即七識之有覆性也。行七識之別境之慧，生起四惑及前六一切心所，成種種現行煩惱也。此二屬過去支。因前生爲無明所障蔽，結成現行因，此現行熏習，執爲自內我體，遂生起不斷之阿賴耶識，在前有已滅，中有身中，此識不滅，以成後有之主公識。識下應有第字八識也。

「識緣名色」：名色，五蘊也。名者受想行識，色即色蘊。因過去之識，執持不滅，緣坦父精母血，結成五蘊，取胎中之形，謂之色；色中即含藏受想行識種子，以其未有發見之實，故謂之名。此中無思無爲，自然分別，故搏合而成五根，瓏瓏巧妙，成浮塵色，具勝用根，皆是識神在內變化，成其質性，爲有生後受想行識之蘊。又云：識緣名色，名色緣識」者，則以既有色，還復生起後有中含藏之識，則名色又緣坦於識也。識緣名色者，過去之識緣後有之名色；名色緣識者，名色復緣現在未來之識也。

「名色緣六入」：入色聲香味觸法也。有此色受想行識之蘊，自然緣彼

六處，而與相入。

「六入緣觸」：既入於六塵，則五蘊與彼（六）〔六〕處相遇而觸，覺彼六塵，明暗、喧寂、香臭、甘苦、冷暖、違順等相矣。

「觸緣受」：既與相觸而覺其有，則眼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觸，意受法，引彼塵而歸我根，還與領納，而生喜樂憂苦捨諸受相。

「受緣愛」：受之則趨喜避憂，厭苦欣樂，於可喜樂，生其耽愛。

「愛緣取」：愛色則取色，乃至愛是法，則取是法。

「取緣有」：既取外塵，爲己受用，遂以長養六根，增益六識，以執持七八二識有之不離。

「有緣生」：生謂一期壽命中，成種種業，作生死相，據現在未滅者爲生，盡其壽命。

「生緣老死」：一朝之報將終，生還衰減，以至於死。若其實相，則剎那不停，方生方死，過去一剎那死，現在一剎那生，未來一剎那已生，現在一剎那又死。如鑽赴焰，焰增油減，至滅乃休。

自名色以下，皆現在支，而愛取有三支，爲無明行識之因，結成未來八識種子，循環生死之中，無有休息，皆此十二有支，相緣不捨，唯一阿賴耶識，貫徹始終也。自註：有謂中有後有，支者一期生死中之支派。

三境

境者識中所現之境界也。境本外境之名，此所言境，乃識中覺知之內境，與外境相映對立，所含藏之體相也。

「性境」：性，實也。所見所知者，於地水火風，色香味觸，既所實有，識所明了宛然之境界，亦是如實而知，非情計所測度，安立不必實然之境。前五見色果色，聞聲果聲，知香（本）〔果〕香，知味果味，覺觸果觸，不緣比擬，定非謬妄，純是此境。第六依前五隨色聲等，起如實法，不待立名思義，自爾分別者，其一分性境也。七識妄憶八識，爲自內我，立八識相分爲境，非其眞實，故不具此境。第八本如來藏，無有境界，橫爲末那所執，而成見相二分，雖緣根身器界，以爲性境，而本無其境，故頌中於八識不言何境。

「帶質境」：因四大五塵之質，帶起立此一境，是執着相分而生其見分，謂之假，則有質可帶；謂之眞，則本性實法所無。一切顚倒迷妄，皆此境所爲，恃其有質信可愛取，挾質妄行，堅不可破。此境前五所無，不於聲色等起意計故。第六爲似帶質，以意緣前五卸落影子法塵，於聲色等，立可忻可拒之相，其實彼質不爲吾意所帶動。如蝶戀花，花終不戀蝶，故曰似帶質。第七爲眞帶質，八識本無區宇之質，第七帶起而據爲自內我，第八即爲所帶動而成一可據之境，流轉生死中，爲自境界，故曰眞帶質。八識雖有五心所，而不挾帶外境之質爲其見分，故不具此境。

「獨影境」：全不因實有而立其境，獨有其影，了無實用。此境唯第六有之。前五有實境，則如實而知，非影也；第七本無自體，如本無鏡，不得有影，所執乃第八實有之相分，非影也。唯第六一識，於前五過去色聲等，形去影留，忽作憶念，宛在心目之間，此名有質獨影；又或因名言配合，安立境界，如想兔有角，便儼然一戴角之兔，可說可畫，此名無質獨影。一半似眞，一半是妄性境。實性所生帶質，偏計性所生獨影，依他起性所生獨影，雖非眞實，然不於鏡中橫生意計，執爲自性，亦不強物從己，堅立崖岸。如鏡中見影，可即影而知形，必不向影而求其言笑，若於此一着妄計，則即落帶質矣。故六識通三性，因性生影，因影生帶質也。

三量

量者，識所顯著之相，因區畫前境，爲其所知之封域也。境立於內，量規於外。前五以所照之境爲量，第六以計度所及爲量，第七以所執爲量。

「現量」：現者，有現在義，有現成義，有顯現眞實義。現在不緣過去作影；現成一觸即覺，不假思量計較；顯現眞實，乃彼之體性，本自如此顯現無疑，不參虛妄。前五於塵境與根合時，即時如實覺知，是現在本等色法，不待忖度，更無疑妄，純是此量。第六唯於定中獨頭意識，細細研究，極略極迥色法，乃眞實理，一分是現量；又同時意識與前五和合，覺了實法，亦是一分現量。第七所執非理，無此量。第八則但末那妄執爲量。第八本即如來藏，現量不立，何況比非？故頌但言性，不言境量。

「比量」：比者，以種種事比度種種理。以相似比同，如以牛比兔，同是獸類；或以不相似比異，如以牛有角比兔無角，遂得確信此量於理無謬。而本等實相，原不待比，此純以意計分別而生，故唯六識有此。同時意識，以前五所知相比，求其得理；散位獨頭緣前所領受，以證今法，亦多中理，皆屬比量。前五不起計較，不具比量；第七一向執持汙塵，堅信迷着，不起疑情，亦無此量。第八無量，前註已明。

非量：情有理無之妄想，執爲我所，堅自印持，遂覺有此一量　若可憑可證，第七純是此量　蓋八識相分，乃無始熏習，結成根身器界幻影種子，染汙眞如，七識執以爲量，此千差萬錯，盡地成牢之本也　第六一分散位獨頭意識，忽起一念，便造成一龜毛兔角之前塵，一分夢中獨頭意識，一分亂意識，狂思所成　如今又妄想金銀美色等，遂於意中，現一可穫可竊之規模，及爲甚喜甚憂驚怖病患所逼惱，見諸塵境，俱成顚倒；或緣前五根塵，留着過去影子，希冀再遇　能令彼物事，倏爾現前，皆是第六一分非量；前五見色聞聲等，不於青見黃，於鐘作鼓想等，故不具此量；第八無量，準前可知

現量乃圓成實性顯現影子，然猶非實性本量；比量是依他起性所成；非量是偏計性妄生　《瑜伽論》三量外，有至教量　謂值佛出世，及法恆住，所說一實至教，聞已生信，卽以所聞至教爲己識量　此量從根門入，與意識和合而成，亦三量所攝　若因聞至教，覺悟己性眞實，與教契合，卽現量；若從言句文身，思量比度，遮非顯是，卽屬比量；若卽着文句，起顚倒想，建立非法之法，卽屬非量

三性

此性指識中相應心所，有此三種差別　於見分三性中，俱依他起性攝，以皆資藉緣生故。若圓成實性，但一無三。

「善性」：能成善品十一之才質。

「惡性」：能造根本六惑，大隨八，中隨二(十)，小隨十之才質。

「無記性」：記，謂紀其功過之因，而別爲善惡之果；無記者，可以善而未卽善，可以惡而尚未惡　乃識初發之機，一切惡善，皆由此作，偏行、別境、不定、三位十四心所之才質也　別有士用果，如著衣、喫飯、耕種、工技等，其果亦無記，亦由偏行別境，起其功用　此無記性復有二：

一、有覆無記(性)：覆，蓋覆也　如瓦隙日光，四邊皆受障蔽，但受一隙之影　此性覆障眞如廣大之體，於五蘊中，八識執持我爲我，我法爲我法，雖未卽爲惡，而爲染汙之本，乃七識別境中，一分邪慧所成　惡性成煩惱，善性成無明，而煩惱乃無明所發生　故前六隨惑，皆七識根本四惑所生，而四惑又別境慧所生　若論其本體，則此性卽是無覆性，鋼破而成有覆，如隙中日，卽全日光故　統言三性，不分爲四

二、無覆無記性：乃眞如不守自性，加被潤生所成，本無覆障　雖爲七識所染，而本體自如，偏行初心，但有覺了，無執着，無分別　然其可善可惡，不得純淨無垢，如水初波，未有寧靜　善惡二性，唯第六通具，以一切善惡，皆緣意造也；前五善性具，惡性有缺，識依根發，功不勝故　如小隨十，前五對境則有，境去則忘，不留滯結成內毒，如第六之攀緣過去未來也　前五善惡亦待一分同時意識和合乃成，若同時意識未生，但與五根和合，卽前五止有二有覆無記一　無記八識俱有　此性在八識但成五偏行，未墮善惡；至七識結就，則卽此偏行，而生別境之慧；至六識生，則卽此五偏行，具諸別境；及不定四，其流注前五，則偏行生五別境　其偏行，止是一性貫串，八位識中，爲可善可惡　資糧在八識，但有初發識光，未有障覆；至結成第七，則此性自生覆矣　七識以障覆爲性，還能障覆第八，使成異熟種子，結生死因，又能障覆前六，使成根、隨諸惡　根本四惑，及八大隨，皆此有覆之所結成　此有覆性，以法執成我所，是所知障　無明現行，爲煩惱種子，非卽有煩惱現行，故但名無記，不便判作惡性耳　六識受七識之染，前五以第七建立我所，各各成自類偏行別境，不得圓通，皆是有覆，不能還歸第八無覆本位　唯八識一位，無覆無記，餘俱有覆

見分三性

此三性，乃眞妄所自分，凡有言說，俱從此證持　一乃性之本體，二性之作用，三性之變染　相宗依依他起，證圓成實

圓成實性，卽眞如本體，無不圓滿，無不成熟，無有虛妄，比度卽非，眨眼卽失，所謂止此一事實，餘二定非眞。此性宗所證說，乃眞如之現量也　八識轉後，此性乃現

依他起性，或依境，或依根，或依言，或依義，展轉依彼事理，揀別眞妄，而實知之　此相宗所依以立量，就流轉中證還滅理，比量也　由此度理無謬，雖未卽親證眞如，而可因以證如，由八識五偏行，流注六識，而成此性

偏計性，不依眞如，不依事理，從一切世間顚倒法，相類不相類，偏爲揣度，而妄印爲眞，非量也　因此而成癡慢疑邪之惑，永與眞如不契，從七識有覆性中，一分邪慧，流注六識，而成此性。

五位唯識

此以唯識一宗，該盡萬法，一切事理見相，善惡凡聖，皆識所證　流轉者，此識之流轉；還滅者，卽於識而還滅之　百法統萬法，五位統百法　若

非自識，彼法不成。一由阿賴耶識，旋生七位，建立種種迷悟規矩。凡一切相，皆從見生，見相皆從自證分生，一散而萬，相宗所以破諸法執理之妄也。

一、自性唯識：眞如自性，剎那、念，結成八識，各爲心王。在含藏末發，爲阿賴耶識；轉念執染，爲末那識；發動於心意，爲紇利耶識；依五勝用根，爲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總是如來藏中一色光明，遂地流轉，是八位心王自性，皆唯識也。

二、相應心所唯識：八識五心所，七識十八，六識具五十一，前五約略有三十四。一一心所，成彼善惡無記。三性具諸作用，皆是識所顯現，生起於八位中，各與彼識相應。有此識，則有此心所，凡所有心所，皆是此識建立成熟，識外別無心所也。

三、所緣唯識：內而五根，爲根身，成種子根二緣；外而五塵，與地水火風四大爲器界，及一分法塵，結成前境，爲空明境三緣；識緣之而生者，與六七八三識互相爲緣，作分別染淨作意根，本四緣及等無間。待彼滅而此生者，亦非識外別有相資相互相待，別有可緣之色法，皆即識所結成所印持，而成乎有。彼以見立相，又因相而生見。如束蘆轉，若有眼識，不成勝用，即無青黃等色可緣之相。餘十色法，例此可知。如毛嬙、麗姬，鳥見高飛，魚見淵潛，由彼識別，所緣亦別。足知地水火風，色香味觸，及一分法塵，種種名、種種義，種種功用，種種觸受緣以生識者，皆識中所現之影也。

四、分位唯識：乃二十四種不相應法，各自有其分位，不可分入八識分位中者。如他人識等，與己八識不相應，無唯末那執染，障礙人法二空，故有分別相應不相應法；實則統於眞如中，本無異同，但因識所計較，判彼與我爲不相應耳。二十四詳唯識論。

五、實性唯識：六無爲，非識所有境界，乃眞如實性；然眞如流轉而成八識，識還滅而即實性。如反覆掌，面背異相，本無異手。故四智即唯識也。

二障

障者，障蔽眞如也；有障則智成識，無障則識成智。

「煩惱障」：我執所成。由七識攬八識爲自內我，令諸偏行心所染著，流注前六，成諸惡業，既以患得患失自惱，還以惱害一切有情。此障以七識貪癡爲根本，至前六識，生起嗔分，增長中隨小隨，十二染品。

所知障」：法執所成。由七識執八識相分爲己見分，生一分別境之慧，建立非法之法，即所知者爲障，而還能障蔽所知，遂失妙悟。此障以七識慢及邪見，與癡一分爲根本，流注六識，生起狂疑，增長大隨八，及中隨一分，無慚無愧。唯前五無。以前五所知，雖一二之來，而實性境現量，無非量也。

我法二障各二：

「分別我法執」：此二執在八識本無。至有生後，八識種子還生七識現行，遂染第六意識，於人法二障，生慢疑邪見等現行，起我非我，法非法，虛妄分別，流注前五。同時意識中，增長貪嗔癡等，直至地前，資糧圓足，入見道位，意識初轉，則現行二執，不復生起。故第六頌云：「發起初心歡喜地，第七頌云：「極喜初心平等性」，以七識爲分別根本，六識爲分別現行，此二執於六識生，即資六識而滅。以觀門妙察，照破二執，本非實有，皆以因緣合集而成，遂得脫離出纏，不復生起無明煩惱麤相。

「俱生我法執」：此二執，乃無始時來，以七識所染現行，薰成八識種子，伏於隱微，爲生死根本。七識拘定一竅之光，爲八識見分，遂與根身器界相依，成彼之境，爲八識相分。其執見分，爲自內我，不能打破疆界，認根身爲法器，乃至菩提自我得，涅槃自我證，皆是我執；其依相分，安立境界，乃至知有法可證，有佛可學，皆是法執。此二執，非見道位中所可還滅，以見道位中，以人空、法空二觀，折伏現行二障，而能觀者即是我，所觀者即是法，因在未生以前，如影隨形，雖日月燈光，暫滅而隱，究竟形未滅而影相暗在，不緣六識生，不於六識轉，非觀所能斷絕，須於修道位行起解滅，漸次成熟，至不動地，不勞自己功用，無能觀之，我則此我執摧滅，而猶有道可修，有佛可學，法執未除，至金剛道後，盡捨八識種子，法執方淨。然尚未能現大光明，合十方塵剎爲一智所攝，尚有微細法執，不能入異類，合四智成一智，息三界苦輪，必至佛位，具四無礙智，俱生法執，方得滅盡無餘。

四分

分者，八識位中，各各所證之分量也。前二分無後二分，第三分不能證第四分，安慧建立三分，護法加立第四。

「見分」：能見者，爲見分。

「相分」：所見者，爲相分。然惟能見，方有所見；所見者，非眞實相因我能見，認爲實相，見異則相亦異；如羅剎見雨成刀，雨遂有刀相。故謂

此二，如蝸牛二角，合則一，離則二也。第八相應心品，有作意想思，乃其見分；觸受二品，所觸所受，四大六塵，即其相分。第七以八識作意想思，生起別境之慧，爲其見分；認第八所有偏行光明之量，爲可執之實，乃其相分。第六以己偏行別境，不定心所，爲其見分；以第七非量，及前五根境現量，爲其相分。前五以瞥爾現前之知見，與同時意識和合者，爲其見分；以五浮塵根，及色聲香味觸之境緣，爲其相分。

『自證分』：自證者，不起見，不緣相，而自有能證之體。唯第八心王有之，乃見相之總持也。前七無。

『證自證分』：以眞如智光，灼知八識，即是如來藏，證知八識心王生滅之因。此唯第九白淨識有此分。自其證八識銓眞，則謂之白淨識；自其普照一切見相，則謂之大圓鏡智。

五受

八識所受外緣，於身心有此五種差別。『憂』：逆境未至而先逼心。『喜』：順境可得而先悅心。『苦』：逆境逼身。『樂』：順境樂身。『捨』：不逼不悅。若一切隨緣，應得受用，憂喜苦樂，俱不相應，名爲捨。前五有苦樂捨三受，憂喜不關身，故無。七八二識，憂喜苦樂，俱未曾領納，唯有捨受，徧受一切，末分別故。第六憂喜最重，苦樂雖在身，而意亦領納。若隨緣起意，雖極思量，不見苦樂，無所憂喜，則是捨受，意識具全。

三界九地

地猶位也，修行此地之染淨爲因，成就託生爲果。因以從染入淨，次第而臻；隨因得果，九等差別以分。要爲從根求淨，誤以八識爲聖證上地，報盡還生下地。故頌云界地，『隨他業力生三界』。界，限也。四果四空，相因成熟，故通爲二。

一，『五趣雜居地』：人、天、畜生、餓鬼、地獄爲五趣；趣有意趣、趣生二義，意趣爲因，趣生爲果。此天趣乃有分段生死，不知佛法。此宗專說當人八識，而旁及天鬼畜獄，以人造彼因，必墮彼果者言也。

二，『離生喜樂地』：發有爲心，出離生死，以淨行爲喜樂。在四果中，爲須陀洹。此地折伏鼻舌二識，雖有勝用根，聞香知味，而不起愛香甘、憎臭苦分別。

三，『定生喜樂地』：既發願出離，志不退轉，決定依淨樂生住。在四果中，爲斯陀含。

四，『離喜妙樂地』：修習淨行，不因忻慕，自領淨樂。在四果中，爲阿那含。

五，『捨念清淨地』：無待欣樂，與淨行自然相安，與五欲自然不染。在四果中，爲阿羅漢。

以上四地，乃人中修學二乘所得果地。皆從六根折服現行煩惱，不知唯識法，即轉成智，不能還滅根本煩惱及所知障。若於此發廣大心，從四加行、二資糧進，發心歡喜地，即入佛乘；若但成熟不捨，墮後四地天趣中。

六，『空無邊際地』：滅盡根塵，一空無所。不空以下，不復來生人間；然報盡仍墮五趣，以八識種子未得還滅也。

七，『識無邊際地』：折伏七識一分麤障，據第八識爲涅槃境。

八，『無所有處地』：八識心所不現，心王不滅。

九，『非非想處地』：不滅之八識，時現光影，而不能成普照之圓明。

以上四地，乃四空位，隨其願力功德，依空而住，不生人間，乃阿羅漢修證之極果也。

初地爲欲界；二地至五地爲色界，不起欲想，而依色託生；後四地爲無色界，不依色託生，處於空虛，有無不定，漸高漸上，依空界住，無三有五蘊，但八識不轉，報盡還生。

三有身

『前有身』：謂壽命欲盡時，根已壞。前六無依，亦隨壞滅，唯八識依壽煖尚在時。

『中有身』：八識離根，爲七識薰染，不能解散，於虛空中搏結。自非速墮地獄者，一七日成此身，待緣託生。

『後有身』：中有身遇父母交合，見一線之光，投入母腹。初七名羯喇藍，二七名額部曇，三七名閉尸，四七名健南，五七名鉢羅奢伽，以後生髮毛指爪，具諸浮塵根，至於出胎。其受想行識，即隨色住此。衆生死此生彼，中間三位，八識蘊結，不空而有。一謂之三陰身。

二類生死

『分段生死』：如一人報盡，中有身搏聚不散，還爲一人；乃至墮三惡道，報已還，復受生；或修淨行，生種姓家，成四果。淨染因果雖異，皆隨六

根，而轉識依我執，終不捨離爲因；類相緣，世後生死爲果。

變易生死：此生報盡，不復結爲中有一類，相續之身，隨緣分合，其淨行成熟，超禪入空，捨世間五蘊，依空而住，不食段食，不結浮塵根色。此上四地所得淨果，乃至劫終，方始毀壞。其分別我執已盡，去一分末那，而法執末那，亦不現前，唯阿賴耶識堅固，未轉爲因，而得此果。

六位心所

識之本體爲心王，王猶主也，統領當位心所也。心王所發之作用爲所。一、偏行：八識皆有。偏者，徧四一切心也。

（一）『徧一切性』：善惡無記，皆因觸受而生，作意而起，想思而成。

（二）『徧一切識』：謂八位識，皆以此五種心所而爲其體用，若此五心不動，止是無覆之光，識體不立，識用不行。自七識以下，七位識所有徧行，皆是第八徧行流注。識雖有八，徧行無二。當其瞥爾與根身器界相緣起識者，即是八識徧行。觸八識相分而受之，因作意認爲自內我，增長想思，即是七識徧行。於觸受作意想思上諸分別，即於所觸受等，更增分別觸受等相，而始終以此五爲分別主，即是六識徧行。其八識一動，即分注五根，如一油透五證草，相緣起，諸苦樂捨等違順觸受作意想思，即是前五徧行。

（三）『徧一切地』：謂三界九地，有此識則有此徧行心所。初地，八識徧行俱全；二地以上，除鼻舌二識徧行；六地以上，唯八識徧行，常住不滅。

（四）『徧一切時』：謂自無始之始，至究竟之終，其餘心所，或有間斷，唯此五種心，心下應有所字貫徹八位識中，刹那不停，浩劫不息。有所緣，則緣別境以下五位；無所緣，則守其本位而自尒分明。此一位乃唯識之本領，萬法之根苗。未到金剛道後識體，此心所無可脫離，行於五位，終不休息，所謂一波纔動萬波隨也。此心所凡具五品，一發俱發。一『觸』：初與所緣相觸，覺有彼境也。二『受』：引所觸以爲自受之憂喜苦樂捨也。三『作意』：念方動之機也。四『想』：有此能想之靈，可人事理也。五『思』：有此能思，可自起作爲也。緣觸生受，緣受作意，緣作意而成想思，故《成唯識論》以觸爲首。凡所觸、所受、作意乃知想思，皆作意現行，故規矩以作意爲首。

二、『別境』：十徧行中，起諸心法，各各緣境而別成境界，不得一時俱有，或一品孤行，或相緣而成二，成三，乃至成五。此心所第六無有，以第六於根身器界但有觸受，具可作意想思之能，未緣境，故無別注而立二思量之境界。第七有第八相分可緣，內緣根身，遂於見分中起慧，自信爲審知明了，而餘四必待第六意起方生，故但有慧。第六全無境合，故緣所忻、所求、所喜之境，而有『欲』；於素所信可之境，見爲是處，而印可之，而有『勝解』；於曾所慣習之境，見爲利益，而記憶繫戀，則有『念』；於所印可繫心之境，一心專注不忘，則有『定』；因而於中展轉思維，智巧從之而生，則復生『慧』。此五以慧爲生起之因，以欲故而立勝解；或以所信爲勝解而欲之，以欲解故而成念，以念而成定，於所定而生慧。或展轉緣生，或一類孤行，於善於染皆有，而無記之成有覆，亦因慧而起，因餘四而盛。

三、『不定』：不定者，無有決定之心，不得安隱。乃善惡交持之際，有此心所，是比非二量之所互成，於獨影境不得自在。唯第六意識，有此四心；心下應有所字前五現量決定，無此不定；第七堅執非量，亦無此心。心下應有所字。

意發不恆，當其習於惡，而意忽不安，則有『惡作』；其欲嚮於善，而心忽倦怠，則有『睡眠』；其修習善品，而善不現前，則旁徨急求，而爲『尋』；凝神待觀而爲『伺』。從此猛勇解脫，則純乎善；從此放散馳求，則墮於染。意識善惡之分，在此而決。

四、『善十一』：第八爲種子含藏之識，雖諸善品，亦其五徧行所成，而非藏中所有。第七純爲染根，即使成善品，亦但法執，不成爲善。唯第六全具，以一切善染，皆由意造也。前五有同時意識和合，又爲諸善之所成就，意中善染，至前五乃發見於事爲。如眼見美色，不爲欣慕，留連等，是其無貪。餘識餘品，例此可知。然前五識勝劣不等，如鼻舌二識，於信勤不放逸，行捨諸品現行，非其勝用規矩。言善十一者，統五識言之，非一一識皆具也。十一品中，以無貪、無嗔、無癡三品，爲戒定慧淨行根本，餘八皆以此三善增善防惡。其與根隨二感對治，思之可見，不須刻意分別。

五、根本煩惱：八識雖有俱生二執，異熟二障，爲煩惱種子，而未起七識，不成現行，故無此根本六惑。第七雖未發露，而執第八爲自內我，貪戀隙光，癡迷不晤，忿慢不求，還滅失正法眼，而墮邪見，植根深固，蘊毒在中，作前六煩惱之因。至第六則以貪癡慢邪，故不得，則生嗔；聞正法，而與己異，

見生疑　至前五功用短劣，雖不能起邪慢疑等見，而貪嗔癡，倍爲麤猛　根本者，隨惑三品，皆由此而生，此爲根也　貪嗔癡屬煩惱障，疑邪屬所知障，通云煩惱，所知必成煩惱也

六，隨煩惱：隨者，隨根本煩惱而起，成諸惡也　凡一切違善順惡，成自惱惱他現行，總以根本六惑爲根，隨根隨境，相隨不捨，五趣雜生地，熾然充滿二地以上，麤能折伏，不能斷絕，乃諸惡之綱宗，而謂之隨者，見過非自此而招，亦不在此折伏，如大盜持仗，把火者爲從，根本惑乃其主謀爲首也　第八無根本惑，故亦無隨惑　第七有四根惑，成大髓，染有覆無記性爲無明　第六三隨二十品全具，以一切煩惱皆從意生，意識備六本惑，則諸惡相隨，無所不至　前五作根依境，不留不結，故無忿恨等蘊毒深重之小隨　又大隨隨癡而起，七六前五俱有癡故，故所同具中隨，隨癡嗔二分而起　第七無嗔，故無小隨　忿恨惱害嫉依嗔慳，依貪癡覆，依疑誑諂，依邪憍，依慢，六惑皆依，故唯六識具有大中小者　隨惑有三種義：

（一）自類俱起　不信懈怠放逸等，同時俱起，不相妨礙，無慙無愧，本同一念　同時俱起此義，大中二隨俱有，若忿則不諂憍則不覆，乃至乍然之忿，必有有應作無深遠之恨　小隨專注一心，不得俱起，此義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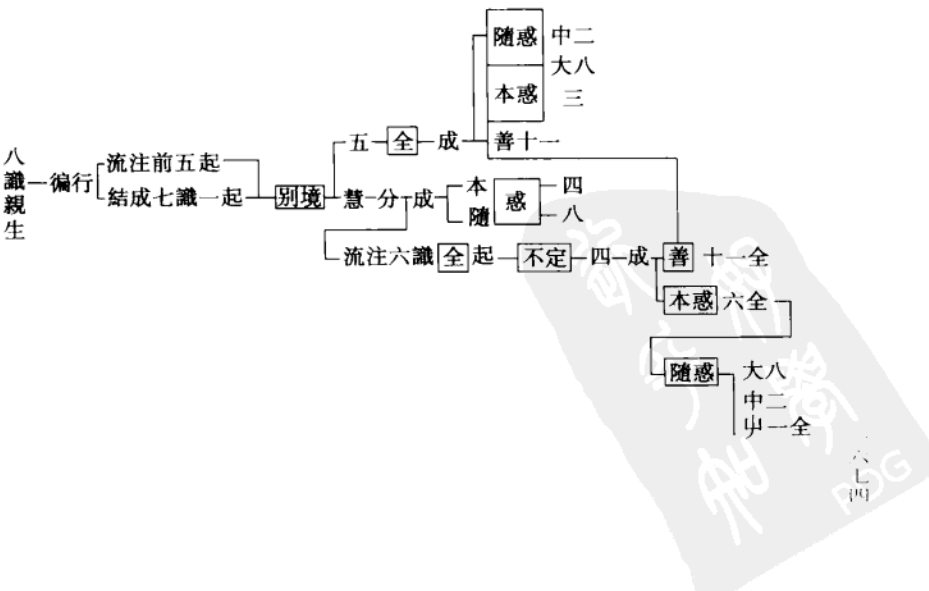
（二）「偏染二性」：謂不善有覆二性　大隨中隨，即不成惡，亦有此心，心下應有所字是無明非獨煩惱　故小隨專是惡性，非無記，故此義無

（三）「偏諸染心」：若大隨於無慙無愧及忿恨等，皆依此不信等心，而偏互相染，由違善，故順於不善　若中隨於大小二隨，十八種心，心下應有所字不必皆染，雖不信等，未必定無慙愧；若忿恨等，尤屬慙愧心變成之惡　若小隨等，一念蘊結成毒，全不與大中二隨相應，故皆無此義　故曰皆具名大，具一名中，俱無名小

凡此善染五十一心所，具於第六；前五善具染不具；第七有染無善　故知流轉之根，禍生於末那；還滅之法，即以斬絕末那爲擒王破竹之元功矣　二乘愚者，但依六根而施折伏，不但根本未拔，萌芽復生，且其所用折伏者，即末那之雙執，豈非認賊爲子之大愚乎！

六位心所緣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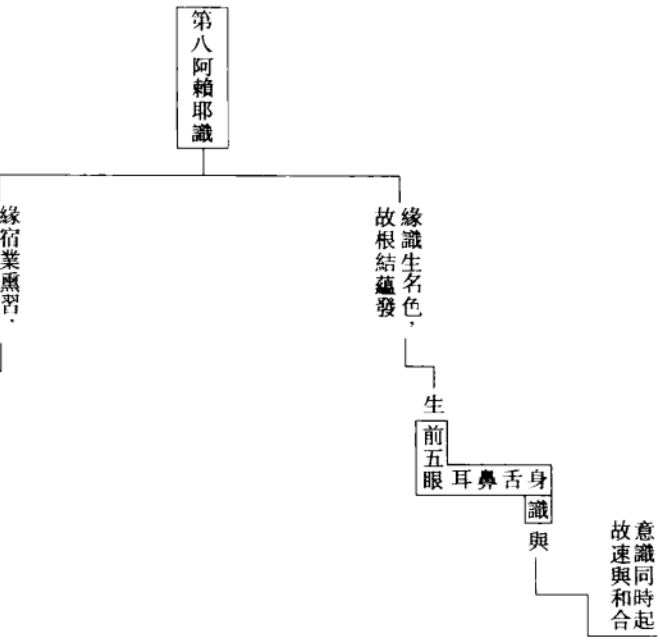
前五根本三惑及中二大八，乃八識藏中所薰宿業，不因同時意識而生，與同時意識和合而成



六識不經七識所染，則善染雙忘，仍是無覆本性　惟被七識所染，則別境轉增，不定心起，染在猖狂，善亦法障

八識心王流轉圖

現在八識，俱過去七識熏成，結眞如藏爲業識藏，作總報主，受罪福果；乃果中還復生因，故還起七六前五諸王所具善染現行，故十二因緣以無明行爲五蘊所緣



六識爲七識所染，與前五和合，爲善染現行因；乃因地果生，熏成未來種子，結如來藏爲阿賴耶藏，流轉不息，故十二因緣以愛取有爲生死根本

六識五種

一、定中獨頭意識：謂入定時，緣至教量，及心地自發光明，見法中諸語道斷，細微之機，及廣大無邊境界。二者爲實法中極略極迥之色法，與定中所現變異實境，顯現在前。此意識不緣前五與五根五塵而孤起，故謂之獨頭。此識屬性境現量善性

二、散位獨頭意識：從凡夫至二地無尋有伺，於一切善惡無記、七明果等境，非現前而起意，不緣前五及根塵色法，自規度，自擬議，緣過去卻落影子，作未來實相。此識不與前五和合而孤起，故名獨頭；行住坐卧時俱有，故名散位。此識當理者，屬比量獨影境；不當理者，屬非量，以其戀着過去，而生希羨，屬帶質境，三性通攝

三、明了意識：即『同時意識』：五識一起，此即奔赴與之和合，於彼根塵色法，生取分別，愛取既依前五現量實境，故得明了。初念屬前五，後念即歸第六。其如實明了者，屬性境現量；增起分別，違順而當理者，屬比量；帶彼前五，所知非理戀着者，屬非量帶質境。此識無獨影境，三性皆通。

四、夢中獨頭意識：夢中前五根隨識亦不發，但有夙習熏染，遂於幻中現其影似，而起計較，思冤，違順等想，不緣前五，故名獨頭。此識全屬非量，帶醒時，根塵以爲妄。本屬帶質境，三性皆有，俱非眞實

五、亂意識：謂大驚大憂，大勞大醉，及病狂人妄起意計，及一闡提人耽着顚倒，矯誣自性，但求殊異，因而生起狂想。此識意亦無主，並不得名爲獨頭，或時亦緣五根而起，不得明了，全屬非量帶質及惡無記，三性雖有，皆非眞實

八識十證

一名十與，以十與證知八識體相。此護法師以二乘不知八識，證明其於前五外，實有非妄

『特種』：謂執持一切善染種子，流轉還滅，皆依持此識。以此識本是如來藏，自淨識之本體，即可復眞歸元，故能持落提涅槃之種，不尽衆生，必無成佛之理。乃爲七識熏染，受異熟果，成阿賴耶，則順流注於七六前五，生諸心所，作不淨因，結輪迴果，故能成十二因緣流轉不息之種

『異熟心』：異熟有三義：一變異而熟，謂如貪因得貪果，與因相反；二異時而熟，過去因作現在果，現在因作未來果；三異類而熟，謂人中因天中得果，五趣異類，通受夙因爲果。夙習熏染善惡等因，乃至不相應心所，不於當時當位當類得果，而此識流轉趣生，爲總報主。前七斷滅，不復受報，唯此雖異必熟，非但罪福不爽，亦且習氣中，於不知不覺之中成熟，而成自然矣。

『趣生』：一期報盡，前七俱已消滅，唯此八識，實有不亡，恆相接續，徧生五趣中趣意，而分段不雜，隨其善染，周歷五趣。

『有受』：色身所有浮塵勝用二根，各各不相執受，五識各依其根，無能統攝，且有間斷昏忘，唯八識總合諸有而攝受之。

『生死』：初生前六，雖有勝用根，而未能發識，末那亦隱，不成心所。壽命將終，惟餘壽未盡，煖息未散，諸識消滅，唯此八識，持壽煖不即散滅。與生俱生，至死不離，唯八識心王而已。

『緣』：謂十二因緣中識緣，名色之識，即此識也。從中有身，見一線之光，萬里立赴，即時緣附，父精母血，結成五蘊，故曰識緣名色；五蘊既結成後，有識即處蘊中，故又曰名色緣識。此中前七俱未發起，故知所言識者，即是八識。

『依食』：謂受生後，至命終時，依四種時而生，食爲所依。其依之而住者，乃此八識，一類相持，無有間斷。若非此識，前五雖能取食，而何所滋養，令其恆住？

『滅定心』：謂二乘入滅盡定，前六王所皆滅，第七染心不起，唯此識不散。其七識一分非染，我障雖未還滅，然亦即是所執第八之相分，非別有體性。乃至無想天，入九地，眞滅盡定，亦有此八識心王，但無心所。除菩薩定中白淨識，佛定中大圓鏡智，皆是此識爲在定之心。

『心染淨』：染淨至七識而結，至六識而具，然染之即成染，淨之即成淨，受染受淨之心，八識心王也；所因以成染淨者，即用八識心所之五徧行也。七識攬之以爲染根，前六藉之以成現行，離八識外，別無可染可淨之心。蓋前七俱無自體，隨緣現影，此乃染淨眞心也。此義直窮染淨根本，徹底透露，異於二乘。但據前六爲染淨心，於彼折伏，冀得清淨，乃惟識之綱宗，於斯炳矣。此中誤將生死時心與持壽煖識合而爲一，故但有九證。

八識三藏

阿賴耶此翻爲藏。藏有三義，前一就本識言，後二依他立義，其實一也。

『能藏』：此識體本虛，故能含藏前七無始熏習染所有善惡種子，又能藏現有前七所作善染諸法現行爲未來種子，心王既尒，心所亦然，以五徧行中一切心所，皆能建立也。此就八識體量功用而言，謂之能藏。

『所藏』：此就前七依之以藏而言，謂之所藏。前七所有善染心所，皆藏於此識之中，爲彼所藏，即定爲彼所染。如一庫藏，本無銅鐵，而用貯銅鐵，爲銅鐵所藏，則名爲銅鐵庫矣。從彼得名，即受彼染。八識不自還其眞空本來之體量，聽前七據爲所藏，遂無自位，爲前七作總報主。

『我愛執藏』：就末那識堅執爲自內我而寶惜不捨者而言，則爲執藏。乃至九地四空，此愛不忘，此識不轉，直至八地菩薩，方能除執，能所無執，則雙泯矣。此八識流轉生死之禍苗，皆由七識強攬，而其還滅轉智，亦在七識解縛，還其無所無能之本體，我恆一摧，藏即捨矣。

八識所熏四義

所熏者，被前七熏成種子，非自有種子也。必揀所熏，非能熏者，見還滅轉智，不於此識著絲毫工夫。但絕能熏，自無熏染。

一、『堅住性』：無始以來眞如一分本體，爲末那所執，受其熏染，成其分段種子現行，展轉相因，不離不散，以堅住故，持彼所熏永不忘失。異生滅法，不能生起，抑不忘滅，故受前七熏，而不能熏前七。

二、『無記性』：謂無覆無記也。既本無善惡，亦無障礙。如清水流於大地，遇沙石則潔，遇泥垢則濁。無必受之熏，亦無不受之熏，力弱志遷，異有勝用，可自作善惡有覆等現行。

三、『可熏性』：此揀心所，專言心王，常住自如，無所發動，熏至則坐受，不待捐己徇他，異有增減。可者因其可而受之，如人善飲啖，能勝酒食，不傷醉飽，發爲心王，即有所注嚮，不徧可熏矣。

四、『與能熏和合』：謂八識緣名色而生前七見相二分，和合成一人，分段自然。如父依子，從其安養，全付家業，任彼營爲，受其安危，異他人識，與己有分段，雖熏不受。

七識能熏四義

能熏者，能熏第第下應有六字識也。前五熏八識相分，成未來一切相；七識熏八識見分，成未來一切見；第六二分通熏。

一、『有生滅』：遇緣則生，緣滅則滅，異堅住性，能久持受。而以有生故，生起八識本無之色法，以熏八識，是有能熏之資。此義，前六顯有，第七雖堅持我執，而瞥尒妄生，即有生命終消滅，後有變易，即有滅，持不似前六之速遷耳。

二、有勝用：七識有執持之勢力，六識有分別之善巧，前七有覺了之明慧，異無覆性之體，虛而作用不行，以我足熏之力，熏彼普受之量，是具能熏之才

三、有增減：增則自增，減則自減，善染輕重，皆由乎己，欲熏則熏，不受他熏，異可熏性，是有能熏之權

四、與所熏和合：由自阿賴耶生自末那及前六識，自然此熏彼受，如子依父，故能熏彼而不逢違拒，是有能熏之緣　此義緣兼王所而言，前七王所，皆與八識心王相和合也　若八識心所亦有生滅勝用，應不受熏，還自熏心王，與前七同爲能熏，以偏行五心心下應有一所字　貫徹八位識中，雖各分醫，原無二致，非八位中有四十偏行也

邪見五種

此六七二識心所根惑中不正見也　其類甚多，要不出此五見之中

一、身見：執妄身爲我，起種種貪着，如此土玄門之類　此見，七識爲根本，至六識而增長，屬我執無明

二、邊見：不得中道，墮於一邊，凡有二種，一切不正之見，皆此二見爲主　一斷見，謂一切法究竟消滅，無因果；二常見，謂一切法常在不滅，破如幻，於非斷非常，亦斷亦常法各得一邊，執之成妄　此見從六識生起，七識以恆審持之，結習不捨，屬法執無明

三、邪見：妄立魔天神鬼，信爲生緣，如今世天主教之類　此見全是六識妄結，惱亂他人，屬煩惱

四、見取：於非果計果，如以無想天爲涅槃之類　此見緣七識，執八識爲自內我，因據八識心王不生滅爲果，屬無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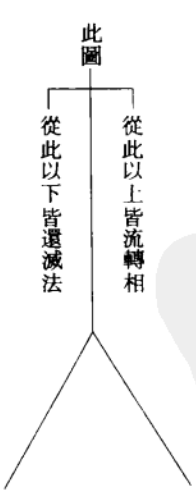
五、戒禁取：於非因計因　如持牛狗戒、衣草木、食穢惡、拔髮、熏鼻、臥刺、投棘、今之穿脇、燒指、打餓七坐、釘關，乃至積薪自焚、跳火坑等，皆其眷屬　此見全是六識非量結成七識癡疑迷，自惱惱他，屬煩惱

迷悟二門

二門皆盡唯識宗旨　『規矩頌』前六句恭頌流轉門，後四句頌還滅門

流轉門：門者如其一室，內開二門，一門爲吉祥之路，一門爲凶禍之塗　唯人所趨　所趨一異，則安危懸隔　蓋生人趣中，同此阿賴耶識，悟者由之證涅槃菩提，迷者由之墮五趣生死，惟自所向往之門，決於發足時耳

流轉者，五趣生死之門也　從六識順其習氣漏流之機，起五偏行，不復回轉眞如，二法七六二識，一法前五識，生諸心所，成隨煩惱，滯之流　從七識違背眞如，轉變其圓實之性，染六識無覆爲有覆，變六識別境，令生不定，而具根本六惑，乘前五之發，即與和合，變成三惑重障，滯之轉　且流且轉，轉而復流，現行種子互相生而不已，因果相仍而不捨，永無出離十二因緣之業海，皆由此門而出也　『成唯識論』以流轉顯生死因，故順其緣生之勢，立三變門：從眞如變賴耶爲一變，從賴耶變末那爲二變，從末那變前六爲三變，順序也



還滅門：還滅者，滅妄還眞　非滅妄不能還眞，還眞則妄自滅，此所謂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也

『還』者，逆八識順流之波，窮前五之妄，歸同時之意識，即還六識妙觀，不轉前五成妄　窮六識之妄歸七識，即還七識本無之體，不染六識，具諸惑障　窮八識之染因於七識，而本自無覆，即還本體，不受其染，漸漸捨彼異熟，即還眞如

滅者，於七識命根一刀斬斷，絕滅無餘，六識枝蔓隨之摧折　七識滅則六識滅，六識滅則七識後念滅，前五同時意識，八識見相二分，皆滅此門　唯博地凡夫，早悟唯識宗旨，不爲二乘根門所惑，及阿羅漢加行成熟，不自憍疑，發大乘心，精進不已，由四資糧至初地，入見道位　於六識滅現行二障，於七識滅分別二執，至二地入修道位　漸次成熟，入第七達行地，不假觀門，六識滅盡，至第八不動地，七識我執永滅，唯餘間起之法執，八識因之時還白淨，唯異熟識在，至等覺位　一剎那頃，微細俱生法執，斷盡無餘，第八異熟，即此頓空，入佛果位　六七二識得復，無妨再用爲利他權法，照大千界，應十地機，而第八轉成無垢，即證大圓鏡智　前五因其現量成無漏功德，分三類

身，總還圓成實性，眞如本體矣。六七二識還滅最在前，自初地初心而始以見修二位，皆於此二識施功用故，故謂六七因中轉，還滅之(切)(功)，在此二識也。前五及八識還滅在後，前五尤在最後。八識至八地賴耶始滅，至等覺異熟乃空，還歸無垢；前五直至佛果，乃得圓明。初發無漏分身，應衆生之用，蓋其還滅之功在六七二識，在八識尚有一分無功之功，在前五並此而無，故謂五八果上轉。若欲於前五施還滅之功，則是二乘折伏根門愚法；若欲滅盡八識，即墮外道斷見；七識純用滅；六識半滅半還。自類種子不因七識染者，亦八識之分注，可用爲觀門，還其本智；因七識染者，七識滅則自滅。前五第八唯還無滅。《規矩》說還滅法，立四頌，從粗入微，以前五始，以第八終，逆序也。

八識轉四智次弟

此約漸教而說。若從相宗悟入，只有徑滅七識，餘七一齊俱轉，相宗顯標漸教，密示頓宗，在人自悟耳。

『前五識轉唯一品』：變相觀空，乃同時意識入人空觀，雖前五異前，心所不立，仍是六識帶轉，前五未能自得無漏眞智，不可謂轉。直至佛果，方證即相即空，無觀無變，分身無漏。前五之果，頓轉成智。蓋前五雖與第八俱於果轉，因中無功，而八識猶有澄定擴充，無功之功，唯前五自見道，修道，直至等覺位，全不於此用修用證，不動絲毫，即成無漏，故言如來亦有肉眼，八識轉後，依舊是舊時人，而三類之身，自現(二)(前)所以大異於二乘，守定根門，下折伏死功，打車不打牛之大愚者在此。

『六識三品轉』：初三資糧位，入初地見道位中，斷分別我法二執，現行無明煩惱上品障；自二地至七地修道位，斷分別二執中品障；以未能常在雙空觀，俱生二障，猶然間起而成現，行七位後常在觀門，俱生二障，永不現行，斷下品障。此識但有現行，七識乃其種子，故但於現行轉，不能轉種子，即能轉分別種子，不能轉俱生種子。從八地至等覺位，不於此識修因，亦不於此識得果。八地以上，觀察智不行。

『七識三品轉』：初地，初心入見道位，以六識無漏智，觀我執不生，而法執猶恆，此因六識而轉，爲下品轉。至第八不動地，我執永伏，法執間起，染性已空，有覆未泯，覺爲有智可得，有佛可乘，爲中品轉。至等覺位一剎那頃，俱生法執，盡滅無餘，入佛果位，不妨仍示平等智中差別，應十地菩薩堪受之機，爲上品轉。雖有三品，而初發心時，早識此末那爲八識流轉根本，一刀斬斷，不假六識觀門，漸次降伏，尤唯識祕密法也。

『八識三轉異名』：初次凡夫，直至遠行地，名阿賴耶識，此翻藏識，皆被七識執爲自內我，令藏過去未那所熏一類相續種子，亦藏現在前七現行我法二執種子。至遠行地入第八不動地，七識俱生我執不起，解放八識之縛，不受拘染，不熏未來種子，而七識俱(生)法執未泯，執此八識有可修可證之法，此無始來時暗藏種子，雖現行不起，而未即消滅，累此八識帶一分鏡中遠影，藏已捨而此不捨，名毘播伽識，此翻異熟。因伏果中，果位不圓，智成有漏，至等覺位一剎那頃，七識轉盡，從此盡未來際，不受一毫熏染，無始以來，原不曾熏動絲毫，還與眞如契合無二，名無垢識，一曰白淨識。《解深密經》立爲第九識，實即八識轉後之異名尒。八識與七識同時俱轉，八識無孤轉之理，故曰如束蘆交轉。轉入之功全在第七，有一分因即獲一分果，更無觀待。此已得阿羅漢果。不自憍懷放逸，隨四空天趣，而加修習之功，成熟淨行四品，凡二位升進

四加行

此位未證唯識，乃二乘進道之階基。二品通四，前二因，後二果。

一，『煖』：用智慧火燒煩惱薪，薪不盡，火必不斷，常令溫煖，不受業風陰暗逼惱，身心喜悅和暢。

二，『忍』：於一切淨行難行難忍者，不怖不憂，不憚不退，如法修習，忍受擔荷。

三，『頂』：煖品既熟，一切煩惱，盡皆遲伏，超出濁欲界中，終不墮陷。

四，『世第一』：修習忍行已熟，於精進勇猛，成殊勝淨行，世所希有。此四位於阿羅漢果中，勤行不怠，不貪天樂，乃得不入四空界地，但猶於根門修習，未證唯識，滅七淨八，故頂者不脫身中之頂。世第一者，於俗第一，未離三界，特其精進既熟，自然一旦能發大心，入三資糧位。

資糧三位

此三位俱於六識用功，淨其現行，未證七八還滅境界。資糧三位，凡三十品。

『十住』：始捨二乘根門之學，住菩薩道中。

『十行』：捨二乘獨覺行，行菩薩行

十迴向：以十行迴向，直如發廣大願，得廣大心，超彼根門，證知人法二空。在此一位，獲入初地。

資糧者，見道之資糧，此大心阿羅漢，至頂世第一位，功熟慧生，發廣大心，捨其已證之果，依菩薩道，雖未證知而如法修行，皆出離分別二障之實法。如人行路，行至方知，不尒但從人問，未能悉彼程塗曲折境界。故從十住，進十行、十迴向，修習圓滿，得登初地，入見道位，與所住、所行、所迴向，一一即合雙空至理。

十住者，以方便三昧，無沈掉心，現自體無生滅智慧，住於眞如圓性之中，不以生滅心爲其信解。此位初捨二乘自守根門之愚，如人捨其卑陋之居，從大宅中安心而住。

一、初發心住。從二乘見佛威神而發，依菩薩道住。

二、治地住。初捨二乘深重我執，發哀閔衆生欲度之心，而安住之莊嚴佛土。

三、修行住。觀前諸法皆非堅實，而欲修妙淨之行，常住不倦。

四、生貴住。於諸佛至教，深生淨信，如托生佛家，不墮下品。

五、具足方便住。凡所修行，皆悉護念衆生，觀知衆生無邊境界，樂住其中。

六、正心住。一心依佛，於諸贊毀，心皆不動。

七、不退住。不因佛難出世，佛法難學，而生邏轉，久住不離。

八、童眞住。身語意三業長淨，無失，全童眞性。

九、法王子住。觀察審知衆生煩惱習氣，知所調護，可以代佛說法，無所疑怯。

十、灌頂（生）（住）。爲佛乘，甘雨灌注，智光加被，世界衆生，通體明了。自注：十品中有初終次序，漸進至十。

十住初住佛乘，十行則捨根身，而以智慧通行菩提道中，具知佛所悆行，即如法行之，無有疑礙。如住大宅已定，知彼室中所有壁宇，應當修治，所有器具，應當足用。

以十波羅密爲其實行。

一、歡喜行。行檀波羅密，具足喜捨。

二、饒益行。行戒波羅密，饒益淨行。

三、無違逆行。行忍辱波羅密，順受有情。

四、無屈撓行。行精進波羅密，不生怯退。

五、無癡亂行。行禪波羅密，澄定不惑。

六、善現行。行般若波羅密，空智現前。

七、無著行。行方便波羅密，無所執著。

八、難得行。行願波羅密，發廣大心。

九、善法行。行力波羅密，護持正法。

十、眞實行。行智波羅密，如法實知。自注：十品同時並修，無有漸次。

於一切住、一切行，皆悉迴念所發大願深心，不求別福及餘善果，但用修所應修，覺所應覺，趨入佛位，利益衆生。至此體道功用，將次圓足，分別我法二執，以廣大資糧厭伏不起，於佛境界，親所歷證，功不淆訛，一登初地，見道圓滿。

一、『救護一切衆生，離衆生相迴向』求證人空。

二、『等不壞迴向』一切平等，不壞世法，求證法空。

三、『等一切諸佛迴向』求證法空。

四、『至一切處迴向』求證人空。一切處，三界九地。

五、『無盡功德藏迴向』不以現得功德而自厭足，求證法空。

六、『入一切平等善根迴向』求證法空。

七、『隨順衆生迴向』求證人空。

八、『眞如迴向』捨智求智，求證法空。

九、『無縛無著解脫迴向』求證法空。

十、『入法界無量迴向』求證人法雙空，出離分別二障。自注：十品一心普攝，無分別漸次。

十地

自地前至初地爲見道位，二地至七地爲修道位，六識七識轉盡。七識初地轉起，與八識前五、佛果位方轉盡。

一、『歡喜地』：從地前一資糧位如法修習，親歷親證，忽尒得廣大心，灼知分別二執之我見法見皆與自性了不相關，頓然捨盡。見道位中，功已圓滿，識得大自在，生大觀喜，於雙空觀中，意識發現無漏智觀，乃六識轉成妙觀察識之始也。七識因六識後念增長二執者，亦因六識妙觀之力，現行不

起，不復增長昏迷，得現行平等，唯除自類末那種子未淨，故此地於八識全不相應，前五亦不受轉。

二、「離垢地」：初地於見道位中，功已圓滿，而俱生二障伏八識種子中，成七識現行，非見所能摧伏，以見從六識觀起，仍用八識流注見分，不與八識相應。故菩薩進此地時，行起解滅，入修道位，勤修戒、定、慧三品。雖此三品，二乘於根門亦嘗修習，而此地分別執滅，則原是舊時人，不是舊時行履處此地，以純淨心，具足菩薩圓滿妙戒，遠離塵垢，無不嚴淨。

三、「發光地」：此地以純淨心入最勝定，總持大（口）（明），（口）（一）切清淨妙湛之理，定中顯現

四、「燄慧地」：此地以純淨心證菩提法，智火燄生，燒盡煩惱，燭破無明，永離暗蔽。此三地戒、定、慧一時同證，而由戒得定，由定得慧，有升進機

五、「難勝地」：此後三地，乃前三地戒、定、慧增長圓滿所登。難勝者，淨戒圓滿，無所揀擇，於眞俗二諦，行相相違，皆悉融通，入纏不怖，一切世間出世間無能勝者

六、「現前地」：印合無爲眞如，無境不定，隨所安住，菩提妙法無不現前，無入定、住定、出定、差別相。此諸位中，增一分進修，則減一分習氣，所謂六七俱生地　地，除也

七、「遠行地」：充滿慧體，盡法界際，皆其智量所攝，雙空常在，不立入觀出觀，有間斷法。修道位中，功已圓滿，至此捨分別意識，而行別路，脫盡情想，全不依根發識，生有漏心，此妙觀察智之極境，六識轉智之勝果，盡於此矣。此上第六識，智雙遣，專於意不起，偏行處，淨七八二識。

八、「不動地」：見修二位，功俱圓滿，至此無見無修，於不作意中妙凝智體，不再餘有俱生我執，得相惱亂，七識已淨，八識（口）（以）有我愛執之爲藏者，遂捨藏名。蓋初地以六識淨七識，故但伏現行，不伏種子；八地不假六識觀門，直從七識淨其根本，乃與俱生二惑，相應對治。除一分七識，即淨一分八識。乃七識因，窮八識果，淨之始也。

九、「善慧地」：藏識既捨，廓然無我，得大神力，轉諸根身器界，皆成般若智體，淨諸生法，執中一分粗障，永除帶質境惑

十、「法雲地」：大智充滿，如雲集空，一切諸法，悉受總持，無有一法而不在其智中者，將降法雨，加被法界。若大用流行，則俱生二執俱捨，但在靜函妙法之際，法見獨存，亦是無始以來熏成種子所持，如鐙外遠影，不即不離，則是俱生一分微細對影之障未能消隕，以故前五勝果，未得分身無漏，息法界苦輪，法猶在自而不在他也。從此以上，法雲久滿，靈雨忽飛，至等覺位，一剎那頃，脫盡無始以來異熟種果中一分法相，相分融化，見分自無，自證分無可證，乃得還其眞如本體，成白淨識。前五分曰，分曰二字義未詳，或是見分二字。無量所作，所爲皆證妙果，在識名爲白淨，盡脫七六前五色名；在智名爲圓鏡，亦無觀察平等之異。前七絲毫不存，第八自然還元，前五自然圓通，等覺道成佛，果即得矣。

八識轉成四智

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三類分身，光明相好，成就衆生，各得解脫，以眼耳鼻舌身現諸功德，成其所作，隨緣利物。此佛果位中，用此智爲化身大用，若在修習位中，則二地初禪已捨鼻舌二識，至第三無尋無伺地，五識俱不起，識既不存，智亦不顯，乃至十地，於此前五，因地無二，二應作工夫果位無功德，直至佛地，智果乃圓。蓋前五直從八識五偏行流注，成諸心所，故隨八識而轉，在大圓鏡根本智後，故名後得智。此轉乃就其現量，而成化身功德，還而非滅，順轉也。

第六意識轉爲「妙觀察智」：妙觀察者，觀中察出入法雙空，不同二乘有相觀也。能使極略極迥之法，昭朗現前。此智最爲先轉，地前已證見道位初入觀喜地，便能觀察現行，分別二執之妄，而證二空。至遠行地，常在雙空觀中，則俱生二執雖未除，種子已永不現行，然意識所轉之智，盡於此地。六地以上，不待作意觀空，自證本智，此智不用。佛果位中一切妙智，一大圓鏡智所攝，更無用此觀察矣。此有順逆二轉：自八識流注之意，亦是如來藏一分淨光，有觀察之能，以之觀空，即成妙智，順轉也。其自七識所染發見之識，一動念即屬非量，無分善染，俱成有覆，則須滅除，逆轉也。

第七末那識轉爲「平等性智」：由有我執故，與物不平；由有法執故，所見不等。初由第六意識入雙空觀，折伏現行二障，漸證平等，至修道位，已滿證無功之功，一刀割斷末那，不執八識爲自內我，不再重染八識相分染之作相，且不就八識見分作自證之總持，則不平不等之根，斷絕無餘。至佛果位中，就菩薩機，應菩薩化，而成就之。又若有修有證，一分法相，以八識見

分道緣化尊，然他受用圓滿，若自受用，則一色平等，圓大圓鏡智，無可現起，就其光明普照，則謂之大圓鏡；就其本體一如，則謂之平等性，其實一智也。此轉滅盡末那，即成平等，逆轉也。

第八阿賴耶識轉爲大圓鏡智。八識本體，本如來藏，無有境量而大，無有虧欠而圓，無不普照而如鏡。由無始以來，七識剗地，忽生熏習覆障，將此執爲內自我，遂成阿賴耶識。然本七識熏成有漏之體，非如來藏，遂爲拘礙縮小，蒙昧不可還復，在見道位中，不得親證，至不動地，七識不能拘執，使成賴耶，則此識乍尒脫縛輕安，金剛道後，宿習消盡，入佛果位，剎那之間，大圓鏡智，即尒現前。七識滅盡，平等智自顯，還白淨識，即圓鏡智不待滅。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御録宗鏡大綱》卷一

如諸大菩薩，所集《唯識論》等，大意有其二種：一爲達萬法之正宗，破二空之邪執；二爲斷煩惱所知之障，證解脫菩提之門。斯則自證法，原本覺眞地，不在文字句義敷揚。今爲後學慕道之人方便纂集，又自有二意，用表本懷。一爲好略之人，撮其樞要，精通的旨，免覽繁文；二爲執總之人，不明別理，微細開演，性相圓通，截二我生死之根，羅一味菩提之道。仰羣經之大旨，直了自心，遵諸聖之微言，頓開覺藏。去彼依通之見，破其邪執之情，深信正宗，令知月不在指，迴光返照，使見性不徇文。唯證相應，斯爲本意。不可橫生知解，沒溺見河。於無得觀中，懷趣向之意；就眞空理上，興取捨之心，率自胸襟，疑誤後學，須親見性，方曉斯宗。

問，既盧執指徇文，又何煩集教。答，爲背已合塵，齊文作解者，恐封教滯情，故有此說。若隨詮了旨，即教明心者，則有何取捨。所以藏法師云，自有衆生尋教得眞，會理教無礙，常觀理而不礙，持教恒誦習而不礙，觀空則理教俱融合，成一觀方爲究竟傳通耳。斯乃教觀一如，詮旨同原矣。問，諸大經論，自成片段，科節倫序，句義分明，何假撮録廣文，成其要略。答，但以教海弘深，窮之罔知其際，義天高廣，仰之不得其邊。今則以管窺天，將螺酌海，如掬滄溟之涓滴，似撮太華之一塵，本爲義廣難周，情存厭怠，亦爲不依一乘教之正理。唯徇不了義之因緣，拳窮橫豎之門，莫知起盡之處，所以刪繁簡異，探妙探玄，雖文不足而大義全，緣不備而正理顯。搜盡一乘之旨，抉開萬法之原，爲般若之玄樞，作菩提之要路。則資糧易辦，速至大乘，證入無疑，免涉小經。今所録者，雖無廣大製造之功，微有期述成之事，亦知鈔録前後文勢，不全所冀，直取要詮，且明宗旨，如從石辨玉，似披沙揀金，於羣藥中但取阿陀之妙向，衆寶內唯探如意之珠，舉一藏諸，以本攝末，則一言無不略盡殊說，更無異途所望。後賢勿垂嗤誚，所希斷疑生信，但以見道爲懷，非徇虛名以邀世譽。願盡未來之際，徧窮法界之中，歷劫遨生，常弘斯道，凡有心者，皆入此宗，去執除疑，見聞獲益，承三寶力，加被護持，誓報佛恩，廣濟含識。虛空可盡，茲願匪移，法界可窮，斯文不墜。

問，了義大乘，廣略周備，解一義具圓通之見，聞一偈有成佛之功，何假述成，仍煩解釋。答，上上根人，一聞千悟，性相雙辯，理事俱圓，若中下之徒，須假開演，莊嚴之道，讚飾之門，格量其功，不可爲喻。所以《法華經》偈云：譬如優曇華，一切皆愛樂；天人所希有，時時乃一出。聞法歡喜，讚乃至發一言，則爲已供養一切三世佛，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般若》頌云：般若無壞相，過一切言語；適無所依止，誰能讚其德；般若雖叵讚，我今能得讚；雖未脫死地，則爲已得出。又古聖云，若菩薩造論者，名《莊嚴經》，如蓮華未開，見雖生喜，不如已剖，香氣芬馥，如金未用，見雖生，喜不如用之，爲莊嚴具。故知弘教一念之善，能報十方諸佛之恩，論希有則如華擅優曇之名說，光揚則似金作莊嚴之具。

又 問，心分四名，義開多種，識之名義約有幾何。答，若約同門，自相不可分別。若約異門，共相隨義似分名。約性相，有九義，包內外具五名有九者，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九淨識。義具五者，一識自相，謂識自證分；二識所變，故一切境界，從心現起；三識相應，故同時，受想等心法；四識分位，故識上四相等；五識實相，故謂二空眞如，是識實性。自上諸法，皆不離識，總名唯識。故知若相，若性，若境，若心，乃至差別分位，皆是唯識，卷舒即離，總別同時，猶雲霧之依空，若波瀾之涌海。

性相境智，教理，行果等，皆唯是識，無有一法而非所標，故稱羣經了義中王，諸聖所依之父。若有遇者，頓息希望，無一法而可求，無一事而不足，全獲如來無上之珍寶，寧同荊岫璞中，已探教海祕密之靈珠，豈比驪龍頷下，遂得盡衆生之苦際，斷煩惱之病原。一念功全，千途自正。故知唯此眞實，萬法皆空，以此標宗，更無等等。如《觀法經》云，彼有菩薩，名曰上首，作

一乞士，入城乞食，時有比丘，名曰恒伽，謂乞士言，汝從何來。答曰，我從眞實中來。又問，何謂眞實。答曰，寂滅，故名爲眞實。又問，寂滅相中有所求，無所求耶。答曰，無所求。又問，無所求者，何用求耶。答曰，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又問，無所求中，何用求耶。答曰，有所求者，一切皆空，得者亦空，著者亦空，實者亦空，來者亦空，語者亦空，問者亦空，寂滅涅槃，一切虛空，分界亦復皆空。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眞實故知。若能於法法上求空，則於門門中解脫。若人法問答，言語往來，如宗鏡中像，若般若智照，寂滅涅槃，如宗鏡中明所以。若像若明，一切皆空，唯有鏡體，恒常披露，偏一切處，未嘗出沒，故云吾爲如是次第空法，而求眞實，即知一切法皆眞實，故無所求中，吾故求之矣。亦是　夫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故融大師云，若有一法可得，即是非時求也。所以《淨名經》云，空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　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　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衆生心行中求。

又　問，若隨分別，立眞妄心，約此二心，總有幾種。答，《大智論》云，有二種道：一畢竟空道，二分別好惡道。若畢竟空道，尚不得一，何況說多。若分別好惡道理，從義利事乃恒沙，且約一心，古釋有四。一紇利陀耶，此云肉團心；二緣慮心，通指八識；三質多耶，此云集起心，唯第八識積集種子，生起現行；四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貞實心。此是眞心也。然第八識無別自體，但是眞心，以不覺故，與諸妄想有和合不和合義。和合義者，能含染淨，自爲藏識，不和合者，體常不變，目爲眞如，都是如來藏。

經云，隱爲如來藏，顯爲法身，故知四種心，本同一體，但從迷悟分多。經偈云：佛說如來藏，以爲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佛說如來藏者，即法身在纏之名。以爲阿賴耶，即是藏識。惡慧不能知，藏即賴耶識，有執眞如，與賴耶體別者，是惡慧也。然雖四心同體，眞妄義別，本末亦殊。前三是相，後一是性，性相無礙，都是一心，即第四眞心，以爲宗旨。

《楞伽經》云，如來藏，名阿賴耶識，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又云，如來藏者，爲無始虛僞惡習所熏，名爲識藏。若此一心，推末歸本者，謂證第一義，則得解脫，第一義是緣之性。若見緣性，則脫緣縛。《華嚴經》云，皆一心作，論云，但是一心者，一切三界，唯心轉故，諸教同引，證成唯心。云何一心而作三界，以眞如性畢竟無盡故。如《漩狀頌》云：若人欲識眞空理，身內眞如還偏外；情與非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不離幻色即見空，此即眞如含一切；一念照入於多劫，一一念劫收一切；於一境內一切智，於一智中諸境界；只用一念觀一境，一切諸境同時會；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罣礙。

又卷一〇　問，大乘圓頓，識智俱亡，云何卻述緣生，反論因果。答，經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又云，深入緣起，斷諸邪見。夫唯識之旨，不出因果，正因相者，由識變故，諸法得生。以識爲因，正果相者，由種識，故生諸分別法體之果，及異熟等分位之果，所以上至諸佛，下及衆生，皆因果所收。何得撥無墮諸邪網，只爲一切外道，不達緣生，唯執自然，撥無因果。二乘眇目，但證偏空，滅智灰身，違離因果，世間業繫無聞，凡夫五欲火燒執著，因果盡成狂解，不體圓常，皆背法　隨說、觀待、牽引、攝受、生起、引發、定異、同事、相違、不相違、十因　四緣，因緣、次第緣、所緣緣、增上緣　辯染淨之生處　三報，謂現報、生報、後報　五果，異熟、等流、離繫、士用、增上五果　鑒眞俗之所歸，則能斥小除邪，剖情破執，遂得心境融通，自他交徹，不二不異，觸境冥宗，非有非空，隨緣合道。若不達三量，眞妄何分。若不知四分，體用俱失。故知浪說心之名字，微細行相，懵然不知，終不免心境緣拘，自他見縛，目下狐疑不斷，臨終津濟何憑。所以般若是送神符，臨終能令生死無滯，只爲盲無智眼，教觀不明，從無始已來，不能洞曉，違現量而失自心體，逐比非，而妄認外塵，終日將心取心，以幻緣幻，妄生妄死，空是空非，都不覺知，莫能暫省。今更不信，復待何時。生死海深，匪慧舟而不渡，塵勞網密，非智刃而莫揮。問，祖佛大意貴在心行，探義徇文，只益戲論。所以文殊訶阿難云，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爭如一念還原，深諧遺旨。答，此爲未知者說，不爲已知者言。爲未行者言，不爲已行者說。若已知已行之者，則心迹俱亡，何待言說。今只爲初學未知者，已眼不開，圓機未發，須假聞慧，以助初心，爲未行者但執依通，學大乘語，如蟲食木，猶奴數錢，乃至塵沙教門，皆爲此之二等，因茲見諦，如說而行。且智慧之光，如日普照，多聞之力，猶膏助明，以劣解衆生，從無始來，受無量劫洞然之苦，只爲迷正信路，失妙慧門，狂亂用心，顚倒行事，何乃盲無智照，翻嫌眞實，慧光貧闕，法財更祛，多聞寶藏，如《華嚴經》云，欲度衆生，令住涅槃，不離無障礙解脫智，無障礙解脫智，不離一切法。如實覺一切法，如實覺不離，無行無生行慧光，無行無生行慧光，不離禪善巧決定觀察

智，慳善巧其定觀察智不離善巧多聞　是以因聞熏心，能辯其定觀察之禪，因禪發起無行無生之慧，因慧之達諸法如實之覺，因覺圓滿無礙解脫之智斯皆全因最初多聞之力，成就菩提　若離此宗鏡，別無成佛之門　設有所修，皆成魔外之法　有慧無多聞，是不知實相　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見，多聞無智慧，亦不知實相　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　夫學般若菩薩，應須三省　若心不動，諸事寂然　如入《楞伽經》偈云：但有心動轉，皆是世俗法不復起轉生見，世是自心來者，是事生去者，是事滅，如實知去來，不復生分別　又若執經論無益，翻成諸聖虛功，則西土上德聲聞徒勞結集　此方大權菩薩何假翻經，如抱沈痾之人，不須妙藥，似迷險道之者，易用導師　良醫終不救無病之人，導師亦不引識路之者　見與不見，全在心知，行之不行，唯關意密　實不敢以己妨於上上機人，但一心爲報佛恩，依教略而纂錄　如漏管中之見，莫測義天，似偷壁罅之光，焉稱法日　今遭慈救，教有明文，法爾沙門，須具三施　三施之內，法施爲先，念念不忘，利物步步，與道相應　究竟同歸，莫先宗鏡

《法華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眞，若悟自心，即是智城，離愚癡故《金剛經》云，若菩薩心不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知心目開明，智日普照，光吞萬像，法界洞然，豈更有一纖塵而作障翳乎　如是則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密　何者　若不見一塵，則無所取，若無所取，亦無可與，是布施義，是大捨義　故經云，無可與者，名曰布施　如是則慳施同倫，取捨平等，不歸宗鏡，何以裁之　問，何不依自禪宗，蹈玄學正路　但一切處無著，放曠任緣，無作無修，自然合道　何必拘懷局志，徇義迷文，可謂棄靜求喧，順同好異　答，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專己見，不合圓詮，或稱悟而意解清傳，設得定而守愚閉，證所以後學訛謬，不稟師承，先聖教中已一一推破　如云，一切處無著者，是以阿難懸知末法，皆墮此愚於《楞嚴》會中，示疑起執，無上覺毛，以親訶破　《首楞嚴經》云，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著，名之爲心，則我無著，名爲心否　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像，名爲一切　汝不著者，爲在爲無，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　有不著者，不可名無　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　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　又所言放曠任緣者，於圓覺中猶是四病之數　《圓覺經》云，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　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爲病　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　涅槃生死無起滅念，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爲病　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平等　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爲病　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　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寂相故，說名爲病　離四病者，則知清淨，作是觀者，名爲正觀　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如上所說，不唯作無著任緣之解，墮於邪觀，乃至起寂然冥合之心，皆存意地　如有學人問忠國師云，不作意時，得寂然否　答，若見寂然，即是作意　所以意根，難出動靜，皆落法塵，故知並是執見修禪，說病爲法，如蒸沙作飯，緣木求魚，費力勞功，枉經塵劫　且經中佛語，幽玄則義語，非文，不同衆生，情見麤浮乃文語，非義　又若執任緣無著之事，盡落邪觀，得悉檀方便之門，皆成正教　是以藥病難辯，取捨俱非，但且直悟自心，自然言思道斷，境智齊泯，人法俱空，向衆生三業之中開佛知見，就生死五陰之內顯大菩提，則了義金文，可爲繩墨，實地知識，堪作眞歸　故得智炬，增輝照耀，十方之際，心華發艷，榮敷法界之中如上所述，皆爲有心成障　若乃離於妄心，自然合道

問，本自無心，妄依何起　答，爲不了本自無心，名妄　若知本自無心，即妄無所起，眞無所得　問，何故有心即妄，無心即無妄　答，以法界性空寂，無主宰故，有心即有主宰，有主宰即有分劑，無心即無主宰，無主宰即無分劑，無分劑即無生死　問，無心者，爲當離心是無心，即心得無心　答，即心得無心　問，即心是有心，云何得無心　答，不壞心相，而無分別　問，豈不辯知也　答，即辯知，無能所，是無心也，豈渾無用始是無心　譬如明鏡照物，豈有心耶　當知一切衆生，即自無心，心體本來常寂，寂而常用，用而常寂，隨境鑒辯，皆是實性自爾，非是有心方始用也　只謂衆生不了自心常寂，妄計有心，心便成境　以即心無心故，心即是理　即理無理故，理即是心理即是心故，不動心相　心即是理故，不得心相　不得心相故，即是衆生不生不動心相故，即是佛亦不生，以生佛俱不生故，即凡聖當自平等法界性

也。純一道清淨，更無異法，當知但有心，分別作解之處，俱是虛妄，猶如夢中。若未全覺，所見纖毫亦猶是夢中事。但得無心，要同覺後絕諸境界，但有一微塵，可作修證不思議解處，俱不離三界。《夢中所見經》云，無有少法可得佛，即授記。又經云，若有衆生能觀一切妄念無相，即爲證得如來智慧。又且無心者，不得作有無情見之解。若將心作無，此即成有。若一切處無心，如土木瓦礫。此成斷滅，皆屬意根強知妄識邊事，是以稱不思議定者，以有無情見不及故。

所以《圓覺經》云，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華，用此思惟辯於佛境，猶如空華。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問，既不得作有無之解，如何是正了無心。答，白虎山前鬬，蓮花水底沉。問，前標宗不言法相，云何已下更用廣說事相法門。答，若不先論其事相之表，何以辯其體性之原。如世間法，未見其海，爭識其波，未見其山，寧諳其土。今欲總別雙辯，理事具陳，不達事而理非圓，不了理而事奚立。故云，理隨事現，一多緣起之無邊事，得理融千差，涉入而無礙。又從總出別，因別成總，不得別而何成總。不因總而豈稱別，則理事總別，一際無差，只爲今時但唯執總滯理，見解不圓，法眼將明而不明，疑心欲斷而非斷，皆是理事成礙，總別不通。故四弘誓願云，法門無邊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何乃虛擲寸陰，頓違本願，守愚空坐幸色，四恩若愚癡人不分菽麥，似牛羊眼，罔辯方隅，現今對境尚不圓明，臨終遇緣，焉能甄別，直須達事通理，徹果窮因，無一法而不明，無一塵而不照，則見聞莫能惑，境界不能拘。故《法華經》云，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故知一心實相，悉是諸法。諸法所生，皆從現行善惡熏習。第八識含藏種子，爲因發起，染淨差別，報應爲果。若不微細剖析，問答決疑，則何由到一心，總別之原，徹八識性相之際。古德云，提綱意在張網，不可去網存綱。舉領意在著衣，不可棄衣取領。若祇集而不敘，如無綱之網，若祇敘而不集，如無網之綱。故知理事雙明，方通圓旨，教觀齊運，始達一乘。且如等覺菩薩，妙果將圓，卻入幻網門，倒學凡夫事，習世間三昧，具工巧神通。今之所宗，且明大旨，須先立後破，以洗情塵，然即破立同時而無所破，不同權教，定執教相之有門，寧比小乘唯證析法之空理。今則以別成總，將偏顯圓別成總而一際無差，偏顯圓而萬法齊旨，開合自在，隨顯無方。若執之成萬有之猜規，若定之爲四魔之根蒂。是故百法明門，大乘菩薩初地方了，乃至十方諸佛，本後二智，俱證俱緣。若不證唯識之性，不成根本智，無成佛之期。若不了唯識之相，不成後得智，闕化他之行。此唯識百法者，乃是有爲無爲眞俗一切法之性相根本。所以經云，若不證眞如，焉能了諸行。若不證唯識眞如之性，焉能了唯識百法之行相。故云根本智證百法性後得智，緣百法相。《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略說有三：一、發正直心，如理正念眞如法故；二、發深重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發大悲心，願拔一切衆生苦。故問一切衆生，一切諸法，皆同一法界，無有二相，據理但應正念眞如，何假復修一切善行，教一切衆生。答，不然。如摩尼寶，本性明潔，在礦穢中，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施功力，欲求清淨，終不可得。眞如之法亦復如是。體雖明潔，具足功德，而被無邊客塵所染，假使有人勤加憶念而不作方便，不修諸行，欲求清淨，終無得理。是故，要當集一切善行，救一切衆生，離彼無邊客塵，垢染顯現眞法。如《首楞嚴經》云，幻妄稱相，其性眞爲妙覺明體，是以若偏執相而成妄定，據性而沉空。今則性相融通，眞妄交徹，不墮斷常之見，能成無盡之宗。故知若欲深達法原，妙窮佛旨者，非上智而莫及，豈下機而能通。所以《法華經》偈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

又卷一一

夫言正唯識義，約有幾種識。答，經論通辯，有八種識：一眼識，二耳識，三鼻識，四舌識，五身識，六意識，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問，此八種識行相如何。答，經論成立，自有明文。此八種識具三能變：一異熟能變，即第八識；二思量能變，即第七識；三了別能變，即前六識。《唯識論》云，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一謂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恒審思量故。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麤相故。論頌曰，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恒轉如瀑流，阿羅漢位捨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此識有能藏、所藏、執藏意故，謂與雜染互爲緣，故有情執爲自內我故。

問，佛種從緣起者，即是熏習義。約法報化三身中，是何佛種從緣起答，是報身佛，由熏成故，以智爲種。法身是無爲斷惑所顯，不從種子生。以

法報具足，能起化現，即化身。是法報之用，唯報佛性，即是一切衆生間熏種子。且如世間甘露葉上霧露潤濕滴，入土中一滴成一連珠。又更濕潤生長芽莖，報佛性亦爾。我等第六識見分，及耳識見分，如同甘露葉，如來大乘教法，如似霧露，耳識、第六識，熏得大乘種子，似潤濕落在第六識中，如入土中，生得連珠，後數資熏至，成自受用報身，似更遇濕潤，生起芽莖，故知佛種全自熏成。初學之人爭不仗於聞法之力，且衆生雖有正因，性須假緣因發起，如《大智度論》云，如經中說二因，緣發起正見，一者外聞正法，二者內有正念，又如草木內有種子，外有雨澤，然後得生。若無菩薩，衆生雖有業，因緣無由發起，然欲弘揚佛法，剖析圓宗應，須性相雙明，總別俱辯。故《法華經》偈云，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我及十方佛，乃能知是事。今宗鏡本意，要理事分明，方顯一心體用具足。若有體而無用，如有身而無手足，若有用而無體，如有手足而無身，若無身手人相不具。若無體用，法身不圓。釋《摩訶衍論》云，自性清淨無漏，性德從無始來，一向明白，亦無垢累，亦無染汙，而以無明而熏習故，即有垢累，無明藏海從無始來，一向闇黑，亦無智明，亦無自品，而以本覺而熏習故，即有淨用。如是染淨，但是假立，染非實染，淨非實淨，皆是幻化，無實自性故，知染淨無體，隨熏所成。若離熏習之緣，決定無法可得。若無第六識所熏之體，萬法不成，以前衆多義門，成就唯識，即知無有一法不從心化生，隨善惡以熏成，因修習而爲種，似爇香之紙，染牙馥以騰馨，如繫魚之繩，逆鱗鱭而作氣，況異熟本識堅住眞心，聞善法熏則淨，種子增長，因慧法發，則染種子圓成。是以內則爲因，雖然本有，外爲緣助，須仗新熏。遂能起果酬因，爲凡作聖。故經云，佛種從緣起，故知無法不熏成，是以多聞熏習之功，須親道友，積學鍊磨之力，全在當人，不可虛度時光，不勤妙行。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未遇人工，不成火用。如身中佛性，是佛正因，不假淨緣，難成妙用。問，心識無形，無對，云何說受熏之義。答，經明，若熏若變，俱不思議，約隨緣鼓動，彰熏變之相，以根本無明，熏本覺時，即本覺隨動，故說爲熏。又本覺之體理雖不變，由隨緣故，故說爲變，雖然熏變染而不染，雖不熏變，不染而染，莫可以心意測，故云不思議熏，靡可以文句詮，故云不思議變。

問，阿賴耶識若常則無轉變，若斷則不相續，如何會通得合正理。答，不一不異，非斷非常，方契因緣。《唯識正理論》云，此識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謂此識無始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是異趣生施設本故，性堅持種令不失故，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念生滅，前後變異，因滅果生，非常一故，可爲轉識熏成種故，恒言遮斷轉表非常，猶如瀑流，因果法爾。謂此識性無始時來，刹那刹那，果生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非斷非常，是緣起理，故說此識恒轉如流。

問，此識既云恒轉如流，定有生滅去來否。答，此識不守自性，隨緣變時，似有流轉，而實無生滅，亦非去來，如濕水起，瀑瀑至是水，華生空界，華至是空，識性未嘗去來，虛空何曾生滅。又心無處所，實無來去，昔所行處，了了知見，性自虛通，體無去住，不用除滅此心。若識此心本是佛體，不須怕今有不識心人，將此爲妄，終日除滅，亦不可得滅，縱令得滅，證聲聞果，亦非究竟。只如過去諸佛，恒沙劫事，見如今日眞如之性，靈通自在，照用無方，不可同無情物。佛性是生氣物，不可兀爾無知，但無心量種種施爲，如幻如化，如機關，木人畢竟無有心量，於一切處，無執繫，無住著，無所求，於一切時中，更無一法可得。問，此阿賴耶識，變爲一切法因，又稱引果，只如因果之法，爲眞實有，爲假施設。答，皆從識變，是假施設論云，謂此正理深妙，離言因果等，言皆施設。觀現在法，有引後用假立當果，對說現因觀，現在法有攝前相，假立曾因對說，現果假謂現識，似彼相現如是因果，理趣顯然，遠離二邊，契會中道，諸有智者應順修學。釋云，今明諸法自相離言，謂觀三世，唯有現法觀，此現法，有能引生當果之用，當果雖無，而現在法有，引彼用者，功能行者，尋見現法之上，有此功用，觀此法果，遂心變作未來之相，此似未來，實是現在，即假說此所變未來，名爲當果。對此假當有之果，而說現在法爲因，此未來果，即觀現在法功能而假變也。其因亦爾，觀此現法有酬前之相，即異熟變相等觀，此所從生處而能變爲過去，實非過去，而是現在假說所變，爲現法，即對此假曾有過去因，而說現在爲果，而實所觀非因非不因，非果非不果。且如於因性離言故，非實有。因有功能故，非定不因果，亦如是。

問，此第八識爲定是眞是假。答，是眞，是假，不可定執。《首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漏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釋曰，梵語阿陀那者，此云執持識，此識體淨，被無明熏習，水乳雜分，唯佛能了。以不覺妄染故，則爲習氣，變起前之七識漏流波浪，成生死海。若大覺頓了故，則爲無

漏淨識執持不斷，盡未來際，作大佛事，能成智慧海。眞非眞，恐迷者，佛意，我若一向說眞，則衆生不復進修，墮增上慢，以不染而染，非無客塵垢故，又外道執此識爲我。若言即是佛性、眞我，則扶其邪執，有濫眞修。我若一向說不眞，則衆生又於自身撥無生斷見，故無成佛之期。是以對凡夫二乘前不定，開演，恐生迷倒，不達如來密旨，以此根本識微細難知故。

問，此第八識於眞俗二諦中俱建立否。答，染淨之本，眞俗俱存，不達眞異熟，正唯識人多執俗有眞無，強生異見，不知諸佛密意，執遣相空理，以爲究竟，此乃破偏計情執，是護過遮詮，便撥依他圓成，悉作空華之相。若無依圓本識及一切法，皆則無體，既非實有，成大邪見。論云，外道毀謗染淨因果，亦不謂全無，但執非實故。若一切皆非實有，菩薩不應爲不捨生死，精勤修集，菩提資糧，誰有智者，爲除幻敵，求石女兒，用爲軍旅，故應信有能持種心依之建立，染淨因果，彼心即是此第八識。所以經云，深信大乘，不謗因果，但眞諦中以一切法不可得故，言語道斷故，心智路絕故，或言一切法空。此是第一義空，不可得空，非是外道斷空。小乘但空等，不可起龜毛兎角之心，執蛇足鹽香之見。問，受生命終，既依本識，生時死時，復住何心。答，夫論生滅之事，必住散動之心。經云，有念即魔網，不動即法印。魔網立生死之道，法印成涅槃之門。故知散亂寂靜二途，皆依本識而有。

問，一切有情皆依食住，即是第八識食，約有幾種，行相如何。答，《識論》云，經說食有四種：一者段食，變壞爲相，謂欲界繫香味觸，三於變壞時，能爲食事，由此色處，非段食攝，以變壞時色無用故；二者觸食，觸境爲相，謂有漏觸，纔取境時，攝受喜等，能爲食事，此觸雖與諸識相應，屬六識者，食義偏勝，觸麤顯境，攝受喜樂，及順益捨資養勝故；三者意思食，希望爲相，謂有漏思與欲俱轉，希可愛境，能爲食事，此思雖與諸識相應，屬意識者食，義偏勝，意識於境希望勝故；四者識食，執持爲相，謂有漏識，由段觸思勢力增長，能爲食事，此識雖通，諸識自體，而第八識食義偏勝，一類相續，執持勝故。此四能持有情身命，令不壞斷，故名爲食。段食唯於欲界有用，觸意思食雖偏三界，而依識轉隨識有無，眼等轉識，有間有轉，非偏，恒時能持身命，謂無心定，熟眠悶絕，無想天，中有間斷，故設有心位，隨所依緣性界地等，有轉易故，於持身命非偏非恒，乃至由此定知異諸轉識，有異熟識，一類恒偏，執持身命，令不斷壞，世尊依此，故作是言，一切有情，皆依食住。

《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法由食而住，在眼以眠爲食，耳以聲爲食，鼻以香爲食，舌以味爲食，身以細滑爲食，意以法爲食，涅槃以無放逸爲食。爾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飲食有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五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所以《維摩經》云，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搏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斯皆是破五陰法，成涅槃食。問，住滅定者，於八識中滅何等識。答，但滅六識，以第八識持身故。論云，契經說，住滅定者，身語心行無不皆滅，而壽不滅，亦不離煖根，無變壞，識不離身。若無此識，住滅定者，不離身識，不應有故。

問，小乘入滅盡定云何不能現其威儀。答，小乘是事滅，大乘是理滅。如《清涼疏》云，一切法滅盡三昧智通者，謂五衆之法，皆當體寂滅故，斯即理滅，不同餘宗滅定，但明事滅，唯滅六七，心心所法，不滅。第八等，但事滅故，不能即定，而用證理滅故，定散無礙，由即事而理故，不礙滅，即理而事故，不礙用。是以經云，雖念念入而不廢菩薩道等，亦非心定而身起用，亦不獨明定散雙絕，但是事理無礙故。《七地》中云，雖行實際，而不作證，能念念入，亦念念起。及《淨名經》云，不起滅定，現諸威儀，皆斯義也。又古師云，若大乘滅定，由具五蘊，有第八識及第七淨分，末那平等性智，在而能引，起種種威儀，小乘唯有色行二蘊，前六識已滅，以小乘所現威儀，事須意識，始能引起，既無意識，則無運用之功，與大乘有異已。上猶是約行相分別。若就理而論，威儀即定，定即威儀，以色心其已久如，故問識種，即是命根者，以何義爲根。答，論云，然依親生此識種子，由業所引功能差別住時，決定假立命根，以此種子爲業力，故有持一報之身功能差別，令得決定，若此種子無此功能，身便爛壞。故種子爲命根，餘現行色心等非命根，不恒續故，非業所引故。然業正牽時，唯牽此種子，種子方能造生現行，非謂現行名命根，故唯種是根。又夫命根者，依心假立，命爲能依，心爲所依，命之依心，如情之依心矣。

問，《淨名經》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本即阿賴耶識，云何說此識爲一切法本。答，此識建立有情無情，發生染法淨法，若有知有覺，則衆生界起，若無想無慮，則國土緣生。因染法而六趣迴旋，隨淨法而四聖階降，可謂

根本，身器之由。了此識原，何法非證，證此心源，何境不盡。至謂絕學之門，棲神之地矣。

問：至聖垂慈，覺王應跡，以廣長之舌相，出誠實之微言，於無名相中，佈難思之教海，以假名相說，演無盡之義宗。且如第八識心，本無名相，隨位立號，因執得名，至何位次之中，而捨虛假之稱。答：《唯識論》云：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子及諸色根而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爲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徧任持世出世間法種子故。此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識，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失故，我見等執藏以爲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八識故。如契經偈說，如來無垢識，是淨無漏界，解脫一切障，圓鏡智相，應阿賴耶識，名過失重故。最初捨故，此中偏說異熟識，體菩薩將得菩提時，捨聲聞獨覺，入無餘依涅槃時，捨無垢識，體無有捨時，利樂有情無盡時，故心等通故，隨義應說。

天台《淨名疏》云：一法異名者，諸經異名，說眞性實相，或言一實諦，或言自性清淨心，或言如來藏，或言如如，或言實際，或言實相般若，或言一乘，或言即是《首楞嚴》，或言法性，或言法身，或言中道，或言畢竟空，或言正因佛性，性淨涅槃。如是等種種異名，此皆是實相之異稱。故《大智論》偈云：般若是一法，佛說種種名；隨諸衆生類，爲之立異字。《大涅槃經》云：如天帝釋，有千種名。解脫亦爾，多諸名字。又云：佛性者，有五種名，故皆是赴機利物爲立異名也。而法體是一，未曾有異。如帝釋千名，名雖不同，終是目於天主，豈有聞異名，故而言非實相，理如人供養帝釋，毀憍師迦，供養憍師迦，毀於帝釋，如此供養，未必得福。末代弘法者亦爾，或信賴耶自性清淨心而毀畢竟空，或信畢竟空無所有，毀賴耶識自性清淨心，或言《般若》明實相，《法華》明一乘，皆非佛性，此之求偏，豈不虛禍。若知名異體一，則隨喜之善，偏於法界，何所淨乎。

問：因相立名，因名顯相，名已廣辯，識相如何。答：詮表呼召，目之爲名；行狀可觀，號之曰相。第六分別事識，是名取境染心，是相第七，現識是名無明根本心，是相第八藏識，是名心體。是相第七眞識，是名體性不改，是相斯皆是無名之名，無相之相，何者以名相不出心境故，是以心無自性，因境而生境，無自性因心而有，則張心無心外之境，張境無境外之心，若互奪兩亡，心境俱泯，若相資並立，心境宛然。此乃無性而空，空而不空，無性而有，有而不有，不有之有，有顯一如，不空之空，空成萬德，可謂雖萬有於性空，蕩一無於畢竟矣。

問：諸心識中何識堅牢，不爲諸緣之所飄動。答：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緣生之法悉皆無常，唯有根本心不從前際生，不從中際住，不於後際滅，實爲萬有之根基，諸佛之住處，是以喻之如鏡，可以精鑒妍醜，深洞玄微，仰之爲宗，猶乎巨浸納川，太虛含像。《密嚴經》云：心有八種，或復有九，與無明俱爲世間因。世間悉是心心法，現是心心法及以諸根生滅流轉爲無明等之所變異，其根本心堅固不動。世間因緣有十二分，若根，若境，能生所生，剎那壞滅，從於梵世，至非非想，皆因緣起，唯有如來，離諸因緣內外，世間動不動法，皆如瓶等壞滅爲性。又頌云：汝等諸佛子，云何不見聞，歲識體清淨，衆身所依止，或具三十二，佛相及輪王，或爲種種形，世間皆悉見，譬如淨空月，衆星所環繞，諸識阿賴耶，如是身中住，譬如欲天主，侍衛遊寶宮，江海等諸神，水中而自在，藏識處於世，當知亦復然，如地生衆物，是心多所現，譬如日天子，赫奕乘寶宮，旋繞須彌山，周流照天下，諸天世人等，見之而禮敬，藏識佛地中，其相亦如是，十地行衆行，顯發大乘法，普與衆生樂，常讚於如來，在於菩薩身，是即名菩薩，佛與諸菩薩，皆是賴耶名，佛及諸佛子，已受當受記，廣大阿賴耶，而成於正覺，密嚴諸定者，與妙定相應，能於阿賴耶，明了而觀見，佛及辟支佛，聲聞諸異道，見理無怯人，所觀皆此識，種種諸識境，皆從心所變，瓶衣等衆物，如是性皆無，悉依阿賴耶，衆生迷惑見，以諸習氣故，所取能取轉，此性非如幻，陽燄及毛輪，非生非不生，非空亦非有，譬如長短等，離一皆皆無，智者觀幻事，此皆唯幻術，未曾有一物，與幻而同起，幻燄及毛輪，和合而可見，離一無和合，過未亦非有，幻事毛輪等，在在諸物相，此皆心變異，無體亦無名，世中迷惑人，其心不自在，妄說有能幻，幻成種種物，幻師輒瓦等，所作衆物類，種種若去來，此見皆非實，如鐵因磁石，所向而轉移，藏識亦如是，隨於分別轉，一切諸世間，無處不周徧，如日摩尼寶，無思及分別，此識徧諸

處，見之謂流轉，不死不生，本非流轉法，定者勤觀察，生死猶如夢，是時轉依，說名爲解脫　此即是諸佛最上之教，理深量一切法，如秤如明鏡，又如大明燈，亦如試金石，遠離於斷滅　正道之標相，修行妙定者，至解脫之因，永離諸雜染，轉依而顯現

問，本識與諸識，和合同起同滅，至轉依位，諸煩惱識滅，唯本識在，如何分別滅不滅之異　答，《攝大乘論》云，若本識與非本識共起共滅，猶如水乳和合，云何本識不滅，非本識滅，譬如於水鵝所飲乳　釋云，譬如水乳，雖和合，鵝飲之時唯飲乳，不飲水，故乳雖盡而水不竭　本識與非本識亦爾，雖復和合而一滅一住

問，此根本識心，既稱爲一切法體，又云常住不動，只如萬法，即此心有離此心，有若即此心，萬法遷變，此心云何稱爲常住　若離此心，復云何得爲一切法體　答，開合隨緣，非即非離，以緣會故合，以緣散故開　開合但緣，卷舒無體，緣但開合，緣亦本空，彼此無知，能所俱寂　《密嚴經》偈云，譬如金石等，本來無水相，與火共和合，若水而流動，藏識亦如是，體非流轉法，諸識共相應，與法同流轉，如鐵因磁石，周迴而轉移，二俱無有思狀若有思覺賴耶與七識，常知亦復然　習纏之所繫，無人而若有，普偏衆生身，周行諸陰趣，如鐵與磁石，展轉不相知

問，若不立此第八識，有何等過　答，有大過失　一切染淨法，不成俱無因故　《識論》云，若無此識，持煩惱種界地，往還無染，心後諸煩惱起，皆應無因，餘法不能持彼種故　若諸煩惱無因而生，則無三乘，學無學界，諸已斷者，皆應起故　又若無此識，持世出世清淨道種，異類心後起彼淨法，皆應無因　又，出世道初，不應生無法持彼法爾種故，初不生故，後亦不生，是則應無三乘道果　若無此識，持煩惱種，轉依斷果，亦不得成，謂道起時，現行煩惱及彼種子俱非有故，染淨二心不俱起故，道相應心不持彼種，自性相違，如涅槃故　餘法持種，理不成故　既無所斷能斷，亦無依誰由誰而立斷果　若由道力，後惑不生　立斷果者，則初道起應成無學，後諸煩惱皆已無因，永不生故　許有此識，一切皆成，唯此能持染淨種　故證此識，有理趣無邊，恐厭繁文，略述綱要，則有此識，教理顯然，諸有智人應深信受　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　若欲學諸佛方便，須具菩薩，偏行一一洞明，方成大化　如上廣引藏識之文，祖佛所明經論，共立第八本識眞如一心，廣大無邊，體性微細，顯之原而無外，包性相以該通，擅持種之名，作總報之主，建有情之體，立涅槃之因，居初位而總號賴耶，處極果而唯稱無垢，備本後之智地，成自他之利門，隨有執無執而立多名，據染緣淨緣，而作衆體，攝一切而如太虛包納，現萬法而似大地發生，則何法不收，無門不入，但以迷一眞之解，作第二之觀，初因覺明能了之心，發起內外塵勞之相，於一圓湛析出根塵，聚內四大爲身，分外四大爲境，內以識情爲垢，外因想相成塵，無念而境觀一如，有想而眞成萬別　若能心融法界，境豁眞空，幻翳全消，一道明現，可謂裂迷途之緻，網抽覺戶之重關，憒夢醒，而大覺常明，狂性歇而本頭自現

夫第二能變識者，《識論》頌云，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依彼轉緣彼，思量爲性相，四煩惱常俱，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愛，及餘觸等俱，有覆無記攝，隨所生所繫，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乃至應知此，意但緣藏識，見分非餘彼　無始來一類相續，似常似一故，恒與諸法爲所依故，此唯執彼爲自內我故

問，此第七識，云何離眼等識，別有自體，出何經文　答，論云，聖教正理爲定量故，謂薄伽梵處處經中，說心意識，三種別義，集起名心，思量名意，了別名識，是三別義　如是三義，雖通八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集諸法，種起諸法故　第七名意，緣藏識等，恒審思量，爲我等故，餘六名識於六別境，麤動間，斷了別轉故，如《入楞伽》頌說，藏識說名心，思量性名意，能了諸境相，是說名爲識　釋云，雖通八識，皆名心意識，而隨勝顯第八名心爲一切現行，熏集諸法種，現行爲依，種子識爲因，能生一切法，故是起諸法第七名意者，因中有漏，唯緣我境，無漏緣第八及眞如果上，許緣一切法，故餘六識名識，於六別境體，是麤動有間斷法，了別轉故，易了名麤轉，易名動不續，名間各有此勝，各別得名　又論云，謂契經說不共無明，微細恒行覆蔽眞實，若無此識，彼應非有，謂諸異生，於一切分恒起迷理，不共無明，覆眞實義，障勝慧眼，如有頌說眞義心，當生常時爲障礙，俱行一切分謂不共無明　是故契經說，異生類恒處，長夜無明，所蒙惛醉纏心，曾無醒覺　若異生位，有暫不起，此無明時便違經義　謂異生位，迷理無明，有行不行，不應理故　此依六識，皆不得成，應此間斷，彼恒緣故，許有末那，便無此失

問，若無末那，有何等過　答，若無第七，則無凡可厭，無聖可欣　凡聖

不成、染淨俱失　論云、是故定應別有此意　又經說、無想有情、一期生中心心所滅　若無此識、彼應無染、謂彼長時無六轉識　若無此意、我執便無　乃至故應別有染汙、末那於無想天中起我執、由斯聖教同許、彼又《契經》說、異生善染無記心識、恒帶我執　若無此識、彼不應有謂異生類二性心時　雖外起諸業、而內恒執我、由執我故、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故三瑜伽》說染汙、末那爲識依止、彼末滅時相不別、縛不得解脫、末那滅已、相縛解脫　言相縛者、謂於境相不能了達、如幻事等、由斯見分相分所拘、不得自在故、名相縛依　如是義有伽陀言如是染汙、意是識之所依、此意未滅時、識縛終不脫　釋云、於無想天恒起我執、由斯聖教同許厭彼者、有第七於彼起我執、是異生故、出定已、後復沉生死、起諸煩惱、聖賢訶彼　若無第七、不應訶彼無過失、果由執我故　令六識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者、此我外緣行相麤動、非第七起、由第七故、第六起　此全由七生、增明爲論　第六識中我執體有　問、斷通三性心間雜生故、第七不緣外境生故　已上略錄第七末那諸教同詮、羣賢共釋、創大道者、此意須明、是起凡聖之因、宜窮體性、乃立解惑之本、可究根原　迷之則爲大法執之愚、悟之則成平等性之智、於諸識內獨得意名向有漏中、作無明主、不間不斷、無想定前而不消常審、常恒四空、天趣而還起、雖有覆而無記、不外執而內緣、常起現行、能蔽眞而障道、唯楞不共　但成染而潤生、是以欲透塵勞、須知要徑　將施妙藥、先候病原　若細意推尋、冥心觀察、則何塵而不出、何病而不消　斷惑之門、斯爲要妄　第三能變者、《唯識論》頌云、次第三能變差別、有六種、了境爲性、相善不善、俱非此三能變、是了別境識、自證分是了別性、見分是了別相　《識論》云、隨六根境種類異故、或名色識乃至法識、隨境立名、順識義故、謂於六境了別名識色等、五識唯了色等法、識通能了一切法

問、於眼等六識中有幾分別　答、略有三種　一、自性分別、唯緣現在所緣諸行　自相行、分別所緣行、即五塵也　自相行、如色以青爲行相、眼識緣時亦任運作青行相　名自行、又自相即能緣、行簡共相行、如緣青時即緣黃不著　二隨念分別、於昔曾所受諸行　追念行、分別唯緣過去　三計度分別、於去來今不現前思構行、分別即非有計有、是非量境、然約三世、計度不定一世　又《雜集論》於三分別中復有七種分別　一謂於緣任運分別、謂五識身如所緣相無異、分別於自境界、任運轉故　二有相分別、謂自性隨念二種、分別取過現境種種相故　三無相分別、別　五伺察分別　六染汙分別　七不染汙以爲自性　所以者何　以思度故、或時尋汙、種種分別　問、前三分別、於一識中幾三分別、自第七識唯有自性分別、以緣現在我故　若論體性、計度以慧爲性、隨念、以所以無此分別

問、八識中各具幾分別　答、第六識具運二種分別、五識於自境界任運轉故、第八識同前五識得有自性、任運分別　問、執者、須是分別籌度之意　方堅執五識、雖五無執唯第六也　問、眼見色時、爲是眼見眼見色、亦非識等、以一切法無作用故　由色　又識之於根、乍出乍入、如鹿在網、猶息休息　識在根籠、亦復如是　或在於耳、或復無定、相續不斷　何爲不斷、以妙用無間在、若見一法則被一法礙、不能圓通法界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　《首楞嚴無性、猶若交蘆　由塵發知者、即見分　因心境互生、各無自體、心不自立　由塵發知猶若交蘆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可見即通法界、見即是涅槃　若了了聞無繫　一切諸法本來涅槃、以分別以妄見所嚴經》云、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餘根　若離念偏法界見鐵圍山、一切相皆相、如十人患瞖、共見空華、一人眼可、則不一妄除、皆不見諸相一相、則一切相爲一切華競飛、一妄動心、諸塵併起　若能離念、則不得一切相、物物皆眞　又十個空華、佛道

問，根塵所對，現證分明，如何圓通，得入空理。答，眼對色塵，無而有見，異熟業果，不可思議。唯智所知，非情所測。諸法實性親證方明，有見有聞。世俗心量，若約眞諦，根境俱空。且如世俗門中，見無自性，如眼勝義根，如火既能發識，又能照境，識如人能了別，境如物，故知無根，不能發識，無識不能了境，無境不能起見。三法和合，方成見性。則見性無從，和合非有。如《思益經》偈云：悉見十方國，一切衆生類；而於眼色中，終不生二相；諸佛所說法，一切能聽受；而於耳聲中，亦不生二相；能於一心中，知衆生諸心；自心及彼心，此二不分別。《廣百門論・破根境品》云，眼等根塵，若執實有理，必不然，所以者何。違比量故，謂眼非見，如耳等根，耳亦非聞；如鼻等根，鼻不能嘗；如舌等根，舌不能嗅；如身等根，身不能覺。如上諸根，一切皆由造色性故，或大種故，或業果故，又眼等根皆有質礙故，可分析，悉令歸空，或無窮過。是故不應執爲實有，但是自心隨因緣力虛假變現，如幻事等，俗有眞無。又《破情品》云，眼爲到色見耶，不到色見耶。若眼去到色乃見者，遠色應遲見，近色應速見，何以故。去法爾故，而今近瓶遠月，一時見，是故知眼不去。若不去，則無和合。復次若眼力不到，色而見者，何故見近不見遠。遠近應一時見故，知見性無從諸根。例爾如《還源集・自他觀門》云：兩身爲自他，彼身爲他已，身爲自一身，復爲自他色身，爲他心即爲自心，復爲自他心，即爲他智，即爲自智。復有自他有所得智，爲他無所得智，爲自無所得智。復有自他淨智，爲他是淨，亦淨爲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稽首如空無所依，心淨已度，諸禪定無住，則無本覺。此名爲佛，假名名爲佛，亦無佛可成，無成可成，無出可出，是名佛出。無所見，了了見，了了見，無所見，但有名字，名字性空。無所有鏡像，如虛空，虛空如鏡像，色心如虛空，虛空如色心，色心如鏡像，鏡像身無二，亦復非是一。若能如是解諸佛，從中出諸佛，唯有名如空應，響聲無心究竟，道法法自然，平平處亦無平，無平作平說。此中言語斷，心行處亦滅。已上六識之相，總成三業之門，未轉依中，隨流徇境發。雜染之種，結生死之根，至轉依位，冥眞返流，正理相應，現妙觀察心，決四生之疑網，爲成所作智，起三輪之化原，一體匪移，千差自別。迷之枉遭沈沒，念念成凡；悟之本自圓明，心心證聖。經中又明有九種識，以兼識性故，或以第八染淨，別開故。言九識，非是依他體有九，亦非體類別有九識。九識者，以第八染淨別開爲二，以有漏爲染，無漏爲淨。前七識不分染淨，以俱是轉識攝故。第八既非轉識，獨開爲二，謂染與淨合前七種，故成九識。如《楞伽經》頌云，由虛妄分別，是則有識生八九識種種，如海泉波浪。又《金剛三昧經》云，爾時無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利轉而轉衆生一切情識入菴摩羅。佛言，諸佛如來常以一覺而轉諸識入菴摩羅，何以故。一切衆生本覺常以一覺覺諸衆生，令彼衆生皆得本覺，覺諸情識空寂無生，何以故。決定本性本無有動。論釋云，一切情識則是八識菴摩羅者，是第九識。古德云，一切唯心造者，然其佛果契心，則佛亦心造，謂四智菩提是淨八識之所造，故若取根本即淨，第八若依眞諦三藏，此佛淨識，稱爲第九，名阿摩羅識。唐三藏云，此翻無垢，是第八異熟謂成佛時，轉第八成無別。第九若依《密嚴文具說》之經云，心有八識，或復有九。又云，如來清淨藏，亦名無垢智，即同眞諦所立第九，以出障故，不同異熟，爲九有故。古釋云，阿摩羅識有二種：一者所緣即是眞如；二者本覺即眞如智，能緣即不空藏所緣，即空如來藏。若據通論，此二並以眞如爲體。《華嚴論》明解《深密經》說，九識爲純淨無染識，如瀑流水生多波浪，諸波浪等以水爲依，五六七八等皆以阿陀那識爲依故。又云，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爲依止，爲建立故。此經意令於識處便明識體本，唯眞智故，如彼瀑流不離水體而生波浪，又如明鏡依彼淨體，無所分別，含多影像，不礙有而常無，故如是自心所現識相，不離本體，無作淨智，所現影相都無自他內外等執，任用隨智，無所分別。又經云，阿陀那識甚深細，深細者，引被凡流就識成智不同，二乘及漸始菩薩破相成空不同，凡夫繫而實有不同。彼故不空不有，何法不空，爲智能隨緣，照機利物故。何法不有，爲智正隨緣時，無性相故，無生住滅故。《華嚴經》則不然，但彰本身本法界一眞之根本智，佛體用故，混眞性相法報之海，直爲上上根人，頓示佛果德一眞法界本智，以爲開示悟入之門，不論隨妄而生識等。如《法華經》以佛智慧示悟衆生，使得清淨出現於世，故不爲餘乘。若二若三，今宗鏡大意亦同此說，但先標諸識，次第權門，然後會同眞智，然不即識，亦不離識，但見唯識實性之時，方鑒斯旨。似寶鏡普臨衆像，若海印頓現森羅，萬法同時，更無前後。

又《楞伽經》云，有三種識，謂眞識、現識及分別事識。譬如明鏡，持諸色像，現識處現。亦復如是，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是現識，因取種種塵及無始妄想，熏是分別事識因。又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乃至譬如泥團

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莊嚴具亦復如是　如是大慧轉識藏識眞相　若異者，藏識非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而自眞相實不滅　是故，大慧非自眞相識滅，但業相滅　若自眞相滅者，藏識則滅　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議大慧　彼諸外道作如是論，謂攝受境界滅，識流注亦滅　若識流注滅者，無始流注應斷　釋云，《入楞伽經》直明，自眞相本覺之心不藉妄緣，性自神解，名自眞相，是依異義門說　又隨無明風，作生滅時神解之性，與本不異故，亦得名爲自眞相，是依不異義門說　又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所言眞識是根本無明所熏，本覺眞心現識，是阿賴耶識分別事識，是意識　經云，妙嚴菩薩白佛言，世尊，麤相意識，細相意識以何爲因，以何爲緣　佛言，如是麤細意識，以現鏡識而爲其因，以六塵境爲緣，相續而轉故　又三細中麤，是現識，七識中麤是意識，第六意識分別六塵，必依末那爲所依根，意識是能依，末那是所依　此《楞伽經》凡明幾識，卽有二門：一者略說門；二者廣說門　如是二門中，三本各異說　謂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　大慧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何等爲三　謂眞識、現識、分別事識　又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廣說有八種，略說有二種，何等爲二　一者了別識，二者分別事識　又一本分流楞伽中作如是說，大慧略說有四種，廣說有七種識，云何爲四　業識、轉識、現識、分別事識　如是三經，直是眞說，當應歸依　初契經中第一眞識，直是根本無明所熏，本覺眞心　第二現識，直是現相阿賴耶識　第三分別事識，直是意識，細分卽末那，故中契經中作如是說　第二了別識，直是現相阿賴耶識，第二分別事識，直是意識，義如前說，同說末那　後契經中四種識法，文相明故，且略不說　言七識者，末那意識總爲一，故麤細雖別唯一識，故法界法輪契經中作如是說　第六意識，分別六塵境界，時中必依末那，爲所依根，方得生起　是故意識當是能依，彼末那識當是所依也　又《華嚴論》云，世尊於南海中楞伽山說法，其山高峻，下瞰大海，傍無門戶，得神通者，堪能昇往，乃表心地法門，無心無證者，方能昇也　下瞰大海，表其心海本自清淨，因境風所轉，識浪波動，欲明達境心空，海亦自寂，心境俱寂，事無不照，猶如大海無風，日月森羅，煥然明白　此經意直爲根熟頓說種子，業識爲如來藏，異彼二乘滅識趣寂者　故亦爲異彼般若修空菩薩，空增勝者，故直明識體，本性全眞，使明識體，卽成智用，如彼大海無風，卽境像使明，心海法門亦復如是　了眞卽識成智，此經異彼《深密經》意別立九識，接引初根，斷令留惑，長大菩提故，不令其心植種於空，亦不令心猶如敗種　《解深密經》乃是入惑之初門，《楞伽》、《維摩》直示惑之本實　《楞伽》卽明八識爲如來藏，《淨名》卽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淨名》與《楞伽》同　《深密經》文與此二部少別　當知入胎出胎，少年老年，乃至資生住處，若色若空，若性若相，皆是自識，唯佛能知　如《入楞伽經》云，大慧復有餘外道，見色有因妄想執着，形相長短，見虛空無形相分劑，見諸色相異於虛空，有其分劑　大慧虛空卽是色，以色大入虛空故　大慧，色卽是虛空，依此法，有彼法　依彼法有此法故，以依色分別虛空，依虛空分別色故　大慧，四大種性自相各別，不住虛空，而四大中非無虛空　大慧，兔角亦如是，因牛角有言兔角無　大慧，又彼牛角析爲微塵，分別微塵相，不可得見彼，何等何等法有何等，何等法無而言有耶無耶　若如是觀，餘法亦然　大慧，汝當應離兔角、牛角、虛空色異，妄想見等　大慧，汝亦應爲諸菩薩說離兔角等相　大慧，汝應當知自心所見虛妄分別之相　大慧，汝當於諸佛國土中爲諸佛子說汝自心，現見一切虛妄境界　爾時世尊重說偈言：色於心中無，心依境見有；內識衆生見，身資生住處，心意與意識，自性及五法，二種無我淨。如來如是說，長短有無等，展轉互相生，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分別微塵體，不起色妄想，但心安住處，定見不能淨，非妄智境界，聲聞亦不知。如來之所說，自覺之境界　《攝大乘論》云，又此識皆唯有識，都無義故，此中以何爲喻，顯示謂如夢中都無其義，猶唯有識，雖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　由此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處，皆唯有識　夫從心現境，結業受生，不出三細，業相轉相，現相　六麤，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繫苦相　九相之法，如石壁釋云，唯一夢心，喻如有一人，忽然睡著，作夢見種種事，起心分別，念念無間，於其違順，深生取著，爲善爲惡，是親是疎，於善於親，則種種惠利，於惡於疎，則種種陵損，或有報恩受樂，或有報怨受苦，忽然覺來，上事都遣　如有一人者，卽眞如　心也　忽然睡著者，卽不覺無明忽起也　作夢者，最初三細業識相也　見者第二轉識相也，種種事者，第三現識相也　起心分別者，最初六麤境智相也　念念無間者，第二相續相也　於其違順，深生取著者，第三執取相也　爲善爲惡，是親是疎者，第四計名字相也　於善於惡得損益者，第五起業相也　受苦樂報者，業繫苦相也　忽然覺來上事都

遣者，即覺唯心得入宗鏡。故云，佛者，覺也。如睡夢覺，如蓮華開。

如上依經論分別諸識，開合不同，皆依體用。約體則無差而差，以全用之體不礙用故。約用則差而無差，以全體之用不失體故。如舉海成波不失海，舉波成海不礙波，非有非無，方窮識性，不一不異，可究心原。如古德云，約諸識門，雖一多不定，皆是體用緣起本末相收。本者，九識；末者，五識。從本向末，寂而常用，從末向本，用而常寂。寂而常用故，靜而不結；用而常寂故，動而不亂；靜而不結故，眞如是緣起；動而不亂故，緣起是眞如；眞如是緣起故，無涅槃不生死。即八九爲六七緣起是眞如，故無生死不涅槃；即六七爲八九無生死不涅槃故，法界皆生死，無涅槃不生死故，法界皆涅槃。法界皆涅槃故，生死非雜亂。法界皆生死，故涅槃非寂靜。生死非雜亂，衆生即是佛；涅槃非寂靜，佛即是衆生。是以法界違故，說涅槃是生死，即理隨情用，法界順故，說生死是涅槃，即情隨理用。如此明時，說情非理外，理非情外。情非理外故，所以即實說；六七爲八九，實者體也。理非情外故，所以即假說；八九爲六七，假者用也。以假實無礙故，人法俱空。以體用無礙故，空無可空。人法俱空故，說絕待空。無可空故，言妙用。如斯說者，亦是排情之言論，其至實者不可以名相，得至極者不可以二諦辯。不可以名相得故，非言像能詮，不可以二諦辯故，非有無能說。故云，至理無言，賢聖默然，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正可以神會，不可以心求。

問，覺海澄源，一心湛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答，雖云，識浪起處，無從無始，無生能窮，識性只謂不覺，忽爾念生，猶若澄瀾，欻然風起，不出不入，洶涌之洪浪滔天，非內非外，顚倒之狂心徧境。《起信論》云，以不知眞法一故，心不相應，忽然念動，名爲無明。此是現根本無明，最極微細，未有能所，王數差別。故云不相應，非同心王心所相應也。唯此無明，爲染法之原，最極微細，更無染法能爲此本。故云忽然念起也，無明之前無別有法，爲始集之本。故云無始則是忽然義，非約時節以說。忽然而起，無初故也。又《釋摩訶衍論》云，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者，即是顯示根本不覺之起因緣根本，不覺何因緣，故得起而有因，不如故得起，而有何等法中而不如耶。謂三法中而不如故。言不如者，當有何義，謂違逆義故。云何三法。一者實知一法；二者眞如一法；三者一心一法。是名爲三。實知法者，謂一切覺即能達智。眞如法者，謂平等理，即所達境。一心法者，謂一法界即所依體。於此三法皆違逆故，無明元起，是故說言，謂不如實知眞如法一故，不覺心起。又論云，以無明熏力不覺心動，最初成其業識，因此業識，復生轉識等論。釋云，最初不覺，稱爲第一業相，能見所見無有差別，心王念法不可分析，唯有精動隱流之義，故名爲業。如是動流，只由不覺。第二轉相，以業相念爲所依故，轉作能緣，流成了相。第三現相，以了別轉爲所依，戲論境界，具足現前，所緣相分圓滿安布。依此見分，現彼相分。又動相者，動爲業識理，極微細，謂本覺心因無明風，舉體微動，微動之相，未能外緣，即不覺故，謂從本覺，有不覺生，即爲業相，喻如海微波，從靜微動，而未從此轉移本處。轉相者，假無明力，資助業相，轉成能緣，有能見用，向外面起，即名轉相。雖有轉相，而未能現五塵所緣境相，喻如海波浪，假於風力，兼資微動，從此擊波，轉移而起。現相者，從轉相而成現相，方有色塵山河大地，器世間等。如《楞伽經》云，諸識有三種相，謂轉相、業相、眞相。言眞相者，本覺眞心，不藉妄緣，名自眞相。業相者，根本無明，起靜令動，動爲業識，極微細故。轉相者，是能見相，依前業相，轉成能緣。雖有能緣，而未能顯所緣境故。現相者，即境界相，依前轉相，能現境故。又云，頓分別，知自心現身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如次，即是根身外器色等五境，以一切時任運現故。此是三細，即本識。故最初業識，即爲初依生起門爲次第故。又遠劫來時，無初始過，未無體熏習，唯心妄念，爲初，違眞起故。又從靜起動，名之爲業。從內趣外，名之爲轉。眞如之性，不可增減，名爲眞相，亦名眞識，此眞識即業轉現等。三性即神，解性不同虛空，通名識，亦名自相，不藉他成故，亦名智相。覺照性故。所以云，本覺眞心，不藉妄緣，以眞心之體，即是本覺，非動轉相，是覺性故。

又《楞伽經》云，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佛告，大慧，識有二種生住滅，非思量所知，謂流注生住滅，相生住滅。古釋云，言流注者，唯目第八三相微隱種現不斷，名爲流注，由無明緣，初起業識，故說爲生，相續長劫，故名爲住。到金剛定等覺，一念斷本無明，名流注滅。相生住滅者，謂餘七識心境麤顯，故名爲相，雖七緣八，望六爲細，具有四惑，第七識具我癡、我見、我慢、我愛四惑，亦云麤故。依彼現識，自種諸境緣合生七說爲相，生長劫熏習，名爲相住，從末向本，漸伏及斷，至七地滿，名爲相滅。依前生滅，立迷悟依，依後生滅，立染淨依，後短前長，事分二別，即是流注生住

滅，唱生住滅，是又海水得風，變作波濤之相，心水遇境，密成流注之生，而波引後波，鼓滄溟而不絕，新念續舊念，騰心海以常興，從此洄亂澄源，昏流覺海，是知因眞起妄，不覺無明之動搖　如從水成波，全是外風之鼓擊　內外和合，因緣發萌，遂成能見之心，便現所觀之境，因照而俄生智鑑，因智而分別妍媸，從此取捨，情分愛憎，心變於五塵境，執著堅牢，向六情根相續不斷，因茲愛河，浪底沉溺，無憂欲火燄中焚燒罔懼，甘心受黑城之極苦，不覺不知，沒命貪夢宅之浮榮，難惺難悟　若能了最初一念起滅，何從頓入無生，復本眞覺，則塵壑寂滅六趣之籠檻，難羈念念虛玄九緒之網羅，休絆猶如巨海，風息不起微漣　察動相之本空，見緣生之無體，則窮源澄性，湛爾清冷，萬像森羅，煥然明白

問，心識二名，有何勝劣　答，心是如來藏心眞如之性，識是性之所生，無有一法不從眞心性起　故《首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心是本即勝，識是依即劣　如《圓覺》疏云，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　問，設使識無其體，云何得是心乎　答，以識本是心所成故，故識無體，則是心何異境從，識生攝境歸識，若通而論之，則本是一心，心變爲識，識變諸境　由是攝境歸識，攝識歸心也　問，前已廣明識相，如何是智　答，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　如《大寶積經》云，佛言，所言識者，謂能了別眼所知色，耳所知聲，鼻所知香，舌所知味，身所知觸，意所知法，是名爲識　所言智者，於內寂靜，不行於外，唯依於智，不於一法而生分別，及種種分別，是名爲智　又舍利弗從境界生，是名爲識，從作意生，是名爲識，從分別生是名爲識　無取無執，無有所緣，無所了別，無有分別，是名爲智　又舍利弗，所言識者，住有爲法，何以故　無爲法中識，不能行　若能了達無爲之法，是名爲智

問，心王妙義，已斷纖疑，心所之門，如何指示　答，心所六位，都有五十一法，徧行有五，別境有五，善有十一，根本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　此六位中，根隨煩惱過患尤深，開惡趣門，障菩提道　若如實知現在一塵一念，悉是自心，終不更故起心貪取前境　所以《寶藏論》云，一切如幻，其幻不實，知幻是幻，守眞抱一，如是則智燈常照，業海自枯，究竟住於無過咎，眞唯識性之實際，於實際中不見有一法　若生、若滅、若合、若散，所以寂調音《所問經》云，寂調音天子言文殊師利，爲有煩惱故調伏，爲無煩惱故調伏　文殊師利言，天子！譬如有夢，爲毒蛇所螫，此人爲活所逼，譬於夢中而服解藥，以服藥故，毒氣得除，天子於意云何，此人實爲所螫否耶　天子言，不也，文殊師利，言彼毒實爲除否耶　天子言文殊師利，如實不被螫除，亦如是　文殊師利，言天子！一切聖賢調伏亦復如是　天子，汝作是言，爲有煩惱故，調伏無故　調伏者，天子如我、與無我、有煩惱無煩惱，亦復如是　乃至一切法無我以無主故，一切法無主與虛空等故，一切法無來無所依故，一切法無去無窠窟故，一切法無住無所安立故，一切法無安立生即滅故，一切法無爲以無漏故，一切法無受究竟調伏故，《大莊嚴法門經》云，文殊師利見此大衆，於金色女無染心已　問，金色女言，汝今煩惱置在何處，令諸王子乃至居士等不生染心　金色女言，一切煩惱及衆生煩惱，皆住智慧解脫之岸　如如法界平等法中，彼諸煩惱，非有生，非有滅，亦不安置，如《中觀論》偈云，染法染者一，一法云何合；染法染者異，異法云何合　古釋煩惱爲能染，衆生是所染，一即能所，不成異即如同水火，俱無合義　《止觀》云，若一念煩惱心起，具十法界，百法不相妨礙，雖多不有，雖一不無　多不積，一不散；多不異，一不同；多即一，一即多　亦如初燈與暗共住，如是明暗不相妨礙，亦不相破，如是了達煩惱性空，則四種瀑流，即是四流，謂欲流、有流、見流、無明流，唯正法行日之能竭，七重慢幢，慢過慢、慢過慢、我慢、增上慢、卑慢、邪慢、等慧風之所摧，能害所害俱消，自縛他縛，同解逢緣，猶蓮華上之水，慳事若虛空中之風，一切時中，常居宗鏡，見萬法無異，如太虛空，因分別識生名色，影現分別，不起名色，本虛向性，空地中美惡平等　故《淨名疏》云，但除其病，不除其法者，即是明其去取也　有師解言，如人眼病，見空中華　眼病差時，即無華可除　衆生亦爾，妄見諸法，但除妄惑，妄惑若滅，則無法可除此是本無法義　何謂不除法也　今言一切衆生悉具十法界法，無明不了，觸處病生　若有智慧，無礙自在，悉爲佛事　譬如火是燒法，若觸燒痛，謹愼不觸，即是除病不可除火　若除此火，則失溫身照闇成食之能　十二因緣三道之法即十二因緣中惑、業、苦三道　亦爾，此有去取，法不同除也　又火能燒人，得法術者出入無礙，不須除火也　故八萬四千煩惱，凡夫爲之受惱，諸佛菩薩以爲佛事也

問，色法有幾義　答，有四義　《百法》云，一識所依色，唯屬五根二識，所緣色唯屬五塵，三總相而言，質礙名色，四別相而言有二，一有對，二無對

此一切色法因緣似有體用，俱虛不可執有執無，違於法性　又不相應行法有二十四，一得，謂於諸法成就不失　二命根，謂第八識種連持色心　三衆同分，謂一類有情自體相似　四異生性，謂由二障種、趣類各別　五無想定，謂想等不行，令身安和　六滅盡定，謂六心聚，皆悉滅盡　七無想報，謂修無想定，感彼天果　八名身，能詮諸法自性　九句身，能詮諸法差別　十文身，能爲上二所依　十一生，謂先無今有十二住，謂有位暫停　十三老，謂住別前後，亦名爲異　十四無常，謂今有後無　十五流轉，謂因果相續　十六定異，謂因果差別　十七相應，謂因果事業和合而起　十八勢速，謂諸有爲法流轉迅疾　十九次第，謂編列有，叙令不紊亂　二十時，謂時節分限　二十一方，謂色處分劑　二十二數，謂諸法數量　二十三和合，謂諸行緣會　二十四不和合，謂諸行緣乖　謂得等二十四法，不與心王心所色法無爲法四位相應　雖不與四位相應，然皆是心之分位，亦不離心變，但應信受諸法惟心

問，有爲門中，已明王所　無爲法內，如何指陳　答，諸經論有六種無爲：一虛空無爲，二擇滅無爲，三非擇滅無爲，四不動無爲，五想受滅無爲，六眞如無爲　此六無爲，地前菩薩識變，即是有漏，至地上後得智變，即無漏　若依法性出體者，各皆依眞如實德也

問，如何聖教說眞如實耶　答，今言有者，不是眞如名實有，但說有，即是遣惡取空，故說有體是妙有，眞空故言非空非有

問，如何聖教說眞空爲空耶　答，謂破執眞如心外實有，故說爲空，即空其情執，即云空其眞如空也　又釋《摩訶衍論》云，無爲有四：一眞如無爲，二本覺無爲，三始覺無爲，四虛空無爲　有爲法有五種：一者根本無明有爲，二者生相有爲，三者住相有爲，四者異相有爲，五者滅相有爲　有爲無爲，一切諸法通以一心而爲其體，於道智契經中作如是說　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阿賴耶識具一切法，過於恒沙，過於恒沙，如是諸法，以誰爲本，生於何處　佛言，如是有爲無爲一切諸法，生處殊勝，不可思議　何以故　於非有爲，非無爲處，是有爲無爲是無爲法，而能生故　文殊又白佛言，世尊，云何名爲非有爲，非無爲處　佛言，非有爲非無爲處者，所謂一心本法非有爲故，能作有爲，非無爲故，能作無爲　是故我言生處殊勝，不可思議　譬如一切草木，有二所依，一者大地，二者種子　有爲無爲，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各有二依，謂通達依及支分依　乃至廣說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者，即是開示能熏所熏之差別故，云何開示　所謂顯示染淨諸法有力無力，互有勝劣故

又卷一四　問，萬法唯識，正量可知　又云，境滅識亡，心境俱遣　今觀陰入界等，如上分析，性相宛然，云何同境　時俱佛　答，上約世諦分別，似有非眞，但立空名，終無實體　所以《首楞嚴經》微細推檢，陰入界處，一皆空，非因非緣，非自然性　非因即是不自生，非緣即是不他生，既無自他二法，無法和合，即是非無因生　四句無生，陰從何有　《破五陰文》云，佛告阿難，譬如有人，取頻伽瓶塞其兩孔，滿中擎空，千里遠行，用餉他國，識陰當知亦復如是　阿難，如是虛空，非彼方來，非此方入　如是，阿難，若彼方來，則本瓶中既貯，空去於本瓶，地應少虛空　若此方入，開孔倒瓶，應見空出　是故當知識陰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釋曰，此破識陰也　瓶喻於身，空喻於識　故知虛空不動，識無去來　一陰既虛，四陰皆爾　故知色陰如勞目睛，忽現空華之相，受陰如手摩觸，妄生冷熱之緣　想陰如人說酸梅，口中自然水出　行陰如水上波浪，觀之似有奔流　識陰如瓶貯虛空，持之用餉他國，斯則非內非外，不即不離，和合既不成，自然亦非有　若此況是實，則五陰不虛　既並世相而非眞，審知陰入而無體，唯是性空　法界如來藏心無始無終，平等顯現，是以《首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是故如來與汝發明，五陰本因，同是妄想，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能來想中傳命　如我先言，心想酸味，口中涎生，心想登高，足心酸起，懸崖不有酸味，未來汝體，必非虛妄，通倫口水，如何因談酸出　是故當知汝現色身，名爲堅固　第一妄想，即此所說，臨高想心，能令汝形眞受酸澀　由因受生，能動色體　汝今現前，順益違損二現驅馳，名爲虛明　第二妄想由汝念慮，使汝色身身非念倫，汝身何因隨念所使，種種取像，心生形取，與念相應，寤即想心，寐爲諸夢，則汝想念搖動，妄情，名爲融通　第三妄想化理不住，運運密移，甲長髮生，氣消容斃，日夜相代，曾無覺悟　阿難，此若非汝，云何體遷　如必是眞，汝何無覺　則汝諸行，念念不停，名爲幽隱　第四妄想，又汝精明湛不搖處，名恒常者，於身不出見聞覺知　若實精眞，不容習妄，何因汝等曾於昔年，觀一奇物，經歷年歲，憶忘俱無，於後忽然復觀前異，記憶宛然，曾不遺失，則此精了湛不搖中，念念受熏，有何籌算　阿難，當知此湛非眞，如急流水，望如恬靜，流急不見，非是無流　若非想元，寧受妄習非汝六根互用，合開此之妄想，無時得滅　故汝現在見聞覺知中串習，機則湛了，內固象虛無　第五顛倒微細精想，阿難，是五受陰，五妄想成　汝今欲

知因界邊際，唯色與空，是色邊際；唯觸及離，是受邊際；唯記與忘，是想邊際；唯滅與生，是行邊際；湛入合湛，歸識邊際。此五陰元重疊生起，生因識有，滅從色除。理則頓悟，承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是以若見五陰，有即衆生世間；若了五陰空，即滅諦世間；若達五陰實相，即中道第一義，正智世間。離此五陰三世間外，更無一法能建能立。爲俗爲慎，一代時教所詮，除此別無方便。悟此成佛，迷此爲凡，唯是一心，開合無異。何者？以一陰名色，四陰名心，從心所生，故稱爲色心，是所依，色是能依，攝能歸所，但是一心。

問，於世間法五蘊身中，作何見解？《成外道義》云，何通達成佛法義？答，外道不達諸法，因緣和合成諸蘊。凡有所爲，皆是識陰，便於蘊上執有實我，受用自在，名爲神主，於似常似一相續之中，說有神性，是外道義。若了內外和合，因緣所成，唯識所變，似境所現，即第八識，任持不斷，似有相續，即佛法義。外道不知，將爲實有，遂無性之理，執身見之愚。

問，前破五陰識義俱無，云何建立唯識？答，一爲遣境，故立識。何者？若不因識，何以立境？若不顯識，何以遣境？二爲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何者？若無妄，則不能顯眞；若無眞，則不能破惑。故知破立在我，染淨由心。

問，世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具何因緣，能生萬法？答，曾無心外法，能與心爲緣。但是自心生，還與心爲相。《義海》云，明緣起者，如見塵時，此塵是自心現，由自心現，即與自心爲緣。由緣現前，心法方起，故名爲緣起法也。經云，諸法從緣起，無緣即不起，乃至則知塵，體空無所有。今悟緣非緣，起無不妙，但緣起體寂，起而不起，達體隨緣，不起但起。如是見者，名實知見。何謂實知見？若見緣而不見體，即是常見；若見體而不見緣，即是斷見。今從因緣而見性，則不落常，於眞性中而緣起，則不墮斷，名實知見。所以辯因緣行相者，謂因事而顯理，令理不孤，因理而成事，令事融即。

問，般若無相，不受一塵，云何又辯因緣？答，夫佛道正法，皆從緣生，故云心法四緣生，色法二緣起。若執不從緣生者，皆非正法，悉屬外道，自然邪見。且心之一法，若無第一親因緣者，無有生現行果之義，則諸法不成立。若無第二等無間緣者，則無開導，引後生義，無有相續，全成間斷。若無第三所緣緣者，則心無所慮處，不能牽心用，心無所託，乃心境俱成斷滅。若無第四增上緣者，雖具前三緣，若無增上，即成障礙，法亦不生。四緣具足，方成心法。若能明了世間因緣所生之法，方乃見無生之旨，以即生法達無生故，且生法尚不知正因，云何能了無生妙理？所以《華嚴鈔》云，緣起深義，佛教所宗。《淨名經》云，說法不有，亦不無，以因緣故，諸法生。《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又經云，一切諸法，因緣爲本。《中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則眞空中道，亦因緣矣。

問，《涅槃經》云，若一切法從緣生者，則知無常，是諸外道無有一法不從緣生，則外道有因緣矣。答，此明外道在因緣內，執於緣相，以爲常住，是故破之，言無常耳。今明教詮因緣，妙理具常無常，豈得同耶？況復宗者，從多分說，所以因緣是所宗，不應致疑。故知唯是一心緣起法門，以法無自性，隨心所現。所現之法，全是自心，所以本末相收，皆歸宗鏡。何者？內即是本，外即是末，以唯心義，則內收外，託境生心，則末亦收本。若以法性爲本，法性融通，緣起相由，則塵包大身，毛容刹土，故合爲一大緣起也。故知有智慧，無多聞，有多聞，無智慧，俱不達實相。聞慧具足，眞見心原。如經云，若欲學般若，應學一切法。又云，若欲了達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者，應當學般若。《智論》釋云，不破四緣之義，唯破四緣之執。如水中之月，不破所見，只破所取。故知但有能取執情，則非幻而成幻去。若成無所得慧，則非幻尚自不生，般若眞性，何所滯乎？

問，八識之中覆眞習妄，何識造業，何識爲因，何識爲依，成其妄種？答，前五識取塵，第六識爲因，第七識計我造業，第八識爲依。以此生死苦果不斷。《楞伽經》偈云，如水大流盡，波浪則不起；如是意識滅，種種識不生。釋云，謂五識取塵，轉入六識，六識記法爲因，七識攀緣六識，造善惡業，得未來生死，覆障八識，不得顯現。若五識不取塵，即無六識，六識無故，七識不生，七識不生故，則無善惡業。無善惡業故，即無生死。無生死故，如來藏心湛然常住，即是六七識滅，建立八識。又八識爲五六七識所依，與諸識作因者，即第六識心，諸識依之，如水盡則無波浪。六識滅，七識亦不生，故云一念無明風，鼓動眞如海。無明風盡，識浪不生，則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

問，一切世間因果，相酬生死不絕，於諸識中，何識爲主？答，生滅因緣，最初依阿賴耶識爲體，以意識爲用。如是三世因果，流轉不絕，功在意識。

以是義故，意名相續識。《起信論》云：復次生滅因緣者，謂諸衆生依心意識轉，此義云何？以依阿賴耶識，有無明不覺起，能見、能現、能取境界分別，相續說名爲意。此意復有五種異名：一名業識，謂無明力不覺心動；二名轉識，謂依動心能見境相；三名現識，謂現一切境界相，猶如明鏡，現衆色像，現識亦爾，如其五境對至，即現無有，前後不由功力；四名智識，謂分別染淨諸差別法；五名相續識，謂不作意，相應不斷，任持過去善惡等業，令無失壞，成熟現未。苦樂等報，使無違越已，曾經事，忽然憶念，未曾經事，妄生分別。是故三界一切，皆以心爲自性，離心則無六塵境界。何以故？一切諸法以心爲主，從妄念起，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是故，當知一切世間境界之相，皆依衆生無明妄念而得建立，如鏡中像，無體可得，唯從虛妄分別心轉，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

楊文會《十宗略說・慈恩宗》　天竺有性相二宗，性宗即是前之三論，相宗則從《楞伽》、《深密》、《密嚴》等經流出，有《瑜伽》、《顯揚》諸論，而其文約義豐，莫妙於《成唯識論》也。以彌勒爲初祖，無著、天親、護法等菩薩，相繼弘揚。唐之玄奘，至中印度就學於戒賢論師，精通其法，歸國譯傳，是爲慈恩宗。窺基、慧沼、智周，次第相承，論疏流傳日本，今始取回，宋以後提倡者漸希，至明季而大振，著述甚富，皆有可觀。此宗以五位百法，攝一切教門，立三支比量，摧邪顯正，遠離依他及偏計執，證入圓成實性，誠末法救弊之良藥也。參禪習教之士，苟研究此道而有得焉，自不至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爲法門之大幸矣。

章炳麟《章氏叢書・齊物論釋》　世人皆云，光待日輪，或復待火，或復待電，亦云光所由傳，待諸游氣，轉上氣盡，別有伊蒲爾者，爲之傳引，此則日火電等爲其本因，餘悉外緣。然彼光熱電三，展轉相生，有無窮過，故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光必相傳，故能破闇，《十二門論》所說，鑰不到闇，蓋已無效。然傳光待氣，世所證知，以頗黎瓶排令氣盡，光復得通，由此說言，復有精氣，名伊蒲爾，爲能傳光。而彼伊蒲爾者，誰所證得？或說眞幸中有欲界塵雜，其無證亦同此。不驗之言，更無理喻，復云何知眞空不能傳光？故曰：吾待蛇蚹蜩翼邪？然則，光景駿流，人所恒覩，揣其由然，前者即違比量，後者即無現量，皆不極成，故曰：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佛法立四種道理，若斯之流，不見作用道理，唯有觀待道理，不得證成道理，唯依法爾道理。且彼法爾道理者，即猶若莊所謂自然，世人翻者譯爾於轉生充足主義，惡識充足主義，亦猶佛法立法爾道理也。而彼自然，亦非莊生所能識信。如衆人惡業之說，言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者，非信法爾道理，正破因果津耳。佛法立十二緣生，前有後有，推邊相轉，而更無第一因。《大乘入楞伽經》曰：大慧菩薩白佛言，佛說緣起是由作起，非自體起，外道亦說勝性自在時，我微塵生於諸法。今佛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義有別。外道亦說以作者，故從無生有；世尊亦說以因緣故，一切諸法本無而生，生已歸滅。如佛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說無因，非說有因。世尊說，言此有故彼有，若一時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是故，外道說勝，非如來也。何以故？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復待因，如是展轉，成無窮過。此即莊生所破又，此有故彼有者，則無有因，佛言，我了諸法唯心所現，無能取所取，說此有故彼有，非是無因及因緣過失。大慧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計有能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詳夫因緣及果，此三名者，隨俗說有，依唯心說，即是心上種子，不可執著說有。是故，緣生亦是假說，莊生云：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正謂此也。唐世沙門多謂莊生不達緣生之理。案，《寓言篇》云：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非無命，非有命，即不得不說緣生。《田子方篇》云：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蘧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此所引者，乃仲尼說明言死生有待，誰謂孔莊二哲，不達緣生？特無十二種名號耳。然依《庚桑楚篇》云：「有生，喊也，披然曰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前有之生也，以知爲師，無則行識，三支通得，云知因以乘是非，因識以起彼此之見，則心物宛然矣。果有名實，名實即名色，亦兼六處。知爲因，名實爲果，即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也。因以己爲實，己謂身根，因有名色六處，由是起觸，觸以身根爲質，使人以爲己節，節者，字本作節，《說文》：節，瑞信也。非彼無我，以觸彼故，方知有我，是使所觸者爲能觸者之符驗也，故次得受愛取有四支。因以死償節，償節，猶持節者事已，則致節也。觸受愛取有既了，所作成辦，乃以死償節，則更趣後有之生死二支。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

爲尊　知識之見惑，名爲分別緣生之事　喻是，今之人也，是謂與學鳩同於同也　列子移是爲今之人，今之移是爲後之人，雖因業而感報有殊，而因感而成結生無異，故云謂與學鳩同於同也　此所引者，乃老聃說，與十二緣生大體相符，且譯者所用因果二名，尚屬莊子　非今所言果，與佛典之果同義，其言因者，則同本論事之言，與佛典辭義有異，義乃無異　輒以孔隙之明，安非先達，駁執甚爲　又云：莊生不達唯心之理，詳此所謂成心，即是識中種子　《德充符》所言襲府，即是阿羅邪識；《庚桑楚》所言靈臺，即是阿陀那識　阿羅邪譯言藏，阿陀那譯言持，義皆密合　且其言持，言業，言不舍，非獨與大乘義趣相符，外相亦適相應　雖以玄奘窺基之辯，何能強立異同哉！然此章復破緣生，而作無因之論　《寓言篇》且云：生無所自，說者不了，遂謂莊生純執自然，他無所曉，斯所謂焦明已翔乎寒冥，鸞者猶視乎蝮澤也　大宗師篇云：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此謂不知生死所緣，非誠不能簡別也，徒以推究無窮，故簡之而不得，斯亦莊生所以自喻　誠令專說緣生，果能避無窮過乎？說無因者，亦佛法最後了義　《大乘入楞伽經》云：世論婆羅門：問我言無明愛業，爲因緣故，有三有邪，爲無因邪？我言此二，亦是世論　是則，緣生正是世論，無因無緣而生，亦是世論　又云：爲除有生執，成立無生義　我說無因論，非愚所能了　一切法無生，亦非是無去　如乾城幻夢，雖有而無因，此乃以無因論爲究竟　蓋諸法不生，因緣亦假，雖宣說無因，有異常斷二見也　其以乾城幻夢喻，雖有而無因，語亦有過　乾城，具言乾闥婆城，即此海市，亦以反影回射而成，其所依實，適是對宰山禮城郭，非爲無因　夢亦有因，藥彥輔說，夢是想，云未嘗夢搗癰疽鐵杵，乘車入鼠穴，以素無其想故　惟幻或可無因，然施幻術者亦即是因　大抵近事無有不從因緣生者，唯展轉推求則不得其因　因耳　故雖有無因之義，於近事中無可舉例，展轉推求無非斯例　又云：隨俗假言說，因緣遞鉤瑣，若離因緣瑣，生義不可得　我說惟鉤瑣，生無故不生，離諸外道過，非凡愚所了　若離緣鉤瑣，別有生法者，是則無因論，破壞鉤瑣義　夫言別有生法者，以其緣會衆多，無有主因可得，心既不了，由是說無因論，此愚夫一切之見也　今說生之所因，還待前生展轉，相推第一生因　唯心不覺，不覺故動，動則有生，而彼心體非從因緣和合而生所以爾者，世識三時，即心種子因果之識，亦心種子不以前後因果而有　心唯依心而成前後因果，如是說無因論，乃成無過假有，第一生期。此即唯是心動，更無他因，雖依因果說，云覺爲因，動爲其果，動復爲因，生爲其果，而實不覺即動，動即是生，更無差別，故曰生無自也　問：以緣會衆多而生無因論者，其義云何？答言：凡言因果，其間差別衆多　瑜伽唯識，並說十因五果，皆專藉　因而成一果者，近事固鮮其例　今有　人，欲破因果之律，乃云世俗說言種瓜得瓜，爲問瓜子爲因，種者爲因？種具爲因？種事爲因？土田爲因？又如撞鐘成聲，爲問鐘體爲因？撞者爲因？撞具爲因？撞事爲因？種種不可相離，而不得謂因有爾所自體，是故說無因論　然此實是淺陋不學之見，所以者何？一果本非一因所成　《大毗婆沙論》二十一云：一法既與多法爲能作因，多法亦與一法爲能作因　今依法相，但說主因爲能生因，其餘諸緣可說爲方便　因瓜望瓜子爲生起因，瓜子望瓜爲等流果　種事望種者爲主用依處，種事望種具爲作用依處，種者種具望種事爲士用果，種事望瓜爲增上果，土田望瓜亦增上果　鐘聲望鐘爲生起因，其望撞具亦有一分爲生起因　鐘聲因鐘與椎和合得成，本是雜聲　鐘望鐘聲爲異熟果，撞具望鐘聲亦有一分爲異熟果　異熟果本不據無情爲說，然今借以成義，意趣相合　撞事望撞者爲士用依處，撞事望撞具爲作用依處，撞者撞具望撞事爲士用果，撞事望鐘聲爲增上果　本無疑義，徒以世人誤執一因一果，遂隨疑處濫賓閣爾弭爾皆不精解因果別相，何論苟談名理者乎！　且種瓜得瓜，而撞鐘不能得鐘，唯得鐘聲，此則等流異熟果本不同　然種瓜唯是得瓜，雖以青蚨蝦蠏藍等種種汁色染入瓜子，能令瓜色有異，而不能令成非瓜　故即生起因可說爲同類，因撞鐘所得亦是鐘聲，雖木椎敏發，雜有金木二音，金音固爲其主，縱令以磬撞鐘，能得鐘磬各半之聲，而不能令無鐘聲　故即生起因，可說爲定異因也　然《瑜伽師地論》說，因是無常　《大毗婆沙論》二十一亦云：我說諸因，以作用爲果，非以實體爲果　又說：諸果以作用爲因，非以實體爲因，諸法實體恒無轉變，非因果故　今說瓜子土田與瓜，鐘體撞具與聲，相爲因果者，別言以有形相者爲實體，無形相者爲非實體；廣言即一切形相，皆無實體，以有轉變，非不可壞，故說無實　雖至金鐵樸斲，唯是一注，固者可化爲液，液者可化爲固，未有恒無轉變者，豈況雜集流形之品，而可說爲不變？　如是，因果歷然，無所疑滯　不了者惟許有一主宰，今見主宰猥多，遂生無因之義　是故，等是二無因論，智愚之分，有若天壤者矣　沙門諸言：莊生《庚桑楚篇》云：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

而無有。無有，斯非斷滅之見邪？答曰：彼言有者，即如是人所計，物質在五塵外，非現量得無形礙故，非比量得界最廣故。莊生意言，假令誠有物質者，物質不能自忍物質爲物質，誰忍之者？唯是心量，然以現量比量觀察物質，此中現量不能觸受，比量不能推度，唯是依於法執忍有物質，而彼法執即是徧計，徧計所執自性本空，故知萬物出乎無質。質既是無，即此萬物現相，有色，有聲，有香，有味，有觸者，唯是依佗起性，屬於幻有，故曰「無有一無有」也。《老子》亦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初語隨法我執，故云萬物生於本質；次語破法我執，故云本質生於無。無者云何？即徧計所執自性，此性本無，無則不生，而言生於無者，欲以無之能生，證明有之爲幻，所謂正言若反者矣。又《天地篇》云：「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郭子玄曰：「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生不資於無，下不得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矣。今案，彼言無者謂質，彼言一者謂心，亦即「眞法界」彼言。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有分即是藏識。《成唯識論》謂：上坐部經分別論者密意說，此藏識名有分識，是也。能引諸界趣生異熟果故，說爲且然，無始時來一類相續無間斷故，說爲無間。是皆說物質本無，而不說心量本無，正契唯心勝義，寧同斷滅之見乎？近世達者，莫若籀廣閒爾，彼說物質常在之律，非實驗所能知，惟依先在觀念知之，然不悟此先在觀念，即是法執，其去莊生之見，倜乎不及遠矣。若復問言：何由知莊生所謂無有者，即指徧計所執自性？應答彼言：第一章中其義已明，今復再徵佗籀廣爲其驗。《大宗師篇》云：「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此似計陰陽爲有。《庚桑楚篇》乃云：「宇宙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此明謂陰陽非有，惟心所使。《達生篇》云：「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通乎物之所造，」物奚自入焉？」此明本無造色種子，造色者心也，證見心造，其物自空。如是，依佗徧計等義，本是莊生所有，但無其名，故知言無有者，亦指斥徧計所執自性也。

烏虖！莊生振法言於七篇，列斯文於後世，所說然於然，不然於不然，

義，所待又有待而然者義，圓音勝論，超越人天，如何稱識之？夫不尋微旨，但以近見破之，世無達者，乃令隋珠夜光，永翳塵翳，故伯牙寄弦於鐘生，斯人發歎於惠施，信乎！言之貴死，曠二千年而不一悟也，悲夫！

釋第六章竟

又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荅焉似喪其耦。顧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於而隨者唱唱。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莫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齊物》本以觀察名相會之一心，名相所依，則人我法我爲其大地，是故先說喪我，爾後名相可空。子綦坐忘，自言喪我，若依定境，則《毗婆沙論》八十四云：瑜伽師初解脫地，名空無邊處。從此定出，必起相似空想現前，手覓自身最極，爲滅盡定。意根中斷，我執不行，若依眞證，則雙斷人我法我也。云何我可自喪，故說地籟天籟明之。地籟則能吹所吹有別，天籟則能吹所吹不殊。斯其喻旨，地籟中風，喻不覺念動，萬竅怒呺，各不相似，喻相名分別各異，乃至游塵野馬，各有殊形，騰躍而起。天籟中吹萬有喻藏識，萬喻藏識中一切種子。晚世或名原型觀念，非獨籠罩名言，亦是相之本質，故曰吹萬

不同，使其自二者，謂依生藏識，乃有意根自執藏識而我之也。詳佛與說第八識爲心體，名阿羅邪識，譯義爲藏，亦名阿陀那識，譯義爲持。莊子書《德充符》言「靈府」，即阿羅邪；《說文》：「府，文書藏也。」府、藏同義。《庚桑楚》言「靈臺」，即阿陀那。臺、本訓持，見《淮南書》及《釋名》。此臺者，亦取重、鄭子玄訓爲心。《釋文》：「臺臺謂心有靈智，能任持也。」《庚桑楚》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夫臺臺有持者，阿陀那識持一切種子也；不知其所持者，此識所緣內執受境，微細不可知也；不可持者，有情執此爲自內我，即是妄執，若執唯識眞實有者，亦是法執也；「不見其誠己而發」者，意根以阿陀那識爲眞我，而阿陀那識不自見爲眞我，然一切知見由之以發也；「每發而不當」者，三細與心不相應也；「業入而不舍」者，六麤第五爲起業相，白黑羯磨熏入本識，種不焦敝，由前異熟生後異熟，非至阿羅漢位不能捨藏識染也；「每更爲失」者，恒轉如暴流也。今此《齊物論》中言，使其自己，以意根執藏識爲我義，與《庚桑楚篇》參伍相成矣。自取者，《攝大乘論》無性釋曰：於一識中，有相有見二分俱轉，相見二分，不即不離，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見。於一識中，一分變異似所取相，一分變異似能取相，是則自心還取自心，非有餘法。知其爾者，以現量取相時，不執相在根識以外，後以意識分別，乃謂在外。於諸量中，現量最勝，現量既不執相在外，故知所感定非外界，即是自心現影。既無外界，則萬竅怒號，別無本體，故曰怒者其誰。尋《知北游篇》云：「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物即相分，物物者謂形成此相分者，即是見分。相見二分，不即不離，是名物物者與物無際；而彼相分自現方圓邊角，是名物有際；見分上之相分本無方隅，而現有是方隅，是名不際之際；即此相分方隅之界，如實是無，是名際之不際。此皆義同《攝論》，與自取之說相明矣。《解深密經》云：「若彼所行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云何此心還見此心？善男子，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德充符篇》云：「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徐無鬼篇》云：「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雖眞人獨喻之情，亦實庸衆共循之則，故彼經云：「若諸有情，自性而住緣色等心，所行影像，彼與此心亦無有異，而諸愚夫由顚倒覺，於諸影像不能如實知唯是識，是皆自取無誰之義。夫以己自己取者，即己我若是一，不應自取；我若是二，云何有我？則喪我不足怪矣。此上總義，略破人法大相，次復別明心量。「大知閑閑」，簡文云，「廣博之貌」，謂藏識同時兼知也。「小知閒閒」，簡文云，「有所閒別」，謂五識不能相代，意識同時不能有二想也。「大言炎炎」，《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也。」「小言詹詹」，李云，「小辯之貌」是也。「其寐也魂交」，謂夢中獨頭意識也。「其覺也形開」，謂明了意識，及散位獨頭意識也。《大毗婆沙論》二十七曰：「夢所見事，皆是曾更，問：若爾，云何夢見有角人邪？豈曾有時見人有角？答：彼於覺時，異處見人，異處見角，夢中惛亂，見在一處，故無有失。然則，「形開」即是異處別見，「魂交」即是見在一處也。「與接爲構，日以心鬬」者，接猶觸受，謂能取所取交加而起，二者交加，則順違無窮，是名「日以心鬬」。《庚桑楚篇》云：「知者，接也；知者，謨也。」彼接亦謂觸受並，即近人所謂感覺；彼謨從規摹義，即是想，想謂取像。彼謨從謀慮義，即是思。《墨經》說接爲親，是即現量；說謨爲說，是即比量。「緩者，簡文云，「寬心」，應是散意，亦謂率爾墮心，不串習境，無欲等生，有所感，名率爾墮心也。「窖者，簡文云，「深心」，此即是尋求心。「密者」，精心恒審思量，所謂慧也，即於思中有簡擇用，故與廣思不同。「小恐惴惴」，李云，「小心貌」。「大恐縵縵」，李云，「實死生貌」。以小恐神志尚定，故有戰慄震怖諸相；大恐神志已奪，乃如惛醉也。「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者，謂作意。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者，勝亦讀如司，如司徒作勝屠。謂等流心，亦得謂定，皆有所司察也。除無想盡等定「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者，謂等流心專緣一境，念念相續，久則心與境忘，乃似無所有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者，謂等流心專趣一相，忽忘自身，若溺者陷沒不還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者，厭讀爲壓，按也；洫讀爲恤，靜也；此謂定心靜慮，如老者形志衰而嗜欲息，無想滅盡二定亦在是矣。「近死之心，莫使復陽」者，謂生死位心悶絕位心也。「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者，謂輕安心及煩惱心也。如上種種，略舉心及心所有法，然其能取，還即自取己心，非有外界。音樂出乎空虛，噫氣訑無自性也；蘭室成乎蒸溼，噫四大無自性也。雖爾日夜相代，莫知所始，能起有邊無邊之論時。若實有，即非唯識，天籟之義不成，故復應以旦莫得此，其所由生此者，即謂能自取識。大抵藏識流轉不駐，意識有時不

起，起位亦流轉不駐，是故觸相生心，有觸作意受想思五位，受想思中復分率爾堕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流心五位。如是相續，即自位心證自位心，覺有現在；以自位心望前位心，覺有過去；以自位心望後位心，比知未來。是故，心起即有時分，心寂即無時分。若睡眠無夢位，雖更五夜不異剎那，近人多講因觀物化，故生時分之想，此非極成義也。如人專視一念，念念想此一念，念亦無變，全不覺知，而非於此位無時分前後覺。然則，時非實有，宛爾可知。《知北游篇》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則陽篇》說：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又說，除日無歲。《大乘入楞伽經》說，如來藏名藏識，有生滅四種習氣之所迷覆，而諸凡愚分別熏心，不能了知，起剎那見，皆此成證。但以衆同分心，悉有此相，世遂執箸爲實。是故《秋水篇》說，時無止；《庚桑楚篇》說，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皆順衆同分心爲言，終之甲乙二人，各有時分。如衆吹竽同度一調，和合似一，其實各各自有竽聲。所以者何？時由心變，甲乙二心界有別故。由此可知，時爲人人之私器，非衆人之公器。且又時分總相，有情似同，時分別相，彼我各異。童齔以往，覺時去遲，中年以來，覺時去速；淫樂戲忘者，少選而歲逝，春輓勤苦者，待限而不盈。復有種種別相，各各不同，說見知代。亦猶人各吹竽，不度一調，或爲清角，或爲下徵，此應《折楊》，彼合《下里》，則無和合似一之相。雖復晷日望星，挈壺下漏，強爲契約，責其信然，然覺時去遲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遲；覺時去速者，其覺日星壺漏之變亦速。亦猶以尺比物，定其長短，然眼識汗漫者視物長，而尺亦長，眼識精諦者視物短，故尺亦短，竟無畢同之法。由斯以推，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而冥靈大椿，壽逾千百，庸知小年者不自覺其長，大年者不自覺其短乎？然惟證無剎那者，始能曉了剎那。《德充符篇》說，才全之人，云使日夜無欲，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此明衆生所歷日夜，達者處之無有間郤分際，是謂三世斷絕，不現剎那，而以衆生緣力交接而起，即自心上有似時分相現，故得與物爲春。《大毗婆沙論》一百三十六說，壯士彈指頃，經六十四剎那。又說，世尊不說，實剎那量無有有情堪能知故說以時分最速，無過一瞬及一彈指，心生或速於此，然未有與剎那齊量者一念心生，速疾回轉，齊一剎那，自非應眞上士，孰與於斯？若即一彈指頃，豪分不忘，此小年之所有，而大年之所無，不忘，故小年亦壽；忘之，故大年亦殤。《消搖（逍遙）遊篇》郭注但云：苟知其極，則蒙分不可相

歧，漢欲之槩可以自絕。此末了時由心造，其舒促亦由心變也。心不起滅，意識不續，中間恒審思量亦悉代謝，則時分銷亡，而流注相續之我自喪矣。

又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此論藏識中種子，創頂型觀念也。色法無爲法外，大小乘皆立二十四種不相應行，近世康德立十二範疇。此皆鮮碎，今舉三法大較應說第八藏識本有世識、處識、相識、數識、作用識、因果識。世識、處識、數識，皆見《攝大乘論》世謂現在、過去、未來，處謂點線面，體中邊方位，相謂色聲香味觸，數謂一二三等，作用謂有爲，因果謂彼由於此，由此有彼。其空間識即是處識，而所感覺之眞空乃屬相識。以眞空亦有空一顯色，故《大毗婆沙論》七十五云：或有色無顯無形，謂空界色。又云：云何空界？謂鄰礙色。礙謂積聚，即牆壁等。有色近此，名鄰礙色。如牆壁間空，叢林間空，樹葉間空，窗牖間空，往來處空，指間等空，是名空界。若方隅等位，在有顯色處說爲形色，在無顯色處說爲空間。《大毗婆沙論》七十五云：問，虛空空界，有何差別？答，虛空非色，空界是色。又云：若無虛空，一切有物應無容處；既有容受諸有物處，知有虛空。復作是說，以有往來聚處，故知有虛空。復作是說，若無虛空，應一切處皆有障礙，既現見有無障礙處，故知虛空決定實有。無障礙相是虛空故。此所說虛空者，即今所謂空間。然虛空空間之名，實不可通。其實無障礙處之形，有障礙處之形，通得是名。《大下篇》舉名家說：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彪統云：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慧遠云：

障有所大也，故曰等。准無所大，是故有礙。但有形可量者，通謂之處，不當障礙空間者，皆名為空。乃與真空有色者相混，將論立九種實空與方異，彼空即虛空，真空，彼方即虛空空間。命之為有，與命之為處，名實相應。虛空空間，是亂名爾。第七意根，本有我識，人我執，法我執。其佗有無是非，自共合散成壞等相，悉由此七種子支分觀待而生成。心即是種子，種子者，心之凝相，一切障礙，即究竟覺。故轉此成心則成智，順此成心則解紛。成心之為物也，眼耳鼻舌身意六識未動，潛處藏識意根之中，六識既動，應時顯現，不待告教，所謂隨其成心而師之也。此中且舉世識一例，節序遞遷，是名為代。夫現在必有未來，今日必有明日，此誰所證明者，然嬰兒初生，貍鼠相遇，寧知代之名言哉？兒啼號以索乳者，固知現在索之，未來可以得之也。鼠奔軼以避貍者，亦知現在見貍，未來可以被噬也。此皆心所自取，愚者與有。故《大毗婆沙論》十四云：若愚若智，內道外道，世間論者，乃至童豎皆知有世。謂彼皆了有去來今。彼說疑三世者為冥身，即是小乘法執之說。此非取之原型觀念，何可得邪？若夫有相分別，必待名言，諸想方起，無相分別，雖無名言，想亦得成。《瑜伽師地論》云：有相分別者，謂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分別。無相分別者，謂隨先所引及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別。《攝大乘論》亦稱此為無覺偏計，世親釋曰：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不能解了。（即度音音為字，故文字亦名言）彼其知代取之種子，現於無相分別，故得有此。又，今世說生物者，謂蟲獸草木，種種毛羽，韡色，香味，或為自保生命，或為自求胤嗣，而現此相，然彼豈如人類能計度尋思邪！非說無相分別，義不得成，以是證知，師其成心，愚者與有，亦若日用不知焉。夫無相分別，意言亦無，一切有情經過爾所，分別歷時相等；有相分別，即有意言，若伺若尋，意中流響，聲必相續，此則單音語人所歷時短，以經爾所分別，即經爾所聲故。複音語人所歷時長，以經爾所分別，必經爾所流注聲故。如念「法」字，此土念「法」惟是一聲，印度念「達爾摩」乃有三聲，轉相積聚，則經時長短相縣矣。是故，複音語人聲餘於念，意中章句其成則遲；單音語人聲與念稱，意中章句其成則速。念成遲，故覺時促，惜分陰，而近死地，望在隙身以後，故宗教之用興；念成速，故覺時舒，多暇日，而遠盡期，味箸有身之時，故宗教之用絀。前世雖有斬業磔祝，然皆為目前禍福，非為死後。人情封略，亦觀世者所宜知也。次舉意根我識種子所支分者，為是非見。若無是非之種，是非現識亦無；其在現識，若不思許何者為是，何者為非，事之是非亦無。明證是非所即，雨合天同，悉由人心順違，以成串習，雖一人亦猶爾也。然則，係乎佗者，曲直與庸衆共之；存乎己者，正謬以當情為主。近人所云，主觀客觀矣。《寓言篇》云：「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斯則五十九時所謂是者，固無非想。今以六十時見，非五十九時見，其事雖可，必云當五十九時已非，則為倒論。所以者何？五十九時，自非之心未成故。又況道本無常，與世變易，執守一時之見，以今非古，以古非今，或以異域非宗國，以宗國非異域者，其例視此。此正顛倒之說。比於今日適越而昔至，斯善喻乎！世俗有守舊章，順進化者，其皆未喻斯旨也。《外物篇》云：「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順進化者以今非古，則誣言也。又曰：「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絺章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守舊章者以古非今，是亦一孔之見矣。是云非云，不由天降，非自地作，此皆生於人心。心未生時而云是非素定，斯豈非以無有為有邪？夫人雖有伎心，不怨瓢瓦，以瓦無是非心，不可就此成心，論彼木成心也。然則，史書往事，昔人所即是非，亦與今人殊致，而多辯論枉直，校計功罪，猶以漢律論殷民，唐格選秦吏，何其不知類哉！《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董仲舒云：「天下變，道亦不變。」智愚相縣，乃至於此。言者是為有相分別，依想取境，如其分齊，以成音均詘曲，自表所想，故謂之言。《墨子・經說》云：「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此則言得成義，吹非成義，其用固殊。然則，古今異語，方土殊音，其義則一，其言乃以十數。是知，言本無恒，非有定性，此所以興有言無言之疑，謂與穀音無別也。《則陽篇》云：「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假令殊方異類，乍相逢遇，互聽所言，亦與是無異矣。隱，讀如隱儿之隱字，正作㥯，所依據也。道何所依據，而有眞僞，言何所依據，而有是非，向無定軌，惟心所取。詳前世論道，不依軌度，惠行殊，箕比志異，猶皆謂之至德，固知道之無常也。晚世以一編繩人，斯大方所不議矣。比其衰也，帝王之法依以為公義，是道隱於小成；言維之語依以為雅言，是言隱於榮華。《荀子・正論》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故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為師，

此皆隨俗雅化，豈所語於致遠者乎？」儒家法周，墨家法夏，二代嘗已小成矣，華，而其是非相反，由是競生鄙執，如復重仇　還以其情，明其自繆，則曰物無非彼，言更相彼也，物無非是，言各自是也　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無非是，則天下無彼　果郭義　人皆自證而莫知彼，豈不亦陀人有我？　陀人之我，恒依計度推知，非如審證知；故由此陀心及彼心所有法，亦以計度推知飄忽之間，終有介爾障隔。依是起爭，是非蠭午　夫其執有是非者，若無我覺，必不謂彼爲非，若無彼覺，亦不謂我爲是　所以者何？　此皆比擬而成執見，向無比擬，卽以散心任運處之，其猶閭孺子都不與衆人共鑑，必不自謂美好。由斯以言，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曾無先後，而因果相生，則知彼是觀待而起，其性本空　彼是尚空，云何復容是非之論？以方生喻彼是者，一方生卽一方滅，一方可卽一方不可，因果同時，則觀待之說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故不由而照之於天　知彼是之無分，則兩順而無對，如戶有樞，旋轉環內，開闔進退，與時宜之　是非無窮，因應亦爾，所謂莫若以明也　或者難言：因時敷政，固無典常，制割大理，寧無眞繆？　應之曰：非謂是也　仁義之名，傳自古昔，儒墨同其名言，異其封界，斯非比量之所能明，亦非聲量之所能定，更相韋戾，惟是黨伐之言，則聖人不獨從也　若乃儒徵於人，墨徵於鬼，斯乃虛實易明，非莊生所論列矣　或復難言：行義無常，語言非定，此皆本乎情感，因乎串習，故不可據理以定是非：白黑之相，寂寥之姿，不待名言而生，辨異離言，自性豈可亂邪？　應之曰：無相分別，如其自身，莊生固無遮撥　及在名言，白表白相，黑表黑相，寂表寂事，寥表寥事，俗詮有定，則亦隨順，故言斯爲照之於天，不因己制　是故，指鹿爲馬，以素爲玄，義所不許，所以者何？　從俗則無爭論，私意變更，是非卽又蠭起，比於向日，鬨訟滋多　是以，有德司契，本之約定俗成也　或欲引用殊文，自移舊貫，未悟文則鳥迹，言乃穀音，等無是非，何間彼我？　不曉習俗，可循而起是非之見，於是無非而謂非，於彼無是而謂是　木偶行尸，可與言哉！　茲亦醉心於小成榮華者也

指馬之義，乃破公孫龍說　《指物篇》云：「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　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　彼所謂指，上指謂所指者，卽境；下指謂能指者，卽識　物皆有對，故莫非境；識則無對，故識非境　無對故謂之無，有對故謂之有　以物爲境，卽是以物爲識中之境，故公孫以爲未可　莊生則云：以境喻識之非境，不若以非境喻識之非境　蓋以境爲有對者，但是俗論方有所見　相見同生，一無內外，見亦不執，相在見外，故物亦非境，識亦非境，則有無之爭自絕矣　《白馬論》云：「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則云：以馬喻白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白馬之非馬　所以者何？　馬非所以命形　形者何邪？　惟是句股曲直諸綫，種種相狀，視覺所得其界止此，初非於此形色之外別有馬　覺意想分別，方名爲馬，馬爲計生之增語，而非擬形之法言　專取現量，眞馬與石形如馬者，等無差別，而云馬以命形，此何所據！　然則，命馬爲馬，亦且越出現量以外，則白馬與馬之爭，自絕矣　此皆所謂莫若以明也　廣論則天地本無體，萬物皆不生，由法執而計之，則乾坤不毀，由我執而計之，故品物流行，此皆意根偏計之妄也　或復通言，破指之義，誠無餘辯，破馬之義，但乘公孫言詞之隙，因而噴之　假令云，馬者所以命有情，白者所以命顯色，命顯色者非命有情，故曰白馬非馬，莊生其奚以破之邪？　應之曰：此亦易破　鋸解馬體，後施斫擣，猶故是有情否？　此有情馬，本是地水火風種種微塵集合，云何可說爲有情數？　若云地水火風亦是有情者，諸有情數合爲一有情數，雖說爲馬，惟是假名，此則馬亦非馬也　又公孫以堅曰爲二，堅白與石不可爲三，如是馬中亦有堅白，堅白可二，白馬不可爲二，說還自破　若云石莫不白，馬有不白者，馬有青驪，石亦自有黃黑，白非馬之自相，亦非石之自相　何故白與石不可離，而獨與馬可離？　此皆破之之說也。

如上所論，皆說成心之義，應分三科：第一，明種子未成，不應倒責爲有；第二，明既有種子言議，是非或無定量；第三，明現量所得，計爲有實法實生者，卽是意根妄執也

著録

眞諦《大乘唯識論序》

唯識論者，乃是諸佛甚深境界，非是凡夫二乘所知　然此論始末明三種空，何者爲三？　一者人無我空，二者因緣法體空，三者眞歸佛性空　我空者，我本自無，但凡夫之人愚癡顛倒，於五陰中妄

計爲有　何以知無？凡夫依心識妄想分別，於五陰因緣法中見我爲有，然此我相於五陰中實不可得　若爾，般若觀此五陰中一一離一一實體不可得，猶如兔角　若有此我於一中住者，應於一中見，應於異中見，應於和合中見云何一中無我者？以有常無常過故　若有我與五陰一者，五陰無常，我亦應無常　復有我若與陰一者，我是常故，陰亦應常　若我與陰二者，一邊即同前無常，一邊即同前常　若離二邊者，此亦不然，離於二邊相不可得，是故實無神我　如是知者，名入人無我空　因緣法體空者，謂諸色等因緣法，以隨俗因緣起　云何隨俗因緣起？世人見牛起於牛想，不起馬想；見馬起於馬想，不起牛想　色等法中亦復如是，見柱起柱想，不起色想，見色起色想，不起柱想　如薪火相待無實，以離於薪更無實火，以離於火更無實薪　於薪更無實火，以離於火更無實薪　於薪更無實火能作火因　而見火說假名薪，見薪說假名火，以相待成故　如是能成所成，而不離能成，因而有所成，不離所成，因而有能成，如彼薪火，能成所成亦實無，是名因緣法體空　眞如法空者，所謂佛性清淨之體，古今一定，故經云：佛性者，名爲第一義空。所言空者，體無萬相故　言其空無萬相者，無有世間色等有爲法　故無萬相，非是同於無性法，以其眞如法體　是故經云：去八解脫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無法空也　若如是觀，是名解眞如法空。

《唯識論》言：「唯識者，明但有內心，無色香等外諸境界。」何以得知？如人目有膚翳，妄見毛輪、鬚蠅、瓔城等種種諸色，實無前境界，但虛妄見有如是諸衆生等外諸境界，故言唯識　若爾但應言破色，不應言破心　此亦有義，心有二種：一者相應心，二者不相應心　相應心者，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相應，名相應心　不相應心者，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　今言破心者，唯破妄識煩惱相應心，不破佛性清淨心，故得言破心也。

普泰《八識規矩補注序》　《八識頌》凡八章，文略而義深，乃集施頌體制兼以韵；故知義彼而文從此，擴充之則唯識理事無遺矣　昔天親慮末學心力減而不永，遂撮《瑜伽》之文，述三十頌，精擇而從略，欲人之易入，目曰《唯識三十論》　後護法諸師，各出所見以造釋論，而累帙積軸不勝其廣，是乃欲易而反難　由是諸師又各摭辭理精粹者，束爲十卷，曰《成唯識》　暨奘三藏至自西域，輒翻此論，其《八識頌》實出於斯，然而理一而言有廣略者，皆因人而已　蓋人之所得者，或自略，或自廣，或由略以至廣，由廣以至略，雖所入不一，而所得未嘗不一也　既得之則廣亦可，略亦可，廣略兼以之，兼不以之，是皆無適而不可，豈學者之事乎？　慈爲學者言之，且欲從略而入之，此八識頌不得不作　頌暨出則語略而義深，此又不得不加之以注爲之人不書其名，往往皆抄錄之本，故不無三家之說　今但義缺字訛者，補而正之，以自備觀覽　不虞龍華金碧峰圓通常無暨，聞予輟筆，過舍索稿，板行之　吁！　大法垂秋，孰不泥於聲利，能存是心，庶不負諸大士之心也　正德辛未純陽日，普泰書於大興隆官舍

德清《大乘百法規矩纂釋序》　此《百法論》，以門稱者，乃入大乘之門　是知此乃性相二宗之關要，凡義學者未有不明此法，而能窮諸法門者　以古《補注》但直取論文爲注，是則以論解論，豈初心所能入耶？　以不知所本故也　以向來本論無釋，故從前相沿至今耳　今《識論》雖有注釋，而百法行相具在論中，而注隨本論，故此百法竟莫能通　以師承墜視，故學者不知其要耳　老人每示學人，凡入佛法，必從此始　侍者廣益初苦其難，老人教以探討本論　故遂錄論文爲釋者，仍取三家疏義，參合以釋論，纂成一貫，則了然易見，是以此纂尤爲入百法之初步也　其疏義有所不備者，則取《直解或問》，取予《補義》云　天啓壬戌夏日，七十七翁憨山老人手批

又《刻百法論八識規矩跋》　《百法》、《八識》乃相宗指南，爲入大乘之門也　以佛說惟心唯識道理，遍該一大藏經，而彌勒約爲六百六十，而天親約爲《百法》、《識論》百卷，三藏法師，約爲頌四十八句，可謂至簡至要，乃法界之綱維也。以一切衆生迷一心而爲識，無明障蔽現前日用，而不知自心之善惡樞機　若親教者，展卷則見文字遮障，而不知所說皆自心本有之佛性　參禪者，抱持妄想，盲修瞎煉，而竟不達生滅根源，是皆不知此論之過也　然論約劖五百言，而頌止四十八句，統收一大時教，世出世法，無不該盡　若教若禪，無不揭示正修行路　學者有志，不費期月之功，而通徹無遺，嗟無志者，不能潛心於此，而甘爲愚蒙，可不悲哉！　此論古今解者，多引《識論》本文，初心難入，且不便於俗諦。故予取其義而變其文，以使初機，使其易入，文似闕而義實具　是亦隨順說法，非敢妄損古德成言，以取謗法之愆也

明昱《八識規矩補注證義序》　覺皇應迹，盡物解以游仁；慧日輪暉，遂情幽而通朗。對執斷者言有，海封常者談空。開萬象使凝至真，離二邊足顯中道。所以三乘普演，一諦等該，理事融通，語默成化。逮虹光寢息，人天眼目失明，聲教相傳，凡聖身心有待，時移世易，性相犁然。文殊、彌勒異其宗，龍樹、天親輔其治。勿謂分河飲水，宜思吮石成泥；雖則雲月本同，不免溪山各別。由是天親宗相，撮《瑜伽》百卷爲嗢陀藍，護法愍迷，造成唯識論》解三十頌，發達理之希微，闡慈尊之奧典。十師精貫，百卷洞該，類聚羣分，各遵其本。玄奘大師釋茲十釋，譯成十卷，遂使文同義異，若一師之製焉。雖則精約，記憶猶艱，造八識頌以統其緒，分四章以括其猷。舊有注釋，筆授多舛，魯山泰法師補緝成編，刻行於世。不慧久研斯典，實非造極，但知此注，多引唯識論文，而所引者，亦有未盡義處，復盡取之，釋義倫次，亦取論文證之，故云《八識規矩補注證義》。萬曆己酉端陽日，西蜀輔慈沙門明昱造於秣陵木末亭左。

朱袁純《八識規矩略説跋》　嗟夫！心會緣生，有情膠結，識由塵滯，無始熏成。業河混混漂流，眞智紜紜蔽礙，徒知年往，不覺形隨。竊聞心生於有心，相成於有相，紲見者執情識爲我心，顧影者弁規矩爲我相。然熱愛必至焚和，而波想豈能遺陸？非心無以融相，離相無以證心。至哉！規矩之拯拔根塵，濟乎！頌言之圓明窾竅，義猶未顯，旨俟誰傳？幸有度門禪師，戒景夜淨，空華曉揚，思風發於清襟，言泉流於玄吻。飲鴻三藏，倫采羣宗，豈直苦海之舟航，允爲法門之柱石，諸天皆已冥贊，四部尚未恒流。今辨河上人，猛發深心，廣繕別本，不借貲於衆緣，惟施法於禪説，俾轉識爲智，齊蔥有於虛融，而啓軼知歸，願一如於沙界。宏功不可思議，拙語莫罄揄揚。萬曆癸巳歲孟秋望日，槜李心一居士朱袁純謹識。

聖行《叙高原大師相宗八要解》　始余晤西蜀高原大師於虎林淨慈寺，抵掌而談，大暢唯識宗旨，因閱其所解《相宗八要》中《因明入正理論》一二種。余甚心契，業已爲序梓行之。今《八要解》全帙刻成，復問序於余。余因憶昔白下雪浪恩公演説宗教，特從大藏中錄八種示人，以爲習相宗者之階梯，是謂《相宗八要》。至於解義，云何？蓋是書原出兩土之作，菩薩祖師淵源既遠，翻譯著述文義尤深，且若論若頌若釋稱説種種不同，或於作者之旨不無餘蘊，或於學者之衷偶有疑端，至有文詞稍礙而未圓，注疏尚略而未備者，大旨有三之。是故欲其釋疑開悟，言不妨贅也；欲其明理了徹，意不妨約也。有《會釋》、《釋記》，而義無不剖；有《通關》、《眞疏》，而辭無不暢；有《義鈔》、《證義》，而益發其所未發，盡證其所未證。繇是台習學相宗者，一披覽焉，不待顛探，而文粲然，而義躍然。此大師嘉惠後學之意，良非淺鮮，即起雪浪而示之，能不首肯乎？余又念在昔天竺國諸菩薩，迭迭造論通經，發揮唯識宗旨，以破邪外，而大師以一人之筆，闡揚兩土之書，烏知非天親菩薩等化身重宣此義也哉！是爲序。時萬曆壬子臘八日，玉溪菩提菴聖行和南書。

正誨《八識規矩頌略説序》　《雜華》云：「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海眼又曰：「地、水、火、風、空、見、識、七大本然，唯本然心者，非内非外而内外十虛，無促無延而促延一念。移蹙沙劫於食頃，布華藏海於毛端。三千世界頓起乎目前，百億法身直證乎當下。碎塵點剎而不可窮其形，擁色銷空而未足昭乎性。故性性者無性，了無性以緣生；形形者無形，悟無形而性寂。是則形形之形，形不可形；性性之性，性不可性。性不可性，亦性性已；形不可形，亦形形已。唯無形無性者，眞不可以形性求，亦豈可以無形無性得也耶！有假赤幟於明心見性者，天下引領而從之，予固不知其然。夫心性何物也，固與我同耶？固與我亦同亦異，非同非異耶？同則不可謂之見，異則不可謂之性。性可見，他物且然；性不可見，其如見性何？明心類乎是，心若不明，非眞心也，而明之豈益？非眞心而明之，是自妄也，奚其明？曰明見非我，心性非彼，非彼即我，非我即彼，彼我如如，一無間矣。無間則明，明無所明，無所則見，見無所見。驟四論，黜百是，是之謂眞見眞明。此亦義家之習譚師心者也，惡乎可？眞明眞見者明見而已，孰爲之思議？古聖賢之證此者，示之以名相，建之以規矩，名相規矩者，其心性之鑒耶？其即心性耶？按圖者不可索驥，膠柱者不可鼓瑟。唯忘其毛色，喪其弦微，獨發於天者即馬見馬，即瑟知瑟，是亦難已，莊周所謂萬世而一遇者旦暮遇之耶。

《八識規矩頌》，八識心之規矩名相也。名相毛色也，必欲撫而毛色以求馬，不亦愚乎？昔天親見《瑜伽論》，百軸萬言皆詮心語，憂末世機劣好簡，約爲《唯識三十頌》。護法諸師論而釋之，望海分波，汪洋莫測。有唐奘三藏，即《唯識論》義出爲八識頌，凡四十八句，體集施頌也。文簡義深，寶爲逗

機之偉，昔人聞之，復若存若亡　悲夫，是盡欲撼毛色以本馬也　且人之生也，有依正，有倫類，上下左右，其主持者其誰耶？莫不曰吾心性也，吾神化也　是八師語也，是夢中占夢，夢復作夢，夢復無窮之見也　《八識頌》則不然，第一義諦中聖言量也，統萬法之樞始也　自哭而後，亦有釋其文而明也者，顧非所明而明之，彌不明也　我朝正德間有大法師素公，起而明之，於是探玄之士，始有明其明者　而性學者流，彼之爲相，亟欲割其河而飲其水也，惑哉！

嗟乎！即心性之規矩，以規心性亦近矣，吾人尤難之，則心性果難明也已　好易者見其難明，乃竊比曹溪，舍佛語心而不信，盡欲捫空華影，執無明窟爲最上乘，以生死根爲妙覺　排如來修證爲漸門，認方便機緣爲頓教　埋偽根於正道，籠世眼於當年　呵責聖賢，效顰臨濟，捉水泡以當明珠，棄旃檀而求火木，甚至白衣說偈，黃口談禪　當斯時也，藥發病亂，天下皆惑；縱有弘經開士，護法王臣，亦未如之何也　噫！或之使，莫之爲，予固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而然之者，是愈不知其然也，予又何知？是於《八識頌》有所取，因略而辨焉　辨也者，有不見也　是果有辨也耶？是果無辨也耶？唯心、佛、衆生三而已矣，庸詎乎辨？唯心、佛、衆生三而已矣，庸詎乎無辨？是亦不得已也已　萬曆己丑佛成道日，慶門釋正誨識於衡陽華藥山大藏閣中

大真《重刻唯識開蒙跋語》　如來以五味四悉，化導衆生，雖教網萬殊，而要其旨趣，不越性相兩宗　相得性融，不涉支離之病；性猶相顯，終無儱侗之處　故門庭雖至於分河，而並照還同於日月　粤自慈氏秉瞿曇之囑，而天親挈其樞；奘師得戒賢之傳，而慈恩鬯其秘　圓成妙理，昭揭支那　逮時運遷訛，古疏湮沒，一綫未墜，賴有《開蒙》二卷，亦復久失流通，人罕寓目　於是雪航楫公發心募刻，兼請靈源惠兄會其科，際五陳君校其謬　而募貲監梓者，則王元建、王汝止、揚次弁等力也　刻既成，囑余紀其始末，以告後之閱者，其生難遭殷重之想，堅修妙圓識心三昧，他日龍華會上，端必以此爲受記正因耳　時崇禎庚午孟春之吉，比丘大真識於古延壽院

游士任《叙相宗八要解》　夫約法而解，猶滯依通，忘言而說，斯名勝義　雪浪恩公揭相宗於八要，豈其逗人以舌本耶？毋亦以貧女之寶藏得擲斯出，於士之窮珠不指還迷　如公之示，志爲大慈，又爲暖室暗，照相宗一切可廢，而天親菩薩亦幾謗佛矣　然揭直示祖意，以示初機學人，畢竟說食不飽，是以古佛大生悲憫，謂一切無明皆是法縛，藉知萬法並由執生，如聲呼響答，無執遂以無法，如聲滅響亡　穆然寂然，如如自在　阿誰衆生，阿誰祖佛，則舉目便已周遮，而論釋證詮，總爲空中著翳耳　惟其不然，則實未見月，安得廢指？從未見象，恁地摩牙？息念須從念息，破執還從執破　向無基師之著釋，則《百法》如夜，不有護法之廣約，則《唯識》茫然　緣論六釋，釋師不厭注腳；因明三支，古宿亦衍詞源　要以奧義若海，大舶泛而不盡；妙旨如絲，機女抽而愈有　則高原八解，安知不具醍醐初味耶？近來狐禪未討宗旨，輒絕言說，就令枯坐十年，究竟有何了當！故世有啄穿無明之殼，欲飛三界外者，斯可與談此解矣　三夢游士任題

劉起相《大乘百法規矩纂釋序》　大師之釋經論也，不逞新，不炫奇，直就本文宗趣上，一眼覷透　先得言外之旨，便於融會貫穿中，平鋪妥貼，銷文顯義，務得佛意而止　故不特振中興祖道，寔朗義日於性天，誠末法一大光明幢也　在昔弟子中，最號入室師資道合者，有若馮孝廉啓南先生而大師於時日不暇給，法道猶有待也　今著述且大備，而前人往矣　我輩何幸，與一時諸上足親承座下，豈不亦人人生遭重難遭之想　惟時虛中益公年最少，悟最蚤，士稱三日當刮目　不佞與公，善揖楹下一別，如昨日耳　而公之豐神學問，脫體非昔人也　其攻苦鑽研，猶曰事在勉強而已，若夫圍繞一會之頃，微言奧義，如野鴈無人之態，冤起鶴落之機，他人拙以滯者，公偏迎刃而劃然解也，會於心而傳於口，能令聽者精神飛躍，恍若聆圓音於再演，有莫知其然者

嗟夫！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　有窺基而奘師之道益光，有生、肇而童壽之義愈贍　意公其殆乘願輪，以續慧命者歟！不然，何夙悟之若此！嗣是而虛以大之，謙以光之，行以寔之，證以臻之，皆公之能事也，當家種草，何俟於人　《百法規矩纂注》具見公之苦心，然亦微露一班耳　大師已有題詞，慫不敢贅　但公謙欲鑑之賈，不佞願宜公諸衆，故僭叙數語，以爲勸請如此　天啓二年歲次壬戌夏至日，嶺南仲安劉起相和南拜撰

方遠《題百法明門八識規矩纂釋後》　余不敏，天黜其形，自信有

尊形者存，故夙抱超然之志。在齠齡，即聞我大師法雷起蟄時，則躍然歸依，結想有年。往癸丑歲，從先人宦游於衡，適禮大師於衡湖，即蒙攝受時見慮中益公其精敏機警，知爲法器，然未識所志向。及丁巳夏，大師歸老匡廬之五乳峰下，余以二親見背，乃決志依歸，求出世業。於辛酉春，始判然入山。大師憐之，從入室後，得聞法要，朝夕與公商確奧義，洞徹言外。余躍然喜也，不唯與之忘形，抑忘心矣，食息靡間。

一日見公案頭《百法規矩纂釋》，展卷同劉孝廉仲安氏閱之，一讀三歎，曰：公之精義入神之如此也。心雖不閑於宗案，習聞此論，雖老師宿學，亦苦於難入。蓋以論釋論，文簡義幽，且斷章不備，況舊無解，故多面牆。近則本論釋有數家，又未參合，於此猶然，故吾此末學所以泣岐也。今公詳論文於名相之下，取古今諸疏，會通一貫，且得親聞大師之心印，而折衷之。故文如析薪，義若觀火，不勞旁搜曲訣，而洞達法相之源，不異三事執筆也。意別數載，何公超悟之蚤，而入法之精如此。詎非拔盡根於虛壞者，未易易也。顧予與公大有夙契，愧不能讚其萬一，聊述此以紀法緣之始末云。天啓二年歲在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秣陵遺民方遠題於五乳峰下之谿上閣。

程開裕《百法規矩纂釋後叙》　余自降心白業，歸命佛乘，時抱出塵之志，切喜依教尋源，惟以如來法海浩淫，義天廣博，於奢摩他路，未能下手，每開卷未嘗不望洋而歎也。及詢諸尊宿，咸教以先明《起信》、《百法》諸論，云此乃一大藏之關鍵。如欲萬里之行，始於足下，未有足下之步不移而能之萬里者，是知《百法規矩》乃足下之步也。故曰明得《百法》，可入大乘之門矣。余亟簡魯菴《補注》，見其文約義豁猶然，故吾罕得其要。

丙寅秋，適匡山虛公來游黃山，錫過白嶽。余與家仲兄，遇於汶上，首請《楞嚴》三觀，次及《圓覺》、《起信》。而師每發一言，義出常見；酌一雖，理徹玄微，所謂猶兒哮吼，自與羣獸別也。一日於師龕中，搜得此纂，與仲兄捧覽三復，不覺從前滯礙，劃然已解。百法則詳而備，規矩則簡而明，使初學之士一見了然，無復泣岐之歎矣。持斯論而竟探寶藏，頓獲家珍，豈不快哉！余曰：此希有之法，曷不公諸宇內？師謙而秘之。余堅請，得壽諸梓，以廣法施。願諸學者因言得義，了義明心，庶不負虛師，亦不負自己。是爲叙。時崇禎四年歲次辛未花朝，大都弟子在新程開裕拜撰並書

行省《八識頌注自叙》　昔慶喜婆心，欲人即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遂造《瑜伽師地論》，以發明相宗法門，文廣義幽，後天親頌末學難窺要領，遂彙《瑜伽》之文，述三十頌，目曰《唯識三十論》，論成而後，護法諸師各出所見，以解釋此論。當時累帙積軸，不勝其煩。玄奘法師同諸師，約其詞理精粹者，束爲十卷，曰《成唯識》。後窺基法師，又見《成唯識》十卷，學者難得其宗旨，乃請奘師，集此要義，將八識分爲四分，每一分頌以十二句，將五十二心所，各派本識會下，條理不紊，因稱規矩。然論雖十卷，義盡於此四十八句，明此數句，而奘師之提綱由我舉手，天親彌勒不一網收盡耶。但明此數句者，諸家即各有悟處，不無自是門庭。其能以相歸性，以悟轉識，如盧行者，知五八六七果因轉，但轉名言，無實性者，幾人哉！

余初讀魯庵之《補注》，後觀憨山之《通說》，未嘗不服其見高。第欲離心意識參，絕凡聖路學，則南行之五十三，安得不輸於末後彌勒之彈指耶？故得力是省力，省力是得力。解之者不欲其深，而欲其淺，至於由淺而深，是悟之者之事，非解之者之事也。西湖留錫退居，虛舟省道人識

王庭《虛舟禪師注八識規矩頌小序》　性一而已，又言相何也？性內也，相外也。相不言外之境，而言內之識，則相亦內也。外境觸之而不動，豁達爲空者，猶易託之。而內識之所留，細微流注，發不及知，雖深造之後，常致歎於習氣之難除，命根之未斷。斯言性之家，不可不加察也。然而崇言相者，往往逐流末而靡爲，力徒困於算沙計，或窮於鑽紙，曷思古人著唯識之論，謂是諸相者，宜有乎？宜無乎？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則欲期無相，於相求之乎？抑於性求之乎？求之於相，緣八識而有百法；求之於性，轉八識而爲四智。世之逐相者多失之，而見性者，又未嘗過相而問焉，而爲之通，則分幟而爭之，終不可止，斯重歎矣。虛舟禪師，宗嗣福藏，而仍研精教典，取唐奘師《八識規矩頌》，特爲之注。注所言相，非能與人殊，而引而發之，終歸於性，使覽者知悟。施子易修，徐子敬可讀而美之，梓之以傳。噫！其有禪也夫。康熙十一年端陽後十日，矩李王庭題

行舟《八識論義序》（《萬續藏》卷九八）　原夫聖人體相之言者，有性相二義之門也。夫性相二門者，是眞如性中，有生滅門，有不生滅門也。今生滅者，是相宗心意識也；不生滅者，是性宗空體之旨也。然則性外無相，相外無性，是故眞如門中，生滅與不生滅，實無異相之法體也。既無異體，所以觸境明如，若無性相。故曰：唯心無境。若無境者，自心誰生？故心境泯泯，廓然無聖，彰大象而不見其形，渾太虛而不見其相。是故在上不皦，其下不昧；大包天地，細入微塵，非色非空，非智非識；以五目不能睹其形，即四辯莫能談其狀。故繩繩不可名，寂寂不可見，迎之不見首，隨之不見後；鑽之彌堅，探之無影。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希夷絕朕，究不可知噫！只可冥之於心，契之於神，爲三藏之祖，作十地之宗。迷之者，起智性而成識色；悟之者，轉識色而成智性。成色識者，六道齊彰；成智性者，即幻有俱寂。又齊彰者，成黎耶之心王；俱寂者，捐萬象之形質。又心王起，則憎愛心所之紛紛；藏識空，破無明轉識之息息。噫！若能通唯識之眞宗，達實相之無境者，則不愧於學法之人矣。然余自慚無識，未入升堂，謁究玄宗，竭思不已，實術掌之冥加，誠叩於塵祖，謹爲論識，以示將來。

淨土宗分部

綜　述

慧遠《大乘義章》卷一九【略】第一釋名　言淨土者，經出或時名佛刹，或稱佛界，或云佛國，或云佛土，或復說爲淨刹、淨界、淨國、淨土。刹者，是其天竺人語，此方無翻，蓋乃處處之別名也。約佛辨處，故云佛刹。佛世界者，世謂世間國土境界，盛衆生處，名器世間。界是界別，佛所居處，異於餘人，故名界別。又佛隨化，住處名異，亦名界別。約佛辨界，名佛世界。言佛國者，攝人之所，目之爲國。約佛辨國，故名佛國。言佛土者，安身之處，號之爲土。約佛辨土，名爲佛土。若論其國，王領者有，不王者無。土即不爾，有身皆有。刹之與界其義則通。此無雜穢，故惡名淨刹；性海、蓮花，須彌、諸如是等，寬狹別稱。問曰：國土衆生共住，何故偏名佛國土淨？今明佛土，不說餘故。又佛是主故，名佛土。名義如是。此論竟。

次辨其相　爲明佛土，兼辨餘義，分別有三：一事淨土，二相淨土，三眞淨土。事淨之中，三門分別：一總辨相；二別顯之；三約諦以定。總相云何，言事淨者，是凡夫人所居七也。凡夫以其有漏淨業，得淨境界，衆寶莊嚴飾，事相嚴麗，名爲事淨。然此事淨，修因之時，情有局別，受報之時，土有分限，麤醜各異。又此修時，取相執定，受報之時，國土莊嚴，諸相各定。總相如是，次別顯之。事淨有二：一是凡夫求有淨業所得之土，如上諸天所居等，是由從求有，善業得故，受用之時，還生三有，煩惱結業，不生出道有生者，別由善友教化之力，所以能起，非是所受境界之力；二是凡夫求出善根，所得淨土，如安樂國衆香界等，由從出世善業得故，受用之時，能生出道，如衆香飯，其有食者，滅惑生道，如是等也。問曰：此土諸天境界，爲當純是求有業生，爲當有出世善得，理亦兼有。故《涅槃》中，佛說我義，無量鳥狩聞說，發心生於天中明知，亦有出善往生，少故不論，別相如是。

次約四諦辨定其相　前兩門中，初門之因，唯是集諦，分段因故。初門之果，體唯苦諦，分段果故。後門之因，有其兩能：一正感佛果，二傍招土邊，亦集土。正感佛邊，一向非集，能生佛德，不集生死，諸有果故。傍招土邊，亦集非集，形於向前，初門之因，得言非集。求出善根，是其相似道諦攝故。當分實論，體性是集，能招有爲，生滅果故。後門之果，形前非苦，是其相似，出世果故。故論宣說，無量壽國，不屬三界，彼無貪欲，故非欲界。以在地故，不名色界。有形色故，非無色界。以是相似，道家之果，攝之屬道，故不名苦，似佛淨土。菩提道攝，當分實論，體是苦諦，生滅果故。有漏報身，所依處故，事淨如是。

次辨相淨　於中亦以三門分別：一總辨相；二別顯之；三約諦辨定。總相云何，言相淨者，聲聞緣覺，及諸菩薩所居土也，如龍樹說，有妙淨土，出過三界，是阿羅漢當生彼中。如是等，是此諸賢聖，修習緣觀，對治無漏所得境界，妙相莊嚴離垢清淨。土雖清淨，妄想心起，如夢所睹，虛僞不眞。相中離垢，故名相淨。然此相淨，修因之時，情無局別，受報之時，土無方限，又此修時，心無定執，所得境界，隨心迴轉，猶如幻化，無有定方。總相如是。次

別顯之　別有兩門：一約行分別；二約心分別。言約行者，行別有二：一是聲聞緣覺之人，自利善根所得之土，虛寂無形，如無色界所安止處。問曰，無色云何有處。釋曰，四空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故得有處。故經宣說，菩薩鼻根，聞於無色宮殿之香，如龍樹說，有妙淨土，出過三界，羅漢生中，聞《法花經》，即其事也。由從自行善根生故，受用之時，但生自行厭離善根，不能自然起慈悲願，利他之行。設有起者，由佛菩薩教化之力，非是所受境界之力。二諸菩薩化他善根所得之土，不捨衆生，隨物受之。如維摩室，由從化他善根生故，受用之時，自然能起利他善行，約行如是。言約心者，心別有二：一事識中，緣觀無漏，能得淨土；二妄識中，緣觀無漏，能得淨土。事識無漏，有其二種：一增相觀，所得淨土，相續住持，證實方捨；二息相觀，所得淨土，暫現如幻。妄識無漏，亦有二種：一增相觀所得淨土，相續住持，證實方捨；二息相觀，所得淨土，暫現即滅。別相如是。

次第三門，約諦以定相淨之因。形前非集，道諦攝故。當分是集，變易因故。相淨之果，形前非苦，道果攝故。如佛淨土，菩提道攝，當分實論體性是苦。變易果故，相淨如是。次明眞淨，四門辨之：一總辨相；二別顯之；三約諦決定；四隨義廣辨。總相云何，言眞淨者，初地以上，乃至諸佛所在土也。諸佛菩薩，實證善根所得之土。實性緣起，妙淨離染，常不變故，故曰眞淨。然此眞淨，因無緣念，土無緣念，土無相狀，如梵天王頂上寶珠，體雖是有，向無青黃赤白等相。亦如比丘，無作戒法體，雖是色而無一相。有而無相，土之妙也。又此眞土，因無定執，土無定所，因無分別，土無彼此，自他之異。

總相如是，次別顯之。於中曲有三門分別。一對妄分別。眞行有二：一離妄眞，保諸菩薩所成眞行，爲妄所離，所得眞土，還與妄合，如空在霧，於此門中，土隨位別，階降不等，隨諸地位，分分漸增，妄土漸滅，眞土漸現，如霧漸消，虛空轉現；二純淨眞，謂佛如來所在之土，純眞無雜，如淨虛空，土雖清淨，應與染合。二約行分別，行要唯二，一智二悲，智依空成，以智攝行，行皆離相，所得之土，還同彼因，妙寂離相，猶若虛空，悲隨有生，以悲攝行，行皆爲物，所得之土，還同彼因，隨物所現，猶如淨珠，無色不現，故《地經》云，雖知諸佛國土如空，而觀無量莊嚴土行。三約法分別，於彼眞實如來藏中，法門有二：一寂滅門，依之得土，還同彼法寂滅離相；二是緣起作用法門，依之起土，無所不現，如如意珠，隨心所求，無所不現。

別相如是，次約諦論。於此門中，淨土之因，或道或滅，行因體起，是道諦收，法門力起，是滅諦攝。果亦如之，或菩提收，道果攝故，或涅槃收，滅果攝故，似佛法身。約諦如是。

次第四門，隨義廣辨。於中開合，廣略不定，或總爲一，唯一佛土，或分爲二，唯眞與應自所詮，名之爲眞。隨他異現，說以爲應。其眞土者，即是平等法門之土，妙寂離相，圓備衆義，形無定所，無處不在。其猶陰陽五行之法，此喻似法，持宜審記。土既如是，諸相莊嚴，寧可別取，雖無別狀，不得言無土，雖妙寂興，是緣起作用之性，萬物依生，化應所託。其猶陰陽五行等法，能造世間一切色像，眞土如是。其應土者，隨情現示有局別，染淨軀分形殊，善惡諸相，莊嚴事別各異，應土如是，或分爲三，一法性土，二實報土，三圓應土。法性土者，土之本性，諸義同體，虛融無礙，猶如帝網，亦如虛空，無礙不動，無所有等，同體義分，《地經》所說，眞實義相，即其義也。一切世界，本性恒爾，而諸衆生，妄想覆心，自累成隔。無礙法中，見爲定礙，有處定有，無處定無，染處定染，淨處定淨，地處定地，水處定水，如是一切，後息妄想，彼土實性，顯成我用，名法性土。實報土者，菩薩顯前法性土時，曠修法界，無盡行業。以此淨業，勳發之力，於彼無邊，淨法界處，無量殊異，莊嚴事起，名實報土。此實報土，義別三種，同後報身。一依法說，還同法性，諸相莊嚴，融同無礙，如海十相，一一充遍。圓應土者，前二眞土，猶如淨珠，能隨衆生，種種異現，用無缺少，名圓應土。或分爲七，如《地經》說，一同體淨，二自在淨，三莊嚴淨，四受用淨，五住處衆生淨，六者因淨，七者果淨。七中前四，明土體相。第五一種，寄人顯勝。後之兩門，舉因顯果。就前四中，初之兩門，明其土體。第三一門，辨其土相。後二土用，初二體中，前一明其土體無別，後一彰其土體清淨。同體淨者，事相隔礙，名爲不淨，同體處融，名爲淨矣，云何同體，分別有三：一本末分別，法性之土，是其根本，報應爲末，一切報應，法性爲體，故名同體；二眞應分別，一切應土，用眞爲體，故名同體；三就應中諸土相望，同體無別，故名同體。如此娑婆土田世界，異種衆生，於此土上，種種異見。如螺髻王，見寶莊嚴，如是等也。所見異土，同用娑婆，土地爲體。如是一切，故名同體，故經說言，一切佛土，即一佛土，一即一切，三義如前。自在淨者，泛論淨義，有二種：一是相淨，諸寶莊飾清淨嚴麗，如安

樂界，衆香國等；二自在淨，猶如淨珠，美愍斯現，所現無礙，故曰自在。由土體淨故，能如是無礙自在，舉用顯體，名自在淨。今此所論，義當後門，故經說言，一切國土平等清淨，淨相之土，彼穢此淨，不名平等。自在淨者，染淨圓通，法界齊等，故曰平等。此二土體，莊嚴淨者，是其土相，泛論有三：一人莊嚴，勝善衆生，居住其中，土名淨矣，下五住處衆生淨者，即其義也；二法莊嚴，具諸佛法，其土名淨，故《地論》言，人及諸法莊嚴；三事莊嚴，五欲殊妙。此三種中，《地經》偏說一事莊嚴，爲莊嚴淨。土中有三：一神通莊嚴，一切境界變現無礙；二光明莊嚴，常有光明，滅除闇冥；三相莊嚴，衆寶莊飾，故經說云，神通莊嚴，光相具足。受用淨者，是其土用，淨土境界，受用之時，能滅煩惱，出生道。此前四種，明土體相。第五住處衆生淨者，寄人顯勝，無量功德，智慧衆生，悉滿其中，故土勝矣。又以善人居住其中，故土清淨。後兩門中，初因淨者，舉因顯果，因有二種。一淨土行業，所謂布施持戒，行業如維摩說。二淨土德業，所謂淨土三昧法門。得此門同故，一切境界，隨心迴轉，如金剛藏所入佛國體性三昧，如是等也，住中之中，偏據後門故，彼又言，入佛土妙，平等境界，名爲因淨。諸佛淨土法門，名爲上妙，平等境界，菩薩證入，能有異現，說爲因淨。言果淨者，對因明果，泛論有二：一相淨果，菩薩曠修淨土行，得妙淨土，諸相莊嚴，能淨無穢；二自在淨果，依前淨土，三昧德業，種種異現。《地經》所說義，當後門故。彼經中隨諸衆生心之所樂，與爲示現，名爲果淨。隨別廣論，亦可無量。辨相如是。

又　三、念處義。三念處義，如經中說。一切衆生，是佛如來生念境界，故云念處。念處不同，隨境分三：一是正衆，二是邪衆，三非正非邪。如來自知己法最勝，然於所受者，不生喜心，是初念處。於不受者，不生瞋心，第二念處。於彼非受及非不受中容人所，不生癡捨，常得淨心，第三念處。於邪正等，既得分三，於怨親中三種人所，亦得分三。於怨不嗔，是初念處。於親不愛，第二念處。中容人所不生癡心，第三念處。問曰，如來何因緣，故得三念處。久於衆生修習平等，大捨心故，深觀衆生無我人故，了知諸法性空寂故，故於三衆得平等心。三念處義，略之云爾。

四，一切種淨義。四，一切種淨，如《地持》說。佛德離垢，名之爲淨。淨隨義別，一門說四。四名是何。一者身淨；二者境界淨；三者心淨；四者智淨。此四窮本，唯身與心。初二是身，後二是心，但就身中境體不同，開分爲二。心中隨其福智不同，復分爲二，故合爲四。言身淨者，煩惱習身，永滅無餘，得最上身，生滅自在，故名身淨。煩惱習身，永滅無餘，得最上身，眞身淨也。生滅自在，應身淨也。又得上身，是身體淨。生滅自在，是身用淨。境界淨者，種種現化及所言說，無礙自在，名境界淨。種種現化，是身境界，及所言說，是口境界。又復種種現化境界，是事境界，及所言說，是理境界。於此境界，作用自在，緣中無障，名境界淨。言心淨者，明佛福德莊嚴淨也。一切福德，以心爲主，就主以彰，故云心淨。故彼文言，煩惱悉離，善根成就，名爲心淨。煩惱悉離，斷德淨也。善根成就，行德淨也。言智淨者，明佛智慧莊嚴淨也。故彼文言，捨離一切，無明穢污，一切所知，無礙自在，名爲智淨。捨離一切無明穢污，除無明地，眞諦智淨。一切所知，無礙自在，斷事無知，世諦智淨。四淨如是。

二智義　其二智者，一是實智，二方便智。言實智者，汎解有二。一於諸法，如實了知，名爲實智。非是不知，妄稱知故。故《地持》云，離增上慢智，名爲如實智。此如實智，與彼慢心妄智相對，不對方便。於此門中，佛一切智，悉名實智，不簡方便。二知實法，名爲實智。於中分別，曲有五義。一對妄明實。知如來藏眞實之法，名爲實智。知於妄想，情所起法，名爲實智。如知苦諦，名爲苦智。如是一切，於此門中，實智與彼妄智相對，不對方便。二對假明實。知第一義眞諦之法，名爲實智。知於世諦假名之法，名爲假智。於此門中，實智與彼假智相對，不對方便。三對相明實。知一實諦實性之法，名爲實智。知於一諦有無法相，名爲相智。知於世諦假名之法，名爲假智。於此門中，實智與彼相智相對，亦得說言與第一義世智相對，不對方便。四對教明實。證實法性，名爲實智。尋言始學，名爲教智。於此門中，實智與彼教智相對，不對方便。若名教智以爲方便，亦得無傷。五對權明實。知於一乘眞實之法，名爲實智。了知三乘權化之法，名方便智。於此門中，實智與彼一切陰界入等事法相對，不對實智。故《地論》中辨六相門，說言除事，事者，所謂陰界入等。四權巧方便，實無此事。權巧施之，故曰方便。於中分別，曲有三種：一是身巧，謂佛猴、鹿馬等化；二是口巧，實無三乘，隨化說之；三是意巧，謂方便慧，起前身口二種巧化，如《法花經》。尋念過去佛所行方便力，我今所得道，亦應說三乘。如是等也，今說意巧，爲方便智。此方便智，得與向前實智相對。二智如是。

曇鸞註《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 謹案，龍樹菩薩《十住毘婆沙》云，菩薩求阿毘跋致，有二種道：一者難行道，二者易行道。難行道者，謂於五濁之世，於無佛時，求阿毘跋致爲難。此難乃有多途，粗言五三，以示義意：一者，外道相，善亂菩薩法；二者，聲聞自利，障大慈悲；三者，無顧惡人，破他勝德；四者，顚倒善果，能壞梵行；五者，唯是自力，無他力持。如斯等事，觸目皆是，譬如陸路步行則苦。易行道者，謂但以信佛因緣，願生淨土，乘佛願力，便得往生彼清淨土。佛力住持，即入大乘正定之聚。正定即是阿毘跋致，譬如水路乘船則樂。此《無量壽經》優婆提舍，蓋上衍之極致，不退之風航者也。

又 問曰，大乘經論中，處處說衆生畢竟無生，如虛空，云何天親菩薩言願生耶。答曰，說衆生無生，如虛空，有二種：一者，如凡夫所謂實衆生，如凡夫所見實生死，此所見事，畢竟無所有，如龜毛，如虛空；二者，謂諸法因緣生故，即是不生，無所有如虛空。天親菩薩所願生者，是因緣義，因緣義故，假名生，非如凡夫，謂有實衆生，實生死也。問曰，依何義說往生。答曰，於此間假名人中，修五念門，前念與後念作因，藏土假名人，淨土假名人，不得決定一，不得決定異。前心後心，亦復如是。何以故，若一則無因果，若異則非相續。是義觀一異門，論中委曲。

又 佛本所以起此莊嚴清淨功德者，見三界，是虛僞相，是輪轉相，是無窮相，如蚓蝮屈伸蟲。循環，如蠶繭蟲。自縛。哀哉，衆生，締此三界，顚倒不淨。欲置衆生於不虛僞處，於不輪轉處，於不無窮處，得畢竟安樂大清淨處，是故起此清淨莊嚴功德也。成就者，言此清淨不可破壞，不可污染，非如三界，是污染相，是破壞相也。觀者，觀察也。彼者，彼安樂國也。世界相者，彼安樂世界清淨相也。其相別在下，勝過三界道。道者，通也。以如此因，得如此果，以如此果，酬如此因，通因至果，通果酬因，故名爲道。

又 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以愛欲故，則有欲界，以攀緣禪定故，則有色無色界。此三界皆是有漏邪道所生，長寢大夢，莫知悕出，是故興大悲心，願我成佛，以無上正見道，起清淨土，出於三界。性是本義，言此淨土隨順法性，不乖法本，事同《華嚴經》寶王如來性起義。又言積習成性，指法藏菩薩集諸波羅蜜，積習所成，亦言性者，是聖種性，序法藏菩薩於世自在王佛所悟無生法忍，爾時位名聖種性。於是性中，發四十八大願，修起此土，即曰安樂淨土。是彼因所得，果中說因，故名爲性。又言性是必然義，不改義，如海性一味，衆流入者，必爲一味，海味不隨彼故也。

又 如人身，性不淨故，種種妙好色香美味，入身皆爲不淨。安樂淨土，諸往生者，無不淨色，無不淨心，畢竟皆得清淨平等，無爲法身，以安樂國土，清淨性成就故。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者，平等大道也。平等道所以名爲正道者，平等是諸法體相，以諸法平等，故發心等。道等，故道等。故大慈悲等。大慈悲是佛道正因，故言正道大慈悲。慈悲有三緣：一者衆生緣，是小悲；二者法緣，是中悲；三者無緣，是大悲。大悲，即出世善也。安樂淨土，從此大悲生故，故謂此大悲爲淨土之根。

又 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此二句名莊嚴種種事功德成就，佛本何故起此莊嚴。見有國土，以泥土爲宮飾，以木石爲華觀，或彫金鏤玉，意願不充，或營備百千，具受辛苦，以此故興大悲心，願我成佛，必使珍寶具足嚴麗，自然相宏於有餘，自得於佛道。此莊嚴事縱使毘首羯磨，工稱妙絕，積思竭想，豈能取圖。性者，本義也。能生既淨，所生焉得不淨，故經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是故言備諸珍寶性，具足妙莊嚴。

又 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此二句名莊嚴妙聲功德成就，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雖有善法，而名聲不遠，有名聲雖遠，復不微妙，有名聲妙遠，復不能悟物，是故起此莊嚴。天竺國稱淨行爲梵行，稱妙辭爲梵言，彼國貴重梵天，多以梵爲讚。亦言，中國法與梵天通故也。聲者，名也，名謂安樂，土名。經言，若人但聞安樂淨土之名，欲願往生，亦得如願，此名悟物之證也。《釋論》言，如斯淨土，非三界所攝。何以言之，無欲故非欲界，地居故非色界，有色故非無色界，蓋菩薩別業所致耳。出有而有，曰微，出有者，謂出二有。而有者，謂淨土有也。名能開悟，曰妙，妙好也。以名能悟物，故稱妙。是故言梵聲悟深遠，微妙聞十方。

又 如來淨華衆，正覺華化生。此二句名莊嚴眷屬功德成就，佛本何故興此願。見有國土，或以胞血爲身器，或以糞尿爲生元，或槐棘高折，出猜狂之子，或醫子婢腹，出卓犖之才，讒諂由之懷火，恥辱緣以抱冰，所以願言，使我國土，悉於如來淨華中生。眷屬平等，與尊無路，故言如來淨華衆，正覺華化生。

又 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此二句名莊嚴無諸難功德成就，佛本

何故興此願　見有國土，或頭面衣服，乃悕奇妙，或幼稚逢艱，長幼方史，或動須道士，歷終催還，有如是等種種違奪，是故願言，使我國土，安樂相續，畢竟無間　身惱者，飢渴寒熱，殺害等也，心惱者，是非得失，三毒等也，是故言永離身心惱，受樂常無間

又　衆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　此二句名莊嚴一切所求，滿足功德成就，佛本何故興此願　見有國土，或名高位重，潛處無由，或人凡性鄙，悚出塵路，或修短繫業，制不在己，如阿私陀仙人類也，有如是等爲業風所吹，不得自在，是故願言，使我國土，各稱所求，滿足情願　是故言衆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是故願生彼，阿彌陀佛國

又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是義云何　答曰，身名集成，界名事別，如眼界，緣根色空明作意五因緣生，名爲眼界，是眼但自行己緣，不行他緣，以事別故　耳鼻等界，亦如是　言諸佛如來，是法界身者，法界是衆生心法也，法界能生諸如來相好身，如色等，能生眼識，是故佛身，名法界身　是身不行他緣，是故入一切衆生心想中，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者，當衆生心想佛時，佛身相好，顯現衆生心中也，譬如水清，則色像現，水之與像，不一不異，故言佛相好身，即是心想也　心外無佛也，譬如火從木出，火不得離木也，以不離木故，則能燒木，木爲火燒，木即爲火也

諸佛正遍知海，是心想生者　正遍知者，眞正如法界而知也　法界無相故，諸佛無知也，以無知故，無不知也，無知而知者，是正遍知也，是知深廣不可測量，故譬海也

又　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佛本何故起此莊嚴　見有佛土，菩薩人天，志趣不廣，不能遍至十方無窮世界，供養諸佛如來大衆，或以己土機濁，不敢向詣淨鄉，或以所居清淨，鄙薄穢土　以如此等種種局分，於諸佛如來，所不能周遍供養，發起廣大善根，是故願言，我成佛時，願我國土，一切菩薩聲聞天人大衆，遍至十方，一切諸佛，大會處所，雨天樂，天華，天衣，天香　以巧妙辭辯，供養讚歎，諸佛功德，雖歎淨土，如來無量莊嚴，不見佛土有清淨相　何以故，以諸法等故，諸如來等　是故諸佛如來，名爲等覺　若於佛土起優劣心，假使供養如來，非法供養也　是故言雨天樂華衣，妙香等供養，讚諸佛功德，無有分別心

又　聞已，無量壽經言，願往生者皆得往生，唯除五逆誹謗正法　觀無量壽經言，作五逆十惡，具諸不善，應得往生，此云何會　答曰，經以具二種重罪，一者五逆，二者誹謗正法，以此二種罪故，所以不得往生；一經但言作十惡五逆等罪　問曰，假使一人具五逆罪，而不誹謗正法，經許得生，但令誹謗正法，雖更無餘罪，必不得生，何以言之　經言，五逆罪人，墮阿鼻大地獄中，具受一劫重罪，誹謗正法人，墮阿鼻大地獄中，此劫若盡，復轉至他方阿鼻大地獄中，如是展轉，經百十阿鼻大地獄，佛不記得出時節，以誹謗正法罪極重故

又正法者，即是佛法　此愚癡人既生誹謗，安有願生佛土之理　假使但貪彼土安樂而願生者，亦如求非水之冰，無燼之火，豈有得理

又　今當以義校量輕重之義，在心，在緣，在決定，不在時節久近多少也　云何在心　彼造罪人，自依止，虛妄顚倒見生　此十念者，依善知識，方便安慰，聞實相法生　一實一虛，豈得相比，譬如千歲闇室，光若暫至，即便明朗　豈得言闇在室，千歲而不去耶　是名在心　云何在緣　彼造罪人，自依止妄想，心依煩惱，虛妄果報衆生生　此十念者，依止無上信心，依阿彌陀如來，方便莊嚴，眞實清淨，無量功德名號生，譬如有人，被毒箭所中，截筋破骨，聞滅除藥鼓，即箭出毒除　（首楞嚴經言，譬如有衆，各告滅除，若世戰時，用以擊鼓，聞鼓聲者，箭出除毒　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　住首楞嚴三昧，聞其名者，三毒之箭，自然拔出　豈可得言彼箭深毒厲，聞鼓音聲，不能拔箭去毒耶）是名在緣　云何在決定　彼造罪人，依止有後心，有間心生　此十念者，依止無後心，無間心生，是名決定　校量三義，十念者重，重者先牽，能出三有　兩經一義耳

又　莊嚴三種功德成就者，有三種事應知，何等三種　一者水；二者地；三者虛空　此三種所以並言者，以同類故也　何以言之　一者六大類，所謂虛空識地水火風；二者無分別類，所謂地水火風虛空　但言三類者，識一大，屬衆生世間故　火一大，彼中無故，雖有風，風不可見故，無住處故，是以六大五類中，取有而可莊嚴，三種並言之

莊嚴水功德成就者，偈言：寶華千萬種，彌覆池流泉，微風動華葉，交錯光亂轉故　此云何不思議　彼淨土人天，非水穀身，何須水耶　清淨成就，不須洗濯，復何用水耶　中無四時，常調適不煩熱，復何須水耶　不須而

有，當有所以。經言，彼諸菩薩及聲聞，若入寶地，意欲令水沒足，水即沒足；欲令至膝，水即至膝；欲令至腰，水即至腰；欲令至頸，水即至頸；欲令灌身，自然灌身；欲令還復，水輒還復；調和冷煖，自然隨意；開神悅體，蕩除心垢；清明徹潔，淨若無形；寶沙映徹，無深不照；微瀾迴流，轉相灌注；安祥徐逝，不遲不疾；波揚無量，自然妙聲，隨其所應，莫不聞者；或聞佛聲，或聞法聲，或聞僧聲；或聞寂靜聲，空無我聲，大慈悲聲，波羅蜜聲；或聞十力，無畏不共法聲，諸通慧聲，無所作聲，不起滅聲，無生忍聲，乃至甘露灌頂，衆妙法聲。如是等聲，稱其所聞，歡喜無量，隨順清淨，離欲寂滅，眞實之義，隨順通慧，菩薩聲聞所行之道，無有三塗苦難之名，但有自然快樂之音，是故其國名曰安樂。此水爲佛事，安可思議。

莊嚴地功德成就者，偈言宮殿諸樓閣，觀十方無礙，雜樹異光色，寶欄遍圍遶故。此云何不思議。彼種種事，或一寶，十寶，百寶，無量寶，隨心稱意，莊嚴具足。此莊嚴事，如淨明鏡，十方國土淨穢諸相，善惡業緣，一切彼中人天，見斯事故，探湯不及之情，自然成就，亦如諸大菩薩，以照法性，等寶爲冠。此寶冠中，皆見諸佛，又了達一切諸法之性。又如佛說《法華經》時，放眉間光，照於東方萬八千土，皆如金色，從阿鼻獄上，至有頂，諸世界中，六道衆生，生死所趣，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於此悉見，蓋斯類也。此影爲佛事，安可思議。

莊嚴虛空功德成就者，偈言無量寶，交絡羅網，遍虛空，種種鈴發響，宣吐妙法音故。此云何不思議。經言，無量寶網，彌覆佛土，皆以金縷眞珠，百千雜寶，奇妙珍異，莊嚴校飾，周匝四面，垂以寶鈴，光色晃耀，盡極嚴麗，自然德風，徐起微動，其風調和，不寒不暑，溫凉柔軟，不遲不疾，吹諸羅網，及衆寶樹，演發無量，微妙法音，流布萬種，溫雅德香，其有聞者，塵勞垢習，自然不起，風觸其身，皆得快樂。此聲爲佛事，焉可思議。

又　莊嚴一切所求，滿足功德成就者，偈言衆生所願樂，一切能滿足故。此云何不思議。彼國人天，若欲願往他方世界，無量佛刹，供養諸佛菩薩，及所須供養之具，無不稱願。又欲捨彼壽命，向餘國生，修短自在，隨願皆得。未階自在之位，而同自在之用，焉可思議。

又　疑言，生爲有本，衆累之元。棄生願生，生何可盡。爲釋此疑，是故觀彼淨土，莊嚴功德成就。明彼淨土，是阿彌陀如來清淨本願，無生之生，非如三有，虛妄生也。何以言之。夫法性清淨，畢竟無生。言生者，是得生者之情耳。生苟無生，生何所盡。盡夫生者，上失無爲，能爲之身，下湎醉三空不空之痾。壞也，病也。根敗永亡，號振三千。無反無復，於斯招恥。體夫生理，謂之淨土。淨土之宅，所謂十七句是也。十七句中，總別爲二。初句是總相，所謂是清淨佛土，過三界道。彼過三界有何相，下十六種莊嚴功德成就相是也。一者量究竟如虛空，廣大無邊際故。既知量，此量以何爲本，是故觀性。性是本義，彼淨土從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既言出世善根，此善根生何等相，是故次觀莊嚴形相。既知形相，宜知形相何等體，是故次觀種種事。既知種種事，宜知種種事妙色，是故次觀妙色。既知妙色，此色有何觸，是故次觀觸。既知身觸，應知眼觸，是故次觀水地虛空莊嚴三事。既知眼觸，應知鼻觸，是故次觀衣華香薰。既知眼鼻等觸，須知離染，是故次觀佛慧明照。既知慧光淨力，既知有主，誰爲主眷屬，是故次觀眷屬。既知眷屬，宜知此眷屬若爲受用，是故次觀受用。既知受用，宜知此受用有難無難，是故次觀無諸難。既知無諸難，以何義故無諸難。是故次觀大義門。既知大義門，宜知大義門滿不滿，是故次觀所求滿足。復次此十七句非但釋疑。觀此十七種莊嚴成就，能生眞實淨信，必定得生彼安樂佛土。

又　問曰，上言知生無生，當是上品生者。若下下品人，乘十念往生，豈非取實生耶。但取實生，即墮二執，一恐不得往生，二恐更生生惑。答，譬如淨摩尼珠，置之濁水，水即清淨。若人雖有無量生死之罪濁，聞彼阿彌陀如來，至極無生，清淨寶珠名號，投之濁心，念念之中，罪滅心淨，即得往生。又是摩尼珠，以玄黃幣裹，投之於水，水即玄黃，一如物色。彼清淨佛土，有阿彌陀如來無上寶珠，以無量莊嚴功德成就帛裹，投之於所往生者心水，豈不能轉生，見爲無生智乎。又如冰上燃火，火猛則冰解，冰解則火滅。彼下品人，雖不知法性無生，但以稱佛名力，作往生意，願生彼土，彼土是無生界，見生之火，自然而滅。

又　問曰，心是覺知相，云何可得同地水火風無分別耶。答曰，心雖知相，入實相則無知也，譬如蛇性雖曲，入竹筒則直，又如人身若鍼刺，若蜂螫，則有覺知，若石蛭噉，若甘刀割，則無覺知。如是等有知，無知在於因緣，若在因緣，則非知非無知也。

問曰，心人實相，可令無知，云何得有一切種智耶。答曰，凡心有知，則

有所不知　聖心無知，故無所不知；無知而知，知即無知也

問曰：既言無知，故無所不知　豈無所不知者，豈不是知種種法耶　既知種種之法，復云何言無所分別耶　答曰：諸法種種相，皆如幻化，然幻化象馬，非無長類鼻手足異，而智者觀之，豈言定有象馬分別之耶

八地已上菩薩，常在三昧　以三昧力，身不動本處，而能遍至十方，供養諸佛，教化衆生　無垢輪者，佛地功德也，佛地功德，無習氣煩惱垢　佛爲諸菩薩，常轉此法輪，諸大菩薩，亦能以此法輪，開導一切，無暫時休息，故言常轉　法身如日，而應化身，光遍諸世界也，言日未足以明不動，復言如須彌住持也　淤泥華者，經言，高原陸地，不生蓮華　卑濕淤泥，乃生蓮華，此喻凡夫，在煩惱泥中，爲菩薩開導，能生佛正覺華　諒夫紹隆三寶，常使不絕

又　一法句者，謂清淨句　清淨句者，謂眞實智慧，無爲法身故　此三句展轉相入，依何義名之爲法，以清淨故，依何義名爲清淨，以眞實智慧無爲法身故　眞實智慧者，實相智慧也，實相無相，故眞智無知也　無爲法身者，法性身也，法性寂滅故，法身無相也，無相故能無不相，是故相好莊嚴，即法身也　無知故能無不知，是故一切種智，即眞實智慧也　以眞實而目智慧，明智慧非作，非非作也　以無爲而標法身，明法身非色，非非色也　非於非者，豈非非之能是乎　蓋無非之曰是也，自是無得，復非是也，非是非非，百非之所不喻，是故言清淨句　清淨句者，謂眞實智慧，無爲法身也

又　問曰：有何因緣，言速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答曰：論言，修五門行，以自利利他成就故　然覈求其本，阿彌陀如來爲增上緣　他利之與利他，談有左右，若自佛而言，宜言利他，自衆生而言，宜言他利，今將談佛力，是故以利他言之，當知此意也　凡是生彼淨土及彼菩薩人天所起諸行，皆緣阿彌陀如來本願力故，何以言之　若非佛力，四十八願便是徒設，今的取三願，用證義意

願言，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得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緣佛願力故，十念念佛，便得往生，得往生故，即免三界輪轉之事，無輪轉故，所以得速，一證也

願言，設我得佛，國中人天，不住正定聚，必至滅度者，不取正覺，緣佛願力故，住正定聚，住正定聚故，必至滅度，無諸迴伏之難，所以得速，二證也

願言，設我得佛，他方佛土諸菩薩衆，來生我國，究竟必至一生補處，除其本願自在所化，爲衆生故，被弘誓鎧，積累德本，度脫一切，遊諸佛國，修菩薩行，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開化恒沙無量衆生，使立無上正眞之道，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若不爾者，不取正覺，緣佛願力，故超出常倫，諸地之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以超出常倫，諸地行故，所以得速，三證也

以斯而推，他力，爲增上緣，得不然乎　當復引例，示自力他力相，如人畏三塗，故受持禁戒，受持禁戒故，能修禪定，以禪定故，修習神通，以神通故，能遊四天下，如是等名爲自力，又如劣夫跨驢不上，從轉輪王行，便乘虛空，遊四天下，無所障礙，如是等名爲他力

善導《觀經玄義分》卷一　第一先標序題者　竊以眞如廣大，五乘不測其邊　法性深高，十聖莫窮其際　眞如之體量，量性不出蠢蠢之心　法性無邊，邊體則元來不動　無塵法界，凡聖齊圓，兩垢如如，則普該於含識　恒沙功德，寂用湛然，但以垢障覆深，淨體無由顯照　故使大悲隱於西化，驚入火宅之門，灑甘露潤於群萌，輝智炬，則朗重昏於永夜，三櫃等備，四攝齊收，開示長劫之苦因，悟入永生之樂果　不謂群迷性隔，業欲不同，雖無一實之機，等有五乘之用，致使布慈雲於三界，注法雨於大悲，莫不等洽塵勞，普沾未聞之益　菩提種子藉此以抽心，正覺之芽念念因茲增長，依心起於勝行，門餘八萬四千，漸頓則各稱所宜，隨緣者則皆蒙解脫　然衆生障重，取悟之者難明，雖可教益多門，凡惑無由遍覩　遇因章提致請，我今樂欲往生安樂，唯願如來，教我思惟，教我正受　然娑婆化主，因其請故，即廣開淨土之要門，安樂能人，顯彰別意之弘願　其要門者，即此觀經定散二門是也，定即息慮以凝心，散即廢惡以修善　迴斯二行，求願往生也　言弘願者，如《大經》說，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莫不皆乘阿彌陀佛大願業力爲增上緣也　又佛密意弘深，教門難曉，三賢十聖弗測所闚，況我信外輕毛，敢知旨趣，仰惟釋迦，此方發遣，彌陀即彼國來迎，彼喚此遣，豈容不去也　唯可勤心奉法，畢命爲期，捨此穢身，即證彼法性之常樂

第二次釋名者　經言佛說《無量壽觀經》一卷　【略】言無量壽者，乃是此地漢音，言南無阿彌陀佛者，又是西國正音　又南者是歸，無者是命，阿者是無，彌者是量，陀者是壽，佛者是覺，故言歸命無量壽覺　此乃梵漢相對，其義如此　今言無量壽者是法，覺者是人，人法並彰，故名阿彌陀佛　又言

人法者，是所觀之境，即有其二：一者依報；二者正報。

就依報中，即有其三：一者地下莊嚴，即一切寶幢光明互相映發等是；二者地上莊嚴，即一切寶地池林寶樓宮閣等是；三者虛空莊嚴，即一切變化寶宮，華網寶雲，化鳥風光，動發聲樂等是。如前雖有三種差別，皆是彌陀淨國無漏眞實之勝相，此即總結，成依報莊嚴也。又言依報者，從日觀下，至華座觀已來，總明依報，就此依報中即有通有別，言別者，華座一觀是其別依，唯屬彌陀佛也。餘上六觀，是其通依，即屬法界之凡聖，但使得生者共同受用，故言通也。又就此六中即有眞有假，言假者，即日想水想冰想等，是其假依，由是此界中相似，可見境相故。言眞依者，即從琉璃地下，至寶樓觀已來，是其眞依，由是彼國眞實無漏，可見境相故。

二就正報中，亦有其二：一者主莊嚴，即阿彌陀佛是；二者聖衆莊嚴，即現在彼衆及十方法界同生者是。又就此正報中，亦有通有別。言別者，即阿彌陀佛是也，即此別中亦有眞有假。言假正報者，即第八像觀是也，觀音勢至等亦如是。此由衆生障重，染惑處深，佛恐乍想眞容，無由顯現，故使假立眞像，以住心想，同彼佛以證境，故言假正報也。言眞正報者，即第九眞身觀是也。此由前假正，漸以息於亂想，心眼得開，粗見彼方清淨二報，種種莊嚴，以除昏惑。由除障故，得見彼眞實之境相也。言通正報者，即觀音聖衆等已下是也。向來所言通別眞假者，正明依正二報也。言觀者，照也。常以淨信心手，以持智慧之輝，照彼彌陀正依等事。言經者，經也，經能持緯，得成匹丈，有其丈用。經能持法，理事相應，定散隨機，義不零落，能令修趣之者，必藉教行之緣因，乘願往生，證彼無爲之法樂。既生彼國，更無所畏，長時起行，果極菩提。法身常住，比若虛空，能招此益，故曰爲經。

又　七就定善，示觀緣中，即有其七。一從佛告阿難下，至清淨業已來，正明敕聽許說。此明韋提前請願生極樂，又請得生之行，如來已許。今就此文，正欲開顯正受之方便。此乃因緣極要，利益處深，曠劫希聞，如今始說。爲斯義故，致使如來總命二人。言告阿難者，我今欲開說淨土之門，汝好傳持，莫令遺失。言告韋提者，汝是請法之人，我今欲說，汝好審聽，思量諦受，莫令錯失。言爲未來世一切衆生者，但如來臨化，偏爲當沒衆生。今既等布慈雲，望欲普沾來潤。言爲煩惱賊害者，此明凡夫障重，妄愛迷深，不謂三惡火坑，闇在人之足下，隨緣起行，擬作進道資糧。何其六賊知聞，競來侵奪。今既失此法財，何得無憂苦也。言說清淨業者，此明如來以見衆生罪故，爲說懺悔之方，欲令相續斷除，竟永令清淨。又言清淨者，依下觀門，專心念佛，注想西方，念念罪除，故清淨也。

二從善哉已下，正明夫人問當聖意。

三從阿難汝當受持下，至宣說佛語已來，正明勸持勸說，此法深要，好須流布。此明如來前則總告，令安心聽受，此文則別敕阿難受持勿忘，廣多人處，爲說流行。言佛語者，此明如來曠劫已除口過，隨有言說，一切聞者，自然生信。

四從如來今者下，至得無生忍已來，正明勸修得益之相。此明如來欲爲夫人及未來等，顯觀方便，注想西方，捨厭娑婆，貪欣極樂。言以佛力故，已下此明衆生業障，觸目生盲，指掌謂遠。他方隔竹篾，即踰之千里，豈況凡夫分外，諸佛境內闚心，自非聖力冥加，彼國何由得睹。言如執明鏡，自見面像已下，此明夫人及衆生等入觀住心，凝神不捨，心境相應，悉皆顯現，當境現時，如似鏡中，見物無異也。言心歡喜故得忍者，此明阿彌陀佛國清淨光明，忽現眼前，何勝踊躍。因益喜故，即得無生之忍，亦名喜忍，亦名悟忍，亦名信忍。此乃玄談，未標得處，欲令夫人等悕心此益，勇猛專精，心想見時，方應悟忍。此多是十信中忍，非解行已上忍也。

五從佛告韋提下，至令汝得見已來，正明夫人是凡非聖。由非聖故，仰惟聖力冥加，彼國雖遙，得睹。此明如來恐衆生置惑，謂言夫人是聖非凡，由起疑故，即自生怯弱，然韋提現是菩薩，假示凡身，我等罪人無由比及，爲斷此疑，故言汝是凡夫也。言心想羸劣者，由是凡故，曾無大志也。言未得天眼者，此明夫人肉眼所見，遠近不足爲言，況淨土彌遙，云何可見。言諸佛如來有異方便已下，此明若依心所見國土莊嚴者，非汝凡能普悉歸功於佛也。

六從時韋提白佛下，至見彼國土已來，明其夫人重牒前恩，欲生起後問之意。此明夫人領解佛意，如上光臺所見，謂是已能向見，世尊開示，始知是佛方便之恩。若爾者，佛今在世，衆生蒙念，可使得見西方。佛若涅槃，不蒙加備者，云何得見也。

七從若佛滅後下，至極樂世界已來，正明夫人悲心爲物，同己往生，永逝

娑婆，長遊安樂。此明如來明心運度，徹窮後際而未休，但以世代時移，群情淺促，故使如來滅水生之壽，泯長劫以類人生，攝憍慢以示無常，化剛強同歸於寂滅，故云若佛滅後也。言諸衆生者，此明如來息化衆生，無處歸依，蠢蠢周憧，縱橫走於六道。言濁惡不善者，此明五濁也。【略】言五苦所逼者，一苦中取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苦，此名五苦也，更加三苦，即成八苦，一者五陰盛苦，二者求不得苦，三者怨憎會苦，總名八苦也。此五濁五苦八苦等，通六道受，未有無者，常遍惱之，若不受此苦者，即非凡數攝也。言云何當見已下，此明夫人舉問苦機，此等罪業極深，又不見佛，不蒙加備，云何見於彼國也。上來雖有七句不同，廣明定善示觀緣竟。

延壽《萬善同歸集》卷上

問：唯心淨土，周徧十方，何得託質蓮臺，寄形安養？而興取捨之念，豈達無生之門？欣厭情生，何成平等？

答：唯心佛土者，了心方生。《如來不思議境界經》云：三世一切諸佛，皆無所有，唯依自心。菩薩若能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唯心量，得隨順忍，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佛土中。故知識心，方生唯心淨土。菩境，祇隨所緣境中。既明因果無差，乃知心外無法。又平等之門，無生之旨，雖即仰教生信，其乃力量未充，觀淺心疏，境強習重，須生佛國，以使勝緣。忍力易成，速行菩薩道。《起信論》云：衆生初學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以住於此娑婆世界，自畏不能常值諸佛，親承供養，懼謂信心，難可成就，意欲退者，當知如來有勝方便，攝護信心，謂以專意念佛因緣，隨願得生他方佛土，常見於佛，永離惡道，如修多羅說，若人專念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修善根迴向，願求生彼世界，即得往生，常見佛故，終無有退。若觀彼佛眞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故。《往生論》云：遊戲地獄門者，生彼國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國，教化地獄，救苦衆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十疑論》云：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眞無生，此謂心淨故，即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此是謗法邪見人也。《羣疑論》問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觀衆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捨此生彼？答：諸佛說法，不離二諦，以眞統俗，無俗不眞；以俗會眞，萬法宛爾。經云：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法者，世諦諸法也；而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又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常修淨土行，教化諸衆生。汝但見說國成實性無相之教，破偏計所執，畢竟無之文，不信說依他起性因緣之教，即是不信因果之人，說於諸法斷滅相者，《摩訶衍》云：菩薩不離諸佛者，而作是言：我於因地，遇惡知識，誹謗般若，墮於惡道，經無量劫，雖未得出，復於一時，依善知識，教行念佛三昧，其時即能併遣諸障，方得解脫。有斯大益，故不願離佛，故《華嚴》偈云：寧於無量劫，具受一切苦，終不遠如來，不覩自在力。

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遣？

答：《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那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犂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犂中。又《智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是後心，名爲大心。及諸根事急故，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爲健。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沈，事分優劣。眞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熠火微光，爇萬仞之活草。

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

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偏該萬法。既境唯心，了心即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即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不無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閡，即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即無見，常契中道。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衆生，感地獄相。《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爲逼害事，故四義皆成。四義者，如地獄中，亦有時定，處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然遮那佛土，匪局東西。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備，親證無生，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即不厭生死苦，六道化羣生。如信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沈淪，實難俱濟。無船救溺，翅弱高飛，卧沈痾而欲離良醫，處襁褓而擬拋慈母，久遭沈墜，必死無疑。但得陷已之處，未有利他之分。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繼佛家

業、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又按諸經云：生安養者，緣強地勝，福備壽長，蓮華化生，佛親迎接，使登菩薩之位，頓生如來之家。永處跋致之門，盡受菩提之記，身具光明妙相，跡踐寶樹香臺。獻供十方，寧神三昧。觸耳長聞大乘之法，差肩皆鄰補處之人。念念虛玄，心心靜慮，煩惱斂滅，愛欲泉枯。尚無惡趣之名，豈有輪迴之事？《安國鈔》云：「所言極樂者，有二十四種樂：一，欄楯遮防樂；二，寶網羅空樂；三，樹陰通衢樂；四，七寶浴池樂；五，八水澄漪樂；六，下見金沙樂；七，階際光明樂；八，樓臺陵空樂；九，四蓮華香樂；十，黃金爲地樂；十一，八音常奏樂；十二，晝夜雨華樂；十三，清晨策勵樂；十四，嚴持妙華樂；十五，供養他方樂；十六，經行本國樂；十七，衆鳥和鳴樂；十八，六時聞法樂；十九，存念三寶樂；二十，無三惡道樂；二十一，有佛變化樂；二十二，樹搖羅網樂；二十三，千國同聲樂；二十四，聲聞發心樂。《羣疑論》云：西方淨土，有三十種益：一，受用清淨佛土益；二，得大法樂益；三，親近佛壽益；四，遊歷十方供佛益；五，於諸佛所聞授記益；六，福慧資糧疾得圓滿益；七，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益；八，諸大人等同集一會益；九，常無退轉益；十，無量行願念念增進益；十一，鸚鵡舍利宣揚法音益；十二，清風動樹如衆樂益；十三，摩尼水漩宣說苦空益；十四，諸樂音聲奏衆妙音益；十五，四十八願永絕三塗益；十六，眞金色身益；十七，形無醜陋益；十八，具足五通益；十九，常住定聚益；二十，無諸不善益；二十一，壽命長遠益；二十二，衣食自然益；二十三，唯受衆樂益；二十四，三十二相益；二十五，無實女人益；二十六，無有小乘益；二十七，離於八難益；二十八，得三法忍益；二十九，身有常光益；三十，得那羅延身益。如上略述，法利無邊，聖境非虛，眞談匪謬。何乃愛河浪底，沈溺無憂，火宅燄中，焚燒不懼？密織癡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之力焉能拔？遂即甘心伏意，幸禍樂災，卻非清淨之邦，顧戀恐畏之世。燋蛾爛繭，自處餘殃；籠鳥鼎魚，翻稱快樂。故知佛力不如業力，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業身，終榮三障，既不愛蓮臺化質，應須胎藏棄形。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沈三界，寧免輪迴。今於八苦之中，略標生死二苦。一生苦者，覽精血爲體，處生熟藏中，四十二變而成幻質，上壓穢食，下藥臭坑，飲冷若冰河，吞熱如爐炭，宛轉迷悶，不可具言。及至生時，衆苦無量，觸手隋地，如活剝牛皮，逼窄艱難，似生脫龜殼，銜寃抱恨，擬害母身。纔觸熱風，苦緣頓忘。嬰孩癡騃，水火橫亡，脫得成人，有營身種。業田熟，愛水潤滋，無明發生，苦芽增長。膠粘七識，籠罩九居，如旋火輪，循環莫已。二死苦者，風刀解身，火大燒體，聲虛內顫，魄悸魂驚，極苦併生，惡業頓現，千愁鬱悒，萬怖悽惶。乃至命謝氣終，寂然孤逝，幽塗黯黯，冥路茫茫，與昔冤酬，皎然相對，號天扣地，求脫無門。隨業淺深，而歷諸趣，或倒生地獄，或險受鬼形。忍飢渴而長劫號咷，受罪苦而偏身燋爛。未脫二十五有，善惡之業靡亡。追身受報，未曾遺失。生死海闊，業道難窮。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況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被生苦所羈，死魔所繫？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大海。世間亦爾，雖有豪貴富樂自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爲人，更深因劇。不能得生千佛國土，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土，易往易取，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我說是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衆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劣士附輪王之勢，飛遊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爲易行之道，疾得相應。慈旨叮嚀，須銘肌骨。」

又　問：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此去十萬里。大海渺無邊，動即黑風起。往者雖千萬，達者無一二。忽遇本來人，不在因緣裡。」如何通會，而證往生？

答：若提宗考本，尚不說有佛有土，豈言達之不達乎？所以天眞自具，不涉因緣，匪動絲毫，常冥眞體。若約事論，故非一等，九品往生，上下俱達，或遊化國，見佛應身；或生報土，覩佛眞體。或一夕而便登上地，或經劫而方證小乘。或利根鈍根，或定意散意。或悟遲速，根機不同；或華開早晚，時限有異。今古具載，凡聖俱生，行相昭然，明證自驗。故釋迦世尊，親記文殊：當生阿彌陀佛土，位登初地。《大經》云：「彌勒菩薩問佛：未知此界，有幾許不退菩薩，得生彼國？佛言：此娑婆世界，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皆得往生。」智者大師，一生修西方業，所行福智二嚴，悉皆迴向。臨終令門人唱起十六觀名，乃合掌讚云：四十八願，莊嚴淨土，香臺寶樹，易到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者，尚乃往生，況戒定慧薰，修行道力，終不唐捐；佛梵音聲，終不誑人。《稱讚淨土經》云：「十方恒河沙諸佛，出廣長舌相，徧覆大

千，證得往生，豈虛構哉！

問：《維摩經》云，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增狀，生於淨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而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心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閡；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如以一心求諸功德。如何劣行微善，而得往生？

答：理須具足，此屬大根。八法無瑕，成就上品。如其中下，但具一法，決志無移，亦得下品。

問：觀經明十六觀門，皆是攝心修定。觀佛相好，諦了圓明，方階淨域，如何散心，而能化往？

答：九品經文，自有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定習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衆善資熏，廻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卧之間，常面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戮，若在囹圄，怨賊所追，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志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爲業障所遮，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憑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故也。如要臨終十念成就，但預辦津梁，合集功德。廻向此時，念念不虧，即無慮矣。夫善惡二輪，苦樂二報，皆三業所造，四緣所生，六因所成，五果所攝。若一念心，暗悉邪淫，即地獄業；慳貪不施，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眞慈平等，即佛業。若心淨，即香臺寶樹，淨刹化生；心垢，則丘陵坑坎，穢土粟質，皆是等倫之果，能感增上之緣。是以離自心源，更無別體。《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又《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利。《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欲得淨果，但行淨因。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勢數如是，何足疑焉？

李贄《焚書》卷四《念佛答問》 小大相形，是續鳧短鶴之論也。天地與我同根，誰是勝我者；萬物與我爲一體，又誰是不如我者。我謂念佛即是第一佛，更不容於念佛之外復覓第一義諦也。如謂念佛乃釋迦權宜接引之法，則所謂最上一乘者，亦均之爲權宜接引之言耳。古人謂佛有悟門，曾奈落在第二義，正似山小釋迦吐心吐膽之語。後來中峯和尚謂學道眞有悟門，教人百計搜尋，是誤人也。故知此事在人眞實怕死與不耳。發念苟眞，則悟與不悟皆爲戲論。念佛參禪總歸大海，無容着脣吻處也。

又《觀音問》 念佛是便宜一條路，昨火化僧只是念佛得力。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不但此僧爲然，亦不必似此火化乃見念佛功效也。古今念佛而承佛接引者，俱以無疾而化爲妙。故或坐脫，或立亡，或吉祥而逝，故佛上稱十號，只曰「善逝」而已。善逝者，如今人所言好死是也。此僧火化，雖非正法，但其所言得念佛力，實是正言，不可因其不是正法而遂不信其爲正言也，但人不必學之耳。念佛須以見佛爲願，火化非所願也。

又 無相、無形、無國土，與有相、有形、有國土，成佛之人當自知之，已證涅槃之人亦自知之，豈勞問人也？今但有念佛一路最端的。念佛者，念阿彌陀佛也。當時釋迦金口稱讚有阿彌陀佛，在西方極樂國土，專一接引念佛衆生。以此觀之，是爲有國土乎，無國土乎？若無國土，則阿彌陀佛爲假名，蓮華爲假相，接引爲假說，互相欺誑，佛當受彌天大罪，如今之衙門口光棍，當剮時敗露，剮受誅夷矣，安能引萬億劫聰明豪傑同登金蓮勝會乎？何以問我有無形、相、國土爲也？且夫佛有三身：一者清淨法身，即今問佛問法與問有無形、相、國土者也，是無形而不可見，無相而不可知者也。是一身也。二者千百億化身，即今問佛問法問有無形、相、國土，又欲參禪，又欲念佛，又不敢自信，如此者一日十二時，有千百億化現，故謂之化身。是又一身也。即法身之動念起意，變化施爲，可得而見，可得而知，可得而狀者也。三者圓滿報身，即今念佛之人滿即報以極樂，參禪之人滿即報以淨土，修善之人滿即報以天堂，作業之人滿即報以地獄，慳貪者報以餓狗，毒害者報以虎狼，分釐不差，毫髮不爽，是報身也。報身即應身，報其所應得之身也，是又一身也。今但念佛，莫愁不到西方，如人但讀書，莫愁不取富貴，一理耳。但有因，即有果。但得本，莫愁末不相當。但成佛，莫愁佛不解語，不有相，不有形，不有國土也。又須知我所說三身，與佛不同，佛說三身，一時具足，如大慧引儒書云：「天命之謂性」，清淨法身也。「率性之謂道」，圓滿報身也。

修道之謂教」，千百億化身也。最答得三身之義明白。然衆能知三身，即一身，則知三世即一時，我與佛說總無二矣。

又《答明因》　唯有客作，未及裁答，記得衡音，若是自己，又何須要認？　我謂此是套語，未可便說不要認也。急寫「要認」數字去，夫自己親生爺娘認不得，如何是好，如何過得日子，如何便放得下，自不容不認得去也。天下豈有親生爺娘認不得，而肯丟手不去認乎？決無此理，亦決無此等人。故我作壽丘里之詩有云：「劬勞雖謝父母恩，扶持自出世中尊。」尊莫尊於爺娘，而人卻認不得者，無始以來認他人作父母，而不自知其非我親生父母也。一旦從佛世尊指示，認得我本生至親父母，豈不暢快！又豈不痛恨昔者之不見而自哀鳴頭流淚也耶！故臨濟以之築大愚，非築大愚也，喜之極也。夫既認得自己爺娘，則天來大事當時成辦，當時結絕矣。蓋此爺娘是眞爺娘，非一向假爺娘可比也。假爺娘怕事，眞爺娘不怕事：入火便入火，燒之不得；入水便入水，溺之不得。故唯親爺娘爲至尊無與對，唯親爺娘能入於生死，而不可以生死；唯親爺娘能生生而實無生，能死死而實無死。有此好爺娘，可不早親識認之乎？然認得時，爺娘自在也；認不得時，爺娘亦自在也。唯此爺娘情性大好，不肯強人耳，因復走筆潦倒如此，甚不當。

袁宏道《西方合論序》　夫滯相迷心，有爲過出，著空破有，莽蕩禍生。達摩救執相之者，說罪福之皆虛；永明破狂慧之徒，言萬善之總是。威火者水，水過有沉溺之溪；生物者日，日盛翻爲枯焦之本。如來教法，亦復如是。五葉以來，單傳斯盛，迨於今日，狂瀾遂極。謬引惟心，同無爲之外道；執言皆是，趨五欲之魔城。不思阿難未得盡通，頭陀擯斥；達摩微率結使，尊者呵譏。蟬翅薄習，寶所斯遠，丘山叢垢，淨樂何從？至若《楞伽》傳自達摩，悟修並重；清規創始百丈，乘戒兼行。未聞一乘綱宗，呵叱淨戒；五燈嫡子，貪戀世緣。昔有道士夜行，爲鬼所著，有田父見之，扶掖入舍，湯沃乃醒。道士臨別謝田父曰：「羈客無以贈主人，有辟鬼符二張，願以爲謝。」聞者笑之。今之學者，貪順邪見，熾然如火，欲爲人解縛，何其惑也。

余十年學道，墮此狂病，後因觸機，薄有省發，遂簡塵勞，皈心淨土，禮誦之暇，取龍樹、天台長者、永明等論，細心披讀，忽爾疑豁。既深信淨土，復悟諸大菩薩差別之行。如貪兒得伏藏中金，喜不自釋。會愚菴和尚與乎中倩居士，謀余裒集西方諸論。余乃述古德要語，附以己見，勒成一書，命曰《西方合論》，始於七祖十四世，成於十一世，總爲極則，多所取證，唯欲方便初心，尚期就正有道。略稽往哲，分爲十門：第一，刹土門；第二，緣起門；第三，部類門；第四，教相門；第五，理諦門；第六，稱性門；第七，往生門；第八，見網門；第九，修持門；第十，釋異門。

又《西方合論・刹土門》　夫一眞法界，身土交參，十佛刹海，淨穢無別。祇因衆生行業有殊，諸佛化現亦異，或權或實，或偏或圓，或暫或常，或漸或頓，一弓千江，波波具滿淨月；萬燈一室，光光各顯全燈。理即一諦，相有千差，若非廣引證文，衆生何所取則？爰取諸教，略裁十門：

一毘盧遮那淨土，二惟心淨土，三叵思眞淨土，四變現淨土，五寄報淨土，六分身淨土，七依他淨土，八諸方淨土，九一心四種淨土，十攝受十方有情不思議淨土。

一毘盧遮那淨土者，即諸佛本報國土，十蓮花藏世界海，一一華藏最下世界，皆有十佛世界微塵數，廣大刹清淨莊嚴，一一廣大刹，復有十佛世界微塵數小刹圍遶，倍倍增廣，一一華藏世界，皆滿虛空，互相徹入，淨穢總含，重重無盡。如法而論，一毛一塵，各皆具此無盡法界，佛及衆生，無二無別。或曰：此衆生實報莊嚴，不同權教推淨土於他方，是爲實教。或曰：衆生雖具此實報，爭奈眞如無性，不能自證，非假方便，由權入實，衆生豈有證毘盧之日也？答：約諸佛化儀則可，實相土中，無此戲論。毘盧遮那，此云偏一切處，偏一切處，即無量壽表義，豈有勝劣？如來說阿彌在西方，亦如《大雲經》阿彌陀佛言釋迦在娑婆也。夫釋迦爲主，則釋迦偏一切，而阿彌爲所偏之一處；阿彌爲主，則阿彌偏一切，而釋迦爲所偏之一處。如一人之身，自呼爲自，他呼爲他。故自自時，不妨爲一切人之他；他他時，不妨爲一切人之自。以是義故，自他不成，自亦偏一切處，他亦偏一切處，豈定有他方可執？是故西方毘盧，非自他故，何以故？毘盧無不偏故。若言權，言方便，即有不偏，不偏者，毘盧之義不成。可見西方即毘盧淨土，毘盧是實，則西方即非權矣。

二惟心淨土者，直下自證，當體無心，即是淨土。《維摩經》：「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不諂衆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大乘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大乘衆生來生其國。」乃至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夫心是即心是土之心，土是即心之

土，心淨土淨，法爾如故。此謂是指西方註腳。多有說心之土，與西方法異，爲單接鈍根者，由心外見土故也。夫念佛是心，念佛豈非心淨，心本含土，蓮邦豈在心外？故知約相非乖惟心，稱心實礙普度矣。

三、西方淨土者，即靈山會上所指淨土。引三乘，權教菩薩，令知此土即彼土，諸衆俱所未見。夫彼性本寂，俗相皆空，故菩薩居彼寂寂，人俗常空，正顯淨義。但衆生執海雞清，識繩易縛，言業本空，則恣情作業；言行無體，即肆意其行。犯水鳥所呵，喉善星所墜，以致生遭王難，死爲魔眷者，往往而是。嗟夫！使盡大地皆菩薩，斯言誠爲利益；儻菩薩少，而凡夫多，則斯言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多矣。雖然以取淨土之言爲利多者多，非大情者，不能有此膽識。

四、變現淨土者，《法華》三變淨土，移人天於他方，《維摩》足指按地，即時大千世界，若百千珍寶嚴飾。此是如來暫令顯現，亦是法爾。然習如鷲子，尚且如盲，劣根衆生，無由獲見。且人天置諸方外，全無接引之緣；神力暫現還無，亟是恆常之土？豈若安養淨邦，暄妍常住，阿彌慈父，十悉不遺者哉！國土勝劣，居然可知。

五、寄報淨土者，四禪地中摩醯首羅天，如來於彼成等正覺。《起信論》：菩薩功德成滿，於色究竟處，示一切世間最高大身，藏和尚謂：別十地寄報十王；第十地寄當此天王，即於彼示成菩提，然彼天雖王災不到，未若蓮邦直出三界，以在色究竟故。

六、分身淨土者，《涅槃經》度三十二恆沙佛土，有世界名無勝，我於彼出現，爲化衆生，於此界轉法輪。又佛謂央崛：我住無生際，而汝不覺知。東方有佛，往問之，彼佛言：釋迦即是我身。大意謂彼淨土是佛實報，此是分身，雖彰一佛報境，未具攝化之義。佛分土即有，衆生分上即無，未爲殊勝。

七、依他淨土者，《梵網經》：我今盧舍那，方坐蓮華臺，周陀千花上，復現千釋迦，一一花百億國，一國一釋迦，等各，以初地化百利，有百葉之花，二地化千利，則有千葉，三地萬葉，四地億葉，次第倍增。依他受用身，分示報境，人地乃見，非如蓮池會上，十念衆生，頓見淨佛國土。

八、諸方淨土者，如東方藥師，南方日月燈，上方香積，佛佛各有淨土，皆是實報莊嚴。或佛神力顯現，或菩薩請彼供養，緣彼佛未言攝生，故衆生無緣生彼。西妙喜世界，雖有往生者，未聞無動有普賢之言，且有須彌諸山，及鬼神婦女，藏音不如安養也。又增壹世界，釋迦示觀佳生，彼藥師經》正旨，爲助生極樂，勸人息滅惑業，成就念佛三昧，還同斯門教意，非比阿彌如來，純以念佛攝一切人往生彼土也。

九、心四種淨土者，凡聖同居土，分淨穢；類，穢土之中，凡聖各二；凡二者，一惡衆生，即四趣也；二善衆生，即人天也。聖二者，一實聖，即四果，辟支，通教七地，別十住，圓十信後心，通惑雖盡，報身猶在，皆名實也；二權聖，謂方便實報寂光土中，法身菩薩，及妙覺佛，爲利有緣，應生同居，皆是權也。是等與四趣共住，故名穢土。淨土者，如妙喜國，雖有濁亂男女之類，以無四惡趣，故名淨也。二方便有餘土，下方便等三土，各分淨穢，唯西方喻樂，橫具四土，而四上淨淨，所以最妙，尚宜細細發揮。謂二乘，三種菩薩，破見思惑，證方便道，捨分段身而生界外，故曰方便；而塵沙別惑無明未斷，故曰有餘。《釋論》：出三界外有淨土，聲聞辟支佛出身其中，受法性身，非分段也。三實報無障礙土，純諸法身菩薩所居，盡塵沙惑，分破無明，得眞實果，而無明未盡，潤無漏業，受法性報身，亦名果報國。《仁王經》：三賢十聖住果報，以觀實相，發眞無漏，感報殊勝，故名實；色心不二，毛剎相容，故名無障礙。《華嚴》因陀羅網世界是也。四常寂光土，妙覺極智所照如如法界，名之爲國，亦名法性身。但一眞如佛性，非身非土而說身土，離身無土，離土無身，諸佛如來常遊居處，妙宗曰：經論言寂光無相者，謂二盡袞凝之相，非如太虛，空無一物，良由三惑究竟清淨，則依正色心究竟顯明。《大經》曰：因滅是色，獲得常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仁王》稱爲法性五陰，是爲極果。已上四土，名義迥別，雖一切淨穢佛土，各具此四，只在一心，而境界不同，非異成異。是故同居是退地，方便是亦退亦不退地，謂退墮二乘，不退墮凡夫；實報是不退地，寂光是非退非不退地，但有賢出義，無橫具義。故最初同居一關，無不思議因果可論也。

十、攝受十方有情不思議淨土者，即阿彌陀佛西方極樂淨土。其由大功德海，大悲智海，大願力海，若具說者，假使盡十方諸佛菩薩聲聞辟支，下至蜎飛蠕動，草木瓦礫，鄰虛微塵之類，一一具無量口，口一一具無量舌，舌一一出無量聲，常說，倍說，熾然說，無間說，經百萬億塵沙阿僧祇劫，亦不能盡，且約五義釋之，一謂阿彌身中有無量衆生，衆生身中有無量阿彌，國土亦然。是故一衆生念阿彌，一阿彌見；衆衆生念念阿彌，衆阿彌見；衆生念念

阿彌，即念念阿彌見。若衆生身中無阿彌者，阿彌不見，如陽燧中能得火，不能得水故；阿彌身中無衆生者，阿彌亦不見，如胎中兒與母俱，不與白女俱故。是故身含身，身含身身；土含土，土含土土，身土交含，重重無盡，是身土不思議義。二謂若離性言土，土即心外，是幻化故，幻化即斷滅相，衆生不生；若即性言土，土是有形，是一定故，一定即無變易，衆生亦不生。即性即相，非性非相，存非非亡，存即即壞，是性相不思議義。三謂即念佛，即見佛，即成佛，即度生，一時具足。如人三十至四十歲，無間斷相，若離三十至四十者，中間即有分限，而我此身，無分限故；若由三十至四十者，中間即有相續，而我此身，乃至相續不可得故。念佛因果，亦復如是，是因果不思議義。四謂若阿彌因念而來此，衆生因憶佛而生彼，即有去來；有去來，即有程途；有程途，即有險易。《般舟三昧》曰：『不於是間終，生彼間佛刹，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先德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如天鼓鳴，遠近齊聞，非去來故；如水中月，東行則東，西行則西，非去來故，是去來不思議義。五謂如澄潭山影，如春暘百草，如衆生業力，如日月光相，如胎中根，如身中我，如齒堅舌柔，如眉橫髮長，是畢竟不可思議不思議義。所以十方諸佛，吐心吐膽，亦只道得希有難信而已，雖大千舌相，詎能分疏其萬一哉！孔子曰：『夫婦之愚可與知，及其至也，聖不知。』至哉言也，無量法門，一以貫之矣。

又《西方合論・緣起門》　夫樂鮑肆者，不念檀旃，非實不念，以不厭故；乍使引之晤室，燕旃炙沈，不終日而悲其昔之蔵，厭離之不早也。夫生死臭蔵，愈於鮑肆；衆生貪嗜，倍彼蠅蚋。諸佛爲戀香長者，愍一輩人天，沒溺濁海，是故阿彌導師，廣開香嚴之肆；釋迦慈父，確指淨域之門。盡大地無非貧兒，一佛號便爲資本。莫離十念，足驗誠言，塞鼻膿腥，久當自厭。今約西方起教，略分十義：

一一大事；二宿因深；三顯果德；四依因性；五順衆生；六蔵相空；七勝方便；八導二乘；九堅忍力；十示眞法。

一一大事者，衆生處五濁世，如囚處獄，等不等罰，未有一得免者；以入獄者皆罪人，處人天六道者，皆業報分段之身故也。然人入獄，無刻不求出離，良由獄之煎苦，難忍難堪，棘牆外更有許大安樂世界，此之苦樂，但入獄者無不知也。今衆生以煩惱爲家，以生死爲囿，繫心衣冠之囚長，適情金玉之桁楊；豈知大鐵圍山，是我棘牆，三界法場之外，各有家鄉田地也。諸佛憫此，酸心痛骨，爲分別淨蔵，指以脫歸路程。而歲久拋業之人，了無歸處，又大建宅舍以安之。一則往來獄門，爲治道途；一則長伺獄外，修飾旅館如是之恩，何由可報？嗟夫！燭長夜，揭覆盆，諸佛不惜垂手，衆生何苦戀戀也。經云：『如來爲一大事出現於世。』大事者，即此事也。衆生反戀毛頭許事，以小易大，甘心痩死，何哉！奇曰：『因以饑寒死，曰痩。』

二宿因深者，一正因，即三世諸佛與諸有情自清淨體，如萬象依空，山川依地，穀依種子，花果依仁。若無此因，佛果不成，一切悲智，純依此因而得建立。《長者論》：『如來藏身，諸佛智海，莫不居中；若不見法身，一切福智大慈大悲，總屬生滅。法身者，即正因是。』二正願，如本經法藏比丘於自在王如來所，發四十八大願，一願不成，不取菩提。此依自性無量悲智，發如是不可思議願力，非心外見有衆生，發願欲度，以衆生非心外故。三正行，如本經法藏發願已，如是安住種種功德，修如是菩薩行，經無數億那由他百千劫。又《一向出生菩薩經》：『阿彌昔爲太子，聞此妙法，七千歲脅不至席，不念愛欲財寶，不問他事，常獨處止，意不傾動，復化八千億萬那由他人得不退轉。』此自性行持，自性精進，非有作功德，雖歷億劫，不離一念，以微妙法門，離一切行，一切劫故。是謂正因正願正行。如伊三點，缺一不成，非作得，非不作得。先德云：『根深果茂，源遠流長，宿因既深，教起亦大。』然乎哉！

三顯果德者，《華嚴・普賢行願品》：『諸佛如來，因衆生而起大悲；因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如曠野有大樹王，若根得水，枝葉華果悉皆繁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亦如是，一切衆生而爲樹根，諸佛菩薩而爲華果，以大悲水饒益衆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是故諸佛取佛果者，依於衆生；若無衆生，佛果不成。如漢祖以救民，故有百戰；以百戰，故登寶位；登寶位故，百姓樂業；若無百姓，即無如上等事。究而論之，凡行一德一事一利一名者，無衆生，皆悉不成。是故我無衆生，即不成我，衆生是依我即正，衆生是正我即依，人我平等，依正無礙，是法爾故。法爾即自然果德，若向外建立，不成果義。縱迷心性，向外建立，亦不在心性外，以心性無外故。

四依因性者，一切衆生，皆有如是淨性。譬一精金，冶爲釵釧溺器，金性是一，溺器者具蔵，非金蔵故。生佛亦然，同一淨性，但以釵釧溺器而有差別，非是性異。是故博地凡夫十念即生者，以本淨故；阿彌陀佛欲攝受是衆

[illegible]感應者，以衆生本淨故　如鏡中之光，非不磨得，非從磨得　[illegible]者，非是行願及與念力所能成就　何以故？念行如鑰匙等，但能開金，無別有金生故

五順衆生者，樂兒童者以竹馬，樂老耄者以珍鳩，衆生所重，惟寶玉衣食，故有自然七寶，樓閣妙麗，衣服飲食等事　辟火宅諸兒，非羊鹿等車，決不肯出，出已，純與大車　如來順衆生情，說阿彌陀寶土，衆生生已，各各自見細妙淨相，無可比喻，方知琉璃硨磲，猶如瓦礫　如達官貴人，向田舍兒說王宮精麗，始就彼極珍異者爲擬，向非情量所及，如對生盲說色，無所用其方比矣

六歲相空者，《智論》：「有一子喜在不淨中戲，聚土爲穀，以草木爲鳥獸，人有奪者，瞋恚啼哭　其父思惟：此事易離，兒大自休　衆生愛著不淨臭身，及種種五欲，信等五根成就時，即能捨離　何以故？若小兒所著是眞物，雖至百歲，著之轉深；若衆生所著物實有者，雖得五根，亦不能捨　以諸法空虛不實，衆生所著，即易爲訓化　如人少悅色，壯營官，老嗜利，若實可好者，不應年變月易，以變易故，但是情妄　如夢中人，喚之即醒；若夢實者，雖喚無益　以俱非實，是故佛爲一切衆生說淨土法門

七勝方便者，此方便非自力，亦非他力，自性海中，具有如是自在功德，一切現成　是故一句聖號，無復煩詞，十念功成，頓超多劫；如萬緡怒號，力在扶搖，因緣顯故；幽谷洞明，功在晨曦，因谷見故　一綫蟻孔，能穿連山之堤，是水力，因蟻透故；一葉芣席，能運萬斛之舟，是風力，因芣張故　總皆法界性海，無作無爲，不思議力所現，非自非他，自他具足，故有如是殊勝方便，是謂捷中之捷，徑中之徑，舍此不修，是眞愚癡　千古不易之論

八導二乘者，二乘避境趨寂，證假涅槃，不得如來法身，受業惑苦　一者無明住地，不得至見煩惱垢濁習氣臭穢究竟滅盡淨波羅蜜果；二者因無明住地，有虛妄行未除滅故，不得至見無作無行我波羅蜜果；三者因微細虛妄，起無漏業，意生諸陰未除盡故，不得至見極滅遠離樂波羅蜜果；四者變易生死，斷續流注，不得至見極無變易常波羅蜜果　以是四種業惑，未證眞理　如來憫之，教令回斷滅心，修淨土行，令知圓空不斷，即有不常，乘大乘智，入涅槃海

九堅忍力者，龍樹曰：「菩薩學般若波羅蜜，常欲不離諸佛，何故？未入菩薩位，未得阿鞞跋致之記前，若離佛便壞諸善根，沒在[illegible]退，[illegible]不能退，安能度人？　如人乘船，中流壞敗，欲度他人，反自沒水；如人湯投大冰池，雖消少處，反更成冰；以少功德，無方便力，欲化衆生，雖少利益，反更墜落聲聞辟支，雖有涅槃利益，無一切智故，不能教導菩薩　如象沒泥，非象不能出　菩薩若入非道，唯佛能救，同大道故　復次菩薩作是念，我未得佛眼，如盲無異，若不爲佛所導，則無所趣，錯入餘道，設聞佛法，異處行者，未知教化時節，行法多少　復次菩薩見佛，或眼見，心清淨，若聞所說，心則樂法，得大智慧，隨法修行而得解脫　如是等[illegible]佛無量益利，豈不一心常欲見佛？如嬰兒不應離母，行道不離糧食，大熱不離涼風冷水，大寒不離火，度深水不離船，病人不離良醫　菩薩不離諸佛，過於上事　父母親屬知識人天王等，皆不能如佛益利，佛益利諸菩薩離諸苦處，住世尊之地　問：云何得不離諸佛？答：衆生有無量劫罪因緣，雖行福德，智慧薄少；雖行智慧，福德薄少　菩薩求佛道，要行生忍法忍　行生忍故，一切衆生中發慈悲心，滅無量劫罪，得無量福德；行法忍故，破諸法無明，得無量智慧　二行和合，須世世不離諸佛　復次菩薩常愛樂念佛故，捨身受身，恆得值佛　如衆生習欲重，受婬鳥身，瞋恚多，生毒蟲中，菩薩不貪轉輪聖王人天福樂，但念諸佛，故隨心所重而受身形　復次菩薩常善修念佛三昧因緣故，所生常值諸佛　所以天如禪師或問：「謂悟達之士，政願求生，女但未悟，悟則淨土之趣，萬牛莫挽者此也。」又云：「汝將謂一悟之後，習漏永除，便不退轉耶？更無偏學佛法，修行證果等事耶？　便上齊諸佛，入生入死，不受障緣所撓耶？　審如是，諸大菩薩修六度萬行經恆沙劫者，是皆媿汝」教有聲聞出胎之味，菩薩隔陰之昏，況近時薄解淺悟，自救不了者乎！　縱悟處深遠，行解相應，奈何未登不退，力用未充，居濁惡，化剛強，先聖未許　如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理必然　故《往生論》：「欲遊戲地獄門者，必生彼土，得無生忍已，還入生死，救苦衆生，以此因緣，求生淨土　」先聖云：「未得不退轉位，不可混俗度生；未得無生法忍，要須常不離佛　譬如病羽，只可傳枝，今釋迦已滅，彌勒未生，四惡趣苦，因果牽纏，外道邪魔，是非鬨亂，女色淫聲之相惑，惡緣惡觸之交侵，無現佛可依，又境緣所撓，初心悟達之人，鮮不遭其敗者　所以世尊殷勤指歸極樂，良有以也　蓋彼彌陀，現在說法，樂上境緣，種種清淨，儻依彼佛，忍力易成，高證佛階，親蒙授記，然後出化衆生，

大來無礙　多見今之禪者，不究如來之玄義，不知達摩之玄機，穿鑿己心，習爲狂妄，見修淨土則笑曰：彼學愚夫愚婦之爲　余實論其非，鄙愚夫婦，乃鄙文殊、普賢、龍樹、馬鳴等也　非特自迷正道，失善根，喪慧身，亡佛種，且成謗法之業，鄙聖之殃，佛祖視爲可哀憐者　於是永明和尚，深憫痛哀，剖出心肝，主張淨土；既自修，又化世，臨終種種殊勝相現，徑生極樂上品　夫永明悟達摩直指之禪，又致身極樂上品，以此解禪者之執情，爲末法勸信，余謂其深有功於宗教者此也　眞歇了禪師云：「洞下一宗，皆務密修，其故何哉？良以念佛法門，徑路修行，正按《大藏》接上上根器，傍引中下之機」又云：「宗門大匠，已悟不空不有之法，秉志孜孜於淨業者，非淨業見佛，尤簡易於宗門乎！」又云：「乃佛乃祖，在教在禪，皆修淨業，同歸一源，大得此門，無量法門，悉皆能入」至如天衣懷、圓照本、北磵簡、天目禮等諸大老，皆禪門宗匠，究其密修顯化，發揚淨土之旨，不約而同　廣如彼文，不能盡錄　是故當知禪宗密修，不離淨土；初心頓悟，未出輪迴　入此者，方爲堅固不退之門

十小眞法者，一切法門，皆空有，未爲究竟　此念佛三昧，即念而淨，淨非是無；即淨而念，念非是有　達淨無依，即是念體；念念本離，即是淨用　是故非淨外有念能念於淨，淨外有念，念即有所，所非淨故；非念外有淨能淨於念，念外有淨，淨即有二，二非淨故　當知諸佛順寂滅心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寂滅門；諸佛順菩樂我淨心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菩樂我淨門；諸佛順平等衆生心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平等衆生門；諸佛順大悲智業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大悲智業門；諸佛順無作無爲不可思議業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無作無爲不可思議門；諸佛順塵勞煩惱性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塵勞煩惱門；諸佛順微塵芥子相而嚴淨土，念淨土當入一切微塵芥子門　以上諸大法門，但一聲阿彌陀佛，皆悉證入，亦無能證所證之相　若不爾者，則是有餘之淨，念佛三昧即不如是

又《西方合論・部類門》　夫如來說教，廣有多門，或偶拈一題，或因緣舉出，唯念佛一門，頓形讚歎　如高轡之峙平原，躍空而出；金星之見沙磧，映日即明　法門殊勝，未有逾此者也　今約諸經，言西方大事者，一概收入，分經緯二義：經非專談安養者不收，緯則泛舉念佛者亦入　登蓼山而樵玉，首採羊脂；泛溟海而斲香，忍捐牛首　聞所未聞，望於來哲

一經中之經，二經中之緯，三緯中之經，四緯中之緯

一經中之經者，無量清淨平等覺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無量壽莊嚴經》、《大寶積》第十八《無量壽如來會》五同一經，前四譯稍不精，六《大阿彌陀經》，龍舒居士將前四譯和會者，然《寶積》一會，言寓詞去，不知龍舒何以不見？又《佛說阿彌陀經》、《稱讚淨土佛攝受經》二同一經，而切簡淨；又《觀無量壽經》，言十六觀，修持法門，備載此經　上三種經，專爲西方起教，如天中天，人中王，不必排抑，太虛空一尚不得，豈有二哉！經中妙義，具見餘門

二經中之緯者，《鼓音聲王經》：「持阿彌陀佛名，臨命終時，佛與聖衆，接引往生」又《後出阿彌陀偈經》，共五十六句　二經亦專言淨土，言義較前其略　又《鼓音重持咒》、《偈經伽陀部》，皆非教本故

三緯中之經者，《華嚴經》：「普賢菩薩發十大願，臨命終時，一切諸根散壞，一切威勢退失，惟此願王，不相捨離，於一切時，引導其前，一刹那間往生極樂世界，即見阿彌陀佛　其人自見生蓮華中，蒙佛授記，經無數劫，普於十方不可說，不可說世界，以智慧力，隨衆生心而爲利益，乃至能於煩惱大苦海中，拔濟衆生，令其得生極樂世界」又解脫長者云：「我欲見安樂世界無量壽如來，隨意即見，如是十方如來，欲見亦見　我能了知如來國土莊嚴神通等事，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有行處，亦無住處，亦如己身，無來無去，無行住處」《法華經》：「聞是經典，如說修行，命終即往阿彌陀佛大菩薩衆圍繞住處，生蓮華中寶座之上，得菩薩神通無生法忍，眼根清淨，見七百萬二千億那由他恆河沙等諸佛如來」《楞嚴經》：「大勢至白佛：超日月光佛，教我念佛三昧　譬如有人，一專爲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憶念深　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　十方如來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　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　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爲第一」《寶積經》：「佛告父王：一切衆生，皆即是佛　汝今當念西方世界阿彌陀佛，常勤精進，當得佛道」王言：「衆生云何是佛？」佛言：「一切法無生，無動搖，無取捨，無相貌，無自性，可於此法中安住其心，勿信於他」爾時父王，與七萬釋種，信解歡喜，悟無生忍　佛現微

笑而說偈曰：釋種決定智，是故於佛法，決信心安住，人中命終已，得生安樂國，面奉阿彌陀，無畏成菩提　又佛告彌勒：發十種心，往生極樂　一於衆生起大慈，無損害心；二起大悲，無逼惱心；三於佛正法不惜身命，樂守護心；四於一切法發生勝忍，無執著心；五不貪利養恭敬尊重，淨意樂心；六求佛種智，一切時無忘失心；七於衆生尊重恭敬，無下劣心；八不著世論，於菩提分，生決定心；九種諸善根，無有雜染清淨之心；十於諸如來捨離諸相，起隨念心　此十心隨成一心，欲生彼佛世界，若不得生，無有是處」《般舟三昧經》：「若沙門白衣所，聞西方阿彌陀佛剎，常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過七日已，見阿彌陀佛　覺不見，夢見之如夢中所見，不知晝夜，不知內外，不用在冥，故不見不用，蔽礙故不見　菩薩心當作是念時，諸佛國境界名，大山須彌山，其有幽冥之處，悉爲開闢，目亦不蔽，心亦不礙　是菩薩摩訶薩不持天眼徹視，不持天耳徹聽，不持神足到於佛剎，不是生彼剎乃見，便於是間坐，見阿彌陀佛，聞所說經悉受得，從三昧中，能具足爲人說之」《觀佛三昧經》：「文殊自敍宿因，讚得念佛三昧，當生淨土　世尊復記之曰：汝當往生極樂世界」《大集經・賢護品》：「求無上菩提，應修念佛禪三昧；若人稱念彌陀佛，號曰無上深妙禪，至心想像見佛時，即是不生不滅法」《十住斷結經》：「有四億衆，自知死此生彼，牽連不斷，欲爲之源，衆生無欲國土　佛言：西方去此無數國土，有佛名無量壽，其土清淨，無諸怒嫉，蓮花化生，不由父母，汝當生彼」《如來不思議境界經》：「菩薩了知諸佛，及一切法，皆惟心量，得隨順忍　或入初地，捨身速生妙喜世界，或生極樂淨土」《隨願往生經》：「佛國無量，專求極樂者，以因勝，十念爲因故；以緣勝，四十八願普度衆生故」《稱揚諸佛功德經》：「聞無量壽如來名，一心信樂，其人命終，佛與諸比丘作其前，魔不能壞彼正覺心　又持諷誦念，此人當得無量之福，永離三途，命終往生彼剎」《大雲經》：「善男子，西方安樂土，佛號無量壽　告一菩薩：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爲薄福鈍根衆生說《大雲經》，汝可往彼，至心聽受　彼菩薩欲來，汝觀彼土諸菩薩身，滿足五萬六千由旬，是菩薩名無邊光，通達方便，善能教導」《入楞伽經》：「善逝滅度後，南天竺國中，大名德比丘，厥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　世間中顯我無上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大悲經》：「有比丘祈婆伽，修習無量最勝善根，命終生西方無量壽佛國，以後成佛，號無垢光如來」

四緯中之緯者，《華嚴・毘盧遮那品》：「大威光童子得念佛三昧，名無邊海藏門」《光明覺品》：「爾時光明遍千世界，一切處文殊菩薩，各於佛所，同時說言：一切威儀中，常念佛功德，晝夜無間斷，如是業應作」《賢首品》：「見有臨終勸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傳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十無盡藏品》：「第八念藏，此念有十種：寂靜念、清淨念、不濁念、明徹念、離塵念、離種種念、離垢念、光耀念、可愛樂念、無能障礙念」《兜率偈讚品》：「以佛爲境界，專念而不捨，此人得見佛，其數與心等」《十回向品》：「第十回向，以法施回向，願得憶念與法界等，無量無邊世界，未來現在一切諸佛」《十地品》中，從初至末，地地皆云：「一切所作，不離念佛」《佛不思議法品》：「如來十種佛事，謂若有衆生專心憶念，則得現前，心不謟順，則爲說法等」《入法界品》：「德云比丘得憶念一切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法門，所謂：智光普照念佛門，常見一切佛土種種宮殿嚴淨故　令一切衆生念佛門，隨衆生心樂，皆令見佛得清淨故　令安住力念佛門，令入如來十力中故　令安住法念佛門，見無量佛聽法故　照曜諸方念佛門，悉見一切諸世界中，等無差別諸佛海故　入不可見處念佛門，悉見一切微細境中，諸佛自在神通事故　住諸劫念佛門，一切劫中，常見如來諸所施爲，無暫捨故　住一切時念佛門，於一切時常見如來，親近同住，不捨離故　住一切刹念佛門，一切土咸見佛身，超過一切，無與等故　住一切世念佛門，隨自心樂，普見三世如來故　住一切境念佛門，普於一切境界中，見諸如來次第現故　住寂滅念佛門，於一念中，見一切刹一切佛示涅槃故　住遠離念佛門，於一念中，見一切佛從其所住而出去故　住廣大念佛門，常觀察一佛身充徧一切諸法界故　住微細念佛門，於一毛端有不可說如來出現，悉至其所而承事故　住莊嚴念佛門，於一念中，見一切刹皆有諸佛成等正覺現神變故　住能事念佛門，見一切佛出現世間，放智慧光轉法輪故　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樂，一切諸佛現其像故　住自業念佛門，知隨衆生所積集業，現其影像令覺悟故　住神變念佛門，見佛所坐廣大蓮華周徧法界而開敷故　住虛空念佛門，觀察如來所有身雲，莊嚴法界虛空界故」《法華經》：「若有因緣，獨入他家，一心念佛，乞食無倦，一心念佛」又：「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淨名經》：「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不諂衆生來生其

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具足功德衆生來生其國；大乘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大乘衆生來生其國。布施是淨土，一切能捨衆生來生；持戒是淨土，行十善道，滿願衆生來生；忍辱是淨土，三十二相莊嚴衆生來生；精進是淨土，勤修一切功德衆生來生；禪定是淨土，攝心不亂衆生來生；智慧是淨土，正定衆生來生。四無量心是淨土，成就慈悲喜捨衆生來生；四攝法是淨土，解脱所攝衆生來生；方便是淨土，於一切法方便無礙衆生來生；三十七品是淨土，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衆生來生。回向心是淨土，菩薩成佛，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淨土，菩薩成佛，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缺是淨土，菩薩成佛，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命不中夭，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嘗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衆生來生其國。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衆生；隨成就衆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又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爲八？饒益衆生不望報；代一切衆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施之；等心衆生，謙下無閡；於諸菩薩視如佛；所未聞經聞不疑；不與聲聞違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於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恆以一心求諸功德。」《涅槃經》：「菩薩六念，念佛第一。」又「繫念思惟因緣力故，得斷煩惱。」《大悲經》：「一稱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窮盡。」《大般若經》：「佛告曼殊室利，菩薩能正修一相莊嚴三昧，疾證菩提，應離喧雜，不思衆生相，專念一如來。審取名字，善想容儀，即爲普觀三世諸佛，即得諸佛一切智慧。」《坐禪三昧經》：「菩薩坐禪，不念一切，惟念一佛，即得三昧。」《增一阿含經》：「四事供養閻浮提一切衆生，若有稱佛名如掌乳頃功德過上不可思議。」《文殊般若經》：「欲入一行三昧，應處空閑，捨諸亂意，不取相貌，繫心一佛，專稱名字，隨彼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中，能見過去未來見在諸佛。念一佛功德，與念無量佛無二。阿難聞法，猶住量數。若得一行三昧，諸經法門，一一分別，皆悉了知，晝夜宣說，智慧辯才，終不斷絕。阿難多聞辯才，百千等分不及一。」《大集經》：「若人專念一方佛，或行或坐，至七七日，現身見佛，即得往生。」《法華三昧經》云：「衆生一稱南無佛者，皆作佛。惟一大乘，無二三，一切法一相一門，所謂無生無滅，畢竟空相。習如是觀，五欲自斷，五蓋自除，五根增長，即得禪定。」《那先經》：「人生造惡，臨終念佛，得生佛國。如大石置船得不沒，惡因念佛，不入泥犁。其小石沒者，如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犁。」總前經緯作頌曰：

如來金口言，讚歎西方土，如入長安城，別無天子都。普賢佛長子，文殊七佛師，授記及迴向，是果位往生。釋種得法忍，善財證佛果，面奉阿彌陀，是菩薩往生。龍樹破有無，祈婆最勝根，皆得佛授記，是禪師往生。閻佛心信樂，誦念與持諷，大石置船上，是下劣往生。阿難世多聞，佛子中第一，不如念一佛，頓了諸經法。云何義解家，得輕易念佛？諸正念法門，經中皆悉載，但一大乘法，無二亦無三。奉勸悟道士，趁時歇狂解，一心念阿彌，蓮華念念生。此是常寂光，非報非方便，作是觀爲正，勿妄生分別。禪教律三乘，同歸淨土海，一切法皆入，是無上普門。教海義無量，覽觀拾少許，一臠徧鼎味，是中有全藏。

又《西方合論・教相門》　夫一大藏教，如器衛空。空無相體，器有方圓；器盡空除，緣忘教滅。是故隨緣普應，則涅槃眞如一器也；稱智自在，則名相專持一空也。藥無定方，定方以病，豈玉屑珊瑚，概治四百四病哉！病除藥貴，便溺即是醍醐；異證同方，夢落化爲酖毒。何況無上醫王，治三乘出世之藥，療人天凡小等瘡者哉！先德約教，或一或多，名相雖別，理趣是同。道人不揣固陋，竊附先哲，分別諸句，用彰一乘。使知淨土法門，攝一代時教，毋爲龍伺禪宗，輕狂義學，誑惑雲爾。

一假有教；原名純有。二趨寂教；三有餘教；四無餘教；五頓悟教；六圓極教。純有，即人天乘；趨寂等五，即小始終頓四也。若論判教，須約化儀四教，化法四教，通別五時，方可全收一代所說法門。今僅依五教，尚可商，惜中郎四十餘歲已棄世，未入台宗之室也。又純有不能出世，不得立教，祇可附在三藏教耳。

一假有教者，凡夫耽愛染，造黑業，如來悲憫，爲說地獄苦、餓鬼苦、畜生苦、無福德著我所苦，欲生人天，當修善根。佛初爲提胃說世間因果，五百賈人同受五戒，先懺五逆十惡謗法等罪，是爲有教。《觀經》修三福，首言孝父母，奉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無量壽經》極言五惡五痛五燒之苦，教化羣生，令持五善。二經爲求往生，遮諸不善，非忻人天小果，修持同，證果別。

《楞嚴華嚴》諸方等經，亦兼帶之，不名爲有。《觀經鈔》曰：「圓頓行者，豈違小乘出家之式，二俱衆戒破儀等事？」又曰：「得前前不得後後，得後後必得前前。何故？諸佛無不以十善得度故。《華嚴經》：『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因；十善業道，是人天乃至有頂處受生因。』又上品十善業道，以智慧修習，心狹劣，怖三界，闕大悲，從他聞聲而了解故，成聲聞乘；若修治清淨，不從他教，大悲方便不具足，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若修治清淨，心廣無量，具足悲愍，方便所攝，發生大願，不捨衆生，希求諸佛大智，淨治菩薩諸地，淨修一切諸度故，成菩薩廣大行。又上上品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無畏故，一切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行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乃至菩薩如是積集善根，成就善根，增長善根，思惟善根，繫念善根，分別善根，愛樂善根，修習善根，安住善根，以此善根所得依果，修菩薩行，於念念中，見無量佛，如其所應，承事供養。」又云：「雖無所作，而恆住善根。」又雖知諸法無所依止，而說「依善法出離」，奉勸悟達之士，猛省永嘉豁達之言，早尋白社，不請之友，勿輕戒律，無作業之佛；勿貪虛名，有對證之鬼。蓮邦不遠，請倒加鞭。

二趨寂教者，小乘寂滅，趨向涅槃，嚴土利他，不生喜樂，與淨土大乘之教正反。然《無量壽》及《觀經》，皆有須陀洹，乃至阿羅漢，先德謂小乘定性不生，若先發大心，熏成種子，退心小乘，垂終回小向大則得生，以退大既久，習小功深，彼佛稱習說小，目令證果，然不住小位，還起大心，進行驟速，或五劫，或十劫，得成初地，如是階級，猶是殊勝，是故不同。

三有餘教者，了二空眞理，修萬行，趣大乘佛果，唯不許闡提二乘成佛，謂闡提無性，二乘定性，決不可成，未盡大乘眞理，故名有餘。此經五逆二乘種不生，教義似同，然五逆不生，以謗法故，是無信心，非無性。《觀經》：「毀戒衆生，臨終惡現，聞讚佛功德，地獄猛火化清涼風，五逆十惡具足十念，見金蓮如日輪，剎那頃得往生。」此自性不思議功德，仗不思議佛力顯現，若不具佛力，如頑石豈能透月？當知念能顯性，如是往生，是性力故，如日能顯空，空非因日。是故一切衆生皆成佛，不同有餘之教。

四無餘教者，一切衆生平等一性，悉當成佛，爲大乘極則之教，唯一自心爲教體，故云無餘。淨土法門，依正信願等法，究極皆歸一心，故言一心不亂，即得往生。又大本三輩生者，皆云發無上菩提心，菩提心，佛性是《華嚴》曰：「菩提心如種子，生一切佛法故；如良田，長衆生白淨法故；如大地，持一切世間故；如淨水，洗一切煩惱垢故；如大風，普於世間無所礙故；如盛火，燒一切諸見薪故。」廣在彼經，當知菩提心是鐵砲中利藥，念佛是藥線，《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即是此義。菩薩五位加行，亦藥中引線耳。無量妙行，詎有加一行三昧者哉！

五頓悟教者，《長者論》：「一念不生，即名爲佛，不從地位漸次，故爲頓教。《思益經》：『得諸法正性者，不從一地至一地。』《楞伽經》：『十地則爲初，初則爲八地，乃至無所，有何次？』當知頓者，謂階級即非階級，如空中鳥跡，速而無痕，由此出生一切階級，而俱非階級，故頓教者，教之綱領，亦名教外別傳。本不可名別傳，尤不可別立一教，若可別名別立，早已落階級矣；然名別傳，立頓教者，如棋譜中，譜活眼法耳。」《觀經鈔》曰：「經於化法，以圓爲頓。何故？無生忽位，別在初地，圓在初住，別教凡夫經無數劫，方至此位，唯有圓教，即生可入。韋提及侍女，並是凡夫，即身得忍，判爲頓者，是圓頓故。此經五逆十惡，持名即生，皆得不退，正合頓義。所謂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直指心宗，更無迂迴。且如阿彌一聲，是非俱劃，何等直截，古人謂之頭則公案。義湯波底，豈酌寒冰；烈火燄中，詎容寸草？達摩復起，不易吾言；更或跑蚪，萬年千里。

六圓極教者，慈恩謂先德判經論有四宗，第四顯實宗，《涅槃》、《法華》、《華嚴》等，顯眞實中道義，捨化城而歸寶所，故知《彌陀經》，乃第四宗也。又謂以教准宗，宗有其八，一我法俱有宗，此乃外道，列於正宗，爲不可曉，乃至八應理圓實宗，如《華嚴》及《彌陀經》，是第八宗收。眞歇了禪師等，以帝網千珠，發明淨土圓融之義，諸書具載。近有以《華嚴》配此經，謂圓全攝此，此分攝圓，得圓少分，但圓義無全無分。如月在川，川川皆有全月，乃至瓶池寸水亦是全月，無分月故；如風在樹，樹樹皆有全風，乃至寸葉莖草亦是全風，無分風故。若圓有分，圓即有段；若分非全，圓即不偏；分全雙乖，圓義不成。今約蓮宗圓極，分五種義：

一剎海相含義　一切諸佛報化國土，互相攝入，至他全此，而無留礙。若計不相入者，此即情見，情見非實。如室中含空，其中若人若畜，若鬼若蟲，若几若瓶若架之類，皆依空建立。空屬人時，則鬼畜蟲几瓶架所依之空，一切攝入人中；空屬畜時，則人鬼蟲几瓶架所依之空，一切攝入畜中。乃至

鬼蟲几瓶架等，一一皆然，參而不雜，離亦不分，非入非不入。是故經云：「國土光淨偏無與等，徹照無量無數不可思議世界，如明鏡中現其形像。」當知一切淨方濁土，交光相入，如千燈一室故。

二三世一時義　衆生情見，執有時分過見未來等事，實相中無時體可得　何故？若計晦明是時，晦明是業相，如病眼見，非定相故；若計老少是時，老少是幻質，如敝網裹風，非定實故，云何是中而有實義？今約延促相入以明時體：一促中有延，如人假寐，夢經城邑聚落，及見故人，悲笑分明，經歷時月，醒問幾時，數千錢耳。其人自思：假寐無幾，云何經歷許事？了了記憶，非病非醉，展轉追惟，終不可解。二延中有促，如人暴死數日，忽起語人曰：「門外羅刹，捉我欲啖，裂袖得脫。」家人曰：「爲汝燒銀燭已數十枝了也。」其人異曰：「適從門外一擊臂耳，何遽越幾晝夜耶！」以是二喻，進退互觀，畢竟無有三世可得　是故經云：「觀彼久遠，猶若今日，經須臾間，歷事諸佛，徧十方界，是謂三世無間。」三世無間者，時體不可得故

三無情作佛義　權教中有情有佛性，無情無佛性，一切草木器界，不能成道轉法輪。此執情強計屬意即有，屬物即無，不了諸法皆住法位。何以故？意是色故，是空根故，是往古來今故，是無情故，一無二切無故；青黃是意故，風鳴谷響是意故，草木瓦礫是意故，是有情故，一有一切有故，故知情可說自，亦可說物，不應言誰無誰有。夫筋骨血肉，亦無情慮，是衆生耶，非衆生耶？夢中見山見水見木見石，亦是無情，是情想攝耶，非情想攝耶？是中尚無是我非我，云何更計有情無情？是故經中道場寶樹，能淨諸根，風枝水響，咸宣妙法，無一物非佛身，無一物不轉法輪，豈情見妄知所能計度？

四依正無礙義　依是器界，正是身根，凡情橫計有依有正，是義非實。何以故？若言虛空是依者，如人張口，則虛空入，乃至毛孔骨節心腹之內，皆有虛空，是依耶，是正耶？若言地水火風是依者，如涎液入器爲水，髮焦爲土，兩手相觸成火，噓氣爲風，是依耶，是正耶？是故經中無量寶華，一一華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明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佛，普爲十方，說一切法　以佛力故，現有寶華；以寶華故，復現諸佛　是故當知盡一刹是佛身，刹刹皆然；無一身非佛刹，身身皆然　非佛神力變現，唯一眞法界智爲依正故

五充徧不動義　衆生妄計佛身即有去來，而實佛身無去無來，亦無不去不來；辟如鳥飛空中，一日千里，空非隨鳥，鳥不離空。是故經言阿彌陀佛常在西方，又言至一切行人之所。《涅槃經》：「佛言：波羅奈城，有優婆夷，割髀肉爲臛，送病比丘。優婆夷患瘡苦惱，即發聲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我在舍衛城，聞其音聲，起大慈心，是女尋見我持良藥塗其瘡上，還合如本。我即爲說種種法，聞法歡喜，發菩提心　我實不往波羅奈，持藥塗優婆夷瘡，慈善根力，令彼女人見如是事　調達多服酥，頭痛腹滿，受大苦惱，發如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我在優禪尼城，聞其音聲，即生慈心，調達尋見我至其所，摩鑞湯令服，服已平復。我實不往調達所摩頭腹，授湯令服，慈善根力，令調達見如是事。憍薩羅國，有五百賊，王捕挑目，逐著黑林，受大苦惱，各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啼哭號咷。我在祇桓精舍，聞其音聲，即生慈心，時涼風吹香山種種香藥，滿其眼眶，尋還得眼，諸賊開眼，即見如來立其前，而爲說法。賊聞法已，發菩提心。我實不作風吹香山藥，住其人前而爲說法，慈善根力，令彼羣賊見如是事」如上之法，豈容思議？皆是一眞法界，不得言自心感見，亦不得言心佛和合，以佛地中，離自離他離和合故是故入此門者，莫同凡夫情見，分別計度，如清涼云：「阿彌陀佛，即本師盧舍那，猶屬情量。何以故？十方世界，惟一智境，無別佛故」

又《西方合論・理諦門》

夫即性即相，非有非空，理事之門不妨，遮表之詮互用　言無者，水月鏡花，不同龜毛兔角；言有者，風行雲起，不同石礙金堅　是故若滯名著相，即有漏凡夫，若撥果排因，即空見外道。夢中佛國，咸願往生；泡影聖賢，誓同瞻仰　說眞說相，似完膚加瘡；道有道無，類洪纖點雪。爰約眞諦，分別四門：一即相即心門；二即心即相門；三非心非相門；四離即離非門。

一即相即心門者，《淨土境觀要門》曰：「心包太虛，量周沙界　是故極樂國土，寶樹寶地寶池，彌陀海衆正報之身，三十二相等，皆我心本具，皆我心造作　不從他得，不向外來了此，方可論即心觀佛觀經　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天台有二釋：一約感應道交釋，二約解入相應釋　若無初釋，則觀非觀佛；若無次釋，則心外有佛　至釋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從修觀邊爲心作，從本具邊爲心是」又曰：「觀心觀佛，皆屬妄境。意在了妄即眞，不須破妄顯眞。」故荆溪云：「惟心之言，豈惟眞心？煩惱心徧不知煩惱心徧，安知生死色徧色何以徧？色即心故若爾　不須攝佛歸心，方名

約心觀佛如此，非但深得佛意，亦乃超出常情。《宗鏡錄》曰：「自心徧一切處，若見他佛，即是自佛，不壞自他之境，惟是一心。衆生如像上之模，若除模，既見自佛，亦見他佛。何者？見他佛，即是自佛，以自鑄出故，亦不壞他佛，以於彼本質上變起他佛之形，是自相分故。」又曰：「自心感現，佛身來迎，佛身常寂，無有去來，衆生識心，託本佛功德勝力，有來有去，如面鏡像，似夢施爲，鏡中之形，非內非外，夢裏之質，非有非無，但是自心，非關佛化。故知淨業純熟，目睹佛身，惡果將成，心現地獄。如福德執礫成金，貧人變金成礫，礫非金而金現，金非礫而礫生，金生但是心生，礫現唯從心現。轉變是我，金礫何從？」《正法念處經》：「善巧畫師，取種種彩色，取白作白，取赤作赤，取黃作黃，取鴿作鴿，取黑作黑。心業畫師，緣白取白，於天人成白色，欲等漏垢所不染汙；取赤彩色，於天人作赤色，所謂愛聲味觸香色；取黃彩色，於畜生道作黃色，遞互飲血噉肉，貪欲嗔癡，更相害故；取鴿彩色，攀緣觀察，於餓鬼道作鴿色，身猶火燒林樹，饑渴所惱，種種苦逼；取黑彩色，於地獄作黑色，以黑業故，有黑鐵壁，被燃被縛，得黑色身。乃至心業畫師，善治禪彩，攀緣明淨，如彼畫師，善治彩色，畫作好色，皆是自心，非他所作。心業畫師，以純淨色，畫作淨土，亦復如是。般舟三昧，菩薩得是三昧，便於是間坐，見阿彌陀佛。如毗耶有婬女名婆利，舍衛婬女名曼那，王舍婬女名槃那，有三人各聞，晝夜專念，心著不捨，夢與從事。覺已心念，彼不來我不往，而事得辦。一切法皆如是耶？往告跋陀和菩薩，答言：「諸法實爾，皆從念生。」如是種種，爲三人說，得不退轉地。菩薩於是間，聞阿彌陀佛，數數念，用是念故，見阿彌陀佛。如人念鄉里，夢歸故鄉，見家室親屬共語，覺爲知識說之。菩薩如所向方聞佛名，常念所向方，欲見佛菩薩一切見。如比丘觀死人骨著前，有觀青時，觀白時，觀赤時，觀黑時，其骨無持來者，亦無骨，亦無所從來，是意所作。菩薩如是，欲見何方佛即見，持佛威神力，持佛三昧力，持佛功德力，用是三事得見佛。如年少人，端正姝好，以淨器盛好麻油及淨水，或新磨鏡，或無暇水精自照，以明淨故，自見其影，影不從中出，不從外入，菩薩以善清淨心，隨意即見諸佛。見已歡喜作是念，佛從何來，我身不去，即時便知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去。復作是念，三界所有，皆心所作。何以故？隨心所念，悉皆得見。以心見佛，以心作佛，心即是佛，心即我身；心不自知，亦不自見，若取心相，悉皆無智。心亦虛誑，從無明出，因是心相，[illegible]入諸法實相。當知心外見佛，即成魔境，以心無，法可得故。法心性無外故，以一切十方三世諸法，皆不在心外故。若達心外無法，則魔界即佛界，又如無二如故。

二即心即相門者，謂諸法畢竟空，故有諸法；若諸法有決定性，則一切不立。《般若經》：「諸法不空，無道無果。」《法句經》：「菩薩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華嚴經》：「菩薩摩訶薩了達身及衆生，本來寂滅，而勤修福智，無有厭足，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知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莊嚴佛刹，以是義故，菩薩樂修淨土。」《羣疑論》：「問：『佛土皆空，衆生如第五大，何得取著有相，捨此生彼？』答：『佛說法不離二諦，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成就一切者，世諦諸法也；離諸法者，第一義諦無相也。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常修淨土行，教化諸羣生。汝但見圓成實教破偏計所執畢竟空無，而不信依他起性因緣之教，即是不信因果，說諸法斷滅，爲邪見外道。』《十疑論》：「不生不滅者，於生緣中，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於生體，亦不可得，此生生時，無所從來，故名不生。諸法散時，不守自性，此散滅時，去無所至，故言不滅。非因緣生滅外，別有不生不滅，亦非不來生淨土，喚作無生。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又一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眞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相是非，即他求生淨土，幾許誣哉！」長蘆曰：「以生爲生者，常見也；以無生爲無生者，斷見也；生而無生，無生生者，第一義諦也。」永明曰：「即相之性，用不離體，即性之相，體不離用。讚性即是讚相，毀相祇是毀性。天如曰：「性能現相，無生創生；相由性現，生即無生。是則無聲中，風枝水響；非色色裏，寶樹欄干。豈同灰飛煙滅之頑空，與撥無因果之魔嚚哉！」

三非心非相門者，《婆沙論》：「新發意菩薩念實相佛，得上勢力，不貪著色身，法身亦不著，善知一切法，永寂如虛空。」《寶性論》：「佛非可見法，眼識不得見；法非可說事，非耳識所聞。僧名無爲，不可身心供養、禮拜讚歎。」《摩訶般若經》：「菩薩摩訶薩念佛，不以色受想行識念，以諸法自性空故。不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念，不應以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念不應以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而念，是諸法自性空故。自性空

則無所念，無所念是爲念佛。」《智度論》：「於過去諸佛取相，分別回向，不名回向。有相是一邊，無相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諸佛實相。若不取相數回向，是爲不顛倒。」《佛藏經》：「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念佛者，離諸想，諸想不生，心無分別，無名字，無障礙，無欲無得，不起覺觀。隨所念起一切諸想，皆是邪見，隨無所有，無覺無觀，無生無滅，通達是者，名爲念佛如是念中，無貪無著，無逆無順，無名無想。」舍利弗：「無想無語，乃名念佛。是中乃至無微細小念，何況麤身口意業？無身口意業處，無取無攝，無諍無訟，無念無分別，空寂無性，滅諸覺觀，是名念佛。若人成就如是念者，欲轉四天下地，隨意能轉，亦能降伏百千億魔，況弊無明，從虛誑緣起，無決定相，是法如是，無想無戲論，無生無滅，不可說，不可分別，無暗無明。魔若魔民所不能測，但以世俗言說，有所教化，而作是言：汝念佛時，莫取小想，莫生戲論，莫有分別，何以故？是法皆空，無有體性，不可念。一相所謂無相，是名眞實念佛。」又《止觀》明念佛三昧：「佛不用心得，不用身得，不用心得佛色，不用色得佛心；心者佛無心，色者佛無色，故不用色心得三菩提。佛色已盡，乃至識已盡，佛所說盡者，凡人不知，智者曉了，不用身口得佛，不用智慧得佛。何故？智慧索不可得，自索我了不可得，亦無所見。一切法本無所有，壞本，絕本。如是念者，名實相念佛門，亦名絕待門。」

四離即離非門者，永明謂：「若言內力，是自性；若言他力，成他性；若云機感相投，是共性；若云非因非緣，即無因性。皆滯閡執，未入圓成，當知佛力難思，玄通罕測。如阿迦叔樹，女人摩觸，花爲之出，是樹無覺觸，非無覺觸，菩薩摩訶薩不思議念觸亦如是。如象齒因雷生花，是齒無聞，花云何生，若雷能生花，諸物應有，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聲塵亦如是。如勇士疑石爲虎，箭至沒鏃，箭非剋石，石非受矢，菩薩摩訶薩不思議精進亦如是。如人宿空舍，有鬼擔死人來，復一鬼爭之，鬼言：此中有人。問是誰擔來？人言：前鬼擔來。後鬼大瞋，捉此人手拔斷，前鬼取死人臂附之，如是臂腳頭脅，舉身皆易，二鬼共食，拭口而去。其人思惟：我身被鬼食盡，此身盡是他肉，一切時作他身想，五欲亦不貪。是他身，不應供養，妻子亦不染；是他身，不應有染，種種苦辱皆順受；是他身，無復憍慢。後忽自計：若是他，不應有我，若非他，他身現在。是中非他，非非他，非我，非非我，我亦不可得，他亦不可得，從本已來，恆自如是。即知一切法，是我非我，皆爲妄計，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觀力見佛自他亦如是。如貧人商丘開，信富者言，入火不燒，入水不溺，投高不折，隨諸誑語，皆得實寶物，而貧人無他術故，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貪獲佛寶王亦如是。如空谷隨聲發響，此響不從空，不從谷，不從聲來，從空來，空應有響，從谷來，應時時響，從聲來，呼平地此響亦傳。乃至非和合來，非因緣來，非自然來，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聲相非來非去亦如是。如幻人幻長者所愛馬入瓶中，瓶不加大，而馬拂尾如常，長者爲設食，馬繫柱如故，菩薩摩訶薩不思議幻法變現佛剎亦如是。如阿宅迦藥一兩，變千兩銅成眞金，非千兩銅能變此藥，菩薩摩訶薩不思議丹點藏成淨亦如是。如安繕那藥，塗目行人中，人所不見，菩薩摩訶薩不思議藥力於念念生中得無生身亦如是。如無能勝香，塗鼓發聲，一切敵軍皆退散；又轉輪王有香名海藏，若燒一丸，王及四軍，皆騰虛空，菩薩摩訶薩不思議正念香伏魔軍越三界亦如是。當知念佛三昧，不可思議，如普賢毛孔，摩耶夫人腹，淨明丈室，具足優婆夷小器。何以故？一切法皆不可思議故。若有毛頭許可思議者，即非法界性海，如上言心、言境、有相無相，皆入此不思議解脫，即知一切分別念佛，皆爲戲論。」

又《西方合論・稱性門》　夫一切賢聖，稱性而行。法性無邊，行海叵量，或剎那際行滿三祇，或恆沙劫未成一念。飛空鳥跡，辨地位之疆隅；淚日風花，明過現之影像。無脛而走，舍彌陀以何之；不疾而速，識西方之非遠。譬五色至玄而亡，黃流以海爲極者也。今約諸行人一行，略示五門：一信心行；二止觀行；三六度行；四悲願行；五稱法行。

一信心行者，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一切諸行，信爲正因，乃至菩提果滿，亦只完此。信根，如穀子墮地，造於成實，不異初種；如稚筍參天，暨至叢葉，本是原竿。初心菩薩，無不依信力成就者，蓮宗尤仗信爲根本。一信阿彌陀佛不動智，根本智，與己無異。如大虛空，日映則明，雲來則翳，虛空本無是故，又雲日即虛空故。一信阿彌陀佛那由他劫，難行難忍，種種修習之事，我亦能行。何以故？無始漂溺三途，生苦、死苦，披毛帶角，鐵牀銅柱，一切無益之苦，皆能受之，況今菩薩萬行濟衆生事，豈不能爲！三信阿彌陀佛無量智慧，無量神通，及成就無量願力等事，我亦當得如來自性方便，具有如是不思議事，我與如來同一自體清淨性故。四信阿彌陀佛不去不來，我亦不去不來，西方此土不隔毫端，欲見即見。何以故？一切諸佛，皆以法性爲身土故。五信阿彌陀佛修行歷劫，直至證果，不移剎那，我亦不移剎那，

位齊諸佛　何以故？一時分者是菩提果海中究竟不可壞故　如是信解，是入道初心，信一切諸佛淨土之行

二止觀行者，如《楞嚴》、《華嚴》諸方等經，古今學者廣設觀門，唯台宗三觀，最爲直捷　示一心之筌蹄，撮諸法之要領，修行徑路，無踰於此　西方十六觀，一一具此三義　《妙宗鈔》曰：「性中三德，體是諸佛三身，即此三德三身，是我一心三觀　若不然者，則觀外有佛，境不即心，何名圓宗？絕待之觀，亦可彌陀三身以爲法身，我之三觀，以爲般若觀成見佛，即是解脫　舉一具三，如新淨字觀佛既爾　觀諸依正，理非異塗，廣如疏鈔，不能具述　知此，則知念佛一聲，具足三觀了能念之心　非肉團，非緣影，是空觀了所念之佛　若依若正，各各主伴圓融，竪窮橫徧，是假觀了能所絕待，雙亡雙照，是中觀又能念即一心三觀所念，即一境三諦能所不二，即諦觀不二　三諦即法身，三觀即般若，諦觀不二，念佛相應即解脫　舉一即三，如新伊字，是則念佛一聲，能淨四七，如指一微塵，變大地作黃金　是謂法界圓融不可思議觀門

三六度行者，《起信論》：「知法性體，離慳貪，隨順行檀波羅蜜；知法性離染，離五欲過，隨順行戒波羅蜜；知法性無苦，離瞋惱，隨順行忍波羅蜜；知法性無身心相，離懈怠，隨順行進波羅蜜；知法性常定，體無亂故，隨順行禪波羅蜜；知法性體明，離無明，隨順行般若波羅蜜」《智度論》：「菩薩觀一切法畢竟空，不生慳貪，畢竟空中無慳貪，慳貪根本斷故，乃至般若波羅蜜畢竟空，常不生癡心　又菩薩雖不見施，以清淨空心施，作是念，是施無所有，衆生須故與　如小兒以土爲金，長者不見是金，隨意與，無所與　餘五法亦如是　是謂菩薩行於六度　修淨土者，不越二行，具此六義念念離　行於施念念淨，行於戒念念寂，行於忍念念續，行於進念念一，行於定念念佛，行於智當知離淨寂續一，必有事相隨緣而起，而皆從念佛流出，正助不二，事理不二　是故念佛一行，能該諸行，以念佛是一心法門，心外無諸行故　若廢諸行，即是廢心

四悲願行者，諸佛菩薩性海無盡，供養無盡，戒施無盡，乃至饒益無盡如普賢十大願王，虛空界衆生界無盡，我願無盡，身語意業，無有疲厭　一切諸佛，無不成就如是願王，證涅槃果　故天親菩薩淨土五念門，以禮拜讚歎作願觀察四種，爲成就入功德門；回向一切煩惱衆生，拔世間苦，爲成就出功德門，菩薩修五念門，速得阿耨菩提　難曰：《淨名經》：「觀衆生如幻師見已寤等，發願利生，將無眼見空華耶？」答：《智度論》引佛云：「無佛者，破著佛想　不言取無佛相，當知無衆生者，破衆生想，不言取無衆生相」故《淨名》謂菩薩作是觀已，自言我當爲衆生說無衆生法，即眞實慈也又《般若經》：「菩薩深入大悲，如慈父見子爲無所值物故死，甚憐之，此凶虛誑死，諸佛亦如是，知諸法空，畢竟不可得　衆生不知，於空法染著，著因緣故，墮大地獄　是故深入大悲，是則諸佛慈悲，正以衆生空故，衆生誑人生死故，衆有反息悲願之理？」故知菩薩種種度生，是深達無衆生義，若見有衆生，即有我慈悲心劣，豈能行如是二種饒益之行？」先德云：「未居究竟，全是自利，妙覺佛後普賢，方是利他之行。」佛告比丘：「功德果報甚深，無有如我知恩分者，我本以欲心無厭得佛，今雖更無功德可得，我欲亦不休　當知行海無邊，非丈竿尺木所能探其底裏，凝兒見人指門前竿，云在天半，即計量言，從地至天，止兩竿許　佛法戲論，亦復如是

五稱法行者，法界海無量無邊，行海亦無量無邊　虛空著彩，粉墨徒勞，法界無方，轍跡安用？是故菩薩一切行，皆稱自性，非有非無，非行非不行，稱法自在，非初心得，非後心得　今當略出其相：一菩薩度一切衆生，究竟無餘涅槃，而生界不減，如登場傀儡，悲笑宛然，唯一土泥，空無所有　二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地獄，無罪垢，至畜生，無無明憍慢等過，如女子離魂，乃至生子，而身常在母前　三菩薩自身入定他身起，一身入定多身起，有情身入定無情身起，如猛虎起屍，跪拜作舞，唯虎所欲，而屍無知　四菩薩於一小衆生身中轉大法輪，燃大法炬，震大法雷，魔宮摧毀，大地震動，度無量無邊衆生，而此小衆生不覺不知，如天帝樂人，逃入小女子鼻孔，而女不覺知　五菩薩欲久住世，即以念頃衍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欲少住世，即以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縮爲念頃，如小兒看燈中走馬，計其多寡首尾，了不可得　若證如是不思議行者，一念中三世諸佛淨土，攝入無餘，是謂菩薩莊嚴淨土之行，以無思智照之可見，非情量所能猜度　何以故，自性超一切量故

又《西方合論・往生門》

夫究竟涅槃，唯除如來，二乘破有執空，假名寂滅；菩薩發眞無漏，分破無明　何況劣根淺解，大海一滴，輒逞狂瀾，斷無後有？以恣情爲遊戲，以修行爲纏縛，自殺殺他，何異飲毒？佛世一

比丘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羅漢；命欲盡時，見四禪中陰相現，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欺我，是邪生故。四禪中陰滅，泥犁中陰生，即墮阿鼻。坐禪持戒之流，一念妄證，遂沈黑獄，而今禪人得少爲足，蕩心逸軌，其惡報又當如何也？古云：不生淨土，何土可生？三祇途遠，餘門多有退墮，古今學流，皆主此門。今略示六種，以定指南。

一菩薩生人中者，《般若經》：有菩薩人中命終，還生人中，除阿毘跋致。是菩薩根鈍，不能疾與般若波羅密相應，諸陀羅尼門、三昧門，不能疾現在前。夫人中火宅，百苦相纏，唯大菩薩處之，則無染累，如鵝入水，水不令濕。諸小菩薩非深種善根，只進丈退，何由得諸三昧？舍利弗六十劫行菩薩道，有人乞眼，出一眼與之，乞者嗽唾，棄地腳蹋，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雖可度也，不如自調，早脫生死。思惟是已，退迴小乘。又飛行仙人，以王夫人手觸，神通頓失；迦文佉因，以歡喜丸媚藥，嘱就婬女，賢聖猶爾，何況初心？豈若一念阿彌，三昧疾現，寄質蓮邦，永離貪欲者哉！《智度論》：菩薩以不見現在佛，故心鈍，即知菩薩常當近佛，以近佛利根，疾得般若故。

二菩薩生兜率天者，一生補處，皆生兜率，菩薩欲隨下生，亦生彼處。《十疑論》：兜率欲界，退位者多，天女微妙，諸天耽玩，自不能捨，不如阿彌淨土，純一大乘清淨良伴，煩惱惡業，畢竟不起，遂致無生之位。如師子覺生彼，爲受天樂，從去已來，總不見彌勒。諸小菩薩，尚著五欲，何況凡夫？又《彌勒上生經》：入正定始得生，更無方便接引之義。是則兜率內院，尚不求生，何況欲界諸天，妙欲之藪？豈有需飲而入焦石，避溺而沈海底者哉！

三菩薩生長壽等天者，《智度論》：菩薩無方便入初禪，乃至行六波羅密無方便，謂入初禪時，不念衆生，住時起時，不念衆生，但著禪味，不能與初禪和合行般若波羅密慈悲心薄故，功德薄少，爲初禪果報所牽，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或言無色定，通名長壽天，以無形不可化，不任得道，常是凡夫處，或說無想天名長壽，是外道天，必從深墜；或說從初禪至第四禪，除淨居天，皆名長壽，以著味邪見，善心難生故。佛言：天上命終生人中者，如甲頭土，墮地獄者，如地上土。非本發菩提心，曾於禪中集諸福德，不得還生人中聞佛法。若最初發心求生淨土，常得聞法，直至不退，豈有是過？

四菩薩生三界外者，二乘三種菩薩，折伏現行煩惱，捨分段而生界外，悲智狹劣，若不迴心行六度等行，畢竟不入大乘智海，此非所論。《般若經》：有菩薩學訶薩得六神通，不生欲界色無色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所至處無聲聞辟支，乃至無二乘之名，其壽無量，龍樹釋曰：一生身菩薩不斷結使，或離欲得五神通，法身菩薩斷結使，得六通不生三界，所至世界，皆一乘清淨，壽無量阿僧祇劫，菩薩生彼，爲樂集諸佛功德故，當知六通得生，甚爲希有，凡夫往生者，以佛力故，又念力不可思議，以念念中具六神通故。

五菩薩初發心時生如來家者，頓示本智，初心創發，十住位即與佛同如《華嚴經》：一類菩薩經百千億那由他劫行六波羅密，不生佛家，猶是假名菩薩，以雖見佛性，未彰智業。《長者會決疑論》：從禪定顯得根本空智慧門，初生如來智慧之家，名住佛所住。以此見道，無古今中邊等見，歷五位，鍊習氣，長慈悲，名修道。故言發心便成正覺，方可修道，如善財云：我已發菩提心，云何學菩薩行，修菩薩道？若不得正覺之體，諸行並是無常，皆是人天有生死業報也。又云：經此發心相應，得以正智，於分段身修觀行，兼修善業，來生入變易身，以今生分段身，是過去作業，今身以智修觀行業，來生得神通變化生也。《宗鏡錄》：初心成佛，非不具諸功德，如善莊嚴童子，一生間善熏習，二生成解行，三生得入果海。同一緣起，而此三生，只在一念。如遠行，到在初步；然初步之到，非無後步。童子得入果海，非不久植善根。問：既久修，何言一念得耶？答：久修在三乘教，從三乘入一乘，即是一念始足。經云：初發心便成正覺，譬衆川入海，纔入一滴，即稱周大海，無始無終，餘百川之極深，不及入大海之一滴，如三乘中修多劫，不及一乘之一念。又時劫不定，一念即無量劫，如十玄門，時處無礙。又大乘明一念成佛有二：一會緣以入實，性無多少，故明一念成佛；二行行纔滿，取最後念爲一念成佛，如人遠行，以後步爲到。若一乘明一念成佛者，如大乘取後一念成佛，即入一乘，以後即初，初念即是成，因果相即，同時相應故然一念成者，未具究竟，如人始出門，比久遊他土者，同在空中，遠近有別是故十信十住等五位，各言成佛，而復辨其淺深，須善思之。若二大士言，即

即禪門悟達之士，不得廢一切行，歷劫無始結習，　夫居此濁惡，進一退萬，若不近佛，塵賦交集，行何由成？　如善財初發心悟道時，德雲比丘教以憶念一切諸佛法門；及入彌勒閣後，普賢菩薩爲發十大願王，導生極樂。此一切如來入道榜樣，《華嚴》一眞法界，不同餘教　是經不信，即眞闡提　雖使釋迦讚歎，普賢勸進，彌勒作證，亦末如何也已」

六菩薩三祇行滿，生十方世界利益一切衆生者，菩薩功德成滿，自然有不思議業，能現十方，利益衆生　馬鳴《起信論》：菩薩種種性根等，發心等，所證等，無有超過之法，以一切菩薩，皆經三阿僧祇劫故　龍樹《智度論》：「釋迦從過去迦文，至尸棄佛爲初祇；從尸棄至然燈佛授記時爲二祇；從然燈至毘婆尸佛爲三祇」《婆沙論》：「三阿僧祇劫修六度行，百劫種相好因，然後獲五分法身」《唯識》：「謂地前歷一僧祇，初地滿二僧祇，八地至等覺是三僧祇，然後獲究竟法身」難曰，《合論》：「不離一念，歷阿僧祇」何得執定永劫，乖第一義？　答：長者但言三祇本空，時體不可得，非是無時　如人眼耳鼻舌身現在，說六根本無，不是廢却六根言無也　小兒見水中月，愛著欲取，智者教言，是可見，不可捉，但破可取，不破可見　諸佛菩薩三世行業，雖一切不可得，而非無行　且龍樹、馬鳴二大菩薩，皆禪門傳衣之祖，豈肯自誑誑他，誤賺後來？　當知生死事大，非一知半行所能躐出，然三祇行行，非近佛不可　《智度論》：「有菩薩利根心堅，未發心前，久集無量福德智慧，得遇佛，聞大乘法，發菩提心，即時行六波羅密，入菩薩位，得阿鞞跋致，所以者何？　從佛聞法故　如遠行，或乘羊，或乘馬，或神通而去，羊車久久乃到，馬差速，乘神通者，發意頃便到　彼菩薩亦如是，從佛聞法，發菩提時，即入菩薩位　有菩薩初雖心好，復雜諸惡，時時生念　我求佛道，以諸功德，迴向菩提，是人久久無量阿僧祇劫，或至或不至　先世福德因緣薄，而復鈍根，心不堅固，如乘羊者；有人前世少有福德利根，發心漸漸行六波羅密，若三若十，若百阿僧祇劫，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乘馬者　是知成佛以智行爲根本，智行以近佛爲所依，是故悟達之士，決當求生淨土，如法修行，免致退墮，俟忍力堅固，入世利生，方爲究竟佛果故

又《西方合論・見網門》　夫一切迷情，依諸見起，服之則爲稠林，瀦之則爲熱海　如蠶作繭，住處爲受縛之因；似蛾赴燈，光明作喪生之本　先達云：行起解絕，將趨聖室，先入菩賢之門；欲修正因，首割邪見之網　今約諸家自墮，略分十見，無法可捨，是見必訶　拋家蕩子，懺濫羈旅之人；落第寒生，備識窮途之苦　幸順佛言，莫依魔教

一斷滅墮，二怯劣墮，三隨語墮，四狂恣墮，五支離墮，六擬空墮，七隨緣墮，八唯心墮，九頓悟墮，十圓實墮　唯心頓悟圓實皆名爲墮，非眞見理，祇有此識識

一斷滅墮者，諸儒滯現在身，疑未來斷滅；新發意學人執空相，疑一切斷滅　此等尚不信有後世，云何信往生，及淨土等事？　今爲略釋：

一釋諸儒　《楞嚴經》：「佛告匿王：汝傷面皺，面必皺於童年，今觀恆河，與童時觀河之見，有童耄否？　王言：　不也　佛言：　汝面雖皺，而此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爲變，不皺非變，變者受滅　彼不變者，元無生滅，云何於中受汝生死，而言此身死後全滅？」《智度論》問：「人死但見其滅，不見更有出者受後身。」答：　若身滅便無，云何有先世所習憂喜怖畏等　小兒啼笑，無人教而憂喜續生，犢生趣乳，豬羊之生，便知牝牡之合，皆先習故　子同父母，而好醜貧富聰明闇鈍不同，若無先世因緣，不應有異　又世間有法可聞，有法可嗅，有法可味，有法可觸，有法可知，而此等法，皆不可見，然有生有死之法，亦可知，亦可見　可見者，汝肉眼不見，天眼了了見，如見人從一房出，入一房　見人捨此身至後身亦如是，汝與畜生同見何能見？　可知者，如人死生，雖無去來，而煩惱不盡故　身情意相續，更生身情意，身情意造業，不至後世，而由是因緣，更生受後世果報　如乳中著毒，乳變爲酪，酪變爲酥，酥非酪酥，酪酥非乳，乳酪雖變，而皆有毒　身亦如是　今世五衆因緣，更生後世五衆，行業相續不異故，而受果報；如冬木未有華葉果實，時節會，則次第而出　復次有知宿命者，如夢覺憶所經由；又一切聖人內外經書，皆說後世　復次瞋恚嫉妒，疑悔內惱，身則枯悴，顏色不悅；若淨信業因緣，心清淨，身得輕輭，顏色和悅，當知必有後世　但衆生肉眼，智慧薄，生邪疑，是以雖修福事，所作淺薄；如醫師爲王療病，王爲起宅，而醫不知，歸見之，乃悔不加意治王　復次聖人說現在事實可信，說後世事亦可信；如夜行險道，導師授手，知可信故，則便隨逐　以上比智聖語，皆有後世　汝肉眼，比智薄，又不信聖語，云何得知身後？　如宣聖言費隱，則言鬼神德盛，明明說武周達孝，在識鬼神之情狀，事死如事生處，而考亭先生，曲爲解說，歸之二氣，何敢於誣先聖，疑後來耶！　稗官野史不足論，如彭生爲豕，伯有爲厲，劉

聽爲遮須國王，將潛之子乞官於泰山令，即王史也；玄爲生晦，帝武肇周，王經也；崔化蛤，田鼠化鴽，鷹化鳩，正合也。一微塵識，所知幾何？擬欲蚌嬌海量，螢掩日光，侮聖褻天，當得何罪！不過謂非人所經歷，及道理不可信者，劃不足憑。日月度數，五星往來，非人所經歷也，何以推測皆驗？天何爲高，地何爲卑，風起雲行，春生秋殺，有何道理？胎中之根，無知而轉，孚母之乳，無因而出，有何道理？至於一毛一喙，一草一木，若有毫頭許道理，幸爲指出。又常見故則常之，而此常見乃復無理如此，是故不應以不見而疑往生。

二釋學人執空相者　論曰：學人聞說空，於生死業因緣中生疑，謂一切法畢竟空，無來無去，無出無入，云何死而有生？現在眼前之法，尚不應有，況死後復生餘處？不知諸法畢竟空，而亦不斷滅，生死相續，亦不是常。無量阿僧祇劫業因緣雖過去，亦能生果報而不滅，是爲微妙難知。若諸法都空，佛不應說往生，何有智者，前後相違？但爲除諸法中愛著邪見顛倒說畢竟空，不爲破後身，又爲遮罪業因緣，故說種種往生。佛法不著有，不著無，不著亦有無，不著非有無，亦不著不著，如是則不容難。如以刀斫空，則無所傷，是爲畢竟空相；畢竟空，不遮生死業因緣，是故說往生。此疑甚淺，以世人此見最多，故首破之，是求往生之第二障難故。

三快劣墮者，有三：

一疑結習濃厚　凡夫但知業力，不知業性空。若業性實者，盡虛空界無容受處，如黑雲障空，風至則滅；若雲實者，吹亦不去。虛空喻性，黑雲喻業，念佛喻風。又業性即法性。烏芻瑟摩，聞多婬人成猛火聚，卻後偏觀四支白骸諸冷煖氣，神光內凝，化多婬心，成智慧火。夫同一熱惱，方其婬，成大火聚，及其離，成大寶燄，若婬性實者，云何是中而得三昧？是故迷成則處胎獄，念成則入蓮胞，以胎性即化性，非從外來，如濁水中清，非外來故。

二疑念力輕微　衆生信有形之行業大，不信無形之念力尤大。念力是行業根，一切事業，非念不成。如人造罪，無心者重得輕報，有心者反是，以念力重故。如無記時，耳提面命亦不記，若心在者，一入耳根，雖終身不忘，以念力堅故。蘇軾曰：佛以大圓覺，充滿十方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破窠，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淨土決疑》云：念頭所係最急，如水必赴海，火必炎上，矢必傷，毒必殺，無容過者。念佛之念亦如是。如婬男子，婬念堅故，化爲猛燄，延燒神廟。月光童子觀水，窺屋唯見清水，僧清辯與無想外道論議，外道化爲石以證己見，清辯書於石上，明日亦有答辭。是等皆念力堅猛，無匡變化，云何念佛而佛不現？當知念力是一切法中之王，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怒時，額必生瘡，瘡若未合，閻浮提人無與敵也。

三疑億萬刹遠　凡夫執定十萬億刹，意謂快馬疾帆，日不千里，云何刹那，得生彼處？不思國土遠近，從分段身計度生，從肉眼生。此往生者，爲分段身耶，爲是周偏含容之心耶？若分段身者，身是頑質，云何得生？若心生者，心周沙界，淨土原在心中，爲有往來？如人在長安思鄉，或閩或滇，隨念即至，豈有程途？又如夢時，身在牀而偏至他方，無功居士曰：極樂去十萬億刹，凡夫命終，頃刻至者，蓋自心本妙耳。《楞嚴》云：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以此推之，當命終時，染濁緣離，故娑婆當處幻滅；清淨緣合，故極樂當處幻生。此滅彼生，間不容髮，何頃刻之可論？余鄉有客，能致乩仙，仙即其親也，後赴京師，有所卜，壞地遠不能赴，書符宣詞，少頃即至。此是業繫，尚如是疾，況不思議念力，仗阿彌陀本願功德，順水張帆，有何障難？念佛之人，當遣此三疑。若不遣者，眞結習濃厚，眞念力輕微，眞十萬程遠，如出門而局其鑰，是不欲出，非無門過。

三隨語墮者，六祖言：「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龐居士云：「事上說佛國，此去十萬里，大海渺無邊，動即黑風起，因此遂有一輩無知，傳虛接響，謂淨土不足修，自障障他，深可憐憫。若論宗門提倡，尚不有佛，何況佛國，爲破相明心，是非俱剗，吹毛利刃，執則手傷，栗棘金剛，吞則噎咽？宗語此等甚多，若執之，釋迦老子，眞以飼雲門狗乎！又佛是乾屎橛，果爾則糞車溷廁，應當禮拜供養。《疏鈔》曰：西方十萬億土，《壞經》言十萬八千者，錯以大竿爲極樂也。六祖未聞藏，聞西方以爲西竺者有之，然教中明言極樂三毒不生，得不退轉。今言西方造罪，求生何土，此相打無好拳也，祇圖著痛，豈料皮頑？然宗門一期之語，要不足辯。學人果能頓悟頓修，解行相應如六祖，投金漢水，遊戲生死如龐公，雖不求生，亦何害於生哉！六祖龐老，亦何著生西方，千古至言。

四狂忘墮者，有等魔民，專逞狂慧，不肯持戒修行，妄引經論相似語言，如煩惱即菩提，婬怒癡即梵行之類，隨語生解，隨解發毒，果如彼說，迦文悟道，應親寶女；阿難婬舍，何須提獎？六祖初隨獵人，尚未受戒，何苦但食肉邊菜也？經云：『尚無不殺不盜不婬，何況更有殺盜婬事？』豈有聞人呵甘松沈水，便謂應住溷圊者乎！昔達磨達有辯慧，師子尊者稱其悟解，至傳法則授婆舍斯多，達心恨，獨行渡水，有女子浣，露其脛，達念白晳乃爾，者忽在旁曰：『今日之心，可授祖位乎？』達攝念，禮足求哀，即一婬戒，餘行可例。《般若經》：『罪不罪不可得故，應具足尸波羅密。』釋云：『罪不罪不可得者，非邪見麤心言不可得，菩薩深入諸法相，慧眼觀故不可得，罪無故，不罪亦不可得。若著無罪，見破戒罪人則輕慢，見持戒善人則愛敬，如是持戒名起罪因緣，不名具足。故知住戒尚破，何況棄毀？戒執亦戒，始名持戒。諸大經言梵行不可得等，皆此義。』永明曰：『帶習尚被境牽，現行豈逃緣縛？猶醉象無鉤，癡猿得樹，奔波乍擁，生鳥被籠，是故菩薩稟戒爲師，常懷大懼。』又曰：『末代宗門學大乘人，多輕戒律，所以《大涅槃》扶律談常，乘戒俱急，號爲續常住命寶。何以故？若無此教，但取口解脫，全不修行，則乘戒俱失故。乘，謂悟第一義；戒，謂止一切黑業。祖師分四料簡：一戒急乘緩，戒急生人天中，如箭射空，力盡還墜；乘緩雖聞大法，如聾若啞。二乘急戒緩，戒緩生惡趣中，乘急常聞大法，華嚴會上八部鬼神是也。三乘戒俱急，生人天，常聞大法。四乘戒俱緩，墮惡道，永不聞法。是故乘戒如車二輪，廢一不可。』龍樹曰：『破戒之人，如清涼池有毒蛇，不中澡浴；其家如塚，人所不到。失諸功德如枯樹，如田被雹，不可依仰；如大病人，人不欲近；如吐食不可更噉。』祖師如是苦口呵責，曾許人破戒不？千日學解，不如一日持戒。何得貪悟道之虛名，受泥犁之實禍，欺己誑人，枉遭王難？夫狂吠人，無所不破，今獨言戒者，以邪見惡火，首燒戒寶，故又戒是淨業之基，一切白法，由戒生故。

五支離墮者，多有法師，涉獵教典，記注章句，執法身假名，析名相分齊，東綴西補，竟月窮年，晝面毘盧，排場法界，貢高我慢，得少爲優，聞人念佛，則曰此攝妄想之一法；或云教海義深，爾輩鈍根，念此亦可；或云此三藏中，爲某藏攝；或云此屬何教，似坊上小兒翻曲，以多爲勝，各爭己見，無實行履。長爪梵志，以論議摧伏諸師，搪揆蹴踢，無能制者。後至佛所白佛：我一切法不受。佛問是見受不？答亦不受。佛言：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受，與衆人無異，何由貢高，而生憍慢？梵不得答。當知饒兒過屠門大嚼，止益饞心，無救枵腹。曩有一靈俐座主，示余所得教中奧義，名流注疏，多肆訾駁。余問：是敵得生死不？傲然曰：有何生死可敵？余曰：是即是，但恐閻羅殿前無譯字生，不會座主語言三昧也。此亦大中講席之病。奉勸少年開士，長篇短章，率藤引蔓，口誦心憶，眼眯腦昏，究其效驗，不過上幾迴座，講幾期經，受幾個喏眼禮拜，若無眞實功行，唯添業通，何若一聲阿彌，直登不退，事不迨半，功乃百千。曩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呵云：『講經懷彼我，以驕淩物，比丘中第一麤行。』即押付司，可爲明戒。』然有義解高流，因參教典，悟西方不思議大事，以此自利利他，轉益未來，燃長夜炬，功德無量。又何必懲噎廢食，見蹶停驂也哉！

六癡空墮者，學道稍窺法空，聞人念佛，即曰法離名字，若狗假名，轉益虛妄，文言尚空，何況名號？答：《法句經》：『汝觀諸佛名字，若是有，說食與人應充饑；若無，定光如來不授我記。如無授者，我不應得佛，當知名字，其已久如；以我如故，備顯諸法名字性空，不在有無。』《華嚴經》：『諸法不分別自性，不分別音聲，而自性不捨，名字不滅。』《摩疑論》：『若言名字無用，不能詮法體，亦應喚水火來，故知筌蹄不空，魚兔斯得，稱斯弘名，生實淨土，何得言虛？』天台智者曰：『行人執其癡空，不與修多羅合，言心是法身，應觸處平等，何故經像生敬，紙木生慢？』答：我以凡夫位中觀如是相耳，爲欲開顯此實相，恭敬經像，令慧不縛；使無量人崇善去惡，令方便不縛，豈與汝同耶！上都儀曰：『皈命三寶，要指方立相，住心取境，不明無相離念，凡夫繫心尚不得，況離相耶！如無術通人，居空造舍也。』《法華經》：『汝證一切智，十力等佛法，具三十二相，乃是眞實滅。』南泉大師曰：『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秖不許分劑心量。若無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百丈和尚曰：『行道禮拜，慈悲喜捨，沙門本事，宛依佛敕，秖不許執著。』《淨土指歸》曰：『圓頓行人，語默動靜，皆遵聖教，盡合佛心。』若以念佛生心動念成妄想者，息心無念，亦成妄想。《楞嚴》云：『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閑，猶爲法塵分別影事。』若以念佛著有爲患者，執空之人，其患尤甚。永嘉云：『豁達空，撥因果，滓滓蕩蕩招殃禍。』若以外求他佛爲未達者，內執己心，不達尤甚。長沙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

衆生死本，凝人喚作本來人。若以別求淨土爲偏見者，執目前爲淨土，其失尤甚。《楞嚴經》：洛叉道者，都指現前爲佛國，別無淨居。及金色相好，言眼耳鼻舌爲淨土，男女二根即菩提，弟子與師，俱陷生難，迷惑無知，墮無間獄。若以執有修證爲權說者，執無修證，墮落外道，其禍尤甚。《楞嚴》曰：自謂已足，則有大我慢魔入其心腑，謂三祇劫，一念能越，尚輕十方如來，何況聲聞緣覺？不禮塔廟，摧毀經像，謂增越言：此是金銅土木，樹葉疊華，肉身眞常，不自恭敬，卻崇土木，實爲顛倒。疑誤衆生，入無間獄。是故當知，執空破相，皆是魔屬。《智度論》：田舍人不識鹽，見人以鹽著食，令諸味美，便鈔鹽滿食，喊苦傷口，人言癡人，當籌多少，和之令美，云何純食？無智人聞空解脫門，斷諸善根亦如是。思之思之，任爾一切空，生死空，爭奈閻羅大王空不得。

七隨緣墮者，有一等愚鄙邪人，取古人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但順天眞，萬行自圓等語，遂謂舉足下足，誰非淨業，何用種種作爲？曾有人問：即心是佛，豈假修行？先德云：祇爲是故，所以修行。如鐵無金，雖經鍛鍊，不成金用。《涅槃經》：衆生皆有念心，慧心，發心，勤精進心，信心，定心，如是等法，雖念念滅，猶故相似相續不斷，故名修道。如燈雖念念滅，而有光明除破暗冥；食雖念念滅，能令饑者飽滿；藥雖念念滅，亦能愈病；日月光明雖念念滅，能增長草木樹林。《寶積經》：若無正修，猶兎亦應成佛。牛頭融大師曰：若言修生，則造作非眞；若言本有，則萬行虛設。《長者論》：若一概皆平，則無心修道，應須策修，以至無修。《慈愍三藏錄》：若言世尊說諸有爲，定如空華，如何救諸弟子修六度萬行妙因，證菩提涅槃之果？豈有智者鑽乾闥婆城，勸人以兎角爲梯而登陟乎！故有漏修習，是實是正。彼達摩之對梁武，雪峰玄沙之對閩王，爲貪著有漏，因病發生，何得以一期之言，廢佛道業？且不住相戒施等者，謂有而不住耳；有而不住，故作而無作。今以本無爲不住，如下里乞兒，向人言吾不以富貴驕人，豈非夢語？又執言無作者，將槁心枯體如像塑耶，抑猶酬酢應對如常人耶？若酬酢應對，應非無作；若言不乖無作，則觀佛禮念，本自天眞，豈應獨乖？二義不成，成大妄語。是故當知隨緣任運，非是無作。若無作是隨緣者，蚓糞蛙泥，亦是隨緣，何不成佛？錯認祖機，執糞爲玉，與市井兒所宗之無爲教，何以異哉！

八唯心墮者，有人謂自性淨土，即俗恆眞，七寶瓦礫，一道平等，荊棘即爲瓊樹，雞鶩總是珍禽，倫理而說，但淨自心，何須分別？答：汝言心淨土淨，不須分別者，引汝入則，能久住不？人死屍場，燒氣熏灼，不掩鼻不？與瘡癰膿血人，能同應器牀褥不？若不能者，此即厭五濁相，若居尚淨室，遊宦淨侶者，此即忻淨土相。忻厭熾然，何謂平等？縱能忍穢濁，不求遠離，則蜣螂鴉犬，亦能親此種種物，豈皆得道？脫汝淨穢俱離，依然取捨，於唯心義，亦不相應。是故當知諸佛以唯心故，忻厭出生；以唯心故，說名平等；以唯心故，莊嚴佛土。若不唯心，豈能隨念？若非平等，凡夫無分，豈尚不捨，何獨捨淨？捨既是心，取亦何乖？皆由不了佛旨，致斯妄執。但識唯心，疑義斯遣。

九頓悟墮者，今世禪人，皆云一超直入，不落功勳，尚不求作佛，何況往生？答：汝捨身之後，將灰斷永滅耶，抑尚受後有耶？若受後有，爲生淨土耶，生三界耶？若居三界，即不如淨土；若淨土者，即同往生。先德云：善知識明見佛性，與佛同儔，若論其功，未齊諸聖，須從今日，步步資熏。又云：未悟而修，非眞修也。唯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彼頓悟頓修者，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若所言如行，所行如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銷，根隨俱盡，豈諸無病，不應服藥。如或現行未斷，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云煩惱性空，修成顛倒。夫煩惱性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苦痛雖虛，祇麼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偏服藥餌？祖師云：將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亦無虛空之量，始得報不相酬。汾陽無業禪師云：如今解禪解道如恆河沙，說佛說心有千萬億，纖塵不盡，未免輪迴，絲念不忘，盡從淪墜。如斯之類，不能自識業果，妄言自利利他，自許上流，並他先德，但言觸目無非佛事，舉足盡是道場。原其所習，不如五戒十善凡夫，觀其發言，嫌他三乘十地菩薩。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假使才並馬鳴，辯齊龍樹，只是一生兩生，不失人身，臨命終時，聖凡情量不盡，纖塵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托質，鑊湯爐炭煮燒，從前記持憶想見解，一時失卻，依舊再爲蠢蛾，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圓悟和尚曰：一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唯大達超證之士，一徑截斷則無難。此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此心

境界，轉得法，打得徹，踐履將去，養得純熟，緣謝之時，自無怖畏。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健，皆平昔淘汰得淨。香林四十年得成片，湧泉四十年尚走作，石霜勸人休歇去，古廟香爐去，永嘉體即無生，了本無速。蓋就就業業，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捨生之後，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命，所謂透脫生死者耶！當知諸大師密密履踐，祇是圖個生死好處，路雖不同，期於終淨一也。有狂僧自負見地，余問汝信得出家身在長安不？曰：惡得不信？汝或夢見父母兄弟，夢爲椎子嬉戲，是時知身在客不？曰：不知。余曰：論汝信得出家與行腳，見道明白，當不過此。然纔到枕上，返僧爲俗，易客爲家，已自不知，況生死長夜，靠些子見地，能保其不顛倒也？僧悚然。

十圓實墮者，謂華藏世界，一剎一塵，具含無量國土，本無淨穢，焉有往來？故長者言：「西方淨土，是權非實，以情存取捨，非法界如如之體。」答：若約眞論，華藏亦是權立，何獨西方？論言：「理智無邊名普，知隨根益曰賢，是普賢菩薩亦權也。文殊師利，是自心善簡擇妙慧，覺首目首等，是隨信心中理智現前，是亦權也。又謂尼父顏淵等，皆是表法，本無是人，是一切皆權也。今試定量，文殊普賢，及此方賢聖，若言權，則現有其人，及遺言往行；若言實，則是長者證凡滅聖，犯大妄語。於此辨得，西方亦入剎塵，剎塵亦含西方，豈有權實？論云：「蓮華藏體，是法身，隨行無依住智體之所報得；宮殿，總大悲含育之所報得；樓閣，是智照觀根，順悲濟物之所報得；其地金剛，平等自性法身之所報得；摩尼莊嚴，法身戒體隨行報得；金剛，輪圍山，大悲戒防護之業之所報得；衆華莊嚴，萬行利生開敷之所報得；寶樹，建行利生覆蔭含識之所報得。但業不相應者，同居不見，猶神鬼與人同處，人不能見。若爾，則所謂華藏世界，與汝所見之剎塵，同耶，異耶？若同，目連鶖子，視聽尚隔；若異，何名一眞？僧蹙幹，志奉《華嚴》，作華嚴觀，及彌勒天宮觀，疾甚，目睛上視。童眞問之，答曰：「一至兜率宮，而天樂非久，終墮輪迴，蓮華藏是所圖也。須臾復曰：「見大水偏滿，花如車輪而坐其上，所願足矣。言終而逝。此與西方往生，爲同爲別？當知漏巵勺海，螢火焚山，徒益疲勞。諸有智者，不應如是分別。

又《西方合論・修持門》　夫積劫情塵，多生愛海，似蝕劍之若花，若吞珠之泥繡。無礪不吐，去垢方明，欲得心空，除非歲滅。悟者當須覺觀，迷人勤加鍊磨，其或愛鍾貪物，名當慚年惜月，孰[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學，長期下[illegible]今欲一生超僧祇之果，十念攝億萬之程，豈蠢見等思，精心靡口所能超越？不拼一忍，空累多生，如法而修，免墮魔境。

一淨悟門；二淨信門；三淨觀門；四淨念門；五淨戒門；六淨願門；七淨戒門；八淨處門；九淨侶門；十不定淨門。

一淨悟者，欲生淨土，當如法了悟。悟是迷途導師，如入暗當燃燈炬；是淨國圖引，如行遠當識郵程。是諸行頭首，如衝堅當隨將帥。一者，悟能了知，即歲恆淨，不捨淨故。二聞淨佛國土不可思議，不怯弱故。三知畢竟空中，因果不失，止一切惡，不更作故。四知彼土不去不來，此亦不去不來故。五悟佛身偏虛空，衆生身亦偏虛空，如地獄業力，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六開阿僧祇劫無量諸行，如說彈指頃事，不驚怖故。七修十善三福，不住人天故。八如覺憶夢事，不作有無解故。九如眼見故鄉，信不信不可得故。十知法無我，順性利生，直至成佛，無疲厭故。菩薩入此門，成就白法，隨意得生。故《觀經・上品》：「深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疏》云：「第一義，謂諸法實相，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又安心不動，名之爲念。」《鈔》曰：「第一義理，悉不爲一邊所動，通名爲念。」西域如韋提、善財、龍樹等，以人地往生；此方如遠公、智者、永明等，以證悟往生。經論廣載，不能具錄。論中或有言生彼求悟，此爲中下人說；至言悟自己佛，不必求生，此爲十地菩薩以上說。若云悟第一義，而結使未斷者，亦不求生，則龍樹、永明等，爲與昌生花，無事多事矣。

二淨信者，《智度論》：「有信清淨，能入佛法，無信不能入，如牛皮未柔，不可屈折。」又經說信爲手，大寶山自在能取，無手不能取。晉王仲回問無爲子：「如何念佛得無間斷？」曰：「一信之後，更不再疑，即是不間斷。」回欣躍而去，未幾得生，還來致謝。是故若未能頓悟，當深植信根，不驚不動，信金口誠言，決定當生。二信自心廣大，具有如是清淨功德。三信因果如形影，決定相隨。四信此身形識，及一切世界，如陽燄空花，無所有。五信五濁惡世，寒熱苦惱，歲相熏炙，不容一刻居住。六信一切法唯心，如憶梅酸，七信念力不可思議，如業力。八信蓮胞不可思議，如胞胎。九信佛無量身，無量壽，無量光，不可思議，如蟻子身，蜉蝣歲，螢火光。十信此身決定當死，若具如是信根，舉足下足，無非念佛，故知信之一字，通上中下。若無甚深

信力，如無羽之鳥，定不得飛。

三淨觀者，衆生無始垢歲，偏一切法，如麨入沙，金在鑛，修淨業者，當加種種觀行，磨鍊習氣，爲白法之壇壞，作往生之津梁。一淨觀，觀佛相好，如《十六觀經》說。二不淨觀，觀身心不淨，器世界不淨，生厭離。三無定觀，觀一切法無定，如一美色，婬人爲樂，妒婦爲苦，觀行人觀之種種惡露，異類如土木。四和合觀，觀身及世界，並見聞覺知，如積木爲屋，積土爲嶂，積雜彩爲畫，無實體。五對治觀，觀自身何結最重，當用何法對治，如藥草等，於此病爲藥，餘病非藥，如是觀察對治。六慚悔觀，觀一切衆生，無量劫來，互爲父母兄弟姊妹男女，遞相婬毒，曾不覺知；如梟獍殺父母，牛羊鴻雀配其親，彼不自知。諸佛菩薩見於我等亦如是，當生大愧恨。七念念觀，觀一切時中，幾許憶念佛心，幾許利生心，幾許垢淨沈掉心。八平等觀，觀一切色一色，無好醜；一切聲一聲，無譽毀；一切受一受，無恩讐；一切義一義，無淺深。九微細觀，觀佛念法念，起於何來，去於何往。十法界觀，觀一毛一塵，皆具無量淨佛國土。行者以第一淨觀爲主，餘九爲伴；如石中覓珠，若不破石，無緣得珠。

四淨念者，一行三昧，惟在決定，若不得念，即有散漫，三昧不成。一攝心念，一切處攝念不忘，縱昏寐，亦繫念而寐，不隔念，不異念。二勇猛念，如婬色人，聞婬女所在，燐途虎窟，必往不悞。三深心念，如海深廣，必窮其底，覺路遙遙，不竟不休。四觀想念，念念中見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五息心念，息一切名心，宦心，慾心，世間心，貪戀心，貢高心，遮護心，人我是非心，念佛。六悲啼念，每一想佛，身毛豎，五內裂，如憶少背慈母，及多慧亡兒。七發憤念，如落第孤寒，負才寂寞，每念及，殆不欲生。八一切念，見聞覺知，及毛孔骨髓，無一處不念佛。九參究念，念佛一聲，不能曉了佛與念之分劑，十實相念，了此一念，從本以來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是亦有無心，不是非有無心，是爲上品念佛門。如是念者，現生必得見佛。

五淨懺者，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又云：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浣令鮮淨，是故欲除重障，當勤懺悔。一內懺，懺心意識不淨因。二外懺，懺一切色聲等不淨法。三事懺，懺十八界二十五有八萬四千塵勞結使，障學阿僧祇劫見佛利生諸行業。四理懺，懺人道以來所得狂解，所學經論，所聞奧義，作止任滅等病，障佛無漏智。五過去懺，懺無始世界所作罪業。如今生縱不婬盜，不誇法妄語，但所求不如意，即盜業未盡；但值不隨意眷屬，即婬業未盡；但言出人疑信相半，即謗法妄語業未盡。於一切果中，察一切因，當知前生無惡不造，二當懺悔。六未來懺，一切惡法，即今便止，盡未來世，永不相續。七現在懺，懺現世所有生老病死種種苦業，種種煩惱業，舉足下足業，起口動心業，一切微細不可稱量業。八刹那懺，一念中九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滅，一生滅一懺，九究竟懺，等覺位一分無明，猶如微煙，譬究竟淨。十法界懺，法性無我無人無今無古，普爲十方三世一切衆生，平等懺悔。若能如是眞實懺者，一切障礙，悉得消滅，不離道場，得見諸佛。

六淨願者，《智度論》：菩薩見諸佛世界無量嚴淨，發種種願。有世界無衆苦，乃至無三惡名，菩薩見已，發願言：我作佛時，世界亦如是。有世界七寶莊嚴，晝夜清淨光明；有世界衆生皆行十善，有大智慧，衣被飲食，應念而至；有世界純諸菩薩，如佛色身，光明徹照，乃至無聲聞辟支佛名，亦無女人，皆行深妙佛道，遊至十方，敎化一切。如是種種嚴淨，願皆得之，故名願受無量諸佛世界。問：行業清淨，自得淨報，如田家得穀，豈復待願？答：作福無願，無所標立，如銷金隨師作，金無定也。佛說：有人不知禪法，修少施福戒福，聞人中富樂，及欲天色天，心願樂者，命終各生其中。菩薩亦如是，修淨世界願，然後得之，以是故知因願受勝果。復次莊嚴佛界事甚大，獨行功德不能成，要須願力，如牛能挽車，要須御者。淨世界願，亦如是，福德如牛，願如御者。問：不作願，不得福耶？答：無願得，不如有願得。願能助福，常念所行，福德增長，以是義故，淨佛國土，當發大願：一不爲福田故願，願爲一切衆生淨土故；二不爲眷屬故願，願治一切如來家生淨土故；三不爲病苦故願，願醫一切世間無明等瘡生淨土故；四不爲轉輪王故願，願轉諸佛法輪，作大法王生淨土故；五不爲欲界故願，願離一切微妙五欲生淨土故；六不爲色界故願，願離一切禪著生淨土故；七不爲無色界故願，願盡種種微細流注，證無量相好身生淨土故；八不爲聲聞辟支故願，願以福智饒益一切生淨土故；九不爲若干世界衆生故願，願代無央數世界衆生苦，拔一切世界衆生淨土故；十不爲若干阿僧祇劫衆生故願，願代無數阿僧祇劫衆生苦，拔一切劫衆生生淨土故。如是發大願，最後刹那，定如普賢願中所說。當知願爲截苦海之舟航，導極樂之明師故。

七淨戒者，一切淨法，以戒爲址，如作舍求宅地，盡先治素練，戒亦如是，爲諸善法首。三淨國之初門，若不持戒，決定障生淨土；如惡露敝女，欲事帝釋，無有是處。二慳貪戒，行財命二施，及與法施，無愛惜。三毀禁戒，五戒、律儀戒，乃至無漏戒，滿足持。三瞋恚戒，以忍調心，調身口，遇惡口以杖，但自思惟業因緣法，作憒負想，導師想，風寒冷熱想，四放逸戒，謂生死險道，無放身處，如人持滿鉢油，行懸纜上，不得左右顧視，及生第二念，五散亂戒，攝諸根，息諸緣影，如護風燈，如防生鳥。六愚癡戒，以智慧，破諸迷悶；如作務，常借日光；若長夜，諸作皆廢；如登覽，當開目；若盲及睡眠，山河大地與無等。七憍慢戒，不以才辯貢高，以悟理貢高，以諍論貢高，乃至一切所得，如鏡面垢，不以此垢驕彼垢。八覆藏戒，我心中一切處諸佛，一切處菩薩，一切處神明，無可覆，如日中逃影，無可逃。九無益戒，遠離一切戲事，一切詩文，一切塵緣，一切口解脫等，十不住戒，謂持戒爲生淨土，饒益衆生，不求聞譽，及人天二乘果。菩薩如是行於淨戒，則能攝諸衆生，生於淨土；衆生雖至冥頑，莫不欽仰戒德故。

八淨處者，有惡出塵，當捨惡處，若不捨者，是賊離末極；賊末極，是忻淨七末極。龍樹曰：菩薩心不貴轉輪聖王，人天福樂，但念諸佛，是故隨心所重，而生佛土。今小適意處，尚不能捨，何況輪王？是縛是欲行，繫翅求飛也。一繁華喧鬧處當遠，二歌樓酒肆處當遠，三熱鐵熏灼處當遠，四論除日，及朝事處當遠，五恩愛纏縛，及熟歷處當遠，六詩壇文社，鬪童摘句處當遠，七譏刺古今，較長競短處當遠，八講無義味道學處當遠，九義解鬪名相，矜小智處當遠，十宗乘狂解，妄談頓悟，輕視戒律處當遠，是等撓道，與魔不異，若離是處，道業當辦。

九淨侶者，眞機非友不發，惡法非友不止，如車二輪，大一則蹶。世間文字，諸戲論法，尚須同心即正，何況無上大道因緣？經曰：「風由梅檀薝蔔林來，有妙香，若經糞壤死屍，其風便臭；如淨衣當置香篋，若處臭，衣亦臭；友亦如是，當嚴別淨濁。一山林閑適之友當近，能止躁心；二嚴持戒律之友當近，能淡諸慾；三智慧廣大之友當近，能出迷津；四總持文字之友當近，能決疑難；五寂寞枯槁之友當近，能恬進取；六謙卑忍辱之友當近，能消我慢；七直心忠告之友當近，能抑諸過；八勇猛精進之友當近，能速道果；九輕財好施之友當近，能破大慳；十仁慈覆物，不惜身命之友當近，能推人我等執。反上，當辟大獨處，自辦道業，以像設爲師，經論爲侶，其他遊戲之徒，寧絕勿通。園無佳花，莫植臭草，無益賞心，徒增厭褻。

十不定淨者，衆生根器，利鈍不同，如上諸法，上根利器，方得具足，如來有異方便，開九品之門，分上中下修習，今略開十種：一解義滿，未能伏惑，或不深解，但能誦諸經，二但依語生信，或因他生信，或遇苦窮乏生信，三或觀金像，或隨意觀一相，四晨朝十念，乃至百念千念，五但懺重習氣，及十不善業，六爲怖生死，發願往生，或遇苦難，發願往生，但不得作人天及諸福德願。七但持八戒五戒，乃至但戒殺盜婬妄，八一切喧場，不能卒離，但時時生厭離心，九諸世法中人，不能即斷，但不隨順，十或但臨終十念。如上諸法，能至心受一法者，皆得往生，唯不得疑信相參。若有疑者，諸行悉不成就，如人夜中，獨趨道路，不得生疑。聞法疑者，不如不聞，彼無聞者，但不聞法，非有障難，此則自作障難故。

又《西方合論・釋異門》

夫西方大旨，經中自明，淨土要門，諸論具釋。如天親智者，海東越溪等，皆抉發幽微，舉揚宗趣，近則雲棲和尚小本《疏鈔》，條分縷析，諸師所發，已無餘蘊。但諸經隨時立教，逗根說義，時有差別，致生學者疑畏。今略拈出，博採諸論，附以管見，會歸一處，以便參攷。

一剎土遠近釋，二身城大小釋，三壽量多少釋，四花輪大小釋，五日月有無釋，六二乘有無釋，七婦女有無釋，八發心大小釋，九疑城胎生釋，十五逆往生釋。

一剎土遠近者，大小《彌陀經》：「西方去此十萬億剎」《觀經》：「阿彌陀佛去此不遠」二說誰正？釋：以遠近無定故。凡言某方者，某方至某方，幾城幾剎是從色身建立，身相虛故，所計方向道里，亦皆不實。濵人言燕遠，是從濵計，燕實無遠；燕人言燕近，是從燕計，燕實無近。如十步之地，蟻即遠，象即近，不應言遠是實，是地不當從蟻計故，亦不應言近是實，是地不當從象計故。又十步亦非實，是地既不從蟻象，亦不當從人計故。蟻象人皆三根可知。《智度論》：隨世俗故說有方，方實不可得。問：經說日初出處是東方。答：不然。須彌山在四洲之中，日繞須彌，照四天下。北俱盧日中，即東勝神日出，俱盧於勝神，則是東方；東勝神日中，即南瞻部日出，勝神於瞻部，則是東方。如是展轉，一切方皆東，皆南，皆西，皆北，而方實無初始之處。問：且說此國中方相，非無初東？答：若此國中，日初東出，

必北有斷處，乃可爲初，斷則無常，不能徧運，是故但有方名而無實　是則方所尚不可得，豈有程途？然亦不廢方所程途　何故？以但有名，亦可隨情說故。

二身城大小者，《聲王經》：「阿彌陀佛與聲聞俱，其城縱廣十千由旬。」《觀經》：「佛身高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眉間白毫如五須彌山，眼如四大海水，不應身城懸絕如是。」海東疏釋：「彼佛有衆多城，隨衆大小，城亦大小，大城示大身，小城現小身　十千由旬，是與聲聞俱住之城，佛身相當而住。《觀經》身高大，其城亦隨廣大　先德云：「淨光莊嚴土唯演頓，衆香土純菩薩故；二土佛但現高大之身，若安養土頓漸俱談，聲聞菩薩共爲僧故；二佛示生身法身，三十二相，通乎生法，大小共見；若八萬相，局在法身，大乘賢聖得見也　是故應以藏塵尊特相得四悉檀益者，應以八萬尊特相得四益者，應以三十二尊特相得四益者，佛各爲現三種尊特身，如毘盧遮那，聲聞視聽，隔於對顏，不妨菩薩更見大身　何故？佛身隨所被機大小，如日光隨隙大小，而是日光，無大小故。

三壽量多少者，經云：「彼佛壽命，無量無邊阿僧祇劫　又云：「彼佛般泥洹，觀世音菩薩作佛，記當入滅，即是有量。」釋：阿彌壽量，元是有量之無量　故曰：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是舉其數也　先德云：「藏通補處，彰佛有量；別圓補處，顯佛無量　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同一法身，一智慧，善薩機忘，如來應息　名補佛處，實異藏通前佛定滅，後佛定生，故《金光明》四佛降空」疏云：「若見四佛同尊特身，一身一智慧，即是常身　弟子唯一乘衆，若見四佛，佛身不同，即是應化　弟子三乘衆多，故知全法界身，非生非滅，豈得竪分當現，橫論彼此？既非生滅，無量義成　且淨佛刹中，塵刹水樹，皆是佛身　經云：「是諸衆鳥，皆阿彌變化所作，若佛壽量有盡者，道場國土，及諸水鳥音聲，亦應有盡　若有盡者，不應有補；若無盡者，不應言滅如虛空分齊，非有分齊，非無分齊，以不思議智，照之可得。」

四花輪大小者，小本：「池中蓮華大如車輪。」《觀經》：「一一池中，有六十億七寶蓮華，團圓正等十二由旬。」大本：「池中蓮華，或一由旬，乃至百千由旬。」夫人世車輪，大不逾丈，輪王千輻，縱廣不過一由旬，何得相懸乃爾？釋：花輪大小，亦如身城，以衆生機有大小，故身城水樹，現有大小　蓮華亦然　如初地見佛百葉花，二地見千葉，三地萬葉，四地億葉等，以自受用身有大小，故見花亦爾　如此方阿育王舍利塔，衆生見者，有無大小，顏色處所，動定光明，及與異相，無量差別　同一肉眼，所見尚異，何況菩薩聲聞人天等，功用懸絕，所感花輪，焉得不殊？如刹利貴種，飛樓傑閣，徧滿城邑；寒微羣子，敝茅土窟，乃至不得，是自福德所招故　寶池花相，應亦如是。

五日月有無者，諸本或言日月處空，或言處空而不運轉，或不言有無，或直言無有。又經：「彼佛光明，普照佛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映蔽日月，諸聲聞衆，皆有身光，能照一尋，菩薩光照，極百千尋。」菩薩光明，常照三千大千世界，如是雖有日月，如燃火之處太陽，豈有光照？若日月不能照者，應無晝夜，何故經言晝夜六時，及清旦食時等事？釋：此亦權說，借此晝夜，喻彼時分　且晝夜往來者，是衆生心明暗傾奪，感有此相，淨佛國土，不應有此　切利而上，尚不假日月，何況極樂？縱令有者，亦是彼化國衆生色空見未盡，現有如是日月相　當知極樂同居，聖凡境量，絕異餘佛土，以是橫超淨土故。

六二乘有無者，問：天親菩薩《無量壽偈》曰：「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乃至不聞二乘名，何況有實？然諸經皆言國土聲聞，不可稱量，何也？釋：先德云：「二乘生者，皆是臨終回小向大，以贊小功深，聞佛所說，暫證小果，漸次增進，至菩薩位，非是住小　是故說無二乘有二義：一決定二乘不生，是實無故；二不住二乘，實是菩薩故　如二人同一官位，一人實受，一人兼攝，實授者是本職，兼攝者非本職　是故淨土不得言有二乘，以實是菩薩故。

七婦女有無者，《聲王經》：「阿彌陀佛亦有父母，何得言無女人？」釋：本尊成佛，國土始嚴，未入妙時，相則不定，證妙覺已，母或轉現，或示滅度，皆不可知　然海東疏曰：「《聲王》說佛母者，是變化女，非實報女。」又雖有父母，而非胎生　或說《聲王經》有父母，是顯彼佛所住蕊土　是義不然　當知彼經，所說提婆達多，及魔王等，悉於淨土，變化所作，不因有此，便非淨土，如化畜生，非蕊土故。

八發心大小者，魏譯三輩之中，皆有發菩提心　《觀經》下品：「直當十念，諸經互異，何也？釋：諸經皆發大菩提心以爲因，若無大因，雖復經耳，亦生疑難，何得頓聞頓信？故知下品十念，是宿植大因　後生退墮，臨終遇善知識，如旱苗得雨，萌芽頓發，若無因者，知識尚不得遇，何況信受？

聰慧貴遊之士，有念間愈不信者，即知一聞頓念，非是小緣，且此人感佛深恩，多發悲願，度惡衆生，不應以一生作惡，便謂此人無大因也。經云：世間人民，得聞彌陀名號，慈心喜悅，毛髮聳然，淚即出者，皆是累世，嘗行佛道，或他方佛所，常爲善薩。是故不論顢愚黠慧，凡至心念佛者，皆是多劫深植善根，發大菩提心故，當知所謂善根，不專指利慧，若復無根，如種焦穀，豈有芽出？世間弈棋小事，無知賤流，頓學頓精，智士終身，居於末品，即知是因小技無因，尚不得人，何況大法？是故若有信是希有難信之法者，是人即是大心菩薩，十惡五逆，若信此淨土法門，即不思議人，決得成佛；自負大徹大悟，若謗此淨土法門，即最下賤人，決定墮落。

九疑城胎生者，唐譯云：衆生未悟自心，墮於疑悔，而積集善根，以此善根，希求佛智，普偏智，不思議智，無等智，威德智，廣大智，於自善根以未悟故，不能生眞實之信，由聞佛名，起求生淨土之信心故，於五百歲，處花胎中，猶如苑觀宮殿之想，不見佛，不聞法，是名胎生。魏譯：不了佛智，猶信罪福，修習善本，願生其國，是故胎生。按上二譯，以不信自性，不了佛智名胎生。嘗攷宋譯，謂念佛人修善求生人天者爲胎生，非極樂國中有胎生。王氏本：以不信佛智，不信罪福，暫信暫不信爲胎生，異前譯中聞名起信，及修習善本二種往生。釋：淨土略諸九品，廣言十萬品不能盡，是故後二譯，皆爲實語，就中唯唐譯，旨趣尤奧，以不信自善根故，依他起信，即是疑城；信自善根者，即斷了自心，不從他得，以入悟方能脫疑，未悟而修，終爲疑胎，胎以裹藏爲義，未悟之人，諸障未徹，合得是報，此等當在中下下上品攝。何故？下品後二種，經六劫十二劫，方得花開，此但五百歲故。若王本，則信佛猛利，未若最後二種，又所生在其刹邊地，不應五百歲得見佛故。

十五逆往生者，《大經往生》：除造五無間惡業，誹謗正法，及諸聖人。《觀經》：五逆十惡，臨終十念，皆得往生。何也？釋：《大經》揀五逆者，以誹謗故，入淨土以信爲導，誹謗是信之賊，如水無所不容，但不容火，以火自不能容故，如風無所不入，但不入石，以石自不堪入故；誹謗之人，燒正法如猛燄，障佛智如鐵壁，是故法海慧風無因得受，是以《觀經》揀誹謗，不揀五逆者，文異義同，以五逆雖至惡，尚無決定不信之見，不應揀故；然有大心之人，始或不信，後因啓發，猛省前失，如韓昌黎始斥佛骨，後依大顚；張無盡初詆佛書，欲著《無佛論》，後觀《淨名經》，大有省發，卒爲宗門龍象，尤是法中希有之事，是故儒林英特，或有謬聽完人，謗謼佛法，但速圖改悔，即是盛事，不應以謗爲障難故。

袾宏《雲棲法彙手著》釋經第十册《淨土疑辯》

或問：淨土之說，蓋表法耳，智人宜直悟禪宗，而今只管讚說淨土，將無執著事相，不明理性？答：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曉得此意，禪宗淨土，殊塗同歸，子之所疑，當下冰釋。昔人於此遞互闡揚，不一而足，如中峰大師道：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而修之者，必貫一門深入，一此數語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故大勢至菩薩得念佛三昧，而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普賢菩薩入華嚴不思議解脫，而曰：願命終時生安樂刹；是二大士，一侍娑婆教主，一侍安養導師，宜應各立門戶，而乃和會圓融，兩不相礙，此皆人所常聞習知，那得尚執偏見。且爾云淨土表法者，豈不以淨心即是淨土？豈復更有七寶世界？則亦將謂善心即是天堂，豈復更有夜摩忉利？惡心即是地獄，豈復更有刀劍鑊湯？愚癡心即是畜生，豈復更有披毛戴角等耶？又爾喜談理性，厭說事相，都緣要顯我是高流，怕人說我不通理性，噫！若眞是理性洞明，便知事外無理，相外無性，本自交徹，何須定要捨事求理，離相覓性？況土分四種，汝謂只有寂光土，更無實報莊嚴等土乎哉？若一味說無相話以爲高，則資性稍利者，看得兩本經論，記得幾則公案，即便能之，何足爲難！且汝既了徹自心，隨處淨土，吾試問汝，還肯即刹那中，作住止否？還肯就犬豕馬牛，同槽而飲噉否？還肯入丘塚與臭腐屍骸，同睡眠否？還肯洗摩飼哺，伽摩羅疾膿血屎尿，諸惡疾人，積年累月否？於斯數者，歡喜安隱，毫作穩略不介意，許汝說高山平地總西方，其或外爲忍勉，內起疑嫌，則是淨穢之境未分，憎愛之情尚在，而乃開口高談大聖人過量境界撥無佛國，蔑視往生，可謂欺天誑人，甘心自昧，苦哉，苦哉！又汝若有大力量，有大誓願，願於生死海中，頭出頭沒，行菩薩行，更無畏怯，則淨土之生，吾不汝強，如或慮此土境風浩大，作主不得，慮諸佛出世難值，修學無緣，慮忍力未固，不能於三界險處，度脫衆生，慮盡此報身，未能永斷生死，不受後有，慮後有既在，捨身受身，前路茫茫，未知攸往，則棄淨土而不生，其失非細。此淨土法門似淺而深，似近而遠，似難而易，似易而難，他日汝當自知，汝今參禪念佛，不妨隨便，一門深入，但忌認鑰作金，得少爲足，便以管窺小解，恣意妄談，非詆淨土，喻如癡狂之子，罵斥父母，父母慈憐，雖不加責，其

如天理之不容，王法之必戮！何彼妄談者，報亦如是，可懼也夫，可悲也夫！

又第四册《竹窗二筆・淨土不可言無》　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刹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眞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卽心卽境，終無心外之境；卽境卽心，亦無境外之心。卽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攙境言心，未爲達心者矣。或又曰：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無淨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臨終聖衆來迎，與天樂異香，幢旛樓閣等，惟彼一人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衆悉皆見之，有聞天樂隱隱向西而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樂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猶在，是得謂無淨土乎？圓照本禪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心乎？曰：心也。其心墮地獄乎？曰：墮也。夫既墮地獄，則地獄之有明矣。淨土獨無乎？心現地獄者，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寧說有如須彌，莫說無如芥子。戒之戒之！

德清《憨山夢游集》卷二《法語・示優婆塞結念佛社》　惟吾佛住世，說法利生，四衆人等，各皆得度，隨機教化，各有方便，普令獲益。譬若時雨，三草二木，無不蒙潤，隨分充足，各得生長。是故法有千差，源無二致。然以佛性而觀衆生，則無一生而不可度；以自心而觀佛性，則無一人而不可修。但衆生自迷而不知，又無眞正善知識開導，故甘墮沈淪，枉受辛苦耳。所以盧祖初至，黃梅問何處人？答曰：嶺南人。黃梅道：獦獠亦有佛性耶？祖曰：人有南北，佛性豈有二耶？自此一語，如雷驚蟄蟄，流布人間，知之者希，悟之者鮮，是則嶺南爲禪道佛法之源頭。爰自盧祖演化，道被中原，而門庭之前，竟埋荒草，寥寥幾千載矣。談者皆謂非善根地，是不達佛性之旨耳。余蒙恩遣雷陽，以丙申春，至秋來五羊，壁間注《楞伽經》完。戊戌夏，卽爲諸來弟子演說，每一座中，見諸善男子輩，躡躡而來，余深嘉之。未幾有善士十餘人作禮，願乞教授優婆塞五戒法，余欣然應請，卽爲燭磨。自是歸心日誠，聽法彌篤。余哀其未悟，慾其不達進修自度工夫，因授以念佛三昧，教以專心淨業，痛厭苦緣，歸向極樂。月會以期，立有規制，以三時稱名禮誦懺悔爲行，欲令信心日誠，罪障日消，必以往生爲願。果能此道，雖在塵勞，可謂生不虛生，死不浪死，豈非眞實功行哉！然佛者覺也，卽衆生之佛性，以迷之而爲衆生，悟之卽名爲佛。今所念之佛，卽自性彌陀；所求淨土，卽唯心極樂。諸人苟能念念不忘，心心彌陀出現，步步極樂家鄉，又何以遠企於十萬億國之外，別有淨土可歸耶？所以道心淨則土亦淨，心穢則土亦穢。是則，一念惡心起，刀林劍樹橫然；一念善心生，寶地華池宛爾。天堂地獄，又豈外於此心哉！諸善男子，各諦思惟，應當痛念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一失人身，萬劫難復。日月如流，時不可待，儻負此緣，當面錯過，大限臨頭，悔之何及！各宜努力，珍重珍重。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録》卷二一《宗教答響一・淨土品第二》　問：念佛參禪，近分二職，能兼修否？既云念佛，恐以觀門爲第一義。臨終往生，作何指引？念時修觀，作何攝受？

師云：禪淨無二也，而機自二。初進者，似不可會通，當求一門深入。如上帝都也，維揚至東兗亦到也，荆楚至中州亦到也。豈以維揚會荆楚爲一道乎？若尋維揚而會通荆楚，尋荆楚而會通維揚，豈但不能會通，余恐頭白齒黃，終滯於維揚荆楚，而不能到帝都也。是故，求一門深入，不可滯祖師權語，又不可滯抑揚之說也。如永明料揀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十人九得度。」此多於淨土，非多於淨土，是揚教也，是適機也，永明意總不在此。若以此見永明，是謂之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是謂之邏贓人喫棒也。祖師亦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念佛一聲，三日漱口。」祖師意總不在此。若以此見祖師，是謂之癡人面前不得說夢，是謂之邏贓人喫棒也。然禪淨二門，非別立標幟，求一門深入者，似不得不二也，如會通之說，亦權語耳。果發明大理，不妨念佛。世緣尚不礙道，況念佛乎？濁界尚不礙生，況樂邦乎？如專意淨土，當發大心。其大心者，卽菩提心。菩提心者，不爲自求故，不爲一人得生淨土故，不爲一人得成佛道故。如《上品・上生章》云：「一者，至誠心。《起信論》云：「直心。一直心者，無委曲故。欲生淨土，萬牛而不可挽也。北宗云：「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又云：「至誠爲入道基本。六祖亦云：「行直不用參禪。亦此意也。二者，深心。謂心與境冥，境與神會，惟心惟境，而互攝互融。故云：「無邊剎海，自他不隔於毫端。故知十萬億剎之外，不出一心，果心外別有淨土耶？然行人念佛，正當發願往生，不可執目前淨土，大方之家，安可滯一隅，謂之心淨土淨，正所謂棄大海認浮漚爲至潮者，不亦迷乎！雲棲師翁云：「執事而背理，類童蒙讀古聖

之書，執理而背事，比貧士獲豪家之券，曠世則多於事上前略於理上，衆童讀書，雖不解義，而終有開曉之時；貧士獲券，縱堆積如山，終無管業之理。果將一句彌陀，念教不念自念，究竟到一心不亂，則惟心之理，不言可喻，又何妨發願往生乎！《淨土訣》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斯達惟心之境，終日生而不妨無生，終日無生而不妨往生也。又何況念空眞念，生徹無生乎？

夫觀門者，亦淨土一義耳。據《彌陀》一經，祇教一心不亂，專持名號，雖當西方種種莊境，未明示其觀相也。《無量壽經》出十六種觀門，首曰日輪懸鼓，乃至佛菩薩，寶池樓閣，及花開九品，總雜等觀，則隨修一觀，即得往生也。惟《楞嚴經》大勢至菩薩云：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憶者，觀也。此觀念相繼，自得心開，不待往生，又不妨往生，亦攝念佛者往生。斯菩薩化儀，爲彌陀輔弼，自利利他，不妨兼學也。此淨土一門，仗果位中佛，發大弘誓，廣攝念佛行人，比於諸法門中，似省力也。如單提一句彌陀，當以信、行、願爲資糧。信者，信自心有成佛底種子，信有彌陀可見，信有淨土可生，信我念佛將來畢竟見佛，畢竟成佛，更無疑慮也。行者，念念無間，如人行路，直至到家乃可。願者，願生淨土，將我念佛功德，發願回向大地衆生，同生淨土，同成佛道。斯亦菩提之心，比爲已生者，日劫相倍也。祇念佛決得往生，況有果位中佛接引攝受耶！

智旭《靈峰宗論》卷四《孕蓮說 亦名求生淨土訣》 癸未冬，予弘《法華》於普德，李石蘭居士，忘其齒爵，最先皈依，時有求子凡情，予名曰淨育，越三年，則轉其求子之心，塑佛像朝夕戀慕，一意求生淨土矣。予語之曰：世間生育，膿血糜亂，安得稱淨？唯蓮華化生，乃眞淨育。居士當別號孕蓮，予更請以要訣奉焉。古人謂愛不重不生婆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居士既不求子，則愛已輕，又能塑佛，則念已一，乃更有要訣者，蓋莫切於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語也。夫栴檀不過世間木耳，燒則成灰，雕則成像，豈非隨心所作乎！既成像矣，朝夕禮拜瞻對，朝夕在心目中，心外無佛，豈非即心而是乎！若知所雕佛像，的的心作心是，則知極樂彌陀，亦的的心作心是也。若知極樂彌陀，心作心是，則知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亦的的心作心是也。若知一切諸佛心作心是，則知一切淨土，亦的的心作心是也。以唯心淨因，育唯心淨果，無生而生，生即無生。操此券而猶墮疑城，斷不可得；悟此訣而猶謂淨土法門不宜圓頓，亦不可得矣。

元賢《永覺元賢禪師廣錄》卷二九《寤言》 問：淨土之說，諸師辨之詳矣，然至謂參禪不及淨土，此疑未決。曰：此在師家，主張淨土，故抑揚讚歎，勸歸念佛耳。若實論之，決無優劣。參禪要悟自心，念佛亦是要悟自心，入門雖異，到家是同。但參禪到家者，無淨土之緣，似爲稍異。然心光發明，已與諸佛氣分交接，何必淨土乎？天上人間，隨意寄託，絕諸欣厭，何不淨土乎？況欲親近供養諸佛，亦祇在一轉念之間而已，何難淨土乎？或曰：兩途到家，誠爲不異，但參禪未悟者，止滯人天，念佛未悟者，尚可往生，以此校之，似參禪不及念佛耳。曰：未悟往生者，必念佛極其誠切，若參禪者亦如彼之誠切，則雖止滯人天，取悟不遠，再出頭來，慧根頓發，超證菩提，未可限量。念佛而未悟者，雖得往生，終墮疑城胎獄之中，俟其情識陶盡，始得見佛，豈可勝於參禪者乎！蓋禪淨二門，應機不同而功用無別，宜淨土者，則淨土勝於參禪；宜參禪者，則參禪勝於淨土。反此，非唯不及，必無成矣，學者宜善擇之。

問：永明四料揀，謂淨土可以無禪，禪必不可無淨土，似參禪不及淨土矣。曰：永明四料揀亦是抑揚讚歎，勸歸念佛耳！若實論之，有禪而習氣尚重者，固有陰境可慮，然其功在平日，常加提醒，使佛知見不昧而已，非以靠著淨土也。念佛而得見彌陀，誠不愁開悟，然未見之前，豈無陰境可慮哉！蓋正見未開，則陰境不破，陰境不破，則業障難脫，雖彌陀悲願攝受，其如盲者之不見日何哉？故未悟往生者，特百中之一二耳。

問：參禪兼修淨土，可乎？曰：參禪之功，只貴併心一路，若念分兩頭，百無成就。如參禪人有一念待悟心，便爲大障；有一念恐不悟心，便爲大障；有一念要即悟心，亦爲大障。況欣慕淨土諸樂事乎？況慮不悟時不生淨土，已悟後不生淨土乎？盡屬偷心，急加剿絕可也。但於正參之外，一切禮佛念佛等，隨緣兼帶，任運不廢，如尋常穿衣喫飯爲，則淨土乃不兼而兼矣。若大事發明之後，志欲親覲諸佛，或接引羣機，發願往生，無有不可，蓋無生而生也。

諸法雖多，窮於有待，凡有待者，即知是妄。如空不自空，待色而空；色不自色，待空而色。待空而色，色果色乎？待色而空，空果空乎？即此推之，則知若今古，若大小，若美惡，若眞妄，無不皆然，俱無自體，又其待一念

而後能成立者也　如一念不生，則諸法共無所待，共無所待，則各亦無所待，各無所待，則諸法雖森然布列，皆無待之光，實相之印也　故曰：一人成佛，牆壁瓦礫亦皆成佛。

諸法窮於有待，固知是妄，若天機深者，因其有待，即知無我　如我本無我，待人有我，人本無我，待我有人。又如一本無我，待二成一，二本無我，待一成二。因其無我，所以有待，因其有待，益見無我。即此推之，則若身若心，若人若物，以及天地之覆載，虛空之寥廓，總之一無我之通光也。既總之一無我，則我不必廓之以容物，而己無非物，物不必會之以歸己，而物無非己。明此者謂之聖學，昧此者謂之外道，證此者謂之聖人，失此者謂之凡夫　三教聖人，設教不同，而所以必同者，此無我也　孔子證之，故曰絕四絕四者，一無我也。孔子之後，唯顏氏能克己，克己爲近之。故曰：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至孟氏，則主之以我，主之以我，而無我之血脉斷矣雖道性善，稱仁義，豈得爲孔子之徒哉！蓋仁義雖善，皆以無我成其德，使其我有我，則必強物以徇我；物有我，則必喪己以徇物，而所謂仁義者，非僞則偏也。縱曰不僞不偏，而勉強與外者，心非所安，謂之能仁義，可乎？世儒不知我與物皆無我，而執之爲實，堅不可破，乃曰我學孔，我學孔，益悖矣！

清世宗愛新覺羅・胤禛《御選語録》卷九　夫衆善所歸，皆宗實相，如空包納，似地發生　是以但契一如，自含衆德　然不動眞際，萬行常興，不壞緣生法界，恆現寂不閡用，俗不違眞，有無齊觀，一際平等。是以萬法惟心，應須廣行諸度，不可守愚空坐，以滯眞修。若欲萬行齊興，畢竟須依理事。理事無閡，其道在中，遂得自他兼利，而圓同體之悲。終始該羅，以成無盡之行。若論理事，幽旨難明，細而推之，非一非異。若離事而推理，墮聲聞之愚。若離理而行事，同凡夫之執。當知離理無事，全水是波，離事無理，全波是水。故菩薩以無所得而爲方便，涉有而不乖空，依實際而起化門，履眞而不閡俗　常然智炬，不昧心光。雲布慈門，波騰行海，遂得同塵無閡，自在隨緣，一切施爲，無非佛事。故《般若經》云，一心具足萬行，《華嚴經》云，善男子，應以善法扶助自心，應以法水潤澤自心　應於境界淨治自心，應以精進堅固自心，應以智慧明利自心，應以佛自在開發自心，應以佛平等廣大自心，應以佛十力照察自心。明心雖即佛，久翳塵勞故。以萬行增修，令其瑩徹，但說萬行由心，不說不修爲是萬法，即心修何閡心　問曰，祖師云，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涅槃經》云，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如何勸修，故違祖教　答，祖意據宗，教文破著。若禪宗頓教，泯相離緣，空有俱亡，體用雙寂，若《華嚴》圓旨具德同時，理行齊敷，悲智交濟　是以文殊以理印行，差別之義，不虧；普賢以行嚴理，根本之門靡廢，本末一際，凡聖同源，不壞俗而標眞，不離眞而立俗，具智眼而不沒生死，運悲心而不滯涅槃　以三界之有，爲菩提之用，處煩惱之海，通涅槃之津。夫萬善是菩薩入聖之資糧，衆行乃諸佛助道之階漸。若有目而無足，豈到清涼之池，得寶而忘權，奚昇自在之域　是以方便般若，常相輔翼，眞空妙有，恆共成持。《法華》會三歸一，萬善悉向。《菩提大品》，一切無二，衆行咸歸種智。《維摩經》云，菩薩雖行於空，而植衆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衆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　古德問云，萬行統惟無念，今見善見惡願離願，成疲役身心，豈當爲道。答，此離念而求無念，尚未得眞無念，況念無念而無閡乎　又無念但是行之一，豈知一念頓圓如上所引，佛旨煥然，何得空腹高心，以少爲足，擬欲蛙嬭海量，螢掩日光乎

問，泯絕無寄，境智俱空，是祖佛普歸，聖賢要路　若論有作，心境宛然，憑何教文，廣陳萬善。答，諸佛如來一代時教，自古及今，分宗甚衆，撮其大約，不出三宗，一相宗，二空宗，三性宗。若相宗多說是，空宗多說非，性宗惟論直指，即同曹溪見性成佛也　如今不論見性，罔識正宗，多執是非，紛然諍競，皆不了祖佛密意，但徇言詮，如教中，或說是者，即依性說相，或言非者，是破相顯性。惟性宗一門，顯了直指，不說是非。如今多重非心非佛，非理非事，泯絕之言，以爲玄妙，不知但是遮詮，治病之文。執此方便，認爲標的，卻不信表詮直指之教，頓遺實地，昧卻眞心，但任淺近之情，不探深密之旨，迷空方便，豈識眞歸。問，經云，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取相凡夫，隨宜爲說，若得理本，萬行俱圓，何須事跡，而興造作乎。答，此是破貪著，執取之文，非干因緣事相之法。《淨名經》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金剛三昧經》云，有二入，一理入，二行入，以理導行，以行圓理。又菩提者，以行入無行，以行者緣一切善法，無行者，不得一切善法，豈可滯理虧行，執行違理。祖師馬鳴《大乘起信論》云，信成就發心有三：一直心，正念眞如法故；二深心，樂集一切諸善行故；三大悲心，欲拔一切衆生苦故。

又　問，《淨名經》云，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豈是虛誑　何堅不信，謗正法輪，執有所作罪，根實乃重，增其病　答，佛語誠諦，理事分明，能拔深疑，善開重惑　若深信者，一聞千悟，稱說而行，既蕩前非，不形後過，步步觀照，念念無差　此乃宿習輕微，善根深厚，乘戒俱急，理行相從　斯卽深達教門，堅持佛語，何須事懺，過自不生　如若垢重障深，智荒德薄，但空念一切罪性，不在內外中間，觀其三業現行，全沒根塵法內，如說美食，終不充饑，似念藥方，焉能治病　若令但求其語，而得罪消，則一切業繫之人，故應易脫，何乃積劫生死，如旋火輪，以知業海渺茫，非般若之舟罕渡，障山孤峻，匪金剛之慧難傾　然後身心一如，理事雙運，方萎苦種，永斷業繩　所以祖師云，將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亦無虛空之量，始得報不相酬　又教云，淨意如空　此有二義，一者，離虛妄取，如彼淨空，無有雲翳；二者，觸境無滯，如彼淨空，不生障閡　既廓心境，罪垢何生　若能如是，名爲依教。尚不見無罪，豈況有愆耶　又罪性本淨，是體　性淨契理，無緣，是方便淨因　方便淨顯體性，淨因體性淨成方便淨　方便淨者，力行熏治，體性淨者，一念圓照，本末相應　內外更資，故須理事相扶，成其二淨　正助兼懺，證此一心　設但念空，言實難，違教不信之謗，非此誰耶

問，一生習惡，積累因深，如何臨終十念頓遣　答，《那先經》云，國王問，那先沙門言，人在世間，作惡至百歲，臨終時念佛，死後得生佛國，我不信是語耶　先言，如持百枚大石，置船上，因船故不沒　人雖有本惡，一時念佛，不入泥犂中，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念佛，便入泥犂中　又《智度論》問云，臨死時少許時心，云何能勝終身行力　答，是心雖時頃少，而心力猛利，如火如毒，雖少能作大事，是垂死時心，決定勇健，故勝百歲行力　是後心名爲大心，及諸根事，急如人入陣，不惜身命，名爲健　故知善惡無定，因緣體空，跡有昇沉，事分優劣，眞金一兩，勝百兩之疊，華爝火微，光燄萬仞之積草

問，心外無法，佛不去來，何有見佛及來迎之事　答，唯心念佛，以唯心觀，偏該萬法，既了境唯心，了心卽佛，故隨所念，無非佛矣　《般舟三昧經》云，如人夢見七寶，親屬歡喜，覺已追念，不知在何處　如是念佛，此喻唯心所作，卽有而空，故無來去，又如幻非實，則心佛兩亡，而不無　幻相則不壞心佛，空有無閡，卽無去來，不妨普見，見卽無見，常契中道　是以佛實不來，心亦不去，感應道交，唯心自見，如造罪衆生，感地獄相　《唯識論》云，一切如地獄　問，見獄卒等能爲逼害事，故四義皆成　四義者，如地獄中亦有時定處定，身不定，作用不定，皆是唯識罪人惡業心現，並無心外實銅狗鐵蛇等事　世間一切事法亦復如是　然遮那佛土，匪局東西　若正解了然，習累俱殄，理量雙備，親證無生　既歷聖階位，居不退，卽不厭生死苦，六道化羣生，如信心初具，忍力未圓，欲拯沉淪，實難俱濟　無船救溺，翅弱高飛，臥沉痾而欲離良醫，處襁褓而擬拋慈母，久遭沉墜，必死無疑　但得陷己之虞，未明利他之分　故《智論》云，譬如嬰兒，若不近父母，或墮坑，落井，水火，等難，乏乳而死，須常近父母，養育長大，方能紹繼家業　初心菩薩多願生淨土，親近諸佛，增長法身，方能繼佛家業　十方濟運，有斯益故，多願往生，聖境非虛，眞談匪謬，何乃愛河浪底，沉溺無憂，火宅焰中，焚燒不懼，密織凝網，淺智之刃，莫能揮深，種疑根汎信之力，焉能拔遂卽甘心伏意，幸禍樂災，却非清淨之邦，顧戀恐畏之世，燋蛾爝火，自處餘殃，籠鳥鼎魚，翻稱快樂　故知佛力不如業力，邪因難趣正因，且未脫業身，終棄三障　既不愛蓮臺化質，應須胎藏棄形　若受肉身全身，是苦既沉三界，寧免輪迴，生死海闊，業道難窮，聲聞尚昧，出胎菩薩猶昏隔陰，況具縛生死，底下凡夫，寧不被生苦所羈，死魔所繫　故《目連所問經》云，佛告目連，譬如萬川長注，有浮草木，前不顧後，後不顧前，都會大海　世間亦爾，雖有豪貴富樂自在，悉不得免生老病死，祇由不信佛經，後世爲人，更甚困劇，不能得生千佛國土　是故，我說無量壽佛國，易往易取　而人不能修行往生，反事九十六種邪道　我說是人名無眼人，名無耳人　《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衆生起行修道，未有一得者　當今末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　當知自行難圓，他力易就，如劣士附輪王之勢，飛游四天，凡質假仙藥之功昇騰三島，實爲易行之道，疾得相應　慈旨叮嚀，須銘肌骨　《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隨其心淨，卽佛土淨　又《經》云，心垢卽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　《華嚴經》云，譬如心王寶，隨心見衆色，衆生心淨故，得見清淨剎　《大集經》云，欲淨汝界，但淨汝心　故知一切歸心，萬法由我　欲得淨果，但行淨因　如水性趣下，火性騰上　勢數如是，何足疑焉　問，住相布施，果結無常，增有爲之心，背無爲之道　爭如理觀，福等虛空　故經云，佛言非我而能順理，何堅執事緣塵，而不觀心，達道乎　答，若約觀心，寓目皆是　既云達道，舉足

寧非菩薩，萬行齊興，四攝廣被，不可執空害有，守一疑諸。《華嚴經》云，受一非餘魔所攝持，是以捨邊趣中，還成邪見，不可據宗據今，認妙認玄，識相施爲，陰界造作，應須隨機遮照，任智卷舒，於空有二門，不出不在，眞俗二諦，非即非離，動止何乖，圓融無閡。大凡諸佛菩薩，修進之門，有正有助，有實有權，理事齊修，乘戒兼急，悲智雙運，內外相資。若定立一宗，是魔王之種，或亡泯一切，成己見之愚。

又　問，上說法界一相，法體無二，何故不惟念眞如，復假求學諸善法之行。論答，譬如大摩尼寶，體性明淨，而有纏穢之垢。若人雖念寶性，不以方便，種種磨治，終無得淨，如是衆生眞如之法，體性空淨，而有無量煩惱垢染，若人雖念眞如，不以方便種種熏修，亦無得淨。以垢無量偏，修一切善行，以爲對治。若人修行一切善法，自然歸順眞如法。故當知二祇修道，不曾心外得一法，行一行。何以故，但是自心引出，自淨行性而起修之，故知摩尼沉泥，不能自寶，古鏡積垢，焉能鑑人。雖心性本明，本來具足，若不衆善熏發，萬行磨治，方使引出，成其妙用，則永翳客塵，長淪識海，成安生死，障淨菩提。是以祖教分明，理事相即，不可偏據而溺見河。問，夫如來法身湛然清淨，一切衆生祇爲客塵所蔽，不得現前。如今但息攀緣，定水澄清，何須衆善向外紛馳，反背眞修，但成勞慮。答，無心寂現，此是了因，福德莊嚴，須從緣起。二因雙備，佛體方成。諸大乘經無不具載。《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乃至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如來身。又云，具福德故，不住無爲，具智慧故，不盡有爲。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此乃自背圓途，不遵佛語，擬捉涅槃之縛，欲沈解脫之坑，栽蓮花於高原，植甘種於空界。欲求菩提華果，何處得成。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問，入法以無得爲門，履道以無爲先導。若興衆善，起有得心，一違正宗，二虧實行。答，以無得故，無所不得，以無爲故，無所不爲。無爲豈出爲中，無得非居得外。得與無得，既非全別，爲與無爲亦非分同。非別，非同，誰言一二。而同而別，不關千差。若迷同別兩門，即落斷常二執。所以《華嚴》離世間品》云，知一切法，無相是相，相是無相，無分別是分別，分別是無分別，非有是有，有是非有，無作是作，作是無作，非說是說，說是非說。如今末代宗門中學大乘人，多輕戒律，稱是執持小行，失於戒急，所以《大涅槃經》佛臨涅槃時，扶律談常，則乘戒俱急，故號此經爲瞻常住命之重寶。何以故若無此教，但取目解脫，全不修行，則乘戒俱失。故經云，「羅不清淨，三昧不現前。從定發慧，因事顯理。若闕三昧，慧何由成。是知因戒得定，因定得慧。故云，瞻常住命之重寶，何得滅佛壽命，壞正律儀，爲和合海內之死屍，作長者園中之毒樹，衆聖所責，諸天所訶，善神不親，惡鬼削跡，居國王之地，生作賊身，處閻羅之鄉，死爲獄卒。諸有智者，宜暫思焉。問，空即罪性，業本眞如，取相增瑕，如何懺悔。答，若煩惱道理遣合，宜苦業二道，須行事懺，投身歸命，雨淚翹誠，感佛威加，善根頓發，似池華得日敷榮，若塵鏡遇磨光耀，二障除而十二緣滅，衆罪消而五陰舍空。《最勝王經》云，求一切智，淨智，不思議智，不動智，三藐三菩提，正徧知者，亦應懺悔，滅除業障。何以故，一切諸法從因緣生故。又經云，前心起罪，如雲覆空，後心滅罪，如炬破暗。須知炬滅暗生，要須常然懺炬。彌勒所問《本願經》云，彌勒大士，善權方便，安衆之行，得致無上正眞之道，晝夜六時，正衣束體，下膝着地，向於十方，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衆道德，歸命禮諸佛，令得無上慧。又經云，然諸福中，懺悔爲最，除大障故，獲大善故。《婆沙論》云，若人於一時對十方佛前，代爲一切衆生修行五悔，其功德若有形量者，三千大千世界着不盡。夫罪生無體，業道從緣，不染而染，習垢非無，染而不染，本來常淨。業性如是，去取尤難。一切衆生業通三世，眞慧不發，被二障之所纏，妙定不成，爲五蓋之所覆，唯圓乘佛言，須於淨處，嚴建道場，苦到懇誠，普代有情，勤行懺法，內則唯憑自力，外則全仰佛加，遂得障盡智明，雲開月朗。是以非內非外，能悔所懺俱空，而內而外性罪遮懃，宛爾且登地人位，尚洗垢以除瑕毛，道散心却談虛而拱手。

又　問，祖佛法要，惟立一乘，或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或云，一切無閡人，一道出生死。如何廣陳差別，立二法門，惑亂正宗，起諸邪見。答，諸佛法門，雖成一種，約用分二，其體常同，如一心法。立眞如生滅二門，則是二諦。一乘之道，今古恆然，無有增減。是以總別互顯，本末相資，非總無以出別，非別無以成總，非本無以垂末，非末無以顯本。故知隻鞏難沖，孤輪陗運，惟眞不立，單妄不成。約體則差而無差，就用則不別而別。二二無閡，方入不二之門，空有不乖，始蹈眞空之境。是以八萬法門，無非解脫，

念微善，皆趣菩如　自有初心後心，生忍法忍，未必將高就下，以下凌高　高須知時，自量根力，不可評他美惡，強立是非　言是禍胎，自招衆業　是知事出千巧，理歸一源，皆是大慈善權方便　或因捨身命而頓入法忍，或一心禪定而豁悟無生，或了本清淨而證實相門，或作不淨觀而登遠離道，或住七寶房舍而階聖果，或處塚間樹下而趣涅槃　是以塵沙度門，人皆解脫　無邊教網，了即歸眞　大聖垂言，終不虛設　譬如涉遠，以到爲期，不取途中，強論難易　故知醫不專散，天不長晴　應須丸散調停，陰陽兼濟，遂得衆疾同愈，萬物齊榮，不識飯食種，具聞醫是衆味主，便純飲醫，失味致患　行者亦如是，欲除著心故，但行般若，反墜邪見，不能增進善法　若與五波羅密和合，則功德具足，義味調適　是以般若無方便，溺無爲之坑，方便無般若，陷幻化之網　二輪不滯，一道無虧，權實雙行，正宗方顯　住無所住，佛事所以兼修，得無所得，智心所以恆寂　《華嚴經》云，譬如虛空，於十方中，若去來今，求不可得，然非無虛空　菩薩如是，觀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無一切法　如實無異，不失所作，普示修行　菩薩諸行，不捨大願，調伏衆生，轉正法輪，不壞因果　又云，菩薩摩訶薩了達自身及以衆生，本來寂滅，不驚不怖，而動修福智，無有厭足　雖知一切法無有造作，而亦不捨諸法自相　雖於諸境界永離貪欲，而常樂瞻奉諸佛色　身雖知不由他悟，入於法而種種方便，求一切智　雖知諸佛國土，皆如虛空，而常樂莊嚴一切佛刹　雖恆觀察無人無我，而教化衆生，無有疲厭　雖於法界本來不動，而以神通智力現衆變化　雖已成就一切智皆是權施，實無定法　隨其樂欲，逗其便宜，惟取證道爲心，不揀入門麤細　是以衆行俱備，萬善齊修，一行歸源，千門自正　豈可捨此取彼，執實謗權，頓棄機緣，滅佛方便　故云從實分權，權是實權，開權顯實，實是權實　如迷權實二門，則智不自在　所言般若功深者，然般若孕聖弘賢，含靈蘊妙，標之則爲宗，爲首，爲導，爲依，融之則觸境該空，無非般若　故經云，色無邊故，般若無邊　《肇論》云，三毒四倒，皆悉清淨，何獨尊淨於般若　今何取捨，而欲逃空避影乎　且諸佛密意，詮旨難裁，空拳誑小兒，誘度於一切，無有決定法，故號大菩提　不知般若有破著之功，教中偏讚，却乃隨語生見，是以依方故迷　故般若能導萬行，若無萬行，般若何施　偏嗽腎而飲鹹，失味致患，專抱空而執斷，喪智成愆　《智論》云，帝釋意念若般若，是究竟法者，行人但行般若，何用餘法　佛答，菩薩六波羅密，以般若波羅密用無所得法和合，故此都是般若波羅密　若作行般若，不捨餘法，則功德不具足，不善不妙　譬如愚人智，而修菩薩行，無有休息　雖知諸法不可言說，而轉淨法輪，令衆生喜　雖能示現諸佛神力，而不厭捨菩薩之身　雖現入於大涅槃，而一切處示現，受生　能作如是權實雙行法，是佛業　是以若撥果排因，即空見外道，據體絕用，是趣寂聲聞　如金中雖有衆器，除礦但能顯金　若不施功造作，無因得成其器　豈金出礦已，不造不作，自然得成於器　是知果佛須性相具足，因行必須事理雙修　依本智，如得金，修理行，如去礦，修事行，如造作，求佛智，如成器也　若三世佛行執爲妄想，還何修學而得解脫　不依佛行，別有所宗，皆外道行　古德云，若一向拱手，自取安隱，不行仁義道，即闕莊嚴，多劫亦不成　但實際不受一塵，佛事不捨一法　《還源觀》云，眞該妄本，行無不修，妄徹眞源，相無不寂　又云，眞如之性，法爾隨緣，萬法俱興，法爾歸性　《祖師傳法偈》云，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閡，當生即不生　故知眞不守性，順寂而萬有恆興　緣不失體，任動而一空恆寂

問，《思益經》云，入正位者，不從一地至十地　《楞伽經》云，寂滅眞如，有何次第　古德云，寧可永劫流淪，終不求諸聖解脫　又云，任汝千聖現，我有天眞佛　何乃揑目生華，強分行位　答，若心冥性佛，理括眞源，豈假他緣，尚猶忘已　若隨智區分，於無次第中而立次第，雖似昇降，本位不動，常居中道，不有而有，階降歷然，有而不有，泯然虛靜　故《般若經》云，須菩提問佛，若諸法畢竟無所有，云何說有一地乃至十地　佛言，以諸法畢竟無所有，故則有菩薩初地至十地　若諸法有決定性者，則無一地乃至十地　是以三十七品菩薩履踐之門，五十二位古佛修行之路，從初念處，一念圓修，迄至十八不共，練磨三業，究竟清淨　問，何不一法頓悟，萬行自圓，而迂迴漸徑，勤勞小善乎　禪宗一念不生，一塵不現　若爭馳婬水，競執空華，以幻修幻，終無得理　答，諸佛了幻，方能度幻衆生　菩薩明空，是以從空建立　《涅槃經》云，佛言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如來在中以方便力，無所染著　何以故，諸佛法爾　《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是以頓如種子已包，漸似芽莖旋發　又如見九層之臺，則可頓見，要須躡階而後得昇，頓了心性，即心是佛，無性不具，而須積功，遍修萬行　又如磨鏡，一時徧磨，明淨有漸，萬行頓修，悟則漸勝，此名圓漸，非是漸圓，亦是無位中位，無行中行　是以徹果該

因，從微至著，皆須慈善根力，乃能自利利他　故道不遺於小行，暗弗拒於初明　故一句染神，歷劫不朽，一善入心，萬世匪忘　又云，萬善理同無漏者，夫萬善本有，皆資理發理，既無異善，豈容二本　如來藏性，爲萬善之因，亦名正因，親生萬善　台教云，如輕小善不成佛，是滅世間佛種　又云，善機有二，一感人天華報，二感佛道果報　是以大聖順機，曲應大小，不忘接後逗前，半滿豈廢　或讚小而引歸深極，或訶半而恐滯初門，黃葉寧金，空拳豈實，皆是抑揚之意，權施誘度之恩　而不得教旨者，但執方便之言，互相是非，確定取捨，或執小滯大，違失本宗，或據大妨小，而虧權慧　又雖然宗大，大旨焉明，徒云斥小，小行空失，運意則承虛託假，出語則越分過頭　斷正法輪，謗大般若，深慳極過，莫越於斯　歷劫何窮，長淪無間　《淨名經》云，無方便慧縛，有方便慧解，無慧方便縛，有慧方便解，豈可執權謗實，害有賓無　但大小雙弘，空有俱運，一心三觀，即無過矣　是以順法體則纖毫不立，隨智用則大業恢興　體不離用，故寂而常照，用不離體，故照而常寂　是以常體常用，恢照恢寂　若會旨歸，宗則體用俱離，何照何寂　曷乃據體而礙用，執性而壞緣　理事不融，眞俗成隔，則同體之悲，絕運無緣之慈，靡成善惡，既不同觀，冤親何能普救，過之甚矣，失莫大焉　又先德云，夫善知識者，雖明見佛性，與佛同等，若論其功，未齊諸聖　須從今日，步步資熏　是以諸大菩薩，皆思維世，波騰苦海，作諸不利益事，捐功喪力，惟長業芽　今首前非，頓行佛道，擬精進甲，發金剛心，衆善普行，廣興法利　入世間三昧，現功巧神通，和光同塵，潛行密用，滅無明火，摧憍慢幢，曲順機宜，和顏誘誨，愛語攝受，慈眼顧瞻，開諭愚盲，安慰驚恐，懸照世之日，耀破暗之燈，揭有獄之重關，沃火宅之熾燄，滿求者之願　若如意之珠，拔病者之根，猶善見之藥，乾欲海而成悲海，碎苦輪而成智輪，變貧窮濟作福德之津，轉生死野合菩提之道　諸佛法內，靡所不爲，衆生界中無所不濟　如地所載，如橋所昇，如風所持，如水所潤，如火所熟，如春所生，如空所容，如雲所覆，遂令聞名脫苦，蹈影獲安，觸光而身垢輕清，憶念而心猿調伏，皆是從微至著，漸積善根，行滿功圓，成其大事　何乃毀善業道，開惡趣門，成就魔緣，斷滅佛種　夫一念頓圓，三德悉備，未有一法能越心源　設修萬行，皆從眞法界之所成　或治習氣而用佛知見之所斷，所謂無成之成，何妨妙行　不斷之斷，豈礙圓修，極惡違境，尚爲助發　知識美德，嘉善，寧非進趣道乎　問，何不直明本際，則本立而道生　若廣述行門，恐生迂濶　答，理爲道本，行爲道跡，因本垂跡，無本跡何所施，因跡顯本，無跡本奚獨立　故云，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　是知先明其宗，方能進道　若一向逐末，實有所妨　經云，非不了眞如而能成其行，猶如幻事等侶，有而非眞　且圓根頓受之人，則遮照而無滯，即遮而照，故雙非即是，雙行即照，而遮故雙行，即是雙遣　不壞本而常末，萬行紛然，不壞末而常本，一心恢寂

問，《法句經》云，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何故立事興心，而乖無作道乎　答，即心無心，事不妨理，作而無作，性不閡緣　故賢首國師云，緣起體寂，起恆不起，達體隨緣，不起恆起　《大集經》云，佛言精進，有二種，一始發精進，二終成精進　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　《金光明經》中雖得佛果，精進不休故　於衆中起禮身骨，況餘凡下，端拱成耶　故十八不共法中，精進無減　《大論》云，菩薩知一切精進，皆是虛妄，而常成就不退，是名眞實精進　《弘明集》云，或有惡趣於空，以生斷見，說之於口　若同用之於心，則異，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說以空資其愛　大士體空而進德，小人說空而退善　良由反用正言以生邪執矣　不觀空以遣累，但取空而廢善　又善惡諸法，等空無相，而善法助道，惡法生障，故知萬法眞性，同一如矣，無妨因緣法中有萬殊矣　故經云，深信因果，不謗大乘，三世因果，佛不誑欺，十力勸誡，聞當不疑，而謂善惡都空，無損益爲，夫法眼明了，無法不悉，舌相廣長，言無不實　其析有也，則一毫爲萬，其等空也，則萬像皆一　防斷常之生，尤兼空有，而除疾非聖者必凶，順道者終吉，勿謂不信，有如皎日　故《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爲始於有故　若復着於空，諸佛所不化　《金剛三昧經》云，若離無取有，破有取空，此僞妄空而非眞無　今雖離有，而不存空，如是乃得諸法眞無　故《肇論》云，若以有爲有，則以無爲無有，既不有則無無也　夫不存無以觀法者，可謂見法實性矣　何得以空害有，以有害空，乖一味之源，成二見之垢乎　並是依語失義，遺智存情，雖言破有，未達有源，強復執空，固窮空旨　經云，善薩不盡有爲，不住無爲　肇法師云，有爲雖僞，捨之則大業不成，無爲雖實，住之則慧心不朗　《華嚴經》云，解如來身非如虛空，一切功德無量妙法所圓滿故　《大集經》云，捨離大慈而觀無生，是爲魔業，厭離有爲功德，是爲魔業　問，忘緣頓入，教有明文，今何所非，而逐因緣法乎　答，頓教一門，亦是上根所受，忘緣淨

意，眞爲如實修行　今所論者，爲著法之人而生偏見，一向毀事，不了圓宗，但析妄情，豈除教道　古教云，如大乘師不弘小教，則失佛方便，祇如古德，設有邊際之言，皆是爲物遣執　今時但效其言，罔知其旨　又全未入於頓門，但妄生譏謗，所失太過　故今愍之，是以緣緣遺性，積雜染而爲凡，離緣求證，沉偏空而成小緣，性無閡即大菩提，不離塵勞門，能成無爲種，不溺實際海，能隨有作波　眞俗鎔融，有無不滯，可謂履非道而達正道，即世法而具佛法矣

問，萬善威儀，聲聞劣行，迂滯化疊，蹉伏草菴，豈稱大心，何成圓頓答，三乘初學，不愚於法，所以《法華經》云，若有比丘實得阿羅漢，若不信此法，無有是處　又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漸漸修學，悉當成佛　皆是中途取證，起住著心，是以諸佛所訶，勸令起行　且二乘之人，皆登聖位，超九地之煩惱，斷三界之業身　同坐解脫之牀，已具神通之慧　豈比博地具縛凡夫，惟向依通，全無修證　故眞覺大師云，二乘何咎，而欲不修，教中或毀或讚，抑揚當時耳　凡夫不了預畏被訶，寧知見愛尚存，去小乘而甚遠，雖復言其修道，惑使之所不除，非惟身口未端，亦乃心由邪曲，見生自意解，背眞詮聖教之所，不依明師，未曾承受根緣，非爲宿習見解，未預生知，而能世智辯聰，談論以之終日，時復牽於經語，曲會私心，縱邪說以誑愚人，撥因果而排罪福，順情則熙怡生喜，逆意則忿懥瞋恚受之狀，固然稱位，乃僞菩薩初篇之非，未免過人之謬，又棄大乘之所不修，而復譏於小學，恣一時之強口謗說之患，鏗然三途苦輪，報之長劫

問，五度如盲，般若如導，今則偏讚衆行，廣明散善乎　答，今所論衆善者，祇爲成就般若，故教中或訶有爲，但是破其貪執　如若取捨不生，一切無閡　若未明般若，以萬行爲助緣，若已明般若，用衆行爲嚴飾　《萬善同歸集》，離般若外，更無一法　或不證般若，但習有爲，所成生死之因，豈得涅槃之果　若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　若持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犂中　若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　若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眞常海　若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　若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爲果　故知般若是險惡徑中之導師，迷闇室中之明炬，生死海中之智楫，煩惱病中之良醫，碎邪山之大風，破魔軍之猛將，照幽途之赫日，驚昏識之迅雷，抉愚盲之金鍼，沃渴愛之甘露，截癡網之慧刃，結貧乏之寶珠　若般若不明，萬行虛設　祖師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不可剎那忘照，率爾相違，乃至成佛，究竟位中定慧力莊嚴　以此度含識

大凡善法略有四種，一，自性善，無貪癡助等三善根；二，相應善，善心起時，心王心所一時俱起；三，發起善，發身語業，表內心所思；四，第一義善，體性清淨，又略有二種，一理善即第一義，二事善，即六度萬行　今時多據理善　若是理善，闡提亦具，何不成佛　是以須行事善，莊嚴顯理，積大福德，方成妙身　如鐵藏金倡山藏玉，若石蘊火，猶地生泉　未遇因緣，不成濟用　雖然本具有，亦同無衆生　三因亦復如是，故《法華經》云，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一切衆所尊，爲說實相印　又薄德少福人，不堪受此法　夫善根易失，惡業難除，是故此心難得調伏，故知善事易忘，人身難得，不可因循，剎那異世　如上所明萬德衆善，菩提資糧，惟除二法，能成障閡　一者不信，二者瞋恚　不信障未行善，欲行善，瞋恚滅已行善，現行善　以不信故，如同敗種，永斷善根，隳壞正宗，增長邪見　以瞋恚故，焚燒功德，遮障菩提，開惡趣門，閉人天路　又不瞋從慈而起大信，因智而成智刃，纔揮疑根頓斷，慈雲既潤，瞋火潛消　是以因智度苦海之津，因信入菩提之戶，因慈住大覺之室，因忍披如來之衣

問，慈悲萬善深如佛業，祖教或毀或讚，所以生疑　上雖廣明，納懷除惑，未審佛旨，究竟所歸，更希指南，永祛積滯　答，祖立言詮，佛垂教跡，但破偏計所執，不壞緣起法門　偏計性者，情有理無，如繩上生蛇，杌中見鬼，無而橫計，脫體全空　依他性者，即是因緣，若隨淨緣，即得成聖　若隨染緣，即乃爲凡　是以從緣無性，故號圓成　《法華經》云，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論》云，若見因緣法，則名爲見佛　故知無有一塵不合理事，未有一法非是佛乘　皆是不了萬法之初源，一塵之自性，遂生情執，濃相迷名，妄分自他，強生離合，致令理事水火競生，各據二邊，不成一味　自翳眼見，明珠有顙，以執心觀萬善生瑕，嫉怒，凝性，邪見，非道，尚爲解脫之門，尊崇三寶，利他衆信，豈成障閡之事　是以達之，則瓦礫爲金，取之則妙藥成毒　故經云，虛妄是實語，除邪執故，實語成虛妄，生語見故　但除去取之情，盡履元通之道，見網自裂，惟一眞心，塵翳若除，無非佛國　故《華嚴經》云，偏修理則滿寂，偏修智則無悲，偏修悲則染習便增，但發

願則有爲情起　故菩薩以法融通，不去不取　圭峯禪師云，師資傳授，須識藥病　承上方便，皆須先開示本性，方令依性修禪　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　破執方便，須凡聖俱泯，功業齊祛，使心無所著，方可修禪　後學淺識，便執此言，爲究竟道　如上所引，祖教了然，但以所非者，破其執離性之相而生常見離相之性成其斷滅，或有所讀者，乃是了即相之性，用不離體，即性之相，體不離用　故知相是性之用，性是相之體　若欲讀性，即是讀相，若欲毀相，祇是毀性，云何妄起取捨之心，而生異見　若入一際法門，則毀讀都息。

問，如上問意，祇據今時，多取理通，少從事習　皆稱玄學，離物超塵，佛果尚鄰，而不修衆善，豈宗而當作　未審上古事總如然，請更決疑，免墜邪網　答，前賢往聖，志大心淳，究理而暮刻不忘，潛行而神靈罔測，時夕如臨深履薄，覩證似然，足救頭，重實而不重虛，貴行而不貴說，涉有而不住有，行空而不證空，從小善而積殊功，仗微因而成大果　今時則刻濁時訛，志微根鈍，我慢垢重，懈怠障深，一行無成，百非恆習，乘成俱喪，理事雙亡，墮無知坑，坐黑暗獄　不達即事即理之旨，空念破執破病之言　智者深嗟，愚人傚傚，既成途轍　頓奪尤難，是以廣引祖佛之深心，備彰經論之大意，希悛舊執，庶改前非，同躡先聖之遺蹤，共稟覺王之慈勅，無虧本志，免負四恩，齊登解脫之門，咸闡離生之道，成諸佛業，滿大菩提，塞邪徑而闢正途，堅信根而拔疑刺，備波羅密之智楫，駕大般若之慈航，越三有之苦津，入普賢之願海，度法界之瓢溺，置涅槃之大城，往返塵勞，周旋五趣，不休不息，無始無終，未來窮而不窮，虛空盡而無盡，仰惟佛眼，證此微誠，普爲羣靈敬述茲集。

問，上上根人頓悟自心，還假萬行助道熏修不　答，圭峯禪師有四句料簡，一漸修頓悟，如伐樹片片漸砍，一時頓倒　二頓修漸悟，如人學射，頓者箭箭直注，意在的，漸者久久方中　三漸修漸悟，如登九層之臺，足履漸高，所見漸遠　四頓悟頓修，如染一綟絲，萬條頓色　上四句多約證悟，惟頓悟漸修，此約解悟，如日頓出，霜露漸消　《華嚴經》說，初發心時，便成正覺，然後登地，次第修證　若未悟而修，非眞修也　惟此頓悟，漸修，既合佛乘，不違圓旨　如頓悟頓修，亦是多生漸修，今生頓熟，此在當人時中自驗　若所言如所行，所行如所言，量窮法界之邊，心合虛空之理，八風不動，三受寂然，種現雙消，根隨俱盡　若約自利，則何假萬行，薰修無病，不應服藥　若約利他，亦不可廢　若不自作，爭勸他人　故經云，若自持戒，勸他持戒，若自空禪，勸他坐禪　智論云，如百歲翁，翁舞爲教，授兒孫故　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　如或現行，未斷煩惱，習氣又濃，寓目生情，觸塵成滯，雖了無生之義，其力未充，不可執云我已悟了　煩惱性空，若起心修，即爲顛倒　然則煩惱性雖空，能令受業，業果無性，亦作苦因　苦痛雖虛，祇塵難忍，如遭重病，病亦全空，何求醫人，偏服藥餌　故知言行相違，虛實可驗，但量根力，不可自謾　察念防非，切宜仔細　問，因緣義空，自他無性，涅槃生死，一體無殊，如何行慈，廣垂攝化　答，雖人法本空，彼我虛寂，而衆生迷，如夢所得，都不覺知，菩薩興悲，而示眞實　問，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各立修行之門，勤苦兢兢，非無善業，云何報盡，還入輪迴，不得解脫　答，未達無生正理，惟修生滅，有因起貪着之心，懷希望之意，以苦捨苦，從迷積迷，匍匐昇沉，輪迴莫已　蒸砂之喻，足可明之。

問，非惟外道，修善不得解脫，依內教修，亦有不得道者，何耶　答，皆爲有我，故不得斷結　凡作之時，皆云我能作，隨境所得，住着因果　若空一無我理，證解一心，不動塵勞，當處解脫　凡有一法，皆從衆緣所成，實無本體，以無體故空，是以衆生於性空中執爲實有，內則爲我所羈，外則爲塵所局，所以修行不出心境，及至得果，不離所因，昇降雖殊，常繫諸有　互爲高下，終始輪迴　衆聖所生，我爲其本。

問，既萬法無體，本來自空，云何復有諸法建立　答，祇爲空無體性，而從緣生　若有自體，即不假緣生　既不從緣生，即萬法有其定體　若立定相，即成常過，善惡不可改移，因果遂成錯亂　爲惡應生天，爲善應沉淵，以無因故，作善應無福，作惡應無罪　以無果故，是以萬法無體，無定，但從緣現，以緣生故，無性，諸法皆空，以無性故，緣生諸法建立　故《華嚴經》明，菩薩於無自性中，建立一切佛事，是以因空立有，有無自名，從有辨空，空無自體　問，既一切諸法，無性無生，云何衆生執著境緣，而受實報　答，祇爲不了無性，迷爲實有，所以受其實報　如達其性，空即不生，貪着既不耽著，任運施爲，不住其因，終不受果　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　又云，一切惟心造若心不起，外境常虛　了境性空，其心自寂　安心既寂，幻相何生　心境俱冥，自然合道　《華嚴經》云，眼耳鼻舌身心意，諸情根一切空無性，安心分別有　又云，世間一切法，但以心爲主　隨解取衆相，顛倒不如實　問，既受實

報，云何有一切空。答，云明白云，衆生自妄，認爲實，其性常空，雖受苦樂，無愛憎生，人法俱空，無所得。猶如夢見，好惡欣感煩惱，及至覺來，豁然無事。覺來非有，夢裏非無，顛習顛倒之因，不無虛妄之果。問，所修萬善，以何爲根本乎。答，一切理事，以心爲本。約理者，經云，觀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此以眞如觀眞實心爲本。約事者，經云，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此以心識觀，緣慮心爲本。眞實心爲體，緣慮心爲用。用即心生滅門，體即心眞如門。約體用分二，惟是一心，即體之用，用不離體，即用之體，體不離用。開合雖殊，眞性不動。心能作佛，心作衆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獄。心異則千差競起，心平則法界坦然。心凡則三毒縈纏，心聖則六通自在。心窄則一道清淨，心有則萬境縱橫。如谷應聲，語高而響大，似鏡鑑像，形曲而影邪。以萬行由心，一切在我，內虛外終不實，內細外終不麤。善因終值善終，惡行難逃惡境。問，萬行之源以心爲本，助道門內何法爲先。答，以其眞實正直爲先，慈悲攝化爲道。以正直故，果無迂曲，行順眞如，以慈悲故，不墮小乘，功齊大覺。以此二門，自他兼利。問，前明先知正宗，遍行助道，今萬行門中，以消疑滯，來審以何爲宗旨。答，佛法本無定止，但隨入處，明見心性，權名爲宗。問，以何方便，而得悟入。答，有方便門，應須自入。問，豈無指示。答，見性無方，云何所指實非見聞覺知境界。問，既無所指，明見之時，見何物。答，見無物。問，無物如何見。答，無物即無見，無見是眞見，有見即隨塵。問，若然，如是教中佛云何亦說見。答，佛隨世法，即是不見見，非同凡夫，執爲實見，究竟而論，見性非屬有無，湛然常寂。問，畢竟如何。答，須親省察。問，理事無閡，萬事圓修，何教所宗，何諦所攝。答，法性融通，隨緣自在，隨舉一法，萬行圓收，即《華嚴》所宗，圓教所攝。若六度萬行，成佛度生，雖淨緣起，皆世諦所收。若發明本宗，深窮果海，則理智俱亡，言心路絕。問，此集所陳，有何名目。答，若問假名，數乃恆沙，今略而言之總，名《萬善同歸》，別開十義。一名理事無閡，二名權實雙行，三名二諦並陳，四名性相融即，五名體用自在，六名空有相成，七名正助兼修，八名同異一際，九名修性不二，十名因果無差。問，此集所申當何等機，得何等利。答，自他兼利，頓漸俱收。自利者，助道之圓門，修行之玄鏡。利他者，濃眞之皎日，二見之良醫。頓行者，不違性起之門，能成法界之行。漸進者，免魔方便之教，終歸究竟之乘。

又卷二一《御制序》

達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則什公弟子，講譯經文，南則蓮社諸賢，精修淨土。迨後直指心傳，輝映震旦，宗門每以教典爲尋文解義，淨土爲著相祈提，置而勿論，不知不覺，話成兩橛。朕於肇法師語錄序已詳言宗教之合一矣。至於淨土之旨，又豈有二。這個如摩尼珠，面面皆圓，如寶絲網，重重交映，如大火聚，萬有虛空，不得而出。如大火聚，萬有虛空，不得而入。誠乃不無不有，無欠無餘。果能了悟，則終日喫飯，曾嚼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然則終日念佛，豈有爲念佛所累礙哉。如猶不能了悟，則色空明暗，愛想行識，盡是一場大夢，又何必但許人惡夢，而不許人善夢也。曹溪十一傳而至永明壽禪師，始以淨土提持後學，而長蘆、北磵諸人，亦作《淨土章句》，及明蓮池大師，專以此爲家法，倡導於浙之雲棲。其所著《雲棲法彙》一書，於本分雖非徹底圓通之論，然而已皆正知正見之說。朕欲表是淨土一門，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不致岐而視之，誤謗般若，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刊爲外集，以示後世。如學人宗旨不明，即將南無阿彌陀佛一句作無義味語，一念萬年，與之抵對，自然摸著鼻孔，如其已得正悟，則丈六金身是一莖草，三千世界是一微塵，延一刹那頃於萬億年，攞一毫毛端爲四大部，寶池金地，充塞現前，翠竹黃花，無非正受，於此淨土，正可隨喜花開見佛，豈不是直指心傳也耶。是爲序。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望日

又卷二二《雲棲蓮池宏大師語録》

問，念佛之心無雜無間，即精進度，何故乃云不退墮耶。

答，將謂精進，乃能不退墮，非精進即是不退墮耶。辯此有二：一者，亦可即是不退。何以故，雖常言精不雜，進不退，然此二字，總之成就，進義古云精進度懈怠是也。進與退對，故精進即不退。二者，此重念佛普攝諸念佛即成精進，不必更求精進矣。如所問，乃是精進念佛，非念佛即精進。

問，世人聞念佛念心，心淨土淨之語，因膠執內心，拂拭令淨，偏空自喜，揆無西方，及語心土一如，則曰我心非石，懷土奚爲，剗貫含泥黃壤，豈俾金界，鑿誠戴岳持地，何若搏空。蓋亦喻似升蟲，象比蓮華，四十脈絡，以當寶

網，交羅一靈，內朗以況，彌陀，安住近肺，約西通舌，爲池，法譬而已，無論實境，則有引風水之凶吉，致子孫之興衰，例依正之互融，示機感之靡忒，此猶未委正因，未窮十妙，更求明誨，傾此惡見。

答，心淨土淨，語則誠然。但語有二義：一者約理，謂心即是土，淨心之外無淨土也；二者約事，謂心爲土因，其心淨者，其土淨也。若執理而廢事，世謂清閒，即是仙果。清閒之外，無眞仙乎。至如攬身分而言淨土，此則邪見尤甚，苦報彌深。蓋吾佛唯明一心，而謬人恆執四大。是故認肉絡爲寶羅，指妄想爲眞佛。肺屬西而便名金地，舌生津而遂號華池，鄙僞千途，莫可枚舉，豈知革囊不淨，幻質非眞，徒費辛勤，終成敗壞。而復迷醉無知，竊附於心淨土淨之說，不但愚夫愚婦惑之，士大夫亦有受其害者，良可歎也。

問，或謂佛逼衆生，拋離骨肉，棄捨形骸，近別家鄉，遠投外國，魂爽幽幽，入此夢境，夢中獲寶，色色非眞，聞之慘然，有何極樂。又云，在生亦是夢境，既全是夢，益復可悲。將謂菩薩先醒，却行如夢，六波羅密則實報莊嚴，更成恍忽矣。我其歸常寂光乎。寂光無色，莽渺安依，不如寓世夢間，一任獻吉憎惡。

答，虛浮界內是夢非眞，常寂光中是眞非夢。世人以夢爲眞，以眞爲夢，顚倒如斯，良可悲矣。豈知骨肉之即譬冤，形骸之爲桎梏，得生淨土，是則脫沉痾而再獲天年，釋囹圄而榮歸故里，名之極樂，詎不然乎。若夫菩薩行門，雖云如夢，譬之大喜將臨，夜現吉祥之境，豈比重昏失曉，魂招凶惡之徵。蓋菩薩在夢而將甦，凡夫由夢而入夢，至於寂光，則朗然大寐之得醒矣。

問，世之求往生者，非即欲往生者也。就使正禮念時，佛現其前，引之西往，必辭以化緣未周，婚嫁未畢，幸少須臾無死耳。復有一人，異於前人，力修三昧，無間六時，慮後倦勤，失此機會，便乃投身自斃，縱火自焚，既匪捨報安詳，如入禪定，佛憐其愚，亦肯手相接否。

答，智人之修淨土也，在生則自淨其心，報滿則任緣而往，不欲生而戀著世緣者，慢也，急欲生而自殘軀命者，愚也。如是之流，輕則攝入魔羣，重則沉於惡趣，日光普照，不及覆盆，佛雖大慈，莫之能救。

問，王臣往生，是不舍國事者也。居士往生，是不舍家事者也。夫居士一心念佛，或無他碍。若王臣之勞於王事，當不若家事之可推諉者。楊無爲諸君，亦何嘗被鰥官之刺，而竟致化佛之迎。豈軍旅政刑，一切不妨，往生乎。抑彼念念與實相不背乎。

答，達心之士，萬機萬變，而國政非繁。執境之流，一夫一婦，而家緣尚累。譬之明鏡，照物，終日照而無勞；空谷傳聲，多衆傳而不困，如是則大君不異世尊，百辟何非海衆，都俞吁咈，而妙法交宣，慶賞刑威，而眞慈平等，王事佛事，打成一片，何淨土之難生耶。

問，今之迷者，猶背燭而坐，回首無不見燭者，彼一念緣佛，便應見佛，如必念之熟而後見，將回首見燭者，亦必瞪目熟視，久而後見哉。向令佛設善權，念佛時隨念見佛，停心絕念，及與雜念時便爾，懵然斯人人念佛矣，安有闡提耶。

答，太陽日日當天，而戴盆不覺。明鏡時時對面，而瞽目無知。念佛之人，念念與彌陀相接，而自昧自迷，何以異於是。良以心水不清，佛月不現，衆生自各於佛，何尤。且明燭在背，回首幾人，指點徒勞，堅然強項，乃責佛之難見，亦獨何歟。

問，《黃帝內經》，明大惑之病，謂目中無端，忽有所見是也。今學人於本無中，忽有所見，與見鬼何別。又云，將死之時，乃得接引，所謂時衰鬼弄人，捨身而隨之，不亦大惑歟。

答，無故而忽見，安得非邪。昔觀而今成，安得非正。蓋因果之常理也。淨業學人，應須平日考因果之根，原辨邪正之微細，至於臨終所見，魔佛顯然，誰足爲惑。如觀立佛而現坐佛者，魔也，正報依報，不與經文符合者，魔也，以空觀空而隱者，魔也。苟爲不然，則淨心成就，淨境現前，接引往生，訓垂金口，安得與無故忽見比耶。

問，或云，西乃天傾物老之方，人死念絕，乃得生彼。又云，天傾之處，地爲有餘，有餘則能廣容往生之衆。又云，庚辛屬金，金不變壞，以示不退轉之義。又云，萬物以西而成，百果皆實於秋。行人東方行因，西方證果，竊爲往生，乃是生機，何不入東方生物之府，而反入肅殺之地。若標第一義諦，何不直於中央攝人耶。無乃但論一時當機，所謂西者，無所取義歟。

答，如來一語多義攸含，但邪正殊途，理應揀擇。若云念絕則誰生念，若云地容，則地容有限，金性不變，秋位司成，二義爲近。據實而論，亦不盡然。蓋虛空無盡，世界何窮。今此極樂之邦，東觀則西，西觀則東，南北二方，亦復類是。釋迦勸往，故說西方，別佛讚生，必標他向，那得執西立義，膠

固不融不然，童子遍參，何復南爲正位，藥師示現，乃令東亦淨方　但歸心一處，專念斯成已耳

問，兜率彌勒宮也，昔人往往發願求生，具有儀法　至唐道昂，專修西方，而臨終兜率來迎。夫兜率可不願而致，西方似亦可不願而致矣　又或誓取銅輪，反得鐵輪，誓取金臺，反得銀臺，則誓取西方淨土，反得東方淨土，亦未可知

答，十善戒定，生天之正因，發願回向，淨土之正因　故生天者，容有不資於願，而生淨土者，無願則不成。蓋淨土非無善力，而願乃居先　生天亦假慕求，而善爲之主。世有初修天業，後一意西方。是以殑現玉京，俄隱跡而重彰佛國，正專求之所感，豈漫修而可成。至如銅鐵未符，金銀稍隔，則是求上僅得其中，然而終竟必如其願。志西方而功未就，要於人天善道受生耳。若能純一用心，堅誠發願，西則必西，何東生之足慮。

問，懺中所禮佛，乃盡三世，而所念佛獨一彌陀，固謂三世諸佛，無稱名之願耳。然彌陀亦有多名，具在經中，隨取一名，持之得否。據《小彌陀經》，翻爲無量壽，無量光。而《觀經》獨稱無量壽者，豈能觀之智，所觀之光，即爲光耶。六方佛中，其西亦有無量壽者，即是此佛，自讚否耶。

答，如來名號，誠曰多端，但取偏熟衆生耳，根於中實無差別。惟彼彌陀之號，普遍十方，故令稱念之人，皆歸一致。且無量壽是唐言，阿彌陀乃梵語。而壽量現等虛空，光明自偏宇宙，舉體該用，但云無量壽足矣　若夫十方諸佛，數之歷有同名釋迦，尊稱多之，至於無算。極樂教主，何獨不然。非佛自讚，亦無疑矣。今時有人執念釋迦，而不念彌陀者，自以爲是拗衆稱高，噫，釋迦使汝師彌陀，而汝不從教，譬之子違父命，而不就明師，雖日呼其父，安得不云忤逆。

問，極樂之樂，從情識生，三禪而上已不貴樂，九品之內顧復求樂，何也　若云寂滅爲樂之樂，豈必緣衣食，自然無有衆苦，而得名乎　若云淨土唯心，心體常樂，何爲又言觀佛心者，大慈悲是

答，極樂雖接凡情，其實有二：一者，對苦說樂，無有衆苦，故名極樂；二者，稱性說樂，無苦無樂，故名極樂。此之眞樂，豈情識之擬耶。又聲聞以寂滅爲樂，大聖以慈悲爲樂，則大慈悲心，非即常樂乎　而世人以戚戚言悲，抑末矣

問，一人作佛事，諸佛應盡知　十方佛來迎，是人何所向　諸佛本同，迹同，種種皆同　念佛者，合是十方諸佛同來接引，此獨一方三聖往迎，必其念時，所見偏淺

答，諸佛雖能偏知，而赴機不亂。一佛既勤專念，而感應自符。修淨土者，就使諸佛齊彰，亦必有主有伴，彌陀獨顯，化佛雲從，因果法爾，如然，非是偏淺所致

問，《涅槃》云，釋迦亦有淨土，本我導師，在彼末法，最後誠言，可無信受便爾。六時但念迦文，生難勝國，豈不當機耶。釋迦極讚彌陀，合如其願，既生彼已，遣我承事彌陀，亦復何礙

答，諸佛誰無淨土，彌陀亦有穢邦。良繇土土交資，佛佛互讚。如世易子而教，猶花接幹而生，妙用微權，不可思議。惡知難勝，非即清泰之鄉，安辨翟曇，得無法藏之後。但遵現教，毋用他求。

問，有云，大徹大悟人，不妨更見彌陀。既已不歷諸位，立地成佛矣。以佛見佛，猶以知知。知此一見，爲是參，爲是證意者，權示榜樣　又或理既頓超，身猶凡下，往獲妙用，乃可度生耳

答，凡夫心始得悟見處，與佛相齊　菩薩行實無邊功能，去佛猶遠，不妨再依古佛，重受新聞　且證且參，何窮何盡。昔人謂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況離佛乎　若執三祇薰煉，是藏教小乘，而弱羽狂飛，失利多矣。可不愼諸。

問，即淨即穢，即穢即淨，西方此土，不踰分寸，生而即無生，去則實不去。今彈指一念，頃屈伸臂，此已約時，便似舉足移步，雖云極速，猶是雨途。

答，執謝惑銷，縱使路阻千山，而融通不二。情關識鎖，就令速超，彈指而判隔彌深。今學人唯圖句語尖新，喜談即穢即淨，不知頭沒九淵之下，謂天壤無殊，身沉鮑廁之中，謂薰猶不別，良可哀夫。

問，執途之人，而問之，皆曰念佛乃口稱，非心念　詰之，則曰心口相應。夫心口相應，斯成聲　因心而動，斯爲念　安得以聲爲念乎　或謂萬法唯心，何聲之非心耶。然則鐘鼓琴瑟之鳴，亦是念乎，幾矯亂矣。

答，鐘鼓雖含洪韻，非叩不鳴。琴瑟雖具妙音，無指不發。鐘鼓琴瑟，譬唇舌之外張，若擊若彈，似心念之內動。如其絕念，從何發聲　是以寐語喃喃，亦由夢想，豈得佛聲浩浩，不自心源。但世人任運，稱呼不專不切，初則藉念成聲，頃則隨聲亂念。名曰相應，實不相應耳。天如有言，口與心聲聲

相應，心與佛步步不離，如是念佛，其旨幾乎。

問：善財之參德雲，始知念佛法門；及南過百城，五十四參而見阿彌陀佛，則三昧成矣。他日文殊現身竹林，但令人念阿彌陀佛，未以善財位臻十信，文殊何不徑指彌陀，而顧使周歷百城，彼學人未南詢，而輒議西歸者，太早計乎。

答：始參而教念佛，則從源以及流，周歷而見彌陀，則由末而歸本，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南詢而西返，豈曰遲還，生生而偏游，何云早計。醫王發藥，標本隨宜，操縱微機，凡情靡測。

問：總攝六根而念佛，此勢至語也。念既從心，則凡發願、回向、禮懺者，一念蔽之矣。世無心外之願，與心外之回向、禮懺也。夫一心念佛，而是佛所發之菩提，即願也；專向是佛，即回向也；南無即禮也，一念消生死之罪，即懺也，餘可例知矣。念佛有何不足，而紛紛使心亂哉。

答：一心清淨，是爲理觀。內明五體翻勤，乃曰事懺。外助直觀本心，非不徑要。而末法衆生慧薄垢重，須假理觀事懺，內外交攻，庶得定就慧成，死生速脫。但今人惟存事懺，理觀全荒，何況外餙虛文，中無實悔，反令清信男女紛紛亂心，背普賢之願王，乖慈雲之本制，嗟乎，傷哉，弊也久矣。

問：《觀經》言，觀佛心者，大慈悲是。世人若能放生戒殺，仁民愛物，以至凡類衆生，皆滅度之，而不作滅度想，遂與法藏之心契矣。且又不違釋迦觀心之訓，奈何取觀身與稱名之麤迹，而反以佛心爲助緣耶。

答：念佛有二：一者，念佛心性；二者，念佛身名。念心性者，見眞佛也。不妨觀光明相好之佛，於西方念身名者，見應佛也，亦能覩自性天眞之佛。於象外本迹雙舉，理事同原，心性良非助緣，身名豈云麤迹。今五部六冊之徒，藉口無爲，揆空因果，障人禮像，嘵彼稱名，古德有言，人人丹霞，方可劈佛，個個白丈，始可道無。其或未然，入地獄如箭射。

問：空花巾兎之類，世所謂幻妄也。一切依正之報，世所謂實事也。佛言事俱是幻妄，則空花巾兎，又當何名。藉令彼之實事果爲幻妄，其形狀了了，虛僞一空花巾兎可矣，安俟推破。始知幻妄，是故有幻者，有如幻者，有妄者，有如妄者，彼同居淨土幻妄耶，如幻妄耶。全妄是眞，全幻是中，同居穢土，即同居淨土，同居淨土，即上三土耶。

答：空花巾兎，全體虛無，肉兎樹花，從來幻妄，本不推而自破。但在迷而未知，故正幻與如幻無殊，實妄與似妄何別。同居淨土，即幻即如，即眞即中，統而論之，即穢即淨，即一即三，畢竟空寂，有何階限。然雖如是，情見未破，欣厭猶存，應須消除幻妄，證入眞常，捐棄穢邦，求生淨國。若夫捨垢取淨，是生死業，何淨土之有。

問：人畏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乃始猛欲求脫，不敢暫息也。一聞橫出三界之旨，捷路修行之說，念佛消罪之文，十聲作生之願，便謂有佛可憑，無業足懼，以致悠悠，竟不得力，而入閻老手者多矣。則蓮宗誤之也。彼宗教二門，參究甚難，又不許疾見功效，生死二字常係於心，安得有此。

答：凡人修道，有聞難即止，聞易則行者，有聞難則勤，聞易則惰者。古聖施教，各順時宜，善用心者，存乎其人而已。念佛一途，直超三界，大悲之極，故啓斯門。若夫怠荒成弊，衆生自誤，非佛誤衆生也。我欲仁而仁斯至，仁在目前，狂克念而聖斯成，聖非遙遠，是亦以易誤人乎。若夫一言頓悟，立地成佛，宗門言易，抑又甚矣，安得亦謂之誤。

問：觀音、勢至、彌陀化身也。寒山拾得，文殊普賢也。彌陀之現，不領觀音勢至，而挾文殊普賢，以遊至所屬詞，又多宗門語，將無以念佛觀佛爲局，而轉如來禪，成祖師禪乎，抑常寂光土之人，隨是莫由接乎。

答：觀音勢至，固稱日侍導師，文殊普賢，何曾暫離安養。故釋迦乃娑婆化主，猶有觀音、普賢非儒教宗師，盾延婁相，融通攝化，豈有定乎。至謂語涉宗門，似乎更翻淨業，殊不知九蓮華蕊，枝枝開迦葉之顏，七寶欄楯，步步入善財之閣。八稜亳相，稜稜觀中道眞詮，六字名稱，字字示西來密意。何待轉小爲大，變局爲通，然後接彼上根，演斯玄化。故知念佛一路，即是入理妙門，圓契五宗，弘該諸教，精微莫測，廣大無窮。鈍根者，得之而疾免苦輪；利智者，遂之而直超彼岸。似麤而細，若易而難，普願深思，愼勿忽也。

答曹魯川

久不奉面，命歡歡，乃時時獲翻刻教，迪我孔多，慰謝慰謝。南企法雲殊切瞻依，遥瞰郡斷，凡悟上人祇邊壇下爲求法故，附此候安，不倦繆注，近守東魯，遠宗西竺，乃於儒釋之書爲蠡魚者四十年於茲矣，亦嘗奉教於諸達者，有所蓄積，冀正之於大善知識，茲因斷凡之來布之也。夫釋尊有三藏十二部教，所謂於廣大海，張衆多網。又所謂大因小因也者，祇宜談大以該小，詎可忽也。

舉一而廢多　比菩藏中有偏爲歷劫成聖，必漸無頓之說者　夫漸亦聖說，未嘗不是，而以漸廢頓左矣　尊者內祕頓圓，而外顯淨土法門，諸佛有然，無足疑者　豈近來聽衆不無如《法華》所說，初聞佛法，遇便信受，思惟取證者，直欲以彌陀一聖而盡廢十五王子，以《淨土》一經而盡廢三藏十二部，則不佞之所不願聞者也　時雖末法，而斯人之機，豈無巧鈍　有如釋尊爲迦葉，爲憍陳如，其說如此，爲善財，爲龍女，其說如彼　二十五聖，各證圓通，文殊所稱，又如彼　正所謂昨日定，今日不定　又所謂說我是空，且不是空，說我是有，且不是有　此所以爲善無常主，活潑潑地，如水上按葫蘆然，非死煞法也　倘釘椿守窟，爲利人天　所願尊者爲大衆衍淨教，遇利根指上乘，圓融通達，不滯方隅，俾鵬鸞並遨，不亦盡美盡善乎哉

彭際清《一乘決疑論》　予初習儒書，執泥文字，效昌黎韓氏語，妄著論排佛，然實未知佛之爲佛，果何如者也　已而究生死之說，瞿然有省，始知回向心地　從宋明諸先輩論學書，窺尋端緒，稍稍識孔顏學脈，而於明道、象山、陽明、梁谿四先生，尤服膺弗失　以四先生深造之旨，證之佛氏，往往而合　然四先生中，獨陽明王氏無顯然排佛語，而明道、象山、梁谿所論著，入主出奴，時或不免　豈世出世間，其爲道固不可得而同與？　抑法海無邊，罕能盡其原底與？　予奮疑久之，累數年而後決　《蓮華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　但以假名字，引道於衆生　予讀孔氏書，得其密意，以《易・繫》无方、《中庸》無倚之旨，游於華嚴藏海，世出世間，圓融無礙　始知此土聖人，多是大權菩薩，方便示現　乃以名字不同，橫生異見，鬬爭無已，不亦大可悲乎？　既自信於中，又懼天下萬世之疑，不能直決也，因疏暢其說，以解諸儒之惑，以究一乘之旨　自四先生外，有顯然排佛者，並附論之

程子曰：佛學祇是以生死恐動人，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生死　知歸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然則未聞道而死，其可不謂之虛生乎？　夫虛生者，聖人之所甚懼也　是故，學《易》而假年，發憤而忘老，其爲性命之憂，豈不大哉！　佛言生死事大，正欲策人聞道耳，何嘗怖死哉！故曰不生不滅，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祇作尋常本分事說也

程子曰：《傳燈錄》諸人如有達者，臨死時決定當尋一尺布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　知歸子曰：法法不相知，法法不相到，法法空寂，法法等　如尋一尺布爲實法，則世間以尺布裹頭而死者，其皆得謂之開道邪？　古之人固有斷髮文身而稱中權者，又何說也？　不知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四大本空，尺布何有？　若論佛事門中，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其爲尺布也多矣！　即安得以我之所餘，傲彼之不足也

程子曰：佛氏之術，其爲忠孝仁義，皆以爲不得已，直欲和各些妻孥都消殺得盡，然後可以爲道　然而畢竟消殺不得　如人之有耳目口鼻，則須有此識，人之有喜怒哀樂，亦其性之自然　今必盡絕爲得天眞，是喪天眞也　知歸子曰：此始非佛氏之言也　佛言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清淨海中，本無一法，而不舍一法，忠孝仁義，感而遂通　如谷響應聲，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又孰爲不得已哉？　必以消殺秉彝爲佛罪，則未知夫世之能報親恩者，固未有如佛者也　夫佛者非他，覺圓滿而已矣　覺圓滿故，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是之謂窮盡生之流　窮盡生之流者，舉十方世界之爲人子者而胥覺之矣，是之謂究竟生之原　究竟生之原者，舉十方世界之爲人父爲人母者而胥覺之矣，孝莫大焉，慈莫加焉　姑以其跡言之，淨飯王之生也，得無生乎，其殁也，生淨居天，而摩邪夫人亦且升天宮，坐道場，爲善財童子說菩薩大願智幻解脫門　使佛不離王宮，正位金輪，其榮施所生，亦不過受宗廟之享，保子孫之祚而已，其遂能斷生死苦輪乎哉？　耳目口舌之欲，喜怒哀樂之情，苟遂於物，皆私意也，絕之可也　不斷淫怒癡，亦不與俱，絕無所絕，是名如來　隨順覺性，其得爲喪天眞乎？　是故，聖之爲聖，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亦若是而已矣

程子曰：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　所貴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　知歸子曰：吾讀《華嚴經》時，識得此意，曹溪亦云，第一莫著空

程子曰：佛以所賤輕施於人，自己不爲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容人爲之，若以率人，是絕類也　知歸子曰：有漏國土，妄想所成，聖人因幻起幻，即幻歸眞，物各付物，原自一絲不掛，一毫不著　堯舜事業，如太山上一點浮雲過目，程子亦言之矣　佛方欲普度四生入無餘涅槃，又何嘗以所賤施人？

使人盡從佛教，同入泥洹，不難轉五濁成淨土，是則九品蓮臺，不離當處，永辭胎獄，成就莊嚴，何憂絕類邪？如謂胎生是實化生爲妄，不知混沌初開，始生之人何胎所出？蟲生於肌，蠆生於草，濁者既爾，淨亦宜然，微者既爾，巨亦宜然。

程子曰：釋氏祇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又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又曰：釋氏說道，譬如以管窺天，祇務直上去，唯見一偏，不見四旁，故不能處事。又曰：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之矣。知歸子曰：程子此語，以識定性，聲聞及緣達狂禪則諾，眞見心者，體用一如，渾無內外，有內有外，則有所住矣，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寂而常照，用而常寂，初未嘗專內而遺外也。嚴淨毘尼，勤行六度，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初未嘗語上而遺下也。達摩西來，九年面壁，趙州除二時粥飯外，無雜用心。長養護持，其勤若此，謂一知而遂已乎？佛爲二乘弟子說沙彌戒，比丘戒，爲在家二衆說五戒，八關齋戒，爲大乘弟子說菩薩戒，或寬或嚴，或詳或略，大要使人因其所居之位，曲爲之防，止惡而進善，識心達本，解無爲法，祇務直上，豈不信然！然亦何偏之有？乃其示現入山，亦行苦行，既成道已，修諸梵行，闡若安居，遠離喧憒，誡以大火宅中，五欲所纏，八風所鼓，種種退緣，無時暫息，一人此門，絕無罣礙，聞法得果，直至泥洹，是爲入道最勝方便，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其不以此哉？至教相所垂，又往往與儒言相表裏。《梵網經》言孝名爲戒，修淨業者，以孝養父母爲第一福田，而以臣欺君，子欺父爲大惡，其他概可推矣。或謂，由佛之說，一切法空，則忠孝皆爲贅設，不知夫忠孝者，吾固有之心，非作而致之也。解一切法空，無以後起者汨之，則忠孝亦行所無事而已，而又何贅焉？如不解一切法空，則忠孝翻成繫縛，何則？殉於名，激於氣，牽於情，與清淨心不相應故。然則，由佛之道，師其心，勿泥其跡，豈獨不戾乎名教，抑深有助焉！異同之論，不可已乎！

程子論地獄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焉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又曰：釋氏之說，其歸欺詐。始以世界爲幻妄，而謂有天宮，後亦以天爲妄，卒歸之無。知歸子曰：以地獄天宮爲僞教者，將謂六經所弗道邪？夫六經之嚴鬼神，炳如矣。有情焉，有狀焉，有言語詔告焉，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其於人也，或命之，或顧之，或憎且怒之，幅極之數，有非之者矣。紫微帝庭，太乙所都，懸象著明，昭昭在上矣，非天宮之證邪？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生天之謂矣。周公請代武王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使死而無知，公之言其欺誕矣乎？至如鯀之爲熊，彭生之爲豕，伯有、浦良父之爲厲，緣業所感，因果無差，是決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於地獄又何疑焉！夫三界皋襜，都由心造，如鏡取影，妍醜在人，鏡體本虛，影何可得。《楞嚴經》明七趣輪轉妄想受生，妄想隨業於妙圓明無作本心，都無所著，是故了心則即幻恒眞，迷本則全眞是幻。佛說是有，有本不有；佛說是無，無即非無。坐斷有無，方明中道，豈邊見之所能測乎！

伊川程子曰：釋氏要屏事，不問者事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又曰：學佛者都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人只爲物所役，便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知歸子曰：屏事之說，蓋爲初機學人，未獲本明，多諸障礙，故令暫息囂旁，向光自照。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是爲入道方便，而非究竟地也。程子亦嘗教人靜坐矣，不有類於屏事者邪？若眞見心者，不如此。舍利弗宴坐林中，維摩詰語之言：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不舍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爲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大鑒亦言：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怕，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是名一行三昧。具三昧，復有何事而可屏邪？至如一切是非，當體空寂，忘則成頑，執亦是病，唯一直心，圓融法界，不起分別，成就莊嚴，物各付物，其在斯乎。《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何是非之可執，亦安用忘爲哉？

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知歸子曰：後天而奉天時，是之謂本天；先天而天弗違，又將安本邪？乾知大始，亦本心而已矣。

程子曰：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則殊與天地不相似。天地

之化，自然生生不窮，如嘉息然，不必假吸以爲呼氣。又曰：游魂爲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則夸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知歸子曰：盈天地間，一氣而已矣，氣不足以盡之。蟲乘氣而有生，猶龍乘雲而爲雨；雲有起滅而龍自若也，氣有聚散而靈自若也。是故，幽有鬼神，明有聖人，幸制陰陽，役使羣動，氣爲之邪，抑靈爲之邪？其必曰靈爲之矣，靈爲之，是決不可得而散滅者也。如日月然，今日之日，即前日之日，今月之月，即前月之月。如可得而散滅，則天地之化或幾乎息矣。且不獨人爾，飛走之羣，蠢動之族，莫不柄靈以生，既柄靈以生，即皆不可得而散滅者也。然則，善惡之報，升沈之果，其理自然，又何疑焉！

程子論佛戒殺生之說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爲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爲蟣蝨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先兒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頃中二句曰：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知歸子曰：誠知天生禽獸不爲人食，則當體天之心爲心，與之並育而不害可矣。而曰力能勝之者皆可食，推是說也，苟可充庖，物無遺類矣，不忍之心安在邪？且伯子所謂仁義者，抑何其抵捂邪？仁，人心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以生爲仁，以殺爲義，大不可也。蝎無可殺之辜，放之宜矣。殺之豈獨傷仁，又且害義，而程子弗加察焉，嗚呼！吾懼夫世之託於義以果其殺者，皆自程子斯訂爲之鵠也。萬物一體之學荒，而仁義之塗塞，可不痛哉！

張子曰：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夢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囚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知歸子曰：佛在楞嚴會上，爲諸弟子說一切衆生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遷者。由諸衆生遷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不知色身外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譬之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目爲全潮，窮盡溟渤，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後文所言山河國土，皆是無始見病所成，正由迷失本心，爲物所轉，攀緣前境，都成見習。其與張子所

識，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初無二指。故云：若能轉物，則同如來，身心圓明，不動道場。於一毛端，偏能含受十方國土。是則，山河大地，即安全眞，形性天人，通一無二，如沙性德，當念周圓，幽明之故，神化之理，斷可識矣。不應割裂全文，乖違本意。

張子曰：釋氏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藏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知歸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爲之器，天地一器耳，器有分際，創有成壞，落下之所營，大章之所步，邵堯夫之所推，具此矣。夫孰爲無窮者？其形而上者乎？性，形而上者也，知性之無窮，即欲不廢芥六合，夢幻人世，得乎？故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張子所譏，亦昧於道器之分矣。語其至，則道即器，器即道，本無大小，安有成壞？是故，於一亳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燔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滿，非盡性者，其孰能與於斯。

朱子曰：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張之爲三綱，紀之爲五常。此理無適而不在，儒者於此，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若夫釋氏，患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快。是以畔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知歸子曰：吾於前文絕類之譏，消殺秉彝之說，已略剖其疑，而未盡也。《華嚴》四法界：曰理法界，曰事法界，曰理事無礙法界，曰事事無礙法界。此四法界，豎窮三際，橫亘十虛，誠所謂充塞無間，流行不息者矣。凡夫計有，深怖法空，不知法本自空，無可怖故；聲聞滯寂，樂離生死，不知偏界爲身，無可離故；皆緣不識本來自性，橫生諸見，乖隔眞如。若入華嚴廣大圓融無礙之門，順一切法空，起大智願，潤物利生，世出世間，重重涉入，隱現隨緣，都無作者。法爾如然，絕諸思議，是故，毘盧遮那偏一切處，其現比丘身而說法者，特釋迦應化之一隅耳。《大法界品》善財童子徧參知識，或現人王身而爲說法，或現長者居士身而爲說法，是之謂無礙。然則，謂羲、皇、堯、舜、周文爲千百億化身中之一身可也，所謂現人王身而說法也；謂孔子爲千百億化身中之一身可也，所謂現長者居士身而說法也。張三綱，紀五常，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胥大千而經綸

之，曾不滿普賢一毛孔中億萬分之一。何則？理無盡，事亦無盡；事無盡，行亦無盡。唯其無盡，是以無礙，何厭之有，何窓之有。

朱子之論觀心也，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是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也。知歸子曰：謂以心觀物者，是外心以求物也；謂以物觀心者，是外物以求心也。心無內外，故物無內外；物無內外，故觀無內外。然則，以心求心可也，如空合空而已矣，以心使心亦可也，如身使臂而已矣。古德不云乎，觀是何人，心是何物？

朱子答連嵩卿云：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邪？以我爲主邪？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是天地間一個公共的道理，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祇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個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使目爲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若果如此，則是一個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豈有此理乎？知歸子曰：以天地爲主，不由乎我，是謂斷見；不知既已無我，誰名天地，誰爲不亡，以我爲主，不由天地，是謂常見。不知見有我者，即生死根，性眞常中無彼我故。由前之見，世間聖人初無是說。《論語》曰：『未知生，焉知死？』是謂生死無二理也。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是謂人鬼無異情也。其不得以斷見測之明矣。由後之見，出世間聖人亦無是說。《圓覺經》云：『有我愛者，亦愛涅槃；伏我愛根，名涅槃相；有憎我者，亦憎生死。不知愛者，眞生死故，別憎生死，名不解脫。』其不得以常見求之決矣。一見坐斷，生滅平等，去來一如，是則名爲眞解脫者，豈把持作弄不肯放舍之謂哉？至人物之性，雖同出一原，而其流各別。如月印千川，川各一月，清濁既隔，明暗迥殊，豈以一月既同，遂謂千川無別？雖則川川有別，何礙一月之同！其生既爾，死復何疑？陰陽造化，神感神應，亦物各付物而已，初何嘗有意其間哉！

朱子云：佛氏磨擦得者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得極盡，無可剝處。磨弄得者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佛氏原不曾識得者理，便認知覺運動爲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所謂明聽從恭睿是也。佛氏則祇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的便是性，橫來豎來，他都認做性，最怕人說者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知歸子曰：視聽言貌，不外一心，一心之精，斯之謂睿。誠如所謂，剝了一重，又剝一重，剝得盡時，天明斯復。天明既復，大則自呈，視聽貌言，從此流出，自然明聽恭從，不過其則，豈非作聖之功乎？若離此一心，別有視聽言貌之理，以貫之，其謂之何？祖師偈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具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偈指正謂，但了一心，更無餘法。識字儘有工夫，正如儒家識仁之指。用力既久，豁露本明，湛寂眞常，徧周沙界，是謂識心，亦名見性。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斯之謂矣。至心性二字，本無定指，儒家所說已自不同。孟子曰：仁，人心也。或言本心，或言良心，何嘗專以知覺運動爲心邪？子曰：性相近也。孟子道性善，必徵之於情，何嘗離心以言性邪？佛氏言心，有眞心，有妄心；言性，有徧計自性，依他自性，圓成自性，又何嘗但以知覺運動爲性邪？要之，心性總是強名，爲度羣迷，曲施方便。如其達本忘情，尚不見有能證之人，所證之法，豈可橫生意見，妄說是非？若夫佛事門中，須憑建立。是故，五戒之目，全體五常；十善之條，全包五事，安有外此理以爲教者哉！至宗門掃蕩之談，如大黃附子，祇求去病，瞑眩何傷？過誤殺人，初非藥咎，安得以末流之弊，舉立教之人乎！

朱子曰：釋氏祇《四十二章》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人作。又曰：達摩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祇是說老莊，後來人亦多以老莊助禪。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協韻，皆是後人爲之。又曰：《圓覺經》祇有三段好，後面祇是強添。《楞嚴經》本祇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又曰：佛祇是說大話謾人。《法華經》開口便說恒河沙幾萬劫幾千劫，更無近的年代。知歸子曰：天竺祇有梵書，入此土時，必假法師翻譯，其法師必華梵兼通，乃能用此間文句演暢佛指，偈語協韻，亦復何疑？《維摩》、《法華》是鳩摩羅什譯，《圓覺》是佛陀多羅譯，《楞嚴》是般剌蜜帝譯，當時文士不通梵書，安知佛指而潤色成之邪？唯《楞嚴》爲房融筆受。筆受云者，不過書寫校讐之謂，非能有所增益也。使經果出融手，何乃諱自譯之名，

可必假梵書為重，甚至梁客請申設集齊，不取其義，諸經所譯，謂之真教，海裏子先，若近故不翻，豈其然也！佛經之指，與老、莊自別。《老子》云：道法自然。佛則云：精覺妙明，非因非緣，亦非自然，非不自然，無是非是。《老子》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物。佛則云：緣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朱子亦言，老氏尚理會自家一個身，釋氏渾身都不管，莊子絕滅不盡，佛絕滅盡。夫老氏謂，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猶未能遺身也。佛則了陰非我，即身無身，即身無身，是名大身，是名偏法界身。絕滅盡者，非槁木死灰之謂，三界惑盡，萬德周圓，常寂光中，有何賸法？是尚非十地菩薩所能究竟，何況聲聞及諸外道？而謂南北時人，智反出老莊上邪？《法華》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時劫長短，情量所生，情量既盡，長短一如。故曰：我觀久遠，猶若今日，種性之談，豈為讒語。《圓覺》《楞嚴》初示自性眞空，後顯修行軌則，頓漸並收，初中後善，是為如來決定境界，是為十方諸佛一門超出妙莊嚴路，奈何挾輕慢心，妄加詆毀乎哉！

陸子之判儒釋，曰義利，曰公私，唯義唯公故經世，唯利唯私故出世。儒者雖至於無聲無嗅，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而普度之，皆主於出世。知歸子曰：否否！儒固未嘗經世，佛又未嘗出世也。夫所謂出世間者，特分別心所見耳。古之大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有天下而弗與，雖德被四海，功在萬世，初未嘗見有天下也。如必斤斤焉以經世為心，則是有天下而與焉也，是自私者也，是用智者也，其為方體也大矣，其為聲臭也章矣，不足以語於羲皇堯舜周文之心也決矣。佛所謂出世間者，謂出三有世間也，出五蘊世間也。切而言之，則世間云者，一生滅心而已矣。《易》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也。生滅情盡，則出世間矣。即生滅心，悟眞常心。長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之謂也。即生滅心，悟平等心。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之謂也。未至於此，則所謂經世者，特驅噤小補云耳，所謂出世者，特聲聞小乘云爾。其為私與利也，豈不大哉！

陸子曰：釋氏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根於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為教，非為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為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釋氏之所毀棄者，為天地輪回，生死相續，謂之真死海裏子先，若吾儒中聖賢，豈皆祇在他生死海裏浮沈也，彼之所憐憫者，吾之聖賢無有也然其教不為欲免此而起，故其說不主此也。知歸子曰：一切萬法，莫不從自心中而建立，其要在知本。但學本，莫愁末，故曰：博博淵泉而時出之。中庸》一書，以天命開宗，以無聲無臭為歸宿。其論學，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別，有安行利行勉行之差，而同歸於一者何？本之謂也。知此者也，行也者，達此者也。知本則明，達本則誠，誠且明，一天道之不已而已矣，存不足以言之。由是施之人倫，推之庶物，不疑其所行，故不習無不利。篤恭而天下平，實無一法可得，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陸子曰：人而不盡人道，則不足與天地並；吾亦曰：人而不達天道，則安能先天而天弗違，安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誠得其本矣，九流雜家，百工衆藝，莫不在吾範圍曲成之內，何獨至於佛而外之？有外之心，不足以達天道不達天道，而能出生死，斷輪回，無有是處。

敬齋胡氏曰：佛學祇守向一路去，更不去窮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成，祇守一個念頭，便要做成佛，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知歸子曰：理無在無不在，覺之而已矣。常覺則理無不盡，時措之而宜矣。若以理為有在，而以心守之，是二之也。儒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莫不歸根於獨。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亦未有不從一念為之地者。舍一念而求之萬，如無根本，如無源水，欲不枯與涸也，得乎？是故，孔子默而識之，顏子如有所立，孟子求放心，周之主靜，程之主敬，延平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皆此志也。於此有覺，是謂知本；覺無所覺，是謂達本。離此求道，盡為外道，將心存理，是謂失心。

胡子曰：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為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祇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知歸子曰：方廣外道立空無為宗，佛教所斥《楞伽經》云：甯取人見如須彌山，不起無所有增上慢空見。曹溪云：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原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作，名為般若。是故，普賢菩薩發十大願王，而曰虛空界

盡，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生煩惱盡，我願乃盡。其有體無用邪？抑無體無用邪？且其所謂森然已具者，謂即空而具，抑離空別有。若離空別有，則有在何處？若即空而具，又何患於空哉！但無取著空耳。

胡子曰：儒者敬以存心，其心體渾然在腔子裏，如主人公在家，便能整治家事，是個活主人。釋氏默坐澄心，屏去思慮，久而至於空豁，是無主人矣。又有祇是繫制其心使之存者，便死殺了他，做主不得，此則禪之下者。真空無心，是禪之上者。知歸子曰：心其無方者也。有腔子可求，有渾然者可指，則塊然一物而已，非死殺而何？真空無心，亦未究竟。古德云：原來有心，無心盡成謗。彼以意見爲有無，何啻千里。

胡子曰：釋氏見道，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釋氏祇想像個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即事物上去窮究。知歸子曰：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人之以放其心爲學者多矣。《大學》之言格物也，前文云：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是謂本先而末後也。後文明本末之辨，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明以知本爲知之至也。本者何？明德是也。知本則知止，格物之功，莫要於此，何嘗教人專求之事物邪？《楞嚴經》云：精研妙明，觀察不停。精研者，儒言格致是；觀察者，儒言顧諟是。宗門教人必先參究，用力之久，一旦豁然，是名見性，何嘗以想像爲道邪？

胡子曰：佛氏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爲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知歸子曰：佛言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殊不能知生滅去來，本如來藏常住妙明，不動周圓妙眞如性，性眞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如是誠言，撥雲見日，何嘗於生滅法中，強生取舍？生寄死歸，世俗恆語，載稽梵冊，末之前聞。

或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胡子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心，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持此物以免輪回，愚故曰：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謂性。知歸子曰：不生不滅，本體如然，圓裹六虛，更無他物，知覺運動，何莫非心？本無所住，安用把持？若認氣爲心，便成繫縛，是生死根，何名眞性？

溟陽顧子曰：三藏十二部，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試問此佛偈便自可見。或曰：《永嘉證道歌》謂棄有而著無，如帝溺而投火，恐佛氏未必以無爲宗也。曰：此祇就無善無惡四字翻著到底，非有別義也。棄有以有爲惡也，著無以無爲善也，是猶有善有惡也。無亦不著，有亦不棄，則無善無惡矣。自此以往，節節推去，掃之又掃，直掃得沒些子賸，都是者個意頭。知歸子曰：善惡者，對待之名，感於物而形焉者也。淨智妙圓，體自空寂，不可以有無名，況善惡哉！孟子之言性也，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是言性之可以爲善也。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以善惡名性，皆程子所謂不是性也。有棄有著，逐物而已，非性之本然也。是故，知性者不取一法而非有棄也，不舍一法而非有著也。掃之又掃，掃得盡時，二際坐斷，圓滿覺心偏周沙界，譬諸雲開則日現，原濬則流長，直下洞然，更無餘法。斯則一乘之了義，實列聖之元詮。若夫方便門中，不廢對治，以法身隨緣，起諸染法，必藉止觀薰修，成其淨用。是故，行則要於漸滿，惑則期於漸斷，六度齊修，萬善具足，方能淨諸國土，成熟有情。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識渠善惡本空，何礙止惡行善。不到至善之地，誰證善惡本空？善惡本空，理則頓悟也。止惡行善，事非頓除也。眞消眞盡，眞盡眞消，不住中流，直趨寶所。如其執理而遺事，或逐事而迷理，詎可議於華嚴無礙之指哉！

顧子曰：無聲無臭，吾儒之所謂空也。無善無惡，二氏之所謂空也，名似而實遠矣。是故，譬言空者，以似亂眞，混言空者，以似亂眞，予皆不敢知也。知歸子曰：空一而已，謂無聲無臭爲有善有惡邪，則吾之無聲無臭矣，謂無善無惡爲有聲有臭邪，則不得謂之無善無惡矣。蓋聲臭者，善惡之萌，善惡者，聲臭之著。將取善以別空，亦猶取有而譬空也。顧子之意，豈不以有善無惡，是謂眞空，無善無惡，終歸希蕩。以此爲儒佛鴻溝之判，不知大《易》之文，曰虛曰寂，曰無方無體，曰何思何慮，善可得而有邪？《維摩經》云：雖知諸佛國，及與衆生空，而常修淨土，教化於衆生。《華嚴經》云：此菩薩修習一切諸善根時，作是念言，願此善根功德之力，至一切處，實如實際，無處不至，至一切物，至一切世間，至一切衆生，至一切國土，至一切法，至一切虛空，至一切三世，至一切有爲無爲，至一切語言音聲，願此善根亦復如是。善可得而無邪？直須坐斷有無，遠離空色，一念未生，萬善普會，繁興大用，當處寂然，斯爲究竟眞空，何至偏論善惡？若夫取善而空空，與取空而廢善，執心未化，戲論滋多，不獨乖釋門三觀之宗，亦豈識孔氏無言之孝哉！

顧子一日遊觀音堂，見男女截於道，過往衆續，繩繩不已，謂弟季時曰：即此可以觀儒佛已　凡所以爲此，一皆禍福心耳　未見有爲禍福而求之吾聖人者也　佛氏何嘗邀之使來，吾聖人何嘗拒之使去？佛氏何嘗專言禍福，吾聖人何嘗諱言禍福？就中體勘，其間必有一段眞精神迥然不同處　季時曰：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耳，有識者必不其然　曰：感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感也眞，應至於愚夫愚婦，而後其爲應也眞　眞之爲言，純乎天而人不與焉者也　知歸子曰：嗟乎！愚夫愚婦之心，殆非徒禍福之所能動也　夫近於人而能爲禍福者，莫如城隍里社之神矣，然而城隍里社之神，能動鄉邑之人而止矣　其大者則江河海岳之神，出雲雨，見怪物，又其大者則日月星斗之神，掌壽福，主生死　然而，有司者報焉，有求者禱焉，能動方域之人而止耳　若夫佛化之所及，蓋寥廓而無終極矣，豈禍福云爾哉！誠謂證法性身，盡無明本，神感神應，非我非渠　故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衆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　感應至愚夫愚婦，而其感應也始眞，豈不信哉！且感應之理，儒亦言之　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由周而來，二千餘年，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神感神應，亦若是而已矣

或問三世之說，顧子曰：域中有二，大道大法　大道者何？綱常倫理是也　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根乎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者也　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忠臣孝子，皆爲報夙生之恩而來；凡亂臣賊子，皆爲報夙生之怨而來　反諸人心之自然而不容或已處，吾見了不相干也　於是，綱常倫理且茫焉無所繫屬，而道窮矣　大法者何？黜陟予奪是也　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發乎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者也　有如佛氏之說行，則凡君子而被戮辱，皆其自作之孽，而戮辱之者非爲傷善；凡小人而被顯榮，皆其自貽之休，而顯榮之者非爲庇惡　揆諸人心之當然而不容或爽處，吾見了不相蒙也　於是，黜陟予奪，且貿焉無所憑依，而法窮矣　知歸子曰：因緣法中，果報各殊　然佛之教人，唯一心法，三世本空，因緣非有　至如辟囚趨吉，長善防非，可畏者因，難逃者果　忠臣孝子知恩報恩，即此莫之爲而爲，便是不容已之處；亂臣賊子以怨報怨，即此不可解之結，便在無可救之條　君子而被戮辱，豈無戮辱之因，然其戮辱之者，自當獲傷善之報；小人而被顯榮，含有顯榮之福，然在顯榮之者，已難逃庇惡之誅　是故，君子之守，行其素位而已；吾者之法，明其常道而已　一世之損，不入人心，因緣之理，不離當處，以爲妨道妨法，吾不知也

顧子曰：吾聖人以人倫爲實際，其所謂心性，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　佛氏以人倫爲幻迹，其所謂心性，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　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中，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外，體用顯微打成兩截矣　即口口說一原，無間，其能一原，無間乎否也？知歸子曰：性無內外，道無內外　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道在焉，非有所住也，順應而已矣　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所不屬而道無不在焉，非有所遺也，默成而已矣　是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後可以爲道，則當夫人生而靜之初，將以何者爲道？即今不覩不聞之頃，將以何者爲道？推之一息不屬之時，又將以何者爲道？然則，原其始，要其終，反求諸現在，而離道之時固已多矣，其能一原無間否邪？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其亦識取不可離者而可矣

梁谿高子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釋氏者，祇一性字　聖人言性所以異於釋氏言性者，祇一理字　理者，天理也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條理也，故曰：天敘天秩，天命天討　此處差不得針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此理在插華一脈之上，非窮理到至極處，不易言也　知歸子曰：宋明諸儒爲心性之辨者多矣，大率歧性與心而二之者也；爲理氣之辨者多矣，大率歧理與氣而二之者也　《大學》言心不言性，性即心也　《中庸》言性不言心，心即性也　大《易》論理不論氣，氣即理也　《孟子》論氣即論道，氣亦道也　合而言之，一心而已矣　了心者一且不立，二復何有？其見爲有二者，皆不知心者也　且高子所謂窮理到極至處，其可以知知，可以識識邪　可以知知，可以識識，則非天載之本然，何名極至？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吾不知與拈華一脈有何分別，祖成高下邪？

高子曰：佛氏夷善惡是非而曰平等　彼固曰無分別心，有分別性，我則謂有分別性，亦無分別用　使天下善惡是非顛倒錯亂，舉一世欒欒之蠱壞之不顧，其亦不仁而已矣　知歸子曰：日行於天，上者若岡若岷，下者若洿池，若溷廁，無弗照也　水行於地，細者若溝若渠，大者若江淮，若河海，無弗入也　日也水也，有是非善惡於其間乎哉？有是非善惡於其間，則其明之息也久矣，其流之壅也速矣　大哉平等！其天之所以爲心乎！天之於人也，

禍福升沈，榮枯生死，非有區之者，而適如其自取焉，亦平等而已矣。不聞其舉一世而糜爛之蠹壞之也。且夫佛之於是非善惡也嚴矣！五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輕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極之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胥四衆之人，納之於清淨之域。是故，處世則爲居士，爲長者，爲轉輪聖王；出世則爲聲聞，爲緣覺，爲菩薩。未聞其舉一世而糜爛之蠹壞之也。然則，無分別心，有分別用。是則，佛之所以爲佛，天之所以爲天，亦聖之所以爲聖也，其爲仁也，豈不大哉！

高子曰：天地間對待之理，有陽便有陰，有吾儒便有二氏。佛氏之教，陰教也。觀其生於西方，譯自外國，所言皆鬼神之事，概可見矣。自古陽分中極治之世，何嘗有佛氏來？陽極盛則陰生，三代之時，世界已屬陰分，至孔子之時，吾道大明，其盛已極，而佛老遂並生於其間。迨後世運益下，聖道益衰，佛老司教，各以其類也。知歸子曰：陰陽二義，或名大小，或喻善惡，佛法非大小之可量，非善惡之可擬，何爲陰教哉？請得而究言之。儒者之教，以天命爲宗，以至善爲體，位之爲天地，育之爲萬物，一生生不已而已矣，一至誠無息而已矣。其機順，故其用常主於經世。老氏之教，以無極爲宗，以希夷微爲體，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其機逆而順，故其用在世出世間。佛氏之教，以一心爲宗，以盡虛空徧法界爲體，即色即空，非空非色，離四相，出三有。其機逆，故其道常主於出世。然而普天載者，以無聲無臭爲至，則太極反乎無極矣。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則超乎色空矣。究竟本來，涅槃生死，俱不可得，可順何逆，非世間，非出世間，同一毘盧遮那妙莊嚴海。嗚呼！此非獨觀於昭曠之原者，孰足以知其意哉！至以西方外國爲嫌，則文王非西夷之人邪？鬼神之說，屢見於《詩》、《書》，又何謂也？謂三代以還，世界屬陰，更非通論。治亂循環，陰陽迭運，漢明帝、唐太宗、明太祖時，視春秋孰治？而佛教昌焉。其果陰之所召邪？

或問知歸子曰：子儒者也，服習諸先生書舊矣，今舍而之佛，其不爲背本乎？答曰：予所言者，天下之公言也，非己之所得私也。佛法行世久矣，是苦海之津梁也，是衆生之眼目也，是帝天之所呵護，神鬼之所欽崇也。六師不能沮其化，三武不能遏其流，而諸先生顧欲以方隅之見辭而闢之，亦勞而少功矣。闢之者，一以爲僞教，一以爲異端，以爲異端，是法執未忘也；以爲僞教，是天眼未通也。諸先生之在今日，決定法執忘、天眼通矣。是予之所言，皆諸先生所欲言也，又何間焉？且諸先生所造，誠未易測矣。高子之入道也，閱程伯子語云：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當念斬然，曰：其實無一事也。至末後與人書曰：心如太虛，本無生死。抑何其言之似佛也豈唯高子哉，陸子之言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理豈容識知哉？吾有知乎哉？此理豈容有知哉？朱子曰：非全放下，終難湊泊。是亦佛說也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伊川之將終也，曰：道著用便不是。其果能自異於佛否邪？特其平生志事，唯在扶皇極，敍人倫，故於佛氏之指，誠不暇深究。又以先入者爲之主，遂流於武斷而不自知。然而，此心理之同，誠不容有二，故其深造自得處，亦不能自揜，豈唯諸子哉！舜之無爲，文之不顯，孔子之無知，亦若是而已矣。同此之謂大道，異此之謂異端，不由乎此，而徇生執有，妄希至道，譬之回旋於斷港絕潢中，而輒至於海，不可得也

此論作於重光赤奮若之冬，閱今十一年矣。初脫稿時，汪子大紳評爲決定說，又謂不獨佛氏之圓宗，亦儒門之了義，而刪去戒殺生一節，及論老莊一節。其意在和同三教，不欲有所軒輊於其間。又刪去末後兩節，一則謂法法無根，才費分疏，已成死句；一則謂心言直故，無諸委曲，直收直放，一往快然，其言亦各有指。然戒殺一事，乃儒佛共由之路，豈得謂佛好生而儒好殺邪？誠好生，又豈得以生爲仁，以殺爲義？以殺爲義，則義乃仁之賊矣，而豈然哉？老莊之書具在，與《圓覺》、《楞嚴》子細較量，同異自見。實際理地，一尚不立，何有於三？然建化門頭，不無差別，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分劑盡然，要不礙太虛之體。最後論諸先生所證，真實不虛，並無委曲。此論不明，則諸先生亦六師、三武之流耳，又何能模範人倫，興起百世哉！故仍依原本，而附著其說如此。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晦，際清題。

魏源《魏源集・淨土四經總敍》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輯蓮池大師淨土諸語，御製序文，闡揚宗淨合一之旨。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詣雲棲，拈香禮佛，御製詩有「由來六字括三乘」之句。大矣哉，西方聖人之教，得東方聖人而表章乎！

夫王道經世，佛道出世，滯迹者見爲異，圓機者見爲同。而出世之道，又有宗教、律、淨之異。其內重己靈，專修圓頓者，宗教也；有外慕諸聖，以心力感佛力者，淨土也；又有外慕諸聖，內重己靈者，此則宗、淨合修，進道尤

迹，事律具宗教，律之基址，而非其究竟處。然宗教、律皆發心革凡入聖，動經久劫，出初地至十地，方稱等妙覺，豈不蒙佛記，亦自成佛。此是何等根器？但從無一生下辦之法，此我佛無量壽世尊淨土往生之教，橫出三界較豎出三界者，其難易遠近有霄壤之分。此永明壽禪師所謂：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也。

雲棲師中興淨土，乃專宏小本《彌陀》；而於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普賢・行願品》，皆不及焉。夫不讀《無量壽》，何以知法藏因地願海之宏深，與果地之圓滿？不次以《十六觀經》，何以知極樂世界之莊嚴，與九品往生之品級？大心既發，觀境親歷，然後要歸於持名，非可以持名而廢發願觀想也。持名至一心不亂，決定往生，而後歸宿於《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括《無量壽》之二十四願，以每願末，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括《彌陀經》之一心不亂。故現宰官、長者、居士身者，持誦是四經，熟讀成誦之後，依解起行，須先發無上菩提之心。大之則無邊煩惱誓願斷，無盡衆生誓願度，無量法門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邇之則廣行布施，供養三寶，多刊大乘經典及淨土諸經論，使叢林皆於禪堂外別開念佛堂，使出家者皆往生西方，固極順之勢。即在家白衣，未悉朝聞夕死之義，躲親四經，夫必聽受。然疑佛誘佛，皆種信根，況蠢動含靈，固皆具佛性乎？夫勸化人成佛，功德無量；況勸化數十百億，輾轉至千百萬，皆往生西方成佛，功德可思議乎？

古德有言，已先自度而後度人者，如來應世；未能自度先願度人者，菩薩發心。然後閉七日念佛之關，以求一心不亂；再閉七日觀佛之關，以求親見西方極樂依正。蓋入門必次第修而後圓修，圓莫圓於《普賢行願品》，故爲《華嚴》之歸宿矣。此天然之次第，修持之定軌，故合刊四經，以廣流通，普願含靈，同蹈正覺。咸豐四年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敍。

又《魏源集・無量壽經會譯敍》

蓮池大師舍大本《彌陀》及《觀經》，而專宗小本《彌陀》，固已偏而不全矣。及《雲棲法彙》刊大本《彌陀經》，又專用魏譯，且謂四十八願古今流通，夫天親菩薩《無量壽偈》，已言譬二十四章，是西域古本如是，故漢、吳二譯宗之，爲二十四願。自魏譯敷衍加倍，重複沓冗，前後雷同，是以曹譯省之，爲四十六願；宋譯省之，爲三十六願；是古不流通，今亦不流通也。加之五痛五燒，宂複相等，惟《寶積經》唐譯無之，故無量壽經，至今叢林不知有此課，束我佛世尊因該果海，果徵因源之大願，不章於世，豈非淨土經教之大憾哉！譯會既譯，以成是經，無一字不有來歷，庶幾補雲棲之缺憾，爲法門之善本矣。或謂據子別本經注，僞雲棲《彌陀疏》，一銷歸自性，且愛不盡，不出愛業，彼我瑩、神疇、科瑚、瑪瑙、黃金、白銀、眞珠、寶樹、曠路天樂，何附性分中事，而經言極樂世界，津津道之者何？曰：此法身報化之自然也。娑婆世界，本華藏世界第十三重，衆生視爲坑坎土石者，世尊以神足蹴之，立地皆爲琉璃寶地，及攝神足，還復如故。此生佛因果之異感也。

衆生無不有六根，有六根即有六塵六入。是以目欲極天下之色，耳欲極天下之音，舌欲極天下之味，鼻欲極天下之香，身欲極天下細滑之觸，心欲極天下快意之決，其求而得之者，爲諸天福報，不知天福享盡之易墮也。其次爲人道，人道終身爲形骸妻子所役，苦樂相半，且富貴溺人，易入三途也，在家之難如此，即出家之僧，宗教二門，自智者，永明宗，淨合修而外，餘皆大乘自命，欲由初地以登十地，動經長劫，且菩薩有隔陰之迷，雲門青草堂五祖戒其前車之鑒，此豎出三界之所以難也。是以大聖覺王懇之，故於豎出三界之外，創橫出三界之法，即妄全眞，會權歸實，攬大海水爲醍醐，變大地爲黃金，一聲喚醒萬德洪名，人人心中，有無量壽佛，放光動地，剖塵出卷，自衣獲珠。乃知欲爲苦本，欲爲道本，欲不極則厭不至，厭不極則三界不得出，如是繫往，如是取舍，如是出離，而後一禮拜，一觀想，一持名，念念俱彌陀如慈父，如疾苦之呼天，如逃牢獄而趨寶所，雖欲心之不專，不可得矣。不然者，自持洪名，心懸世樂，欲其竟出三界也，不亦難哉！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敍。

又《魏源集・觀無量壽佛經敍》

蓮池大師之不疏《十六觀經》，以有智者之《疏》、四明尊者之《鈔》也。天台以三觀三諦釋一切經，而於是經尤切。一心三觀者爲能觀，一境三諦者爲所觀。然即佛即心，即心即境，則所即是能，能即是所，初無彼此之別。台宗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所謂即妄全眞，況我佛依正，無上勝境乎？但在行人根器不同，修持有序，則有次第三觀，一心三觀之別。次第三觀者，從空入假，從假入空，從空入中，此經先觀依正，日水、冰地、寶樹、樓臺，以漸及觀金容，因以漸契心源也。一心三觀者，即假即空即中，諸佛正偏知海，從心想生，故行者觀佛時，此心即是三十

二相八十相好，則無次第之可言矣。

《徹悟禪師語錄》曰：觀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此言較之宗門見性成佛，尤爲直捷。何者？以成佛雖而作佛易也。見佛時即成佛時，知此則以彌陀之自性，念自性之彌陀，以淨土之惟心，念惟心之淨土，而淨業純是第一義諦矣。古德曰：諸佛心內衆生，塵塵極樂；衆生心內諸佛，念念證眞。自非用志不分絕利一源者，豈易語此哉！但需依經次第，諦審觀境，如對目前，自然定中夢中默爲感應，心境圓融，入不思議。略述指歸，以告持誦是經者。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敍。

又《魏源集・阿彌陀經敍》《彌陀》一經，得雲棲大師《疏鈔》，可謂大海細入，盡美盡善矣。大師以乘願再來之人，爲淨業中興教主，後學仰鑽不暇，何敢置議！惟科判太多，初心難入，故爲《疏鈔節要》，刪繁就簡，於大師之精華，哲一字不遺焉。夫念佛之聲，或默持，或金剛持，或經行閑關時持，其聲至近也；去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十萬億刹外，豈能得聞！乃念者往生，不念者不得往生，豈非無邊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乎！又念佛之念，惟自知之，何故一心不亂者往生，散心不一者不得往生，豈非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乎！

滿益大師《彌陀要解》：自《十方佛贊》以後，即判爲流通，良爲直捷，可以並行。惟其弟子成時作《淨土十要序》，專主持名，而斥觀想參究之非，其言譬如魔人，不可照以燈燭，照則失心，正宜喚其本名，自然醒寤。夫魔人待他人喚醒，與醒人之觀佛依正，即心即佛者，何可同年而語。又斥參究之人，曰織兒得些活計，急須吐棄無餘。此謂參念佛是誰話頭，雖起疑情，故有是詞。若其他話頭公案，多可逆流而入，直徹眞源者。上品上生，即契無生法忍；上品中生，亦必契第一義諦；雲棲師《禪關策進》，以制心一處，無事不辦，爲參究之要。其《疏鈔》中言言歸性，昔有人問雲棲師者曰：「參禪與念佛二事，還可通融否？」師應聲曰：「若言是兩事，用得通融著。」請舉之以告持誦是經者。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敍。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録》卷一《彌陀報土》古人以四土二釋四方極樂世界，復以左相該攝之言通之。仔細參詳，似猶未愜。蓋佛剎具四土者，不可一概而論。經中每云或有國土純是菩薩，則下二土自無有矣。今依《淨土三經》所說，一切衆生往生彼國者，皆得衣食自然，究竟徹證無上菩提，是往生者雖未證聖，已非凡界。既無凡界，則不可說凡聖同居矣。又二乘種性往生之後，雖證小果，畢竟趨入大乘。是無聲聞，便不可說方便有餘矣。統而言之，無非彌陀報土，隨往生者根器不同，見彼國土淺深有異。既入彌陀願海，自業報境全捨，豈有凡界能爲牽繫耶？又有高談淨土者，喜提常寂光，亦非本經意旨。蓋十方諸佛所居常寂光，平等無二，豈非淺位菩薩所及，何況下凡。若能入常寂光，則無此界他界之別，又何必說西方耶？既說西方，自以彌陀報土爲歸，是爲他受用土，非常寂光而何？

又《三身義》清淨法身，圓滿報身，千百億化身，是之謂三身。學佛者若不知三身義，則眞假二諦，不能圓融。世人所見釋迦牟尼佛從母胎出，修行證道，說法度生，入於涅槃者，皆化身之事也。化身一名應身，以其應衆生之機而出現也。當知釋迦成道以來，經久遠劫，三身具足，一時能現無量化身，猶如月映萬川，彼月之體性，能現月形者，法身也。彼月之光明，照耀無邊者，報身也。水中所現之月，隨處可見者，化身也。若但知化身爲佛，而不知普偏平等之法身，萬德莊嚴之報身，則佛陀亦人中之傑出者而已矣，豈能統十界而稱尊，百古今而常存者乎？他教之言曰：佛者，受造者也，上帝者，造物者也。是皆知有化身，而不知有法身報身也。法身者，四聖六凡所同者也，稱爲本覺。報身者，萬劫修行所顯者也，稱爲始覺。始本合一，方證佛果。然後現無量化身以度衆生。六道凡夫，雖有法身，隱而不現，隨業所受之身，或爲人，或爲畜，即是報身，無隨類現形之用，故無化身。此等衆生，顛倒妄想，輪轉無窮。若欲脫此幻夢，殊非深究內典不爲功。然內典繁多，從何入手，用功省而收效速也？曰：有馬鳴菩薩所作《起信論》，文僅一卷，字僅萬言，精微奧妙，貫徹羣經。學者苟能熟讀深思，如法修行，從十信滿心，得六根清淨，證入初住，見少分法身，歷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覺、妙覺，徹證滿分法身，現圓滿報身，以大悲心起隨類用，即現千百億化身，與十方諸佛，無二無別也。或疑六道衆生，何能直證佛果？不知衆生本性，即是諸佛法身，迷則輪迴六道，悟則超越三乘。然須多劫修行，方成佛道。更有淨土一門，不假勤修，不廢俗諦，一念淨信，頓超彼岸，可謂方便中之大方便，直捷中之最直捷矣，學者可不勉旃。

又《觀未來》世間治亂，莫能預知，然自冷眼人觀之，則有可以逆料

者，且就目睹世界論之，文明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自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何則？人心之趨向，可爲左券也。不變法不能自存，既變法矣，人人爭競，始而效法他國，既而求勝他國，年復一年，日興月盛，不至登峰造極不止也。或問：全球無衰壞之國，可與增劫時世嫫姆美乎？答曰：迥不相侔也。增劫時世，人心純善，金玉棄而不取。今時號爲文明之國者，全仗法律鉗制，人心始能帖然，牟利之徒，機巧百出，非極天下之豪富，不能滿其所欲也。又問：壞極而興，既聞命矣，至於興之極，能永久不壞乎？答曰：不能也。或問：何以知之？答曰：地球各國全盛之日，兵戈不起，生齒日繁。諺云：一人生兩人，十世一千丁。以三十年爲一世，至十世而添人千倍矣。其中不無饑饉疾疫，耗折人口，且減半計之，亦不下五百倍也。歷年三百，而添人五百倍，地不加大，何能容之？彼時先壞商務，繼壞工務。蓋各國齊興，貨物充溢，皆欲阻止他國貨物，不令輸入，而輪船無用矣，貨物既不運售他國，則製造日減，而工人賦閒矣。工商以外，無生業者不計其數，嗷饑號寒，哀聲徧野，豈有不亂者乎？先興者先壞，後興者後壞，統地球各國，壞至不可收拾所有文學格致歷算工藝一切盡廢，仍變而爲野蠻，向之人民五百倍者，減而賸一分，如現在之數，亂猶不止，必再減一半，而亂事方了。爾時，人民敦樸，如洪荒之世，此爲亂之極，治之始也。久之又久之，而禮樂文章，漸次興起，治亂循環，如是而已。哀哉衆生！營營擾擾，果何爲也！或曉之曰：此夢境也，舉世皆夢也。然則，亦有覺者乎？曰：釋迦彌陀，皆覺者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皆覺者也。菩薩羅漢，高僧上士，覺而未至究竟者也。欲醒此夢，非學佛不爲功。三藏教典具在，苟能用心，無不得入，而要以淨土爲歸，方可醒此大夢也。

又《十宗略說・淨土宗一名蓮宗。有立般舟行者，此宗所攝》 以果地覺，爲因地心，此念佛往生一門，爲圓頓教中之捷徑也。四生六道，蒙佛接引，與上位菩薩同登不退，非佛口親宣，誰能信之！既信他力，復盡自力，萬修萬人去矣。《華嚴經》末，普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故淨土宗應以普賢爲初祖也。厥後馬鳴大士造《起信論》，亦以極樂爲歸。龍樹菩薩作《十住毘婆沙》等論，指歸淨土者，不一而足。東土則以遠公爲初祖，其曇鸞、道綽、善導三師，次第相承。實之永明，明之蓮池，其尤著者也。以念佛明心地，與他宗無異，以念佛生淨土，惟此宗獨別。言德云廢，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者，往之辭，奪境不奪人也。應作四句料揀：如云去則決定去，生則實不生者，奪人不奪境也；去則實不去者，人境俱奪也；去則決定去，生則決定生者，人境俱不奪也。依《淨土》三經，及天親論，應以人境俱不奪爲宗，方合往生二字之義。後人喜提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之說，擱置西方彌陀，以謂心外取法，欲玄妙而反淺陋矣。豈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應現無方，自他不二，現婆婆而顛倒輪迴，汨沒於四生六道之中；現極樂而清涼自在，解脫於三賢十聖之表。彼修唯心淨土者，直須證法性身，方能住法性土，非入正定聚，登初住位，不可。其或未然，仍不免隔陰之迷，隨業輪轉耳。此宗以觀想持名兼修爲上，否則專主持名，但須信願切至，亦得往生也。

著錄

迦才《淨土論序》 夫淨土玄門，十方咸贊，彌陀寶界，凡聖同欣，然則二八弘規，盛乎西土，一九之教，隆遲東夏。余每披閱羣典，詳撿聖言，此之一宗，蘊爲要路矣。其達之者，觸之稽穎；未悟者，囑而躊躇。若不馮此棲神，終恐沈淪永夜。今者總閱羣經，披諸異論，撮其機要，撰爲一部，名《淨土論》。然上古之先，匠遠法師、謝靈運等，雖以僉期西境，終是獨善一身，後之學者，無所承習。近代有綽禪師撰《安樂集》一卷，雖廣引衆經，略申道理，其文義參雜，章品混淆，後之讀之者，亦躊躇未決。今乃搜撿羣籍，備引道理，勒爲九章，令文義區分，品目殊位，使覽之者，宛如掌中耳。所願三福之教長弘，四誓之經永範；二八之觀齊闡，一九之生同歸。庶令六道孜孜長辭穢刹，四生擾擾永處蓮臺。未及餘輝，俱遊淨域矣。

李懷琳《法琳別傳序》 詳夫太極元氣之初，三光尚匿；木皇火帝之後，八卦爰興。是知仁義漸開，假龍圖而起字；道德云廢，因鳥迹以成書。所以左史記言，夏商備於誥誓；右史記事，唐虞流於典謨。暨乃史遷綴《史記》之文，班固嗣班彪之作，英雄高士者，舊逸人，傳記之興，其來尚矣。況乎法雲佛日，無去無來，妙有眞空，離生離滅，雖復至理凝湛，而事

遊德權　時以遞相先陳，皆主瓢五光之祥，流兆東夏，漢帝夢丈六之容，於是慷慨學轡，應募棲而入洛；抑揚僧會，體大道以遊吳　代有其人，英雄間發

爰有襄陽釋法琳者，紹述四依，應生五濁，總八藏於襟懷，包九流於胸臆　維絕紐之將弛，纂龍樹之前徽，正頹綱之已紊，嗣馬鳴之餘烈　至若直言不諱，等折檻於朱雲；有犯無隱，邁牽衣於王象　觸龍鱗而不移其志，諒疾風之勁草焉；冒霜刑而不改其節，實季葉之忠臣也　然其文言博雅，秦懸一字無以方；事理弘敷，蜀持千金未足比　曉乎儒釋君子，鮮味斯道；信哉曲高和寡，幾將湮滅者歟！

爰有弘福寺琮上人者，稟氣星辰，體道乘羊之歲；資瀛海岳，育德撫象之年　志等澄、蘭，誓摧邪而納慮；器均安、遠，弘正教以爲心　至若持綫金章，貫花氈牒，妙窮宗致，曲盡淵微　然而聽覽之餘，遊情子史，綜括黃老，包吞儒墨　每以琳公雅作分散者多，詢諸耆舊，勒成卷軸，分爲上、中、下，目之爲別傳　理致周備，搢紳無遺，刪補有則，抑亦僧中之良史也　然而記詞記事，班馬擬以多慚；直筆直言，陳范方之有愧　始驗琳公之草創，唯著美於一時；上人之潤色，乃規模於萬葉　弟子狄道李懷琳，與琮上人志叶金蘭，義符膠漆，雖緇素有隔，而嗅味頗同　爰因頂謁，遇觀寶聚，輒申狂簡，爲之序引云爾

道鏡《念佛鏡序》　詳夫圓成我覺，盡智海以無方；普應羣機，破迷山而有路　慈音遍演，親聞者道證三空；妙義齊分，入信者心明八諦　施頓漸之五乘，接聖凡之二類　識其道者，便登常樂之鄉；迷其旨者，永溺輪迴之域　是以如來隨機授道，直指西方，開極樂之法門，顯慈尊之名號；故乃人天共仰，凡聖同歸　入華藏之要津，證泥洹之疾徑　行門省略，功德甚深，自古名賢，盡依念佛　慧持、慧遠壽終，寶蓋迎將；道綽、道珍命盡，仙雲引去　或男或女，現祥瑞者，一一難陳；若僧若尼，感慈光者，重重無盡　傳記具明，不勞廣錄　今《念佛鏡》者照明念佛之人，永斷疑惑者也　依之奉行，必出苦輪　較量辨疑者，義在下文，總有一十一門，覽者詳焉

孟銑《釋淨土羣疑論序》　虛空無際，天地生其中；墟宇既形，品庶滋其內　於是衆生競起，衆識齊奔，沈浮愛欲之河，馳馳生死之躅　因緣紛紜，非聖智之能分；緣塵循循，豈楨摩之可計　自佛後佛，報身化身，各返行迷，咸祛溺喪　啟三明以濟俗，臨八苦已宣慈　皇矣彌陀，聿脩淨國，發弘誓願，現大光明，既疏方便之門，又闡感通之路　十念云就，俄引伏於金地；九輩往生，遽偕遊於銀國　理浮復劫，事驗無邊　道安幽贊於秦中，慧遠始通於晉末　爰茲已降，同贊前聲，其有克任紹隆，遙膺付囑　思成就於往法，將究竟於來今，疏奧旨於員華，贊微言於貝葉者，其唯懷感法師乎？

法師以本無今有，既生則逝，信力堅正，戒品清嚴　妒路之文既弘，宣而走譽，毗尼之旨乃演，暢以馳聲　雖善說而不窮，恐有言之爲累　思練神以息際，仍依定而保光　舍義學共遺踪，遂誠求而取證　霜懷特發，冰踐孤超，功由理藴，機與神會，斂容赴寂，乃觀安養　法師則意歸眞，創是阿鞞聖侶，雖念存有相，而情體無著，衆所知識，俗共歸仰　勝幢雖建，魔壘尚高，未悟聖力，所牽多以當途致惑　青眼以之鶩視，赤髭由其蝟張，始則干非，後遂凌轢　請戰之曹踵武，設伏之輩肩隨　法師先據不竭之貲，次命無前之語，洪鐘纔振，短兵已北，燒須之渠折角，鍥腹之侶流腸　領屈者，拔旗以斬生；吞負之者，與襯而歸西　安養之師告捷，般舟之旅載寧　式詮酬問之機，遂有釋疑之論　當其諮朝相見，任氣爭前，問既直雖以起心，酬亦推鋒而陷瞞　故有疑必問，客無問而不深；有問必酬，主無酬不當　因權告實，語爲四部所宗；託生宣理，爲五衆攸賴；信往生之逸路，乃淨域之亭衢　撰次未修，門成乃化，遺編累復有懷憚法師　憚與感師並爲導公神足，四禪俱寂，十勝齊高，契悟之深，詎止同遊七淨，緣習之重，寧唯共趣一乘？　忽歲易掩，長往先逝，三門徒然，七衆同悲　憚以昔言之書，既成之於舊友；《釋疑》之論，敢行之於故人　以平昌孟銑早修淨業，遇爲序引，資以播揚　輒課無旨，式旌寶昌，請之爲七卷，實之爲一部云爾

飛錫《念佛三昧寶王論序》　客有高信，至吾禪居，前禮致問，辭甚清逸　問吾曰：修心之人成道捷徑，法華三昧不輕之行，念佛三昧般舟之宗，俞爲無上深妙禪門者，願聞其致　對曰：吾拱默九峰，與世異營，大書曲臨，自紫翠山草堂寺，合典千福法華勝場，向三十年矣　希高扣寂，未有若君之所問者也　子將涉無生之龍津，欲圖南以鵬舉，吾不敏也，嘗試論之　今則略問二十門，以明斯旨耳

法照《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序》 夫如來設教，廣略隨根，終歸乎實相，得眞無生者，孰能與於此哉！然念佛三昧，是眞無上深妙禪門矣。以彌陀法王四十八願名號爲佛事願力度衆生，所以五會聲流於常寂，淨教普霑於沙界，故《華嚴經》云：「賢乃至一切諸佛無上菩提，皆不離念佛念法、念僧而生。」故《法華》、《維摩》等經，有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又聲名句文爲諸教體，豈同今之學者，紫金之容，都撥爲有相；譬珠之教，懸指爲文字語無色則捨於眞色，論無聲乃馘於梵聲，生號無爲，行稱失道，即傾墜邪山，良可悲矣。今則不然，且《金剛般若》云：「六度萬行一切善法無非佛因」，此是釋迦三世諸佛誠諦眞言，足以爲信，敬可依行。

今依《大無量壽經》五會念佛，若廣作法事具在《五會法事儀》三卷，敬贊《彌陀觀經》、廣說由序，問答釋疑，並在彼文，亦須具寫尋讀，流傳後世。若略作法事即依此文，凡作法事人若道若俗，多即六七人，少即三五人，揀取好聲解者，總須威儀齊整，端坐合掌，專心觀佛，齊聲齊和，一切不得笑，左右顧視，起眞實悲濟之心，勿爲名利。衆詮一人爲座主，稽請莊嚴經贊法事須知，次第一人副座知香火打磬，同聲唱贊，專知撿校，先須焚香聲磬，召請聖衆當座，大念佛一聲，白衆云：「敬白道場衆等，總須發生誠心，端坐合掌，觀想阿彌陀佛一切賢聖，如對目前，若能如是用心，即聖衆降臨，龍天護念，聽聞經贊法事，令衆等即於言下滅無量罪，獲無量福，心開意解，速證甚深念佛三昧，得無生忍，獲大總持，具六波羅蜜神通自在。」言訖即打磬一下，作梵了，念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地藏菩薩各三十五聲，然後至心稽請，次莊嚴了，依前念佛，即須觀其道場徒衆多少，或晝或夜或廣或略，有道場請主爲何善事，切須知時，別爲莊嚴，廣與念誦。坐道場時，或有兩坐三坐乃至多坐，其《彌陀觀經》一坐一啓，散華樂及諸贊文總須暗誦，周而復始，經贊必須精熟，不得臨時把本。唯五會妙音一坐獨作不得聲，若準一坐啓經法事，即廣略看時，其諸依次誦之，散華樂爲首，其散華樂，一坐一諸寶鳥相好維摩五會，大小般若，般舟，涅槃等贊，一坐兩句爲聲打磬。淨土樂、六根贊、西方樂、出家樂、禮贊等並四句，爲準道場樂一句而已。從《彌陀觀經》已後諸贊，皆須第三會念佛和之。誦諸贊了，欲散即誦道場樂，音即高聲，須第三會念阿彌陀佛三百餘聲，最後唱西方禮贊，天台智者迴向發願文，取散智者必須深厭生死，正念思惟。念佛三昧普爲法界六道怨親，願同生極樂，速成無上菩提。專心學取五會眞聲，傳於末代，廣度羣品，若不師學，濫授與人，轉謬後學，失其宗旨，即招其咎，無利福田，普勸現在及以未來道俗，廣作五會眞聲念佛三昧，理事雙修，相無相念，即與中道實相正觀相應。

問曰：五會念佛有何利益，復何所以長？答曰：即於此生，爲能離五濁煩惱，除五苦，斷五蓋，截五趣，淨五眼，具五根，成五力，得菩提，具五解脫，速能成就五分法身。五會念佛功力如斯，最勝無比，盡此一形，頓捨最後凡夫之身，生極樂國，入菩薩聖位，得不退轉，疾至菩提，實爲佛性，此事終不虛也。

南嶽沙門法照於上都章敬寺淨土院述

道詵《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序》 夫以諸佛興慈多諸方便，唯往生一路易契機緣。詳往古之志誠，並感通於瑞典，則有沙門文諗，釋子少康，於《往生論》中，《高僧傳》內，標揚眞實，序錄希奇，證丹誠感化之緣，顯佛力難思之用，致使古今不墜，道俗歸心，再續玄風，重興盛事，使已發心之士，堅固無礙；令未起信之人，依投有路，聊申序耳。

遵式《往生西方略傳新序》 維西方淨土者，瓊林寶網，珠閣瑤池，超億利於王臺，耀千光於沙界，請佛同贊，皇賢所宗，遍吉、曼殊，咸願生乎其國；天親、彌勒，皆誓往於彼方。大聖尚然，況常徒者也。至若散因定業，少善多福，截五道而長驅，隱九品以高昇，直到薩雲，無復退轉，故彼佛本願云：「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五逆者，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阿羅漢，殺父，殺母也。今既幸無逆罪，不謗大乘，豈有願求而不遂也？況復《十六觀經》云：「下品下生者，具足諸罪，四重五逆，謗方等法，地獄火現，十念稱佛，地獄猛火，化清涼風，即生彼土。」斯則又許逆罪之輩，十念得生，況無者乎？推此而言，宜各自信，凡願生者無不遂心。故天台智者臨終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又本願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迴向欲生，若不果遂者，誓不成佛。」又應校量業行久近者，十念信樂，尚生彼國，況復一日生信樂者，況復一月一年一生而信樂者耶？又應校量滅罪輕重者，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重罪者，即前五逆也。一念稱佛，滅罪既爾，況

復十念所滅罪耶？況復一日一月一年一生念佛所滅罪耶？重逆尚滅，況輕罪乎？又應說量念佛功德比餘善根優劣之相者。經云：若人以四事極好之物，供養三十大千世界滿中阿羅漢、辟支佛人，所得福德，不如有人合掌一稱南無佛陀　如彼大千聖福，假使百分千分百千億分，算數譬喻，皆所不及一稱佛名者，功德無量。一稱佛名，功德尚爾，況復十念佛者，況復一日一月一年一生念阿彌陀佛者，所得功德耶？

復次應知，念佛之人現世安隱，衆聖守護，離諸災厄　且近校量今時風俗，競祭鬼神，求其福祐，望得安隱　信邪殺命，造罪結冤，必無福慶而可利人，虛招來生地獄罪報。《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殺生害命，祖承祭法，非一朝一夕，豈非積不善耶？殃答何疑也？若言殺生非不善者，古今帝王何故仁慈化世，勝殘去殺，禽魚遂性，令登壽域，咸稱善耶？然祭祀之法，天竺鄰陀、支那祀典，既未逃於世論，眞俗流之罪經　周公雖稱事神，不達彙征之道，仲尼爲能事鬼，蓋迷六趣之源　《老經》既混於九流，《莊子》未移於百氏　唯釋宗所辨，曲盡其理　天趣在七，人居其次，修羅處中，鬼畜斯下　今以人事鬼，其猶俛首就足，抑君奉民，何逆之甚也？又鬼有邪力，事之既久，物慕方類，死喑其中，世其迷哉！且三界大師，萬德慈父，歸之者罪滅，向之者福生　諸經具說，若能暫歸三寶，受持一佛名者，現世當獲十種勝利：一者晝夜常得一切諸天大力神將，河沙眷屬隨形守護　二者常得二十五大菩薩，如觀世音等，及一切菩薩常隨守護　三者常爲十方諸佛晝夜護念，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　四者一切惡鬼，若夜叉、若羅刹，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龍、毒藥，悉不能中　五者一切火難、水難、冤賊、刀箭、牢獄、枷杻、橫死、枉死，悉皆不受　六者先所作罪，皆得消滅，所殺冤命，彼蒙解脫，更無執對　七者夜夢正直，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像　八者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　九者常爲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歡喜禮拜，猶如敬佛　十者命終之時，心無怖畏，正念歡喜，現前得見阿彌陀佛，及諸聖衆持金蓮臺接引，往生西方淨土，盡未來際，受勝妙樂　諸有智人，請觀念佛所獲現世福利功德，豈同世人祠祀之法，現無福利，未來受苦耶？

又復當信一切大乘經典，皆贊西方莊嚴淨土，勸令往生　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諸部諸經，皆示行相及贊功德　又諸菩薩、天親、龍樹，皆各造論，贊淨土　又此方諸大祖師，各造論著疏，光贊西方　道安法師《往生論》六卷，慧遠法師造《觀經疏》一卷，天台智者造《十疑論》、《觀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道綽禪師撰《安樂集》二卷，善導和尚立五會教勸人念佛，造《觀經疏》四卷，《六時禮文》各一卷，懷感法師得《念佛三昧》，造《群疑論》七卷，《往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釋淨土羣疑論》七卷，慈恩法師造《彌陀經疏》一卷，《觀經疏》一卷，有誰聞此衆聖稱揚勸往生而不信樂？除及不聞人疑謗無智者　斯更復引自古及今，西天東夏道俗士女，往生高人三十三條顯驗之事，具示將來諸有賢達，願共往生也

智圓《淨土贊序》　天理淵寂，誰可以淨乎穢乎，延乎促乎，彼乎此乎，而思量擬議者哉！然而悟之則爲聖爲眞，爲修德爲合覺，爲還源爲涅槃；迷之則爲凡爲妄，爲性德爲合塵，爲隨流爲生死　大矣哉，聖人之先覺也，憫其未覺焉　於是乎土現清淨，壽延無量，端拱東向而慈眼無偏視，俾我羣迷厭穢而忻淨，悲此娑婆而取彼安養矣　既而昇寶利，覩法王，目神變，耳妙訓，則湛寂之性不遠復矣　達十方大虛悉我心現，別依報之土復何有哉噫！如是證悟者，孰不思其厭穢忻淨，悲促好延，捨此取彼之心而致乎？而況達忻厭而無忻厭，了好惡而無好惡，知取捨而無取舍者耶　是故釋迦現穢土而倪眠，彌陀現淨土而倪忻，其有旨哉！吾慈母馬氏生厭穢境，好忻淨刹，壽七十有一而終　初疾之際，以所造淨土無量壽像，囑吾以供養承事焉，十載於茲矣　嗚呼！母人之德，其在兒子於溺墜水火而已　而吾母也，始能捨吾爲佛徒，次能資吾以學法，末又約吾以往生，是能報我於道也　蓼莪之歎，風樹之悲，歲月其邁，而吾心不衰　遂齋莊嚴壇，染毫作淨土贊，庶彷我母陟乎聖階

戒珠《敘淨土往生傳》　給孤園中，聖賢之衆畢集，是時衆無一辭之請，如來遽然而告曰：過是西方十萬億國有淨土焉，其土廣博，百寶成焉　又曰：衆生思焉念焉，求而以生者，皆如願焉　說者曰：十二分教以羅萬有，此乃無問自說之一分也　其義猶何？猶母之拊嬰兒，不俟其請，但欲顧其手足，乳而哺之，腹而擁之也　然如來捨淨梵，降迦維，其說法者五十年，流慈振毓，隨機有授　其間龍天、釋梵、聲聞、緣覺、大菩薩衆乘頓、漸機，外於國城珍寶，殷勤三請者非一，如來或辭或默，止止而不說也有之　至

是而乃自誓，誠忍五濁異生流真，而不息者長劫　天精眼見濁，而生於淨土，必在至專念，念苦之至以繫乎想，十六觀所以第賓焉　經稱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其故何哉？明其始也，舉其漸之之謂也　行始於有修，智始於有習，無上極果，以始於深心，深心者雖乎其不可拔者也　故一念轉三塗之苦，十念階九品之善，此雖大乘方等諸經，皆所互陳而互發，非止一經言而發之也

漢魏已來，翹誠西向蔑聞其有人者，蓋以大法初流，經文之未備矣　西晉時劉曜寇蕩京雒，僧顯避地江東，始日三事因願聚感祥異，然其拳拳之志以遭亂世，遭風勝業代或無聞　東晉之末，遠師憩迹廬阜，其時同意法師釋道炳、竺道生、佛陀耶舍，洎在家英豪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等一百二十三人，締結方外之遊，希風衆集　遠以幻集之期不克以常保，夢遊之輪不可以長存，因指無量壽國結之遐游焉　其已也，又言其國清淨，無三塗，無六趣，衆生依向，不一生而生者，寶幢爲之前導，金蓮爲之受賓，於是相與而有蓮社之想焉　今之以蓮社云云，蓋其始也，或時以爲淨社，義亦詳矣　自遠而下，淨土之修益振，故實有繼弘，齊有慧進，梁有道珍，李唐之間，顯晤通識之士，如道綽、善導者，累復有焉

余以像季之餘，值佛遺法，緬懷淨業，其來有年，每以前賢事績散於諸傳，淪於異代，不得類例相從，條然以見　繇是歷考梁隋而下，慧皎、道宣諸撰所撰傳記十有二家，洎大宋通慧大師幕傳，且得曇等七十五人　其傳之作，理或有所暗昧，辭或有所叢脞，因復修正而發明之　外有鴻業，慧明等六十二人在，其生平想像至於捨生之際，不啻以矚勝相，備之不足起深信，乃無以備之　後之明哲或患其所不足，摭而備之者，亦余之剞有補焉

楊傑《念佛鏡序》　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　娑婆穢土也，極樂淨土也　娑婆之壽有量，彼土之壽則無量矣；娑婆備諸苦，彼土則安養無苦矣　娑婆隨業轉輪生死，彼土一往則水證無生法忍，若願度生則任意自在，不爲諸業轉矣　其淨穢壽量苦樂生死，如是差別，而衆生冥然不知，可不哀哉！

阿彌陀佛，淨土攝受之主也；釋迦如來，指導淨土之師也；觀音、勢至，助佛揚化者也　是以如來一代教典，處處叮嚀，勸往生也　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乘大願船，泛生死海，不著此岸，不留彼岸，不住中流，唯以濟度爲佛事　是故，阿彌陀經一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極樂國土　又經云：十方衆生，開我名號，憶念我國，植諸德本，至心迴向，欲生我國，不果遂者，不取正覺　所以祇洹精舍無常院，令病者面西作往生淨土想　蓋彌陀光明，遍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　諸佛心內衆生，稟爲極樂，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　皆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能一故；諸惡已作，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　雖有衆善，若無誠信心，無深心，無迴向發願心者，則不得上上品生矣　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衆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衆生何？

夫造惡業人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　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普慧遠法師，與當時高士劉遺民等，結白蓮社於廬山，蓋致精誠於此爾　其後七百年，僧俗修持，獲感應者非一，咸見於淨土傳記，豈誣也哉！然贊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善導大師《念佛鏡》十門，最爲首冠，援力聖言，開生憂惑　萬年暗室，日至而頓有餘光；千里水聲，舟具而不勞自力，非法藏後身，不能宅於是也　傑頃於部下嘗獲斯文，讀示所知，無不生信，自遭酷罰，感嘅益深，將廣其傳，因爲序引　熙寧九年丙辰仲秋述

又《直指淨土決疑集序》　大願聖人從淨土來，來實無來；深心凡夫往淨土去，去實無去　彼不來此，此不往彼　而其聖凡會遇，兩得交際者，何也？彌陀光明如大圓月，遍照十方　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趨水而遽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遽去　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來　故華嚴解脫長者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波諸如來不來至此，我不往彼，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　是知衆生法念，定見彌陀，彌陀來迎，極樂不遠　乃稱性實言，非權教也　淨土無欲，非欲界也，其國地居，非色界也　生有形相，非無色界也　一切衆生本悟正覺，覺大夢中，六道升沉，未嘗休止　諸大聖者，報盡相衰，修羅方鬪，戰爭互勝，衆生飛走，噉食相殘，鬼神幽陰，飢渴困苦，地獄長夜，捕鞫號呼，得

生人趣，固已爲幸。然而生老病死，衆苦叢纏，唯是淨方，更無諸苦，蓮位託質，無生苦也；寒暑不遷，無老苦也；身非分段，無病苦也；壽命無量，無死苦也；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也；上善人聚會，無怨憎會也；華藏香食，珍寶受用，無求不得，無窮困也；觀照空寂，無纏苦也。悲濟有情，欲生則生，不住寂滅，非二乘也。智照生死，得不退轉，非凡夫也。三界蕩然，譬如四衢，丘陵坑坎，穢腐所積，溪壑阻絕，孰爲津梁？

乃有狂人，迷路於此，惡獸魑魅，惱害雜居，刀兵水火，或時傷暴，風霜霹靂，凌厲摧慴，罔知城域，可以芘覆。飲食衣服，未或充足，甘受是苦，不求安樂。有佛釋迦，是大導師，指清淨土，是安樂國。無量壽佛，是淨土師，爾諸衆生，但發誠心，念彼佛號，即得往生。若生彼土，則無諸惱，不聞知者，固可哀憐，亦有善士，發三種不信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有廣長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忖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猛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宗也，《無量壽論》有求生之偈。慈恩通贊，首稱十勝，智者析理，明辨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火車可滅，舟石不沉，現華報者莫甚於張撻，一念而超勝處，大地獄者莫速於雄俊，再甦而證妙因，世人惑於末必若此，謂不能生者，何其自棄！《般舟三昧經》云：跋陀和菩薩請問釋迦佛，未來衆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受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自欺自慢，自棄己寶，流入轉迴，是誰之咎？四十八願悉爲度生，一十六觀同歸繫念。一念既信，已投種於寶池；衆善相資，定化生於金地。無輒悔唸，誤認疑城；頓時蓮開，得解脫道。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大光明中決無疑事。

《直指淨土決疑集》者，吾友王古敏仲之所編也。博采教典，該括古今，開釋疑情，徑超信地。其載聖賢之言，在淨土諸書最爲詳要，蓋安養國之嚮導也。若登彼岸，舟固可忘，來者問津，斯言無忽。元豐七年九月十日序。

又《題淨土懺法》

錢唐法慧寶閣照律師，爲出家五衆修淨土懺法，無爲子見而題其後曰：樂土清淨，非願力不能生；濁世罪尤，非懺悔不能去罪。如瓦石投水必沉，願力爲舟，載之則濟。既超彼岸，念念菩提，三寶威神，惡皆消殞，如是觀者，下品之懺悔也；罪如冰雪，積於最陰，大陽融和，冰雪消釋，嚴凝一變，潤澤萌芽，如是觀者，中品之懺悔也；如太虛曠徹空寂，塵不能空，水不能洗，行住坐卧，孰非彌陀；生死去來，孰非淨土？如是觀者，上品之懺悔也。苟悟於此，心滅罪亡，或未圓成，尤先懺法。示五衆等，當遵是言。

陳瓘《淨土十疑論後序》

人心無常，法亦無定，心法萬差，其本在此。信此則遍信，《華嚴》所以說十信；疑此則遍疑，智者所以說十疑。出疑入信，一入永入，不離於此，得究竟處。淨土者，究竟處也。此處有說法之主名無量壽，此佛說法，未嘗間斷，疑障其耳則聾而不聞，疑障其心則昧而不覺。不聞不覺，安住惡習，贊歎不念，隨喜粗心，妄指蓮胞，以爲虛誕，終不自念，此分段身，從何而得，自何而來？胎獄穢濁，眞實安在？信憑業識，自隔眞際，於一幻境，非彼執此，生生不窮，永絕聖路。以如是故，釋迦如來，起大慈愍，於穢濁中，發大音聲，贊彼淨土上妙之樂，於生死中，爲大船師，載以法船，令趨彼岸，晝夜度生，無有休息。然而彌陀之居，本無彼此，釋迦之船，實非往來。譬如一燈分照八鏡，鏡有東西，光影無二。彌陀說法，遍光影中，而釋迦方便，獨指西鏡。故已到彼岸者，乃可以悲彼此；未入決界者，何自而泯東西？於此法中，若未究竟，勿潛方隅，勿分彼此，但當正念，諦信而已。此二聖之意，而智者之所以信也。信者萬善之母，疑者衆惡之根，能順其母，能鋤其根，則向之所謂障緣衆生，聲可復聞，昧可復覺，未出生死得出生死，未生淨土得生淨土。順釋迦之誨往面彌陀，隨彌陀之願來助釋迦，在此而遍歷十方，即西而普入諸鏡。自二聖建立以來，如是之人，如河沙數，云何不信？云何而疑？能自信已，又作方便令諸未信無不信者，此則智者之所以爲悲也。明智大師中立，學智者之道，不順其文而順其悲，所以又自此論，冠以次公之序。予乃申廣其說，以助其傳。元祐八年七月十一日，左宣義郎前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瓘序。

王古《淨土寶珠集序》

衆生心淨，則佛土淨；法性無生，而無不生。有佛世尊，今現說法，在極樂國，號阿彌陀，緣生劫長，悲深願大，無邊際光明攝受，不思議淨妙莊嚴，珠網麗空，瑤林靡地，池含八德，華發四光，韵士

梁於六時，散祇華於億刹。諸佛共贊，十方來歸，彌陀心內衆生，新新攝化；衆生心中淨土，念念往生。質托寶蓮，不離當處；神超多刹，豈出自心。如鏡含萬象而無有去來，似月印千江而非昇降。被圖頓機，則皆一生補處；明方便門，則有九品階差。念本性之無量光，本來無念；生唯心之安養國，眞實無生。解脫苦輪，十念亦超於寶地；會歸實際，二乘終證於菩提。如大舟載石而遂免沈淪，若順風揚帆而終無留難。悟之則甚近而不遠，迷之則益遠而無人。嗟夫！學寡障多，疑深觀淺，斥爲權小，聞若存亡，則以馬鳴、龍樹爲未然，天台、智覺爲不達。不信當受菩提記，不肯頓生如來家。籠鳥鼎魚，翻爲遊戲；隙駒風燭，妄計久長。虛受一報身，枉投諸苦趣。豈知大雄贊勸，金口叮嚀，倡聖賢於刹那，具相好於俄頃。樂受則永拋五濁，悲增則迴救三塗。於此不知，是爲可憫。自魏晉大經初出，則有遠、顯諸賢繼修，事列簡編，驗彰耳目。福唐釋戒珠採十二家傳記，得七十五人，搜補闕遺，芟夷繁長，該羅別錄，增廣新聞，共得一百九人。隱顯畢收，緇素並列。會江河淮濟於一海，融瓶盤釵釧無二金，標爲險道之津梁，永作後來之龜鑒。元豐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錢易《西湖昭慶寺結淨行社集總序》　一切有爲皆是塵妄，於塵妄了境乃無爲也。大千法門不離自性，於自性識本乃菩提也。境泯則不著，本達則無惑。我三世諸佛以河沙衆生演十二因緣，根於此也。其有精行洞識，化人無倦，立一心願，際諸十方，以有爲而至無爲，以利己而成利衆，吾聞之於華嚴淨社焉。

社建於錢唐昭慶寺，主於比丘省常上人。上人生錢唐，住昭慶寺，無礙之心，依古佛之行，精進圓滿，諸戒具足，立大誓願而作是念，刺指取血，以血和墨，寫模法式，書《華嚴淨行》一品，一字三作禮，一禮一圍繞，一圍繞一念佛名號，然後始刻之方板，畢一千本，以一本施一人。又以栴檀香林造毗盧聖像，圓此誠感，得之天匠，以八十開士爲一社焉。白蓮之稱，始繼廬阜。況乎西湖之清音，昭慶之精屋，塵勞萬變中有靜境，羣動紛濁，獨立戒定，如風煙歊雜，白雲無間。薦紳大夫爭投文，以求爲社中人焉。上自丞相有密，下及省闥名公。英裒聲詩遠光江海，鴻彥弄藻咸著銘紀。而斯皆道契清尚以龜縞自卑，夙緣堅牢有香火之約。六塵灑落升堂者，悉人信門；三覺通明會境者，盡躋滿教。故參知政事禮部侍郎武功蘇公爲淨行篇序，今致仕吏部尚書廣平宋公爲結社碑銘，故起居舍人知制誥孫公爲結社碑陰序，今三司使給事中丁公爲羣公詩序，墨妙筆精，金相玉振。以春卿之妙詞，內庭輟潤色之暇；以天官之文伯，儒林爲人之表。以西垣之才，高難可迴，倒於修塗，以計相之識，廣慧通外，護於內典。今舊相若丞河內向公首綴風騷，相繼百數以國輔之重，辭臣之望，非上人用大慈大悲之鴻願，以身以心之眞懇，又何以拂當世之雲天，萃鉅儒之竹素。續之者如入三昧，捧之者若登四禪。苟或總叙勝因，合歸大手，如易者，山陰人也，文謝頭陀，述慚都講，徒連叨於科第，而聚司於禮樂。猶且樞衣，法席稽首禪扉，將飲醍醐，道映舟航覺海。憾三業之口舌，少贊大乘；殊軟賊之軒車，未親丈室。高遠承命，俾假微詞，公幹病多，江淹思澀。他年入社，願除陶謝之俗情，今日序詩，聊助生融之末簡。時大中祥符二年冬十一月五日，信州翠微亭序。

黃伯思《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爾。《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修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卧，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眞出世成道之要津也。修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捨，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博哉！豈特見堯於墻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遂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合若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伯思長孺父謹書。

汪大猷《樂邦文類序》　周道既往，百家各以其說爭衡於世，久之浸息，獨儒老釋三之教，幾於並行，大率皆主於勸善戒惡，其言不同，而其歸則一。然釋宗比道家爲尤盛。余未嘗讀佛書，初無心佞佛，惟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戒，不敢須臾去心，佛之本意似不出此。世有習西方淨土之教者，其說曰：『凡夫生於五濁惡世，業網縈覆，生死不能出，苦海不能停。大雄氏不得已，而偏指一方，使人繫心專注，果由是而之，則達無方所矣。』雖然，不得其門而入，亦徒爲耳。曾不知此法本乎一心，一心所主，必見於善故。佛指示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是故應當一心繫念。若因是而論，則彌陀果覺即我性是，極樂遐方即我心是，一念到處，應用

無虧，亦何高下遠近之有哉！

比丘宗曉留心教典，類成此書，其大藏經論，古今儒釋所著，無非西方淨土教門，或闡揚奧義，以警未達；或明示顯應，以誘方來。至於長行短偈，片言隻字，無一不備，其善用身心可尚矣。一日持以示余，且有請曰：某留心於此有年，將以刊板，化一爲多，廣示學者，儻得一言冠其首，使人起信起修，則某克苦編鏤不爲枉矣。余取其書讀之，諸家所示，頗有深趣，眞可以發明往生大旨，啓迪人之善心。徐復究其理，蓋人固有之性，本自明白，無始迷妄不貪則恪，緣此病根是生衆苦。若令離苦惱而獲安隱，當以是而對治之，譬如神醫用藥，病根既去，則本體如初。又如明鏡受塵，揩摩有力，則本明如舊。夫如是則此書眞復性還元之策，豈可寢之哉！嗚呼！道在邇不必求諸遠，事在易不必求諸難。昔無著師禮五臺，見文殊說偈有曰：「寶塔畢竟化爲塵，一念淨心成正覺。」佛法無量，斯言蔽諸。佛土既以心爲本，其務西歸者，惟當善淨其心而已矣，斷無它術焉。慶元庚申中元日，敷文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汪大猷序。

張孝祥《龍舒淨土文序》　阿彌陀如來以大願力攝受羣品，繫念甚簡，證果甚速，或者疑之。余嘗爲之言：阿彌陀佛即汝性是，極樂國土即汝心是。衆生背覺合塵，淪於七趣，立我與佛，天地懸隔，佛爲是故，慈悲方便開示悟入，現諸無量如幻三昧，莊嚴其國，備極華好，復以辨智而爲演說，令諸衆生歡喜愛樂。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如來，欲生其國，即此一念清淨堅固，還性所有與佛無異，當是念時，不起於坐，阿彌陀佛極樂國土悉皆現前。如是修習乃至純熟，幻身壞時，此性不壞，金蓮華臺由性種生，往生其中，如歸吾廬。諸佛菩薩即我眷屬，性無異故，自相親愛。

友人龍舒王虛中，端靜簡潔，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日指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西方之歸。自是精進，惟佛惟念，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舉恤。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望之者信其爲有道之士也。紹興辛巳秋，過家君於宣城，留兩月，始見其《淨土文》，凡修習法門與感驗章著具有顯末，將求信道鋟木傳焉。諺余序其書，故爲之題其端云。虛中名日休，十月日狀元歷陽張孝祥序。

戒度《無量壽佛贊注引》　大智律師所製贊詞，文約義豐，旨趣宏遠，唯心之道盡於此矣。嘗慨吾宗二三豪傑，注釋流行，隨言取解，暗乎指歸，有抑乎作者之意，深可惜焉。偶諸同道，以愚曾習山家之教，薄究斯宗，再命箋注。愚雖不敏，有異前聞，遂採經論格言，直申歐旨，庶幾少悟西邁之資糧，非特沽出藍之譽也。覽者取長其理，無取長其情焉。庚午中秋日，寓三江蘭若注。

悔明《聯燈會要序》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只要當人具決定志，有大力量，不思前箸後，直下一刀兩段，到頂到底，無第二見，無第二人，便與從上佛祖，無異無別。自曹溪而下，得其傳者，千百餘數，凡垂一言半句，如同電拂，眨得眼來，新羅國裏，設有方便，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個抽釘拔楔，解粘去縛，早是項上著枷，腳下著棍了也，其餘合作麼生會得？近年已來，據師位者，不本宗由，枝詞蔓說，對句押韻，簇錦攢花，謾人自謾，不知其幾。學者不辨邪正，遞相沿襲，與之俱化，從上不傳之旨，絕無聞矣。

余淳熙癸卯，坐夏永嘉之中川，因閱《傳燈》、《廣燈》，前輩當代諸大老錄，採摭其具徹向上巴鼻，可以開發人天眼目者，六百餘家。提唱機緣，問答語句，拈提古今，得其要妙者，各逐本人章次收錄，離爲三十卷，命曰《聯燈會要》。唯臨濟、雲門二宗，自汾陽昭、雪竇顯而下，罕得其錄。今所編者，十之二三，續燈所載，似無取焉。當伺同志，集所補之，庶幾後學，得見前輩典刑存焉爾。然前所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一絡索，得非文字語言乎？若作文字語言會，未具衲僧眼在。若不作文字語言會，亦未具衲僧眼在。畢竟如何？英俊道流，試請從頭定當看。時淳熙十年解制後五日，偃溪眞懶子悔明書於潛光室。

李泳《聯燈會要序》　楚人鬻照乘之珠於鄭，置之薰桂之櫝，節以翡翠，綴以玫瑰。鄭人悅其外之澤也，不吝千金，爭市其櫝，珠則還之。嗚呼！今之雕僧，承言滯句，其類是歟。自七佛以還，初無一字示人，《傳燈》、《廣燈》、暨前修一時機緣，雖含滿宇宙，聖諦第一義，蓋未之見也，況有所謂第二句哉！年祀浸遷，鳥焉成馬，密室咕嘯，以打之遽爲機辯，以鳳林楦爲全提，末派渺彌，直之宗胥而爲名相之學，楦則爲我有矣，摩尼寶珠，其將安在？

眞懶明老，人木庵之室，而操戈逐之。溪疾夫曲曲彎彎縣縣密密，迺因

羅納曾已鼻，下方於頂額上，着着有出身之路者，目以《蓮燈會要》。銕板流通，將使鏖戰沙場者，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然後衆弓僕鼓，坐底太平。老負之心，蓋亦切矣。千里詒書，謁余以序。余聞東寺只索一顆明珠，仰山當下傾一榼榹。今觀此書，盡泄天地之寶，又何止傾一榼榹也。探驪領者，其毋遭神龍之窮哉！雖然，自顯迄末，有一轉語，未徹根源，畢竟脊訛在底處，望似大方之家，必能辯出。淳熙己酉三月初吉，淡齋李泳序。

善月《樂邦文類後序》 修淨土者，常多得其門，而徑造者無幾；論淨土者，常多得其要，而直指者或寡矣。曾未聞有以自障自蔽爲說者，因得以言之。夫自障莫若愛，自蔽莫若疑，但使疑愛二心了無障礙，則淨土一門未始間隔。彌陀洪願常自攝持，必然之理也。昔無爲子嘗序天台《十疑論》，有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斯言可謂知本矣，請試以一事訂之。如晉遠法師斷屬西方，嘗結蓮社於廬山，以淵明則招之，貴其能達而斷愛也；於臺運則拒之，爲其心雜而念不能專也。豈非政以二者，爲淨土之津要乎？余於是得淨土之說，異乎昔之云者，如是而已。蓋嘗謂今有慕修淨業者，當如淵明可也。雖招之不來，苟願之必達。要是胸中了無一物，求念尚不可得，何愛之可斷乎？故不求則已，求則孰御焉。抑余嘗疑淨土贅有曰：但除自障礙，要生即便生。又曰：不斷拖泥帶，徒加舟楫功。蓋亦有激云爾。

吾宗宗曉講師既以淨業自力，將又推己及物，纂《樂邦文類》。自經論而下，與夫古今名公，暨吾釋氏之文，凡有關於淨土，悉發揮而載集焉。其爲書富，爲說博，勸信甚詳，至於示造修，不一端而止，究其用心，可謂勤且美矣。雖然，吾恐多方以惑其志，不一念，不斷愛，以自障蔽，則又吁可悲也。故特表發其說，有以貫之。願與同志者一之以專念，本之以斷愛，而後加之以善願，則淨土門斷可造矣。斯文豈徒然哉！時慶元庚申良月圓日，南湖柏庭善月序。

宗曉《樂邦文類序》 乾道中，德壽宮親灑宸毫，大書「蓮社」二字，賜防御使浙西路總管張掄，龍驤鳳翥，八法俱全，眞希世河洛之瑞也。竊惟高宗皇帝，以唐虞之化甄陶天下，功成不居，脫屣萬乘，退藏之暇，游心內典，且欲追還廬阜念佛之風，故有斯舉。歷考自古帝王興隆釋教，或建立塔廟者有之，或翻譯經論者有之，或廣度僧尼者有之，而未嘗聞操瓠染翰發揮淨土，至今蓮海內外宗尚蓮社，念佛之聲洋溢盈耳，乃知至德如風，民應如草，有不期然而然者矣，請試論之。

我佛能仁誕生迦維，不戀金輪寶位，直向雪山宴坐，既成道已，隨機闡化，故使大小偏圓教法有殊，最後法華高會，一道無偏，開彼權乘，悉歸眞實，故出世本懷，至是始暢矣。又念將來之世，人根暗鈍，不能自求出離，唯彌陀本願，取土極樂，可以橫截愛河，徑超佛地，故於諸大乘經，殷勤勸往者不一。斯蓋如來異妙方便，診恤沈淪，父去留藥之謂耳。然大教東流，人或未知，而東晉遠公法師，神機秀發，肇開化源，引水栽蓮，締結淨社，爾時預者一百二十有三人，劉遺民等十八大賢而爲上首，自是念佛三昧之道行焉。迨今八百餘載，遺風遺烈，凜然尚在，故得張掄所修，遠踵其事矣。然則務學必求師，進業必托法，故慈社之興，專以彌陀爲宗主，諸經爲司南。自晉唐以來，高僧巨儒，咸有著述贊美斯事，雖其間說義有淺深，屬辭有工拙，譬如萬派東流同歸滄海，使夫飲用者咸沾一味焉。

宗曉俟尋晚景，悟世非堅，深仰高宗皇帝，道參天地，德邁羲軒，猶乃宣揚至教，啓迪羣蒙，況愚忝僧倫，敢怠思修之路乎？由是囊括諸經，網羅衆制，伏而讀之，意圖良導。雖微辭奧旨未易窺測，然研味有年，粗亦識其梗概。重念隋珠和璧爲天下之至寶，苟罷櫝而藏諸，則人孰得而共之？遂於假日，即其所得次而編之，始於經咒，終乎詩詞，凡十有四門，總二百二十餘首，析爲五卷，目曰《樂邦文類》。蓋倣儒家柳宗直《西漢文類》之作也。其有集之不盡，當有與吾同志者續焉。

又《樂邦遺稿序》 愚擬志於淨業，誓欲均被有情，同歸寶界，故纘集《樂邦文類》行於世。外餘片文隻義，暨隨所見聞，可益扶淨業者，續又紀爲《樂邦遺稿》，蓋倣儒家典籍拾遺之說也。或辭之繁蕪，則略舉綱要，雖曰未備，庶少資見焉。甲子春旦，振筆故序。

又《樂邦遺稿題記》 宗曉編次《樂邦》前後兩書，隨事標題盡之矣。靜而思之，此書專導羣生歸於淨土，亦可目爲「樂邦歸志」。蓋惟人人本有唯心樂國，何籍劬勞苦繁修證？嗟乎！狂人諸趣，久而忘返。昔人興歎：「請看路傍埋朽骨，其中多是未歸人。」是此也。茲幸佛祖開辟橫截要津，故今得以捃摭毗贊，助發人之信心。俾夫踴躍其修者，則明了歸途，不蹈蹉於生死兩岐之間，誠要道也。又名歸志，良在斯矣。覽者果不負故鄉之歸，始

信蓮華勝友得多時，收拾身心好歸去　勉之，勉之！

樓澤《無量壽佛贊注跋》　澤錄錄餘生，與世浮沉，烏知有所謂安養徑捷法門　冀賞松幹慈水，邂逅懸胥徐鑒者，精進此道，因得勸發　自此幡然有驚，謝去塵緣，寓於滄洲之等觀，憶念修習，朝夕不敢嗑，寒暑不知變者，蓋有年矣　凡有禮念，必先嚴誦大智律師之贊語　續得拙庵度律師注解斯文，文義明白，深恐湮沒，敬募同志，用鏤諸板，誓與見聞，咸希極證　吁！唯心本性，固人人之所具，敢問諸人十二時中，所謂心，所謂性是何面目？

嘉定辛未年夏月望，唯心居士樓澤法名正因謹跋

賀宗壽《密咒圓因往生集序》　竊惟總持無文，越重玄於化表；秘詮有象，敷大用於域中　是以佛證離言，廓圓鏡無私之照；教傳密語，呈神功必効之靈　一字包羅，統千門之妙理；多言沖邃，總五部之旨歸　衆德所依，羣生攸仰，持之則通心於當念，誦之則滅累於此生　妙矣哉！脫流幻之三有，拔險趣之七重，躋蓮社之淨方，掃雲曚之沙界　促三祇於頃刻，五智克彰；圓六度於利那，十身頓滿　其功大，其德圓，巍巍乎不可得而思議也　以玆秘典方其餘教，則妙高之落衆峰，靈耀之掩羣照矣

宗壽夙罣所鍾，久纏疾瘵，湯砭之暇，覽雄是依　爰用祈叩眞慈，懺摩既往，庶資萬善，整滌襟靈　謹錄諸經神驗秘咒，以爲一集，遂命題曰《密咒圓因往生集》　然敘事廣傳通，利兼幽顯，故命西域之高僧，東夏之眞侶，校詮三復，華梵兩書，雕印流通永規不朽云爾　時大夏天慶七年，歲次庚申孟秋望日，中書相賀宗壽謹序

李純甫《彌陀懺序》　天地之中，凡有血氣，皆有門心，更相噉食，其苦無量，幸而爲人，差似樂者　辭在蠻夷，亦相屠害，與苦相應；又幸而生於中國，其樂頗勝　試考於古史，兵饑疫癘，苦相屠多，又幸而老於治世，誠可樂也　其困窮徵賤疲羸殘廢之屬，猶有不勝其苦者　至於大幸富足貴豪康強聰慧之徒，其樂爲何如哉！或嗜欲未滿其志，或憂患遽及於身，尚且不免悲思驚歎，有自以爲苦者　佛說衆生世界爲苦趣，此眞實語也　故學佛者先修苦行，經無數劫，求寂滅樂，未得少分，然則何以疾度此苦厄，徑至樂地耶？佛大慈悲，開方便門云：此西方有無量壽佛國，名極樂　衆生起一念信心，持彼佛名號，即得往生　同無量壽，更無老病死者，神通智慧，與無數劫修行者，等無有異，故名極樂　此又眞實語也　自佛教東行，除修密證者，不可勝數，但昧者不知耳　近讀極樂居士結集西方淨土懺文法門，乃學佛者之捷徑　嚮予贊歎，故亦以眞實語識之　崇慶二年中春望日序。

王子成《禮念彌陀道場懺法序》　原夫釋迦大覺出慈言以叮嚀，贊彼彌陀運悲心而廣博，發四十八之誓願，願願度生；開一十六之觀門，門門攝化　救提溺者，越苦海之迅航；指導迷人，出輪迴之捷徑　高超三界，迥出四流，十方接引諸羣生，九品護持如一子　又聞古今善士緇素名人感應尤多，往生非一，方袍圓頂，宜追慧遠之高風；儒履道冠，可慕遵民之雅範　啓芳懷下，壽終而化佛迎歸；張抗鬼瑜，命盡而金僊引去　善和縣屠牛之業，尚往玉池；仲舉魚害命之怨，亦生金地　慈光照處，地獄爲之崩潰；聖號持時，天魔爲之悚懼　不思議佛力，無障礙神通，一聲滅八十億劫罪愆，一念獲八十億劫功德　是以世尊觀彼方之緣分，在此界之有情，特開往生一門，教人念佛三昧　日修片時之少善，後爲萬劫之資糧　現世則白業願增，惡緣衝息，人敬而神祐，禍去而福來　梁氏女目盲而重明，馮夫人身病而復差　郗希文神游而脫難，劉慧仲夢魔而無驚，此乃身前之效也　臨終則免赴黃泉，更無黑業，緩則一巳至於七巳，急則十聲至於一聲　面睹白玉毫，身乘紫金座，閻王不敢召，化佛自來迎，直歸極樂之鄉，永別幽冥之路　蓮婆瞻聖像於戶外，曇鑒得蓮華於瓶中，烏長王天樂盈空，隋文帝異香滿室，此乃往生之徵也　過世則名除鬼簿，位列佛階，丘家現祥，輝骨骸爲舍利，拋閻浮之短景，居安養之長年　化生蓮萼，華中托質，芙蓉池內勢至，觀音爲其勝友，馬鳴、龍樹結作法朋，雖名往生凡夫，便是不退佛子　前唐善導垂語句五雲堂中，後魏曇鸞現形於七寶舫內，此乃身後之驗也　壽盡臨終之感應，傳廣聊陳，生前身後之顧祥，文繁略載　凡夫心劣，用自力以難成；法藏願強，仗他威而易就　自他二利，悲智兩全，幸當末法之時，此教大弘之際

今則愚將管見，強發亳端，頗依梁武懺之規儀，精闡彌陀教之功德　千佛備列，衆聖全彰，十方調御共力消殃，三世如來同緣懺罪　削阿鼻之恐怖，說淨土之莊嚴　三塗路上教個個迴程，九品池邊使人人進步　流通十卷懺法，度脫三世衆生　經云：梵語阿彌陀，此云無量壽，或云無量光；梵語須摩提，此云極樂國，或云安樂剎　若受持讀誦爲過去者，救拔

耶律楚材《釋氏新聞序》 昔仰嶠叢林爲燕然之最，主事僧輩歷久不更，執權附勢，動搖住持人。泰和中，本寺奏請萬松老人住持，上許之。萬松忻然奉詔，人或勸之曰：「師新出世，彼易師之年少，彼不得施其欲，必起風波，無遺後悔乎？」師笑而不答。既住院，師一遵舊法，無所變更，惟拱默而已。夏罷，主事輩依例辭職，師因其辭也，悉罷之。師預於衆中詢訪耆德，爲衆推仰者數人，至是咸代其職。積藏頹風，一朝頓革，遠近翕然，稱吾師素有將相之材矣。

邇後章廟秋獵於山，主事輩白師曰：「故事，車駕巡幸本寺，必進珍玩，不然，則有司必有詰問。」師責之曰：「十方檀信布施，爲出家兒，余輿若不具正眼，空食施物，理應償報，汝不聞木耳之緣乎？富有四海，貴爲一人，豈需我曹之珍貨也哉！且若子愛人也以德，豈可以此瑣類貽君乎！」因手錄偈一章，詣行宮進之，大蒙稱賞。有成湯狩野恢天網，呂尚漁磻浸月鉤之句，誠仁人之言也。翌日，章廟入山行香，屢垂顧問，仍御書詩一章遣之，師亦泊如也。車駕還宮，遣使賜錢二百萬，使者傳敕，命師跪聽。師曰：「出家兒安有此例？」使者怒曰：「若然，則予當遄歸。」師曰：「傳旨則安敢不聽，不傳則亦由使者意。」竟焚香立聽詔旨。章廟知之，責其使曰：「朕施財祈福耳，安用野人閑禮耶！」上下悚然，服吾師不屈王公之前矣。

此二事天下所共知者也。自餘師之隱德默行未播於人間者，何勝道哉！師之切於扶聖教，意於化人心也，萬分之一見之於此書乎！師應物傳道之暇，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不讀。每有多聞，能利害於佛乘，關涉於教化者，悉錄之，目之曰《釋氏新聞》。時使見書而知歸，聞言而向道，眞謂治邪疾之藥石，濟迷塗之津梁也，豈小補哉！石門洪覺範著《林間錄》，辨而且文，間有偏黨之語。後之成人之美者，未嘗不歎息於斯焉。我萬松老師之意，扶教利人也深，是以推舉他宗，談不容口，此與覺範之用心相去萬萬者也。讀是書者，當知是心矣。嗚呼，偉哉！予請刊是書行於世，因爲之序。

甲午上元後一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才題

淨日《廬山蓮宗寶鑒跋》 予嘗觀天竺之作，謂淨土蓮宗者多矣，太遠輯之意，非惟夫其進修之序，亦且惑於邪師謬解，深恨未有能救其弊者。優曇大師乃採經論傳記，至於古今名儒宿衲，集諸善言，刪潤著述而成一書，凡十卷，曰《蓮宗寶鑒》。立正論以破邪說，發眞智以祛妄情，其詮理也深而明，其叙事也詳而盡，會三教而歸一源，正一己以規衆信。如鏡照像，洞然明白，豈特俾諸善流專念彌陀，祈生淨土，直欲人人明自本心，見自本性，立地成佛而已。以余嘗主東林，欲求轉語爲證，返復數過，眞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合掌西嚮而歸之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時乙巳大德八年八月十五日，明州天童圓應叟淨日題

希陵《廬山蓮宗寶鑒序》 按經中說，西方世界國名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巍巍蕩蕩超太古皇，不令不申自然而化。瓊池金地不染一塵，樹木水鳥皆演苦空，佛願力故攝彼羣情，一念相應即登金臺，雖下下品亦胎華蓮。稚門尊者社結勝流，策勳淨業，是以念佛之道唱行於世，迨今千年，謂之蓮宗也。去古已遠，法流成弊，邪道混淆，微旨暖昧，由是優曇和尚乘宿願力，痛嗟正宗，奮眞實心，探尋要旨，編次本末，剖分僞眞，定爲十門，名曰《寶鑒》。齎赴大都，咨扣蘭實班的答灌頂國師，證無叢脞，契合佛經，乃爲聞奏，欽遇皇上金輪皇帝，聖通佛慧，道合天心，至照無私，獎稱曰善，敕刊板印行，載上藏乞復敕，上可之。頒降聖旨，遍行各省，洗佛日重光於聖世，起祖風載振於虎溪。策精進而勿流，發闡提而必信，悟覺花開於心地，顯佛性存於本源。咸知極樂之歸，悉要無爲之化。明教上仁宗《正宗論》，息辟佛之議，於當時慢曇獻皇上《寶鑒編》，復白蓮之教，於今日雖年代相遠，蓋事實相符，其名同芳而不萎，其功並垂而不朽矣。延祐甲寅，住大仰山大圓佛鑒禪師傳法沙門希陵拜手

趙孟頫《白雲禪師初學記序》 《初學記》者，白雲祖師清覺之所作也。覺公以先聖之後，爲瞿曇之學，文字語言，所以開羣迷，引後進，發揚三乘十地之要，使之入佛知見，惟恐人不爲佛，其心切切如此。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情也。生而靜故，各具此靈明知覺之妙；感而動故，皆有障蔽流蕩之失。釋氏有憂之，祛其障蔽，反其流蕩，或勸或誘，或怖或證，使歸於一乘。然而六道衆生，波旬外道，其趣不一，佛以正道扶持救護，千經萬偈，不憚於煩者，良以此也。夫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白

雲祖師，敷揚演說，以惠一切，俾由初地以至十地，直與如來等正妙覺。其與佛心，何以異哉？白雲宗主明仁，奉以奏御，聖上乙覽之餘，命錄入大藏，以傳久遠，是覺如來開悟羣生之仁也。孟頫豈勝歡喜贊歎之至，謹敘於卷首云。皇慶二年三月七日，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趙孟頫序

思忠《聯燈會要序》　《聯燈錄》，乃晦翁和尚居江心潛光室時，全提機要，開發人天，編集聯類，而成此書。始唱道於泉之崇福，眷衲禮信，力請刊行。逮遷鄧峰，遂以板置廣福林。歲壬申，思忠在寂寥老叔侍下，多學錄中機緣激勵，乃曰：「此錄去取，簡而不繁，未幾板爲灰燼，深爲歎惜。僕僕旋閩越，二十年，復來湖上，搜尋故本，就大報國鋟梓，工費二千餘緡，實文雅藏主，相其成也。敬以此錄，仍舊歸育王寂室塔下，藏之無窮。俾燈聯焰續，晦而復明，庶有補於宗教云耳。時至元辛卯佛成道日，松江澱山比丘思忠拜書

明本《廬山蓮宗寶鑒跋》　參禪予所不去，念佛亦非予所去者。聞禪有禪病，佛有佛魔，去聖時遙，比比皆是。優曇師眼不忍見，廣援正經，盡祛邪說，是集不爲無補矣。噫！安得盡大地人披翻寶鑒，洞見法源，能所識銷，是非情盡，以惟心淨土，本地風光，並相忘於言象之表，此予所以不能無說焉。平江幻住明本敬跋

宗信《廬山蓮宗寶鑒跋》　參禪三要見性，悟教貫乎照心，予謂念佛一門，禪教並行者也。今有優曇度法師，纂集古今念佛要旨，總成一部，目曰《蓮宗寶鑒》。若其自信得及，淨念相繼，姿以文爲？若其執妄謬解，妍醜不分，白日迷程，投奠適越者，是當取此爲司南。大德乙巳良月望日，婺西峰宗信跋

蓮宗《廬山蓮宗寶鑒跋》　寶鑒者，照心之鏡也。鏡主乎明，則燦一切昏[一]，辨一切妍醜，懸之當臺，靡所不見。東林祖堂優曇大師名普度，具正知見，每念蓮宗謬解乖眞，折衷儒釋之書，撰爲《寶鑒》十卷，發明念佛正宗三昧。凡二字字一句句，質之佛祖龍天，並是補空魔說，實爲法門一大條貫。其用意誠且公，勤且苦，扶宗勇敢之心，與十八賢立教之心共個關紐。聞者見者，咸超通途；或順或違，同一清泰。復爲偈云：千載蓮宗宏正論，明逢《寶鑒》青睿；今將印板打成去，萬兩黃金也合消。

智通《廬山蓮宗寶鑒跋》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劍離匣爲不下，藥出瓶因救病。優曇大師傷蓮宗之凋瘵，搜索大藏，討覓百家，發明念佛三昧，撰成書，目之曰《寶鑒》。事分十門，理符一致，排斥邪說，討審舛訛，咸有準據，非私臆論。洗頑鄙於意地，破偏執於心源，坐進覺城，光揚祖道，使正教大明於一統，釋疑情桎梏於軫畦，導黎庶於重昏，報皇恩於萬世，贊莫及矣，貽諸後云。荊岑接待主智通拜書

張仲壽《廬山蓮宗寶鑒跋》　《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旨哉斯言！三宗聖人垂世立教，覺斯民之未覺，塗殊而歸同。中古以降，支分派列，愈出而愈歧，失其本旨者可勝道哉！蓮教自東晉廬山尊者啓其端，當時名流如劉、雷諸賢皆在社中，其盛集概可想見矣。逮至宋末羣指蓮宗而聚衆，不知本旨，有玷前賢，爲世所嗤久矣。東林祖堂優曇大師憫斯教之湮微，救流俗之邪外，搜集善言，纂成一編，目曰《蓮宗寶鑒》。使佛祖之道復還舊貫，確然正論皎如日星。願諸佛子見自性彌陀，悟本來清淨。又何獨稱揚聖號，想念西方，然後得生淨土耶？作如是見者，辜負廬山尊者不少矣。至大改元良月立冬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畸齋張仲壽書

永盛《廬山蓮宗寶鑒跋》　裂蓋網出愛河，破無明超有漏，惟念佛法門爲最。苟不越一念而契證，則塵沙刹海廓然歸乎智照，無東西之間，淨穢之殊，四生九有，咸入神通大光明藏。自遠祖立教，見聞薰修獲益者，不可勝知而悉數也。嗟乎！去古時遙，法久成弊。優曇老師終見不平，集大藏要文，羣賢明迹，曰《蓮宗寶鑒》。親捧綸音，流通於世，眞萬古不易之論。俾後之學者鑒斯文，具正見，同游常寂光土，豈小補哉！歲甲寅正月旦日，廬山無住道人竺源永盛拜手

德合《廬山蓮宗寶鑒序》　夫心性役乎塵勞煩惱，而不爲塵勞煩惱之所汩沒，如蓮生淤泥，而不因淤泥染污其質故，直指之爲蓮也。心性通乎三乘諸法，而不爲三乘諸法之所凌奪，由宗分支派，而不因支派忘失其本，故念佛之爲宗也。心性虛空，含育萬有，猶海中四珠出無盡藏，故標之爲寶也。心性明淨，照了色象，喻，鏡當臺，能辨妍醜，故名之爲鑒也。

優曇和尚，浙之丹陽蔣氏，家世事佛，積善生而敏銳，弱冠則厭俗緣，投簪薙髮，初參龍華寶山慧禪師，一見器之，誡其歷叩諸老之門，琢磨淘汰達心淨土見性彌陀。深惜祖道湮微，述集念佛警要，目之曰《蓮宗寶鑒》，言言

破惑，甚非有條　天童東巖淨日禪師，見而證之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繼之京都開法於法王禪寺，道合灌頂國師捧《寶鑒》而上奏，金輪興正宗而下頒王旨，宣騐爲法，異世龜鑒，開導人天，續佛慧命　寶僧中寶，正本齊末，統衆歸宗，不捨悲願　融眞混俗，示火中蓮，振復東林遠公祖師已墜之風於千古之下，所謂《廬山蓮宗寶鑒》者，豈徒言哉！宿師名德公大人跋贊品題備於卷末，後之修淨業者披閱是集，洞明佛祖旨趣，弘揚斯道，重之無窮，其功詎可比量也耶？延祐改元甲寅孟夏前婺之明智，崇勝禪寺比丘，大中德念再拜爲之敘云

呂師說《龍舒淨土文序》　《華嚴經》云：「信爲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然世之所謂修淨土者，不可以不信也　淨土乃西方極樂世界，其中種種殊勝莊嚴，《阿彌陀經》載之詳矣　阿彌陀乃彼中之佛，未成佛以前，有四十八願，願願度人　衆生願生彼國者，一稱其名，隨念往生　末世之人，皆於命終氣絕之後，令他人稱念十聲，謂之十念，何益於事？卻不知於平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念念不離西方淨土，念念願見彼佛彌陀，直至命終，不差不亂，蓮臺上品決定化生，五濁惡世更不再入　但闡提之流不信有之，被惡業昏翳，既不能自修，又障他人修　此入地獄如箭射，誠可憫也　譬如趙邦絕域之人，居處服食無異禽獸，安知有中國富貴快樂？一旦或有語之者，咸以爲妄，其中乃至一人聽而信之，念慕中國，大賫彼土，願身殘而生焉　今生中國之人，豈無若乎此輩？世界中，豈無趙邦絕域乎？既有南贍部洲，便有西方淨土，又安知不同在此天地之間哉！捨此生彼，亦理之常，烏得而不信？諸佛無妄語，佛語不誤人，先賢達士及禪門宗師亦多修淨土

惟龍舒王居士信之篤，修之勤，正念現前，臨終明白，淨土之歸無疑矣　自利利他，又作《淨土文》十三卷，引三教經書爲證，方便利益開導後人　可謂一念萬年，歲久板翳，不任披閱　吾侄元益遜齋，自號康廬客，乃先兄道山左丞之子，夙植善本，來生我家，行已立身，靡不在道，飢寒病苦，周恤有加，道釋諸經印施饒益，修行淨業，惟己自知，紛紛盆盎中，見此古甕洗　余甚嘉之，宜其咸稱爲善人君子也　發心重爲刊梓，欲壽其傳，願一切衆生悉歸淨土　刊至第四卷、第九卷十板，鐵筆有礙，出舍利三顆，嵌鏤深隱，光彩催燦，衆驚異焉　此皆阿彌陀佛悲智示現，龍舒居士願力不泯，吾侄信心堅固所致，謂佛法無靈驗，西方無淨土可求乎？舊板重印，善緣圓滿，諸仁者也，莫於紙上板上作背向兩般錯會　雖然本性彌陀惟心淨土，莫撥我耶　吁！仁智之見有不同，中人以上可語也　於是乎書　延祐三年歲次丙辰中秋日，同修淨土信士奉訓大夫、前江淮守處財賦都總府副總官、吉壽居士說書於潯陽寓舍之信堂

呂元益《龍舒淨土文序》　淨土之說，乃超脫輪迴捷徑，龍舒居士著爲成書，廣行流布，蓋欲勉人以必爲，要人以必至，其用心誠非淺淺　凡欲披閱，須詳味其言，諦思其義　若大概涉獵過目，殆亦徒然　苟爲他事所利，或覺心意稍懈，姑置少時，然後再觀，則庶無遺意　否則非但意義不相屬，而信心亦無自而起　茲文如其無用，望轉施信士，勿徒束之高閣，庶不負龍舒居士之用心　而予區區鋟木之勤，殆亦不虛設矣　呂元益書

致祐《廬山蓮宗寶鑒跋》　結蓮社以開宗，遠祖垂範於千載之上；集法寶以爲鑒，優曇示現於像季之時　以蓮爲名，顯一心二本淨，其爲宗也，攝三根圓證眞一；以寶爲喻，濟萬有以無窮，其爲鑒也，燦羣昏洞超□劫卓然爲一家正論，廓然破諸宗異說，披文三復，實非小補　嘗觀□□集中禪經序，有所謂千載之下優曇再證，可不斯乎？祖師遠記果符於今日，信而有徵矣！　天峰比丘致祐拜手書

普度《廬山蓮宗寶鑒序一》　夫眞法界性，生佛平等而無異無同；妙覺明心，染淨混融而非一非二　然則塵塵淨土，他方此界皆爲極樂之邦；念念彌陀，蠢動含靈盡是法身之佛　蓋爲情生智隔，想變體殊，心隨生住異滅之變遷，境有坑坎堆阜之高下，所以淨刹穢方苦樂有異，衆生諸佛凡聖不同　是致六趣茫茫，匍匐九居之內；四生浩浩，升沈三界之中從迷入迷，由苦入苦，動經塵劫，無解脫期　故我佛開方便門，教以念佛三昧，指有淨土爲歸向焉　所謂念佛三昧者，梵語佛陀，此云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故名曰佛　如睡夢覺，如蓮花開，爲令有情返照回光，淨念相繼，久久純熟　惑盡障除，一念不生，前後際斷，悟此覺性　內無能念之心，外無所念之境，能所兩忘，生佛無二，故曰念佛　梵語三昧，此云正定，謂思專想寂神智明妙也

經云：　若念佛者，當知此人則是人中芬陀利華。東晉遠公祖師，因聽彌天法師講《般若經》，豁然大悟，入於無量甚深三昧　游止廬山，與高

僧朝士結緣修行，故云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因以白蓮名其社焉　師乃著《念佛三昧叙》，蓋發揚此理也　天台智者判教，謂《觀無量壽經》爲大乘終實之教，以三觀證心者，蓋顯念佛之旨也　法照尊者禮文殊而求指，蓋指此法也　省常禪師結淨行緣，宰相名卿歸嚮同修者，蓋此道也　長蘆賾禪師結蓮花勝會，感普賢、普慧二菩薩入會，蓋證明此道也　慈照宗主以本願力，示現世間，發廣度心，引權就實，隨機化導，蓋欲令利根鈍根俱悟此道也　集白蓮懺，開四土圖，以信行願爲資糧，以戒定慧爲楓要，蓋立此念佛正宗也　宋高宗御書「蓮社」二字，蓋崇此法門也

欽惟大元普天一統，諸國來朝，人心樂善　廬山東林禪寺東巖圓通旦禪師，欽奉聖旨，住持道場，修營梵宇，集諸賢傳乃追古而整宗綱，架大法橋名宗遠，而開祖道，十八載　提唱宗乘之外，常以念佛三昧開導人天。至元壬辰秋，赴慶元路育王山廣利禪寺，請而遜席於開先，悦堂聞禪師相繼住持　元貞元年正月，述明居士燕覺道破衣和尚，欽奉聖旨，賜白蓮宗善法堂護持敎法　元貞二年正月，又欽奉聖旨，賜通慧大師白蓮宗主，仍賜金襴袈裟　於大德五年十月，欽奉聖朝，頒降御香金旛到寺　自普至今僅乎千載，感斯恩寵，趣方異域，若賢若愚，皆從化焉　悉以齊心念佛，仰祝皇帝聖壽萬安，風調雨順，法輪常轉，熙熙然舜日堯風，躋此世界爲極樂世界也

普度濫叨釋裔，無補敎門，嘗見稱蓮宗者，未諳念佛旨趣，棄本逐末，著相修行，淨業正因，逮將沈沒，皆是懷寶迷邦，背眞向僞　從其事者紛如牛毛，見正見者鮮若麟角，敢令上慢之徒輕忽吾佛之道　悲夫！去古時遙，法久成弊，正道湮微，邪法增熾　人多錯解，蹉入邪途，不思淨土一門乃出輪迴之捷徑，其直如弦，其朗如日　奥旨在於經懺之間，不遇明師啓迪，猶若羣盲摸象，各說異端，從冥入冥，永纏邪見，可痛惜哉！

矧今恭遇佛心天子正法治世，乃君臣慶會之時，政佛法流通之際，得不以祖師念佛三昧，開示人天，用作將來眼目，俾同悟入佛知見哉！予乃勉心淨土，探賾先宗，編集要言，目曰寶鑒　照明眞僞，凡十一篇　其首曰念佛正因，謂入室必由戶也　次曰正敎，乃示念佛法門，漸偏頓圓，使進修者，隨根器而歸乎至道也　又其次曰正宗，蓋示念佛三昧正心之理，俾修習者明其宗而達其本也　又其次曰正派，蓋明佛祖賢聖宗師得道之本末，欲令後學知有其自也　又其次曰正信，正行，正願，俾信正法，修正行，發正願而求生西方也　次曰往生正訣，蓋示臨終生淨土之路也　次曰正報，蓋明修行所得淨土依正之功德莊嚴也　次曰正論，蓋引諸佛誡言，破羣邪異見，欲令改不善而從善也　非敢有助於宗風，爲益於未聞者也　欲其枉者直之，邪者正之，疑者決之，迷者悟之，盡大地人於一念中，同時念佛三昧，共證菩提，不亦偉歟！修淨業者，無恪慈悲，試一展卷，見聞隨喜，贊輔流通，其如佛祖未出世一句子，請高著眼　時大德九年乙巳彌陀示相日，江州廬山東林禪寺、白蓮宗善法堂主、僧優曇普度齋沐謹題

又《廬山蓮宗寶鑒跋》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古洪水月居士何道升，爲母持齋施財，率衆同緣刊《蓮宗寶鑒》一部，流通佛法，報答四恩，願一切人得念佛三昧，如大勢至，母子歷生不相違遠，心開意解，同證菩提，可謂孝慈之心至矣博矣！親恩佛恩一時報畢，余嘉其志，合掌贊歎，爲說偈云：流通佛法報慈恩，母子天眞一會人，爲報諸方求佛者，看他樣子重生身　廬山優曇普度謹題

又《廬山蓮宗寶鑒序二》

廬山東林禪寺蓮宗善法祖堂、勸修淨業田僧普度謹自編集《蓮宗寶鑒》一部，發明佛祖念佛三昧，已蒙諸尊宿善知識題跋印證　來指大都，禮拜觀音國公主明佛法，得奉法旨，敎般若室利長老、賢耶那室利闍羅羅司丞，於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至隆福宮，今上皇帝潛龍時分月，海怯薛第一日，親捧《蓮宗寶鑒》，啓奉令旨敎刊板印行者　敬此即於大都明理不花丞相施到無量壽法王寺內，鏤板已遂畢工，所集洪因，端爲祝延皇帝聖壽萬安，皇后齊年，太子、諸王千秋，文武官僚高增祿位，皇圖永固，佛日光輝　凡曰見聞，同成佛道　皇慶壬子正月圓日，優曇普度謹識

德祥《淨土指歸集跋》

釋迦如來，住世說法，三百餘會，諸經皆以結歸淨土　蓋爲衆生貪戀世間，以苦爲樂，自甘流湎，不求出離，是故世尊於此法門，諄諄垂誨不已　如沙如來出廣長舌相，說誠實言，同音稱贊　所謂諸三昧中，唯念佛三昧，最爲直捷　今觀《淨土指歸》一集，適僧錄右善世啓宗法師所編，分立諸題，若經之要旨，論之發明，泊古今禪講宗師，及諸名賢，力行實證之言，纖悉具備　使修學之人覽此，而開決疑情，發明正信，遵

游於諸佛生海者，莫不由斯集焉。四明梁巖無象原公，刊梓流行，爲它日蓮池勝集之張本，忠可尚矣。洪武十六年秋九月望日，僧錄司右闡教，前住徑山萬壽禪寺德祥敬跋

大佑《淨土簡要錄跋》

心外無法，故曰唯心；即心之法，彌名淨土。心法回得，心法宛然，互泯互存，絕思絕議。古之通人達士妙得乎此，向無佛無念處，熾然常修念佛三昧，法爾皆生極樂淨邦，其來尚矣。後之學者執情生著，起偏空之見，喪無爲之坑，於無佛無念處，執爲死語，不得妙用，不信佛言，不求解脫，甘於五濁長劫輪迴，如來說爲可憐憫者，斯道禪師發軫於台衡，究心於直指，博綜內典，旁通百家，當壯年行道之日，而專心致志於此道，其有得於此乎？又歎以此道利益多人，《淨土簡要錄》於是乎作也。是書之行，十方各有恆沙諸佛舒廣長舌說誠實言，同音贊歎，豈特虛空點首，萬象賞音而已哉！洪武辛酉夏，法空道人大佑敬書於篇末

又《諸善上人咏跋》

獨庵禪師淨業之暇，取佛世至於今，天竺震旦修行念佛三昧獲往生而有徵驗者，悉紀其盛績而贊咏之，凡一百二十一首，欲以古聖賢之風廣被於無窮也。華嚴末會普賢大士說十大願王，統攝一切行願，一切菩薩靡不由之而趣佛果。然依之而修學者，法爾皆生極樂世界，見彌陀世尊，得受記莂，遍十方界廣度衆生。然則淨土者，圓頓行人之都會者歟！百丈建立叢林，爲天下後世法，凡禪僧送終，無問其道之明昧，皆修十念之法以助往生。然則淨土者，又天下禪僧之淵藪也。吾徒之學佛法了生死，明心復本者，其有舍此而得道者乎？宜乎諸佛共贊而諸教共談也。是詩之作會諸上善人於一處，古今聖賢之道如指諸掌，俾一切人見賢思齊，悉登不退轉地。此世之嘲風咏月，勞神苦思，取媚於一時者，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奚足尚哉！辛酉歲七月初吉，法空道人大佑敬白

道衍《淨土簡要錄序》

淨土之教興，始於典午之世，樓煩大士來廬山，集羣賢以創蓮社，六時三昧清修淨念，其往生之迹如青天白日，終古不磨。厥後仰而則之，及其成功者，代亦多矣。其赫赫然而名落宇宙者，在後周則有南嶽思，在陳則有天台顗，在唐則有善導，法照，少康，在宋則有永明壽，慈雲式，長蘆賾，昭慶常之輩是矣。至於賢士大夫，如晉之劉程之，雷次宗，唐之柳宗元，白居易，宋之楊傑，王古，馬玕，陳瓘，江公望，曰仁之流，從之既勤，行之既驗，各有著述發揮淨土之旨，以勉其後進，故歷朝以來淨土之作，論疏傳記，山儲海積，然通都鉅郡，名山勝刹，始能家藏而戶蓄，故學之者，有師而問焉，有書而證焉，庶不致騖於邪僻繆妄之塗矣。今夫窮鄉絕嶋，善友良導之不過，再請二字之不違，纔有學者，無師可問，無書可證，其不騖於邪僻繆妄之塗者，蓋幾希矣。故雖仁人君子念而恤之，無能爲也。

今年夏，余客穹窿山中海雲精舍，因閱淨土諸書以銷長日，遂將前賢所述贊頌之文，策勵之言，以事顯理之談，以眞破妄之說，圓妙明著者，咸皆采摭，或全其章，或略其句，僅若干篇，萃爲一卷，名之曰《淨土簡要錄》。錄成用鏤於板，以廣其傳矣。雖然，大方之家，上達之士，豈足收覽焉。若窮鄉絕嶋，無師可問，無書可證者，得此觀之，抑亦可謂少資云爾。洪武十四年，龍集辛酉夏五月，蓮華室主沙門道衍序

性深《諸善上人咏跋》

忽睹獨庵禪師所編《淨土簡要錄》，並賦諸上善人咏，披誦再四，不忍釋手。觀禪師之用心，直欲使十方恒河沙數世界一切衆生，同趣極樂國土，厥功厥德難思難議，証言說所能贊美者哉！故募緣鏤板，印施流通，伏願在在處處善男信女，若見若聞依是修學，此報命終，生於淨土，蓋無疑矣。洪武十六年龍集癸亥二月八日，前燕山聖安禪寺住持比丘性深謹識。

道成《蓮宗寶鑒序》

夫《優曇寶鑒》者，乃廬山普度大師勸修淨土之文也。或有於予曰：「何以寶鑒而名哉？」予曰：「將世寶之而鑒其心者也。自心正則清淨渾然，本無善惡；自心不正則物欲交蔽，善惡分矣。譬如大海澄清涵定一碧，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又如太虛清明寂照，雲霧不存，幻翳何有？此自心之正也。其或境風蕩激，識浪漸興，昏昧性天，合塵背覺，此自心之不正也。是以先賢設教，勸人念佛，以修淨土者，蓋閑其邪而存其誠也。況吾佛說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其土有佛號阿彌陀，但能一心稱名，即生其國，受諸快樂，舍離娑婆，其詞切而彰，其旨顯而密，使夫學者鑒於一念未萌之先，豁然洞徹，而阿彌陀佛原夫自心非外有也。

當元至大間，優曇宗主憫諸衆生沈迷自性，復編是書，抑揚宗教，令禪人禪文，因見此書，恐歲之壞沒，遞捐衣貲，兼募衆緣，重繡諸梓，以永其傳，期祖道重輝，宗風益振。來徵予言，以冠其篇首。予辭不獲，乃爲之書而

讀是書者，當言外求之，則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乃可見矣，豈虛言哉！時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七月二十八日，僧錄司左善世，兼大界善世禪寺住持雪軒道成序

允中《淨土指歸集跋》　夫以理絕言詮，非言詮，弗克臻宗本之妙；道由踐實，非踐實無以造觀行之微　言以貫文，文以載道，是爲天下之公器，振萬世而不磨者也

然此《淨土指歸》一書，實僧錄善世啓宗法師之所述也　蓋以深遡經論，據援祖文，集以成帙，凡言淨土，必以穢土而爲待對　追惟釋迦文與彼阿彌陀，於久遠劫來大通智勝佛所，同十六王子覆講《法華》，結大乘緣，建深重願，故有淨穢兩土之殊，折攝二門之異　吾佛爲示堪忍穢土，五濁八苦，荊棘泥沙，惡道充滿，壽命短促，而折伏之，令其有所厭惡也　彼佛爲示極樂淨土，七珍九品，寶地花池，清淨光明，壽量長遠，而攝受之，令其有所欣慕也　是故如來於鷲嶺，敷宣一代聖教，諸大乘經，十方稱贊，其義甚廣；惟《觀無量壽佛經》，最爲悉備　天台四明發揚妙旨，不出乎空假中三觀法門，互破互立，難思難議　然而諸觀皆用經中所示之相，憶持在心，爲所觀境，仍了自心本具此法，託境想成　然佛是所觀勝境，舉正報以收依果，述化主以包徒衆　觀雖十六，言佛便周，則當但觀彼佛名，念佛三昧，作是觀者，名觀一切佛身，亦見佛心　又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　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　所言作佛者，即是而作，全性成修，顯非性德自然有佛也；言是佛者，即作而是，全修成性，顯非修德因緣成也　若以作是，顯於三觀，則全惑即智，全彰即德故　心是應佛，心是果佛故　知作是之義，一心修者，乃不思議之三觀，爲一經之妙宗　念佛三昧，指歸淨土之要門，豈有過於此哉！

茲承翠山止菴無象庵禪師，素業精修，淨行加勤，夙夜靡懈，誠叔世精進幢也　獲睹斯集，慨發慈心，捐貲鏤板，用廣流通，使人人物物，咸躋清泰之域，豈福德利益云乎哉！一日携此集，過余寓舍，徵余序，姑敘攝淨土梗概，書於左方，未免續貂之譏，見者幸毋誚焉　時洪武二十七年，四明觀夢比丘允中書。

明成祖朱棣《真實名經序》　蓋聞《眞實名經》者，是諸如來超出有壞智身，極顯密微妙正覺菩提，其義深廣　猶如意大寶珠，寶中最勝，故能利益有情，增長福慧，超離塵垢，脫除過愆，消弭煩惱，解釋魔障，令彼一切清淨剛滿到登彼岸　普曼殊室利，弘大慈悲，發大誓願，以是最妙吉祥作大方便，敷揚奧旨，拯拔輪迴，以此饒益功德無際

朕惟如來施教，但欲使人爲善　夫爲善者，爲臣爲忠，爲子爲孝，忠臣孝子，行一事而不敢以忘君，出一言而惟恐以辱親，盡心於夙夜，而毫髮之欺蔽，不敢以萌於心；鞠躬於朝夕，而頃刻之奉承，不敢以違於志　心惟一於善，而無纖芥之惡；若是者則何有於愆尤煩惱　但爲不善之人，不忠於君，不孝於親，悖禮傷道，積愆累惡，所謂報業亦如此人乎　施如仰面唾昊，反見自污，背拳搏擊，反見自傷，觸犯憲條，身入陷阱，即爲地獄　如茲果報不爽絲忽，若此輩流，素蘊不忠不孝之心，一旦苟能改悟，移不忠以爲忠，移不孝以爲孝，去惡而爲善，則即善人而已

朕弘重愍念，推廣慈仁，故以是經功德與之懺悔，猶熱灌寒泉頓得清涼，饑餐香積頓能成飽，貧窮卑賤即得高勝，年齡不永皆得長壽，諸種善根圓滿具足　若當露居而忽成樓宇，若涉波濤而忽遇舟航，如蓮華之出水不染污泥，如鵬鶚之運游逍遙雲漢　凡修善之士欲求佛道，堅持禁戒精進不已，能究竟是經，求眞實顯密奧義，即得五眼清淨，六識皆空，自然超萬有而無心，含萬動而恒寂，廓清曜智，妙踐眞如　是用光闡大乘，敷釋玄化，彰述敷旨，以翼流通，致力於斯者宜盡心焉　永樂九年七月十五日

古并沙門《廬山蓮宗寶鑒跋》　吾佛生於西方，大教流於中國，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者，以其機感相投，自然而然也　至於東晉，廬山遠祖與諸高蹈賢士大夫，同結淨土妙緣，專修念佛三昧，惺惺寂寂，寂寂惺惺，發揚先覺之微言，永爲後人之明鑒　上以陰翊皇度，下以化利生民，可謂盡善盡美而已　垂之千年，復有繼踵　苾刍優曇應□每見稱蓮宗者，未諳念佛旨趣，謬解錯路修行，目睹耳聞，比比皆是　擬避水溺，卻遭火焚，憫斯愚氓，痛切哀憐　由是訪尋大藏，博采微言，圖寫四十一緣文十篇，目曰寶鑒　不唯照分妍媸，抑亦明驗僞眞，與言者點開眼睛，與迷者指歸覺路　言言有據，字字無虛，修行要旨勿越於斯　茲者奉佛弟子衆善人等生居聖世，感荷皇恩，幸聞佛祖正傳，得獲蓮宗寶鑒，坐閱行披，歡喜踴躍　是以鳩集同志，謹舍淨財，命工刊印流通，請師慈悲跋語，提携晚進，接引後來，苟勿拒焉，實爲幸矣

余再三辭，義不獲讓，遂乃焚香說偈贊曰：東晉廬山十八賢，蓮池引水種金蓮，蓮生華發心明朗，華落蓮成道果圓；普度緩文名寶鑒，善人勝寫錄瓊篇，命工刊印流通施，永與人天作正傳。大明宣德四年歲次己酉夏末秋初禪林解制日，僧錄司右講經古拜沙門敬跋

秋月《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如來設教之不同也，兼但對帶顯密偏圓，三乘五行，隨自隨他種種差別，功高易進，念佛爲先，在凡具惑，用三觀智顯本性佛法，智祖曰：心境回得，故染可觀淨，不礙緣生，故想成相起，唯色唯心，故當處顯見。此觀三昧之正訣，具眼者能之，若夫稱唱瞻禮，讀誦持戒，皆淨業之正因，正觀之助行，雖登臺之有金銀，入品之有上下，趣無生而階不退則一也。有宋王龍舒作《淨土文》，並附錄總十三卷，嘉禾僧登點校釐爲十二卷，漏澤僧誦特刊行之，終日念心，終日念佛，介爾有心，三千具足，心想彼境，復了此心，念心是佛，全佛是心，然後般若德顯，解脫德彰，法身德圓，法界圓融，不思議體，即此論功不在禹下。時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佛成道日，鄞江南溪秋月序

萬表《歸元直指序》 釋尊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衆生佛之知見，悟入眞常之大道耶。世人不達此理，排斥異端，亦猶不孝之子，反恨於父母，深可痛哉！吾以久棲林下，奈因道眼不明，正所謂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吁，儒能體佛，可以爲眞儒，不見國相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亦此謂也。

延慶一本禪師幼習儒，長從釋，悟徹性宗，專修淨土，誠乃稠人中之知識也。由是利他心切，集成此書，一日過我山居，特請爲序。吾勸學道之者，既能信入，要當力行，不可滯教迷心，將指爲月。全在剖破微塵，流出大千經卷，普濟羣生，同成正覺，豈待一卷兩卷耶。咦！果到這般田地，吾言亦爲贅語爾。隆慶年次四月佛降生日，鹿園居士萬表序

悟勤《淨土或問序》 參禪余所不去，念佛亦非去者，禪主見性，佛念離塵，竊謂念佛一門，實爲禪教共履之通途，亦土庶同游之捷徑，可不信哉！世之學者參禪有禪病，作佛有佛魔，祇緣去聖時遠，源流異別，比比有之，孰能遏絕。而元之天如則禪師，宗說俱通，人天規則，可謂劍離寶匣爲斬不平，藥山金瓶以瘳沈痾。遂於無疑中巧設疑情，無問處而興問目，目之曰《淨土或問》，共二十六則，所謂拔本塞源窮諸識念者也。若其信得及，淨念相繼，觸目西方，歸心淨土，奚以爲文哉！如或執妄謬解，解靦不分，吾曰迷途，適越之北者，取爲司南。茲有門弟子洪慈，募衆流行，非獨與世之修淨業者共，亦足爲不信者之一勸耳。三宗講主守愚悟勤識

嚴訥《樂邦文類序》 昔善逝愍募生之旋復於諸苦趣也，指樂邦令歸依，列聖幽贊，宿者受生者不一，載諸竺墳，燦如星陳。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以聲色求，而不知求諸心，故大鑒示以惟心。俾知欲得淨土，當淨其心，是善逝說觀佛，而示是心是佛之旨也。是具三心十心，而往生之方也。是法藏發勝願，其心寂靜，志無所著之因行也。及後之宗焉者漸遠，率弟視九品，恬嬉具縛，夫恬嬉具縛，則諸佛不必出世而度生，而羣生之流浪無已也。不求諸心，則愈求愈遠，三聖之觀，皆外逐於相也。舉人因病以致藥，衆生因藥而滋疾，可不哀耶！是故稱樂邦，所以使理即者，緣般若而修證，拯流浪於苦輪也。言唯心，所以使觀行者，本法身而解脫，見三聖於眞常也。

善逝指人以寶藏，大鑒啓之以心鑰。大鑒示人以因華，善逝接人以果地也。披其華而遺其果，猶夫無華矣；有其藏而不能啓，猶夫無藏矣。事樂邦者，能外夫唯心耶？古今吾心之古今也，延極三世而不可際也；刹界吾心之刹界也，廣被無邊而不可窮也。淨而四聖，染而六凡，吾心之四聖六凡也。不曰唯心，將安所而求樂邦也。誠知唯心必不能無事於樂邦也。蠢爾含生，遠自無始，於無生而妄生，於無我而執我，三縛十使，習染久矣。非藉濟願船，棲靈聖域，則菩薩倘迷於隔險，聲聞有昧於出胎，乃下焉者，而可自期不退哉！文殊本佛導師也，無生忍非不證也，而受記往生；善財一生圓曠劫之果者也，第一義非不聞也，而發願導歸。不事樂邦，將何修而盡惟心之妙也？吾心中之阿彌陀佛，於因地所莊嚴，吾心之勝土爲樂邦。原我之初，與阿彌陀佛無二無別，我則迷而流浪，爲佛心中之衆生，佛則覺而修證，爲衆生心中之佛耳。我心即佛心，我不可得而我也；佛心即我心，佛不可得而他也。不可得而他之佛，念念度生，無間於我。而衆生執不可得而我之幻我，背覺合塵，役役而顚冥於三界，悲夫！故盡修乎樂邦者，所以盡修乎吾心也。盡修乎吾心，所以遠離顚倒，而證我所同於阿彌陀佛者也。諸佛別無所證，全證衆生本性耳。凡阿彌陀佛所具足，我亦具足，不離我心故。樂邦非相，即我心故，非空無相，即相非

相故　即相非相，則依正皆真，生佛同體矣　依正皆真，生佛同體，則樂邦之過去寶音王如來，未嘗入滅，未來功德山王如來，久已成佛，現在阿彌陀如來，在十萬億佛刹外，而髣髴所隔也　八萬四千隨形好，隨念隨見，我心非佳，彼佛不來　如鏡中燈，如水中月，鏡非攜燈，燈自現鏡，月非入水，水當含月，在在處處，法法爾爾，卷相常觀而非觀，寶臺無生而往生　若然者，謂之惟心乎？謂之樂邦乎？吾不得而知也

鹿亭主人，梓宋曉師所集《樂邦文類》，乞予言辨其卷，遂爲稽首佛祖，抒臆見而弁之　賜進士出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海虞嚴訥撰

莊廣還《淨土資糧全集自叙》

天下事，有定於命，而幾非在我者，不可以幸致　有出於天，而作不出人者，不可以強求　識此而予之終身可知，予之得師爲不偶矣　予少承儒業，未幾以母疾學醫，二者兼之，殆二十餘載　奈數奇不偶，四十無聞，猶夫人也　遂棄其所學，而從事於玄，卒之口訣無傳，幾成奇疾，乃喟然曰：「獨不能爲天地間一閑人乎？」遂構小園，栽花壘石，日吟咏偃息於其間，每見花榮花悴，倏爾成空，因悟盈虛消息，物理然也　吾獨非物乎？他日亦當如是　即毀園別居，習靜求禪，取《金剛》諸經而誦之

至萬曆乙酉，泛舟武林，旅遇一翁，見予作佛語，遽問曰：「子學佛，誰所師？」對曰：「未也」　翁曰：「吾聞雲棲有蓮池禪師者，聲稱洽乎於茲，有往矣，盍往師之？」且檄宗元《與李睦州服氣書》，不可不讀　言訖別去，莫知其爲誰也　予歎曰：「《服氣書》，予少時所讀，今爲寇公之霍光傳矣，其教我甚殷，烏容負？」遂徒步雲棲，扣關謁師　師欣然攝納，教以淨業，授以五戒，名以廣還，溫溫若素相知者　臨別請益，師曰：「釋典充棟，何以教子？約而言之，見性其體也，度生其用也　文殊謂修行莫如念佛，正今日之急務，子其勉之」

還敬受而歸，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不遑暇食　未半期而此心寂然，恍若有得，因思執此以往，見性無難，但生何以度？　忽記《金剛經》有曰：「以七寶布施，不若以四句偈等爲人解說，其福勝彼　言法施愈於財施明矣　還不自揣，遂閱淨土經論，掇其要語，分門別類　始以往生定其趨，次以起信迴其向，又以誓願決其志，乃以齋戒成其德，日課達其材，終以兼禪詣其極，分爲六卷，名曰《淨土資糧》　既梓行矣，復加補輯，更名全集，就正於師　師曰：「非此無以度生」　遂重爲之校　予之一言弁諸首　師唯唯，更授以菩薩戒而歸

中道俛而思，仰而噓，忽忽如喪神守，卑人怪之　中有客問予曰：「奚自？」予曰：「自雲棲」　因以道前緣　客曰：「得受戒，則念佛不虛，見性之道也　正資糧，則法施有具，度生之端也　二者足以自慰，而先生似有隱憂，何居？」予曰：「吾追憶往時，始以儒而兼以醫，繼以玄，而又更以閒，一無成而餐絲矣　設使當時舍此數端，而早以學釋，則今日之造就，殆未可量，顧不爲此而爲彼，老大徒傷悲耳」　客笑曰：「先生慢矣，非儒無以識佛之理，非醫無以達佛之心，非玄無以肇佛之基　先生殆藉是數者以學釋，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悲，何也？」雖然，未也　設使儒而用世，則爵祿縻其身；醫而大行，則貨利溺其志；玄得口決，則他岐迷其往；閒不反觀，則草木同其腐，求爲淨土之資糧，烏可得哉？　先生以此數者啓佛之機，而終不以此數者爲佛之障，其殆定於命而不移於我，由於天而不參以人者乎？」先生殆有出世之緣，而非強求幸致者也　予起謝曰：「客所言，誠爲確論，但知其一，未知其二　予之終身經歷，命矣夫天矣　今之以教立命而不委於命，盡人合天而不任於天者，伊誰之功？　噫！其資糧之全集乎，非蓮師之啓迪，何以有此？　然而究其所以，亦莫非命也，天也　不然，冀時之旅邸邂逅，指數毀譽，或書之以告予者，豈無故哉！　於是而知吾之得師爲不偶，吾之見性度生爲有受，而非若《服氣書》之云云矣　昔河汾王氏有言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還於蓮師亦云「客瞿然曰：「予鄙人，不足以及此，先生可謂知本矣　請叙其說以識　大明萬曆歲次庚子春正月谷日，菩薩戒弟子八十翁復眞莊廣還謹識

又《淨土資糧全集後序》

余三刻《資糧》，與昔人之居室略相似　初刻者始有而合，再刻者少有而完，終刻者富有而美　然則是三刻也，始有少有者，果劣於富有；而富有者，果優於始有少有乎？　是不然，觀於《華嚴》編貫之言而可知矣　彼云佛道貴圓融，而圓融有二義，一者因該果海，二者果徹因源　如始有少有者，以最上乘之理，詳著於三乘之後，是謂果徹因源；富有者，於三乘之中，而遍具最上乘之理，是謂因該果海，其爲圓融則一也，尚何優劣之有哉！　是雖文有詳略，詞有精粗，修淨業者，苟能會其圓融之義，而不貴於多見多聞，則雖始有少有，均爲適道之資　所謂最上乘者，不外

此而得之矣。若徒修其文，誇其詞，而迷體會力行之功，則雖章有者，不免於空數他寶，於最上乘竟何裨哉！故曰：三刻無憂者，願人所修何如耳。若昧圓融之義，而妄有取舍於其間，多見其識之陋矣。唯善學者當自知之。萬曆歲次戊戌冬十月吉日，復慎居士莊廣還識。

陸光祖《淨土資糧全集序》《歸元直指》云：「欲生淨土，須辦資糧。」夫淨土一途，誠出世捷徑。釋迦慈尊，最大方便，特爲拈出，反覆囑示，不啻三令五申，而古來萬聖千賢，贊歎垂訓，如出一口。末教衆生，欲超生死，舍淨土之外，更覓何處往生哉！第淨土之游，窮子豈能垂裘徒往？雖有頓漸二門，皆必藉於資糧。一念頓生者，譬諸大局幹人，萬斛之裝，咄嗟可辦。漸機之士，譬諸材力綿寡，斗儲升積，假以歲月，世鮮上智，資糧殆不可不預講也。資糧者何？曰信，曰願，曰行是已。此三者，能於二六時中預辦，則出門隨用隨足，雖歷恒河沙刹土，亦無艱難困苦，況十萬億之淨土耶！

吾友蓮池禪師，得佛心印，弘法東南，所接學人，不論根器利鈍，俱孜孜以淨土爲言。而其高足莊居士，恐楊腹西行者，勢難前進，乃手集一書，而三刻之，持爲漸機同志設以大緣法。其終刻者，名曰《淨土資糧全集》，蓋取《歸元直指》之意而廣演之也。余觀其大較，不出所謂信向、願力、戒行三者，而蒐稽往事，博採格言，比之厚積富藏，幾於汗牛充棟，慕樂邦者，循此以往，何安養之不可得哉？慨自唯心淨土之旨不明於世，好異者，往往右禪那而薄往生。蓮池禪師既導其迷津，居士此錄，復資其利涉，隱然西方聖人度盡衆生，方登正覺之遺意也。《淨名經》謂法施大於財施，居士以往生法作資糧，廣施法界，即用三千大千七寶布施，功德寧復過此。蓋不持善承蓮池師之志，而亦深報釋迦慈尊之恩矣。有事淨土者，尚無忘居士嘉惠之心乎！居士名廣還，字復眞，端雅有道之士也。明萬曆歲次乙未春三月十日，當湖五臺居士陸光祖識。

李贄《淨土決前引》溫陵李卓吾曰：維摩大士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土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心之淨也。念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便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者，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也。然則念佛者，念此淨土也。參禪者，參此淨土也。果何以別乎？故念佛者，必定往生淨土矣。參禪者，亦豈能舍此淨土，而別有所往耶？若別有所往，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不容如是也。參禪者，固不待往生矣。念佛者，亦豈待有所往而後生耶？若必待有所往而後生，則是此以念佛而往彼，彼以念我而來此，一來一往，亦是二土也，非淨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亦不容如是也。故知阿彌陀佛淨土，即自心淨土，念佛參禪，即所以自淨其心。奉勸諸學者，無高視禪客，而輕貶淨土也。故集諸上聖勸人修淨土之語，而合之以爲《淨土決》。

袾宏《往生集序》世尊始成正覺，爲諸有情普演佛乘，既而機難盡投，由是於一乘中示三乘法，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遠，情塵日滋，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退之倀倀乎有淪墜之險，而匪仗此門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沉痾，必效之靈藥也。顧古之效多，今之效鮮，其咎安在？則亦曰淨土心要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

聞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滅沒，不可復睹，而斷章遺述，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予隨所見輒附筆劄，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成編，殆存十一於千百而已。今甲申竊比中峰窶居掩關於上方，乃取而從其類後先之，又證之以諸掌同歸，足之以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六條，而間爲之贊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傳緬素之流觀於是書，將指而曰：某也以如是解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於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爲淨業者左券。

而客有過我者，閱未數傳，勃然曰：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往生淨土，寓言也。子以爲眞生乎哉？寧不乖於無生之旨？予俟其色定，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以無生而已矣，一切斷滅，不應尚有唯心，果悟無生則生亦妄礙，生即本無，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且爾已盡漏心否乎？」對曰：「不能。」噫！漏心未盡則生緣未休，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茫茫三界大苦海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遊遙，利與害天淵矣，抑末之思歟？飾虛論而爭高，吾亦能之，所以弗爲者，夫亦懼生於識法耳行矣。爾誠不以予言爲非，即淨土而之佛乘，蓋未嘗間隔絲毫，而妄乖之有？」客悚然從坐而作，憫然而自失，不覺其汪然泣下而悲且咽也。整衣莊誦之終卷，頓拜亟請梓焉。梓既成，道其始末如此。萬曆十二年夏日，杭沙門袾宏識。

又《答四十八問序》淨土之教，因地於法藏，肇端於韋提，開陳於

驚教主之金言，流衍於匡廬大士之蓮社，專一心而向往，歷三界以橫超，誠哉！未法之要津矣。然上根聞事契理，而諦信不回；下士有聞斯從，亦無勞起惑。惟不上不下，位居中流，乃欲從欲違，志無定向，繇是《十疑》通於智者，《或問》啓於則公。天鼓譚譚，波心戀戀，豈曰多言，言所不容已也。而復昇沈曹繼，病劇藥增，後是二書，能無再述。有德園居士者，乘宿願力，起大悲心，代爲百千衆生，曲申六八難問。山僧不免據款結案，隨繩解紛，使彼越煩惱之河者，直出其狐疑，出死生之穴者，頓離於鼠怯。叨陪往哲，共翊先宗云爾。若夫悟心外之無土，則一眞湛而萬法泯，誰是西方；了土外之無心，則七寶飾而九蓮開，何妨本寂。是則居士於廓爾無疑之鄉，而幻出問端，似風來水面。山僧於默然無問之地，而夢酬答語，若谷和泉聲。雖雲興瓶瀉，未敢倚古聖之宏規；而燭照冥消，聊以抉時人之瞽目。其或闡提根心，偏強猶昔，巋巋乎薄淨土而不修，守偏空而自足，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悲夫！萬曆十二年冬日，杭沙門袾宏識

又《淨土疑辨後跋》　徵休居士，鳴道學於靖江，有武城弦歌之風。既致政，勵精《華嚴》，鏤梵本爲方冊，以便讀學。而復弘贊淨土，刻予所著《疑辨》，廣爲流通。夫尚志十玄之門，棲神九蓮之域，可謂深契普賢願王，妙入毗盧性海者矣。惜早逝，不令曹魯川見之

又《淨土資糧全集序》　莊居士集古今淨土經論，擇要語類編之，而間附以己意。既成帙，踵門而告予曰：「慈《淨土資糧全集》也。說者謂淨土著述，簡冊相望，蓋篋有餘資，囊有餘糧矣，復何藉此？」予曰：「不然。今夫游萬里外，未聞厭資糧之多者。是故旅途而遭困乏，則文錢斗金，粒米廩粟。況夫以百千劫未歸之窮子，適十萬億難至之寶邦，何嫌乎功德法財之殷且富，披輿圖，問道路之頻煩耶？殊鄉僻邑，購一經一論，不勝其難，使是編廣布，人得而讀之，一代時教，粗知其大端矣。雖然，不挾文錢，不齎粒米，如一念頃，生極樂國，世寧無是人乎？如是人前，說如是編，誠爲資語。苟不盡然，是編與淨土諸書並行，安知其無補云。」大明萬曆歲次甲午春正月吉旦，雲棲袾宏識

陳所蘊《淨土疑辨序》　蓮池禪師作《淨土疑辨》，摧慢幢，破疑網，如暗得燈，如貧得寶，眞渡苦海之慈航哉！余在台、永間之論，未有若此之精切而著明者也。修淨土者，最宜服膺。或疑末後戒彼恣意妄談，貽苦報於無盡，其言得無已甚乎？余曰：非已甚也。嘗考唐弘忍大師，平實開見王玉曰：「據案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已生淨土，君承此福，亦合生淨土。遂放還。」師證云：「闡提之報，不信有西方，不能自修，又障他人修，入地獄如箭射。夫一日業也，勸人念佛，亦令生淨土；障人念佛，入地獄如箭射。忍曰業者，其眞可懼也哉！故曰蓮池禪師之言，非已甚也。

李陽春《淨土四十八問答後序》　自西有國名極樂，一名安養，一名清泰，余意謂西域而館甥長孺謂，是界外不思議之境，其主預十六王子，嗣五十三佛，感應玄對，憶念靈通，比磁石湊金，澄流見月。古聖存而不論，闡提疑而不生耳。爲三藏者曰：「香光室說莊嚴，龍門點額。」孺曰：「唯唯。菩薩往焉，如稻麻竹葦焉。觀音證入佛慧，與勢至同攝衆生耶，否耶？」學一先生者曰：「舉足誕登道岸，無取遐方。」孺曰：「唯唯。名流頌焉，如綺采琳琅焉，孔梅西方聖人，即釋贊無量壽佛耶，否耶？」淪七趣者曰：「蓬萊大有佳境，何必樂邦？」孺曰：「唯唯。羽士悟焉，如投砂值寶焉。金丹西是本鄉，噫金僊身依此土耶，否耶？」既而疑者日益進，因指乩鬼托之乎青蓮，金眞托之乎金蓮，妖贼托之乎白蓮，蓋蓮宗云。孺曰：「唯唯。周子無賴，乃亦托之乎愛蓮。汝猶不知紅蓮吾相，近在雲棲，吾爲若強聽之矣。」於是雲棲以無答答，強名曰答。一夕衆疑與余同釋也，曰：「良哉開士，無論絳鉢之三何，宗門之游戈，始珍域之三聖哉！請爲三聖，流通此齊。」孺三：「唯唯。」熙不勝大願，佛成道日，檇李居士李陽春書

操守經《重刊龍舒淨土文序》　予嘗閱《龍舒淨土文》，知王居士之用心，普度一切，兼攝三乘，而其接中下二根之功爲最多。何者？蓋此事本來現成，不假修證，纔涉有想，便落第二義。而世之人，不皆上根利器也。非示以起信修持之方，證以現世感應之迹，則其能無所緣，而發心者鮮矣。此淨土文，乃修行之捷徑，如肯心信受，則無論根器利鈍，持習淺深，現世末後，均得證果，誠世之所不可無者。或者以十聲念佛，恐未能深入三昧，觀想不純，未必臨終受用。殊不知世界皆從想生，遂成幻有，何況專修淨土者，終身禮拜注念，而不能隨意往生，必無是理也。惟直截根原之士，頓空諸幻者，無需乎此。而一切初地學人，舍是則如盲不任杖，倀倀何之？予故謂居士接中下二根之功爲最多，在在處處不可無此書也。萬曆二年，歲次甲戌仲秋吉日，紫雲山人宗門後學操守經書

管志道《題西方直指》 余病瘓書寢，每聽門忽以朱函一金居士新增《西方直指》三卷傳來，曰：「子其序之。」蓋病夫當強，又即有意於西方，而今久荒此課，得居士此提，眞於我心有戚戚焉，雖不爰，亦當出游夏一贊詞。

夫此經不但以帶業往生，下品欲博地凡夫，亦宜竟一生補處等薩多從此出，而近有執著《六祖壇經》及《方山合論》之權說者，輒小淨土一門等諸禪門之空觀菩薩，以爲未入最上一乘，則古德既有四料簡矣，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現世爲人師，將來作佛祖，此不易之論也。然此案固重修淨，尤重禪淨兼修，以愚膚見，竊有味於孔門志於道，志於仁，兩案眞見其一而二，二而一也。道非毗盧性海乎？仁者道中之一德，而仁外實無餘道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也。舍唯心淨土之外，別求毗盧性海亦無是處，故孔聖之教志仁，乃所以志於道也。志於道者，恐道其所道，入於外道小道，而志仁卻有實德可據，況據德而依仁人，則必無道其所道之虞。《西方直指》一書，其出世依仁之案乎？在吾儒則不但是志於道之大因，亦游於藝之助也。當知居士學道愛人，仕優而提此指，蓋有深至之意云。萬曆丙午孟冬之卯，管志道子登甫題。

莊芳林《淨土資糧全集跋》 舅聞淨土著述，簡冊相望，而大人猶惓惓於《資糧全集》者，何也？蓋學人之纂輯，博採非難，而摘要爲難；摘要非難，而兼備爲難。惟慈衆生，品類不一，其根利者，直透玄機；其根鈍者，須由漸次，非可概而論也。故摘要者，必本末兼資，賢愚咸獲而後可。如《黃檗心要》等書，排斥諸法，而大闡臧宗，於探玄劇戲者得矣。然語上而遺下，在中下者無仰攀之益。如中峰《三時繫念》等書，專修淨業，而禮誦有方，於循序漸進者得矣。然語粗而遺精，在上智者有下抑之羞。以是而稱全書，未也。唯是《資糧》之集也，觀日課諸篇，則中下乘之事，是心要《等所未備也，而可爲下學者之漸門。誦兼禪之章，則最上乘之理，是《繫念》等所未及也，而可爲上達者之頓悟。合上下，貫精粗，無所不備，無所不該。如啜蜜示兒，任其意之所取，隨其力之所及，而利鈍者咸有獲焉，可謂全書矣，可謂全書矣。嶺徒以傍搜博採而後謂之全集也哉！吾知淨土著述，通之人人而可行，推之世世而無弊者，必是其選也。是爲跋。

真可《毗舍浮佛頌跋》 此頌四句二十八字，包括大藏，透徹禪源，歷不磐矣。但衆生淺，憂慮弗深，立志苟且，見聞而求時夜，見苗而求穀果，是以讀者雖多，獲效則寡耳。予持此，凡十五易寒暑，而猶精持不休；每觸逆順憎愛交加之地，必以此頌爲前茅，覆軍殺將，亦不知其幾。今人持未滿千萬過，遂尤其不效，復求效者持之，譬如掘井，去土三尺而無水，尋易地而掘之，復無水，復易之，水終不得，而精神竭，渴終不解。苟有志持此頌者，能知掘井之喻，而持之無懈，若無靈效，老僧舌根，定當腐壞。

德清《淨土指歸序》 《淨土指歸》，蓋指修者，歸於淨土也。吾佛世尊，攝化羣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爲禪教二門，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經，千七百公案，其來尚矣。若淨土一門，普被三根，頓漸齊入，無機不攝，所謂橫超三界，是爲最勝法門。從上諸祖，悟心之士，未有一人不以此爲歸宿者。如龍樹、馬鳴，極力而稱揚之，說者以爲俯提中下，非知淨土之旨者，何耶？良以十方世界一切衆生，依正二報，雖有勝劣淨穢之殊，皆從一心之所感變。故云：心淨則土淨。所謂唯心淨土，是則土非心外，淨由一心，苟非悟心之士，安可以淨其土耶？斯則禪家上上根，夫有不歸淨土者，此也。中下之士，修持淨業，專心注念，觀念相續，臨終必得往生，雖有去來之相，而彌陀相好，寶樹華臺，實由自心之所感現，譬若夢事非從外來，至若愚夫愚婦，但修十善，精持五戒，專心念佛，臨終必得往生者，此以佛力加持，行人念想增勝，此以勝想，彼以大願，願與念接，自心與佛，默爾相應，雖淨土之境未現，而往生之功已成，實由自心冥感之力，亦非外也。若十惡之輩，臨終業勝，在獄苦事已現在前，但爲苦逼極，脫苦心切，極苦之心而成念力，極盡悔心，悔心已極，即此極處，全體轉變，一念與佛相應，故佛力加持，應念現前，化刀山爲寶樹，變火冀爲蓮池，故此惡輩，亦得往生。然此淨土之境，良因自心全體轉變之功，實非外得，由是觀之，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所以淨土一門，無論悟與不悟，上智下愚之士，但修而必得者，皆由自心，斯則唯心淨土之旨，皎然若眠白黑矣。以佛體如空，自心空淨與佛冥一，惟假一念願力莊嚴，而淨土之境頓現，

不借功勛，是爲上上，殊非淺智薄信者可到也　中下之士，依觀念相續，不爲愛緣業習之所傾奪，根雖少劣，而志實上上，且修之惟難，以斷愛根爲難耳　選報往生更難，雖公帶業，亦由多生夙習善根內熏所發　根雖惡劣，即一念勇猛之心，超於上上　較彼放下屠刀，便作佛事，又差勝矣　然此萬萬無一，世人若必待此而求生，謬矣　以愚所觀，根無大小，究竟必由向上一念而得成就；故此法門，豈特權爲中下而設耶

試師將軍愛柏徐公，以文武發家，說禮樂而敦詩書，談兵之暇，留心淨土法門，所謂以慈用兵者也　纂輯《指歸》一書，宗於《十六觀經》，以至發明難問，以顯念佛本源　次引蓮宗及龍舒諸說，以示信願正行；次列遠公以下二十六人，以爲實證；後開勸念，以至發揮念佛之義　因果畢備，較前修要門，盡萃於此，誠所謂淨土之指南矣　予謂是集也，理事雙修，因果並顯，觀者以此爲指歸，則妙樂之境，昭昭心目之間，不必求之十萬億土之外　而受勝妙樂，現諸日用行事之間，不待報謝神超，而後爲實證也　是書之利，眞苦海之慈航，長夜之彗炬也，豈小小哉！

又《題十六妙觀後》　十六妙觀，始因韋提希夫人，爲逆子阿闍世王所苦，求佛哀救　故佛親詣幽宮，放眉間一光，遍照十方佛土，令夫人自擇，隨願往生　夫人獨愛西方極樂世界，是以世尊，特爲說此十六妙觀，以爲往生之資，但得一觀成就，必得如願　是故淨土一門，最爲超脫生死之徑路，古今造修而取證驗者，不可勝數　或者概以爲中下根設，非也　佛以一光，頓照十方佛土，了然目前，豈中下根人之境界！且一生頓脫無量劫之生死，豈中下根人所能哉！嗟乎！末法人多妄誕，但縱口耳以資談柄，雖上上根人何益耶？語曰：「藥不必稱鵲之方，愈病者良；況法王親垂證驗之法門，韋提已效之妙行，修行捨此而別求玄妙，非愚即狂，實是自作障礙耳　悲夫，吾徒沙門釋子，身既離塵，而心源混濁，日夜馳想於五欲場中，曾無一念回光返照於自心　且又妄談般若，輕欺法門，甘心泥犁而不省者，豈不悲耶！門人某請益，老人特書此類，以爲淨業之資，將期實行實證，庶不負此生出家之行腳事耳　若捨此法門，別求向上，則佛豈誤人，而永明大師，又豈欺人耶！

周從龍《重刻三時繫念跋》　余觀世俗小民，凡祈福禳災，延生送死，往往信巫師邪說，或屠宰以呼魍魎，或聚集以宣羅教　至士大夫家，亦往往信從而不悟，余甚悲之！夫此兩者，一殺生，一念佛，豈不逈然乎？而要之，皆入地獄如箭　何也？殺生以要福，比之殺人以媚，人未蒙福，而罪反加，命命相酬，地獄未有了日，可悲也　至世之從羅教者尤甚焉，大抵口菩薩，而行闡提　最便於梟頑奸妄之徒，托之以飽其欲，而恣其胸臆，至有不忍言者　且淫戒，佛之第一義也，彼以爲無傷　喪祭，生人之第一事也，彼悉除滅之而不顧　愚夫愚婦從其教，以爲甚便而無難，且可藉之以饗信施，以爲甚利而無苦，相率以入地獄，而亦未有了日，尤可悲也　嗟嗟！世人以愛生而信邪巫，竟作滅生之事；以從佛而信邪師，竟作謗佛之事　倀倀乎，如夜行而無燭，濟大川而亡舟楫也　悲哉，悲哉！

余伏觀遠公《彌陀懺儀》，中峰《繫念法事》，踴躍稽首，而歡曰：「此冥俗之朗炬，中流之巨壺也　仗此以祈福禳災，延生送死，則滅生前之罪愆，受將來之報　願無不遂，求無不獲，蓮品必生，穢邦除障，即天樂無奏，況地獄哉！」遂募同志，捐金繡梓，以廣流通　嗟嗟！彼兩邪說者，能歸依懺悔，而改業焉，地獄而蓮華矣　不然，匪彌陀引手，遠公、中峰說法，亦教汝不得

萬曆辛卯孟夏八日，奉佛弟子周從龍、徐名世和南謹跋

廣宣《西方願文跋》　余自癸卯秋，獲侍慈顏，說此願文，開我迷雲，賚訊《金剛》何以一切盡攝？師曰：說無無所不無，說有無所不有　言下頓覺有省　又訊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師云：此有作一句讀者，有作兩句讀者，於義皆通。」又爲我旁引曲喻，豁般若一部之全旨　噫甫知嚮往，荷師爲無量壽，而遽爾示寂，不勝哀悼　金容雖杳，金口常宣，刻此願文，以志皈依之始因　願與盡未來際學人見聞隨喜者，念念無量壽覺，一心不亂，皆入雲棲大聲海者

仇雲鳳《淨土資糧全集後序》　復眞居士未艾年，遂厭人間事，修出世間法　因稟教於蓮池上人，得如來正印，一念皈依淨土　既稀齡矣，每睹其鄉人，邪修詭證，妄以大乘爲名，至混眞理，心切憫之，於是衍其師說，作《淨土資糧全集》　振威英而驚瓦缶，揭日月而擯磷螢，將令邪魔外道頓省前非，同趣極樂　此之用心，儻亦接引導師慈悲無量之心歟！

蓋桐邑於嘉禾，最爲僻壤，不若通都大邑，多有十方聖賢，絡繹往來　故其居人不聞正法，而易爲異說所動，衆盲火坑，此居士所深憫也　是書出，將桐之人憮然悔，翕然趨乎　經云：爲人說法竟，已事已畢　居士其有是

受。雖然，余聞修持淨業之士，悟與未悟，皆所當遵。故大慈峰如馬鳴，龍樹，大善知識如慧遠，永明，中中自度，切切度他，歷有明徵，同躋勝果。信菩海之舟航，化邦之公據也。真利樂人已哉！是序。萬曆歲次癸巳秋九月吉，贈官吉卿居士仇鸞鳳和南撰

黃汝亨《東林十八高賢傳序》　往余令鍾陵，曾過東林寺虎溪橋上遠公社，竟作牛馬走騷驛之場，爲之慨然。去今十餘年，乃得《東林十八高賢傳》讀之，諸公皆冀壤富貴，膏肓泉石，心超淨穢之區，境際人天之勝。令人怵怵心動，摳從二階，況親承接引，妙契因依，豈必八淨土而極樂，上蓮座而與瞻哉！此傳刻在廬山，未獲流布，樂愚上人謀新業於棲賢山中，尋授吳門毗耶室梓行。予故喜而序之，使信奉此傳，人人見遠師，人人會廬山也。余謂上人尚宜索龍眠十八賢圖附之，以傳千載，何渠蘭亭，輞川哉！昔宋文對衡陽王有言，祿如秋草，時過即腐，試問學道人，此片白蓮花，有腐敗不？不也。武林寓生黃汝亨書

王謨《東林十八高賢傳跋》　右《蓮社高賢傳》一卷，本不著作者姓名，自隋唐志，晁陳二家俱未見書。曰原跋，謂自昔出於廬山。宋熙寧間，嘉禾賢良陳舜兪，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復爲詳補，而是書始顯。然此十八高賢，皆晉宋時人，則此傳亦當爲晉宋時書，故仍從唐宋叢書末補。其曰蓮社者，謂謝靈運在廬山，鑿池種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靈運嘗來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夫既不許其人社，而又取其人所種之蓮以名社，則人之稱斯社也，其謂之何？但如遠公，始欲從學，范甯卒乃傳經，雷次宗、周續之，以一釋和尚，而能爲功經學前，此所未有也。白香山爲劉軻代書，謂廬山自陶謝，泊十八賢以來，儒風絲絲不絕，而皆由遠公倡之。今錄其書，又豈獨爲釋氏提振宗風耶，女七王護識。

袁宗道《西方合論叙》　香光子避囂山刹，修習淨業，有一禪人，闇視高步，過舍而譚。見案上有石頭居士新撰《淨土合論》，閱未終篇，抗聲言曰：若論此之法門，原甲接引中下之根。何者？中下根人，智慧輕微，業力深重，以憶佛念佛，獲生淨土，如頑石附舟，可以到岸，誠宜念佛。至於吾輩，洞了本源，此心即是佛，更於何處覓佛？此心即是土，更於何處見土？於實際理中，覓生佛，去來生死三世之相，無一毛頭可得。纔說成佛，已是剩語，何得更有分淨分穢，捨此生彼之事？若於此處悟得，是自在開人，即淫怒癡而是阿彌陀等道場，如如不動，何乃堆金已佛，拜彼空頭之土，謂悟與未悟，皆宜修習，無事生事，吾所不曉。

香光子聞而太息曰：若汝所言，止圖目前省力，不知一舉足將墜於火坑也。生死無常，轉盼即至，如何熟記宗門見成相似之語，以爲究竟，都云我已成佛，不必念佛。若約理而言，世間一蚤一虱，皆具有如來清淨覺體，無二無別，乃至諸佛成等正覺，證大涅槃，本體未嘗增得一分。衆生墮三塗，趨生死海，本體未嘗減卻一分。如如之體，常自不動，生死涅槃，等是妄見，亦無如來，亦無衆生。於此證入，亦無能證之法，泯絕心量，超越情有，大地無寸土，佛之一字，向何處安著？至於進修法門，於無修證中修證，於無等級中等級，千差萬別，雖位至等覺，尚不知如來果地之處。從上祖師，所以呵佛斥教，一切皆遮者，止因人心執滯教相，隨語生解，不悟言外之本體，漫執語中之方便，一向說心說性，說空說幻，說頓說漸，說因說果，千經萬論，無不通曉。及問渠本命元辰，便將經論見成語言抵對，除卻見成語言，依舊茫然無措。所謂數他家寶，己無分文。其或有眞實修行之人，不見佛性，辛苦行持，如盲無導，止獲人天之果，不生如來之家。於是諸祖知其流弊，遂用毒手，劃其語言，塞其解路，掃其情識，令其苦參密究，逆生滅流，生滅情盡，取捨念空，始識得觀生父母，歷劫寶藏，卻來看經看教，一一如道家中事。然後如說進修，以佛知見，淨治餘習，拜空花之如來，修水月之覺行，登陽燧之階級，度谷響之衆生，不取寂證，是謂佛種。正如果日當空，行大王路，不同長夜趨走，攀荊墮棘，豈謂一悟之後，即同極果？

如供奉問岑大蟲：「果上涅槃，天下善知識證否？」岑曰：「未證。」奉曰：「何以未證？」岑曰：「功未齊於諸聖。」奉曰：「若爾何得名爲善知識？」岑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也。」弘辨禪師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吃飯不一口便飽。」溈山曰：「初心從緣，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若論諸祖師爲人之處，壁立萬仞，大火聚中，觸之即爛，刀槍林裏，動著便燒，未曾開口，已隔千里萬里。至機緣之外，事實商量，未嘗盡絕階級，盡遮修行。傳燈錄中，分明詳悉，大慧中峰，言教尤爲緊切，直誡勸勉，惟恐空解著人，墮落魔事。何曾言：悟之後，不假修行，頓同佛地之尊，盡滿涅槃之果。後世不

識教意，不達祖機，乃取喝佛罵祖，破膽險句，以爲行持。昔之人爲經論所障，猶是雜食米麥，不能運化。後之人飽記禪宗語句，排因撥果，越分過頭，是日取大黃巴豆，以爲茶飯也。自誤誤人，弊豈有極。是以纔入此門，使輕十方如來，莫不自云無佛可成，無行可修，見人念佛，則曰自性是佛，見人修淨土，則曰即心是淨。言參禪則尊之九天之上，言念佛則蹂之九地之下。全不思參禪念佛，總之爲了生死，同是出苦海之橋梁，越界有之寶筏，事同一家，何勝何劣？

參門之中，所悟亦有淺深；念佛之衆，所修亦有高下，如何執定參者即是上根，念者便爲中下？自達摩西來，立此宗門，已云二百年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今傳燈錄中，如麻似粟，同云人悟，其實迥別。至如般若緣深，靈根夙植，伽陵破邪，香象截流，或見根宗於片言，或顯威用於一喝，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或有懷出世之心，具丈夫之志，捨彼塵情，究此大事，不怙小解，惟求實知，臥薪嘗膽，飲冰吞檗，如此三十年，四十年後，或遇明師，痛與針砭，愈心死盡，心華始開。此後又須潛行密修，銷融餘習，法見尚捨，何況非法？若趙州除粥飯是雜用心，浦泉四十年，尚有走作，香林四十年，打成一片，兢兢業業，如護頭目，直至煩惱永滅，自然一念不生，業不能繫生死之際，隨意自在，語其所證，恐亦未能超於上品上生之上。何以明之。龍樹菩薩宗門之鼻祖也，得大智慧，具大辯才，住持佛法，故世尊數百年前，於楞伽會上遙爲授記，然亦不過曰證初歡喜地，往生安樂國而已。而《觀經》中上品上生，生於彼國，一刹那頃，亦證初地。今宗門諸大祖師，縱使見離蓋纏，語出窮臼，豈能即過龍樹？龍樹已悟無生無相之義，已具不墮階級之見，而生於安養，與上品上生所證之果正等。則禪門諸人所證，豈能獨過？良以上品上生，解第一義，還同禪門之悟，深信因果，還同禪門之修，止是念佛往生別耳。然普以爲禪門悟修之士，既不能取無餘涅槃同於如來，又不肯取有餘涅槃同於二乘，必入普賢行願之海，若不捨一身，受一身，濟度衆生，則當從一刹至一刹，供養諸佛，既見諸佛，還同往生，究竟與上品上生，止在稚行伯仲之間。何以高視祖師，輕言淨侶？其或悟門已入，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難勝智，一念不盡，即是生死之根，業風所牽，復入胞胎，如五祖戒出爲東坡，青草堂再作魯公，隔陰之後隨緣流轉，道有消而無長，業有加而無減，縱般若緣深不落三塗，而出房入房，亦太辛苦。還視中下，往生之衆，已天地不足喻其否泰矣。

況後世宗風日衰，人之根器亦日以劣，發心既多不真，功夫又不純一，偶於佛祖機鋒，知識語言，或悟得本來成佛處，當下即是處，意識行不到，語言說不及處，一切不可得，即不可得亦不可得處，將古人語句和會無不相似，既得此相似之解，即云馳求已歇，我是無事道人。識得煩惱如幻，則恣情以肆煩惱；識得修行本空，輒任意以壞修行。謂檀本空也，反捨檀而取慳；謂忍本空也，反聽隨而置忍；言戒則曰：本無持犯，何必重持輕犯？言禪則曰：本無定亂，何必捨亂取定？聽情順意，踏有謂空，既云法尚應捨，何爲復取非法？既云眞亦不求，胡爲捨之求妄？既云修觀習定，皆屬有爲之迹，何獨貪名求利，偏合無爲之道？愛憎毀譽之火，纔觸之而即高；生老病死之風，微吹之而已動。爭人爭我，說是說非，甚至以火性爲氣魄，以我慢爲承當，以諂詐爲方便，以放恣爲游戲，以穢言爲解粘，贊歎破律無行之人，侮弄繩趨尺步之士。偏顯理路，故窮玄極妙，莫之踪迹；盡劃行門，故縱意任心，無復規矩。口言往生是小乘法，令人修習，己乃晏然，或至經年不拜一佛，經年不禮一懺，經年不轉一經，反看世間不必有之書，行道人不宜行之事，使後生小子，專逞聰明，惟尋見解，纔有所知，即爲一超直入，更復何事？輕狂傲慢，貢高忽睚，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又既報仇，子遂行劫，寫烏成馬，展轉差謬，不念世間情欲無涯，隄之尚溢，如何日以圓滑之語，大破因果之門，決其防藩，導以必流，自誤誤人，安免淪墜。若不爲魔所攝，定當永隔三途，刀山劍樹，報其前因，披毛戴角，酬還宿債。莫云我是悟達之人，業不能繫。夫謂業不能繫，非謂有而不有，正以無而自無。生既隨境即動，死安得不隨業受生？眼前一念瞋相，即是怪蟒之形；眼前一念貪相，即是餓鬼之種。無形之因念甚小，有形之果報甚大。一念之微，識田持之，歷千萬劫，終不遺失。如一比丘，以智慧故，身有光明，以妄語故，口流蛆蟲。一言之微，得此惡果，雖有智慧，終不能消。況今無明煩惱，熾然不斷，欲以相似見解，消其惡業，冀出三塗，無有是處。嚮使此等不得少以爲足，當如說以修行，終不自言我已悟了即心是佛，豈可復同中下念佛求生？

了達生本無生，不妨熾然求生，即心是土，蓮邦不離心外。不釋禮拜，

不捨念誦，晉力行力，雙轂並進，方當躋上品之蓮臺，坐空中之寶閣，朝飯香積，久游滿月，回視胎生之品，孑於寶地，不聞法語，不見法身，象馬雞羣，鷄鳳非類，何況人天小果，甕中蚊虻者哉！而乃空腹高心，著空破有，卒以偏執之妄解，攖非常之果報，不與阿彌作子，卻爲閻羅之囚，不與淨衆爲朋，卻與阿旁爲伍，棄寶林而行劍樹，捨梵音而聽叫號，究其所受，尚不能與世間無知無見之人，行少善事，作少功德，生於人天者等，毫髮有差，天地懸隔，可不哀歟！然則宗門中人，上之未必能超於上品上生，而下之已墮三塗，故知此道險難，未易行游，成則爲佛，敗則爲魔，王膚分於彈指，卿相別於絲毫，苦樂之分，宜早擇矣。

「況今代悟門一脉，不絕如綫，禪門之中，寂寥無人，止有二三在家居士，路途端直，可以流通此法，然既爲居士，不同沙門釋子，猶有戒律縛身，方便身大火之中，浸心煩惱之海，雖於營幹世事內，依稀得一入門，而道力甚淺，業力甚深，即極粗莫如淫殺之業，猶不能折身不行，何況其細？生死之間，安能脫然！徒見豪奢如於頓，奸惡如呂惠卿，夏竦，躁進如張天覺，風流貶治如白樂天，蘇子瞻等，皆列於傳燈，便謂一切無礙，不知從上諸人，雖具正見，若謂其從此不受分段，業不能繫，吾未敢許，万當長夜受報，未有了期，故知念佛一門，於居士尤爲吃緊，業力雖重，仰借佛力，免於沈淪，如負債人藏於王宮，不得抵償，既生佛土，生乎所悟所解，皆不唐捐，生死催人，出息難保，急尋歸路，免致忙亂，縱使志在參禪，不妨兼以念佛，世間作官作家，猶云不礙，況早晚禮拜念誦乎？且借念佛之警切，可以提醒參禪之心，借參門之洞徹，可以金固淨土之信，適兩相資，最爲穩實，如此不信，眞同下愚。

「石頭居士，少志參禪，根性猛利，十年之內，洞有所入，機鋒迅利，語言圓轉，尋常與人論及此事，下筆千言，不踏祖師語句，直從胸臆流出，活虎生龍，無一死語，遂亦自謂了悟，無所事事，雖世情減少，不入塵勞，然嘲風弄月，登山玩水，流連文酒之場，沈酣騷雅之業，懶慢疏狂，未免縱意如前之病，未能全脫，所幸生死心切，不長陷溺，痛念見境生心，觸途成滯，滔解實情，未能相勝，悟不修行，必墮魔境，佛魔之分只在頃刻，始約其偏空之見，涉入普賢之海，又思行門端的，莫如念佛，而權引中下之疑，未之盡破，及後博觀經論，始知此門原攝一乘，悟與未悟，皆宜修習，於是捨念誦之旨，宣揚善誘之所闡明，諸大善知識之所發揮，附以己意，正波競起，萬派橫流，詰其匯歸，皆同一源，其論以不思議第一義爲宗，以悟爲導，以十二時中持佛名號，一心不亂念念相續爲行持，以六度萬行爲助因，以深信因果爲入門，此論甫成，而同參發心，持戒念佛者，遂得五人，共欲流通，以解宗教之惑。

「香光識劣根微，久爲空見所醉，縱情肆志，有若狂象，去年沈洄之夜，親游鼻子地獄，烈火洞然，見所熟譚空，破戒亡僧，形容枯槁，跛足而過，哭聲震地，殆不忍聞，及寤，身毛爲竪，遂亦發心歸依淨土，後讀此論，宿疑冰釋，所以今日不憚苦口，病夫知醫，浪子憐客，汝宜盡劃舊日知見，虛心誦習，自當有入，生死事大，莫久遲疑。」

於是禪人悲淚交集，自云若不遇子，幾以空見瞶過一生，子生我矣，懇求案集，作禮而去，時萬曆庚子仲春之二十有三日也，袁宗道伯修甫書於白蘇齋

一念《西方直指序》

袁居士撰《西方合論》，爲參禪未悟者告，而余又撰《西方直指》，爲未聞西方者告，或曰：「汝儒流也，可宗禪乎？」余曰：「余闢禪，非宗禪也，蓋禪儒各立門戶，原無干涉，自世教不明，人起見刺，於是有排禪者，有右禪者，有合儒禪者，有析儒禪者，議論紛紛，漫無著落，致令邪士狂徒，乘機冒詐，逃匿其中，匪惟累儒，且累禪矣，然則欲爲闢禪計者，請毋闢其名，但攻其病，使業禪者，知如何始爲禪，不容以禪病而病禪，使業儒者，知如是且非禪，豈容以禪病而病儒，如食谷者不種麥，然能識麥，故不聞闢麥而終不以麥勝谷，食麥者不種谷，然能識谷，故不聞闢谷而終不以谷勝麥，此無他，以谷麥較若黑白，無所容其闢，而實不必於闢也，是故孔子梅老而不爲老混者，以孔子能知老耳，韓子闢佛而爲佛屈者，以韓子不知佛耳，今不知其病而攻之，但從其門而闢之，不惟禪者拒之，即儒者亦疑之矣，即闢禪者亦自疑矣，故陰疑之，不若陽辨之，能辨之則禪不礙儒，儒不礙禪，何煩闢辭？」

或曰：「方今禪毒大發，波及吾儒，汝不衛儒，直搗禪巢，誠急則治標之奇策也，但禪門一切皆空，淨穢兩忘，今子偏執西方，豈不乖理？」余曰：「衆生錯認祖機，正病此見，而子猶然執病爲藥，豈非迷中倍人？須知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原無許多分別知見，子如不能見月忘指，則謂

西方爲有，非西方也；謂西方爲無，非西方也；謂西方爲亦有亦無，爲非有非無，亦非西方也。謂禪即淨土，淨土即禪，總皆戲論，昔於汝何哉！雖然，他道修行如蠅子上於高山，念佛往生似風帆張於順水，先哲言之諄諄，奚俟愚贅？

袁宏道《西方合論引》　夫滯相迷心，有爲過出；著空破有，莽蕩禍生。達摩爲救執相之者，說罪福之皆虛；永明爲破狂慧之徒，言萬善之總是。滅火者水，水過即有沈溺之灾；生物者日，日盛翻爲枯焦之本。如來教法，亦復如是。五葉以來，單傳斯盛，迨於今日，狂瀾遂極。謬引惟心，同無爲之外道；執言皆是，趨五欲之魔城。不思阿難未得盡通，頭陀擯斥；摩達微牽結使，尊者呵譏。蟬翅薄智，寶所斯遙；丘山叢垢，淨業何從？至若《楞伽》傳自達磨，悟修並重；《清規》創始百丈，乘戒兼行。未聞一乘綱宗，呵叱淨戒；五燈嬉子，貪戀世緣。昔有道士夜行，爲鬼所著，宛轉塚間，有甲父見之，扶掖入舍，湯沃乃醒。道士臨別謂甲父曰：「羈客無以贈主人，有辟鬼符二張，願以爲謝。」聞者笑之。今之學者，貪瞋邪見，熾然如火，而欲爲人解縛，何其惑也！

余十年學道，喫此狂病，後因觸機，薄有省發，遂簡廣旁，歸心淨土，禮誦之暇，取龍樹、天台、長者、永明等論，細心披讀，忽爾疑豁。既深信淨土，復悟諸大菩薩差別之行，如貧兒得代藏中金，寧不目釋。會愚庵和尚與平傳居士，謀余裒集西方諸論，余乃述古德要語，附以己見，勒成一書，命曰《西方合論》。始於己亥十月二十三日，成於十二月二十二日。既寡檢閱，多所脫漏，唯欲方便初心，尚期就正有道。

正寂《淨土生無生論注序》　《生無生論》者，有門大師與無緣慈，借虛空爲往生居士之所說也。如風鼓橐，不日而成，義立十門，理融一念，指溫示海，生即無生，即性明心，佛非他佛，眞可謂善明佛智者矣。居士作序，錢梓流通，海內縉紳，莫不家傳戶習，以爲往生左券焉。寂慮科文冀帙，不便披尋，頃因會次，謬注數言，聊資初學。一往而視，似乎虛尚多駢，然所引悉經疏成言，未嘗妄加己意。倘不以蛇足見鄙，未必不爲斯文之一助也。萬曆壬子秋七月僧白悉日，浮石門人正寂和南序。

葛寅亮《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語録序》　萬曆天啓時，兩浙之間，有湛然圓澄大和尚，發大願，起大慈，握大機，轉大用，以匡濟乎末流。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凜若電掣霜威，纖翳泯絶，然而煦和春煖，悦可衆心，如若鼓棹揚帆，濟涉等戲，然而覆艇驅攔，咸歸海岸。數十年間，不知幾十萬人，皆令無餘涅槃，而滅度之矣。抑知其源乎？按菩提達磨七傳曹原思，十傳至洞山价，權開五位，善接三根，於是洞上一宗，始盛行於世，爲曹原之第五世也。九世傳梁山觀，十二世傳芙蓉楷，十六世傳王山體，三十世傳慈舟念，三十一世傳至雲門，其勘驗之精明，磨煉之微密，若葵從來諸祖秘奧家法，而運之指顧間者，故智與行到，行與智符也，亦知其時乎？按石頭遷時，當唐德宗貞元年，藥山儼當文宗大和年，雲巖晟當武宗會昌年，而洞山价當大中之末，至懿宗咸通年也。雲居膺當昭宗天復年，同安丕、同安志，至梁山觀，太陽玄，乃當宋仁宗天聖年也。投子青當神宗元豐年，芙蓉楷當政和年，丹霞淳當徽宗宣和年，長蘆了當宋高宗紹興年也。若天童珏、雪竇鑒、天童淨、石林秀、青州辨、太明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雪庭裕、癡隱泰、遷源遇、拙才淳、松庭嚴、凝然改、無方從、月舟載、大章書、大千潤、慈舟念，至於雲門之時，當國朝神宗熹宗間，洞山一派，亦如膏盡之燈矣。和尚忽於明滅之際，灼爲普炤，頓令數百年陰昧，一旦消除，雖身沒之後，至今猶愈明盛也。抑知其源之正乎？按雲居膺，至今雲門澄，直從洞山正宗傳脉。蓋以雙眼圓明之謂正傳也。余敬慕之深且久矣。慈有法嗣弟子寶壽大師，廣會法屬，示以和尚語録，俾纂編爲六卷，請予冷余。

嗚呼！和尚之道，言語之所莫宣，知解之所莫測，即今所録之陳言故事，亦未足以見和尚之萬一；余亦安能指虛空作贊，以仿佛之哉！雖然，虛空之體，非言可詮，而不拒余序言之也。夫續佛慧命於末法之時，開示一切悟入佛之知見，知見正而和尚之大願至矣。是則一言一行，永住世間，即爲應世之資，即爲究竟之地；不然身逝聲沉，未有不捨正而趨邪者矣。余嘗慨今之人心邪汙日甚，幸有是録，爲眞語，爲實語，爲如語，爲不誑語，爲不異語。蓋實繇洞達源底，不思議中流出，故能絕彼摭襲鉛華，思惟識解之路也。則所爲書上與諸祖，並行於世，陰裨皇圖，光贊佛乘，於聖教，豈曰小補之哉！是爲序。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太常寺卿、前通政使司左通政署司事、侍經筵講尚寶司卿、奉命典試山西王士琦，持節冊封衡藩正使、奉敕提督福建學政布政司參議兼僉事、奉敕提督湖廣學政按察司副使、南京禮部祠祭

司鄧中、錢塘葛寅亭頓首拜撰

如賢《重鍥念佛鏡敘》 象緯麗天、晷曜莫踰於桂魄；波瀾疏河、源流悉匯於滄溟。是以萬法唯心、功實存於一念；千事合轍、道不出乎總持。具最勝之妙門、脫輪迴之捷徑、其唯念佛也歟？蓋自彌陀乘願、慈航超積劫之淪；淨土門開、法界結無遮之會。勢至念之而證圓通、能仁稱之而悲攝忍。大海會同歸、寶樹林中搖衆樂；十八賢共社、白蓮香裏顯眞宗。悲智雙行、聖凡俱攝。蓋醫王護世、慳方道訣皆靡；悲日當空、黑室昏衢頓破。變世界爲黃金、位登不退；坐蓮華而見佛、果證無生。譬夫九曲明珠、雖寸絲而可貫；百川衆味、嘗一滴以皆通。欲枯業海、須念彌陀。彼教網森羅、博之頗難覩理；禪那寂照、修之恐涉岐途。豈若繫念彼佛、不勞彈指到西方。如賢欲弘法施、用廣是書、遍募貲於檀那、以重輝於剖劂。極知固陋、濫贅其文云。萬曆癸丑春衆華現瑞日、蓮山國歡崇福禪院釋子如賢和南謹識

元来《重刻蓮宗寶鑒序》 優曇大師、徹證禪宗、專心淨土、自利旣圓、悲臻未悟。時念佛一門、集成十卷、顯諸佛轉末轉之機輪、開衆生信不信之障礙。其引據確、其總攝周、其設教融、其指歸捷、可謂大有功於後學者也。覩末法我相自高、邊見分執、貶淨土爲小乘、指念佛爲權行。甚者向人誕唾下、竟尖新語句、籠在八識田中、以爲究竟極則。及乎到頭、一毫無用、是之謂棄楚璧而寶燕石、反鑒而索照也。其亦不辯甚矣。夫我釋迦文佛、不妄語者、不異語者。《彌陀經》云：「一心不亂、專持名號、乃至七日、卽得往生。」《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此其披心瀝膽、徹底爲人。此言不信、誰爲可信？此言可信、又何疑於淨土念佛之門乎？要而言之、七日不亂、爲何等心？入塔願稱南無佛之時、又何等心？能者得之、禪道如是而已。若是眞師子兒、哮吼一聲、百獸腦裂。說淨土亦得、說禪亦得、說淨土卽禪、禪卽淨土亦得；雙是亦得、雙非亦得。終日念未嘗念、終日生未嘗生、終日無念不妨說念、終日無生不妨說生。圓陀如摩尼珠、求其住足處、了不可得、何禪何淨土、而乃二之。然雖如是、更有一句彌陀、未曾道著、欲盡情吐露、奈古根短也。噫！掣電之機、留待哲者

如奇《西方合論標注跋》 往予携郢中張明教玉牧、參訪袁中郎先生。一日出西方合論相視、且驚歎其禪土合源、超絕衆部、諸典、從未甚了解者。殆請質先生、命刪教標注其首。及持歸閩中、每欲梓以度世而未就也。歲己未、海曙文學瞿元初純仁終後、遺法財見施、予卽就其廳前、許刻經十卷、薦爲往生。遂從吳門瑞光卧病、爲憶前願、因檢付袁無涯刻、重爲詮次讎校、而屬吾徒性成董其役、一以報袁先生法施之恩、一以報瞿文學財施之源。至於撰述之精詳、議論之卓越、是在明眼者自得之耳、予復何贅！時大明泰昌改元歲在庚申暢月長至日、喝石老人如奇力疾謹識

謝于教《重刻準提淨業序》 嘗聞之：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調。蓋無形萬形之元、性宗之秘奧、三教聖人所不能外者。後趙文肅公書一圓相〇、目之爲混元圈。又加口字其中、目之爲萬字輪相圖。余嘗三復於斯、竊謂：眞空也、妙有也、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者也。何獨於准提淨業而疑之？

歲戊午之至日、余夢、近溪羅先生示余圓圖曰：子眼清利、常觀此、則入道速疾。已又語一僧、持二籤授余。余目籤、有「南」字、恍然曰：吾師也。卽泣下霑襟、覺而惕然、不識所謂。俄有僧德庵、持疏募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余解曰：「籤」千聲相近、非卽大悲千手千眼之謂耶？」已而扣之、則善梵咒也。且能作准提梵字、曰是西域高僧所傳、對梵藏本相合的眞、可信者也。因作引輪圓相、安九聖梵字布畫、皆精妙可喜。

余憶疇昔之夜、夢近溪先生示我圓圖、雖無文字、而文字曷嘗不住其中？今僧人授我梵書、雖立文字、而亦無文字相可得。蓋先師塘南先生命教也久矣。先是塘師訪近翁、論及準提功德、歸而語給諫賀少龍公、給諫受持久之、夢童子送九華衣、遂得生天。後見夢、以相謝教。時舉而詢之、先師曰：「然、願此福報耳。」乃出《普賢行願品》、曰：「汝以此經、與準提同觀、卽得圓宗之意。」教於是服膺不忘、而第疑梵字無據、難以入觀；不意乃今若神告之也。夫普賢願王、導歸極樂、固與淨業相爲表裏者。而或者見舍機取淨、疑與圓宗有礙、不知混元一圓、固無量妙義、百千三昧之所從出也。九聖梵字、卽體是毗盧法界；六八願門、卽體是普賢行海。疑菱菱爲極樂、卽極樂爲華藏、皆卽大悲之手眼也。夫大悲余何敢知、而此準提淨業顯密觀門、儻亦所謂無量之一耶。若圓觀圓修、而超出乎文字之外、則俟乎觀象得意之君子。天啓癸亥中元之吉、古虔青蓮居士謝於敎沐手焚香書

又《準提淨業引》　是編即《顯密圓通》之旨也，而以準提淨業名，又首及準提布字法者，何也？曰：「重觀行也。然則曷不專言觀行，而先之持誦？曰：觀行難入，故以持誦先之。又多字難觀，且以一字收之，蓋曲爲初機耳。實則深淺獲益，一多無礙也。「夫既一多無礙，則以一字淨法界，應得遍淨，曷爲更增之以淨業？曰：「法界無殊，究竟有異，或以愛重而戀娑婆，或以念一而趨極樂，則菩提之願，有發有不發者也。準提圓宗，隨衆希求，指入菩提，衆得所求，遂忘正指，余故以淨業合之。「淨業者，以普賢之行願，爲究竟者也。果以是願而入於觀行，則帝網無盡之妙觀，顯密雙融，即毗盧遍處之阿彌，法報齊現。準提淨業，尚無有一，寧復有二耶？余讀《顯密心要》，未嘗不歎其淵深浩博，盡盡善美，而此割裂附會，非敢掩前人之長，聊以見取精之意云爾。　天啓癸亥孟秋，古虔青蓮居士謝於教沐手焚香書

錢士昇《蓮宗寶鑒序》　禪淨二門，分祖各幟，幾同敵國矣。慈覺賾禪師有營田開庫之喻，各隨所好，皆得如心，此亦方便和會之談耳。二物可會，若本非二，和會奚爲？夫禪有如來禪、祖師禪。祖師禪且置，佛語禪耶，華言靜慮，所謂八禪八定也。《念佛三昧》曰一心不亂，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非靜定耶？且念佛與唱佛不同，唱者口也，念者憶也。母憶子，子憶母，口乎心乎，所念之佛前觀耶？閻浮檀金耶？毗首羯磨所作耶？應身耶？報身耶？法身耶？過去佛耶？現未佛耶？淨土在西方耶？舉是下足即道場耶，《觀經》金口所宣，而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故觀心即觀佛也，觀佛即念佛也。極而言之，念本無念，佛亦無佛，能念空，所念亦空，如來禪即祖師禪也。故大勢至念佛無生，觀世音反聞自性，二菩薩似各一圓通，而同在安養，左右彌陀，接引東土，明乎即淨即禪，衆聖一揆，而後來釋子分張門戶，譬之祖宗房屋原只一間，而子孫於中墻壁夾斷，插籬種棘，不相往來，其爲執迷顛倒極矣。

或難言：三聖接引，則淨土在西方明矣。得無與自性惟心之旨，相矛盾乎？余曰：「彌陀者，衆生之彌陀也。衆生者，彌陀之衆生也。極樂者，彌陀之惟心也。惟心者，衆生之極樂也。故識自性惟心之旨，謂西方有彌陀可謂東土皆彌陀，亦可謂法報身是佛。可謂丈六劣應身，與毗首羯磨所作是佛，亦可謂念過去佛，可謂念現來一切佛亦可，而又何禪淨之分別爲耶？

《蓮宗寶鑒》一書，乃廬山優曇和尚所集，標眞正訛，尋香討根，實淨土之指南也。因魔楞嚴白法師，刻而傳之，而僭爲之引。紫栢弟子錢士昇書於放下庵之更雨堂。

聞龍《淨土生無生論序》　昔場次公云：「贊輔彌陀教觀者，其書山積，唯天台智者大師《十疑論》，最爲首冠。「寧詎知後次公六百許年，而更出我幽溪和尚《生無生論》乎？括海藏以十門，融億劫於一念，廣古德之未備，闡今人所未聞。往生奧義，若指諸掌，蓋自其三昧流出，故不可得而思議生今之世，獲睹是論，罔知猛省求生，豈不大可哀哉！發起之由，實始不慧，故叙圖劍戮，用布大慈，願戴髮含齒，盡未來際，普霑法乳，悉悟無生。至若贊是功德，則有十方恒沙諸佛，廣長舌在　毛道凡夫，聊序其大都爾。　門人四明聞龍和南撰

受教《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序》　記稱親聞者，表稟承非謬也。教皆年出家，即隨師祖大和尚，往括蒼普慈寺，聽講《圓覺》，末聽此論，聯翩浹旬。爾時敷文極暢，闡義至精，座下聽衆，無有一人，若身若心生懈倦，而不開悟者。惟教神根既鈍，兼之童稚無知，若聾瞽觀場，不過隨人泣笑而已。既返幽溪，年齒漸進，而好樂之念日臻，非但數聽數承，兼復屢請屢問，隨聞隨記，散葉盈囷。既無疑而不決，亦無義而不詳，苟不貫之集之，何以益人益己？若夫方言巧拙，可曰責在我躬；其於造詣情微，敢將貧諸來哲。　人門者，請徑升堂，而食甘露，種種問橋，非所急也。　皇明天啓六年，歲在丙寅春王正月，天台山幽溪後學沙門受教下筆序

弘證《淨土己訣序》　千江月現，停水澄清，四海風生，動波混濁。蓋波動固風，而水停致月耳。豈停波海濁而動水江清者乎？　土之淨穢猶然，佛道悟則淨土莊嚴，凡心迷則穢土缺陷，非道迷土淨而心悟土穢也，明矣。若欲生淨貴先求悟，夫悟容受於生死穢耶？故阿彌陀譯爲無量壽，無量光，量以容受爲義，念佛到心不亂時，聖凡情見俱不容受，直得行樹羅網等，莫不念佛法僧，所謂無情說法不思議者，是已悟此不容受，以相應曰壽，明此不容受，以轉化曰光，名含二義，因存其梵語以亮通焉。　淨土彌陀非惟心本性而何？

北禪老尊宿與余前三峰先師最爲機契，盡其堂奧，積稔溫研，先師去

後，守喝者稀，資道歌心，安身於無量壽中，如潛龍而勿用也。予奈春雷時動，不免出而興雲，於是縱自性天注《淨土晨鐘》一帙，蓮宗心髓敲出殆盡，從古迨今，若疏與鈔不下數十家，要且難駕其上者。非但紙園激揚共轍，即少林單傳亦同風而無異。永明曰：「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斯之謂歟！」慈既訣以得已，擬推已以訣於人，將壽諸剞劂氏，用廣傳持，屬弁數言以為序。愧無文字，何以揄揚？然贊化願中又辭而不敢，因轉別峰直與提述如向上。若曰無訣可得，是名得訣，且道是已訣耶？非已訣耶？吾不能加諸述焉。崇禎壬午小春晦前日，三峰弘證槃談題。

智旭《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　夫念佛三昧名為如來勝異方便，凡聖均收，利鈍悉被，以一念頓歸佛海，可謂至圓至頓第一了義者也。而世之迷義徇名者，見有五逆衆惡十念往生之說，反以為專攝凡劣，但化鈍根，可謂昧佛妙旨，謗讟深經矣！予因慨末世行人多疑多障，難悟難開，於此深妙法門，非著事而忘理，必執理而撥事。著事者猶堪作下品生因，執理者竟淪於惡取空見。蓋至此而直指之道，翻成斷滅深坑，非藉金鍾，誰抉翳膜？爰有妙叶導師法紹宗乘，敦興連社，應永明角虎之記，暢寶王三昧之談，境觀並彰，纖疑悉破。闡惟心之旨，依正宛然；示自性之源，感應不忒。俾達者以理融事，而理非事外；愚者亦因事入理，而事挾理功。誠除惑之前茅，生西之左券也。顧二百餘年幾成廢典，流通機塞，蓮大師尚欲見而未能，而願力不磨，韓居士乃從萬融禪師處邁得之。予既獲借讀，如飫醍醐，悲劫濁之方殷，喜津梁之有在，急謀付梓，以廣厥傳。普願見聞隨喜，種樂上之圓因；讀誦思惟，證寶王之法印。轉相曉悟，共脫沉淪，庶不負此希有良緣也已。

又《重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序》　念佛三昧所以名為寶王者，如摩尼珠，普雨一切諸三昧寶，如轉輪王，普統一切諸三昧王，蓋是至圓至頓之法門也。始自《華嚴》，終至《法華》，一代時教，無不贊揚此寶王三昧。始自文殊、普賢，乃至永明、楚石，一切菩薩聖祖，無不修證弘通此寶王三昧。而世之昧者，猶以為自性彌陀，非即樂邦教主，惟心淨土，不在十萬億西，妄認六塵緣影，為自心相，全不知十方法界，一一無非即心自性也。可不哀哉！

元末明初，鄞江有大善知識，厥名妙叶，深憫邪見，述為《念佛直指》二十二篇，世久失傳。故雲棲老人每欲見之，而不可得。神廟年間，古吳萬融禪伯偶於亂書中得此遺帙，與雪飛錫法師所撰《寶王論》同為一編，持雲棲老人所未見也。韓朝集居士，先刻《寶王論》，板置於雲棲，予續刻此直指，板留於佛日。

客歲幼寓長干，有車蓉菴居士，秉受歸戒，聽講《唯識心要》及南嶽《大乘止觀》，遂專心修淨土行。今夏禁足九旬，執持名號，因念今時狂妄之徒，薄視念佛法門，以大悲心手輯古今淨土法語一冊，名曰《念佛須知》，分為信解、發願、修行、證驗四門。蓋信願行三，乃生西之要筏，而證驗則舉果以勸因也。節錄甫成，適予應祖堂請，重到長干，遂虛心乞予讎較可否。予曰：「居士之志則善矣。但淨土法語從古迄今充棟積棟，易擇其簡切精到者而流通之，不尤易取信乎？」以予觀居士命名立科之旨，則叶師《直指》最為相似。何以言之？彼第二極樂依正，第三阿彌陀顯眞，第三訶謬解，乃至第八示折攝，皆居士所謂信解門也。第九勸修，即居士所謂發願門也。第十勸戒殺，乃至第十八羅顯衆義，皆居士所謂修行門也。第十九一願四義，謂戒解行向，是重申以願攝信行也。戒亦是行，解即是信，向仍是願，一願便具四義，四義乃滿一願。明信願行本非條別，願居於中而統前後，厥義彰矣。第二十示滅罪義，第二十一示列祖行，皆居士所謂證驗門也。第二十二正示迴向普勸往生，例同經論有流通分。從始至終，雅合居士之旨若此，居士何不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乎？」於是居士踴躍歡喜，再拜稽首，而謝曰：「某乃知妙叶大師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又能發我之所未發也。今得奉此遺編，寧當刊布流通，用薦先人早生淨土。又願普與法界有情，決定信入此門，永不退轉。請更序厥緣，以為同志者告。」噫！如車居士，亦可謂勇於自利利他者矣。讀是書者，愼勿負此苦心也哉！庚寅冬十有一月之吉，古吳蕅益道人智旭識於祖堂幽棲寺之大悲壇右。

佚名《念佛鏡題記》　大明朝雲棲寺蓮池大師《竹窗二筆》曰：「道鏡、善道二師作《念佛鏡》，以念佛與種種法門對舉，皆斷之曰：欲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可謂篤信明辨，大有功於淨土矣。獨其對禪宗一章，謂觀心者，觀無生者，亦比念佛功德，百千萬億分不能及一，學人疑焉。予以為正《四料簡》所謂有禪無淨土者是也。但執觀心，不信有極樂淨土；但執無生，不信有淨土往生，則未達即心即土，不知生即無生，偏空之見，非圓頓之禪也。反不如理性雖未大明，而念佛已成三昧者，何足怪乎？若夫

觀心而妙悟自心，觀無生而得無生忍，此正與念佛人上品上生者同科，又誰輕輕之有矣！

元賢《淨土四經合刻序》　三山楊逸凡居士，篤信淨土，取《寶積經・無量壽如來會》、《佛說阿彌陀經》、《佛說觀無量壽經》、並《華嚴行願品》合刻之，總標云淨土四經。刻既成，命余序之。余乃焚香稽首而言曰：現水月之淨刹，攝幻化之衆生，佛佛皆然，非獨一無量壽佛也。釋迦出廣長舌相，說經三百餘會，歷稱諸佛淨土，奚啻百千萬億，亦非獨一極樂世界也。但其間極口贊揚，苦勸往生，爲一切衆生究竟成佛之大方便者，則唯極樂是歸，而他土弗與焉。諸經中述極樂功德莊嚴者，莫詳於《無量壽如來會》。其示往生行相，則以發菩提心專念彼佛爲本，以積集諸善根爲助，而又加之迴向發願，以導歸極樂，語意最爲周備。其次爲《佛說阿彌陀經》所贊極樂功德莊嚴，與前經大意俱同，但有詳略之異耳。其示往生之因，則不言發菩提心及積集諸善根，但崇勸執持名號，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緣。法簡而易從，亦能徹上徹下，普攝三根，此土依之而修者，多獲往生，則其益爲甚廣也。若《觀無量壽佛經》者，乃以彼土之主伴依正，俱爲繫念之境，使行人身居娑婆，而神游淨土，豈有沒而不往生者哉！其後三觀，歷陳三輩往生之相，則前二經所未及詳者也。夫一念淨心，即可往生，佛語誠爲非妄。但行願未廣，終虧全德莊嚴，法身頓淨土，又安得不遍得多劫乎？昔普賢之十大願王，則破大難量，塵所不包，所謂菩提心必於此而圓滿，衆善根必於此而具足。法處比丘攝二十一億清淨國土，發四十八願，廣接十方念佛衆生，亦皆不出此法，無二無別也。今合四經而通窮之，則見其文旨互陳，高下畢列，衆生各隨其根力，同取淨土蓋臨終十念，與普賢十願，惟是一心，極樂一刹，與二十一億諸刹，決非他物，總之指果　佛以顯自性之佛，指果土以顯惟心之土，法門之善巧方便，誠無出其右者固宜。諸佛同贊，諸祖同稱，以爲成佛之要道也。然此法門最爲平實，而功利殊常，淺者多弗能信，一有疑悔，則淨業難成。

昔有難予者曰：心量本周，渺無邊際，今崇念一刹以自局，則偏而弗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今貪影響之外境以爲淨，則幻而非實。況厭穢欣淨，則分別之見不忘；捨己從他，則狂走之情未歇。是知念佛一法，乃爲中下之根，巧設方便，誘彼進趨，正同黃葉化城，非爲眞實。今予極口贊揚，以爲成佛之要道，則是認黃葉爲金錢，執化城爲寶所，非獨自誤，兼且誤人，竊於子不取也。予曰：子之所據，並是我佛誠言，但子不能深達其旨，故有事難。如所謂心量本周者，本體也；崇念一佛者，工夫也。執本體而疑工夫，又奚獨念佛者之爲偏而弗圓哉！所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者，空宗破相之談，獨不思有所謂一色一香無非中道者乎？又不思有所謂一聲念佛十六妙觀，皆三觀圓融者乎？所謂厭穢欣淨，分則未忘者，固矣不知淨穢雙泯者，到家之事也；分別未忘者，路途之事也。今責窮途客子而曰：何不享在家之樂？」不亦悖乎！所謂捨己從他者，謂彼我橫分，而向外馳逐，則誠謬矣。今念佛一門，以心念佛，全佛是心，以佛攝心，即心是佛，原無內外之分，烏有捨從之異哉！客於是語塞而退。今因述四經之旨，並拈舊日葛藤於此，非敢於佛頭上著糞，蓋以釋疑而勸信也。是爲序。

徐波《淨土已決跋尾》　吾人學問得於授受者淺，得於天機者深。世學且然，而況佛法。量公體敦龐之質，積嚮往之誠，乾乾乎欲以悟入處，舉化世人。蓋自千山萬水草鞋邊拾得，並初中後夜蒲團上拈來，非如世間阿師食人涕唾，從烟黃本子尋活計者也。去年有《較若心經際決》行世，未幾《彌陀已決》又出。夫從智慧門而收歸淨土，溯流窮源，因枝得本。昔文殊大智發願求生西方，量公述作本意與之暗合，當是諸佛攝念其勤，嘿爲贊助耳。壬午小除夕，弟子徐波題

車淨直《重刻寶王三昧念佛直指跋語》　淨直向讀雲棲大師法語，便知有淨土法門。然猶謂淨業與禪正如春蘭秋菊，不妨各擅其美，未知淨業即是無上深妙禪也。自丁亥冬，登祖堂禮蕅益大師，聞禪淨不二之談，謂不惟不可分，亦且無待合。雖慕之，而竊疑之。今讀此《念佛直指》，方信蕅師實非臆說，兼信永明大師四料簡語直不我欺。故力募衆緣，刻印流通，而衆友亦各歡喜樂助。當知阿彌陀佛弘誓願力，貫徹於人心久矣。刻既成，敬跋數語以誠法喜。辛卯中秋望月，淨業弟子車淨直書於四蓮居，時年六十。

弘禮《淨土全書序》　安養國法王子之言曰：淨念相繼，得三摩地，即淨土心，不必淨土歟？曰勢至菩薩欲人於微塵內，轉根本法輪，識淨土成住有因也。曹溪大師云言曰：東方人求生西方，西方人求生何國？即求生不必往生歟？曰盧祖慮人於一眞界，起倒我諍端，明淨土跬步可到也。是故黃童白叟不論年，華屋蓽門不論地，動靜閒忙不論時。無人非念佛

人、無地非念佛地、無時非念佛時　當則一切人是佛、本來人、一切地是佛地、本來地、一切時是佛成道時、聲聲是佛督、念念是佛念　龍舒居士於淨土之昧、條然而起、歡喜合掌、而告我言：樓水善里、有大長者、現淨清身、與我某甲分座說法、令諸衆生、同行佛行、同堅佛願、同證佛心、同生佛土　廬山老人爲作證明　山僧不覺手舞足蹈、敬書是語於其簡端　康熙甲辰初冬日、憨璞弘禮題於直指堂中

甘爾翼《西方合論序》　袁氏一門、向心淨土、紀夢其驗也　余讀中郎先生集、至家報每合掌贊誦　其書云：開大人及一家眷屬、俱歸心白業、此人間第一希有事　專持名字、有甚麼難？而人自生疑阻　蓋此等大富貴、天自不肯輕易與人也　又必堅行善法、以利濟忍耐、破人我慳貪等相、爲作聖作佛吃緊事、皆今日鍼錀必較者之良藥　先生所爲夢中、獨以勤行方便、憐憫一切、叮嚀不置也　讀是編而不慨然省發、豈人情也哉！　適周章甫先生、指示念佛路徑、袁子《合論》盡乏、並授紀夢以爲《合論》之勝　余乃得取是書以觀、而余弟姓與豚子佑、病中聞其說、皆起信念　遂付重梓、用相勸勉　因以告於智慧長者、若以余爲寒而暖者之獻曰、良愧良愧！　枕江亭主人甘爾翼謹識

周之夔《重刻西方合論序》　儒以三綱五常、奠乾坤而正人類　至於截生死逆流、出三界火宅、必資佛教　十方三世佛、而阿彌陀爲第一也　諸佛各有所攝受之淨土、而西方極樂世界爲第一也　念佛求生淨土、功行觀門無窮、而執持名號一心不亂爲第一也　古今聖賢、贊淨土教念佛、如天台《十疑論》、永明《萬善同歸》、天如《或問》、龍舒《淨土文》、諸書已詳、而義類散見、卷帙分函、至大明雲棲大師《彌陀疏鈔》、爲集大成　又有楚公安袁石公先生、諱宏道者、所著《西方合論》、會通異同、決釋疑滯、闡發玄奧、直指趣歸　佛經而祖繹之、兄舉而弟揚之、誠儒家之無著、天親、論部之馬鳴、龍樹　可謂現宰官居士身、而弘同居同事攝矣　念佛至此、方爲圓教、淨土得此、方稱惟心　達理之士、宜人手一編、日披數次　顧《疏鈔》已盛行於世、而《合論》或罕識其文　今末法式微、劫運方起、娑婆四衆、速宜願生、而不無宗教之岐路、禪淨之疑情　使蓮花忽開忽謝、淨域若近若遠、此阿彌陀佛所爲悲切以急需、而假廣長舌相於袁氏之書、以疾呼也

之夔夙承佛恩、塞滯濁界、歸命斯道、思廣是書、而艱於力　有居士道友甘爾翼字右民、與其中兵姓字右民者、同志淨業　遂見《合論》大慊本心、歡喜贊歎、遂捐資授梓、偕衆成之　俾袁氏之水月重朗、而蓮池之華果普周　人人念佛見佛者、繇乎獲睹是書、人人得力是書者、繇乎重新斯刻　多一人生淨土、宛轉作我導師、早日證無生、長遠續佛慧命　凡思酒孝子、義夫節婦、及蜎飛蠕動、皆樂邦之伴侶　凡誦禪誦咒、持戒修福、與治生雜務、皆往生之資糧　凡勸念一聲、靜閱一刻、演說一字、流通一處、皆功德壽命之無量　事理眞實、不誑不妄、生佛平等、非易非難　淨土在我目前、大願當人一念　呼！　蔑以加矣　彌梧大淵獻中秋望、菩薩戒弟子閻中周之夔稽首書

通琇《淨土全書序》　蓋聞願生淨土者、必先淨其心、其心淨則其土淨也　欲淨其心者、必專精其法、其法專則其功純也　往生淨土之書、實浩且繁、其持名之專、用功之精、莫尚於王龍舒《淨土文》矣　余昔嘗閱其書、每置卷三歎、欲廣流通、俾九州四海若緇若素、若男若女、有厭離娑婆極苦、而忻羨安養極樂者、皆得攝百千萬億三昧、於一念佛三昧中、十二時間、純而弗雜、約而易操、力省功倍、期孚效速、華開見佛、永脫輪迴　則此書誠爲破障之前陣、割惑之利鋒、淨域之寶筏、入聖之要津與　茲棲水兪惠公居士、復原本龍舒、博綜經論、彙爲全書、既以自利、兼以利他　觀其直捷信向願力弘厚、可謂入海而取明月之珠、登山而採連城之璧、無以加矣　刻成、乞余一言、以爲序　余固知法專而後功純、功純而後心淨、心淨而後土淨　其將旦暮而遇之也、寧止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緣而已哉！　康熙三年仲秋之月、報恩琇頭陀題

道霈《重刻龍舒居士淨土文序》　竊惟衆生以愛故、墮落娑婆、如石下井、無由可出　諸佛菩薩居寂光實報土中、心地法眼悉皆洞見、乃乘悲願隨類現身、多方援拔、或爲國王、大臣、沙門、居士以及叅儉屠販、但有可化之機、無不現身攝受　今觀龍舒居士王公虛中、豈非其人者乎？　居士少業儒、爲國學進士、博學能文、嘗解六經、《語》、《孟》、《老》、《莊》、不蹈襲前人一字、中年恍然自悟曰：皆綺語也　乃棄去、專奉淨土之教、禮誦不輟、發願往生　臨終見佛來迎、屹然立化　其存日、本諸經論、著《淨土文》十卷、讓世、無理不明、無人不勸、其言悲哀懇切、聞者興起　有念佛而鬼祟卻走者、有念佛而眠夢得安者、是驗之於生前者也　其翻板而舍利進出、示夢而沉疴頓起、

是驗之於身後者也　至誠感通，至於是，謂居士非佛菩薩乘願而來，攝受衆生歸於淨土，能若是乎？　昔空隱老人嘗以此文刊板於寧東，廣勸念佛。參戎範公法津今已，奉老人之教有年，捧檄鎮閩，乃率蓮社諸上善人，復翻板於閩中，以廣法施，功竣命余一言冠諸篇首　夫淨土法門金口諄諄，見諸大乘經論，如日月之揭中天，凡有眼者孰不見之？　且古今依之修持往生極樂者，不一而足，況龍舒現居士身，修沙門行，臨終立化，靈驗昭彰，其言不信，孰可信乎？　稱揚淨土本懷宿懷，逢茲勝緣，倍增踴躍，忘其固陋，樂爲疾書

周克復《淨土晨鐘自序》　戊己之交，予輯《金剛》、《法華》持驗諸記，又以佛法中，最簡捷而通貫者，莫如淨土一門，因取古今之書表章是教者，裒其精要，類而編之，曰《晨鐘》，意欲用世人之朝氣警甜夢者，而鼓鐘之焉耳　冬初，書成，予不揣竊取名賢論述之意，而爲之序　序曰：

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大事者何？　生死是也　如來憫衆生沉迷，而指以出離之途，即示以還歸之所　曰大慈，曰能仁，以其仁慈我衆生而名之也　允哉！　乃衆生不自仁慈，其身畢世沉迷，以悖如來之教，茫茫生死波中，漂深而海闊，周行震日，都如過鋼人沒處頭髻長出，嗟嗟行聲，不亦哀乎？　今夫人之朝而必夕也，暑而必寒也，幼而必壯，壯而必老，老而必死也，自古及今如是　苟夫人之朝而不爲夕謀，暑而不爲寒謀，必摹都其愚，獨自幼至壯，且老而濱死，不知爲之謀，其愚不又甚乎？　然人之不知謀死也，非昏而忘之，則畏而諱之耳　忘之而卒至，諱之而終不我貸，則雖欲忘且諱之而庸可得耶？　且人之畏死，又非眞能畏死者也　當其驚焉而生，蠢焉而長，頹焉而老以死，栩栩焉，遽遽焉，而愛河欲海之溺人無已時，名利韁鎖之牽人無已時　一旦灰寒火傳薪換，臨了一局，誰人能免？　自茲以往滅滅生生，六道三途如轉轆轤，又誰人能免？　迹其所爲，日相尋於生死之業，而不求解脫之方，謂之愍不畏死可也　眞能畏死者，必求解脫生死之方，求解脫則舍念佛何途之從，舍淨土吾誰與歸？　念佛生淨土則得解脫，得解脫則超然生死之外，亦翛然生死之中，而又何死之足畏？　是能眞畏死者也，是能畏死謀死而終得無畏者也，是能了當大事者也，是能不悖大慈能仁之教者也　夫世人而可免夫生死則已，世人而不免夫生與死也，則淨土之業其可以不修，而是書其可以弗讀也哉！

或曰：淨土人人可修，則予當生死之法，願若是易乎？曰：《中庸》言達道達德，舉生知安行而繼以學困勉強成功之一，以聖凡無殊性故　故孟子》又曰：道一而已。此法非難非易，其實人人可爲　即經所謂衆生是淨土，及衆生煩惱心中，皆具如來德相是也　《般若經》云：「滅度無量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蓋度人只在自度，內修淨土法門者，雖止自度，而使人皆學此法門，自度其爲度人也，不既多乎？　故未悟者勿論，即已悟，而必自我度人，其度也小　我不必作度人相，而即以自度者度人，其度也大度而無度《般若》所云，旨不出此　然則論淨土者曰：欲度衆生必先自度，猶止說得一半一

或曰：今人喜談即濁即淨，不如舍濁取淨之有實益，是圓不如別乎？曰：念佛門中諸根畢攝，理悟同歸　能舍濁取淨，而即濁即淨之理，亦具其中，圓莫圓於是　故即濁即淨之說，尚是假圓，而此淨土之圓爲眞圓　或曰：惟心淨土之說誠謬乎？曰：否　究竟只是惟心淨土，書中千萬語無非欲人歸依佛，歸依佛無非心即佛耳　蓮師最駁撥土言心之說，而曰，一心不亂，是《阿彌陀經》之訣，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觀經》之訣　可知心佛合一，故能一心不亂，不亂之心即是作佛之心，即是無住平等之心，即是惟心淨土之心　故《維摩經》云：「欲得淨土，但淨其心。」眞鐵板語，不容顢頇也。或曰：然則古今諸大知識辯惟心之說者，非歟？曰：否　從來言者之失，徒在空談此心耳，不思惟心淨土不可說，現成空頭話　須有修爲工夫，在念佛求生淨土，正是修悟自性惟心之工夫處也　此方念佛，淨土華鮮；念佛心馳，淨土華萎，鮮萎一由佛之念與不念　念佛須是心念，安得謂惟心之說之有謬乎？　故凡執心而議土，與夫執土而議心，其失均也　大梅云：「任伊非心非佛，我只是即心即佛。」吾亦曰：「任伊非心非土，我只是即心即土。」請即以質之蓮池、龍舒諸老何如？　若云，此亦是隨人腳下盤旋語，則宜一並掃去，道不是不是。

《觀經》以十六觀爲正因，而又言三福三種心等，都不復及修觀，以方便多門，六度萬行皆可迴向西方　故又末法《般舟三昧經》先滅，《無量壽經》更留　蓮池謂稱名易學，觀想難成，般舟先觀足輪，亦《觀經》類耳　而六字稱名，則三尺童子辨之，故《無量壽經》偏教末世　由是觀之，如來設教不可謂不寬，淨土之門不可謂不廣，獨稱名一法簡要，可以通行，故古今尊宿往往單

是此門耳

須知理外無事，淺外無深，故利鈍兼收，非難非易。若會事歸理，則三福等俱入實相，即是妙觀，即稱名與觀想非屬二心，其歸亦一。且法何有末？末法云者，人末之世末之也；先滅云云者，或預應以示儆，欲不以世與人之末而末法耳，非爲是使當舍難趨易也。但學者從一門而入，專勤爲之，淨業自成，不可於同堂中自生秦越，崇此而抑彼。

是故有理而無事者，非法之至；是境而非心者，非法之至。可深而不可淺，可別而不可圓者，非法之至；可權而不可實，可聖而不可凡，可自爲而不可與人共爲者，均非法之至。且而學無生即無滅，生與死二乎？了妄即眞，眞與妄二乎？溪山異而明月同，禪與淨二乎？即十萬億國土而彈指可生，遠與近二乎？以是指按地而成金色世界，娑婆與極樂二乎？難勝何非清泰之鄉，罣礙得無法藏之後，釋迦與阿彌二乎？常寂光中遍包三土，而土土相資，同居與寂光二乎？法之至者，聖凡一也，物我一也，理事心境一也，深淺一也，權實一也，別圓一也，以至一死生，一眞妄，一禪淨，一遠近，一釋迦彌陀，一娑婆極樂，一同居寂光，夫是之謂一心不亂。

果能依是眞實做去，始也攝心而念佛，念佛則心自淨，心淨則土隨淨。大惠禪師云：「人於一日中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便與三世諸佛，諸大菩薩相契。即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修淨土者，直亦如是靠住一佛，心心無間，行之既久，便可將西方淨合之身，一拳粉碎，四大所合之世界，一腳踢翻，然後隨所聞見鳥語蟬吟，牧歌樵唱，即西方之無常苦空法音天樂也；竹籬茅蓋，即西方之金臺樓閣也；飛泉鳴瀨，即西方之寶池德水；野芳嘉木，即西方之寶網交羅，妙華天雨也；明師良友之儔，木石鹿豕之侶，即西方之諸上善人也。何苦何樂？何順何逆？何邪魔何三毒等煩惱？目前純是淨土，則未來之決定往生，可知到得厭世時，無怖無亂，不支不吾，怡然拱手歸來故鄉，不必問此際佛來迎與否？能預知時日否？聞異香奇樂否？總是生平得力處，到此決用得着，決有好消息，上品上生無疑也。雖然此等曉曉皆爲未看破人打之邊耳，人但看得破守得定時，凡苦樂淨穢疑信辨難紛紛之說，且放一筆勾銷如何？順治己亥陽月，陽羨淨業弟子周克復盥沐謹撰

史大成《淨土全書序》

禪宗自達磨西來，派傳五葉，燈續千秋，其間大智利根，一聞徹悟，妙證無上者固多，若凡夫之人，根器頑鈍，雖苦攜種子當身具足，而雲深霧重，推蕩不開，對以凝漢，乃欲以棒喝喚醒，是猶以肯詔肯，累劫難明，安在其爲大慈父耶？釋迦如來爲是特說《彌陀》一經，單指念佛往生，前哲如慧遠首結蓮社，中峰深懷淨土，宣暢念佛法門，向慕西方極樂，大抵從凡夫所貪着處，猛然善誘，解者不敢以爲非，昧者深以爲可喜，蓋無智無愚大共極便之途也。奈何末法浸衰，本原漸晦，即知念佛可以往生，究不識所念何佛，遂令西方有億萬之遙，苦海無回頭之樂，豈知所謂念佛者非徒以齒舌也，念念是心，念念是佛，纔一動念，西方即爾現前，纔一現前，是名極樂世界；然則念佛往生之說，其諸即心即佛之謂與！以爲提宗，離念何處尋宗？以爲直證，舍佛將何作證？是知列祖傳燈，頓超生死，衆生篤信，遂脫輪迴，其歸一也。近代蓮池大師重開捷徑，啓迪愚迷，今復澤邈而誨湮矣。茲寶蓮俞君，慮安養之虛懸，憫塵沙之罔覺，仰企龍舒之懿訓，宏參經傳之元詮，彙爲一書，其文博而不繁，其義括而無隱，殆以嗣揚至教，而廣接羣蒙於弗墜者哉！予不敏，諷覽終編，頓生歡喜，而爲之言。康熙乙巳仲春既望，狀元四明史大成謹序。

心旦《選刻角虎集小序》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不待衆請，而自說《阿彌陀經》，乃至一心不亂。全經大要，在此四字。如《維摩經》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亦爲此下注腳耳。迨至末後拈花，又道我四十九年，未曾說着一字，時百萬人天罔測，惟金色頭陀，在旁破顏一笑，世尊乃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引誘後代兒孫，分門立戶，宗禪者，則笑淨土爲著相；修淨者，則譏禪宗爲豁空。於是馬鳴大士，愍諸羣執未達圓宗，因造《大乘起信論》，分析三細六粗，旨歸唯心淨土。自法流震旦，東林則有遠公，仰宗經論，默契大乘，結集高賢十八，同修念佛三昧，社中諸友，俱得往生。東南淨土法門，遠公始也。及初祖西來，又云：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立地成佛。時諸義學沙門，莫不反目側視，止得可祖一人，言下承當，始明教外別傳之旨。六代而至大鑒，南能北秀，頓漸分岐，賢首台慈，遞相各立。於是永明智覺禪師，紹彌陀願海，闡普賢行門，綰集三宗，同歸一貫，極力主張唯心淨土，故有角虎之喻。世推永明，乃東土第一流宗師，一言一行，孰敢思議者哉！自炎宗而至昭代，如天衣懷、眞歇了、楊無爲、天如則、楚石琦、紫栢、憨

山雪關、天界二寺宗門鉅哲、又皆曾有禪淨彼此之分者耶？是以濟能禪師、窺諸後學信疑不一、遂搜羅列代傑出宗師要語、明明指歸淨土者、編集成書、號曰角虎。令宗禪者、不敢輕淨土；修淨者、無復貶禪宗。述而不作、利益殊深。巨自得此秘寶、二十年來未曾釋手、實爲入道之助。夫言不妙不名至言、理不圓不稱至理；今是編、言眞理直、豈非昏衢慧炬、禪淨之指南也歟！本無法傳、見此書、恨讀爲晚、即捐衣鉢、鏤板流通、利益甚普。但此集、原本殘缺、未具全文。因見今之禪侶、欣簡厭繁者多、於是不揣蒙昧、刪去繁枝、留其節要、俾一言之下、性地開明、半卷之中、養大朗耀。頓見自心之佛、不待花開；返照常寂之光、原非別土、豈爲小補、實屬大緣。所冀見聞咸皆信受、遞相勸讀、展轉傳持、同報佛恩、用資凡品。庶不負著述之本懷、捐刻之雅意云爾。八十老朽心日、盥手敬題於海幢之重來結集軒。

俞行敏《淨土全書序》　淨土之說、肇自阿彌陀佛；慈願弘開、彰於釋迦牟尼佛、特告阿難、其言非妄、故西土傳教、流入中華、翕然遵信、如響應聲。至曾慧遠祖師及劉遺民諸君、結蓮社百餘人、篤信專修、其中感佛來迎、脫生淨土者、不勝屈指。嗣後隋有智者、魏有曇鸞、唐有善導、五會臺嚴、大振宗風。迨宋永明、省常、慈照諸師、勸修益勵。及三龍舒先生、向往愈堅、修持愈篤、臨終正化、淨土之歸較然矣。自利利他、著《淨土文》十三卷、以詔來學。歲久板翳、居元益重爲刊梓、欲壽其傳、刊至四卷第九第十板、進出舍利三顆。見之呂師說序中、章章可攷、此皆精誠所感、示現神通、孰謂佛法無靈驗耶？明蓮池大師、亦每每導人、念佛往生、其教稍廣。予生也晚、聞普竊聞其說、而未悉其指。近得龍舒《淨土文》、虔誦詳覽、恍然見先生一片婆心、眞法寶中度世之慈航也。然此書大都援引中下居多、其文浩繁、恐根鈍者不能豁然生信。竊不自揣、括其要旨、畫爲淨土定式、刊板流通、普勸道俗。猶慮淨土之編未大備也、更博採諸經及餘尊宿所緒論、輯爲全書、以擴見聞。所以啓人之信、破人之疑、鼓邁往之志、策窺進之階者、視前哲爲粗備。冀令娑婆世界衆生、人人信向七寶池中、蓮花日日發生。庶幾淨土一門、永播加沙於無量焉爾。康熙三年甲辰仲夏、寶蓮道人愈行敏謹題。

成時《淨土十要跋》　成時曰：此金陵馬太昭居士錄出、余爲評點附入。試觀其中字字與教乘相合、至警策處、尤堪拍案。諸有衆生、如蠢蠕蠢喊、身毛起粟、尚何有疑於咏洛發歌聚列者乎？是世世生生於六道中爲見弟、此皆人情所欲自道者耶！慎勿草草、亟宜流通、甲午夏成時識。

金鍔《西方確指後序》　古先聖人、去今遠矣、然讀其書、知其言、其不可以僞爲者、斷之於理而已矣。佛法入中國千五百年、其間豪傑明睿之士、尋一經一偈、決定信入、了脫生死者、殆不可悉數。而淺智之流、輒以私意窺之、謂其原出於老莊、乃其徒所僞作。即今老莊書具在、試取而與《楞嚴》《圓覺》諸經契之、其淺深離合之故、略可見矣。老莊所不能爲、而謂學老莊者能爲之乎？此不能察理、而自徇其私者之過也。近世飛鸞之化行、三教聖賢往往隨方應感、宏法度人、是皆出於不得已之心。讀其書、知其言、其不可以僞爲者、亦斷之於理而已矣。

《西方確指》者、極樂界中、覺明妙行菩薩所說法也。其爲教貶斥弗修、指歸淨土、闡一專之妙諦、窮向上之玄關、誠學佛者之指南也。予反覆讀之、作而歎曰：嗟夫！蓮華國土、不離當處、阿彌陀佛、全體衆生。奈此衆生曰用不知、未曾發一念迴向心、從迷入迷、飄流長劫、可不哀哉！菩薩悲願深重、與此衆生世世隨逐、不相舍離、飛鸞之化、與現身說法何異？讀是書者、誠能信自本心、如說修行、心心迴向、無諸異念、念念書空、脫然無住、雖現居五濁惡世、已渾身坐在蓮華國裏。報緣一謝、彈指往生、是果是因、初無先後。如其不信自心、因而不信淨土、甚者或疑此書爲僞作、則憑非大菩薩應化常事、則是書也、豈可作乩書視也！

余時即願刊布流通、廣利草有、而因緣未和。迄今己酉春、僧俗道侶、無不踴躍歡喜願施貲助成、至有讀而哭、哭而讀、頓舍所愛室宇衣服器具、入深山念佛者。豈非菩薩以無緣慈、攝化緣生、不可思議乎？遂與靈曦、慧楫二老師、課付諸梓、梓成、道其始末如此。時康熙己酉九月既望、古吳淨業弟子朗西金鍔撰。

開覺《兜率龜鏡集緣起》　是集之由作也、初本師和尚侍者遠目上座、以童眞入道、精修密踐、得上生微應、縉素見聞、莫不感羨咨嗟。時清上曾通紹、因啓師曰：紹聞西方有《往生集》行世、而兜率上生、古今不乏名賢、何獨無乎？願師撰之、以爲萬世龜鏡。師曰：善哉、子之問也。誠爲

救病之良藥，渡苦海之慈舟。蓋以凡夫一念迷真，妄緣塵影，流浪生死，動無返期，六趣升沉，罔窮奚出？末階三賢十聖，尚免分段生死，況茲末世狂妄，多以識心影子，爲見性悟道，錯認石火電光，爲了卻生死。肆志空談，撥無因果，毀持戒者爲執相，詆看教者爲鑽故紙，貶往生者爲小根下愚，不思馬鳴、龍樹願觀彌陀，無著、天親嘗見彌勒，其爲何根何愚哉！妄譏賢聖，輕謗經律，罪將誰代？雖云頓悟，習惑未除，一入他腹，隔陰之昏難免。五祖戒、青草堂、遜長老、嚴首座，足爲前鑒。識想紛飛，擬齊先哲，煩惱熾炎，言超佛祖，未證無生，終隨業識流轉。彌陀、彌勒眞大知識，舍而不參；觀音、勢至、天台、淨慈，誠爲良友，胡不親哉！

覺生母鄒氏，已蒙慈尊接引，得升內院，洪恩浩瀚，圖報莫由。乃復懇本師，速成斯集，爲四衆之寶筏，後代之資糧。師由是撿諸經論傳記，並所見聞者，彙編成帙，授我鋟梓，公諸天下。覺因問師曰：「未審和尚志在西方耶？」師曰：「可問取本概去。」曰：「某甲不解本概音。」師曰：「耆天耆天。」曰：「乞和尚垂慈顯示。」師曰：「今日舌頭不快，且待別時向你道。」覺因作禮，述其顚末。時康熙歲次辛亥孟夏，寶象林釋開覺和南識。

潘道靖《法會録序》

東晉遠公，與隱士劉遺民、雷次宗、宗炳諸賢，結社東林，每於六齋日講道，互相徵詰，究明佛理，爲淨土資糧。霍和尚之飛錫白雲也，亦於齋日，會諸仁者，東語西話，若禪若教，不勒披剝，明白簡易，如指諸掌。匪釋尊四十九年，隨機說法，及末後拈花示衆，不是過也。豈非師之婆心徹困，落草求人者乎？

予少嗜內典，尚作文字解，迨歷三十載，窮通得喪，而津津有得，至今日而寢食與俱。當惱悔憂虞之境，所謂愛別離苦，冤憎會苦，求不得苦，諸苦畢集；然眞張一菴，決不受此苦也。吾師心生憐憫，時時惠我以所鋟經函，及古德名言。蓋知予胸中曉了，投以佛語必讀，讀之必終卷不忘，所謂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者也。

續法《刻勢至圓通章疏鈔緣起》

諸修行中，念佛爲最。念佛方法，莫尚此經。《疏鈔》之作不容已也。戊午冬，京兆戴復齋先生長公仁長預祝乃翁壽建華嚴會，予時首衆嗇至德雲念佛門，諦審沉觀，其夜夢本師和尚爲講《勢至章》，比曉細研清涼《疏鈔》。遂於臘月八日開釋，歷己未元宵閣筆，暨夏五月，賁本請敎於復齋戴先生。今歲七月望先生囑公剞劂刻之，公剞劂而

建命，即以此爲起疾延生之公據，壽增福益，是可徵也。梓人曰：「是佛菩薩佑耶？」非佛菩薩佑耶？余曰：「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所以然者，或開五欲業，或闡六塵境，或爲聲名之萬矢，或結世產之果因，如是施資纏本有損無益。今剞念佛法門供一人，有一人之益，供千萬人，即有千萬人之益。在一時一處，則一時一處益。盡未來遍沙界，便有曠方億劫之益。此則力同勢至，願比彌陀。攝念佛人，歸安養土。其無漏功德，等於虛空，何可以心思言議耶！且既得佛心，使之資常住，佛不佑之而誰佑賜？故此輕小之兆，不足疑也。」衆以爲然，命作文勸世，普起一切人之信心。復翁先生聞之曰：「茲事茫昧，不須遑舉。信心衆具，廣勸委爲！」余曰：「不然，生死一大事也。其能脫之之法門，豈曰小哉。信者雖多，莫能常遍。今表而出之，未信者令信，已信者令增，又何傷於轉勸乎！」遂記此於疏鈔之末，爲流通一助云。時康熙庚申年十月十一日，灌頂行者續法題於慈雲觀堂。

龍錫瑗《淨土旨訣序》

佛祖門庭方便不一，而求其直截簡易廣大精微，無如淨土一門。昔人謂生死海中念佛第一，非虛語也。嘗稽《彌陀經》中，如來親宣，六方共贊，而諸大乘經論亦皆勸進叮嚀。辛如歷代宗匠如天台、南嶽、長蘆、永明，慈受，中峰諸師無不極力贊揚者，良以此之法門，以之自利則一生可以取辦，以之利人則三根可以並收。而究其旨歸，又與禪宗之旨合。所謂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誠匪誣耳。佛法下衰，眞修者鮮，參方之士偶得一知半解，便乃高談向上，鄙薄淨行，甚至祖師解粘去縛之語會作賣法，滔滔皆是，往而不能。識者憂之，謂其自失善利，且成謗法之愆，深可懼也。

寶福霖公大師親承鼓山法印，坐道場二十餘年，宗風遠播，法雨遐霑，眞一時禪海哉！乃提唱之餘，極贊淨土。師嘗有言曰：「老僧忐忑在宗門，行在淨土。」旨哉斯語，蓋與天台、永明諸師密修顯化，若出一轍者矣。

余早沉世網，晚慕空宗。辛酉之春，曾有《淨土八問》，蒙師剖晰。是秋，復承遠寄《旨訣》一書，中多開示念佛及書序、問答、偈贊共若干篇，博引佛言，廣參祖語，決定證信，詞簡旨深，伏讀再三，然後歎是書之爲至要也。禪淨行人果能直下知歸，識取自己本地風光，則曰禪、曰淨土兩俱剩語。如其未然，則是書乃淨邦之階梯，亦別傳之寶鑒哉！康熙甲子皐月上浣，溫陵弟

子龔錫璇盥手拜撰

真銘《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跋》　〔上缺〕門，於萬曆癸卯，因聞隱鱗居士請著爲《生無生論》。甲辰秋，初開演於新昌石佛寺，每一登座，天樂盈空，聲滿石室，鏗鏘半月。獨遘講時，講畢聲寂，日日如是，遠近緇素，咸歎希有，海内名公，著詩頌以紀之。後又於括蒼諸處，續復講演，文心教法師，錄成《親聞記》二卷，一梓於永嘉，再梓於溫陵，經今七八十年，舊板不可復睹，購獲爲難。茲吳興武康天泉寺雪萍健禪師，向探少室宗乘，研究已躬下事，亦既稱脫穎矣。後聞從上諸祖，或兼弘念佛法門，心焉慕之。於乙亥秋，來詣赤峰，心懷注念，於途中儼見接引聖容，到山禮彌陀像，恍然途中然所見也。歎感應之奇緣，知慈悲之切至，即進堂隨衆聽講。先師歇菴老人，命卓崖定兄講演《生無生論》，契入極則教理，由是發心，欲刻此論記，以嘉惠後學。慨記文或有繁訛處，乃請紹曇成兄，重加校閱，以付剞氏，爰述其緣起如此。時康熙壬辰季冬朔，北天目存西比丘眞銘和南識

實賢《西方發願文注叙》　或有問於余曰：『諸經所載淨土文，總有三篇，其間詞致，咸可宗尚。而師獨於雲棲所作，極口贊歎，又其文義不爲難解，雲棲略注，已自顯然；而師復爲之注釋者，何也？』余曰：『餘文雖可宗尚，而詞義未周。獨此願文，義周詞備，請申言之。此一願文，大章有六：一曰發菩提心，二曰懺悔三障，三曰立四宏誓，四曰求生淨土，五曰迴入娑婆，六曰總申迴向。如此六章，始終備足。何者？蓋念佛法門，菩提最要，大心不發，淨土難期；故首之以發菩提心。心志雖立，惑業尚纏，果報一來，何從得免？故繼之以懺悔三障。煩惑既淨，業累都蠲，宏誓不堅，修行易退；故申之以四宏誓願。心願並發，惑業雙消，則三昧可成，九蓮易往；故要之以求生淨土。但期自利，是名小乘；普願利他，方名大士，故次之以迴入娑婆。自他因果，事理俱圓，故以總申迴向終焉。此之六法，一不可缺，缺一則爲人天小果，缺二則受三途惡報，缺三則懈怠易生，缺四則輪迴難免，缺五則聲聞獨善，缺六則因果非圓。餘淨土文，但有求生之願，而無迴入之文發心立誓，既未彰明，懺悔迴向，亦無陳述，故言詞義未周也。然此願文，雲棲雖解，一往但明大意，其中理致，則蘊而未發，初心鈍根，尚難開解；是以不憚繁文，復爲注釋。蓋此法門，屬於圓教，不明圓理，豈是圓人？苟非圓人，則安發圓願，安修圓行邪？故此注文，言四宏則必歸無作，言迴向則舉必具三，無事而非即理，有願皆從稱性。又恐末世行人，少諳教義，故諸名相，不敢備述，但取其意，變換其文，祇迎初機，敢聞宿學。其有因此少文，略通片義，然後而求大乘經典，諸祖著述，方知菩薩修行法門，諸佛成道因果，無不在是，又豈別有一法出於願文之外者哉！余之所以贊歎而注釋者以此。』問者唯唯而退，余因遂理前言而爲之叙。雍正四年歲次丙午嘉平月之既望，東吳虞山沙彌實賢書於海南鮫門之海雲精舍

彭紹升《西方確指序》　丁未夏過雪山和尚方丈，和尚出一書授余曰：『此寶筏也，且緣起甚奇。明末時，吳城八友同修玄門，日講乩仙以談其術。於辛也，有仙至，所談與諸仙異，因日事之，甚狎熟。久之，忽勸以念佛。衆問念佛可乎？曰善。衆皆稱南無佛。曰不如是念也。衆問如何？曰汝須合掌至心，向西頂禮，念南無阿彌陀佛。衆從之，於是爲之微細開示念佛法門，令舍僞歸眞，求生極樂。始宣示夙昔因緣，菩薩名號，及現異香天花，種種靈瑞。而八人者，皆反其邪修，歸於正信。無朽者，八人中之師也。菩薩令往三昧和尚處，受毗尼圓僧相，和尚始難之。既而見菩薩月偈，遂敬禮西方爲之剃度。蓋菩薩始至時，衆以爲仙，指月爲題求句，因示以偈曰：一月光含千世界，分身無量照羣迷，當知本體原無二，不動莊嚴變化機。始於明崇禎癸未五月二十八日，迄清順治丁亥十月初二日，前後共二十四會，所說皆修行要妙，因偈中有確指正修路句，遂名之曰《西方確指》。余讀之，身心踴躍，不啻醍醐之滴入焦腸也，因歎奇不已。和尚曰：『余始亦不之信，既而閱之，神采煥發，即欲不信而不能矣。』余曰：『菩薩往昔因中與八人具有大緣，悲念深故，權巧接引，此豈同於應乩之流。且觀菩薩臨行，有曰鸞乩之設，本爲神鬼依，吾末如之何也矣。』是書得之友人王貫三，向有刻板，頃毀於火。吾黨諸賢將復刻以行世，子謹爲訂其章句，次其先後，既成而爲之叙如此。乾隆三十八年秋八月，東林後學彭紹升撰

又《淨土聖賢録叙》　至哉！淨土之教，其諸聖人所由以踐形者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知形色之爲天性，則不容離土以言心；知天性之爲形色，則不容外心以求土。離土以言心，是以天性爲有外也，其所謂心，一介然者而已矣。外心以求土，是以形色爲有外也，其所謂土，一塊然者而已矣。是皆不明乎踐形之說者也。華嚴圓教，理事無礙，事事無礙，普賢偈曰：『一切刹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此踐形之極則也。又曰：『願

我臨欲命終，盡除一切諸障礙，面見彼佛阿彌陀，即得往生安樂剎。此踐形之正軌也。或以毗盧遮那遍一切處，何得偏指西方，有乖全體。曾不知華藏海中，一塵一毛，具足十方無邊器界，極樂莊嚴，亦復如是。然則但見阿彌陀一佛，即已遍見十方諸佛，但生西方極樂，即已遍歷十方佛土。何以故？即一即我，無二無差別故。唯此法門，我釋迦尊金口所宣，十方恒河沙諸佛所共贊，諸大菩薩流通護持，轉轉無盡。

自大教東來，單傳直指外，以念佛得度者，若繩若自，未易悉數。際清素服儒風，兼修淨行，常欲薈萃舊聞，用資贊策，而日力倉卒，因循至今。會兄子希涑，初發信心，願成此錄，以堅向往。因爲標指體要，載稽經論，次支那著述，續以耳目所及，斟酌損益，勒成一編，名之曰《淨土聖賢錄》。庶幾見聞隨喜，得預法流。一念歸誠，同登彼岸，豈不善哉！《詩》有之，「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夫淨土，亦聖賢之丘隅也。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得所止矣。而下學之功，莫先於知止，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經云：「彼國常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心邪？土邪？形色邪？天性邪？直下知歸，絕諸戲論，蓮華種子，只在當人。覽是錄者，其諸有樂於踐形之說矣乎。踐形者，往生之謂也。乾隆四十八年孟春之月，淨業學人彭際清撰。

又《省庵法師遺書敘》

省庵法師遺稿，向有流通本，其弟子際本所錄，而正因刻之者也。其《淨土詩》、《勸發菩提心文》、《涅槃會發願文》，別爲一錄。余從吳趨龍興寺得一鈔本，亦本公所錄，中多詩偈，乃刻本所未及。寺僧安公屬余會三爲一，稍有芟汰，擇其切要者登之。既卒業以授安公，刻行於世，而以師所注雲棲發願文，東海若解附之。余讀師《勸發菩提心文》，未嘗不汗浹背，涕霑衣也。

昔我世尊始成正覺，歎曰：「奇哉奇哉！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顛倒執著，不能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則得現前。吾壹不解此諸衆生於妄想執著，何苦而不離？於如來智慧，又何憚而不證？」卒乃舍父逃逝，長劫漂流，甘爲客作賤人，而不知反，此無他故，不覺而已矣。菩提心者，即覺之異名，才覺則現前妄想執著，全是如來智慧。蓋如來智慧無體，以衆生妄想爲體，衆生妄想無體，以如來智慧爲體。如水成波，全波是水。從本以來，畢竟當住無餘涅槃故，然而覺與不覺之分，斷不可以自瞞自昧者也。於此瞿然而思，翛然以解，則菩提心之發，自有沛然莫禦者。此心既發，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又何期他求哉！

師生當像季之餘，因瞻舍利，頓發大心，其生平行在梵網，志在西方。發而爲言，披肝露膽，一片血誠，救焚拯溺，不足爲喻，眞末法之精進幢也。昔善財童子遍參知識，首於文殊所得根本智，繼見德雲復聞念佛法門，其衆也，菩賢以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觀師之志事，抑何與華嚴大士，不謀而合轍歟？或言菩提心者遍一切處，何有智者，願東願西？答：大心凡夫，初入法界，未證無生忍，一經胎獄，便昧夙因，何如託質蓮臺，永離分段，聞法得果，分身普應，上事諸佛，下度衆生，直至泥洹，更無退轉，其爲利害，較若天淵矣。且汝謂菩提心者遍一切處，然則自東而西，譬如一臂之伸屈，顧於一體之中，豈其屈；不樂其伸也，可謂智乎？嗚呼！師今往矣，虛空有盡，我願無盡，師之心其何窮已矣。讀斯錄者有能志師之志，行師之事者乎？即謂師現身說法可也。余當布髮承足，以諸香華而散其處。乾隆五十一年元日，淨業學人彭際清謹撰。

又《重訂西方公據敘》

吳門諸信士集《西方公據》一書行世，閱今四十餘年，板漸模糊，或欲重刊新本，囑予校其得失。予閱其書，所綸諸圖，誘掖之意頗勤，而於古德遺文，借手擷拾，都無倫次，其詞句亦間有謬誤，不可不正也。於是芟煩補闕，釐爲七門，由淺既深，背小向大，庶乎淨土之指南矣。公據之名，本東坡居士。東坡南行，以阿彌陀佛畫像自隨，曰：「此軾往生公據也。」至疾革時，一方外友策以西方之事。東坡曰：「西方不無，然個裏著力不得。」又云：「著力即差。」夫生死之際著力不得者，由其平日未嘗著力也。未嘗著力而曰著力即差，是猶楊腹而談龍肉也。吾甚惜東坡知有西方，而不能發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徒取口頭解脫，遂至束手臨歧而莫能自拔，豈不痛哉！菩薩從十信初心，發大勇猛，起大精進，歷十住、十行、十迴向，復從初地乃至九地，方入無功用道。然猶不舍悲願，饒益衆生，不如是，無以滿足菩提分故。安有凡夫地中，未曾發足，便擬懸車，亦終老死於逢蓬之間而已。將欲探泰華之嵯峨，窮江湖之浩渺，其可得乎？是書出，普

願見聞隨喜，如說修行，不離當處，而腳下蓮華大如車輪，三心具足，一念往生，猶壯士之伸臂，不煩著力，正好著力。儻復較量於得與不得之間，眞似癡人說夢也。遂錄付剞劂，而識其緣起如此。乾隆五十七年夏六月，知歸學人彭際清題於文星閣僧舍。

際醒《淨土津梁跋》 乙巳仲秋，衛法志公和尚，會刻淨土經論文集成，屬跋數語。余因歷觀三經明因舉果，大開淨土之門；三論顯理破迷，的示唯心之要。《龍舒文》道初機而精詳曲盡；《指歸集》采衆善於事理圓通。《或問》數紙，搜抉禪者孤陋之疑；《法語》一章，力振行人因循之弊。雲棲《願文自注》、《戒殺》、《放生》等篇，莫非往生急務，助行要門。至若蓮華世界詩，雖文出游戲，而理實圓常；況寫境傳神，引心入觀，攝化門中爲不可少。善哉！念佛一門，得此諸說，無機不被，無路不通，統萬流而歸淨土，誠爲一大津梁矣，爰爲題名曰《淨土津梁》。然而津梁雖設，履踐在人，撩起便行，阿誰無分！所貴賈勇先登，占寶蓮之上品；玄關直踏，獲法忍於無生。佛記早承，願輪速轉，遍刹網而縱橫應化，盡劫波以展轉津梁。則苦海勞生，由是而蒙利濟者，可復量哉！如其逐世波而忘返，趨險道以苟安，或則玩津梁而不進，守津梁以自足，不驚汩沒跲躓之苦，卒致問橋蹙筏之譏，其何以慰集者之苦心，且深昧夫命名者之大義也矣。或曰：「和尚秉單傳之宗，以祖道自任，當依本分，直截示人，夫唯心淨土，當處現成，自性彌陀，覿體不隔，乃爲是津梁之說，以起人心外有法，去來取捨之見乎？」噫！通元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本分直截耶？去來取捨耶？於此緇素分明，許汝會唯心自性；如或未然，莫寐語好。

心雨《念佛伽陀序》 訥堂老人，率衆精修持名法門，備極誠懇，於廣通、覺生兩蘭若，歷有年所。茲乙卯冬，復以教義宗乘，各咏偈百首，闡其要妙，舉以示衆。如輩當時一聞，心蕩神怡，若深有領會焉。因仰體老人爲衆苦心，諄諄如是，若不記錄，久必湮沒，遂壽之梨棗，裝成數卷，以備諸同志者共爲參味云爾。嘉慶元年歲次丙辰佛歡喜日，受業弟子心雨稽首謹題。

悟開《念佛百問自序》 書名《念佛百問》者何？夫有問必有答，不言答者，答攝問中，省文也。爲數百，而所談皆念佛之事，故名《念佛百問》焉。或謂曰：「斯果彼問而墓答之乎？」余良久曰：「此雖從我這里出，然我但知其皆談念佛之事，不復憶其果彼問而我答，抑我問而彼答之也。」其彼我雖茫然弗知，而所談念佛事，歷歷在茲。姑請淨業之士，用心於念佛者，觀而思之，或可以爲螢光之一助，則是已。道光五年，歲次乙酉夏六月朔，古吳後學悟開書。

貝墉《念佛百問跋》 水雲長老，梵行高潔，精研貝典，尤深淨土法門，志氣閑澹，不事雕琢，眞水雲若也。與予交最善，是書問答百則，提唱蓮宗，皆是腳踏實地，從正知正見流出。剖疑辨惑，切當今時，上秉佛祖宗旨，不違亳髮，固末法之津梁。至於出語直截，立意圓正，具眼者必能鑒諸，可不待予贅。道光乙酉良月既望，寶嚴學人貝墉謹跋於四色蓮居之南窗。

又《省庵法師語録跋》 《菩提心文》，悲心廣大，四十八願，願力宏深，化導懇切，修持精進，一時清修之士，聞風欽仰，至今垂九十年，人猶稱之不替。其行解眞實，瑞應超卓，置之千百年中巍然傑出，奉繼一代正祖，不亦宜哉！

墉初發心時，即奉是書爲修學指南；三十年來，服膺研究，至今睹之益深。惜文星閣版日漸模糊，每欲翻刻，苦乏淨財。畫禪寺主人涌公長老，宗淨雙詮，全提密顯，策己功勤，爲人心切，禪誦之餘，好拈省師語句，警策學人。今春重刊流通，其自度度人之願，可見一斑矣。刊成示余，囑勘訛字，因録豁然開公所著《蓮宗九祖傳》後贊語代跋，以此少分功德，願涌公及未來際緇素之讀是書者，與墉俱得不退菩提，同生安養，省師常寂光中當證明之也。道光己亥三月朔日，修淨業學人貝墉謹識。

江沅《念佛百問序》 一念念佛，全念是佛，是則名爲自性彌陀，觀想西方，依正在觀，是則名爲唯心淨土。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如是如是，一切衆生，全性迷倒，彌陀安在？全心逐境，淨土何存？雖具性德，未經修治，三細六粗之所埋沒，自昧衣珠，流浪六趣，如來說爲可憐愍者。世間富貴，人天福報，尚順勤苦，且難稱心，豈況出世了脫生死，既生希望，又畏勤修，空言性德，自誑誑人，臘月三十，悔之何及？若夫既信此門，又肯修習，少見契經，動生曲見，如斯之類，其又實繁。當天台時，已論《十疑》；迨師子林，又加《或問》。像季末法，障病斯多，受佛密付，諸大菩薩，隨時啓闢，隨根救療，智者、天如，皆其人矣，亦越於今，又數百載，善根益薄，障執愈增，偶

有發心、難逢善導

水雲道人、深研教海、義括三宗、直透禪源、會談五葉、而接引之眼、惟宏淨土　省菴近法、雲棲遠宗、爰是先有九祖之述　至於機宜普被、宗教兼攝、切學可企、久修必循、惟此《念佛百問》一卷　中邊皆甜、始終俱徹、既簡而該、亦深而淺、場去惟心、不言自性、竟認權乘、匪泥實故、尤爲從上尊宿未經開闡　所以者何？執理性者、多廢事修、反誤生西；著事相者、不棄有爲、無礙直往、認作權教、方便施設、經中之徑、顯佛垂慈、益覺親切若此指示、海乎蓮宗寶筏、淨土指歸、一口吐盡、一字不留者矣　讀者果能心悅誠服、如說精進、慈尊決定、遙爲攝受、八德池中、必生蓮花、神化形遷、定當托質　惟我道人、證明非妄、末學小子、沐手焚香、頂禮展讀、贊歎無已　一十疑《、或問》、蓮池十香、滴滴眞傳、如是如是　是書所在、佛祖護念、有緣遇此、當廣流布、散諸香華、而供養之　道光五年仲冬朔月、淨業學人汪洪拜撰

又《重刻淨土切要序》

今夫苦樂縱橫、一靈萬變、升沉往返、疲苦遷流、世人但知一時是人身、未曾放眼而觀也　故於日用上繁興執著、境強心弱、勝氣有時而衰、六道茫茫、未卜其託於何所矣　然海月天星、心光淡佳、六凡四聖、位業宛然、能以佛之心爲心、則心強而境弱、以心容境、念念融之一佛當心、諸魔皆退、生前無障、夠盡往生　惟此勤念彌陀、可稱換骨靈丹耳　嗚呼！三萬易得、一救難來、道術儒宗、禪教戒律、修行之途大而廣、捨念佛一法、當從何處出頭耶？今翻刻《淨土切要》一書、略論其機、以告三生眷屬　咸豐辛酉年四月佛誕日、淨業學人無相室謹序

魏源《淨土四經總叙》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輯蓮池大師淨土諸語、御製序文、闡揚宗淨合一之旨　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詣寶傑、拈香禮佛、御製詩有「由來六字括三乘」之句　大矣哉！西方聖人之教、得東方聖人而表彰乎！夫王道經世、佛道出世、滯迹者見爲異、圓機者見爲同　而出世之道、又有宗教律淨之異、其內重已畢、專修圓頓者、宗教也　有外慕諸聖、以心力感佛力者、淨土也　又有外慕諸聖、內重已薄者、此則宗淨合修、進道尤速　至律則宗教淨之基址、而非其究竟焉　然宗教律皆發心竟眞出家、動經久劫、由初地至十地、方稱等妙覺、固不蒙佛記、亦自成佛　此是何等根器、但從無一生了辦之法

此我佛無量壽世尊、淨土往生之效、曠出三界、載籍具在、去者日遠、生者日近、有衛壽之分　此永明壽禪師、所謂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也　雲棲蓮中興淨土、乃專宏小本彌陀、而於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普賢《行願品》、皆不及焉　夫不讀《無量壽》、何以知法藏因地願海之玄深、與果地之圓滿？不次以《十六觀經》、何以知極樂世界之莊嚴、與九品往生之品級？　大心既發、觀境親歷、然後要歸於持名、非可以持名而廢發願觀想也　持名至一心不亂、決定往生、而後歸宿於《普賢行願品》、以十大願王、括《無量壽》之二十四願以每願末、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括《彌陀經》之一心不亂　故現宰官、長者、居士身者、持誦是四經熟讀成誦之後、依解起行、須先發無上菩提之心、大之則無邊煩惱誓願斷、無盡衆生誓願度、無量法門誓願學、無上佛道誓願成　邇之則廣行布施、供養三寶、多刊大乘經典、及淨土諸經論　使叢林皆於禪堂外、別開念佛堂、使出家者、皆往生西方、固極順之勢　即在家白衣、未悉朝聞夕死之義、驟見四經、未必聽受　然疑佛謗佛、皆種信根、況蠢動含靈、固皆具佛性乎！　夫勸化一人成佛、功德無量、況勸化數十百億、展轉至千百萬、皆往生西方成佛、功德可思議乎！　古德有言、已先自度、而後度人者、如來應世、未能自度、先願度人者、菩薩發心　然後閉七日念佛之關、以求親見西方極樂依正、蓋又門必次第修而後圓修、圓莫圓於《普賢行願品》、故爲《華嚴》之歸宿矣　此天然之次第、修持之定軌、故合刊四經、以廣流通、普願含靈、同躋正覺　咸豐四年、菩薩戒弟子魏承貫謹叙

潘曾瑩《重刻淨土切要序》

蓮池大師云：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旬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　旨哉言乎！　耕塘表兄夙具慧根、研究經典、每日虔誦佛號、綿密無間　近得《勸修淨土切要》一編、其示人念佛之法、在誠信專一、而以斷除妄想爲工夫、增長淨因、直至彼岸、海修心之寶筏也　因重付剞劂、以公同志、自度度人、遞相化導、無復魔業、謂非無量功德哉！　咸豐乙卯秋七月、潘曾瑩序

達默《淨土生無生論會集序》

夫淨土者、確實而有、非是生、亦非無生也　何則？淨土者、乃心性之異名也　本無惑染、強名曰淨　衆生依此、強名曰土　既是自心、則生與無生、皆成戲論矣　今言生者、乃大慈悲父、爲

兒女心事，於第二回頭，疑其與衆之謂，乃生滅門意也。又言無生者，乃言善知識，爲佛法情深，依第一義諦，應病下藥，乃眞如門意也。二門唯是一心，說甚生及無生也。然而一心具足二門，不妨生與無生也，是故古人喚作倚門望子也。若如此會得，則能圓超四句，圓該四句，絕待圓融，不可思議，自然超情離見，免墮如華依樹之誚，若觸火聚之譏也。

嗟乎！是時也，正值法苑秋晚，僧海冬深，獅子蟲遍於霜林，水潦鶴充滿冰海，縱然佛祖再出，亦無門可望矣。我輩何人，敢鼓舌搖脣，亦只爲支持門庭，事不獲已耳。問：「汝何人也，不自忖量，敢作注解耶？」答：「我亦非何人，實亦不敢作注解。今是書也，乃於病苦之暇，集些殘羹宿飯，只欲自餐自飲，不意旁觀有不嫌酸臭者，遍而奪之，非不自量也。然是滴飯也，雖不可飽人之口，而於我等飢餓者，不無小補。」今題曰會集者，謂釋題一科，皆出徹祖之筆，若不集之，恐失傳也。論中著述，盡採台宗之意，若不會之，恐失詳也。今會而集之，作斯名焉。道光己酉年清和月，紅螺山慕蓮學人達默述。

黃贊元《勸修淨土切要跋》　是書自癸丑歲春仲，購之坊間，細讀一過，言言金玉，字字珠璣，言雖淺近，而於至理中流出，無人不能奉行也。且教人從五倫中著手做起，非以尋常講說佛法，徒嘵嘵念佛而已。可謂近裏著己，無出其右者。如能照此行去，觀追人裏，悔過遷善，未有不往生淨土，脫離輪迴苦趣，永享快樂者也。惜板在嘉興，無從刷印，急欲付刻，又無資力直至今年春杪，得蒙桃潭主人，慨捐刻資，又募諸善知識，樂助印費，廣爲送人，二載心事，一朝釋然，何幸如之！惟願處處齊歸覺路，人人共脫輪迴，轉移六賊爲六神通，速離八苦得八自在。對衆爲大衆宣揚，在家爲一家解說，若智若愚皆有分，是男是女總堪修。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何道可修？火急進步，時不待人，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秋七月，耕塘黃贊元謹跋於勿憚改齋南牕。

周詒樸《原刻淨土四經敘》　余友邵陽魏默深源精通宗教，晚歲專心淨業。六年春，自秦郵馳書問訊，並手錄四經，序而見貽。書云：老年兄弟，值此難時，一切有爲皆不足恃，惟此橫出三界之法，乃我佛願力所成，但攀一心，終登九品。且此念佛法門，普被三根，無分智愚男女，皆可修持。若能刊刻流布，利益非小，予其力行毋怠。余謹受教，惟庇本爲默深病中所錄，頗有前家之筆。余藏書既毀，隨處海隅，又無善本可以借校，雖刻屢改，南易寒暑，始克竣事。校刊竟，因書其緣起於卷端。經序皆署承貺名，蓋默深持戒法名也。咸豐八年歲次戊午仲秋之吉，湘潭信士周詒樸熏沐謹記。

俞樾《淨土救生船詩序》　自世尊憫念羣生，隨機施化，於一切法中，求其至直捷至圓頓者，莫如念佛求生淨土，乃爲長老舍利弗，說西方有世界名極樂，有佛號阿彌陀，因詳述其中，種種依正莊嚴，勸誘衆生，發願往生彼土，由是淨土之說興焉。晉太元時，高僧慧遠，結社廬山，與慧永、慧持等，一十八人，同修淨土之業。而劉遺民爲著發願文，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自是淨土之學，與禪宗並重，信從益衆。然諸賢《念佛三昧詩》，至今尚有流傳。余嘗讀其一二，不過云至哉之念，主心西棹，而於佛說淨土法門，未能明白指示也。四明有沙門楚琦，著《懷淨土詩》七十七首，其中有云：「釋迦設教在娑婆，無奈衆生濁惡何？欲向涅槃開秘藏，須從淨土指彌陀。庶幾指破迷津，高登覺岸矣。然其詩亦惟是泛言大意，切指工夫，乃今讀漁雲上人《淨土救生船》，自爲詩而自爲注詩，凡四十八篇，每篇七言四句，而每篇之注，多或數千字，少亦數百字，發明三觀圓修之義，提唱事理一心之旨，推而至於執佛從心現，不信西方有佛；執佛西來，不信自心顯現，二端皆爲邪見，正顯事理圓通，可謂深切著明，至詳至盡。而其歸本在信願行三門，使人知所入手，又諄諄於持戒之得，犯戒之失，勸孝戒淫，尤爲切摯，循此以求淨域，眞可以一葦杭之矣。

余本鈍根，於西來大義一無所得，惟嘗注《金剛經》二卷，闡發即住即滅伏之旨，頗與他解有殊。上人見而善之，以是詩索序。敬爲誦晉支道林詩云：「維謂冥津遐，一悟可以航。」願與一切衆生沈淪五濁者，同登此大願船也。光緒二十有二年，太歲在柔兆涒灘夏六月，德清曲園居士俞樾撰。

鄭澄德《修西定課自序》　非定不戒，非定不慧。不定者，輪迴之象也。一切衆生，累劫以來，孰不曾爲善，孰不曾修行，孰不曾念佛，孰不曾發願？但以心光不定，淨土未生，故長久漂沈，不蒙解脫耳。苦哉！痛哉！依我此書，每日修持，必有光明來相接引，三生眷屬，其共勉焉。

咸豐十一年正月，淨業學人菩薩戒鄭澄德學川，鄭澄源學泉排定注明，謹序其緣起。以此功德，願我君父安平，淨業光昌，慧音成就。

許樾身《修西定課序》　昔佛法入中國既數百年，慧遠法師方以淨土收束羣靈，雖一百二十三人未能一生都辦，然一生取辦者不少矣。此一百二十三人，皆以宏誓互相鉤攝，深諧佛願，畢發蓮香，轉度冤親，引生眷屬。後之聞水聲而開念佛，入寂定而往西方，夢兆神徵，輝映震旦，固皆此一脉之明暗相生也。宗門識高力透，高步人天，直趨無上寂光，權抑三種淨土實報、方便、同居，甘芳不著，妙勝醍醐，然不遇夫上根，必化而爲毒藥。故曹溪八世孫永明禪師，回宗鏡之全光，入西方之一脉焉。諸法門中，花嚴大備，雲棲大師，具正知見，游花嚴法海，悲深識卓，思精用宏，撰成《彌陀疏鈔》，委曲引歸極樂，老實念佛，天龍喜歡，無量衆生，如得慈母，故禪講兩家之未能不受後有者，無不以此爲神明休息之地。禪講兩家之已能不受後有者，無不以此爲水月道場之緣。自度度人，無等等法，捨念佛往生一門，而更何有也？

噫！神游法界，璀璨玲瓏，步三教之園林，得一心之歸宿。吾友鄭子，今庶幾焉。著《宗鏡堂叢書》四十八種，以《修西定課》爲第一。予一見，生歡喜心，與眷屬謀首取而刻之，願興十方信心人，同此光明，受用耳。仁和許樾身。

妙空《蓮邦消息序》　眞心本體，清淨圓明，不屬一邊，全該萬法。乃以無始一念，忽起無明，遂於清淨本然，現出虛空大地。譬如燈中有鏡，鏡中有燈，六道四生，重重無盡。諸聖諸凡，普同出世，回環映現，化度不休。遠矣哉！人之生也，十月血腥，三年乳濁，從一世，及多生，緣影爲心，四大爲身，生死死生，形神流轉，莫補江心之漏，空增夢裏之哀。苦樂千般，恩仇萬變，分明因果，當局全迷，可深歎也。此書層層解說，剝去粗庸，脉脉深涵，出生衆妙。歸家一路，導我前行，九品之文，顯出往生淨土異方便矣。諸善女人，兼衆檀施，刊刻流布，回此功德，利益有情，同生安樂。淨土圓現，娑婆頓空，佛國爲家，蓮華在足，光明鏡影，無有纖痕，莫更遷流，致生種種。同治十年冬，妙空子書於百城烟水之居。

雞園偶《修西聞見録引》　十方人天生淨土，名不必傳，以淨土本超乎名相之外也。今之人乃多以生淨土傳，是耶非耶？又且諸書互異，事迹或不同，蓋難定矣。讀經之暇，輒取友人寄來各傳，刪而存之，不增一字。間有長篇，仿史例，縮長爲短，亦不易一字也。表其修西，不斷其生西，去取之權，不可言也。以之引蓮華之一脉，破長夜之昏沈，近之矣。果有自信圓宗，深入佛海，上遊樓閣，俯聽靈禽，此一卷書，未嘗非流水光明中鳴空天樂矣。諸作以見聞之次第爲次第，歲歲增之，始志於同治甲子，初刊於光緒丁丑，標其類曰比丘，曰比丘尼，曰居士，曰善女人，曰童女，曰雜流，曰異類。

古崑《蓮宗必讀總序》　淨土法門者，乃諸佛究竟之法也。故彌陀因地，觀此理而大誓普收；釋迦果成，稱此理而廣舌深贊。彼則鉅賢至聖，咸舒藻以爲盟；此則覺德鴻儒，盡摛毫而作誓。挺身立行，力修此道者，列宿塵沙，莫況其多也。下至惡逆凡夫，十念便登寶土；飛禽畜類，隨稱亦達金池。此非彌陀願力，安能若是？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靈峰云：『於念佛法門中，求其至簡易，至直捷者，莫若信願專持名號。』是故淨土三經並行，古人獨以《彌陀經》爲日課，豈非持名一法，普被三根，攝事理無遺，統宗教無外，尤不可思議也哉！其名號功德，自何而始，乃因六八大願之所莊嚴，九品悲心之所成就也。然彼佛願力雖不可思議，若厭離不深，則娑婆業繫不脱，故藉五王八苦之緣，以作進修之策。而進修儀軌甚多，唯慈雲行願，最爲切要。上根之士，一聞便信。中下之輩，多諸疑惑。智者《十疑論》，統淨宗一切疑問，振菩提大道之綱，斷疑生信，厥功最巨。善導云：『修餘行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若專修者，十即十生。』法照大師，感文殊告曰：『汝今念佛，正是其時，當知念佛，諸法之王。』慧日感觀音亦云：『汝當知淨土法門，勝過諸行。』二大士皆法王長子，親口傳授念佛法門，殷勤如此，可不信哉！飛錫、永明、四明、慈照、優曇、天如、妙葉、楚石、幽溪等，乃傳宗列祖，闡教聖師，皆撰文述偈，深勸往生，當細心玩味，而詳擇之。蕅益法師，每見學者，未識方隅，靡漸濫吹，或云念佛，散心無益；或云念佛，須一心不亂；或云念佛，須參究是誰。詰其信願，毫無所知，可悲也夫。如意珠王，遇此等人，而成瓦礫，以此故述《信願持名歷九品說》，行者宜勤覽之。又云：『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淺。』堅密云：『一句彌陀，非大徹不能全提，而最愚亦無少欠。只貴一心受持，甯羨依稀解悟。』省庵云：『暫持聖號，勝於布施百年；一發大心，超過修行歷劫。』徹悟云：『淨土一門，最初省求悟門，末後不待發慧，不須懺業，不斷煩惱，至極省要，至極徑捷。』及其證入，至極

處大，至極究竟，故《要解》云，一聲阿彌陀佛，即釋迦本師於五濁惡世所得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覺，全體授與濁惡衆生，乃諸佛所行境界，唯佛與佛能究盡，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如上所述，咸遵佛祖誡言，非敢臆說。撮其詞明義顯，最切要者，會成一冊，以便朝暮莊誦，刻刻提撕，如面聆法音，不敢疑貳，名之曰《蓮宗必讀》。余爲障緣深重，濁智驟拔，非專修一行，生死難脫，匪憑聖教，信願難階。況去聖時遙，邪風競起，正行之人，多被惑亂，是故必讀此書，然後必生淨土。愧鄙見陋考，焉敢公諸勝友，但自爲鞭策，而作往生左券，敬摘諸文，而謬爲之序。時在丁卯冬，住普陀之法華洞。

又《淨土神珠序》　淨土神珠者何？現前一念心性，靈妙莫測之謂也。《彌陀經》稱贊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者，蓋爲此也。古今賢聖，極力弘通寶王三昧，亦爲此也。此心性者，本自豎窮橫遍，不生不滅，本具十方諸佛淨妙國土，是故實有西方彌陀淨土，宛然在中，無奈衆生障重，不能得見。故勞娑婆教主，開方便門，十方世尊，出廣長舌，故妙宗云：「心藏具法，有何邊涯？無妙觀緣，隨而不發。今依佛語，順性想之，寶地光明，種種奇相，隨心出現。宗論云：現前一念之心，亘古亘今，故名無量壽；靈明洞徹，故名無量光。果能念念執持阿彌陀佛，即是念念證無量壽，放無量光。果因交徹，微妙難思，諸佛護念，其在茲焉。故知淨土，乃無上心要，如如意珠，頓含衆寶，復何疑哉！余借從前，雖喜淨土，不知其實。每問禪友，皆云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不可著相。因此雖喜念佛，但只著空而已。後閱台淨二宗，及《無生論》，始知淨土實境昭彰，即是唯心；彌陀眞身顯現，即是自性。實有淨土可生，實有彌陀可見。故云：生本無生生四土，見猶離見見三身。從慈死心，念佛求生，謹將鄙見起信要言，略集成編，以此自勉，並告同心所願廣開解目，深入行門。一句彌陀，包含無盡，佛功德海，當念圓成。釋迦勸贊，諸佛同宣，凡有信者，不可不盡心而力行之也。同治己巳夏月，幽溪傳法後裔古崑稽首謹識。

又《淨土必求自叙》　《大本彌陀經》云：佛告彌勒，汝行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踴躍乃至一念，當知是人，爲得大利，則是具足無上功德。是故彌勒，設有大火，充滿三千大千世界，要當過此，聞是經法，歡喜信樂，受持讀誦，如說修行。所以者何？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若有衆生，聞此經者，於無上道，終不退轉。是故應當，專心信受，持誦說行。余爲此起信樂心，不顧譏謗，復集是書，以公有緣。有一毫之善，願佛哀憐，令我臨命終時，決定往生。得往生，願承此善，速入娑婆，以此經法，廣化有情，盡未來際，永不疲倦。因今生所受淨土之恩，難酬難報故也。淨土必求者，淨土即功德莊嚴，甚深微妙之境也。必求即至誠懇切，廣大圓融之心也。

夫淨土妙門，乃諸佛共贊，難聞難知，故經云：「多有菩薩，欲聞此經，而不能得。」我幸有緣，已得聞知，那可不發決定之心，速修而證也。如人已登寶山，那可自甘受苦，不欲取寶而回也。是故應當，必定求之，每日持名，限定幾萬，每日禮像，限定幾時，乃至畢命爲期，朝朝向西十念，日日對像哀陳，皆必求之志也。若不如是，恰恰如登寶山，自甘空手，依舊長劫輪迴，豈不痛哉！爲此特採主切要之文，述成最警策之語，而爲一生取辦之要書也。諸佛甚深微妙淨土之境，皆從衆生廣大圓融必求之心而得，故名之曰《淨土必求》。是我同倫，切須多讀，方得發起必求之心，而早歸淨土也矣。余因有感述之暨，故然瞥香四十八炷，供養阿彌陀佛，至心懺悔發願云：我今然瞥香，供養彌陀佛；願我衆罪愆，決定皆消滅，願我命終時，決定生彼國，願早聞佛乘，願早度一切；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時在光緒三年佛誕日，巒西比丘玉峰古崑稽首書於法源庵之報恩關。

又《淨宗十集題記》　余慚愧障深學淺，文字不通，雖強持名，功又不熟，更加有病，焉能稱對。故將鄙見，淨宗十集之名，開列於後，以便問者，自可尋閱。言淺理明，實行爲要，欲現世往生，必不可輕忽。當知我報佛恩亦在此，壞名聲亦在此。故自歎云：爲淨宗，恨無力；集十書，苦已極；費了多少心，乾了多少血，招了多少譏，受了多少折。儻能結著一人緣，喫盡千般心也悅慈雲大師云：勸得一人生淨土，纔自不修行，亦合得生佛國。何故如斯強出頭，總因淨友多疑說。「信我者當慰之。」丁丑夏，告病比丘玉峰避西稽首謹識。

又《西方徑路序》　夫一句彌陀稱徑路者，乃橫絕迷源，直投覺海，至簡易至直捷之大方便也。故經云：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上深妙禪

要解云：當用執持名號，既簡易直捷，仍至頓至圓，又念彌陀，不勞觀想，不必參究，當下圓明，無餘無欠，直指云：無上正遍知覺普應機宜，說法三百餘會，皆令彙有同證實當，求其機宜相感生佛緣深，至簡至易而功高深捷者，無越求生淨土一門，況五濁盛時，衆生障重，餘道修行必難成就，而匪仗此門，其何從脫生死？是故婆婆教主，再四叮嚀，十方如來，殷勤勸讚，千經萬論，處處指歸，往聖前賢，人人趣向，大矣哉！一句彌陀，眞可謂渡苦海之巨航，生西方之徑路也，昔善導和尚，專志於此，衆稱彌陀化身，豈欺我哉！詳其自行化他，總不出乎彌陀一經之妙旨，乃云：衆生障重，境細心粗，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號，正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爲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徹悟之人，倘置佛名，而別修三乘聖行，亦是浪用精神，亦是千鈞之弩，爲鼷鼠而發機，況造六凡生死之業乎！又云：一世間出世思惟遍，不念彌陀更念誰？謹遵此旨，並深信佛願，將一句彌陀，述成四十八偈，盡采金口誠言，及祖師臨終遺囑，事生實行，並非臆說，名之曰《西方徑路》，復集諸文爲證，以使初機易生正信，倘有同志，不以人廢言，亦可悉此互相警策，速念彌陀，速生淨土，速念衆生，速行化度，庶不負彌陀化身，直指徑路，一片血滴滴之老婆心矣。

又《淨土自警録後序》

余於咸豐辛亥冬，在仙居之南峰山，蜀蓮池大師《彌陀疏鈔》見序中云：若事而念能相繼，不雜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誠哉此語，感德無涯，乃余信淨土之根本也，因師兄敬峰上人，指示《圓覺妙經》，乃八道之要典，便熟讀熟背，忽疑經中之語，發心參究，雖障深未悟，而信力已增，一時不能放下，是故仍住叢林，多親禪德，亦有慈悲知識，方便證明，自慚功淺，不敢承當，唯恐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不如繼念彌陀，猶有入品之功，況且名利習氣，日有所增，涼必工夫，不相應故，雖知如是，還不能死心念佛，何哉？皆因不知念佛法門，自奇特超勝之功，只謂禪淨無二，不生輕易而已，後參昌啓老人，於杭之大崇福，覆蒙痛拶，盡改前非，深知同上宗乘，不是容易可得，遂乃兼修淨業，兼讀淨土諸書，乃見永明禪師《四料簡》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祖師之言，禪淨分別，優劣乃爾，可信淨土，別有奇特，衆性要禪修淨，不讀他經，後避兵來，於普陀佛頂山之慧濟寺，讀蕅益大師《淨要總序》，靈峰大師《彌陀要解》，及徹溪大師《淨土晨鐘》，又讀《蓮池大師鈔》等書，乃知五濁盛時，衆生障重，非執持名號，必難往生，況此法門，微妙難思，一切諸佛之所護念，從此晨朝十念，記數持名，遂然兩指，供養兩土教主，以作欣厭之本，盡此一生，誓無改變，自後倣其樣者漸多，虛名漸大，每有學者，再三請示，余深慚障重，勉學此門，以此爲人，豈不謬哉！明力推之，莫不招怨，不得已，將金口之誠言，祖師之要語，述成一冊，以此自警，並警有緣之士，勿執偏空，勿貪禪語，老實持名，求生淨土，書成之後，復呈歸見爲之序。

又《西歸行儀序》

《西歸行儀》，本蠻西學人自行之佛事，因閱《妙宗鈔》，及《淨土十要》等書，始知《彌陀經》十念門，二經行儀，四十八願，九品觀章，皆淨土必要，深信切願，莫不由斯，是故將此，奉爲日課，並告同心，共作往生左券，《彌陀經》者，乃諸佛之心要，樂邦之家書，功德不可思議，故聞是經受持者，皆爲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臨命終時，彌陀聖衆，現前導引，況多佛勸持，邪祟不誦，十念法門，本彌陀大願，實淨土指南，修淨業者，必不可少，楚石禪師，道高德備，朝朝十念，尚無虧焉，禮想入觀二儀，從時公行儀中摘出，專修之士，尤爲急要，修此者，不觀境而淨境宛然，不參心而眞心全露，可謂見佛之奇勳，明心之妙訣也，四十八願，九品觀章，乃法藏之因心，彌陀之果德，讀此方了彌陀因果，始終不舍於我，第苦惱衆生，而依此持名，於念念中，必能副其信願行之三種資糧，西歸不遠，唯在此矣，如上皆諸祖闡揚之旨，並非臆說，唯願諸見聞，皆生決定信，勉力共修持，同歸彌陀願，一生成佛，廣度衆生，在此一舉，不可緩也，蠻西學人古崑在舜江天台敎觀，敬然瞢香四十八炷供養阿彌陀佛，稽首謹序。

又《淨土十要重梓序》

《淨土十要》者，乃靈峰大師徹底悲心之所結集也，堅密大師剖心瀝血之所流通也，自古宏淨土者，未有如此直剖心宗，力救時病，可謂將法王最勝寶藏，一旦盡開，普施大地衆生，現成受用，猶有不肯死心承當者，眞是愚之甚，癡之極矣，靈峰云：深信發願，的爲淨土指南，由此而執持名號，乃爲正行，若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如銀墻鐵壁相似，亦無得生之理，修淨業者，不可不知，堅密云：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厭具足，如當

幽獄，奔託王家，步步之間，欣厭具足。是故萬緣之唾不食，衆苦之忍莫回。』又云：『一句彌陀，非大徹不能全提，而最愚亦無少欠。倘有些子分別，便成大法魔殃。』此乃二大師哀憐末世之大慈大悲眞語實語，大舌輪之所同說，金色臂之所常垂，皆此意也。願深思之！

願深思之！愧哉！吾本屠門之子，地獄之人，賴佛光垂照，善友提携，乃知厭苦，發心出家，屢蒙師友重重開示，始慕宗乘。愧宿障深厚，參究數年，只解偏空而已。辛酉春，在虞東明因寺，忽遭兵灾，方覺前來，學未眞實。幸佛恩加被，在大難中，雖傷一足，猶可奔逃。遂隱居於普陀佛頂山慧濟寺，於夏月間，細閱此書，感激之至。如多年暗室，忽遇明燈，可惜從前，不肯細讀，空過光陰，悔之不及。自此盡棄舊習，專學持名，欲具欣厭，故然兩指，十念記數，皆從此起。有淨侶妙能大師，與余頗似宿緣，一見歡喜，乃共行之。見《十要序》云：『像季久轉，唯淨土一門，契理契機。而淨土諸書，唯此諸要，盡美盡善。』因兵燹之後，此板無存，遂發誠心，勸募重梓。唯願十方三世，共遵此書，同念彌陀，同生淨土；方慰諸佛廣長，二師願力也矣。學人古崑敬然譔香四十八炷，供養阿彌陀佛，稽首謹序。

又《重刻往生集序》

余尊奉此集，略有三意，一信本師親口告舍利弗曰：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已今當願，已今當生。集中上至高僧鴻儒，下至愚夫愚婦，信願念佛，悉皆往生，豈非本師金言，的確非謬。二信六方諸佛，出廣長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贊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集中四衆人等，乃至惡人，臨終念佛，皆得往生。其惡人臨終，應墮地獄，暫稱佛號，即免地獄，而便往生。如此功德，安可思議也哉！豈非諸佛稱贊不可思議功德，眞實不虛。三信彌陀因中大誓願云：十方衆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衆圍繞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集中多見念佛之人，臨命終時，佛及聖衆，親垂接引。豈非彌陀誓願，決定可憑。蓮宗行者，苟能具此三信，決定往生無疑。《往生集》者，乃蓮池祖師，大慈悲心之所撰也。余確信淨土著事之功，實因於此。是故發心，重募流通，以公十方淨友。普勸得此書者，當時常披閱，一則企慕先賢，免生退屈；一則增長信力，淨業易成。庶不負蓮祖之厚望焉。

又《往生淨土懺願儀序》

原其諸佛憫物迷盲，設多方便，而引取之。但唯安養淨業，捷直可修。諸大乘經，皆啓斯要，十方諸佛，無不稱美者也。若比丘四衆，及善男女，諸根缺具者，欲得速破無明諸暗，欲得永滅五逆十惡犯禁重罪，及餘輕過，當修此法。欲得還復清淨大小戒律，現前得念佛三昧，及能具足一切菩薩諸波羅密門者，當學此法。欲得臨終離諸怖畏，身心安快，喜悅如歸，光照室宅，異香音樂，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現在其前，送紫金臺，授手接引，五道橫截，九品長驚，謝去熱惱，安息清涼，初離塵勞，便至不退，不歷長劫，即得無生者，當學是法。欲修少法，而感妙報，十方諸佛，俱時稱贊，現前授記，一念供養無央數佛，即遷本國，與彌陀坐食，觀音議論，勢至行步。眼耳洞視徹聞，身量無際，飛空自在，宿命了了，遍見五道，如鏡面像，念念證入無盡三昧。如是稱述，不可窮盡，應當修習此之勝法。如所說者，皆實不虛，十方諸佛，出廣長舌，稱美此事，以示不妄。我等云何，敢不信佛？今取淨土衆經，立此行法，若欲廣知，尋經補益。

又《往生西方略傳序》

維西方淨土者，瓊林寶網，珠閣瑤池，超億刹於玉毫，耀千光於沙界，諸佛同贊，羣賢所宗。遍吉，曼殊，咸願生乎其國；天親，彌勒，皆誓往於彼方。大聖尚然，況常徒者也。至若散因定業，少善多福，截五道而長驚，睥九品以高升，直到薩雲，無復退轉。故彼佛本願云：『設我得佛，十方衆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唯除五逆，誹謗正法。』今既幸無逆罪，不謗大乘，豈有願求而不遂也！況復《十六觀》云：『下品下生者，具足諸罪，四重五逆，謗方等法。地獄火現，十念稱佛，地獄猛火，化爲涼風，即生彼土。』斯則又許逆罪之輩十念得生，況無此罪者乎！推此而言，宜各自信，凡願生者，無不遂心。故天台智者臨終贊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一火車相現，一念改悔，尚得往生，況戒定熏修，淨行道力，實不唐捐。又本願云：『十方衆生，聞我名號，繫念我國，迴向欲生，若不果遂者，誓不成佛。』又應校重業行久近者，十念信樂，尚生彼國；況復一日信樂者，況復一月一年一生而信樂者耶！又應校量滅罪輕重者，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重罪者，出佛身血，破和合僧，殺阿羅漢，殺父殺母也。一念稱佛，滅罪既爾；況復十念所滅罪耶，況復一日一月一年一生念佛所滅罪耳。重逆尚滅，況輕罪乎！又應校量念佛功德，比餘善根，優劣之相者，經云：『若人以四事極好之物，供養三千大千世

界滿中阿羅漢辟支聖人，所得福德，不如有人一合掌一稱南無佛陀。如彼大千聖福，假使百分千分百千億分，算數譬喻，皆所不及。一稱佛名者，功德無量。一稱佛名，功德尚爾，況復十念佛者。況復一日一月一年一生，念阿彌陀佛者，所得功德耶！復次應知念佛之人，現世安隱，衆聖守護，離諸灾厄，且近校量。今時風俗，競祭鬼神，求其福祐，望得安隱，信邪殺命，造罪結冤，必無福慶，而可利人，虛招來生地獄罪報。《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殺生害命，祖承祭法，非一朝一夕，豈非積不善耶？殃咎何疑也。若言殺生非不善者，古今帝王，何故仁慈化世，勝殘去殺，禽魚遂性，令登壽域，咸稱善耶。然祭祀之法，天竺韋陀，支那祀典，既未逃於世論，眞誘俗之權方。周公雖稱事神，不達彙征之道；仲尼焉能事鬼，蓋迷六趣之源。老氏經既混於九流，莊子未移於百氏。惟釋宗所辨，曲盡其理，天趣在上，人居其次，修羅處中，鬼畜斯下。今以人事神，其猶俛首就足，抑君奉民，何逆之甚也！又鬼有邪力，事之既久，物黨方類，死墮其中，世其迷哉。且三界大師，萬德慈父，歸之者罪滅，尚之者福生。諸經具說，若能暫歸三寶，受持一佛名者，現世當獲十種勝利：一者晝夜常得一切諸天大力神將，河沙眷屬，隱形守護。二者常得二十五大菩薩，如觀世音等，及一切菩薩，常隨守護。三者常爲諸佛晝夜護念，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四者一切惡鬼，若夜叉若羅剎，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龍毒藥，悉不能中。五者一切火難水難，冤賊刀箭，牢獄枷紐，橫死枉死，悉皆不受。六者先所作罪，皆悉消滅，所殺冤命，彼蒙解脫，更無執對。七者夜夢正直，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像。八者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九者常爲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歡喜禮拜，猶如敬佛。十者命終之時，心無怖畏，正念歡喜，現前得見阿彌陀佛及諸聖衆，持金蓮臺，接引往生西方淨土，盡未來際，受勝妙樂。諸有智人，請觀念佛所獲現世福利功德，豈同世人祠祀之法，現無福利，未來受苦耶？又復當信一切大乘經典，皆贊西方，莊嚴淨土，勸令往生。若華嚴、方等、般若、法華、涅槃諸部諸經，皆示行相，及贊功德。又諸菩薩天親、龍樹，皆各造論稱贊淨土。又此方諸法師禪師，各造論著疏，光贊西方。道安法師《往生論》十卷，慧遠法師造《觀經疏》一卷，天台智者造《十疑論》、《觀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道綽禪師撰《安樂集》三卷。善導和尚立五會教，勸人念佛，造《觀經疏》一卷，《二十四贊》、《六時禮文》各一卷。懷感法師得念佛三昧，造《群疑論》七卷；慈愍三藏撰《淨土慈悲集》三卷；慈恩法師造《彌陀經疏》二卷；鎮國沙門澄觀造《觀經疏》一卷。有誰聞此，衆聖稱揚，誘勸往生，而不信樂？除彼不肖人，癡瞑無智者，斯更復引自古及今，西天東夏道俗士女，往生高人，二十三條顯驗之事，具示將來，諸有賢達，願共往生云也。

妙能《蓮宗必讀後跋》

夫信願持名，乃速脫輪迴之最勝方便。蠭峰云：「倘信願不眞，雖一心不亂，亦不得生。若信願猛利，雖散心念佛，亦必往生。」徹悟云：「只將信願二法，常存在心，如忠臣之奉聖君密旨，孝子之受慈父嚴命，不論多念少念，皆爲往生正恩。」故知信願持名，爲修行之宗要，不可忽諸。戀西大師，所編《蓮宗必讀》，專重信願持名一法，深契一行三昧之旨。不但令多障有情，依斯徑登不退，又可使疑惑之徒，信而有勇，誠苦海之慈航，昏衢之慧日也。又自序一章，將釋迦徹底之悲心，彌陀普被之大願，淨土之要綱，持名之妙訣，統括在一序之中，不唯言簡意周，且使淨土深旨，無餘蘊矣。予初一讀，喜出望外，如貧得寶，如暗得燈，雖淨土諸書如山積，其中不無藥忘之嫌。唯此一書，頗切今時，盡善盡美，如矢必應統，藥必應病，名之曰必讀，夫復何疑？請即流通，以結淨緣。師曰：「謬集諸文，流通何益？但自作鞭策耳。」因堅請不已，遂囑余較訂，付之剞劂。所願凡同志者，共爲披讀，了然知生信發願，以起妙行，而速脫輪迴，永階不退，未有逢此者也。敬跋數語，以識法喜云爾。同治戊辰，遺衲諗西書於甯郡之大歡喜菴。

又《淨土神珠序》

淨土法門，所以稱神珠者，蓋佛德圓融，隨心發現，如摩尼寶，有願必遂。《觀經》云：「諸佛正遍知海，從心想生。」是故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既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則知是心作九界，是心是九界。世出世法，無不由心而作，無不即心而是。故《楞嚴》云：「知其本因，隨所緣出，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則十方虛空，微塵國土，皆是心中之物，離心之外，更無一法可得。故知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剎土，自他不隔於毫端。十萬億剎之遐方，的是唯心之淨土；八萬四千之妙相，得非本性之彌陀。余從前舍西方極樂，別言唯心淨土；舍萬德慈尊，別言自性彌陀。背樂邦之慈父，隨死水之深坑，眞可哀哉！戀西大師，盡棄舊習，力究此宗，見時人之謬解，憨自己之

前非，集諸聖之誠言，闡一乘之妙旨，名之曰《淨土神珠》，欲令修淨業者，了知現前一念，具無量義，信彌陀依正，還在西方，西方依正，不離本性。回神億刹，實生自己心中；孕質九蓮，豈逃刹那際內。神珠之等，良在於斯。予深愧下愚，無言可贊，聊記親聞，以表師志云爾。壬申夏，淨業學者芳慧拜識。

又《西方徑路序》　《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可得度脫。」蓋餘門修道，全憑自力，竪出三界，先須懺其現業，斷盡煩惱，若現業不懺，見思煩惱，分毫未盡，則分段生死不盡，不能出離同居國土，故云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念佛求生淨土，乃仗佛力，橫出三界，不須懺業，不斷煩惱，從此同居，生彼同居，一生彼國，則生死根株，便永斷矣。故云唯依念佛，可得度脫。所以善導和尚云：「修餘雜業，迂僻難成；唯此法門，速超生死。」又云：「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況末世鬪諍堅固，邪師說法如恒河沙，舍此簡易直捷方便，甯不被惑！」蓮西大師謹遵此旨，備考佛祖誠言，述成四十八偈，並錄諸文爲證，將淨土之指南，和盤托出，往生之左券，徹底掀翻。不但詞切理明，易階信願，且使障深機鈍，易解持名，名之曰《西方徑路》，誠可謂徑路中之徑路也。有同學願西、壽西等，倡募流通，所願見者聞者，皆結淨緣，信者願者，同生樂國。甲戌夏佛降誕日，學人芳慧敬然譽香九炷供養阿彌陀佛，稽首書於旌教講寺之淨土關。

又《西歸行儀跋》　《佛說彌陀經》者，《圓中鈔》云：「即是三德秘藏，圓該一切。舒之則彌綸法界，一即一切；卷之則攝在一經，一切即一。」能如是了，則《彌陀》一經，充滿法界可也。十方法界，皆具此經可也，受持之人，諸佛護念，其所護念，不在茲乎！求淨土者，急須諷誦，以此功德，速往西方。讀誦大乘，無過於此。十念門者，彌陀立誓以導奉持，可不遵乎？每晨稱念，面必向西。楚禪師云：「一方土淨方方淨，十念心眞念念眞。」此深得面西十念之奧旨。故靈峰贊楚石，即是阿彌陀正覺也。爲此持名，人縱得一心不亂，此行切不可廢；此行一廢，則信願不切，往生難矣。故《要解》云：「若無信願，縱將名號，持至風吹不入，雨打不濕，亦無得生之理。」二儀者，運三業之至誠，向西方之妙境，則心佛宛然，自他不隔，是心是佛之旨明矣。苟能遵此，則信願不深，而自深焉。《蓮宗必讀序》云：「名號功德，自何而始？乃因六八大願之所莊嚴，九品悲心之所成就也。」是故專持名者，此二經文，應當熟讀，堅固信願，至賴於斯。

蓮西大師以至誠心，集此一書，可謂契理契機，盡美盡善。其自序一章，奇唱極談，精詳貫徹，非得三昧，定佛冥加，略引後文云：「彌陀因果，始終不舍於我等苦惱衆生；而依此持名，於念念中，必能圓具信願行之三種資糧。」誠哉此語，不得淨宗之骨髓，必難如是。余初一讀，便如得寶，越讀越深，愈思愈妙，深慚垢重，何幸聞斯。得益良多，感恩不盡，乃覺從前持名，全無信願，只是壓捺妄想而已。所以每每改換題目，別求深妙。故堅密大師云：「末階淨信淨願，十方三世佛祖大道，如何荷擔？」唯願修淨業者，竭力遵此《行儀》，則信願必堅，西歸必穩，見佛非難，度生亦廣。甲戌夏，諗西學者芳慧敬然譽香四十八炷，供養淨土法門。拜識。

又《刻開心頌跋》　《念佛開心》一頌，蓮西大師因念佛人，有二種障，不能生喜而作。夫念佛不能生喜者，皆因未得其妙，不知有功；故而貪著悟門，惡嫌妄想。若能得妙知功，則悟門妄想，二無憂矣。佛號功德，微妙難思，苟能信之，則萬慮皆忘，欣心必起。行人各有無始以來，妄想習氣，只要深知其過，必不爲害，是故但須呵棄，不必著意遣除，越遣越多。此六則頌，次第貫連，細心讀之，必有深益。念佛開心，心開見佛，無邊妙義，咸在其中。修淨業者，不可不讀。余愧宿障深重，學無所成，幸遇蓮公，歷垂言教，確信持名。今讀此頌，復得斷除二種深障，深蒙法潤，感德無涯。由是發心，敬刻流通，願公有緣，同霑法乳。甲戌夏，學者芳慧敬然譽香九炷謹識。

又《閱省祖發菩提心文有感》　省庵法師發《菩提心文》云：「雖有好心，多爲名利之所夾雜；縱有善法，復爲罪業之所染汙。」又云：「須以佛法爲鞭策，以善友爲提携，造次弗離，終身依賴，方無退失之虞。」余在常甯寺時，被名利所陷，甚可悲傷，因讀此有感，而得回心，復親蓮公，故於甲戌夏，在旌教寺關內，而述偈云：愚人行善實模糊，雖是好因被罪汙；若不死心專念佛，只愁難免入三途。明師佛法要常親，譬若嬰兒傍母行；畢世依憑恒警策，纔方免得退初心。

又《淨土隨學新刻緣起》　《淨土隨學》一書，乃蓮西大師，深念佛恩，剖心瀝血之言。其中闡揚淨土妙義，罄無不盡，非但言眞行實，令人易起深信；而且文簡理明，令人易發大願。信願既備，則持名一行，不勇自勇。如

禮想，觀行，紹其本旨，次第指陳，徑路及其心解，淨土之旨宗，了然指掌，可謂非導親承，堅密而授，喜行是哉！十二門文，或明初心，或明重方便，或宏淨要，而細剖幽微，皆依聖教發揮，慈心演出，十篇發願，或感深恩，而立誓上求，或懺重罪，而發心下化，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重名爲恩，而立誓上求，或懺重罪，而發心下化，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重名爲報佛恩，至若行佛三頌，破心性無佛無衆生之偏邪，補策依稀，教名號理佛即心之混濫，乃別出心裁，對病發藥，且平常且奇特，非透徹宗峰，堅密之意，安有此作？以及深恩略贊，刺血暢懷，種種偈等，莫不爲被時機，瀝枯心血，闡玄文至，警策之極，夫此書者，眞可謂救病神方，生西妙訣，故能令我障重之人，於持名法門，深起信願，死盡儉心

自蒙曉法師，指我見師於佛頂山，至今十有餘載，所承法恩，不可思議，非盡未來際，助師行化，安能酬報也哉！乙亥夏，有西舶上人，自湓陽遠訪至絕，見此書，殷勤稱贊，再四勸師流通結緣，遂題詞於卷首，又淨友本緣，對余曰：某甲得解魔纏，仗隨學力，遂出錢貳拾千，復行倡募，願廣流通，以報深德，書名《隨學》，隨者謙也，學者信也，師具此謙信二德，將來往生，必早見佛，唯願淨業之士，咸隨此學，學到如師信願切，定隨師後見彌陀，隨學二字，甚深甚深，可知吾師一生苦志，都週向在「隨學」二字，故自序云，願承此隨學善根，早得見佛聞法，早能說法利生，即普賢菩薩常隨佛學如願衆生之願也　時光緒元年臘月，弟子妙能芳慧在旌教寺，敬然瞥香四十八拜稽首謹識

又《淨土承恩集自跋》

不肖愚僧芳慧，自慚宿障深重，學禪不就，習教不通，欲專念佛，志猶難決，甲子春，發心至鄂峰禮舍利，與晚柔法師談及此，蒙指示云：「汝念佛欲得其旨，必須請教戀西大師，遂赴佛頂山親近，屢蒙慈誨，始定十念，及記數持名，聞師深贊《十要》，遂靜心細閱，閱之數月，雖未深知其妙，而獲益頗多，見序中云：像季久轉，唯淨土一門，契理契機，而淨土諸書，唯此諸要，盡美盡善，遂往四處勸募，重梓以公同志，丁卯冬轉南海，恰遇戀公在法華洞編集《蓮宗必讀》，喚余較訂，並命作序，余遂撰一紙，呈公琢削，公便自起一稿，余閱之優劣天淵，慚愧之至，遂將鄙序焚化，自此信入骨髓，中心誠服，復撰《新刻緣起》一篇，以附書後，乃此集所由起也

戊辰春至南，較刻《必讀》與《往生集》，並募刻《省祖徹祖語錄》事，冬

河溫罷，衆料被掌而吹，各各心起，或搦鼻，或掩耳，或搔頭，或擲地，大道德集備，向不有雅世利人，今告行解至無何之鄉，豈已以思，眞是一大罪人矣　壬申春，訪問戀公在廣東明因寺，復住禮之，於夏月，將《淨土自警錄》、《徑路》、《神珠》等，細讀深思，得益良多，遂述數言，以申慈意，願明初至旌教寺，說發心掩關，蒙境泰利尚慈允，得滿微願，因宿習甚醜，雖在關內，多諸雜亂，戀公遂作《掩關警策》示余，余遵述良醫救苦四則，以自痛鞭，日積成編，名之曰《淨土承恩集》，乃深承戀公慈悲指示之恩，而得成此鄙書，以爲儆策耳　時維光緒元年季冬，月佛成道日，淨業弟子妙能芳慧在舜江旌教講寺淨土關內，敬然瞥香四十八拜，供養阿彌陀佛，直心發露頂禮謹跋

又《淨土自警錄序》

夫淨土法門，摹機普攝，凡具信願，皆得往生，乃至臨終苦逼，但稱十念，亦必橫超，非彌陀願海，安能如此？可謂圓頓中最極圓頓，方便中第一方便也　戀西大師所編《淨土自敬錄》，全提此旨，述偈贊揚，將諸佛之誠言，重重拈出，列祖之要語，一一指陳，贊極西方之妙境，歎盡娑婆之苦情，不但令淺學之人，信而有勇，又可使深悟之士，理事圓彰，誠苦海中之大津梁也　余每一展讀，身毛卓豎，如熟睡聞迅雷，鈍馬着痛鞭；則欣淨愈深，厭苦愈切，雖淨土諸書，衆美畢備，未有如此精誠，快破時病，句句從悲心流出，言言因實行發揮，以此自警警人，懇切之至，所願有緣遇此，深生慶信，發願持名，誓無改變，縱遇邪說紛紛，必不爲他岐所惑，莫論散心定心，只趙課程，終身不缺，日勤日切，淨土華表，晝夜增榮矣，同志者共勉之

又《募刻淨土神珠後跋》

余自慚昏昧，學力全無，若不逢知識，將唯心本性，細細剖明，禪淨混濫之大病根，猶且不知，唯心本性，瞞頂僊伺之微細病源，那能辨別？爲此倘無明師，定起邪見，縱存信願，焉能了知因果厭欣之奧旨？縱喜持名，焉能明解唯佛唯土之妙宗也？幸哉獲此神珠，如昏衢而逢寶炬，照了病根，終生淨土，得益無量，感恩不盡，略引序云：淨土實境昭彰，即是唯心，彌陀眞身顯現，即是自性，實有淨土可生，實有彌陀可見，此等語者，妙哉至矣，不但融通事理，以明心宗，抑且斬盡偏邪，扶破時病，誠天台之的旨，淨土之正宗者焉　願同行之人，同遵此學，熏此妙解，必起妙行，必得早生淨土，早見彌陀，早獲法忍，早度衆生，庶不負智者，慈雲，

去智、幽溪、蕅峰、徹悟等諸大祖師一番血力，不負戀公所集神珠，爲法爲人之一片苦心矣。余因法緣有幸，故募刊畢，而復爲之跋。甲戌冬，學人芳慧敬然曾香四十八炷，供養阿彌陀佛，遂迴向云：

吾今募刻神珠，爲感重魔得寤；普願若見若聞，信有西方淨土；不落理執偏空，不墮邪見岐路；人人憑此修行，同見彌陀慈父。

又《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重梓跋》 天台云：「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眞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爲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長蘆云：「以生爲生，常見也；以無生爲無生，斷見也。生而無生，無生而生，第一義也。」天如復約性相義釋之：妙眞如性，本自無生，因緣和合，乃有生相。以其性能現相，故無生即生；以其相由性現，故生即無生。「天衣懷禪師所謂：『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是也。』如上發明生無生義，皆可斷深疑而生深信。無奈去聖時遙，人根日陋，於此圓頓直捷之旨，不能了知，所以唯心本性之宗，每多混濫。是故幽溪大師，別出奇才，復造《生無生論》，僅十門，而能遍收於龍宮海藏；只一法，而能貫徹於三世十方。奇哉妙辯通神，古今未有。故受教法師序《親聞記》云：「敷文極暢，闡義至精，座下聽衆，無一人若身若心生懈倦，而不開悟者。」余倘不聞戀公每每深贊，焉能於此信入，決志求生，全仗此矣。遂發心募刻，以酧厚德。所願法界衆生，同結此緣，盡未來時，共揚此法。後學芳慧敬然曾香四十八炷稽首謹識。

又《附刻往生要關緣起》 余每見修淨業者，說著現世往生，多疑而不決，非疑業障深重，即疑功行淺薄，人人易犯此病，個個難逃此關。何哉？皆因不知彌陀願力，特於苦處生悲故也。余壬申夏至虞，見戀西大師《要關》之旨，不怕業障重，只愁信力微，不嫌功行淺，最忌心自退。此深契彌陀普收之願，諸佛廣贊之心，可謂破夜明燈，過河要筏。欲往西者，必不可少。遂發心付梓，並印千張，以結淨緣。今刊《神珠》，又附於後，普願見者聞者，知其勝異方便，不被此一疑，而失千萬劫難逢之奇遇也。

程兆鸞《蓮修起信錄敘》 兆鸞，愚人也，幼不知佛法，因感乩語發心，數十年精進，少有所知，不忍爲敝帚之棄，略述梗概，置之篇首，即以爲敘。

予籍海陵，先君子於道光間，先後應高郵州牧范、魏兩刺史之聘，因徙家居郵。咸豐間，粵寇擾江北，州人倉皇遷避，予亦奉母居鄉間，日與樵牧伍，不知佛法也。一夜夢身在曠野，見細素數十輩，皆胡跪合掌念佛，中一比丘來撲予肩曰：「大劫將來，汝尚不知念佛耶？」予瞿然驚寤，後詣張金門家看扶鸞，仙降云：「大劫未已，吾奉帝命，稽察甚忙。」予頓觸夢中比丘言，心怦怦動。時私心揣測，不識眞僞，思學隱事問難，乩忽稱予乳名，予始惕然。予乳名，張實不知也。並判云：「汝深具夙根，何不速斷塵勞，歸心淨業？」予拜謝，此發心之始也。是時賊氛遍地，學使久不觀風，予決意棄儒學佛，事悟和法師，朝夕親炙，解淨土法門。惟予由乩語勸悟，嗣後月必兩次請乩，凡語涉佛教者，先後錄存，裒然成帙。

先是悟和長老，建永清念佛社，師圓寂，予承師命領衆，乩改名爲智慧道場，並云爾淨因未熟，耐心念佛，此壇可支二十年也。是年瘟疫流行，醫多束手，華大王判救世諸方，乞者輒效。予因於念佛外，兼事放生，志益堅定。又承乩命，行空獄施丹濟苦消災諸懺，每懺念佛七日，並勉以若果念佛虔誠，諸佛菩薩當來輔助，一切判語，具如後錄。

夫修淨業者，「信願行」三字，最難切實。平日功夫，非死心踏地，臨命終時，何能一心不亂？蓮池大師曰：「信願行三，淨土資糧。資糧既具，準見慈王，」旨哉言乎！修淨業人，切勿朝更夕改，見異思遷，只要提起一件功課，由始至終，一信做去。信爲功德母，長養諸善根；無論發何願，直至未來際，縱刀鋸在前，身命可舍，而我一念眞誠，無怨無悔，無疑無悔，終不退失。此淨土方便法門，名爲橫出三界，非比參禪持律，爲豎出三界，一生不能了脫。譬如三十三節竹子一根，堅修者，節節咬通，方透至極頂。橫修者，如旁穿一孔，從此鑽出，極其捷速。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云：「若有衆生稱我名字，而不生我國者，誓不成正覺。」行者若肯信心，仗佛誓願，畢此報身，定超三界。世間念佛者雖多，大半希冀現前未來福報，求其發願迴向者，百無一二。如此念佛，何年得見彌陀？至於超拔先靈，導歸極樂，果其精誠上契，自能感應道交。世間以佛事爲兒戲，又多焚紙錢冥具，致死者執相生貪，依舊沈迷五欲，難脫輪迴，顚倒癡迷，眞堪痛惜。

余自椿萱棄養，風木興悲，罔極深恩，不知所報。後讀蓮池八祖書，方知欲報親恩，莫如念佛，仗彌陀力，薦先靈出苦往生，是爲大孝。古人刺血寫經，不可枚數。兆鸞仰冀前修，涕霖如雨，因在三寶前，稽首立誓，續刺

指瀝血，書大乘經三十二部，恒寫十年，事畢之日，造繪彩七級浮圖，奉經供養，延道侶念佛七晝夜，然後焚化，沉其灰於孟城之鑒社珠湖，爲無始以來，生生世世父母師長，法界衆生，懺除罪業，仗此微忱，同生安養，乩判云：「血滴滴，血滴滴，映透西方七寶壁，三乘七趣出娑婆，仗爾功勳超淨域。」

余今年六十有六矣，鬢髮如霜，齒牙漸脫，自知幻宅，難於久居，往昔淨因，殆將具足，平生相識，半已墓草離離矣。甲午秋，淨業課畢，挑鐙獨坐，梧桐滴雨，蟋蟀哀鳴，嗟時序之如流，歎人生之若夢，奮筆書此，垂示後來。因搜羅篋中舊存戒訓若干則，又附拙著數條，都爲六卷，名曰《蓮修起信錄》，節衣食餘資，付之梨棗。古人云：「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倘龍天護法，廣遠流通，自能感發善芽，信心無量，此區區苦衷，所禱祀而求者耳。因作偈曰：阿彌陀佛弘誓願，度盡衆生無疲倦；世人深信苦修持，速證蓮邦不退轉；我今刺血寫金經，供奉慈王乞垂鑒；浮圖七級性中光，彌陀一句心頭現；同生極樂離苦輪，滿我悲懷塵不戀；衆生實信普同光，莫再愚癡生妄見。

噫！世間高人才子，誹謗佛法，以出世之說爲愚，豈知出世乃大丈夫第一見識。楚石大師云：「萬億人中一二知。」是知愚者不愚，彼說愚者適以自愚，而猶不知爲愚也。悲夫！光緒甲午年孟冬月，六六老叟淨業弟子程兆鸞沐手謹述。

張允顯《蓮修起信錄敘》 釋迦住世，說法四十九年，無量法門，具詳龍藏。惟淨土念佛一門，爲憫末世衆生力怯，直指殊勝方便，但能一心不亂，即入圓頓正宗。惟上智利根，不難深信；而說空禪客，動輒生疑。今值末法，邪見日滋，故諸佛菩薩，憫衆生顛墜，憑鸞開化，喚醒癡迷。《起信》一書，眞救世之慈航，佛門之喝矣。是書爲厭塵居士所錄存。居士棲心淨域，功行深純，予仰慕潛修，進求指授，因出是編見示，頌誦再三，見其約事顯理，即淺究深，實能上契心源，發人深省，其爲金口親宣，毫無疑議。或曰：「降乩顯化，乃神道設教之事，我佛寂滅爲宗，豈復作此狡獪？」予曰：「子言良是。予所以信者，信其理也，非泥其事也。若徒拘執事迹，目見爲眞，我輩凡夫，既未親眼見佛，遂謂震旦，流傳之三藏十二部經，皆非佛說可乎？故圓通之士，惟理是信，信理既堅，則視此書爲佛說也可，即非佛說，而視爲佛說也亦無不可。若因語出於乩，因而非之，吾不知其可矣。」因沐手而爲之序。光緒二十年，歲在甲午仲冬二日，淨業弟子張淨觀薰沐敬書。

陳沐清《蓮修起信錄敘》 嘗讀《魯論》，至「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章，而歎意成於我，我又生意，物欲牽引，循環不窮，惟孔子盡絕根株，隱有合於佛教之大旨。曷言之？昔覺明妙行菩薩云：「心行處有，是衆生生死業心。心本無念，念遂想生，此想虛妄，流轉生死，猶孔子所謂私意耳。夫私意妄想，迷戀俗情，皆由誤認色身，執定爲我，因之造種種業，奉此形軀，利己不顧損人，養身致多害物。豈知四大變壞，三塗難免。佛言衆生自無始來，認賊爲子，自竊家寶，奈何惑於塵勞，而喪眞性乎？果能毋意毋我，即色即空，則心德渾全，住世爲聖人之施澤；心光普照，出世爲諸佛之慈悲。儒釋同此心源，即同此之性體，亦即同此功行也。

程公厭塵，法派淨佛，與先君子默契清修，時或參稽楚貝。沐清倦游歸里，近仰慈暉，以此兩世因緣，幸遭逢上善知識，蒙示道場中諸佛菩薩歷年降乩寶訓，並往生諸上善降乩開化同倡偈言，兼有淨公在道場中，爲大地衆生拔苦表文，伏讀之餘，如聆棒喝，每慨人心日敝，悉僞儒華士釀成之。蓋農工商賈不言文，無敢肆行排抵；而聖學漸滅，讀書者性理弗明，於是尖頭銳面之狂生，訾戒殺戒淫爲迂謬，甚至敵讎三寶，斥爲異端。《大藏經》云：「誹謗正法，同於五逆十惡。」此等殘暴無明，固佛界之波旬，亦儒林之敗類也。此則淨公《因果淺說》一篇所由集也。以淨公夙根般若，靜悟瞿曇，被圓頓之機，開方便之路，所謂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願力宏深，訖於福利人天者，信乎其不可說矣。淨公於二十年前，得悟和老人正傳淨土法門，於是不惜勞苦，開社勸人，親對佛刺十指端血，發四十八願，繪彌陀、地藏二聖像，繡成內典共大小三十二部，紮七級浮屠供奉焚化，恒寫十年，如此悲心廣大，爲過去父母師長贖罪超生，益知淨公意我胥忘，冤親普渡，沐清眞不可及不可及矣。數十年來，流蕩恒沙，愧未繼先人之志，得公指引，恍見彌陀，爰薰沐敬撰弁言，冀天下後世見斯集者，洗心滌慮，廣發菩提，是則我淨公之本願也夫。時在光緒十四年，歲次戊子清和月下旬，同郡晚學生東亭陳沐清頓首謹序。

淨雲《蓮修起信録叙》 程子纂《蓮修起信録》成，乞叙於予。予曰：昔宣聖以六經教世，其道雖大，難救末流之弊。我佛開慈悲方便法門，四字眞言，普濟無邊。上智之士，念佛可以明心見性，解脱生死；中下之輩，念佛向善，不致起念作惡，墮落三途。我佛救世之心，不論高下利鈍，一體等觀，普攝無遺，豈非輔世翼教之一大法門哉！嗚呼！人心陷溺日深，只贖此一句彌陀可救；若此路一閉，別無可以救度衆生之法。我勸衆生，彌陀當早念也。念佛之法有三：神念、口念、心念。神念爲上，心念次之，口念又次之。念佛之人，先要明心，心明則佛在心，佛在心則一刻不離，果能一刻不離，雖夢寐中亦有佛在；至夢寐中亦有佛在，神即游於佛土矣。如軒轅之夢入華胥，即神游淨土也。生能如此，何愁死不往生？今人念佛，口念雖多，神念卻少，大都雜欲攪擾，口念而心亂，貌似而神非，何得謂之念佛？我觀衆生智慧德相，誰不如如來，生初無智，渾然天理，如此心性，即是彌陀，終身若此，誰不可以往生？誰不可以成佛？經云：一佛當心，諸魔悉退，生前無障，命盡往生。此理之常，無足怪者。余何衆生繁欲日蔽，貪吝詐僞，疫猶行凶，作百端惡孽，所以三塗不免，必入輪迴，眞可悲也。此書諸佛菩薩顯示淨業功夫，往生實驗，如行路之有導，如人暗之有燭，爾等即知念佛之好，切勿空過此生。人身難得，佛法難遇，已得已遇，此萬劫難逢機會也，勉之慎之，是爲序。

治兆《清珠集自序》 經曰：人於自衣，繫如意珠，不自覺知，窮露他方。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也。乃知人人分上，各有一顆無價寶珠，玲瓏瑩澈，常放大光明，故古德云：般若靈珠妙難測，法性海中親認得；此珠非大亦非小，晝夜光明皆悉照。此之謂也。至若龍女獻珠，受記弗也；罔象索珠，得無心也；魚目作珠，認賊爲子也；買櫝還珠，迷妄失眞也。又有摩尼珠、帝網珠、醫明珠、在掌珠、種種之珠，無非發明此心珠也。故永嘉解珠，丹霞翫珠，關南獲珠，韶山煉珠，先德之汲汲於此珠者，良有以也。余方節錄諸家淨土要語，以清珠名集，蓋取諸清珠，下於濁水，水不得不清淨；念投於散心，心不得不一之意也。淨願社友欲付剞劂，庸廣同志，仍爲社中規約，證珠以弁卷。噫！吾人既到寶所，必須採驪龍握靈蛇，豈可徒手空回乎？若能認得此衣底本有之珠，則定不暇爲他人數寶，更何有於此集？然畢竟那珠在甚么處？咄！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漉如德知。

時在九年庚午余自洛佛日，專赴沙門於普光寺之樂西觀

德真《清珠集序》 夫清珠者，玻璃也。此珠投於濁水，則渾濁盡去，徹底澄湛，置之泥淖，則涌出泥上，卓然獨存。且珠體雖極瑩澈，然萬象森羅，無照無染。惟將二珠相照，則光彩交映，輝天燭地，無量壽如來普光明智亦復如是。此智照處，貪瞋煩惱當下冰消，邪魔外道自然降伏，所過所存，盡化同體。圓融法界佛佛互現，普光明智亘古亘今，常寂常照，無有邊際，無有窮盡。又如許多雨滴落於大海，皆爲一味海水。一切衆生念佛之念亦復如是，百千萬念皆是眞如法界普光明智。乃知此念佛法門最上頓宗，一超直入佛智勝行，豈不快哉！現世以忠孝敬順爲基本，慈憐惻隱爲當行，時時念念，以彌陀普光明智照之，則無一事非眞如，無一相非佛智也。今有信士數十人，同願發心，結社念佛，將幻空上人所輯《清珠集》，刊印流布，欲與法界含識，同圓種智。可謂淤泥蓮華，居塵出塵，甚爲希有。若能淨念相繼，一心不亂，思專想寂，能所兩忘，則究竟此念，直入於彌陀法性眞如海，同游於毗盧遮那華藏刹，盡未來際，度脱衆生，無量無邊。是以隨喜，樂爲之序。歲上章敦牂端陽日，法幢山人虛舟堂德真和南謹書

又《淨土紺珠自叙》 歲己卯秋，余方駐錫於法幢時，夜山月吐白，篆烟裊青，一榻趺坐，萬籟俱寂。有客叩扉，飄然入揖曰：吾師宗承臨濟，苟據大法，據猊座，秉麈拂，拈一普光明智橫豎棒喝，四十餘年，法筵雄徒，未聞有一人作家者，必是門風高峻，躋攀無級耶？季世根機承當無力耶？權柄止此耶？緣法未熟耶？古德云：「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何不按下雲頭，以簡易方便，隨機接引乎？」余曰：「願聞其說。」客曰：「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者，此見大圓通之創自沙劫也。念佛三昧者何？思專想寂之謂。思專則志一不撓，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乃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者，是蓮社結集之始於震丹也。嗣後歷代宗師唱演者十百，正西樂邦往生者萬千。若人信心純至，正因凜然，重念生死，切思輪轉，妄緣雲散，亂想冰消，舉起一聲佛號，直下更無異見，即佛之念，如大阿鋒，橫按當軒，即念之佛，如大火輪，

星騰省城，吏萬物憂之思慮，觸之即覺。久久念成，念外無佛，佛外無別念，身心一致，能所兩忘，可謂破生死鬱臼之雷霆，燭迷妄幽微之日月。倘能如是驀直做去，禪淨何嘗歧二。修證究竟歸一者也。吾師何不以此淨土法門，普化有緣，勉思彙征乎？余默然良久，示此《紺珠》。客披覽已，曰：「而今以後，知師之垂慈苦心，未學淺劣，敢肆嘐嘐！」拜謝而退，因綴錄客問，以爲之引。又繫以偈曰：「過去已受無盡苦，現在今受無窮苦，未來當受無限苦，百千萬劫難可數。惟有一門可超升，念佛往生安樂刹，親見如來無量壽，得聞微妙眞三法，頓悟無上佛菩提，智慧神通悉具足，往來游戲十方界，供養諸佛受記莂，迴入娑婆度羣品，以報佛恩之萬一，是則名爲善男子，亦得名爲大解脫，可得名爲大夫丈，方得名爲大菩薩。淨土法要以數彙，見聞成證勝妙樂，白堂禪光遍大千，泥犁翻成藕華國。光緒元年己卯孟秋，法幢山慧定寺虛舟堂德眞識

三沙《清珠集跋》 夫法界珍寶，多般名稱，而衆獨以清珠名此集也？此一卷書，雖因紙墨，而不拘文字，實由乎人人晶孔撞天，個個腳跟點地之處，即其爲範也。至大至廣，其爲模也，至巧至密，開眼者一觸，如得醫中之珠，有目者纔開，似探衣裏之珠，所以者何？一心一處引證，無非先覺二利圓成之寶鑒，眞是後覺三十七助道品之瓔珞也。百二十則分科，無非行者三教通方之正路，實是法身一十二修多羅之眞金也。至部雖無分類，宛有警策啓信等十門，智行體用，左右陞堂，寂照不二，理事無礙，盡是萬行一十無盡，重重交映之梵網摩尼也。吁，以余觀乎述者之意，特以清珠題此者，豈不是耶？竊惟是珠不可以方圓長短之形，青黃赤白之色比觀，亦不可以利口之辯，分別之識擬論，宜乎此珠強名以清也。處染常淨，論變靡殊，在六凡而恒照，偏四聖而常寂。豈豈非幻客道人無礙珠，藥光居士淨願珠，虛舟上人普光珠，三有含靈如意珠哉！性潢法侶袖示請一語，余辭拙，不獲深感善益三根之願，而爲之跋。是歲之夏，佛國翁三沙書於古靈山普光寺之妙意齋菩提樹下

淨信《清珠集跋》 古德云：清珠下於濁水，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心不得不佛，此喻念佛之念與佛無間也。西天有寶曰清珠，此珠投於濁水入一寸，則一寸之濁水便清；自寸而尺，以至於底，勉處澄湛。蓋清珠喻念佛之淨念，濁水喻散亂之業識。當業識散亂之際，能念一聲佛，即散亂遠離，淨念現前，且稱念方第一聲，如清珠之一念也。再百二萬念，念念清淨，念念純眞，如經所云淨念相繼也。然要知此一聲佛，非但今生不能念，溯向多劫，未曾一心正念，故深到於今，不能純熟，方勉強念，得兩三聲，疑心頓起，雜慮橫生，以若所爲，求佛相感，何異吹網而欲滿也。噫，發願未深，操志無定，雖曰念佛，其實念與佛不相應也。若能信心純至，生死念切，萬緣外息，自慮內寂，舉起一聲佛號，直下更無異見，久久念到，念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念，身心一致，能所兩忘，可謂證修神術，到家捷徑也。幻客老人抄錄淨土要語一百二十則，以示淨社法侶，庸爲社約。余曾叩籌室，親承緒餘，竊取天目中峰和尚語，以廣師清珠名集之意云爾。門人六然居士淨信薰沐謹跋

趙成夏《清珠集序》 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儒與佛異乎？曰：「異也」〔柳子有言，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背孔子大鑒之道。終始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背孟子。然則瞿曇氏之眞詮秘藏，未始不與儒家相契。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殆亦儒門律師也。拈花微笑宗風邈矣，一棒一喝禪旨晦矣。於是依言語立文字，而千百公案，作隨方媲儀，對大演說。意愈勤而法愈離，駸駸乎於淨業道微，魔外交作，誠空門之陽九也〕

釋治兆堅幢於淨願之社，結夏三十年，同志繙素，勉思彙征，禪悅之暇，恥願內典，會萃諸家，摘抉單傳密付之義，彙爲一書，曾成走乞記，請敘於余。余儒者徒也，不諷釋氏家言，將何以覷破是卷之有足發惺於人小修行人哉！只見其言簡而意賅，旨精而包廣，未必別具手眼，已自洞見骨髓，由蹊徑而造堂室。蓮燈指路，寶筏登岸，恍然若參覩座而聆潮音，不其大歡喜歟！噫！賢劫論而象教替，末嘗聞有啓扃鐍而數珍寶如治兆者焉。治兆持身嚴，而信道篤，自托於瓠墨之間，集古德不傳之秘，欲化度一切衆生，則此心良亦苦矣。庚午仲秋，綺樹樓主人少荷居士趙成夏敘

劉燁《淨土紺珠跋》 癸酉己巳夏，避暑於道菴禪室，參禮虛舟長老，敬叩佛法大意。長老喻以三教原無二致，只在於「心」之一字，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聖相傳之心法也。淨智妙圓，迴脫根塵，佛佛相證之心印也。七返九還，修煉大寶，仙仙相授之心丹也。聲如天日光明，淨雲蔽暗，人爲妄想分別所昧，不能見自性，升沈輪墜，轉入諸趣，無有了期，豈不大可痛惜矣。

哉！若能回光返照，究源徹底，則萬有諸法，不外乎此之一心矣。聞之正如頂門一針，雖不能當下頓悟，然於每境緣動觸之際，一念猛省，則物我俱空，胸襟爽豁，此豈非長老熏陶之力乎？

宗人荷光居士，示余以長老所手輯《淨土紺珠》一冊，此取淨土經論中屬於數目者彙成，而可爲返心源之指南，渡願海之慈航，則尤見其誓度羣品之良匠苦心也。不勝景仰，謹撮前日之所承聆法誨一則，以書卷尾云爾。歲庚辰暮春，寶華居士帶方劉燁謹跋

露蓮《淨土紺珠序》　余聞之，世間萬法不外象數，故古昔聖王，見河驪而畫八卦，得龜瑞而叙九疇，此實爲萬有之綱領，衆法之樞紐也。至若淨土一門，是出世間之法，簡易直捷，尚不落於階級，安用此一二三四百千萬億之數目爲也。但以濁世人修淨土法根機不同，故證果之地自然而現四土九品，則何嘗外乎此數目哉！法幢山虛舟長老，早悟宗乘，大闡玄風，眞叢林之領袖，末法之津梁也。今取經論中淨土句語屬數者，輯成一書，名曰《淨土紺珠》，蓋取張燕公記事不忘之義也。在昔天台、中峰、大如、憨山諸師，俱是禪宗大匠，門庭高峻，而及其誨人，又拈此門，諄諄不已，豈非慈悲心切，度人爲急，指示出要之捷徑耶！後之讀是編者，亦須知師之婆心忉怛也已卯季夏，露蓮居士題

戒香《淨土極信録自序》　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一句之警，誠可痛醒矣。然身從業識而來，心隨妄念而去，不以一心念佛正念分明者，臨終十死十迷，猶塵詩之亂吹，不知飄入何處？具佛性者，甯不畏乎？但佛法如海，憑信方入，淨土一門，信尤爲要，信心之先，更無善法。一信之後，決不再疑，此直信淨土，眞實念佛，將來定得往生。余愚癡業重，愧一事罔成，而纖塵無知，幸禮四大名山，參聽開示，每指生死大事，以最直捷者，莫過於念佛一法也。謂千穩萬當，定得到家，捨此一門，無有別法，越於是耳。因契我初機，欣然禮歸，即就阿彌陀佛前，燒指發願，願我從今時，盡未來際身，若以舌不爛，則持名不絕；身不死，則念佛不休也。願既爾者，縱至異類旁生，亦無不有身有舌，有身舌者，依然念佛不絕，既念佛不絕，即墮落，亦不爲苦何者？賴以佛力，猶囚徒已近王身，何苦之有耶？故我障深如是，而根鈍又如是者，僅可如是立願，現以極信之，深願之，篤行之而已矣。敬將《彌陀經》文，及佛言祖語，恭述三十二偈，依經成文，非敢臆說，後續四十八咏等，彙成一帙，名曰《淨土極信録》。雖俗談粗語，不出淨土旨歸，猶衆流之赴海，盡歸鹹味，海赴衆流，無可不可也。故文雖粗陋，語或可當，哲者閱時，憫我下愚，知我苦志，幸靜研其意，庶同信此門，同登樂邦，勿以人廢言，負自佛性，況是録，專爲自策篤行之所採述也，安敢望於人歟耶？愧甚！愧甚！同治辛未冬嘉平除夕日，願西淨業學人蓮根戒香稽首題於越東之憶佛居

境泰《淨土極信録叙》　夫淨土一法，猶春雨滂地，朱日麗天，無根不潤，無機不燭。具信行願者，莫不往生，及至十惡狂夫，地獄相現，臨終十念橫超。苟非彌陀六八願力，孰能如此？可謂最圓頓之最方便也。蓮根大師所述《淨土極信録》者，專指是旨，作頌竭力稱贊，將彌陀經文，依次剖出，佛祖誠言，篤實指陳。其間語句直捷，義周理蘊，而諸文等咏，無不切當，賢愚普益，不信而信也。正謂之曰：「信行願三歸具足，宗教律三學全修。」句句從取舍之志發揮，字字由忻厭之心流出，誠苦海中，又添一津筏也。予三四展讀，忘其寢食，猶洪鐘驚以凝眸，始生微甦，似狂風吹開霧靄，漸見光明晞乎！予下愚肯拙，知識淺陋，閱於是録，如井蛙之望滄海，竟不知其爲何如也。愧予悟朦如此，獲是利，而尚稍甦，況才達聰哲之士，遇斯法，而不覺本性，頓入淨土者哉，未之有也。願同志深生欽信，眞實持名，日取日捨，急向西方，刻欣刻厭，兵廨玉蓮公餘，同治壬申夏六月，雖江若愚山人境泰，稽首拜撰於龍巖丈室之觀佛樓

陳悟侯《省庵法師遺書序》　省庵法師，爲蓮池大師後一人，故曰蓮宗九祖，上下千載，九人而已，皆由君子儒而成蓮宗祖師也。各有傳略著述傳世，其於儒釋道三教，各得其正，皆有其功，豈獨釋家幸有其人而已哉！如法師遺書詩文，明儒通釋，闡釋輔儒，與夫重示念佛修淨土，惟精惟一，至簡至明，洵爲苦海慈航，迷途寶筏。因兵燹後，書既鮮覯，板又莫存，邦上重甯海雲禪師，倣圖續刻廣布，亦猶秉燭於夜行，指津於失路，予樂助之，以成其志。由斯人得追溯源流，同歸正覺，復明本體，脊獲眞詮，將見蓮宗贊緒，代不乏人，左道異端，概無惑世，豈非吾儕之至幸，九祖之厚望也歟！同治十一年臘八日，山陰守源氏陳悟候敬序

張悟基《省庵法師遺書序》　省庵法師遺書，乃傳蓮宗正脉書也。海雲禪師爲之重鐫，得於淨業，正本清源，厥功偉矣。吾復請以蓮宗初祖至九

相傳，金口布，遂同其意，囑綴數語，以堅奉持，因應管見曰：夫蓮宗，正宗也，正教也。學者得之，猶木從繩，則正也。無學者之得與不得，視人之幸與不幸耳。幸則誠意正心，自得正學；不幸則不得其正，苟必速夫身。所謂修身，在正其心，未有心不正則能身修也。禪師既自善得正傳，復願善與人同，人得，同聆正音，同歸正道。善哉善哉！先獨善而後兼善者也。如人盡同其心，正已正人，皆成正果，天下安有不幸者乎！書至此，萬籟俱寂，一月在天，復得一偈曰：天地如逆旅，人皆是過客，惟有聖賢心，長明同日月。同治十二年立秋日，蘭亭山耕根氏張悟基謹識

悟慧《省菴法師遺書序》　省菴法師遺書，誠爲修淨土之資糧，念佛法門之寶筏也。惜此書不常概見，兵燹後其版久不存，而此書更不可得。今於友人處，偶得是本，繙素咸樂誦之，爰欲刊印，廣布流通。幸遇守源甫陳君，耕根甫張君，與余有同志也，遂爲之倡首，暨諸同道信善者，皆樂從以付梓。要使蓮宗一派，源源繼起，永不致斷絕。凡修淨業之士，必須遵循祖師之法則，篤信遺書之開導，至詳至切，言淺則易知，言近則易從。此書殊不易得，故特廣印普送，惟願同志道侶，樂讀此書，如法受持，得生淨土，使天下信心人聞之，皆額手稱快焉。同治十二年，歲次癸酉春三月，邗上後學種瓜道人悟慧，識於妙香華雨之室。

張淵《念佛起緣觀偈直解敘》　念佛一門，乃諸佛教網之宏綱，主掌淨土之要門也。初借自廬山，接軌於震旦，則自曾時廬山始。至隋出有天台智者，弘通念佛之一法，於是宏綱揭，教網張，而我佛廣長舌相，遂徧遍覆於震旦。隋時之智者，即天台第一代祖也。所作有《十疑論》，指歸淨土，成就出世三不退地，於末法衆生機緣易接處，要功則使在念佛一一論中，抉破羣疑，發明玄奧，實主掌淨土之大宗匠也。

余思佛教之行，較難於儒，其欲振季世之頹綱，紹廬山之法脉，此一大事，決非聖人不能任。先賢以爲天台第一代祖，即釋迦再來身者，洵屬可信。嗣是有繼天台而起者，如唐之飛錫，則有《寶王論》，宋之優曇有《寶鑒》，元之天如有《或問》，其餘若《宗鏡》，若《合論》，歷代傳人，著作甚富，余難盡述。迨到明時，萬益大師出自蘆峰，集有《淨土十要》一書，允可謂繼天台而集其大成。

第窮鄉委巷，老幼婦女，但知習得八句觀偈，未能達得大部全書，是可慨也。甚至有竊異司之資，直將念佛一句作錢抵者，噫，是迴明珠彈雀耳。不知念佛一門，乃橫截生死之慧劍，徑出離界之快輪，佛度生，在此一念，生蓮出劫，在此一念，肯將此念作錢抵乎！蓋念無大小，要知圓解。《觀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衆生心想中，故知佛面向於一切衆生，念一句佛，則能摧敵開發衆生之業障；念一句佛，則能震動一切衆生之慧牙，業障摧，則土不期淨而自淨，是以有淨土出生，慧芽震，則華不期敷而自敷，是以有蓮華托體。世界廣無邊，則此一念之力亦無邊；衆生出無盡，則此一念之力亦無盡。當知能把佛號，但念一聲，則菩提種子，永劫長栽，巍巍功德，法界同量。由是一柱香一纔華供在佛前，即能遍供一切衆生，能令衆生熏此華香，均獲未來作佛資糧。借幻求實，無幻非眞，識是圓解，念佛方能得力。噫！此一法門，功德誠難思議，爾借八句觀偈，因所習而順導之，亦欲其儕齊超淨土，使信知有念佛一門也。惟願有志斯道者，閱吾是編，進以靈峰之《十要》，則淨土之趣，直可當下自悟矣。同治甲戌孟夏，剃南後學張淵謹識

曉柔《淨土證心集自序》　夫大道自如，萬行之本。本元皆一，吾教何歸？倘萬行同一眞，奚自得分迷悟？由一眞具萬行，故此有判其流，人心自異。道本常然，一念未生，千途安有？故諸聖達此道，則生死虛寂；衆生昧此道，則輪迴宛然。以致大覺尊慈，不能自已，示生垂迹，爲實施權，況福宣揚，鑒機宜而與法；一音圓演，指空有以利生。佛應雖殊，理終無別，觀此萬敷之妙用，總爲一性之相關。詳夫理事雙融，旨明毫端之上；善惡兩念，果招萬難之中。塞滿太虛，盡無餘，填作法界無不遍。若達一心體用相即，便知萬法大小無生，其實反本歸源，隨緣不變也。是以無量法門之多，任他嘆窮橫遍，一乘覺場之大，只須意會神通。古所謂心包太虛，量周沙界者，明矣。夫凡聖一體，感應靡差，不礙卷舒，不爭遠近，不隔事理，不妨去來。故知從東至西，十萬億土，無論上中下根，皆可往生見佛，只緣兩土苦樂有異，淨穢不同，所以彼此欣厭，不可不脫切也。佛祖誠言，六方同贊，吾人果信願持名，未有不親證親到者。論位雖有高低，到彼俱無生死，可謂釋迦一代時教，彌陀六字洪名，旨無不該，機無不被者矣。然一生上聖，尚迷隔羅之光，五濁下凡，焉窮徹底之本！但不忍遺教，乃以露鄙懷，略展數言，聊申淺見。故迦葉菩薩云：從未登地已還，皆名邪

是之人，此之謂也。非假如來之方便，曷到寶所之玄門？余何衆生機由利鈍不同，如來法乃難易俱爾，所以非使言說，何以決疑？非引證明，何以起信？述成佛祖之言教，同證自他之偏圓，願法界衆生，報惟心之佛恩，三空頓證，親見十劫之彌陀；無量分身，並圖二嚴之福果。壓劫有盡，心願無窮云爾。時維大清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孟春之月穀旦，東甌釋印蓮曉秦氏自序於約西精舍

吴鄭衡《淨土證心集序》

夫所謂土者，心而已矣。心外無土，土外無心，淨名所謂心淨則土淨也。倘以肉團爲心，緣影爲心，既未證心之所以爲心，又安識土之所以爲土。則夫應觀法界，一切惟心，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者，果何所謂也？而迷心作境者，昧然罔覺，一心之趨向，遂成兩土之分歧。有穢淨，斯有苦樂，有苦樂，斯有生佛，一切之國土，想網之所成也。濁惡衆生，既不能信，復何能證？誰則背塵向覺，起厭生欣，當今之世，而欲求一超生死之捷徑，脱輪迴之方便，舍此淨土一門，其何從而有之？

台宗印蓮法師，深究宗門，廣稽教部，不以宗教爲究竟，而以淨土爲指歸，其亦情徹根源，契理亦復契機，故發爲詩歌，作爲銘贊，無不闡揚淨土，大放厥辭。二十九章之雜綴，所以發明淨土也；四十八首之題像，所以宏贊淨土也；唯心之頌百八，所以遍窮淨土也；要約之律二十，所以勸修淨土也。而且欲賅有銘，警策有儆，無非反復叮嚀，欲人之同歸於淨土也夫菩薩之用心，利他更切於自利，恐淨土之不知所修也，爰輯儀式以示之，恐淨土之有外乎禪也，復疑牛頭以通之。法師之於淨土，固已深信，而證之於其心矣。余與法師交契行年，深知顯末，十六猶負薪，二十始雉染，天當學問，而能言之鑿鑿者，不亦難乎其難哉！因并數語於簡端，以明法師之專心淨土，絶不以宗教接人，正是善宗者不言宗，善教者不言教也。後之學者，當知無宗之非教，無教之非宗，無宗教之非淨土也。幸勿歧而二之！是爲序。大清光緒乙亥歲孟春月，樂成吴鄭衡書於三一閣之香樂室。

心永《淨土承恩集新刻序》

《承恩集》者，乃妙能法師虚心爲道，知恩報恩之言也。所以從始至終，無非贊極淨土，信極戀公，以及自己眞言實行，直心發露等語，可謂醒愚蒙之痛策，渡苦海之慈航也。法師生來純厚，信根天然。在儒教時，見佛必禮，遂曾喜拜，故得於淨土法門，深信力行如此。因念淨土，正被時機，遂發大心，極力闡揚，逢人必勸，每晨十念，及記數持名。一時依教得往生者，不能盡舉。有三人聽法師之言，十念記數，盡報不修，皆得往生，乃余親聞親見。一瑞邑常寧寺超宗師，三日之前，預知時至，遂將衣服經書，分施親友；至第三日，請衆同念佛一枝香而逝。一平邑廣慧寺錦靜師，七日之前，預知時至，遂請淨友打七，自己禁語，相隨念佛，至第七日，端坐怡然而逝。一常甯寺之鄰黄茂林居士，臨終之時贊曰：「承妙能法師示云，若知西方好處，假使請作國王，必不肯去，果然果然。」並誡妻子，精進念佛，遂稱佛而逝。略記三人，以明淨土之當機，持名之靈驗，總由法師力宏斯道之大願也。

堅密大師示十念法門云：此淨業必不可少之行，即課佛多者，亦當行之。《滿益大師云：「念佛之法雖多，持名最爲簡便，持名之法雖多，記數最爲穩當。眞實操履之士，豈求異恩夫愚婦哉！」今觀三人，別無奇妙，只有十念記數而已，故知十念記數，功德不可説不可説。余深懶下考，常生憂疑，何幸聞斯切要之典，每讀之，如雲開日朗，慶快之至，遂發心募刻，以公淨友唯願若見若聞，咸學法師信極戀公之志，必得死心念佛，早生西方，庶不負《承恩集》血滴滴之言也。時維光緒二年四月佛降誕日，淨業弟子心永能拳敬燃寶香十二炷稽首謹識

又《淨業痛策附刻序》

《淨業痛策》者，乃涔陽空靈大師，諱照瑩，號歸西之所著也。深深慶法，大大贊恩，且重重闡揚戀西大師，耳提面命慈悲之德，眞可以自策策人，欲速成淨業，必賴於此。其有功於淨土，豈小小哉！余附入《淨土必求》者，是戀西大師之所親囑也。因見《痛策》之書，最應時機，必大行世，恐好學之人，嫌其太略，是故再瀝心血，集成是書，而佐助之。其言詞懇切，行願眞深，愧我愚騃，無言可贊，只堪跪向佛前，敬然瞥香四十八炷，供養阿彌陀佛，發願云：我昔有何善，今世得逢師？聞此微妙語，定可望蓮池；是故然瞥香，供養彌陀佛；願我盡未來，常遵如是策。此書亦名《淨業痛策》者，誠可謂痛策中之大痛策也。有梁西道源淨友，發心募刻，以培淨因，願見聞者，起信願行，盡此報身，同生淨土云。光緒三年孟夏月，淨業學人心永稽首書於山陰之法源庵

又《淨業痛策前附》

《彌陀經禮想儀》者，乃戀西大師，敬遵堅祖

彌陀行儀之所述也　收攝戒略，勿論表念顯，而存論思，妙成爭契　故令率下修者，悉皆稱善　以現前一念本具廣大之心，有遍禮十方三世常住三寶，託十方三世常住三寶，而頓顯現前一念本具廣大之心　所謂生自即他，即理即事，即真即俗，即因即果，即徹因源，即事出纏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微塵刹海，自他不隔於毫端也　持一卷小小彌陀經，便爲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之所護念，蓋爲此也　故要解云：「華嚴奧藏，決華秘隨，一切諸佛之心要，菩薩萬行之司南，皆不出於此矣　當知此儀，即圓淨三業之要術也　出聲口業淨也，作禮身業淨也，默想經文，意業淨也，再加長跪朗誦，又是淨身口之極則也　如是懇切至誠而修，十方諸佛彌陀釋迦，豈不決定速垂加護，令臨命終時，決定往生，非但決定往生，且得見佛必早，欲速入菩提，普度含識，必必仗此者也　如是功德，十方諸佛，出廣長舌，常贊不休，豈能盡哉！願淨業後賢，不可不盡力而共行之　上皆慧公親口所言，余不過隨記而已　時在光緒三年夏日，後學心本稽首書於報恩關右

楊文會《重刊淨土四經跋》

予幼聞佛法，惟尚宗乘，見淨土經論，概不介意，以爲寄相莊嚴，非了義說　乃見憂堪諸書，闡發奧旨，始知淨土一門，普被羣機，廣流天法，實爲苦海之津航，入道之階梯也　無如兵燹之餘，僅見《小本彌陀經》，而於大本無量壽經》、及《十六觀經》，迄不可得　越癸亥陵，獲見此本於三君雨叔處，鈔之數年者，一旦得之，喜出望外　此本爲鄱陽魏公默深所輯　魏公經世之學，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淨業圓成，乃由體以起用也　世緣將盡，心切利人，遂取《無量壽經》，參會數譯，刪繁就簡，訂爲善本，復以《十六觀經》及《阿彌陀經》、普賢行願品》，合爲一集，名曰淨土四經　使世之習淨業者，但受此本，無不具足自逆流覽擬以來，其板想不復存　今者廣募信施，重鋟梨棗，庶幾魏公片善之心，末學咸受其惠　伏願世間修佛乘者，毋於淨土，便生輕慢　須信念佛一門，乃我佛世尊，別開方便普度羣生之法　倘不知其義旨深微，但能諦信奉行，自有開悟之期　知其義者，正好一心迴向，萬行圓修，轉五濁爲蓮邦，證彌陀於自性，是則予之所厚望焉　同治五年佛成道日，淨業弟子楊文會謹跋

又《西歸直指跋》

玉峰周安士先生著述，傳於世者，計有四種：一曰《安士全書》，二曰《萬善先資集》，三曰《欲海回狂》，四曰《西歸直指》　先有見者，莫不敬喜信受，以故各處刊板，流通最廣　《西歸直指》一書，經吳門江讞君刪改，非復周氏原制　江君以爲綱要，卷帙舉五龍舒淨土大彙》，及四十八願等，今已先將《彙》、《林》中所有者，合刻流行，則《彙》可以不列　不知周氏此書，全從各家撰集出摘來，皆以他本所有者，概不重出，則此書不全刪除淨盡不止也　今於廣山來君保之處，得勝連居士施刻原本，見者嘆喜無量，咸謂周君願力所持，特留此本嘉惠後學也　飯授三兒，以復舊觀　周君有云：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惟冀展轉流通，以相傳於無窮耳　光緒十二年春正月，金陵刻經處識

又《彙刻古逸淨土十書緣起》

淨土家言流傳於世者，以天台《觀經疏》及《十疑論》爲最古，嗣後作者寥寥，咸謂學道之士，羣趨於禪，而淨業中衰　斯言也，余未之信　頃年四海交通，遂得遨遊泰西，遇日本南條文雄上人於英倫　上人名文雄，淨土宗傑士也　既各歸國，遠寄藏經，其中專談淨土之書，自元魏以迄南宋，擇其尤雅者得十種，彙而刊之　庶幾後之學者，一展卷間，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也

《無量壽經義疏》、隋沙門曇鸞撰　《觀無量壽佛經疏》、唐沙門善導撰　《阿彌陀經義述》、宋沙門遵式撰　《稱讚淨土佛攝受經疏》、唐沙門窺基撰　《往生論注》、元魏沙門曇鸞撰　《安樂集》、唐沙門道綽撰　《西方要訣》、唐沙門懷感撰　《遊心安樂道》、唐新羅沙門元曉撰　《淨土論》、唐沙門迦才撰　《釋淨土羣疑論》、宋沙門慧遠撰

嚴德《時時念佛序》

楞嚴經》云：歸元無二路，方便有多門　惟我世尊，曠劫精修，圓成六萬四千度生法門，因爲接引法界衆生，統歸大圓鏡智，遺留三藏十二部經在世　茶何末法之中，兵燹時遙，薄福凡夫，幾人能睹？惟有淨詞小曲，能入耳目，邪心熾盛，不知不覺，造成三塗惡業！衆生流浪愛河，漂沉業海，生死輪迴，出沒須臾，不聞佛法，何有了期？一念失足，萬劫難復　余自慙業重障深，才疏慧淺，不通儒書，皆前輩將摩勞苦惱，西方樂境，按月奧時，編集斯錄　自約警策念佛，令他初心入門直徑，無非引指示歸大法，時時提醒本來人　惟願善男信女，感

識田，永爲道種，如能信行，願切同生西方淨土矣。光緒三年七月，古杭西溪玉池道人謹識

陳仲泉《普能嵩禪師淨土詩跋》　永明壽祖云：「有禪有淨土，猶如帶角虎。」世之學佛者，其亦禪淨雙修，爲無上法門乎。己卯秋，清玉與錢唐許靈虛，共刻普能禪師《彌陀經易解》及《淨土詩》；一時淨業之徒，幾於家置一編，人手一帙矣。是年冬，有乾上人，復以吾師定念和尚法語見示，清玉受而讀之，見其言言透頂，語語徹宗，直指威音以前，力提向上一著。吾師與普公，爲法兄弟，前後主天甯寺有年，一則宏揚淨土，一則廣闡宗風，與壽祖有禪有淨土之旨，可爲深相符契矣。

回憶同治甲戌之冬，清玉從臺灣內渡，朔風怒號，海濤山立，輪舟顛險，幸得生還。甫抵吳門，驚魂未定，即駕小舟，赴毗陵，敏吾師於天甯丈室。師時病已篤，猶力疾起，授清玉三皈五戒，諄諄以佛道無上相勖勵。乃未浹兩旬，師竟圓寂。清玉每痛與吾師法緣之淺，不得常承棒喝。今幸得此編，時時展誦，潛參默究，庶幾一旦心地廓明，得見本來面目，與吾師於常寂光中，絲毫不隔。師以無言言，清玉以不聞聞，又何必朝提夕命，方許爲親炙有道也哉！亟付剞劂，以廣流傳。師荼毗日，有堅固子，清玉親獲一粒，供奉精舍。每於萬緣退聽之時，焚香趺坐，觀想眞身，水月空明，根塵俱脫。師乎！師乎！此又豈尋常世緣之所能及者乎？光緒七年七月，弟子清玉稽謹識。

本普《修西輯要序》　纔知過去，已換爲現在；纔知現在，已換爲未來。如是轉換，剎那無有住時。然刻刻轉換，彌陀誓海，無轉換也；念念轉換，彌陀名號，無轉換也。勘破過去未來，故曰阿彌陀佛，今現在說法。現在說法時，即現在攝受時；現在攝受時，即現在受記時，無一處不現，更無一處不在。是故蓮池大師末後囑之，老實念佛，莫換題目。不但念佛不可換，即老實亦不可換。人身生死關頭，將以分段身，換成中陰身，險哉！平時不換題目，命盡決不換中陰。何以故？老實之極，便得佛力，佛力現前，全成佛念，捨娑婆，生極樂，無轉換中，仗佛力換爲蓮胎矣。

信庵大師相契有年，其生平純心念佛，綿密不斷，淨課餘閒，輯古德淨土法語，彙萃成編。觀其所輯，正合智者《十疑論》信念他力之說。夫信自力者，似易實難；信他力者，似難實易。初發心人，或緣是編，遂深信他力法門，因先入之言，而得正知正見，放下身心，執持名號，於學者未嘗無少利焉。以是編爲自己警策也可，即以是編爲互相警策也，亦奚不可。光緒十年十月朔，淨業學人本普拜敘。

方誌《蓮修必讀自序》　佛法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凡詩歌偈頌，皆洞明本宗，從大悲心中流出，依經立說，發揚念佛三昧，無餘蘊矣。茲引導初機，借語明心，因言見道，道見，則言亡；此所謂即文字而非文字，觀如屢見初修，未能閱淨宗諸典，又難於記誦，故將淨土中歌頌，已經目覽者，隨見隨錄，刻行以便讀誦。倘有尚於行持好略者，雖一言半偈，足可依從，以了生死也。

我朝世宗憲皇帝，叙寒山大士詩云：「讀者或以爲俗語，或以爲韵語，或以爲教語，或以爲禪語，如摩尼珠體，非一色，處處皆圓，隨人目之所見。」朕以爲非俗非韵，非教非禪，眞乃古佛直心直語也。」佛法如海，此書之選，如海中一滴，自愧法眼未明，不無有遺珠之憾。切不可以此爲究竟，亦不可因人微而藐此書不觀。曾見滿益大師《西齋詩贊》，其略曰：「以茲微妙勝伽陀，令我讀誦當參學；一讀二讀塵念消，三讀四讀染情薄；讀至十百千萬遍，此身已向蓮花托；」亦願後來讀誦者，同予畢竟生極樂。是爲序。光緒丙戌年七月佛歡喜日，觀如書於揚州藏經院。

瑞璋《西舫彙征序》　夫法藏創闢四淨，纔願船於樂津；能仁誓攝五濁，駕慈航於苦海。此抬彼擱，務在弘濟羣生；贊勝折劣，惟其善誘諸趣。噫！覺皇出現，惟此爲一大事因緣歟！何其嘔心瀝血，說此難信，躬此難行，僧祇劫來，少無疲厭也。然吾嘗聞之，淨剎寶池蓮華化生之人，金軀香潔，月容端好，福智俱隆，快樂自在云。大抵據因以感果，則隨其心淨，佛土自淨矣。淨業行者，必須修心，如蓮之皎潔無瑕，如蓮之清香遠徹，如蓮之處染常淨，如蓮之入水不著，然後乃托蓮胎，而初發心時，便有一朵蓮華，生芽於德水之中，隨人動慢，華爲榮悴，此理昭然，更何疑乎！且不待聖而興，自是上等，見賢思齊，正爲吾儕今日之急務。故搜輯從古諸上善人，歸化靈迹，亟付剞劂，欲與蓮社法侶，共睹先進之模楷，庸作西邁之章程耳。在昔道珍闕經，不得附載於歸帆，通志易服，僅能追泛於去船。古德云：「生死忙忙古渡頭，彌陀撥動濟人舟，無時不作難遭想，歡喜同登解脫舡。」以知愛河滉漾，欲浪淘涌，須用舟楫，乃能涉險濟，達願海，

誕登彼岸也　故名其書曰《西方彙征》云爾　時祝聖清安寺僧智旭題

周思仁《啓信雜說序》　以淨土之說，勸大智慧人，化導甚易，因其宿福深厚，根器不凡也　以淨土之說，勸愚夫愚婦化導亦易，因其胸無成見，如甘之可以受和，白之可以受采也　獨是以其說告之吾輩讀書人，卻甚不易由其先有一種陳腐之執，牢結於胸，故雖有至道，而不欲聞，雖有良言，而不欲聽也　爰集指迷歸信之言，可與淨土相發明者，摘錄數條，以當法喜，名爲《啓信雜說》

定慧《唯心集自序》　夫修行捷徑，莫如念佛，念佛之要，必先觀心心若不明，徒勞唇吻，雖口稱佛號，而不知念者是誰也　夫一念相應，九品同符，理事持名，皆不虛棄　苟於能念之心，所念之佛，直下雙忘，心佛齊泯；急爾淨智妙明，廓然洞徹，寂光眞境，頓了目前　所謂自性彌陀，唯心淨土之義也　古德云：「禪淨雙修，自他兼濟，目足齊運，到清涼池。」又云：「念佛不作福，人道多苦辛；作福不念佛，未免受沈淪；作福兼念佛，如筏渡迷津　則悲智齊融，方提得起這一句佛也　是故當勤精進，急辦前程，一句阿彌陀，異口同音；一句阿彌陀，善惡不分；一句阿彌陀，凡聖正因；一句阿彌陀，解脫冤親；一句阿彌陀，普濟羣生；一句阿彌陀，萬善同登；一句阿彌陀，六度齊行；一句阿彌陀，淨穢澄清；一句阿彌陀，東西台並；一句阿彌陀，包括古今；一句阿彌陀，涵蓋乾坤；一句阿彌陀，證入無生　一句了然超百億，十方世界現全身　只因蓮社道友，請益禪淨唯心之旨，不覺逗漏，遂成話墮，雖有言說，毫無交涉　夫損己利人，智爲先導，開之以方便門，示之以解脫道，橫超直往，誓不退轉，定有到家時節如肯余言，終不虛行

鄭韋庵《持名四十八法引》　若論淨土，法門廣大，諸上善人，依佛教而往生者，十方紛來，數如雨點　於修行中，不專念佛，於念佛中，不專持名，而已高標姓字，穩坐金臺　此蓋或乘大願，或由妙悟，或備衆福，或秉戒力，或精觀想，故不假方便，自得心開　以今言之，觀既未易成就，戒又未易全持，衆福非旦夕可期，妙悟非鈍根可得，大願堅固，更罕有焉　若不再從老實持名上，出一頭地，必致長沉苦海，永受輪迴，千佛慈悲，亦難救汝　故持名一法，普攝三根，速歸淨土，方便之勝，無過於斯　深淺合離，惟人自取，勉矣

律宗分部

綜　述

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中　二不善心者，謂識知戒相或復關學，輕慢教網，毀訾佛語，如明了論述云，有四種麁惡言犯罪　一者，濁重貪瞋癡心；二者，不信業報；三者，不惜所受戒；四者，輕慢佛語　故心而造，則得重果　以此文證，由無慚愧，初無改悔，是不善心　故《成論》害心殺蟻，重於慈心殺人，由根本業重，決定受報，縱懺墮罪，業道不除　如《十誦》，調達破僧犯偷蘭已，佛令僧中悔之，而於業道尚墮阿鼻　故《地獄經》云，一作業定，二受果定，諸佛威神所不能轉，廣如卷末陳說　三無記心犯者，謂元非攝護，隨流任性，意非善惡，汎爾而造　如比丘方坐高談，虛論費時，損業縱放身口，或手足損傷草木地土　和僧媒娶，妄用僧物，長衣過限，非時入俗，手觸僧器，壞身口儀　如是衆例，並通攝犯。唯除恒懷護持，誤忘而造　此非心使不感來業，非卽如上　前爲方便，後眠醉狂，遂成業果　通前結正，並如論中無記感報

問，無記無業，云何有報　答，解有二　初言感報者，謂先有方便，後入無記業　成在無記心中，故言感報，而實無記非記果也　二者不感總報，非不別受　如經中頭陀比丘，不覺殺生，彼生命過墮野豬中　山上擧石，卽因崩下還殺比丘　又如五百問中，知事誤觸淨器，作啖糞鬼等　如《成論》中，睡眠成業是無記業　問，如前無記，有不犯者，其相如何　答，前已略明，今更廣示　謂學知戒相，善達持犯，心常兢厲，偶爾忘迷，由非意緣，故開不犯　如長衣過日，忘不說淨　善攝根門，便睡漏失　扶持木石，失手殺人　如是等緣，並非結限　反上所懷，並結正犯　然則業苦綿積，生報莫窮，虛縱身口，污染塵境　既無三善可附，唯加三惡苦輪　以此經生，可爲歎息　二引證誡報

自上引經，並是佛說正翻，非謂失譯疑僞，勿得縱心罪境，曾不反知，一犯尚入刑科，多犯理須長劫。今時不知教者，多自毀僞，云此戒律所禁止，是聲聞之法，於我大乘棄同糞土，猶如黃葉、木牛、木馬，誑止小兒，此之戒法亦復如是，誑汝聲聞子也。原夫大小二乘，理無分隔，對機設藥，除病爲先，故鹿野初唱，本爲聲聞，八萬諸天便發大道，雙林告滅，終顯佛性，而有聽衆果成羅漢，以此推之，悟解在心，不唯教旨，故世尊處世，深達物機，凡所施爲，必以威儀爲主，但由身口所發，事在戒防，三毒勃興，要由心使，今先以戒捉，次以定縛，後以慧殺，理次然乎。今有不肖之人，不知己身位地，妄自安託，云是大乘，輕弄眞經，自重我教，即《勝鬘經》說，毘尼者，即大乘學。《智論》云，八十部者，即尸波羅蜜，如此經論，不入其耳，豈不爲悲，故《摩耶經》云，若年少比丘親於衆中毀訾毘尼，當知是爲法滅之相。《涅槃》又云，若言如來說突吉羅如上歲數入地獄者，並是如來方便怖人，如是說者，當知決定是魔經律，非佛所說，以此文證，如來懸知未來有此，故先說示以定邪正，不令有濫。而有同前羣黨，可謂眞是魔民。

又《遺教》等經並指毘尼以爲大師，若我在世，無異此也。而故違逆自陷深阬，故《百喻經》云，昔有一師，有三弟子，各當一腳，隨時按摩。其大弟子嫌彼小者，便打折其所當之腳。彼又嫌之，又折大者所當之腳，譬今方等學者非於小乘，小乘學者又非方等，故使大聖法典二途俱亡。以此證知，今自目覩，且菩薩設教通道濟俗，有緣而作不染其風，初心大士，同聲聞律儀，護譏嫌戒，性重無別，即《涅槃經》中，羅刹乞微塵浮囊，菩薩不與，譬護突吉羅戒也。又《智論》云，出家菩薩守護戒故，不畜財物，以戒之功德勝於布施，如我不殺則施一切衆生之命等。以此文證，今鑑學大乘者，行非可采，言過其實，恥己毀犯，謬自褒揚。余曾語云，戒是小法，可宜捨之，便即不肯，可宜捨之，又復不肯，豈非與煩惱合，卒難諫喻，又可悲乎。今僧尼等，並順聖教依法受戒，理須護持，此則成受，若元無護，雖受不成，故薩婆多云，無戒重心不發無作，縱使成受，形儀可觀，佛法住持，理須同護。今時剃髮染衣，四僧羯磨，伽藍設訓導道俗，凡所施爲，無非戒律，若生善受利，須身秉御之處，口云我應爲之，若污戒起非，違犯教網之處，便云我是大乘不關小教，故佛藏立鳥鼠比丘之喻，驢披師子之皮，廣毀譏訶，何俟陳顯，恐後無知初學，爲彼魔蒙，故曲引張，猶恐同染，悲夫。

又

此土有三百五十戒，依之修行，善識其不種種者，使發生定慧，克剪煩惱，若闇於所緣，隨流染惑，豈能反流生死，方更沈淪苦趣，所以依教出相，具顯持犯，必準此行之，庶無過害焉。今但隨戒別指，直陳進不，若通明心境，具在方軌持犯中，然戒是生死舟航，出家宗要，受者、法界爲量，持者、麟角猶多，良由未曉本詮，故得隨墮生染。此既聖賢同有欽序，何得抑忍不論，故直筆舒之，略分四別，一者戒法，此即體通出離之道；二者戒體，即謂出生衆行之本；三者戒行，謂方便修成順本受體；四者戒相，即此篇所明，亘通篇聚，就初戒法受緣已明，今略標擧顯知由徑，且分七門，一聖道本基；二戒有大用；三略知名趣；四具緣不同；五優劣有異；六重受通塞；七震嶺受緣時代不同。

初言聖道本基者，如《成實》云，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三行次第賢聖行之，即經云，依因此戒，得生諸禪定及滅苦智慧。又律云，爲調三毒令盡，故制增戒學。又云，戒者行根面首，集衆善法，三昧成就。又《智論》云，若無此戒，雖諸苦行皆名邪行，即經云，諸善功德皆不得生。餘廣如《戒本疏》述之。

二戒有大用，諸佛立教並有勝能，明義各別，理須略擧。夫三寶所以降安，九道所以師訓，諸行之歸憑，賢聖之依止者，必宗於戒，故律云，如是諸佛子，修行禁戒本，終不墮邪流，沒溺生死海。又《戒經》云，若有自爲身，欲求於佛道，當尊重正法，此是諸佛教，故結集三藏，此教最先。《善見》云，毘尼藏者，佛法壽命，毘尼藏住，佛法方住，故先結之，所以爾者，餘經但汎明化迹，通顯因果，事隨理通，言無所寄，意寔深遠，脗情未達，雖欲進修，鮮得其要，多滯荃相，由迷教旨，今戒律大藏住持功漏，凡所施造，並皆麁現，以人則形服異世，法則軌用有儀，住既與俗不同，雜行條然自別，由世隨相，有法逐相成，便能綱維不墜於地，又以法能資人，親成衆行，使人能弘法，故律云，以衆和合故，佛法得久住。

三略解名義，依彼梵本，具立三名，初言毘尼，或云毘奈耶，或云毘那耶，此翻爲律，即四分十八法中，毘尼及律，二名不並，又增一中七種律也，謂七毘尼，或以滅翻，從功能爲號，終非正譯，故以律翻之，乃當正義，二言阿羅，此翻爲戒，即六度所說，良證可知，三言波羅提木叉，此云處處解脫，顯其次第，即是，化始終，律則據教，教云孤起，必詮行相，戒則因之而立，戒

不虛因，必有果克　故解脫經縛，最在其後　次明其義　初云律者，法也，謂犯不犯輕重等法，並律所明，即教詮也　問，餘之兩藏亦明律法，何不標名答，智論云，餘藏所說，意存定慧，此中顯宣戒行爲萬善之因基，故先取法名，引生後二也　所以前標律者，由出家五衆，形服異世，顯內法亦異　而外道俗流濫同舉迹，無由取別，妙以法除，故創弘律名，用顯知法　餘如常解　二者成義，如雜心說　謂類通法界也，廣如後明　智論云，戒者，秦言性善也　又善生經云，戒者，制也，制不善法，或云連隄性不容惡，或云清涼遮煩惱熱，或名爲上，能上大堂至無上道　此但從功能彰名，或從心彰　如經云，學也，學調伏心等　或就體解，即作無作戒，如雜心云，別解脫調伏，以體是善非惡無記　問明正義，戒者性也，性通善惡故　還律儀類亦通周，故云不律儀也　若此立名，戒當禁也　還法禁善，名之爲律　衆殺前生，行順此法，名之爲儀　若就善律儀反解即是，此則以戒從教立名　又律云，木叉者，戒也　此因從果爲號也　三解脫義者，近而彰名，隨分果也，謂身口七非，犯緣非一，各各防護，隨相解脫　遠取戒德，因戒克聖　望彼絕累，由遵戒本　故律云，除結無聖礙，縛著由此解

株宏《雲棲法彙》釋經第一冊《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義疏發隱》

卷一

初列五品

別教五十二位，次第修行　圓教圓修，一心具萬行，異於次第行也　外凡五品位：

一，初隨喜心　若人宿植深厚，或值善知識，或從經卷，圓聞妙理，一法一切法，一切法一法，非一非一切，不可思議，起圓信解　信一心中具十法界，如一微塵有大千經卷，欲開此心，而修圓行　圓行者，一行一切行，略言爲十：謂識一念平等具足，不可思議，傷己怔沉，慈及一切；又知此心常寂常照，用寂照心破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又識一心諸心，若通若塞，能於此心，具足道品，向菩提路，又解此心正助之法，識己心及凡聖心；又安心不動，不墮不退不散，雖識一心無量功德，不生染着　十心成就，其心念念，悉與諸波羅蜜相應也

一發隱　此明隨喜者，妙悟圓理，該羅圓行，非偏聞淺信之謂也　一多相即，不可思議者，中道圓理也　於此信解，是爲圓信解　則知一念具十法界，十復具十，成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界成三千世間　故曰：介爾有心，三千具足，推之無盡，不離一心　徵塵大經，又何疑哉？依此而修，豈非圓行？且圓心雖不可分，略舉亦有十種：一，解平等心；二，傷己悠物；三，知心寂照；四，妙觀破惑；五，知心通塞；六，具足道品；七，明晦正助；八，了達聖凡；九，安心堅固；十，不着知見　此十心成就，豈不念念皆圓，度一切苦厄耶？初心順理，愛己愛人，故名隨喜　此十心，亦名十乘觀法，詳見止觀教義。

二，讀誦者　圓信始生，善須將養，涉事紛動，令道芽破，惟得內修理觀，外則讀誦大乘，聞有助觀之力，內外相藉，圓信轉明，十心堅固，如日光照，見種種色也

一發隱　此明讀誦者，外假董聞，內資理觀，非文字口耳之謂也　圓心乍發，力尚尪羸，若非聖教冥資，恐爲動境惑亂。相藉者，蘇心契教，假教明心，麗澤交滋，云相藉也　前雖喜悅在懷，孤明未廣；今則見聞增益，開闡無窮，日光喻聖教，見種種色，喻法法皆明也　世有小獲輕安，大縱歡喜，擬置聖教，確守蘐禪，盲瞽一生，誠可嗟矣　又或倫耽卷帙，不復禪思，咕嗶終身，空數他寶。大集月藏第一經云：若有衆生，惟依讀誦，欲求阿耨菩提，是人多喜着於世俗，尚不能調己心煩惱，何能調伏他人煩惱？是故善星比丘，誦十二部經，提婆達多，誦六萬法聚，而此二人，不修方便道中，真佛性觀，四念處等，起大逆罪，俱入地獄　此又讀誦者，所當知也

三，說法者　內觀轉強，外資又著，圓解在懷，弘誓薰動，更加說法，如實衍布　但以大乘法答，設以方便，終令悟大　隨說法淨，則智慧淨，說法開導，是前人得道全因緣　化功歸己，十心三倍轉明也

一發隱　此明說法者，廣演大乘，善積功德，非無解課說之謂也　本圓解以說法，故如實相理，開衍流布　彼以小來，此以大答，縱有時答小，乃逗機方便，權爲接引，終令捨小得悟大也　然說法利人，何關自己？良以說法淨，則智慧淨　純說大乘，無有雜說，名說法淨　夫人心口，往往相資，辯論日益精明，則知見日益增長　外宣妙義，內照靈心，互相資也　聞說得道，雖簉聽人，以法成人，功歸說主　是則誦教明心，已超隨喜；弘經利物，彌益光輝　過前二位，故曰「十心三倍轉明」也　問：止觀誡勿領徒，台衡皆曰損己，今之說法，何以成益？答：有師言三軌具足，方許領徒；四安樂行，乃

可說法　此固一義，但南嶽、天台，恐狂愚妄效，借己警人，未可以是而少二師。而說法一端，自分二種：一者證理而說，二者解理而說　末法未必盡證，要在說者何如耳！如其內守觀心，自當獲益。設使外貪名利，必有重慈，其害不可勝言，豈特爲他損己？《正法念處三十一經》云：不以善心爲人說法，惟爲財利，不能自身如說修行，如是法施，墜生天上，作智慧鳥，口說偈頌，是名下施。爲名聞故，爲勝他故，爲欲勝餘大法師故，如是法施，生人天中，得中果報，是名中施。以清淨心不爲財利等事，惟欲衆生住於正法，增長智慧，如是法施，自利利人，無上最勝，乃至涅槃，其福不盡，是名上施。又《大威德陀羅尼經》謂，求食說法，名爲販賣佛語。願說法者，擇於上中下三，毋爲販賣，戒之戒之！

四、兼行六度　上來前熟觀心，未遑涉事，今正觀稍明，即傍兼利物，能以少施，與虛空等，使一切法趣檀，檀爲法界，事相雖少，運懷甚大，理觀爲正，事行爲傍，故言兼行　事福資理，十心彌盛也

〔發隱〕此明兼行六度者，事偏心圓，行一該萬，非傍門小道之謂也。內觀之時，無暇外涉，故云「未遑」。今正觀稍明，堪宜涉事。惟明也，不可不利物；惟稍明也，不可全利物；故曰「兼行」也　般若，謂離相布施，福如虛空，故小施，能等大空也。當爾之時，一切法皆趣於檀。蓋法界爲萬法所歸，施既等空，施即法界，是故以戒趣即曰捨戒，捨諸毀犯故；以忍趣即曰捨忍，捨諸剛暴故；以進趣即曰捨進，捨諸懈怠故；餘各例此。以大懷運少施，如飯犬投酪是也。正行理觀，傍兼事相，則前惟講說其言，今乃踐履其實。理得事彰，十心彌盛也。

五、正行六度　圓觀稍熟，事理欲融，事不妨理，理不礙事，具行六度，權實二智，究了通達，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具足解釋佛之知見，而於正觀，如火益薪，力用光猛也

〔發隱〕此明正行六度者，理事圓通，權實無礙，非有爲事相之謂也。事理欲融者，以圓觀稍熟，故事理欲融，言雖未能渾化，而其勢兩相和合，將融會爲一也。是以涉事，則百爲紛若，而一理恒如，與理何妨？入理，則一念湛然，而萬法俱備，與事何隔？其於六度，非少分兼行，乃全體具足　言施則三輪空寂，財法無畏，身肉手足，三界依正，一切捨故；言戒則不見戒相，性遮止作，五部重輕，威儀細行，悉無犯故；餘各例此　是則終日世法，終日實相，佛之知見通達無礙也　前兼行如火始燃，今正行如火大熾，前之十心至此，則資力强盛，妙用輝煌，功德巍巍，故曰光猛也

二明七位

第一，內凡十信　圓聞圓信，修於圓行，善巧增益，五倍深明，因此圓行，得入圓位。善修平等法界，即入信心；善修慈愍，即入念心；善修寂照，即入進心；善修破法，即入慧心；善修通塞，即入定心；善修道品，即入不退心；善修正助，即入回向心；善修凡聖，即入護心；善修不動，即入戒心；善修無著，即入願心　是名圓教鐵輪十信位　圓教似解，六根清淨也

〔發隱〕圓聞圓信，而修圓行，此五品位也。繇此增進倍倍深明，得入圓位，圓位十信也。前隨喜十心，正解已具，特未善修，是故一念平等，不可思議，第一心也。善修此心，便能常住法界，純真無妄，即入信心。善修云者，非別有作爲，即此圓心方便滋培，權巧磨鍊耳。此初信，與藏教初果齊，通教八人見地齊，別教初住齊，證位不退也。善修慈愍者，大悲貫徹，能於三世憶念不忘，故入念心。善修寂照者，止觀雙運，進趣中道，無所雜糅，故入精進心。善修破法者，以妙止觀，雙破有無，妄盡純智，故入慧心。善修通塞者，別識心體，隨宜開闔，寂妙常凝，故入定心。善修道品者，道品具足，速入菩提，有進無退，故入不退心。善修正助者，緩急主賓，妙得其宜，回佛慈光，向佛安住，故入回向心。善修凡聖者，知佛衆生，體同位別，保持不失，故入護法心。善修不動者，對境常寂，安住無爲，得無遺失，故入戒心。善修無著者，於法不染，一切自在，能於十方，所去如願，故入願心。言鐵輪者，借輪王統御之大小，喻菩薩階位之淺深，此信位，正配鐵輪也。似解者，凡聖交際，相似解生，彷彿欲同，猶未真實，故曰相似。六根清淨者，雖未得天耳眼等，即父母所生六根，清淨無染，具諸功德也，此名道種智，與別教向位齊，行不退也。

第二，聖位　前明十住，眞中智也　初發心住，發時三種心發：一、緣因善心發，二、了因慧心發，三、正因理心發　即是境智行妙，三種開發緣因心發，即是住不可思議解脫，首楞嚴定　了因心發，即摩訶般若，畢竟空也　正因心發，即是住實相法身，中道第一義諦也　《華嚴》云：初住所有功德，三世諸佛嘆不能盡　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了達諸法眞實之性，所有開法，不由他悟　《淨名》云：知一切法是坐道場，亦是入不二法門　《大

品：從初發心，即坐道場，轉法輪，度衆生。請如佛所言，一切法明不生也。

〔發隱〕聖位承上內凡，今始入聖也。前明者，先明住，後及行向也。住次信者，從信趣入，生如來家，依無住智，永不退還，名之曰住。真中智者，秘密不定二教，以藏通別圓爲當體，體真中爲所依體。今則以對似言真，對偏言中，圓修言智。良繇此十住乃入聖始事，位位證一分真如中道，智能證此體，曰真中智也。境智行妙者，正因理心屬境，了因慧心屬智，緣因善心屬行，三心圓發，故稱妙也。緣因發者，衆生無量劫來，低頭合掌，彈指散花，發菩提心，慈悲誓願，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善心，一時開發，一心具足諸波羅蜜，一心具萬善，故曰「不思議解脫，首楞嚴定」也。了因發者，衆生無量劫來，聞大乘經，乃至一句一偈，受持讀誦，解說書寫，觀行修習，所有智慧，一時開發，成真無漏，真無漏智成，故曰「摩訶般若，畢竟空」也。正因發者，衆生無始以來佛性真心，常爲無明之所隨覆，緣了兩因力，破無明暗，朗然圓顯也。佛性真心圓顯，故曰「住實相中道」也。便成正覺者，初發心時，成佛已竟，一位具一切位也。不繇他悟者，自心自悟，無假於外，是真悟也。即坐道場者，證即成正覺也。一切法不生者，阿字義也。四十二字，初阿後荼，以阿字表初住，此初住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三德，名發心住，念不退也。次從二住至十住，各斷各證，與別教十地齊也。此九住義，備見《華嚴》、《楞嚴》等經，恐煩不釋，行向準此。

第三明十行者，即是十住後實相眞明，不可思議，更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一行一切行，念念進趣，流入平等法界海。諸波羅蜜，任運生長，自行化他，與虛空等也。

〔發隱〕行次住者，即此實相體上自然明覺，具足不可思議妙用，更加以十番智慧斷惑，便能繁興萬行，自利利人，以修圓行。一行一切行者，如修一行即通萬行，故名圓行。以此爲因，是以念念趣入平等果海，如百川勢向東流，必涓涓趣入滄海也。任運者，猶自然也。與虛空等者，廣大無盡也。此皆圓行致之也。清涼云：隨緣順理，造修名行，亦此意也。此經中又名十長養，以長養五根故，故云初行與別教等覺齊，二行與別教妙覺齊，三行以去別教之人，不知名字矣。何況伏斷！

第四，十回向者，十行之後，無功用道，不可思議，眞明念念開發，一切法界，願行事理，自然相融，回入平等法界海，更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故名回向也。

〔發隱〕向次行者，十行以去，任運設施，無功用道也。此道廣大，猶如虛空，不可思議，其中眞明，自然念念開發，令其所作，願行事理，悉皆和融，流入法界。斯乃更以十番智斷，破十分無明，故能回眞向俗，回智向悲，使眞俗圓融，智悲不二，到於菩提實際，名回向也。

第五，十地者，即是無漏眞明，入無功用道，猶如大地能生一切佛法，荷負法界衆生，普入三世佛地。又證十番智斷，破十品無明也。

〔發隱〕地次向者，言此十地，即是前十向中，無漏眞智之明，任運而入，積集廣厚，如大地也。生起佛法則無窮，荷負衆生則無盡，普入三世諸佛一切智地。又十番證智破惑，深而又深也。問：十品十品，次第而斷，圓義安在？答：孩子頓具百骸，何妨歲歲增長！歲有所增，似存次第，生時具足，焉得非圓也耶？

第六，等覺地者，觀達無始無明源底，邊際智滿，畢竟清淨，斷最後窮源微細無明，登中道山頂，與無明父母別，是名有所斷者，名有上士也。

〔發隱〕等覺次十地者，上來雖破無明，猶有纖存，是未盡其源，未窮其底，雖云證智，未圓滿也，雖云清淨，未究竟也。茲復觀察了達無始無明，窮盡源底，於是智極邊際，靡不圓滿，體極清淨，無復染污。所以然者，以其斷最後至微細之無明故也。夫斷一分無明，證一分中道，今則登中道之頂巔，別無明之父母矣。有所斷者，言此斷惑已極，何以不名妙覺？良繇既有所斷，是乃見有惑在，我從斷之，故爲等覺，名有上士。蓋等者，比擬之辭，未能爲一，猶有上也。

第七，妙覺地者，究竟解脫，無上佛智，故言無所斷者，名無上士。此即三德不縱不橫，不並不別，究竟後心大涅槃也。一切大理，大誓願，大莊嚴，大智斷，大偏知，大道，大用，大權實，大利益，大無住，即是十觀成乘圓極，竟在於佛，過荼無字可說。盧舍那，名淨滿，一切皆滿也。南嶽師云：四十二字門，是佛密語，何必不表四二十位？諸學人執《釋論》無此解，多疑不用，但論本文千卷，什師九倍略之，何必無此解？深應冥會。何者？《經》云：初阿後荼，中間四十二字門，具諸字功德。《華嚴》云：從初一地，具足諸地功德。此義即同阿字門。諸法初不生故，此豈非圓教初住？初得無生忍，

過茶無字可說，豈非妙覺無上無過？《廣乘品》明一切法皆是摩訶衍意，豈說四十二字門，豈非圓？落謝從初發心得諸法實相，具一切法，至妙覺地，窮一切法時，此義無圓位，甚是分明。

「發隨」妙次等者，言究竟於一切解脫，窮極於最上佛智，無惑可斷，天中天，聖中聖，無上士也。此即一心三德，縱之莫知其前後，橫之不辨其東西，並之忽見其非同，別之難析其爲異。蓋究竟金剛後心，深入大涅槃海，至妙至元，不可復加之極果也。問：此圓妙覺，方名盡斷無明，云何教義，別妙覺中，亦曰無明習盡？答：彼習盡者，十二品無明習盡，非今教四十二品無明也。別教斷至十二，其斷已極，無復更斷，各就所極，皆稱盡也。大理者，一念即空假中也。大聲者，發無作四宏誓也。大莊嚴者，寂照安心也。大智斷者，一心三觀斷諸惑也。大偏知者，諸法通塞無不達也。大道者，無作道品一一調停，隨宜而入也。大用者，善修事助，以開圓理，驅魔障也。大權實者，知位次不增上慢也。大利益者，遇境不動，策道五品，而入六根也。大無住者，不住十信，相似之道也。蘇此十觀，成就圓乘，至此則一切滿，更無虧少，故名舍那也。千卷九略者，《釋論》卷有其千，今十存一，此四十二字配位之說，安知不在所略中耶？始阿字門表初住，終荼字門表妙覺，此明《釋論》與經合，故云與圖義甚自分明。《廣乘品》、《釋論》品名也。問：天台論圓教以十信爲內凡，十住即爲聖位；論別教以十信爲外凡，住行向爲內凡，謂之三賢，至十地乃名聖位。而《華嚴》五十二位，正與別同，遂有以別議《華嚴》者。夫清涼賢天台四教，曰理致圓備，而已所宗，則賢首小始終頓圓五教也。五教之終，正準四教之別，奈何蘇終而頓而圓，地位遠隔，而反同於別乎？若以賢聖行布爲別，則《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住住也，何礙賢之不聖？凡夫心中，有如來安坐不動，凡聖尚融，何礙賢之不聖？大師止謂《華嚴》兼別，未嘗以兼別病《華嚴》之不圓也，別議《華嚴》，失大師意矣。

初無無作

戒體者，不起而已，起即性。無作假色，經論互說，諍論有無，一云：都無無作，色心假合，共成衆生。善惡本繇心起，不應別有頑善頑惡，皆是指心，謂不爲惡，即名受戒。《瓔珞經》云：一切聖凡戒，攝以心爲體。心無盡故，戒亦無盡。或言教爲戒體，或云眞諦爲戒體，或言願爲戒體，無別無作。大經聖行，觀析無常。阿闍世王觀析境界，但明色心，不道無作。五陰名教通大小乘，惟有一色四心。小乘引接小根，恐其輕慢因果，權言重惡，令能別生，一法無作報，善法須行，惡法須止，行一則有兩力，豈可不憤？方便假說，遠會一時，直如論主一生成四果法，勝別有凡夫法，豈可依此便是實耶？若因中別有頑善共爲佛果，佛地亦別有此善共爲佛果，當知心爲因果，更無別法。

「發隨」一而已之而訓則，言此戒體，不起則已，起即是性。性起交成，所謂全性是修，全修是性，故有無作，而此無作，須假色法以爲之表見也。所以者何？蓋戒雖非形礙之物，而止持作犯，亦屬色法故也。以互諍無作有無，不得不辨，今先舉無作者言也。頑善頑惡者，言戒即是心，更無頑然善惡，制爲止行而名曰戒也。權言重惡者，言經中止說色心，並無無作。小乘以惡口爲戒者，爲防輕慢而權言之耳。行一兩力者，言行善兼能止惡，此一時方便之說，非真實語。假如論主身證四果，自謂權法差勝凡夫，安可依此言便爲實耶？論主，或云指慈氏也。頑善佛因者，言頑善既可作佛因，亦可作佛果矣。明不然也，故曰心爲因果，更無別法，安得離心，更有無作？

二有無作

二云：大小乘經論，盡有無作，皆是實法。何者？心力巨大，能生種種諸法，能牽果報。小乘明此別有一善，能制定佛法，憑師受發，極至盡形；或依定，依道品別生，皆以心力勝用。有此感發，《成論》有《無作品》，云是非色非心聚。律師用義，亦依此說，若毘曇義，戒是色住，無作是假色，亦言無教，非對眼色。

「發隨」此明小乘有無作也。心力能生諸法牽果報，非單恃一心也。如無無作，何云生諸法牽果報耶？別有一善者，指無作。此無作成力，能制定佛法，不廢壞也。此戒或憑師受發，或依定道別生，皆因心力巨大，有此勝用，安得無無作也。《成論》以無作屬非色非心聚，則亦言有。古今律師，多同此說，明可信也。亦言無教者，此無作亦名無教也。非對眼色者，非與眼相對之色，明與常色不同。

大乘所明戒是色法，《大論》云：多少思是心數，云何言多少耶？觀論意以戒是色，即問此是數義。大乘云：何而用數義？解云：若用非色非心，復同《成實》，還是小乘。今言數自家是數，色大乘色，何關數家？《中論》云：諸言雖同，其心則異。今大乘明戒是色聚也，大乘情期極果，

然此二釋，前後諍論，言無於理極會，在文雖暢，言有於理難安，在文極便；既皆有文，何者當道理耶？然理非當，非無當，當無當據得，論理教義，若言無者，於理爲當；若言有者，於教爲當。理則爲權，在實雖無，教門則有，今之所用，有無作也。

〔發隱〕此揀定諍論，斷其必有無作也　理者超情離見，理無是故非當，理無非，故非無當。當亦可，無當亦可，故云皆得也。理既如是，故單言理，則有無非所論；雙言理教，則言無合理，言有合教，理無爲而教有迹也。實須假權以行，無必因有而顯，弘法利生，彰軌化物，爲得終無而已乎？故今所用者，有無作也，非無無作也。問：既是無作，何更云有？若有無作，還同有作。答：心雖無爲，戒雖無像，而以無爲心，受無像戒，豈得云無？然前云如是因作，便有無作，則一作之後，任運止惡，任運持善，功德自然增長，無作而作，作實無作也。

又第五册《菩薩戒問辯》

恭誦《發隱》，語語放光，言釋迦之欲言，發天台之未發。精透魔夢，士頓醒，懇切處，石人下淚，音圓旨遠，信法寶之神珠，事核詞工，誠青囊之妙藥，敢不欽奉，又何異同？妄現魔身，輒爾饒舌，指玉體而問瘡疣，知其失眼；向金粟而求抉剔，意在復明。伏惟發矇，人天有賴。匆匆草草，冀恕其狂。淳熙稽首

一問：齋戒交神，姬孔之大法；垂戒訓俗，聖王之宏規。今學者已遵三戒，謂色、關、得。兼體四毋，謂意、必、固、我。則終身可行一心無累。況五經五行，各符五戒，爲出假菩薩之所修習，如天台智者之所稱揚，亦已至矣。何必背儒童之教，束護明之律耶？

答：儒釋禁戒，大略相似，而疏密不同。如五戒，一曰不殺，謂絕無所殺也。而儒止言無故不殺牛羊犬豕，不言不殺；止言釣不綱，弋不宿，不言不釣弋。是知，儒戒成世間善，佛戒成出世間善。儒受佛戒，自古有之，無足異者。且出假菩薩，先曾入眞，既從眞而假，則世出世間，隨所欲行，固佛如意。不背儒章，兼持佛律，亦復何礙？

二問：道藏既竊佛藏，則道戒亦同佛戒矣。受彼《金科》，猶吾《梵網》；犯他青律，即我吉羅。雖淨明塗炭，北斗太微，例若小乘，似難概取，餘固宜任之也。

答：道之爲戒，與世律似遠而實同，與佛律似近而實異。蓋天王天下，統御之勢不殊；世出世間，聖凡之分迥別。且道戒雖亦止惡行善，要其所歸，惟是積靜養而固氣潛神，積功行而留形住世。是以，持道戒則飛昇九霄，持佛戒乃超出三界，《梵網》、《金科》不可同日語明矣。

三問：大明律令，監前代之科條；聖祖聰明，晰人情之隱伏。王難犯於地獄，見報速於來生，奈何不遵，又敷別戒？

答：現報者今世之殃，來生則苦輪無盡；王難者色身之慘，地獄則慧命俱沉。況政刑止懲治凡民，在世道尚爲未務，而《梵網》正成全開士，於佛教尤屬大乘，不可同日語，又明甚矣。

四問：舊戒出無佛之世，名爲尸羅，性戒本當人之心，不拘持受，必受，則滋五陰之稠林，從新，又廣衆生之異見，固當寂寂，安取紛紛？

答：若高談無佛之世，直論當人之心，則不但老瞿曇絕口毘尼，優波離羞稱羯磨，即使束五部置之高閣，襪三衣懸之樹端，未足爲過。如或不然，法林惟恐不稠，正見惟患不廣耳，何紛紛之足厭？

五問：持如空之戒相，龐老庶爲迷人；能觀空而得道，天台許其具足具足已超智證自在，迷人豈異缺破雜穿？而又云：空見擾心，破其定共空心邪僻，壞我律儀，將安取衷，不流惡見？且經云：若有得空者，終不破於戒，復何指耶？

答：空有二，契眞空則萬法俱備，何須更習毘尼？墮頑空則衆善皆墮，豈不有傷戒品？執莽蕩輕軌儀，其失大矣。

六問：發心許破戒，大乘容犯戒，此或與其能權，恣其攝化耳，乃若持陀羅尼者已爲具戒，持了義經者已爲具戒，習禪定者能救四重五逆之違戒，則一定一慧，反在式叉之先，一咒一文，足省堅持之力矣，豈各有宗旨歟？

答：發心，菩薩持戒之心，過於聲聞百千萬億倍，安有許容破犯之理？良繇菩薩見機行權，利生益物，不拘故跡，暗合成規，似破非破，正持戒之極也。走杖不云叛父，引裾豈曰慢君？亦忠孝之極也。若夫經咒之齊戒力，則亦如來隨時偏讚，因事特標，說法之常規耳，故時而崇律，百行總肆毘尼；時而尚禪，萬法皆趣正受，主賓互換，權實雙流，不可拘常，輒生異議，若據一代時教門庭，則因戒生定，因定發慧，自是不易常法。

七問：在家出家，何取形迹？得無所得，安問後先？欲表淨戒，輒言早離塵緣；將策深心，因是壯年成道。佛語足證，前史難憑，可得作此解否？

答：略形迹，泯後先，此理論則然耳。既已示現同凡，則誕生有時，出家有日，成道有候，說法有期，烏容混耶？非身現身，身必擬於常形；非時現時，時必合乎世歷。且孔曰儒童，老曰迦葉，亦示現耳。然而昌平李下，函谷杏壇，始末端繇，歷歷可指，即其例也。

八問：無心犯戒，既從末滅，求末滅者，皆學無心，不簡不覈，任情任意，習忘而眞忘，似非故作；如夢而復夢，應是業因。

答：故求末滅，滅則不能，纔學無心，心便成有，如斯犯戒，罪烏可逃？眞修行人，自不應爾。

九問：佛心喜捨，取其物者，稱其心；劫事堪懲，掠其剩者，滅其罪。此乃上求下化，胡爲與盜同科？若以法身觀，劫物即佛物，佛物即世物，時時爲盜，那得不犯。

答：佛無吝物之意，而偷盜者自爾成愆；父本愛子爲懷，而忤逆者必然獲罪。理應如是，佛亦何心？若夫取劫賊物，則有二別：出慈心者，無過而且多功；出貪心者，比例而均作盜。質之經疏，有定論矣。

十問：勃荷豬驅豕就屠，示定業而殺輪且止；吉祥佛列俎受享，分罪報而冤氣將沉；大烹以養聖賢，聖賢能使烹者不怨。是或解冤之道，意亦菩薩之權？

答：菩薩之現殺，則所謂剝割斬剉，而未嘗惱害一微細生靈者也。聖賢之享烹，則所謂食是大夫祿不食是大夫福者也。果能殺而無害，方可行權；若知福有所歸，自宜愼口，方丈萬錢，智者不爲矣。

十一問：一心一切心，一心一切戒，一戒一切心；一切心一戒，一切戒一心；而曰何戒定出何心，似爲不偏。按經第一輕戒，則標孝順心慈心，十三謗毀戒，則標孝順心，慈悲心之類，蓋宜標而標，何須補入耶？

答：總觀心地本體，則體惟一念，本自圓成，細析心地法門，則門有萬殊，不妨分屬，故云三十心者皆一毛頭也。復以一二分屬戒相者，毛頭之上更出毛頭也。譬天王雖名大士，亦應列任六曹，六曹猶未偏周，豈不重

開百職？經始標某心某心者，六書之謂也。今復增某心某心者，百職之謂也。如取義之相近，亦會餘可例推，使初學易知簡行，在智者神融意會而已。

十二問：心地自含理，心地自得宜。佛性之性，是人性之性，佛性常住，是人性常住。爲當先從心地發光，佛性起用，何理不含，何事不宜？爰必欲睫而借目於迦文，按圖而索驥於戒本？資他五十八寶，用盡則貧，隨己千百億珠，漫藏無益耶？

答：心雖體含萬法，賴教方知；地雖種具千華，乘時乃發。笑貧人之借寶，不知善用則富室可成；羨力士之懷珠，不知莫指則奇珍竟隱。然則，圖非是驥，識驥必假良圖；眼不屬人，因人能開瞽眼。即心爲戒，固盡理之玄談；因戒攝心，實救病之良藥也，烏可忽諸？

十三問：不願不誓，不習學佛，我則昏矣。辟教辟說，不化衆生，人則昏矣。以其昏昏，使人昏昏，豈止倚肆而酤？何異指佛而謗？但名輕垢，實所未知。

答：不誓不願等，非全不知進道也。勇猛之心未發，則美業難成，辟教辟說等，非全不知利物也。引導之方未精，則化功莫就，不開重過，止列微愆，固有繇矣。

十四問：出家之法，不向國王禮拜而求法，不奇父母禮拜而求法。法不在六親不必敬，法不在鬼神不必禮，但知法師語可信，有百里千里向之禮拜而求法者。法師云云，當作如是釋也。今疏曰：率土之濱皆王臣，民無二王，即世尊矣，可不拜乎？經曰：護佛戒如事父母，四衆下座如孝順父母矣，可不拜乎？又大經廣孝道而慢親，大衆首國王而慢君，果稱佛旨否乎？假令君父受戒成道，拜之豈便損福？不然，以佛禮佛是當不輕，何須辨而又辨如東林遠乎？

答：僧之爲名，名曰出家；僧之爲道，道曰出世。出家則不當拘以家人父子之規，出世則不當局以世法君臣之禮，蓋是君父敬佛而及彼僧徒，決非僧徒恃佛而慢於君父。若夫道在君父而禮，自名禮道；衆生即佛而禮，自名禮佛，斯亦無不可者。其在今日，當如之何？亦隨時而已。時以佛法爲重，優容我等日勿拜，則遵內教可也。時以人倫爲重，定爲成式日當拜，則遵王制可也。此何所據？《隆慶多論》云：比丘違王制者得罪。《諸經要集》謂：爲人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尊親，此不合聖意，反招無知之罪。經論壅開，斯足據耳。然則遠祖非歟？曰：僧時拜禮未定，下僧俗議，而違正論不可，理應如是，何過之有？

十五問：是戒也，受之者必其有心有情，犯之者等於木石木頭矣。又云：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亦得傳戒及乎先身，受法逮乎本體歟？美人草聽歌按節，或是姪緣，生公石聞經點頭，甯無佛性？請得度之。

答：地水火風之說，止是發明物我稟同，痛癢機一，故殺他即是殺己，殺畜無殊殺人也。豈謂木石類，均解思惟修？假使聖僧再講石前，未必不成強項；狂客重歌草畔，豈能更學敲檀？若夫一人發眞，虛空消殞，乃至無情說法，無情作佛，歷有明文。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土既即心，水火與風，亦如是矣，本來成佛，何以度爲！

十六問：看病信屬孝慈之心，然我身亦是聖賢之器，念盲龜逗孔之不易，思扁鵲洞垣之爲難，肯施無益之撫摩，用染必死之疫癘，凡菩薩人，應知方便。

答：福田無上，仁人固以看病爲先；慧海多門，智者甯無保身之哲？或親己，或使人，或用財，或出力，皆可也。釋尊運兜羅而愈疾，撫摩未必無功；孔兒遠危池以全身，疫癘何能必染？蓋是救人爲急，欲罷不能，非比冒難故行，可已不已。且古之悲田，今之養濟，皆聖主良臣看病之大慈也，豈必以吮疽按癩爲救療，嘗藥哺食爲慇懃耶？

十七問：賣男女而供衆，鬻弟子而行慈，彼爲法來，安忍貨取？設彼菩提已發，是我輕垢罪成。道人而可以輕販，南訓之士寒心；父母而隨之覓求，受供之人同獄。一何無善，巧至此乎？

答：古人懇語垂訓，危言示誡，有其辭則然而其實不盡然者。感恩之極，而曰銘肌刻骨，豈眞行事錐刀？臨喪之至，而曰灑瞻披肝，未必掀翻臟腑，就使捨身爲法，棄命尊賢，亦大士之常法耳。携妻賢子而事梵志，九男二女而養耕夫，古有高模，今無繼跡云爾。

十八問：善慧白稱大士，誌公自表觀音，溫陵反戒焚身，大慧曲求薩婆，皆犯輕戒，乃得重名，豈容有合理處耶？

答：寰中凡士，或可常評，格外奇人，册容迹論。初生而指天指地，不

妨我是如來，將此句與《觀音傳》何處自稱菩薩、預稱慈氏、遍指圓通，參不可者？且溫陵善發藥王、陀羲，自不曾棄色身，果老不滅臨濟宗風，豈得未除恩愛？蓋宜睡則睡，宜彫則彫，或守經常，或行權變，不應以自讚毀他共視，豈得以違理犯法同條者哉？

十九問：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聽教參禪，此通小乘，非指大器。今乃六時持誦，疑訪參叩，教門禪門，當是一法融通，無間心地生地乎？

答：非常大器，過量圓人，既不拘夏後夏前，自相應即小即大。纔持戒品，已達教相全文；正受毘尼，便悟禪宗妙旨。建立則繁興萬法，不礙六時；掃蕩則屏絕纖塵，冥存一念。遠公當禮有定，永明自行不虧，豈被小根！故爲細事，凡我後學，願各深思。

二十問：佛心徹於三際，大光滿於十方，豈不知經入支那，法流震旦？香油辛味，並沾五印之土風；戒品律儀，未盡九州之垢罪。憎之則謗，任之則亂。佛滅南山，既貽嗣無儒典王章，似應相濟。

答：佛心雖徹三際，救弊則姑據一時；佛光雖滿十方，取信則專從本土。待夫時至緣被，自合比例旁通，是以儒典王章，似難並用，情宜勢便，豈病雙行？去聖與世相推，禮亦愚義可起。或曰：毘尼與修多羅異，專世津令，制自一人，舍利目連，所不得與。然雖如是，金口洪音，凡夫賛出辭而莫得，良衣寸訣，巧者補一線以何妨？神而化之，與民宜之，學佛者不可不知也。

二十一問：經稱國賊，如操、懿、溫、莽之流，爲國賊使命，是亦國賊也，或是戒其從逆否？如下文言，又似降牌之人矣。

答：使命者，非必爲賊使命也。通二國之情，合兩軍之戰，危彼社稷，害彼人民，故云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二十二問：盍聽說戒，力士之杵冥加，廣施經文，惡人之目難掩，得無相礙，願折羣疑。

答：說戒者，非平日講說之說，蓋半月誦說之說也。凡半月共行布薩，乃衆僧自舉愆尤，示彼惡流，必生異諍，故惟除國主，不許餘人。若夫布衍經文，宣揚義趣，又何過焉？薦導先亡，祓除患難，皆日至心讀誦，不聞掩袂秘藏，以此利人，正要佛心，是名法施。

元來《無異元來禪師廣録》卷二一《宗教答響二》

戒律品第四

問：念佛參禪，須精戒律，諸如沙彌比丘等戒，關不宜犯，律有明條，事有在家諸優婆塞及優婆夷，發心持戒，當受何品？與於世緣不無干礙，何通融？爲廣示義。

師云：識心馬盛，猶如奔馬，無暫停息，造諸惡業，遍法界故。凡欲修行，翻前惡境，並起善心，其斷惡修善，以戒爲基本。若無戒律，一切善法，悉無以成。南山大師云：「戒德難思，冠超衆象，爲五乘之軌道，實三寶之舟航。禪定智慧，以戒爲基；菩提涅槃，以戒爲本；發趣萬行，戒爲宗主；戒爲部黨之前陣，戒爲入道之初章。譬如世間造樓閣相似，必先造其基址，若無基址，徒架虛空，必不能成就也。」

《遺教經》云：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貧人得寶。戒是正順解脫之本，若人能持淨戒，則諸善功德，皆悉能生。是故，修道者當持淨戒，束坡云：禪律並行，不相留礙。如念佛無戒，有慧無福，纔得爲人，福慧淺薄，輪迴諸有，亦未可知。參禪不持戒者，斯謂之狂人，將持戒束身，藉以口實，以相誣罔，不破執之談，都作個實法會去，殊不知洗鉢水傾地，乖施主物，猶爲過犯，況其他乎！清涼大師九歲出家，十一歲背通三藏，十四歲發明南宗大理，猶以十戒嚴身，六祖親傳衣鉢，亦登壇受戒。是故當深信戒法，疾得出世。《華嚴經》云：「信爲道源功德母，若不信戒，而得禪定，而明佛理，無有是處。是知必發信心，乃能得戒，如得戒者，世出世法，悉皆成就故云。莊嚴法身，戒爲瓔珞，破除熱惱，戒作清涼。《戒經》云：戒如明日月，亦如瓔珞珠，微隨菩薩衆，繇是成正覺。《尼乾子經》云：如來功德身，以受戒爲本，若不受戒，尚不能得疥癩野干之身，況功德法身耶！然戒有多種，五戒八戒，名近住解脫，又名近事戒，爲在家優婆塞、優婆夷受此二戒，以親近出家二衆故。沙彌受十戒，爲策進心行故。二百五十戒，名別相解脫，謂條相多故。若受此戒，但超小乘阿羅漢果，不得常住佛性，廣化衆生。如菩薩三聚淨戒，若受之者，報圓佛果，相好無邊，三達五眼，十力無畏，一切功德，無不具足。斷戒具權實二門，以五戒八戒謂之權，三聚淨戒謂之實。權無實而不名權，實無權而不名實。如在家居士，初入門者，當以五戒導之。此五戒者，在儒名五常，在釋名五戒，乃名別體同。故曰：仁者不殺，義者不

盜、禮者不學諂、信者不妄語、智者不飲酒　佛言：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宋儒云：人皆有君子之心，也做得小人人。其君子小人，貴有常理，不在衣冠也。如位執權衡，秦檜、李林甫之類，皆曰小人；販夫竈婦，果具常理，名曰君子。又，不可執有常理而不受五戒。如不受五戒者，雖念佛參禪，止名白衣，不名法子。若堅持五種淨戒，念佛一聲，則滅無量罪；參禪一日，則開無量慧門也。又有一等，塵緣紛雜，婚嫁之間，未能圓備於此五戒，似未能全持者，先以戒殺一戒爲之初因，次以八關齋爲之增長。八關者，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此八日精持八戒五戒，外加不著香花鬘，不香塗身，不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不坐高廣大林，此名八關。更加過午不食，謂之齋也。以此植因，待世緣稍脫，必欲常持五戒，或增上菩薩戒者，爲之極善。念佛必超常寂光土，上品上生，或頓悟自心，報圓佛果也。良以學緣間關，有在家出家，要知了生死入佛乘，僧俗一致，何分別之有也。是故當發大心，以期出世，幸勿以世緣汩沒，甘心下賤，宿門外草菴也。大心者，必欲成就三聚淨戒故。三聚者，一者誓斷一切惡，所謂婬殺盜妄，身口非爲；二者誓度一切衆生，前之二願是自利行，今者願是利他行；以恩及物，名爲恩德，將來果上證應身佛。三者誓度一切衆生，前之二願是自利行，今者願是利他行；以恩及物，名爲恩德，將來果上證報

注於破鉢戒，以予從母故也　九十事中多參錯，事不相對，復從就二百六十者，令事類相對　亦時有不相似者，重飯食無餘因緣墮，噉對重飯不屬人語不足，此除因緣事與別請並，故以對別請　此一戒在重飯，一戒在別請，亦爲有餘緣則得重飯，亦得越次受請也　不舒手受食，自恐怖教人恐怖，此二戒無對，將傳寫脫耶？胡本闕乎？　衆多施亦有不相對，不相似者，莫知所以也

余因閑暇，爲之《三部合異》，粗斷起盡，以二百六十戒爲本，二百五十者爲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繫之於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爲二者，有以三爲一者，余復分合，令事相從　然此三戒，或能分句失旨，賢才聽叡，若有覽者，加思爲定，恕余不逮

比丘僧詳定後，後從長安復持本來，更得重校，時有損益，最爲定

《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三部合異二卷

欲說戒，維那出堂前唱：「不淨者出」次曰：「庾跋門怒鉢羅鞞處」然後人唱：「行籌」說戒者乃曰：「僧和集會，未受大戒者出　僧何等作爲？」衆僧和答曰：「說戒」僧答言：「布薩　不來來囑授清淨說　諸大者當說當來之淨，答言說淨　說已，那春夏冬若干日已過去」

僧盡共思惟：一切生死過，來於度世道；若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不精進持戒，同亦當歸死；寧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譬如駛水流，日月不常住；人命疾於彼，去者不復還　自此偈以後，有布薩羯磨及戒文也

此二百六十戒，七佛偈與常行戒偈同，子戒偈同，子戒本無偈想亦同，故不出也　而此戒來至揚州，沙法師謙文資重，有所刪削　此是其本，未措手向質重者也

晉泰元六年，歲在辛巳，六月二十五日，比丘竺曇無蘭在揚州丹陽郡建康縣界謝鎮西寺合此三戒，到七月十八日訖　故記之

佚名《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

夫翁像於玄原之無始，萬行始於戒信之玄兆　是故天竺鳩摩羅什法師心首持誦　什言此戒出《梵網經》中　而什法師少翫大方，齊異學於迦夷　淳風東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業，奉心大法　於逍遙觀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菩薩十戒四十八輕最後誦出　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行，修菩薩道　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　故慧融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　騶諸後學好道之君子，願末劫不絕，共見千佛，龍華同坐

佚名《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

拘夷國寺甚多，修飾至麗　王宮彫鏤，立佛形像，與寺無異　有寺名達摩藍，百七僧　北山寺名致隸藍，六十僧　劍慕王新藍，五十僧　涅宿王藍　七十僧　右四寺佛圖舌彌所統，寺僧比丘尼一易屋，床坐，或易藍者　未滿五臘，一宿不得無依止　王新僧伽藍九十僧　有年少沙門字鳩摩羅，乃才大高，明大乘學，與舌彌是師徒，而舌彌阿含學者也

阿麗藍，百八十比丘尼　輸若干藍，五十比丘尼　阿麗跋藍　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統，依舌彌受法戒　比丘尼，外國法不得獨立也　此三寺尼，多是惡嬾以東王侯婦女，爲道遠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檢制　亦三月一易房，或易寺　出行非大尼三人不行　多持五百戒，亦無師一宿者輒彈之

今所出《比丘尼大戒本》，此寺常所用者也　舌彌乃不肯令此戒來東　僧純等求之至勤，每曉此後出法整，唯之斯戒，末乃得之　其解色以息淫，不在此治容也　不欲以止竊，不在謹封藏也　解色則無情於外形，何計飾容與不飾乎？不欲則無心於珠玉，何須慢藏與緘縢乎？所謂無關而不可開，無約而不可解也　內楗既爾，外又毀容麁服，進退中規，非法不視，非時不食，形如朽株，心若濕灰，斯戒之謂也　豈非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也哉！然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是故立戒每倍於男也　大法流此五百餘年，比丘尼大戒了於其文　以此推之，外國道士亦難斯人也

法汰頃年鄙當世爲人師，處一大域，而坐視令無一部僧法，推求出之，竟不能具　吾昔得《大露精比丘尼戒》，而錯得其藥方一卷，持之自隨二十餘年，無人傳譯　近欲參出，殊非尼戒，方知不相關通至於此也　賴僧純於拘夷國來，得此戒本，令佛念、曇摩持，慧常傳，始得具斯一部法矣　然弘之出人，不知斯人等能尊行之不耳

此戒之與今戒往往不同，尼衆學猶作尼义吉利

佚名《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並雜事共卷前中後三記》

卷初記云：太歲己卯，鶉尾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訖　僧純於龜茲佛陀舌彌許得戒本，曇摩侍傳，佛念

缺胡，慧常筆受

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云：此土無大比丘尼戒，乏其一部僧法久矣。吳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覓歷所出，尋之殊不似聖人所制。法法、道林聲鼓而攻之，可謂正法之棟梁也。法法去年亦令外國人出少許，復不足。慧常涼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瘦之，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末乃僧純、曇充拘夷國來，從雲慕藍寺於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劍慕法。遂令佛圖卑爲譯，曇摩侍傳之，乃知眞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比丘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以，言莫知其故也。然以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舉全數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將即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跋賴夷》無二，亦當依此足之耳。亦當略授十七《僧迦衛尸沙》一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師教授師，更與七尼增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爲重，故外國師云：一壇外問，當言正爾。上場衆僧中當問汝，汝當爾答。壇上問，則言，今衆僧中問汝也，正爾。令曇充還拘夷訪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以爲戒也。授六法文無乏也，二師而已，無教授師也。（土壇僧尼各多益善）

卷後又記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鶉尾，比丘僧純、曇充從丘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二歲戒儀》。從受坐至囑授諸雜事，令曇摩侍出，佛圖卑爲譯，慧常筆受。凡此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若爲人師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後人也。

涼州道人竺道曼，於丘茲因此異事，來與敦煌道人，此沙門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爲一部僧。比丘尼向三百人，凡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依準爲界內，無共說戒法也。常暮說戒，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三人往白所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即差二人往詣比丘尼。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清淨說戒，普共聞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籌說戒，如法僧事。曇充云：大齊說律六十日竟，尼亦寄聽。若遇說戒，亦寄聽戒，唯不與食雜籌耳。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歲如法，遣三人詣所依僧，承受界分齊耳。其餘如僧法。此與尼戒違，將是不知也。

比丘尼當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乃中爲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授之耳。威儀俯仰，如男子受戒法無異也。瓔離尼受六法，無二師。沙彌尼受六法，二師而已耳。（法法、曇摩侍傳之也）

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得受戒五百戒。後受戒時，三師十僧如中受時，直使前持律師更授二百五十事，合前爲五百耳。直授之，不如中受時間威儀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如之，無他異也。（授戒場與住屋下。比丘十僧後授不委曲，與授文之，未詳所出也。）

道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序》

夫戒德難思，冠超衆象，爲五乘之軌導，實三寶之舟航。依教建修，定慧之功莫等；住持佛法，蓁籍於茲息喝。自大師在世，偏弘斯典，爰及四依，遺風無替。逮於像季，時轉澆訛，爭鋒脣舌之間，鼓譎不形之事。所以震嶺傳教，九代聞之，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欲明揚顯行儀，匡攝像教，垂軌範，訓末學，紐既絕之玄綱，樹已頹之大表者，可得詳而評之，豈非愚虛易以形聲，軌事難爲露潔者矣。然則前修托於律藏，指事披文而用之，則在文信於實錄，而寄緣良有繁濫。加以學非精博，曉說尤多，取類尋於討論，生常異計斯集。致令辨析舛戾，輕重倍分，衆綱維持，同異區別。自非統教意之廢興，考諸說之虛實者，孰能闡重疑，遣通累，括部執，詮行相者與？常恨前代諸師所流遺記，止論文疏廢立，問答要抄，至於顯行世事方執來蒙者，百無一本，時有銳懷行事而文在義集，或復多列游辭而逗機未足，或單題羯磨，成相莫宣，依文用之，不辨前事，並言章碎亂，未可披撿。所以尋求者非積學不知，領會者非精鍊莫悉。

余因聽採之暇，顧眄羣篇，通非屬意，俱懷優劣，斐然作命，直筆具舒，包異部誡文，括衆經隨說，及西土賢聖所遺，此方先德文紀，搜駁同異，並皆窮覈，長見必錄，以輔博知，濫述必剪，用成通意。或繁文以顯事用，或略指以類相從，或文斷而以義連，或徵辭而假來問。如是始終交映，隱顯互出，並見行羯磨，諸務是非，導俗正儀，出家雜法，並皆攬爲此宗之一見，用濟新學之費功焉。然同我則擊其大節，異說則斥其文繁，文繁誰所樂之，良由事不獲已。何者？若略減取其梗概，用事恒有不足，必橫許不急之言，於鈔便成所諱。今圖度取中，務兼省約，救急備卒，勒成三卷。若思不贍於時事，固有闕於行詮，則略標旨趣以廣於後。然一部之文，義張三位，上卷則攝於衆務，成用有儀；中卷則遵於戒體，持犯立懸；下卷則隨機要行，托事而起。並如文具委，想無紊亂。但境事實繁，良難科擬，今取物類相從者，以標名首，至於統其大綱，恐條流未委，更以十門例括，方鏡曉遠塗。

又《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後記》 余於唐武德九年六月內，猶時搜揚僧伍，無傷俗譽，且閉戶依所學撰次，但意在行用，直筆書通，不事虬文，故皆多蹇晦，想有識通士知余記志焉。

又《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序》 《四分戒本》者，蓋開萬行之通衢，引三乘之正軌也。自法王利見，弘濟在緣，程上聖之悽惶，悼小凡之沈溺，故能闢不諱之門，示秘密之深術，張無問之說，顯初學之津塗。遂靜處而興教源，集衆而宣玄範。前明由序，廣陳發致之功；後列大宗，盛羅機欲所被。約時敷演通行，於是承遵合潔，等聞正法，由茲久住。但以時來不競，情變所流，經陣夢魘之徵，律舒分杖之喻，致使教隨文結，理任情移，雲飛二部五部之殊，山張十八五百之異。取其元始所被，無非計情，窮其要會之心，俱通正業。逮乎曹魏之末，戒本創傳，終於隋運之初，芟改者衆，或依梵本，或寫隸文，或以義求，或以緣據。讎校諸說，成務蒙然，濫罔前修，弊悖後學。梵本則文旨乖互，方言未融；準律則得在宗歸，失於辨相。義求雖有深會，未靜論端；緣據以是具周，止存別見。原夫正戒明禁，唯佛制開，賢聖緘默，但知祇奉。故律論所述，咸宗本經，自餘位班，曾未擒度。總叙諸見，師心者多，考定昔緣，良所未暇。今以戒本繁略，隱義局文，用則失儀，舍則非據，若不顯相，人難具依。

余守仰玄風，志隆遵範，昔在帝京，周流講肆，依附請業，載紀相尋，何嘗不執卷臨文，慨斯壅結。遂以貞觀四年庚寅之歲，薄遊嶽濱，廣評律宗，但見誦語紛綸，未思弘遠，高譚有務，事用無施，纔羅七五之名，妄居一字之首。但述行藏之要，寧開決正之心。間以戒律廢興，妙憑疏解，約之情通本據，無文可依。自有博學生知，行名雙顯，而神用莫準，情取天乖。余意之所未安，義當依法爲定，則諍輪自弭，何俟繁辭。今試敢依律本，具錄正經，仍從佛解，即爲注述。文唯一卷，同昔所傳，持犯兩明，今便異古。庶令初後兼學，愚智齊遵，庶知則具三種持律，精練則是一師大化，以斯用求，成濟爲極。又以戒各緣起，妄說非無，若不鏡曉，終歸虛托，故隨戒類引，刪要補之。俾夫顯相通班，輕重昭現，足以潤身光德，足以護法匡時，臨文無取謬於文，思義則不資他義，豈直自始無漏，亦將兼濟有緣，故輒筆記序之云爾。

又《量處輕重儀本序》 余昔在帝京，周流講肆，深文伏義，力志幽求，頗嘗清叙，惟以輕重爲要。而臨事臨機，多隨意情，博訪明據，文義莫遣，先所宗承首律師者，孤情絕照，映古奪今，鈔疏山積，學徒雲踊，斉流五部之輝，通開衆見之表。而準事行用，浩汗難分，學者但可望崖尋途，未通鑽仰。余曾請訣斯要，直斷非疑，便告余云：夫講說者是通方之大解，豈局一見而爲成濟乎？其猶身計國謀，誠不可兩遂矣。又以受通諸部，隨相偏闕，若限之一文，則不流衆說。余乃撫膺獨慨，學本自攝兼他，今隨以微緣而暗於決滯者，豈名博瞻機教弘濟時俗耶？然則諸律持犯互說是非，物類重輕據量者衆，但約之受體紛諍自銷。今此神州通行《四分》，即以此律爲本，搜括諸部成文，則何事而不詳？何義而非決？遂刪補舊章，撰述事鈔，雖體相諸允，文據的明，猶恐意用未周，事須廣流視聽。至大唐貞觀四年，發憤闕表，四出求異，傳見者多，並部誦語，守文河陽，準疏約斷，繁詞瑣語，結軫連衡，有魏都礪律師者，即亦一方名器，撰述文疏，獨步山東，因往從之，請詢疑滯，而封文格義，諮密竟沈。學士守句而待銷，外聽披章而絕思，亦以輕重難斷，別錄疏文，而前後亂繁，事義淆紊，乃是一隅之慧，猶未通方共行。今約先舊鈔，更引所聞，科約事類，錄成別件，名爲《量處輕重儀》也。

原夫重物輕物皆望資道，道在虛通，義非局約。由並因僧利而獲斯物故，身安之後還返大僧，使三僧懷受用之資，兩施有福流之潤，故總判大僧，不屬佛法，計並入僧，理亦通濟。而僧有常住現前不同，物亦輕重兩異，故律中佛聽物並入僧，及論附事方舒二別，由斯約義，處斷明須。故於輕重之中，深加剖決者，由倒說輕重，即懷二見。律文正斷，不許五衆，故關思尋，但爲物類難收，諸部互缺，現有儲畜，教不備載，約文附事，濫委縱思。物既現前，義須決絕。自古傳授，梗概相承，指事混如，渺踰河漢。余每於此路，躊躇未引，嘗於業正之暇，顧意思焉，約教附情，薄知途軌。先諸師行事，通悟者希，隨見立儀，六斷輕重，並有明據，抑亦難求。今但取一判，用通諸說，即以當律爲正，上下求文，文或隱顯，非明斷者，則統關諸部，例決相成。庶今種類收羅，科條有緒，用備無悶，兼被緣須，意以普攝資生之財，總收衆具之物，附事決遲疑之咎，臨時定輕重之儀。執物案文，不看他面，隨機抒軸，實同抵掌。冀懷道之士，時復披尋，足遺犯過，極刑足除，由來深惑，然以人情忌狹，擁結非無，知事則親，常住引輕入重，別僧則私，自利引重從輕，倒亂昏情，殷鑒終古。出家據道，獨須勵心，鄙俗淺懷，久須捐擲。又夫邊服華夷，儀形資具，風俗既別，物號亦殊，並準例決，知輕重自別，始末該覽，足鏡規猷。

余所撰《刪補行事鈔》三卷，篇分上中下也。即有二十不同，前後二十餘萬。若僧法軌模佳時綱要者，則上篇上卷首頌存矣；若受戒種相持犯懺儀，則中篇中卷名體具矣；若衣藥受淨諸行務機，則下篇下卷毛目顯矣。故輒略總引，粗知梗概。

又《新刪定四分僧戒本序》

余以貞觀二十一年仲冬，於終南山豐德寺刪定戒本，故其序曰：自戒本之行東夏也，曹魏中世，法護創傳，羯磨乃明，戒本蓋闕。姚秦關輔方譯廣文，暨明法師首開律部，因出戒本附譯傳寫。高齊御曆，盛昌佛日，三方釋侶，百餘萬，法上大統，總而維之。沙門慧光當時僧望，聯班上統攝御是網，以夫振紐提綱，修幣煩惑，非戒不立，非戒不弘，更以義求纂緝遺逸，重出一本，廣流於世，則其本首題歸敬者是也。隋運臨部，沙門法願，鄰光所出宗理爽文，後學患附卒難通允，乃準的律部，連寫戒心，通被汾晉，最所傾重，則其本首題戒德者是也。參互三本，讎校同異，通會皆附正經，摘理義無不可。是以先達晚秀奉而莫違，意在忘筌，豈惟文綺。世有惰學淳修之徒，博觀末周，隨言計執，同我則審難爲易，異聽則達是言非，比周成俗，卒未覺曉，冀以餘景，試爲通之。如光所述，我今說戒，願之所出，云說木叉，及披律解木叉戒也。願出初戒，即云不還，光所傳辭，便言不舍，檢律誡釋，違願附光，取意統文，莫非還淨。如斯舉例，其相可知。若夫戒德戒宗，誠明定慧，銷煩靜務，超世超生，初涉關津，會歸舟濟。非文不啓，非義不通，妙識冥緣，雙祛二執，鴻焉無畢，紛諍何從？今余所述，遵宗舊轍，芟略繁蕪，修補乖競，辭理無昧，授說有躡。庶幾言行並傳，愚智通解，悠悠來裔，末達斯歸，略爲題引，序之云爾。

又《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後記》

余以輕生遠筵正法，背在章椎，即有信心，無緣携接，致及過學。年十有五，方得尊師，十六誦經，十七剃落，大業餘曆，叢受具戒。於時佛法梗塞，寺門落閑，致於律教，無處師尊，但在守文，持犯不識。大唐御世，時遭儉約，年欲投聽，志不自由。武德四年方得預聽，纔得一遍，便欲坐禪，和尚教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閑，持犯焉識？汝且專聽，吾自爲汝知僧役務。又往聽律十遍，心樂禪思，不忘晝夜，開持犯處，多貫心懷，至於文句，並不尋究。又欲坐禪，和尚又曰：更聽十遍，可遂汝心。又往律筵，依位伏業。時首律師親命覆讀，自顧愚闇，文句缺然，至於義理，依語謹誦，未是心證，何容覆講？遂不敢受。聽二十遍，時經六載。貞觀初年，周遊講肆，尋遂名師，名山岩洞，遂入南解遺鈔三卷，私及覆疏，大遂抄寫。貞觀四年，遠觀化表，北遊五臺，東達魏土，百萬律師當時峰岫，遠依尋諮，始得一見，遂割物故，撫心之痛，何可言之！乃返沁部山中，爲擇律師，又出鈔三卷，乃以新本更加潤色，前後相通。又出刪補羯磨一卷，疏兩卷，《含注戒本》一卷，疏三卷。於時母氏尚存，屢還追喚，願懷不已，乃返陽城，同法相親，追隨極衆，乃至三十，達於河濱。一夏言說，又出《尼注戒本》一卷。遂爾分手，唯留鈔本，餘並東流，巡涉稽湖，達於京邑。十六年內，母氏云喪，性不狎喧，樂居山野，乃因事故，遂往南山，至三十年，方得巖隱。有樂戒者，乃復相尋，新廣其文，事不獲已，又出《羯磨疏》四卷，永徽初年，又請戒本及注解疏，情不能已，又出《戒本含注並疏》四卷。偵患停喉，心志遵落，皆意非一，爲來不已。至永徽二年九月十九日，方爲疏記，粗得開其大務，決事行用，頗有準承。余今暮年，且夕爲命，故以歷之，亦絕筆有據耳。

又《釋門章服儀序》

余以貞觀末曆，攜景山林，終於顯慶二年，十有二載。年立耳順，朽疾相尋，且夕亭死，無容於世。不以庸薄，曾預見開，輒舒引示，式酬來貺。諸後遇者，幸究遠圖，願不以情累於文也。顯慶四年，重於西明寺，更爲陶練，文不逮意，略可詳之。終擬諸後披而拔俗者耳，不謝徒虛言爾。終南山沙門吳興釋道宣，記其程器時序。

又《關中創立戒壇圖經序》

余以暗昧，少參學府，慢業教義，咨質賢明，問道絕於儒文，欽德承於道立。故居無常師，追手里如咫尺；唯法是務，跨關河如一葦。周流晉魏，披閱累於初聞；顧步江淮，緣搆彰於道德。遂以立年方尋鉛墨，律儀博要，行事諜酌，圖傳顯於時心，鈔疏開於有識，或注或解，引明寄於前經；時抑時揚，專門在於成務。備通部目，流衍可知，至於戒本壇場，曾未陳廣，雖因事叙，終非錯言。今年出纖心，且夕蒲柳，一尋此路，若墜諸淵，力疾書之，遺滯非咎。乃以乾封二年，於京郊之南，創弘斯法。

原夫戒壇之興，所以立於戒也。戒爲衆聖之行本，又是三法之命根，皇覽由此以興繇，見惑假斯而致滅。故文云：如何得知佛法久住？若中國十人，邊方五人，如法受戒，是名正法久住。是知比丘儀軌，非戒不住，道必人弘，非戒不立。戒由作業而克，業必藉處而生。處曰戒壇，登降

則心因發越，地稱勝善，明結則事用殷勤，宜不以非常之儀，罹此非當之致。然則詳其廣也，談論可以處成；尋其要也，行事難爲準的。是以諸律文云：方相莫委於分齊，明今有昧於前緣，衆集不曉於別同，通和懵分於成敗。並曰：非界咸乖聖則，雖受不獲，以無界故。是知空地架屋，徒費成功，無壇結界，勝心難發。今博尋羣錄，統括所聞，開法施之初門，仰住法之遺則。若不分衢術，則推步者不識其由；故略位諸門，使曉覩者知非妄立云爾。

又《教誡新學比丘行護律儀序》　觀夫創入道門，未能閑其妙行，要遵承以法訓，方乃曉其律儀，事若闕於師承，持護冥然無準。故知不有教誡，行相誰宣；不有學人，軌模奚設。然釋迦行化，法本西天，自金口收光，言流東域。化教含其漸頓，瀧定水於三千；制教輕重斯分，熏戒香於百億。律制五年依止，意在調伏六根，有智聽許離師，無智猶須盡壽。屢有初心在道，觸事未諳，曾不尋其教章，於法每纏疑網，或非制而制，是制便違，或云：我是大乘之人，不行小乘之法。如斯者衆，非一二三。此則內乖善薩之心，外闕聲聞之行，四儀既無法潤，乃名枯槁衆生。若此等流，古今不絕，自非持法達士，孰能鑒之者哉！

時有學人運情疏躁，求行者少，求解者多，於制儀門，極爲浮漫。夫以不修禪那三昧，長乖眞智之心；不習諸善律儀，難以成其勝行。是以古今大德實爲世者良田，淨業成於道儀，清白圓於戒品，氣高星漢，威肅風雲，德重丘山，名流江海，昂昂聳傑，秀嶽千尋，浩浩深慈，恩波萬頃。懷師子之德，現象王之威，人天贊承，龍神欽伏，實謂蒼生有感，世不空然，所以德焰聯輝，傳光靡絕，雅行堅操，眞僧寶焉。予乃愧省下流，實懷慚於上德，準教纂斯清訓，以將呈誨未聞。夫戒律之宗，理有任持之志，遂使內自增其心善，外令儀軌可觀。凡諸行條件錄之後，用光新學，並題序云。

又《四分律比丘尼鈔序》　原夫別解脫戒，始制鹿野之初；毗尼法藏，終被鶴林之後。窯治七衆，藻鏡四依，慈風扇於五天，德音播於三界。繇是坦羣類之夷途，拯含靈之弱喪，爲四生之標幟，作六趣之舟航者也。時有愛道一人，舍夷五百，宿樹芳因，嘉聲遠著，深明業果，妙達苦空。乃能厭惡生死，訶毀家法，憑仗尊親，請佛求度。蓋大聖玄鑒，知有自行之功，闕無弘傳之利，故逆止於內心，恐將生於外結。姨母情樂道門，愛重福田之服，自毀塊容，瞻禮祇恒之宇，殷勤三請，佛遂許之。正法興焉，度尼滅焉。五百阿難憂泣，請度出家，佛令遵崇八敬，虔奉三尊，愛道開持，正法弘暢。洎如來晦迹，慧日潛暉，女人戒德，漸將乖持，遂緣起障，解境生迷，遂有明暗異途，昇沈殊趣。故知浮海衆寶，且窒終爲難渡；涉途覺是，長路實不易行。若非精玩護持戒品，理難牢固。

余忝預道門，早承師訓，自慨識暗短，寡若夜遊，竭愚不已，稍染皂華，每一事可觀，輒再詳心首，施身口之關鑰，識持犯之龜鏡，務存至簡，遂事省功。恐大本難通，勞而寡效，故制之以限分，遵之以積漸。猶天地二化，始合於自然；齊魯二變，終臻於至道。若文義俱辨，復非鈔者所明。今輒研覈諸篇，撮其樞要，立章三十，勒成三卷。今所撰者，用《四分》爲宗，斯文不具，更將諸部補闕，易簡爲義，兼以人語會通，餘之不盡，文露可尋。

道世《毗尼討要序》　夫毗尼之典蓋闕，隨棄所以運終；木叉之教尉興，年尼以之延祚。良由戒爲正法之綱紀，慈訓之樞機。故知散俗求眞，是稱白法；戒資定發，唯曰清涼。品類相從，理路然矣。自能仁利見，肇啓斯宗，弘五篇以勸善，策七聚以懲惡。防生漏於初起，滅心惑於將聖。凡厥有祈，孰不蒙潤？洎調御稅駕，羅漢護持，遺風稍漸，弗逮前踪。迄於像季，日有堯遠，百家之說波涌，萬德之旨淪翳。於是各述衆記，繁略不同，或編列參差，行事出沒，或僧尼別犯，淆混同區，競引浮辭，未紫相奪，舛構名言，曲分岐路，致使習者勞而少功，學者博而寡要。本欲助揚懿訓，而及數其彝倫，可爲歎息者深，可爲流涕者衆。

但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設教，莫尚逗機，應物適時，務存省約，依而翫習，文露可尋。余雖不敏，忝參饗墩，伏膺匪懈，頗識宗塗。故於聽覽餘隙，暫心撰錄，每一介可稱，輒有懷三復。漁獵經律，捃摭衆記，披忱研精，冀存簡要。立章四十，勒成三卷，上三十五章，通戒僧尼，時有異同，並子注甄別；下有五章，偏勗尼衆。今所撰者以四分爲宗，若此文不足，則用諸部補闕，其間紆義，兼以人語潤色，庶披覽易曉，秉法無疑。仰述舊章，非敢穿鑿，輒樹題目，用防諸己。有識君子，幸無誚焉。

志鴻《搜玄録解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録序》　開合隨於機宜，異同生於情見。故西天證□，□□大藏，而爲五宗；東土行人，體會四部，還成一律。昔分各分其所異，今會並會其異同。序九代所聞，爲發起之由

致，撮三藏玄旨，譔述作之有典。人說七衆，教通一化。先以當宗舊本，順受體而明隨，諸部取同見之文，經論採隨律之說。或事有衆文未足，例決言而使周，攝由途而暢前，統別類而居後。事雖知而始終不略，類易解而交映不繁。文約行分，篇隨類聚。當時傳授，機利洞明，自爾學之，情昏莫曉。雖廣尋批記，而疑阻由多；須覽羯磨戒心，理相符契。今搜彼玄義，通會此文，或事未明，覆尋所引。古人文句，節義當而具書；先得釋文，顯理圓而必錄。搜玄之目，因此輒題，十卷成文，解其三軸。庶體會宗伯，鑒余行藏之意焉。

然文中所引，皆顯其名，解義不虛，事成馮據。智首律師鈔主取受，羯磨戒心輕重儀鍾樣戒壇經，並鈔主自撰，西明寺慈律師有記，文中云慈及西云者，並是。蒲州融濟律師、泉州道深律師、南泉寺景律師、荊州曇勝律師、文云當陽者是。湖州琳律師、大善寺海律師、崇聖寺靈湾律師、光嚴寺崇福律師、越州法華寺儼律師、文云輔篇者是。杭州華嚴寺大覺律師、杭州巖隱寺弁常律師、常州興寧寺義宣律師、文云折中者是。杭州天竺寺義威律師、引云廬山及天竺者是。蘇州報恩寺法興律師、引云支硎者是。越州開元寺曇一律師、引云發心者是。又立律師、潤州三昧王寺懷倩律師、引云集正及三昧王者是。杭州雙林寺清嚴律師、引云當陽者是。潤州慈和寺朗然律師、引云慈和者是。蘇州開元寺道恒律師、自餘或此文載下引義中，便出名位，或有見義而不得名，但錄其義而闕其名。上據奉鈔記，流行於世。自餘耳目未瞻者，莫知其數，依名引義，則表戒律相承耳。

澄觀《終南山四分律鈔搜玄録序》 尸羅曰淨戒，所以懲惡勵行，剋志貞節。淨無珠璧之玷，明有日月之照。開一極之平地，護萬德之崇墉也。自佛日西沉，慈風東吹，御七衆以迴建，應四依之挺生者，宣公當之矣。德動人天，學精內外，□□部之分派，陶均一源；提三藏之宏綱，垂範千□。文簡理詣，義圓事彰，得其門者，正覺如在，然挹流申釋者，各盡其所之耳。末五百歲，有姑蘇志鴻律師，乃宣門之輔嗣也。義自天假，文資學成，慨衆釋之詞枝，傷簡易之理弊，有斯錄焉，削謬疊真，索幽致遠燭之以誡例，鏡之以明文。索規賢規猷，截採截演。妄雲披於智月，義天淨於文星。搜揚古今，成一家之美，終南之風未泯，吳江之作長流矣。因造余門，進夫玄趣，得探賾佳致，見乎深衷，輒題數行，以旌厥美，冀其後學，重宗源之有歸焉。

懷信《釋門自鏡録序》 余九歲出家，於今過六十矣，至於道遙廣廈，顧步芳陰，體安輕軟，身居閑逸，星光未旦，十利之精饌已陳；日彩方中，三德之珍羞總萃。不知耕穫之頓弊，不識鼎鉶之勞勞，長大尺之軀，全百年之命者，是誰所致乎？則我本師之願力也。余且約計五十之年，朝中飲食，蓋費三百餘碩矣；寒暑衣藥，蓋費二十餘萬矣。爾其高門邃宇，碧砌丹楹，軒乘僕隸之流，几案床褥之類，所費又無涯矣。或復無明暗起，邪見橫生，非法奪用，非時飲噉，所費又難量矣。此皆出自他力，資成我用，與夫汲汲之位，豈得仝年而較其苦樂哉！是知大慈之教至矣，大悲之力深矣。況十號調御，以我爲子而覆之；八部天龍，以我爲師而奉之。皇王雖貴，不敢以臣禮畜之，則其貴可知也；尊親雖重，不敢以子義瞻之，則其尊可知也。若乃悠悠四俗，茫茫九土，誰家非我之倉儲，何人非余之子弟？所以提盂入室，緘封之膳，遽開振錫，登衢弛慢之容。肅敬古人以一飡之惠，猶能效節，以一言之顧，尚或亡軀；況從頂至踵皆如來之養乎！從生至死皆如來之蔭乎！向使不遇佛法，不遇出家，方將曉夕犯霜露，晨昏勤隴畝，馳聚萬端，逼迫千計，敝襜麾絮或不足以蓋形，麤茹餐食或不能以充口。何暇盱衡廣殿，策杖閑庭，曳履清談，披襟閑謔，避寒暑，擇甘辛，恤斥童稚，徵求捧沒，縱意馬之害羣，任情猿之矯樹也。但三障雲蓬，十纏棼結，癡愛亂心，狂愚患惱，自悔自責，經瞬息而已遷；悲之恨之，歷旬朔而俄變。或復昇堂致禮，耻尊儀而雨泣；對格披文，慚聖教而垂淚。或鶉衣木食，困辱以治之，損財去友，孤窮而苦之，竟不能屈慢山，清欲火，捨粗獷之聲色，免鑊湯之深誅，豈不痛哉！豈不痛哉！所以常慘慘啼酸辛而不及，空藏地藏救接而無方。

余又反覆求己周旋自撫，形容耳目不滅於常流，識悟神情參差於名輩，何福而生中國，何善而預出家，何罪而戒撿多違，何聲而剛強難化。所以槩紆日昊，佇歎中宵，莫識救之之方，未辯革之之術。然幼蒙庭訓，早霑釋教，頗聞長者之遺言，屢竭名僧之高論。三思之士，假韋絃以是資；九折之賓，待箴銘而作訓。故乃詳求列代，披閱羣篇，採同病之下流，訪迷津之野客，其有蔑聖言，輕業累，縱逸無耻，頑疏不撿，可爲懲勸者，並集而錄之，仍簡十科，分爲三軸，朝夕觀覽，庶裨萬一。若乃坐成龍報，立驗蛇身，牛泣登坂，駝

鳴遠堂，或校建安宅，遍禮大德，或受戒具衆，應時流血，或書銷眉落，或失性發狂，或取把菜而作奴，或侵束柴而然足。寄神園木，割肉酬施主之恩；托迹園扉，變骨受旁人之訓。昔不見而今見，先不知而始知，號天拍地莫以追，破膽摧肝非所及。當此時也，父母百身而無贖，親資四馳而不救，貨賂委積而空陳，左右撫膺而奚補，向之歡娛美樂爲何在乎？向之服流春囿爲何恃乎？嗚呼！朝爲盛德，唱息於長廊；夕爲殤子，哀慟於幽房。匪斯人之獨有，念余身行或當，儻百年分一遇，將耻悔分何央，可不懼乎！可不懼乎！故編其終始，備之左右，信爲書紳之誡，將祈戰勝之功。其有名賢雅論，哲人殊迹，道化之汚隆，時事之藏否，亦附而錄之，以寄通識。古人云：百年影很，千載心在。賈望千載之後，知余心之所在焉。

延壽《受菩薩戒法序》　詳夫菩薩戒者，建千聖之地，生萬善之基，開甘露門，入菩提路。《梵網經》云：衆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欲知佛戒者，但是衆生心，更無別法以覺自心，故名爲佛；以可軌持，故名爲法；以心性和合不二，故名爲僧；以心性圓淨，故名爲戒；以寂而照，故名爲般若；以心本寂滅，故名爲涅槃。此是如來最上之藥，祖師西來之意，開者多生遮障，見者咸起狐疑。以堪深編薄敬，是旨者不見，非日月咎。若有志心受者，聞法利無邊，七辨贊之莫窮，千聖仰之無際，可謂眞佛之母生諸導師，妙藥之王能治衆病，入道之要，靡越於斯矣。

又《受菩薩戒法跋》　天地，萬物之父母；父母，子之天地。其所以覆育之恩，固非一生一身之所能報也。父母生我三子，以予未子，躬自乳哺，故於慈母受恩偏重，非若他人之母子也。予嘗欲以溫清之節，定省之讀，甘旨之奉，不離其側，供爲子職，適致薄福，其於京議無由展家會可賴居，亦無官爵可仕，桂玉之愛不絕，故不在其位。還歸田舍，不顧名利，但以農業退居累月矣。忽聞慈母罹疾，顧倒促行，歸觀不及，屬曠與葬之時，不圖母年未葬而至於此。予至此而不見慈母，人其堂，像其形容，言語森然而不見不聞矣。至其墓，稽首則孤墳寂寂，四山重重，亦無形聲之見聞矣。泣血捕哭，問天地，而天不語地不言，我心茫茫，其誰知矣。何以使我早見風樹之悲？以故不惜錢財，以泥金銀寫成衆經之綱，蓮經一部及諸經秘密等，莊嚴披讀，兼設華嚴三昧懺，爲薦先母興安宅主李氏，薦駕超生淨界，悟明自己次願嚴父順平君朴大祥兼及己身親眷，現增福壽，歸依三寶，盡方薦母，然後當成妙果，頓先母一門同享法喜，廣度衆生，報佛恩德。又願重創先母蘭若，置此諸經，往往披讀，每令先母來承聆法，又爲己母，願成一代全藏及《華嚴》諸經，永永追考，不失平生無育之恩，法界迷倫同沐慈澤爾。

智圓《律鈔義苑後序》　錢唐大律師擇梧者，字元羽，德高而名著，識博而識達，嘗撰義苑七軸，蓋解《事鈔》而作也。文約而理備，詞明而義顯，傳來學得其門而入。見刪補之富，止作之美者，繫斯文是賴。至若比之舊章，較之衆說，鉤深之是非，解紛之去就，覽者別矣，不在談悉。於戲！郢歌既發，擊節而和者，往往有之。台崖開士裝其服者曰：某公業精三學，名擅二科，尊賢謀道，有古人之風。繇是踐朝聞之言，致前席之禮，登律師之堂，請益而求異焉。後學輩聞其風則忘者勤，晝者進，不言之化，豈家至而日見與。嘗謂斯文也，指南草惑，車裕來商，爲不佞矣。且患夫後學勞於繕寫而損於學功，損學功則雍於流通矣，豈若刻板摸印以廣其道哉。乃失厥謀於律師，稽首以請，律師三讓而後從禮也。爰有智海，可救二上人，禪門之先覺也，以隨喜之心專掌其事，於是筆札得其妙者雕鏤得其良者，不期月而成，既功美矣哉！同聲直應也如此。噫！道患乎不行，既行則速若置郵，事患乎不立，既立則勢同破竹。夫如是則中世之下無窮之機，彼文受賜而復於聖道矣，何止夫名垂不朽而已哉！愚講科之務，文學無功，庶睹律師之行道，某公之立事，仰止之極，輒爲後序，繫於篇之末云。時皇宋三乘人事有事於沙門之歲，歲在辛亥六月既望，錢唐沙門釋智圓序。

又《南山大師贊後序》　友人擇梧律主嘗以南山事迹見託爲讚，凡三數載矣，既而多故，莫遑染筆。大中祥符七年青龍在申寅仲秋五日，於西湖景福寺講《涅槃經》至《純陀品》，遇有好事者，持《南山傳》至余所居，因覽之，得其事類者八，乃次而讚之，號曰《南山大師禮贊文》。但詞句野質，而不足以歌咏盛德，聊塞友人之請爾。

又《注刪定戒本序》　佛氏之立言訓世者三，曰經，曰律，曰論。原夫誘初學明制度，其律藏爲要乎？洎乎部執叢起，而四分之宗，復爲律藏之要矣。若乃直舉綱條，發號施令者，則戒經之文，又要於四分矣。故制半月一誦之，俾無犯者所以知禁愼，有犯者所以勿憚改。噫！戒經之要如是乎。初耶舍誦梵本，羅什譯爲秦言，至南山爲之注解，復嫌本文之過質，又刪定焉。自時誦習者，咸奉舊而從新矣。若然，刪定又爲戒經之要也。沙門覺酝，

當心律學，遂遵澄照舊法，以釋畢定新文，披辭見意，不復終日。佛至要之說，利於來世，厥有力焉。以予爲講者三載矣。一日興來，遂墨觚直書，以冠其文

允堪《淨心誡觀發真鈔序》 夫學道者，以明己爲本；立言者，以益物爲宗。在昔聖賢率循此二途，《誡觀》者，乃明己益物之教乎。昔嘗南山雖託訓於慈忍，豈無意於將來。愚慶荷大師之道，凡二十載，所述諸科記，僅將百卷。噫！著文字而忘理，觀者不亦病乎？今年四十有一，知浮世之過半，遂用此觀爲治心之法。一日講次，學徒有昧，復立章以暢之，勒成三卷，題曰《發真》，欲使履於斯道而發真歸源矣。若然，則又跋於日明己益物，得無意乎？時慶曆五年歲次乙酉三月既望，於錢塘淨住院講堂序

又《新受戒比丘六念五觀法序》 夫釋之設律教也，猶儒之有禮制焉。禮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律不遵，沙門謂之無發足。修斯二者，儒可得矣，釋可得矣。今上皇帝昔受佛記，歲度緇伍，當欲使能仁之道，與夫周孔之教，皆布護於天下也。圓顱方服之徒，又安可弗愼於厥德，弗勵於清修乎？且夫念五觀者，實苾芻日用之常軌也。或始終具棄而不奉者，往往有之；或專於誦諦而不本其義者，亦有之矣。嘻！苟於此不一脫至誠涉道大遠哉！繇是憑南山行事，採援三教，一爲法焉，使新學之流，無困躓於發足耳

蘇頌《明義大師集菩薩戒揭磨文序》 編纂詮義明季大師潛發修正觀行，遂於門翁寺，依古懺式建立道場，晨夕加持，歷十餘年未嘗一日廢也。旣修之外，嘗閱藏典，至《菩薩戒》，案其科條，疑有差舛，三復尋繹，得其中文害於義者數事焉。大概以戒有大小乘之別，而行持之人有頓漸之異，據其宗旨，皆先佛所說，不離於藏教也。《行法經》云古文惟請五師，而今文所引《菩賢觀經》，啓請六師，藏典不載。《瑜伽大論》本無次序，而今《羯磨文》依次受戒，又唱相結，有內外之限；受戒和合，失先後之旨。是皆小乘下根之所爲，不可與上幾解悟之人同日道也。其所以混淆參錯若是，非作者本意，由末學傳授，引據非當，故失其歸趣耳。衍既依義刊削，捨其細而從其大，復集諸經律以訂正其非謬，將令學者開卷披文，反本尋原，悉見端緒。譬夫觀水於海，寧顧於跬洿；逢歲有秋，奚資於蟻粒。宜乎大善知識，留心而不已也。一日持書相示，見屬敘事。予嘗謂爲佛者始於戒而成於慧，戒者所以持心，貴萬行之本也。蓋能持心者，外物無以撓其中，無明由是生焉。無後遠覺慮照，拔苦拯迷，濟物而不倦，此佛之序也。今衍之精進如是，吾知其非辯不可入於胸次也。讀書求義而能正數百年之舛訛，非純明之效歟？不獨明己，又將利於人，使修習之徒策名一聚，集而趨聖，共證無生之理，蓋迦文之所存也

妙生《三衣顯正圖引》 《三衣顯正圖》者，由前爲之書，既曰辨訛，今復爲之圖，以顯正也。辨訛顯正雖前後之殊，蓋同救乎三衣之弊耳。或曰：子嘗以彼出圖爲其不然，今復自爲之圖者，豈非抑彼而自揚，求勝而好辨耶？曰：今圖之所以興者，以能注之律文事相難曉，故書圖以顯所注之義，使當世日用之事，無晦昧於時人者，又誰曰不然？但今人以異執爲自得，乃有《六物圖》謬傳於世者，豈特以彼出圖哉！蓋出之無益，不足以補於行事，但誣罔德取惑於時人，非謬而何？余以聽尊之暇，由觀彼圖之不然，故嘗述《六物辨訛》之書，誠欲救始萌之弊，豈有意爲今之圖。但以彼之訛風尚未能遏，故不獲已，而復有斯作者，非求勝而好辨，將欲殿其訛而歸乎正耳

元照《芝苑遺編後序》 佛教流及此土，自後漢至曹魏僅二百載，從其化者，但剪落殊俗而已，歸戒則未嘗稟焉。至嘉平中，曇摩迦羅者至自西梵，闡化京洛，始依法正學宗立十僧受戒，仍出《僧祇戒心》用輔隨行，祖師所謂東夏戒律之先者是也。逮至姚秦，首譯《十誦》，以夫眞教濫觴，源流未辨，攝修之侶於是承用，是則納體從乎四分戒本，誦彼《僧祇》隨行，宗於《十誦》，宗部之亂，由茲始矣。爾後《四分》、《僧祇》、《五分》三律繼翻，有以先出戒本詮相允符，故《僧祇》一部獨盛當世。隆及元魏，聰師探源究本，冠體辨行，遂輟舊所習，首講《四分》，道覆向下章疏出焉。已來傳習之英，遞代不乏，然猶羣部乖競，假實爭騙，化制兩宗，混而未判。首師披釋宗緒雖分，而行事謀猷亦未甚詳備。逮於南山律師出於隋唐間，博究羣宗，獨權戒學，稽極聖之洪範，追法密之遺踪，顧眄乎舊章，哀矜乎後學，由是著撰興焉。大抵得意在乎行事，故首述《事鈔》，統四藏，括兩乘，區別異部，搜駮衆說，實維持之宏綱，發趣之軌經也。其次拾義鈔者，拾毗尼之秘要，《戒業疏》者，展止作之毛目。故得受體相，持犯重輕，衆別儀軌，治心理身，日用之行盡矣。故凡預吾門者，其所習雖異，而日蒙其賜，

無得而稱　豈非數仞之牆，得其門者寡矣！天時之雨，物無讓於大乎；自是九代諸師之作，蔑如無聞；歿後數百年間，霈然莫禦　非四依大士，垂示像季者，其孰能至於此哉！

自外鈔注傳錄儀集圖紀，或發明己宗，或贊述經論，卷帙繁富，不可遽數　但地之相遠，歲之相後，況經會昌之孽，五代之亂，諸宗典籍率爲煨燼故祖師之訓，亡逸過半矣　且夫教者，所以辨其道；文者，所以持其教　文或墜則教不存，教不存則道不明，故文之於世是可廢耶？是以在昔，尊道輔教之士，患斯文之將喪，嘗攬諸名題集爲別錄，使來者得其名而獲其本，其所列亦已博矣　但搜括未詳，時代差誤，布厝紊雜，不足披撿　今以《內典》、《開元》等錄，及戒疏後序諸文批誌，看詳對會，重繫一本，各從其類，節爲五科　以其遠惡清身行根道本者，莫大乎戒律，故有初也；窮神蕩累莫深乎經論，故有次也；持危御侮必在乎弘護，故有三也；克勤自進必假乎軌度，故有四也；勝迹光遠必藉乎傳錄，故有五也　至於卷數之開合，年曆之前後，若見行，若遺逸，或編入大藏，或標題不同，悉備見於注　仍不愧蹇陋，輒繫序於後，庶覽者識吾宗之大略焉　時皇宋元豐改號之歲後安居日，餘杭郡沙門釋元照重錄

又《釋門章服儀應法記序》　《感通傳》天人問曰：「前所製《章服儀》，遽神感喜　自佛法東傳六七百年，南北律師曾無此意，師何獨拔此意？」祖師答曰：「余讀《智論》，見佛著粗布僧伽黎，因懷在心　及聽律後，便見蠶衣，縱得已成，斬壞塗壞，重增景仰　又見古昔高僧咸皆著布，復見西來梵僧咸著布氈，由茲興念製此儀文。」斯乃發起之元由，述作之大體　文理高邈，引用該羅，不得其門，莫窺其美，徒知申釋，但費辭章　是以竭鄙思以幽求，訓諸生之動請，擊揚遺化，敢睠驥於前修，衛布慈風，庶指南於來學云爾　紹聖二年安居中，於淨住寶閣絕筆

又《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序》　出家之士稟戒爲體，聚法居身，行必據體而修，故因名隨行，身必稱法而動，故果號法身，誠由發趣有宗，依因得所故也　且夫，識元明，垢淨叵得，從緣流變，彼我熾然，觸物生情，隨妄興業，繫諸有獄，受萬類形，億劫升沈，罔有寧息　故我如來乘眞實道，闢大慈門，將令究盡苦源，故制先除漏業　譬夫伐樹，始必刊枝，豈唯種果無依，抑使根株漸朽　毗尼爲教，厥致在茲　伏自蘊結中天，五宗競演，譯傳東夏，四分偏弘　雖九代相承而六師異轍，而我祖師示四依之像，秉一字之權，軫方扶顯，爲如來所使，垂慈軌物，作羣生導師　首著斯文，統被時衆，莫不五乘並駕，七衆俱霑　攝僧護法之儀，橫提綱要；日用時須之務，曲盡規猷，是故歷代重之，以爲大訓　然則理致淵奧，討論者鮮得其門；事類森羅，覽說者或容遺謬　由是研詳可否，搜括古今，罄所見聞，備舒翰墨，仰承行事之旨，題曰《資持》，不違三行之宗，勒開卷軸　良以一部統歸三行，三行無越一持　科釋文言，貴深明於法相；銓量事用，使尅奉於受隨　是則教行雙弘，自他兼利，首題一舉，部意全彰　但由聖智通宏，凡情寡陋，以蠡酌海，長嗟罔測其深，捧土塞河，實愧不知其量　式酬祖德，少副夙心，庶永流通，冀裨萬一者爾

又《淨心誡觀法序》　太近至易無如自心，入死出生了不知覺，其體明瑩，其量包容，故使一迷遽生諸法　其猶寶鑒因明而像生，又若長川緣澄而波動　謂心異物，爲物轉心，吸攬塵緣，積成勞結，淪歷諸有，沈屈已靈，餘趣無知，人倫鮮學　縱令聽習，多墮邪癡，奔逐名聞，封著知解　至有江南江北走覓菩提，曲見邪心未嘗正直　野猿騰躍，家犬遲迴，勞我聖師，提耳垂誨，曲留妙藥，的指病根　囊括兩乘，津通萬行，托彼親度，用表弘慈，囑使寫寘，特彰秘勝，深訶講論，苦勉修治　然古德傳通雙弘教觀，諸部則以教開解　斯文乃以觀示修，既非無目而遊，豈是數他之寶，須信從眞起妄，舉體現前，達妄卽眞，不從他得　淨心之要，覽者宜知

又《校勘拾毗尼義鈔序》　此《鈔》傳世，其來久矣，或爲之訓解，或口以傳授　但去聖綿遠，在人寡薄　城中之乳，日漸乖眞；林間之偈，相承傳謬　故使大慈留訓，久掩其風；末裔問津，莫知所適　是以積年沈玩，四出搜求，欲廣見聞，固當詮示，輒爲序引，粗列三科，庶使智者觀之，所謂思過半矣　著撰來意一也，駁古異議二也，校本差互三也

初中夫毗尼爲教，厥號行詮，行之所依，存乎事相，佳古諸德未究斯旨，競述義疏，廣引繁詞　唯我祖師拔乎衆見，刊削搜補，顯行世事　森列二持，統歸三行，故事鈔之作最居其首　且具則在乎簡要，行必憑乎楷模，故不廣義章，但直舒正範　然則聖教宏遠，至理淵微，或隱伏之深文，或廢興之來致，無非正說，豈患多途　學必優柔，義須精練，是以攬諸要義，別錄成章，斯文之興，抑其次矣　是知『事』、『義』兩鈔，表裏相資，非『事鈔』則行無所憑，失

乎教本，非義鈔也。解無以發，昧於來詮。詳其題號兩分，實乃行解兼學，二部之作旨在於此。

或云戒業二疏不盡之義，收拾成文者，嘗用對考而文義多同。若其不盡，止可拾其所遺，豈得彼此重見，故知不爾。或云爲二疏張本者，且《事鈔》所指，三部顯然，豈是爲疏而爲草創。吾宗學者深須詳鑒，果有所疑，試引誠證鈔興意云。每所引用，先加覆檢，於一事之下廢立意多，諸師所存情見繁廣，今竝刪略，止存文證。及教通餘論，理相難知，自非通解，焉能究盡。廣如《集義鈔》所顯，此引文證也。又下明不學無知持犯等義，兩鈔猶同，及乎二疏，始多損益，或復廢前，其類非一，此以義證也。又先撰事鈔，當武德之末；次制此鈔，乃貞觀之初。年曆相去，足顯同時。況貞觀之間，始創二疏，以見昔云拾疏不盡者，得非謬哉！此約時驗也。又法寶律師玄暢批云：此鈔國初南山祖師述，助釋《行事鈔》。據此所明，頗得其實。既云助釋，則相資之義，皎若重輪，況指國初，而同出之文，奄如合契，此引古證也。釋疑會異，委在別論。

第二，駁古異議者，通慧僧錄贊寧評此鈔有三種，定在《事鈔》前撰。一曰：文義魯質，多云首解。二曰：著述不全，埋名沒代，前無序引，後無批文。三曰：備其遺忘，略示義章。但云將講等古記，雖欲救止，奈何理寡辭枝，況不知疑之所來，誠有由矣。嘗三復斯語，竊所未安，故曲辨之，俾無後惑。原夫此鈔之製，蓋集諸師章疏以成文，體古賢製作，直伸義意，不務雕飾。今則且依彼本刪要錄之，及乎二疏，始加潤色，比諸大部，辭理彬彬，與此酬校，安得無疑。又歷代述作，僅兩十家，他師之義，但通標昔解又解等，唯首師大疏理趣弘遠，爲今所宗。故獨顯名，用簡諸說，斯實推寄有本，不掩師承，況首解之言，蓋語從首要，亦何貶之有？而彼輒見指斥，一未可也。又嘗考古本首後不全，章節不次，名代不顯，誠如所言，然亦未可非於作者。故今略以數意求之。有云草稿纔成，便爲他竊，未暇緝綴，此昔所通，亦一意也。又唐室衰末，涉於五代，天下紛擾，釋侶逃散，諸宗經訓因之殘缺，此二意也。又祖教流衍，本於關輔，江浙相遵，過數千里，傳文至此，訛脫回知，此三意也。又撰述至今，歲時悠遠，或傳寫遺漏，或紙素零脫，例如歸敬儀文前無牛序，此於儒宗書禮亡逸尤多，況此間見行猶闕下卷，可非驗耶？此四意也。而彼未詳，直爾輕貶，二未可也。又製撰之家，非唯一轍。今但攢聚義類，不立篇目，撮略爲宗，復無附釋，但標將講，節爲大科，會諸家之異同，以區可不；列展轉之難問，用闡深疑，辭義宛然，豈唯備忘，三未可也。用上諸意，駁彼三種，以見先德，曾未討論，傳習之流，無踐斯迹。

第三，校本差互，復有三別。初，辨諸本者，天台律師充填科釋之本則爲三卷，世中見行。後得古本，止有上中兩卷。此三卷者，始末皆同固常，持疑無處求決。近於永嘉得故常寧律師文溥一本四卷，即以上中各分爲二，彼自批云，據《法寶目錄》云有三卷，今止獲二卷。細尋此說，復按後批，始知東夷寄還，元有三卷，下卷獨亡，不傳江左，非本無矣。後人不達，分中爲下，且應《目錄》之數，豈知失於本趣，不於後進耶？又審諸部隱略，指在《義鈔》，而文多不出，良由於此。諸師章記輒云：指誤檢彼無文等，蓋不知所以裁之，故言多率爾。今從古本，止存上中兩卷，復慮重大，析開爲四。下卷闕如，以俟於後。二、正名題者，此間所見古今多本並云《四分律拾毗尼義鈔》，而永嘉一本獨云《拾毗尼要》。然雖理趣一貫，其如全缺兩殊。又《事鈔》所指，復有多別，或云《集義鈔》，或單云《義鈔》，皆略舉也。或云《別鈔》，非同部也。今則從多爲正，如文所題，又按《通慧》云，理名沒代可驗，卷首本無撰號，後人添入，今亦存之。三、定品次者，自上卷之初至中卷之末，總一十六段，皆首標將講，而無二二次第之目。然諸古本於破僧大意之下，即列僧殘及二不定。又間以時非時，然後始列四夷，便接捨墮。校以篇聚，顯然倒亂，究其所由，莫可知矣。昔天台律師降僧殘不定，次於四重，昇時非時，緩於破僧。雖云改易而文次宛順，於理無損。今從彼意，總列卷首。

懷顯《律宗新學名句引》

毗尼中具列增一之文，而不兼通諸部。夫己宗雖廣諸乘法數，而但局據一家，是使吾宗晚進輩，昧於披撿，致多闕如予以時習之暇，輒恣討論，統括諸部文句，搜羅一宗名言，總成三卷，用貽新學。雖不能發明大義，庶有補於遺忘云爾。時紹聖改元前安居日，沙門懷顯於法華蘭若集序。

則安《錢唐靈芝大智律師禮贊文序》

先槩大智律師順寂之後，有同學以諱日贊文見囑，累年未暇。忽夜夢入一室中，會數道人講及先師生平懿業，解行絕倫，徐有語曰：「扶顯持危，垂世立教，功不在諸祖下，子之不爲

贊文何也。既覺，偶得數聯，因組綴成章，庶同律味。然懼終道遠，在忘不在文，固無愧哉！

了然《釋門歸敬儀通真記序》　夫二諦同根，三寶一性，莫有昧慈而遂妄，大雄由是以興慈。開六正之妙門，示一真之平道，莫不靜諸見本，顯自心源，故前聖後賢咸宗斯軌。《釋門歸敬儀》者，吾祖澄照律師之作也。師窮三學之妙，弘一性之宗，審歸敬爲至道之良津，真俗乃觀行之樞要，於是括三藏而廣陳敬法，彰二空而圓顯淨心，事理該明，文義俱備，了然悉當慈潤，獲奉遺言，審處竭愚，輒申科釋，文成三卷，題曰《通真》，庶乎通二諦之門，顯一真之理，後之作者無謂婁然云

彦起《釋門歸敬儀護法記序》　觀夫南山律祖之明歸敬也，猶東魯宣尼之定禮制焉。歸敬明則三寶可興，禮制定則典刑不墜。但以時當澆季，法道下衰，目睹聖容，而輒生輕慢者有之矣；形參繪偶，而敬不修者亦有之矣。意儻於事行之有缺，則於心觀而不明。吾祖聖師，矜茲下愚，不能思叅上智，故於律鈔曾像致敬之外，別出一卷儀文，統明歸敬之法。傍乎事理雙運，俯俗並馳，大小該明，定慧齊駕，先賢晚覺，出處有憑。上可以克報君親，次可以護教法。但爲文高義遠，探賾者難究淵源，日久歲深，崇文者未聞伸釋。宣和間，雖有梵琦律師創開科節，而大義未周，既缺依承，貽誨通蓋寡。有慨吾宗覺者，專門律範，觀慧未融，苟爲斯文，將何以資住心之本也。一日講次，有好事者，願闕斯文，自顧不才，難需翰墨，祈請不已，輒事斐然，第爲記事稍繁，是故勒成三卷。其如有所未安，以俟後來作記者云爾　時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夏安居日竟序

惟定《關中創立戒壇圖經跋》　吾祖之道，綱義利昇於陽夷，則何物不明矣。幸於早年尋師問津，探賾其奧旨，時爲節度僧道，而傳演之道雖矣，遂守愚於開元昭慶，會證悟依止，重築戒壇，忝預校量制度。壇將成，因思吾祖《戒壇圖經》，眞悟記主雖曾鏤板，緣兵火煨燼，深慮湮沒其道。遂遍募同袍，仍將舊本校刻流通，永彰不朽，使末代知壇制之殊勝耳　時紹興二十二年十二月朔，卧龍景德院住持比丘惟定題

如皎《釋門歸敬儀通真記後記》　吾祖南山聖師所製《歸敬儀》，其來久矣，誠觀行之宗歸，顯事理之臻極。古來雖有解釋，於觀理未明，不究然律師撰記以闡之，文義煥然，理味深遠。今門人欲鋟板以廣其傳，命予校勘，因紀其歲月，叙之云耳　時鉅宋開禧二年歲在丙寅孟冬望日，紹興府管內都依出，昭慶戒壇院住持傳南山教觀本菴如皎識

妙蓮《蓮折直辨後記》　余景迫桑榆，唯恨師友凋喪，及見後昆鳥學易盈，實自灰心，豈期涉世！但以造物顛倒，不容自閑，鐵翁弘闡，誰解抑揚？爲見大義有妨，良難緘默，雖欲絕止，非本所懷，念息復興，經乎數載。今二三同志頻促吾成，所謂不直則不見，引正義始且直之，以塞其命　寶祐甲寅元宵後十日，於芝苑絕筆云爾

又《蓮折箴後序》　所謂中國天法，求之於四重者，斯言有以　本是五天竺國爲中，東漸至白本條外，脊邊方也　或此土高出者，乃軒轅局談耳　佛法漢朝明帝時來，九代傳持，獨吾祖南山聖師返光前烈。蓋能用大弘小，得法正之源，本如來權實之用，所以士一圓宗圓於四分，稱達化妙盡於此後得記主大智律師發揚斯旨，人到於今咸受其賜　近或有違我能，強生穿鑿，僭濫無歸，全失其本，雖謂深究，誰能曲從？噫！一百二十州之大訓，兩浙肇在其名，可謂中間笑法笑法矣。妙蓮下壇時，日本僧法師來，略得識面，惜乎不曾與言，後見其所出問答，知彼解行可歸。嘉定癸於淳祐，果有學律者來，唯忍，敬二法師相聚，連年與之義論，頗得稿案，一旦再化，各處其一涯，不知其回國之道況何如？今有範法師到來，看衣過我，曾出疑難有可答者，忽出南山宗旨，將《蓮折箴》與看，不數日能述一本，携來對證，已自詳其略，有懊處即與改之，嘉其明敏，略所由，書之於後也　乙卯十月日，濟洲祖關上翁妙蓮云爾

袁桷《律苑事規要語序》　余居鄞開元寺，其戒壇精嚴肅靜，過者莫不悚息。間遇度僧必一往閱之，見其結跏藉草，持佩異想，口誦加護不絕，天神炳靈，至有登壇仆絕，不能終一者，蓋是雖獰　夫孟子率罔敢廢懈　噫！使嘗持是心，安有所謂地獄也耶　悟心源律師定上壇結界等儀式，願廣施諸方，使人人如初受具足戒時　清淨法海與大雄氏告衆無異，不然破律犯戒，助可勝道哉！泰定元年中元日，清容居士袁桷書

法藏《弘戒法儀序》　世尊以金襴袈裟，付大迦葉，而禪、法、律並傳，名之曰祖印者，蓋以實相無相涅槃妙心，爲三宗之的旨也　佛滅度後，律家不悟心宗，遂裂比丘一法爲五部　是以禪宗傳法傳心，而不傳小律，蓋謂小乘不知禪律同宗，而互爲詆訐故耳　故佛藏經以實相爲宗，以禪人不知法律

之心者，謂之菩提薩埵；以法施之云，戒禪心之律者，謂之不共說法；以律師之不悟禪宗心印者，謂之破戒比丘；以皆不知實相無相爲一宗，而欲分某祭主，各爲封樹，而無法王氣象也。自無相好佛已來，二宗品格，門戶各開，如羅睺羅之嘖跡，苦無發心，事爲綴之者，可悲也。

法藏初受戒於雲棲，既具圓於臺谷，再稟雲棲潭前，加教授於雲門，往復至再，縱二家之法爲一律。蓋以禪人忽律而重心，戒師執相而遺體，自成增一閉，儀法盡亡，相顧譏訶，難於和會。不揣淺見，求培古規，得昔律師之具足戒式於南塢，略加參演，倣菩薩戒於戒疏發隨，勉目補金，皆欲以禪教、律三宗，會歸實相無相涅槃妙心之一旨，勿使墮於增慢，不淨，破戒之流弊。此誠縷鉢之痛心，和法之愚見。覽此者，幸勿以禪下攙律，戒不談禪之論爲訛可也。於是集三歸五戒、八戒、剃度十戒，並比丘百四羯磨，及菩薩戒等，爲諸品說戒之式。彙《沙彌律儀要略》、《比丘戒本》、《梵網經》爲三種通戒之本，並隨機羯磨，爲比丘之則。著《楚網一綫》上下卷，爲禪律一心之宗。兼之《佛藏經》四卷，共刻一函，合命之曰《弘戒法儀》。俾受戒之人，急究禪以求戒體，而參禪之人，務持律以固禪宗，禪律一心，而教無別出之遺法矣。此救末世之急先務也。其間缺失僞謬，願同心者，明以教我。天啓癸亥孟冬朔日，三峰菩薩戒弟子法藏書於北禪寺禁蛙堂中。

受篆《毗尼事義集要跋》

《摩訶僧祇律》云：「若善男子欲建立佛法者，當盡受持此律；欲令正法久住者，當盡受持此律；犯罪恐怖作依怙者，當盡受持此律；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者，當盡受持此律；欲游化諸方而無礙者，當盡受持此律。」《薩婆多論》云：「毗尼有四義，餘經所無：一、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門；四是佛法壞珞，能莊嚴佛法。具斯四義，功強於彼。」嗚呼！戒之利益，何其溥哉！奈何去聖時遙，魯魚滋長，末代衆生，罕遵眞風。自戒筏流人眞丹，罕興於曹魏鑑公，嗣徽及懷素律師，迄於今日，聞爾無聞。間有一二宏通大士，既不類出窟獅子，又有殊擇乳鵝王。近捨五部之綱宗，傍取問答之綱目。念其所當緩，緩其所當急。矛盾自攻，亡羊日甚。是以豪傑之士，未嘗過而問焉。何由朗戒月於重昏，維頹綱於絕紐哉！

受篆竊睹遺文，每興嘆懷，繫我素兄旭師，念法情殷，悲心願重，遍探律宗，抽繹數百。摩四分爲綱骨，昔餘部以充類。大其本源，附以甘露，輯爲集要若干卷。咸遵古訓，非同臆說，庶使飲一滴者，沈痾可療，念飽滿者，新疾不生。戒海重清，在此一舉。願篆夙生何幸，得睹毗尼法席，深慶衆指先嘗。爰贅三卷末，知法之士，當必有不謀而集者焉。不揣非阿其所好也。

庚午春日，毗尼社弟幽谿後學受篆敬跋。

智旭《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叙》

如來法震東漸，始終須賴律檢。慈誥頒施有情，亘今備盛。木叉興替須人，頹極時乖。傷法遍土傳戒，多未依制依法。慨今海內授受，鮮非誤人。誤人，皆由師非其訓，不攻制典，而我千壽震公和尚，精習三宗，備諳幽微，攜錫北游於晉邦，緣聚請居於千壽。嗟斯律法無傳，誓欲挽回蔽患。十有餘載，律學爲先，座下存心數人，咸欲事斯學處。唯曾遵比丘無瑕者，大資特異，偏尚律宗，廣閱毗奈耶教，窮究五篇綱旨。惜斯律注無多，全藏浩繁，縱有學者，不便攻操。唯《重治毗尼》一書，深堪喚醒時弊，足以述盡指歸。於是誓欲刊板存世，唯希泛應羣機，意積時懷，未嘗遂心。時値谷邑朝陽傳戒，嗣律比丘數人，共議未遑，若《重治毗尼》登梓流行，庶蒞律學，後昆有賴。當時九聖、慧石、佛璽、千壽、卓及餘持律上座數人，推舉募資興工。遂以浩然戮志，勞苦不憚，跋涉未辭，剞劂二載，斯工告成。願諸見者聞者，喜躍受持，懸戒日於中天，照正法於末季，庶子負爲法之菱心，俾報佛恩如海一滴耳。律學比丘智旭撰。

海眼《毗尼珍敬録跋》

先師講毗尼之暇，手輯僧祇律若干條，釋爲上下卷，題曰《毗尼珍敬録》。蓋取世尊遺教所云也。噫！師之意深矣，大乘菩薩十重四十八，一時頓結；小乘聲聞二百五十，隨事漸制。如來三復叮嚀，辭繁不殺，結集爲五部四分，卷帙浩繁。末世鈍根，未易簡閱。師乃適時之巧，故録其條目綱領，明簡且易，以從機也。噫！師之意微矣。末法比丘，少持戒律，鳥鼠猵蟲，相沿既久。攝珠草繫，曾未之聞，以古視今，誠堪流涕。蓋欲藉此諄諄扶律，訓授門徒，成其五分法身爾。嗚呼！此録甫成，師隨化去，久曠篋中，未能壽梓，皆因檀波未集，較讎未遑故也。頃新伊眞兄，與素華旭公，稍加參訂，募緣以鋟，誠可爲近世之眼目，萬古之良謨也。是役也，不獨先師爲鹿苑之功臣，而新兄眞爲蓮居之孝子，旭公又吾儕之畏友矣。余愧未嘗閱律，又不善爲文，然知師輯録之意，不能無感於斯，乃摭其顛末如此，並識歲月云。時崇禎癸酉佛歡喜日，

招上病頭陀海眼繫讀書

性祇《毗尼日用錄叙》　夫欲求無上菩提，必也精持禁戒，戒律既精，定慧自然現前，故欲精戒律不離日用，平常日行不忘，戒律自然精嚴，故自須行住坐卧吃飯穿衣，乃至於恫喝放氣之間，愼勿有暫時偏廢者，可也。故《華嚴・淨行品》云：「若諸菩薩善用其心，則獲一切勝妙功德，於諸佛法心無所礙。」又云：「菩薩如是用心，一切世間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乾闥婆、阿修羅等，及以一切聲聞、緣覺所不能動。」繇是觀之，《精修戒品》妙行兼持，諒非小乘之所比，寧敢忽而不學者哉！所以持戒比丘當依淨行品中一一行持，庶幾不負出家之志耳。然而初心蒙劣不能盡行者衆，故不得已而廣中取略，復以古集密部咒語而贊之，以使其初學，目爲毗尼日用。俾之二六時中，即行相以明自心，無上菩提因茲而有入焉。欲廣流傳，謹以爲引。力果道人性祇述

智旭《毗尼事義集要序》　毗尼藏者，佛法之紀綱，僧伽之命脉，苦海之津梁，涅槃之要道也。粤自鷄園初唱，侶善來而戒體斯成；迨夫鶴樹潛暉，申顧命而木叉是重，必因犯以乃遮，體則叶於無作；若緣開與隨制，用復契乎妙圓。實大小之通途，詎聲聞之獨轍。堪嗟像季，罕達眞宗，愚者昧於罔聞，狂者置諸弗屑，或以禪機而巧遁，或以方廣爲罵言，並屬依文，誰思實義？且如能師佩心印於黃梅，胡以闡化曹溪，猶用登壇受具？觀師五《華嚴》於五頂，胡以範模朝野，必須十誓律身？蓋大雄御極，則法僧二寶，咸由正覺揚輝，而善逝藏機，則佛法二尊，同藉僧伽建立。倘惟十重衆輕，即與在家奚別？自非五篇七聚，安知離俗高標？是知《梵網》戒經，五道齊收，但除地獄，則以通而成其大；毗尼法藏，止許人倫，猶遮諸難，正以局而成其尊。必使仰慕大乘，不甘小節，自可畜髮捨衣，作火中之優鉢；如或情悲末法，有志住持，豈得恣情蕩檢，爲師子之身蟲。

智旭自念障深，弗克仰修玄理，復悲生晚，未由隨侍哲人，痛隙駒之莫挽，舍慈母以披緇，思樂土之可歸，羨蓮師而私淑，綱宗急辨，每懷紫柏之風；護法忘身，願續匡山之派。睹時流以長歎，讀《遺教》以增哀。爰於甲子季冬，禮無量光塔，倍復發增上心，乞出德閑黎，證明學菩薩戒。次即備閱大小二律，輒采《四分》，並採餘家，錄爲《事義要略》。漫率愚蒙之鄙見，豈堪呈似大方！擬作嚴谷之資糧，亦無心於兼利。戊辰春，遇雪航楫公，欣然有嚴淨毗尼之志，因念向以入山心迫，所錄猶多疏漏，乃就龍居禪窟，再檢藏文不問本部他宗，凡切要者，悉皆錄出。深詳輕重之宜，備顯開遮之準。兼參大律，委示別同，俾畏拘執者，不招誘小之誚；喜龍侗者，難開藉大之口。考定成帙，更名爲《毗尼事義集要》。資諸眞寂閒谷老人，傳山無異禪師，咸以付梓流通爲囑。於是復同壁如、歸一二友，商確參詳，備彈其致，而佛日金臺法主，遂欣然命付劍劂。

佛法緣起，固自有時。嗚呼！斯集也，雖於妙高之體，不啻微塵；其在駑劣之資，已稱竭力。所恨解慧疏庸，躬行缺略，仰慚往哲，俯怍後賢。惟願同學善友，鑒我苦心，愍我不逮，一意秉持，共扶法運，庶報佛恩於萬一爾。辛未孟春智旭識於皋亭古水慶寺

又《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序》　予生於萬曆二十七年，已亥五月初三日亥時；至壬戌五月初七日，剃髮出家，是爲二十四歲；次年臘月八日，受具戒於雲棲和尚像前；又次年，受菩薩戒於雲棲和尚塔前，皆古德法師爲阿闍黎。二十七歲春，閱律一遍，錄出《事義要略》，僅百餘紙。三十歲夏，第二閱律，錄成四冊。三十一歲冬，第三閱律，乃成六冊，計十六卷。三十二歲夏，爲惺谷，如是，雪航三友細講一遍，仍添初後二集，共成八冊。三十三歲，金臺法主梓之於皋亭山佛日寺。是冬在靈峰，僅講七卷。次夏方續講完，聽者共十餘人，惟徹因比丘能力行之。三十五歲，結夏金庭西小湖寺，徹講一遍，聽者九人，能留心者，惟徹因，自觀及緣幻大德耳。三十六歲冬，在吳門幻住菴，又講一過，聽者僅五六人，惟自觀，僧聚二比丘能力行之。三十八歲入九華，四十歲入閩中，四十四歲至苔城，從此十三四年，自既不能力行，人亦無有問者。徹因、自觀、僧聚三人，又皆物故，毗尼之學，眞不啻滯貨矣。五十一歲冬，從金陵歸卧靈峰。次年夏日，乃有發心學律者十餘人，迫予重講此書。因念向時所輯，雖諸長並採，猶未一一折衷。又《問辯》、《音義》二書，至今未梓，不若會入《集要》而重治之，兼復刪削一二繁蕪之處，以歸簡切，庶鈍根者，亦不致望洋之歎也。庚寅六月二十一日，古吳滿益沙門智旭下筆故序

又《重治毗尼事義集要跋語》　嗚呼！律學之不明也久矣。律既不明，教安得明？教既不明，宗安得明？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焉。況復流俗知見，淪骨浹髓，語以如來正法，不啻驚若河漢，觀安肯寓目於五百卷之

佛世方規也哉！予嘗行門蔬缺，著自佛門，故年來杜口，不敢輒辯時人得失；而一障之明，仰藉佛祖借曜，庶可稱跋足導師。倘有人焉，師予意而篤行之，其安隱達清涼池，斷無疑也。庚寅八月初八日，閑筆故跋

又《毗尼珍敬錄序》 木叉之不珍於世也，非獨愚不肖人之罪也。蓋一蝕於圖解，再蠹於菩薩乘，而踰閑蕩撿者不與焉。圖解者曰：無非法界，何執爲？不知不執之者，謂其事得理融，不謂執理而反礙事也。菩薩乘者曰：見機得開，戒何拘小？不知菩薩比丘，乃開小以成大，非謂受大而遂棄小也。若非清淨，羅爲三昧本，世禪尚無，諦從何發？倘任愛見羅剎毀棄淨囊，自尚巨存，利他安在？二十五方便，二健兒爲稱首，大台旨哉其言之矣。我雲棲大師，發天台之蘊，扶律輔教，爲萬世規第，皈於《梵網》，而本遮《四分》，躍冶之流倘藐篇聚爲長物。蓮居紹公，精徹台宗，取四分手自輯錄，以就茲篇，眞妙補祖闕而善繼師志者。公往而其書塵襲已十餘年，近家嗣新師，始托素師訂定，而會程居士啓六年長講之，願將嚴淨毗尼爲學士準繩，遂有發心任書任梓者，法運通塞固自有時，嗟乎！金剛固能潰暢，琉璃方堪盛乳，與其乘急戒緩，雖得道而苦歷三途，何如乘戒俱急，以人天身而安然得道。雲光負輒，千古長明，紹公之成就雛子兒，豈獨一說經而已哉！豈獨一說經而已哉！

元賢《律學發軔序》 丙戌之冬，余作《戒本約義》終，客有以《律學揭要》請益者。余嘆之，大都目不見律而襲取他書，乃水潦鶴之徒所輔也。因爲作《律學發軔》以示之。言發軔者，示慎始也。夫萬里之行起於跬步，跬步一錯，萬里徒勞，故初學之士不可不慎。若夫誤信非人，誤習謬說，將有終身而不知其非，歷世而傳以爲是者，甘貽害可勝道哉！今之所輯姑示諸戒之大端，使後學知所向方。雖未極其廣大精微之致，然亦是而求之，則所謂廣大精微者，固不出此。正如出門資車，先端塗轍，將無遠之弗屆矣。故是書雖眇，所關甚大，余所以不避委瑣之謂以成之。若夫高明之士自當博閱全律，何是書之足云。時丙戌冬佛成道日，水鏡老人自題

又《數珠翼序》 物無大小，以適用爲貴。至於適用，而通神明，越變化，有不可得而思議者，非物之至貴者乎？余觀數珠之爲物，是矣。此方自白馬西馳，東林倡化，而數珠始適於用。久之歐用金神，至於人水不溺，人火不焦，鬧者不敢誰何，極樂藉爲贊物，則是珠之用，世間无梅第一，求其匹儷者，而不可得矣。天目海公，學博詞富，撰述甚豐，間措此物，至貴至神，而反不登於作者，乃爲纂六翼，且自比於《茶經》、《荔譜》焉。余曰：不然。茶荔僅資日用之需，雖超神化之域，於是而經之譜之，雖爲博雅者所好，以言道視之，皆綺語耳。今此翼之行，俾持者崇正信，脫世氛，卒之飄然游爲爾之國，坐菩提之樹，謂非藉此資其車，而策其駿乎？余故爲之合掌，而弁其首。

讀體《毗尼作持續釋序》 夫戒爲通修之元基者，由其能淨無量之染業，能立無量之梵行故。若無戒德，則染心何以皎潔，梵行何以克成？故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然持戒之心要唯二轍，一止持，二作持。止持則自唐迄今，代有人弘，作持則數百餘載寂無提舉。余自乙亥春，納戒潤州，恒侍先老人，輔化諸方，每以作持扣請，老人云：汝既志存毗尼，願維絕紐，藏內有疊無德部冊補遺機羯磨，乃南山律祖之所撰集，事法兼備，誠爲典型。但以久湮，卒難力振，俟汝異日爲衆闡揚一於戮！諄諄誨訓尤在耳也。至乙酉夏，老人掩室，委付棲山，念顧命之難違，感慈恩之當報，焚脊繼晷，窮律部之奧微，率衆躬行，闡羯磨之洪範，是制必遵，於非即革。但羯磨藏本，有綱目列而法不全，復有文句古而義不顯，因憐初學臨卷罔措，故余依律廣其事法，釋其隱微，題云《毗尼作持續釋》。使諸展卷成壞了然，所冀同志諸仁知止作，明是非，臨事稱量，應爲當爲，共沐戒海而盡涸凡心，俱踐道階而紹繼聖種，又豈例圖徒談，空盈卷軸哉！時康熙乙巳歲前安居日，毗尼後學滇南讀體識於金陵寶華山之觀西軒

又《毗尼止持會集序》 夫毗尼是正法之壽命者，蓋由戒淨僧眞，性遮之業而無染濁；道弘德備，懺賢之教而克闡揚。自行利他，越苦海而登彼岸；紹先啓後，續慧命以振玄猷，故曰毗尼住則正法住。不然，則五邪罔禁，八識夠身，劇僧寶之尊稱，失福田之淨德。上無模楷，下闕規繩，縱能聚衆成徒，悉屬附法魔外，欲令正法久住，豈可得乎？體處繫荒隈，學慚往哲，謬承先囑，力棟戒幢，因念律海汪洋，學人難討，爰搜諸部之精要，詳明止持之大成。雖未盡源，庶幾便覽。所冀同志諸賢，須遵七聚嚴護以防非，當飲四依知足而進道，則五濁世戒香芬馥於大地，六和衆法雨霑潤於人間，所謂毗尼住世則正法住世，不亦然乎！時順治己丑年前安居日，滇南鶴是老衲

讀體識於寶華山之觀西軒

戒顯《傳戒正範序》　善乎，柳河東曰：『儒以禮立仁義，佛以律持定慧，故我世尊，五時唱教，先梵網於華經，雙樹潛輝，寄金言於戒學。所以眼目人天，津梁凡聖，無異說矣。無奈法久弊滋，以致戒壇封鎖。賴吾祖父靈谷千華二老人，乘大願力，再闢巨荒，薄海遐陬，咸知秉受，南山之道，鬱然中興。及先師西邁，主律無人，三學搖搖，莫知宗仰。吾教授本師見月體和尚，秉鐵石心，具金剛骨，精淹五部，嗣主千華，慨今海內放戒開壇，所至多有，考其學處，則懵昧無聞；視其軌儀，則疏脩失準。倉皇七日，便畢三壇，大小乘而不分，僧尼部以無別。心輕露懺，羯磨視爲故文；罔諳開遮，問難聊云塞白。一期解散，名祇在田衣；三業荒唐，戒本束歸高閣。列聖戒法，等同兒戲，而毗尼大壞矣。和尚憫之，內重躬行，外嚴作法，兼勤著述，以利方來。於兩乘布薩律制僧行外，復爲撰輯《傳戒正範》。三壇軌則，巨細有條；七衆科儀，精詳不紊。勤開示則智愚灌以醍醐，謹羯磨則輕重揀於絲髮。不違古本，別出新型，如滹沱之七事，戈甲忽新；光弼之三軍，旌旗一變。允篇聚之南車，而木叉之梁日矣。此本流布，用爲章程，非獨專門弘律者，庸有規繩，即禪律兼行者，咸知矩矱。壇法自此集成，更非從前綿蕞，古云：『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凡據位登壇者，倘心存二利，慕律社之精嚴；法懼七非，愍時師之簡陋，執此以往可也。順治庚子歲姑洗月上巳日，住南康雲居山千華同門戒弟子戒顯頓首拜題。

又《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序》　佛言乘戒俱急，即祖言解行相應；禪與戒，佛祖未嘗畫爲二法也。去聖時遙，法門好諍，習禪者，呵木叉爲粗糠，而恣意奔蕩。縛律者，視參究如水火，而執相終身。大同法中，割裂殆盡。惟天山老人，遵先佛遺敕，示禪以培佛命，弘律以人根，雙眼圓明，昭於日月矣。我石樹岳兄，博洽多聞，識法懷懼，匿影萬峰，較讎《碧巖集》，已經刊布。又慨律學荒蕪，漸成淺陋，先取《沙彌要略毗尼日用》，蒐刮義類，參合箋釋。自琅函海藏，逮世間經史，內外典籍，無不搜羅。又每事逐句下，穿貫禪燈，引據公案，不惟初學童蒙開卷瞭然，知禪律同條；即老於參學者，欲得深細行持，亦必向此中潛討。初祖言，皮肉骨髓，一以貫之矣。昔雲棲蓮翁，以《彌陀經》，演爲《疏鈔》，或謂經本顯明，反成深晦，不知佛法本無淺深，粗言細語，皆第一義。正眼迷麻，雖栗棘金圈，亦是門頭戶口；智照洞明，即市語街談，皆成金章玉句。何《要略日用》，不可神而明之也哉！願讀是集者，廓去樊籬，勿以大小精粗起見。庶乘戒俱急，行解相應，爲末法大光明幢矣乎。是爲序。　巖隱晦山法弟戒顯題並書。

弘贊《式叉摩那尼戒本序》　惟夫世教，禮儀爲先。出世洪規，戒律居首。非禮儀無以成賢智，乘戒律所以趣菩提。故大經云：『戒是一切道果梯航，亦是一切善果根本。』若不護持禁戒，云何當見佛性？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因見佛性，得成無上菩提。是故大小兩乘，同稟尸羅；出家五衆，共遵戒法。第以時當末法，人多喜受擾持，虛霑戒品，反作苦海中敝囊。或以狂慧妄談般若，輕毀毗尼，致使愚蒙隨習，後進無門。寧知如來備盡物機，教開三乘，戒立五衆，而女性暗鈍，煩惑偏厚，乃制以六法，令其二年預學大尼一切諸戒威儀，戒體漸成，方聽受具。然其所依，必以知律大尼爲師，但大尼不得向說五篇七聚之名，惟聽語令不淫不盜等諸戒威儀嗟夫！末代大尼罕遭，知律者全稀，既不蒙於親授，復不許閱篇聚之文，無由得知止持作犯，縱有向上之志，而無措足之方。爰是稽諸律本，編集所應學法，俾有慚有愧，樂學戒者，時而習之。　時順治庚寅孟夏，大菩提心沙門弘贊識。

又《歸戒要集序》　夫三寶者，性相常住，體周法界，接物應機，如日曜於千江，爲世舟航，非三畏之可比。故其始心入道，首則歸依三寶，受不殺、盜、淫、妄、酒戒，似儒教仁、義、禮、智、信之五常。然五常慶在一生，五戒功歸多劫，故云五戒不持，人天路絕。如來三十二相，皆從持戒而得。苟不持戒，尚不得瘖瘂野干之身，況得功德之體！若能持戒，現獲名稱，終超有頂。是故現見奉戒去殺，不殉仁而仁自著；持戒離盜，不崇義而義自敷；守戒除淫，不修禮而禮自立；遵戒息妄，不期信而信自成；受戒斷酒，不履智而智自明。夫斯之實，可謂振網持綱，萬目開張，破無明殼，出長夜夢，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配之？若不是修，昧於所欲，徒役慮於名形，勞心乎百氏，倦形神於宵夜，虛耳目於良晨，何乖道之遠逝，而弗及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辦；去其實，則何從以措心？是以梵志捨異學，而歸投三尊；菩薩奉禁戒，而位同大覺。如斯之教，孰得而思議哉！　時康熙癸卯仲夏，鼎湖山比丘弘贊識。

道霈《黃子漸戒弁言》　佛戒廣矣，然必以殺戒爲首者，以其情最慘，

業最重，果報最苦故也。世人輒知畏懼，不能頓斷，況令動成，此黃帝致世之心也。經曰：六齋十齋，年三長齋，與孔子之不綱不射，孟子之不見不聞，是又黃子之注腳也歟？書成，索余弁言，此余素所樂道，漫爲書諸簡首。

又《寶福僧堂規約序》

夫僧堂者，乃陶煉身心磨勵志氣之所也。蓋爲僧者，弗居此堂，放下諸緣，靜慧觀察，則何以知死生之苦，發出世之心，窮本有之眞源，堅度生之弘誓，續佛慧命，仰報四恩乎？故有智之士一入此堂，興決裂志，開特達懷，已驅爲法，克苦履踐，久之，自然惡習漸消，眞光透露，而下生之志願償矣。古德云：但能一生去離叢林，敢保大事成辦，豈虛語哉！寶福山刹乃余隱居之地，二三子追隨有年，志越常流，不走今時蹊徑，切意向上，期明大法現生悟證，不徒事空言而已。乃爲建立此堂，俾大家聚首共相究竟。禪床上高敷蒲團，敲出空王骨髓；明窗下展開故紙，挑出古聖眼睛。當祖風凌夷之秋，忽然冷灰豆爆，跳出一個半個，藥今時之個疾，挽末流之頹風，未可量也。爰立本分規繩數則，願共遵守，勉力行持，庶幾報莫報之洪恩，竟未竟之大事云爾。

施博《俚亭和尚梵網戒光序》

每見擔板漢，纔跨門頭便擬撥無因果；信受奉行者，又多釘椿鼓枻，苦哉！幸和尚發大慈悲，現廣長舌相，親切指示，將佛祖心髓，探研團攏，便盡大地衆生，直下薦取，始知老胡面壁，已將一部《梵網》和盤托出，稍涉遲疑，戒光去而萬里，約庵道人施博謹跋。

楊雍建《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序》

原夫文以詮理，理以徵心，心正則事行背僻，儀恭則感物必應。此佛氏之教，必先乎戒學也。戒學乃定慧之首，果能精進於此，則定慧何由而不生耶？宇內說教說禪，亦如稍麻竹葦，究之毗尼一宗，捷於影響，考其旨趣，無非欲人見性。若能日用提持，使身心束斂，而六度萬行，有不攝入大圓鏡智矣乎？余碌碌塵坌間，嘗屏息外緣，一榻靜坐，自覺無盡藏中，圓融顯現，俱各了了意者，毛吞巨海，芥納須彌，其信然耶。

昭慶宜潔律師，以手箋《香乳記》一冊惠余，正值桐陰滴露，桂熟飄香之候，盥讀一過，知其深明梵典，即專五篇三聚，令繩素者流，頓會斯文。自當持半偈，於行住坐卧中，日無間斷，將見擊尼梵網光明相映，端不負寶華正派也。詳注方策，嘉惠後學，簡明軌範，孰能舍旃？康熙戊寅秋九月，海寧楊雍建以哉題於佛過軒。

靈岳《沙彌律儀毗尼日用合參自序》

余時在寓山慈光寺，展閱龍藏，至沙彌諸經，恢恢如日月麗天，不覺合掌贊歎曰：此經乃佛佛祖祖之關鍵也。如《法華》十六王子，請佛轉法輪，同時爲沙彌，言教尚存《五燈》起州仰山，亦同時爲沙彌，公案現在。未聞古人纔出母胎，便續燈傳也。既而較閱世本，惟雲棲《沙彌要略》盛行。或謂佛經反不及《要略》。疑者謂，佛經反不及《要略》，或謂佛經文句，古奧難誦，賴我雲棲蓮翁，乃西方聖人再來，降迹武林，玩游序序，而作沙門，言音與此方相契，學者便於讀誦，故觀其解十戒斷法如《春秋》，解威儀章法如《禮記》。然讀《春秋》者，不精研四傳，無以知《春秋》之源流；讀《禮記》者，不窮究諸史，不能達《禮記》之根本。況讀沙彌諸經，不深入經藏，曷爲得宗旨哉！今《要略》兼通內外經史，宜乎盛行於世，但其間有不可解者沙彌諸經，元無偈咒，《要略》以別經偈咒，編入威儀篇中，此衆人不敢爲，而獨爲之，乃見其識鑒力量，大有過人處。當時《要略》初行吳門，報國茂律師一見心服，乃曰：此末法中之光明幢也。惜乎偈咒未備，續刻《毗尼日用》補之。至今諸方說戒，皆宗尚此二本。

余自蒙摯恩老和尚付授之後，兼命戒壇軌範，亦以此二本，爲諸學者講論。嘗曰：天地之象，奇偶而已，吾人之身，頂天立地，亦奇偶而已。如頂首爲一身之尊，不可偶也，偶則不可曰尊，故奇之。手足爲一身之用，不可奇也，奇則不能成事，故偶之。《要略》之於日用，全體是波羅提木叉，故當寶之，如我身之頂首手足，不可暫離也。曷不裒成一集，以便學者頂戴乎？雖然，余何人耶，敢創斯論。蓋承雲棲，報國志願未完，重爲編次，以極其備，非別有所加也。然恐學者不知雲棲斷章句法故，即於句下，引證經史，並彙箋之。俾其即知經史源委，不至矇矇。又恐學者觸途滯句，不知格外之機，復拈五燈諸家語錄，消其文字習氣，使其觀露胸襟，不須借借。由是合而參之，同而不混，參而合之，類而不齊。譬如目前萬法，莫不於此大圓相中，含則萬法全歸，參則萬法全放，參之合之，神而明之，不妨於此經中略拈一字，可以驗盡諸方，是凡是聖，是正是邪，是如來禪，是祖師禪，阿誰能越此一字之關？余故曰：「此經乃佛佛祖祖之關鍵也。」合參者，豈非展如來藏之樞機，開祖師關之匙鑰？得其法者，不費纖芥之勞，無須鎖子，豁然自開。不得其法，雖有舉鼎拔山之力，亦難啓固閉。今

則並匙鑰之法具在，以待夫過關者當下驗取　康熙辛亥春日，癡居石樹道人書於吳門寓次

開定《沙門日用序》　識心達本，名曰沙門，具足三千威儀，受持八萬細行　今此《日用》一書，乃三千之樞要，八萬之妙用，出家進修之階梯，菩薩利生之慈航　苟階梯失，慈航乏，則自利利他何有哉！　舊曰《毗尼日用》者，僞也　毗尼即律，是五藏中之律藏，惟明比丘二百五十戒法，不說諸眞言咒語；其間僞頌，多出《華嚴》諸經，咒語載之密部　然經律眞言，各有宗旨，寧容混濫，以毗尼而自目哉！　今本師在和尚，誠末法之砥柱，救世之良醫，注釋經律百有餘卷，兼閑咒語，至於華梵胡言，無不洞貫　悲末法之頹風，慜後代之罔聞，遂爲重訂，目曰《沙門日用》，名實俱當，事簡理詳　雖云沙門，而諸在家清信士女，有受歸戒，菩薩法者，咸須行之　意欲七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卧，有一念之善，悉皆迴向法界有情，同出苦津，以圓菩薩六度萬行者也　今諸方毗尼日用篇末，復加古德警策之語，雖云不無少善，但古德之言，備載各傳，豈容渾入？　自失毗尼之義，大違經律之旨，識者別之　康熙辛亥自恣日，門人開定書於鼸湖之指月樓

續法《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序》　沙界衆生，種類千差，諸佛出世，說法萬別，約略言之，經、律、論而已矣　經者詮定，律者詮戒，論者詮慧；戒定慧三，爲六度之綱領，萬行之根本也　摩竭提國，談佛剎海，稱之爲經；伽耶城邊，與諸菩薩，問答業報種種因緣，稱之爲論；菩提樹下，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稱之爲律，此即佛說大乘三藏也　波羅柰，爲五人說修多羅；羅閱祇，爲須提那說毗尼；毗舍離獼猴池，爲跋耆子說阿毗曇，此即佛說小乘三藏也　經論通五人，律唯佛說　降佛已還，雖文殊、波離，不敢增減一字　如禮衆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大夫，莫能專制者也　及佛滅後，摩訶迦葉，將諸羅漢，在耆闍崛山中集三藏　文殊彌勒，諸大薩埵，將阿難集摩訶衍　故清涼云：《華嚴》、《般若》等爲大乘經藏，《菩薩戒》《善戒經》爲律，《瑜伽》、《智度》等爲論　小乘《四阿含》等爲經，《三部律》爲戒，《婆沙》等爲論　世間衆生，稟此三法修持，依教觀心者，名爲增上心學；遵律持身者，名爲增上戒學；憑論悅百者，名爲增上慧學　三無漏學成立，大小乘果，無不得證也　是以佛在世時，有持修多羅比丘，持毗尼比丘，持摩多羅比丘　如來滅後，亦有禪、教、律三宗之區別也　迨夫漢明遣求，騰蘭傳法，迄乎曹魏之初，僧徒甚衆，未稟歸戒，止以剪髮殊俗　後有曇摩迦羅，誦諸部毗尼，立羯磨授具，雖用十師，中夏戒律始也　姚秦羅什，譯十誦律，與《梵網戒本》、佛陀耶舍，共譯《佛念》譯《四分律藏》，劉宋覺賢沙門佛陀什，譯《五分律》　梁僧祐律師，大闡毗尼，唐南山宣律師，作《戒疏》、《羯磨疏》、《事鈔》，弘《四分律》　由此赫奕天下，謂之行事鈔非止惡宗　晉魏陳隋之際，斯爲盛矣　宋仁宗嘉祐間，開元允堪律師，作《會正記》　靈芝照律師，述《資持記》　元明已來，律宗罔聞　幸今華山見月老和尚，力弘戒學，出此作二持，黑白布薩，傳戒正範，行羯磨，定安居，興絕舉廢，光前裕後，獨步大方，莫過於師矣　昭慶宜潔大師，稟授良深，丕揚妙海宗猷，箋釋《毗尼切要》，名曰《香乳記》　宗說雙通，事理並暢，誠末世之光明幢，法門中之優鉢羅也　昔我康藏和尚，以《淨行品》別行；宣城圭師，集爲《苦海浮囊》　今述《香乳記》，欲挈法界衆生，共入毗盧性海，取觀音大悲手乳，分芳無盡也　其善繼之功，豈曰小補哉！　余詳此源，以告來學，作一笑發何如？　時康熙丁丑年仲春花朝驚蟄節日，浙水慈雲灌頂行者續法，槃譚

又《羯磨儀式序》　羯磨者，乃如來金口親宣之法也，所謂僧法、對首、心念而已　總則唯此三門，廣在一百八十四種　念其力，則能浣染爲淨　詳其功，則能成滯事緣　後之行者，惟須秉白如法，剋合佛制；其或顛倒錯脫，便名非法也　律云：正法住滅，在於斯矣。良今之世，誰是其人？　奇哉大導師，華山見月老和尚是也，續佛祖將頹之緒，起南山已墜之綱，發明止作，垂範後昆，法門屏翰，巍乎蕩乎，誠不可涯量也　雖然，若無承襄，何益來學？幸有昭慶宜潔大師，爲其嗣也　志堅根利，記錄無遺，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難心，不是過也　先出《香乳記》，兼通大小　今集《羯磨儀》，別爲僧尼　其間事事盡理，法法依制，果能依教奉行，則知廬山一會儼然未散也　適以惠予，閱之不勝雀躍，是儀興，則佛法興；是儀滅，則佛法滅矣　然時丁末運，法道下衰，匪伐毗尼，則佛法奚能光顯，而僧伽何所統攝耶？　以是而經綸之，則能於五濁惡世，說此難信之法，而現優曇於後五百歲矣　因觀喜讚歎，而爲之序　康熙己卯春上元節旦，慈雲灌頂行者續法合十題

書玉《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序》　夫《毗尼切要》者，爲大道心人利生修證之本也　凡人能讀斯文，發斯願，行斯行者，即同如來，無二無別，欲

衆生，欲求佛道，要須於在一心，自然成一種，其或行願未備，衆證人無由矣。

先和尚憫惜於此，故從《華嚴淨行品》，並密部中，重採偈咒，搜集成卷，題名毗尼日用切要，務令初發心人，熟讀玩索，朝夕行用，漸居道果，不致坐消信施，虛度光陰，語謂大聖度人，功惟在戒，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憶昔和尚誡衆云：此日用一書，乃是一乘妙法，進道階基，事攝身心，理歸圓頓，不得視爲泛常偈咒，是知切要之功，至矣哉！當盡壽行持，毋怠忽焉。玉親觀也晚，幸蒙鞭策，鴛鴦前行，不容暫憩，二十年來，乾乾惕勵，亦子春，仕昭慶，應衆請演，隨文箋釋，名曰《香乳記》。觀音大悲手，香乳濟衆生，自愧膚學，豈敢承當！聊以下愚一瓣之心香，用酬和尚法乳之深恩，慮江河之日下，取古鏡以鑒今，文非華美，詞涉典章，苟能依此止行，實有裨於來學也。時康熙二十三年佛歡喜日，律學比丘書玉述

又《羯磨儀式緣起》

毗尼源委，止作功能，律藏載之詳矣。唐南山宗主澄照聖師，念律海淵深，學人難探，故於四分廣律，撮略正文，諸部毗尼，採摭要義，類聚編之，就其時用，題云《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於中定衆說，決是非，綱宗立矣。宋昭慶允堪律師，出《會正記》，釐定照律師，以圓意作《資持記》，似與《會正》殊途，實乃同推南山之意，而上合佛祖之心，如折金杖金體無失者也。嗣後分燈各曦，法輪式微，布薩、羯磨，寂無聞矣，於戲！愈遠而愈迷其本，益久而益失其眞焉。

明萬曆間，吾祖翁古心律師，乘願而來，禮見文殊指授，戒法中興，三昧師祖承之，大振寶宇。皇清順治乙酉，本師兒月老和尚繼席寶華，翻閱全藏，考核毗尼，撰《止持會集》，以明《四分戒本》；注《作持續釋》，用解《隨機羯磨》。女居，自恣，布薩，羯磨，事事遵行，復還舊制，時人皆稱爲南山再世也。己未春，老人掩室，典誥具存，辨僧事時，猶未精悉，諺云：方飲多，未若臨症多，始知人在則易，人亡則難，故觀者咸爲慨歎。時同門顯一律師，與余共相論曰：禪門有列祖提綱，講家有台賢教義，吾宗若得出一部羯磨儀式，則一切作法等事，不致於生疏茫昧矣。然道必有本，學必有宗，先老人之弘範，爲後學之成規也。余曰：和尚可出此書，流益將來，作人天眼目。顯曰：吾年衰邁，神智昏矣，爾在茂齡，正應努力。玉雖識見膚淺，學術荒蕪，當法門大事，頓忘鄙陋，因之凝想先老人說法規模，或值一二疑難處，請益於耆宿，再將《作持續釋》一一體會，便學先哲，亦在其中矣。於是錄成《羯磨儀式》，以爲目新要務，二十年來不授梨棗者，意欲參考於無盡也。邇因抄寫紛紜，瓜瓜混雜，冀弟子慧恩刊之。故又研磨再四，補失刪繁，將時事與非時事，分開上下兩卷，以便檢討。雖律宗綱要，不在於此，而作辦之體，大略備矣。譬如鎔金之法，必先火，鑄器之方，必在模，金無火，則不化；器無模，則不成。佛法亦若是也，流染成淨，須假羯磨，感發般心，要藉儀式。緣成，則彼此事辦；緣壞，則能所皆非。若無儀式，作辦誰稽，羯磨由此廢設也。或曰：明此儀式，能秉羯磨，則律藏，作持，不須檢矣。余曰：律藏大部，總也；《隨機羯磨》，別也；《作持續釋》，詳也；《羯磨儀式》，略也。如是或總，或別，或詳，或略，隨機行用，並爲法要。既學律宗，必須博究毗尼，深明大部，爲可得少爲足者耶？或又曰：何不揣本，而齊末乎？余曰：入海算沙，豈不難哉！今以一滴微波，窮盡全潮瀲渤，誠易易也。斯文不其然乎？以事習儀，因儀立事，俾諸覽者，從末以推其本，溯流而尋其源，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未嘗不以此爲一助也。板刻既成，爰筆爲叙。時康熙三十七年十月望日

又《二部僧授戒儀式緣起》

律云：式叉摩那學戒已，從比丘僧乞受大戒。此是如來成道十四年間，度大愛道等出家，金口親宣八敬中第四法也。由是式叉尼學戒已，必集二十衆清淨僧尼，授具足戒，若少一人，作法不成，授者結罪。謂衆不滿數，不能令尼感發增上戒故。其諸儀法，結在律藏；南山宣祖，刪繁取要，集爲行本，名曰《隨機羯磨》，就其時用，復撰《事鈔》，以悉其文。自唐迄今，千有餘載，《事鈔》板失，止存《羯磨》，而行者殊難。先師見老和尚，中興止作，重復釋之，發隱加儀，則事理明矣。

丁未春，崑山蜜照尼和尚，同徐太夫人上山設供，衆學戒女，隨來求具，行持半月，略諳威儀。先老人命蜜照尼爲和尚，揚州超塵尼爲羯磨，眞州圓證尼爲教授，邀選德臘尼爲七證，統諸受戒尼四十餘位，出界往山南一葉庵，集彼部尼僧，先授本法。次日和尚尼鳴槌集衆，通白如來教敕已，同壇上九師，領衆尼登山乞受大戒，老人即集二部僧尼，爲彼作法圓具。此是先老人二部僧爲授戒之儀式也。余雖未列其位，然隨侍先人左右，無法不從目過矣。自後師資不偶，授受惟從大僧，亦由原仰先老人之法乳

故　蓋謂施法隨機，不可勉也；所以後來受戒者，多未及見　吾法作松隱律師，倣善導之高風，勸修白業，因緣時至，道聖寶中　有尼和尚號巨源者，系潭柘寶和尚之嗣也　以金剛身，酷堅固願，行頭陀行，抖擻客塵，三十年來，如同一日　其兄優婆塞翰屏周居士，爲須達長者後身，篤信毗尼，金湯佛法　二人同出香林和尚之門，見松公行來出入，不失律儀，遂糾諸檀護，迎請到給孤精藍，傳授三壇大戒　壇場殊勝，事事莊嚴，四衆雲從，歡未曾有　松公授比丘戒已，復命巨源尼和尚，冀參九位尼師，成二部僧，授尼大戒　然松公爲吾同門定和尚入室之子，操持日久，輔弼多年，雖未見其本師所行，而所作之法，竟合我先老和尚成規，寧非繼席寶華之兆也　壬午冬，巨翰二公，南來參觀普門大士，先到昭慶，瞻禮古佛戒壇，致問殷勤，具陳上事，渴慕先老人作法軌則，恨未親見　請述二部僧授戒儀式，以證將來，意欲令受大戒僧尼，共睹如來聖制，律法森嚴也　諄諄再四，理不容辭　故將昔年所見之儀，錄成一冊，以奉觀覽　其間若事、若法，俱出傳戒，作持　如東坡云：花落花存，吾未知也　時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上元吉日

又《二部僧授戒儀式跋》　是儀式也，曰之極易，而行之實難；若非具大根器，得大忍力者，不能信是法也　佛謂女人惑亂，多諸煩惱，或因瞋起，而障精進修持；或因慢生，而障如法授受　因此煩惱，惑亂心田，使障聖道　所以佛姨母大愛道，與五百釋種女詣祇桓門外，求度出家，佛不聽許　大愛道等，步涉腳裂，塵土坌身，悲泣不去　阿難見愍，三請如來　佛慈爲彼，制八敬法，語言：若能盡壽行持，聽汝出家　阿難依教傳宣，愛道等三returning頂戴奉行，而尼部自斯建立；後制二十僧尼，白四受具　故論云：由尼等奉行八敬，能令如來正法不滅也　於戲！末法受戒尼，如蘇似粟，若欲覓個知八敬者，尚不可得，何況行持！《梵網經》云：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有佛性者，皆得作佛　《大涅槃》云：一切衆生雖有佛性，要因持戒，然後乃見　又云：女人得佛性者，即爲女中丈夫　今巨源和尚是其人也，能行八敬，依律師人，復同其兄翰屏周居士，請緒此儀，以壽梨棗　吾知二公，不自爲也，欲令人人如法授受，久住毗尼者矣　其爲法之心，當共重不朽　二月二日，閣筆故跋

又《沙彌律儀要略述義叙》　《沙彌律儀》者，明事之典也　雲棲《要略》者，顯理之書也　事即戒相威儀，理即無作戒心　事無理不明，理無事不顯，事理一如，戒心明矣　蓋如來大慈，說是戒經，使出家者，無爲無欲，清淨自守　但經律深奧，義廣難明，故大師乘願而來，刪繁取要，略而解之，以世間法，釋出世間法；以出世間法，顯世間法　其間少研罪相，多於勸持者，意謂沙彌初入道門，未便預聞篇聚也　吾本師見月老和尚，中興止作，觀其《要略》文理優暢，感發初機；故傳戒三十餘年，凡受戒者，必令深思熟讀，使其威儀庠序，知所施行，乃與登壇受具，是以此書盛行於世也　然大師以《春秋》之才，而解戒相；用《禮記》之法，而輯威儀　若非窮究經律，博通傳史者，則不能識其源委也　余數十年來，恒以爲念，因此朝夕黽勉，遍搜內外諸書，析義消文，積成上下兩卷，名曰《述義》，謂述其《要略》之大義也　後之覽者，倘因跬步而登山，由初津而入海，即達如來境界，事理宛然，則知一切治世語言文字，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也　時康熙戊子年桂月吉旦，毗陵佛庵玉道者題於西湖昭慶之法乳堂

大珍《毗尼關要序》　夫一大藏教岐而爲三，曰經，曰律，曰論，雖有頓漸大小之殊，皆從佛口出，以言顯道，以道立行，總歸之心地法門而已　猶若寶鼎三足，缺一則傾且覆　抓住以立言行，樹道德，作禁戒之堤防，出世之根本也哉！　故《四分戒本》爲正法關鑰，諸佛以之同證，菩薩以之同修，衆生以之同具者　以戒爲體，以戒爲用　顯其用則行無不立，明其體則道無不備，審毗尼之嚴淨殊勝，於理於事，實踐實履，無絲毫假借，調御正法以壽世者　是以吾佛如來出大圓音，諸菩薩弘宣波羅提木叉，啓迪像季衆生，迷而爲愚癡，悟而爲智慧，眞妄同源，自他普覺，乃至世出世間一切果因罪福，靡不外乎是經　必須行解相應，然後弘範三界，化導天人　惟律藏爲甚深妙旨，此大部六十卷，離而爲四，故曰《四分戒本》，乃大部中第一分之統要也　自西域優波離尊者親承佛囑，傳至東土　南山、澄照、悟眞、允堪、元照諸大聖師後先弘化，歷代帝主所欽賜褒崇，載諸盛典　元明以來正法凌彝，迨啓禎間，千華老人乘願輪而來，爲東南半壁，憧憧受毗尼法者，到處蜂攢蟻聚，化被之盛，兆乎是矣

清朝嘉運肇興，繼千華而起者，南來見者和尚，大其家世，擴充模範；四方稟法之士不啻如星拱月，似鳥附鳳，四十載旺化南都，千萬衆而得定公和尚一人焉　公卯歲脫籍，博綜內外典籍，攷覈律藏全書　采法苑之精華，闡

諸經之要旨，發前賢之底蘊，繼後學之芳規。自學者據此，雖萬指雲臻，不患苦心勤志，閱有十餘夏，而不關要指成，蒙昧因惠麥學，空度世緣。導之師皇分棋布，忽於行解，汲汲於弘戒虛式，而實闕戒養者，得睹是書，立能啓其前塞，而登康衢，足徵定和尚護持正法之心誠良且溥矣。

嗚呼！余生謫劣無陋，不文之言，奚足爲是書之重，然竊喜南山之道言行相符，復觀全鼎於今日，以救三學之通弊，作季法大光明幢者，吾於華山，三世幸千載一遇云爾。康熙戊辰歲春仲，潤州夾山弟大珍拜撰

海聰《傳授三壇弘戒法儀題記》

斯戒本者，大約有六：一者，意言之作，誠非細事。山中一時應機，只可宜於山野之間，非聞見於大方者也。凡諸方傳戒諸師，常依三峰古撰爲佳。萬一於我同志者，依此傳授亦可。何故書？法無定相，遇緣即宗。二者，此本乃三壇戒之正文，其餘羯磨教授尊證開導，諸般佛事，俱依弘戒法儀，看衆之多寡，期之短長，院之大小，時之否泰，取而用之，茲不重錄。三者，凡傳戒，當依佛祖心行，爲戒定慧之傳。弟子當依佛祖心地，爲戒定慧之受。如是授受，是爲眞受，能令三寶種，永無斷絕。四者，戒期開導之職，非淺薄者所任，須慈愛謙和，方使接物爲心。經云：我與衆生，作不請之友者，是也。五者，新戒，須知開導恩過諸師，凡此一期，語默定動，諸般法則，莫不皆由開導而成。但凡佛事之後，爲首者率衆，稱名禮謝，不得輕易忽慢，當宜珍重。六者，求戒諸子，當依十事：一、痛念生死，二、生大慚愧，三、至心發露，四、俱誠戴懼，五、發菩提心，六、作大誓願，七、生難遭想，八、生恭敬心，九、至誠受戒，十、知恩報恩。凡此十條，缺一不可。果如此教，善莫大焉。願世世生生，同爲法侶，知我罪我，我無辭焉。時大清康熙貳拾柒年，歲次戊辰結冬制期，侍者海聰盥沐焚香稽首，謹書於蟠龍紫霞閣軒。

儀潤《在家律要廣集序》

《在家律要》者，靈峰蕅益大師之所集也。大師以慈愍故，暨集釋子切要之律，貽惠後學。復念在家二衆，遵循有志，而尋討維艱，乃更集《在家律要》並各箋注。俾奉持者，依文解義，依義攝心，其法施之惠亦溥矣。夫律文浩瀚，律義深微，即吾釋子敬奉毗尼，留心講習，尚難得一善本，體究行持。況於在家，以初發心之人，爲素所未習之事乎？是此書誠爲不可少者。惜年久板朽，傳本絕少，故今之近事，不惟止作持犯之義，少有精解，即問伊何爲歸戒？何爲開遮？亦茫無以應

DDBG

對。陳君有感於此，欲因原集增益重梓，以廣於世，以慈德潤之。越數月，君以《廣集》命予校訂。見其無義不收，無法不備，而倫次之間，具有道理。始於四分歸戒之從來，記於網重輕之歸宿。其中受三歸五戒，略示儀則，《賢離功德經》引人勝義；《護身經》、《十善業道經》、《戒消災經》，俱以護助獎勸，明其利益。《五戒相經》，委明五戒故誤之相；八關齋戒，重申敬時加持之典。以上諸戒根本，律儀似週。次入大乘菩薩妙戒，若《心地觀經》、《無我義經》，先以菩提心戒，爲其戒體。《受戒品》、《威儀經》，繼以種種戒相，示其科條。至於《梵網》之後，並附懺儀，則以末法衆生，障深慧淺，難持易犯，有此一法，使缺者復全，失者復得，庶幾不甘廢棄之人，得其自新之路，亦不可少也。是集也，一佛祖金科玉律，陳君固未嘗措一詞，即予亦何容贅一語，唯其搜羅之際，行布之次，將陳君微意，揭示於此。今而後受在家戒者，人奉一編，以時究心，即吾釋子，亦宜案置，以備問難，洵可謂七衆同資，三根普被矣。因樂爲梓行，並增其題曰《廣集》。時道光四年甲申仲冬彌陀誕日，眞寂沙門儀潤源洪謹序。

沈起潛《在家律要廣集序》

秉無極二五之眞精而成人，當思全其爲人，而後無愧於天。人各得乎天之全，上智而下，不能不蔽乎人欲。於是本性日漓，而天眞日失。急思有以救之，如鏡去滓而光依舊，水無風而波自平，非增其新，惟不滅其故耳。復性歸眞法，聖教曰克明，曰日新，而至善之區，則以佛門本來面目之謂也。失其本來，使換一面目，守此面目，則還其本來。不加不損，不即不離，得造上乘，即同至誠。方其自明而誠時，必有修持之力。嚴之以三戒，範之以五常，人事備而天心復。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其斯之謂歟？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人爲萬物靈，皆可爲堯舜，惟品不立而去聖遠，流入邪僻。加以斷喪，良非得已，道在早爲之所，俾人人知嫉邪崇正，反本還原，同游熙皞之天，此樂何極？佛教比丘爲尊，儒重居士。居士者，處士也，士如處子，惟重始慎，豈有不依名教，而得濫稱居士者乎？佛制離三毒，即儒門三戒之去色鬬得也。受五戒，即五常之守仁義禮智信也。戒色不貪，戒鬬不瞋，戒得不癡，去惡而從善矣。仁不殺害，義不盜取，禮不邪淫，智不醉飲，信不妄語，無欲而見剛矣。更進之以發菩提心，持菩薩戒，輕重威儀，一一清淨，人咸復其性，而不流於逸欲，斯爲得之

大作家，欲受菩戒，先三歸依，謂反妄歸眞，違惡依善，受一歸依者，梵語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謂之三歸五戒，名佛學處，以此事明佛學也，余名學處，以義此而得大智慧也，更增淨戒，以一切律儀，皆得轉入也，復就學本，以一切諸學，此爲根本也，守是戒者，方成優婆塞之名。

吾杭有大乘慈源洪大師者，發菩重慈悲大悲心，將陳主照願所增律要廣集，校訂而刊行之，能令在家珍重，得所遵循，五衆出家，普遵梵網，道共證乎三乘，法同登乎五分，本然之善，胥於是乎在！潛不敏，承賜茲編，謹獻芻蕘，現居士身者，當不以予言爲嘵嘵也。道光四年仲冬長至日，錢塘後學吳熊光，前陝西布政使，受菩薩優婆塞戒，仁和弟子芝塘沈起潛手牲首

陳熙願《在家律要廣集後記》

嘉慶丁丑，由白下買舟詣廣陵，謁性海大師於高旻，溫厚質直，德慧具足，歎爲當代善知識，乃歸依座下，蒙開示淨業之要，尤諄諄以戒律相勉，嘗語予：學佛以戒爲始基，志求佛法，而不稟受佛戒，猶處門外也，更何望升堂而入室？嗣予爲業緣所牽，涉洞庭，登南嶽，復由湖湘下九江，訪東林遺迹，素耳淅中爲法道所牽，因便至杭，既至不謬所聞，遂止焉，越五年辛巳，修行稍稍進步，思欲稟受五戒，以副性老人囑語，既又思受戒者，當先明戒相，夫作止持犯之義，今日諸方授受，都只敷衍儀文，未聞委明實義，初發心之士，於律藏望洋向若，知何者爲切要之部，而肆業及之，又律文奧衍，律意深微，且不能以句讀，別能達其旨趣，即欲詢之知識，晨星落落，又爲從而詢之，此見末法講律之難也，而在家爲尤難，資生艱難，既不能如出家兒，三年五年，廣閱教典，妻子眷屬之累，復不能如參方人，千里百里，單丁遠行，勢必抱其殘闕，守其固陋，以沒世耳，豈不重可惜哉！冀曾聞明潤益大師，有《在家律要》之刻，年久板朽，傳本寥寥，竊作是念，自欲受戒而苦其艱，推之於人亦當然，何弗即吾世，遍吾才，尋取舊章，以爲依據，重訂一善本以行，既以自利，亦利後之有志於此者用是留心咨訪，冀獲原集，年餘，值迴龍源洪上人，與武林錢伊庵居士，各檢得集中數種授予，校之原目，尚缺受戒品一種，又年餘，致書越都戒珠禪遠法師，轉求得之，原集始全，嗚呼！求法如此其難，守法者宜何如寶貴矣唯是集所載，猶嫌簡略，因勉成予重訂之始願，而增廣之，首錄四分律藏，次錄梵網菩薩戒本，次錄瓔珞經，其要點戒之相，大綱即攝，他如護身世緣，遮惡通經，所以備勘發明戒之由，無我義經，心地觀經，所以示大乘了義之說，餘大原集，在家持律之要，可云備矣，復增戒儀，梵網之綱者，戒儀詳持守之科條，梵網爲菩薩之行願，今既委質於佛法中，即不應以拘墟苟簡之見，自安於小乘之域，宗於梵網，懺悔以求世業集，障深慧淺，易犯難持，有此一法，庶不終棄，錄成，質之源洪上人，以爲可行，重爲疏釋以行，冀徵其愛法之誠，之道光之四年，歲在甲申，優婆塞眞益陳熙願復齋氏謹記

敏曦《補刊沙彌律儀合參跋》

《華嚴》《梵行品》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良以萬法唯心，盡山河大地，形形色色，無非顯吾心也，皆心之注腳也，七千餘卷之大藏，千七百則之公案，無非明吾心也，亦心之注腳也，然則能悟心者，《梵網》諸經尚爲贅語，何論乎沙彌律？傳鐙諸錄尚屬陳言，更何待以合參，爲沙彌律之注腳也哉！然而六祖悟後，猶受戒於智光；況在本悟，況非六祖，迨至華開五葉，鐙續千光，而於三業六根，無明積習，要皆婾磨又婾磨，遍接又遍接，經數年或數十年，身如槁木，心似死灰，方爲眞參，方能實悟，此則不戒而戒，不持而持，其光明嚴淨，有較勝於專持戒律，百千萬倍者也，假令空論唯心，而不知戒律，漫言悟心，而不淨毗尼，上者墮黯達空，狂禪招禍；下者墮大妄語，借法售奸，變醍醐爲毒藥，失敬信於人天，流弊無窮，佛法之壞，悉由於此，謗法之多，亦悉由於此，非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者耶！故我世尊說法四十九年，最後遺教，猶諄諄切囑曰：識自心源，解無爲法，憶念吾戒，終不得道

蓋《心地戒品》，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而《沙彌律儀》，尤爲一切比丘戒菩薩戒之根本，且爲一切參話頭，破無明之根本，雲棲輯爲《要略》，至簡至精，石樹復爲《彙鈔》，條分縷析，博采旁搜，發明律儀日用之妙義，即以發明，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之一心，誠爲法門中至寶也，天培開土擬刊此書，以惠同學，而難其費，走數百里，謁鄭嚴貫徹通公，出舊板重修之，用力少而成功多，非小緣也，刻既竣，囑余一言，余讀原序及凡例，已詳且盡，安用贅詞？第恐讀是書者，或滯注中奇特元妙之談，而反忽於正文，買櫝還珠，所失非細，爰以數十年來學禪學戒，親歷之甘苦，深知之利弊，述其大略云，光緒六年歲次庚辰普門示現日，傳天台教四十世法嗣敏曦和南謹跋

哲學典

佛道諸教分典